目录

[《太平广记》（500卷） 2](#_Toc24721448)

[太平广记之神仙女仙卷001-070 29](#_Toc24721449)

[太平广记之道术方士卷（第71-80卷） 265](#_Toc24721450)

[太平广记之异人异僧释证卷（第81-101卷） 304](#_Toc24721451)

[太平广记之报应征应卷（第102-145卷） 394](#_Toc24721452)

[定数感应卷目录（第146-163卷） 563](#_Toc24721453)

[人品各卷（第164-196卷） 630](#_Toc24721454)

# 《太平广记》（500卷）

太平广记总目(网上最全,白话译文付) [宋]李昉等编纂

cdliao\_xr提供

贴文者的话：

《太平广记》是宋初官修的一部小说集，北宋李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而成，因为成书于太平兴国年间，因此取名《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搜集了自汉至宋初的各种小说、笔记、野史等５００多种，共５００卷，另有目录１０卷，全书按题材分９２大类，１５０多小类，如"神仙"、"女仙"、"异僧"、"鬼"、"精怪"、"狐"等，保存了大量的古小说资料。

《太平广记》引用的书籍，据旧刻本书前开列的引用书目有３４３种之多，但实际引用的书目共４７５种。这些书籍大都已散佚、残缺或经窜改，后人只有通过《太平广记》才可以窥见本来面目。由于《太平广记》保存那么多的古代小说，又采用分类编纂的方法，这给后来研究小说史的人带来很大的方便。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就充分利用了此书。宋代以后的许多作家也常常从《太平广记》中选取题材，创作传奇和戏曲。

因此，有人说《太平广记》是中国规模最大、成书最早的小说集。

可惜的是，揭载此书的网站虽然不少，真正完整的几乎没有。选贴个别卷的不必说，比较齐全的、诸如“黄金书屋”、“三味书林”，也缺卷甚多，至少缺432-445卷、477-500卷等，不一而足。贴文者找遍数十家网站，将其中用各种格式提供的若干资料拼成完整的1-500卷《太平广记》，经过仔细排版，在此奉献给同好。

另外，很多资料都说《太平广记》另有目录１０卷。但贴文者始终没有见到任何地方揭载。其实，目录对于读者浏览《太平广记》这样的巨著帮助还是很大的。贴文者自己从《太平广记》全书归纳出目录，也付在下面。

《太平广记》篇幅浩大，为便利阅读，贴文者按按题材类别将它分做十数篇陆续贴出。

太平广记

李昉　等编著

总目

序

太平广记表

太平广记引用书目

卷第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广成子　黄安　孟岐

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阳

卷第三　神仙三　汉武帝

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乔　凤纲　琴高　鬼谷先生 萧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卫叔卿　张楷　阳翁伯

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刘政　孙博　天门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陈安世

卷第六　神仙六　张子房　东方朔　王乔　周隐遥　刘商

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远　伯山甫 马鸣生　李八百　李阿

卷第八　神仙八　刘安　阴长生　张道陵

卷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孙登　吕文敬　沈建

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刘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兴　赵瞿　王遥

卷第十一神仙十一泰山老父　巫炎　刘凭　栾巴 左慈　大茅君

卷第十二神仙十二壶公　蓟子训　董奉　李常在

卷第十三神仙十三茅君　孔安国　尹轨　介象　苏仙公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卷第十四神仙十四刘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许真君 吴真君　万宝常　李筌

卷第十五神仙十五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闿 兰公　阮基

卷第十六神仙十六杜子春　张老

卷第十七神仙十七裴谌　卢李二生　薛肇

卷第十八神仙十八柳归舜　元藏几　文广通　杨伯丑 刘法师

卷第十九神仙十九马周　李林甫　郭子仪　韩滉

卷第二十神仙二十阴隐客　谭宜　王可交　杨通幽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孙思邈　司马承祯　尹君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罗公远　仆仆先生　蓝采和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远知　益州老父　崔生　冯俊　吕生　张李二公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许宣平　刘清真　张殖　萧静之 朱孺子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采药民　元柳二公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叶法善　邢和璞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刘白云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郗鉴　僧契虚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卫

卷第三十神仙三十张果　翟乾祐　凡八兄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许老翁　李珏 章全素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贾　颜真卿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韦弇　申元之　马自然 张巨君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崔炜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人　柏叶仙人　齐映 王四郎　韦丹　冯大亮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进弟 李清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韦仙翁　杨越公弟　阳平谪仙 卖药翁　严士则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泌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刘晏　崔希真　韦老师 麻阳村人　慈心仙人

卷第四十神仙四十巴邛人　章仇兼琼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许碏杜悰

杨云外　南岳真君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师　王老　黑叟 刘无名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贺知章　萧颖士　李仙人　何讽 黄尊师　裴老　李虞

夏侯隐者 权同休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卢山人　薛玄真 于涛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将符　房建　萧洞玄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贾耽　丁约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隐者　梅真君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虚　王子芝　刘商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宪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许栖岩 韦善俊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绅　白乐天　轩辕先生 李元　韦卿材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师　李贺　张及甫　郑册 陈惠虚　温京兆

卷第五十神仙五十嵩岳嫁女　裴航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华　宜君王老　陈师　陈金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陈复休　殷天祥　闾丘子　张卓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进　维杨十友　金可记　杨真伯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韩愈外甥　刘卢钧　薛逢　费冠卿　沈彬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轩辕弥明　蔡少霞　郑居中　伊用昌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云华夫人　玄天二女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绿华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园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宫人　钩翼夫人　南阳公主　程伟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儿

卷第六十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阳都女　孙夫人 樊夫人　东陵圣母

　郝姑　张玉兰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琼　庞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鲁妙典　谌母　盱母　杜兰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云观女道士　秦时妇人　何二娘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边洞玄　崔书生　骊山姥 黄观福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杨正见　董上仙　张连翘　张镐妻 太阴夫人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赵旭　虞卿女子 萧氏乳母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谢自然　卢眉娘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崔少玄　妙女　吴清妻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郭翰　杨敬真　封陟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玉蕊院女仙　马士良　张云容　韦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卷第七十女仙十五许飞琼　裴玄静　戚玄符　徐仙姑 缑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遥　茶姥　张建章　周宝

卷第七十一　道术一　赵高　董仲君　葛玄　窦玄德

卷第七十二　道术二　张山人　王夐　陆生　辅神通 孙甑生　叶静能　袁隐居

　骡鞭客 许君　杜巫

卷第七十三　道术三　周贤者　王常　叶虚中　郑君 程逸人　李处士　骆玄素

　赵操 崔玄亮

卷第七十四　道术四　俞叟　陈季卿　陈生　张定 石旻　唐武宗朝术士

卷第七十五　道术五　杨居士　张士平　冯渐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韩志和

　张辞 崔言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韦　赵廓　樊英　杨由 介象　郭璞　庾诜　张子信

管辂　筹禅师　李淳风　袁天纲 安禄山术士　桑道茂

　乡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蒋含弘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师　罗思远　张景藏 叶法善　钱知微　胡芦生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琼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贾耽

茅安道 骆山人　石旻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悦　王生　贾笼 轩辕集　杜可筠　许建宗

　向隐 赵尊师　权师

卷第八十方士五　周隐克　张士政　陈休复　费鸡师 岳麓僧　强绅

彭钉筋　崔无斁 蜀士　陈岷　郑山古　马处谦 赵圣人

黄万户　何奎　孙雄 李汉雄

卷第八十一　异人一　韩稚　幸灵　赵逸　梁四公

卷第八十二　异人二　陆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吕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郑相如

卷第八十三　异人三　续生　张佐　陆鸿渐　贾耽 治针道士　贞元末布衣

　柳成 苏州义师　吴堪

卷第八十四　异人四　苗晋卿　义宁坊狂人　张俨　奚乐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岳道人　李业 石旻　管涔山隐者　宋师儒 会昌狂士

　唐庆　卢钧

卷第八十五　异人五　赵知微　击竹子　张浚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华阴店妪　李客 蜀城卖药人　刘处士　张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乐人子　蒋舜卿赵知微 九华山道士

卷第八十六　异人六　黄万祐　任三郎　黄齐　王处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龙道士　何昭翰　卢延贵　杜鲁宾　建州狂僧　刘甲

卢婴　赵燕奴

卷第八十七　异僧一　释摩腾　竺法兰　康僧会　支遁释摩腾

卷第八十八　异僧二　佛图澄

卷第八十九　异僧三　释道安　鸠摩罗什　法郎　李恒沙门

卷第九十异僧四　杯渡　释宝志

卷第九十一　异僧五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专师 阿秃师　稠禅师

　释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业　骆宾王永那跋摩

卷第九十二　异僧六　玄奘　万回　一行　无畏 明达师　惠照

卷第九十三　异僧七　宣律师

卷第九十四　异僧八　华严和尚　唐休璟门僧　仪光禅师 玄览　法将

卷第九十五　异僧九　洪昉禅师　相卫间僧　道林 净满　法通

卷第九十六　异僧十　僧伽大师　回向寺狂僧　懒残　韦皋 释道钦　辛七师

　嘉州僧　金刚仙　鸱鸠和尚

卷第九十七　异僧十一秀禅师　义福　神鼎　广陵大师 和和　空如禅师　僧些

　阿足师 鉴师　从谏

卷第九十八　异僧十二李德裕　齐州僧　抱玉师　束草师 惠宽　素和尚　怀信

　佛陀萨　兴元上座　赵蕾　怀浚 智者禅师　法本

卷第九十九　释证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灵隐寺　侯庆

　大业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韦知十

刘公信妻

卷第一百释证二　长乐村圣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刚 菩提寺猪　李思元

　僧齐之　张无是　张应　道严

卷第一百一　释证三　邢曹进　韦氏子　僵僧　鸡卵　许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黄山瑞像　马子云　云花寺观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妇人

　镇州铁塔　渭滨钓者

卷第一百二　报应一（金刚经）卢景裕　赵文若　赵文昌　新繁县书生　蒯武安

　睦彦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俭　萧瑀　赵文信　刘弼

　袁志通　韦克勤　沈嘉会　陆怀素

卷第一百三　报应二（金刚经）司马乔卿　孙寿　李观　豆卢夫人　尼修行

陈文达　高纸　白仁皙　窦德玄 宋义伦　李冈　王陁

王令望　陈惠妻　何澋　张玄素　李丘一

卷第一百四　报应三（金刚经）于昶　裴宣礼　吴思玄　银山老人 崔文简　姚待

　吕文展　长安县系囚　李虚　卢氏　陈利宾　王宏 田氏

卷第一百五　报应四（金刚经）李惟燕　孙明　三刀师　宋参军 刘鸿渐　张嘉猷

　魏恂　杜思讷　龙兴寺主　陈哲　丰州烽子　张镒 崔宁

卷第一百六　报应五（金刚经）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陆康成　薛严 任自信

　段文昌　刘逸淮　孙咸 僧智灯　王氏　左营伍伯　宋衎

陈昭

卷第一百七　报应六（金刚经）王忠干　王偁　李元一　鱼万盈 于李回　强伯达

　僧惟恭　王淝 董进朝　康仲戚　吴可久　开行立

僧法正　沙弥道荫　何老　勾龙义 赵安

卷第一百八　报应七（金刚经）何轸　王殷　王翰　宁勉　倪勤　高涉　张政

　李琚　巴南宰　元初　兖州军将 杨复恭弟　蔡州行者

　贩海客

卷第一百九　报应八（法华经）沙门静生　释昙邃　释慧庆　费氏 赵泰　释慧进

　沙门法尚　释弘明 释志湛　五侯寺僧　释智聪

　昙韵禅师 李山龙　苏长　尼法信　李氏 彻师

　悟真寺僧　释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卷第一百一十　报应九（观音经）窦傅　周珰　竺法义　王珉妻 竺长舒　潘道秀

　栾荀　张崇 释开达　竺法纯　释道泰　郭宣 吕竦

　徐荣　刘度　南宫子敖 徐义　毕览　释法智　孙道德

张兴　昙无竭　车母　释昙颖 邢怀明　王球

卷第一百一十一　报应十（观音经）　竺惠庆　卞悦之　张畅　王玄谟 释道冏

伏万寿　彭子乔　释慧和　 齐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张达　孙敬德　高荀　史隽 东山沙弥　徐善才

杜智楷　张氏 许俨　僧道宪　成珪　王琦

卷第一百一十二　报应十一（崇经像）史世光　董吉　宋吏国　张元 释智兴　董雄

　孟知俭　崔善冲 唐晏　张御史　李昕　牛腾 李元平

　长沙人　乾符僧

卷第一百一十三　报应十二（崇经像）张应　释道安　周闵　王懿 谢敷　僧法洪

　刘式之　刘龄 陈安居　马处伯

卷第一百一十四　报应十三（崇经像）费崇先　魏世子　何昙远　陈秀远 葛济之

　董青建　齐竟陵王　张逸 释僧护　僧澄空　释慧侃

　释道积 释法诚

卷第一百一十五　报应十四（崇经像）张法义　王弘之　崔义起妻　襄阳老姥 普贤社

　李治　王乙　钳耳含光 席豫　裴休　牙将子

卷第一百一十六　报应十五（崇经像）谢晦　尼智通　王袭之　周宗 沈僧复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业 王镇恶　郭祖深　卫元宗　姜胜生

傅奕　并州人　薛孤训　巂州县令 丁零　唐武宗

　王义逸　赘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义孚　开照寺盗

僧绍明　潼江军

卷第一百一十七　报应十六（阴德）孙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刘轲 刘弘敬　萧倣

　孙泰　李质 范明府　程彦宾

卷第一百一十八　报应十七（异类）汉武帝　东方朔　毛宝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刘枢　蔡喜夫　刘沼　刘之亨　严泰　程灵铣 韦丹

　熊慎　王行思　陈弘泰

卷第一百一十九　报应十八（冤报）杜伯　公孙圣一作胜　燕臣庄子仪 游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陵　夏侯玄　金玄　经旷　万默 曲俭

　太乐伎　邓琬　孔基 昙摩忏　支法存　张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辉俊　真子融

卷第一百二十报应十九（冤报）梁武帝　张裨　羊道生　释僧越　江陵 士大夫

　徐铁臼　萧续　乐盖卿　康季孙　张绚　杨思达　弘氏

　朱贞　北齐 文宣帝　梁武帝　韦戴　隋庶人勇

　京兆狱卒　邛人

卷第一百二十一　报应二十（冤报）杜通达　邢文宗　长孙无忌　娄师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业　周兴　鱼思咺　索元礼　张楚金

　崔日知　苏颋　李之　唐王皇后　杨慎矜　师夜光　崔尉子

卷第一百二十二　报应二十一（冤报）陈义郎　达奚珣　华阳李尉　段秀实 马奉忠

郓卒　乐生　宋申锡 蜀营典

卷第一百二十三　报应二十二（冤报）胡激　秦匡谋　韦判官　杨收 宋柔　王表

乾宁宰相

卷第一百二十四　报应二十三（冤报）王简易　樊光　李彦光　侯温 沈申　法曹吏

　刘存　袁州录事 刘璠　吴景　高安村小儿　陈勋 钟遵

　韦处士　张进　郝溥 裴垣　苏铎　赵安

卷第一百二十五　报应二十四（冤报）榼头师　唐绍　李生　卢叔伦女 崔无隐

卷第一百二十六　报应二十五　程普　羊聃　刘毅　张和思　梁元帝　窦轨　武攸宁

崔进思　祁万寿　郭霸 曹惟思　邢璹　万国俊　王瑶

陈岘　萧怀武　李龟祯　陈洁

卷第一百二十七　报应二十六　苏娥　涪令妻　诸葛元崇　吕庆祖　元徽　李义琰

　岐州寺主　馆陶主簿　僧昙畅 午桥氏　卢叔敏　郑生

卷第一百二十八　报应二十七　公孙绰　王安国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谅　荥阳氏

卷第一百二十九　报应二十八（婢妾）　王济婢　王范妾　宋宫人　金荆　杜嶷妾

后周女子　张公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张景先婢　李训妾　花严　晋阳人妾

卷第一百三十　报应二十九（婢妾）　窦凝妾　严武盗妾　绿翘　马全节婢　鲁思郾女

　鄂州小将　金卮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三十（杀生）　田仓　临海人　陈甲　麻姑　谢盛　李婴　许宪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昙略 广州人　东兴人

　陈莽　沛国人　齐朝请　伍寺之　苏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昙欢　释僧群　竺法惠　冀州小儿

卷第一百三十二　报应三十一（杀生）王将军　姜略　贺悦　李寿　方山开　王遵

　李知礼　陆孝政　果毅　刘摩儿 店妇　屠人　刘知元

　季全闻　当涂民　张纵

卷第一百三十三　报应三十二（杀生）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黄敏　陈君棱　王洞微

　孙季贞　崔道纪　何泽　岳州人　徐可范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何马子　章邵　韩立善　僧修准　宇文氏

　李贞 僧秀荣　毋乾昭　李绍

卷第一百三十四　报应三十三（宿业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韦庆植　赵太　李信

　谢氏　王珍　王会师　解奉先　童安玗 刘自然　李明府

　刘钥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审言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征应一（帝王休征）帝尧　周武王　越王　临洮长人　汉高祖　陆贾

　汉元后　后汉章帝　吴大帝 魏明帝　晋司马氏　白燕

　晋武帝　晋惠帝　晋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齐太祖　北齐神武　后周太祖　陈高祖　隋文帝

　隋炀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齐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别驾　金蜗牛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征应二（帝王休征）唐玄宗　叱金像　天宝符　蜀当归　万里桥

　唐肃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邰　后唐太祖　后唐明宗　潞王　晋高祖　伪蜀主舅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征应三（人臣休征）吕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应枢　袁安　陈仲举 张承　张氏　司马休之

　杜慈　武士彟　张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贾隐林　张子良　郑絪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征应四（人臣休征）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兴　牛师

　杜中立　李蠙　马植　高骈 孔温裕　孙偓　李全忠

　侯弘实　戴思远　张篯　齐州民　朱庆源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征应五（邦国咎征）池阳小人　背明鸟　王琬　张聘　张林　东瀛公

　长广人　黄丘村　韩僧真 洛阳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师

　周靖帝　苏氏　突厥首领　陈后主　渭南人　猫鬼 长星

　大乌　虾蟆　幽州人　默啜　张易之　孙俭　太白昼见

卷第一百四十征应六（邦国咎征）大星　火灾　水灾　僧一行　汪凤　僧普满

　秦城芭蕉　睿陵僧　兴圣观　骆驼杖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七（人臣咎征）孔子　萧士义　王导　谢安　庾亮　王仲文

诸葛侃　刘波　郑微　周超 谢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征应八（人臣咎征）刘德愿　李镇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宠　尔朱世隆　刘敏 李广　王氏　张雕虎　强练

　李密　张鷟　唐望之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征应九（人臣咎征）徐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　常之

　顾琮　路敬淳　张易之 郑蜀宾　刘希夷　崔玄暐

　宋善威　李处鉴　曲先冲　吕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杨慎矜　王儦　崔曙　元载　彭偃　刘淝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温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人臣咎征）吕群　朱克融　王涯　温造　李宗闵　柳公济

　王涯　王潜　韩约　王氏　王哲 杜牧　卢献卿　卢骈

　封望卿　崔彦曾　崔雍　庞从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十一（人臣咎征）李钧　高骈　钜鹿守　陕师　严遵美　成汭

　刘知俊　田頵　桑维翰　钟傅 顿金　湖南马氏　王慎辞

　安守范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数一　宝志　史溥　耿询　尉迟敬德　魏征　娄师德　王显

　张宝藏　授判冥人官 王无碍　宇文融　路潜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杰　崔元综　苏味道　卢崇道 刘仁轨　任之选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数二　田预　王晙　高智周　王儦　裴伷先　张文瓘　袁嘉祚

　齐瀚　张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张齐丘　冯七言事

　桓臣范　张嘉贞　僧金师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数三　韦氏　张嘉福　宋恽　房瓘　孙生　张嘉贞　杜暹　郑虔

　崔圆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数四　曲思明　马游秦　萧华　一行　术士　杜鹏举　李栖筠

　杜思温　柳及　韦泛

卷第一百五十定数五　玄宗　乔琳　张去逸　李泌　刘邈之　张仁袆　裴谞

　李揆　道昭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六　李棱　豆卢署　孟君　卢常师　韩滉　李頧　崔造　薛邕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数七　郑德璘　赵璟　卢迈　赵璟　包谊　薛少殷　袁孝叔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数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朴　李藩　韦执谊　袁滋　裴度　张辕

　赵昌时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数九　李顾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郑权　樊阳源　吴少诚

　陈彦博　陆宾虞 王璠　崔玄亮　韦贯之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十　卫次公　李固言　杨收　郑朗　段文昌　崔从　郭八郎

　张宣　韩皋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数十一庞严　张正矩　刘遵古　舒元舆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谦　杜悰外生 石雄　贾岛　崔洁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数十二李景让　李敏求　李君　马举　郑延济　李生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数十三成汭　杨蔚　欧阳澥　伊璠　顾彦朗　李甲　房知温

　窦梦征　许生 杨鼎夫　牛希济　阴君文字　贫妇　支戬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数十四（婚姻）定婚店　崔元综　卢承业女　琴台子　武殷　卢生

　郑还古

卷第一百六十定数十五（婚姻）秀师言记　李行修　灌园婴女　朱显　侯继图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应一 张宽　汉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扬雄　刘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吕　陈业 陈实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吕虔

　管宁　河间男子　宜阳女子　张应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吴兴经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刘京　何敬叔　萧子懋

　萧睿明　解叔谦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应二 崔恕　何瑚　陈遗　王虚之　河南妇人　岑文本　郑鲜

　张楚金　罗道悰 陵空观　皇甫氏　田仁会　徐州军士

　唐宣宗　李彦佐　胡生　刘行者　王法朗 郗法遵　王晖

　李梦旗　孟熙

卷第一百六十三　谶应 　历阳媪　孙权　高颖　神尧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条歌

　突厥盐　封中岳 杨柳谣　黄獐歌　苾挈儿　安乐寺

乌鹊窠　鲤鱼儿　挽天枢　黄犊子 骆宾王　天后　阎知微

长孙无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孙佺

张易之　饮酒令　白马寺　李蒙　李进周　志公词　李怀光

王铎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国闰　竹骝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贤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郑玄　蔡邕　崔仁师　张文瓘

虞世南　马周　员半千　严安之　萧颖士　萧嵩　于休烈

李廙　郑絪　独孤郁　赵逢

讽谏晏子　优旃　东方朔　简雍　斛斯丰乐　高季辅　李景伯

苏颋　黄幡绰　李绛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俭陆绩　齐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长孙道生　唐玄宗　肃宗

　卢怀慎　李勉 杜黄裳　阳城　郑余庆　郑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温琏　仲庭预

吝啬 　汉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阳人　夏侯处信　柳庆　夏侯彪

郑仁凯　邓祐 韦庄　王叟　王锷　裴璩　归登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气义一 鲍子都　杨素　郭元振　狄仁杰　敬昭道　吴保安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气义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宁　赵骅　曹文洽　阳城　王义　裴度

廖有方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气义三 熊执易　李约　郑还古　江陵士子　郑畋　章孝子　发冢盗

郑雍　杨晟　王殷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陈实　黄叔度　郭泰　马融　蔡邕　顾邵　诸葛瑾兄弟

庞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温　谢鲲　唐太宗　李绩

薛收　王圭　王师旦　杨素　王义方 选将　英公　刘奇

张鷟　李峤　郑杲　卢从愿　裴宽　韦诜　裴谈

卷第一百七十知人二 姚元崇　卢齐卿　薛季昶　元怀景　张九龄　王丘　杨穆弟兄

李丹　郑絪 苗夫人　杜鸿渐　杜佑　梁肃　吕温　顾和

刘禹锡　韩愈　顾况　于邵 李德裕　韦岫　知人僧　蔡荆

亚子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苌　袁安　严遵　李崇　魏先生　李义琛　蒋恒　王璥

李杰　裴子云 郭正一　张楚金　董行成　张鷟　张松寿

苏无名　赵涓　袁滋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韩滉　颜真卿　李景略　李夷简　孟简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赵和　刘崇龟 杀妻者　许宗裔　刘方遇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辩一 东方朔　匡衡　边文礼　荀慈明　曹植　诸葛恪　车浚

诸葛靓　蔡洪　范百年 张融　庾杲之　王俭　周颙　王融

李膺　商铿　萧琛　朱淹　崔光　陈元康 李谐　卢恺

卢思道　王元景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辩二　阳玠　薛道衡　薛收　张后裔　崔仁师　卢庄道　许敬宗

胡楚宾　裴琰之 苏颋　王勮　李白　柳芳　王藻　韩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温庭筠 柳公权　权德舆

东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陈元方　孙策　钟毓　孙齐由　陆琇　王绚　萧遥欣　房氏子

张琇　浑瑊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贾逵　李百药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苏颋　刘晏　林杰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铉　李琪　刘神童　路德延　韦庄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乐广　刘仁轨　娄师德　李勣　李日知　卢承庆　裴冕

郭子仪　宋则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陆象先　元载　董晋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绅　卢携

归崇敬　夏侯孜 陈敬瑄　葛周

卷第一百七十八　贡举一 总叙进士科　进士归礼部　府解　诸州解　试杂文　内出题

放杂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谢恩　期集　过堂　题名　关试

宴集

卷第一百七十九　贡举二 杜正玄　李义琛　陈子昂　王维　杨暄　萧颖士　乔彝

许孟容　张正甫 阎济美　潘炎　令狐峘　熊执易

卷第一百八十贡举三 常衮　宋济　牛锡庶　崔元翰　湛责　尹极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杨虞卿 苗缵　费冠卿　李固言　殷尧藩　施肩吾

张正甫　冯宿　张环　杨三喜

卷第一百八十一　贡举四 李逢吉　章孝标　刘轲　崔群　李翱女　贺拔惎　李宗闵

庾承宣　张祐　卢求 杜牧　刘蕡　薛保逊　贾岛　毕諴

裴德融　裴思谦　李肱　苏景胤　张元夫

卷第一百八十二　贡举五 崔蠡　卢肇　丁棱　顾非熊　李德裕　张濆　宣宗　卢渥

刘蜕　苗台符张读 许道敏　崔殷梦　颜摽　温庭筠　卢彖

翁彦枢　刘虚白　封定卿　冯藻　赵琮

卷第一百八十三　贡举六 刘邺　叶京　李蔼　房珝　汪遵　刘允章　王凝　卢尚卿

李尧　高湜　公乘亿 孙龙光　王璘　蒋凝　吴融　卢光启

王彦昌　杜升　郑昌图　程贺　陈峤 秦韬玉　陆扆　张曙

崔昭矩　贾泳

卷第一百八十四　贡举七　昭宗　韦甄　刘纂　钟傅　卢文焕　赵光逢　卢延让　韦贻范　杨玄同　封舜卿　高辇

氏族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积　崔湜　类例　李峤　张说　杨氏

李益　庄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黄生

卷第一百八十五　铨选一 蔡廓　谢庄　刘林甫　张说　温彦博　戴胄　唐皎　杨师道

高季辅　薛元超 杨思玄　张仁祎　裴行俭　三人优劣　刘奇

狄仁杰　郑杲　薛季昶　邓渴 李至远　张文成　郑愔　崔湜

糊名

卷第一百八十六　铨选二 斜封官　卢从愿　韦抗　张仁愿　杜暹　魏知古　卢齐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据　李林甫　张说　张奭　杨国忠

陆贽　郑余庆　裴遵庆　李绛　李建　崔安潜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职官 　宰相　上事　苏瑰　两省　独孤及　参酌院　阳城　吕温

韦绚　李程　杂说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遠　严武　押班

台门　历五院　韩皋　杂说　使职　尚书省　崔日知　度支

柳辟　省桥　秘书省　鱼袋　莎厅

卷第一百八十八　权倖 　张易之　王准　王毛仲　李林甫　卢绚　李辅国　韦渠牟

鱼朝恩　元载 路岩　高湘　卢隐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将帅一 关羽　简文　李密　刘文静　李金才　李靖　郭齐宗

唐休璟　李尽忠　封常清 李光弼

卷第一百九十将帅二 马燧　严振　温造　高骈　南蛮　张浚　刘鄩　张勍　王建

杂谲智　魏太祖　村妇　将帅

卷第一百九十一　骁勇一 甾丘　朱遵　赵云　吕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杨大眼

　麦铁杖　彭乐 高开道　杜伏威　尉迟敬德　柴绍弟　秦叔宝

薛仁贵　公孙武达　程知节　薛万　李楷固　王君毚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卷第一百九十二　骁勇二 来瑱　哥舒翰　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业　马勋

汪节　彭先觉 王俳优　钟傅　墨君和　周归祐　王宰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侠一 李亭　虬髯客　彭闼高瓒　嘉兴绳技　车中女子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侠二 昆仑奴　侯彝　僧侠　崔慎思　聂隐娘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侠三 红线　胡证　冯燕　京西店老人　兰陵老人　卢生　义侠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门子　李龟寿　潘将军　贾人妻　荆十三娘

许寂　丁秀才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东方朔　刘向　胡综　张华　束皙　沈约　虞世南

傅奕　郝处俊　孟诜 唐文宗　贾耽　段成式　江陵书生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马相如　谢朓　沈约　庾信　王勃　卢照邻　崔融

张说　崔曙　王维　李翰 顾况　卢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韩翃　杨凭　符载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门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峤游人　谭铢　周匡物　王播　朱庆余　唐宣宗

温庭筠　李商隐 刘瑑　郑畋　司空图　高蟾

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卢渥　韩定辞　姚岩杰　狄归昌　杜荀鹤

武臣有文曹景宗 高昂　贺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兴　高骈

罗昭威　赵延寿

卷第二百一　才名上官仪　东方虬　苏颋　李邕　李华　李白

好尚 　房琯　韩愈　李约　陆鸿渐　独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彦　宋之愻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卷第二百二　儒行刘献之　卢景裕　萧德言　张楚金

怜才沈约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张建封　李实　韩愈

杨敬之　卢肇　令狐绹　崔铉

高逸孔稚珪　李元诚　陶弘景　田游岩　朱桃椎　卢鸿　元结

贺知章　顾况　陈琡　孔拯

卷第二百三　乐一

乐　舜白玉琯　师延　师旷　师涓　楚怀王　咸阳宫铜人

隋文帝　唐太宗 卫道弼曹绍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沇　王仁裕　李师诲

琴　玙璠乐　刘道强　赵后　马融　杨秀　李勉　张弘靖

董庭兰　蔡邕　于頔　韩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卷第二百四　乐二

乐　大酺　梨园乐　太真妃　天宝乐章　韦皋　于頔　文宗

沈阿翘　懿宗　 王令言　宁王献　王仁裕

歌　秦青韩娥　戚夫人　李龟年　李衮　韩会　米嘉荣

笛　昭华管　唐玄宗　汉中王瑀　李謩　许云封　吕乡筠

觱篥　李蔚乐

卷第二百五　乐三

羯鼓玄宗　宋璟　李龟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鸿渐

铜鼓张直方　郑续

琵琶罗黑黑　裴洛儿　杨妃　段师　汉中王瑀　韦应物

宋沇　皇甫直　王沂 关别驾　王氏女

五弦赵辟

箜篌徐月华

卷第二百六　书一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隶书　章草　行书

飞白　草书　汲冢书

李斯　萧何　蔡邕　崔瑗　张芝　张昶　刘德升

师宜官　梁鹄　左伯 胡昭　钟繇　钟会　韦诞

卷第二百七　书二王羲之　王献之　王修　荀舆　谢安　王慄　戴安道

康昕　韦昶　萧思话 王僧虔　王融　萧子云　萧特

僧智永　僧智果

卷第二百八　书三唐太宗　购兰亭序　汉王元昌　欧阳询　欧阳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绍宗　郑广文　李阳冰　张旭

　僧怀素

卷第二百九　书四杂编 程邈已下　邯郸淳已下　姜诩已下　王羲之　王慄

潞州卢　桓玄　褚遂良　兰亭真迹　王方庆　二王真迹

八体　李都　东都乞儿　卢弘宣　岭南兔

卷第二百十　画一烈裔　敬君　毛延寿　赵岐　刘褒　张衡　徐邈　曹不兴

　卫协　王献之 顾恺之　顾光宝　王慄　王濛　戴逵　宗炳

黄花寺壁

卷第二百十一画二宗测　袁茜　梁元帝　陶弘景　张僧繇　高孝珩　杨子华

　刘杀鬼　郑法士 阎立德　阎立本　薛稷　尉迟乙僧　王维

李思训　韩干

卷第二百十二画三 　吴道玄　冯绍正　张藻　陈闳　韦无忝　卢棱伽　毕宏

净域寺　资圣寺 老君庙　金桥图　崔圆壁

卷第二百十三画四保寿寺　先天菩萨　王宰　杨炎　顾况　周昉　范长寿

程修己　边鸾 张萱　王墨　李仲和　刘商　厉归真

圣画　廉广　范山人　韦叔文

卷第二百十四画五贯休　楚安　应天三绝　八仙图　黄筌杂编

卷第二百十五算术郑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赵达　贞观秘记　一行　邢和璞

　满师　马处谦　袁弘御

卷第二百十六卜筮一　管辂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照　郭璞　蔡铁　吴中察声者

　王子贞　张璟藏 凑州筮者　蔡微远　车三　李老

开元中二道士　蒋直

卷第二百十七卜筮二　沈七　颍阴日者　王栖岩　路生　邹生　五明道士　黄贺

　邓州卜者

卷第二百十八医一华佗　张仲景　吴太医　句骊客　范光禄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瘕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权　孙思邈　许裔宗　秦鸣鹤

卢元钦　周允元　杨玄亮　赵玄景 张文仲　郝公景　崔务

卷第二百十九医二周广　白岑　张万福　王彦伯　李祐妇　元颃　梁革　梁新

赵鄂　高骈 田令孜　于遘　颜燧

卷第二百二十医三申光逊　孙光宪　渔人妻　陈寨　陶俊　张易　广陵木工

　飞盅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鸩　杂说药

异疾绛州僧　崔爽　刘录事　句容佐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袁天纲　张冏藏　张柬之　陆景融　程行谌　魏元忠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裴光庭　安禄山　孙思邈　孙生　衡相　马禄师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陈昭　卢齐卿　梁十二　冯七　马生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桑道茂　韦夏卿　骆山人　李生　王锷　窦易直　李潼

贾餗　娄千宝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逊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王正君　黄霸　卖馅媪　苏氏女　武后　李淳风　杨贵妃

　姜皎　常衮　刘禹锡 郑朗　令狐绹门僧　僧处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参军 龙复本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国　葛由　鲁般　弓人　燕巧人　云明台　淫渊浦

新丰　张衡　王肃 凌云台　陈思王　吴夫人　区纯

水芝欹器　兰陵王　僧灵昭　七宝镜台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饰图经　观文殿　刘交　张崇　十二辰车　铜樽　殷文亮

杨务廉 王琚　薛昚惑　马待封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华清池　重明枕　韩志和

绝艺督君谟　李钦瑶　苏州游僧　江西人　僧灵鉴　张芬

河北将军　西蜀客 陟屺寺僧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戏

弈棋 　羊玄保　王积薪　一行　韦延祐　日本王子

弹棋 　汉成帝　魏文帝　藏钩　桓玄　高映　石旻

杂戏弈棋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灵王　王子乔　方丈山　昆吾山　汉太上皇

汉武帝　轻玉罄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国　桂宫

西胡渠王　汉宣帝　刘表

卷第二百三十器玩二　苏威　王度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张华　晋惠帝　许逊　陶贞白　张祖宅　唐仪　唐中宗

宋青春　武胜之 李守泰　陈仲躬　曹王皋　渔人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载　破山剑　扬州贡　郑云逵　张存　百合花　浙右渔人

元祯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绹　裴岳　苟讽　红沫　铁头

虔州刺史　周邯　真阳观　陴湖渔者　文谷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昆仑觞　碧筒酒　九酝酒

　消肠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南方酒　李景让　夏侯孜　孙会宗　陆扆

酒量　 山涛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刘伶　酒臭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　吴馔　御厨　五侯鲭　刘孝仪　鮔议　鮔表　热洛河

名食败障泥　尚食令　大饼

能食　 范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菲食茅容　陆机　羊曼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宗世林　祢衡　荀巨伯　管宁　竹林七贤　嵇康　山涛

　王安期　王敦 孙伯翳　湘东王绎　唐霍王元轨　王方翼

　吴少微　张说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许棠

陆龟蒙　颜荛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吴王夫差　汉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韩嫣　袁广汉

　霄游宫　沙棠舟 赵飞燕　郭况　后汉灵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阳王雍　元琛　隋炀帝 则天后　许敬宗　张易之

　宗楚客　安乐公主　杨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国夫人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韦陟　芸辉堂　裴冕　于頔　王涯　李德裕　杨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卷第二百三十八　诡诈刘龙子　郭纯　王燧　唐同泰　胡延庆　朱前疑　宁王

　安禄山　白铁余 李庆远　刘玄佐　张祜　大安寺　王使君

　刘崇龟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处子

卷第二百三十九　谄佞一　安禄山　成敬奇　陈少游　裴延龄　薛盈珍　画雕　冯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韩全诲　苏循　苏楷　乐朋龟　孔谦

卷第二百四十谄佞二　赵元楷　阎知微　郑愔　薛稷　李峤　李义府　侯思止

卢藏用　赵履温　张岌 吉顼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将

张说　程伯献　杨国忠　太真妃　李林甫

卷第二百四十一　谄佞三　王承休

卷第二百四十二　谬误　 益州长吏　萧颖士　郗昂　张长史　萧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頔　苑抽 李文彬　苏拯　窦少卿

遗忘张利涉　阎玄一　郭务静　张守信　李睍　张藏用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裴明礼　何明远　罗会　窦乂

贪 滕蒋二王　窦知范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简　崔玄信

　严升期　张昌仪　李邕　裴佶　元载　张延赏　卢昂　崔咸

　崔远　江淮贾人　龙昌裔　安重霸　张虔剑

卷第二百四十四　褊急时苗　王思　李凝道　尧君卿　萧颖士　裴枢　崔珙　韩皋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卢罕　王珙　高季昌

卷第二百四十五　诙谐一　晏婴　东方朔　边韶　袁次阳　伊籍　张裔　张裕　薛综

　诸葛恪　费祎 王戎妻　邓艾　安陵人　杨修　孙子荆

　蔡洪　陆机

卷第二百四十六　诙谐二　蔡谟　诸葛恢　周顗　韩博　习凿齿　孙盛　祖纳　郝隆

　罗友　张融 何承天　王绚　何勖　谢灵运　刘绘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谐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谐　周舍　王琳

卷第二百四十七　诙谐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孙绍　魏市人　魏彦渊　陆乂　王元景

　李庶　邢子才 卢询祖　北海王晞　李騊駼　卢思道　石动筒

　徐之才　萧彪

卷第二百四十八　诙谐四　侯白　卢嘉言　陆操　薛道衡　刘焯　山东人　吃人　赵小儿

　长孙无忌 任环　李绩　李荣

卷第二百四十九　诙谐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边仁表　辛郁　尹君　裴玄本　长孙玄同

　王福畤　许敬宗 高崔嵬　元晋　赵谦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谈　李镇恶　卢广　松寿　封抱一 尹神童

卷第二百五十诙谐六 狄仁杰　苏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邓玄挺　元福庆　尚书郎

　御史里行 姚崇　黄幡绰　杨国忠　刘朝霞　姚贞操　裴谞

　张文成　窦晓　杜延业 路励行　萧諴　德宗　刘玄佐　顾况

　裴佶　赵宗儒　熝牛头　韩皋　裴度 姚岘

卷第二百五十一　诙谐七　周愿　刘禹锡　袁德师　李程　杨虞卿　沈亚之　张祜

交广客　卢肇　章孝标 南卓　王智兴　卢发　裴休　冯衮

邻夫　关图　杨玄翼　裴庆余　赵崇　郑光业

卷第二百五十二　诙谐八　李曜　王铎　薛昭纬　孔纬　宇文翰　千字文语乞社

　山东佐史　罗隐　卢延让 俳优人　王舍城　顾夐

　不调子　司马都　吴尧卿　李任为赋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诮一　程季明　诸葛恪　张湛　贺循　陆士龙　繁钦　刘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马消难　马王　酒肆　卢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诮二　赵神德　贾嘉隐　欧阳询　高士廉　裴略　刘行敏　窦昉

　狄仁杰　杨茂直 左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里行　张元一

　吉顼　朱随侯　李详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诮三　张鷟　石抱忠　郑愔　宋务先　傅岩　侯味虚　贾言忠

司马承祯　李敬玄 格辅元　祝钦明　姜师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黄幡绰　贺知章　王维　甘洽 乔琳　契綟秃　宋济

安陵佐史　崔护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诮四　卢迈　柳宗元　陆畅　平曾　僧灵彻　苏芸　李寰　王璠

　韦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陆岩梦　李远

李德裕　薛昭纬　崔慎猷　郑薰 唐五经　青龙寺客　罗隐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诮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顗　任毂　王徽　山东人　张登

　朱泽　徐彦若　冯涓 张浚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台瑕

　织锦人　李主簿　陈癞子　患目鼻人　伛人　田媪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钻火　齐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权贵

柳骞之　阮嵩 郝象贤　朱前疑　张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琰　台中语　沈子荣 武懿宗　张衡　李良弼

来子珣　阎知微　崔湜　权龙襄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苏味道　李师旦　霍献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陆余庆

　孙彦高　出使御史　韩琬 赵仁奖　姜师度　成敬奇

　石惠泰　冯光震　李谨度　三秽　阳滔　常定宗　张玄靖

卷第二百六十嗤鄙三　公羊传　李文礼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逵　独孤守忠　王熊

　曲崇裕 梁士会　张怀庆　康聓　征君　李佐　元载常衮

　崔阡　黎干　崔叔清 常愿　刘士荣　袁德师　蒋乂　崔损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张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严人　王初昆弟　李　据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韩昶　王智兴　韦氏子

　令狐绹　郑光　郑畋卢携　郑綮　郑准 张氏子　刘义方

　郑群玉　梅权衡　李云翰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翃　韩简　胡令　杨铮　谢柴书　郡牧　张咸光

　长须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韦二子　不识镜　啮鼻　助丧礼

　外学归　行吊　痴婿　鲁人执杆 齐人学瑟　市马　昭应书生

卷第二百六十三　无赖一　刘诚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飞骑席人　韩令珪　李宏　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 权怀恩　宋之逊　张干等　彭先觉　张德

　士子吞舍利　刘子振　荆州鬻　札者

卷第二百六十四　无赖二　南荒人娶妇　赵高　韦少卿　葛清　三王子　乐从训

　张从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韩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鸾

　路德延　萧希甫

卷第二百六十五　轻薄一　刘祥　刘孝绰　许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审言　杜甫

　陈通方　李贺　李群玉 冯涓　温庭筠　陈磻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师　崔骈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温定

卷第二百六十六　轻薄二　姚岩杰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昭纬　剧燕　韦薛轻高氏

　胡翙 轻薄士流　张翱　卢程　崔秘　王先主遭轻薄　蒋贻恭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阳王　朱粲　陈承亲　薛震　陈元光

　独孤庄　索元礼 罗织人　元楷　武承嗣　张易之兄弟

　郝象贤　周兴　侯思止　来俊臣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顼　成王千里　张亶　王旭　京师三豹　张孝嵩　王弘义

　谢祐 河内王懿宗　酷吏　杨务廉　李全交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礼　诬刘如璿恶党　宋昱韦儇　 萧颖士　李希烈

　卢杞　襄样节度 史牟　李绅　胡淛　韦公干　陈延美

　赵思绾　安道进

卷第二百七十妇人一　洗氏　卫敬瑜妻　周迪妻　邹待征妻　窦烈女　郑神佐女

　卢夫人　符凤妻 吕荣　封景文　高彦昭女　李诞女

　义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女　邹仆妻　歌者妇

卷第二百七十一　妇人二

贤妇 　徐才人　卢氏　董氏　高睿妻　崔敬女　李畬母　卢献女

　邓廉妻　肃宗朝公主　潘炎妻　刘皇后　河池妇人　贺氏

才妇 　谢道韫　杨容华　上官昭容　张氏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鱼玄机　牛肃女　慎氏　薛媛　孙氏

卷第二百七十二　妇人三

美妇人 夷光　丽娟　赵飞燕　薛灵芸　孙亮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翾风　浙东舞女

妒妇车武子妻　段氏　王导妻　杜兰香　任瑰妻　杨弘武妻

　房孺复妻　李廷璧妻　张褐妻　吴宗文　蜀功臣　秦骑将

卷第二百七十三　妇人四（附妓女）　周皓　李秀兰　杜牧　刘禹锡　李逢吉

　洛中举人　蔡京　武昌妓　韦保衢 曹生　罗虬　徐月英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买粉儿　崔护　武延嗣　开元制衣女　韦皋　欧阳詹

薛宜僚　戎昱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仆（奴婢附）　韦桃符　李敬　武公干　吴行鲁　李鹄　捧砚

　捧剑　归秦　段章　上清 李锜婢　李福女奴　却要

卷第二百七十六　梦一周昭王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阴贵人　张奂　郑玄

　范迈　许攸 薛夏　蒋济　周宣　王戎　邹湛　陈桃　吕蒙

　王穆　张天锡　张骏　索充宋桶 苻坚　后赵宣咸　张甲

　张茂　晋明帝　冯孝将　徐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豁

司马恬　贾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刘穆之

　徐羡之　沈庆之　明歒之 刘诞　袁愍孙　刘沙门　诸仲务

　孙氏　桓誓　张寻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卷第二百七十七　梦二闾英　宋琼　宋颖妻　卢元明　元渊　许超　北齐李广　萧铿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梦休征上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娄师德　顾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陈安平　李瞿昙　赵良器　奚陟　张鷟　裴元质　潘玠

樊系　吕諲

卷第二百七十八　梦三

梦休征下张镒　楚实　杨炎　窦参　李逢吉　王播　豆卢署　韦词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杨敬之　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薛义　郑光　宋言　曹确　刘仁恭　唐僖宗　刘檀 晋少主

　辛夤逊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玙　谢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卷第二百七十九　梦四梦咎征 萧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捎云

　李叔霁　李诉　薛存诚　李伯怜　张瞻　于堇　卢彦绪

　柳宗元　卫中行　张省躬　王恽　柳凌　崔暇　苏检　韦检

　朱少卿　覃骘　孟德崇　孙光宪　陆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卷第二百八十梦五（鬼神上）　炀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扶沟令　王诸　西市人

　王方平　张诜　麻安石 阎陟　刘景复

卷第二百八十一　梦六（鬼神下）　李进士　侯生　袁继谦　邵元休　周蔼　郑起　朱拯

　韦建　郑就

梦游上 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

卷第二百八十二　梦七

梦游下　元稹　段成式　邢凤　沈亚之　张生　刘道济　郑昌图　韩确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　巫师舒礼　女巫秦氏　杨林　来俊臣　唐武后　阿来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来婆　曾勤　阿马婆　白行简　许至雍　韦觐

　高骈

厌咒 　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术一　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骞霄国画工　营陵人　扶娄国人　徐登

　周眕奴　赵侯 天竺胡人　鞫道龙　阳羡书生　侯子光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术二　宋子贤　胡僧　祖珍俭　叶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鼎师　李慈德　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士　东岩寺僧　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白老僧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术三　张和　胡媚儿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关司法　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工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术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妇人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邺城人　纥干狐尾　李恒　惠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贺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胡僧宝严

　胡超僧　调猫儿鹦鹉　骆宾王　冯七姨 姜抚先生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李长源　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轮咒　陈仆射　解元龟　蔡畋　张守一

卷第二百九十妖妄三　吕用之　诸葛殷　董昌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齐桓公　晋文公　郑缪公

　晋平公　齐景公 妬女庙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观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刘向　何比干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栾侯　阳起　欧明　李高　黄原　贾逵　李宪　张璞

　洛子渊　陈虞　黄翻 阳雍　钱祐　徐郎　丁氏妇　阿紫

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度朔君　蒋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顾邵　陈氏女　王表

　石人神　圣姑　陈敏　 费长房　胡母班　张诚之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王祐　温峤　戴文谌　黄石公　袁双　商康　贾充　王文度

　徐长　陈绪 白道猷　高雅之　罗根生　沈纵　戴氏女　孙盛

　湛满　竺县遂　武曾　晋孝武帝　蔺启之　王猛　封驱之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王僧虔　陈悝　宫亭庙　安世高　曲阿神　谢奂　李滔

　树伯道　侯褚　卢循 陈臣　张舒　萧惠明　柳积　赵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吴兴人　刘子卿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太室神　黄苗　龚双　萧总　萧岳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阴子春 苏岭庙　卢元明　董慎　李靖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茜　兖州人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柳智感　李播　狄仁杰　王万彻　太学郑生　赵州参军妻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韦安道

卷第三百神十杜鹏举　河东县尉妻　三卫　李湜　叶净能　王昌龄　张嘉佑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阴人　崔敏壳　张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晙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卫庭训　韦秀庄　华岳神女　王僴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韩光祚　宣州司户　崔圆　郑仁钧　季广琛　刘可大　奴苍璧

　南缵　王常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开业寺　女娲神　王籍　畅璀　乔龟年　张光晟　淮南军卒

　元载张谓　颖阳里正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时　韦皋　窦参　李伯禽　肖复第　李纳

　崔汾　卒秘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陈袁生　冉遂　魏耽　卢佩陈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聿　党国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陈翁　乐坤　永清县庙

　崔泽　韩愈　李逢吉　樊宗训　裴度　张仲殷　凌华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荣　刘元迥　郑翦　柳澥　马总　崔龟从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蒋琛　张遵言

卷第三百十　神二十　张无颇　王锜　马朝　郄元位　夏阳赵尉　卢嗣宗

三史王生　张生

卷第三百十一神二十一萧旷　史遂　田布　进士崔生　张偃　裴氏子　韦驺

卷第三百十二神二十二楚州人　陷河神　謇宗儒　滑能　柳晦　刘山甫　尔朱氏

　李仲吕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候祯　徐焕　罗弘信　李嶢

卷第三百十三神二十三杨镳　张璟　崔从事　王审知　张怀武　李玫　赵瑜

关承湍妻　李冰祠　郑君雄　钟离王祠　盘古祠　狄仁杰祠

葛氏妇　马希声　庞式

卷第三百十四神二十四清泰主　仆射陂　李泳子　谯乂俊　刘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宣　黄鲁　张鋋　郭厚

　浔阳县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鲍回　刘皞　崔练师

卷第三百十五神二十五梨山庙　吴延瑫

淫祠余光祠　鮔父庙　鲍君　张助　著饵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树　狄仁杰檄 飞布山庙　画琵琶　壁山神梨山庙

建州

卷第三百十六鬼一韩重　公孙达　鲜于冀　卢充 谈生　陈蕃　刘照　张汉植

范丹　费季　周式　陈阿登

卷第三百十七鬼二吴祥　周翁仲　田畴　文颖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郑奇

　钟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彦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陈仙

　胡熙　鲁肃

卷第三百十八鬼三陆机　赵伯伦　朱彦　桓回　周子长　荀泽　桓軏　朱子之

　杨羡　王肇宗 张禹　邵公　吴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经　谢邈之　彭虎子　司马恬 阮德如　陈庆孙　甄冲

卷第三百十九鬼四张子长　桓道愍　周临贺　胡茂回　阮瞻　临湘令　顾氏

　江州录事　陈素 胡章　苏韶　夏侯恺　刘他　王戎

　王仲文

卷第三百二十鬼五蔡谟　姚元起　闾勦　孙稚　索逊　冯述　任怀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恭　阮瑜之　刘澄 刘道锡

　赵吉　司马隆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郭翻　王瑗之　牵腾　新鬼　刘青松　庾亮　司马义　李元明

　张闿 庾绍之　韦氏　胡馥之　贾雍　宋定伯　吕光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陶侃　谢尚　襄阳军人　吕顺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义　袁乞　王恒之　刘遁　王思规　华逸

　张君林　蛮兵　陈皋　袁无忌 新蔡王昭平　远学诸生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张隆　吉宕石　富阳人　给使　甄法崇　谢晦　谢灵运　梁清

　徐道饶　东莱陈氏 谢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继之　朱泰

　戴承伯　章授　旋续门生　张道虚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秦树　竺惠炽　郭铨　驾思令　山都　区敬之　刘隽　檀道济

　石秀之 夏侯祖观　张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颐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王骋之　孟襄　司马文宣　虞德严猛　郭庆之　薄绍之

　索万兴　郭秀之 庾季随　申翼之　王怀之　柳叔伦　刘廓

　王瑶　王文明　夏侯文规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刘导　刘氏　崔罗什

　沈警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马道猷　顾总　邢鸾　肖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胄　董寿之 樊孝谦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魏征

　唐俭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袱人　漕店人　张琮　刘门奴　阎庚

　明崇俨　王怀智 沙门英禅师　陈导　王志　巴峡人

　陆余庆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刘讽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杰 李皓　张守珪　杨瑒

卷第三百三十鬼十五　张果女　华妃　郭知运　王光本　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问　僧韬光　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霸　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裴盛 杨溥　薛直　刘洪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晅　萧正人　韦镒　赵夏日　茹子颜　刘子贡　刘平

　萧颖士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阳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咸　季攸　武德县田臾　裴徽

　李陶 长洲陆氏女　刁缅　王无有　王升　高生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杨准　王乙　韦栗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郑德懋　朱敖

　裴虬　赵佐　歧州佐史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肖品　梁守威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常夷　张守一　郑望　宇文觌　李莹　裴晠　李氏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韦璜　薛万石　范俶　李浣　张勍　牛爽　李咸　李昼

　元载　萧审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卢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窦裕　商顺　李载　高励

　萧遇　朱自劝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罗元则　李元平　刘参　闫敬立　崔书生　李则　陆凭

　浔阳李生

卷第三百四十鬼二十五韩弇　卢顼　李章武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驯　魏朋　道政坊宅　郑琼罗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陆乔　卢江冯媪　窦玉　李和子　李僖伯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王裔老　张弘让　寇鄘　呼延冀　安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价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张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军将　郭翥

　裴通远　郑绍　孟氏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使者　臧夏　踏歌鬼

　卢燕　李湘 马震　刘惟清　董观　钱方义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吴任生　鄥涛　曾季衡　赵合　韦安之　李佐文　胡急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鄩　李全质　沈恭礼　牛生　韦齐休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房陟　王超　段何　韦鲍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卷第三百五十鬼三十五　许生　颜浚　郝惟谅　浮梁张令　欧阳敏　奉天县民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群　李重　王坤　苏太玄　房千里　韦氏子　李浔

　段成式　鬼葬　董汉勋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颖　游氏子　李云　郑总　王绍　王鲔　李戴仁

　刘璪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冯生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陈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张飞庙祝

　僧彦翛　建康乐人　黄延让　张瑗　婺源军人妻

陈德遇　广陵吏人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杨瑊　袁继谦　邠州士人　王商　谢彦璋　崇圣寺

　任彦思　张仁宝 杨蕴中　王延镐　僧惠进　田达诚

　徐彦成　郑郊　李茵　柳鹏举　周洁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誗妻 林昌业　潘袭　胡澄

王攀　郑守澄　刘骘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哥舒翰　章仇兼琼　杨慎矜　江南吴生　朱岘女

　杜万　韦自东　马燧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东洛张生　薛淙　丘濡　陈越石　张融　蕴都师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庞阿　马势妇　无名夫妇　王宙　郑齐婴　柳少游

　苏莱　郑生　韦隐 齐推女　郑氏女　裴珙

　舒州军史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武都女　东方朔　双头鸡　张遗　翟宣　臧仲英

　顿丘人　王基　应璩 公孙渊　诸葛恪　零陵太守女

　荥阳廖氏　陶璜　赵王伦　张骋　怀瑶 裴楷　卫瓘

　贾谧　刘峤　王敦　王献　刘宠　桓温府参军　郭氏

卷第三百六十妖怪二庾翼　庾谨　商仲堪　寿颁　李势　郗恢　庾实

　乞佛炽盘　姚绍　桓振 贾弼之　江陵赵姥

诸葛长民　盐官张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国　丁譁

富阳王氏　乐遐　刘斌　王徵　张仲舒　萧思话

傅氏女　郭仲产　刘顺 王谭　周登之　黄寻　荆州人

田骚　邓差　司马申　段晖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崔季舒　安阳黄氏　齐后主　王惠照　独孤陀　杨素

　滕景贞　元邃　刘志言 素娥　张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载言　范季辅　洛阳妇人　裴休贞　牛成 张翰

　南郑县尉　李泮　元自虚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长孙绎　韦虚心　裴镜微　李虞　武德县妇人　怀州民

　武德县民　张司马 李适之　李林甫　杨慎矜　姜皎

　晁良贞　李氏　张周封　王丰　房集　张寅 燕凤祥

　王生　梁仲朋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韦滂　柳氏　王诉　李哲　卢瑗　庐江民　扬州塔

　高邮寺　刘积中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江淮士人　李鹄　僧智圆　南孝廉　谢翱　僧法长

　河北村正　僧弘济　金友章　于凝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王申子　韩佽　许敬张闲　太原小儿　李师古

　孟不疑　戴詧　杜悰　郑絪 河北军将　宫山僧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杜元颖　朱道士　郑生　赵士宗　曹朗　秄儿　李约

　张缜　马举　韦琛　张谋孙 李黄　宋洵　张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欧阳璨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东柯院　王守贞　彭颙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极　熊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张銿　宗梦征

　黄仁浚　孙德遵

人妖　东郡民　胡顼　乌程县人　李宣妻　赵宣母　马氏妇

　杨欢妻　寿安男子　崔广宗　许州僧　田瞫　元镐

　无足妇人　娄逞　孟妪　黄崇嘏　白项鸦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杂器用阳城县吏　桓玄　徐氏婢　江淮妇人　刘玄

　游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琼 清江郡叟　韦训

　卢赞善　柳崇　南中行者　曲秀才　虢国夫人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杂器用 　苏丕女　蒋惟岳　华阴村正　韦谅　东莱客

　交城里人　岑顺　元无有　李楚宾

卷第三百七十精怪三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姚司马　崔　珏　张秀才　河东街吏

　韦协律兄　石从武　姜修　王屋薪者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杂器用独孤彦　姚康成　马举　吉州渔者

凶器上梁氏　曹惠　窦不疑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彦范　蔡四　李华　商乡人　卢涵　张不疑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贾耽　刘希昂　范璋　胡荣　杨祯　卢郁　刘威

土 马希范

卷第三百七十四　灵异　鳖灵　玉梁观　湘穴　耒阳水　孙坚得葬地　聂友

　八阵图　海畔石龟　钓台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颜　文水县坠石　玄宗圣容　渝州莲花　玉马

　华山道侣 郑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庐山渔者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姁　范明友奴　陈焦　崔涵　柳苌　刘凯　石函中人

　杜锡家婢　汉宫人　李俄　河间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陈朗婢　于宝家奴　韦讽女奴　邺中妇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东莱人女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郑会　王穆　邵进　李太尉军士　五原将校　范令卿

　汤氏子　士人甲 李简　竹季贞　陆彦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赵泰　袁廓　曹宗之　孙回璞　李强友　韦广济　郄惠连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刘宪　张汶　隰州佐史　邓俨　贝禧　干庆　陈良

杨大夫　李主簿妻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刘薛　李清　郑师辩　法庆　开元选人　崔明达　王抡

　费子玉　梅先

卷第三百八十再生六 王璹　魏靖　杨再思　金坛王丞　韩朝宗　韦延之　张质

　郑洁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赵文若　孔恪　霍有邻　皇甫恂　裴龄　六合县丞　薛涛

　赵裴　邓成　张瑶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旦　梁甲　任义方　齐士望

　杨师操　裴则子 河南府史　周颂　卢弁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卢贞　琅邪人　胡勒　颜畿　余杭广　曲阿人　贺瑀

　食牛人　丘友 庾申　李除张导　石长和　古元之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及　阿六　崔君　刘溉　朱同　郜澄　王勋

　苏履霜　景生　许琛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崔绍　辛察　僧彦先　陈龟范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贾偶　章泛　谢弘敞妻　梁氏　朱氏　李强名妻

　荆州女子　周哲滞妻 刘长史女　卢顼表姨　刘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赵某妻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羊祜　王练　向靖女　崔彦武　岐王范　太华公主

　马家儿　采娘　刘三复　圆观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顾非熊　齐君房　刘立　张克勤　孙缅家奴　文澹　王鄂

　僧道杰　袁滋 崔四八　马思道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聪明花树　相思木　广川王　袁安　丁姬　浑子　王粲

　孙钟　吴纲　陆东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王伯阳　羊祜

　闾丘南阳　古层冢　隋王　楚王冢　舒绰 李德林

　郝处俊　徐勣　韦安石　源乾曜　杨知春　唐尧臣　陈思膺

卷第三百九十冢墓二 奴官冢　卢涣　赵冬曦　丁永兴　严安之　女娲墓　李邈

　贾耽　张式　樊泽 齐景公墓　郭谊　寿安土棺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韩建　海陵夏氏　庐陵彭氏 武夷山

　林赞尧　张绍军卒　马黄谷冢　秦进崇　和文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李斯　夏侯婴　张恩　高流之　高显洛　谢灵运　王果

　丰都冢　樊钦贲 姜师度　邬载　郑钦悦

卷第三百九十二　铭记二 韩愈　裴度　张惟清　王璠　柳光　李福　熊博　王敬之

　王承检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李叔卿　杨道和　石勒　虢州人　封元则　僧道宣　苏践言

　狄仁杰　偃师　雷斗　漳泉界　包超　张须弥　蔡希闵

　徐景先　欧阳忽雷　宣州　王干 华亭堰典　李师道

　李鄘　徐誗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陈鸾凤　建州山寺　萧氏子　周洪　萧浣　僧文净

　徐智通　雷公庙　南海 陈义　叶迁韶　元稹　裴用

　东阳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百丈泓　杨询美从子　高邮人　王忠政　史无畏　张应

　天公坛　申文纬 法门寺　陈绚　彭城佛寺　欧阳氏

　庐山卖油者　李诚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妪

　甘露寺　南康县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　房玄龄　不空三藏　一行　无畏三藏　玉龙子　狄惟谦　子朗

风 秦始皇　王莽　贾谧　张华　刘曜　刘裔　徐羡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许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陈济妻　薛愿　刘义庆　首阳山　韦皋雨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　玉笥山　大翮山　山精　石鸡山　新丰山　庆山　瓮峰

　夸父山　插灶 河山石斛　终南乳洞　古铁锁　崖山　圣钟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鸣铙山　赣台　上霄峰

　麦积山　斗山观　大竹路

溪 　溪毒山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　黄石　马肝石　石鼓　采石　青石　石文　石连理

　太白精　古铁铧　走石 石桥　石磨　釜濑　石鱼　坠石

　立石　孤石　网石　卵石　卧石　僧化　陨石 目岩　石驼

　石柱　石响　石女　藏珠石　化石　松化　自然石　热石

　犬吠石 瓮形石　三石　人石　金蚕

坡沙　 飞坡　鸣沙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　帝神女　刘子光　益水　酿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铜车

神牛泉　燕原池 丹水　陆鸿渐　零水　龙门　漏泽（两出）

重水　湘水　暴水　仙池 渝州滩　清潭　驱山铎

井　乌山龟　绿珠井　临沅井　火井　盐井　御井　王迪

　贾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兴坊百姓　独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鸡井　军井　金华令

卷第四百宝一 金　翁仲儒　霍光　陈爵　苻坚　雩都县人　何文　侯遹

　成弼　玄金　邹骆驼 裴谈　牛氏僮　宇文进　苏遏　韦思玄

　李员　虞乡道士　赵怀正　金蛇

卷第四百一　宝二

金下张珽　龚播　宜春郡民　张彦　康氏　豫章人　陈浚

　建安村人　蔡彦卿

水银吕生

玉 沈攸之　玉龙　江严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软玉鞭　玉猪子

卷第四百二　宝三 隋侯　燕昭王　汉高后　后汉章帝　梁武帝　火珠　鲸鱼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径寸珠　宝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严生　张文珗 卫庆　鬻饼胡

卷第四百三　宝四（杂宝上）马脑　犀　月镜　秦宝　珊瑚　四宝宫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宝鞭　犀导 玉清三宝　宝骨　紫羜羯　紫贝

魏生

卷第四百四　宝五（杂宝下）肃宗朝八宝　灵光豆　万佛山　玳瑁盆　辟尘巾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三宝村　火玉　马脑柜　岑氏

卷第四百五　宝六

钱　淯阳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清　建安村人　徐仲宝

　邢氏　林氏　曹真

奇物徐景　中牟铁锥　毒槊　集翠裘　谢灵　运须　开元渔者

　杨妃袜　紫米　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龙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严遵仙槎钱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五柞　白银树　合离树　玉树　豫樟　荔枝木

　酒树　娑罗绵树　刺桐　黄漆树　木兰树　椰子树

　菩提树　婆罗树　独梪树　波斯皂荚树　木龙树　贝多树

　没树　槃碧穑波树　齐暾树　通脱木　山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鱼甲松　合掌柏　黄杨木　青杨木　俱那卫

　山茶　夏州槐　赤白柽　楷木　楮

文理木　宗庙文木　文木简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太平木

　天王槐　色陵木　马文木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异木（两门凡四十目）

主一州树　偃桑　不昼木　蚊子树　圣鼓枝　鹿木

倒生木　黝木　桄榔树 怪松　枫人　枫鬼　枫生人

灵枫　破木有肉　江中枫材　河伯下材　斗蚊船木 交让木

千岁松　汗杖　化蝶树　涪水材　端正树　崇贤里槐

三枝槐　瘿槐　荆根枕　五重桑　蜻蜓树　无患木

醋心树　登第皂荚　辨白檀树 藟蔓 藤实杯　钟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丝异木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祗草　三赖草　席箕草　护门草　仙人绦　合离草

　老鸦笊篱草　鬼皂荚 青草槐　铜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无心草　盆甑草　女草　媚草　醉草　舞草 相思草

无情草　忘忧草　睡草　千步香草　麝草　治盅草

蛇衔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龙刍

红草　宫人草　焦茅　销明草　黄渠草 闻遐草

始皇蒲　梦草　汉武牧马草　水网藻　地日草书带草

金橙草　望舒草　神草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节花　野悉密花　都胜花　簇蝶花　茙葵　金灯花

　金钱花　毗尸沙花

木花叙牡丹　白牡丹　红紫牡丹　正倒晕牡丹　合欢牡丹

　染牡丹花　斸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岭表朱槿　红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贞桐花　栀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闾花　木莲花

　那伽花 木兰花　异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怀风花

　踯躅花　凌霄花　分枝荷　夜舒荷 睡莲花　碧莲花

　染青莲花　三朵瑞莲　藕　莲实　芰菱

卷第四百一十草木五

果上 柤稼柩树实　如何树实　仙梨　绮缟树实　波那婆树实

　瞻波异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李　汉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李　兔头柰　脂衣柰　朱柰 文林果　圣柰

　木桃　东方村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偏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子　罗浮甘子　天宝甘子　北方枣　西王母枣

　仙人枣　仲思枣　波斯枣

卷第四百十一草木六

果下 　樱桃　檽枣　柿　底栎树实　柿盘　融峰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枣

蒲萄王母蒲萄　侯骚子

蔓胡桃　仙树实　橄榄子　东荒栗　猴栗

瓜　五色瓜　瓜恶香

菜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薐　芥菹　芥末　水韭　茄子树

　昆仑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卷第四百十二草木七（五谷、茶、荈附）

竹　竹类　涕竹　棘竹　筻簕竹　菡苰竹　慈竹　筋竹

　百叶竹　桃枝竹　瘿竹　罗浮竹　童子寺竹　竹花　竹箹

　竹实

五谷 　雨稻　雨粟　雨麦　雕葫　雨谷　摇枝粟　凤冠粟

绕明豆　延精麦　紫沉麻 雨五谷　野粟石壳　芋　雀芋

甘蔗

茶荈叙茶　获神茗　飨茗获报　消食茶

卷第四百十三草木八

芝（菌蕈附） 竹芝　楼阙芝　天尊芝　紫芝　参成芝　夜光芝

隐晨芝　凤脑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芝　木芝

　萤火芝　肉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异菌　石菌 竹肉　毒菌

苔　叙苔　地钱　蔓金苔　如苣苔　石发　瓦松　瓦松赋

卷第四百十四草木九

香药 茶芜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龙脑香　安息香

木五香　诃黎勒　白豆蔻 穙齐香　无石子　紫馡　阿魏

荜拨　胡椒　阿勃参　山薯　麻黄　荆三棱

服饵服松脂　饵松蕊　赐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饵柠实

服五味子　食术 服桃胶　服地黄　服远志　服天门冬

饮菊潭水　饮甘菊谷水　食黄精

卷第四百十五草木十

木怪 　张叔高　陆敬叔　聂友　董奇　赵翼　魏佛陀　临淮将

崔导　贾秘　薛弘机 卢虔　僧智通　江夏从事

卷第四百十六草木十一

木怪下　窦宽　吴偃　董观　京洛士人　江叟

花卉怪　龙蛇草　鲜卑女　蕨蛇　芥虫　崔玄微

卷第四百十七草木十二

花卉怪　光化寺客　僧智聓　邓珪　刘皂　田布　梁生　苏昌远

药怪上党人　田登娘　赵生

菌怪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卷第四百十八龙一苍龙　曹凤　张鲁女　江陵姥　甘宗　南鄩国　龙场

　五色石　震泽洞　梁武后　刘甲　宋云　蔡玉　李靖

卷第四百十九龙二柳毅

卷第四百二十龙三俱名国　释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岘　齐浣

　沙州黑河　兴庆池龙　井龙　旃然　龙门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龙四 　萧昕　遗尺潭　刘贯词　韦氏　任顼　赵齐嵩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龙五　 许汉阳　刘禹锡　周邯　资州龙　韦思恭　卢元裕

卢翰　李修　韦宥　尺木　史氏子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六卢君畅　元义方　平昌井　虎头骨　法喜寺　龙庙

豢龙者　孔威　华阴湫　崔道枢　金龙子　黄驯

　临汉豕　烧龙　柳翁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龙七 　阎浮龙　吴山人　白将军　温媪　柳子华　斑石　张公洞

　五台山池　张老　费鸡师　汾水老姥　李宣　濛阳湫

　盐井龙　尹皓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龙八 　张温　郭彦郎　王宗郎　犀浦龙　井鱼　安天龙　曹宽

梦青衣 蛟 汉武白蛟　浔阳桥　王述　王植　陆社儿

长沙女　苏颋　斗蛟洪氏女　洪贞　老蛟　武休潭　伐蛟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虎　汉景帝　种僮　封邵　亭长　严猛　袁双　吴道宗

牧牛儿　师道宣　谢允　郑袭　刘广雅　易拔　萧泰　黄乾

酋耳兽　虎塔　傅黄中　郴州佐史　巴人　峡口道士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费忠　虎妇　稽胡　碧石　鼋啮虎　李徵　天宝选人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旻　斑子　刘荐　勤自励　宣州儿　笛师　张竭忠

　裴越客　卢造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张鱼舟　申屠澄　丁岩　王用　张逢

卷第四百三十虎五 　李奴　马拯　张升　杨真　王居贞　归生　郑思远　李琢

　谯本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蔺庭雍　王太　荆州人　刘老　虎妇　赵倜

　周义　中朝子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松阳人　南阳士人　虎恤人　范端　石井崖　械虎　商山路

陈褒　食虎　周雄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张俊　浔阳猎人　柳并　僧虎　王瑶　刘牧　姨虎　崔韬

王行言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牛　金牛　银牛　青牛　牛斗　潜牛　凉州人　牛洛　水牛

牛拜桓冲　光禄屠者　朱氏子

牛偿债　卞士瑜　路伯达　戴文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牛伤人　邵桃根

牛异洛下人　宁茵　仲小小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马　周穆王八骏　汉文帝九逸　隋文帝狮子骢　唐玄宗龙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骢　曹洪 司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宝　张纳之　宋蔡　舞马　续坤　杨翁佛　季南

赵固　韩晞　江东客马　陈璋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马　卢从事　韦有柔　吴宗嗣　孙汉威 于远 张全 王武 韦玭

骆驼明驼　知水脉　风脚驼　两脚驼　白骆驼

骡　白骡　推磨骡

驴　僧朗　厌达国　村人供僧　张高　东市人　贺世伯　王甲

汤安仁　王薰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兽四

犬上华隆　杨生　崔仲文　张然　杨褒　郑韶　柳超　姚甲

刘巨麟　章华　范翊　郭钊　卢言　赵叟　陆机　石玄度

齐琼　石从义　田招　裴度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犬下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坚　王瑚　李德　温敬林　庾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义　胡志忠　韩生

杜修己　袁继谦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羊　月氐稍割　西域大羊　宾青羊　齐讼者　梁文　顾霈　潘果

李审言　杨氏　陈正观　安甲

豕　燕相　杜愿　都末　刘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汤应　安阳书生

吴郡士人　晋州屠儿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军人

卷第四百四十畜兽七

猫　唐道袭　卖腊人　归系

鼠　王周南　终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萧悉达　逆旅道人　李测　天宝彍骑　毕杭　崔怀嶷　李甲

王缙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卢嵩　柴再用　苏长史

卢枢　朱人　李昭嘏

鼠狼张文蔚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狮子魏武帝　后魏庄帝　杂说

犀　通天犀　杂说

象　白象　阆州莫徭　华容庄象　安南猎者　淮南猎者　蒋武 杂说

杂兽萧志忠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兽九

狼　狼狈　狼冢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县村人　张某妻

熊　子路　升平入山人　黄秀

狸　董仲舒　张华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刘伯祖　吴兴田父　孙乞

黄审　留元寂　郑氏子　晋阳民家

猬　费秘　许钦明客　戏场猬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兽十

麈　吴唐　李婴

獐　刘幡

鹿　仓鹿　科藤　铜环　鹿马　紫石　陆绍弟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张盍蹋　车甲　嵩山老僧　王祜　杂说

兔　岚州　杨迈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兽十一

猿　白猿　周群　猳国　欧阳纥　陈岩　魏元忠　韦虚已子

　王长史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兽十二

猿中张鋋 杨叟 孙恪 崔商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兽十三

猿下楚江渔者　王仁裕　猕猴　翟昭　徐寂之　张寓言

薛放曾祖　杨于度　猕猴

猩猩好酒　能言　焦封　猓然　狨猩猩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说狐　瑞应　周文王　汉广川王　陈羡　管辂　习凿齿

陈斐　孙岩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齐后主　宋大贤

长孙无忌　狐神　张简　僧服礼　上官翼　大安和尚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项生　王义方　何让之　沈东美　杨伯成　叶法善

　刘甲　李参军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郑宏之　汧阳令　李元恭　焦练师　李氏　韦明府

　林景玄　谢混之

卷第四百五十狐四 　王苞　唐参军　田氏子　徐安　靳守贞　严谏　韦参军

　杨氏女　薛迥　辛替否　代州民　祁县民　张例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冯玠　贺兰进明　崔昌　长孙甲　王老　刘众爱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甑生　王璿　李黁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氏　李苌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绪　裴少尹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张简栖　薛夔　计真　刘元鼎　张立本　姚坤　尹瑗　韦氏子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张直方　张谨　昝规　狐龙　沧渚民　民妇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　蛇丘　昆仑西北山　绿蛇　报冤蛇　毒蛇　种黍来蛇

　蚺蛇　蚺蛇胆 鸡冠蛇　爆身蛇　黄领蛇　蓝蛇　巴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回　蜀五丁　昭灵夫人　张宽　窦武

　楚王英女　张承母　冯绲　魏舒　杜预　吴猛 颜含

　司马轨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门山

　忻州刺史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觐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山　秦瞻　广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顾楷　树提家

　隋炀帝　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贞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春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

　无畏师　张镐　毕乾泰　杜暐　海州猎人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邓甲　苏闰　利州李录事　昝老

　冯但　陆绍　郑翬　张垩子　选仙场　狗仙山　李黄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卫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贫民　番禺书生

　郫县民　游邵　成汭　孙光宪　朱汉宾　牛存节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张氏　顾遂　瞿塘峡　靳老　景焕

　舒州人　贾潭　姚景　王稔　安陆人

卷第四百六十禽鸟一

凤　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鸾 鹤 徐奭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裴沆　鹄苏　琼鹦鹉　张华

　鹦鹉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

鹰　楚文王　刘聿　邺郡人 鹞 魏公子 鹘　宝观寺　落雁殿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鸟二

孔雀交趾　罗州　王轩

燕　汉燕　胡燕　千岁燕　晋瑞　元道康　范质

鹧鸪飞数　飞南向　吴楚鹧鸪

鹊　知太岁　张　颢　条支国　黎景逸　张昌期　崔圆妻

　乾陵　鸽信

鸡　陈仓宝鸡　楚鸡　卫女　长鸣鸡　沉鸣鸡　孙休　吴清

　广州刺史　祝鸡公　朱综　代郡亭　高嶷　天后　卫镐

　合肥富人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鸟三

鹅　史悝　姚略　鹅沟　祖录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斗鹅

　鸭

鹭　冯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鸜鹆勾足　能言　桓豁　广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宣

乌　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魏伶　三足乌　李纳　吕生妻

　梁祖

枭　鸣枭

鸱鸺鹠目夜明　夜行游女　禳枭　张率更　雍州人　韦颛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鸟四 飞涎鸟　精卫　仁鸟　鸐　韩朋　带箭　细鸟　王母使者

鸳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氏　漱金鸟　鹙　营道令

　纸鸢化鸟　鹑　戴文谋　瑞鸟 报春鸟　冠凫　秦吉了

　韦氏子　鸟贼　鸟省　刘景阳　食蝗鸟　卢融 张氏

　王绪　武功大鸟　鹳鹴　吐绶鸟　杜鹃　蚊母鸟　桐花鸟

　真腊国大鸟　百舌　鹳甘　虫　戴胜　北海大鸟　鵶

　仙居山异鸟　莺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东海大鱼　鼍鱼　南海大鱼　鲸鱼　鲤鱼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　鳄鱼　吴馀鲙鱼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骨雷　彭蚏　鲮鱼　鲵鱼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　鲋鮧鱼　鲫鱼　鯌鱼　黄魟鱼　蟕

海燕　鲛鱼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峰州鱼　海虾　瓦屋子　印鱼　石斑鱼　井鱼　异鱼

　螃　鱓鱼　玳瑁　海术　海镜 水母 蠏　百足蠏

　螗蠏鱼　鹦鹉螺　红螺　鸯龟 鲵鱼　鲎　飞鱼　虎蠏

　蠔　赤鯶公　雷穴鱼 虬尾　牛鱼　蝤(石多)　奔(鱼孚)

　係臂　鸡嘴鱼　剑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

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鲧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龙门　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　阴火　裴伷　王旻之

　韩愈　郧乡民　赤岭溪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

水怪鲧　桓冲　李汤　齐浣　子英春　洛水竖子　

鬼　罗州赤鳖 韩珣　封令禛　凝真观　蜀江民　张胡子

　柏君　叶朗之　柳宗元　王瑶　柳沂　崔棁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 （水族为人）

子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费长房　张福

　丁初　谢非　顾保宗　武昌民　寡妇严　尹儿　广陵王女

　杨丑奴　谢宗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 （水族为人）

张方　钟道　晋安民　刘万年　微生亮　芦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奂　蔡兴　李增　萧腾　柳镇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　长须国

卷第四百七十水族七 （水族为人）

李鹬　谢二　荆州渔人　刘成　薛二娘　赵平原　高昱

僧法志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为人）

邓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渔人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宋士宗母　宣骞母　江州人　独角　薛伟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

龟　陶唐氏　禹　葛洪　张广定　赣县吏　郗了　孟彦晖

　营陵　兴业寺 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

　宁晋民　史论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贾客　南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宗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蜮射　化蝉　揖怒蛙　怪哉　小虫　蒋虫　园客　乌衣人

　朱诞给使 葛辉夫　蜓　肉芝　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蜢　施子然　庞企　蟾蜍　蝇赦　发妖　桓谦

　青蜓　朱诞　白蚓　王双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虫二 胡充　卢汾　来君绰　传病　滕庭俊　张思恭　蝗冷　蛇

　李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树蚓　木师古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淳于棼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虫四 赤腰蚁　苏湛　石宪　王叟　步蚓　守宫　冉端　蚓齿

　韦君　陆颙

卷第四百七十七　昆虫五　张景　蛇医　山蜘蛛　虫变　蝎化　虱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虱征　壁镜　大蝎　红蝙蝠　青蚨　滕王图　异峰　寄居

异虫　蝇壁　鱼　天牛虫　白蜂窠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虫

抱抢　避役　蜳蝺　灶马　谢豹　碎车虫　度古　雷蜞

腹育　蛱蝶　蚁　蚁楼

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虫六　饭化　蜈蚣气　蠮螉　颠当　蜾蠃　沙虱　水弩　徐玄之

短狐　蜘蛛怨　蜥蜴　殷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虫　诺龙

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虫七　蚁子　蛙蛤　金龟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虱　白虫

蚕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禅　蝗化　水蛙　蚓疮

蜂余　熊乃　螽斯　蝻化

卷第四百八十蛮夷一　四方蛮夷　无启民　帝女子泽　毛人　轩辕国　白民国

　欧丝　輆沐国 泥杂国　然丘　卢扶国　浮折国　频斯

　吴明国　女蛮国　都播 骨利　突厥　吐蕃　西北荒

　鹤民　契丹　沃沮　僬侥

卷第四百八十一　蛮夷二　新罗　东女国　廪君　大食国　私阿修国　俱振提国

牂牁　龟　兹乾陀国

卷第四百八十二　蛮夷三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阗　乌苌　汉槃陀国

　苏都识匿国　马留 武宁蛮　悬渡国　飞头獠　蹄羌

　扶楼　交趾　南越　尺郭　顿逊　堕婆登国 哀牢夷

　诃陵国　真腊国　留仇国　木客　缴濮国　木饮州　阿萨部

孝忆国　婆弥烂国　拨拔力国　昆吾　绣面獠子　五溪蛮

　堕雨儿

卷第四百八十三　蛮夷四　狗国　南蛮　缚妇民　南海人　日南　拘弥国　南诏　獠妇

南中僧　番禺　岭南女工　芋羹　蜜唧　南州

卷第四百八十四　杂传记一 李娃传

卷第四百八十五　杂传记二东城老父传　柳氏传

卷第四百八十六　杂传记三长恨传　无双传

卷第四百八十七　杂传记四霍小玉传

卷第四百八十八　杂传记五莺莺传

卷第四百八十九　杂传记六周秦行记　冥音录

卷第四百九十杂传记七东阳夜怪录

卷第四百九十一　杂传记八 谢小娥传　杨娼传　非烟传

卷第四百九十二　杂传记九灵应传

卷第四百九十三　杂录一　夏侯亶　王肃　李延实　李义琛　刘龙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迟敬德　虞世基　来恒　欧阳询

　许敬宗　元万顷　郭务静　唐临 苏瑰李峤子

　娄师德　李晦　宋之问　陆元方　陈希闵　李详

卷第四百九十四　杂录二　房光庭　崔思兢　崔湜　吕太一　许诫言　杜丰

　修武县民　李元皛　王琚　李适之　白履忠　夜明帘

　班景倩　薛令之

卷第四百九十五　杂录三　宇文融　歌舒翰　崔隐甫　萧嵩　陈怀卿　邹凤炽

　高力士　王维 史思明　豆谷　润州楼　丘为　裴佶

　李抱贞　杨志坚

卷第四百九十六　杂录四　赵存　严震　卢杞　韦皋　陆畅　马畅　吴凑　袁傪

　李勉　于公异　邢君牙　张造　吕元膺　李章武

　元稹　于頔　薛尚衍

卷第四百九十七　杂录五　高逞　吕元膺　王锷　江西驿官　王仲舒　周愿

　张荐　莲花漏　唐衢　脂粉钱 韦执谊　李光颜

　李益　吴武陵　韦乾度　赵宗儒　席夔　刘禹锡　滕迈

卷第四百九十八　杂录六　李宗闵　冯宿　李回　周复　杨希古　刘禹锡

　催阵使　李群玉 温庭筠　苗耽　裴勋　邓敞

卷第四百九十九　杂录七　崔铉　王铎　李蠙　韦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群卢弘正

　毕諴　李师望 高骈　韦宙　王氏子　刘蜕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权

卷第五百杂录八　孔纬　李克助　京都儒士　孟乙　振武角抵人　赵崇

　韩偓　薛昌绪　姜太师　康义诚　高季昌　沈尚书妻

　杨蘧　袁继谦　帝羓</P><P>太平广记表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拮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臣等谬以谀闻，幸尘清赏，猥奉修文之寄。曾无叙事之能，退省疏芜，惟增腼冒。其书五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百十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上进以闻，冒渎天听。臣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

将仕郎守少府监丞臣吕文仲、臣吴淑。

朝请大夫太子中赞善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陈鄂。

中大夫太子左赞善直史馆臣赵邻几。

朝奉郎太子中允赐紫金鱼袋臣董淳。

朝奉大夫太子中允紫金鱼袋臣王克贞臣张洎。

承奉郎左拾遗直史馆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子率更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徐铉。

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陈县男食邑三百户臣汤悦。

朝散大夫充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李穆。

翰林院学士朝奉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臣扈蒙。

翰林院学士中顺大夫户部尚书知制诰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赐紫金鱼袋臣李昉。

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

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板。</P><P>

按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诏镂板颁行。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於是御览盛传，而广记之传鲜矣。崇文总目不及广记，夹漈郑樵、乃谓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专记异事。樵自谓博雅，不知於实录、会要诸书曾考订否。余归田多暇，稗官野史，手抄目览。匪曰小道可观，葢欲贤於博奕云尔。近得太平广记观之，传写已久。亥豕鲁鱼，甚至不能以句。因与二三知己秦次山、强绮塍、唐石东，互相校对。寒暑再更，字义稍定。尚有阙文阙卷，以俟海内藏书之家，慨然嘉惠，补成全书。庶几博物洽闻之士，得少裨益焉。</P><P>嘉靖丙寅正月上元日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十山谈恺书。</P><P>

太平广记引用书目

史记　汉书　范晔后汉书　魏书　吴书　魏志　蜀志　蜀记　吴志三国志　晋书　宋书

齐纪　唐书　唐史　晋史　后魏书　唐历　国语　史系　南史　北史　史隽　晋阳秋　晋春秋　齐春秋　三国典略　唐统纪　唐年补录　年号历　华阳国志　赵书　野史　越绝书　朝野佥载　明皇杂录　开天传信记　大唐新语　国史补　逸史阙史　南楚新闻　妖乱志　中朝故事　会稽录　谭实录　王氏闻见集　玉堂闲话　耳目记　北梦琐言　唐会要　汉武故事　唐年小录　御史台记　翰林故事　三辅决录　柳氏史　潭氏史　大业拾遗　国史异纂　国朝杂记　大唐奇事　大唐杂记　西京杂记　前秦录　传载　三齐要略　论衡　长沙传　皇览　建康实录　益都耆旧传　王子年耆旧传　闽川名士传　简文谈疏　补录记传　魏文典论　宋明帝自序　梁四公记　汝南先贤传　会稽先贤传　孝子传　孝德传　东方朔传　尚书故实　说文　书断　法书要录　图书会粹书评　谢赫画品　名画记　画断　王僧虔名书录　羊欣笔阵图　八朝画录　韵对　列女传　妒记　杜兰香别传　邺侯外传　太公金匮颜氏家训　古文琐语　说题辞　文枢竟要　神异经　宣验记　应验记　冥祥记　冥报拾遗　阴德传　感应传　列异传　甄异传　述异记　异苑　志怪　齐谐记　续齐谐记　搜神记　续搜神记　灵鬼志　幽明录　洞冥记　旌异记　冥报记　报应录　报冤记　穷神秘苑　还魂记　离魂记　地狱苦记　灵怪集　集异记　纂异记　独异志　博异志　玄怪录　续玄怪录　宣室志　潇湘录　纪闻　辨正论　广异记　通幽记　祥异集验　原化记　洽闻记　摭异记　奇事记　闻奇录　祥异记　续异记　卓异记　妖怪录　稽神录　八朝穷怪录甘泽谣　录异诚　神鬼传　虬髯客传　王子年拾遗记　惊听录　杜阳杂编　异闻记　前定录　定命录　警诫录　续定命录　感定录广古今五行记　谢蟠杂说　张璠汉记　两京新记　十道记　成都记　南雍州记　九江记　盛宏之荆州记　渚宫故事　三秦记　三吴记　南齐记　三齐记　敦煌新录　陈留风俗传　湘中记　河东记　寻阳记　襄淝记　十洲记　山河别记　林邑记　桂林风土记　周地图记　河洛记　南越志　三峡记　扶南记　南康记　河洛记　汉淝记　建安记　新津县图经　渝州图经　陇州图经　建州图经　歙州图经　黎州图经　通望县图经　朗州图经　陵州图经　交州记　武昌记　豫章古今记　洞林记　梁京寺记　塔寺记　顾渚山记　广人物志　山海经　水经　异物志　洞天集　投荒杂录　南海异事　海陆碎事　外荒记　江表异同录　玉歆始兴记　庄子　墨子　淮南子管子　抱朴子　贾子　说苑　金楼子　符子　玉泉子　神仙传　续神仙传　列仙传　集仙传　洞仙传　墉城集仙录　仙传拾遗　神仙感遇传　武陵十仙传　十二真君传　真诰　列仙谭录　传仙录　汉武内传　玄门灵妙记　原仙记　三宝感通记　玉匣记　道家杂记郭氏玄中记　杨雄琴清英　曹植恶鸟论　艺文类聚　太原事迹　太原故事　真陵十七史　本事诗　抒情诗　白居易集　顾云文集　郑谷诗集　元稹长庆集序　韩愈欧阳詹哀辞序　郑处诲撰刘琢碑　李琪集序　皮日休集　贾逵碑　续江氏传　吴兴掌故事　崔龟从自叙　中兴间气集　羯鼓录　中兴书　蔡邕别传　郑德璘传　曹景宗传　罗昭威传　贺若弼传　赵延寿传　司空图段章传　樊英列传　女仙传　张氏传　崔少玄本传　高僧传　洛阳伽蓝记　法苑珠林　三教珠英　金刚经　观音经　灵保集　风俗通　博物志　崔豹古今注　语林　笑林　笑苑　世说　世说新语　郭颂世语　笑言　启颜录　说林　剧谈录　云溪友议　幽闲鼓吹　三水小牍　卢氏杂说　桂苑丛谈　会昌解颐录　松窗录　集话录　嘉话录　戎幕闲谈　因话录　芝田录　乾僎子　酉阳杂俎　谈薮　摭言　玉溪编事　野人闲话　辨疑志　妖乱志　穷愁志　殷芸小说　刘氏小说　梦书　梦隽　梦系　梦记　梦苑

# 太平广记之神仙女仙卷001-070

李昉　等编著

神仙女仙卷目录

卷第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广成子　黄安　孟岐

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阳

卷第三　神仙三　汉武帝

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乔　凤纲　琴高　鬼谷先生 萧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卫叔卿　张楷　阳翁伯

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刘政　孙博　天门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陈安世

卷第六　神仙六　张子房　东方朔　王乔　周隐遥　刘商

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远　伯山甫 马鸣生　李八百　李阿

卷第八　神仙八　刘安　阴长生　张道陵

卷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孙登　吕文敬　沈建

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刘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兴　赵瞿　王遥

卷第十一神仙十一泰山老父　巫炎　刘凭　栾巴 左慈　大茅君

卷第十二神仙十二壶公　蓟子训　董奉　李常在

卷第十三神仙十三茅君　孔安国　尹轨　介象　苏仙公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卷第十四神仙十四刘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许真君 吴真君　万宝常　李筌

卷第十五神仙十五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闿 兰公　阮基

卷第十六神仙十六杜子春　张老

卷第十七神仙十七裴谌　卢李二生　薛肇

卷第十八神仙十八柳归舜　元藏几　文广通　杨伯丑 刘法师

卷第十九神仙十九马周　李林甫　郭子仪　韩滉

卷第二十神仙二十阴隐客　谭宜　王可交　杨通幽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孙思邈　司马承祯　尹君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罗公远　仆仆先生　蓝采和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远知　益州老父　崔生　冯俊　吕生　张李二公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许宣平　刘清真　张殖　萧静之 朱孺子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采药民　元柳二公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叶法善　邢和璞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刘白云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郗鉴　僧契虚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卫

卷第三十神仙三十张果　翟乾祐　凡八兄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许老翁　李珏 章全素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贾　颜真卿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韦弇　申元之　马自然 张巨君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崔炜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人　柏叶仙人　齐映 王四郎　韦丹　冯大亮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进弟 李清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韦仙翁　杨越公弟　阳平谪仙 卖药翁　严士则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泌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刘晏　崔希真　韦老师 麻阳村人　慈心仙人

卷第四十神仙四十巴邛人　章仇兼琼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许碏杜悰

杨云外　南岳真君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师　王老　黑叟 刘无名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贺知章　萧颖士　李仙人　何讽 黄尊师　裴老　李虞

夏侯隐者 权同休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卢山人　薛玄真 于涛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将符　房建　萧洞玄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贾耽　丁约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隐者　梅真君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虚　王子芝　刘商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宪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许栖岩 韦善俊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绅　白乐天　轩辕先生 李元　韦卿材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师　李贺　张及甫　郑册 陈惠虚　温京兆

卷第五十神仙五十嵩岳嫁女　裴航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华　宜君王老　陈师　陈金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陈复休　殷天祥　闾丘子　张卓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进　维杨十友　金可记　杨真伯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韩愈外甥　刘卢钧　薛逢　费冠卿　沈彬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轩辕弥明　蔡少霞　郑居中　伊用昌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云华夫人　玄天二女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绿华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园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宫人　钩翼夫人　南阳公主　程伟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儿

卷第六十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阳都女　孙夫人 樊夫人　东陵圣母

　郝姑　张玉兰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琼　庞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鲁妙典　谌母　盱母　杜兰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云观女道士　秦时妇人　何二娘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边洞玄　崔书生　骊山姥 黄观福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杨正见　董上仙　张连翘　张镐妻 太阴夫人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赵旭　虞卿女子 萧氏乳母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谢自然　卢眉娘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崔少玄　妙女　吴清妻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郭翰　杨敬真　封陟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玉蕊院女仙　马士良　张云容　韦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卷第七十女仙十五许飞琼　裴玄静　戚玄符　徐仙姑 缑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遥　茶姥　张建章　周宝

卷第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广成子　黄安　孟岐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天然，见于李家，犹以李为姓。

或云，老子先天地生。

或云，天之精魄，盖神灵之属。

或云，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

或云，其母无夫，老子是母家之姓。

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

或云，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

一云，守藏史。

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也。

葛稚川云：洪以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当无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劳。背清澄而入臭浊，弃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乏。是以伏羲以来，至于三代，显名道术，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学之徒，好奇尚异，苛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说。

其实论之，老子盖得道之尤精者，非异类也。

按史记云：老子之子名宗，事（明吴郡沈氏野竹斋抄本——以后简称明抄本；清陈鳣校本——以后简称陈校本；“事”作“仕”。）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孙瑕，仕于汉。瑕子解，为胶西王太傅，家于齐。则老子本神（宋贾翔犹龙传序云：老子本亦人灵，神字疑讹。）灵耳，浅见道士，欲以老子为神异，使后代学者从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长生之可学也。何者，若谓老子是得道者。则人必勉力竞慕；若谓是神灵异类，则非可学也。

或云：老子欲西度关，关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从之问道。老子惊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号。亦不然也。今按《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老子未入关时，固已名聃矣。老子数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

所以尔者，按《九宫》及《三五经》及《元辰经》云：人生各有厄会，到其时，若易名字，以随元气之变，则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

老子在周，乃三百余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会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并老（《太平御览》六五九，引神仙传无老字。）仙经秘文，以相参审。其它若俗说，多虚妄。

洪按《西升中胎》及《复命苞》及《珠韬玉机》（明抄本“機”作“机”，《初学记》二三《御览》三六三，引《神仙传》作“札”。当是札讹为机，写作機。）《金篇内经》，皆云：老子黄白（《艺文类聚》七八、《太平御览》三六三引无白字。）色，美眉，广颡长耳，大目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纯骨双柱，耳有三漏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时为守藏史，至武王时为柱下史。时俗见其久寿，故号之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远见者，禀气与常人不同，应为道主，故能为天神所济，众仙所从。

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历藏，行气炼形，消灾辟恶，治鬼养性，绝谷变化，厌胜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书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记者也，自有目录。其不在此数者，皆后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者，故在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者，盖欲和光同尘。内实自然，道成乃去，盖仙人也。

孔子尝往问礼，先使子贡观焉。子贡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师名丘，相从三年，而后可教焉。”

孔子既见老子，老子告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也。”

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之曰：“何书？”

曰：“易也。圣人亦读之。”

老子曰：“圣人读之可也，汝曷为读之？其要何说？”

孔子曰：“要在仁义。”

老子曰：“蚊虻噆肤，通夕不得眠。今仁义惨然而汩人心，乱莫大焉。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照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区矣。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若击鼓以求亡羊（明抄本“羊”作“子”）乎？夫子乃乱人之性也。”

老子问孔子曰：“亦得道乎？”

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

老子曰：“使道可献人，则人莫不献之其君；使道而可进人，则人莫不进之其亲矣；使道可告人，则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传人，则人莫不传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道不可居也。”

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诵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甚矣人之难说也。”

老子曰：“夫六艺，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陈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陈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岂异哉？”

孔子归，三日不谈。子贡怪而问之。孔子曰：“吾见人之用意如飞鸟者，吾饰意以为弓弩射之，未尝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糜鹿者，吾饰意以为走狗而逐之，未尝不衔而顿之也；人之用意如渊鱼者，吾饰意以为钩缗而投之，未尝不钓而制之也。至于龙，乘云气，游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见老子，其犹龙乎，使吾口张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缩，神错而不知其所居也。”

阳子见于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

阳子曰：“敢问明王之治。”

老子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以（明抄本“以”作“似”）不自己；化被万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称其名；位乎不测而游乎无有者也。”

老子将去而西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喜占风气，逆知当有神人来过，乃扫道四十里。见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国，都未有所授，知喜命应得道，乃停关中。

老子有客徐甲，少赁于老子，约日雇百钱，计欠甲七百二十万钱。甲见老子出关游（明抄本“游”作“远”）行，速索偿不可得，乃倩人作辞，诣关令，以言老子。而为作辞者，亦不知甲已随老子二百余年矣，唯计甲所应得直之多，许以女嫁甲。甲见女美，尤喜，遂通辞于尹喜。得辞大惊，乃见老子。

老子问甲曰：“汝久应死，吾昔赁汝，为官卑家贫，无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与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语汝到安息国，固当以黄金计直还汝，汝何以不能忍？”

乃使甲张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于地，丹书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复使甲生，乃为甲叩头请命，乞为老子出钱还之。老子复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钱二百万与甲，遗之而去。并执弟子之礼，具以长生之事授喜。

喜又请教诫，老子语之五千言，喜退而书之，名曰《道德经》焉。

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汉窦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诸窦，皆不得不读，读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谧然，而窦氏三世保其荣宠。

太子太傅疏广父子，深达其意，知功成身退之意，同日弃官而归，散金布惠，保其清贵。及诸隐士，其遵老子之术者，皆外损荣华，内养生寿，无有颠沛于险世。其洪源长流所润，洋洋如此，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哉。故庄周之徒，莫不以老子为宗也。（出《神仙传》）

【译文】

老子姓李，名重耳，字伯阳，是春秋时代楚国苦县曲仁里的人。传说他的母亲有一次看见空中大流星飞过后就怀了身孕。由于是上界的神灵之气出现在李家，所以老子生下后姓了凡人的李氏。

有人说，老子生于开天辟地之前，是天的精灵神魄，自然就是神灵了。

又有人说，老子的母亲怀了他七十二年才剖开左腋生下了他，一出生就是白发苍苍，所以才名叫老子。

有人说老子的母亲没有丈夫，他是随母亲娘家而姓李的。

也有人说老子的母亲碰巧是在李树下生了老子，老子一出生就能说话，指着李树说：“就用它作我的姓吧。”

还有人说，老子在上三皇时是玄中法师，下三皇时是金阙帝君，伏羲氏时是郁华子，神农氏时是九灵老子，祝融时是广寿子，黄帝时是广成子，颛顼时是赤精子，帝喾时是禄图子，尧时是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是真行子，殷商时是锡则子，周文王时是文邑先生。

还有一种说法，说老子是文王的守藏史。

有的说，老子在越国就是范蠡，在齐国就是鸱夷子，在吴国就是陶朱公。

这些传说在各种书籍中都有记载，但都不是出自神仙经书的正式传记中，没有什么依据。

晋代的道学大师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曾说：“我认为老子如果真是上天的精灵神人，就会世世代代都出现在人间，放弃他尊贵的身份混迹于凡夫俗子之中，专门从事人间辛劳的工作，背离神界的清明高洁而进入人间的庸俗龌龊，抛弃天界的官位而接受人间的封爵。自有天地以来就有道术，修炼道术的人更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伏羲以来，到夏、商、周三代，著名的道家世代都有，何止仅仅是一位老子呢？这都是因为后来的一些学道的人们为了推崇老子而夸大其词，才编造了那些奇闻异说以耸人听闻罢了。实事求是地说，老子就是在研究道学上成果最突出的一个人，而绝不是什么神仙异类。”

根据《史记》上记载，老子的儿子叫李宗，在魏国作过将军，由于有功被封邑在段干（地名）。李宗的儿子是李汪，李汪的儿子是李言，李言的玄孙李瑕。在汉朝作过官。李瑕的儿子李解，当过胶西王的太傅，家在齐国。

老子本人十分聪慧机灵，所以有些浅薄的道士想把老子描绘成神仙，好让后代人更崇拜他学习他。殊不知这样一来使得普通的人们更认为老子是长生不老的神仙，根本学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老子只是个得了道的凡人，人们一定会努力学他，如果说老子自来就是神仙，人们会望而生畏不知从何学起了。

据说老子要出关到西方去，守关的令尹名叫喜，知道老子不是一般人，就向他问道术。老子听了又惊又怪，竟吐出舌头来半天没收回去，从此才有了“老聃”这个称号。其实这个说法不对。根据《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的记载，老子没进关时已经有了“老聃”这个别号了。

老子改过好几次名字，不仅是一个“聃”字而已。

他所以改名，是根据《九宫》、《三五经》、《元辰经》上说的，人这一生会有几次命运中的坎坷，每到一个“坎儿”的时候，如果能改一下名字，以顺应运气的变化，就可以平安消灾延年益寿。现在一些有道术的人，也常常这样做。老子在周朝活了三百多年，这么长的时间里，必然会有多次的厄运坎坷，所以老子改名的次数也就必然多了些。

如果想准确地考证确定老子的生平，还是应该以史书上的正式的记载为主，并参考一些神仙的经传秘文。其它一些世俗的传说大都很荒诞，不可凭信。

葛洪按《西升中胎》及《复命苞》和《珠韬玉机》、《金篇内经》等典籍上的记载说，老子皮色黄白，眉毛很美，额头宽阔耳朵很长，眼睛很大，牙齿稀疏，四方大口嘴唇很厚。他的额头有十五道皱纹，额角两端似有日月的形状。他鼻子很端正，有两根鼻骨，耳朵上有三个耳孔。他一步可跨一丈，双手上有十道贵人的纹路。

周文王时，老子做守藏史（管库的官名），到武王时，他还担任柱下史（相当秦汉的御史），人们看他如此长寿，就称他为“老子”。

凡是受命于天的人，必然是通达灵异的人，他的禀赋气质也与平常人不同，这样的人理所当然成为道家的首领，也自然会得到天神的佑助和神仙们的呵护。老子济助世人的法术有九种丹八种石，有金酒、金液等仙药；此外，以“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玄学修养心性，运气炼身，消灾辟邪，清除鬼魅，并有不食五谷、超脱变化之法，有符咒教戒、驱使鬼魅之法。

老子的道术共有九百三十卷，符术十卷，这些都在他的著作中详载，有目录可查。凡不在他著作中的，都是后来的道士们私自增添的，并不是老子本人的著作。

老子为人清心寡欲，专心致志于修炼长生之道，所以他在周朝虽然时间很久，但在官位上没有什么升迁，他始终于世无争。他效法、自然、道术修炼成功后就羽化而去，进入天界成了仙人，这是必然的事。

孔子曾经去向老子请教《礼》方面的学问，先派了他的学生子贡去拜见。子贡见到老子后，老子对子贡说：“你的老师叫孔丘，他如果跟随我三年，然后我才能教他。”

孔子见了老子，老子对孔子说：“善于经商的人虽然富有但却像什么也不拥有，德高的君子往往像个愚笨的人一样毫不外露。你应该尽快去掉你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有一次老子问孔子读什么书，孔子说在读《周易》，并说圣人都读这本书。

老子说：“圣人读它可以，你为什么要读它呢？这本书的精髓是什么？”

孔子说：“精髓是宣扬仁义的。”

老子说：“所谓仁义，是一种白白惑乱人心的东西，就像夜里咬得人不能睡觉的蚊虫一样，只能给人们增加混乱和烦恼罢了。你看，那鸿鹄不用每天洗浴羽毛就自然雪白，乌鸦也不用每天染墨而自然漆黑。天自来高，地自来厚，日月自来就放射光芒，星辰自来就是排到有序，草木生来就有区别。你如果修道，就顺从自然存在的规律，自然就能够得道。宣扬哪些仁义之类的有什么用呢，那不和敲着鼓去寻找丢失的羊一样可笑吗？你是在破坏自然规律，败坏人的天性啊！”

老子又问孔子，“你已经得道了吧？”

孔子说：“我求了二十七年，仍然没有得到啊。”

老子说：“如果道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可以拿来献人，那人们会争着拿它献给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们就会拿它送给亲人。如果道可以说得清楚，人们都会把它告诉自己的兄弟。如果道可以传给别人，那人们都会争着传给自己的子女了。然而上面说的那些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心里没有正确的对道的认识，那道就绝不会来到他心中的。”

孔子说，“我研究《诗经》、《书经》、《周礼》、《周乐》、《易经》、《春秋》，讲说先三治国之道，深明周公、召公成功之路，我以此谒晋了七十多个国君，但都不采用我的主张。看来人们是太难说服了！”

老子说，“你那‘六艺’全都是先王时代的陈旧历史，你说哪些又有什么用呢？你现在所修的，也都是些陈陈相因的旧东西。‘迹’就是人的鞋子留下的印迹，脚印和脚印，还能有什么不同吗？”

孔子从老子哪儿回来，三天没有说话。子贡很奇怪地问是怎么了，孔子说：“我如果遇见有人的思路像飞鸟一样放达时，我可以用我似弓箭般准确锐利的论点射住他制服他。如果对方的思想似麋鹿一样奔驰无羁，我可以用猎犬来追逐它，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论点所制服。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鱼一样遨游在理论的深渊中，我可以用钓钩来捕捉他。然而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龙一样，乘云驾雾，遨游于太虚幻境，无影无形捉摸不定，我就没法追逐和捕捉他了。我见到老子，觉得他的思想境界就象遨游在太虚中的龙，使我干张嘴说不出话，舌头伸出来也缩不回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不知道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啊。”

阳子见到老子，老子对他说，“虎豹由于身上有花纹，猿猴因为过分敏捷，所以才招人射杀。”阳子问老子，君王很英明的统治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老子说：“一位真正英明的君王，应该是他虽有盖世的功劳但老百姓却不知道。他使万物都井井有条，而老百姓认为本来就应该是那样。他德行很高但老百姓却并不歌颂他的名字。他在位或不在位都于天下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老子将要出关西去，打算登昆仑山。守关的令尹喜通过占卜预知会有神人从这里经过，就命人清扫了四十里道路迎接，果然是老子来了。

老子出行以来，在中原一带都没有传授过什么，他知道令尹喜命中注定该得道，就在那里停留下来。

有一个叫徐甲的人，从少年时受雇于老子作仆人，老子每天大约应付给他一百钱，一共欠了他七百二十万钱的工钱。徐甲见老子出关远行，想尽快讨回自己的工钱又怕不可能，就求人写了状子告到令尹喜那里。替徐甲写状子的人并不知道徐甲已跟随老子二百多年了，只知道他如果索回老子所欠的工钱就会成为富翁，就答应把女儿嫁给徐甲。徐甲见那女子很美，更加高兴，就把告老子的状子递交给令尹喜。

令尹喜看了状子大吃一惊，就去告诉了老子。

老子对徐甲说：“你早就该死了。我当初因为官小家穷，连个替我打杂的人都没有，就雇了你，同时也就把‘太玄清生符’给了你，所以你才能一直活到今天。你为什么要告我呢？我当初曾答应你，如果你将来进入了‘安息国’，那时我会用黄金计算你的工钱全数还给你。你怎么竟这样急得等不了呢？”说罢就让徐甲面向地下张开嘴，只见那‘太玄真符’立刻被吐了出来，符上的朱砂字迹还像刚写时一样，而徐甲则顿时变成了一具枯骨了。

令尹喜知道老子是神人，就跪下磕头为徐甲求情，并自愿替老子还欠债。老子就把那太玄真符又扔给徐甲，徐甲立刻复活了。令尹喜就给了徐甲二百万钱打发他去了。

令尹喜向老子恭敬地执弟子之礼，老子就把长生之道的秘方授给了令尹喜。令尹喜又向老子请求更进一步的教导训诫，老子就口述了五千字，令尹喜回去后记了下来，这就是老子著名的经典《道德经》。

令尹喜按照老子的教导去修行，果然也成了仙。

汉代的窦太后崇尚老子的著作，孝文帝及窦氏家族人人都必须读老子的书，读后都获益匪浅。所以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天下太平国运兴盛，而窦氏三代也保住了他们的富贵和皇帝的恩宠。太子的老师疏广父子也深深理解老子的道义，知道功成身退的道理，父子二人同一天辞官回家，把他们的财富散给了穷人，以保持高贵的节操。

后来的那些隐士们，凡是遵从老子道术的，都是抛弃了世俗的荣华富贵，着力于养身修性，而没有在险恶的乱世遭到颠沛坎坷。老子的学说和道术渊博深遂，流传很广，这难道不是乾坤所定，值得后代万世向他师法学习的吗？所以庄周一派的门徒，也都把老子奉为他们的宗师了。

木公

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盖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冠三维之冠，服九色云霞之服，亦号玉皇君。居于云房之间，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亿万计。各有所职，皆禀其命，而朝奉翼卫。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隶焉。昔汉初，小儿于道歌曰：“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不识，唯张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盖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东极大荒（“荒”原作“芦”，据明抄本改。）中，有山焉，以青玉为室，深广数里。僚荐真仙时往谒，九灵金母（“母”原作“丹”，据本书卷六十三骊山姥条改）一岁再游其宫，共校定男女真仙阶品功行，以升降之，总其行籍，而上奏元始，中开玉晨，以禀命于老君也。天地劫历，阴阳代谢，由运兴废，阳九百六，举善黜恶，靡不由之。或与一玉女，更投壶焉。每投，一投十（说郛七引“十”作“千”）二百枭。设有入不出者，天为口醫（呼监切）嘘（醫呼者，言开口笑也）。枭而脱悟不接者，天为为嗤。儒者记而详焉。所谓王者，乃尊为贵上之称，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为姓，斯亦误矣。（出《仙传拾遗》。明抄本作《神仙传拾遗》）

【译文】

木公，有些地方称他为“东王父”，或者称他为“东王公”，说他产生于春天阳光的元气中，是万物的始祖。木公头上戴着象征着天、地、人三界的帽子，穿着九色云霞制成的袍服，人们也称他为“玉皇君”。木公住在九霄云中，以紫云作他的车伞盖，以青云筑成他的城池。他的身边侍立着仙童和身上散发着异香的玉女。他所管辖的仙官有亿万名，都各司各的职务，恭谨地遵奉着他的圣命，朝拜护卫着他。这些仙官，都是人间男女中得道的人，人们得道之后就隶属于仙籍了。过去汉朝初年时，有一个小孩在道旁唱道：“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当时人们都不懂这首儿歌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有张良（字子房）知道，就向小孩恭敬地下拜，并说：“这孩子就是东王公身边的玉童。他说的就是人间能够成仙的人都要向金母、木公叩拜啊。”还有一种传说，说极东的大荒之中有一座高山，木公就住在这山中用青玉盖的房子里，这房子的长和宽都有好几里地。神界的仙人们时常到这里来朝拜木公。九灵金母也每年到这个宫中来考查男女神仙们的品行功德，以决定他们的升降，并把他们的功绩上奏给元始天尊，同时报到玉晨宫中的太上老君那里听候裁定。天地的劫数，阴阳的替代、运行和兴衰，每九千九百年轮回一次的“阳九”和“百六”，以及惩恶扬善等具体事情，都是这样决定的。有时也由一名玉女用投壶的方式来决定，用箭向特制的猫头鹰口中投掷，每一局投一千二百次。如果箭落入猫头鹰口中不出来，天神就会开口大笑。如果箭落在猫头鹰嘴外边，天神就会撇着嘴冷笑。有些学士的著作中对这些情况记述得很详细。人们常说的“王”，是对贵人的一种尊称，并不代表神人的姓氏和宗族。比如，人世间以王父、王母为姓，是完全错误的。

广成子

广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黄帝闻而造焉。曰：“敢问至道之要。”广成子曰：“尔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飞，草木不待黄而落，何足以语至道？”黄帝退而闲居三月，后往见之，膝行而前。再拜请问治身之道。广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净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我道者上为皇，失吾道者下为土。将去汝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矣。”（出《神仙传》）

【译文】

广成子是古代的一位神仙，住在河南临汝西南崆峒山的一个石洞里。黄帝听说后曾专程去拜访他，向他请教修炼道术的要诀。广成子对黄帝说，“你所治理的天下，候鸟不到迁徙的季节就飞走，草木还没黄就凋落了，我和你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谈呢？”黄帝回去后三个月不理朝政，什么事都不干，然后又去见广成子，很恭敬地跪着走到广成子面前，再三叩拜求教修身的方法。广成子回答说：“修道所达到最高境界就是心中一片空漠，即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凝神静修，你的肉体必然就会十分洁净，你的心神也会非常清爽。不使你的身体劳顿，不使你的精神分散，你就可以长生。注重内心的修养，排除外界的干扰，知道过多的俗事会败坏你的真性。我能牢牢的专注于养性，永远心境平和清净无为，所以活了一千二百岁，而形体上没有一点衰老的迹象。得到我道术的可以成为君王，失去我道术的只能成为凡俗之辈。我的道将把你引向无穷之门，游于无极的原野，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凡人都将死去，而得我道的人却会长存于天地之间。

黄安

黄安，代郡人也。为代郡卒，云卑猥不获，处人间执鞭。推荆（明抄本、陈校本“推”作“怀”。荆下有“而”字。）读书，画地以计数，一夕地成池。时人谓安舌耕。年可八十余，强视若童子。常服朱砂，举体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龟，广长三尺，时人间此龟有几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网罟，得此龟以授吾，其龟背已平矣。此虫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则一出头，我生此虫已五出头矣。”行则负龟而趋，世人谓安万岁矣。（出《洞冥记》）

【译文】

黄安是代郡人，在郡衙里当差。上司见他形象丑陋，就让他当车夫，拿着荆条鞭子赶马。然而他常常把荆条鞭子别在腰间去刻苦读书，用手指在地上画着记数。一天晚上，他画字的那块地变成了水池子。当时人们都说黄安是一个勤奋读书的“舌耕人”。黄安八十岁时，眼力还像少年一样锐利。他经常吃朱砂，全身都光着，冬天也不穿衣服，坐在一个三尺宽三尺长的大乌龟上。有人问他那龟有多少年了，黄安说：“远古时伏羲氏造了网，捕到了这个龟送给了我。现在这龟背让我骑得都磨平了。这个家伙怕日月的光亮，两千年才伸一次头出来看看。我生下来时，这只龟已经伸了五次头了。”黄安要出门就背着乌龟走路，人们都说，黄安已经活了一万年了。

孟岐

孟岐，清（清原作青。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河之逸人，年可七百岁。语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时侍周公升坛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与之，岐常宝执，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锐欲折。恒饵桂叶，闻汉武帝好仙，披草莱（明抄本莱作盖。《洞冥记》同。）而来，武帝厚待之。后不知所之。（出《洞冥记》）

【译文】

孟岐是清河的一位隐居的高士，已经有七百岁了。他说起周朝的事十分熟悉，就像昨天的事一样。他曾侍从着周公姬旦登上拜相的神坛，还用手摸过西周成王姬诵的脚。周公曾送给他一个玉制的笏板，他十分珍爱，经常用衣襟擦它。这只玉笏有七分厚，天长日久，被他擦得非常薄了，薄得都快断了。孟岐长期以桂叶当饭吃，他听说汉武帝爱好求仙问道，就披着草编的斗蓬去见他。汉武帝非常优厚地接待了他，后来孟岐就不知去向了。

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阳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满，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还，穆王乃立，时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岁。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车辙马迹，遍于天下，以仿黄帝焉。乃乘八骏之马，奔戎，使造父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导车涉弱水，鱼鳖鼋鼍以为梁。逐登于舂（舂原作春。据明抄本改。）山，又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王母谣曰：“白云在天，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王答曰：“余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又至于雷首太行，遂入于宗周。时尹喜既通流沙草栖于终南之阴，王追其旧迹，招隐士尹辄、杜冲，居于草栖之所，因号楼观。从诣焉。（焉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祭父自郑圃来谒，谏王以徐偃之乱。王乃返国，宗社复安。王造昆仑时，饮蜂山石髓，食玉树之实，又登群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飞灵冲天之道。而示迹托形者，盖所以示民有终耳。况其饮琬琰之膏，进甜雪之味，素莲黑枣，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长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宫。相与升云而去。（出《仙传拾遗》）

【译文】

周穆王名字叫姬满，是房太后生的，父亲是周昭王。昭王南巡时死在途中，就立了穆王为周朝的国君。当时穆王已经五十岁了，在位五十四年，活了一百零四岁。穆王年轻时就喜欢修炼成仙的道术，想学黄帝那样乘车马游遍天下的名山大川。于是他坐着八匹骏马拉的车奔赴西北戎族聚居的地方，为他驾车的是周时最有名的驭手造父。在路上，穆王得到一只白狐狸一只黑貉子，用它们祭祀了河神。他的车驶到据说连羽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时，河里的鱼、龟、鳄鱼等自动为他搭起了桥让他的车通过。接着穆王登上了泰山，在天界的瑶池上会见了西王母，并和她一起畅饮。在酒席上，西王母唱道：“天上飘着悠悠白云，道路啊漫长得无穷无尽。无数的高山大河把我们阻隔，从此一别将难通音信。然而你将长生不老，相信以后还能重逢。”穆王说，“我回到神州故土以后，将使华夏各国都能和睦相处，使万民都过上平等富足的生活，到那时我会再来看望你。”过了三年，穆王又出行于原野，到了山西的雷首山和太行山，然后又回到周朝的都城镐京（今西安市西南）。当时令尹喜已经跋涉过流沙和草地到了终南山之北，周穆王也追随着他走过的路，请来了隐士尹辄、杜冲，他俩都住在草地树上搭的屋子里，周穆王也来和他们同住，他们的住处被称为“楼观”。后来祭父从郑圃赶来拜见穆王，报告说徐偃造反作乱，穆王才又回到国里平复了作乱，使社稷平安。穆王登昆仑山时，喝的是蜂山石缝中的甘泉，吃的是玉树上的果实，又登上西王母居住的群玉山，全部得到了腾云飞升的道术。他之所以还以凡人的形象在世间出现，是想现身说道，告诉人们修炼的结果。何况穆王喝的是玉石制成的膏浆，吃的昆仑山上的甜雪，还有素莲、黑枣、碧藕、白桔等仙果，怎能不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呢？传说西王母曾降临到周穆王的宫中，两个人一块驾云飞升，进入了天宫。

燕昭王

燕昭王者，哙王（明许自昌刻本——以后简称许刻本——哙王作王哙）之子也。及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臣事之，为王述昆台登真之事，去嗜欲，撤声色，无思无为，可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将子乘虚而集，告于王曰：“西王母将降，观尔之所修，示尔以灵玄之要。”后一年，王母果至。与王游燧林之下，说炎皇钻火之术。然绿桂膏以照夜，忽有飞蛾衔火，集王之宫。得圆丘砂珠，（砂珠原作朱砂。据明抄本、陈校本改。）结而为佩。王登捱（明抄本捱作掘。本书卷四零二引拾遗记作握。）日之台，得神鸟所衔洞光之珠，以消烦暑。自是王母三降于燕宫，而昭王狥于攻取，不能遵甘需澄静之旨，王母亦不复至。甘需白：“王母所设之馔，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后期万祀，王既尝之，自当得道矣。但在虚疑纯白。保其遐龄耳。”甘需亦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无疾而殂，形骨柔软，香气盈庭。子惠王立矣。（出《仙传拾遗》）

【译文】

燕昭王是哙王的儿子，即位以后，非常爱好修炼成仙的道术。他朝中有个叫甘需的大臣就是个仙人，常给燕昭王讲述登昆仑山修道的事，告诉他只要去掉心中的私欲，不接触女色和游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作，清心寡欲，就可以得道。燕昭王照甘需的要求实行了很久。有一次仙人谷将子驾云来到燕昭王宫中对他说，“西王母将要降临，她要看看你修道的情况，指点你修炼的诀窍。”过了一年，西王母果然降临，和燕昭王一起在燧林游玩，告诉他炎帝钻木取火的方法。到了夜间，就点燃起桂树的膏脂照明，这时突然有很多飞蛾口衔着火聚集到燕昭王宫中，火球变成了圆丘形的砂珠，燕昭王就把它们串成了玉佩。燕昭王登上离太阳最近的一座高台上，得到了神鸟衔来的一颗宝珠，这宝珠能使人避开太阳的炎热。后来西王母又三次降临燕昭王的宫中。而燕昭王忙于攻城略地，处理国事，没有遵照甘需当初说的话去静心修炼，王母就再也没来过。甘需说：“西王母所设的酒宴，不是人世间的东西，那些玉酒金液，都是需要万年的时间酿制用来供神仙享用的，燕昭王既然吃了，自然就得道了，只要虚心高洁的静修，自然会保持长生的。”后来甘需也升天而去，三十三年后，燕昭王无病而死。他死后身体骨骼十分柔软，身上散发出的香气溢满于宫中。燕昭王死后，他的儿子惠王作了国君。

彭祖

彭祖者，姓籛讳铿，帝颛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疾闲居，不与政事。

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终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窈然无为。少周游，时还独行，人莫知其所诣，伺候竟不见也。有车马而常不乘，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持资粮，还家则衣食与人无异。常闭气内息，从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

其体中或瘦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心存其体，面（明抄本面上有头字）九窍，五脏四肢，至于毛发，皆令具至。觉其气云行体中，故于鼻口中达十指末，寻即体和。

王自往问讯，不告。致遗珍玩，前后数万金，而皆受之，以恤贫贱，无所留。

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养性之方，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五六十岁。奉事之于掖庭，为立华屋紫阁，饰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辎軿，往问道于彭祖。既至再拜，请问延年益寿之法，彭祖曰：“欲举形登天，上补仙官，当用金丹，此九召（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卷六，采女条“九召”作“元君”。是。）太一，所以白日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为。其次当爱养精神，服药草，可以长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虚飞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纵服药无益也。能养阴阳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问也。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冷热（明抄本无热字。陈校本冷热二字作令）肌肤不泽，荣卫焦枯，恐不度世。所闻浅薄，不足宣传。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传言千岁，色如童子，步行日过五百里，能终岁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问也。”

采女曰：“敢问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

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余之愚心，未愿此已。入（明抄本、陈校本入作人）道当食甘旨，服轻丽，通阴阳，处官秩耳。骨节坚强，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毁誉不为累，乃可贵耳。人之受气，虽不知方术，但养之得宜，常至百二十岁。不及此者伤也。小复晓道，可得二百四十岁。加之可至四百八十岁。尽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美色淑资，幽闲娱乐，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无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悦视听，所以导心也。凡此皆以养寿，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识事宜，流遁不还，故绝其源：故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苟能节宣其宜适，抑扬其通塞者，不以减年，得其益也。凡此之类，譬犹水火，用之过当，反为害也。不知其经脉损伤，血气不足，内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气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也。夫远思强记伤人，优喜悲哀伤人，喜乐过差（《御览》卷七二○引神仙传作喜乐过量伤人，此有脱字）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阴阳不顺伤人。有所伤者数种，而独戒于房中，岂不惑哉？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气导养，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天地昼分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而精气和合，故能生产万物而不穷。人能则之，可以长存。次有服气，得其道则邪气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余吐纳导引之术，及念体中万神、有舍（明抄本、许刻本舍作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余条，及四时首向、责己谢过、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学者，以正其身。人受精养体，服气炼形，则万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则荣卫枯悴，万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为道，不负（明抄本、陈校本负作务）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见约要之书，谓之轻浅，而不尽服诵，观夫太清北神中经之属，以此自疲，至死无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弃世独往。山居穴处者，以道教之。终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闭气，节其思虑，适饮食则得道也。吾先师初著九节都解指韬形隐遁尤为开明四极九室诸经，（明抄本遁作首，尤作无。《抱朴子·内篇》《遐览篇》有《九都经》、《蹈形记》、《隐守记》、《节解经》。又《仙药篇》引《开明经》，《御览》六六七引《有四极明科经》、《指教经》。本文有讹脱颠倒处，疑当作《九都》、《节解》、《指教》、《韬形》、《隐守》、《无为》、《开明》、《四极》、《九灵》诸径。）万三千首，为以示始涉门庭者。”

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之有验。

殷王传彭祖之术，屡欲秘之。乃下令国中，有传祖之道者诛之，又欲害祖以绝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后七十余年，闻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王不常行彭祖之术，得寿三百岁，气力丁壮，如五十时。得郑女妖淫，王失道而殂。俗间言传彭祖之道杀人者，由于王禁之故也。后有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数百岁犹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论其言，以为彭祖经。（出《神仙传》）

【译文】

彭祖姓籛名铿，是远古时代颛顼帝的玄孙，到殷代末年时，彭祖已经七百六十七岁了，但一点也不衰老。彭祖少年时就喜欢清静，对世上的事物没有兴趣，不追名逐利，不喜爱豪华的车马服饰，把修身养性看成头等大事。君王听说他的品德高洁，就请他出任大夫的官职。

但彭祖常常以有病为借口，不参与公务。

他非常精通滋补身体的方术，常服用“水桂云母粉”“麋角散”等丹方，所以面容总像少年人那样年轻。然而彭祖的心性十分稳重，从来不说自己修炼得道的事，也不装神弄鬼的惑乱人心。

他清净无为，幽然独处，很少到处周游，就是出行，也是一个人独自走，人们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连他的仆从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彭祖有车有马但很少乘用，出门时常常不带路费和口粮，一走就是几十天甚至几百天，但回来时仍和平常一样非常健康。

平时他常常静坐屏气，心守丹田从早晨一直到中午都端端正正地坐着，用手轻轻揉双眼，轻轻按摩身体的各部位，用舌头舐嘴唇吞咽唾液，运上几十次气，然后才收功，赶来散步谈笑。如果他偶尔感到身体疲倦或不舒服，就运用闭气的方法来治体内的病患，让胸中所运的气散布到身体的各部位，不论是脸上的九窍，肺腑五脏、手足四肢以至于身上的毛发，都让气逐一走到。这时就会觉得气像云一样在身体中运行，从鼻子、嘴一直通到十指的末端，不一会儿就觉得通体十分舒畅了。

君王去看望彭祖时，也常常不通知他，偷偷留下些珍宝玩物赏给他就走了。君王给彭祖的赏赐前后有几万金，彭祖也都接受下来，但立刻就把它们救济了穷苦的人们，自己一点也不留。

还有位叫采女的人，也是从少年时就开始修道，已经二百七十岁了，看起来只有五六十岁，她也很精通修炼的方术。君王让采女住在嫔妃的掖庭宫中，为她建筑了华丽殿阁，赏赐她不少金玉。

有一次，君王让采女乘上华贵的马车去看望彭祖，向彭祖求教修行的要点和延年益寿的方法。彭祖说，“如果想要升入天堂去在仙界做仙官，就要常服金丹。九召、太一都是因为常服金丹才白日升天的。不过这是道术中最高的，人间的君王是作不到的。其次就是要养精蓄神，服用药草，可以长生。但是不能搞那些驱使鬼神、乘风飞行的邪术。如果本身不懂得阴阳交合的道理，就是吃药也没有效果。关于阴阳交合的原理，只能靠自己去推断体会，怎么能说得出来呢？所以觉得你问得很奇怪。我是遗腹子，三岁就死了母亲，又赶上了犬戎之乱，颠沛流离逃难到了西域，在那里呆了一百多年。我从少年就死了父母失去了依靠，以后又陆续死了四十九个妻子，失去了五十四个儿子，多次遭难，损伤了我的元气。不管冷热，我的肌肤都没有光泽，营养护理得也很不好，形体瘦得像枯木，恐怕活不太长久，加上我的所见所闻也很浅薄，实在没有什么可向别人宣扬的。大宛山里有一位青精先生，据说已经活了一千岁，仍然像个童子，一天能步行五百里，能够长年不吃东西，也可以一天吃九餐，你不妨去向他求教修炼之术吧。”

采女问道，“那么青精先生是位什么神仙呢？“

彭祖说他也不过是个得道的人，不是什么仙人。凡是仙人，或者能够纵身入云，没有翅膀而能飞翔，或者能乘着龙驾着云直达天庭；或者能变化成鸟兽翱翔在云中，畅游在江海，飞越穿行于名山大川。还有些神仙以天地之元气为食，或者吃仙药灵芝，或者出入于人世间而凡人看不出他们是神仙；或者隐藏起自己的身形使人看不见。有的脸上长着非凡的骨相，身上有奇异的毛，孤独自处，不与凡人交往。然而这些仙人虽然有长生不死的寿命，但他们与人情相去太远，与人世完全隔绝了，就像鸟雀变成蛤蟆，山鸡变成海蜃，已经失去了本身的真实，成为一种怪异的东西，以我愚笨的想法，是不愿意变成那种仙人的。修炼道术，就应该吃甘美的食物，穿轻柔华丽的衣服，懂得阴阳相通相变的道理，也完全可以作官，修道的人应该骨骼健壮，面色和体肤十分有光泽，虽年老而不衰弱，年岁越大见到的事越多。长年在人间，冷热风湿伤不着，鬼神精怪不敢犯，五种兵器和百种毒虫都不能靠近，别人的褒贬议论都毫不在乎，这些都是最可贵的。人生在世本来就接受着天地之荫之气，即使不懂得修道的方术，但只要有适当的修养，就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如果稍微懂点道术，就可活到二百四十岁。再要多懂些道术，就可以活四百八十岁。真正弄通了修炼的原理，就能长生不死了，只是不能成仙而已。延年益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要使身心受到伤害：要适应冬寒夏热的四季气候变化，使身体永远舒适；对美人女色和悠闲娱乐都要适可而止，不要被贪欲所诱惑，这样你的内心就可以安然洁净；对于作官时的车马仪仗服饰，都知足而不贪求，这就能使你志趣专一；音乐绘画使人赏心悦目，使你的心情能够得到启迪。所有上面这些，都能养身益寿。而不能掌握这些分寸，反而会对自己有所伤害。古代的圣人，担心愚钝的人们，不掌握事情的分寸，沉浸在欲河中流连忘返，因而要断绝人欲之源。所以有些非常高洁的雅士们不与妻子同床，其次的一些士人们则不和妻子同被。就是吃上一百副药，也不如一个人独自静卧修养。音乐听得过多会使人耳聋，美味吃得过了头反而败坏人的口味。如果对一切都有所节制适可而止，正确地处理通畅和堵塞的关系，就不但不能减寿，还能够获得好处。这一切种种都和水、火的使用一样道理，用得过了分，必然要受害。人们常常不理解，如果经脉受到了损伤，血气不足，内脏虚弱，髓脑也不坚实，身体必然要生病。而这病恰恰是因为受了外界的伤害，比如受了天气变化或酒色过度引起了内损，而并不是人自身就会生出病来。思虑过多、用脑过度、过忧过喜、悲哀过度、愤怒气恼、过分企求、阴阳不能协调，这些都能伤人，但男女的房事过度则是最能伤人的。这乍看很奇怪，其实不然。男女相辅相成，像天地相生是同一个道理。所以男女之间的事更要讲究以气养神，不能过分而失去协调。天和地按着阴阳交接的规律就可以永无终极，人如果失去交接的和谐就会受到伤害。人如果避开伤害而得到阴阳和谐之术，就得到了长生之道。天与地是白天分晚上合，一年有三百六十次交接，天的阳气和地的阴气融合在一起，才使得万物滋生无有穷尽。人如果能符合天道，就能够长存。其次就是吐纳运气的法术，得到这种法术的人，邪气就不能侵害他，这是修炼自身的根本所在。其它像吐纳导引、含影守形等等的方法有一千七百多条，以及四季睡觉时头应朝哪个方向、经常检讨自己的过错、睡眠和起床的早晚等等方法，都算不上修道的真谛，不过可以教那些初学修道的人入门而已。一个人如果能够修身养性，运气炼身，那么万神都会来到他的心中。如果不能很好的调养自身，把身体搞得十分衰弱，那万神也就自然离去，就是再悲伤也不会把神留住。修道的人如果不能找到最根本的道理而去舍本逐末，有得道的人郑重指点还不相信，对那些讲解真正修炼道理的书籍不去认真阅读却说书上讲得太浅薄，一见到论述天界、北神的大部经典就嫌太难懂而不去攻读，这样的人到死也不会有什么收益的，不是很可悲的事吗？还有的人尽管苦于世间俗事缠身，但又不甘心抛开尘世独自到山中去居住修行。这种人就是教给他修道的方法，他也不会去认真实行，因为他们没有仁人志士的那种真诚的心意，以为只要自己关上房门在屋里炼闭气的功夫，不想凡俗的事并节制饮食就可以得道了。我的先师曾著过《九都》《节解》《指教》《韬形》、《隐守》、《无为》、《开明》、《四极》、《九灵》等论述道术的经典，共有一万三千条，用以教导那些刚入门学道的人，你可以拿去参照着使用吧。”

采女从彭祖那里得到了这些学道的要点，回去后教给君王，君王试了一下很灵验。

殷王得到了彭祖的道术后，一直想秘而不宣，并在国内下了命令说谁要敢传扬彭祖的道术就杀头，还想杀害彭祖以使他的道术失传。彭祖知道以后就走掉了，也不知去了哪里。

过了七十多年以后，听说有人在流沙国的西部见到了彭祖。殷王并不坚持按彭祖的道术修炼，但也活了三百多岁，气力还像五十岁的人一样强壮。后来由于他得了一个妖冶的女子郑氏，骄奢淫逸，终于失去了道行而死。民间流传说凡是传播彭祖道术就被杀，就是指的殷王禁传彭祖道术的事。后来有一位黄山君按照彭祖的道术修炼，已经活了几百岁，面貌仍似少年。彭祖成仙后，人们把他的论述记录下来，就成为《彭祖经》。

魏伯阳

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怀未尽，乃试之曰：“丹虽成，然先宜与犬试之，若犬飞，然后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与犬食，犬即死，伯阳谓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复还，死之与生，吾当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顾视相谓曰：“作丹以求长生，服之即死，当奈此何？”独一弟子曰：“吾师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无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余二弟子相谓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长生者，今服之即死，焉用此为？不服此药，自可更得数十岁在世间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是《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矣。（出《神仙传》）

【译文】

魏伯阳是吴国人，出身门第很高，但非常喜欢道术。后来，他带着三个弟子进山去炼丹。丹炼成以后，魏伯阳知道有的弟子心不太诚，就故意试验他们说，“丹虽然炼成了，但最好还是先拿狗试一试。如果狗吃了丹以后飞升腾空，然后我们才能吃。如果狗吃了丹死了，那人就不能吃。”于是就把丹给狗吃，狗当时就死了。伯阳就对弟子们说，“炼丹时唯恐炼不成功，现在炼成了，狗吃后却死了。我想恐怕是我们炼丹违背了神灵的意旨，如果我们吃了也会像狗一样死去，这可怎么办呢？”弟子说，“先生吃不吃这丹呢？”伯阳说：“我违抗了世俗的偏见，离家进山，没有得道，实在没脸再回去，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丹吃掉。”说罢就把丹服下去了。刚一吃完，伯阳就死了。弟子们互相大眼瞪小眼，说，“本来炼丹是为了长生不死，现在吃了丹却死了，真是没法办了。”只有一个弟子说，“我看老师不是平常人，吃丹后死了，大概不是他的真心吧。”说罢就拿丹吃下去，也立刻死了。剩下的两个弟子互相说，“咱们炼丹就是为求长生，现在吃了丹就死，要这丹有什么用呢？不吃它，仍可以在世上活它几十年。”于是他俩都没有服丹，一块出山，打算给伯阳和已死的弟子寻求棺材。两个弟子走后，伯阳就站起来了，把自己所服的丹放在那个死弟子和白狗的嘴里，弟子和狗都活了。这个弟子姓虞，和伯阳一同升仙而去。在路上他们看见一个上山砍柴的人，伯阳就写了封信让砍柴人捎给那两个弟子，两个弟子十分懊悔。魏伯阳著了本书叫《参同契五行相类》，一共三卷，表面上是论述《周易》，其实是假借《易经》中的八卦图象来论述炼丹的要领。后来的儒生们不懂得炼丹的事，把魏伯阳这部书当成论阳阴八卦的书来注解，这和书的原意就相去太远了。

卷第三　神仙三

汉武帝

汉武帝

汉孝武皇帝，景帝子也。

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回栋间。

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生原作主，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

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

景帝曰：“吾梦赤气化为赤龙，占者以为吉，可名之吉。”

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知其心藏洞彻，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闻而愕然，加敬而训之。

他日复抱之几前，试问儿悦习何书，为朕言之。乃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无一字遗落。

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

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祷祈名山大川五岳，以求神仙。

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宫。帝斋七日，祠讫乃还。

至四月戊辰，帝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君。（君原作舒。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在侧。忽见一女子，著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向为王母所使，从昆仑山来。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寻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日清斋，不闲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席跪诺。言讫，玉女忽然不知所在。

帝问东方朔：“此何人？”

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宫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

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焉。

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帏。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宫监（明抄本宫作躬）香果，为天宫之馔。帝乃盛服，立于陛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

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迳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

县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丈余，同执彩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

王母唯挟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褂，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褡襡，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璚凤文之舄。

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

下车登床，帝跪拜问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

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丰珍上果，芳华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樏；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

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

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

于坐上酒觞数遍，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玄灵之曲。

歌毕，王母曰：“夫欲修身，当营其气，《太仙真经》所谓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行益易者，谓常思‘灵宝’也。‘灵’者神也；‘宝’者精也。子但爱精握固，闭气吞液，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神，神化为液，液化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为之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形易’则变化，变化则成道，成道则为仙人。吐纳六气，口中甘香。欲食灵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从心所适。气者水也，无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至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说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书录之以相付。子善录而修焉。”于是王母言语既毕，啸命灵官，使驾龙严车欲去。

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乃止。

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问云：“王九光之母敬谢。比（比原作但，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不相见，四千余年矣。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刘彻好道，适来视之，见彻了了，似可成进。然形漫神秽，脑血淫漏，五脏不淳，关胃彭孛，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绞乱，玄白失时。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间，实为臭浊，然时复可游望，以写细念。庸（明抄本、陈校本庸作客）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

帝见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须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替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命驾，先被太帝君敕，使诣玄洲，校定天元。正尔暂住，如是当还，还便束带，愿暂少留’。”

帝因问王母：“不审上元何真也？”

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统领十万（明抄本万作方）玉女名箓者也。”

俄而夫人至，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灵官也。

夫人年可二十余，天姿精耀，灵眸绝朗，服青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至腰，戴九云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凤文林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

夫人设厨，厨亦精珍，与王母所设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汝当起拜。帝拜问寒温，还坐。

夫人笑曰：“五浊之人，耽酒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彻以天子之贵，其乱目者倍于凡焉，而复于华丽之墟，拔嗜欲之根，愿无为之事，良有志矣。”

王母曰：“所谓有心哉。”

夫人谓帝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祠灵神，祷河川，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之中，五脏之内，虽获良针，固难愈也。暴则使气奔而攻神，是故神扰而气竭；淫则使精漏而魄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则使真离而魄秽，是故命逝而灵失；酷则使丧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乱；贼则使心斗而口干，是故内战而外绝。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锯，刳命之斧斤矣，虽复志好长生，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尔。若从今己，舍尔五性，反诸柔善，明务察下，慈务矜冤，惠务济贫，赈务施劳，念务存孤，惜务及爱身，恒为阴德。救济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于是闭诸淫。养汝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膻腥，鸣天鼓，饮玉桨，荡华池，叩金梁。按而行之，当有异耳。今阿母迁天尊之重，下降于蟪蛄之窟。（明抄本、陈校本“窟”作“户屈”二字，“户”属上为句，“屈”属下为句）霄虚之灵，而诣狐鸟之俎，且阿母至诚，妙唱玄音，验其敬勖节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阆之中，位以仙官，游于十方。信吾言矣，子励之哉；若不能尔，无所言矣。”

帝下席跪谢曰：“臣受性凶顽，生长乱浊，面墙不启，无由开达。然贪生畏死，奉灵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彻戢圣命以为身范，是小丑之臣，当获生活，唯垂哀护，愿赐上元。”（明抄本，陈校本“愿赐上元”作“赐其元元”）

夫人使帝还坐。

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于志意。”

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必无忧也；若其志道，则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阆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之则彻不得复停。当今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当问笃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字原缺，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其回改，吾方数来。”

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勖勉耶？”

帝跪曰：“彻书之金简，以身模（模原作莫。据明抄本、陈校本改，黄本作佩。）之焉”。

帝又见王母巾笈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灵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盼否？”

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就吾请求，今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岂汝秽质所宜佩乎？今且与汝《灵光生经》，可以通神劝心也。”

帝下地叩头，固请不已。

王母曰：“昔上皇清虚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观六合，瞻河海之长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拟诸镇辅，贵昆陵以舍灵仙，尊蓬丘以馆真人，安水神于极阴之源，栖太帝于扶桑之墟。于是方丈之阜，为理命之室，沧浪海岛，养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长元流（流下原有光字，据明抄本、陈校本删）生。凤麟聚窟，各为洲名，并在沧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则碧黑俱流，波则震荡群精。诸仙玉女，聚居沧溟，其名难测，其实分明。乃因山源之规矩，睹河岳之盘曲，陵回阜转，山高陇长，周旋逶迤，形似书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实之号。书形秘于玄台，而出为灵真之信，诸仙佩之，皆如传章；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近。汝虽不正，然数访仙泽，扣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与。当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祸及也。”

上元夫人语帝曰：“阿母今以琼笈妙韫，发紫台之文，赐汝八会之书。《五岳真形》，可谓至珍且贵，上帝之玄观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见此文矣。今虽得其真形，观其妙理，而无‘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箓’、‘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收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入火九（九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抄本补）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禀十诀六灵咸（明抄本咸作威）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明抄本素上有曲字，诀下有辞字）、‘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当何以召山灵，朝地神，摄总万精，驱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龙乎？子所谓适知其一，未见其他也。”

帝下席叩头曰：“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今日闻道，是生命会遇。圣母今当赐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彻，应须‘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灵之术’。既蒙启发，弘益无量，唯愿告诲，济臣饥渴，使已枯之木，蒙灵阳之润，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陈。”帝启叩不已。

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宝文，灵宫所贵，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亏科禁，特以与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术眇邈，必须清洁至诚，殆非流浊所宜施行。吾今既赐彻以真形，夫人当授之以致灵之途矣。吾尝忆与夫人共登玄陇朔野，及曜真之山。视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请太上隐书。吾以三元秘言，不可传泄于中仙。夫人时亦有言，见助于子童之言志矣，（明抄本言志矣作至以，《云笈七签》卷七九作至矣，拟当从七签作至矣为是）吾既难违来意，不独执惜。至于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后造朱火丹陵，食灵瓜，味甚好，忆此未久，而已七千岁矣，夫人既以告彻篇目十二事毕，必当匠而成之，缘何令人主稽首请乞，叩头流血耶？”

上元夫人曰：“阿环不苟惜，向不持来耳。此是太虚群丈真人赤童所出，传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彻下才，未应得此耳。”

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违明科，传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说其灵飞之篇目乎？妄说则泄，泄而不传，是炫天道，此禁岂轻于传耶？别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轻泄也。吾之《五岳真形》太宝，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宝妙而为天仙之信，岂复应下授于刘彻耶？直以彻孜孜之心，数请川岳，勤修斋戒，以求神仙之应，志在度世，不遭明师，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于教仙之术，不复限惜而弗传。夫人且有致灵之方，能独执之乎？吾今所以授彻真形文者，非谓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诚有验求仙之不惑，可以诱进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间有此灵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气淫暴，服精不纯，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参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适可度于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长生难，闻道难也；非闻道难（非闻道难四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行之难；非行之难也，终之难。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隐之耶？”

夫人谢曰：“谨受命矣。但环（环下原有倒字，据明抄本、陈校本删）昔蒙倒景君、无常先生二君，传灵飞之约，以四千年一传，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于昭生之符矣。环受书以来，并贤大女即抱兰，凡传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见扶广山青真小童，受《六甲灵飞》于太甲中元，凡十二事，与环所授者同。青真是环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闻别授于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将以授彻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悯其有心，将欲坚其专气，令且广求。他日与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获，令知天真之珍贵耳。非徒苟执，炫泄天道，阿环主臣，愿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贵，悯于勤志，亦已授之，可谓大不宜矣。”

王母笑曰：“亦可恕乎？”

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纪离容，径到扶广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当以授刘彻也。须臾侍女还，捧五色玉笈，凤文之蕴。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绛河，摄南真七元君检校群龙猛兽之数，事毕授教。承阿母相邀（邀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诣刘彻家，不意天灵玉尊，乃复下降于臭浊中也，不审起居比来何如？侍女纪离容至云：尊母欲得‘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刘彻。辄封一通付信，曰彻虽有心，实非仙才，讵宜以此传泄于行尸乎？昌近在帝处，见有上言者甚众，云山鬼哭于丛林，孤魂号于绝域；兴师旅而族有功，忘赏劳而刑士卒；纵横白骨，烦扰黔首，淫酷自恣。罪己彰于太上，怨已见于天气，嚣言互闻，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见敕，不敢违耳。”

王母叹曰：“言此子者诚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诚志念：斋戒思愆，辄除过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辄除过一年。彻念道累年，斋亦勤矣，累祷名山、愿求度脱，校计功过，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诚，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复奢淫暴虐，使万兆劳残，冤魂穷鬼，有被掘之诉，流血之尸，忘功赏之辞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执八色玉笈凤文之蕴，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寂，清虚朗明。登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诚。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纪，授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生。尔师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师真，（明抄本师真作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故仙宫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扶广。权此始运，馆于玄圃。治仙职分，子在师居，从尔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沦！”

言毕，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节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毕，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灵，佩而尊之，可致长生。此书上帝封于玄景之台，子其宝秘焉。”

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于紫陵之台，隐以灵坛之房，封以华琳之函，韫以兰茧之帛，约以紫罗之素，印以太帝之玺。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传，得仙者四千年一传。得真者四万年一传，升太上者四十万年一传。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非限妄传，是谓轻天老；受而不敬，是谓慢天藻。泄、蔽、轻、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祸之车乘也。泄者身死于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聋于来世，命凋枉而卒殁；轻者钟祸于父母，诣玄都而考罚；慢则暴终而堕恶道，弃疾于后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图》，帝拜受俱毕。

夫人自弹云林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田原作曰，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四非，答歌。歌毕，乃告帝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

至明旦，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马龙虎，导从音乐如初，而时云彩郁勃，尽为香气，极望西南，良久乃绝。

帝既见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后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图》、《灵光经》，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灵飞》十二事，自撰集为一卷，及诸经图，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为轴，紫锦为囊，安著柏梁台上。数自斋洁朝拜，烧香洒扫，然后乃执省焉。

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畅，高韵自许，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

恃此不修至德，更兴起台馆，劳弊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夷秋，路盈怒叹，流血膏城，每事不从。

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烧柏梁台，《真形图》、《灵飞经》、录十二事《灵光经》，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并失。

王母当知武帝既不从训，故火灾耳。

其后东方朔一旦乘龙飞去。同时众人，见从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雾覆之，不知所适。

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周至西，憩五柞宫。

丁卯，帝崩，入殡未央宫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动，而有声闻宫外，如此数遍，又有芳香异常。

陵毕，坟埏间大雾，门柱坏，雾经一月许日。

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甚爱之，故入梓宫中。

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市中买得此二物。帝时左右侍人，有识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认以告。有司诘之，买者乃商人也，从关外来，宿鄽市。其日，见一人于北车巷中，卖此二物，青布三十匹，钱九万，即售交（原作之，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度，实不知卖箱杖主姓名，事实如此。有司以闻，商人放还，诏以二物付太庙。

又帝崩时，遗诏以杂经三十余卷，常读玩之，使随身敛。到元（元原误建，据纬略引校改）康二年，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岩室中得此经，盛以金箱，卷后题东观臣姓名，记月日，武帝时也。河东太守张纯，以经箱奏进。帝问武帝时左右侍臣，有典书中郎冉登，见经及箱，流涕对曰：“此孝武皇帝殡殓时物也，臣当时以著梓宫中，不知何缘得出？”宣帝大怆然惊愕，以经付孝武帝庙中。

按《九都龙真经》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过太阴中炼尸骸，度地户，然后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敛经杖，乃忽显出，货于市中，经见山室，自非神变幽妙，孰能如此者乎？（出《汉武内传》）

【译文】

汉孝武皇帝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

武帝出生前，景帝梦见一只红色的猪从云中降下来，一直进入宫内的崇芳阁。景帝一下子惊醒了。坐车到崇芳阁下，抬头一看，果然空中有一条红色的龙腾云驾雾，把崇芳阁的门窗都笼罩了。宫里的嫔妃们也看见崇芳阁上有红色的云霞蒸腾覆盖。红霞散去后，只见一条红色的龙在宫中的梁栋之间盘旋回转。

景帝就召来一位算卦的姚翁来请教，姚翁说“这是大吉大利的预兆。这个崇芳阁里一定会出生一位主宰国家命运的人，他将会平定北方的夷、狄等异族，使国运昌盛，成为刘氏王朝兴盛时期的一位明主。然而这位明主也会生出很多奇闻怪事。

景帝又梦见一位神女双手捧着太阳授给王夫人，王夫人就把太阳吞了下去。王夫人怀胎十四个月才生下了武帝，景帝说，我梦见红色的云气化为赤龙，占卜的人说是吉祥的预兆。这个孩子可以取名叫“吉”。

武帝三岁时，景帝把他抱在膝上，知道这孩子特别有灵气，就问他愿不愿意当皇帝。武帝说：“这事是由上天安排的，由不得我自己。但我愿意天天在皇宫里住着，在父亲面前玩耍，决不会放肆不恭而不尽作儿子的责任。”景帝听了这番话，心里更加惊奇，就特别注意对这孩子的教导培养。

过了几天，景帝又把刘彻抱到书桌前，问他喜欢读什么书，可以详细说一说。刘彻就开始背诵从伏羲以来一些圣贤的著作，包括一些论述阴阳五行和历代的著名国策论文，背了几万字的文章没有遗漏一个字。

到了七岁，景帝见他聪明透彻超过凡人，就给他改名叫刘彻。

刘彻即了帝位后，特别喜好神仙修炼的道术，经常到全国的名山大川和五岳去祈祷神灵，以求自己能得道成仙。

武帝元封元年正月初一，刘彻登上嵩山，兴建在一座道观里，斋戒了七天，祭祀之后就回宫了。

到四月戊辰那天，武帝在承华殿中闲坐，东方朔、董仲君随着他闲谈，忽然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青衣女子，武帝非常奇怪，问她是谁，女子说：“我是天上王宫的玉女，叫王子登。西王母派我从昆仑山来看你。听说你毫不看重帝王的基业，一心寻道求长生，离开亲王的尊位多次到三山五岳去祈祷神灵。像你这种具有勤奋追求精神的人是值得传授真道的。从今天起，请你不要过问政务，静心斋戒，到七月七日那天。王母会暂时降临来看你的。”武帝赶快离开座位下拜行礼，答应一定照玉女的指示去作，刚拜完，玉女就突然消失了。

武帝问东方朔那女子到底是什么人，东方朔说：“她就是西王母紫兰宫里的玉女，常常为西王母传达使命，来往于东海中的扶桑和西方的灵州之间。替天上的玄都宫向人世间传达使令。西王母过去曾将她许配给北烛仙人，最近又把她召回身边，给了她重要的任命，是一位很有地位的仙官。”

于是武帝就登上专为迎接神仙而建筑的台馆，诚心诚意的吃素祈祷，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宰相全权处理。到七月七日，把宫廷内外清扫一新，在大殿上为西王母专设了座位。地上铺了紫色丝罗的地毯，燃起了百和薰香，挂起了云锦的帏帐，点起了光芒四射的灯烛，摆上了玉门进贡的甜枣，酌好了西域的葡萄酒，还陈设了宫中最上等的瓜品，作为接待天宫神仙的食品。武帝穿上华丽的礼服，恭敬的站在宫廷的玉阶下，并下令宫门以内绝不准任何人偷看，宫廷内外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恭候着西王母的降临。

到深夜二更时分，忽然看见西南天空涌起阵阵的云，翻卷着直奔宫廷而来，越来越近，隐约还听见云中有箫鼓音乐和人喊马嘶的声音。约有半顿饭时，西王母到了殿前，群仙也像鸟群一样跟着到了。

他们有的乘龙骑虎，有的驾着白麒麟或白鹤，有的乘着天马或华丽的车子，大约有好几千人，把宫廷映照得光彩耀眼。王母降临后，随从的仙官很快就不见了，只看见王母乘坐着紫云缭绕的车子，拉车的是背上有九色斑纹的龙。另外还有五十名天仙侍卫在车的周围，这些仙人都身高一丈多，手执彩色的旌节仪杖，身上佩着金刚的天宫宝印，戴着神仙的高冠，整齐的停在宫殿前。

王母被两名侍女搀着上了大殿，侍女看样子有十六七岁，穿着青缎子衣衫，眼似秋波荡漾，身姿娇美婀娜，真是十足的美人。王母肩上披着黄金织成的大披肩，光彩照人，仪态端庄。衣上系着神仙独用的灵飞大绶带，腰间佩着名为“分景”的宝剑，头上梳的是太华山形的高发髻，戴着神仙专用的“太真晨婴”冠，脚上穿着黑玉上刻有凤纹的鞋。王母看样子三十岁左右，身材高矮适中，容颜秀丽，美貌绝伦，真是位不折不扣的仙人。

王母坐在特为她设置的床上，等武帝跪拜问候安康之后，她就招呼武帝一同坐，武帝就面朝南坐下了。王母自己带来了天宫的厨师，这时就送上来天厨特制的食物果品，这些佳肴色香味美，芬芳四溢，还有那些散发着奇异香味的酒浆，都是人间所没有的，武帝也叫不出这些东西的名字。

宴会进行当中，王母又让侍女更换桌上的果品。不一会儿，侍女端来一个玉盘，盘中盛着七只仙桃，像鸭蛋那么大，圆圆的是淡青色。侍女把仙桃呈送给王母，王母拿了四只送给武帝，留下三颗自己吃。武帝吃了桃子，觉得味道特别甘美，吃完后嘴里长时间充满了香味。

武帝把仙桃的桃核都留了起来，王母看见以后问他留桃核作什么，武帝说打算以后种它。王母说：“这仙桃三千年才结一次果，人间的土地太贫瘠，种下也不会生长。”

武帝和王母饮了几巡酒以后，王母就让身边的侍女王子登弹奏由八只玉板作成的璈，又让侍女董双成吹起了云和笙，让石公子敲起了声震天廷的锣，让许飞琼吹起了动人心魄的竿簧，让婉凌华敲击特制成麟、凤、龟、龙、虎形的石片，让范成君敲击由湘阴山石制成的磬，让段安香奏出天宫中的音律。这些乐器奏出的音乐声震九天，音调清朗动听。

王母又让法婴唱起了九天神灵的歌曲，唱完后，王母说：“如果要修炼道术，首先要练运气之功，也就是《太仙真经》中所说的‘益、易之道’。所谓‘益’，就是要有益于养精神，所谓‘易’，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形体。修炼到即能养好精神又能改变形体的程度，就可以成仙。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就免不了一死。要达到即能益又能易，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心中要常常想着‘灵宝’。‘灵’就是神灵，‘宝’就是精气。你应该珍惜自己的精气，固守着精气，闭气吞咽津液，气就可以化成血，血又化成精，精再化为神，神又化成津液，津液又能变成骨。这样循环往复的修炼，就可以使你神气清爽精力充沛。这样炼下去，一年可以易气，两年可以易血，三年可以易精，四年可以易脉，五年能够易髓，六年可以易骨，七年可以易筋，八年可以易毛发，炼到九年时，你的肉身就完全换成了仙体。你达到了‘易形’的程度后，就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变化就使你真正得到了‘道’，得了道也就是真正成了神仙。那时你吐出各种气时，嘴里就自然会发出又甜又香的气味。吃灵芝时你要轻轻地吐气再轻轻地吞咽，这样做要随着心愿做得十分自如，灵芝的味道就能常留不消。气，本身就是水，水是什么都可以完成的。水本身是最柔和的东西，它可以养精益神，使人精神通畅。这些都是元始天王在炼丹房里对我说过的修道秘诀，我现在让为我管理书箱的侍女李庆孙把这些秘诀都写下来送给你，希望好好按照录下的秘诀去认真修炼吧。”

王母说完后，就命令仙官备好龙车，打算马上回天宫去，这时武帝就离开座位向王母磕头，再三请求她留下来，王母就暂时留下没走，并派侍女郭密香到上元夫人那里问候求教，让她转告上元夫人说，“我是王九光的母亲，特向您问安致敬。我们已经有四千多年没见面了，由于我在天宫的事务太忙，所以久违了。现在人间有个刘彻爱好修道之术，我刚刚看到了他，觉得他还算可以，大概能修炼成功。然而刘彻的形体和精神都没有脱去凡俗的污垢，头脑中血液漏失，五脏不洁净，胃肠胀满，骨头中没有津液，脉搏也很浮躁，身体肥肿精神不振，两眼也没有神采，身体中有‘三尸神’在作怪，黑白颠倒。虽然我对他讲了一些修道的真谛，但恐怕他不一定是成仙的材料。我常到人间停留沾染上不少凡人的污浊，然而我常常思念你，希望能够和你相见，细述别情。我在刘彻这里作客，心里不太痛快。不知上元夫人您能不能屈驾到这里来一趟？如果能来，我就在刘彻的宫中等你。”

这时武帝看见侍女郭密香走下殿去立刻就不见了，但不到片刻就回来了，还带来一个仙女，这仙女是上元夫人的侍女。她向王母叩拜后说：“我家上元夫人问候您安好。她说和您远隔着天河，加上她的公务也很忙，累得都有些衰老了。上元夫人让我转告她的话：‘阿环我和你虽然分别将近五千年了，但一直仰慕你的光辉，始终惦念着你。现在你派郭密香到我这里来，她说你现在降临在刘彻的宫中，希望我也能去一趟。我听说后本想立刻到你那儿去，但我现在正被太帝君派到北海中的玄洲去校定天宫的历法。现在我在玄洲暂住，我很快就回去，回去后我就换好衣冠来看你，希望你在刘彻那里稍作停留，等一等我。’”

武帝这时就问王母：“不知上元夫人是位什么神仙？”

王母说：“她是三重天宫中的上元宫，统管着天界里的十万玉女。”

不大一会儿，上元夫人果然来了。也是先听见云中有箫鼓音乐的声音，接着是上元夫人一千多名文武侍从官员，个个都是女的，年纪都是十八九岁，容貌都非常秀丽飘逸，大都穿着青色的衣服，一个个光彩照人，真是名符其实的仙女啊。上元夫人年纪二十多岁，更是艳美绝伦，双目清朗有神，穿着青色的袍服，袍子上绣着五彩祥云，袍子即不是绸子也不是锦缎，不知是用什么作的。

上元夫人头上挽着三角髻，长长的秀发披散在腰边，头上戴着九云夜光冠，佩戴着在火中烧炼过六次的玉珮，玉珮上垂着编成凤纹花样的绶带，腰里挂着黄褐色能指挥神灵的宝剑。上元夫人上殿后要向王母行礼叩拜，王母赶快让她免礼，并招呼上元夫人和自己一起坐，上元夫人就脸朝北坐下了。

上元夫人也带来了厨师，这时就摆上来很多仙珍美味，和王母所摆设的佳肴大致相同。这时王母就对武帝说：“这位就是真元之母上元夫人，是一位极尊贵的神，你应该向她叩拜。”

武帝立刻起坐向上元夫人叩头问安，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坐位。这时上元夫人笑着说：“凡人来自充满着五种恶浊的人世，必然贪酒好色，追名逐利，这在人间是习以为常的事。刘彻贵为天子，在这些方面比普通老百就更加倍的厉害。然而刘彻能在富丽华贵的宫中认真修炼，想除掉贪嗜私欲的根子，愿意清净无为修身养性，这说明他还算是个有志气的人呢。”

王母也说：“我看刘彻的心还是很诚的。”

这时上元夫人就问武帝：“你果真爱好道术吗？我听说你多次招纳道家的术士，到山岳去祭祀，向神灵祷告，向河神祈求，也算上很勤奋了。然而你这样勤奋却没有什么收获，其中是有原因的。你生来就性情暴躁、贪爱女色、铺张奢侈、待人冷酷、奸邪自私，这五种私欲使得你精神枯竭，心灵污浊，五脏六腑都不洁净，就是再好的良药也难以治好这些顽症。暴躁会使你心气浮躁，破坏你心神的宁静，使你神思迷乱精气枯竭。淫乱会使你精力消耗过度而灵魂萎顿，奢靡会使你离开道术的纯真并使你魂魄不净，再严重点就会使你灵魂消失生命中止。待人冷酷会使你丧失仁义自己伤害自己，失去仁义必然是你双目不清。而贪心自私使你用尽心计口中没有津液，弄得内心紧张和外界隔绝。上面这五种病症，都像刀锯一样天天伤害着你的身子，像利斧一样砍杀着你的生命，尽管你有志于长生，但你若不清除这五种顽症，就是再刻苦修炼也是徒劳无功。这次如果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一点教益，可以使你在修道上得到方向而开始入门。你如果从此以后除掉你身上那五种劣根性，待人柔和善良，对下面明察秋毫，以慈心平复民间的冤屈，以恩惠救助民间的饥寒，赈济劳苦的平民，体恤孤寡，真正怜惜关怀百姓的疾苦，这也就等于你积了阴功阴德。对那些在死亡边缘上苦苦挣扎的人你更要及时救助，而且要孜孜不倦地坚持做下去。你要杜绝淫乱，使你的精液不至泄露，好好保养你的精神。要放弃奢侈，一切都要俭仆，经常斋戒，控制饮食，断绝五谷，不吃膻腥的鱼肉，经常敲击天鼓，喝玉液琼浆，在华池里洗澡，常常向天宫叩拜。你照这些去做，自然就会有变化。现在王母以如此尊贵的仙体降临到你这像蝲蛄洞穴的人世宫殿，以她凌霄宫中神仙的身份到你这像狐兔禽鸟般的窝中来，对你淳淳教诲，用她高深玄妙的道术真谛来启发你，你就更应该恭敬地遵从她的教导来克制自己，坚持修炼。这样坚持一百年以后，王母一定能够使你得到真道，会让你进入天界，成为上方的仙官，使你可以自由地游于天地十方。相信我的话吧，好好勉励自己刻苦修炼。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些，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武帝听了这些教导后，立刻离开座位跪在地上拜谢道，“我生性凶恶顽劣，生长在混乱污浊的人世间，就像面对着一面墙似的，想修道也不得其门而入。由于我贪生怕死，才敬奉神灵。今天受到你们的点拨教导，这真是上天对我特殊的垂爱啊！虽然我受命当了君主，但在你们面前不过是个区区小臣，我真心渴求长生之道，希望二位大仙能够多多佑护，给我能以成仙入上元天界的机会吧！”

上元夫人让为帝回到座位上以后，王母对上元夫人说：“你刚才对刘彻的教诲，真是言真意切，使他这样修道尚未入门的人，知道了修炼的真意而心存敬畏。”

上元夫人说：“如果刘彻真心想修道，有着极坚定的信念，那怕用他的身子投入饿虎的口中使自己肉身消失而真心得道登仙，或者甘心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毫不担心害怕，坚守自己的志向。现在他想修道，第一步是先得做到心中保持最纯真的天性。我刚才用道术的真谛激励他，就是要打消他心中的杂念和疑虑，使他坚定修道的信念。王母您既然也有成全他的意思，何不把解脱肉体的法术教给他呢？”

王母说，“刘彻这人想修炼的心愿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遇到良师指引他。如果打消他修道的愿望，他一定会认为并没有神仙存在。所以我才离开天宫，降临到尘世来接见他，就是为了让他坚定修道的志向，使他对得道成仙的道理不再有一点疑惑。今天见到他以后，我很同情他的追求和向往。至于从凡人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法术，我不会吝惜着不教给他。我打算三年后赏赐给他半付仙丹，再给他一付药石制的仙药‘石象敬’，他服下这些仙丹灵药以后，修炼的事就再也不会中断了。当前匈奴之乱还没平息，边疆多事不太平，何必让他匆匆忙忙地扔下君王该作的事去深山中修道呢？现在须要问他修道的志向能实行到什么程度。如果他能先改掉刚才告诫他的那五种毛病，那我以后会再来几次的。”说着就轻轻拍着刘彻的肩头说，“你如果按上元夫人刚才的指点去修炼，就一定可以得到长生，你能不能勉励自己坚持做下去呢？”

武帝立刻跪下说：“上元夫人对我的教导，我将刻记在金版上，照着去身体力行，坚持不懈。”这时武帝又看见王母的书箱里有一卷书包在紫色的锦袋里，就问道，“这卷书是不是仙界的灵药秘方？我不知道里面都是什么要目，能否让我看一看呢？”

王母就把那卷书拿出来说，“这是《五岳真形图》，昨日天界中青城的一些神仙曾请求我看看这卷书，今天我打算给他们送过去。这卷书是三重天的太上元君的著作，在天界都是绝秘的经卷，你这人世中的凡夫俗子怎以可以看呢？我现在给你一卷《灵光生经》，你读后可以使心神通畅收敛凡心。”

武帝却下地磕头，再三请求准许他看看那卷《五岳真形图》。王母说，“昔日玉帝清虚元年时，三重天上的太上道君下到世间，观察天地四方，勘测河流海洋的长短和山岳的高低，立起了天柱使大地稳定，安置了五岳山脉使八方平衡。他还建造了昆灵仙宫让仙人们居住，在蓬莱仙山建了馆舍让得道的真人聚集在一起，把水神安置在极阴的河流源头，安顿太帝住在扶桑国的山丘。于是庙堂的禅室成为修炼的圣地，波飞浪涌的海岛成了仙人们的宫阙。让黄帝炎帝的子孙住在东方的瀛州，并永远的繁衍下去。给凤麟、聚窟、玄洲、炎洲等十个仙洲都起了名字。让江河湖海中的水都有规律的流，兴起的波涛震荡水中的精灵。让神仙玉女们聚居在幽远的高空，尽管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但他们却实实在在的都聚居在那里。三天太上道君又根据山脉的走势和河流的四射盘旋形状，创造了文字，这种文字是以象形来表达实际存在的事物。这些文字是三天太上道君在玄台秘密造成的，文字成为神仙们的交往的凭据，他们带着文字书写的道符，成为传授道术的宝物。道士们带着这些神符在名山大川云游时，就可以得到众多神仙的接待和尊重。你刘彻虽然还没有得到正道，但你能够几次求访神仙，孜孜不倦地追求道学的真谛，说明你还是有求道的真诚之心的。现在我就把《五岳真形图》授给你，你要怀着最恭敬谨慎的诚意来供奉它，像供奉君主和父亲一样。你如果把《五岳真形图》泄漏给世间的凡人，那你就会招来大祸。”

上元夫人这时对武帝说：“现在王母把她书箱中最珍贵最秘密的经典传授给你了，这经典是天界紫台最重要的著作，还赏给你讲解人体中八个气血会合穴位的经书。这《五岳真形图》是上帝亲自审阅过的，可以说是最珍贵的了。你如果不是命中注定得到天神的指点，是绝不可能见到它的。不过你得到这《五岳真形图》，也仅仅只能看到一点修道的妙理而已，因为还有十二件东西你没有得到，你就不会真正成仙得道。这十二件东西是：‘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箓’、‘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牧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禀十诀六灵咸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你没有这十二件法宝，就不能召集山神朝拜土地，集合万千神灵驱逐百种鬼魅，就不能制服虎豹驾驭蛟龙。所以说你得到《五岳真形图》，只不过知其一点，对道家的其他深奥的法术你还是不知道。”

这时武帝离开座位伏地磕头说：“我刘彻不过是下界的一个凡人小民，不懂得道家真谛，今天能得听到二位上仙传授道术，这真是上天对我的垂顾。圣母今天应该赐给我真正的道家秘术，使我能够在精心修炼，得以脱离凡世。上元夫人刚才对我说，我最需要得到‘五帝六甲六丁六符’等通神的法术。既然蒙圣母给了我启发，这已使我获益匪浅，唯一的愿望是能把真正的修炼法术也传授给我，以解救我对修道的如饥似渴的愿望，使已经枯死的树木经受春日阳光的照耀重发枝芽，让焦黄的小草经受雨露的滋育重新生长复苏。这是我真心的愿望和乞求，不敢再多罗嗦了，希望二位上仙圣母能体会怜念我刘彻的一片诚心。”说罢武帝就不断地磕头。

这时王母又对上元夫人说：“道术的真谛秘诀固然是我们天界最珍贵的，但现在刘彻这样真诚的苦苦求索，非要得到不可，我们就破一次天界的禁例，特别照顾他一次，传授给他吧。然而‘五帝六甲’的法术可以通达神灵，十分玄妙深遂，不是凡夫俗人可以立即实行的。现在我打算把道术真谛传授给刘彻，请上元夫人您也把可以进入仙界的法术传给他吧。我记得曾和您一同登上北岳恒山，漫游于极北的旷野，来到日光辉耀的高山之巅。当时咱们遇见了名列中仙的王子童和王子立，他俩向我们请求传授那部上帝最隐秘的真经。当时我拒绝了。我说上帝的三元秘术的经书不允许让中等的仙人看。那时夫人您替他俩说情，说王子童想看三元秘经是出于一片至诚之心。今天刘彻向我们求真经，也有点和当年王子童的事相像。我这次来见刘彻，原意就是要帮助他得到修炼的真谛，所以不吝惜把一些秘诀告诉他。上次见了王子童以后，我们传给他‘三元秘言’，后来咱俩又到了神仙住的‘朱火丹陵’地方，吃了灵瓜，味道十分甘美，好像刚过去不久的事，然而一算已经七千年了。夫人您把那十二部真经告诉刘彻，他一定会遵照经书中的要点去真心修炼达到成仙的程度，何必让他这样一个身为皇帝的人在你面前一再乞求，把头都磕出了血呢？”

上元夫人说：“不是阿环我吝惜那十二部真经，是这次我没有带来。这十二部真经出于天宫里群文真人赤童之手，而且按规定传授时要分别男女的界限。这十二部真经只能传给已经得道成仙的人，刘彻是下界凡人，他怎么配得到传授呢？”

王母听了上元夫人这番话后，脸上流露出不平的样子说，“我知道天界的禁律森严，不可违犯，要传道术就得传给该传的人，要授道术也得授给仙界的真人。可是刚才夫人你已经向你轻视的凡人刘彻讲述了魂灵飞升的要诀，这不已经泄露了天机吗？泄漏了天机却不传授，就是向不该知道的人炫耀法术，这比真正传授了法术的罪过也轻不了多少。你就不怕被三宫主管神仙告发，问你泄漏天机之罪吗？我的《五岳真形图》也是出自太上天皇之手，同样也是上界神仙才可以传授的珍贵秘术，按说也不应该传授给下界的凡人刘彻。但我十分赞赏刘彻求道的一片孜孜不倦的诚心，看他多次到三山五岳祭告上苍，经常斋戒修行以得到神仙的灵应佑护，有坚定的超脱凡世的志向，却一直没有高明的师傅点拨他，所以我才特别关怀他的修炼，不吝惜我掌握的方术，传授给他一些修道真谛。上元夫人您掌握着能使他得到真道的灵方，怎么可以自己把持着不向他传授呢？我今天向刘彻讲一些真正的道术，并不是一定让他能修炼成仙，而是让他知道要想得道就必须精诚的修行，抛开所有的疑虑和杂念，并可以通过刘彻的修炼来启发人间那些想学道的人们，使更多的凡人知道天地问确实有神仙道术存在，以此使那些不信神道的愚蠢狂妄的人能坚定信念，这才是我的本意。刘彻这个人性情粗暴贪色好淫，心性不纯正，怎么能够修成真正的神仙，凌行于天界遨游于十方呢？即使他再刻苦的修炼，顶多不过能达到不死的程度罢了。修道有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那就是求长生并不算难，懂得修道的真谛才很难。懂得修道真谛也不算难，能够真正按着真谛的规范去修炼才是难的。而修炼也不算最难，最难的是坚持不懈。一直修炼到底。良好的老师只能把方法、规矩告诉徒弟，却不能保证徒弟一定能出息成巧匠。所以，何必对刘彻那么保守，不把真经诀窍传授给他呢？”

上元夫人听了王母这番道理，被说服了。她对王母说，“那我就按照你的意见办吧。但我阿环昔日曾蒙倒景君和无常先生二位大仙传授了灵魂飞升的方术，他们给我传授时曾告诫我，说这种方术四千年才能传授一次，而且只能传授给女子，不能传授给男子，这是太上帝君的禁律，已明白地写在昭生的符上了。我被授于真符以来，只传授过像抱益这样的大贤大德的女仙人。到现在传授了六十八个女子，没有传授过一个男子。我曾见过扶广山的青真小童在太甲中元接受了《六甲灵飞》真经，一共是十二卷，和我被授的十二卷真经相同。这位青真小童是向我拜师修炼的弟子，他所接受的《六甲灵飞》真经，没听说向任何人传授过。青音小童是个男仙官，现在我派人向他要来以后，就可以授给刘彻了。刚才我先把十二卷真经的篇目告诉了刘彻，也是体念他求道一份真诚，为了使他的志向更加坚定，让他能放开眼界从多方面寻求道术的奥秘。就是把十二卷真经授给他以后，也是以男子授给男子，严格按着天界禁律实行。这样可以使刘彻知道只有勤奋才能有所获得，而得到修道的秘经更是万分珍贵的。这并不是我偏狭吝惜泄露了上天的机密，但愿管我的司官不要加罚于我吧。再说，您已经把那么珍贵的《五岳真形图》授给了刘彻以坚定他修道的志向，这种作法也是泄露了天机，不能算是很妥当吧？”

王母笑着说：“那就也恕我无罪吧，好吗？”

这时上元夫人就命身边的侍女纪离岩专程到扶广山去找到青真小童，从他那里取来《六甲左右灵飞致神》的方术秘经十二卷，以便授给刘彻。

不大工夫，侍女就回来了，手中捧着五色玉作的书箱，箱上刻绘着凤文。侍女从书箱中拿出十二卷六甲真经对上元夫人说，“您的弟子何昌说他刚刚奉命到绛河公干，代理南真七元君查点群龙和猛兽的数目，公事完后还在那传了传道。蒙师母您约我到刘彻家去一趟，我真没想到您这样尊贵的天神会下降到臭气污浊的人世去。不知您在那里身体和饮食起居能过得惯吗？您派您的侍女纪离岩来对我说，您向我要那十二卷《六甲灵飞左右策精》的秘经，打算传授给刘彻。关于这件事，我给您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您，刘彻虽然有求道修炼的诚意，但他实在不是一个能修成仙的材料，您把修炼的十二卷秘经传授给像他这样的行尸走肉，是不太妥当的，我经常在天帝的身边，最近看到有不少人上书控告刘彻，说被刘彻杀害的鬼魂在山林中哭号，不少孤独的冤魂在荒原野地里哀泣。刘彻杀害有功之臣的全家，对士兵不但不体恤犒赏反而用刑罚，原野上到处纵横着白骨，黎民百姓遭到戕害屠杀，刘彻却更加残酷无情，骄奢淫逸。他的这些罪恶已经上达天帝，天地间已充满了对刘彻的怨气，人们控诉喊冤的声音到处都能听见，像刘彻这样的人，是绝不可以成仙得道的，这是天帝的旨意，我也不敢违抗呀。”

王母听后叹息道：“看来向上界控告刘彻的人的确不少，但天帝也不必就为此把刘彻拒之门外。因为凡是好道慕仙的人，都是下定决心意志坚定的人。他们只要能斋戒净心闭门思过，这就可以减去一个月的罪恶。如果再连续克服自己的缺点一心向善，奉祀天神心存道义，坚持一个月的修行，就可减去一年的罪恶。刘彻求道已经好几年了，斋戒也很勤奋，还多次到名山中祭祀祈祷，希望得到超度解脱入世的烦恼，比较衡量一下，他的功德已经盖过了他的罪过。希望刘彻从今以后更加刻苦的修炼道术，一切都按上元夫人的传授教导去作，绝不能再淫逸暴虐伤害千万黎民百姓，不要再使人间有冤魂苦鬼，也不要再滥用刑罚赏罚不明伤害无辜了！”

这时上元夫人就离座起立，手里捧着装有十二卷秘经的五色玉制书匣，面向武帝念了一首祝辞：“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寂，清虚朗明。登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诚。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纪，授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生。尔师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师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故仙宫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扶广。权此始运，馆于玄圃。治仙职分，子在师居，从尔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沦！”

上元夫人念完了祝辞，就打开了那些秘经，用手一一指点讲解，告诉武帝在施行时的要点和应掌握的分寸。把十二卷经文都讲完后，上元夫人又对武帝说：“人们常说的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这五位天帝，是各司一方的天神，还有按《易经》中六个方位排的六甲神，也要尊重，他们都能使你长生。今天授你的这十二卷经书，是上帝在玄景台赏赐的，你千万要珍视它，好好珍藏起来。”

王母也对刘彻说：“这秘经是三天太上君的著作，收藏在天宫的紫陵台，存放在灵坛的秘室，装在玉石的封套中，包着兰茧的锦绸，用紫罗素带扎着，上面还盖着太帝的玉玺大印。接受了这部秘经的人，四十年才能传给另一个人，如果没有可以传授的人选，那就八十年再授给第二个人。得道的四百年传一次，成仙的四千年传一次，成为仙中的真人就四万年才传一次，升为太上君的四十万年才能传一次。传给不该传的人叫作泄露天道，该传而不传的叫埋没天宝，没有限度的胡传叫轻视天老，接受了秘经而不敬重珍者的叫侮慢天藻。犯了这泄、蔽、轻、慢四条罪的，将会死在刀斧之下或遭受“车裂”的酷刑。泄露天道的，会被杀死在野外路旁，受到最残酷的刑罚而尸分裂。犯了埋没掩蔽罪的，下一辈子将被罚变成又瞎又聋的残废人，最后衰竭而死。罪稍轻一些的也会累及到下世，被抓到天宫拷问用刑。犯了侮慢天藻（天藻，天帝的文章）罪的，将会得到暴死的下场，死后还要落入地狱，将会把疾病留给他的子孙。这些都是传道的禁律，我再次提醒告诫你，千万要谨慎从事啊！”

王母这时就把《五岳真形图》授给了武帝刘彻，刘彻再三拜谢接受下来。

然后上元夫人就弹起了云林的玉琴，唱了一首《步玄曲》。王母让她的侍女田四非回敬了上元夫人一首歇。唱完以后，王母就把自己侍从的姓名，以及穿戴佩用的东西的名称都一一告诉了武帝，以便武帝能够记录下来。

天色将明时，王母和上元夫人一起乘车离去，随从的侍卫、车马、龙虎，开路的仪仗和音乐，都和他们来时一样，只见彩云密集，一片芬馨的气味，他们的行列一直往西南空中升去，过了很久才看不见了。武帝从这次亲自见到王母和上元夫人之后，更加相信天下真的有神仙存在。

后来武帝把王母授给他的《五真图》、《灵光经》和上元夫人授给他的十二卷《六甲灵飞》真经合在一起编成了一卷，加上那真经的图像，一起装在一个黄金箱子里。经卷装入白玉的封套，用珊瑚作画轴，以紫缎为书套，安放在柏梁台上，每天亲自净身持斋向真经叩拜，焚香打扫，然后就按照真经上的要求去修炼。

汉武帝自从得到真经后修行了六年，觉得心胸特别爽朗，格调特别高雅，认为既然王母和上元夫人这样的上界大仙都降临传授，自己一定能得道成仙。

武帝有了这种想法，就渐渐放松了对自身品德的约束，又大肆修建宫殿亭台，劳民伤财，并对南方北方的异族夷、狄进行远征讨伐，对投降的俘虏也残酷的活埋屠杀，以致血流成河尸骨如山，黎民百姓怨怒冲天。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日，天火焚烧了供奉真经的柏梁台，存放在那里的《真形图》、《灵飞经》和十二卷《灵光经》以及武帝自己编撰所得到的经书一共十四卷，连同装经书的匣子一起不见了。

这是王母得知武帝不遵从他的教导胡作非为，才让天火烧毁了柏梁台。

后来东方朔乘龙飞升而去。当时有不少人看见他乘龙直上西北天际，大家都抬头看了很久，后来空中大雾弥漫，不知东方朔去了什么地方。

到了元狩二年二月，汉武帝得了病，走到陕西周至县的西面，在五柞宫稍作休息。丁卯这天汉武帝刘彻驾崩，先在未央宫前殿入殓，三月葬在茂陵。这天晚上，武帝的棺材自己挪动起来，连宫外都听见了好几次棺材动的声音，并散出一股特别的香气，封陵以后，陵墓周围大雾弥天，陵寝的门柱突然断裂，大雾持续了一个月。

汉武帝的陵墓里原来有一个玉箱，一只玉杖，都是西胡的康渠进献的，汉武帝生前很喜欢这两件东西，所以随葬在他的陵墓中。

过了四年，有人在陕西扶风的街市上买到了那玉箱和玉杖。当时侍奉在汉武帝身边的人有的认得这两件东西是先帝生前珍爱的玩物，就把这事报告了官府。官府把买了那两件宝物的人抓来审问，买者说他是个商人，从关外来，住在街市上。有一天，看见一个人在北车胡同里卖这两件东西，要价是青布三十匹加九万钱，于是两个人成交，商人也不知道卖箱子和玉杖人的姓名，事实就是这样，官府问清楚以后，就把那商人放了，并把两件宝物送到宫廷的太庙里保存。

汉武帝驾崩前遗书里说，有各种经书三十多卷，都是他平时喜欢读的，要求死后把这些经书随葬在陵寝中。

到元康二年，有个当河东功曹的李友，有一次进上党的抱犊山采药，偶然在一个岩洞里发现了武帝随葬的那些经书，经书装在一个金箱里，经卷的后面题写着东观大臣们的姓名，看上面记载的年月日，是汉武帝时的事。河东太守张纯把这只装经卷的金箱交给汉宣帝，宣帝问过去在武帝身边的大臣认不认识金箱，有一个当典书中郎的冉登看见金箱和经书后，哭着向宣帝奏道：“这金箱就是孝武皇帝（即汉武帝刘彻）随葬的东西啊！我当时亲手把它放在棺木里，不知什么原因它竟会跑到抱犊山的岩洞里去了呢？”宣帝听后，又惊愕又悲伤，把经书送到汉武帝的庙里保存起来。

按照道家的《九都龙真经》中的说法，凡是成仙得道中最下一等的人，必须先死，然后被送到太阴那里烧炼尸体后从地狱之门超度出来，肉身化解消失，灵魂就能飞升。汉武帝先前随葬的玉杖和经卷忽然在世间出现，而且在街上被买卖，经书在山中岩洞被存放，这些事自然是上天神灵的旨意，不然的话，谁能作出这些事呢？

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乔　凤纲　琴高　鬼谷先生 萧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卫叔卿　张楷　阳翁伯

王子乔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及嵩山。（出《列仙传》）

【译文】

姬乔王子是周灵王的太子。平时喜欢吹笙，能吹出凤凰鸣叫的声音。有一次，他在河南的伊水和洛水之间漫游，被一个叫浮丘公的道士接到嵩山上，一住就是三十年。后来人们到山里去找他，桓良看见了他。他对桓良说：“请你转告我家里的人，七月七日那天在缑氏山上可以等到我。”到了七月七那天，人们来到缑氏山上，果然看见太子乔骑着一只白鹤停在山头。只是看着人们，并不到大家跟前去，还频频举手向人们致意，过了好几天才骑鹤飞去。后人为他在缑氏山和嵩山立了祠庙。

凤纲

凤纲者，渔阳人也。常采百草花，以水渍封泥之。自正月始，尽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药内口中，皆立活。纲常服此药，至数百岁不老。后入地肺山中仙去。（出《神仙传》）

【译文】

凤纲是渔阳人。经常采集各种花草，用水泡过以后再用泥封起来。从正月开始一直到九月末，埋在土里一百天，拿出来以后用火煎九次，成了一种有特效的药。凡是将要死的人，只要把这种药放在嘴里，都能立刻活过来。凤纲平时经常吃这种药，到几百岁仍然一点不衰老。后来凤纲进了地肺山，在那里成仙而去。

琴高

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之曰：“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来，坐祠中，且（且原作旦，据明抄本改）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出《列仙传》）

【译文】

琴高是赵国人，因为有善于弹琴的技艺，在康王家做舍人。琴高尊崇道家始祖涓、彭的修炼法术，经常在河北的冀州、涿郡一带漫游。他活了二百多年以后，说要进入涿水里去捕捉小龙。他和弟子们约定说：“某月某日你们都沐浴斋戒，在涿水的祠庙里等着我。”到了约定的时间，琴高果然骑着一条红色鲤鱼从河里游出来，上岸后坐在祠庙里。这天河边有上万人看见了他。琴高停留了一个多月，又进入涿水中去了。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先生姓王名利，亦居清溪山中。苏秦、张仪，从之学纵横之术。二子欲驰骛诸侯之国，以智诈相倾夺，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传。先生痛其道废绝，数对苏、张涕泣，然终不能寤。苏、张学成别去，先生与一只履，化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秦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御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闻，始皇遣使赉草以问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长洲二字原缺，据黄本补）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琼田中，亦名养神芝。其叶似菰，不丛生，一株可活千人耳。（出《仙传拾遗》）

【译文】

鬼谷先生是战国时代晋平公对人，因为隐居在鬼谷山中，就用鬼谷作了他的名号。鬼谷先生原名叫王利，曾住在清溪山里。战国时的苏秦、张仪曾向鬼谷先生学习“合纵连横”的策略。他俩打算去游说各国的诸侯，用狡诈和斗智互相倾轧争夺，而不是用道家的主张去感化诸侯，消除征战和纷争。这是因为道家的理论是非常深奥玄妙的，一般的平庸浅薄之辈是不可能得到道家真传的。鬼谷先生因为他尊崇的道学越来越不被人理解接受而十分悲痛，常常一面流着泪一面给苏秦、张仪讲解道家理论。但苏秦、张仪始终不开窍。后来他俩学成离开鬼谷先生，先生脱下一只鞋变成了一只狗，这狗带着苏、张二人向北走，当天就到了秦国。鬼谷先生专心致志地修道，为人朴实无华从不锋芒外露。在世间活了好几百年，后来不知去了哪里。秦始皇在位时，西域的大宛国有很多含冤而死的人横卧在野外道旁。有一种鸟衔来了一种草，盖在死人脸上，死人就复活了。官府把这事报告给秦始皇，秦始皇就派人带着那种草去请教鬼谷先生。先生说：“大海之中有十座仙洲，它们是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这种草是祖洲的不死草。生长在琼玉的田地里，也叫养神芝。这种草的叶子像菰米茭白，只单独生长，不是一丛丛地生长。一株不死草，就可以救活上千的人。”

萧史

萧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许人。善吹箫作鸾凤之响。而琼姿炜烁，风神超迈，真天人也。混迹于世，时莫能知之。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居十数年，吹箫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饮不食，不下数年。一旦，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升天而去。秦为作凤女祠，时闻箫声。今洪州西山绝顶，有箫史仙坛石室，及岩屋真像存焉。莫知年代。（出（仙传拾遗））

【译文】

萧史是位仙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得道成仙的，看容貌像是二十来岁的人。他善于吹箫，而且能让箫发出鸾凤和鸣的声音。萧史生得风度翩翩，潇洒英俊，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神仙。但他却混迹在人世间，谁也不知道他是仙人。秦穆公有个女儿名叫弄玉，也很会吹箫，穆公就把她嫁给了萧史。从此萧史就教弄玉吹箫学凤的鸣声。学了十几年，弄玉吹出的箫声就和真的凤凰的叫声一样，甚至把天上的凤凰也引下来了，停在他们的屋子上。秦穆公专门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凤凰台。萧史、弄玉就住在那里，好几年不吃不喝。有一天，弄玉乘上凤、萧史骑着龙，两人双双升空而去。秦国的人后来建了凤女祠，祠里还能常常听到箫声。现在山西洪州西山顶山，还有一个石屋，里面有萧史的仙坛，还有萧史本人的图像。不知是哪朝哪代留下的。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

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鸟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赉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

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

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赉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赉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百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

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飨也，但恐不尽尔。”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

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

某还，数日至登川，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出《仙传拾遗》及《广异记》）

【译文】

徐福字君房，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

秦始皇时，西域大宛国有很多冤屈死的人横陈在野外道旁。有些鸟衔来一种草盖在死人脸上，死者就立刻复活了。官府把这件事奏报给秦始皇，秦始皇就派人带着那种草到北城请教鬼谷子。

鬼谷子说那草是东海里祖洲的不死草，长在琼玉的田地里，也叫养神芝，叶子像菰米，不成丛地生长，一株不死草就能救活上千人，始皇听后认为这种不死草一定可以找得到。

就派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着楼船出海去找祖洲。然而徐福出海后一去不回，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后来沈羲得道成仙时，道家始祖黄帝和老子派徐福为使者来接沈羲升天。徐福当时是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他们一起到人间来接沈羲。从此人们才知道徐福已经得道成仙了。

唐朝开元年间，有个读书人得了个半身枯瘦变黑的怪病，请了宫中的御医张尚容等来看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病人把全家聚在一起商量说：“我已经病成这样了，还能活多久呢？我听说大海里有神仙，干脆我就去求仙方吧，也许就能治好我的病呢。”家里人留不住他，只好给他派一个仆人，带上粮食来到山东登州的大海边上，正好看见海边有条空船就让他上了船，把东西也放到船里，张起船帆，随着风就走了。

这个士人在海上漂流了十几天，靠上了一个孤岛，见岛上有好几百人，好像正在朝拜一个什么人。士人上岸后，见岸边有个女人在洗药，就向那女人打听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那女人朝远处指了指说：“你看那边在大床当中坐着的那个白发老翁，那就是徐君，大家都在朝拜他。”士人又问徐君是什么人。女人说：“你没听说过秦始皇时出海求仙的徐福吗？”士人说知道。女人说：“他就是徐福。”

过了一会，朝拜的人都散了，士人就上前拜见徐福，说了自己的病情，请求徐福给治疗。徐福说：“你得的是必死的病，但遇到了我，你就能活了。”徐福起初给士人一些很好吃的饭食，但盛饭的碗特别小，士人嫌碗小饭太少。徐福说：“你能把碗中的饭吃完，我就再给你添，管你吃饱，只怕你连这小碗里的饭都吃不完呢。”士人就大口地吃饭，没吃几口，就像吃了好几大盆饭似的，很快就饱了。徐福又给他酒喝。酒杯也极小，刚喝一点儿就醉了。

第二天，徐福又给士人几粒黑色药丸让他吃下去，吃下去以后，就便出了好几升黑色的稀水，病就好了。士人请求在徐福这里作点事。徐福说：“你是人世上有官位的人。留在这儿不合适，我会让你乘着东风回去，你别怕道路太远回不去家。”徐福给了他一袋黄色的药，并说：“这药能治任何疾病，再遇见有病的人，可以用羹匙量着喝一点就能治好病。”

士人回到登州以后，把药献给宫中。当时唐玄宗把那药给有病的人吃。一吃病就治好了。

王母使者

汉武帝天汉三年，帝巡东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献灵胶四两，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也，以为西国虽远，而贡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华林苑，射虎兕，弩弦断。使者时随驾，因上言，请以胶一分，以口濡其胶，以续弩弦。帝惊曰：“此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对牵引之，终日不脱，胜未续时也。胶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黄白，盖神马之类。裘入水终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悟，厚赂使者而遣去。集弦胶出自凤驎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绕之。上多凤驎，数万为群。煮凤喙及驎角，合煎作胶，名之“集弦胶”，一名“连金泥”。弓弩已断之弦，刀剑已断之铁，以胶连续，终不脱也。（出《仙传拾遗》）

【译文】

汉武帝天汉三年，武帝到东海巡游，西王母派了使者献给武帝四两灵胶和一件吉光毛皮袍子。武帝把这两件礼物交给宫外的大库收存。并不知道灵胶和皮袍有什么妙用，认为西方仙国虽然遥远，但送来的这两件礼物却没什么特别，对前来送礼的王母使者，也没什么赏赐，也没有送走。后来有一次武牵到华林苑狩猎，用弓箭射虎和犀牛，弓弦突然断了，王母的使者正好在武帝身帝随侍，就对武帝说：“请您拿一分王母献来的灵胶，用嘴把胶浸湿后，就可以把断了的弓弦接好。”武帝照使者的话做，果然把断弦接上了，而且让几个武士从两面使劲拽弓弦，弓弦也不断，比没断时还要结实。武帝惊奇地赞叹说：“这灵胶可真是宝物啊！”灵胶呈青色，像碧玉一样闪光。那吉光皮袍是黄里透白的颜色，是用神马的皮毛作的，放在水里不沉，放在火里也烧不焦。武帝这时明白两件礼品都是珍贵的宝物，就重赏了使者礼送他回去。那灵胶产自凤驎洲，洲在西方大海中，整个洲是个正方形，长宽都是一千五百里，四面是连羽毛都浮不起的弱水环绕着。洲上有很多凤和独角宝马，好几万匹马群居在一起，把凤的嘴和独角马的角放在一起煎熬，就熬成了灵胶，起名叫“集弦胶”，又叫“连金泥”。弓弩断了的弦和折断了的刀剑只要用这胶一粘，立刻就接好了，而且永远不会再断裂了。

月支使者

汉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乏，以付外库。

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黄色。国使将以呈帝，帝见使者抱之以入，其气秃悴，尤怪其所贡之非。问使者曰：“此小物，何谓猛兽？”

使者对曰：“夫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计其大小。是以神驎为巨象之王，凤凰为大鹏之宗，亦不在巨细也。臣国此去三十万里，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中国将有好道之君矣。我国王将仰中土而慕道风，薄金玉而厚灵物。故搜奇蕴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乘肥车而济弱水，策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径，艰苦蹊路，于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夭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魍魉。夫此二物者，实济众生之至要，助至化而升平。岂图陛下，乃不知贵乎！是臣国占风之谬也。今日仰鉴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视则贪恣，口多言则犯难，身多动则注贼，心多节则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

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敕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令发一声，兽舔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雳之响。又作，两目如礒磹之炎光，久乃止。

帝登时颠蹶，掩耳振动，不能（能原作然。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自止。侍者及（及原作乃。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见兽，皆相聚屈迹如也。

帝恨使者言不逊，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

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气经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录余香。一旦函检如故，而失香也。

此香出于聚窟洲人鸟山，山上多树，与枫树相似，而香闻数里，名为返魂树。亦能自作声，如群牛吼，闻之者心振神骇。伐其木根，于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粒状，令可丸，名为惊精香，或名振灵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种六名。斯实灵物也。（出《仙传拾遗》）

【译文】

汉代延和三年春天，汉武帝驾临安定。西胡月支国的国王派使者向汉武帝进献了四两香料。香料像麻雀蛋一样大小、像桑椹那样紫黑色。汉武帝认为香料并不是中国缺少的珍品，就交给了外库。

月支国使者又献了一头猛兽，像出生五六十天的狗，有狸猫那么大，毛是黄的。汉武帝见月支国使者抱着这么个东西进了大殿。看那个动物皮毛秃疏没精打采的，心想这月支国弄个什么玩意来进贡，心里不太高兴，就问使者：“这么个小动物，称得上什么猛兽啊？”

使者回答说：“能统领千禽百兽的动物，不一定非得是庞然大物。独角的神马可以统领庞大的象而称王；凤凰也不大，但可以镇住展翅几十里宽的大鹏，可见大小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月支国离这里三十万里，但我国东风像柔和的旋律一样，千日吹拂，高天的云中也合乐曲之吕，多少个月音乐声也不散。中国出现了一位爱好修道的君王，我们月支国国王一直仰慕中原的兴盛、尊崇道家风范，所以视金玉为粪土，却特别看重神灵宝物。因而千方百计找到了这种神香，深入天林捕到了这只猛兽，为了寻找宝物，我们国王不惜乘着骏马拉的车渡过弱水河，骑着骏马穿越大沙漠，长途跋涉，路上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整整用了十三年的时间。这神香能够救活将死的病人，这猛兽能避除各种妖魔鬼怪，所以这两件宝物是救济百姓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想到皇帝陛下您竟不觉得这两件宝物的珍贵。莫非是我们月支国的卜者算卦算错了吗？现在我拜见陛下，您不是一位高尚明君。人们常说，眼睛看得多了会贪心不足，说话说多了会招惹是非，身体好动会招致伤害，心中的欲望多就会奢侈，没有听说过一个君王有这四多而能治理好天下的。”

汉武帝听了这番话后，虽然没说话，但心里很不痛快。就叫使者让那头兽叫一声听听看到底怎么样，使者就用手指着那兽让它叫一声，那兽伸出舌头舔了半天嘴唇，突然一声吼叫，声音大得像天空中响起一声响雷。接着又吼了几声，两只眼睛发出闪电般的白光，半天才停下来。

汉武帝被这猛兽的吼声吓得差点昏过去，两手捂住耳朵也挡不住声音进入耳中，几乎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侍护在他身边的扈从和武士吓得连仪杖和刀枪都扔掉了。

武帝更加讨厌这头怪兽，让人把它送到上林苑里喂老虎。然而老虎们一见这头怪兽，立刻吓得聚在一起连动都不敢动了。

武帝忌恨月支使者在金銮殿上出言不逊，打算问他的罪。然而第二天连使者带怪兽都不见了。

到了始元元年时，京城大闹瘟疫，病死的人有一多半，武帝就取来月支国贡的神香在城里点燃，没想到凡是死了不超过三天的人都活过来了。香气过了三个月还不散，这一下武帝相信神香是奇珍异宝，就把剩下的神香珍藏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天打开来看，神香却不知怎么消失了。

据说这种神香出于东海中的仙岛“聚窟洲”的人鸟山上，这座山中树很多和枫树差不多，树发出的香气传到几里地之外。名叫“返魂树”，这种树本身能发出像牛群吼叫的声音，使人听了心惊胆战，把这种树的根砍来放在玉制的锅里熬煮后把汁取出来，再用小火慢慢煎熬，一直煮成黑色软糖稀的样子再把它制成药丸，这种药丸名叫“惊精香”，也叫“振灵丸”，还叫“返生香”，“振檀香”，“却死香”，一共有六个名字。看来这种香确实是神灵的珍宝。

卫叔卿

卫叔卿者，中山人也。服云母得仙。

汉仪凤（二字有误）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闲居殿上，忽有一人乘云车，驾白鹿，从天而下，来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许，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惊问曰：“为谁？”答曰：“吾中山卫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语。”叔卿本意谒帝，谓帝好道，见之必加优礼。而帝今云是朕臣也，于是大失望，默然不应。忽焉不知所在。

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见。但见其子名度世，即将还见。帝问云：“汝父今在何所？”对曰：“臣父少好仙道，尝服药导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余年。云当入太华山也。”帝即遣使者与度世共之华山，求寻其父。到山下欲上，辄火，不能上也。

积数十日，度世谓使者曰：“岂不欲令吾与他人俱往乎。”乃斋戒独上。

未到其岭，于绝岩之下，望见其父，与数人博戏于石上。紫云蔚蔚于其上，白玉为床，又有数仙童执幢节，立其后。度世望而载拜。

叔卿曰：“汝来何为？”

度世曰：“帝甚恨前日仓卒，不得与父言语，今故遣使者梁伯，与度世共来，愿更得见父也。”

叔卿曰：“前为太上所遣，欲诫帝以大灾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国祚可延。而强梁自贵，不识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语，是以去耳。今当与中黄太乙共定天元，吾终不复往耳。”

度世曰：“不审向与父并坐是谁也？”

叔卿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火低公、飞黄子、王子晋、薛容耳。今世向大乱，天下无聊，后数百年间，土灭金亡。汝归，当取吾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书，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云而行。道成，来就吾于此。勿得为汉臣也，亦不复为语帝。”

度世于是拜辞而去，下山见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头于度世，求乞道术。

先是度世与之共行，见伯情行温实，乃以语之。梁伯但不见柱下之神方耳。后掘得玉函，封以飞仙之香，取而饵服。乃五色云母，遂合药服之，与梁伯俱仙去。留其方与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出《神仙传》）

【译文】

卫叔卿是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一带）郡人。因为长期服用云母石而得道成仙。

汉仪凤三年（按：汉没有“仪凤”这个年号，原文有误。）八月壬辰这天，汉武帝刘彻在金殿上闲坐。忽然有一个人坐着白鹿拉的云车从天而降，来到殿前。这位仙人有三十来岁，面貌像孩童般红润，穿着羽衣戴着天神的金冠。

汉武帝惊讶地问：“您是谁？”

那仙人回答说：“我是中山郡人卫叔卿。”

武帝说：“你如果真是中山郡人，那你就是我的臣民了，可以到我跟前来说话。”

卫叔卿本来听说汉武帝喜好修道才来拜见，以为武帝看见他以后会对他特别优待尊重。如今一见面汉武帝就摆出君王见臣子的架子，心里大失所望，就不再应声。接着就忽然消失了。

汉武帝挺后悔，就派了个使者叫梁伯的到中山郡，到处寻访卫叔卿，没找到。只找到了卫叔卿的儿子叫卫度世，使者就把卫度世带回来见武帝。

武帝问他：“你父亲现在什么地方？”

卫度世说：“我父亲从少年时就好修道求仙。曾服丹、石之类的药希望能超世登仙，他从来不过问世间的事，离家出去，已经四十多年了。他曾说过，将来要进太华山去修炼。”

武帝就又派了使者和卫度世一起到华山去找卫叔卿。

到了山下打算往山上爬，一看山上有大火没法上去。等了几十天大火也不熄灭。卫度世说：“我父亲大概是不愿带你一起上山，才兴起这大火的吧。”

于是卫度世就斋戒祈祷后独自上山去。还没走到山顶，在一座悬崖的下面看见了他的父亲卫叔卿，正和几个人坐在山石上下围棋。只见他头顶紫色的云霞缭绕不绝，坐的是玉石做的床，还有几个仙童打着伞盖执着符节站在他身后。

卫度世向着父亲恭敬地叩拜。

卫叔卿问道：“你来作什么？”

度世说：“皇上前些日子和您见面太仓促，没能和您好好谈谈，所以派了使者梁伯跟了我一块来找您。皇上希望能再见您一面。”

卫叔卿说：“上次是天帝派我去的，为了警告武帝人间要有大灾难，告诉他大灾来临的时间和消灾的办法，好使他的国运能够延长一些。没想到这个家伙十分傲慢自负，根本不懂得道学的真谛。反而对我摆起皇帝的架子让我向他称臣。我不想告诉他了，所以才离去。现在我要去和中黄太乙神一同校定天界的历法，我不会再去见他了！”

度世又问道：“不知道和您坐在一起的都是谁呢？”

卫叔卿说：“他们是洪崖先生、许由、巢父、飞黄子、王子晋和薛容。现在人间将要大乱，天下无人治理，以后几百年中阴阳五行中的土和金都将衰亡，人间一片混乱。你回去以后，可以取出我藏在屋子西北角大柱子下的玉匣，匣里有天神写在绢上的经文，你按上面写的药方服药，一年后就可以驾云飞行。成仙后还到这里来找我。这些事回去后也不必对皇帝说。”

于是度世拜别了父亲，下山后见到使者梁伯，什么也没告诉他。

但梁伯心想度世上山后一定有所收获，就向度世磕头，请求把道术传给他。

度世和梁伯一同来华山时，见梁伯为人忠厚诚实，就把见到父亲的情形告诉了他。梁伯虽然从度世那里知道了一些道术，但不知道柱子下面埋着神仙药方的事。

后来度世从家中柱子下挖出了玉匣，匣中封存着服后可以飞升成仙的神香，就取出来服用。原来这神香就是五彩的云母石，于是就配了药吃下去，也让梁伯吃了。后来两个人一同成仙飞升而去。度世把那仙方留给了他的儿子，世上也有不少人得到过那个仙方。

张楷

张楷字公超，有道术，居华山谷中。能为五里雾。有玉诀金匮之学，坐在立亡之道。人学其术者，填门如市，故云雾市。今华山有张超谷焉。（出《仙传拾遗》）

【译文】

张楷字公超，会道家的方术，住在西岳华山里。张楷能作法兴起五里大雾，还懂得治病的医道和“坐在立亡”的法术。向他学习道术的人使他的门庭若市，人们称他的府宅为“雾市”，因为他家的周围常有他兴起的雾气笼罩着。现在华山还有一条山谷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张公超谷”。

阳翁伯

阳翁伯者，卢龙人也，事亲以孝。葬父母于无终山，山高八十里，其上无水。翁伯庐于墓侧，昼夜号恸，神明感之，出泉于其墓侧。因引水就官道，以济行人。尝有饮马者，以白石一升与之，令翁伯种之，当生美玉。果生白璧，长二尺者数双。一日，忽有青童乘虚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谒群仙。曰：“此种玉阳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于亲，神真所感，昔以玉种与之，汝果能种之。汝当夫妇俱仙，今此宫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将巡省于此，开礼玉十班，汝可致之。”言讫，使仙童与俱还。翁伯以礼玉十班，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谓媒者曰：“得白璧一双可矣。”翁伯以白璧五双，遂婿徐氏。数年，云龙下迎，夫妇俱升天。今谓其所居为玉田坊。翁伯仙去后，子孙立大石柱于田中，以纪其事。（出《仙传拾遗》）

【译文】

阳翁伯是卢龙人，对双亲特别孝敬。父母死后埋葬在无终山，山有八十里高，上面没有水。阳翁伯在父母的坟旁盖了一间房守灵，白天黑夜的痛哭，感动了天神，天神在坟墓旁开出一条清泉。他就把水引向官道，供行人取用。有一次，有一个来泉边饮马的人送给阳翁伯一升白石子儿，让他种在地里，就会生出白玉来。阳翁伯把石子儿种下以后，果然生出白玉石，其中二尺长的白璧就有好几双。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天界的仙童凌空而降，带领阳翁伯来到海上仙山，让他拜见群仙。并介绍说：“这就是种玉的阳翁伯。”这时一位仙人说：“你对待父母十分孝顺，感动了天神，把玉石的种子给了你，你果然种出了玉。你和你的妻子都应该成仙，现在这个宫就是你以后居住的地方。今后天帝会到这儿巡游视察，把十块玉作为礼物，你可以把它献给天帝。”说罢，让那仙童送阳翁伯回去。阳翁伯就把十块玉送给仙童。北平徐氏有个女儿，阳翁伯想向她求婚，让人去向徐氏说媒。徐氏对媒人说：“让翁伯给我一对白璧作聘礼就可以了。”翁伯给了徐氏五对白璧，就娶了徐氏的女儿。过了几年，云中有龙降下来，阳翁伯夫妻就乘龙升天了。现在人们还把他们的屋宅叫“玉田坊”。阳翁伯成仙以后，他的子孙在田中立了个大石柱子记录他成仙的事。

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刘政　孙博　天门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陈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当周末战国之时，合纵连衡之际，居大夏小夏山。以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难以速就。四海多事，笔扎所先。乃变篆籀之体为隶书。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于人，征之入秦，不至。复命使召之，敕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统天下，孰敢不宾者！次仲一书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当杀之，持其首来，以正风俗，无肆其悍慢也。”诏使至山致命，次仲化为大鸟，振翼而飞。使者惊拜曰：“无以复命，亦恐见杀，惟神人悯之。”鸟徘徊空中，故堕三翮，使者得之以进。始皇素好神仙之道，闻其变化，颇有悔恨。今谓之落翮山，在幽州界，乡里祠之不绝。（出《仙传拾遗》）

【译文】

王次仲是古时的神仙。那时正是周朝末年战国时代，各国正互相纷争征伐，策士们到处游说“合纵连横”策略的时候，王次仲正住在大夏山小夏山中。他认为当时通行的篆体字，写起来很费事而用处不广，而且人们很难在短时期内学会使用篆字。现在天下这么纷乱，事情繁杂，文字的普及是很重要的。王次仲就把篆体、籀体字变化成隶书，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认为王次仲改革文字为统一大业立下了功勋，就请他到秦国来作官，但王次仲拒绝了。秦始皇很生气，又派了使者去传诏让王次仲入秦，并对使者说：“我征服了各诸侯国，统一了天下，谁敢不臣服我！王次仲不过是一个书生，竟敢违抗天子的圣命，何等狂妄。这次你去召他，他如果再不来，就杀掉他，提他的头来见我，以正法纪，让他这种人再不敢傲慢抗上！”使者到了山里见到王次仲，宣示了秦始皇的诏命，王次仲立刻变成一只大鸟振翅飞去。使者又惊又怕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哀求说，“您这样作，叫我怎么回去向皇上交差啊，皇上非杀了我不可。请大仙可怜可怜我吧！”那大鸟在空中盘旋了半天，故意落下三根翎毛，使者只好拿着这三支羽毛回去向秦始皇复命。秦始皇向来爱好修道求仙的事，听使者说王次仲已经变成了神仙，挺悔恨的。王次仲变大鸟的地方叫“落翮山”，在现在的河北（古幽州），老百姓一直在祭祀他。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

世多学者，与儒家分途，务尚俭约，颇毁孔子。

有公输般者，为楚造云梯之械以攻宋。墨子闻之，往诣楚。脚坏，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见公输般而说之曰：“子为云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公输般曰：“吾不可以已，言于王矣。”

墨子见王曰：“于今有人，舍其文轩，邻有一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

王曰：“若然也，必有狂疾。”

翟曰：“楚有云梦之麋鹿，江汉之鱼龟，为天下富，宋无雉兔鲋鱼，犹梁肉与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无数丈之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闻大王更议攻宋，有与此同。”

王曰：“善哉，然公输盘已为云梯，谓必取宋。”于是见公输般。

墨子解带为城，以幞为械，公输般乃设攻城之机。九变而墨子九拒之，公输之攻城械尽，而墨子之守有余也。公输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

王问其故。

墨子曰：“公输之意，不过杀臣，谓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乃止，不复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于是数闻左右山间，有诵书声者，墨子卧后，又有人来，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见一人，乃起问之曰：“君岂非山岳之灵气乎，将度世之神仙乎？愿且少留，诲以道要。”

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来相候。子欲何求？”

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相毕耳。”

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复须师。”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验，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

至汉武帝时，遣使者杨违，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视其颜色，常如五十许人。周游五岳，不止一处。（出《神仙传》）

【译文】

墨子名叫翟，是战国时代宋国人，任宋国的大夫。他平时编撰著述经学典籍，更勤于道家方术的修炼，曾著了十篇文章，号称墨子。世上很多人学习他的理论，他的论点和孔、孟的儒家分歧很大，提倡勤俭节约，对孔子的学说提出不少批评。

有位能工巧匠公输般为楚国造了攻城用的云梯，帮助楚国攻宋国。墨子听说后就急忙往楚国赶，路上脚磨破了，就把衣裳撕下来包上脚，七天七夜终于到了楚国。墨子见了公输般后劝说道：“你为楚国造了云梯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楚国土地广阔肥沃，宋国的老百姓却没有足够的地种，索取宋国的不足去增加富裕的楚国，这是不聪明的作法。宋国没有罪你却要去攻打它，这是不仁义的作法。你明明知道这种作法不对而不去向楚王劝告和他争辩，这是你对楚王不忠诚。争辩了却没有收效，说明你的态度还不坚定，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公输般说，“攻宋的事已经定了，由不得我，我已经对楚王说过同意他攻宋的话，我没法改口了。”

墨子就直接去见楚王，对楚王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扔掉自己华丽的马车却要去偷邻居的一辆破车；放着自己的锦锻袍服不穿，却要去盗取邻居一件短衫；放着自己家的鱼肉不吃，却要去偷邻居的粗糠野菜，大王您说这是个什么人呢？”

楚王说，“要真有这么个人，我看他一定是个疯子。”

墨子说：“楚国有湖北湖南云梦泽盛产的麋鹿，有长江汉水盛产的鱼、龟，是天下最富足的国家。而宋国连山鸡、鲋鱼和野兔都没有，这就像把鱼肉和糠菜相比一样。楚国盛产杞树、桑树、梓树和豫章树，而宋国连几丈高的树都没有，这就像锦锻袍服和短衫相比一样。我听说大王打算攻打宋国，这不和您说的那个疯子一样了吗？”

楚王说：“你说得很好。但是公输般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他说一定能攻下宋国。”

于是墨子又要求公输般来见。墨子解下自己的衣带放在桌上假设是宋国的都城，又摘下头巾假设是宋国守城的士兵和武器，公输般就摆布他攻城的武器和战术。公输般攻城的战术变化了九次，都被墨子挡住了。公输般攻城的武器战法都用尽了，而墨子防守的策略还绰绰有余。

公输般说：“现在我已经知道怎么攻破你了，但是我不说。”墨子说：“我也知道你将用什么方法攻我，我也不说。”楚王问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是只要杀了我，宋国就守不住了。然而他不知道，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就带着我布置的守城武器和战术在宋国都城上等待楚国的进攻呢。就是把我杀了，宋国的防御武器和战术仍然存在，楚国也不可能取胜！”楚王只好改弦易辙，不再攻打宋国。

墨子活到八十二岁那一年，自己感叹地说：“世间的事我已经全经历过，也全知道了，一个人的福禄、荣誉和官位不是永远不变的，我已看透了世间的一切，将离开纷杂的尘世，去追随能吞云吐雾呼石成羊的神仙赤松子漫游去了！”

后来墨子就进了周狄山，专心致志于道术的修炼，一心想得道成仙。他经常听到有读书的声音，有一次他睡下以后，有一个人到他跟前来，脱下衣服替他盖上脚。墨子就偷偷看，发现身边有一个人，就立刻起来问那人：“您是不是这山岳中的神灵，特意来超度我成仙的呢？如果是，那就请您等一会儿，对我教诲传授一些修道的诀窍吧！”

那位神仙说：“我知道你诚心修道，所以特地来见你。你有什么要求呢？”

墨子说：“我想长生不老，寿命和天地相同。”于是那位神仙就授给他写着修道要诀的绢书和用朱草的花配制药丸的秘方，以及道教的法则戒律和阴阳五行变化的经书，一共二十五篇，并对墨子说：“你本来就有仙风道骨，又聪慧通灵，得到我给你的这些东西后就能成仙，不需要再拜师学道了。”

墨子拜谢接受了神仙的授予并按经卷上的要求去作，得到了具体的验证，就根据体会把那二十五篇经卷的要点编撰成书，书名叫“五行记”。墨子修成了地上的神仙，隐居起来避开了战国时代的纷争混乱。

汉武帝时，皇帝刘彻派了杨违作使者，带着白玉和锦缎去聘请墨子，墨子坚拒不出山。使者看墨子的容颜，仍然像五十来岁的人。

刘政

刘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学无不览。以为世之荣贵，乃须臾耳，不如学道，可得长生。乃绝进趋之路，求养生之术。勤寻异闻，不远千里。苟有胜己，虽奴客必师事之。复治墨子五行记，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余岁，色如童子。能变化隐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万人。又能隐三军之众，使成一丛林木，亦能使成鸟兽；试取他人器物，易置其处，人不知觉。又能种五果，立使华实可食。坐致行厨，饭膳俱数百人。又能吹气为风，飞砂扬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壶器，便欲颓坏；复指之，即还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数千里。能嘘水兴云，奋手起雾，聚土成山，刺地成渊。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鱼鳖蛟龙鼋鼍，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气，方广十里，直上连天，又能跃上。下去地数百丈。后去不知所在。（出《神仙传》）

【译文】

刘政是江苏沛县人，才华横溢，博古通今。他认为世上的荣华富贵都如过眼烟云，不如去学道，可以得到长生不老。于是他就自己断绝了求官的门路，求索研究养生修炼的方木。只要听到奇异的传说，就不远千里去了解。只要遇到比自己强的人，那怕他是奴仆门客，也要拜为自己的老师向他们求教。他按照墨子的《五行记》去修身养性，还经常服用灵丹秘方“朱英丸”，活到一百八十多岁时容貌还像个少年人。他修炼得能变化和隐身，能把自己分成一百个人，再分成千人万人。他还能把千军万马隐蔽起来使他们变成一丛树木，也能把三军变成鸟兽。他可以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或转移到别的地方而毫不被人发现。他还能种植各种果树，种子落地后马上就长大开花并结出能吃的果实。他不动地方就可以做饭炒菜，供几百个人用餐。他并能吹气成风，掀起飞砂走石，只要用手一指，被他指到的房屋、器具、山陵就立刻崩塌毁坏。再一指被他毁坏的东西又可以立刻复原如初。他能凭空变出来美丽的女子，还能兴起水患和火灾。一天之内他可以奔走几千里，还能用嘴喷水变云，手一挥就生起弥天大雾，把土聚成山岳，把地钻成深潭。他能一会变成老人一会儿变成少年，一会儿身材高大无比一会儿又变得十分矮小。他涉水不湿鞋，能在水面上行走，能云集江河湖海中的龟鳖虾蟹和蛟龙，使它们都上岸聚集。他能够口吐五色云气覆盖十里地，云气直冲青天，和天空溶为一体，他只要一跳，就可上天和入地好几百丈。后来也不知道这个刘政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孙博

孙博者，河东人也。有清才，能属文，著书百余篇，诵经数十万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术。能令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数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树生草则焦枯，更指还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军中者，捕之不得。博语奴主曰：“吾为卿烧其营舍，奴必走出，卿但谛伺捉之。”于是博以一赤丸子，掷军门，须臾火起烛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乃复以一青丸子掷之，火即灭，屋舍百物，如故不损。博每作火有所烧，他人以水灌之，终不可灭，须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从己蹈之，俱不沾灼，又与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饮食作乐，使众人舞于水上。又山间石壁，地上盘石，博入其中，渐见背及两耳，良久都没。又能吞刀剑数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镜为刀，屈刀为镜，可积时不改，须博指之，乃复如故。后入林虑山，服神丹而仙去。（出《神仙传》）

【译文】

孙博是山西河东郡人，很有才华，善作文章，曾写文章一百多篇，背诵经书几十万字。晚年时孙博爱好道家学问，研究墨子关于道学的论述。他能让草木、金属、石头着起火来，燃烧的火光照亮好几里地，他自己也能起火燃烧，从嘴里喷出火来，用手一指大树草丛，立刻就变得焦黄枯死。再一指，大树和草丛就又恢复原状。有一次，有个人的奴仆逃跑后藏在军营里，抓不到他。孙博就对奴仆的主人说：“我可以为你发火焚烧营房，那时你的奴仆一定会从营房里跑出来，你就等着抓他吧。“于是孙博就把一枚红色的丸子扔到军营门里，片刻之间燃起熊熊烈火，那奴仆果然跑出营房，被他的主人抓住。孙博又用一枚黑色的丸子扔进营门，火立刻就灭了，军营中的房舍和所有的东西像没着火时一样毫无损坏。当孙博作法兴火烧什么的时候，别人用水浇火，火始终不灭，必须过一阵由孙博发令让火停止燃烧火才能熄灭。孙博在水里走身上不湿，在火里钻身上不燃，他还能让千百个人跟着他在水里钻火里走，所有的人都不沾水不被火烧。他能在水面上铺开席褥，请大家坐在上面饮酒作乐，还能让大家在水面上跳舞而不湿不沉。孙博能钻进山间的石壁和地上的石板里去，起初还能看见石壁里有他的后背和两只耳朵，过了半天就消失在石壁里了。他还能吞下几千把刀剑，能自由地出入于墙壁里，好像墙壁原来就有洞似的。他能把铜镜扯拉成刀剑，又能把刀剑团弄成镜子，变形之后就定了形，只有他用手指一下，才能恢复原形。后来，孙博进到林虑山中，服用了神丹灵药，成仙西去。

天门子

天门子者，姓王名纲，尤明补养之道。故其经曰：“阳生立于寅，纯木之精；阴生立于申，纯金之精。天以木投金，无往不伤，故阴能疲阳也。阴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审其盛衰。我行青龙，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阴人之情也，每急于求阳，然而外自收（收原作戕，据明抄本改）抑，不肯请阳者，明金不为木屈也。阳性气刚躁，志节疏略。至于游宴，言和气柔，词语卑下，明木之畏于金也。”天门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岁，犹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出《神仙传》）

【译文】

天门子原名叫王纲，非常精通阴阳互补互养的学问。在他所著的关于修炼的著作中说，“阳刚之气发生在天亮前的寅时，是属阴阳五行中‘木’的精华。而阴柔之气生在申时，是阴阳五行中‘金’的精华。‘金’位在西方属秋，所以‘金’有肃杀之气。上天把木投于金，木就会被金克伤，所以阴气能损伤阳气。女子属阴，她们在脸上抹粉涂脂，就是本能地学‘金’那种耀眼的光彩。所以凡是修炼的道家真人，对女人的阴柔之气特别小心留神，研究阴阳相生相克的道理，注意阴阳的盛衰变化。修道者仰仗于东方的青龙星，而女人则属于西方的白虎星，用南方属阴的朱雀星来镇服北方属阳的玄武星，就能得到长生的道术。此外，女人在情感上有强烈的欲望，常常急切地追求男人，但表面上又故作控制压抑，不肯主动表现出追求男人的欲望，表现出了不肯向男子屈服的姿态。男子性情刚烈暴躁，节操志气比较坚定。平时在游玩宴饮时，男子对女人却又十分温柔和柔顺，言谈话语中表现出讨好和追求，这说明木怕金，阳惧阴的道理。”天门子由于按这些道理去修身养性。所以活到二百八十岁面貌仍然像童子少年。后来他常服用珍珠泡的酒，终于得道成仙，进了北海中玄洲山里去了。

玉子

玉子者，姓韦（明抄本韦作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学众经，周幽王征之不出。乃叹曰：“人生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去死转近。而但贪富贵，不知养性命，命尽气绝则死，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于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乃师长桑子，具受众术。乃别造一家之法，著道书百余篇。其术以务魁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能起飘风，发屋折木，作雷雨云雾。能以木瓦石为六畜龙虎立成，能分形为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喷之，皆成珠玉，亦不变。或时闭气不息，举之不起，推之不动，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数十日乃起。每与子弟行，各丸泥为马与之，皆令闭目，须臾成大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气五色，起数丈，见飞鸟过，指之即堕。临渊投符，召鱼鳖之属，悉来上岸。能令弟子举眼见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务魁时，以器盛水着两肘之间，嘘之，水上立有赤光，辉辉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内饮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后入崆峒山合丹，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译文】

玉子原名叫韦震，是南郡人，他少年时就爱读各种经书，周幽王曾召他作官，他不愿出山。他常常感叹说：“人生在世上，过一天少一天，离生越远，离死却越来越近。有的人贪图荣华富贵，却不知道修身养性，大限临头就会气绝身亡。人死了，虽然位居王侯，金玉珍宝聚敛如山，其实和粪土有什么不同呢？看来只有得道成仙，才可以使生命无穷无尽。于是他拜道学家桑子为师，学习了很多道家的法术。并把各种道家理论融汇贯通，自成一家，写了论述道术的文章一百多篇。他主要是论述养神藏气和修道的关系，对阴阳五行的道理也研究得很透彻，并运用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奥秘来养性治病，消灾免祸。他能兴风掀毁房屋折断树木，也能兴雷播雨散布云雾。他能把木头瓦石作成活生生的龙、虎和牛、马、羊、狗、猪、鸡，还能把自己分成千百个人。他能在江海上行走。嘴里含着水喷出去就能变成珍珠，珍珠绝不会再变成水珠。有时他一运气，可以不呼不吸，这时就举不起他推不动他，不能使他身子弯屈，弯屈后又不能使他伸直，可以一次闭气几十天一百多天纹丝不动。有时他和弟子们出行，他就把泥团成马，让弟子们闭上眼睛，泥马立刻变成高头大马，而且骑上就能日行千里。他还能口吐五色云气，云气有几丈高。看见空中的飞鸟，他用手一指，鸟儿就立刻掉下来。他在深潭里扔进一道神符就能把鱼鳖之类召上岸来。他能让弟子们抬眼看见千里之外的东西，但看的时间不太长。每当他进行藏神养气的修炼时，就用器皿盛上水，放在两肘之间，一吹气，水上立刻发出红色的光，光芒能升起一丈多高。用这施过法术的水治病，内脏的病喝它，外在的病用这水洗，都能马上治好。后来进入洛阳崆峒山炼丹，白天升天成仙而去。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阳南关人也，即东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濛性慈悯，好行阴德，廉静博学。逆覩周室将衰，不求进于诸侯。常叹人生若电流，出处宜及其时。于是师北郭鬼谷先生，受长生之术，神丹之方。后入华山，静斋绝尘，修道合药，乘龙驾云，白日升天。先是其邑歌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闻之，因改腊为“嘉平”。（出《洞仙传》）

【译文】

茅濛字初成，是陕西咸阳南关人，是东卿茅君盈的高祖。茅濛性情慈悲良善，平日常积德行善，俭朴素净，博学多闻。他预见周朝将越来越衰败，所以从来不到诸侯那里求官作。他常常感慨于人生转眼即逝，要抓住适当的时机自己处理好自身的事。于是他拜北城鬼谷子为师，跟他学习长生之术和仙丹秘方。后来他又进入华山，远离尘世静心修炼，修道炼丹，后来乘龙驾云，白日成仙升天。在他成仙之前都城里就流传着一首歌谣：“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嘉平是腊月的一种叫法）。”秦始皇听说后，就把腊月改名叫“嘉平”了。

沈羲

沈羲者，吴郡人，学道于蜀中。但能消灾治病，救济百姓，不知服食药物。功德感天，天神识之。羲与妻贾共载，诣子妇卓孔宁家还，逢白鹿车一乘，青龙车一乘，白虎车一乘，从者皆数十骑，皆朱衣，仗矛带剑，辉赫满道。问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为问之？”骑人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来，履行无过。寿命不长，年寿将尽。黄老今遣仙官来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是也；度世君司马生，青龙车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车是也。”须臾，有三仙人，羽衣持节，以白玉简、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识。遂载羲升天。升天之时，道间锄耘人皆共见，不知何等。斯须大雾，雾解，失其所在，但见羲所乘车牛，在田食苗。或有识是羲车牛，以语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将羲藏山谷间，乃分布于百里之内，求之不得。四百余年，忽还乡里，推求得数世孙，名怀喜。怀喜告曰：“闻先人说，家有先人仙去，久不归也。”留数十日，说初上天时，云不得见帝，但见老君东向而坐。左右敕羲不得谢，但默坐而已。宫殿郁郁如云气，五色玄黄，不可名状。侍者数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树，众芝丛生，龙虎成群，游戏其间，闻琅琅如铜铁之声，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书着之。老君身形略长一丈，披发文衣，身体有光耀。须臾，数玉女持金按玉杯，来赐羲曰：“此是神丹，饮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寿万岁。”乃告言：饮服毕，拜而勿谢。服药后，赐枣二枚，大如鸡子，脯五寸，遗羲曰：“暂还人间，治百姓疾病。如欲上来，书此符，悬之杆稍，吾当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赐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验也。（出《神仙传》）

【译文】

沈羲是吴郡人，曾在四川学道。他长期救济百姓，不用服药就能治好病人。他的功德感动了上天，天神都非常赞赏他。有一次，沈羲和妻子贾氏一同乘车到儿媳卓孔宁家串门，回来的路上，遇见白鹿、青龙和白虎驾的三辆车，每辆车都有几十个骑马的随从，都穿着红袍，持着长矛挂着刀剑，辉煌显赫，堵塞了道路。这些人问沈羲“您是沈羲先生吗！”沈羲非常吃惊，不知他们是什么人，忙回答说：“我是沈羲。不知你们问我有什么事？”骑马的人说：“你为老百姓立下功劳，心中不忘道家的经义，从你小时到现在没有犯过什么过错。但你的寿命并不长，你的寿数快到头了。现在黄帝、老子派了仙官到人间来迎接你。乘白鹿车的是侍郎薄延之，乘青龙车的是度世君司马生，乘白虎车的是迎接你的使者徐福。”不一会儿，那三位神仙穿着羽衣持着旌节来到沈羲面前，把一只白玉板、一块刻在青玉上的证书和一块刻着字的红玉授给沈羲，沈羲不认识那些东西是什么。三位神仙就用车载着沈羲夫妇升天而去。他们升天时，在田地里耕作的人都看见了，不知他们是什么人。当时天上突然大雾弥漫，等雾散之后，就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只看见沈羲曾坐过的牛车在路上停着，驾车的牛在田里吃禾苗。有的人认识那车和牛是沈羲的，就跑去报告了沈羲家。沈羲的弟子担心是鬼怪把沈羲抓到山谷里藏起来了，就在周围百里以内到处寻找，但没找到。过了四百多年沈羲突然回来了，找到了他好多代之后的孙子，他叫沈怀喜。怀喜对沈羲说：“我听祖上说家中有先人成了仙很久没回来。”沈羲在家住了几十天，据他说刚升天时并没见到天帝，只看见太上老君面向东坐着，左右的人告诉沈羲不必跪拜，只默默坐着。宫殿里云雾笼罩，不时涌起五色云或黄色黑色的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老君周围有好几百人侍从，女的多男的少。宫殿院中有结着珠玉的树，到处生长着灵芝仙草，有很多龙虎在周围游戏，还听到叮叮当当的铜铁撞击的声音，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殿内四边墙上闪闪发光，上面写着神符。太上老君有一丈来高，披着长发，穿着有花纹写着文字的衣服，身体也发出闪光。不一会儿，有几名玉女用金盘端着玉杯来赏赐沈羲说，“这玉杯里是神丹，喝了可以长生。你们夫妻一人一杯，可以活一万年。”玉女还告诉沈羲喝完后行个礼，但不用感谢。服了仙丹后又赐给两枚枣子，像鸡蛋大，又赏给五寸大的一只果脯并说：“你暂且回到人间，给百姓治病。如果想到天上来，可以照这符写一道符挂在你家门外高竿上，我会去接你。”说罢把一张符和一张仙方给了沈羲。沈羲忽然昏昏睡去，醒时已在地上了。后来他多次使用那仙符都非常灵验。

陈安世

陈安世，京兆人也，为权叔本家佣赁。禀性慈仁，行见禽兽，常下道避之，不欲惊之，不践生虫，未尝杀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托为书生，从叔本游，以观试之。而叔本不觉其仙人也，久而意转怠。叔本在内，方作美食，而二仙复来诣门，问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妇引还而止曰：“饿书生辈，复欲来饱腹耳。”于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诚实，乃谓“叔本勤苦有年，今适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儿成而败。”乃问安世曰：“汝好游戏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无由知之。”二人曰：“汝审好道，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安世承言，早往期处，到日西，不见一人，乃起欲去，曰：“书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侧，呼曰：“安世汝来何晚也？”答曰：“早来，但不见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边耳。”频三期之，而安世辄早至。知可教，乃以药二丸与安世，诫之曰：“汝归，勿复饮食，别止于一处。”安世承诫，二人常来往其处。叔本怪之曰：“安世处空室，何得有人语？”往辄不见。叔本曰：“向闻多人语声，今不见一人，何也？”答曰：“我独语耳。”叔本见安世不复食，但饮水，止息别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贤，乃叹曰：“夫道尊德贵，不在年齿。父母生我，然非师则莫能使我长生。先闻道者，即为师矣。”乃执弟子之礼，朝夕拜事之，为之洒扫。安世道成。白日升天。临去，遂以要道术授叔本，叔本后亦仙去矣。（出《神仙传》）

【译文】

陈安世是京城人，被权叔本家所雇佣，他为人慈善厚道，走路时如果遇见禽兽，他就躲到道旁，不惊动它们，从来不踩死一只小虫，也从不杀生。陈安世十三岁时，他的主人权叔本非常爱好修道成仙的事，有两位神仙假托为书生，跟着叔本漫游各地以考察他，但叔本不知道两位书生是神仙。时间长了，叔本对二位书生就有些怠慢了。有一次，叔本在家里吃美味的食物。两个书生来到门外，问陈安世叔本在不在家，安世说在家，就进去告诉叔本。叔本打算出门去迎接两位书生，他老婆一把拉住他说：“两个饿急了的书生，又要来咱家饱餐一顿，别理他们！”于是叔本就让安世出门去对书生说自己不在家。两位书生说：“你刚才说他在家，现在又说不在，这是怎么回事呢？”陈安世说，“是主人让我这样说的。”两位书生见安世这样诚实，就说，“权叔本这人修道好多年都很勤奋，但我们两人来考察他，他却懈怠了，这是他自己失去了得道的机会，快要成功时却失败了。”接着就问陈安世：“你贪玩吗？”安世说：“我不爱玩。”又问：“你喜欢修道吗？”安世说：“我爱好道术，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两位书生说：“你如果真的爱好道术，明天早晨在路北的大树下等着我们。”安世记住了，第二天很早就到大树下等着，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不见一个人来，就打算回去，说：“书生一定是欺骗我呢。”没想到两个书生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喊他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呀？”安世说：“我早就来了，一直没看见你们呀！”两个书生说：“我们就坐在你身边嘛。”两位书生约会了安世三次，安世三次都是早早就来等着。二书生经过考验，知道安世可以受教了，就给了安世两枚药丸，并告诫说：“你回去以后，不要再吃饭，睡觉也单个儿睡在另一个地方。”安世遵照二书生的话做了，二书生就常到安世住处来。权叔本奇怪地说：“安世一个人住在空屋子里，怎么常听见他和别人说话的声音呢？”权叔本一进他屋里，看不见有什么人在那里。就问安世道：“我刚才听见你屋里有好几个人说话，现在却看不见有人，是怎么回事呢？”安世回答说，“是我在自言自语。”叔本发现安世不吃饭光喝水，而且独自住在别处，疑心他不是个平凡的人，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失去了得道的机会，就感叹地说：“一个人有无道德修行不在年纪大小。父母生了我，但没有师长的指点我就不可能得道长生。先得到道术的，就是我的老师。”于是叔本心甘情愿地给安世当徒弟，每天向安世跪拜求教，为安世清理打扫房间。后来安世修炼成功，白日升天成了仙，临升天之前，安世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叔本，叔本也得道成仙，升天而去。

卷第六　神仙六

张子房　东方朔　王乔　周隐遥　刘商

张子房

张子房，名良，韩国人也，避地于南阳，徙居于沛，后为沛国人焉。

童幼时，过下邳圯桥，风雪方甚，遇一老叟，着乌巾，黄单衣。坠履于桥下，目子房曰：“孺子为我取之。”子房无倦色，下桥取履以进。老叟引足以纳之，子房神意愈恭。

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来此，当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后至，未可传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无倦怠。

老叟喜，以书授之曰：“读此当为帝王师。若复求吾，乃谷城山下黄石也。”

子房读其书，能应机权变，佐汉祖定天下。

后人谓其书为黄石公书。修之于身，能炼气绝力，轻身羽化。

与绮里季、东园公、甪里先生、夏黄公，为云霞之交。

汉初，遇四五小儿路上群戏，一儿曰：“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东王公之玉童也。所谓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东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阴阳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万灵，育养群品。木公为男仙之主，金母为女仙之宗。长生飞化之士，升天之初，先觐金母，后谒木公，然后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

子房佐汉，封留侯，为大司徒。解形于世，葬于龙首原。

赤眉之乱，人发其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若流星焉。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子房登仙，位为太玄童子，常从老君于太清之中。其孙道陵得道，朝昆仑之夕，子房往焉。（出《仙传拾遗》）

【译文】

张良字子房，韩国（今河南中部山西东南一带）人，因为逃避战乱来到河南南阳，后来

又搬到沛国，就算是沛国人了。

童年时，有一次到下邳，他经过沂水桥，当时是风雪正猛的冬天，他遇见了一个穿黄单衣系黑头巾的老人。老人故意把自己的鞋扔到桥下，看着张良说：“你这个小家伙，到桥下把我的鞋捡回来！”张良没有丝毫不愿意的表现，跑到桥下把鞋拾上来递给老人。老人不接鞋，却伸着脚让张良给穿上，张良就恭恭敬敬地把鞋给老人穿上了。

老人笑笑说：“你这孩子可以做我的学生了。明天早上你还到这儿来，我将会教给你一些什么。”

张良天不明就赶到桥上，见老人已经坐在那里了。老人说：“你比我来得晚，今天不能教你什么。”这样让张良白跑了三次，第三次张良终于比老人先来到桥上。这次老人高兴了，送给张良一部书并说，“你读通了这部书就能给帝王当军师了。以后如果再找我，我是谷城山下的黄石公。”

张良回去后钻研那本书，掌握了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的各种应变策略，后来他辅佐汉高祖刘邦统一了天下。后代把老人给他的那部书称为“黄石公书”。

按照这部书中的教导去修养自身，能达到聚炼起极大的力气，使身子像羽毛般轻捷。

张良和当时著名的道家绮里季、东园公、甪里先生（甪音ｌú，甪里是汉代著名隐士，“商山四皓”之一。）、夏黄公，成为修心学道的好朋友。

汉代初年，张良有一次遇见四五个小孩在道边玩耍，一个小孩唱着一首童谣道：“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即西王母），拜木公（即神仙东王父）。”人们当时不明白这歌谣的意思，但张良一听就懂了，就向那孩子拜礼说：“我知道你就是东王公的玉童。你唱的金母就是西王母，木公就是东王父。这两位元始天尊是阴阳的父母，天地的起源，是他俩化生出世上万物和生灵。木公是男仙的主宰，西王母是女仙的首领。修道成仙的人，刚升天后先拜见西王母，后拜见东王父，然后才能升入玉清、太清、上清这三清的仙界，朝见天帝。那歌谣就是玉童让世上的人礼拜东王父和西王母的。”

张良辅佐汉室，被封为留侯，任大司徒，死后葬在龙首原。

汉末赤眉起义时，张良的墓被掘开，只见棺木中一个黄石枕头突然腾空飞去，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棺木中根本没有张良的尸骨和衣帽，只有写在素绢上的文章和几篇论述战术的文章。

张良成仙以后，作了天宫的童子，常跟随太上老君在天界遨游。他的孙子张道陵也得了道，朝拜昆仑山时，张良去看望了他。

东方朔

东方朔，小名曼倩。父张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岁，顿若童子。朔出三日而田氏死，死时汉景帝三年也。邻母拾朔养之，时东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岁，天下秘识，一览暗诵于口，恒指挥天上空中独语。

邻母忽失朔，累月暂归，母笞之。后复去，经年乃归。母见之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吾？”朔曰：“儿暂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过虞泉湔浣，朝发中还，何言经年乎？”母又问曰：“汝悉经何国？”朔曰：“儿湔衣竟，暂息冥都崇台，一寤眠，王公啗儿以丹栗霞浆，儿食之既多，饱闷几死，乃饮玄天黄露半合。即醒，还遇一苍虎息于路，初儿骑虎而还，打捶过痛，虎啮儿脚伤。”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

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

朔以元封中，游鸿濛之泽，忽遇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而有黄眉翁，指母以语朔曰：“昔为我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十余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来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朔既长，仕汉武帝为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术，与朔狎昵。

一日谓朔曰：“吾欲使爱幸者不老，可乎？”

朔曰：“臣能之。”

帝曰：“服何药？”

曰：“东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鱼。”

帝曰：“何知之？”

曰：“三足乌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乌目，不许下，畏其食此草也。鸟兽食此，即美闷不能动。”

问曰：“子何知之？”

朔曰：“小儿时掘井，陷落井下，数十年无所托。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与臣一只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国人皆织珠玉为簟，要臣入云韍之幕，设玄珉雕枕，刻镂为日月云雷之状，亦曰‘镂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荐毫之珍褥，以百之毫织为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举手试之，恐水湿席，定视乃光也。”

其后武帝寝于灵光殿，召朔于青绮窗绨绔幕下，问朔曰：“汉年运火德统，以何精何瑞为祥？”

朔对曰：“臣尝游昊然之墟，在长安之东，过扶桑七万里，有云山。山顶有井，云从井中出。若土德则黄云，火德则赤云，金德则白云，水德则黑云。”帝深信之。

太初二年，朔从西那邪国还，得声风木十枝，以献帝。长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则禹贡所谓‘因桓’是来。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黄鹄集其间。实如细珠，风吹珠如玉声，因以为名。帝以枝遍赐群臣，年百岁者颁赐。此人有疾，枝则有汗，将死者枝则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尧时年已三千岁，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赐朔，朔曰：“臣见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复生，何翅汗折而已？语曰：‘年末年，枝忽汗。（明抄本末作未，忽作勿。御览卷９５３引《洞冥记》作“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岁一湿，万岁一枯也。”帝以为然。

又天汉二年，帝升苍龙馆，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乡之事。唯朔下席操笔疏曰：“臣游北极，至镜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龙衔火，以照山四极。亦有园囿池苑，皆植异草木。有明茎草。如金灯，折为烛，照见鬼物形。仙人宁封，尝以此草然于（于原作为，据明抄本改）夜，朝见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剉此草为苏，以涂明云之观，夜坐此观，即不加烛，亦名‘照魅草”。采以籍足，则入水不沉。”

朔又尝东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帝问朔何兽，曰：“王母乘云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税此马于芝田，东王公怒，弃此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坛，因骑而反。绕日三匝，此马入汉关，关门犹未掩。臣于马上睡，不觉还至。”

帝曰：“其名云何？”

朔曰：“因事为名，名‘步景驹’。”朔曰：“自驭之如驽马蹇驴耳。”朔曰：“臣有吉云草千顷，种于九景山东，二千年一花，明年应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马，马立不饥。”朔曰：“臣至东极，过吉云之泽。”

帝曰：“何为吉云？”

曰：“其国常以云气占凶吉，若有喜庆之事，则满宜云起，五色照人。着于草树，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

帝曰：“吉云五露可得否？”

曰：“臣负吉云草以备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东走，至夕而还，得玄白青黄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遍赐群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

又武帝常见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应时星没，时人莫之测也。

朔又善啸，每曼声长啸，辄尘落漫飞。

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

公对曰：“不知。”

“公何所能？”

曰：“颇善星历。”

帝问“诸星皆具在否？”

曰：“诸星具，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

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

其余事迹，多散在别卷，此不备载。（出《洞冥记》及《朔别传》）

【译文】

东方朔的小名叫曼倩。父亲叫张夷，字和平，母亲是田氏。父亲张夷活到二百岁时面貌仍像儿童。东方朔出生三天后，母亲田氏死了，这时是汉景帝三年。一邻家妇女抱养了东方朔，这时东方刚刚发白，就用“东方”作了他的姓。

东方朔三岁时，只要看见天下任何经书秘文，看一遍就能背诵出来，还常常指着空中自言自语。有一次，养母忽然发现东方朔没了，过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养母就鞭打了他一顿。后来东方朔又出走了，过了一年才回来。养母看见他大吃一惊说：“你走了一年，怎么能让我不担心呢？”东方朔说：“儿子我不过到紫泥海玩了一天，海里的紫水弄脏了我的衣服，我又到虞泉洗了洗，早上去的中午就回来了，怎么说我去了一年呢？”

养母就问：“你都去过什么国？”

东方朔说：“我洗罢衣服，在冥间的崇台休息，睡了一小觉，冥间的王公给我吃红色的栗子，喝玉露琼浆，把我差点撑死了，就又给我喝了半杯九天上的黄露。我醒了，回来的路上我遇见了一只黑色的老虎，就骑上它往回走。因为我着急赶路使劲捶打那老虎，老虎把我的脚都咬伤了。”

养母一听心里很难过，就撕下一块青衣裳布给东方朔包扎脚伤。后来东方朔又出走，离家一万里，看见一株枯死的树，就把养母裹在他脚上的布挂在了树上，那布立刻化成了一条龙，后人就把那地方叫“布龙泽”。

汉武帝元封年间，到宇宙未分天地时的大湖上游玩，忽然看见他的母亲田氏在白海边上采桑叶。这时忽然有一个黄眉毛老人来到面前，对东方朔说：“她从前是我的妻子，是太白星神转生到世上。现在，你也是太白星的精灵了。我不吃五谷吞气修炼，已经九十多年，我两只眼睛的瞳孔里可以射出青光，能看见阴暗地方隐藏的东西。我三千年换一次骨骼和骨髓，两千年褪一次皮除一次毛发，我生来已经三次换骨五次脱皮了。”

东方朔长大后，在汉武帝朝中任太中大夫。汉武帝晚年时爱好道家成仙之术，和东方朔很亲近。一天他对东方朔说：“我想让我喜欢的人长生不老，能不能做到呢？”

东方朔说：“我能使陛下做到。”

汉武帝问：“须要服什么药呢？”

东方朔说：“东北地方有灵芝草，西南地方有春生的鱼，这都是可以使人长生的东西。”

武帝问：“你怎么知道的？”

东方朔说：“三只脚的太阳神鸟曾下地想吃这种芝草，羲和氏用手捂住了三足乌的眼睛，不准它飞下来，怕它吃灵芝草。鸟兽如果吃了灵芝草，就会麻木得不会动了。”

武帝问：“你怎么知道的呢？”

东方朔说：“我小时挖井不小心摔到井底下，几十年上不来，有个人就领着我去拿灵芝草，但隔着一条红水河渡不过去，那人脱下一只鞋给了我，我就把鞋当作船，乘着它过了河摘到灵芝草吃了。这个国里的人都用珍珠白玉串成席子，他们让我进入云霞作成的帐幕里，让我躺在墨玉雕成的枕头上，枕头上刻着日月云雷的图案，这种枕头叫‘镂空枕’，也叫‘玄雕枕’。又给我铺上毛作的贵重的褥子，是用一百只的毛织成的。这种褥子很凉，常常是夏天才铺它，所以叫作‘柔毫水藻褥’。我用手摸了摸，以为是水把褥子弄湿了，仔细一看，才知道褥子上是一层光。”

有一次汉武帝在灵光殿休息，把东方朔召到寝宫绮窗的丝绸帐前，向他请教道：“汉朝皇室以阴阳五行中的‘火德’为命运的主宰，那么，依你看皇室中要奉祀什么神灵来佑护呢？皇室的符信应该采用珪、璧、琮、璋、瑾这五种吉祥物中的哪一种呢？”

东方朔说：“我曾游过西方天界的峡谷，在长安东面，离扶桑国还有七万里，那里有个云山。云山顶上有一口井，云都是从井里升起来的，云的颜色和主宰世上帝王的‘五行’的德运完全符合。如果帝王是土德，井中就升起黄色云；是金德，就升起白云；是火德，就升起红云；是水德，就升起黑云。”武帝听后很信服。

太初二年，东方朔从西方的那邪国回来，带来十枝“声风木”献给武帝。这种树枝有九尺长，手指那么粗，这种‘声风木’产自西方‘因霄国’的河边，由于因霄国的人善于长啸，所以树木也能发出声音。这就是《尚书》中《禹贡》一章中所记的‘因桓’的来历。

因霄国的河水的源头是很甜的水，水边树上面聚集飞翔着紫燕和黄鹄等鸟类。这种‘声风木’结的果实像小珍珠，风一吹就发出珠玉的声音，所以叫‘声风木’。

武帝把风声木的树枝赏给大臣们，只有年过百岁的大臣才赏给。如果这位大臣得了病，树枝自己就会渗出水珠，如果这位大臣快死了，树枝自己就会折断。

古时老子在周朝活了二千七百岁，那树枝从来没有渗出过水珠。

还有仙人洪崖先生在尧帝时已经三千岁了，树枝也没折断过。

武帝就赏给东方朔一枝“声风木”，东方朔说：“我已经看见这树枝枯死了三次，但又死而复活了，岂止是渗水出汗和折断呢？一个人的寿数不到一半，那树枝就不会渗水出汗。这种树五千年渗一次汗珠，一万年才枯一次。”武帝很相信东方朔的解释。

天汉二年，武帝移住苍龙馆，非常渴望成仙得道，就召集了不少懂道术的方士，让他们讲述远方国家的奇闻轶事。

这时只有东方朔离开坐位写了一道奏章呈给武帝说：“我曾去过北极的镜火山，那里太阳月亮都照不到，只有龙口衔着灯烛照亮山的四极。山上也有园林池塘，种植了很多奇花异树。有一种明茎草，长得像金灯，把这种草折下来点燃，能照见鬼魅。有位神仙叫宁封，曾在夜晚点燃了一根这种草，可以照见肚子里的五脏，所以叫它‘洞腹草’。如果皇帝把这种草割下来剁碎作成染料，涂在明云观的墙上，夜里坐在观内就不用点灯了，所以这种草也叫‘照魅草’。如果把这种草垫在脚下，就能入水不沉没。”

东方朔还曾经游历过五色祥云升起的地方，得到一匹神马，有九尺高。武帝问这是个什么神兽，东方朔说，“当初西王母乘坐着云光宝车去看望东王父，把驾车的马解开，它到东王父的灵芝田里，东王父大怒，把马赶到天河岸边。正好我那时去朝拜东王父，就骑着那匹马往回返。这马绕着太阳转了三圈然后奔向汉关时，关门还没闭。我在马上睡了一觉，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武帝问马叫什么名字，东方朔回答：“按它的情况起名，叫‘步影驹’。”并说：“这马来到世间后，我再骑它时，却和劣马笨驴一样的又慢又迟钝了。 我在五色祥云升起的地方种了一千顷的草，草地在九景山的东边，两千年开一次花，明年就到时候了，我去把那草割来喂马，马就不会再饿了。”

东方朔又说：“我曾到过东方的极地，经过了吉云之泽。”

武帝问，“什么叫吉云？”东方朔说：“吉云国里常用云的颜色来预卜吉凶。如果将要有吉庆的事，满屋就会升起五色祥云，光彩照人。这五色吉云如果落在花草树木上，就会变成五色露珠，露的味道十分甘甜。”

武帝问：“这吉云和五色露你能弄些来吗？”

东方朔说：“我割来吉云草把马喂饱后，骑上马去就可以弄来，一天可以来回两三趟呢。”于是东方朔就骑上神马往东走，晚上就赶回来了，弄来了黑、白、青、黄四种颜色的露水，装在青色的琉璃杯中，每个杯中装了半升献给武帝。武帝把五色露赏给大臣们，大臣们喝下了露水，老人都变成了少年，有病的都立刻痊愈了。

汉武帝有一次看见天空出现了彗星，东方朔就折了一根“指星木”给了武帝，武帝拿它向天上一指，彗星立刻就消失了，当时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东方朔善于高声长啸，每当他长啸时，会震得尘土漫天飞。

东方朔没死时曾对和他一起作官的朋友说：“天下人谁也不了解我东方朔，只有太王公知道我。”东方朔死后，武帝就召来太王公问他，“你了解东方朔吗？”太王公说：“我不了解。”武帝问：“你有什么特长呢？”太王公说，“我对星宿历法有研究。”武帝问他：“天上的星宿都在吗？”回答说，“诸星都在，只有木星失去了十八年，现在又出现了。”武帝仰天叹息说：“东方朔在我身边十八年，我竟不知道他就是木星啊！”心里很难过。

东方朔其余的事在别的书中都有记载，这里就不多写了。

王乔

王乔，河东人也，汉显宗时为叶令。

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诣京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临至，必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舄焉，乃四年时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县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忽下玉棺于庭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欲召我也。”乃沐浴服饵，卧棺中，盖便立复。宿昔乃葬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为立庙，号‘叶君祠’，祷无不应，远近尊崇。帝诏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或云：“即古仙人王乔也，示变化之迹于世耳。”（出《仙传拾遗》）

【译文】

王乔是河东郡人，汉显宗时任南阳郡叶县县令。王乔有仙人的道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就到京城朝见皇帝。皇帝因为他进京太勤而奇怪，而且他每次来时即不骑马也不乘车，就密令太史官偷偷察看。太史官察看后向皇帝奏报说，“王乔每次到京城来时，准有一对野鸭子飞来。”皇帝就派人等野鸭子再飞来时张网捕捉，结果网里捕到的是一双鞋子，这鞋还是汉显宗四年时赏给尚书的那双鞋。每次王乔来朝见时，叶县县衙门前的堂鼓就会不敲自响，鼓声可以传到京城。后来，有一天忽然从空中降下一具玉石棺材，停在大堂院里。县衙的官员们一起推挪那口玉棺，玉棺一点也不动。王乔就说，“这是天帝要召我去呢。”于是王乔就洗了澡吃了药，自己躺进玉棺中。他一躺进去，棺盖就自动盖上了。然后大家把玉棺埋在城东，玉棺入土后，泥土自动堆成了坟墓。这天夜里，叶县的牛羊都流汗气喘，不知是怎么回事。百姓立了庙，叫“叶君祠”，祈祷求告都很灵验，远近的人都很信服崇敬。皇帝让人把堂鼓迎进京城放在城外都亭中，鼓再也没响过。有人说他就是古时的仙人王乔，来向世人显示神仙变化的功力。

周隐遥

周隐遥，洞庭山道士，自云甪里先生之孙。山上有其祖甪里庙甪里村。言其数世得道，尝居焦山中，学太阴炼形之道，死于崖窟中。嘱其弟子曰：“检视我尸，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后，若再生，当以衣裳衣我。”弟子视之，初则臭秽虫坏，唯五脏不变，依言闭护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备汤沐，以新衣衣之。发鬒而黑，髭粗而直，若兽鬣也。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复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余，近八十岁，状貌如三十许人。隋炀帝闻之，征至东郡，颁赐丰厚，恩礼隆异。而恳乞归山。寻还本郡。贞观中，召至长安，于内殿安置，问修习之道。对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万国蒙福。得道之效，速于人臣。区区所学，非九重万乘之所修也。”恳求归山，寻亦随其所适。（出《仙传拾遗》）

【译文】

周隐遥是洞庭山中的一位道士，自称是汉初“商山四皓”之一的甪里先生的孙子（甪，音ｌù）。并说洞庭山上有他的祖父的甪里庙和甪里村。他说他已经连着好几世都得了道，曾住在江苏镇江的焦山里，学太阴修炼解脱肉身的道术，死在山洞里。死前他嘱咐弟子说，“要好好看守我的尸体，不要什么东西伤害侵犯。如果我六年后能够复活，就给我穿好衣裳。”他的弟子们看守着他的尸体，看着尸体渐渐腐烂被蛆虫咬坏，只有五脏一点也没变，于是就遵照他生前的嘱咐细心照看。到了六年头上再去看时，果然复活了。弟子们给他洗了澡，换上新衣服。这时他的头发又密又黑，胡子又粗又直，像是野兽的鬃毛一样。过了十六年，周隐遥又像上次一样死了，过了七年又复活了。这样死死活活地反复了三次，已经过了四十年，周隐遥也快八十岁了，但容貌仍像三十多岁的人。隋炀帝听说后，召他到东都洛阳，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对他十分尊重，希望他在朝里作官。但周隐遥却向炀帝恳求让他归山。后来他回到了家乡。唐贞观年间，又把他召到长安，皇帝把他接到内宫，向他请教修道的方术。他回答说，“我修炼的那点道术，只是为了个人的意志，功力达不到身外，只对自身有益。帝王所修的道，一句话就可以使万民得福。帝王修道也比臣民成功得快。我的那一点点道术，怎么能教你这身居皇宫的万乘之尊的皇帝呢？”周隐遥再三恳求放他归山，皇帝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山修道去了。

刘商

刘商者，中山靖王之后。举孝廉，历官合淝令。而笃好无为清简之道。方术服炼之门，五金八石，所难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炼施效者，必资其药石，给其炉鼎，助使成之，未尝有所觊觎也。因泛舟苕霅间，遂卜居武康上强山下。有樵童药臾，虽常草木之药，诣门而售者，亦答以善价。一旦，樵夫鬻樵，有术一把，商亦厚价致之。其庭庑之下，篱落之间，草木诸药，已堆积矣。忽闲步杖策，逍遥田亩蹊隧之傍，聊自怡适，闻藂林间，有人相与言曰：“中山刘商，今日已赐真术矣，盖阴功笃好之所感乎。”窥林中，杳无人迹。奔归取术，修而服之。月余，齿发益盛，貌如婴童；举步轻速，可及驰马；登涉云岩，无复困惫。又月余，坐知四方之事，验若符契，乃入上强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异，尽礼接之。累月复一至，因谓酒家曰：“我山中刘商也，夙攻水墨，愿留一图，以酬见待之厚。”使备缯素，而约以再来。一日果至酒家，援毫运思，顷刻而千山万水，非世工之所及。将去，谓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为九海总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远别，不复来矣。”如是十许日，天色晴霁，香风瑞云，弥布山谷，樵者见空中骑乘，飞举南去。（出《仙传拾遗》）

【译文】

刘商是陕西中山靖王的后代，曾被举荐为孝廉，作过安徽合淝县令。他爱好清静无为的老子学说，热心于服丹方修炼自身的方术，金、银、铜、铅铁这五金和炼丹用的丹砂、雄黄、雌黄、空青、硫黄、云母、戎、硝石这八种石料，他都想尽方法去搜寻齐全。如果有人得到炼丹的秘方却没法实验炼制时，刘商就慷慨地把自己收集的药石原料送给他，并送给他炼丹炉和锅，帮助他炼成，自己一点也不想从中得什么好处或想占有人家的成果。有一次，刘商坐船在浙江天目山的苕溪和霅（音ｘｉá）水之间漫游，后来进了浙江湖州武康县的上强山隐居起来。砍柴的少年或采药的老人，只要到他门前来卖柴卖药，刘商都能给个好价钱买下来。有一天，一个砍柴的来向刘商卖柴，手上还拿着一把白术草药，刘商也给了他不少钱把那把白术买下来。其实刘商的院子里各种草药已堆了很大一堆了。这天他拄着拐杖在野外田地小路上很悠闲的散步，忽然听见丛林里有人谈话说，“中山人刘商，神已经把神药白术赐给他了，这是由于他长期积累阴功和专心修道的意志感动了神吧！”刘商仔细察看树林，没发现一个人影。就跑回家去拿出那把白术，结合自己的修炼服用下去。过了一个多月，牙齿更结实了，头发更密了，面容变得像孩童。走路又轻又快，可以赶上奔跑的马。攀登高入云端的山峰一点也不觉疲乏。又过了一个多月，不出门就知道天下的事，比算卦预卜还要灵验，就进了上强山的石洞里继续修炼。咸通初年，有一个卖酒人看见一个打柴老人不同于凡人，就以厚礼接待了老人。老人过了一个月又到酒店来，对卖酒人说，“我是上强山中的刘商，长时间画水墨画，今天来是想给你留一幅画，以酬谢你对我的款待。”刘商让卖酒人准备一块画画用的白绸布，并约好了日子来画画。一天刘商果然来到酒家，拿起笔来构思了一会儿，很快就在这布上画出了千山万水，那技巧不是世上人所能有的。临走时对酒家说，“我的祖先是汉代淮南王刘安，他现在任九海总司的官职，是仙界的职位。他任命我作管辖南海的职务，过十几天我们就要久别，不能再来看你了。”过了十几天，天空晴朗无云，山谷中吹拂着香风，翻卷着祥云，砍柴的人看见空中有个骑着什么的人向南飞去了。

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远　伯山甫 马鸣生　李八百　李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黄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时，已二千岁余矣。不肯修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其所据行者，正以交接之道为主，而金液之药为上也。初以居贫，不能得药，乃养羊牧猪，十数年间，约衣节用，置货万金，乃大买药服之。常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时人故号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饮酒，亦食谷食。日行三四百里，视之色如四十许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读幽经及太素传。彭祖问之曰：“何不服升天之药？”答曰：“天上复能乐比人间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故时人呼白石先生为隐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亦犹不求闻达者也。（出《神仙传》）

【译文】

白石先生是中黄丈人的弟子，古代仙人彭祖在世时，白石先生已活了两千岁了。他并不热衷于得道成仙，只是希望长生不死就可以了，所以对人间的享乐都不放弃。他最注重的就是节制男女交合的事，经常服用的药只有用金石炼成的丹液。起初由于非常贫穷没有钱买药，他就养羊喂猪，节衣缩食。积攒了不少钱，就开始经常买药服用。他还经常煮白石当饭吃，又住在白石山中，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为白石先生。但他也吃肉喝酒，也吃五谷杂粮。他可以一天走三四百里，虽然两千多岁了，看着仍像四十多岁的人。他好朝拜神仙，爱读著名道家浮丘公著的《相鹤经》和论述宇宙物质构成的《太素传》。彭祖有一次问白石先生，“你为什么不服用可以成仙的药呢？”白石先生回答说，“天上能有人间这么多的欢乐吗？我只求不老不死就满足了。再说天上有那么多的神仙，我去侍奉他们，比在人间可苦多了。”所以当时人们都称白石先生为“隐居世人的神仙”，因为他并不苦苦追求升天当仙官，正如在世人不追求功名利禄。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寻索初平，历年不得。后见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问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余年，莫知死生所在，愿道君为占之。”道士曰：“金华山中有一牧羊儿，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闻之，即随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见悲喜。语毕，问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东耳。”初起往视之，不见，但见白石而还，谓初平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见之。”初平与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变为羊数万头。初起曰：“弟独得仙道如此，吾可学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弃妻子留住，就初平学。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后乃俱还乡里，亲族死终略尽，乃复还去。初平改字为赤松子，初起改字为鲁班。其后服此药得仙者数十人。（出《神仙传》）

【译文】

皇初平是丹溪人。十五岁时，家里让他出去放羊，遇见一个道士，道士看他憨厚善良，就把他领到浙江金华山的山洞中，一去就是四十多年，他也不再想家。他的哥哥叫皇初起，进山寻找，找了好几年也找不到。后来他在街上见一个道士，就向他打听说，“我有个弟弟叫皇初平，家里让他放羊，已经走失了四十多年，不知他的死活，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恳求道长给算一算。“道士说，金华山中有一个放羊的小孩，姓皇字初平，肯定就是你的弟弟了。”初起听后就跟着道士，到金华山里找到了弟弟，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初起就问初平那羊都哪去了，初平说，“就在东边山坡上。”初起就到东山坡上去找，没看见羊，只看见一堆白石头，就回来对初平说，“东山坡上哪里有羊啊？”初平说“羊就在那儿，只是哥哥你看不见罢了。”初平就领哥哥来到东山坡，吆喝了一声“羊快起来！”只见那些白石头一下子变成了几万头羊。初起说，“弟弟你已经得了仙道，我能学成吗？”初平说。“只要你诚心修道，就能学成。”初起就离开了妻子儿女，来跟弟弟学道。和他一起服用松脂和茯苓，活到了五百岁，修炼得能坐在那里忽然消失，在大白天走路，谁也看不见他，面容也像孩童一样。后来兄弟俩一起回乡，见亲族都已死光了，就又回了山。初平改名赤松子，初起改名叫鲁般。后来服他们的药成仙的有好几十人。

王远

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举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学通五经，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观之掌握。后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汉孝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以诣京师，远低头闭口，不答诏。乃题宫门扇板四百余字，皆说方来之事。帝恶之，使削去。外字适去，内字复见，墨皆彻板里，削之愈分明。

远无子孙，乡里人累世相传供养之。同郡太尉陈耽，为远营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学道也。远在陈家四十余年，陈家曾无疾病死丧，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获。远忽语陈耽曰：“吾期运当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当发。”至时远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叹息曰：“先生舍我，我将何怙？”具棺器烧香，就床衣装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尸，衣冠不解，如蛇蜕耳。

远卒后百余日，耽亦卒。或谓耽得远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将终，故委之而去也。

初远欲东入括苍山，过吴，住胥门蔡经家。蔡经者，小民耳，而骨相当仙。远知之，故往其家。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欲取汝以补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去，当为尸解，如从狗窦中过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经而去。经后忽身体发热如火，欲得冷水灌之。举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销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视其被内，唯有皮，头足具如蝉脱也。

去十余年，忽还家，容色少壮。鬓发霅黑。语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当来，其日可多作饮食，以供从官。”至其日，经家乃借瓮器，作饮食百余斛，罗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来。未至，先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比近皆惊，莫知所在。及至经舍，举家皆见远。冠远游冠，朱衣，虎头鞶囊，五色绶，带剑。黄色少髭，长短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前后麾节，幡旗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蜡封其口，鼓吹皆乘龙，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衢。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独见远坐耳。

须臾，引见经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久不到民间，今来在此，想姑能暂来语否？”须臾信还，不见其使，但闻信语曰：“麻姑载拜。不相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拜敬无阶。烦信承来在彼，食顷即到。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住，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未即去。”如此两时，闻麻姑来。来时亦先闻人马声。既至，从官半于远也。

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于顶上作髻，余发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皆世之所无也。入拜远，远为之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无限也，肴膳多是诸花，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

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

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

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等，时经弟妇新产数日，姑见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许米来。”得米掷之堕地，谓以米祛其秽也。视其米皆成丹砂。远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复作如此狡狯变化也。”远谓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浓，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良久酒尽，远遣左右曰：“不足复还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乞酤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使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

麻姑手爪似鸟，经见之，心中念曰：“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之。”远已知经心中所言，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谓其爪可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莫见有人持鞭者。远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经比舍有姓陈者，失其名，尝罢县尉，闻经家有神人，乃诣门叩头，求乞拜见。于是远使引前与语。此人便欲从驱使，比于蔡经。远曰：“君且向日而立。”远从后观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终未可教以仙道，当授君地上主者之职司。”临去，以一符并一传，著以小箱中，与陈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寿，自出百岁向上。可以攘灾治病者，命未终及无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祸者，便带此符，以传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当知其轻重，临时以意治之。”陈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数百家。寿一百一十岁而死。死后子弟行其符，不复验矣。

远去后，经家所作饮食，数百斛皆尽，亦不见有人饮食也。经父母私问经曰：“王君是何神人，复居何处？”经曰：“常在昆仑山，往来罗浮括苍等山，山上皆有宫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与天上相反覆者十数过。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来告王君。王君出，城（云笈七签卷一○九引《神仙传》城作或不）尽将百官从行，唯乘一黄麟，将十数侍人。每行常见山林在下，去地常数百丈，所到则山海之神皆来奉迎拜谒。”

其后数十年，经复暂归家，远有书与陈尉，其书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无知方平名远者，因此乃知之。陈尉家于今世世存录王君手书，并符传于小箱中。（出《神仙传》）

【译文】

王远，字方平，是东海人。曾被举荐为孝廉，任过郎中，后来升任为中散大夫。熟读《尚书》、《诗经》、《春秋》、《易经》、《仪礼》五部经典，尤其精通天文、河图、符命的深奥理论，可以预知天下盛衰的日期，九州将要有什么吉凶祸福，他都了如指掌。后来他辞去官职进山修道。

修成得道后，汉孝桓帝刘志听说后，几次召他进宫，他始终不出山。桓帝又派地方官吏去找他，强迫他上车，把他拉到京城。但他见了桓帝后，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桓帝问话，刘远也不回答。后来他在宫门上题了四百多字，说的都是未来的事。桓帝十分生气，让把宫门上的字用刀削去。面上的字刚削掉，板里的字又显了出来，因为字的墨已渗透到门板里了，越削越清楚。

王远没有后代，他家乡的人世代相传供养他。同郡有个太尉叫陈耽，专门为王远建了一座修道的专室，并早晚向他行礼叩拜，只说是向他祈福，并不说想跟他学道。王远在陈耽家住了四十多年，陈家没有一个人生病或死亡，连奴仆婢女都平安无恙。陈家始终六畜兴旺，庄稼丰收。

有一天王远突然对陈耽说，“我的阳寿到了，不会再在你这里久留，明天中午我就去了。”果然第二天中午就死了。陈耽知道王远已经升仙而去，不敢把他的尸体放在地上，只是悲痛地哭道：“先生扔了我走了，今后我还能依靠谁呢？”就作了棺材，烧上香烛，用床单包起他的尸体。三天后的夜晚，尸体忽然不见了，但他的衣服并没有解开，像蛇蜕皮一样留在床上。王远死后一百多天，陈耽也死了。有人说陈耽得到了王远的道术也成仙飞升了；也有人说王远知道陈耽快死了所以才离开他先走了。

在此之前，王远曾打算往浙江东南的括苍山，经过江苏吴郡，住在苏州西门的蔡经家。蔡经是个普通老百姓，然而从骨相上看可以成仙，王远看出来了，所以住在他家。王

远对蔡经说，“你命中该得道成仙，上天打算接你去补充仙宫的缺额，由于你从年轻时就没有学习道术的修炼，所以你现在精气少而身子肥胖，不可能成仙飞升。只有从肉体中解脱出来才能成仙，肉身的解脱不过像从狗洞中钻出去一样，你不要怕。”于是王远就把解脱肉体的方术传授给蔡经。然后就离开他去了。

蔡经后来突然身体变得像火一样发热，要求家里人用冷水浇他。全家就都打来水向他身上浇，像浇一块烧焦的石头。这样浇了三天水，蔡经就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然后家里人把蔡经弄到屋里床上躺下，他用被子把自己完全蒙上，忽然就不见了。揭开被子一看，只留下全身的皮，像蝉蜕下的皮一样。

蔡经去了十几年后，突然又回到家来，容貌像青年一样，身体强壮，头发胡须又密又黑。蔡经对家里人说：“七月七日王远要到咱家来，那天要多多作些饭菜，好招待他的随从官员们。”

到了七月七日那天，蔡经家借了不少炊具，作了好几百斗粮食的饭，摆放在院子里，后来王远果然来了。王远来到之前，先听见了敲锣打鼓吹奏箫管的音乐声和人喊马嘶声，周围邻居们都十分惊恐，也看不见仙人究竟在哪里。及王远来到蔡经的家，家人们全看到了他。

只见他穿着大红袍服，头戴远游冠，腰带上挂着虎头形的装绶带用的皮包，系着五色的绶带，挂着宝剑。看他脸上有淡黄色的少年人的唇髭，中等身材。他乘着有翠羽伞盖的车，车由五条龙拉着，车的前后都是手执旗幡旌节的仪仗侍从，像大将军般的十分威风。有十二个差役在前面开道，他们的嘴都用蜡封着，接着又有一队骑着龙的乐队从天而降，聚集在院子里。还有一些身高一丈多的随从官员，都没在道路上站立，而是停在空中。

王远到了以后，所有的随从仪仗立刻不见了，只有王远坐在那里。过了片刻，王远召见了蔡经的父母兄弟，然后又派人请麻姑到这儿来，大家都不知道麻姑是什么人。王远让派去请麻姑的人对麻姑说。“王方平恭敬的向麻姑禀报，说他很久不到人间来了。现在他来到人间，不知麻姑您能不能赏光到人间来一趟，一起叙叙话。”

不一会儿麻姑的信使就来了，不见那使者，只听他发出了声音说，“麻姑我这里向王远君施礼了。我们已经五百年没见面了，虽然我们地位身份不同，但互相尊重敬仰，没有什么尊卑之分。先给你捎去个信，我一顿饭工夫就到。我已接受了使命要到蓬莱仙去视察，必须去一趟，但很快就会回来，回来后我就马上到你那儿去拜望，希望你等等我不要马上离开人间。”

过了两个时辰，就听说麻姑到了。也是先听见人马声，等到了以后，都看见麻姑的随从仪仗只有王远的一半多。麻姑到了以后，蔡经领着全家上前拜见。只见麻姑是个十八九岁的美貌的女子，头顶上挽了个发髻，剩下的头发都披散下来垂到腰间。衣服上有美丽的图案，但不是绸缎，却光彩照人，不知是什么做的，反正是世上绝对没有的。

麻姑进屋拜见了王远，王远忙站起来还礼。两人坐完以后，双方带来的厨师把各种佳肴呈送上来，食具都是金杯玉盘，不计其数，但盘中的菜肴大都是各种花，香气立刻充溢了屋子内外。这时宾主切开盘里的肉干吃，原来是天上麒麟肉作的肉干。

这时麻姑对王远说，“我从上次接待你以来，已经看见东海三次变成桑园田野了。刚才我到蓬莱仙洲去，看见岛周围的水，比上次我来会见时又浅了一半，是不是蓬莱仙洲的水也要干涸而变成陆地呢？”王远感叹地说。“怪不得圣人也都说过，在海里行走也会扬起灰尘的！”

这时麻姑想看看蔡经的母亲和妻子，当时蔡经的弟媳正坐月子，麻姑一看就知道她刚生完孩子，立刻说，“哎哟，你先站住，不要往前来。”说着他家人拿了一把米撒在地上，说米能除掉产妇身不洁的东西。再一看，洒在地上的米已变成了丹砂。

王远笑着对麻姑说，“看来你还是年轻好胜啊。我老了，早就不喜欢做这些小小的法术了。”王远又对蔡经家的人说，“我想赏给你们一些美酒，这酒是刚刚从天上的酒库里带来的，味道非常醇厚，世间人喝不太合适，如果就这样喝下去，肠子会烂掉，我必须往酒里兑些水，你们别怪罪我。”说罢就用一半水兑了一升酒赐给蔡经家的人，每人喝了一升就都醉了。不一会儿酒喝光了王远说。“酒不够了就再去拿。”就命左右的人拿了一千钱到余杭城的一个老太太那里去买酒。派去买酒的人片刻就回来了，买来了一油袋子的酒，有五斗多。

余杭城老太太捎话给王远说。“我担心人世上的酒你们喝不惯吧。”

麻姑的手生得像鸟的爪子，蔡经看见就心里暗想，“如果我后背发痒时，用她那爪子挠一挠，大概会挺舒服吧。”蔡经心里刚刚一想，王远就知道了，就让随从把蔡经抓来抽了一顿鞭子，斥责蔡经道，“麻姑是神仙，你怎么竟敢胡思乱想让她为你挠痒痒呢？”只见鞭子抽打在蔡经身上，却看不见有拿鞭子的人。打完了，王远对蔡经说，“我的鞭子从不随便打人，你能挨我的鞭打也是你的造化。”

蔡经的邻居有个姓陈的，不知道叫什么名，曾做过县尉被罢了官，听说蔡经家来了神仙，就登门磕头要求拜见神仙。王远听说后，就让把陈某带上来。见面后，陈某就恳求王远收留他在他的左右当差，和蔡经在一起。王远让陈某面朝太阳站着，从后面观察他，看后说，“哎呀，你这个人心术不正，我不能教给你成仙得道的事。这样吧，我让你当地上的主宰官吧。”陈某临走时，授给陈某一张符和一块写着经文的板子，装在一个小箱子里。交给陈某后嘱咐说，“这些东西并不能让你得道转世，只能使你的寿命延长一百岁以上。如果有那些生病有灾的，或者那些没有什么罪过不该死的人，你可以拿着这符到他们家去，他们就会消灾除病。如果有谁家有妖魔作怪的，你可以拿着这仙符，把阴曹的官吏传了来，让他把鬼带回去。你要根据所遇到的具体情况，见机而行的使用这符。”

陈某用此符给好几百家消了灾除了病。陈某活到一百一十岁才去世。

他死后他的弟子又拿他的符使用，就不再灵了。

王远离开蔡经家以后。蔡家院子里摆放的那些饮食都光光的了，但当时并没有看哪个神仙吃饭。蔡经的父母私下问蔡经王远是位什么神，住在哪里。蔡经说，“他经常住在昆仑山，往来于罗浮山，括苍山等各山，每个山上都有他的宫室。他主管天曹的事，每天在天上地下反复来往十几次。地上三山五岳的事和人间的生死，都先报告给王远。他每次出行时，并不带着百官，只骑着一头黄色麒麟，带十几个侍从。他出行都是腾空飞行，山林都在他下面，离地常好几百丈，所到之处山海之神都迎接拜见。”

几十年后蔡经回了次家，王远让他带信给陈某，字写得很大很潦草。从前没有人知道王方平就是王远，由于此信才知。陈县尉家到现在世代保存着王远当年亲笔写的信和那仙符，都收藏在王远当初给陈尉的那个小箱子里。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华山中，精思服食，时时归乡里省亲，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数人先世以来善恶功过，有如临见。又知方来吉凶，言无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药与之。女时年已八十，转还少，色如桃花。汉武遣使者行河东，忽见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俯首跪受杖。使者怪问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药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问女及子年几，答曰：“妾已二百三十岁，儿八十矣。”后入华山去。（出《神仙传》）

【译文】

伯山甫是古代九州之一的雍州人。进了西狱华山专心修道，服食丹砂仙药，也常常回到家乡探亲，这样活了二百岁还不显老。伯山甫每到别人家去时，就历数这家人祖祖辈辈的善恶和功过，好像他亲眼见过似的。他还知道别人未来的吉凶福祸，说出来没有不灵验的。伯山甫的外甥女年老又多病，就给了她一些药。外甥女当时已经八十多岁，服下药以后，立刻变得年轻了，面色像桃花样艳丽。有一次，汉帝派了使者到河东去，忽然看见城西有一个女子用鞭子抽打一个老头，老头老老实实地低着头挨打。使者十分奇怪，就上去问怎么回事，那女子说，“我是在打我儿子哩。从前我的舅舅伯山甫给了我一些仙药，我叫我儿子吃，他不肯吃，现在就老成这样，走路连我都不如，慢腾腾地，所以我才打他。”使者问那女子和他儿子都是多大岁数，女子回答说，“我已经二百三十岁，儿子才八十岁。”后来这女子也进了华山修道去了。

马鸣生

马鸣生者，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贤。少为县吏，捕贼，为贼所伤，当时暂死，忽遇神人以药救之，便活。鸣生无以报之，遂弃职随神。初但欲治金疮方耳，后知有长生之道，乃久随之，为负笈，西之女儿山，北到玄丘，南至庐江，周游天下，勤苦历年，及受《太阳神丹经》三卷归。入山合药服之。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恒居人间。不过三年，辄易其处，时人不知是仙人也。怪其不老。后乃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译文】

马鸣生是山东临淄人，原来姓和，字君贤。他年轻时当过县衙里的小官。因为捕捉强盗，被强盗所伤，忽然遇见一个神仙用药救活了他。马鸣生觉得无法报答神仙救命之恩，就丢掉了官职跟着神仙去了。一开始他只想得到医治刀枪红伤的方，后来知道神仙还有长生的方术，就长期跟随着神仙，为他挑着书箱，进了河南宜阳县的女几山，往北到了玄丘，往南到了安徽的庐江，和神仙一同周游天下，辛苦勤劳地侍奉神仙很多年，神仙终于给了他三卷《太阳神丹经》。马鸣生带着经卷回家后，进山按经上说的方法配了药服用。因为不愿升天成仙，只吃了半副药就成为地上的神仙，可以永远住在人世。马鸣生服药以后，每三年搬一个地方住，所以人们都不知道他是神仙。他也修造房舍，也有仆人和车马，和人们完全一样。他就这样不断地换地方住，走遍了九州，过了五百多年，有些人认识他，见他总也不老，十分奇怪。后来他终于大白天成仙，升天而去。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或隐山林，或出市廛。知汉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师，欲教授之。乃先往试之，为作客佣赁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驱使用意，异于他客，公昉爱异之。八百乃伪病困，当欲死，公昉即为迎医合药，费数十万钱，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八百又转作恶疮，周遍身体，脓血臭恶，不可忍近。公昉为之流涕曰：“卿为吾家使者，勤苦历年，常得笃疾，吾取医欲令卿愈，无所吝惜。而犹不愈，当如卿何！”八百曰：“吾疮不愈，须人舐之当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为舐之，即当愈耳。”公昉即舐。复言无益，欲公昉妇舐之最佳。又复令妇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疮乃欲差，当得三十斛美酒，浴身当愈。公昉即为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疮即愈，体如凝脂，亦无余痕。乃告公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试。子真可教也，今当授子度世之诀。”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疮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颜色美悦。以丹经一卷授公昉。公昉入云台山中作药，药成，服之仙去。（出《神仙传》）

【译文】

李八百是四川人，不知道他名叫什么。由于好几代人都见过他，推算他已活了八百岁，所以叫他李八百。他有时隐居在山林里，有时又到城镇里来。他听说陕南汉中有个叫唐公昉有志于修道，但没有高明的老师指点，就打算把修炼的方术教给他。李八百打算先试试唐公昉，就假装是外地人，到唐公昉家受雇当仆人。李八百对唐公昉侍护得非常细心周到。能充分领会唐公昉的心意，不同于其他的仆人，唐公昉就特别喜欢他，对待他和别的仆人不同，李八百有一次装病，而且病得要死，唐公昉就给他请医生抓药诊治，化费了几十万钱也不心疼，而且为李八百的病情十分忧虑担心。李八百又让自己生了恶疮，全身都是，又是脓又是血发出很大的臭味，使人不忍心挨近。唐公昉哭着说，“你到我家来当仆人，辛苦了好几年，现在又得了这样重的病，我想尽办法给你治病，化多少钱也不吝惜。可是你的病总也不好，叫我怎么办啊！”李八百说，“如果用舌头舔我的疮，就能好了。”唐公昉就让三个丫环给李八百舔恶疮。李八百又说，“丫环舔还是好不了，如果你给我舔，我的疮就能好了。”公昉就用嘴给他舔疮。但李八百说，“你舔还是不见好，如果让你夫人舔就好了。”公昉就让妻子给他舔疮。李八百又说，“我的疮要想完全治好，必须用几十斗的酒洗澡才行。”于是唐公昉就买了几十斗的酒装在一个大桶里，李八百就起床进入酒桶中洗澡，全身的疮果然立刻好了，而且皮肤白得像凝住的油脂，连一点疤痕都没有。这时李八百才告诉公昉说，“我是神仙，听说你有志于修道，所以才来故意考验你，看来你是可以受教了，现在我要传授给你成仙的秘诀。”李八百就让唐公昉夫妻以及三个舔过疮的丫环都用他洗过澡的酒洗浴，他们立刻都变得十分年轻，而且很漂亮。然后李八百又授给公昉一本炼丹的经书。唐公昉就进入浙江绍兴的云台山中炼制丹药，服用之后成仙升天而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传世见之不老。常乞于成都市，所得复散赐与贫穷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所止。或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容貌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微叹者，则有深忧。如此候之，未尝不审也。有古强者，疑阿异人，常亲事之，试随阿还，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后复欲随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见而怒强曰：“汝随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击石，刀折坏。强忧刀败。至旦随出，阿问强曰：“汝愁刀败也？”强言实恐父怪怒。阿则取刀，左手击地，刀复如故。强随阿还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车，阿以脚置其车下，轹脚皆折。阿即死，强怖，守视之。须臾阿起，以手抚脚，而复如常。强年十八，见阿年五十许，强年八十余，而阿犹然不异。后语人被昆仑山召，当去。遂不复还也。（出《神仙传》）

【译文】

李阿是四川人，好几代人都见他不老。李阿常常在成都街上乞讨，但却把讨来的东西又都散给了穷苦的人。他夜晚离开成都，第二天早上又回来，人们不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如果问李阿什么事，李阿从来不回答，但只要看他脸上的表情也就明白了，如果李阿脸露出高兴的样子，那么问的事就是吉利的，如果李阿满脸愁容，那么问的事就是灾祸，如果李阿听后微笑，就一定有大喜事；如果李阿轻轻叹口气，那问事的人一定会有很大的愁事。就这样向李阿问事。结果都十分灵验。有个叫古强的人，怀疑李阿不是凡人，就经常侍候李阿，并试着跟李阿走，才知道他住在青城山里。古强打算跟李阿去山中修道，但自己没有道术，怕遇见山中虎狼，就偷偷带上他父亲的一把大刀。李阿就很生气地对古强说，“你和我一同走，还用害怕虎狼吗？”说罢夺过刀摔在石头上，刀就断了。古强见刀坏了，心里很犯愁。第二天早上古强跟着李阿出山时，李阿问道，“你是不是为刀坏了而发愁？”古强说实在是怕回去后被父亲责怪。李阿就取来断了的刀，用左手把刀放在地上敲了一下，刀就又恢复原状了。古强跟着李阿回成都时，在城外遇见一辆飞奔的马车，李阿把脚放在车轮下，结果车轮子硌坏了，李阿的脚也被压断，倒在地上死去。古强吓坏了，守着李阿的尸体，李阿突然翻身爬了起来，用手揉了揉压断的脚，脚立刻完好如初。古强十八岁时就看见李阿有五十来岁，古强八十多岁时，李阿仍然是五十岁的样子，一点也没变。后来李阿对人说昆仑山的神仙召他，马上就去。李阿进昆仑山后，就再也没回来。

卷第八　神仙八

刘安　阴长生　张道陵

刘安

汉淮南王刘安者，汉高帝之孙也。其父厉王长，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尽以封长子，故安得封淮南王。

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唯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兼占候方术，养士数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为《鸿宝》，《万毕》三章，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武帝以安辩博有才，属为诸父，甚重尊之。特诏及报书，常使司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

尝诏使为《离骚经》，旦受诏，食时便成，奏之。安每宴见，谈说得失，乃献诸赋颂，晨入夜出。乃天下道书及方术之士，不远千里，卑辞重币请致之。

于是乃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门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阍人，自以意难问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长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义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士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无驻衰之术，又无贲、育之气，岂能究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钩深致远，穷理尽性乎？三者既乏，余不敢通。”

八公笑曰：“我闻王尊礼贤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毕至。古人贵九九之好，养鸣吠之技，诚欲市马骨以致骐骥，师郭生以招群英。吾年虽鄙陋，不合所求，故远致其身，且欲一见王，虽使无益，亦岂有损，何以年老而逆见嫌耶？王必若见年少则谓之有道，皓首则谓之庸叟，恐非发石采玉，探渊索珠之谓也。薄吾老，今则少矣。”言未竟，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丝，色如桃花。

门吏大惊，走以白王。王闻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台。张锦帐象床，烧百和之香，进金玉之几，执弟子之礼，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羁锁事务，沈沦流俗，不能遣累，负笈出林。然夙夜饥渴，思愿神明，沐浴滓浊，精诚浅薄。怀情不畅，邈若云汉。不斯厚（厚原作原，据《云笈七签》卷１０９引《神仙传》改）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当蒙拔擢，喜惧屏营，不知所措。唯望道君哀而教之，则螟蛉假翼于鸿鹄，可冲天矣。”

八童子乃复为老人，告王曰：“余虽复浅识，备为先学。闻王好士，故来相从，未审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龙，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出入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冻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变万化，恣意所为，禽兽草木，万物立成，移山驻流，行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

安乃日夕朝拜，供进酒脯，各试其向所言，千变万化，种种异术，无有不效。

遂授《玉丹经》三十六卷，药成，未及服。

而太子迁好剑，自以人莫及也。于时郎中雷被，召与之戏，而被误中迁，迁大怒，被怖，恐为迁所杀，乃求击匈奴以赎罪，安闻不听。被大惧，乃上书于天子云：“汉法，诸侯壅阏不与击匈奴，其罪入死，安合当诛。”

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县耳。

安怒被，被恐死。与伍被素为交亲，伍被曾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发，二人恐为安所诛，乃共诬告，称安谋反。天子使宗正持节治之，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发遣王。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

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马迹犹存。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诬告者，其诬人当即死灭，伍被等今当复诛矣。”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问云，王仙去矣。

天子怅然，乃讽使廷尉张汤，奏伍被，云为画计，乃诛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

汉史秘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后世人主，当废万机，而竞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后自杀，非得仙也。

按左吴记云，安临去，欲诛二被，八公谏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况于人乎。”安乃止。又问八公曰：“可得将素所交亲俱至彼，便遣还否？”公曰：“何不得尔，但不得过五人。”安即以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还。吴记具说云：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

武帝闻左吴等随王仙去更还，乃诏之，亲问其由。吴具以对。帝大懊恨，乃叹曰：“使朕得为淮南王者，视天下如脱屣耳。”遂便招募贤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为公孙卿、栾大等所欺。意犹不已，庶获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实有神仙也。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出《神仙传》）

【译文】

汉代的淮南王刘安是汉高帝的孙子，他的父亲是厉王，叫刘长。刘长因为犯了罪，被流放到四川，在流放的路上死去。汉文帝听说后很难过，就重新分割刘长的封地，全部给了刘长的大儿子刘安，所以刘安才被封为淮南王。

当时王子们都沉迷于游玩狩猎和美酒女色，只有刘安坚守节操，并礼贤下士。刘安还特别爱研究儒家的学说，还精通算卦和修道的方术，招纳了几千名有才学的门客，都是天下的知名人士。刘安写了论述佛门精义的《内书》二十二篇，还有解释佛经《中观论》的文章八篇。另外还有论述神仙修行和用黄金白银炼丹的文章，以及论述道术的《鸿宝》和论卦术的《万毕》，这些著作都论述了阴阳变化的道家学术，共有十几万字。

武帝见刘安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并且辈份是他的叔父，对他十分敬重。汉武帝有时下诏或给大臣写回报的文章，都让司马相如等共同酌斟定稿，就派人召刘安上朝一起起草。

还有一次文帝让刘安写一篇解释屈原《离骚》的论文，刘安早上接到皇命，一顿饭时间就写成了并奏报给皇帝。

皇帝常常在宴席上召见刘安，听刘安议论朝政的得失，或听刘安献上新作的赋、颂等文章，常常早上进宫，和皇帝谈到夜晚才出宫。刘安一直在搜集天下论述道学的书，收纳懂得修道的方士，那怕方士们远在千里文外，也要派人拿着十分恭敬的信和钱前去请来。

于是就有八位名人一起来见刘安，八位老人都鬓发皆白了。他们来到刘安门前，门官先偷偷报告了刘安，刘安就让门官故意用自己的意思刁难那八位老人说，“我们淮南王求的是上中下三种贤人。上等贤人要懂得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道术，中等贤人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精通儒家学术的大学问家，下等贤人要十分英武、力能扛鼎、打虎擒豹的勇士。我看八位老先生年纪这样大，好像没有长生之术，也没有多大的力气，也不会对伏羲、神农、黄帝所著的《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尧、舜所著的《五典》；以及《八索》、《九丘》这些古代经典有什么深刻的研究，也不会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上面说的三种才能你们都不具备，我可不敢向淮南王通报你们求见的事。”

八位老人笑着说，“我们听说淮南王特别尊重贤德的人，像周公似的为了接待客人吃饭时三次吐出食物，洗浴时三次拧干了头发，所以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来投奔淮南王。古代的帝王诸侯都不拘一格选拔贤士，像战国时的孟尝君，连会学鸡鸣狗叫的人都收留，这就象买来千里马才能召来千里驹一样。燕昭王收留了没有什么才能的郭隗，于是比郭隗更有才能的人才会的不远千里来投奔燕昭王。我们虽然年老才学很浅，不合乎淮南王的要求，但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投奔他，希望为他效力。我们想见一见淮南王，就算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也不会对他有任何不利，为什么嫌我们老而不见我们呢？如果大王认为年轻的人才有学问懂得道术，老年人都是昏庸无能的糟老头子，这可缺乏开掘顽石寻找美玉、潜入深潭寻找明珠的决心和诚意了。不是嫌我们老吗？那我们就变得年轻些吧。”话音没落，八个老人都变成了童子，只有十四五岁，头发漆黑，面容像桃花般红润。

门官大吃一惊，赶快跑进去向刘安报告。刘安听说后，连鞋都忘了穿，光着脚出来迎接，把八公接到思仙台上。挂起了锦繡帐幕，摆好了象牙床座，烧上百和香，给八公们面前放上金玉的小桌，像弟子拜师那样面朝北向八公磕头说，“我刘安是个平凡庸碌的人，但从小就爱好修身养性的事。然而由于日常的繁琐事务缠住身子，一直在这平凡的人世中沉沦，始终没能从这些累赘中解脱出来，背上书箱到山林中去向得道的仙师们求教。然而我思念神灵的真心如饥似渴，希望有朝一日能洗掉身上的污龊，用修炼的诚心去掉我的庸俗浅薄。可是我的一片真情得不到抒发，神灵像远在天边的金光使我无法接近。万万没想到今天我能得到这样大的幸运，能亲眼看见道君降临到我的寒舍，这是我刘安命中该得到神灵的教导，使我又喜又惊连大气都不敢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愿各位道君可怜我这个凡俗的人，把修炼的要点传授给我，使我这个像螟蛉一样的小虫能够像大雁天鹅般高飞入云。”

八个童子听了刘安这番话就又变成老人，对刘安说，“我们的道术也很浅薄，但毕竟比你先走了一步。听说你喜欢结交有识之士，特地来跟随你，也不知你究竟有什么愿望和要求。我们八个人中，第一个能呼风唤雨喷云吐雾，在地上划一下就产生江河，把土聚起来就可堆成高山。第二个人能让高山崩塌，让泉水变成平地，驯服虎豹，召来蛟龙，驱使鬼神为自己效力。第三个人能分身变化相貌，坐在那里顿时消失，使千军万马立刻隐去不见，把白天变成黑夜。第四个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湖海，随意遨游在天地任何地方，呼吸之间便能到千里之外。第五个能入火不怕烧，入水不能湿，任何兵器不能伤害，冬天不怕冻，夏天日晒不出汗。第六个能千变万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造出禽兽草木或任何东西，能让山搬家，让河不流，让宫殿屋随意挪动。第七个能把泥土熬成金子，把铅水凝炼成银子，用水把云母硝石等八种石料炼成仙丹，能让飞起的水花变成珍珠，能骑着龙驾着云在九重天上浮游。你想学什么，我们就教给你什么。”

刘安就日夜向八公叩拜，用酒肉款待他们，并试验他们每个人的本领，结果他们都各施法术，千变万化，没有一个不灵的。后来八公授给刘安《玉丹经》三十六卷，刘安按着经书上说的方法把仙丹炼成了，但没有来得及服用就出了事。

那时太子刘迁爱好舞剑，自认为剑法比谁都高明。

有一次，他让当时任郎中的雷被和他一起舞剑，雷被一失手，误伤了刘迁，刘迁翻脸大努，雷被也很害怕，怕刘迁杀他，就要求带兵讨伐匈奴来赎罪，刘安听说后不同意，要惩治雷被。雷被十分害怕，就上书给皇帝说，“汉朝的法律规定，如果诸侯中有人贪图享乐不去讨伐匈奴的，该判死罪，刘安应该处死。”

汉武帝向来器重刘安，没有追究处刑，只是把刘安的封地削去了两个县。

刘安更加怀恨雷被，雷被怕刘安杀他，总是提心吊胆。雷被和伍被是好朋友，伍被也是因为干过坏事得罪了刘安，刘安忍着没有发作，雷被和伍被怕被刘安杀掉，就一起向皇帝诬告，说刘安要造反。

皇帝就派了管王室亲族事务的宗正官带着公文去查办。

这时八公就对刘安说：“你可以离开尘世了，这是上天让你脱离世俗的机会。你如果没有这件被诬告谋反的事，一天天混下去，是很难脱离凡俗的。”八公让刘安登上高山向神灵祭告，并把金子埋在地里，然后刘安就白日升天成仙了。

八公和刘安登山时踩过的石头上都留下了很深的脚印，到现在人马的足迹还留在山上。

八公对刘安说，“凡是作官的人被人诬告，那诬告者应该被处死，所以伍被、雷被也应该死了。”

宗正官来查刘安被告谋反的案子，发现刘安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刘安成仙了。

皇帝听说后心里很不好受，就暗中转告朝中管刑狱的廷尉张汤，让他以策划阴谋的罪名参奏伍被，于是就杀了伍被和雷被，并灭了他们家九族，正应了八公对刘安的预言。

《汉史》中对于刘安成仙得道的事故意隐瞒没有记载，怕以后当皇帝的都不理朝政，去热心于学习刘安以便成仙，只记载着刘安因为被诬告谋反而自杀，而不是成了仙。

按照左吴的记载，说刘安成仙要离去时，打算杀掉雷被、伍被，八公劝告说，“不能这做。成仙的人连一只小虫都不害，何况是人呢。”刘安就没杀雷被与伍被。

刘安又问八公，“能不能把我的亲朋好友都带到仙界去一趟再让他们回来呢？”

八公说，“可以倒是可以，但不能超过五个人。”于是刘安就带着他的好友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个人到了仙界的玄洲，去了以后又打发他们回来了。

后来左吴的文章中记述说，刘安还没到仙境时就遇见了几位神仙，但由于刘安从小就是王子，养尊处优，对遇见的几位神仙不愿意恭恭敬敬的行礼，言谈举止都不太尊重那几位神仙，说话声音很大，有时不注意还自称“寡人”。结果仙伯中地位较高的就把这事奏报给天帝，说刘安对仙官大不敬，应该把他赶回人间。多亏了八公在天帝面前为刘安解释开脱，才免了刘安大不敬的罪，但仍罚他看管天都城中的厕所三年。三年期满后，只允许刘安当一般的仙人，不得在仙界担任官职，只让他长生不死而已。

后来汉武帝听说左吴等五人随刘安去了仙界又被送了回来，就召见左吴等人，亲自问他们详细情况，左吴把详情说了，武帝非常懊丧悔恨，并说，“我要是像淮南王刘安那样能遇到神仙，我就会把皇室和天下看成一只鞋，脱掉也毫不可惜，然后毅然随神仙而去。”

从此汉武帝就招贤纳士，希望也能招来八公那样的仙人，但始终没有仙人光临，反尔被公孙卿、栾大这一类冒充得道的江湖术士欺骗。然而仍不甘心，一直想找到真仙人，因为刘安成仙使他相信真有神仙。

传说刘安和八公升天时，剩下的仙药放在院里让鸡狗吃后也都升了天，所以天上也有鸡叫狗咬的声音。

阴长生

阴长生者，新野人也，汉皇后之亲属。少生富贵之门，而不好荣贵，唯专务道术。闻马鸣生得度世之道，乃寻求之，遂得相见，便执奴仆之役，亲运履之劳。鸣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别与之高谈，论当世之事，治农田之业，如此十余年，长生不懈。

同时共事鸣生者十二人，皆悉归去，唯长生执礼弥肃。鸣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将入青城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经》授之，鸣生别去。长生乃归，合之丹成，服半剂，不尽（《云笈七签》卷１０６引《阴真君传》无尽字），即升天。乃大作黄金十数万斤，以布惠天下贫乏，不问识与不识者。

周行天下，与妻子相随，一门皆寿而不老。在民间三百余年，后于平都山东，白日升天而去。著书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尽论，但汉兴以来，得仙者四十五人，连余为六矣。二十人尸解，余并白日升天。《抱朴子》曰：“洪闻谚书有之曰：‘子不夜行，则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间不有学道得仙者？”

阴君已服神药，未尽升天，然方以类聚，同声相应，便自与仙人相集。寻索闻见，故知此近世诸仙人数耳。而俗民谓为不然，以己所不闻，则谓无有，不亦悲哉。夫草泽间士，以隐逸得志，以经籍自娱，不耀文采，不扬声名，不修求进，不营闻达，人犹不能识之，况仙人亦何急急，令闻达朝阙之徒。知其所云为哉。

阴君自叙云：“汉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何为俗闻？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气导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无为合神，上士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安。”

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黄栌之简，漆书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一封缣书，合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

又著诗三篇，以示将来。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艾重纡，余（余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龙驾浮，青要（要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清黄晟刻本——以后简称黄刻本——青要作青风）承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消遥太极，何虑何忧，傲戏仙都。顾悯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奔驰索死，不肯暂休。”

其二章曰：“余（余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之圣师，体道之真，升降变化，乔、松为邻。唯余同学，十有二人，寒苦求道，历二十年，中多怠堕，志行不坚，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没幽壤，何时可还？嗟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千。”

其三章曰：“惟余束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放五浊。（明抄本委作悉，浊作经）避世自匿，三十余年。名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归，劳不敢息。奉事圣师，承欢悦色，面垢足胝，乃见褒饰（褒饰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遂受要诀，恩深不测。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白已成，货财千亿，使役鬼神，玉女侍侧。今得度世，神丹之力。”

阴君处民间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译文】

阴长生是河南新野人，他是汉朝皇后的亲属。虽然他生在富贵人家，却不贪恋荣华富贵，专门研究道家的方术。他听说马鸣生知道转世修仙的秘诀，就去找他，并甘心自愿为马鸣生当仆人，给他干脱鞋扫地的下贱活儿。然而马鸣生并不传授他成仙的道术，却整天与他高谈阔论，谈的都是当前的时事以及怎样种好农田等世俗琐事，就这么谈了十多年，阴长生也没表示厌倦。

和阴长生一块来向马鸣生学道的十二个先人后都走了，只有阴长生对马鸣生更加恭敬的执弟子之礼。马鸣生感动地说：“你才是真正能够得道的人啊！”于是就带他游了四川灌县西南的青城山，把黄土变成黄金让他看。马鸣生站在神坛上，面朝西把一部《太清神丹经》授给阴长生，然后就告别走了。阴长生回来后，照经卷上的办法炼出了仙丹，只吃了半付就成仙升天了。后来阴长生又按马鸣生教的方术用泥土变出了十几万黄金，用这金子救济天下穷苦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

后来阴长生又带着妻子周游天下，他全家人都长寿不老。

阴长生在世间住了三百来年，后来在四川丰都县平都山的东面白日升天而去。

阴长生写了九篇文章，文章中说，“古代的神仙非常多，不能详细介绍，但从汉代以来，成仙的只有四十五人，加上我是四十六名。其中二十人是把肉身留在人间灵魂升了天，其余的都是大白天连魂魄带肉体一块升天成仙。晋代的葛洪在他的道学著作《抱朴子》中说过，如果人们夜晚不走路，怎么会知道路上有走夜路的人呢？不成仙，怎么能知道天下山林中有修道成仙的人呢？”

现在阴长生服了仙丹，就算他不升天，但他已有了仙气，俗话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阴长生自然而然地要和仙人相聚。由于他和仙人们在一起，耳闻目睹，听仙人们互相谈论介绍，阴长生自然就知道了近代成仙者的人数了。那些世上的凡夫俗子们总是以眼见为实，以为他们没见过神仙就认为世上没有神仙，这些人实在太可悲了。有些隐居在民间的高洁的士人，远离尘世凡俗就是他们的志向，每日研究经书典籍就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从不夸耀自己的学问，也从不追求名利，不求为官为宦飞黄腾达，所以人们也都不知道他们。至于成仙得道的人，就更没必要夸耀自己，让世上那些高官显贵们知道自己是神仙了。

阴长生自己也说：“东汉安帝廷光元年，河南新野山北子被仙君授给炼仙丹的秘诀，这秘诀是：‘得道升天以后，要把这要诀留在名山。谁能得到，名列真人。成就仙人来去自如’怎能是世俗的传闻呢。不死的要诀，在于服用神丹。行气修炼内功为引导，使自己能自如地俯仰屈伸，服用草药也可以延年益寿，但绝不能转世超度为神仙。谁如果想要修道，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要长期地学习道术，清净无为才能养性，真心修道的人必须刻苦勤奋，任凭那些愚昧的人去笑话吧，只要能得到仙丹灵药，就可以永不衰老，长得安康。”

于是阴长生就撕了一块黄绸子，在绸子上写了一部《丹经》，装进一个有花纹的玉石匣子里，放在嵩高山上。又在黄栌木板上用漆写了一部《丹经》装在青玉的匣子里，放在西岳华山中。又在一块金板上刻了《丹经》，装进白银作的匣子里，放在四川绥山中。还有写在丝绢上的一段经文，合起来一共十篇，交给了弟子，让他们世世代代传下去。

阴长生还写了三首诗，讲述未来的事。第一首的大意是：“我在唐尧虞舜时就接受了上天之命，一直延续到汉代，都负有仙界的使命。我从很早就爱好修道，虽然我是个平凡的人，但志向很高尚，不想在王侯手下做官。如果只是为了延续生命，那么只满足于长寿就不会再有所追求了。我希望能够升入云天，乘龙浮游，展开双翼乘风翱翔。我希望能不怕火烧，入水不湿，无忧无虑地在太极中逍遥漫游，在仙界的都城中往来。那时我下看人间那些愚昧的人们，他们的年华像流水般一去不回，短暂的生命转瞬即逝，死后就变成了泥土，可是他们仍然急急忙忙奔波劳累，终于免不了一死，这是何等可悲啊！”

第二首诗的大意是：“我的仙界的老师是道术极高的真人，他可以升天入地变化无穷，道术可以和著名的仙人王子乔、赤松子相媲美。我有十二名学道的同学，在二十年的修炼苦学中，有很多由于志向不坚定半途而废，我真为他们痛惜，但这也是天命的安排，因为道术不是随便就可以传授的，只传授那些意志坚定的圣贤们。那些学道半途而废的人，堕入了冥冥的阴间，真是苦海无边啊，所以我希望后世的人们在修炼道术时一定要刻苦勤奋，千万不要为人间的荣华富贵所诱惑而动摇了修道的意志。一旦修道成功，升入九天仙界，那时寿命就和日、月、星一样，亿万年长存永在了。”

第三首诗大意是：“我从少年时就爱好道术，抛别了家人，随着老师东西南北四方遨游，脱离了人间的劫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和命浊这‘五浊’，离开尘世隐居山林三十多年。为了修道，我寒冷时忘了添衣，饿了忘记吃饭，虽想家也不敢回去，再劳累也不敢休息。我侍奉仙师，处处使他欢欣愉快，顾不得自己满脸污垢，双脚磨厚，终于得到了仙师的赞赏，才传授给我修炼的秘诀，这是多么大的恩德啊。我的妻子儿女也因此得到长生之术，将永享天年。我又炼成了亿万黄金白银散给了穷人，我还能驱鬼神为我服务，还有玉女在我身旁侍奉。现在我得以成仙，完全是神丹的功效啊！”

阴长生在人间活了一百七十岁，容貌像年轻的女子哪样俊秀，后来在大白天成仙飞升进了仙界。

张道陵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鹄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

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

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轮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新草除溷，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

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罚刑，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罪，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

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其药，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其所居门前水池，陵常乘舟戏其中，而诸道士宾客，往来盈庭巷（巷原作盖，据明抄本改）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共食饮，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采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较，转其首尾，而大途犹同归也。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

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其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升者，不从东方来（明抄本无不字）生平未（未原作原，据明抄本、陈校本改）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升，皆过，乃受升丹经。

七试者：

第一试，升到门不为通，使人骂辱，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

第二试，使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升终不失正。

第三试，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瓶，升乃走过不取。

第四试，令升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升衣服，唯不伤身。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

第五试，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直讫，而绢主诬之，云未得。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吝色。

第六试，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

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敢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掷，投树上，足不蹉跌，取桃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援，不能得返。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升。陵乃以手引升，众视之，见陵臂加长三二丈，引升，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升食桃毕，陵乃临谷上，戏笑而言曰：“赵升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唯升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唯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堕陵前。

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升长二人笑曰：“吾知妆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升、长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而乃没于云霄也。

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升，乃知（知原作如，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其志也。（出《神仙传》）

【译文】

张道陵是沛国（今江苏省沛县）人，原是太学中的书生，精通《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晚年时他感叹地说，“精通《五经》对延年益寿没有一点用处啊！”就开始热心研究长生之道。他得到了黄帝的“九鼎炼丹秘方”，就想照着秘方试验炼丹。但炼丹的药石非常费钱，张道陵家非常穷，要想致富没有门路，种田放牧又不是他的专长，干脆就不干了。

他听说四川人民性淳朴，容易接受教育点化，而且四川名山很多，就带着弟子去了四川大足县，进了鹄鸣山，写了二十四篇论述道术的文章，都是他苦苦思索修炼真谛的体会。

有一天，忽然有神仙从空而降，他们成千上万，或乘车骑马，或驾龙骑虎，数都数不过来。神仙中有的自称是柱下史，有的自称是东海小童。仙人们把太上老君新出的《正一明威秘箓》和《正一法文》传授给张道陵。张道陵从这两部经卷中得到了治病的仙方，于是百姓们都聚在他身边求他治病，拜他为师，弟子上万。

于是张道陵在弟子中设立了“祭洒”的官职，管理弟子们，像政府的长官一样。他还叫弟子们按照需要轮流交纳米粮、器具、纸笔、柴草等东西，派人修整道路，不参加修路的懒惰弟子，张道陵就让他们生病。县里本来就有很多桥梁道路需要修复，但一直无人过问，现在张道陵一号召，百姓们争先恐后地清除道上的野草，清挖堵塞的河道。有些愚昧的人不知道这些事都是张道陵授意干的，还以为是上天的旨意呢。

张道陵还想唤起人们的廉耻心，以此来管理众人，他不愿意动用刑罚，就立了一条制度：凡是有疾病的人，都要把自己有生以来犯过的罪过写在纸上，然后扔到水里，向天神发誓以后永不再犯，再犯就必死。于是百姓们都永远不能忘记不犯罪，犯了罪的就会生病，生病时就要把自己的罪过都交待出来，一是为了使病能痊愈，二是由此产生羞愧心，不敢再重犯，因为惧怕天地神灵而改过自新。从张道陵实行了这个办法后，凡是犯过罪的，都改恶向善了。

张道陵也因此得了很多财物，用这些钱财去买来炼仙丹用的草药和石料，终于把丹炼成了。丹炼成后，张道陵只服了半副，因为他不愿升天，这时他已能用分身术把自己分成几十个人了。 张道陵的门前有个水池，他常乘船在水中游玩，而他的道友和宾客多得挤满了庭院和街巷。他就分出一个自己和宾客们谈话应酬，而他的真身还在池中船上游玩呢。张道陵治病，大多是采用黑白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根据具体病情对药方进行改动变化灵活运用，但总的还是和仙人传授的药方相一致。

他常对人们说：“你们大都贪恋尘世的欢乐，所以不能超脱凡俗，所以更需要用我的炼气养精的方法来控制引导男女的房事，再配合着服食草本，就可以活到几百岁了。”

张道陵有一个最重要的秘方，只传授给王长一个人。

有天，他说应该有一个从东方来的人，这人也应该得到秘方。这个人应该在正月初七的中午到张道陵这儿来，张道陵事先就说了这人的面貌身材。到了正月初七的中午，果然来了个叫赵升的人，但不是从东方来的，然而他的形貌身材和张道陵事先说的完全一样。

张道陵就对赵升考验了七次，七次都通过以后，才把丹经传授给赵升。

第一次对赵升的考验，是赵升来到张道陵的门口以后，门人不给通报，并辱骂赵升，骂了四十多天，赵升在门外就露宿了四十多天，张道陵才让他进门。

第二次考验是让赵升在田里看守庄稼驱赶野兽，到了晚上，张道陵派了个美丽异常的女子去见赵升。那女子假装是走远路的旅客，要求在赵升这儿过夜，并和赵升同床挨着睡觉，第二天那美女又假装脚痛赖着不走，赵升只好留她住了几天。那女子经常挑逗勾引赵升，但赵升始终行为端正不受诱惑。

第三次考验，赵升在路上走时，让他突然看见路上扔着三十块金子，赵升动也没动金子继续走路。

第四次考验，让赵升进山砍柴，让三只老虎来撕扯赵升的衣服，但不伤他的身体，赵升一点也没有害怕，脸不变色心不跳，还对老虎说：“我是个学道的人，从少年时就没作过坏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师学道，求长生不老之术，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呢？莫非是山神派你们来考验我的吗？”三只老虎呆了片刻就离去了。

第五次考验，让赵升在街上买了十几匹绢绸，付完钱以后，老板却诬蔑赵升说他没有付钱，赵升就脱下自己的衣服卖掉，用钱买来了绢绸还给那老板，一点也没有生气怨恨。

第六次考验是让赵升看守粮仓，让一个人去向赵升磕头讨吃的。这人破衣烂衫，面目肮脏，全身生满了脓疮又腥又臭。赵升看见后十分可怜他，甚至流下眼泪。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那人穿，用自己的粮食为那人作了饭，那人临走时，赵升又把自己的粮食送了一些让那人带在路上吃。

第七次考验，张道陵带着弟子们登上悬崖绝壁，下面的石缝间长着一棵桃树，有人的胳膊那么粗，桃树下就是万丈深渊，桃树上结着很大的桃子。张道陵就对弟子们说：“谁能摘下那桃子，我就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他。”这时有三百来个弟子都趴在崖边看那桃树，个个吓得双腿战栗汗流浃背，不敢长时间看那桃树，最后都吓得退了回去，说不敢去摘那桃子。只有赵升说：“有神灵保佑，有什么危险呢？何况还有我的仙师在这里，他能眼看着我摔死在山谷里吗？即然是仙师让摘这桃子，说明这桃子一定能够摘到的。”说罢，赵升纵身一跳，落在桃树上，身子都没有打晃，摘下一大抱桃子。然而石壁像墙那么陡峭，无法攀登着回到崖上。于是赵升就在下面把摘到的桃子一只一只地扔了上去。一共是二百零二只桃子。张道陵把桃子分给弟子们一人一只，自己吃了一只，给赵升留了一只等他上来。大家亲眼看见张道陵的手臂突然加长了两三丈伸到桃树上去拉赵升，赵升一下子就上来了。张道陵把刚才留的桃子给了赵升，赵升吃完以后，张道陵就站在悬崖边上笑着说，“赵升因为心术端正，才能跳到桃树上连身子都不晃。我也想跳下去，一定能摘着最大的桃子。”弟子们都劝张道陵不要跳，只有王长和赵升不说话。张道陵就往下一跳，却没有落在桃树上，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四面都是仰视看见顶的高山峻岭，山顶高入云天，往下看是没有底的深谷，连道路都没有。弟子们这时都吓得哭了起来，只有赵升和王长没有哭，两人议论道：“老师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现在他跳进了万丈深谷，我们这样活着也于心不安啊！”说罢两个人一齐跳下了悬崖，没想到正好落在张道陵的面前。

只见张道陵盘腿坐在一个很小的帐中床上，他见到赵升和王长，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俩会来的。”接着就向他俩传授了修道的秘诀。三天后，他们三人一同回到家中，弟子们看见以后，又惊又喜。后来，张道陵和赵升、王长三个人都是大白天成仙飞升入云，弟子们仰着头看，只见他们渐渐飞入云中不见了。

最初张道陵进入四川大足县鹄鸣山炼成了仙丹后，只吃了半付，虽然没有升天，但已成为地上的神仙。他不急着升天，就是为了对赵升作七次考验以便超度他，从这件事也看出张道陵是先知赵升修道的志向是端正坚定的。

卷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孙登　吕文敬　沈建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齐人也。汉武帝召募方士。少君于安期先生得神丹炉火之方，家贫，不能办药，谓弟子曰：“老将至矣，而财不足，虽躬耕力作，不足以致办。今天子好道，欲往见之，求为合药，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黄金，金成服之升仙。臣常游海上，见安期先生，食枣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赐遗无数。少君尝与武安侯饮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余，少君问其名，乃言曾与老人祖父游夜（明抄本夜作射），见小儿从其祖父，吾故识之。时一座尽惊。又少君见武帝有故铜器，因识之曰：“齐桓公常陈此器于寝座。帝按言观其刻字，果齐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数百岁人矣。视之如五十许人，面色肌肤，甚有光泽，口齿如童子。王公贵人，闻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遗金钱山积。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谓帝曰：“陛下不能绝骄奢，遣声色，杀伐不止，喜怒不胜，万里有不归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药方与帝，少君便称疾。是夜，帝梦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云中来，言太乙请少君。帝遂觉，即使人问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梦少君舍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视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敛，忽失尸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蝉蜕也。帝犹增叹，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与朝议郎董仲躬相亲爱。仲躬宿有疾，体枯气少。少君乃与其成药二剂，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后土脂，黄精根，兽沉肪，先莠之根，百卉花酿，亥月上旬，合煎铜器中，使童子沐浴洁净，调其汤火，使合成鸡子，三枚为程。服尽一剂，身体便轻；服三剂，齿落更生；五剂，年寿长而不复倾。仲躬为人刚直，博学五经，然不达道术，笑世人服药学道，频上书谏武帝，以为人生则命，衰老有常，非道术所能延。意虽见其有异，将为天性，非术所致，得药竟不服，又不问其方。少君去后数月，仲躬病甚。常闻武帝说前梦，恨惜少君，仲躬忆少君所留药。试服之，未半，乃身体轻壮，其病顿愈；服尽，气力如年少时，乃信有长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问其方，竟不能悉晓。仲躬唯得发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余乃死。嘱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药，初不信，事后得力，无能解之，怀恨于黄泉矣。汝可行求人间方术之事，解其方意，长服此药，必度世也。”时有文成将军，亦得少君术。事武帝，帝后遣使诛之，文成谓使者曰：“为吾谢帝，不能忍少日而败大事乎？帝好自爱，后三十年，求我于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还，具言之。帝令发其棺视之，无所见，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窃其尸而藏之，乃收捕，检问其迹，帝乃大悔诛文成。后复征诸方士，更于甘泉祀太乙，又别设一座祀文成，帝亲执礼焉。（原缺出处，查出《神仙传》）

【译文】

李少君是山东人。汉武帝因为好道术招募天下懂道术的方士。李少君在先秦时代著名方士安期先生那里得到了炼丹的秘方，但由于家里穷，买不起炼丹的金石原料和草药，就对弟子们说：“我又老又穷，就是再卖力气地种田，也凑不上买药炼丹的钱。听说当今天子汉武帝爱好道术，我想去朝见他，求皇帝和我一起炼丹，皇上一定会很愿意。”于是李少君把安期的炼丹秘方上奏汉武帝说，“丹砂可以炼出金丹，吃了金丹就能成仙。我曾经在海上漫游，遇见了仙人安期先生，他经常吃一种像瓜一样大的枣子。”汉武帝对李少君很尊重，赏给他不少东西。李少君曾经和武安侯一起宴饮，座上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问老人的姓名，老人说了姓名后，李少君说，“我曾经和你的祖父一起夜里游玩宴饮过，那时你很小，跟你祖父在一起，所以我才认识你。”在座的人听了李少君这番话都很惊奇。有一次，李少君看见汉武帝有一件旧铜器，就对武帝说，“我认识这件铜器。春秋战国时的齐桓公曾把它摆在自己的床头。”汉武听李少君这么一说，就细看铜器上刻的字，果然是春秋时齐国的铜器，从而知道李少君己活了几百岁了。但李少君看上去只有五十来岁，脸色红润皮肤很光滑，牙齿像少年人那样整齐。汉朝的王公贵族们听说李少君能使人长生不死，都对他万分敬仰，给他送的金钱堆积如山。李少君就用这些钱偷偷买了原料炼成了仙丹，然后对武帝说，“陛下如果不能除掉骄奢淫逸的恶习，仍然贪图美女纵欲无度，到处征战讨伐，喜怒无常，使冤魂流落在荒野，让城市里常有杀头的重刑，那就绝不能炼成仙丹修成大道。”李少君把自己不会衰老的秘方给了汉武帝，然后就假称自己生了病告辞。这天夜里，汉武帝梦见和李少君一起登上河南的嵩山，半路上有个神仙拿着旌节骑着龙从云中降下来，说太乙真人请李少君去。汉武帝惊醒了，立刻派人打听李少君的情况，并且告诉亲近的大臣说：“我昨夜梦见李少君离我而去了！”李少君病重时，武帝去探视，李少君让人把他炼仙丹的秘方完全记下来，还没说完就死了。武帝说：“李少君不会死，他是登了仙界了！”李少君刚要入殓时，尸体忽然不见了，衣服连扣子都没解开，好像蝉蜕一样。汉武帝更加后悔，恨自己没有向李少君更多的求教道术。李少君生前和任朝议郎的董仲躬是好朋友，董仲躬一向有病，身体消瘦气血不足。李少君就给了他两副药和药方，让他用戊巳年间生长的草、当地出产的油脂、黄精的根和野兽的脂膏，秋天先枯死的根、春天百花的膏汁，在十二月上旬把上述药料合放在铜器中熬，让一个童子沐浴得十分洁净，让他看好火候，把熬好的膏再制成鸡蛋大的药丸，三只药丸一个疗程。吃了一副药丸，身子就会非常轻快，吃了三副，旧牙脱掉生出新牙，吃了五副以后，年岁增长了但腰不弯背不驼。董仲躬为人刚强正直，精通《四书》《五经》，但对道术一点也不入门，还经常嘲笑那些服丹药学道术的人，常常上书给汉武帝，认为人寿天定，衰老是正常的，不是学道术能长生不老的。李少君知道董仲躬对修道有不同的看法，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改变不了他的认识。李少君给董仲躬的药，董仲躬根本就不吃，也不理睬李少君讲解的道学方术。李少君走后几个月，董仲躬病更重了。他曾听说了汉武帝梦见李少君成仙而去非常遗憾后悔，就想起了李少君给他的药。董仲躬试着服那药，只吃了半副，就觉得身轻体壮，病立刻好了。服完一副药之后，就觉得像年轻时那样精力充沛，这时他才相信真的有长生不死的道术。于是董仲躬就辞去了官职，向道士们求教，但得不到正确圆满的回答。后来虽然他头发不白精力旺盛，但还是活到八十多岁就死了。死前叮嘱他的儿子董道生说，“我曾得到李少君的仙药，起初不相信，后来服药见效，却不能解释药力的来源和修道的方术，只有怀恨于九泉之下了。你要寻找人间懂得道术的人，向他学习修道的要诀，常服仙药，就会超化成仙了。”当时还有个文成将军，也得到了李少君的传授。文成将军是汉武帝的臣下，后来由于得罪了武帝，武帝派使者去杀他。文成将军对使者说，“请替我质问皇上，他为什么不能忍耐几天而毁了大事呢？如果皇上仍然爱好修道，可以在三十年后到成山去找我，我会成全他，不会怨恨他的。”使者杀了文成将军以后，回来向汉武帝转告文成将军的话，武帝听后命人打开文成将军的棺材，棺材中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竹筒。武帝怀疑是文成弟子偷去了他的尸体藏起来了，就到处搜查了解文成的去外，终于相信文成将军是成仙而去了，就十分后悔杀了文成。后来武帝又征召方士，又在陕西淳化县甘泉山建了甘泉宫祀奉道家始祖太乙真人，又另外建了一座庙祀奉文成将军，每次祭礼，武帝都是亲自主持。

孔元方

孔元方，许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实等药，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许人。郄元节、左元放，皆为亲友，俱弃五经当世之人事，专修道术。元方仁慈，恶衣蔬食，饮酒不过一升，年有七十余岁。道家或请元方会同饮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柱地，乃手把杖倒竖，头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杯倒饮，人莫能为也。元方有妻子，不畜余财，颇种五谷。时失火，诸人并来救之，出屋下衣粮床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篱下视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凿水边岸，作一窟室，方广丈余，元方入其中断谷，或一月两月，乃复还，家人亦不得往来。窟前有一柏树，生道后棘草间，委曲隐蔽。弟子有急，欲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后东方有一少年，姓冯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寻窟室得见。曰：“人皆来，不能见我，汝得见，似可教也。”乃以素书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传一人。世无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无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顿接二人。可授不授为‘闭天道’；不可授而授为‘泄天道’，皆殃及子孙。我已得所传，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岳。后五十余年，暂还乡里，时人尚有识之者。（出《神仙传》）

【译文】

孔元方是河南许昌人。他经常服用松脂、茯苓、松籽等药，老年时变得十分年轻，容貌像四十多岁的人，郄元节、左元放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既不读《四书》、《五经》，又不问世事，专门研究道术。孔元方为人善良仁慈，粗衣素食，喝酒从不超过一升，当时有七十多岁。有一次，几位道士请孔元方一起喝酒，轮到元方干杯时，元方行了个酒令：他把拐杖拄在地上，手扶着拐杖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着，用另一只手拿着酒杯倒着喝酒，结果谁也不会像他这样饮酒。孔元方有妻有子，但从不积存钱财，只是很下力气地种田。有一次，孔元方家里失火了，人们都来救火，往外抢救衣物粮食家具，但孔元方却不往外抢东西，反而蹲在篱笆前看火。他的妻子催他赶快抢救财物，孔元方笑道：“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有什么可惜的！”孔元方又在河边岸上凿了一个一丈见方的洞，然后钻进洞里，不吃不喝，一两个月也不出来，家里的人他也不让到洞里来。洞前有一棵柏树，长在大道后面的荆棘草丛里，挡着那个洞。有时弟子有急事想找孔元方，也找不到他住的那个洞。后来从东方来了一个少年，名叫冯遇，爱好道术，想跟随孔元方学道。他一来就找着了孔元方的那个洞室。孔元方说：“别人来都找不到我，你却一来就找到了我，看来你是值得我传授道术的人。”孔元方就把两卷写在白布上的经文给了冯遇，并对他说：“这上面写的是修道的要点，四十年才可以传授一个人。如果四十年到了还找不到值得传授的人，那也不能因为年限到了胡乱传授，须等八十年，如有两个人可传授，就传给两个人。误传或不传，就犯了‘闭天道’的罪，不该传的却传了，就犯了‘泄天道’的罪，这两种罪都会连累子孙而受到惩罚。现在我已经把道术的精要传给你，我就可以去了。”于是孔元方就扔下妻子儿女进了西岳华山。五十年后，孔元方回过一次故乡，当时的人还有认识他的。

王烈

王烈者，字长休，邯郸人也。常服黄精及鈆，年三百三十八岁，犹有少容。登山历险，行步如飞。少时本太学书生，学无不览，常以人谈论五经百家之言，无不该博。中散大夫谯国嵇叔夜，甚敬爱之，数数就学。共入山游戏采药。后烈独之太行山中，忽闻山东崩圮（圮原作地，明抄本作玘，今改），殷殷如雷声。烈不知何等，往视之，乃见山破石裂数百丈，两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经阔尺许，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试丸之，须臾成石，如投热蜡之状，随手坚凝。气如粳米饭，嚼之亦然。烈合数丸如桃大，用携少许归，乃与叔夜曰：“吾得异物。”叔夜甚喜，取而视之，已成青石，击之如铜声。叔夜即与烈往视之，断山以复如故。烈入河东抱犊山中，见一石室，室中白石架，架上有素书两卷。烈取读，莫识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书得数十字形体，以示康。康尽识其字。烈喜，乃与康共往读之。至其道径，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语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经云，神山五百年辄开，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寿与天相毕。烈前得者必是也。河东闻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晋永宁年中，出洛下，游诸处，与人共戏斗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发矢，九破的。一年复去，又张子道者，年九十余，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岁时见，颜色与今无异，吾今老矣，烈犹有少容。”后莫知所之。（出《神仙传》）

【译文】

王烈字长休，河北邯郸人，经常服用野生姜和铅，活到三百三十八岁时面貌还很年轻。他攀登险峻的山峰时健步如飞。王烈青年时曾是太学中的书生，常和人们议论《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非常博学多才。任中散大夫的醮国人嵇叔夜（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很敬重王烈，常常向他请教。并和他一起进山游玩采药。后来王烈独自进了山西太行山，有一天他忽然听见山的东部发生了山崩，隆隆的轰鸣好像打雷。王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赶去看。只见大山崩塌了几百丈，两面都是青石，石中有一个直径一尺宽的洞，洞里不断流出像骨髓般的青泥。王烈试着把那泥团成了圆球，不一会圆球就成了石头，好像把热蜡团成球凝固以后的样子。那泥丸散发出一股粳米饭般的香气，放在嘴里咀嚼也有粳米饭的味道。王烈就团了象桃子大小的泥丸带了回来，对嵇康说：“我得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给你。”嵇康很高兴，王烈就把泥丸拿出来，一看泥丸已变成青石丸了，一敲还发出铜的声音。嵇康就让王烈领他到山崩处去看，那崩塌的山却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后来王烈又进了河东的抱犊山里，看见一个石窟，里面有个白石的架子，上面有两卷写在白布上的经文。王烈拿来看，不认识上面的字，不敢把经卷拿走，又放回白石架上。但他照着经卷上的字记下来几十个字，回来给嵇康看，那些字嵇康全都认识。王烈十分高兴，就领上嵇康到山中石窟去读经。去的路都记得很清楚，但走到那里，却怎么也找不到石窟了。王烈后来私下里对弟子说：“这是因为嵇康不该得道，所以那石窟才闭上了。”按照神仙经里的说法，神山五百年裂开一次，其中会流出来石髓，如果能服用了石髓，就可以和天地一样活得长久。王烈先前得的石丸，肯定就是石髓了。河东闻喜的人，大都世世代代祀奉王烈。晋代永宁年间，王烈去陕西洛南县的洛川一带漫游，和人比赛射箭。王烈用的是需二石力量才能拉开的弓，在百步的距离射靶，十箭九中。一年以后，王烈又到洛川去，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者名叫张子道，恭敬地向王烈施礼，王烈连站都不站起来。同座的人很奇怪，张子道说：“我七八岁时见他时，他就是现在这副容貌，现在我九十多岁了，他仍是一副少年的面孔。”后来，人们不知道王烈去了哪里。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东人也，年一百七十岁。常食白石，以分与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负薪以置人门外，人见之，铺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坐。亦不与人语。负薪来，如不见人，便私置于门间，便去，连年如此。及魏受禅，居河之湄，结草为庵，独止其中。不设床席，以草褥衬坐，其身垢污，浊如泥潦。或数日一食，行不由径，不与女人交游。衣弊，则卖薪以买故衣着之，冬夏单衣。太守董经，因往视之，又不肯语。经益以为贤。彼遭野火烧其庵，人往视之，见先危坐庵下不动，火过庵烬，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坏，先庵倒。人往不见所在，恐已冻死，乃共拆庵求之，见先熟卧于雪下，颜色赫然，气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状。人知其异，多欲从学道，先曰：“我无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余岁，后与人别去，不知所适。所请者竟不得一言也。（出《神仙传》）

【译文】

焦先是河东人，已经活了一百七十岁。经常服食白石，并把白石分给别人，像煮土豆那样煮熟了吃。焦先还天天进山砍柴，然后把柴分给别人，先从村头第一家开始，一家一家地分给柴禾。焦先每次把柴禾背到住家的门外放下，主人看见后，就把焦先请到屋中坐下，并请焦先吃饭，焦先就坐下，也不和主人说话。焦先如果把柴禾背来而主人不在，他就把柴禾放到门外转身就走，年年如此。魏文帝即位之后，焦先在河边盖了一间草屋，自己一个人住进去。屋子里不放床，只铺着草垫子，满身都是泥污，像在泥里打了滚似的。有时他几天吃一次饭，行为很规矩，也不和女人来往。他的衣服破了，就卖了柴买件旧衣服穿上，不论冬天夏天都是一身单衣。当时当太守的董经听说后就来拜访焦先，焦先却不说话。董经就更觉得焦先是大贤人。后来焦先的草屋被野火烧毁，人们跑去看，只见焦先端坐在火中，草屋烧成灰烬之后，焦先才慢慢站起来，连身上的衣服都没烧着。后来焦先又把草屋盖起来，忽然下了一场大雪，很多房子都被大雪压塌了。焦先的草房也倒了。人们去看，怕焦先已经冻死，就扒开草房寻找，只见焦先躺在雪底下熟睡，面色红润，呼吸均匀，像在炎夏喝醉了一样。人们都认为焦先不是凡人，很多人想和他学道。焦先说：“我哪里会什么道术呢？”焦先一会儿老，一会儿又很年轻，这样活到二百多岁，后来就离开大家走了，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那些向他请教道术的人，连一句话也没从他那里得到。

孙登

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又雅容非常，历世见之，颜色如故。市中乞得钱物，转乞贫下，更无余资，亦不见食。时杨骏为太傅，使传迎之，问讯不答。骏遗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门，就人借刀断袍，上下异处，置于骏门下，又复斫碎之。时人谓为狂，后乃知骏当诛斩，故为其象也。骏录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骏给棺，埋之于振桥。后数日，有人见登在董马坡，因寄书与洛下故人。嵇叔夜有迈世之志，曾诣登，登不与语。叔夜乃扣难之，而登弹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优而识寡，劣于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弹琴，于是登弹一弦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叹息绝思也。（出《神仙传》）

【译文】

孙登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常常住在山中的地洞里，弹琴、读《易经》。他冬夏都穿单衣，十冬腊月，人们见他头发长得一丈多长披盖在身上御寒。孙登的面容非常年轻，几代人看见他都没有衰老变化。他常到街上乞讨，得到的东西转手就给了穷人，自己一点也不要，人们也从来看不到孙登吃饭。当时当太傅的杨骏把孙登请去，但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杨骏赠给孙登一件布袍子，孙登就要了，但一出门就向人借了把刀，把袍子割成两半，扔到杨骏的门前，又把袍子用刀剁碎了。当时人们都说孙登是疯子，然而后来杨骏犯罪被斩首，大家才明白孙登剁碎杨骏的袍子是一种预示。当时，孙登剁碎了杨骏送他的袍子后，杨骏一怒之下把孙登抓了起来，孙登就突然死了。杨骏给了一口棺木，把孙登埋在振桥。几天后，人们却在董马坡看见了孙登，就捎信给洛川的朋友。嵇康有修道的志向，曾向孙登请教，孙登不理他。嵇康就提出一些问题，故意诘难他，但孙登竟不在乎地自己弹琴。过了很久，嵇康只好走了。孙登说：“嵇康这人年轻有才，但见识太少，不善于保护自身。”过了不久，嵇康果然犯了罪被斩首。嵇康很善于弹琴，孙登却能弹一根弦的琴，而且也能弹成完整的乐曲。嵇康对孙登的琴技感叹佩服，觉得用一根弦弹出乐曲简直是不可思议。

吕文敬

吕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将一奴一婢，于太行山中采药。忽见三人在谷中，问恭曰：“子好长生乎，乃勤苦艰险如是耶？”恭曰：“实好长生，而不遇良方，故采服此药，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吕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孙字文阳。”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时来采药，当以成新学者。公既与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当应常生也。若能随我采药，语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见采收，是更生之愿也。”即随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视乡里。”恭即拜辞，三人语恭曰：“公来二日，人间己二百年矣。”恭归家，但见空宅，子孙无复一人也。乃见乡里数世后人赵辅者，问吕恭家人皆何所在。辅曰：“君从何来，乃问此久远人也。吾昔闻先人说云，昔有吕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采药，遂不复还，以为虎狼所食，已二百余年矣。恭有数世子孙吕习者，居在城东十数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辅言，到习家，扣门问讯。奴出，问公从何来，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随仙人去，至今二百余年。”习闻之惊喜，跣出拜曰：“仙人来归，悲喜不能自胜。”公因以神方授习而去。习已年八十，服之即还少壮，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世不复老死。（出《神仙传》）

【译文】

吕恭字文敬，青年时就好服养生延年的药。有一次他带着一个仆人一个婢女，进太行山中采药。忽然遇到了三个人。他们问吕恭，“你这样不辞劳苦地爬山越岭，是不是要寻求长生之术啊？”吕恭说：“我确实是寻求长生之术，但一直没遇到好的药方，只好采些草药服用。希望多少有点益处。”三个人自我介绍，一个姓吕字文起，一个姓孙字文阳，第三个人姓王字文上，三个人都是天界太和府里的神仙。吕文起对吕恭说：“我们有时也来这里采药，以便成全那些新学道的人。你既然和我同姓，名字中也有一个字‘文’跟我相同，这是你的仙缘，命中应该得到长生。你如果能跟着我采药，我就告诉你长生不老药的仙方。”吕恭立刻跪拜说：“今天遇见仙人真是我的大幸，只怕我糊涂愚笨，当不好仙人的徒弟。如果仙人能收留点化，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了。”吕恭就跟着仙人采了两天药，仙人授给他一个仙药秘方让他带回去，让他回家乡再看看亲人们。吕恭向三位仙人辞别，仙人们说：“你跟我们采了两天药，世上已过了二百年了。”吕恭回到家乡，见自己家中只剩下个破旧的空房子，也没有找到一个子孙后代。后来遇见一个当年乡亲几世后的一个后代，名叫赵辅，就向他打听吕恭家的后代都在哪里。赵辅说：“先生是从哪儿来的呢？竟向我问这么久远的事。我曾听前辈说当年有个吕恭带一仆一婢进太行山采药，再也没回来，可能是让虎狼吃掉了，至今已二百多年。听说吕恭有个几世后的孙子叫吕习住在城东十几里的地方，是位道士，老百姓都尊奉他。去打听一下，会很容易找到的。”吕恭按赵辅的话找到吕习家，敲门打听。仆人开门问他找谁，吕恭说：“这是我家，我当年随仙人采药，至今已二百多年了。”吕习又惊又喜，光脚跑出来跪拜说：“仙祖今天回来，真让我又惊又喜啊！”吕恭就把仙方传授给吕习，然后就走了。吕习当时已八十岁，服药后立刻变成青年，活到二百岁时也进了山，他的子孙后代也不再老死。

沈建

沈建，丹阳人也，世为长吏。建独好道，不肯仕宦，学导引服食之术，还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无轻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数百家。建尝欲远行，寄一婢三奴、驴一头、羊十口，各与药一丸。语主人曰：“但累屋，不烦饮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资，当若之何。建去后，主人饮奴婢，奴婢闻食气，皆逆吐不用；以草饲驴羊，驴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触，主人大惊愕。百余日，奴婢体貌光泽，胜食之时，驴羊皆肥如饲。建去三年乃还，各以药一丸与奴婢驴羊，乃饮食如故。建遂断谷不食，轻举飞行。或去或还，如此三百余年，乃绝迹不知所之也。（出《神仙传》）

【译文】

沈建是丹阳人，世代都作长吏。但唯独沈建不肯作官，专门研究道术，学习修炼服丹的方术和返老还童的秘诀。他还会医术，病人不管病情轻重，经他一治就好，因而有好几百家人侍奉他。有一次沈建要出远门，就把一名男仆、三名婢女、一头驴十只羊寄存在某人家里，让男女仆人和驴、羊都吃了一枚药丸。沈建临上路时对那家主人说：“我把他们寄留在你家，只住你的房子，不用你给他们吃的。”说罢就走了。那家主人挺惊讶，心想在我家连人加牲口寄存了十五口，却一个钱也不留，真拿他没办法。沈建走后，主人给仆人们吃饭，但他们一闻饭的气味就呕吐，根本不吃。拿草喂驴和羊，驴羊不但不吃，还对主人又顶又踢，主人十分奇怪惊讶。虽然一百多天不吃饭，但仆人们面孔红润气色极好，比吃饭还要健康，驴和羊也是骠肥体壮，比精心喂养的还好。沈建三年后回来，又给奴仆和驴羊吃下一枚药丸，他们才又开始正常的饮食。但沈建却从不饮食，仍健步如飞。他有时来有时去，这样过了三百多年，后来竟不再见到他，不知去了何处。

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刘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兴　赵瞿　王遥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汉文帝时，公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帝读老子经，颇好之，敕诸王及大臣皆诵之。有所不解数事，时人莫能道之。闻时皆称河上公解老子经义旨，乃使赍所不决之事以问。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幸其庵，躬问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抚掌坐跃，冉冉在虚空中，去地数丈，俯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车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统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虽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愿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书二卷与帝曰：“熟研之，此经所疑皆了，不事多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毕，失其所在。须臾，云雾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贵之。论者以为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尽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汉文心未至信，故示神变。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耶。（出《神仙传》）

【译文】

有个不知姓名的人，汉文帝时在河边盖了间草房住，所以人们都叫他“河上公”。当时汉文帝非常喜欢读老子的《道德经》，并命令王侯大臣们都要诵读。但《道德经》中有些地方弄不懂，当时谁也讲不明白。后来文帝听说人们都说河上公非常理解老子经典中的深奥涵义，就派人拿着那几个不懂的问题找河上公请教。河上公对文帝派的使者说：“研究老子的经典是件十分严肃认真的事，怎么可以隔着很远的地方间接地研究呢？”于是文帝驾临河上公的草房，亲自向河上公求教。文帝说：“《诗经》上说，普天之下都是君王的国土，国界之内都是君王的臣民。老子也说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这就是说，君王也是‘四大’之一。你虽然懂得道学，但你也是我的臣民嘛，为什么不能尊重我，却这么高傲呢？”河上公就拍着手坐着慢慢腾空而起，离地有好几丈，低头看着仰视他的汉文帝说，“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间又不牵累人世的事，怎么能算你的臣民呢？”文帝这才下了车向河上公跪拜说：“我实在是无德无才，勉强继承了帝业当了皇帝，能力太小而责任大，常常担心不能胜任。虽然身在皇位日理万机，但心中更敬仰的是道术，由于自己无知蒙昧，对道学的精义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唯望道君您对我多多指点教化。”河上公就把两卷经书授给汉文帝，并对文帝说：“回去后好好研究这两卷书，道德经中的疑难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今天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我这两卷注解道经的著作，写了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了，只传了三个人，算上你才四个人，希望千万不要把它给不相干的人看！”说罢就突然不见了，只见云雾蒸腾，天地一片迷茫。文帝后来十分珍视那两卷经书。有些人论述说，因为文帝喜欢研究老子的学说，然而不能都弄通，所以上天特派了河上公下凡来传授。又怕文帝不能坚信。才显圣变化给文帝看。所谓圣人的心是永远和百姓的心相通的。

刘根

刘根者，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少明五经。以汉孝成皇帝绥和二年，举孝廉，除郎中。后弃世学道，入嵩高山石室，峥嵘峻绝之上，直下五千余丈。冬夏不衣，身毛长一二尺，其颜色如十四五岁人，深目，多须鬓，皆黄，长三四寸。每与坐，或时忽然变著高冠玄衣，人不觉换之时。衡府君自说，先祖与根同岁者，至王莽时，频使使者请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问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曾赵公，往山达敬，根唯言谢府君，更无他言。后颖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过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复遣珍往求根，请消除疫气之术。珍叩头述府君之言，根教言于太岁宫气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气寻绝，每用有效。后太守张府君，以根为妖，遣吏召根，拟戮之。一府共谏君府，君府不解。如是诸吏达根，欲令根去，根不听。府君使至，请根。根曰：“张府君欲吾何为耶？间当至耳。若不去，恐诸君招咎，谓卿等不敢来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时宾客满座，府君使五十余人，持刀杖绳索而立，根颜色不怍。府君烈声问根曰：“若有何道术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厅前，不尔，当大戳。”根曰：“召鬼至易见耳。”借笔砚及奏按，鎗鎗然作铜铁之声，闻于外。又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须臾，厅上南壁忽开数丈，见兵甲四五百人。传呼赤衣兵数十人，赍刀剑，将一车，直从坏壁中入来，又坏壁复如故。根敕下车上鬼，其赤衣便乃发车上披。见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绳反缚囚之，悬头厅前。府君熟视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惊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责府君曰：“我生之时，汝官未达，不得汝禄养。我死，汝何为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立于人间？”府君下阶叩头，向根伏罪受死，请求放赦先人。根敕五百兵将囚出，散遣之。车出去南壁开，后车过，壁复如故。既失车所在。根亦隐去，府君惆怅恍惚，状若发狂，妻登时死，良久乃苏。云“见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见收，今当来杀汝。”其后一月，府君夫妇男皆卒。府掾王珍，数得见。数承颜色欢然时，伏地叩头，请问根学仙时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无所不到。后如华阴山，见一人乘白鹿车，从者十余人，左右玉女四人，执采旋之节，皆年十五六。余载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尔闻有韩众否？’答曰：‘实闻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陈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师。颇习方书，按而为之，多不验，岂根命相不应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梦想之愿，愿见哀怜，赐其要诀？，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抟，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见吾耳。汝今髓不满，血不暖，气少脑减，筋息肉沮，故服药行气，不得其力。必欲长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药耳。夫仙道有升天蹑云者，有游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药，药有上下，仙有数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气导引并神药者，亦不能仙也。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积日月矣。其次，有云母、雄黄之属，虽不即乘云驾龙，亦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次乃草木诸药，能治百病，补虚驻颜，断谷益气，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数百岁，下即全其所禀而已。不足久赖也。’余顿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长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见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过，司命夺人算，使人不寿。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则神散，无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则歆飨，故欲人死也。梦与恶人斗争，此乃尸与神相战也。’余乃从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见根书符了，有所呼召，似人来取。或数闻推问，有人答对，及闻鞭挞之声，而悉不见其形，及地上时时有血，莫测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气存神，坐三纲六纪，谢过上名之法。根后入鸡头山仙去。（出《神仙传》）

【译文】

刘根字君安，是京城长安人，年轻时就精通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汉孝帝绥和二年，刘根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后来刘根辞去官职进山学道，在河南的嵩山里住进一个石洞，石洞在悬崖绝壁上，有五千多丈高。刘根冬夏都不穿衣服，身上长出一二尺长的毛，面貌像十四五岁的人，眼眶很深，脸上有三四寸长的黄胡须。有时他和人对面坐着，忽然就变成穿黑袍戴高帽的装束，也不见他换过衣服。据衡太守自己说，他的先祖和刘根同岁的人，在西汉王莽时，多次派人请刘根，刘根不肯前去。衡太守派他的副官王珍去向刘根问候致意，刘根没有答话。太守又派姓赵的公曹去向刘根表达敬意，刘根谢谢太守，再也没别的话了。后来陕西颖川太守高府君到任后，郡里发生了瘟疫，老百姓病死了一多半，高太守家大小都得了瘟疫。高太守又派了王珍到山里去求刘根，请他传授消除瘟疫的方术。王珍向刘根磕头后说了太守的请求，刘根就告诉王珍，回去后让太守在太岁（木星）方位之下的宫气（三十度为一宫）的地方，掘地三尺，把沙子填进去，然后洒上酒。太守按照刘根的办法作了，果然得瘟疫的都好了，从此瘟疫也断绝了，后来只要一闹瘟疫，刘根的方法都好使。后来有位张太守认为刘根是妖道，派人召见刘根，打算杀掉他。太守府的人们都劝阻，但张太守不听。于是有些官员偷偷告诉刘根让他躲避，刘根不听。张太守派的人找到刘根，请他到太守府去。刘根问道：“张太守想找我作什么呢？看来我得走一趟了。如果不去，恐怕会牵累各位，太守会说你们不敢来叫我去见他呢。”刘根当天就到了太守府，当时府中宾客满堂，张太守派了五十多人持着刀棍绳子站在堂上，但刘根一点也没在意。张太守厉声问刘根道：“你有什么道术吗？”刘根说：“是，是。”太守问：“你能把鬼召来吗？”刘根说能召来。太守说：“既然能，你就给我捉一个来，不然，我就宰了你！”刘根说：“召个鬼来不是小事一段嘛。”说罢借了笔砚和批阅公文的桌子，只听得大厅中响起了铮铮的铜铁撞击声，一直传到外面。刘根又大声呼啸，声音非常清亮，听的人都十分惊恐，宾客们都听得不敢出声。顷刻间只见大厅的南墙突然裂开了好几丈，涌进来四五百名穿甲戴盔的士兵。刘根又传呼来四五十个穿红衣的兵，带着刀剑，推着一辆车，从坏了的墙进了大厅，然后那面墙又恢复了原状。刘根就命令车上的鬼下车，红衣兵就打开车上的布帘子。见帘子下有一对老头老婆，都是五花大绑，被红衣兵推在大厅前。张太守定睛细看，没想到竟是自己死去的父母！这时张太守又惊又怕，痛哭流涕，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的父母就斥责说：“我们活着的时候，你官小薪俸薄，没有很好的供养我们。我们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触怒神仙，使我们被抓到这里。遭受这样的羞辱，你这当儿子的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啊？！”张太守赶快下了庭阶磕头，向刘根认罪受死，只求赦免他的父母。于是刘根命令那五百名兵士把两个老人带出去放回阴间，拉着两个老人从南面墙上出去，车过去后，墙又恢复原状。即不知车到哪里去了，刘根也不见了。张太守这时仍是精神恍惚，几乎要发疯，他的老婆当时立刻就昏死了，过了很久才又活了过来。她说：“我刚刚看见刘根捉来的两位老人，他们非常生气，责怪我们冒犯了神界仙官，使他们被抓。他们要杀掉我。”过了一个月，张太守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都死了。府椽王珍曾见过刘根好几次，有时看刘根高兴的时候，就趴在地上磕头，请刘根说他学道成仙的经过。刘根说，“当年我进山学道，没有不去的地方。后来我进了华阴山，遇见一个人乘着白鹿车，带着十几名侍从，左右有四个玉女，执着彩色的旌杖，都是十五六岁。我赶快向神仙叩头施礼，求他点化我一下。神人就对我说：‘你听说过韩众吗？’我说听说过。神人说：‘我就是韩众。’我就对神人说：‘我从小就爱好学道，但一直没遇到明师指点。我读了不少论道的爷，也按照书上的指点去做，但都不灵验，常暗想是不是我刘根命中不该得道呢？今天我有幸遇到了大仙，这是我一辈子的梦想，望大仙可怜伐的一份诚心，赐给我修道的秘诀吧！’但那大仙并不告诉我什么，我就专心致志地，哭着再三恳求，大仙这时才说：‘你坐下。我告诉你吧，因为你有仙骨，所以才能遇见伐。但现在你仙骨中的骨髓还不饱满，血不够热，精气不盛头脑迟钝，筋松肉懈，所以就算服了仙药也借不上力。你真想求长生之道，得先治病，十二年以后就可以服用仙药了。在各种成仙得道的人中，有的能升天登云，有的能巡行五岳，有的能服仙药不死，有的能把肉身留在人间灵魂升天。凡是修仙得道的，最重要的是服用仙药，药有上下，仙也有好几等。不知道节制房事，不懂得运气导引修行和服用仙药的方法，也成不了仙。仙药中的上品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用后可以立刻升天，不用日积月累的修炼。其次的药有云母、雄黄之类，服用这类药，虽然不能乘龙驾云，也能够驱使鬼神，变化自身，长生不老。再其次的就是各种草木药，能够疗百病，弥补虚弱使人青春长驻，不吃五谷而养精益气，但不能使人长生不死。长服草药顶多能使人活几百岁，其码也能保你活够你的寿数。所以要想得道不能依赖服草药。’我就向大仙说：‘今天蒙您的指点，真是天意啊！’大仙说：‘要想长生，首先要除掉在人身体中作祟兴妖的色欲、爱欲、贪欲这三尸。除掉三尸以后，修道的意志才能坚定，人世的欲念才能除尽’。大仙说罢授给我五篇神药仙方并告诫我说：‘伏尸常会在初一十五的夜里上天控告人的罪过，司命星神常常夺去人的寿数，使人短命。人身体里的神想让人活，而人身体里的三尸要让人死，人一死，身体里的神就散去了，无形中就成了鬼。凡是祭祀的东西都让鬼享用了，所以鬼愿意让人死，好能得到供祀的食物。如果梦见和坏人搏斗，那么是人体中的神灵和三尸在搏斗。’我就依照大仙的教导服用仙药，所以才能成仙。”王珍又常常看见刘根写下一道符之后，对空召唤，好像有人来把符取走。有时又听见刘根审案，和人对话问答，或者听见鞭打的声音，但看不见有人出现，但见地上时时有血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刘根教给王珍专一运气守神的方法，坚守三纲五纪的规范，以及谢过上名的方法。刘根后来进入鸡头山成仙而去。

李仲甫

李仲甫者。丰邑中益里人也。少学道于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诀隐形，年百余岁，转少。初隐百日，一年复见形，后遂长隐，但闻其声，与人对话，饮食如常，但不可见。有书生姓张，从学隐形术，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费用数十万，以供酒食，殊无所得。张患之，乃怀匕首往。先与仲甫语毕，因依其声所在，腾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辈愚人，道学未得，而欲杀之。我宁得杀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顽愚，不足间耳。”使人取一犬来，置书生前曰：“视我能杀犬否。”犬适至，头已堕地，腹已破。乃叱书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书生下地叩头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识人，居相去五百余里，常以张罗自业。一旦张罗，得一鸟，视之乃仲甫也，语毕别去。是日，仲甫已复至家。在民间三百余年，后入西岳山去，不复还也。（出《神仙传》）

【译文】

李仲甫是丰邑中益里人。少年时就跟王君学道，服用水丹很有效，会遁地入土行走的方术，还会推算的秘诀和隐身法，活到一百多岁后变得十分年轻。起初能隐身一百日，一年后就现形，后来修炼得能长期隐身，和人对话、饮食都和平常人一样，但别人只能听见他的声音，看不见他本人。有个姓张的书生跟李仲甫学隐身术，李仲甫嫌他性子太急，不教给他。但张生死缠着李仲甫，花钱好几十万供奉李仲甫酒食，但什么也没学到。张生怀恨在心，就怀揣匕首想杀李仲甫。他先是和隐身的李仲甫谈话，顺着李仲甫出声的位置，跳起来用匕首又刺又砍，一看，李仲甫却好好地躺在床上笑着说，“天下竟有你这样的混蛋，道没学成就要杀老师。你能杀得了我吗？我可真能让你死。但念你愚蠢顽劣，不和你一般见识。”说罢叫人牵来一只狗在张生面前说：“你看我能不能杀了这只狗。”狗刚牵来，狗头就落了地，肚子也被破开了。李仲甫斥责张生说：“我能让你像这条狗一样下场！“张生不断磕头求饶，李仲甫才放了他。李仲甫有个认识的人，住在离他五百里远的地方，以张网捕鸟为业。有一天这人张网捕住了一只鸟，一看鸟却变成了李仲甫，和他谈了一阵话告别去了。五百多里地的路程当天仲甫就到了家。仲甫在民间三百多年，后来进了西岳山，再也没回来。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传世见之，汉文帝时人也。无妻息。人欲远行速至者，意期以符与之，并丹书两腋下，则千里皆不尽日而还。或说四方国土，宫观市鄽，人未曾见，闻说者意不解。意期则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须臾消灭。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许复还。于是乞食得物，即度于贫人。于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单衣。饮少酒，食脯及枣栗。刘玄德欲伐吴，报关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问其伐吴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纸，画作兵马器杖十数万，乃一一裂坏之，曰：咄。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径还去。备不悦，果为吴军所败，十余万众，才数百人得还。甲器军资略尽。玄德念怒，遂卒于永安宫。意期少言，人有所问，略不对答。蜀人有忧患，往问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颜色。若欢悦则善，惨戚则恶。后入琅琊山中，不复见出也。（出《神仙传》）

【译文】

李意期是四川人，生在汉文帝时，但后世好几代人都看见过他。他没有妻子儿女。谁走远路又想快到，意期就写一道符给他，并在他腋下写几个朱砂字，这人就可以日行千里，不到一天就赶回来。有时李意期给人讲述四方外国的奇闻轶事，说哪里的城市宫殿街道，由于听的人没去过外国，就有点听不明白。李意期就用手捏了土作成异国城市宫殿的模型，虽然只有一寸大小，但模型里的一切都像真的一样，片刻间就消失了。人们常常不知道李意期去了哪里，一年多就又回来了。他常常在街上乞讨食物和东西，转手就给了穷人。他在城墙脚下挖了个洞住在里面，冬夏都是一身单衣。平时只喝一点酒，吃些干肉和枣子、果子。三国时，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打算攻打东吴，就派人把李意期接来，待以厚礼，向他请教攻打东吴能胜还是能败。李意期不回答，只是要了一张纸，在纸上画了武器兵马十几万，把纸撕碎，然后轻蔑地哼了一声。他接着又画了一个很大的人，把这张画挖土埋入地下，就扬长而去了。刘备当时很不高兴，后来果然被东吴打败，十几万人只逃回几百人，武器辎重丢得精光。刘备也又气又恼死在永安宫。李意期很少说话，别人问什么，他从不回答。四川当地人有什么忧患的事去问他，只要看他的表情就能预知吉凶。如果李意期神色愉快就是吉，面色愁闷就是凶。后来他进了琅琊山，再也没见他出来。

王兴

王兴者，阳城人也，居壶谷中，乃凡民也。不知书、无学道意。汉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宫，使董仲舒、东方朔等，斋洁思神。至夜，忽见有仙人，长二丈，耳出头巅，垂下至肩。武帝礼而问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闻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可以服之长生，故来采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顾侍臣曰：“彼非复学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为之采菖蒲服之。经二年，帝觉闷不快，遂止。时从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兴闻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采服之不息，遂得长生。邻里老少，皆云世世见之。竟不知所之。（出《神仙传》）

【译文】

王兴是阳城人，住在壶谷，是个普通老百姓，不认字，也没有学道的想法。汉武帝进了河南嵩山学道，登上大愚石窟，修建了道宫，让董仲舒、东方朔吃素沐浴，静修思神。这天夜里，忽然来了个神仙，身材有两丈高，两只耳朵上面高过头顶下面垂到肩上。汉武帝施礼后问是哪路尊神，仙人说：“我是九巅山神，听说中岳嵩山的岩石上生长一种一寸九节的菖蒲，服后可以长生，所以来采一些。”说完就忽然不见了。武帝对身边的侍臣说，“那位神仙绝不是为学道来采药的，肯定是嵩山神暗示我呢。”于是武帝让人采了菖蒲服用。服了两年，觉得气闷不痛快，就停服了。当时跟随汉武帝的人也都服用菖蒲，但都没坚持下去。只有王兴听说神仙教武帝服用菖蒲后，就坚持服用，终于得到长生。乡亲们世代都见他活着，后来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赵瞿

赵瞿者，字子荣，上党人也。得癞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当及生弃之，若死于家，则世世子孙相蛀耳。”家人为作一年粮，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从外以木寨之。瞿悲伤自恨，昼夜啼泣。如此百余日，夜中，忽见石室前有三人，问瞿何人。瞿度深山穷林之中，非人所行之处，必是神灵。乃自陈乞，叩头哀求。其人行诸寨中，有如云气，了无所碍。问瞿“必欲病愈，当服药，能否？”瞿曰：“无状多罪，婴此恶疾，已见竦弃，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犹所甚愿，况服药岂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赐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当长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废。”瞿服之未尽，病愈，身体强健乃归家，家人谓是鬼。具说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颜色转少，肌肤光泽，走如飞鸟。年七十余，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负重，更不疲极。年百七十，夜卧，忽见屋间光有如镜者，以问左右，云不见。后一日，一室内尽明，能夜书文。再见面上有二人，长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戏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长大，至如人，不复在面上，出在前侧，常闻琴瑟之声，欣然欢乐。在人间三百余年，常如童子颜色，入山不知所之。（出《神仙传》）

【译文】

赵瞿字子荣，是山西上党人。他得了很重的癞病，快要死了。有人对他的家人说，“趁还有口气，把他弄到外面去吧，如果死在家里，怕后代子孙都会因传染而得癞病。”家里人就给他准备了一年的粮食，把他送到山里的石洞里，怕被虎狼伤害，就用木栅把他围了起来。赵瞿十分悲痛，昼夜哭泣。过了一百多天后，有天夜里石洞前忽然来了三个人，问他是什么人。赵瞿暗想，这深山老林里平常人是不会来的，一定是神仙。就诉说了自己的悲惨处境，哀求神仙帮助。三个人就像云似地飘进石洞，洞外的栅栏一点也不碍事。他们说：“你一定想把病治好吧，让你服点药行不行？”赵瞿说：“我必是今生罪孽深重，才得了这么重的病，甚至连家人都抛弃了我，早晚必死无疑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就是砍掉我的腿，割掉我的鼻子我也心甘，何况是服药呢。”仙人就给了他松子和松、柏脂各五升，并告诉赵瞿说：“吃了这药不但可以治好病，还能长生不老。吃一半病就能好，病好后还要继续吃。”赵瞿还没吃完，病果然好了，身体也十分健壮，就回了家。家人以为他是鬼，后来听了他讲述了神仙赐药的经过，家里人大喜。赵瞿又继续服了两年药，变得十分年轻，皮肤也变得十分有光泽，走起路来像飞鸟般轻捷。到了七十岁时，吃山鸡野兔连骨头都能嚼碎，还能背负很重的东西也不累。活到一百七十岁时，有天夜里睡下后忽然看见屋里有个东西像镜子般发光，问别人，谁也没看见。过了一天，就发现夜间全屋通明，能看得见写字。又发现脸上有两个小人有三寸高，是非常端庄的美女，只是太小了，在他鼻子上戏耍。后来两个美女渐渐长大，和正常人一样了，不再在他鼻子上玩，而是在他身边，常常弹琴鼓瑟给他听，使他非常快活。赵瞿在人间呆了三百多年，仍然面如少年，后来进山，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王遥

王遥者，字伯辽，鄱阳人也，有妻无子。颇能治病，病无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针药，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帕，敷坐于地，不饮不食，须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祸者，遥画地作狱，因召呼之，皆见其形，入在狱中，或狐狸鼍蛇之类，乃斩而燔烧之，病者即愈。遥有竹箧，长数寸，有一弟子姓钱，随遥数十年，未尝见遥开之。一夜，大雨晦暝，遥使钱以九节杖担此箧，将钱出，冒雨而行，遥及弟子衣皆不湿。所行道非所曾经，又常有两炬火导前。约行三十里许，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所担箧发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与室中二人，并坐鼓之。良久，遥辞去，收三簧，皆纳箧中，使钱担之。室中二人送出，语遥曰：“卿当早来，何为久在俗间。”遥答曰：“我如是当来也。”遥还家百日，天复雨，遥夜忽大治装。遥先有葛单衣及葛布巾，已五十余年未尝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即问曰：“欲舍我去乎？”遥曰：“暂行耳。”妻曰：“当将钱去不？”遥曰：“独去耳。”妻即泣涕曰：“为且复少留。”遥曰：“如是还耳。”因自担箧而去之，遂不复还。后三十余年，弟子见遥在马蹄山中，颜色更少，盖地仙也。（出《神仙传》）

【译文】

王遥字伯辽，湖北鄱阳人，有妻子但没有儿女。他很会治病，经他医治没有不痊愈的。他治病不用符咒神水，也不祭祀鬼神，治病时只用八尺长的大手巾铺在地上坐着，也不吃也不喝，不一会儿得病的人就好了，他起身就走。谁家要有鬼怪作妖，告诉了他，他就画出一块地来作监狱，并招呼鬼怪，鬼怪立刻应召而至，现了原形进入他画的狱中，都是些狐狸、乌龟、蛇之类，把它们斩杀之后再烧掉，病人就好了。王遥有一对几寸长的小竹箱子，他有位姓钱的弟子跟了他几十年也没见他打开过竹箱。有天夜里下起大雨，天昏地暗，王遥让钱某用九节杖担着小竹箱随他冒雨出行，他和弟子的衣服都没有被雨淋湿。他们走的是从未走过的路，前面有两个火把照着引路。走了约三十多里，登上一座小山，进入一个石洞，洞里已有了两个人。王遥进洞后，就打开弟子挑的小竹箱，里面是三枝五个簧片的竹笙。王遥自己拿了一枝吹起来，其余两枝让石洞里的那两个人吹。吹了半天，王遥把笙都收起来装进竹箱，仍旧让钱某挑着和他一齐出山洞。那两个人送出来说：“希望你快点回来，不要在人间长久停留。”王遥说：“我会回来的。”王遥回家住了一百天，这天又下起雨来，王遥就在夜里收拾行装。他原来有一套葛布衣和头巾，已经五十多年没穿了，这时都拿出来穿在身上。他的妻子问他：“你要抛下我去吗？”王遥说：“我不会走多长时间。”妻子又问：“带你的弟子钱生吗？”王遥说：“我自己走。”妻子哭着求他别走，他说很快就回来，就自己挑着小竹箱走了，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三十多年后，他的弟子看见他在马蹄山里，容貌更年轻了，已经成了一位人间的神仙。

按目录，此下应尚有陈永伯一篇。今佚。

卷第十一　神仙十一

泰山老父　巫炎　刘凭　栾巴 左慈　大茅君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汉武帝东巡狩，见老翁锄于道旁，头上白光高数尺。怪而问之。老人状如五十许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肤光华，不与俗同。帝问有何道术。对曰：“臣年八十五时，衰老垂死，头白齿落。遇有道者，教臣绝谷，但服术饮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当二十四气，八毒以应八风。臣行之，转老为少，黑发更生，齿落复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岁矣。”帝受其方，赐玉帛。老父后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时还乡里。三百余年，乃不复还。（出《神仙传》）。

【译文】

泰山有位老人，不知道姓名叫什么。汉武帝刘彻东巡狩猎时，看见一个老人在道旁锄地，头上有几尺高的白光。老人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但面貌红润像童子，皮肤也很有光泽，一看就不是凡俗的人。武帝非常奇怪，就问老人有什么道术。老人回答说：“我八十五岁那年，衰老得快要死了，头发白了牙也掉了。这时我遇见一个得道的人，让我不吃五谷，只吃白朮喝水，并给我做了个有神力的枕头，枕头里装着三十二件东西，其中二十四件顺应二十四个节气，还有八个玳瑁，抵挡八方来的邪风。我按照上面的办法去修行，就由老变少，白发变黑，掉了的牙又长出来了。我现在一百八十岁了。”武帝要来他的药方，赏赐了老人很多东西。老人后来进了泰山，隔十年五年回乡一次。三百多岁后就再也没回来。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汉驸马都尉。武帝出，见子都于渭桥，其头上郁郁紫气高丈余。帝召问之，君年几何？所得何术，而有异气乎？”对曰：“臣年已百三十八岁，亦无所得。”将行，诏东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术。朔对曰：“此君有阴道之术。”武帝屏左右而问之。子都对曰：“臣年六十五时，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温。口干舌苦，渗涕出。百节四肢疼痛，又痹不能久立。得此道以来，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体虽（明抄本、陈校本虽作强）勇，无所疾患。气力乃如壮时，无所忧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闻于朕，非忠臣也。”子都对曰：“臣诚知此道为真，然阴阳之事，宫中之利，臣子之所难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为之者少。故不敢以闻。”帝曰：“勿谢，戏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岁，服饵水银，白日升天。武帝颇行其法，不能尽用之。然得寿最长于先帝也。（出《神仙传》）

【译文】

巫炎，字子都，北海郡人，曾在汉武帝时任驸马都尉（为皇帝管理车马的官）。汉武帝有一次出巡，在临潼渭水桥上看见了巫炎，只见他头顶有几丈高的紫气。武帝就把巫炎召到面前，问他有多大年纪，修炼什么道术，怎么会头上冒出仙人的紫气。巫炎说：“我已经一百三十八岁，并没得过什么道术。”说完就要走。这时武帝又把东方朔召来，让他看看巫炎有什么道术。东方朔回答说：“这个人懂得男女的房事秘术。”武帝就让左右回避，向巫炎请教。巫炎说：“臣六十五岁时，苦于腰疼脚凉，身体不暖，口干舌苦，鼻涕不断，四肢关节疼痛，腿部麻痹不能久站。自从得了阴道之术，又活了七十三年，现在已生了二十六个儿子，身体强壮，从不得病，气力像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愁事。”武帝说：“你真不够仁义，有道术不传给我，不是个忠臣。”巫炎回答说：“我的确知道我得的道术是真的。但男女阴阳交接的事，宫中自有专门的人研究，作臣民的很难向皇上进言。况且我的这种道术，实行起来都是些违反常情的办法，能按照我的方术实行的太少了，所以也不敢把这种方术奏闻皇上。”武帝说：“你不用告罪，我刚才是开玩笑。”于是武帝学习了巫炎传授的阴道方术。巫炎二百岁时，服用水银，身体和灵魂一起升天。汉武帝照着巫炎的方术实行了不少，虽然没有都用上，仍然比以往的帝王寿命长很多。

刘凭

刘凭者，沛人也。有军功，封寿光金乡侯。学道于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岳石硫黄，年三百余岁而有少容，尤长于禁气。尝到长安，诸贾人闻凭有道，乃往拜见之。乞得侍从，求见祐护。凭曰：“可耳。”又有百余人随凭行，并有杂货，约直万金。乃于山中逢贼数百人，拔刃张弓，四合围之。凭语贼曰：“汝辈作人，当念温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禄，当勤身苦体。夫何有腆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贼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飨乌鸢之法。汝等弓箭。当何所用。”于是贼射诸客，箭皆反着其身。须臾之间，大风折木，飞沙扬尘。凭大呼曰：“小物辈敢尔，天兵从头刺杀先造意者。”凭言绝，而众兵一时顿地，反手背上，不能复动，张口短气欲死。其中首帅三人，即鼻中出血，头裂而死。余者或能语曰：“乞放余生，改恶为善。”于是诸客或斫杀者，凭禁止之，乃责之曰：“本拟尽杀汝，犹复不忍。今赦汝，犹敢为贼乎？”皆乞命曰：“便当易行，不敢复耳。”凭乃敕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尝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凭乃敕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庙，庙间有树，树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鸟不敢巢其枝。凭乃敕之，盛夏树便枯死，有大蛇长七八丈，悬其间而死，后不复为患。凭有姑子，与人争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党，而敌家多亲助，为之言者四五十人。凭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辈敢尔。”应声有雷电霹雳，赤光照耀满屋。于是敌人之党，一时顿地，无所复知。太守甚怖。为之跪谢曰：“愿君侯少宽威灵，当为理断，终不使差失。”日移数丈，诸人乃能起。汉孝武帝闻之，诏征而试之，曰：“殿下有怪，辄有数十人，绛衣，披发持烛，相随走马，可效否？”凭曰：“此小鬼耳。”至夜，帝伪令人作之。凭于殿上，以符掷之，皆面抢地，以火淬口无气。帝大惊曰：“非此（明抄本非此作此非）鬼也，朕以相试耳。”乃解之，后入太白山中，数十年复归乡里，颜色更少。（出《神仙传》）

【译文】

刘凭是江苏沛县人，由于有军功，被封为寿光金乡侯。他跟着稷丘子学道，经常服用石桂英和中岳嵩山的石硫黄，已经活了三百多岁面貌还像少年人，尤其擅长闭气的功夫。他曾到长安去，长安的很多商人听说他有道术，就去拜见他，有的请求学道，有的请他祐护。刘凭都答应下来，结果有一百多人跟着他走，还带着各种东西，价值万金。他们一行走到山里时，遇见了几百名强盗，强盗们拔刀张弓从四面包围上来。刘凭对强盗们说：“你们应该善良地做人，如果没有做官的才学品德，就是出力气种田做工，也是干净人。现在你们披着人皮，怀着狼心，白日抢劫，害人利己。告诉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你们变成一具具死尸去喂乌鸦老鹰，你们的弓箭一点也派不上用场！”强盗们大怒，用弓箭射刘凭一行，结果箭都掉转头去射中了他们自己。片刻之间起了大风，刮倒了树木扬起漫天尘沙。刘凭大叫道：“你们这些畜牲竟如此胡作非为。天兵们给我先把那些强盗头目杀掉！”刘凭话音刚落，就见强盗们一个个都倒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一点也动不了，都张着大嘴急促地喘气，像要憋死了。其中的三个头目鼻子流血脑袋开裂，当场就死了。剩下的强盗中有那还能说话的就不断求饶，说今后一定改恶向善。这时和刘凭一起的客商要把强盗们全砍死，被刘凭制止了。刘凭斥责强盗们说：“本来该把你们全杀掉，但又不太忍心。现在我放了你们，你们还敢再作强盗吗？”强盗们都哀求饶命，表示今后一定改行决不再作强盗，刘凭就命令天兵赦免了他们，强盗们就赶快逃散了。有一次，一个人的妻子被妖邪缠住，多年治不好，刘凭就用道术让那家门旁的泉水干涸，结果发现一只蛟渴死在泉中了。有一座古庙，庙旁有棵大树，树上常常发出奇光，人停在树下常常突然死去，鸟儿也不敢在树枝上作巢。刘凭又施了道术，那树在盛夏时就干枯而死，有一条七八丈长的大蛇挂在树上死去，后来这棵树再也不害人了。刘凭姑母的儿子因为土地纠纷被抓进太守府，姑家亲友太少，而对手家中亲友很多，有四五十人在公堂上替对手作证说好话。刘凭和他们争论了很久，忽然大怒说：“你们凭着人多就敢这样嚣张吗？！”话音未落，忽然满屋闪动着红光，空中电闪雷鸣，对手的同党亲友们顿时被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太守也吓坏了，跪下来央求道：“求您别再大显神戚，我一定秉公而断，决不会偏向。”过了很久，倒在地上的人们才苏醒过来。汉武帝听说后，传诏让刘凭进宫，想试试他的道术。刘凭一进了金殿武帝就对他说：“我这金殿中有妖怪。常常有几十个妖怪，披着长发手持蜡烛，在大殿里骑着马转悠。你能制服他们吗？”刘凭说：“这不过是一群小鬼而已。”当天夜里，皇帝命人扮成几十个妖怪在大殿上转悠。刘凭来到殿上，画了一道仙符投出去，那些伪装的“妖怪”立刻都摔在地上，用灯一照，都断气了。皇帝这才大惊失色地说：“他们不是鬼，是我让他们装鬼来试验你的呀！”刘凭就让那些人都复活了。后来刘凭进了太白山，几十年后又回了故乡，却更年轻了。

栾巴

栾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时太守躬诣巴，请屈为功曹。待以师友之礼。巴到（到原作陵，据明抄本改），太守曰：“闻功曹有道，宁可试见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云气之状。须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见化成一虎，人并惊。虎径还功曹舍。人往视虎，虎乃巴成也。后举孝廉，除郎中，迁豫章太守。庐山庙有神，能干帐中共外人语，饮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风举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庙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庙鬼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时讨，恐其后游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责以重祷，乃下所在，推问山川社稷，求鬼踪迹。此鬼于是走至齐郡，化为书生，善谈五经，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请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谓太守：“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设案，巴乃作符。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坐皆惊。符至，书生向妇涕泣曰：“去必死矣。”须臾，书生自赍符来至庭，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便为一狸，叩头乞活，巴教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狸，亦杀之。巴去还豫章，郡多鬼，又多独足鬼，为百姓病。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后征为尚书郎，正旦大会，巴后到，有酒容，赐百官酒，又不饮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诏问巴。巴曰：“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病，生为臣立庙。今旦有耆老，皆来臣庙中享，臣不能早饮（明抄本、陈校本饮作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适见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为尔救之。非敢不敬，当请诏问，虚诏抵罪。”乃发驿书问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后失火，须臾，有大雨三阵，从东北来，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气。后一旦，忽大风雨，天地晦冥，对坐不相见，因失巴所在。寻闻巴还成都，与亲故别，称不更还。老幼皆于庙中送之。云：去时亦风雨晦冥。莫知去处也。（出《神仙传》）

【译文】

栾巴是四川成都人，年轻时就爱好道术，不关心世间的事。当时的太守很恭敬地来见栾巴，请他屈就功曹的职务，太守以老师、朋友的礼仪接待栾巴。栾巴上任以后，有一天太守对栾巴说：“我听说你有道术，能不能让我看见一件新奇的事呢？”栾巴说：“可以。”说罢就端坐着退进墙壁里去了，墙上缓缓升起一团云气，片刻就看不见栾巴了。墙外的人则看见栾巴变成了一只虎，人们吓坏了。只见那虎一直跑回栾巴的府宅，人们跑去看虎时，虎已经又变成了栾巴了。后来栾巴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又升任为豫章郡的太守。当时庐山庙里有个神，能在帐子后面和人谈话，喝酒时只见空中出现酒杯。人们都去庙中向这个神祈求佑护。这神能使江湖中兴起风来鼓动船帆，使分开走的船聚在一起。栾巴听说后就到庙里去，那神就不在了。栾巴说：“哪有什么神，不过是一个鬼怪来到庙里冒充天上的仙官。这鬼祸害百姓这么久，应该惩治他。这件事就由我亲自来办。如果不及时去除这个鬼怪，只怕他以后到处流窜，到处吃人供奉的祭品，白白祸害老百姓。”于是栾巴在神坛上诚心地祷告天神，遍查天下的山川国土，搜寻鬼怪的踪迹。那鬼怪就逃到齐郡，变成一个书生，善于谈论四书五经，迷惑了齐郡的太守，太守竟把女儿嫁给了他。栾巴找到了这个鬼怪，就写了公文请太守捕住那个鬼怪。那鬼吓得不敢露面，栾巴就对太守说：“你的女婿不是人，是个冒充庙神的鬼，现在他来到你家，所以我来抓他。”太守叫他女婿出来，那鬼躲着不出来。栾巴说：“让他出来还不容易吗？”就让太守准备了笔砚和书桌，栾巴用笔写了一道符咒，写完后栾巴仰天长啸，空中忽然有人把符拿走，也看不见是谁拿走的，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那道符来到书生面前，书生向他妻子哭泣说：“我这一去非死不可了！”片刻间，书生自己拿着符来到院里，看见栾巴就不敢靠近了。栾巴大喊一声：“老鬼还不现出原形来吗？”书生应声变成一只狸猫，不断地叩头求栾巴饶命。栾巴就命令把狸猫杀掉，只见空中落下一把刀把狸猫的头砍落在地上。太守的女儿已经生了个儿子，这时也现了原形变成一只狸猫，栾巴也把它杀掉了。栾巴回到豫章郡以后，郡里也在闹鬼，大多是独脚鬼，祸害百姓，栾巴一回本郡，郡里的鬼就都吓跑了，再也没有妖魔作怪。后来栾巴被皇帝征召为尚书郎。正月初一，宫中大设筵席犒劳群臣。栾巴比别人到的晚，但已有些醉意。皇帝在宴会上赠给文武百官御酒，栾巴不喝，把酒向西南方向喷了出去。有关的同衙向皇帝上奏说栾巴对皇上不敬。皇帝就召栾巴询问，栾巴说：“臣的家乡因为臣能除鬼治病，为臣立了‘生祠’祝福。今天早上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到臣的庙中来约臣喝酒，臣实在不能推脱，所以有点喝醉了。臣刚才看见西南方千里外的成都街上发生了火灾，就喷了一口酒救火，绝不是对皇上不敬。皇上如不信就下诏询问成都是否失火，如果不是，臣愿抵罪。”于是皇帝下诏让驿使到成都查问。后来成都方面奏报说：“正月初一早饭后失火，不一会儿从东北来了三场大雨，火就灭了。雨落到人身上发出一股酒气。”后来有一天忽然风雨大作，天地昏暗，对面坐着也看不见人，栾巴也不知去了何处。不久听说栾巴回到成都，和亲朋好友告别，说以后不再回来了。家乡的男女老少都到他的“生祠”中送他。听说他离去时也是风雨交加天地昏暗，不知道去了哪里。

左慈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明五经，兼通星气，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乱，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记。

魏曹公闻而召之，闭一石室中，使人守视，断谷期年，及出之，颜色如故。曹公自谓生民无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杀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尔？”对曰：“欲见杀，故求去耳。”公曰：“无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

乃为设酒，曰：“今当远旷，乞分杯饮酒。”公曰：“善。”是时天寒，温酒尚热，慈拔道簪以挠酒，须臾，道簪都尽，如人磨墨。初，公闻慈求分杯饮酒，谓当使公先饮，以与慈耳，而拔道簪以画，杯酒中断，其间相去数寸。即饮半，半与公。公不善之，未即为饮，慈乞尽自饮之。饮毕，以杯掷屋栋，杯悬摇动，似飞鸟俯仰之状，若欲落而不落，举坐莫不视杯，良久乃坠，既而已失慈矣。寻问之，还其所居。

曹公遂益欲杀慈，试其能免死否。乃敕收慈，慈走入群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数本羊，果余一口，乃知是慈化为羊也。追者语主人意，欲得见先生，暂还无怯也。俄而有大羊前跪而曰：“为审尔否？”吏相谓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于是群羊咸向吏言曰：“为审尔否？”由是吏亦不复知慈所在，乃止。

后有知慈处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隐，故示其神化耳。于是受执入狱。狱吏欲拷掠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闻而愈恶之，使引出市杀之。须臾，忽失慈所在，乃闭市门而索。或不识慈者，问其状，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单衣，见此人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见便杀。后有人见知，便斩以献公，公大喜，及至视之，乃一束茅，验其尸，亦亡处所。

后有人从荆州来，见慈。刺史刘表，亦以慈为惑众，拟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见其术，乃徐徐去，因又诣表云：“有薄礼，愿以饷军。”表曰：“道人单侨，吾军人众，安能为济乎？”慈重道之，表使视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举不胜。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请百人奉酒及脯，以赐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万余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尽，坐上又有宾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惊，无复害慈之意。数日，乃委表去，入东吴。

有徐堕者，有道术，居丹徒，慈过之。堕门下有宾客，车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见牛在杨树杪行，适上树即不见，下即复见行树上。又车毂皆生荆棘，长一尺，斫之不断，推之不动。客大惧，即报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见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后须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过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诸客分布逐之，及慈，罗布叩头谢之。慈意解，即遣还去。及至，车牛等各复如故。慈见吴主孙讨逆，复欲杀之。

后出游，请慈俱行，使慈行于马前，欲自后刺杀之。慈在马前，著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讨逆着鞭策马，操兵逐之，终不能及。讨逆知其有术，乃止。后慈以意告葛仙公，言当入霍山，合九转丹，遂乃仙去。（出《神仙传》）

【译文】

左慈字元放，江西庐江人。他精通五经，也懂得占星术，从星象中预测出汉朝的气数将尽，国运衰落，天下将要大乱，就感叹地说：“在这乱世中，官位高的更难保自身，钱财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间的荣华富贵绝不能贪图啊！”于是左慈开始学道，对“奇门遁甲”也很精通，能够驱使鬼神，坐着变出美味佳肴。他在天柱山精修苦炼道术，在一个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经》，学会了使自己变化万端的方术，法术很多记也记不过来。

三国时魏国的曹操听说后，把左慈召了去，关在一个石屋里，派人监视，一年没给他饭吃，过了一年才把他放出来，见他仍是原来的模样。曹操认为世上的人没有不吃饭的道理，左慈竟然一年不吃饭，一定是妖邪的旁门左道，非要杀掉他。曹操一起了杀左慈的念头左慈就知道了，就向曹操请求放他一条老命，让他回家。曹操说：“为什么如此急着走呢？”左慈说：“你要杀我，所以我请求你放我走。”曹操说：“哪里哪里，我怎么会杀你呢。既然你有高洁的志向，我就不强留你了。”

曹操为左慈设酒宴饯行，左慈说：“我就要远行了，请求和您分杯喝酒。”曹操同意了。当时天气很冷，酒正在火上浸着，左慈拔下头上的道簪搅和酒，片刻间道簪都溶在了酒中就像磨墨时墨溶入水中一样。一开始，曹操见左慈要求喝“分杯酒”，以为是自己先喝半杯然后再给左慈喝自己剩的半杯，没想到左慈先用道簪把自己的酒杯划了一下，酒杯就分成了两半，两半中都有酒，相隔着好几寸。左慈先喝了一半，把另一半杯子给了曹操。曹操不太高兴，没有马上喝，左慈就向曹操要过来自己都喝了。喝完把杯子往房梁上一扔，杯子在房梁上悬空摇动，像一只鸟将向地上俯冲前的姿势，要落又不落，宴席上的客人都抬头看那酒杯，好半天杯子才落下来，但左慈也不见了。一打听，说左慈已回了他自己的居处，这一来曹操更想杀掉左慈，想试试左慈能不能逃过一死。

曹操下令逮捕左慈，左慈钻进羊群中，追捕他的人分不清，就查羊的原数，果然多出了一只，知道左慈变成了羊。追捕的人就传达曹操的意思，说曹操只是想见见左慈，请左慈不要害怕。这时有一只大羊走上前跪着说：“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呢？”追捕的人们互相说：“这个跪着的羊一定就是左慈了！”就想把这羊抓走。但这时所有的羊都跪下说：“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呢？”这样一来追捕的人真弄不清哪只羊是左慈了，只好拉倒。

后来有知道左慈去处的人密告给曹操，曹操又派人去抓，一抓就抓到了。其实并不是左慈不能隐遁脱逃，是故意要给曹操见识一下他的变化之术。于是左慈让抓他的人绑上投入监狱。典狱官打算拷问左慈，却发现屋里有个左慈，屋外也有个左慈，不知哪一个是真左慈。曹操知道后更加怀恨，就命令把左慈绑到刑场杀掉。左慈却突然在刑场上消失了。于是命令紧闭城门大肆搜埔。有些搜捕者说不认识左慈，官员就告诉说左慈一只眼是瞎的，穿着青色葛布衣扎着葛布头巾，见到这样的人就抓。不一会儿，全城的人都变成了瞎一只眼穿青葛布衣扎葛巾的人，谁也无法分辨哪个是左慈。曹操就下令扩大搜捕的范围，只要抓住就杀掉。后来有人见到了左慈，就杀了献给曹操，曹操大喜，尸体运到一看，竟是一捆茅草，再到杀左慈的地方找尸体，已经不见了。

后来有人说在荆州看见了左慈，当时当荆州刺史的刘表也认为左慈是个惑乱人心的妖道，打算将他抓住杀掉。刘表带着兵马出来炫耀，左慈知道刘表是想看看他有什么道术，就慢慢走到刘表面前说：“我有些微薄的礼物想犒劳你的军队。”刘表说：“你这个道士孤身一人，我的人马这么多，你能犒劳得过来吗？”左慈又重说了一遍，刘表就派人去看是什么礼物，见只有一斗酒和一小扎肉干，但十个人抬也没抬动。左慈就自己把干肉拿来，把肉一片片削落在地上，请一百个人拿酒和干肉分发给士兵。每个士兵三杯酒一片肉干。肉干吃起来和平常的味道一样，一万多士兵都吃饱喝足，但酒器中的酒一点也没少，肉干也没吃光，刘表的一千多宾客也都喝得大醉。刘表大吃一惊，打消了杀害左慈的意思。几天后，左慈离开刘表走了。

他到了东吴的丹徒县，听说丹徒有个有道术的人叫徐堕，就去登门拜访。徐堕门前有六七个宾客，还停着六七辆牛车。宾客骗左慈说徐堕不在家。左慈知道宾客骗他，就告辞走了。左慈走后，宾客们就看见牛车在杨树梢上走，爬到树上再看，牛车却没有了。下了树，就见牛车又在树上走。还有的牛车轮子中心的圆孔里长出了一尺长的荆棘，砍都砍不断，推车又推不动。宾客们大惊失色，急忙跑去报告徐堕，说有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头来访，我们见他是个凡俗之辈，就骗他说主人不在，老头走后，牛和车就发生了这种怪事，不知是怎么回事。徐堕一听说：“啊呀，这是左慈公来拜访我，你们怎么能骗他呢！快点追也许能追回来的。”于是宾客们分散开去追，追上左慈后都向他磕头谢罪。左慈消了气，就让客人们回去，他们回去一看，牛和车都恢复了原样。

左慈拜见了吴国君主孙策，孙策也想杀左慈。孙策有一次想从后面给他一刀。左慈穿着木鞋拿着个竹杖慢慢地走，孙策在后面手持兵器追赶却总也追不上，这才知道左慈有道术，不敢再杀他。后来左慈告诉葛仙公说他要进霍山炼九转丹，后来终于成仙而去。

大茅君

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汉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诸青童并从王母降于盈室。顷之，天皇大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盈神玺玉章，大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赐盈八龙锦与紫羽华衣，太上大道君遣协晨大夫叔门赐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鲍丘等赐盈以四节咽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讫，使盈食芝佩玺，服衣玉冠。带符握铃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节隐芝者，位为真卿；食金阙玉芝者，位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为司禄；食长曜双飞者，位为司命真伯；食夜光洞草者，总主在左御史之任。子尽食之矣，寿齐天地，位为司命上真，东岳上卿，统吴越之神仙，综江左之山源矣。”言毕，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车服降于其庭，传太帝之命，赐紫玉之版，黄金刻书九锡之文，拜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毕俱去。王母及盈师西城王君，为盈设天厨酣宴，歌玄灵之曲。宴罢，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顾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执《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执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讫，西王母升天而去。其后紫虚元君、魏华存夫人请斋于阳洛之山隐元之台，西王母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乘八景之舆，同诣清虚上宫，传《玉清隐书》四卷，以授华存。是时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乔等三十余真，各歌太极阴歌之曲。王母为之歌曰：“驾我八景舆，欻然入玉清。龙群拂霄上，虎斾挕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观合太冥。南岳拟贞干，玉英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降河曲，相与乐未央。”王母歌毕，三元夫人答歌亦毕，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阳左公、太极仙伯、清灵王君，乃携南岳魏华存同去，东南行，俱诣天台、霍山，过句曲之金坛，宴太元真人茅升（明抄本、陈校本、许刻本升作叔）申于华易洞天。留华存于霍山洞宫玉宇之下，众真皆从王母升还龟台矣。（出《集仙传》）

【译文】

大茅君，名叫盈。曾南行到句曲山。汉哀帝元寿二年八月己酉这天，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和诸多的仙童侍从着西王母降临到茅盈家。不一会儿，天皇大帝派了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给茅盈一枚神玺玉制图章，大微帝君派任三天左官御史的管修条赐给茅盈八龙锦缎和紫羽做的华丽衣裳，太上大道君派任协晨大夫的叔门赐给茅盈一个铸有金虎真的流金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鲍丘等赐给茅盈一只四节咽胎流明神芝。四位大神的使者授赏之后，让茅盈吃了灵芝，佩戴上玉玺，穿上紫羽绣衣戴上玉符，带上金虎真符握着金铃站好，告诉茅盈：“吃了四节灵芝的官位就可做到真卿，吃了金阙玉芝的就是司命，吃了流明金英的就是司禄，吃了长曜双飞的，官位就是司命真伯；吃了夜光洞草的，就会长期任左御史。现在上面说的这些你都吃了，你将寿比天地，官位是司命上真兼东岳上卿。你将统领吴越的神仙，管辖江左的山脉河流。”说罢使者们都走了。五帝君又把大茅君应该穿的各种官服和应乘用的车马降在他院中，并传达泰山帝君的命令，赐给茅盈紫玉笏板和刻着君王赏给大臣九种器物目录的金板，拜茅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和太元真人，然后也都走了。西王母和茅盈的仙师西城王君为茅盈摆下天宫厨房做的美味佳肴和茅盈一同宴饮，席间还有仙人唱天宫的仙曲。宴会结束后，王母带着王君和茅盈看望茅盈的两个弟弟，向他俩传授了修炼道术的秘诀。王母命上元夫人授给茅盈的弟弟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手拿着《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拿着表明学道决心的盟约授给茅盈弟兄三人，然后西王母升天而去。后来，紫虚元君和魏华存夫人请茅盈到阳洛山上的隐元台吃素宴，西王母和金阙圣君又降临到隐元台，他们乘着绘有八景图案的车一同到清虚上宫，把《玉清隐书》四卷授给魏华存夫人。当时，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左仙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乔等三十多位大仙都分别唱了太极太阴的歌曲。西王母也唱道，“驾我八景舆，欻然入玉清。龙群拂霄上，虎斾挕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欢合太冥。南岳拟贞干，玉英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降河曲，相与乐未央。”西王母唱完后，三元夫人也答唱了一首。王母和三元夫人、紫阳左公、太极仙伯、清灵王君这些仙人就带着南岳的魏华存夫人一同向东南走去，到了天台山、霍山，经过句曲山的金坛时，宴请了太元真人茅升申，宴席设在华易洞天。后来把魏华存夫人留在霍山洞宫的玉宇下面，众位神仙就都跟着王母驾云返回龟台去了。

卷第十二　神仙十二

壶公　蓟子训　董奉　李常在

壶公

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自公、故总名“壶公符”。时汝南有费长房者，为市掾，忽见公从远方来，入市卖药。人莫识之，卖药口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买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其钱日收数万，便施与市中贫乏饥冻者，唯留三五十。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之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唯长房楼上见之，知非常人也。长房乃日日自扫公座前地，及供馔物，公受而不辞。如此积久，长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长房笃信，谓房曰：“至暮无人时更来。”长房如其言即往，公语房曰：“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可效我跳，自当得入。”长房依言，果不觉已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公左右侍者数十人。公语房曰：“我仙人也，昔处天曹，以公事不勤见责，因谪人间耳。卿可教，故得见我。”长房下座顿首曰：“肉人无知，积罪却厚，幸谬见哀悯，犹入剖棺布气。生枯起朽。但恐臭秽顽弊，不任驱使。若见哀怜，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审尔大佳，勿语人也。”公后诣长房于楼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饮之。”酒在楼下，长房使人取之，不能举盎，至数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与房公饮之，酒器如拳许大，饮之至暮不竭。告长房曰：“我某日当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复言，欲使亲眷不觉知去，当有何计？”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与房，戒之曰：“卿以竹归家，便可称病，以此竹杖置卿所卧处，默然便来。”房如公言。去后，家人见房已死，尸在床。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于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房，房不惧。明日，又内于石室中，头上有一方石，广数丈，以茅绹悬之，又诸蛇来啮绳，绳即欲断，而长房自若。公至，抚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长房啖屎，兼蛆长寸许，异常臭恶。房难之，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赐子为地上主者，可得寿数百岁。”为传封符一卷付之，曰：“带此可主诸鬼神，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房忧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与之曰：“但骑此，得到家耳。”房骑竹杖辞去，忽如睡觉，已到家。家人谓是鬼，具述前事，乃发棺视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骑竹杖，弃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初去至归谓一日，推问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常呵责嗔怒，问其故，曰：“嗔鬼耳。”时汝南有鬼怪，岁辄数来郡中，来时从骑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尔乃还去，甚以为患。房因诣府厅事，正值此鬼来到府门前。府君驰入，独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来。乃下车伏庭前，叩头乞曰改过。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温良，无故导从，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复真形。”鬼须臾成大鳖，如车轮，头长丈余。房又令复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与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视之，乃见符札立陂边，鬼以头（明抄本、陈校本头作颈）绕树而死。房后到东海，东海大旱三年。谓请两者曰：“东海神君前来淫葛陂夫人，吾系之，辞状不测，脱然忘之，遂致之旱，吾今当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也。（出《神仙传》）

【译文】

壶公是一位道教真人，不知他凡间的姓名叫什么。当今世上所有的召军符和召鬼神、治疾病的玉府符共二十多卷，都出自壶公之手，所以总称为“壶公符”。当时河南汝南有个当市掾的人叫费长房，忽然看见壶公从远方来到街上卖药。人们都不认识壶公，他卖药不许还价，他的药服后不管什么病都能治好。壶公把药卖出之后，总要嘱咐买药的人，说服了药之后会吐出什么东西，哪一天病会好，他说的话每一次都很应验。他每天卖药都能挣好几万钱，然后就把钱施舍给街上那些饥寒贫穷的人，只留下三五十个钱。经常把一个空壶挂在屋顶上，太阳落山之后，他就跳进壶里。这事谁也没发现，只有费长房在楼上看见了，由此而知壶公不是凡人。费长房就天天清扫壶公的屋子，供给壶公吃的东西，壶公并不推辞。日子长了费长房仍坚持不懈地照常扫地供食，也不敢对壶公有所请求。壶公看出来费长房心地很虔诚，有一次就对他说：“到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到我这儿来吧。”费长房晚上来到壶公屋里，壶公对他说：“你看我跳进壶里时，你也和我一样跳。”费长房照他的话一跳，果然不知不觉地已在壶中了。进去后才发现不是壶，而是进入了一个神仙的世界。只见楼台殿阁林立在道旁，还看见壶公带看好几十个随从。壶公对费长房说：“我是神仙，当年在天界因为处理公务不够勤勉，受到上界的责备把我贬到人间。我看你有道根可以受教，才让你接近我。”费长房立刻离座下拜磕头说：“我这俗人凡胎十分愚昧，积下了很多罪孽，幸亏得到你的怜悯关怀，就像劈开棺木给死尸送去仙气，使枯朽的的尸骨起死回生。我只怕自己愚笨顽劣，不能为大仙效力。如果大仙继续指引点化，真是我百世难遇的大幸啊！”壶公说：“我看你这人很不错，但你千万不许泄露天机。”壶公后来到楼上去看费长房，对他说：“我这里有点酒，咱们俩喝几杯吧。”壶公的酒在楼下装在一个酒坛里，费长房就让人到楼下取来，但几十个人也抬不动那坛子，只好来告诉壶公，壶公下楼去，用一个手指把酒坛子拎到楼上来了。两个人对饮，酒器只有拳头大，但喝到天黑也喝不尽。壶公告诉费长房：“我不久要回上仙界，你愿意和我同去吗？”费长房说：“可还用说？不过我想让家里人不要发现我出走，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壶公说：“这很简单。”他就给了费长房一支青竹杖，告诫他说：“你拿这支竹杖归家后，就对家人说你病了，然后把竹杖放在你的床上，就悄悄到我这里来。”费长房按照壶公的话做了，离开家后，京里人见费长房已死在床上了。其实床上的尸首就是壶公的那支竹杖，家人痛哭后就把费长房埋葬了。费长房跟着壶公，恍恍惚惚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壶公故意把他放在一群虎中，老虎张牙舞爪要吃掉他，他也没害怕。第二天，壶公又把费长房关在一个石洞里，头顶上用草绳挂着一块几丈宽的大石头，又让几条蛇咬那草绳，绳眼看要断了，下面的费长房仍泰然自若。壶公来到石洞看见这情景，就安抚他说：“你可以受教学道了。”后来壶公又让费长房吃屎，屎里还有一寸多长的蛆，又臭又脏，费长房这次可为了难。壶公就打发他回去，对他说，“看来你还是得不了仙道啊。我让你当地上的人瑞吧，可以活好几百岁。”说罢给了他一卷封着的符说：“你有了这符就能驱使鬼神，长期当天神的使者，还可以治病消灾。”费长房担心到不了家，壶公又给他一支竹杖，说骑着它就可以到家了。费长房骑上竹杖，忽然像大梦初醒，一看已经在家里了。家里以为他是鬼，他就详细讲述了经过，家人去墓地打开棺材一看，里面只是一支竹杖，这才相信了他的话。费长房骑回来的那支竹杖扔在草滩，一看原来是一条青龙。费长房说他从离家到回来只是一天的事，家里人一算，已是一年了。费长房就带着符收鬼治病，没有治不好的。有时他和病人坐着谈话，忽然就大声呵斥起来，客人奇怪地问怎么回事，他说刚才是呵斥鬼呢。当时汝南有个妖怪，一年里要到郡里来几回，来时带着骑马的随从，变成太守的样子，进到太守府内敲动堂鼓，然后在府内外转悠，随后就走了，太守十分讨厌也没办法。恰好费长房进太守府，那鬼怪也来到府门前。太守跑进府内，只把费长房留在大厅里。鬼怪知道后不敢进府，费长房就大喊一声：“把那个鬼给我抓起来。”鬼吓得赶快下车趴在大厅前，不停地磕头乞求，保证改过。费长房喝斥道：“你这个该死的老鬼，不老老实实呆在阴曹，竟敢带着随从冒犯官府，该不该死？还不快现出原形来？”鬼立现了原形变成一只大乌龟，身子有车轮大，头有一丈多长。费长房又让它变成人形，交给鬼一道竹符，命他把符送交葛陂君，鬼流泪磕头而去。费长房派人在后面看，只是竹符在草滩下，鬼把颈子缠在树上死了。费长房后来到东海郡，东海郡已经三年大旱。费长房对求雨的人们说：“东海神君前来奸淫葛陂君的夫人，被我扣压了，因为没有核查他的口供，我也忙得忘记了处理，结果造成这里久旱，现在我立刻放掉他让他马上行雨。”接着果然下起了大雨。费长房有神术能把大地缩成一小块，千里之远的情景就在眼前，放开就又恢复原状了。

蓟子训

蓟子训者，齐人也。少尝仕州郡，举孝廉，除郎中。又从军，除驸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乡里时，唯行信让，与人从事。如此三百余年，颜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随之，不见其所常服药物也。性好清淡，常闲居读《易》，小小作文，皆有意义。见比屋抱婴儿，训求抱之，失手堕地，儿即死。邻家素尊敬子训，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瘗之。后二十余日，子训往问之曰：“复思儿否？”邻曰：“小儿相命，应不合成人，死已积日，不能复思也。”子训因外出，抱儿还其家。其家谓是死，不敢受。子训曰：“但取之无苦，故是汝本儿也。”儿识其母，见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犹疑不信。子训既去，夫妇共视所埋儿，棺中唯有一泥儿，长六七寸。此儿遂得长成。诸老人须发毕白者，子训但与之对坐共语，宿昔之间，明旦皆黑矣。京师责人闻之，莫不虚心谒见，无缘致之。有年少与子训邻居，为太学生。诸贵人作计，共呼太学生谓之曰：“子勤苦读书，欲规富贵，但召得子训来，使汝可不劳而得矣。”生许诺。便归事子训，洒扫供侍左右数百日。子训知意，谓生曰：“卿非学道，焉能如此？”生尚讳之，子训曰：“汝何不以实对，妄为虚饰，吾已具知卿意。诸贵人欲见我，我岂以一行之劳，而使卿不获荣位乎。汝可还京，吾某日当往。”生甚喜，辞至京，与贵人具说。某日子训当到，至期未发，生父母来诣子训。子训曰：“汝恐吾忘，使汝儿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后即发。”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训问曰：“谁欲见我？”生曰：“欲见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当自来也。”子训曰：“吾千里不倦，岂惜寸步乎？欲见者，语之令各绝宾客，吾明日当各诣宅。”生如言告诸贵人，各自绝客洒扫，至时子训果来。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训。诸朝士各谓子训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问子训何时到宅，二十三人所见皆同时，所服饰颜貌无异，唯所言语，随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师大惊异，其神变如此。诸贵人并欲诣子训，子训谓生曰：“诸贵人谓我重瞳八采，故欲见我。今见我矣，我亦无所能论道，吾去矣。”适出门，诸贵人冠盖塞路而来。生具言适去矣，东陌上乘骡者是也。各走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许，终不能及，遂各罢还。子训至陈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时当去。”陈公问远近行乎，曰：“不复更还也。”陈公以葛布单衣一送之。至时，子训乃死，尸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状如屈铁，尸作五香之芳气，达于巷陌，其气甚异。乃殡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吸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顿伏良久，视其棺盖，乃分裂飞于空中，棺中无人，但遗一只履而已。须臾，闻陌上有人马萧鼓之声，径东而去，乃不复见。子训去后，陌上数十里，芳香百余日不歇也。（出《神仙传》）

【译文】

蓟子训是齐人，青年时代曾在州、郡做过官，被举荐为孝廉，任命为郎中。后来他又从军，被任命为驸马都尉。蓟子训有道术，但人们并不知道。他在家乡时，待人接物十分讲信义和礼让。蓟子训活到三百多岁仍不显老，人们十分奇怪，就有些好事的人追随在他周围，想探到一些长寿的奥秘，但是并没发现他服用什么长寿药物。他的性情爱好清淡，经常闲着没事研读《易经》，或写些短小的文章，文章虽短但涵义很深。有一次，他见邻居抱着一个小孩，他很喜爱，就要来抱着，没想到一失手把孩子掉在地上摔死了。邻居平常十分尊重蓟子训，没有太多地表露出悲痛，就把孩子埋了。过了二十多天，子训问邻居还想不想孩子，邻居说：“这孩子大概命中注定不该长大成人，死了这么多天，不再想他了。”子训就到外面去，把那孩子抱了回来。邻居以为是死孩儿，不敢要。子训说：“别担心。” 邻居还不敢相信。子训走后，邻居夫妇到坟地打开孩子的棺材看，只见棺中是一个泥娃娃，六七寸长。后来这孩子很好地长大成人。子训常常和一些白发老人同坐闲谈，过了一宿这里人的须发都变黑了。京城的一些达官贵人听说子训有道术，都虚心地来拜见，但很少能见到他本人。有个子训少年时的邻居现在是太学里的学生。一些贵人们就把他找来说：“你发奋读书，不就为了能求得富贵功名吗？只要你能把蓟子训为我们请来，我们可以让你毫不费力地得到富贵功名。”书生答应了。就从太学回到家乡，专门侍奉蓟子训，为他扫庭院跑腿效劳，这样干了好几百天。子训知道书生的用意，就对书生说：“你并不打算学道，却这样卖力气地侍奉我图个什么呢？”书生吞吞吐吐地不说实话。子训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别掩饰了，就是不说我也知道你的意思，是那些贵人想见我一面才让你到我这儿来的。我怎么能硬不去见他们而误了你的功名前程呢？你回京城去吧。我某天一定也去京城。”书生很高兴，告别了子训回到京城，告诉贵人们蓟子训某天会来京城见他们。到了约定的那天，子训并没动身去京城，书生的父母很着急，跑来问子训，子训说：“你们是怕我忘了去京城的事，使你儿子在贵人面前由于失信而得不到官位吧？我吃了饭就出发。”子训吃了饭就上路，半天工夫就走了二千里进了京城。书生听说后急忙迎接，子训问书生：“都是什么人要见我？”书生说：“想和先生见面的人太多了，他们怕白跑你家一趟，见不到你。他们知道你来到京城，定会不请自来的，你就坐等他们拜见吧。”子训说：“几千里地我都不嫌劳累，现在走几步路怕什么？你可以告诉那些想见我的人，让他们谢绝自己家中的宾客，我明天会到他们各家登门拜访的。”书生把子训的话告诉了所有的贵人们，他们都把家打扫干净，谢绝了宾客，专候蓟子训来访。第二天，蓟子训果然登门，二十三家每家都来了一位蓟子训。每位贵人都说蓟子训先到自己家，第二天上朝后，他们互相问蓟子训什么时候登的门，这才知道二十三家同时来了个蓟子训，服饰相貌一点也不差，只是说的话随着主人的问答而不相同。这一下京城里开了锅，都惊叹蓟子训的分身实在了不起。后来贵人们又想一同来拜访蓟子训，子训对那书生说：“那些贵人们都说我眼里有四个黑眼珠八种颜色，所以想见见我。他们不是见到我了吗？我既不是四个黑眼珠，也不会和他们谈论道术，他们还见我做什么呢？我该走了。”子训刚走，贵人们就乘车骑马来见子训，把大道都堵塞了。书生告诉贵人们蓟子训刚走，东边小路上骑骡子的那人就是。于是贵人们立刻骑马追赶子训，怎么追也追不上，追了半天也总是距子训的骡子一里来地，只好各自回来了。蓟子训有一次到陈公家说：“我明天中午就走了。”陈公问他走多远，他说不再回来了。陈公送了一套葛布单衣给子训，到了第二天中午，蓟子训就死了，尸体僵硬，手脚都叠放在胸上不能伸直，好像一块弯曲的铁器，尸体散发出很浓的香气，香味很怪，弥漫到街巷中。于是把他装殓入棺。还没等出殡，棺木中突然发出雷霆般的轰鸣，闪光把屋子庭院都照得通亮。守灵的人吓得趴在地上好半天，再看棺材，盖子已经裂开飞到空中，棺木中没有尸体，只剩下子训的一只鞋子。过了不久就听见大道上有人喊马嘶和箫鼓管弦的奏乐声，一直往东而去，不知去了哪里，蓟子训走后，几十里大道上仍然飘着香气，一百多天仍然不散。

董奉

董奉者，字君异，候官人也。吴先主时，有少年为奉本县长，见奉年四十余，不知其道。罢官去，后五十余年，复为他职，得经候官，诸故吏人皆老，而奉颜貌一如往日。问言“君得道邪？吾昔见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转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时在彼，乃往，与药三丸，内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举其头，摇而消之，须臾，手足似动，颜色渐还，半日乃能坐起，后四日乃能语。云：“死时奄忽如梦，见有十数乌衣人来，收燮上车去，入大赤门，径以付狱中。狱各一户，户才容一人，以燮内一户中，乃以土从外封塞之，不复见外光。忽闻户外人言云：‘太乙遣使来召杜燮’，又闻除其户土，良久引出。见有车马赤盖，三人共坐车上，一个持节，呼燮上车。将还至门而觉，燮遂活。”因起谢曰：“甚蒙大恩，何以报效？”乃为奉起楼于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枣，饮少酒，燮一日三度设之。奉每来饮食，或如飞鸟，腾空来坐，食了飞去，人每不觉。如是一年余，辞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问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燮即为具之，至明日日中时，奉死，燮以其棺殡埋之。七日后，有人从容昌来，奉见嘱云：“为谢燮，好自爱理。”燮闻之，乃启殡发棺视之，唯存一帛。一面画作人形，一面丹书作符。后还豫章庐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疠疾，垂死，载以诣奉，叩头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盖之，使勿动。病者云：“初闻一物来舐身，痛不可忍，无处不匝。量此舌广一尺许，气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明抄本池中作除巾），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当愈，勿当风。”十数日，病者身赤无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后忽大旱，县令丁士彦议曰：“闻董君有道，当能致雨。”乃自赍酒脯见奉，陈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视屋曰：“贫道屋皆见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当为立架好屋。”明日，士彦自将人吏百余辈，运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拟数里取水。奉曰：“不须尔，暮当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悦。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来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啮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县令有女，为精邪所魅，医疗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当以侍巾栉。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鼍，长数丈，陆行诣病者门，奉使侍者斩之，女病即愈。奉遂纳女为妻，久无儿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独住，乃乞一女养之。年十余岁，奉一日竦身入云中去。妻与女犹存其宅，卖杏取给，有欺之者，虎还逐之。奉在人间三百余年乃去，颜状如三十时人也。（出《神仙传》）

【译文】

董奉字君异，候官县人。吴先主时，有一个年轻人任候官县的长吏，见董奉当时有四十来岁，他不知道董奉有道术。后来这位长吏罢官走了，五十多年后又担任了另外的职务，经过候官县，见当年的同事都老了，而董奉的容貌似和五十年前一样。他就问董奉：“你是不是得了道呢？我当年看见你是这样，现在我已白发苍苍，可你却比当年还年轻，这是怎么回事？”董奉含糊地应了一句：“这是偶然的事罢了。”交州刺史杜燮得了暴病死去，已经停尸三天，正好董奉在交州，听说后就前去看望，把三个药丸放在死者嘴里，又给灌了些水，让人把死者的头捧起来摇动着让药丸溶化，不一会儿，杜燮的手脚就像能动，脸上有了活人的颜色，半日就能坐起来，四天后就能说话了。杜燮说：“我刚死的时候就像在梦中，看见来了十几个穿黑衣的人把我抓上车去，进了一个大红门把我塞进了监狱。监狱里都是小单间，一间里只能住一个人。他们把我塞进一个小单间里，用土把门封上，就看不见一点光亮了。我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太乙真人派人来召我，又听见有人挖开门上封的泥土，半天才把我弄出来。这时我看见有一辆支着红伞盖的马车，车上坐着三个人，有一个人拿着符节，招呼我上车。车把我送到家门口我醒了，就复活了。”杜燮向董奉跪拜说：“承蒙您救死复生的大恩，我该怎样报效呢？”于是他就给董奉在院里盖了一座楼侍奉他。董奉不吃别的东西，只吃干肉和枣，还能喝一点酒，杜燮就一天三次供奉肉、枣和酒。董奉每次进食都像鸟一样腾空来到座位，吃完了就飞走，别人常常无所察觉。这样过了一年多，董奉辞别离去。杜燮哭着挽留也留不住，就问董奉要去什么地方，要不要租买一条大船。董奉说：“我不要船，只要一具棺木就行了。”杜燮就准备了一具棺木。第二天中午董奉就死了，杜燮把他装殓后埋葬了。七天后，有个从容昌来的人捎话给杜燮，说董奉感谢他，望他多多珍重。杜燮知道董奉未死，就到墓地打开棺材，见里面只有一块绸子。绸子的一面画着个人形，另一面用朱砂画了道符。后来董奉回到豫章庐山下住，有一个人得了热病，快死了，用车拉着来见董奉，叩头哀求董奉救命。董奉让病人坐在一间屋子里，用五层布单子蒙上他，让他别动。病人说起初觉得一个什么动物舔他身子的每一个地方，使他疼痛难忍。这个东西的舌头好像有一尺多长，喘气像牛一样粗，不知是个什么玩艺儿。过了很久那东西走了。董奉就把病人身上的布单揭下来给他洗澡，然后就让他回家。董奉告诉病人不久就会好，注意不要受风。十几天后，病人身上的皮全脱掉了，全身通红十分疼痛，只有洗澡才能止痛。二十天后，病人身上长出新皮，病也好了，皮肤十分光滑，像凝结后的油脂。后来当地忽然大旱，县令丁士彦和官员们议论说：“听说董奉有道术，也许能降雨。”就亲自带了礼物拜见董奉，说了旱情。董奉说：“下雨还不容易吗？”说着抬头看看自己的屋子后说：“贫道的屋子都露天了，我担心真来了雨我可怎么办。”县令立刻明白了，就说：“先生只要能行雨，我保证马上给你盖新房子。”第二天，县令自己带着官员民工一百多人，运来了竹子木材，屋架很快立起来了。但和泥没有水，打算到几里外去运水。董奉说：“不必了，今晚将有大雨。”他们就没去运水。到了晚上果然下起了大雨，水把高处低处的田地都灌平了，老百姓都高兴坏了。董奉住在山里不种田，天天给人治病也不取分文。得重病经他治好的，就让患者栽五棵杏树，病轻的治好后栽一棵，这样过了几年就栽了十万多株杏树，成了一大片杏林。他就让山中的鸟兽都在杏林中嬉戏，树下不生杂草，像是专门把草锄尽了一样。杏子熟后，他就在杏林里用草盖了一间仓房，并告诉人们，想要买杏的不用告诉他，只要拿一罐粮食倒进仓房，就可以装一罐杏子走。曾经有个人拿了很少的粮食，却装了很多的杏，这时杏林里的一群老虎突然吼叫着追了出来，那人听得捧着装杏的罐子急忙往回跑，由于惊惶逃命，一路上罐里的杏子掉出去不少。到家一看，剩下的杏正好和送去的粮食一样多。有时有人来偷杏，老虎就一直追到偷杏人的家中把他咬死，死者家的人知道是因为偷了杏，就赶快把杏拿来还给董奉，并磕头认罪，董奉就让死者复活。董奉每年把卖杏得来的粮食全部救济了贫困的人和在外赶路缺少路费的人，一年能散发出去两万斛粮食。县令有个女儿被鬼缠住，医治无效，就投奔董奉求治，并说如果治好了就把女儿许给董奉为妻。董奉答应了，就施起法术，召来了一条几丈长的白鳄鱼，鳄鱼自己在地上一直爬到县令家门口，董奉就让随从的人把鳄鱼杀死，县令女儿的病就好了。董奉就娶了县令的女儿，但很久没有儿女。董奉经常外出，妻子一人在家很孤单，就收养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到十几岁后，有一天董奉腾空升入云中成仙而去了。他的妻子和养女仍然住在家里，靠卖杏维持生活，有敢欺骗她们母女的，老虎仍然追咬。董奉在人间三百多年才仙去，容貌仍像三十岁的人。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术，百姓累世奉事。计其年，已四五百岁而不老，常如五十许人。治病，困者三日（日原作月，据明抄本改），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时从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请一小儿，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儿，遣归置其家所卧之处。径还，勿与家人语。二子承教，以杖归家，家人了不见儿去。后乃各见死在床上，二家哀泣，殡埋之。百余日，弟子从郫县逢常在，将此二儿俱行，二儿与弟子泣语良久，各附书到。二家发棺视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后三十余年，居地肺山。更娶妇。常在先妇儿乃往寻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谓后妻曰：“吾儿欲来见寻，吾当去，可将金饼与之。”及至，求父所在，妇以金与之。儿曰：“父舍我去数十年，日夜思恋，闻父在此，故自远来觐省，不求财也。”乃止。三十日父不还，儿乃欺其母曰：“父不还，我去矣。”至外，藏于草间。常在还语妇曰：“此儿诈言如是，当还。汝语之，汝长不复须我，我在法不复与汝相见。”乃去。少顷儿果来，母语之如此。儿自知不复见其父，乃泣涕而去。后七十余年，常在忽去。弟子见在虎寿山下居，复娶妻。有父子，世世见之如故，故号之曰“常在”。（出《神仙传》）

【译文】

李常在是蜀郡人氏。年轻时就研究道术，好几代人都侍奉着他。计算他的年龄，已有四五百岁了。但从不见老，总像四五十岁的人。他经常给人治病，重病三天治好，病轻的一天就痊愈了。他有两儿一女，都已经娶妻嫁人，他就离家出走了。他走时带着他弟子曾某和孔某的两个儿子，都十七八岁。曾、孔两家并不知道李常在要去什么地方，就把两个孩子给李常在送去了。李常在交给两个孩子两支青竹杖、用竹杖超度他们，让他们先各回自己的家。把青竹杖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就悄悄回来，不要对家里人说。两个孩子按照指示拿着竹杖回了家。家里人看见孩子一直没走，后来就发现死在自己床上。两家人十分悲痛的把孩子埋葬了。一百多天后，李常在的弟子在郫县遇见了李常在带着那两个死去的孩子一同走，两个孩子和常在的弟子哭着谈了很久，并各自给家里捎了信。孔、曾两家打开棺材，见里面只有一支青竹杖，这才知道儿子没有死。李常在三十年后住进地肺山中，又娶了一房妻室。他前妻的儿就出门去找李常在。常在当儿子来到前十天就对后妻说：“我儿子要来找我，我得出去躲一躲。他来以后，你把这金饼给他吧。”儿子到了以后，问后娘父亲去了哪里，后娘就把金饼给了他。儿子说：“我父亲扔下我出走好几十年了。我日夜想念他，听说他在这里，我才千里迢迢看望他，并不是来找他要钱的。”于是就住下了。过了一个月，李常在还没回来，儿子就骗他后娘说：“我父亲不回来，我就回去了。”儿子出去后藏在草丛里，李常在回来对后妻说：“我儿子骗你，他并没有走，还会回来。他回来后你就对他说你已长大成人，不需要我抚养照料了，我一心修炼道术，不会再见他。”李常在向后妻交待完就去了。不大一会儿，儿子果然又回来了，后妻就把李常在的话转告给他。儿子知道再也见不到父亲，就哭着走了。七十多年后，李常在又离家出走。他的弟子见他在虎寿山下住，又娶了妻。当地人父子几代都看见他，总是不变老。所以称他为李常在。

卷第十三　神仙十三

茅君　孔安国　尹轨　介象　苏仙公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学道于齐，二十年道成归家。父母见之大怒曰：“汝不孝，不亲供养，寻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长跪谢曰：“某受命上天，当应得道，事不两遂，违远供养，虽日多无益，今乃能使家门平安，父母寿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适欲举杖，杖即摧成数十段，皆飞，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虑如此，邂逅中伤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恶积，不可得生。横伤短折，即可起耳。”父使为之有验，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当之官，乡里送者数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虽不作二千石，亦当有神灵之职，某月某日当之官。”宾客皆曰：“愿奉送。”茅君曰：“顾肯送，诚君甚厚意。但当空来，不须有所损费，吾当有以供待之。”至期，宾客并至，大作宴会，皆青缣帐幄，下铺重白毡，奇馔异果，芬芳罗列，妓女音乐，金石俱奏，声震天地，闻于数里。随从千余人，莫不醉饱。及迎官来，文官则朱衣素带数百人，武官则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结营数里。茅君与父母亲族辞别，乃登羽盖车而去。麾幡蓊郁，骖虬驾虎，飞禽翔兽，跃覆其上，流云彩霞，霏霏绕其左右。去家十余里，忽然不见。远近为之立庙奉事之。茅君在帐中，与人言语，其出入，或发人马。或化为白鹤。人有病者，往请福，常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一一掷出还之，归破之。若其中黄者，病人当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为候。（出《神仙传》）

【译文】

茅君是幽州人。在山东学道学了二十年终于学成。回家以后，父母看见他大怒说：“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不好好侍奉我们，跑出去四处漂泊学什么鬼道术！”骂着不解气，还要鞭打茅君。茅君挺直了身子跪着赔罪说：“儿子受了上天之命，应该得道，学道和孝顺父母难以兼顾。虽然儿子长期远行没能供养二老，给双亲增添了烦恼，但如今儿子学成道术，就能使全家平安，使父母长寿。现在我已得道，不能再受你们的鞭打了。如果再鞭打我，恐怕会出大事的！”他父亲越听越来气，拿起拐杖就要打。可是刚要举起拐杖来，拐杖就断成了好几十节向四方飞去，像射出了很多箭头，射穿了墙壁，射断了房柱。他父亲吓得只好住手，茅君说：“我刚才说的怕出大事就是说的这个，怕无意中伤害了人。”他父亲问他：“你说得了道，那你能让死人复活吗？”茅君说：“死人一生中积累的罪孽深重，不可能复活。如果遭了横祸而死或短寿、夭折的，我可以让他复活。”他父亲不太相信，让茅君验证一下。茅君的弟弟刚被任命为年俸两千石的官，赴任时好几百乡亲欢送，茅君也在场。他说：“我虽然没有在人间当上年俸两千石的官，但却会在仙界获得官职。某月某日，我也要到仙界去上任做官的。”宾客们都说：“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到时一定欢送。”茅君说：“如果真送我，我太感谢你们的盛情了。但我要求你们送我时不要破费，别给我带礼品。”到了茅公说的那天宾客们都来了。茅公大摆宴席，搭起了青布帐幕，地下铺着很厚的白毡子，席上罗列着珍奇的果品佳肴，发出阵阵的芳香气味，金钟、石罄奏起了美妙的音乐，声震天地，传到几里之外，舞伎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赏心悦目。在座的上千人都酒足饭饱十分痛快。后来，迎接茅公到仙界上任的官员们到了。好几百名文官都是大红袍腰系白玉带，武官们顶盔贯甲，旌旗飘扬，刀枪闪光，扎下了几里的营帐。茅君和父母乡亲们告别，登上了一辆有羽毛伞盖的车子，在前后旗幡蔽日，还有祥云缠绕天马、无角龙、白虎以及各种能飞的兽和鸟在车上翻飞腾跃，五色祥云缭绕蒸腾。欢迎的大队人马离家十多里以后就忽然消失了。从此以后，远近的百姓建了庙供奉茅公。茅公常常在庙中神座帐后和人对话，他每次来去，有时带着人马，有时则变成一只白鹤飞去飞来。有些生了病的人去请茅公施福诊治，他们常常煮十个鸡蛋，放进茅公的神帐里，不一会儿，鸡蛋就被茅公一个个扔出来。把鸡蛋带回去后打开看，如果鸡蛋里面是黄色的，病人就能痊愈。如果鸡蛋里面有泥土，病就不能好了，人们常常用这种办法来预测吉凶祸福。

孔安国

孔安国者，鲁人也。常行气服铅丹，年三百岁，色如童子。隐潜山，弟子随之数百人，每断谷入室，一年半复出，益少。其不入室，则饮食如常，与世人无异。安国为人沉重，尤宝惜道要。不肯轻传。其奉事者五六年，审其为人志性，乃传之。有陈伯者，安乐人也。求事安国，安国以为弟子。留三年，知其执信。乃谓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寻求道术，无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适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滨渔父，渔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隐，以避凶世。哀我有志，授我秘万服饵之法，以得度世。则大伍、司诚、子期、姜伯、涂山，皆千岁之后更少壮。吾受道以来，服药三百余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来已三十三年矣，视其肌体气力甚健，须发不白，口齿完坚。子往与相见视之。”陈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张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许人，一县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数人，皆四百岁，后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于房中之术故也。（出《神仙传》）

【译文】

孔安国是山东人，经常练运气闭气，服用铅炼的丹，活到三百岁面容还像儿童。他隐居在潜山县山中。追随他的弟子有好几百。他常常绝食后关在屋里修身养性，一年半后才出屋，却变得更年轻了。如果不入室修炼，就和平常人一样的进食。没有什么和人不同之处。孔安国为人老成持重，尤其非常珍惜道术的秘密，不肯轻易传授给别人。有个别侍奉他五六年的弟子，如果他认为这个弟子品格志向都很好，才把道术传授给他。有个叫陈伯的安乐县人，要求侍奉孔安国，安国就收他为弟子，考察了三年，看他学道的志向坚定，就对他说：“我从小就勤奋刻苦地寻求道术，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但仍没有得到‘八石登天’的神丹和成仙的方术，只得到了可成地仙的方术，只能不死而已。我过去曾拜一位海边的渔翁为师，这渔翁就是战国时越国的宰相范蠡。他改姓埋名以躲开乱世，在海边当了渔人。他看我修道志坚，传授给我服用丹药的秘方，使我能超脱人世。就是像大但、司诚、子期、姜伯、涂山这些人，都是活到千岁以上，而且越来越年轻。我得道以来服药三百多年，曾给过崔仲卿一个仙方，当时他八十四岁，已经服药三十三年了，我看他现在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头发胡须都不白，牙一颗也没掉，你可以去找崔仲卿向他学道。”于是陈伯就去侍奉崔仲卿，得到了他的仙方，结果也得以长生不老。还有一个叫张合的人，他妻子已经五十岁了，服了崔仲卿的药后，竟变成了二十多岁的人，八十六岁上又生了个儿子。孔安国又传授了几个人，都活到四百岁，后来都进山继续修炼去了。也有吃了仙药仍不能得道成仙的，那是由于他们夫妻房事没有节制的原因。

尹轨

尹轨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学五经，尤明天文星气，河洛谶纬，无不精微。晚乃学道。常服黄精华，日三合，计年数百岁。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尝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数枚，中皆有药，言可辟兵疫。常与人一丸，令佩之。会世大乱，乡里多罹其难，唯此家免厄。又大疫时，或得粒许大涂门，则一家不病。弟子黄理，居陆浑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断木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绝迹，到五里辄还。有怪鸟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为书一符，着鸟所鸣处。至夕，鸟伏死符下。或有人遭丧，当葬而贫，汲汲无以办。公度过省之，孝子逐说其孤苦，公度为之怆然，令求一片铅。公使入荆山，架小屋，于炉火中销铅，以所带药如米大，投铅中搅之，乃成好银。与之，告曰：“吾念汝贫困，不能营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负官钱百万，身见收缚。公度于富人借数千钱与之，令致锡，得百两。复销之，以药方寸匕投之，成金，还官。后到太和山中仙去也。（出《神仙传》）

【译文】

尹轨字公度，山西太原人。他精通《诗经》、《尚书》、《礼》、《易》、《春秋》这五经，尤其擅长天文星象和河洛图解方面的学问。晚年他专心学道。经常服用黄精粉，每天服三盒，已经活了上百岁。他常常预言天下的兴盛或衰亡，别人的安危吉凶，都非常灵验。尹轨平时腰里挂着十几个上了漆的小竹筒，里面全装的药，他说他的药可以使人免受兵祸和瘟疫之灾。有一次他给人一丸，让那人把药带在身上。当时世道很乱，那人的乡亲都遭到了祸事，只有那人免除了祸患。瘟疫流行时，如果能把尹轨的药一小粒涂在门上，全家就不会被传染上瘟疫。他有个弟子叫黄理，住在陆浑山中。山中有个老虎经常出来祸害人。尹轨让黄理把树锯成柱子，离他家五里的地方，在东西南北四方各埋一根木柱，埋好后，尹度在柱子上打上封印，此地老虎便绝迹了。老虎如果来也是走到五里地埋柱子的地方就不敢再往前走。有一家屋上停着一只怪鸟，这家人来找尹轨，尹轨就写了一道符，让哪家人把符贴在怪鸟叫的地方。到了晚上哪怪鸟死在了符下。有一家死了人，由于太穷没法办理丧事。尹轨前去这家看望，孝子向他哭诉家中的困境，尹轨心里很难过，就让孝子找了一小块铅来。尹轨带着铅进了荆山，在山中搭了个小屋，在小屋中生起炉火把铅熔化，然后把自己所带的药弄了米粒大的一点投进铅水里，搅了一阵，铅就变成了好银子。尹轨把银子送给那孝子，并对他说：“我可怜你家里太穷不能治丧，所以帮你一把。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我用铅炼银的事！”有个人欠了官府百万钱，官府要捉住他，尹轨就从富人那里借了几千钱给那人，让他买来一百两锡。尹轨把这一百两锡用火熔化了，然后留了一方寸那么大的一匙药投进去，锡就变成了一百两黄金，让他还给了官府。后来尹轨进了太和山（今在山西朔县）成仙而去。

介象

介象者，字元则，会稽人也。学通五经，博览一（陈抄本、明校本一作百）家之言，能属文，后学道入东山。善度世禁气之术。能于茅上燃火煮鸡而不焦；令一里内人家炊不熟，鸡犬三日不鸣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隐形变化为草木鸟兽。闻有《五丹经》，周旋天下寻求之。不得其师，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惫极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额，象寤见虎，乃谓之曰：“天使汝来侍卫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试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绿甚好，大如鸡子，不可称数。乃取两枚。谷深不能前，乃还。于山中见一美女，年十五六许，颜色非常，被服五彩，盖神仙也。象乞长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着故处，乃可。汝未应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还，见女子在前处，语象曰：“汝血食之气未尽，断谷三年更来，吾止此。”象归，断谷三年复往，见此女故在前处。乃以《还丹经》一首投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复他为也。”乃辞归。象常住弟子骆廷雅舍，帷下屏床中，有数生论左传义，不平。象傍闻之不能忍，乃忿然为决。书生知非常人，密表荐于吴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吴王征至武昌，甚尊敬之，称为“介君”。诏令立宅，供帐皆是绮绣，遗黄金千镒。从象学隐形之术，试还后宫，出入闺闼，莫有见者。如此幻法，种种变化，不可胜数。后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奁赐象。象食之，须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时死，晡时已至建业，所赐梨付苑吏种之。吏后以表闻，先主即发棺视之，唯一符耳。帝思之，与立庙，时时躬往祭之。常有白鹤来集座上，迟回复去。后弟子见在盖竹山中，颜色转少。（出《神仙传》）

【译文】

介象字元则，是会稽人。精通“五经”，博览诸子百家的著作，文章也写得好，后来进入东山学道。他擅长闭气术，得到了成仙的秘诀。他能点起茅草火煮鸡肉，鸡肉熟了茅草却没烧焦。他能做起法来让一里内的人家全都做不熟饭，让家家的鸡狗三天不会叫不会咬。他还能让全城的人都坐着动不了，能隐身，能把自己变成草木鸟兽。他听说有部《五丹经》对成仙特别重要，就遍天下寻找这部经。他学道一直找不到仙师，就自己进山苦苦修炼，希望能遇见神仙。有一次累极了躺在山石上，有一只老虎来舔他的额头，他惊醒后对老虎说：“如果是天帝让你来保护我，你就留在我身边，如果是山神让你来考验我的胆量，你就快滚吧！”老虎就跑掉了。介象进山后，看见山谷中有很多鸡蛋大的紫色石头光彩夺目，就拣了两枚，因为山谷太深不能再往前走，就回来了。他在山里遇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美女，十分秀丽，穿着五彩的衣服，原来这位美女就是神仙。介象向仙女请教长生之道，仙女说：“你先把你手里的两个圆石子放回原处再说。因为你不应该得到那东西，所以我才在这里等着你哩。”介象把两块石头送回山谷，回来后见仙女还站在前面等他。仙女说：“你身上凡人的气味还没脱尽，回去绝食三年后再来，我仍在这里等你。”介象回家后，三年没吃五谷，然后又进了山，见那仙女果然还在原地站着。仙女把一卷《还丹经》给了他。并对他说：“你得了这卷仙经就能成仙了，不要再去求什么别的仙经道术了。”介象就辞别了仙女回去了。介象有一次住在弟子骆廷雅的家里，听到他帐外屏风后面的床榻上有几个书生在议论《左传》里的一些论点，争论得不分高下，谁也不服谁。介象看这几个书生这么浅薄，就忽然地为他们的争论作了结论。书生看出来介象不是一般人，就偷偷上表密奏给吴国的君主，推荐介象做官。介象知道后打算躲出去，说：“我最怕做官，官务缠身太不自由了。”骆廷雅苦苦挽留才留住了介象。吴王把介象召到武昌，对他非常尊重，尊称他为“介君”，并下诏给他盖了府宅，宅子里的帐幕都是绸缎锦绣，送给他上千镒黄金。吴王跟介象学会了隐形术，出入宫殿和嫔妃的内宫人们都看不见他。介象的这些变化的方术不可胜数。后来介象说自己有病要求回去，吴王就让左右的侍从宫女送给介象一筐非常好的梨，介象吃了梨，立刻就死了，吴王就把他埋葬了。介象是中午时死的，下午却到了建业，介象把梨核交给管园林的官员种下，这官员就向吴王奏说介象未死。吴王打开棺材，里面只有一张符。吴王想念他就为他立了庙，常亲自去祭祀。常有白鹤飞来在庙中盘旋后飞走。后来他的弟子见他在盖竹山中，更加年轻了。

苏仙公

苏仙公者，桂阳人也，汉文帝时得道。先生早丧所怙，乡中以仁孝闻。宅在郡城东北，出入往来，不避燥湿。至于食物，不惮精粗。先生家贫，常自牧牛，与里中小儿，更日为牛郎。先生牧之，牛则徘徊侧近，不驱自归。余小儿牧牛，牛则四散，跨冈越险。诸儿问曰：“尔何术也？”先生曰：“非汝辈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与母共食，母曰：“食无鲊，他日可往市买也。”先生于是以箸插饭中，携钱而去，斯须即以鲊至。母食去（明抄本去作未）毕，母曰：“何处买来？”对曰：“便县市也。”母曰：“便县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径险，往来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买鲊之时，见舅在市，与我语云，明日来此，请待舅至，以验虚实。”母遂宽之。明晓，舅果到。云昨见先生便县市买鲊。母即惊骇，方知其神异。先生曾持一竹杖，时人谓曰：“苏生竹杖，固是龙也。”数岁之后，先生洒扫门庭，修饰墙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侣当降。”俄顷之间，乃见天西北隅，紫云氤氲，有数十白鹤，飞翔其中，翩翩然降于苏氏之门，皆化为少年，仪形端美，如十八九岁人，怡然轻举。先生敛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当仙，被召有期，仪卫已至，当违色养，即便拜辞。”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后，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桔树，可以代养，井水一升，桔叶一枚，可疗一人。兼封一柜留之，有所阙之，可以扣柜言之，所须当至，慎勿开也。”言毕即出门，踟蹰顾望，耸身入云，紫云捧足，众鹤翱翔，遂升云汉而去。来年，果有疾疫，远近悉求母疗之，皆以水及桔叶，无不愈者。有所阙乏，即扣柜，所须即至。三年之后，母心疑，因即开之，见双白鹤飞去。自后扣之。无复有应。母年百余岁，一旦无疾而终。乡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礼。葬后，忽见州东北牛脾山，紫云盖上，有号哭之声，咸知苏君之神也。郡守乡人，皆就山吊慰，但闻哭声，不见其形。郡守乡人，苦请相见，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容殊凡，若当露见，诚恐惊怪。”固请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细毛，异常人也。因请郡守乡人曰：“远劳见慰，途径险阻，可从直路而还，不须回顾。”言毕，即见桥亘岭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辄回顾，遂失桥所，堕落江滨，乃见一赤龙于脚下，宛转而去。先生哭处，有桂竹两枝，无风自扫，其地恒净。三年之后，无复哭声，因见白马常在岭上，遂改牛脾山为白马岭。自后有白鹤来止郡城东北楼上，人或挟弹弹之，鹤以瓜攫楼板，似漆书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吾是苏君弹何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礼于仙公之故第也。（出《神仙传》）

又一说云：苏耽者，桂阳人也。少以至孝著称，母食欲得鱼羹，耽出湖。（明抄本湖作湘）州市买，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顷便返。耽叔父为州吏，于市见耽，因书还家，家人大惊。耽后白母，耽受命应仙，方违远供养，以两盘留家中。若须食，扣小盘；欲得钱帛，扣大盘，是所须皆立至。乡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检盘无物，而耽母用之如神。先是，耽初去时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饮之无恙。”果如所言，阖门元吉。母年百余岁终，闻山上有人哭声，服除乃止。百姓为之立祠。（出《洞神传》）

【译文】

苏仙公是桂阳人，汉文帝时得道。他早年丧父，在乡亲中以仁义孝敬闻名。他家住桂阳城东北，每天奔波劳累，不管是阴天还是酷热的暑天。吃饭也从不挑食，粗茶淡饭就很满足了。他曾经放过牛，和邻居孩子轮流当牧童。苏仙公放牛时，牛都不离他身边左右，到了晚上不用驱赶牛群就自己回家。其他的小牧童放牛，牛就四处乱跑，奔到山岗和峡谷里去了。孩子们问苏仙公有什么高招使牛不散，先生说：“这不该让你们知道。”先生常乘着一头鹿。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吃饭，母亲说：“我想吃鲊鱼，明天你到街上买几条吧。”先生听后立刻把筷子放在饭里拿着钱走了，不一会儿就把鲊鱼买来了。他母亲边吃边问是从哪儿买来的鱼，先生说是从县城街上买的。母亲说：“咱家离县城一百二十里远，还尽是险峻的小路，你这么快就去了又回来怎么可能呢？你不是骗我吧？”说完就要用棍子打他。先生给母亲跪下说：“我买鱼的时候在街上碰见了我舅舅，他说明天要到咱家来，等明天他来后母亲一问就知道了。”母亲就没有打他。第二天早上舅舅果然到家来了，说昨天看见先生在县城街上买鲊鱼。母亲听后又惊奇又害怕，这才知道儿子是神人。先生曾拿着一个竹杖，当时的人都说，苏仙公的竹杖其实是一条龙。几年之后，苏仙公有一天清扫院子和门外，修理房子和院墙，有朋友问他这是要请什么人来作客，苏仙公回答说神仙要降临了。过了不久，只见天空西北角下紫云翻滚，有几十只白鹤在云中飞翔，然后翩翩然降在苏家门前，白鹤都变成了俊美的少年，仪态潇洒，都是十七八岁，神态自若举止很有风度。苏仙公很郑重地上前迎接，然后对母亲跪着说：“儿子受天命当成仙而去，接我的仪杖已经来了，我就要走了，今后不能再供养母亲了！”说罢就向母亲叩拜辞别，母子二人都悲伤哭泣起来。母亲说：“你走之后，我将依靠谁啊！”先生说：“明年天下将发生瘟疫，咱家院里的井水和房子旁的桔树都能替儿子养活母亲，母亲只要打一升井水摘一片桔叶，就能救活一个得瘟疫的人。我还给母亲留了一个柜子，如果缺什么东西，您只要敲敲柜子告诉它，它就可以把您要的东西给您送来。柜子我封住了，请母亲千万别打开它。”说完就出了大门，几次徘徊回头看母亲，然后耸身腾空入云而去，只见他脚踏紫云，鹤群在他左右翻飞，一直升上天空消失了。第二年果然发生了瘟疫，远近的病人都来求苏仙公的母亲治病，母亲就用井水和桔叶给他们治疗，没有治不好的。如果缺什么东西，母亲就敲柜子，所要的东西立刻就来。三年之后，母亲因为好奇心太盛，就把柜子打开了，只见两只白鹤从柜子里飞走了，以后再敲柜子，就不灵了。母亲活了一百多岁，有一天没什么病就去世了。乡亲们按世俗的礼仪把她埋葬了。埋葬以后，忽然看见州的东北牛脾山头被紫云覆盖，云中传出号哭的声音，都知道这是苏仙公在哭他的母亲。郡里的太守和老百姓就都来到山下祭祀凭吊，但是只听见苏仙公的哭声看不见他本人，老百姓就苦苦请求和苏仙公见上一面，只听苏仙公在云中说：“我脱离人间很久了，已经不是在人世时的模样，如果现形相见，怕你们会害怕的。”乡亲们还是苦苦哀求，苏仙公就露出半边脸一只手，脸上和手上都长满了细毛，的确和凡人不一样。苏仙公就对太守和百姓们说：“有劳你们走了这么崎岖的山路来慰问我，你们回去时就不要走山路了，我让你们走大路回去，但千万不要回头看。”话音刚落，只见一座大桥从山中伸延出来一直通到郡城，人们就从桥上往城里走。人们都走到城门口之后，有一个官员在桥上回头看了一下，那大桥突然堕落在江边消失了，同时见一条青龙在人们脚下盘旋腾空而去。苏仙公哭母亲的地方长出两枝桂竹，就是没风桂竹也俯下来不断地拂扫地面，使地面长久保持洁净。三年之后，云中再也听不见苏仙公的哭声了，但常看见一只白马立在山头，大家就把牛脾山改为白马岭了。后来有一只白鹤飞来，停在郡城东北的城楼上，有人用弹弓打那白鹤，白鹤就用爪子抓楼上的横匾，爪子的印迹好像是写下的漆字，大意是：“城还是旧城，人已不是原来的人了。我一万八千年回来看一次，我是苏仙公，你为什么要用弹弓打我呢？”至今凡是修道的人每到六十年甲子这一天，都要到苏仙公的故居烧香礼拜。还有一种传说。说苏耽是桂阳人，少年时以特别孝顺闻名，他母亲想吃鱼汤，苏耽就到湖州街上去买，离家一千四百里，立刻就回来了。他的叔父是州里的官员，在湖州街上遇见了他，就写信告诉他家，家里人大惊。后来苏耽告诉母亲说他要成仙升天，不能亲自供奉，走时留下两个盘子。母亲要吃饭就敲小盘，要用钱就敲大盘，果然所要的都应声而至。乡亲们都觉得十分奇怪，就报告了官府，官府派人验看，盘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苏耽的母亲用它才好使。苏耽走前对母亲：“今年要有大瘟灾，要死一半人，家里的井水，喝了就不会得病。”结果苏耽的预言完全应验，全家平安地度过了瘟灾。苏耽的母亲一百多岁去世，人们听见山上有苏耽的哭声，一直哭到为母亲穿三年孝服后哭声才停。后来百姓们为苏耽修了祠庙供奉苏耽。

成仙公

成仙公者，讳武丁，桂阳临武乌里人也。后汉时年十三，身长七尺。为县小吏，有异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谓之痴。少有经学，不授于师，但有自然之性。时先被使京，还过长沙郡，投邮舍不及，遂宿于野树下，忽闻树上人语云：“向长沙市药。”平旦视之，乃二白鹤，仙公异之。遂往市，见二人罩白伞，相从而行。先生遂呼之设食。食讫便去，曾不顾谢。先生乃随之行数里，二人顾见先生，语曰：“子有何求而随不止？”先生曰：“仆少出陋贱，闻君有济生之术，是以侍从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书，果有武丁姓名，于是与药二丸，令服之。二人语先生曰：“君当得地仙。”遂令还家。明照万物，兽声鸟鸣，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后，县使送饷府君。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鉴，见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对曰：“姓成名武丁，县司小吏。”府君异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为文学主薄。尝与众共坐，闻群雀鸣而笑之。众问其故，答曰：“市东车翻覆米，群雀相呼往食。”遣视之，信然也。时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应引寒小之人、以乱职位。府君曰：“此非卿辈知也。”经旬曰：“乃与先生居阁直。至年初元会之日，三百余人，令先生行酒。酒巡遍讫，先生忽以杯酒向东南噀之，众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问其故。先生曰：“临武县火，以此救之。”众客皆笑。明日司议上事，称武丁不敬，即遣使往临武县验之。县人张济上书，称“元日庆集饮酒，晡时火忽延烧厅事，从西北起，时天气清澄，南风极烈。见阵云自西北直耸而上，径止县，大雨，火即灭，雨中皆有酒气。”众疑异之，乃知先生盖非凡人也。后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两小儿。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殒，府君自临殡之。经两日，犹未成服，先生友人从临武来，于武昌冈上，逢先生乘白骡西行。友人问曰：“日将暮，何所之也？”答曰：“暂往迷溪。斯须却返。我去，向来忘大刀在户侧，履在鸡栖上，可过语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闻哭声，大惊曰：“吾向来于武昌冈逢先生共语，云暂至迷溪，斯须当返，令过语家人，收刀并履，何得尔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应在外？”即以此事往启府君。府君遵令发棺视之，不复见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长七尺许。方知先生托形仙去。时人谓先生乘骡于武昌冈，乃改为骡冈，在郡西十里也。（出《神仙传》）

【译文】

成仙公名叫武丁，是桂阳郡临武县乌里人。后汉时他才十三岁，就身高七尺了。他当时在县衙当个小官吏，但风度潇洒，心胸宽广，沉默寡言，也从不依附什么有势力的人，常被人看作傻子。他少年时就对道家经典有研究，没有经人指点过，但由于天性聪慧而无师自通。有一次他被派到京城出差，回来后经过长沙郡时，没赶上到驿站住宿，就在野外一棵树下休息。忽然他听见树上有人说：“到长沙买药去……”到了早晨，他抬头一看，见树上有两只白鹤，心里很奇怪，就到长沙街上去了。在街上他看见两个人打着白伞一起走。成仙公就请他俩吃饭。吃完了饭，那两个人连道谢都不道谢就走了。仙公就跟着他俩走了几里地，两个人回头看见仙公，就问：“你一直跟着我们，是有什么要求吗？”仙公说：“我是个很卑陋的人，听说你们有道术，所以才追随你们。”两个人相视一笑，就拿出一个玉石匣子中的本子翻看，见上面果然有仙公武丁的名字，于是就给了他两枚药丸让他吃下去。两个人对仙公说：“你应该得道成为地仙。”然后就让他回家。从此仙公能洞悉世间万物的奥秘，连野兽的吼叫和鸟儿的鸣声他都能听懂。仙公到家以后，县里让他给府君送礼品。府君名叫周昕，特别能识别人才，看见仙公就问他的姓名，仙公回答说姓成叫武丁，在县里当小吏。府君很赏识他，就把他留在身边，后来任命他当文学主薄。有时仙公和同僚们在一起坐着闲谈，听见一群麻雀叫，仙公就笑了起来。大家问他笑什么，他说，东街有辆车翻了，车上的米洒了一地，麻雀们互相招呼要到那里去吃米呢。”派人到东街看，真像仙公说的一样。当时郡府中有些官员瞧不起仙公，怨怪府君不该把仙公这样出身微贱的人破格提拨到郡府里来。府君说：“这不是你们能知道的事。”过了十几天，府君干脆把仙公请到自己的府宅同住。到了年初官员们团拜宴会的那天，三百多人聚会宴饮，让仙公行酒令。酒令行了一巡时，仙公忽然喝了一杯酒向东南方向喷去，满座人都惊讶地责怪他，只有府君说：“他这样做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就问仙公怎么回事。仙公说：“临武县城失火了，我喷酒是为了救火。”宾客们都嘲笑他。第二天司仪官向上司报告说仙公在宴会上的行为是大不敬，府君就派人到临武县去调查。结果临为县的张济上书说：“正月初一县府举办节日宴会，下午三点多钟县衙忽然起了大火，火从西北方向烧起。当时天气很好，南风很猛，火势越来越大。忽然看见西北天空涌起阵阵乌云，一直向县城卷来，接着下起了大雨，把火浇灭，雨水中散发出阵阵酒气。”大家更加惊奇了，这才知道成仙公不是凡人。后来府君给成仙公在郡城西盖了府宅，请他搬进去住，仙公就和母亲、弟弟和两个孩子搬了进去。这样过了两年，仙公向府君告病，四天后就死了，府君亲自主持了他的葬礼。两天后，丧服还没有脱，仙公的朋友从临武到郡里来，说他在武昌的山岗上遇见成仙公骑着白骡子往西走。他问仙公：“天快黑了，你要去哪里？”仙公说：“我到迷溪去一趟，很快就回来。我走时把大刀忘在了我家门旁，还有一双鞋放在鸡窝上，你回去给我家里人捎信让他们收好。”朋友来到仙公家，听到一片哭声，大吃一惊说：“我刚在武昌岗上和仙公相遇，还谈了半天话，他说他到迷溪去一趟很快就回来，还让我告诉家里把他的刀和鞋收起来，怎么能说他死了呢？”家里人说：“刀和鞋都在他棺材里，怎么能在外面呢？”他们把这事报告给府君，府君就命令打开棺材，尸首不见了，只有一支青竹七尺多长，这才知道成仙公脱离肉身升仙了。人们把他骑骡

走过的武昌岗改名叫骡岗，骡岗就在郡城西面十里的地方。

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也。周识博闻，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谶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状。李弘、范林明道论（明抄本林上有翰字），景纯善于遥寄，缀文之士，皆同宗之。晋中兴，王导受其成旨，以建国社稷。璞尽规矩制度，仰范太微星辰，俯则河洛黄图，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镇南州。欲谋大逆，乃召璞为佐。时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问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单骑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与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惊曰：“吾今同议定大计，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见日月星辰之精灵，五岳四海之神祗，皆为道从翌卫，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将军。”敦使闻，谓是小奚戏马。检定非也，遣三十骑追，不及。敦曰：“吾昨夜梦在石头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无所成。”敦怒谓璞曰：“卿命尽几何？”璞曰：“下官命尽今日。”敦诛璞。江水暴上市。璞尸（明抄本无尸字）出城南坑，见璞家载棺器及送终之具，已在坑侧，两松树间上有鹊巢，璞逆报家书所言也。谓伍伯曰：“吾年十三时，于栅塘脱袍与汝，吾命应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衔涕行法。殡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货其平生服饰，与相识共语，非但一人。敦不信，开棺无尸。璞得兵解之道。今为水仙伯，注《山海经》、《夏小正》、《尔雅》、《方言》，著《游仙诗》、《江赋》、《卜繇》、《客傲》、《洞林云》。《晋书》有传。（出《神仙传》）

【译文】

郭璞字景纯，河东郡人。他见识很广，博学多闻，懂得超脱凡节的道学真谛，对于天文地理、大禹时神龟背上六十五个字的“洛书”，龙马从黄河中负出的“河图”、占卜、星象、预言未来的《谶书》和《纬书》、以及给阴宅和阳宅看风水定位置，他没有不懂的。他还善于观测人鬼的情状。李弘、范翰林明道论，景纯善于遥寄，作学问的人都以他为宗师，晋代中兴时，丞相王导接受了他们的学说，作为建国家保社稷的理论基础。郭璞精通国家的制度规范，他仰知天上星辰对帝王的佑护，下知《洛书》、《河图》对社稷的保障，认为帝王的大业如成，必须有天神的佑助。丞相王导的表弟王敦当时任荆州和江州刺史。想要造反推翻晋元帝，就召郭璞辅佐他。当时晋明帝才十五岁。有一天，明帝召来了朝臣们，问太史说：“你看王敦造反能得天下吗？”太史说：“王敦只是想挟制天下，并不能得天下。”于是明帝骑上一匹马，换了衣服，一个人进了姑熟城。当时王敦正和郭璞一起吃饭，郭璞始终一言不发。王敦生气地问，“我请你来是和你商定夺天下的大计，你怎么总不说话？”郭璞说：“我刚刚看见天上的日月星辰的精灵和地上五岳四海的神仙都侍卫着一个人进了姑熟城，我十分震惊，走了神儿，才没和你说话。”王敦就非让郭璞说清楚是怎么回事。郭璞就骗王敦说：“我刚才是说有一个小奴仆在姑熟街上跑马嬉耍呢。”王敦越想越不对，觉得郭璞说的绝不是这个意思，就派了三十名骑兵去追，到底没追上。王敦又问郭璞：“我昨夜做了个梦，梦见我在石头城外的江中扶犁耕田，请你算一算是吉是凶？”郭璞说：“在江里耕田，意思是不能反，反也不会成事。”王敦大怒，又问郭璞：“你算算你什么时候死？”郭璞说：“我算过了，今天我就会死！”王敦就杀了郭璞。郭璞刚被杀，江水就暴涨进了街市。郭璞的尸体被冲到城南一个坑内，就看见他家中早就在墓地准备好了棺木和送终的用品，两棵松树上有个鹊鸟的窝，这是因为郭璞事先就写信告诉家里，说他某日某时会被杀，将葬在有鸟窝的两棵松树下，所以家人才按他信上说的把棺木运到他指定的地点。郭璞被杀前对行刑的刽子手说：“我十三岁那年，在栅塘脱下袍子送给你，那时我就知道我的命应该送在你手里，只是请你用我的刀杀我吧。”刽子手感念过去郭璞对他的恩惠，流着泪行了刑。郭璞埋葬后三天，南州街上的人看见他卖自己过去穿的衣服，并和认识的人交谈，不只一个人见到了郭璞。王敦听说后不相信，打开郭璞的棺材一看，里面根本没有尸首。这是因为郭璞借兵解成仙去了。现在郭璞作了水仙伯，注解过《山海经》、《夏小正》、《尔雅》、《方言》，他的著作有《游仙诗》、《江赋》、《卜繇》、《客傲》、《洞林云》等等。《晋书》中有他的传记。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龙，安定人也。晋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儿视月中有异物否。儿曰：“今年当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带剑。”思目视之曰：“将有乱卒至。”儿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带甲仗矛。当大乱三十年，复当小清耳。”后果如其言。（出《神仙传》）

【译文】

尹思字小龙，安定人。晋代元康五年正月十五的夜晚，尹思坐在屋里，让他的儿子出去看看月亮里有没有不正常的东西。儿子看后对他说：“今年会发大水，月亮里有一个披着蓑衣佩着宝剑的人。”尹思看了看月亮说：“你说得不对。今年将有乱兵祸害百姓。”儿子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月亮里的那个人不是披着蓑衣，而是披着铠甲执着长矛。天下将会大乱三十年，然后才能稍稍太平一些。”后来果然像尹思说的那样。

卷第十四　神仙十四

刘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许真君 吴真君　万宝常　李筌

刘子南

刘子南者，乃汉冠军将军武威太守也。从道士尹公，受务成子萤火丸，辟疾病疫气、百鬼虎狼、虺蛇蜂虿诸毒，及五兵白刃、贼盗凶害。用雄黄（明抄本雄黄下有雌黄二字）各二两；萤火、鬼箭蒺藜各一两；铁槌柄烧令焦黑；锻灶中灰、羚羊角各一分半，研如粉面，以鸡子黄并丹雄鸡冠血，丸如杏仁大者。以三角绛囊盛五丸，常带左臂上，从军者系腰中，居家悬户上，辟盗贼诸毒物。子南合而佩之。永平十二年，于武威邑界遇虏，大战败绩，余众奔溃，独为寇所围。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马数尺，矢辄堕地，终不能中伤。虏以为神人也，乃解围而去。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为军者，皆未尝被伤，喜得其验，传世宝之。汉末，青牛道士封君达得之，以传安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传于人间。一名“冠军丸”，亦名武威丸，今载在《千金翼》中。（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刘子南是汉代的冠军将军武威郡的太守。他跟道士尹公学道，学会了务成子“萤火丸“的制法。这萤火丸能祛除疾病疫疠、虎狼妖魔、毒蛇蜂蝎和五种兵器的刀伤和盗贼的侵害。药丸的制法是用雄黄、雌黄各二两；萤火鬼、箭蒺藜各一两；用铁槌的柄把它们烧成焦炭；炼铁炉中的灰和黑色的羊角各一分半加在一起研成粉状，用鸡蛋黄和红鸡冠子上的血调和后作成杏仁大小药丸。用三角形的红布袋装进五个药丸，平时常戴在左臂上；当兵的就系在腰间；住家就挂在门上，就可以避盗贼和各种毒物。刘子南制好了药丸，就经常佩带在身上。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刘子南带兵在为威郡边界遇到胡人侵犯，一场大战后刘子南兵败，他的部队被击溃四处逃散，他一个人被敌人危围。敌人射来的箭像雨一样密，但离刘子南的战马几尺远的地方箭就纷纷落地，一点也没伤着他。胡人以为他是神人，就解围撤兵而去。刘子南把萤光丸给他在军队中的儿子和兄弟，他们也同样没受过伤，都为药丸的灵验而高兴，当成传世珍宝。汉代末年青牛道士封君达得了这药方，就传给了安定的皇甫隆，皇甫隆传给了魏武帝，才渐渐传到百姓中。这种药丸也叫“冠军丸”或“武威丸”，在《千金翼方》中有记载。

郭文

郭文，字文举，洛阳人也，《晋书》有传。隐余杭天柱山，或居大璧岩。太和真人曾降其室，授以冲真之道。晦迹潜形，世所不知。有虎张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举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衔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驯扰于左右，亦可抚而牵之。文举出山，虎必随焉，虽在城市众人之中，虎俯首随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或以书策致其背上，亦负而行。文尝采木实竹叶，以货盐米，置于筐中，虎负而随之。晋帝闻之，征诣阙下，问曰：“先生驯虎有术邪？”对曰：“自然耳。人无害兽之心，兽无伤人之意，何必术为？抚我则后，虎犹民也；虐我则仇，民犹虎也。理民与驯虎，亦何异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归隐鳌亭山，得道而去。后人于其卧床席下，得蒻叶，书金雄诗金雌记，其言皆当时谶词。其蜕如蛇也。（出《神仙拾遗》）。

【译文】

郭文字文举，是洛阳人，《晋书》中有他的传记。他隐居在余杭的天柱山，住在山中的大璧岩的石洞中。太和真人曾降临到他的石洞，教给他“冲淡虚静，养真修性”的修道方法。从此郭文更加潜心善性隐遁不出，世间的人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曾经有一只老虎张着嘴来到他的石屋前，好像有什么事求他做。郭文就把手伸到虎的喉中，原来虎喉里卡了一块骨头，郭文把骨头掏了出来。第二天，那只虎叼着一只死鹿来到室前献给郭文。从此这虎就常常驯服地随在郭文身旁，郭文可以随意抚摸它或牵着他走。郭文如果出山，虎一定跟着他，就是来到城里的街上的人群中，老虎也是像狗或羊一样低着头跟郭文走，从来不露凶相，有时郭文把刻写了文字的竹简放在虎背上，虎就驮着走。郭文有时采了山果竹叶装在筐里，让老虎驮着跟随他到街上去换米、盐。皇上听说后，把他召进宫来，问他用什么方术驯服了老虎，郭文回答说：“我只是顺应着自然的规律而已。人没有害兽之心，兽也就不会有伤人之意，何必用什么方术呢？你抚爱老虎，老虎就追随你，老虎和老百姓是一样的，你虐待我，我就和你为仇，老百姓也就是老虎啊。治理百性和驯服猛虎，有什么不同呢？”皇上认为郭文的话说得非常好，就想让他在朝里做官，但郭文推辞不干，进了鳌亭山，隐居起来，后来得道仙去。后来有人在他的床席下发现了一些小蒲叶，蒲叶上写的都是当时预卜吉凶的卦词。郭文成仙后，家里还留下了他的皮，就像蛇蜕的皮一样。

嵩山叟

嵩山叟，晋时人也。世说云，嵩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浅，百姓每岁游观其上，叟尝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投食于穴。堕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许日，忽旷然见明，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仙对棋，局下有数杯白饮，堕者告以饥渴，棋者与之饮。饮毕，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留此否？”答不愿停。棋者教云：“从此西行数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异，慎勿畏之，必投身井中，自当得出。若饥，可取井中物食之。”如其言入井，中多蛟龙，然见叟辄避其路，于是随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饥。半年许，乃出蜀青城山，因得归洛下。问张举（明抄本、陈校本举作华），举曰：“此仙馆丈夫，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寻洞却往，不知所之。《玄中记》云，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为三道，西北通昆仑。茅君传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宝室之天，周回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出《神仙拾遗》）

【译文】

晋代时，嵩山有个老翁。据人们传说嵩山北坡有个大洞，不知道有多深，老百姓到嵩山游玩时，这个老翁失足掉进了洞里，洞上面的人希望他不致于摔死，就往洞里扔了些吃的东西。洞底的老翁吃了些东西，就顺着洞底往西走，走了十几天。忽然前面一片光明，只有一间草屋，屋里有两个仙人对坐下围棋，棋枰旁有几杯白水，老翁对仙人说他又渴又饿，仙人就把水给他喝。老翁喝完后，觉得浑身增长了无尽的力气。下棋的仙人问老翁愿不愿留下来，老翁说不愿意留在这里，仙人告诉老翁说：“从这儿往西走几十步，有口大井，井里有很多怪物，你别害怕，一定要跳到井里去，自然会出来的。如果你饿了，可以吃井里的东西。”老翁听了仙人的话，跳进了井中，井里有很多蛟龙，但看见老翁后，都给他让路，于是老翁就在井里往前走。井里到处都是黑泥一样的东西，但气味很芬芳，吃了以后就一点也不饿了。老翁走了半年多走出了大井，一看，来到了四川青城山，然后就回到了洛阳。老翁问张举是怎么回事，张举说：“你遇到的那两个人是仙馆丈夫，他们下棋时喝的是玉浆，你吃的井中黑泥就是龙穴石髓。你大概是得了仙道了吧？”于是又去找那个洞，打算再去找仙人，然而再也找不到那洞了。《玄中记》里说，四川青城山中有个洞穴，里面有三条路，西北的一条路通昆仑山。茅君也在他的文章里说，青城山洞是第五洞，它是九仙宝室的天界，周围两千里，是天界的十大洞天之一，进山十里就能找到那个洞。

许真君

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肃，世慕至道。东晋尚书郎迈，散骑常侍护军长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师大洞君吴猛，传《三清法要》。乡举孝廉，拜蜀旌阳令，寻以晋室棼乱，弃官东归。因与吴君同游江左，会王敦作乱。真君乃假为符竹，求谒于敦，盖将欲止敦之暴，以存晋室也。一日，真君与郭璞同候于敦，敦蓄怒以见之，谓真君曰：“孤昨得一梦，拟请先生圆之，可乎？”真君曰：“请大将军具述。”敦曰：“孤梦将一木，上破其天，孤禅帝位，果十全乎？”许君曰：“此梦固非得吉。”敦曰：“请问其说。”真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动，晋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纯曰：“无成。”又问其寿，璞曰：“明公若起事，祸将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又问曰：“卿寿几何？”璞曰：“余寿尽今日。”敦怒，令武士执璞出，将赴刑焉。是时，二真君方与敦饮酒，许君掷杯梁上，飞绕梁间。敦等举目看杯，许君坐中隐身。于是南出晋关，抵庐江口，因召船师，载往钟陵。是时，船师曰：“我虽有此船，且无人力乘驾，无由载君。”真君曰：“汝但以船载我，我当自与行船。”仍谓船师曰：“汝宜入船，闭门深隐，若闻船行疾速，不得辄有潜窥。”于是腾舟离水，凌空入云。真君谈论端坐，顷刻之间，已抵庐山金阙洞之西北紫霄峰顶。真君意欲暂过洞中，龙行既低，其船拽拨林木，戛刺响骇，其声异常，舟师不免偷目潜窥。二龙知人见之，峰顶委舟而去，真君谓船师曰：“汝违吾教，惊触二龙，委弃此船万仞峰顶。吾缘贪与众真除荡妖害，暂须离此，游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隐此紫霄峰上，游览匡庐。”示之以服饵灵草之门，指之以遁迹地仙之术。由是舟师之船底，遗迹尚存。后于豫章遇一少年，容仪修整，自称慎郎。许君与之谈话，知非人类，指顾之间，少年告去。真君谓门人曰：“适来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为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识之，潜于龙沙洲北，化为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观，谓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其身为黑牛，仍以手巾挂膊，将以认之。汝见牛奔斗，当以剑截彼（彼原作后，据陈校本改）。”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顷，果见黑牛奔趁黄牛而来，大王以剑挥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许君所化黑牛，趁后亦入井内。其蜃精复从此井奔走，径归潭州，却化为人。先是，蜃精化为美少年，聪明爽隽，而又富于宝货。知潭州刺史贾玉，有女端丽，欲求贵婿以匹之。蜃精乃广用财宝，赂遗贾公亲近，遂获为伉俪焉。自后与妻于衙署后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间，常求旅游江湖，归则珍宝财货，数余万计，贾使君之亲姻僮仆，莫不赖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归，且云，被盗所伤。举家叹惋之际，典客者报云，有道流姓许字敬之，求见使君。贾公遽见之。真君谓贾公曰：“闻君有贵婿，略请见之。”贾公乃命慎即出与道流相见。慎郎怖畏，托疾潜藏。真君厉声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于是蜃精复变本形，宛转堂下，寻为吏兵所杀。真君又令将其二子出，以水噀之，即化为小蜃。妻贾氏，几欲变身，父母恳真君，遂与神符救疗。仍令穿其宅下丈余，已旁亘无际矣。真君谓贾玉曰：“汝家骨肉几为鱼鳖也，今须速移，不得暂停。”贾玉仓皇徙居，俄顷之间，官舍崩没，白浪腾涌。即今旧迹宛然在焉。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升而去。唯有石函、药臼各一所，车毂一具，与真君所御锦帐，复自云中堕于故宅，乡人因于其地置“游帷观”焉。（出《十二真君传》）

【译文】

许真君名许逊，字敬之，河南汝南县人。他祖父许琰，父亲许肃也都很热心于道术。东晋的尚书郎许迈，当散骑长侍护军长史的许穆，都是真君的同族。真君少年时就拜大洞君吴猛为师，吴猛传授给他修道的《三清法要》。后来通过乡试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四川旌阳令，后来由于晋朝宫廷混乱，真君辞去了官职由洛东归回河南家乡。归途中和吴君一同游江左。正赶上晋室宰相王导的堂兄王敦造反，真君就故意写了一道假符去见王敦，想要制止王敦造反，以维护晋朝皇室。这天，许真君和郭璞一起求见王敦，王敦忍着怒气对真君说：“本帅昨晚做了一个梦，想请先给我圆一圆，怎么样？”真君让王敦说是个什么梦，王敦说：“本帅梦见自己持着一根木杆捅破了天，我接替晋朝没有任何问题了吧？”许真君说：“我看这梦很不吉利。”王敦说：“你给我讲讲怎么个不吉利？”真君说：“‘木’字的上刺破了‘天’，这是个‘未’字，我看你不能轻举妄动，因为晋朝的气数并没有衰落呢。”王敦大怒，又叫郭璞算卦。郭璞算完卦后对王敦说：“你做皇帝的事成不了。”王敦让郭璞算一算他的寿数，郭璞说：“你要起兵篡位，不久将大祸临头，如果仍留在武昌当你的江南刺史，就会长寿。”王敦大怒，故意问郭璞：“你算算你什么时候死呢？”郭璞说：“我的死期就是今天了。”王敦当即就让武士把郭璞拉出去绑赴刑场。当时，二位真君正和王敦一块喝酒，许真君突然把酒杯扔到房梁上。酒杯绕着房梁转来转去。王敦抬头看酒时，许真君就隐身离去。他向南出了晋关，抵达庐江口，就高呼船工，想搭船到钟陵。船工说：“我虽然有船，但没人驾它，所以没法载你。”真君说：“你只要让我上船，我自己驾船。”真君上船后又对船工说：“你就呆在船舱里吧，关上舱门不要出来，如果你觉得船走得太快，千万不要向外偷看。”于是真君施起法术，船就离了水面，腾空而起，在空中飞行。真君在船上端坐着谈笑，片刻之间，船已到了庐山金阙洞西北的紫霄山的山顶。真君打算快点超过金阙洞，载着船的两条龙就往低处飞，这就使得船撞击着山上的林木，发出震耳的声音。这声音惊动了船舱中的船工，船工就向外面看了一眼，这时那两条龙发现被人偷看，就把船搁置在山顶后飞走了，许真君对船工说：“你不听我的话向外偷看，惊动了那两条龙，把船搁在这万丈高的山顶上了。现在我要去和几位真君一块清除妖魔，需要暂时离开这里，到江河湖海去巡游。你失去了船，没法回到人世，可以在这紫霄峰上隐居下来游览一下庐山。”真君临走时，又把服食灵草的方法和遁迹隐身的地仙方术告诉了船工。到现在那条船的痕迹还留在庐山紫霄峰上。后来，许真君在豫章遇见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少年自称名叫慎郎。许真君和他谈话后，看出他不是凡人，虽然少年转眼间就不见了，真君对看门的说：“刚才来了个少年，是个鲨鱼或蛤蚌变的妖精，江西连年闹洪水，就是它在兴妖作怪，这次我如果不除掉它，他就又逃脱了。”那蛤蚌精知道真君识破了它，就逃到龙沙洲北边，变成一头黄牛。真君用他的道眼向远处一看，就对弟子施大王说：“那个妖怪化成了黄牛，我现在变成一头黑牛，并在我臂上绑一条手巾以便辨认，你如果看见它狂奔，就用剑截住它。”说罢真君就化身离去。不一会儿，果然看见黑牛赶着黄牛狂奔而来，施大王用剑砍黄牛，砍中了它的左腿，一头栽进了城西一口井里，许真君变的黑牛也追进了井里，那蛤蚌精又从井里逃了出来，一气跑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变成了人。原来一开始那蛤蚌精变成一个聪明俊秀的少年，而且非常富有。他知道潭州刺史贾玉有一个非常端庄美丽的女儿正想要择一个高贵的女婿。蛤蚌精就用很多财宝贿赂了贾玉身边的人取得了好感，贾玉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婚后夫妻在衙署的后院住，每年一到了春夏之间，蛤蚌精就要求让他到江河去旅行，回来就带回不计其数的珍宝，贾玉的亲戚和奴仆都成了大富翁。然而这一次蛤蚌被许真君追赶逃回潭州贾玉家后，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有，两手空空，而是说自己遇上强盗，被刺伤了腿。正在全家悲叹惋惜时，门上报告说有一个姓许的道士求见刺史，贾玉赶快接见了许真君。真君对贾玉说：“我听说你有位贵婿，能不能让我见见他？”贾玉就让那个自称慎郎的女婿出来和道士相见。慎郎害怕，假称有病躲了起来。这时徐真君厉声说：“你这个江河里的害人精，蛤蚌变成的老妖怪，还不快现出你的原形来！”蛤蚌精立刻现出了原形，在堂前蠕动，被刺史的卫士当场杀死。许真君又让蛤蚌精的两个儿子出来，用水一喷，两个儿子立刻变成了小蛤蚌。刺史的女儿贾氏也几乎要变成了蛤蚌，她的父母肯求真君相救，真君就给了她一道神符才使她没有变成蛤蚌。然后，真君让贾玉挖开他房子的地基，挖下去一丈，就见地下已被那蛤蚌精掏成了一个无边的大坑了，许真君对贾玉说：“你家的人快要变成鱼鳖了，赶快搬被一片浪涛淹没。现在那里还是一个大池塘。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这天，在洪州西山上，许真君的住宅突然腾空而起，他全家四十二口都成了仙，只有一个石匣、一副车轮和真君用过的锦帐从云中落到他的故居，当地人就在故居建了座庙，庙名叫“游帷观”。

吴真君

吴真君名猛，字世云，家于豫章武宁县。七岁，事父母以孝闻，夏寝卧不驱蚊蚋，盖恐其去而噬其亲也。及长，事南海太守鲍靖，因语至道，将游钟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奇之。猛有道术，忽一日狂风暴起，猛乃书符掷于屋上，有一青鸟衔符而去，须臾风定。人或问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风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后人访寻，果如所述。时武宁县令干庆死，三月未殡，猛往哭之，因云：“令长固未合死，今吾当为上天讼之。”猛遂卧庆尸旁，数日俱还。时方盛暑，尸柩坏乱，其魂恶，不欲复入，猛强排之，乃复重苏。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兄及睹亡父殉妾复生，因撰《搜神记》，备行于世。猛后于西平乘白鹿宝车，冲虚而去。（出《十二真君传》）

【译文】

吴真君叫吴猛，字世云，家住豫章武宁县。他七岁时就以孝敬父母闻名于乡里，夏天睡觉时蚊子咬他他也不赶，是怕蚊子赶跑去咬他的父母。长大后，在南海太守鲍靖手下做事，后来他说要去求仙学道，打算进锺山。当他来到江边时，见江波浩荡，他不用乘船，只用手中的白羽扇划着江水就渡过了长江，看见的人大为惊奇。吴猛有很高的道术，有一天忽然刮起了狂风，吴猛就写了一道符扔到房顶，立刻有一个青鸟叼着符飞去，风立刻就停了，人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南湖中遭了这风暴，有两个道士呼喊上天要求救助，所以我才写了符救他们。”后来人们去访查，果然南湖中有两个道士被救。当时武宁县的县令干庆死了，三天没有出殡，吴猛前往吊唁后说：“县令不该死，我要向上天告状。”吴猛就在县令的尸体旁，过了几天，吴猛带着县令的魂灵一起回来。当时正是盛夏，尸体腐烂发臭，县令的魂魄十分讨厌自己的尸体，不愿进入自己的肉身，吴猛使劲把县令的魂魄按到他自己尸体上，县令才复活过来。县令的弟弟叫干宝，是晋朝的著作郎，由于他的哥哥复活，他为亡父殉葬的小妾也死后复活而十分感动，就写了著名的《搜神记》，这部书很轰动地流传开了。吴猛后来在西平乘着白鹿天车，升天成仙而去。

万宝常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生而聪颖，妙达锺律，遍工八音。常于野中遇十许人，车服鲜丽，麾幢森列，如有所待，宝常趋避之。此人使人召至前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将传八音于季末之世，救将坏之乐。然正始之声，子未备知也，使钧天之官，以示子玄微之要。”命坐而教以历代之乐，理乱之音，靡不周述，宝常毕记之。良久，群仙凌空而去。宝常还家，已五日矣。自此，人间之乐，无不精究。尝与人同食之际，言及声律，时无乐器，宝常以食器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作丝竹，大为时人所赏。历周泊隋，落拓不仕。开皇初，沛国公郑译，定乐成，奏之，文帝召宝常，问其可否。常曰：“此亡国之音，哀怒浮散，非正雅之声。”极言其不可。诏令宝常创造乐器，而其声率下，不与旧同。又云：“世有周礼《旋宫》之义，自汉魏以来，知音者皆不能通之。”宝常创之，人皆哂笑。于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众咸嗟异。由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然其声雅澹，不合于俗，人皆不好，卒寝而不行，宝常听太常之乐，泣谓人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尽。”当时海内晏安，天下全盛，人闻其言，大为不尔。及大业之末，卒验其事。是时郑译、何妥、卢贲、苏道、萧吉、王令言皆能于雅乐，安马驹、曾妙达、王长通、敦金乐等（陈校本曾作曹，敦作郭）能作新声，皆心服宝常，言其天（天原作久，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假矣。宝常无子，尝谓其友曰：“吾不堪，病则孤矣。”因病，妻窃其财物而逃，几至饿殒。忽一夕，先所遇神仙来降其家曰：“汝舍九天之高逸，念下土之尘爱，沦没于兹，限将毕矣。须记得云亭宫之会乎？”宝常懵然，良久乃悟。他日，谓邻人曰：“吾偶自仙宫谪于人世，即将去矣。旬日，不知所之。（出《仙传拾遗》，黄刻本作出《神仙拾遗》）

【译文】

万宝常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他生来就十分聪明，十分富有音乐天才，尤其对乐器“八音”有研究（八音，古指金、石、丝、竹、匏、土、草、木）。有一次，他在野外遇到了十几个人，他们服装华丽车马豪华，带着很多随从，好像在等待什么人，宝常一看，赶块躲了起来。但是那群人中的头儿却让人把他叫到面前说：“天帝见你有音乐天才，打算把人世快要失传的八音演奏技法传授给你，以挽救濒临消亡的音乐，然而正宗的八音演奏你根本就没听过，所以我让天界的乐官把八音的要诀告诉你。”然后仙人就让他坐下，把历代的正宗音乐教给他，纠正各种乐曲中的错误，都详细地讲述。宝常把仙人的教导详细记了下来。过了半天，那些仙人凌空升入云中了。虽然和仙人在一起只呆了一会儿，回到家却已是五天了。从这以后，对于人间的音乐，宝常没有不精通的。有时他和人一同吃饭时谈起了音乐，当时手头没有乐器，宝常就用筷子敲打手边的碗碟餐具和各种杂物，奏出“宫、商、角、微、羽”五音俱全的音乐，其和谐动听不亚于一支丝、竹俱全的乐队，使大家十分赞赏。从南北朝的北周到隋朝，宝常都放达飘逸没有做官。隋文帝开皇初年，沛国公郑译修订了宫廷中的乐谱和有关音乐礼仪的规章制度，文帝召见宝常，问他郑译修订的音乐行不行。宝常说那音乐是亡国之音，旋律哀怨软绵无力，不是正宗的宫廷音乐，极力反对使用这种音乐。文帝就下诏让宝常创作新乐曲，按新法编制了乐队，一演奏，果然和郑译的音乐大不相同。当时宝常又说，秦汉以前有按《周礼》创作的乐曲，是以十二律与七声相配的《旋宫》乐曲，但从汉、魏以来，《旋宫》音乐失传，连懂音乐的人都听不懂了。听了宝常创作的乐曲，很多人都给予嘲笑，于是文帝又让宝常试着奏一奏《旋宫》曲，宝常当场就演奏出来，人们十分惊奇。宝常对音乐的改革和创新作了很大贡献，记也记叙不完。但是，宝常创作的乐曲，旋律十分清新淡雅，不合世俗的口味，人们听不懂也就不爱听，所以宝常创作的乐曲大部分没有得到流行。每当他听到掌管宫廷音乐事务的“太常寺”演奏音乐时，就会哭着对人说：“这种哀伤淫糜的音乐，预示着天下不久就要大乱，刀兵不止，百姓又要陷入水火中了啊！”当时天下太平，处处歌舞升平，人们叫宝常这样说都不以为然。到了隋炀帝大业十四年时，天下大乱，终于验证了宝常的预言。当时郑译、何妥、卢贲、苏道、肖吉、王会言等人都能创作演奏高雅的音乐，安马驹、曾妙达、王长通、敦金乐等人都能创作新乐曲，这些人都非常佩服宝常，说他的音乐才能是上天赋予的。万宝常没有儿子，常对朋友说：“我要有了病，连个侍候我的人都没有啊。”后来宝常得了病，他老婆卷了他的财物跑了，宝常几乎要饿死。有天晚上，宝常早年在野外遇见的神仙降临到家中，神仙说：“你本就是上界的仙人，能够舍弃了天宫的安逸舒适，体会人间而下凡到世上，在人间沉沦了这么久，现在你在人间的期限到了。你还记得天界的云亭宫盛会吗？”宝常一时却有些发懵，过了很久才想起来，第二天他对邻居说：“我本来是神仙，偶然被贬谪到人间，就要回天上去了。”过了十天，忽然不见了，人们不知他去了哪里。

李筌

李筌号达观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经》本，绢素书，朱漆轴，缄以玉匣，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发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语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惊而问之曰：“此黄帝《阴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从何而得之？”筌稽首载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减原作灭，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心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至（明抄本至作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坐於石上，与筌说《阴符》之义，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术，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内出心机，外合人事。观其精微，《黄庭》、《内景》不足以为玄；鉴其至要，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闻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术，常人用之得其殃，职（明抄本职作识）分不同也。如传同好，必清斋而授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者夺纪二十。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时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满矣，瓠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还，已失老母，但留麦饭数升于石上而已。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十卷；有相业，著《中台志》十卷。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显，竟入名山访道，不知所终。（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李筌道号叫达观子，隐居在少室山中。他好神仙道术，经常游历各山，广泛地搜集修炼的方术。在嵩山的虎口岩得到了黄帝的《阴符经》，经是写在白绢上的，卷在红漆轴上装在玉制的匣里，经卷上题字写的是“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书在名山里，传给爱好道术的人。”这本书已经破烂不堪，李筌把它抄读了几千遍，还是不懂经里的深义。后来李筌到陕西，来到骊山下，遇见一个老妇，见她把头发挽在头顶，剩下的头发披散在肩上，穿着一件破衣拄着拐杖，神态相貌不同于凡人，老妇看见道旁有人点火烧树枝，就自言自语地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李筌听见后吃惊地问老妇说：“这是黄帝《阴符经》上的话，你怎么知道？”老妇人回答说：“我把《阴符经》传授下去，已经历了三元（每元三千六百年）六个周（每周一百八十年）甲子了，你这个年轻人从哪儿得到的《阴符经》呢？“李筌赶快跪下磕头拜礼，说了他在嵩山得到《阴符经》的事，老妇说：“我看你的颧骨穿过生门穴位，两眼和额头相齐，血脉充沛，心房端正，性情善良爱好法术，精神振奋喜欢参与一切活动，真是我的一名好弟子，然而你四十五岁时会有一个大‘坎儿’。我来替你解一解。”说罢拿出朱砂写了一张符，挂在拐杖上，让李筌跪下，把符吞进肚里。老妇说：“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天地的佑护了。”说罢就坐在一块石头上，给李筌讲述《阴符经》的深奥含意，老妇说：“这部经共三百字，一百个字讲解修道的理论，一百个字讲的是修道的方术，一百个字讲的是修道的法度规章，上有对道术信仰固守的‘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的方法，下有用兵取胜的战术，这些都是靠内在的心领神会与客观的事物发展相符合。如果真正理解了这部《阴符经》的话，那道家最著名的《黄庭经》、《内景经》也不算玄奥，如果能借鉴这部经书的要点，那四书五经和《史记》都算不了什么好文章，孙武、吴起、韩信、白起等大军事家的用兵也不算奇了。这部《阴符经》，不是有道的人，不能让他看见。所以说圣贤掌握了它可以得到治天下的大道，君子掌握了他可以得到方术，而常人用它只能带来祸，这是由于他们的职位和使命不相同。如果要把这卷经传给同样好道的人，就得让他清心寡欲、斋戒善性才能授给他。有这本经的是当代的老师，接受了传授的就是弟子，不能对富贵的人就特别看重，对贫贱的人就特别轻视，谁违反了这个传授《阴符经》的规则，就会损寿二十年。在你本命年的生日那天读七遍《阴符经》就能对养生有益，可以增加寿数。每年的七月七日，要抄写一部《阴符经》藏到名山的石洞中，也可以增加寿数。”过了半天，老妇又说：“已经下午了，我有些麦子做的饭，咱俩一起吃吧。”说罢老妇从袖子里拿出一个葫芦，让李筌到山谷里弄些水来。水装满后，葫芦忽然有一百斤重，李筌拿不起来，葫芦就沉到泉里去了。等李筌回来，老妇已经不见了，见石头上留着几升麦饭。李筌有大将的才学胆略，曾著了《太白阴符》十卷，他也是个当宰相的人才，还著有《中台志》十卷。但当时的奸相李林甫排斥他，始终没有得到很高的官位，后来李筌就进入名山访道，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卷第十五　神仙十五

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闿 兰公　阮基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坛人也，居马迹山。常以阴功救物，仁逮蠢类。值西晋之末，中原乱离，饥馑既臻，疫疠乃作，时有毒瘴，殒毙者多，闾里凋荒，死亡枕藉。纂于静室，飞章告玄，三夕之中，继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昼，照其家庭，即有瑞风景云，纷郁空际，俄而异香天乐，下集庭中，介金执锐之士三千余人，罗列若有所候。顷之，珠幢宝幡，霓旆羽节，红旗锦旆各二，相对前引，幢居其前，节最居后。又四青童执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锦席，前立巨屏，左右龙虎将军，侍从官将，各二十许人，立屏两面，若有备卫焉。复有金甲大将军二十六人，神五十人，次龙虎二君之外，班列肃如也。须臾，笙簧骇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烁艳逸。一人佩剑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于是，百宝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大道君，侍二真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莲花，二真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谒，跪伏于地。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真，刳心投血，感动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鉴躬于子矣。”纂匍匐礼谢竟，道君告曰：“夫一阴一阳，化育万物，而五行为之用。五行互（互原作且，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有相胜，各有盛衰，代谢推迁，间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气气相续（续原作胜，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亿劫已来，未始暂辍也。得其生者，合于纯阳，升于天而仙；得其死者，沦于至阴，在地而为鬼。鬼物之中，自有优劣强弱，刚柔善恶，与人世无异。玉皇天尊，虑鬼神之肆横害于人也，常命五帝三官，检制部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备。然而季世之民，浇伪者众，淳源既散，妖诈萌生。不忠于君，不孝于亲，违三纲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于六天故气，魔鬼之徒，与历代已来，将败军死，聚结为党，亦戕害生民。驾雨乘风，因衰伺隙，为种种病。中伤极多，亦有不终天年，罹其天枉者。昔于杜阳宫出神咒经，授真人唐平，使其流布，以救于物，民间有之。世人见王翦、白起之名，谓为虚诞。此盖从来将领者，生为兵统，死为鬼帅，有功者迁为阴官。残害者犹居魔属，乘五行败气，为瘵为瘥。然以阳为惮，以神咒服之，自当弭戢矣。今以《神化》、《神咒》二经，复授于子，按而行之，以拯护万民也。”即命待童，披九光之韫，以《神化经》及《三五大斋》之诀，授之于纂，曰：“勉而勤之，阴功克成，真阶可冀也！”言讫，千乘万骑，西北而举，升还上清矣。篡按经品斋科，行于江表，疫毒镇弭，生灵又康。自晋及兹，蒙其福者，不可胜纪焉。（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道士王纂乃金坛人，住在马迹山中。平时好积阴功救助生灵，对待任何动物都很仁义。当时是西晋末年，中原大乱，饥荒遍地瘟疫流行，而且还到处发生了有毒的瘴气，病死了很多人，田野荒十室九空，到处都是病饿而死的尸体。王纂在自己修身的净室写了奏章向天神告急求上天救助人世的灾民，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到了第三天夜里，突然有一道耀眼的光辉把家中全都照亮了，接着吹来了阵阵祥瑞的风，空中彩云翻卷，不一会儿，伴着阵阵仙乐传来浓郁的香气，有三千多穿着银铠甲手持兵器的武士来到院中排列着好像在迎候什么贵人。接着一队仪仗来了，镶着珠穗的旗帜；缀着宝石的旗幡；还有绣着彩虹图案的旌旗和符节，以及两面大红旗两面锦绣旗在前面引导开路，镶羽毛的大旗在最前，符节在最后。还有四位仙童举着花捧着香，两个侍女捧着小桌，地上铺着彩色的地毯，堂前立着巨大的屏风，龙虎将军和二十多个侍卫的军官立在屏风两边，好像等着护卫谁。接着又有穿金色铠甲的大将军二十六个，神仙五十人，站在龙虎二将军的外侧，站班排列完毕，院里十分肃穆。不一会儿，从北传来震天的鼓乐声，云中散发出五彩奇光，光彩眩目。这时一个腰佩宝剑手持笏版的神来到王纂面前说：“太上道君到了！”于是镶着百种宝石的大座从空中降下来，太上道君由两位真人两位天帝陪着。太上道君盘腿坐在五色莲花上，两位真人两位天帝侍立在他两旁。王纂赶快迎上去参见，跪伏在地上。太上道君说：“你体恤百姓疾苦，写了奏章上达天界，奏章中字字血泪，感动了上苍。由于土地神的建议，我才亲自来见一见你。”王纂又赶快伏在地上拜谢太上道君的降临。道君说：“一阴一阳相生相克才化育出世间万物，这里面全靠着木、金、土、水、火这五行在起作用。五行之间各有长处也各有兴盛和衰落，新陈代谢，推移变迁一刻也不休止，所以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延续下去。经过了亿万个劫数，万物的生长始终没有停止过。凡是长生的，都是由于合乎纯阳之气数，才会升天成仙。凡是死了的都沉沦到阴界，在地下作鬼。就是在鬼物中也有好坏强弱、刚柔善恶的不同，和人世完全一样。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由于担心鬼神往往肆意伤害人类，常常派五帝三宫巡视检查鬼神的行为，制定了很完备的刑律规章来约束鬼神。然而在人世上生逢末世的人中，心术不正的人很多，忠厚善良的古风被败坏，萌生了奸诈和妖邪。这些人对君王不忠，对双亲不孝，违背了三纲五常的古训，自己作孽找死。自从黄帝、白帝、赤帝、苍帝、黑帝、天皇大帝这六天帝主宰宇宙以来，魔妖鬼怪就同时产生了。他们纠集了历代战败战死的将军士兵的鬼魂，驾雨乘风，在人世上横行。尤其是赶上世风衰落时，他们就制造瘟疫疾病，伤害黎民。也有很多人不能终其天年中途夭亡的。从前我在杜阳宫曾把《神咒经》传授给得道的真人唐平，让他救助苍生，这部经也曾流传到民间。世间人听说秦将白起、王翦死后还显灵救人，认为是瞎说。其实向来那些活着当统帅的人死后在阴间也是鬼帅，他们中间有功的，在阴间也能升官。那些残害百姓的败将鬼魂就属于妖魔一类了，他们乘着阴阳五行中的败气制造各种大小疾病。然而他们毕竟害怕阳气，只要用神咒制服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兴妖作怪了。现在我把《神化》、《神咒》两卷经授给你，你按照经文去做，就可以拯救万民了。”太上道君当即命令侍童把闪耀着九彩光芒的《神化经》和《三王大斋》的秘诀授给了王纂，并对他说：“继续勤奋地修炼，不断积累阴功，你大有成仙的希望！”说完后，只见千乘万骑又腾空而起升入西北云天回天界去了。王纂按照经文上的要求斋戒净身，然后按照经符在荆州、扬州等江南一带给百姓救治，瘟疫很快被镇服消失，百姓恢复了健康。从晋朝以来，受到那两卷仙经保佑的人不计其数，这些就不一一记述了。

真白先生

真白先生陶君，讳弘景，字通明，吴荆州牧浚七世孙，丹阳人也。母初娠，梦青龙出怀，并二天人降，手执香炉。觉语左右，言当孕男子，非凡人，多恐无后。及生，标异，幼而聪识，长而博达，因读《神仙传》，有乘云驭龙之志。年十七，与江斅、褚炫、刘俊，为宋朝“升明四友”。仕齐，历诸王侍读。年二十余，稍服食，后就兴世观主孙先生咨禀经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转（转原作传，据《云笈七签》一○七《李渤贞白先生传》改）奉朝请，乃拜表解职。答诏优叹，赐与甚厚。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咸云：宋齐已来，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遂登岩告静，自称“华阳稳居”，书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帝（帝原作年，据《云笈七签》改）时，议欲迎往蒋山，恳辞得止。然敕命饷赉，恒为繁极。乃造三层楼栖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宾于下，令一小竖传度而已。潜光隐耀，内修秘密，深诚所诣。远属灵人，可谓感而遂通矣。身长七尺八寸，为性圆通谦谨，心如明镜，遇物便了。深慕张良之为人，率性轻虚，飘飘然颇有云间兴。其所通者，皆得于心，非傍识所能及。长于诠正谬伪。地理历算，文不空发，成即为体。造浑天仪，转之，与天相会。其撰真诰隐诀，注老子等书，二百余卷。至永元（元原作平，据明抄本改）三年，深藏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议国号未定，先生乃引诸谶记，定梁应运之符。又择交禅日，灵验昭著。敕使入山，宣旨酬谢。帝既早与之交游，自此后动静必报。先生既得秘旨妙诀，以为神丹可成，恒苦无药，帝给之。又手敕咨迓，先生因画二牛：一散放于水间；一著金笼，一人执绳，以杖驱之。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效曳尾龟，岂可致邪。”其时每有大事，无不已前陈奏，时人谓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献二刀，一名“善胜”，一名“成胜”，为佳宝。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渐悟之，后诣张天师道裕，建立玄坛三百所，皆先生之资也。梁（梁下原有武字，按《金楼子》乃元帝所撰，据《云笈七签》删）帝《金楼子》云：“予于隐士重陶真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于义理，精博无穷，亦一时名士也。”先生尝作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谭空。不信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其时人皆谈空理，不习武事，侯景之难，亦如所言。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岁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时年八十一，颜色不变，屈伸如常，室中香气，积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于雷平山，同轩辕之葬衣冠，如子乔之藏剑舄，比于兹日，可得符焉。诏追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仍敕舍人监护。马枢《得道传》云：“受蓬莱都水监，弟子数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远知、陆逸冲、桓清远，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宝元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保，梁郡（许刻本郡作邵）陵王萧纶为碑铭焉。（出《神仙感遇传》，明抄本作出《神仙拾遗》）

【译文】

陶弘景，字通明，道号真白先生，是吴地荆州牧陶浚的七世孙，丹阳人。他的母亲刚怀上他，就梦见一条青龙在她的怀中，同时有两个神仙从天而降，手里拿着香炉。他母亲睡醒后对旁边的人说怀的一定是个男孩，但不会是凡人，恐怕还是等于没有后代。孩子生下以后，果然和平常人不同，自小就特别聪明，长大后博学多闻，因为读了《神仙传》而萌生了乘龙驾云的志向。先生十七岁时，和江斅、褚炫、刘俊，并称为南朝宋国的“升明四友”。真白先生一开始在齐地做官，给几位王侯当过侍读。二十多岁时，开始服食仙药，后来在兴世观的观主孙先生门下学习道经和法术，研究道学的奥秘，达到了洞察人间一切大小事物的程度，后来先生就上表请求辞去官职。皇帝很惋惜，给了他很多的赏赐准许了他的请求。真白先生辞官返乡，临上路时，三公大臣们在征虏亭为他送行，宴会很丰盛，都说南朝宋、齐以来，从没见君主给臣下这样的赏赐礼遇。真白先生进入茅山修道，又得到了杨主、许迈的真经。于是他登上山峰与人世隔绝，自称“华阳稳居”，写信著书也用“华阳隐居”为代名。到南朝宋明帝时，朝里的人们共同商量打算迎他到蒋山，真白先生再三辞谢才算作罢。但是皇室给他的俸禄和赏赐比以前更丰厚了。于是给他在茅山中建了一座三层楼，真白先生住在上层，中层住弟子，下层会宾客，派了一名小僮给他当传达事情的仆人。从此真白先生更加深居简出，收敛了自己一切外在的神采，专门修炼心性。他修道的一份诚心始终寄托给天上的神灵，上天的神人果然也很赞赏他的坚定志向，真可谓人神相互通达感应了。真白先生身高七尺八寸，性格谦逊豁达，心为明镜般清净，任何事情一眼都能看透。他羡慕敬佩张良的为人，认为张良也是放达飘逸，看破凡俗，颇有云中神仙的气度。真白先生对道木的精通全靠心领神会，不是靠薄人的学识所能达到的。他尤其擅长注解经典，纠正书中的谬误。对于地理、历法、算学等门类的学问也不只停留在论述上，而是联系实际使之能够应用。他制造出表示宇宙星球运行轨迹的“浑天仪”，运转起来和天体的运传完全符合（按“浑天仪”并非陶宏景发明，此处系附会）。他撰写的有关道学研究和修道秘诀的著作，以及注解《老子》的书共有二百多卷。到了永元（南朝齐东皆侯年号）三年时，更加潜心修炼。后来梁武帝谋取皇位后，和大臣们商讨定国号的事，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真白先生就按照各种卦书推算，建议国号定为“梁”，说这个国号上应天运，一定能使国家昌盛。先生又为梁武帝卜算出登基的日子，也十分吉利灵验。梁武帝即位后，派使臣进山，向先生宣读了感谢他辅佐的圣旨。梁武帝早就和真白先生交往，从即位以后，更是有事必然报知先生，一同商议国家大事。先生早就得到了炼制仙丹的秘方，认为仙丹一定可以炼成，但苦于一时找不到炼丹的金、石等药料。梁武帝就供给他需要的药料，梁武帝有一次写了一封亲笔信请真白先生入朝作官，先生就画了两条牛，一条散放在水间自由自在，另一条戴着黄金笼头被人用绳子牵着，用棍子赶着走。梁武帝看后笑道：“这个人真是什么都能干的好人才，但他硬要学乌龟缩头缩脑，谁也没法子让他出山做官。”尽管真白先生不入朝做官，但朝中的每件大事，他都事先向梁武帝陈奏，帮着出主意，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山中宰相”。梁武帝大同初年，先生献了两口宝刀，一口叫“善胜”，一口叫“成胜”，都很珍贵。梁武帝并不懂道教，先生逐渐启发感悟他，后来梁武帝访问张道裕张天师，建立了道观三百所，这都是先生的意见起了作用。梁武帝曾说过：“隐士中我最看重真白先生，士大夫中我最看重周弘正。周弘正对于治国处世的各种理论也十分精通，也是当代的名士啊！”真白先生曾作过一首诗说：“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信昭阳殿，化作单于宫。”这是先生在告诚当时的官宦大夫们都爱空谈，不注重富国强兵，后来河南王侯景叛变，攻破建康把梁武帝围困在台城最后饿死，这场“侯景之乱”，就验证了真白先生那首诗中的预言。真白先生在梁武帝（中）大同二年（丙辰年）三月十二日癸丑去世，当时八十一岁，死时脸上颜色像活着一样，四肢柔软没有僵硬能屈能伸，室内的香气奸几天不散。三月十四日，在雷平山给他建了衣冠冢（只埋葬他生前的一两件衣物）就像轩辕黄帝埋葬衣冠，子乔埋葬剑和鞋一样，希望在埋葬他的时候，可以看到天上仙人带着符节来接他成仙而去。皇帝下诏，追赐他中散大夫的官职，还追赐他“贞白先生”的庙号，并派人监办他的丧礼。马枢在《得道传》里说，真白先生成仙后被天界任命为蓬莱仙洲的都水监，有好几百弟子。弟子中有些是得道的如王远之、陆逸冲、桓清远等人，都继承了真白先生的高尚的道德节操。唐代天宝元年，唐玄宗追赐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和太子太保，梁郡陵王肖纶为他的墓碑撰写了墓志铭。

桓闿

桓闿者，不知何许人也，事华阳陶先生，为执役之士，辛勤十余年。性常谨默沉静，奉役之外，无所营为。一旦，有二青童白鹤，自空而下，集隐居庭中。隐居欣然临轩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隐居默然，心计门人无姓恒者，命求之，乃执役桓君耳。问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积年，亲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将升天，陶君欲师之，桓固执谦卑，不获请。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过，而淹延在世乎？愿为访之，他日相告。”于是桓君服天衣，驾白鹤，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子阴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辈为药，功虽及人，而害于物命。以此一纪之后，当解形去世，署蓬莱都水监耳。”言讫乃去。陶君复以草木之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其过焉。”后果解形得道。（出《神仙感遇传》、明抄本作出《神仙拾遗》）

【译文】

桓闿，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拜华阳陶先生为师，担当一些杂务活儿，默默无闻地干了十几年。他性格十分沉静谨慎，干完了活儿，就什么也不干了。有一天，有两个青童骑着白鹤从天而降，落到了陶先生的院子里。陶先生非常高兴地到门口迎接，但是骑鹤青童却说：“太上老君命我们来见桓先生。”陶先生一时说不出话来，心里暗想自己的门人中也没有一个姓桓的呀，就让左右找一找，结果还真找到了，原来是在他家干杂活的桓闿。于是就问他是修的什么道达到了这个程度，桓君说：“我修的默默养性的道，已经好几年，而且我亲自到天界朝见太帝也有九年了，所以神仙今天才会来召我升天。”陶先生一听，就马上向桓君拜师，桓君赶快拒绝，说怎么能担当得起。陶先生说：“我信道教，并认真修道，说得上是很勤奋的。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罪过才不让我得道成仙，而让我留在人间呢？请你替我在天界查访一下，回头告诉我。”于是桓君穿上天仙的衣服，骑着一只白鹤升了天。三天后，他秘密地降临到陶先生的屋里对他说：“你积累的阴功已经很卓著了，但是你所著的本草药方中，把虻虫、水蛭等昆虫当成药物，这样的药虽然对人类有益，但你犯了杀生害命的罪。从现在起，十二年之后，你将脱离你的肉体去世，到蓬莱仙岛去任水监。”说罢就走了。后来陶君以草药代替了昆虫，又写了别行本草三卷来赎罪。以后他果然脱离肉体得道成仙。

兰公

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有至人兰公。家族百余口，精专孝行，感动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兰公之舍，自称孝悌王。云居日中为仙王，月中为明王，斗中为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且其三才肇分，始于三气，三气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太圣真王治化也；太清者，玄道流行，虚无自然，玉皇所治也。吾于上清已下，托化人间，示陈孝悌之教。后晋代尝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因付兰公至道秘旨。于是兰公获斯妙诀，颖悟真机，默辨往由，顾知前事。因与里人共出郊野，忽睹古冢三所，乃云：“此是吾三仙解化之坟，请民报官，令移冢旁之路，勿令人物践蹋。”吏乃讯于兰公，此言以何验实。公曰：“第一冢者，昔有真人骸骨，今乃已得复形，是为地仙，长生久视。第二冢见有仙衣一对，道经一函，复有一人，方如醉卧，发之良久，乃能话谈，此以太阴炼形，绵养真气耳。第三冢有玉液丹，服之，白日便当冲翥。”于时官吏与兰公对开三冢，其所明验，一一并同。兰公乃诣冢间，躬取仙衣挂体，又取金丹服之，招邀卧冢二真人，同共耸身而轻举。官吏悔谢，虔恳拜陈，启问兰公，何时下降。公曰：“我自此，每十日一至于斯，更逾数年，百日一降，施行孝道，宜准玄科，接济樊笼，符臻至道。”自尔，吴都十五童子，丹阳三岁灵孩，泊于兰公，并是仙之化现也。所传孝道之秘法，别有宝经一帙，金丹一合，铜符铁券，得之者唯高明大使许真君焉。（出《十二真君传》）

【译文】

山东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有一位贤人兰公。他的家族有一百多口，但兰公以他特别孝顺的品行感动了天界，天界派了一位斗中真人降临到兰公家，自称“孝悌王”。他说：“住在太阳中的叫仙王，住在月亮中的叫明王，住在斗中的叫孝悌王。因为孝行可以感动上天，日月都为孝顺的人大放光明，孝行在地上传扬，可以使万物滋生。孝行在民间发扬光大，天下就可以大治，王道就可以得到施行。而且天、地、人这“三才”的划分是根据玄气、元气、始气这“三气”，而三气就是清微天、禹宇天、大赤天这“玉清三天”。玉清境，是元始太圣真王所治理管辖的仙境，而“太清三天”，则是虚无自然，玄道流行，由玉皇大帝治理的境界。我从上清仙界降临到人间，就是为了宣传和张扬孝悌之道。后来，晋代曾有一位得道的真仙许逊，由于传扬了我的孝悌之道，成为众仙的首座。”于是，斗中真人向兰公传授了道术的秘诀宗旨。兰公得了修道的秘诀，悟到了天机，能够重见过去往事，预知未来吉凶。有一次兰公和乡中的朋友们一起到野外，忽然看见三座古坟，兰公就说：“这就是三仙解脱肉体达到成仙的坟，请各位报告官府，把这三座坟旁的道路挪走，以免被人们践踏。”官府的人来问兰公，用什么来验证。兰公说：“第一座坟里，过去曾埋着一位真人的尸骨，现在真人已成为地仙，得以长生永不衰老。第二座坟里埋着两件仙衣，一部道经，还有一个人好像喝醉后还在沉睡，如果把这人挖出来，过一段他就能说话，这是他在进行太阴炼形，绵养真气。第三座坟中有玉液丹，如果凡人喝下，当时就可以升天成仙。”于是官府的人就当兰公的面打开了三座坟，结果坟内的情形和兰公说的完全符合。兰公就来到坟前，亲手解开仙衣穿在身上，又取了坟中的玉液丹吞服下去，招呼躺在坟里的两位真人，一起耸身升入云天了。官府派来的人十分懊丧，跪在地上虔诚地陪礼，并问兰公什么时候回来。兰公说：“以后我每十天来一次，几年后百日来一次，来施行孝道，指导修道者，接济困苦的人，来发扬道学。”从那时起，吴都十五岁的男孩和丹阳三岁的聪明儿童都常常成为兰公的化身。他所传授的孝道秘法以及一卷宝经、一盒金丹，还有铜符、铁券，只有高明大使许真君得到了。

阮基

阮基者，河内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东北，见一道士坐松树下，神状奇异。基遂舍弓矢，稽首起居已。师命基曰：“可暂往观中眺望。”岩间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观门。台殿严丽，皆饰以金玉；土地清净，皆绀碧琉璃；行树端直，绿叶朱实，清风时起，锵然有声。基于门下观览，心神惶怖。载拜请退。即至师所、师笑曰：“汝不敢进邪？”基曰：“凡夫肉人，不识大道，忽于今日，得睹天堂，情诚喜悦，不能自胜。愿师弘慈，济基沉溺。”师曰：“汝积罪人也，先身微缘，今得遇我。汝命将尽，其奈之何？”基闻，不胜惶悚，叩头千百，求乞生津。师遂令基，舍恶从善，誓弃弓矢，乃授基《智惠上品十戒》，兼为设蔬食。食讫令去。基载拜奉辞，师曰：“汝命绝之时，吾将度汝。”其年冬，基得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言云：初见黄衣使者二人，执文书，引基去，忽至一处，状如台府，至屏门，使者引入。见大厅上有官人隐隐，阶前小吏数十人，皆执簿书，或青或黑。有一吏执黑簿，谓基曰：“汝积罪深厚，应入地狱。”基闻，仓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忆圣师，心中作念：“初别之时，‘言临命绝时，必来度汝’，今日危困，幸垂救济。”须臾，天西北瑞云忽起，云车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阶前，去地丈余而止。乃见圣师在车中坐，冥官见之。皆稽首作礼。圣师曰：“我有弟子在此，故来度之。”乃取经一卷付基，基载拜跪受，题云《太上救苦经》。令基读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听讫。谓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进，后更与汝相见。”言讫，失师所在，唯觉香气氛氲久之。乃见一黄衣使者，引基至家，唯闻家号泣之声，基乃还活。凝坐良久，追忆梦中经，不遗一字。乃慎持念，遂抄录传于世。复辞亲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阮基是河内人。南北朝周武帝建德七年时，阮基因为射熊进了王屋山的东北，看见一个道士坐在松树下，外貌神态很不凡。阮基就扔掉弓箭，向道士跪拜问候。道士让阮基先到他的道观中眺望远处。这时山岩中忽然来了一个童子，领着阮基来到道观的门前。见道观里的楼阁殿堂庄严华丽，都镶着金玉，地面上也铺着碧蓝的琉璃，清净光洁，道旁是成行的树木，树上结着鲜红的果实。阵阵清风吹得树木摇动发出金属的声音。阮基在门前站着，心里很惶然。向童子施了礼就回到了道士那里。道士笑着说：“你是不是没敢进那道观里去呀？”阮基说：“我是个凡夫俗人，不懂得道家的玄奥，今天忽然看见了天堂，万分欣喜，不知所措了。恳望仙师指点迷津，使我这个凡俗之辈能够超度。”道士说：“你是个罪孽深重的人，由于你的前身和我有缘分，才得遇见我。你的阳寿快要到头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阮基听了这话，更加惶恐，不断向道士磕头乞求延长寿命。道士就告诉他只有改恶从善才是出路，让他发誓扔掉弓箭从今以后不再杀生害命，然后授给他《智惠上品十戒》，并给他安排了素食让他吃。吃完后，道士让他回去。阮基再三拜谢，向道士告别，道士说：“你死了以后，我会使你超度的。”这年冬天，阮基得急病突然死亡，但左手有一个指头还是暖的。家里人没有马上葬他，三天后阮基又复活了，过了很久才能说话。据他说，刚死时，看见两个穿黄衣的使者手里握着公文领着他走，来到了一个像官府的地方，使者领他进了门。看见大厅上影影绰绰有位官人，台阶前有好几十个官员，每人手里都拿着个本子，本子有青色的有黑色的。这时有个官员手里拿着黑本子对他说：“你罪孽深重，该入地狱！”他十分恐惧不知该怎么回答，好半天才忽然想起那位仙师。就心里默默祈求说：“我和仙师辞别时，仙师曾说我死后会来超度我，现在我眼看要入地狱了，仙师快来救我啊！”果然不一会儿西北天边涌起祥云，一辆云车从空中慢慢降下来，在大厅阶前离地一丈多悬在那里不动了。只见他遇到的那位仙师在车里坐着，阴曹里的官员们忙向他跪拜行礼。仙师对冥府的官员们说：“我有位弟子在这里，我是来超度他的。”说罢拿了一卷经授给阮基，阮基忙跪下接了过来，见经上题知是《太上救苦经》。仙师让阮基把这卷经念一遍，阮基就念了，那些冥官都恭敬地低着头听。阮基念完经后，仙师说：“你可以走了，不要在这儿停留。以后要刻苦修道，我还会和你相见的。”说完，仙师就突然不见了，只留下很浓重的香气很久不散。这时有一个黄衣使者把阮基领到他家门口，只听见家里一片哭声，阮基就复活了。复活后，坐在那里长时间地回忆梦中得到的那卷经文，竟一字不漏地默写下来了。以后阮基就天天持斋念经，经文也被抄录流传开来。后来阮基辞家出走，进了王屋山修道，不知究竟在什么地方。

卷第十六　神仙十六

杜子春　张老

杜子春

杜子春者，盖周隋间人。

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

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

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

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管，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应。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

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育矣。”子春曰：“吾落拓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

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袝族亲，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惊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

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缝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讫。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

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道士适去，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呵叱之声，震动天地。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长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皆杖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摧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极怒而去。

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蝎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两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取叉置之镬中。”又不应。

因执其妻来，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春终不顾。将军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锉碓，从脚寸寸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

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捉付狱中。”于是镕铜铁杖、碓擣石寿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树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

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劝家。生而多病，针灸药医，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齐，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狎者，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圭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

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见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

道士叹曰：“错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发，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出《续玄怪录》）

【译文】

杜子春是南北朝对北周和隋朝时的人。少年时放浪不羁，没心思积累家业，心志很高，把一切看得很淡，每天纵酒闲游。把家产花光后去投奔亲友，但亲友们都认为他不是个办正事的人，拒绝收留他。当时已是冬天，他衣衫破烂腹中无食，徒步在长安街上游荡，天快黑了，还没吃着饭，徘徊着不知该去哪里。他从东街走到西街，饥寒交迫孤苦无靠，不由得仰天长叹。

这时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他面前，问他为什么叹息，杜子春就说了他的处境和心情，怨恨亲友们对他如此无情无义，越说越愤慨，十分激动。老人问他：“你需要多少钱就能够花用呢？”杜子春说：“我若有三五万钱就可以维持生活了。”老人说：“不够吧，你再多说一些！”“十万。”老人说：“还不够吧！”杜子春就说：“那么，一百万足够了。”老人还说不够。杜子春说：“那就三百万。”老人说：“这还差不多。”老人就从袖子里掏出一串钱说：“今晚先给你这些，明天中午我在西街的波斯府宅等你，你可别来晚了啊。”

第二天中午杜子春如期前往，老人果然给了他三百万钱，没留姓名就走了。杜子春有了这么多钱，就又浪荡起来，自己认为有这么多钱一生也不会受穷了。从此他乘肥马穿轻裘，每天和朋友们狂饮，叫来乐队给他奏乐开心，到花街柳巷鬼混，从来不把以后的生计放在心上。只一二年的工夫就把老人给他的钱挥霍个精光，只好穿着很便宜的衣服，把马换成驴，后来驴也没有只好徒步，转眼间又像他刚到长安时那样，成了个穷光蛋。穷途末路，无可奈何，又仰天长叹起来。

刚一长叹，那位老人就出现在面前，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又弄到这个地步了？真怪。没关系，我还要帮助你，你说吧，要多少钱？”杜子春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开口。老人再三逼问，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赔礼。老人说：“明天中午，你还到从前我约见你的地方去吧。”第二天杜子春很羞愧地去了，老人这次给了他一千万。杜子春没接钱就再三表决心，说这次一定要奋发向上置办家业，今后会成为大富翁，让石崇、猗顿这些古时候的大富翁和他俩相比，都算个小角色。老人就把钱给了他。

钱一到手，杜子春心又变了，又开始挥霍无度花天酒地了。不到一二年间，又是两手空空，比上次还惨。这时，他在长安街上遇到老人的地方又是见到了老人，由于太羞愧，就用手捂上脸躲开了老人。老人却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你能躲到哪里去？这是最笨的办法。”然后又给了他三千万说：“这次你要还不改过自新，你就永远受穷吧！”

杜子春心想，自己放荡挥霍，最后弄得身上一文莫名，亲戚朋友中有的是豪富的人，但谁也不理睬我，唯独这位老人三次给我巨款，我该怎样做才对得起他呢？

想到这里他就对老人说：“我得到你这三次教训，应该能够在人世上自立了。我不但今后要自立，还要周济天下孤儿寡母，以此来挽回我失去的名誉和教化。”我深深感激你老人家对我的恩惠，就是将来我干成一番事业也完全是因为你对我的教诲和资助。”老人说：“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啊！你有了成就以后，明年七月十五中元节时，你在老君庙前那两棵桧树下等我吧。”

杜子春知道孤儿寡母大多流落在淮南，就来到扬州，买了一百顷良田，在城中盖了府宅，在重要的路口建了一百多间房子，遍召孤儿寡母分住在各个府宅里。对于他自己家族里的亲戚，不分近亲和远亲，过去对他有恩的都给以报答，有仇的，也进行了报复。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杜子春按期来到了老君庙前，见那老人正在桧树下吹口哨唱歌。

见到杜子春后，就领他登上华山云台峰。进山四十多里后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一幢高大严整的房舍，看样子不是凡人住的。仙鹤绕屋顶飞翔，彩云在上空缭绕。屋子的正堂中间有一个九尺多的炼丹药的炉子，炉内紫光闪耀，映亮了门窗。有九个玉女环绕着炉子侍立着，炉子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

这时天快黑了，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间的衣服，而是穿着黄道袍戴着黄道冠的仙师了。仙师拿了三个白石丸和一杯酒给了杜子春，让他赶快吃下去。仙师又拿了一张虎皮铺在内屋西墙下，面朝东坐下，告诫杜子春道：“你千万不要出声。这里出现的大神、恶鬼、夜叉或者地狱、猛兽；以及你的亲属们被绑着受刑遭罪，这一切都不是真事。你不论看见什么惨状，都不要动不要说话，安心别害怕，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千万要想着我这些嘱咐！”

仙师去后，杜子春向院里看，院里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大瓮，此外没看到什么。道士刚走，杜子春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叫震天动地，只见满山满谷都是士兵，旌旗飘飘，戈矛闪闪，千乘万骑蜂拥而来。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身高一丈多，他本人和他的马都披着金铠甲，光芒耀眼。大将军的卫士就有几百人，都举着剑张着弓，一直来到屋前，大声呵斥杜子春说：“你是什么人？大将军到了怎么竟不回避！”有些卫士还用剑逼着杜子春问他的姓名，还问他在做什么，他都一声也不吭。见他不出声，卫士们大怒，一声声喊叫着“杀了他！”“射死他！”杜子春仍是不出声，那个大将军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队伍走了。过了片刻，又来了一群群的猛虎毒龙、狮子蝮蛇和毒蝎，争先恐后地扑向杜子春要撕碎他吞食他，有的还在他头顶跳来跳去张牙舞爪，杜子春仍是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这些毒蛇猛兽也都散去了。这时突然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不一会儿又有大火轮燃烧着在他左右滚动，光在身前身后闪耀，亮得眼都睁不开。片刻之间，院子里水深一丈多，空中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像要让山峰崩塌河水倒流，其势不可挡。一眨眼的工夫滚滚的浪涛涌到杜子春的坐位前，他仍是端端正正坐着连眼皮也不眨一下。接着那位大将军又来了，领着一群地狱中的牛头马面和狰狞的厉鬼，将一口装满滚开的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鬼怪们手执长矛和两股铁叉，命令道：“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如果不说，就把你放在锅煮！”杜子春仍不说话。

这时鬼怪们又把他的妻子抓来绑在台阶下，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说：“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她。”杜子春还是不作声。于是鬼怪们鞭打他的妻子，用刀砍她，用箭射她，一会儿烧，一会儿煮，百般折磨惨不忍睹。他妻子苦不堪忍就向杜子春哭号道：“我虽然又丑又笨，配不上你，但我毕竟给你作了十几年妻子了。现在我被鬼抓来这样折磨，我实在受不了啦！我不敢指望你向他们跪伏求情，只希望你说一句话，我就能活命了。人谁能无情，丈夫你就忍心不出声，让我继续受折磨吗？”他妻子边哭边喊又咒又骂，杜子春始终不理不睬。那位大将军也说：“你不说话，我还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你老婆！”说着命令抬来了锉碓，从脚上开始一寸寸地锉他的妻子。妻子哭声越来越高，杜子春还是连看也不看。

大将军说：“这个家伙有妖术，不能让他在世上久呆！”于是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斩了，然后把他的魂魄带着去见阎王。阎王一见杜子春就说：“这不是云台峰的那个妖民吗？给我把他打入地狱里去！”于是杜子春受尽了下油锅、入石磨、进火坑、上刀山所有的地狱酷刑。然而由于他心里牢记着那位仙师的叮嘱，咬着牙都挺过来了，连叫都不叫一声。后来，地狱的鬼卒向阎王报告，说所有的刑罚都给杜子春用完了。阎王说：“这个家伙阴险毒恶，不该让他当男人，下辈子让他做女人！”

于是让杜子春投胎转世到宋州单父县的县丞王劝家。杜子春转世为女子，一生下来就多病，扎针吃药一天没断过，还掉进火里摔到床下，受了无数的苦，但杜子春始终不出声。转眼间杜子春长成了一个容貌绝代的女子，但就是不说话，县丞王劝的全家认为她是个哑女。有些人对她百般调戏侮辱，杜子春总是一声不吭。县丞的同乡有个考中了进士的人叫卢生，听说县丞的女儿容貌很美，就很倾慕，就求媒人去县丞家提媒。县丞家借口是哑女，把媒人推辞了。卢生说：“妻子只要贤惠就好，不会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好给那些长舌妇作个榜样。”县丞就答应了婚事。卢生按照规矩施行了六礼，和杜子春办了婚事。两个人过了几年，感情非常好，生了一个男孩，男孩已经两岁了，十分聪明。卢生抱着孩子和她说话，她不吭声，想尽办法逗她也不说话。卢生大怒说：“古时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他，始终不笑，但后来妻子看见贾大夫射了山鸡，也就对他无憾了。我虽然地位不如贾大夫，但我的才学比会射山鸡不强百倍吗？可是你却不屑于跟我说话！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还要她的儿子做什么！”说着就抓起男孩的两腿扔了出去，孩子的头摔在石头上，顿时脑浆迸裂，鲜血溅出好几步远。

杜子春爱子心切，一时间忘了仙师的嘱咐，不觉失声喊道：“啊呀！……”声还没落，发现他自己又坐在云台峰的那间道观中，他的仙师也在面前。这时是黎明时分，突然紫色的火焰窜上了屋梁，转眼间烈火熊熊，把屋子烧毁了。仙师说：“你这个穷酸小子，可把我坑苦了！”就提着杜子春的头发扔进水瓮里，火立刻就灭了。仙师说：“在你的心里，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只有爱你还没忘记。卢生摔你孩子时你若不出声，我的仙丹就能炼成，你也就能成为上仙了。可叹啊，仙才真是太难得了！我的仙丹可以再炼，但你却还得回到人间去，以后继续勤奋地修道吧！”说完给他向远方指了路让他回去。临走时，他登上烧毁的房基，看见那炼丹炉已坏了，当中有个铁柱子，有手臂那么粗，好几尺长，那仙师正脱了衣服，用刀子削那铁柱子。杜子春回到家后，非常悔恨他当初忘了对仙师发的誓，想回去找到仙师为他效力以补偿自己的过失。他来到云台峰，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来了。

张老

张老者，扬州六合县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掾秩满而来。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访良婿。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媪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媪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媪大骂而去。

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媪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媪何无别之甚耶？”媪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今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媪出，以告张老。乃曰：“诺。”

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焉。张老既娶韦氏，园业不废，负秽钁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爨濯，了无怍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君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张老。酒酣，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曙，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

后数年，恕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其男义方访之。到天坛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家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连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廖亮耳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莫测。俄而及门，门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厅中。铺陈之华，目所未睹，异香氤氲，遍满崖谷。忽闻珠珮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此。”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

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而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娱？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一青衣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入，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叙寒暄，问尊长而已，意甚鲁莽。有顷进馔，精美芳馨，不可名状。食讫，馆韦于内厅。明日方曙，张老与韦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长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

俄而五云起于庭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十数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犹隐隐闻音乐之声。韦君在后，小青衣供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篁之音，倏忽复到。及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

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亦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帏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南寻之。到即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悲思浩然而归。举家以为仙俗路殊，无相见期。又寻王老，亦去矣。后数年，义方偶游扬州，闲行北邸（邸原作邙，据明抄本改）前，忽见张家昆仑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昆仑当入报。”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出《续玄怪录》）

【译文】

张老，是江苏扬州六合县的一个种菜园子的老头。他有个邻居叫韦怒，梁武帝天监年间在扬州当曹掾，任满后回到六合县。韦恕的大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了，召集来了乡里的媒婆，请她们给女儿选个好女婿。种园子的张老听说后非常高兴，就跑到韦恕家门口等媒人。媒婆走出韦家门以后，张老就把她请到自己家里好酒好菜盛情招待。饮酒半醉时，张老就对媒婆说：“我听说韦恕家有女儿要出嫁请你找良婿，有这事吗？”媒婆说有这事。张老说：“我虽然年老体衰了，但我种菜园子还能够保证丰衣足食。请你替我到韦家作作媒，如果能办成，我会重谢你的。”媒婆听后，把张老臭骂了一顿愤愤而去。

过了两天，张老又约请媒婆，媒婆嘲笑说：“你这个老家伙怎么这样不自量？哪有当过官的人家的女子愿意嫁给一个种菜园的老头子的？韦家是穷了点儿，但一些做官人家上门求婚的却不在少数，我看哪个都比你强得多。我怎么能为你的一杯酒而到韦家去找挨骂呢？”张老仍坚持求媒婆说：“求你勉强替我到韦家提一提吧，他们不同意我的求婚，我也就认命了。”

媒婆经不住张老苦求，冒着挨骂就去韦家提了，韦恕一听果然大怒说：“你这个媒婆看我穷就敢这样小看我吗？我们韦家从来没有过这种事！那种园子的老东西竟敢动这种念头，太不自量了！那老头我不屑于去骂他，可是你难道就不会掂一掂这事的分量吗？！”媒婆赶忙赔罪说：“这事的确不像话，但我实在是架不住张老苦求逼得我没法子，才不得不来传达他的意思。”韦恕怒冲冲地说：“好吧，你替我转告那老家伙，如果他一天之内给我送来五百千钱，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媒婆就告诉了张老。

张老说：“行。”不一会儿，就用车拉着钱来到韦家。韦恕的族人们大惊说：“五百千钱的话是句玩笑，都以为他是个种菜的老头，根本不会有这么多钱。现在他这么快就把钱送来了，该怎么办呢？”就让人偷偷问女儿，女儿竟同意了，并说：“这可能是上天安排的。”韦恕只好把女儿嫁给了张老。

张老娶了韦氏后，继续种菜园，挑粪锄草，每天卖菜。韦氏天天做饭洗衣，一点也不怕别人笑话，亲戚们虽然讨厌她疏远她，她仍然一如既往。过了几年，韦氏家族内外的一些有识之士责备韦恕说：“你们家虽然穷，但乡里有的是贫家子弟，何必把女儿嫁给一个种菜的老头子呢？既然你把女儿嫁出去不要了，不如干脆让她到远处去呢？”

过了几天，韦恕备了酒饭把女儿和张老叫到家里，在喝到半醉时，韦恕微透露想让他们搬到远处去的意思。张老听后站起来说：“我们婚后没有马上到远处，是怕你想念。现在既然讨厌我们，我们就搬走吧，这没有什么困难。我在王屋山（在山西）的山下有个小庄园，明天我们就回到那儿去。”

第二天黎明时，张老到韦恕家辞行，并对韦恕说：“以后如果想念你女儿，可以让大哥到天坛山南找我们。”然后让韦氏戴上竹笠骑上驴子，张老拄着拐杖赶着驴一同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消息。过了几年，韦恕十分想念女儿，以为她跟着张老在山里过苦日子，一定会弄得蓬头垢面，再见面怕都认不出来了，就让他的儿子韦义方去找。韦义方来到天坛山南，正好遇见一个昆仑奴在赶着黄牛耕田，就问道：“这里有一个张老家的庄园吗？”那昆仑奴立刻扔下鞭子跪拜说：“大少爷怎么这么久不来啊？庄园离这很近，我给您带路。”说罢领着韦义方往东走。

一开始上了一座山，山下有河，过了河经过了连绵不断的十几个庄园，景色渐渐变了，和人间大不相同。然后又下了一座山，在山下的河北岸下有一座大红门的府宅，宅中楼阁林立，花木繁茂，彩云缭绕，有很多凤凰、仙鹤和孔雀在楼阁间飞翔，从里面传出动听的歌声和音乐。昆仑奴指着府宅说：“这就是张家庄园。”韦义方又惊又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儿来到府宅门前，门上有个穿紫袍的官只领着韦义方进了一个大厅。大厅里陈设十分华丽，韦义方从来没见过，阵阵特殊的香味飘满了山谷。忽然听到女子走路时珠珮摇动的声音，两个穿青衣的女子走来说：“大少爷到了！”接着又有十几个穿青衣的美貌女子一对对地走出来，好像在引导什么贵人。然后就看见一个人戴着远游冠，穿着大红官袍，脚穿红靴子，慢慢走出门来。一个青衣女子领着韦义方上前拜见。韦义方见这人容貌十分英俊，仪表堂堂，再仔细一看，竟是张老。

张老对韦义方说：“人世间辛苦劳累，如在水火之中，没有一刻消闲，再加上总被忧愁烦恼所纠缠，就更没有太平的时候了。大哥你长期在人世客居，又有什么乐趣呢？你的妹妹正在梳头，马上就来拜见你。”张老让韦义方稍坐片刻。

不一会儿，一个青衣女子来报告说娘子已梳完头了，就把韦义方领到了后厅。韦义方见妹妹的屋子是以沉香木做房梁，用玳瑁做门，碧玉做窗，珍珠做帘，门前台阶也是又凉又滑的绿色石头铺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再看妹妹的服饰十分华贵，世上从未见过。韦义方见到妹妹后，互相问候了几句，又问问家里长辈的安康，觉得挺有隔膜。不一会儿摆上酒宴，美味佳肴精美芳香，好得没法形容。

饭后，请韦义方到内厅歇息。第二天天刚亮时，张老来看韦义方，和他共坐闲谈，忽然有一个侍女走来，附在张老耳边说了几句话。张老笑道：“我府里有客，怎么能晚回来呢？”转身对韦义方说：“我的妹妹想去蓬莱仙山游玩，你妹妹也该去，天不黑就会回来的。大哥你可以在这里休息。”张老向韦义方作了个揖，就走到里面去了。

片刻间五色彩云弥漫在庭院里，鸾凤飞翔，音乐阵阵，张老和妻子韦氏各自乘着一只凤，还有十几个骑仙鹤的随从，渐渐升空向东飞去，已经看不见了，还隐隐约约听到音乐声。韦义方在后厅住着，小侍女照顾得很周到。

等到傍晚时，听到远处有音乐声，转眼间张老和妻子已回到前厅，两人一同见过韦义方后说：“把你一个人留在府里，一定觉得寂寞吧？然而这里是神仙的府第，世间的俗人是不能来的。虽然大哥你命中该到这儿来一次，但也不能久留，明天你就该辞别了。”第二天，张老的妻子来和哥哥告别，再三请哥哥回家后替她问候父母。张老对韦义方说：“人世遥远，我也来不及写信了，请你捎回去二十镒（二十两为一镒）金子吧。”又给了韦义方一个旧草帽说：“大哥今后如果缺钱用，可以到扬州北城卖药的王老家府上去取一千万钱，这个旧草帽就是凭证。”于是双方告别，张老又让昆仑奴送出山来。

送到天坛后，昆仑奴挥手告别回去了。韦义方自己背着金子回到家后，家人十分惊讶，有的说张老是神仙，有的说他是妖魔，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五六年后，带回的金子用光了，就打算到卖药的王老那儿去取钱，但又怀疑当初张老骗他，取那么多钱，连个字据都没有，一顶旧草帽怎么能作为凭据呢？后来家里太困难了，家里人就逼着韦义方去王老那儿试试，说就是取不来钱也没有损失什么。

韦义方就去了扬州，到了北城的馆舍，见王老正在街上卖药。韦义方上前说：“老人家贵姓？”回答说姓王。韦义方说：“张老让我来取一千万钱，他说把这个草帽给你就行。”王老说：“钱倒是有，不知帽子对不对头？”韦义方说：“您老人家可以验一验草帽，难道你还不认识它吗？”王老没说话。这时有一个少女掀开青布帘走出来说：“张老有一次到这里来，让我给他缝帽子，当时没有黑线，就用红线缝上了。线的颜色和缝的针脚，我都能认出来。”说完把草帽拿过来看，果然是张老的草帽，于是给了钱。

韦义方把钱用车拉回家，全家这才相信张老真是神仙。后来韦家人又想念女儿，打发韦义方又到天坛山南去找。韦义方到了以后，只见千山万水，再也找不到他走过的路。碰见打柴的人，韦义方打听，也不知道张老的庄园，韦义方心里又难受又思念，只好回来了。

又去找王老，王老也不在了。几年后，韦义方偶然到扬州去，在北城馆舍一带闲逛，忽然遇见了张老家的昆仑奴。昆仑奴迎上前来说：“大少爷家这些年还好吗？我家娘子虽然不能回去，但就像她天天在娘家侍奉父母一样，家里的大事小情她都一清二楚。”说着从怀里掏出十斤金子交给韦义方说：“娘子让我把这金子送给您。我家主人（指张老）现在正和王老在这个酒馆里喝酒，请大少爷稍坐片刻，我进去禀报。”韦义方坐在酒店外的酒旗下，一直等到天黑也不见张老出来，就进酒馆里去找，只见酒客满座，却根本没有张老和王老，也不见昆仑奴。韦义方拿出金子来看，金子倒是真的，又惊讶又感叹地回家了。昆仑奴送来的金子又供韦家用了好几年。后来，就一直也没找到张老在什么地方。

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

裴谌　卢李二生　薛肇

裴谌

裴谌、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

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

辛勤采练，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谓谌曰：“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茅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岂非凯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纵不能憩三山，饮瑶池，骖龙衣霞，歌鸾舞凤，与仙官为侣，且腰金拖紫，图形凌烟，厕卿大夫之间，何如哉！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

谌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

敬伯遂归，谌留之不得。时唐贞观初，以旧籍调授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朏妻之以女，数年间，迁大理廷评，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舟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父敢突过。试视之，乃谌也，遂令追之。因请维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掷名宦，而无成到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长，尚秉烛游，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淮南疑狱，今谳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宦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

谌曰：“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吓也。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须者，吾当给尔，子何以赠我？吾与山中之友，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倏然而去。

敬伯到广陵十余日，事少闲，思谌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试问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笼，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

既而稍闻剑佩之声，二青衣出曰：“裴朗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乃谌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宦，久食腥膻，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

窗户栋梁，饰以异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馔，目所未窥。既而日将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坐。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以乐之。顾伶家女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小黄头唯唯而去。

诸妓调碧玉筝，调未谐，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而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阶下，一青衣捧玳瑁筝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妓奏之曲，赵皆不能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之，以呈其曲。其歌虽非云韶九奏之乐，而清亮宛转，酬献极欢。

天将曙，裴召前黄头曰：“送赵夫人。”且谓曰：“此堂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会，诚再难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复往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

斐谓敬伯曰：“评公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郡将乎，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遐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拜谢而去。复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

及京奏事毕，将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礼，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继后事，岂苟而已哉。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徵，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此盖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得裴言，遂不复责。吁，神仙之变化，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蜃，人为虎，腐草为萤，蜣螂为蝉，鲲为鹏，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出《续玄怪录》）

【译文】

裴谌、王敬伯、李芳三个人结为超脱世俗的好友。

隋炀帝大业年间，三个朋友一齐进白鹿山学道。他们认为用铜炼金用汞炼银的方术一定能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一定能求着。至于腾云驾雾，羽化成仙的功夫，只要苦修苦炼，也是早晚能成功的。

然而，他们经过十几年的修炼内功，采集仙药，历尽了辛苦艰难，手、脚都磨起了老茧，却仍然什么也没得到。

后来梁芳死了，王敬伯对裴谌说：“咱们背井离乡，抛弃了世间豪华富贵的生活进了这深山老林，听不见美妙的音乐，吃不到美味的佳饮，看不到美丽的女色。离开华美的府第住进茅屋，以享乐为耻，自甘寂寞过着如此清苦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得了道，成了仙，有朝一日能骑鹤驾云到蓬莱仙宫去过上神仙的日子。就算成不了仙，也希望能长生不老与天地同寿。然而如今仙境渺渺不知在哪里，长生也没什么指望，我们如果继续在这里苦熬，只能死在山中了。我打算立刻出山去重新过豪华的生活，乘肥马穿轻裘，欣赏音乐亲近美女。游遍京城胜地，玩够了再去追求功名宦位，以求在世间显身扬名。纵然不能饮宴于天宫瑶池，不能乘着天马神龙听凤歌看鸾舞，不能日日与神仙为伴，但是在人世上身居高官，身穿紫袍腰系金带，每天和高官显贵在一起，还能使自己的图像挂在天子为功臣特建的，‘凌烟阁’上，该多么荣耀。咱们为什么不回去呢？何必白白死在这空山里！”

裴谌说：“我早已看破人间的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大梦初醒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到梦境中去呢？”

王敬伯任凭裴谌怎样挽留也不听，一个人出了山。

当时是唐太宗真观初年，王敬伯不但恢复了原任的官职，而且在旧职的级别上被新任为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不到几年他就升任为大理寺的廷评，穿上了红袍。

有一次他奉命出使淮南，坐船走到高邮，当时他的船队仪仗森严，威风十足，江上的民船都躲着不敢走。这时天下着小雨，忽然有一只小渔舟出现在官家船队前面，船上是一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渔夫。划着桨很快地驶过船队，像一阵疾风。王敬伯心里很不高兴，心想我是朝里派出的使臣，谁都对我敬畏回避，怎么这个渔夫敢为此放肆？仔细一看。那渔夫意是当年和他一起在山中修道的裴谌。

于是赶快派船追上去。把裴谌追到后，王敬伯命手下人把裴谌的渔船连在自己大船的后面，请裴谌上了大船，进舱坐下，握着裴谌的手说：“老兄当初坚持不和我一起出山，抛开了世上的功名利禄，一意修道，但到如今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不还是个江上的渔夫吗？所以我看修道的事如同捕风捉影，太坑人了。古人尚懂得人生苦短抓紧享乐，甚至点着灯烛不让夜晚虚度，何况青春年少白白扔掉岁月呢？我出山后才几年就做到了廷尉评事，由于我办案公正受到朝廷赞赏，天子特赐我穿红袍系金腰带。最近淮南有一件疑案一直定不了案，案情上报到大理寺，皇上命令派一个干练的官员到淮南复审疑案，我被选中，所以才有这次淮南之行。我现在虽然还算不上飞黄腾达，但比起山中的老翁还是要强得多吧。裴兄你却仍像从前那样甘心在山中埋没了自己，我真是不能理解啊！不知裴兄需要什么东西，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裴谌说：“我虽是个山中的平民，但早把心寄托于闲云野鹤，我怎么会像《庄子》中说得那样。让只腐烂的死鼠引起我的兴趣呢？我像鱼一样在江里游，你像鸟一样在天上飞，各有各的乐趣，你何必向我炫耀你那些浮名微利呢？人世间需要的东西我都非常充足，你能送我什么呢？我和山里的朋友一同到广陵卖药，也有个歇脚的地方。在青园楼的东边，有一个几里宽的樱桃园，园北有个行车的门，那就是我家。你公余之后如果有空，可以到那里找我。”裴谌说完，就潇洒地离去了。

王敬伯到广陵十几天后，空闲时想起了裴谌的话。就去找裴谌，找到了樱桃园，果然有个车门，一打听，果然是裴家。门上领王敬伯往里去。起初周围挺荒凉，越走景色越好。走了几百步后，又近了一个大门，门内楼阁重重，花草繁茂，好像不是凡人住的地方。雾气笼罩，景色无比秀丽，无法形容，阵阵香风袭人，令人神清气爽，飘飘然好像身在云中。

王敬伯此时的心情也大大转变了，觉得做官为宦实在没什么意思，自己的肉体像只死老鼠一样卑贱，看他那些同僚也像蚂蚁一样卑微了。不一会儿，听见轻微的佩剑撞击的声音，两个青衣女子出来说：“裴郎来了。”

只见一个仪表堂堂衣冠华贵的人来到面前，王敬伯赶快下拜，抬头一看，竟是裴谌。

裴谌安慰王敬伯说：“你长期在人间做官，久吃腥膻的鱼肉，心中尽是贪欲私心，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使你步履艰难哪。”裴谌把王敬伯请到客厅，只见门窗屋梁都装饰着奇珍异宝，屏风帐幕都画着仙鹤。

不一会儿，四个青衣女子捧着碧玉的盘子进来，其中的器皿光彩照人，不是人间有的东西，摆上来的美酒佳肴也从来没吃过。天快黑时，裴谌请王敬伯入席，在室内点起了放射多种彩色的灯，照得室中光彩迷离。又叫来了二十个奏乐的女子，一个个都是绝代佳丽，列坐在王敬伯面前。

裴谌告诉管家说：“王敬伯是我山中的朋友，由于修道的意志不坚，扔下我下了山，离别十年了，他才做到廷尉，他的心已经完全归于凡俗了，所以就叫世间的妓女来让他取乐吧。我看花街柳巷的那些女子也太差了，你不妨在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给他找一个女子来。如果近处没有美貌的，在五千里之内为他请一个也行。”

管家答应着出去了。那些奏乐女子就给碧玉筝调弦，弦还没调好。管家已经领了一个女子进来，向裴谌下拜。裴谌说：“快拜见王评事。”王敬伯也连忙向那女子还礼。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赵氏。

王敬伯大吃一惊，但没敢说什么，他妻子也很惊恐，不断地看他。裴谌让赵氏坐在玉石台阶下，一名侍女捧着玳瑁镶嵌的筝给了她。赵氏平时就很会弹筝，裴谌就让她和那些女子一起合奏以助酒兴。王敬伯趁裴谌不注意，从盘子里拿了一枚深色的红李子扔给妻子赵氏，赵氏看了看，把李子偷放在衣带里。那些女子演奏的曲子赵氏跟不上，裴谌就叫她们随着赵氏演奏，并常常让其余的女子停下演奏以显出赵氏的独奏。歌曲和音乐虽然不像《云门大卷》和《韶乐》这些古代名曲那样演奏后能引来凤凰，但旋律十分清亮，宛转动听，宾主敬酒酬答十分快活。

到天快亮时，裴谌召来管家让他送赵氏回去。并说：“这个厅堂是九天画堂，凡人是不能进的。但我过去和王敬伯是修道时的朋友，可怜他为世上的荣华迷了心窍，自己甘心赴汤蹈火，聪明反被聪明误，工于心计反害了自己，从此将在生生死死的苦海中沉浮，看不到彼岸，所以才故意请他到这里来，想使他开窍醒悟。今天一见之后，将来很难重逢。夫人你也是命中有缘到这里一游。你来往一次经过了万重云山，十分辛苦，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赵氏就拜别了裴谌。裴谌又对王敬伯说：“你身有公务却在这里住了一宿，你的下属和郡里的官员会因找不到你而惊惶的，你就先回你的驿馆吧。在你没有回京复命前，还可以再来看我，尘世上的路漫长遥远。人在世上常常会有千愁万虑，望你多多珍重吧。”

王敬伯也拜谢辞别了裴谌。

五天后，王敬伯公务完毕要回京了，就偷偷又去找裴谌，想向他辞行。但到了樱桃园，车门内再也没有裴谌的华贵府邸，只是一块长满野草的荒地，心中十分惆怅他回去了。

王敬伯到京城复命之后，回到自己家去时，妻子赵氏全家都怒气冲冲找他理论，说：“我家女儿尽管丑陋配不上你，但既然行了大理和你成婚你就应该敬重她，这样才能上以继承祖业，下以传继后代，这是决不能有一点苟且的。可是你为什么用妖术把她弄到万里之外，让她当乐伎让外人取乐呢？那颗红李子还在，她说得也有根有据，你还想隐瞒吗？”王敬伯只好说了全部详情，并说：“当时我也没有办法，不知是怎么回事。看来是裴谌已经得道成仙，故意显示道术给我看看的。”妻子赵氏也记得裴谌当时说的那些话，说绝不是王敬伯用了妖术，大家才不再责骂王敬伯。

天哪，神仙的法术能达到这个程度，就是为了制造幻境来迷惑人吗？当然不是，而是为启迪人们坚定修道的意志，这是平常人不能理解的。书上记载着雀可以变蛙、野鸡变蚌、人变虎、腐草变萤火虫、屎克螂变蝉、大鱼变鹏，这些事人们都不理解不相信，何况那些更玄妙的事情呢？

卢李二生

昔有卢李二生，隐居太白山读书，兼习吐纳导引之术。一旦，李生告归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迹江湖，诀别而去。”后李生知桔子园，人吏隐欺，欠折官钱数万贯，羁縻不得东归，贫甚。偶过扬州阿使桥，逢一人，草蹻布衫，视之乃卢生。生昔号二舅，李生与语，哀其褴缕。卢生大骂曰：“我贫贱何畏？公不作好，弃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负，且被囚拘，尚有面目以相见乎？”李生厚谢，二舅笑曰：“居处不远，明日即将奉迎。”至旦，果有一仆者，驰骏足来云：“二舅遣迎郎君。”既去，马疾如风，过城南数十里，路侧朱门斜开，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泽，侍婢数十人，与桥下仪状全别。邀李生中堂宴馔，名花异木，若在云霄。又累呈药物，皆殊美。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与公求得佐酒者，颇善箜篌。”须臾，红烛引一女子至，容色极艳，新声甚嘉。李生视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罢酒，二舅曰：“莫愿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质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许为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身陷盐铁也。”才晓，前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门（门字下有脱文，《云笈七签》一一三下有“洎归，颇疑讶为神仙矣。即以拄杖诣波斯店”十七字）。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其年，往汴州，行军陆长源以女嫁之。既婚，颇类卢二舅北亭子所睹者。复能箜篌，果有朱书字，视之，天际之诗两句也。李生具说扬州城南卢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戏书此。昨梦见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叹讶，却寻二舅之居，唯见荒草，不复睹亭台也。（出《逸史》）

【译文】

从前有两个书生，一个姓李一个姓卢，隐居在太白山，兼学呼浊气吸清气的“吐故纳新”养生术和不食五谷的“导引术”。有一天，李生对卢生说：“我实在受不了这样清苦的修道生活，不想在山里呆下去了，准备出山到各地好好游一游。”然后就辞别下山了。后来李生受命管理一个桔园子，由于人们买桔子时骗他，再加上过往行人偷窃桔子，使桔子大大亏损，李生欠了官钱好几万贯，被欠债拖累得不能往东走，十分贫困。有一天，李生偶尔经过扬州的阿使桥时，遇见一个穿布衫草鞋的人，一看原来是卢生。李生过去曾称卢生为二舅，就叫住了卢生，并对他的衣衫破旧表示同情可怜。没想到卢生却大骂道：“我穷有什么可怕的？不像你那样不往好道走，为钻营些蝇头小利而与那些凡夫俗子为伍，又弄得一屁股债，被人家限制不许动地方，你有什么脸面见我！”李生再三向卢生谢罪承认自己当初不该出山使修道半途而废，卢生这才缓和了，笑着说：“我的住处不远，明天我派人接你到家玩玩。”第二天果然卢生派了个仆人骑着一匹骏马来说：“我家老爷让我接您。”李生上了马，马快如飞，出了城南又跑了几十里，路旁一所府第的大红门开了，卢生在门口迎接李生。只见他戴着缀有星饰的高冠穿着绣着彩云的袍子，容光焕发，身边有几十个仆人婢女簇拥着，和在阿使桥上遇见时完全不同了。卢生让李生到堂屋里饮酒，见屋子周围都是奇花异草，好像仙境。卢生又让他服用了一些药物，味道十分甘美。到了晚上，又领着李生到北面的一个亭子里喝酒，并说：“我给你找个能弹箜篌的女子陪你喝酒吧。”不一会儿，有人举着红烛领来一个绝色女子，说话声音似莺啼燕语十分好听。李生看箜篌上有一行红字“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喝完酒，卢生说：“你想不想和弹箜篌的女子成婚？她是大家闺秀，资容也很出色。”李生说：“我怎敢有这个念头呢？”卢生就作主把那女子许配了他，又问他欠人家多少钱，李生说两万贯。卢生就给李生一根木杖说：“你拿这个到城内一家波斯人开的商店里去取钱还债吧，今后希望你继续学道，不要再去陷入经商的泥潭里了。”天刚亮，仆人牵着接李生的马又来了，卢生让李生骑上回家，送他出了门。李生拿着那木杖去了波斯商店，店主一看就惊奇地说：“这不是卢二舅的木杖吗？你是从哪儿拿来的？”李生说了详情，波斯人就照付了钱，李生拿钱去还了账，得到了人身自由。当年李生去了汴州，在汴州当行军的陆长源把女儿嫁给了他，嫁后一看，妻子非常像卢生当初在北亭上叫来弹箜篌的那个女子，而且也弹一手好箜篌。再一看妻子的箜篌上竟也有一行红字，仔细一看正是那两句诗。李生就对妻子详细说了在扬州去卢生家做客的事。妻子说：“箜篌上的字是我的小弟弟刻着玩的。昨天我梦见天上的使者对我说仙官让我去扬州赴宴弹琴，情景和你说的完全一样。”李生又惊又叹，再去找卢生的住处，只见荒草一地，什么也没有了。

薛肇

薛肇，不知何许人也，与进士崔宇，于庐山读书。同志四人，二人业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寻已擢第。唯肇独以修道为务，不知师匠何人。数年之间，已得神仙之道。庐山下有患风劳者，积年医药不效，尸居候时而已。肇过其门，憩树阴下，因语及疾者，肇欲视之。既见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于粒米，谓疾者所亲曰：“明晨掐半粒，水吞之，自当有应。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医，所费钜万，尚未致愈，疾者柴立，仅存余喘，岂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试服之，疾者已起，洎午能饮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壮。又服半粒，即神气迈逸，肌肤如玉，髭发青鬒，状可二十岁许人。月余，肇复来曰：“子有骨箓，值吾此药，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峰，访洞府而去。崔宇既及第，寻授东畿尉，赴任，过三縙驿，忽逢薛肇。下马叙旧，见肇颜貌风尘，颇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扬扬矜负。会话久之，日已晡矣，薛谓崔曰：“贫居不远，难于相逢，过所居宵话，可乎？”崔许之。随薛而行，仆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径，甚荒梗，行一二里间，田畴花木，皆异凡境。良久已及，高楼大门，殿阁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惊异之。薛先入，有数十人拥接升殿。然后召崔升阶，与坐款话。久之，谓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话旧可尔。”促令召乐开筵。顷刻，即于别殿宴乐。更无诸客，唯崔薛二人。女乐四十余辈，拜坐奏乐。选女妓十辈同饮。有一箜篌妓，最为姝颖，崔与并坐。崔见箜篌上有十字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崔默记之。席散，薛问崔坐中所悦，以箜篌者对。薛曰：“他日与君，今且未可。”及明，与崔送别，遗金三十斤，送至官路，惨别而去。崔至官月余，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识而不记其处。暇日，命取箜篌理曲，崔见十字书在焉，问其故，云：“某时患热疾，梦中见使人追云：‘西城大仙陈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内解音声处女尽追。’可四十余人，因随去。与薛及客崔少府同饮一夕，觉来疾已愈。薛君即神仙也，崔少府风貌，与君无异。”各话其事，大为惊骇，方知薛已得道尔（明抄本此处有“与卢李二公事相类，故附焉”十一字）。（出《仙传拾遗》）

【译文】

薛肇，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和进士崔宇一同在江西庐山读书。一同读书的四个人有两个人中途去了，崔宇读书很勤奋，后来考中进士也去了。只有薛肇专门学习道术，但不知是那个老师指点他。他苦修了几年，竟得了神仙的道术。当时庐山下有一个中了邪风病的人，多年医治无效，只是等死了。薛生经过他家门口歇在树下，听他家人说起了患者，就请求进去看看。看见了病人以后就说：“这病没什么，完全能好。”然后留下一粒比米还小的药，对病人的亲属说：“明天早晨吃半粒，就能见效。如果还不好，三天后再吃那半粒。”他家人认为给病人治病已求遍了各处，化费了上万的钱，仍没治好，这一个米粒丹药怎么能救那骨瘦如柴只剩下一口气的人呢。然而第二天中午给病人服下半粒，病人立刻就能起床了，到了中午，就能吃饭了，并可以拄拐杖走路。三天后病人就十分强壮。又吃下了那半粒，就变得神色飘逸，皮肤像白玉一样光洁，头发又黑又亮，像二十多岁的人。过了一个多月，薛生又到这里来，对那人说：“你的骨相带着仙气，所以吃了我的药不仅能治好病，还能得道。”于是薛生就把自己修道的要点告诉了他，那人就登上五老峰去寻仙去了。崔宇考中进士后很快就被任命为东畿县尉，赴任时经过三乡驿时忽然遇见了薛肇，下马叙旧。崔宇见薛肇面容衰老满面风尘，言谈中流露出同情怜悯的意思。崔宇觉得自己考中进士并当了官，颇有些洋洋自得的神气。谈了半天，已是下午了，薛对崔宇说：“我那个破陋的家离这不远，咱们相逢不易，就到我家去咱们畅叙一宿你看怎样？”崔宇同意了。就跟着薛肇走，把他的车马仆从都留在客店里。一开始走过一条小路，路两边很荒凉，走出一二里后，景色大变，田原花木都不同于人间。又走了半天，来到一所府宅，院里楼阁殿宇，就像是王侯的府邸，崔宇心里十分惊奇。薛肇先进了门，就有几十个人迎接他拥着他上了一个大殿。然后薛肇就召崔宇登上台阶，和他坐着谈话。过了半天，薛肇对崔宇说：“你公务在身不可能在我这里久住，我们叙上一宿就可以了。马上开筵，请崔宇来到另一个殿堂里饮酒作乐。席上只有薛、崔两个人，没有别人。四十多个女子列坐在殿上奏乐，薛肇从中选了十个女子来陪酒。其中有个弹箜篌的女子姿容俊美，崔宇和那女子挨着坐。看见她的箜篌上刻着十个字：“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就默默记在心里了。筵席散后，薛生问崔宇喜欢哪一个女子，崔宇就说喜欢弹箜篌的那个。薛生说：“以后可以把她嫁给你，现在还不行。”第二天黎明时薛肇送别崔宇，赠给他三十斤金子，送到官道上，依依惜别而去。崔宇回到自己的公衙，一个多月后和一位姓柳的女子结了婚。婚后，崔宇总觉得在哪儿见过柳氏，但想不起来。有一天公余时，崔宇让柳氏取来箜篌为他弹上一曲。崔宇一眼看见箜篌上有一行字，就是那两句诗，问柳氏是怎么回事，柳氏说：“我有一次得了怪病，梦见来了位使者找我，说西城的大仙陈溪人薛君那儿有客人，命五百里内未出阁的姑娘都去。一共找去了四十多人，我就跟使者去了，与薛大仙和一位姓崔的少府饮酒奏乐玩了一夜，等我醒来时，病就好了。薛君，当然是那位神仙了，而崔少府的相貌神态，和夫君你一模一样。”于是崔宇也说了那天的情景，夫妻俩十分惊奇，这才知道薛肇果然已经得道成仙了。

卷第十八　神仙十八

柳归舜　元藏几　文广通　杨伯丑 刘法师

柳归舜

吴兴柳归舜，隋开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风吹至君山下，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溪涧，不由径路。忽道旁有一大石，表里洞澈，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盘，高百余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余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余，色深碧，蕊深红，异香成烟，著物霏霏。有鹦鹉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苏儿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莲露者，有名凤花台者，有名戴蝉儿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汉武钩弋夫人常所唱，词曰：‘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阿苏儿者曰：“我忆阿娇深宫下泪，唱曰：‘昔请（明抄本无请字）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又有诵（诵原作词，据明抄本改）司马相如大人赋者曰：“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名武游郎者言：“余昔见汉武帝，乘郁金楫，泛积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韵朗畅。帝意欢适，李夫人歌以随，歌曰：‘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又名武仙郎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行第？”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处来？”归舜曰：“吾将至巴陵，遭风泊舟，兴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风，得臻异境，此所谓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鸟，不能致力生人，为足下转达桂家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间有客。”即有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余，云气渐散，遂见珠楼翠幕，重槛飞楹，周匝石际。一青衣自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颜甚姝美，谓归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传语郎君，贫居僻远，劳此检校，不知朝来食否？请垂略坐，以具蔬馔。”即有捧水精床出者，归舜再让而坐。阿春因教凤花台鸟“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对郎君。汝若等闲，似前度受捶。”有一鹦鹉即飞至曰：“吾乃凤花台也。近有一篇，君能听乎？”归舜曰：“平生所好，实契所愿。”凤花台乃曰：“吾昨过蓬莱玉楼，因有一章诗曰：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归舜曰：“丽则丽矣，足下师乃谁人？”凤花台曰：“仆在王丹左右，一千余岁，杜兰香教我真箓，东方朔授我秘诀。汉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始晓箴论。王莽之乱，方得还吴。后为朱然所得，转遗陆逊，复见机、云制作，方学缀篇什。机、云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谁为宗匠。”归舜曰：“薛道衡、江总也。”因诵数篇示之。凤花台曰：“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俄而阿春捧赤玉盘，珍馐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饮食讫，忽有二道士自空飞下，顾见归舜曰：“太难得，与鹦鹉相对。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风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绮曰：“以此掩眼，即去矣。”归舜从之，忽如身飞，却坠巴陵，达舟所。舟人欲发，问之，失归舜已三日矣。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再见也。（出《续玄怪录》）

【译文】

柳归舜是吴兴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时，柳归舜从江南乘船去巴陵，江上起了大风，把船吹到君山（又名湘山，在湖南洞庭湖中）下面，只好拴船登岸。顺着小路不觉走了四五里，兴致很高地跨过小溪山涧，也不顺着路走了。忽见道旁有一块大石头，整个石头都透明铮亮，又圆又平，方圆六七亩大小。石外都长满了翠绿的竹子，像盆口那么粗，有一百多尺高，顶端都触到了云彩，郁郁森森映着蓝天。一阵清风吹过，竹林发出了动听的音乐声。大石的中央长着一棵树，一百多尺高，枝干是彩色的，树叶有盘子那样大，花的直径有一尺宽，花瓣深蓝色，花中飘出奇异的香气笼罩着周围，如烟似雾。树上有好几千只红嘴绿毛二三尺长尾巴的鹦鹉上下翻飞，互相叫着彼此的姓名，有的名叫“武游郎”，有的名叫“阿苏儿”，有的叫“武仙郎”，有的叫“自在先生”，还有的名叫“踏莲露”、“凤花台”、“戴蝉儿”、“多花子”。有个鹦鹉唱着歌，并说：“我这个歌儿是汉武帝时的钩弋夫人常唱的，歌词是‘戴蝉儿，分明传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叫阿苏儿的鹦鹉说：“我记得阿娇听了这个歌以后在深宫里流泪了。”接着就唱道：“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这时又有只鹦鹉开始背诵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这鹦鹉背完了《大人赋》后说：“我当初学这首赋时，被赵昭仪用头上的宝钗狠抽了一顿，当时把我痛坏了，但我到底还是背出来了，成了我的一件绝活儿。”名叫武游郎的鹦鹉说：“我当年见过汉武帝，他乘着镶金的船在宫中的积翠池里泛游，自己吹起了紫玉笛，吹得十分动听，皇上十分高兴，李夫人就伴着笛子唱起了歌，歌词是：‘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这时叫武仙郎的那只鹦鹉就问柳归舜，“你贵姓？排行第几？”柳归舜说：“我姓柳，排行十二。”鹦鹉说：“柳十二郎从哪里来？”柳归舜说：“我要去巴陵，遇到大风船靠了岸，一时高兴走到了这里。”武仙郎就说：“柳十二郎由于遇风得以来到这仙境，这真可谓因祸得福了，然而我只是一只鸟，不能为你效什么力。不过我可以为你转达桂家三十娘子，请她接待你。”说完就向远处喊道：“阿春，来客人了！”立刻空中就有几团紫色的云从西南飞来，离地面一丈多高时云彩渐渐散去，露出了垂着绿帘幕的红楼，楼阁上一重重门窗十分华丽，整个楼立在那块大石上。这时一个青衣女子从楼门里走出来，看年纪有十三四，身穿缀有珠翠的衣服，容貌美丽，女子对柳归舜说：“我家三十娘子让我转告郎君，我的家太偏僻了，使你来一趟这么辛苦劳累。不知郎君从早晨到现在用饭了吗？请先稍坐，立刻给你开饭。”接着就有女子捧着水晶做的坐榻，柳归舜谢了坐。这时那位阿春姑娘就说：“‘凤花台’，你这个鹦鹉为什么不好好接待客人呢？三十娘子因为黄郎不在家不便出来接待客人。你们如果怠慢了客人，看不像上次那样捶你们！”这时立刻有一个鹦鹉飞到柳生面前说：“我就是凤花台。最近我写了一首诗，不知柳郎愿不愿意听一听？”柳归舜说：“我平生最喜欢诗词，当然愿意听。”凤花台就说：“我昨天飞过蓬莱仙洲上的玉楼时作了一首诗：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柳归舜说：“这首诗真是美极了，谁是你作诗的老师呢？”凤花台说：“我在王丹身旁一千多年，杜兰香教给我修道的秘文，东方朔传给我道术的秘诀。当时汉武帝想给朝里选拔太中大夫，就在石渠署召见扬雄、王褒等文人，命他们作赋和颂，我才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箴论。到三莽之乱时，我才回到江南吴地，后来朱然又把我要了去，又把我转赠给陆逊，从他那儿我又见识了陆机、陆云文章，我也学着写文章，后来陆机、陆云被杀，我才来到了这里。我不知道当代在文章上面谁是宗师呢？”柳归舜说：“当代的文章数薛道衡和江总最好。”接着就背诵了几篇。凤花台说：“近代的文章不是不华丽，只是太缺少风骨。”不一会儿，阿春捧着一只红玉盘，里面装着珍馐美味，芳香扑鼻。柳归舜吃完后，忽然有两名道士从空中飞出来，看见柳归舜后说：“你可真不简单，能和鹦鹉对读文章。你是不是柳十二郎？你的船因为风已顺了马上要开，正到处找你呢，你还不赶快回去！”说罢扔给他一块一尺长的绸子说：“用它蒙上眼睛，你就上路吧！”柳归舜蒙上眼，立刻觉得身子飞了起来，转眼间到巴陵自己的船上。船马上要开，一问，才知道已经三天找不到柳归舜了。后来柳归舜又来到这里江边，弃舟登岸再去找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了。

元藏几

处士元藏几，自言（自言原作言自，据明抄本改）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隋炀帝时，官任奉信郎。大业九年，为过海使判官。无何，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免，而藏几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从来，则瞀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沧洲，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饮之，而神气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更产分蒂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二（《杜阳杂编》下二作一）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戴远游冠，与之话中国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饮香露之醑。洲上有久视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数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今刑部卢员外寻云：“金义岭有池如盆，其中有鱼皆四足。”又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辉焕烂，与真无异，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茎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强木造船，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缒之，终不没。藏几淹留既久，忽念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达于东莱。问其国，乃皇唐也；询其年号，即贞元也。访其乡里，榛芜也；追其子孙，疏属也。有隋大业元年至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鸟，大类黄鹂，每翔翥空中，藏几呼之即至，或令衔珠，或令受人语。乃谓之转言鸟，出沧州也。藏几工诗好酒，混俗无拘检，十数年间，遍游江表，人莫之知。而赵归真常与藏几弟子九华道士叶通微相遇，求得其实，归真以藏几之异备奏上。上令谒者赍手诏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谒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览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异人。”后有人见藏几泛小舟于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传其事焉。（出《杜阳编》）

【译文】

元藏几是一位处士，自称是南北朝时北朝后魏清河孝王的孙子。隋炀帝时，他官拜奉信郎。隋炀帝大业九年，派他为判官出海，航行中遇到风暴，船被撞坏，空中黑云四合，船上的人都落海淹死，只有元藏几抱着一块木头在海上漂流，历经半个月，漂到一个岛上落了脚。岛上的人问他从哪儿来的，他就颠三倒四地讲了海上遇难的经过和自己的来历。岛上的人说这里是北海中的仙岛沧州，离中国好几万里。他们就拿出菖蒲花和桃花酿的酒请元藏几喝，喝了这酒立刻感到神清气爽。这沧州周围有一千里大，岛上花草树木总像阳春二月那样繁茂，土地肥沃五谷丰登，岛上的人都长生不死，出产凤凰、孔雀、神牛神马等珍奇的动物。还出产一种分蒂瓜，瓜长二尺，颜色像桑椹呈紫红色，一只瓜上有两个瓜蒂。还出产绿枣红栗，都像梨子那么大。岛上的人大都穿宽袖单衣，戴远游冠。他们和元藏几谈起几万里外的中国的事，简直了如指掌。岛上人住的大都是镶金饰银的楼阁，用箫演奏中国周朝的《韶乐》，喝用香露酿造的酒。洲上有一座“长生山”，山上有一泓清水泉，泉有一百步宽，人们也叫它为流渠，把金子、玉石扔进泉水也不沉，所以这里的人用铁瓦造船。还有一个十几里见方的金池，金池的水石泥沙都呈金色，池里生长一种四脚鱼，正如当时刑部卢员外说的金义岭池中的那种四脚鱼一样。洲上还有一种金莲花，岛上人把这种莲花碾碎成泥用来画画儿，画出来的东西和真的完全一样，只是怕火烧。还有一种金茎花，花像蝴蝶，每当微风吹来，花儿就摇动如飞，女人们都抢着采这种花做首饰，岛上有句俗话说“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岛上人还用强木造船，船上装饰了很多珍珠宝玉，这船主要用来游乐。所谓“强木”就是“不沉木”。一尺见方的一块“强木”就有八百斤重，但是用大石坠上它，它也不沉没。元藏几在这沧洲岛上停留了很久，后来就十分想念中国，想回故乡，岛上人就为他制造了一只叫“凌风”的船，送他回中国。元藏几乘上船。船在海上像箭一般疾驰，不到十天就到了东莱郡。元藏几问这是什么国，回答说是大唐，再问年号，说是唐德宗贞元年。他回到故乡，见自己的家已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寻访他的子孙，只有一些远亲了。从隋朝大业元年他到了北海的沧洲仙岛，到唐贞元年末他回到中国，算一算，竟已过去了二百年！元藏几回来后，常常有两个像黄鹂的鸟在他家上空飞，他一叫，鸟就落下来，或者让它口衔珠子赠人，或者让它代为传话，这鸟都能做到。这种鸟就是出在沧洲的“转言鸟”。元藏几善作诗，又好喝酒，在世俗中自在逍遥毫无拘束，十几年间游遍了长江以南的地区，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后来，有个赵归真曾与元藏几的弟子、九华山道士叶通微相遇，赵归真从叶通微那儿证实了元藏几的确不是凡俗之辈，并向皇帝奏报了元藏几已活了二百多岁并到过仙岛沧洲的事。皇帝令赵归真带着他亲自写的诏书立刻召元藏几进宫。元藏几跟着赵归真赴京，半路上突然不见了。赵归真很惶恐地赶快把这情形奏报皇上，皇上看了奏章后感叹地说：“朕不如明皇帝（指玄宗李隆基），所以特殊的人才不来归服我。”后来有人看见元藏几驾一叶小舟在海上漂流。至今江南一带学道的人们还在传说着元藏几的事迹。

文广通

文广通者，辰溪县滕村人也。县属辰州。溯州一百里，北岸次有滕村，广通居焉。本汉辰陵县。《武陵记》云：广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见有野猪食其稼，因举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寻血迹，越十余里，入一穴中。行三百许步，豁然明晓，忽见数百家居止，莫测其由来，视所射猪，已归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门曰：“汝非射吾猪者乎？”文曰：“猪来犯仆，非仆犯猪。”翁曰：“牵牛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夺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谢过。翁云：“过而知改，是无过矣。此猪前缘，应有其报，君无谢焉。”翁呼文通至厅上，见十数书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缝掖之衣，有博士，独一榻面南谈《老子》。又见西斋有十人相对，弹一弦琴，而五声自韵。有童子酌酒，呼令设客。文饮半酣，四体怡然，因尔辞退。观其墟陌人事，不异外间，觉其清虚独远，自是胜地，徘徊欲住。翁乃遣小儿送之，令坚关门，勿复令外人来也。文与小儿行，问其始末，答曰：“彼诸贤避夏桀难来此，因学道得仙。独榻座谈《老子》者，昔河上公也。仆汉时山阳王辅嗣，至此请问，《老子》滞义。仆自扫门已来，于兹十纪，始蒙召进，得预门人，犹未深受要诀，只令守门。”至洞口，分别殷勤，自言相见未期。文通自所入处，见所用弩皆已朽断。初谓少顷。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丧讫，闻其归，乃举村惊疑。明日，与村人寻其穴口，唯见巨石塞之，烧凿不可为攻焉。（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文广通是辰溪滕村人。这个县归辰州管。从辰州乘船逆流而上去一百里，北岸有个滕村，文广通家就住在那里。辰溪县在汉朝叫辰陵县、《武陵记》中说，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文广通看见有个野猪吃他家的庄稼，就用箭射中了野猪。野猪流着血逃走，文广通顺着血迹追出去十几里，进入一个洞中，在洞里走了三百来步，忽然周围大亮，眼前出现了几百家房舍，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再看他射的野猪，已经跑进村里人的猪圈中了。不一会儿有个老翁走出门来问：“你就是射我猪的人吧？”文广通说：“猪吃我的庄稼，并不是我无故射它。”老翁说：“牵着牛踩了人的庄稼是不对，但因为这就把人家的牛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走向老翁赔礼叩头。老翁说：“有了过错知道改，就不算错误了。这个猪命中该得这样的报应，你就不必赔罪了。”老翁把文广通请到屋里，见屋里有十几个书生，都戴着章甫冠，穿着宽袖单衣，有位博士独自面朝南坐在一个卧榻上讲授《老子》。又见西屋有十个人对坐着弹琴，音律很好听。这时有位童子上来摆了酒菜，老翁拉过文广通饮酒。文广通喝得半醉，身体十分舒坦，就辞谢不再喝了。他观察外边路上的行人，和外界没什么不同，只是觉得这里环境幽美清静，真是个难在人间找到的好地方，就打算留在这里不走了。老翁不答应就派了个小孩给他领路送他出去，并嘱咐关好大门不要让外人进来。文广通和小孩一同溜达时问他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那小孩说：“屋里的那些人都是胜贤，他们当初为逃避夏桀的残酷统治来到这里，因学道而成了神仙。那位讲授《老子》的博士，就是河上公。我是汉代山阳人王辅嗣，到这里是为向河上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意。我在他门下已当了十纪（十二年为一纪）的扫地仆人才让我当了守门人，至今还没有得到道经的要诀呢。”文广通又走到来时的洞口，和那小孩依依不舍地再三告别，估计今后再也不会相见了。到了洞口，见射野猪的弓箭都朽了。他在洞中只呆了不久，世上已是十二年了。他家早已给他办了丧事，见他回来全村人都大吃一惊。第二天他和村里人找那个洞，只见大石堵住洞口怎么凿也凿不开了。

杨伯丑

杨伯丑，冯翊武乡人。好读《易》，隐于华山。隋开皇初，文帝搜访逸隐，闻其有道，徵至京师。见公卿不为礼，人无贵贱，皆汝之，人不能测。帝赐衣，着至朝堂，舍之而去。常被发徉狂，游行市里，形体垢秽，未尝栉沐。亦开肆卖卜，卦无不中。有人失马，诣伯丑卜之，伯丑方为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曰：“可于西市东壁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鲙。”如其言，诣所指店中，果有人牵所失马而至，遂擒之。何妥尝与论《易》，闻妥之言，笑曰：“何用郑玄、王弼之言乎？”于是别（别原作测，据明抄本改）理辨答，思理玄妙，大异先儒之旨。论者谓其有玄机，因问其所学，曰：“太华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与大道‘玄同’，理穷众妙，岂可与世儒常谈，而测神仙之旨乎？”数年复归华山上，后世世有人见之。（出《仙传拾遗》）

【译文】

杨伯丑是冯翊武乡人，好研究《易经》，隐居在华山。隋文帝开皇初年，文帝访察隐居的贤人，听说杨伯丑懂道术，就把他请到京城。杨伯丑看见王公大臣们从不行礼，他认为人就是人，没有什么贵贱之分，所以对谁都是一样的称谓，人们也莫测他的高深。皇帝赏给杨伯丑一件华丽的衣服，他举到金殿外面的百官议事厅里就脱下扔掉了。杨伯丑经常披散着头发疯疯癫癫在街市上逛，满身污垢也从不洗澡。他还摆了个卦摊，他的卦非常灵。有人丢了马，来找伯丑算卦，伯丑刚被太子召见，在路上看见了丢马的人，立刻给他算了一卦说：“你要在西街东墙南边的第三家店铺里，给我买鱼吃。”丢马的人按他的话去了那店里，果然有人牵着他丢的马进了店，被他当场抓住。何妥曾和他谈论《易经》，他听了之后嘲笑地说：“你读的不都是郑玄和王弼的那一套理论吗？”于是就用自己的独到见解讲解辨答《易经》中的疑难，谈得十分玄妙深刻，论点和过去的大学者大不相同。一些道学家认为伯丑真正得到了道学中神奥玄妙的真谛，就问他在哪里学的，杨伯丑说：“我在太华山下的金天洞中蒙受伏羲皇帝教我《易经》，还有天地为一的‘玄同’大道理，这些深奥的道理，和你们这些世俗的学者们是谈不明白的，你们也不可能理解神仙的道义。”几年后，杨伯丑又回了华山，后世的代代人都曾有见过他的。

刘法师

唐贞观中，华阴云台观有刘法师者，炼气绝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设斋，则见一人，衣缝掖，回黧瘦，来居末坐，斋毕而去。如此者十余年，而衣服颜色不改。法师异而问之，对曰：“余姓张，名公弼，住莲花峰东隅。”法师意此处无人之境，请同往。公弼怡然许之曰：“此中甚乐，师能便住，亦当无闷。”法师遂随公弼行。三二十里，扳萝攀葛，才有鸟径。其崖谷险绝，虽猿猟不能过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师从行，亦无难。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余仞，下临无底之谷。一迳阔数寸，法师与公弼，侧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问曰：“为谁？”对曰：“某。”遂划然开一门，门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将入，法师随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谓公弼曰：“何故引外人来？”其人因阖门，则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云台刘法师也，与余久故，故请此来。何见拒之深也？”又开门，纳公弼及法师。公弼曰：“法师此来甚饥，君可丰食遣之。”其人遂问法师便住否？法师请以后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后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饮法师，其味甚甘香，饮毕而饥渴之想顿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乐，君盍为戏，令法师观之？”其人乃以水噀东谷中，俄有苍龙白象各一，对舞，舞甚妙；威凤彩鸾各一，对歌，歌甚清。顷之，公弼送法师回。师却顾，唯见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无所睹矣。及去观将近，公弼乃辞。法师至观，处置事毕，却寻公弼。则步步险阻，杳不可阶。法师痛恨前者不住，号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复至矣。（出《续玄怪录》）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华阴的云台观有一个姓刘的法师绝了食修炼道家的闭气之功，一炼就是二十年。他每到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这天设素斋时，就会有一个穿宽袖单衣面容黑瘦的人来到他这里，坐在最末的座位上，吃完了斋就走。十多年间这个人总是准时来吃斋饭，衣服容貌也没有丝毫变化。刘法师很奇怪，就问那人的来历。那人说：“我叫张公弼，住在莲花峰的东山凹里。”刘法师心想那里是个人迹不到的地方，就让张公弼带他去看看。张公弼很痛快地答应说：“我那里很好玩，你去看看，一定非常开心。”刘法师就随着张公弼走了。走了二三十里地就没有路了，只好扯着滕子攀着葛萝勉强寻路走。悬崖绝壁十分陡峭，就是猿猴怕也难以越过，但张公弼像走平坦的大道一样毫不在乎。刘法师跟着翻山越崖竟一点也不费劲。后来两个人来到一面石壁前，石壁有一千多仞高，像刀削的一样陡峭，下面是无底深谷。石壁前只有几寸大的一块地方，刘法师与张公弼踮着脚才能站得下。这时张公弼用手指敲了敲石壁，只听石壁里有人问：“是谁？”回答说：“是张公弼。”然后壁上突然开了一扇门，门里能看到天地日月，是另一个世界。公弼往门里走，刘法师也要跟进去，开门的人怒气冲冲地问张公弼：“你怎么随便领外人来？”说着就把门关上，又成了一面石壁。张公弼在外面对看门人说：“他不是外人，是云台观的刘法师，我的老朋友，所以我才请他来。何必把他拒之门外呢？”于是门才又开了，让他俩进去。张公弼说，“刘法师已经很饿了，请给他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吧。”那开门人就问刘法师要住下吗？刘法师说以后再来住。那人就端来一碗水，从胳膊后面一个青布袋里用匙舀出一点药粉和在水里，让刘法师喝下去，刘法师觉得那水特别香甜，喝下去立刻不渴也不饿了。张公弼对那人说：“我昨天对刘法师说这里很好玩，你何不给他变个戏法让他看看呢？”那人就把一口水喷到东面山谷里，片刻间就有一只青龙和一只白象出现在空中，跳起了美妙的舞蹈。接着又有两只凤和鸾对歌，歌声清亮动听。过了一会儿，张公弼就送刘法师出了石壁，送他回家。刘法师回头再看，只见仍是悬崖峭壁，刚才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到了离云台观不远的地方，张公弼就告辞了。刘法师回到云台观后，把一些事处理完后又去寻找张公弼。然而山高路险，再也找不到通向那面石壁的路了。刘法师万分悔恨当初没有留在石壁中，一想起来就呼天号地，甚至为此得了腰痛病。张公弼从此也再没到云台观来过。

卷第十九　神仙十九

马周　李林甫　郭子仪　韩滉

马周

马周者，华山素灵宫仙官也。唐氏将受命，太上敕之下佐于国。而沉缅于酒，汨没风尘间二十年，栖旅困馁，所向拘碍，几为磕仆。闻袁天纲自蜀入秦，善于相术，因诣之，以决休咎。天纲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邪！”周大惊，问以禳制之术。天纲曰：“可自此东直而行，当有老叟骑牛者。不得迫而与语，但随其行，此灾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门，果有老叟，骑牛出城，默随其后。缭绕村径，登一大山。周随至山顶，叟顾见之，下牛，坐于树下，与语曰：“太上命汝辅佐圣孙，创业拯世，何为昏沉于酒，自掇困饿。五神已散，正气凋沦，旦夕将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懵然未晓。叟曰：“汝本素灵宫仙官，今太华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宫阙，经历宫门数重，至大殿之前，羽卫森肃，若帝王所居。趋至帘前，有宣言责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堕废所委，使还其旧署，自责省愆。叟与所使数人，送于东庑之外别院中。室宇宏丽，视其门，则姓名存焉。启钥而入，炉火鼎器，床榻茵席，宛如近所栖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长大奇伟，立于前曰：“我皆先生五脏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荡，浊辱于身，我等久归此矣。但闭目，将复于神室也。”周瞑目顷之，忽觉心智明悟，并忆前事，二十余年，若旬日之间耳。复扃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谢过，再禀其命。来诣长安，明日复谒天纲。天纲惊曰：“子何所遇邪？”已有瘳矣。六十日当一日九迁，百日位至丞相，勉自爱也？”如是，贞观中，敕文武官各贡理国之策，周之所贡，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遗、监察御使、里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书令数年。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国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征命，无复留也。”翌日无疾而终。谥曰忠公。其所著功业，匡赞国政，扬历品秩，国史有传，此不备书。（出《神仙拾遗》）

【译文】

马周是仙界华山素灵宫的一位仙官。唐代李氏将要受命于天取代隋朝时，太上派马周到人世帮助唐朝皇室治理国家。马周到了人世后，却天天沉缅于饮酒，二十年都默默无闻地混迹于俗人中，完全忘了上天给他的使命。后来竟落魄江湖，饥寒交加，人人都躲着他，多次向人磕头告帮。他听说袁天纲从四川到陕西来了，据说他常善于看相，就去见他，求他看看自己的将来是凶是吉。袁天纲看了马周半天后说：“你的五神已经离你而去，你的生命已危在旦夕了，哪里还有什么相可看哪！”马周一听大惊失色，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消灾免死，袁天纲说：“你可以从这里一直向东走，会看见一个骑牛的老人。你不要和他说话，跟着他走就行，这样你的病就可以免除了。”马周按照袁天纲的话，没出城门，果然看见一个骑牛的老头出城，就默默地跟在后面。出城顺着村路走，登上一座大山。马周跟着老人爬上山顶后，老人看见了马周，就下了牛坐在树下，然后说：“太上老君命你下凡辅佐皇室，可是你却成了个酒鬼，混到饥寒交迫的地步。现在你五神已散，正气消尽，已经死在眼前，你还不好好反省悔改吗？”马周仍然发懵，不知老人说的什么意思。老人接着点化他说：“你本来是天上素灵宫的仙官，现在，华山的仙王派人召你去。”说罢就领他进了一座宫城，进了好几道宫门，来到大殿前，只见侍卫排列了很多，警戒森严，好像是王宫。老人领他到了大殿的门帘前，有一个官员宣读王命，责备马周有辱使命，让他返回原来的司署，反省自己的错误。老人和其他几名使者就把马周送到王宫东面一个另外的院子里。来到一座宏伟的房屋前，见门上写着自己的名字。马周用钥匙打开门锁进了屋子，看见屋里的陈设家具和床榻枕席都像是自己近时用过的，想了半天，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突然来了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衣服一个个身材魁伟。他们对马周说：“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于饮酒到处游荡，玷污了你的身子，所以我们就离开你到天宫来了。请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脏中了。”马周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心神清爽，大彻大悟，并记起了二十多年以来的事，就像十天前的事一样。于是他锁上了自己的屋子，再次来到仙王的大殿，叩头谢罪，并向仙王禀报了自己原来的使命，要求再次到人间去。马周又从天界来到长安，第二天又去拜见袁天纲。袁天纲惊奇地说：“你遇到什么了？你的病已经好了！从现在起，六十天后你将会一天之内晋升多次官职，一百天后你将当上丞相，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啊！”果然，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年间，唐太宗下诏命文武百官贡献治国的良策，马周所献的国策超过了所有的大臣，当天就任命他为拾遗、监察御史（掌察劾百官、巡视州县、祭祀、监军的官）和里行官（散官的一种，类似清代宫中的“军机处走”）等三个重要官职。从此马周多次得到重要的任命，并当了好几年中书令（即宰相）。有一天，一群神仙降临到马周家，对他说：“你辅佐大唐有功，已完成了上天给你的使命，现在可以告退了，东皇太乙命你立刻回天宫，不要在人间停留了。”第二天，马周没生病就突然死了。皇帝追赏他“忠公”的封号。马周在人间功业卓著，他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弘扬正直的官风，国史中已有传记，这里就不详细记叙了。

李林甫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返据地歇。一日，有道士甚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乐，郎君如此爱也？”李怒顾曰：“关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谢。道士曰：“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则悔不可及。”李公请自此修谨，不复为也。道士笑曰：“与郎君后三日五更，会于此。”曰：“诺。”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更三日复来。”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李会回计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计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始见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与之叙别曰：“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人，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时李公堂叔为库部郎中，在京，遂诣。叔父以其纵荡，不甚记录之，颇惊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过，今故候觐，请改节读书，愿受鞭棰。”库部甚异之，亦未令就学，每有宾客，遣监杯盘之饰。无不修洁。或谓曰，汝为吾著某事，虽雪深没踝，亦不去也。库部益亲怜之，言于班行，知者甚众。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矣。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数年后，自固益切，大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时李公之门，将有趋谒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门，吏惊候之，见一道士甚枯瘦，曰：“愿报相公。”闻者呵而逐之外，吏又鞭缚送于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复至，门者乘间而白。李公曰：“吾不记识，汝试为通。”及道士入，李公见之，醒然而悟，乃槐坛所睹也。惭悸之极，若无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暂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当时之请，并不见从，遣相公行阴德，今枉杀人，上天甚明，谴谪可畏，如何？”李公但磕额而已。道士留宿，李公尽除仆使，处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余无所进。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升天之挈，今复遂否？”道士曰：“缘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窜责，又三百年。更六百年，乃如约矣。”李公曰：“某人间之数将满，既有罪谴，后当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谢。曰：“相公安神静虑，万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无念虑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觉，便随道士去。大门及春明门到辄自开，李公援道士衣而过。渐行十数里，李公素贵，尤不善行，困苦颇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与坐于路隅。逡巡，以数节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开眼。”李公遂跨之，腾空而上，觉身泛大海，但闻风水之声。食顷止，见大郭邑。介士数百，罗列城门，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约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门，复有甲士，升阶至大殿。帐榻华侈，李公困，欲就帐卧。道士惊，牵起曰：“未可，恐不可回耳，此是相公身后之所处也。”曰：“审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兹介癣鳞（鳞原作癣，据明抄本改）之属，其间苦事亦不少。”遂却与李公出大门，复以竹杖授之，一如来时之状。入其宅，登堂，见身瞑坐于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觉。涕泗交流，稽首陈谢。明日别去，李公厚以金帛赠之，俱无所受，但挥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后，方复见相公。”遂出门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禄山常养道术士，每语之曰：“我对天子，亦不恐惧，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皆有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见之。”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术士于帘内窥伺。退曰：“奇也，某初见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在人间耳。”（出《逸史》）

【译文】

唐玄宗时的右丞相李林甫，二十岁时还没有读书。他在东都洛阳时，特别爱好狩猎和打马球、架鹰养狗，终日游乐。他常常在城里的槐坛下骑驴打球，没有一天不去。有时骑驴打球累了，就扔掉驴，干脆坐在地上或头枕着手躺在地上歇息。这天有个十分丑陋的道士对坐在地上的李林甫说：“骑驴打球有什么意思，值得你这样沉迷呢？”李林甫瞪了道士一眼怒冲冲地说：“关你什么事？！”道士就走了。第二天道士又来了，对李林甫还是说那两名话。李林甫从小就聪明过人，立刻意识到道士不是个平凡的人，就很快从地上起身来整理好衣服，向道士恭敬地施礼。道士就说：“郎君你虽然很会骑驴打球，但早晚会从驴背上掉下来的，要是摔坏了，你将后悔莫及呀！”李林甫向道士表示自己今后要谨慎小心加强自己的修养，不再骑驴打球了。道士听后笑着说：“三天后的五更时，我在这里等你。”李林甫答应了。到了那天约定的时间，李林甫到时道士已经在那里了。道士说：“你怎么来晚了？”李林甫忙陪罪。道士让李林甫三天后五更再来。到了那天，李林甫半夜就赶到约定的地点，过了很久道士才来。这次道士很高兴地和李林甫谈笑，并说：“我在人世已经五百年了，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名列仙籍，你将会白日升天成仙。如果你不愿意成仙，也可以当二十年大权在握的唐朝宰相。你今天先回去，三天后的五更时你再到这里来吧。”李林回去以后心里暗想：“我本身就是皇族，从小就豪放侠义，二十年大权在握的宰相太好了，成仙怎么能和当宰相相比呢？我决心向道士请求让我当宰相！”再见到道士，李林甫说自己愿意当宰相，不想成仙。道士听后，非常感叹惋惜，斥责李林甫说：“真没想到你竟这样浅薄庸俗！我考察了五百个人才遇见你这一个可以成仙的人，你却是这样地让我失望，太可惜了！”李林甫后悔了，要求再换过来，不当宰相让他成仙，道士说：“不行了，上天神灵已经知道你想当宰相的心愿了。”临别时道士告诫李林甫说：“你可以当二十年宰相，掌握着生杀大权，威振天下，然而你千万不要暗藏坏心耍阴谋害人，要多救人少杀人，多积阴德。这样，三百年后你就能白日升天成仙了。现在你的官运已经来了，可以进京做官了。”李林甫哭着伏在地上叩拜，道士和他握手告别。当时，李林甫的堂叔当库部郎中，李林甫到京后就去见他。堂叔因为李林甫一向放纵浪荡，很少教导他，也不和他来往，很惊奇地问道：“你怎么跑到京城来了？”李林甫说：“侄儿知道以前错了，这次来拜见堂叔，就是决心从此改邪归正好好读书，如果再犯错误，情愿受堂叔的鞭打。”堂叔仍然感到奇怪，仍没让他读书，而是让他在每次宴请宾客前把杯盘餐具弄好。李林甫把餐具洗得非常干净，罗列得工整有序。有时堂叔李林甫去做什么事，时值严冬，李林甫趟着很深的雪，也毫不推辞去把事办成。堂叔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在上朝时也常常和同朝大臣们说起他这个能干的侄子。后来在堂叔的关照下，李林甫以先世的功勋而赐官，任命为赞善大夫，不到十年，就当上了宰相。李林甫胸有城府，很懂得玩弄权术，能暗中体会皇帝的意图，所以深得皇上的恩宠，成为朝中大权独揽的重臣，宫廷内外不论官民没有不怕他的。几年后，李林甫为了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就排除异己，把很多人抓进了监狱，枉杀了不少好人，把那位丑道士的告诫完全忘在脑后了。当时，不管什么人只要拜见李林甫，必须在离他府邸很远的地方就下马步行，不敢骑马。有一天近中午时，一个人非常放肆地敲李林甫家的门，门官非常吃惊地开了门，只是一个容貌干瘦的道士，说要见李相国。门官大声呵斥着把道士赶走，又把他鞭打了一顿送到官府，那道士后来笑着走了。第二天中午，道士又来了，门官只好找机会报告了李林甫。李林甫说：“我不记得曾认识过什么道士，你让他来见见我吧。”等道士拜见李林甫后，李林甫才突然想起这道士正是在槐坛曾告诫过他的那个人，顿时感到又怕又愧，不知所措。进而又想，当初道士预言自己只能当二十年宰相，现在恰恰已到二十年了，但道士当初的告诫却没有遵守。想到这里，心中更恐惧，像突然生了大病似的。李林甫向道士行了礼后，道士笑着说：“先生这一段可安好吗？当初我对你的告诫你一点也没听，丝毫没有积什么阴德，而且枉杀了很多人。你的一切罪行上天都了如指掌，你就不怕对你降下惩罚吗？！”李林甫只有不断地磕头。李林甫把仆人全部都打发走，让道士住在堂屋中，他和道士各睡一张床。道士只吃少量的茶点，其余什么也不要。夜深时，李林甫问道士说：“当年你所说过我有上天成仙的缘份，现在我还有这种可能吗？”道士说：“由于你在人间的罪行，折去你三百年仙缘。由于受到上天的谴责，你的仙缘推迟了六百年。六百年后，你才能成仙。”李林甫说：“我的寿数快满了，既然我有这么深的罪孽，以后会怎么样呢？”道士说：“你想知道今后，只有和我到天上去一趟。”李林甫忙下床跪拜，要求道士带他上天一趟。道士说：“你坐在那里凝神静心，排除所有的杂念，就像一棵无知无觉已枯死的树。到了那个程度，我就可以带你一同上路了。”过了半天，李林甫说：“我现在已经什么杂念都没有了。”道士就下了床招呼道：“咱们可以走了。”李林甫不知不觉就跟着道士走，李林甫家大门和长安城东的春明门都自动打开，李林甫拽着道士的衣服跟着走。李林甫长期养尊处优没吃过苦，更没走过这么远，走了十几里以后，就累得受不了。道士也知道，就问他是不是想歇一会儿，然后两人就坐在路边。过了一会儿，道士给了李林甫一根竹竿说：“骑上它，到了地方就自然会停下，但路上千万不要睁眼！”李林甫跨上竹竿，立刻觉得身子腾空而起，飞越大海，耳边响着水声和风声。过了一顿饭时间终于停了下来。李林甫睁眼一看，见来到一个大都城前。城门前排列着好几百士兵，见道士到来，都行礼迎接，也向李林甫行礼。进城走了一里多，来到一座府门前。进了大门，见两边都有士兵侍卫，两人登上台阶上了大殿，见殿里设着华丽的床帐，李林甫忽然觉得很困乏，想上床睡下，道士惊慌地把他拉起来说：“你要在这床上睡下，就回不到人间了，因为这里是你死后才能来的地方。”李林甫说：“如果这里真是我死后的归宿，我死也无怨了。”道士笑着说：“这里也不是你想的那样完美，也会有小病小灾，苦事也不少。”道士就跟李林甫出了大门，又把竹竿给他骑上。不一会儿李林甫就又回到人间自己的家，进了门到来堂屋，见自己的肉体闭着双眼坐在床上。这时道士喊道：“李相国，李相国！”李林甫才还了魂醒过来，哭着向道士拜谢。道士第二天告别李林甫，李林甫送他金银绸缎，道士一律不要，只是挥挥手说：“好自为之吧，六百年后我还能再见到你。”说罢就出门不见了，不知去了哪里。当时安禄山曾招纳了几个道士，他曾问道士们说：“我见了皇上都不害怕，可是一看见李林甫，就会手足失措心慌意乱，这是怎么回事呢？”道士说：“你有五百个阴曹的鬼卒保护，这些鬼卒个个铜头铁额，总在你身边，你怎么会怕李林甫呢？能不能想法让我们看看你和李林甫在一起时的情形呢？”安禄山就故意请李林甫到自己府中赴宴，让道士在帘后偷偷观察，李林甫走后，道士对安禄山说：“太奇怪了，李林甫来时，他前面有个穿青衣的童子捧着香炉，您的那些铜头阴卒一看见那童子，都吓得穿屋跳墙而逃。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大概李林甫是暂时被贬在人间的神仙吧！”

郭子仪

郭子仪，华州人也。初从军沙塞间，因入京催军食，回至银州十数里，日暮，忽风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旁空屋中，籍地将宿。既夜，忽见左右皆有赤光，仰视空中，见軿辎车绣屋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俯视。子仪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织女降临，愿赐长寿富贵。”女笑曰：“大富贵，亦寿考。”言讫，冉冉升天，犹正视子仪。良久而隐。子仪后立功贵盛，威望烜赫。大历初，镇河中，疾甚，三军忧惧。子仪请御医及幕宾王延昌、孙宿、赵惠伯、严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殒。”因话所遇之事，众称贺忻悦。其后拜太尉尚书令尚父，年九十而薨。（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郭子仪是华州人，起初在沙漠边塞当兵驻防，后来因为到京城催军饷，走到离银州十几里的地方时，忽然起了风暴，刮得飞沙走石天地昏暗，没法向前走了，就躲进道边一间空屋里打了地铺住下。这天夜里，忽然房子左右一片红光，抬头看，只见空中有一辆华丽的车子慢慢降落下来，车上的锦绣围帐中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子正俯身向下看。郭子仪急忙跪拜祝告说：“今天是七月初七，您一定是天上的织女降临了，请赐给我富贵和长寿吧！”仙女笑着说：“你能得到大富大贵，也能长寿的。”说罢，车子又慢慢升上天空，那仙女一直看着郭子仪，很久才消失。郭子仪后来由于战功而官居高位大富大贵，声名显赫。唐代宗大历年初，郭子仪镇守河中时，得了重病，三军部下十分忧虑，郭子仪就请来御医和幕僚王延昌、孙宿、赵惠伯、严郢等人，对他们说：“我虽然病很重，但我自己知道决不会死的。”接着他就把在银州遇见织女的事说了，大家这才放了心，都向他祝贺。后来他官做到太尉（最高军事统师）、尚书令（宰相），被尊称为“尚父”，活到九十岁才去世。

韩滉

唐宰相韩滉，廉问浙西，颇强悍自负，常有不轨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顺，泊船于京口堰下，夜深碇断，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风波稍定，上岸寻求。微有鸟径，行五六里，见一人乌巾。岸帻古服，与常有异。相引登山，诣一宫阙，台阁华丽，迨非人间。入门数重，庭除甚广。望殿遥拜，有人自帘中出，语之曰：“欲寓金陵韩公一书，无讶相劳也。”则出书一函，拜而受之。赞者引出门，送至舟所。因问赞者曰：“此为何处也？恐韩公诘问，又是何人致书？”答曰：“此东海广桑山也，是鲁国宣父仲尼，得道为真官，理于此山。韩公即仲由也，性强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网，致书以谕之。”言讫别去。李顺却还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惊惧，不得顾船外，逡巡则达旧所。，不知所行几千万里也。既而诣衙，投所得之书。韩公发函视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书，了不可识。诘问其由，深以为异，拘絷李顺，以为妖妄，欲加严刑。复博访能篆籀之人数辈，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诣宾位，言善识古文。韩公见，以书示之。客捧书于顶，再拜贺曰：此孔宣父之书，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韩滉，谨臣节，勿妄动。’”公异礼加敬，客出门，不知所止。韩惨然默坐，良久了然，自忆广桑之事，以为非远。厚礼遣谢李顺。自是恭黜谦谨，克保终始焉。（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唐德宗时任宰相的韩滉，曾经任浙西廉使。韩滉为人刚强自信，常有图谋不轨的心思。有一次，一个叫李顺的客商把船停靠在京口的码头上，半夜江上起了大风，拴在码头石墩上的船缆被刮断，船在江上漂流。天亮后，李顺出了船舱一看，见船漂到了一座山下停住了。这时波平风静，李顺就舍舟登岸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他顺着一条非常狭窄难走的小路走了五六里地，遇见一个头系黑头巾的人。那人把头巾推起露出前额，身穿古代人的衣服，和平常的人很不相同。那人领着李顺登上一座山，来到一座宫殿前，见楼台殿阁十分华丽胜过人间的王宫。进了好几道宫门，见里面的庭院十分宽阔。那人远远地向大殿上行礼后，有个人掀开大殿的帘子走出来对李顺说：“打算请你给金陵的韩滉捎一封信，请不要见怪，拜托了！”说罢拿出一封信，李顺赶快施礼收下了信。领他来的那人就领他出了宫殿，又把他送回到船上。李顺就问那领路的说：“这里是什么地方？如果韩滉问我，我该说是谁给他捎的信呢？”领路人说：“这里是东海的仙岛广桑山，当年鲁国的宣父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唐太宗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下诏尊孔子为“宣父”）得道成了天界的仙官，就由他管辖治理这广桑岛。韩滉，就是他的弟子仲由（即子路，孔子弟子，勇猛刚毅，曾为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转世在人间的。韩滉为人刚强自傲，孔子怕他在人间犯罪落入法网，所以给他捎去信告诫提醒他。”说罢领路人就告辞去了。李顺就回到船里，这时有个仙界派来的使者警告船里的人们说：“好好坐着别害怕，千万不要往船外看，很快就会到你原来的地方。如果往外看，船马上就会翻！”船里的人都牢记那使者的话，谁也不敢往外看，只觉得般像在空中飞行，片刻间就到了京口码头下面，也不知道走了几千几万里。李顺找到韩滉的府衙，把信交给了韩滉。韩滉打开信一看，信上只有九个字，都是古代的蝌蚪文，根本不认识。问李顺怎么回事，李顺就说了去广桑仙岛的经过。韩滉觉得太怪了，认为李顺是妖言骗人，就把他抓起来打算用刑拷问。后来韩滉向不少懂得篆体、籀体字的人请教，也都不认得那几个字。这时有一个眉间长痦子身穿古人衣服的人来拜见韩滉门客们，自称能认得古文。韩滉接见了他，把那封信给他看。那人看完了信，立刻把信举过头顶向韩滉叩拜，祝贺道：“这是宣父孔丘的信，字是夏禹时代的蝌蚪文。这九个字是：‘告韩滉，谨臣节，勿妄动’。”（大意是：我告诫韩滉，要好好尽臣子的使命，不要轻举妄动。）韩滉对那客人十分尊敬地行了大礼后，客人出门走了，不知去了哪里。客人去后，韩滉心事重重地坐着努力回想，过了很久终于恍然大悟，想起了自己在广桑岛上当神仙的事并不很远，于是用礼物重谢了李顺。从此韩滉更加谦恭谨慎，始终忠心地辅佐朝延，成了一位忠臣。

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

阴隐客　谭宜　王可交　杨通幽

阴隐客

唐神龙元年，房州竹山县百姓阴隐客，家富。庄后穿井二年，已浚一千余尺而无水，隐客穿凿之志不辍。二年外一月余，工人忽闻地中鸡犬鸟雀声，更凿数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扪壁傍行。俄转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山，正立而视，则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万仞，千岩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蛱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树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桂山宫”，以银字书之。门两阁内，各有一人惊出。各长五尺余，童颜如玉，衣服轻细，如白雾绿烟，绛唇皓齿，须发如青丝，首冠金冠而跣足。顾谓工人曰：“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言未毕，门中有数十人出云：“怪有昏浊气。”令责守门者。二人惶惧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询问途次，所以未（未原作来，据明抄本改）奏。”须臾，有绯衣一人传敕曰：“敕门吏礼而遣之。”工人拜谢未毕，门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游览毕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傥赐从容，乞乘便言之。”门人遂通一玉简入，旋而玉简却出，门人执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如乳，甘美甚，连饮数掬，似醉而饱。遂为门人引下山。每至宫阙，只得于门外，而不许入。如是经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国城。皆是金银珉玉为宫室城楼，以玉字题云：“梯仙国”。工人询于门人曰：“此国何如？”门人曰：“此皆诸仙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阆姑射。然方得仙宫职位，主策主印，飞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国，何在吾国之下界？”门人曰：“吾此国是下界之上仙国也，汝国之上，还有仙国如吾国，亦曰“梯仙国”，一无所异。”言毕，谓工人曰：“卿可归矣”。遂却上山，寻旧路，又令饮白泉数掬。临至山顶求穴，门人曰：“汝来此虽顷刻，人间已数十年矣，却出旧穴，应不可矣。待吾奏请通天关钥匙送卿归。”工人拜谢。须臾，门人携金印及玉简，又引工人别路而上。至一大门，势侔楼阁，门有数人，俯伏面候。门人示金印，读玉简，划然开门。门人引工人上，才入门，为风云拥而去，因无所睹，唯闻门人云：“好去，为吾致意于赤城贞伯。”须臾云开，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洞中。出后，询阴隐客家，时人云：“已三四世矣。”开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寻其路，唯见一巨坑，乃崩井之所为也。时贞元七年矣。工人寻觅家人，了不知处。自后不乐人间，遂不食五谷，信足而行。数年后，有人于剑阁鸡冠山侧近逢之，后莫知所在。（出《博异志》）

【译文】

唐中宗神龙元年时，房州竹山县有个百姓叫阴隐客，家里很富。他在自家庄园的后面打井，打了两年凿下去一千多尺仍然没有水，但他仍坚持不懈地往下凿。又打了一个多月，打井工人忽然听见地下有鸡叫狗咬和鸟雀的叫声，再往下凿了几尺，井壁上出现了一个石洞，工人就从洞口钻进去。起初几十步没看见什么，只是摸着石壁侧着身子向前去。石洞一拐弯，突然看见了日月的光亮，工人就接着走下去，石洞尽头连着一个山峰，工人就从洞口下了山，站直了身子一看，竟来到另一个世界。那山峰的一侧有万丈高，千山万谷都像是神仙境界。山中的岩石都是碧蓝的琉璃色，每道山谷中都有金银建成的宫殿。山中还有些大树，树干像竹子似的有节，树叶像芭蕉叶，开着盘子一样大的紫花。很多翅膀像扇子一样大的五色彩蝶在花间飞来飞去，还有像仙鹤的五色鸟在树梢间飞翔。每条峡谷中都有一眼清澈如镜的山泉，还有一眼白泉，泉水像乳一样白。工人来到一座宫殿前，想进去打听一下这是什么地方。抬头见宫门上挂着一块匾，上写“天桂山宫”四个银字。这时，宫门内的两间阁房里跑出来两个人，神色很吃惊。这两个人都五尺多高，面貌像童子，红唇白齿，头发胡子像青丝一样光泽稠密。他们穿的衣服非常轻柔，像是白雾绿烟织成的，头上戴着金冠，但却光着脚。他俩问工人：“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工人就说了他来的经过，还没说完，宫门中又涌出来好几十人，都说这里怎么有一股混浊的气味，并责备守宫门的人。两个守门人惶恐地说：“有个外界的工人突然闯到这儿来打听道儿，所以没有奏报。”不一会儿，有个穿红衣的人来传达命令，让门官把工人遣送回去，但要礼貌地对待工人，工人赶忙拜谢。这时门官说：“你既然已经来了，为什么不请求在这里游览一下然后再回去呢？”工人说：“我便是有这个想法，但刚才没敢。如果您方便的话，恳求您替我请求一下吧。”门官就往宫门里递进去一只玉版，玉版立刻就传了出来。门官拿到玉版后，就领工人到一口清泉前，让他洗了澡并洗了衣服，然后又领他到一口白泉边让他洗脸漱口。工人漱口时，觉得那白泉水十分甜美，就用手捧水喝了好几口，感到又像醉又很饱了。门官领他到各个宫殿游览，但只准在门口，不许进去。这样走了半天，来到山脚下，见有一个都城，城中的宫殿城楼都是用金银或美玉建造的，城门上用玉石镶嵌着三个大字“梯仙国”。工人问门官“梯仙国”是怎么回事，门官说：“凡是刚成仙的人就送进这梯仙国中，然后在这里继续修行七十万天，才能升入天宫，到达三十二位天帝所住的玉京，或者到蓬莱仙洲，或者到神仙聚居的昆仑阆苑，或者到神女们居住的姑射山，然后才能得到仙界的官位，被授予符命和官印，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界飞翔了。”工人又问道：“这里既然是仙国，怎么会在我们人世上国家的下面呢？”门官说：“这里只是下界的上仙国，你们国家的上面，还有一个和这里一样的仙国，也叫梯仙国，和这里完全一样。”说完后就让工人就此结束游览，然后又领他上山找到来时的路，并让他又喝了几口白泉里的水。到了山顶，工人找他来时的那个洞穴，门官说：“你来到这里虽然不大一会，但人间已过去好几十年了，再从你来时的洞走就走不通了。等我去向上面奏请为你要来通天关的钥匙，然后送你回去。”工人连忙拜谢。不一会儿，门官拿着金印和玉版回来，领着工人从另外一条路走上去，来到一个大门前，门内同样有很多楼阁，门前有几个人都跪在地上迎接，门官出示了金印，读了玉版上写的命令，门就自动打开了。门官领着工人向门里走，刚一进门，工人就觉得身子像腾云驾雾般地飞升起来，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得门官在身后喊：“祝你一路平安，替我问候赤城的贞伯！”不一会儿云开风住，工人发现自己已经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的一个洞中。他出洞以后，就去寻找阴隐客家，人们告诉他，已经过去了三四代人了。工人向人讲述他为阴隐客家打井的事，谁也不知道这件事了。工人就自己寻找当初打井的地方，找到原地，只见一个很大的深坑，原来井早就崩塌了。这时已是德宗贞元七年了。工人找自己的家，根本就找不到了。从此以后，工人再也不愿在人世停留，就绝食修行，随意漫游。几年后，有人在四川峨嵋山剑阁旁边的鸡冠山上遇见过他，后来就不知道他的去处了。

谭宜

谭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开元末年生。生而有异，堕地能言。数岁之中，身逾六尺，髭鬓风骨，不与常儿同。不饮不食，行及奔马。二十余岁，忽失所在，远近异之，以为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乡里追立庙以祀之。大历元年丙午，忽然到家，即霞冠羽衣，真仙流也。白父母曰：“儿为仙官，不当久有人世。虽父母忆念，又不宜作此祠庙，恐物所凭，妄作威福，以害于人，请为毁之。庙基之下，昔藏黄金甚多，撤庙之后，凿地取金，可以分济贫民，散遣乡里矣。”言讫，腾空而去。如其言，毁庙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处，灵泉涌出，澄澈异常，积雨不加，至旱不减。郡邑祷祝，必有灵应，因名“谭子池”，亦谓之“天池”。进士周郭藩，为诗以记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名谭子池。余诘陵阳叟，此池当因谁？父老谓余说，本郡谭叔皮。开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坠地便能语，九岁多须眉。不饮亦不食，未尝言渴饥。十五能行走，快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无还期。父母忆念深，乡闾为立祠。大历元年春，此儿忽来归。头冠簪凤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宁告亲知。余为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为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黄金藏，镇在兹庙基。发掘散生聚，可以救贫羸。金出继灵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无竭时。言讫辞冲虚，杳霭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众号悲。寻禀神仙诫，彻庙斸开窥。果获无穷宝，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岭顶，喷涌世间稀。异境流千古，终年福四维。”（出《仙传拾遗》）

【译文】

谭宜是陵州人谭叔皮的儿子，唐玄宗开元末年生。他一出生就和别人不一样，生下来就会说话。才几岁就长了六尺高，而且是个有鬓角有胡须的堂堂男子汉。他不吃不喝，走路能追上奔跑的马。谭宜二十多岁时忽然失踪了，人们都十分惊奇，认为他是个神仙。他父母十分想念他，乡亲们为他建了庙，把他当作神仙祭祀供奉。代宗大历元年丙午月时，谭宜突然回到家中，穿着羽毛做的衣服，戴着绣有云霞图案的帽子，一看就是一位神仙。他对父母说：“儿子是一名仙官，不能在人世久留。父母想念儿子是可以理解的，但乡亲们不该为我建庙，怕这庙宇被妖魔鬼怪窃据后作威作福祸害乡亲们，所以请乡亲们把庙拆除了吧。庙基的地下过去埋藏着不少黄金，拆了庙后请把金子挖出来，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吧。”说罢，就腾空飞去了。于是按照他的话拆了庙，果然在庙基下挖出了金子，大家都分得了。所挖的地方涌出一汪泉水，泉水非常清澈，下雨后水不涨，大旱时水也不落。乡亲们到这口灵泉前祈祷求福，都十分灵验，于是就把这口泉叫“谭子池”，也叫天池。有位叫周郭藩的进士写了一首诗记述这件事：“澄水一百步，世名谭子池。余诘陵阳叟，此池当因谁？父老为余说，本郡谭叔皮。开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坠地便能语，九岁多须眉。不饮亦不食，未尝言渴饥。十五能行走，快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无还期。父母忆念深，乡间为立祠。大历元年春，此儿忽来归。头冠簪凤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宁告亲知。余为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为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黄金藏，镇在兹庙基。发掘散生聚，可以救贫羸。金出继灵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无竭时。言讫辞冲虚，杳霭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众号悲。寻禀神仙诫，彻庙斸（音ｃｈú，挖掘）开窥。果获无穷宝，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岭顶，喷涌世间稀。异境流千古，终年福四维。”

王可交

王可交，苏州昆山人也，以耕钓自业，居于松江南赵屯村。年三十余，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鱼，自喜以槌击杀，煮之，擣蒜韭以食，常谓乐无以及。一旦棹渔舟，方击楫高歌入江，行数里间，忽见一彩画花舫，漾于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异，侍从十余人，总角云鬟。又四人黄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惊异，不觉渔舟已近舫侧。一道士令总角引可交上舫，见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盘酒器果子，皆莹彻有光，可交莫识。又有女妓十余人，悉持乐器。可交远立于筵末，遍拜。七人共视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于凡贱，眉间已灸破矣。”一人曰：“与酒吃”。侍者泻酒，而樽中酒再三泻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灵物，必得入口，当换其骨。泻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与栗吃”。俄一人於筵上取二栗，付侍者与可交，令便吃。视之，其栗青赤，光如枣，长二寸许，啮之有皮，非人间之栗，肉脆而甘如饴，久之食方尽。一人曰：“王可交已见之矣，可令去。”命一黄衣送上岸。于船边觅所乘渔舟不见，黄衣曰：“不必渔舟，但合眼自到。”于是合眼，若风水林木浩浩之声。令开眼，已到，失黄衣所在，但见峰峦重叠，松柏参天，坐于草中石上。及望见有门楼，人出入。俄顷采樵者并僧十余人到，问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对。又问何日离家，可交曰：“今日早离家。”又问今日是何日，对是三月三日。樵者与僧惊：“今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余。”可交问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问此去华亭多少地，僧曰：“水陆千余里。”可交自讶不已。乃为僧邀归寺，设食，可交但言饱，不喜闻食气，唯饮水耳。众僧审问，极异之，乃以状白唐兴县，以达台州，以闻。越州廉使王沨素奉道，召之见，极以为非常之事，神仙变化不可测也。可交身长七尺余，仪貌殊异，言语清爽。沨叹曰：“此诚真仙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饰以道服。而遣人至苏州，以诘其实。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渔舟入江不归，家人寻得渔舫，谓堕江死，漉之无迹，妻子以招魂葬讫。王沨具以表闻，诏甚称异。后可交却归乡里，备话历历，及与乡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处依然。可交食栗后，已绝谷，动静若有神助。不复耕钓，乃挈妻儿往四明山。二十余年，复出明州卖药，使人沽酒，得钱但施于人。时言药则壶公所授，酒则余杭阿母。相传药极去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药酒，世间不及。道俗多图其形像，有患掂及邪魅者，图于其侧即愈。后三十余年，却入四明山，不复出，今人时有见之者。（出《续神仙传》）

【译文】

王可交是苏州府昆山县人，住在松江南岸的赵屯村，靠种田、打渔为生，三十多岁了，不知道有修道成仙的事。每次他钓到大鱼就非常高兴，用木槌把大鱼打死炖熟然后蘸上蒜泥韭酱吃，并对人说世上再也没有比吃炖鱼更美的事了。有一天，他划着渔船高唱着渔歌在江里走了几里地，忽然看见江中有一只彩船，船里坐着非常年轻的七位道士，戴着镶嵌着宝玉的帽子，披着绣有云霞图形的帔肩，周围有十几个侍从都是童男童女，男的头上梳两个抓髻，女的头发梳成云鬟样式。船上还有四个穿黄衣的人。这时，船上有个道士喊王可交的名字，王可交正在惊讶中，自己的船已经自动靠在了道士的彩船旁了。一个道士让小僮领着王可交上了彩船，只见七位道士的面前都摆着青玉的松盘酒器，酒器餐具都透明闪光，王可交不认识那些餐具酒器是什么制成的。还有十几个乐妓，手拿各种乐器站在一旁。王可交站在筵席的远处向每个道士一一行礼后，七位道士都仔细打量他。一位道士说：“此人骨相很好，应该成仙，只是他生在人世，由于生病针灸，把眉间刺破了。”另一个道士说：“给他些酒喝吧。”一名侍者就拿酒壶往杯子里倒酒，但怎么倒酒也不出来，侍者就报告给道士，道士说：“这酒是仙酒，他必须把凡人的骨头换掉才能喝得了这酒。酒倒不出来，正说明他命中不该喝仙酒。”又一个道士说：“让他吃栗子吧。”一位道士就从酒桌上拿了两个栗子递给侍者，侍者又把栗子给了王可交让他吃。王可交看那栗子是黑红色，像枣子那样光滑，二寸多长，一啃有皮，栗肉又脆又甜，不像人间的栗子，吃了好半天才把两个栗子吃完。这时一个道士说：“王可交已经和我们见过面了，让他回去吧。”说罢就让一个穿黄衣的人把王可交送到岸上。王可交在彩船边到处找不到自己的渔船，黄衣人说：“不必坐渔船，你一闭上眼就到了。”王可交就闭上眼睛，立刻觉得耳边响起呼呼的风声和水声。黄衣人让他睁开眼，他发现自己坐在草丛中的一块大石头上，四周是重重山峰和参天的松柏，那黄衣人也不见了。不远处有一个高大的门楼，有人在门楼中出出进进。不一会儿，有几个打柴的和几个和尚来到王可交面前，问他是什么人，他就把详情说了。那些人又问他什么时候离开家的，他说是今天早上。那些人问王可交今天是几月几日，王可交说：“三月三日呀。”那些人大吃一惊说：“今天是九月初九，离三月初三已经半年多了！”王可交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一位和尚说：“这里是天台山的瀑布寺前哪。”王可交又问这里离华亭多远，和尚说：“水路陆路加在一起一千多里。”王可交十分惊讶。那和尚请他到庙里去休息并请他吃饭，王可交说一点不饿，只是想喝水。和尚们都围着他问长问短，十分惊奇，就把这事报告了唐兴县并上报给台州。越州的廉使王沨向来尊奉道教，就召见了王可交。听王可交谈了以后，非常相信，认为神仙的变化是无所不能的，谁也不可理解。王可交身材七尺多高，仪表和一般人很不同，谈吐也很高雅。王沨感叹地说：“王可交真是位神仙啊！”又因为王可交和自己同姓，就对他更加敬重，并让他穿上道士的衣裳。后来王沨派人到苏州去了解核实王可交的事，人们都说三月初三王可交坐着渔船到江中去再也没回来，他家的人只是找到了他的渔船，以为他一定是落入江中淹死了，到处也打捞不到他的尸体，他的妻儿只好用招魂的仪式给他办了丧事，王沨证实了这一切后就向皇帝上表报告这件事，皇上也大为惊奇。后来王可交回到他的家乡，把一切经过都对乡亲们说了，并领着人们到江上看他遇见彩船和仙人的地方。王可交自从吃了神仙给的栗子后就再也不吃饭了，一举一动都像有神在佑护帮助。他不再种田打鱼，带着妻子进了四明山。二十多年后，王可交出山到明州卖药，让人帮着卖酒，把卖药和酒的钱全都布施给穷人。当时，人们都说王可交卖的药是壶公给的，酒则是余杭阿母的。人们都说这药酒非常好使，药治病最灵，酒一喝就醉。人们有时得了疾病或家里闹邪，就画一张王可交的像贴上，立刻就能好。过了三十多年，王可交又进了四明山再也没出来，现在还有人见过他。

杨通幽

杨通幽，本名什伍，广汉什邠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术，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无不立应。驱毒疠，剪氛邪，禳水旱，致风雨，是皆能之，而木讷疏傲，不拘于俗。其术数变异，远近称之。玄宗幸蜀，自马嵬之后，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访方士，冀少安圣虑。或云：“杨什伍有考召之法。”征至行朝。上问其事，对曰：“虽天上地下，冥寞之中，鬼神之内，皆可历而求之。”上大悦，于内置场，以行其术。是夕奏曰：“已于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访，不知其所。”上曰：“妃子当不坠于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间，虚空杳冥之际，亦遍寻访而不知其处。”上悄然不怿曰：“未归天，复何之矣？”炷香冥烛，弥加恳至。三日夜，又奏曰：“于人寰之中，山川岳渎祠庙之内，十洲三岛江海之间，亦遍求访，莫知其所。后于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庑。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贵妃也。谓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隶上元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我谪于人间，以为侍卫耳。此后一纪，自当相见，愿善保圣体，无复意念也。’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合各半，玉龟子一，寄以为信，曰：‘圣上见此，自当醒忆矣。’言讫流涕而别。”什伍以此物进之，上潸然良久。乃曰：“师升天入地，通幽达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笔赐名“通幽”，赐物千段，金银各千两，良田五千亩，紫霞帔、白玉简，特加礼异。暇日问其所受之道，曰：“臣师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于后城山中，教以召命之术曰：‘可以辅赞太平之君，然后方得飞升之道。’戒以护气希言，目不妄视，绝声利，远嚣尘，则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问升天入地，何门而往，何所为碍。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爇，入水不濡，蹑虚如履实，触实如蹈虚。虽九地之厚，巨海之广，八极之远，万方之大，应念倏忽，何所拘滞乎（九地之厚起二十五字据明抄本补）。所以然者，形与道合。道无不在，毫芒之细，万物之众，道皆居之。”上善其对。居数载，乃登后城山，葺静室于其顶，时还其家。门人言天真累降于静室。一旦与群真俱去。（出《仙传拾遗》）

【译文】

杨通幽，本名叫杨什伍，是广汉郡什邠县人。他小时候遇见过一个道士教给他召鬼神的法术，授给他三皇（指伏羲、神农、黄帝）的天书，用这天书召唤鬼神，鬼神会立刻就到。他驱除瘟疫，制服妖魔，消除水旱天灾，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杨什伍为人古板孤傲，不随凡俗，他的道术千变万化，远近闻名。唐玄宗李隆基由于安禄山造反逃出长安来到四川，非常思念死在马嵬坡的杨贵妃，常常不吃饭不睡觉，心情十分苦闷。于是唐明皇身边的一些近臣就密令求访道术高明的方士，希望能多少解除一下皇上的痛苦忧伤。听说杨什伍有召聚驱使鬼神的法术，就把他召到了唐明皇的四川行宫中。明皇问杨什伍有什么道术，回答说：“不管是天上地下仙界地府，以及鬼神之中，我都能找到她！”唐明皇非常高兴，命令在宫内设了道场神坛，让杨什伍施道术寻找杨贵妃。当天夜里，杨什伍就向唐明皇奏报说：“我已经在阴曹地府九泉之下找遍了，那里没有贵妃娘娘的踪迹。”唐明皇说：“爱妃绝不会落到阴曹和鬼魂们在一起的。”第二天夜晚，杨什伍又奏报说：“我去了九重天界，在虚空浩瀚的天空和日月星辰之间寻访，仍然没找到贵妃娘娘。”唐明皇沉默了半天，悲伤地叹息说：“她既不在九泉，也不在天上，能够去了哪里呢？”然后就熄了灯烛点起香火，更加急切地恳求杨贵妃能降临。第三天夜里，杨什伍又奏报：“我又找遍了人间的河流山川寺庙道观，还去了东海的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岛和祖洲、玄洲、炎洲、长洲、瀛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这十仙洲，仍然没有找到贵妃娘娘。后来，我来到东海的蓬莱山顶，在群仙居住的地方打听到有一位上元女仙名叫太真，我在她居住的南宫西廊屋里拜见了她，原来这位太真女仙就是贵妃娘娘。她对我说：‘我现在是天帝的侍女，隶属于上元宫。明皇陛下本来是太阳朱宫的神仙，由于他有了很重的凡念，才让他下凡到人世，我也被贬到人间侍奉他。十二年后，我们就会相见，希望陛下多多珍重，保养圣体，不要过分思念我吧。’说罢，贵妃娘娘就拿出陛下在开元年间赐给她的金钗和钿盒各一半，还有一只玉制的小龟作为凭据，她说陛下见了这几件东西就会醒悟，也就知道她也在思念陛下了。然后，她就和我流着泪告别了。”杨什伍奏报后就把杨贵妃让他捎的那几样东西呈给唐明皇，明皇睹物伤情，饮泣了很久。唐明皇对杨什伍说：“道长你能够升天入地，和仙界冥府相通，真是一位道术高明的仙师啊！”当时就提笔赐名为“通幽”，赐给他千种宝物，金银各一千两，良田五千亩，还赐给他紫霞图样的帔肩和白玉笏版，对他优礼有加。后来唐明皇在闲暇时问杨什伍和谁学的道术，杨什伍说：“我的老师是西城王君、青城真人。当年在后城山里教给我召神术，并让我辅助太平盛世的皇帝，然后我就可以飞升成仙。老师告诫我要养气少言，目不乱视，杜绝对名利的追求，远离世间凡俗，这样我就可以凌驾于天、地、人三界之上，升入仙界了。”唐明皇又问他升天入地有什么途径，怕什么东西阻碍，杨什伍说：“得了仙道的人，在火中不怕烧，进水不湿衣，足踏虚空像踩在实地上，接触实地上又像踏在虚空中。不管多么厚的土地，多么宽的海洋，八极多么遥远，万方那么广大，我一念之间都可以上下纵横升降飞腾，什么也阻挡不了我。我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我的形体和道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道无处不在，从毫毛麦芒那么细微的东西，到世间万物，全都有道在其中。”唐明皇非常赞赏他对道的解释。杨什伍在宫里住了几年，就进了后城山，在山顶上修了一间修炼道术的静室，也常常回家看看。他的弟子说天真常常降临他的静室指导他修炼。后来，杨什伍和一群神仙一同飞升进入仙界了。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孙思邈　司马承祯　尹君

孙思邈

孙思邈，雍州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亦好释典。洛阳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识小，难为用也。”后周宣帝时，思逊以王室多故，遂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常谓所亲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唐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唐显庆四（四原作七。据明抄本改）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名士，如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皆执师弟之礼以事焉。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病，留在其宅，时庭前有大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户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道洽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俦也。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察之乡里，咸云数百岁。又共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目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彩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时照邻有盛名，而染恶疾，嗟禀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因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循而为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疣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则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失度，日月错行，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时，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道德，辅之以政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其文学也，颖出如是。其道术也，不可胜纪焉。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于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尝将其五子侹、儆、俊、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侑当晚达，佺最居重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自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齐卿后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邈初谓齐卿言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空衣而已，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十卷、《摄生真箓》、《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开元中，复有人见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接，每来往参请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师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时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思邈曰：“尔但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又尝有神仙降，谓思邈曰：“尔所著《千金方》，济人之功，亦已广矣。而以物命为药，害物亦多。必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轻举矣。昔真人桓闿谓陶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后思邈取草木之药，以代虻虫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首，行之于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乱，西幸蜀。既至蜀，梦一叟须鬓尽白，衣黄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孙思邈也，庐于峨眉山有年矣。今闻銮驾幸成都，臣故候谒。”玄宗曰：“我熟识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远而至，亦将有所求乎？”思邈对曰：“臣隐居云泉，好饵金石药，闻此地出雄黄，愿以八十两为赐。脱遂臣请，幸降使赍至峨眉山。”玄宗诺之，悸然而寤。即诏寺臣陈忠盛挈雄黄八十两，往峨眉宣赐思邈。忠盛既奉诏，入峨眉，至屏风岭，见一叟貌甚俊古，衣黄襦，立于岭下。谓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孙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黄赐先生。”其叟偻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赐雄黄，今有表谢，属山居无翰墨，天使命笔札传写以进也。”忠盛即召吏执牍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录焉。”忠盛目其石，果有朱字百余，实表本也。遂誊写其字，写毕。视其叟与石，俱亡见矣。于是具以其事闻于玄宗，玄宗因问忠盛，叟之貌与梦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隐或见。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几十余岁，不食荤血，父母以其好善，使于白水僧院为童子。忽有游客称孙处士，周游院中讫，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曰：“为我如茶法煎来。”处士呷少许，以余汤与之，觉汤极美，愿赐一碗。处士曰：“此汤为汝来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吃，因与同侣话之，出门，处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飞，众方惊异。顾视煎汤铫子，已成金矣。其后亦时有人见思邈者。（出《仙传拾遗》及《宣室志》）

【译文】

孙思邈是雍州华原人。七岁上学，每天读书大约一千字左右。他成年之后，喜欢谈论庄、老及百家的学说，也喜欢佛经。洛阳总管独孤信，见了他之后便感叹地说：“这是一个圣童，只怕他器量大见识少，很难任用。”后周宣帝的时候，孙思邈因为王室发生了许多变故，就隐居到太白山里。隋文帝辅政的时候，让他做国子博士。他称病不起。他常常对亲近的人说：“再过五十年，应当有一个圣人出世，那时候我才能帮他救济世人。”到唐太宗即位，把他召到京城，慨叹他的模样很年轻，对他说：“我因此知道有道术的人实在应当受到尊重，羡门、广成等神人确实不是虚传。”皇上要授给他爵位，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唐显庆四年，唐高宗召见他，请他做谏议大夫，他又坚决推辞不接受。上元元年，他托病请求回乡，皇上特意赐好马给他，并且把鄱阳公主的城邑赐给他居住。当时的名士，像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都用老师弟子的礼节对待他。孙思邈曾经和皇帝一起到过九成宫。卢照邻病了，住在他的住宅里，当时院子里有一棵大梨树，卢照邻就为那梨树作了一篇辞赋，赋的序言说：“癸酉这年，我卧病在长安光德坊的官舍里，这里的老人说，这是鄱阳公主的城邑。从前鄱阳公主没有出嫁就死了，所以她的城邑一直荒废着。当时有一位处士叫孙思邈，他通晓古今，学尽各种数术。他谈论起道家的理论来，就像古代的蒙县庄子；他的学问深入不二，就像当今的维摩诘；至于推算天文历法量度天地，则可以与洛下闳、安期先生相提并论。他自己说生于开皇辛酉年，已经九十三岁了。到乡间打听他，人们都说他已经几百岁了。另外，他和人们一起谈论起周、齐之间事来，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亲眼见过。以此检验他，就不止是一百岁的人了。然而他的耳不聋，眼不花，神采奕奕。可以说是古代的聪明傅达长寿之人了。当时卢照邻很有名气，他得了重病，他嗟叹每个人的承受不同，不知道人长寿短命如此悬殊。于是他问孙思邈：“名医治病，它的道理如何呢？”孙思邈回答说：“我听说善于谈论天的人，一定要向人打听；善于谈论人的人，一定要以天的道理为依据。天有四时的变化，五行的运转，寒暑交替。它的运转，和就下雨；怒就刮风；凝结就是霜雪；张扬就是虹霓。这是天地的规律。人有四肢和五脏，有醒有睡，有呼有吸，循环往复。流动，就形成人体的营养作用、卫外机能和血气循环；明显，就成为人的气色；发声，就有了人的声音。这是人的规律。阳性，用它的精神；阴性，用它的形体。这是天和人相同的地方。等到失去这种正常现象，热气上升则生热；不然就生寒；凝结就成为肿瘤；凹陷就成为痈疽；奔跃就成为喘息、困乏；竭尽就成为焦枯。病情呈现在表面，病变动却在形体内。把这种道理推及到天地方面，也是这样的。所以，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有盈有缩，星辰失去了常度，日月的运行出现错乱，慧星离开轨道飞行，这是天地的大病。寒暑不正常，这是天地热气上升与否的表现；岩石泥土耸起，这是天地的肿瘤；山崩地陷，这是天地的痈疽；狂奔的风，狂暴的雨，这是天地的喘息和困乏；雨露润泽不及时。江河干涸，这是天地的焦枯。良医治病，用药疏导，用针剂拯救；圣人济世，用道德调和，用政事辅助。所以，人身上有可以治好的病，天地有可以消除的灾。”他又说：“胆子要大，而用心要细；心智要圆活，行为要方正。《诗经》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的是小心；‘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说的是大胆；‘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这是行为的方正；‘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这是心智的圆活。”他的文学，如此超拔突出；他的道术也不可胜纪。当初魏徵等人受命编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怕有遗漏，多次向孙思邈请教。他用口传授，就像亲眼所见一样。东台侍郎孙处约，曾经带着五个儿子孙侹、孙儆、孙俊、孙侑、孙侹去拜见孙思邈。孙思邈说：“孙俊应当首先显贵；孙侑应当显达得较晚；孙侹的地位最高，灾祸出在执掌兵权上。”后来都像他说的一样。太子詹事卢齐卿，小时候向孙思邈请教人伦的事情，孙思邈说：“你今后五十年，地位可达到一方诸侯之长，我的孙子应当是你属下的官吏，你应当自己保重才是。”卢齐卿后来做了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溥，果然是徐州萧县的县令。孙思邈当初对卢齐卿说这话的时候，孙溥还没有出生，而预先知道了他的事情。凡是各种奇异的事情，大多如此。永淳元年，孙思邈死去，死前留下话要薄葬，不准在墓中埋藏殉葬品，不准用活着的牛羊祭奠。经过一个多月，他的脸色没变。举起他的尸体往棺材里装的时候，他只剩下空空的衣服而已，当时的人都感到奇怪。他亲自注释了《老子》、《庄子》，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十卷、《摄生真箓》、《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开元年间，又有人发现他隐居在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来往，宣律师常常来来往往地向他参学请教佛教宗旨。当时天大旱，有一个西域的僧人请求在昆明池筑坛求雨，皇上下诏让有关部门准备香灯。一共七天，水缩下去几尺。忽然有一位老人夜里到宣律师那里求救，说：“我是昆明池里的龙，很久没下雨，不是因为我。一个胡僧要用我的脑子做药，欺骗天子说求雨，我的命危在旦夕，请和尚用法力救护于我。”宣公推辞说：“贫僧操守戒律罢了，你可以去求孙思邈老先生。”老人于是就来到孙思邈那里。孙思邈说：“我知道昆明池龙宫里有神仙药方三十个，如果能让我看看，我就救你。”老人说：“这些药方上帝不准随便外传，现在紧急了，丝毫无所吝啬！”过了一会儿，老人捧着药方来了。孙思邈说：“你天明回去，不用担心胡僧。”从此池水忽然暴涨，几天便漫上岸来，胡僧羞怒而死。另外，曾经有一个神仙从天而降，对孙思邈说：“你所著的《千金方》，济人的功效也很广了。而用生物做药，残害的生物也太多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尸解的神仙，不能白天升天成仙了。从前，一位真人桓闿告诉陶贞白，事情也是这样，本来你是知道的。”此后孙思邈采用草木做药，以代替虻虫、水蛭的性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个行世。等到唐玄宗躲避安史之乱，向西到达蜀地之后，梦见一位老汉须发皆白，穿黄色衣服，再三在面前参拜，然后奏道：“我是孙思邈，在峨嵋山结庐居住多年了。现在听说皇上的銮驾来到成都，我所以等候在这里拜谒。”唐玄宗说：“我熟悉你的名字很久了，现在你不怕道路遥远来到这里，也是有所求吗？”孙思邈说：“我隐居在云泉之间，喜欢吃金石之药，听说这个地方出雄黄，希望赐给我八十两。如果能满足我的要求，请派使者到峨嵋山来。”唐玄宗答应了，心大跳而醒来，立即就令侍臣陈忠盛带八十两雄黄，到峨嵋山去赐给孙思邈。陈忠盛奉诏之后来到峨嵋山，走到屏风岭，遇见一位容貌很俊逸古朴的老头，穿黄色衣服立在岭下。老头对陈忠盛说：“你莫非是天子的使者吗？我就是孙思邈。”陈忠盛说：“皇上让我把雄黄赐给你。”那老头躬身接受，然后说：“我承蒙天子赐给我雄黄，现在有表章致谢，但这里是山野之居，没有笔墨，请您执笔转抄送进宫中。”陈忠盛立即让官吏拿来笔墨之类。老头指着一块石头说：“表章在那石头上，您可以抄录下来。”陈忠盛看那石块，果然有一百多个红字，确实是表章。于是就把那些字抄录下来。写完之后，再看老头和石头，全都不见了。于是陈忠盛把这事详细地奏明唐玄宗。唐玄宗于是问陈忠盛，老头的相貌与梦中的果然一样，因此更感惊奇。从此，孙思邈有时候隐没，有时候出现。咸通末年，山下的一家百姓，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不吃荤血，父母认为他喜欢善行，让他到白水僧院做了童子。忽然有一位游客自称孙处士，在院中游了一周之后，从袖中取出一包汤药碎末交给童子说：“为我像烹茶那样煎好。”煎好之后，处士饮了一些，把剩下的汤汁给了童子。童子觉得汤汁的味道极美，希望再给他一碗。处士说：“这药就是为你来的！”就把方寸这样大的一匙药沫再让他煎着吃。于是他便向同伴们说了。出门一看，处士已离去了。童子也乘空飞起来。众人正在惊异，一看那煎药的锅子，已变成金的了。这以后也时常有见到孙思邈的人。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字子微。博学能文，攻篆，迥为一体，号曰金剪刀书。隐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累征之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屡加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问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老子经云：‘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见知，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睿宗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之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留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乃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要。”睿宗深赏异，留之欲加宠位。固辞。无何告归山。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余篇，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世。时卢藏用早隐终南山，后登朝，居要官，见承祯将还天台，藏用指终南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天台。”承祯徐对曰：“以仆所观，乃仕途之捷径耳。”藏用有惭色。玄宗有天下，深好道术，累征承祯到京，留于内殿，颇加礼敬，问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祯隐而微言。玄宗亦传而秘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玄宗理国四十余年，虽禄山犯关，銮舆幸蜀，及为上皇，回，又七年，方始晏驾，诚由天数，岂非道力之助延长耶！初玄宗登封太岳回，问承祯：“五岳何神主之？”对曰：“岳者山之巨，能出云雨，潜储神仙，国之望者为之；然山林之神也，亦有仙官主之。”于是诏五岳于山顶列置仙官庙，自承祯始也。又蜀女真谢自然泛海，将诣蓬莱求师，船为风飘，到一山，见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马承祯，名在丹台，身居赤城，此真良师也。”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飞仙无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祯受度。后白日上升而去。承祯居山，修行勤苦，年一百余岁，重颜轻健，若三十许人。有弟子七十余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常有真灵降驾。今为东海青童君、东华君所召，必须去人间。”俄顷气绝，若蝉蜕然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尔。（原未注出处。查出《大唐新语》。）

【译文】

司马承祯，字子微，博学多才，善长文学。他钻研篆书。他写的篆书，自成一体，叫作“金剪刀书”。他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有服用丹药的道术。武则天多次征召他，他都不应。唐睿宗崇尚道教，对他屡次给予特别的尊敬。他刚应召赴京，睿宗就向他问起推断人事吉凶祸福的事。他回答说：“《老子》上说：‘削弱权力，再削弱权力，以达到顺应自然。’心中想到的，眼里看到的事物，常常削弱欲望尚且不能做到不想不看，难道还要再钻研异端而增加心智上的忧虑吗？”睿宗说：“以顺应自然的方法治理自身，就可以做到清高；用顺应自然的方法治理国家，怎样呢？”他回答说：“国家就像自身一样。《老子》上说：‘在淡泊上多注意，在寂静处聚会真气，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就没有私欲了，那么天下也就治理了。’《易经》上说：‘圣人应当按照天地的规律去修养自己的道德，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自然规律。’因此知道天不讲话而守信，顺应自然就能成功。顺应自然的要旨就是治理国家的要旨。”睿宗深深赞赏他奇特见解，要把他留在宫中，封他做大官，他坚决推辞。不久他告别回山。皇上就赐给他宝琴和花披肩，派人送他。很多公卿都作诗送他。有一个叫徐彦伯的常侍，选择了其中三十首最好的，结成一个集子，还为诗集写了序言，命名为《白云记》。当时有一个叫卢藏用的人，他早年隐居在终南山，后来登上朝廷，身居显要职位。他见司马承祯要回天台山，就用手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这终南山里就有不少佳处，何必非回天台山不可呢？”司马承祯不慌不忙地说：“依我所见，终南山是当官的捷径而已。”卢藏用有羞惭的表情。唐玄宗坐了天下，也深深爱好道术，多次征召，把司马承祯召到京城，留在殿内，对他很有礼貌，十分尊敬他，向他请教延寿度世的事。司马承祯讲得很隐晦，没有直说。唐玄宗秘密地记录，又秘密地收藏，所以世人无法得知他们谈话的内容。从此，唐玄宗治理国家四十多年，虽然有安禄山侵犯潼关，皇帝避难去到蜀地，但是他终究回京继续做太上皇。回来之后又过了七年才死去。他的死实在是因为天数，难道不是道力帮他延长的吗？当初，唐玄宗登封太岳回来，问司马承祯：“五岳是什么神主宰的？”司马承祯说：“岳是山中最大的，能生出云雨，能潜藏各种神仙，国中有声望的人管理它。虽然是山林之神，但是也有仙官主管。”皇帝于是诏令在五岳山顶上修建仙官庙。这种仙官庙。是从司马承祯开始的。另外，有一位蜀地的女真人谢自然，她乘船过海，要到蓬莱去求师。船被风刮，来到一座山前，见到一位道人，指点她说：“天台山的司马承祯，名在丹台，身居赤城，他是真正的良师。”蓬莱离弱水三十万里，不是坐船可去的，不是飞天的神仙是无法到达的。谢自然就回去求司马承祯，受到超度，于是后来她得道成仙，飞升而去。司马承祯久居深山，勤苦修行，活到一百多岁，面色像儿童那样红润，步履像年轻人那样轻捷，好像三十多岁的人。一天早晨，他告诉弟子们说：“我自从居住玉霄峰，向东望蓬莱，常常有真正的神灵降下来。现在我受到东海青童君、东华君的召请，必须离开人间。”不一会儿他就咽气了，像蝉蜕那样分解消散了，弟子们只好埋葬了他的衣服帽子。

尹君

唐故尚书李公诜（诜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镇北门时。有道士尹君者，隐晋山，不食粟，常饵柏叶，虽发尽白，而容状若童子，往往独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余者，顾谓人曰：“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岁，已识尹君矣；迨今七十余年，而尹君容状如旧，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几何为人间人；汝方壮，当志尹君之容状。”自是及今，七十余岁矣，而尹君曾无老色，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耶。北门从事冯翊严公绶，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驱驾而诣焉。其后严公自军（军下原有为字，据明抄本删）司马为北门帅，遂迎尹君至府庭，馆于公署，终日与同席，常有异香自肌中发，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学浮图氏，尝曰：“佛氏与黄老固殊致。”且怒其兄与道士游。后一日，密以堇斟致汤中，命尹君饮之。尹君即饮，惊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坚，有异香发其中。公命剖而视之，真麝脐也。自是尹君貌衰齿堕，其夕卒于馆中。严公既知女弟之所为也，怒且甚，即命部将治其丧。后二日，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圣观道士朱太虚，因投龙至晋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虚惊而问曰：“师何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堇斟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堇斟安能败吾真耶！”言讫，忽亡所见。太虚窃异其事，及归，具白严公。曰：“吾闻仙人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变异之如是耶。”将命发其墓以验之，然虑惑于人，遂止其事。（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时，前任尚书李公诜镇守北门时，有一位叫尹君的道士在晋山隐居，他不吃粮食，常吃柏树叶。虽然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是他的脸色和儿童一样。他常常单独到城中游逛。乡里中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汉，对周围人们说：“我小时候，曾听李老汉说过。李老汉是我的外祖父。他说：‘我七岁那年，就认识尹君。到现在七十多年了，而尹君的模样和过去一样，他大概是神仙吧？我要老了，自己估计能在人世上再活几年呢？你正年轻，应当记住尹君的容颜。’从那时到现在，又七十多年了，而尹君竟没有衰老的表现，难道是把千百岁当作瞬息吗？”北门的从事冯诩严公绶是好奇的人，他敬慕尹君是得道的人，常常在休假日驱车到尹君那里去拜访。后来，严公绶从军司马升为北门帅，就把尹君接到府中，住在公署，整天与他坐在一起。严公绶发现常常有一种异香从尹君的肌肉中散发出来，就更加敬重他。严公绶有一个妹妹，学佛教，曾说：“佛教与道教根本不同！”而且她对哥哥与道士交往很生气。后来有一天，她秘密把苦堇放在汤里，让尹君喝。尹君喝完，吃惊地站起来说：“我大概要死了！”一会儿，他吐出一块很硬东西，并有奇异的香味从中散发出来。严公绶让人解剖一看，原来是一块麝香。从此尹君容颜衰老，牙齿脱落，那天晚上便死在严公绶的公馆中。严公绶知道是妹妹干的之后，非常生气，立即让部下为尹君办理丧事。过了两天，把尹君葬在汾水西二十里的地方。第二年秋天，有一位叫朱太虚的照圣观的道士，到晋山去投放一条龙，忽然在山中遇见尹君。朱太虚吃惊地问道：“师父为什么来到这里？！尹君说：“去年我在北门，有人把苦堇放在汤里让我喝，我故意装死给他们看。可是，堇汤怎么能败坏我的真功呢？”说完，他忽然不知哪儿去了。朱太虚心里感到很怪，等回到北门，详细向严公绶作了汇报。严公绶说：“我听说仙人是死不了的，如果有死的，也只不过是尸解罢了，不然怎么会变异成这种样子呢？”他要让人打开坟墓检验一下，但是担心会让人迷惑，就停止了这件事。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罗公远　仆仆先生　蓝采和

罗公远

罗公远，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设，观者倾郡。有一白衣人长丈余，貌甚异，随群众而至，门卫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过，叱曰：“汝何故离本处，惊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摄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宴所，具白于刺史。刺史问其姓名。云：“姓罗，名公远，自幼好道术，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须令我见本形。”曰：“请俟后日。”至期，于水滨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岸丈余，引水入。刺史与郡人并看。逡巡，有鱼白色，长五六寸，随流而至，腾跃渐大，青烟如线，起自坎中。少顷，黑气满空，咫尺不辨。公远曰：“可以上津（津原作律。据明抄本、许刻本改）亭矣。”未至，电光注雨如泻，须臾即定。见一大白龙于江心，头与云连，食顷方灭。时玄宗酷好仙术。刺史具表其事以进。时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棋。二人见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棋子十数枚，问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开果无，并在公远处，方大骇异。令与张、叶等齿坐。剑南有果初进，名为日熟子，张与叶以术取，每过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顾而语曰：“莫是罗君否。”时天寒围炉，公远笑，于火中素树一箸，及此除之，遂至。叶诘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无路可过；适火歇，方得度。从此众皆敬伏。开元中，中秋望夜，时玄宗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其色如银，请玄宗同登。约行数十里，精光夺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记其声调，遂回，却顾其桥，随步而灭。且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时武惠妃尤信金刚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痒。公远折竹枝，化七宝如意以进。玄宗大悦，顾谓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曰：“此幻化耳。臣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宝如意以进。公远所进者，即时化为竹枝耳。及玄宗幸东洛，武妃同行，在上阳宫麟趾殿，方将修殿，其庭有大方梁数丈，经六七尺，时公远、叶尊师、金刚三藏皆侍从焉。玄宗谓叶尊师曰：“吾方闲闷。可试小法以为乐也？师试为朕举此方木。”叶受诏作法，方木一头揭数尺，而一头不起。玄宗曰：“师之神力，何其失耶！”叶曰：“三藏使金刚善神，众压一头，故不举。”时玄宗奉道，武妃宗释，武妃颇有悦色，三藏亦阴心自欢，惟公远低头微哂。玄宗谓三藏曰：“师神咒有功，叶不能及，可为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诏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顶真言，未终遍，叶身欻欻就瓶；不三二遍，叶举至瓶嘴；遍讫，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悦。良久谓三藏曰：“师之功力，当得自在，既使其入，能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咒之。诵佛顶真言数遍，叶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师，今为三藏所咒而没，不得见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惧。玄宗谓公远曰：“将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远笑曰：“法善不远。”良久，高力士奏曰：“叶尊师入。”玄宗大惊曰：“铜瓶在此，自何所来！”引入问之。对曰：“宁王邀臣吃饭，面奏的不放，臣适宁王家食讫而来，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贺。已而使叶设法箓。于是取三藏金襕袈裟摺之，以盆覆之。叶禹步叩齿，绕三匝曰：“太上老君摄去。”盆下袈裟之缕，随色皆摄，各为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襕，至毁如此！”玄宗曰：“可正乎？”叶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启之，袈裟如故。叶又取三藏钵，烧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头，失声而走。玄宗大笑。公远曰：“陛下以为乐，乃道之末法也，叶师何用逞之？玄宗曰：“师不能为朕作一术以欢朕耶？”公远曰：“请更问三藏法术何如？”三藏曰：“贫道请收固袈裟，试令罗公取，取不得则罗公输，取得则僧输。”于是令就道场院为之。三藏结坛焚香，自于坛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贮之银合；又安数重木函，皆有封锁，置于坛上。玄宗与武妃、叶公，皆见中有一重菩萨，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刚围之，贤圣比肩，环绕甚严，三藏观守，目不暂舍。公远坐绳床，言笑自若。玄宗与叶公皆视之。数食顷，玄宗曰：“何太迟迟，得无劳乎！”公远曰：“臣斗力，安敢自炫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启观耳。”令开函取袈裟，虽封锁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远奏曰：“请令人于臣院内，敕弟子（子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开柜取来。”即令中使取之，须臾袈裟至。玄宗问之。公远曰：“善萨力士，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参上界；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术士所知。适使玉清神女取之，则菩萨金刚不见其形，取若坦途，何碍之有。”玄宗大悦。赏赉无数。而叶公、三藏然后伏焉。时玄宗欲学隐遁之术。对曰：“陛下玉书金格，以简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国安人，诚宜习唐、虞之无为，继文、景之俭约，却宝剑而不御，弃名马而不乘，岂可以万乘之尊，四海之贵，宗庙之重，社稷之大，而轻狥小术，为戏玩之事乎？若尽臣术，必怀玺入人家，困于鱼服矣。”玄宗怒，骂之。遂走入殿柱中，数玄宗之过。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复入玉磶中。又易磶。破之为数十片，悉有公远之形。玄宗谢之，乃如故。玄宗后又坚学隐形之术，强之不已，因而教焉。然托身隐，常有不尽，或露裾带，或见影迹，玄宗怒斩之。其后数岁，中使辅仙玉，奉使入蜀，见公远于黑水道中，披云霞衲帔，策杖徐行。仙玉策马追之，常去十余步，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师云水适意，岂不念内殿相识耶！”公远方伫立顾之。仙玉下马拜谒讫，从行数里。官道侧俯临长溪，旁有巨石，相与渡溪据石而坐。谓仙玉曰：“吾栖息林泉，以修真为务，自晋咸和年入蜀，访师诸山，久晦名迹，闻天子好道崇玄，乃舍烟霞放旷之乐，冒尘世腥膻之路，混迹鸡鹜之群，窥阅蜉蝣之境，不以为倦者，盖欲以至道之贵，俯教于人主耳。圣上廷我于别殿，遽以灵药为索，我告以人间之腑脏，荤血充积，三田未虚，六气未洁，请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为限。不能守此诚约，加我以丹颈之戮，一何遑遽哉！然得道之人，与道气混合，岂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于我哉！但念主上列丹华之籍，有玉京交契之旧，躬欲度之，眷眷之情，不能已已。”因袖中出书一缄，谓仙玉曰：“可以此上闻，云我姓维，名厶遠，静真先生弟子也，上必寤焉。”言罢而去，仍以蜀当归为寄，遂失所在。仙玉还京师，以事及所寄之缄奏焉。玄宗览书，惘然不怿。仙玉出，公远已至，因即引谒。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对曰：“陛下尝去臣头，固改之耳。罗字去头，维字也；公字去头，厶字也；远字去头，遠字也。”玄宗稽首陈过，愿舍其尤。公远欣然曰：“盖戏之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劫运之灾，阳九之数，天地沦毁，尚不能害；况兵刃之属，那能为害也？”异日，玄宗复以长生为请。对曰：“经有之焉，我命在我，匪由于他。当先内求而外得也。刳心灭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因以三峰歌八首以进焉，其大旨乃玄素黄赤之使，还婴溯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气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惫。岁余，公远去，不知所之。天宝末，玄宗幸蜀，又于剑门奉迎銮辂，卫至成都，拂衣而去。乃玄宗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矣。（出《神仙感遇传》及《仙传拾遗》、《逸史》等书）

【译文】

罗公远本是鄂州人。鄂州刺史春天设宴，全郡的人都来观看。有一个一丈多高的穿白衣服的人，相貌很是与众不同，也随着人群来了。守门的人都认为他挺怪。不一会儿有一个小童从旁边经过，呵斥道：“你为什么离开你的本处，来惊吓官吏们呢？还不快离开！”那人就提着衣服跑了。官吏就把小童捉住，送到举行宴会的地方，详细向刺史报告了。刺史问小童的姓名。小童说：“姓罗，名公远，从小喜好道术。刚才发现守江龙上岸来看热闹，我急忙赶来让他回去。”刺史不信，说：“必须让我看到他的原形我才相信。”罗公远说：“请等到后天。”到了第三天，他在水边挖了一个小坑，才一尺深，离岸一丈多远。他把水引到坑里来。刺史和郡中的人都来看。不长时间，有一条白色的鱼，五六寸长，随着水流来到，越腾跃越大。有一缕线一样的青烟从坑中升起。一会儿，黑气满天，咫尺之间也看不清东西。罗公远说：“大家可以到津亭上去了。”大家还没走到津亭，雷电大作，大雨如泻。霎时便平定下来，有一条大白龙出现在江心，头和云相连接，一顿饭的功夫才消失。那时玄宗非常喜欢仙术，刺史把这事详细写明禀报并把罗公远送到京城。当时唐玄宗与张果、叶法善下棋。张、叶二人见了罗公远大笑道：“小小村童，他怎知龙的事！”二人就各握了十几个棋子，问道：“这手里有什么东西？”罗公远说：“是空手，什么也没有！”等张开手一看，果然什么也没有。棋子都到了罗公远那里。二人这才感到很惊异。皇上让罗公远与张、叶二人平起平坐。剑南有一种果子，刚刚开始进贡，名叫“日熟子”。张果与叶法兽用法术运取，每天一过正午必然送到。那一天，天黑都没送到。张、叶二人互相看着说：“是不是罗公远干的？”当时天很冷，大家围着火炉。罗公远笑。在火中平常立着一根筷子，到这时拔掉它，于是日熟子就送来了。叶法善盘问使者。使者说，要到京的时候，焰火连天，无路可过，刚才火停了，才能过来。从此，众人都敬佩他，服气他。开元年间，八月十五的晚上，当时唐玄宗在宫中赏月，罗公远奏道：“陛下想不想到月中看看呢？”于是就拿起手杖，向空中扔去。手杖变成大桥，桥的颜色像银。罗公远请玄宗一块登上大桥，大约走了几十里，感到精光耀眼，寒气侵人，就来到一个大城阙下。罗公远说：“这就是月宫。”有几百位仙女，都穿白绢宽袖衣服，在广庭中跳舞。玄宗问道：“这是什么乐曲？”罗公远说：“是《霓裳羽衣曲》。”玄宗暗中记下那乐曲的声调，于是就回来了。回头看那桥，随着脚步消逝。玄宗召来乐官，按照他记下来的声调谱成了《霓裳羽衣曲》。当时为惠妃尤其相信金刚三藏。玄宗来幸功德院，忽然因为背发痒而感到难受。罗公远折了一根竹枝，把它变成一个七宝如意送给玄宗，玄宗很高兴，看着金刚三藏说：“你能达到这种程度吗？”金刚三藏说：“这是幻化而已，我给陛下取真的来。”他就从袖子里取出一个七宝如意交给皇上。罗公远进献的那个，当时就变成了竹枝。等到玄宗游幸东洛，武惠妃同行，住在上阳宫麟趾殿。当时正要修殿，那院中有一根几丈长大方梁，直径六七尺。当时罗公远、叶法善、金刚三藏，都侍候跟随在左右。玄宗对叶法善说：“我正闲闷，可以试作一些小法术为乐趣，你可以为我举起这根方木。”叶法善受皇命作法，方木一头抬起来几尺，而另一头不起来。玄宗说：“你的神力，为什么丧失了呢？”叶法善说：“三藏让金刚善神一起压在一头，所以抬不起来。”当时玄宗信奉道教，武惠妃信仰佛教，武惠妃很高兴。三藏也暗自高兴。只有罗公远低头露出一缕讥讽的微笑。玄宗对金刚三藏说：“你的神咒很有功力，叶法善比不上你，你能用咒语把叶法善弄到澡瓶里去吗？”三藏得到皇上的命令，放好了澡瓶，让叶法善在座位上坐好，就开始念“法大佛顶真言”咒语，还没念完一遍，叶法善的身体就慢慢靠近瓶子。不到两三遍，叶法善的身体就举到了瓶口。念完咒语，叶法善轻轻地进到瓶中。玄宗很不高兴，许久才对三藏说：“你的功力，应该能自由自在。既然能让他进去，还能让他出来吗？”三藏说：“这是我基本的法术。”于是就念咒，念“佛顶真言”念了好几遍，都没有把叶法善念出来。唐玄宗说：“我的法师，现在被三藏咒没了，看不到了！”武惠妃和三藏大惊失色。唐玄宗对罗公远说：“要怎么办才能让叶法善回来呢？”罗公远说：“叶法善离此不远。”过了一会儿，高力士奏道：“叶尊师进来了！”唐玄宗大惊道：“铜瓶在这里，他是从哪儿来的？”把叶法善领进来之后一问，叶法善回答说：“宁王请我吃饭，我如面奏，你一定不肯放我去。我刚在宁王家吃完饭而来，不因为他一咒，我怎么能去呢？”玄宗大笑，武惠妃和三藏都表示祝贺。然后让叶法善设道家秘文。于是叶法善取三藏的金襕袈裟摺叠起来，把它用一个盆扣上。叶法善小步行走，叩动牙齿，绕盆三圈，说：“太上老君拽去！”盆下袈裟的丝线，随着不同的颜色，各被拽得一堆一堆的。三藏说：“可惜这件金襕袈裟了，毁坏到这种程度！”玄宗说：“可以改正吗？”叶法善说：“可以。”他又用盆扣上，念咒道：“太上老君改正它！”打开一看，袈裟像原来一样。叶法善又取三藏的钵子，把它烧得通红，用手捧着往三藏头上戴，三藏失声而逃。玄宗大笑。罗公远说：“陛下以此为乐，其实这是道术中末流的法术，叶法师何必显示它！”玄宗说：“你不能为我作一个法术，让我高兴高兴吗？”罗公远说：“请再问问三藏的法术怎么样。”三藏说：“我把袈裟收放牢固，试让罗公取，不能取走那就是罗公输了；取走，则是我输了。”于是皇上让他们在道场院进行。三藏法坛烧香，亲自在坛上作法，把袈裟存放在银盒子里，又安装在几层木匣子里，每层都上了锁，放在坛上。玄宗和武惠妃、叶法善，都看到里面有一重菩萨，外面有一重金甲神人，再外面用一重金刚力士包围着。贤才圣人比踵接肩，包围得很严密。三藏看守在那里，眼睛一时也不离开。罗公远坐在绳床上，谈笑自若。玄宗和叶法善都看着他。几顿饭的时间过去了，玄宗说：“为什么这么慢呢？大概累了吧？”罗公远说：“我斗力，怎么敢显示自己能耐呢？只要陛下让三藏打开看看就知道了。”玄宗让三藏打开匣子取出袈裟。虽然仍旧锁着，但是里边已经空了。玄宗大笑。罗公远奏道：“请派人到我的院内，让弟子开柜拿来。”玄宗立即派中使去取。不一会儿袈裟取来。玄宗问这是怎么回事，罗公远说：“菩萨、力士，是圣贤中一般的；甲兵，诸神，是道术之中较小的，都有可以参与上界的功力，至于太古极真的奥妙，不是术士所能知道的。刚才我让玉清神女去取，那么菩萨和金刚也看不到她的形迹，去取就像走在坦途上，能有什么障碍呢？”玄宗非常高兴，赏赐无数。而叶法善、三藏以后都很佩服罗公远。当时玄宗要学隐遁之术，罗公远回答说：“陛下玉书金格已经记录在九清了，你是真人下凡，为的是叫你保国安民。实在应该学习唐尧虞舜的无为而治，继承文帝景帝的俭朴节约作风，放弃宝剑不佩带，放弃名马不乘坐。怎么可以凭着万乘的尊位、四海的富贵，如此重要的宗庙，如此之大的社稷，而轻率地去循蹈小术，做游戏玩耍的事呢？如果你学尽我的道术，必将揣着玉玺走进别人家，被困在平常人的服饰之中。”玄宗大怒，骂他。于是他就跑进殿柱子里，数落玄宗的过错。玄宗更怒，把殿柱打破，又换了一根柱子。他又进到柱脚石中。玄宗又下令换了柱脚石，把换下来的柱脚石打碎成几十片，全都有罗公远的形迹。玄宗向他道歉，才恢复正常。玄宗后来又硬要学隐形之术，劝阻不了，就只好教他。然而玄宗隐身，常有隐不尽的地方，或者露出裙带来，或者露出形迹来。玄宗生气，把罗公远杀了。此后过了几年，中使辅仙玉奉使进入蜀地，见到罗公远在黑水的道路上。他披着云霞缝补成的衣帔，拄着手杖慢慢行走。仙玉策马追赶，常常只离他十几步，却不能追上他。仙玉喊道：“罗天师周游四方，心满意足，难道不记得在宫中相识的朋友吗？”罗公远这才站下回头看着仙玉。仙玉下马拜谒之后，二人一起走了几里，官道旁边有一条长长的溪流，溪旁有一块巨石，二人一起渡过溪流，坐到巨石上。罗公远对仙玉说：“我栖息在山野之中，把修炼本性当作主要任务。我从晋朝咸和年进入蜀地，在各大山之中访师求教，长期隐藏姓名和踪迹。听说皇上喜欢道教崇尚玄学，我就舍弃了山间美景和行动自由的乐趣，冒着尘世间又腥又膻又臭的道路，将行迹混以鸡鸭群中，窥视小虫子的处境。我之所以不知疲倦地这样做，是想要用最崇高的道理，教导皇帝罢了。皇上把我迎到别殿，急忙向我索要灵药。我告诉他，人间的腑脏，充满荤血，‘三田’还没虚，‘六气’还没洁，请等到以后再给，以十年为期限。但是他不守信用，砍了我的脑袋，多么可怕呀！然而就是得道成仙的人，我与道和气混合在一起，怎么能用世俗间的兵刃水火加害我呢？我只考虑到他毕竟是一代天子，又与我有一段旧交，想亲自引度他。这眷眷之情，一直不能了却。”于是，罗公远从袖中取出一封书信，对仙玉说：“可以把这信交给皇上，就说我姓维，名厶遠，是静真先生的弟子，皇上一定会明白的。”说完就离去。他还把蜀地的当归让仙玉捎给皇帝。于是他就不见了。辅仙玉回到京中，把信和东西全交给皇帝。玄宗看了信，惘然不乐。辅仙玉退出去，罗公远已经来到，于是就领他去见皇上。玄宗说：“先生为什么要改换姓名呢？”罗公远回答说：“陛下曾经砍去我的头，所以才改。罗字去了头，是维字；公字去了头，是厶字；远字去了头，是遠字。”玄宗点头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希望原谅他的罪过。罗公远高兴地说：“开个玩笑而已！得道成仙的人，天塌地陷等自然灾害尚且不怕，何况兵刃之类，怎么能害了我呢？”改日，玄宗又向罗公远请求长生不老之药。罗公远说：“经书里有这内心的杂念，穿草衣吃树叶，不是至高地位的人所能做到的。”于是他把八首《三峰歌》献给唐玄宗。其大意是“玄素黄赤还婴溯流”方面的事。唐玄宗按照要求去做，一年多以后，神情飘逸，精气旺成，年龄更高了，精力却不减。一年多以后，罗公远离去，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天宝年末，玄宗幸游蜀地避难，罗公远又在剑门迎接皇驾，护送到成都，然后拂衣而去。等到玄宗从蜀地回京城，才明白他给自己送来蜀地当归的意思。

仆仆先生

仆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自云姓仆名仆，莫知其所由来。家于光州乐安县黄土山，凡三十余年，精思饵杏丹，衣服饮食如常人，卖药为业。开元三年，前无棣县令王滔寓居黄土山下，先生过之。滔命男弁为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术。时弁舅吴明珪为光州别驾，弁在珪舍。顷之，先生乘云而度，人吏数万皆睹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术未成，奈何舍我而去。”时先生乘云而度，已十五过矣，人莫测；及弁与言，观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诘之曰：“子之甥乃与妖者友，子当执。”其舅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状白。先生曰：“余道者，不欲与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礼，便当化之；如妄动失节，当威之，使心伏于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诣休光府。休光踞见，且诟曰：“若仙当遂往矣；今去而复来，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属，问道于余，余说之未毕，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执之。龙虎见于侧，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余，玄云四合，斯须雷电大至，碎庭槐十余株，府舍皆震坏。观者无不奔溃，休光惧而走，失头巾。直吏收头巾。引妻子跣出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状闻。玄宗乃诏改乐安县为仙居县，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观，以黄土村为仙堂府，县尉严正诲护营筑焉，度王弁为观主，兼谏议大夫，号通真先生。弁因饵杏丹却老，至大历十四年，凡六十六岁，而状可四十余，筋力称是。其后果州女子谢自然，白日上升。当自然学道时，神仙频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者，亦云名杜，其诸姓亦尔，则与仆仆先生姓名相类矣。无乃神仙降于人间，不欲以姓名行于时俗乎。后有人于义阳郊行者，日暮不达前村，忽见道旁草舍，因往投宿。室中唯一老人，问客所以。答曰：“天阴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即不妨，但无食耳。”久之，客苦饥甚。老人与药数丸，食之便饱。既明辞去，及其还也，忽见老人乘五色云，去地数十丈。客便遽礼，望之渐远。客至安陆，多为人说之，县官以为惑众，系而诘之。客云：“实见神仙。”然无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见，今受不测之罪。”言讫，有五色云自北方来，老人在云中坐，客方见释，县官再拜。问其姓氏。老人曰：“仆仆野人也，有何姓名。”州司画图奏闻。敕令于草屋之所，立仆仆先生庙，今见在。（出《异闻集》及《广异记》）

【译文】

不知道仆仆先生是什么地方人。他自己说姓仆名仆，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的家在光州乐安县黄土山。他共用去三十多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叫做“杏丹”的药，自己食用。他穿衣吃饭与平常人一样，以卖药为业。开元三年，以前的无棣县县令王滔住在黄土山下。仆仆先生从王家门前经过，王滔让儿子王弁以主人的身份很好地款待了仆仆先生，仆仆先生就把杏丹术传授给王弁。那时王弁的舅舅吴明珪是光州别驾，王弁住在吴明珪家里。一会儿，仆仆先生乘着云朵而过，官吏百姓上万人都看到了。王弁仰脸对仆仆先生说：“先生教我杏丹术还没有教成，为什么弃我而去呢？”那时仆仆先生乘着云朵已经走过十五次了，人们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等到王弁与他说话，见到的人都很惊愕，有人把这事报告给刺史李休光。李休光把吴明珪叫来问他说：“你的外甥居然和妖怪交朋友，你应该把他抓起来。”王弁的舅勇于是就让王弁把仆仆先生找来。王弁去到仆仆先生家中时，仆仆先生也回到家中。王弁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仆仆先生说：“我是道人，不想和当官的接触。”王弁说：“他们对你有礼貌，你就应该感化他们，他们如果失礼妄动，就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对道家心服口服，不也很好吗？”仆仆先生说：“也好。”于是就来到李休光府中。李休光没有站起来接见他，而且还骂他说：“你如果是神仙应当立即就离去了，现在去而复返，一定是妖怪！”仆仆先生说：“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二茅等人，都向我请教道术，我没有讲完，就住下了，不是因为别的。”李休光更生气，喝令左右把他拿下。这时候有龙虎出现在仆仆先生身边，他骑上去就离地而去。离地一丈多高的时候，黑云四起，顷刻间雷电大作，击碎院子里的十几棵槐树，房舍全都震坏，围观的人没有不奔逃的。李休光吓得逃跑，头巾都跑丢了。他让一个小官为他收起头巾，自己领着妻子儿女光着脚跑出府门。因此他搬家到别处去住了。李休光把这事儿写成奏章报给皇上，唐玄宗就下令改称乐安县为仙居县，在仆仆先生住的地方建了仙堂观，把黄土村改为仙堂村，让县尉严正诲看护营地施工建筑，让王弁做仙堂观观主兼谏议大夫，名号叫通真先生。王弁因为服用杏丹，推迟了衰老，到大历十四年，他已经六十六岁，而形貌还像四十多岁，力气也和四十多岁的人相当。这以后有一位叫谢自然的果州女子，白日里升天成仙。当年谢自然学习道术的时候，众神仙频频下降。有一个姓崔的，也说名字叫崔；有一个姓杜的也说名字叫杜。其他各种姓氏的人也这样，这就和仆仆先生的姓名类似了。莫非神仙来到人间，不想把姓名留传在世俗间。后来有一个在义阳郊外走路的人，天晚了还没走到前村，忽然见道旁有一所草房，就前去投宿。屋里只有一位老人。老人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天阴，白天的时间又短，走到这儿天就黑了，想借住一宿。”老人说：“宿是可以的，只是没有吃的东西。”过了挺长时间，这个投宿的客人饿得难受，老人就送给他几丸药，吃了就饱了，天亮后离去。等到他回来，忽然看到老人驾着五色的云朵，离地几十丈，他便急忙下拜行礼，望着老人渐渐飘远。他来到安陆，多次向人们说起这事，县官以为他是谣言惑众，把他捉去盘问。他说他确实是看过神仙。但是他没有办法解脱，他就向空中祷告说：“老神仙因为什么事让我看见了，如今让我受这意外的罪！”说完，有五色的云朵从北方飘来，老人就坐在那云中，他这才被释放。县官又向老人下拜，问老人的姓名。老人说：“我是仆仆野人，有什么姓名！”州中有关部门画图把这事报到皇帝那里，皇帝下令在那草屋的附近，建起了一座仆仆先生庙。这庙至今还在。

蓝采和

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六銙黑木腰带，阔三寸余。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常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唱（唱原作言。据明抄本改。）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苍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极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测。但以钱与之，以长绳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顾。或见贫人，即与之，及与酒家。周游天下，人有为儿童时至及斑白见之，颜状如故。后踏歌于濠梁间酒楼，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拍板，冉冉而去。（出《续神仙传》）

【译文】

蓝采和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经常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衣衫，腰带带上有六块黑色的木质装饰物，腰有三寸多宽。他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脚光着走路。夏天，他就在单衣里絮上棉絮；冬天，他就卧在雪地上，呼出的气像蒸出的气一样。他经常在城市里唱着歌乞讨，拿着一副三尺多长的大拍板。常常是醉着踏歌。老老少少都跟在他后边看，他机智敏捷，善于说些诙谐有趣的话。别人问他什么，他应声就答，逗得人们捧腹大笑。他似狂非狂，走路则踢踏着靴子唱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苍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极多，大体都是看破红尘的仙意，人不能明白它的意思。只要有人给他钱，他就用长绳穿起来，拖在地上走路，有时拖丢了，他也不回头看；有的时候看到穷人，他就把钱送给人家，以及送给酒家。他周游天下，有的人从儿童时直到老了都见过他，见他脸色形貌始终一个样。后来他在濠梁间的一家酒楼上踏歌，趁着醉意，有云鹤笙箫的声音传来，他忽然轻轻抬身到云中去，把靴子、衣衫、腰带、拍板全扔下来，冉冉地升飘而去。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远知　益州老父　崔生　冯俊　吕生　张李二公

王远知

道士王远知，本琅琊人也。父昙选，除扬州刺史。远知母，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常梦彩云灵凤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声。沙门宝诰对罢选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遂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选又复其旧。唐高祖之龙潜，远知尝密陈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与幕属房玄龄微服以谒远知，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爱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贞观九年，润州茅山置太平观，并度二七人，降玺书慰勉之。后谓弟子潘师正曰：“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今见召为少室山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谥曰升玄先生云。（出《谈宾录》）

【译文】

道士王远知，本是琅琊人。他的父亲王昙选，任扬州刺史。他的母亲，是驾部郎中丁超的女儿。他母亲曾经梦见彩云灵凤集聚在她的身上，于是就怀了孕。她还听到自己肚子里有声音。和尚宝诰对王昙选说：“你的这个儿子出生之后，将成为受人推崇的神仙大师。”王远知从小聪明机敏，博览群书。他当初进了茅山，从师陶弘景。继承了陶弘景的道法。等到隋炀帝成为晋王，镇守扬州，建起一座玉清玄坛的时候，邀请王远知做坛主，先后派王子相、柳顾言去请他。王远知于是就来拜见隋炀帝。他的头发胡须片刻之间变白了，隋炀帝害怕了，就把他打发回来。不久他便又和从前一样了。唐高祖未称帝时，王远知曾经秘密地陈述他该当皇帝的祥瑞征兆。武德年中，秦王李世民与自己的幕僚房玄龄装扮成普通人来拜见王远知。王远知迎接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二人当中有一位圣人，大概是奏王吧？”唐太宗于是把实情告诉了他。王远知说：“正要做太平天子，希望你自己爱护自己。”唐太宗登基以后，要封他大官，他坚决请求回山。贞观九年，唐太宗让他在润州茅山建起一座太平观，同时有十四人出家成为他的弟子，唐太宗亲自写信安慰他，勉励他。后来他对弟子潘师正说：“我见过仙人的法律条文，因为我小时候误伤了一个儿童的嘴唇，不能大白天升天为仙，现在被征召为少室山的长官，马上就要出发。”第二天，他洗头洗身，换了衣服帽子，焚香死去，享年一百二十六岁，谥号“升玄先生”。

益州老父

唐则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药壶于城中卖药，得钱即转济贫乏。自常不食，时即饮净水，如此经岁余，百姓赖之。有疾得药者，无不愈。时或自游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领，不语竟日。每遇有识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国也。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脏腑，即内辅也。外张九窍，则外臣也。故心有病则内外不可救之，又何异君乱于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无病，必须先正其心，不使乱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惑，则心先无病。心先无病，则内辅之脏腑，虽有病不难疗也；外之九窍，亦无由受病矣。况药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后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药用之以使，使之药用之以佐，小不当其用，必自乱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国家治人也。老夫用药，常以此为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窍之邪（邪原作斜。据《说郛》三三改），悉纳其病，以至于良医自逃，名药不效，犹不知治身之病后时矣。悲夫！士君子记之。”忽一日独诣锦川，解衣净浴，探壶中，惟选一丸药，自吞之，谓众人曰：“老夫罪已满矣，今却归岛上。”俄化一白鹤飞去。衣与药壶，并没于水，永寻不见。（出《潇湘录》）

【译文】

唐朝武则天当朝的末年，益州有一个老头，带着一把药壶在城里卖药，赚了钱就用来救济贫困的人，自己平常不吃东西，时常只喝一点清水。如此过了一年多，百姓们都很信赖他，凡是有病买到他的药的，没有治不好的。有时他独自在江边游玩，久久地凝神远望；又有时登高远望，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每当遇到有认识的人，他一定告诉人家说：“人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国家。人的心就是帝王；心旁边排列的脏腑，就是宫内的辅臣；身体表面的九窍，就是宫外的臣子了。所以，心脏有了病，内外都不能救它，这又和国君在上面胡作非为，臣下不能改正他有什么两样呢？只要想让身体没有病，必须先正他的心，不使心有胡乱的追求，不使心有狂妄的思想，不使心有过分的欲望，不使心迷乱胡涂，那么，心就要首先没有病。心首先没有病，那么，作为心脏的宫内辅臣的脏腑，即使有了病也不难医治，体外的九窍，也就没有得病的因素了。况且药也有君臣之分，还有‘佐’有‘使’。如果要治病，先使用“君”，后使用“臣”，然后使用“佐”和“使”，自然是恰当的。如果把‘佐’作用的药当作‘使’去使用，把‘使’药当‘佐’去使用，一点不起作用，还必然会扰乱自己，又怎么能治好人的病呢？这又像治理国家。我用药，常常这样考虑。常常遇到有人的全身，心起不到心的作用，脏腑起不到脏腑的作用，致使九窍全都不正，全都受病，以至于让好医生见了就吓跑了，好药也起不了作用，还不知道自己治病治晚了。可悲啊！士人君子们一定要记住！”忽然有一天，他独自到锦川去，脱了衣服洗净了身子，伸手到药壶里只选了一丸药，自己吞了。他对众人说：“我的罪期已经满了，现在要回到岛上去了。”顷刻间他变成一只白鹤飞走，衣服和药壶全都沉没到水里，人们寻找了很久也没寻见。

崔生

进士崔伟，尝游青城山。乘驴歇鞍，收放无仆使。驴走，趁不及。约行二十余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驴复走入。崔生畏惧兼困，遂寝。及晓，觉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门，望见草树岩壑，悉非人间所有。金城绛阙，披甲者数百，见生呵问。答曰：“尘俗贱士，愿谒仙翁。”守吏趋报，良久召见。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长丈余，鬓发皓素，侍女满侧，皆有所执。延生上殿，与语甚喜。留宿，酒馔备极珍丰。明日谓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驴走益远，予之奉邀。某惟一女，愿事君子。此亦冥数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谢，顾左右，令将青合来，取药两丸，与生服讫。觉腑脏清莹，逡巡摩搔，皮若蝉蜕，视镜，如婴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盖，仙乐步虚，与妻相见。真人空际，皆以崔郎为戏。每朔望，仙伯乘鹤，上朝蕊宫，云：“某阶品尚以卑末，得在天真之列。”必与崔生别，翩翻于云汉之内。岁余，嬉游佚乐无所比，因问曰：“某血属要与一诀，非有恋著也，请略暂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谴罪极大。”与符一道，云：“恐遭祸患，此可隐形；然慎不得游宫禁中。”临别，更与符一道云：“甚急即开。”却令取所乘驴付之。到京都，试往人家，皆不见，便入苑囿大内。会剑南进太真妃生日锦绣，乃窃其尤者以玩。上曰：“昼日贼无计至此。”乃召罗公远作法讫，持朱书照之寝殿户外，后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记先翁临行之符，遽发，公远与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启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杀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辈便受祸，亦非国家之福。”玄宗乃释之，亲召与语曰：“汝莫妄居。”遂令百人具兵仗，同卫士同送，且觇其故。却至洞口，复见金城绛阙。仙伯严侍卫，出门呼曰：“崔郎不记吾言，几至颠踬。”崔生拜讫将前，送者亦欲随至。仙翁以杖画成涧，深阔各数丈。令召崔生妻至，掷一领巾过，作五色彩桥，遣生登，随步即灭。既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归矣。”须臾云雾四起，咫尺不见，唯闻鸾鹤笙歌之声，半日方散。遥望，惟空山而已，不复有物也。（出《逸史》）

【译文】

进士崔伟，曾经到青城山游历。他骑着驴，卸鞍休息，收驴放驴都没有仆人看管。驴跑了，他去追赶那驴，追不上。大约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一个洞口，天已经昏黑，驴又跑进洞中，他又怕又困，就睡下了。等到天明，他觉得洞中略微明亮了。就走了进去，又走了十里，走出一个洞门，望见草、树、岩石和沟壑，全不是人间所有的。有一座很坚固的城池，红色城门，城门前有好几百披甲的武士，见了崔生斥问道他是谁。他回答说：“我是尘俗间的普通百姓，想拜见这里的仙翁。”守门的官吏跑进去报告，老半天才传话召见他。玉殿上有一个人，穿羽毛衣服，身材有一丈多高，鬓发雪白。两边站满了侍女，侍女们手中都拿着什么东西。崔生被请到殿上，那人和他交谈得很高兴，留他过夜，用极丰盛的饭菜美酒款待他。第二天，那人对崔生说：“这不是人间，是仙府。你的驴跑得更远，是我特意用这来邀请你。我只有一个女儿，愿意嫁给你为妻。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不能避免。”崔生立即下拜。那人看了看左右，让人拿来一个青盒子，取出两丸药来，让崔生服下。崔生觉得腑脏清爽。过一会儿挠一下身上，发现自己的皮肤像蝉蜕一样脱落下来。一照镜子，见自己的容貌像婴孩一般。到了晚上，在霓虹旌旗、羽毛车盖的簇拥下，在悦耳的仙乐和仙人诵经的步虚声中，与妻子相见。仙人们在空中都和崔郎开玩笑。每月的初一、十五，仙伯骑着仙鹤，到天上去朝拜蕊宫。仙伯对崔生说：“我的阶级品位还很卑微，应该留在天上神仙的行列中。”一定要离开崔生，翩翩翻飞进云汉之中。一年多以后，崔生的嬉游玩乐是无比的，于是他问：“我有些亲属要告别一下，并不是有什么留恋的，请允许我暂时回去几天。仙翁说：“不能久留。不然，将受到重罚。”仙翁给他一道符，说：“怕你遇上祸患，这道符可以隐形，但是千万不要到皇宫中去。”临别的时候，仙翁又给他一道符，说：“特别危急的时候就打开它。”回头让人把崔生骑的驴交给他，崔生回到京都，试验着走进人家，谁也看不见他。于是他就走入皇宫苑囿之中。正遇上剑南给杨贵妃生日进贡的锦绣，就偷了最好的玩赏。皇上说：“大白天贼是没法进来的！”于是就让罗公远作道法然后拿着朱笔写的符咒到寝殿门处照了一番，果然把他捉住了。他详细地陈述了事情的本末，皇上不信，下令打死他。他忽然想起仙翁临别的时候给他的那道符，急忙就把它打开。罗公远和捉他的人都倒在地上，老半天才起来。罗公元对唐玄宗说：“这人已经是上界的仙人，杀他一定杀不得，假使杀了他，我们就要遭到灾祸，而且这也不是国家的福气。”唐玄宗于是就把崔生放了。亲自召见他，对他说：“你不要随便乱住。”于是就命令上百人拿着兵器，同卫士一起送他，而且侦察他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他回到洞口，又是到那坚固的城池，红色的城门。仙伯整肃着侍卫，出门叫道：“崔郎不记住我的话，差点栽了跟斗！”崔生下拜之后，要走上前去，送他的人们也想跟着他过去。仙翁在地上用手杖一画，画成一道深涧，有几丈宽深，让崔生的妻子出来，把一条领巾抛过来，化作一座五彩大桥，让崔生上桥。崔生上桥之后，桥随着他的脚步消失。过去之后，崔生回头说：“就这样了，大家可以回去了。”片刻之间，云雾四起，咫尺之间就看不清东西，只能听到鸾鹤笙歌的声音，半天才散。远远一望，只是一座空山罢了，不再有什么东西。

冯俊

唐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直。俊乃请行，至六合，约酬一千文，至彼取资。俊乃归告其妻而后从之。道士云：“从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从水路往彼，得舟且随我舟行，亦不减汝直。”俊从之。遂入小舟，与俊并道士共载。出江口数里，道士曰：“无风，上水不可至，吾施小术。”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独在船上，引帆持楫。二人在舟中，闻风浪声，度其船如在空中，惧不敢动。数食顷，遂令开船。召出，至一处，平湖渺然，前对山岭重叠。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庐山下星子湾也。道士上岸，令俊负药。船人即付船价。舟人敬惧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浔阳人，要当时至，以此便相假，岂为辞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实江州人也。遂引俊负药，于乱石间行五六里，将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数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数十下，大石分为二，有一童出于石间，喜曰：“尊师归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余丈，旁行渐宽平；入数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数十，弈棋戏笑。见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舍药，命左右速遣来人归。前道士命左右曰：“担人甚饥，与之饭食。”遂于瓷瓯盛胡麻饭与之食，又与一碗浆，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谓曰：“劳汝远来，少有遗汝。”授与钱一千文，令系腰下。“至家解观之，自当有异耳。”又问家有几口。云：“妻儿五口。”授以丹药可百余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辞曰：“此归路远，何由可知？”道士曰：“与汝图之。”遂引行乱石间，见一石卧如虎状，令俊骑上，以物蒙石头，俊执其末，如执辔焉。诫令闭目，候足着地即开。俊如言骑石，道士以鞭鞭石，遂觉此石举在空中而飞。时已向晚，如炊久，觉足蹑地，开目，已在广陵郭门矣。人家方始举烛，比至舍，妻儿犹惊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钱也。自此不复为人佣工，广置田园，为富民焉。里人皆疑为盗也。后他处有盗发，里人意俊同之，遂执以诣府。时节使杜公亚重药术，好奇说。闻俊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亚手，如坠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犹在，遂舍之。亚由是精意于道，颇好烧炼。竟无所成。俊后寿终。子孙至富焉。（出《原仙记》。明抄本作出《原化记》）

【译文】

唐朝贞元初年，广陵人冯俊，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力气大，而且性情憨厚耿直，所以很容易找到活干。他曾经遇见一位道士，在市场上买药，放着一个口袋，有一百多斤重。道士要雇一个能自己背动这口袋的人，能成倍地给工钱。冯俊就要求前去。道士让他送到六合县，约好给工钱一千文，到那以后才给钱。冯俊回家告诉妻子，然后就跟道士走。道士说：“跟着我走，不一定直接到六合县。现在想从水路到那儿去，要是雇到船，你就跟我坐船去，也不减少你的工钱。冯俊听从了，就登上一只小船。小船载着冯俊和道士，驶出江口几里，道士说：“没有风，往上游去不能到达，我可以施一点小法术。”道士让冯俊和船家两个人都趴在船舱中，自己独自在船上扯帆把桨。二人在船舱中，听风浪声，估计那船如同在空中飞行，吓得不敢乱动。几顿饭的工夫之后，就让他们打开船舱，让他们出来。来到一个地方，出现一片浩渺的湖面，面对一片重叠的山岭。船家好长时间才看明白，原来这是南湖庐山下星子湾。道士上了岸，让冯俊背着药，自己给船家付船钱，船家又敬又怕不肯接受。道士说：“我知道你是浔阳人，要按时到达，就借助你了，哪能推辞呢？”船家于是就行礼收下，然后离去。其实他正是江州人。道士就领着背着药的冯俊，在乱石之中走了五六里。要到山下的地方，有一块几丈见方的大石头。道士又用一块小石头敲了几十下，大石头一分为二，有一个小童从石间走出来，高兴地说：“尊师回来啦！”道士就领着冯俊走进石洞。刚进去的时候很险峻，下去十丈多远，往旁边走，逐渐变得宽敞平坦。深入几十步，其中有一个洞明亮，出现一个大石堂，堂中有几十个道士，正下着棋说笑。道士们见道士进来，都说：“为什么晚了？”他们让冯俊放下药口袋，并让左右赶快打发来人回去。先前那个道士说：“背药的人饿得厉害，给他弄点饭吃！”于是有人从一个瓷盆里盛胡麻饭给冯俊吃。又给他一碗浆汁，又甜又滑像乳汁，不知是什么东西。道士就送冯俊出来，对他说：“有劳你大老远给运来，给你的东西却不多。”交给他一千文钱，叫他系在腰上，“到家解下来看看，自然会出现奇迹。”道士又问冯俊家里有几口人，冯俊说妻子儿女共五口。道士送给他一百多粒丹药，说：“一天吃一粒，可以一百天不吃饭。”冯俊告辞说：“这次回去道路很远，凭什么能知道道路呢？”道士说：“我给你想办法。”于是就领着他走到乱石间。见到一块石头像一只虎趴在那里，道士让冯俊骑上去，用东西把那石头蒙上，让冯俊抓住那东西的末端，就像拽着马缰绳那样。道士叫他把眼闭上，等到脚着地再睁开。冯俊像道士说得那样骑到石头上去，道士用鞭打那石头，于是他就觉得石头升到空中飞起来。时间已经到了傍晚，冯俊觉得像做了一顿饭的工夫，脚就踩到地上了。他睁开眼，见自己已经回到广陵的城门了，住家的刚刚点起灯。等到了家，他的妻子儿女还惊讶他为什么如此迅速。于是他解下腰上系着的一千文钱，一看，全变成金钱了。从此他不再出卖劳动力，大量购置田园，成为富人。乡里的人都以为他是偷盗发家的，后来别的地方发生了失盗现象，乡里人认为冯俊是同伙，就把他绑起来送到官府。当时的节度使是杜公亚，他很重视道术，喜欢奇异的传说，听了冯俊的说明之后，就让他把金丹拿来。金丹到了杜公亚手中时，就像掉到地里似的消失了。冯俊还告诉杜公亚，城外他骑过的那块石头还在那里。于是放了他。杜公亚从此对道术精心钻研，非常喜欢炼丹，却没有什么成就。冯俊后来寿终正寝，他的子孙特别富有。

吕生

虞乡永乐等县连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吕生者，居二邑间，为童儿时，不欲闻食气，因上山自劚黄精煮服之。十年之后，并饵生者，俗馔并不进。日觉轻健，耐风寒，行若飘风，见文字及人语更不忘。母令读书，遂欲应明经。日念数卷，实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后母逼令飨饭，不肯。与诸妹旦夕劝解，悉不从。因于酒中置猪脂，自捧以饮之曰：“我老矣。况酒道家不禁。”吕曰：“某自小不知味，实进不得。”乃逼于口鼻，嘘吸之际，一物自口中落，长二寸余。众共视之，乃黄金人子也。吕生乃僵卧不起，惟言困惫。其妹以香汤洗之，结于吕衣带中，移时方起。先是吕生年虽近六十，须发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却取金人，结处如旧，已不见之矣。吕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门去，云往茅山，更无其踪。（出《逸史》）

【译文】

虞乡、永乐等县互相连接，这一带常常遇见修道的人。有一个叫吕生的人，住在这两个县之间。他在小孩的时候，不想闻到饭食的气味，于是就上山自己挖一些黄精煮着吃。十年之后，他吃的全部是生黄精，俗人的饭菜全都不吃。他一天天觉得自己体轻有力，不怕风寒，走起路来像在风中飘。他看见什么文字以及听人讲过什么话，就再也不忘。母亲让他读书，于是他就想去参加明经考试。他一天念几卷书，实在不是因为用功，而是因为读了就不忘而已。后来，他的母亲逼他吃饭，他不肯吃。母亲就和他的妹妹们从早到晚地劝他，他全都不听。于是母亲就在酒中放了猪油，自己捧着给他喝，说：“我老了，何况道家也不禁止喝酒！”吕生说：“我从小不知道饭味，实在吃不下去。”于是母亲就硬把酒饭送到他的口鼻之下，他一吸气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从他口中落出来，二寸多长。众人一看，原来是一个金子的小人儿。吕生便僵卧在那里不起来了，只是说自己很困乏，很疲惫。他妹妹用香汤把那金子的小人儿洗了洗，系在他的衣带里。过了些时候，他才起来。原先，这吕生虽然年近六十，胡须和头发却是漆黑漆黑的。到现在却是白头了。母亲这才后悔。她回头来取那金子小人儿，系的地方如旧，金子小人儿却不见了。吕生痛恨惋惜，一个劲地哭泣。他又拜了拜母亲，出门而去，说是到茅山去，再也没见到他的踪迹。

张李二公

唐开元中，有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学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辞而归。张曰：“人各有志，为官其君志也，何怍焉？”天宝末，李仕至大理丞。属安禄山之乱，携其家累，自武关出而归襄阳寓居。寻奉使至扬州，途觏张子，衣服泽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宾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张戒无言，且为所笑。既而极备珍膳。食毕，命诸杂伎女乐五人，悉持本乐，中有持筝者，酷似李之妻。李视之尤切，饮中而凝睇者数四。张问其故。李指筝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张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将散，张呼持筝妇，以林檎系裙带上，然后使回去，谓李曰：“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李云：“得三百千，当办己事。”张有故席帽，谓李曰：“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彼当与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门，亭馆荒秽，扃鑰久闭，至复无有人行踪。乃询傍舍求张三。邻人曰：“此刘道玄宅也，十余年无居者。”李叹讶良久，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令送帽问家人，审是张老帽否。其女（其女二字原在审字上，据陆其清抄本《广异记》改）云：“前所缀绿线犹在。”李问张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李领钱而回，重求，终不见矣。寻还襄阳，试索其妻裙带上，果得林檎，问其故。云：“昨夕梦见五六人追，云是张仙唤抽筝。临别，以林檎系裙带上。方知张亦得仙矣。（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有张、李二公，志同道合，一起在泰山学道。过了好久，李公因为是皇族，想凭此当大官，就告辞要回去。张公说：“人各有志，当官是你的志向，还有什么惭愧的呢！”天宝末年，李公做官做到大理丞。赶上安禄山之乱，他携带着家眷，从武关出来，回到襄阳居住。不久他奉命出差来到扬州，在路上见到张公。张公的衣服油亮破旧，又装出一副失意的样子，李公有可怜他的想法，请他和自己同宿。张公说：“我的主人很有谋生的办法。”他邀请李公和他一块去。到了之后，见门庭宏大壮观，仆从的穿戴光彩夺目，样子很像富贵之人。李公非常惊讶地说：“怎么能这样呢？”张公警告他不要说话，不然将被人家笑话。然后准备了极丰盛的饭食款待他。吃完饭，又让五位女杂伎乐工，全都拿出乐器奏乐。其中有一个拿着筝的，特别像李公的妻子，李公看得非常真切。喝酒的过程中，他多次凝目看她。张公问他为什么这样。李公指着抱筝的女人说：“这个人像我的妻子，哪能不眷恋！”张公笑道：“天下相似的人有的是。”要解散的时候，张公喊来那抱筝的女人，把一枚花红果系在她的裙带上，然后让她回去。张公对李公说：“你要有多少钱才能满足呢？”李公说：“能得到三百千，就能把我自己的事情办好。”张公有一顶旧席帽。他对李公说：“你可以拿着这顶帽子到药铺去，对王老家说：‘张三让我拿这顶帽子来取三百千贯钱。’他们就能给你。”于是各自散去。第二天，李公又到了张公邀他去的那家门前。亭馆很荒芜，门窗久闭，甚至再没有人的行踪。他就到旁边的人家去打听张三。邻人说：“这是刘道玄的住宅，十多年没人住了。李公惊叹了好久。于是他又拿着帽子到王家去要钱。王老让人把帽子送到家里去问问家人，查看一下是不是张老的帽子。王老的女儿说：“以前我在帽子上缝的绿线还在上面。”李公问张三是什么人，王老说：“这是五十年前常来买卖茯苓的老主顾，现在还有两千多贯钱存在药铺里。”李公领到钱回去，重新去找张公，始终没有再见到他。不久，李公回到襄阳，试探着在妻子的裙带上寻找，果然找到了一枚花红果。他问妻子这是怎么回事，妻子说：“昨晚梦见五六个人追我，说是一位姓张的神仙叫我去拨筝。临别的时候，他把一枚花红果系在我的裙带上。”李公这才知道张公已经成仙了。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许宣平　刘清真　张殖　萧静之 朱孺子

许宣平

许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云中，隐于城阳山南坞，结庵以居。不知其服饵，但见不食。颜色若四十许人，行如奔马。时或负薪以卖，担常挂一花瓠及曲竹杖，每醉腾腾拄之以归。独吟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行翠微。”尔来三十余年，或拯人悬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访之，不见，但览庵壁题诗云：“隐居三十载，石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明朝饮碧泉。樵人歌垅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咏其诗。有时行长安，于驿路洛阳同华间传舍是处题之。天宝中，李白自翰林出，东游经传舍，览诗吟之，嗟叹曰：“此仙诗也。”及诘之于人，得宣平之实。白于是游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访之不得。乃题其庵壁曰：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柱空踌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是冬野火燎其庵，莫知宣平踪迹。百余年后，咸通七年。郡人许明奴家有妪。常逐伴入山采樵，独于南山中见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问妪曰：“汝许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妪言：“常闻已得仙矣！”曰：“汝归，为我语明奴，言我在此山中。与汝一桃食之，不可将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妪乃食桃，甚美，顷之而尽。宣平遣妪随樵人归家言之，明奴之族甚异之，传闻于郡人。其后妪却食，日渐童颜，轻健愈常。中和年已后，兵荒相继，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难，妪入山不归。今人采樵，或有见其妪，身衣藤叶，行疾如飞。逐之，升林木而去。（出《续仙传》）

【译文】

许宣平是新安歙县人。唐睿宗景云年间，他隐居在城阳山的南坞，盖了一所小草房居住。不知他在进行服食，只知他不吃饭。他的脸色像四十来岁的人，走起路来像奔跑的马。他有时候担着柴到城里来卖，柴担上常常挂着一只花葫芦和一根弯曲的竹杖，常常醉后腾腾地拄着竹杖回山，独自吟唱道：“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行翠微。”三十多年来，有时候他把人从危难中拯救出来，有时候他把人从疾病中救治出来，很多城里人都去拜访他。并不能见到他，只见到他住的小草房的墙壁上题诗说：“隐居三十载，石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明朝饮碧泉。樵人歌垅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许多好事者都诵读他的诗，使他的诗在长安盛行一时。在官道上从洛阳到同华之间的传舍里，到处题着他的诗。天宝年间，李白从翰林院出来，向东游历路过传舍，看了他的诗吟咏之后，感叹地说：“这是神仙的诗啊！”于是李白就向别人打听这是谁写的诗，知道了许宣平的情况。李白于是就到新安游历，越岭翻山，多次求访也没有找到许宣平，就在他的小草房的墙壁上题诗道：“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柱空踌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这年冬天，野火烧了这所小草房。不知道许宣平的行踪。一百多年以后，咸通七年，郡中人许明奴家有一位老妇人，曾经结伴进山打柴，独自在南山中见到一个人坐在石头上，正在吃桃。桃子很大。那人问老妇人说：“你是许明奴家的人吧？我是许明奴的祖先许宣平。”老妇人说她曾经听说他已经成仙了，他说：“你回去，替我对许明奴说，我在这山里头。我给你一个桃吃，不能拿出去。这山里虎狼很多，山神很珍惜这桃子。”老妇人就把桃子吃了。味道很美，不一会儿就吃光了。许宣平打发老妇人和打柴的人们一起回家说了此事。许明奴的家族非常惊异，全郡的人都传闻此事。后来老妇人就不爱吃饭，一天天变得年轻，比平常轻捷健壮。中和年以后，连连发生兵乱，百姓不安。许明奴搬家避难，老妇人进山就不再回来。现在有人进山打柴，有见到那位老妇人的。她身穿藤叶，行走如飞。追赶她，她就升到林木之上离去。

刘清真

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复往。又遇一老僧，导往五台。清真等畏其劳苦，五台寺尚远，因邀清真等还兰若宿。清真等私议，疑老僧是文殊师利菩萨，乃随僧还。行数里，方至兰若。殿宇严净，悉怀敬肃，僧为说法，大启方便。清真等并发心出家，随其住持。积二十余年，僧忽谓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辈必罹其患，宜先为之防；不尔，则当败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长跪，僧乃含水遍喷，口诵密法。清真等悉变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动。须臾之间，代州吏卒数十人，诣台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见荒草及石，乃各罢去。日晚，老僧又来，以水噀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灵，知遇菩萨，悉兢精进。后一月余，僧云：“今复将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远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闭目，戒云：“第一无窃视，败若大事。但觉至地，即当开目。若至山中，见大树，宜共庇之。树有药出，亦宜哺之。”遂各与药一丸云：“食此便不复饥，但当思惟圣道，为出世津梁也。”言讫作礼，礼毕闭目，冉冉上升，身在虚空。可半日许，足遂至地。开目，见大山林。或遇樵者，问其地号，乃庐山也。行十余里，见大藤树，周回可五六围，翠阴蔽日。清真等喜云：“大师所言奇树，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数日后，树出白菌，鲜丽光泽，恒飘飘而动。众相谓曰：“此即大师所云灵药。”采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绐而先食尽。徒侣莫不愠怒，诟责云：“违我大师之教。”然业已如是，不能殴击。久之，忽失所在，仰视在树杪安坐。清真等复云：“君以吞药故能升高。”其人竟不下。经七日，通身生绿毛。忽有鹤翱翔其上。因谓十九人云：“我诚负汝，然今已得道，将舍汝，谒帝于此天之士。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树执别。仙者不顾，遂乘云上升，久久方灭。清真等失药，因各散还人间。中山张伦，亲闻清真等说云然耳。（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天宝年间，有一个叫刘清真的人，与他的同伴们共二十人在寿州作茶叶生意，每人赶着一匹马驮着货物到外地去卖，走到陈留遇贼寇，有人开导他们，让他们去魏郡。刘清真等人又到魏州去。路上遇到一位老和尚，开导他们到五台山去。清真等人怕劳苦，因为此地离五台山还很远。于是老和尚请他们回到寺庙里先住下。刘清真等人私下议论，怀疑老和尚是文殊师利菩萨，就跟着和尚回来，走了几里，来到庙中。庙里的殿宇庄严洁净，他们都肃然起敬。老和尚为他们说法，大讲特讲对各种程度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化方式，以让他们形成信念。刘清真等人都有了出家的念头，跟着老和尚住持在这庙里，一共二十多年。老和尚忽然对刘清真等人说：“有一个大魔难出现，你们一定会遭到它的祸害，应该先为你们预防一下。不然，就会败坏人们的诵经、斋戒等佛事。”于是他让刘清真等人跪下，他口中含着水逐个喷他们，口中还念着秘诀。刘清真等人全变成了石头。他们心中什么都明白，却不能移动。不长时间，代州的几十个吏卒，到五台山寺庙去捕捉什么人，走到刘清真等人住的地方，只见有荒草和石头，就各自作罢离去。到傍晚，老和尚又来，用水把他们喷成人。刘清真等人这才知道他是神灵，才知道自己遇上了菩萨。他们全都争先恐后地精心进取。一个多月以后，老和尚说：“现在又要有一个大魔难出现，一定会大力搜索你们，那该怎么办呢？我想把你们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你们是不是都愿意去？”刘清真等人都愿意。老和尚让他们全都闭上眼睛，警告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偷看，败坏了你们的大事。只要觉得到了地面，就可以睁开眼睛。如果到了山中，看到一棵大树，应该共同在树下躲避。树上有药长出来，也应该吃了它。”于是分别给他们每人一丸药，说：“吃了这药就不再知道饥饿，应该想只有圣道才是超脱尘世的桥梁。”说完他们就行礼，行完礼就闭上眼睛。他们觉得自己在冉冉上升，身体飘在虚空之中。大约半天左右，脚就碰到地面。睁开眼，见到一片大山林。有人遇上砍柴的，问那地方的名称，原来是庐山。走了十几里，看见一棵大藤树，有五六围粗，绿荫遮蔽太阳。刘清真等高兴地说：“大师说的那棵奇树，一定是这棵树！”各自拔草坐到树下。几天后，大树上长出白菌。白菌很鲜丽，有光泽，总是轻飘飘地在动。众人互相说：“这就是大师说的那灵药，采下来咱们共同分着吃。”其中有一个人，欺骗了大家，自己先把那菌吃光了。伙伴们没有不生气的，斥骂道：“你违背了大师对我们的教导！”但是已经如此了，也不能打他。时间长了，那人忽然不见了。抬头一看，他在树梢上安安稳稳地坐着。刘清真等又说：“你因为吞了药，所以才能升高。”那人到底不肯下来。经过七天，那人通身长出绿毛，忽然有一只仙鹤翱翔在他的头上。于是他对十九个人说：“我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但是现在已经成仙了。将要离开大家，到天上去谒见玉帝。各位应该各自勤勉努力，成为一个最好的神仙。”刘清真等请他下来与大家握手告别，他看也不看，就乘着云朵上升，好长时间才消逝。刘清真等人因为失去灵药，就只好各自散开回到人间。中山的张伦，亲自听到刘清真等人说的这件事。

张殖

张殖，彭州导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驱役之术授之。大历中，西川节度使崔宁，尝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马入奏。发已三日，忽于案上文籍之中，见所奏表净本犹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计人马之力，不可复迫，忧惶不已，莫知其计。知殖术，召而语之。殖曰：“此易耳，不足忧也。”乃炷香一炉，以所写净表置香烟上，忽然飞去。食顷，得所封表草坠于殖前。及使回问之，并不觉。进表之时，封题印署如故。崔公深异之，礼敬殊常。问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师姜玄辨，至德中，于九龙观舍力焚香数岁，因拾得残缺经四五纸，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咒术备足，乃选深山幽谷无人迹处，依法作坛持咒，昼夜精勤。本经云，一十四日，玄辨为九日而应。忽有黑风暴雨，惊骇于人，视之雨下，而坛场不（不原作一，据明抄本改）湿。又有雷电霹雳，亦不为惊惧。良久，见奇形异状鬼神绕之，亦不为畏。须臾，有铁甲兵士数千，金甲兵士数千，瞰噪而下，亦不惊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绣履绣衣，大冠佩剑立，向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术数为请。六丁兵仗，一时隐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征求，无不立应，以术授殖。”谓曰：‘术之与道，相须而行。道非术无以自致，术非道无以延长。若得术而不得道，亦如欲适万里而足不行也。术者虽万端隐见，未除死箓。固当栖心妙域，注念丹华，立功以助其外，炼魄以存其内，内外齐一，然后可适道，可以长存也。峨眉山中，神仙万余人，自皇人统领，置宫府，分曹属，以度于人。吾与汝观道之纤芥，未造其玄微。龙蛇之交，与汝入洞府，朝真师，庶可以讲长生之旨也。’师玄辨隐去二十余岁。此年龙蛇之交，当随师登峨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历十二年丁巳，殖与玄辨隐去，不复见。（出《仙传拾遗》）

【译文】

张殖是彭州导江人。他遇到道士姜玄辨，姜玄辨就把“六丁驱役”的法术传授给他。大历年间，西川节度使崔宁，曾经有秘密紧急的事，派人骑马奔京中奏报。出发已经三日，忽然在桌案上的文籍当中，见所奏报的奏章誊清本还在桌案上，那函中封的是奏章的草稿而已。估计一下人马的速度，不可能再追上了。崔宁又愁又怕，坐卧不安，不知该怎么办。他知道张殖会法术，就把他找来对他讲了。张殖说：“这很容易，不值得发愁。”于是他点燃一炉香，把誊清的奏章放在香烟上。奏章忽然飞去。一顿饭的时间，那所封的奏章草稿落到张殖面前。等到使者回来一问，使者并没发觉，递上奏章的时候，封函上的题字和印章和原来一样。崔宁深感惊异，对张殖非常敬重。他问张殖是怎样学会道术的。张殖说：“我的老师是姜玄辨。至德年间，老师姜玄辨在九龙观下力气烧了几年香，因为拾到四五页残缺的经书纸片，上面书写的是太上的“役使六丁”法，咒语法术很完备。于是他就到深山幽谷中选了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依照那上面叙述的方法制作法坛，拿着咒语，不分昼夜地精心研究，勤奋练习。本来经文上说要十四天才能见效，而老师姜玄辨作了九天就应验了。忽然出现了黑风暴雨，令人害怕。一看，下雨了。但是坛场没被浇湿。又有雷电霹雳，他也不惊慌。许久，便有奇形怪状的鬼神围绕着他，他也不害怕。一会儿，有几千名铁甲兵士，几千名金甲兵士，向下看着，吵嚷着降落下来。他还是不怕。过了一会儿，神兵站成排，好像在等候什么人。立即就有一位天女，穿着绣花鞋绣花衣，戴着高大的帽子，佩带宝剑，站在那里。她问姜玄辨说：‘既然有招呼，你有什么要求吗？’姜玄辨便要求教他道术。这时再看，神兵、武器，一时全都隐去了。从此，每天只有一名兵丁侍候他，凡是有什么要求，没有不立刻答应的。后来他又把道术传授给我。他对我说：‘术和道，是相辅相成的。道没有术不能自己成功；术没有道不能维持长久；如果得术而不得道，也就像想要到达万里之地而脚不走路。术，尽管它变化万端，时隐时现，但是自己的名字还没从死册上除去，就一定要潜心到妙境中，一心想着炼丹，磨炼功力作为身外的辅助，修养心神作为内因的保障，内外一致，然后可以得道，可以保持长久。峨眉山中，有一万多名神人，自有天帝统领，还设置宫府，分立官署，用来超度人们。我和你见到的道术还是微不足道的，未到达那玄妙精微的境地。在龙年和蛇年交替的时候，我和你一块入洞府，去拜见一位真正的仙师，可以给咱们讲一讲长生的要旨呢！’老师姜玄辨隐去二十多年。今年正是龙蛇交会的时候，应当跟着老师登峨眉山，进洞天。不久便要去了。”这一年是大历十二年，丁巳岁，张殖和姜玄辨都隐去了，不再出现在人间。

萧静之

兰陵萧静之，举进士不第。性颇好道，委书策，绝粒炼气，结庐漳水之上，十余年而颜貌枯悴，齿发凋落。一旦引镜而怒，因迁居邺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数年而资用丰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类人手，肥而且润，其色微红。叹曰：“岂非太岁之神，将为祟耶？”即烹而食之，美，既食尽。逾月而齿发再生，力壮貌少，而莫知其由也。偶游邺都，值一道士，顾静之骇而言曰：“子神气若是，必尝饵仙药也。”求诊其脉焉，乃曰：“子所食者肉芝也，生于地，类人手，肥润而红。得食者寿同龟鹤矣。然当深隐山林，更期至道，不可自混于臭浊之间。”静之如其言，舍家云水，竟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兰陵的萧静之，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他生性很喜欢道术，就扔掉了书本，不吃饭，专心炼气。他在漳水边上盖了房子。炼了十几年之后，他的容颜变得枯干憔悴，牙齿和头发全都掉了。一天早晨他一照镜子就生气了。于是他迁居到邺下，跟随着商人们去求取那十分之一的小利，几年就衣食丰足，吃穿不愁了。于是他就买地，盖房子。盖房子的时候，从地里挖出来一种东西。那东西样子像人手，肥胖而且光润，颜色微红。他叹道：“难道这是太岁神？它要作祟吗？”他就把那东西煮着吃了。味道很美。吃光之后，过了一个月，他的牙齿和头发又长出来了，力气也壮了，相貌也年轻了。但他不知这是为什么。他偶然到邺都一游，遇上一位道士。道士看着他吃惊地说：“你的气色这样好，一定是曾经吃过仙药！”道士给他摸了摸脉，就说：“你吃的是肉芝。肉芝这东西生在地下，像人手，肥实光润而且发红。能吃到肉芝的人，他就和龟、鹤那样长寿了。但是应当隐居到深山老林之中，去修炼更高的道术，不能自己混杂在世俗的腥臭浑浊之间。”萧静之像道士说的那样去做，舍家做了游方道士，后来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国人也。幼而事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岩。深慕仙道，常登山岭，采黄精服饵。一日，就溪濯蔬，忽见岸侧有二小花犬相趂。孺子异之，乃寻逐入枸杞丛下。归语玄真，讶之。遂与孺子俱往伺之，复见二犬戏跃，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与孺子共寻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状如花犬，坚若石。洗挈归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昼夜，不离灶侧。试尝汁味，取吃不已。及见根烂，告玄真来共取，始食之。俄倾而孺子忽飞升在前峰上。玄真惊异久之。孺子谢别玄真，升云而去。到（到原作别，据明抄本改）今俗呼其峰为童子峰。玄真后饵其根尽。不知年寿，亦隐于岩之西陶山。有采捕者，时或见之。（出《续神仙传》）

【译文】

朱孺子是西晋怀帝永嘉时期安国人。他从小就侍奉道士王玄真，住在大箬岩。他很羡慕成仙得道，经常登上山岭，采黄精服用。有一天，他在溪边洗菜，忽然看见有两只小花狗互相追逐。他很惊奇，就去寻追，追到一丛枸杞下不见了。他回来告诉了王玄真。王玄真也感刻惊讶，就和朱孺子一块去等候，又看见两只小花狗嬉戏跳跃。他们逼近小狗。小狗又跑进枸杞丛下不见了。王玄真和朱孺子共同寻找、挖掘，就挖到了两根枸杞根。两条根的样子像花狗，坚硬如石。他们把它洗净拿回来煮。朱孺子添柴看火，整整三个昼夜没离开灶边。他试尝那汤汁的味道，不断地尝，不断地吃。等到发现两条根煮烂了，就告诉王玄真来一块往外拿，然后开始吃。顷刻间朱孺子忽然飞升到前面的山峰上。王玄真惊奇了老半天。朱孺子谢别了王玄真，升空驾云而去。到现在当地人叫那山峰是童子峰。王玄真后来把那根吃了，不知他活了多大岁数，也隐居到大箬岩之西的陶山。有些采药打猎的人，有时能见到他。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采药民　元柳二公

采药民

唐高宗显庆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尝采药于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药，劚之深数丈，其根渐大如瓮。此人劚之不已，渐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余。此人堕中，无由而出。仰视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见一穴，既入，稍大，渐渐匍匐，可数十步，前视，如有明状。寻之而行，一里余，此穴渐高。绕穴行可一里许，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阔数十步。岸上见有数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钓童，往往相遇。一人惊问得来之由，遂告所以。乃将小舠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经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饭柏子汤诸菹。止可数日，此民觉身渐轻。问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还蜀之路。其人相与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镜。汝得至此，当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当引汝谒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已也，可往朝谒。”遂将此人往。其民或乘云气，或驾龙鹤。此人亦在云中徒步。须臾，至一城，皆金玉为饰。其中宫阙，皆是金宝。诸人皆以次入谒。独留此人于宫门外。门侧有一大牛，赤色，形状甚异，闭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礼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宝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顷，此牛吐一赤珠，大逾径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为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黄者白者，皆有童子夺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须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无所见而空去。主人遂引谒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剑列左右，玉女数百，侍卫殿庭。奇异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问民。具以实对，而民贪顾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悦此侍卫之美乎。”民俯伏请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须有功用，不可轻致。”敕左右，以玉盘盛仙果，其果绀赤，绝大如拳，状若世之林檎而芳香无比，以示民曰：“恣汝以手捧之（自其果绀赤起，至恣汝以手捧之止。原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数也。其果绀赤，绝大如拳，状若世之林檎而芳香无比，自手拱之。今据明抄本改），所得之数，即侍女之数也。自度尽拱可得十余。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领往彼处。敕令三女充侍，别给一屋居之。令诸道侣，导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处，诸道流传授真经，服药用气，洗涤尘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术。后数朝谒，每见玉皇，必勉甚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无荣落寒暑之变。度如人间，可一岁余。民自谓仙道已成，忽中夜而叹。左右问。曰：“吾今虽得道，本偶来此耳。来时妻产一女，才经数日，家贫，不知复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离世已久，妻子等已当亡，岂可复寻。盖为尘念未祛，至此误想。”民曰：“今可一岁矣，妻亦当无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诸邻。诸邻共嗟叹之。复白玉皇。玉皇命遣归。诸仙等于水上作歌乐饮馔以送之。其三玉女又与之别，各遗以黄金一铤，曰：“恐至人世，归求无得，以此为费耳。”中女曰：“君至彼，倘无所见，思归，吾有药在金铤中，取而吞之，可以归矣。”小女谓曰：“恐君为尘念侵，不复有仙，金中有药，恐有（明抄本有作不）固耳。吾知君家已无处寻，唯舍东一擣练石尚在，吾已将药置石下。如金中无，但取此服可矣。”言讫，见一群鸿鹄，天际飞过。众谓民曰：“汝见此否，但从之而去。”众捧民举之，民亦腾身而上，便至鹄群，鹄亦不相惊扰，与飞空。回顾，犹见岸上人挥手相送，可百来人。乃至一城中，人物甚众。问其地，乃临海县也，去蜀已甚远矣。遂鬻其金资粮，经岁乃至蜀。时开元末年，问其家，无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余，云：“吾祖父往年因采药，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孙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时所生女适人身死，其孙已年五十余矣。”相寻故居，皆为瓦砾荒榛，唯故砧尚在。民乃毁金求药，将吞之，忽失药所在。遂举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记去路。此民虽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详问其事。时罗天师在蜀，见民说其去处。乃云：“是第五洞宝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驮龙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寿与天地齐；青者五万岁；黄者三万岁；白者一万岁；黑者五千岁；此民吞黑者，虽不能学道，但于人世上亦得五千岁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药，服却入山，不知所之，盖去归洞天矣。（出《原仙记》，明抄本作出《原化记》）

【译文】

唐高宗显庆年间，蜀郡青城有一个人，不知他叫什么名字。这个人曾经在青城山下采药，遇到一棵大薯药，往下挖了几丈深，发现它的根渐渐粗大，像瓮那么粗。这个人不停地往下挖，渐渐挖到五六丈深，土就不停地往下陷。到十丈深的时候，这个人掉到坑里没有办法出来。他仰视洞口，只像星星那么大。按理说他非死不可了。忽然他发现旁边有一个洞，进去之后，见洞中逐渐宽敞。他渐渐地爬着往里走，走了几十步，往前看，好像有亮光。他寻那亮光往前走，走了一里左右，这个洞穴渐渐变高。在洞中又绕着走了一里多，就走出一个洞口。洞上边有一条河，几十步宽，岸上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落。村落里有花草树木。景色像二三月的样子。村里有人，从男男女女的衣服上看，不像现在的人。耕地农夫和钓鱼的儿童，常常相遇。有一个人吃惊地问他是怎么来的。于是他就告诉了那人。那人就用一条小船把他渡了过去。他告诉那人，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那人就把胡麻饭、柏子汤以及各种腌菜给他吃。住了几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地变轻，就问那人：“这是什么地方？”他还向那人打听回蜀郡的道路。那人对他笑笑说：“你是人世间的人，不知道这是仙境。你能到这个地方来，应当说这是该着与神仙有缘分，可以暂且留在这里，我将领你去拜见玉皇。”村中又有人喊道：“明天是三月三，可以去拜谒玉皇。”于是那人带着他前往。他或者乘驾着云气，或者乘驾着龙鹤。那个人也在云中徒步走。不多时，来到一座城市，全都是用金玉装饰的。其中的宫殿楼阁，全都是金银珠宝。人们都按照一定的次序进去拜谒，唯独把他留在宫门外。门边有一头赤红色的大牛，形状很奇特，正闭着眼睛吐涎沫。那人让他去参拜这牛，乞求成仙之道，如果牛吐出什么宝物，立即把它吞下。他就去拜牛。不一会儿，这牛吐出一颗赤色珠子，直径超过一寸。他刚要去捧接，忽然有一个穿红衣服的童子拾起宝珠就离开了。他再讨要，得到一颗青色珍珠，又被一个穿青色衣服的童子取去。再讨要，又有黄珍珠白珍珠，也都被童子夺去。他于是急忙用手捧住牛嘴，不一会儿接到一颗黑珠子，急忙吞了下去。黑衣童来到，没见到什么就空手回去了。那人于是就领他去拜见玉皇。玉皇坐在殿上，样子像国王。七个侍卫佩剑站在左右。几百名玉女，侍卫在庭院里。庭院里到处是奇花异果，那香气是人间所没有的。玉皇就问他话，他都如实地回答。他贪婪地顾盼左右的玉女，玉皇说：“你很喜欢这些侍卫的美女吗？”他趴在地上请罪。玉皇说：“只要你勤奋地用心修道，自然会有这些。只是你的修行还不到家。你必须努力用功，不可能轻易就得到。”玉皇让左右端来一玉盘仙果。那果青红色，拳头那么大，样子像人世间的花红果，芳香无比。玉皇把仙果给他看，说道：“让你随便用手捧，捧几个果，就给你几个侍女。”他自己估计最多能捧起十几个，就伸手去捧，只捧起三颗而已。玉皇说：“这就是你有缘分了。”因为他是刚来，宫中没有他的位置，暂时就让他随那人回到那人的村子，让三名侍女侍奉他，另外给他一所房子居住。还让同伴们帮他修行。于是他就跟着那人回到原处，道友们向他传授真经，帮他服药炼气，洗涤尘俗之念。三名侍女也向他传授道术。后来又多次拜见玉皇，每次见到玉皇，玉皇一定会勉力他全心全意地修行。那地方的草木，总像三月间，没有荣枯寒暑的变化。估计就像人间过了一年多，他自己认为仙道已成，忽然半夜里叹气。左右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我现在虽然得道成仙，但是我本来是偶然来的，来的时候妻子生了一个女孩，才几天我就离开了。我家里穷，不知现在又怎样了。我想回去看看。”玉女说：“你离开人世已经很久了，妻子等应该已经死去，哪能再找到！大概因为你尘念未了，到现在还胡思乱想。”他说：“现在有一年了，妻子应该没什么变化，我只是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罢了。”玉女于是告诉了邻居们，邻居们都感叹。又告诉了玉皇，玉皇让人送他回去。神仙们在水上作歌奏乐置办宴席为他送行。那三名玉女又和他告别，每人送给他一锭黄金，说：“恐怕到了人世间，回家什么也找不到，用这些黄金作费用吧！”中玉女说：“你到了那里，如果什么也没见到，想回来，我有药放在金锭中，你取出来吞下去，就可以回来啦！”小玉女说：“怕你被尘念侵害，不再有仙气，就在金锭里预备了药。又怕金锭中的药会保存不住，我知道你家已无处可寻，只有屋东头一块槌衣石还在，我已经把药放在那石头下边。如果不能从金锭中取药，只要到石下取药吃下也可以。”说完，有一群鸿鹄从天际飞过，大伙对他说：“你看到这些鸿鹄了吧？只要跟着它们飞去，就可以回去。”众人把他抬起来，他也腾身往上一跃，便来到鸿鹄群中。鸿鹄也不害怕，和他共同飞在空中。他回头看，还能望见岸上的人们挥手送他，有一百来人。于是他来到一座城中。城里人很多。他一打听，这地方是临海县，离蜀郡已经很远了。于是就卖掉那金锭作盘缠，经过一年才来到蜀地。那时是开元末年。他打听他的家，没有知道的。有一个九十多岁的人说：“我祖父往年因为采药，不知哪儿去了，到现在九十年了。”原来这是他的孙子。祖孙抱头痛哭。孙子说：“姑、叔全都已经亡故了。他离家时生的那个女儿出嫁以后也死了，她的孙子都五十多岁了。”祖孙俩去寻找故居，见故居都成了瓦砾和荒草，只有旧时的槌衣石还在。于是他砸碎金锭找药。要吃药的时候，药忽然不见了。于是把槌衣石抬起来，从石下取出一个玉盒，盒中有丹药，他就把它吞下。他心里很明白，还记得回去的路。他虽然在洞中成仙得道，但他本是平庸之人，却不能详细知道他成仙的事了。当时罗公远在蜀地，他听了这个人说的那去处，便说：“这是第五洞宝仙九室的天地。玉帝就是天皇。大牛就是驮龙。牛所吐的珠子，吞了红色的，寿命与天地一样；吞了青色的，能活五万岁；黄的三万岁；白的一万岁；黑的五千岁。这个人吞了黑的，虽然不能学道术，但是在人世上也能活五千年了。玉皇跟前站着的七个人，是北斗七星。”这个人找到药服下之后，就进了青城山，不知到哪儿去了。大概是回到洞天去了。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欢、爱州。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舣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飨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飓风歘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罥长鲸之鬐，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蛟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二公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丈，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绣绮错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将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尊师语双鬟曰：“余暂修真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艳，神澄沆瀣，气肃沧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间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促侍女进馔，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饷。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饷，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饷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馔，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怀中出丹箓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贶。子但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道原作进，据陈校本改）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驭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遽相交绕为桥之柱。又见昔海上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欢、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馔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阕已九秋矣。”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感，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大。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出《续仙传》）

【译文】

唐宪宗元和初年，元彻、柳实两个人居住在衡山上。二人都有叔叔或大爷在浙东做官。他们都受到李庶人（李琦）的连累，各自流窜到欢州和爱州。元柳二人便打点了行李，到浙东去省亲。走到廉州合浦县，登上船想要过海，要到交趾去。船停在合浦的岸边，夜里听到有村人祭神，鼓声箫声喧哗，摆船人和元柳二人以及其他仆从一齐去看。要到午夜的时候，突然起了大风，刮断了缆绳，把船漂进大海，不知漂到了什么地方。一会儿，船被挂到大鲸鱼的鬐须上；一会儿，船又被撞到大乌龟的背上。大浪起伏，像波动的雪山；红日涌动，像跃动的火球。触到了居住在海底的蛟人的房屋，屋里的织布梭停了；撞到了海市蜃楼，海市蜃楼便消散了。大船摆动颠簸多次，差一点儿就要沉没，然后抵达一个孤岛，而风也停了。元柳二人愁闷地登上去，见了一座天王尊像，闪着光亮立在一个高岗上，有金香炉和香灰，再没有其它东西。二人向周围巡视，忽然望见海面上有一个巨兽，探出头来向四处看，好像在察看倾听什么。那兽的牙齿像林立的剑戟，眼睛闪着电光。许久，那兽沉下去了。不多时，又有紫云从海面上涌出来，弥漫了几百步的地方。其中有一棵五色大芙蓉，高一百多尺，每片叶子都是绽开的。叶内有帐幔，像绣锦那样丰富多采，耀眼夺目。又见到有一座虹桥忽然展开，直伸到岛上来，不一会儿，有一位扎着双鬟的侍女，捧着玉盒，拿着金炉，从莲叶上来到立天尊像的地方，换掉那些香灰，燃上香。元柳二人见了，上前去叩头，说得很可怜，求神仙帮他们返回人世间。双鬟侍女没有回答。二人又请求了好久。侍女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忽然来到这里？”二人详细地把实情告诉了侍女。侍女说：“过一会儿有一位玉虚尊师降到这个岛上，他是来与南溟夫人约会的，你们只要坚决地向他请求，就能行。”刚说完，有一位道士骑着一只白鹿，驾着彩霞，直接降到岛上。二人一齐上前参拜，哭着把事情说完，尊师可怜地说：“你二人可以跟着这位侍女去拜见南溟夫人，应有回去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障碍。”尊师对扎双鬟的侍女说：“我暂且在这里修炼，完毕之后，也到那去。”元柳二人受到指教，来到帐前行拜谒之礼，见到一位没有簪头的女子。这女子穿着五色文采的衣服，肌肤洁白如玉，美艳无比。她的神气，能让流水澄清，能使大海肃静。二人把姓名告诉了她。她取笑说：“以前天台山有一个叫刘晨的，现在有一个柳实；以前有一个叫阮肇的，如今有一个元彻；以前有‘刘阮’，如今有‘元柳’，莫非这是天意吧？”放了两个坐榻让二人坐下。不多时尊师也来了，夫人上前迎拜。然后就回到坐位上。有几个仙女，奏响了笙、簧、箫、笛等乐器，旁边排列着鸾凤的歌舞，很合节奏。二人恍恍惚惚，像梦在中天。这是人世间很难听到的音乐和歌舞。于是南溟夫人令人摆酒传杯。忽然有一只黑色仙鹤，衔着一封书信从空中扔下来。信上说：“安期生知道尊师到南溟相会，暂请您委屈自己来一趟。”尊师读后，对黑鹤说：“我一会就到那去！”尊师对夫人说：“我和安期生阔别一千多年了，不遇上南游，也没有机会来访问他。”夫人于是就催促侍女快把吃的东西端上来。端上来的食品盛在光洁的玉器里。夫人与尊师相对着吃饭。但是元柳二人没有得到吃的。尊师说：“这两个人虽然不应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但是应该找些人间的食物给他们吃。”夫人说：“说得是！”于是就另外给元柳二人端来了食物，是人间的味道。尊师吃完饭，从怀里取出一卷红色篆书交给夫人。夫人行礼接过来。于是尊师告辞要走。他回头看看元柳二人说：“你们二人有道骨，回去是不难的，但是不期而遇，是应该有灵药相赠的。你们由于有前缘，自然会有老师，我不适合作你们的老师罢了。”元柳二人一齐下拜。尊师于是离去。不一会儿，海上出现一位武夫。这武夫有几丈高，穿着金甲，佩带宝剑。他上前说：“奉使天真在路上警戒不谨慎，依法应该处决示众，现在已经处决完了。”于是就快步沉没下去。夫人对一个穿紫衣戴凤冠的侍女说：“可以送两位客人走了，可是让他乘坐什么东西呢？”侍女说：“有一座百花桥可以驾御他们两个。”元柳二人表示感谢，行礼告别。夫人把一把玉壶赠给他们。壶高一尺多。夫人拿起笔来在壶上题诗相赠说：“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顷刻间，有一座几百步长的桥出现在水面上，桥的栏杆上，全都是奇异的花草。元柳二人从花草间偷偷地窥视，见千万条龙蛇，迅速地互相盘缠在一起成为桥的柱子。又看见以前见到的那个海上巨兽，已被砍下脑袋，漂在水面上。元柳二人就问使者这是怎么回事。使者说：“这兽是因为不知道你们二人来了才被杀的。”使者又说：“我不应该作为使者来送你们，是有一种深切的心意要拜托你们，就硬来了。”于是使者从襟带之间解下一个琥珀盒子，盒子里有一个隐隐约约像蜘蛛的东西。使者对二人说：“我们是水仙。水仙都是阴性的，没有男的。我以前遇见一位番禺县的青年，我们的感情极好，而且生了孩子。孩子长到三岁，应该扔掉，夫人让送给南岳神当儿子。这已经很久了。听说，南岳回雁峰的一个使者，有事到水府来，返回时，我求他把我儿子玩弄的一个玉环捎去，而他竟然把玉环昧下了。我很怨恨。希望你们二位替我拿着这个盒子到回雁峰下，打听到使者庙，把这个盒子扔进去。扔进去之后，应该有一个不寻常的变化。如果找到了那玉环，请代我送给儿子。我儿子也自然会报答你们。千万不可打开这盒子！”元柳二人接过盒子，问使者说：“夫人的诗说：‘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是什么意思？”使者说：“你们回去之后，如果有事，只要敲一下玉壶，就会有一对鸳鸯答应，叫它们干什么没有不顺从的。”又说：“玉虚尊师说：我们自然会有老师，我们的老师又是谁呢？”使者说：“是南岳的太极先生，你们会自己遇上的。”于是元柳二人与使者告别。桥的尽头，就是以前在合浦县海岸停船的地方。回头一看，已经没有桥了。二人一打听，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欢州、爱州的亲属，已经死去了。他们打听道路，回到衡山去，半路上因为饿了就敲壶。于是就有鸳鸯说：“如果想得到饮食，往前走自然会遇上的。”一会儿，道边有一桌丰盛的饭菜，二人便饱餐一顿。几天里，他们再也不想吃东西。不久便回到家中。以前的儿童，如今已经长成大人了。然而二人的妻子，分别死去已经三天了，家人们不胜悲喜，说：“人家说郎君死在大海里，服丧三年之后，又九年了。”元柳二人因为体内清静虚无，对人世已经厌倦，见了妻子的丧事，也不怎么悲伤。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回雁峰，打听使者庙，把盒子扔了进去。倏地有一条几丈长的黑龙，激起大风，喷吐电光，折断树木，揭毁房屋，一声霹雳，庙立刻就碎了。二人吓得浑身战栗，不敢睁眼看。空中果然有人将一只玉环扔了下来。二人拾起玉环，送到南岳庙。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有一个穿黄衣服的年轻人，拿着两个金盒子，分别到二人的家里说：“我家主人让我拿着这药，这药叫还魂膏，是来报答二位君子的。家里有死了的人，即使是六十年了，也可以把药膏涂到头顶上把他救活。”接下药膏之后，使者就不见了。二人于是分别用药膏救活了妻子。后来又一起云游寻找太极先生，都没有找到太极先生的踪影，就闷闷不乐地回来了。因为下大雪，二人见一位老汉担柴卖，很可怜老汉的衰弱和老迈，就把酒给老汉喝。看到柴担上有“太极”字样，二人便拜为老师，把玉壶的事告诉了他。老汉说：“这是我用来装酒的壶，丢了几十个六十年了，又见到它很是高兴。”元柳二人于是跟随老汉到祝融峰去了。从此二人得道成仙，不再出现在人世间。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叶法善　邢和璞

叶法善

叶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阳叶邑，今居处州松阳县。四代修道，皆以阴功密行及劾召之术救物济人。母刘，因昼寐，梦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岁，溺于江中，三年不还。父母问其故，曰：“青童引我，饮以云浆，故少留耳。”亦言青童引朝太上，太上颔而留之。弱冠身长九尺，额有二午。性淳和洁白，不茹荤辛。常独处幽室，或游林泽，或访云泉。自仙府归还，已有役使之术矣，遂入居卯酉山。其门近山，巨石当路，每环回为径以避之。师投符起石，须臾飞去，路乃平坦。众共惊异。常游括苍白马山，石室内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师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功满，当复旧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又勤行助化。宜勉之焉。”言讫而去。自是诛荡精怪，扫馘凶妖，所在经行，以救人为志。叔祖靖能，颇有神术，高宗时，入直翰林，为国子祭酒。武后监国，南迁而终。初高宗征师至京，拜上卿，不就，请度为道士，出入禁门。乃欲告成中岳，扈从者多疾，凡噀咒，病皆愈。二京受道箓者，文武中外男女弟子千余人。所得金帛，并修宫观，恤孤贫，无爱惜。久之，辞归松阳，经过之地，救人无数。蜀川张尉之妻，死而复生，复为夫妇。师识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张死矣。”师投符而化为黑气焉。相国姚崇已终之女，钟念弥深，投符起之。钱塘江有巨蜃，时为人害，沦溺舟楫，行旅苦之。投符江中，使神人斩之。除害殄凶，玄功遐被，各具本传。于四海六合，名山洞天，咸所周历。师年十五，中毒殆死，见青童曰：“天台苗君，飞印相救。”于是获苏。又师青城山赵元阳，受遁甲。与嵩阳韦善俊传八史，东入蒙山，神人授书。诣嵩山，神仙授剑。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谓已溺死，七日复出，衣履不濡，云：“暂与河伯游蓬莱。”则天徵至神都，请于诸名岳投奠龙璧。中宗复位，武三思尚秉国权。师以频察袄祥，保护中宗相王及玄宗，为三思所忌，窜于南海。广州人庶，夙仰其名，北向候之。师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于龙兴新观。远近礼敬，舍施丰多，尽修观宇焉。岁余，入洪州西山，养神修道。景龙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苍三神人又降，传太上之命：“汝当辅我睿宗及开元圣帝，未可隐迹山岩，以旷委任。”言讫而去。时二帝未立，而庙号年号，皆以先知。其年八月，果有诏徵入京。迨后平韦后，立相王睿宗，玄宗承祚继统，师于上京，佐佑圣主。凡吉凶动静，必予奏闻。会吐蕃遣使进宝函封，曰：“请陛下自开，无令他人知机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请陛下勿开，宜令蕃使自开。”玄宗从之。及令蕃使自开，函中弩发，中番使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祖重，精于术数，明于考召，有功于江湖间，谥有道先生，自有传。父慧明，赠歙州刺史。师请以松阳宅为观，赐号淳和，御制碑书额，以荣乡里。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忽友云鹤数百，行列北来，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云五色，覆其所居。是岁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于上都景龙观。弟子既齐物、尹愔，睹真仙下降之事，秘而不言。二十一日。诏赠金紫光禄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岁。所居院异香芬郁，仙乐缤纷，有青烟直上烛天，竟日方灭。师请归葬故乡。敕度其侄润州司马仲容为道士，与中使监护，葬于松阳。诏衢、婺、括三州助葬。供给（给原作终，据明抄本改）所须。发引日，敕官缟衣祖送于国门之外。开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阳宫以观灯。尚方匠毛顺心，结构彩楼三十余间，金翠珠玉，间厕其内。楼高百五十尺，微风所触，锵然成韵。以灯为龙、凤、螭、豹腾踯之状，似非人力。玄宗见大悦，促召师观于楼下，人莫知之。师曰：“灯影之盛，固无比矣；然西凉府今夕之灯，亦亚于此。”玄宗曰：“师顷尝游乎？”曰：“适自彼来，便蒙急召。”玄宗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于是令玄宗闭目，约曰：“必不得妄视，若误有所视，必有非常惊骇。”如其言，闭目距跃，已在霄汉。俄而足已及地。曰：“可以观矣。”既睹影灯，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委。玄宗称其盛者久之，乃请回。复闭目腾空而上，顷之已在楼下，而歌舞之曲未终。玄宗于凉州，以镂铁如意质酒，翌日命中使，托以他事，使于凉州，因求如意以还，验之非谬。又尝因八月望夜，师与玄宗游月宫，聆月中天乐。问其曲名，曰：“《紫云曲》。”玄宗素晓音律，默记其声，归传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宫还，过潞州城上，俯视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昼。师因请玄宗以玉笛奏曲。时玉笛在寝殿中，师命人取，顷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钱于城中而还。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乐临城，兼获金钱以进。玄宗累与近臣试师道术，不可殚尽，而所验显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礼敬。其余追岳神，致风雨，烹龙肉，祛妖伪，灵效之事，具在本传，此不备录。又燕国公张说，尝诣观谒，师命酒。说曰：“既无他客。”师曰：“此有曲处士者，久隐山林，性谨而讷，颇耽于酒，钟石可也。”说请召之，斯须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带数围，使坐于下，拜揖之礼，颇亦鲁朴。酒至，杯盂皆尽，而神色不动。燕公将去。师忽奋剑叱曲生曰：“曾无高谈广论，唯沉湎于酒，亦何用哉！”因斩之，乃巨榼而已。尝谓门人曰：“百六十年后，当有术过我者，来居卯酉山矣。初，师居四明之下，在天台之东，数年。忽于五月一日，有老叟诣门，号泣求救。门人谓其有疾也。师引而问之，曰：“某东海龙也。天帝所敕，主八海之宝，一千年一更其任，无过者超证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绩垂成，有婆罗门逞其幻法，住于海峰，昼夜禁咒，积三十年矣。其法将成，海水如云，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将竭矣。统天镇海之宝，上帝制灵之物，必为幻僧所取。五日午时，乞赐丹符垂救。至期，师敕丹符，飞往救之，海水复旧。其僧愧恨，赴海而死。明日，龙辇宝货珍奇以来报。师拒曰：“林野之中，栖神之所，不以珠玑宝货为用。”一无所受，因谓龙曰：“此崖石之上，去水且远，但致一清泉，即为惠也。”是夕，闻风雨之声，及明，绕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经冬不竭。至今谓之天师渠。又一说云，显庆中，法善奉命修黄箓斋于天台山，道由广陵，明晨将济瓜州。，是日，江干渡人，舣舟而候，时方春暮，浦溆晴暖，忽有黄白二叟相谓曰：“乘间可以围棋为适乎。”即向空召冥儿。俄有丱童擘波而出，衣无沾湿。一叟曰：“挈棋局与席偕来。”须臾，丱童如命，设席沙上。对坐约曰：“赌胜者食明日北来道士。”因大笑而下子。良久，白衣叟曰：“卿北矣！幸无以味美见侵也？”旷望逡巡，徐步凌波，远远而没。舟人知其将害法善也，惶惑不宁。及旦，则有内官驰马前至，督各舟楫。舟人则以昨日之所见具列焉。内官惊骇不悦。法善寻续而来，内官复以舟人之辞以启法善。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无挂意。”时法善符术神验，贤愚共知，然内官洎舟人从行之辈，忧轸靡遑。法善知之而促解缆，发岸咫尺，而暴风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顾失色。法善徐谓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鹢首。”既投而波流静谧，有顷既济。法善顾舟人曰：“尔可广召宗侣，沿流十里间，或芦洲菼渚，有巨鳞在焉，尔可取之，当大获其资矣。”舟人承教，不数里，果有白鱼长百尺许，周三十余围，僵暴沙上。就而视，脑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脔割载归，左近村闾，食鱼累月。（出《集异记》及《仙传拾遗》）

【译文】

叶法善，字道元，出生在南阳的叶邑，现在住在处州松阳县。叶家四代修道，都凭着做好事积阴德以及揭发、寻找邪恶的法术救物济人。他母亲姓刘，因为白天睡觉，梦见流星进入口中，吞下之后便怀了孕。怀孕十五个月才生下他。他七岁那年，淹死在江中，三年后回来。父母问他为什么去了这么久，他说：“一个穿青衣服的童子领着我，给我云浆喝，所以我就逗留了一会儿。”又说：“穿青衣服的童子领他去见太上，太上允许留他。”他成年之后身高九尺，额头上有两个“午”字。他的性情淳和，肤色洁白，不吃荤腥辛辣之物。他常常独自处在幽室之中。或者云游林泽，或者寻访云泉。从仙府回来，他已经有役使鬼神的道术了。于是他住进卯酉山。他的家门离山很近，当路有一块巨石，常常要绕着走避开它。他扔出一道符搬起那巨石，巨石顷刻间便飞走了。路就平坦了。众人都感到惊奇。他曾经到括苍白马山游览，在一所石室内遇见过三位神人。三位神人都穿着锦衣，戴着宝冠。神人对叶法善说：“我奉太上的命令，把密旨告诉你。你本来是太极宫紫微殿左仙卿，因为校录不勤，被谪贬到人世上来。你应该赶快立功，济世救人，辅佐国家，功满之后，就会再恢复旧职。太上还让我把‘正一三五’的法术，传授给你。你还要勤于修行，帮助众生，好好地勉励自己吧。”神人说完便离去了。从此，叶法善诛杀扫荡精怪，斩杀凶妖。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以救人为目的。他的叔祖父叶靖能，很有神术，高宗的时候，在翰林院做官，是国子祭酒。武则天代理国政，把他贬到南方，死在那里。当初高宗把叶法善征召到京城，拜他做上卿，他不干，请求引度他做道士，出入在禁宫内。等到中宗要去中岳嵩山去祭天的时候，随从们大多数都病了。经过他喷水念咒治疗，病都好了。二京之中接受道家符箓图诀的，文的武的，宫内的宫外的，男的女的，共有弟子一千多人。他所得到的金银丝帛，全都用来修宫观，救济孤寡穷人，不吝惜钱财。过了挺长时间，他告辞回到松阳县。他经过的地方，有许多人得到救助。蜀川张尉的妻子，死而复生，又恢复了夫妻生活。叶法善识破了她的真相，说：“这是一种死尸媚病，不赶快除掉它，张尉也会死了。”他投出一道符，把她化成一股黑烟。相国姚崇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相国钟爱、思念女儿的心情更强烈了，叶法善就投一道符把她救活了。钱塘江里有一只大蛤蜊，时常害人，把船弄翻，把人淹死，行旅之人都害怕。叶法善把符投到江中，让神人把大蛤蜊斩了。他除害灭凶，修道的功夫远近闻名。他的各种事迹都记载在他本人的传里。对四海六合的名山洞天他都游历过。叶法善十五岁那年，曾经中毒几乎要死了。他见到一位穿青衣的童子，童子对他说：“天台山上的苗君，飞印救你。”于是他就复苏了。他又拜青城山的赵元阳为师，学到了遁甲术。他向嵩阳的韦善俊学习《八史》。他东入蒙山，神人送给他天书。他到嵩山去，神仙送给他宝剑。他曾经在水面上行走，忽然沉到水中，人们以为他被淹死了。七天之后他又出来了，衣服都没湿。他说：“暂时和河伯游了一趟蓬莱。”武则天把他召到京都，他请求在各大名山上投放龙璧。中宗复位以后，武三思还继续掌权。叶法善因为多次察觉袄祥，保护了中宗相王和玄宗，武三思十分忌恨，被流放到南海。广州的百姓，一向仰慕他的名字，面向着北方等候着他。他骑着白鹿，从海上来到，住在龙兴新观。远近的人们都来礼敬他，施舍的钱物极多。他把这些钱物全都用来修观宇了。一年以后，他进到洪州的西山里养神修道。景龙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苍山的三位神人又下来，传达太上的命令：“你应当辅佐我们的睿宗皇帝和开元圣帝，不可隐居在山中而耽误荒废了对你的委任。”说完就离去了。当时这两位皇帝还没有登位，而他们的庙号年号，叶法善全都事先知道了。那年八月，果然有诏书召他回京。等到后来平定了韦皇后，相王李旦成为睿宗皇帝。后来，玄宗继承了帝位。叶法善在京城辅佐圣主。凡是吉凶动静，他都能预先向皇上奏明。正赶上吐蕃国派使者来献宝，宝被封在匣子里。使者说：“请陛下自己开，不要让别人知道其中的机密。”朝廷一片默然，只有叶法善说：“这是个凶匣子，请陛下不要开。应该让吐蕃的来使自己开。”玄宗听了他的话。等到让蕃使自己打开，匣子里的暗箭射出来，正好把番使射死了。果然像叶法善说的那样。不久，皇帝封他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他的祖父叶重，术数很精到，善于考察吉凶，呼唤鬼神，在江湖之间很有功绩，谥号叫“有道先生”，正史里有传。叶法善的父亲叫叶慧明，皇帝曾经把歙州刺史的官职赠送给他。叶法善请求把松阳县老家的宅子作为道观，皇帝赠号为“淳和观”，观上有御制的碑书匾额，使叶家在乡里之间更显得光荣。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忽然有几百只云鹤排成行列从北边飞来，飞翔聚集在叶法善故居的山上。仙鹤徘徊了三天，五色的瑞云覆盖了他的住处。这一年庚申六月三日甲申时，他在京都景龙观坐化。他的弟子既齐物、尹愔，见到了神仙下来的事，但是他们保密，不往外讲。二十一日，皇帝下诏书，赠他金紫光禄大夫、越州都督的称号。他活了一百零七岁。他所住的那个院子里，异香浓郁，仙乐声声，有一股青烟直上，映照天空，整整一天才消失。叶法善死前曾请求归葬故乡。皇上下令把他的侄子——润州司马叶仲容引度为道士，和中使一块监护着他的灵柩，葬到松阳县。并且诏令衢、婺、括三州协助操办葬礼，供给所需要的钱物。出殡那天，皇上又敕令官吏们穿上白色丧服在国门外送灵。叶法善的事迹很多。开元年初，正月十五夜里，唐玄宗把仪仗移到上阳宫观灯。尚方署的工匠毛顺心，结构了三十多间彩楼，还放上金翠珠玉，楼高一百五十尺。微风吹来，锵然有声，很有韵味。用灯做成龙、凤、螭、豹跳跃的样子，好像不是人所能完成的。唐玄宗看了非常高兴，派人把叶法善找来在楼下看，别人都不知道。叶法善说：“灯景的盛况，固然是无比的。但是西凉府今夜的灯，也仅次于这里。”玄宗说：“法师刚才曾经去过？”叶法善说：“我刚从那回来，就受到陛下的紧急召见。”玄宗对他的话感到奇怪，说道：“现在我也想去，行吗？”叶法善说：“这很容易。”于是他让玄宗闭上眼睛，约定说：“一定不要随便乱看，如果误看了什么，一定会受到不寻常的惊吓。玄宗照他说的那样做，闭着眼睛用力一跳，已跃上高空。不一会儿就觉得脚已触到地面。叶法善说：“可以睁眼看了！”只见灯火辉映，连绵几十里，有接连不断的车马，又有纷然众多的士女。玄宗称赞这里的盛况，赞叹了好久。于是，叶法善就请他回去，又闭上眼睛腾空而上，一会儿便已经回到彩楼之下了。那支歌舞的曲子还没有结束。玄宗到凉州的时候，用镂铁如意换了酒喝。第二天他派出一位中使，以办别的事为名到凉州去，找到了镂铁如意带了回来，证明叶法善带他去凉州的事不假。另外，又曾经在八月十五夜里，叶法善和唐玄宗一块到月宫去游览。玄宗听了月中的天乐，打听曲子叫什么名，人家告诉他是《紫云曲》。玄宗一向精通音乐，暗中记下它的声调，回来写出曲谱，起名《霓裳羽衣曲》。从月宫回来的时候，路过潞州城上，俯看城中一片寂静，而月光照如白昼，叶法善就请玄宗用笛子演奏一支曲子。当时玉笛放在寝殿里，叶法善派人去取，顷刻间就取回来了。奏完曲，把一枚金钱扔到城里就回来。十天以后，潞州进奏章报告说，八月十五夜里，有天乐降临潞州城，而且还在城中拾到一枚金钱，现在把这枚金钱献给皇上。唐玄宗屡次与近臣们试验叶法善的道术，他的道术无穷无尽，而且所试验的都很灵验，都不是虚幻的。所以对他很尊敬。其余诸如追赶岳神、呼风唤雨、烹煮龙肉、剪除妖伪等灵验之事，全都在他的传记里，这里不作详细记录。另外，燕国公张说，曾经到观中拜谒过叶法善。叶法善摆酒款待他，他说：“没有别的客人……”叶法善说：“这地方有一位姓曲的处士，长期在山林里隐居，性情谨慎，不善言谈，很喜欢喝酒，能喝一钟或者一石。”张说请叶法善把曲处士找来。他很快就把曲处士找来了。曲处士的身材不足三尺高，而腰带却有几围长。叶法善让曲处士坐在下首。曲处士行揖拜之礼，显得很粗鲁。酒端上来之后，曲处士把杯里的盂里的全喝光了，神色却仍然如故，一点没变。燕国公要离开的时候，叶法善忽然挺着剑斥责曲处士说：“你居然什么高谈阔论也没有，只知道喝酒，还有什么用呢？”于是就斩杀了他。一看，原来这位曲处士是一个盛酒的器具变的。叶法善曾经对门人说：“一百六十年以后，能有一个道术比我强的人，到卯酉山来居住。”当初，叶法善住在四明山下。四明山在天台山之东。住了几年，忽然在五月一日这一天，有一位老头到门前，号哭着求救。门人以为这老头有病。叶法善拉着老头问他怎么了，老头说：“我是东海的一条龙，天帝命令我主管八海的宝。职位一千年更换一次。这一十年中没有过错的，就能超度成仙了。我已经干了九百七十年了，我的功业眼看就要成功。可是，有一位和尚显示他的魔幻法术，住在海边山峰上，昼夜念咒，已经三十年了。他的法术将要炼成。炼成之后，海水将像云一样被卷到空中，五月五日海将枯干，那么，全天下的镇海之宝，上帝号令神灵之物，一定会被幻术和尚得去。五月五日的正晌午时，请您赐一道丹符救救我。”到了五月五日，叶法善命令一道丹符飞到东海去救那龙。海水恢复原样。那和尚又愧又恨，跳进大海自杀了。第二天，那龙用车拉着珍珠宝贝来报答叶法善。叶法善拒绝接受，说道：“山林旷野之中，是神仙的住所，不认为珠玑宝货有什么大用。”他什么也没接受。于是他对龙说：“这里的崖石之上，离水很远，只要你在这上面留下一个清泉，就是对我的报答了。”这天晚上，人们听到了风雨之声。等到天明，人们出门一看，围绕着山根，四面出现一道石渠，泉水流淌，经冬不干。到现在这渠还叫天师渠。还有一个传说，显庆年间，叶法善奉命在天台山上修黄箓斋，道上经过广陵，早晨将渡过瓜州。这一天，江岸上要渡江的人们，正坐在岸边等候着开船的时刻。当时正是春暮，水边又晴又暖。忽然有黄白两个老头互相说：“趁此机会可以下一盘棋，挺合适吧？”于是他们向着空中呼唤仙童。不一会儿，有一个仙童从江水里出来，他的衣服居然没有沾湿。一个老头对仙童说：“把棋局和坐席一块拿来！”一会儿，仙童遵命办到，把棋局和坐席放到沙地上。两个老头相对而坐，约定说：“谁下胜了，谁就吃掉明天从北边来的那个道士。”于是二人大笑着开始下棋。下了好长时间，白衣老头说：“你败了，希望你不要因为那道士味道好就来抢！”两个老头向远处望了一会儿，慢慢走在水面上，远远地消逝了。摆船人知道他们要害叶法善，惶惑不安。等到第二天早晨，就有宫中的官吏骑着马来到，督促准备船只，摆船人就把昨天见到的情形详细向官吏述说了。那官吏又惊又怕不大高兴。不多时叶法善也到了。那官吏又把摆船人说的话告诉了叶法善。叶法善微笑道：“有这样的事吗？请不要在意！”当时叶法善的符术和神一样灵验，无论贤者愚者全都知道。但是宫内的官吏、摆船人，以及其他随从人员，忧痛惶急。叶法善知道大家的心情，就催促解缆开船。刚开船离岸不远，暴风狂浪大作，天日昏暗。船里的人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叶法善慢吞吞对侍者说：“拿出我的黑符，扔到船头上。”扔了黑符之后，江水立即风平浪静。不多时到了对岸，叶法善看着摆船人说：“你可以多找一些同伴来，沿江十里之间，也许是长有水草的小岛上，有大鱼在那里边，你可以拿回去。能发一笔小财了！”摆船人按照叶法善教的去做，寻了不几里，果然有一条长百尺左右，粗三十多围的大鱼，暴死在沙滩上。走近一看，鱼头上有一个洞往外流着脑汁。摆船人于是把大鱼割成一块一块的肉载运回去。左右的村庄，全都吃了一个来月的鱼。

邢和璞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术，常携竹算数计，算长六寸。人有请者，到则布算为卦，纵横布列，动用算数百，布之满床。布数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长短及官禄，如神。先生貌清羸，服气，时饵少药。人亦不详所生。唐开元二十年至都，朝贵候之，其门如市。能增人算寿，又能活其死者。先生尝至白马坂下，过（“过”原作“遇”，据明抄本改。）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置于床，引其衾，解衣同寝。令闭户，眠熟。良久起，具汤，而友人犹死。和璞长叹曰：“大人与我约而妄，何也？”复令闭户。又寝。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视之，其子已苏矣。母问之。其子曰：“被箓在牢禁系，拷讯正苦，忽闻外曰：‘王唤其（“其”原作“苦”，据明抄本改。）人。’官不肯曰：‘讯未毕，不使去。’少顷，又惊走至者曰：‘邢仙人自来唤其（“其”原作“苦”，据明抄本改。）人。’官吏出迎，再拜恐惧。遂令从仙人归，故生。”又有纳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请和璞活之。和璞墨书一符，使置妾卧处。俄而言曰：“墨符无益。”又朱书一符，复命置于床。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书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为一胡神领从者数百人拘去，闭宫门，作乐酣饮。忽有排户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应。顷又曰：‘罗大王使召歌者。’方骇。仍曰：‘且留少时。’须臾，数百骑驰入宫中，大呼曰：‘天帝诏，何敢辄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还。于是遂生。”和璞此事至多。后不知所适。（出《纪闻》）

【译文】

邢先生的名字叫和璞。他善长方术，身边常常带有计数的竹签。竹签长六寸。如果有人请他算命，他来到便用竹签摆成卦形，纵的横的都有，一共要动用一百多根，摆满一床。摆完之后，就告诉人家是吉是凶，是福是祸，说出那人的年龄寿命大小以及官禄什么的，说得极准，像神一般。邢先生面相清瘦。他食气养身，有时候少吃一点药。也不知他是什么地方出生的。唐朝开元二十年他来到京都。朝中的权贵都去求他算命，要按先来后到的顺序等候。他的门庭若市。他能算出人的寿命长短，帮人增寿。又能起死回生，把死人救活。有一次他到白马坂去看望一个友人，那友人已经死去两夜了，友人的母亲哭着求他，他便把死人抬出来放在床上，拽过友人的被子，脱了衣服和友人睡到一起。还让人把门关上。熟睡了好久他才起来。早已有人准备好了热水，但是友人还是死的。邢和璞长叹一声说：“大人和我约好了却又胡乱失约，为什么呢？”他又让人关上门，又睡，不一会儿起来说：“活了！”友人母亲进去一看，儿子已经苏醒了。母亲问儿子是怎么回事，儿子说：“我被关在阴间的牢房里拷问得正苦的时候，忽听外面喊道：‘大王叫这个人！’负责拷问的官吏不肯，说：‘审讯没完，不能去！’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惊慌跑来的人说：‘邢仙人亲自来叫这个人！’那官吏出去迎接，连连下拜，很害怕的样子。于是就让我跟着邢仙人回来了。所以又活了。”另外，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小老婆能歌善舞却突然死了，这个人就请邢和璞救活他的小老婆。邢和璞用墨写了一道符，让他放在小老婆躺着的地方。过了片刻又说墨符没用处，又用朱砂写了一道符。又让那人放到床上。过了片刻又说：“她被山神捉去了，可以写符追她！”于是又写了一道大符烧了。不一会儿小老婆活了。她说道：“我被一个胡神领着几百名随从捉了去，关着宫门，让我唱歌陪他畅饮。忽然有人推门进来说：‘五道大使叫唱歌的女子回去！’胡神不答应。过了片刻又有人说：‘罗大王派人来叫唱歌的女子！’胡神这才害怕，但他仍然说：‘再少呆一会儿！’不一会儿，几百名骑兵奔入宫中，大声喊道：‘天帝下诏，你胆敢擅自捉拿唱歌女子，’下令把他拉下来，打了一百大板，并命令放唱歌的女子回去！于是我就又活了。”邢和璞这类事极多。后来不知他到哪儿去了。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刘白云

唐若山

唐若山，鲁郡人也。唐先天中，历官尚书郎，连典剧郡。开元中，出为润州，颇有惠政，远近称之。若山尝好长生之道。弟若水，为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尝徵入内殿，寻恳求归山。诏许之。若山素好方术，所至之处，必会炉鼎之客，虽术用无取者，皆礼而接之。家财迨尽，俸禄所入，未尝有余。金石所费，不知纪极。晚岁尤笃志焉。润之府库官钱，亦以市药。宾佐骨肉，每加切谏，若山俱不听纳。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状貌枯槁，诣款谒。自言有长生之道。见者皆笑其衰迈。若山见之，尽礼回敬，留止月余。所论皆非丹石之要。若山博采方诀，歌诵图记，无不研究。问叟所长，皆蔑如也。复好肥鲜美酒，珍馔品膳。虽瘦削老叟，而所食敌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无倦色。一夕，从容谓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给常若不足。贵为方伯，力尚多缺；一旦居闲，何以为赡？况帑藏钱帛，颇有侵用。诚为君忧之。”若山惊曰：“某理此且久，将有交代，亦常为忧，而计无所出。若缘此受谴，固所甘心；但虑一家有冻馁之苦耳。”叟曰：“无多虑也。”促命酒，连举数杯。若山饮酒素少，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觉醉，心甚异之。是夜月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谓若山曰：“可命一仆，运铛釜铁器辈数事于药室间，使仆布席垒炉。”曰：“鼎铛之属为二聚，炽炭加之，烘然如窑，不可向视。”叟于腰间解小瓠，出二丹丸，各投其一，阖扉而出。谓若山曰：“子有道骨，法当度世，加以笃尚正直，性无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游观人间，以度有心之士。悯子勤志，故来相度耳。吾所化黄白之物，一以留遗子孙，旁济贫乏。一以支纳帑藏，无贻后忧。便可命棹游江，为去世之计。翌日相待于中流也。”言讫，失其所在。若山凌晨开阅，所化之物，烂然照屋。复扃闭之，即与宾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将游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雾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独见老叟，棹渔舟，直抵舫侧，揖若山入渔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风波稍定，昏雾开霁。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间，得若山诀别之书指挥家事；又得遗表，因以奏闻。其大旨：以“世禄暂荣，浮生难保，惟登真脱屣，可以后天为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乐也；张留侯去师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与臣不同。臣运属休明，累叨荣爵，早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规，栖心玄关，偶得丹诀。黄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廷，察真经之妙用。既得之矣，余复何求。是用挥手红尘，腾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岛非遥。遐瞻帝阍，不胜犬马恋主之至。”唐玄宗省表异之，遽命优恤其家。促召唐若水，与内臣赍诏，于江表海滨寻访，杳无音尘矣。其后二十年，有若山旧吏自浙西奉使淮南，于鱼市中见若山鬻鱼于肆，混同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萦回数百步，乃及华第。止吏与食，哀其久贫，命市铁二十梃，明日复与相遇，已化金矣，尽以遗之。吏姓刘，今刘子孙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国李绅，字公垂，常习业于华山，山斋粮尽，徒步出谷，求粮于远方。迨暮方还，忽暴雨至，避于巨岩之下，雨之所沾若浼焉。既及岩下，见一道士，舣舟于石上，一村童拥楫而立，与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语若深交，而素未相识。因问绅曰：“颇知唐若山乎？”对曰：“常览国史，见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即若山也。将游蓬莱，偶值江雾，维舟于此，与公垂曩昔之分，得暂相遇。讵忘之耶？”乃携绅登舟。江雾已霁，山峰如昼，月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顷已达蓬岛。金楼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数人，皆旧友也。将留连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国理务，数毕乃还耳。”绅亦务经济之志，未欲栖止。众仙复命若山送归华山。后果入相，连秉旌钺。去世之后，亦将复登仙品矣。（出《仙传拾遗》）

【译文】

唐若山是鲁郡人。唐玄宗先天年间，做过尚书郎，连续治理过大郡。开元年间，他出任润州刺史，做了许多仁惠的政事，远近都称颂他。唐若山喜欢长生不老之道。他的弟弟唐若水是衡山的道士，懂得道家胎元、谷神等修炼要旨。他曾经应召进入皇宫，不久又恳求回山，皇帝下诏允许他回去。唐若山平常喜欢道教的方术。他走到哪里，一定要会见一下那里的炼丹人士。即使是道术上没有可取之处的，他也全都以礼相待。他的家财几乎用尽，他的俸禄收入，不曾有过剩余。炼丹的费用，不计其数。到了晚年，他对长生之道更加笃诚。润州府库里的公款，他也用来买药炼丹。宾客僚属和骨肉亲人，常常恳切地劝他不要这样，他全都不听。一天，有一个瘦弱憔悴的老头，来谒见，自己说有长生不老之道。见到的人都笑这老头衰朽老迈。唐若山见了他却非常尊敬，留他住了一个多月。老头谈论的，全都不是炼丹方面的事。唐若山广泛搜集秘方口诀，用歌诀和绘图的形式记录下来，十分用心研究。他问老头善长什么，老头对这些炼丹之类的方术一概瞧不起，又喜欢鱼肉美酒，美味饭食。虽然是一个很瘦削的老头，而吃起饭来能赶上三四个人。唐若山敬奉他，为他做事，竟丝毫没有厌倦的表现。一天晚上，老头从容地对唐若山说：“你家有一百来口人，资财的供应常常如此不足。你贵为一方的长官，财力还差这么多，一旦罢官闲居，凭什么吃饭穿衣？何况府库里的银两钱帛，你也侵用了许多，我实在是为你担忧。”唐若山吃惊地说：“我治理这个州已经很久了，离任时必将有个交代。我也常常为此发愁，但也想不出来好办法。如果因此受惩罚，本来是自作自受心甘情愿的，只是担心一家人要有挨饿受冻之苦了。”老头说：“不要多虑。”老头催他快摆上酒来，连饮了几杯。唐若山喝酒一向很少，这一天也干了好几杯。竟不觉得有醉意，心里很是惊奇。这天夜里月光很明亮，两个人徐徐走到院子里。许久，老头对唐若山说：“可派一个仆人，把锅等铁器运到药室里去。”唐若山就派仆人在药室布置坐席，砌起炉灶。老头又说：“铁锅之类分为两处，锅底下放上燃烧的火炭，烘烤得铁锅就像砖窑，让人不敢看它。这时老头从腰间解下一个小葫芦，从葫芦里取出两丸丹药，往两口铁锅里各扔了一丸。关门出来，老头对唐若山说：“你有道骨，理应引渡你超脱人世，加上你诚实正直，生性不爱发怒，仙家特别器重这样的品行。我是太上真人，到人间来游观，以便超渡那些有心之人。同情你又勤奋又有毅力，所以就来超渡你。我所变成的黄金白银，一部分用来留给你的子孙，也可以救济别的穷人；一部分用来支付你侵用的府库里的银两，不要留下后忧。这样就可以驾船游江——这是使你摆脱世俗的计策。明天我在江心等着你。”说完，老头就忽然不见了。第二天早晨，唐若山打开药室一看，昨天所化的东西，光灿灿地把屋子照得通亮。他又关上门，就和三五位宾客一起登船漂游在江面上，要到金山寺去游览。到了江心之后，江上的大雾很重，咫尺之间也看不清东西。只有唐若山看到了那位老头。老头驾着一条渔船，直接来到唐若山的船旁，请唐若山到渔船上去。于是唐若山超然而去。过了些时，风波稍微平静下来，大雾散去，人们才发现唐若山不见了。在郡中的几案之间，得到了唐若山诀别的书信，那上面写的全都是如何处理家事。又得到了一份奏章，人们就把奏章报送给皇上。奏章的大意是：“因为世禄是暂时的荣华，世事不定，生命短暂，人生是没有保障的，只有脱离世俗，成为神仙，才长生不老。以前丞相范蠡驾船泛在五湖之间，是知道他的主子不能和他同乐；留侯张良学习‘四皓’而隐去，是怕他的主子不能长久存在下去。这二人的离去，和我不一样。我的运气很好，赶上了清明盛世，连连受到皇上恩赐的爵位。早就悟到了升沉的道理，深深懂得止步的规矩。我潜心于入道之门，偶然得到了炼丹的秘诀，我相信淮南王以前说过的话，黄金是可以做出来的。察看真经的妙用，白日可以延长。明白了这种道理，其余的还追求什么呢？因此我挥手告别尘世，在大海里神游，可望见扶桑，离蓬莱仙岛也就不远了。我遥望皇上的城门，心中不胜犬马留恋主人的感情。”唐玄宗看了奏章感到奇怪，急忙下令丰厚地抚恤唐若山的家属，催人把唐若水找来，让唐若水和内臣们一起，拿着皇帝的诏令，在江边海滨到处寻访。但是杳无音信。此后二十年，有一个唐若山的旧部下从浙西奉使到淮南去，在鱼市上见到唐若山在鱼肆里卖鱼，和平常人一样。唐若山见到了他的属下，他把属下请到了一条陋巷中，曲曲折折走了几百步，来到一所漂亮的府第。他让属下在此休息，并给属下饭吃。他可怜属下长期受穷，让属下买了二十根铁棒。第二天，属下又遇到他，铁就全都变成金子了。他把这些金子全赠给属下。他的这个属下姓刘。现在，姓刘的子孙世代居住在金陵，也有修道的。另外，相国李绅，字公垂，曾经在华山研习学业，粮食用尽了，就徒步走出山谷，到远方寻粮食。天将黑的时候才回来，忽然回来了暴风雨。他在一块巨石下避雨。雨湿的地方像污泥。到了岩下之后，他见到一位道士。那道士的船停靠在石头上，一位村童拿着桨立在船头。李绅向道士一揖，道士笑道：“公垂在这里吗？”话说得像老朋友似的。但是他们从来不相识。于是道士问李绅：“你知道唐若山吗？”李绅回答说：“我曾经在《国史》里见过他得道成仙之事，常常景仰他。”道士说：“我就是唐若山。我要到蓬莱去游览，偶尔遇上江雾，把船停在这里。我和你李公垂以前有过一段缘分，所以才能在这里暂时相遇，难道你忘了吗？”于是道士拉着李绅上船。这时候江雾已散去，山峰像白天一样，月光皎洁明亮。那船在空中泛泛地行驶，不一会儿已经来到蓬莱岛。金碧辉煌的楼堂殿阁，林立在天上。有几位神仙都是老朋友，要留住他们。其中有一个神仙说：“李公垂正要辅佐国家参理政事，命中注定要做完这些事才能回来。”李绅也确有以经国济民为务的大志，不想留住这里。众神仙又让唐若山把他送回华山。后来李绅果然做了宰相，连续多年执掌军、政大权。去世之后，他也将登上仙品。

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于民间。幼小之时，与唐元瑰同学。元瑰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烛，持《高上消灾经》、《老君枕中经》，累有祥异，奇香瑞云，生于庭宇。母因梦天人满空，皆长丈余，麾旆旌盖，荫其居宅。有黄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即张目开口，若笑之容。幼而颖悟，诵习诗书，元瑰所不及。十五六岁，忽不知所之，盖游天下寻师访道矣。不知师何人，得神仙之诀。宝应二年。元瑰为御史，充河南道采访使，至郑州郊外，忽与君相见。君衣服褴褛，容貌憔悴。元瑰深悯之，与语叙旧。问其所学。曰：“相别之后，但修真而已。”邀元瑰过甚家，留骑从于旅次相候。君与元瑰同往，引入市侧，门巷低小，从者一两人。才入，外门便闭，从者不得入。第二门稍宽广。又入一门，屋宇甚大。揖元瑰于门下。先入为席，良久出迎。元瑰见其容状伟烁，可年二十许，云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辈，皆非世所有。元瑰莫之测。相引升堂，所设馔食珍美，器皿瑰异，虽王者宴赐，亦所不及。彻馔命酒。君与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独坐。”即召一人，坐于元瑰之侧。元瑰视之，乃其妻也。奏乐酣饮，既醉各散，终不及相问言情。迟明告别，君赠元瑰金尺玉鞭。出门行数里，因使人访其处，无复踪迹矣。及还京，问其妻“曾有异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来，称司命君召，某便随去。既至司命宫中，见与君同饮。”所见历然皆同，不谬。后十年。元瑰奉使江岭，又于江西泊舟，见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连饮馔，但音乐侍卫，稍多于前，皆非旧人矣。及散，赠元瑰一饮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叙别，不复再见。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卑，复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诣东都所居，谓元瑰曰：“宅中有奇宝之气，愿得一见。”元瑰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赠饮器与商。起敬而后跪接之，捧而顿首曰：“此天帝流华宝爵耳。致于日中，则白气连天；承以玉盘，则红光照宜。”即与元瑰就日试之，白气如云，郁勃径上，与天相接。日（明抄本“日”作“曰”）夜更试之，此不谬也。此宝太上西北库中镇中华二十四宝也。顷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宝。亦不久留于人间。即当飞去。得此宝者。受福七世。敬之哉。元瑰以玉盘承之。夜视红光满室。（出《仙传拾遗》）

【译文】

司命君，常常生活在民间。他幼小的时候，与唐元瑰是同学。唐元瑰说：司命君家世世代代信奉道教，早上晚上要点香和蜡烛，念《高上消灾经》和《老君枕中经》，经常有祥瑞的奇异景象出现，奇异的香气和祥瑞的云霞出现在庭院殿宇之间。他的母亲由于梦见满天空都是一丈多高的仙人，旌旗车盖遮蔽了他们家的宅院，有一道黄色的光照在她身上，那光像金子的颜色，于是她怀了孕生下司命君。司命君生下来就睁着眼张着口，像要笑的样子。他从小聪明颖悟，诵读诗书，元瑰比不上他。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忽然不知哪儿去了，大概是周游天下寻师访道去了。不知他的老师是谁。但他得到了成仙得道的秘诀。宝应二年，元瑰是御史，充当河南道的采访使，来到郑州的郊外，忽然与司命君相遇。司命君的衣服很破烂，脸色很憔悴。唐元瑰很可怜他，和他说话叙旧，问他学的是什么学业。他说，相别之后，他只是修真养性而已。他请元瑰到他家里去看看，把马匹和随从留在客栈里等候。司命君陪元瑰一起前往。他把元瑰领到市区的一侧，来到一户低小的门前。随从只有一两个人。二人刚走进门，外边的门便关上了，随从不能进入。第二道门略加宽广。又进了一门，是一所很大的屋子。司令君请元瑰先在门外稍候，自己先进去摆放坐席，老半天才出来迎接元瑰。元瑰发现司命君的容貌变得光彩焕发，能有二十来岁的样子，顶云冠披霞衣，左右两边的玉童侍女有三五十名，都不是人世间所能有的。元瑰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司命君把元瑰领到正堂，摆设上来的山珍海味和瑰丽奇异的器皿，即使是帝王家的宴席也是比不上的。饭饱之后开始饮酒。司命君与自己的妻子坐在一起，就说：“不能让你自己独坐。”就叫来一个坐在元瑰的身边。元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于是奏乐畅饮，大醉之后各自散去，到底没来得及述说旧情。天将亮的时候告别，司命君送给元瑰一把金尺和一把玉鞭。出门走了几里，元瑰就让人打听他来时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已经没有踪迹了。等到回到京城，他问妻子曾经有过异常的事吗？妻子说：“有一天我昏沉沉地想睡觉，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说司命君让我去，我就跟着他去了。到了司命君宫中之后，是他和你一块喝酒。”她所见到的，和元瑰见到的一样。可见这件事是确实的。十年之后，元瑰奉命出使江岭去，又在江西停船，看到司命君在岸上。司命君请他来到一所草堂，又来到了仙境，又留他吃饭，只是音乐侍卫人员略多于前一次，全都不是前一次的那些人。等到散了席，司命君赠给唐元瑰一件饮器。饮器的质地像玉却不是玉。他也不说这东西叫什么名。从此话别，再没相见，也不知他主管的是什么事，修的是什么道。也不知他在仙界的品位高低，更不知他姓什么叫什么。有一天，一位胡商到东都元瑰的住所里来，说：“你宅第中有奇宝的气象，希望能让我见识见识。”元瑰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给胡商看，全都不是。于是他把司命君赠他的饮器拿出来给胡商看。胡商肃然起敬，跪下之后才把饮器接过去，捧着饮器点头说：“这是天帝的流华宝爵呀！放到日光下，就能白气连天；放到盘子里，就能红光照室。”胡商立即就和元瑰就着日光试验。白气像云那样蒸蒸而上，与天连到一起。日夜交替着试验，说明这不是假货。胡商说：“这件宝物是太上西北库中镇中华二十四宝之一，近年来已降回到人间来。现在这宝物是第二十二宝，也不会在人间久留的，很快就该飞回去了。得到这个宝贝的人，七代受到福佑。一定要敬重它啊！”元瑰把它盛在玉盘里，夜间一看，满室都是红光。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会稽山阴人也。博学能文，擢进士第。善书（《云笈七签》一一三下“书”作“画”。）。饮酒三斗不醉。守真养气，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览。鲁国公颜真卿与之友善。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天（《云笈七签》一一三下“天”作“夹”。）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像，奇绝踪迹，今古无伦。而真卿与诸客传玩，叹服不已。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今犹有宝传其画在人间。（出《续仙传》）

【译文】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是会稽山阴人。他博学多才，写一手好文章，考中了进士。善于书画，喝三斗酒也不醉。他守本性养真气，躺在雪地上不冷，跳到水里去不沾湿。天下的山水，他全都游览过。鲁国公颜真卿和他是好朋友。颜真卿在湖州任刺史时，他和门客们一起喝酒，就一唱一和地作《渔父》词，那头一首就是张志和的词。词是：“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颜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一共和了二十五首，互相传递着夸赏。张志和让拿出来颜料和剪裁白绢，画《景天》词的词意，不一会儿就画出来五幅。花鸟鱼虫，山水景象，笔法奇绝，今古无比。颜真卿和客人们传着玩赏，赞不绝口。后来颜真卿东游平望驿，张志和喝酒喝到酣畅时，作水上游戏，把坐席铺在水面上，独自坐在上面饮笑吟唱。那坐席的来去快慢，就像撑船的声音。接着又有云鹤跟随在他的头顶上。颜真卿等在岸上观看的人们，没有不惊异的。不多时，张志和在水上挥手，向颜真卿表示谢意，然后便上升飞去。至今民间还留传着他的画，被视为珍宝。

刘白云

刘白云者，扬州江都人也。家富好义，有财帛，多以济人。亦不知有阴功修行之事。忽在江都，遇一道士，自称为乐子长，家寓海陵。曰：“子有仙頔天骨，而流浪尘土中，何也？”因出袖中两卷书与之。白云捧书，开视篇目。方欲致谢，子长叹曰：“子先得变化，而后受道。此前定也。”乃指摘次第教之。良久，失子长所在。依而行之，能役致风雨，变化万物。乃于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数千人，于其中结紫云帐幄，天人侍卫，连月不散。节度使于頔疑其妖幻，使兵马使李西华引兵攻之。帐幄侍卫渐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窦处约曰：“此幻术也，秽之即散。”乃取尸秽焚于其下，果然兵卫散去。白云乘马与从者四十余人，走于汉水之上，蹙波起尘，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谓追者曰：“我刘白云也。”后于江西湖南，人多见之，弥更少年洁白。时湖南刺史王逊好道，白云时来郡中。忽一日别去，谓逊曰：“将往洪州，即与钟陵相见。”一揖而行。初不晓其旨。辰发灵川，午时已在湘潭。人多识者，验其所行，顷刻七百里矣。旬日，王逊果除洪州。到任后，白云亦来相访。复于江都值乐真人。曰：“尔周游人间，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经，太上所敕，令授于尔，可选名岳福地炼而服之，千日之外，可以登云天矣。”乾符中，犹在长安市卖药，人有识之者，但不可亲炙，无由师匠耳。（出《仙传拾遗》）

【译文】

刘白云是扬州江都人。他家里富足，喜欢伸张正义。他所有的财帛，大多用来救济穷人。其实他并不知有阴德修行的事。忽然有一天他在江都遇见一位道士。道士自称是“乐子长”，家住海陵。道士对他说：“你有仙风道骨，却流落在尘世之中，为什么呢？”于是道士从袖中取出两卷书交给他。他捧着书，翻开看那篇目，刚要致谢，乐子长叹道：“你得先有所变，然后才能得道，这是前世定的。”于是乐子长就按照次序教他。过了好长时间，乐子长忽然不见了。他按照乐子长教的办法去做，能役使风雨，变化万物。于是他在襄州隔江的一个小山上变化出几千名兵士来，在那里结构了紫云帐幄，由神仙侍卫，连月不散。节度使于頔怀疑这是妖幻，派兵马使李西华领兵攻打，帐幄和侍卫渐渐升高，用弓箭都射不到。判官窦处约说：“这是幻术，用污秽的东西可以把它驱散。”于是取来尸体等秽物在那下边燃烧。果然兵卫们散去了，刘白云骑着马和四十多名随从，奔跑在河水之上，水波上践起烟尘，就象奔跑在平地上，追也追不上。他对追的人说：“我是刘白云。”后来在江西、湖南，很多人见过他，见他更年轻白净了。当时湖南刺史王逊喜欢道术，刘白云时常到郡中来。忽然有一天他告别离去，对王逊说：“我要到洪州去，咱们将在钟陵相见。”说完他作了一揖便走了。起初王逊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辰时从灵川出发，午时已到了湘潭。很多人认识他，查验一下他走的路，顷刻之间就是七百里了。十天之后，王逊果然改任洪州刺史。到任后，刘白云也来拜访。刘白云又在江都遇到乐真人。乐真人说：“你周游人间，本来有年头了。金液九丹的经书，是太上赐给的，让我交给你，你可以选一个名山福地把丹炼出来吃下去，一千天之后便可以升天做神仙了。”乾符年间，刘白云还在长安市上卖药。有人认识他，但不能和他亲热，没有机会向他学习。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郗鉴　僧契虚

郗鉴

荥阳郑曙，著作郎郑虔之弟也。博学多能，好奇任侠。尝因会客，言及人间奇事。曙曰：“诸公颇读《晋书》乎？见太尉郗鉴事迹否？《晋书》虽言其人死，今则存。”坐客惊曰：“愿闻其说。”曙曰：“某所善武威段扬，为定襄令。扬有子曰恝，少好清虚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请于父曰：‘愿寻名山，访异人求道。’扬许之，赐钱十万，从其志。段子天宝五载，行过魏郡，舍于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驾一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恝视此客，七十余矣，雪眉霜须，而貌如桃花，亦不食谷。恝知是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药食醇醪，荐之。客甚惊，谓恝曰：‘吾山叟，市药来此，不愿世人知，子何得觉吾而致此耶？”恝曰：‘某虽幼龄，性好虚静，见翁所为，必是道者，故愿欢会。’客悦，为饮至夕，因同宿。数日事毕将去，谓恝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恒山，于行唐县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恝又为祖饯，叩头诚祈，愿至山中，咨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观子志坚，可与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须忍饥寒，故学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耆宿，当须启白。子熟计之。’恝又固请。叟知其有志，乃谓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当赴行唐，可于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庄，庄内孤姥，甚是奇人。汝当谒之。因言行意，坐以须我。’恝再拜受约。至期而往，果得此孤庄。老姥出问之。恝具以告姥。姥抚背言曰：‘小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纳其囊装于柜中，坐恝于堂前阁内。姥家甚富，给恝所须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顾恝言曰：‘本谓率语耳，宁期果来；然吾有事到恒州，汝且居此，数日当返。’如言却到，又谓恝曰：‘吾更启白耆宿，当与君俱往，数日复来。’令姥尽收掌恝资装，而使恝持随身衣衾往。恝于是从先生入。初行三十里，大艰险，犹能践履；又三十里，即手扪藤葛，足履嵌岩，魂竦汗出，而仅能至。其所居也，则东向南向，尽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诸陵岭。西面悬下，层溪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颇种植。其中有瓦屋六间，前后数架。在其北，诸先生居之。东厢有厨灶，飞泉檐间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户内，西二间为一室，闭其门。东西间为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庑下，有数架书，三二千卷。谷千石，药物至多，醇酒常有数石。恝既谒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异于人间，亦大辛苦，须忍饥馁，食药饵。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恝曰：‘能。’于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谒老先生。’于是启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开，直下临眺川谷。而老先生据绳床，北面而斋心焉。恝敬谒拜老先生，先生良久开目，谓孟叟曰：‘是尔所言者耶？此儿佳矣。便与汝充弟子。’于是辞出，又闭户。其庭前临西涧，有松树十株，皆长数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则于石中镌局，诸先生休暇，常对棋而饮酒焉。恝为侍者，睹先生棋，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势。诸先生曰：‘汝亦晓棋，可坐。’因与诸叟对，叟皆不敌。于是老先生命开户出，植杖临崖而立。西望移时，因顾谓叟可对棋，孟期思曰：‘诸人皆不敌此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恝。‘与尔对之。’既而先生棋少劣于頔。又微笑谓恝曰：‘欲习何艺乎？’恝幼年，不识求方术，而但言愿且受《周易》。老先生诏孟叟受之。老先生又归室，闭其门。恝习《易》逾年而日晓。占候布卦，言事若神。恝在山四年，前后见老先生出户，不过五六度。但于室内端坐绳床，正心禅观，动则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常不多开目，貌有童颜，体至肥充，都不复食。每出禅时，或饮少药汁，亦不识其药名。后老先生忽云：‘吾与南岳诸葛仙家为期，今到矣，须去。’恝在山久，忽思家，因请还家省觐，即却还。孟先生怒曰：‘归即归矣，何却还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让孟叟曰：‘知此人不终，何与来也？’于是使归。归后一岁，又却寻诸先生，至则室屋如故，门户封闭，遂无一人。下山问孤庄老姥。姥曰：‘诸先生不来，尚（明抄本“尚”作“向”）一年矣。’恝因悔恨殆死。恝在山间，常问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晋书·郗鉴传》令读之，谓曰：‘欲识老先生，即郗太尉也。’”（出《记闻》）

【译文】

荥阳的郑曙，是著作郎郑虔的弟弟。他博学多能，好奇任侠，曾经因为会客，谈到了人间的一件奇事。郑曙说：“各位读过《晋书》吧？看见过太尉郗鉴的事迹没有？《晋书》上虽然说他死了，但他直到现在还活着。”座中的几位客人惊奇地说：“请讲讲他的故事好吗？”郑曙说：“我有一位好朋友，是武威县的段扬，他在定襄县做县令。段扬有个儿子叫段恝，从小喜欢清虚，羡慕道术，不吃酒肉。十六岁那年，他向父亲请求说：‘儿想寻游名山大川，向世外高人请教道术。’段扬答应了他，给了他十万钱，随了他的心愿。天宝五年的时候，段路过魏郡，住在客栈。客栈里有一位客人，骑了一头小驴，买了几十斤药，全是养生不吃谷物的那些东西。而那些难找还没买全的药，他天天都到市上向胡商寻觅。段恝见这客人已经七十多岁了，眉毛胡须白得如霜似雪，但是他的脸色却像桃花，也不吃谷物。段恝知道这是一位有道的人，非常高兴，等候那人有了闲暇，就买些珍贵的果品和味美的食物，以及药品美酒什么的送给他。那客人很吃惊，对段恝说：‘我是山里的一个普通老头，买药来到这里，不想让世人知道，你为什么能发觉我而如此做呢？’段恝说：‘我虽然年幼，但是我生性喜欢虚静，见了你的所作所为，知道您一定是个修道的人，所以愿意和你交往聚会。’那客人很高兴，和他一起喝酒。喝到晚上，又住到了一起。几天后，事情办完要离开了，老头对段恝说：‘我姓孟，名叫期思，住在恒山，在行唐县西北九十里。你想要知道的我的名姓就是这样。’段恝又为他饯行，诚恳地叩头请求，愿意随老头到山中，向他请教道术。老头说：‘如果这样，我见你志向挺坚强，可以和你同住。但是住在山里是很苦的，必须忍受饥寒。所以学道的人，大多都知难而退了。另外山中有老师宿儒，我也得向他禀报，你好好想想。’段恝又坚决地请求。老头知道他有志气，就对他说：‘等到八月二十日，你到行唐县来吧。可以向西北走三十里，有一个孤姥庄，庄里的孤姥，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奇人。你应该去拜见她，向她说明来意，住在那里等我。’段恝连连下拜，接受约定。到了日期前往，果然找到了这个孤庄。一位老太太出来问他。他把来意详细地告诉了她。老太太抚摸着他的后背说：‘这小子这么年轻，却能喜欢道术，好啊！’于是把他的行李装到柜子里，让他坐在堂前的阁子里。老太太家里很富足，给段恝的用品很丰厚。他在此住了二十天，孟先生到了。孟先生看着段恝说道：‘我本来是随便一说的话，哪想到你果真如期来了。但是我有事要到恒州去，你暂且住在这里，我几天就能回来。’果然，孟先生像他说的那样，到时候就回来了。又对段恝说：‘我还要去向老师宿儒说明情况，然后带你一块去。’过几天果然来了。孟先生让老太太把段恝的行李全都保存起来，让段恝只带着随身的衣服和被子前往。段于是跟着孟先生进山。开始走的三十里路，很艰险，但是还可以行走。又走了三十里，就要用手拽着藤蔓，用脚登着伸出来的岩石，吓得心神惶悚，一身冷汗。勉强走到了老师宿儒住的地方。这住处的东面、南面，全是崇山巨石，林木森然苍翠。北面比较平坦，接近诸陵岭。西面陡悬向下，一层层山谷有千仞深，而且谷中有良田，一些山民正在耕种。其中有六间瓦房，分前后几栋。那北面的，是诸先生的住所。东厢房是厨房，飞泉从檐间落，以代替井水。那北门之内，西面的两间有一个屋室，关着门。东西间是两个屋室，有六位先生住着。那屋前的廊屋里，有几书架的书，有两三千卷。有谷物上千石，药物极多，好酒常有几石。段恝拜见诸位先生之后，先生们告诉他说：‘住在深山老林和住在人世间不同，是很苦的，必须忍受饥饿，吃草药。能甘心如此，才可以居住，你能吗？’段恝说：‘我能！’于是留他住下了。五天后，孟先生说：‘今天何不拜见拜见老先生！’于是打开了西屋。屋中有一个石堂，堂朝北开，可以直接向下眺望山谷河川。老先生坐在绳床上，一副清心寡欲地样子。段恝恭敬地拜谒老先生，老先生许久才睁眼看他。老先生对孟先生说：‘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吗？这小子不错，就给你当弟子吧！’于是告辞出来，又关了门。那院子西面临涧，有十棵松树，却有几仞高。松下有一磐石，能坐一百人，就在这块石头上刻了棋局，先生们闲暇的时候，常在这上边下棋、饮酒。段恝是侍者，站在那里看先生们下棋。先生们的棋艺都不精，段恝就在一边帮着支招儿。先生们说：‘你也懂得下棋，可以坐下来下。’于是他就坐下来和几个老头下棋，几个老头全都下不过他。于是老先生让人把门打开，拄着手杖临崖而立，向西望了许久，回头看着老头们说可以下棋。孟奇思说：‘人们都下不过这小子！’老先生笑了，于是坐下叫段恝过来下棋。开棋之后，老先生局势比段的稍差一些，老先生又笑着对段说：‘你想要学习什么技艺呢？’段恝年幼，不懂得求方术，只说先学《周易》。老先生便让孟先生教他《周易》。老先生又回到屋里，关了门。段恝学《周易》超过一年，一天比一天明白，占卜算卦，说话如神。他在山上呆了四年，前后看见老先生出门来不过五六次。老先生只在屋里端坐绳床，正心参禅，经常三百天二百天不出屋。老先生平常睁眼的时候不多，有儿童那样的容貌，身体肥胖，却不吃东西。每次参禅完毕，他或许喝一点药汁，也不知那药是什么名。后来老先生忽然说：‘我和南岳诸葛仙家约好期限，现在到了，必须离去。’段恝在山上住了很久，忽然想家，就请求回家看一看。马上就回来。孟先生生气地说：‘回去就是回去了，还回来干什么！’于是向老先生报告了。老先生对孟先生说：‘早知道这个人不能坚持到底，何必让他来！’于是就让段恝回去了。回来一年之后，又回去找那些老头。到了之后，见屋室如旧，门窗关闭，却不见有一个人。下山来问孤庄的老太太，老太太说：‘先生们将一年没来了。’段恝于是悔恨得要死。段在山上的时候，曾经向孟先生打听老先生的姓名，孟先生取一本《晋书·郗鉴传》让他读，对他说：‘要知道老先生，他就是郗太尉！’”

僧契虚

有僧契虚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契虚自孩提好浮图民法。年二十，髡发衣褐，居长安佛寺中。及禄山破潼关，玄宗西幸蜀门，契虚遁入太白山，采柏叶而食之，自是绝粒。尝一日，有道士乔君，貌清瘦，须鬓尽白，来诣契虚，谓契虚曰：“师神骨甚孤秀，后当遨游仙都中矣。”契虚曰：“吾尘俗之人，安能诣仙都乎？”乔君曰：“仙都甚近，师可力去也。”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乔君曰：“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捀子（音奉，即荷竹橐而贩也），即犒于商山而馈焉。或有问师所诣者，但言愿游稚川（“川”原作“用”，据黄刻本改。），当有捀子导师而去矣。”契虚闻其言，喜且甚。及禄山败，上自蜀门还长安，天下无事。契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备甘洁，以伺捀子而馈焉。仅数月，遇捀子百余，俱食毕而去。契虚意稍怠，且谓乔君见欺，将归长安，既治装。是夕，一捀子年甚少，谓契虚曰：“吾师安所诣乎？”契虚曰：“吾愿游稚川有年矣。”捀子惊曰：“稚川仙府也，吾师安得而至乎。”契虚对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劝我游稚川，路几何耳？”捀子曰：“稚川甚近。师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虚曰：“诚能游稚川，死不悔。”于是捀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险，逾岩巚，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捀子与契虚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绝。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见一门在数十里外，遂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真神仙都也。又行百余里，登一高山。其山攒峰迥拔，石径危峻。契虚眩惑不敢登。捀子曰：“仙都且近，何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顶，其上坦平。下视川原，邈然不可见矣。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及出，见积水无穷，水中有石径，横尺余，纵且百余里。捀子引契虚蹑石迳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数千寻。捀子登木长啸，久之，忽有秋风起于林杪。俄见巨绳系一行橐，自山顶而缒。捀子命契虚瞑目坐橐中，仅半日。捀子曰：“师可寤而视矣。”契虚既望，已在山顶，见有城邑宫阙，玑玉交映，在云物之外。捀子指语：“此稚川也。”于是相与诣其所。见仙童百辈，罗列前后。有一仙人谓捀子曰：“此僧何为者？岂非人间人乎。”捀子曰：“此僧常愿游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伟，凭玉几而坐。侍卫环列，呵禁极严。捀子命契虚谒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虚拜，真君召契虚上，讯曰：“尔绝三彭之仇乎？”不能对。真君曰：“真不可留于此。”因命捀子登翠霞亭。其亭亘空，居槛云矗。见一人袒而瞬目，发长数十尺，凝腻黯黑，洞莹心目。捀子谓契虚曰：“尔可谒而拜。”契虚既拜。且问“此人为谁？何瞬目乎？”捀子曰：“此人杨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为外郎于南宫。属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扰，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彻视者。夫彻视者，寓目于人世耳。”契虚曰：“请寤其目。可乎？”捀子即面请外郎，忽寤而四视，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虚悸然背汗，毛发尽劲。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捀子曰：“此人姓乙，支润其名，亦人间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捀子引契虚归，其道途皆前时之涉历。契虚因问巚子曰：“吾向者谒见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对。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契虚悟其事，自是而归，因庐于太白山，绝粒吸气，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贞元中，徙居华山下，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聿，俱自长安东出关，行至华山下，会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虚以绝粒故，不致庖爨。郑君异其不食，而骨状丰秀，因徵其实。契虚乃以稚川之事告于郑。郑好奇者，既闻其事，且叹且惊。及自关东回，重至契虚舍，其契虚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郑君常传其事，谓之《稚川记》。（出《宣室志》）

【译文】

有一个叫契虚的和尚，本是姑臧李家的儿子。他父亲是唐玄宗时期的御史。契虚从孩提时代就喜欢佛教。二十岁的时候，他剃光了头发，穿上和尚的黑色短衣，住进长安的佛寺中。后来安禄山反叛攻破潼关，唐玄宗向西去到蜀地，契虚逃进太白山，采柏叶吃，从此就不再吃东西了。有一天，有一位面相清瘦，须发皆白的道士乔君，来到契虚这里，对契虚说：“你的骨相有仙气，很是与众不同，以后应该能遨游在仙都之中了。”契虚说：“我是世间俗人，怎么能到仙都去呢？”乔君说：“仙都离此很近，你可以努力争取。”契虚就请乔君教给他道路的走法。乔君说：“你可以在商山的客栈里准备好饭食，遇见背着竹筐的商贩，就在商山里请他吃饭。他要是问你到哪去，你只要说想到稚川去游览，就会有商贩告诉你怎么去了。”契虚听了乔君的话，非常高兴。等到安禄山失败，皇上从蜀地回到长安，天下太平无事，契虚就去到商山，住在客栈里，备好了甜美洁净的饭食，等待着商贩的到来好请他吃。仅仅几个月，就遇见商贩一百多个，全都是吃完了就走。契虚心中有些懈怠了，以为乔君欺骗了他，要回到长安去。准备好行装的这天晚上，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商贩，他对契虚说：“您要到哪儿去呢？”契虚说：“我想到稚川去已经有年头了。”商贩吃惊地说：“稚川是仙府啊，您怎么能去得成呢？”契虚回答说：“我从小孩子时期就喜欢神仙，曾经遇到一位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他劝我到稚川去。路多远呢？”商贩说：“稚川非常近，你真能和我一块去吗？”契虚说：“如果确实能到稚川去，死了也不后悔。”于是商贩和契虚一块到了蓝田，做好了准备，那天晚上就登上玉山。他们涉过危险，翻过岩石，走了将近八十里的时候，来到一个山洞。水从洞中流出来。商贩和契虚一起搬石头填洞口，堵那流水。三天之后，才把水堵住。二人一起进入洞中。洞中昏暗看不清东西。远远望见几十里外有一个门，二人便向门走去。走出洞门之后，风和日丽，山青水秀，果真是神仙的都市。又走了一百多里，登上一座高山。这座山群峰挺拔，石头小道十分险峻。契虚眩晕迷惑不敢往上登。商贩说：“仙都快到了，你怎么又犹豫了呢？”于是他拽着契虚的手登上去。到了山顶之后，见那上面很平坦，往下望山川，远远地什么也看不清了。又走了一百多里，走进一个洞中。等到从洞中出来，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积水。水上有一条石头小路。小路一尺来宽，长有一百多里。商贩领着契虚沿着石径向前走，来到山下，前面有一棵大树，枝叶繁茂，几千寻高。商贩爬到树上大叫了半天，忽然树梢上起了秋风，不一会儿见一根大绳子系着一个行囊，从山顶上放下来。商贩让契虚闭上眼睛坐到囊中，只半天，商贩说：“你可以睁眼看着啦！”契虚睁眼一看，已经来到山顶。他见到了城邑宫阙，金碧辉煌立在云外。商贩用手指着对他说：“这就是稚川。”于是二人共同到城中去，见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位仙童。有一位仙人对商贩说：“这个和尚是干什么的？难道他不是人间的人吗？”商贩说：“这个和尚常常想到稚川来，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然后他们来到一个殿上。有一个戴簪花帽子的人，相貌堂堂，坐在玉几的后面，侍卫们环绕在四周，保卫得很严。商贩让契虚上前拜见这人，说道：“这人是稚川真君。”契虚下拜，稚川真君叫他上殿去，问道：“你断绝了三彭的捣乱了吗？”契虚不能回答。真君说：“真不能留在这里。”于是让商贩领契虚登翠霞亭。这亭子连接着天空，檐槛矗立在云层之上。在这里他们见到一个人，此人袒露着身体，而且还在那里眨眼，头发有几十尺长，身上细腻黝黑，心目却透明莹澈。商贩对契虚说：“你可以上前拜见这个人。”契虚拜完了就问：“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总眨着眼睛？”商贩说：“这人是杨外郎。他是隋朝皇族的宗室，在南宫做外郎，恰值隋末天下分裂，兵慌马乱，于是他避处山中，现在已经得道成仙。他这不是眨眼睛，而是彻底地看东西。彻底地看，是把眼力放到人世间去了。”契虚说：“可以让他睁开眼睛吗？”商贩当面请求杨外郎睁开眼睛。杨外郎忽然睁眼往四处一看，那目光更明亮，像日月的照射。契虚吓得后背出汗，毛发悚然。他们又看到一个人躺在石壁下。商贩说：“这个人姓乙，支润是他的名字。他也是人间的人，得道成仙而来到这里。”然后商贩领契虚回来，那道路全是刚才走过的，契虚于是问商贩道：“我刚才去谒见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回答。什么是三彭之仇呢？”商贩说：“彭是三尸的姓。三尸平常在人的身体中，监视人的犯罪行为，每到了庚申之时，就去向上帝述说人的罪过。所以学习成仙的人应当先断绝他的三尸。这样便可以得道成仙。不然，即使心志再坚定也是没用的。”契虚明白了其中道理，从此回去了，就在太白山下上盖了个草房，不吃粮食，只吸空气，没有把稚川的事告诉别人。贞元年间，他搬到华山下边去住。有一个荥阳人郑绅，和吴兴人沈聿，一块从长安向东出关，走到华山下，赶上天黑又下了大雨，两个人便住了下来。契虚因为不吃粮食的原因，没有准备厨房炉灶什么的。郑绅对他不吃饭却身体健壮感到奇怪，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契虚就把稚川的事告诉了郑绅。郑绅是个好奇的人，听了这事以后，又是惊奇，又是嗟叹，等到他从关东回来，重新来到契虚的住处。契虚已经走了，也不知他去到哪里。郑绅曾经把契虚的事写成传，叫作《稚川记》。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卫

公九天使者

唐开元中，玄宗梦神仙羽卫，千乘万骑，集于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车而下，谒帝曰：“我九天采访，巡纠人间，欲于庐山西北，置一下宫，自有木石基址，但须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诣山西北，果有基迹宛然。信宿，有巨木数千段，自然而至，非人所运。堂殿廊宇，随类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采，拟作宫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运来，以供所用。庙西长廊，柱础架虚，在巨涧之上。其下汨流奔响，泓窅不测，久历年岁，曾无危垫。初作庙时，材木并至，一夕巨万，皆有水痕。门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筑。常有五色神光，照烛庙所，常如昼日。挥斤运工，略无余暇，人力忘倦，旬日告成。毕工之际，中使梦神人曰：“赭垩丹绿，庙北地中，寻之自得，勿须远求。”于是访之，采以充用，略无所缺。既而建昌渡有灵官五百余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诣使者庙。今图象存焉。初玄宗梦神人日，因召天台道士司马承祯，以访其事。承祯奏曰：“今名山岳渎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虑其妄作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监莅川岳，有五岳真君焉。又青城丈人为五岳之长，潜山九天司命立九天生籍，庐山九天使者执三天之符，弹劾万神，皆为五岳上司，盍各置庙，以斋食为飨。”玄宗从之。是岁，五岳三山，各置庙焉。（出《录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梦见了神仙的仪仗队，千乘万骑会集在空中。有一个人穿着红色衣服，戴着金色帽子，从车上下来，拜见唐玄宗说：“我是九天的采访使，到人间来巡察探访，想要在庐山的西北面盖一所下宫，木石基址已经有了，只是需要人力罢了。”唐玄宗就派中使到庐山西北去看，果然有基址在那里。过了两宿，又有几千根大木头自然地到来，不是什么人所运来的。按照殿、堂、廊、宇的不同需要，分别弄来不同的木料，长短粗细都很适用。有人说，这些木头是以前九江王采伐的，打算建造宫殿，沉没在江州湓水岸边，其实是神仙运来供使用的。庙西的长廊，柱子架在空中，在大山涧的上面，它下面有奔流轰响的河水，深不可测，已经好多年了，从来没有危险发生。当初盖庙的时候，木材是一齐来的，一天晚上就来了上万根，根根都有水痕。门殿廊宇的基石，是自然变化出来的，并不是人筑造的。曾经有五色的神光，照耀着要盖庙的地方，常常像白天一样。盖庙的时候，人们挥斧做工，一点不闲着，却谁也不疲倦，十来天就把庙盖了起来。完工的时候，中使梦见一个神仙对他说：“赭垩、丹、绿各种颜料，庙北的地下就有，找一找就能找到，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于是中使派人寻找，挖回来使用，一点也不缺。后来建昌渡有五百多名仙官，好像穿着道士服的人，都说要到使者庙来。现在那图像还存在。当初唐玄宗梦见神仙的那天，就找来了天台山的道士司马承祯，向他打听这事。司马承祯奏道：“现在名山大川里供奉的神，都是把他们当作一方之主来祭祠的。太上老君担心他们作威作福而为害黎民百姓，分别派来上界的仙人，到名川岳监察他们。五岳有真君在那里，又有青城丈人为五岳之长。潜山的九天司命主管九天的生死簿籍；庐山九天使者执掌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等三天的令符，可弹劾所有的神仙。他们都是五岳的上司。何不各为他们盖上庙，用斋食犒赏他们呢？”唐玄宗听了他的话。这一年五岳三山都盖起了庙。

十仙子

唐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列于庭，各执乐曲而奏之，其度曲清哉，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阕，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与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嘿不泄。及晓，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于御前，玄宗俯若不闻。二相惧，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顾二相。二相益恐，趋出。时高力士侍于玄宗，即奏曰：“宰相请事，陛下宜面决可否。向者崇、璟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卒不顾，岂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梦仙人奏乐曰《紫云曲》，因以授我，我失其节奏，由是嘿而习之，故不暇听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以事语于二相。二相惧少解。曲后传于乐府。（出《神仙感遇传》，陈校本作出《宣室志》）

【译文】

唐玄宗曾经梦见十多个仙子，驾着祥云下到庭院里站成一排，各拿着乐器演奏。那乐曲清越优美，真正是仙府里的声音。等到音乐停止，有一位仙人上前说道：“陛下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这是神仙的《紫云曲》，现在愿意传授给陛下，作为大唐的标准的基本的音乐，和那《咸池》、《大厦》等乐曲就大大不同了。”唐玄宗特别高兴，立即接受传授。不一会儿，他醒了，那音乐的余响还像在耳中。他急忙拿起玉笛吹奏演习，完全掌握了那乐曲的节奏，但是他默默地记在心里，没有向别人泄露。等到天亮，他在紫宸殿听政，宰相姚崇、宋璟进来，向他奏报事情，他好像根本没听见。二宰相害怕了，又奏报一遍。玄宗就站了起来，但他到底没理睬二相。二相更加害怕，急忙走出去。当时高力士侍立在玄宗身旁，立即奏道：“宰相请示事情，陛下应该当面决定，是否可行。方才姚崇和宋璟说的，都是军政大事，而你始终不理，难道二相有罪了吗？”玄宗笑道：“我昨天夜里梦见仙人奏乐，曲名叫《紫云曲》，他们就把曲子传授给我。我怕忘了它的节奏，因此默默地在心里练习，所以顾不上听二位国相奏事。”于是他从衣服里取出玉笛来给高力士看。这一天高力士来到中书省，把事情对二相讲了，二相的畏惧稍微消解了。这支曲子后来传给了乐府。

二十七仙

唐开元中，玄宗皇帝昼景宴居，昏然思寐，梦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罗底间三年矣，与陛下镇护国界，不令戎虏侵边。众仙每易形混迹游处耳。”既寤，敕天下山川郡县，有‘罗底’字处访之，竟不能得。他夕又梦云：“有音乐处是也。”再（“再”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诏访焉。于宁州东南五里，有地名罗川，川上有县，县以川名。有罗州山，相传有洞穴，而翳荟不通。樵牧者闻音乐之声。诏使寻之，久而不见。忽有白兔出于林中，径入崖下。寻所入而得嵌窦焉。石室宽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真，得之以进。乃于内殿设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谒。命夹紵工作二十七像，送于本洞。于其处置通圣观，改县为真宁以旌之。赐宝香及炉，炉今犹在。乡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来，庞眉皓发，异于他叟。或出或处，乡俗咸敬之。于山下卖酒，常有异人来饮。或药童樵父，来往其家。一旦众人谓底老曰：“加其酝，更一饮，不复来矣。”如其言，加酿以待焉。酿熟，群仙果至，饮酣，居下者一人，与坐云：“我请刻众仙之形，以留于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顷之间，备得众仙真容，置于洞中，依饮时列坐。皆志仙之名氏于其背。安讫而散去。底老亦不复知所之。时人咸谓仙举也。底老者，疑其氐宿耳。后著作郎东门诰，为赞序以纪之。（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玄宗皇帝在白天宴居昏昏欲睡，梦见二十七位仙人对他说：“我们是天上的二十八宿，一个人因为值班，在天上不能下来。我们寄住在罗底间三年了，一直给陛下镇护国界，不让外寇侵扰边疆。众神仙常常改换形貌混迹在人群中到处游玩。”醒了之后，他就下令全国，寻找那个叫“罗底”的地方，到底也没找到。改天的夜里又梦见二十八宿对他说，“罗底”在一个有音乐的地方。于是他就又下令寻找。在宁州东南五里的地方，有个地方叫罗川，川中有县，县是以川名命名的。还有个罗州山，相传山中有洞穴，而且草木荫翳不通，打柴的放牧的听到里边有音乐之声。唐玄宗下令派人寻找这个地方，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忽然有一只白兔从林中跑出来，直接跑进一座山崖下边，寻找兔子跑入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洞口。进洞一看，这是一个宽敞的石室，里边有二十七尊石像。于是就把这二十七尊石像运进宫中，在殿内为它们设了位置，早晚烧香。皇帝还亲自来瞻仰拜谒。皇帝又让夹印花工仿制了二十七尊神像，送回原来的洞里，在那地方盖起了通圣观，改罗川县为真宁县，用来表彰这个地方。又赐了宝香和香炉，香炉至今还在。本地的人说，往年有一位底老人，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来。他眉毛花白，头发雪白，与其他老头不同，有时外出，有时静处，乡里人都敬重他。他在山下卖酒，常常有些跟普通人不同的人来喝酒。有的药童和樵夫，也来往于他家。一天早晨众异人对他说：“加酒啊，再喝一回，以后不再来了！”像他们说的那样，他加酒招待他们。酒烫好之后，群仙果然来了。喝到酣畅的时候，在下边的一个人来到座间说：“我要刻下众仙人的像留于后世。”于是他取出二十七块石片，刻成了二十七个人，顷刻之间，完全刻出了众仙人的逼真容貌，放在洞中，按照喝酒时的座次排列，全都在后面记上他们的名字，安放完了便散去。底老也不知去了哪里，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成仙飞升了。底老，人们怀疑他是二十八宿中的氐宿，后来著作郎东门诰，写了赞序记下了这件事。

姚泓

唐太宗年，有禅师行道精高，居于南岳。忽一日。见一物人行而来，直至僧前，绿毛覆体。禅师惧，谓为枭之属也；细视面目，即如人也。僧乃问曰：“檀越为山神耶？野兽耶？复乃何事而特至此？贫道禅居此地，不扰生灵，神有知，无相恼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晋宋乎？自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览晋史，言姚泓为刘裕所执，迁姚宗于江南，而斩泓于建康市。据其所记，泓则死矣，何至今日子复称为姚泓耶！”泓曰：“当尔之时，我国实为裕所灭，送我于建康市，以徇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脱身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类我者斩之，以立威声，示其后耳。我则实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语之曰：“史之说岂虚言哉？泓笑曰：“和尚岂不闻汉有淮南王刘安乎，其实升仙，而迁、固状以叛逆伏诛。汉史之妄，岂复逾于后史耶？斯则史氏妄言之证也。我自逃窜山野，肆意游行，福地静庐，无不探讨。既绝火食，远陟此峰，乐道逍遥，唯餐松柏之叶。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绿毛，已得长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柏之叶，何至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宫人遭乱避世，入太华之峰，饵其松柏，岁祀浸久，体生碧毛尺余。或逢世人，人自惊异，至今谓之毛女峰。且上人颇信古，岂不详信之乎？”僧因问请须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间之味久矣，唯饮茶一瓯。”仍为僧陈晋宋历代之事，如指诸掌。更有史氏阙而不书者，泓悉备言之。既而辞僧告去，竟不复见耳。（出《逸史》）

【译文】

唐太宗的时候，有一位禅师的道术精明高超。他住在南岳。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东西像人那样走来，直接来到他的面前。那东西一身绿毛遮盖着身体，禅师有些害怕，以为是枭一类动物。仔细看了看面目，那东西像人。禅师就问道：“施主是山神呢，还是野兽呢？你又是为了何事来到这里？贫僧住在此地，不打扰生灵，神有知，就不会恼恨我。”许久，那东西合掌说道：“现在是什么朝代？”和尚说：“现在是唐朝。”那人又说：“和尚您知道晋朝和南北朝的宋吗？从那时到现在是多少年了？”和尚说：“从晋朝到现在，将近四百年了。”那人就说：“和尚您博古知今，难道不知道有个姚泓吗？”和尚说：“知道。”那人说：“我就是姚泓。”和尚说：“我看《晋史》，那上面说姚泓被刘裕捉住，把姚氏宗族迁移到江南，而在建康市上把姚泓斩了。根据这种记载，姚泓已经死了，为什么到了今天，你还说自己是姚泓呢？”姚泓说：“在那个时候，我国确实被刘裕所灭，把我送到建康市上，向天下示众。他们哪知道未到行刑，我就逃跑藏起来了。刘裕既然找不到我，就找一个相貌像我的人杀掉，以保住自己的威名，给以后的人看罢了。我确实是姚泓本人。”和尚于是留他坐下，对他说：“史书上说的，难道是假话吗？”姚泓笑道：“和尚你难道不知道汉朝有个淮南王刘安吗？他其实已经飞升成仙，而司马迁和班固写他叛逆被杀。汉史的荒谬之处，难道还能超过后来的史书吗？这就是史学家说错话的证据。我自从逃进山野，肆意地游玩，福地静庐，没有不去探索的。断绝烟火饭食之后，后来登上这座山峰，乐于修道，日日逍遥，只吃松柏树的叶子。年长日久，遍身长出了绿毛，已经得到了长生不死的道术了。和尚又说：“吃松柏的叶子，怎么至于长出这样多的绿毛呢？”姚泓说：“以前秦朝宫中的一个女人遭到战乱，避世逃进了太华山，吃那里的松柏叶子，时间渐久，她身上长出了一尺多长的绿毛。有时候她遇上世人，人们自然都感到惊奇。那地方至今还叫毛女峰。况且上人你很相信古人，难道不相信这件事吗？”和尚于是就问姚泓想要吃点什么。姚泓说：“我不吃人世间的食物已经很久了。只喝了一杯茶。”他仍然给和尚讲晋朝和南北朝宋的事，就像说着手掌纹那样讲得很清楚。还有一些史家缺漏没写的，他全都讲得很详细。然后他向和尚告别，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

李卫公

苏州常熟县元阳观单尊师，法名以清。大历中，常往嘉兴。入船中，闻香气颇甚，疑有异人。遍目舟中客，皆贾贩之徒，唯船头一人，颜色颇殊，旨趣恬静。单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头，就与言也。既并席之后，香气亦甚。单君因从容问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风，眉发皆落，自恶不已，遂私逃于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数日，山路转深，都无人迹。忽遇一老人问曰：‘子何人也，远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视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随吾行。’因随老人行，入山十余里，至一涧，过水十余步，豁然广阔，有草堂数间。老人曰：‘汝未可便入，且于此堂中待一月日，后吾自来看汝。’因遗丸药一裹，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黄精、百合、茯苓、薯蓣、枣、栗、苏、蜜之类，恣汝所食。”某入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药后，亦不饥渴，但觉身轻。如是凡经两月日，老人方至。见其人笑曰：“尔尚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曰：‘不知。’老人曰：‘于水照之。’鬓眉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既服吾药，不但祛疾，可长生人间矣。且修行道术，与汝二十年后为期。’因令却归人间。临别，某拜辞曰：‘不审仙圣复何姓名，愿垂告示。’老人曰：‘子不闻唐初卫公李靖否！即吾身是也。’乃辞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圣旨，年限将及，再入山寻师耳。”单君因记其事，为人说之。（出《原仙记》，明抄本作出《原化记》）

【译文】

苏州常熟县元阳观里有一位单尊师，法名叫以清。大历年间，有一次他到嘉兴去，走进船中，闻到一股很大的香气，怀疑船中有奇异的人。他把船中人逐个打量，见他们全都是商贩之类的人物，只有船头上的一个人，模样很是与众不同，性格很恬静。单尊师走到半路上，告诉船家，把他的坐席换到船头上去，想靠近那个人说话。二人的坐席靠近之后，单尊师闻到更大的香气。单尊师于是从容地问那人。那人回答说：“我本来就是这地方人，小时候得上了麻疯病，眉毛头发全掉了，自己也很厌恶自己，就私自逃进深山，打算是让虎豹吃掉算了。走了几天，山路渐渐转深，全都没有人迹了，忽然遇上一位老人问我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山里来？’我详细地说明了本意。老人可怜地看着我说：‘你的病遇上我，现在就可以好了。你可以跟着我走。’于是我跟着老人走。进山十几里，来到一处山涧。渡过涧水十几步，山谷豁然广阔了，出现了几间草房。老人说：‘你不能马上就进去，暂且在这草房里住上一个来月，以后我自然会来看你。’于是老人送给我一包丸药，让我服用。他又说：‘这草房里有黄精、百合、茯苓、薯蓣、枣、栗子、苏子、蜂蜜等东西，你随便吃。’我进屋住下，老人就走了，向更深的山中走去。我吃了药之后，也不知饥渴。只觉得身体很轻。如此过了两个来月，老人才来。他见了我便笑道：‘你还在这儿呢？这不也是很有恒心吗？你的病已经好了，知道吗？’我说：‘不知道。’老人说：‘到水边上照照！’我去一照，见头发眉毛全长出来了，颜色比小时候更好。老人说：‘你不应该长住在这里。吃了我的药之后，不只治病，还能长生不老呢！你要好好修行道术，二十年之后再和你相见。’于是他让我回到人间。临别的时候，我拜辞说：‘不知道老神仙的姓名，希望老神仙告诉我。’老人说：‘你没听说唐朝初期的卫公李靖吗？那就是我呀！’于是我辞别他出山而来。现在因为我修行的恐怕不符合老神仙的旨意，年限要到了，再进山寻找老师罢了。”单尊师于是便记录了此事，对人说起过这件事。

卷第三十　神仙三十

张果　翟乾祐　凡八兄

张果

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有长年秘术。耆老云：“为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矣。”唐太宗、高宗累征之，不起。则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妒女庙前。时方盛热，须臾臭烂生虫。闻于则天，信其死矣。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果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噀之，还成驴矣。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果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舆入宫，备加礼敬。玄宗因从容谓曰：“先生得道者也，何齿发之衰耶？”果曰：“衰朽之岁，无道术可凭，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尽除，不犹愈乎。”因于御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流血溢口。玄宗甚惊，谓曰：“先生休舍，少选晤语。”俄顷召之。青鬓皓齿，愈于壮年。一日，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时玄宗欲令尚主，果未知之也，忽笑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是时公卿多往候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之。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人。”时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内殿，赐之酒。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饮可一斗。玄宗闻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谒见上，言词清爽，礼貌臻备。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于侧，未宜赐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赐之酒，饮及一斗，不辞。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宗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落地，化为一榼（明抄本“榼”下有“盖”字）。玄宗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已失道士矣。但见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验之，乃集贤院中榼也。累试仙术，不可穷纪。有师（“师”原作“归”，据《新唐书·方技传》改。）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常召果坐于前，而敕夜光视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张果安在乎，愿视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年不能见。又有邢和璞者，有算术。每视人，则布筹于前。未几，已能详其名氏、穷远（明抄本、许刻本“远”作“达”。）、善恶、夭寿。前后所计算千数，未常不析其苛细。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则运筹移时，意竭神沮，终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我闻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瘵其体，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张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视鬼者莫得见其状，神仙倏忽，岂非真者耶。然常闻谨斟饮之者死，若非仙人，必败其质，可试以饮之。”会天大雪，寒甚，玄宗命进谨斟赐果。果遂举饮，尽三卮，醺然有醉色，顾谓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寝，食顷方寤。忽览镜视其齿，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铁如意，击其齿尽，随收于衣带中，徐解衣，出药一贴，色微红光莹，果以傅诸齿穴中，已而又寝，久之忽寤，再引镜自视，其齿已生矣，其坚然光白，愈于前也。玄宗方信其灵异，谓力士曰：“得非真仙乎。”遂下诏曰：“恒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尘，应召赵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则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仍赐号通玄先生。”未几，玄宗狩于咸阳，获一大鹿，稍异常者。庖人方馔，果见之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昔汉武元狩五年，臣曾侍从，畋于上林。时生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时迁代变，岂不为猎者所获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时，以铜牌志于左角下。”遂命验之，果获铜牌二寸许，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谓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果曰：“是岁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长历，略无差焉。玄宗愈奇之。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谪之，恐败天地间事耳。”玄宗复哀请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时复生。其后果陈老病，乞归恒州。诏给驿送到恒州。天宝初，玄宗又遣徵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空棺而已。（出《明皇杂录》、《宣室志》、《续神仙传》）

【译文】

张果，隐居在恒州条山，经常往来于汾、晋之间。当时的人传说他有长寿的秘术。老年人讲：“我是儿童的时候见过他，他自己说已经几百岁了。”唐太宗、唐高宗多次征召他，他全不答应。武则天叫他出山，他装死在妒女庙前。当时正是大热天，尸体不一会儿便臭烂生蛆。武则天听说之后，相信他死了。后来有人在恒州山中又见到了他。张果经常骑着一头白驴，一天走几万里。休息的时候就把驴叠起来，就像纸那么厚，放到衣箱中。要骑的时候就用水喷一下，它就又变成活驴了。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派通事舍人裴晤骑马到恒州迎接张果，张果在裴晤面前气绝而死。裴晤就烧香请他起来，向他述说天子求道的诚意。不多时他渐渐醒了。裴晤不敢强迫他，驰马回来向皇上报告。皇上就让中书舍人徐峤带着皇帝盖有玉玺图章的信去迎接他。张果跟着徐峤来到东都。徐峤把他安置在集贤院，用轿子把他抬进宫中，对他非常尊敬。唐玄宗于是从容地对他说：“先生是成仙得道的人，为什么牙齿头发如此衰老呢？”张果说：“正是衰朽的年岁，没什么道术可以依靠，所以才这样。这是很难看的。现在如果把它全去掉，不是更难看吗？”于是他在皇帝面前拔掉鬓发，打落牙齿，血从口中流出来。唐玄宗很吃惊，对他说：“先生先回屋休息休息，一会儿咱们再谈。”过了一会儿召见他，他居然一头黑发，满口白牙，比壮年人还年轻。有一天，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曾经同时造访他。当时唐玄宗想让他娶公主，他还不知道。他忽然笑着对二人说：“娶公主做老婆，很可怕呀！”王迥质和萧华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不一会儿，有一位中使来到，对张果说：“皇上因为玉真公主从小喜欢道教，想要把她嫁给你。”张果大笑，到底没有接受诏令。王迥质和萧华二人才明白他刚才那话的意思。这时候许多公卿都来拜访他，有的人向他打听世外的事，他总是诡诈地回答，常常说：“我是尧帝时丙子年生的人。当时人无法推测。”又说：“尧帝时我是侍中。”张果善长胎息术，可以累日不吃东西。吃饭的时候只喝美酒，服三黄丸。唐玄宗把他留在内殿，赐他美酒，他推辞说自己连二升也喝不了。他有一个弟子，能喝一斗。唐玄宗听说之后很高兴，让人把这个弟子叫来。不大一会儿，一个小道士从大殿的屋檐上飞下来，年纪有十六七岁，姿容美丽，情致雅淡，上前来拜谒皇上。小道士言词清爽，很有礼貌。唐玄宗让他坐，张果说：“我这弟子常常站在我的身边，不应该赐他坐位。”唐玄宗看过之后，更加喜欢这位小道士，就赐酒给他。小道士喝够一斗也没有推辞，张果推辞说：“不能再赐了，喝多了一定会有过失的，那要让皇上见笑了。”唐玄宗又硬逼小道士喝，酒忽然从小道士的头顶上涌出来，帽子掉到地上，变成了一个酒盒子盖儿。唐玄宗和嫔妃侍者都吃惊、大笑。一看，小道士已经不见了，只见一个金色酒盒子扣在地上。这个盒子正好是盛一斗的盒子。唐玄宗多次试验张果的仙术，不能全部记下来。有一位叫夜光的法师善于查看鬼神。唐玄宗曾经把张果找来，让张果坐在自己面前，而让夜光法师看着张果。夜光来到唐玄宗面前奏道：“不知张果现在在哪，我愿意去视察一番。”其实张果坐在皇帝面前好长时间了，夜光终于不能看见他。另外，有一个叫邢和璞的人，他有算命的法术。他每次给人算命，就把一些竹签摆放在面前，不一会儿，已经能详细地说出那人的姓名是什么，是穷困还是显达，是好还是坏，是短命还是长寿。他前后给一千多人算命，没有不分析得很详细的，唐玄宗感到惊奇已经好久了。等到唐玄宗让他给张果算命，却摆弄了老半天竹签，意料枯竭，神色沮丧，到底不能确定张果的年龄。唐玄宗对中贵人高力士说：“我听说成了神仙的人，寒冷和炎热都不能使他的身体生病，外物不污染他的内心。现在的张果，善算的人算不出他的年龄，善视鬼神的看不到他的形貌。神仙的行动是极迅速的，莫非他就是真正的神仙吧？然而我听说喝了谨斟酒的人会死。如果他不是神仙，喝了这酒就一定会败坏了他的身体。可以让他喝这酒试试。”赶上天下大雪，冷得很厉害，唐玄宗就让人把谨斟酒拿进来赐给张果。张果举杯就喝。喝了三杯之后，醉醺醺地看着左右说：“这酒不是好味！”于是他就倒在地上睡了。一顿饭的时间他才醒，忽然拿起镜子看他的牙齿。他的牙齿全都变得斑驳焦黑。他急忙让侍童取来铁如意，把牙齿打掉，收放到衣袋里。他慢慢地解开衣带，取出一帖药来。这药颜色微红，光亮晶莹。张果把药敷到牙床上，接着再睡。睡一会儿忽然又醒，再拿镜子自己看看，他的牙齿已经长出来了。这牙齿的坚硬光白，比以前还强。唐玄宗这才相信他的神奇，对高力士说：“大概他是真正的神仙吧？”于是唐玄宗下诏书说：“恒州张果先生，是云游世外的仙人。他的形迹先进高尚，他的心进入深远的冥冥之中，长久地把光荣和尘浊同样看待，应召进宫来。却不知道他有多大岁数，自己说是在羲皇以前的人。向他请教道术，他的道术完全达到极高深完满的程度。现在就要举行朝礼，于是申明这加恩特赐的任命，授他‘银青光禄大夫’之职。还赐号‘通玄先生’。”不久，唐玄宗到咸阳打猎，打到一头大鹿。这头鹿与平常的鹿略有不同。厨师正要杀此鹿做菜，张果看见了，便说：“这是一头仙鹿，它已经活了一千多年。以前，汉武帝元狩五年的时候，我曾经跟从汉武帝在上林打猎，当时活捉了这头鹿。然后又把它放了。”唐玄宗说：“鹿多了，时代又变换了，那头鹿难道不能被猎人打去？”张果说：“汉武帝放鹿的时候，把一块铜牌放在鹿的左角下为记号。于是唐玄宗让检验那鹿，果然找到一块二寸长的铜牌，但文字已经残损了。唐玄宗又对张果说：“元狩年是什么年？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张果说：“那一年是癸亥年，汉武帝开始开凿昆明池。现在是甲戌年，已经八百五十二年了。”唐玄宗让史官校对这段历史，一点没有差错。唐玄宗更加惊奇。当时又有一个叫叶法善的道士，也善道术。唐玄宗问他道：“张果是什么人？”他回答说：“我知道，但是我说完就得死，所以不敢说。如果陛下能脱去帽子，光着脚走路去救我，我就能活。”唐玄宗答应了他。叶法善说：“张果是混沌初分时的一只白蝙蝠精。”说完，他七窍流血，僵卧在地上。唐玄宗急忙跑到张果那里，脱去帽子和鞋子，自己说自己有罪。张果慢慢地说：“这小子口不严，不惩罚他，恐怕他坏了天地间的大事呢！”唐玄宗又哀求了好久，张果用水喷了叶法善的脸，叶法善当时就活了过来。这以后，张果多次说自己又老又病，请求回恒州去。唐玄宗派人把他送到恒州。天宝年初，唐玄宗又派人征召张果，张果听了之后，忽然死去。弟子们把他埋葬了。后来打开棺材一看，是一口空棺罢了。

翟乾祐

翟乾祐，云安人也。庞眉广颡，巨目方颐，身长六尺，手大尺余，每揖人，手过胸前。常于黄鹤山师事来天师，尽得其道。能行气丹篆，陆制虎豹，水伏蛟龙，卧常虚枕。往往言将来之事，言无不验。因入夔州市，谓人曰：“今夜有八人过此，宜善待之。”是夕火烧百余家。晓之者云：“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群虎随之。曾于江上与十许人玩月。或问曰：“月中竟何所有？”乾祐笑曰：“可随我手看之。”乃见月规半天，琼楼金阙满焉。良久乃隐。云安井自大江溯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乾祐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至。乾祐谕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震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唯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复严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赡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所”原作“无”，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诸龙各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唐天宝中，诏赴上京，恩遇隆厚。岁余还故山，寻得道而去。先是，蜀有道士佯狂，俗号为“灰袋”，即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裙，入青城山，暮投兰若求僧寄宿。僧曰：“贫僧一衲而已，天寒，此恐不能相活。”道者但云：“容一床足矣。至夜半，雪深风起。僧虑道者已死，就视之，去床数尺，气蒸如炉，流汗袒寝。僧始知其异人。未明，不辞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曾病口疮，不食数月，状若将死。村人素神之，因为设道斋，斋散，忽起就枕，谓众人曰：“试窥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张口如箕，五脏悉露。同类惊异，作礼问之。唯曰：“此足恶！此足恶！”后不知所终。（出《酉阳杂俎》、《仙传拾遗》）

【译文】

翟乾祐是云安人。他眉毛重额头宽，眼睛大下巴方，身高六尺，手长超过一尺，每次向人作揖手都超过胸前。他曾经在黄鹤山拜来天师为师，完全学到了来天师的道术。他会呼吸吐纳之法，能书写箓符，在陆地上能治服虎豹；在水里边能治服蛟龙。他躺卧的时候，往往头不靠在枕头上。他常常谈论将来的事情，说的没有不应验的。他来到夔州市上，对人说：“今天夜里有八人经过这里，应该很好地对待他们。”这天夜里火烧了一百多家。聪明的人说：“‘八人’就是个‘火’字。”他每次入山，都有一群虎跟着他。他曾经在江上和十几个人一起赏月，有人问道：“月亮里到底有什么呢？”翟乾祐笑道：“随着我的手看看！”于是人们便看到月亮的圆形有半个天那么大，那上面全是琼楼玉阁，好久才隐去。云安井是个邑镇，坐落在长江的一个支流逆水而上三十里的地方。离井十五里这一段，江水像镜子一样清澈，行船的人不必担心触到暗礁。但是离江十五里的这一段，全都是险恶的滩石，很难沿这段小路上行。翟乾祐考虑到商旅的劳苦，就在汉城的山上，筑了一个法坛，作法召唤，让群龙前来。一共十四个地方的龙，都变成老人来到这里。翟乾祐就把滩石如何艰险，如何让人劳苦对他们说明，让他们全给弄平坦。一夜之间，风雷大作，有十四里水路全都变成平静的潭水，只有一个险滩没变，龙也没到。翟乾祐又严厉地让神吏去追查。又过了三天，来了一位女子。翟乾祐就责备她的不应召。女子说：“我之所以不来，是想要帮助天师您使您济物的功劳更大些而已。那些大富商，个个都财力有余。而那些出卖劳力搬运东西的人，财力都不足。云安的贫民，从江口肩负着东西运到井潭，以此赚钱维持生活的人很多。现在如果有利于轻舟渡过。平江没有任何危险，那么这里的贫民就没有地方帮工赚钱，就断了他们的衣食之路，发生困难的就多了。我宁肯让险滩险浪养活出卖劳力搬运货物的穷人，也不能让它有利于船只而保护富商。我之所以不来，道理就在这儿。”翟乾祐认为她说得好，因此让龙们各自回去又把险滩恢复成原样。一阵风雷之后，长滩如旧了。唐朝天宝年间，皇帝诏令他到京城去。他受到皇上很隆重的接待，很优厚的待遇。一年多以后，他又回到了故山，不久便得道成仙，飞升而去。在这以前，蜀地有一个装疯的道士，俗号叫“灰袋”，他就是翟乾祐晚年的弟子。翟乾祐常常警告其他弟子们说：“不要欺负这个人，他的本事是我所不及的。”疯道士曾经在一个大雪天，穿布裙冒着风雪走进青城山，天黑的时候到庙上求和尚让他住一宿，和尚说：“贫僧只有一件僧衣，天冷，此处恐怕不能保你活命。”疯道士说：“能让我有一张床就足啦！”到了半夜，风大雪深，和尚担心道士已经冻死了，过去一看，离床几尺就汽蒸如炉，疯道士在床上袒露着身子睡觉还淌汗。和尚这才知道道士是一位异人。天不亮他就不辞而别。他多半住在村落里，每次住过人们就更相信他。他曾经生过口疮，几个月没吃饭，那样子就像马上要死似的。村里人一向认为他是神，于是就为他设了道家的斋供。供散，他忽然起来枕到枕头上，对众人说：“你们看看我口里有什么东西！”于是他就张开簸箕般的大口，五脏全都露了出来。人们大吃一惊，行礼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说：“这些东西实在可恶！这些东西实在可恶！”后来不知他到底怎样了。

凡八兄

凡八兄者，不知神籍之中何品位也。隋太子勇之孙，名德祖，仕唐为尚辇奉御。性颇好道，以金丹延生为务，炉鼎所费，家无余财，宫散俸薄，往往缺于頔粥。稍有百金，即输于炭药之直矣。凡八兄忽诣其家，谈玄虚，论方术。以为金丹之制，不足为劳，黄白变化，咳唾可致。德祖愈加尊敬。而凡之刚噪喧杂，嗜酒贪饕，殊不可耐；昼出夜还，不畏街禁；肥鲜醇酎，非时即须。德祖了谙其性，委曲预备，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数月。一日，令德祖取鼎釜铪锲辈陈于药房中，凡自击碎之，垒铁加炭，烈火以煅焉。投散药十七匹马于其上，反扃其室，背灯壁隅。乃与德祖庭中步月，中夜谓德祖曰：“我太极仙人也，以子栖心至道，抗节不回，故来相教耳。明月良夜，能远游乎？”德祖诺。遂相与出门，及反顾，扃鑰如旧。徐行若三二十里，路颇平，憩一山顶，德视觉倦。八兄曰：“此去长安千里矣。当甚劳乎！”德祖惊其且远，亦以行倦为对。八兄长笑一声，逡巡，有白兽至焉，命德祖乘之，其行迅疾，渐觉弥远。因问长安里数。八兄曰：“此八万里矣。”德祖悄然。忽念未别家小。白兽屹然不行。八兄笑曰：“果有尘俗之念，去世未得如术。”遽命白兽送德祖诣云宫，谒解空法师。俄顷已至。法师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饲之。德祖捧接，但见毒螫之物，不可取食；又以玉液饮之，复闻其臭，亦不可饮。法师令白兽送德祖还其家。凡八兄不复见矣。至其家，灯烛宛然，夜未央矣。明晨视其所化，黄白灿然。虽资货有余，而八兄仙仪，杳不可睹。一日，忽见凡八兄之仆，携筐筥而过其门。问凡君所止。“在仙府矣。使我暂至人寰。若见奉御，亦令同来可也。”自是德祖随凡君仙仆而去，不复还矣。（出《仙传拾遗》）

【译文】

凡八兄，不知在仙籍之中他是什么品位。隋太子杨勇的孙子名叫杨德祖，在唐朝做官，是尚辇奉御。他很喜欢道教，把炼丹延寿作为主要业务。炼丹的费用很大，致使他家里没有多余的资财。宫中发放的俸禄很少，他常常吃不上饭。稍微有一点钱，他就用在买药买炭的费用上了。凡八兄忽然来到他家，谈论玄妙虚无的道理和方术。凡八兄认为制作金丹，不怎么费事；黄金白银的变化，像咳嗽一声或吐口唾沫那么容易。杨德祖更加尊敬他。但是凡八兄刚烈急躁，说话喧哗，又嗜酒贪吃，令人极不可耐。他白天出去，夜里回来，不怕街禁。鱼肉美酒，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需要。杨德祖熟悉他的性情，委曲地为他预备了各种东西，一定满足他的需求。由此，他逗留了几个月。有一天，他让杨德祖把鼎、锅、铪、锲等铁器弄到药房里来，他亲自把这些东西打碎，把碎铁垒起来加上炭，用烈火煅烧。并在上面投放了十匙的散药，然后反关了门，把灯放在墙壁角。于是他就和杨德祖走在院子的月光下。半夜的时候，他对杨德祖说：“我是太极仙人，因为你专心于道，坚持高尚的志节而永不回头，所以我来教你。现在正是明月良夜，能跟我到远处游一游吗？”杨德祖答应了。于是二人一块出了门。等到回头一看，门上的锁照常锁着。慢慢走了大约二三十里，路很平。在一个山顶上休息。杨德祖觉得困倦。凡八兄说：“从这到长安已经有一千里了，你觉得挺累吗？”杨德祖吃惊离得远，也把走得疲倦告诉了他。他大笑一声。不一会儿，有一头白兽来到，他让杨德祖骑上去。白兽走得很快，渐渐觉得更远了，就问离长安多远了。凡八兄说：“这已经八万里啦！”杨德祖默然不语，忽然想到没有和家小告别。白兽站在那里不动了。凡八兄笑着说：“你果然还有尘俗杂念，我也不能用现在的法术，带你成仙。”他就让白兽送杨德祖到云宫去，拜谒解空法师。片刻就到。解空法师请他们进屋坐下，让一位青衣童子把一粒金丹给杨德祖吃。杨德祖捧接过来一看，只见这是一个用毒虫做成的药丸，不能吃。又给他酒，又闻到了它的臭味，也喝不下去。解空法师看到这种情形就让白兽送杨德祖回自己家。凡八兄再也看不见了。到了家，灯烛还在燃烧，天还没有亮。第二天早晨看那些化的东西，黄金白银灿然发光。虽然不缺钱财了，但是凡八兄的仙人仪表却杳不可见了。有一天他见到了凡八兄的仆人。那仆人带着竹筐从他门前走过。他向仆人问凡八兄的住址，仆人说：“他已经在仙府了，让我暂时到人间，如果遇到你，带你同去也可以。”从此，杨德祖跟着凡八兄的仆人离去，不再回来了。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许老翁　李珏 章全素

李遐周

李遐周者，颇有道术。唐开元中，尝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遐周谓曰：“公存则家泰，殁则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戏之耳。”天宝末，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隐去，不知所之。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数章，言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时人莫晓，后方验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悉幽蓟之众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疋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马嵬蜀中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其所先见，皆此类矣。（出《明皇杂录》）

【译文】

李遐周很有道术。唐代开元年间，他曾被召入宫中。后来他请求离开宫禁住进玄都观。宰相李林甫曾经前去拜访过他。他对李林甫说：“你在，你的家就安全；你亡，你的家也亡。”李林甫流泪叩拜，求他解救。李遐周笑而不答，只是说：“开句玩笑罢了。”天宝末年，安禄山豪横跋扈，远近都担忧，但是皇上还没有醒悟。有一天李遐周隐去，不知他到哪儿去了。他只在住处的墙上题了几首诗，记的是安禄山想要窃国和唐玄宗将要到蜀地避难的事，当时的人谁也看不明白，后来才验证了。其中最后一首是：“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是说安禄山和幽州、蓟州的众将都起来造反；“函关马不归”，是说哥舒翰潼关兵败，全军覆没，匹马不还；“若逢山下鬼”，是说如果走到马嵬坡这个地方；“环上系罗衣”，是说杨贵妃小字玉环，唐玄宗到蜀地避难，走到马嵬坡，高力士用罗巾把她勒死。李遐周的先见之明，都和这事相类似。

许老翁

许老翁者，不知何许人也。隐于峨嵋山，不知年代。唐天宝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绝代。时节度使章仇兼琼，新得吐番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岁不复命。李在官舍，重门未启，忽有裴兵曹诣门，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云：“无裴家亲。”门不令启，裴因言李小名，兼说其中外氏族。李方令开门致拜，因欲餐。裴人质甚雅，因问柳郎去几时。答云：“已三载矣！”裴云：“三载义绝”，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与子，业因合为伉俪，愿无拒此。而竟为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闻李姿美，欲窥觇之。乃令夫人特设筵会，屈府县之妻，罔不毕集。唯李以夫婿在远辞焉。章仇妻以须必见。乃云：“但来，无苦推辞。”李惧责遂行。着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盖益都之盛服也。裴顾衣而叹曰：“世间之服，华丽止此耳。”回谓小仆：“可归开箱，取第三衣来。”李云：“不与第一而与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须臾衣至，异香满室。裴再眎，笑谓小仆曰：“衣服当须尔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许老翁知耳。”乃登车诣节度家，既入，夫人并座客，悉皆降阶致礼。李既服天衣，貌更殊异。观者爱之。坐定，夫人令白章仇曰：“士曹之妻，容饰绝代。”章仇径来入院，戒众勿起。见李服色，叹息数四，乃借帔观之，则知非人间物。试之水火，亦不焚污。因留诘之。李具陈本末。使人至裴居处，则不见矣。兼琼乃易其衣而进，并奏许老翁之事。敕令以计须求许老。章仇意疑仙者往来，必在药肆。因令药师候其出处，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诣肆市药。药师意是其徒，乃以恶药与之。小童往而复来，且嘱云：“大人怒药不佳，欲见捶挞。”因问：“大人为谁？”童子云：“许老翁也。”药师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劲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随童诣山，且申敕令。山峰巉绝，众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须臾老翁出石壁上，问何故领尔许人来，童具白其事。老翁问童曷不来，童曷不来，（“童曷不来”四字，明抄本不重。）童遂冉冉蹑虚而上。诸吏叩头求哀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许行，谓诸吏曰：“君但返府，我随至。”乃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见之，再拜俯伏。翁无敬色。因问娶李者是谁。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库之官，俗情未尽耳。”章仇求老翁诣帝。许云：“往亦不难。”乃与奏事者克期至长安。先期而至。有诏引见。玄宗致礼甚恭。既坐，问云：“库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间一国主矣。”又问：“衣竟何如。”许云：“设席施衣于清净之所，当有人来取。”上敕人如其言。初不见人，但有旋风卷衣入云，顾盼之间，亦失许翁所在矣。（出《仙传拾遗》）

又一说云：天宝中，有士人崔姓者，尉于巴蜀，才至成都而卒。时连帅章仇兼琼，哀其妻少而无所投之，因于青城山下置一别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纳之意。计无所出，因谓其夫人曰：“贵为诸侯妻，何不盛陈盘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内，尽可迎致。”夫人甚悦。兼琼因命衙官，遍报五百里内女郎，克日会成都，意欲因会便留亡尉妻也，不谓已为族舅卢生纳之矣。卢舅密知兼琼意，令尉妻辞疾不行。兼琼大怒，促左右百骑往收捕。卢舅时方食，兵骑绕宅已合。卢谈笑自若，殊不介怀。食讫，谓妻曰：“兼琼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顷，即当送素色衣来，便可服之而往。”言讫，乘骡出门。兵骑前揽不得，徐徐而去，追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绯罗縠绢素，皆非世人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琼觇于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绕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视。坐者皆摄气，不觉起拜。会讫归，三日而卒。兼琼大骇，具状奏闻。玄宗问张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请问青城王老。”玄宗即诏兼琼，求访王老进之。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唯草市药肆云：“常有二人，日来卖药，称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琼即令衙官随之，入山数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鬓发，隐几危坐。衙官随入，遂宣诏，兼致兼琼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儿张果也。”因与兼琼克期到京师。令先发表，不肯乘传。兼琼从之。使才至银台，王老亦到。玄宗即召问之。时张果犹在玄宗侧，见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远取吾来。”果言“小仙不敢，专候仙伯言耳。”王老乃奏曰：“卢二舅即太元夫人库子。因假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纳为媵。无何，盗太元夫人衣服与着，已受谪至重。今为欝单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堕无间狱矣。”奏讫，苦不愿留。玄宗命放还，后不知所在。（出《玄怪录》）

【译文】

不知道许老翁是什么地方人。他隐居在峨嵋山，也不知那是什么年代。唐朝天宝年间，益州的一个士曹柳某的妻子李氏，长得特别漂亮。当时节度使章仇兼琼，新得了吐番的安戎城，派柳某到安戎城去送东西，三年没有回来复命。李氏住在官舍，足不出户，没有开过院门。忽然有一个姓裴的兵曹来到她家叫门，说是李氏的表叔。李氏说：“我家没有姓裴的亲戚。”她不让给姓裴的开门。于是姓裴的就叫出了李氏的小名，同时说出她家内外氏族的姓名，李氏这才让开门，并向姓裴的下拜。准备做饭给姓裴的吃。姓裴的很文雅，就问柳郎离家多久了。李氏回答说，已经三年了。姓裴的说：“三年，情义已经断绝，这是古人说的。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和你，已经因此应该成为夫妻了。希望你不要拒绝这件事。”李氏到底被姓裴的迷住了，这好像不是由人决定的。这位裴兵曹，就娶了她。而章仇兼琼听说李氏姿色美丽，想要见一见，就让他的夫人特意操办了一个宴会，所有府官县官的妻子，全都来了，只有李氏因为丈夫在远地而推辞了。章仇兼琼的妻子因为必须见到李氏，便对李氏说：“你只管来，不要苦苦地推辞。”李氏怕受到责备，就去了。她穿的是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肩，是益都最华丽的衣服。裴兵曹见了她的衣服叹道：“人世间的衣服，华丽也只能到这种程度而已。”他回头对仆人说：“你回去把我的衣箱打开，把第三套衣服拿来。”李氏说：“不给我第一套，而给我第三套，为什么？”裴兵曹说：“这第三套已经不是人间有的了。”不一会儿衣服取来了，满屋飘着异香。裴兵曹又看了看，笑着对仆人说：“衣服应当如此吧？象章仇兼琼这种人是不能知道什么的，只怕许老翁知道而已。”于是李氏就登车来到节度使家。李氏进门之后，章仇夫人及所有的座中客人，全都走下台阶来行礼迎接。李氏穿了仙衣之后，容貌更加美得出众，见到的人非常喜欢她。坐定之后，章仇夫人让人向章仇兼琼禀报说：“士曹的妻子已经来了，她的容貌服饰都是绝无仅有的。”章仇兼琼直接走进院来，告诉大家不要站起来。他见到李氏的衣服颜色，再三地赞叹，就把李氏的披肩借来观赏。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人间的东西。把它放到水里和火上试验，也不着火也不污染。于是散席的时候就把李氏留下盘问。李氏详细地陈述了事情的始末。章仇兼琼派人去到裴兵曹的住处，裴兵曹却不见了。章仇兼琼就把李氏的衣服换下来，送到皇宫里，并且向皇上奏报了许老翁的事。皇上下令让他设法找到许老翁。章仇兼琼想，仙人往来，一定在药店，于是他就让药师等候着许老翁的出现。等了四天就等到了。一开始有一位小童到药店来买药，药师认为这是许老翁的弟子，就把一些不好的药卖给他。小童去而复返，而且说：“我家大人见药不好很生气，想要打我。”于是问他家大人是谁，童子说：“是许老翁。”药师非常高兴，领着小童来向章仇兼琼报告了。章仇兼琼立刻派出一百名身体健壮的人，还有五十名兵士，跟着小童进山，要去传达皇帝的诏令。山峰陡峭险绝，众人没有能上的。小童就在山下大声喊。片刻间，老翁出现在石壁上，问为什么领来这么多人。小童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始末。老翁问小童为什么不上去，小童就冉冉地踩着空中而升上去。卒吏们叩头哀求道：“我们大人的粗暴老翁是知道的。”老翁这才答应走一趟。老翁对卒吏们说：“你们只管先回府，我马上就到！”等到吏卒们回到府中不一会儿，老翁也到了。章仇兼琼见了老翁，连连下拜俯身恭伏。老翁脸上没有敬色。于是章仇兼琼问老翁：“那个娶李氏的人是谁？”老翁说：“那个人是上元夫人的衣库官，俗情未了罢了。”章仇兼琼求老翁到皇帝那去一趟，许老翁说：“去也不难。”于是他就和要到京城奏事的人约定了到达长安的日期。他提前到了长安。皇上下令让人领他去见。唐玄宗对他很恭敬。坐下之后，唐玄宗问：“库官有罪，天上知道不知道？”许老翁说：“已被流放到人间作了一国之主了。”又问：“那衣服究竟怎么样？”许老翁说：“在清静的地方放下坐席，把那衣服放到坐席上，就会有人来取这衣服。”皇上下令按许老翁说的去做。起初不见有人来，只有旋风把衣服卷入云中。大家顾盼的时候，许老翁也不见了。

另一种说法是，天宝年间，有一位姓崔的士人，到巴蜀去做县尉，刚走到成都就死了。当时的观察使章仇兼琼可怜他的妻子年轻轻的没地方去，就在青城山下为她盖了一所别墅。又因为她姿色很美，有纳她作妾的意思，但是想不出来好办法，于是就对自己的夫人说：“你贵为诸侯的妻子，为什么不操办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女客来玩玩？五百里之内的女客，全可以请到。”夫人非常高兴。章仇兼琼于是就让衙门里的官吏，普遍通知五百里内的女郎，按照限定的日期到成都赴会，意思是想要趁宴会就把亡故县尉的妻子留下。没想到那女人已被族舅卢生娶了去。卢生暗中得知章仇兼琼的意图，让县尉的遗孀托病不去。章仇兼琼非常生气，派左右一百名骑兵去搜捕。当时卢生正在吃饭，骑兵已包围了他的住宅。卢生谈笑自如，很不在乎。吃完饭，他对妻子说：“章仇兼琼的用意很清楚了。夫人不能不去。过一会儿，就会有人给你送素色衣服来，你就可以穿上那衣服去了。”说完，他骑上骡子出了门。兵骑们上前捉他也捉不住。他慢慢地前行，却追不上他。不多时他让一个小童捧来一个箱子，箱内有一件旧青裙，一件白衫子，一件绿帔子，全都是用极好的丝织品制成的，不是人世间所有的。县尉的遗孀穿上这套衣服来到成都。其他女客们已经提前早到了。章仇兼琼在帷下接见女客们。当走进县尉的遗孀时，只见她光彩绕身，美色焕然，不能正面看她。在座的人都吸了一口气，不知不觉地起来便拜。等到宴会结束回去，三天后她就死了。章仇兼琼大吃一惊，写奏章报告了皇帝。唐玄宗问张果，张果说：“我知道，但是我不敢说。请陛下问青城山的王老。”唐玄宗就下诏让章仇兼琼求访王老送到宫里来。章仇兼琼搜索青城山的前后，并没有王老这个人，只有草市上药店的主人说，曾经有两个人，有一天来卖药，自称是王老派来的。那两个人又来，章仇兼琼就让衙中的官吏跟着他们去找王老。进山几里，来到一所草堂。只见王老鬓发雪白，靠着几案坐在那里。官吏们跟着走进去，立即就宣读了诏书，还传达了章仇兼琼的意思。王老说：“这一定是那个多嘴多舌的张果干的！”于是他和章仇兼琼约定日期到京城去。他让章仇兼琼先送去奏章，自己不肯乘坐驿站的马车。章仇兼琼听从了他。使者刚到银台，王老也到了。唐玄宗立刻就召见他，向他请教。当时张果还在唐玄宗身边。他见了王老惶恐地连连下拜。王老呵斥张果说：“你小子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还打发人大老远把我找来！”张果说：“小仙不敢，专等着仙伯来说呢！”王老于是对唐玄宗说：“卢二舅就是太元夫人专门管库的人，趁着假期下界来游玩，因为死亡县尉的妻子有仙骨，所以纳她为妾。不久，他偷了太元夫人的衣服给她穿，已受到极重的惩罚，现在已经是欝单天子了。死亡县尉的妻子因为穿了太元夫人的衣服，被堕入无间狱了。”说完，他苦苦请求，不肯留下。唐玄宗下令放他回山，后来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李珏

李珏，广陵江阳人也。世居城市，贩籴自业。而珏性端谨，异于常辈。年十五时，父适他行，以珏专贩事。人有籴者，与籴。珏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计时之贵贱，一斗只求两文利，以资父母。岁月既深，衣食甚丰。父怪而问之。具以实对。父曰：“吾之所业，同流中无不用出入升斗，出轻入重，以规厚利。虽官司以春秋较榷，终莫断其弊。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为无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丰给，岂非神明之助耶！”后父母殁，及珏年八十余，不改其业。适李珏出相，节制淮南。珏以新节度使同姓名，极用自惊，乃改名宽。李珏下车后数月，修道斋次。夜梦入洞府中，见景色正春，烟花烂熳，翔鸾舞鹤，彩云瑞霞，楼阁连延。珏独步其下，见石壁光莹，填金书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珏，字长二尺余。珏视之极喜，自谓生于明代，久历显官，又升宰辅，能无功德及于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再三为喜。方喜之际，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问：“此何所也？”曰：“华阳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惊，复问：“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阳部民也。”珏及晓，历记前事，益自惊叹，问于道士，无有知者。复思试召江阳官属诘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内求访同姓名者。数日，军营里巷相推。乃得李宽旧名珏。遂闻于珏。乃以车舆迎之，置于静室，斋沐拜谒，谓为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参礼。李情景恬淡，道貌秀异，须长尺余，皓然可爱。年六十时，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余，乃问曰：“道兄平生得何道术？服炼何药？珏曾梦入洞府，见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请师事，愿以相授。宽辞以不知道术服炼之事。珏复虔拜，因问宽所修何术。宽辞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贩籴以对。珏再三审问，咨嗟曰：“此常人之难事，阴功不可及也。”复曰：“乃知世之动静食息，莫不有报。苟积德，虽在贫贱，神明护解，名书仙籍，以警尘俗。”又问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对。珏师其胎息，亦不食。宽年百余岁，轻健异常。忽告子孙曰：“吾寄世多年，虽自养气，亦无益汝辈。”一夕而卒。三日棺裂声。视之，衣带不解，如蝉蜕，已尸解矣。（出《续仙传》）

【译文】

李珏是广陵江阳人。他家世代住在城里，以贩卖粮食为职业。李珏的性情端庄谨慎，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十五岁的时候，他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了，把贩卖粮食的事交给李珏专管。有人来买粮，李珏就把升和斗交给人家，让人家自己量，不按当时粮食的贵贱计价，一斗粮只赚两文钱的利，用来资助父母。时间长了，他家的衣食却很丰足。他的父亲感到奇怪，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全都如实告诉父亲。父亲说：“我做粮食生意的时候，同行中都是用升斗出入，出的时候用小斗，入的时候用大斗，用来赚取大利。虽然有关官吏年年春秋两季都要检查较正升斗的准确，但是始终不能制止弊病。我只是用同一个升和斗出入，时间已很久了，自以为没有什么偏差了。你现在改为出入自己量，我不如你。但是自己量还能衣食丰足，难道是神明帮助你吗？”后来，他的父母都亡故了，直到他活到八十多岁，也没改变他的职业。恰巧宰相李珏出京做淮南节度使，李珏因为与新节度使重名，自己非常吃惊，就改名叫李宽。李珏到任后几个月，修道施舍，做了不少善事。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进入一个洞府中，看见那里面正是春天景色，烟花烂熳，鸾翔鹤舞，云霞祥瑞，楼阁连绵。李珏独自走在其中，见一块石壁上光亮莹莹，上面书写着金字，列着许多人名，其中好像有“李珏”二字。字长二尺多。李珏看了非常高兴，自己以为生在一个圣明的时代，长时期做过显官，又升为宰相，怎能对天下没有功德。现在洞府中有名，自己肯定会成为神仙。他再三地感到高兴。正高兴的时候，有两个仙童从石壁左右走出来。李珏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二童子说：“这是华阳洞天。这里的‘李珏’不是你。”李珏一惊，又问：“不是我是谁呢？”仙童说：“这个人是江阳县的百性。”李珏直到天亮，还清楚地记得梦中的事，更加惊叹不已。他去向道士打听，道士们没有知道的。又找江阳县的官吏们询问，也没有知道的。于是他又让人在府城内寻找同姓名的人。几天之后，军营街巷到处寻找，才知道李宽以前也叫李珏，就向李珏报告了。于是李珏就派车把李宽接来，安置在一个清静的屋子里，吃完斋饭，洗完澡，然后再拜谒，称李宽为道兄。李珏的全家都敬奉李宽，早晨晚上都参拜行礼。李宽的性情恬淡，道貌出众，胡须一尺多长，白白的，十分可爱。他六十岁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道士教给他胎患之术，也很久没有吃粮食了。李珏更加敬重他。等到一个月以后，李珏就问他：“道兄平常修得了什么道术？服用什么药？我曾经作梦进入一个洞府，看到了石壁上有道兄的姓名，是仙童告诉了我，所以把您请来做我的老师，希望能把道术传授给我。”李宽推辞说自己不知道道术服食炼丹的事。李珏又虔诚地参拜。接着就问李宽修习什么道术。李宽推辞说自己是愚民，不知道修习什么。于是他就把自己如何做粮食生意详细地告诉了李珏。李珏仔细地问了多次，慨叹说：“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我的阴功不如你啊！”又说：“我这才知道，人世间的动、静、食、息各个方面，全都有报应。一个人如果积德，尽管是贫贱之身，神明也保护他，也能名书仙籍，以警告尘世间的人们。”他还向李宽询问修习胎息不吃饭的办法，李宽详细地告诉了他。他就向李宽学习胎息，也不吃饭。李宽活到一百多岁，身体非常轻健。他忽然告诉子孙们说：“我活在世上多年，虽然我自己修养真气，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一天晚上他就死了。三天之后，他的棺材有裂开的声音。一看，他的衣带没解，象蝉蜕一样，已经脱离肉体飞升成仙去了。

章全素

吴郡蒋生，好神仙。弱岁弃家，隐四明山下，尝从道士学炼丹。遂葺炉鼎，爨薪鼓鞴，积十年；而炼丹卒不成。其后寓游荆门，见有行乞于市者，肤甚頝，裸然而病，且寒噤不能语。生怜其穷困，解裘衣之，因命执侍左右。徵其家。对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于南昌，有沃田数百亩。属年饥，流徙荆江间，且十年矣。田归于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怜而容焉。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生有石砚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蒋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学炼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则骨化为金，如是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砚为金乎？若然者，吾为先生有道术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惭；而以他词拒之曰：“汝佣者，岂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笞骂之辱。”全素笑而去。后月余，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顾谓蒋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为金。愿得先生石砚，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蒋生性轻果，且以为诞妄，诟骂曰：“吾学炼丹十年矣，尚未能穷其妙；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议语耶！”全素佯惧不对。明日，蒋生独行山水间，命全素守舍，于是键其门而去。至晚归，则见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箦蔽其尸，将命棺而瘗于野。及彻其箦，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冠带衣履存焉。生大异，且以为神仙得道者，即于几上视石砚，亦亡矣。生益异之。后一日，蒋生见药鼎下有光。生曰：“岂非吾仙丹乎？”即于烬中探之，得石砚，其上寸余，化为紫金，光甚莹彻。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独恨不能识，益自惭恚。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竟死于四明山。（出《宣室志》）

【译文】

吴郡的蒋生，喜欢神仙。二十岁的时候离开家，隐居在四明山下。他曾经跟道士学习炼丹术。于是他就修炉灶，置铁锅，拉风箱，烧柴薪，一干就是十年。但是他没有炼出丹来。后来他迁居到荆门，在市上看到一个要饭的。要饭的人肤色很憔悴，裸着身子，还有病，而且打着寒噤不能说话。蒋生可怜他穷困，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于是蒋生让他跟随自己。他打听这个人的家。要饭的回答说：“我是楚人，姓章，名全素，家住南昌，有几百亩肥沃的田地，因为连年闹饥荒，流落在荆江之间，将近十年了。田产归了官，身体有病不能自己救助，多亏您可怜我收留我。”于是章全素和蒋生一起回到四明山下。章全素很懒，常常早晨睡懒觉，贪图安逸。为这事，蒋生厌恶他，打骂他不知多少次。蒋生有一块石砚放在几案上。忽然有一天，章全素对蒋生说：“先生是好神仙的人，学习炼丹已经很长时间了。吃了仙丹，就可以化骨为金，这样哪有不长生的呢？现在先生的神丹，能把这块石砚变成金子吗？如果能这样，我才认为先生是一位有道的术士。”蒋生自己估计办不到，心里很惭愧，却用别的话拒绝他说：“你是一个仆人，哪能知道神仙的事呢？你要是胡说八道，可是自己来讨打骂！”章全素笑着离开了。一个多月以后，章全素从衣服里取出一个很小的瓢来，看着对蒋生说：“这个瓢里有仙丹，能把石头变成金子。我愿意得到先生的石砚，把一刀圭的仙丹放在那上面，可以吗？”将生生性轻率作判断，以为这是胡扯，就骂道：“我学炼丹十年了，还不能彻底弄清它的奥妙，你是一个仆人怎敢和我喋喋不休地大讲特讲呢？”章全素假装害怕不回答。第二天，蒋生要到山水间独自行走，让章全素看家，于是就锁上门走了。到了晚上回来，却看到章全素已经死了。蒋生就用竹席盖上他的尸体，要做棺材把他葬到野外。等到撤掉席子，发现章全素的尸体已经没有了，只有帽子、衣服和鞋留在那里。蒋生非常奇怪，以为他是得道的神仙，立即回头看几案上的石砚，也没有了。蒋生更奇怪。一天之后，蒋生发现药锅的下边有光亮，便说：“难道是我的仙丹吗？”他立即就到灰烬里寻找，找到了石砚，石砚上一寸多的地方，变成了紫金，光亮非常莹澈。大概是章全素的仙丹化的。蒋生这才明白，章全素果然是位仙人，只恨当初不认识他。蒋生更加惭愧，悔恨。这以后蒋生学炼丹到底没成功，终于死在四明山。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贾　颜真卿

王贾

婺州参军王贾，本太原人，移家覃怀，而先人之垄，在于临汝。贾少而聪颖，未尝有过，沉静少言。年十四，忽谓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当恐，且有大丧。”居二日，宅中火，延烧堂室，祖母年老震惊，自投于床而卒。兄以贾言闻诸父，诸父讯贾。贾曰：“卜筮而知。”后又白诸父曰：“太行南，泌河湾澳内，有两龙居之。欲识真龙，请同观之。”诸父怒曰：“小子好诡言骇物，当笞之。”贾跪曰：“实有。”故请观之。诸父怒曰：“小子好诡。”与同行。贾请具雨衣。于是至泌河浦深处。贾入水，以鞭画之，水为之分。下有大石，二龙盘绕之，一白一黑，各长数丈。见人冲天。诸父大惊，良久瞻视。贾曰：“既见矣，将复还。”因以鞭挥之，水合如旧。则云雾昼昏，雷电且至。贾曰：“诸父驶去。”因驰，未里余，飞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贾年十七，诣京举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后选授婺州参军，还过东都。贾母之表妹，死已经年，常于灵帐发言，处置家事。儿女僮妾，不敢为非。每索饮食衣服，有不应求，即加笞骂。亲戚咸怪之。贾曰：“此必妖异。”因造姨宅，唁姨诸子。先是姨谓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来，必莫令进，此小子大罪过人。”贾既至门，不得进。贾令召老苍头谓曰：“宅内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语汝主，令引我入，当为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潜言于诸郎。诸郎亦悟，邀贾入。贾拜吊已因向灵言曰：“闻姨亡来大有神，言语如旧，今故谒姨，何不与贾言也。”不应。贾又邀之曰：“今故来谒，姨若不言，终不去矣，当止于此。”魅知不免，乃帐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别后，生死遂隔。汝不忘吾，犹能相访，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语，皆姨平生声也。诸子闻之号泣。姨令具馔，坐贾于前，命酒相对，殷勤不已。醉后，贾因请曰：“姨既神异，何不令贾见形！”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见？”贾曰：“姨不能全出，请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贾见之。如不相示，亦终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见左手，于手指宛然，又姨之手也。诸子又号泣。贾因前执其手。姨惊呼诸子曰：“外甥无礼，何不举手。”诸子未进，贾遂引其手，扑之于地，尚犹哀叫，扑之数四，即死，乃老狐也。形既见，体裸无毛。命火焚之，灵语遂绝。贾至婺州，以事到东阳。令有女，病魅数年，医不能愈。令邀贾到宅，置茗馔而不敢有言。贾知之，谓令曰：“闻君有女病魅，当为去之。”因为桃符，令置所卧床前。女见符泣而骂。须臾眠熟。有大狸腰斩，死于床下，疾乃止。时杜暹为婺州参军，与贾同列，相得甚欢。与暹同部领，使于洛阳。过钱塘江，登罗刹山，观浙江潮。谓暹曰：“大禹真圣者，当理水时，所有金柜玉符，以镇川渎。若此杭州城不镇压，寻当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贾曰：“此石下是。相与观焉。”因令暹闭目，执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闭目，已至水底。其空处如堂，有大石柜，高丈余，锁之。贾手开其锁，去其盖，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柜中。又有金柜，可高三尺，金锁锁之。贾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见。”暹观之既已，又接其手，令腾出。暹距跃则至岸矣。既与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禄，当自保爱。”因示其拜官历任，及于年寿，周细语之。暹后迁拜，一如其说。既而至吴郡停船，而女子夭死，生五年矣。母抚之哀恸，而贾不哭。暹重贾，各见妻子，如一家。于是对其妻谓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谪为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满矣。后日当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即吉州别驾李乙妻也，缘时岁未到，乙未合妻。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权以妻吾。吾今期尽，妻即当过李氏。李氏三品禄数任，生五子。世人不知，何为妄哭？”妻久知其夫灵异，因辍哭请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见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请送至洛，得遂栖息。行路之人，犹合矜愍；况室家之好。而忽遗弃耶？”贾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纳亡女其中，置之船下。又嘱暹以身后事曰：“吾卒后，为素棺，漆其缝，将至先莹，与女子皆袝于墓。殓后即发，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别驾，当留其侄。听之。至冬初，李乙必充计入京，与崔氏伯相见，即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别驾以侄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请其少留。终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时召暹，相对言谈。顷而卧，遂卒。暹哭之恸，为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殓之。行及宋州，崔别驾果留其侄。暹至临汝，乃厚葬贾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婿其妻。崔别驾以妻之。暹后作相，历中外，皆如其语。（出《纪闻》）

【译文】

婺州参军王贾本是太原人。他搬家住到覃怀，而他祖先的坟墓在临安。王贾小时候很聪明，不曾有什么过错，性情沉静，话语很少。十四岁那年，他忽然对哥哥说：“不出三天，家里会发生一件很吓人的事，而且还会发生丧事。”过了两天，家里起了火，延连烧了堂屋，他的祖母年老震惊，自己掉到床下死了。他哥哥就把他的话告诉了他的父亲和叔叔大爷们，父亲和叔叔大爷们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占卜知道的。”后来他又告诉父亲和叔叔大爷们说：“太行山南面，泌河的湾里，有两条龙住在里边，想要认识真龙，可以和我一块去看。”父亲和叔叔大爷们生气地说：“你小子可真能胡说八道，得揍你了！”他跪下说：“确实有！”他坚决请求父亲和叔叔大爷们去看。父亲和叔叔大爷们生气地说：“这小子真诡诈！”于是和他一块去看。他让大家都带上雨衣。到了泌河岸边深处，他走进水里，用鞭子一画，水就分开了。下面有一块大石头，两条龙盘绕在那上面，一条白的，一条黑的，各都有几丈长，见了人便冲天而去。父亲及叔叔大爷们很惊讶，看了好久。王贾说：“已经看见了，应该回去了。”于是用鞭子一挥，水合恢复原来的样子。这时候天却阴了，响起了雷声。王贾说：“父亲和叔叔大爷们赶快离开吧！”于是大家就赶快飞奔。奔跑不到半里，大雨倾盆而下，这才知道王贾不是平常人。王贾十七岁的时候，进京参加举人考试，考中之后，他娶了清河的崔氏为妻。后来他被选授为婺洲参军，他回来的时候路过东都。他母亲的表妹死了已经一年多，却常常在灵帐里讲话，处理家务事。她的儿女和家中的仆人们，不敢不按她的要求去做。她常常索要饮食和衣服，有不应时送来的时候，她就大加打骂。亲戚朋友们都感到奇怪。王贾说：“这一定是妖怪！”于是他来到姨家，向姨的儿子们表示吊唁。在这以前姨对儿子们说：“明天王家外甥到咱家来，一定不要让他进来，这小子是个有大罪过的人。”王贾到了门前之后，不能进屋。王贾就对一位老奴仆说：“在宅子里说话的那个人，不是你家主人的母亲，是个妖怪罢了。你只要偷偷地告诉你家主人，让我进去，我就能把妖怪除掉。”家人们平常被她弄得很难受，就偷偷告诉了各位儿子，儿子们也醒悟了，就让王贾进来。王贾拜吊完了，就对着灵帐说：“听说姨母死了之后很有神，说话和原先一样，现在我特意来拜谒姨母，姨母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呢？”灵帐里没有动静。王贾又请求说：“我现在是特意来拜谒的，姨母要是不说话，我就不走了，在这里住定了！”妖怪知道不能回避，就在灵帐中说道：“外甥你近来好吗？哪里想到，分别之后，活人和死人就隔开了。你没有忘了我，还能来看我，我感谢的心情简直没法表达。”于是她便哭泣着述说，那声音全都是姨母的声音。儿子们听了也都哭起来。姨母让准备饮食，让王贾坐在前面，斟上酒与她相对而饮，不住地献殷勤。喝醉之后，王贾就请求说：“姨母既然是神仙，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呢？”姨母说：“阴间和阳间的道路不一样，为什么要见我呢？”王贾说：“姨母不能露出全身，就请露出半张脸来；不然，露出一只手一只脚也可以，如果不让我看看，我也是坚决不离开。”妖怪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就伸出了左手。手指和原先一样，还是姨母的手。儿子们又是一阵号泣。王贾就上前握住那只手。姨母惊叫道：“外甥如此不礼貌，你们为什么还不动手？”未等儿子们上前，王贾就用力一拉那手，她便扑倒在地上，还哀叫着。他扑打她几次便把她打死了，原来是一只老狐狸。它已经现了原形，浑身没有毛。王贾让人用火把它烧了，灵帐中的话语再也没有了。王贾到了婺州，因事来到东阳县。县令有个女儿，她患了妖魅病多年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县令把王贾请到家中，摆上茶和饮食招待他，但是不敢明说。王贾知道，对县令说：“听说你有个女儿得了妖魅病，我应当为你除掉它。”于是王贾为他们做了桃符，让他们把桃符放到女儿的床前。女儿见了桃符又哭又骂，不大一会儿就睡熟了。有一只大狸猫被拦腰斩断，死在床下，于是病就好了。当时杜暹是婺州参军，和王贾的职位相同，交情很厚。王贾和杜暹一起到洛阳出差，路过钱塘江，登上罗刹山，观览浙江潮。王贾对杜暹说：“大禹是真正的圣人，当年他治水的时候，所有的金柜玉符都用来镇压河川沟渠了。如果这杭州城不镇压，不久就得陷下去。”杜暹说：“你怎么知道？”王贾说：“这石下就是，咱们一块去看看。”于是他让杜暹闭上眼睛，他拉着杜暹的手，让杜暹跳下。杜暹刚闭上眼睛，就已经来到水底了。那空处就像一处堂屋，有一个大石柜，高一丈还多，锁着。王贾打开那锁，去掉柜盖，拉着杜暹的手登上去，一同进到柜子里。柜子里又有一个金柜，有三尺高，用金锁锁着。王贾说：“玉符在这里边，但是世上凡人不应该看见它。”杜暹看完之后，王贾又拉住他的手，让他跳出来。杜暹一跳便来到岸上了。等到二人的交情深了，王贾就对杜暹说：“你有当宰相的福气，应当自己保重，珍爱。”于是王贾把杜暹将来都能当什么官，以及杜暹的寿命，详细地告诉了杜暹。杜暹后来做官的情况，完全和他讲的一样。后来王贾来到吴郡停船，王贾的女儿夭亡了。仅五岁。作母亲的抚摸着女儿悲伤地恸哭，但是王贾不哭。杜暹很敬重王贾，逐个地和他的妻子儿女相见，亲如一家。于是王贾当着妻子的面对杜暹说：“我是第三重天上的人，因为犯了罪，才被谪贬为凡人二十五年。现在已期满，后天就得走了。这个女孩也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她早早就死了。妻子崔氏也不是我的妻子。她是吉州别驾李乙的妻子。因为时候未到，李乙没能娶她。因为世人也应该有妻室，所以司命神暂且把她嫁给我为妻。现在我在人间的期限已经到了，妻子应该归还李乙。李乙有做三品大官的福气，而且可以做好几任，将有五个儿子。当然，世人是不知道这些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哭呢？”他的妻子早知丈夫神奇，就止住哭声请求道：“我正年轻，你怎么忍心抛弃我？况且大热天走在路上，如此孤单！请把我送到洛阳，就能有地方住下歇息。走路的人还应该互相怜悯，何况是很好的夫妻呢？你为什么忽然就要遗弃我呢？”王贾笑而不答。于是他让人做了棺材，把死了的女儿装到棺材里，放到船上，又把自己的身后事嘱咐杜暹说：“我死后，做白色棺材，漆好中间的缝隙，送到祖先的茔地，和女儿埋到一个坟墓里。装入棺材就要出发。如果到了宋州，崔氏的伯父在宋州任别驾，应当留下他的侄女，要听从他。到了冬初，李乙一定会因为考核官吏到京城来，和崔氏的伯父相见。他是崔氏伯父的老朋友，因而就会求婚。崔别驾把侄女嫁给李别驾为妻，这事已经肯定了。”杜暹认为只好这样。王贾的妻子日夜哭泣，请求他多留些日子再走。他始终不答应。到了这一天，他洗头洗身，换了新衣服。天将黑的时候，他把杜暹找来，面对面地交谈。过了一会儿他就躺下，于是就死了。杜暹哭得很厉害，为他穿了朋友的孝服，按照他的要求装殓了他。走到宋州，崔别驾果然留他的侄女住下。杜暹来到临安，就厚葬了王贾和他的女儿。那年冬天，李乙来到宋州，向崔别驾求婚，崔别驾就把侄女嫁给了他。杜暹后来作了宰相，他在京中京外做官的情形，全都像王贾预言的那样。

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人也，北齐黄门侍郎之推五代孙。幼而勤学，举进士，累登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医不能愈。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谓之曰：“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宫，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网，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然后得道也。复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真卿亦自负才器，将俟大用；而吟阅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左军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辨之。天时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河东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于僧舍堙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迁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讬以霖雨，修城浚壕，阴料丁壮，实储廪。佯命文士泛舟，饮酒赋诗。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无几，禄山反，河朔尽陷，唯平原城有备焉，乃使司兵参军驰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一人而已。朕恨未识其形状耳。”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憕，以其首招降河北。真卿恐摇人心，杀其使者，乃谓诸将曰：“我识李憕，此首非真也。”久之为冠饰，以草续支体，棺而葬之。禄山以兵守土门。真卿兄杲卿，为常山太守，共破土门。十七郡同日归顺，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万，横绝燕赵。诏加户部侍郎平原太守。时清河郡客李萼，谒于军前。真卿与之经略，共破禄山党二万余人于堂邑。肃宗幸灵武，诏授工部尚书御史大夫。真卿间道朝于凤翔，拜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弹奏黜陟，朝纲大举。连典蒲州、同州，皆有遗爱。为御史唐实所构，宰臣所忌。贬饶州刺史。复拜升州浙西节度使，徵为刑部尚书。又为李辅国所谮，贬蓬州长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为户部侍郎，荆南节度使，寻除右丞，封鲁郡公。宰相元载，私树朋党，惧朝臣言其长短，奏令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奏疏极言之乃止。后因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元载以为诽谤时政，贬硖州别驾，复为抚州湖州刺史。元载伏诛，拜刑部尚书。代宗崩，为礼仪使。又以高祖已下七圣，谥号繁多，上议请取初谥为定，为宰相杨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潜夺其权。又改太子太师。时李希烈陷汝州，宰相卢杞，素忌其刚正，将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谕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从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闻之，以为失一国老，贻朝廷羞，密表请留。又遣人逆之于路，不及。既见希烈，方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人，雪刃争前欲杀之。丛绕诟骂，神色不动。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馆舍。希烈因宴其党，召真卿坐观之。使倡优讟朝政以为戏。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辈如此。”遂起。希烈使人问仪制于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其后，希烈使积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谓曰：“不能屈节，当须自烧。”真卿投身赴火。其逆党救之。真卿乃自作遗表、墓志、祭文，示以必死。贼党使缢之，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闻之，辍朝五日，谥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弥壮。为卢杞所排，身殃于贼，天下冤之。《别传》云，真卿将缢，解金带以遗使者曰：“吾尝修道，以形全为先。”吾死之后，但割吾支节血，为吾吭血，以绐之，则吾死无所恨矣。”缢者如其言。既死，复收瘗之。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榇渐轻，后达葬所，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详而载焉。《别传》又云，真卿将往蔡州，谓其子曰：“吾与元载俱服上药，彼为酒色所败，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为逆贼所害，尔后可迎吾丧于华阴，开棺视之，必异于众。”及是开棺，果睹其异。道士邢和璞曰：“此谓形仙者也。虽藏于铁石之中，炼形数满，自当擘裂飞去矣。”其后十余年，颜氏之家，自雍遣家仆往郑州，徵庄租，回及洛京，此仆偶到同德寺，见鲁公衣长白衫，张盖，在佛殿上坐。此仆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转身去。仰观佛壁，亦左右随之。终不令仆见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仆亦步随之，径归城东北隅荒菜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悬箔子。公便揭箔而入。仆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仆对以名。公曰：“入来。”仆既入拜，辄拟哭。公遽止之。遂略问一二儿侄了。公探怀中，出金十两付仆，以救家费，仍遣速去，“归勿与人说。后家内阙，即再来。”仆还雍，其家大惊。货其金，乃真金也。颜氏子便市鞍马，与向仆疾来省觐，复至前处，但满眼榛芜，一无所有。时人皆称鲁公尸解得道焉。（出《仙传拾遗》及《戎幕闲谭》、《玉堂闲话》）

【译文】

颜真卿字清臣，是琅琊临沂人。他是北齐时黄门侍郎颜之推的第五代孙子。他很小的时候就勤奋学习。他参加进士考试，多次都考及格了。他十八九岁的时候，躺在床上病了一百多天，治也治不好。有一个道士从他家门前路过，自称是北山君。北山君拿出几颗米粒大小的丹砂来救他，他顷刻之间就痊愈了。道士对他说：“你有清正简朴的美名，已经记在黄金台上，可以度世成仙，到天上去做仙官，不应该自己沉沦在名宦的大海里。如果你不能摆脱尘世的大网，去世的那天，可以用你的形骸炼神阴景，然后得道成仙。”道士又交给他一粒丹药，警告他说：“坚持节操辅佐君主，一定要勤俭，有献身精神。一百年之后，我在伊水和洛水之间等你。”颜真卿也自负才气，等待着自己被重用。他学习的余暇，常常留心仙道。考中进士之后，多次被命为监察御史，充当河西陇左军城覆屯交兵使。五原县有一起冤狱，久久不能判决。颜真卿来到五原，辨别这起冤案。当时天气正旱，冤案解决之后天就下了雨，郡中人都称这雨为御史雨。河东有一个叫郑延祚的人，他母亲死了二十九年了，埋葬在寺庙外面的墙下，颜真卿向皇帝检举了郑延祚的罪状，郑家兄弟三十年被人看不起。天下人都对他表示敬重。后来他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杨国忠恨他不附属自己，把他弄出京城作了平原太守。安禄山叛逆大唐的野心很明显，颜真卿以连连下雨为借口，修城墙，挖沟壕，暗中招兵买马，储备粮草，假意与文士泛舟水上，饮酒赋诗。安禄山秘密地侦察他，认为他是一介书生，不足为忧。不久，安禄山反了，黄河以北全部沦陷，只有平原城有所准备，派司兵参军骑马到京城报告。唐玄宗高兴地说：“黄河以北二十四郡，只有颜真卿这么一个有用的人罢了！我真恨自己不了解这个人。”安禄山攻下洛阳之后，杀了留守李憕，用李憕的首级在黄河以北招降其他唐将。颜真卿怕动摇人心，杀了安禄山派来的使者，对将领们说：“我认识李憕，这个首级不是真的。”过些时候他为李憕弄来帽子、饰物，用草做一个假肢体，装到棺材里埋葬了。安禄山派兵守住土门。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是常山太守，他和颜真卿共同攻破了土门，十七个郡同一天归顺了大唐，推举颜真卿做元帅，得到军队二十万人。他指挥部队纵横燕赵一带。皇帝下诏书封他为户部侍郎平原太守。当时清河郡的李萼，在军前拜谒，颜真卿与他共同谋划，一起在堂邑打败了安禄山的两万多人。唐肃宗在灵武时，下令封他为工部尚书御史大夫。颜真卿走偏僻的小道到凤翔朝见天子，天子又拜他为宪部尚书，不久又加封御史大夫。他每每弹劾、禀奏，使不称职的被贬，使有才干的升职，使朝纲大振。他连年治理蒲州和同州，都有仁爱遗留于后世。后来他被御史唐实陷害，又受到宰相的忌妒，被贬为饶州刺史，又被任命为升州浙西节度使，征召为刑部尚书。后来又被李辅国诽谤，贬为蓬州长史。唐代宗继位，他被拜为利州刺史，回京做了户部侍郎、荆南节度使，不久又做了右丞相，封为鲁郡公。宰相元载，私立朋党，他怕朝臣们揭发他的问题，就向皇帝奏请，文武百官凡是要向皇上汇报事情的，都要先向自己的长官说明，长官再向宰相说明，然后再奏明皇上。颜真卿上疏坚决反对元载的主张，元载才没有得逞。后来颜真卿主持祭太庙，在朝廷中谈论祭器不完整不齐全，元载认为这是诽谤朝政，贬他为硖州别驾。后来又做了抚州湖州刺史。元载被诛杀之后，颜真卿又被拜为刑部尚书。代宗驾崩的时候，颜真卿是礼仪使。又因为唐高祖以下的七位皇帝，谥号繁多，他上疏议请取初谥的为准，被宰相杨炎忌妒，没被采纳，改任他为太子少傅，暗中夺了他的权。后来又改为太子太师。当时李希烈攻破了汝州，宰相卢杞平常就忌恨颜真卿的刚正，要趁机陷害他，就上奏说颜真卿德高望重，四方敬仰，让他去说服李希烈，可以不动刀枪不流血而平定强敌。皇上听了卢杞的话，事情开始推行，朝野人士全部大惊失色。李勉听说之后，认为这是失去一位国老，给朝廷带来耻辱，秘密地上奏章请求留下颜真卿。又派人到路上去截住颜真卿，没有来得及。颜真卿见了李希烈之后，正宣读诏书，李希烈的养子等一千多人亮出兵刃争先恐后地要杀他，围绕在四周骂他。他神色不动。李希烈用身体蔽护他，把他安置到馆舍里。李希烈宴请朋党，让颜真卿坐在那里观看。李希烈让演唱艺人攻击朝政当戏唱，颜真卿愤怒地说：“你也是人臣，怎么能让小辈们这样！”于是他就站了起来。李希烈让人向颜真卿问朝廷的礼仪制度，颜真卿回答说：“我老了，虽然曾经掌管过国礼，但是所记的都是诸侯朝觐的礼仪罢了。”后来，李希烈让人在院子堆积了柴薪，浇上油，让人对颜真卿说：“你不投降，就烧死你！”颜真卿自己跳到火里去。那些叛贼把他救出来，颜真卿就自己作了和皇帝决别的奏章、墓志铭和祭文，用来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叛贼就把他吊死了。那天是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享年七十七岁。朝廷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停止办公五天，谥号文忠公。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正直敢言，老当益壮，被卢杞排挤，死在叛贼之手，是天下的奇冤。《别传》说，颜真卿将要被吊死的时候，解下金带送给使者说：“我曾经修炼过道术，以保全躯体为重恨了。”来勒他的人按他的话做了，勒死之后又埋葬了他。叛贼被平定之后，颜真卿家把颜真卿迁葬上京，打开棺材一看，棺材朽烂了，但是他的躯体还是原来那样，肌肉象活人，手脚很柔软，胡须头发青黑，拳握着，手指甲透过手背。远近的人都感到惊奇。走在半路上，感到棺木越来越轻。后来到了下葬的地方，打开一看，是一口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别传》又说，颜真卿有一次要到蔡州去，对他儿子说：“我和元载都服用天药，他的药力被酒色破坏了，所以不如我。我这次去蔡州，一定会被逆贼杀害。你以后可以把我接回来埋葬到华阴。打开棺材看看，肯定与众不同。”等到打开棺材一看，果然与众不同。道士邢和璞说：“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成仙啊！虽然藏在铁石之中，但是修炼的时日已满，自然会裂开而飞去。”十几年之后，颜真卿家从雍州派一个仆人到郑州去收租，回来的时候走到洛京，这个仆人偶然来到同德寺，见颜真卿穿着白色的长衫，开着伞，坐在佛殿上。这个仆人急忙上前，想要参拜。颜真卿却转身离开了。他仰着头看佛寺的墙壁。仆人就或左或右地跟在他后边，但他始终不让仆人看到他的脸。过一会儿他就走下佛殿，出门而去。仆人也一步一步地跟着他。他径直回到城东北角的荒菜园中。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悬挂着帘子。颜真卿便挑帘走了进去。仆人就隔着帘子行礼，并出声致敬。颜真卿说：“你是谁？”仆人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颜真卿说：“进来吧！”仆人进去之后，拜见完了就想哭，颜真卿急忙制止了他。于是颜真卿就大略问了问儿子侄儿的情况。他从怀中掏出十两黄金交给仆人，让仆人带回去补助一下家用，还打发仆人赶快离开，嘱咐他回去之后不要对别人讲，以后家里有困难，可以再来。仆人回到雍州，颜家全家大惊。去卖那黄金，竟然是真正的黄金。颜氏子孙便买了鞍马，和那个仆人一起飞驰而来探望。又到了以前那个地方，却只剩下了满眼的榛芜，其余什么也没有。当时的人们都说颜真卿尸解成仙了。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韦弇　申元之　马自然 张巨君

韦弇

韦弇字景照。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时将春暮，胜景尚多，与其友寻花访异，日为游宴。忽一旦有请者曰：“郡南十里许，有郑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尘之胜，愿偕游焉。”弇喜，遂与俱。果南十里，得郑氏亭焉。端室巍巍，横然四峙，山门花辟，曲径烟矗。眙而望之，不暇他视，真尘外景也。俄而延弇升巨享之上。回廊环构，饰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即引见仙子十数，左右侍卫，华裾靓妆，亦非常世所睹。中有一人与弇语，弇遍拜且诘之。美人曰：“闻吾子西游蜀都，历访佳景，春煦将尽，花卉芳妍，愿聊奉一醉，无以延款为疑也。”既坐，即张乐饮酒。其陈设肴膳，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尝；金石丝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闻。弇乘间问曰：“某自上国历二京，至于帝宅尊严，侯家繁盛，莫不见之。今之所睹，故不可偕矣。然女郎何为若此之贵耶？”美人曰：“余非人间人，此盖玉清仙府也。适欲奉召，假以郑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云》，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余以此乐授于吾子，而贡于圣唐之君，以此相托，可乎。”弇曰：“某一儒生耳，在长安中。区区于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门不可见；又非知音者，若将贡新曲，固不可为也。”美人曰：“君既不能，余当寓梦而授于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愿以三宝为赠。子其售之，可毕世之富也。”饮毕，命侍者出一杯，谓之碧瑶杯，光莹洞彻。又出一枕，谓之红蕤枕，似玉而栗，其文微红，而光彩莹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于玉。俱授于頔。拜而谢之，即别去。行未及一里，回顾失向亭台，但荒榛而已。遂挈宝入长安。明年复下第，东游广陵，胡商诣弇，以访其宝。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宝，千万年人无见者，信天下之奇货矣。”以数十万金易而求之。弇以大富，因筑室江都，竟不求闻达，亦不知所终焉。后数年，玄宗梦神仙十余人，持乐器集于庭，奏曲以授，请为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云》。既晨兴，即以玉笛吹而习之，传于乐府。此乃符箓之所遇，欲使弇上奏之曲也。（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韦弇，字景照。开元年间，他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在蜀地游览。当时正是暮春的季节，胜景还挺多。他和朋友们寻花访胜，天天在野外饮宴。忽然一天早晨有人来请他，说：“郡南十里左右，有一个郑氏林亭，花草正茂盛，有超出尘世的美景，请和我一块去游一游。”韦弇很高兴，就和他一块去了。果然，向南走了十里，看到郑氏亭子。那亭子正屋很高，屋檐横在空中，与四面对峙着。山门开在花丛之中，弯弯的小路，直直的炊烟，抬眼望去，无暇看别处，果真是尘世之外的美景。不一会儿请韦弇到巨亭上去。一看，弯曲的走廊环形的建筑，用珠玉装饰着，几乎不是人间能有的。那人就领他去见十几个仙女。站立在左右的侍卫，衣着华丽，妆扮漂亮，也不是人世间常可见到的。其中有一位美人和韦弇说话，韦弇逐个拜见她们，并且向她们问话。美人说：“听说你向西游览了蜀都，观赏了许多美景，春天的温煦即将过去，花草吐芳争妍，愿意暂且陪你喝杯酒，希望你不要因盛情款待有什么疑虑。”落座之后，就开始奏乐，喝酒。那餐桌上的佳肴美膳、奇味珍果，不是人间所能尝到的；那美妙的音乐，也不是人间所能听到的。韦弇找了一个机会问道：“我从京都经过二京，皇帝住宅的尊严，公侯之家的繁盛，我没有没见过的。但是现在所见到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女郎为什么如此富贵呢？”美人说：“我不是人间的人。这里是玉清仙府。刚才想要叫你来，假说这里是郑氏之亭罢了。我有一支新乐曲，名叫《紫云》。当今的天子崇尚神仙之道，我把这支乐曲教给你，你捎给唐朝天子，把这事托付给你，可以吗？”韦弇说：“我是一个普通书生罢了，在长安城中，只是一个区区小人物站在大道上。以这样的条件求取一点功名，望天子的门都不可能望见，又不是个懂音乐的，如果想把新乐曲送到宫中去，根本是做不到的。”美人说：“你既然办不到，我会托梦传授给天子。但是你既然来到这里，这也是修道的缘分造成的，我愿把三样宝物送给你。你把这三样东西卖了，可以过一辈子好日子。”喝完酒，美人让侍者拿出来一只杯子，叫做“碧瑶杯”。这杯子光亮晶莹，玲珑剔透。又拿出来一个枕头，叫做“红蕤枕”。这枕头象玉的，却是栗子色，它的花纹微红。它也晶莹明亮。又拿出来一个紫色的玉匣，象布，光彩比玉石还强。美人把三样东西全交给韦弇。韦弇下拜表示谢意，就离开了。走了不到一里地，回头一看，刚才的亭台全都不见了，只有荒草荆榛而已。于是韦弇拿着三样宝贝回到长安。第二年，他又落第了，就向东到广陵游历。一位胡商到韦弇这儿来，是来访求那些宝贝的。韦弇拿出来给胡商看，胡人下拜说：“这是玉清真人的宝物，千百年来，没有人看到，的确是天下的奇货了！”胡人用几十万金买了去，韦弇因此成为巨富。于是他在江都盖了房子，一直不再求取功名，也不知他到底如何了。几年后，唐玄宗梦见十几个仙女，拿着乐器会集在庭院里，演奏一支乐曲，传授给他，请求把这支曲子作为中原最基本的音乐，曲名叫《紫云》。早晨醒来之后，他用笛子吹奏练习，并传授给乐府。这就是韦弇遇到的，要让韦弇捎给皇上的那支曲子。

申元之

申元之，不知何许人也。游历名山，博采方术，有修真度世之志。开元中，徵至，止开元观，恩渥愈厚。时又有邢和璞、罗公远、叶法善、吴筠、尹愔、何思达、（明抄本“达”作“远”）史崇、尹崇、秘希言，佐佑玄风，翼戴圣主。清净无为之教，昭灼万寯。虽汉武、无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帝游温泉，幸东洛，元之常扈从焉。时善谭玄虚之旨，或留连论道，动移晷刻。惟贵妃与赵云容宫嫔三五人，同侍宸御，得聆其事。命赵云容侍茶药。元之愍其恭恪。乘间乞药，少希延生。元之曰：“我无所惜，但尔不久处世耳。”恳拜乞之不已，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侍奉大仙，不得度世，如索手出于宝窟也。惟天师哀之。”元之念其志切，与绛雪丹一粒。曰：“汝服此丹，死必不坏。可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魂不荡散，魄不清坏，百年后还得复生。此太阴炼形之道，即为地仙。复百年，迁居洞天矣。”云容从幸东都，病于兰昌宫，贵妃怜之，因以此事白于贵妃。及卒后，宦者徐玄造如其所请而瘗之。元和末百年矣，容果再生。元之尚来往人间，自号田先生。识者云：“元之魏时人，已数百岁矣。”（出《仙传拾遗》）

【译文】

不知道申元之是什么地方人。他游历名山，博采方术，有修道成仙的志愿。开元年间，皇帝把他征召到京城，让他住在开元观，对他施恩更多了。当时又有邢和璞、罗公远、叶法善、吴筠、尹愔、何思达、史崇、尹崇、秘希言等领导着道家的义理风尚，保卫拥戴着圣主。这一时期的道教，显赫全天下，即使是汉武帝和后魏那样的推崇道教，也不能与这时候相比。皇帝到温泉游览，到东洛去游玩，申元之常常随从一块去。那时他善于谈论玄妙虚无的旨要，有时候谈论起道教来就留连忘返，动不动就过了时辰。只有杨贵妃、赵云容等三五个嫔妃，同时侍奉在皇帝身边，能够听到他讲的这些事。皇上让赵云容为申元之侍奉茶和药，申元之见她对自己很恭敬，很谨慎，就很可怜她。她趁机向申元之求药，希望延长寿命。申元之说：“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你不能长久地活在世上了。”赵云容一个劲地乞求，她说：“早晨听讲了道理，晚上死了也值得！况且我侍奉你这位大仙，不能度世成仙，就像空着手从宝窟里走出来。希望天师可怜可怜我！”申元之念她心情迫切，给她一粒绛雪丸，对她说：“你吃了这粒丹药，死后一定不会腐烂。可以做一口大棺材，挖一个大墓穴，口中衔一块真玉，让穴中宽敞而通风，这样你的魂魄就不能荡散溃坏。一百年之后你还能活，这是太阴炼形的道术，也就是地仙。再过一百年，就可以迁居洞天仙府了。”赵云容陪伴皇帝到东都去，病在兰昌宫。杨贵妃很可怜她，于是她就把这事告诉了杨贵妃。等到她死后，太监徐玄造按照她说的那样埋葬了她。到元和末年满一百年了，赵云容果然又活了。申元之还往来于人间，自号田先生。认识他的人说，申元之是魏时的人，已经几百岁了。

马自然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也。世为县小吏，而湘独好经史，攻文学，治道术。遍游天下，后归江南，而尝醉于湖州，坠霅溪，经日方出，衣不沾湿，坐于水上而言曰：“适为项羽相召饮酒，欲大醉，方返。”溪滨观者如堵。酒气犹冲人，状若风狂。路人多随看之。又时复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顷，指柳树令随溪水来去，指桥令断复续。后游常州，会唐宰相马植谪官，量移常州刺史。素闻湘名，乃邀相见，延礼甚异之。植问曰：“幸与道兄同姓，欲为兄弟，冀师道术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风。”湘曰：“相公扶风，马湘则风马牛。但且相知，无徵同姓。”亦言与植风马牛不相及也。植留之郡斋，益敬之。或饮食次，植请见小术。乃于席上，以瓷器盛土种瓜，须臾引蔓，生花结实。取食众宾，皆称香美，异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所出钱不知多少，掷之皆青铜钱，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飞出。人有收取，顷之复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极多。湘书一符，令人帖于南壁下，以箸击盘长啸。鼠成群而来，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阶前。湘曰：“汝毛虫微物，天与粒食，何得穿墙穴屋，昼夜扰于相公；且以慈悯为心，未能尽杀，汝宜便相率离此。”大鼠乃回，群鼠皆前，若叩搕谢罪。遂作队莫知其数，出城门去。自后城内更绝鼠。后南游越州，经洞岩禅院。僧三百方斋，而湘与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见湘单侨箕踞而食，略无揖者。但资以饭，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斋未毕，乃出门。又促速行。到诸暨县南店中，约去禅院七十余里。深夜，闻寻道士声。主人遽应，此有三人。外面极喜，请于主人，愿见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礼拜哀鸣云：“禅僧不识道者，昨失迎奉，致贻谴责，三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来。固乞舍之。”湘唯睡而不对。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后无以轻慢为意。回去入门，坐僧当能下床。”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时方春，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闻恶言。命延叟取纸笔。知微遂言：“求菜见阻，诚无讼理；况在道门，讵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讼者也，作小戏耳。”于是延叟授纸笔。湘画一白鹭，以水噀之，飞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赶起，又飞下再三。湘又画一猧子，走赶捉白鹭，共践其菜。一时碎尽止。其主见道士嘻笑，曾求菜致此。虑复为他术，遂来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戏耳。”于是呼鹭及犬，皆飞走投入湘怀中。视菜如故，悉无所损。又南游霍桐山，入长溪县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戏言“无宿处，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尔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跃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适主人夜起，烛火照见。大惊异。湘曰：“梁上犹能，壁上何难？”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谢。移知微、延叟入家内净处安宿。及旦，主人留连。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数里，寻求已在路傍。自霍桐回永康县东天宝观驻泊。观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余年，即化为石。”自后松果化为石。忽大风雷震，石倒山侧，作数截。会阳发自广州节度责授婺州，发性尚奇异，乃徙两截就郡斋，两截致之龙兴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径三尺余，其石松皮鳞皴，今犹存焉。或人有疾告者。湘无药，但以竹柱杖打痛处；腹内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头如雷鸣，便愈。有患腰脚驼曲，柱杖而来者，亦以竹柱杖打之，令放柱杖，应手便伸展。时有以财帛与湘者，推让不受；固与之，复散与贫人。所游行处，或宫观岩洞，多题诗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诗曰：“太乙初分何处寻，空留历数变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万里山川换古今。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秦皇谩作驱山计，沧海茫茫转更深。”复归故乡省兄。适兄出，嫂侄喜叔归。湘告曰：“我与兄共此宅。归来要明此地，我唯爱东园耳。”嫂异之曰：“小叔久离家。归来兄犹未相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驻留三日，嫂侄讶不食，但饮酒而已。待兄不归，及夜遽卒。明日兄归，问其故。妻子具以实对’兄感恸，乃曰：“弟学道多年，非归要分宅，是归托化于我，以绝思望耳。”乃棺敛。其夕棺訇然有声，一家惊异，乃窀穸于园中。时大中十年也。明年，东川奏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白日上升。湘于东川谓人曰：“我盐官人也。”敕浙西道杭州覆视之，发冢视棺，乃一竹枝而已。（出《续仙传》）

【译文】

马湘，字自然，是杭州盐官人。他家世代是县里的小官吏，只有他喜欢经史，钻研文学，研究道术。他遍游天下，后来回到江南。他曾经在湖州因为喝醉了掉到霅溪里，经过一天之后才出来，衣服却没湿。他坐在水面上说：“刚才我被项羽叫去喝酒，要喝醉的时候才回来。”溪边围观的人像墙一样。他的酒气还冲人，他那样子像疯子一样，走路的人多数都跟着看他。他又时不时地把拳头探进鼻子里，等到把拳头拽出来，鼻子和原来一样。他又指着溪水，让水倒流了一顿饭的工夫。他指着一棵柳树，让柳树随着溪水流来流去。他指着桥，让桥断了再接上。后来他到常州游览，赶上唐朝宰相马植贬官，遇赦移到常州做刺史。他平常听到过马自然的名声，就邀请他相见。马植迎接他的礼仪很不平常。马植道：“我有幸和你同姓，想和你结为兄弟，希望向你学习道术，可以吗？”马自然说：“相公希望学会什么？”马植说：“我想要驾风飞行。”马自然说：“你想要驾风，我和你就风马牛不相及了。只要互相了解，不是同姓也一样。”意思是说和马植是风马牛不相及。马植把马自然留在郡守的书房中住下，对他更敬重了。有时候吃饭的时候，马植就请他露一手看看，他就在坐席上，用瓷器装上土种瓜。不一会儿，瓜就长出蔓来，开花结果。把这瓜拿给大家吃，大家都说味道香美，和平常的瓜不一样。他又在全身和袜子上摸钱，摸出来的钱不知有多少。往地上一扔，全是青铜钱。他把这些钱扔到井里，一声呼唤，钱就一枚一枚地飞出来。有的人捡到那钱，不大一会儿就又失去了。另外，马植说这城里老鼠特别多，马自然就写了一道符，让人贴在南墙下，用筷子敲着盘子大叫，老鼠就一群一群地走来，走到符下趴伏在那里。马自然就呼叫老鼠。有一只大的走近台阶前面来，马自然说：“你们是毛虫一类的小动物，天给你们粮食吃，怎么能穿墙打洞，昼夜打扰马相公呢？暂且以慈悲为怀，不想全杀掉你们，你们应该立即一起离开这里！”大老鼠就退了回去。群鼠都走上前来，好像来叩拜谢罪。于是，不计其数的老鼠站成队出东门而去。从此以后，城里再没有老鼠了。后来马自然到越州游览，经过洞岩禅院，三百名和尚正在吃饭。马自然和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一块来的，和尚们见了马自然，傲慢不敬地单腿跪在那里吃饭，没有一个相让的，只给饭吃。马自然不吃，他催促王知微和王延叟快吃完离开。这时候和尚们还没有吃完。他就走出门来，又催促王知微和王延叟快走。三人来到诸暨县南的客栈，大约离开禅院已经七十多里。深夜，听到有人找道士的声音，主人急忙答应：“这里有三个道士。”外面的人很高兴，向主人请求，要见一见三位道士。等到进屋一看，原来是两个和尚。两个和尚只顾礼拜哀告说：“禅院的和尚不认识道士，昨天没有好好迎接，以致遭到了谴责，三百个和尚到现在还下不了床。我们两个是主事，当时没有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所以能来。”两个和尚坚决请求把那些和尚放了，马自然只睡觉不回答。王知微、王延叟只是笑。和尚更加哀求。马自然说：“以后不要有轻慢待人的念头。你二人回去，一进门那些和尚就能下地了。”两个和尚回去，果然像马自然说的那样。马自然第二天又往南走，当时正是春天，看到一家有好菘菜，他向人家要人家没给他，还对他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马自然就让王延叟取来纸笔。王知微就说：“跟人家要菜人家不给，实在没有责备人家的道理。况且咱们身处道门，哪能用这样的办法！”马自然笑着说：“我不是要责备他们，开个小玩笑罢了。”于是王延叟交给他纸笔，他画了一只白鹭，用水一喷，白鹭就飞进菜畦里啄菜。菜园主人把白鹭赶跑，它又多次飞回来。马自然又画了一只小狗，小狗跑着追赶捉拿那白鹭，共同践踏那些菜，一时间全都践踏碎了才停止。那菜主见道士们嘻笑，又是曾经来要过菜的，担心他们还有别的道术，就走过来哀求。马自然说：“不是要菜，故意开玩笑罢了。”于是他就呼叫那白鹭和小狗。白鹭和小狗都投入他的怀中。再看那菜，完全和原来一样，一点也没有损坏。后来他们又向南游历霍桐山，走进长溪县界内，夜里到旅店里投宿。房间少，旅客多，店主人开玩笑说没地方住了，如果道士能在墙上睡，就可以容纳。天已迫近日暮，王知微、王延叟急于住宿，马自然说：“只要你们能住下就行。”而马自然跳到梁上去，把一只脚挂在梁上，倒挂着睡。恰巧店主人夜里起来，用烛火照见了他。店主人非常惊奇。马自然说：“在梁上我都能睡，在墙上睡又有什么难的！”说着，他走进墙壁里，老半天不出来。店主人立即下拜道歉，把王知微和王延叟请进来安置在安静干净的地方睡下。等到天亮，店主人舍不得离开他们。马自然忽然不知哪儿去了，王知微、王延叟往前走了几里，一寻找，他已经等在路边了。他们从霍桐回到永康县东天宝观住下。观中有一棵大枯松，马自然指着枯松说：“这棵松已经三千多年，很快就要变成石头。”后来，这棵松树果然变成石头。忽然来了一阵大风和雷电，把石头震倒在山侧，摔成几截。赶上阳发从广州节度使改任婺州，阳发很好奇，就运回郡守府第里两截，还有两截弄到了龙兴寺的九松院，各都有六七尺高，直径三尺多。那石头像松树皮那样布有鳞皱，至今还在那里。有的病人来求马自然治病，马自然没有药，只用竹拐杖击打痛处。腹内和身上的各种病，用竹子拐杖指着，用口吹拐杖的一头，拐杖发出雷鸣般的响声，病便治好了。有患腰脚陀曲的，拄着拐杖来求他，他也是用竹拐杖击打。然后，让人家放下拐杖，当时便把腰脚伸展开来。时常有人送财物给马自然，他总是推让，不肯接受。如果硬给他，他就把这些财物再散发给穷人。他所游历过的地方，或者是宫观，或者是岩洞，他题了许多诗句。他的《登杭州秦望山》诗说：“太乙初分何处寻，空留历数变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万里山川换古今。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秦皇谩作驱山计，沧海茫茫转更深。”后来马自然又回故乡探望他的哥哥，恰巧哥哥出门不在家，嫂子和侄儿见他回来很高兴。他说：“我和哥哥共有这个宅院，我回来是要把我的想法说明白，我只喜欢东园而已。”嫂子奇怪地说：“你离家这么久，回来还没见到你哥的面，怎么就说分家的事？骨肉亲情是一定不会忍心这样做的。”他在家住了三天，嫂子和侄儿都对他只喝酒不吃饭感到惊讶。等哥哥不回来，到了晚上他就突然死了。第二天，哥哥回来了，问他是怎么死的，嫂子便详细地告诉了哥哥。哥哥又感动又悲痛，就说：“弟弟学道多年，回来不是要分宅子，是回来假托死在我面前，来断绝我对他的思念罢了！”于是就把马自然的尸体装进棺材。那天晚上，棺材訇然有声，全家人都感到惊异，就连夜在园中挖了墓穴把他埋葬了。当时是大中十年。第二年，东川向皇帝奏报说，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大白天上升成仙。马自然在东川对人说：“我是盐官人。”皇上下令让浙西道的杭州府调查这件事情。杭州府派人挖开马自然的坟墓，打开棺材一看，棺材里竟然只有一根竹枝而已。

张巨君

张巨君者，不知何许人也。时有许季山，得病不愈，清斋祭泰山请命，昼夜祈诉。忽有神人来问曰：“汝是何人？何事苦告幽冥？天使我来问汝，可以实对。”季山曰：“仆是东南平舆许季山，抱病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灵山，请决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张巨君，吾有《易》道，可以知汝祸祟所从。”季山因再拜请曰：“幸神仙迂降，愿垂告示。”巨君为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三爻有变。巨君曰：“汝是无状之人，病安得愈？”季山曰：“愿为发之。”巨君曰：“汝曾将客行，为父报仇，于道杀客，纳空井中，大石盖其上。此人诉天府，以此病谪汝者。”季山曰：“实有此罪。”巨君曰：“何尔耶？”季山曰：“父昔为人所搏，耻蒙此以终身。时与客报之未能，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难欺，汝自勤修。吾还山请命。季山渐愈。巨君传季山筮，季山遂善于《易》；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出《洞仙传》）

【译文】

不知道张巨君是什么地方人。当时有一个叫许季山的人，得了病治不好，就清心素食祭祀泰山请求指示，不分昼夜地祷告。忽然有一位神人来问道：“你是谁？为什么事情苦苦地告诉幽冥？天派我来问你，你可以如实地回答。”许季山说：“我是东南平舆的许季山，有病三年了也没治好，不知犯了什么罪，所以来到有神灵的泰山，请求决定我的死活。”神人说：“我是仙人张巨君。我明白《易经》卦理，可以知道你的祸祟是从哪里来的。”许季山于是连连下拜请求说：“多亏神仙降临，请告诉我好吗？”张巨君为许季山算卦，遇上“震”卦变成“恒”卦，“初九”、“六二”、“六三”三爻符号有变化。张巨君说：“你是一个无理的人，病怎么能好！”许季山说：“请为我说明。”张巨君说：“你曾经和一位客人一块走路，为父报仇，在道上把那客人杀了，扔在井里，井口盖了一块大石头。这个人上天府告了你，天府就用这病来惩罚你。”许季山说：“我确实有这样的罪行。”张巨君说：“为什么这样呢？”许季山说：“我父亲以前被人欺负过，他终身以此为耻辱。当时我要和那客人一块报仇，客人不干，还要告诉我的仇人，所以我就杀了他。”张巨君说：“幽冥间的情理是很难欺骗的，你要自己注意勤奋修炼，我回去替你求情。”许季山的病渐渐好了。张巨君把卜筮的技艺传给许季山，许季山于是便懂得《易经》，只是没有学到张巨君度世成仙的秘方，可惜啊！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崔炜

裴氏子

唐开元中，长安裴氏子，于延平门外庄居，兄弟三人未仕，以孝义闻，虽贫好施惠。常有一老父过之求浆，衣服颜色稍异。裴子待之甚谨，问其所事。云：“以卖药为业。”问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来憩宿于裴舍，积数年而无倦色。一日谓裴曰：“观君兄弟至窭，而常能恭己不倦于客，君实长者，积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今为君致少财物，以备数年之储。”裴敬谢之。老父遂命求炭数斤，坎地为炉，炽火。少顷，命取小砖瓦如手指大者数枚，烧之，少顷皆赤，怀中取少药投之，乃生紫烟，食顷变为金矣，约重百两，以授裴子，谓裴曰：“此价倍于常者，度君家事三年之蓄矣。吾自此去，候君家罄尽，当复来耳。”裴氏兄弟益敬老父，拜之。因问其居。曰：“后当相示焉，诀别而去。”裴氏乃货其金而积粮。明年遇水旱，独免其灾。后三年，老父复至，又烧金以遗之。裴氏兄弟一人愿从学。老父遂将西去，数里至大白山西岩下，一大盘石，左有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须臾开。乃一洞天。有黄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入洞。初觉暗黑，渐即明朗，乃见城郭人物，内有宫阙堂殿，如世之寺观焉。道士玉童仙女无数，相迎入，盛歌乐。诸道士或琴棋讽诵言论。老父引裴氏礼谒，谓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遂留一宿，食以胡麻饭、麟脯、仙酒。裴告归。相与诀别。老父复送出洞，遗以金宝遣之。谓裴曰：“君今未合久住，且归。后二十年，天下当乱。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时，可还来此，吾当迎接。裴子拜别。比至安史乱，裴氏全家而去，隐于洞中数年。居处仙境，咸受道术。乱定复出。兄弟数人，皆至大官；一家良贱，亦蒙寿考焉。（出《原化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长安有一个姓裴的，在延平门外居住。他兄弟三人都没有做官，因为孝顺老人为人仁义而远近闻名。他家虽然贫困，但是喜欢施舍。有一回一个老头路过他家要水喝。这老头的衣服、面色与常人略有不同。姓裴的对他很恭敬，很周到。姓裴的问老人是干什么的，老人说自己以卖药为业。他又问老人的家族如何，老人说不必讲了。因此，这位老人来来往往经常住在裴家，好几年之后裴家也没有厌烦的表示。有一天，老人对姓裴的说：“我见你家里极其贫困简陋，而对客人能长期不疲倦地恭敬、照顾，你实在是一位长者。你积德如此，一定会有大福的。我也受到你很多恩惠，现在给你弄一点财物来，用来作为今后几年的储备。”姓裴的表示感谢。老头于是让人找来几斤炭，在地上挖了个坑当炉灶，点上火。不一会儿，又让人拿来几块手指大小的砖瓦，放在火里烧。片刻之间全都烧红。老人从怀里取出一点药来扔到里边，火上冒出来一股紫烟，一顿饭的时间砖块就变成金子了。金子的重量大约有一百两，老人全给了姓裴的。老人说：“这些金子的价格，是一般金子的一倍，估计够你家花用三年了。我现在要离开这里，等到你家的金子用光了，我再来。”姓裴的兄弟们更加敬重老人。他们拜他，问他住在哪里。老人说：“以后我会让你们知道的。”说完，老人就告别而去。姓裴的就卖了黄金，买了许多粮食积存起来。第二年遇上水灾旱灾，只有他家没受到饥饿。三年后，老头又来了，又烧了些金子送给他们。裴氏兄弟中有一个愿意跟着老头学道，老头就领着他往西去了。走了几里，来到太白山的西岩下。这里有一块大磐石，右边有石壁，老头用拐杖敲了敲。磐石立刻就移开了，原来这是一个洞口，有道士和小童出来迎接。老头领姓裴的走进洞中，一开始觉得黑暗，渐渐地变得明亮，就看到了城郭和人物。这里面有殿堂宫阙，和人世间的寺观差不多。这里边的道士、玉童、仙女，不计其数。姓裴的被迎了进去，歌声乐声大作，道士们有的弹琴，有的下棋，有的读书，有的谈论。老头领着姓裴的见礼，对人们说：“这是长安城中的主人。”于是就留姓裴的住了一宿，拿胡麻饭给他吃，拿麟脯给他吃，还给他酒喝。姓裴的要回家，大家和他告别。老头把他送出洞来，送给他一些金银珠宝让他上路，对他说：“你现在不应该久住，暂且回去，二十年之后，天下将会大乱，这是太白山左掩洞，你到了那个时候，可以自来这里，我会迎接你的。”姓裴的拜谢告别。等到了安史之乱，姓裴的全家都去了，隐居在洞中好几年。住在仙境中，全都学到了道术。叛乱平定之后，他们又出来居住，兄弟几人都做了大官。这一家人，不管主人与仆人，全都得到长寿。

崔炜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从事。炜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见乞食老妪，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直仅一缗耳，炜怜之，脱衣为偿其所直。妪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灸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妪倏亦不见。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而如其说。僧感之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镪巨万，亦有斯疾，君子能疗之，当有厚报。请为书导之。”炜曰：“然。”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无以厚酬，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彼。炜善丝竹之妙，闻主人堂前弹琴声，诘家童。对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琴而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飨之。时已逼矣，求人不获。任翁俄负心，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既不来，（明抄本无“不来”二字。）无血属，可以为飨。吾闻大恩尚不报，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馔。夜将半，拟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持刃于窗隙间，告炜曰：“吾家事鬼，今夜当杀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顷死矣。此刃亦望持去，无相累也。”炜恐悸汗流，挥刃携艾，断窗棂跃出，拔键而走。任翁俄觉，率家童十余辈，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道，失足坠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炜虽坠井，为槁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余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于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余，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灸之，奈无从得火。既久，有遥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灸之，是赘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能施云雨，阴阳莫测，神变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沦，傥赐挈维，得还人世，则死生感激，铭在肌肤，但得一归，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将有所适。炜遂载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烛两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啮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鸾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芳芬蓊欝。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贮以水银凫鹥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柷敔，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环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炜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炜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为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觞。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使者少倾当来，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耳。夫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间天汉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简，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回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缉宇，以相酹劳。”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緍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载拜捧受。谓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族，何遽贶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缉。皇帝媿之，亦有诗继和。赉珠之意，已露诗中，不假仆说，郎君岂不晓耶？”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炜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后当自知耳。”女谓炜曰：“中元日，须具美酒丰馔于广州蒲涧寺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炜遂再拜告去，欲蹑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艾，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谓崔炜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緍易之。崔子请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炜得金，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后有事于城隍庙，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绩，及广其宇。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越尉任嚣之墓耳。”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踏践成官道。”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馔甘醴，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言旨雅澹。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将晓告去。崔子遂再拜讫，致书达于越王，卑辞厚礼，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郦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瓯越王摇所献，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俱为殉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妪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故号之玉京子。”炜因在穴饮龙余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出《传奇》）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一个叫崔炜的人，是以前的监察史崔向的儿子。崔向是个诗人，在世间挺有名气，死在南海从事的任上。崔炜住在南海，性情豁达，不管理家产，很崇尚豪士侠客。不几年，他家的财产全都用光，经常住在寺庙里。当时正是七月十五日，番禺县人大多都在庙里陈设珍肴异味，在开元寺中同时集中许多人唱戏。崔炜于是就去看热闹。他看到一位要饭的老太太，因为跌倒，碰倒了人家的酒缸。卖酒的打老太太。计算一下酒的价钱，仅仅一千钱而已。崔炜可怜那老太太，脱下衣服作价来替老太太赔还了。老太太没有表示感谢就走了。另一天老太太来告诉崔炜说：“感谢你替我摆脱困难处境。我善于灸治肿瘤。现在我有一些越井冈的艾蒿送给你，每次遇上长肿瘤的人，只用象灯心那么粗一小缕就可以治好。不光能给人治好病痛，还能使你得到美女为妻。”崔炜笑着接了过来。老太太忽然就不见了。几天后，因为到海光寺游览，遇见一位老和尚耳朵上长了一个瘤，崔炜就拿出艾蒿来试着给他灸治。就象老太太说的那样，只用了很少一点艾蒿就治好了。老和尚非常感激，对崔炜说：“贫僧没有什么酬谢你，只能念经求神仙保佑你多福了。这山下有一个姓任的老头，家里非常有钱，他也有这种病。你要能给他治好，一定能有厚报，请让我写封信给你推荐一下。”崔炜说：“好。”姓任的老头一听说崔炜是来给他治病的，乐得直蹦高儿，对崔炜非常恭敬谨慎。崔炜就拿出艾蒿来，一点火就治好了。姓任的老头对崔炜说：“感谢你治好了我的病痛，没有什么优厚的酬谢，只有十万钱送给你，请从从容容地玩玩，不要急急忙忙地离去。”崔炜于是就留在那里。崔炜善长音乐，听到主人的堂前有弹琴的声音，就问家童这是谁弹的。家童说是主人的女儿弹的。于是崔炜就把她的琴借来弹奏一番。那女子暗暗听了崔炜的琴声，就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当时任老头家里供奉着一个叫独脚神的鬼，每隔三年，必须杀一个人给这个鬼上供。时间已经迫近了，却还没找到一个可以杀的人。姓任的老头突然负了心，叫来他的儿子核计道：“门下这位客人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可以杀他给鬼吃。我听说大恩都可以不报，何况他只给我治好了一点小病。”于是任老头下令给鬼准备饭食。快到半夜的时候，打算杀掉崔炜，任老头暗中把崔炜那屋的门锁了，而崔炜并没发觉。任老头的女儿暗中得知此事，悄悄地拿一把刀从窗缝递给崔炜说：“我家供奉着一个鬼，今夜会杀你祭鬼的，你可以用这把刀打开窗子逃跑。不然，一会你就死了。这把刀你也拿走，不要连累了我。”崔炜吓了一身冷汗，挥动着刀，带着艾蒿，砍断了窗棂跳了出去，拔开门闩就跑了。任老头很快就发觉了，率领着十几个家僮拿着刀枪举着火把追出六七里，差不远就要追上的时候，崔炜因为迷失道路，一失脚掉进一口大枯井中。追赶的人因为找不到崔炜的踪迹，就回去了。崔炜虽然掉到井里，但是掉在干树叶上，没有受伤。等到天亮一看，是一个深坑，一百多丈深，没法出去。坑的四边空陷曲折，能装下一千人。有一条几丈长的白蛇盘屈在那里。前边有一个石臼，岩石上有一种象糖稀和蜂蜜的东西滴下来，流进臼中。那蛇就把这些东西喝掉。崔炜见那蛇与众不同，就叩头祷告说：“龙王，我很不幸，掉到这里边来了，希望龙王可怜可怜我，不要害我。”于是他喝掉蛇喝剩下的那些，也就不觉得饥渴了。他仔细看那蛇的嘴唇上，也长了一个肿瘤。崔炜感激蛇可怜他，想要为它灸治，怎奈没地方弄火。过了一会儿，远处有火飘到洞里来。崔炜就用这火点燃了艾蒿，开始给蛇灸治。那肿瘤应手掉到地上。蛇的饮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这肿瘤的妨碍，等到除去，饮食就方便多了。于是蛇就吐出一颗直径一寸的大珍珠酬谢崔炜。崔炜没有接受，他对蛇说：“龙王能呼风唤雨，天阴天晴别人没法猜测。神色的变化由内心决定，行藏动静全由自己说了算。你一定能有办法援救危难之人。如果能救我回到人世，我就永生难忘，铭刻在肌肤上。只求能回去，不想要珠宝。”蛇就把珍珠咽下去，蠕动身子，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样子。崔炜就拜了拜，跨到蛇身上随它而去。没有经过洞口，只在洞中行走，走了几十里。洞里头漆黑一片，只有蛇身上的光亮照亮两壁。当时能看清墙壁上画着一位古代男子，帽子和衣带全都有。最后触到一个石门，门上有金兽咬着的门环，打开门之后很明亮。蛇低着头不进去，它把崔炜卸了下来。崔炜以为到达人世了，就走进门去。他看到一间屋，很空阔，有一百多步宽。洞的四壁，都凿刻成一间一间的屋子，正中间的几间里有锦绣的帷帐，垂挂着金色的东西，紫色的墙壁，还用珠翠装饰着，闪闪烁烁的，就象许多明亮的星星穿连在一起。帐前有一个香炉，香炉上有龙、凤、龟、蛇、鸟雀等形象，都张着口喷出香烟来，芳香浓郁。傍边有一个小水池，池壁是用金子砌的，池里装的是水银和野鸭鸥鸟什么的。野鸭和鸥鸟都是用美玉雕成浮在水银上的。四壁下有床，都饰有犀角象牙。床上有琴瑟笙管鼗鼓柷敔等不可胜数的乐器。崔炜仔细一看，乐器上的手印还是新的。崔炜这才恍然大悟，不知道这是什么仙人的洞府。过了好长一会儿，他拿过琴来试着弹奏，四壁的窗户全都打开了。有一位小婢女走出来笑着说：“玉京子已经把崔家郎君送来了！”于是她就跑了回去。一会儿，有四位女子，全都梳着古人那样的环髻，拖着霓裳那样的衣服，来对崔炜说：“为什么崔公子擅自来到皇帝玄宫呢？”崔炜放下琴连连下拜。四位女子也还拜。崔炜说：“既然是皇帝的玄宫，皇帝在哪？”女子回答说：“皇帝参加祝融的婚礼去了。”于是她们让崔炜坐在床上弹琴，崔炜就弹了一曲《胡笳》。女子问：“这是什么曲子？”崔炜说：“这是《胡笳》。”女子说：“什么是《胡笳》？我们不懂。”崔炜说：“汉朝时，中郎将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流落在胡地，等到回来，她感叹自己在胡地的故事，就弹琴奏出了这支曲子，象胡地吹笳那种哀怨幽咽的声音。”四女子都高兴地说：“这确实是一支新曲子。”于是就让人摆下酒菜开始喝酒。崔炜就叩头，恳切地要求回家。女子说：“崔公子既然来了，这都是前定的缘分，何必这么匆忙！请暂且少住几天，羊城使者不久就能来，你可以跟着他回去。”又对崔炜说：“皇帝已许田夫人作你的妻子，你这就可以见她。”崔炜不知是怎么回事，不敢答应。于是就让侍女把田夫人找来。田夫人不肯来，说：“没有得到皇帝的诏令，不敢见崔家郎君。”第二次让她来她也没来，四位女子便对崔炜说：“田夫人又善良又美丽，举世无双，希望你好好待她。这也是前世定的。田夫人就是齐王的女儿。”崔炜说：“齐王是什么人？”女子说：“齐王叫田横，以前汉朝初年灭掉齐国他住到海岛上去了。”过了一会儿，有日光照到座位中来，崔炜就抬头一看，见上边有一孔穴，隐隐约约能看见人间的天空了。四女子说：“羊城使者来了。”于是有一头白羊，从空中慢慢地下来，一会儿就来到座间。羊背上有一位男子。这男子的衣服帽子很整齐。他拿着一支大笔，还有一封青色竹简，上面写着篆字。他把竹简放到香几上。四女子让一位侍女读那竹简：“广州刺史徐绅死，安南都护赵昌接替。”女子一边给使者斟酒一边说：“崔公子要回番禺县，请你给带回去。”使者大声答应下来。女子又回头对崔炜说：“改日你要替使者更换衣服屋宇，用来酬谢他。”崔炜只是一个劲地答应。四女子说：“皇帝有诏令，让把国宝阳燧珠给你。你拿到那里之后，能有一个胡人拿十万緍钱买它。”于是让一位侍女打开一个玉匣，取出一颗珍珠交给崔炜。崔炜拜谢之后捧接过来。他对四女子说：“我不曾拜见过皇帝，又不是皇帝的亲属，为什么要赠给我如此贵重的礼物？”女子说：“你的先人在越台上留有诗篇，那诗篇感悟了徐绅，徐绅就修缮了越台。皇帝感动，也写了相和的诗。赠给你珠子的意思，已显露在诗里。我们不告诉，你难道就不知道吗？”崔炜说：“不知道皇帝写的是什么诗？”女子让一位侍女在羊城使者的笔管上书题道：“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崔炜说：“皇帝本来叫什么？”女子说：“以后自然会知道的。”女子对崔炜说：“七月十五日，你要在广州蒲涧寺僻静的屋子里，准备美酒和丰足的饭菜，我们将把田夫人送去。”崔炜就连连下拜告别。他刚想要骑到羊背上，女子说：“知道你有鲍姑的艾蒿，可以留下一点。”崔炜留下一些艾蒿，却不知鲍姑是何人。瞬息之间就出了洞穴。两脚刚踩到平地上，使者和羊就不见了。望星空河汉，这时已经是五更天了。立刻听到蒲涧寺的钟声，他就来到寺中，寺里的和尚把早晨的粥食给他吃了，于是他回到了广州。崔炜以前租了一所房子住，到家的这天他去打听，人家告诉他，他已经离家三年了。主人对崔炜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三年不回来？”崔炜没有实说。打开门一看，积满灰尘的床榻还是老样子。他心里很悲怆。他打听刺史的情况，果然是徐绅死了，由赵昌接替了。于是崔炜来到波斯客栈，偷偷地卖那颗珍珠。有一位老胡人一见了这颗珠子，立刻就匍匐在地上行礼说：“你显然是进入南越王赵佗的墓中又出来的，不然，你不该得到这一宝贝。”因为赵佗是用这颗珍珠陪葬的。崔炜就如实地告诉了他，这才知道皇帝是赵佗，因为赵佗也曾经被称为南越武帝。于是老胡人用十万緍钱把珍珠买了去。崔炜问胡人道：“你根据什么认出它的？”胡人说：“这是我大食国的国宝阳燧珠。以前在汉朝初年，赵佗派一个有异才的人登山航海，把这颗珠子偷到番禺县来，到现在已有一千年。我国有一个懂得天象的人说，来年国宝应当回归，所以我国国王把我找去，给我准备大船和大量资金，让我到番禺来搜索此宝。今天果然得到了。”于是老胡人拿出玉液来把珍珠洗了洗，光照满屋。胡人立即开船回大食国去了。崔炜得到钱，就置备了家产。然而他寻访羊城使者却没有消息。后来他有事来到城隍庙，忽然发现有一个神像很像羊城使者，又见那神笔上有小字，原来是侍女题的，他这才准备了酒肉来祭奠。他又重新装修和粉饰了神像，扩建了庙宇。这才知道羊城就是广州城，庙里有五只羊。崔炜又寻找姓任的老头住在哪里，村里的老人告诉他说，他所找的，只不过是南越尉任嚣的坟墓罢了。他又登上越王的殿台，看先人的诗。诗是这样的：“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踏践成官道。”又有越王的和诗，字迹很怪。他就向主管的人打听。主管的人说：“徐绅大夫因为登上此台，被崔侍御的诗感动，所以重新粉饰了台殿，使台殿焕然一新。后来要到七月十五了，崔炜就准备了丰厚的又干净又香甜的饭食和美酒，留住在蒲涧寺的僧室里。将到半夜的时候，果然四位女子伴着田夫人来了。田夫人容色美艳，言谈文雅。四女子和崔炜饮酒说笑，天将亮时才告别。崔炜于是再拜谢之后，给越王写了信，言辞很谦虚，礼物很丰厚，表示尊敬而已。于是就和田夫人回到屋里。崔炜问田夫人说：“你既然是齐王的女儿，为什么要嫁给南越人？”夫人说：“我国破家亡，被越王掳去做了嫔妃。越王死了，就用我殉葬了。我竟然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想田广烹杀郦食其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每次想起往事，就泪流满面。”崔炜问道：“那四位女子都是谁？”夫人说：“有两个是瓯越王摇献来的，另两人是闽越王无诸献来的，都是殉葬的。”崔炜又问道：“以前四女子说的那位鲍姑是谁？”夫人说：“是鲍靓女，也就是葛洪的妻子。她在南海做了许多灸治病人的事。”崔炜这才惊叹昔日那个老太太。他又问：“为什么叫蛇是玉京子？”夫人说：“以前安期生经常骑着这条龙去朝见玉京，所以叫它玉京子。”崔炜因为在洞中喝过龙的余沫，肌肤显得年轻细嫩，身体轻健有力，后来他在南海住了十几年，就散放金银破了家产，专心修道，竟带着妻室到罗浮山去寻访鲍姑。后来不知他究竟到哪儿去了。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人　柏叶仙人　齐映 王四郎　韦丹　冯大亮

成真人

成真人者，不知其名，亦不知所自。唐开元末，有中使自岭外回，谒金天庙，奠祝既毕，戏问巫曰：“大王在否？”对曰：“不在。”中使讶其所答，乃诘之曰：“大王何往而云不在？”巫曰：“关外三十里迎成真人耳。”中使遽令人于关候之。有一道士，弊衣负布囊，自关外来。问之姓成，延于传舍，问以所习，皆不对。以驿骑载之到京，馆于私第，密以其事奏焉。玄宗大异之，召入内殿，馆于蓬莱院，诏问道术及所修之事，皆拱默不能对，沉真朴略而已。半岁余，恳求归山。既无所访问，亦听其所适，自内殿挈布囊徐行而去。见者咸笑焉。所司扫洒其居，改张帏幕，见壁上题曰：“蜀路南行，燕师北至。本拟白日升天，且看黑龙饮渭。”其字刮洗愈明。以事上闻。上默然良久，颇亦追思之。其后禄山起燕，圣驾幸蜀，皆如其谶。（出《仙传拾遗》）

【译文】

有一位成真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唐朝开元年末，有一位中使从岭外回来，到金天庙拜谒，一切奠祝完毕之后，他和巫师开玩笑说：“大王在不在？”巫师说：“不在。”中使对她的回答感到奇怪，就问：“大王到哪去了，你说不在？”巫说：“到关外三十里的地方去迎接成真人了。”中使立刻派人到关前等候。有一个道士，穿着破衣服，背着一个布口袋，从关外走来。一问道人姓成，就把他接进官家的客栈。问他修习的是什么道术，他全都不回答。让他骑着驿站的马来到京城，住进中使自己的宅第里。中使秘密地把道士的事奏明了皇帝。唐玄宗非常惊奇，把道士召入宫内，让他住进蓬莱院。唐玄宗问他有什么道术以及修习方面的事，他全都只拱手不作回答。他这是隐蔽真相，质朴不张扬罢了。半年多之后，他请求回山。既然不能从他那里问出什么，也就任他愿意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吧。他从内殿带着布口袋慢慢地走去，见到的人全都笑他。负责洒扫的人收拾他住过的屋子，挂帏幕的时候，见墙壁上题写道：“沿着蜀路往南走，燕地的军队从北面来。本打算白天就成仙飞去，暂且留下来看看黑龙喝渭水。”那些字经过刮洗更加清楚。把这事奏明皇上，皇上沉默了好久，认真地回忆往事，不解其意。后来安禄山从燕地起兵，皇帝去了蜀地，全都让道士说中了。

柏叶仙人

柏叶仙人田鸾，家居长安。世有冠冕，至鸾家富。而兄弟五六人，皆年未至三十而夭。鸾年二十五，母忧甚，鸾亦自惧。常闻道者有长生术，遂入华山，求问真侣，心愿恳至。至山下数十里，见黄冠自山而出，鸾遂礼谒，祈问隐诀。黄冠举头指柏树示之曰：“此即长生药也，何必深远，但问志何如尔。”鸾遂披寻仙方。云：“侧柏服之久而不已，可以长生。”乃取柏叶曝乾，为末服之，稍节荤味，心志专一，服可至六七十日，未有他益，但觉时时烦热，而服终不辍。至二年余，病热，头目如裂，举身生疮。其母泣曰：“本为延年，今返为药所杀。”而鸾意终不舍，尚服之。至七八年，热疾益甚，其身如火，人不可近，皆闻柏叶气，诸疮溃烂，黄水遍身如胶。母亦意其死。忽自云：“体今小可，须一沐浴。”遂命置一斛温水于室，数人舁卧斛中，自病来十余日不寝，忽若思寝，乃令左右掩户勿惊，遂于斛中寝，三日方悟，呼人起之，身上诸疮，皆已扫去，光彩明白，眉须绀绿，顿觉耳目鲜明。自云：“初寝，梦黄冠数人，持旌节导引，谒上清，遍礼古来列仙，皆相谓曰：‘柏叶仙人来此？遂授以仙术，勒其名于玉牌金字，藏于上清。’谓曰：‘且止于人世修行，后有位次，当相召也。’复引而归。”鸾自此绝谷，并不思饮食，隐于嵩阳。至贞元中，已年百二十三岁矣，常有少容。忽告门人，无疾而终，颜色不改，盖尸解也。临终异香满室，空中闻音乐声，乃造青都。赴仙约耳。（出《化源记》，明抄本作出《原化记》）

【译文】

柏叶仙人名叫田鸾，家住长安。他家世代做官，到有了田鸾的时候，家中很富。田鸾兄弟五六个，全都不到三十岁就早死了。田鸾二十五岁的时候，他母亲非常忧愁，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曾经听说修道的人有长生不老的道术，于是他就进了华山。他打听寻找仙人，心情十分诚恳。走到山下几十里的地方，遇见一位道士从山里来，于是他就上前拜见，向道士打听长生的秘诀。道士抬头指着柏树说：“这就是长生药啊！何必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去！只问你自己意志如何罢了。”田鸾就进一步打听仙药的配方。道士说：“柏叶长期不间断地服用，就能长生。”于是把柏叶晒干，加工成粉末服用，逐渐控制吃鱼肉，心志专一。田鸾服用了六七十天，没有别的效果，只觉得时时烦躁发热。但他坚持服用不间断。到两年多后，他就头痛发烧，全身生疮。他母亲哭泣着说：“本来是为了延寿，现在反倒被药害死了。”但是田鸾坚决不放弃，还是照吃不误。到了七八年，发烧的病更厉害了。他的身上就像着火一般，别人不能接近他。谁都能闻到他身上的一股柏叶的气味。身上的疮全都溃烂，黄水流遍全身，干了像胶一样。母亲也认为他要死了。忽然有一天他自己说：“身体今天像好一些，要洗个澡。”于是让人在屋里放了一大盆水，几个人把他抬到大盆里。从有病以来，他睡眠很少，现在他忽然想睡，于是就让左右的人把门掩上，不要弄出声响惊扰他，他就泡在盆里睡着了。三天之后他才睡醒，喊人把他扶起来。他身上的那些疮，一扫而光。精神焕发，皮肤白净，眉毛胡须也变得黑中透绿。他突然觉得耳目聪明。他说：“我睡的时候，梦见几个道士拿着旌节带领我去拜谒上清，见到自古以来所有的神仙，他们都互相说：“柏叶仙人到这儿来了！”于是就教给我仙术，把我的名字在玉牌上刻成金字，收藏在上清。他们对我说：你暂且在人世间修行，以后有了位置就叫你来。后来就又领我回来。”田鸾从此不再吃粮食，并不觉得饥渴。他隐居在嵩阳。到贞元年间，他已经一百二十三岁了，还总是很年轻的样子。忽然有一天他告诉门人，没病就死了，脸色没变，大概是尸解了。他临终的时候异香满室，空中有音乐的声音。这是他造访青都，赴神仙的约会去了。

齐映

齐相公映，应进士举，至省访消息。歇礼部南院，遇雨未食，傍徨不知所之，徐步墙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从，揖齐公曰：“日已高，公应未餐，某居处不远，能暂往否。”映愧谢，相随至门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跃上白驴如飞。齐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静坊新宅，门曲严洁。良久，老人复出。侍婢十余，皆有所执。至中堂坐，华洁侈盛。良久，因铺设于楼，酒馔丰异。逡巡，人报有送钱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药作一瓮酒。”及晚请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升耶？”齐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赠帛数十疋，云：“慎不得言于人。有暇即一来。”齐公拜谢。自后数往，皆有卹赉。至春果及第。同年见其车服修整，乘醉诘之。不觉尽言。偕二十余人，期约俱诣就谒。老人闻之甚悔。至则以废疾托谢不见，各奉一缣，独召公入，责之曰：“尔何乃轻泄也？比者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谢负罪，出门去。旬日复来，宅已货讫，不知所诣。（出《逸史》）

【译文】

有一位叫齐映的相公参加了进士考试，到省里打听消息，住在礼部的南院，遇上雨不能出去吃饭，心里犹豫不决，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就慢慢走在墙下。有一位老人，穿白色衣服，拄着拐杖，两个小仆人跟在他身后。老人向齐映作揖说：“日头已经升高，你大概还没吃饭，我家离这不远，你能到我那去吗？”齐映道谢，跟着老人来到门外。老人说：“我先回去，留一个小仆人领着你。”说完，老人骑上一头白驴，飞一样驰去。齐映就走到西市北侧，被领进一所清净的新宅子。宅子的门庭曲折，整齐干净。等了好长时间，老人又走出来，并且有十几位婢女跟随。婢女们的手中都拿着东西。来到中堂落座，见中堂里的摆设华丽洁净，奢侈丰盛。过了一会儿，就在楼上铺设坐席，摆上丰盛的美酒佳肴。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有一个人送来一百千钱。老人说：“这是酒肆送来的，我用一丸药给他们做了一坛酒。”到了晚上，齐映请求回去。老人说：“你有奇特的仪表，你是要做宰相呢，还是做神仙呢？”齐映说：“我想做宰相。”老人笑着说：“明年你一定能考中，这个宰相你做定了。”临走时老人赠给他几十匹帛，对他说：“千万不要对别人讲这件事。有空闲就再来一坐。”齐映拜谢老人。后来他又来过几次，每次都有馈赠。等到第二年春天，他果然考中了。他的同辈们见他车子衣服都很修整，趁他喝醉了问他，他不知不觉中全都讲了出来。他和二十多人一块儿，约好一起到老人那里去拜谒。老人听说了非常后悔。齐映领人来到，老人则托病不见他们，各赠他们一疋绢，只把齐映叫了进来，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轻易地把事情泄露出去？最近升天做神仙的事也可能获得，现在不行了。”齐映哀痛地谢罪，出门而去。十天后他又来，老人已把房屋卖给别人，不知去到哪里了。

王四郎

洛阳尉王琚。有孽侄小名四郎。孩提之岁，其母他适，因随去。自后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复录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调，自郑入京，道出东都，方过天津桥。四郎忽于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识。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选，费用固多，少物奉献，以助其费。”即于怀中出金，可五两许，色如鸡冠。因曰：“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琚异之，即谓曰：“尔顷在何处？今复何适？”对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将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觐。”琚又曰：“尔今停泊在何处？”对曰：“中桥逆旅席氏之家。”时方小雨，会琚不赍雨衣，遽去曰：“吾即至尔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获祗候。”琚迳归，易服而往，则已行矣。因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于衣服鞍马，华侈非常。其王处士肩舆先行，云往剑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时物翔贵，财用颇乏。因谓家奴吉儿曰：“尔将四郎所留者一访之。”果有张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惊喜，捧而叩颡曰：“何从得此？所要几緍？”吉儿即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儿，即依请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来。”吉儿以钱归。琚大异之。明日自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但四郎本约多少耳，逾则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后留心访问，冀一会遇。终不复见之。（出《集异记》）

【译文】

洛阳县尉王琚，有个妾生的侄子，小名叫四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母亲改嫁他人，他就随母亲一块去了。从此以后，王四郎或者十年或者五年到王琚家来一趟，王氏家族就不再把他看作本家成员。唐朝元和年间，王琚因为工作变动，从郑州到京城，从东都走出来，刚过了天津桥，王四郎忽然在马前跪拜，穿着布衣草鞋，一副山野人的样子。王琚不认识他，于是他自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王琚哀叹怜悯了半天。王四郎便说：“叔叔现在去赴选，所需费用很多。今献上少许东西做你的花费。”于是他从怀里取出一块金子，大约有五两，颜色象鸡冠。他对王琚说：“这块金子不能和常见的金子一样价钱，到了京城，只要在金市上找到张蓬子交给他，能获得二百千钱。”王琚感到惊异，就对他说：“你最近住在哪里？现在又要到什么地方去？”王四郎回答说：“以前住在王屋山下的一个洞中，现在要到峨嵋山去。知道叔叔到这里来，所以等在这里拜见。”王琚又说：“你现在住宿在什么地方？”王四郎说：“在中桥姓席的客栈里。”当时正下着小雨，赶上王琚没带雨衣，马上就要离去，说道：“我这就到你住的地方去。”王四郎又拜谢说：“行旅是有期限的，恐怕不能单独等你。”王琚径直回去，换了衣服就来到席氏客栈，而王四郎已经走了。于是王琚就打听席氏，席氏说：“王处士妻妾四五个，都有美色，至于衣服车马，更是华侈非常。那王处士坐着轿子先走了，说是到剑南去。”王琚心里奇怪，但是并没相信。等到了上都，当时物价飞涨，费用很缺乏，于是对家仆吉儿说：“你去把四郎留的那块金子拿去打听打听。”一打听，果然有个张莲子，吉儿就拿出金子来给他看。张莲子又惊又喜捧着金子点头说：“从哪弄来的？要多少钱？”吉儿就说：“只要二百千而已。”张蓬子就置办酒食，宴请吉儿，并立即如数付了钱。又说：“如果还有，可以再拿来。”吉儿把钱带回来，王琚非常惊奇。第二天他亲自去见张蓬子。张蓬子说：“这是王四郎卖的变化出来的金子。西域的胡商，专门等着购买，而且没有定价，只由王四郎原本约定多少就是多少，多给他就不一定接受了。”王琚于是再不要了。以后他留心访问，希望再遇见王四郎，但是他终究没有再见到。

韦丹

韦丹大夫及第后，历任西台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国有道者，与丹交游岁久，忽一日谓丹曰：“子好道心坚，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尽知其事，可自往徐州问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经数日，问之。皆云无黑老。召一衙吏问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处？”其吏曰：“此城郭内并无。去此五里瓜园中，有一人姓陈，黑瘦贫寒，为人佣作，赁半间茅屋而住。此州人见其黑瘦，众皆呼为黑老。”韦公曰：“可为某邀取来。”吏人至瓜园中唤之。黑老终不肯来。乃驱迫之至驿。韦公已具公服，在门首祗候。韦公一见，便再拜。黑老曰：“某佣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来，愿得生回。又复怖畏惊恐，欲走出门，为吏人等遮拦不放。自辰及酉，韦公礼貌益恭。黑老惊惶转甚。略请上厅，终不能得。至二更来，方上阶，不肯正坐。韦公再拜谘请，叩问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卧于床上，鼻息如雷。韦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极，不觉兼公服亦倒卧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来，以手抚韦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爱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须向人间富贵。待合得时，吾当来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来此，当为汝尽话。”言讫，倏已不见。韦公却归。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时死矣。韦公惆怅，埋之而去。自后寂绝。二十年不知信息。韦公官江西观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谓阍人曰：“尔报公，可道黑老来也。”公闻之，倒屣相迎。公明日无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韦公上仙矣。（出《会昌解颐录》）

【译文】

韦丹大夫进士及第后，做过西台御史。他平常喜欢道术，只是不曾遇到过神仙。京城里有一位修道的，和韦丹交游了一年多，有一天对韦丹说：“你喜欢道术的意志很坚定，大概是骨骼不行。我不能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自己到徐州去问一问黑老。”韦丹就请假出来，来到徐州。经过几天，问谁谁都说没有黑老。他找来一位衙吏问道：“这个州城里有一个叫黑老的人，他家住在哪？”那个衙吏说：“这个城郭当中却没有。离这五里的瓜园，有一个人姓陈。这个人黑瘦，很穷，给人做工，租了半间草房居住。这个州里的人见他又黑又瘦，大家都叫他黑老。韦丹说：“你替我把他找来。”衙吏到瓜园叫黑老，黑老始终不肯来，衙吏就硬把他弄到驿站。韦丹已穿好官服，在门口专门等他。韦丹一见到黑老，就连连下拜。黑老说：“我给人做工挣饭吃，不知道有什么罪，现在被捉来，希望能让我活着回去。”黑老惊恐万状，想要跑出门去，被衙吏们拦住了。从辰时到酉时，韦丹对黑老更加恭敬。黑老更加惊惧。韦丹请黑老到大厅坐坐，始终没成。到了二更天，黑老才走上台阶。他不肯坐在正座上。韦丹再三下拜，不停地请求、叩问。到了三更，黑老忽然倒在床上，鼻息如雷地睡着了。韦丹小心谨慎地站在床前，时间长了也太困乏了，不知不觉穿着官服也倒在床前的地上睡着了。到了五更天，黑老起来，用手抚摸着韦丹的后背说：“你起来，你起来。你好像好道，我也喜欢。大概是骨骼不成全你，暂且必须面对人间的富贵，等到应该得道的时候，我就来接你。不然，恐怕你迷失道路。初秋的时候，你可以再到这里来，我就全都告诉你。”说完，倏地不见了。韦丹回来，到了立秋前一天的晚上又来到徐州。黑老已经在辰时的时候死了。韦公很惆怅，把他埋葬之后便走了。从此以后两相寂绝，二十年不知音信。韦公任江西观察使，到郡二年，忽然有一天，有一个老头对守门人说：“你进去告诉韦公，就说黑老来了。”韦丹听说之后，慌慌忙忙鞋都穿倒了就跑出来迎接。第二天，韦丹本来没病却忽然死了，人们都说黑老接韦丹上天做神仙去了。

冯大亮

冯大亮者，导江人也。家贫好道，亦无所修习。每道士方术之人过其门，必留连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给，一旦牛死，其妻对泣。叹曰：“衣食所给，在此牛尔。牛既死矣，何以资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过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时道士复来，夫妇以此语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鸾缀如牛形，斫木为脚，以绳系其口，驱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复饮食，但昼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尔以此牛拽磨，为倍于常。”道士亦不复耒。数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怜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渐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宾客。有樵叟三五人，诣其家饮酒，常不言钱，礼而接之，虽数益敬。忽一人曰：“我辈八人，明日具来，共谋一醉，无以人多为讶。”至时，樵叟八人偕至，客于袖中出柟木一枝，才五六寸，栽于庭中，便饮酒尽欢而去。曰：“劳置美酒，无以为报。此树径尺，则家财百万。此时可贡助天子，垂名国史。十年后，会于岷岭巨人宫，当授以飞仙之道。”言讫而去。旬日而树已凌空，高十余丈，大已径尺。其家金玉自至，宝货自积，殷富弥甚。虽王孙、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贡钱三十万贯，以资国用。（出《仙传拾遗》）

【译文】

冯大亮是导江人。他家里贫穷，喜欢道术，但他没有修习什么。每当有道士或有方术的人从他家门前路过，他一定会舍不得人家离开而迎接到自己家里。他家只有一头老牛用来拉磨赚钱维持生活。有一天牛死了，他的妻子对他哭泣，叹道：“全家人的衣食供给，全凭这头老牛，牛已经死了，靠什么维持衣食呢？”慈母山上的一位道士，每次路过他家，就要在他家住上一些日子。这个时候道士又来了，夫妻二人就把牛死了的事告诉了道士。道士说：“牛皮和牛角还在吗？”回答说还在。道士就把牛皮绑系成牛的形状，砍四根木头做牛腿，用绳子系住它的嘴，一驱赶它就活起来，和往日一样肥实健壮。道士说：“这头牛不再喝水吃草料，只管让它白天黑夜地干活就行了。千万不要解开它的口绳。你用这头牛拉磨，它的力气是一般牛的一倍。”道士也不再来了。几年之后，一个盛夏的热天里，牛喘得很急，牧童可怜它，就解开了它的口绳，它立刻变成了一堆皮和骨头。但是冯大亮家已经渐渐富起来，改磨房为酒馆儿。他常常凭此酒馆儿奉行道教，祈求感遇仙人。还努力去做救人济物的事，喜欢与宾客交游。有三五个打柴的老头，到他家里来喝酒。他常常不谈钱，以礼相待，虽然白喝了多次，他更加尊敬他们。忽然有一天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明天全都来，在一块喝个一醉方休。你不要因为人多感到惊讶。”到了时候，八个砍柴的老头一块来了。有一人从袖子里取出一棵小楠木，才五六寸高，栽在院子里，然后就饮酒作乐。那人说：“有劳你为我们置办美酒，没有什么报答你，就为你栽了这棵小树。这棵树长到径尺粗的时候，你家就家财万贯了。这时候，你可以进贡帮助天子，在国史上留名。十年后，咱们到岷岭巨人宫相会，会教给你成仙的道术的。”说完他们就走了。十天之后，那棵小树已经长入高天，十几丈高，粗已够径尺，他家里便金玉自己飞来，宝物自己堆积，非常富有，即使是卓王孙、糜竺这样的大富人家，也不如他家。五年后，唐玄宗到蜀地避难，冯大亮贡献三十万贯钱，用来资助国家。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进弟 李清

徐佐卿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重阳日猎于沙苑。时云间有孤鹤徊翔。玄宗亲御弧矢中之。其鹤即带箭徐坠，将及地丈许，欻然矫翼，西南而逝。万众极目，良久乃灭。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观焉。依山临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习精悫者莫得而居之。观之东廊第一院，尤为幽寂。有自称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清粹高古，一岁率三四至焉。观之耆旧，因虚其院之正堂，以俟其来。而佐卿至则栖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归青城。甚为道流所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谓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为飞矢所加，寻已无恙矣；然此箭非人间所有，吾留之于壁，后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无坠失。”乃援毫记壁云：“留箭之时，则十三载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乱幸蜀，暇日命驾行游，偶至斯观，乐其嘉境，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睹其箭，命侍臣取而玩之，盖御箭也。深异之，因询观之道士。具以实对。则视佐卿所题，乃前岁沙苑从田之箭也，佐卿盖中箭孤鹤耳。究其题，乃沙苑翻飞，当日而集于斯欤。玄宗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宝焉。自后蜀人亦无复有遇佐卿者。（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唐玄宗在天宝十三年重阳节那天到沙苑打猎，当时云间有一只孤鹤在来回飞翔。唐玄宗亲自拉弓放箭把鹤射中了，那鹤就带着箭慢慢地往下降落，离地还有一丈来高的时候，它突然一振翅膀，向西南飞去了。千万人都一直望着它，好久好久才消逝。益州城西十五里，有一个道观。这道观依山傍水，松树桂树成片，山深林静。道流之中，如果不是精心谨慎地进行修炼的人是不能住到这里的。这个观的东廊第一院，尤其幽静。有一个自称是青城山道士名字叫作徐佐卿的，样子清纯高古，一年大概能来好几趟。观中的老年人，因此总是空着那院的正堂，等着徐佐卿来。而徐佐卿一来就住在这里，或三五日，或十天半月就走。他说回青城。道流中人都很仰慕他。有一天他忽然从外面走进来，神色不怎么高兴。他对院子里的人说：“我在山里走路，偶然被飞箭射中，不一会儿就没事儿了。但是这箭不是普通人所有的。我把这支箭留在墙壁上，后年箭的主人到这里来，就把箭交给他。一定不要弄丢了！”他还拿笔在墙壁上记道：“留箭的时候，是天宝十三年九月九日。”等到唐玄宗避难来到四川，闲暇之日坐着车游玩，偶然来到这个观，很喜欢这里的佳境，就遍游所有的道室。走进这个院的正堂之后，忽然看到了那支箭，让侍臣拿过来玩赏。他一看这是一支御用的箭，非常惊奇，于是就询问观里的道士，道士全都如实地回答了。唐玄宗就去看徐佐卿题的字，原来是前年在沙苑打猎射出的那支箭。徐佐卿大概是中箭的那只孤鹤。细究那题字，是它在沙苑中箭之后翩翻飞翔，当日就飞到这里了。唐玄宗非常惊奇，就收藏了那支箭，作为一件宝物。以后蜀地人也没有再遇到过徐佐卿的。

拓跋大郎

天宝中，有扶风令者，家本权贵，恃势轻物，宾客寒素者无因趋谒。由是谤议盈路。时主簿李、尉裴者，好宾客。裴颇好道，亦常隐于名山，又好施与，时亦补令之阙。常因暇日，会宴邑中，客皆通贵，裴尉疾不赴。宾客方集，忽有一客，广颡，长七尺余，策杖携帽，神色高古，谓谒者曰：“拓拔大郎要见府君。”谒者曰：“长官方食，不可通谒。请俟罢宴。”客怒曰：“是何小子，辄尔拒客，吾将自入。”谒者惧，走以白令。令不得已，命邀之升阶。令意不悦，而客亦不平。既而宴会，率不谦让。及终宴，皆不乐。客不揖去。令亦长揖而已。客色怒甚，流言而出。时李主簿疑为异人。李归，召裴尉而告之云：“宴不乐，为此客耳。观其状，恐是侠者，惧且为害。吾当召而谢之。”遂与裴共俟，命吏邀客，客亦不让而至。时已向夜，李见甚敬。裴尉见之，忽趋避他室。李揖客坐定，复起问裴。裴色兢惧甚，谓李曰：“此果异人，是峨嵋山人，道术至高者。曾师事数年，中路舍之而逃。今惧不可见。”李子因先为裴请。裴即衣公服趋入，鞠躬载拜而谢罪。客顾之良久。李又为言。方命坐。言议皆不相及。裴益敬肃，而李益加敬焉，兼言令之过。李为辞谢再三。仍宿于李厅。李夙夜省问，已失所在，而门户扃闭如故。益以奇之。比旦，吏人奔走报云：“令忽中恶，气将绝而心微暖。”诸寮相与省之，至食时而苏。令乃召李主簿入见，叩头谢之曰：“赖君免死耳。”李问故。云：“昨晚客，盖是神人。吾昨被录去，见拓拔据胡床坐，责吾之不接宾客。遂命折桑条鞭之，杖虽小而痛甚。吾无辞谢之，约鞭至数百。乃云：‘赖主簿言之，不然死矣，敕左右送归，方得苏耳。”举示杖痕犹在也。命驾往县北寻之。行三十里，果见大桑林，下有人马迹甚多，地有折桑条十余茎，血犹在地焉。令自是知惧。而拓拔从此不知所之。盖神仙也。（出《原化记》）

【译文】

天宝年间，有一个扶风县的县令，他出身于权贵家庭，依仗权势轻视他人，贫寒的宾客就没有机会去拜访他，因此人们对他有许多抨击和议论。当时有一个姓李的主簿和一个姓裴的县尉，这两个人都喜欢宾客。裴县尉还喜欢道教，也曾经在名山里隐居过，还好施舍，有时也弥补县令的缺点。县令曾经趁闲暇在城里举办宴会，前来赴宴的宾客都与权贵有交往，裴县尉因病没有出席。宾客们刚到齐，忽然又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额头挺宽，身高七尺有余，拄着拐杖，托着帽子，神色清高古朴。他对负责通报的官吏说：“我是拓跋大郎，要见府君。”负责通报的官吏说：“长官们正在吃饭，不能通报，请等到宴会结束再通报。”来客生气地说：“你是干什么的小子，竟敢如此拒绝客人？不通报我就自己闯进去！”负责通报的兴，来客也不满意。接着开始宴会，却不礼让来客。等到宴会结束，大家全都不乐。那客人不告辞就走了，县令也仅仅作了一个长揖而已。客人的脸色非常愤怒，说着难听的话走出去。当时李主簿怀疑这个人是个神异的人。李主簿回到家里，把裴县尉叫来对他说道：“宴会不欢而散，是因为这个客人。看他那样子，恐怕是个侠客。我担心他将成为一种危害，我们应该把他找来向他认错。”于是李主簿和裴县尉一起等候，派人去找那客人。那客人也不谦让，就来了。当时已是傍晚。李主簿见了他，非常尊敬。而裴县尉见了他，急忙躲到别的屋去了。李主簿揖请客人坐定之后，又去问裴县尉。裴县尉非常惊惧，对李主簿说：“这个人果然是神异之人。他是峨嵋山人，道术极高超。我曾拜他为师多年，中途离开他逃跑了，现在只怕他不会见我。”于是李主簿先替裴县尉向客人求情，裴县尉就穿上官服走进去，鞠躬参拜而谢罪。那客人对着裴县尉看了许久。李主簿又为裴县尉求情，客人这才让裴县尉坐下。言谈议论过程中，客人根本没提及裴县尉逃跑的事，裴县尉就更加肃然起敬。李主簿也更加尊敬他。又谈到了县令的过错，李主簿再三替县令认错。客人宿在李主簿的厅堂里。李主簿连夜去探望客人。客人已不外哪儿去了，但是门窗仍然是关着的。李主簿更加奇怪。到了早晨，有个官吏跑来报告说：“县令忽然间得了恶病，气要断了而心还稍暖。僚属们一块去看望他。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他苏醒了，就叫李主簿去见。李主簿去了。县令向他叩头致谢说：“全靠你救了我一命啊！”李主簿问原因，县令说：“昨天那位客人，大概是一位神人。我昨晚被拘去，看见拓跋大郎坐在一把交椅上。他责备我不交接宾客，就让人折桑树枝打我，树棍虽小却非常疼痛。我无话可说。大约打到几百下，才说：“靠李主簿为你讲情，不然就打死你！”于是让人把我送回来，我这才醒了。”县令抬起身子让大家看，被抽打的伤痕还在呢。他让人骑马到县北去寻找，走了三十里，果然看见一片大桑林，林下有很多人马的足迹，地上有十几根桑树枝条，血迹也还留在地上。县令从此知道害怕了。而拓跋从此不知哪儿去了。他大概是个神仙。

魏方进弟

唐御史大夫魏方进，有弟年十五余，不能言，涕沫满身。兄弟亲戚皆目为痴人，无为恤养者。唯一姊悯怜之，给与衣食，令仆者与洗沐，略无倦色。一旦于门外曝日搔痒。其邻里见朱衣使者，领数十骑至。问曰：“仙师何在。”遂走到见搔痒者，鞠躬趋前，俯伏称谢。良久，忽高声叱曰：“来何迟！勾当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彻，声韵朗畅，都无痴疾之状。朱衣辈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虽惊其事，而不异其人，遂随事瘗埋。唯姊悲恸有加，潜具葬礼。至小殓之日，乃以一黄绣披袄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魏公从驾至马嵬，其姊亦随去，禁兵乱，诛杨国忠，魏公亲也，与其族悉预祸焉。时其姊偶出在店外，闻难走，遗其男女三人，皆五六岁，已分为俎醢矣，及明早军发，试往店内寻之，僵尸相接，东北稍深一床上，若有衣服，就视之，儿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痴弟黄绣袄子也。悲感恸哭。母子相与入山，俱免于难。（出《逸史》）

【译文】

唐朝御史大夫魏方进，有一个十五岁多一点的弟弟，不会说话，鼻涕唾沫满身，兄弟亲戚把他视为傻子，没有抚养他的，只有他的一个姐姐可怜他，供他吃穿，让仆人给他洗衣服洗头洗脚什么的，一点没有厌倦的表现。一天早晨，他在门外晒日头搔痒痒，他的邻居看见一个红衣使者，领着好几十骑马的到来，问道：“仙师在哪？”于是红衣使者走到他面前鞠躬，俯下身去称谢。许久，他忽然高声叱道：“为什么来晚了？事情办完了吗？”红衣使者说：“还有一些未完。”他又说：“为什么不赶快了却？去吧！”他神彩奕奕，通达事理，声音爽朗通畅，完全没有痴病的症状。红衣使者们走后，他又像先前那样，鼻涕流到口边，不停地搔痒了。那天夜里他就死了。魏方进等人虽然对这件事感到吃惊，却不认为这个人是个异人，于是就草草装殓。只有那位姐姐非常悲痛，偷偷地举行了葬礼，到了入殓的时候，就把平常爱惜的一件黄色绣花披袄子偷偷地放到棺材里。后来魏方进随从皇帝来到马嵬坡，他姐姐也一块前去。禁兵叛乱，杀了杨国忠。杨国忠是魏方进的亲戚。魏方进和他的家族全都遭到大祸。当时他的姐姐偶然走出店来，听说发生了灾难就逃跑了，丢下了三个儿女，都五六岁，估计是已被砍成肉酱了。等到第二天早晨军队出发了，她到店里去寻找，见死尸满地，东北角稍远的一张床上，好像有衣服，走近一看，她的那三个儿女全在床上，盖的竟是葬痴弟时装进去的黄色绣花披袄子。她感动得放声恸哭。于是母子四人一块逃入深山，全部免除了灾难。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清少学道，多延齐鲁之术士道流，必诚敬接奉之，终无所遇，而勤求之意弥切。家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甿。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每清生日，则争先馈遗，凡积百余万。清性仁俭，来则不拒，纳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陈酒食，已而谓曰：“吾赖尔辈勤力无过，各能生活，以是吾获优赡；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宁复有意于华侈哉！尔辈以吾老长行，每馈吾生日衣装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缄之一室，曾未阅视，徒损尔之给用，资吾之粪土，竟何为哉！幸天未录吾魂气，行将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尔辈又营续寿之礼，吾所以先期而会，盖止尔之常态耳。”子孙皆曰：“续寿自远有之，非此将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愿无止绝，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尔辈志不可夺，则从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愿闻尊旨。”清曰：“各能遗吾洪纤麻縻百尺，总而计之，是吾获数千百丈矣，以此为绍续吾寿，岂不延长哉！”皆曰：“谨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问。”清笑谓曰：“终亦须令尔辈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劳，于今六十载矣，而曾无影响。吾年已老耄，朽蠹殆尽，自期筋骸不过三二年耳，欲乘视听步履之尚能，将行早志。尔辈幸无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压郡城，峰顶中裂，豁为关崖。州人家家坐对岚岫，归云过鸟，历历尽见。按图经云云门山，俗亦谓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时。及是谓姻族曰：“云门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将往焉。吾生日坐大竹蒉，以辘轳自缒而下，以纤縻为媒焉；脱不可前，吾当急引其媒，而则出吾于媒末。设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当复来归。”子孙姻族泣谏曰：“冥寞深远，不测纪极；况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类不储。忍以千金之身，自投于斯，岂久视永年之阶乎！”清曰：“吾志也。汝辈必阻，则吾私行矣。是不获行竹蒉洪縻之安也。”众知不可回，则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乡里，凡千百人，竞赍酒馔。迟明，大会于山椒。清乃挥手辞谢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极暗，仰视天才如手掌。扪四壁，止容两席许。东南有穴，可俯偻而入。乃弃蒉游焉。初甚狭细，前往则可伸腰。如此约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云烟草树，宛非人世。旷望久之。惟东南十数里，隐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诣之，至则陡绝一台，基阶极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诚而上，颇怀恐惧。及至，窥其堂宇甚严，中有道士四五人。清于是扣门。俄有青童应门问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词以报。清闻中堂曰：“李清伊来也？”乃令前。清惶怖趋拜。当轩一人遥语曰：“未宜来，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诸贤。其时日已午，忽有白发翁自门而入，礼谒，启曰：“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到。众圣令邀诸真登上清赴会。”于是列真偕行，谓清曰：“汝且居此。”临出顾曰：“慎无开北扉。”清巡视院宇，兼启东西门，情意飘飘然，自谓永栖真境。因至堂北，见北户斜掩，偶出顾望。下为青州，宛然在目，离思归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诸真则已还矣。其中相谓曰：“令其勿犯北门，竟尔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与瓶中酒一瓯，其色浓白。既而谓曰：“汝可且归。”清则叩头求哀，又云：“无路却返。”众谓清曰：“会当至此，但时限未耳。汝无苦无途，但闭目，足至地则到乡也。”清不得已，流涕辞行。或相谓曰：“既遣其归，须令有以为生。”清心恃豪富，讶此语为不知己，一人顾清曰：“汝于堂内阁上，取一轴书去。清既得。谓清曰：“脱归无倚，可以此书自给。”清遂闭目，觉身如飞鸟，但闻风水之声相激。须臾履地。开目即青州之南门，其时才申末。城隍阡陌，彷佛如旧，至于屋室树木，人民服用，已尽变改。独行尽日，更无一人相识者。即诣故居，朝来之大宅宏门，改张新旧，曾无仿像。左侧有业染者，因投诣与之语。其人称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筱涕，“此皆我祖先之故业。曾闻先祖于隋开皇四年生日自缒南山，不知所终，因是家道沦破。”清悒怏久之。乃换姓氏。寓游城邑。因取所得书阅之，则疗小儿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儿疠疫，清之所医，无不立愈。不旬月，财产复振。时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齐鲁人从而学道术者凡百千辈。至五年，乃谢门徒云：“吾往泰山观封禅。”自此莫知所往。（出《集异记》）

【译文】

李清是北海人。他家世代相传以染布为业。李清小时候喜欢学习道术，经常迎请齐鲁一带的术士道流，而且一定虔诚地接待。但是他始终没有遇上真正的仙人。他勤苦求道的意志就更加坚定迫切。他家里很有钱，一向是州里的豪富之家。他的子孙及内外亲戚，将近一百多家，都能往来益都。经商赚钱。每当李清过生日，亲戚们便争先恐后地送礼。他共积累了一百多万家当。李清性情仁厚俭朴，凡送礼来的全都不拒绝，收了礼也不轻易用掉。如此只进不出积累起来的东西把库房装得满满的。六十九岁生日的前十天，他忽然叫来所有亲属，大摆酒宴，然后对大家说：“\*\*你们勤奋努力没有过错，各自都能生活，因此我得到了优厚的供给。然而我穿布衣，吃菜食，已经三十多年了，难道我还能对豪华奢侈感兴趣吗？你们因为我年纪大，是长辈，每当我过生日都送给我一些衣服玩物，已经十分奢侈了。但是我把长期以来得到的，封存在一个屋子里，一直没有仔细看，白白损耗了你们的资财，在我这里有如粪土，究意是为了什么呢？有幸上天没有把我的魂捉去，行将又来到我的生日了，我本来知道你们还得置办为我祝寿的礼物。我之所以提前把你们集合起来，就是要制止你们经常的作法而已。”子孙们都说：“祝寿的事自古就有，不这样怎么能展示儿孙们的孝敬之心？请不要禁止，杜绝，让亲属们感到不安。”李清说：“如果你们的意志不可改变，那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可以吗？”儿孙们都说：“愿意聆听老人家的意旨。”李清说：“你们各自送给我一百尺大纤麻绳子，总的计算，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几千几百丈绳子了，用它来继续我的寿命，难道不延长吗？”儿孙们都说：“我们一定照办。但是您老的这种意思一定有原因，可以问吗？”李清对儿孙们说：“到底也要让你们知道，我是下界的俗人，胡乱地追求道术，费尽精神心力，日夜地勤劳，到如今已经六十年了，却没有一点成就。我已经到了老年，朽坏损耗将尽，自己预想筋骨用不上二三年了。我想趁着眼睛、耳朵、腿脚还好使，实现我早年的愿意。希望你们不要阻止我。”在这以前，青州南十里有一座高山。这山俯压着郡城，峰顶从中间裂开，豁口成为关崖。州里人家家坐对着峰峦雾气、来往的云和鸟，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察看《图经》，叫它“云门山”，一般人又叫它“劈山”。李清对此山很早就有想法，到这时他才对亲属们讲：“云门山是神仙的洞府，我要到那儿去。我过生日那天，我坐在一个大竹筐里，你们用辘轳把我放下去，就用那根大麻绳子作媒介。如果不能靠前，我就赶紧拉那绳子，你们就把我拽出来。假如能遇上仙人，能了却我的心愿，我也能再回来。”子孙亲戚们哭着劝他说：“冥间寂寞而又深远，极难预测，况且山精树怪、牛鬼蛇神，什么东西没有？你怎么忍心把千金的身子，自动投到那里边？这哪是长寿的办法呢？”李清说：这是我的心愿。如果你们一定要阻拦，那我就偷着走。这就不如用竹筐和大绳子那样安全。”众人知道他不能再回心转意，就共同筹办了这件事。到了他生日的那天，亲属邻居千百人，争抢着送来酒饭。天要亮的时候，大家全都汇聚在山陵上，李清就挥手走进竹筐。好久他才到了地面上，那里面很暗。抬头看天，天只有手掌那么大。用手摸一下四面的墙壁，大约只能容下两张席子。东南方向有一个洞，可以弯着腰走进去。于是李清扔掉竹筐走了进去。刚进去的时候挺狭窄，再往前走就可以直起腰来。如此走了大约三十里，他望见了微弱的亮光。一会儿来到洞口，山川景像，云烟草树，好像不是人世间的风光。他眺望了好久，只有东南方向十几里的地方，隐隐约约好像有人居住。于是他就慢慢走过去。到那一看，却是一个陡绝的台子，台阶极险峻。从南面可以登上去，他就虔诚地一步一步走上去，心里非常害怕。等到走到地方，见这里的殿堂屋宇很整齐，其中有四五个道士。于是李清就敲门。不一会儿有一个青衣童子在门里问是谁叫门，李清回答说：“我是青州的染工李清。”青衣童子就像他说的这样回去禀报。李清听到中堂有人说：“李清他来了？”于是就让他上前去。李清惶恐地小步走上去参拜。当窗的一个人远远地说：“还不该来，为什么就急急忙忙地来了？”于是让他逐个拜见仙人们。当时已经是正午，忽然有一个白发老头从门外走进来，见礼之后开始说：“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来到这里，众上仙邀请大家到上清去赴会。”于是仙人们一块往外走。有人对李清说：“你暂且住在这里。”要出门的时候又回头说：“千万不要开北门。”李清在院里屋里巡视，又打开了东西门，心情很清爽，自以为永远住进了仙境。于是来到堂北，见北门斜掩着，偶然出去一望，见下面是青州，好像就在眼前。思念家乡的心情，好久才平静下来。他悔恨自己不该有想回家的念头。这时候众仙人已经回来了。其中有人互相说：“让他不要开北门，他却如此糊涂！可见仙界是不可随便来的。”于是就把一个瓶子里的酒倒一碗给他，酒的颜色很白。他喝完酒，人家对他说：“你可以暂且回去。”李清就叩头哀求，还说：“没有回去的路。”众仙对他说：“你该当到这来，只是时限没到而已。你不要怕没有路，只要闭上眼睛，脚一落地就到家乡了。”李清不得已，只好洒泪告别。有仙人互相说：“既然打发他回去，应该让他有生活的办法。”李清心里依仗自己家里有钱，惊讶这话是不了解自己。一人看着李清说：“你到堂内的阁子上，拿一轴书带走吧。”李清拿到书之后，那人又对他说：“如果回去生活上没有依靠，可以凭这轴书谋生。”李清于是闭上眼睛，觉得身子像鸟在飞，只听到风声水声激荡，不一会儿就踩到了地面。睁眼一看，是青州的南门。当时只是申时的末了。城壕道路，仿佛和原来一样。至于房屋树木、人民的服用，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独自走了一整天，还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于是他就回到故屋去。早晨出来时的大宅院大门楼，完全变了样子。左侧有做染布生意的，他就过去和人家说话。那人自称姓李，说：“我家本来是北海的一个富户。”他指了指前后的街道，“这都是我祖先的旧业。听说我爷爷在隋朝开皇四年过生日那天，自己用绳子下到南山下，不知到底哪儿去了。因此家境衰败了。”李清闷闷不乐好长时间。于是他改换了姓名，流落在城中。他拿出那轴书来看，原来是治疗小孩疾病的药方。那一年青州的小孩长恶病，李清医治的，没有不立即就好的。不到十天半月，他的财产又兴旺起来。当时是唐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足。北海常常有认识李清的，因此齐鲁一带跟着李清学道术的有上百上千人。到了永徽五年，李清和门徒们告别说：“我要到泰山去看封禅。”从此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韦仙翁　杨越公弟　阳平谪仙 卖药翁　严士则

韦仙翁

唐代宗皇帝大历中，因昼寝，常梦一人谓曰：“西岳太华山中，有皇帝坛，何不遣人求访，封而拜之，当获大福。”即日诏遣监察御史韦君，驰驿诣山寻访。至山下，州县陈设一店，具饭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谓店主曰：“韦侍御一餐即过，吾老病不能远去，但于房中坐，得否？”店主从之。少顷韦君到店，良久，忽闻房中嗽声。韦问“有何人在此”，遣人视之。乃曰：“有一老父。”韦君访老父何姓。答曰：“姓韦。”韦君曰：“相与宗盟，合有继叙。”邀与同席。老父因访韦公祖父官讳；又访高祖为谁。韦君曰：“曾祖讳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喟然叹曰：“吾即尔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尔即吾之小子曾孙也。岂知于此与尔相遇。韦君涕泣载拜。老父止之，谓曰：“尔祖母见在。尔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与渠辈求少脂粉耳。有一布幞，幞内有茯苓粉片，欲货此市买。”问韦君：“尔令何之？”韦君曰：“奉敕于此山中求真坛。州县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审翁能知此处否？”老父曰：“莲花中峰西南上，有一古坛，彷佛余址。此当是也；但不定耳。”遂与韦君同宿。老父绝粮不食，但饮少酒及人参茯苓汤。明日，韦君将入山。老父曰：“吾与尔同去。”韦君乃以乘马让之。老父曰：“尔自骑，吾当杖策先去。”韦君乘马奔驰，竟不能及，常在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险阻，马不能进。韦君遂下，随老父入谷。行不里许，到室，见三妪。老父曰：“此乃尔之祖母及尔之二祖姑也。”韦君悲涕载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余，俱垂发，皆以木叶为衣。相见甚喜。谓曰：“年代迁变，一朝遂见玄孙。”欣慰久之，遂与老父上山访坛，登攀险峻。韦君始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飞，回顾韦君而笑。直至中峰西南隅，果有一坛，韦君洒扫拜谒，立标记而回。却到老父石室，辞出谷。韦君曰：“到京奏报毕，当请假却来请觐。”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韦君遂下山，返到阙庭，具以事奏。代宗叹异，乃遣韦君赍手诏入山，令刺史以礼邀致。韦君到山中求觅，遂失旧路，数日寻访不获。访山下故老，皆云：“自少年已来，三二年则见此老父一到城郭，颜状只如旧，不知其所居。”韦君望山恸哭而返。代宗怅恨，具以事迹宣付史馆。（出《异闻集》）

【译文】

唐朝大历年间，代宗皇帝在白天睡觉，梦见一个人对他说：“西岳太华山中，有一个皇帝坛，你为什么不派人去寻访，而祭它拜它呢？那样就能得到极大的福荫。”代宗当天就派监察御史韦君，骑马到太华山寻访。韦君来到山下，州县把山下一个客店摆设齐整，在店中准备了饭，其他客人全部被赶走。有一个老人对店主说：“韦侍御吃一顿饭就走，我又老又病不能远去，我只在屋里坐着不出来，可以吗？”店主答应了他。不多时韦君来到店中。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屋里有咳嗽的声音，韦君便问有什么人在这里，并派人去看。看的人说：“有一个老人。”韦君就问老头姓什么。老头说：“姓韦。”韦君说：“咱们是同一宗姓，应该叙一叙辈份继承。”于是请老头和自己同席而坐。老头就问韦君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又问他的高祖是谁。韦君说出祖父叫什么名，做什么官，又说高祖信奉道教不做官，隋朝时进到这山里，不知哪儿去了。老头感慨地叹道：“我就是你的高祖。我叫韦集，有两个儿子，你就是我小儿子的重孙子。哪知道能在这儿与你相遇！”韦君泪流满面地跪拜。老头制止他，对他说：“你奶奶还在，你有两个姑奶奶也在山中，现在遇上寒食节，所以我就进城，给她们弄点脂粉。我这里有一个布包，包里有茯苓粉片，想卖了这些茯苓片再买脂粉。”老头又问韦君：“你现在要到哪儿去？”韦君说：“我奉皇帝的诏令在这山里找一个真坛，州县和山里的人没有知道的，不知道您老人家是不是知道这个地方？”老头说“莲花中峰西南上边，有一个古坛，好像是个遗址，这应当就是真坛，只是不一定罢了。”于是老头和韦君住在一起。老头不吃粮食，只喝少量的酒和人参茯苓汤。第二天，韦君要进山，老头说“我和你一块去。”韦君就要把马让给老头骑。老头说“你自己骑吧，我得拄着棍儿先走。”韦君骑着马奔跑，竟追不上老头，老头总是在马前三十步的地方。到了山脚下，道路险阻，马不能行进了，韦君就下了马，跟着老头走进山谷。走了一里来地。来到一个屋里，看见三个老太太。老头说“这就是你的奶奶和你的两个姑奶奶。”韦君洒泪跪拜。他的奶奶有七八十岁，姑奶奶各都四十多岁的样子，都披散着头发，穿着用树叶做的衣服。她们见了韦君非常高兴，对他说“年代变迁了，到现在还见到了重孙子！”她们高兴了许久。于是韦君与老头上山访真坛。攀登险山峻岭，韦君几乎支持不住，老头却行步如飞，老头回头看着韦君微笑。二人迳直来到中峰西南隅，果然有一个坛。韦君把坛洒扫一番，拜祭一番，立上标志就回来了。回到老头的石屋，告别走出山谷，韦君说“到京城奏报完了，我就请假回来看你，”老头说：“你要努力，好好辅佐皇帝。”韦君就下了山，回到京城，详细地向皇帝奏报。代宗惊异感叹，就派韦君带着他的亲笔诏书入山，让韦君按照礼仪把仙人请来。韦君到山里寻找，就迷失了原来的道路，好几天也没有找到。访问山下的老人，老人们都说：“从年轻的时候以来，每隔二三年就看到这个老头进一趟城，相貌总是不变，不知他住在哪里。”韦君望着山峰恸哭一场就回来了。代宗怅惘悔恨，让史官把这件事详细地记了下来。

杨越公弟

唐建中初。楚州司马杨集，自京之任，至华阴宿。夜有老人，戴大帽，到店。就炉向火。杨君见其耆耄，因与酒食。问姓氏。曰：“姓杨。”又诘其祖先。云：“越公最近。”杨公乃越侄孙，复重问。曰：“为君所迫，我乃尽言。我是越公季弟也，遭兄亡命，遂遇道真。”集闻姓氏，再拜复坐。曰：“吾亦知汝过此，故来相看。祖母与姑数人悉在，汝欲见否？吾先报去。”少顷复至。明旦，与杨君入山，约里余，有大涧，阔数丈。老父超然而越。回首谓杨君曰：“当止此。吾与汝唤阿婆去。”逡巡间，老母及女与六七人，绕岩而至。杨君望拜，隔水与语，皆嗟叹，亦有泣者。良久曰：“且去。妨汝行役。”杨君乃拜。回数十步却望，犹有挥袖者。明日复来，深水高峰。并不见矣。（出《逸史》）

【译文】

唐德宗建中初年，楚州司马杨集，从京城前往楚州上任，走到华阴住宿。夜里有一个戴大帽子的老人来到店里，凑近火炉烤火。杨集见他老迈，就送给他酒饭，问他的姓名。他说姓杨，就又问他的祖先是谁。他说：“我和杨越公最近。”杨集是杨越的叔伯孙子，就又继续问。他说：“被你逼得没法，我全告诉你吧！我是杨越的小弟弟，赶上哥哥遭难逃命，就遇上了仙人。”杨集听说了姓名，连连下拜，又坐下来。老人说：“我也知道你从此路过，所以来看看你。你的奶奶和姑姑几个人都在，你要见她们吗？我先去告诉她们。”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第二天，他和杨集一块入山。大约走了一里多，出现一条大山涧，有几丈宽，老头很轻松地就跨了过去，回头对杨集说：“你先等在这儿，我给你喊你奶奶去。”不多时，一位老太太和女儿以及其他六七个人，从岩后绕过来。杨集望着她们下拜，隔着水和她们说话。大家都很慨叹，也有哭泣的。好久她们才说：“走吧，别耽误你赶路了！”杨集就再拜，往回走了几十步再回头望，看见还有人挥手致意。第二天他又来了，只有深水高峰，别的什么都不见了。

阳平谪仙

阳平谪仙，不言姓氏。初，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摘茶，甚勤愿了慧。守珪怜之，以为义儿。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无亲族，愿为义儿之妻。孝义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隔，盐酪既缺，守珪甚忧之。新妇曰：“此可买耳。”取钱出门十数步，置钱于树下，以杖叩树，得盐酪而归。后或有所需，但令叩树取之，无不得者。其术夫亦能之。因与邻妇十数人，于塴口市相遇，为买酒一碗，与妇饮之，皆大醉，而碗中酒不减。远近传说，人皆异之。守珪问其术受于何人。少年曰：“我阳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过，谪于人间。不久当去。”守珪曰：“洞府大小与人间城阙相类否？”对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飞精，谓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与世间无异。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辅佐，如世之职司。有得道之人，及积功迁神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为民庶。每年三元大节，诸天各有上真，下游洞天，以观其所为善恶。人世生死兴废，水旱风雨，预关于洞中焉。龙神祠庙，血食之司，皆为洞府所统。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阳、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数。洞中仙曹，如人间郡县聚落耳，不可一一详记也。旬日之间，忽失其夫妇。（出《仙传拾遗》）

【译文】

阳平谪仙，不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当初，九陇人张守珪在仙君山有一个茶园，每年都要雇用一百余名采茶人，男男女女杂处在茶园里。有一个年轻人，自己说没有亲族，雇来采茶，很肯干也很聪明。张守珪很喜欢他，认他做了干儿子。又有一位女子，二十岁，也说没有亲族，愿意嫁给干儿子为妻。这女子孝顺贤惠，张守珪对她很好。有一天山水泛滥，街市上道路被隔断，食盐、奶酪等吃的东西短缺；张守珪很担心。新媳妇说：“这是能买到的。”她便拿着钱走出门十几步，把钱放到树下，用木棍敲树，得到食盐和奶酪拿回来。后来如果要用什么，就让她敲树求取，没有得不到的。她的这种道术，她丈夫也会。因为他和十几个邻居的妇女在塴口的市场上相遇，他就买了一碗酒给妇女们喝，她们都喝得大醉，而碗里的酒并没减少。这件事远近都在传说，人们都感到惊奇。张守珪问干儿子的道术是跟谁学的，年轻人说：“我是阳平洞中的仙人，因为有一点小的过错，被谪贬到人间来，不久就得回去。”张守珪说“洞府的大小，和人间的城郭差不多吗？”年轻人回答说：“洞府有二十四种，各有一个大洞，或方圆一千里，或方圆五百里，或方圆三百里。其中都有日月那样飞在空中的光华，叫作‘伏晨之根’，向下照着洞中，和人世间没什么两样。洞中都有仙王仙官和辅佐的卿相，和人世间的官署职位一样。有得道成仙的人，以及积功德升天复生的人们，都居住在里面，就是这里的民众。每年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三大节日，各洞天都有上界的仙人下来，来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善的还是恶的。人世的生死兴废和水旱风雨，事先就在洞中确定。龙神祠庙，祭祀的管理，都受洞府统管。二十四种之外，青城山、峨嵋山、益登山、慈母山、繁阳山、嶓冢山，也都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数内。洞中的神仙官署，像人间的郡县村落一样，不能一一详细记述。”十多天之后，忽然不见了这夫妻二人。

卖药翁

卖药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诘之，称只此是真姓名。有童稚见之，逮之暮齿，复见，其颜状不改。常提一大葫芦卖药，人告疾求药，得钱不得钱，皆与之无阻，药皆称有效。或无疾戏而求药者，得药，寻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常醉于城市间，得钱亦与贫人。或戏问之：“有大还丹卖否？”曰：“有，一粒一千贯钱。”人皆笑之以为狂。多于城市笑骂人曰：“有钱不买药吃，尽作土馒头去！”人莫晓其意，益笑之。后于长安卖药，方买药者多，抖擞葫芦已空，内只有一丸出，极大光明，安于掌中，谓人曰：“百余年人间卖药，过却亿兆之人，无一人肯把钱买药吃，深可哀哉！今之自吃却。”药才入口，足下五色云生，风起飘飘，飞腾而去。（出《续仙传》）

【译文】

有一个卖药的老头，不知道他的姓名。有人问他的姓名叫什么，他说卖药老头就是他的真实姓名。有的人孩提时期见过他，到了老年又见到他，他的模样还没改变。他经常提着一只大葫芦卖药。有人到他那儿讨药治病，给钱不给钱他都给药，都说药很有效。有的人没有病开玩笑把药拿去，过一会儿肯定丢失。因此人们不敢胡乱向他求药，对他敬如神明。他常常喝醉在城市之中，得了钱也送给穷人。有的人和他开玩笑，问道：“你有大还丹卖吗？”他说：“有。一粒一千贯钱。”人们都笑他，认为他癫狂。他常常在城市里笑骂别人说“有钱不买药吃，都做土馒头去！”人们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的，更笑他。后来他在长安卖药，正有许多买药的人，他抖了抖葫芦说已经空了，里面只有一丸倒出来。这丸药极大，有亮光。他把这丸药放在掌上，对人说：“我在人间卖药一百多年，见过成亿成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把钱买这药吃，太可悲啦！现在我自己吃掉它吧！”药刚入口，他脚下生出五色云，飘飘然飞腾而去。

严士则

宋文宗末，（“文宗末”《剧谈录》作“大中末”，明抄本讹“太宗末”）建州刺史严士则，本穆宗朝为尚衣奉御。颇好真道。因午日，于终南山采药迷路，徘徊岩嶂之间。数日，所赍粮糗既尽，（“尽”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四望无居人，计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风景明丽。忽有茅屋数间，出于松竹之下。烟萝四合，才通小径。士则连扣其门，良久竟无出者。因窥篱隙内，见有一人，于石榻偃卧看书。士则推户，直造其前。方乃摄衣而起。士则拜罢，自陈行止。因遣坐于盘石之上，亦问京华近事，复问天子嗣位几年，云：“自安史犯阙居此，迄至今日。”士则具陈奔驰陟历，资粮已绝，迫于枵腹，请以饮馔救之。隐者曰：“自居山谷，且无烟爨，有一物可以疗饥。念君远来相过，自起于栋梁间。”脱纸囊，开启，其中有百余颗，如褊豆之形。俾于药室取铛，拾薪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气，视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铛中余水饮之。”士则方啗其半，自觉丰饱。复曰：“汝得至此，当有宿分。自兹三十年间，无复饥渴。俗虑尘情，将澹泊也。他时位至方伯，当于罗浮相近。倘能脱去尘华，兼获长生之道。辞家日久，可以还矣。”士则将欲告归，且恐迷失道路。曰：“匆忧，去此三二里，与采薪者相值，可随之而去。此至国门不远。”既出，果有人采薪路侧。因问隐者姓名，竟返山无所对。才经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还辇毂，不喜更尝滋味，日觉气壮神清，有骖鸾驭鹤之意。衣褐杖藜，多依岩岫。居B守卢仆射，耽味玄默，思睹异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之门下。及闻方伯之说，因以处士奏官。自梓州别驾，作牧建溪，时年已九十。到郡才周岁，即解印归罗浮。及韦宙相公出镇江南，使人访之，犹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表。时萧相公观风浙右，于桂楼开宴召之，唯饮酒数杯，他无所食也。（出《剧谈录》）

【译文】

唐文宗末年，建州刺史严士则，本是穆宗朝的尚衣奉御。他非常喜欢神仙道术。由于端午在终南山采药迷了路，徘徊在岩石之间。几天之后，带来的干粮吃光了，向四下望望没有居民。估计那路程，离京城不少于五六百里。然而这里的树林、山峰幽静。风景明丽。忽然有几间茅屋出现在松竹之下，烟气绕绕，藤萝掩映，曲径通幽。严士则连连敲门，敲了很久，竟然没人出来。于是他从篱笆的空隙往院里窥视，看到有一个人仰卧在石床上看书。严士则推开院门，直接来到他的面前。那人这才整整衣服站起来。严士则行礼完毕，自己述说了事情的始末。于是那人让他坐在一块磐石上。那人也向他打听京城里的事。又问天子继位几年了。那人说，他从安史之乱到这里，直到现在。严士则详细陈述自己奔驰攀登的过程，说自己干粮用尽，正在挨饿，希望能给一些吃的救助一下。那人说：“自从住进山谷，就没有生过火、煮过饭，只有一种东西可以解饿。念你打老远路过这里不容易。”自己从栋梁之间去取。”拿出一个纸袋，打开，里边有一百多颗扁豆形状的东西。他让严士则到药室拿来一个锅，拾柴打水，把一粒放在锅里煮了好久，略有香味，一看，已经象手掌那样大了。那人说：“可以吃了，渴了就喝锅里的汤。严士则刚吃了一半，自己觉得饱了。那人又说：“你能到这儿来，是由于缘分，从现在起，三十年内，你不会再觉得饥渴了。俗人的杂念尘世的感情。也将逐渐要淡泊。以后你的官位将到一方的长官，那地方离罗浮山不远。如果你能摆脱尘世的荣华，还能获得长生之道。你离开家已经很久了，可以回去了。”严士则想要告别回家，却又怕迷失道路。那人说：“不要担心，你离开这二三里，就能遇上打柴的，可以跟着他们回去。从这到京城不远。”严士则出来之后，路边果然有个打柴的，于是他就向打柴的打听那个人的姓名，打柴的竟返回山中不作回答。严士则才经过两宿，已经到了樊川的村野。回到天子身边之后，他就不喜欢吃东西，一天比一天觉得气壮神清，有驾驭鸾鹤的念头。他穿短衣，挂着用藤茎做成的手杖，经常依傍在岩崖边。他身为守卢仆射，却深入体味沉静无为，想见到神异之人。他向一位道士详细述说了来由，道士就把他收归门下做了弟子。等到听说他还有做一方长官的说法，便把他以处士的身份奏报到宫中，于是他就又开始做官，从梓州别驾，做到建溪太守。当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做郡守才一周年，就辞官回到罗浮山。等到韦宙相公出任江南太守，派人访他，他还在山谷中。宣宗皇帝大中十四年，严士则到建安上任时，路过江南，当时萧相公正在浙东观察民风，在桂楼设宴招待他，他只喝了几杯酒，别的什么也没吃。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泌

李泌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师。父承休，唐吴房令。休娶汝南周氏。

初，周氏尚幼，有异僧僧伽泗上来，见而奇之。且曰：“此女后当归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当起家金紫，为帝王师。”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

泌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唯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顺。

泌幼而聪敏，书一览必能诵，六七岁学属文。

开元十六年，玄宗御楼大酺，夜于楼下置高坐，召三教讲论。泌姑子员俶，年九岁，潜求姑备儒服，夜升高坐，词辨锋起，谭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楼中，问姓名。乃曰：“半千之孙，宜其若是。”因问外更有奇童如儿者乎。对曰：“舅子顺，年七岁，能赋敏捷。”问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潜伺于门，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

玄宗方与张说观棋，中人抱泌至。俶与刘晏，偕在帝侧。及玄宗见泌，谓说曰：“后来者与前儿绝殊，仪状真国器也。”说曰：“诚然。”遂命说试为诗。即令詠方圆动静。泌曰。愿闻其状。说应曰：“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说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虚作，不得更实道棋字。”泌曰：“随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于身。”泌乃言曰：“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说因贺曰：“圣代嘉瑞也。”玄宗大悦，抱于怀，抚其头，命果饵啗之。遂送忠王院，两月方归。仍赐衣物及綵数十。且谕其家曰：“年小，恐于儿有损，未能与官。当善视之，乃国器也。”

由是张说邀至其宅，命其子均、垍，相与若师友，情义甚狎。张九龄、贺知章、张庭珪、韦虚心，一见皆倾心爱重。贺知章尝曰：“此捀子目如秋水，必当拜卿相。”张说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盖惜之，待其成器耳。”

当其为儿童时，身轻，能于屏风上立，薰笼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升天。”

父母保惜，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异香之气，及音乐之声，李公之血属，必迎骂之。

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李公之亲爱，乃多捣蒜韭，至数斛，伺其异音奇香至，潜令人登屋，以巨杓飏浓蒜泼之，香乐遂散，自此更不复至。

后二年，赋长歌行曰：“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诗成，传写之者莫不称赏。张九龄见，独诫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詠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泌泣谢之。

尔后为文，不复自言。九龄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尝以直言矰讽九龄。九龄感之。遂呼为小友。九龄出荆州，邀至郡经年，就于东都肄业。遂游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去，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国祚中危，朝廷多难，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后可登真脱屣耳。”自是多绝粒咽气，修黄光谷神之要。

及归京师，宁王延于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异。常赋诗，必播于王公乐章。及丁父忧，绝食柴毁。服阕，复游嵩华终南，不顾名禄。

天宝十载，玄宗访召入内，献《明堂九鼎》议。应制作《皇唐圣祚》文，多讲道谈经。

肃宗为太子，敕与太子诸王为布衣交，为杨国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诗，谤议时政，构而陷之，诏于蕲春郡安置。

天宝十二载，母周亡，归家，太子诸王皆使吊祭。寻禄山陷潼关，玄宗肃宗分道巡狩，泌尝窃赋诗，有匡复意。虢王巨为河洛节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少间。会肃宗手札至，虢王备车马送至灵武。肃宗延于卧内，动静顾问，规画大计，遂复两都。泌与上寝则对榻，出则联镳。

代宗时为广平王，领天下兵马元帅，诏授侍谋军国天下兵马元帅府行军长史、判行军事，仍于禁中安置。崔圆、房琯自蜀至，册肃宗为皇帝，并赐泌手诏衣马枕被等。

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不利之。因表乞游衡岳。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缘他径而出。为槁叶所藉，略无所损。

初，肃宗之在灵武也，常忧诸将李郭等，皆已为三公宰相，崇重既极，虑收复后无以复为赏也。泌对曰：“前代爵以报功，官以任能。自尧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复后，若赏以茅土，不过二三百户一小州，岂难制乎？”肃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帷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肃宗大笑。

及南幸扶风，每顿，必令泌领元帅兵先发清行宫，收管钥，奏报，然后肃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于本院寐。肃宗来入院，不令人惊之，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方觉。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复之期，当在何时？可促偿之。”泌遽起谢恩。肃宗持之不许。因对曰：“是行也，以臣观之，假九庙之灵，乘一人之威，当如郡名，必保定矣。”

既达扶风，旬日而西域河陇之师皆会，江淮庸调亦相继而至，肃宗大悦。又肃宗尝夜坐，召颖王等三弟，同于地炉罽毯上食，以泌多绝粒，肃宗每自为烧二梨以赐泌，时颖王持恩固求，肃宗不与，曰：“汝饱食肉，先生绝粒，何乃争此耶！”颖王曰：“臣等试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颗。”肃宗亦不许，别命他果以赐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烧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请联句，以为他年故事。”

颖王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

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

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钟粟，唯餐两颗梨。”

既而三王请成之。肃宗因曰：“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

泌起谢。肃宗又不许曰：汝之居山也，栖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内也，密谋匡救，动合玄机，社稷之镇也。泌恩渥隆异，故元载、辅国之辈，嫉之若仇。

代宗即位，累有颁钖，中使旁午于道，别号天柱峰中岳先生，赐朝天玉简。已而征入翰林。元载奏以朝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为江西观察判官。载伏诛，追复京师，又为常衮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丰、朗二州团练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称理。兴元初，征赴行在，迁左散骑常侍，寻除陕府长史，充（“充”原作“先”，据唐书一三○泌传改。）陕虢防御使。陈许戍卒三千，自京西逃归，至陕州界，泌潜师险隘，尽破之。又开三门陆运一十八里，漕米无砥柱之患，大济京师。二年六月。就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封邺侯。

时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郜国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危惧，泌周旋陈奏，德宗意乃解，颇有谠正之风。

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泌奏今有司上农书，献穜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问讯，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泌旷达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为权臣所挤，恒由智免，终以言论纵横，上悟圣主，以跻相位。

是岁三月薨，赠太子太傅。

是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四朝之重遇，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德宗闻之，尤加怆异。曰：“先生自言，当匡佐四圣而复脱屣也，斯言验矣。”

泌自丁家艰，无复名宦之冀，服气修道，周游名山，诣南岳张先生受录。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又与明瓒禅师游，著《明心论》。明瓒释徒谓之懒残，泌尝读书衡岳寺，异其所为，曰：“非凡人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

泌颇知音，能辩休戚，谓懒残经音，先凄怆而后喜悦，必谪坠之人，时至将去矣。”候中夜，潜往谒之。懒残命坐，拨火出芋以馅之。谓泌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天宝八载，在表兄郑叔则家，已绝粒多岁，身轻，能自屏风上，引指使气，吹烛可灭。每导引，骨节皆珊然有声，时人谓之锁子骨。在郑家时，忽两日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见身自顶踊出三二寸，傍有灵仙，挥手动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顶。乃念言大事未毕，复有庭闱之恋，愿终家事。于是在傍者皆见一人，仪状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妇人，礼服而跪。如帝王者责曰：“情之未得，因欲令来，使劳灵仙之重。”跪者对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于是遂寤。

后二岁，为玄宗所召。后常有隐者八人，容服甚异，来过郑家，数自言仙法严备，事无不至。临去叹曰：“俗缘竟未尽，可惜心与骨耳。”泌求随去。曰：“不可！姑与他为却宰相耳。”出门不复见。因作八公诗叙之。复有隐者，携一男六七岁来过，云：“有故，须南行，旬月当还。缘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愿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瘗之。”既许，乃问男曰：“不骄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药疗之，终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瘗庭中蔷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试发函视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锥画云：“神真炼形年未足，化为我子功相续。丞相瘗之刻玄玉，仙路何长死何促。”

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养和篇》，以献肃宗。泌去三四载，二圣登遐，代宗践祚，乃诏追至阙，舍于蓬莱殿延喜阁。由给事以上及方镇除降，（“降”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代宗必令商量。军国大事，亦皆泌参决。因语及建宁王灵武之功，请加赠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则世人不知，岂止赠太子也！”即敕于彭原迎丧，赠承天皇帝，葬齐陵。引至城门，奏以龙輀不动，代宗自蓬莱院谓曰：“吾弟似欲见先生。宜速往酹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号。时人未知，可作一文，以传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发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词可乎？”代宗曰：“可。”即于御前制之，词甚凄怆。代宗览之而泣，命中人弛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于是龙輴行疾如风，都人观之，莫不感涕。

先是，建宁王倓，有艰难定策之功，于代宗为弟。人或谮于肃宗云：“有图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肃宗追悟倓无罪，泌虑复及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为行第，故皇祖第四。长曰孝敬皇帝，监国而仁明，为武后所忌而鸩之。次曰雍王贤，为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忧惧，虽父母之前，无由敢言，乃作黄台摘词，令乐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闻之。歌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然太子竟亦流废，终于黔州。建宁之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肃宗曰：“先生忠于宗社，忧朕家事，言皆为国龟镜，岂可暂离朕耶？”

时玄宗有诰，只要剑南一道自奉，未议北回。泌请肃宗奉表，请归东宫。次作功臣表，述马嵬灵武之事，请上皇还京。初肃宗表至，玄宗徘徊表决。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为天子父。”下诰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肃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诏还京，皆卿力也。”

又天宝末，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葫芦生。每言吉凶，无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窦门，颇甚嗟叹。庭芝请问，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家啼泣，请问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黄君，但见鬼谷子，亦可无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饰，仍戒以浃旬求之。于是与昆弟群从奴仆，晓夕求访，殆遍洛下。

时泌居于河清，因省亲友，策蹇入洛，至中桥，遇京尹避道。所乘骡忽惊轶而走，径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车马罗列将出，忽见泌，皆惊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窦员外宅，所失骡收在马厩，请客入座，主人当愿修谒。”泌不得已就其厅。庭芝即出，降阶载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遗殊厚。但云：“遭遇之辰，愿以一家奉托。”

时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于道。庭芝初与泌相值，葫芦生适在其家，云：“既遇斯人，无复忧矣。”及朱泚构逆，庭芝方廉察陕西，车驾出幸奉天，遂于贼庭归款。銮舆反正，德宗首令诛之。时泌自南岳徵还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减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为宁王姻懿耶？宁王以庭芝妹为妃，以此论之，尤为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于是具以前事闻。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传，于陕问之。庭芝录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黄君，盖指朕耶？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茔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兴元四年二月，德宗谓泌曰：“朕即位以来，宰相皆须姑息，不得与其较量理道。自用卿以来，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于朕耳。虽夷吾骐骥，傅说霖雨，何可以及兹！”其军谋相业，载如国史；事迹终始，具邺侯传。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出《邺侯外传》）

【译文】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他的上六辈的祖父李弼，是唐朝的太师。他的父亲李承休，是唐朝吴房县的县令。李承休娶汝南周氏为妻。

当初，周氏还小，有一位名叫僧伽从泗水来的怪和尚见了她感到奇怪，并且说：“这女孩儿以后得嫁给姓李的，能生三个儿子，那个最小的千万不要给他穿紫色衣服。这个孩子由金印紫绶起家，作帝王的老师。”等到周氏怀了李泌之后，怀胎三年，他才生了下来。

李泌生下来头发就长到眼眉。在这以前，周氏每次生孩子，必定一连多日困乏疲惫，只有这次生李泌没有毛病，因此他的小名叫“顺”。

李泌从小就聪敏，书只看一遍就必定能背下来。他六七岁就学习写文章。开元十六年，唐玄宗在御楼上大设酒宴，夜里在楼下放了一个高高的座位，叫来三教九流登台讲演论辩。

李泌姑母的儿子员俶，那年九岁，偷偷求母亲准备了儒生的衣服，趁夜登上高座，词辩非常锋利，演讲的人都理屈词穷。唐玄宗认为他不一般，把他召入楼中，问清他的姓名之后便说：“原来是半千岁的孙子，应该如此。”于是唐玄宗就问宫外还有没有象他这样的奇童子，他回答说：“我舅舅的儿子李顺，今年七岁，能赋诗，非常聪明。”唐玄宗问清李顺家的住处，派宦官偷偷等候在门外，把他抱进宫来，警告说不要让他家知道。

唐玄宗正在和张说下围棋。宦官抱着李泌来到，员俶和刘宴都在皇帝身边。等到唐玄宗见到李泌，对张说说：“后来这个小孩与前边那个绝对不一样，从他的仪表相貌看，可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张说说：“确实是这样。”于是唐玄宗就让张说试一下他作诗的程度如何。张说让他咏方、圆、动、静。李泌说：“请告诉我各是什么样子。”张说说：“方就是棋盘，圆就象棋子，动就象棋活了，静就象棋死了。”张说因为李泌年幼，就教他说：“只能按意思虚作，不能再实说出‘棋’字来。”李泌说：“随意作就太容易了。”唐玄宗笑道：“这孩子的聪明才智大于他的实际年龄。”李泌就说道：“方就象行义，圆就象用智，动就象逞才，静就象遂意。”张说于是向唐玄宗祝贺说：“这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事啊！”唐玄宗非常高兴，把李泌抱在怀里，摸着他的头，让人拿果品给他吃。于是就把他送到忠王院，两个月以后才让他回家，还送给他衣物和几十匹彩丝织品，并且告诉他家说：“孩子太小，怕有害于孩子，所以没封他官。应该好好看待他，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从此，张说把李泌请到自己家里，让儿子张均、张和他在一起，就象师友那样，孩子们相处得非常亲近。张九龄、贺知章、张庭珪、韦虚心等人，一见了李泌也都非常喜欢器重他。贺知章曾经说：“这小子目如秋水，将来一定能做卿相。”张说说：“昨天皇上想封他官，我说不行。这是爱护他，等他成器罢了。”

当初他是儿童的时候，身体很轻，能在屏风上站立，能在薰笼上行走。一个有道术的人说：“这孩子十五岁一定会大白天升天做神仙。”父母保护他、喜爱他。亲族喜欢他，听说这样都象对他有很大的危险，互相约定，如果有一天空中真出现奇异的香味和音乐声，李泌的近亲，一定要迎上去大骂一顿。

到了李泌十五岁那年的八月十五日，果然有笙歌响在室内，时时有彩云挂在院子里的树上。李泌的亲朋，就一齐捣蒜泥，捣了几大桶，等到异音和奇香来到，暗中让人登上屋顶，用大勺子扬洒蒜泥泼向那异音和奇香的来处，音乐和香味就散去。从此就不再来了。

二年以后，李泌赋《长歌行》一首，说道：“

天覆吾，地载吾，

天地生吾有意无？

不然绝粒升天衢，

不然鸣柯游帝都。

焉能不贵复不去，

空作昂藏一丈夫。

一丈夫兮一丈夫，

平生志气是良图。

请君看取百年事，

业就扁舟泛五湖。”

诗写成之后，传抄的人没有不称赏的。只有张九龄见了之后警告他说：“过早有了好名声，一定会带来损失，你应该自己注意隐藏才能，这才能尽善尽美。把本领隐藏起来，是古人很重视的，何况你还是个小孩子呢！你只应该作诗赞赏风景，咏叹古贤，不要自己表现自己才好。”李泌感动得流泪表示感谢。后来再写的文章，不再言及自己。

张九龄尤其喜欢李泌有心计，说他前途不可估量。他还曾经用忠直的话语规劝过张九龄。张九龄很感激他，于是就叫他是“小友”。张九龄出任荆州的时候，把他请到郡里住了一年多。

他在东都学习的时候，游历了衡山和嵩山，于是遇见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临。羽毛制成的车帘和旌旗，流动的云朵和神奇的光彩，照耀着山谷，天将亮的时候才散去。神仙们还教给他通过服用药物而长生成仙的道术，并且警告他说：“太上有命令，因为国家有危险，朝廷多难，你应该以文武之道辅佐皇帝，让你的功德遍及天下民众，然后就可以得道成仙了。”

从此，他经常只呼吸不吃粮食，修习黄光谷神的旨要。等到他回到京城，宁王把他迎接到王府，玉真公主叫他弟弟，对他格外敬重。他平常赋的诗，一定会被王公们配上乐章传播。父亲死了，他为父亲守孝，不吃食物骨瘦如柴。他守孝期满就脱了孝服，又去嵩山、华山、终南山游历，根本不顾名声和利禄。

天宝十年，唐玄宗把他寻访到召入宫中，他献上了《明堂九鼎》的奏议，应制作了《皇唐圣祚》的文章，经常讲道谈经。唐肃宗是太子的时候，皇上诏令李泌和太子及王子们是布衣之交，被杨国忠忌恨，以他所作的《感遇》诗是诽谤时政为名设计陷害他，皇上诏令把他安置在蕲春郡。

天宝十二年，他母亲周氏死了，他回到家里，太子和王子们都派人去吊祭。不久安禄山攻破潼关，玄宗和肃宗分道出走，李泌曾经偷偷地作诗，有匡复国家的意思。虢王李巨是河洛节度使，他派人在嵩山少室找到李泌，赶上唐肃宗的手札送到，虢王备车马把李泌送到灵武。唐肃宗把李泌迎到卧室内，向他询问行止动静，和他共同商讨大计。于是收复了两都。李泌与皇上，睡觉则床对床，出门则马头并着马头。

代宗时，封李泌为广平王，任天下兵马元帅，并且授给他侍谋军国天下兵马元帅府行军长史的头衔，让他决定军事，仍然把他安置在宫中。崔圆、房琯从蜀地回来，传达玄宗旨意册立肃宗当皇帝，玄宗并把手诏、衣服、马、枕、被等东西赐给李泌。

李泌确实立了大功，但觉察到宠臣李辅国忌妒他的才能，觉得将要对己不利，就上表请求到衡山游历。皇上优先下诏批准了，给他三品官的俸禄。他在山里居住了好几年。一天夜里，他被贼寇加害，把他扔到深谷中。等到天亮，他就攀援别的路径走出来了。他被枯叶垫着，没受一点伤。

当初，肃宗在灵武的时候，曾经担忧李郭等将军们，他们都已经是三公宰相，已经尊崇敬重到了极点，担心收复失地之后再没有什么高官可以给奖赏他们了。李泌回答说：“以前的朝代，用封爵来表扬有功的人，用封官来任用有能的人。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做的。如果收复失地，可以赏给他们土地，也不过二三百户的一个小州，难道这还不能控制吗？”肃宗说：“很好。”于是李泌说：“至于我所希望的，就和别人不一样。”肃宗说：“为什么呢？”李泌说：“我不吃粮食没有家，对禄位和土地都没有欲望。我为陛下运筹帷幄，收复京城以后，只要能枕在天子的膝上睡一觉，让钦天监来奏报客星侵犯帝座，能动一动天上星宿就满足了。”肃宗大笑。

等到皇帝向南进入扶风，每次停顿，皇帝一定让李泌率领部队先出发。由李泌清理行宫，收拾管键钥匙，奏报之后，肃宗才到。走到保定郡，李泌稍有懈怠，事先在院子里睡着了，肃宗来到，走进院子，不让人惊动李泌。皇帝上床，把李泌的头捧到自己膝上。好长时间李泌才醒。

皇上说：“天子的膝你已经枕了，攻克敌营收复失地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可以缩短时间酬报我。”李泌急忙起来谢恩。肃宗把着他，不让他起来。于是李泌回答说：“这次行动，在我看来，凭借着九庙的神灵，乘着陛下的威严，应该象这个郡的名称，一定是保定了。”

到达扶风之后，十天之中，西域河陇的军队都会齐了，在江淮一带征调的人马物品也都送到了，肃宗很高兴。

另外，肃宗曾经在一个夜晚，叫来颖王等三个弟弟，一同在地炉地毯上进食。因为李泌经常不吃粮食，肃宗常常亲自烧两个梨送给他。当时颖王依仗皇上对他好，硬要要那梨，肃宗不给，说：“你吃了一肚子肉，李先生不吃粮食，为什么争这点东西？”颖王说：“我们试一试皇上的心，为什么偏向他？不然，我们三个共要一个梨也行。”肃宗也不答应，另外让人拿来别的果品送给他们。三个弟弟又说：“我们因为那梨是皇上亲自烧的所以才要，别的果品有什么用？”接着又说：“李先生受到如此恩宠，请允许我们联句，作为以后的故事。”

颖王说：　“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

其次信王说：“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

再次益王说：“不食千钟粟，唯餐两颗梨。”然后三个王子请皇上完成此诗。

肃宗便说：　“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

李泌站起来致谢。肃宗又不让，说：“你住在山上，隐居在幽林之中，不参与人间的事；你住在宫内，秘密地谋划救国大计，把握神妙的机宜，你是镇守社稷的人。”

李泌受到的恩宠非常显著，所以元载、李辅国等人嫉妒他就象仇恨敌人。唐代宗即位之后，对李泌也经常有赏赐，宫中派出的宦官在通向李泌家的道上，交错纷繁地往来，另外称他为“天柱峰中岳先生”，赐给他朝见天子的玉简。然后又把他征入翰林院。元载上奏，贬谪他为朝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做江西观察判官。元载被处死之后，李泌又被调回京城。后来他又受到常衮的嫉妒，任楚州剌史，还没有出发，改任丰朗二州的团练使，兼任御史中丞。后来他又调到杭州做剌史。

他无论到哪里为官，政治都很清明。兴元初年，调他回京到天子身傍任左散骑常侍，不久又被任命为陕府长史，充任陕虢防御史。陈、许的三千名戍卒从京西逃回，逃到陕州地界，李泌在险要处埋伏军队，把他们全都打败。他又开设了三门峡十八里陆地运输路线，使征运官粮的事船不再有碰上礁石的忧患，极大地有利于京城。兴元二年六月，他被任命为中书传郎平章事，加封崇文馆大学士，编修国史，封为邺候。

当时顺宗住在春宫，皇妃萧氏的母亲郜国公主和外官交往，皇上怀疑她有不轨的企图，受她株连被罢官的好几个人。皇太子也受到危机，十分害怕。李泌经过一番周旋，向皇上陈述利害，皇上才打消废太子的念头。

李泌很有正直的作风。兴元五年春天，德宗把二月一日定为中和节。李泌上奏现在有关官署献上一本农书，并且献来优良的穜稑的种子。王公和皇帝外戚聚居的地方，人们都换上了春装，士人和百姓就互相问候。李泌又制作了中和酒，祭祀勾芒神，用来祈求全年的丰收。这种祭神的活动至今还流传。

李泌旷达机敏善辩，喜欢正大的言论。自从他在宫中做官，多次遭到权臣的排挤，他总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免遭灾祸。他终于因为言论古今至理，感悟了圣主，得到了相位。

这年三月他死了，皇上追封他太子太傅的称号。

这个月有个叫林远的宫中使者，在蓝关旅舍中遇见了李泌。李泌独自骑马，穿着平常的衣服，说暂时去衡山。他向林远述说自己辅佐四代帝王所得到的重遇，惨惨地呆了许久才别去。林远走了很远的路回到长安，才听说他已经死了。

德宗听说之后，尤其感到悲伤和惊奇。德宗说：“李泌先生自己说，他得辅佐四个皇帝然后再登天作神仙，这话应验了。

李泌在青年时，自从父母相继去世，再也没有去求取功名的愿望，所以他服真气，修道术，周游名山大川。他到南岳张先生那里，被张先生收为弟子。德宗追封张先生为玄和先生。又和明瓒禅师交往。写作了《明心论》，明瓒禅师佛教信徒都叫他懒残！李泌曾在衡岳寺读书，对明瓒禅师的作品感到惊异，说：“这不是个一般人。”他听明瓒禅师夜半念经，响彻山林。李泌很懂音乐，能辨别声音的喜庆和悲哀。他认为明瓒禅师读经的音调是先悲怆而后喜悦，一定是个从天宫谪贬下界的人，到时候就会离去的。等到半夜，他偷偷地去拜见明瓒禅师，懒残让他坐下，从火里拨出烧熟的山芋给他吃。懒残对李泌说：“千万不要多说，你拿到了十年宰相。”李泌参拜后便退出来。

天宝八年，他在表哥郑叔则家里，已经多年不吃粮食，身体很轻，能站在屏风上，拉动手指用气，可以吹灭烛火。每次作引导运气，骨节都有珊珊的响声，当时人们说他的骨头是锁子骨。

他在郑家的时候，忽然有两天不省人事了。等他醒来，自己说，看见自己的身体从头顶跳出有二三寸，傍边有一位仙人，挥着手，转动着眼睛，好像在帮助他，又像在鼓励他。等到脚也升到头顶时，忽然想到并且说，我还有大事未了，还有家庭房闱的留恋，希望把这些事办完。

这时在身傍又出现一个人，长得高大，穿戴像帝王，前面有个妇人，向他跪拜行礼，像帝王这个人责备说，李泌情缘未断，就想接他升天，还劳烦了灵仙。跪着的妇人说，要是这样，还是先让他给皇帝做事吧。然后我就醒转来了。

两年后，李泌果然被唐玄宗征入宫中。李泌还住在郑家时曾经有八个容颜服饰很奇特的隐士到郑家来过，几次说他们自己仙术齐备，没有办不到的事。他们临走的时候叹道：“你的俗缘竟然没了，可惜你的心志和骨相了！”李泌要和他们一块去，他们说不行。姑且给他一个做完宰相的时间罢。那八个人一出门就不见了。于是李泌作了《八公诗》记叙这件事。

又有一位隐士，带来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对他说：“我有事要到南方去，或十来天或一个月就能回来。因为这男孩有痢疾，既然咱们是同道，我想把他寄放在你这里。”隐士又留下一个匣子，说：“如果病治不好，希望你用这个匣子把他埋葬了吧。”李泌答应之后，隐士才问那男孩：“你留在这里能行吗？”男孩说：“能行。”于是隐士就走了。李泌找药给男孩治病，始终没治好，八九天之后男孩就死了。于是他就把男孩的尸体装在匣子里，埋在院子里蔷薇花架下。一个月过去了，那位隐士到底没回来。李泌把匣子挖出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一颗黑石，天生的方形，上面有刀刻的字：“神真炼形年未足，化为我子功相续。丞相瘗之刻玄玉，仙路何长死何促。”

李泌常常访问隐士和神奇之人，采一些形状奇怪的树干和蟠曲的树枝，带回自己的居处，管这叫做“养和”。人们至今还效仿他做的这种事情。当时他就写了一篇《养和篇》，献给了唐肃宗。

李泌离开朝廷三四年之后，二位皇帝先后死去，代宗即位，就又下诏把李泌调到京中，让他住在蓬莱殿迎喜阁。从给事以上的官职及镇守一方的官员的任免，代宗一定要与他商量。军队和国家的大事，也都让李泌参加决断。

由于说到建宁王在灵武立的功劳，李泌为他请求加封为太子，代宗感叹悼念了好久，说：“我弟弟的功劳，不是先生你为他请功，世人是不会知道的，哪里仅仅加封为太子呢？”于是代宗下令在彭原迎表，赐封号为“承天皇帝”，把他葬在齐陵。

灵柩拉到城门的时候，有人来奏报说，拉灵柩的车不动了，代宗在蓬莱院对李泌说：“我弟弟好象要见见你，你应该赶快去祭奠祷告一番，并且说明我的旨意。而且，我弟弟立过大功，追封了大号，这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你可以作一篇文章，以便于永远留传，用来慰藉亡灵。”李泌说：“出殡的柩车已经出发，别的文章来不及作，作一首挽歌词可以吗？”代宗说：“可以。”于是他就在代宗面前作了挽歌词，词意很悲怆，代宗读了便哭了，立即派宫里人骑马送给唱挽歌的人。李泌赶到，宣布代宗让他来祭奠，唱了这两章挽歌，于是灵柩车快速如风地走动了。京里人见了，没有不感动得落泪的。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建宁王李憕，有艰难时刻制定决策的功劳。他是代宗的弟弟，有的人在肃宗面前说他的坏话，说他有夺皇位害兄长的念头，于是就遇害了。等到肃宗发现李憕无罪，李泌担心再殃及各王，就进言说：“以前高宗有八个儿子，皇祖睿宗最年幼，是武后生的，自己排行，所以皇祖排为第四。老大是孝敬皇帝，监理国事，仁义圣明，被武后猜忌而毒死。老二是雍王李贤，他被立为太子，中宗和睿宗常常不安，朝夕担心害怕，尽管是在父母之前，也不敢直说，就作了《黄台摘词》，让乐府的歌手唱，想要略微感悟父母的主意，希望天皇天后能听到。那歌是：‘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然而太子终究也被流放废掉了，死在黔州。建宁的事，已经是‘一摘’了，千万不要再摘。”肃宗说：“先生忠于宗庙社稷，为我的家事操心，你的话都可以作为国家的借鉴，你一时也不该离开我！”

当时唐玄宗有命令，只要剑南这个地方来供养，没谈北回京都的事。李泌请求肃宗给玄宗上表章请他回东宫，然后作了《功臣表》记述马嵬坡和灵武的事，请太上皇回京。

起初，肃宗的表章送到，玄宗犹豫不决，等到《功臣表》送到，就非常高兴地说：“我这才能做天子的父亲。”玄宗下令定下起程的日期，而且说：“一定是李泌的主意。”肃宗把李泌找来，边哭泣边高兴地说：“太上皇已经下令回京，这全都是你的作用啊！”

另外，天宝未年，员外郎窦庭芝分管洛邑。窦庭芝曾经对会占卜的人葫芦生很敬重。葫芦生常常谈论吉凶，没有说不准的。一天早晨，葫芦生来到窦家门前，一个劲地慨叹。窦庭芝问他叹什么，老半天他才说：“你家要有大祸！”窦家全家啼哭，问他有什么求生的办法。葫芦生说：“如果不能遇上中黄君，只要能见到鬼谷子，也就可以没有祸患了。”葫芦生就详细地描述鬼谷子的形貌和服饰，还警告他必须在十天内找到。于是窦庭芝和兄弟及奴仆们，不分昼夜地求访，几乎找遍了洛邑。

当时李泌住在河清，因为探望亲友，骑着骡子到洛邑去，走到中桥，遇到京城长官的车马而回避，他骑的骡子忽然惊跑了，直接跑到了窦庭芝家里。李泌和仆人一起来到窦家门前，窦家车马罗列将要出门，忽然看到李泌，都惊愕地退了回去。不一会儿有人上前说：“我分管窦员外的外院，你丢失的骡子收在马棚里，请客人进来坐坐，主人应该是希望见到您的。”李泌不得已来到厅中。窦庭芝出来之后，站在阶下参拜，接待得非常殷勤。于是住了两宿。窦庭芝的妻子儿女全都以家人的礼节拜见李泌。

李泌住了几天告别要走，窦家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只是说：“在这遭遇大祸的时候，我把一家的安危托付给您了。”

当时李泌住在河清，使者往还不断。窦庭芝当初和李泌相逢，葫芦生正好在他家。葫芦生说：“既然遇到这个人，就不用再担心了。”等到朱泚叛乱，窦庭芝正在陕西任廉察使。皇帝到了奉天，于是窦庭芝就在贼兵的院子里自首了。

皇帝拨乱反正之后，德宗首先下令杀窦庭芝。当时李泌从南岳调回皇帝所在的地方，就做了宰相。李泌排列了犯罪僚属的罪状，就请求皇上不要杀窦庭芝。德宗心里很不理解，说：“你是因为他是宁王的亲戚才替他求情的吗？宁王娶窦庭芝的妹妹为王妃。因为这个原因为他求情，更不可以。那莫非还有别的原因保全他的性命吗？你只管说出来！”于是李泌详细地把以前的事讲给皇上听，因此，特别原谅了窦庭芝的罪。李泌刚奏明的时候，皇上秘密派中使骑快马到陕西去问，窦庭芝把那件事笔录下来报给皇帝。德宗对李泌说：“葫芦生说的中黄君，大概是我吧？不知叫你是鬼谷子是为什么？”有人说，李泌祖先的茔地在河清谷前的鬼谷，恐怕是因为这才这样称呼他。

兴元四年二月，德宗对李泌说：“我即位以来，宰相都须要我无原则地原谅宽容，不能和他们争辩道理。自从任用了你，才让我的心情开朗，这是天把你交给我的。即使管夷吾那样的俊才，傅说那样的好宰相，怎么能比上你呢？”李泌的军事谋略和为相的业绩，就象国史记载的那样。事迹的始终都记在《邺侯传》中。李泌有文集二十卷流传在世上。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刘晏　崔希真　韦老师 麻阳村人　慈心仙人

刘晏

唐宰相刘晏，少好道术，精恳不倦，而无所遇。常闻异人多在市肆间，以其喧杂，可混迹也。后游长安，遂至一药铺，偶问云：常有三四老人，纱帽柱杖来取酒，饮讫即去，或兼觅药看，亦不多买，其亦非凡俗者。刘公曰：“早晚当？”曰：“明日合来。”刘公平旦往，少顷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满饮酒，谈谑极欢，旁若无人。良久曰：“世间还有得似我辈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后每忆之，不可寻求。及作刺史，往南中，过衡山县，时春初，风景和暖，吃冷淘一盘，香菜茵陈之类，甚为芳洁。刘公异之，告邮史曰：“侧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县有官园子王十八能种，所以馆中常有此蔬菜。”刘公忽惊记所遇道者之说，乃曰：“园近远，行去得否？曰：“即馆后。”遂往。见王十八，衣犊鼻灌畦，状貌山野，望刘公趋拜战栗。渐与同坐，问其乡里家属。曰：“蓬飘不省，亦无亲族。”刘公异疑之，命坐，索酒与饮。固不肯。却归，晏乃诣县，自请同往南中。县令都不喻，当时发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刘公渐与之熟，令妻子见拜之，同坐茶饭。形容衣服，日益秽弊。家人并窃恶之。夫人曰：“岂兹有异，何为如此？”刘公不懈。去所诣数百里，患痢，朝夕困极，舟船隘窄，不离刘公之所。左右掩鼻罢食，不胜其苦。刘公都无厌怠之色，但忧惨而已。劝就汤粥，数日遂毙。刘公嗟叹涕泣，送终之礼，无不精备，乃葬于路隅。后一年，官替归朝。至衡山县，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将园子，去寻却回，乃应是不堪驱使。”刘公惊问何时归。曰：“后月余日即归。云：‘奉处分放回。’”刘公大骇，当时步至园中，茅屋虽存，都无所睹。邻人曰：“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审其到县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发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数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将至属纩。家人妻子，围视号叫。俄闻叩门甚急，阍者走呼曰：“有人称王十八，令报。”一家皆欢跃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尽令去障蔽等及汤药，自于腰间取一葫芦开之，泻出药三丸，如小豆大，用苇筒引水半瓯，灌而摇之。少顷腹中如雷鸣，逡巡开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状。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牵衣再拜，若不胜情。妻女及仆使并泣。王十八凄然曰：“奉酬旧情，故来相救。此药一九，可延十岁。至期某却来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刘公固请少淹留。不可。又欲与之金帛。复大笑。后刘公拜相，兼领盐铁，坐事贬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复来曰：“要见相公。”刘公感叹颇极，延入阁中，又恳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还其药。”遂以盐一两，投水令饮。饮讫大吐，吐中有药三丸，颜色与三十年前服者无异。王十八索香汤洗之。刘公堂侄，侍疾在侧，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视笑曰：“汝有道气，我固知为汝掠也。”趋出而去，不复言别。刘公寻痊复。数月有诏至，乃卒。（出《逸史》）

【译文】

唐朝宰相刘晏，年轻的时候喜欢道术，精心钻研，坚持不懈，但是没遇上仙人。他曾经听说仙人大多在市场店铺之间，因为这种地方喧哗嘈杂，可以把行踪混杂在常人之中。所来他来到长安，就走进一家药铺，偶然问起仙人的事。药铺主人说：“曾经有三四位老人，戴着纱帽，拄着拐杖，来买酒，喝完就走。有时候他们也要药看看，也不多买。看样子他们不是凡俗之人。”刘晏说：“他们什么时候还能来？”回答说：“明天应该来。”第二天，刘晏天亮的时候就来到药铺，不多时果然有三个道士模样的人来到药铺，把酒打满就开始喝，又说又笑，极其欢欣，旁若无人。好久才有人说：“世上还有像我们这样悠闲自得的人吗？”另一个人说：“还有王十八。”喝完他们就走了。从此之后，刘晏常常想起这件事，却不能找到那些人。等到他做了刺史，至南方去上任，路过衡山县，当时正是春初，风景和暖，便吃了一碗冷面。冷面里的香菜、茵陈蒿等，味道很香而且干净。刘晏感到奇怪，就对邮史说：“附近莫非有士绅居住吗？这菜是从哪儿弄来的？”回答说：“县里的菜园子里有一个叫王十八的人善于种菜，所以旅馆里常常有这样的菜。”刘晏忽然惊喜地想起所遇到的道士们所讲过的话，就说：“菜园离这儿多远？走着去可以吗？”邮史说：“就在旅馆后边。”于是就前往，看到了王十八。王十八围着围裙正在浇菜，山野人的模样。他见了刘晏小步走上来参拜，身上打着哆嗦。刘晏渐渐与他坐到一起。刘晏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什么人，他说他飘游不定，也没有亲族。刘晏奇怪而怀疑，让他坐下，要酒和他一起喝。他坚决不喝，退回去了。于是刘晏就到县里去，亲自请求让王十八和自己一起到南方去。县令一点也不理解，当时就打发王十八上路。王十八也不怎么拒绝，穿着破衣草鞋，上船就走。刘晏渐渐和王十八熟了，就让妻子儿女拜见他，和他坐到一起喝茶用饭。王十八的脸和衣服，一天比一天脏，家里人都暗暗地讨厌他。夫人说：“这个人哪有神异之处？我们何必要如此！”刘晏坚持不懈。离要去的地方还有几百里，王十八得了痢疾，一天到晚极为困乏。船上的地方拥挤狭窄，他又不肯离开刘晏的身边，左右的人都捂着鼻子吃不下饭去，不堪忍受。刘晏却丝毫没有厌倦的表现，只是忧愁悲痛而已。他亲自劝王十八服药吃粥。几天之后，王十八就死了。刘晏又是叹息又是哭泣，为王十八送终的礼仪，没有不完备的地方。就把他葬在路边。一年后，刘晏因为官职更替回朝，又回到衡山县，县令在郊外迎接他。尘好之后县令说：“使君带走的那个种菜的，去了不久又回来了，是他不听使唤吧？”刘晏吃惊地问什么时候回来的，县令说：“走后一个多月就回来了，他说是你吩咐放回来的。”刘晏非常惊骇，当时就走到菜园里来。茅屋虽然还在，却没有见到王十八。邻人说，王十八昨天晚上走了。刘晏更加怨恨，对着茅屋连连下拜，哭着返回来。细推算王十八到县的日期，正是王十八在途中病死的时候。刘晏派人去打开王十八的坟墓，空留有衣服罢了。刘晏几个月以后回到京城，在朝中做官，偶然得了重病，快要断气了，全家人围着哭叫。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看门的跑进来喊道：“有一个人自称是王十八，让我进来通报！”全家人都高兴地跳起来迎接拜见王十八。王十八微笑着来到刘晏躺着的地方。刘晏已经病得好长时间不认人了。王十八就让所有的盖的挡的东西和汤药全都拿走，自己从腰间取出一个葫芦来打开，倒出来三丸小豆大小的药来，用苇筒将半盆水和药引灌进刘晏的口中，并摇动他的身体。过一会儿刘晏肚子里有如雷鸣。再过一会儿他便睁开眼，急忙坐起来，完全不像原先有病的样子。夫人说：“王十八在这里！”刘晏便涕泪交流，扯起衣服再拜，不胜感激的样子。妻子儿女及仆人也都哭了。王十八凄惨地说：“为了报答旧情，所以来救你。这药一丸可延寿十年，到时候我来自己拿。”王十八喝了一碗茶就要走，刘晏坚决请他再留一会儿，他不答应。又想要给他金帛，他又大笑，还是走了。后来刘晏做了宰相，兼管盐铁事务，受一件事情牵连被贬到忠州。三十年了，忽然一天又得了病。王十八又来说要见相公，刘晏非常感动。他把王十八迎进屋，又恳求。王十八说：“你的病马上就好，暂且把那药还回来。”于是他把一两盐扔到水里让刘晏喝。刘晏喝完了就大吐，吐出来三丸药，药的颜色和三十年前吃的时候没什么两样。王十八要来香汤把三丸药洗了。刘晏的一个堂侄，此时正站在刘晏身边，他就抓了两丸吞下肚去。王十八仔细看了看他笑着说：“你有道气，我本来知道能被你抢去。”王十八快步走出去，并没有告别。刘晏不久就康复了。几个月以后，皇帝下诏书又要起用刘晏，刘晏却死了。

崔希真

大历初，锺陵客崔希真，家于郡西。善鼓琴，工绘事，好修养之术。二年十月初朔夜大雪，希真晨出门，见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门下。崔异之，请入。既去蓑笠，见神色毛骨，非常人也，益敬之。问曰：“家有大麦面，聊以充饭，叟能是乎？”老父曰：“大麦受四时气，谷之善者也。能沃以豉汁，则弥佳。”崔因命家人具之。间又献松花酒。老父曰：“花涩无味。某野人也，能令其醇美。”乃于怀中取一丸药，色黄而坚。老人以石碎之，置于酒中，则顿甘美矣挂素上，如有所涂，瞬息而罢。崔少顷具馔献，受而不辞。崔后入内，出已去矣。遂践雪寻迹，数里至江，入芦洲中，见一大船，船中数人，状貌皆奇，而樵客在侧。甚人顾笑曰：“葛三乃见逼于伊人。”回谓崔曰：“尊道严师之礼，不必然也。”崔拜而谢之。归视幄中，得图焉。有三人二树一白鹿一药笈，其二人盖方外之状，手执玄芝采药者；一仙；树似柏皆断；笈为风雨所败。枯槁之状，根相连属，皆非常意所及。后将图并丸药，诣茅山，问李涵光天师。天师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画也。”李君又曰：“写神人形状于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寿过松柏也。其药乃千岁松胶也。”（出《原化记》）

【译文】

唐代宗大历初年，钟陵郡西住着一位叫崔希真的人。他善于弹琴，精于绘画，又喜欢修养道术。大历二年十月初一夜里下大雪。崔希真早晨出门，看见一位老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在门下避雪。崔希真感到奇怪，就请他进来。老人脱去蓑衣，摘下竹笠之后，看他的精神长相，不是个平常人。崔希真对老人更敬重了。他问老人说：“我家里有大麦面，\*\*它当饭吃，你老人家能吃这种东西吗？”老头说：“大麦受四时之气，是谷物之中较好的，能浇上一点豉汁，就更好。”崔希真就让家人备饭。备饭其间又献上松花酒。老头说：“这种花酒涩而无味。我是个野人，能让它变得醇美。”于是老人从怀里取去一丸黄色的挺坚硬的药来。用石头把它捣碎，放到酒里，酒就立时变得甜美了。老人又把几丸送给崔希真。崔希真打听这是什么药，老人笑而不答。崔希真进到屋里，从窗子偷偷地看，见老头在帏幄前挂的白绢上涂抹什么，很快就结束了。崔希真不一会儿献上饭食，老人没有推辞就吃起来。崔希真后来又进到屋里，再出来的时候老人已经走了。于是崔希真踏着雪寻找老人的踪迹。走了几里，来到江边，走进长满芦苇的江渚中，看见一条大船，船上有几个人，相貌都很奇特。那个打柴的就站在一边。那人回头笑着说：“葛三是被这个人逼住了！”又回身对崔希真说：“就是尊道严师的礼节，也不必这样！”崔希真下拜致谢。他回去到帏幄中一看，得到一张图。图上有三个人、两棵树、一只白鹿一个药箱。其中两个人是世外异人的样子，手拿玄芝的采药人。一位是仙人。画上的树象柏树，枝干全都折断。药箱被风雨吹打得样子很枯槁。树根连在一起。画上的一切都不是平常可能想到的。后来他拿着图和丸药到茅山，向李涵光天师请教。天师说：“这是仙人葛洪的三儿子画的。”李天师又说：“在朽木下画神仙的形象，意思是，得道成仙的人，寿比松柏还长。那药就是千年松的松胶。”

韦老师

嵩山道士韦老师者，性沉默少语，不知以何术得仙。常养一犬，多毛黄色，每以自随。或独坐山林，或宿雨雪中，或三日五日至岳寺，求斋余而食，人不能知也。唐开元末岁，牵犬至岳寺求食，僧徒争竞怒，问何故复来。老师云：“求食以与犬耳。”僧发怒慢骂，令奴盛残食，与乞食老道士食。老师悉以与犬。僧之壮勇者，又慢骂，欲殴之。犬视僧色怒。老师抚其首。久之，众僧稍引去。老师乃出，于殿前池上洗犬。俄有五色云遍满溪谷。僧骇视之，云悉飞集池上。顷刻之间，其犬长数丈，成一大龙。老师亦自洗濯，服绡衣，骑龙坐定，五色云捧足，冉冉升天而去。僧寺作礼忏悔，已无及矣。（出《惊听录》）

【译文】

嵩山道士韦老师，性情沉默，少言寡语，不知他凭着什么样的道术成了神仙。他曾经养了一只狗，是黄色的，毛很多，常常让它跟在身边。他有时候独自坐在山林里，有时候宿在雨雪之中，有时候每隔三天五天就到嵩山上的寺里去，要剩饭吃。人们不知道他的行踪。唐玄宗开元末年，他牵着狗到山上的寺里要饭吃，和尚们生气地辱骂他，责问他为什么又来。韦老师说：“我要饭喂狗而已。”和尚让奴仆盛剩饭给要饭的老道士吃。韦老师全喂了狗。有一个健壮胆大的和尚又大骂，想打韦老师。那狗见了和尚的表现也生气了，韦老师抚摸它的头安慰它，过了一会儿，和尚们渐渐走了，韦老师这才从寺里出来，在殿前的水池里洗那只狗。顷刻间有五色云布满山谷。和尚们吃惊地看着这些云。云彩全都飞来集中在水池之上。顷刻之间，那只狗长成几丈长，成为一条大龙。韦老师也自己洗净身体，穿绸子衣服，骑到龙背上坐好，五色云捧着他们，慢慢地升到天上去了。僧寺里举行仪式表示忏悔，已经来不及了。

麻阳村人

辰州麻阳县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复出，人射中猪，猪走数里，入大门。门中见室宇壮丽，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随后，问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随逐而来。”老人云：“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帻，或樗蒲，或奕棋，或饮酒。童子至饮所。传教云：“公令与此人一杯酒。”饮毕不饥。又至一所，有数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书，状如听讲。久之却至公所。公责守门童子曰：“何以开门，令猪得出入而不能知。”乃谓人曰：“此非真猪。君宜出去。”因命向童子送出。人问老翁为谁。童子云：“此所谓河上公，上帝使为诸仙讲《易》耳。”又问君复是谁。童子云：“我王辅嗣也，受《易》已来，向五百岁，而未能通精义。故被罚守门。”人去后，童子蹴一大石遮门，遂不复见。（出《广异记》）

【译文】

辰州麻阳县有一位村民，因为有一头猪吃了他家的庄稼，他很生气，就拿着弓箭等在那里。后来有一天猪又来了，这人射中了那猪。猪跑出几里，走进一家大门。门里的屋宇很壮丽。有一位老人迎出来。这老人的胡须雪白，拄着拐杖，青衣童子跟在他身后。他问村民为什么能到这里来。村民说，猪吃了他的庄稼，他射中了猪，追猪追到这里来。老人说：“有人牵牛走路踩了地里的禾苗，就把人家的牛抢去，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老人让一个童子给这个人酒喝。往前走了几十步，来到一个大厅，看到一群仙人。仙人们穿着羽毛衣服，戴着黑色头巾。有的在玩牌，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喝酒。童子走到喝酒的地方，说道：“老人让给这个人一杯酒喝。”这个人喝了一杯酒之后，就不觉得饿了。又来到一个地方，有几十张坐榻，每张坐榻上都坐着一个人，每人拿着书，样子像在听讲。过了一会儿，又回到老人那地方。老人责备守门的童子说：“你为什么开门，让猪跑进跑出还不知道？”于是对村民说：“这不是真猪，你应该出去了。”于是就让童子把这个人送出去。这个人问那老头是谁，童子说：“这是河上公，上帝派他来给神仙们讲《易经》。”又问童子是谁，童子说：我叫王辅嗣，学习《易经》快五百年，而没有能理解精通它的要义，所以被罚在这里守门。这个人走后，童子踢一块大石头挡上门，就再也看不见猪来吃庄稼了。

慈心仙人

唐广德二年，临海县贼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风，东漂数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曜。回舵就泊，见精舍，琉璃为瓦，玳瑁为墙。既入房廊，寂不见人。房中唯有胡子二十余枚，器物悉是黄金，无诸杂类。又有衾茵，亦甚炳焕，多是异蜀重锦。又有金城一所，余碎金成堆，不可胜数。贼等观不见人，乃竞取物。忽见妇人从金城出，可长六尺，身衣锦绣上服紫绡裙，谓贼曰：“汝非袁晃党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须尔何与，辄敢取之！向见子，汝谓此为狗乎？非也，是龙耳。汝等所将之物，吾诚不惜，但恐诸龙蓄怒，前引汝船，死在须臾耳！宜速还之。”贼等列拜，各送物归本处。因问此是何处。妇人曰：“此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处。汝等无故与袁晁作贼，不出十日，当有大祸。宜深慎之。”贼党因乞便风，还海岸。妇人回头处分。寻而风起，群贼拜别，因便扬帆。数日至临海。船上沙涂不得下，为官军格死，唯妇人六七人获存。浙东押衙谢诠之配得一婢，名曲叶，亲说其事。（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宗广德二年，临海县有一个叫袁晁的贼寇去骚扰永嘉，他的船遇上大风，向东漂出几千里。远远望见一座山。山上的树木青翠茂密，还有五色闪耀的城墙。他便把船停到山下。上山见到一所很精美的房舍，用琉璃做的瓦，用玳瑁砌的墙。走进房廊，很静，看不到人，屋里只有二十多只小狗崽。器物全是用黄金制做的，没有各种杂物。又有被褥，也很有光彩，大多是西蜀出产的贵重织锦。还有一所金子城，多余的零碎金子一堆一堆的，数不胜数。贼人见屋里没人，就争抢着拿东西。忽然发现一位妇人从金子城里走出来。她能有六尺高，身上穿着锦绣上衣，紫色丝绸裙子。她对贼人们说：“你们不是袁晁的同伙吗？怎么能到这里来？这些东西并不是留给你们的，你们就敢拿？刚才见到的小狗，你们以为是狗吧？不是的，那是龙啊！你们拿走的东西，我实在不珍惜，但是恐怕那些龙压不住怒火，前去拉你们的船，你们就死在眼前了。你们应该马上回去！”贼人们站成一排下拜，各把东西送回原处。于是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妇人说：“这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的地方，你们无缘无故就跟着袁晁做贼，不出十天得有一场大祸，应该特别小心。”贼人们于是乞求妇人刮一阵顺风，让他们回到海岸。妇人回头布置一下，不一会儿就起了风。贼人们下拜告别，于是就扬帆起程，几天就回到临海县。船被搁浅在泥沙之中走不脱，贼寇全被官兵打死了，只剩下六七个妇人活了下来。浙东县押衙的谢诠之分配到一个奴婢，名字叫曲叶，是她亲口讲的这件事。

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

巴邛人　章仇兼琼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许碏　杨云外　杜悰 南岳真君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桔园，因霜后，诸桔尽收。余有二大桔，如三四斗盎。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桔，剖开，每桔有二老叟，须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仅尺余，谈笑自若，剖开后，亦不惊怖，但与决赌。赌讫，叟曰：“君输我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枚，紫绢帔一副，绛台山霞实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锺，阿母女态盈娘子跻虚龙缟袜八两，后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持不得。信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摘下耳。”又一叟曰：“仆饥矣，须龙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毫厘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随满。食讫，以水噀之，化为一龙，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云起，须臾风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传云：“百五十年已来如此，似在隋唐之间，但不知指的年号耳。”（出《玄怪录》）

【译文】

巴邛有一个人，不知姓什么。他家有一座桔子园。下霜之后，许多桔子都收下来了。还剩下两个很大的桔子，像能容三、四斗那样大的罐。巴邛人觉得这两个桔子很奇怪，便让人上去摘下来。它们的重量也和平常的桔子一样。把桔子剖开，每个桔子里都有两个老头儿，胡须眉毛都是白色的，全身肌肤红润，都面对面下象棋，身高只有一尺多，侃侃而谈，笑声朗朗，神态自若。桔子剖开之后，他们也不惊慌，照样和对方赌胜负。赌完之后，一个老头儿说：“你输给我海龙神第七个女儿的头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枚、紫色绢披肩一副、绛台山的霞实散二庾（古代容量单位一庾为十六斗）、瀛洲的玉尘九斛（古代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阿母疗髓凝酒四盅、阿母女态盈娘子跻虚龙白袜八双。后天在王先生青城草堂给我罢。”又有一个老头儿说：“王先生答应来，终究等不及了。桔中的乐趣，与商山相比并不减色，只是不能深根固蒂，还是让人家给摘下来了。”又一个老头儿说：“我饿了，需要吃龙根脯了。”说完就在衣袖中抽出一个草根，大小一寸左右，形状宛转像龙一样，头尾具备丝毫不差。老头儿就削着它吃，边削边长，完整如初。老头吃完，口含清水喷它，就变成一条龙。四个老头儿一起骑上，龙的爪下排出云雾，片刻之间风雨茫茫，四个老头儿和龙不知哪里去了。一百五十年来巴人一直如此相传。此事好像是在隋唐之间，但没有指明具体年号。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尚书镇西川，常令左右搜访道术士。有一鬻酒者，酒胜其党，又不急於利，赊贷甚众。每有纱帽藜杖四人来饮酒，皆至数斗，积债十余石，即并还之。谈谐笑谑，酣畅而去。其话言爱说孙思邈。又云：“此小儿有何所会。”或报章仇公。乃遣亲吏候其半醉，前拜言曰：“尚书令传语：‘某苦心修学，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俯赐许否。’”四人不顾，酣乐如旧。逡巡，问酒家曰：“适饮酒几斗？”曰：“一石。”皆拍掌笑：“太多。”言讫，不离席上，已不见矣。使者具报章仇公，公遂专令探伺。自后月余不至。一日又来，章仇公遂潜驾往诣，从者三四人，公服至前，跃出载拜。公自称姓名，相顾徐起，唯柴烬四枚，在於坐前。不复见矣。时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诏召孙公问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绝高，每游人间饮酒，处处皆至，尤乐蜀中。”自后更令寻访，绝无踪迹。（出《逸史》）

【译文】

章仇兼琼尚书镇守西川，经常派他的手下人察访道家术士。有一个卖酒的人，他的酒好，胜过他的同行。他又不着急用钱，所以赊欠他酒钱的人很多。经常有四个戴着纱帽拄着藜茎拐杖的人来饮酒。他们的酒量都多至几斗，积累的酒债达到十多石，就一起还给酒家。他们总是谈笑诙谐风趣，饮至尽兴而去。他们谈话喜欢谈论孙思邈，一再说这个小子会什么？有人把此事报告给章仇公。章仇公就派他的亲信役吏前去，等到他们四人喝到半醉，上前拜见说：“章仇尚书让传他的话：‘我苦心修行学习，知道仙官在这里，想在你们的身边侍候起居，不知肯屈尊应允否？’”那四人闻而不顾，照样尽兴饮酒作乐。一会儿，他们问酒家说：“刚才我们喝几斗酒了？”酒家回答说：“一石了。”他们都拍掌大笑说：“太多了！”说完，没见他们离开席位，已经不见了。章仇公派去的人把所见都报告给章仇公。章仇公于是派专人去打探他们的消息。从这以后，他们一个月没来。有一天又来了。章仇公听到报告后就秘密地亲自前往，有三、四个人跟随。穿着公服来到他们跟前，跃出参拜。章仇公说出自己姓名。那四人相互看了看慢慢地站起，人已不见，只有四根柴烬立在座位之前。从此以后，他们再不出现了。当时唐玄宗皇帝喜好道术，章仇公就向玄宗皇帝奏明了这件事。唐玄宗下诏召见孙公询问此事。孙公说：“这是太白酒星，仙人品格极高，常常漫游人间饮酒，各处都去，尤其喜欢蜀中。”从此以后唐玄宗皇帝更加派人四处寻访，但却没有一点踪迹。

石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历中，遇疾百余日，形体羸瘦，而神气不衰。忽谓其子曰：“河桥有卜人，可暂屈致问之。”子还云：“初无卜人，但一老姥尔。”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卧堂前纸槅中。姥径造巨所，言甚细密。巨子在外听之，不闻。良久姥去。后数日，旦有白鹤从空中下，穿巨纸槅，入巨所，和鸣食顷，俄升空中，化一白鹤飞去。巨子往视之，不复见巨。子便随鹤而去，至城东大墩上，见大白鹤数十，相随上天，冉冉而灭。长史李怀仙，召其子问其事，具答云然。怀仙不信，谓其子曰：“此是妖讹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内苦旱，当为致雨，不雨杀汝。”子归，焚香上陈。怀仙使金参军赍酒脯，至巨宅致祭。其日大雨，远近皆足。怀仙以所求灵验，乃於巨宅立庙，岁时享祀焉。（出《广异记》）

【译文】

石巨，是胡人，居住在幽州，喜好服食。唐代宗大历年间，得病病了一百多天，身体虽然消瘦，但精神不减。一天，忽然对他的儿子说：“河桥有卜卦的人，可暂且委屈他，把他召来问一问。”他的儿子回来说：“并没有什么卜卦的人，只有一个年老的妇人而已。”石巨说：“正是这个人，可以呼唤来。”石巨的儿子邀请老妇人到家里。石巨躺在正屋前的纸槅中，老妇人直接到石巨的住处去。同石巨说话的声音很细很小。石巨的儿子在外面听他们说话，但听不见。过了好长时间，老妇人才离开。后几天，早晨有一只白鹤从空中下来，穿过石巨的纸槅，进入石巨的住处，和鸣了大约有一顿饭的工夫。过了一会儿，声音升到空中，变成一只白鹤飞走了。石巨的儿子去看他，不见石巨了。石巨的儿子便追随白鹤而去。到了城东的大土堆上，看见几十只大白鹤，一个跟一个地飞上天，慢慢飞远消失了。长史李怀仙，呼唤石巨的儿子，询问那件事。石巨的儿子一五一十地回答了。但李怀仙不信，对他的儿子说：“这是妖讹之事，你父亲如果真是得道成仙了，我们境内大旱，你父亲就应该给我们送雨来，如果天不下雨就杀你。”石巨的儿子回来，焚香上告苍天。李怀仙派金参军拿着酒脯，到石巨的住宅来，进行祭祀。那天下了大雨，远近的雨水都很充足。李怀仙因为所求很灵验，就在石巨的住宅立了庙，每年都按时节用酒食在那里进行祭祀。

李山人

李中丞汶，在朝日，好术士。时李山人寓居门馆，汶敬之。汶有子数人，其长曰元允，先与襄阳韦氏结婚，乃自京之襄阳，远就嘉会。发后，山人白汶曰：“贤郎有厄，某能相救；只要少时不交人事，以图静处。”汶许之。山人别居，良久出曰：“贤郎厄已过；然所乘马死，从者毙其一。身少见血，余无大损。汶疑信半之，乃使人至襄州，沿路侦候。使回得信云：“中道过大桥，桥坏，马死奴毙。身为横木决破颐颌间，少许出血，寻即平复。”公叹异之。后忽辞云：“某久此为客，将有没化之期。”但益怅然。汶曰：“何忽若是？”曰：“运数且尔，亦当委顺。”汶曰：“然可少留乎？”曰：“可。”汶固留之，月余又云：“欲遂前期。”汶又留半月。曰：“此须去矣。”乃晨起，与汶诀别。其后诸相识人家，皆云：“同日见李山人来告别。初别时曰：“某有少事，欲言之於第三郎君。”问何事。乃云：“十五年后，於昆明池边，见人家小儿颊有疵者，即某身也。”乃行。其后亦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译文】

中丞李汶，在朝为官的日子，喜爱术士。当时李山人寓居李汶门馆，李汶很敬重他。李汶有好几个儿子，他的长子名叫元允，先和襄阳韦氏定亲，于是从京城到襄阳，离家远行就婚。出发以后，李山人告诉李汶说：“你的儿子路途有灾难，我能相救，只是暂时需要不与别人交际应酬，因此我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环境。”李汶答应了他，李山人就另居别处。过了好长时间，李山人出来对李汶说：“你儿子的灾难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所骑的马死了，跟随的仆人死了一个，他身上出了少许血。其余没有大的损失。”李汶对此半信半疑，就派人到襄州去，沿路探听查访验证。使者获得确实的消息回来说：“中途过大桥，桥坏了，公子骑的马死了，跟随的奴仆也死了一个，公子的面颊和下巴之间被横木划破，出了少量的血，不久就痊愈了。”李汶对此惊叹异常。后来李山人忽然向李汶辞别说：“我长久在这里做门客，将要到殁化的期限了。”心里非常难过。李汶说：“怎么忽然至于这样啊！”李山人说：“运数将是这样，也委实应当顺从。”李汶又说：“然而，还可以少留一段时间吗？”李山人说：“可以。”李汶因此留下他。过了一个多月，李山人又说要实现前言。李汶又留了半个月。李山人说：“这回必须离开了。”于是他早晨起来，与李汶辞别。那以后许多与李山人相识的人家都说，同是那一天看见李山人来到自己家告别。李山人最初在李汶家告别时说：“我有点小事，要告诉给三公子。”问他是什么事？却说：“十五年后，在昆明池边，看见人家小孩面颊有个小疤痕的，就是我的转世之身。”说完就走了，以后也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虚老人，相契为友。多游嵩华二峰，采松脂茯苓为业。二人因携酿酝，陟芙蓉峰，寻异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倾壶饮，闻松稍有二人抚掌笑声。二公起而问曰：“莫非神仙乎？岂不能下降而饮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二公曰：“敬闻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见一丈夫，古服俨雅；一女子，鬟髻綵衣。俱至。二公拜谒，忻然还坐。顷之，陶君启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获拜侍，愿怯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术，求不死药，因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将之海岛。余为童子，乃在其选，但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石桥之柱欹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鱼腹，犹贪雀生。於难厄之中，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而易姓业儒，不数年中，又遭始皇煨烬典坟，坑杀儒士，搢绅泣血，簪绂悲号。余当此时，复是其数。时於危惧之中，又出奇计，乃脱斯苦。又改姓氏为板筑夫，又遭秦皇欻信妖妄，遂筑长城，西起临洮，东之海曲。陇雁悲昼，塞云咽空。乡关之思魂飘，砂碛之劳力竭。堕指伤骨，陷雪触冰。余为役夫，复在其数。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计，得脱斯难。又改姓氏而业工，乃属秦皇帝崩，穿凿骊山，大修茔域，玉墀金砌，珠树琼枝，绮殿锦宫，云楼霞阁。工人匠石，尽闭幽隧。念为工匠，复在数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凡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宫人，同为殉者。余乃同与脱骊山之祸，共匿於此。不知於今经几甲子耶？”二子曰：“秦於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兴亡之事，不可历数。”二公遂俱稽颡曰：“余二小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谐遇。金丹大药，可得闻乎？朽骨腐肌，实翼庥荫。”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猱狖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实之法，可得闻乎？”曰：“余初饵柏子，后食松脂，遍体疮疡，肠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肤莹滑，毛发泽润。未经数年，凌虚若有梯，步险如履地。飘飘然顺风而翔，皓皓然随云而升。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带。天地尚能覆载，云气尚能欝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二公拜曰：“敬闻命矣。”饮将尽，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壶而吟曰：“饵栢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尘寰。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饷云游碧落间。”毛女继和曰：“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远翠微。箫管秦楼应寂寂，彩云空惹薜萝衣。”古丈夫曰：“吾与子邂逅相遇，那无恋恋耶？吾有万岁松脂，千秋柏子少许，汝可各分饵之，亦应出世。”二公捧授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当去矣！善自道养，无令泄漏伐性，使神气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别，但觉超然，莫知其踪去矣。旋见所衣之衣，因风化为花片蝶翅而扬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满口，履步而尘埃去身。云台观道士，往往遇之，亦时细话得道之来由尔。（出《传奇》）

【译文】

唐宣宗大中初年，有陶大白、尹子虚二位老人，相互之间情投意合，成为要好朋友。他们多半是游览嵩山和华山，以采集松脂和茯苓为业。他们携带着酿造的好酒，登芙蓉峰，寻找奇异的地方。他们在大松树下休息，顺便倒出酒壶中的酒开怀畅饮。忽然听到松树梢上有两个人拍掌大笑。陶、尹二公站起身来发问说：“莫非你们是神仙吗？能不能落下来饮一杯酒？”大笑的人说：“我们二人不是山精木怪。我是秦朝的役夫，她是秦朝宫中的宫女。闻到你们酒的香气，很想一醉。只是因为我们的形体改变，毛发怪异，唯恐你们害怕，没能随便落下去。你们只需安心地稍等片刻，我们回洞换了衣服就来，希望不要急忙舍弃我们而去。”陶、尹二公说：“我们敬听仙人之命。”于是长时间在那里等待他们。忽然松树下出现一个男子，身穿古服，庄重雅致。一个女子，头梳环形发结，身着彩衣，一起来了。陶、尹二公起身参拜。他们愉快地围坐在一块儿。过了一会儿，陶公开口问二位神仙是什么朝代人，因为什么到了这里。既然我们能得到拜见、侍候神仙的机会，请帮我们弄通还未领悟的道理。古男子说：“我是秦朝的役夫，家本陕西人。等到渐渐长成儿童，碰上始皇帝好神仙术，寻找长生不死药。因而被徐福迷惑，搜寻童男童女一千人，将送到海岛上去。我是童子，是在挑选之列。只见海上鲸鱼掀起惊涛骇浪，如同天降急促飞雪，海市蜃楼排在空中，犹如石桥的柱石倾倒，蓬莱峰峦的云雾也变得虚无缥渺。由于害怕葬身鱼腹，还贪恋人生，就在灾难之中想出一条奇计，趁机逃脱了这场灾祸。回来以后就更名改姓，从事儒业。不几年，又遇到秦始皇焚烧典籍文献，活埋杀害儒生。当时缙绅泣泪成血，簪绂哭天喊地。我正在这里从事于儒业，又正好是那行列中的一个。当时在危险恐惧之中，又想出一条奇计，才逃脱了这场苦难。之后，我又更名改姓当筑造泥墙的苦工。又遇上秦始皇帝忽然听信妖言妄说，于是又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到海曲。当时的情景是：陇中鸿雁白昼悲鸣，边塞愁云密布天空。近关思乡之情使人魂魄飘散，沙漠的劳苦使人精疲力竭，毁落脚趾，损伤骨骼，趴冰卧雪，苦不堪言。我是役夫，又正好在这个行列之中，就在辛苦的劳役之中，我又想出一条奇计，才摆脱了这场灾难。之后，我又改名换姓当工匠，却跟着的是秦始皇帝死了，大兴土木，穿凿骊山，广修墓地，玉铺平地，金砌阶台，珍珠做树，美玉为枝，楼台殿阁，豪华异常。而工人石匠，全都封闭在墓地下面幽冥般的通道之中。自己是个工匠，又在这个行列中，就又想出一个奇特的计谋，才摆脱了这场苦难。总共四次奇特的计谋，都逃脱了大祸。我知道生不遇世，于是逃到这座山，吃松脂和树木果实，才得以延年益寿。这个姓毛的女子，是秦朝的宫女。和我一样，是殉葬的人，我于是和她一起逃脱了骊山灾祸，共同隐藏在这里。不知到现在经过了多少甲子了。”陶、尹二人说：“秦到现在，继承正统的有九个朝代，长达一千多年，其中兴亡的事，数不胜数。”陶、尹二公于是都以额碰地参拜说：“我们两个小子，有幸遇见大仙，屡经劫难，由此有了依托。既然让我们融洽相遇，那金丹大药之事，可以让我们听一听吗？我们是俗骨凡胎，老朽不堪，确实需要庇荫保护。”古男子说：“我本来是凡人，只是能够断绝那些世上的忧虑，因为吃树木的果实，才能够高入天空。年深日久，毛发由黑就成红绿，不知道生和死、俗和仙，与鸟兽为邻，和猴子同乐，飞腾自由自在，云气相随，失去形体还会得到形体，没有性也没有情，不知道金丹大药是什么东西。”陶、尹二公说：“大仙吃树木果实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听一听吗？”古男子说：“我开始吃柏树子，后来吃松脂，全身长满了疮疡，腹中疼痛，不到一个月，皮肤明亮光滑了，毛发油润有了光泽。没有经过几年，升入高空就像有梯子一样，走险路就像走平地一样，轻飘飘的好像浮在空中顺风飞翔，在广阔无边的天空中随云而升。渐渐混合虚无，潜伏造化。你和我，在我看来，不是两个物体。集中精神就精神爽朗，静心养气就元气清爽。保守住胎根，含藏住命带，虽然天地还能够覆载，云气还能够欝蒸，日月还能够晦明，川岳还能够融解。就是我的身体不能败坏。”陶、尹二公拜谢说：“敬听仙人之命。”酒将要喝完的时候，古男子折下一棵松枝，敲打玉壶并吟诗说：“吃柏子身体轻健，住在山峦叠嶂间，不愿意招惹是非去到人世尘寰，暂时装备衣冠论说空虚不实的尘世，一会儿还是遨游在碧云天。”毛氏女子接着和诗说：“谁能知道古今究竟谁是与谁非，闲暇脚踏青霞远游青翠掩映的深山，秦楼的箫管应该是寂静无声，彩云白白地挑逗薜萝衣衫。”古男子说：“我和你们邂逅相遇，那能不留恋呢？我有一点儿万年的松脂和千年的柏子，你们可以各分一半把它吃了，你们也该走出尘世。”陶、尹二公拜谢双手接过，用酒吞吃了。二位仙人说：“我们应当走了，你们要好好地自己修真养性，不要漏泄伐性，让神气暴露在窟舍。”陶、尹二公与二位仙人拜别，只觉得超然世外，不知他们的踪迹到何处了，不久看他们所穿的衣服，被风一吹都变成了花片蝶翅，飞扬在空中。陶、尹二公，现在巢居在莲花峰上，脸色微微发红，毛发全变成了绿色，说话满口喷发芬芳的香气，履步而尘土离开身体。云台观的道士，经常遇见他们。他们也时常细致地述说他们得道的原因。

许碏

许碏，自称高阳人也。少为进士，累举不第。晚学道于王屋山，周游五岳名山洞府。后从峨眉山经两京，复自襄汴，来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罗浮，无不遍历。到处，皆于石崖峭壁人不及处题云：“许碏自峨眉山寻偃月子到此。”睹笔踪者，莫不叹其神异，竟莫详偃月子也。后多游芦江间，常醉吟曰：“阆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好事者或诘之。曰：“我天仙也。方在昆仑就宴，失仪见谪。”人皆笑之，以为风狂。后当春景，插花满头，把花作舞，上酒家楼醉歌，升云飞去。（出《续神仙传》）

【译文】

许碏，自己说是高阳人。青年时期认真读书为进士作准备，但是屡次应举不第。晚年在王屋山学道，周游过五岳名山洞府。后来从峨眉山经两京，又由襄汴来到江淮，茅山、天台山、四明山、仙都山、委羽山、武夷山、霍桐山、罗浮山，没有不游遍的。所到之处，都在悬崖峭壁、人上不去的地方，题字说：许碏自峨眉山寻偃月子到此。目睹他笔迹的人，没有不赞叹他的神异的，但终究不知道偃月子是谁。许碏后来多半是漫游在芦江一带。他经常酒醉吟诗说：“阆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好事的人问他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是天仙，方才在昆仑山上参加宴会，因为有失礼仪被贬谪下凡。”人们都笑他，认为他是发狂说疯话。后来正值春天景色，他满头插着鲜花，手握花束起舞，到酒家楼上去醉酒作歌，升上彩云飞走了。

杨云外

唐乾宁中，云安县汉城宫道士杨云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异常。前进士钱若愚甚敬之。一旦斋沐诣其山观，宿于道斋。翌日虔诚敛袵而白之曰：“师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虽聆其说，果有之乎？”杨曰：“有之，我即其人也。若示以飞空蹑虚，履水蹈火，即日有千万人就我，不亦烦亵乎！”因腾跃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颡，自是信有神仙矣。（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昭宗乾宁年间，云安县汉城宫的道士杨云外，经常用喝酒隐晦自己，然而言行举止不同平常。前进士钱若愚非常敬重他。一天，钱若愚斋戒沐浴后到杨云外的山观，晚上住在道观的斋房里。第二天，整一整衣襟虔诚地对杨云外说：“师丈，小子凡俗浅陋，关于神仙的事，虽然聆听了他们的一些传说，果真有这种事情吗？”杨云外回答说：“有这种事情，我就是传说的那样人。如果显示出飞空蹑虚、履水蹈火的本领，那样就会每天有成千成万的人靠近我，不是使人厌烦吗？”说完，杨云外就飞跃腾空，慢慢地在空中上升，很长时间才下来。钱若愚以额碰地伏地叩拜，从这以后相信有神仙了。

杜悰

杜悰公悰，为小儿时，常至昭应观，与群儿戏于野。忽有一道士，独呼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读书，勿与诸儿戏。”指其观曰：“吾居此，颇能相访否？”既去。悰即诣之。但见荒凉，他无所有。独一殿巍然存焉，内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详视其像，颇类向所见道士。乃半面为漏雨所淋故也。（出《玉泉子》）

【译文】

邠公杜悰，小时候，常到昭应观，和很多儿童在观外野地里游戏。忽然有一个道士，只招呼杜悰，用手抚摩他说：“公子应该勤奋读书，不要和那些小孩子游戏。”道士又指着那座观说：“我住在这，你能不能去看望我？”道士说完就离开了。杜悰马上就到观内去看望道士。进观之后，只见一片荒凉，别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座殿宇立在那里，内有老君的塑像。方才看见那个道士的半边脸是紫黑色的。到这详细看那老君塑像，很像方才他看见的那个道士。是塑像的半边脸被漏雨所淋的缘故。

南岳真君

南岳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须纸钱？有所未谕。”既而夜梦真君曰：“纸钱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须此。”由是岳中益信重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南岳衡山的道士秦保言，在焚香修行方面很勤奋。他曾经问真君说：“上仙因为什么需要纸钱呢？我有些不理解”不久秦保言夜里梦见真君说：“纸钱就是冥府官吏要人进贡的，我又怎么需要这个。”由于这个原因，南岳山中更加相信敬重南岳真君。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师　王老　黑叟 刘无名

薛尊师

薛尊师者，家世荣显。则天末，兄弟数人。皆至二千石。身为阳翟令。而数年间，兄弟沦丧都尽，遂精心归道，弃官入山，妻儿悉弃。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愿从之。杖策负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陈。云如近有仙境。薛遂求问其路。陈曰：“吾有小事诣都，约三日而回。回当奉导。君且於此相待。”薛与唐子止於路口。陈至期而至。陈曰：“但止於此，吾当入山求之。知所诣，即来相报。”期以五日，既而过期，十日不至。薛曰：“陈生岂相绐乎？吾当自往。”遂缘磴入谷三四十里。忽於路侧见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陈山人也。唐子谓尊师曰：“本入山为求长生，今反为虎狼之餐。陈山人尚如此，我独何人？不如归人世以终天年耳。”尊师曰：“吾闻嵩岳本灵仙之地，岂为此害？盖陈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归，吾当终至。必也不幸而死，终无恨焉。”言讫直往，唐亦决意从之。夜即宿於石岩之下，昼则缘磴而行。数日，忽见一岩下，长松数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药之状。薛遂顶礼求诸。道士曰：“吾虽至此，自服药耳。亦无术可以授君。”俄睹一禅室中，有一老僧。又礼拜求问。僧亦无言。忽於僧床下见藤蔓缘壁出户。僧指蔓视。薛遂寻蔓出，具蔓傍岩壁不绝，经两日犹未尽，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数人，围棋饮酒，其陈山人亦在。笑谓薛曰：“何忽而至？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见俗人於此伐薪采药不绝。问其所，云“终南山紫阁峰下，去长安城七十里。”尊师道成后入京，居于昊天观，玄风益振。时唐玄宗皇帝奉道，数召入内礼谒。开元末，时已百余岁，忽告门人曰：“天帝召我为八威观主。”无病而坐亡，颜色不变。遂于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户。每至夜，辄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术。后以俗人礼谒烦杂，遂敕塞其塔户。唐君后亦为国师焉。（出《原化记》）

【译文】

薛尊师，家世荣耀显贵，武则天末年，他们兄弟几人，俸禄都达到两千石。他本身做阳翟县令。但几年之间，他的兄弟们，死的死，亡的亡，都没了。于是他决心皈依道教。放弃官职进入深山，连妻子儿女都抛弃了。招集志趣相同的人，只有县里的低级小官吏唐臣，愿意跟随他。他们手持拐杖背着行囊，向嵩山山口走去。路上忽然遇见一个人，从山里面出来。这人自己说是求道的，姓陈，并说他知道附近有仙境。薛尊师就求问去仙境的道路。姓陈的人说：“我有小事到都城去，大约三天就回来了，回来后给你们作向导，你们暂且在这里等候。”薛尊师和唐臣就停在路口。姓陈的人到约定的日子就回来了。说：“你们先停在这里，我先进山寻找那个地方，知道了前往的地方，立刻回来相告。”当时约定以五天为期限，可已经过了期限，十天还没来。薛尊师说：“陈生难道是欺骗我们吗？我应当自己去。”于是沿着石头台阶进入山谷，大约走了有三四十里，忽然在路旁看见一个死人，已经被虎吃了一半，这个人正是陈山人。唐臣对薛尊师说：“本来入山是为了寻求长生不死的，现在反倒成为虎狼之食了。陈山人尚且如此，我们算什么人呢？不如回到人世间而终天年罢了。”薛尊师说：“我听说嵩山本是神灵仙人居住的地方，怎么会受这种伤害。大概是陈山人用这个激励我们的意志，你回去吧，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倘若也是不幸而死，那死也不遗憾了。”说完一直往前走去。唐臣也决定跟他去。夜晚就宿在石壁下面，白天沿着石磴向上。过了几天，忽然看见一面岩石下面，长了几百株松树，松林中有六个道士，象炼制药材的样子。薛尊师就叩拜请求各位道士。道士说：“我们虽然到了这里，不过自己服药罢了，也没有什么道术可以传授给你们。”一会儿，看见一个禅室中有一个年老和尚。薛尊师又向和尚叩拜求教。和尚也不说话。忽然在和尚床下出现一藤蔓沿着墙壁出了门，和尚指着藤蔓让他们看，薛尊师于是寻找藤蔓的去向出了门。看见藤蔓靠着石壁连绵不断，经过两天还没到尽头。忽然遇到一个流泉，旁边有一石室，石室中有几个道士，一边下棋一边饮酒。那个陈山人也在。他笑着对薛尊师说：“为什么忽然到这里来。你的志向坚定可以教育。”于是向薛尊师传授道术要领。薛尊师也看见俗人在这里砍柴采药，络绎不绝。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这是终南山紫阁峰下，距离长安城七十里。”薛尊师学成道术之后进入京师，居住在昊天观。从此京师道教更加振兴了。当时唐玄宗皇帝信奉道教，几次召薛尊师入内宫礼谒。开元末年，薛尊师当时已经一百多岁了。忽然告诉弟子说：“天帝召我去做八威观主。”无病端坐死去，脸色不变。就在本院给他建造一墓塔，不砌死塔门，每到夜里，就召见他的弟子唐臣，告诉他修行的道术。后来因为俗人礼谒的太多，十分烦乱，就敕命关闭了他的塔门。唐臣后来也成为国师了。

王老

有王老者，常于西京卖药，累世见之。李司仓者，家在胜业里，知是术士，心恒敬异，待之有加。故王老往来依止李氏，且十余载。李后求随入山，王亦相招。遂仆御数人，骑马俱去。可行百余里，峰峦高峭，攀藤缘树，直上数里，非人迹所至。王云：“与子偕行，犹恐不达神仙之境；非仆御所至，悉宜遣之。”李如其言，与王至峰顶。田畴平坦，药畦石泉，佳景差次。须臾，又至林口，道士数人，来问王老，知邀嘉宾，故复相候。李随至其居，茅屋竹亭，潇洒可望。中有学生数十人，见李各来问其亲戚，或不言。或惆怅者云：“先生不在，今宜少留。具厨饭蔬菜，不异人间也。”为李设食。经数日，有五色云霞覆地，有三白鹤随云而下。于是书生各出，如迎候状。有顷云：“先生至。”见一老人，须发鹤素，从云际来。王老携李迎拜道左。先生问王老：“何以将他人来此！诸生拜谒讫，各就房。李亦入一室。时颇炎热，李出寻泉，将欲洗浴。行百余步，至一石泉，见白鹤数十，从岩岭下，来至石上，罗到成行。俄而奏乐，音响清亮，非人间所有。李卑伏听其妙音。乐毕飞去。李还说其事。先生问得无犯仙官否？”答云：“不敢。”先生谓李公曰：“君有官禄，未合住此；待仕官毕，方可来耳。”因命王老送李出，曰：“山中要牛两头，君可送至藤下。”李买牛送讫，遂无复见路耳。（出《广异记》）

【译文】

有个叫王老的人，常在西京卖药，几个世代的人都见到过他。有个叫李司仓的人，家住在胜业里。他知道王老是个术士，心里一直非常敬重他，招待他更加周到。所以王老来来往往就住在李家，将近十多年。李司仓后来请求随他入山学道，王老也欣然相召。于是李司仓带了几个仆人，骑马一起跟去了。大约走了一百多里，便无路可走，只是峰峦叠嶂，高峭入云。他们攀藤爬树，一直上了几里，都不是人的踪迹所能到的地方。王老说：“和你一块走，恐怕还不能到达神仙住的地方，就更不是仆人所能到的了。应该全遣散他们，李司仓依照他的话做了，遣散了跟随的仆人，和王老一起到了峰顶。峰顶地势平坦，有药畦和泉水，景色美好。不一会儿，又来到一树林边，有几个道士来问候王老。知道你邀请嘉宾，所以在此相候。李司仓跟随王老到他的住处，那里是茅屋竹亭，潇洒可望。里面有学生几十人，看见李司仓，各自来问他们的亲戚，有的什么也不说。有一个有些伤感的人说：“因为先生不在，现在还要停留一些时候，在这等待。这里准备着一般的饭菜，和人间没有什么不同。”给李司仓设置的饮食。经过几天，有五色云霞遮盖大地，有三只白鹤随云而下，於是书生各自出来，象迎候宾客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有人说：“先生到了。”李司仓看见一位老人，须发雪白，从云彩的边缘处走来。王老携带李司仓在道路左侧迎拜。先生问王老，为什么带别人来这里。众书生叩拜完毕，各自回房，李司仓也进了一室。当时天气很炎热，李司仓出来寻找泉水，想用泉水洗澡。走了一百多步，来到一个石泉，看见几十只白鹤从石峰上飞下来，来到石上，排列成行。一会儿，开始奏乐，乐声清脆响亮，是人间所没有的。李司仓低下身去伏在地上听那奥妙的声音。白鹤奏完乐都飞走了。李司仓返回来说那件事。先生问他有没有触犯仙官，李司仓回答说：“学生不敢。”先生对李公说：“你命里有官禄，不应当住在这里。等到仕宦生涯结束了，才可以来。”说完，就命令王老送李司仓出来。王老对李司仓说：“山中要两头牛，你可以送到藤下。”李司仓买了牛送去，就再也不见他走过的路了。

黑叟

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州有寺名宝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陆氏又曰：“傥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还。两月余，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构堂三间，穷极华丽。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募画工。自汴、滑、徐、泗、杨、润、潭、洪及天下画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偿过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说姓名，称剑南来，且言善画，泊寺中月余。一日视其堂壁，数点头。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请备灯油，将夜缉其事。”僧从其言。至平明，灿烂光明，俨然一壁。画人已不见矣。政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至午时，有一人形容丑黑，身长八尺，荷笠莎衣，荷锄而至。阍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举手锄以斸其面。壁乃颓。百万之众，鼎沸惊闹，左右武士欲擒杀之，叟无怖色。政问之曰：“尔颠癎耶。”叟曰：“无。”尔善画耶？”叟曰：“无。”曰：“缘何事而斸此也？”叟曰：“恨画工之罔上也。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图写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抚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为验耳。”政问曰：“尔妻何在。”叟曰：“住处过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随叟召之。叟自苇庵间，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阶前，陆氏为之失色。政曰：“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叟曰：“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诣其家。至江欲渡，叟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将过江，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趋之。夫妻已出，携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为白鹤，冲天而去。（出《会昌解颐》及《河东记》）

【译文】

唐代宗宝应年间，越州观察使皇甫政的妻子陆氏，容貌很美丽，但没有儿子。越州里有一座寺院，名叫宝林寺，寺院里有魔母神堂。越州城中的男男女女，凡是来许愿祈求儿女的，必定是回报应验。皇甫政在空闲的日子，领着妻子进入宝林寺，到魔母神堂，捻香祝祷说：“向魔母祈求一个男孩，果然如愿，请神灵允许我用俸禄钱一百万贯建造堂宇。”陆氏接着又说：“倘若遂了我们的心愿，我也用脂粉一百万贯，另画神仙的像。”接着皇甫政夫妇在寺院四处游览，到了傍晚才回家。过了两个多月，皇甫政的妻子怀孕了，后来果然生了一个男孩。皇甫政大喜，建造了三间堂宇，极其富丽堂皇。他的妻子陆氏在寺院门外堆了一百万贯钱，招募画工。从汴、滑、徐、泗、杨、润、潭、洪等地和全国各地的画工，天天有来到的。只是因为它的赏钱太多，都不敢着手。忽然有一个人不说姓名，自己说是从剑南来的，并说善于绘画。要接手绘神仙像一事。他在寺院里停留了一个多月，一天，他看着那堂宇的墙壁，不住的点头。主事的和尚说：“你为什么不快点完成那件画像的事情呢？”那人笑着对主事的和尚说：“请你给我准备灯油，我将要在夜里聚集精力完成那件事情。”主事的和尚依从了他，按他的话做了。到天亮的时候，光明灿烂，整整齐齐画满了一墙壁。但是绘画的人已经不见了。皇甫政大设斋祭，很多富商都聚集到这里来。皇甫政又选择了吉日，率领军吏州民，大排歌舞、宴筵。到中午时，有一个容貌黑丑的人，身高八尺，背着斗笠，穿着蓑衣，扛着锄头而来，看守大门的人拒绝他进门，但是皇甫政却让人招唤他进来。那人进入寺院后，直接上了魔母堂，举起手中的锄头来斫那神像的脸面，墙壁都倒塌了。大家惊骇叫喊。周围担任护卫的武士，想要把他抓住杀了他，但是那黑丑的老头儿毫无惧色。皇甫政问他说：“你是疯颠吗？”老头儿说：“不是。”皇甫政又问：“你是善于绘画吗？”老头儿又说：“不是。”皇甫政说：“那你为什么来斫这画像呢？”老头儿回答说：“可恨画工蒙蔽上官。夫人和上官施舍二百万贯钱，描画神仙。可是现在画的和真人相比，根本比不了呢。”皇甫政大怒并呵斥他。老头儿拍掌大笑说：“如果你不信，我在乡间的老妻，足够验证的了。”皇甫政问他说：“你的妻子在什么地方？”老头儿说：“住处在过湖南二、三里的地方。”皇甫政派十个人跟着老头儿去招呼老头儿的妻子。老头儿从苇庵里引出一个女子，年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脸上略微化了点妆，衣着也不奢华，却艳态媚人，光华动众。不一会儿工夫，到了宝林寺。众人都伸长脖子吃惊地观看，都说所画的神母像，果然是不如她。把她领到台阶前，陆氏见她美丽异常也大惊失色。皇甫政对老头儿说：“你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却蓄养了这样一个美丽妇人，实在是不该的，应当把她进献给天子。”老头儿说：“等我们回去和乡亲告别一下再走吧。”皇甫政应允了，派士卒五十人、侍女十人，一起到他们家。到了江边要过江，老头儿单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和老头的妻子同乘一大船。将要过江，不知不觉中老头的妻子在急流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们都惊惶恐怖起来，急忙划船去追赶他们，他们夫妻二人已经走出游艇，上岸并肩携手而行了。又追他们，二人都化为白鹤，冲上天空远飞而去。

刘无名

刘无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后，居于蜀焉。生而聪悟。八九岁，道士过其家，见而叹曰：“此儿若学道，当长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乐名利。弱冠，阅道经，学咽气朝拜，存真内修之术。常以庚申日守三尸，存神默咒，服黄精、白术，志希延生。或见古方，言草木之药，但愈疾微效，见火辄为灰烬，自不能固，岂有延年之力哉。乃涉历山川，访师求道。数年入雾中山，尝遇人教其服饵雄黄，三十余年。一旦有二人，赤巾朱服，径诣其室。刘问其何人也？何以及此？对曰：“我泰山直符，追摄子耳。不知子以何术，顶有黄光。至三日矣，冥期迫促，而无计近子，将恐阴符遣责，以稽延获罪，故见形相问耳。”刘曰：“余无他术，但冥心至道，不视声利，静处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黄光，照灼于顶，迢高数丈，得非雄黄之功？然吾闻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金一石之谓丹，子但服其石，未饵其金，但得其阳，未知其阴，将何以超生死之难，期升腾之道乎？其次广施阴功，救人济物，柔和雅静，无欲无为，至孝至忠，内修密行，功满三千，然后黑籍落名，青华定箓。制御神鬼，驱驾云龙，而上补仙官，永除地简。九祖超炼，七玄生天。如此则不为冥官所追捕耳。今子虽三尸已去，而积功未著，大限既尽，将及死期，岂可苟免也？”刘闻其语，心魂丧越，忧迫震惧，不知所为。二使徐谓之曰：“岷峨青城，神仙之府，可以求诣真师，访寻道要。我闻铅汞朱髓，可致冲天，此非高真上仙，莫得修炼之旨。我为子求姓名同，年寿尽者，以代于子。子勉而勤修，无至中怠也。”刘致谢二使。二使乃隐。刘如其言，入峨眉岷山，登陟峭险，探求洞穴，历年不遇。复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数里，忽觉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间，云青城真人。刘祈叩不已，具述所值鬼使追摄之由，愿示道要，以拯拔沉沦，赐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一岩室，使牺止其中，复令斋心七日，乃示其阳垆阴鼎，柔金炼化水玉之方，伏汞炼铅朱髓之诀。谓之曰：“胡刚子、阴长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丹之经。丹分三品。以铅为君，以汞为臣，八石为使，黄芽为苗。君臣相得，运火功全，七日为轻汞，二七日变紫锋，三七日五彩具，内赤外黄，状如窗尘，复运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经四时，重履长至，初则十月离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银，丸而服之，可以祛疾。三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算，发白反黑。三年之后，服之刀圭。游散名山，周游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剂，变化万端，坐在立亡，驾驭飞龙，白日升天。大都此药，经十六节，已为中品。便能使人长生。药成之日，五金八石，黄芽诸物，与君臣二药，不相杂乱矣。千日功毕，名上品还丹。谨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视彼形气，功行合道，依法传之。刘授丹诀，还于雾中山，筑室修炼，三年乃成。开成二年，犹驻于蜀，自述无名传，以示后人。入青城去。不知所终。（出《仙传拾遗》）

【译文】

刘无名，是成都人。原本三国时期西蜀先主刘备的后代，居住在四川。他生来就聪明颖悟。八九岁的时候，道士经过他的家，看见他就感叹地说：“这个小孩如果学道术，能成为长生神仙了。”从这以后刘无名喜好道术，研究玄理，不喜欢名利。二十岁左右的时候，阅读道经，学习咽气朝拜、存真内修之术，常以庚申日守三尸神，保存精神默念咒语，吃黄精白术，志向是希望延长生命。有时看见古代药方上说的草木之类的药，只是治愈疾病有微效，遇见火就成灰烬。自己都不能稳固，怎么能有延年益寿的力量呢？于是跋山涉水，游历名山大川，访师求道。几年后进入雾中山，曾经遇到一个人，叫他吃雄黄，达三十多年。一天有两个包红头巾穿红衣服的人，直闯进他的住室。刘无名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到他这来？那两个人回答说：“我们是泰山直符，追赶勾取你，但不知你用的什么法术，头顶上有黄光，我们到这里三天了，阴曹地府的期限紧迫，然而没有办法靠近你，又害怕阴府怪罪谴责，因为停留延误期限要获罪，所以现出身形向你询问。”刘无名说：“我没有别的法术，只是深入地静心至道，不追求名声利禄，安静地置身深山，志向是希望度世罢了。”二位使者说：“你的黄光，照耀在头顶上，高过几丈，恐怕是雄黄的功用吧？然而我听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金一石叫做丹。你只服那石，不吃那金，只能得到阳，却不了解阴，又凭什么超脱生死的难关，期望升天飞腾的道术呢？其次，要广泛地布施阴功，挽救人，接济人，温和，雅静，没有情欲和贪心，尽孝尽忠，内心秘密修行，功德满了三千，然后才能从黑籍中落去名字，定在青华名册中。能控制神鬼，驾驭云龙，补进天上仙官的行列，从阴曹地府的名册中永远除去名字。九祖超炼，七玄生天。象这样就不会被冥官追捕了。现在你虽然三尸已去，但积功不显著，寿数已经没有了，将要到死期，怎么可以苟且求免呢？”刘无名听了他的话，丧魂落魄，震惊恐惧，不知所措。二位使者慢慢对他说：“岷山、峨眉山、青城山，都是神仙的洞府，可以到那里去寻找真师，访寻道术要领。我听说铅汞朱髓，可以冲天。不是高真上仙，不能得到修炼的真义。我给你寻找和你姓名相同、寿数已尽的人，用他来代替你。你要努办勤奋修行，不要中途懈怠呀。”刘无名拜谢了二位使者，二位使者就隐去了身形不见了。刘无名按照他们的话，进入峨眉山、岷山，登攀险崖峭壁，探索寻找洞穴，经历几年也没遇到。又进入青城山，在北崖的下面找到一个洞。进去后，走了几里，忽然发觉平坦宽阔，大概不是人世，遇到神仙居住在那里，说是青城真人。刘无名祈求叩拜不已，全部述说了被鬼使追摄的原由，希望青城真人指示道术要领，用它拯救灵魂，拔出沉沦，赐给超过生死之苦的办法。青城真人指着一个岩石屋子，让他在里面居住休息。又让他斋戒七天，整洁身心。之后，才告诉他阳垆阴鼎，柔金炼化水玉的方法，伏汞炼铅朱髓的诀窍，并对他说：“胡刚子，阴长生，都得了这种道术。”还有一个名字，叫作金液九丹之经。丹分为三品，用铅做君，用汞做臣，八石做使者，黄芽做苗，君臣相投合，运用火候，功效完全了，七天成为轻汞，十四天变成紫锋，二十一天五彩具备，里面红外面黄，形状象窗户上悬挂的灰尘。再运用火二年，六百个整天，再经过四季，重履长至。开始是十月离开它的胞胎，已经成为初品，马上能干汞成银，做成丸吃它，可以除去疾病。三年以外，吃的人可以延年益寿，白发可以变黑。三年之后，吃一刀圭，游览名山，云游四海。初品，地仙吃它半剂，变化万端，坐着在立起就没了，驾驭飞龙，白天飞升。大都这种药，经过十六个季节，已经成为中品，就能使人长生。药成的日子，五金八石，黄芽诸物，和君臣二药，不相互混杂。一千天功毕，名字就叫上品还丹。要谨慎保存它，不要给人看。人世上，如果有那样的人，看他形状气质和功德行为都合乎道，就按照方法传给他。刘无名接受炼丹诀窍，回到雾中山，筑室修炼，三年就成功了。开成二年，刘无名还住在四川，自己陈述无名传，用来给后人看。后来进入青城山，不知道他的终了。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贺知章　萧颖士　李仙人　何讽 黄尊师　裴老　李虞　夏侯隐者 权同休

贺知章

贺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对门有小板门，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积五六年，视老人颜色衣服如故，亦不见家属。询问里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王老，更无他业。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谨，唯有童子为所使耳。贺则问其业。老人随意回答。因与往来，渐加礼敬，言论渐密，遂云善黄白之术。贺素信重，愿接事之。后与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乡日得此珠，保惜多时，特上老人，求说道法。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饼来。童子以珠易得三十余胡饼，遂延贺。贺私念宝珠特（明抄本“特”作“持”）以轻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岂在力争；悭惜未止，术无由成。当须深山穷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贺意颇悟，谢之而去。数日失老人所在。贺因求致仕，入道还乡。（出《原化记》）

【译文】

贺知章，在西京宣平坊有住宅。他家对门有一个小板门，经常看见有一个老人骑着驴在那儿出入。过了五、六年，再看那老人的脸色衣服象原来一样，没有变化。也看不到他的家属。询问巷中的邻里，都说是西市卖穿钱绳索的王老，再没有别的职业。经观察，看出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贺知章经常在空闲日子到王老那里去，老人迎接很恭敬谨慎。他只有一个使唤童子。贺知章就问他的职业，老人很随便地回答。由于和他往来增多，逐渐地更加尊敬，言论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言谈中说了他善于修道炼丹之术。贺知章平素尊信道教，所以愿意拜老人为师。后来贺知章和夫人拿一颗明珠，自己说是在家乡的时候得到的，珍藏了多年，特地敬献给老人，请求老人给讲授道法。老人接过之后就把明珠交给童子，让他买饼来，童子用明珠换来三十多个烧饼，并请贺知章吃。贺知章自己心想，宝珠是特意送给老人的，可老人却如此轻用。心里很不愉快。老人已经察觉说：“道术可以心得，哪里是在于力争呢？悭惜之心不停止，道术没有理由成功。应当到深山穷谷中，勤奋地、专心致志地探索寻取它，不是市朝所能传授的。”贺知章听了颇有心得，领悟了老人的意思，拜了老人就离开了。过了几天，老人不见了。贺知章于是请求辞官，入道还乡。

萧颖士

功曹萧颖士。常密游。于陈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见老翁，须鬓皓然，眉目尤异。至门，目萧久之，微有叹息，又似相识。萧疑其意，遂起揖问。老人曰：“观郎君状貌，有似一人，不觉怆然耳。”萧问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齐鄱阳王。”王即萧八代祖。遂惊问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识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为都〔鄱〕阳书佐，偏蒙宠遇。遭李明之难，遂尔逃亡，苟免患耳。因入山修道，遂得度世。适惊郎君，乃不知是王孙也。”遂相与泣。萧敬异之，问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良久乃别。今在灊山，时出人间。后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译文】

功曹萧颖士，经常秘密游览。一次住在陈留的客店。他正在吃饭中间。忽然看见一个老头儿，须鬓雪白，眉目尤其异常。他来到门口，看了萧颖士很长时间，发出轻微的叹息声。又好象和萧颖士相识。萧颖士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于是起身拱手相问。老人说：“我看公子的身形相貌，有些像一个人，不觉悲伤罢了。”萧颖士问他象什么人。老人说：“公子象齐鄱阳王。”齐鄱阳王就是萧颖士的八代祖先。萧颖士于是惊讶地问老人说：“齐鄱阳王就是我的八代祖先，你为什么会认识他？”老人哭泣着说：“我姓左，过去是鄱阳王书佐，备受宠信，各方面都蒙受礼遇。遭李明之难，我就逃走了。苟且偷生，免除了祸患，就进入深山修行道术。终于获得出世。方才看见公子感到吃惊，竟不知是齐鄱阳王的子孙。”于是他们相对而泣。萧颖士对他很恭敬，也感到诧异。问他的年龄，竟然三百二十七岁了。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分别。老人现在住在灊山，时常出山到人世间。后来，不知他去什么地方了。

李仙人

洛阳高五娘者，美于色，再嫁李仙人。李仙人即天上谪仙也，自与高氏结好，恒居洛阳，以黄白自业。高氏能传其法。开元末，高李之睦，已五六载。后一夕五鼓后，闻空中呼李一声。披衣出门，语毕，还谓高氏曰：“我天仙也。顷以微罪，谴在人间耳。今责尽，天上所由来唤。既不得住，多年缱绻，能不怆然。我去之后，君宜以黄白自给，慎勿传人，不得为人广有点炼，非特损汝，亦恐尚不利前人。”言讫飞去。高氏初依其言。后卖银居多，为坊司所告。时河南少尹李齐知其事，释而不问，密使人召之，前后为烧十余床银器。李以转闻朝要。不一年，李及高皆卒。时人以为天罚焉。（出《广异记》）

【译文】

洛阳高五娘，姿色很美，再婚嫁给了李仙人。李仙人是天上贬谪到人间的神仙，自从和高五娘结婚后，长期居住在洛阳，把炼金的法术当作自己的职业。高五娘也学会了他的法术。唐玄宗开元末年，高五娘和李仙人结为夫妻已经有五六年了。有一天晚上五鼓之后，听空中呼唤李仙人一声，李仙人穿上衣服出了门，和人说话。说完话，回来对高五娘说：“我是天上的神仙，以前因为小的罪过，贬谪在人间了，现在对我的责罪已经完了。由于天上来唤我回去，已经不能再住下去了，多年夫妻和睦，难舍难分，能不悲伤吗？我走了以后，你只适当炼制金银自给自足即可，千万谨慎，不可传给别人。也不能给别人多炼，否则，不只是损害你自己，也恐怕会不利于别人。”李仙人说完就飞走了。高五娘最初还按照他的话做，但后来卖银过多，被坊司告发。当时河南的少尹李齐知道了她的事，对高五娘不予追究就释放了。过后，却秘密地派人把高五娘招唤去。高五娘前前后后共给李齐烧了十多窑银器。李齐把这事转告当朝的显要。不到一年，李齐和高五娘都死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上天惩罚他们了。

何讽

唐建中末，书生何讽，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讽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发气。讽尝言于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矰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升。”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方叹伏。（出《原化记》）

【译文】

唐德宗建中末年，书生何讽，曾经买到黄纸古书一卷。何讽读它，在书中得到一个发卷，圆四寸，象一个环没有头。何讽就随意地弄断了它，断处两头滴出水有一升多。用火一烧它有头发的气味。何讽曾经把这事告诉一个道人。道人说：“唉！你本来是俗骨凡胎，遇到此物不能飞升成仙，这是命啊！据仙经说：‘蠹鱼几次吃到书页上印的神仙二字，就变化成为这种东西，名叫脉望。’夜里用这个东西矰映当天中星，星使立刻降临，可以求得还丹，取你方才弄断‘脉望’时流出的水调和之后服了，当时就能脱胎换骨，飞升成仙。”何讽听了之后，就取来古书查找，有几处蛀虫咬坏的地方，前后对照文义，都是“神仙”二字。何讽才赞许信服。

黄尊师

黄尊师居茅山，道术精妙。有贩薪者，于岩洞间得古书十数纸，自谓仙书，因诣黄君，恳请师事。黄君纳其书，不语，日遣斫柴五十束，稍迟并数不足，呵骂及棰击之，亦无怨色。一日，可两道士于山石上棋，看之不觉日暮，遂空返。黄生大怒骂叱，杖二十，问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无人，何处得有棋道士？果是谩语。”遂叩头曰：“实，明日便捉来。”及去，又见棋次，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并局，腾于室中上高树。唯得棋子数枚。道士笑谓曰：“传语仙师，从与受却法策。”因以棋子归，悉言其事。黄公大笑，乃遣沐浴，尽传法策。受讫辞去，不知其终。（出《逸史》）

【译文】

黄尊师居住在茅山，道术精深玄妙。有一个卖柴的人，在岩洞中拾到古书十几页，自己认为是仙书，于是送到黄尊师那里去，恳切地请求拜黄尊师为老师。黄尊师接受了他的书，但没有说什么。只是每天派他去砍柴五十捆，如果回来稍晚或数量不够，就大声喝骂还用棍子打他，但他也没有怨恨的表情。有一天，他上山砍柴，看见两个道士在山石上下围棋。他只顾看他们下棋，不知不觉就天黑了，于是只得空手回来。黄尊师大怒，高声叱骂，还打了他二十棍子。问他是什么原因没有砍柴，他就都如实说了。黄尊师说：“深山里没有人，那里会有下棋的道士呢？果然是说的假话。”他就一边叩头一边说：“我说的确实是真的，明天我就把那两个道士捉回来。”等到第二天去了，又看见那两个道士在那里下棋，他就假装上前去看下棋，趁机去擒捉。两个道士抛弃了棋盘，飞腾到空中上了高树。他只得到了几枚棋子。两个道士笑着对他说：“传话给黄仙师，由他给你传授法录。”于是他拿着棋子回来，详尽地说了他经历过的事。黄尊师听完大笑，就令他去沐浴更衣。向他传授了所有的法录，卖柴人学完了法录就告别而去，不知道他以后怎么样了。

裴老

唐大历中，有王员外好道术，虽居朝列，布衣山客，日与周旋。一旦道侣数人在厅事，王君方甚谈谐拊掌，会除溷裴老，携秽具至王君给使。因闻诸客言，窃笑之。王君仆使皆怪。少项，裴老受佣事毕，王君将登溷，遇于户内。整衣，似有所白。因问何事。渐前曰：“员外大好道。”王惊曰“某实留心于此。”曰：“知员外酷好，然无所遇。适厅中两客，大是凡流，但诳员外希酒食耳。”王君竦异良久。其妻呼骂曰：“身为朝官，乃与此秽汉结交，遣人逐之。”王君曰：“天真道流，不择所处。”裴老请去。王君恳邀从容。久方许诺。曰：“明日来得否？”曰：“不得，外后日来。”至期，王君洁净别室以候。妻呼曰：“安有与除厕人亲狎如此！”王君曰：“尚惧不肯顾我。”少顷至，布袍曳杖，颇有隐逸之风。王君坐语，茶酒更进。裴老清言间发，殊无荷秽之姿状。曰：“员外非真好道，乃是爱药耳。亦有少分。某既来，莫要炉火之验否？”王君叩头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祈请。”裴指铁盒可二斤余，曰：“员外剩取火至，以盒分两片，置于其中，复以火覆之。”须臾色赤，裴老于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药两丸，如麻粟，除少炭，捻散盒上，却堆火烧之。食顷，裴老曰：“成矣。”令王君仆使之壮者，以火箸持出，掷于地。逡巡，乃上上金盒矣，色如鸡冠。王君降阶再拜，叩头陈谢。裴老曰：“此金一两，敌常者三两，然员外不用留，转将布施也。”别去曰：“从此亦无复来矣。”王君拜乞曰：“末学俗士，愿沥丹恳，须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礼。”裴老曰：“何用此。”乃约更三日，于兰陵坊西大菜园相觅。王君亦复及期往，至则果见小门，扣之，黄头奴出问曰：“莫是王员外否？”遂将一胡床来，令于中门外坐。少顷引入，有小堂甚清净，裴老道服降阶。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劳问，风仪质状，并与前时不同，若四十余人矣。茶酒果实甚珍异，屋室严洁，服用精华。至晚王君去，裴老送出门。旬日复来，其宅已为他人所赁，裴老不知所去也。（出《逸史》）

【译文】

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一个王员外喜好道术，虽然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却天天与布衣山客打交道。一天，道界的几个伙伴在客厅议事，与王员外正在说笑拍掌大笑，恰巧清除厕所的裴老携带除厕器具到王员外这供派遣，顺便听到几位客人的谈话，裴老听了之后，偷偷地笑话他们。王员外的仆役都很奇怪。不一会儿，裴老干完了活，王员外将要上厕所，在门内与裴老相遇。王员外整理衣服，见裴老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于是问裴老有什么事。裴老慢慢地走上前说：“员外很喜好道术吧！”王员外惊讶地说：“我确实在这方面很留心。”裴老接着说：“我知道员外很爱好，但是没有遇到所需要的人，刚才客厅中的客人，大都是平凡之辈，只是诳骗员外希求点酒食罢了。”王员外听后惊异很久，这时，他的妻子呼唤斥骂说：“身为朝廷命官，竟然和这种干脏活的人结交，快派人赶走他。”王员外回答说：“真人是不露相的。”裴老请求离去。王员外邀请的举止行动非常恳切。裴老考虑了很长时间才许诺了。王员外说：“明天能来不？”裴老说：“不能，大后天来。”到约会那天，王员外在打扫洁净的另外房屋里等候裴老。他的妻子大声呼喊说：“哪有和清厕所的人这样亲热的！”王员外说：“我还怕他不肯探望我呢！”一会儿，裴老来了，身穿布袍，手持拐杖，很有隐士的风度。王员外请裴老坐下说话，茶酒交替进献。裴老妙语连珠，一点不像掏粪的粗汉。裴老说：“员外不是真的爱好道术，仅仅是爱炼制丹药罢了。也有少许。我既然来了，要不要验证一下炉火烧炼的效果呢？”王员外叩头说：“小生很喜欢，但不敢随便就提出请求。”裴老指着大约有二斤的铁盒说：“员外多取火到这儿。”裴老用铁盒把火分成两片，把盒放置在它的中间，再用火盖上它。不一会儿，铁盒烧成红色，裴老在布袍一角解下来一个小口袋，从里面取出两粒药丸，象麻籽一样。除去了铁盒上一些炭火，把药丸捻碎撒在盒上。还堆上火烧它，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裴老说：“成了。”让王员外仆人中的有力气的，用火筷子夹出，扔在地上。不一会，就变成最上等的金盒了，颜色象鸡冠一样。王员外下台阶再次叩拜，磕头称谢。裴老说：“这金子，一两可抵上平常金子三两。然而，员外不用留它，转手把它布施了吧！”裴老告别离去的时候说：“我从此也不再来了。”王员外叩拜乞求说：“末学俗士，情愿献出一片诚心，期待到仙伯居住的山中，才能早晚都能侍候。”裴老说：“怎么用这样呢？”于是约定再过三天，在兰陵坊西大菜园后面去找他。王员外到期前往。到那果然看见一个小门，前去叩门，一个黄头发的仆人出来询问说：“你是不是王员外？”当得知来人是王员外时，就拿一个能折叠的坐椅来，让他在中门外坐。过了一会儿，领王员外入内，内有小堂很清净。裴老身穿道袍下阶相迎，侍奉女童十人，都有姿色。裴老在筵上慰劳问候，风度仪容，气质状貌，和以前时显然不同。好像是四十多岁人的样子，所用的茶酒果实都很珍贵奇异，屋室整顿得很清洁，服饰用器精致华丽。到了晚上王员外离去，裴老送出了门。过了十天，王员外又来了，裴老的那间住宅已被他人租赁，裴老也不知去什么地方了。

李虞

信州李员外虞，尝与秀才杨棱游华山，穷搜岩谷。时李公未仕，及杨君俱有栖遁之志，每遇幽赏，即吟咏移时。俄至一小洞，巉高数尺，不三四步，甚高，路极平易。二人欲穷其迹，约行四五里，拟回又不可，且相勉而进。更二三里，稍明。少顷至洞口。时已申酉之际，川岩草树，不似人间，亦有耕者。耕者睹二人颇有惊异，曰：“郎君何得到此？”乃具言之。更二里余，有佛堂，数人方饮茶次。李公等因往求宿。内一人曰：’须报洞主。”逡巡见有紫衣，乘小马，从者四五，呵路而至，拜起甚雅，曰：“得到此何也？”一个备述曰：“此处偏陋，请至某居处。”遂同步而往，到一府署，多竹堂，屋坐甚洁，人吏数十。因自言曰：“某姓杜，名子华，逢乱避世，遇仙侣，居此已数百年矣。”因止宿，饮馔皆甚精丰，内有駞芊，其状如牛。昼夜论语，因问朝廷之事。留连累日，各遗银器数事，遣使者导之而返。曰：“此可隐逸，颇能住否。”二子色难。子华笑，执手而别，且请无漏于人。后杨君复往寻其洞穴，不可见矣。杨君改名俭，官至御史，谪番禺而卒。李公终亦流荡，真仙灵境，非所实好，不可依名而往之也。后君子诫之哉。（出《逸史》）

【译文】

信州有一个员外，名叫李虞。他曾经和秀才杨棱游览华山，搜尽了山崖谷地。当时李虞还没有入仕做官，他和杨棱都有隐居的志向。他们每次遇到在幽静的地方游览欣赏，就作诗吟咏一会。不久，遇到一个小洞，高有几尺，进洞不过三、四步，就很高了，但路很平容易走。李、杨二人想要考察完它。大约走了四、五里，打算回来又回不来，只得暂且相互勉励往前行进。又走二、三里，稍微有些光亮了，不一会儿，到了洞的出口。这会儿，时间已经到了傍晚五时到六时的时候了。看这里的山川草木，不象是人间。也有耕作的人，耕作的人看见李、杨二人很惊异地说：“公子怎么能到这里？”李、杨二人就说了进来的全部经过。他们又走了二里多路，看见有一座佛堂，佛堂里有几个人正在喝茶。李虞等趁机上前去求宿，其中有一个人说：“这需要报告给洞主。”不一会儿，看见有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人，骑着一匹小马，有四五个随从仆役跟随，开路而来。紫衣人举止很文雅，他问属下说：“他们能到这里来，是为什么？”有一个人详尽地述说了经过。紫衣人对李、杨二人说：“这里偏僻简陋，请到我的住处。”于是和李、杨二人一起前往，他们来到一座府第，多半都是竹屋堂舍。房屋坐席都很洁净。吏役有几十人。紫衣人自己介绍说：“我姓杜，名子华，遭遇战乱，避开人世，遇到神仙，在这居住已经有几百年了。”就留李、杨二人在这儿住宿，饮食都很精美丰厚。这里面有駞芊，它的形状象牛，子华和李、杨二人昼夜谈论，顺便也问问朝廷的事。李、杨二人在这里流连多日，子华各赠送给他们几件银器，派使者导引他们返回。子华说：“这里可以隐居，颇能住否？”李、杨二人面有难色。杜子华笑了，和李、杨二人握手告别，并且请他们不要把这里泄漏给世人。后来杨棱又前去寻找那个洞穴却不见了。杨棱后来改名俭，官至御使，贬谪到番禺，死在那里。李虞最终也是四外流荡。真仙灵境，如果不是实心实意地向往，可不要为了空名贸然前去。以后人们应以此为戒呵！

夏侯隐者

夏侯隐者，不知何许人也。大中末，游茅山天台间，常携布囊竹杖而已。饮食同常人，而独居一室，不杂于众。或露宿坛中，草间树下，人窥觇之，但见云气蓊欝，不见其身。每游三十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闭目善睡，同行者闻其鼻鼾之声，而步不差跌，足无蹶碍，至所止即觉，时号作睡仙。后不知所终。（出《神仙拾遗传》）

夏侯隐者，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唐宣宗大中末年，他漫游在茅山和天台山之间，只不过是携带着布囊竹杖罢了。他的饮食也和平常人一样，但却独自居住一室，不与众人在一起杂处。他有时露宿在坛中，有时睡在草间树下。人们窥视他，只见云气蓊郁，不见他的身体。他每次游览常常都是三五十里，登山渡水，并且在行进中闭目睡觉，和他同行的人可以听到他打鼾的声音。然而他行进的步伐却无差错，脚也不会被绊。一到达目的地立即就醒，当时号称睡仙。后来不知道他的下落。权同休 秀才权同休，元和中落第，旅游苏湖间。遇疾贫窘。走使者本村墅人，顾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汤，令其市甘草。顾者久而不去，但具汤火来。秀才且意其怠于祗承，复见折树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异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粗沙数坏，挼捋已成豆矣。及汤成，与常无异。疾亦渐差。秀才谓曰：“予贫迫若此，无以寸进，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办少酒肉。将会村老，丐少道路资也。”顾者微笑曰：“此固不足办，某当营之。”乃斫一枯桑树，成数筐扎，聚于盘上，噀之，遂成牛肉。复汲数瓶水，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饱。获束缣五十。秀才惭谢顾者曰：“某本骄稚，不识道者，今返请为仆。”顾者曰：“予固异人，有少失，谪于下贱，合役于秀才，若限不足，复须力于他人，请秀才勿变常，庶卒某事也。”秀才虽诺之，每呼指，色上面戚戚不安。顾者乃辞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谈秀才修短穷达之数，且言万物皆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箸及发，药力不能化。因不知所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秀才权同休，唐元和年间落第，旅游在苏州和湖州之间。旅途中因为生了疾病。生活贫穷窘困。在旅游中供他支使的人是本村墅人，雇佣已经有一年多了。权同休在病中想喝甘豆汤，就让他去买甘草。雇者呆了很久，却不去买，只准备开水和火来。权秀才想他可能不愿意侍候自己了。又见他折树枝握满一把，屡次反复揉搓，稍微靠近火上，忽然变成了甘草。权秀才感到他很奇怪，认为他一定是有道行的人。过了很久，又见他取来几坯粗沙，揉搓整理之后已经成为豆了。等到甘豆汤做成了，与平常的甘豆汤没有什么不同。病也渐渐好了。权秀才对雇者说：“我贫穷窘迫的象这个样子，不能用什么买一点东西了，只能脱下沾满污垢的衣服卖了它，可用这点钱办置少量的酒和肉，用它来会见村老，乞求一点旅途川资。”雇者微笑说：“这本来是微不足办的事，我应该筹划这件事情。”于是砍来一棵枯干的桑树枝，捆成几把，集中在盘子上，用嘴把水喷在上面，就变成了牛肉。又从井里打出几瓶水来，把它倒出来，就成了甘美的酒了。村老都酒足饭饱。权秀才获得了五十束细绢。权秀才惭愧地拜谢顾者说：“我实在骄傲幼稚，有眼无珠，没看出你是位有道行的人，还用你作仆人，现在调过来，请求让我做你的仆人。”雇者说：“我本来不是普通的人，因为有一点过失，贬谪在下贱之列，应该被秀才役使。如果限定的劳役不够，又需要到别人那里去效力。所以请秀才不要改变往常的规矩，期望秀才帮助我结束我的事。雇者于是辞别说：“你秀才这个样子，结果是妨碍了我的事。”顺便谈论了权秀才的长短穷达命运。并且说万物都是可以变化的。唯有淤泥中朱漆筷子和头发，药力不能化。以后就不知他到什么地方了。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卢山人　薛玄真 于涛

尹真人

犍为郡东十余里，有道观在深岩中，石壁四壅，有颜道士居之。观殿有石函，长三尺余，其上錾出鸟兽花卉，文理纤妙，邻于鬼工。而缄锁极固，泯然无毫缕之隙。里人相传，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迹，显于纪传详矣。真人将上升，以石函付门弟子，约之曰：“此函中有符箓，慎不得启之，必有大祸。”于是郡人尽敬之。大历中，有青河崔君，为犍为守。崔君素以（“以”原作“有”，据明抄本改。）刚果自恃，既至郡，闻有尹真人函，笑谓属官曰：“新垣平之诈见矣。”即诣之，且命破锁。颜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遗教曰：‘启吾函者有大祸。’幸君侯无犯仙官之约。”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岁，安得独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颜道士确其词，而崔君固不从。于是命破其锁。久之而坚然不可动。崔君怒，又以巨絙系函鼻，用数十牛拽其絙，鞭而驱之。仅半日，石函遂开。中有符箓数十轴，以黄缣为幅，丹书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观毕，顾谓颜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宝，故开而阅之；今徒有符箓而已。”于是令缄锁如旧。既归郡，是夕，令忽暴卒，后三日而悟。其官属将吏辈，悉诣崔君问之、且讯焉。崔君曰：“吾甚憨，未尝闻神仙事，前者偶开尹真人石函，果为冥官追摄。初见一人，衣紫衣，至寝，谓吾曰：‘我吏于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则祸益大矣，宜疾去。’吾始闻忧，欲以辞免。然不觉与使者俱出郡城，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吕公也。谓吾曰：‘子何为开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禄寿，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禄寿之籍。”掾吏白吕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寿十七年。今奉上帝符，尽夺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寿。今独有二年任矣。”于是听崔君还。后二年果卒。（出《宣室志》）

【译文】

犍为郡东面十多里。有一座道观，在深岩中，石壁四面堵塞，有颜道士居住在那里。道观的殿内有一个石匣子，长三尺多，它的上面雕刻出鸟兽花卉，条理纤细巧妙，近似于鬼斧神工，并且封锁得非常坚固，没有丝毫的缝隙。同里的人相传，说这是尹喜的石匣子。关于尹真人的事迹，在他的传记里记录得很详尽。尹真人将要仙升的时候，把石匣子交付给本门弟子，并约束他们说：“这个匣子中有符箓，要慎重保管，不能打开它。否则，必有大祸。”于是郡里的人都很尊敬它。唐代宗大历年间，青河有一位崔君，做犍为郡太守。崔向来就凭着自己的刚强果敢而有恃无恐。他到犍为郡守后，听说了有关尹真人的石匣子的事，就笑着对属下官员说：“新垣平的骗局又出现了。”他立即到道观去，并且命令打开锁。颜道士对崔君说：“这是尹真人的石匣子，尹真人有遗留的教导说：‘开我匣子的必有大祸。’希望君侯不要触犯仙官的约束。”崔尹发怒说：“尹真人死了上千年了，怎么能单独有石匣子存在呢？我不相信。”颜道士说明确实有那些话。但是崔君坚决不听从，于是命令破那石匣子的锁，弄了好长时间，但很坚固，不可开启。崔君大怒，又用粗绳索拴住石匣子的鼻孔，用几十头牛拽那绳索，用鞭子赶牛。将近半天的时间，石匣子终于开了。石匣中有符箓几十轴，用黄色的细绢做幅。丹砂书写的那些文字，显明得像新的一样。崔君全看完后，回过头来对颜道士说：“我先前猜想石匣子有奇宝，所以要打开察看它，现在看，只是有符箓罢了。”于是命令封锁如旧，立即回郡了。这天晚上，郡守突然死了，三天后醒过来。他手下的那些官属将吏等，全到崔君家问候他，并且打听是怎么回事。崔尹说：“我很鲁莽，未曾听过神仙的事，前者偶然打开了尹真人的石匣子，果然被冥官追捕。起初我看见一个人，穿着紫色的衣服，到我的寝室，对我说：‘我在冥司为吏，现在奉命来招唤你，所以，不可以抗拒，如果抗拒，祸就更大了，应当快去。’我开始听说很发愁，想要用推辞获免，然而不知不觉地和使者一起出了郡城，走了将近五十里，到了冥司，那里的官就是已故的相国吕公。吕公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开尹真人的石匣子呢？奉上帝命令，将要削减你的禄和寿。’这可怎么办呢？”吕公旋即呼唤他的属吏来，让属吏考察记载我的禄和寿数的簿册。属吏告诉吕公说：‘崔君有官五任，有寿十七年，现在奉上帝的命符，全部夺去五任官，再削去十五年寿，现在唯有二年任了。’”于是判崔君还阳。二年后崔君果然死了。

卢山人 唐宝历中，荆州卢山人，常贩烧朴石灰，往来于白洑南草市。时时微露奇迹，人不之测。贾人赵元卿好事，将从之游。乃频市其所货，设果茗，访其息利之术。卢觉，谓曰：“观子意似不在所市，意何也？”赵乃言：“窃知长者埋形隐德，洞过蓍龟，愿垂一言。”卢笑曰：“今日且验，君主人午时有非常之祸。若信吾言，当免。子可告之。将午，当有匠者负囊而至，囊中有银二两余，必非意相干也。可闭关，妻孥勿轻应对。及午，必极骂，须尽家临水避之。若尔，徒费钱三千四百。”时赵停于百姓张家，即遽归告之。张亦素神卢生，乃闭门伺之。欲午，果有人状如卢所言，叩门求籴，怒其不应，因蹴其门。张重箦捍之。少顷聚人数百。张乃由后门，与妻子回避。才差午，其人乃去，行数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众人具告其所为，妻痛哭，乃适张家，诬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评。众具言张闭户逃避之状。理者谓张曰：“汝固无罪，可为办其送死。”张欣然从断，其妻亦喜。及市槥僦举，正当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卢意以为烦，潜逝至复州界，维舟于陆奇秀才庄门。或语陆：“卢山人非常人也。”陆乃请之。陆时将入京投相知，因请决疑。卢曰：“君今年不动，忧旦夕祸作。君所居堂后，有钱一瓿，覆以板，非君有也。钱主今始三岁，君其勿用一钱，用必成祸。能从吾戒乎？”陆矍然谢之。及卢生去，水波未定。陆笑谓妻曰：“卢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未数尺，果遇板，彻之。有巨瓮，散钱满焉。陆喜甚，妻亦搬运，纫草贯之，将及一万，儿女忽暴头痛不可忍。陆曰：“岂卢生言将微乎？”因奔马追及，谢违戒。卢生怒曰：“君用之，必祸骨肉。骨肉与利轻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顾。陆驰归，醮而瘗焉，儿女乃愈。卢生到复州，又常与数人闲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带酒气逆鼻。卢生忽叱之曰：“汝等所为不悛，性命无几。”其人悉罗拜尘中曰：“不敢不敢。”其侣讶之。卢曰：“此辈尽劫贼也。”其异如此。元卿言：“卢卿状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见其饮食。常语赵生曰：‘世间刺客隐形者不少，道者得隐形术，能不试，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脱离，后二十年，名籍于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尸亦不见。’所论多奇怪，盖神仙之流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敬宗宝历年间，荆州卢山人，经常贩卖烧朴石灰，往来于白洑南草市，时常微微露出奇异的迹象。人们不能推测他。商人赵元卿好事，就要跟他交游，于是就多次买他所卖的货物，请他喝茶吃点心，以便调查他获利的方法。卢山人发觉了赵元卿的意图，就对他说：“我看你的意图好像不是仅仅为了我的货物，那么你的意图是什么呢？”赵元卿知道卢山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意图，就坦白地说：“我了解长者隐藏的真实身份和品行、长者的明察超过占卜，愿一听长者垂训。”卢山人笑着说：“今天将可验证。你的房东午时有不寻常的灾祸，假如相信我的话，必定能免。你可以告诉他，将近中午的时候，必定有一个工匠背着口袋到来，口袋里有银子二两多，必然出乎意料之外的相犯。可以闭门谢绝人事，妻子儿女不要轻意应付答对。到中午，那个人必然使劲大骂。需要全家到河边去避开他。如果这样，仅仅花费三千四百文钱就行了。”当时赵元卿寄住在平民张家。他立即回去告诉他，张也一向知道卢山人神奇，就闭门等候。将要到中午的时候，果然有一个样子如卢山人所说的人，叩门要求买米，生气他不答应，就踢他的门。张加上竹席封住门。不一会儿，聚集了几百人。张就和妻子由后门出去躲避。刚刚过了中午，那个人就离去了，走了几百步，忽然跌倒死了。死者的妻子来到这里，众人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他的妻子痛哭，就到张家去，诬赖她丈夫死与张家有关，官府不能评判。众人全面地向官府述说了张闭门逃避的情形。审理此案的官吏对张说：“你本来没有什么罪，但可以给他办一办送殡的事。”张欣然服从判决，那人的妻子也满意。等到买了棺材、雇车运送、抬埋完毕，刚好花费了三千四百文。因为这件事人们前去卢山人那求卜就如同市场一样。卢山人很烦，就偷偷地离去，到了复州地界，系舟在陆奇秀才的庄门。有的人告诉陆秀才：“卢山人不是一个平常人。”陆秀才就去请教他。陆秀才当时将要入京去投奔朋友，于是请求他决定疑虑。卢山人说：“你今年不要行动，恐怕不久就会有灾祸发作。你所居住的正屋后面，有钱一瓿，上面用板盖着，这钱不是你的，钱主现在才三岁。你不要用他的一文钱，用了必然成祸，你能听从我的告诫吗？”陆秀才显出左右惊顾的样子，谢了卢山人。等到卢山人走了，船桨打击的水波还未平静。陆秀才就笑着对妻子说：“卢山人的话假如真这样，我还再求什么呢？”说完就命令家童掘地，没有几尺，果然遇到板，撤去板，有一个大缸，装满了散钱。陆秀才很欢喜，他的妻子也来搬运。搓草绳穿起来，将到一万。他们的孩子突然头痛不可忍受。陆秀才说：“难道是卢山人的话将要应验吗？”于是骑快马追赶上卢山人，向他道歉，请求原谅自己的违戒。卢山人生气说：“你用它，必然祸害你的儿女；儿女与利，哪个轻，哪个重，你自己揣度吧！”卢山人说完划船就走了，连头都没回。陆秀才飞快地跑回来，设坛祭祀并把钱重新埋起，小孩的病才好了。卢山人到了复州，又曾经和几个人在一起闲走，路上遇六七个人，衣冠穿戴整齐，全都带着扑鼻的酒气。卢山人忽然叱责他们说：“你们几个坚持作恶，不肯改悔，生命没有几天了。那些人都四面围绕着卢山人不停地下拜，并说：“不敢，不敢。”他的同行人对此很惊讶。卢山人说：“这一类人都是些盗贼啊。”卢山人的奇异神奇竟然如此。赵元卿对人说：“卢山人的身形相貌，老少不是固定的，或老或少，也不见他经常吃东西。卢山人经常对我说：‘人世中刺客和隐蔽真形的人是不少的。道者获得隐形术，能够不用此术作恶的话，二十年可以变化形体，名叫脱离。之后二十年，名字就列在地仙的名册里了。’又说‘刺客死了，也不见尸体。’他所谈论的多半都是神奇怪异的，大概是神仙之流的吧！”

薛玄真

薛玄真者，唐给事中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嗜名宦。遨游云泉，得长生之道。常于五岭间栖憩，每遇人曰：“九疑五岭，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胜异。如阳朔之峰峦挺拔，博罗之洞府清虚，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栖神于衡阜，虞舜登仙于苍梧，赫胥耀迹于潜峰。黄帝飞轮于鼎湖；其余高真列仙，人臣辅相，腾翥逍遥者，无山无之。其故何哉？山幽而灵，水深而清，松竹交映，云萝杳冥，固非凡骨尘心之所爱也；况邃洞之中，别开天地，琼膏滴乳，灵草秀芝，岂尘目能窥，凡屣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优游其地，信为乐哉。”真元末，郑余庆谪（“谪”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郴州长史，门吏有自远省余庆者，未至郴十余里，店中驻歇，与玄真相遇，状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迈，词多稽古，时语及开元、麟德间事，有如目睹。又言明年二月，余庆当复归朝；余言皆神异。问其姓氏，再三不答。恳诘之。云：“某有志林泉，久弃乡国，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门吏话于余庆。令人访寻，无复踪迹。明年二月，余庆徵还，及到长安，语及异事，给事中薛伯高流涕对曰：“某高祖，自左常侍弃官入道，隐终南，不知所终，是矣。”（出《仙传拾遗》）

【译文】

薛玄真，是唐朝给事中薛伯高的高祖，青年时期就爱好道术，不喜欢名声仕宦，遨游在云泉之间，获得了长生的道术，经常山岭间居住休息。每逢遇到人就说：“九疑和五岭是神仙的汇聚地，那里山水幽雅奇特，云霞优美奇异。象阳朔的峰峦那样直立而高耸，象博罗的洞府那样秀丽幽静，让人不可以忘怀。所以，祝融在衡阜栖神，虞舜在苍梧登仙，赫胥在潜峰耀迹，黄帝在鼎湖飞轮。其余的高真列仙，人臣辅相，飞腾的逍遥者，那个名山没有他们呢？那原因是什么呢？山幽而灵气现，水深而清凉生，松树竹林交相辉映，云萝杳冥，这本来不是凡骨尘心的凡人所喜爱的；何况深洞中，又是另一种天地，琼膏滴乳，灵草秀芝，怎么能是凡夫的眼睛可能窥视，凡夫的鞋可以践踏的呢？获得延年的道术，并且悠闲自得地游览那些地方，实在是个乐趣呀！”德宗真元末年郑余庆被贬谪到郴州作长史，他门下的官吏有从远方来探望郑余庆的，还没有到郴州，在离郴州十多里的店中住下歇息，与薛玄真相遇。薛玄真的身形相貌象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神采奕奕，才智出众，词多考古，经常说到开元、麟德年间的事，有如亲眼所见一样。又说明年二月，郑余庆应当官复原职回朝。其余的话都神奇异常。问他的姓氏，三番五次，都不予回答。后来，恳切地追问他，他才说：“我有志于山林，抛弃家乡、故国都已经很久了，不想让子孙知道我在这里的行止。我姓薛，名玄真。”门吏把所见告诉给郑余庆。郑余庆派人寻访，不再有他的踪迹了。明年二月，郑余庆应召还朝。到达长安，说到奇异的事，给事中薛伯高流涕对郑余庆说：“薛玄真是我的高祖，自左常侍，弃官入道，隐居终南山，不知道他的终了，看来你说的就是他了。”

于涛

于涛者。唐宰相琮之侄也。琮南迁，途经平望驿，维舟方食，有一叟自门而进，直抵厅侧小阁子，以诣涛焉。叟之来也，驿吏疑从相国而行，不之问；相国疑是驿中人，又不之诘。既及涛所憩，涛问“叟何人也。”对曰：“曹老儿。”问其所来。对曰：“郎君极有好官职，此行不用忧。”涛方将远陟，深抱忧虑，闻其言，欣然迎待，揖之即席。涛与表弟前秘书省薛校书俱与之语，问其所能。云：“老叟无解，但见郎君此后官职高显，不可一一叙之，请濡毫执笔，随语记录之也。”如是涛随叟所授数章，词多隐密，迨若谣谶；亦叙相国牵复之事。因问薛校书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则止。其有官职，虽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涛又问“某京中宅内事，可以知否？”叟俛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宾客名字，一一审识。“某廊下有小童某，牵一铜龟子驰戏。”涛亦审其谛实，皆书于编上。荏苒所载，已是数幅。相顾笑语，即将昏瞑。涛因指薛芸香姬者。谓叟曰。“此人如何？”对曰：“极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涛初随语书事，心志锐信；及闻此姬亦有好官，讶其疏诞，意亦中怠矣。时涛表弟杜孺休给事，刺湖州。寄箬下酒一壶，可五斗。因问叟颇好酒否。叟忻然为请，即以银盂授之，令自酌饮，顷之酒尽，已昏晦矣。遂以银盂枕首而睡，时蚊蚋盛，无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银盂在焉。方惊问访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晋为史官，齐梁间或处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间，往来贾贩，常拯救人，以阴功及物。人多有见之，受其遗者。涛自后授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吴王杨公行密为副使。相国寻亦北归。薛校书佐江西宾幕，知袁州军务。值用军之际，挈家之闽，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终。山中无求閟器之所，托一村翁。辍其寿官而瘗。斯棺装漆金彩，颇甚珍华，既瘗之后，方验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宾客、小童牵铜龟游戏之事，无不验者。（出《神仙感应传》）

【译文】

于涛，是唐宰相于琮的侄儿。于琮南迁，中途经过平望驿站。拴上船，将要吃饭，有一个老头儿从门进来，直接到达厅侧小阁子，来到于涛那里。老头儿的到来，驿站的官吏怀疑他是跟随相国来的，没有问他；相国怀疑他是驿站中的人，也没有问他。不一会儿，到了于涛休息的地方。于涛问老头儿是什么人。老头儿回答说：“曹老儿。”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回答说：“公子有最好的官职，这次行动不用忧虑。”于涛正要远行，怀有很深的忧虑，所以听了老头儿的话，很喜悦，对他迎接招待，拱手请他就坐入席。于涛和表弟前秘书省薛校书，都和他在一起谈话，问他有什么能力。他回答说：“我老头子不懂得什么，只见公子以后官职高贵显荣，不可不一一地叙说。请握沾墨的笔，随着我的话记录一下吧。”这样，于涛就随着老头儿所授给的记录了几篇，词多半都很隐密，好象歌谣谶语。也说些相国受牵累和恢复的事。顺便询问薛校书怎么样。老头儿说：“千里之外，遇到西就停止，那里有你的官职。即使不是真刺史，也是假郡守。”于涛又问某氏京里住宅内的事情，可以知道吗？老儿低头很久说：“京城里的住宅很平安，今天正屋前有某夫人某尼姑。”宾客的名字，一一详细知道，某廊下有一个小孩某某，牵一个铜龟子跑着游戏。于涛也审察出那真实的，都写在篇上，渐渐记载，已经是几幅了，相互说笑，马上就要傍晚天黑了。于涛顺便指着薛芸香姬者，对老头儿说：“这个人怎么样？”老头儿回答说：“很好，三千里外也能得到好官。”于涛最初随着老头的话写事，心里很相信。等到听说这个女人也有好官，惊奇他疏忽荒诞，心意也中间懈怠了。当时于涛表弟杜孺休给事，任湖州刺史，寄来箬下酒一罐，约有五斗。于是问老头是不是喜好酒，老头儿欣然请求。于涛就用银盂装酒给他，让他自酌自饮。不一会儿，酒喝尽了。这时已经是昏黑的晚上了，于是老头用银盂当枕头倒头便睡。当时蚊子很多，却没有靠近老头的。到第二天早晨，老头儿失踪了，只有银盂在那里。于涛惊骇不已，派人四处寻找，却不知道老头儿究竟到哪里去了。人们有的说，这个老头儿就是曹休博士。曹休是魏的宗室，仕晋以后作史官，齐梁时期还在朝列中。获得神仙的道术之后，多半是游荡江湖，为商贾，往来贩卖，经常援助人，使人脱离灾难或危险，用阴功及物，有很多人都见过他，受他的馈赠。于涛从这以后授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辅佐淮南吴王杨行密作副使。相国不久也北归。薛校书辅佐江西宾幕，主持袁州军务，遇到用军之际，带领家属到福建，在一个小镇，姬者突然得病死了，山中找不到做棺材的店铺，得求一个村翁的寿棺才埋葬了姬者，这棺材涂漆金彩，很是珍贵华丽。埋完了之后，方验证了曹老儿所说的得一好棺之言。说到京宅这天宾客、小孩牵铜龟游戏之事，没有不应验的。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将符　房建　萧洞玄

田先生

田先生者，九华洞中大仙也。元和中，隐于饶州鄱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人不知其神仙矣。饶州牧齐推，嫁女与进士李生，数月而孕。李生赴举长安，其孕妇将产于州之后堂，梦鬼神责其腥秽，斥逐之。推常不信鬼神，不敢言，未暇移居，既产为鬼所恶害，耳鼻流血而卒，殡于官道侧，以俟罢郡迁之北归。明年，李生下第归饶，日晚，于野中见其妻，诉以鬼神所害之事，乃曰：“可诣鄱亭村学中，告田先生，求其神力，或可再生耳。”李如其言，诣村学见先生，膝行而前，首体投地，哀告其事，愿大仙哀而救之。先生初亦坚拒。李叩告不已，涕泗滂沱，自早及夜，终不就坐。学徒既散，先生曰：“诚恳如此，吾亦何所隐耶。但不早相告，屋舍已坏矣，诚为作一处置。”即从舍出百余步桑林中，夜已昏瞑，忽光明如昼，化为大府崇门，仪卫森列。先生宝冠紫帔，据案而坐，拟于王者，乃传声呼地界。俄有十余队，各拥百余骑，奔走而至，皆长丈余。谒者呼名通入曰：“庐山江滨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事，闻之何不申理？”对曰：“狱讼无主，未果发谪。今贼是鄱阳王吴芮，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生产腥秽，遂肆凶暴；寻又擒吴芮，牒天曹而诛戮之。勘云：‘李氏妻算命尚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先生曰：“屋舍已坏如何？”有一老吏曰：“昔东晋邺下，有一人误死，屋宅已坏，又合还生，与此事同。其时葛仙君断令具魂为身，与本无异，但寿尽之日无形尔。先生许之，即只追李妻魂魄，合为一体，以神胶涂之，大王发遣却生，即便生矣。”见有七八女人，与李妻相似，吏引而至，推而合之，有药如稀餲，以涂其身。顷刻官吏皆散，李生及妻田先生在桑林间。李生夫妻恳谢之。先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遂失先生所在。李与妻还家。其后年寿所生男女，皆如所言。（出《仙传拾遗》）

【译文】

田先生，是九华洞中的大仙，唐宪宗元和年间，隐居在饶州鄱亭村，办小学，教十几个村中的小孩，人们都不知道他是神仙。饶州的州牧齐推，把女儿嫁给了进士李生，几个月后就怀孕了。李生奔赴长安应试。那个孕妇将要在州衙的后堂生产，夜里梦见鬼神责备她腥秽，并且斥责她，赶她搬走。因为齐推平常不信鬼神，孕妇不敢说，没有搬走，生产完了被恶鬼所害，耳鼻流血死去，埋葬在官道旁边，以等待郡职满期，把它迁回北方去。第二年，李生落第返回饶州，天晚了，在荒野中看见他的妻子，妻子向他诉说了被鬼神害死的事情经过，于是说：“可以到鄱亭村的村学中去，告诉田先生，请求他的神力，或许可以再生。”李生按照她的话做了，到村学中去见田先生，跪在地上爬到田先生跟前，五体投地，哀告他的妻子被害的事。希望大仙哀怜，并救一救他的妻子。田先生最初坚决拒绝，但是李生叩拜请求不止，眼泪鼻涕如同雨下，从早到晚始终不就坐。学生已经散了，田先生说：“你这么诚恳，我又有什么隐瞒的呢？只是没有早点告诉我，你妻子的躯体已经坏了，确实得给它作一下处置。”说完，马上从屋里出来到一百多步以外的桑林中，天色已经昏暗，忽然光明得象白天一样，变化成为大府高门，仪仗侍卫森严排列，田先生宝冠紫帔，按照桌案而坐，类似于王者。于是传声招唤地界，一会儿，有十多队人马，各拥有一百多骑，奔跑而来，他们的身高都有一丈多。报告的人叫着自己名字通报进去说：“庐山江滨彭蠡等神到！”田先生问诸位神说：“刺史的女儿因为生产被暴鬼所杀的事，听说了为什么不替受屈的人申辩，以求昭雪。”回答说：“诉讼案件没有主人，还没有发落。现在已知贼是鄱阳王吴芮，刺史的住宅是他的居所，气不过那个妇人生产腥秽，就施行凶暴。不久又擒住吴芮，上报天曹后就杀了他，判词说，李生妻子寿命还有三十二年，应当生二男三女。”田先生说：“她的躯体已坏怎么办？”有一个老吏说：“过去东晋邺下，有一个误死，躯体已经坏了，又应当还生，与这件事相同。那时葛仙君判断：使魂魄凝聚为躯体，和原来没有区别，只是寿尽再死去时尸体也同时消失。若田先生允许这样做，马上追索李妻魂魄，合成一体，用神胶涂抹，大王发放派遣她还生，立即就活了。”又看见有七八个女人，和李生妻子相似，由官吏领来，把他们推在一起，合为一人。有药象稀餲一样，用它涂抹那个合成的躯体。不一会儿，官吏都散了。李生和他的妻子以及田先生都在桑林间。李生夫妻诚恳地拜谢田先生。田先生说：“你们只说自己获得再生，不要多说别的。”随后，田先生就消失了。李生和妻子还家。从那以后，李生妻子的年寿和所生男女，都象所说的那样。

穆将符

穆将符者。唐给事中仁裕之侄也。幼而好学，不慕声利，不矰世禄，而深入玄关，纵逸自放，不知师匠何人，已得吐纳内修之道。好饮酒，高闲傲睨，人莫能测之。长安东市酒肆姚生，与其友善，时往来其家，则饮酒话道，弥日累夕。姚忽暴卒，举家惶骇，使人奔访将符。际夜方至，姚已奄然，无复喘息。将符方醉，其家人哀号告之。笑曰：“可救也，无遽忧怖。”遂解衣与姚同衾而卧。戒其家，令作人参汤稀粥以候之。勿得悲泣惊呼，待唤即应，灭烛而寝。悄然中夜，方命烛视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参汤注之，良久，乃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适为黄衣使者三四人，以马载去，西行甚速，道途蒙昧，如微月之中。逡巡，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状，照其行路。”黄衣者促辔尤急，即闻传呼云：“太乙有敕，使天兵遣回。”乃顾见骑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马及黄衣者，奔迸不知所之。别有朱衣一人，引而归之。自是姚生平复如初。将符遁去，不知所适。罗浮轩辕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徵入关，至京，即使人访之，将符以遁去。先生曰：“穆处士隐仙者也，名位列于九清之上矣。勿以其嗜酒昏醉为短，真和光混俗尔。”淮浙间颇显其异迹，接于闻见，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出《神仙拾遗》）

【译文】

穆将符，是唐给事中仁裕的侄儿。幼年的时候，非常好学，不羡慕名声和金钱，不谋求贵族世代享受奉禄，却深入入道之门，自己恣纵放荡，不知道他的师傅是什么人。他已经获得了吐纳内修的道术。他喜好饮酒，高傲清闲，看不起一切，人们不能猜度他。长安东市酒铺的姚生，和他友好亲善，时常到他家里来，就是饮酒谈论道术，日积月累，经过了很长时间。有一天，姚生突然死了，全家惶恐惊骇，派人飞奔到穆家去找将符。接近夜晚的时候穆将符才来到，姚生已经僵卧，不再喘气。穆将符正在大醉，姚生家里的人哀号告诉他姚生的死讯。穆将符笑着说：“可以救活，你们不要恐惧忧虑，于是解开衣服和姚生合盖同一条被子躺在床上。并告戒他的家人，让他们作人参汤和稀粥等候，不得悲泣惊呼，等待呼唤立即答应。说完吹灭蜡烛就睡觉了。悄悄地一直到半夜，方才让他们点着蜡烛看姚生，见姚生已经起来坐着了。先给他灌了少量的人参汤，过了好久，这才给他喝稀粥。这样，姚生才能说话，他说：“刚才被三四个黄衣使者用马载去，往西走得很快，道路生疏昏暗，好象是在微弱的月光之中。不一会儿，有红色的光出现，象日出的样子，照他们走路。”黄衣使者急促地赶着马，这时就听传呼说：“太乙有命令，让天兵遣送回去。”就看见骑乘旌旗，威武森严，排列成行。我所乘坐的马和黄衣使者，也不知道奔逃走散到什么地方去了。另有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引导我回来。”从这以后，姚生恢复如初，穆将符隐去，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罗浮轩辕先生，是个有道之士，大中年间，征召入关，到了京城，就派人寻访穆将符。穆将符因为隐去了，没有找到。轩辕先生说：“穆处士是一位隐仙，名位列在九清之上，不要认为他好酒昏醉是短处，真是和光混俗而已。”淮、浙一带流传他的奇异事迹。接触到的所见所闻说明，他像左元放、葛孝先之流。

房建

清河公房建，居于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从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箓，积二十年。后南游衡山，遇一道士，风骨明秀，与建语，述上清仙都及蓬莱方丈灵异之事，一一皆若涉历。建奇之。后旬余，建自衡山适南海。道士谓建曰：“吾尝客于南海，迨今十年矣，将有寺官李侯者护其军。李侯以玉簪遗我。我以簪赐君，君宜宝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别去。是岁秋，建至南海。尝一日独游开元观。观之北轩，有砖涂为真人状者二焉，其位于东者左玄真人，及视左玄之状，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叹者且久；及睹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时有观居道士数辈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惊曰：“往岁有寺官李侯。护兵于南海。尝以二玉簪饰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获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归道士。（出《宣室志》）

【译文】

清河公房建，居住在含山郡，性情崇尚奇异，信奉道教。经常有道士授给他六甲符和九章真箓，累计有二十年。后来他往南去游衡山，在那里遇见一个道士，品格明朗出众。他和房建谈话，述说上清仙都和蓬莱方丈的灵验奇异的事情，一一都象他亲身经历过一样。房建感到这个道士很奇异。过了十多天，房建要从衡山到南海去。那个道士对房建说：“我曾经客居在南海，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当时有个寺官叫李侯的做南海护军。李侯把玉簪赠送给我，我把这玉簪赏赐给你，你应当把它当作宝物。”房建得到那个玉簪，非常高兴，于是就和道士告别去南海。这年的秋天，房建到了南海。曾有一天，房建独自游览开元观。观的北边长廊，有涂饰成真人形状的两个砖雕。那位于东侧的是左玄真人。等到看左玄的形状，果真就是在衡山所遇到的那个道士。房建惊奇赞叹了许久。等到看左玄的帽子，簪已经没有了。当时有在观里居住的道士几人在那里，房建一五一十地把衡山的事对他们说了，并把玉簪拿出来给他们看。道士们惊奇地说：“往年有寺官李侯，在南海做护军，曾拿两支玉簪装饰左右真人，到现在快要十年了。那左玄的玉簪，丢失了也快十年了。现在你所获得的玉簪果然是那个。”房建对此很奇怪，于是把玉簪归还给道士了。

萧洞玄

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志心学炼神丹，积数年，卒无所就。无何，遇神人授以大还秘诀曰：“法尽此耳；然更须得一同心者，相为表里，然后可成。盍求诸乎？”洞玄遂周游天下，历五岳四渎，名山异境，都城聚落，人迹所辏，罔不毕至，经十余年，不得其人。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庱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舟人尽力挤之。见一人船顿，蹙其右臂且折，观者为之寒栗，其人颜色不变，亦无呻吟之声，徐归船中，饮食自若。洞玄深嗟异之，私喜曰：“此岂非天佑我乎。”问其姓名，则曰终无为，因与交结，话道欣然，遂不相舍，即俱之王屋。洞玄出还丹秘诀示之。无为相与揣摩。更终二三年，修行备至。洞玄谒无为曰：“将行道之夕，我当作法护持，君当谨守丹灶，但至五更无言，则携手上升矣。”无为曰：“我虽无他术，至于忍断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设坛场，焚金炉，饰丹灶。洞玄绕坛行道步虚。无为于药灶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后，忽见两道士自天而降，谓无为曰：“上帝使问尔，要成道否。”无为不应。须臾，又见群仙，自称王乔、安期等。谓曰：“适来上帝使左右问尔所谓，何得不对？”无为亦不言。有顷，见一女人，年可二八，容华端丽，音韵幽闲，绮罗缤纷，薰灼动地，盘旋良久，调戏无为。无名亦不顾。俄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类，哮叫腾掷，张口向无为，无为亦不动。有顷，见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属等，并在其前，谓曰：“汝见我，何得无言？”无为涕泪交下，而终不言。俄见一夜叉，身长三丈，目如电赩，口赤如血，朱发植竿，锯牙钩爪，直冲无为。无为不动。既而有黄衫人，领二手力至，谓无为曰：“大王追，不愿行，但言其故即免。”无为不言。黄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无名不得已而随之。须臾至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威仪甚严，厉声谓无为曰：“尔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即放尔回。”无为不对。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看诸受罪者，惨毒痛楚，万状千名。既回，仍谓之曰：“尔若不言，便入此中矣。”无为心虽恐惧，终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别受生，不得放归本处。”无为自此心迷，寂无所知，俄然复觉，其身托生于长安贵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犹记宿誓不言；既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满月，其家大会亲宾，广张声乐，乳母抱儿出。众中递相怜抚。父母相谓曰：“我儿他日必是贵人。”因名曰贵郎。聪慧日甚，祗不解啼。才及三岁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岁，虽不能言，所为雅有高致。十岁操笔，即成文章。动静嬉游，必盈纸墨。既及弱冠，仪形甚都，举止雍雍，可为人表；然自以喑痖，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满堂。婢妾歌钟，极于奢侈。年二十六，父母为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绝代姿容，工巧伎乐，无不妙绝。贵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乐，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略无伦比。慎微爱念，复过常情。一旦妻及慎微，俱在春庭游戏，庭中有盘石，可为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谓慎微曰：“观君于我，恩爱甚深，今日若不为我发言，便当扑杀君儿。”慎微争其子不胜，妻举手向石扑之，脑髓迸出，慎微痛惜抚膺，不觉失声惊骇，恍然而寤，则在丹灶之前。而向之盘石，乃丹灶也。时洞玄坛上法事方毕，天欲晓矣。俄闻无为叹息之声，忽失丹灶所在，二人相与恸哭，即更炼心修行。后亦不知所终。（出《河东记》）

【译文】

王屋山灵都观道士萧洞玄，立志学习烧炼神丹。累积几年，最终没有什么成就。不久，遇到一个神人授给他大还秘诀说：“法术全部在这了。然而，再需得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互为表里，然后才可以成功，何不寻求呢？”萧洞玄于是周游天下，经过五岳四渎，名山异境，都城村落，凡是人迹所聚集的地方，没有不到的。经过十多年，仍然没有得到那个志同道合的人。到贞元年间，萧洞玄从浙东到扬州去。走到庱亭埭，把船拴在旅馆主人那里。在当时是大船万艘，停泊在狭窄的河道中，等待前行，拦河坝开放，船都争路前行，上行和下行的众船相互倾轧的，历时不休，船家尽力拥挤前行。萧洞玄看见一个人的船停顿下来，因为船挤了他的右臂，已经骨折。观看的人为他不寒而栗，但那个人脸不变色，也没有呻吟的声音，慢慢回到船中，饮食自若。萧洞玄觉得这个人很奇异，赞叹不已。私自高兴地说：“这难道不是上天在扶助我吗？”萧洞玄问他姓名。他就说：“终无为。”由此结识交往，谈论道术投机，都很高兴，谁也离不开谁了，就都到王屋山去。萧洞玄取出还丹秘诀给终无为看，终无为与他相互揣摩，经过二三年，修行得很全面，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萧洞玄告诉终无为说：“将要行道的晚上，我掌管作法护持，你应当谨慎地守丹灶，只要到五更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携手上升了。”终无为说：“我虽然没有别的道术，至于抑制，做到绝对不说话，这是你知道的，我能够做到。”于是设十天坛场，点燃金炉，修整丹灶。行道那天晚上，萧洞玄绕坛行道步虚；终无为在药灶前面，端正拱手坐着，心里发誓，死也不说话。一更以后，忽然看见两个道士从天而降，对终无为说：“上帝派我们来问你，要不要成道？”终无为不答应。过了一会儿，又看见一群神仙来了，自称是王乔、安期等，对终无为说：“刚才上帝派他的亲近的人来，问你所要说的，你为什么不回答？”终无为也不说。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女人，年龄约十六岁左右，容貌端正美丽，说话声音幽雅娴静，衣服五彩缤纷，薰灼的香料味，感染周围处所。她围绕终无为转了很久，然后去调戏终无为，终无为也不看她。忽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奔腾咆哮，张着大口扑向终无为，终无为也不动。过了一会儿，看见他的祖父母等早已死去的亲人，并排站在他的前面，对他说：“你看见我们，为什么不说话？”终无为涕泪交流，但始终不说话。不久，见一个夜叉，身长三丈，目如闪电，口似血盆，红发直立，牙如锯齿，手爪如钩，一直冲向终无为，终无为不动。不久，有一个身穿黄衫的人，领两个手力来到，对终无为说：“大王追你，你如不愿意走，只要说明其中的原因，就可以免。”终无为不说话。穿黄衫的人就呼喝两个手力将他拽去。终无为不得已，只得跟随他们走，不一会儿，到了一所官府衙门，说是平等王的府衙。平等王面南扶着桌案端坐，威仪甚严，厉声对终无为说：“你不应该到这里，如果能够说句话自己辨解，就放你回去。”终无为不回答。平等王又命令人把终无为领进狱中，看众多的受罪的人，荼毒凄惨，苦不堪言，辗转反侧地折腾。看完了回来，仍旧对终无为说：“你如果不说，便进入这些人当中去了。”终无为心里虽然很恐惧，但始终不说话。平等王说：“就让他到别处托生，不能放归本处。”终无为从此心中迷惑，头脑空廓一无所知。突然又醒悟了，他的身子已经托生在长安贵人姓王的家中。初在母腹的时候，还记得以前发誓不说话，既而出生了，五官相貌都很好，只是不会啼哭。三朝后满月时，他家大会亲友宾朋，大张旗鼓，制造声势。乳母抱着小儿出来，在众人中相互传递，爱怜抚摸。父母相对说：“我儿他日一定是贵人。”于是名叫贵郎。贵郎一天比一天聪明有智慧，只是不会啼哭。到三岁才会走，身体柔弱不愿意玩耍。到五六岁，虽然不能说话，但行为文雅高尚。十岁拿笔就能写成文章，动静嬉戏，都用笔墨来表达。等到了二十岁左右，仪表形体非常漂亮优美举止雍容尔雅，可以作人的表帅。然而，自己认为喑痖，不肯进入仕途。他家的富有可以和王室相比，金玉满堂，婢妾成群，编钟歌舞，极其奢华。贵郎二十六岁时，父母给他娶妻，妻子也是豪富之家的女儿，又有绝代姿容，女工技巧，音乐技艺，没有一样不奇妙高超。贵郎的大名叫慎微，一生庄重快乐，娶妻一年，生一男孩，端正聪明温顺机灵，大概没有能和他匹敌的。慎微对孩子的爱惜惦念，超过常情。一天，妻子及慎微，都在春天的庭院中游戏，庭院中有一盘石，可以作为十个人的座位，妻子抱着他的儿子在上面，忽然对慎微说：“看你对我，恩爱非常深，今天你如果不给我发话，就面对着摔死你的儿子。”慎微争夺他的儿子没有争夺过来，妻子举起他儿子向盘石摔去，脑浆迸裂。慎微悲痛婉惜，顿足拍胸，不觉失声惊骇，恍然醒悟，是在丹灶的前面，他面向的盘石，就是丹灶。当时萧洞玄坛上的法事将要完毕。天要亮了，俄而听到终无为的叹息之声，忽然失去了丹灶，二人一起大哭。马上再炼心修行，后来，也不知所终。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贾耽　丁约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隐者　梅真君

贾耽

唐相国贾耽，滑州节度使，常令造鹿皮衣一副，既成，选一矫捷官健，操书缄付之曰：“汝往某山中，但荆棘深处即行，觅张尊师送此书，任汝远近。”使者受命，挈粮而去，甚惶惑。入山约行百余里，荆棘深险，无不备历。至一峰，半腰中石壁耸拔，见二道流棋次。使者遂拜道流曰：“贾相公使来。”开书大笑，遂作报书一曰：“传语相公早归，何故如此贪着富贵！”使者赍书而返。贾公极喜，厚赏之。亦不知其故也。又尝令一健卒，入枯井中取文书，果得数轴，皆道书也。遂遣十余人写，才毕，有道士突入，呼贾公姓名叫骂曰：“争敢偷书！”贾公逊谢。道士曰复持去。郑州仆射陂东有一浮图，乃遣使赍牒牒州，于此浮图内取一白鸦，遂令掩之。果得，以笼送，亦不知何故。贾公谪仙，事甚众，此三篇尤明显者也。（出《逸史》）

【译文】

唐朝的相国贾耽，在任滑州节度使的时候。曾经让人做鹿皮衣服一套。不久，做成了，挑选一名行动轻捷的健儿。拿出一封已经封了口的书信交给他说：“你去某山中，只要荆棘很深的地方你就走，寻找张尊师送这封信，不管你走多远。”使者接受了命令，提着干粮走了，他心里很疑惑害怕。进山后大约走了一百多里，荆棘深险，都经历过了。最后来到一座山峰，半山腰石壁高耸挺拔，看见两个道士正在下棋。使者就拜见道士说：“贾相公派我来送信。”道士打开信，看后大笑。于是作了一封答复的书信，并说：“传话给贾相公早归，为什么还这样贪恋富贵。”使者怀里揣着书信返回。贾公非常高兴，厚赏了使者，使者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贾公又曾经派一个健儿，下到枯井中取文书，果然得到了几轴，都是道书。于是，派十多个人抄写，刚刚完毕。有一个道士突然闯入，呼着贾公姓名叫骂说：“你怎么敢偷书？”贾公谦逊地道歉。道士说：“再放回去。”郑州仆射坡上有一座佛塔，贾公就派遣使者怀里揣着公文通牒郑州，在这座佛塔内取一个白鸦，取后把佛塔封闭。果然获得了，用笼子送给贾公，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贾公是被贬谪的仙人，他的事迹很多，这三件事是尤其明显的。

丁约

唐大历中，有韦行式为西州采访使。有侄曰子威，年及弱冠，聪敏温克，耽玩道书，溺惑神仙修炼之术。有步卒丁约者，执厮役于部下，周旋恪勤，未尝少怠，子威颇私之。一日辞气惨栗，云欲他适。子威怒曰：“籍在军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计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肃勤左右，二载于兹，未能忘情，思有以报。某非碌碌求食者，尚萦俗间耳。有药一粒，愿以赠别，此非能长生，限内无他恙矣。”因褫衣带内，得药类粟，以奉子威。又谓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终当弃俗，尚隔两尘。”子威曰：“何谓两尘？”对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善坚此心，亦复遐寿。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际无相讶也。”言讫而出。子威惊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将以逃亡上状，请落兵籍。尔后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寻访，竟亡其踪。后擢明经第，调数（“数”原作“素”，据明抄本改。）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时元和十三年也。将还京辇，夕于骊山旅舍，闻通衢甚喧，询其由，曰：“刘悟执逆贼李师道下将校至阙下。”步出视之，则兵仗严卫，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约也。反接双臂，长驱而西，齿发强壮，无异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惊认之际，丁已见矣。微笑遥谓曰：“尚记临邛别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今相见，请送至前驿。”须臾到滋水驿，则散絷于廊舍，开一窍以给食物。子威窥之，俄见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跃自窦出，与子威携手上旗亭，话阔别之恨，且叹子威之衰耄。子威谓曰：“仙兄既有先见之明，圣朝奄宅天下，何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国暌辞，岂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讶乎？”又问曰：“果就刑否？”对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寔繁有徒。稽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蜕耳。异韩彭与粪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问不对，唯云须笔。子威搜书囊而进。亦愧领之。威曰：“明晨法场寓目，岂蜕于此乎？”丁曰：“未也，夕当甚雨，不克行刑，两昼雨止，国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於此时，幸一访别。”言讫还馆，复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风埃忽起，夜中果大雨澍。迟明，泥及骭，诏改日行刑。两宿方霁，则王姬有薨于外馆者，复三日不视朝。果至十九日，方献庙巡廛，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饭仆饱马，吉旦往棘围候焉。亭午间，方号令回，观者不啻亿兆众矣，面语不辨，寸步相失，俘囚才至，丁已志焉，遥目子威，笑颔三四。及挥刃之际，子威独见断笔。霜锋倏忽之次，丁因跃出，而广众之中，蹑足以进，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脱衣换觞，与威对饮。云：“某自此游适矣；勉于奉道，犹隔两尘，当奉候于昆仑石室矣。”言讫。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出《广异记》）

【译文】

唐大历年间，常行式做西州采访使。他有一个侄儿叫子威，年纪二十岁左右。聪明机敏，温和谦敬。沉浸在观赏道书上，沉溺着迷于神仙修炼之术。有一个叫丁约的步兵，在他的部下执劳役供使唤。丁约在子威周围侍奉，谨慎勤劳，不曾有一点懈怠。所以子威很偏爱他。一天，丁约的言辞气度凄惨悲伤，说要到别的地方去。子威怒道：“你是有军籍的，怎么能容你自己随便。”丁约说：“我要离开这里，打算已定，不可能留下我的，然而，我恭敬地在你左右待候你，至今已经二年了，不能忘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想有所报答。我可不是庸庸碌碌的乞求吃喝的人，还环绕在世俗中间。我有药一粒，愿意用它赠别。这药不能长生，但吃了它，在寿命限定之内是不会有别的病的。”于是解下衣带，从里面拿出一粒药，类似谷粒，把它进献给子威。又对子威说：“公子的道义情理深厚，心地光明，暗中不做坏事，最终应当抛弃尘俗，但还要相隔两尘。”子威说：“什么叫两尘？”丁约回答说：“儒教说它是世，佛教说它是劫，道教说它是尘，善于坚持向道意念也是可以长寿的，五十年后我们京城附近相遇。到那时候再见了我，不要惊讶。”说完就出去走了。子威惊愕，急忙命人去追赶他，已经追不上了。主将用逃亡之名向上级陈述，请求削去他的军籍。这以后，子威对丁约是走路思考，坐下想念，留意寻访，终究还是没有他的踪迹。后来子威考上明经，几次调迁，做过几个县的县令。等到了七十岁，眉毛头发都雪白了。当时是元和十三年，子威将要回京城，一天晚上，住在骊山的旅馆中，听到大街上非常喧哗，询问店家是什么原因。店家说：“刘悟捉拿逆贼李师道的部下将校送到朝廷去。子威走出店门，到街上去看。就见军兵拿着武器防护森严。用镣铐锁着的罪犯连续不断。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丁约，双臂被反绑在背后，一直往西走去。丁约身体强壮，和过去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子威对此感到太奇怪。就在子威千百人中，惊奇地看丁约的时候，丁约已经看见子威了。他微笑着向子威打招呼说：“还记得临邛相别吗？转眼之间，五十年了，很幸运，我们今天能够相见，请你送我到前面的驿站。”不一会儿，到了滋水驿站，就把丁约等分散拘禁在厢房的屋子里，只开一个小洞，用它来给食物。子威窥视丁约，一会儿，看见丁约脱去脚镣手铐，放在一边，用席子盖上它。从小洞跳出，和子威手拉手上了旗亭。叙说阔别的遗憾，并且叹息子威的衰老。子威对丁约说：“仙兄既然有先见之明，圣朝覆盖天下，为什么偏要投靠叛逆呢？”丁约说：“说它话就长了，我现在也不是要逃走。在四川告别时，难道不是说了在靠近京师的地方相遇，千万不要惊奇吗。”子威又问他说：“你果真打算服刑吗？”丁约回答说：“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大有人在。稽康、郭璞，都受杀害，我用这个方法，也不过象蝉丢弃它所脱的皮罢了，不同于韩彭成为粪土。我若想躲开，从这里逃出去，谁能追上我呀！”子威再问别的，他不回答，只说他需要笔。子威从书袋中找出笔赠送给他，就逊谢着接受了。子威说：“明天早晨法场看你，难道你就在这脱掉肉体吗？”丁约说：“不是。今天晚上必定下大雨，明天不能够行刑。过了两天大雨停止了，朝廷又有小的事故。十九那天上天规定的限期才到，在这个时候，希望你去看望告别。”说完回到馆舍，又从小洞进去，戴上刑具而坐。子威却去温泉，太阳西下，已经是下午三时至五时了。忽然刮起大风，尘土弥漫天空，夜里果然大雨如注。天快亮的时候，泥水淹到小腿。下诏改日行刑。待雨过天晴，本来可以行刑了，但又有一位王姬在外面死了，皇帝又三天不视朝。果然到十九那天皇帝才上朝巡鄽，批准执行死刑。子威这天让仆人吃饱了饭，喂饱了马，早早地去法场的外边等候，正午的时候，号炮刚响，围观的人成千上万，面对面说话辨不清，离得很近也会失散。俘虏的囚徒刚到，丁约已经有标记，在那里遥望子威。笑着点三四次头。等到刽子手挥刀砍杀的时候，子威只见砍断了笔，在刀锋闪烁之中，丁约就跳出来了，在广大的众人当中，抬脚往前走。他们又登上酒店，他的话还象在蜀一样。脱掉衣服换来大杯，与子威相对畅饮。丁约说：“我从此就到处痛快地游荡了，望你勤勉奉道，再过两世，我必定在昆仑石室等候你。”说完，下了旗亭，冉冉向西走去，走了不几步就消逝了。

瞿道士

黄尊师修道于茅山，法箓绝高，灵应非一。弟子瞿道士，年少，不甚精恳，屡为黄师所笞。草堂东有一小洞，高八尺，荒蔓蒙蔽，似蛇虺所伏。一日瞿生又怠惰，为师所棰，逡巡避杖，遂入此洞。黄公惊异，遣去草搜索，一无所有。食顷方出，持一棋子，曰：“适观棋（棋原作秦，据明抄本改。）时，人留餐见遗，此秦人棋子也。”黄公方怪之，尚意其狐狸所魁，亦不甚信。茅山世传仙府，学道者数百千，皆宗黄公，悉以为德业阶品，寻合上升。每至良辰，无不瞻望云鹤。明年八月望夜，天气晴肃，月光如昼；中宵云雾大起，其云五色，集于牖间，仙乐满庭，复有步虚之声。弟子皆以为黄公上仙之期至矣，遽备香火。黄公沐浴朝服，以候真侣。将晓，氛烟渐散，见瞿生乘五色云，自东方出在庭中，灵乐鸾鹤，弥漫空际，于云间再拜黄公曰：“尊师即当来，更务修造，亦不久矣。”复与诸徒诀别，乘风遂去，渐远不见，隐隐犹闻众乐之音。金陵父老，每传此事。（出《逸史》）

【译文】

黄尊师在茅山修道，法术符箓非常高超，求神问卜，十分灵验的事不止一椿。有个徒弟瞿道士，年纪轻，不太精心诚恳，多次被黄尊师责罚。草堂东面有一个小洞，洞高八尺，荒芜不堪，草蔓遮蔽，好像是毒蛇隐藏的地方。一天，瞿生又懒惰，被黄师用鞭子打了，为了躲避挨打，就进了这个洞。黄师惊奇诧异，派人排除草蔓进去搜索，什么也没有看见。大约过了吃顿饭的工夫，瞿道士从里面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棋子，并说：“刚才看下棋的时候，人家留我吃饭，赠送给我的，这是秦人的棋子。”黄公十分惊疑这件事，还怀疑他是被狐狸精迷住了，也不太信。世人传说茅山是仙府，学道的人成百上千，都尊奉黄尊师，全都认为黄尊师的德业阶品很高，不久应当上天成仙。所以，每到良辰，没有不抬头远望云鹤的。下一年的八月十五日夜晚，天气晴朗，月光如同白天；半夜云雾大起，那云是五色的，逐步集中在窗户和门中间，仙乐充满庭院，又有步虚之声。弟子都认为黄尊师升仙的期限到了，急速准备香火。黄尊师沐浴，穿着上官服，来等候仙侣，将要天亮，雾烟渐渐散去。看见瞿道士乘五色云，从东方出现在庭院中，灵乐鸾鹤弥漫天空。瞿道士在云间再拜黄公说：“尊师马上应当来，再致力于修行造就，也不久了。”又和诸弟子告别，就乘风离去了，渐渐远了，以至不见。但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各种音乐的声音。金陵的父老乡亲，常常传说这件事。

王卿

唐真元年中，郢中有酒肆王卿者，店近南郭，每至节日，常有一道士过之，饮讫出郭而去。如是数年。后因道士复来，卿遂结束潜行，寻之数里。道士顾见，大惊曰：“何来？”卿乃礼拜，愿神人许为仆使。道士固辞，卿固随之。每过涧壑，或高阔丈余，道士逾越，轻举而过。卿轻踵之，亦能渡也。行数十里，一岩高百余丈。道士腾身而起。卿不能登，遂哀求礼拜。道士自上谓曰：“汝何苦从我？自速归；不尔，坐受困踬也。”卿曰：“前所渡险阻，皆赖尊师命；今却归无路，必死矣。愿见救护。”道士垂手岩下，令卿举手闭目，跃身翕飞，已至岩上。上则平旷烟景，不类人间。又从行十余里，至道士舍。门庭整肃，止卿于舍外草间。谓曰：“汝且止此，吾为汝送饭食。候便令汝得见天师。”卿潜草间。道士三日每送饭食，亦皆充足。后一日，忽见天师出门，杖策，道士四五人侍从。天师形状瑰伟，眉目疏朗。道士私招卿，令于道左礼谒。天师惊曰：“汝何因得至此？”卿方谓说。诸道士曰：“此人谨厚，恐堪役使，可且令守灶。”天师令且收之，遂延卿入院，至厨下。见一大灶，下燃火，上有铁筒，闭盖数重。道士令卿守灶，专看之，不得妄视，令失坠。余道士四人，或汲水采药，蒸曝造食，以供天师。夜亦令卿卧厨下守火。经六七日，都不见人来看视釜中物者。后一日，卿无何窃开窥药。忽见一白兔，从铁筒中走出，騞然有声。道士曰：“药已失矣！”竟来窥看，惶惧失色。须臾，天师大怒曰：“何忽引俗人来，令失药。”俄召前道士责辱，欲鞭之。道士叩头，请却擒觅。道士数人，于庭施香禹步。道士二人，变成白鹤，冲天而飞。食顷，鹤已擒得白兔来，令投釜中，固济炼之。天师令速逐俗人遣归。道士遂领出曰：“卿几误我，卿心未坚，可且归去。”遂引送至高岩下，执手而别。“后二十年，于汾州市中相见耳。”卿复寻路归，数日方至郭，已经年。遂为道士。十余年后，游太原，竟不知当有所遇否。（出《原化记》）

【译文】

唐贞元年间，郢中有一个酒店的主人叫王卿，他的酒店靠近南边的外城。每逢到节日，经常有一个道士经过这里，喝完酒出外城离开这里。如此几年，后来由于道士又来了，王卿就装束打扮一下，偷偷地跟在道士后边走了，走了几里，道士回头看见了王卿，很震惊地说：“你为什么来？”王卿于是行礼参拜，并表示希望道士能允许他当神仙的仆人。道士坚决推辞，王卿坚持跟随他。每逢过山涧，有的高、宽一丈多，道士越过时，轻而一举就过去了。王卿随便跟随它，也能渡过去。走几十里，遇到一个险峻的山崖，高有一百多丈，道士腾身而起上去了。王卿登不上去，于是行礼参拜，苦苦哀求。道士从上面对王卿说：“你何必这样辛苦地跟随我，你自己快回去。不这样，即将遭受困厄。”王卿说：“以前所渡过的艰难险阻，都依靠尊师的命令，现在退回去没有路可走，我必定得死了，希望神仙见死相救，予以保护。”道士把手伸到岩下，让王卿举起手，闭上眼睛。王卿只觉得身子跳起来一收缩，就飞到石崖上了。石崖上面平坦、空旷，一派烟水苍茫的景色，不象是人世间。又跟道士走了十多里，来到道士的房舍，门庭整洁肃穆。道士让王卿躲在房舍外的草丛间，并且对他说：“你暂且住在这，我给你送饭，等方便的时候，让你见到天师。”王卿藏在草丛里，道士每逢三天送一次饭食，也都充足。后来，有一天，忽然看见天师出门，手扶拐杖，有四五个道士跟从侍候。天师身体奇异雄伟眉毛疏展，双目明朗。道士偷偷招呼王卿出来，让他在道路旁边礼拜谒见天师。天师吃惊地说：“你因为什么能到这里来。”王卿说了。诸位道士说：“这个人谨慎厚道，恐怕能够役使，可以暂且让他守灶。”天师命令暂且收下他。于是引导王卿进入院内，来到厨下。王卿看见有一个大灶，灶下正烧着火，灶上面有一个铁筒，闭封着掩盖了好几层。道士让王卿守灶，专门看着它，不能胡乱看，使它失掉。其余四个道士，有的打水采药，有的蒸晒作饭，来供应天师。夜里也让王卿躺在厨下看守火。经过六七天，都不见人来看视釜中物。后来，有一天，王卿没有什么事，偷偷地开筒看药。忽然看见一只白兔，从铁筒中跑出，有象刀劈开物的声音。道士说：“药已经失掉了。”其他的人都小心谨慎地来看，个个惶惧失色。不一会儿，天师大怒说：“为什么忽然引俗人来，让他失掉了药。”一会儿召见以前那个道士，责备辱骂，要用鞭子打他。道士叩头，请求把药寻找回来。几个道士，在庭院中焚香禹步。两个道士变成白鹤，冲天飞去，过了大约一顿饭的工夫，鹤已经擒获白兔归来，让人把它投进釜中，坚持炼成它。天师命令快赶走俗人，派人送他回去。道士于是领着王卿出来说：“你几乎误了我，你的心没有坚定，可以暂且回去。”就引送王卿到高岩下，拱手告别，并约定二十年后在汾州街市上相见。王卿又寻路回来，几天后才到外城。已经过了一年了。以后，王卿就当了道士。十多年以后，游太原，竟不知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没有。

衡山隐者

衡山隐者，不知姓名。数因卖药，往来岳寺寄宿。或时四五日无所食，僧徒怪之。复卖药至僧所。寺众见不食，知是异人，敬接甚厚。会乐人将女诣寺，其女有色，众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隐者闻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将黄金两挺，正二百两，谓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贯，今亦不论。”付金毕将去，乐师时充官，便仓卒使别。隐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余里，但至山当知也。”女父母事毕忆女，乃往访之。正见朱门崇丽，扣门，隐者与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复饥。留连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将还，隐者以五色箱，盛黄金五挺赠送，谓父母曰：“此间深邃，不复人居，此后无烦更求也。”其后父母重往，但见山草，无复人居，方知神仙之窟。（出《广异记》）

【译文】

衡山隐者，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姓名。因为他多次卖药，往来都在岳寺住宿。有时他四五天也不吃什么，寺里的僧徒都觉得他很奇怪。后来他又卖药到僧舍住宿，寺里众人见他仍不吃饭，知道他是一个异人。迎接很恭敬，也很看重。恰巧乐人带领女儿也到岳寺来，他的女儿很有姿色。不少人都想娶她为妻子。他的父母要求得钱五百千。众人听了如此惊人的数目，没有不自请退出的。衡山隐者听说乐人的女儿要嫁人，便邀请僧人一同去看。衡山隐者看了很喜欢，要娶她。于是，送黄金两根，正好是二百两，并对女儿的父亲说：“这些金子值七百贯，现在也不论多少了。”衡山隐者付完金子就要领着妻子离去，乐师当时充官，不能停留，便仓促分别了。衡山隐者告诉他的住处说：“离这四十多里，只要遇到山就必定知道了。”女儿的父母事毕，想念女儿，就前去看望她。正好看见红漆大门高耸华丽，上前扣门，衡山隐者和女儿都出来迎接。开始到这里吃了一顿饭，就不再饿了，留连了五六天，也不想吃饭。女儿的父母将要回去，衡山隐者用五色箱，盛黄金五根赠送，并对岳父母说：“这里深沉，不适于人居住。从此以后，就不要再来了。”那以后女儿的父母又去了，只见山和草，不再有人居住。才知道这里是神仙居住的洞穴。

梅真君

汝阴人崔景唐，家甚富。尝有道士，自言姓梅，来访崔。崔客之数月。景唐市得玉鞍，将之寿春，以献节度使高审思，谓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将诣寿春，旬月而还，使儿侄辈奉事，无所忧也。”梅曰：“吾乃寿春人也，将此访一亲知，比将还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报。君家有水银乎？”曰：“有。”即以十两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银炼之，少久即成白银矣。因此与景唐曰：“以此为路粮，君至寿春，可于城东访吾家也。”即与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寿春，即诣城东，访梅氏。数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无梅家，亦无为道士者；唯淮南岳庙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访之，果梅真君矣。自后竟不复遇。（出《稽神录》）

【译文】

汝阴人崔景唐，家里非常富有。曾经有一个道士，自己说姓梅，来拜访崔景唐。崔景唐以客待他，长达几个月。崔景唐买得一个玉鞍，将要到寿春去，把它献给节度使高审思。他对梅君说：“先生只管在这住下去，我将要到寿春，十天半月就回来，让儿侄辈来奉事，不要有什么忧虑。”梅君说：“我是寿春人，到这里来拜访一个亲友，也就要回去了。你先去吧！我长期居住在这儿，想有所进献，以表报答。你家有水银吗？”崔景唐回答说：“有。”马上就拿十两来，双手捧着送给梅君。梅君就放在鼎中，来炼这水银。不久就成白银了。于是把它送与崔景唐说：“用这些做路费。你到寿春，可在城东询问我家。”完后，就与崔景君分路而行。崔景唐到寿春，就到城东寻访梅氏家，寻访了几天也没找到。村人都说：“这里没有梅家，也没有当道士的，只有淮南岳庙中，有梅真君像，能不能是这呢？”崔景唐按照村人的话去寻找，果然是梅真君。从这以后竟没有再相遇。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虚　王子芝　刘商

白幽求

唐真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频年下第。其年失志，后乃从新罗王子过海，于大谢公岛，夜遭风，与徒侣数十人为风所飘，南驰两日两夜，不知几千万里。风稍定，徐行，见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万仞，南面半腹，有城壁。台阁门宇甚壮丽。维舟而升，至城一二里，皆龙虎列坐于道两旁，见幽求，乃耽耽而视幽求。幽求进路甚恐惧，欲求从者。失声彷徨，次于大树。枝为风相磨，如人言诵诗点。幽求谛听之，乃曰：“玉幢亘碧虚，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进，邪省犹难除。”幽求犹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门而出，传敕曰：“西岳真君来游。”诸龙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趋走前，见朱衣人不顾而入。幽求进退不得。左右诸龙虎时时目幽求，盘旋次。门中数十人出，龙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随之，至维舟处，诸骑龙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须臾没于远碧中。幽求未知所适。舟中具馔次。忽见从西旗节队伍，仅千人；鸾鹤青鸟，飞引于路；骑龙控虎，乘龟乘鱼。有乘朱鬣马人，衣紫云日月衣，上张翠盖，如风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门。幽求又随觇之。诸龙虎等依前列位。与树木花药鸟雀等，皆应节盘回如舞。幽求身亦不觉足之蹈之。食顷。朱衣人持一牒书，谓龙虎曰：“使水府真君。龙虎未前。”朱衣人乃顾幽求授牒。幽求未知所适。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随指，而身如乘风，下山入海底。虽入水而不知为水，朦胧如日中行。亦有树木花卉，触之珊珊然有声。须臾至一城，宫室甚伟，门人惊顾，俯伏于路。俄而有数十人，皆龙头鳞身，执旗仗，引幽求入水府。真君于殿下北面授符牒。拜起，乃出门，已有龙虎骑从。俨然遂行，瞬息到旧所。幽求至门，又不敢入。虽未食，亦不觉馁。少顷，有觅水府使者，幽求应唯而入，殿前拜，引于西廊下，接诸使下坐，饭食非人间之味。徐问诸使中：“此何处也？”对曰：“诸真君游春台也。主人是东岳真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诸方，主人亦随地分也。”其殿东廊下，列玉女数百人，奏乐。白鹤孔雀，皆举翅动足，更应玄歌。日晚乃出殿。于山东西为迎月殿，又有一宫观望日。至申时，明月出矣。诸真君各为迎月诗。其一真君诗曰：“日落烟水黯，骊珠色岂昏。寒光射万里，霜缟遍千门。”又一真君诗曰：“玉魄东方开，嫦娥逐影来。洗心兼涤目，光影游春台。”又一真君诗曰：“清波滔碧乌，天藏黯黮连。二仪不辨处，忽吐清光圆。”又一真君诗曰：“乌沉海西岸，蟾吐天东头。”忘下句，其余诗并忘之矣。赋诗罢，一真君乃命夜戏。须臾，童儿玉女三十余人，或坐空虚，或行海面，笙箫众乐，更唱迭和，有唱步虚歌者，数十百辈。幽求记其一焉。词曰：“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云语，冷风飒飒吹鹅笙。”至四更，有绯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唯而趋出。诸君命驾各辞。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劳绩。”诸真君议曰：“便与游春台洒扫。”幽求恓惶，拜乞却归故乡。一真君曰：“卿在何处。”对曰：“在秦中。”又曰：“汝归乡何恋恋也？”幽求未答。又曰：“使随吾来。”朱衣人指随西岳真君。诸真君亦各下山，并自有龙虎鸾凤，朱鬣马龟鱼，幡节羽旄等。每真君有千余人，履海面而行。幽求亦操舟随西岳真君后，自有便风，迅速如电。平明至一岛，见真君上飞而去。幽求舟为所限，乃离舟上岛，目送真君，犹见旗节隐隐而渐没。幽求方悔恨恸哭，而迢迤上岛行，乃望有人烟，渐前就问，云是明州，又却喜归旧国。幽求自是休粮，常服茯苓，好游山水，多在五岳，永绝宦情矣。（出《博异志》）

【译文】

唐真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多年赴试不第。那年赴试又落了榜，后来就跟着新罗王子过海游览，在大谢公岛，夜里遇上大风，他和几十个与自己情况类似的人一起被风飘走，他们所乘的船象骏马疾行一样，在海里走了两天两夜，也不知走了几千里还是几万里。风稍稳定，船走得慢了，看见有山林，就调整船的航向，向那里驶去。等到船到它的前面一看，山高万仞，南面半山腰，有城墙，台阁门宇都很壮观华丽。白幽求拴好船往上攀登，在到达城还有一二里的地方，都有龙虎列队坐在道的两边。看见白幽求，就全神贯注地看着白幽求。白幽求前进的道路令人恐惧，想要请求跟随的人帮助，结果是脱口而出，但又盘旋不敢上前，在大树下徘徊。树枝被风吹动，相互磨擦发出的声音，象人说话朗诵诗歌的声音。白幽求仔细听它说的是什么。是说：“玉幢横贯在浅蓝色的空虚，这里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游移不定仍旧不前进，不正当的内省还是难去掉。”白幽求听了之后，还是犹疑不敢向前。一会儿，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从城门出来，传达命令说：“西岳真君来游览。”众龙虎都俯身伏在地上说：“还没到。”白幽求趁机小步快跑向前，只见穿红色衣服的人头也不回就进去了。白幽求进退不得，左右众龙虎又一刻不停地看着白幽求。白幽求正在徘徊，门里出来几十个人，龙虎奔跑，那些人都骑着它们下山去了。白幽求也跟着他们。到白幽求拴船的地方，那些骑龙虎的人都踩着海面往前走，不一会儿，消失在远方碧绿的海面上。白幽求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好。正在船中吃饭中间，忽然看见从西面来了一队打旗帜和符节的队伍，将近有一千人。在队伍的前面，有鸾鹤青鸟飞行引路，这些人有的骑龙骑虎，有的驾龟驾鱼，其中有一个人驾着红鬣马，穿紫云日月衣，头上张开着一顶青绿色的车盖，象风一样快的来到。白幽求只得俯身伏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来的大队人马进入城门，白幽求又跟在后面偷看他们。众龙虎按照以前的位置列队，和树木花草鸟雀等一起，都和着拍节周旋进退，象舞蹈一样。白幽求也身不由己地手舞足蹈起来。过了吃顿饭的工夫，红衣人手拿着一公文，对龙虎说：“到水府真君那里去。”龙虎没有上前。红衣人于是看着白幽求，示意他接受公文，白幽求不知到哪儿去。红衣人说：“出使水府。”红衣人用手指着前方，白幽求随着红衣人所指，身子象乘风一样，下了山进入海底，虽然进入了水中，但却感觉不到有水，朦胧之中好象是在白天行走，也有树木花卉，碰它们发出佩玉之声。一会儿，到了一座城，城里宫室很雄伟。守城门的人吃惊地看着，然后俯身伏在路旁。不一会儿，有几十个人，都是龙头身上长满了鳞，手里持握着旗帜棍棒，引导白幽求进入水府。真君在大殿下面朝北接受符牒。白幽求参拜完起来，就出了门，这时已有龙虎可以乘骑，并有随从跟着，庄重整齐地顺利通行。眨眼之间来到原来的地方，白幽求到了门口，还不敢进去。他虽然没吃什么，但也不觉得饥饿。一会儿，有人寻找水府使者，白幽求一边答应一边走了进去，先到殿前参拜，后被引导到西廊下，接着众使者之下就坐。所用饭食都不是人世间俗人饭食的味道。白幽求问众使者中的人，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这是各位真君的游春台。主人是东岳真君，春夏秋冬有彼此不同的位置，各自在他自己的方位，主人也各自随着地方进行分配。”那殿东的厢房下，排列玉女几百人。奏乐，白鹤孔雀抬起翅膀，挪动足爪，再应和深奥玄妙的歌曲，翩翩起舞，天晚了才出殿，在山的东面和西面是迎月殿，还有一个宫观是望日用的。到了申时明月出来了，各位真君各作迎月诗，其中一个真君的诗说：“日落了云烟和水都变成了深黑色，骊珠的颜色是否会无光呢？寒冷的月光射出千万里，好似白霜遍及千家门。”又一个真君的诗说：“月光从东方开始升起，仙女嫦娥追逐影子来，柔媚的月光爽心又悦目，月光影子布满游春台。”又一个真君的诗说：“金乌落山清清的波涛成了青绿色，隐藏在深黑色中的天与它紧相连，在那天地分辨不清的地方，忽然吐出光芒明晰的圆月。”又一真君的诗接着说：“金乌沉入大海的西岸，蟾光从天的东头吐出。”忘掉了诗的下一句，其余的诗一起都忘掉了。赋诗结束，一个真君就命令表演夜戏。一会儿，童男玉女三十多人，有的坐空虚，有的走海面，笙箫管弦鸣，互相唱和。有唱步虚歌的，所有的不下几十几百人。白幽求记得其中有一首歌，歌词说：“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踢云语，冷风飒飒吹鹅笙。”到了四更天，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走进来，鞠躬屈膝说：“天要亮了。”听到真君的吩咐后，一边答应一边小步退出。众真君命令起驾各自告别休息。第二天，昨日那个穿大红衣服的人屈膝对众真君说：“白幽求已经充当水府使，有功劳。”众真君商议说：“就授予他游春台洒扫。”白幽求烦恼不安，叩拜乞求退归故乡。一个真君说：“你家在什么地方？”白幽求回答说：“在陕中。”真君又说：“你要回归故乡有什么恋恋不舍的呢？”白幽求没有回答。真君又说：“让他跟我来。”穿大红衣服的人指着西岳真君让白幽求跟着西岳真君走。众真君也各自下山，并自己有龙虎鸾凤、朱鬣马龟鱼和各种旗帜符节等。每个真君都有一千多人，踩着海面行走。白幽求也驾着船跟随在西岳真君后面，自然有便利的风，速度快如闪电。天大亮的时候，到了一个岛屿，只见西岳真君飞上天走了，白幽求因为受船限制，不能飞升，于是，离开船上了岛，目送西岳真君，还可以隐隐约约看见旗帜符节直至渐渐没了。白幽求方才悔恨大哭，但已经晚了。因而只得沿着遥远曲折的路往岛上走。走了很长时间，才看见有人烟，慢慢地走上前去询问这是什么地方，人家说是明州。白幽求又高兴回到了故国。白幽求从这以后停止吃粮，经常吃茯苓，好游山玩水，多半在五岳活动，根本不再想做官了。

王太虚

东极真人王太虚，隐居王屋山中。咸通壬辰年，王屋令王畭，夙志崇道，常念《黄庭经》。每欲自为注解，而未了深玄之理，但日诵五六千遍。闻王屋小有洞天，神仙之府，求为王屋令，欲结庐于其中，冀时得游礼耳。罢官，乃绝粒咽气数月，稍觉神旺身轻。入洞屋，誓不复返。初行三二十里，或宽广明朗，或幽暗泥黑。扪壁俯行，经三五日，忽坦然平阔，峭崖倚空，直拔万仞，下有嵌室，可坐数百人，石床案几，俨若有人居之。案上古经一轴，未敢遂取，稽首载拜言曰：“下土贱臣，形浊气秽，辄慕长生之道，幸入洞天，仰窥灵府，是万劫良会。今睹上天遗迹，玉案玄经，不敢辄取，愿真仙鉴祐，许尘目一披篇卷，则受罔极之恩。”良久叩头，乞报应之兆。忽有一人坐于案侧曰：“子其忘乎？缑氏仙裔，聿能好道，可以名列青简矣。吾东极真人，子之同姓也。此《黄庭》宝经，吾之所注，使授于子。”复赠以桃，得数斗。曰：“此食之者白日飞行，此核磨而服之，不唯愈疾，亦可延算。子虽有志，未可居此，二十年期于兹山矣。勉而勤之，得道也。”言讫，不复见。畭亦不敢久住，携桃核与经而归。磨服桃核，身康无疾，颜状益少。人间因有传写东极真人所注《黄庭经》本矣。（出《仙传拾遗》）

【译文】

东极真人王太虚，隐居在王屋山中。唐懿宗咸通壬辰年，王屋县令王畭，平素的志向就崇尚道术，经常念《黄庭经》，常常想自己给《黄庭经》注解。然而，他并没有了解《黄庭经》深奥玄妙的道理，只是天天背诵五六千遍而已。他听说王屋山中的一些山洞中别有天地，是神仙所居住的洞府，就请求去做王屋的县令，想要构屋住在他们当中，希望经常获得观光和礼敬。王畭被罢了官，于是绝粒咽气几个月，稍微觉得精神旺盛，身体轻健，就进入了洞中，并发誓不再返回。最初走了二三十里，其中有的宽广明朗，有的幽暗泥黑，摸着洞壁弯着腰走。经过三五天，忽然眼前展现出宽阔平坦的天地，悬崖峭壁插入天空，高高拔起，可达万仞（古代长度单位，唐时六尺五寸为一仞）。下面有一个象镶在山石中的房屋，可以坐几百人，石床、书案、茶几，摆设得很整齐，好像有人居住似的。书案上有古经一轴，王畭没有敢去拿，而是跪下、拱手、叩拜说：“下土的贱臣，形状混浊，气质污秽，但总是羡慕长生之道，非常幸运进入神仙的洞府，瞻仰神灵的府第，这是万劫之中的良好机会。现在看见上天的遗迹，玉石书案上的深奥玄妙的经书，不敢擅取。愿意真仙教训庇祐，允许俗眼翻阅经卷，就是受了久远无穷的恩惠。”他长时间的叩头，乞求报应的征兆。忽然有一个人坐在书案的旁边说：“你难道忘了吗？缑氏的后裔，能够爱好道术，可以名列青简了。我是东极真人，你的同姓，这是《黄庭》宝经，我作的注解。现在就传授给你，又赠给他桃子。王畭得了几斗。东极真人说：“这桃子，吃了它的人，白日可以飞行；这桃核，辗成粉末服用，不只能够治好病，也可以延寿。你虽然有志向，但不可以居住在这。二十年后在这个山上相会吧。只在勤勉，会得道的。”说完，就不见了。王畭也不敢久住，携带着东极真人赠送的桃核和黄庭宝经回来。把桃核辗成粉末服用，身体健康，没有疾病，脸和身形也越来越年轻。人世间于是就有传写东极真人所注解的《黄庭经》本了。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白云河南缑氏人。常游京洛间。耆老云：“五十年来见之，状貌恒如四十许人，莫知其甲子也。好养气而嗜酒。故蒲帅琅琊公重盈作镇之初年，仙苗居于紫极宫，王令待之甚厚。又闻其嗜酒，日以三榼饷之。间日仙苗出，遇一樵者，荷担于宫门，貌非常，意甚异焉。因市其薪，厚偿厥直。樵者得金，亦不让而去。子芝潜令人蹑其后，以伺之。樵者径趋酒肆，尽饮以归。他日复来。子芝谓曰：“知子好酒，吾有中令所饷醇醪，偿子薪价，可乎？”曰：“可。”乃饮之数盂，因谓子芝：“是酒佳矣。然殊不及解县石氏之酝也。余适自彼来，恨向者无侣，不果尽于斯酌。”子芝因降阶执手，与之拥炉。祈于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否？”樵者颔之。因命丹笔，书一符，置于火上，烟未绝，有一小竖立于前。樵者敕之：“尔领尊师之仆，挈此二榼，但往石家取酒。吾待与尊师一醉。”时既昏夜，门已扃禁，小竖谓芝仆曰：“可闭其目。”因搭其头，人与酒壶偕出自门隙，已及解县，携酒而还，因与子芝共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俦。中宵，樵者谓子芝曰：“已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饮，可乎？”子芝曰：“诺。”复书一朱符，置火上，瞬息闻异香满室，有一人来，堂堂美须眉，拖紫秉简，揖樵者而坐。引满两巡，二壶且竭。樵者烧一铁箸，以焌（“焌”原作“授”，明抄本作“焌”，今据《云笈七签》一一二改。）紫衣者，云：“可去，时东方明矣。”遂各执别。樵者因谓子芝曰：“识向来人否？少顷，可造河渎庙视之。”子芝送樵，者讫，因过庙所，睹夜来共饮者，乃神耳，铁箸之验宛然。赵钧（“钧”原作“君”，据《云笈七签》改。）郎中时在幕府，目验此事。弘文馆校书郎苏悦亦寓于中条，甚熟踪迹。其后子芝再遇樵仙，别传修炼之诀，且为地仙矣。（出《神仙感遇录》）

【译文】

王子芝，字仙苗，自己说是河南缑氏人。经常游览于京师和洛阳之间。年龄很老的老人说，五十多年来，看他总不见老，身形相貌总象四十岁左右的人，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年岁。他喜好养气并且喜欢酒。原来的蒲帅琅琊公重盈坐镇的初年，王仙苗居住在紫极宫，县令对他很看重，又听说他喜欢酒，每天送给他三榼酒。有一天王仙苗外出，遇见一个樵夫，在紫极宫门前挑着担子，相貌异常，觉得很奇怪。于是买了他的柴，厚偿了木柴的价值，樵夫得到钱，也不推让就走了。王子芝派人暗中跟随在他的后面。樵夫直接快步走到酒店，开怀畅饮，尽兴而归。过了几天又来了，王子芝对他说：“我知道你好酒，我有县令送给的味道醇厚的酒，用酒抵柴价，可以吗？”樵夫说：“可以。”樵夫仅仅饮了几盂，就对王子芝说，这酒好啊！不过，还远远赶不上解县石氏的酒，我刚才从那来。遗憾的是刚才没有饮酒的伴侣，不能尽兴地品尝。王子芝于是降阶握着樵夫的手，和他一起围着温酒的火炉饮酒。王子芝向樵夫乞求说：“石氏的美酒可以弄得来吗？”樵夫点头，就让取丹砂朱笔，书写一符，放在火上，烟还没有断绝，有一个小僮立在面前。樵夫嘱咐他，你领着王尊师的仆人，提着这两个榼，只往石家去取酒，我等待和王尊师尽兴一醉。当时已经天黑了，门已经上了闩。小僮对王子芝的仆人说：“你可以闭上眼睛。”于是手搭他的头，人和酒壶都从门隙出去，已经到了解县，携带酒返类比的。半夜，樵夫对王子芝说：“我已经醉了。我招呼一个客人陪伴你喝酒，可以吗？”王子芝说：“行。”樵夫又用丹砂朱笔写了一道符，放在火上。眨眼之间，满屋异香，随后有一个人进来，仪表庄严大方，眉清目秀，须髯根根见肉，腰间下垂紫带，手里拿着书简，向樵夫揖拜后就坐下了。举饮满杯的酒，酒过两巡，两个酒壶的酒快要没了。樵夫烧了一根铁筷子，烙了穿紫衣服的人一下说：“可以走了。”当时东方亮了，于是供手告别。樵夫就对王子芝说：“认识先前来的人吗？一会儿，可以到河神庙去看一看。”王子芝送走樵夫，就到庙中，看见了夜里来共同喝酒的人，竟然是庙中的神。铁筷子的烙印依稀还在。赵均郎中时在幕府，亲眼所见，可以验证此事。弘文馆校书郎苏悦也寄寓于中条，非常熟悉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以后，王子芝再遇到樵仙，另外向王子芝传授了修炼的秘诀，因而王子芝成为地仙了。

刘商

刘商，彭城人也，家于长安。少好学强记，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于世，儿童妇女，咸悉诵之。进士擢第，历台省为郎。性耽道术，逢道士即师资之，炼丹服气，靡不勤切。每叹光阴甚促，筋骸渐衰，朝驰暮止，但自劳苦，浮荣世官，何益于己。古贤皆隳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毕婚嫁，不为俗累，岂劣于许远游哉。由是以病免官，道服东游。入广陵，于城街逢一道士，方卖药，聚众极多。所卖药，人言颇有灵效。众中见（“见”原作“间”，据明抄本改。）商，目之相异。乃罢药，携手登楼，以酒为劝。道士所谈，自秦汉历代事，皆如目睹。商惊异，师敬之。复言神仙道术不可得也。及暮，商归侨止。道士下楼，闪然不见。商益讶之。商翌日，又于城街访之。道士仍卖药，见商愈喜，复挈上酒楼，剧谈劝醉，出一小药囊赠商，并戏吟曰：“无事到扬州，相携上酒楼。药囊为赠别，千载更何求。”商记其吟，暮乃别去。后商累寻之，不复见也。乃开囊视，重纸裹一葫芦子，得九粒药，如麻粟，依道士口诀吞之，顿觉神爽不饥，身轻醒然。过江游茅山。久之，复往宜兴张公洞。当游之时，爱竃画溪之景，遂于胡父渚葺居，隐于山中，近樵者犹见之。曰：（曰字原缺，据《云笈七签》一一三补。）“我刘郎中也。”而莫知所止。已为地仙矣。（出《续仙传》）

【译文】

刘商，是彭城人，家在长安。青年时期很好学，并且善于记忆，精于思考，深入钻研文学，有胡笳十八拍传世，在世上盛行。儿童妇女，全都能详尽地背诵它。刘商进士考试登第，选到台省作郎官。但他的性情爱好道术而沉浸在其中，每逢遇见道士，就拜他做老师，并给予资助。自己炼丹服气，没有不努力和恳切的地方。常常叹息光阴太短促，身体渐渐衰老。早晨开始就如车马疾行，晚上方能停止，只是自己劳累辛苦，虚浮的荣耀和世间的官位，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古代的贤人都弃官而去寻求道术，大多都能获得出世。有幸已经完成了儿女的婚姻嫁娶，不再被世俗所累，难道比去各地方远游还不好吗？由于这样想，刘商就借口有病请求辞官，穿上道服东游，进入广陵，在城内街市遇到一个道士，正在卖药，聚集的人非常多。道士卖的药，人们都说很有效。道士在众人当中看见刘商，他看着刘商，觉得和常人不同，就停止卖药，拉着刘商的手登上酒楼，对刘商殷勤劝酒，道士谈的内容，是从秦汉以来历代的事，谈的非常逼真，都象亲眼所见一样。刘商很惊异，象对待老师那样尊敬他。刘商又说了神仙道术很难学得。等到晚上，刘商到客店栖息。道士下楼，一闪就不见了。刘商更加惊奇。第二天，刘商又在城内街市上寻访他。道士仍然卖药，看见刘商越发高兴，又领着刘商上了酒楼，高谈劝酒，拿出一个小药囊赠给刘商，并戏吟说：“无事到扬州，相携上酒楼。药囊为赠别，千载更何求。”刘商记住了他的戏吟，天黑了才告别离去。以后，刘商屡次寻找道士，再也没有见到，刘商就打开了药囊看，里面用多重纸包了一个小葫芦，得到了九粒药，象麻籽。刘商按照道士的口诀吞下了药，立刻觉得精神清爽，也不饥饿，身体轻健，心里清醒。过江游茅山，过了好久，又去宜兴张公洞。正当刘商游张公洞的时候，喜爱竃画溪的景色。就在胡父渚用茅草盖屋居住，隐居在山中。附近的樵夫还看见过他，他说：“我是刘郎中。”然而，却不知道他居住的地方。他已经成为地仙了。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宪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许栖岩 韦善俊

唐宪宗皇帝

唐宪宗好神仙不死之术。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国回，云：于海中泊山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花木楼台殿阁，金户银关。其中有数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啸自若。惟则如其异，遂请谒。公子曰：“汝何所从来？”惟则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当汝旋去。愿为传语。”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龟印，以授惟则，乃置之于宝匣。复谓惟则曰：“致意皇帝。”惟则遂持之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金龟印长五寸，上负黄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凤芝龙木，受命无疆”。惟则至京师，即具以事上进。宪宗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乃览金龟印，叹异良久，但不能谕其文耳。因缄以紫泥玉锁，置于帐内。其后往往见五色光，可长丈余。是月，寝殿前连理树上生灵芝二株，苑如龙凤。宪宗因叹曰：“凤芝龙木，宁非此兆乎。”时又有处士伊祁玄解，缜发童颜，气息香洁。常乘一黄牝马，才三尺高，不啗刍粟，但饮醇酎，不施缰辔，惟以青毡籍其背。常游历青兖间。若与人款曲，话千百年事，皆如目击。帝知其异人，遂令官诏入宫内，馆于九华之室，设紫茭之席，饮龙膏之酒。紫茭席类茭叶，光软香静，夏凉冬温。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鸟弋山离国所献也。鸟弋山离国，已见班固《西京传》也。帝每日亲自访问，颇加敬仰。而玄解鲁朴，未尝闲人臣礼。帝因问之曰：“先生春秋高而颜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种灵草食之，故得然也。”即于衣间出三等药实，为帝种于殿前。一曰双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万根藤。双麟芝色褐，一茎两穗，穗形如麟，头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红，而叶类于茂葵，始生六茎，其上合为一株，共生十二叶，内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叶，一叶六影，其成实如相思子。万根藤子，一子而生万根，枝叶皆碧，钩连盘屈，荫一。其状类芍药，而蕊色殷红，细如丝发，可长五六寸。一朵之内，不啻千茎，亦谓之绛心藤。灵草既成，人乃莫见。而玄解请帝自采饵之，颇觉神验，由是益加礼重焉。遇西域有进美玉者，一圆一方，径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鉴毛发。时玄解方座于帝前，熟视之曰：“此一龙玉也，一虎玉也。”惊而问曰：“何谓龙虎玉也？”玄解曰：“圆者龙也，生于水中，为龙所宝，若投之于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于岩谷，为虎所宝，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兽慑服。”帝异其言，遂令尝之。各如所说。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渔者得，一自猎者获。”帝因命取龙虎二玉，以锦囊盛之于内府。玄解将还东海，亟请于帝。未许之。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丝绘华丽，间以珠玉。帝元日与玄解观之，帝指蓬莱曰：“若非上仙，朕无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岛咫尺，谁曰难及？臣虽无能，试为陛下一游，以探物象妍醜。”即踊体于空中，渐觉微小，俄而入千金银阙内左侧，连声呼之，竟不复有所见。帝追思叹恨，近成羸疹。因号其山为藏真岛。每诘旦，于岛前焚凤脑香，以崇礼敬。后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

【译文】

唐宪宗喜好神仙不死之术。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从新罗国回来以后，说：在大海中，船停泊在一个海岛，忽然听见鸡鸣狗吠的声音，好象岛上住有人家。他就乘着月光到岛上去散步。大约走一二里，就见花草树木。楼台殿阁、银门金户，一片辉煌。里面有几个公子，戴着带有花纹的大帽子，身上穿着紫色的色彩艳丽的衣服，吟咏歌啸不拘束，神态自然。张惟则知道他们是异人，就请求相见。公子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张惟则说了他出使新罗国的事。公子说：“唐朝皇帝是我的朋友，你回去以后，希望替我传话给唐皇帝。”一会儿，命令一个穿青衣服的人捧出金龟印，就把它放在宝匣里，把宝匣交给张惟则。又对张惟则说：“请替我向唐皇帝致意。”张惟则于是捧着宝匣回返船中，回头再看自己走过的旧路，没有一点踪迹。金龟印长五寸，龟的身上背着黄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它上面的篆文是：“凤芝龙木，受命无疆”。张惟则到了京师，就把全部事情上奏了，并进献了金龟印。宪宗皇帝说：“我前生难道就是仙人么？”等到看金龟印，惊奇赞叹了很长时间，然而，不能明白它的文字含意。之后就用紫泥玉锁把它封闭起来，放置在帐内，那以后常常出现五色光，大约有一丈多长。这个月，寝殿前面的连理树上生出灵芝二株，仿佛象龙凤一样。宪宗皇帝因此赞叹说：“凤芝龙木，难道不就是这个征兆么？”当时又有一个处士伊祁玄解，头发稠密而黑，脸如童颜，呼吸时气清香洁净。经常骑着一匹黄色的母马，才有三尺高，不吃草和粮食，只喝醇酒，不用缰绳和辔头，只用青毡垫在它的背上。经常在青州和兖州一带游览。如果和别人交往，说千百年的事，都象亲眼看见一样。宪宗皇帝知道他是一个异人，于是就让人秘密地把他诏入宫内，让他住在非常华丽的房屋里，设置紫茭做的席子，喝龙膏做的酒。紫茭席类似茭叶，光滑柔软，舒适清洁，夏天凉爽，冬天温暖。龙膏酒颜色黑如纯漆，喝了它使人精神清爽。这酒本来是鸟弋山离国进献的。鸟弋山离国，早已在班固的西京传里叙述过。宪宗皇帝每天都亲自来访问，对他敬重仰慕。但是玄解却愚钝淳朴，不懂得作人臣的礼节。宪宗皇帝问玄解说：“先生的年岁很高，但是脸色却不老，这是为什么？”玄解说：“我的家在海上，种有灵草吃用，所以能够这样。”说完就在衣服袋里取出三样药的种子，给宪宗皇帝种在殿前。第一种叫双麟芝，第二种叫六合葵，第三种叫万根藤。双麟芝是褐色的，一根茎两个穗，穗的形状象麒麟，头尾都齐全，它的中间有子，象碧珠一样。六合葵是红色的，叶子类似茂葵，开始生六个茎，到上面合成一株，共生十二个叶子，里面长出二十四朵花，花如桃花，一朵花一千个花瓣，一个瓣有六个影，它的成熟的种子象相思子。万根藤子，一子生万根，枝叶都是青绿色，钩连盘屈，遮盖一亩地，它的形状类似芍药，花蕊的颜色殷红，细如丝发，约长五、六寸，一朵之内，不止千根，也叫它绛心藤。灵草已经成熟，人却看不见。玄解请宪宗皇帝自己采它吃，吃后觉得很神验。由于这样，对玄解更加礼待了。正好遇到西域有人进献美玉，美玉一圆一方，直径各为五寸，光彩聚集，可以照出毛发的影。当时玄解正坐在宪宗皇帝身旁，仔细地看了美玉后说：“这两块玉，一块是龙玉，一块是虎玉。”宪宗皇帝惊讶地反问道：“什么叫龙玉虎玉？”玄解说：“圆的是龙玉，生在水中，是龙的宝物，如果把它投在水中，必然有霓虹出现。方的是虎玉，生在岩谷中，是虎的宝物，如果用虎毛拂拭它，就会放出紫光，百兽看见都会畏惧屈服。”宪宗皇帝觉得他的话很奇异，于是就让人试一试，果如玄解所说。询问获得玉的经由，使者说：“一块从渔夫那里获得，一块从猎人那里获得。宪宗皇帝于是命令把龙虎二玉用锦囊盛它们，放在内府。玄解要回东海，屡次向宪宗皇帝请求，宪宗皇帝没有答应他。又遇到宫中用木头雕刻海上三山，丝绣绘画华丽，又镶嵌珠玉。宪宗皇帝初一那一天和玄解观看海上三山的木雕，宪宗皇帝指着蓬莱说：“如果不是上仙，我无从获得到这样境地。”玄解笑着说：“三岛很近，谁说难到。我虽然没有能力，愿意试着替陛下一游，来探寻物象的美丑。”说完马上跳起身体在空中，逐渐微小，一会儿，进到木雕金银阙内左侧。宪宗皇帝连声呼叫他，但再也看不见了。宪宗皇帝追思感叹遗憾，竟然日渐瘦弱。就给那山取名叫藏真岛。每日早晨，在岛前焚凤脑香，来表示崇拜礼敬。过了十天，青州奏报说，玄解骑黄牝马过海了。

李球

李球者，燕人也。宝历二年，与其友刘生游五台山。山有风穴，游人稍或喧呼，及投物击触，即大风震发，揭屋拔木，必为物害。故登山之时，互相戒敕不敢触。球至穴口，戏投巨石于穴中。良久，石声方绝，果有奔风迅发，有一木如柱，随风飞出。球性轩悍，无所顾忌，遂力扳其木，却坠入穴中。球为木所载，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见一人形如狮子而人语，引球入洞中斋内，见二道士弈棋。道士见球喜，问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无以为对。二仙责引者曰：“吾至道之要，当授有骨相之士，习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遗令饮，谓之曰：“汝虽凡流，得睹吾洞府，践吾真境，将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习道，不可语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复来也。饮此神浆，亦延年寿矣。”球饮水拜谢讫，引者将球至向来洞侧，示以别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峰之上，皆籍四海奇宝以镇峰顶。亦如茅山洞，镇以安息金墉城之宝。春山杂玉，环水香琼，以固上真之宅。此山东峰有离岳火球，西峰有丽农瑶室，南峰有洞光珠树，北峰有玉涧琼芝，中峰有自明之金、环光之壁。每积阴将散，久暑将雨，即众宝交光，照灼岩岭。春晓秋旦。则九色之气属天，光辉烁乎云表。太帝命韩司少卿、东方君与紫府先生，统六年仙寮神王力士，以镇于此，故谓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门，一径西通昆仑，一径出此岩之下，一向来风穴，是洞之端门也。皆有龙蛇守之。先生有敕曰：‘有巨石投于洞门，中吾柱者，是世间将有得道之人，受事于此。’即使我引进。我亦久远学道，当证仙品；而积功之外，口业不除，以宿功所荫，得守此洞穴之口。后三百年，亦当超升矣。以口业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适门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诚不知子戏投石耳。然数百年来，投石者少，亦未尝中柱。神仙之宫，不易一至，子亦将有所得于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岩之径，可使子得速还人间。”因衣带解药三丸，贯一槁枝之末，谓球曰：“路侧如见异物，以药指之不为害；此药食之，可以无病。”球持此药，行于洞中黑处，药有光如火。数有巨蛇，张口向球，以药指之，伏不敢动。因出洞门，门外古树半朽，洞欲堙塞。球摧壤土朽树，久方得出，已在寺门之外矣。先是，刘生既失球，子方执诬刘生，疑害其父，欲讼于官。寺有大斋，未得便去。既见球还，众皆忻喜。具话所见之异。因以三丸药，与刘及子各饵一丸。乾符中，进士司徒铁与球相别三十年，别时球年六十，须已垂白，于河东见球，年九十余，容状如三十许人。话所遇之事，云：“服药至今，老而复壮，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岁许，锐志修道。与其子入王屋山去。（出《仙传拾遗》）

【译文】

李球，是燕人。唐文宗宝历二年，和他的朋友刘生游览五台山。五台山有一个风穴，游人稍微有些喧哗呼叫和投物击触，就会大风骤起，掀走屋盖。拔出大树，必然造成破坏。所以人们登山的时候，总是互相嘱咐告诫，都不敢去触动它。李球到风穴口，持一种嬉戏的态度，把一块大石头扔进洞穴中。过了好长时间，石头撞击洞壁的声音才没有了。果然有象骏马奔驰似的大风非常迅速的迸发出来，有一根木头象大柱一样，随着风飞出。李球的性情轩昂勇猛，什么也不顾忌，于是用力扳住那根木头，但是坠入了洞穴中。李球被木头载着，也不能出来，过了好长时间，落到地上。看见一个人形状象狮子，却说人话，他领着李球进入洞中的书房里。看见二个道士正在下棋，道士看见李球很高兴，问李球修行的道术。李球平时不知道，也不了解有关修行的事，所以默默无言，不知怎样回答。二位仙人责备那个引导李球的人说：“我的道术的精要，应当授予有骨相的有识之士和学习道术的人。你为什么胡乱引来凡俗的庸人，进入我仙府呀！快引导他出去。”顺便把一杯水送给李球让他喝，并对他说：“你虽然是凡俗之流，但能看我洞府，脚踩我真境，也就有一点道的情分了，所遗憾的是你平素不习道术，不可以告诉你修行的要领。不过，你可以暂且离开这里。如果确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以后可以再来啊。喝了这神浆，也可以延年益寿。”李球喝完水，拜谢完毕，引者领李球到来的洞旁边，指给他看另外的路说：“这山是道家的紫府洞，在五峰的上面，都搜集来天下的奇宝，用来镇峰顶。如象茅山洞，用安息国全墉城的宝物镇它。春山杂玉，环水香琼，来坚固上仙的住所。这山的东峰有离岳火球，西峰有丽农瑶室，南峰有洞光珠树，北峰有玉涧琼芝，中峰有自明之金。环光的玉每到积阴将散，久热将雨，就有众宝交相发光，照耀岩岭。春秋的早晨，就有九色的气连接天，光辉闪烁云霞之上。太帝命令韩司少卿，东方君和紫府先生，率领六年仙寮神王力士，在这镇守。所以叫神仙之府。这洞有三个门：一个一直西通昆仑山，一个出口在这岩石下面，一个是向来风穴，来风穴是洞的正门，各门都有龙蛇把守。先生有命令说：‘有大石头投入洞门，击中我柱的，是人世间将要获得道术的人，在这里接受道术。’如果碰到了就让我引进。我也是学习了很长时间的道术，应当证验够不够仙的等级。虽然积蓄很多功力，但口业还没消除。由于素来就有的功业的庇荫，才能够把守这洞穴的口。过了三百年，也应当超升了。由于口业的原故，借用这种形状罢了。我遵守先生的命令，恰好有人投石击中柱子，依照先生教导引进你，确实不知道你是嬉戏投石。然而几百年来，投石头的人很少，就是有，也没有击中柱子的。神仙的住宅，不容易来到，你将来也会有获得道家玄妙源流的机会了。这里有北岩的小路，可以使你能很快地回到人间。”说完就解开衣带取出三丸药，穿到一根枯干的树枝的梢上，又对李球说：“路旁如果看见有奇怪的东西，用药指它就不会被伤害。这药吃了它，可以没有病。”李球手里拿着这药，走到洞中黑暗处，药有光象火一样；有几条大蛇，张大口向着李球，李球用药指它们，大蛇伏在地上不敢动。李球于是出了洞门，门外的古树已经半朽，洞都要被塞住了。李球推开填塞洞的土和朽树，很久才出来，已在寺门的外面了。在这以前，刘生失掉了李球，李球的儿子正准备控告诬陷刘生，怀疑刘生害了他的父亲，想要向官府诉讼，因为寺里有大斋，没有能够就去。既然李球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李球说了他所看见的奇怪的事。顺便把三丸药，分给刘生和自己的儿子，他们各吃一丸。僖宗乾符年间，进士司徒铁与李球相别已三十多年，相别时李球六十岁，胡须已经白了，垂在胸前。在河东看见李球，李球已经九十多岁了。可是容貌身形却象三十几岁的人。说起所遇到的奇事，说：“从服药到现在，逐渐由老朽变成健壮，性情不喜欢吃东西。”他的儿子也象三十岁左右，决心修道。和他的儿子一起进入王屋山去了。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许人也，为道士。身长七尺余，眉目如画，端美肥白，且秀丽，人见皆爱之。有道术，多游名山，自茅山出润州希玄观，复游括苍仙都。辟谷服气，然嗜酒，或食彘肉五斤。以蒜韭一盆，手撮肉吃毕，即饮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气，味有加异，有终日在齿舌间香不歇。人间得蒜食者颇多，而毕身无病，寿皆八九十。玄白到处，住则以金帛求置三二美妾，行则舍之。人皆以为有老彭补脑还元之术。又游越州，适大旱，方暴尪禜龙以祈雨，涉旬，亢阳愈甚。玄白见之，以为凡所降雨，须俟天命，非上奏无以致之。遂于所止玄真观，焚香上祝。经夕大澍，雨告足，越人极神异之。复南游到抚州，又逢天旱祈祷，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请之。遽作术飞钉城隍神双目。刺史韦德邻。怪其贮妇女复钉城神，此类狂也，将加责辱。健步辈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动，悉自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谓德邻曰：“使君干忤刘根，欲见诛罚祖祢耶？”德邻方惧祈谢。须臾致雨，礼而遣之。其灵术屡施，不可备录。后之南城县，白日上升而去。（出《续神仙传》）

【译文】

宋玄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做道士。身高七尺多，眉目象画的一样。相貌端正美丽，又胖又白，并且长得秀丽，人们见了他都很喜爱。宋玄白有道术，多游名山，从茅山出来到润州希玄观。又游括苍仙都。宋玄白不吃五谷杂粮，服食日精月华，然而好酒，有时吃五斤猪肉，用蒜泥一盆，用手抓肉沾蒜泥吃，吃毕，马上喝酒二斗，用一个白梅。人们当中有求得到他的一片蒜吃的人，说话不发出大蒜气味，气味有些更加异常，有整日在口里香味不断。人世间得到他蒜吃的人，就全身没有病，寿命都是八九十岁。宋玄白所到的地方，如果住下，就用金帛寻找购置三二个美妾，走了，就抛弃她们，人们都认为他有老聃、彭祖的补脑还元的法术。宋玄白又游越州，恰好是天大旱，正在暴尪禜龙来祈雨，过了十天，阳光炽盛，愈来愈厉害，宋玄白见了，认为凡是降雨，必须等待天帝的命令，不上奏给天帝就无法得到雨。于是在他所住的玄真观，焚香向天帝祝愿，结果下了一晚上大雨，雨水已告充足，越人认为他非常神异。宋玄白又南游到抚州，又遇上了天旱，人们祈祷下雨。有一个道士知道宋玄白能祈求到雨。州里的人请他，宋玄白急速作法术飞钉射了城隍神的双目。抚州刺史韦德邻，责怪他储藏妇女，又钉了城隍神，简直是发狂了。于是准备对宋玄白施加责罚处置，军健们奔向宋玄白，但手脚却不能动，全都自己仆倒在地，枷杖也自己折断。宋玄白笑着对韦德邻说：“使君干予抵触刘根，想要看诛杀祖祢吗？”韦德邻这才害怕，向宋玄白道歉，乞求他帮助。不一会儿，雨到了，韦德邻对宋玄白以礼相待送走了他。宋玄白的神灵法术多次施行，不可能完备记载。后来，宋玄白到了南城县，白天升天而去。

许栖岩

许栖岩，岐阳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灵仙，以希长生之福。时南康韦皋太尉镇蜀，延接宾客，远近慕义，游蜀者甚多。岩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以其将远涉道途，日加刍秣，而肌肤益削，疑其不达前所。试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龙马也，宜善宝之。”洎登蜀道危栈，栖岩与马，俱坠崖下，积叶承之，幸无所损。仰不见顶，四面路绝。计无所出，乃解鞍去卫，任马所往。于槁叶中得栗如拳，栖岩食之，亦不饥矣。寻其崖下，见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约十余里，忽尔及平川。花木秀异，池沼澄澈。有一道士卧于石上，二女侍之。岩进而求见，问二玉女，云是太乙真君。岩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怜之。白于真君。曰：“尔于人世。亦好道乎？”曰：“读《庄》《老》《黄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庄子》云：“息之以踵。”《黄庭》云：“但思以却寿无穷。”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以饮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尔得之矣。”乃邀入别室。有道士，云是颖阳尊师，为真君布算，言今夕当东游十万里。岩熟视之，乃卜马道士也。是夕，岩与颖阳从太乙君登东海西龙山石桥之上，以赴群真之会。座内仙容有东黄君，见栖岩喜曰：“许长史孙也，有仙相矣。”及明，复从太乙君归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还。太乙曰：“汝饮石髓，已寿千岁，无输泄，无荒淫，复此来再相见也。”以所乘马送之。将行，谓曰：“此马吾洞中龙也，以作怒伤稼，谪其负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瑶华上宫，何由而至也？到人间，放之渭曲，任其所适，勿复留之。既别，逡巡已达虢县，则无复故居矣。问乡人，年代已六十年。出洞时，二玉女托买虢县田婆针。乃市之，杖系马鞍上，解鞍放之，任龙而去。栖岩幼在乡里，已见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状如旧，盖亦仙人也。栖岩大中末年，复入太白山去。（出《传奇》）

【译文】

许栖岩，是岐阳人。进士及第，在昊天观学习功业。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必定恭敬地看着观内神仙肖像，叩拜祝愿神灵。希望求得长生的福分。当时南康的韦皋太尉镇守四川。邀请接待宾客。远近各方人士都很敬慕他的义气，所以到四川游览的人很多。许栖岩也打算进四川。他想买一匹马，然而财力不怎么充足。他自己进西市查访，看见有一个蕃人牵着一匹马，长的瘦小单薄。但价钱不高，许栖岩就买了它拉了回来。因为它将要长途跋涉，所以许栖岩每天都给它增加草料，但是它身上的肉却更少了。许栖岩怀疑它到达不了前去的地方，就试着到卜卦的地方给它占卜了一卦，得到乾卦九五，是个上卦，卜卦的道士说：“这匹马是龙马，应该象对宝物那样爱惜。”许栖岩进四川，登上入蜀栈道的时候，不小心，许栖岩和马都摔到悬崖下面去了，由于有多年积累的落叶承受他们，很幸运没有受到损害。但是，这里仰视不见峰顶，四面又没有路。想不出一点办法。许栖岩就解下了马鞍，却掉辔头，让马随便走。他在枯干的落叶中得到一个栗子，象拳头那样大，许栖岩吃了它，也不饿了。许栖岩在那崖下寻找，发现一个洞穴，进洞往前走，有时下坡，有时登高，大约走了十多里，忽然到了平川，这里花草树木茂盛奇异，池沼水清如镜。有一个道士卧在石上，两个玉女随侍。许栖岩上前求见，询问两个玉女，道士是谁，玉女说是太乙真君。许栖岩就把自己所遭遇的事告诉了玉女，玉女怜悯他，把他的情况告诉给太乙真君。太乙真君问他说：“你在人世间，也很喜好道术吗？”许栖岩回答说：“不敢说喜好，读一读《庄子》、《老子》和《黄庭经》罢了。”太乙真君发问说：“三种书当中，你对哪几句有心得呢？”许栖岩回答说：“《老子》说，那精气很真实；《庄子》说，呼吸用脚跟；《黄庭经》说，只想用它来延年益寿。”太乙真君笑着说：“你离道术很近了，可以教。”太乙真君命许栖岩坐下。用小杯斟酒给他喝，太乙真君说：“这是石髓，嵇康没有机缘得到，你却得到了。”于是邀请许栖岩进了另外的房屋，里面有一个道士，说是颖阳尊师，给太乙真君排列算筹，进行推算，说今天晚上应当向东游览十万里。许栖岩仔细地看颖阳尊师，就是给马卜卦的道士。这天晚上，许栖岩和颖阳尊师跟随太乙真君，登上了东海西龙山的石桥，前去参加众真君的集会。座内仙客中有东黄君，看见许栖岩高兴地说：“许长史的孙子，有仙相啊！”到天亮，又跟随太乙真君回到太白洞中。住了半个月，许栖岩想家要求回去。太乙真君说：“你喝了石髓已经可以长寿千年，不要泄漏，不要荒淫，再来到这里，再相见吧。”用许栖岩骑的那匹马送他，将要走，太乙真君说：“这匹马是我洞中的龙，因为发怒损伤了庄稼，贬谪他负重。你有仙骨，所以能遇到它。不然的话，这太白洞府，瑶华上宫，你凭什么来到这里。回到人间以后，把它放到渭河转弯的地方，任凭它到什么地方去，不要再留它。”说完就分别了。一会儿，已经到达虢县，却没有他的故居了。问乡里人，说已经过了六十年了。出太白洞的时候，二玉女托他买虢县田婆针，于是买了田婆针，把它拴在马鞍上，解下鞍放了马，听随龙马自己走了。许栖岩幼年在乡里的时候，已经见过田婆，到现在乡里只有田婆容貌身形象原来一样，大概也是仙人。许栖岩在大中末年，又进太白山去了。

韦善俊

韦善俊者，京兆杜陵人也。访道周游，遍寻名岳。遇神仙，授三皇檄召之文，得神化之道。或静栖林野，或醉卧道途。常携一犬，号之曰乌龙。所至之处，必分己食以饲之。太复病疥，毛尽秃落，无不嫌恶之。其兄为僧，久居嵩寺，最为长老。善俊将欲升天，忽谓人曰：“我有少债未偿耳。”遂入山见兄。众僧以师长之弟，多年忽归，弥加敬奉。每升堂斋食，即牵犬于其侧，分食与之。众既恶之，白于长老。长老怒，召而责之，笞击十数，遣出寺。善俊礼谢曰：“某宿债已还，此去不复来矣。”更乞一浴，然后乃去。许之。及浴移时，牵犬而去。犬已长六七尺，行至殿前，犬化为龙，长数十丈，善俊乘龙升天。拿其殿角，踪迹犹在。（出《仙传拾遗》）

【译文】

韦善俊，是京兆杜陵人。周游各地访道，寻遍了名山。遇到神仙，授予他三皇的征召的文书，获得了神仙变化的道术。韦善俊有时静静地栖息在山林荒野，有时喝醉了睡在道路上，他经常携带着一条狗，称它“乌龙”。韦善俊不管到什么地方，必定要把自己的食物分出来一部分喂狗。狗得了疥疮病，毛都脱落了，很难看，人们见了没有不厌恶的，韦善俊的哥哥做了和尚，久居在嵩山寺庙，功劳最高，成为长老，韦善俊将要成仙升天，忽然对别人说：“我有一点债没有偿还。”于是进入嵩山去见他的哥哥。众和尚都因为他是师长的弟弟，多年外出，忽然回来，所以更加尊敬，小心侍奉。每次登上殿堂吃斋，韦善俊就牵着狗在他旁边，分一部分食物给狗吃。众和尚都厌恶韦善俊，告诉给长老，长老大怒，招呼来善俊，叱责他，用藤条打了他十下，赶出寺庙。韦善俊行礼致谢说：“我过去的债已经还了。这回离去不再来了。”又乞求洗一次澡，然后就离去。长老答应了他，等到洗浴经过了一段时间，韦善俊牵着狗出来，狗已经长了六七尺，走到大殿前面，狗变化成为龙，长几十丈，韦善俊骑上龙升天了。龙住天上飞的时候，崩塌了那大殿的一角，痕迹至今还在。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绅　白乐天　轩辕先生 李元　韦卿材

李吉甫

李太师吉甫，在淮南，州境广疫。李公不饮酒，不听乐。会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张筵，忧惨见色。醼合，谓诸客曰：“弊境疾厉，亡殁相踵，诸贤杰有何术可以见救？”下坐有一秀才起应曰：“某近离楚州，有王炼师，自云从太白山来，济拔江淮疾病，休粮服气，神骨甚清。得力者已众。”李公大喜，延于上座，复问之。便令作书，并手札。遣人马往迎。旬日至，馆于州宅，称弟子以祈之。王生曰：“相公但令于市内多聚龟壳大镬巨瓯，病者悉集，无虑不瘥。”李公遽遣备之。既得，王生往，令浓煎。重者恣饮之，轻者稍减，既汗皆愈。李公喜，既与之金帛，不受。不食，寡言。唯从事故山南节师相国王公起，王坐见，必坐笑以语，若旧相识。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宿，问其所欲，一言便行。深夜从容曰：“判官有仙骨，学道必白日上升。如何？”王公无言。良久曰：“此是尘俗态萦缚耳，若住人世，官职无不得者。”王公请以兄事之。又曰：“本师为在白鹿，与判官亦当家。能与某同往一候谒否？”意复持疑。曰：“仙公何名？”曰：“师不敢言？”索笔书鹤字。王生从此不知所诣。王公果富贵。（出《逸史》）

【译文】

李吉甫太师，在淮南的时候，所辖州的境内，疫病广泛流行。李太师不喝酒，不听音乐。碰上有制使到来，迫不得已摆设酒宴，但脸色忧虑凄惨。宴会的人全到齐了，李太师对各位客人说：“我们这个贫困的地方，疫病流行得很厉害，死亡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各位贤人异人，谁有什么法术，可以相救？”下边坐位上有一个秀才起身答应说：“我最近离开楚州，那里有一个王炼师，他自己说是从太白山来，帮助江淮拔掉清除疾病。他不吃粮食，服食日精月华，一身神仙气质非常明晰。现在得益的人已经很多了。”李太师听了很高兴，把秀才邀请到上边坐位。又仔细地向他询问情况，之后就让秀才写封书信，加上自己的亲笔信，派遣人马前去迎接。过了十天，王炼师就来到了，住在州的宾馆里。李太师自称弟子，向他祈求。王炼师说：“相公只让人在街市里面多聚集龟壳、大锅、大盆。病人都集中来，就不用忧虑病不好。”李太师急忙派人准备。准备完了。王炼师亲自前去，让浓煎，病重的人，尽量喝，病轻的人，稍减少一些。已经出汗，都痊愈了。李太师高兴，就给王炼师金帛，王炼师不接受。王炼师不吃东西，也很少说话。只有从奉事原来的山南节师相国王公开始，王公坐着会见，他必然陪坐说笑，象旧相识一样亲热。李太师让王公邀请他到家里住，问他想要什么，一句就行。深夜王炼师从容地说：“判官有仙骨，学习道术必定会白天上升成仙，怎么样？”王公不说话。过了好长时间王炼师说：“这是尘世俗态缠绕束缚的罢了。如果住在人世，官职没有不能得到的。”王公请求凭兄长的身份奉事他。王炼师又说：“本师志在白鹿深谷，和判官也应当是一家。能和我同去一次问候拜见吗？王公的意思又持怀疑说：“仙公叫什么名？”王炼师说：“师不敢说名字。”求取毛笔写了一个“鹤”字。从此不知王炼师到什么地方去了。王公果然富贵。

李绅

故淮海节度使李绅，少时与二友同止华阴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赛神者来邀，适有头痃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绅入止深室，忽闻堂前有人祈恳之声，徐起窥帘，乃见一老叟，眉须皓然，坐东床上，青童一人，执香炉，拱立于后。绅讶之，心知其异人也，具衫履出拜之。父曰：“年小识我乎？”曰：“小子未尝拜睹。”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闻吾名乎？”曰：“尝于仙籍见之。”老父曰：“吾处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群仙会罗浮山，将往焉。及此，遇华山龙斗，散雨满空。吾服药者，不欲令沾服，故憩此耳。子非李绅乎？”对曰：“某姓李，不名绅。”叟曰。（“叟曰”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子合名绅，字公垂，在籍矣。能随我一游罗浮乎？”绅曰：“平生之愿也。”老父喜。有顷，风雨霁，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简，若笏形，纵拽之，长丈余，横拽之，阔数尺，缘卷底坳，宛若舟形，父登居其前，令绅居其中，青童坐其后。叟戒绅曰：“速闭目，慎勿偷视。”绅则闭目，但觉风涛汹涌，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叟曰：“开视可也。”已在一山前，楼殿参差，蔼若天外，箫管之声，寥亮云中。端雅士十余人，喜迎叟，指绅曰：“何人也？”叟曰：“李绅耳。”群士曰：“异哉！公垂果能来。人世凡浊，苦海非浅，自非名系仙录，何路得来？”叟令绅遍拜之。群士曰：“子能我从乎？”绅曰：“绅未立家，不获辞。恐若黄初平贻忧于兄弟。”未言间，群士已知：“子念归，不当入此居也。子虽仙录有名，而俗尘尚重，此生犹沉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静，来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绅复遍拜叟归。辞讫，遂合目。有一物若驴状。近身乘之。又觉走于风涛之上。顷之，闷甚思见。其才开目，以堕地而失所乘者。仰视星汉，近五更矣，似在华山北。徐行数里，逢旅舍，乃罗浮店也。去所止二十余里。缓步而归。明日，二友与仆夫方奔访觅之，相逢大喜。问所往。诈云：“夜独居，偶为妖狐所惑，随造其居，将曙，悟而归耳。”自是改名绅，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历任郡守，兼将相之重。（出《续玄怪录》）

【译文】

原来的淮海节度使李绅。年轻的时候，和二个朋友一起居住在华阴西山的客舍里。一天晚上，林叟有祭祀神灵的人来邀请。李绅恰好得了病，没有去。他的两个朋友应邀到那里去了，半夜的时候，雷鸣电闪，雨下得非常大，李绅就搬进里面的屋子栖息。忽然听见前面正屋有人发出恳求的声音，李绅慢慢起来，从帘的空隙往外看，却看见一个老头儿，眉毛胡须雪白，坐在东面的床上，一个青衣童子，手里拿着香炉，拱手立在老头儿后面。李绅很惊奇，心里明白他是个异人。就穿好了衣服和鞋，出来拜见他。那个老人说：“年轻人，认识我吗？”李绅说：“小子未曾拜见过。”老人说：“我是唐若山，你听说过我的名字吗？”李绅说：“曾经在神仙的名册中见过你的名字。”老人说：“我在北海居住很长时间了，今天晚上，南海的群仙在罗浮山集会，我将要到那里去，走到这里，遇到华山的龙争斗，散了满天的雨。我是个吃药的人，不想让雨水浸湿了衣服，所以在这休息休息。你不是李绅吗？”李绅说：“我姓李，但不叫绅。”老人说：“你应当名叫绅，表字公垂。已经在名册上了。能跟随我到罗浮山去一游吗？”李绅说：“这是我平生的愿望。”老人很高兴。过了一会儿，风雨停止了，青衣童子告诉老人可以走了。老人就从袖中拿出一个竹简，形状象笏板。往长拽它，长一丈多；往宽拽它，宽有几尺。卷起边缘，底部下洼，好象船的形状。老人上去坐在它的前面，让李绅坐在当中，青衣童子坐在它的后面。老人告诫李绅说：“快闭上眼睛，千万不要偷看。”李绅就闭上眼睛，只觉得风声呼啸，波涛汹涌澎湃，好象江海泛滥一样。不一会儿，船停止了。老人说：“可以睁开眼睛看了。”李绅一看，已经在一座山前了，这里楼殿参差不齐，但错落有致。云气异常，好象天外，箫管的声音，响彻高远的云中，有十几个端庄文雅的男子，高兴地迎接老人。指着李绅说：“这位是什么人？”老人说：“是李绅。”众男子说：“奇怪啊！公垂果然能来。人世上凡俗污浊，苦海不浅，假如不是名列仙家行列里面，什么路能来。”老人让李绅逐个拜见他们，众男子说：“你能跟随我们吗？”李绅说：“绅没有建立家室，不用告别，但恐怕象黄初平那样遗留下忧虑给他的兄弟。”说话期间，众男子已经知道了他的心意。对李绅说：“你想回去，不应当进入这里居住，你虽然在仙录上有名字，但凡俗尘心还重，这一生还要陷入幻界，美名崇官，表面都能得到它。要操守正直，善于安静，来生弱冠，就居住在这了，努力吧！”李绅又逐个拜谢了众男子和老人，准备回归。告辞完，就合上眼睛，有一物，形状象驴，靠近他的身边，李绅骑上它，又觉得象走在风中和波涛上。一会儿，感到很闷，想看一看，他的眼睛才开，已经掉到了地上，因而失掉了所骑的东西。李绅仰视星辰，接近五更天了，好像是在华山北面，慢慢地走了几里，遇到一个旅馆，是罗浮店。离他居住的地方还有二十多里。迈着缓慢的步子往回走。第二天，他的两个朋友和仆夫正在奔走寻找他，相逢很高兴。朋友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欺骗他们说：“夜里独居，偶然被妖狐迷惑，跟随他到他的居所去，快要天亮了，醒悟过来，就回来了。”从这以后改名绅，表字公垂，果然荣登甲科翰苑，历任郡守，兼将相的重任。

白乐天

唐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有商客遭风飘荡，不知所止。月余，至一大山。瑞云奇花，白鹤异树，尽非人间所睹。山侧有人迎问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维舟上岸。云：“须谒天师。”遂引至一处，若大寺观，通一道（明抄本“道”下有“士”字）入。道士须眉悉白。侍卫数十。坐大殿上，与语曰：“汝中国人，兹地有缘方得一到，此蓬莱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玉台翠树，光彩夺目，院宇数十，皆有名号。至一院，扃锁甚严，因窥之。众花满庭，堂有裀褥，焚香阶下。客问之。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乃潜记之，遂别之归。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尽录以报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业，及览李公所报，乃自为诗二首，以记其事及答李浙东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笼（明抄本“笼”作“龛”。）开一室，皆言此待乐天来。”又曰：“吾学空门不学仙，恐君此语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兠率天。”然白公脱屣烟埃，投弃轩冕，与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谪仙哉！（出《逸史》）

【译文】

唐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做浙东观察使。有一商客在海上遇到暴风，船随风飘荡，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一个多月后，到了一座大山，那里的瑞云奇花，白鹤异树，都不是在人间所能看到的，山旁边有人迎着问他说：“你怎么能够到这？”商客把经过全说了。山里人让商客拴住船上岸，还说需要谒见天师。于是引导商客到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大寺观。通过一条道进去。里面的大殿上坐着一个道士，道士的胡须眉毛全白了。侍卫有几十人。道士和商客说话，他说：“你是中国人，这地方和你有缘才能够到此一游，这是蓬莱山。既然到这里来，要不要看一看？”道士派遣左右引导商客在宫内游览参观。这里玉台翠树，光彩夺目。里面院宇几十处，每处都有名字。来到一座院，门户锁的很严，就从缝隙往里看，庭院长满各种花草，正屋里有垫子和褥子，台阶下焚着香。商客问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这是白乐天院。白乐天在中国没有来。”于是秘密记下，便告别回归。过了十天到越，商客把所见所闻都告诉给观察使，李公全都记录下来，把它报给白公。先前，白公平生只学习佛学，等到看了李所报的事，就自己作诗二首，来记那些事和答浙东观察使李师稷。诗的意思是：“最近有人从海上回来，在海中的山上深处看见楼台。其中有神仙屋宇开了一室，都说这是等待白乐天来。”又一诗云：“我从来只学佛教不学仙，恐怕你记的这些话是虚传。海中仙山不是我的归处，归就应归弥勒佛的居所兜率天。”然而白公对尘世无所顾恋，抛弃轩车冕服有所不惜，和那些愚昧的人根本不同，怎么知道他不是贬谪的神仙呢？

轩辕先生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颜色不衰。立于床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尺。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有毒龙猛虎护卫。或民家具斋饭邀之，虽一日百处，无不分体而至。若与人饮，即袖出一壶，才容三二升，纵宾客满座，而倾之弥日不竭。或人命饮，则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曲药之香，辄无减耗。与猎人同群，有非朋游者，俄而见十数，仪貌无所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届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内廷，遇之甚厚。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辍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尝之。而集方休于所舍，忽谓其中贵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贵皆不谕其言。于时宣宗召令速至。而才及玉阶，谓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座于御榻前。宣宗命宫中人传汤茶。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朱唇，年始二八，须臾变成老妪，鸡皮鲐背，鬓发如丝，于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宫人之过，遂令谢先生，而貌复故。宣宗因话京师无豆寇荔枝花。俄顷二花皆连叶，各近百数，鲜明芳洁，如才折下，更尝赐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于此。”宣宗曰：“朕无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瓯，以宝盘覆之。俄而彻盘，即柑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宣宗食之，叹其甘美无匹。更问曰：“朕得几年作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十四”原作“四十”，据“杜阳新编）改。）年也。初辞归山。自长安至江陵，于布囊中，探金钱以施贫者，约数十万。中使从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后数日，南海奏先生归罗浮山矣。（出《杜阳篇》）

【译文】

罗浮先生轩辕集，已经几百岁了，但容貌并不衰老。立在床前，头发就下垂到地。坐在昏暗的房屋里，目光就可以射出几尺。他经常在深山峻岭中采药，总有毒龙猛虎护卫他。有时老百姓家准备斋饭邀请他，虽然一天有百处之多，但是，他都用分身法分别前往，没有不到的。如果给别人喝酒，就从袖子中取出一个小壶。好像才能容纳二、三升酒。然而，即使宾客满座，用它来倒酒，会整天不竭，只要倒就有。有时让他喝酒，就是喝一百斗也不会醉。夜里就把头发下垂在盆中，那些酒就顺着头发滴进盆里，曲药的香味，总是一毫不减。有时和猎人聚集在一起，其中有的游览者不是朋友。一会儿看见有十几个人，仪表容貌没有什么区别。有时扔朱箓在空中飞，就可以飞到千里之外。用布巾擦拭病人，没有不应手就好的。唐宣宗召见轩辕先生，把他请进宫内，给他的待遇很优厚。唐宣宗问他说：“长生的道术可以得到吗？”轩辕集说：“废止歌舞和女色，去掉食物的滋味，对待哀和乐象一件事，施舍恩惠不偏不倚，自然和天地会合恩德，日月齐明，到达尧、舜、禹、汤的治道。长生不老的方法，算得上什么难呢？”唐宣宗又问轩辕先生的道术与张果老相比，谁能胜过谁。轩辕先生说：“我不知道其他人，只知道我比张果老少。”等轩辕先生退出去以后，皇上就派嫔御拿来金盆遮盖白鹊来试轩辕先生。当时轩辕集正在他住的地方休息，忽然对那里的太监说：“皇帝怎么能再让老夫射覆呢？”那些太监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这时唐宣宗下诏让轩辕集快去。轩辕集才到玉阶就对宣宗说：“盆下白鹊，应该早放它。”唐宣宗笑着说：“先生早已知道了。”轩辕集坐在皇帝的床前。唐宣宗命令宫中人进茶水。有宫中人笑话轩辕集容貌古怪，衣着朴素。转眼之间头发稠黑，红嘴唇，年龄十六七的宫中人就变成老年妇女，皮肤粗糙。像鸡皮一样，驼背，鬓发稀疏，在唐宣宗面前涕泪交流。唐宣宗知道这是宫中人的过错，于是让她拜求轩辕先生，她的面貌又象原来一样了。唐宣宗顺便说京师没有豆寇荔枝花，一会儿，这两种花都连接着叶子，花各近百朵，新鲜芬芳象才折下来的一样。又赏赐柑子。轩辕先生对唐宣宗说：“我山下的，香味超过这个。”唐宣宗说：“我没有得到呀！”轩辕集于是取来皇帝面前的碧玉瓯，用宝盘盖上它，一会儿，撤去宝盘，马上柑子到了，香气芬芳，充满大殿，柑子的个头儿很大。唐宣宗吃它，赞叹它甘甜味美，没有能比得上它的。唐宣宗又问他说：“我能作几年天子？”轩辕先生就拿过笔写：“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唐宣宗笑着说：“我怎么敢奢望四十年呢？”等到唐宣宗晏驾，是十四年。轩辕先生最初告辞归山，从长安到江陵，在布囊中拿出金钱，用它布施贫困的人，约有几十万钱，护送他的宦官跟随着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忽然，轩辕先生在他住的客舍丢失了，使臣惶恐不能自安。过了几天，南海奏报轩辕先生返回罗浮山了。

李元

李元谏议，尝隐于嵩山茅舍。冬寒，当户炽火。有老人戴大帽子，直入炙脚，良久问李公曰：“颇能同去否？知君有志。”因自言：“某秦时阉人，避祸得道。”乃去帽，须髯伟甚，曰：“此皆山中所长也。”李公思之良久，乃答曰：“家事未了，更数日得否？”老人揭然而起曰：“公意如此！”遂出门径去。李公牵衣媿谢，不可暂止，明日寻访，悉无其迹。（出《逸史》）

【译文】

谏议大夫李元。曾经隐居在嵩山的茅舍。因为冬天寒冷。对着门生起旺火，有一个老人戴着大帽子，直接走进来烤脚，过了好长时间，老人问李元说：“能够和我一起离开这里吗？知道你有志向。”于是老人自己介绍说：“我是秦时的宦官，因为避祸获得了道术。”于是摘去帽子，须髯飘洒，很雄伟。老人又说：“这些须髯都是在山中长出来的。”李元想了很久，这才回答说：“我的家事还没了，再过几天可以不？”老人揭然而起说：“原来你的意思是这样！”于是出门一直走了。李元牵着老人的衣服羞愧地再三道歉，但也不可以让老人暂停。第二天，李元去寻找老人，没有一点他的踪迹。

韦卿材

卢元公奉道。暇日与宾友话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韦卿材，大和中，选授江淮县宰，赴任出京日，亲朋相送，离灞浐时，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觉道路渐异，非常日经过之处。既望其中，有灯烛荧煌之状，林木葱倩，似非人间。顷之，有谒于马前者，如州县候吏，问韦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倾，复有一人至，谓前谒者曰：“既至矣，则须速报上公。”韦问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对，却走而去。逡巡，遽声连呼曰：“上公届？”韦下马，趋走入门。则峻宇雕墙，重廊复阁，侍卫严肃，拟于王侯。见一人年可四十岁，平上帻，衣素服，遥谓韦曰：“上阶。”韦拜而上。命坐，慰劳久之，亦无肴酒汤果之设。徐谓韦曰：“某因世乱，百家相乣，窜避于此，众推为长，强谓上公。尔来数百年，亦无号令约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尘俗之幸也。不可久留，当宜速去。”命取绢十疋赠之。韦出门上马，却寻旧路，回望亦无所见矣。半夜胧月，信足而行，至明，则已在官路，逆旅暂歇。询之于人，且无能知者。取绢视之，光白可鉴。韦遂裹却入京，诣亲友，具述其事，因以绢分亲爱。韦云：“约其处，乃在骊山蓝田之间，盖地仙也。”（出《尚书故实》）

【译文】

卢元公信奉道术。空闲的日子和朋友谈论，必定涉及有关神仙的事情。他说，我有一个表弟，叫韦卿材。大和年间，经选择合格，授官江淮县的县令，赴任出京那天，亲戚朋友都来相送。离开灞水浐河的时候，已经日落黄昏了。走了一二十里以外，觉得道路逐渐异常，不是往常日子经过的地方，再向前望，有灯光闪耀的样子，林木青翠茂盛，好像不是人间。不久，有一个人在马前拜见。象州、县里担任侦察任务的官吏。他问韦卿材说：“从什么地方到这里？这不是俗世。”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到，对先前那个拜见的人说：“既然到这了，就需要快报告给上公。”韦卿材问他们道：“上公是什么品级呀？”官吏也不回答，退了几步转身跑着离去了。不一会儿，大声连续呼喊说：“上公到！”韦卿材下了马，小步跑着进了门，里面却是高大的房屋，刻画的墙壁，一层一层的楼阁，曲径回廊侍卫森严肃穆，极似王侯。看见一个人，年龄约有四十岁，头上戴着平常的头巾，身上穿着朴素的衣服。在远处对韦卿材说：“上到台阶上来。”韦卿材叩拜而上。命令他坐下，慰劳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佳肴、美酒、茶水、果品之类的设置。上公慢慢地对韦卿材说：我因为世道混乱，许多人家或家族，聚集起来，逃避在这里，众人推举我为长，强迫叫我“上公”。这几百年来，也没号令约束，仅仅是任其自然罢了。公能够到这，是我们这尘俗之地的荣幸，这里不可以久留。公应当快一点离开。上公命令手下人拿来十匹绢赠送给韦卿材。韦卿材出门上马，去寻找旧路。回过头来看，再也看不到所见的一切了。半夜，月光不明亮，韦卿材只能让马随便走。到天明，就已经在大路上了。在旅馆中暂时休息。向别人询问昨天所见的事，没有能够知道的人。取出绢来看，光亮洁白，可以照影。韦卿材于是包裹着绢暂且入京，到亲友家去，一五一十地述说了他遇到的那件事。顺便把绢分别赠给自己亲近喜爱的人。韦卿材说，约莫那个地方，是在骊山蓝田之间，大概是地仙吧！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师　李贺　张及甫　郑册 陈惠虚　温京兆

潘尊师

嵩山道士潘尊师名法正，盖高道者也。唐开元中，谓弟子司马炼师曰：“陶弘景为嵩山伯，于今百年矣。顷自上帝求替，帝令举所知以代。弘景举余，文籍已定，吾行不得久住人间矣。”不数日，乃尸解而去。其后登封县嵩阳观西，有龙湫，居人张辿者，以阴器于湫上洗濯，俄为人所摄。行可数里，至一甲第，门前悉是群龙。入门十余步，有大厅事，见法正当厅而坐。手持朱笔理书，问辿曰：“汝是观侧人，亦识我否？”曰：“识，是潘尊师。”法正问辿：“何以污群龙室？”辿载拜谢罪。又问：“汝识司马道士否？”辿曰：“识之。”法正云：“今放汝还。”遂持几上白羽扇，谓辿曰：“为我寄司马道士，何不来而恋世间乐耶？”使人送辿出水上，辿见其尸卧在岸上，心恶之，奄然如梦，遂活。司马道士见羽扇，悲涕曰：“此吾师平素所执，亡时以置棺中；今君持来，明吾师见在不虚也。”乃深入山，数年而卒。（出《广异记》）

【译文】

嵩山道士潘尊师，名字叫法正，是一个道术高超的人。唐开元年间，潘尊师对第子司马炼师说：“陶弘景是嵩山的首领，到现在一百年了。不久前自己向上帝请求派别人替换他。上帝让他推荐他所知道的合适的人来代替他。陶弘景推荐了我，名册已经定下来了。我将不能够久住人间了。不几天，就尸体分解离开人世了。”那以后，在登封县嵩阳观西边，有一个水池，名叫“龙湫”附近有一个居民张辿因为在龙湫上洗濯阴器，顷刻被人摄去，走了大约几里，到一处贵显的宅第，门前全是群龙。进门十多步，有一个大厅堂，看见法正当厅坐着，手拿着丹砂红笔整理文书。他问张辿说：“你是观旁边的人，也认识我吗？”张辿说：“认识，是潘尊师。”法正问张辿说：“你因为什么玷污群龙室？”张辿再三揖拜表示谢罪。法正又问张辿：“你认识司马道士不？”张辿说：“认识他。”法正说：“现在放你回去。”于是拿起几上的白羽扇，对张辿说：“替我寄给司马道士，问他为什么不来，却留恋人间的乐趣。”法正派人把张辿送出水面。张辿看见他的尸体卧在岸的，心里厌恶他。觉得象梦一样，于是就活了。司马道看见羽扇，悲涕说：“这是我师平常手里拿的，死的时候把它放在棺中了，现在你把它拿来，证明我师现在还在，不是虚假的。”从此以后，司马道士就进入深山，几年后死了。

李贺

陇西李贺字长吉，唐郑王之孙。稚而能文，尤善乐府词句，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以父名晋肃。子故不得举进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天哉！然某虽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篡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出《宣室志》）

【译文】

陇西李贺，表字长吉，是唐朝郑王的孙子。李贺绝顶聪明，幼小的时候就能写文章。尤其善长于乐府诗词。他的乐府诗词，内容新颖，语言华丽。当时擅于诗词的人，没有敢和李贺并列相比的，因此，李贺闻名全国。因为父亲名字晋肃，儿子因此不能考举进士。死于太常官，年龄只有二十四岁。他的先夫人郑氏，非常惦念他的儿子，等到李贺死了，夫人非常悲伤，自己不能排解。一天晚上，梦见李贺来了，象平常活着的时候一样。告诉夫人说：“我很幸运能够成为夫人的儿子，夫人十分惦念我。所以从小遵从父母的命令，能够读书写诗作文章。所以这样，不只是为了求得一个官位来自我修饰，并且要满足大家族的愿望，上报夫人的恩惠。哪里料到一天死去，不能够奉陪双亲，晨夕供养呢？岂不是天命吗？但是，我虽然死了，其实不是死，是上帝的命令。”夫人讯问是怎么回事。李贺说。“上帝神仙的住处，最近迁都到月圃，构造新的宫殿，命名叫作‘白瑶’。因为我辞藻华丽、丰富，所以召见我和文士多人。共同作《新宫记》。上帝又作凝虚殿，派我们编纂大型套曲。现在我是神仙中人，很快乐，希望夫人不要为我惦念不已。”说完了，就告辞离开了。夫人醒过来，很奇怪她做的梦。从这以后，悲伤稍有排解。

张及甫

唐元和中，青州属县，有张及甫、陈幼霞同居为学。一夜俱梦至一处，见道士数人，令及甫等书碑，题云：“苍龙溪主欧阳某撰太皇真诀。”字作篆文，稍异于常。及甫等记得四句云云：“昔乘鱼车，今履瑞云。躅空仰途，绮错轮囷。”后题云：“五云书阁吏陈幼霞、张及甫。”至晓，二人共言，悉同。（出《逸史》）

【译文】

唐朝元和年间，青州的属县，有张及甫和陈幼霞住在一起做学问。一天夜里都梦见到一个地方，看见有道士几个人，让张及甫等写碑文。题云：“苍龙溪主欧阳某撰太皇真诀。”字是作的篆文，稍微有些不同于平常。张及甫等人记得有四句说：“过去乘坐鱼车，现在脚踩瑞云。足迹在空中抬头看道路，罗绮交错屈曲高大。”后边题云：“五云书阁吏陈幼霞、张及甫。到早晨，二人共同说此事，全都相同。

郑册

温州刺史郑册，好黄老之术，常密为之。因疾，自见女仙三百余人。云：“迎公。”乃命设馔，焚香礼拜。又邀兄冉，同于空中礼拜。少顷，命烛五炬引。兄冉与左右人皆无所见。明日天明。又阳（明抄本“阳”作“阥”，按“阥”即“阴”字。）官来催曰：“员外禄运见终，今请速登驾。”又命酒果祭之，云：“员外授职，六月朔视事，至午时当奉迎。”先是，公与天台道士金柔为方外之友。至其日食时，造省公。公说前事。即与柔共入净堂中礼拜。又曰：“受牒身一道。”公空中引手接之。又自开封，以右手点笔空押之，自书六字。谓使者曰：“以有前约，的不逾时。”便言时至，揖金柔向按，不令闭却四门。又催家人阿鹿下饭。先令作蒸饼。犹热。唯六七牒脯及酒而已。遣兄冉出外。家人排床七只。云：“六押衙来迎矣。”公命坐，如再三辞让之状。公跪拜再三，便低头不起。家人走报兄冉及室人。少时而逝，形体柔软，颜色不改。按《真诰》云，其有阴德及好道信仙者，此例品格盖多。睹郑公潜化之迹，虚无之位，其昭昭乎。（出《原化记》）

【译文】

温州刺史郑册，喜好黄老的法术，经常秘密地作这种法术。于是得病了，他自己看见有三百多女仙，都说迎接郑公。郑册就命令摆设食物，焚香大礼参拜。又邀请他的兄长郑冉，一同向空中大礼参拜。过了一会儿，又命令点燃五个火把引路。他的兄长郑冉和他手下的人都什么也没看见。第二天，天亮了，郑册又看见阳官来催促说：“员外的禄运已经没有了，现在请员外快一点上车。”郑册又命令用酒和果品祭祀，还说：“员外受职，六月初一就职治事，到午时应当事奉迎接。”在这之前，郑册和天台山道士金柔成为世外的朋友。到那天上午八九点钟，到郑册那去看他。郑册述说了以前的事，之后就和金柔一起进入净堂中大礼参拜。又说：“授予凭证公文一道。”郑册伸出手去向空中接，然后又自己打开，用右手点笔在空中签字画押，自己写了六个字，对使者说：“因为有前约，确实不能超过时辰。”说完就说时辰到了，揖请金柔向着各方巡视，不让关闭四门。又催家人阿鹿做饭，先让作蒸饼，还热。只有六七碟干肉、干果和酒而已。让他的兄长郑冉到外面去，让家人排摆七张床。并说：“六押衙来迎接了。”郑册让坐，象再三推辞谦让的样子。郑册再三跪拜，之后就低下头去再不抬起来了。家人跑着去报告他的兄长郑冉和家里人。不长时间就死了，但身体柔软，脸色不改。按照《真诰》上说，那些有阴德和好道信仙的人，这类情况很多。看郑册公潜化的踪迹，虚无的方位，那不是非常的明显吗？

陈惠虚

陈惠虚者，江东人也。为僧，居天台国清寺。曾与同侣游山，戏过石桥。水峻苔滑，悬流万仞，下不见底。众皆股栗不行，惠虚独超然而过。径上石壁，至夕不回，群侣皆舍去。惠虚至石壁外，微有小径，稍稍平阔。遂及宫阙。花卉万丛，不可目识。台阁连云十里许。见其门题额曰会真府，左门额曰金庭宫，右额曰桐柏，三门相向鼎峙，皆有金楼玉窗，高百丈。入其右内之西，又一高楼，黄门，题曰右弼宫，周顾数千间，屈曲相通。瑶阶玉陛，流渠激水，处处华丽。殆欲忘归。而了无人迹。又入一院，见青童五六人，相顾笑语而去。再三问之。应曰：“汝问张老。”须臾回顾，见一叟挟杖持花而来。讶曰：“汝凡俗人，何忽至此？”惠虚曰：“常闻过石桥即有罗汉寺，人世时闻钟声。故来寻访，干僧幸会，得至此境。不知罗汉何在？”张老曰：“此真仙之福庭，天帝之下府，号曰金庭不死之乡，养真之灵境。周回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柏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千人，仙王力士，天童玉女。各万人。为小都会之所。太上一年三降此宫，校定天下学道之人功行品第。神仙所都，非罗汉之所也。王君者，周灵王之子。瑶丘先生之弟子。位为上真矣。”惠虚曰：“神仙可学之否？”张老曰：“积功累德，肉身升天，在于立志坚久耳。汝得见此福庭，亦是有可学之望也。”又问曰：“学仙以何门而入？”张老曰：“内以保神炼气，外以服饵丹华，变化为仙，神丹之力也。汝不可久住。上真适游东海，骑卫若还，恐有咨责。”因引之使出门，行十余步，已在国清矣。惠虚自此慕道，好丹石，虽衣弊履穿，不以为陋。闻有炉火方术之士，不远而诣之。丹石所费，固亦多矣。晚居终南山捧日寺。年渐衰老，其心愈切，寝疾月余，羸惫且甚。一旦暴雨后，有老叟负药囊入寺，大呼曰：“卖大还丹！”绕廊数回。众僧皆笑之，乃指病僧惠虚之门，谓老叟曰：“此叟颇好还丹，售之可也。”老叟欣然诣之。惠虚曰：“还丹知是灵药，一剂几钱？”叟曰：“随力可致耳。”惠虚曰：“老病，沉困床枕月余。昨僧次到，自行不得，托邻僧代斋。得貥钱少许，可致药否？”叟取其钱，而留药数丸，教其所服之法。惠虚便吞之。老叟乃去。众僧相率来问。言已买得还丹，吞服之矣。顷间，久疾都愈，遥止众僧曰：“勿前，觉有臭，吾疾愈矣，但要新衣一两事耳。”跳身起床，势若飞跃。众惊叹之。有新衣与之者，取而着焉。忽飞殿上，从容久之，挥手相别，冉冉升天而去。时大中十二年戊寅岁。是年归桐柏观，与道流话得道之由。云：“今在桐柏宫中，卖药老叟，将是张老耳。”言讫隐去。（出《仙传拾遗》）

【译文】

陈惠虚，是江东人。做僧人，居住在天台山国清寺。曾经和同伴游山，闹着要过石桥。石桥水峻苔滑，悬流万仞，深不见底。众人看见都吓得大腿打颤，没人敢走。独有惠虚很轻松地就过去了，取道上了石壁，到晚上也没有回来，和他一起游山的那些同伴只好舍弃他离去了。陈惠虚到石壁外面，发现有不太明显的小路，往前走逐渐地平坦和宽阔，终于到了宫殿处。那里花卉众多，繁杂，数不胜数；楼台殿阁连绵不断，大约有十多里。陈惠虚看见那正门上题写的牌匾叫作；“会真府”。左门的牌匾叫做：“金庭宫”。右门的牌匾上叫做：“桐柏”。三门相向如鼎足并峙，都有金漆门楼洁白窗子，高百余丈。进入那右门，门内的西边，又有一座高楼，黄门，题写的牌匾叫做：“右弼宫”。向周围看了看，有房子几千间，由弯弯曲曲的甬道相连，台阶都是由玉石砌成的，水道里清流激湍，处处美丽而有光彩，几乎就要让人流连忘返了，但是，没有一点人的踪迹。又进了一座院子，看见有五六个青衣童子，相互看了看，边笑边说就离开了。陈惠虚再三问他们，他们答应说：“你去问张老。”一会儿，陈惠虚回过头来看，看见一个老头儿挟着拐杖拿着花走过来，这就是青衣童子说的张老。张老惊讶地说：“你是凡间俗人，怎么忽然到这里来了？”陈惠虚说：“经常听说过了石桥就有罗汉寺，在人世时常听到这里的钟声，所以来寻访，冒犯僧人，有幸相会，能够到这地方来，不知道罗汉在什么地方？”张老说：“这地方是真仙的幸福宫庭，天帝的下方府第，号称‘金庭不死之乡’。是修养本性的好地方，周围一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柏上真王君主宰这地方，这里列仙有三千人，仙王力士、童男玉女，各有一万人，是小都市的处所。太上在一年中三次降临此宫，校定全天下学道的人的功德品行的等级。这里是神仙的住所，不是罗汉的住所。王君，是周灵王的儿子，瑶丘先生的弟子，仙位是‘上真’了。”陈惠虚说：“神仙可以学吗？”张老说：“积累功德，肉身升天，在于志向坚定持久罢了，你能够见到这幸福宫庭，也是有可以学的希望的。”陈惠虚又问说：“学仙从什么地方入门？”张老说；“内靠保神炼气，外靠服吃丹药。变化成仙，是神丹的力量。你不可以在这长时间停留，上真恰好游东海，假如车骑卫队回来，上真遇见了，恐怕要有询问责备的。”说完，就领着他，让他出门。走了十多步，已经在国清寺了。陈惠虚从这以后敬仰道术，爱好丹砂，虽然衣服损坏，鞋也破漏，但他不把这看做丑。只要听说有炉火炼丹采药的道士，就不怕路远，到他那去，丹砂的费用，那也就多了。晚年居住终南山捧日寺，年龄渐大身体也衰老了，但他的心情更迫切了。他有病卧床一个多月，瘦弱疲惫更厉害了。一天，暴雨之后，有一个老头儿背着药囊进到寺里来，大声呼叫说：“卖大还丹！”绕着走廊转了几回。众和尚都笑他，就指着有病的和尚陈惠虚的门，对老头儿说：“这个老头儿很爱好还丹，可以卖给他。”卖药的老头儿高兴地到陈惠虚那去。陈惠虚说：“还丹，我知道这是好药，一剂多少钱？”老头儿说：“随你的能力办吧，表示一下就可以了。”陈惠虚说：“我老了，又有病，在床上困了一个多月，昨天僧次到了，我自己行动不得，托邻近的和尚代斋，得到一点儿衬钱，可以买到药吗？”老头儿拿了他的钱，就留下了几丸药，教给他服用的方法。陈惠虚就把药吞服了，老头儿才离开。众和尚一个接着一个来问，陈惠虚说已经买了还丹，把它吞服下去了。一会儿，很长时间的病都好了。陈惠虚在远处阻止众和尚说：“不要往前来，觉得有臭味，我的病好了，但是，要用一二件新的衣服。”说完，跳身起床，架势好像飞跃，众和尚对他无不惊讶赞叹，有给他新衣服的，他拿过来穿上，忽然飞到殿堂的上面，但是，举止行动很舒缓，挥手向众和尚告别，冉冉升天离开。当时是唐朝大中十二年戊寅年，这年回桐柏观，和道士说获得道术的缘由。还说：“现在桐柏宫中，卖药的老头儿，就是张老呀！”说完，隐去了。

温京兆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黩货，敢杀。人亦畏其严残不犯。由是治有能名。旧制，京兆尹之出，静通衢，闭里门，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杀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将南抵五门。呵喝风生。有黄冠老而且伛，弊衣曳杖，将横绝其间。驺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捽来，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无苦者。温异之，呼老街吏，令潜而觇之，有何言。复命黄冠扣之，既而迹之。迨暮过兰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门，止处也。吏随入关。有黄冠数人出谒甚谨，且曰：“真君何迟也？”答曰：“为凶人所辱。可具汤水。”黄冠前引，双鬟青童从而入，吏亦随之。过数门，堂宇华丽，修竹夹道，拟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顾曰：“何得有俗物气。”黄冠争出索之。吏无所隐，乃为所录，见真君。吏叩头拜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祸将覆族，死且将至，犹敢肆毒于人。罪在无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谢了，趋出。遂走诣府，请见温，时则深夜矣。温闻吏至，惊起，于便室召之。吏悉陈所见。温大嗟惋。明日将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绝，温微服，与吏同诣黄冠所居。至明，吏款扉。应门者问谁。曰：“京兆温尚书来谒真君。”既辟重闺，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温璋。”温趋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远游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温伏而叙曰：“某任惣浩穰，权唯震肃；若稍畏懦，则损威声。昨日不谓凌迫大仙，自贻罪戾，故来首服，幸赐矜哀。”真君责曰：“君忍杀立名，专利不厌。祸将行及，犹逞凶威。”温拜首求哀者数四，而真君终蓄怒不许。少顷，有黄冠自东序来，拱立于真君侧，乃跪启曰：尹虽得罪，亦天子亚卿；况真君洞其职所统，宜少降礼。”言讫，真君令黄冠揖温升堂，别设小榻，令坐。命酒数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黄冠复答曰：“尹之忤犯，弘宥诚难；然则真君变服尘游，俗士焉识。白龙鱼服，见困豫且。审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尔家族。此间亦非淹久之所。”温遂起，于庭中拜谢而去，与街吏疾行至府，动晓钟矣。虽语亲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伤念不已，忿药石之不徵也。医韩宗绍等四家诏府穷竟，将诛之。而温鬻狱缓刑，纳宗绍等金带及余货，凡数千万，事觉，饮鸩而死。（出《三水小牍》）

【译文】

温璋，唐朝咸通壬辰年任正天府府尹。温璋的性格特点，是贪污财物，敢于杀害人。人们也畏惧他的严厉、残酷，不敢犯罪，由于这样，他获得了治理有才能的名声。旧的制度规定，京兆尹外出，要清扫四通八达的大道，要关闭乡里的门。如果有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喧哗大笑的人，立即用棍棒打死。这年秋天，温公从天街出来，将要到达南面五门去，一路衙役大声呵斥，犹如行雨生风。有一个戴黄色帽子的人，年老并且驼背，穿着破衣服，拖拉着拐杖，将要从他们中间横穿过去，骑马的侍从大声喝斥，不能阻止。温公命令手下人把他揪来，往背上打了二十竹板。黄冠老人挥动衣服袖子走了，好像没有一点苦楚。温公感到很奇怪，就呼唤来老的街巷小吏，让他偷偷地侦察，听黄冠老人说什么。又命街巷小吏头上扣上黄帽子，完了，就跟着他的踪迹，到日落时，过兰陵里，向南入小胡同，中间有衡门，这是黄冠老人居住的地方。小吏跟随着进了门。这时有几个戴黄帽子的人出来，很谨慎地拜见黄冠老人，并且说：“真君怎么晚了呢？”真君回答说：“被凶恶的人侮辱了，可以准备一些热水。”戴黄帽子的人在前引路，双鬟青衣童子也跟随在黄冠老人后面进去，街巷小吏也跟着进去。过了几道门，里面屋宇美丽而有光彩，修长的青竹夹路，仿佛王公大臣的住宅。还没走到庭院，真君回过头来说：“怎么会有俗物的气味？”戴黄帽子的人竞出来搜索，街巷小吏没有地方隐藏，就被他们逮住了。见到真君，街巷小吏，一五一十地述说了温璋的意思。真君大怒说：“这个残酷的官吏，不知道祸患将要使他的家族覆灭，他的死期马上就要到了，还敢放肆地毒害人，罪在不赦！”真君大声呵斥街巷小吏，让他离开。街巷小吏拜谢完了，小步快走出了门，就跑到正天府去，请求见温公。当时是深夜了，温公听说街巷小吏到来了，受到惊扰，急忙起了床，在便室召见了他，街巷小吏详尽地叙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温公大声嗟叹惋惜。第二天将要天黑的时候，温公招呼来街巷小吏引路，街上的更鼓声已经没有了。温公穿着平民的衣服，和街巷小吏一起到黄冠老人居住的地方去。看得十分清楚了，街巷小吏叩门。答应来开门的人问是谁。回答说：“京兆温尚书来拜见真君。”不久，打开层层小门，街巷小吏先进去拜见，重复地向真君说：“京兆君温璋求见。”温公小步快进去拜见。真君踞傲坐在大堂上，戴着远游冠，穿着九霞衣，脸色容貌很严峻。温公伏在地上叙述说：“我的责任是统领众多的人口，使用权力只是震慑地方严肃纲纪，如果稍有恐惧懦弱，就会损害声威。昨天没想到凌辱迫害了大仙，自己留下罪过，所以来自首承当罪责，希望赏赐怜悯，给予同情。”真君斥责说：“你凭残忍杀戮树立名声，独占利益不满足，大祸将要到了，还逞凶威。”温公再三再四地叩头哀求，然而真君始终是满含怒气不答应。一会儿，有一个戴黄帽子的人从东屋来，拱手立在真君的旁边，又跪下启奏说：“正天府府尹虽然获罪，亦是天子的高级官员，何况真君洞府还是在他的职务所管辖之内，应当稍微降低身分，给予礼遇。”说完，真君让戴黄帽子的人揖请温公上大堂，另外设置一个小的窄而低的床，让他坐，命令斟酒几巡。但是真君的怒气不化解。戴黄帽子的人又对真君说：“正天府府尹的忤逆冒犯之罪很大，想宽恕，那实在很难，然而，真君变化服装在尘世中游览，凡俗士人怎么能认识？从前白龙不清冷之渊，化为鱼，尚且被渔人豫且射中眼睛，遭受困苦。请慎重思考。”真君悄悄地思索，过了好久，真君说：“饶恕你的家族。这里也不是你长久停留的地方。”温公于是起身，在庭院中拜谢真君后就离开了，和街巷小吏急速走到府衙，这时天亮的钟声响了。虽说亲近之人，也保守秘密不让说。第二年，同昌公主薨。懿皇感伤怀念不已，怨恨药石的不应验，医师韩宗绍等四家，诏令正天府追究到底，将要杀他们。但是温璋卖狱缓刑。温璋接受韩宗绍等人的金带和其它贿赂，总共有几千万。此事被发觉，温璋喝毒酒死了。

卷第五十　神仙五十

嵩岳嫁女　裴航

嵩岳嫁女

三礼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书，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阳。元和癸巳岁，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期望月于韶别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觞自东来。驻马道周，未决所适。有二书生乘骢，复出建春门。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弊庄，水竹台榭，名闻洛下。东南去此三二里。倘能迂辔。冀展倾盖之分耳。”璆、韶甚惬所望，乃从而往。问其姓氏，多他语对。行数里，桂轮已升。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和月阕。璆、韶请疾马飞觞。书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酘，虽上清醍醐，计不加此味也。”书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不知与足下五酘熟愈耳。”谓小童曰：“折烛夜一花，倾与二君子尝。”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余，绿叶形类杯，触之有余韵。小童折花至，于竹叶中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饮讫，又东南行。数里至一门，书生揖二客下马，觞以烛夜花中之余，赍诸从者，饮一杯，皆大醉，各止于户外。乃引客入，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压枝于路傍。凡历池馆堂榭，率皆陈设盘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饮多、行又甚倦，请暂憩盘筵。书生曰：“坐以何难？但不利于君耳。”璆、韶诘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会于兹岳，籍君神魄，不杂腥膻。请以知礼导升降。此皆神仙位坐，不宜尘触耳。”言讫，见直北花烛亘天，箫韶沸空，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设水晶方盘于瑶幄之内。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书生前进，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礼，然服食之气，犹然射人，不可近他贵婿。可各赐薰髓酒一杯。”璆、韶饮讫，觉肌肤温润，稍异常人，呼吸皆异香气。夫人问左右：“谁人召来？”曰：“卫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于是二童引璆、韶于神仙之后纵目。璆问曰：“相者谁？”曰：“刘纲。”“侍者谁？”曰：“茅盈。”东邻女弹筝击筑者谁？”曰：“麻姑、谢自然。”“幄中坐者谁？”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曰：“久望。”有玉女问曰：“礼生来未？”于是引璆、韶进，立于碧玉堂下左。刘君笑曰：“适缘莲花峰士奏章，事须决遣，尚多未来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为？”曰：“浮梁县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贿赂履官，以苛虐为政，生情于案牍，忠恕之道蔑闻，唯锥于货财，巧为之计更作，自贻覆餗，以促余龄。但以莲花峰叟，狥从于人，奏章甚恳，特纡死限，量延五年。”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旗，道以笙歌，从以嫔嫡，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曰：“为敕龙神设水旱之计，作弥淮蔡，以歼妖逆。汉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问，予一表断其惑矣。”曰：“可得闻乎？”曰：“不能悉记，略举大纲耳。其表云：“某县某，克构丕华，德洽兆庶，临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劳师车。平中夏巴蜀之孽，不费天府。扫东吴上党之妖，九有已见其廓蚁犹固其封疆。若遣时丰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饿厉作，必摇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祲，其利则厚。伏请神龙施水，厉鬼行灾，由此天诛。以资战力。”汉主曰：“表至嘉，弟既允许，可矣前贺诛锄矣。”书生谓璆、韶：“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未顷，闻箫韶自空而来，执绛节者前唱言：“穆天子来，奏乐！”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阶，入幄环坐而饮。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轩辕来？”曰：“他今夕主张月宫之宴，非不勤请耳。”王母又曰：“瑶池一别后，陵谷几迁移，向来观洛阳东城，已丘墟矣。定鼎门西路，忽焉复新市朝云。名利如旧，可以悲叹耳！”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劝君酒，为君悲。”且吟曰：“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晏乐心。”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歌竟，与王母话瑶池旧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晏移南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悄知碧海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酒至汉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翛翛。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汉主上王母酒曰：“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闻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来。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帝持杯久之。王母曰：“应须召叶静能来，唱一曲当时事。”静能续至，跪献帝酒，复歌曰：“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歌竟，帝凄惨良久。诸仙亦惨然。于是黄龙持杯，亦于车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即以鲛绡五千疋，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奏乐仙女。乃有四鹤立于车前，载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宝花台。俄进法膳，凡数十味，亦霑及璆、韶。璆、韶饮。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笺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渺间。”于是茅盈诗云：“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珮连云清。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巢父诗曰：“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诗既入，内有环珮声。即有玉女数十，引仙郎入帐。召璆、韶行礼。礼毕，二书生复引璆、韶辞夫人。夫人曰：“非无至宝可以相赠，但尔力不任挈耳。”各赐延寿酒一杯，曰：“可增人间半甲子。”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无使归途寂寞。于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倾酒，步步惜别。卫君谓璆、韶曰：“夫人白日上升，骖鸾驾鹤，在积习而已。未有积德累仁，抱才蕴学，卒不享爵禄者，吾未之信。倘吾子尘牢可逾，俗桎可脱，自今十五年后，待子于三十六峰，愿珍重自爱。”复出来时车门，握手告别。别讫，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径而归。及还家，已岁余。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坟草宿矣。于是璆、韶弃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出《纂异记》）

【译文】

三礼田璆很有文采，精通群书，学识渊博，与其友邓韶相类似。都因为人太老实，不能把优点显示出来。他家住在洛阳，元和年间癸巳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田璆携带酒具，傍晚从建春门出来，准备到邓韶的别墅赴约赏月。走了二三里地，遇到了邓韶，邓韶也携带着酒具从东边走来。两个人在道边停下马，还没有决定往哪里去。这时又有两个书生骑着青白色的马，也从建春门出来。他们与田璆、邓韶作揖见礼，然后说：“二位君子带着酒具，莫非是寻找今天晚上赏月的地方吗？我有个庄园，水竹台榭在洛阳一带是出名的，往东南走离这三二里地，倘能调转马头，我希望能看到所仰慕的本分。”田璆、邓韶对二位书生的邀请很满意，就跟着他们前往。问二位书生的姓名，都被他们用别的话叉开。走了几里地，月亮已经升起来，到了一小门。刚进去时觉得很荒凉，又走了几百步，就有特别的香味迎面而来，真是到了仙境了。那里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明烛照耀如同白昼；俊鸟腾飞，应和月上宫阕。田璆、邓韶要求打马快走以便传杯痛饮，书生问道：“您的酒器中酒的味道怎么样？”田璆、邓韶回答说：“我们带的是乾和五酘。即便上清官的醍醐，估计也不比这种酒的味道好。”书生说：“我有瑞露酒，在百花之中酿成，不知与您的五酘哪个更好。”于是对小童说：“折一支烛夜花，倒给二位先生尝尝。”烛夜花每枝四朵，深红色，花形圆如小瓶，直径三寸多，绿叶形似酒杯，触碰它还有余香。小童把花折来，在竹叶中一共传饮数巡。花汁味道又甜又香，不可比拟形容。喝完了，又往东南走，过了几里来到一个门前，书生揖请二位客人下马，又用酒杯装上了烛夜花中剩下的瑞露酒，赏给从者每人一杯，都喝得大醉，各自停步于门外。于是领着二位客人入内，这时就有几十只鸾鸟仙鹤腾舞着来迎接，迈步向前走，花更多了，酒味更美了。那里的百花都散发着芳香，把花枝压得低垂于路旁。凡是经过池馆堂榭，全都陈设着盘筵，好象等待什么人的样子，只是不留田璆、邓韶去坐。田璆、邓韶喝多了，走得又很疲倦，要求到盘筵暂时小憩。书生说：“坐一坐又有何难？只不过对您不利罢了。”田璆、邓韶讯问其中缘故。书生说：“今天晚上，天上群仙在这座山岳聚会，借您的神魂，不与腥膻相混杂，因为您知礼仪请您引导升降。这都是群仙的座位，尘世人不宜触动啊。”说完，就看见正北花烛在天空绵亘不断，仙乐使天空沸腾起来，在金堤之上停驻着云母双车，在瑶幄之内摆设着水晶方盘。群仙正演奏着霓裳羽衣曲。书生向前走进，命田璆、邓韶给夫人行礼，夫人掀开帷幕笑着说：“下界的人却能懂得礼仪，然而衣服食物的气味还是这样射人，不可让他们靠近贵婿。可以各赏他们薰髓酒一杯。”田璆、邓韶喝完薰髓酒，觉得肌肤温润，渐渐与平常人不同，呼吸都有异香气。夫人问身边侍者：“是谁把他们召来的？”回答说：“卫符卿、李八百。”夫人说：“那就令这两个童子接待。”于是二童把田璆、邓韶领到神仙之后纵目观看。田璆问童子说：“主持仪式的人是谁？”童子回答说：“刘纲。”田璆又问：“充当侍者的是谁？”回答说：“茅盈。”问：“东邻弹筝击筑的女子是谁？”回答说：“麻姑、陶自然”。“帷幄之中坐着的人是谁？”回答说：“西王母。”不一会儿，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说：“久望。”有玉女问道：“赞礼的人来没来？”于是把田璆、邓韶领进去，站在碧玉堂下左边。刘君笑着说：“刚才由于莲花峰士奏章的缘故，事情必须决断处置，还有许多客人没来，怎么说久望呢？”王母说：“奏章言事的人所为有什么？”刘君说：“浮梁县令祈求延长寿命。因为他这个人凭贿赂当官，苛刻残酷的办法处理政务，在案牍上生私情，没有忠恕之道，唯独在财产上拚命钻营，巧取豪夺的办法层出不穷，自己给自己留下覆灭的结果，因而折损余寿。但因莲花峰叟屈从于人，奏章写得很恳切，特意纡请将浮梁县令的死限量延五年。”田璆问：“刘君是谁？”童子回答说：“是汉朝天子。”续后有一个人驾着黄龙，带着黄色有铃铛的龙旗，以笙歌为前导，以嫔嫡为后队，到瑶幄而下。王母又问道：“李君怎么来迟了？”李君回答说：“因为下令让龙神安排水旱的计划，兴雨弥满淮蔡，用以歼灭妖逆。”汉帝说：“对老百姓怎么办？”李君说：“上帝也有这个疑问，我一道表章就解决他的疑感了。”汉帝说：“可以让我听一听你的表章内容吗？”李君说：“不能全部记住，只略举大纲吧。那道表章大意是：某县某，克构丕华，德政通及千万百姓，治理百姓履行职责，该深则深，该薄则薄，不敢怠误荒废，不必劳动雨师之车。平定中夏巴蜀的妖孽，不费天府。扫荡东吴上党的妖孽，已十有九成被廓清，只有一方还处在不祥的氛围中，我认为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且对其口喙之物猜疑，蝼蚁尚且巩固其封疆。如果让岁时丰收人心安定，这就养肥了群丑。只要庄稼欠收灾害发作，一定使人心摇动。如此老百姓就会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祸及三州的逆党，所受的损害也最小。安定天下疾苦的百姓，其利就厚。请龙神施水，厉鬼行灾，由此天诛，以资战力。”汉帝说：“表章很好，既已允许，可以提前祝贺诛除妖孽了。”书生告诉田璆、邓韶：“这个人就是开元天宝年间太平天子（李隆基）。”不久，又听到仙乐从空中传来，手擎红色符节的人在前面大声说：“穆天子来了，奏乐！”群仙都站起来，王母也离开座位拜迎，两个皇帝也降阶出迎，然后一起入帷幄之中环坐而饮。王母说：“为何不把老轩辕拉来？”穆天子说：“他今天晚上主持月宫的宴席，不是不勤请啊。”王母又说：“瑶池一别之后，山谷几经变迁移动，刚才来时观看洛阳东城，已变成土丘废墟了。定鼎门西路，转眼间又变为新的市朝。而人们的名利思想还象旧时一样，可悲可叹哪！”穆王把酒，请王母唱歌。王母就用珊瑚钩敲击玉盘而唱道：“劝君酒，为君悲。”又吟诵说：“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晏乐心。”王母持杯，穆天子唱道：“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唱完以后，与王母谈论瑶池会时的旧事。于是又重新歌唱一段：“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晏移南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王母酬答穆天子唱道：“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悄知碧海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轮到给汉武帝敬酒，王母又唱道：“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翛翛。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汉武帝给王母娘娘敬酒说：“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汉武帝又说：“我听说丁令威能唱歌。”就命左右之人去把他召来。丁令威来到，汉武帝又派子晋吹笙来伴奏，丁令威唱道：“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汉武帝持杯良久。王母娘娘说：“应该把叶静能召来，让他唱一曲时下的事。”续后叶静能来到，跪着给唐玄宗敬酒，又唱道：“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歌唱完了，唐玄宗凄惨良久，诸仙也觉得惨然。于是黄龙持杯，也在车前拜了又拜致祝词说：“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就用鲛绡五千疋，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送给奏乐的仙女。于是就有四只仙鹤立于车前，载着仙郎和相者侍者，兼有宝花台。一会儿，进献法膳，共几十道美味佳肴，连田璆、邓韶也借了光，田璆、邓韶饮了酒。这时有仙女捧着玉箱，托着红纸和笔砚而来，请写催汝诗。于是刘纲作诗写道：“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于是茅盈作诗写道：“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珮连云清。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巢父作诗写道：“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这些诗送进帷幄以后，就听里面有环珮响动的声音。于是就有几十位玉女引领仙郎入账，召田璆、邓韶去执行礼仪。礼仪完毕，两个书生又领着田璆、邓韶向夫人辞行，夫人说：“不是没有最好的宝物可以赠送给你们，只不过你们没有力量携带罢了。”于是各赏他们延寿酒一杯，说：“可以增添人间半甲子（三十年）的寿命。”又命卫符卿等领着他俩回人间，不要让他们归途寂寞。于是两个童子领着田璆、邓韶离去，一路上二童又折烛夜花给他俩倒瑞露酒，每走一步都恋恋不舍。卫符卿对田璆、邓龙说：“夫人白昼升天，让鸾鸟仙鹤驾车，在于长期积习罢了。没有积累仁德而又胸蕴才学，始终不能享受爵禄的人，我不相信这样的事。倘若您能够跳出尘缘的牢笼，能够解脱世俗的桎梏，从现在开始十五年后，我在三十六峰等待您，希望您珍重自爱。”又从来时的东门出来，双方握手告别。分别以后，走了四五步，仙童踪迹皆无，唯有嵩山嵯峨倚天。他们找到一条砍柴人走出的小路，沿路回来。等到回到家里，已过去一年多了。家里人以为他们死了，为他们招魂下葬北邙山原野之中，坟上的草已经老了。于是田璆、邓韶就抛弃家室，一同进入少室山，如今不知在哪里。

裴航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友人崔相国。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挈归于京，因佣巨舟，载于湘汉。同载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问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道达而会面焉。因赂侍妾袅烟，而求达诗一章曰：“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袅烟，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乃褰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肯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聐聩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深哀草扰，虑不及期，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遂低襄汉，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竟无踪兆。遂饰妆归辇下。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妪缉麻苎。航揖之求浆，妪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瓯，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裛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妪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无见阻。”妪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妪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踌蹰而不能适，愿纳厚礼而娶之，可乎？”妪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妪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数月余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卞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此君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货仆货马，方及其数。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昔日妪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妪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昼为而夜息，夜则妪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于是航之意愈坚。如此日足，妪持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帐帏。”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别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帏，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妪，悲泣感荷。妪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孙，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妪也！”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湘汉乎？”航深惊怛，恳悃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妪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殊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趋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语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颡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卢子蒂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世人莫有遇者。（出《传奇》）

【译文】

唐朝长庆年间，有个秀才叫裴航，因科举考试不中到鄂渚去漫游，拜访故旧友人崔相国。恰值崔相国赠给他二十万钱，要长途携带回到京城，因而雇大船载到湘汉。同船有一个樊夫人，乃是国色天香的美人。言词问答交接，隔着帷帐仍觉亲近融洽。裴航虽感亲切，但没有办法通达心意与她会面。于是他就贿赂樊夫人的侍妾袅烟，求她送达一首诗：“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诗送去之后，很久没有得到答复，裴航多次讯问袅烟，袅烟说：“娘子看了诗如同没看，怎么办？”裴航没有办法，于是在道途中搜求名酝珍果去送给她。樊夫人这才派袅烟去召裴航相见。到帐帷之后，觉得玉莹光寒，花明丽景，樊夫人乌云似的鬟鬓低垂，修眉如新月淡扫，其举止就是烟霞以外的仙人，怎肯与尘俗之人为偶？裴航再拜行礼，呆愣很久。樊夫人说：“我有丈夫在汉南，将要弃官而幽居深山，召我去一次诀别罢了。深以担扰为哀，担心不能按期赶到，哪里还有心情留意顾盼他人呢？确实不能这样。只不过喜与郎君同舟共济，不要把谐谑之意放在心上。”裴航说：“不敢。”在那里喝了酒就回来了，知道樊夫人操守如冰霜，不可冒昧相求。后来，樊夫人让袅烟拿一首诗送给裴航，诗中说：“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裴航看了这首诗，空怀感愧而已，然而也不能把诗中的旨趣全部理解透彻。后来更没有重新见面，只是让袅烟表达寒暄而已。于是抵达襄汉，樊夫人与使婢带着妆奁，没有和裴航告辞就走了，没人能知道她到哪里去。裴航到处寻访她，可是樊夫人隐迹匿形，意无踪影。裴航也就整治行装回京。经过蓝桥驿附近，因为口渴得很，就下道找水喝。看见三四间茅屋，低而又狭窄，有个老妇人在纺麻苎。裴航给她作揖讨浆水，老妇人吆喝说：“云英，擎一瓯浆水来，郎君要喝。”裴航对这句话很惊讶，回想起樊夫人诗中有云英的句子，深感自己不能领会。不一会儿，在苇箔的下面伸出一双白玉般的手，捧着一个瓷瓯。裴航接过来喝水，觉得是真正的玉液，只觉得异香浓郁，透到门外。于是还回了瓷瓯，突然揭开苇箔，看见一个女子，象露珠裹着的红玉，象春风融化了的雪彩，脸胜腻玉，鬓如浓云，娇滴滴地掩面遮身，即使红兰隐于幽谷，也不能和她的美丽芳容相比。裴航呆了，脚象扎根了似的不能走开。于是他对老妇人说：“我的仆人和马都饿了，希望在此休息，定当重重答谢，望您不要拒绝我们。”老妇人说：“任从郎君自便。”而且就让其仆吃饭喂马。过了很久，裴航对老妇人说：“刚才看见小娘子，艳丽得使人吃惊，姿容超过当世之人，我所以徘徊不能离去，就是因为希望纳厚礼而娶她，可以吗？”老妇人说：“她已应许嫁给一个人，只是时候没到未能成就罢了。我现在年老多病，只有这个孙女，昨天有个神仙送给我灵丹一刀圭，但必须用玉杵臼捣之一百天，方能吞服，一定能比天老得还晚。您约定娶这个女孩的条件，就是得到玉杵臼，我一定把她给你。其余金帛等物，我没有用它之处。”裴航拜谢说：“我愿意以百日为期限。一定带杵臼到来，再不要应许别人。”老妇人说：“就这样吧！”裴航非常遗憾地离去，等到了京城，一点也不把科举的事放在心上，只是到坊曲闹市喧腾的街道去，高声打听那种玉杵臼，竟没有一点影子和回响。有时遇到朋友，好象不认识似的，大家都说他是狂人。数月余日，偶然遇到一个卖玉的老头说：“最近我接到了虢州药铺卞老的信，说是有玉杵臼要卖掉，郎君恳切寻求到这种程度，我当写信指引你去。”裴航含羞地背负珍重礼物，果然找到了杵臼。卞老说：“除非二百串钱不能得到杵臼。”裴航倾囊而出，加上卖仆人卖马的钱，才凑足那个数目。于是独自一人步行奔回抵达蓝桥，昔日那个老妇人大笑着说：“有如此讲信用的人吗？我怎能爱惜孙女而不酬谢他的功劳呢？”女郎也微笑着说：“虽然这样，然而还要为我捣药一百天，才能商议婚姻之好。”老妇人把药从襟带间解下来，裴航就开始捣药，白天干活晚上休息，到晚上老妇人就把药和杵臼收归内室。裴航又听到捣药的声音，就去偷看，看到有个白兔拿着杵臼，雪白的光芒辉映满室，可以照出细毛和芒刺，于是裴航的意志更加坚定。就这样日子够了，老妇人拿药吞了，说：“我当进洞去告诉亲戚，为裴郎准备帐帷。”就带着女郎进了山，对裴航说：“你且留在这稍等。”顷刻车马仆隶迎接裴航前去。又看到一个很大的府第一眼望不到头，镶珠的门扉在日光下闪动，里面有帐幄屏帷及珠翠珍玩，没有一件不尽善尽美，超过贵戚之家了。仙童侍女引导裴航入帐完成礼仪之后，裴航向老妇人下拜，感激涕零。老妇人说：“裴郎本来是清冷裴真人的子孙，业当出世，不当对老妪深谢呀！”到了引见诸宾，多半是神仙中人。后有一个仙女，梳着鬟鬓穿着霓衣，说是妻子的姐姐。裴航拜完，仙女说：“裴郎不认识我了吗？”裴航说：“从前不是姻亲，想不起来在哪儿拜识。”仙女说：“不记得从鄂渚同船回到襄汉吗？”裴航很惊讶，诚恳地表示了敬意。后来问左右的人，回答说：“这是小娘子的姐姐云翘夫人，仙君刘纲的妻子，已经是真人，担当玉皇大帝的女官。”老妇人就让裴航领妻子进入玉峰洞中，到琼楼殊室去居住。以绛雪琼英之丹为食。体性清虚，毛变得深青带红又转绿，神化自在之境，超升为上仙。到了太和年间，其友人卢颢在蓝桥驿的西边遇到他，于是说起得道之事。裴航就赠给卢颢蓝田美玉十斤、紫府灵丹一粒，叙话一整天，让卢颢到他亲友那里去送信。卢颢磕着头说：“老兄已经得道，无论如何求您说一句话教我。”裴航说：“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现在的人，心越来越实怎能懂得道家之理。”卢子不明白，裴航就告诉他：“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就可以知道虚实了。凡人各自有不死之木还丹之方，只是您未便可教，将来再说吧！”卢子知道不可能请求到，但还等宴席终了才离去。后世的人没有遇见裴航的。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华　宜君王老　陈师　陈金

侯道华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数。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药成，疑功未究，留贮院内，人共掌之。太玄死（死原作师。据明抄本改），门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华，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何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枣，天下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一旦，道华执斧，科古松枝垂且尽，如削，院中人无喻其意。明日昧爽，众晨起，道华房中亡所见。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仍脱双履案前，道华衣挂松上。院中视之，中留一首诗云：“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列细字，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次十数言。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按视踪迹不诬，即以其事闻奏。诏赍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廊殿，赐名升仙院。（出《宣室志》）

【译文】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地处蒲中的胜境，有几十个道士寓居那里。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在药院中炼丹。丹药炼成，疑心功力不知究竟如何，就把它留在院内贮存起来，由道人共同掌管它。邓太玄死后，他的门徒周悟仙主持院中事务。这时有蒲人侯道华侍奉周悟仙而供差使。众道士都像役使奴仆似的役使他，洒水扫地奴隶般地役使，没有什么活不让他干，而侯道华更加高兴。侯道华平常又喜好子、史诸书，手不释卷，看过一遍一定诵之于口。众道士有时问他看这些书干什么，他回答说：“天上没有愚昧糊涂的仙人。”众人都嘲笑他。蒲中大枣多，天下人传说，每年当中不过有一两颗无核的，侯道华三年中回回吃到。一天早晨，道华拿着斧子，把古松树枝砍劈将尽，如刀削，院中人不明白他的意图。第二天天还没亮，众道士凌晨起来，道华房中没有见到人。发现古松树下放着一张桌子，还有一杯水，一双鞋仍放在桌子前面，道华的衣服挂在松树上。院中人一看，当中还留有一首诗：“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面还写着小字，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给他赐姓李起名叫内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下十几句话。当时是唐朝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检验出侯道华偷吃了邓太玄的丹药而仙去，于是一起向节度使尚书郑公光禀报，按临现场视案踪迹不假，就把这件事奏报皇帝。皇帝下诏赏绢五百匹，并赐为御衣，修饰道院的廊殿，赐名的升仙院。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县人也。居于村墅，颇好道爱客，务行阴德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蓝缕道士造其门，王老与其妻俱延礼之。居月余，间日与王老言谈杯酌，甚相欢狎。俄患遍身恶疮，王老乃求医药看疗，益切勤切，而疮日甚。逮将逾年，道士谓王老曰：“此疮不烦以凡药相疗，但得数斛酒浸之，自愈。”于是王老为之精洁酿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药浸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须发俱黑，面颜复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阖家视之惊异。道士谓王老曰：“此酒可饮，能令人飞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余。及·３·太平广记窥，二三斗存耳，清冷香美异常。时方打麦，王老与妻子并打麦人共饮，皆大醉。道士亦饮，云：“可上天去否？”王老愿随师所适。于是祥风忽起，彩云如蒸，屋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空中犹闻打麦声，数村人共观望惊叹。唯猫弃而不去。风定，其佣打麦二人，乃遗在别村树下，后亦不食，皆得长年。宜君县西三十里。有升仙村存焉。（出《续仙传》）

【译文】

王老，是坊州宜君县人。住在农村田野的草房里，很慕道好客，把致力于行阴德作为宗旨，他的妻子也与他心意相同坚持不懈。一天，有个穿着破烂衣衫的道士登门拜坊，王老和他的妻子都很礼貌地招待这个道士。住了一个多月，闲暇的日子就和王老谈天饮酒，互相都很欢喜亲近。不久，道士遍体患了恶疮。王老就求医买药给他治疗，更加殷勤关切，然而道士的恶疮却一天比一天严重。等到将要过年，道士对王老说：“这种疮不能用普通的药治疗，只要弄到几斛（十斗）酒浸泡它，自然会好。”于是王老为他酿造精洁的酒，到酒熟时，道士说用大瓮盛酒，“我自己加药浸疮。”道士就进了大瓮，三天才出来，胡子、头发全都变黑，容颜又变为少年，肌肤像凝固的油脂一般细嫩。王老全家看到道士变得如此感到惊异。道士对王老说：“这酒可以喝，能让人飞上天。”王老相信他的话。当初，瓮中酒有五斛多，等到探视，只剩二三斗了，酒味香美清冷异常。当时正打麦子，王老与妻子连同打麦子的人一起喝，都喝得大醉。道士也喝，又问：“愿意上天去吗？”王老愿意随法师去。于是忽起祥风，彩云如热气上升，屋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同时飞去。还能听到空中打麦声，几个村人看到感到惊叹。只有猫被弃而没飞去。风定了，那雇来打麦子的两个人，被遗留在别的村子的树下。这两人后来也不食人间烟火，都得到长生。宜君县西三十里，还有升仙村留存在那里。

陈师

豫章逆旅梅氏，颇济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蓝缕，来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谓梅曰：“吾明日当设斋，从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箸，君亦宜来会，可于天宝洞前访陈师也。”梅许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诣洞前，问其村人。莫知其处。久之将回，偶得一小迳，甚明净。试寻之，果见一院。有青童应门，问之，乃陈之居也。入见道士，衣冠华楚，延与之坐。命具食，顷之食至，乃熟蒸一婴儿，梅惧不食。良久又进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叹息，命取昨所得碗赠客。视之，乃金碗也。谓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岁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谢而遣之。比不复见矣。（出《稽神录》）

【译文】

豫章旅馆有个姓梅的，特别周济照顾旅客。和尚道士投宿，都不要钱，经常有一个道士，穿着破旧衣服，来他家投宿，梅老板厚待他。有一天这个道士对梅老板说：“我明天当设斋饭，向您借二十只瓷碗和七双筷子。您也应当来聚会，可在天宝洞前打听陈师。”梅老板答应了，道士拿着碗渡江而去。梅老板第二天到了洞前，问那里的村人，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很久没找到，打算回去，偶然找到一条小路，很亮堂洁净。试着寻访陈师，果然见到一座院落。有个青衣童子应门，问他，原来这就是陈师的居所。进去见道士，道士衣帽华贵整洁，请梅老板进来让他坐。道士命人准备吃的，一会儿，吃的东西拿来了，原来是蒸熟了的一个婴儿，梅老板恐惧不吃。过了很久，又端进食物，乃是蒸熟的一个狗崽子，梅老板也不吃。道士叹息，命人拿来昨天所得的碗赠给客人。一看，原来是金碗。道士对梅老板说：“您是善人哪，然而不能成仙。千年的人参枸杞都不肯吃，乃是缘分啊。”道士又向梅老板致谢而打发他走了。从此，再没有再见面。

陈金

陈金者，少为军士，隶江西节度使刘信。围虔州，金私与其徒五人，发一大冢，开棺，见一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罗衣，衣皆如新。开棺即有白气冲天，墓中有非常香气。金独视棺盖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黄气。金素闻棺中硫黄为药，即以衣襟掬取怀归。墓中无他珍宝，即共掩塞之而出。既至营中，营中人皆惊云：“今日那得有香气？”金知硫黄之异，旦辄汲水服之，至尽。城平（平原作中。据明抄本改），入舍僧寺，偶与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远祖也，子孙相传，其祖好道，有异人教饵硫黄。云数尽当死，死后三百年，墓当开，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与复视之，棺中空，唯衣尚存，如蝉蜕之状。金自是无病，今为清海军小将，年七十余矣，形体枯瘦，轻健如故。（出《稽神录》）

【译文】

陈金年轻时当过军士，隶属于江西节度使刘信。围困虔州时，陈金暗中与五个同伙掘开一座大坟，打开棺材，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面色如生，全身穿着白色丝绸衣服，衣服都像新的似的。他们打开棺材时就有白气冲天，墓中有不同寻常的香气。陈金一个人看见棺材盖上有粉状物，微微发出硫黄的气味。陈金过去就听说硫黄是药，就捧着把它放在衣襟中揣回来。墓中没有别的珍宝，他们就把棺材盖上一起出去，又把掘开之处堵塞好。回到军营以后，营中的人都惊讶地说：“今天哪里来的香气？”陈金知道硫黄奇异，天亮时就打水把硫黄粉喝了，到喝尽为止。虔州城攻下后，陈金入城住在僧寺，偶然与寺僧说起这件事，和尚说：“这个墓中老人是城中富人的前代祖先，子孙相传他们的祖先好道，有异人传授他吃硫黄。他说寿数已尽该当死了，死后三百年，墓该当打开，那时就是他肉体凡胎化解之时。现在正好三百年了。”他们就一起去再看那座坟，发现棺中已空，只有衣服还在，好像蝉脱皮的样子。陈金从此无病，现在当清海军小将，七十多岁了，虽形体枯瘦，但轻捷健朗如故。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陈复休　殷天祥　闾丘子　张卓

陈复休

陈复休者，号陈七子。贞元中，来居褒城，耕农樵采，与常无异，如五十许人，多变化之术。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为设酒食，以求学其术，勤勤不已。复休约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术。”复休徐行，群少年奔走追之，终不能及，遂止，无得其术者。后入市，众复奉之不已，复休与出郊外，坐大树下。语道未竟，忽然暴卒，须臾臭败。众皆惊走，莫敢回视。自此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帅李谠，怒而系于狱中，欲加其罪。桎梏甚严，忽不食而死，寻即臭烂，虫蛆流出。弃之（弃之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郊外。旋亦还家，复在市中。谠时加礼异，为筑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遗与甚多，略无受者。河东柳公仲郢、相国周墀、燕国公高骈，拥旄三州，皆威望严重，而深加礼敬，书币相属，复休亦无所受。唯鹤氅布裘，受而贮之，亦未尝衣着也。昌明令胡仿，常师事之，将赴任，留钱五千，为复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锄授仿，使之劚地，不二三寸，金玉钱货。随劚而出。曰：“人间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赋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岂有限约乎？”仿之昌明，复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仿取酒器。仿攫砂数寸，得器皿五六事。饮酒毕，复埋砂中。又戏曰：“吾于砂中尝藏果子，今亦应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书至褒城所居延召，复休同时离褒城，使人经旬方达，复休当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复休与使者偕行，未尝相舍。燕公诘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为酒妓所侮，复休笑视其面，须臾妓者髯长数尺。泣诉于守，为祈谢，复休咒酒一杯，使饮之，良久如旧。又有药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转，任人指呼，变化隐显。其类极多，不可备载。中和五（五字原阙。据明抄本、许刻本补。黄本作光启元年）年，大驾还京，复休亦至阙下。田晋公军容，问至京国几年安宁，曰：“二十。”果自问后二十日，再幸陈仓。后于道中寄诗与田晋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树寒梅发两枝。”及驾至梁洋。邠帅朱玫立襄王监国，寒梅两枝验矣。自是卫驾诣都，多在西县三泉褒斜以来屯驻。复休之术，素为人所传。俄为人钉其手于柱上，寻有人救而拔之，竟亦无患。岁余，卒于家，葬于江南山下。数月，好事者掘其墓，无复所有。见复休在长安。驾驻华州，复休亦至兴德府矣。（出《仙传拾遗》）

【译文】

陈复休，号陈七子。贞元年间，来到褒城居住。耕地打柴，与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像五十多岁的人，有很多变化的法术。褒城有喜欢多事的青年人，奉承陈复休的有五六人，他们常常为陈复休安排酒食，以求学到他的法术，总是很殷勤。陈复休与他们约定说：“我出西郊，走路能赶上我的人，我就把法术教给他。”陈复休慢慢走，一群年轻人奔跑着追赶他，始终没能赶上，就停止了，所以没有学到他的法术的人。后来陈复休进入街市，众人又不停地讨好他，陈复休与他们一起走到郊外，坐在大树下。道术还没传完毕，陈复休忽然暴死，一会儿的工夫就发臭变坏了。大家都吓跑了，没有人敢回去看他。从此众位年轻人都不敢求他。他还常常在市中饮得狂醉。褒帅李谠发怒把他关押在狱中，想要治他的罪。陈复休被刑具锁得很严密，忽然不吃东西而死去，不久就臭烂了，虫蛆随脓血流出，就被弃于郊外。但不久陈复休又回到家里，又在市中。李谠时时以特殊礼节相待，为他在褒城江南岸修筑房屋，送给他很多东西，陈复休一点也不收受。河东柳仲郢、相国崔墀、燕国公高骈，指挥三州，都有很高的威望，而对他深加礼敬，不断给他写信送礼，陈复休也是什么也不接受。只接受了鹤氅布袍却把它放在那里，也不曾穿着。昌明县令胡仿平常以师侍事奉他，将赴任，留下五千钱，为陈复休买酒。陈复休笑而不取，他说：“我的金玉很多，遗憾的是不能用。”把锄头交给胡仿让他刨地，不到二三寸，金玉钱货就随着锄头刨出。他说：“人间的东西，本来就像这样遍地都有，只是世人天赋本分有一定，不该多取。如果我用钱财，难道有限度约束吗？”胡仿去昌明，陈复休在仙流江上为他饯行。陈复休手指沙中，让胡仿取酒器。胡仿抓沙有几寸深，找到五六件器皿。喝完酒，又把器皿埋在沙中。又戏谑地说：“我在沙中曾经藏着果子，现在也应当还在。”又让胡仿取果子，都得到了。蜀相燕公派人送书信到褒城住所召请他，陈复休和使者同一天离开褒城，但使者十多天以后才到，陈复休当天已经到了成都，而又拿出一个陈复休与使者一起走，不曾相舍。燕公盘问使者，更加以奇人对待陈复休。陈复休曾在巴南太守筵席中被酒妓所侮，陈复休笑着看酒妓的脸，不一会儿，酒妓的脸上就长出数尺长的胡子。酒妓向太守哭诉，太守替酒妓道歉求情，陈复休拿来一杯酒念了咒语，让酒妓喝下去，很久，酒妓颜面如旧。又有一丸药，投到水中，沉浮旋转，任凭人们指挥呼叫，或隐或显随意变化。类似的法术极多，不能全记载下来。中和五年，皇帝回京，陈复休也来到京城。晋公田军容问京国有几年安宁，他说：“二十。”果然从问话后二十天，皇帝再次出行陈仓。后来在路途中，陈复休给田晋公寄诗说：“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树寒梅发两枝。”等到皇帝到梁洋，邠帅朱玫立襄王监国，寒梅两枝应验了。自从护卫皇帝到都城，多半在西县三泉褒斜附近驻扎。陈复休的法术，一向为人所传说。后来陈复休被人把手钉在柱子上，马上就有人把钉子拔掉救他，竟没有伤痕。一年以后，陈复休死在家里，葬于江南山下。过了几个月，好事的人掘开他的墓，什么也没有。有人看见陈复休在长安。皇帝车驾驻在华州，陈复休也到兴德府了。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尝自称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游行天下，人言久见之，不测其年寿。面光白，若四十许人，到处或易其姓名不定。曾于泾州卖药，时灵台蕃汉，疫疠俱甚，得药者入口即愈，皆谓之神圣，得钱却施于人。又尝醉于城市间，周宝旧于长安识之。寻为泾原节度，延之礼重，慕其道术房中之事。及宝移镇浙西，数年后，七七忽到，复卖药。宝闻之惊喜，召之，师敬益甚。每日醉歌曰：“弹琴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酝顷刻酒，能开非时花。”宝常试之，悉有验。复求种瓜钓鱼，若葛仙翁也。鹤林寺杜鹃，高丈余，每春末花烂漫。寺僧相传，言贞元中，有外国僧自天台来，盂中以药养其根来种之，自后构饰，花院锁闭。时或窥见三女子，红裳艳丽，共游树下。人有辄采花枝者，必为所祟，俗传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宝惜，故繁盛异于常花。其花欲开，探报分数，节使宾僚官属，继日赏玩。其后一城士女，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乐游纵。连春入夏，自旦及昏，闾里之间，殆于废业。宝一日谓七七曰：“鹤林之花，天下奇绝。常闻能开非时花，此花可开否？”七七曰：“可也。”宝曰：“今重九将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鹤林宿焉。中夜，女子来谓七七曰：“道者欲开此花耶？”七七乃问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间已逾百年，非久即归阆苑去。今与道者共开之，非道者无以感妾。”于是女子瞥然不见。来日晨起，寺僧忽讶花渐折蕊。及九日，烂漫如春。乃以闻，宝与一城士庶惊异之，游赏复如春间。数日，花俄不见，亦无落花在地。后七七偶到官僚家，适值宾会次，主与宾趋而迎奉之。有佐酒倡优，甚轻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为令，可乎？”咸喜，谓必有戏术，资于欢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闻异香惊叹，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缀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秽气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优伶辈一时乱舞，鼓乐皆自作声，颇合节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绝倒。久之，主人祈谢于七七。有顷，石自鼻落，复为栗，嗅之异香，及花钿粉黛悉如旧，略无所损，咸敬事之。又七七酌水为酒，削木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驻，呼鸟自坠，唾鱼即活。撮土画地，状山川形势，折茅聚蚁，变成城市。人有曾经行处，见之历历皆似，但少狭耳。凡诸术不可胜纪。后二十年，薛朗、刘浩乱。宝南奔杭州，而宝总成为政，刑杀无辜。前上饶牧陈全裕经其境，构之以祸，尽赤其族。宝八十三，筋力尤壮，女妓百数，尽得七七之术。后为无辜及全裕作厉，一旦忽殂。七七、刘浩军变之时，甘露寺为众推落北岸，谓坠江死矣。其后人见在江西十余年卖药，入蜀，莫知所之。鹤林、犯兵火焚寺。树失根株，信归阆苑矣。（出《续仙传》）

【译文】

殷七七，名叫天祥，又名叫道筌，曾经自称七七，俗人多数叫他七七，不知是哪里人。他在全国到处走，有人说很久前见过他，估计不出他的年龄。他脸白有光，好像四十多岁的人。他每到一处有时更换姓名没有一定。曾经在泾州卖药，当时灵台蕃汉瘟疫盛行，得到药的人，药入口病就好，都把殷七七称作神圣，殷七七得到钱却把它施舍给别人。又曾经醉于城市间。周宝过去在长安就认识他。不久，周宝作了泾原节度使，以重礼筵请殷七七，想学到他的道术房中之事。等到周宝奉调镇守浙西，几年后，殷七七忽然来到，还是卖药。周宝听说殷七七来到又惊又喜，召他前去，以师礼尊敬得更加隆重。殷七七每天醉了就唱道：“弹琴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酝顷刻酒，能开非时花。”周宝常让他试验，全都有灵验。殷七七又请求种瓜钓鱼，好像葛仙翁似的。鹤林寺的杜鹃树，高一丈多，每到春末花开烂漫。寺里的和尚互相传说：贞元年间，有个外国和尚从天台来，盂钵中用药养着杜鹃花根来种它，自那以后遮蔽掩饰，花院上锁紧闭。当时有人窥见三个女子，红裳艳丽，一起在树下漫步。有擅自采花折枝的人，一定被女子作怪致祸。俗人传说女子是花神，所以人们共同像爱惜宝贝一样爱惜杜鹃，因此繁盛超过普通花卉。杜鹃花要开时，周宝就派人探报分数，节度使衙门中的宾客幕僚和官属，就连日观赏。其后全城男女以及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以纵情漫游为乐。连春入夏，从早到晚，里巷之间，近于荒废正业。有一天，周宝对殷七七说：“鹤林寺的杜鹃花，天下奇绝。常听您说能使不到时令的花开，这杜鹃花能开吗？”殷七七说：“可以。”周宝说：“现在重九（九月初九）将近，能符合这一天吗？”殷七七就提前两天前往鹤林寺，住在那里。中夜，有女子来对殷七七说：“道者要让这杜鹃花开吗？”殷七七就问女子是什么人，深夜到这里来，女子说：“我被上天所命，下界管理此花。然而此花在人间已超过百年，不久就让它回阆苑去。现在为有道者使它开花，不是有道者没有谁能来感动我。”于是女子一瞬间就不见了。来日早晨起来，寺里的和尚们一下子被花蕊初绽惊呆了。到初九那天，花开得烂漫如春。于是把这件事报告了周宝，周宝与全城官民都感到惊异，游赏又如春天期间。几天以后，花一下子都不见了，也没有落花在地上。后来殷七七偶然到一官僚家，正赶上会聚宾客，主人和客人都跑来簇拥他。有劝酒的歌妓，对殷七七很轻视侮慢。殷七七就对主人说：“想要用两个栗子作为酒令，可以吗？”大家都很欢喜，认为一定有好玩的法术，有助于欢乐。于是用栗子传巡，接到栗子的人都闻到异香而惊叹，唯有劝酒时讥笑殷七七的两个人，接到栗子后，变作石子粘在鼻子上，拉扯不掉，只说污秽的气味不可忍受。两个人一同起来狂舞，花钿首饰掉落地上，相次悲啼，脸上的胭粉颜料纷纷淌下来，正当优伶们一时乱舞，鼓乐都自动发声，还很合乎节奏，曲子终了而舞仍旧不停，整个入席的人都笑得绝倒。过了一会儿，主人向殷七七道歉祈求。又过一会儿，石子从歌妓鼻子上掉落，又变为栗子，嗅之有奇异的香味，至于花钿首饰和粉黛又全都像原来那样，毫无缺损，大家全都恭恭敬敬地侍奉他。殷七七又斟水变酒，削木变脯，让人退着走，指船船就停，呼鸟鸟自坠，唾鱼鱼就活。撮土画地，描绘出山川形势，折茅聚蚁，变为城市。人们有曾经去过的地方，见到殷七七的画变成的城市，觉得历历在目全都很像，只不过稍微狭小罢了。所有各种法术不可胜记。以后二十年，薛明、刘浩作乱，周宝向南奔到杭州，而周宝总管军务和政务，用刑杀死无罪的人。前任上饶州牧陈全裕经过周宝辖区，就罗网罪名杀害了他，把陈全裕全家老小全部杀光。周宝八十三岁时，筋力还很健壮，妻妾上百，他把殷七七的法术全学到了。后来因为无辜而死的人以及陈全裕作祟，有一天周宝突然死了。殷七七在刘浩军变的时候，在甘露寺被推落北崖，掉到江中死了。其后，有人看见他在江西十余年卖药，入蜀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鹤林寺犯兵火被烧掉，杜鹃树也失去了根株，真回阆苑了。

闾丘子

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小与邻舍闾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闾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闾丘氏非吾类也，而我偕学于师氏，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闾丘子嘿然有惭色，后数岁，闾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宴，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怒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俯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经数月病卒。明年，郑罢官，侨居濛阳郡佛寺。郑常好黄老之道。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于尘俗间。”又玄喜谢曰：“先生真有道者，某愿为隶于左右，其可乎？”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为居山林中，无补矣。”又玄即辞去。宴游濛阳郡久之。其后东入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儿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之语，其辨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儿曰：“吾尝生闾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于师氏，子以我寒贱，且曰非吾类也。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骂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骄傲之甚邪。”又玄惊，因再拜谢曰：“诚吾之罪也。然子非圣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儿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故生我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亡所见。又玄既寤其事，甚惭恚，竟以忧卒。（出《宣宝志》）

【译文】

有个荥阳人郑又玄，是名门家子弟，住在长安城中，从小和邻舍闾丘氏的儿子一起在师氏那里读书。又玄性情骄傲，大抵因为自己门第声望清高尊贵，而闾丘氏贫寒低贱的缘故，往往戏耍而且嘲骂闾丘子说：“闾丘氏不是我的同类，而我和你一起向老师学习，我即便不说，你难道心里不惭愧吗？”闾丘子默然流露出惭愧的神色。过后几年，闾丘子病死。过了几年，郑又玄以明经科考得中，其后调补到唐安郡任参军。到官以后，郡守命他代理唐兴县尉。同舍有个仇生，是大商人儿子，年纪刚够二十，他家的资产数用万计。每天与又玄见面，又玄累次接受他赠送的金钱财物，常与他聚饮出游。然而仇生不是士族子弟，所以郑又玄也不曾礼貌与仇生交往。曾经有一天，又玄设酒席聚会高朋，而仇生没得到邀请。等酒喝尽兴，有人对又玄说：“仇生和您一起住一起宴会，而仇生没能参与这次聚会，难道你没有过失吗？”又玄觉得惭愧，就去召仇生。仇生来了，又玄用大杯斟酒给仇生喝，仇生推辞说不能全饮，坚持辞谢。又玄发怒骂道：“你是个市井之民，只知锥子和刀罢了，为什么超越本分住在官舍呢？况且，我和你为伍，实在是你的幸运，又怎么敢辞酒呢？”于是振衣而起，仇生羞愧得很，低着头退出去，立刻辞去官职关起门来，不与人往来，经过几个月就病死了。第二年，郑又玄罢了官，在濛阳郡的佛寺侨居。郑又玄平素喜好黄老之道。当时有个吴道士，凭道艺出名，住在蜀门山。又玄认为吴道士风格高尚，就骑马跑去拜见，希望做吴道士的门下弟子。吴道士说：“您既然敬慕神仙，应当在山林里居住，不要在尘俗之中做伪诈之事。”又玄高高兴兴地拜谢说：“先生真是有道之人，我愿在您左右作差使，那可以吗？”道士答应了，就把他留下来。前后十五年，又玄学道的志向渐渐松懈下来。吴道士说：“你不能坚定学道之心，白白地住在山林之中，没有什么补益了。”又玄就告辞离去。在濛阳郡嬉游很久，其后向东走去长安，途经褒城，住在旅馆里，遇到一个十多岁的小童，相貌很清秀。又玄跟小童说话，那个小童很有智慧和辩才，千转万化，又玄自己认为不能赶上他。不久，小童对又玄说：“我和您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您记得我吗？”又玄说：“忘了。”小童说：“我曾经生于闾丘氏门中，住在长安，与您一起跟老师学习，您因为我贫寒低贱，就说‘不是我的同类’，后来，我又作仇家的儿子，在唐兴县作县尉，与您住在同舍。您接受我金钱财物很多，然而您不曾以礼貌待我，骂我是市井之民。为什么您骄傲得如此过分呢？”又玄很惊讶，于是拜了两拜道歉说：“这实在是我的罪过啊。然而您不是圣人，哪能知道三辈子的事情呢？”小童说：“我是太清真人。上帝因为你有道气，特意派我降生到人间，与你作朋友，将要传授真仙的诀窍，但是你因为性情骄傲，总不能得其道。唉，可悲呀！”说完话，小童忽然不见了。又玄明白了那些事以后，很惭愧怨恨自己，终于因为忧愁而死。

张卓

张卓者，蜀人，唐开元中，明经及第，归蜀觐省。唯有一驴，衣与书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驱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数日，将至洋州，驴忽然奔掷入深箐中，寻之不得。天将暮，又无人家，欲宿林下，且惧狼虎。是夜月明，约行数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见大宅，朱门西开。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问求水。童归，逡巡见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趋而拜之，大仙曰：“观子尘中之人，何为至此？”卓具陈之。仙曰：“有缘耳。”乃命坐，赐杯水。香滑清冷，身觉轻健。又设美馔讫，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当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谢，是夕成礼。数日，卓忽思家，仙人与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于头，入人家能隐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内，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却者，开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蹙地脉及拒非常。然勿恃灵符，自颠狂耳。”卓至京师，见一大宅，人马骈阗，穷极华盛。卓入之，经数门，至厅事，见铺陈罗列，宾客满堂。又于帐内妆饰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领之，潜于中门。闻一宅切切之声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闻奏，敕罗叶二师就宅寻之。叶公踏步叩齿，喷水化成一条黑气，直至卓前，见一少年执女衣襟。右座一见怒极，令前擒之。卓因举臂，如抵墙壁，终不能近。遽以狗马血泼之，又以刀剑击刺之，卓乃开口，锋刃断折。续又敕使宣云，断颈进上，卓闻而惧，因脱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罗叶二师暨敕使，皆仰仆焉。叶公曰：“向来入门，见非常之气，及其开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获爱女，何苦相害。”卓因纵女，上使卫兵送归旧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张郎不听吾语。遽遭罗网也。”侍卫兵士尚随之，仙人以拄杖画地，化为大江，波涛浩淼，阔三二里。妻以霞帔搭于水上，须臾化一飞桥，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桥而过。随步旋收，但见苍山四合，削壁万重，人皆遥礼。归奏玄宗，俄发使就山祭醮之。因呼为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出《会昌解颐录》）

【译文】

张卓是蜀州人，唐朝开元年间以明经科考取进士，回蜀探亲。他只有一头驴，衣服和书籍都放在驴背上，没有空闲可骑，只得赶着走。取便道从斜谷中走了几天，将要到洋州，驴忽然狂奔进入竹林深处，找不到它。这时天色将晚，又没有人家，张卓想睡在林子里，又怕虎狼。这天夜晚月光明亮，大约走了几十里，找到了大路。再走三二里，看见一个大宅院，红色的大门朝西开。天亮以后，有个小童从大宅出来，张卓就去讨水喝。童子回去，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戴着红色帽子穿着高底鞋，拄着手杖出来。张卓快步上前向他行礼，大仙说：“我看你是尘世中的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张卓就详细地向他叙述了一遍经过。大仙说：“这是有缘啊！”就让他坐下，给他一杯水。这水香滑清冷，张卓喝了，觉得身体轻健。又摆设美味让他吃完，到西院去沐浴，拿一箱衣服让他穿。大仙说：“你的仙骨没有成，按缘分应当留在这里。我有个女儿，打算把她许给你。”张卓起身拜谢，这天夜里完成婚礼。过了几天，张卓忽然想起家来。仙人给张卓两道朱符两道黑符：“一道黑符可以贴到头上，进入人家能够隐形；一道黑符可以贴在左臂上，千里以内的东西，可以伸手把它取来；一道朱符可以放在舌头上，如果有不能打退的人，就张开口给他看；另一道朱符可贴在左足上，就能缩地脉以及抵拒不同寻常的人。但是不要依仗灵符，自己就颠狂起来呀！”张卓来到京城，看见一个大宅院，人马骈盛。张卓进入大宅，经过好几道门，到了厅堂，看见铺陈罗列，满堂宾客。又在帐子里看到一个盛装打扮的女郎，年纪约有十五六岁。张卓就领着她，潜藏在中门以内。这时，听见整个宅子都嘈杂喧哗，说是相公丢失了小娘子，把这件事奏报皇帝，皇帝下令让罗公远、叶法善二位天师到宅寻找。叶天师踏步念咒，喷水化成一条黑气，直到张卓面前，看见一个年轻人拉着女郎的衣襟。相公一见大怒已极，命人上前捉拿他。张卓就举起左臂，捉他的人好像被墙壁隔挡，始终不能靠近他。人们急忙用狗马的血去泼他，又用刀剑去击刺他。张卓就张开口，刀锋剑刃被折断。接着皇帝又命使者传宣旨意，说要将人头进献皇上。张卓听到就害怕了，于是脱下左脚上的鞋，伸出脚去推他们。相公以及罗叶二位天师，连同宣诏的使者，都仰面倒在地上。叶天师说：“刚才来时我一进门，就见到一股不同寻常之气，等到他张开口，果然有太乙真人的使者。相公只要找到爱女，何必苦苦害他。”张卓就放开女郎。皇上派卫兵把他送回原来的那座山。仙人曳杖在途中说：“张郎不听我的话，马上就遭受罗网了。”侍卫的兵士还跟着他，仙人就用拄着的拐杖在地上一画，变成一条大江，波涛浩淼，有二三里地宽。张卓的妻子把霞帔搭在水上，片刻之间，就变成一座飞桥，在半天空上。仙人在前边走，张卓跟着，他的妻子在后面，三个人登桥而过。空中飞桥随着他们的脚步，走过之处马上就收回。只见苍莽群山从四处围合，万重峭壁刀削一般，人们都远远地给他们行礼。卫士回去奏报唐玄宗，不久，唐玄宗打发使者到山里祭祀他们。于是人们把这座山叫作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现在还在那里。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进　维杨十友　金可记　杨真伯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阳张茂实客佣仆也。茂实家于华山下，唐大中初，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夐，年可四十余，佣作之直月五百。勤干无私，出于深诚，苟有可为，不待指使。茂实器之，易其名曰大历，将倍其直，固辞，其家益怜之。居五年，计酬直尽。一旦辞茂实曰：“夐本居山，家业不薄。适与厄会，须佣作以禳之，固非无资而卖力者。今厄尽矣，请从此辞。”茂实不测其言，不敢留，听之去。日暮，入白茂实曰：“感君恩宥，深欲奉报。夐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观，能相逐一游乎。”茂实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潜一游可乎？”夐曰：“甚易。”于是截竹杖长数尺，其上书符，授茂实曰：“君杖此入室，称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药。去后，潜置竹于衾中，抽身出来可也。”茂实从之。夐喜曰：“君真可游吾居者也。”相与南行一里余，有黄头执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于道左。茂实惊欲回避，夐曰：“无苦，但前行。”既到前，夐乘麒麟，茂实与黄头各乘一虎。茂实惧不敢近，曰：“夐相随，请不须畏。且此物人间之极俊者，但试乘之。”遂凭而上，稳不可言。于是从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举意而过，殊不觉峻险。如到三更，计数百里矣。下一山，物众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间所有。将及门，引者揖曰：“阿郎何（明抄本无何字）来？”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既入，青衣数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鲜华，不可名状，各执乐器引拜。遂于中堂宴席毕，且命茂实坐。夐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仪貌堂堂然，实真仙之风度也。其窗户阶闼，屏帏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鸾舞凤，及诸声乐，皆所未闻。情意高逸，不复思人寰之事，观极。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缘，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尘静难杂，君宜归修其心，三五劫后，当复相见。夐比者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乐，复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乐虽难求，苦亦易遣。如为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则止，穿则陷。夫（夫原作天。据明抄本改）升高者，不上难而下易乎？”自是修习，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四（四原作曰。据明抄本改）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虽远，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远。亦时有心远气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遗金百镒，为营身之助，复乘麒麟，令黄头执之，夐步送到家，家人方环泣。茂实投金于井中，夐抽去竹杖，令茂实潜卧衾中。夐曰：“我当至蓬莱谒大仙伯。明旦莲花峰上，有彩云车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实忽呻吟，众惊而问之，茂实给之曰：“初腹痛时，忽若有人见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时也。”家人曰：“取药既回，呼之不应，已七日矣，唯心头尚暖，故未敛也。”明日望之，莲花峰上，果有彩云。遂弃官游名山。后归，出井中金与眷属，再出游山，后不知所在也。（出《续玄怪录》）

【译文】

麟麒客，是南阳张茂实雇来的仆人。茂实家住在华山下，唐朝大中初年，偶然出游到洛中，在南市雇仆人，找到一个人。他名叫王夐，年约四十多岁，佣作的工钱每月五百钱。这个人勤劳干练没有私心，异常忠诚，如果有可做的事，不等主人指使就干了。茂实很器重他，给他改名叫大历，打算加倍给他工钱，而王夐却坚决推辞，因此茂实全家更加怜爱他。住了五年，估计酬劳相抵已尽。有一天，王夐向茂实告辞说：“我本来住在山里，家业不薄。正赶上碰到厄运，必须佣作来消灾，本不是无钱出卖力气的人。现在厄运已尽了，请允许我从此告辞。”茂实猜不透他的话，不敢留他，听凭他离去。天晚了，王夐又进去告诉茂实说：“感谢您待我宽容有恩，很想奉报，我家离这里很近，其中景趣也很可一观，能跟我去游一次吗？”茂实高兴地说：“多么幸运啊，可是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悄悄地游一趟，可以吗？”王夐说：“这很容易。”于是截了一支几尺长的竹杖，竹杖上画了符，交给茂实，他说：“您拄着它进到屋里，假称肚子疼，让左右的人全去取药。他们走后，悄悄地把竹杖放在被子中，抽身出来就行了。”茂实听从他的指教。王夐高兴地说：“您真是可以到我的住处一游的人啊。”一起向南走一里多路，有个黄头仙童牵着一只青麒麟、两只红色花纹的老虎，在道旁等候。茂实害怕想要躲开，王夐说：“不要害怕，只管前行。”到跟前以后，王夐乘上麒麟，茂实与黄头各骑一只老虎。茂实害怕不敢靠近，王夐说：“我随着你，请不必害怕。而且这东西是人间极出众的动物，只管试着骑它。”茂实才靠着老虎跨上去，说不出的稳当。于是跟随王夐上了仙掌峰。越沟壑凌高山，一转儿就过去了，一点也不觉得险峻。好像到了三更天，估计走了几百里了。直到一座山，物华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不是人世间所能有的。将到门前，引导的人就来作揖说：“阿郎从哪里来？”几百个穿紫衣的官吏在道边罗拜。进去以后，又有青衣几十人，姿色都不一般，衣服鲜艳华贵，无法形容，各拿乐器引拜。就在中堂设宴吃完饭，又让茂实坐着。王夐进内室更衣，又回来坐着，衣裳冠冕仪貌堂堂，实在是仙人的风度啊。那里窗户阶闼，屏帏茵褥的繁盛，本来就不是人世所能有，歌鸾舞凤及各种声乐，都闻所未闻。这时，茂实情意高逸，不再去想人间的事，欢乐已极。主人说：“这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不是世人所能到处。凭您宿缘，应当到这里一次，所以有逃避厄运时的际遇。但仙俗道路不同，尘世和静修之人难以混杂，您应当回去修养慕道之心，三五劫后，当再相见。我近来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我入小有洞中，以九天之乐指示我，又令我下指生死波澜。”又说：“欢乐虽然难以寻求，痛苦也容易打发。像堆山似的，掬土山就增高，不掬山就停止，穿它就透。登高的人，不是上难下容易吗？从此修习，经过六七劫，就能使此身证果，回头去看看遗留的形骸，堆积如山。四大海水，有一半是我旧世父母妻子儿女离别悲泣的眼泪。然而我一心一意修道，转眼已经一世。形骸虽远，依然不忘修致，其功就不会远。也时而有心远气清，一句话而悟道的人。你努力吧！”又送给茂实金百镒，作为营身的资助，又让茂实乘着麒麟，令黄头牵引，王夐步行送他回家。家里的人正环绕哭泣。茂实把金子投到井中，王夐抽去竹杖，让茂实悄悄躺进被子中。王夐说：“我该去蓬莱拜见大仙伯。明天早晨莲花峰上有彩云去，就是我的车子。”于是一揖而去。茂实忽然呻吟，大家惊异地问他，茂实骗他们说：“我刚肚子疼时，忽然好像有人召我，就只剩一口气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家人说：“我取药回来以后，叫你你不答应，已经七天了，只是心头还温暖，所以没有裴殓。”第二天，张茂实去观望，莲花峰上果然有彩云，就弃官游历名山。后来回家，把井中的金子取出给了眷属，再出去游山，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

王法进

王法进者，剑州临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观，虽无道士居之，其嬉戏未尝轻侮于像设也。十余岁，有女冠自剑州历外邑，过其家，父母以其慕道，托女冠以保护之。与授正一延生小箓，名曰法进。而专勤香火，斋戒护持。亦茹柏绝粒，时有感降。时三川饥俭，斛斛翔贵，死者十五六，多采野葛山芋以充饥。忽三青童降于其庭，谓法进曰：“上帝以汝夙禀仙骨，归心精诚，不忘于道，敕我迎汝受事于上京也。”不觉腾空。迳达大帝之所，命以玉杯霞浆赐之。徐谓曰：“人处三才之大，体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运四时之气，地禀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于人。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轻弃五谷，厌舍丝麻，使耕农之夫，纺绩之妇，身勤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御寒，徒施甚劳。曾无爱惜者，斯固神明所责，天地不佑矣。近者地司岳渎所奏，以世人厌掷五谷，不贵衣食之本。我已敕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所种不成，下民饥饿，因示罚责，以惩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务先救物。虽天地神明责之，愚民不知其过所自，固无忏请首原之路。汝当为上宫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归于世，告喻下民，使其悔罪，宝爱农桑，此亦汝之阴功也。”命侍女以《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仪》一轴付之，使传行于世。曰：“令世人相率于幽山高静之所，致斋悔谢，一年再为之，则宿罪可除，谷父蚕母之神，为致丰衍矣。龙虎之年，复当召汝。”即今清斋天公告谢之法是也。法进以天宝十二年壬辰，遂复升天。（出《仙传拾遗》）

【译文】

王法进，是剑州临津人，幼年就好道。他家靠近古观，虽然没有道士住在那里，他游戏的时候也不曾对神像轻视侮慢。十多岁时，有个女道士从剑州游历外县，经过他家，父母因为他慕道，托付女道士保护他。女道士授给他一本《正一延生小箓》，给他起名叫法进。让他专心香火，斋戒护持。他也就只吃树籽不吃饭，不时有感应降临。当时三川歉收闹饥荒，粮价飞涨。死的人占十分之五六。多数人采集野葛根山芋来充饥。忽然三个青衣童子降临到他家的院子里，他们对法进说：“上帝因为你早有仙骨，皈心精诚，不忘道德，命令我们迎接你到上天去接受差事。”法进不觉飞腾到空中，直达玉皇大帝的住所。大帝命人用玉杯盛霞浆赏给他喝。慢慢地对他说：“人处于天地人三才中最大的一方，体现天地之和谐。获得人形，生于中土，是很不容易的。天催动春夏秋冬四时的气候，地承受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灵秀，生长五谷百果，未养育人。然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轻易地抛弃五谷和丝麻，使种地的农夫，纺织的妇女，身体勤劳而不能吃饱，力量用尽而不能御寒，白白地劳作，竟无人爱惜，这本来是神明要责罚的，天地也不保佑了。近来地司岳渎奏报，认为世人厌弃五谷，不重视衣食的根本。我已下令太华之府，收回五谷之神，让所种不收下民挨饿，借此显示责罚，来警诫人们的思想。然而不久奉太上慈旨，认为大道爱好生灵，务必先救物。虽然天地神明责罚他们，但愚民不知他们的过错从何而来，当然没有忏请首原之路。你当入上宫作侍童，入天府侍奉，今天暂且命你下界回到人世，告诫下界之民，使他们悔罪，象珍宝似地爱惜农桑，这也是你的阴功啊。”又命侍女拿来《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仪》一轴交付给他，使他传行于世。又说：“令世人都到深山高处清静之所，设斋悔谢，一年做两次，那么旧罪可除，谷父蚕母这些神，就会为他们送来丰裕了。龙虎之年，我当再召你。”如今清斋向天公告谢的做法就是这样来的。法进于天宝十二年壬辰终于又升到天上。

维杨十友

维杨十友者，皆家产粗丰，守分知足，不干禄位，不贪货财，慕玄知道者也。相约为友，若兄弟焉。时海内大安，民人胥悦，遽以酒食为娱，自乐其志。始于一家，周于十室，率以为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气貌羸弱，似贫窭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预十人末（预十人末原作领十人来。据明抄本改），以造其会。众既适情，亦皆悯之，不加斥逐。醉饱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于众曰：“余力困之士也，幸众人许陪坐末，不以为责。今十人置宴，皆得预之。席既周毕，亦愿力为一会，以答厚恩。约以他日，愿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贫叟果至，相引徐步，诣东塘郊外。不觉为远。草莽中茆屋两三间，倾侧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数辈在焉，皆是蓬发鹑衣，形状秽陋。叟至，丐者相顾而起，墙立以俟其命。叟令扫除舍下，陈列蘧蒢，布以菅席，相邀环坐。日既旰矣，咸有饥色。久之，各以醯盐竹箸，置于客前，逡巡，数辈共举一巨板如案，长四五尺，设于席中，以油帕幕之。十友相顾，谓必济饥，甚以为喜。既撒油帕。气燑燑然尚未可辨，久而视之，乃是蒸一童儿。可十数岁，已糜烂矣，耳目手足，半已堕落。叟揖让劝勉，使众就食，众深嫌之，多托以饫饱，亦有忿恚逃去，都无肯食者。叟纵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尽，郎命诸丐擎去，令尽食之。因谓诸人曰：“此所食者，千岁人参也，颇甚难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报。且食之者，白日升天，身为上仙。众既不食，其命也夫。”众惊异，悔谢未及。叟促问诸丐，令食讫即来。俄而丐者化为青童玉女，幡盖导从，与叟一时升天。十友刳心追求。更莫能见。（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维杨十友，都是家产较丰，安份知足，不求官禄，不贪钱财，仰慕清静知道道义的人。他们相互作为朋友，像兄弟一样。当时国内很安定，老百姓都安居乐业，他们就用酒饭娱乐，自己为自己的志趣而高兴。从一家开始遍及十家，都把这当作常事。忽然有一个老头，衣服又脏又破，从外表看很瘦弱，好象是个贫寒不丰足的人。他也穿着麻衣，跟随十人之末，来到他们聚会的地方。大家既然心情舒畅，也都怜悯这个老头，不赶他走。老头吃饱喝足自己走开，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一天，他向大家说：“我是个能力缺乏的人，幸而大家允许我在末座相陪，不责怪我。如今你们十人设宴，我都得到参与。宴席已经轮流完毕，我也愿意尽力准备一次宴会，用来答谢你们的厚恩。以另外的日子相约，希望大家能够一同前去。”到了约定的日期，十友依老头所说的话，一起等待。凌晨，穷老头果然来了，领着他们慢慢走，来到东塘郊外，不觉很远。荒野中有两三间茅屋，歪斜得要倒，老头就把他们领到茅屋之下。已有几个乞丐在屋里，都是披散着头发穿着补了又补的破衣，样子肮脏丑陋。老头到了，乞丐互相看了看就起来了，象一面墙似地站着等老头吩咐。老头令他们打扫屋子，铺上柴草，展开草席，邀请他们围成一圈坐下。天已经晚了，大家都有饥饿的神色，过了很久，分别拿醯盐竹筷，放到客人面前，一会儿，几个乞丐共同抬着象案子似的一块大板，板长四五尺，摆在草席中央，用油渍渍的布把它盖上。十友互相看看，以为一定能解饥了，为此很高兴。油布撤去以后，热气腾腾地还不能看清，看了很久，原来是一个蒸熟了的小孩，大约十多岁，已经稀烂了，耳目手足，一半已经脱落。老头揖让劝勉，让大家去吃，大家都很怨恨他，多数假装说不饿，也有人生气逃去，都不肯吃。老头就放开量大吃起来，直到吃得好象有要流出的样子。老头没有吃尽，就让众乞丐拿走，让他们吃光。于是老头才对众人说：“这次所吃的东西，是千年的人参啊，很难找到，不能遇到一次。我得到这个东西，为众位筵请相待之恩所感，姑且想用它相报。而且吃到它的人，能白日上天，身为上仙。大家既然不吃，大概是命运吧！”大家都很惊异，后悔道歉不及。老头催促询问众丐，让他们吃完就来。不一会儿，乞丐们变成了金童玉女，旗幡伞盖前导后从，与老头一起同时升天。十友挖空心思去追寻，再也没能见到老头。

金可记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擢第，于终南山子午谷养居，怀隐逸之趣。手植奇花异果极多，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又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却入终南。务行阴德，人有所求，初无阻拒，精勤为争，人不可偕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上升。”时宣宗极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又求玉皇诏辞，以为别仙所掌，不留人间，遂赐宫女四人，香药金彩，又遣中使二人，专伏侍者。可记独居静室，宫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闻室内常有客谈笑声，中使窥窃之，但见仙官仙女，各坐龙凤之上，俨然相对，复有侍卫非少。而宫女中使，不敢辄惊。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烂漫，果有五云唳鹤，翔鸾白鹄，笙箫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仙伏极众，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礼叹异。（出《续仙传》）

【译文】

金可记，是新罗国人，宾贡进士。他性情沉静喜好道术，不崇尚奢华，有时服气炼形，自己以此为乐。他又学问广博记忆力强，写文章风格清丽。他的相貌也很美，举动言谈，显然有中华之风。后来考中进士，到终南山子午谷盖草房居住，怀有隐退安逸的志趣。他亲手栽植的奇花异果很多，经常焚香静坐，若有所思，又诵读《道德经》及各种仙经不停。以后三年，想回归本国，就航海而去。重新回来，穿着道士衣服，进入终南山。他致力于行阴德，人们有求他之处，向来不拒绝推阻，精心勤恳办事，别人不可同他相比。唐朝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然上表章说：“我奉玉皇诏旨，担任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升天。”当时唐宣宗觉得这事极奇异，派宫中使者征召他入宫，他坚决推辞不来。又向他要玉皇诏书辞句，他用被别的仙人所掌管，没留在人间来回答，唐宣宗就赏给他四名宫女，以及香、药、金、缎，又派宫中使者二人，专门服侍他。金可记独自住在静室，宫女和中使，他多不接近。每天夜里，都听到室内有客人的谈笑声，中使就偷偷地去窥视，只见仙官仙女，各自坐在龙凤之上，庄重地相对，还有不少侍卫。而宫女中使都不敢擅自惊动他们。二月二十五日，春光明媚景色艳丽，花卉烂漫，果然有五彩祥云仙鹤啼鸣，凤凰白鹄在飞翔，笙箫金石，羽盖琼轮，旗幡招展，遮满天空。仙伏极多，金可记升天而去。朝中大臣以及士人百姓，观看的人堵塞了山谷，没有人不瞻仰礼拜叹服惊异。

杨真伯

弘农杨真伯，幼有文，性耽玩书史，以至忘寝食。父母不能禁止，时或夺其脂烛，匿其诗书，真伯颇以为患，遂逃过洪饶间，于精舍空院，肄习半年余。中秋夜，习读次，可二更已来，忽有人扣学窗牖间，真伯淫于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启扉而入，乃一双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栖幽隐，服气茹芝，多往来洞庭云水间。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气清净，志操坚白，愿尽款曲。”真伯殊不应，青衣自反。三更后，闻户外珩璜环珮之声，异香芳馥，俄而青衣报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云凤翼冠，衣紫云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顾问一言。久之，于真伯案取砚，青衣荐笺，女郎书札数行，腆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视其所留诗曰：“君子竟执逆，无由达诚素。明月海上山，秋风独归去？”其后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岂非洞庭诸仙乎，观其诗思，岂人间之言欤？（出《博异志》）

【译文】

弘农杨真伯，小时候就有文才，每每沉溺书史，以至忘记睡觉和吃饭。父母也不能禁止他，有时夺去灯油蜡烛，把他的诗书藏起来，真伯以此为忧，就来到洪饶一带，在学舍里学习半年多。中秋之夜，真伯正在读书，大约二更已过，忽然有人敲他的窗户，由于真伯沉迷于书籍之中没有听到。突然有人推门而入，乃是一个梳着双鬟的使婢，她说：“女郎很久住在幽深隐秘之地，喝仙气吃灵芝，常常往来于洞庭云水之间。知道君子最近来到这里，又骨气清净，志坚操白，愿尽殷勤的心意。”真伯丝毫不应，婢女自己回去了。三更后，听到门外有珩璜环珮的声音，闻到芳馥的异香。一会儿，婢女禀报说女郎将到。那女郎年约十六岁，头上戴着碧云凤翼冠，身上穿着紫云霞日月衣，光彩照人。女郎迟迟疑疑地坐下，真伯根本不回头，一句话也不问。过了很久，女郎在真伯书案上取了砚台，婢女献上纸，女郎写了几行诗，着愧地离去。真伯于是起来，才看到她所留下的诗：“君子竟执逆，无由达诚素。明月海上山，秋风独归去。”也不知女郎是什么人？难道是洞庭诸仙吗？观看她诗句的意思，难道是人间的言语吗？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韩愈外甥　刘卢钧　薛逢　费冠卿　沈彬

韩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韩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柘，不读书，好饮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云水不归。仅二十年，杳绝音信。元和中，忽归长安，知识阘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见，容而恕之。一见之后，令于学院中与诸表话论，不近诗书，殊若土偶，唯与小臧赌博。或厩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惧其犯禁陷法，时或勖之。暇日偶见，问其所长。云：“善卓钱锅子。”试令为之，植一铁条尺余，百步内卓三百六十钱。一一穿之，无差失者。书亦旋有词句，以资笑乐。又于五十步内，双钩草“天下太平”字，点画极工。又能于炉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势常炽，日满乃消。吏部甚奇之，问其修道，则玄机清话，该博真理，神仙中事，无不详究。因说小伎，云能染花，红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与吏部后堂前染白牡丹一丛，云：“来春必作含棱碧色，内合有金含棱红间晕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劚其根下置药，而后栽培之，俟春为验。无何潜去，不知所之。是岁，上迎佛骨于凤翔，御楼观之，一城之人，忘业废食。吏部上表直谏，忤旨，出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颇怀郁郁。忽见是甥迎马首而立。拜起劳问，挟镫接辔，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霁，送至邓州，乃白吏部曰：“某师在此。不得远去。将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惊异其言，问其师，即洪崖先生也。东园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于暂舍。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铨善，黜陟之严，仿王禁也。某他日复当起居，请从此逝。”吏部为五十六字诗以别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与诗讫，挥涕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飞。明年春，牡丹花开，数朵花色，一如其说。但每一叶花中，有楷书十四字曰：“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书势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见先知。何以及于此也？或云，其后吏部复见之，亦得其月华度世之道。而迹未显尔。（出《仙传拾遗》）

【译文】

唐代吏部侍郎韩愈的外甥，忘了他的姓名。他小时候就放纵不羁，不读书，好饮酒。二十岁左右，去洛阳探望亲人，竟然羡慕修道生活而不回来。将近二十年，音信断绝一点消息也没有。元和年间，忽然回到长安，知识芜杂，衣服脏破，行为怪僻。韩愈因为很久没有见到他，就容忍宽恕他。见一面之后，让他在韩愈家里的学馆中和表兄弟学习谈论。他不接触诗书，很象个泥塑人，只和小奴赌博。有时在马厩中醉卧三天五天，有时出去到外面住宿。韩愈怕他违犯禁今陷入法网，就时常勉励他。闲暇的日子偶然见到，问他擅长什么，他说善于穿铜线串子。试着让他做这个游戏，他就把一根铁条插在地上，露出一尺多长，在百步以内，穿三百六十个铜钱，一个一个都穿过铁条，没有偏差失误的。写的文章也很快有了词句，以供笑谈取乐。还在五十步内，用双钩草书“天下太平”几个字，一点一画极有功力。又能在炉子中积累三十斤炭，支持三天火，火势一直炽烈，日期满了才消失。韩愈认为他很出众，问他修道之事，他就明晰地讲解玄机。包罗广泛的真理，神仙中的事情，他无不详究。谈到小的技巧，他说能染花，红的可以使它变绿，或一朵花具备五种颜色，都能办到。这一年秋天，在韩愈后堂前染白牡丹一丛，他说来年春天一定变作绿色，花瓣中还带有条棱。里面该有金黄和含棱红色间杂的，四面应该有一朵五色的。他自己把白牡丹根下掘开，放上药，而后栽培它，等到春天作验证。不久，他悄悄地走了，不知到哪里去了。这一年，皇上到凤翔迎佛骨，御楼观看，全城的人都忘了正业顾不得吃饭，韩愈上表章直言劝谏，触犯皇帝意见，降职出京做潮州刺史。到商山，道上泥滑雪深，心情特别郁闷。忽然看见这个外甥迎着马头站着，跪拜起来慰问，扶着马镫，接过马缰，意态特别殷勤。到了第二天雪后天晴，送到邓州，才告诉韩愈说：“我的师父在这里，不能远去，将入玄境扈倚帝峰了。”韩愈听了他的话感到惊异，问他的师父，就是洪崖先生。东园公正让他熔化金玉，作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以暂时离开。韩愈更加敬佩地问：“成为神仙可以吗？修仙的道理能够寻求吗？”他说：“得到它在于心，失去它也在于心。积点功德称量善举，降职与提升，其严格的程度和皇法是相仿的。我将来再去问候起居，请允许我从此离去吧！”韩愈写了五十六个字的诗来与他告别，诗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把诗给他以后，挥泪而别。他走进森林峡谷，其快如飞。第二年春天，牡丹花开，数一数花的朵数以及花的颜色，完全如他所说的那样，只是每一叶花中，还有十四个楷书字：“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字的笔势精能，人工所不及。如果不是凭借仙术，立刻能察知未来，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有人说，那以后韩愈又见到了他的外甥，也得到了他的道家修炼之法，只是仙迹不够明显罢了。

刘潜　

刘潜，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家贫好道，尝有道士经其家，见潜异之，乃问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饶俗气，业应未净，遽可强学邪。”道士曰：“能相师乎？” 潜曰：“何敢。”于是师事之。道士命潜曰：“山栖求道，无必裹巾。” 潜遂丫髻布衣，随道士入罗浮山。初，潜与瞻俱读书为文，而性唯高尚，瞻性慕荣达。潜尝谓瞻曰：“鄙必不第，则逸于山野。尔得第，则劳于尘俗，竟不及于鄙也。然慎于富贵，四十年后，当验矣。”瞻曰：“神仙遐远难求，秦皇汉武，非不区区也。廊庙咫尺易致，马周、张嘉贞，可以继踵矣。”自后潜愈思于道，乃隐于罗浮。瞻进士登科，屡历清显，及升辅相，颇著燮调之称。俄谪日南，行次广州朝台，泊舟江滨。忽有丫角布衣少年，冲暴雨而来，衣履不湿。云欲见瞻，左右皆讶，乃诘之。“但言宜哥来也。”以白，瞻问形状，具以对。瞻惊叹，乃迎入见之。潜颜貌可二十来，瞻以皤然衰朽，方为逐臣，悲喜不胜，潜复勉之曰：“与余为兄弟，手足所痛，潜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叹。谓潜曰：“可复修之否？” 潜曰：“身邀荣宠，职和阴阳，用心动静，能无损乎？自非茅家阿兄，已升天仙，讵能救尔。今唯来相别，非来相救也。”于是同舟行，别话平生隔阔之事，一夕失潜所在。今罗浮山中，时有见者。瞻遂南适，殁于贬所矣。（出《续仙传》）

【译文】

刘潜，小名叫宜哥，是唐朝宰相刘瞻的哥哥。刘潜家里贫寒，而他喜欢道术。曾经有个道士经过他家，见到刘潜认为他与众不同，就问他知晓道家之术吗？他说：“知道。我的本性多俗气，罪孽可能未净，可以强学吗？”道士说：“能互相学习吗？”刘潜说：“怎么敢。”于是象侍奉老师那样事奉道士。道士命令刘潜说：“到山上住着寻求道术，不必裹着头巾。”刘潜就将头发梳成丫髻穿着布做的衣服，跟着道士进了罗浮山。当初，刘潜与刘瞻都读书做文章，而刘潜性情只喜高尚，刘瞻性情却是羡慕荣华发达。刘潜曾经对刘瞻说：“我一定不能考中，就到山野隐逸。你科举考中，却在尘俗中劳碌，终究赶不上我。然而你在富贵时要谨慎，四十年以后，就能验证了。”刘瞻说：“神仙遥远难以寻求，秦始皇和汉武帝，不是也不得志。位列朝廷去做官如近在咫尺容易办到，象马周、张嘉贞，我可以跟上他们的脚步了。”从那以后，刘潜在道术上更加精心思考，就到罗浮山隐居。刘瞻进士及第，屡次历任清高显赫的官职，直到升为宰相，很以谨慎著称。后来被贬到日南，途中停留在广州朝台，把船泊在江边。这时，忽然有个头梳丫角身穿布衣的年轻人，冒着暴雨到来，而衣服和鞋子都没有湿。他说要见刘瞻，刘瞻手下的人都很惊讶，就盘问他。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说宜哥来了。”手下人把这话报告了刘瞻，刘瞻问那个人的形象状态，手下人详细地回答了。刘瞻又惊讶又感叹，就把刘潜迎接进去向他拜见。刘潜从面貌看大约二十来岁，刘瞻却已是白发衰朽之年，正做被流放之臣。刘瞻悲喜不自胜，刘潜又劝勉他说：“我和你是兄弟，手足所痛，往昔说的话，如今四十年了。”刘瞻也很感叹，就问刘潜说：“我可以重新去修道吗？”刘潜说：“你身邀荣宠，职掌调和阴阳，无论动和静都用心，能够无损吗？自然不会因为你家哥哥已升天仙就能救你。今天只来向你告别，不是来救你。”于是同船而行，另外谈一些平生相隔阔别的事情。一天晚上，刘潜突然不见了。现在罗浮山中，时而有人见到他。刘瞻就向南而去，死在被贬的地方。

卢钧

唐相国卢公钧，进士射策为尚书郎，以疾出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见人，常于郡后山斋养性独处。左右接待，亦皆远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忽一人衣饰弊故，逾垣而入，云，姓王。问其所自，云，山中来。公笑而谓之曰：“即王山人也，此来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贵，位极人臣，而寿不永，灾运方深，由是有沉绵之疾，故相救耳。”山斋无水，公欲召人取汤茶之属，王止之，以腰巾蘸于井中，鲜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与之约曰：“此后五日，疾当愈矣，康愈倍常。后二年，当有大厄。勤立阴功，救人悯物为意，此时当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卢公疾愈，旬日平复。明年解印还京，署盐铁判官。夏四月，于务本东门道左，忽见山人，寻至卢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终。为灾极重也，以君为郡，去年雪冤狱，活三人之命，灾已息矣。今此月内，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无忧也。”翌日，山人使二仆持钱十千，于狗脊坡分施贫病而已。自此复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时，可令一道士于万山顶相候。此时君节制汉土，当有月华相授，勿衍期也。”自是公扬历清切，便蕃贵盛。后出镇汉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时登万山之顶。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便知微吞之，谓曰：“子有道气而寡阴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授于公。曰：“当享上寿，无忘修炼。世限既毕，伫还蓬宫耳！”与知微揖别，忽不复见。其后知微年八十余，状貌常如三十许。卢公年九十，耳目聪明，气力不衰。既终之后，异香盈室矣。（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唐朝丞相卢钧，由射策（主考者写出试题，写在简册上，分甲乙科，列置案上，应试者随意取答，主考者按题目难易和所答内容定优劣，上者为甲，次者为乙。）中进士而被授为尚书郎，带病出任均州刺史。到郡以后病情加重，瘦得很厉害，不耐烦见人，常常在郡后山斋养性独居。他手下侍奉的人员，也都离得远远的，不是卢公召呼，没有人敢到他面前。忽然有一个人穿着打扮又破又旧，从墙外跳进来，自己说姓王。卢钧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山中来。卢钧笑着对他说：“你就是王山人了，这次来用什么指教我呢？”王山人说：“您的禄位高，地位居于人臣的顶点，然而寿命不长，灾运正深，因此有久治不愈的疾病，所以来救你。”山斋没有水，卢钧想要唤人送汤茶之类，王山人阻止他，用腰带到井中蘸水，拿出仙丹一粒，拧出腰带中的水，让卢钧把药咽下去，与卢钧约定说：“此后五天，病该好了，康健超过平常一倍。二年后，当有大厄运。你应勤立阴功，以救人悯物为念，那时当再相遇，时间在初夏。”从此卢钧病好了，十来天就康复了。第二年解职回京，暂任盐铁判官。夏季四月，在务本东门道旁，忽然见到王山人，随即到卢家，高兴地说：“您今年第二次寿限过去了。本来为灾很重，因为你治理均州，去年昭雪冤狱，救活三个人的性命，所以灾已平息了。现在这个月内，有三五天小病而已，当然不必忧虑了。”第二天，王山人让两个仆人拿着十千钱，到狗脊坡分发施舍给贫穷有病的人。从此又离去，说：“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时，可令一个道士到万山顶上等我。这时你镇守汉中，当有月华交给你，不要误期呀！”从此卢钧步步高升职近帝居，富贵极盛。后来出镇汉南的第二年，已经是二十三年了，到了约定的日期，卢钧就令道士牛知微，在五日午时登上万山之顶。王山人已在那里，拿二粒金丹，叫牛知微把它吞服下去，对他说：“你有道气而缺少阴功，不合道品，应该勤修。”又拿十粒金丹，让牛知微给卢钧。说：“能享长寿，不要忘记修炼。尘世期限完毕以后，等他回蓬莱仙宫吧！”王山人与牛知微一揖告别，忽然再也看不到他了。其后牛知微八十多岁，样子常象三十多岁。卢钧年纪九十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气力没有衰退。他死了以后，奇异的香气充满了屋子。

薛逢

河东薛逢，咸通中为绵州刺史。岁余，梦入洞府，肴馔甚多而不睹人物，亦不敢飨之，乃出门。有人谓曰：“此天仓也。”及明话于宾友，或曰：“州界有昌明县，有天仓洞，中自然饮食，往往游云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孙灵讽与亲吏访焉。入洞可十许里，犹须执炬，十里外渐明朗。又三五里，豁然与人世无异。崖室极广，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罗列，上饮食名品极多，皆若新熟，软美甘香，灵讽拜而食之。又别开三五所，请以奉薛公为信。及禀出洞门，形状宛然，皆化为石矣。洞中左右，散面溲面，堆盐积豉，不知纪极。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阔且深。隔溪见山川居第历历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迹往来，皆二三尺，才知有人行处。薛公闻之，叹异灵胜，而莫穷其所以也。余按《舆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谷甘果，神芝仙药。周太子晋学道上仙，有九十年资粮，留于山中。少室在嵩山西十七里，从东南上四十里，为下定思，又上十里为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门，为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头，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内有自然经书，自然饮食。与此无异，又天台山东有洞，入十余里，有居人市肆，多卖饮食。乾符中，有游僧入洞，经历市中，饥甚，闻食香，买蒸啖之。同行一僧，服气不食饭。行十余里，出洞门，已在青州牟平县，而食僧俄变为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张华龙膏，得食之者，亦须累积阴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啖之，必化而为石矣。（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河东薛逢，在咸通年间担任绵州刺史。一年以后，梦入洞府，美味菜肴很多却看不到人，他也不敢吃，就走出洞门。有人对他说：“这是天仓。”到天亮向宾朋叙述梦境，有人说：“绵州界内有个昌明县，昌明县有个天仓洞，洞中有自来就有的饮食，云游的人往往能够吃到它。”薛逢就派道士孙灵讽与他自己的心腹到那里去访察。进洞约有十余里，还必须拿着蜡烛，十里外渐渐明朗。又走三五里，就亮亮堂堂与人世没有差异了。那里的崖室极其宽广，可以容纳上千人。崖室下面平整，罗列着石床，石床上饮食名品极多，都象刚刚做熟一般，软美甜香，孙灵讽行过礼就吃。又另外打开三五个地方，又把洞中食物奉送给薛逢作为凭证。到拿出洞门时，那些食物的形状还象原来一样，但都变成石头了。洞中两旁，散放着面粉和泡过的面粉，堆积着食盐和豆子，不知终局。又走了一二里，溪水湍急，又宽又深。隔溪看见山川住宅都清清楚楚的，他们不敢渡过就停下来。靠近溪岸的沙子中，有来来往往鞋印的痕迹，鞋印都长二三尺，才知道这里也有人行走的地方。薛逢闻听这些情况，以为灵胜而叹异，却没有什么办法穷究它为什么会是那样。我查考《舆地志》记载：少室山有天然的五谷、甜果以及灵芝仙药。周太子晋向上仙学道，把九十年资粮留在山中。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从东南上四十里，是下定思，又上十里是上定思，十里当中有个大石门，是中定思。从中定思往西走，到崖头，下面有个石室，石室中有水，还有很多白石英。室内有原来就有的经书和饮食之物，与天仓洞无异。还有天台山的东侧也有洞，进去十多里，有居民、集市和店铺，店铺大多卖饮食。乾符年间，有云游和尚进入洞中，经过市中，饿得很，又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买来吃了。同行的一个和尚，只是服气而不吃饭。他们又走十几里，出了洞门，已在青州牟平县，而吃了东西的和尚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石头。根据这种情况来说，王烈的石髓，张华的龙膏，能够吃它的人，也必须是积累阴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的人才行，如果普通人吃了它，一定变化成石头了。

费冠卿

费冠卿，池州人也。进士擢第，将归故乡，别相国郑公余庆。公素与秋浦刘令友善，喜费之行，托以寓书焉。手札盈幅，缄以授费，戒之曰：“刘令久在名场，所以不登甲乙之选者，以其褊率，不拘于时。舍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费因请公略批行止书末，贵其因所慰荐，稍垂青眼。公然之，发函批数行，复缄如初。费至秋浦，先投刺于刘，刘阅刺，委诸案上，略不顾盼。费悚立俟命，久而无报，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国书授阍者。刘发缄览毕，慢骂曰：“郑某老汉，用此书何为？”劈而弃之，费愈惧，排闼而入，趋拜于前，刘忽闵然顾之，揖坐与语。日暮矣，刘促令排店，费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于厅庑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诣店所。”即自解囊装，舒毡席于地，刘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宾之所，有阁子中。”既而闲门，锁系甚严。费莫知所以，据榻而息。是夕月明，于门窍中窥其外，悄然无声，见刘令自持篲畚，扫除堂之内外。庭庑陛壁，靡不周悉。费异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将及一更，忽有异香之气，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刘执版恭立于庭，似有所候。香气弥甚，即见云冠紫衣仙人，长八九尺，数十人拥从而至。刘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诣堂中，刘立侍其侧。俄有筵席罗列，肴馔奇果，香闻阁下。费闻之，已觉气清神爽，须臾奏乐饮酒。令刘令布席于地，亦侍饮焉。乐之音调，亦非人间之曲。仙人忽问刘曰：“得郑某信否？”对曰：“得信甚安。”顷之又问：“得郑某书否。”对曰：“费冠卿先辈自长安来，得书。”笑曰：“费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对曰：“在。”仙人曰：“吾未合与之相见，且与一杯酒。但向道果早行，即得相见矣。”即命刘酌酒一杯，送阁子中。费窥见刘自呷酒半杯，即以阶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饮。仙人忽下阶，与徒从乘云而去。刘拜辞呜咽，仙人戒曰：“尔见郑某，但令修行，即当相见也。”既去，刘即诣阁中，是酒犹在，惊曰：此酒万劫不可一遇，何不饮也。”引而饮之，费力争，得一两呷，刘即与冠卿为修道之友，卜居九华山。以左拾遗征，竟不起。郑相国寻亦去世，刘费颇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仙也。（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费冠卿是池州人，进士及第后，将要回故乡，临行向相国郑余庆告别。郑相国一向与秋浦县刘县令友好，费冠卿此行他很高兴，托费冠卿捎书信给他。亲手书写满满一张纸，封上以后交给费冠卿，告诉他说：“刘县令久在名场，之所以没有考中进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偏激直率，不被时俗所容。他舍弃科甲而就任卑微的官职，你应该好好对待他。”费冠卿趁机请相国在信的末尾略批几句关于他的品行的话，以相国所荐这个因由为贵，对他能稍加照顾。相国认为可以，就打开信函批了几行，又加封如初。费冠卿到了秋浦，先向刘县令投进名片，刘县令阅过名片就丢到桌子上，根本不回话。费冠卿在外悚立等候消息，很久也没有回复，就怀疑刘县令不许可，就把郑相国的书信交给守门人。刘县令打开信函看完，谩骂说：“郑某老汉，用这封信干什么？”就把信扯碎扔掉了，费冠卿更加疑惧，就推开大门进去，快步向前施礼，刘县令忽然怜悯地看看他，揖让他坐下说话。天色晚了，刘县令催他去找店房，费冠卿说：“天已昏黑，或许来不及找到旅舍了。我请求在厅庑之下，在地上睡一夜，明天慢慢找旅店。”就自己解开行囊，把毡子打开铺在地上，刘县令当即拂衣而入。过了很久，刘县令出来说：“这里不是待客的地方，有个阁子可住。”然后关了门，锁闭很严。费冠卿不知这样做的原因，就靠在床上歇息。这天晚上月光明亮，费冠卿从门缝中往外探看，外面静悄悄地没有声息，看见刘县令亲自拿着扫帚簸箕，扫除大堂内外。庭院走廊台阶墙壁，无不全都扫遍。费冠卿觉得这事奇异，就端坐着屏住呼吸，不睡觉等着。快到一更天，忽然有奇异的香气，浓烈得不同平常，不是人世所有的。很久，刘县令拿着手板恭恭敬敬的站在院子里，好象等待什么人。这时香气更浓烈了，就看见戴着云冠穿着紫衣的仙人，有八九尺高，由几十人簇拥跟随而来。刘县令拜了两拜又行稽首礼，这个仙人直到堂中，刘县令站在他身旁站着陪着。不一会儿，有筵席摆设出来，美味佳肴和奇异水果的香气一直传到阁下。费冠卿闻到香气，已经觉得神清气爽，一会儿，堂中又奏乐饮酒。仙人让刘县令在地上铺上席子，也陪着饮酒。乐曲的音调，也不是人间之曲。仙人忽然问刘县令说：“接到郑某的信了吗？”刘县令回答说：“接到信很安心。”过一会儿，仙人又问：“接到郑某的信了吗？”刘县令回答说：“费冠卿先辈从长安来，接到信了。”仙人笑着说：“费冠卿且喜及第了，现在在这里吗？”刘县令回答说：“在。”仙人说：“我不该和他相见，且给他一杯酒。只要向往道术及早修行，就能相见了。”就让刘县令斟酒一杯，送到阁子中。费冠卿窥见刘县令自己把酒喝了半杯，立即拿台阶上盆子里的水倒进杯中，他就起疑心而没喝。仙人忽然下了台阶，与随从的人们乘云而去，刘县令下拜辞别呜呜咽咽，仙人告诉他说：“你见到郑某，只让他修行，就能相见了。”仙人走后，刘县令就到阁子中，看到酒还在，吃惊地说：“这种酒万劫（佛家称天地形成至毁灭为一劫）都不能遇到一次，为什么不喝呢？”就把酒拿过来喝，费冠卿尽力去争，喝到了一两口，刘县令就与费冠卿作了修道之友，选择九华山居住。朝廷以左拾遗征召，也没有赴任。郑相国不久也去世了。刘费二人对那些事很保密，人们不知道那次降临的是什么真仙。

沈彬

吴兴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归高安，恒以朝修服饵为事。尝游郁木洞观，忽闻空中乐声，仰视云际，见女仙数十，冉冉而下，迳之观中，遍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祝之，几案上皆有遗香。彬悉取置炉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见神仙而不能礼谒，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无分欤？”初，彬恒诫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砖圹，制作甚精，砖上皆作吴兴字。彬年八十余年。后豫章有渔视云，颇类于彬。谓渔人曰：“此非尔所宜来，速出犹可。”渔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仙天宝洞之南门也。”（出《稽神录》）

【译文】

吴兴人沈彬，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道术，等到辞官告老还乡回到高安，总把朝修服食药饵当作大事。他曾经游历郁木洞观，忽然听到空中有乐曲声，仰视云端，看见几十位女仙冉冉而下，径直到观中，逐个到神像前焚香，很久才离去。沈彬藏在室内不敢出来，女仙走后，他进殿祷告，看到几案之上有仙人遗留的香料制品。沈彬把它全部拿放置香炉中。不久，他自己后悔地说：“我平生好道，今天见到了神仙却不能尽礼拜见，得到仙香却未能吃它，这是我没有缘分吗？”当初沈彬经常告诫他的儿子说：“我所居住的堂中，正是吉地，我死之后就葬在这里。”等到他死后，他的儿子就按他说的去办。把地掘开发现一个原来就有的砖圹，制作很精美，砖上都制有吴兴字。沈彬八十多岁逝世。后来豫章有个打鱼的人，把生米投到潭中捕鱼，不知不觉地走远了，忽然进入一个石门，光线明朗，走了几百步，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仔细一看他，很象沈彬。老头对打鱼的人说：“这里不是你所应该来的地方，赶快出去还可以。”打鱼的人急忙奔出登上岸，别人说他入水已经三天了。过去老辈人有知道情况的人说：“这就是西仙天宝洞的南门啊。”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轩辕弥明　蔡少霞　郑居中　伊用昌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咸通十二年，毗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贫士诣褐乞食，褐不之与，加以叱责。贫者唯唯而去。数日，有白马从白衣者六七人诣褐，褐礼接之。因问褐曰：“颇相记乎？”褐视其状貌，乃前之贫士也。逡巡欲谢之，惭未发言。忽语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门，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颇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谓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啬神抱和，所以无累也；内抑其心，外检其身，所以无过也；先人后己，知柔守谦，所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归诸身，所以积德也；功不在小，立之无怠，过不在大，去而不贰，所以积功也。然后内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于仿佛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为饰，可谓虎豹之鞟，而犬豕之质也。”出门乘马而去，竟不复见。（出《仙传拾遗》）

【译文】

寒山子这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姓。大历年间，隐居在天台县翠屏山。那里山很深邃，正当暑天还有雪，因此也叫寒岩，隐居者于是自己起个号，叫寒山子。寒山子喜好作诗，每得一篇一句，就题写在树间石头上。有好事的人随即把它记录下来，共三百多首，多数是叙述他幽隐的雅兴，有的是讥讽世态，能警醒劝戒世俗之人。桐柏征君徐灵府，把这些诗搜集起来并且作了序，分为三卷，流传于人间。十余年后，寒山子忽然不再出现。咸通十二年，有个昆陵道士叫李褐，性情偏激急躁，喜好凌辱别人。忽然有个贫士拜见李褐讨吃的，李褐不给他，又加以叱责，贫士唯唯而去。几天以后，有人骑着白马带着六七个白衣人来拜访李褐，李褐以礼接待他们。来客就问李褐：“还记得我吗？”李褐看看他的形体相貌，乃是前些天来过的贫士。他迟迟疑疑地想要向客人道歉，但心里惭愧没说出来。来客忽然对李褐说：“你修道还不知道它的门路，而又喜欢凌辱俗人，什么道能有指望？你略知有寒山子吗？”李褐说：“知道。”来客说：“就是我呀。我当初认为你可以传授，现在知道不可。修生之道，除去嗜好和欲念，啬神抱和，所以没有牵累之事；对内抑制自己的私心，在外检点自己本身，所以没有过错；先人后己，懂得柔和安守谦让，是用来安身的办法；好事推给别人，不好的事归于自身，是用来积德的办法；功不在大，立之不懈，过不在小，改掉它不迟疑，是用来积功的办法。这样做了以后，内心修行充实而又外有丹药到来，所期望的道就在仿佛之间。你的三毒没有翦除，虽然用冠簪作为装饰，可以说是虎狼之皮而猪狗之质。”出门乘马而去，终于没再见到他。

轩辕弥明

轩辕弥明者，不知何许人。在衡湘间来往九十余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寿。进士刘师服，常于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将自衡山游太白，还（明抄本还作过。）京师，与师服相值，师服招其止宿。有校书郎侯喜，新有诗名，拥炉夜坐，与刘说诗。弥明在其侧，貌极丑，白鬓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喜视之若无人。弥明忽掀衣张眉，指炉中古鼎谓喜曰：“子云能诗，与我赋此乎！”师服以衡湘旧识，见其老貌，颇敬之，不知其有文也，闻此说大喜，即援笔而题其首两句曰：“巧匠琢山骨，刳中事煎烹。”次传喜与。喜踊跃而缀其下曰：“外苞乾藓文，中有暗浪惊。”题讫吟之。弥明哑然笑曰：“子诗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墙坐，谓刘曰：“吾不解世俗书，子为吾书之。”因高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初不似经意，诗旨有似讯喜。二子相顾愧骇，然欲以多穷之，即赋两句以援喜曰：“大若烈士胆，圆如戴马缨。”喜又成两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弥明又令师服书曰：“秋瓜来落蒂，冻芋强抽萌。”师服又吟曰：“磨砻去圭角，浮润著光精。”讫，又授喜。喜思益苦，务欲压弥明，每营度欲出口吻，吟声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吟竟，弥明曰：“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声。”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说，语皆侵二子。夜将阑，二子起谢曰：“尊师非常人也，某等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诗。”弥明奋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谓刘曰：“把笔把笔，吾与汝就之。”即又连唱曰：“何当出灰烛灺，无计离瓶罂。谬居鼎鼐间，长使水火争。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徒尔坚贞性，不过升合盛。宁依暖热敝，不与寒冷并。忽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岂能道仙药，但未污羊羹。区区徒自效，琐琐安足呈。难比俎豆用，不为手所隥。愿君勿嘲诮，此物方施行。”师服书讫，即使读之，毕。谓二子曰：“此皆不足与语，此宁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学于师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闻也，岂独文乎哉。吾闭口矣。”二子大惧，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有问也，愿一言而已，先生称‘吾不解人间书。’敢问解何书，请闻此而已？”累问不应，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弥明倚墙睡，鼻息如雷鸣，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须，曙鼓冬冬。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觉惊顾，已失弥明所在。问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门，若将便旋然，久不返，觅之已不见矣。”二子惊惋自责，因携诗诣昌黎韩愈：“问此何人也？”愈曰：“余闻有隐君子弥明，岂其人耶。”遂为石鼎联句序，行于代焉。（出《仙传拾遗》）

【译文】

轩辕弥明，不知是哪里人，在衡湘一带来来往往九十多年，善于捕捉驱逐鬼物，能够拘住囚禁蛟螭虎豹，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进士刘师服，常在湘南遇到他。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将从衡山去游太白，回京城时，与刘师服相遇，师服招他一起歇宿。有个校书郎叫侯喜，刚有诗名，夜里围着炉子坐着，与刘师服谈论诗。弥明在他的身边，相貌极丑，白鬓角黑脸孔，脖子长而喉结又突出，又说楚方言，侯喜把他在身边看作没有这个人一样。弥明忽然掀起衣襟扬起眉毛，指着炉子中的古鼎对侯喜说：“你说能作诗，和我一起吟咏这个吧！”刘师服因为他是衡湘旧相识，看他年老的样子，很尊重他，却不知道他有文学才能，听到这句话很高兴，拿起笔来题写了诗的头两句：“巧匠琢山骨，刳中事煎烹。”按次序把笔传给侯喜。侯喜踊跃地在刘师服诗句下接着写道：“外苞乾藓文，中有暗浪惊。”题写完了又把它吟诵一遍。弥明哑然失笑说：“你的诗如此而已吗？”就袖着手耸耸肩，倚着北墙坐着，对刘师服说：“我不明白世俗上的字，你替我写。”于是高声吟诵道：“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开始不象有意的，诗的意思有点象讥讽侯喜。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惭愧而又惊骇，然而又想靠多写来难倒他，就赋写两句又交给侯喜，写得是“大若烈士胆，圆如戴马缨。”侯喜又写成两句是“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弥明又让师服替他写道：“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师服又吟咏说：“磨砻去圭角，浮润著光精。”写完，又交给侯喜。侯喜思索得更苦，一心要压倒弥明，每当思考着要说出句，吟声就更悲，拿起笔来想写，将下笔又停下来，也到底没能写出奇句。写得是“旁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吟诵完毕，弥明吟道：“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声。”他象开头那样不用意，但说出的诗更奇，不能曲解，语句都是讥讽两个文人的。夜将残，两个人起身辞谢说：“大师不是平常人，我们都服了，愿作您的弟子，不敢再写诗了。”弥明大声说：“不能这样。这首诗不能不写成。”对刘师服说：“拿笔拿笔，我给你写成它。”就又连声吟唱道：“何当出灰灺，无计离瓶罂。谬居鼎鼐间，长使水火争。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徒尔坚贞性，不过升合盛。宁依暖热敝，不与寒凉并。忽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岂能道仙药，但未污羊羹。区区徒自效，琐琐安足呈。难比俎豆用，不为手所隥。愿君勿嘲诮，此物方施行。”师服写完，弥明就让他把诗读一遍。读完，弥明对二人说：“这都不值得跟你们说，这难道算做文章吗？我是就你们所能而作罢了，不是我向师父学到而能做的。我能做到的，你们都不能听到，难道唯独写文章吗？我闲口了。”二人自觉没趣，都起来到床下站着，下拜说：“我们不敢问别的，希望问一句就行了，先生声称‘我不明白人间的书’冒昧相问您明白什么书，请让我们听听这个答案吧。”他们问了几次也没见弥明答应，二人不自得，就退回去坐下，弥明倚着墙已经睡着了，鼾声如雷鸣。二人只是恐惧失色，不敢喘息。过了一会儿，听到更鼓咚咚报晓，两个人也困了，就坐着睡了。等到醒来吃惊四顾，已失去弥明的踪影。问童奴，童奴说：“天快亮的时候，道士起来出了门，好象打算马上回来的样子，很久没回来，寻找他已经不见了。”两个人惊疑惋惜而又自责，就带着诗去拜见昌黎韩愈。他们问韩愈：“这是什么人呢？”韩愈说：“我听说有个隐居的君子叫弥明，难道是那个人吗？”于是给石鼎连句写了序，在代州流传。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陈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岁明经得第，选蕲州参军。秩满，漂寓江浙间。久之，再授兖州泗水丞。遂于县东二十里买山筑室，为终焉之计。居处深僻，俯瞰龟蒙，水石云霞，境象殊胜。少霞世累早绝，尤谐夙尚。偶一日沿溪独行，忽得美荫，因憩焉，神思昏然，不觉成寐。因为褐衣鹿帻之人梦中召去，随之远游，乃至城廓一所。碧天虚旷，瑞日瞳眬，人俗洁净，卉木鲜茂。少霞举目移足，惶惑不宁，即被导之令前。经历门堂，深邃莫测，遥见玉人当轩独立，少霞遽修敬谒。玉人谓曰：“愍子虔心，今宜领事。”少霞靡知所谓，复为鹿帻人引至东廊，止于石碑之侧。谓少霞曰：“召君书此，贺遇良因。”少霞素不工书，即极辞让。鹿帻人曰：“但按文而录，胡乃拒违。”俄有二童，自北而来，一捧牙箱，内有两幅紫绢文书，一斋笔砚。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顷刻而毕，因览读之，已记于心矣。题云：“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轘轘。雕珉盘础，镂檀楝臬。碧瓦鳞差，瑶瑎昉截。阁凝瑞霞，楼横祥霓。驺虞巡徼，昌明捧阂。珠树矰连，玉泉矩泄。灵飚遐集，圣日俯晰。太上游诣，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鹄立，道师水洁。饮玉成浆，馔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互设。妙乐兢奏，流铃间发。天簌虚徐，风箫泠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徒语，童初讵说。”方更周视，遂为鹿帻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纸笔，登即纪录。自是兖豫好奇之人，多诣少霞，谒访其事。有郑还古者，为立传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出《集异记》）

【译文】

蔡少霞是陈留县人。他性情恬静温和，幼年时候就信奉道教。早年明经及第，选为蕲州参军。任职期满，就漂泊江苏浙江一带。过了很久，再次授职为兖州泗水县丞。他就在县城东二十里买山盖房，做着老的打算。住处幽深偏僻，俯瞰龟蒙，水石云霞，环境景象很美。少霞在世上的牵累早就没有了，尤其与早年的崇尚相谐。偶然有一天，他沿着溪水独自行走，忽然找到幽美的林荫，就在那里休息，神思昏然，不知不觉睡着了。于是被一个身穿褐衣头戴鹿皮头中的人从梦中召去，就随着他远游，来到一座城廓。那里碧天虚旷，瑞日瞳眬，人俗洁净，花木鲜茂。少霞抬头迈步，惶恐迷惑心绪不宁，就被人领着让他往前走。经过大门殿堂，那里深邃莫测，远远地看见一个美人对着门独自站在那里，少霞马上恭恭敬敬地拜见。美人对他说：“我哀怜你虔诚的心，今天应该让你知道点事。”少霞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又被戴鹿皮头巾的人带到东边廊下，在一块石碑的旁边停下来。戴鹿皮巾的人对他说：“召你来写这个碑文，庆贺遇到好缘分。”少霞一向不善于写字，就极力推辞谦让。戴鹿皮巾的人说：“只是按照文章抄录，为什么竟然拒绝躲避？”不一会儿，有两个小童从北而走来，一个捧着牙箱，里边有两幅紫绢文书，一个捧着笔砚。二童就把文书和笔砚交给少霞，少霞聚精会神握着笔管，顷刻就写完了，就此看看读读，已经记在心里了。题写的内容是：“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轘轘。雕珉盘础，镂檀楝臬。碧瓦鳞差，瑶瑎昉截。阁凝瑞霞，楼横祥霓。驺虞巡徼，昌明捧阂。朱树矰连，玉泉矩泄。灵飚遐集，圣日俯晰。太上游诣，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鹄立，道师水洁。饮玉成浆，馔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互设。妙乐兢奏，流铃间发。天籁虚徐，风箫泠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徒语，童初讵说。”少霞正要再从头到尾看一遍，就被戴鹿皮头巾的人催促而走，一会儿就回来了，清清楚楚地就醒了。他急忙拿出纸笔，立刻记录。从此，兖豫二州好奇的人，都到少霞家里拜访那件事。有个郑还古，为此立了传。况且蔡少霞乃是孝廉，一个老年人，固然知道这件事不虚妄了。

郑居中

郑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术。常遇张山人者，多同游处，人但呼为小张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汉间，除中书舍人，不就。开成二年春，往东洛嵩岳，携家僮三四人，与僧登历，无所不到，数月淹止。日晚至一处，林泉秀洁，爱甚忘返。会院僧不在，张烛热火将宿，遣仆者求之，兼取笔，似欲为诗者。操笔之次，灯灭火尽。一僮在侧，闻郑公仆地之声。喉中气粗，有光如鸡子，绕颈而出。遽吹薪明之，已不救矣。纸上有四字云：“香火愿毕。”毕字仅不成。后居山者及猎人时见之，衣服如游涉之状。当应是张生潜出言其终竟之日，郑公舍家以避耳，若此岂非达命者欤？（出《逸史》）

【译文】

舍人郑居中，是个高雅之士，他喜欢道术，平常遇到张山人，多同他交游相处，人们只叫他为小张山人，也不知道他能做什么。他住在襄汉一带，授与他中书舍人的官职，他也不去就任。开成二年春，前往东洛嵩山，带着三四个家僮，与和尚一起登山游历，没有地方不到，几个月后才停止，滞留在那里。有一天晚上，他来到一个地方，那里山林秀美泉水洁净，他很喜爱那里忘了返回。正赶上院里的和尚不在，掌烛点火将要歇宿，他就派仆人去寻找，正取笔，好象打算写诗似的。郑居中拿笔之时，灯灭火烬。一个僮仆在他旁边，听到郑公倒地的声音。咽喉中气息很粗，有鸡子大的一束光亮，从他的脖子里环绕而出。僮仆急忙吹着薪柴去照他，已经没法救了。纸上有四个字写道：“香火愿毕”。毕字几乎没写成。后来在山里住的人及猎人有时见到他，衣服象是出游跋涉的样子。应当是张生悄悄，说出他性命终止的日期，郑公舍弃家业而躲避，如果是这样，郑居中岂不是达命的人吗？

伊用昌

熊皦补阙说：顷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许人也。其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尽其妙。夫虽饥寒丐食，终无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戏调，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饮，多狂逸，时人皆呼为伊风子。多游江左庐陵宜春等诸郡，出语轻忽，多为众所击。爱作《望江南》词，夫妻唱和。或宿于古寺废庙间，遇物即有所咏，其词皆有旨。熊只记得咏鼓词云：“江南鼓，梭肚两头栾。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余多不记。江南有芒草，贫民采之织屦。缘地上卑湿，此草耐水，而贫民多着之。伊风子至茶陵县门，大题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时县官及胥吏大为不可，遭众人乱殴，逐出界。江南人呼轻薄之词为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处不要覆窠，而君须要覆窠之。譬如骑恶马，落马足穿镫，非理伤堕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轻薄之态。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抚州南城县所，有村民毙一犊。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于乡校内烹炙，一夕俱食尽。至明，夫妻为肉所胀，俱死于乡校内。县镇吏民，以芦席裹尸，于县南路左百余步而瘗之。其镇将姓丁，是江西廉使刘公亲随，一年后得替归府，刘公已薨。忽一旦于北市棚下，见伊风子夫妻，唱望江南词乞钱。既相见甚喜，便叙旧事。执丁手上酒楼，三人共饮数郖。丁大醉而睡，伊风子遂索笔题酒楼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从玄不复玄。已在淮南鸡犬后，而今便到玉皇前。”题毕，夫妻连臂高唱而出城，遂渡江至游帷观，题真君殿后，其御云：“定亿万兆恒沙军国主南方赤龙神王伊用昌。”词云：“日日祥云瑞气连，应侬家作大神仙。笔头洒起风雷力，剑下驱驰造化权。更与戎夷添礼乐，永教胡虏绝烽烟。列仙功业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题罢，连臂入西山。时人皆见蹑虚而行，自此更不复出。其丁将于酒楼上醉醒，怀内得紫金一十两。其金并送在淮海南城县。后人开其墓，只见芦席两领，裹烂牛肉十余觔，臭不可近，余更无别物。熊言六七岁时，犹记识伊风子。或着道服，称伊尊师。熊尝于顶上患一痈疖，疼痛不可忍。伊尊师含三口水，噀其痈便溃，并不为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亲睹其事，非谬说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补阙（官名）熊皦说，前几年，有个伊用昌，不知是哪里人。他的妻子很年轻，也很漂亮，音律和针线活这类事情，都能工尽其妙。她的丈夫虽然又饥又饿去讨饭，却始终没有愧意。有时候，有些富家子弟用言谈笑语调戏她，常表现出不可侵犯的脸色。她的丈夫能喝酒，经常发狂奔跑，当时的人都叫他伊疯子。这个伊疯子经常游历江东庐陵宜春等各郡，说出话来轻薄不注意，经常被众人殴打。爱作《望江南》词，夫妻唱和。有时在古寺废庙里住宿。遇到东西就有所咏，那些词都有些味道。熊皦只记得咏鼓词是这样写的：“江南鼓，梭肚两头栾。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其余的词多不记得。江南有一种芒草，贫民把它采来织草鞋。由于土地低湿，这种草耐水，因而贫民大多穿它。伊疯子来到茶陵县大门，大笔一挥写道：“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夜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当时县官及胥吏大为不满，伊疯子遭到众人乱打，被逐出界。江南人把轻薄之词叫做覆窠，他的妻子就告诉他说：“常说小地方不要覆窠（词），而你却一定要覆窠（词）之。譬如骑劣马，人落下马来，脚还穿在马镫里。非理伤堕相等。您不必为此苦恼，如此夫妻都表现出不屑之态。天祐年间岁当癸酉，夫妻来到抚州南城县地界。有个村民杀死一头小牛，他们夫妻讨来牛肉一二十斤，在乡校内又煮又烤，一个晚上就吃光了。到天亮的时候，夫妻被牛肉所胀，都死在乡校内。县镇的官吏和百姓，用芦席把他们的尸体裹上，埋在县城南边路旁一百多步的地方。那里镇守的将领姓丁，是江西廉使刘公的亲信随从，一年后得到替换回到廉使衙门时，刘公已死了。忽然有一天，姓丁的在北市棚子下，看到了伊疯子夫妻，正在唱望江南词讨钱。他们相见以后很高兴，便说起过去的事。伊疯子拉着丁镇将的手上了酒楼，三个人一共饮了几斗酒。丁大醉而睡，伊疯子就要来笔在酒楼墙壁上题诗，他写的是：“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从玄不复玄。已在淮南鸡犬后，而今便到玉皇前。”题写完毕，夫妻二人拉着手高唱着出了城，于是渡江到了游帷观，在真君殿后题字，其头衔如下：“定亿万兆恒沙军国主南方赤龙神王伊用昌。”其词是：“日日祥云瑞气连，应侬家作大神仙。笔头洒起风雷力，剑下驱驰造化权。更与戎夷添礼乐，永教胡虏绝烽烟。列仙功业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题写完毕，夫妻俩又拉着手进入西山。当时人们都看见他们踏空而行，从此再也没有重新出现。那个丁将在酒楼上从醉中醒来，在怀内摸到紫金一十两。就把那些金子都送到淮海南城县。后人掘开他们夫妻的坟墓，只见到两领芦席、十多斤烂牛肉，已发臭不可靠近，其余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熊皦说他六七岁的时候，还记得伊疯子，有时穿着道家服装，称作伊尊师。熊皦在头顶上生了一块痈疖，疼痛得不能忍受。伊尊师含了三口水喷在患处，那个痈疖就溃落了，并不觉得痛苦，至今头上还有疤痕存在。熊皦说他亲眼见到那些事，不是荒谬的传说。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云华夫人　玄天二女

西王母

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芬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以主元，毓神玄奥。于聅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隶焉。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飚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暨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戴华胜，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沓映，羽掺荫庭。轩砌之下，植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琅然皆九奏八会之音也。神州在昆仑之东南，故尔雅云：“西王母目下是矣。”又云：“王母蓬发，戴华胜。虎齿善啸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统龟山九光之箓，使制召万灵，统括真圣，监盟证信，总诸天之羽仪。天尊上圣，朝晏之会，考校之所，王母皆临诀焉。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有授度，咸所关预也。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变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大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寝。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剪神农之后，诛榆罔于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数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图。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舜即位，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献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风。《尚书》帝验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洎九圣七真，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时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盖之车，控飞虬之轨，越积石之峰，济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顾盼倏忽，诣王母于阙下。子登清斋三月，王母授以《琼华宝曜七晨素经》。茅君从西城王君诣白玉龟台，朝谒王母，求长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躯，慕龙凤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积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珰二景缠炼之道，上行太极，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门，名曰玄真之经。今以授尔，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释以授焉。又周穆王时，命八骏与七华之士，使造父为御，西登昆仑，而宾于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锦，以为王母寿，本具周穆王传。至汉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内，此不复载焉。（出《集仙录》）

【译文】

西王母，就是九灵太妙龟山金母，还有一个号是太虚九光龟台金母之君。她是西华的至妙，洞阴的极尊。在从前道气沉寂，湛体无为，将要启迪玄功，使万物滋生。就先用东华至真之气，变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芳灵的土山，而主管阳和之气。管理东方，也称为东王公。又用西华至妙之气，变化而生金母。金母在神州伊川诞生，她姓侯，生来就能飞翔，而主宰本源，养育玄奥神灵。在迷茫之中分出大道醇精之气，使气聚结成形。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调和二气，而育养天地造就万物。柔顺的根本也就是极阴的初始，位配西方，生养众类。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凡女子登仙得道的人，都隶属西王母管辖。她所居住的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阆风之苑。有城千里、十二座玉楼，以及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和紫翠丹房。左边瑶池如带，右边翠水环绕。那座山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如果不乘飚车羽轮，就不可能到达。这就是所说的玉阙直至上天，绿台承接霄汉。那芒玉般的屋檐，朱紫色的房屋，连着青碧色的彩帐，明月照耀四方。戴着华美的首饰，佩着虎形花纹，左边站着仙女，右边站着羽童。众多宝饰车盖互相映照，仙女拿的羽扇遮住了庭院。栏于台阶之下，种着白环树，形成丹刚之林，空中青枝万条，美玉般的树干高达千寻（一寻为八尺），无风而如神箫自然成韵，响亮的声音都是九奏八会之音。神州在昆仑的东南，所以《尔雅》上说：“西王母眼皮底下就是。”又说：王母蓬松着头发，戴着华美的首饰。长着虎牙善于长啸的，这是王母的使者，西方白虎神，不是王母的真形。元始天王给她方天元统龟山九光的道家秘文，让她控制召集各种生灵，统领真人圣人，监督盟誓验证凭证，总管天下羽仪。天尊上圣，朝宴之会，考校之所，王母都能来去那里。上清的宝经，三洞的玉书，凡授教度引之事，全是她所关涉参与的范围。黄帝征讨残暴的蚩尤，威力不能禁锢他，而且蚩尤又会多方幻变，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因而黄帝的军队大受迷惑。黄帝回到太山休息迷迷糊糊地忧虑着躺着。王母派使者披着黑色狐皮大衣，把一张符交给黄帝，这个使者说：“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到它的人就能胜利，作战就能打败敌人了。”符宽三寸，长一尺，青光晶莹象玉一样，用丹血写的字。黄帝把符佩带完以后，王母就命一个妇人，这个妇人长着人的脑袋鸟的身子，她对黄帝说：“我是九天玄女呀。”她又把三宫五意阴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以及灵宝五符五胜之文，全都传给黄帝。黄帝就在冀中战胜了蚩尤，剪除了神农之后，又在阪泉杀了榆罔，天下大定，在上谷的涿鹿建都。又过了几年，王母又派白虎神为使者，乘着白鹿，停留在黄帝的庭院中，授给他地图。其后虞舜代理国政，王母又派使者授给舜白玉环。舜即位，王母又给他增加地图，于是舜比黄帝时的九州扩大到十二州。王母又派使者献给舜白玉珪，吹它而和八风，《尚书》帝验期说：“王母之国在西方。”从前，有个茅盈，字叫叔申；有个王褒，字叫子登；有个张道陵，字叫辅汉，及九圣七真，凡是得道授书的，都到昆仑山宫阙去朝拜王母。当时叔申、道陵侍奉太上道君，乘着九盖之车，驾驭着无角龙，越过积石的山峰，渡过微微细流的河津，浮于白水，凌于黑波，转眼之间来到宫阙之下，拜见王母。王子登吃了三个月清斋，王母授给他《琼华宝曜七晨素经》。茅盈从西城王君那里来到白玉龟台，朝拜西王母，求长生之道。他说：“我以不肖的躯体，渴求龙凤之寿，想要凭借朝菌般脆弱的身体，求得积日累日之期。王母可怜他为志向而努力，告诉他说：“我从前的老师元始天王以及扶桑帝君，把《玉佩金珰二景缠炼之道》传授给我，上行太极，下到十方，喝月嚼日入天门，名叫玄真之经。现在我把它传授给你，你应当勤修它。于是命令王城王君，一一解释而传授给茅盈。还有周穆王时，命八骏与七华之士，让造父当车夫，向西登上昆仑，而在王母那里作客。周穆王拿出白珪和重锦，用它给王母作寿礼。这事在周穆王传中有叙述。到了汉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王母又降于汉宫。记载在汉武帝传内，这里就不重复记载它了。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以来得道，总统真籍，亚于龟台金母。新降之处多使侍女相闻，己为宾侣焉。汉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祷醮名山，以求灵应。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后，西王母降于汉宫。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令坐，食（食字原阙。据明抄本、许刻本补。）以天厨，筵宴粗悉，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复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中。其后汉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茅盈字叔申，受黄金九锡之命，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时五帝君授册既毕，各升天而去。茅君之师乃总真王君，西灵王母与夫人，降于句曲之山金坛之陵华阳天宫，以宴茅君焉。时茅君中君名固，字季佛，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灵诀，亦受锡命紫素之册，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亦侍贞会。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统领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陈。”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长生之要。夫人悯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锦之囊，开绿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隐地八术经》、《太极缘景经》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复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瑶之函，披云殊之笈，出《玉佩金瑞（明抄本作珰）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司命君。各授书毕，王母与夫人告去，千乘万骑，升还太空矣。（出《汉武内传》）

【译文】

上元夫人，是道君的弟子。她也是上古以来得道，总领真籍，仅次于龟台金母。她所降临之处，经常派使女去告诉，自己到那里作客。汉孝武皇帝爱好神仙之道，到名山祭祀祈祷以求灵应。元封元年即辛未年七月七日夜里，二更之后，西王母降临到汉宫。汉武帝迎接拜见行了稽首礼，在王母身旁站了很久。王母唤汉武帝让他坐下，把天厨食品赏给他吃，筵席安排粗略齐全，王母让备车将要回去。汉武帝离席叩头，诚恳地请她留下。王母又坐了下来。于是王母就命侍女郭密香，邀请上元夫人同宴于汉宫。这事记载在汉武帝传中。其后，汉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有个茅盈字叫叔申，受到皇帝黄金九锡（帝王尊礼大臣所用的九种物品）之命，作了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这时五位帝君授给文书完毕，各自升天而去。茅盈之师就是总真王君。西王母与夫人，降临于勾曲山金坛陵上的华阳天宫，来与茅盈聚会。当时茅盈的中君名固，字季佛，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给灵诀，也受赐命紫素之册，茅固为定录君，茅衷为保命君，也在宴会作陪。王君告诉二人说：“夫人乃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的高尊。统领十方玉女的名籍，你们可以自己陈请。”“二人离席拜了又拜，讨求长生不老的要诀。夫人被他们殷勤之志所感动，就命侍女宋辟非拿出紫锦囊，打开绿金书箱，把《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隐地八术经》、《太极缘景经》共四部书，给了二人。王母又命侍女李方明，拿出丹琼匣子，打开云珠书籍，拿出《玉佩金瑞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司命君。各授书完毕，王母与夫人告辞离去，带着千车万马升天返回太空。

云华夫人

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徊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之道。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崖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禹尝诣之，崇轘之巅，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或化游龙，或为翔鹤，千态万状，不可亲也。禹疑其狡狯怪诞，非真仙也，问诸童律。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运道之用者圣也，圣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禀气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盖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光。云华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师三元道君，受上清宝经，受书于紫清阙下，为云华上宫夫人。主领教童真之士，理在玉英之台，隐见变化，盖其常也。亦由凝气成真，与道合体，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也。且气之弥纶天地，经营动植，大包造化，细入毫发。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岂止于云雨龙鹤，飞鸿腾凤哉？”禹然之，后往诣焉，忽见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既灵官侍卫，不可名识。狮子抱关，天马启涂，毒龙电兽，八威备轩，夫人宴坐于瑶台之上。禹稽首问道，召禹使前而言曰：“夫圣匠肇兴，剖大混之一朴，发为亿万之体。发大蕴之一苞，散为无穷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国，刻漏以分昼夜，寒暑以成岁纪，兑离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阴阳，城廓以聚民，器械以卫众，舆服以表贵贱，禾黍以备凶歉。凡此之制，上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以养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杀有寒暑，雷震有出入之期，风雨有动静之常。清气浮乎上，而浊众散于下。废兴之数，治乱之运，贤愚之质，善恶之性，刚柔之气，寿夭之命，贵贱之位，尊卑之叙，吉凶之感，穷达之期，此皆禀之于道，悬之于天，而圣人为纪也。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则有，道去则非。道无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将自复。复谓归于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变化万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参玄玄，地参混黄，人参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长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养其气，所以全也。则我命在我，非天地杀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于物矣，勤逮于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闻至道之要也。吾昔于紫清之阙受书，宝而勤之，我师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经，天真所宝，封之金台。佩入太微，则云轮上往，神武抱关，振衣瑶房，遨宴希林，左招仙公，右栖白山，而下眄太空。泛乎天津，则乘云骋龙，游此名山，则真人诣房，万人奉卫，山精伺迎。动有八景玉轮，静则宴处金堂。亦谓之“太上玉佩金珰”之妙文也。汝将欲越巨海而无飚轮，渡飞沙而无云轩，陟阨涂而无所举，涉泥波而无所乘，陆则困于远绝，水则惧于漂沦，将欲以导百谷而浚万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亦将授以灵宝真文，陆策虎豹，水制蛟龙，断馘千邪，检驭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阳明之天也。吾所授宝书，亦可以出入水火，啸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隐瀹八地，颠倒五星，久视存身，与天相倾也。”因命侍女陵容华出丹玉之笈，开上清宝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别九州，而天锡玄珪，以为紫庭真人。其后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于襄王，王不能访道要以求长生，筑台于高唐之馆，作阳台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仙赋以寓情，荒淫秽芜。高真上仙，岂可诬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谓之大仙，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复有石天尊神女坛，侧有竹，垂之若篲。有稿叶飞物着坛上者，竹则因风扫之，终莹洁不为所污。楚人世祀焉。（出《集仙录》）

【译文】

云华夫人，是王母第二十三个女儿，太真王夫人的妹妹，名叫瑶姬。她接受的是“徊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的道术。曾经从东海云游归来，经过长江之上，岸上有座巫山，那里峰岩挺拔，林壑幽美，巨石如坛，她在那里滞留很久。当时大禹治水，驻扎在山下。狂风突然刮来，崖谷震动山石滚落不可控制。因为与夫人相遇，大禹就拜见她向她求助。夫人就令侍女把用符策召鬼神的书交给他，同时命令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诸神，帮助大禹凿开山石疏通江水，把堵塞之处挖开，以顺通江流。禹下拜向她道谢。大禹曾到崇山峻岭之顶去拜访她，夫人在转眼之间就能变成石头，或突然飞腾在空中散为轻云，油然而止，凝聚成夕雨，有时变成游龙。有时化为翔鹤，状态万千，不可亲近。禹怀疑她狡猾奸诈离奇古怪不是真仙，就向童律询问。童律说：“天地的根本是道，运用道的人是圣，圣的品级，依次是真人仙人。其中有承气成真不修行而得道的。木公、金母就是这样的人。原来是二气的祖宗、阴阳的源本、仙真的主宰、造化元光。云华夫人是金母的女儿，从前以三元道君为师，接受上清宝经，在紫清阙下接受宝书，封为云华上宫夫人。她主管教化童真之士，在玉英台理事。时隐时现而变化，原来是她的常态。她也是由气凝聚成的真人，与道合为一体，不是禀承凡胎肉体而化成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而且气弥漫天空淹没大地，谋划营造动物植物，广泛包罗自然，细到毫毛头发。与人一起她就变成人，与物一起她就变作物，哪止于云雨龙鹤飞雁腾凤呢？”大禹认为他说得对，后来去拜见她，突然现出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又有灵官侍卫，不可指称记识。狮子守着关隘，天马在道路上启行，毒龙电兽，八方备为乘轩，夫人安坐于瑶台之上。禹行了稽首礼请教道术，夫人召禹让他坐下，说：“圣匠初兴，剖开广大混沌之一朴，发散为亿万之体。揭开蕴积广大之一苞，散布为无穷之物。又使日月星运行而确立时间，封九州之域而控制邦国，刻记漏壶而分昼夜，用寒暑来纪年，用兑离来正方位，用山川来分阴阳，用城廓来聚集百姓，用器械来保卫大众，用车马服饰来表示贵贱，用五谷来备荒年，所有这些制度，都是禀承于星辰，而取法于神仙其人，来养育有形之物啊。因此，日月有暗有明，生杀有寒有暑，雷震有开始和结束之期，风雨有动和静的规律。清气在上飘浮，而浊众散处于下。兴与废的气数，治与乱的命运，贤与愚的资质，善与恶的本性，刚与柔的气质，长寿与短命的命运，贵与贱的地位，尊与卑的次序，吉与凶的感应，不得志与得志的期限，这都禀承于道，掌握在天，而由圣人管理它。本性出于上天，命运多在于人为。本性形成于天，而处世要合于道义。道义存在则可，违背道义则不可，道义无处不在，无物不存，但需要一定的修养之功，才能达到。玄天老人说过，致虚到极点，守静到至诚，万物将自行恢复。恢复指的是回归于道而常存。道的运用，变化万端而不够其一，所以天参悟玄玄，地参悟混黄，人参悟道德。除此之外，就不是道了。长久的要点是，天保护它的玄，地保护它的物，人保护他的气，这就是用来保全的办法。那么，我的命运在于我，不是天地杀我，鬼神害我，失去道就失去了自己。立志了，勤修了，您的功德达到物了，勤达到百姓了，善达到天了，然而没有听到至道的要诀。我从前在紫清之阙得到书，以之为宝而勤修，我的老师三元道君说，上真的内经，是天真当作宝贝的东西，把它封存在金台。带它进入太微，就有云轮往上升，神武把关，在瑶房整饰衣装，去遨游希世之林，左招仙公，右卧白山，而向下斜视太空。在天河泛舟之后，就乘云跨龙游此名山，那么真人就登门拜访，万人都来侍奉护卫，山精也来伺候逢迎。动的时候有八景玉轮之车，静的时候就安处于金堂。这也称之为“太上玉佩金珰”之妙文。你将要越过大海而没有飚轮，要渡过飞沙而没有云轩，登险途而没有舆车，涉泥波而没有船可乘，在陆上就会困于远方绝地。在水中就恐怕会漂泊沉沦，将要疏导百谷万川，危难长远啊。太上很怜惜你，也将把灵宝真文传给你，在陆地驱逐虎豹，在水中制服蛟龙，斩断千邪，约束驾驭群凶，用以成就你的功业。它在于阳明之天。我所传授的宝书，也可以出入水火，震摄幽寞，收束虎豹，呼召六丁，使八地隐沦，使五星颠倒，久视存身，与天相倾。”于是令侍女陵谷华拿出丹玉书箱，打开它拿出上清宝文交给他，禹拜谢受书而去，又得到庚辰、虞余的帮助，能够疏导波涛掘开河川，而成就治水之功，祭奠五岳，告别九州，天赐玄圭，用他作紫庭真人。那以后楚大夫宋玉，把这件事说给襄王听，襄王不能访求道家之要诀而求得长生，就于高唐之馆筑坛台，作阳台之宫来祭祀她，宋玉作《神仙赋》来寄托心情，荒淫秽芜。高真上仙，怎么可以捏造事实而使她们降临呢？有个祠庙在山下，世人称之为大仙，隔岸有块神女石，就是云华夫人所化。还有石天尊神女坛，旁边有竹子，叶子垂下象扫帚。有紫叶飞物落在坛上，竹子就凭风扫掉它，神女坛始终光净不被落物所污，楚人世代祭祀她。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谟。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约而窈窕，绝古无伦。或行无影迹，或积年不饥。昭王处以单绡华幄，饮以瓀珉之膏，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台，乃召二人来侧。时香风歘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缨缕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翔鸾，而歌声轻飏。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飘梁动尘，未足加焉。其舞一名萦尘，言其体轻，与尘相乱；次曰集羽，言其婉转，若羽毛之从风也；末曰旋怀，言其支体缅曼，若入怀袖也。乃设麟文之席，散华芜之香。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则肌肉皆生。以屑铺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时有白鸾孤翔，衔千茎穟，穟于空中，自生花实，落地即生根叶，一岁百获，一茎满车，故曰盈车嘉穟。麟文者，错杂众宝以为席也，皆为云霞麟凤之状，昭王复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为神异，处于崇霞之台，设枕席以寝宴，遣人以卫之。王好神仙之术，故玄天之女，托形作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游于江汉。或在伊洛之滨，遍行天下，乍近乍远也。（出《王子年拾遗》）

【译文】

燕昭王登上王位的第二年，广延国来进献两个善于跳舞的人，一个名叫旋波，一个名叫提谟。这两个人都细皮嫩肉，体态轻盈，气息芳香，姿态柔美而又贤淑美貌，风华绝代无与伦比。两个女子有时走路既无身影也无足迹，有时常年不饥。昭王用单薄的丝绸制成华丽的篷帐给她们住，拿似玉的美石之膏给她们喝，拿丹泉的粟米给她们吃。昭王登上崇霞台，就召二人来陪伴。这时香风吹起，徘徊飞舞，几乎不能自支，昭王用缨缕拂了一下，二女就都跳起舞来。她们容颜妖艳妩媚，华丽胜于翔鸾，而且歌声轻飏。昭王就让女伶代唱，那个曲调清脆响亮，和谐的声音如潺潺流水，即使用绕梁惊尘来比拟，也不能算过分。她们的舞蹈，一个节目叫萦尘，指的是她们的体质轻，可与飞尘相混；其次叫作集羽，指的是她们的舞姿婉转，象羽毛随风飘动；最后一个舞蹈名叫旋怀，指的是她们的肢体细美，好象能揽入怀中装进袖内。昭王于是摆设麟文之席，散发华芜之香。这种香出自波弋国，滴落地上，土石都香；洒到朽木腐草之上，草木无不茂盛，用它来薰枯骨，肌肉就都生长出来。就用碎末铺地，厚四五尺，让二人在上面跳舞，跳了一整天，地上也没有痕迹，这是因为她们体轻的缘故啊。这时有只白鸾孤飞，衔着千茎嘉禾，嘉禾在空中自动开花结果实，落到地上就生出根和叶子，一年收获百次，一根茎就装满一车，所以叫做盈车嘉穗。麟文，就是把众多宝贝错杂起来用它作成席，都形成云霞麟凤的形状，昭王又把衣袖挥动了一下，跳舞的人都停止下来，昭王知道两个女子是神异之人，就让她们住在崇霞台，安设枕席来睡觉宴乐，并派人守卫她们。昭王喜好神仙之术，所以玄天二女托形化作二人。昭王末年，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女子在哪里，她们有时在江汉一带，有时在伊洛之滨，走遍了天下，有时走得近，有时走得远。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绿华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罗敷，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为三天太上府司直，主总乣天曹之违错，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游逸，委官废事，有司奏劾，以不亲局察，降主事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师，五百年一代其职。夫人因来视之，励其使修守政事，以补其过。过临淄县，小吏和君贤，为贼所伤，殆死，夫人见愍，问之，君贤以实对。夫人曰：“汝所伤乃重刃关于肺腑，五脏泄漏，血凝绛府，气激伤外，此将死之厄也，不可复生，如何？”君贤知是神人，扣头求哀，夫人于肘后筒中，出药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时而愈，血绝创合，无复惨痛。君贤再拜跪曰：“家财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当自展驽力，以报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谢我，亦可随去否？”君贤乃易姓名，自号马明生，随夫人执役。夫人还入东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悬绝，重岩深隐。去地千余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玮，人迹所不能至，明生初但欲学授金创方。既见神仙来往，及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给扫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及眩惑众变试之，明生神情澄正，终不恐惧。又使明生他行别宿，因以好女戏调亲接之，明生心坚静固，无邪念。夫人他行去，十日五日一还，或一月二十日，辄见有仙人宾客，乘龙驎，驾虎豹往来，或有拜谒者，真仙弥日盈坐。客到，辄令明生出外别室中。或立致精细厨食，殽果香酒奇浆，不可名目。或呼坐，与之同饮食。又闻空中有琴瑟之音，歌声宛妙。夫人亦时自弹琴，有一弦而五音并奏，高朗响激，闻于数里，众鸟皆聚集于岫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殆天人之乐，自然之妙也。夫人栖止，常与明生同石室中而异榻，幽寂之所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但见常有一白龙来迎，夫人即着云光绣袍，乘龙而去。袍上专是明月珠缀衣领，带玉珮，戴金华太玄之冠，亦不见有从者，既还，龙即自去。所居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锦被褥，紫罗帐。帐中服玩，瑰金函玉，玄黄罗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两卷素书，题曰《九天太上道经》。明生亦不敢发视其文，唯供洒扫，守岩室而已。如此五年，愈加勤肃，夫人叹而谓之曰：“汝真可教，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灵气，终莫之废。虽欲求死，焉可得乎？”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间，今奉天皇命，又按太上召，不复得停，念汝专谨，故以相语，欲教汝长生之方，延年之术。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龙胎之醴，适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学，固非汝所得闻，纵或闻之，亦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其方秘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升天者矣。明日安期当来，吾将以汝付嘱焉，汝相稍久，其术必传。”明日安期先生果至，乘骏驎，着朱衣远游冠，带玉佩及虎头般革囊，视之年可二十许，洁白严整，从可六七仙人，皆执节奉卫。见夫人拜揖甚敬，自称下官。须臾设酒果厨膳，饮宴半日许。安期自说：“昔与夫人游安息国西海际，食枣异美，此间枣殊不及也。忆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与君共食一枣，乃不尽。此间小枣，那可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见司阴与西汉夫人共游，见问以阳九百六之期，圣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未识运厄之纪，别当咨太真王夫人。今既赐坐，愿请此数。”夫人曰：“期运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阳九大百六，小阳九小百六。天厄谓之阳九，地亏谓之百六。此二灾是天地之否泰阴阳，九地之孛蚀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运所钟，圣人所不能禳，今大厄犹未，然唐世是小阳九之始，计讫来甲申岁，百六将会矣。尔时道德方隆，凶恶顿肆。圣君受命，乃在壬辰，无复千年，亦寻至也。西汉夫人俱已经见，所以相问，当是相试耳。然复是司阴君所局。夫阳九者，天旱海消而陆自憔。百六者，海竭而陵自填，四海水减，沧溟成山。连城之鲸，万丈之鲛，不达期运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词讼纷纭，布于上府。三天烦于省察，司命亦疲于按对。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冲，其深难测，今已渐枯。入气蒸于山泽，流沙尘于原口。于是四海俱会，群龙鼓舞，尔乃须甲申之年，将飞洪倒流。今水毋上天门而告期，积石开万泉而通路，飞阴风以挠苍生，注玄流以布遐迩，洋溢在数年之中，漫衍终九载之暮。既得道之真，体灵合妙。至其时也，但当腾虚空而盼山陂。游浮岳而视广川，乘玄鸿以湊州城，御虬辇而迈景云耳，咄嗟之间，忽焉便适，可以翔身娱目，岂足经意乎？当今日且论酒事，何用此为也？”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训。昔遇因缘，遂来见随。虽质秽未灵，而淫欲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君可得尔，便宜将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单危，经胃内薄，血津疲嬴，肝（肝原作用。据明抄本改）膂不注其眼，唇口不辨其机。盖大慈而不合夫（夫原作天。据明抄本改）人欲，奔走而不及灵飞，适宜慰抚，以成其志。不可试以仙变八威也，切勿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诺。但恐道浅术薄，不足以训授耳。下官昔受此方于汉成丈人，此则先师之成法，实不敢仓卒而传，要当令在二千年之内，必使其窥天路矣。下官往与女郎俱会玄丘，观九陔之垒硌，望弱水而东流，赐酣玄碧之香酒，不觉高卑而咏，同当开尊及灵箓，偶见玉胎琼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云天，解形万变，上为真皇。此术径妙，盖约于金液之华，又速于霜雪九转之锋。今非敢有讥，舍近而从远，弃径而追，实思闻神方之品第，愿知真仙之高尊，苟卑降有时，非所宜论，琼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邪？”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灵方，乃天真所宜用，非俗流下尸所能窥窬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龙胎之醴，二名玉胎琼液之膏，三名飞丹紫华流精，四名朱光云碧之腴，五名九种红华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华，七名九转霜雪之丹，八名九鼎云英，九名云光石流飞丹，此皆九转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号天九真王；第二次仙，号三天真王；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人；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学。彼知金液，已为过矣，至于玉皇之所饵，非浅学所宜闻。君虽得道，而久在世上，嚣浊染于正气，尘垢鼓于三一，犹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迈扶桑而谒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谕，何况下才，而令闻其篇目耶？”安期有惭色，退席曰：“下官实不如灵药之妙，品殊乃尔，信骇听矣。”因自陈曰：“下官曾闻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经》。清虚镜无，鉴朗玄冥，诚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弥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训，不审其书可得见乎？如暂睹盻太真，则鱼目易质矣。”夫人哂尔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将非下才可得交关。君但当弘今之功，无代非分之劳矣。我正尔暂北到玄洲，东诣方丈，漱龙胎于玄都之宫，试玉女于众仙之堂。天事靡盐，将俟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经也。君能勤正一于太清，役恒华而命四渎，然后寻我于三天之丘，见索于锺山王屋，则真书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无为屈逸骏而步沧津，损舟楫而济溟海矣。如向所论阳九百六，应期辄降，夫安危无专，否泰有对，超然远鉴，怅怀感慨。亢极之灾，可避而不可禳。明期运所锺，圣主不能知，是以伯阳弃周，关令悟其国弊。天人之事，彰于品物。君何为杳杳久为地仙乎？孰若先觉以高飞，超风尘而自洁，避甲申于玄涂。并真灵而齐列乎？言为尔尽，君将勖之。”安期长跪曰：“今日受教，辄奉修焉。”夫人语明生曰：“吾不得复停，汝随此君去，勿忧念也，我亦时当往视汝，因以五言诗二篇赠之，可以相勖。”明生流涕而辞，乃随安期负笈入女儿山，夫人乘龙而去。后明生随师周游青城庐潜，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炼而升天。（出《神仙传》）

【译文】

太真夫人，是王母的小女儿，年纪大约十六七岁，名叫婉，字叫罗敷，遂寿事玄都太真王。她有个儿子是三天太上府的司直，主管天曹违错的总纠察，类似地上的卿佐。他年少喜好游乐，托付的官员荒废政事，有司上奏章弹劾，因为不亲自参与纠察，把他降职到东岳任主事，退出真王的编制，掌管鬼神之师，五百年替换一次职务。夫人因此来看他，鼓励他勤奋治理奉行政事，来弥补他的过失。经过临淄县，有个小吏叫和君贤，被贼所伤，将要死了，夫人见到了可怜他，就问他，君贤按实回答。夫人说：“你受的伤是重刃刺肺腑，五脏泄漏，心脏的血凝固了，又气激于伤外，这是将死的灾难啊，不可能复生了，怎么办呢？”君贤知道她是神仙，就叩头哀求，夫人就从肘后竹筒中拿出一丸药，象小豆粒那么大，就让他把它吞服下去，和君贤立刻就痊愈了，血不流了，伤口也合上了，也不再有惨痛的感觉了。君贤拜了两拜跪下说：“我的家财不够，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报答你所施给我的恩情，只应当施展自己驽钝之力，来报答受到的好处了。”夫人说：“你一定要感谢我的话，可以随我去吗？“君贤就改名换姓，自称马明生，随夫人差遣。夫人回来，进入东岳岱宗山峭壁上的石室之中，上下隔绝，在重重岩石深处隐居。这里离地面一千多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和奇瑰的珍宝，人迹不能到达这个地方，马明生最初只想学习传授金创药方。见到神仙来往之后，以及知道有不死的道术，就起早贪黑供给役使洒扫庭院，不敢松懈倦怠。夫人也用鬼神虎豹以及使人眼花迷惑的众多变化试探他，明生神情清正，始终不害怕。夫人又让明生另找地方住宿，借此用美女调戏亲近他，明生心坚意固静默待之，没有邪念。夫人到别处去，十天或五天回来一次，有时一个月或二十天回来一次。明生往往看到有仙人宾客，乘着龙驎，驾着虎豹来来往往，有时还有拜见的人，真仙整日满坐。客人一到，夫人就让明生出去到外边别的屋子中。或者立刻弄来精细饮食、菜肴、鲜果、香酒、奇浆，都不能说出它们的名目。有时也唤他坐下，跟他们一起同饮同食。又听到空中有琴瑟的声音，歌声婉转绝妙。夫人有时也自己弹琴，有一根弦而能同时奏出五个音，声音高朗音响激越，传到几里，众鸟都聚集到洞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大概夫人的乐趣，是自然之妙吧。夫人歇宿时，常与明生在同一间石室中，而睡在不同的床上。幽暗寂静的地方，只有他们两个人。有时，夫人远行而去，也不告诉明生她去哪里，只见有一条白龙来迎接，夫人就穿上云光绣袍，乘龙而去。袍子上是明月珠点缀衣领，身上带着玉佩，头上戴着金华太玄冠，也不见有跟随的人，回来以后，龙就自己飞去。所住石室的玉床之上，有紫色锦缎的被褥、紫色的绫罗帐子。帐中服饰和观赏物，珍奇的金成匣的玉，五光十色地摆着，都不是人世所有，也不能一一知道它们的名称。还有两卷白绢写成的书，题名叫《九天太上道经》，明生也不敢打开看那经文，只任洒扫之职，看守石室而已。如此五年，明生更加勤劳恭敬，夫人赞叹地对他说：“你真可教，是个一定能够得道的人。凭你个俗人，而能没有淫欲不懈怠，恭敬景仰灵气，始终没有荒废它。这样，即使想要求死，怎么能办得到呢？”于是把自己的姓氏本末告诉明生，她说：“我长久在人间，现在奉天皇的命令，又按照太上之召，不再能停留在此了，念你专心谨慎，所以把这话告诉你，想要教给你长生不老的方法，延长寿命的道术。而我接受的方术，是饮用太和自然龙胎醴，才可以授为三天真人。不可用它教初学的人，当然不是你所能够听到的。即使听到它，也不能用它来养身。有个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那个方秘密要领，立即可以得到运用，这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升天的法术。明天安期该当来，我将把你托付给他，你跟随他稍久，他的法术一定传给你。”第二天，安期先生果然到来，乘着骏驎，穿着朱红衣服，戴着远游冠，腰挂玉佩以及虎头般革囊，看他的年龄大约二十多岁，洁白严整，大约有六七个仙人随着他，都拿着符节奉卫着。安期先生看见夫人，下拜作揖很恭敬，自称下官。不一会儿，摆上酒果饭菜，饮宴半日有余。安期自己说：“从前与夫人游安息国西海边，吃的枣味道很美，这里的枣很不及它。回想此事不久，已经二千年了。”夫人说：“我从前与您共同吃一个枣，竟然吃不完。这里的小枣，哪能比呢？”安期说：“下官前些天去九河，见到司阴与西汉夫人共游，他们拿阳九百六之期问我，又问我圣主受命的劫数，下官因幼稚，不知道运厄的年代，该另外向太真王夫人请教来回答。今天夫人既然赐坐，愿请教这些运数。”夫人说：“期运广泛，不是您仓猝之间能够知道的。天地有大阳九大百六，小阳九小百六。天灾叫做阳九，地亏叫做百六。这两灾是天地使阴阳由顺变逆，九地受到损害。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运所当，圣人也不能消除灾殃，如今大灾还没有，然而唐代是小阳九的开始，计算将来甲申年，百六将逢了。这时道德正兴盛，凶恶停止放纵。圣君受命，就在壬辰，不用再到千年，也不久就到了。西汉夫人全部已经见到，所以问你，该当是试试你罢了。然而这是司阴君所限。阳九，天旱海消而陆地自行枯干。百六，海尽而陵自增，四海之水减少，沧海变成高山。连城的鲸鱼，万丈的蛟龙，不通期运的限度，只有叩头请天而讨水，诉讼纷纭，遍布于天府。三天被省视察而发烦，司命也对按验核对而感到疲倦。九河之口，是赤水所冲，它的深度难以测量，如今已经渐渐干枯。入气在山泽蒸腾，流沙在原口成尘。于是四海都会合起来，群龙鼓舞，这就等甲申年将飞洪倒流。现在水毋上天门去告求期限，积石开万泉来通路，飞阴风而阻挠苍生，灌下玄流而遍布远近，洋溢在数年之中，长流到九载之后。得到道家真传之后，肉体与灵性合妙。到那时，只当在虚空腾云而望山坡。漫游五岳而视广宽山川，乘天鸿而趋州城，驾虬辇而追赶浮云，咄嗟之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可以展身娱目，怎么能够经意呢？当今之日且论酒事，说这些干什么？”于是指马明生向安期说：“这个人有心向慕，大概可以教诲。从前遇到一个因由，就来随着我。虽然素质不洁没有灵性，而淫欲已经消除，现在不可传授玄和太真之道，将要让他跟您学习金液丹方。您同意这样做，就应当领他去。流俗之人，心肺箪危，经胃内薄，血液疲弱，肝脊不入其眼，唇口不辨其机。大概是太慈悲不合乎人欲，奔走而不如灵飞，适宜抚慰，以完成他的志向。不可用仙变八威试他，切勿太苛刻令他失其正道。”安期说：“好吧。只恐怕我的道浅术薄，不够用来教诲传授罢了。下官从前从汉成丈人那里接受此方，这就是先师的成法，实在不敢仓猝传授，要承命在二千年之内，一定使他窥见天路。下官往日与女郎在玄丘一起相会，观九陔之阻碍，望弱水向东流，赐给玄碧酣香之酒，不觉高低而吟咏，一起打开尊笈灵箓，偶然看到玉胎琼膏之方，服用一刀圭，立刻登上云天，解脱形体而千变万化，上天做真皇。此术直达妙境，大概比金液之华简要，又比霜雪九转之锋快速。今天不是我有所讥讽，舍近而从远，弃简而追烦，实在想听听神方的品级次第，希望知道真仙的高尚尊贵，如果下降有时，不宜议论，那琼腴之方，一定是炼者不可能使用吗？”夫人说：“您不知道吗？这是天皇的灵方，乃是天真所适宜使用的，不是俗流下尸所能窥视的。仙方共有九个品级，一品名叫《太和自然龙胎之醴》，二品名叫《玉胎琼液之膏》，三品名叫《飞丹紫华流精》，四品名叫《朱光云碧之腴》，五品名叫《九种红华神丹》，六品名叫《太清金液之华》，七品名叫《九转霜雪之丹》，八品名叫《九鼎云英》，九品名叫《云光石流飞丹》，这都是九转的次第。得仙者也有九品，第一上仙，号称天九真王；第二次仙，号称三天真王；第三号称太上真人；第四号称飞天真人；第五号称灵仙；第六号称真人；第七号称灵人；第八号称飞仙；第九号称仙人。这是九仙的品级次第。品级之间各有差降，不可越品超学。他知道金液，已经是过分了，至于玉皇吃的丹药，不是学浅之人所应该听到的。您虽然得道，而长久在人世上，喧闹的浊尘传染到正气，尘垢超过三分之一，还不可登上三天而朝拜太上，过扶桑而拜见太真。玉胎之方尚且不可知道，何况低下之才，而让他听到那些篇目吗？”安期有惭愧的神色，就离席说：“下官实在不了解灵药之妙，品级差别如此，的确骇人听闻。”趁便自己陈请说：“下官曾经听说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经》，清虚镜无，照亮天地，实在不是下愚之才可以得到瞻仰的，然而受您接待很久，交往很深，我不自量力，乞请教诲，不知道那书可以让我见到吗？如果暂看一下太真经，那么鱼目就变珍珠了。”夫人微微而笑，很久才说：“太上的道不同，真府遥远，将不是下品之才可以得到的。您只应当弘扬现在的功德，不要非分地代劳了。我正要暂时向北到玄洲去，向东拜访方丈山，到玄都宫漱龙胎，到众仙堂试玉女。天上的事不停，将要等到事情办完有闲暇，再把太上真经拿给你看吧。您能够对太清勤正专一，役你恒华山而使江、淮、河、济听命，然后到三天之丘寻我，到钟山王屋山找我，真书就可以得到传授了。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要枉屈逸骏而渡沧河，损失舟楫而过大河了。如刚才所谈阳九百六，到期就令降临，安与危不会专于其一，凶与吉也有对应，超然远鉴，怅怀感慨。极大的灾祸，可以躲避而不可以消除。明白了期运所当之时，圣主不能使人知，因此伯阳弃周，关令醒悟他的国家将败。天人的事情，在品物上显示出来。您为什么昏昏然长久做地仙呢？哪如先觉而高飞，跳出风尘而自洁，到玄途避甲申，与真人灵人而并列呢？话为你说尽了，您勉力而为吧。”安期跪直身子，说：“今天受到教诲，就遵奉修行。”夫人告诉马明生说：“我不能再停留了，你随此君去，不要忧虑思念，我也会抽时间去看你。就把两篇五言诗赠给你吧，可以相勉。”明生流着泪告辞了，就随着安期先生背着书箱进了女儿山，夫人乘龙而去。后来马明生随着师父周游青城庐潜，总共二十年，就得到了金液之方，修炼而升天。

萼绿华

萼绿华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许，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晋穆帝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于羊权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辄六过其家。权字道学，即晋简文黄门郎羊欣祖也。权及欣，皆潜修道要，耽玄味真。绿华云：“我本姓杨。”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罗郁也，宿命时，曾为其师母毒杀乳妇玄洲。以先罪未灭，故暂谪降臭浊，以偿其过。赠权诗一篇，并火浣布手巾一，金玉条脱各一枚。条脱似指环而大，异常精好。谓权曰：“慎无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则彼此获罪。”因曰：“修道之士，视锦绣如弊帛，视爵位如过客，视金玉如砾石。无思无虑，无事无为。行人所不能行，学人所不能学，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独；世人行俗务，我学恬淡；世人勤声利，我勤内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长生。故我行之已九百岁矣。”授权尸解药，亦隐景化形而去，今在湘东山中。（出《真诰》）

【译文】

萼绿华是个女仙，年纪大约二十多岁，穿着一套青衣，颜色很整齐。在晋穆帝升平三年已未十一月十日夜里，她降临到羊权的家中。她自己说是南山人，羊权不知她是什么仙。自从这次以后，一个月内就六次到羊权家。羊权字叫道学，就是晋简文帝时黄门郎羊欣的祖先。羊权及羊欣，都潜心修炼道家精要，沉溺于玄真修仙之学。绿华说：“我本来姓杨。”又说是九嶷山中得道的罗郁，前世的时候，曾经为她的师母毒死乳妇在玄洲。因为前罪浸有消除，所以暂时贬降到下界，来补偿她的过错。她赠给羊权诗一篇，还有一条石棉布的手巾、金玉手镯各一枚。手镯似指环，而比指环大，异常精美。她对羊权说：“千万不要泄露我下凡的事，泄露了彼此就都得获罪。”又趁便说：“修道的人，把锦绣看得象破布一样，把爵位看得和过客一样，把金玉看得与沙石一样。不思不想，没有事情也不干什么。做的是人所不能做的事，学的是人所不能学的东西，努力的是人所不能努力的方面，得到的是人所不能得到的好处。为什么呢？世上的人做嗜欲的事，我做孤独寡欲的事；世人忙于俗务，我学的是恬静淡泊；世人努力追求的是声名利禄，我努力的是内心修行；世人得到的是衰老死亡，我得到的是长生不老。所以我修行已经九百年了。”她传授给羊权尸解的药，羊权也隐影化形而去，如今在湘东的大山之中。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名华存，字贤安。幼而好道，静默恭谨。读庄老，三传五经百氏，无不该览。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举。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亲戚往来，一无关见，常欲别居闲处，父母不许。

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文，字幼彦。生二子，长曰璞，次曰瑕。幼彦后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粗立，乃离隔宇室。斋于别寝。

将逾三月，忽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来降。

裒谓夫人曰：“闻子密纬真气，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

青童君曰：“清虚天王，即汝之师也。”

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来矣。”

景林真人曰：“虚皇鉴尔勤感，太极已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子其勖哉！”

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闻上道内法（法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晨景玉经者，仙道无缘得成。后日当会旸涤山中，尔谨密之。”

王君乃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便披云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十隐书》、《大洞真丝》、《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

王君因告曰：“我昔于此学道，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宝经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为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极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台，乃清虚之别宫耳。”

于是王君起立北向，执书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虚微入道，上清玉晨，褒为太帝所敕，使教于魏华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谨按宝书。《神金虎文》、《大洞真经》、《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于阳明西山，受真人太师紫元夫人书也。华存当谨按明法，以成至真，诵修虚道，长为飞仙。有泄我书，族及一门，身为下鬼，塞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华存。”

祝毕，王君又曰：“我受秘诀于紫元君，言听教于师云，此篇当传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获之，太帝命焉。此书自我当七人得之。以白玉为简，青玉为字，至华存则为四矣。”

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令昼夜存念。读之万遍后，乃能洞观鬼神，安适六府，调和三魂五脏，主华色，反婴孩，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弹琴击钟吹箫，合节而发歌，歌毕，王君乃解摘经中所修之节度，及宝经之指归，行事之口诀诸要备讫，徐乃别去。

是时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九气之璈，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击西盈之钟，旸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廷，吹凤唳之箫，青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拊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发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讽晨启文章，清虚咏驾飚之词，既散后，诸真元君，日夕来降，虽幼彦隔壁，寂然莫如。

其后幼彦物故，值天下荒乱，夫人抚养内外，旁救穷乏。亦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将乱，携二子渡江。璞为庾亮司马，又为温太真司马，后至安成太守。瑕为陶太尉侃从事中郎将。夫人自洛邑达江南，盗寇之中，凡所过处，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斋静，累感真灵，修真之益，与日俱进。

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王君复与青童、东华君来降，授夫人成药二剂，一曰迁神白骑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灵丸。使顿服之，称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飚车来迎，夫人乃托剑化形而去，径入阳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极四真人、清虚王君，令夫人清斋五百日，读《大洞真经》，并分别真经要秘，道陵天师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箓之诀》。众真各摽至训，三日而去。道陵所以遍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当为女官祭酒，领职理民故也。

夫人诵经万遍，积十六年，颜如少女，于是龟山九虚太真金母、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共迎夫人白日升天。北诣上清宫玉阙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阙后圣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主下训奉道，教授当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锡事毕，王母及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各去。使夫人于王屋小有天中，更斋戒二月毕，九微元君、龟山王母、三元夫人众诸真仙，并降于小有清虚上（上字下云笈七签九六有宫绛房之中时夫人与王君为宾主焉设琼酥玉酒金觞二十二字）。四奏，各命侍女陈钧成之曲，九灵合节，八音灵际，王母击节而歌，三元夫人弹云璈而答歌，余真各歌，须臾司命神仙诸隶属，及南岳迎官并至。虎旗龙辇，激耀百里中，王母诸真，乃共与夫人东南而行，俱诣天台霍山台，又便道过句由金坛茅叔申，宴会二日二夕，共适于霍山。夫人安驾玉宇，然后各别。

初，王君告夫人曰：“学者当去疾除病。”因授甘草谷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隶书小有王君并传，事甚详悉，又述《黄庭内景注》，叙青精脻饭方。后屡降茅山。子璞后至侍中，夫人令璞传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穆子玉斧，并皆升仙。陶贞白真诰所呼南真，即夫人也。

以晋兴宁三年乙丑，降杨家，谓杨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见血肉，见虽避之，不如不见。”又云：“向过东海中，波声如雷。”又云：“裴清灵真人锦囊中有《宝神经》，昔从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宫定本，即是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天真珍文尽藏其中也。”因授书云：“若夫仰掷云轮，总辔太空，手携宵烟，足陟王庭。身升帝阙，披宝喻吸青，论九玄之逸度，沉万椿之长生，真言玄朗，高谭玉清。今则回灵尘矣，训我弟子，周目五浊，劳神臭腥。子所营者道，研咏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虑斯荡散，念且慎之。”仍云：“河东桐柏山之西头，适崩二百余丈，吾昨与茅权申诣清虚宫，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顿落四十七人，复上者三人耳。固当洗心虚迈，勤注理尽，心殚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隐矣。但在庄敬丹到，而绝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宫所落，皆此辈也。岂止落名生籍，方将被考于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贵无邪，栖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顺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当困烦以领无耳。为道者精则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专，无益也。要在吝心消豁，秽念疾开，可以数看东山，勤望三秀，差复益耳。言者性命之全败，信者得失之关籥。张良三期，可谓笃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显或隐。托体遗迹者，道之隐也。昔有再酣琼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烂。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贾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黄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乔岭之墓；李玉（明抄本李作季。酉阳杂俎二作季主）服云散以潜升，犹头足异处；墨狄饮虹丹以没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胜纪。微乎得道，趣舍之迹，固无常矣。”

保命君曰：“所谓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视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皱者，亦尸解也。目不落光，（明抄本作目光不落）无异生人者，尸解也。发尽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经太阴，暂过三官者，肉脱脉散，血沉灰烂，而五脏自生，骨如玉，七魄营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当血肉再生，复质成形，必胜于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炼形。太阴易貌，三官之仙也。”

天帝云：“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是也。若暂游太阴者，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侍肉，胎灵录气，皆数满再生而飞天。其用他药尸解，非是灵丸者，即不得返故乡。三官执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殓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无者，有衣结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发脱而形飞者，有头断已死，乃从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为上；夜半解者为下；向晚向暮去者，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灾逼祸生，形坏气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层巢颓枝而坠落，百胜失于一败，惜乎。通仙之才，安可为二竖子而致毙耶？智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岂若守根静中，牺研三神，弥贯万物，而洞玄镜寂，混然与泥丸为一，而内外均福也。真人归心于一，任于永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利真之兆，自然之感。无假两际也，若外见察观之气，内有愠结之哂，有如此者，我见其败，未见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师，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进，武解倍之。世人勤心于嗜欲，兼味于清正，华目以随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

夫人与众真吟诗曰：“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风扇绿轺。上真宴琼台，邈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夫人既游江南，遂于抚州并山立静室，又于临汝水西置坛宇。岁久芜梗，踪迹殆平。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迈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特加修饰，累有灵应。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亦升天。玄宗教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纪其事焉。（出《集仙录》及《本传》）

【译文】

魏夫人是任城人，是晋朝司徒剧阳文康公魏舒的女儿，名叫华存，字叫贤安。她幼年时就好道，性情沉静恭谨。读《老子》、《庄子》以及三传五经百家著作，无不贯通。立志向慕神仙，沉溺玄真修仙之道，想要求得飞腾。常常服食胡麻散茯苓丸，吐的父母不答应。

二十四岁那年，勉强把她嫁给太保掾即南阳的刘文，刘文字叫幼彦。他们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叫刘璞，次子叫刘瑕。刘幼彦后来做修武县令。夫人心期于幽灵，精诚更加深厚。两个儿子刚立事，她就隔离开屋室，另寝斋戒。

将过三个月，忽然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裒来降临。

王裒对夫人说：“听说你密修真气，专心于三清，勤苦到极点了。扶桑大帝君令我传你神真之道。”

青童君说：“清虚天王就是你的老师。”

度明说：“你苦心求道，道今天来了。”

景林真人说：“虚皇鉴于你辛苦勤奋，太极已经把你的仙名登记在玉札上了。你勉力做吧！”

青童君又说：“你不再了解上道内法晨景玉经的话，仙道就无缘得到成功。后天当在旸涤山中相会，你谨守这个秘密。”

王君就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拉开云蕴打开玉箱，拿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共三十一卷，并亲手交给夫人。

王君趁此告诉她说：“我从前在这里学道。遇见南极夫人、西城王君，交给我宝经三十一卷，按它奉行而成为真人，职位是小有洞天仙王。令我所传授的经文就是南极之君、西城王君的原文。这座山的洞台，乃是清虚的别宫。”

于是王君起立面向北，拿看书而祈祷说：“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虚微入道、上清玉晨，我被太帝所命，使我教授魏华存。这个月很好，吉日在戊申，谨按宝书《神金虎文》、《大洞真经》、《八素玉篇》共三十一卷，这是我从前在阳明西山精心思考，接受真人太师紫元夫人的书。华存应当谨按明法，以成为至真，诵修虚道，长做飞仙。如有泄露我书，满门族灭，身为下鬼，把他堵塞到河的源头，九天有令，敢告华存。”

祈祷完毕，王君又说：“我从紫元君那里接受秘诀，从老师那里听到教诲说，此篇该当把它传给真人，不只我得到而已，你今天获得它，是大帝的命令。此书从我开始应当七个人得到它。此书用白玉为简，用青玉为字，至华存就是四个人了。”

于是景林又交给夫人《黄庭内景经》，令夫人昼夜诵念。把它读过万遍以后，就能洞察鬼神，使六腑安适，调和三魂五脏，主华色，返回婴孩那样，乃是不死的法术。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弹琴击钟吹箫，合着节拍而歌唱，歌唱完毕，王君就解释指明经中所修的控制办法，以及宝经的内容，行事的口诀等诸要点，详细讲完以后，才慢慢地告别离去。

这时，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奏九气之璈，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敲击西盈之钟，旸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庭吹风唳之箫，青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拍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唱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三诵晨启之章，清虚咏驾飚之词，散去以后，诸真元君白天晚上都降临她家，幼彦虽然住在隔壁，却静悄悄地什么也不知道。

其后幼彦死了，正值天下荒乱，夫人除了抚养全家内外，还救助贫乏的穷人。又因为真仙默默暗示给她征兆，夫人知道中原将乱，就带领二子渡过长江。刘璞做庾亮的司马，又任温太真的司马，后来做到安成太守。刘瑕做太尉陶侃的从事中郎将。夫人从洛阳到江南，在盗贼之中，凡所经过之处，都有神明保佑，常实现元吉。两个儿子地位已经成就，夫人因而得到专心斋戒静修，累次有真灵感应，修行真道的好处，也与日俱增。

夫人在世八十三年，在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那年，王君又与青童、东华君来降临，交给夫人两剂成药，一种叫迁神白骑神散，一种叫石精金光化形灵丸。让她立刻喝下去，称疾不走。一共七天，太乙玄仙派飚车来迎接，夫人就以剑为假托化形而去，直入阳洛山中，第二天，青童君、太极四真人，清虚王君令夫人请斋五百天，读《大洞真经》，同时分辨真经重要秘诀。道陵真君又给她《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箓之诀》。众真人各自标注重训，三天后才离去。道陵天师之所以遍教她事情的底细和原委，是因为夫人在世应当做女官祭酒，领职治理百姓的缘故。

夫人诵经万遍，累计十六年，容颜象少女一样，于是龟山九虚太真金母、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共迎夫人白日升天，向北到上清宫玉阙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阙后圣君各令使者传达命令，授给夫人《天人玉札金文》，进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之职，品级比照仙公，使她以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为治所，主管下训奉道，教授应当成仙的人。男的叫做真人，女的叫做元君。夫人受敕封完毕，王母及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各自离去。

让夫人在王屋小有天中再斋戒两个月完毕，九微元君、龟山王母、三元夫人众位真仙，同时降临小有天清虚之上。乐曲四奏，众真仙各命侍女展示钧天成曲，九灵合拍，八音灵际，王母打着拍子唱歌，三元夫人弹着云璈答歌，其余真仙也各自唱了歌，不一会儿，司命神仙的众隶山属，以及南岳迎接的官员同时来到。龙旗龙辇，光彩鲜明照耀百里之中，王母等众真人，就共同与夫人向东南而行，一起到天台霍山台，又顺便在途中拜访句由金坛茅叔申，宴会二天二夜，共同前往霍山。夫人平安抵达玉室之后，众真人各自离去。

当初，王君告诉夫人说：“学道的人应当除去疾病。”于是传给她甘草各仙方，夫人服食了。夫人能用隶书写小有王君及传，记事很详细全面，又记述了《黄庭内经》的注释，叙述了青精脻饭方。后来她屡次降临茅山。她的儿子刘璞后来官至侍中，夫人命刘璞把法术传给司徒琅琊王的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许穆的儿子许玉斧，也都同时升仙。陶贞白的真诰中所称的南真，就是魏夫人。

在晋朝兴宁三年乙丑，夫人降临杨家，对杨君说：“修道的人不想见到血肉，见到了虽然避开它，不如不见。”又说：“刚才经过东海中，听到波声如雷。”又说“裴清灵真人的锦囊中有《宝神经》，是他从前从紫微夫人那里接受过来的，我也有这书的西宫定本，就在玄圃北坛西瑶的上台，天真珍文全部收藏在其中。”

于是授给杨君说：“至于那仰掷云轮，驰马于太空，手拿宵烟，足登王庭。身升帝宫，披宝衣吸青云，论九玄的逸变，沉万椿的长生，真言玄朗，高谈玉洁。如今则回灵于尘世，训导我的弟子，环视五浊，劳神于腥臭。你所谋求的是道，所研咏的是妙。道和妙得到之后，你的道行就增加了，忧虑就荡散了，意念将慎重了。”又说：“河东桐柏山的西头，刚才崩塌二百多丈，我昨天与茅叔申去请虚宫，传真仙的名籍和得失的事情。一下子掉下去四十七个人，上来的仅三个人。本来应当洗心虚迈，尽力注理竭尽心意，象履冰蹈火那样，长久如此，仙道就不隐晦了。只在庄敬丹到，就断绝色欲的念头。如果抱着淫欲的想法，去修行上真之道，清宫掉落下去的，都是这一类人。那只是从生籍中除名，将被三官考究。努力谨慎去做吧。以道为宗的人贵在没有邪念，成为真仙的人安于恬静愉快。静寂到极点并非引导和顺的主旨，淡然也不是教授的造诣，所以应当用困烦来引领虚无。学道的人心诚就可以了，有诚心而不努力，有能力而不专一，这也是无益的。要在贪心消除，杂念速散，可以数看东山，勤望三秀，尚还有益。说的人性命的全与坏，是信的人得失的关键。张良三次约定日期，可以说是诚心于道而表明心意了。”又说：“得道离开人世，有的明显有的隐蔽。假托肉体留下痕迹的人，这是隐蔽得道。从前有人喝两次琼液就进了棺材，服一剂药就成了烂尸。鹿皮公吞服玉华就有蛆虫从体内流出；贾季子咽下金液尸臭传到百里；黄帝在荆山火烧九鼎之躯，尚有乔岭之墓；李玉服食云散而悄悄成仙，还头足异处；墨狄喝了虹丹而投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薤跳进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如此之类，不可胜记。隐秘地得道，舍弃的迹象，本来没有一定。”

保命君说：“所谓尸解，就是假作死的形象给人看，不是真死。”

南真说：“人死了一定要看看他的形体，象活人一样的，就是尸解。足不青、皮不皱的，也是尸解。目光不落，与生人无异的，是尸解。头发脱落而形体飞了的，是尸解。白天尸解，自然是成仙了。如果不是尸解之例，死后经过太阴暂过三官的，肉落脉散，血沉灰烂，而五脏自生，骨头象玉，七魄守侍，三魂守墓的，有的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当血肉再生，恢复原来形体，一定胜过从前未死时的容颜，这就叫做炼形。经过太阴改换面貌，就是三官之仙。”

天帝说：“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果是暂游太阴的，就由太一守尸，三魂造骨，七魄生肉，胎灵制气，都会数满重生而飞天。那些用其它药尸解，不是吃灵丸的，就不能返回故乡，三官捉拿他，那些死了又活过来的，没有殡殓而失其尸体，有形皮存在而又没了的，有衣扣没解衣在而形去了的，有头发脱落而形体飞了的，有头断已死，而人又从别处出现的，这都是尸解。白天尸解的为上；半夜尸解的为下；将暮将晚仙去的，为地下主宰者。这是得道的差异。人们修行道术，有的灾逼祸生，形体破坏气息没有了的，似乎由于多言而固执，多事而期望侥幸啊。因此，正如在秃枝上垒层巢而掉落下来，百胜失于一败，可惜呀。通仙之才，怎么可以被两个童子就弄死了呢？智因为没有边际而伤性，心因为好恶而荡真，哪如保守根本静下心来，栖研三神，全部贯通万物，而洞察玄寂，与泥丸混然合为一体，而内外都获得好处。真人把心思归于一处，保持永久诚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这是利真的征兆，自然的感应。不要两边虚假，如果外现察观之气，而内心又有喜怒郁结，有这种情形的，我预见他一定失败，看不到他成功。地下的主宰者，乃是下品得道者中的文官。地下鬼师，乃是下品得道者中的武官。文解一百零四年一进，武解时间是文解的一倍。世人专心于嗜好欲望，再加上昏乱而不清正，花了眼而随世。怕死而希望成仙的人，多数都是武解，这是尸解中最下等的了。”

夫人与众真人吟诗说：“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凤扇绿轺。上真宴琼台，邈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

夫人游江南之后，就在抚州并山立静室，又在临汝水西设置坛宇。后来年久荒芜，踪迹几乎消失了。

有个女道士叫黄灵微，年纪很大，已经八十岁了，但貌似婴孩。她的道号叫做花姑，她特意把魏夫人的静室、坛宇加以修饰，累次都有灵验。魏夫人也借梦境指示她，后来她也升了天。唐玄宗命道士蔡伟把她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把魏夫人修道处重新加以修缮，立碑来纪念其事。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园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宫人　钩翼夫人　南阳公主　程伟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儿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远皆见。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减耗。祠内有玉石马一匹焉。（出《集仙录》）

【译文】

明星玉女住在华山，服食玉浆而白日升天。山顶上有个石龟，有几亩地那么大的范围，高二丈四。石龟的侧面有梯磴，从远处都能看见。玉女祠的前面有五个石臼，称作玉女洗头盆。石臼中水色碧绿，也很清澈，下雨时不增多溢出，天旱时也不减少。祠内有一匹玉石马在那里。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于常山，食蓬蔂根二百余年，颜如二十许。能致紫草，鬻与染工，得钱以与贫病者，往来城市，世世见之。远近之人，奉事者千余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见其影。或云：“昌容能炼形者也。”忽冲天而去。（出女仙传）

【译文】

昌容是商王的女儿，在常山修道，吃了二百多年蓬蔂根，容颜还象二十多岁似的。她能弄到紫草卖给染工，得到钱就送给贫穷有病的人，往来城市买东西，几代人都见到过她。远近的人敬奉她的有一千多家，人们竟然不知道她所修之道。她常在日光下行走，人们却看不见她有影子。有人说：“昌容是能炼形的神仙。”后来，她忽然冲天而去。

园客妻

园客妻，神女也。园客者，济阴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存之以布。生华蚕焉。至蚕出时，有一女自来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饲之。蚕壮，得茧百三十枚。茧大如瓮，每一茧，缲六七日乃尽。缲讫，此女与园客俱去，济阴今有华蚕祠焉。（出《女仙传》）

【译文】

园客的妻子是个神女。园客是济阴县人，相貌漂亮人又好，县里很多人想把女儿给他做妻子，园客始终不娶。他经常种五色香草，一直种了几十年，吃的是香草的果实。一天，忽然有五色蛾落在香草上。园客就把五色蛾收集起来，又用布给五色蛾垫上。五色蛾就在布垫上生出华蚕。到蚕出的时候，有一个女子自己来帮助园客养蚕，也用香草饲养它。蚕长大了，收获了一百三十枚蚕茧。蚕茧象瓮那么大，每一个蚕茧抽缫丝六七天才抽完。缫丝全部抽完以后，这个女子与园客一起走了。济阴县如今还有华蚕祠。

太玄女

太玄女，姓颛，名和，少丧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寿。恻然以为忧。常曰：“人之处世，一失不可复生。况闻寿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访明师，洗心求道，得王子之术。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时，单衣冰上，而颜色不变，身体温暖，可至积日。又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屋宅于他处，视之无异，指之即失其所在，门户椟柜有关钥者，指之即开，指山山摧，指树树拆，更指之，即复如故。将弟子行山间，日暮，以杖叩石，即开门户。入其中，屋宇床褥帏帐，廪供酒食如常。虽行万里，所在常尔。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张天，嘘之即灭。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须臾之间，或化老翁，或为小儿，或为车马，无所不为。行三十六术甚效，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不知其何所服食，亦无得其术者。颜色益少，鬓发如鸦。忽白日升天而去。（出《女仙传》）

【译文】

太玄女姓颛名和，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有人给她母子相面，都说她不能长寿，她悲悲切切地因为这事而发愁。她常说：“人活在世上，一旦失去就不能复生。何况听说寿限短促，不修行不可长生啊。”于是她就走访明师，洗心求道，学到了王子之术。修行了几年，就能进到水中而不沾湿。下大雪寒冷时，她穿着单衣站在冰上，而脸色不变，身体温暖，可以坚持到几天。又能把官府、宫殿、屋宅移到别处，看起来与原来无异，用手一指就又都消失了。门户箱柜有锁头的，她用手一指就开。指山山崩，指树树倒，再指一指它，就又恢复如旧。领着弟子在山里走，日落的时候，她用手杖敲一敲石头，石头就打开门户。进到里面，屋舍床褥帏帐，贮存的粮米酒食象平常一样。即使行走万里，所到之处总是这样。她还能让小的东西忽然间变得象房子那么大，让大的东西忽然间变得象细毛和芒刺那么小。有时吐出火来弥漫天空，吹一口气它就灭了。她还能坐在烈火之中，而衣服不燃烧。能在一会儿工夫，或变成老翁，或变成小孩，或变成车马，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变。她施行三十六样法术都很灵，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但人们不知道她服食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她的法术的人。她的容颜越来越年轻，鬓发乌黑。有一天，她忽然白日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华山学道，精思服食，时还乡里省亲族。二百余年，容状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来善恶功过，有如目击。又知将来吉凶，言无不效。见其外甥女年少多病，与之药。女服药时，年已七十，稍稍还少，色如婴儿。汉遣使行经西河，于城东见一女子，笞一老翁。头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问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儿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隐居华山中。悯妾多病，以神药授妾，渐复少壮。今此儿，妾令服药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问女及儿年各几许，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岁，儿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华山而去。（出《女仙传》）

【译文】

西河少女，是神仙伯山甫的外甥女。伯山甫是雍州人，进入华山修道，精心思道服食仙药，有时回到家乡故里探望亲戚族人。二百多年了，伯山甫的容貌状态越来越年轻。他走进别人家里，就知道那家先代以来的善恶功过，就象亲眼见到一般。又知道将来的吉凶，他说的话无不灵验。看他的外甥女年少多病，就给她药吃。他的外甥女服药时，已经七十岁了，吃药后渐渐返回少年，脸色象婴儿。汉朝派使者行经西河，在城东看到一个女子正打一个老翁。这个老翁头白如雪，跪在地上接受杖打。使者觉得奇怪就问那女子，女子回答说：“这是我的儿子。从前，我的舅舅伯山甫得了神仙之道，隐居在华山中。他可怜我多病，就拿神药给我，我吃了药就渐渐恢复少壮。如今这个儿子，我让他服药他不肯，以致这般衰老，走路追不上我，我生他的气，所以就杖打他。”使者问女子和儿子年龄各多少，女子回答说：“我一百三十岁，儿子七十一岁。”这个女子也入华山而去。

梁玉清

《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独异志》）

【译文】

《东方朔内传》记载，秦始皇吞并六国的时候，太白星把织女的侍女梁玉清和卫承庄拐走，逃进卫城的少仙洞，四十六天不出来。天帝大怒，命令五岳之神搜捕他们。太白星被抓回去，卫承庄逃跑了。梁玉清有个儿子名叫休，玉清被贬到北斗下。每年当春，梁玉清的儿子就分配给河伯，驾车行雨。梁玉清的儿子休每次到少仙洞，就因为那里是他母亲淫奔的地方，而觉得羞耻，就把雨车赶回，所以这个地方常常少雨。

江妃

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桔是橙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搴之，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佩。”二女曰：“桔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即趋而去，行数十步，视怀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诗》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礼自防，人莫敢犯，况神仙之变化乎？（出《列仙传》）

【译文】

郑交甫曾经在汉江游玩时见到两个女子，她们都穿着华丽的服装，佩戴着两个像鸡蛋那么大的明珠。交甫看到了很喜欢，不知道她们是神仙，就对他的仆人说：“我想要下去讨求她们佩戴的珠子。”仆人说：“这里的人都善于辞令，得不到，恐怕还会沮丧后悔。”交甫不听，就下去跟她们说：“二位女子辛苦了。”二女回答说：“旅居异地的人辛苦，我们有什么辛苦？”交甫说：“桔子就是橙子，我用方筐盛着它，令它浮在汉水上，将顺流而下。我沿着它的旁边提取它，知道我是不辞让的，想请求您佩戴的东西。”二女说：“桔子是橙子，用圆筐盛之，令它浮于汉水，顺流而下，我在它的旁边，卷其芝而吃之。”亲手解下佩珠把它交给了交甫。交甫接过珠子就揣在怀中。快步离开以后，走了几十步，看到怀中已空，明珠没有了，二女也忽然不见了。《诗经》上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说的是她们以礼自防，没有人敢冒犯，何况是神仙变化的呢？

毛女

毛女（女原作氏。据明抄本改），字玉姜，在华阴山中。山客猎师，世世见之。形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此。至西汉时，已百七十余年矣。（出《列仙传》）

【译文】

毛女叫玉姜，住在华阴山中。进山之客和猎师，一代代人都见过她。她遍体生毛，自己说是秦始皇的宫女。秦朝灭亡时逃亡进山，道士教给她吃松树叶，于是不饥寒，身轻如此。到西汉时，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

秦宫人

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中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猎人欲取之，而其人逾坑越谷，有如飞腾，不可追及。于是乃密伺其所在，合围而得之。问之；言：“我本秦之宫人，闻关东贼至，秦王出降，宫室烧燔，惊走入山。饥无所餐，当饿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叶松实。当时苦涩，后稍便之，遂不饥渴，冬不寒，夏不热。”计此女定是秦王子婴宫人，至成帝时，一百许岁，猎人将归，以谷食之。初时闻谷臭，呕吐，累日乃安。如是一年许，身毛稍脱落，转老而死。向使不为人所得，便成仙人也。（出《抱朴子》）

【译文】

汉成帝时，打猎的人在终南山中见到一个人。这个人没有衣服，身上生着黑毛。猎人想要抓住她，而那个人跳过坑越过山谷，像飞腾一般，不能追到。于是猎人就在暗中窥伺她所在之处，合围抓到她。并问她，她说：“我本来是秦朝的宫女，听说函谷关以东的贼兵来到，秦王出城投降，宫室被烧，就逃走进了山。饿了没有东西吃，要饿死了，有一个老翁教我吃松叶松果。当时吃后觉得苦涩，后来渐渐适应了，就不饥渴了，冬天不觉得冷，夏天不觉得热。”估计这个女子一定是秦王子婴的宫女，到汉成帝时，一百多岁了，猎人就把她领回去，拿五谷给她吃。开始时她闻到谷子觉得臭而呕吐，过了些日子就适应了。如此一年多，女子身上的毛渐渐脱落，转眼变老而死。先前假使不被人所获，就成为仙人了。

钩翼夫人

钩翼夫人，齐人也，姓赵，少好清净。病卧六年，右手卷，饮食少。汉武帝时，望气者云东北有贵人气，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伟，武帝发其手而得玉钩，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寻害之，殡尸不冷而香。一月后，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丝履，故名其宫曰钩翼，后避讳改为弋。（出《列仙传》）

【译文】

钩翼夫人是齐人，姓赵，小时候就喜好清净。她有病卧床六年，右手卷曲，饮食少。汉武帝时，望气的人说东北方有贵人气，经推算而找到她，召她进宫。她的姿色很美，汉武帝扒开她的右手而得到玉钩，手能伸开了。汉武帝宠幸她，生下昭帝。武帝后来杀害了她，殡殓时，她的尸体不冷而香。一个月后，昭帝即位，为她改葬，棺中已空，只有丝鞋，所以给她的宫命名为钩翼，后来避讳改为弋。

南阳公主

汉南阳公主，出降王咸。属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虚，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为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谓咸曰：“国危世乱，非女子可以扶持。但当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远嚣竞，必可延生。若碌碌随时进退，恐不可免于支离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曰黾俯世禄，未从其言。公主遂于华山结庐，栖止岁余。精思苦切，真灵感应，遂舍庐室而去。人或见之，徐徐绝壑，秉云气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升层巅，涕泗追望，漠然无迹。忽于岭上见遗朱履一双，前而取之，已化为石。因谓为公主峰，潘安仁为记，行于世。（出《集仙录》）

【译文】

汉朝的南阳公主，下嫁给王咸。王咸的族人王莽掌管政务。公主早就仰慕空虚，崇尚至道。常常追念文帝、景帝治理的盛世，又知道武帝那一代，屡有神仙降临，就对王咸说：“国家危机，时代混乱，不是女子可以扶持的。只应自保安然平和，退身修道，与喧闹纷争稍远，一定可以延年。如果平庸无能地随着时势进退，恐怕不能免除流离之苦和奔波之患。”王咸说他尽力为朝廷俸禄勤劳，没有听从她的话。公主就在华山盖了草房，住了一年多。由于她精思苦修，就有真灵感应，终于舍弃屋室而去。有的人看到她在绝壁上慢慢地乘着云气冉冉而去。王咸入山去追她，越过大沟，登上一层层山巅，涕泪交流地追望，但四处寂静无声也无公主的踪迹。忽而在岭上见到公主遗留的一双红鞋，就上前去取它，红鞋已经变成石头了。于是称那里为公主峰。潘安仁为此事写了传记，流传在世上。

程伟妻

汉期门郎程伟妻，得道者也。能通神变化，伟不甚异之。伟当从驾出行，而服饰不备，甚以为忧。妻曰：“止阙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两匹缣，忽然自至。伟亦好黄白之术，炼时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药少许，以器盛水银，投药而煎之，须臾成银矣。伟欲从之受方。终不能得。云，伟骨相不应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出《集仙录》）

【译文】

汉代期门郎程伟的妻子，是个得道的人。她能通神变化，程伟也不太觉得稀奇。有一次，程伟跟着皇帝出行，而服饰没有准备，很为此事忧愁。他的妻子说：“只不过缺少衣服而已，何必愁得那么厉害呢？”就弄来两匹双丝细绢，这两匹绢是忽然自己来的。程伟也喜好烧炼丹药点化金银的法术，炼时没有成功，他的妻子就从囊中拿出一点点药，用容器盛装水银，把药投进去煎熬，不一会儿就变成银子了。程伟想要跟她学习这个法术，始终没能办到。他的妻子说，从程伟的骨相看，他不应该得到点金术。程伟不停地逼迫她，她就急遽而死，尸解而去。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寡居无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来投憩，咸若还家。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客住经月，亦无所厌。自家衣食之外，所得施之贫寒。常有少年住经日，举动异常，临去曰：“我东海小童也。”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道士徐道盛暂至蒙阴，于蜂城西遇一青牛车，车自行。（行云笈七签一一五作住）见一童呼为徐道士前，道盛行进，去车三步许止。又见二童子，年并十二三许，齐着黄衣，绛裹头上髻，容服端整，世所无也。车中人遣一童子传语曰：“我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还，应过蓬莱寻子乔，经太山考召，意欲相见，果得子来。灵辔飘飘，岗崄巇（岗崄巇原作玄纲阴。据云笈七签改），津驿有限，日程三千（日程三千原作三日程三字。据云笈七签改）。侍对在近，我心忧劳，便当乘烟三清，此三子见送到玄都国。汝为我谢东方诸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余一，好相开度，过此忧危。”举手谢云：“太平相见。”驰车腾逝，极目乃没。道盛还逆旅访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见也。（出《集仙录》）

【译文】

梁母是盱眙人，寡居没有儿子，在平原亭开个客店。客人来投宿休息，全像回到家里一样。客人给钱多少，她也从不说什么。客人住几个月，她也没有什么厌烦的表示。挣到的钱，除了自家衣食之外，就把它施舍给贫寒的人。曾有个年轻人在这住了几天，这个年轻人举动异常，临走时说：“我是东海小童。”梁母也不知道小童是什么人。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道士徐道盛临时到蒙阴去，在蜂城西遇见一辆青牛拉的车，牛车自己往前走。这时只见一个小童召呼徐道士前去，徐道盛就往前走，离车三步左右站住了。又看到两个童子，年龄都在十二三岁左右，都穿着黄色衣服，用大红色的布帛裹着头上发髻，而容貌端庄服饰整齐，是人世上没有的。车里的人派一个小童传话说：“我是平原客舍的梁母，如今被太上道君召回，应当经过蓬莱寻访子乔，经泰山考召，意欲相见，果得子来。灵辔飘飘，山脊上艰险崎岖，渡口和驿站有限，每日行程三千。陪同尊长回答应对就在近日，我的心里很忧伤，就得乘烟霞上三清，这三个童子送我到玄都国。你替我向东方各位清信士女辞谢。太平就在近期，十一年后，好度引你，度过这个危难之忧。”梁母又举手告辞说：“太平时再相见。”就驱车腾飞而去，极力望去就没影了。徐道盛回到平原旅舍打听梁母，正是梁母脱离尘世的那天见到她的。

董永妻

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主知其贤，与钱千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诣主，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谓永曰：“以钱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百匹具焉。（出《搜神记》）

【译文】

董永的父亲死了，没有钱安葬，董永就自卖为奴。主人知道他品德好，给他一千万钱打发他走了。董永行三年丧礼守孝完毕，就想回到主人那里，奉行他的奴隶职责。在路上，董永遇到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对他说：“愿意做您的妻子。”就与董永一起到主人家。主人说：“我把钱给你了。”董永说：“我承蒙您的恩德，父亲死了使他的尸骨得到收藏，我董永即使是小人，也一定要承担劳役尽我之力，用来报答您的厚德。”主人问：“这个女子能做什么？”董永说：“能纺织。”主人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只要让你的妻子给我织一百匹双丝细绢就行了。”于是董永的妻子就给主人家织布，十天就把一百匹双丝细绢全部织成了。

酒母

酒母，阙下酒妇。遇师呼于老者，不知何许人也。年五十余，云已数百岁。酒妇异之，每加礼敬。忽来谓妇曰：“急装束，与汝共应中陵王去。”是夜果有异人来，持二茅狗，一与于老，一与酒妇，俱令骑之，乃龙也。相随上华阴山上，常大呼云：“于老酒母在此。”（出《女仙传》）

【译文】

酒母，是都城里卖酒的女子。遇到一个师父叫于老，不知是哪里人。这个于老五十多岁，他自己说已经几百岁了。卖酒的女子觉得他是个奇人，常常加礼恭敬。有一天，于老忽然来对女子说：“赶快打扮，我和你一起接应中陵王去。”这天晚上果然有异人到来，那个人牵着两只茅狗，一只给了于老，一只给了卖酒的女子，让他们全都骑上，茅狗原来是龙。他们就随着那个异人上了华阴山。山上有人常常大声呼喊着说：“于老酒母在此。”

女几

女几者，陈市上酒妇也，作酒常美。仙人过其家饮酒，即以素书五卷质酒钱。几开视之，乃仙方养性长生之术也。几私写其要诀，依而修之。三年，颜色更少，如二十许人。数岁，质酒仙人复来，笑谓之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几随仙人去，居山历年，人常见之。其后不知所适，今所居即女几山也。（出《女仙传》）

【译文】

女几是陈市上造酒的女子，她造的酒很是美味。有一次，仙人路过她家饮酒，就用素书五卷抵押酒钱。女几打开书一看，原来是仙方养性长生的法术。她就偷偷地把书中的要诀写下来，依照它修炼。三年时间，女几的容颜更年轻了。像二十岁左右的人。几年后，抵押酒钱的那个仙人又来了，他笑着对女几说：“偷来的道没有老师，有翅膀也不能飞。”女几就跟着仙人走了，在山上住了许多年，人们常常见到她。其后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如今，她居住过的山就是女几山。

卷第六十　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阳都女　孙夫人 樊夫人　东陵圣母　郝姑　张玉兰

麻姑

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将至一时顷，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及举家皆见，王方平戴远游冠，着朱衣，虎头鞶囊，五色之绶，带剑，少须，黄色，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麾节幡旗，前后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鼓吹皆乘麟，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行。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见方平，与经父母兄弟相见。独坐久之，即令人相访（明抄本访下有麻姑二字）。经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姑，余久不在人间，今集在此，想姑能暂来语乎？”有顷，使者还。不见其使，但闻其语云：“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叙，修敬无阶，烦信来，承在彼。登山颠倒（按：本书卷七王远条。登山颠倒应作食顷即到）而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来（明抄本来作未）即去。”如此两时间，麻姑至矣。来时亦先闻人马箫鼓声。既至，从官半于方平。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入拜方平，方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皆金盘玉杯，肴膳多是诸花果，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行之，如柏灵（集仙录四灵作炙。按柏当作貊。貊炙、见干宝搜神记），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得米便撒之掷地，视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麻姑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狯变化也。”方平语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搅之，赐经家饮一升许。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远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相闻，求其沽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信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又麻姑鸟爪，蔡经见之，心中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方平已知经心中所念，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谓爪可以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传授蔡经邻人陈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经亦得解蜕之道，如蜕蝉耳，经常从王君游山海。或暂归家，王君亦有书与陈尉，多是篆文，或真书字，廓落而大，陈尉世世宝之。宴毕，方平、麻姑命驾升天而去，箫鼓道从如初焉。（出《神仙传》）

【译文】

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临到蔡经家。将要来到还有一会儿的时候，听到金鼓箫管人马的声音，蔡经及全家人都看见王远戴着远游冠，穿着红色衣服，腰挂虎头鞶囊，佩着五色绶带，带着剑，胡须少而黄，是个中等身形的人。他乘着有羽毛的车，驾着五条龙，龙的颜色各异，旗幡招展，前导后从，威仪鲜明，像个大将军。吹鼓手都乘坐麒麟，他们从天而下，在蔡经家的院子上空悬空聚集，跟从的官员都一丈多高，不从道上走。到了以后，跟从的官员都隐去，不知在哪，只见到王远与蔡经的父母兄弟相见。王远独坐很久，就令人去拜访麻姑，蔡经家里的人也不知麻姑是什么人。王远教使者说：“王方平敬告麻姑，我很久不在人间，今天在此停留，想必麻姑能暂来叙话吗？”过了一会儿，使者回来了。人们看不见使者，只听他报告说：“麻姑再拜，一晃已经五百多年没有见面了，但尊卑有序，敬奉没有机会，麻烦你派使者，很快来到我这里。我先已受命，说巡查蓬莱，现在就暂去，如此当回还，回来后就亲自去拜见。”如此两个时辰，麻姑来了。来时人们也是先听到人马箫鼓的声音。到达以后，看到她的随从官员比王远少一半。麻姑到时，蔡经全家也都看到了。是个美貌女子，年纪在十八九岁左右，在头顶当中梳了一个发髻，其余的头发都垂到腰际。她的衣服有花纹，却不是锦缎，光彩耀眼，不可用语言形容。麻姑进去拜见王远，王远也为她起立。坐下以后，王远召人端进饮食，都是金盘玉杯，饭菜多半是各种花果，香气传到室内外。切开干肉传给大家吃，觉得这干肉像是炙烤过的貊脯，仙人说是麒麟脯。麻姑说道：“我从认识您以来，已经看到东海三次变为桑田了。刚才到蓬莱，海水又比往昔聚会时浅得几乎有一半了。难道将要再还回变作山陵陆地吗？”王远笑着说：“圣人都说海中又要尘吐飞扬了。”麻姑想要见一见蔡经的母亲和妇人侄女，当时蔡经的弟妇刚生孩子几十天，麻姑望见就知道了，她说：“唉！暂且停步不必前来。”就要了一点点米，麻姑接到米就把它撒掷到地上，一看那些米，全变成珍珠了。王远笑着说：“麻姑依旧年轻，我老了。一点也不喜欢再做这种狡猾欺诈的变化了。”王远告诉蔡经的家人说：“我想要赏给你们这些人酒喝。这种酒乃是天厨酿出，它的味道醇醲，不适宜世人饮用，喝了它或许烂肠。今天得用水调和它，你们不要责怪。”就拿一升酒兑入一斗水搅拌了以后，赐给蔡经家人每人喝了一升左右。过了很久，酒喝光了，王远告诉左右的人说：“不值得到远处去取，拿一千个大钱给余杭姥，告诉她求她打酒。”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买到一油囊酒，有五斗左右。信使转述余杭姥的答话说：“只恐怕地上的酒不适合您喝。”另外，麻姑有鸟爪被蔡经看到了，他就在心里默念说：“脊背大痒时，能得此爪来抓痒，该很舒服。”王远已经知道蔡经心中想什么，就派人把蔡经拉走用鞭子抽打。对他说：“麻姑是神人，你怎么想用麻姑的爪可以抓痒呢？”只见鞭子落在蔡经的背上，也不见有拿鞭子的人。王远告诉蔡经说：“我的鞭打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这一天，王远又把一张符传授给蔡经的邻人陈尉，这张符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病。蔡经也获得了解蜕之道，像蝉蜕那样，经常跟随王君游山海。有时偶尔回家，王君也有信捎给陈尉，多是篆文，有的是楷书字，字写得松散而且大，陈尉家里世世代代把它当作宝贝。那次宴会完毕，王远、麻姑命驾升天而去，箫鼓导从像当初来时一样。

玄俗妻

河间王女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间已数百年。乡人言常见之，日中无影。唯饵巴豆云母，亦卖之于都市，七丸一钱，可愈百病。河间王有病，买服之，下蛇十余头。问其药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余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尝放乳鹿，即麟母也。仁心感天，固当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尝见父母说，玄俗日中无影。”王召而视之果验。王女幼绝荤血。洁净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数年，与女俱入常山，时有见者。（出《女仙传》）

【译文】

河间王的女儿，是玄俗的妻子。玄俗获得神仙之道，住在河间已经几百年了。乡人说常常见到他，在太阳底下没有影子。只吃巴豆云母，也到都市去卖它，七丸药一个钱，可以治愈百病。河间王有病，买他的药吃了，打下十多条蛇。河间王问他用药意图，他回答说：“大王有病的原因，乃是六世余殃造成的，不是大王招来的。大王曾经释放一头哺乳期的母鹿，这母鹿就是麒麟之母。你的仁慈之心感动了天，本来应当遇到我。”王家一个老舍人说：“曾听父母说过，玄俗在日光中没有影子。”河间王就把玄俗召来，一看果然如此。河间王的女儿小时候就断了荤腥，清净好道。河间王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了玄俗。住了几年后，玄俗与河间王的女儿一起进了常山，时而有人看到他们。

阳都女

阳都女，阳都市酒家女也。生有异相，眉连，耳细长。众以为异，疑其天人也。时有黑山仙人犊子者，邺人也。常居黑山，采松子茯苓饵之，已数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乘犊，时人号为犊子。时壮时老，时丑时美。来往阳都，酒家女悦之，遂相奉侍。一旦女随犊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连叶甘美，异于常桃。邑人俟其去时，既出门，二人共牵犊耳而走，其速如飞，人不能追。如是且还，复在市中数十年，夫妇俱去。后有见在潘山之下，冬卖桃枣焉。（出《墉城集仙录》）

【译文】

阳都女，是阳都市中卖酒人家的女儿。她生得有异相：两眉相连，耳朵细长。众人因此觉得奇异，疑心她是天人。当时有个黑山仙人叫做犊子的，是邺县人。常住在黑山，采松子、茯苓用它当食物，已经几百年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因为他经常骑着牛犊，当时的人称他为犊子。这个犊子有时强壮有时衰老，有时丑陋有时漂亮。来往阳都，酒家女喜欢他，就奉侍他。有一天，酒家女随着犊子外出去取桃，过了一夜回来，得桃很多，连叶子都很甜美，与普通的桃不同。县里的人等着他出去的时候去看，出门以后，两个人共同牵着牛的耳朵走，其快如飞，人们不能追上。如此又回来，又在市中住了几十年，后来夫妻一起走了。此后有人在潘山之下看到他们，冬天在那里卖桃卖枣。

孙夫人

孙夫人，三天法师张道陵之妻也。同隐龙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积年，累有感应。时天师得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师自鄱（鄱原作潘。据墉城集仙录改），阳入嵩高山，得隐书《制命之术》，能策召鬼神。时海内纷扰，在位多危。又大道凋丧，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余年。既术用精妙，遂入蜀，游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栖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汉桓帝（按桓帝疑当作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阳平化，炼金液还丹。依太乙无君所授黄帝之法，积年丹成，变形飞化，无所不能。以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与天师于阆中云台化，白日升天，位至上真东岳夫人。子衡，字灵真，继志修炼，世号嗣师，以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孙鲁，守公期，世号嗣师，当汉祚陵夷，中土纷乱，为梁益二州牧，镇南将军，理于汉中。魏祖行灵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刘璋失蜀，蜀先主举兵，公期托化归真，隐影而去。初，夫人居化中，远近钦奉，礼谒如市。遂于山趾化一泉，使礼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后方诣道静。号曰解秽水，至今在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白阳池，即太上老君游宴之所，后有登真洞，与青城、峨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故为二十四化之首也。（出《女仙传》）

【译文】

孙夫人，是三天法师张道陵的妻子。夫妻共同隐居在龙虎山，修行三元默朝之道多年，屡有感应。当时张天师得到了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炼成喝了，能够分形散影，坐在那立时无影。天师从鄱阳进入嵩高山，得到隐书《制命之术》，能用拐杖召鬼神。当时国内纷扰。当官的危机很多。又加上大道沦丧，不能拯救危难帮助世人。年已五十才去修行道术。等到丹炼成了，又过去二十多年。法术运用精妙以后，就入蜀游历各名山，率身行教。夫人住在江东修真养性，道化甚行。在汉桓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在阳平化居住，炼金液还丹。依照太乙元君所传授黄帝之法，过了几年丹炼成了，变形飞化无所不能。在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与天师在阆中的云台成仙，白日升天，位至上真东岳夫人。他们的儿子张衡字灵真，继承他们的志向修炼，世人称他为嗣师，在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成仙，白日升天。他们的孙子张鲁字公期，世人称他为嗣师，正当汉朝国运衰颓，中原纷乱，他担任梁州、益州两州长官、镇南将军，在汉中治理军政。曹操发布灵帝的命令，又给他加爵进俸。不久，因为刘璋丢失了蜀，刘备起兵，张鲁托形死亡归真，隐影而去。当初，夫人居于化中，远近之人都恭敬信奉她，礼拜的人像赶集市一般。夫人就在山脚下点化一泉，使以礼敬奉她的人，用泉水洗浴，然后才去入道静修。那处泉水称作解秽水，至今还在那里。山有三层，以象征三境。山前有白阳池，就是太上老君游宴之处，山后有登真洞，与青城、峨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所以成为二十四化之首。

樊夫人

樊夫人者，刘纲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暇日，常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屋，从东起，夫人禁之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如原作知。据明抄本改），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灭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称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乡人敬之，为结构（构字下原有御名二字。原为宋代避高宗名讳而注。今删）华屋数间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媪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遇媪瞪视，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爱我，而同之所止否？”逍遥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媪归室。父母奔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坚，窃索自缢，亲党敦喻其父母，请纵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后月余，媪白乡人曰：“果暂之罗浮，扃其户，慎勿开也。”乡人问逍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户外窥见，小松迸笋而丛生阶砌。及媪归，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为竹稍串于栋宇间。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媪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噀之以水，乃如故。乡人大骇，敬之如神，相率数百里皆归之。媪貌甚闲暇，不喜人之多相识。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请具舟楫，自驾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鼍，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拦之挝杀，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渐窄狭束，岛上人忙怖号叫，囊橐皆为齑粉，束其人为簇。其广不三数丈，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岛，攘剑步罡，噀水飞剑而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鼍，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剑立其胸。遂救百余人之性命，不然，顷刻即拘束为血肉矣。岛上之人，感号泣礼谢。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媪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后媪与逍遥一时返真。（出《女仙传》）

【译文】

樊夫人是刘纲的妻子。刘纲做上虞县令，有道术，能传檄召鬼神，以及禁制变化一类事。他也是悄悄地修行秘密地学成的，没有人能知道。办理政事崇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发布施行，老百姓就受到他的恩惠，没有水旱疫毒猛兽伤害，年年大丰收。闲暇的日子，与夫人较量他们的法术效用。一起坐在堂上，刘纲作火烧磨房，火从东起，夫人禁咒火就灭了。院子中有两株桃树，夫妻各自念动咒语催动，使两棵树互相斗击。过了很久，刘纲驱动的树失败了，几步走出篱笆外。刘纲向盘子中唾一口唾沫，就变成了鲤鱼。夫人向盘子中唾一口唾沫，变成了水獭，去吃鱼。刘纲与夫人进入四明山，路被虎堵住，刘纲禁咒它，虎就趴着不敢动，刚要走，虎就要吃掉他。夫人径直住前走，虎就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用绳索把虎拴在床脚下。刘纲每次和夫人共同试法术，总是不胜。将要腾空乘云而行，县衙正厅旁边从前有棵大皂荚树，刘纲升上树几丈高，才能飞起来。夫人平静地坐着，冉冉如云气升起，一同升天而去。后来到了唐朝贞元年间，湘潭县有个老太太，不说姓名，只称湘媪。平常在人家的房舍居住，已十多年了。常常用丹砂写篆字在闾里治病救人，没有不灵验的。乡人敬重她，给她盖几间华美的房屋奉养她。老太太说：“不要这样，只要有个土木房屋，这就是我的愿望。”老太太鬓发如云，肥洁如雪。拄着拐杖趿着鞋，每天可走几百里。忽然有一天，遇见一个乡下女子，名叫逍遥。十六岁，长得很艳丽，拿着筐采菊花。她遇到这个老太太就瞪着眼睛看，脚不能移动。老太太看着她说：“你是喜欢我，可以同我一起到我住的地方吗？”逍遥高兴得把筐扔了，给老太太行礼自称弟子，跟老太太回家。她的父母奔跑着追上她，用棒子打她，吆喝着把她领回家。逍遥的志向更加坚定，就偷了一根绳子自己上吊，亲戚乡邻诚恳地开导她的父母，请求他们让逍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她的父母估计不能制止，就放了她。逍遥又到老太太那里去了，只是扫地打水烧香读道经而已。一个多月后，老太太告诉乡人说：“我暂时到罗浮山去，把门锁上了，你们千万不要开。”乡人问逍遥将要到哪去，老太太说：“前往。”如此三年，人们只从门外看见，老太太房舍阶下、墙边小松竹笋丛生。等到老太太回来，她就召集乡人一同开锁，看见逍遥在室内迷迷糊糊地坐着，容貌像平时一样，只有草鞋被竹梢串到房梁上。老太太就用拐杖敲敲地，说：“我回来了，你可以醒了。”逍遥像睡觉醒来，刚起身，将要下拜，忽然左脚掉了，像砍落在地上。老太太急忙令逍遥不要动，她捡起脚对正膝盖安上，用水喷喷它，右腿竟然如故。乡人大吃一惊，像敬神似的敬畏她，人们接连不断地从几百里外来拜服她。老太太的神情很闲适，不喜欢相识人多。有一天，老太太忽然告诉乡人说：“我要前往洞庭洞去救一百多人的性命，谁有心意为我准备一只船？一两天可以共同去观看。”有个村民张拱家里很富裕，请求让他准备船只，自己驾船去送她。要到洞庭的前一天，有大风大浪，拍击一只大船，沉没在君山岛上碎裂了。船上载着几十家一百多人却没有损伤，但也没有船来救，他们各自散居在岛上。忽然有一条扬子鳄，有一丈多长，游到沙滩上。几十个人拦住它把它打死，把它的肉分着吃了。第二天，有像雪似的一座白城围绕岛上，人们没有谁能辨识。那座城逐渐变窄把人夹住，岛上的人恐怖地哭叫，行装都碎为粉末，那些人也都被捆成一簇。那里面不到几丈宽，又不能攀援，形势已经紧急了。岳阳城里的人也遥遥望见雪城，但没有人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时，老太太的船已经到岸，老太太就登上君山岛，举起剑踏着罡步，喷一口法水飞快出剑去刺它，白城发出一声如霹雳，城就崩塌了。原来是一只大扬子鳄，长十多丈，蜿蜒而死，剑立在它的胸上。终于救了一百多人的性命，否则，顷刻之间这些人就被拘束成为血肉了。岛上的人都放声哭泣着向老太太行礼道谢。老太太命张拱的船返回湘潭，张拱不忍马上离开。这时忽然有个道士与老太太相遇，这个道士说：“樊姑这些时何处来？”互相都很感慰喜悦。张拱讯问道士，道士说：“这位老太太就是刘纲真君的妻子樊夫人。”人们才知道湘媪就是樊夫人。张拱就回到了湘潭。后来老太太与逍遥同时返回仙境。

东陵圣母

东陵圣母，广陵海陵人也，适杜氏，师刘纲学道，能易形变化，隐见无方。杜不信道，常怒之。圣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诣，杜恚之愈甚，讼之官，云：“圣母奸妖，不理家务。”官收圣母付狱。顷之，已从狱窗中飞去，众望见之，转高入云中，留所着履一双在窗下。于是远近立庙祠之，民所奉事，祷之立效。常有一青鸟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问所在，青鸟即飞集盗物人之上。路不拾遗，岁月稍久，亦不复尔。至今海陵县中不得为奸盗之事。大者即风波没溺，虎狼杀之，小者即复病也。（出《女仙传》）

【译文】

东陵圣母，是广陵府海陵县人，嫁给姓杜的，拜刘纲为师学道，能够易形变化，时隐时现没有定准。她的丈夫不信道，常常因此生她的气。圣母治病救人，有时前往有病的人家，她的丈夫气愤得更加厉害，把她告到官府，理由是：“圣母是邪恶伪诈的妖人，不理家务。”官府就把圣母抓起来投进监狱。不久，圣母已经从监狱的天窗中飞出去，众人都望见她越来越高直入云中，只留下她所穿的一双鞋在窗下。于是远近的人盖庙宇祭祀她，老百姓求告的事，向她祷告立刻见效。经常有一只青色的鸟在祭祀的地方，有人丢失了东西，向她乞问在哪里，青鸟就飞去落在偷东西那个人的头上，因此，那里路不拾遗。岁月稍长，也就不再这样了。至今海陵县人不得做奸盗之事。如果做了，罪过大的，不是被风浪吞没淹死，就是被虎狼吃掉，罪过小的就一再生病。

郝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县西北四十五里。俗传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后居此邑。魏青龙年中，与邻女十人，于沤洟汇水边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东海公娶女君为妇。”言讫，敷茵褥于水上，行坐往来，有若陆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侧，流流而下。邻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遥语云：“幸得为水仙，愿勿忧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鱼为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内，多有刀鱼上来。乡人每到四月祈祷，州县长更若谒此祠，先拜然后得入。于祠前忽生青石一所，纵横可三尺余，高二尺余，有旧题云：“此是姑夫上马石”至今存焉。（出《莫州图经》）

【译文】

郝姑祠在莫州莫县西北四十五里。民间传说，郝姑小字女君。本来是太原人，后来住在这个县。魏青龙年间，郝姑与邻女十人，在沤洟泄水边挑菜。忽然有三个青衣童子来到女君面前，说：“东海公娶女君为媳妇。”说完，就把垫子、褥子铺在水上，或行或坐来来往往，就像陆地一般。那青衣童子就在女君旁边陪着，沿流而下。邻女跑回去告诉女君的家里，她家里人前去察看，没有办法能够找到她。女仙从远处告诉家人说：“我有幸能够成为水仙，希望不要忧愁害怕。”还说每到四月，就送刀鱼作为凭证。从古到今，每年四月里多有刀鱼上来。乡人每到四月就向她祈祷。州县官吏如果到祠里去，要先行拜见之礼然后才能进去。在郝姑祠前不知何时出现一块青白石，长宽约三尺多，高二尺多，有旧题词是：“此是姑夫上马石”，至今还在那里。

张玉兰

张玉兰者，天师之孙，灵真之女也。幼而洁素，不茹荤血。年十七岁，梦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缭绕数十尺，随光入其口中，觉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责之，终不言所梦，唯侍婢知之。一旦谓侍婢曰：“吾不能忍耻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无疾而终。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违，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莲花，自疈其腹而出。开其中，得素书《本际经》十卷，素长二丈许。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将非人功。玉兰死旬月，常有异香。乃传写其经而葬玉兰。百余日，大风雷雨，天地晦瞑，失经，其玉兰所在坟圹自开，棺盖飞在巨木之上，视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是也。三月九日是玉兰飞升之日，至今乡里常设斋祭之。灵真即天师之子，名衡，号曰嗣师。自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经得道，当在灵真上升之后，三国纷兢之时也。（出《传仙录》）

【译文】

张玉兰是天师的孙女，灵真的女儿。她小时候就喜欢洁素，不吃荤血。十七岁那年，她梦见红光从天而降，红光中有金字篆文，缭绕几十尺，随着红光进入她的口中。玉兰自己觉得不安，于是就有了身孕。母亲责问她，她始终没说梦中事，这事唯有她的丫环知道。有一天，她对丫环说：“我不能忍受耻辱而活着，死了就剖腹，来表明我的心。”那天晚上，玉兰无病而死。丫环把这事告诉了玉兰的母亲，母亲不想违背玉女的遗嘱，也希望洗雪心中之疑。这时，忽然有一个东西像莲花似的，自己从玉兰腹中破腹而出。打开那件东西，得到白绢金字写的《本际经》十卷，白色生绢长二丈左右，幅宽六七寸，文字鲜明很美，不是人工写成。玉兰死后旬月，经常有异香。于是传写那些经书，又安葬了玉兰。一百多天过去了，有一天忽然刮起大风响起炸雷下起大雨，天昏地暗，《本际经》不见了，玉兰所在的坟圹自开，棺盖飞在大树之上，人们一看，只是空棺而已。如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就是。三月九日是玉兰升天的日子，至今乡里的人还常常设斋祭祀她。灵真就是天师的儿子，名叫张衡，人称为嗣师。从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在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生出经书而得道，当在灵真飞升之后，三国纷争之时。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琼　庞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王妙想

王妙想，苍梧女道士也。辟谷服气，住黄庭观边之水旁。朝谒精诚，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云物之异，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尝言之于人。如是岁余，朔旦忽有音乐，遥在半空，虚徐不下，稍久散去。又岁余，忽有灵香郁烈，祥云满庭，天乐之音，震动林壑，光烛坛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乱眼，不可相视。须臾，千乘万骑，悬空而下，皆乘麒麟凤凰、龙鹤天马。人物仪卫数千，人皆长丈余，持戈戟兵杖，旌幡幢盖。良久，乃鹤盖凤车，导九龙之辇，下降坛前。有一人羽衣宝冠，佩剑曳履，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群仙拥从亦数百人。妙想即往视谒。大仙谓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劳厌万国，养道此山。每欲诱教后进，使世人知道无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经》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具。此盖修之自己，证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睹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余岁，始终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贞神，遵禀玄戒，汝亦至矣。若无所成证，此乃道之弃人也。《玄经》云：‘常善救物，而无弃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单微，道气浮浅，不能精专于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气来应，而己中怠，是人自弃道，非道之弃人也。汝精诚一至，将以百生千生。望于所诚，不怠不退，深可悲悯。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经》，理国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圪坤、通九天、贯万物、为行化之要、修证之本，不可譬论而言也。吾常铭之于心，布之与物，弘化济俗，不敢斯须辄有怠替。至今禀奉师匠，终劫之宝也。但世俗浮诈迷妄者多，嗤谦光之人，以为懦怯；轻退身之道，以为迂劣；笑绝圣弃智之旨，以为荒唐；鄙绝仁弃义之词，以为劲捷。此盖迷俗之不知也。玄圣之意，将欲还淳复朴、崇道黜邪。斜径既除，至道自显；淳朴已立，浇兢自祛。此则裁制之义无所施，兼爱之慈无所措，昭灼之圣无所用，机谲之智无所行。天下混然，归乎大顺，此玄圣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伪，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静理，则万绪交驰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则百家纷竞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洁己，独善其身，能以至道为师资，长生为归趣，亦难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学勤笃，暂来省视。尔天骨宿禀，复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于民间，年尚冲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于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国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国曰扬州。上直牛斗，下瞰淮泽，入十龙之门，泛昭回之河，瓠瓜之津，得水源号方山，四面各阔千里。中有玉城瑶阙，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复始，溯上于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使我导九州、开八域，而归功此山。山有三宫，一名天帝宫，二名紫微宫，三名清源宫。吾以历数既往，归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镇于此。常以久视无为之道，分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诸天上圣，高真大仙，悯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迁。俄尔之间，人及阳九百六之会，孜孜下教，此救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系念存心，百万中无一人勤久者。天真悯俗，常在人间，隐景化形，随方开悟，而千万人中无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多是初勤中惰，前功并弃耳。道岂负于人哉？汝布宣我意，广令开晓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宫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镇之药、太上所藏之经，或在石室洞台、云崖嵌谷。故亦有灵司主掌，巨虬猛兽，螣蛇毒龙，以为备卫。一曰长安峰，二曰万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宝峰，六曰广得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宜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宫阙，各为理所。九水者，一曰银花水，二曰复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许泉，五曰归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晋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无穷。山中异兽珍禽，无所不有，无毒螫鸷玃之物，可以度世，可以养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来，未尝游览四表，拂衣尘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峦，固不可得而知也。吾为汝导之，得不勉之、修之，伫驾景策空，然后倒景而研其本末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经及驻景灵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年降于黄庭观。十年后，妙想白日升天。兹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营道县。（出《集仙录》）

【译文】

王妙想是苍梧女道士。不吃五谷，驾驭气息，住在黄庭观旁的水边。她精诚朝拜，想念丹府，因此感通。每到月初一，常有奇异的光影云物和重嶂幽谷出现，人很少到那样的地方，妙想也不曾把她见到的情景告诉别人。如此一年多，有一个月初一的那天，忽然有音乐在遥远的半空中，虚幻轻漫而不下，时间稍长就散去了。又过了一年多，忽然灵香浓郁而又强烈，祥云弥满庭院，天乐的声音震动山林深谷，光照坛殿，象十个太阳那么明亮，空中呈现金碧的颜色，令人眼花缭乱不敢看。不一会儿，千乘万骑从悬空下来，都骑着麒麟、凤凰以及龙鹤、天马。仪仗队和护卫的有几千人，人都一丈多高，拿着戈戟兵杖，飘扬着旗幡伞盖。过了很久，才有鹤盖凤车引导着九龙辇车，下降到坛前。有一个人穿着羽衣，戴着宝冠，佩着剑，拖着鞋，升殿坐下。他的身上赫然有五色光芒，簇拥随从的群仙也有几百人。妙想就去拜见。大仙对妙想说：“我就是舜帝。从前因理国劳倦，在这座山养生修道，总想诱导教化后进之人，使世人知道没有不可教化的人。而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自身，不在他人。《玄经》所说的修之于身，他的道德就是具备了，这指的是修道在于自己，证仙成真不是他人所能办到的。我看了地司的奏章，你在此山三十多年，始终如一，守德不邪，心想贞神，遵承道戒，你也心诚到极点了。如果不能证仙成真，这就是天道弃人了。《玄经》上说，常做善事，救助万物，便没有弃物。天道周全普遍地布下恩惠，是考虑到每个物都想使它成就，每个人都想把他度引。只是世人福果单微，道气浮浅，不能精专于道。既有修行，又不勤奋持久，道气没有灵应，而自己心中已倦怠，这是人自己弃道，不是道弃人啊。你精诚一到，将会生百生千寄希望于所诚，不息不退，很值得同情。我从前遇到太上老君，他把《道德真经》拿给我看，治国治身，度引别人施行教化，这也可以用来联结天地、堵塞乾坤、沟通九天、贯穿万物，作为施行教化的要旨、修仙证果的根本，不可譬论而谈。我常常把它铭记在心，传布于物，弘扬道义，救助世俗，不敢片刻松懈倦怠，至今禀承师训，当作终劫之宝。但世俗中浮诈迷妄的人多，讥笑谦和的人，把他当作怯懦；轻视退身之道，把它当作迂劣；嘲笑绝圣弃智的宗旨，把这看作荒唐；鄙视绝仁弃义的言词，以为劲捷。是因为被俗念所迷却不知道啊。玄圣的心意，将宴恢复淳朴，尊崇玄道，斥逐邪恶。邪恶除去以后，至道自然显现；淳朴确立以后，浮薄纷争的风气自退。这样，就使正义制裁没有地方施行，兼爱的慈心无处放矢，昭灼的圣明无处用，机敏之智无处行。天下混然一体趋奔归于大顺，这就是玄圣的最大愿望。可惜世俗肤浅伪诈，人们趋奔奢侈和虚伪，帝王不能安心治国，就会万绪交驰；道化不能顺利施行，就会百家纷争。所以说这是人们自迷。其时日本来很久了，如果洗心革面，独善其身，能用至道作师表，以长生为最终志趣，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我因为你修学道术，辛勤诚恳，暂来察看。你的仙骨早就具备了，还迟疑什么呢？你一定能得道啊。我从前在民间，年纪还小，忽然感应太上道君，降临到我的曲室之中，教给我修身之道、治国的策略，让我闭目安坐，冉冉升空，到了南方之国叫作扬州。向上直达斗牛，向下俯瞰淮泽。进入十龙门，渡过昭回河、瓠瓜津，找到水源叫作方山，四面各宽千里，当中有玉城瑶宫，这里叫九嶷山。九嶷山有九座山峰，每峰有一河，九江分别流于其下，而注入六合，周而复始，逆流而上到这里，以灌天河。所以九水从此山发源流出，上下流淌灌注，遍及四海，使我导九州开八域而归功此山。山有三宫，第一宫名叫天帝宫，第二宫名叫紫微宫，第三宫名叫清源宫。我根据历数前去以后，回来治理此山，在上住在紫微宫，向下镇守在这里。常久视无为之道，分别派遣仙官到下界去教化人。那诸天的上圣、高真、大仙，因为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移而生怜悯之心。转眼之间，人就到了阳九百六的期限。勤勤恳恳地下世行教以救人，更加对世人求道感到迫切。世人求道之心若有若无，系念存想在心的，百万人当中没有一人能勤修长久的。天上真仙怜悯俗人，常在人间隐影化形，随处使人开化觉悟，而千万人当中没有一个可教的人。古来有句话说：‘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多数人是起始勤恳，中途怠惰，前功尽弃了。难道是天道对不起人吗？你传播宣扬我的意见，广泛地让人们明白。此山九峰都有宫室，命真官主管它们。下面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保护的仙药，以及太上老君所收藏的经文。有的在石室洞台，有的在云崖峭谷。所以也有灵司主管，并让巨虬猛兽、螣蛇毒龙防备护卫。九座山峰是：第一峰叫作长安峰，第二峰叫作万年峰，第三峰叫作宗正峰，第四峰叫作大理峰，第五峰叫作天宝峰，第六峰叫作广得峰，第七峰叫作宜春峰，第八峰叫作宜城峰，第九峰叫作行化峰。下有宫阙，各作为治所。九水是：第一水叫作银花水，第二水叫作复淑水，第三水叫作巢水，第四水叫作许泉，第五水叫作归水，第六水叫作沙水，第七水叫作金花水，第八水叫作永安水，第九水叫作晋水。这九水支流四海，周围灌溉无穷。山中珍禽异兽无所不有，没有毒螫鸷玃之物，可以在此度世，可以在此养生，可以在此修炼道术，可以在此成仙登真。你住在山上以来，不曾游览山的四外、脱离于尘世之外，远眺碧空，俯视山峦，本来不可能知道这些。我为你指点它，能不勉力修行吗？我等待你能驾影策空，然后反过来研究它的本末了。”于是命侍臣把《道德》二经以及驻景灵丸传给妙想而去。此后一年或三五年，舜帝就降临黄庭观一次。十年后，妙想白日升天。这座山因为是舜修道的地方，所以叫作道州营道县。

成公智琼

魏济北郡从事椽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夕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觉而钦想。如此三四夕。一旦显然来，驾辎軿车，从八婢。服罗绮之衣，姿颜容色，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车上有壶榼，清白琉璃，饮啗奇异，馔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盖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常可得驾轻车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缯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曰：“飘摇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举。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杨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取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也。每超当有行来（来原作永，据明抄本改），智琼已严驾于门。百里不移两时，千里不过半日。超后为济北王门下掾，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见移于邺宫，宫属亦随监国西徙。邺下狭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独卧，智琼常得往来。同室之人，颇疑非常。智琼止能隐其形，不能藏其声；且芬香之气，达于室宇，遂为伴吏所疑。后超尝使至京师，空手入市。智琼给其五匣弱绯、五端絪贮。采色光泽，非邺市所有。同房吏问意状，超性疏辞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监国，委曲问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责也。后夕归，玉女己求去，曰：“我神仙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啗，发簏，取织成裙衫两裆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零溜漓，肃然升车，去若飞流。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去后积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智琼。驱驰前至，视之果是，遂披帷相见，悲喜交至，授绥同乘至洛，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月往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来，来辄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赋《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验。如弦氏之归，则近信而有征者。”甘露中，河济间往来京师者，颇说其事，闻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游东上，论者洋洋，异人同辞，犹以流俗小人，好传浮伪之事，直谓讹谣，未遑考核。会见济北刘长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亲见义起，受其所言，读其文章，见其衣服赠遗之物，自非义起凡下陋才所能构合也。又推问左右知识之者，云：“当神女之来，咸闻香薰之气、言语之声。”此即非义起淫惑梦想明矣。又人见义起强甚，雨行大泽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损瘦。今义起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燕寝处，纵情兼欲，岂不异哉！（出《集仙录》）

【译文】

魏时，济北郡从事椽弦超，字义起，在嘉平年间有一天晚上独宿，梦见有个神女来侍从他。神女自称是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年失去父母。上帝因为她孤苦无依而哀怜她，令她下界嫁人。弦超正当做这个梦的时候，精神爽快，感觉灵悟，觉得神女的姿容不是平常人所能有的那么美，醒来的时候他就怀着敬意想念她。一连三四个晚上都是如此。有一天，智琼真真切切地来了，驾着上有帷盖四周有帷幕的车子，随从八个婢女。穿着罗绮制作的衣服，容颜姿色象飞仙的样子。她自己说七十岁了，可是看起来就象十五六岁。车上有盛放酒壶的盒子，洁白琉璃，有各种吃的喝的等奇异食品，还有餐具和美酒。来到以后，她就与弦超共饮共食。她对弦超说：“我是天上的玉女，被遣下嫁，所以来依从您。原因是前世时感运相通，应该做夫妇。我对您虽然不能有益，也不会造成损害。但却能使您经常能够驾轻车乘肥马，饮食经常可以得到远方的风味和奇异的食品，丝绸锦缎可以得到充足的使用而不缺乏。然而我是神人，不能给您生孩子，也没有妒忌的性情，不妨害您的婚姻之事。”于是，他们结为夫妇。智琼赠给弦超一首诗：“飘遥浮勃蓬，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这是那首诗的大意。全文二百多字，不能全部列举。智琼又著阐发《易经》的书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所以从其文意来看，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卜吉凶，如同杨雄的《太玄经》和薛氏的《中经》。弦超对它的意旨都能通晓，运用它占卜。经过七八年。弦超的父亲给弦超娶妻之后，他们就分日宴乐，分夕而共寝。智琼夜间来早晨去，迅捷如飞，只有弦超能看见她，别人都看不见她。每当弦超要远行时，智琼就已经把车马行装安排得整整齐齐等在门前，走百里路不超过两个时辰，走千里路不超过半天。弦超后来做济北王的门下掾，那时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被迁移到邺宫，各王宫的属吏也随着监国的王爷西迁。邺下狭窄，四个吏员同位一间屋子。弦超独卧时，智琼照常能够往来，同室的人都怀疑弦超不正常。智琼只能把自己的身形隐匿起来，但是不能把声音也藏起来、而且芳香的气味，弥满屋室，终于被同室相伴的吏员所怀疑。后来弦超曾经被派到京师去，他空手进入集市，智琼给他五匣弱红颜料、五块做褥子的麻布，而且彩色光泽，都不是邺城集市所有的。同房吏盘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弦超性格疏朗，不善言辞，就详详细细地向他们说了。同室小吏把这些情况向监国王爷报告了，监国向他讯问了事情的底细和原委，也恐怕天下有这种妖幻，就没有责怪他。后来，弦超晚上回来，玉女自己请求离去，她说：“我是神仙，虽然与您结交，不愿让别人知道。而您的性格粗而不细，我今天底细已经暴露，不能再与您通情接触了。多年交往，结下情谊，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哪能不悲伤遗憾？但情势如此，不得不这样啊，我们各自努力吧！”智琼唤侍御的人摆下酒饭，又打开柳条箱子，拿出织成的裙衫和两条裤子留给弦超。又赠诗一首，握着弦超的手臂告辞，眼泪流淌下来，然后表情严肃地登上车，象飞逝的流水一般离去了。弦超多少天来忧伤感念，几乎到了萎靡不振的地步。智琼去后五年，弦超奉郡里的差使到洛阳去，走到济北鱼山下，在小路上向西走，远远地望见曲洛道旁有一辆马车，认出是智琼，他就打马向前跑。到跟前一看果然是智琼，于是就掀起帷布相见，两个人悲喜交加，智琼让他上车拉住绳索，同车到洛阳。他们又重修旧好，到太康年间还在。但是并不天天往来，只在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和每月初一、十五见面。智琼每次到来，往往经宿而还。张茂先为她写了《神女赋》，其序文说：“世上谈论神仙的人很多，然而没有人验证它，如弦超之妻的到来，就是近于事实而有验证的例子。甘露年间，河济一带往来京城的人都传说这件事，听到的人常常认为智琼是鬼魅一类的妖孽。等到游历东方，谈论的人滔滔不绝，不同的人说的却都一样。还有人认为流俗小人好传虚浮伪诈之事，径直说是讹传的谣言，未及考核。及会见济北刘长史，他这个人是个明察有信之士，他亲自见过弦超，听弦超亲口说过，读过智琼的文章，见过那些衣服等智琼赠送的物件，自然不是弦超这种平凡低下、才疏学浅的人所能编造的。又推究查问左右知道这件事的人，他们说当神女来时，全都闻到了薰香的气味，听到了言语之声，这就明显地证明不是弦超因为梦想而造成的淫惑了。又有人见到弦超很强壮，在雨中行经大泽而不沾湿，就更加觉得奇怪。鬼魅接近人，无不使人身体羸弱生病受损而消瘦。如今弦超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宴同寝相处，纵情恣欲，难道不奇异吗？

庞女

庞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虚，每云：“我当升天，不愿住世。”父母以为戏言耳。因行经东武山下，忽见神仙飞空而来，自南向北，将逾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进。仙人亦至山顶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楼、璚宫珠殿，弥满山顶。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来至女前，召女升宫阙之内。众仙罗列，仪仗肃然。谓曰：“汝有骨箓，当为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按而行之，飞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于此，证位高真，可不勤耶？”既受真文，群仙亦隐。十年之后，白日升天。其所遇天真处东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后道士张方，亦居此山，于石室中栖止。常有赤虎来往室外，方不为惧，亦得道升天。庞女一本作逄字。（出《集仙录》）

【译文】

庞女小时候就不吃东西，总是仰慕清虚之道，经常说：“我应当升天，不愿意住在人世。”她的父母把这话当作戏言而已。因为出行经过东武山下，忽然看到神仙从空中飞腾而来，从南向北，将超过千里。庞女就端端正正地站着，不敢往前走。仙人也到了山顶，他们并不散去，立即就变幻出金城玉阙、璚宫珠殿，弥满山顶。有一个人从山上下来，身上发出仗十分恭敬。仙人对她说：“你有仙骨，还登记在册，应当成为天上上真。太上老君命我传授给你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按照它修行，飞升就指日可期了。从前阿丘曾皇妃，都是遵奉这些宝书符箓进行修行，得以证位高真。你既然想飞升成仙，能不勤修苦炼吗？”庞女接受真文后，群仙也都隐去。十年之后，庞女白日升天。她遇到天真的地方东武山，就是现在的庚除化这个地方。后来有个道士叫张方，也住在这座山，在石室中歇宿，常常有红毛老虎在室外来来往往。张方没有被老虎吓倒，也得道升天。庞女在别的版本中庞字写成逄字。

褒女

褒女者，汉中人也。褒君之后，因以为姓。居汉、淝二水之间。幼而好道，冲静无营。既笄，浣纱于浕水上，云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责之，忧患而疾。临终谓其母曰：“死后见葬，愿以牛车载送西山之上。”言讫而终。父母置之车中，未及驾牛，其车自行，逾淝、汉二水，横流而渡，直上浕口平元山项。平元即浕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见五云如盖，天乐骇空，幢节导从，见女升天而去。及视车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祷俱验。今浕口山顶有双辙迹犹存。其后陈世安亦于此山得道，白日升天。（出《集仙录》）

【译文】

褒女是汉中人，因为是褒君的后代，就以褒为姓，住在汉水、淝水二水之间。她小时候就好道，淡泊清静，到了盘发插笄的年龄后，常在浕水上学浣纱。有一天，忽然天地昏暗云集雨落，褒女似有所感而怀了孕。她的父母责怪她，她忧愁痛苦，就生了病。临终时对她的父母说：“死后葬我的时候，希望你们用牛车送到西山上。”说完就死了。她的父母把她的尸体装到车上，还没有来得及套上牛，那辆车就自己走了，越过汉水和淝水，横流而渡，径直登上了浕口平元山顶。平元山就是浕口化。家里的人追车时，只见五彩祥云如车盖，天乐惊空，旌旗仪仗前导后从，见到褒女升天而去。等到再看车中，只剩空棺而已。乡里人建立祠庙祭祀她，水灾旱灾时向她祈祷，都有灵验。现在浕口山顶上车辙的痕迹还存在。其后张世安也在这座山得道，白日升天。

李真多

李真多，神仙李脱妹也。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时，居来广汉栖玄山，合九华丹成，云游五岳十洞，二百余年。于海上遇飞阳君，授水木之道，还归此山，炼药成。又去数百年，或隐或显，游于市朝，又登龙桥峰，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于此山学道，故世人号此山为三学山，亦号为贤山，盖因八百为号。丹成试之，抹于崖石上，顽石化玉，光彩莹润。试药处于今犹在。人或凿崖取之，即风雷为变。真多随兄修道，居绵竹。今有真多古迹犹在。或来往浮山之侧，今号真多化，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水而浮，真多幼挺仙姿，耽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贞之要，行之数百年，状如二十许人耳，神气庄肃，风骨英伟，异于弱女之态。人或见之，不敢正视。其后太上老君与玄古三师降而度之，授以飞升之道，先于八百白日升天。化侧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仙炼丹砂之泉。浮山亦名万安山，上有二师井，饮之愈疾。今以真多之名，故为真多化也。八百又于什邡仙居山，三月八日白日升天。（出《集仙录》）

【译文】

李真多，是神仙李脱的妹妹。李脱在西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炼道术。蜀人历代都见到过他，大约他往来八百多年了，因此称他为李八百。当初在周穆王时，来到广汉栖玄山上居住，炼制九华丹成功以后，云游五岳十洞二百多年。在海上遇到飞阳君，教给他水木之道，也就回归此山。药炼成以后，又离去几百年。有时隐形，有时显现，游历于市朝之中。又登上龙桥峰，制作九鼎金丹，丹炼成已经八百年了。他三次在此山修炼道术，所以世人称此山为三学山，也称为贤山，大概是因为李八百取的号。丹炼成了要试一试它，李八百就把丹药抹在崖石上，顽石变成了美玉，光彩晶莹润洁。试药处至今还存在。有的人凿崖取玉，则风雷为之变色。李真多随着哥哥修炼道术，住在绵竹中。现在真多古迹还在。她有时往来于浮山之侧，现在称作真多化，就是古代的浮山化，有如地肺到了水面就上浮。李真多小时候就生成仙姿，沉迷崇尚玄理。李八百教给她朝元默贞的要诀，她修行了几百年，样子就象二十岁左右的人。神情端庄，气概严肃，风骨英武雄伟，不同于弱女之态，人们有时见到她，都不敢正眼去看。其后太上老君与玄古三师降临度引她，教给她飞升之道，她就先于李八百而白日升天。真多化的旁边有潭，那里的水总是红色的，原来是古代的神仙炼丹砂的泉源。浮山又名万安山，山上有二师井，饮井水可以治愈疾病。现在用真多的名字，所以称为真多化。李八百又到什邡仙居山修炼，三月八日白日升天。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许人也。或云女子也。能飞行经日，又能坐空虚中与人语，又能入地中，初去时没足至胸，渐入，但余冠帻，良久而尽没不见。以指刺地，即成井可吸。吹人屋上瓦，瓦飞入人家间。桑果数千株，孟皆拔聚之成一，积如山；如此十余日，吹之各还其故处如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纸着前，嚼墨喷之，皆成文字，竟纸，各有意义。服酒丹，年四百岁更少。入大治山中。（出《神仙传》）

【译文】

班孟，不知是哪里人，有人说她是女子。她能在空中飞几天，又以坐在虚空之中与人说话，还能钻入地下。刚进去时，从脚开始埋没，一直到胸部埋没，都是渐渐地进入地下，只剩帽子头巾没有进去，过了很久，就全部没入而不见了。她用手指刺地，就能成井可以汲水。吹人家屋子上的瓦，瓦就飞入人家家里。几千棵桑果树，班孟全部把它们抓出来聚拢成一堆，堆积得象山似的；这样放着十几天了，她吹一口气，这几千棵桑果树就各自回到原来的地方，象平常时一样。又能在口中含一口墨，把纸放在面前舒展开，她嚼墨一喷，都成为文字，写满了纸，各有意义。她食酒和丹药，年纪四百岁反而更年轻了。后来进入大治山中。

天台二女

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远不得返，经十三日饥。遥望山上有桃树子熟，遂跻险援葛至其下，啗数枚，饥止体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见芜菁叶流下，甚鲜妍。复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饭焉。乃相谓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色甚美，见二人持杯，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杯来。”刘、阮惊。二女遂忻然如旧相识，曰：“来何晚耶？”因邀还家。南东二璧（南东二璧原作雨璧东壁，据明抄本改。黄本作西璧东璧）各有绛罗帐，帐角悬铃，上有金银交错。各有数侍婢使令。其馔有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美。食毕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夜后各就一帐宿，婉态殊绝。至十日求还，苦留半年，气候草木，常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乡。归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还路。乡邑零落，已十世矣。（出《神仙记》。明抄本作出《搜神记》。）

【译文】

刘晨和阮肇，进入天台山去采药，因为路远不能回家，已经饿了十三天了。远远地望见山上有桃树，树上的桃子熟了，就跻身险境抓着葛藤到了桃树底下。他们吃了几个桃子，觉得不饿了，身体充实了，想要下山。用杯取水时，看见有芜菁叶流下来，很鲜艳。又有一个杯子流下来，里面还有胡麻饭。于是两人互相安慰说：“这里离人家近了。”就越过山，出现一条大溪，溪边有两个女子，姿色很美。她们看见二人拿着杯子，就笑着说：“刘、阮二位郎君拿回刚才的杯子来了。”刘晨、阮肇都很惊讶。两个女郎就高高兴兴地如旧相识一般，跟他们说：“怎么来晚了呢？”便邀请刘晨、阮肇跟她们回家。南边东边两壁各有大红色的罗织床帐，帐角上悬着金铃。上面有用金银雕嵌的综横交错的花纹图案交错。两个女郎各有几个侍奉的婢女使唤。吃的东西有胡麻饭、羊脯、牛肉，味道很美。吃完饭又喝酒。忽然有一群女子拿着桃子，笑着说：“祝贺你们女婿到来！”酒喝到尽兴时就奏乐。晚上，刘晨与阮肇各到一个女郎的床帐里去睡觉，女郎娇婉的情态特别美妙。住了十天，两人请求回家，二女又苦苦留住了半年。从气候、草木情形看，当是春天的时节，百鸟啼鸣，使他们更怀乡思，思归更苦。女郎就送他们，指点回去的道路让他们看清。他们回乡以后，看到乡邑已经零落，才知道已经过了十代了。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鲁妙典　谌母　盱母　杜兰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云观女道士　秦时妇人　何二娘

鲁妙典

鲁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洁，不食荤饮酒。十余岁，即谓其母曰：“旦夕闻食物臭浊，往往鼻脑疼痛，愿求不食。”举家怜之。复知服气饵药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乐。因谓母曰：“人之上寿，不过百二十年，哀乐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岂可复埋没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过之，授以大洞《黄庭经》，谓曰：“《黄庭经》，扶桑大帝君宫中金书，诵咏万遍者，得为神仙；但在劳心不倦耳。《经》云：‘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已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已却老年永延。’居山独处，咏之一遍，如与十人为侣，辄无怖畏。何者？此经召集身中诸神，澄正神气。神气正则外邪不能干，诸神集则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气正心清，则彻见千里之外，纤毫无隐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丧，自弃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责，亦将洗荡生死，苦报无穷也。”妙典奉戒受《经》，入九嶷山，岩栖静默。累有魔试，而贞介不挠。积十余年，有神人语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总司、九州之宗主地。古有高道之士，作三处麓床，可以栖庇风雨，宅形念贞。岁月即久，旋皆朽败。今为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灵药，白日升天。初，妙典居山，峰上无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长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铁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并在上。仙坛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及（及原作各。据明抄本改）古镜一面，大三尺；钟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来，并妙典升天所留之物，今在无为观。（出《集仙录》）

【译文】

鲁妙典是九嶷山的女仙官。生来就聪明敏捷，气质高雅，喜欢洁净，不吃荤腥不喝酒。十多岁时，就对她的母亲说：“从早到晚闻到食物的气味就觉得臭浊，往往闻到脑袋都疼痛，希望不要让我吃饭。”全家人对她都很怜惜。后来又学会炼气吃药的法术。过了十年，她常常闷闷不乐，就对她母亲说：“人的最高寿命，不过一百二十岁，喜怒哀乐每天都来伤害它；又何况是女子之身，哪能再埋没贞性，混同于凡夫俗子呢？”有个竹麓道士拜访她，把大洞《黄庭外》传授给她，对她说：“《黄庭经》是扶桑大帝君宫中的金书，诵读一万遍的人，能够成为神仙；只在于劳心不倦而已。经书上说，把它读了上万遍，就可以升上三天，千灾已消病痊愈，不怕虎狼凶狠残暴，又已经推迟衰老，寿命永延。住在山上独自修炼，把它读上一遍，如同与十个人为伴，就没有恐怖畏惧。什么原因呢？这是道经把你身中的众神召集起来，澄清端正了神气。神气端正了，外部的邪恶就不能干扰；众神集中了，恐怖就不能到达你的身边。如果形全神集、气正心清，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千里之外的东西，连纤细的毫毛也不能隐匿了。所担心的是人不能够懂得，懂得了而不能修炼，修炼了而不能精通，精通了而不能长久。半途而废，自己抛弃前功，不仅将遭到玄法的责罚，又将使生命流荡，痛苦的报应无穷。”妙典遵奉玄戒接受了经书，就进入九嶷山，在岩石上居住，静修默炼。屡次有妖魔前来试探，而妙典道念坚贞，不为所挠。这样生活了达十多年，有个神人告诉她说：“这座山系大舜管辖，是天地的总司九州的宗主。古时候有个道高之人，制作了三处竹床，可以歇宿遮避风雨，保护形体、坚定道念。岁月长久竹床也都朽烂破碎了。现在我给你制作它，可以遂心安闲歇息。又过了十年，真仙降临下来，交给她灵药，她就白日升天了。当初，妙典到山上去住，山峰顶上没有水，神仙就点化一个石头盆。这石盆大三尺，长四尺，盆中常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一个大铁臼，也是神仙送给她的，不知干什么用。如今，这两件东西都在山峰上。仙坛的石头上，清清楚楚地有仙人的鞋印；还有一面古镜，大三尺；有一口钟，形状象仰卧的月牙。这些都是神仙送来的。上述神品与妙真升天所留之物，如今存在无为观。

谌母

婴母者，姓谌氏，字曰婴，不知何许人也。西晋之时，丹阳郡黄堂观居焉，潜修至道。时人自童幼逮衰老见之，颜状无改。众号为婴母。因入吴市，见一童子，年可十四五。前拜于母云：“合为母儿。”母曰：“年少自何而来？拜吾为母，既非其类，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余，又吴市逢有三岁孩子，悲啼呼叫。倏遇谌母，执母衣裾曰：“我母何来？”母哀而收育之，逾于所生。既长，明颖孝敬，异于常人。冠岁以来，风神挺迈，所居常有异云气，光景仿佛，时说蓬莱阆苑之事。母异之，谓曰：“吾与汝暂此相因。汝以何为号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灵章，锡以名品，约为孝道明王。今宜称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诀曰：“每须高处玄台，疏绝异党，修闲丘阜，饵顺阳和，静夷玄圃，委鉴前非。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太上隐言之道可致。晏息以流霞之障，睠眄乎文昌之台，得此道者，九凤齐唱，天籍骇虚，竦身御节，入景浮空，龙车虎旗，游遍八方矣。母宜宝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隐去，母密修道法，积数十年，人莫知也。其后吴猛、许逊自高阳南游，诣母，请传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闲日每告二子曰：“世云昔为逊师。今玉皇谱之中，猛为御史，而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五品已迁。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国之分野。逊领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猛统星纪之邦，于辰为丑。许当居吴之上，以从仙阶之等降也。”又数年，有云龙之驾，千乘万骑来迎，谌母白日升天。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黄堂坛静，即许君立祠朝拜圣母之所。其升天事迹，在丹阳郡中，后避唐宣宗庙讳，钟陵祠号为谌母。其孝道之法，与灵宝小异。豫章人世世行之。（出墉城《集仙录》）

【译文】

婴母姓谌，字叫婴，不知道是哪里人。西晋的时候，在丹阳郡黄堂观居住，当时的人自从幼年、壮年一直到衰老都见到她，而她的容颜、状态却没有改变。众人称她为婴母。有一次，她进吴市买东西，见到一个小孩，年龄大约十四五岁。这个小孩走到谌母面前下拜，说：“我应当作您的儿子。”谌母说：“年少之人，从什么地方来，拜我为母亲，既然不是同类，不合乎大道。”那个小孩就走了。一个多月以后，谌母又在吴市遇到了一个三岁孩子，这小孩儿又呼又叫，哭得很悲伤。突然遇到谌母，就拉住谌母的衣襟，说：“我母亲从哪来？”谌母可怜他，就收养抚育他，超过对自己亲生儿子。这个小孩长大以后，既聪明又孝敬，与平常人不同。成年以后，风度神情极其豪迈，他居住的地方常常有特殊的云气，只是光影不真切。他还常说些蓬莱阆苑的事情。谌母觉得他很奇异，就对他说：“我和你暂时在这里互相依靠，你用什么作为称号呢？”那个孩子说：“从前承蒙天真让我盟誓，传授给我灵章，赐给我名号品级，称我为孝道明王，如今应当用这个名号称呼我。”于是告诉谌母修真的诀窍，他说：“总须处于高高的玄台之上，与同我们不同道的人疏远断绝关系，到山丘上去修闲，引顺阳和，在玄圃平和静修，明辨以前的错误并引以鉴，这样，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大上隐玄之道就可以得到。晚上睡觉用流霞作屏障，眷顾着文昌之台。获得这种道的人，能让九凤齐唱，天籍骇虚，耸身奉节，入景浮空，驾龙车擎虎旗而通游八方了。您应该珍惜它。”有一天，孝道明王无声无息地隐身而去，谌母秘密地按道法修行，坚持了几十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其后吴猛、许逊从高阳向南云游，拜访了谌母，请谌母把所得之道传给他们，于是盟誓之后就传给他们，孝道之行便在江东传播开来。谌母闲暇的时候经常告诉两个人说：“世云从前是许逊的老师，现在玉皇的玄谱中，吴猛为御史，而许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在五品以下的。又主管十二时辰，分配十二国的分野。许逊分领玄枵之野，以辰为子；吴猛统领星纪之邦，以辰为丑。许逊应当位居吴猛之上，以顺应仙阶的等级差别。”又过了几年，有云龙车驾、千乘万骑来迎谌母，谌母遂白日升天。如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座黄堂观，就是许逊立祠朝拜圣母的地方。她升天的事迹，在丹阳郡中流传。后来为了避唐宣宗的庙讳，钟陵祠称为谌母祠。其孝道之法，与灵宝略有差异，豫章的人世世代代修行它。

盱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内修真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当归真于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家贫，而营侍甘旨，未尝有阙，乡里推之。西晋武帝时，同郡吴猛、许逊，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筑坛立静。猛既去世，逊即以宝符、真箓拯俗救民。远近宗之。逊仕B州为记室，后每朔望还家朝拜。人或见其乘龙，往来径速，如咫尺耳。盱君淳笃忠厚，逊委用之，即与母结草于逊宅东北八十余步，旦夕侍奉，谨愿恭肃，未尝有怠。母常于山下采撷花果，以奉许君。君惜其诚志，常欲拯度之。元康（康原作庆，据墉城《集仙录》改）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乡瑕丘仲，册命征拜许君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升天。许谓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后随仙舆，期于异日。母子悲不自胜，再拜告请，愿侍云辇。君许之，即赐灵药服之，躬禀真诀，于是午时从许君升天。今坛井存焉。乡人不敢华缮，盖盱君母子俭约故也。世号为盱母井焉。（出《集仙录》）

【译文】

盱母是豫章人。她在外表上混同于世俗之人，而在内心里却在修习玄真要诀。她常说：“我在一千年前曾住在西山，世上的牵累稍稍停止，应该在那里回归真境。”她的儿子叫盱烈，字道微。道微小时候失去了父亲，奉侍母亲，以孝顺出名。他家里贫穷，然而他置办的侍奉母亲的香甜食品，从不曾有过短缺。乡里之人很推重他。西晋武帝时，与她同郡的吴猛、许逊精诚修炼，感动上天，道化盛行。住在洪崖山，筑造玄坛，设立静室。吴猛去世之后，许逊就用宝符、真箓拯救世俗的百姓，远近的人都很尊崇他。许逊做官任某州的记室。后来每当旧历初一和十五，他便回家朝拜。有人看见他乘着龙，往来径直迅速，象近在咫尺一般。盱君淳朴诚信忠厚，许逊雇用他，他就与母亲一起在许逊宅院东北八十余步的地方居住以报恩，从早到晚侍奉着，神情郑重，态度恭敬严肃，不曾有过倦怠。盱母还经常在山下采摘花果，用来奉送许逊。许逊怜惜她诚恳的心志，常常想拯救度引她。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老君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乡瑕丘仲，凭册书下令征召许君，拜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升天。许逊对道微及盱母说：“我奉太帝的命令，不能久留。你们可以随仙舆之后，期待将来成仙。”母子悲伤得不能自禁，拜了又拜，哀告请求，愿随许逊而去侍奉于云辇左右。许逊答应了他们母子的请求，就赐给他们灵药让他们服下，亲自传授真诀，于是在午时跟着许逊升天而去。如今坛井还在，乡人不敢修缮得太华丽，原因是盱君母子俭朴的缘故。世人称坛井为盱母井。

杜兰香

杜兰香者，有渔父于湘江洞庭之岸，闻儿啼声，四顾无人，惟三岁女子在岸侧，渔父怜而举之。十余岁，天姿奇伟，灵颜姝莹，迨天人也。忽有青童灵人，自空而下，来集其家，携女而去。临升天，谓其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后时亦还家。其后于洞庭包山降张硕家，盖修道者也。兰香降之三年，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硕亦得仙。初降时，留玉简、玉唾盂、红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赍黄麟羽帔、绛履玄冠、鹤氅之服、丹玉珮挥剑，以授于硕，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张硕仙官定何班品。渔父亦老，因益少，往往不食。亦学道江湖，不知所之。（出墉城《集仙录》）

【译文】

有个打鱼的人在湘江洞庭的岸边，听见小孩啼哭的声音，四下看一下没有发现别人，只有个三岁小女孩在岸边。打鱼的人很可怜这个小孩，就把她抱走了。小女孩长到十多岁时，天姿奇伟，容颜艳丽，光彩照人，赶上仙女了。有一天，突然有个青童灵人从空中下来，降临到她的家里，带着她离去。就要升天的时候，小女孩对她的养父说：“我是仙女杜兰香，因为犯了错误被贬到人间。天上的日期是有严格限制的，今天我就要回去了。”自从升天以后，有时她也回家。其后，她又在洞庭包山降临到张硕的家中，因为张硕也是个修道的人。杜兰香降临张硕家三年。教给张硕举形飞化的道术，张硕也获得成仙的机会。杜兰香刚降临张家的时候，留下玉简、玉唾盂、红火浣布，用这些仙器仙物作为她登上真仙的证据。又有一天晚上，兰香命侍女拿着黄麟羽毛的帔肩、大红色的鞋、黑色的帽子、鹤羽的大氅和饰有丹玉珰珮的宝剑，把它们送给张硕，说：“这都是上仙穿戴的东西，不是人间洞天所有之物。”不知道张硕成仙后仙官定为什么班次、什么品级。打鱼的人也老了，因为杜兰香的缘故，却越来越年轻了，往往不吃东西，后也学道江湖。后来不知到哪儿去了。

白水素女

谢端，晋安侯官人也。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乡人共悯念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是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端便往谢邻人。邻人皆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为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不止。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以自取妇，密着室中饮爨，而言吾为人饮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方以鸡初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取径造瓮所视螺，但见壳（壳原作女，据明抄本改）。仍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人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相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同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端。端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是也。（出《搜神记》）

【译文】

谢端，是晋代福建省侯官县人。他小时候就父母双亡，又没有亲属，被邻人所抚养。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恭顺谨慎自守，不涉足非法的事。开始自己出去生活。他没有妻子，乡人们都可怜他、惦念他，共同谋划给他娶媳妇，却一直没有找到。谢端晚睡早起，种田十分卖力，不分昼夜去劳作。后来，他在城下发现一个大螺，象三升的壶那么大，觉得是个稀奇的东西，就把它拿回家去，放到瓮中养着它。一连十几天，谢端每天起来到野外种田，回来的时候，就看见自己家中有吃的有喝的有汤有水，好象是有人特意给他做的。谢端认为这是邻人帮他做的好事。几天都是这样，谢端就去向邻人道谢，邻人都说：“我们当初帮你做的不是为了这个，何必感谢我们呢？”谢端又觉得邻人不明白他的意思，然而屡次这样做个不停。后来谢端就把实话告诉他们，问他们是谁帮他做的。邻人笑着说：“你自己已经娶了媳妇，藏在屋里给你做饭，怎么反而说我们给你做的饭？”谢端没话可说，心里怀疑，却不知其中缘故。后来他在鸡刚叫的时候出去，天亮时悄悄地回来，在篱笆外偷偷地窥视自己的家，看见一个年轻女子从瓮中出来，到灶下去点火。谢端就进了门，直奔放瓮的地方去看那个大田螺，却只看见田螺的壳。他就又到灶下问那个女子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给我做饭呢？”那个女子很惶惑，想要回到瓮中去，却没能回去，只好回答说：“我是天河中的白水素女。天帝可怜你年少孤单，能以恭敬谨顺的态度自守，所以派我暂且给你看守房舍，做饭做菜。十年之内，使你家中富裕，等你找到媳妇时，我自当回去。而你无故偷着看我，把我挡住。我的身形已经暴露，不宜再留下，你应当放我回去。虽然你今后自己做饭，情况稍差一些，但你勤于耕田劳作，打渔采药，可以维持生活。我这个壳给你留下，用它贮存米谷，可以经常不缺粮食。”谢端请她留下，她始终不肯。这时，天上忽然刮起风，下起雨，白水素女忽然身形一收就离去了。谢端为她立了神位，逢年过节祭祀她，家里常常丰足，只不过不致大富而已。于是乡人里便有把女儿嫁给谢端。谢端后来做了官，官至县令、郡守。现在道教中的素女就是白水素女。

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阳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绣，邻里称之。忽有老父诣其门，请绣凤。眼，毕功之日，自当指点。既而绣成，五彩光焕。老父观之，指视安眼。俄而功毕，双凤腾跃飞舞。老父与仙女各乘一凤，升天而去。时降于襄阳南山林木之上，时人名为凤林山。后于其地置凤林关，南山侧有凤台。敕于其宅置静贞观，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晋时人也。（出《仙传拾遗》）

【译文】

蔡女仙是襄阳人，小时候就心灵手巧，善长刺绣，邻里之人都夸奖她。有一天，忽然有个老头到她家拜访，请她绣凤。约定：凤凰的眼睛，等完工的那天，老头自己来指点。不久，凤凰绣成了，五彩缤纷，光芒闪耀。老头前来观看她绣的凤凰，指点她给凤凰安上眼睛。不一会儿，绣工完毕，一双凤凰腾跃飞舞，老头就与仙女各乘一只凤凰，升天而去。曾经降落到襄阳南山林子的树上，当时的人便将那座山命名为凤林山。后来在那个地方设置了凤林关，南山旁边还有凤台。朝廷诏令在女仙之宅建立了静贞观，有女仙画像保存在那里。有人说蔡女仙是晋朝时候的人。

蓬球

贝丘西有玉女山。传云，晋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坚，入山伐木，忽觉异香，遂溯风寻至北山。廓然宫殿盘郁，楼台博敞。球入门窥之，见五株玉树；复稍前，有四妇人，端妙绝世，共弹棋于堂上。见球俱惊起，谓球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寻香而至。”遂复还戏。一小者便上楼弹琴，留戏者呼之曰：“元晖何为独升楼？”球树下立，觉少饥，乃以舌舐叶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鹤而至，迎恚（恚，原作惠。据明抄本改）曰：“玉华，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诸仙室。”球慎而出门，回顾，忽然不见。至家乃是建平中，其旧居闾舍，皆为墟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贝丘的西边有个玉女山。人们传说，晋朝太始年间，北海有个姓蓬名球字伯坚的人，进山去砍伐木材，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他就迎着风寻到了北山。一看那里广阔无边，宫殿曲折幽深，楼台又大又敞亮。蓬球就进门偷偷地去看，首先看到的是五棵玉树；再稍稍往前走，又看见了四个女子，这四个女子端庄秀美，都是世上所没有的美貌女子，她们正一起在堂上玩弹棋。看到蓬球，她们都惊讶地站起来，问蓬球说：“蓬君什么缘故能来到这里？”蓬球回答说：“我是随着香气寻找到这里来的。”四个女子就又回去玩。一会儿，一个小一点的女子就上楼去弹琴，留下继续玩的女子就呼唤她说：“元晖，你为什么独自上楼？”这时，蓬球在树下站着，觉得稍微有点饿了，就用舌头舐树叶上将要滴下的露珠。忽然有一个女子乘着鹤来到了，冲着她们气愤地说：“玉华！你们为什么留下这么个俗人？王母娘娘命令王方平到各仙室巡行了。”蓬球害怕了，就溜出大门。回头一看，忽然宫殿、仙女都不见了。他回到家里时，竟然，已是几十年后的建平年间，他过去居住的房屋和邻里房舍，早都变为废墟了。

紫云观女道士

唐开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驾在东京，以李适之为河南尹。其日大风，有女冠乘风而至玉贞观，集于钟楼，人观者如堵。以闻于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众，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风者即不哀祈，亦无伤损，颜色不变。于是适之大骇，方礼请奏闻。教召入内殿，访其故，乃蒲州紫云观女道士也，辟谷久，轻身，因风遂飞至此。玄宗大加敬畏，锡金帛，送还蒲州。数年后，又因大风，遂飞去不返。（出《纪闻》）

【译文】

唐朝开元二十四年春二月，唐玄宗在东京洛阳，用李适之作河南府尹。李适之到任后，有一天刮起了大风，有个女道士乘着风来到玉贞观，落在钟楼上，引得观看的人象一堵墙似的。有人就把这事报告给府尹。府尹是个直率粗略的人，因为那个女道士使观众堆集起来而发怒，就把她的衣服扒下打板子。打到十下，乘风而来的那个女道士即不哀告，也没有伤损，面色不变。于是李适之大吃一惊，才以礼相请，并把这事上奏给皇帝。皇帝下诏书召女道士入内殿，询问她原故。原来她是蒲州紫云观女道士，由于辟谷时间长久，身体很轻，凭借风力就飞到这里。玄宗对她大加敬畏，赐给她金帛，把她送回到蒲州。几年以后，又因为刮大风，这个女道士终于飞去没有回来。

秦时妇人

唐开元中，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恐妖伪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惧逐，多权窜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雁门山。幽涧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赍干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数百步渐阔，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妇人，并衣草叶，容色端丽。见僧惧愕，问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妇人笑云：“宁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须摈落形骸，故尔。”因问：“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顾笑曰：“语甚有理。”复问：“宗旨如何？”僧为讲《金刚经》。称善数四。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妇人云：“我自秦人，随蒙恬筑长城。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僧住此四十余日，暂辞，出人间求食。及至代州，备粮更去，则迷不知其所矣。（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代州都督因为五台山客僧多，恐怕妖伪之事发生，就下令把没有度牒的和尚，全部赶走。客僧害怕被驱逐，大多暂时逃避到山谷中去。有个叫法朗的和尚，逃进雁门山深处。雁门山深涧当中有个石洞，能容纳人出进。法朗就多带干粮，想要住在这座山里，于是他就寻找洞口进去了。走了几百步之后，那里渐渐空阔了。到了平地，踏过流水，渡过到另一岸，那里太阳、月亮都很明亮。又走了二里，到一个草屋中，草屋中有女人，穿着草叶，但容颜端庄秀丽。她看见和尚，害怕而又惊讶，就问和尚说：“你是什么人？”和尚说：“我是人啊！”女人笑着说：“难道有这样形骸的人吗？”和尚说：“我奉事佛，佛必须贬降形骸，所以这样。”她又顺便问：“佛是干什么的？”法朗就详细地说给她听。女人们互相看了看，笑着说：“他的话很有道理。”又问：“佛教的宗旨如何？”法朗就给她们讲解《金刚经》。她们听了再三再四称赞叫好。法朗就问她们：“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女人说：“我们本来是秦时人，随着蒙恬修筑长城。蒙恬多使用妇女，我们忍受不了那样的折磨，就逃避到这里。当初吃草根，得以不死。来到这里也不知道年岁，也没有再到人间。”于是她们就把法朗留下，用草根养活他。草根涩，根本不能吃。法朗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就暂时告辞出去，到人间去寻找粮食。等到他到了代州，准备好粮食再去时，却迷失了道路，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了。

何二娘

广州有何二娘者，以织鞋子为业，年二十，与母居。素不修仙术，忽谓母曰：“住此闷，意欲行游。”后一日便飞去，上罗浮山寺。山僧问其来由，答云：“愿事和尚。”自尔恒留居止。初不饮食，每为寺众采山果充斋，亦不知其所取。罗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杨梅树，大数十围。何氏每采其实，及斋而返。后循州山寺僧至罗浮山，说云：“某月日有仙女来采杨梅。”验之，果是何氏所采之日也。由此远近知其得仙。后乃不复居寺，或旬月则一来耳。唐开元中，敕令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得之，与使俱入京。中途，黄门使悦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毕，踊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后绝迹不至人间矣。（出《广异记》）

【译文】

广州有个叫做何二娘的姑娘，以做鞋子为业，年纪二十岁，与她母亲一起居住。她一向不修仙术，有一天，忽然对她母亲说：“住在这里心里闷得慌，我心想出行云游。”后来有一天她就飞走了，上了罗浮山的僧寺。山上的和尚问她来这里的缘由，她回答说：“我愿意侍奉和尚。”从这以后，她就长期留在这里居住。开始不吃不喝，经常给寺里的众僧采摘山果充作斋饭，和尚们也不知她是从哪里弄来的。罗浮山的北面是循州，离南海四百里。循州的山寺中有杨梅树，有几十人合抱那么粗大，何氏经常采摘它的果实，到吃斋时就返回了。后来，循州山寺里的和尚到了罗浮山，对这里的人说，某月某日有个仙女来寺里采摘杨梅。罗浮山寺里的和尚验证这件事，那天果然是何氏采摘杨梅的日子。由于这个原因，远近的人都知道何氏得道成仙了。何氏后来就不再住在寺里，有时或十天或一月来一次而已。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诏派黄门使前往广州寻找何氏，把她找到了，她与使者一起进京。半路上，黄门使喜欢她的姿色，心里想要挑逗她而没有说出来。何二娘忽然说：“中使有如此邪心，我不可逗留了。”说完，她就腾跃而去，不知到哪里去了。其后她的踪迹再也没有来到人间了。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边洞玄　崔书生　骊山姥 黄观福

玉女

唐开元中，华山云台观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遍身溃烂臭秽。观中人惧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涧幽僻之处。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过前，遥掷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谓之曰：“勉食此，不久当愈。”玉女即茹之。自是疾渐痊，不旬日复旧。初忘饮食，惟恣游览，但意中飘摇，不喜人间，及观之前后左右亦不愿过。此观中人谓其消散久矣，亦无复有访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实而已。后于岩下。忽逢前，道士谓曰：“汝疾即瘥，不用更在人间。云台观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时，投以小石，当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当自有益。”玉女即依其教，自后筋骸轻健，翱翔自若，虽屡为观中之人逢见，亦不知为玉女耳。如此数十年，发长六七尺，体生绿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人过之，则叩头遥礼而已。大历中，有书生班行达者，性气粗疏，诽毁释、道，为学于观西序。而玉女日日往来石池，因以为常。行达伺候窥觇，又熟见投石采芝，时节有准。于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达乃搴取。玉女远在山岩，或栖树杪，即在采去，则呼叹而还。明日，行达复如此。积旬之外，玉女稍稍与行达争先，步武相接。歘然遽捉其发，而玉女腾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肤体，仍加逼迫。玉女号呼求救，誓死不从，而气力困惫，终为行达所辱。扃之一室，翌日行达就观，乃见皤然一媪，尪瘵异常，起止殊艰，视听甚昧。行达惊异，遽召观中人，细话其事，即共伺问玉女，玉女备述始终。观中人固有闻知其故者，计其年盖百有余矣。众哀之，因共放去，不经月而殁。（出《集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华山云台观有个婢女叫作玉女，四十五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遍身溃烂，又臭又脏。观中的人害怕她传染，就共同把她送到山涧旁幽深僻静的地方。玉女痛楚呻吟。忽然有个道士从她前面走过，远远地扔给她三、四棵青草，那草像菜似的。道士对她说：“你尽量把这草吃下去，不久病就能痊愈。”玉女就把那几株青草吃了。从此玉女的疾病渐渐好转，不到十天就恢复旧日的状态。开始她忘记吃饭喝水，只想随意游览，但心中飘忽不定，不喜欢人间，连云台观的前后左右也不愿经过。这些观中人认为玉女消失很久了，也不再有寻访她的人。玉女就在山中往来周游，渴了喝泉水，饿了就吃树籽、花果。后来在山岩下，忽然又遇到先前那个道士，道士对她说：“你的病已经好了，不用再留在人间。云台观往西走二里有个石池，你可以每天到辰时，把小石子投进去，会有一棵水芝自己出来，你可把它拿来吃，时间长久了，自然会有好处。”玉女就依照道士的指教去做。从这以后，玉女筋骨轻健，翱翔自如，虽然屡次被观中人碰见，但谁也认不出她就是玉女了。就这样过了几十年，玉女头发有六七尺长，身体上生出绿毛，面容却象一朵白色的花。山里的人遇见她，往往离着很远就叩头行礼。大历年间，有个叫作班行达的书生，此人性情粗俗，常常诽谤诋毁佛、道二教，在云台观西厢房读书。而玉女每天都要往来石池，自己就把这事看作平常了。而班行达则伺机等着偷看，又见惯了玉女投石采芝，时节都很准确。有一天，班行达稍稍赶在玉女先头到达石池之上，等到那个玉女投出小石头的时候，水芝果然出来了，班行达竟把水芝夺去。玉女远在山岩之上，有时停留在树梢上，既然水芝已被别人采去，玉女就只能叹息而还了。第二天，班行达还是这样干。差不多十天以后，玉女稍稍与班行达争先，脚步相接。班行达突然就把玉女的头发抓住了，使玉女无法腾跃而去，班行达趁此机会凭勇力抓摸玉女的肤体，频加逼迫。玉女哭着喊着呼救，誓死不从，但是气力不足，终于被班行达所污辱。班行达把她捉回，锁在一间屋子里。第二天，班行达到那屋里一看，竟然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瘦病异常，起坐都很艰难，视物不清，听话不明。班行达很惊讶，也觉得奇怪，急忙把观中人召来，详细地告诉她们事情的经过，于是，大家一起探问玉女，玉女就把她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地叙述了一遍。观中人本来就有听说并知道的人，估计玉女的年龄大概有一百多岁了。大家可怜她，就共同商量这件事情放她离去，后来不到一个月，玉女就死了。

边洞玄

唐开元末，冀州枣强县女道士边洞玄，学道服饵四十年，年八十四岁。忽有老人，持一器汤饼，来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来相取。此汤饼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贵，顷来得道者多服之。尔但服无疑，后七日必当羽化。”洞玄食毕，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后来也。”言讫不见。后日，洞玄忽觉身轻，齿发尽换，谓弟子曰：“上清见召，不久当往。顾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无为乐人间事，为土棺散魂耳。”满七日。弟子等晨往问讯动止，已见紫云昏凝，遍满庭户；又闻空中有数人语，乃不敢入，悉止门外。须臾门开，洞玄乃乘紫云，竦身空中立，去地百余尺，与诸弟子及法侣等辞诀。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皆遥瞻礼。有顷日出，紫气化为五色云，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灭。（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开元末年，冀州枣强县有个女道士叫做边洞玄，学道及服仙药四十年。她八十四岁那年，忽然有一个老人拿着一食器汤饼，来拜访洞玄，他说：“我是三山仙人，因为你有道，特意来接取你。这个汤饼是玉英之粉所制，为神仙所珍视，近来得道的人多数都吃它。你尽管服食，不要怀疑，此后七天一定能羽化成仙。”洞玄吃完，老人说：“我现在先走了，你随后来吧！”说完就不见了。过了两天，洞玄忽然觉得身体轻了，牙齿和头发全换了，她就对弟子说：“上清召我去，不久就能前往。但惦念你们这些弟子，能不遗憾吗？你们要好好修行我道，不要津津乐道人间之事，那只能变为土棺中的散魂而已。”满了七天，弟子等凌晨前往问讯洞玄、探询行止时，已经看见紫云深浓凝聚又听到空中有几个人说话，就不敢进去，全都站在门外。不一会儿，门开了，洞玄就乘着紫云，耸身在空中站立，离地一百多尺，与众弟子以及法侣等人告辞诀别。当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都远远地瞻仰礼拜。隔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紫气变为五色祥云，洞玄冉冉上升，紫气很久才消失。

崔书生

唐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于东州逻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初晨，必盥（盥原作与，据明抄本改）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马而来，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有殊色，所乘骏马极佳。崔生未及细视，则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乃于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颇堪流眄。女郎频日而过，计仆驭当疲。敢具单醪，以俟憩息。”女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曰：“马大疲，暂歇无爽。”因自控马，至当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即未（未原作求，据明抄本改）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载拜跪请。青衣曰：“事亦必定。后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肴。今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后，便当咨启，期到皆至此矣。”于是俱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娣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送留女归于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纳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以婢媵。母见新妇之姿甚美。经月余，忽有人送食于女，甘香殊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悴，因伏问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纳新妇，妖媚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曾见此。必是狐魅之辈，伤害于汝，故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泪涕交下曰：“本侍箕帚，望以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辈，明晨即别。”崔生亦挥涕不能言。明日，女车骑复至，女乘一马，崔生亦乘一马从送之。入逻谷三十里，山间有一川，川中有异花珍果，不可言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称曰：“无行崔郎，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女传姊言曰：“崔郎遗（遗原作遣，据明抄本改）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词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后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奏，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遗崔生，生亦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门。至逻谷口回望，千岩万壑，无有远路。因恸哭归家，常持玉盒子，郁郁不乐。忽有胡僧扣门求食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是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乎？贫道望气知之。”崔生试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请以百万市之，遂往。崔生问僧曰：“女郎谁耶？”曰。：“君所纳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负美名于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纳之不得久远，若住得一年，君举家不死矣！”（出《玄怪录》）

【译文】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有个姓崔的书生，在东州逻谷口居住，好种名花。每到暮春季节，花蕊芬郁，远在百步之外就可以闻到花香。书生每天早晨刚起来，都是先洗漱，然后便去看花。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女子，从西边乘马而来，穿青衣的老少几个婢女跟随在她的后边。这女子姿色极美，所乘的骏马也极佳。崔生还没来得及细看，女郎就已经过去了。第二天女郎又从这里经过，崔生就在花下先摆上酒茶和酒杯茶杯，铺上草垫子，在垫上又铺上席子，就去迎着女郎的马首参拜说：“我生来喜好花木，这个园子里的花没有不是我亲手栽植的。如今正赶上花香浓郁，颇值得您流连一顾。女郎这几天频繁从这里经过，估计仆人和马匹都会疲劳。我斗胆准备薄酒，来等您歇息。”女郎连看也没看就过去了。她身后的青衣婢女说：“只管准备酒菜宴席，何愁不来？”女郎回头呵叱婢女说：“为什么轻易与别人说话！”崔生第二天又先到了，扬鞭策马随在女郎后边，到了一座别墅的前面，崔生又下了马，下拜请求了很久。一个青衣老婢女对女郎说：“马太疲乏了。暂且歇一歇也不会有什么差错。”于是女郎自己控制着马，到对着寝室的门前下来。老婢女对崔生说：“您即然没有结婚，我给你做媒妁可以吗？”崔生高兴极了，又拜又跪地请求帮忙。老婢女说：“这件婚事必定成功。过后十五六日，是个大吉之辰，您到这个时候，只管置办婚礼所必需的东西，并在这里备办酒肴。如今小娘子的姐姐在逻谷中，有点小病，所以天天去探看。你走之后，就会提出请求建议，日期到了的时候我们都到这里了。”于是一起走，崔生在后。崔生回去，就依照老婢女所说的那样，置办准备吉日所必需的物品。到了约定的日子，女郎和她的姐姐都到了。她的姐姐的仪表气质也极其俏丽，就把女郎送来留给崔生。崔生的母亲还在故居居住，一点儿也不知道崔生娶媳妇的消息。崔生因为没有禀告母亲而私下娶妻，就向母亲假言，她是一位侍奉自己的婢妾。他母亲看到了新娘子也觉得她姿色很美。经过一个多月了，有一天，忽然有人给女郎送来食品，那食品又甜又香，很是奇异。后来崔生觉得母亲衰老憔悴，于是跪伏在几案之下给母亲问安。他的母亲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希望能够求得保全。如今你所娶的新媳妇，妖媚无双，我在土塑的图画当中，也不曾见到过这样的美貌女子，一定是狐狸精一类的东西，恐怕对你有伤害，所以造成我的忧虑。”崔生回到自己内室，见到女郎涕泪交流，女郎说：“我侍奉你，给你作妻子，指望终老天年；没想到老夫人用对待狐狸精的态度对待我。我明天早晨就告别。”崔生也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女郎的车马又来了，女郎骑一匹马，崔生也乘一匹马跟着去送她。进入逻谷三十里，山间有一片平地，田野之中有异花珍果，不能用语言描绘，馆宇屋室比王公的府第还奢华。青衣仆人上百人迎着女郎下拜，说：“这无行的崔郎，何必领来！”于是簇拥着女郎把她捧了进去，而把崔生留在门外。不一会儿，一个青衣婢女传达女郎姐姐的话说：“崔郎缺乏德行，太夫人疑心阻挠，婚事应该立即断绝，本不该见他；但小妹曾奉侍过他，为他周旋，也当奉屈而入吧！”不久，有人召崔生进去，女郎姐姐又把崔生责备了再三，清晰婉转，很有口才。崔生只能拜伏在地，接受谴责而已。后来就坐在寝室中对面吃饭。吃完饭命摆酒，召女乐演奏，乐曲铿锵万变。乐曲停下了，女郎的姐姐对女郎说：“该让崔郎回去了，你有什么物品赠送给他？”女郎就从袖子中取出一个白玉盒子赠给崔生，崔生也留下东西告别，于是各自呜咽着分手，崔生就出了门。到了逻谷口回头一望，千山万壑，看不到自己刚才走过的路。于是崔生痛哭着回到家里，从此，他经常拿着玉盒子郁郁不乐。忽然有个胡僧敲门找饭吃，他说：“您有最有价值的宝物，请让我看看。”崔生说：“我是个贫士，你怎么会有这种请求？”胡僧说：“您难道没有异人赠送的东西吗？贫道一望气，便知道有这个宝物。”崔生抱着试探的心理拿出玉盒子给胡僧看。胡僧站起身来，请求用一百万两银子购买它。买到后就想走开。崔生问那个胡僧：“那位女郎是谁呀？”胡僧说：“您所娶的妻子，是西王母的第三个女儿玉卮娘子。她的姐姐在仙界也负有美名，何况在人间呢？所可惜的是您娶了她时间不长，如果能同住上一年，您的全家就都可以不死了！”

骊山姥

骊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黄帝《阴符》本，绢素书，缄之甚密。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以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鬓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言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闻之惊，前问曰：“此黄帝《阴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计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计一千八十年矣（“一千八十年矣”原作“一千八年”。据陈校本改）。少年从何而知？”筌稽首载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请问玄义。使筌正立，向明视之曰：“受此符者，当须名列仙籍，骨相应仙，而后可以语至道之幽妙，启玄关之锁钥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心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岁，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荃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命坐，为说《阴符》之义曰：“阴符者，上清所秘，玄台所尊，理国则太平，理身则得道。非独机权制胜之用，乃至道之要枢，岂人间常典耶？昔虽有（明抄本“虽有”作“蚩尤”。）暴横，黄帝举贤用能，诛强伐叛，以佐神农之理。三年百战，而功用未成。斋心告天，罪己请命。九灵金母命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后能通天达诚，感动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机，赐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书乃行于世。凡三百余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观其精妙，则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则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较其巧智，则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一名黄帝天机之书。非奇人不可妄传，九窍四肢不具、悭贪愚痴、骄奢淫佚者，必不可使闻之。凡传同好，当斋而传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之者夺纪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出三尸，下九虫，秘而重之，当传同好耳。此书至人学之得其道，贤人学之得其法，凡人学之得其殃，职（明抄本、陈校本“职”作“识”）分不同也。经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盖泄天机也。泄天机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讫，谓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瓠，命筌于谷中取水。既满，瓠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树下，失姥所在，惟于石上留麦饭数升。怅望至夕，不复见姥，筌食麦饭。自此不食，因绝粒（粒字原阙，据明抄本、许刻本补）求道，注《阴符》，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述《中台志阃外春秋》。以行于世。仕为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出《集仙传》）

【译文】

骊山姥，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人。李筌喜好神仙之道，经常游历名山，广泛采集方术，在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到了黄帝《阴符》本绢素书。素书封固得很严密。上面有题字，内容是：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把它藏在名山，用它传给爱好相同的人。因书已糜烂，李筌将书抄下来，并读了几千遍，但始终不明白《阴符》的义理。因为到陕西去，走到骊山脚下，遇到一个老妈妈，这个老\*\*\*发髻从鬓边梳到头顶，其余的头发半垂，穿着破衣服，拄着拐杖，神情状态很不一般。老妈妈看到路旁有遗火烧树，就自言自语地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李筌听到这话很惊讶，就上前问她：“这是黄帝《阴符》中的秘言，老妈妈怎么能说出它呢？”老妈妈说：“我接受这个符，已经三元六周甲子了。三元一周，共计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计一千零八十年了。年轻人，你从哪里得知《阴符》呢？”李筌行过稽首礼又行拜礼，就详细地告诉老妈妈得符的地方，趁便请问《阴符》的玄义。老妈妈让李筌正面站立，向着亮处把他看了看，说：“接受这个符的人，该当名列仙籍，骨相应当成仙，然后可以告诉他至道的幽深奥妙，付与他开启玄关之锁的钥匙。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反而会受到责罚。年轻人的颧骨通到生门，命轮与月角相齐，血脉未灭，心影不偏，本性贤德而又喜好法术，精神旺盛而又喜欢动脑子，真是我的弟子啊！然而四十五岁时，你当有场大难。”于是拿出朱砂写了一道符，串在拐杖尖上，令李筌跪着把它吞下去。说：“天地保佑你。”于是命季筌坐下，给他解说《阴符》的意义，她说：“阴符是上清秘密保存而又为玄台所尊崇的道经，用它治国，国家就太平；用它治理自身，自身就能得道。不仅仅用于机变权谋以制胜，乃是至道的核心要诀，哪里是人间的一般典籍呢？从前虽有横暴，黄帝推举任用贤能的人，诛伐强暴叛逆，来帮助神农治国。三年作战一百次，而功用仍没有完成。他就诚心斋戒，禀告上天，归罪自己，请求天命。九灵金母命蒙狐使者授给黄帝玉符，然后就通天达诚，感动天帝。天帝又命玄女教给他兵机，赐给黄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这本书才在世上流行。《阴符》总共三百多字，一百字解说道，一百字解说法，一百字解说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这都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观看了它的精妙，黄庭八景就不以为玄；洞察它的至要，经传子史就不足以称为文章；考较它的巧智，孙吴韩白等人都不足以称作奇人。这书还有一名，叫《黄帝天机之书》，不是奇人不可随便传授。九窍四肢不全，或悭贫愚痴、骄奢淫逸的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它。凡是传给爱好相同的人，应当斋戒之后传给他，有本的人是师父，受书的人是弟子。不能把富贵看得很重，把贫贱看得很轻，违背它的人则被夺去二十年寿命。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在名山石岩中，就能得到增加寿算，本命日读七遍，可以有益于心机、增加寿命、跳出三尸、使九虫降服。保守秘密而珍重它，并且只能传给爱好相同的人。这本书至人学它可以得其道，贤人学它可以得其法，凡人学它则会得到惩罚，这是因为人的职分不同啊。经上说君子得到它可以固身，小人得到它可以丧失性命，原因是小人泄露天机。泄露天机的人要沉沦三劫，能不警惕吗？”说完这些道理，又对李筌说：“已经到吃饭的时候了，我有麦饭，一起吃饭吧！”又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瓢，令李筌到山谷中去取水。瓢里的水满了以后，瓢忽然有一百多斤重，李筌的力气小，不能控制，瓢就沉到泉水中了。李筌回到树下时，骊山老妈妈已经不见了，只是在石头上留着几升麦饭。李筌惆怅地等到晚上，也没有再见到骊山老姥。李筌吃了麦饭以后，从此不再吃饭，就绝食求道，注解《阴符》，陈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又写下了《中台志阃外春秋》，在世上流行。李筌后来做了官，任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吏。

黄观福

黄观福者，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幼不茹荤血，好清静，家贫无香，以柏叶、柏子焚之。每凝然静坐，无所营为，经日不倦。或食柏叶，饮水自给，不嗜五谷。父母怜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谓父母曰：“门前水中极有异物。”女常时多与父母说奇事先兆，往往信验。闻之，因以为然，随往看之。水果来汹涌，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驳，状貌与女无异。水即澄静。便以木像置路上，号泣而归。其母时来视之，忆念不已。忽有彩云仙乐，引卫甚多，与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谓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过，谪在人间。年限既毕，复归天上，无至忧念也。同来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书。此去不复来矣。今来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遗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岁。”即留金数饼，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岁疫毒，黎雅尤甚，十丧三四，即唐麟德年也。今俗呼为黄冠佛，盖以不识天尊道像，仍是相传语讹，以黄冠福为黄冠佛也。（出《集仙传》）

【译文】

黄观福，是雅州百丈县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女儿。她小时候就不吃荤腥之物，喜好清静。她的家里没有香，她就用柏叶、柏子当香烧。她还经常凝神静坐，什么事情也不做，静坐几天不倦怠。有时吃柏叶、饮水来供给自己，不爱吃五谷。她的父母怜爱她，就全由她的性子。成年以后，父母想让她出嫁，她忽然对父母说：“门前水中有极灵异之物。”女儿平时经常与父母说一些奇事的先兆，往往真实，得到验证，所以听了她这句话，就以为真是这样，就随着她前去看灵物。这时河水果然来势汹涌，黄观福就自己投进河水中，很久她也没出来。人们去捞她，只打捞到一尊古木天尊像，像上的金彩已经掉落斑驳，像的状貌与黄观福无异，这时河水也澄清安静了。她的父母就把木像放在道路上，哭泣着回家了。她的母亲时常来看她，忆念不已。有一天，忽然有彩云仙乐，黄观福引领很多护卫，与三个女子从空中下降到黄家院子里。黄观福对她的父母说：“女人本来是上清的仙人，因为有小过错，被贬到人间。现在年限已毕，又回到天上。你们不要太忧愁想念了。同来的三个人，一位是玉皇的侍女，一位是天帝的侍辰女，一位是上清的侍书。这次离去就不再回来了。近来这个地方疾疫死人很多，我把金子留给父母，让你们把家迁移到益州，用以躲避凶年。”于是她就留下几块金子，升天而去。父母按照她的话去做，把家搬到蜀郡。那一年疫毒在黎、雅二州尤其严重，十个人中就死三四个，这就是唐代麟德年间的事。如今世俗之人把她称作黄冠佛，原因是不认识天尊的道像，乃是相传时言语讹误，把黄冠福当作黄冠佛了。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杨正见　董上仙　张连翘　张镐妻 太阴夫人

杨正见

杨正见者，眉州通义县民杨宠女也。幼儿聪悟仁悯，雅尚清虚。既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巨富，好宾客。一旦，舅姑会亲故，市鱼，使王见为脍。宾客博戏于厅中，日昃而盘食未备。正见怜鱼之生，盆中戏弄之，竟不忍杀。既晡矣，舅姑促责食迟，正见惧，窜于邻里，但行野径中，已数十里，不觉疲倦。见夹道花木，异于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悯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侧，其居无水，常使正见汲涧泉。女冠素不食，为正见故，时出山外求粮，以赡之，如此数年。正见恭慎勤恪，执弟子之礼，未尝亏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儿，洁白可爱，才及年余，见人喜且笑。正见抱而抚怜之，以为常矣，由此汲水归迟者数四。女冠疑怪而问之，正见以事白。女冠曰：“若复见，必抱儿径来，吾欲一见耳。”自是月余，正见汲泉，此儿复出，因抱之而归。渐近家，儿已僵矣，视之尤如草树之根，重数斤。女冠见而识之，乃茯苓也，命洁甑以蒸之。会山中粮尽，女冠出山求粮，给正见一日食、柴三小束，谕之曰：“甑中之物，但尽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辄视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风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归。正见食尽饥甚，闻甑中物香，因窃食之，数日俱尽，女冠方归。闻之叹曰：“神仙固当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坏道，汝岂得尽食灵药乎？吾师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自此正见容状益异，光彩射人，常有众仙降其室，与之论真宫仙府之事。岁余，白日升天，即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谓其师曰：“得食灵药，即日便合登仙；所以迟回者，幼年之时，见父母拣税钱输官，有明净圆好者，窃藏二钱玩之。以此为隐藏官钱过，罚居人间更一年耳。”其升天处，即今邛州蒲江县主簿化也，有汲水之处存焉。昔广汉主簿王兴，上升于此。（出《集仙录》）

【译文】

杨正见，是眉州通义县百姓杨宠的女儿。她小时候就聪明颖悟富有仁慈怜悯之心，崇尚清虚之道。成年以后，父母把她嫁给了同郡的王生。王生家也是个巨富，喜好宾客。有一天早晨，正见的公婆聚会亲朋故友，买来了鱼，叫正见做成鱼脍。宾客在厅堂上赌博游戏，太阳已经西斜了，菜还没有做好。因为正见爱惜活鱼，把它放在盆中拨弄着玩，一直不忍心杀它。已经到快吃晚饭的时候了，公婆着急，就催促她快做，责备她做得太迟。正见害怕了，就逃到邻居家，又从邻居家里逃到野外，只管在野外小道中一直走。已经走了几十里了，不觉有些疲倦。这时看到路两边花草树木，与人世间的不同。她就来到了山中一座房舍，有个女道士在里边，杨正见就把她逃出的根由告诉了女道士。女道士说：“你有悯人好生的善心，是可教之人。”就留下她让她住在那里。那座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的附近，她们的住处没有水，女道士常常派正见到山涧中的泉眼去打水。女道士平时不吃饭，为了正见的缘故，有时出去到山外讨要粮食，来供养正见，这样过了几年。正见恭顺谨慎，勤快而守规矩，按弟子的礼节去做，不曾有亏礼节，也不曾懈怠。有一天，正见打水时，忽然在打水的泉眼那个地方看见一个小孩，这小孩洁白可爱，刚到一岁多点，见到人又是喜又是笑。正见抱起他抚弄爱惜，时间久了，杨正也就习以为常。由于这个原因，正见打水回去晚了的时候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女道士觉得可疑奇怪，就问正见，正见就把遇到小孩的事禀告了女道士。女道士说：“你如果再见到，一定要抱那小孩径直回来，我想要看一看。”从这以后一个多月了，正见到泉中打水时，那个小孩又出现了，她就把小孩抱起来往回走。快到家的时候，小孩已经僵死了，看看他很象树的根，有几斤重。女道士见到了就认出它，原来是个茯苓，就让正见洗净饭锅去蒸它。这时，正赶上山里的粮食吃光了，女道士就出山去讨米，留给正见一天的食品和三小捆柴，教导她说：“饭锅的那件东西，只要把三小捆柴烧尽，停下火就可以了，不要着急看它。”女道士出山，约定过一个晚上就回来。没想到这天晚上刮大风下大雨，山水漫流，道路受阻，女道士十天也没回来。正见饭吃光了，饿得很，闻到饭锅中那个东西很香，就偷着吃它，几天就全吃尽了，这时女道士才回来。女道士听说这个情况，叹息着说：“谁能成仙，本来应该是命里注定的，假使不是遇到雨水把道冲坏，你怎么能够把灵药全部吃净呢？我的师父常说，这山里有人形的茯苓，吃到它的人可以白日升天，我等它二十年了。你如今遇到了把它吃了，你真是得道的人啊！”从此，正见的容颜、状态越来越奇异，光彩射人，还常有众仙人降临她的住室，跟她谈论真宫天府的事情。一年多，正见就白日升天，时间就是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她曾经对她的师父说：“得到灵药吃了，本来当日就该登上仙位。我所以迟回的原因，是由于我幼年的时候，看见父母拣点税钱送往官府。其中有明亮干净又圆的好钱就我就偷着藏起两个铜钱留着它玩。因为这个隐藏官钱的过错，罚我再在人间多住一年。”她升天的地方，就是现在邛州蒲江县主簿化，那里还有汲水处存在。从前，广汉主簿王兴就是在这里升天的。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义女也。年十七，神姿艳冶，寡于饮膳，好静守和，不离于世。乡里以其容德，皆谓之上仙之人，故号曰“上仙”。忽一旦紫云垂布，并天乐下于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升天。父母素愚，号哭呼之不已。去地数十丈，复下还家，紫云青童，旋不复见。居数月，又升天如初。父母又号泣，良久复下。唐开元中，天子好尚神仙，闻其事，诏使征入长安。月余，乞还乡里，许之。中使送还家。百余日复升天，父母又哭之。因蜕其皮于地，乃飞去。皮如其形，衣结不解，若蝉蜕耳。遂漆而留之，诏置上仙、唐兴两观于其居外。今在州北十余里，涪江之滨焉。（出《集仙录》）

【译文】

董上仙，是遂州方义县的女子。年方十七岁，生得神姿艳丽妖冶，很少吃饭饮水，喜好清静保持和谐，不疏远世人。家乡邻里的人们根据她的容貌和品德，都说她是上仙之人，所以称作上仙。有一天，忽然紫云低沉密布，连同天上的仙乐一起降到她家院子里，两个青衣童子领着她升上天。她的父母一向愚昧，号哭呼唤女儿，一直不停止。这时上仙已离地几十丈了，又下来回到家里，紫云和青衣童子立刻就不见了。住了几个月，上仙又像当初那样升上天，父母又号哭，过了很久，上仙又下来了。唐朝开元年间，天子喜好崇尚神仙，闻听这件事，就下诏书派使者征召上仙入长安。过了一个多月，上仙请求回家乡故里，皇帝答应了她，派宫中使者把她送回家。一百多天以后，上仙又升天，父母又哭泣，上仙就把皮蜕到地上才飞去。皮跟她的形体一样，衣服的扣子没有解开，像蝉脱壳似的，她的父母就将她的衣服加上一道透明漆保留起来。皇帝下令在上仙居住之处设置上仙、唐兴两座道观。这两座道观如今在州北十多里，涪江之滨。

张连翘

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翘者，年八九岁。常持瓶汲水，忽见井中有莲花如小盘，渐渐出井口。往取便缩，不取又出。如是数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视，见连翘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问其故，云有人自后以手触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为鬼魅所加，中夜潜移之舅族，方不笑。顷之，又还其家，云饥，求食，日食数斗米饭，虽夜置菹肴于卧所，觉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闻食臭，自尔不复食，岁时或进三四颗枣，父母因命出家为道士。年十八，昼日于观中独坐，见天上坠两钱，连翘起就拾之。邻家妇人乃推篱倒，亦争拾，连翘以身据钱上。又与黄药三丸，遽起取之。妇人擘手，夺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连翘顷之醒，便觉力强神清，倍于常日。其妇人吞一丸，经日方苏，饮食如故。天宝末，连翘在观，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适之意。百姓邑官，皆见五色云拥一宝舆，自天而下。人谓连翘已去，争来看视。连翘初无所觉，云亦消散。谕者云：“人众故不去。”连翘至今犹在，两肋相合，形体枯悴，而无所食矣。（出《广异记》）

【译文】

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翘这个人，在八九岁的时候，经常拿着瓶子到井中去打水。有一天，她忽然看到井中有莲花，像小盘子那么大，渐渐升出井口。伸手去摘它，它就缩回去，不去取它，它又出来。象这样出出缩缩多少次，连翘就跳进井中。家里人因为连翘时间长了没回去，觉得奇怪，就到井台去看，见连翘站在井水之上。等到出来，连翘忽然得了笑疾。问她原因，她说有人从她身后用手挠她腋窝，痒得忍不住。父母以为是鬼魅所施加的，就在半夜悄悄地把连翘送到她舅舅家，连翘这才不笑了。过了一些日子，连翘又回到自己家里，说是饿了要吃的，每天能吃几斗米的饭，即使在夜里也要在她睡觉的地方放上吃的，醒来就吃。象这样一直过了六七天，竟然闻到食物的味道就觉得臭，从此不再吃饭，过年过节时偶尔吃三四颗枣，父母就让她出家当道士。十八岁那年，大白天在观中独坐，看见天上掉下来两个钱，连翘就起身去拾它。邻居的女人竟然把篱笆推倒，也来争着拾钱，连翘就把身体压在钱上。天上又掉下三丸黄药，连翘急忙取药。那个女人扒开连翘的手，夺去了一丸，连翘就把两丸药吞下。不一会儿，两个人都死了。连翘过一阵就醒来了，就觉得力气强大，精神清爽，比平常强一倍。那个女人吞了一丸，经过一整天才苏醒，饮食还象过去一样。天宝末年，连翘在道观里，忽然想念父母而悲伤，好象有要到哪儿去的意思。这天，百姓和县官都看见五色云拥着一辆宝车从天上下来，人们认为连翘已经走了，都争着来看。连翘根本没有觉察什么，云也消散了。明白的人说：“因为看的人多，所以她没去。”连翘至今还在，两肋相合，形体枯干憔悴，什么东西也不吃。

张镐妻

张镐，南阳人也。少为业勤苦，隐王屋山，未尝释卷。山下有酒家，镐执卷诣之，饮二三杯而归。一日，见美妇人在酒家，揖之与语，命以同饮。欣然无拒色，词旨明辨，容状佳丽。既晚告去，镐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复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复召与饮，微词调之。妇人曰：“君非常人，愿有所托，能终身，即所愿也。”镐许诺，与之归，山居十年。而镐勤于《坟》、《典》，意渐疏薄，时或忿恚。妇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鲤鱼脂一斗合药，即是矣。”镐未测所用，力求以授之。妇以鲤鱼脂投井中，身亦随下。须臾。乘一鲤自井跃出，凌空欲去，谓镐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簿福也。他日守位不终，悔亦何及！”镐拜谢悔过。于是乘鱼升天而去。镐后出山，历官位至宰辅。为河南都统，常心念不终之言，每自咎责。后贬辰州司户，复征用薨，时年方六十。每话于宾友，终身为恨矣。（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张镐是南阳人，年轻时从事学业很勤奋辛苦。到王屋山隐居，从不曾放下手中的书。山中有个酒家，张镐常常拿着书到酒家去，喝二三杯就回来，有一天，他看见一个美妇人在酒家，就过去一揖见礼，与她交谈，邀请那美妇人一起饮酒。那女子欣然同意，没有拒绝，而且能言善辨，容颜情态都很出众。天色已经很晚了，那女子告辞离去，张镐却深深想念她，整个一夜都没有睡着觉。天还没有亮，就又去酒家等她，而那女子已经在酒家了。张镐又召她与自己同饮，用婉转巧妙的言词与她调情。女子说：“您不是一般人，我也愿意有所寄托，能够和您终身相伴，就是我的愿望。”张镐答应了，就带她一起回家，在山中居住了十年。而张镐努力于《三坟》、《五典》，研究学问，感情逐渐疏远淡薄了，有时还生气发脾气。那个女子说：“您的感情如果这样，我不可能长久住下去了。只要能得到一斗鲤鱼脂配药，我就满足了。”张镐猜不出要鲤鱼脂有什么用，于是尽力找来鲤鱼脂给了她。那女子把鲤鱼脂投到井中，自己也随着跳下去。不一会儿，女子乘着鲤鱼从井中飞跃而出。凌空欲去时，对张镐说：“我本打算等您立了功、成就了事业，一同升上太清成仙。今既如此，是您的福薄啊。将来，你连自己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地位也保不住，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张镐下拜道歉，为自己的过失后悔。于是那女子乘鱼升天而去了。张镐后来出山，做官位至宰相。他在任河南都统时，常常在心中思考那女子关于守位不终的话，往往自咎自责。后来，他被贬为辰州司户，重新征用时，他就死了。当时年纪刚六十岁。生前，他经常与宾朋说起旧事，终身觉得遗憾。

太阴夫人

卢杞少时，穷居东都，于废宅内赁舍。邻有麻氏妪孤独。杞遇暴疾，卧月余，麻婆来作羹粥。疾愈后，晚从外归，见金犊车子在麻婆门外。卢公惊异，窥之，见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潜访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试与商量。”杞曰：“某贫贱，焉敢輙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谐矣。请斋三日，会于城东废观。”既至，见古木荒草，久无人居，逡巡。雷电风雨暴起，化出楼台，金殿玉帐，景物华丽。有辎軿降空，即前时女子也。与杞相见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间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传意。更七日清斋，当再奉见。”女子呼麻婆，付两丸药。须臾雷电黑云，女子已不见，古木荒草如旧。麻婆与杞归，清斋七日，斸地种药，才种已蔓生；未顷刻，二葫芦生于蔓上，渐大如两斛瓮。麻婆以刀刳其中，麻婆与杞各处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领。风雷忽起，腾上碧霄，满耳只闻波涛之声。久之觉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复令着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万里。”长久，葫芦止息，遂见宫阙楼台，皆以水晶为墙垣，被甲伏戈者数百人。麻婆引杞入见。紫殿从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馔。麻婆屏立于诸卫下。女子谓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杞曰：“在此处实为上愿。”女子喜曰：“此水晶宫也。某为太阴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升天。然须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赍青纸为表，当庭拜奏，曰：“须启上帝。”少顷，闻东北间声云：“上帝使至！”太阴夫人与诸仙趋降。俄有情节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阶下。朱衣宣帝命曰：“卢杞，得太阴夫人状云，欲住水晶宫。如何？”杞无言。夫人但令疾应，又无言。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匹，以赂使者，欲其稽缓。食顷间又问：“卢杞！欲水晶宫住？作地仙？及人间宰相？此度须决。（决原作快，据明抄本改）”杞大呼曰：“人间宰相！”朱衣趋去。太阴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过。速领回！”推入葫芦。又闻风水之声，却至故居，尘榻宛然。时已夜半，葫芦与麻婆并不见矣。（出《逸史》）

【译文】

卢杞年轻时家里很穷，住在东都洛阳，在一所废宅内租赁房舍。邻居有个姓麻的老太婆，孤身独住。有一次，卢杞遭遇暴病，躺了一个多月，麻婆来给他作汤作粥。病好以后，有一天晚上，卢杞从外边回来，看见一辆金犊车子停在麻婆门外。卢杞很惊奇，就偷偷地去看，见到一个女郎，年纪有十四五岁，真是神人啊！第二天，卢杞悄悄问麻婆，麻婆说：“莫非要作婚姻吗？我与她商量一下试试。”卢杞说：“我家里贫穷，又没有地位，哪敢突然有这个想法？”麻婆说：“这又何妨！”已经到晚上了，麻婆说：“事情成功了。请你斋戒三天，在城东的废弃道观里相会。”斋戒三天后，卢杞到废观以后，看到的是古树荒草，这里很久没有人住了，他就迟迟疑疑地不敢向前。这时，雷电风雨突然而起，变化出楼台，金殿玉帐，景物华丽。有一辆有帷盖帷幕的车子从空中降落下来，车上坐的就是前些日子的那个女郎。女郎与卢杞相见，她说：“我就是天人，奉上帝之命，打发我到人间自己找配偶。您有仙相，所以我派麻婆传递心意。再请斋戒七天，当再见面。”女郎呼唤麻婆，给了两丸药。不一会儿，雷电黑云又起，女郎已经不见了，古树荒草还和原来一样。麻婆与卢杞回去，斋戒七天，刨地种药。才下种，已经生出蔓；不一会儿，两个葫芦从蔓上生出，逐渐变大，像装两斗酒的大瓮那么大。麻婆用刀把葫芦里面的东西刨出来，麻婆就与卢杞各坐一个葫芦，又让卢杞准备三件油衣。这时忽然起了风雷，两人乘坐葫芦腾空而起，直到碧空云霄之中，满耳只听见波涛的声音。时间长了，觉得寒冷，麻婆就让卢杞穿上油衫，卢杞感到如在冰雪之中。麻婆又让他穿到三层，这回觉得很暖和了。麻婆说：“离洛阳已经八万里了。”又过很长时间，葫芦停下来，就见到了宫阙楼台，都是用水晶造的墙垣，披着甲衣拿着戈矛的卫兵有几百人。麻婆领着卢杞进见。紫色的宫殿之上，几百个女子随着那女郎出来，女郎命卢杞坐下，又命准备酒筵。麻婆身子笔直地站在众侍卫之下。女郎对卢杞说：“您能够从三件事中任意选取一件事：永远留在这座宫里，寿命与天同在；其次是作地仙，常住人间，有时也能到这里；最下是作人间宰相。”卢杞说：“能够留在此处，实在是我的最大愿望。”女郎高兴地说：“这是水晶宫啊！我是太阴夫人，仙格已经很高。您留在这里，便是白日升天了。然而必须确定，不能改变，以免连累我。”女郎就拿出青纸写表章，当庭拜奏，她说：“必须呈报上帝。”过了一会儿，听到东北一带有人大声说：“上帝使者到！”太阴夫人与众仙赶快降阶相迎。一会儿，出现了幢节香幡，引导着一个穿大红衣服的年轻人立于阶下。穿红衣那人传达上帝的命令说：“卢杞！看到了太阴夫人的奏折，说你愿意住在水晶宫。你打算如何？”卢杞不说话。太阴夫人令他快答应，可是卢杞还是不说话。夫人与左右仙官都很害怕，赶快跑进宫，取出五匹鲛绡，用它贿赂使者，想让他延缓一下。大约有吃顿饭的时间，天使又问：“卢杞！你想要住在水晶宫，还是作地仙，或者回到人间当宰人失色说：“这是麻婆的过错。赶快把他领回去！”就把他们推入葫芦。卢杞又听到风和雨的声音，不一会儿，便回到过去住的地方，满是灰尘的床榻还是原样。这时已经半夜了，葫芦和麻婆同时不见了。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赵旭　虞卿女子 萧氏乳母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罢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壮，而顽驽不肖。姚之子稍长于二生。姚惜其不学，日以诲责，而怠游不悛。遂于条山之阳，结茅以居之，冀绝外事，得专艺学。林壑重深，嚣尘不到。将遣之日，姚诫之曰：“每季一试汝之所能，学有不进，必槚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开卷。但朴斫涂墍为务。居数月，其长谓二人曰：“试期至矣，汝曹都不省书，吾为汝惧。”二子曾不介意，其长攻书甚勤。忽一夕，子夜临烛，凭几披书之次，觉所衣之裘，后裾为物所牵，襟领渐下。亦不之异，徐引而袭焉。俄而复尔，如是数四。遂回视之，见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洁白，光润如玉。因以压书界方击之，豚声骇而走。遽呼二子秉烛，索于堂中。牖户其密，周视无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苍头骑扣门，搢笏而入，谓三人曰：“夫人问讯，昨夜小儿无知，误入君衣裙，殊以为惭；然君击之过伤。今则平矣，君勿为虑。”三人俱逊词谢之，相视莫测其故。少顷，向来骑僮复至，兼抱持所伤之儿，并乳褓数人，衣襦皆绮绔，精丽非寻常所见。复传夫人语云：“小儿无恙，故以相示。”逼而观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缕焉，则界方棱所击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顷夫人自来。”言讫而去。三子悉欲潜去避之，惶惑未决。有苍头及紫衣宫监数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帏，茵席炳焕，香气殊异。旋见一油壁车，青牛丹毂，其疾如风，宝马数百，前后导从，及门下车。则夫人也。三子趋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儿至此，君昨所伤，亦不至甚，恐为君忧，故来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余，风姿闲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问三子曰：“有家室未？”（未原作来，据黄本改）三子皆以未对。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谢。夫人因留不去，为三子各创一院，指顾之间，画堂延阁，造次而具。翌日，有辎軿车至焉，宾从粲丽，逾于戚里。车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满山谷。三女自车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备，果实丰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识。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谢。复有送女数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谓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贵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三子复拜谢，但以愚昧扞格为忧。夫人曰：“君勿忧，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须臾，孔子具冠剑而至。夫人临阶，宣父拜谒甚恭。夫人端立，微劳问之，谓曰：“吾三婿欲学，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义悉通，咸若素习。既而宣父谢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诀，三子又得之无遗。复坐与言，则皆文武全才，学究天人之际矣。三子相视，自觉风度夷旷，神用开朗，悉将相之具矣。其后姚使家僮馈粮，至则大骇而走。姚问其故，具对以屋宇帷帐之盛、人物艳丽之多。姚惊谓所亲曰：“是必山鬼山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将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纵加楚挞，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讶其神气秀发，占对闲雅。姚曰：“三子骤尔，皆有鬼物凭焉。”苦问其故，不言，遂鞭之数十。不胜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别所。姚素馆一硕儒，因召而与语。儒者惊曰：“大异大异！君何用责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则必为公相，贵极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问其故，而云：“吾见织女、婺女、须女星皆无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间，将福三子。今泄天机，三子免祸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视三星，星无光。姚乃释三子，遣之归山，至则三女邈然如不相识。夫人让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机，当于此诀。”因以汤饮三子。既饮，则昏顽如旧，一无所知。儒谓姚曰：“三女星犹在人间，亦不远此地分。”密谓所亲言其处，或云河东张嘉真家。其后将相三代矣。（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唐朝有一位御史姚生，罢官以后住在蒲州东面的一座小城。有一个儿子、两个外甥，两个外甥各姓一个姓。年龄都到了壮年，却顽劣不成才。姚生的儿子比其余二生年龄稍大。姚生痛惜他们不学习，天天教诲责备，而他们照旧懒散游荡不肯改过。于是姚生就在条山之南，盖上几间茅屋，让他们住在那里，指望禁绝外事，能专心钻研学问。林壑重叠幽深，喧闹尘俗之事无法打扰。将要打发他们去时，姚生警告他们说：“我每个季度考一次你们的才能，如果学习没有长进，一定打你们，你们勤勉努力吧！”等到来到山中，两个小一点的连书本也不打开，只是把砍树皮涂涂屋顶当正经事干。住了几个月，那个大的对两个小的说：“考试的期限到了，你们还不看书，我都替你们害怕。”那两个小一点的也没在乎，那个年长一点的读书很勤奋。有一天晚上，他半夜到灯烛前，伏在几案上翻阅书的时候，忽然觉得所穿的皮衣后襟被什么东西拉扯，襟和领渐渐往下脱落。他也不觉得这事奇怪，慢慢拉过来又穿上了。不一会儿，又是这样，如此多次。他就回头去看看，看到一只小猪，在他的皮衣上趴着。小猪颜色洁白，光泽滋润如玉一般。他就用压书的界方去打它，小猪惊叫一声就跑了。他就急忙喊叫那两个年轻人拿着灯烛，在堂中搜寻。可是，虽然门窗很严密，查看四周也没有缝隙，却不知道小猪哪儿去了。第二天，有个仆人打扮骑马的人来敲门，把笏板插在腰带上进入室内，对三个人说：“夫人向三位公子问讯：昨天晚上小儿无知，误入您的衣裙，很觉得惭愧。然而您把他打得过分，使他受伤了。不过现在已经平复了，您们不要为此事忧虑。”三个人都用谦逊的言词向他道歉。三个人互相看了看，谁也猜不透其中缘故。隔了一会儿，刚才来的那个骑马的仆人又来了，同时还抱着受伤的小孩，连同奶妈子、保姆几个人，所穿的衣服都是绫罗绸缎，其精美华丽不是寻常能见到的。他们又传达夫人的话说：“小儿无恙，所以把他抱来给你们看看。”他们三人走近一看，那小孩自眉头到鼻端，象红线似的有一道伤痕，是界方的棱打上去的痕迹。三个人更加恐慌了，使者及乳母保姆都用好语安慰他们。又说：“待一会儿夫人亲自来。”说完就走了。三个人全都想要偷偷逃走去躲避一下，惊慌迟疑，一时没有决定下来。这时，有奴仆宫监几十人奔波而至，上前放下屏风帷帐，铺设草垫芦席，光彩鲜明，香气特异。顷刻又看到一辆油壁车，青色的牛拉着朱红色的车，其快如风，几百匹宝马，有的在前引导，有的在后边跟随，到门口下车。车上的人原来就是夫人。三个年轻人急忙快步走出参拜，夫人微笑着说：“没料到小儿到这里来玩，被您昨天所伤，也不太严重，恐怕为您增忧，所以来慰问你们。”夫人的年纪大约有三十多岁，风姿娴雅整肃，一举一动很像神仙，也不知是什么人。夫人问三个年轻人：“你们有没有媳妇啊？”三个人都回答没有。夫人说：“我有三个女儿，姿容很美，又德性贤淑，可以匹配三位君子。”三人下拜道谢。夫人就留下来没走，为三个年轻人各创设一所院落，弹指之间，画堂长阁，先后都安排好了。第二天，有用篷帐装饰的车子来到了，宾客随从都明艳美丽，是三个年轻人亲戚邻里远所不及，车马服饰光芒闪耀，流动的光辉照亮大地，香满山谷。这时，三个女郎从车上走下来，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夫人领着三个女儿登上殿堂，又请三位年轻人就座。美酒佳肴珍奇之物齐备，果实丰足盛多，都不是平时世上所有，多数都不认识是什么，三位年轻人自己完全没想到会有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夫人指着三个女郎说：“我把她们分别许配给你们。”三位年轻人赶忙离席下拜道谢。又有陪送的女子几十人，都神仙似的。当天晚上举行婚礼，夫人对三位年轻人说：“人们最重视的东西是生命，最想得到的东西是富贵。只要你们一百天之内不向外人泄露此事，你们就会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三个年轻人又下拜道谢，只是因为自己愚昧与人家相比格格不入，而感到忧愁。夫人说：“你们不要忧愁，这事容易。”于是令主管人间之事的人前来，让他召请孔宣父。一会儿，孔子戴冠佩剑到来。夫人走到台阶前，孔子很恭敬地参见。夫人端然站立，稍微慰问他几句，然后对他说：“我的三个女婿想读书学习，你好好引导他们。”孔子就命三位年轻人坐好，指点《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等六经篇目给他们看。这三个人全都清清楚楚地理解领悟了，大义也全都精通了，全都象是从前学习过似的。不久，孔子告辞离去。夫人又命周尚父，把九天玄女的兵、符、玉、六壬、遁甲等秘诀指点给他们，三个人又没有遗漏地全学会了。再坐下与他们谈话时，他们就都达到了文武全才，学到天人的地步了。三个人互相看了看，自己也觉得风度怡旷，神用开爽，全都是将相的才能了。其后姚生派家僮去给他们送粮，到这一看，大吃了一惊就走了。姚生讯问其中的缘故，仆人就把那里屋宇帷帐之盛、艳丽人物之多这些情况，详详细细地回复一遍。姚生惊异地对他亲近的人说：“这一定是山鬼迷惑了他们。”就赶快召回三个年轻人。三人将要走的时候，夫人告诫他们说：“千万不要泄露，纵使棍棒交加，也不要说出这里的秘密。”三位年轻人到家了，姚生也为他们神气秀发、占对娴雅而惊讶。姚生说：“你们三人突然这样，都有鬼物附体。”苦苦追问其中缘故，三个人都不说。于是姚生就用鞭子抽打他们，打到几十下，他们忍不住疼痛，就说出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姚生就把他们软禁在别的地方。姚生设馆一向接纳一位大学者，就把这个大学者召来跟他说了。大学者惊奇地说：“太不一般，太不一般了！您哪能责罚三位年轻人呢？刚才假使三子不泄露那些事情，就一定成为公侯将相而贵极人臣。如今泄露了，大概也是命里注定吧！”姚生问他其中的缘故，他说：“我看到织女、婺女、须女三星全都无光，是三女星下凡降到了人间，将给三个年轻人带来福份。如今泄露了天机，三位年轻人如免祸就很幸运了！”那天夜里，大学者导引姚生观看三星，三星无光。姚生就放出三个孩子，打发他们回到山里去。他们到了，三个女子却像不认识他们似地疏远他们。夫人责备他们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既然泄露了天机，就当从此诀别。”于是拿汤水给三位年轻人喝。喝完以后，他们就象过去一样糊涂愚昧，一无所知。大学者对姚生说：“三个女星还在人间，离此地也不远。”他还秘密地对亲近的人说三星所在之处，推测说，大约在河东张嘉真家。后来，张家三代人都做了将相了。

赵旭

天水赵旭，少孤介好学，有姿貌，善清言，习黄老之道。家于广陵，尝独茸幽居，唯二奴侍侧。尝梦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间。及觉而异之，因祝曰：“是何灵异？愿觌仙姿，幸赐神契。”夜半，忽闻窗外切切笑声。旭知真神，复视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闻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愿托清风。”她惊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梦，洞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灵鉴忽临，忻欢交集，乃回灯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满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范旷代，衣六铢雾绡之衣，蹑五色连文之履，开帘而入。旭载拜。女笑曰：“吾天上的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旭曰：“蜉蝣之质，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济度，岂敢妄兴俗怀？”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应仙，然已名在金格，相当与吹洞箫于红楼之上，抚云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话玉皇内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寝具。旭贫无可施。女笑曰：“无烦仙郎。”乃命备寝内。须臾雾暗，食顷方妆，其室中施设珍奇，非所知也。遂携手于内，其瑰姿发越，希世罕传。夜深，忽闻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骇而问之，答曰：“同宫女子相寻尔，勿应。”乃扣柱歌曰：“月雾飘遥星汉斜，独行窈窕浮云车。仙郎独邀青童君，结情罗帐连心花。……”歌甚长，旭唯记两韵。谓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虑泄吾事于上界耳。”旭曰：“设琴瑟者，由人调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见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余许，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龙之盖，戴金精舞凤之冠，长裙曳风，璀璨心目。旭载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闻君与青君集会，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以知吾处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谁过耶？”相与笑乐。旭喜悦不知所栽，既同欢洽。将晓，侍女进曰：“鸡鸣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车。”答曰：“备矣。”约以后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弃也。”及出户，有五云车二乘，浮于空中。遂各登车诀别，灵风飒然，凌虚而上，极目乃灭。旭不自意如此，喜悦交甚、但洒扫、焚名香、绝人事以待之。隔数夕复来，来时皆先有清风肃然，异香从之，其所从仙女益多，欢娱日洽。为旭致行厨珍膳，皆不可识，甘美殊常。每一食，经旬不饥，但觉体气冲爽。旭因求长生久视之道，密受隐诀。其大抵如《抱朴子·内篇》修行，旭亦精诚感通。又为旭致天乐，有仙妓飞奏檐楹而不下，谓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乐唯笙箫琴瑟，略同人间，其余并不能识，声韵清锵。奏讫而云雾霏然，已不见矣。又为旭致珍宝奇丽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见，吾以卿宿世当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与世殊途，君若泄之，吾不得来也。”旭言誓重叠。后岁余，旭奴盗琉璃珠鬻于市，适值胡人，捧而礼之，酬价百万。奴惊不伏，胡人逼之而相击。官勘之，奴悉陈状。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怆然无容曰：“奴泄吾事，当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胜。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长与君往来，运数然耳。自此诀别，努力修持，当速相见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枢龙席隐诀》五篇，内多隐语，亦指验于旭，旭洞晓之。将旦而去，旭悲哽执手。女曰：“悲自何来？”旭曰：“在心所牵耳。”女曰：“身为心牵，鬼道至矣。”言讫，竦身而上，忽不见，室中帘帷器具悉无矣。旭恍然自失。其后寤寐，仿佛犹尚往来。旭大历初，犹在淮泗，或有人于益州见之，短小美容范，多在市肆商货，故时人莫得辨也。《仙枢遥》五篇，篇后有旭纪事，词甚详悉。（出《通幽记》）

【译文】

天水的赵旭，年轻时耿介方正，爱好学习，相貌出众，善于清谈，熟习黄老之道。他家住广陵，曾经单独修缮一处隐密的居室，只有两个仆人在身边服侍。他曾经在梦中见到一个女子，穿着青衣，在窗前与他调笑。待到醒来觉得这个梦稀奇，于是他就祷告说：“您究竟是什么灵异？愿一睹仙姿，希望恩赐神约。”半夜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有细声细气的笑声。赵旭知道她是神人，就又祷告。女子才说道：“我是上界的仙女啊。听说你道德清雅，有幸在梦寐中相识，愿将终身托付给品行如同清风一般高雅的您。”赵旭又惊又喜，就整理一下衣服站起身说：“襄王在巫山幽会神女之梦，秦女与弄玉洞箫之约，我今天才算懂得了。”灵仙忽然光临，赵旭欢欣交集，于是他就把灯点亮，拂拭干净床席来延请仙女。忽然清香满室，有一个女郎，年约十四五岁，容颜世上无匹，穿着又轻又薄的六铢雾纱衣服，着五色连纹的鞋子，掀开门帘进来。赵旭拜了又拜。女郎笑着说：“我是天上的青童，久居上清宫禁，幽情阻绝，位居最末品级，时常有世俗之念，于是天帝罚我到人间随我的心愿婚配。因为你气质清爽，体察熟知玄默，有幸托身于你这位知音，愿与你神韵和谐。”赵旭说：“我只不过是蜉蝣之质，借刻漏之时而喘息，没料到高真之仙俯垂下界救度我，哪敢妄自兴起世俗的情怀？”女郎就笑着说：“你前世有道，骨法应当成仙，已经名在金格，适合与您吹洞箫于红楼之上，抚云璈于碧落之中。”于是请赵旭坐下，跟他叙说玉皇内景的一些事情。夜鼓已报更次，女郎就让赵旭铺设就寝用具。赵旭贫穷没有什么可铺垫。女郎笑着说：“不必麻烦仙郎了。”就命仙仆备办寝室内的用具，不一会儿，室内暗下来了，一顿饭的时间雾气渐收，其室内施设的珍奇之物，赵旭都不知是什么。于是携手入内，她瑰姿绰约，稀世罕见。夜深了，忽然听到窗外一个女子呼：“唤青夫人！”赵旭惊骇地问身边的仙女，仙女回答说：“是我同宫的女子寻找我，不要答应。”于是外面仙女敲着柱子唱道：“月露飘遥星汉斜，独行窈窕浮云车。仙郎独邀青童君，结情罗帐连心花……”歌很长，赵旭只记住两韵。赵旭对青童君说：“可以请她进来吗？”青童君回答说：“这个女子多言多语，担心她把我们的事泄露到上界去呀。”赵旭说：“摆设琴瑟，由人拨动它。担忧什么呢？”就起身去迎接她。见到一位神女在空中，离地一丈多，侍女六七个人，树起九明蟠龙的伞盖，戴着金精舞凤冠，长长的衣裙在风中摇曳，使人心中觉得光彩鲜明。赵旭拜了又拜，诚挚地邀请她，她才从空中下来，说：“我是嫦娥女呀，听说你和青童君聚会，我特意来捕捉逃犯的。”说着就进了屋。青童君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去处呢？”嫦娥女回答说：“佳期不告诉我，这是谁的过错呀？”她们就一起说笑快乐。赵旭高兴得忘乎所以，尽情地同她们欢乐亲近。天快亮的时候，侍女进谏说：“鸡叫了，再不走的话，巡逻的人该盘察我们了。”女郎说：“备车！”回答说：“已经准备好了。”赵旭要女郎约定后会之期，女郎回答说：“你千万不要向世上的人说起这件事，我不会抛弃你。”等到出了门，已有两辆五云车浮在空中，于是两个仙女各自登车告别。她们仙风飒爽，凌空向上，赵旭放眼望去，一直望到没有影子。赵旭自己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好事，高兴得很，只管洒扫庭室、焚烧名香、断绝与别人往来而等待仙女的再次到来。隔了几个夜晚仙女又来了，来的时候都先有清风肃然吹来，奇异的香气随着她们，她所带领的仙女更多了。他们在一起欢乐，一天比一天亲近融洽。女郎又为赵旭招来厨子做出珍奇的饭菜，赵旭都不能够认识，味道甘美异常，每吃一顿就几十天不饿，只觉得身体充实，精神清爽。赵旭又趁便请求长生不老之道，女郎就偷偷地教给他秘诀，其方法大体上如《抱朴子·内篇》那样修行，赵旭也精诚地感悟了。女郎又为赵旭招来天乐，仙妓在房屋的檐柱飘飞演奏而不下来，她对赵旭说：“您还没有列入仙人的品级，不适合正式享用天乐，所以就不下去了。”她们的乐器，唯有笙箫琴瑟略微与人间的相同，其余的乐器赵旭都不认识。乐曲的声韵清晰而有节奏，演奏完毕就云雾飘扬，已经不见了。女郎又为赵旭弄来珍宝奇丽之物，就说：“这些东西不应该让世俗之人看见，我因为你前世该当成仙，所以我可以尽量满足你的欲望。然而仙道神秘绝妙，与世俗途径不同。你如果把它泄露了，我就不能来了。”赵旭再三再四地发了许多誓。后来过了一年多，赵旭的奴仆盗去琉璃珠拿到集市去卖，恰好遇到一个胡人，这个胡人捧着琉璃珠向他行礼，愿以百万价钱购买它。那个奴仆很惊讶，知道琉璃珠是奇宝，就不同意这个价钱。胡人逼迫他，就互相打起来了。官府审问那个奴仆，奴仆就把详细情状全都供述了出来，而赵旭一点都不知道。那天夜里女郎来了，凄凄惨惨地失去了往日的笑容，她说：“你的奴仆把我们的事情泄露了，我该走了。”赵旭这才知道丢了一个奴仆。因为女郎要走，就悲痛得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女郎说：“我很了解您的心情，然而事理上，也不适合跟您永远来往，这是运数如此而已。从此诀别，您努力修行持道，很快就可以相见了。修行的最大要领是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于是留下《仙枢龙席隐诀》五篇，篇中隐语较多，女郎又对赵旭加以指点、验证，赵旭很快就完全明白了。快到天亮的时候，女郎要走了，赵旭悲切地哽咽着抓住女郎的手。女郎问他：“你悲从何来？”赵旭说：“在心所牵啊！”女郎说：“身被心牵，鬼道到了。”说完，耸身而上，忽然间就不见了，赵旭屋里的帘帷器具也全都没有了。赵旭精神恍惚地自感失落。其后在寤寐之间，仿佛还与女郎往来。赵旭在唐代大历初年还在淮泗一带，偶尔有人在益州见到过他，矮小的身材，俊美的相貌，经常在集市店铺中卖货，所以当时人没有谁能认出他。《仙枢》五篇，篇后有关于赵旭的纪事，记叙得很详细全面。

虞卿女子

唐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余岁，临井治鱼。鱼跳堕井，逐之，亦堕其内。有老父接抱，入旁空百十步，见堂宇，甚妍洁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极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连数日，珍食甘果，都不欲归。姥曰：“翁母意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赠金钱二枚。父母见，惊往接之。女乃瞑目拳手，疾呼索二盘。及至，嫌腥，令以灰洗，乃泻钱各于一盘，遂复旧。自此不食，唯饮汤茶。数日，嫌居处臭秽，请就观中修行。岁余，有过客避暑于院门，因而熟寐，忽梦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此，安敢冲突？”惊觉流汗而走。后不知所云。（出《逸史》）

【译文】

唐代贞元初年，虞卿县普通百姓的一个女儿，年龄有十多岁，在井边洗鱼。鱼跳出来掉落井中，小女孩去追鱼，也落到井中。井中有个老头接着小女孩把她抱住，进到井壁旁边空处一百多步，看见了堂屋，那里很美，洁净明亮又宽敞。有个老太太在正中间坐着，左右侍候的人很多。老头告诉小女孩说：“你可以参拜，叫她阿姑。”小女孩留连了几天，吃的是珍奇的饭菜、甘甜的果品，小女孩都不想回家去了。老太太说：“你的父母想你，你不能再逗留了。”老头把她捧着送到井上，又赠给她两枚金钱。父母看见了女儿，惊喜地跑去接她。小女孩就闭着眼睛把手握成拳头，大声喊着要两个盘子来。等到把盘子拿来了，她又嫌盘子腥，让用草灰洗，这才把钱放到盘子中，每个钱放到一个盘子中。于是小女孩松了手睁开了眼睛，跟原来一样。但她从此不吃饭菜，只喝茶和汤水。过了几天，又嫌住处污秽，请求到道观中去修行。一年多了，有个过往的客人在道观的院门口乘凉，顺便就睡熟了，忽然梦见披着金甲拿着朱戈的人吆喝他说：“仙官在此，你怎么敢冲撞？”那个过客惊醒了，吓出一身汗，慌忙离开这里。后来不知那女子到哪里去了。

萧氏乳母

萧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乱，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将往南山，盛于被中，弃于石上，众迹罕及。俄有遇难者数人，见而怜之，相与（与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将归土龛下，以泉水浸松叶点其口。数日，益康强。岁余能言，不复食余物，但食松柏耳。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岁，觉身轻腾空，可及丈余。有少异儿，或三或五，引与游戏，不知所从。肘腋间亦渐出绿毛，近尺余，身稍能飞，与异儿群游海上，至王母宫，听天乐，食灵果。然每月一到所养翁母家，或以名花杂药献之。后十年，贼平，本父母来山中，将求其余骨葬之，见其所养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伺之，期得一见。顷之遂至，坐檐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养者谓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来看也？”掉头不答，飞空而去。父母回及家，忆之不已。及买果栗，揭粮复往，以俟其来。数日又至，遣所养姥招之，遂自空际而下。父母走前抱之，号泣良久，喻以归还。曰：“某在此甚乐，不愿归也。”父母以所持果饲之，逡巡，异儿等十数至，息于檐树，呼曰：“同游去，天宫正作乐。”乃出。将奋身，复堕于地。诸儿齐声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归，嫁为人妻，生子二人，又属饥俭，乃为乳母。（出《逸史》）

【译文】

萧氏乳母自己说她刚生下时遭遇荒乱，父母估计她的命一定不能保全，就把她带到南山，用被子包着弃在石头上。那里人迹很少到达。忽然遇到几个逃难的人，看到她觉得很可怜，就共同把她带回土龛下，用泉水浸泡松叶点到她的口中。几天以后，她越来越健康强壮。一年多就能说话了，从此不再吃东西，只吃松柏而已。口角鼻端不时有毛长出来。到了五六岁的时候，觉得身体轻健，能腾空而起，可以达到一丈多高。有一些年少奇异的小孩，有时三人有时五人，领着她跟她作游戏，不知从哪里来的。她的肘腋间又渐渐生出绿毛，有一尺多长，身子稍稍能飞起来，与那些奇异的孩子成群地到海上去游玩，来到了王母娘娘的宫殿，听天上的音乐，吃仙人用的果子。然而每个月她都要到她的养父母家里去一次，有时把名花和杂药献给他们。十年以后，叛乱被平定，她的亲生父母来到山中，打算寻找她的骨骸为她安葬。他们见到了女儿的养父母，养父母详细地叙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都哭了。他的亲生父母一连几个夜晚等着她，指望见她一面。不久，她就来了，坐在屋檐上不肯下来。她的父亲望着她流下悲伤的眼泪。她的养父母说：“这是你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下来看一看呢？”她转过头去不回答，飞到空中离去了。她的父母回到家里，不断地思念她，就买了水果栗子，挑着粮食又去了，等待她到来。几天以后，她又来了，父母让她的养母招呼她，她就从空中下来了。她的父母走上前去抱住她，哭泣了很久，告诉她要把她领回去。她说：“我在这里很快乐，不愿意回去。”父母把从家里带来的水果给她吃。不一会儿，十几个奇儿来了，停留在檐前树上，招呼她说：“一同玩去，天宫正在奏乐。”她就出去，刚要腾起身来，又掉落到地上，众奇儿齐声说：“你吃俗物了！苦啊！”说完就散去了。父母把她领回家去，嫁给别人作妻子，生下两个孩子，又接连遇到饥荒年月，家里很贫穷，就给人做了奶妈了。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

谢自然　卢眉娘

谢自然 谢自然者，其先兖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举孝廉，乡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试秘书省校书表为从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颖异，不食荤血。年七岁，母令随尼越惠，经年以疾归。又令随尼日朗，十月求还。常所言多道家事，词气高异。其家在大方山下，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礼，不愿却下。母从之，乃徙居山顶，自此常诵《道德经》、《黄庭》内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饭，云：“尽是蛆虫。”自此绝粒。数取皂荚煎汤服之，即吐痢困剧，腹中诸虫悉出，体轻目明。其虫大小赤白，状类颇多。自此犹食柏叶，日进一枝，七年之后，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乃不饮水。贞元三年三月，于开元观诣绝粒道士程太虚，受五千文《紫灵宝箓》。六年四月，刺史韩佾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东阁，闭之累月，方率长幼，开钥出之，肤体宛然，声气朗畅，佾即使女自明师事焉。先是，父寰旅（旅原作旋，据明抄本改）游多年，及归，见自然修道不食，以为妖妄，曰：“我家世儒风，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锁闭堂中四十余日，益加爽秀，寰方惊骇焉。七年九月，韩佾舆于大方山，置坛，请程太虚具《三洞箓》。十一月，徙自然居于州郭。贞云九年，刺史李坚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愿依泉石。”坚即筑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窦，水灌其口中，可澡饰形神，挥斥氛泽。自然初驻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称头陀，衣服形貌，不类缁流，云：“速访真人。”合门皆拒之，云：“此无真人。”头陀但笑耳。举家拜之，独不受自然拜。施钱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条，受之，云：“后会日当以此相示。”须臾出门，不知何在。久之，当午有一大蛇，围三尺，长丈余，有两小白角，以头枕房门，吐气满室。斯须云雾四合，及雾散，蛇亦不见。自然所居室，唯容一床，四边才通人行。白蛇去后，常有十余小蛇，或大如臂，或大于股，旦夕在床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气，或有声，各各盘结，不相毒螫。又有两虎，出入必从，人至则隐伏不见。家犬吠虎凡八年，自迁居郭中，犬留方山（山原作出，据明抄本改），上升之后，犬不知何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床，或辄诣其中，必有变异，自是呼为仙女之室。常昼夜独居，深山穷谷，无所畏怖。亦云：“误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后。异常腥臭。”兼言常有天使八人侍侧。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衣黄，又二天神卫其门屏。如今壁画诸神，手持枪钜，每行止，则诸使及神驱斥侍卫。又云：“某山神姓陈名寿，魏晋时人。”并说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己将授东极真人之任。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场。其日云物明媚，异于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真群仙皆会。”金泉林中长有鹿，未尝避人。士女虽众，亦驯扰。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缕以宝钿。上仙曰：“以此遗之，其地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卢使降之，从午止亥；六月二十日闻使，从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张二使，从寅至午。多说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弈棋，多音乐，语笑率论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虫，悉驱向西矣，尽以龙镇其山。”道场中常有二虎五麒麟两青鸾，或前或后，或飞或鸣。麟如马形，五色有角，紫麟，鬃尾白者常在前，举尾苕帚（帚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坛上，以符一道，丸如药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炉于坛上，五炉于室中，至时真人每来。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内一人称中华，云：“食时上真至。”良久卢使至，云：“金母来。”须臾，金母降于庭，自然拜礼。母曰：“别汝两劫矣！”自将几案陈设，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卢使侍立，久，亦令坐。卢云：“暂诣紫极宫。”看中元道场，官吏士庶咸在。逡巡卢使来云：“此一时全胜以前斋。”问其故，云：“此度不烧乳头香，乳头香天真恶之。唯可烧和香耳。”七日，崔、张二使至，问自然：“能就长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悦。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复降云：“为不肯居长林，被贬一阶。”长林仙宫也。戌时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赐药一器，色黄白，味甘。自然饵不尽，却将去。又将衣一副，朱碧绿色相间，外素，内有文，其衣缥缈，执之不着手。且却将去，“已后即取汝来。”又将桃一枝，大于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碗。云：“此犹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鸾，侍者悉乘龙及鹤，五色云雾，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过群仙。”后去，望之皆在云中。其日州中马坊厨戟门皆报云：“长虹入州。”翌日李坚问于自然，方验之。紫极宫亦报虹入，远近共见。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日来，传金母敕，速令披发四十日。金母当自来。所降使或言姓崔名某（某字原阙，据黄本补），将一板，阔二尺，长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群仙欲至，墙壁间悉荧煌似镜，群仙亦各自有几案随从。自然每披发，则黄云缭绕其身。又有七人，黄衣戴冠，侍于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后，日诵《黄庭经》十遍。诵时有二童子侍立，丹一遍即抄录，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将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至，将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黄半红，云：“乡里甚足此果。”割一脔食，余则侍者却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吞之，不令着水，服之觉身心殊胜。金母云：“更一来则不来矣。”又指旁侧一仙云：“此即汝同类也。”十五日平明，一仙使至，不言姓名，将三道符，传金母敕，尽令服之。又将桃六脔令食；食三脔，又将去。其使至暮方还。十月十一日，入静室之际，有仙人来召，即乘麒麟升天。将天衣来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绳床上，却回，着旧衣，置天衣于鹤背将去。云：“去时乘麟，回时乘鹤也。”十九日，卢仙使来，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时，鸾鹤千万，众仙毕集。位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鸾鹤每翅各大丈余。近有大鸟下长安，鸾之大小，几欲相类，但毛彩异耳。言下长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则国家当有大福。二十五日。满身毛发孔中出血，沾渍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横纹。就溪洗浊，转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触之如金声。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东岳夫人并来，劝令沐浴，兼用香汤，不得令有乳头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无削发之人，若得道后，悉皆戴冠，功德则一。凡斋食，切忌尝之，尤宜洁净，器皿亦尔。上天诸神，每斋即降而视之，深恶不精洁，不唯无福，亦当获罪。”李坚常与夫人于几上诵经，先读外篇，次读内篇，内即《魏夫人传》中本也。大都精思讲读者得福，粗行者招罪立验。自然绝粒，凡一十三年。昼夜寐，两膝上忽有印形，小于人间官印，四坎若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两膝内，并膝则两印相合，分毫无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纤微无不洞鉴。又不衣绵纩，寒不近火，暑不摇扇。人问吉凶善恶，无不知者。性严重深密，事不出口，虽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坚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间奉道人和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礼尊像，四拜为重，三拜为轻。”又居金泉道场，每静坐则群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静一室，焚香讽《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布施修斋。凡诵经在精心。不在遍数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损尤多，不如元不会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杀人则损年夭寿，来往之报，永无休止矣。”又每行常闻天乐，皆先唱《步虚词》，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虚》讫，即奏乐，先抚云璈。云璈形圆似镜，有弦。凡传道法，必须至信之人。《魏夫人传》中，切约不许传教，但令秘密，亦恐乖于折中。夫药力只可益寿，若升天驾景，全在修道服药。修道事颇不同，服柏便可绝粒。若山谷难求侧柏，只寻常柏叶，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干者难将息，旋采旋食，尚有津润，易清益人。大都柏叶、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视，可试验。修道要山林静居，不宜俯近村栅。若城郭不可，以其荤腥，灵仙不降，与道背矣。炼药饮水，宜用泉水，尤恶井水，仍须远家及血属，虑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体重，食麦体轻。辟谷入山，须依众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气，先调气，次闭气，出入不由口鼻，令满身自由，则生死不能侵矣。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湿。诘之，云：“旦离金泉耳。”程君甚异之。十一月九日，诣州与季坚别，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静室。二十日辰时，于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闻其诀别之语曰：“勤修至道。”须臾五色云遮亘一川，天乐异香，散漫弥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脱留小绳床上，结系如旧。刺史李坚表闻，论褒美之。李坚述《金泉道场碑》，立本末为传，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间壁记。时有朱书注其下云：‘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者。”又自然当升天时，有堂内东壁上书记五十二字，云：“寄语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原之乡，即与相见。”其书迹存焉。（出《集仙录》）

【译文】

谢自然这个人，她的先辈是兖州人。父亲谢寰住在果州南充，被举为孝廉，为乡里所器重。建中初年，刺史李端以试秘书省校书表奏他为从事。母亲胥氏也是邑中豪门望族之女。谢自然生来聪明异常，不吃荤血之物。七岁时，母亲令她跟随尼姑越惠，过了一年，因病回到家里。又让她跟随尼姑日朗，十个月方要求回家。平常所谈论的多是道家之事，言词气质高雅。她家在大方山下，山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就去拜见行礼，不愿回家下山。母亲听从她，她就迁居山顶，自此经常诵读《道德经》、《黄庭内篇》。十四岁那年九月，因为吃新稻米饭，她说尽是蛆虫，自此一粒粮食也不吃。多次拿皂荚煎汤喝，就连吐带泻劳倦得很严重，腹中各种虫子全部打下，觉得身轻眼亮了。那些虫子，大的小的红的白的，形状种类很多。从此她只吃柏叶，每天吃一枝柏树枝。七年之后，柏叶也不吃了；九年之后，又不喝水了。贞元三年三月，到开元观拜访绝粒道士程太虚，接受了长达五千字的《紫灵宝箓》。贞元六年四月，刺史韩佾来此上任，怀疑她不吃人间烟火是假的，就延请她进入州北堂的东阁，把她关闭在里面几个月，方率领老少家人开锁把她放出来。她的体肤还和过去一样，说话时声朗气畅。韩佾就让女儿自明拜谢自然为师。在这之前，她的父亲谢寰旅游多年，等到回家时，看到自然修行道术不吃饭，认为是妖妄。他说：“我家世代儒风，除三纲五常之外，皆非先王之法，怎么能有这种妖孽迷惑人？”于是，把谢自然锁闭堂中四十多天，而谢自然却更加清爽秀气了，谢寰这才感到惊骇。贞元七年九月，韩佾乘车到大方山，设置坛台，请程太虚准备《三洞箓》。十一月，把谢自然移居到州郡的外城。贞元九年，刺史李坚到任，自然禀告说：“我住在城里不方便，愿依傍山石林泉。”李坚就在金泉山修建屋舍，让谢自然迁移过去居住。金泉山有个石嵌窦，水灌到洞口中，可以洗形饰神，使气质光泽奔放。谢自然刚住进山里，有一个人年约四十岁，自称头陀，从衣服形貌上看不象僧人。他说：“我请拜访真人。”自然全家都拒绝他，说：“这里没有真人。”头陀只是笑。全家给他下拜，他唯独不接受自然的拜礼。施舍给他二百个钱，竟也不接受，于是舍他一条手巾，他接受了，说：“以后会面时当用这条毛巾作标志。”不一会儿，头陀出门，不知哪里去了。过了很久，正当中午，有一条大蛇，有三尺粗，一丈多长，长着两只小白角，用头枕着谢自然家的房门，吐出的气充满了室内，刹时云雾四合。等到雾散，蛇也不见了。谢自然所住的屋子，只能容纳一张床，四边只能让人走过去。白蛇离去以后，经常有十几条小蛇，有的如胳膊粗，有的如大腿那么粗，从早到晚在床的左右，有的黑，有的白，有的吐气，有的作声，各自盘成一团，也不毒害人。又有两只虎，谢自然出入时一定相随，别人到来，它们就隐伏不现，她家养的犬，吠虎共计八年，自从迁居城郭之中，犬留在方山，谢自然成仙上天以后，犬不知哪里去了。在谢自然的住室里，父母也不敢共坐她的床。有时突然到她室内，必有变异之事。从此人称自然的居室为仙女之室。谢自修总是昼夜独居，在深山穷谷之中，她什么也不害怕。又说：“误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后，异常腥臭。”还说常有八个天使在她身边陪着，两个童子青衣戴冠，八个天使都穿黄衣，又有两个天神在她门口把守，日夜护卫她。象今日壁画上的诸神，手拿枪和钜，每当她行走或停歇，那么诸使和神就充当驱斥妖邪护卫侍奉之职。又说某山神姓陈名寿，是魏晋时人。并说真人的地位高，仙人的地位低，说自己将授任为东极真人。贞元十年三月三日，谢自然移入金泉道场，那天云物明媚，与平常景物不同。谢自然说这日天上的真人和群仙都聚会。金泉林子中尝有鹿，不曾躲避人，士女虽然多，它们也温顺地与人相处。第二天，上仙送来一副白鞍，用宝钿穿结装饰。上仙说：“把这个东西送给你，那个地方可以安居了。”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卢使降临，从午时起到亥时止；六月二十日闻使降临，从午时起到戌时止；七月一日崔、张二使降临，从寅时起到午时止。多半叙说神仙官符之事，说上界喜欢下棋，好音乐。言谈话语，大都谈论至道玄妙之理。又说：“这座山千百蛇虫，全部被驱逐向西去了，完全用龙来镇守此山。”道场中经常有两只虎、五只麒麟和两只青鸾，或前或后，或飞或鸣。麟象马形，五色有角。紫麒麟白鬃白尾的常在前，举起尾巴当笤帚。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临石坛上，把一道符丸成像药丸似的，让谢自然把它吞服下去。十五日，可以烧香，五炉香放在坛上，五炉香置于室内，到时候真人们到来。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个人，其中一人叫作中华，说：“吃饭的时间上真到来。”过了很一会儿，卢使来了，他说：“金母来了！”不一会儿，金母降临到庭院中，谢自然跪拜行礼。金母说：“跟你分别两劫了。”自己带来的几案，摆设珍奇之物，让人目不暇接。金母命谢自然坐下，先前那个卢使站立时间很久了，金母也让他坐下。卢使说：“我暂时到禁极宫去一下。”看看中元道场，官吏士庶都在。不一会儿，卢使回来说：“这一次的供品全胜过以前的斋供。”问他缘故，他说：“这回没有烧乳头香，乳头香天上真人讨厌它，只可以烧和香而已。”七日，崔、张二使到来，问谢自然：“能到长林去住吗？”谢自然回答说：“不能。”两个使者脸色好象不高兴。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又一次降临，她说：“因为你不肯到长林去住，被贬降一级。长林是仙宫啊！”戌时金母离去，崔使者才说：“上界最尊重金母。”赐给谢自然一器皿药，颜色黄白，味甜。谢自然没有吃尽，剩下的便拿回去了。又取出一套衣服，朱色碧色绿色相混杂，外层白色，内有花纹。那衣服似有若无，拿着它好象没放在手上；却又带回去了，说：“以后就接你来。”又一枝叉，比胳膊还粗，上面有三十个桃子，绿色，象碗那么大。说：“这还是小的。”这天金母乘坐鸾鸟，传从的仙人全乘坐龙和鹤，五色的雾在他们下边浮动。金母说：“顺便向州中去拜访群仙。”后来离去，想见他们全在云中。那天州中马坊厨和戟门都报告说：“长虹进入州城。”第二天，李坚向谢自然讯问，才验证了这回事。紫极宫也报告说长虹进入，远近的人全都见到了。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每天都来，传金母的命令：“赶快让谢自然披发四十天，金母当亲自到来。”所降临的使者有人说姓崔名某，拿一块板，二尺宽，五尺长，板上面有九种颜色。每当群仙要来的时候，谢自然住室的墙壁间就荧光闪耀象镜子似的。群仙也各自带有几案和随从。谢自然每次披发时，就有黄云在她身边缭绕。又有七个人，穿着黄衣，戴着道冠，在左右陪侍。从八月十九日以后，每天诵读《黄庭经》十遍，诵读时有两个童子侍立着，用朱红颜色涂饰一遍就抄录，到十遍，一个童子便把它拿到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来了，带着一个桃枝，像斗那么大，半红半黄半粉红，说：“乡里之人对此果很满足。”割一小块吃了，其余的就由侍从的人收回了。九月五日，金母又来了，拿三道符，令谢自然把它吞下去，不让用水，服下以后觉得身心很舒服。金母说：“我再来一次就不来了。”又指着旁边的一个仙人说：“这个人就是你的同类啊。”十五日天大亮时，一位仙使来到了，他不说姓名，拿着三道符，传达金母的命令，让谢自然把它全服下去，又拿六小块桃令她吃；谢自然吃了三小块，余下的又拿走了。那个使者到日落时才回去。十月十一日，谢自然进入静室之时，有仙人来招，她就乘坐麒麟上了天。仙人带天衣来迎接，将谢自然所穿的衣服留在绳床上，回来以后，又穿上旧衣，把天衣放到鹤背上带回去。说：“去的时候乘麒麟，回来的时候乘的是鹤啊。”十九日，卢仙使到来，从辰时到未时才离去。每当天上使者降临时，就有千万鸾鹤飞来，群仙全部聚会。地位高的仙人乘鸾鸟，其次乘麒麟，再次乘龙。鸾和鹤的翅膀各大一丈多。近来有个大鸟落到长安，鸾鸟的大小，几乎与它相似，只是毛的色彩不同而已。据说落到长安的大鸟名叫天雀，也叫神雀。每次降临，国家就该当有大福。二十五日，谢自然满身的毛发孔中都流出了血，沾染了衣服，都形成通帔背山水横纹。把它拿到溪水中洗去污浊之处，其横纹反而更加分明，对着阳光看，像是金色，用手去触摸它，发出像金属的声音。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东岳夫人也一起来了，劝谢自然洗浴，并须用香汤，汤里不能有乳头香。又说：“天上谢自然有神，但不是鬼神的神。上界没有把头发剃掉的人，如果得道后，全都戴道冠，功德就会有一样的。凡是斋供的食物，切忌去尝它，更应洁净，器皿也是这样。上天的众神，每当斋供时就降临凡世来察看，最讨厌不精不洁。如果不精不洁，不但得不到保佑，反而会受到处罚。”李坚常与夫人在几案上诵经，先读外篇，次读内篇，内篇就是《魏夫人传》的本子。大都是精思讲读的人得到保佑，粗疏修行的人招到处罚并立刻得到验证。谢自然一粒粮食也不吃，已经坚持十三年了，昼夜都睡觉，两个膝盖上忽然出现了印的形痕，比人间的官印小，四框内空隙中好象有六个古篆字，象白玉那样明亮。今年正月，那个印痕移到两膝内，把两膝并上，两印就合到一起，分毫无差。谢自然又有了神力，每天走二千里，有时走一千里，却没有人知道她走了。在漆黑的夜晚幽暗的室内，细微的小事她无不洞察如镜。又不穿丝棉，冷了不靠近火，暑天不摇扇。人们问她吉凶善恶之事，没有她不知道的。她性情严肃，以深守秘密为重，事情不说出口，即使父母也不让他们知道。因为李坚崇尚至道，才稍稍对他说一点。她说：“天上的仙人也想要使人世间信奉道教的人知道，使他们尊崇道教并使道教更加彰明。”又说凡是给尊像行礼，以四拜为重，以三拜为轻。又居住在金泉道场，每当她静坐的时候，群鹿就一定到来。她又说：“凡是人们能够在一间清净的屋子里，烧香诵读《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过布施修斋。凡是诵经，全在精心，不在遍数多。奉道之人，中途而退，受到的损失更多，不如原来就不会的人，千万谨慎啊！人的生命最重要，多杀人就会折损年寿，一来一往的报复，就永远没有休止了。”谢自然每次出行，经常听到天上的音乐，都是先唱《步虚词》，最多只唱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唱完了《步虚词》，就奏乐，先抚云璈，云璈的形状是圆的，象镜子似的，有弦。凡是传授道法，必须是最诚实的人，《魏夫人传》中严格约束不许传教，只能秘密进行，也是害怕有背于折中。仙药的力量只能增加寿命，至于升天驾影，全在于修道服药。修道的情形很不同，服食柏叶就能不吃一粒粮食，如果山谷中难以找到倾斜的柏树，只有寻常的柏叶，只要不靠近坟墓就可以服食，生长在岩石上的更好。晒干了的难将息，一边采一边吃，柏叶还有汁液，容易使人清爽获益，大体上说，柏叶、茯苓、枸杞、胡麻，都能常年见到，可以试验。修道要在山林中静静地居住，山下不宜邻近村寨，至于城郭就更不可以了。因为那种地方有荤腥，灵仙不降临，与道相背了。炼药用水，应当用山泉之水，最讨厌井水，还必须离家和血缘之亲远一些，否则，思想中忽然产生恩情之念，就不符合修行持道的行为。凡是吃米的人身体就重，吃麦粉的人身体就轻。不吃粮米进入深山的，必须依照众方，除去三虫伏尸。凡是炼气，首先是调气，其次是闭气，气的进出不通过口鼻，令全身自由行气，生死就不能侵害了。这年九月，阴雨连绵，谢自然从金泉前往南山探望程君，凌晨到达，而衣服和鞋子却没有沾湿。程君问她，说：“我是早晨离开金泉的呀！”程君觉得这事很奇怪。十一月九日，谢自然到州里去向李坚告别，她说：“我中旬一定走了。”也不再进入静室。二十日辰时，谢自然在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几千士女全都一起瞻仰。她的祖母氏、母亲胥氏、妹妹自柔、弟子李生，听到了她诀别的话语：“你们要勤恳地修行至道。”不一会儿，五色云绵延遮蔽了整个山川，天上的仙乐和奇异的香气散布弥漫了很久。谢自然平时所穿戴的衣冠簪帔十件，都脱下留在小绳床上，系的结扣像原来一样。刺史李坚上表把这事奏闻皇帝，皇帝下诏书褒扬赞美了她。李坚在金泉道场立了碑，并叙说为谢自然得道升天的原委：“天上有座白玉殿堂，老君住在那里，殿堂的墙壁上高高地排列着真人仙人的名字，像人间的壁记一样，不时有朱笔在仙人名字下注上：‘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一类的话。”还有，谢自然升天的时候，堂内东墙上书写有五十二个字：“寄语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原之乡，即与相见。”那些字迹还保存在那里。

卢眉娘

唐永真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岁。眉娘生，眉如线且长，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定（定字明抄本作足）中流落岭表。后汉卢景裕、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为皇王之师，因号帝师。眉娘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具矣。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段，染成五色，结为金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持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种无三两，煎灵香膏传之，则坚硬不断。唐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因令止于宫中。每日止饮酒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嘉其聪慧而又奇巧，遂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眉娘不愿在禁中，遂度为道士，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及后神迁，香气满堂，弟子将葬，举棺觉轻，即撤其盖，帷见之旧履而已。后人见往往乘紫云游于海上。罗浮处士李象先作《罗逍遥传》，而象先之名无闻，故不为时人传焉。（出《杜阳杂编》）

【译文】

唐代永真年间，南海进贡一位奇女叫作卢眉娘，十四岁。眉娘生下时，眉如线而且长，所以才有这个名字。她本来是北祖帝王老师的后代，自大定年间流落到岭南。后汉卢景裕、景祚、景富、景融兄弟四人，都是帝王的老师，因此被称为帝师。眉娘小时候就很聪明，精巧无比。能在一尺长的绢上，绣出七卷《法华经》。字的大小，不超过小米粒，而一点一画都很分明，细得像毛发，其中品评之词和句读符号无不齐备。她更善于制作飞仙盖，用一钩丝线，分成三段，染成五种颜色，绣成五层金盖，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的绣像。而且擎旗捧着旌节的童子，也不下于千人。那飞仙盖宽有一丈，重量不到三两；把灵药煎成膏涂上去，就坚硬不折。唐顺宗皇帝赞许她手艺精巧，把她称作神姑，就让她留在宫中，她每天只饮二三合的酒。到了元和年间，唐宪宗赞许她聪慧而又奇巧，就赐给她金凤环，把它戴在手腕上。眉娘不愿意住在宫禁之中，就度引为道士，放她回南海，又赐给她名号叫作逍遥。等到后来她成仙走后，香气满室，弟子将要为她安葬，抬起棺材觉得很轻，就打开棺盖，只见到一双旧鞋而已。后来有人看见她经常乘着紫云游于海上。罗浮山处士李象先写了《罗逍遥传》，然而李象先的名字没人听说过，所以这篇传记也就没有被当时的人流传。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

崔少玄　妙女　吴清妻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梦神人，衣绡衣。驾红龙，持紫函，受于碧云之际，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异香袭人，端丽殊绝，绀发覆目，耳及颐，右手有文曰卢自列妻。”后十八年归于卢陲，陲小字自列。岁余，陲从事闽中，道过建溪，远望武夷山，忽见碧云自东峰来，中有神人，翠冠绯裳，告陲曰：“玉华君在乎！”陲怪其言曰：“谁为玉华君？”曰：“君妻即玉华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来迎我！事已明矣，难复隐讳。”遂整衣出见神人。对语久之，然夫人之音，陲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陲拜而问之。曰：“少玄虽胎育之人，非阴骘所积。昔居无欲天，为玉皇左侍书，谥曰玉华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书来访志道之士。尝贬落，所犯为与同宫四人，退居静室，嗟叹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责之，谪居人世，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复近附于君矣。”至闽中，日独居静室。陲既骇异，不敢辄践其间。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长绡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烛耀如昼，来诣其室，升堂连榻，笑语通夕。陲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语言，不可明辨。试问之，曰：“神仙秘密，难复漏泄，沉累至重，不可不隐。”陲守其言诫，亦常隐讳。洎陲罢府，恭又解印绶，得家于洛阳。陲以妻之誓，不敢陈泄于恭。后二年，谓陲曰：“少玄之父，寿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虽神仙中人，生于人世，为有抚养之恩，若不救之，枉其报矣。”乃请其父曰：“大人之命，将极于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劳之恩，不可不护。”遂发绛箱，取扶桑大帝金书《黄庭》、《内景》之书，致于其父曰：“大人之寿，常数极矣，若非此书，不可救免。今将授父，可读万遍，以延一纪。”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当几，授以功章，写于青纸，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须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来，跪少玄前，进脯羞，吸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异之，私讯于陲，陲讳之。经月余，遵命陲语曰：“玉清真侣，将雪予于太上，今复召为玉皇左侍书玉华君，主化元精气，施布仙品。将欲反神，还于无形，复侍玉皇，归彼玉清。君莫泄是言，遗予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术，不可久留。人世之情，毕于此矣。”陲跪其前，呜呼流涕曰：“下界蚁虱，黩污仙上，永沦秽浊，不得升举。乞赐指喻，以救沉痼，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诗一首以遗子。予上界天人之书，皆云龙之篆，下界见之，或损或益，亦无会者，予当执管记之。”其词曰：“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无上之仙。光含影藏，形于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体性刚柔。丹霄碧虚，上圣之俦。百岁之后，空余坟丘。”陲载拜受其辞，晦其义理，跪请讲贯，以为指明。少玄曰：“君之于道，犹未熟习。上仙之韵，昭明有时，至景申年中，遇琅琊先生能达。其时与君开释，方见天路。未间但当保之。”言毕而卒。九日葬，举棺如空。发榇视之，留衣而蜕。处室十八，居闽三，归洛二，在人间二十三年。后陲与恭皆保其诗，遇儒道适达者示之，竟不能会。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游华岳回，道次于陕郊，时陲亦客于其郡，因诗酒夜话，论及神仙之事，时会中皆贵道尚德，各征其异。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皆与崔恭有旧，因审少玄之事于陲。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诗绝无会者。方古请其辞，吟咏须臾，即得其旨，叹曰：“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亦有传于后学哉！”时坐客耸听其辞，句句解释，流如贯珠，凡数千言，方尽其意。因命陲执笔，尽书先生之辞，目曰《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士，家多藏之。（出《少玄本传》）

【译文】

崔少玄，是唐代汾州刺史崔恭的小女儿。她的母亲梦见神人，穿着丝绸衣服，驾着红色的龙，拿着紫色的匣子，在碧云边际把它交给了其母，其母就怀了孕，十四个月生下少玄。少玄出生后异香袭人，容颜端庄秀丽，世上所少有，天青色的头发盖住了眼睛，耳垂上的玉坠拂到双颊，右手有字，写的是“卢自列妻”。十八年后，少玄嫁给了卢陲，卢陲小字叫自列。结婚一年多，卢陲到闽中任从事，途中经过建溪，远望武夷山。这时，忽然看到一片碧云从东边山峰飘过来，云中有位神人，戴着翠绿色的帽子，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向卢陲问：“玉华君来了吗？”卢陲觉得这话问得奇怪，就反问道：“谁是玉华君？”神人说：“您的妻子就是玉华君。”后来卢陲回去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说：“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然来迎接我。事情已经公开了，难再隐瞒。”于是整衣出去会见神人。互相谈了很久，但都是天人的语音，卢陲没有办法辨清她们说些什么，呆了一会儿就作个揖退回去了。卢陲给他妻子下拜，询问她，她说：“少玄虽然是通过娘胎养育的人，但并非父母阴德所积。从前，我位居无欲无为玉皇左侍书，称号是玉华君，掌管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到秋分那天，就拿着簿书来寻访有志学道的人。我曾经被贬降，犯的过失是与同宫的四个人，在退居静室时，对寻访学道之人发感慨，恍惚间像是有什么欲念。太上老君责罚我，把我贬居人间作您的妻子。二十三年过去了，又遇到紫霄元君已前来这里，现在不能再对您亲近依附了。”到了闽中时，少玄每天独自在静室居住。卢陲感到惊奇，也不敢轻易地跨入她的房间。常常有女真人到来，有时两位，有时四位，穿着长长的生丝细绸衣服，梳着古式鬟髻，全身闪着光芒，照耀如同白昼，到少玄静室拜访。她们登堂入室，床榻相连，通宵说说笑笑。卢陲去看看，她们都说些天人的语言，不能听明白。试着问少玄，少玄说：“神仙的秘密，难再泄露，沉累太重，不可不隐。”卢陲谨守妻子的告诫，也常常隐讳其事。等到卢陲罢官，其父崔恭又解下官绶，得以在洛阳安家。卢陲因为妻子的誓言，也不敢向崔恭陈说泄露其事。二年后，少玄对卢陲说：“少玄的父亲，寿数在二月十七日终止。我虽然是神仙中的人，但生在人世，因为有抚养之恩，如果不救他，就屈枉了我的报答之心了。”于是对她的父亲说：“大人的生命将在二月十七日终止，少玄受到您辛劳养育的恩惠，不能不保护您。”就打开深红色的箱子，拿出扶桑大帝金书《黄庭》、《内景》之书，送给她的父亲，说：“大人的寿命，正常的寿数已到终极了，如果没有这本书，不能救您免死。今天我将它交给您，可以读一万遍，用来延长十二年的寿命。”于是让崔恭沐浴之后面朝南跪着，少玄对着几案，授以功章，写在青纸上，用素函封固，向上帝奏报。又召来南斗注生真君，让他附奏上帝。不一会儿，有三个穿大红衣服的人从空中降下来，跪在少玄面前，进献精美的食品，喝了三杯酒，手拿功章而去。崔恭觉得这事太奇异了，就偷偷地向卢陲询问，卢陲不告诉他。经过一个多月，少玄把卢陲叫来告诉他说：“玉清宫中我的那些真人伙伴，将在太上老君处替我洗雪。现在再召我去作玉皇左侍书玉华君，主管化元精气，并施布仙品。我将要返回为神，还于无形，再去侍奉玉皇，回到玉清。您不要泄露我这些话，给我父母留下遗念。又因为救父之事，泄露了神仙之术，所以不能久留了。人世的情谊，从此结束了。”卢陲跪在她的面前，感愧地流着眼泪说：“我只不过是下界的蚁虱一类小人物，亵渎玷污了上仙，将永远沉沦于浊秽之世，不能飞举升天。我请您明白地赐教，来救我经久难愈之病，我永久不忘您的大恩。”少玄说：“我留诗一首，把它留赠给您。我们上界天人的文字，都是云龙篆字，下界的人见到它，或损或益，也没有领会它的，我当拿笔把它记录下来。”她留下的词句是：“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上之真，无上之仙。光含影藏，形于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体性刚柔。丹霄碧虚，上圣之俦。百岁之后，空余坟丘。”卢陲拜了又拜，接过了她的题辞，但不明白词句的内容，就跪下请求她讲解贯通，来为他指明。少玄说：“您对于道还没有熟习，上仙的诗句，昭明须有一定时间。到了景申年间，遇到琅琊先生，他能通晓其意，那时给您解开疑团，才能见到天路。没明白之前这段时间，您只应保藏它。”话说完，少玄就死了。过了九日安葬时，抬起棺材好象是空棺，就打开棺材察看，才发现少玄只留下衣服，象蝉蜕皮那样走了。少玄在娘家住了十八年，在闽中住了三年，回到洛阳二年，在人间二十三年。后来，卢陲和崔恭都保藏她留下的诗，遇到儒家道家估计应当通晓的人就拿给他们看，但一直没人明白。到了景申年间，有个九疑道士叫王方古，他的祖先是琅琊人。他游华山回来，途中在陕郡停留，当时卢陲也在陕郡路过，因为谈诗饮酒晚上聊天，谈论到神仙的事。当时聚会中的人都重道崇德，各自搜求那些奇异的事。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都与崔恭有旧交，就向卢陲细问少玄的事情。卢陲掉下了眼泪，为他的妻子所留的诗根本没人明白而感到憾恨。王方古请他把那诗句拿出来，吟咏了一会儿，就懂得了那首诗的意思。他叹息说：“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也有传给后学的吗？”这时座中之客都敬听其辞，王方古一句一句地解释，流畅得像穿珠一般，一共说了几千言，才尽解其意。于是命卢陲执笔，把王先生解释的话全部写下来，题目叫作《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人，家里大都收藏它。

妙女

唐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见一僧，以锡杖连击三下，惊怖而倒，便言心痛。须臾迷乱，针灸莫能知。数日稍间，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复食，食辄呕吐，唯饵蜀葵花及盐茶。既而清瘦爽彻，颜色鲜华，方说初迷乱之际，见一人引乘白雾，至一处，宫殿甚严，悉如释门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头赖吒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间，已两生矣。赖吒王姓韦名宽，弟大，号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称小娘，言父与姻族同游世间寻索，今于此方得见。前所见僧打腰上，欲女吐泻藏中秽恶俗气，然后得升天。天上居处华盛，各有姻戚及奴婢，与人间不殊。所使奴名群角，婢名金霄、偏条（条字原阙，据明钞本补）、凤楼。其前生有一子，名遥，见并依然相识。昨来之日，于金桥上与儿别，赋诗，唯记两句曰：“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时自吟咏，悲不自胜。如此五六日病卧，叙先世事。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诸天仙及仆隶等，悉来参谢，即托灵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间，久蒙存恤，相媿无极。”其家初甚惊惶，良久乃相与问答，仙者悉凭之叙言。又曰：“暂借小女子之宅，与世人言语。”其上尊语，即是丈夫声气；善伦阿母语，即是妇人声，各变其语。如此或来或往，日月渐久，谈谐戏谑，一如平人。每来即香气满室，有时酒气，有时莲花香气。后妙女本状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时晴朗，空中忽有片云如席，徘徊其上。俄而云中有笙声，声调清锵。举家仰听，感动精神。妙女呼大郎复唱，其声转厉。妙女讴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清畅不可言。又曲名《桑柳条》。又言阿母适在云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时，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肿疾，吾代其患之。”数日后，妙女果背上肋下，各染一肿，并大如杯，楚痛异常。经日，其主母见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语令添香，于钟楼上呼天仙忏念，其声清亮，悉与西方相应。如此移时，醒悟肿消，须臾平复。后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为尔白大郎请兵救。”女即如睡状。须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洒扫，添香静室，遂起支分兵马，匹配几人于某处检校，几人于病人身上束缚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见兵马形像，如壁画神王，头上着胡帽子，悉金钿也。其家小女子见，良久乃灭。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曰陈万。每呼之驱使，部位甚多，来往如风雨声。更旬时，忽言织女欲嫁，须往看之。又睡醒而说：“婚嫁礼一如人间。”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备纪。其家常令妙女绣，忽言个要暂去，请婢凤楼代绣，如此竟日，便作凤楼姿容。精神时异，绣作巧妙，疾倍常时，而不与人言，时时俛首笑。久之言却回，即复本态，无凤楼状也。言大郎欲与僧伽和尚来看娘子，即扫室添香，煎茶待之。须臾遂至，传语问讯，妙女忽笑曰：“大郎何为与上人相扑？”此时举家俱闻床上踏蹴声甚厉，良久乃去。有时言向西方饮去，回遂吐酒，竟日醉卧。一夕，言将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游看去，使与善伦友言笑。是夕，娘子等并梦向一处，与众人游乐。妙女至天明，便问小娘子梦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余绝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唤某归。”甚凄怆。苦言：“久在世间，恋慕娘子，不忍舍去。”如此数日涕泣。又言：“不合与世人往来，汝意须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辞别，词颇郑重，从此渐无言语。告娘子曰：“某相恋不去，既在人间，还须饮食，但与某一红衫子着，及泻药。”如言与之，逐渐饮食。虽时说未来事，皆无应。其有繁细，不能具录。其家纪事状尽如此，不知其婢后复如何。（出《通幽记》）

【译文】

唐代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姓崔人家的婢女名叫妙女，年约十三四岁。晚上在院子里打水，忽然看到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用锡杖一连打了她三下。妙女惊恐而倒，就说心痛，不一会儿就昏迷过去了，针灸也没有办法使她产生知觉。过了几天略强些，又上吐下泻不止。等到病愈以后，妙女就不再吃饭了，吃了就呕吐，只吃蜀葵花和盐茶。不久她清瘦开朗，脸色鲜艳美丽，才说起刚昏迷的时候，看见一个人领着她乘着白雾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宫殿很整齐，完全像释门西方部。其中的天仙，大多是妙女的族人。妙女说自己本来是提头赖吒天王的小女儿，因为泄露了天门里的事，所以把她贬降到人间，已经两次投生了。赖吒王姓韦名宽，级别高，号称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他的叔叔，名叫括，是老八。妙女自称小娘，说她的父亲与亲族一同到人世周游来寻找她，如今在这里才把她找到。先前看到的那个和尚，打她的腰上是想让妙女吐泻腹中污秽的俗气，然后能够升天。天上的住处华丽繁盛，各有姻亲和奴婢，与人间没有什么不同。她所使用的奴仆名叫群角，婢女名叫金霄、偏条和凤楼。她前世生有一个儿子，名叫遥，见到了互相依然认识。昨天来的时候，在金桥上与儿子告别，赋了诗，只记得两句：“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有时她自己吟咏，悲伤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这样五六天她就病倒了，叙说前世的事。有一天，她忽然说上尊与她母亲同诸天仙以及仆隶等人，全来参见感谢妙女的主人。就附妙女之体说：“小女愚昧，落在人间，蒙你们照顾，无限惭愧。”崔家之人开始时很惊慌，过了很久，才跟他们回答。仙人们都依凭妙女之口叙说，又说：“暂借小女子之宅，与世人言语。”那位上尊的话语，就是男人的声音气概；善伦阿母说话，就是女人的声音，他们的语音各有变化。如此或来或往，渐渐时间长了，仙人们和崔家的人融洽交谈开玩笑，全像平常人一样。仙人每次到来就香气满室，有时有酒气，有时有莲花香气。后来妙女恢复本来的状态，和过去一样，忽然有一天，妙女吟唱起来，这时天气晴朗，空中忽然有像席子那么大的一片云彩，徘徊在她家上空。不一会儿，云中传来了吹笙的声音，声调清晰而有节奏，崔家全家人都仰面倾听，精神很憾慨。妙女呼唤大郎再唱，那歌声变得更响亮了。妙女也唱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清晰流畅得无法说出。又一曲名叫《桑柳条》。又说她母亲刚才在云中。如此一整天才散去。过了十来天，妙女忽然说：“崔氏家中两个人将要有肿疾，我替他们患病。”几天后，妙女果然在背上和肋下各患一肿块，都像杯口那么大，痛楚异常。几天过去了，她的女主人看她这般痛苦，让她请求免除此疫。妙女就迷迷糊糊地躺着，忽然告诉让人添香，在钟楼上招呼天仙忏念，其声音清晰响亮，完全与西方相应。这样过了一阵子，妙女清醒了，肿块也消除了，不一会儿恢复到平时那样。后来，有一个婢女突然得病很严重，妙女说：“我为你告大郎请求救兵。”妙女就像睡着了的样子，不一会儿醒过来，说救兵已经到了，赶快令人洒扫，添香静室。就起身支派分配兵马，分配几个人到某处检查，几个人在病人身上捆绑邪鬼，那个婢女就病愈如故了。她说看到兵马的形象，象壁画上的神王，头上戴着胡人的帽子，全都戴着金玉制成的花首饰。崔家的小女孩也见到了，很久才消失。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叫陈万，常喊他们供驱使，部属很多，来往如风雨的声音。又过十多天的时候，妙女忽然说织女的女儿要出嫁了，必须去看看她。又睡下，醒来说：“天上的婚嫁礼仪全如人间一般。”妙女说女子名叫垂陵子，嫁给薛家，事情很多不能全部记下。崔家曾让妙女绣花，她忽然说要暂时离去，请她的婢女凤楼代替她刺绣。如此不过日，就现出凤楼的姿容，精神也不同，而绣工巧妙，速度超过平时一倍，又不跟人言语，时时低着头微笑。过了很久，妙女说她回来了，就恢复了本来的样子，没有凤楼的姿态了。她说大郎要和僧伽和尚来看望娘子，就打扫屋子添上香，煎茶等着他们。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向主人传语问讯。妙女忽然笑着说：“大郎为什么跟上人摔跤？”这时全家人都听到床上踢踏的声音很大，很久，他们才离去。妙女有时说到西方饮酒去，回来就吐酒，整天醉卧。有一天晚上，妙女说要领着娘子的一个魂和小娘子的一个魂游乐去，让她们与善伦友好谈笑。这天晚上，娘子等人一同做梦到一个地方，与众人游乐。妙女到天亮时就问娘子梦中事，结果一件一件全相同。如此一个多月后，妙女绝食了。有一天，忽然悲伤呜咽着说：“大郎、阿母唤我回去。”她很悲戚，苦苦说明在人间久了，留恋仰慕娘子，不忍离去。如此数日，她一直流泪哭泣。又说：“不该与世人来往，你的意思要我一定住下去，这事该怎么办呢？”她就向空中辞别，言词很郑重。从此以后，妙女渐渐没有言语了。她告诉娘子说：“我留恋你不离去，既然在人间，还得饮食，只请给我一件红衫子穿，再给我泻药。”娘子按照她所说的给了她，妙女就逐渐能够吃饭饮水，虽然有时说起未来的事，也都不灵验了。其中有很多细节，不能全部记录了。崔家所纪此事的情形全都如此，不知那个婢女后来又怎样了。

吴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妻杨氏，号监真。居天仙乡车谷村。因头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静坐入定，皆数日。村邻等就看，三度见，得药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浆两碗，令煎茶饮。四月十五日夜，更焚香端坐，忽不见。十七日，县令自焚香祝请。其夜四更，牛驴惊，见墙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见杨氏裸坐，衣服在前，肌肉极冷。扶至院，与村舍焚香声磬，至辰时方醒。称十四日午时，见仙鹤语云：“洗头。”十五日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并鹤（鹤原作龙，据明抄本改）驾五色云来，乃乘鹤去。到仙方台，见道士云：“华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汤相待。”汴州姓吕，名德真；同州姓张，名仙真；益州姓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东山头树木多处，及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随。却至仙方台，见仙骨，有尊师云：“此杨家三代仙骨。”令礼拜。却请归云：“有父在年老。”遂还。有一女冠乘鹤送来。云：“得受仙诗一首，又诗四。”并书于后云：“道启真心觉渐清，天教绝粒应精诚。云外仙歌笙管合，花间风引步虚声。”其二曰：“心清境静闻妙香，忆昔期（心清等十字原阙，据黄本补）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山头饭，黄精仙人掌上经。”其三曰：“飞鸟莫到人莫攀，一隐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山道士卖药还。”其四曰：“日落焚香坐醮（醮原作醒，据明抄本改）坛，庭花露湿渐更阑。净水仙童调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摄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虚室对烟花。道合云霄游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出《逸史》）

【译文】

唐代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的妻子杨氏号监真，住在天仙乡车谷村。因为头疼，竟然不吃饭。从春到夏，每次静坐入定都是几天。村里邻人等到她家去看，三次见到她，得药共二十一丸，用水服下；玉液浆两碗，让他们煎茶喝。四月十五日夜，吴清妻又焚香端坐，忽然不见了。十七日，县令亲自焚香祷告请求，那天晚上四更时，牛驴受惊，只见墙上荆棘中有衫子。不一会儿，在牛屋上发现杨氏光着身子坐着，衣服放在前面，肌肉很冷。大家把她扶到院子里，在村舍烧香敲磬，到辰时她才醒过来。她说十四日午时看见仙鹤告诉她说：“洗头。”十五日她就洗头洗身子，五更的时候，有两个女道士乘鹤驾着五彩云来，她就乘鹤一起去了。到了仙方台，看见一个道士，道士说：“华山有五个同行的伙伴，煎好茶水等待你。”汴州的姓吕名德真，同州的姓张名仙真，益州的姓马名辨真，宋州的姓王名仙真。又到了海东山头树木多处，以及吐番界山上，五个人都跟着。回到仙方台，见到仙骨，有个尊师说：“这是杨家三代仙骨。”让他们行礼下拜。退下之后，杨氏就请求回家，她说：“有父健在，已年老。”就回来了。有一个女道士送她回来。她又说：“我得到一首受仙诗，还有四首诗。”并把这五首诗都写在后边：“道启真心觉渐清，天教绝粒应精诚。云外仙歌笙管合，花间风引步虚声。”第二首诗是：“心清境静闻妙香，忆昔期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山头饭，黄精仙人掌上经。”第三首诗是：“飞鸟莫到人莫攀，一隐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山道士卖药还。”第四首诗是：“日落焚香坐醮坛，庭花露湿渐更阑。净水仙童调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第五首是：“摄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虚室对烟花。道合云霄游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

郭翰　杨敬真　封陟

郭翰

太原郭翰，少简贵，有清标。姿度美秀，善谈论，工草隶。早孤独处，当盛暑，乘月卧庭中。时有清风，稍闻香气渐浓。翰甚怪之，仰视空中，见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蹑琼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荡心神。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不意尊灵迥降，愿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张霜雾丹縠之帏，施水晶玉华之簟，转会风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登堂，解衣共卧。其衬体轻红绡衣，似小香囊，气盈一室。有同心龙脑之枕，覆双缕鸳文之衾。柔肌腻体，深情密态，妍艳无匹。欲晓辞去，面粉如故。为试拭之，乃本质也。翰送出户，凌云而去。自后夜夜皆来，情好转切。翰戏之曰：“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因抚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瞩耳。”翰又曰：“卿已托灵辰象，辰象之门，可得闻乎？”对曰：“人间观之，只见是星，其中自有宫室居处，群仙皆游观焉。万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变，必形于上也。吾今观之，皆了了自识。”因为翰指列宿分位，尽详纪度。时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后将至七夕，忽不复来，经数夕方至。翰问曰：“相见乐乎？”笑而对曰：“天上那比人间？正以感运当尔，非有他故也，君无相忌。”问曰：“卿来何迟？”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谓翰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每去，辄以衣服自随。经一年，忽于一夕，颜色凄恻，涕流交下，执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诀。”遂呜咽不自胜。翰惊惋曰：“尚余几日在？”对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彻晓不眠。及旦，抚抱为别，以七宝碗一留赠，言明年某日，当有书相问。翰答以玉环一双，便履空而去，回顾招手，良久方灭。翰思之成疾，未尝暂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将书函致。翰遂开封，以青缣为纸，铅丹为字，言词清丽，情念重叠。书末有诗二首，诗曰：“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又曰：“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翰以香笺答书，意甚慊切。并有酬赠诗二首，诗曰：“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自此而绝。是年，太史奏织女星无光。翰思不已，凡人间丽色，不复措意。复以继嗣，大义须婚，强娶程氏女，所不称意，复以无嗣，遂成反目。翰后官至侍御史而卒。（出《灵怪集》）

【译文】

太原郭翰，年轻时傲视权贵，有清正的名声，仪表气度秀美，极善言谈，擅长草书隶书。他早年失去双亲，自己独自居住。时当盛暑，他乘着月色在庭院中高卧。这时，有一股清风袭来，稍稍闻到香气，这香气越来越浓郁。郭翰觉得这事很奇怪，就仰视空中，看见有人冉冉而下，一直到郭翰面前，原来是一个年轻女子。这女子生得明艳绝代，光彩溢目。她穿着黑色薄绸衣服，拖着白色的罗纱帔肩，戴着翠翘凤凰的帽子，足登琼文九章之鞋。随行两名侍女，都有超凡的姿色。郭翰心神感荡，整理衣巾，下床跪拜参见，说：“没料到尊贵的灵仙突然降临，愿您赐下恩德之音。”女子微微一笑，说：“我是天上的织女呀。很久没有夫主相对，佳期阻绝，幽幽闺愁充满了胸怀，上帝恩赐，命我到人间一游。我仰慕你清高的风度，愿托身于你。”郭翰说：“我不敢指望这样，这使我感怀更深了。”织女命令侍婢净扫房间，展开霜雾丹縠的帏帐，放下水晶玉华的垫席，转动会生风的扇子，宛如清爽的秋天。他们就手拉手地进了内室，解衣共卧。织女贴身的轻红薄绸内衣，像个小香囊，香气散满整个卧室。床上有同心龙脑的枕头，盖着双缕线带有鸳鸯图案的被子。女郎柔嫩的肌肤、滑腻的身体、深切的情意、亲切的娇态，容貌俏丽无人能够匹敌。天快亮了，女郎告辞离去时，脸上的脂粉如故。郭翰给她试着擦拭一下，原来就是她的本色。郭翰把她送出门，女郎凌云而去。自此以后，女郎夜夜都来，感情更加密切。郭翰与她开玩笑说：“牵牛郎在哪里？你怎么敢独自出门。”女郎回答说：“阴阳变化，关他什么事？而且银河隔绝，没有可能知道。纵然他知道了这件事，也不值得为此忧虑。”于是她抚摸着郭翰的胸前，说：“世人看得不明白而已。”郭翰又说：“您已经托灵于星象，星象的门路，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女郎回答说：“人家观看星象，只见到它们是星，其中自有宫室住处，群仙在那里也都游览观看。万物之精，各有星象在天上，而成形在地上。下界人的变化，必然在天上表现出来。我现在观看星象，都清清楚楚地认识。”于是就给郭翰指点众星宿的分布方位，把天上的法纪制度详尽地介绍给郭翰，因此，当时人们不明白的事情，郭翰竟然透彻地了解它们。后来将要到七月七日的晚上了，女郎忽然不再来了，经过几个晚上才来。郭翰问她说：“相见欢乐吗？”女郎笑着回答说：“天上哪能比上人间？正因为感运应当这样，没有别的缘故啊，您不要忌妒。”郭翰向她说：“您来得怎么这么晚呢？”女郎回答说：“人世中的五天，是那里的一夜呀。”女郎又为郭翰招来了天厨，全不是人世上的东西。郭翰慢慢地看出她的衣服全都没有缝。郭翰问她这件事的原因，女郎就对郭翰说：“天上的衣服本来就不是用针线做的呀。”女郎每都自己随身带着衣服。经过一年，忽然在一天夜里，女郎脸色凄惨悲痛，涕泪交下，握住郭翰的手说：“上帝的命令有定限，现在就该永别了！”说完就呜咽，不能自胜。郭翰惊讶而又惋惜地说：“还剩几天？”女郎回答说：“只剩今天晚上了。”他们就悲伤得落泪，一直到天亮也没有睡觉。等到天亮时，女郎爱抚拥抱着郭翰告别，拿七宝碗一只留下赠给他，说是明年的某日，当有信问候。郭翰用一双玉环作为赠答，女郎就踏空而去，回头招手，很久才消失。郭翰想她想成了病，一刻也不曾忘记。第二年到了约定的日期，女郎果然派以前来过的侍女，带着书函而来。郭翰打开函封，信里用青色双线生绢作纸，用铅丹写的字，言词清丽，情意缠绵。信的末尾有诗二首，诗写的是：“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又一首写的是：“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郭翰用香笺写答书，词意很慊切，并且有酬赠诗二首。诗中写道：“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回顾，交作两相思。”另一首写道：“赠枕犹香泽，啼衣尚泪痕。玉颜霄汉里，空有往来痕。”从此就断绝了音讯。这一年，太史奏报皇上说织女星无光。郭翰思念不已，所有人间丽色，他全都不再留意。后来因为必须继承宗嗣，勉强娶了程家的女儿，很不称心，又因为没有儿子，就反目为仇。郭翰后来做官做到侍御史方才死。

杨敬真

杨敬真，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贫力田，杨氏妇道甚谨，夫族目之勤力新妇。性沉静，不好戏笑，有暇必洒扫静室，闭门闲居，虽邻妇狎之，终不相往来。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岁。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识颇不安，恶闻人言，当于静室宁之，君宜与儿女暂居异室。”夫许之。杨氏遂沐浴，著新衣，焚香闭户而坐。及明，讶其起迟，开门视之，衣服委地床上，若蝉蜕然，身已去矣，但觉异香满屋。其夫惊以告其父母，共叹之。数人来曰：“昨夜方半，有天乐从西而来，似若云中。下于君家，奏乐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听之，君家闻否？”而异香酷烈，遍数十里。村吏以告县令李邯，遣吏民远近寻逐，皆无踪迹。因令不动其衣，闭其户，以棘环之，冀其或来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复闻云中仙乐异香从东来，复下王家宅，作乐久之而去。王氏亦无闻者。及明来视，其门棘封如故，房中仿佛若有人声。遽（遽原作处，据明抄本改）走告县令李邯，亲率僧道官吏，共开其门，则妇宛在床矣。但觉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问曰：“向何所去？今何所来？”对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骑来曰：‘夫人当上仙，云鹤即到，宜静室以伺之。’至三更，有仙乐彩仗，霓旌绛节，鸾鹤纷纭，五云来降，入于房中。报者前曰（前曰原作曰前，据明抄本改）‘夫人准籍合仙，仙师使使者来迎，将会于西岳。’于是彩童二人捧玉箱，箱中有奇服，非绮非罗，制若道衣之衣，珍华香洁，不可名状。遂衣之毕，乐作三阙。青衣引白鹤曰：‘宜乘此。’初尚惧其危，试乘之，稳不可言。飞起而五云捧出，彩仗前引，至于华山玉台峰。峰上有磐石，已有四女先在被焉。一人云姓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会于此。旁一小仙曰：‘并舍虚幻，得证真仙，今当定名，宜有真字。’于是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时五云参差，遍覆崖谷，妙乐罗列，间作于前。五人相庆曰：‘同生浊界，并是凡身，一旦修然，遂与尘隔。今夕何夕，欢会于斯，宜各赋诗，以道其意。’信真诗曰：‘几劫澄烦虑，思今身仅成。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存。’湛真诗曰：‘绰约离尘世，从容上太清。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修真诗曰：‘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入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守真诗曰：‘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敬真亦诗曰：‘人世徒纷扰，其生似梦华。谁言今夕里，俯首视云霞。’既而雕盘珍果，名不可知。妙乐铿锽，响动崖谷。俄而执节者曰：‘宜往蓬莱，谒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为谁？”曰：‘茅君也。’妓乐鸾鹤，复前引东去。倏然间已到蓬莱，其宫皆金银，花木楼殿，皆非人间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阙玉堂中，侍卫甚严。见五真喜曰：‘来何晚耶？’饮以玉杯，赐以金简、凤文之衣、玉华之冠，配居蓬莱华院。四人者出，敬真独前曰：‘王父年高，无人侍养，请回侍其残年。王父去世，然后从命，诚不忍得乐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当其会，无自坠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还也。”邯问昔何修习，曰：“村妇何以知？但性本虚静，闲即凝神而坐，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非字原阙，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学也。”又问要去可否，曰：“本无道术，何以能去？云鹤乘迎即去，不来亦无术可召。”于是遂谢绝其夫，服黄冠。邯以状闻州，州闻廉使。时崔从按察陕辅，延之，舍于陕州紫极宫，请王父于别室，人不得升其阶，惟廉使从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及阶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闻，唐宪宗召见，舍于内殿。或道而无以对，罢之。今在陕州，终岁不食，食时啗果实，试饮酒二三杯，绝无所食，但容色转芳嫩耳。（出《续玄怪录》）

【译文】

杨敬真，是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种田人家的女儿。十八岁那年，嫁给同村的王清。她的丈夫家里贫穷而努力种田，杨氏也很严守妇道，丈夫家族的人都把她看作勤劳尽力的新媳妇。她性格沉静，不喜欢与人说笑戏耍，有闲暇一定洒扫，把住宅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在静室中闭门闲居，虽然邻妇亲近她，她始终不与她们往来。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时年二十四岁。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她告诉她的丈夫说：“我的神智很不安，讨厌听到别人说话，应当在静室使自己平静一下，您应当和儿女暂时到别的屋里去住。”丈夫答应了她。杨氏就洗了澡，穿上新衣服，烧上香关上门坐着。等到天亮的时候，家人因她起得晚而惊讶，就打开门去看她，只见衣服掉在地上，象蝉蜕皮似的，人已经离去了，只觉得满室异香。她的丈夫惊慌地把这事告诉了她的父母，大家都为这事叹息。这时，有几个人来说：“昨天晚上刚到半夜，有天上的音乐从西边过来，好像在云中。下到您家，奏乐很久，才渐渐上去了。全村人都听到了天乐，您家听到没有？”又因为异香太浓烈，遍布几十里，村中小吏就把这事报告给县令李邯。李邯派官吏、百姓远近各处去追寻，却没有发现踪迹。县令就下令不准动她的衣裳，把她的房门紧闭，用刺棘围上，希望她或许回来。到十八日夜里五更天，村子里的人又听到云中仙乐，闻到异香从东边过来，又下到王家宅院里，奏乐很久而去。王家又没有人听到。等到天亮时来看，那房门用刺棘封闭如故，而房中仿佛好像有人声。村民立刻跑去报告县令，县令亲自率领和尚道士和官吏，一起打开她的房门，发现杨氏仍然在床上，只是觉得她面目光芒，有不同寻常的脸色。李邯问她说：“先前到哪里去了？今天又从哪里来？”杨氏回答说：“昨天十五日夜初，有仙人骑马来说：‘夫人该成上仙，云鹤立刻就到。应该在静室等候。’到了三更，有仙乐和色彩鲜明的仪仗，五色缤纷的旗子，大红色的符节，鸾鹤纷纭，乘着五色祥云降下，进到房中。报信的那个人上前说：‘夫人准籍应当成仙，仙师派使者来迎接，将到西岳聚会。’于是两个彩衣童子捧着玉箱，箱子中有奇异的服装，不是绮也不是罗，制作得像道人的衣服，珍贵华丽而又香又洁净，不能说出什么样子。等把衣服穿完了，仙乐奏了三曲，青衣人牵来白鹤说：‘你应该骑这只鹤。’刚开始害怕骑它危险，试着骑它，稳当得没法说。飞起来就有五色云涌出去，彩仗在前面引路，到了华山云台峰。峰上有磐石，已经有四个女子先在那里了。一个人说姓马，是宋州人，一个人姓徐是幽州人，一个人姓郭是荆州人，一个姓夏是青州人，都在那天夜里成仙，一同在这里聚会。旁有一位小仙说：“并舍虚幻，得证真仙，如今应当定名，名中应有个‘真’字。于是姓马的叫信真，姓徐的叫湛真，姓郭的叫修真，姓夏的叫守真。那时五云参差，遮蔽了整个山崖和沟谷，奇妙的乐器排列出来，一一在面前演奏。五个人互相祝贺说：‘我们同生在污浊的下界，都是凡身，一旦自由自在地成了仙，就与尘世隔绝了。今夕何夕，欢会在此，应该各自赋诗，用以表达此刻的心意’。信真的诗是：‘几劫澄烦虑，思今身仅成。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存。’湛真的诗是：‘绰约离尘世，从容上太清。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修真的诗是：‘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入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守真的诗是：‘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敬真也作诗说：‘人世徒纷扰，其生似梦华。谁言今夕里，俛首视云霞。’接着就端来了雕盘珍果，名都叫不上来，美妙的音乐悠扬钟鼓铿锵，响亮的声音震动了山崖幽谷。不一会儿，持符节的人说：‘应该前往蓬莱，参拜大仙伯。’五真问他：‘大仙伯是谁？’他说：‘是茅君。’于是妓乐鸾鹤又在前引路向东而去，转眼间已经到了蓬莱。那里的宫殿全是金银造的，花木楼台都不是人间所能制作。大仙伯住在金阙玉堂中，侍卫很严。见到五真，大仙伯高兴地说：‘来得怎么这么晚啊？’让她们用玉杯饮酒，赏赐她们金简、凤纹衣服、玉华冠，分配她们住在蓬莱华院。那四个女子出去了，敬真独自上前说：‘我公公年龄已高，没有人侍奉赡养，请让我回去侍奉他的残年，公公去世以后，然后从命。我实在不忍心得到欢乐而忘记王家公公啊。只请仙伯可怜他。’仙伯说：‘你们村子一千年才出一个仙人，你正赶上这个机会，不要自坠其道。’就下令四真把我送到家，所以我能回来。”李邯问她：“你从前修习什么？”她说：“村妇哪里知道？只是性格本来喜欢虚静，闲着的时候就是凝神而坐，不再有俗念能入胸中而已。这是性情呀，不是学来的。”李邯又问她：“你如果再要离去，能办到吗？”她说：“我本来没有道术，靠什么能离去？云鹤来迎接就能去，不来我也没有法术把它招来。”从此，她就和她的丈夫分居，戴上了道冠。李邯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州里，州里又报告给廉使。当时崔从按察陕辅，把杨敬真请了去，安排她到陕州紫极宫住，请王家之父到别的住室，别人不得登上她住处的台阶，只有廉使从事和夫人能够进入，瞻仰拜见的人才到台阶而已，也不能登堂入室。廉使把这件事奏闻皇上，唐宪宗就召见了杨敬真，让她住在内殿。试与她论道，而杨敬真不懂，没有话回答，唐宪宗就放她回去了。如今还在陕州，常年不吃饭，吃东西时也就吃点果实，或饮二三杯酒，根本不吃粮食，容颜反而变得芳嫩了。

封陟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僻于林薮，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揭时日也。书堂之畔，景象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猱每窃其庭果，唳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閴。烟锁筜篁之翠节，露滋踯躅之红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辎軿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湊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珮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鸯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嚬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爱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唯孤介。贪古人之糟粕，究前圣之指归，编柳苦辛，燃粕幽暗，布被粝食，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姝曰：“某乍造门墙，未申恳迫，辄有一诗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陟览之若不闻。云軿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后七日夜，姝又至，骑从如前时，丽容洁服，艳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业缘遽萦，魔障剡起。蓬山瀛岛，绣帐锦宫，恨起红茵，愁生翠被。难窥舞蝶于芳草，每妒流莺于绮丛，靡不双飞，俱能对跱，自矜孤寝，转懵空闺。秋却银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所以激切前时，布露丹恳，幸垂采纳，无阻精诚，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薮，志已颛蒙，不识铅华，岂知女色？幸垂速去，无相见尤。”姝曰：“愿不贮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质，辄更有诗一章，后七日复来。”诗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刘刚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陟览又不回意。后七日夜，姝又至，态柔容冶，靓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难驻，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轻沤泛水，只得逡巡，微烛当风，莫过瞬息，虚争意气，能得几时？恃顽韶颜，须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鬓，尚未凋零，固止绮罗，贪穷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还丹，颇能驻命，许其依托，必写襟怀。能遣君寿例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莫种槿花，使朝晨而骋艳；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书斋，不欺暗室。下惠学证，叔子为师。是何妖精，苦相凌遍？心如铁石，无更多言。倘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谏曰：“小娘子回车。此木偶人，不足与语；况穷薄当为下鬼，岂神仙配偶耶？”姝长吁曰：“我所以恳恳者，为是青牛道士的苗裔；况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于戏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诗曰：“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辎軿出户，珠翠响空，泠泠箫笙，杳杳云露。然陟意不易。后三年，陟染疾而终，为太山所追，束以大锁，使者驱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骑从，清道甚严。使者躬身于路左曰：“上元夫人游太山耳。”俄有仙骑，召使者与囚俱来。陟至彼仰窥，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状曰：“不能于此人无情。”遂索大笔判曰：“封陟往虽执迷，操惟坚洁，实由朴戆，难责风情。宜更延一纪。”左右令陟跪谢，使者遂解去铁锁也。仙官已释，则幽府无敢追摄。使者却引归，良久苏息。后追悔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出《传奇》）

【译文】

宝历年间，有个叫作封陟的孝廉，住在少室山。他生得仪表堂堂，性格操守很坚定端方。他立志研究古籍，在林泉之处寻找僻幽之所。探究文义，直到星落于腐草；阅读经书，不顾月坠幽窗。孜孜不倦，夜以继日，无不搜求隐奥，不曾放松片刻时间。书堂附近，景象可观，泉清石寒，桂淡兰雅，淘气的猴子常窃其庭院之果，鸣叫的野鹤频频栖息于山涧松间，时时发出吟啸之声。纤埃昼阒，烟雾锁住丛竹的翠节，露珠滋润缓缓开放的红花。薜荔的枝蔓遮蔽了墙垣，苔藓柔密丛生，像毯子似的铺在地上。这时将到午夜，忽然飘来极其浓烈的异香，渐渐布满了庭院，突然有一辆妇女乘坐的带帷的车子从空中降落下来，画轮轧轧作响，一直接近到檐柱。只见一位仙女，带着华丽的侍从，玉珮撞击有声，罗裙飘飘从云中降出。她的肌体胜过皓雪那么洁白，她的容颜胜过荷花那么娇艳。仙女正容敛衽给封陟作了一揖，对封陟说：“我的名籍本来是上仙，贬居到下界，有时到人间五岳云游，有时到海面三峰歇息。月光照到瑶宫的台阶，愁得没有心思听那风箫之管；听虫吟于粉墙，恨不能在鸳鸯被中成眠。闻燕子的浪语而徘徊，听鸾鸟的歌声而缥渺，使我宝瑟停奏，美酒懒斟。红杏在枝头艳丽地开放，激起我绮殿含颦；碧桃绽出芳香的花蕾，引起我琼楼凝眸。已经厌倦了晓妆，又渐渐萌动了春情。再看看郎君您，仪容俊秀、气度不凡，刻苦治学，才华四溢，所以仰慕您的纯真朴实，爱您的不随流俗的风格，特来拜见您的尊容，愿托身侍奉，不知郎君雅意如何？”封陟整理一下衣服把灯烛弄亮，正色而坐，说：“我家本来清正廉洁，我的性情耿直方正，贪恋古人的糟粕，探究前辈圣人的宗旨，苦读经书，燃粕幽间。盖布被吃粗粮，烧野蒿吃野菜，只是自己守贫，终不为滥，实在不敢当神仙的眷顾。决意如此，希望您及早回车。”仙女说：“我初到您的家里，未能申明恳切之意，这里有诗一首奉留，七日后我再来。”诗中写道：“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封陟看完之后像没看一样。云车去后，门窗留下芳香，然而封陟心意不可转变。七天后的夜里，仙女又来了，车骑随从如上次来时一样。仙女容颜艳丽，服饰整洁，姿态艳媚，言语巧妙。她进入房中告诉封陟说：“我因为孽缘突然缠绕，魔障锐起，在蓬莱山，在东瀛岛。绣帐锦宫，红茵生恨，翠被生愁。见双蝶在芳草之中飞舞而难过，看流莺在树丛啼叫而每生妒意。鸟虫都无不双飞，全能成对，自怜孤寝，空闺中茫然辗转。秋回银缸，只对明月而凝眸；春到琼圃，空对残花而抒怀。所以前次来时心情激切，流露至诚之意，希望您能接纳，不拒绝我的精诚之心。又不知郎君的心意终究如何？”封陟又现出严肃的面孔，说：“我身居山林，心志已经愚昧，不识铅粉银华，哪里懂得女色？希望您赶快回去，不要打扰我。”仙女说：“愿您不要心存疑虑，希望容留我丑陋之质。这里还有诗一章，七天后我再来。”诗中写的是：“弄玉有夫皆得道，刘刚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封陟看完后还没回心转意。七天后的夜里，仙女又来了，态度温柔，姿容俏丽，穿着精心打扮的衣服，明眸蕴含深情，又对封陟说：“逝去的流水难以停驻，偏西的太阳容易坠落，花草树木不会停止生长，草薤上的露水也不会留得很久，轻沤的浮水，也只能停留片刻，微弱的灯烛迎风，不过瞬息即灭，虚争意气，能得几时？依仗完美的容颜，不久就变得槁木一般。所以您夸耀容鬓尚未凋零，坚决拒绝少女之爱，迷恋研究典籍，等到您衰老的时候，靠什么坚持下去呢？我有还春丹，颇能使人青春常驻，答应让我依托，必能使您满足心愿。我能让您寿列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不要去种槿花，它只在早晨才呈现自己的艳丽；不必敲石火，它不过是昏黑中的一线流光。”封陟于是怒目而说：“我住在书斋，又没做亏心事，柳下惠可以作证，叔子可以为师。你是什么妖精，苦苦欺凌逼迫我？我心如铁石，你不用再多说，倘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劝仙女说：“小娘子坐车回去吧，这是个木偶人，不值得跟他说；何况他穷困刻薄只能当作下等鬼了，哪里是神仙的配偶呢？”仙女长叹说：“我所以诚恳待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青牛道士的后裔；况且这个时机一旦失去，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小事。呜呼！这个人是个心太狠的人。”又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带帷幕的车子出了门，珠翠在空中作响，箫笙轻妙，云路杳杳。然而封陟的心意还是不改。三年后，封陟得病而死。被太山之神所追，用大锁束缚住，使者驱赶着他，欲到地府中去，忽然遇到神仙的骑马随从，清道开路很严格。使者躬身到路旁说：“上元夫人游太山了。”不一会儿，有个仙人的骑从，来招使者与囚犯一起过来。封陟到那里仰面偷看，原来上元夫人就是昔日求婚的仙女，于是不禁左右弹指悲叹。仙女就把追状要来，说：“不能对这个人无情。”又要来大笔判道：“封陟往昔虽然执迷不悟，但操守坚定高洁，实在由于朴实厚道，难用风情责备他。应该再延长寿命十二年。”仙女左右的人令封陟跪下道谢，使者就解开绳索。仙官既然已经放了他，地府也就没敢再来追捕。使者又把他送回家，过了很久，封陟苏醒过来。后来追悔从前的事情，只有痛哭自责而已。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

玉蕊院女仙　马士良　张云容　韦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玉蕊院女仙

长安安业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每发，若琼林瑶树。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绿绣衣，垂双髻，无簪珥之饰，容色婉娩，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小仆，皆草髻黄衫，端丽无比。既而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外。观者疑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女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顾谓黄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飞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余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时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真人降诗。严休复诗曰：“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曰：“香车潜下玉龟山，尘世何由睹蕣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玉鬟。”元稹诗云：“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自得知。”刘禹锡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曰：“雪蕊琼葩满院春，羽林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居易诗云：“瀛女偷乘凤下时，洞中暂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出《剧谈录》）

【译文】

长安安业唐昌观，旧时有玉蕊花。那花每当开放的时候，就好像琼林瑶树一般。唐代元和年间，春天万花正盛，乘车骑马踏青游玩的人接连不断。忽然有一天，有个女子年约十七八岁，穿着绿色绣花衣裳，垂着双髻，没戴簪珥一类的首饰，脸色柔顺，特别出众。跟随她的有两个女道士和三个小仆人，都留着草髻穿着黄衫，无比端庄秀丽。不久，女郎下了马，用白角扇遮住面容，直接到养花的地方，异香浓郁，传到几十步外。观看的人疑心她们出自宫廷，所以没有人敢逼近去看她们。女郎伫立了很久，令女仆摘取几枝花就出来了。将要乘马的时候，女郎回头对穿黄衫的人说：“从前有玉峰之约，从这里前往吧。”当时观看的人象一堵墙一样，全都觉得烟飞鹤唳，景物放射光彩。女郎骑上马刚走一百多步，有股轻轻的风吹起尘土随之而去。不一会儿，尘土消失了，望见她们已经在半空中了，这才醒悟是神仙出游。仙女所留下的余香经久不散，一直经过一个多月才消失。当时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都作了玉蕊院真人降临的诗。严休复的诗是：“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有一首是：“香车潜下玉龟山，尘世何由睹蕣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玉鬟。”元稹的诗是：“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自得知。”刘禹锡的诗是：“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一首是：“雪蕊琼葩满院春，羽林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居易的诗是：“瀛女偷乘凤下时，洞中暂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

马士良

唐元和初，万年县有（有字明抄本作所由二字）马士良者，犯事。时进士王爽为京尹，执法严酷，欲杀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潜于大柳树下。才晓，见五色云下一仙女于水滨，有金槌玉板，连扣数下，青莲涌出，每蕊旋（蕊旋原作叶施，据明抄本改）开。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云去。士良见金槌玉板尚在，跃下扣之。少顷复出，士良尽食之十数枚，顿觉身轻，即能飞举。遂扪萝寻向者五色云所。俄见大殿崇宫，食莲女子与群仙处于中。覩之大惊，趋下，以其竹杖连击，坠于洪崖涧边。涧水清洁，因惫熟睡。及觉，见双鬟小女磨刀，谓曰：“君盗灵药，奉命来取君命。”士良大惧，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应难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当以我为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瓯，内有饭白色，士良尽食，复寝。须臾起，双鬟曰：“药已成矣。”以示之，七颗光莹，如空青色。士良喜叹。看其腹有似红线处，乃刀痕也。女以药摩之，随手不见。戒曰：“但自修学，慎勿语人。倘漏泄，腹疮必裂。”遂同住于湫侧。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护上仙灵药，故得救君耳。”至会昌初，往往人见。渔者（渔者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于炭谷湫捕鱼不获，投一帖子，必随斤两数而得。（出《逸史》）

【译文】

唐代元和初年，万年县有个马士良犯了法。当时进士王爽担任京兆尹，他执法严酷，打算杀掉马士良。马士良就逃命进了南山，到了炭谷湫岸，藏在一棵大柳树下。天刚亮的时候，他看见从五色云中下来一个仙女落到水边，拿出金槌和玉板，连敲了几下，水里就有青莲冒出来，每朵花蕾都忽然开了。仙女就把莲花摘下来三四枚吃了，然后就乘着云彩走了。马士良看到金槌玉板还在那里，就跳下去也敲了几下。不一会儿，青莲又从水下冒出来，马士良就把十几枚莲花全吃了。吃过以后，马士良立刻觉得身体轻了，就能飞腾起来。于是他就抓着藤萝寻找刚才出现五色云的地方。猛然看见一座高大的宫殿，吃莲花的那个女子和群仙都在里边。仙人看见上来一个凡人，都大吃一惊，赶快走下殿来，用竹杖接连来打马士良。马士良掉下去，摔在洪崖涧边。涧水很清洁，马士良因为太疲乏就熟睡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看到一个梳着双鬟的小女子一边磨刀一边对他说：“你偷盗灵药，我奉命来取您的性命。”马士良吓坏了，趴伏在地请求解救他。小姑娘回答说：“要您的命这事理应难免，只有神液可以救您，但是您得让我作您的妻子。”马士良同意了，小姑娘就走了。不一会儿，小姑娘拿来一个小绿盆，里面有白色的饭，马士良把饭全吃光了，又睡下了。不久，马士良起来了，双鬟小姑娘说：“药已经做成了。”就把药拿给他看，共有七丸药，闪着天青色的光泽，马士良高兴地赞叹。马士良看到自己肚子上有象红线似的地方，原来是刀痕，小姑娘用药摩擦那刀痕。刀痕随手就不见了。小姑娘告诫马士良说：“你自己只管修行学道，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倘若泄露了，肚子上的刀痕一定要裂开。”于是他们一起住在水池旁边。小姑娘又说：“我是谷神的女儿，给上仙守护灵药，所以能救您呀。”到会昌初年的时候，人们还常常看见他们。打渔的人在炭谷湫捕鱼，如果没有捕到，投进一张帖子，渔人一定会得到按照帖子上要求的斤两数量的鱼。

张云容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为人。因夜值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故县闻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谪为民于海东。敕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银铛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赍酒拦道而饮饯之。谓昭曰：“君义士也，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荆、聂之俦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三乡夜，山叟脱衣贳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薮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昭辞行，过兰昌宫，古木修竹，四舍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有三美女，笑语而至，揖让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进之。居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适闻夫人云，好人岂易逢耶？”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之南。昭询其姓字，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二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卺矣！”昭拜谢之。遂问：“夫人何许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于绣岭宫。妃赠我诗曰：“‘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成，明皇吟咏久之，亦有继和，但不记耳。遂赠双金扼臂，因此宠幸愈于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谈道，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闲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器，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侧，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陇上更添愁。”兰翘和口：“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和曰：“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静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阈，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但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帷彩绣，如贵戚家焉。遂同寝处，昭甚慰喜。如此数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则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县易衣服。”昭惧不敢去，曰：“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绡去，有急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启榇，当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宝器而出，遂与容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鬓不衰，岂非俱饵天师之灵药耳？申师名元也。（出《传奇》）

【译文】

薛昭在唐朝元和末年当平陆县尉。以义气自负，平时景仰郭代公、李北海的为人。因为夜里值宿，囚犯中有个为母亲报仇而杀了人的，薛昭就给他银钱把他放跑了。因此县里向廉使报告，廉使又向皇上奏本，薛昭被治罪贬到海东为民。圣旨降下的那天，薛昭不顾家产，只扛着一只银锅就走了。有个叫作田山叟的客人，有人说他已几百岁了。他一向与薛昭关系很好，就带着酒在道上拦住薛昭请，他喝酒为他送行。田山叟对薛昭说：“您是个义士啊！为别人解脱祸患而自己承担罪名，真是荆轲、聂政一类的人物啊！请让我跟着您。”薛昭不同意，田山叟一再请求，薛昭才答应了。到了三乡那天夜晚，田山叟脱下衣服作抵押赊来了酒，喝得大醉，就把左右的人支开，对薛昭说：“你可以逃跑了。”就与薛昭拉着手出了东郊，又赠给薛昭一粒药，说：“这药不仅能去病，吃了它还能不吃粮食。”又约定说：“从这里走只要遇到道北有树林、草木丛生繁茂能遮蔽住人的地方，就可以暂时隐藏在那里，不仅能逃避灾难，还能获得美人。”薛昭告辞走后，路过兰昌宫，那里有古老的大树、高高的竹子，从四面围住了那个地方。薛昭就跳墙进去，追捕他的人尽管东奔西走，也没能找到他的踪影。薛昭藏在古殿的西间，到了夜晚，风清月明，看见台阶前有三个美女，说说笑笑地来了，互相作揖，谦让着上了花茵之上，用犀牛角的杯子斟酒喝。居于首位的女子把酒洒在地上祷告说：“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想避。”挨着她的那个女子说：“美好的夜晚欢乐的聚会，虽然有好人，哪里容易相逢啊？”薛昭从窗户缝里听到了这些话，又记住了田山叟关于得到美女的预言，就跳出来说：“刚才听夫人说，‘好人哪里容易相逢啊’，我薛昭虽然不成才，愿充好人之数。”三个美女惊讶了很久，才说：“您是什么人，却隐藏在这里？”薛昭就把实情全对她们说了，女子就在花茵的南边给薛昭摆设了座位。薛昭询问她们的名字，她们告诉了他，大一点的叫云容姓张，其次叫凤台姓萧，再次叫兰翘姓刘。酒喝得将尽兴的时候，兰翘命人拿骰子，对另两个美女说：“今天晚上佳宾相会，必须有所匹配，请掷骰子，遇到彩头强的，才能侍寝。”于是三人都掷一遍，云容的彩头赢了。兰翘就命薛昭靠近云容姐坐着，又拿双杯给他们敬酒说：“这是所说的交杯酒啊！”薛昭向她们称谢，趁便问：“夫人是哪里人？因为什么到这里？”云容说：“我本是开元年间杨贵妃的侍儿。贵妃很爱惜我，常让我在绣岭宫独自跳《霓裳舞》。贵妃赠我一首诗，诗中说：‘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写成后，唐明皇吟咏了很久，也有继和的诗，只是我没记住罢了。还赐给我双金扼臂，因此宠幸超过那群同辈之人。那时经常遇到皇帝与申天师谈论学道的事，唯独我和贵妃有机会偷听；又多次侍奉天师吃茶吃药，很得天师怜惜。有一次，趁空闲之时，我向天师叩头讨药。天师说：‘我不是舍不得给你药，只是你没有缘分，不能久在人世，怎么办呢？’我说：‘早晨获知了道理，晚上就死也可以了。’天师就给我一粒绛雪丹，说：你只要吃了它，即使死了身体也不能坏。只要能把棺材做得大一些，墓穴宽一些，把真玉含在嘴里，坟土疏松而有风，就可以使魂不能飘到空中，魄也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一百年后，遇到活人，得到交配的精气，可能重新活过来，就成为地仙了。’我在兰昌将死的时候，把天师的这些话全告诉了贵妃。贵妃体恤我，命中贵人陈玄造办理安葬的事。送终的器具，全都像约定的那样办到了，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仙师所说的预兆，莫非在今宵良会吗？这就是宿缘啊，不是偶然的呀！”薛昭就问她申天师的相貌，原来就是魁梧的田山叟。薛昭大惊说：“山叟就是天师，这是明摆着的了！不然，为什么设法让我符合昔日的事情呢？”薛昭又讯问兰翘和凤台两个人的情况，云容说：“她们也是当时宫中有姿色的宫女，被九仙媛所忌恨，把她们毒死了，安葬在我的坟旁。我跟她们交游，不是一朝一夕了。”凤台要求击席唱歌，送给薛昭、云容酒歌，歌词是：“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陇上更添愁。”兰翘的和诗是：“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的和诗是：“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薛昭也和诗说：“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静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赋诗完毕，便听到鸡叫，三个女子说：“可以归室了。”薛昭就抓着云容的衣服，飘然而行。开始觉得门户太小，等到经过门槛，却没有什么妨碍。兰翘、凤台也告辞，到别的地方去了。只见灯烛发出微弱的光，侍婢凝神站着，帐帷都是绣花的丝绸，像贵戚家里一样。他们就同寝同处，薛昭觉得特别快慰喜悦。如此过了几个夜晚，只是不知天黑天亮。云容说：“我的肉体已经复苏了，只是衣服破旧，再得到新衣服，就可以起来了。今有金扼臂，您可以拿着到附近县里去换些衣服。”薛昭害怕不敢去，说：“我怕被州县抓去。”云容说：“不必害怕，只要拿着我的白绡去，有急难就用它蒙上头，就没有人能看见你了。”薛昭答应了这件事，就到三乡去卖金扼臂，买来云容需要的衣服，夜里回到墓穴，云容正迎着门笑呢。把他领进去，说：“只要打开棺材，我就能自己起来了。”薛昭按她所说的去做，果然看到云容的肉体已经活了。等到回头再看帷帐，只见到一个大坟墓，有许多冥器和服饰金玉。他们只取了宝器就出去了，薛昭就与云容一起回到金陵悄悄住下来，至今还在，从面容和头发看，都没有衰老，难道不是因为都吃了天仙的灵药吗？申天师名叫申元。

韦蒙妻

韦蒙妻许氏，居东京翊善里。自云：“许氏世有神仙，皆上为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洁净，熟《诗》、《礼》二经，事舅姑以孝闻。蒙为尚书郎，早夭。许舅姑亦亡，唯一女，年十二岁，甚聪慧，已能记《易》及《诗》。忽无疾而卒。许甚怜之，不忍远葬，殡于堂侧。居数月，闻女于殡宫中语。许与侍婢总笄，发棺视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状云：“忽见二青衣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红幡来庭中，呼某名曰：‘韦小真，天上召汝。”于是引之升天。可半日到天上，见宫阙崇丽，天人皆锦绣毛羽五色之衣，金冠玉笏。亦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宝玉之形，风动，有声如乐曲，铿锵和雅。既到宫中，见韩君司命曰：‘汝九世祖有功于国，有惠及人。近已擢为地下主者，即迁地仙之品。汝母心于至道，合陟仙阶，即令延汝于丹陵之阙。汝祖考三世，皆已生天矣。’遂使二童送归。母便可斋沐，太乙使者即当至矣。”许持《妙真经》，往往感致异香。及殊常光色。众共异之。已十余年矣，及小真归后三日，果有仙乐之声下其庭中。许与小真、总笄一时升天，有龙虎兵骑三十余人导从而去。乃长庆之年辛丑岁也。（出《仙传拾遗》）

【译文】

韦蒙的妻子许氏，住在东京翊善里。她自己说：“老许家每代都有神仙，都成为上天高真，受到天帝重任。”她性喜洁净，熟习《诗》、《礼》二经。服侍公婆以孝顺闻名。韦蒙任尚书郎，早年死去。许氏的公婆也死了。只有一个女儿，年龄十二岁，非常聪明有智慧，已经能诵记《易经》以及《诗经》。女儿忽然没有病就死了。许氏很爱她，不忍心把她葬到远处去，就殡殓在住室旁边。过了几个月了，忽然听到女儿在棺材中说话。许氏就和侍婢总笄打开棺材看，女儿已经活了。她叙说刚死的情况说：“忽然看到两个青衣童子，年纪大约有十二三岁，拿着一个红幡来到院子中，喊着我的名说：‘韦小真，天上召你。’于是领着我上天。大约半天功夫到了天上，就看见宫阙又高大又壮丽，天上的人都穿着用大彩线绣的羽毛五色衣服，戴着金冠拿着玉简板。还有很多玉童玉女，也都穿着珠玉五色的衣服。花木象琉璃宝玉的形状，风一吹动，就发出象乐曲一样的声音，铿锵和谐雅致。到宫中以后，见到韩君司命，他说：‘你的九世祖先对国家有功，对人民有恩惠，最近已经提拔为地下的主宰者，立即升迁为地仙的品级。你母亲心在至道，应当登上仙阶，就请你到丹陵之阙。你祖上三代，都已经升天了。’就派两个童子把我送回来了。母亲现在斋戒沐浴，太乙使者就该到了。”许氏平时修行《妙真经》，往往感应招来异香，以及不同寻常的光色。大家都觉得这事奇异，已经十多年了。等到小真回来后三天，果然有仙乐的声音降到她家的庭院中，许氏与小真、总笄同时升天，有龙虎骑兵三十多人在前面开路引导而去。这事发生在长庆元年辛丑岁。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曰：“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讫，院主执烛将视之，悉变为白鹤，冲天而去。书迹至今尚存。（出《河东记》）

【译文】

唐朝太和二年，在长安城南韦曲的慈恩寺塔院，一天晚上，皓月当空，忽然出现一位美貌妇人，领着三四个青衣婢女，绕着佛塔说说笑笑，很有风趣。美妇人回头对侍婢说：“告诉院主，借笔砚来。”借来笔砚后，美妇人就在北边走廊的柱子上题了一首诗，诗中写道：“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写完毕，院主拿着灯烛将要看看那诗句，这时，美妇人与侍婢全都变成了白鹤冲天而去。廊柱上的字迹至今尚存。

卷第七十　女仙十五

许飞琼　裴玄静　戚玄符　徐仙姑 缑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遥　茶姥　张建章　周宝

许飞琼

唐开成初，进士许瀍游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亲友数人。环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笔大书于壁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书毕复寐。及明日，又惊起，取笔改其第二句曰“天风飞下步虚声”。书讫，兀然如醉，不复寐矣。良久，渐言曰：“昨梦到瑶台，有仙女三百余人，皆处大屋。内一人云是许飞琼，遣赋诗。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间人知有我也。’既毕，甚被赏叹，令诸仙皆和，曰：‘君终至此，且归。’若有人导引者，遂得回耳。”（出《逸史》）

【译文】

唐朝开成初年，有个进士叫许瀍到河中游学，忽然得了一场大病，不省人事。他的几位亲友围坐着，守护着他。到了第三天，许瀍突然站起身来，取笔在墙壁上飞快地写道：“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写完，许瀍又倒下睡着了。到了第二天，他又慌忙起来，取笔把墙上诗的第二句改为“天风飞下步虚声”。写完，浑然无知地像醉了似的，不再睡觉了。过了很久，他才渐渐能说话了，他说：“我昨天在梦中到了瑶台，那里有仙女三百多人，都住在大屋子里。其中有个人自己说是许飞琼，让我赋诗。等诗写成了，她又叫我改，她说：‘不想让世上的人知道有我。’诗改完，很受赞赏，并令众仙依韵和诗。许飞琼说：‘您就到此结束吧，暂且回去吧！’就好象有人引导似的，终于回来了。”

裴玄静

裴玄静，缑氏县令升之女，鄠县尉李言妻也。幼而聪慧，母教以诗书，皆诵之不忘。及笄，以妇功容自饰。而好道，请于父母，置一静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许之。日以香火瞻礼道像，女使侍之，必逐于外。独居，别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复不见人，诘之不言。洁思闲淡，虽骨肉常见，亦执礼，曾无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归于李言。闻之，固不可，唯愿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归是礼，妇时不可失，礼不可亏。倘入道不果，是无所归也。南岳魏夫人亦从人育嗣，后为上仙。”遂适李言，妇礼臻备。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许为君妻，请绝之。”李言亦慕道，从而许焉。乃独居静室焚修。夜中闻言笑声，李言稍疑，未之敢惊，潜壁隙窥之。见光明满室，异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凤髻霓衣，姿态婉丽。侍女数人，皆云髻绡服，绰约在侧。玄静与二女子言谈。李言异之而退。及旦问于玄静，答曰：“有之，此昆仑仙侣相省。上仙已知君窥，以术止之，而君未觉。更来慎勿窥也，恐君为仙官所责。然玄静与君宿缘甚薄，非久在人间之道。念君后嗣未立，候上仙来，当为言之。”后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经年，复降，送一儿与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静即当去矣。”后三日，有五云盘旋，仙女奏乐，白凤载玄静升天，向西北而去。时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温县供道村李氏别业。（出《续仙传》）

【译文】

裴玄静，是缑氏县令裴升的女儿，鄠县县尉李言的妻子。玄静小时就很聪明伶俐，母亲教她诗书，她都能背诵下来不忘记。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就以妇功、妇容的标准要求自己。她又好道，就向父母请求，给她设置一间静室让她修道。她的父母也好修道，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就每天烧香瞻仰礼拜道像，婢女服侍她，她便把婢女赶出去。她独居一室，另有女伴和她一起说说笑笑。父母去看她的女伴，又看不到人，问她，她又不说。她思虑纯静，闲适淡泊，虽然骨肉之亲常见，也还是恭守礼节，一点也没有轻慢的表示。到了二十岁那年，父母要把她嫁给李言。她听说这件事，坚决不同意，只愿意入道，以求度世。父母劝解她说：“女孩子生来就是要嫁人的，这是平常的道理。出嫁的时机不可错过，礼节不可亏缺。倘若你入道没有得到正果，这就没有归宿了。南岳魏夫人也嫁过人生过孩子，后来成为上仙。”玄静听了父母的劝告，就嫁给了李言，执守妇礼很周到。可是没到一个月，她就告诉李言：“因为我一向修道，神人不允许我做您的妻子，请终止这种关系。”李言也慕道，就听从她的话答应了。玄静就在静室独自居住烧香修行。夜间听到玄静屋里有说笑的声音，李言稍稍产生了疑心，没敢惊动玄静她们，就悄悄地从墙缝偷看。看到玄静屋子里满屋光明，闻到浓郁的异香。又看到有两个女子，年龄有十七八岁，梳着凤髻，穿着霓裳，姿态妩媚俏丽。还有几个侍女，都留着云髻，穿着绡衣，姿态柔美地站在旁边。玄静则与两个女子谈论着。李言觉得这事奇怪，就回去了。等到天亮向玄静询问，玄静回答说：“有这回事，这是昆仑山的仙侣来看望我。上仙已经知道您偷看了，用法术禁止您，而您没觉察出来。再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偷看了，恐怕您被仙官责罚。但我与您宿缘很薄，不是久在人间之道。念您还没有后代，等上仙到来时，我能替您说说。”后来的一天晚上，有个仙女降临到李言的卧室。过一年多，那个仙女又降临了，把一个小孩送给了李言，说：“这是您的儿子啊，玄静就该走了。”三天后，有五彩祥云在李家上空盘旋，仙女奏着天乐，凤凰驮着玄静升了天，向西北方向而去。这时是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地点在温县供道村李家置买的田庄。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岁得疾而卒。父母号恸方甚，有道士过其门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为神仙，适是气厥耳。”衣带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谢，道士曰：“我北岳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后得升天之道。”言讫不见。遂以为名。及为民妻，而舅姑严酷，侍奉益谨。常谓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国，尚为女子，此亦所阙也。父母早丧，唯舅姑为尊耳，虽被棰楚，亦无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灵药。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天。（出墉城《集仙录》）

【译文】

戚玄符是冀州一个平民的妻子。她三岁的时候，曾经得病而死。正当她的父母痛哭喊叫得最伤心的时候，有个道士经过她家门前，道士说：“这个小孩可以救活。”她的父母就把她抱出来给道士看，道士说：“这个小孩将来一定做神仙。刚才是呼吸没有舒展罢了。”就从衣带中解下一张黑符用来救她，过了一阵子，小女孩就活了。她的父母向道士致谢，道士说：“我是北岳真君啊。这个小女孩可以起名叫玄符，后来得升天之道。”说完就不见了。父母就用玄符给小女孩作名字。等到玄符作了平民的妻子，而公婆对她又很严酷，她侍奉得更加谨慎。她经常对诸女说：“我得为人身，生在中国，尚且当了女子，这是我的缺憾啊。我的父母早亡，只有公婆作为尊长了，虽然我被殴打，也没有什么怨恨。”有一天夜里，有个神仙降临她家，拿灵药给她。不知道她修的是什么道，在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了天。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齐仆射徐之才女也，不如其师。已数百岁，状貌常如二十四五岁耳。善禁咒之术，独游海内，名山胜境，无不周遍。多宿岩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为豪僧十辈，微词所嘲，姑骂之。群僧激怒，欲以力制，词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弃家云水，不避蛟龙虎狼，岂惧汝鼠辈乎？”即解衣而卧，遽撤其烛。僧喜，以为得志。迟明，姑理策出山，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缚，口噤不能言。姑去数里，僧乃如故。来往江表，吴人见之四十余年，颜色如旧。其行若飞，所至之处，人畏敬若神明矣，无敢戏侮者。咸通初，谓剡县白鹤观道士陶蒉云曰：“我先君仕北齐，以方术闻名，阴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为福所及，亦延年长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出墉城《集仙灵》）

【译文】

徐仙姑是北齐仆射徐之才的女儿，不知道她的老师是谁。已经几百岁了，姿态面貌总象二十四五岁似的。她擅长禁咒的方术，常单独一人云游四方，名山胜境无不普遍周游。经常睡在岩洞或山林之中，也在和尚住的寺院住宿。有一次，她忽然被十来个强横粗野的和尚隐晦地嘲讽，仙姑就骂了他们。这群和尚被激怒了，想要用武力制服她，言词表情更下流了。仙姑笑着说：“我是个女子，能弃家而云游天下，不避蛟龙虎狼，难道还怕你们这些鼠辈吗？”就脱了衣服躺下，立刻把灯吹灭了。和尚高兴了，以为能满足心愿了。黎明的时候，仙姑衣着整齐出山了，那些和尚整整一夜都象僵尸似的，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好象被拘住绑上了一样，嘴里也说不出话来，仙姑走出几里了，这些和尚才恢复原状。仙姑来往江东，吴人看过她四十多年，年年容颜依旧。她走路象飞一样，所到之处，人们敬畏她如同敬畏神明一样，没有人敢戏弄侮辱她。咸通初年，她对剡县白鹤观道士陶蒉云说：“我的先父在北齐做官，凭方术出名，阴功施及于物，现在又得道了，所以我被福分所连带，也延年长生了。”根据这话推测，她就是徐之才的女儿。

缑仙姑

缑仙姑，长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余，容色甚少。于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余年，孑然无侣。坛侧多虎，游者须结队执兵而入，姑隐其间，曾无怖畏。数年后，有一青鸟，形如鸠鸽，红顶长尾，飞来所居，自语云：“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独栖穷林，命我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缑，乃姑之祖也。闻姑修道勤至，将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时未至耳，宜勉于修励也。”每有人游山，必青鸟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缑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鸟飞来曰：“今夕有暴客，无害，勿以为怖也。”其夕，果有十余僧来毁魏夫人仙坛，乃一大石，方可丈余，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则摇动，人多则屹然而震。是夕，群僧持火挺刃，将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僧不见。僧既出门，即摧坏仙坛，轰然有声，山震谷裂。谓已颠坠矣，而终不能动，僧相率奔走。及明，有远村至者云：“十僧中有九僧为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免。”岁余，青鸟语姑迁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鸟亦随之而往。人未尝会其语。郑畋（畋原作略，据明抄本改。下同）自承旨学士左迁梧州，师事于姑。姑谓畋曰：“此后四海多难，人间不可久居，吾将隐九疑矣。”一旦遂去。（出墉城《集仙录》）

【译文】

缑仙姑是长沙人，入道以后住在衡山，年龄八十多岁了，容颜还很年轻。在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多年了，一直孤孤单单地没有伴侣。仙坛附近有很多虎，游山的人必须成群结队、拿着武器才敢进入，而仙姑在那里隐居，却一点儿都不害怕。几年以后，有一只青鸟，形状象斑鸠和鸽子似的，红头顶长尾巴，飞到仙姑的住处来，自语说：“我是南岳夫人的使者，因为仙姑修道精诚辛苦，独自住在穷林，命我给你作伴。”过了几天，青鸟又说：“西王母姓缑，乃是你的祖先。她听说你修道努力极了，将派真官降临向你传道，你应当更加努力修行啊。”每当有人游山时，青鸟一定先说出游山人的姓名。它又说：“河南缑氏，乃是王母修道时住过的山。”又有一天，青鸟飞来说：“今天晚上有强暴之客，不要紧，不要因为这事害怕。”那天夜里，果然有十多个和尚来毁坏魏夫人的仙坛。仙坛本是一块大石头，方圆大约一丈开外，它下面空浮，架放在别的石头上。每当一个人推它，它就摇动，许多人推它，它就屹然震动。这天晚上，一群和尚拿着火把举着刀，打算杀害仙姑。他们进入仙姑室内时，仙姑躺在床上而和尚们却看不见。和尚们出门以后，就去摧毁仙坛，发出轰轰隆隆的声音，山震谷裂。和尚们认为仙坛已经掉下山崖了，细看却没能使它移动，和尚们慌忙一起逃走了。到天亮以后，有从远处村子里来的人说：“十个和尚中有九个和尚被虎吃了，其中一个和尚没和大家一起去推仙坛，所以幸免。”又过了一年多，青鸟告诉仙姑迁移到别处去居住，于是仙姑就移居湖南，鸟也随着她前去，人们都没有能听懂鸟语的。郑畋从承旨学士降职到梧州，象尊敬老师那样尊敬仙姑。仙姑对郑畋说：“此后国家多难，人间不可久住了，我将到九嶷山去隐居了。”一天早晨，仙姑已经离去了。

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侄也。父随兄入关，徽之时在翰林，王氏与所生母刘及嫡母裴寓居常州义兴县湖洑渚桂岩山，与洞灵观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词翰，善琴，好无为清静之道。及长，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户室之中，时有异香气。父母敬异之。一旦小疾，裴与刘于洞灵观修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诣洞灵佛像前。焚香祈祝。及晓归，坐于门右片石之上，题绝句曰：“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此夕奄然而终。及明，有二鹤栖于庭树，有仙乐盈室，觉有异香。远近惊异，共奔看之。邻人以是白于湖洑镇吏详验，鹤已飞去，因囚所报者。裴及刘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为降鹤，以雪邻人，勿使其滥获罪也。”良久，双鹤降于庭，旬日又降。葬于桂岩之下，棺轻，但闻香气异常。发棺视之。止衣舄而已。今以桂岩所居为道室。即乾符元年也。（出墉城《集仙录》）

【译文】

王氏女，是王徽之的侄女。她的父亲随兄入关，徽之当时为翰林，王氏与她的生母刘氏以及嫡母裴氏，寄居在常州义兴县湖洑渚桂岩山，与洞灵观离得很近。王氏从小不吃酒肉，钻研词章，擅长弹琴，喜好清净无为之道。等到长大时，她矢志不嫁。经常诵读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其室内时常有异香气味。她的父母认为她不一般而敬重她。有一天，她得了小病，裴氏和刘氏到洞灵观设斋祈求保佑，这天她的病稍见好转，也一同到洞灵观佛象前烧香祷告。到天亮回来后，她坐在门右边一块石头上，题写一首绝句：“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这天晚上，王氏女忽然死了。到天亮的时候，有两只鹤在她家院子里的树上停歇，有仙乐充满了她的住室，还觉得有奇异的香气。远近的人都感到这事惊异，就一起跑去看。她的邻人把这件事情禀报给湖洑镇吏，请他详细查验。镇吏到时，鹤已经飞去，镇吏就把报事的那个邻人囚禁起来。裴氏和刘氏烧香向她祷告说：“你如果得道成仙，再为我们降下仙鹤，来洗刷邻人的冤枉，不要使他因举报不实而获罪了。”过了很久，有双鹤落到院子里，十来天后双鹤又飞落到她家院子中。家里把她葬在桂岩之下，人们觉得棺材轻，只闻到香气不同寻常，就打开棺材看，发现棺材中只有衣服鞋子而已。现已把她在桂岩所住的屋子改作道室。王氏女得道的时间为乾符元年。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冯徽妻也，自号玄同。适冯徽，二十年乃言素志，称疾独处，焚香诵《黄庭经》，日二三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将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庑，香风飒然。时秋初，残暑方甚，而清凉虚爽，飘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虚元君主领南方，下校文籍，命诸真大仙，于六合之内，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简在紫虚之府；况闻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即日将亲降于此。”如此凡五夕，皆焚香严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于其室，玄同拜迎于门。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黄庭》澄神存修之旨，赐九华丹一粒，使八年后吞之，“当遣玉女飚车，迎汝于嵩岳矣。”言讫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静神，往往不食，虽真仙降眄，光景烛空，灵风异香，云璈钧乐，奏于其室，冯徽亦不知也，常复毁笑。及黄巢犯关，冯与玄同寓晋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渎口，欲抵别墅，忽见河滨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状。所在寇盗，舟人见之，惊愕不进。玄同曰：“无惧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犹在春中，但去，无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测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饵紫灵所赐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称疾而卒，有仙鹤三十六只，翔集庭宇。形质柔缓，状若生人，额中有白光一点，良久化为紫气。沐浴之际，玄发重生，立长数寸。十五日夜，云彩满空，忽尔雷电，棺盖飞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异香群鹤，浃旬不休。时僖宗在蜀，浙西节度使周宝表其事，诏付史官。（出墉城《集仙录》）

【译文】

薛氏，是河中府少尹冯徽的妻子，自己取号叫玄同。嫁给冯徽二十年后才说出她平素的志向，假托有病自己独居，烧香诵读《黄庭经》，每天诵读两三遍。又过了十三年，一天夜里，有两位穿青衣的玉女降临她的室内。她们将要到达时，有光亮象月光似的照耀她家的院庭和房屋，香风习习。当时是初秋，残暑正热得厉害，而玄同住室却清凉虚爽，令人觉得飘逸洒脱，好象在洞府之中。两位玉女告诉玄同说：“紫虚元君主管南方，到下界考核文籍，下令诸位真人和大仙，在天地四方之内、名山大川之中，凡发现有立志学道的人，一定要降临去教他。玄同积善的功德，地司已屡次陈奏，文书现存紫虚之府；况且听说女子立志为道，紫虚元君更加嘉许你，最近几天内将要亲自降临到这里。”如此一共五个晚上，玄同都烧香，恭敬隆重地等候紫虚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紫虚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临到玄同的静室，玄同在门前叩拜迎接。紫虚元君坐下休息了很久，把《黄庭》澄神存修的旨要指点给玄同，赐给她一粒九华丹，让她八年后吞服，“到时候就会派玉女飚车，接你到嵩岳去了。”说完众仙散去。玄同从此潜心苦思，安定精神，往往不吃饭。虽然真人仙人降临眷顾，光影照亮天空，灵风送来异香，云璈天乐在玄同的静室演奏，冯徽也不知道，平常还是对玄同讥笑。等到黄巢进犯关中，冯徽与玄同寄居晋陵。中和元年十月，乘船走到渎口，将要抵达别墅时，忽然看到河边有些穿着朱衣紫衣的官吏、持戈披甲的武士，站在岸边有秩序地排列着，好象迎候什么人的样子。所在之处的寇盗和船夫见到这个情景，都很惊讶愕然，不敢往前走。玄同说：“不要害怕。”就将船划过去到达迎候处，官吏都拜见玄同。玄同说：“没到时间，还在春天里，你们尽管去吧，不要太匆忙。”那些迎候的官吏就各自散去了。同船的人没有人能猜测出玄同说的是什么。第二年的二月，玄同洗了澡，吃了紫虚元君所赐给的丹药，两位仙女又秘密地降临她的静室。十四日，玄同假称得病而死。这时，有三十六只仙鹤飞翔而来，落在她家的院子里。玄同身体柔软，状态象活人一样，只是她的额中有白光一点，过了一会儿，白色光点变成了紫气。她洗澡的时候，黑发重新长出来，立时就长了几寸长。十五日夜间，云彩满空，忽然间电闪雷鸣，玄同的棺盖飞在空中，尸体失去，不知在哪里，棺材中只剩下空衣而已。那余留下的奇异的香气以及一群仙鹤，整整一旬还没散去。当时唐僖宗在蜀州，浙西节度使周宝表奏其事，唐僖宗下诏把这件事交付史官记载。

戚逍遥

戚逍遥，冀州南宫人也。父以教授自资。逍遥十余岁，好道清淡，不为儿戏。父母亦好道，常行阴德。父以《女诫》授逍遥，逍遥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经诵之。年二十余，适同邑蒯浔。舅姑酷，责之以蚕农怠情。而逍遥旦夕以斋洁修行为事，殊不以生计在心，蒯浔亦屡责之。逍遥白舅姑，请返于父母。及父母家亦逼迫，终以不能为尘俗事，愿独居小室修道，以资舅姑。蒯浔及舅姑俱疑，乃弃之于室。而逍遥但以香水为资，绝食静想，自歌曰：“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岁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间人。”蒯氏及邻里悉以为妖。夜闻室内有人语声，及晓，见逍遥独坐，亦不惊。又三日晨起，举家闻屋裂声如雷，但见所服衣履在室内，仰视半天，有云雾鸾鹤，复有仙乐香軿，彩仗罗列，逍遥与仙众俱在云中，历历闻分别言语。蒯浔驰报逍遥父母，到犹见之。郭邑之人，咸奔观望，无不惊叹。（出《续仙传》）

【译文】

戚逍遥，是冀州南宫县人。她的父亲靠教书来养活自己一家人。逍遥十多岁时就好道，喜欢清静淡泊，不做儿戏。她的父母也好道，经常做些积阴德的事。父亲把《女诫》这本书交给逍遥，逍遥说：“这只是平常人读的。”就拿来《老子道德经》读。二十岁那年，逍遥嫁给同县的蒯浔。她的公公、婆婆很残暴，常常用养蚕种田松懈懒惰作为理由责罚她。而逍遥从早到晚把斋戒洁身修行当事做，一点儿也不把日常生计放在心上，蒯浔也屡次责备她。逍遥禀告公婆，请求把她送回父母家里。回到父母家，她的父母也逼迫她。她终究认为自己不能做尘世的俗事，愿意独自住在小屋子里修道，来帮助公婆。蒯浔和公婆都怀疑她，就把她遗弃在空室之中。而逍遥只凭香火清水作为资本，绝食静想。自己作了一首歌：“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岁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间人。”老蒯家和他们的邻里之人，都把逍遥看作妖孽。他们在晚上听到逍遥室内有人说话的声音，到天亮后却只见逍遥独自坐着，他们也不惊讶。又过了三天，早晨起来时，全家人听到房屋破裂的声音，象打雷一样，就跑去看，只见到逍遥所穿的衣服和鞋子在室内，他们仰视天空，看见半天空中有云雾鸾鸟和仙鹤，还有仙乐和女子乘坐的带帷幕的香车，色彩鲜明的仪仗罗列着，逍遥和众仙都在云雾中，清清楚楚地听到她告别的话。蒯浔骑马飞报逍遥的父母，逍遥的父母来到后还能见到逍遥升天的情景。城里城外的人都跑来观望，没有人不惊异感叹。

茶姥

广陵茶姥，不知姓氏乡里。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发鬓滋黑。耆旧相传云：晋之南渡后，见之数百年，颜状不改。每旦，将一器茶卖于市，市人争买。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尝减少。吏系之于狱，姥持所卖茶器，自牖中飞去。（出《墉城集仙录》）

广陵有个卖茶的老太太，不知道她姓什么，也不知道她是哪里的人。她永远象七十岁的人，但身体轻捷，健壮有力，耳不聋眼不花，鬓发浓黑。年高望重的人互相传说，从晋元帝南渡以后就看见她，已经几百年了，而她的容颜状态没有改变。每天早晨，她就拿着一器皿茶到集市上去卖，集市上的人都争着买。从日出到日落，卖了一整天了，而她器皿中的茶总是象刚熟一样，也不曾减少。胥吏把她抓去关押在监狱中，老太太拿着她卖茶的器具，自窗户中飞走了。

张建章

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先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曾赍府帅命往渤海，遇风波泊舟，忽有青衣泛一叶舟而至，谓建章曰：“奉大仙命请大夫。”建章应之。至一大岛，见楼台岿然，中有女仙处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乡之常味也。食毕告退，女仙谓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谓君子也。勿患风涛之苦，吾令此青衣往来导之。”及还，风波寂然，往来皆无所惧。及回至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没水中。建章以帛裹面摸而读之，不失一字。其笃学如此，蓟门之人，皆能说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张建章担任幽州行军司马，广学经史，积聚的书籍达到一万卷。他的住处有座藏书楼，他就只管把翻阅书籍、洁净书楼当大事。曾经有一次，他带着府帅的命令前往渤海，途中遇到风浪，把船停泊下来。这时，忽然有一个穿青衣的人划着一叶小舟来到他的面前，对建章说：“我奉大仙的命令来请大夫。”建章答应前往。来到一个大岛上，看到那里楼台高大，当中有女仙住在那里，侍卫辅佐的人很多。招待建章吃饭，器物中的食品都是建章故乡常见的风味。吃完饭告退，女仙对建章说：“您不做亏心之事，真是一位君子。你不必担忧风涛之苦，我命令这个青衣仆人往返引导你。”等到回船时，风平浪静，往来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等到他回到西岸，经过太宗征辽碑，看到碑已埋没到水中一半了。建章就用丝绸蒙面，用来摸着碑文把它读下来，没漏掉一个字。他好学到这种程度，蓟门的人都能说出他的事迹。

周宝

周宝为浙西节度使，治城隍，至鹤林门得古冢，棺椟将腐。发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铅粉衣服皆不败。掌役者以告，宝亲视之，或曰：“此当时是尝饵灵药，待时而发，发则解化之期矣。”宝即命改葬之，具车舆声乐以送。宝与僚属登城望之。行数里，有紫云覆輀车之上。众咸见一女子，出自车中，坐于紫云，冉冉而上，久之乃没。开棺则空矣。（出《稽神录》）

【译文】

周宝做浙西节度使时，有一次修城隍庙，在鹤林门到发掘一座古墓，棺材都快要腐烂了。把它打开，看到里面有一个女子，面色如生，铅粉和衣服都没有坏。掌管劳役的人把这情况报告了周宝，周宝亲自来察看，有人说：“这个女子当时曾经吃过灵药，等待到时发掘，发掘之日就是她尸解仙化的日期了。”周宝就下令为那个女子改葬，安排车辆声乐去送她，周宝与他的同僚和下属官员登上城楼观望送葬的队伍。只见那些人走出几里地时，有一片紫色云气覆盖在灵车上，大家全都见到一个女子从车中出来，坐在紫色云气之上冉冉上升，很久才消失。打开棺材一看已经空了。

# 太平广记之道术方士卷（第71-80卷）

李昉　等编著

道术方士卷目录

卷第七十一　道术一　赵高　董仲君　葛玄　窦玄德

卷第七十二　道术二　张山人　王夐　陆生　辅神通 孙甑生　叶静能　袁隐居

　骡鞭客 许君　杜巫

卷第七十三　道术三　周贤者　王常　叶虚中　郑君 程逸人　李处士　骆玄素

　赵操 崔玄亮

卷第七十四　道术四　俞叟　陈季卿　陈生　张定 石旻　唐武宗朝术士

卷第七十五　道术五　杨居士　张士平　冯渐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韩志和

　张辞 崔言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韦　赵廓　樊英　杨由 介象　郭璞　庾诜　张子信

管辂　筹禅师　李淳风　袁天纲 安禄山术士　桑道茂

　乡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蒋含弘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师　罗思远　张景藏 叶法善　钱知微　胡芦生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琼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贾耽

茅安道 骆山人　石旻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悦　王生　贾笼 轩辕集　杜可筠　许建宗

　向隐 赵尊师　权师

卷第八十方士五　周隐克　张士政　陈休复　费鸡师 岳麓僧　强绅

彭钉筋　崔无斁 蜀士　陈岷　郑山古　马处谦 赵圣人

黄万户　何奎　孙雄 李汉雄

卷第七十一　道术一

赵高　董仲君　葛玄　窦玄德

赵高

秦王子婴，常寝于望夷宫。夜梦有人，身长十丈，鬓发绝伟，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婴。”阍者许进焉。子婴乃与之言。谓婴曰：“予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欲诛暴者，翌日乃起。”子婴既疑赵高，因囚高于咸阳狱。纳高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众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于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也。’”及高戮，子婴弃尸于九逵之路，泣哭者千家。咸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飞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秦王子婴曾经在望夷宫睡觉。有一天夜里，他梦见有个人，身高十丈，鬓发极长，穿着白色双底鞋，乘着朱红色的车子，驾着大红色的马，到宫门说：“我想要见见秦王子婴。”守门人同意他进宫，子婴就与那个人谈话。那个人对子婴说：“我是天使啊，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打算诛杀暴君的人，明日就起事了。”子婴已经怀疑赵高，就把赵高囚禁在咸阳监狱。把赵高放进井里，七天没有死；又用铁锅煮他，又是七天锅里的水不开。于是就把他杀了。子婴问狱吏说：“赵高难道是神吗？”狱吏说：“刚囚禁赵高的时候，看见赵高怀里有一个青色的药丸，像雀卵那么大。当时方士说：‘赵高前世学过韩众的丹法。接受这种丹药的人，冬天坐在冰上，夏天躺在炉子上，都不觉得寒冷或炎热。’”等到赵高被杀，子婴把赵高的尸体抛到九逵之路，哭着为赵高送终的人有上千家。人们忽然看见一只青雀从赵高的尸体中飞出，一直飞入云彩里。九转仙丹的灵验，果真到这种地步吗？

董仲君

汉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后，帝欲见之，乃诏董仲君，与之语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见乎？”仲君曰：“可远见而不可同于帷席。”帝曰：“一见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对野之都也。出潜英之石，其色青，质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夏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语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赍不死之药，乃至海。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图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于轻纱幕中，婉若生时。帝大悦，问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亲近乎？此石毒，特宜近望，不可迫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仲君使人舂此石人为九段，不复思梦，乃筑梦灵台，时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汉武帝宠幸李夫人。及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想要见到她，就下诏把董仲君找来，告诉他说：“我想念李氏，还可以见得到她吗？”仲君说：“可以从远处看而不可在同一帷席上。”汉武帝说：“见一面就满足了。请你把她招来。”仲君说：“黑河的北面，有个对野之都，那里出产一种隐含花纹的石头。那种石头颜色是青的，质地轻得像羽毛，严寒时石头就温热，酷暑时石头就寒冷。用它雕刻成人像，神态和言语跟真的人没有差别。让这石像前去，夫人就来了。这种石头能够传递翻译人的语言，有声音没有气息，所以知道它神奇啊。”汉武帝说：“这种石头能得到吗？”仲君说：“希望您给我一百艘楼船，一千个大力士。”汉武帝满足这些条件，选派能浮水能上树的人，董仲君都让他们掌握道术，带着不死之药，这才到达了昏暗的海上。经过十年后回来时，从前去的那些人，有的升天不归，有的托形假死，能够返还的仅有四五人，才得到这种石头。董仲君就令工匠依照先前画的图样，刻成李夫人的形像。不久，石像刻成了，放到轻纱帷幕之中，容貌象李夫人活着的时候一样。汉武帝非常高兴，问仲君说：“我能离她近点吗？”仲君说：“譬如在半夜时忽然做个梦，而在白天能与梦中人亲近吗？这种石头有毒，只适宜在近处望，不可靠近啊。您不要轻视自己的万乘之尊，被这个精魅所迷惑。”汉武帝就听从了他的劝谏。见夫人完毕，董仲君就派人把这个石人捣为九段，使汉武帝不再思念梦境，就修筑了梦灵台，按时祭祀她。

葛玄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未及合作，常服饵术。尤长于治病，鬼魅皆见形，或遣或杀。能绝谷，连年不饥；能积薪烈火而坐其上，薪尽而衣冠不灼。饮酒一斛，便入深泉涧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湿。玄备览《五经》，又好谈论。好事少年数十人，从玄游学。尝船行，见器中藏书札符数十枚，因问：“此符之验，能为何事？可得见否？”玄曰：“符亦何所为乎？”即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下。玄曰：“何如？”客曰：“吾投之亦能尔。”玄又取一符投江中（自“流而下”至“投江中”句，原阙，据明抄本补），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异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动。须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处，玄乃取之。又江边有一洗衣女，玄谓诸少年曰：“吾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惊走，数里许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复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还。人问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过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精（精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人使玄饮酒，精人言语不逊。玄大怒曰：“奸鬼敢尔！”敕五伯曳精人，缚柱鞭脊。即见如有人牵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闻鞭声，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语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与汝三日期，病者不愈，当治汝。”精人乃见放。玄尝行过庙，此神常使往来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骑乘。中有大树数十株，上有众鸟，莫敢犯之。玄乘车过，不下，须臾有大风回逐玄车，尘埃漫天，从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尔！”即举手止风，风便止。玄还，以符投庙中，树上鸟皆堕地而死。后数日，庙树盛夏皆枯，寻庙屋火起，焚烧悉尽。玄见买鱼者在水边，玄谓鱼主曰：“欲烦此鱼至何伯处，可乎？”鱼人曰：“鱼已死矣，何能为？”玄曰：“无苦也。”乃以鱼与玄。玄以丹书纸纳鱼腹，掷鱼水中。俄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色，如大叶而飞去。玄常有宾后来者，出迎之，座上又有一玄，与客语，迎送亦然。时天寒，玄谓客曰：“贫居，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火，共使得暖。”玄因张口吐气，赫然火出，须臾满屋，客尽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热。诸书生请玄作可以戏者。玄时患热，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结衣。答曰：“热甚，不能起作戏。”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栋数十过，还复床上，及下，冉冉如云气。腹粉着屋栋，连日犹在。玄方与客对食，食毕漱口，口中饭尽成大蜂数百头，飞行作声。良久张口，群蜂还飞入舞，皆应弦节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为客设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于上呼钱出，于是一一飞从井中出，悉入器中。玄为客致酒，无人传杯，杯自至人前，或饮不尽，杯亦不去。画流水，即为逆流十丈余。于时有一道士，颇能治病，从中国来，欺人，言我数百岁。玄知其诳，后会众坐。玄谓所亲曰：“欲知此公年否？”所亲曰：“善。”忽有人从天上下，举座瞩目。良久集地，着朱衣进贤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诏问公之定年几许，而欺诳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长跪，答曰：“无状，实年七十三。”玄因抚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惭，遂不知所之。吴大帝请玄相见，欲加荣位，玄不听，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坐上见道间人民请雨，帝曰：“百姓请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可平地水尺余。帝曰：“水宁可使有鱼乎？”玄曰：“可。”复书符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亦各长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鱼也。常从帝行舟，遇大风，百官船无大小多濡没，玄船亦沦失所在。帝叹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钩，船没已经宿，忽见玄从水上来。既至，尚有酒色。谢帝曰：“昨因侍从，而伍子胥见强牵过，卒不得舍去。烦劳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亲，要于道间树下，折草刺树，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满即止。饮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树，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满即止。他人取之，终不为出也。或有请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强之，不得已随去。行数百步，玄腹痛，止而卧地，须臾死，举头头断，举四肢四肢断；更臭烂虫生，不可复近。请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见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还向玄死处，已失玄尸所在。与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并而步。又玄游会稽，有贾人从中国过神庙，庙神使主簿教语贾人曰：“欲附一封书与葛公，可为致之。”主簿因以函书掷贾人船头，如钉着，不可取。及达会稽，即以报玄。玄自取之，即得。语弟子张大言曰：“吾为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药，今当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时当发。”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气绝，其色不变。弟子烧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风起，发屋折木，声如雷，炬灭。良久风止，忽失玄所在，但见委衣床上，带无解者。旦问邻家，邻家人言了无大风，风止止一宅，篱落树木，皆败拆也。（出《神仙传》）

【译文】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那里接受《九丹金液仙经》，没来得及合成制作丹药，经常服食苍术，他更擅长于治邪病。鬼魅都现形，有的放走，有的杀掉。能够一粒粮食不吃，而连续几年不饿。能把薪柴堆积起来点着火坐在火焰上面，薪柴烧光了而他的衣帽却没烧着。有时喝一斛酒，就进入深泉涧中去躺着，酒劲过去才出来，而身上竟没有沾湿。葛玄通览《五经》，又喜好谈论，几十个好胜的年轻人跟随他游学。曾经有一次乘船，那些年轻人看到他的器具中藏着书写的札符有几十枚，就问他：“这些符灵验吗？能做什么事？可以让我们见识见识吗？”葛玄说：“符又能干什么呢？”就取出一道符投到江中，符顺着江水就流下去了。葛玄问：“怎么样？”从学少年说：“我把它投下去也能这样。”葛玄又取出一道符投进江中，符逆着水流往上走。葛玄说：“怎么样？”从学少年说：“奇怪了。”葛玄又取出一道符投进江中，这道符在江中停立不动。不一会儿，往下流去的那道符往上游漂来，逆流而上的那道符又往下游漂去，三道符汇合在一处，葛玄就把这些符取回来。还有一件事：江边有个洗衣服的女子，葛玄对那些年轻人说：“我让你们这些人看这个女子跑，怎么样？”从学少年们说：“好！”葛玄就把一道符投进水中，那个女子就惊慌地走了，走了几里左右还没有停下来。葛玄说：“可以让她停止了。”又拿一道符投到水中，那个女子就停下，又回来了。人们问那女子为什么吓跑了，她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葛玄曾经以客人的身份去拜访主人，那个主人病了，祭祀道精。巫师让葛玄饮酒时。巫师出言不逊，葛玄大怒说：“奸鬼怎敢这样！”就敕令五伯把巫师拖出去，绑在柱子上鞭打脊背。人们就看到好像有人牵着巫师出去似的，那个巫师到了院子里抱住柱子，把衣服脱下扔到地上，人们只听见鞭子声，看到巫师血流淋漓。巫师故作鬼语乞求饶命，葛玄说：“赦免你的死罪，你能让主人的病好吗？”巫师说：“能。”葛玄说：“给你三天期限，得病的人没好，定当惩治你。”巫师才被释放。葛玄曾经在一座庙前走过，这个庙里的神常常使过往行人走不到百步，就下马下车。庙中有几十棵大树，上边有一群鸟，没有人敢触犯它们。葛玄坐着车过去，没有下车。不一会儿，有大风刮来，往回驱逐葛玄的车，刮起的尘埃弥漫了天空，跟随葛玄的人都被惊退。葛玄于是大怒，说：“小小妖邪怎敢如此！”就举起手制止风，风就停息了。葛玄回来，把符投进庙中，大树上的那些鸟全都掉到地上死了。过后几天，庙里的树在盛夏时却干枯了，不久，庙屋起了火，把庙全都烧光了。葛玄看见一个买鱼的人在水边，葛玄就对鱼的主人说：“我想要麻烦这条鱼到河伯那里去一趟，可以吗？”鱼的主人说：“鱼已经死了，怎么能去得了？”葛玄说：“没有关系。”鱼的主人就把鱼给了葛玄，葛玄就把丹书之纸放到鱼肚子里，把鱼扔到水中。不一会儿，鱼回来跳上岸，吐出墨书，青色，像大树叶子似地飞走了。葛玄经常在有宾客后来时，出去迎接他，而座位上又有一个葛玄与客人说话，迎送都这样。当时天气寒冷，葛玄对客人说：“我住在这里很穷，不能让你们人人都烤上炉火，请允许我作火，让你们都得到温暖。”葛玄就张口吐气，火苗就忽忽地从他口中喷出来了，一会儿就充满了屋子，客人全像在阳光之中，也不太热。众书生请求葛玄做可以玩耍的法术，葛玄这时嫌热正仰卧着，让人用粉搽身子，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回答说：“热得很，不能起来做游戏。”葛玄于是徐徐地用肚子把屋梁搽了几十遍，又回到床上。等他下来后，冉冉如云气似的，肚子上的粉贴在屋梁上了。一连几天还在。葛玄正与客人对面坐着吃饭，吃完了漱口，口中的饭全变成了大蜂子，有几百只，飞行时发出声音来。过了很久，葛玄张开口，群蜂又飞回他的口中，葛玄咀嚼它，仍然是饭。葛玄用手拍床，虾蟆及各种虫子、飞鸟、燕子、麻雀、鱼、鳖之类就都出现了，葛玄就让它们跳舞，都能像人那样随着节拍跳，葛玄让它们停下来就停下来。葛玄在冬天的时候能给客人摆设刚摘下的瓜，夏天能弄来冰雪。又能拿出几十个铜钱，让人散乱地投到井中，葛玄慢慢地把器具放在井上呼唤那些铜钱出来，于是那些铜钱就一个一个地从井中飞出来，全落进器具中。葛玄为客人弄来了酒，没有人传送酒杯，杯子就自己到人面前，有人喝不尽，杯子也不离去。他在流水上画一下，就成了十丈左右的逆流。当时有一个道士很能治病，从中原来，骗人说自己有几百岁了。葛玄知道这个道士说谎，后来赶上一次众人在座，葛玄对他亲近的人说：“你们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年龄吗？”亲近的人说：“好。”忽然有人从天上下来，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注视着，过了好一会儿，那个人落到地上，穿的是大红色衣服，戴的缁布儒冠。进室就到了这个道士的面前，说：“天帝下诏问你的准确年龄是多少，而你竟然欺骗百姓。”道士非常慌恐，下床跪得直挺挺地，回答说：“我太不象话了，实际年龄七十三岁。”葛玄于是拍手大笑，穿红衣服的人也忽然不见了。那个道士非常羞愧，就不知跑哪去了。吴大帝请葛玄相见，打算加封他荣耀的官位，葛玄没有听从，请求离去又不成，吴大帝就用客礼招待他，经常共同游乐。有一次，吴大帝因见道间人民求雨，便对葛玄说：“百姓求雨，怎么能得到呢？”葛玄说：“容易办到。”就立即画了一张符放到社庙中，一时之间，天昏地暗，大雨倾注，院子中平地水深一尺多。吴大帝问他说：“这些水里能够使它有鱼吗？”葛玄说：“可以。”又画一张符投进水中。不一会儿，有大鱼一百多条，又各长一二尺，游入水中。吴大帝又问：“这些鱼可以吃吗？”葛玄说：“可以。”就派人把鱼抓去烹炙宰杀，原来是真鱼。有一次，葛玄曾随吴大帝乘船走，遇到了大风，百官的船无论大小都沉没了，葛玄的船也淹没不知哪里去了。吴大帝叹息说：“葛公是有法术的人，也不能避免这场灾难啊？”就登上四望山，派人驾船去捞，船沉没已经过了一夜，忽然看到葛玄从水上而来，到吴大帝面前以后，脸上还带着酒气，向吴大帝道歉说：“昨天因为陪同跟随您，而被伍子胥看见，强行把我拉过去，仓卒间没能挣脱，使您烦劳，在水边耽搁一夜。葛玄每次出门，突然遇到亲近的人，就邀请到道边树下，用折断的草去刺树，用杯子接着，汁水就像泉水一样流下来，到杯满为止。把它喝下去，都像好酒一样。又取来土石草木用来下酒，吃到口中都是鹿脯。他所刺过的树，用杯子又去接汁水，杯子一到汁水就流出来，杯子满了就停止，如果别人去接它，却始终不流汁水。有一次，有人请葛玄，葛玄心里不想去，主人勉强他，不得已跟着去了。走了几百步时，葛玄肚子痛，停下来就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就死了。抬一抬他的头，头就断了；举一举他的四肢，四肢就断了，还腐烂生了虫子，不可再靠近。请他的人急忙跑到葛玄家里去报信，又见到葛玄仍旧在堂上。这个人也不敢说葛玄死了这件事，跑回刚才葛玄死去的地方，已经不知葛玄的尸体哪里去了。葛玄与别人一起走时，能令这个人和自己离开地面三四尺，仍然一起往前走。又有一次，葛玄去游会稽，有个商人从中原来时路过一座神庙，庙神使主簿叫他告诉商人说：“想要顺便捎去一封信给葛公，你可以替我送给他。”主簿就把书函抛掷到商人的船头上，好像用钉子钉着似的，拿不下来。等到那商人到达了会稽时，就把这事报告了葛玄，葛玄自己去取，就把信函取回来了。葛玄告诉弟子张大言说：“我被天子逼迫留在这里，来不及制作灵药了，如今当尸解，八月十三日中午时该当出发。”到了日期，葛玄把衣服帽子都穿戴好就进了室内，倒下就断了气，而他的脸色没有变化。弟子烧香守了他三天，一天夜半时分，忽然刮起大风，掀开了屋顶吹折了树，声音如雷，火烛熄灭。过了好一会儿，大风方才止住，忽然葛玄的尸体不见了，只看到他的衣服扔在床上，带子都没有解开。早晨去问邻近人家，邻家人都说根本没有大风。起风和风止都只在一个院子里，篱笆都刮落到树木上，都折坏了。

窦玄德

窦玄德，河南人也。贞观中，任都水使者，时年五十七，奉使江西。发路上船，有一人附载。窦公每食余，恒啗附载者，如是数日，欲至扬州，附载辞去。公问曰：“何速？”答曰：“某是司命使者，因窦都水往扬州，司命遣某追之。”公曰：“都水即是某也，何不早言？”答曰：“某虽追公，公命合终于此地，此行未至，不可漏泄，可以随公至此。在路蒙公余食，常愧于怀，意望免公此难，以报长者深惠。”公曰：“可禳否？”答曰：“彼闻道士王知远乎？”公曰：“闻之。”使者曰：“今见居扬州府。幽冥间事甚机密，幸勿泄之。但某在船日，恒赖公赐食，怀愧甚深。今不拯（拯原作极，据明抄本改）公，遂成负德。王尊师行业幽显，众共尊敬。其所施为，人天钦尚。与人章醮，有厄难者，天曹皆救。公可屈节咨请，得度斯难。明晚当奉报灭否。”公既奉敕，初到扬州，长史已下诸官皆来迎。公未论事，但问官僚，见王尊师乎。于时诸官，莫测其意，催遣迎之。须臾，王尊师至，屏左右具陈情事。师曰：“比内修行正法，至于祭醮之业，皆所不为。公衔命既重，勉励为作，法之效验，未敢悬知。”于是命侍童写章，登坛拜奏。明晚，使者来报公曰：“不免矣。”公又求哀甚切。使者曰：“事已如此，更令奏之，明晚当报。仍买好白纸作钱，于净处咨白天曹吏，使即烧却；若不烧，还不得用。不尔，曹司稽留，行更得罪。”公然之，又白师，师甚不悦。公曰：“惟命是遵，愿垂拯济。”师哀之，又奏。明晚使者来，还报云：“不免。”公苦问其故，初不肯言，后俯首答曰：“道家章奏，犹人间上章表耳。前上之章，有字失体；次上之章，复草书‘仍乞’二字。表奏人主，犹须整肃，况天尊大道，其可忽诸？所上之章，咸被弃掷，既不闻彻，有何济乎？”公又重使令其请托，兼具以事白师。师甚悦云：“审尔乎！比窃疑章表符奏，缪妄而已。如公所言，验若是乎！”乃于坛上取所奏之章，见字误书草，一如公言。师云：“今奏之章，贫道自写。”再三合格，如法奏之。明旦使者报公云：“事已谐矣。”师曰：“此更延十二年。”公谓亲表曰：“比见道家法，未尝信之。今蒙济拔，其验如兹。从今以往，请终身事之。”便就清都观尹尊师受法箓，举家奉道。春秋六十九而卒。（出《玄门灵妙记》）

【译文】

窦玄德是河南人，贞观年间任都水使者，当时他五十七岁，奉命出使江西。启程上船的时候，有一个人捎带搭乘，窦玄德每当吃罢饭之后，就总是让搭乘的那个人吃，几天都是这样。将要到扬州时，搭乘的那个人告辞离去。窦玄德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走呢？”那个人回答说：“我是司命使者，因为窦都水前往扬州，司命派我追他性命。”窦玄德说：“都水就是我呀，你为什么不早说？”那个人回答说：“我虽然追您，但您的生命应当在此地终结。还没到地方，不可泄露，我所以随您到此地。在路上承蒙您一路赏赐给我饭吃，常怀惭愧之意，心中希望免除您的这个灾难，来报答长者深厚的恩惠。”窦玄德说：“可以消灾吗？”那人回答说：“您以前听说过道士王知远吗？”窦玄德说：“听说过这个人。”使者说：“他现在住在扬州府。阴间的事情很机密，希望您不要泄露，只是我在船上的日子，总是仰赖您赐给食品，怀愧很深，如果不救您，就成了忘恩之人。王尊师道行极深，大家都尊敬他，他所做的事情，人天都很钦佩。他给人上表祈祷，有灾难的人，天曹都援救。您可以虔诚地与他商议，向他请求解救，方能渡过这场灾难。明天晚上我会奉报此难消除没有。”窦玄德系尊奉皇命而来，初次到扬州，长史以下各级官吏都来迎接他。他没有谈论政事，只问官员僚属见到王尊师没有。当时各级官员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意便催促派人去迎接王尊师。不一会儿，王尊师来到了，窦玄德就屏退左右的人，把请求解救的事情详细陈述一遍。王尊师说：“近年内我修行正法，至于关涉祭祀祈祷的事情，我都不做。您既然担负重大的使命，我就勉为您施为，但是效验，我还不能预先知道。”于是王尊师就令侍童写陈奏文书，登坛跪拜上奏。第二天晚上，那个司命使者来报告窦玄德说：“不能免除灾难。”窦玄德又非常恳切地哀求他，使者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再求王尊师向天曹奏报一次，我明晚会报告您结果的。再买好白纸作纸钱，在洁净的地方向天曹官吏禀报求请，让人立即把纸钱烧掉；如果不烧掉，还不管用。不这样的话，天曹官署拖延不办，您将更要获罪了。”窦玄德觉得这话很对，又禀告王尊师，王尊师很不高兴。窦玄德说：“我完全遵从您的吩咐了，望您施恩拯救我吧。”王尊师觉得他很可怜，又奏报天曹。第二天晚上使者到来，回报说：“还是没有免除。”窦玄德苦苦追问其中的缘故。使者最初不肯说，后来低头回答说：“道家表章上奏，如同人间上奏表章一样。前一次上奏的表章，有的字写错了；第二次上奏的表章，又把‘仍乞’二字写得潦草。上表向人间之主陈奏，尚且须工整严肃，何况向天尊大道陈奏，哪里可以疏忽呢？前两次上奏的表章，全都被扔到一边去了，既然不能使天尊听到，有什么作用呢？”窦玄德又重新求请王尊师让他请托天曹，同时把前前后后的事情都向他说明了，王尊师很高兴地说：“确实如此吗？近来我心里怀疑章表符奏，只不过是虚妄的事情，如您所说的，灵验真的如此吗？”王尊师就到坛上取过前两次上奏的表章，看到文字错误、书写潦草，全像窦玄德说的那样。王尊师说：“这次上奏的表章，贫道自己来写。”写完后再三检查确实合格了，按道家之法把表章奏报上去。第二天早晨，那个使者就来向窦玄德报信说：“事情已经成功了。”王尊师说：“这次又延长十二年寿命。”窦玄德对他的家里人和亲戚说：“我每次看到道家法术，都不曾相信它，如今承蒙道术救拔，方知如此灵验。从今以后，请让我终身奉道。”就到清都观尹尊师那里接受了法箓，全家信道。窦玄德活到六十九岁才死。

卷第七十二　道术二

张山人　王夐　陆生　辅神通 孙甑生　叶静能　袁隐居　骡鞭客 许君　杜巫

张山人

唐曹王贬衡州。时有张山人，技术之士。王常出猎，因得群鹿十余头，困已合，计必擒获，无何失之，不知其处，召山人问之。山人曰：“此是术者所隐。”遂索水，以刀汤禁之。少顷，于水中见一道士，长才及寸，负囊拄杖，敝敝而行。众人视之，无不见者。山人乃取布针，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见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余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余里，果见道士跛足行行，与水中见者状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来。山人曰：“不可责怒，但以礼求请之。”道士至，王问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见诸鹿无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隐；亦不敢放，今在山侧耳。”王遣左右视之，诸鹿隐于小坡而不动。王问其患足之由，曰：“行数里，忽患之。”王召山人，与之相视，乃旧识焉，其足寻亦平复。乃是郴州连山观侯生，即从容遣之。未期，有一客过郴州，寄宿此观，缚马于观门，粪污颇甚，观主见而责之。客大怒，诟骂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张山人。山人谓曰：“君方有大厄，盖有所犯触。”客即说前日与道士争骂之由。山人曰：“此异人也，为君致祸，却速往辞谢之。增强走去不然，不可脱也。此为震厄。君今夕所至，当截一柏木，长与身齐，致所卧处，以衣衾盖之；身别处一屋，以枣木作钉子七枝，钉地依北斗状，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当免矣。”客大惊，登时即回，求得柏木，来郴州，宿于山馆，如言设法。半夜，忽大风雨，雷电震于前屋，须臾电光直入所止。客伏于星下，不敢动。电入屋数四，如有搜获之状，不得而止。比明前视，柏木已为粉矣。客益惧，奔谢观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谓客曰：“人不可轻也。毒蛇之辈，尚能害人，岂合无状相仵乎！今已舍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张山人，厚报之也。（出《原化记》）

【译文】

唐朝时曹王被贬到衡州。当时有个张山人，是个会法术的人。曹王经常出去打猎，有一次，因为找到了有十几头鹿的鹿群，已经合围了，估计一定擒获，但没过多久鹿不见了，不知它们隐藏的地方，于是就把张山人找来问他。张山人说：“这是会法术的人把它们隐藏起来了。”于是张山人要来了水，用刀汤禁咒。过了一会儿，在水中出现了一个道士，身高才到一寸，背着个口袋，拄着个棍子，穿着破烂衣服正在行走。众人往水中一看，全都看到了那个道士。张山人就取出一根做衣服用的针，伸进水中刺那个道士的左脚，于是人们就看到那个道士一瘸一拐地走。张山人就告诉曹王说：“这个人容易追赶，只有十多里地。”曹王就命人向北跑着去追赶道士。追了十几里地，果然看见一个道士正一瘸一拐地走，与水中看见的那个道士的姿态相貌相同，就用曹王的命令邀请他，道士笑着跟来。张山人对曹王说：“不可发怒责备他，只可按礼节向他求请。”道士来到了，曹王问他鹿在哪里。道士说：“鹿还在。刚才看到那些鹿将无故而死，所以可怜它们，用咒语把它们隐藏起来；也没敢放掉，它们在山的侧面呢。”曹王派左右的人去看那些鹿，那些鹿隐藏在一个小坡上不动。曹王问那个道士腿脚不好的原因，道士说：“我走了几里地，忽然间脚就出毛病了。”曹王把张山人叫来，让他与道士相见，原来他们是旧相识，道士的脚不久也就好了。原来他是郴州连山观的侯生，曹王也就心平气和地让他走了。没过多久，有一个客人经过郴州，到连山观借宿，把马拴在观门前，马粪把门前弄得很脏，观主看见了就责备那个客人。客人大怒，把道士大骂一通就走了。不到十天，那个客人遇到了张山人。张山人对他说：“您正有大难，原因是您触犯了什么人。”那个客人就说出前些日子与道士争执辱骂的情由。张山人说：“这个人是个异人，为您带来祸患，回去赶快向他用好话道歉，不然的话，您的灾难就不能解脱了。这是雷灾。您今天晚上之处，截取一段柏木，与您的身高一样长，放到您睡觉的地方，用衣被把它盖上；再用枣木制作七根钉子，依照北斗七星的形状钉到地上，设立辰星的位置，您的身子在第二星的下面趴伏着，就能避免了。”那个客人大吃一惊，立刻往回走，找到了柏木，来到郴州，住在山上的旅馆里。半夜的时候，忽然刮起大风下了大雨，雷电在前屋震响，不一会儿，电光直入客人所伏之处。客人趴在星下，一动也不敢动。雷电再三再四地进入屋内，好像有所搜索擒获的样子，没有击到也就停止了。等天亮到前屋一看，柏木已经变成粉末了。客人更加害怕，赶快跑去向观主道歉，哀求饶他活命，哀求了很久才缓解。观主对那个客人说：“人不可以轻薄呀。毒蛇之辈，尚且能够害人，难道应该无礼触犯我吗？现在我已经饶了你了。”那个客人叩头谢罪之后才离去，然后就去找张山人，重重地报答他。

王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游名山五岳，貌如三十余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于父。旻常言：“姑年七百岁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来天台罗浮，貌如童婴。其行比陈夏姬，唯以房中术致不死，所在夫婿甚众。天宝初，有荐旻者，诏征之，至则于内道场安置。学通内外，长于佛教。帝与贵妃杨氏旦夕礼谒，拜于床下，访以道术，旻随事教之。然大约在于修身俭约，慈心为本，以帝不好释典，旻每以释教引之，广陈报应，以开其志。帝亦雅信之。旻虽长于服饵，而常饮酒不止，其饮必小爵，移晷乃尽一杯，而与人言谈，随机应对，亦神者也。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饰随四时变改。或食鲫鱼，每饭稻米，然不过多，至葱韭荤辛之物、咸酢非养生者，未尝食也。好劝人食芦菔根叶，云：“久食功多力甚，养生之物也。”人有传世世见之，而貌皆如故，盖及千岁矣，在京多年。天宝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恋京不出，乃宣言曰：“吾将为帝师，授以秘篆。”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与旻相见，请曰：“王生恋世乐，不能出耶？可以行矣。”于是劝旻令出。旻乃请于高密牢山合炼，玄宗许之，因改牢山为辅唐山，许瀍居之。旻尝言：张果天仙也，在人间三千年矣；姜抚地仙也，寿九十三矣。抚好杀生命，以折己寿，是仙家所忌，此人终不能白日升天矣。”（出《纪闻》）

【译文】

太和先生王旻是个得道之人，经常到名山五岳去云游，面貌像是三十多岁的人。他的父亲修道也成功了，有个姑姑也得道成仙了，道行比他父亲还高。王旻常说：“我姑姑年龄已经七百岁了。”有人知道他的姑姑，经常在南岳衡山，有时往来于天台山和罗浮山，面貌像儿童似的。她的品行与陈夏姬相近，全凭房中术以致不死，所到之处夫婿很多。天宝初年，有人举荐王旻，唐玄宗下令征召他，到京之后就把他安置到内道场。他的学问精通内外，对佛教有专长。唐玄宗与杨贵妃早晚以礼见他，拜倒在他的床下，询问他道术，王旻随着所遇之事指点他们。然而大约在于他修身俭朴，以发善心为根本，因为唐玄宗不喜欢佛家经典，王旻常常拿佛教引导他，广泛陈述轮回报应之效，以开启皇帝的心志。皇帝也常常相信他的话。王旻虽然擅长服食药饵，却常常喝酒喝个不停。他喝酒时必用小杯，日影移动了才把一杯酒喝尽。而与人谈论，能随机应变地回答问题，也够神的了。人们退去时都得到了从未得到的收获。他的服饰随着四时的变化而改变。有时吃鲫鱼，经常吃稻米饭，但吃得不多，至于大葱、韭菜、荤腥辛辣的东西，咸的酸的不能保养身体的东西，他从来不吃。他喜欢劝别人吃芦根、萝卜一类根状菜，他说：“常吃功效多，体力强壮，是养生之物。”有人传说世世代代见到过他，而他的面貌总是没有变化，大概快到一千岁，在京城已有许多年了。天宝六年，南岳有个道士叫李遐周，恐怕他留恋京城不出来，就扬言说：“我将要当皇帝的老师，把秘笈授给他。”皇帝就令他所在之处的官员寻找他。天宝七年的冬天，李遐周到了京城，与王旻相见，请求说：“王生留恋世俗之乐不能出京吗？可以走了。”于是劝说王旻让他出京。王旻这才请求到高密的牢山去合药炼丹，玄宗答应了他，就把牢山改名为辅唐山，特许王旻住在那里。王旻曾经说过：“张果是天仙，在人间三千年了，姜抚是地仙，寿数九十三岁了。姜抚好杀生命，而损折了自己的寿命，这是仙家忌讳的事，因此这个人最终不能白日升天啊。”

陆生

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贫无仆从，常早就识（就识原作欲试，据明钞本改），自驾其驴。驴忽惊跃，断缰而走。生追之，出启夏门。直至终南山下，见一径，登山，甚熟。此驴直上，生随之上，五六里至一处，甚平旷，有人家，门庭整肃。生窥之，见茅斋前有葡萄架，其驴系在树下。生遂叩门。良久，见一老人开门，延生入，颜色甚异，颇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驴而归。主人曰：“郎君止为驴乎？得至此，幸会也。某故取驴以召君，君且少留，当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见华堂邃宇，林亭池沼，盖仙境也。留一宿，馈以珍味，饮酒欢乐，声技皆仙者。生心自惊骇，未测其故。明日将辞，主人曰：“此实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隶数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兴云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间，人不能识。君当处此，而寿与天地长久，岂若人间浮荣盅菌之辈！子愿之乎？”生拜谢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学师资之礼，合献一女。度君无因而得，今授君一术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长，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见之，投竹于彼，而取其女来。但心存吾约，无虑也；然慎勿入权贵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数家，皆无女，而人亦无见其形者。误入户部王侍郎宅，复入阁，正见一女临镜晨妆。生投杖于床，携女而去。比下阶顾，见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床。一家惊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将女去，会侍郎下朝，时权要谒请盈街，宅门重邃，不得出，隐于中门侧。王闻女亡，入宅省视，左右奔走不绝。须臾，公卿以下，皆至门矣。时叶天师在朝，奔遣邀屈。生隐于户下半日矣。少顷，叶天师至，诊视之曰：“此非鬼魅，乃道术者为之尔。”遂取水喷咒死女，立变为竹。又曰：“此亦不远，搜尚在。”遂持刀禁咒，绕宅寻索，果于门侧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锁捶拷，讯其妖状，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锢项。领从人至山下，往时小径，都已无矣。所司益以为幻妄，将领生归。生向山恸哭曰：“老人岂杀我耶！”举头望见一径，见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画地，遂成一水，阔丈余。生叩头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语汝，勿入权贵家。故违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尔。”从人惊视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噀之，黑雾数里，白昼如暝，人不相见。食顷而散，已失陆生所在，而枷锁委地，山上小径与水，皆不见矣。（出《原化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有个吴郡人陆生，被举荐为贡生参加明经科考试，住在京城。因为家贫没有仆人随从，曾经在早晨去找熟识的人，自己骑着毛驴走。那头驴突然受惊跳起来，挣断缰绳就跑了。陆生追赶毛驴，出了启夏门，一直追到终南山下，看到一条小道，登上山，觉得这里很熟悉。这头驴径直上去，陆生也跟着驴上去。走了五六里，来到了一个地方，很平坦空阔，有个人家，门庭整齐严肃。陆生偷偷往院里看，看到茅草房前面有个葡萄架，他的驴就拴在树下。陆生就敲门。过了很久，看到一个老人来开门。老人请陆生进去，脸色很不一般。陆生对他很恭敬，老人就命令陆生说：“你坐下。”陆生请求把驴给他好回去。主人说：“郎君仅仅为驴才来的吗？能到这里，是幸会呀！我是故意取驴而把你召来，你姑且稍留，自己就会醒悟了。”老人又把陆生请入宅院，只见厅堂华丽，屋宇深邃，园林亭台池沼俱全，原来是仙境呀！老人留陆生住了一夜，拿珍奇的美味给他吃，一起饮酒欢乐，唱歌表演的都是仙人。陆生自己心里惊异，猜不出其中缘故。第二天将要告辞时，主人说：“这里实在是洞府，因为你有道，我因此把你召来。”又指着左右几个仆隶说：“这些人本来都是城里集市中卖肉卖酒的人，都是我教出来的。道修成了的人能兴云布雨，坐时还在，站起来就没影了。在人世间漫游，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你应当住在这里，寿命会与天地一样长久，哪里像人间那些只知道追求瞬间的荣华富贵、生命却短暂得如同菌虫之辈呢！你愿意住在这里吗？”陆生下拜道谢说：“我恭听您的指教。”老人说：“按照尊重老师的礼节，你应该献给我一个女子。估计你没有机会得到，现在我教给你一个法术去找她。”就让人拿来一根青竹子，量一量和人一般长，就把它交给陆生，说：“您拿这根青竹进城去，城中朝廷官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里的人，见到姑娘，把竹杖放在那里，便可把那个姑娘领来。只要心里记住我约定的话，就不必顾虑。但是千万不要进入权贵人家，他们或许有力量能制服你。”陆生就拿着竹杖进了城。陆生也不知道哪是公卿府第宅院，已经进了几家，都没有姑娘，而人们也没有见到他的形影。后来陆生误入户部王侍郎的宅院，又进入闺阁，正看到了一个女郎对着镜子梳妆，陆生就把竹杖扔到床上。拉着女郎就走。待到下台阶时回头一看，只见那竹杖已经变成了女郎的形体，僵卧在床上，全家人惊呼着说：“小娘子突然死了！”陆生领着女郎走，正赶上王侍郎下朝，这时权贵要人拜请的人挤满了大街。王侍郎宅门重叠深邃，陆生没能出去，就隐藏在中门附近。王侍郎听说女儿死了，进宅去看，左右的人奔走不绝，不一会儿，公卿以下的官员都到了王家大门了。当时叶天师在朝中，王侍郎速派人邀他屈驾光临，陆生隐藏在门楼下已经半天了。时过不久，叶天师来了，为王侍郎女儿诊视之后，说：“这不是鬼魅干的，乃是有道术的人做的把戏。”于是取水喷咒死去的女郎，女郎立刻变成竹杖。叶天师又说：“此人还未走远，搜一下还在。”于是拿着刀念起禁咒，绕着宅院搜索，果然在门旁找到了陆生。陆生被擒以后，就披枷带锁遭到拷打，审问他妖术情况，陆生就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叶天师让他带路一起到南山去捉拿老人，就令人锁住陆生的脖子，领着从人到了山下。这时，往时的小路，都已经没有了。主管此事的官吏更加认为陆生不老实。打算把陆生领回去。陆生对着南山痛哭着说：“老人难道眼看着我被杀吗？”说完这话，抬头就望见了一条小路，看到老人拄着拐杖走下山来，到了山脚下，官吏就想要往前逼近。老人用拐杖往地上一画，就变成了一条河，有一丈多宽。陆生磕着头哀求老人。老人说：“我在你去的时候就告诉你，不要进入权贵人家，你故意违背我的命令，祸患是你自取的；但是也不能不救你。”正当跟来的那些人惊异地看着的时候，老人取来水喝了一口喷过去，出现黑雾有几里地一片大，白天像夜晚一样，人们互相看不见。吃顿饭的工夫雾散了，众人已经找不到陆生在哪里，而枷锁扔在地上，山上的小路和面前的河也都不见了。

辅神通

道士辅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狐贫，恒为人牧牛以自给。神通牧所，恒见一道士往来，因尔致敬相识。数载，道士谓神通曰：“能为弟子否？”答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谓通曰：“我入之时，汝宜随之，无惮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严洁，有药囊丹灶，床下悉大还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黄白之术。经三年，神通已年二十余，思忆人间，会道士不在，乃盗还丹，别贮一处。道士归，问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见。道士叹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虽备解诸法，然无益长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悦，崎岖洞穴，以药自资，七十余日，方至人间。其后厌世事，追思道士，闻其往来在蜀州开元观，遂请配度，隶名于是。其后闻道士至，往候后，辄云已出。如是数十度，终不得见。神通私以金百斤与房中奴，令道士来可驰报。奴得金后，频来报，更不得见。蜀州刺史奏神通晓黄白，玄宗试之皆验。每先以土锅煮水银，随帝所请，以少药投之，应手而变。帝求得其术，会禄山之乱，乃止。（出《广异记》）

【译文】

道士辅神通，家住蜀州，小时候失去父母，生活很贫穷，经常给人放牛来养活自己。神通放牛的地方，经常看到一个道士往来，因生出敬意，认识了那个道士。几年以后，道士对神通说：“你愿作为我的弟子吗？”神通回答说：“很高兴。”道士就领着神通进入水中，对神通说：“我进去的时候，你应当跟随我，不要害怕。”进去之后，道士让神通到他居住的地方，那里屋宇严整洁净，有药囊和炼丹的炉灶，床下全是大还丹。道士就让神通看守烧火，并教给他点石成金之术。经过三年，神通已经二十多岁了，就有些想念人间。有一次，恰逢道士不在，神通就偷了大还丹，把它隐藏在另外一个地方。道士回来以后，问他丹药在哪里，神通就推脱说没看见。道士叹息说：“我本打算教给你道家要诀，你今天这样，怎么能教你？我虽然全面了解各种法术，然而对长生却没有益处啊。”说完就把神通领到别的路上把他赶走了。神通出了洞府，觉得很高兴，洞穴崎岖难走，神通就凭药来资助体力，走了七十多天，才到人间。其后，神通厌倦世俗之事，追念道士，听说他往来于蜀州开元观，就请求出家修行，名籍隶属于开元观。从那以后，听说那个道士来了，就去等候，常常去晚，他一去人家就说那道士已经出去了。这样去了几十次，总也没能见到。神通用金子一百斤买通道观房中的奴仆，让他们在道士来时赶快报告他。从那个奴仆得到金子后，频繁来报告，但神通再也没能见到那道士。蜀州刺史向皇帝陈奏说神通懂得点金术，唐玄宗让他试验，都很灵。每次试验他都先用土锅煮上水银，随着唐玄宗要求的数量，把少量的药投进锅里，银子就应手变成了。唐玄宗想求得这个点金术，正赶上安禄山叛乱，就中止了。

孙甑生

唐天宝中，有孙甑生者，深于道术。玄宗召至京师。甑生善辏石累卵，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太真妃特乐其术，数召入宫试之。及禄山之乱，不知所亡。（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叫孙甑生的人，对道术造诣很深，唐玄宗就把他征召到京城。甑生擅长把石头像车辐条那样聚集起来，把鸡蛋一个接一个迭起来，把草折断变成人马，人可以乘那个马东奔西跑。杨贵妃非常喜欢他的法术，屡次把他召进宫中试验法术。到安禄山叛乱的时候，这个孙甑生不知跑哪儿去了。

叶静能

唐汝阳王好饮，终日不乱，客有至者，莫不留连旦夕。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王强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为王饮客矣。然虽侏儒，亦有过人者。明日使谒王，王试与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长二尺。既坐，谈胚浑至道，次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历历如指诸掌焉。王旻口不能对。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王则欢然。谓曰：“观师风度，亦常饮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数巡，持蒲曰：“此不足为饮也，请移大器中，与王自挹而饮之，量止则已，不亦乐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酹数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饮之。王饮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扰，风韵转高。良久，忽谓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观师量殊未可足，请更进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见强。”乃复尽一杯，忽倒，视之，则一大酒榼，受五斗焉。（出《河东记》）

【译文】

唐朝汝阳王喜好饮酒，喝一整天也不醉，有到王府来的客人，无不从早留到晚。当时有个术士叫叶静能，常常到王府拜访，汝阳王逼他喝酒，他不喝，说：“我有一个门徒，酒量极大，可以做大王的饮客。然而虽说他是个侏儒，也有过人之处。明天让他来拜见大王，大王试着与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有人投进名片，上写“道士常持蒲”。汝阳王让他进来，一看这道士才二尺高。坐下以后，谈论深切至道，接着又谈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清清楚楚，了如指掌，汝阳王张口结舌不能应付。不久，小道士因为王爷的意思谈不拢，就更换话题，谈论一些浅近的幽默戏耍的故事，汝阳王就高兴起来了。汝阳王对小道士说：“我观看法师的风度，也常饮酒吗？”常持蒲说：“只听你的吩咐了。”汝阳王就令左右的人行酒。已酒过数巡，持蒲说：“这样喝不够劲，请把酒移到大器皿中，我和大王自己舀着喝，量尽为止，不是太快乐了吗！”汝阳王便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命人搬出几石醇厚的美酒，倒进大斛中，用巨杯取酒来喝。汝阳王喝酒中间就醉醺醺的了，而常持蒲安然不乱，容颜姿态更显得高昂。又喝了很久，常持蒲忽然对汝阳王说：“我只喝这一杯了，我醉了。”汝阳王说：“我看你的酒量根本还没有喝足，请你再喝几杯。”常持蒲说：“大王不知道度量有限吗？何必勉强我。”于是又喝尽一杯，忽然倒下了，再看那小道士，原来是一个大酒桶，里面装了五斗酒了。

袁隐居

贞元中，有袁隐居者，家于湘楚间，善《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时故相国李公吉甫，自尚书郎谪官东南。一日，隐居来谒公。公久闻其名，即延与语。公命算己之禄仕，隐居曰：“公之禄真将相也！公之寿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尝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隐居曰：“运算举数，乃九十三耳。”其后李公果相宪宗皇帝，节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数，岂非悬解之妙乎？隐居著《阳阴占诀歌》，李公序其首。（出《宣室志》）

【译文】

贞元年间，有个叫袁隐居的人，家住在湘楚一带，擅长《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当时故相国李吉甫。从尚书郎贬到东南做官。有一天，袁隐居来拜见李吉甫，李吉甫久闻袁隐居的名声，就请他进来与他谈话。李吉甫叫他给自己算算官职运数，袁隐居说：“您的官运真是可以做到将相啊，您的寿数是九十三。”李吉甫说：“我的先辈不曾有活到七十岁的，我怎么敢指望活到九十三呢？”袁隐居说：“我按运数占算出的命数，就是九十三岁。”后来李吉甫果然做了唐宪宗的相国，镇守淮南，再次入朝拜相而死，年龄五十六，时间是元和九年十月三日，把它的年、月、日数字连在一起，也符合九十三这个数字，难道不是悬解的巧妙吗？袁隐居著《阴阳占诀歌》，李吉甫曾在卷首为它作序。

骡鞭客

茅山黄尊师，法箓甚高。于茅山侧，修起天尊殿，讲说教化，日有数千人。时讲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闼叫呼，相貌粗黑，言辞鄙陋，腰插骡鞭，如随商客骡驮者。骂曰：“道士，汝正熟睡邪！聚众作何物？不向深山学修道，还敢谩语邪！”黄尊师不测，下讲筵逊词。众人悉惧，不敢抵牾。良久，词色稍和，曰：“岂不是修一殿，却用几钱？”曰：“要五千贯。”曰：“尽搬破甑釜及杂铁来。”约八九百斤，掘地为炉，以火销之。探怀中取葫芦，泻出两丸药，以物搅之。少顷去火，已成上银。曰：“此合得万余贯，修观计用有余。讲（讲原作搅，据明抄本改）则所获无多，但罢之。”黄生与徒弟皆相谢。问其所欲，笑出门去，不知所之。后十余年，黄生奉诏赴京，忽于长街西，见插骡鞭者，肩一幞子，随骑驴老人行，全无茅山气色。黄生欲趋揖。乃摇手，指乘驴者，复连叩头。黄生但遥榼礼而已。老人发白如丝，颜若十四五女子也。（出《逸史》）

【译文】

茅山黄尊师道术很高，在茅山旁边修建天尊殿，讲说道义，教化百姓，每天都有几千人听讲。有一天，讲席刚刚开始，忽然有一个人推开门大喊大叫。这个人相貌粗黑，说话粗野，腰上插着赶骡的鞭子，好象是跟随经商的老客赶骡子驮货物的人。他骂骂咧咧地说：“道士！你睡糊涂了吗？把众人聚集起来想干什么？你不去深山修学道术，还敢用谎话骗人吗？”黄尊师猜不出他是什么人，就从讲席上下来向他说些恭顺的话，众人也都害怕他，不敢顶撞他。过了一会儿，那个人脸色言辞稍稍缓和，问黄尊师：“你难道不是想修一座殿吗？要用多少钱？”黄尊师说：“需早五千贯。”那个人说：“你们把破锅和杂铁全都搬来！”黄尊师照办了，大约有八九百斤铁，就在地上掘坑当炉子，用火把铁熔化了。那个人从怀中拿出一个葫芦，倒出两丸药，放到铁水中，用棍子搅拌。过一阵儿，把炉火撤去，铁已经变成上好的银子。那个人说：“这些银子折合能有一万多贯钱，修个道观估计用不尽。讲道所获不多，就免了吧！”黄生与徒弟都向他道谢。问他想要什么，骡鞭客笑着出门而去，不知到哪里去了。十几年后，黄生奉圣旨进京，忽然在长街西面见到了腰插骡鞭的那个人，肩上搭着一条幞头，跟着一个骑驴的老人走，完全没有在茅山时那种神色气概。黄生想要过去给他作揖，他就摆摆手，指一指骑驴的老人，又连连叩头。黄生只能在远处行礼而已。那个骑驴老人头发白得如蚕丝，容颜却像十四五岁的少女似的。

许君

仙人许君，君世之时，尝因修观，动用既毕，欲刻石记之。因得古碑，文字勅保缺，不可识，因划去旧文，刊勒记。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闻空中言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测之衅。”许愕然异之，又闻其事，杳不复答。乃焚香虔祀，愿示求救之由。良久，复语曰：“所刻碑旧文虽已磨没，而此时为文之人。见诣水官相讼，云：‘夺我之名，显己之名。’由此水官将有执对之命，速宜求之。”许君乃讶得旧文，立石刊纪。一夕，梦神人相谢：“再显名氏，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醮，普告山水万灵，得三官举名，可以证道。”许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陆醮法，传于人间。（出《录异记》）

【译文】

仙人许君在君临人世的时候，曾经因为修建台观，竣工以后，想要刻石碑来记载这件事。得到一块古碑，那上面的文字磨损缺漏，不能再识别，就把旧文削去，在上面刻上新的碑文。自从这样做了以后，许君觉得心里忧惚不安，闲暇的时候在院子里漫步，听到空中有人说：“许君许君！赶快到水官那里去求救，不然的话，就有估计不到的事端。”许君愕然觉得这事奇异，又问怎么回事，空中静悄悄地没人再回答。他就焚香虔诚地祭祀，希望天上的人指点他求救的缘由。过了很久，天上的人告诉他说：“你刊刻的那块石碑虽然原来的文字已经磨灭了，而先前写碑文的人，现在到水官那里控告你，说：‘换去我的名字，显示自己的名字。’由于这个原因，水官将有对质的命令，你应当赶快去求他。”许君就请人找到旧文，立碑刊刻纪念。一天夜里，梦见神人来感谢他，说：“你使我的姓名再次显扬，我没有什么用来报答，请你作水陆大祭，普告山水万灵，得到三官举荐姓名，可以成仙得道。”许君依照神的教导修行，终于成就道果。从此修水陆道场来祭祀的方法传到了人间。

杜巫

杜巫尚书年少未达时，曾于长白山遇道士，贻丹一丸，即令服讫，不欲食，容色悦怿，轻健无疾。后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惊于众，于是欲去其丹，遇客无不问其法。岁余，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询之。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从之食吃。道士命挲罗。须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块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坚固。道士剖之，若新胶之未干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于手中，其色绿莹。巫曰：“将来，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与曰：“长白吾师曰：‘杜巫悔服吾丹，今愿出之。汝可教之，收药归也。’今我奉师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拟留至耄年，纵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后五十余年，罄产烧药，竟不成。（出《玄怪录》）

【译文】

尚书杜巫在年轻没做官的时候，曾经在长白山遇到一个道士，给他一丸丹药，立即让他吃下去，从此杜巫不想吃饭，脸色和悦，身体轻灵矫健没有疾病。后来他担任商州刺史，自己认为既然登上太守官位，品级已高，不吃饭，怕大家惊怪，于是想要把丹药除去，遇到客人时，总是询问除丹之法。一年多以后，有个道士来到了，很年轻，杜巫向他询问除丹之法。那个道士教给他让他吃猪肉喝猪血，杜巫听从他的指教吃猪肉喝猪血。道士命他按摩腹部。不一会儿，杜巫吐出很多痰涎，当中有一块东西像栗子似的。道士把那个东西拿去，那个东西很坚固，道士把它剖开，好象没干的新胶一样，丹药就在其中。道士把丹药拿出来洗净，放在手中，丹药的颜色绿而发光。杜巫说：“拿来吧，我自己收着它，等晚年时服用。”道士不给他，说：“长白山我的师父说：‘杜巫后悔吃了我的丹药，现在愿意把它取出来。你可以去指点他，把药收回来。’今天我是奉师父的命令，你想要除去那个神物，现在已经去掉了，却又打算留到晚年，即使你收得此药，也不能用了，自应打消这个念头。”于是把丹药吞下去就走了。后来五十多年，杜巫卖尽家产烧炼丹药，终究没有炼成。

卷第七十三　道术三

周贤者　王常　叶虚中　郑君 程逸人　李处士　骆玄素　赵操 崔玄亮

周贤者

唐则天朝，相国裴炎第四弟为虢州司户。虢州有周贤者，居深山，不详其所自。与司户善，谓曰：“公兄为相甚善，然不出三年，当身戮家破，宗族皆诛，可不惧乎！”司户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请救。周生曰：“事犹未萌，有得脱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黄金五十镒将来，吾于弘农山中，为作章醮，可以移祸殃矣。”司户于是取急还都，谒兄河东侯炎。炎为人睦亲，于友悌甚至，每兄弟自远来，则同卧谈笑，虽弥历旬日，不归内寝焉。司户夜中，以周贤语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于邪俗镇厌，常呵怒之。闻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随俗幻惑！此愚辈何解，而欲以金与之？且世间巫觋，好托鬼神，取人财物，吾见之常切齿。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静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户泣曰：“周贤者，识非俗幻，每见发言，未尝不中。兄为宰相，家计温足，何惜少金？不会转灾为祥也。”炎滋怒不应。司户知兄志不可夺，惆怅辞归弘农。时河东侯初立则天为皇后，专朝擅权，自谓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及岁余，天皇崩，天后渐亲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屡构。乃思周贤者语，即令人至弘农，召司户至都。炎馈具黄金，令求贤者于弘农诸山中，尽不得。寻至南阳、襄阳、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贤者因与还弘农，谓司户曰：“往年祸害未成，故可坛场致请。今灾祥已构，不久灭门，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见裴令被戮，系其首于右足下。事已如此，且无免势，君勿更言。且吾与司户相知日久，不可令君与兄同祸，可求百两金，与君一房章醮请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终无益也。”司户即市金与贤者，入弘农山中设坛场，奏章请命。法事毕，仍藏金于山中，谓司户曰：“君一房免祸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阳。”司户即迁家襄阳。月余而染风疾，十月而裴令下狱极刑，兄弟子侄皆从。而司户风疾，在襄州，有司奏请诛之。天后曰：“既染风疾，死在旦夕，不须问，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东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发系其首于左足下，竟如初言。（出《纪闻》）

【译文】

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相国裴炎的第四个弟弟任虢州司户。虢州有个周贤者，住在深山中，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与裴司户关系很好。他对司户说：“您的兄长做宰相很好，但是不出三年，一定家破人亡，宗族之人全都被杀，你不畏惧吗？”司户完全了解他的行事，知道他不是平常的人，就流着眼泪向他请求救助。周生说：“事情还没有萌发，有能够解脱的道理。您赶快到都城去，把我的话告诉您的哥哥，要他拿出黄金五十镒。你把它带回来，我在弘农山中，为他作奏报天帝的表章替他祭祀，可以把灾祸避开了。”司户于是找件急事回到都城，拜见兄长河东侯裴炎。裴炎为人很好，对亲人和睦，对朋友对兄弟友爱很周到，每当兄弟从远方来，他就与兄弟同床谈笑，即使满旬历日，他也不回内室去睡。司户在半夜时，把周贤者的话告诉了裴炎，又向他要金子。裴炎不相信鬼神，至于世俗驱邪镇魔一类事，他听到就呵叱生气。听到弟弟的话，裴炎大怒，说：“你为什么不懂得大学问，却随着世俗被虚幻之事所迷惑？这些愚昧之辈明白什么，却想要拿金子给他？况且世上的行巫术的人，喜好假托鬼神，骗取人家钱财，我见到这种事总是切齿痛恨，你今天为什么忽然说出这种话？冷静地想一想，很令人憎恨。”司户哭泣着说：“周贤者的见识不是世俗虚幻的那种人可比，我每次看到他说出的话不没有不应验的。兄长当宰相，家计丰足，为什么吝惜少量金子不让他把灾祸转为吉祥呢？”裴炎更加发怒不答应。司户知道哥哥的意志不可改变，就忧愁地回到弘农。当时河东侯裴炎刚奏请立武则天为皇后，专权把持朝政，自己认为地位有如泰山一般安稳，所以不相信周贤者的话，却反而发怒痛恨。一年多以后，唐高宗死了，武则天皇后渐渐亲自处理朝政，忌恨杀害大臣，与裴炎已屡次构成嫌隙。这时，裴炎才想起周贤者的话，就派人到弘农去，把司户召到京城。裴炎准备黄金赠给他，让他求周贤者。司户到弘农诸山中去寻找周贤者，全找遍了也没找到，又寻到南阳、襄阳、江陵山中，才把周贤者找到，把哥哥的话告诉他。周贤者就与司户一起回到弘农，对司户说：“往年祸害还没有酿成，所以可以设坛场送达请求。现在灾难的征兆已经构成，不久将要族灭满门，还有什么请求的必要呢？而且我上个月里到洛阳，看到裴相国被杀戮，把他的脑袋拴在右足下。事已经如此，没有免除的情势。您不必再说了。我和司户互相了解日子已经很久了，我不能让您和您的哥哥一同遭到祸患，您可以拿出一百两黄金，我给您这一房人上表章祭祀向上帝请求，可以靠这个办法得到赦免。若说裴相国，到底没有办法了。”司户就拿来黄金给了周贤者，周贤者进入弘农山中设了坛场，上表章为司户请命。法事完毕，又把金子藏在山中，对司户说：“您这一房人免祸了。然而必须赶快放弃官职，把家搬到襄阳。”司户就把家迁移到襄阳。一个多月以后，司户染上了风疾，十个月后，裴相国就被投进监狱处了极刑，兄弟子侄都与他一起受戮。而司户因为患了风疾，住在襄阳，主管官员奏本请求杀掉他。武则天说：“既然他染了风疾，死在旦夕，就不必追究了，这一房人特准免死。”这样，司户一房得到免祸。当初，河东侯裴炎遇害那天的晚上，一只狗把他的脑袋拽走了。到天亮后，守护的人把他的脑袋找到了，就用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拴在他的右足下，完全像周贤者当初说的那样。

王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尚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至德二年，常于终南山游，遇风雨，宿于中山。夜将半，雨晴云飞，月朗风恬。常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之饥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祗福善，故不足信。”言讫，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谓常曰：“尔何此言？”常按剑沉吟良久，乃对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圣，降临此间？”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死。虽不足平祸乱，亦可少济人之饥饥。尔能授术于我，以救世人寒乎？”常曰：“我闻此术是神仙之术，空有其名，未之见也。况载籍之内，备叙秦皇汉武好此道，终无成，但为千载之讥诮。”神人曰：“秦皇、汉武，帝王也。帝王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尔无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死，真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遇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今若以水银欲化成黄金，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遇纯阴之石，气合即化也。我有书，君受之勿疑。”常乃再拜神人。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讫。神人戒之曰：“读此书，尽了黄白之道，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之辈，彼必不以饥寒为念。黄金成，济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术，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今授我圣术，固终身无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圣，使我知大惠之处。”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遇尔义烈之人，是以付尔。”言讫而灭。常得此书读之，遂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之绝。（出《奇事记》）

【译文】

王常是洛阳人，凭借意气崇尚正义，看到别人有不平之事，一定要亲手杀掉坏人；看到别人饥饿寒冷，甚至于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把自己的粮食拿去送给他们，一点也没有为难的神色。至德二年，他曾经到终南山去旅游，遇到风雨，就住在山中。快到半夜的时候，雨过天晴，云彩飘移，月色明亮，风已平静。王常感慨地四处望望，叹息着说：“我想要平定天下的祸乱，却没有一个人一件武器来辅佐我，没有一尺一寸的土地来资助我；我想要拯救天下挨饿受冻的人，而自己的衣食又不充足。天地神灵保佑行善事的人，还是不能相信啊。”说完，有一个神人从空中下来，对王常说：“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王常按着剑柄沉思了很久，才回答说：“我说的话，是我平生的志向啊！你是什么神圣，降临到这里？”神人说：“我有方术，可以变成黄金，虽然不能平定祸乱，也可以稍微救济人们的饥寒。你能向我学习仙术，去救济世人的饥寒吗？”王常说：“我听说这个方术是神仙之术，空闻其名，没有见到这样的方术啊。何况书籍记载的内容之中，详细叙述了秦始皇、汉武帝喜好这个方术，始终也没有成功，只为人们留下千载讥笑的话柄。”神人说：“秦始皇、汉武帝是帝王啊，帝王处在救人的地位上，自己有救人的办法而不施行，反而去寻找神仙的方术，这就不对了。你没有救人的地位，却想要救助天下的人，当然可以施行这个方术了。”王常说：“黄金成，水银死，真有这样的事吗？”神人说：“你不要怀疑，有这回事。黄金从山石中生成，它当初也是山石的精华，经过一千年变成水银；水银接受了太阴之气，本来流动而不凝固，如果遇到纯阳之气与它汇合，那么在转眼之间它就变成黄金了。现在如果想把水银变成黄金，必须在山上炼化，在山就能炼化，不在山就不能炼化。只要遇到纯阳的石头，阴阳二气汇合，就炼化了。我有书，你把它拿去，不要怀疑。”王常就向神人拜了两拜。神人从袖子中拿出一卷书交给了王常，王常跪着接过来后，神人又告诫他说：“读了这卷书，就完全明白了点石成金之术。将来应当再交给另一个人，但不要轻易传授，不要一直保密，不要把它传授给地位高的人，也不要把它传授给道流僧徒，因为他们都略有救人的办法。更不要把它传授给不义之徒，他们必然不把别人的饥寒放在心上。黄金炼成以后，除去救济穷人之外，不要贪图奢侈淫逸。珍重我的方术，珍重我的话，如果不这样做，天将夺你的寿命。”王常又拜了两拜说：“神人今天传给我神圣的方术，我当然终身不能忘记。只请您告诉我您是什么神圣，使我知道这个大恩的来处。”神仙说：“我是山神啊。从前有个道人把这卷书藏在我的山中，今天遇到你这个义烈的人，所以给了你。”说完，神人就不见了。王常得到这卷书，把它读通了，终于学成了那个方术，从此以后他经常游历天下，拿黄金去赈济贫困的人。

叶虚中

唐贞元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皆黜落，甚惋愤。乃斋宿于茅山道士叶虚中，求奏章以问吉凶。虚中年九十余，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飞上，缥缈不见。食顷复堕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分。”后一年，琼果得暴疾终。（出《独异志》）

【译文】

唐朝贞元初年，丹阳县令王琼，三年谋取调升，年年都被驳回，因此很遗憾也很气愤。于是他就到茅山道士叶虚中那里斋戒住宿，求叶虚中写表章奏报天帝来询问吉凶。叶虚中已九十多岁了，勉强替他奏报。那表章随着香烟飞上天，若有若无地就不见了。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那表章又掉到地上，有红笔在表章末尾写上：“接受百两黄金，折损俸禄三年；冤枉杀死两人，死后再加处分。”一年后，王琼果然得了暴病而死。

郑君

唐贞元末，郑君知盐铁信州院，常有顽夫，不察所从来，每于人吏处恐胁茶酒。郑君擒至笞脊，方庭炼矿次，计银数万两。杖讫曳去，色返扬扬，呼曰：“且看此物得成否！”果竟不变。郑君怒，枷送盐铁使江西李公，公即棒杀之。旬日又至，复于炉处言曰：“看更得成就否！”亦如前。郑公令捉倒，先折脚笞死，沃以豕血，埋狱中。明旦，摆拨复自门来至。使等惊异，皆迎接。曰：“我本与汝作戏，矿但重炼，无虑也。”乃去。郑君视于瘗所，悉已无矣，银并成就，从不复见矣。（出《逸史》）

【译文】

唐朝贞元末年，郑君主持盐铁信州院时，经常有一个蛮横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经常到众人和官吏住处威胁他们要茶要酒。郑君下令把他擒来用板子打他脊背。当时院子里正在炼矿，估计有几万两银子。打完把那个人拖走，可是那个人脸色反而扬扬得意，喊着说：“且看这东西能炼成吗？”那些矿石炼完果然全无变化。郑君大怒，又把那个人套上枷索送到盐铁使江西李公那里去，李公就下令用棒子把他打死。可是过了十来天，那个人又来了，又到炉旁去说：“看看还能炼成不能？”结果又像前一次那样没炼成。郑公又下令把他捉住按倒，先把脚折断，再用板子把他打死，并且又用猪血浇他，把他埋在狱中。第二天早晨，那个人又大摇大摆地从大门走来。官吏人等都很惊奇，都去迎接他。那个人说：“我本来是与你们开玩笑，矿只管重炼，不用担心了。”说完就走了。郑君到埋他的地方去看，什么也没有了，同时银子也炼成了，那个人从此没有再出现。

程逸人

上党有程逸人者，有符术。刘悟为泽潞节度，临沼县民萧季平，家甚富，忽一日无疾暴卒。逸人尝受平厚惠，闻其死，即驰往视之，语其子云：“尔父未当死，盖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于是朱书一符，向空掷之。仅食顷，季平果苏。其子问父向安适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见一绿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与使者俱行。约五十余里，适遇丈夫朱衣，仗剑怒目，从空而至。谓我曰：‘程斩邪召汝，汝可即去。’于是绿衣者驰走，若有惧。朱衣人牵我复偕来，有顷，忽觉醒然。”其家惊异，因质问逸人曰：“所谓程斩邪者谁邪？”逸人曰：“吾学于师氏归氏龙虎斩邪符箓。”因解所佩箓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诬。逸人后游闽越，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译文】

上党有个叫程逸人的人，有符术。刘悟任泽潞节度时，临治县有个平民叫萧季平，家里很富有，忽然有一天无病暴死。逸人尝受过萧季平厚恩，听说他死了，就跑去看他，对他的儿子说：“你的父亲不应当死，大概是被山神召去了，给他治一治还可以活过来。”于是他就用朱笔画了一道符，向空中把它扔出去。仅仅过了一顿饭时间，萧季平果然苏醒了。他的儿子问父亲刚才到哪去了，萧季平说：“我今天刚起来，忽然看见一个穿绿衣的人，他说霍山神召我，我就跟使者一起走了。大约走了五十多里，刚好遇到一位穿朱红衣服的男子，仗剑怒目从空中来到。他对我说：‘程斩邪召你，你可以立即去。’于是穿绿衣的人急忙走了，好像有所畏惧似的。那个穿朱红衣服的人拉着我又一起回来，隔了一会儿，忽然惊觉，就苏醒了。”他家里的人觉得惊异，就询问程逸人说：“所说的程斩邪这个人是谁呀？”程逸人说：“我从师氏归氏那里学到了龙虎斩邪符箓。”说着就解下所佩带的符囊给他们看，人们才相信他的话不假。程逸人后来游历闽越一带，不知哪里去了。

李处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宫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尝信巫觋之事。郡客李处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颇中，合郡肃敬，如事神明。公下车旬月，乃投刺候谒，礼容甚倨。公谓曰：“仲尼大圣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贤于宣文邪？”生曰：“不然，独不见阮生著《无鬼论》，精辨宏赡，人不能屈，果至见鬼乎？且公骨肉间，旦夕当有遘疾沉困者，苟晏安鸩毒则已，或（或原作成，据《唐阙史》改）五常粗备，渍（渍原作请，据《唐阙史》改）以七情，孰忍视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系之。夫人背疽，明日内溃，果不食昏暝，百刻不糁。遍召医药，曾无少瘳。爱女十人，既笄未嫁，环床呱呱而泣，自归咎于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鸳鸯义重，息裔情牵，不得已，解缧绁而祈叩之。则曰：“若手翰一文，俟夜当祈之，宜留墨篆同焚，当可脱免。”仍诫曰：慎勿笺易铅椠，他无所须矣。”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语，洁手书之。公性褊且疑，数纸皆误，不能爽约，则又再书。炬灺更深，疲于毫砚。克意一幅，缮札稍严，而官位之中，竟笺一字。既逾时刻，遂并符以焚。焚毕，呻吟顿减，合室相庆。黎明，李生候谒。公深德之。生曰：“祸则见免，犹谓迟迟。诫公无得漏略，何为复注一字？”公曰：“无之。”生曰：“祝词在斯。”因探怀以出示，则昨夕所烬之文也。公惊愕惭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币。竟无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往。疾亦渐间。（出《唐阙史》）

【译文】

文公李翱，从文昌宫出任合肥刺史。他性情狭隘，耿直方正，从来不相信女巫男巫所做的事。合肥郡有个外乡人叫李处士，自己说能通神人的言语，他说的事很准，全郡的人对他肃然起敬，像信奉神明一样信奉他。李翱上任快到一个月了，这个李处士才投进名刺等候进见，李翱礼节表情很傲慢。对他说：“孔仲尼是大圣人，却说不知生死，你能比孔子强吗？”李处士说：“不是这样，你难道没见到阮生写作《无鬼论》，言辞精辟，气势宏大，内容丰富，人们驳不倒他，最终结果见到鬼这件事吗？而且你的亲人中间，最近当有得病沉重的人，如果你安于亲人被毒害就罢了，如果稍微具备五常之念，沾着七情，谁能忍心看着淹死而不伸手援救呢？”李翱更加愤怒，立即下令用刑具把李处士锁住关押起来。这时李翱的夫人背上生个毒疮，第二天里面就溃烂了，竟然不吃东西，昏昏沉沉地闭着眼睛，一连几天连米汤都没喝。到处问医买药，一点也没见好转。爱女十个人，已经到结婚的年龄却还没有出嫁，绕着床大声哭泣，开始埋怨李翱关押李生。李翱因为夫妻情义深重，子女感情牵动，不得已，就给李处士解开绳索向他磕头祈请。李处士说：“如果你亲手写一篇文章，等到夜间当为你祈祷，应当把我留下的符一同烧掉，一定能够解脱免灾。”又告诫他说：“千万不要在书札上添字改字，其它就不必准备什么了。”李翱完全按他指点的去作，就自己起草祷告的话，洗净了手去写。李翱性情狭隘又多疑，写了几张纸都有错误，不能失约，就又重新写，点着蜡烛写到更深，被累得疲倦不堪。精心写成一幅，书札缮写得比较严整，但写自己官位几个字中竟漏掉一字，在旁边补上。约定的时刻已经超过了，就连信札和符箓一起烧了。烧完以后，夫人呻吟的声音顿时减少了，全家人互相庆贺。黎明时，李生等候拜见，李翱非常感激他。李生说：“祸患算是被免除了，不过还是迟缓了。我告诫您不能漏字，为什么又补注一个字？”李翱说：“没有这回事。”李生说：“祈祷的词句在这里。”就从怀争掏出给他看，正是昨天烧成灰的文字。李翱又惊愕又羞惭，就离开座席向李生下拜，用厚礼报答他。李生什么也不要，过了十来天，李生告别，不知到哪里去了。夫人的病也渐渐痊愈了。

骆玄素

赵州昭庆民骆玄素者，为小吏，得罪于县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质状凡陋，策杖立于长松之下。召玄素讯之曰：“尔安得至此耶？”玄素对：“得罪于县令，遁逃至此，幸翁见容。”翁引玄素入深山，仅行十余里，至一岩穴，见二茅斋东西相向，前临积水，珍木奇花，罗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总角衣短褐，白衣纬带革舄，居于西斋。其东斋有药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称东真君，命玄素以东真呼之。东真以药十余粒，令玄素饵之，且曰：“可以治饥矣。”自是玄素绝粒。仅岁余，授符术及吸气之法，尽得其妙。一日，又谓玄素曰：“子可归矣。”既而送玄素至县南数十里，执手而别。自此以符术行里中。常有孕妇，过期不产。玄素以符一道，令饵之，其夕即产，于儿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后玄素犯法，刺史杖杀之。凡月余，其尸如生，曾无委坏之色，盖饵灵药所致。于是里人收瘗之。时宝历元年夏月也。（出《宣室志》）

【译文】

赵州昭庆县民有个叫骆玄素的人，担当小吏时得罪了县令，就逃遁而去。县令发怒，派人分头捕获很紧急，骆玄素就藏身于山谷之中。有一天，他忽然遇到一个老翁，穿着粗麻衣服，资质一般，样子丑陋，拄着拐杖站在高高的松树下。他把玄素叫过来问他说：“你怎么能到这里来呢？”玄素回答说：“我得罪了县令，逃遁到这里，希望老人家容留我。”老头就把玄素领进深山，大约走了十多里，到了一个岩洞，看到两座茅屋东西相对，前面池水，珍奇的花木排列在左右。有一个侍童，年龄很小，把头发束成髻，穿着麻布短衣，白色的衣服束着腰带，穿着兽皮制做的鞋，住在西边的房屋。那东边的房屋有炼药的炉灶，老头就让玄素在那里守火。老头自称东真君，让玄素称呼他东真。东真把十几粒药拿出来给玄素，让玄素把它服下，又说：“这药可以治疗饥饿。”从此玄素不吃一粒粮食。将近一年多，老头又传授给玄素符术和呼气之法，玄素完全掌握了其中奥妙。有一天，老头又对玄素说：“你可以回去了。”然后就把玄素送到县南几十里的地方，握手告别。从此玄素就在乡里之中行符术。曾经有一个孕妇，过了产期而没有生下孩子，玄素把一道符给她，让她吞服下去，当天夜里就生了，在孩子手中找到了产妇吞下的那道符。其他神效的事情，不能详细记述。后来玄素犯了法，刺史用杖把他打死，共计一个多月，他的尸体还像活着时一样，一点也没有朽败的样子，原因是服食灵药造成的。于是乡里的人替他收尸，把他埋葬了。当时是宝历元年夏天。

赵操

赵操者，唐相国憬之孽子也，性疏狂不慎。相国屡加教戒，终莫改悔。有过惧罪，因盗小吏之驴，携私钱二緍，窜于旗亭下。不日钱尽，遂南出启夏门，恣意纵驴，从其所往。俄届南山，渐入深远，猿鸟一径，非畜乘所历。操即系驴山木，跻攀独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门。既入，有二白发叟谓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顾其室内，妻妾孤幼，不异俗世。操端无所执，但恣游山水，而甚安焉。月余，二叟谓操曰：“劳汝入都，为吾市山中所要。”操则应命。二叟曰：“汝所乘驴，货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约买之而还。”操因曰：“操大人方为国相，今者入京，惧其收维。且驴非己畜，何容便货？况絷之山门，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过忧苦。”操即出山，宛见其驴尚在。还乘之而驰，足力甚壮。货之，果得五千。因探怀中二叟所示之书，惟买水银耳。操即为交易，薄晚而归，终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杂药烧炼，俄而化为黄金。因以此术示之于操。自尔半年，二叟徐谓操曰：“汝可归宁，三年之后，当与汝会于茅庐。”操愿留不获，于是辞诀。及家，相国薨再宿矣。操过小祥，则又入山，歧路木石，峰峦树木，皆非向之所经也，操亟返，服阕，因告别昆仲，游于江湖，至今无羁于世。从学道者甚众，操终无传焉。（出《集异记》）

【译文】

赵操是唐朝相国赵憬的孽子，性情粗野，放荡不羁，相国屡次加以教训，他也始终没有悔改的表现。有一次，他犯了过失，害怕治罪，就偷了小吏的一头驴，携带二千文私房钱，逃到旗亭之下。不几天钱花光了，就向南走出了启夏门，任意驱赶毛驴，听从毛驴往前走。时间不久到了南山，越走越深，越走越远，只剩下一条只有猴子和飞鸟才能过去的小路，不能乘驴过去。赵操就把驴拴在山下树上，独自往上攀登。大约走了二十里，忽然遇到有人居住的房舍，赵操就去敲门。进屋以后，有两位白发老头对他说：“你既然来了，可以稍作停留。”赵操向那屋里一看，妻妾儿女都有，跟俗世没有什么不同。赵操由于没事可做，就只管游山玩水，而觉得在这里很安闲。一个多月后，两个老头对他说：“劳驾你进一趟都城，为我们买些山里需要的东西。”赵操就答应了。两个老头又说：“你所骑来的那头驴，把它卖掉可以得到五千钱，你用这些钱，依照我们约定的把东西买回来。”赵操就向他们说：“我父亲正担当相国，现在我进京去，担心他把我抓回去。而且那头毛驴也不是我自己的牲畜，怎能容我随便卖掉，何况把它系在山下，如今已一个月了，那头驴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两个老头说：“你尽管按我们说的话去做，不必过于忧愁苦恼。”赵操就出了山，看见那头驴还在，就又骑上它跑起来，那头驴的脚力很强壮。赵操把它卖掉，果然得到了五千钱，就从怀中掏出老头交给他的购货单，原来只买水银而已。赵操替他们买了水银，傍晚时往回走，天完全黑下来时就回到了两个老头的住处。两个老头就用杂药烧炼水银，不一会儿，水银就变成了黄金。于是两个老头就把这个方术传授给了赵操。从这以后半年过去了，两个老头慢慢地对赵操说：“你可以回家了。三年之后，该与你在茅庐相会。”赵操愿意留下来，老头没有同意，于是告别而去。赵操到家时，相国已经死去两天两夜了。赵操等小祭过后，就又进了山。可是遇到歧路木石，峰峦树木，都不是以前经过的那样了。赵操急忙返回家。守丧完毕，就告别兄弟，游历江湖。到现在也没有在世上停留。跟他学道的人很多，赵操始终没传授他们。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为湖州牧。尝有僧道闲，善药术。崔曾求之。僧曰：“此术不难求，但利于此者，必及阴谴。可令君侯一见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盖以方瓦，叠灰埋锅，备而焰起。谓崔曰：“只成银，无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则自成矣。”食顷，僧夹锅于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中笏，悉具之矣。此则神仙之术，不可厚诬，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出Ｐ唐年补录））

【译文】

唐代太和年间，崔玄亮担住湖州刺史时，曾经有个叫道闲的和尚，善长炼药方术。崔玄亮曾经向他请求学习。和尚说：“这个方术不难探求，只不过靠这个方术获取好处的人，一定会遭到责罚的。不过可以让您看一看。”就让崔玄亮买来一斤水银，把它倒入瓦锅内，放进一颗紫色药丸，用方瓦把锅盖上，又堆聚木炭把锅埋起来。准备好了火就燃起来了。和尚对崔玄亮说：“如果只炼成银子，还不能取信。你可以诚心诚意地想一件东西，就自然形成了。”吃顿饭的时间，和尚把锅夹起来放在水盆中，笑着说：“您想的是什么东西？”崔玄亮说：“想我自己的形像。”和尚就从锅中取出一件东西给他看，好象用金子做的模型似的，眉毛、眼睛、头巾、笏板，崔玄亮的特征都具备了。这就是神仙的方术，无可厚非，只是很少遇到神仙一类的人，有自我标榜是神仙的人，大都是虚妄的。

卷第七十四　道术四

俞叟　陈季卿　陈生　张定 石旻　唐武宗朝术士

俞叟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子，衣敝举策，有饥寒之色，投刺来谒。公不为礼。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且问其所由。吕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贫亲老，无以给旨甘之养。府帅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远而来，冀哀吾贫而周之。入谒而公不一顾，岂非命也？”叟曰：“某虽贫，无资食以周吾子之急。然向者见吾子有饥寒色，甚不平。今夕为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无以辞焉。”吕生许诺。于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檐坏垣，无床榻茵褥。致敝席于地，与吕生坐，语久命食，以陶器进脱粟饭而已。食讫，夜既深，谓吕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隐居四明山，从道士学却老之术，有志未就，自晦迹于此，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羁旅，得无动于心耶？今夕为吾子设一小术，以致归路裹粮之费，不亦可乎？”吕生虽疑诞妄，然甚觉其异。叟因取一缶合于地，仅食顷，举而视之，见一人长五寸许，紫绶金腰带，俯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书王公之魂也。”吕生熟视其状貌，果类王公，心默而异之。因戒曰：吕乃汝之表侄也，家苦贫，无以给旦夕之赡，故自渭北不远而来。汝宜厚给馆谷，尽亲亲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顾，岂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赀之，无使为留滞之客。”紫衣偻而揖，若受教之状。叟又曰：“吕生无仆马，可致一匹一仆，缣二百匹，以遗之。”紫衣又偻而揖。于是却以缶合于上，有顷再启之，已无见矣。明旦，天将晓，叟谓吕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归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见且谢曰：“吾子不远见访，属军府务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为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馆吕生驿亭，与宴游累日。吕生告去，王公赠仆马及缣二百。吕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归渭北，后数年。因与友人数辈会宿，语及灵怪，始以其事说于人也。（出《宣室志》）

【译文】

尚书王潜在任荆南节度使时，有个姓吕的小伙子，穿着破衣，骑着毛驴，面带饥寒之色，递进名刺来拜见王潜。王潜很不礼貌地待他。吕生心里不痛快，就住在旅馆里。过了一个多月，吕生的穷困程度更加严重，就到荆州集市去卖他所骑的那头驴。有个市门监俞叟，把吕生叫过来跟他说话，又问他来这里有什么事。吕生说：“我家住在渭北，家里贫穷，父母年老，我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供养老人。”府帅公是我的重表伯父，我不怕路远而来拜访他，指望他可怜我家贫寒能周济我。可是我进去拜见他时，他不理睬我，这难道不是命运吗？”俞叟说：“我虽然贫穷，没有钱粮来周济你的急难，然而刚才看到你面带饥寒之色，觉得很不公平。今天晚上我为你准备一顿饭，希望你住在我的家里。”吕生没话推辞，就答应了。于是俞叟把他领进一个房间，那里低矮简陋，房檐和墙壁都坏了，没有床榻，也没有草垫和褥子也就是用陶器盛来脱了皮的粟米饭而已。吃完饭以后，夜已经很深了，俞叟对吕生说：“我早年喜好道术，曾经隐居在四明山，跟着道士学习防止衰老的方术，有志向却没成功，自己就隐匿形迹来到这里，将近十年了，而荆州没有知道我底细的人。因为你被困在旅馆里，我能无动于心吗？今天夜里替你安排一个小小法术，用它帮你弄到回去的路费，不也是可以的吗？”吕生虽然怀疑这可能是荒诞虚妄的事情，然而也觉得这事很奇异。俞叟就拿出一个瓦器放在地上，将近吃顿饭的时间，把那个瓦器拿起来一看，看到里面有一个身高五寸左右的小人，系着紫色的绶带金色的腰带，低着头拱着手。俞叟指着那个小人对吕生说：“这就是尚书王公的魂灵啊。”吕生仔细地观看那个小人的状态和相貌，果然很像王潜，心里默默地觉得奇怪。俞叟就告诫那个小人说：“吕生本来是你的表侄，家里为贫所苦，没有力量供养父母，特意从渭北不怕遥远来找你。你应当优厚待他，安排住处，供给粮米，尽到关心亲戚的责任。你为什么这么倨傲，竟不看顾一下？难道没有人心吗？今天我不责罚你，你应当多多资助他，不要使他再作滞留之客了。”那个穿紫衣的人躬身作揖，好像接受教训的样子。俞叟又说：“吕生没有仆人和马匹，可以送给他一匹马一个仆人，再拿二百匹双丝细绢赠送给他。”穿紫衣的人又躬身作揖。于是俞叟又把瓦器放回地上，过了一会儿，再掀起那个瓦器，那个小人已不见了。第二天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俞叟对吕生说：“你应当赶快回去，王公很快就会召你去了。”等到吕生回到旅馆后，王公果然派人召他，他就随着差人去了。刚一见面，王公就道歉说：“你不怕路途遥远来拜访我，我管理的军府事务太多，没能抽出时间接待你，好好谈谈，因此很惭愧，希望你能体谅。”当天就安排吕生到驿亭去住，又与他游乐了几天。吕生告辞要走，王公赠给他仆人马匹和二百匹双丝细绢。吕生更加觉得这事奇异，但不敢说，等回到渭北几年后，因为与几位友人相聚住在一起，谈到灵怪之事，他才把那件事说给别人听。

陈季卿

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常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因息于暖阁中，以待僧还。有终南山翁，亦伺僧归，方拥炉而坐，揖季卿就炉。坐久，谓季卿曰：“日已晡矣，得无馁乎？”季卿曰：“实饥矣，僧且不在，为之奈何？”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与季卿曰：“粗可疗饥矣。”季卿啜讫，充然畅适，饥寒之苦，洗然而愈。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谓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则如公向来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掉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明日，次潼关，登岸，题句于关门东普通院门云：“度关悲失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夕（夕原作侧，据明抄本改）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云：“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今对远山堪白头。”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掉。”乃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一叶漾漾，遵旧途至于渭滨，乃赁乘，复游青龙寺，宛然见山翁拥褐而坐。季卿谢曰：“归则归矣，得非梦乎？”翁笑曰：“后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将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还主人。后二月，季卿之妻子，赍金帛，自江南来，谓季卿厌世矣，故来访之。妻曰：“某月某日归，是夕作诗于西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梦。明年春，季卿下第东归，至禅窟及关门兰若，见所题两篇，翰墨尚新。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入终南山去。（出《慕异记》）

【译文】

陈季卿家住江南，离开家里已经十年了，去考进士，立志考不中不回家。因为一直没考中，就滞留在京城，靠卖字维持衣食。他经常到青龙寺去拜访和尚，有一次，因为和尚外出，他就在暖阁中休息，等着和尚回来。有个终南山的老头，也等候和尚回来，正在炉旁坐着，他就揖让陈季卿到炉旁来。坐了很久了，那个老头对陈季卿说：“太阳已经偏西了，你大概饿了吧？”陈季卿说：“真的有些饿了，可是和尚又不在，怎么办呢？”老头就从肘后解下一个小口袋，拿出一寸见方的一块药，只煎了一杯，把它给了陈季卿，说：“用它大约可以解除饥饿了。”陈季卿喝完以后，觉得肚里饱饱的，心情也舒畅了，饥寒的痛苦全消失了。暖阁东边墙上有一幅《寰瀛图》，季卿就去寻找江南之路，不觉长叹说：“能够从渭水泛舟到黄河，到洛阳一游，到淮河游泳，渡过长江，回到家里，也就不为没有成就功名而还家感到后悔了。”老头笑着说：“这不难办到。”就命僧童到阶前去折一片竹叶，做成叶舟，把它放到图中渭水之上，说：“您只要把目光集中在这只小船上，就能使你刚才所说的话如愿了；不过到了家里，千万不要久留。”陈季卿盯着那叶小舟注视了很久，渐渐觉得渭水起了波浪，一片竹叶也渐渐变大，像席子似的船帆已经张开，恍恍惚惚好像登上了船。开始从渭水到了黄河，把船系在禅窟寺庙下，在南边柱子上题诗，写的是：“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第二天，到潼关停留，上了岸，在关门东普通院门题句，写的是：“度关悲失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从陕西向东行，凡所经历之外，完全像他以前希望的那样。十几天到了家，他的妻子兄弟在门前拜迎。晚上又写了《江亭晚望》诗，题写在书斋，那首诗是：“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这天晚上对他的妻子说：“我试期临近，不能久留，应该登舟而去了。”于是又吟诗一章赠别他的妻子，这首诗写的是：“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要登舟时，又留下一首诗赠别众兄弟，诗中写道：“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以后，陈季卿又登上了竹叶舟，在长江之上泛舟消失了。他的兄弟妻子等人在江边痛哭，认为他成鬼物了。他凭借一叶小舟飘飘荡荡，循着旧路又回到渭水之滨。上岸以后，他租了一匹马，又来游青龙寺，清清楚楚地看到终南山那个老头依然围着粗麻衣坐着。陈季卿就向老头道谢说：“我回是回去了。莫非是梦吗？”老头笑着说：“六十天后你自己就知道了。”这时天色将晚，和尚还没有回来，老头就走了，陈季卿也回到了旅馆。两个月后，陈季卿的妻子带着金银和布帛从江南到来，说是季卿已经厌世了，特意来寻访他。他的妻子说：“某月某日回家，那天晚上在西斋作了诗，同时还有两首留别诗。”陈季卿这才知道他回家不是梦。第二年春天，陈季卿落榜向东回家去，到禅窟和潼关东门寺庙，看到自己所题写的两首诗笔墨还是新的。后来陈季卿考中，功成名就，便不再吃一粒粮食，入终南山而去。

陈生

茅山陈生者，休粮服气，所居草堂数间，偶至延陵，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却归山居。以价贱（贱原作钱，据明抄本改），多不肯。有一夫壮力，然神少，颇若痴者，疥疮满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从行，其直多少，亦不问也。既至，因愿留采薪，都不计其价。与陈生约：日五束。陈曰：“吾辟谷，无饭与餐。”答曰：“某是贫穷人，何处得食？但斸草根餐，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于房内自烧，五束供陈生。会山有衣冠家妻患齿，诣陈生觅药，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饼子之类。陈生休粮，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则被佣者接而食之。仍笑谓曰：“明日更送来，我当有药。”如此者数四。一日，佣者并送柴十束，纳陈生处，为两日用。夜后遂扃门炽火，携一小锅入。陈生密窥之，见于葫芦中泻水银数合，煎之。搅如稀饧，投一丸药，乃为金矣。佣者拈两丸，以纸裹置怀中，余作一金饼，密赍出门去。明日日高起，求药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齿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复矣，痛止，第出虫数十。陈生伺佣者出，于房内搜而观之，得书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佣者至，大怒，骂陈生。生不敢隐，却还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门，入水沐浴，乃变为美少年，无复疮疥也。拜讫，跳入深涧中，遂不知所之。（出《逸史》）

【译文】

茅山的陈生，停止吃粮而练气，居住的地方有几间草堂。有一次，他偶然到延陵去，到出卖劳力的作坊找人帮他背药物，返回山中住处。因为工钱低，多数人都不肯。有一个人力气大，然而智力不足，有点像痴呆的人，全身生满了疥疮，上前行礼说：“我可以去。”陈生就叫他拿着口袋跟着走，做活的工钱多少，那个人也不问。到了茅山陈生居处以后，那个人就想要留下来砍柴，完全不计较价钱，他与陈生约定，每天砍五捆柴，陈生说：“我不吃粮食，没有饭给你吃。”那个人回答说：“我是个贫穷的人，在什么地方能吃到饭？只要挖草根吃，也就可以了。”于是他每天砍十捆柴，五捆留在房内自己烧，五捆供陈生用。恰逢山下有个士宦人家的妻子患了牙痛，拜访陈生寻觅药物，那家人天天来请求，又派小丫环送梨果饼子之类的食品。陈生不吃粮食，果食也不吃，每次送来东西，就被雇来的那个人接过去吃了。那个人还笑着对人家说：“明天再送来，我一定有药。”如此情形已有多次了。有一天，雇来的那个人一起送来十捆柴，放到陈生的住处，作为两天的用柴。天黑以后，那个人把门锁上，在里面点火，拿一个小锅出来。陈生偷偷地去看他干什么，看到他从葫芦中倒出几盒的水银，煎熬起来，搅拌得像稀饭，又投进一丸药，水银就变成金子了。那个人把它搓成两个丸，用纸包上放到怀里，剩下的做成金饼，悄悄地把它带着走出门去。第二天，太阳升起很高了，求药的人来到以后，那个人就把搓成的丸交给来人，叫患牙痛的人含着它。那个牙痛患者含了一丸，还没用到一半时就康复了，疼痛停止了，只是打出几十条小虫。陈生等那个雇来的人外出，在他的房间里搜寻观察，找到了两卷书，看不明白书上的意思，就把它藏起来。雇来的那个人回来后，发现书不见了，很生气，就骂陈生。陈生不敢隐瞒，就把书又还给了他。那个人说：“我今天走了。”就出了门，跳入水里洗个澡，竟然变成了美少年，再也没有疥疮了。拜别之后，跳进深涧中，最终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张定

张定者，广陵人也，童幼入学。天寒月晓，起早，街中无人。独行百余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顾见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问：“汝何所好？”答曰：“好长命耳。”道流曰：“不难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变化之术，勿泄于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诀教之。定谨讷小心，于家甚孝。亦曾私为此木，召鬼神、化人物，无不能者。与父母往连水省亲，至县，有音乐戏剧，众皆观之，定独不往。父母曰：“此戏甚盛，亲表皆去，汝何独不看邪？”对曰：“恐尊长要看，儿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有（有原作又，据明抄本改）青州大设，可亦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来，空中无物。置于庭中，禹步绕三二匝，乃倾于庭院内，见人无数，皆长六七寸。官僚将吏、士女、看人，喧阗满庭。即见无比设厅戏场，局筵队仗，音乐百戏，楼阁车棚，无不精审。如此宴设一日，父母与看之。至夕，复侧瓶于庭，人物车马，千群万队，逦迤俱入瓶内。父母取瓶视之。亦复无一物。又能自以刀剑剪割手足，刳剔五脏，分挂四壁。良久，自复其身，晏然无苦。每见图障屏风，有人物音乐者，以手指之，皆能飞走歌舞，言笑趋动，与真无异。父母问其从何学之，曰：“我师姓药，海陵山神仙也。已锡升天之道，约在十年，今七年矣。”辞家入天柱潜山，临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儿自归来，无深虑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还家，寻复飞去。一日谓父母曰：“十六年后，广陵为瓦砾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与父母，曰：“服之百余年无疾。”自此不复归。父母服丹，神气轻爽，饮食嗜好，倍于少壮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犹在。（出《仙传拾遗》）

【译文】

张定是广陵人，少年入学。有一天他起得很早，天气很冷，一轮晓月挂在天边，街上没有人。张定独自走了一百多步，有一个道士走得很急。那个道士回头看见了他，就站住对他说：“你这个人可以教啊。”就问他：“你喜欢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喜欢长生不老。”道士说：“这不难办到，你有仙骨，探求道术一定能成功。我暂且教给你变化的法术，不要泄露给别人。十年后，我亲自接你。”于是把口诀教给了他。张定谨慎小心，不喜欢说话，在家里很孝顺，也曾偷偷地练习这个法术，召鬼神、变人物，没有不能变的。有一次，他与父母一起去连水县探亲，到县以后，有音乐戏剧，大家都去观看，唯独张定不去。父母对他说：“这个戏很热闹，亲戚里外的人都去，为什么唯独你不去看呢？”张定回答说：“恐怕尊长要去，儿不能去。”父母要去，张定说：“这里有青州大戏，也可以看看。”就提着一个水瓶，可以装二斗以上，中间空空的没有东西。把它放在院子里，像巫师道士作法迈步绕着水瓶走了二三圈，就把水瓶放倒在院子里。这时，出现了无数的人，都六七寸高，有官僚、将吏、士女和观看的人，满院子一片喧闹。马上又出现了无法比拟的设厅戏场：队仗、楼阁车棚、音乐百戏，无不精密周详。这样安乐地摆布了一天，父母与他一起观看。到天黑时，又把水瓶放倒在院子里，人物车马、千群万队曲折连绵地都进到瓶内。父母把瓶拿起来看，瓶中又是空无一物。张定又能用刀剑剪割自己的手脚，剜出五脏，分挂在四面墙壁上，过了很久，自己又恢复身体原状，安适地没有痛苦。每当他看到图障屏风，有人物音乐的，就用手去指点它们，都能飞走歌舞、说笑跑动，跟真的没有不同。父母问他从哪里学来这套法术，他说：“我的师父姓药，是海陵山的神仙。已经教我学会升天之道，约定在十年，现在已经七年了。”于是与家里人告别入天柱山隐居，临走时告诉父母说：“如果你们心里想念我，儿自会回来，不要太忧虑了。”这样，每当父母想念他的时候，他就回到家里来，不久又飞去。有一天，他对父母说：“十六年后，广陵将变成废墟了，可以把家搬到海州，而到福地去。”又留下两粒丹药给父母，说：“把这丹药服下，可以一百多年没有疾病。”从这次走后，他再也没有回家。他的父母吃了丹药，神清气爽，饮食嗜好，比年轻力壮的人强一倍，于是就把家搬到了海州。乾符年间，他的父母还活着。

石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许人也。浪迹江湖之间，有年数矣。道术玄妙，殆不可测。长庆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为宣城部将。一日，与友人数辈会饮于郡南别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网得一鱼，长数尺，致于舍。是日，雷生与客俱深醉。诸客尽去，独旻宿雷氏别墅。时夏暑方甚，及明日视其鱼，已败烂不可食矣。家僮将弃之，旻谓之曰：“此鱼虽败，吾有良药，尚可活之，安可弃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诚有良剂，安能活此鱼耶？”曰：“吾子幸观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药数粒，投于败鱼之上。仅食顷，其鱼鲜润如初，俄摇鬣振鳞，若在洪流中。雷生惊异，再拜谢曰：“先生之术，可谓神矣！某辈尘俗聋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鲋与云禽，焉得而为伍乎？”先是雷生有症疾积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饵，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尔曹俗人，嗜好无节。脏腑之内，腥膻委集。设使以吾丹饵求置其中，则脏腑之气与药相攻，若水火之交战，宁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难得，但尘俗多累，若槛猿笼鸟，徒有骞翔超腾之心，安可致乎？”会昌中，卒于吴郡也。（出《宣室志》）

【译文】

有个叫石旻的人，不知道是哪里人，在江湖之中到处漂泊行止不定，已有很多年了。他道术玄妙，几乎没人能想象得出来。长庆年间，到宛陵郡作客。有个姓雷的男子，曾经做过宣城部将。有一天，他与几位朋友在郡南的别墅中聚会饮酒，石旻也在座。雷家的仆人用网打到了一条鱼，有几尺长，送到别墅来。这一天，雷生与客人都醉得很厉害。众位客人都走了，唯有石旻住在雷家的别墅中。时当盛夏，热得很，到第二天看看那条鱼，已经腐败臭烂不能吃了。雷家仆人将要把这条鱼扔掉，石旻对他说：“这条鱼虽然坏了，我有好药，还可以让它活过来。”雷生笑着说：“先生随便乱说，纵有好药，怎么能把这条腐烂的鱼救活呢？”石旻说：“希望您看看怎么救吧！”于是从衣服中拿出一个小口袋，口袋中有几粒药，他就把药倒到那烂鱼身上。不过吃顿饭的时间，那条鱼就像当初一样新鲜湿润，不一会儿，就摇鳍振鳞，好像在洪流中游动。雷生对此很惊奇，对石旻拜了两拜逊谢说：“先生的法术，可以说是神了！我们这些尘俗中的聋子瞎子，仰望先生高大的形象，如同井里的虾蟆与云中飞禽相比一样，哪里能与我们为伍呢？”在这之前，雷生得了腹中结块的病已经多年了，于是雷生就向石旻讨求他衣袋中的丹药，一心指望减少长久的痛苦。石旻不同意，并且说：“我的丹药最清最廉，你们这些世俗之人嗜好没有节制，脏腑之内鱼、肉堆集。假使把我的丹药要去吃到肚子中，那么脏腑中的污气与药力相攻，如同水火交战，难道还有完整的人吗？千万不能吃。”石旻又说：“神仙不难修成，只是尘俗牵累太多，像槛中猿、笼中鸟一样，空有飞翔跳跃的想法，哪能办到呢？”直到会昌年间，石旻才死于吴郡。

唐武宗朝术士

唐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赵归真探赜玄机，以制铅汞，见之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骖鸾驭鹤，可刻期而往。常云飞炼须得生银。诏使于乐平山收采，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顽石矿，无从而得。归真乃斋醮数朝，以御札致于岩穴。俄有老人杖策向至曰：“山川宝物，盖为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为念，是何感应不臻？尊师无复怀忧，明当从请。”语罢而出，莫知所之。是夕有声如雷，山矿豁开数十丈，银液坌然而涌，与入用之数相符。禁中修炼至多，外人少知其术。复金陵人许元长、王琼者，显书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会昌中，召至京国，出入宫闱。武皇谓之曰：“吾闻先朝有明崇俨，善于符箓，常取罗浮柑子，以资御果，万里往来，止于旬日。我师得不建先朝之术，比美崇俨乎！”（建字疑是逮字之讹，按《剧谈录》下此句作“我虽圣德不逮先朝，卿之术岂便劣于崇俨”）元长起谢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诬圣德；但千里之间，可不日而至。”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是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而出。及旦，寝殿始开，以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俄有中使进奏，亦以所失之数上闻。灵验变通，皆此类也。王琼妙于祝物，无所不能。方冬，以药封桃杏数株，一夕繁英尽发，芳芬秾艳，月余方谢。及武皇厌代，归真与琼俱窜逐岭表，唯元长逸去，莫知所在。（出《列仙谭录》。明抄本作出《列仙传》。按见《剧谈录》卷下）

【译文】

唐武宗皇帝喜好神仙奇异的法术，因此全国范围内的道流和方士，来到京城的人很多。赵归真探究道家奥妙的玄机，来制取铅汞，见到他的人无不敬畏。他又请求皇帝在宫禁之中修筑望仙台，高百尺，认为这样可以驾鸾驭鹤，约定日期而前往上清。他常说：飞炼必须得到生银。皇帝就下令派人到乐平山开采收集，不久又大规模地役使劳工，但开采出来的都是质地粗劣的石头矿石，生银无从而得。赵归真就斋戒祭祀了几天，把皇帝的书札送到岩洞。忽然有个老人拄着拐杖来到说：“山川宝物，为有道之人而出现；何况圣明的君主把修行道术作为自己的意念，这怎么能感应不到呢？尊师不要再担忧了，明天一定遵从你们的请求。”说完就出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这天晚上，有像打雷一样的声音，山上的矿敞开几十丈，银液就喷涌出来，与进献给皇帝使用的数量相符合。宫中修炼的人很多，外边的人很少知道那些法术。还有金陵人许元长、王琼，善于画符变化，近于役使鬼神。会昌年间，皇帝下令把他们召到京城，让他们出入宫廷。唐武宗对他们说：“我听说前朝有个明崇俨，善于使用符箓，常取罗浮山的柑子，来贡奉皇帝吃的水果。万里路程，一去一回，仅仅用了十来天。我师的法术难道比不上先朝的法术，你们不能与明崇俨比美吗？”许元长起身辞谢说：“臣接受法术，还没有达到玄妙的境界，如跋山涉海，恐怕欺骗圣德；但千里之间，我可以不到一天就到达。”武宗说：“东都洛阳经常进贡石榴，现在已经熟了。你今天晚上一定弄来十颗。”许元长奉圣旨出去。到天亮的时候，皇帝的寝殿刚开门，他就用金盘盛着石榴，放到御榻之上。不一会儿，宫中使者进殿向皇帝奏报，又把丢失的石榴数量报告皇帝。法术的灵验变通，都是这一类。王琼善于禁咒东西，无所不能。正在冬季，他把药埋在几株桃树、杏树之下，一天夜里，许许多多的花全都开放，芬香浓烈而又鲜艳，一个多月花才凋谢。到唐武宗驾崩后，赵归真与王琼全被驱逐流放到岭南，只有许元长逃跑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卷第七十五　道术五

杨居士　张士平　冯渐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韩志和　张辞 崔言

杨居士

海南（明抄本海南作南海）郡有杨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游南海枝郡，常寄食于人，亦不知其所止。谓人曰：“我有奇术，汝辈庸人，固不得而识矣。”后常至郡，会太守好奇者，闻居士来，甚喜，且厚其礼，命饮之。每宴游，未尝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负。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后又会宴于郡室，阅妓乐，而居士不得预。时有数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谓居士曰：“先生尝自负有奇术，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于此，诚幸矣。虽然，今闻太守大宴客郡斋，而先生不得预其问，即不能设一奇术以动之乎？必先生果无奇术耶。”居士笑曰：“此末术耳，君试观我。我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愿为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诸客环席而坐，又命小童闭西庑空室，久之乃启之。有三四美人自庑下来，装饰华焕，携乐而至。居士曰：“某之术何如？”诸客人大异之，殆不可测。乃命列坐，奏乐且歌。客或讯其术，居士但笑而不答，时昏晦。至夜分，居士谓诸妓曰：“可归矣。”于是皆起，入西庑下空室中。客相目骇叹，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阁，妓乐列坐，无何皆仆地，瞬息暴风起，飘其乐器而去。迨至夜分，诸妓方寤，乐器亦归于旧所。太守质问众妓，皆云黑无所见，竟不穷其由。”诸客皆大惊，因尽以事对，或告于太守。太守叹异，即谢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时开成初也。（出《宣室志》）

【译文】

海南郡有个杨居士，忘了他的名字，总用居士来标榜自己，经常到南海郡各地游历，而且经常在别人家食宿，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对别人说：“我有出奇的法术，你们这些平庸的人当然不能知道了。”后来他常常到郡里去，恰好太守喜欢奇人，听说居士来了，很高兴，并且以厚礼待他，请他喝酒。每次宴会或出游，总是第一个就把居士召来，杨居士也因为这种待遇而感到自己了不起。有一天，杨居士借着酒劲冲撞了太守，太守不能容忍。后来太守又在郡衙室内举行宴会，看歌妓表演音乐，而杨居士没能参加。这时有几个人也是太守的常客，这次也不在太守邀请的客人之内，于是他们就对杨居士说：“先生曾经自负有奇术，我们一直很敬佩先生，只是没有机会与您相会，今日在这里遇到你，实在幸运啊。虽然这样，然而今天听说太守在郡斋大宴宾客，而先生没能参与其中，你就不能施一奇术来扰乱他们吗？一定是先生果真没有奇术啊。”杨居士笑着说：“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法术而已，你们看我作法。我为你们把他的歌妓召来，可以让她们助酒兴。”大家都说：“希望你施展法术。”杨居士就命人摆设酒席，让众客围着筵席坐下，又让小童把西厢房的空屋子关闭起来，过了很久才把门打开。就看见有三四个美貌女子从西厢下走来，她们打扮华丽光彩照人，带着乐器来到了。杨居士说：“我的法术怎么样？”众客人都觉得这事非常奇异，疑惑不解猜不出。杨居士就命美人排好坐下，一边奏乐一边唱歌。有的客人讯问他的法术，杨居士只是笑而不回答，这时天已昏黑。到了半夜，杨居士对那些歌妓说：“你们可以回去了。”于是那些歌妓都站起身来，走进西厢空屋子里。众客面面相觑而惊叹，可是还怀疑她们是鬼物迷惑人。第二天，郡衙中有个吏员说：“太守昨晚在郡阁设宴，歌妓拿着乐器都坐好了，不久都倒在地上，转眼之间暴风就刮起来，那些乐器被刮得飘飘而去。将近到半夜时候，众歌妓才醒过来，乐器也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太守质问那些歌妓，她们都说漆黑什么也没看见，终究没弄清什么原因。”众客都大吃一惊，就把事情经过全都告诉了那个郡吏，又向太守报告了此事。太守惊叹居士法术奇异，就向居士道歉打发他走了，不敢把他留在郡中。那时是开成初年。

张士平

唐寿州刺史张士平，中年以来，夫妇俱患瞽疾，历求方术，不能致。遂退居别墅，杜门自责。唯祷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业渐虚，精诚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书生诣门请谒，家人曰：“主公夫妇抱疾，不接宾客久矣。”书生曰：“吾虽书生，亦攻医术。闻使君有疾，故来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宾客，脱有方药，愿垂相救。”书生曰：“但一见使君，自有良药。”士平闻之，扶疾相见，谓使君曰：“此疾不假药饵，明日倩丁夫十人，锹锸之属，为开一井，眼当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备焉，书生即选圣地，自晨穿井，至夕见水，士平眼疾顿轻，及得新水洗目，即时明净，平复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谢之，厚遗金帛。书生曰：“吾非世间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数年，不忘于道，精心祷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术，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遗，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转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阴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即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讫，升天而去。（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唐朝寿州刺史张士平，从中年以后，夫妻俩都患眼病双目失明，到处寻求方术，也没能找到，就退职到别墅居住。他谢绝一切宾客检查自己的过失，只设祭坛向星辰祷告，来祈请神仙保佑。年头多了，家业渐渐空虚了，但他的精诚之心仍然不减。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个书生登门请求拜见，家人说：“我家主人夫妇患病，很久不接待宾客了。”那个书生说：“我虽然是个书生，但也研究医术。听说使君有病，特意来到这里。”家人进去禀报士平，士平高兴地说：“我久病不接待宾客，如果他有方术和丹药，希望他垂怜相救。”家人告诉了书生，书生说：“只要我见一见使君，自然有好药。”士平闻听这话，就带病去见书生，书生对使君说：“这个病不必用药物，明天请派十名劳工，准备锹一类的工具，为你开一口井，眼睛自然应该立刻就好。”张士平就按书生说的准备好了，书生就选择好地方，从早晨开始打井，到晚上见到水，士平的眼病顿时减轻了，等到拿来井中新水用它洗眼睛，士平的眼睛当时就看清了，康复得像当初一样，十年的疾病，一下子好利索了。夫妻感动得向书生道谢，厚赠他金银布帛。书生说：“我不是世上的人，是太白星官。因为你患病几年，不忘于道，精心诚意设坛祭祀祈祷，感动了上天的星辰。五帝星君让我下界传你这个方术，来解除你沉重的疾病，酬答你修道敬奉的心。你赠送的金帛，不是我需要的东西。就把这个方术留下，让你转交世人，用以救助疾苦之人，用以增添你的阴德。它的要旨在子午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为吉，寅申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为吉，卯酉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为吉，辰戌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为吉，已亥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为吉，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就是福地，掘井挖到泉水，一定有好的效果。”士平拜了又拜接受了这个方术。太白星官说完之后，就升空而去。

冯渐

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汝颖，适遇渐于伊洛间，知渐有奇术，甚重之。大历中，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出《宣室志》）

【译文】

河东有个冯渐，是名门子弟。凭明经及第进入仕途，因为他的性格与世俗格格不入，后来就放弃官职到伊水上隐居。有个道士叫李君凭道术出名，尤其善于察看鬼物，朝中士大夫都敬慕他的才能。李君后来从京城回到汝颖，恰好在伊水与洛阳之间遇到了冯渐，知道冯渐有奇术，很敬重他。大历年间，博陵有个崔相公，与李君是同僚，关系很好。李君寄信给崔相公说：“当今能制服鬼的人，没有超过冯渐的。”这时朝中士大夫全都知道冯渐有神奇的法术，常常称道他的名字。冯渐告别出京后，长安城中的人都把渐字写在他们的门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风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门求宿。寺人以关门讫，更不可开，乃指寺外空室二间，请自止宿。亦无床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后，僧人因起，忽见寺门外大明，怪而视之，见老人所宿屋内，设茵褥翠幕，异常华盛。又见陈到肴馔，老人饮啖自若，左右亦无仆从。讶其所以，又不敢开门省问，俱众伺之。至五更后，老人睡起，自盥洗讫，怀中取一葫芦子，大如拳，遂取床席帐幕，凡是用度，悉纳其中，无所不受。收讫，以葫芦子内怀中，空屋如故。寺僧骇异，开门相与谒问，老人辞谢而已。僧固留之住，问其姓名，云姓潘氏，从南岳北游太原。其后时有见者。（出《原化记》）

【译文】

嵩山少林寺，在元和年间，曾经因为大风刚停，有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敲门请求寄宿。寺里的僧人用已经关上大门为理由，再也不肯开，就指点寺外两间空屋子，请老人自行歇宿。空室中也没有床和席子，老人就进了那个空屋。二更以后，僧人因为起夜，忽然发现寺门外非常亮，觉得奇怪就去看，看见老人所住的那个屋子里，摆设着垫子、褥子和翠绿色的帐幕，异常豪华丰美；又看到陈列着菜肴食品，老人安然地自己在那里又吃又喝，左右也没有仆人随从。僧人由于老人的神秘而感到惊讶，又不敢开门去探讯，大家就一起等着看。到了五更以后，老人睡醒起来，自己洗漱完毕，就从怀中取出一个小葫芦，像拳头那么大，就把床、席、帐幕，以及所有用具用品，全都装在小葫芦里，没有装不下的东西。装完东西，老头又把葫芦放到怀里，空屋子还像原来一样。寺里的僧人觉得惊异，打开门一起去拜见老人询问他，老人用言辞谢绝而已。僧人坚决留老人住下，问他的姓名，他说姓潘，从南岳来，往北走去游太原。那以后时而有人看到这个老头。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乌江上，隐其迹，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烧庐舍，生即往视之，厉声呼曰：“火且止！火且止！”于是火灭，里人始奇之。长庆中，有弘农杨晦之，自长安东游吴楚，行至乌江，闻先生高躅，就门往谒。先生戴玄绡巾，衣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晦之再拜备礼，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侧。其议论玄畅，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妪也，年七十余，发尽白，扶杖而来。先生谓晦之曰：“此我女也，惰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谓七娘曰：“汝为吾刻纸状今夕之月，置于室东垣上。”有顷，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发，洞照一室，纤毫尽辨，晦之惊叹不测。及晓将去，先生以杖击之毕，俄有尘起，天地尽晦。久之尘敛，视其庭，则悬崖峻险，山谷重叠，前有积石尽目，晦之悸然背汗，毛发竖立。先生曰：“陵谷速迁，吾子安所归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诚不知一旦有桑田之变，岂仙都瞬息，而尘世已千岁乎？”先生笑曰：“子无惧也，所以为娱耳。”于是持篲扫其庭，又有尘起，有顷尘敛，门庭如旧。晦之喜，即驰马而去。（出《宣室志》）

一说：唐长庆初，山人杨隐之在郴州，常寻访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谓百岁人，杨谒之，因留杨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将一个弦月子来。”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室朗若张烛。（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个王先生，家住在乌江上游，平常隐藏自己的形踪，因此村里人不能分辨，有人把他看作妖妄之人。有一天，村子里起了大火，蔓延烧毁房舍，王先生就去看火，他厉声喊着说：“大火快停下来！大火快停下来！”于是火熄灭了，村民们这才知道他是奇人。长庆年间，有个弘农人杨晦之。从长安向东去游吴楚，走到乌江，听说王先生行迹高缈，就登门去拜访。王先生戴着黑色生丝头巾，穿着黑黄色的衣服，在几案后面坐着，仙风道骨清秀俊美。杨晦之对他拜了两拜礼节周到，而先生仅拱手一揖而已，叫晦之坐在他身旁。他的议论深奥晓畅，远超出意料之外，晦之更加强烈地敬慕他，于是留住在那里，这天乃是八月十二日。王先生把他的女儿叫作七娘的叫来，原来是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扶着拐杖来到。王先生对杨晦之说：“这是我的女儿，懒惰而不好道，现在将要老了。”接着对七娘说：“你替我用纸剪一个月亮，像今晚月亮的样子，把它贴到屋里东墙之上。”过了一会儿，七娘把纸贴到墙上，晚上纸月亮上就有奇异的光自行发出，清清楚楚地照亮全室，连细小的毫毛都能分辨出来，晦之惊叹不已，猜测不出怎么回事。等天亮时将要离去，王先生用杖敲击完毕，忽然有尘土飞起，天地全都暗下来。过了很久，尘土消失了，再看那院子里，就变成了险峻的悬崖，前面积石满眼可见，晦之心惊胆颤背上出来汗，头发都竖了起来。王先生说：“高山深岩迅速变迁，你回到哪里去呢？”晦之更加恐慌，掉下眼泪说：“实在不知道一旦发生沧海桑田这种变化，难道仙都的一瞬间，世尘就已过了千年吗？”先生笑着说：“你不必担心，这是我用来娱乐的法术而已。”于是拿扫把把院子扫一下，又有尘土飞起，过了一会儿，灰尘消失了，门庭如故。杨晦之很高兴，就扬鞭打马而去。

另外有个说法：唐朝长庆初年，隐居修行者杨隐之在彬州，经常寻访有道之人。有个唐居士，当地人说他有一百岁了，杨隐之去拜访他，他就留杨隐之过夜。到夜里，唐居士把女儿叫出来对她说：“你可以拿弦一月亮来。”他的女儿就把月亮贴在墙上，好像一片纸似的。唐居士起身向月祷告说：“今天晚上有客人，请赐给光明。”说完，室内明亮像点上蜡烛一样。

周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时以道术济吴楚，人多敬之。后将抵洛谷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会有三四客皆来。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因相与叹曰：“吾辈尘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学于师，亦得焉，且能挈月至之怀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为明，则妄矣。”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以箸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将梯此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曛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昏晦。食顷方如初。（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太和年间，有个周生在洞庭山盖房居住，时常用道术救济吴楚贫民，人们普遍敬重他。后来他将要抵达洛谷一带，途中在广陵临时停留，住在佛寺中，恰逢还有三四个游客来了。这时正当中秋，那天晚上天气晴朗月色明亮，他们一边吟诗一边望月。有人说起开元年间唐玄宗游月宫故事，于是一起叹息说：“我们这些尘俗之人，本来不能到那个地方，怎么办呢？”周生笑着说：“我曾经向老师学习过，也学到了那个方术，而且能把月亮拿下来放到怀中或袖子里，你们相信吗？”有人担心他说谎，有人喜欢他离奇，周生说：“我如不为你们弄明白，就成了说谎了。”于是命人空出一个屋子，把四面墙遮住，不让它有一点小缝。又命人拿来几百双筷子，叫他的仆人用绳子把它们捆束起来。周生就告诉那几个游客说：“我将要登上这个筷子做的梯子取月亮去，你们听到我呼唤可以来看。”就关上门很久，几个游客在庭中散步，一边等着周生。忽然觉得天昏地暗，仰脸一看，却又没有丝毫云彩。不一会儿，听到周生呼喊说：“我回来了。”于是把空室的门打开，周生说：“月亮在我的衣服中，请客人们观看。”就把衣服掀起来。那衣服中露出一寸多月亮，忽然满室全亮了，寒光浸人肌骨。周生说：“你们不相信我，现在相信了吧？”那几个游客拜了又拜，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把月光收回去。于是又关上门，室外还昏黑一片，过了一会儿，月光又和当初一样。

韩志和

韩志和者，本倭国人也，中国为飞龙卫士。善雕木为鸾鹤鸟鹊之形，置机捩于腹中，发之则飞高三二百尺，数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龙床为御榻，足一履之，则鳞鬣爪角皆动，夭矫如生。又于唐宪皇前，出蝇虎子五六十头，分立队，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词时，殷殷有声，曲毕则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焉。帝大悦，赐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宫门，尽施散他人。后忽失之。（出《仙传拾遗》）

【译文】

韩志和本来是日本人，在中国当飞龙卫士。他善于把木头雕刻成鸾鹤鸟鹊的形状，把机关放到它们的肚子里，发动机关，它们就飞到二三百尺的高空，飞到几百步外才又下来。他又制作龙床御榻，脚一踩上去，龙的鳞须爪角全都会动，卷曲而有气势，像活的一样。他又在唐宪宗面前放出五六十头蝇虎子，把它们分开站成队，让它们按梁州曲跳舞，完全符合曲子的节拍，唱到词的时候，殷殷有声，曲子唱完就一个接一个地退下去，好像有尊卑等级似的。唐宪宗很高兴，重赏他金钱和丝绸，志和一出宫门，就全把它施舍给别人。后来忽然不知他哪里去了。

张辞 咸通初，有进士张辞，下第后，多游淮海间，颇有道术。常养气绝粒，好酒耽棋。鄙人以炉火药术为事，一旦睹之，乃大哂，命笔题其壁云：“争那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朝暮复朝暮。”人咸异之。性不喜装饰，多历旗亭，好酒故也。或人召饮，若合意，则索纸剪蛱蝶二三十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见者求之，即以他事为阻。尝游监城，多为酒困，非类辈欲乘其酒而试之，相竞较力。邑令偶见，系之。既醒，乃课述德陈情诗二律以献令，令乃立释之。所记一篇云：“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轸，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音尖）桥下水，一条从此镇常清。”自后邑宰多张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传其术。张以明府勋贵家流，年少而宰剧邑，多声色狗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赠诗以开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合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他日将欲离去，乃书琴堂而别。后人多云江南上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鹤于厅前，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吾即后来。”时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张遂得去。其所题云：“张辞张辞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至今为江淮好事者所说。（出《桂苑业谈》）

【译文】

咸通初年，有个进士叫张辞，考试下第，以后经常到淮海一带去游历，很有道术，平时养气，不吃五谷，喜欢饮酒迷恋下棋。有个住在郊野的人把修炼丹药当作大事，有一天被张辞看到了，就把那人大大讥笑了一番，他提笔在人家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说：“争那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朝暮复朝暮。”人们都觉得这事奇异。张辞本性不喜欢打扮自己，常光顾酒肆这是因为他好酒的缘故。有人请他饮酒，如果他满意，就用纸剪二三十枚蝴蝶，用气一吹，这些蝴蝶就成排地飞，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他就用手指去把它们回收回来，不一会儿都收在手上。见到这个法术的人请求向他学习，他就用别的事推辞。他曾经游过监城，多次被酒醉倒。一伙行为不端的人想趁他酒醉去试他，互相争着与他较量力气。县令偶然看见了，就把张辞等都抓起来。张辞酒醒以后，就以述德陈情为内容写了二首诗去献给县令，县令就立刻把他释放了。所记得的一篇是这样写的：“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轸，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桥下水，一条从此镇常清。”从此以后，县令很赞赏张辞的才华，接着又请求向他学道，早晨晚上还筵请招待他，想要让他传法术。张辞认为县令是贵家子弟，年纪轻轻就做大县县令，经常追求声色狗马，顾不上刻苦钻研道家奥妙，于是赠诗来开启他的志趣，诗中写道：“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合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后来将要离去，就在琴堂书写一首诗来告别。后人普遍传说张辞在江南飞升成仙。张辞当初离去那天，乘着酒醉就要了一张纸，在厅前剪了两只鹤，用水喷了它们，不一会儿鹤就飞起来。张辞就对鹤说：“你们可以先走，我随后就来。”当时县令也喝醉了，来不及约束留下他，张辞终于能够离去。他所题写的诗是：“张辞张辞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这事至今还被江淮一带好事的人所传说。

崔言

崔言者，隶职于左亲骑军。一旦得疾而目昏暗，咫尺不辨人物，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生疮如疥。皆目为恶疾，势不可救。因为骆谷子午归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受其方曰：“皂荚刺采一二升，烧之为灰。大黄九蒸九曝，杵之为末。食上，浓煎大黄汤，以末七调而服之。”旬日，须发再生，肌肤充润，所疾顿愈，眼明倍于寻常。道流传此方讫，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崔言在左亲骑军中任职。有一天得了病，就眼前发黑，咫尺之间的人和物都分辨不清，眉毛和头发自行脱落，鼻梁塌陷。皮肤上生出像疥似的疮。人们都把这病看作不治之症，看情势不能救活了。因为崔言担任骆子午谷的归寨使，遇见一个道士从谷中出来，不说姓名，传给崔言一个药方，他说：“采一二升皂荚刺，把它烧成灰。把大黄蒸九次再晒干九次，然后把它捣成细末。饭前将皂荚刺灰、大黄末用匙调入大黄汤中，一齐服下。”十天左右，崔言的胡子头发又重新长出来，肌肤充实有了光泽，所患疾病顿时痊愈了，眼睛比平时加倍明亮。那个道士传完这个药方以后就回到山里去，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韦　赵廓　樊英　杨由 介象　郭璞　庾诜　张子信 管辂　筹禅师

李淳风　袁天纲 安禄山术士　桑道茂　乡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蒋含弘

子韦

子韦，宋景公之史。当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许以上大夫位，处于层楼延阁之上，以望气象，设以珍食，施以珍衣。食则有渠餐之凫，煎以桂醴，丛庭之鴳，承以蜜渠，淇漳之醴（《拾遗记》三醴作鳢），脯以青茄。九江之珠穟。爨以兰苏，华清夏结。鹿以纤缟（华清井水之澄华也），饔人视时而扣钟，伺食而击磬（言每食辄击钟磬也）。悬四时之衣，春夏以金玉为饰，秋冬以翡翠为温。烧异香于坛台之上。忽有野人被草笈，扣关而进曰：“闻君爱阴阳五行玄象经纬之秘，请见。”景公延之崇堂。语则及未来之兆，次及已往之事，万不失一。夜则观星望气，昼则执算披图，不服宝衣，不甘奇食。景公谢曰：“今宋国丧乱，微君何以辅之？”野人曰：“德之不均，乱将及矣，修德以乘仁，则天应之祥，人仰其化。”景公服其言，赐姓曰子氏，名之曰韦也。录曰，宋子韦世司天部，妙观星律。抑亦梓慎、裨灶之徒也。景公待之若神，礼以上列，服以绝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虽复三清天厨之旨，华蕤龙衮之服，斯固为陋矣。春秋生以赐姓，亦缘事显族，乃号为司星氏。至国之末，著阴阳之书，其事出班固艺文志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子韦是宋景公的史官。景公在位的时候，凡有擅长天文星相之道的方士，就封他上大夫的官位，让他住在楼阁上观察天文气象，供给他美食佳肴和珍奇服装。吃的有桂花美酒烹制的水鸟，用淇漳名酒和蜜汁甘露泡制的山禽，荷粳制作的果脯，九江出产的精米。制作这些东西时，烧的是香草，用的水则是用精致的丝带从清华井中汲取的精华。进餐时，有人在一旁敲打着钟磬等乐器，演奏出美妙动听的乐曲。旁边挂着可供四季穿着的华贵衣服，春装与夏装上镶金嵌玉，秋装与冬装上则点缀着珍奇的翡翠羽毛。在观察天象的坛台上还点燃起奇异的香烛。有一天，忽见一个山野之人，身披蓑衣，敲开大门走了进来，对宋景公说：“听说您对阴阳五行天文地理之类的奥秘很感兴趣，今日特来拜见。”景公将他请到高堂之上。此人在谈话中既能预见未来，又能推知往事，所言极为准确。他在夜晚观察星相天气的变化，白天则拿着历书分析、推算，既不穿戴华贵的衣服，也不食用珍奇的食物。景公十分感激，说：“当今宋国面临祸乱之苦，请问您将如何辅佐我？”此人说：“德政推行得不普遍、不均衡，祸乱就会降临，如能遍行德政，实行仁义之举，就能天下祥和，黎民受到教化。”景公佩服他的言论，便赐给他姓氏为“子”，起了个名字叫“韦”。据史料记载，子韦在宋国世代掌管天文星相方面的工作，出色地观察星相变化的规律。他大概也是梓慎与裨灶的徒弟。景公奉他如神明，以上礼相待，供给他世上稀有的衣服和饮食。这衣服与饮食之珍贵，就连天上的神仙所吃的东西与公卿帝王的礼服也显得逊色。春秋愿存活氏族就赐姓，也因善观星相天文成为显赫的家族，被称为专管星相天文的人。宋国末年，他撰写了有关阴阳五行的著作。上述关于子韦的事情，出自班固的《艺文志》。

赵廓

武昌赵廓，齐人也。学道于吴永石公，三年，廓求归，公曰：“子道未备，安可归哉？”乃遣之。及齐行极，方止息，同息吏以为法犯者，将收之。廓走百余步，变为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憩之。吏见而又逐之，复变为白虎，急奔，见聚粪，入其中，变为鼠。吏悟曰：“此人能变，斯必是也。”遂取鼠缚之，则廓形复焉，遂以付狱。法应弃市，永石公闻之，叹曰：“吾之咎也。”乃往见齐王曰：“吾闻大国有囚，能变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围之。廓按前化为鼠，公从坐翻然为老鸱，攫鼠而去，遂飞入云中。（出《列仙传》）

【译文】

现住武昌的赵廓，是齐国人。他跟吴国人永石先生学习道术，学满三年时，赵廓要求回齐，先生不满地说：“你的道术还没有全部学到手，怎么可以回去呢？”说完，便将他打发走了。赵廓来到齐地，走累了便停下休息，一位同他在一起休息的官吏以为他是个罪犯，要捉拿他。赵廓跑出百余步远，摇身一变成为一只青鹿。官吏紧紧追逐。赵廓跑进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因为太疲倦就蹲下来休息。官吏见状又追了上来。赵廓摇身一变又成为一只白虎，急忙奔逃。前面有一个粪堆，他便钻了进去，立即变成一只老鼠。官吏顿然明白过来，自语道：“这个人是会变的，这只老鼠一定就是他！”他把老鼠捉住，用绳子缚了。赵廓此时也恢复了原形，官吏就将他捉进了监牢。按照律令，赵廓当判为暴尸街头。永石先生听到消息后叹道：“这是我的过错呀！”他便急忙去见齐王，见到齐王后说：“听说贵国有一个囚徒，就是能变形的那个，我要见见他。”齐王派人将赵廓带出牢房，并令兵士将他团团围住。赵廓按照前面的方法变化为一只老鼠，永石先生便从自己的座位上翻然变为一只老鹰，捉住老鼠就跑，展开双翅飞入云端。

樊英

汉樊英，善图纬，洞达幽微。永太中，见帝。因向西南噀之，诏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火。”后蜀郡言火灾，正符其日。又云，时有雨从东北来，故火不大为害。英尝忽被发拔刀，斫击舍中，妻怪问其故，英曰：“郗生遇贼。”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时远行。后还说，于道中逢贼，赖一被发老人相救，故得全免。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甚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鸣。非圣朝灾也。”寻奏蜀山崩。（出《英别传》）

【译文】

汉代有个叫樊英的，通晓阴阳地理，熟知其中的奥妙。永太年间他拜见了皇帝。樊英喝口水冲西南方向喷去，皇帝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因为西南方向的成都今天有火灾。”后来蜀郡太守报告那里发生过火灾，他所说的日期与樊英喷水的日期正好符合。他还说，当时有雨水从东北方面袭来，所以火灾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樊英曾经突然披散着头发，拿起刀在家里乱砍，妻子莫名其妙，问他为啥这样，樊英说：“郗在道上遇着贼了！”郗的名字叫巡，郗巡是樊英的弟子，当时正外出远行。他回来后跟人们说，他在途中遇上了贼，幸亏有一位披散着头发的老人相救，所以没发生任何危险。永建年间，宫殿上有一架钟没人敲击就自己发响，皇帝对此甚为疑虑，公卿大臣们谁也不能解释，于是便询问樊英，樊英说：“蜀岷一带发生山崩了，母亲崩所以儿子鸣。这不是当今圣朝要有什么灾祸。”时隔不久，果然有人向朝报告了蜀地山崩的消息。

杨由

后汉杨由，善占候，郡文学掾。曾从人饮。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严驾。”既而趋去。后主人舍，忽有斗相杀者。或问何以先知之，由曰：“向者社木上鸠斗。此斗兵之象也。”其言多类此。（出《后汉书》）

【译文】

后汉时的杨由，能根据自然现象占卜吉凶预测未来。担任郡属文学掾职务。有一次，跟着别人出去喝酒，他命令赶车人道：“酒过三巡时，一定把车马准备停当。”等到酒过三巡时他乘车跑了。他走了之后，主人家里忽然有人互相砍杀起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预先知道这件事，杨由说：“事前有鸠鸟在社祠前的树上打架，这是要发生械斗的预兆。”他的话大都与此类似。

介象 吴介象字元则。与吴王论脍，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鲻鱼为上。请于殿前作方坎，汲水满之。”象垂纶於坎中，食顷，得鲻鱼，作脍。（出《建康实录》）

【译文】

吴国人介象，字元则。一日，他与国王讨论切碎的鱼肉中以哪一种味道最好，介象说：“海里的鲻鱼是无与伦比的，请您在宫殿前面挖一个方形的坑，再灌满水。”国王便令人挖坑灌水。介象将一根丝线垂钓于坑中，约一顿饭的时间，便钓得一条大鲻鱼，于是将鱼切碎为脍。

郭璞

晋陈述字嗣祖，有美名，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言。（出《世说新语》）

【译文】

晋代有个叫陈述的，字嗣祖，很有名气，在大将军属下任职，颇受喜爱和器重。他死后，郭璞前去哭丧，哭得十分哀伤，并呼叫说：“嗣祖啊，你这一死，怎知不是逃避祸乱的福份呢！”不久，大将军果然起兵作乱，正如郭璞所说的那样。

庾诜

齐新野庾诜，少孤，以读书自业，玄象算数，皆所妙绝。武献公萧颖胄疾笃，谓诜曰：“推其历数，当无辜否？”答曰：“镇星在襄阳，荆州自少福，明府归终于乱代。齐名伊霍，足贵子孙。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狂虐，人思尧舜。恨不见清廓天下，息马华山也。”歔欷而终。果如其言。颖胄，赤斧之子。（出《谈薮》）

【译文】

北齐新野人庾诜，自幼父母双亡，以勤奋读书当作自己的职业，对于玄学、天文、数算等学问，都有很深的造诣。武献公萧颖胄病危之际，对庾诜说：“按照历法推算，我该没有什么罪过吧？”庾诜答道：“因为有镇星出现在襄阳，荆州的福祥之气自然较少，您将在祸乱年代归终。但您可与伊霍齐名，富贵足以衍及子孙。您还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武献公说：“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当今昏暴的君主狂妄暴虐，黎民思念尧舜之治。我所遗憾的是不能亲眼看到天下太平、黎民安息的局面啊！”说完，感慨长叹而逝。事实果然跟庾诜说的一样。萧颖胄，乃是赤斧的儿子。

张子信

齐琅琊王俨杀和士开也。武卫奚永洛与河内人张子信对坐，忽有鹊鸣，斗于庭而堕焉。子信曰：“鹊声不善，向夕若有风从西南来，历树间，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相召，慎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风至，俨使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赴，其妻劝令勿出。因称马坠折腰，遂免于难。（出《三国典略》）

【译文】

齐国的琅琊王，名俨，是他杀害了和士开这个人。一天武卫奚永洛正与河内人张子信对坐面谈，庭院里树上忽有乌鹊叫唤，而且边叫边斗，终于掉在地上。子信说：“乌鹊的叫声不是吉祥之兆。傍晚如果有风从西南刮来，掠过树梢，吹拂房檐，那就必定会有关于口舌的事，今晚上如果有人来召唤你，千万当心不要跟他去。”子信离开永洛家后，果然刮起了风，琅琊王派人来召唤永洛，来人还说是皇帝有令叫他即刻就去。永洛打算跟来人去，妻子便在一旁劝说他千万不可出门。永洛于是谎称从马上跌落腰部受伤，不能前去赴命。结果逃避了这场灾难。

管辂

魏管辂曾至郭恩家，忽有飞鸠来止梁上，鸣甚悲切。辂云：“当有客从东来相探候，携豕及酒，因有小故耳。”至晚，一如其言。恩令节酒慎燔。既而射鹞作食，箭发从篱间，误中数岁女子，流血惊怖。（出《魏志》）

【译文】

魏人管辂有一天来到郭恩家，忽见一只鸠鸟飞来停留在房梁上，发出悲悲切切的叫声。管辂便说：“今天定会有客人从东方前来探望您。并且带着猪肉与酒，因为您家里要发生点事故。”到了晚上，真像管辂说的那样，郭恩家里来了一位住在东面的客人。郭恩便令斟酒炒菜，以礼相待。然后，他弯弓搭箭要射几只雀鹰下饭，箭从篱墙中射出去，却射中了一个几岁的女孩，女孩流血不止，神情惊慌恐惧。这就像管辂所说的，真的出了事故。

筹禅师

隋炀帝宴秘书少监诸葛颖于观文殿，帝分御杯以赐颖。乃曰：“朕昔有筹禅师，为之合诸药，总纳一竹筒药内，取以帽簪插筒药中，七日乃拔取。以对宾客饮酒，杯至，取簪以画酒，中断。饮一边尽，一边尚满，以劝宾客，观者皆以为大圣稀有之事。”（出《大业拾遗》）

【译文】

有一天，隋炀帝在观文殿宴请秘书少监诸葛颖，他将御用的酒杯分出一只送给诸葛颖。然后讲了一个关于筹禅师的故事。隋炀帝说：“过去我有个筹禅师，他为我把几种药材混合在一起，一块儿装进一支竹筒里，将帽上的簪子拿来插在竹筒中，过了七天便拔出来。我拿这支簪子跟宾客一起喝酒，一杯酒端上来，我便用簪子在酒中一划，杯里的酒便从中间分开。我将一边的酒喝干，另一边的酒仍然满满的，便将它拿来劝宾客喝。看到这种场面的人，都说这是大圣皇朝稀有的奇事。”

李淳风

唐太史李淳风，校新历，太阳合朔，当蚀既，于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食，卿将何以自处？”曰：“如有不蚀，臣请死之。”及期，帝候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之。”对曰：“尚早。”刻日指影于壁：“至此则蚀。”如言而蚀。不差毫发。太史与张率同侍帝，更有暴风自南至。李以为南五里当有哭者，张以为有音乐。左右驰马观之，则遇送葬者。有鼓吹。又尝奏曰：“北斗七星当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宜令候取。”太宗从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碗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使者登楼，宣敕曰：“今请师等至宫。”胡僧相顾而笑曰：“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因谓曰：“待穷此酒，与子偕行。”饮毕下楼，使者先下，回顾已失胡僧。因奏闻，太宗异焉。初僧饮酒，未入其直，及收具，于座下得钱二千。（出《国史异纂》及《纪闻》）

【译文】

唐朝有个太史叫李淳风，有一次，他在校对新岁历书时，发现朔日（初一）将出现日蚀，这是不吉祥的预兆。太宗很不高兴，说：“日蚀如不出现，那时看你如何处置自己？”李淳风说：“如果没有日蚀，我甘愿受死。”到了那天，皇帝便来到庭院等候看结果，并对李淳风说：“我暂且放你回家一趟，好与老婆孩子告别。”淳风说：“现在还不到时候。”说着便在墙上划了一条标记：“等到日光照到这里时，日蚀就会出现。”日蚀果然出现了，跟他说的时间丝毫不差。李淳风与张率都在皇帝身边服侍，又有一次，一阵暴风从南面刮来，李淳风认为在南面五里远的地方一定有人在哭，张率则认为那里一定有音乐声。皇帝身边的人便骑马跑去查看，结果碰上一支哭着送葬队伍，队伍里面又有吹鼓手奏着哀乐。李淳风有一次奏禀皇帝说：“七个北斗星要变成人，明天将去西市喝酒。可以派人守候在那里，将他们抓获。”太宗相信了他的话，便派人前去守候。见有七个婆罗门僧人从金光门进城，到了西市酒楼，上了楼，向店主人要了一石酒，端起碗来就喝，时间不长便把一石酒喝光了，于是又添了一石。皇帝派来的使者走上楼来，宣读了皇帝的诏书，说：“现在请各位大师到皇宫去一趟。”僧人互相看了看，然后笑道：“一定是李淳风这小子说我们什么了。于是便对使者说：“等把酒喝完了，我们跟你一块儿走。”喝完酒后他们便要下楼，使者在前面带路先下去了，当使者回头看他们几个时，僧人已踪影全无。使者回去将以上情形如实奏禀皇上，太宗听后甚为惊异。当初僧人喝酒时，并未交酒钱，但当店主收拾器具时，在僧人的座位下面竟发现有钱两千。

袁天纲

唐则天之在襁褓也，益州人袁天纲能相。士彟令相妻杨氏，天纲曰：“夫人当生贵子。”乃尽召其子相之。谓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不利其夫。”则天时在怀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纲举目一视，大惊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若是女，当为天下主。”（出《感定录》）

【译文】

在武则天还是个吃奶的婴儿时，有一个益州人叫袁天纲，会相面。则天的父亲武士彟让袁天纲给妻子杨氏相面，天纲说：“夫人一定生贵子。”于是便将他的儿子都叫到跟前让袁天纲一个一个地相。袁天纲对元庆、元爽说：“二位公子的官职能升到刺史，后来的结局将会艰难。”袁天纲看见韩国夫人便说：“这位女孩将来一定大为显贵，但对她丈夫不利。”则天当时正抱在怀里，穿着男孩子的衣服，奶妈把她也抱来了。袁天纲抬眼一看，大为吃惊，说：“这个孩子长了龙的眼睛和凤的脖子，富贵极了。如果是个女的，将来一定成为天下之君主。”

安禄山术士

唐安禄山多置道术人，谓术士曰：“我对天子亦无恐惧，唯见李相则神机悚战，即李林甫。”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人，皆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谓禄山曰：“吾安得见之？”禄山因表请宴宰相，令术士于帘下窥之。惊曰：“吾初见报相公来，有双鬟二青衣，捧香炉先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垣而走。某亦不知其故。当是仙官暂谪居人间也。”（出《逸史》）

【译文】

唐代，安禄山大量收罗通晓道术的人，对手下的术士说：“我连皇帝都不惧怕，唯独见到李林甫丞相却心惊胆战。”术士说：“您私下养了五百名兵士，个个铜头铁臂，经常守卫在您的左右，怎么能怕他李相公呢！”又向禄山说：“我怎样才能见到他？”禄山便向他表明要宴请宰相，让术士在帘子外面偷偷观看。术士看到李相公后，十分惊讶，对禄山说：“我刚听见传报相公到来，便有两名青衣女子手捧香炉先走进门来，接着是仆射侍卫，个个铜头铁臂，都能穿屋越墙而行。我也不知其缘故，大概是仙官暂时被贬来到人间吧。”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鹏遇（遇原作通，据北梦琐言改）桑道茂。曰：“长官（官原作安，据明抄本改）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世。”后如其言。长子石，出入将相，子孙二世及第。至次子福，历七镇，终于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诸孙皆朱紫。建中元年，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居。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时属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迁都彼，乃验。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时沿边藩镇，皆已举兵扈跸。泚自率凶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造攻城云梯，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瑊、李晟奏曰：“贼锋既盛，云梯甚壮，若纵近城，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率王师五千，列阵而出，于时束蕴居后，约战酣而燎。风势不便，火莫能举。二公酹酒祝词曰：“贼泚包藏祸心，窃弄凶德，敢以狂孽，来犯乘舆。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垒。某等誓输忠节，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灵未泯，当使云梯就爇，逆党冰销。于是词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风势遽回，鼓噪而进，火烈风猛，烟埃涨天，梯烬贼奔。德宗御城楼以观，中外咸称万岁。及克京国，二公勋积为首，宠锡茅土。匡扶社稷，终始一致。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节制，忠崇荣显。初。晟于左贲效职，久未迁超。闻桑道茂善相，赍绢一匹，凌晨而往，时倾信者甚众，造诣多不即见之。闻李在门，亲自迎接，施设淆醴，情意甚专。既而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甚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托。”李莫测其言。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贶缣，换李公身上汗衫，仍请于衿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叛，道茂陷贼庭，既克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时李受命斩决，道茂将欲就刑，请致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司徒杜佑曾为杨炎判官，故卢杞见忌，欲出之，杜见道茂曰：“年内出官，则福寿无疆。”既而自某官，九十余日出为某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出《剧谈录》）

【译文】

唐代盛唐县令李鹏，一天遇着桑道茂。桑道茂说：“您只掌管一个县而已，您的两个儿子，长者将来位及人臣，次者将来也镇守数处，子孙相衍，富贵百年。”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长子李石，兼备文武之才，子孙两代科举考试均中选。次子李福，镇守过七个地方，后来终于当了使相，八个儿子有三个考试中选，官至尚书给谏郡牧。孙子们也都是五品三品以上的大官。建中元年，道茂请求在奉天修城供君王居住。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一向把道茂的话奉为神明，便命令京尹严郢发派劳工数千，跟六军士卒一起去筑城。时值盛夏，大兴土木，人们都不知道其中幸的原故。等到迁都到那里时，才知修筑奉天城的用处。朱泚作乱时，德宗幸驾奉天，当时沿边各个藩镇，都已派兵保护皇帝的车驾，朱泚率领凶贼直到城下。有个西明寺的和尚陷入贼阵之中，他心性机巧，叫人制造攻城的云梯，梯高九十多尺，上搭板屋楼栏，可以向下鸟瞰城中的情况。浑瑊、李晟奏禀皇上说：“贼兵来势凶猛，攻城云梯十分坚固，如果放纵他们靠近城边，恐怕无法抵御。在他们离的还远的时候，请派精锐部队挫败他们。”于是，率领王师五千人马，列阵出城，同时捆好乱麻放在后面，当战斗激烈时点火燃烧。因风势不利，没能点起火来。瑊、晟二公洒酒祭奠口念祷词道：“逆贼朱泚包藏祸心，窃国弄权行凶伤德，致以狂孽之徒。来犯皇帝的车驾。如今拥众胁迫君主，即将逼近城垒。我等宣誓尽忠尽节，立志扫除妖氛。如果社稷再安，威灵未泯，当使云梯着火，逆党冰消。祷词如此激情慷慨，将士增加了百倍的勇气。风势立即回转，王师鼓噪而进，火烈风猛，烟尘冲天，云梯化为灰烬，贼兵纷纷溃逃。德宗登上城楼观看，城内城外山呼万岁。等到收复京城后，浑、李二公勋积卓著，居于首位，皇帝恩宠，封赐王侯。他们为了匡扶社稷，效忠尽职，始终如一。李西平有四个儿子，也都分别指挥管辖一部分军队，忠勇崇高荣耀显赫。当初，李晟任职于左贲，很长时间未能升迁。听说桑道茂会相面，携带丝绢一匹，凌晨就去求见他，当时相信他的人特别多，去拜见的人多数不能当即见到他。他听说李晟在门口求见，便亲自出门迎接，并在家里摆上酒菜，殷勤接待。过了一会儿便对李说：“他日您将建树功勋，富贵无与伦比。有件事情的大权掌握在您手里，我当以自己的性命相托。”李晟猜不透他话里的意思，只好惭愧地点头称是而已。桑道茂请他收回所送的丝绢，要换取李公身上的汗衫，但只请他在汗衫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并说他日见此时可以互相回忆起今天的事来。等到朱泚叛乱，道茂陷落在逆贼的院子里，后来收复了京师，跟从作乱的人一律就地杀戮。当时李晟受命掌管斩决一事，道茂将要赴刑，请求跟李晟说几句话，于是提起了李晟汗衫的事。李公以无罪的名义奏明皇上，道茂得到了特殊宽赦。司徒杜佑曾经是杨炎的判官，所以卢杞忌恨他，他想出走，杜见到道茂后，道茂对他说：“年内出官，则福寿无疆。”后来，杜开始做某某官，九十余日出为某某官。官名遗忘了，他的福与寿果如道茂所言。

乡校叟

唐宰相窦易直，初名秘，家贫，就乡校授业。而叟有道术，人不之知。一日向暮，风雪暴至。学徒归不得，宿于漏屋下。寒争附火，惟窦寝于侧。夜分，叟自扶窦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机，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蹇驴至开远，人稠路隘。城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忽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二黑衣卒，呼曰：“秀才已后莫忘闾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于吏中甚达。（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宰相窦易直，原名叫秘，家境贫寒，在乡校读书。乡校里有个打更的老头，他有道术，别人都不知。一天傍晚，风雪暴至，学生们不能回家，便住宿在破漏的屋子里。因为天冷，大家都争着往火堆旁边挤，唯独窦秘睡在一边。夜深时，老头亲自将窦扶起来说：“窦秘，你以后定为大官，富贵长寿之极，你要勤奋刻苦，自重自爱。”等到德宗幸驾奉天时，窦刚举为进士，也随驾西迁，他坐一头跛驴来到开远，因为人多路窄，城门又要关闭，窦公害怕这种情况下势必进不了城。忽然有人大声喝叱他的驴，同时捶打驴的后背，驴便飞奔而出了人群。回头看见两个穿黑衣服士卒，向他高声呼叫道：“请秀才往后不要忘记在乡下时的情分。”等他升为朝廷宰相后，打听到了这两个当年救他于危难的士卒，对他俩大力提拔。

相骨人

唐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房次卿方勇于趋进，率先访之，及出户时，后谒者盈巷。睹次卿已出，迎问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个瘦长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后杜循果带相印镇西蜀也。（出《嘉语录》）

【译文】

唐朝贞元末年，有个能看骨相的人，双目失明。有人求他相骨时，他用手摸摸你，必知你或贵或贱。有个叫房次卿的正努力上进以求显达，便第一个去拜访相骨人，等他相完走出门来时，后到的人已经排满了整条胡同。人们看见次卿已经出来了，就迎上去问他道：“怎么样了？”他答道：“不值得说，不值得说，他说有个疲长的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再说别人？”有人听后就回去不再让他相了。后来，杜循果然带着相印去镇守西蜀去了。

田良逸蒋含弘

唐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君。以虚无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而天格清峻，人见者褊吝尽去。侍郎吕渭、杨凭。相继廉问湖南，皆北面师事。潭州大旱，祈雨不获，或请邀致。杨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车，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观，建黄箓坛场。法具已陈列而天阴晦，弟子请祈晴，田亦无言，岸帻垂发而坐。及行斋，左右代整冠履，扶升坛，天即开霁。常有村姥，持碧绡襦以奉，对众便服之，坐者窃笑，不以介意。杨常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衙门，即坐阶砌着袜，傍若无人。杨再拜，亦不止之。时喜饮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杨自京尹谪临贺尉，使候田，遗银器，受之，便悉付门人作法会。使还曰：“报汝阿郎，勿深忧也，未几量移杭州长史。”未尝干人，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记人官位姓第。与吕渭分最深，后郎中吕温刺衡州，因来谒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床拊其背曰：“你是吕渭儿子耶。”温泫然降阶，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母为喜王寺尼，尼众皆呼先生为师。常日负薪两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尼早起见一虎在田媪门外走，因以告媪。曰：“止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蒋君混元之器，虽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类。兄事于田，号为莫逆。蒋始善符术，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后居九真观，曾命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诘其故，云于山口见一巨兽当路，良久不去，以故迟滞。蒋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时，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见处。明日，兽踣符下。蒋闻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来，岂知不能自脱。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本焚之，自此绝不复留意。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又兄事蒋，于田君即邻入室。平一夕梦三金炉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谮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蜕去，蒋次之，平亦逝（逝原作游，据因话录四改）。桐柏山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人，皆田之弟子，衡山周混沌，蒋之门人。陈徐在东南，品第比田蒋，而冯在欧阳之列。周自幼入道，利（因话录四利作科）法清严，今为南岳首冠。（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元和初年，南岳道士田良逸和蒋含弘都道业绝高，远近敬佩，时人合称他们为田蒋君。他们以清静虚无为心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天性高洁峻朗，见到他们的人自己的偏狭吝啬之心即被荡涤净尽。侍郎吕渭、杨凭，相继到湖南查访，都把他当老师对待。潭州大旱，祈雨又不得，有人便请求邀请田蒋。杨凭说：“田先生难道是给人家祈雨的人么？”出于不得已，只好去迎杨先生，先生蓬头旧衣，欣然上车，到了潭州郡后也一直不说话，当天雨就降下来了，他所居住的岳观，建造了黄箓坛场。法具已陈列好了，正要作法场，天空却阴暗起来，弟子请他祈求天晴，田也是不说话，头巾掀在一边，披散着头发坐在那里。等到斋戒时，身边的人替他整理好鞋帽，扶他登坛，天空即刻变晴了。时常有农村老妇拿来绿色丝织短衣送给他，他便当着众人的面穿上，在坐的人见状都忍不住偷偷地笑，他也不介意。杨凭常常派人迎接他到潭州去。田正光着脚，使者一到，他登上小船就走，侍童便提着鞋袜追到衙门，田接过来坐在台阶上就穿袜子，旁若无人。杨凭一再礼拜，他也不制止。他喜欢喝酒，根本不提吉凶是非的事。杨凭自京尹贬谪临贺尉，派使者看望田良逸，赠他以银器，他毫不推让就收下，然后全部送给门人作法会时用。使者要往回走，他说：“告诉你家少爷，不要太忧伤了，估计等不多久就会移迁杭州长史。”田方逸从不干涉别人，别人到了也不反对，生性不大在意别人的官位姓氏和门第。他与吕渭的情分最深，后来郎中吕温为衡州刺史，因故特来拜访他，身边的人先告诉他来访者是侍郎吕渭的儿子，等吕温进门后，他下床拍着吕温的后背说：“你是吕渭的儿子呀。”吕温含着眼泪走下台阶向他告辞，田也不挽留他。田就是这样直朴单纯自然。田的母亲是喜王寺的僧尼，众僧尼都称呼田先生为师傅。田常常是每天背两捆柴禾送给母亲，有时因故来不及去，就让弟子代为送去。传说寺尼早上起来看见一只老虎在田的母亲门前走，便去告诉她老人家。田老太太说：“那只能是小师傅的使者给我送柴来，用不着害怕。”蒋混元之才器虽然赶不上田，但是修善操持志趣崇尚，也与他相似。他以兄长事于田，称为莫逆之交。蒋原来善长符箓之术，因为他隐藏自己的道术，所以别人都不知道。后来居住九真观，曾命弟子到县城买斋物，弟子没有及时返回，蒋盘问原因，弟子说在山口见一只巨兽挡道，好长时间没有离去，所以回来晚了。蒋说：“我在这里庇护它已经多时，它怎么敢于这样做？”便把一张符放在弟子所见有巨兽的那个地方。第二天，那个巨兽竟倒毙在符下。蒋听说之后说：“我本想用符把它赶跑，使它不要再来，哪里知道它竟不能逃脱。既然符术可以伤害生物，这法术还有何用？”他取出一本符来点火烧了，从此之后他绝不再留心于此道。有个叫欧阳平的，道业也很高，他又以蒋为兄长，对于田君就算是刚刚接近入室。欧阳平在一天晚上梦见三只金炉从天而降，好像要召见什么。醒来后，偷偷地告诉别人说：“两位先生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也要接着离去。”很快，田即死去，蒋次之，欧阳平也逝去了。桐柏山的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个人，都是田良逸的弟子，衡山的周混沌，是蒋含弘的门人。陈与徐在东南一带，品位名声可与田蒋比，而冯云翼应在欧阳平之列。周混沌自幼入道，利法清严，如今是南岳的魁首。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　师　罗思远　张景藏 叶法善　钱知微　胡芦生

杜生

唐先天中，许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禄，皆验如神。有亡奴者，造杜问之，生曰：“汝但寻驿路归，道逢驿使有好鞭者，叩头乞之，彼若不与，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驿使，以杜生语告乞鞭。其使异之曰：“鞭吾不惜，然无以挝马，汝可道左折一枝见代，予与汝鞭。”遂往折之，乃见亡奴伏于树下，擒之。问其故，奴曰：“适循道走，遥见郎，故潜于斯。”复有亡奴者见杜生，生曰：“归取五百钱，于官道候之，见进鹞子使过，求买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鹞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异之，以副鹞子与焉。将至手，鹞忽飞集于灌莽，乃往取，如果伏在其下，遂执之。言人禄位中者至多，兹不缕述。（出《纪闻》）

【译文】

唐玄宗先天年间，许州有个杜生长于算卦，凡有求他找人找东西或预测官位利禄的，他的话无不句句应验。有一个跑了家奴的人去求杜生，杜生说：“你只捡大道往回走，碰见爱好马鞭的信差就求他把马鞭给你，他若不肯给，你就把详情告诉他，说是杜生让你向他要的，照这样说的去办，定能得到你的仆人。”这个人果然碰到一位信差，并按杜生的话向他乞求鞭子。那位信差惊异地说：“鞭子可以不要，但没有东西打马不行，你可去路边折根树枝拿来给我，我就把马鞭给你。”此人便去路边折树枝，不料逃跑的仆人正躲在树下，便将其抓获。问他为什么躲在此处，仆人说：“刚才我沿着大道走，远远地看见了你，所以藏到这里。”又有一个跑了家奴的人去求杜生，杜生说：“你回去取五百个钱，在官道上等候，看见向朝廷进献鹞子的差役路过，就求他卖给你一只，这样就能得到你的家奴。”此人照杜生的话守候在道旁，转眼之间便有个送鹞子的差役走过来。此人告诉他事情的原委，恳求卖给他一只鹞子。差役十分惊异，挑了一只不太好的给他。刚要拿到手时，鹞子忽然飞走。落在一丛灌木之中，此人便赶过去捉拿，不料逃跑的家奴正藏在灌木下边，于是将他捉住。杜生关于别人名利地位的话，应验的也特别多，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泓师

唐张敬之在则天朝，每思唐德，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当入三品，其子将道由历于天官。有僧泓师善阴阳算术，与敬之有旧，谓敬之曰：“侍郎无烦求三品。”敬之曰：“弟子无所求，此儿子意耳。”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时有疾，甚危殆。指讷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忧其疾亟，岂望三品也。”曰：“八朗今日如临万仞渊，必不坠矣。”皆如其言。泓复与张燕公说置买永乐东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谓燕公：“此宅气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与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处三数坑，皆深丈余。泓大惊曰：“祸事，令公富贵止于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请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骇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今总填之，亦犹人有疮痏，纵以他肉补之，终无益。”燕公子均，垍皆为禄山委任，授贼大官，克复后，三司定罪。肃宗时以减死论，太上皇召肃宗谓曰：“张均弟兄皆与逆贼作权要官，就中张垍更与贼毁阿奴家事，犬彘之不若也，其罪无赦。”肃宗下殿叩头再拜曰：“臣比在东宫，被人诬谮，三度合死，皆张说保护，得全首领，以至今日。张说两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脱死者有知。臣将何面目见张说于地下。”呜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与阿奴处置。张垍宜长流远恶处，竟终于岭表。张均宜弃市，更不要苦救这个也。”肃宗掩泣奉诏，故均遇害。皆如其言。（出《大唐新语》及《戎幕闲谈》）

【译文】

唐朝张敬之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每每思念李唐的德政，跟儿子冠宗说：“我现在穿戴的，是王莽执政时的衣服。”他多年为官直到春官侍郎职位，理当列入三品，儿子便向吏部天官陈述列入三品的理由。有僧人泓师，长于阴阳历算之术，与张敬之有旧交情，他跟张敬之说：“侍郎您用不着再去要求列入三品。”敬之说：“这不是我的要求，是我儿子的意思。”敬之的弟弟纳之是司礼博士，当时有病，十分危险。泓师指着纳之说：“八郎能得到三品的职衔。”敬之说：“正为他的病担忧呢，哪敢盼望进入三品啊！”泓师说：“八郎今天如临万丈深渊，肯定落不下去！”事实确如泓师所说的那样。还有一次，泓师帮张燕公购置了永乐宫东南的一座住宅。有人来挖土，泓师劝诫道：“这座住宅西北角处的土最好，千万别在这里挖土。”过了一个月，泓师又来到这里，对张燕说：“这座住宅的气象忽然寂寥得很，一定有人在西北角处挖土了。”张燕与泓师一起走到西北角，果然发现被挖了几个坑，个个一丈多深。泓师大惊道：“这是灾祸。您的富贵只您一人有份，二十年后，您的儿女都不得善终。”张燕十分惊恐，说：“把坑填平可以吗？”泓师道：“别处的土没有元气，填上也与地脉不能连通，都填平了，也如人的身上生了疮疖一样，纵使用他人的肉补上去，也无补益。”张燕的儿子张均、张垍都被逆贼安禄山任为大官，安禄山叛乱被平息后，两人都由三司定了罪。肃宗以免除死刑论处，太上皇召见肃宗对他说：“张均兄弟伙同逆贼作乱谋反，其中张垍更与安禄山破坏你的家事，猪狗不如也，其罪断不能赦免。”肃宗走下殿来连连叩头为之求情，说：“我在东宫时，被人诬陷，三次当死，都受张说（张燕）保护才保住了性命。如今张说两个儿子只有一次当死的罪名，我却不能为他力争，将来我还有何脸面在黄泉之下去见张说。”说完，匍匐在地呜咽哭泣。太上皇命左右将皇帝扶起来，便说：“这两个人交给你处置，张垍应当长期流放到边远险恶的地方，叫他老死在岭南；张均应当暴尸街头，再不要苦苦求救这个人了。”肃宗只好掩面哭泣着接受了太上皇的诏命，所以只弟俩都被杀了。这些情况都如当年泓师所说的那样。

罗思远

唐罗思远多秘异术，最善隐形。明皇乐隐形之法，就思远勤求而学之。思远虽传授，不尽其要。帝每与思远同为之，则隐没人不能知。若自试，则或余衣带，或露幞头脚，宫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赐赉，或惧以死，而求之，终不尽传。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袱，置于油榨下，压杀而埋瘗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远于路。乘驴而笑谓使者曰：“上之为戏，一何虐也。”（出《开天传记》）

【译文】

唐代罗思远精通多种特异法术，最擅长的是隐形术。明皇对隐形法很感兴趣，便跟思远勤奋学习。思远虽然向唐明皇传授，却不把要领全部教给他。皇帝跟思远一起作法时，隐形之后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在哪里；如果单独练习，则不是把衣带留在原处就是露出头巾的边角，宫里的人每次都知道皇帝所在的地方。皇帝多次变换方式送礼，或者以死恫吓，百般相求，思远最终也没有将法术全部传给他。皇帝发怒了，命令力士用油包把他包起来，放在榨油机下面，将他压死后埋了起来。不到十天，有一位宫中的官差从四川回来，路上遇见思远。思远坐在驴上笑着向这位官差说：“皇上跟我开玩笑，未免开得太残酷了。”

张景藏

中书令河东公裴光庭，开元中居相位。张景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司，此何意也？”数日，贬台州刺使。（出《尚书故实》）

【译文】

河东人中书令裴光庭，开元年间官居宰相职位。有个叫张景藏的人，能够预卜吉凶祸福。有一天，张景藏突然来到裴公面前，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很大的“台”字递给裴公，裴公说：“我现在居于台司之位，你这是什么意思？”过了几天，裴宰相便被贬为台州刺使。

叶法善

唐玄宗于正月望夜，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门望殿门，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洞照宫室，荧煌如昼。时尚方都匠毛顺心多巧思，结构缯采，为灯楼二十间，高百五十尺，悬以珠玉金银，每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仍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有道士叶法善在圣真观，上促命召来。既至，潜引法善观于楼下，人莫知者。法善谓上曰：“影灯之盛，天下固无与比，惟凉州信为亚匹。”上曰：“师顷尝游乎？”法善曰：“适自彼来，便蒙召。”上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于是令上闭目，约曰：“必不得妄视，若有所视，必当惊骇。”上依其言，闭目距跃，身在霄汉，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观览。”既视，灯烛连亘十数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上称其善。久之，法善曰：“观览毕，可回矣。”复闭目，与法善腾虚而上，俄顷还故处，而楼下歌吹犹来终。法善至西凉州，将铁如意质酒肆。异日，上命中官托以他事使凉州，因求如意以还。法善又尝引上游于月宫，因聆其天乐，上自晓音律，默记其曲，而归传之，遂为霓裳羽衣曲。法善生隋大业丙子，终于开元壬申，凡一百七十年矣。宁州有人，卧疾连年，求法善飞符以制之。令于居宅井南七步掘约五尺许，得一古曲几，几上有十八字歌曰：“岁年永悲，羽翼殆归。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飞。”疾者遂愈。案孔怿会稽记云，葛玄得仙后，几遂化为三足兽。至今上虞人往往于山中见此案几，盖欲飞腾之兆也。《金陵六朝记》曰：“吴帝赤乌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于方山上得道，白日升天。至今有煮药铛，山有洗药池，见在。又白仲都，葛玄弟子，亦白日升天。至今祠坛见在白都山下。又姚光亦葛玄弟子，自言得为火仙，吴大帝积薪焚之，光安坐火中，手阅素书一卷。法善尽传符箓，尤能厌鬼神。先是高宗曾检校诸术士黄白之法，遂出九十余人，曾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士女往观之，俄有数十人自投火中，人大惊，师曰：“皆鬼魅，吾法摄之也。”卒谥越国公。（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唐玄宗在正月十五日夜晚，于上阳宫内大摆彩灯，庭院里也点起火，自禁门到殿门都点起蜡烛，连绵不断，光照宫室，灯火辉煌如同白天。时尚方都匠毛顺心多巧思，利用彩绸打结，做成灯楼二十间，楼高一百五十尺，上面悬挂金银珠玉等物，微风吹来，铿锵悦耳，又以灯光照射，呈现出龙凤虎豹飞腾跳跃的形状，这些奇幻多彩的景观，好像并非人力所为。道士叶法善正在圣真观中，皇上催促命人将他召来。法善来到后，玄宗便悄悄带领他到楼下观看，周围的人谁也不知道。法善对皇上说：“彩灯之盛，天下无比，只有凉州可以排在第二位。”皇上说：“法师刚才曾去游览过吗？”法善说：“刚刚从那里来，便蒙皇上召见。”皇上听了他的话甚为惊异，说：“我现在想去看看，办得到么？”法善说：“这很容易。”于是让皇上闭上眼睛，约法道：“一定不要擅自偷看，如果看到什么，肯定使你惊怕。”皇上依照他的话，闭上两眼一跳，身体便飞入云霄，过了一会儿又两脚落地。法善说：“可以睁眼观看了。”放眼看去，只见灯烛连绵十几里，车马拥挤，男女纷杂，皇上连连称赞。看了很长时间，法师便说：“观看完毕，可以回去了。”于是又闭上眼睛，与法善一起腾空而飞，不一会儿就返回原处，此时楼下的歌唱声和乐器声还没有结束。法善到西凉州，将自己的铁如意抵押在酒店之中。又一天，皇上命中官借办理别的事情为由出使凉州，顺便取回如意还给法善。法善还曾领着皇上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皇上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传播，于是成为霓裳羽衣曲。法善生于隋代大业丙子年，死于唐代开元壬甲年，寿高一百七十岁。宁州有个人连年卧病不起，请法善利用飞符给他治疗。法善让他在住宅水井南面七步处挖五尺左右深，此人照法善说的去做，得到一个古曲几，几上有一首八字歌：“岁年永悲，羽翼殆归。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飞。”那个卧病不起的人便痊愈了。据孔怿《会稽记》说，葛玄成仙后，这只小几便化为三脚兽。直至今天，上虞这个地方的人，往往把在山中见到这一案几，看做要飞黄腾达的预兆。《金陵六朝记》记载：吴帝赤乌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在方山上得道，白天升天。时至今天，仍有葛玄炼丹修道时煮药用的锅，山上还有洗药的水池子。又载：白仲都，是葛玄的弟子，也于白天升天。至今尚有当年仲都修道时的祠坛在白都山下面。又载：姚光也是葛玄的弟子，他自己说得为火仙，吴大帝堆积柴草烧他，姚光安然坐在火中，手捧无字书一卷阅读。法善尽传符箓，尤其能够降伏鬼神。在这之前，唐高宗曾检验各位术士的炼丹之法，于是来了九十余人，他们在东都凌空观设坛打醮，许多男女前往观看，立刻有数十人自投入火中，人们大为吃惊，法善法师说：“这些都是鬼魅，是我施法摄他们来的。”法善死后，谥号越国公。

钱知微

唐天宝末。术土钱知微尝至洛，居（明抄本居作阳）天津桥卖卜，云，一卦帛十匹。历旬，人皆不诣之。一日，有贵公子意其必异，命取帛如数卜焉，钱命蓍而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戏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岂误乎？”钱请为韵语曰：“两头点土，中心虚悬，人足踏跋，不肯下钱。”其人本意卖天津桥绐之。其精如此。（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天宝末年，术士钱知微曾到洛阳，在天津桥头算卦挣钱，标价为一卦十匹布。过了十天也没有人到他那里求卦。这一天，有位贵公子心想此人必有特异之处，便叫人拿来十匹布去找他算卦。钱知微摇动卦签，卦象立即呈现出来，他说：“我的卦可以预测一辈子的吉凶，您为什么当儿戏呢？”这位公子说：“我问卜的事情非常紧要，先生难道有怀疑吗？”钱知微同意给他算卦。便念了几句顺口溜：“两头点土，中心虚悬，人足踏跋，不肯下钱。”还四句卦文所指的显然是关于桥和卖桥的事。这位公子来问卦的本意，就是想以卖天津桥来骗骗他，试试他。钱知微的卜术就是如此精明。

胡芦生

唐刘辟初登第，诣卜者胡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双瞽，卦成，谓辟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辟留束素与之。释褐，从韦皋于西川。至御史大夫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命辟入奏，请益东川，如开元初之制。诏未允，辟乃微服单骑复诣胡芦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谓辟曰：“吾二十年前，尝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随。今复前卦，得非曩贤乎？”辟闻之，即依阿唯诺。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辟甚不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戮之。宰相李蕃尝漂寓东洛，妻即庶子崔谦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亦不甚尽礼。时胡芦生在中桥，李患足疮，欲挈家居扬州，甚闷，与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饮酒。诣者必携一壶。李与崔各携酒。赉钱三锾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团，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而已，曰：“须臾当有贵人来。”顾小童曰，扫地，方毕。李生至级下，芦生笑迎，执手而入曰：“郎君贵人也，何问？”李公曰：“某且老矣，复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如此贵人也”曰：“更远亦可，公在两纱笼中，岂畏此厄。”李公询纱笼之由，终不复言。遂往扬州，居参佐桥，而李公闲谈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员外，素相善。时李疾不出，高已来谒。至晚，又报高至，李甚怪。及见云：“朝来看公归，到家困甚就寝，梦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客，亡已十数年矣。”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且须臾急返，某送员外去。”遂即引至城门。某谓曰：“汝安得在此？”曰：‘为阴吏，蒙差当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参佐桥。知员外与三郎往还，故此祗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云饥甚，员外能赐少酒饭钱银否，此城不敢入，请于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惊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特奉报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谢之，心异纱笼之说。后数年，张建封镇徐州，奏李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诸判官有得为宰相，否。及至曰，并无。张尤不快，曰：“某妙择宾僚，岂无一人至相座者。”因更问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报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判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不及。”张大喜，因问纱笼事。曰：“宰相冥司必潜以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不得也。”方悟芦生及高公所说，李公竟为相。荥阳郑子，步贫窭，有才学不遇，时年近四十，将献书策求禄仕。郑遂造之，请占后事。谓郑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禄皆达。”郑既欲干禄求婚，皆被摈斥，以卜者谬己。即告云：“吾将死矣，请审之。”胡芦生曰：“岂欺诳言哉，必无致疑也。”郑自度无因而致，请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驴出永通门，信驴而行，不用将从者随，二十里内，的见其验。”郑依言，明日，信驴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驴。驴忽惊走，南去至疾，郑逐一里余，驴入一庄中，顷闻庄内叫呼云：“驴踏破酱瓮。”牵驴索主，忽见郑求驴，其家奴仆诉詈，郑子巽谢之。良久，日向暮，闻门内语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问姓名，郑具对，因叙家族，乃郑之五从姑也，遂留宿。传语更无大子弟，姑即自出见郎君。延郑厅内，须臾，列灯火，备酒馔。夫人年五十余，郑拜谒，叙寒暄，兼言驴事，惭谢姑曰：“小子隔阔，都不知闻，不因今日，何由相见。”遂与款洽，询问中外，无不识者，遂问婚姻，郑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顷惨容曰：“姑事韦家，不幸，儿女幼小，偏露，一子才十余岁，一女去年事郑郎。选授江阴尉，将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无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亲，便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郑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谢诺之。姑曰：“赴官须及程限，五日内须成亲，郎君行李，一切我备。”果不出七日，婚宦两全。郑厚谢芦生，携妻赴任。（出《原化记》）

【译文】

唐代刘辟刚刚考试及第，就到算命先生胡芦生那里占卜官禄的事。芦生双目失明，卦成后，对辟说：“自今以后二十年间，你的官禄在西南方向，但是结局不好。”辟留下一捆丝布给他。刘辟脱去布衣穿上官服，跟随韦皋到了西川。官至御史大夫军司马。过了二十年，韦皋患病，派刘辟入朝奏禀，请求将东川纳入西川管辖。就像开元初年之制那样。皇帝没有批准。刘辟身穿便衣一个人骑马又到胡芦生那里算卦。芦生摇笺成卦，对辟说：“我在二十年前曾给一个人算过一卦，乃得无妄之卦，今天又出现了以前那一卦，莫非您就是过去那个人么？”刘辟听了，只好支支吾吾称是。芦生说：“如果真是那个人，大祸就要临头了！”刘辟一点儿也不相信，就又返回四川。后来果然叛乱，宪宗皇帝将他擒获杀了。宰相李蕃曾经漂泊流浪住在东洛，妻子是庶子崔谦的女儿。李蕃年近三十仍未得到官位。主要靠崔家养活，崔家对他也不大以礼相待。当时，胡芦生住在中桥，李蕃脚上生疮，要携带家眷去扬州居住，心情十分沉重，便与崔家兄弟同去访问芦生。芦生爱喝酒，找他算卦的人必须带上一壶，李蕃与崔氏兄弟各自带着酒还有三锾钱去见他。生方箕踞在幕屋，倚着蒲团，已经半醉了。崔氏兄弟先到。生并不起来行礼，只是伸伸手让他们坐下而已，他说：“马上就有贵人到来。”便招呼小童扫地，刚打扫完毕。李生到了阶下，芦生笑着下阶迎接，拉着他的手进屋，说：“您是贵人啊，有什么要问我的？”李说：“我已经老了，又有病，还要带着家眷往数千里以外的地方去，哪里有这样的贵人呀！”芦生说：“再远也行，您在两个纱笼之中，难道还怕这点儿厄运。”李生询问“纱笼”是怎么回事，芦生一直不再开口。李生便去了扬州，居在参佐桥。李生寡言少语，很少与人交往。附近有个高员外，一向跟他不错。当时李生有病在家，高员外已来看望过。到了晚上，家人又报员外到，李很奇怪。见面后高说：“早上来过我就回去了，到家感到困倦便睡了一觉，梦见有人召我出城，走在荆棘丛中，看见过去使唤的庄客，他已死了十几年了，跟我说：‘员外不该到此，可能被什么引诱来的，要马上返回去，我送你走。’他便领我到了城门。我问他：‘你怎么在这里呢？’‘我在阴间当差，蒙差当值李三郎。’‘哪个李三郎？’‘住在参佐桥。我知道员外跟三郎有交往，因此前来恭候。’‘李三郎怎么能够这样？’‘他是纱笼里的人。’我继续追问，他不告诉我，便说：‘实在饿得慌，员外能不能赏给我点儿酒饭钱？这座城我不敢进，请在城外给我。’我说：‘去李三郎家行不行？’他十分惊慌，说：‘要这样，等于杀了我。’这时，我便醒了。现在特来向您报告这个好消息。”李生笑着向他道谢，心想纱笼之说实在奇异。几年后，张建被封镇守徐州，奏报李蕃为巡官校书郎。有个新罗僧人会相面，说张公不能当宰相，张公听了很不愉快，便叫他到官署里看看各位判官之中有能当宰相的没有，他来说：“并没有。”张公更加不愉快，说：“我很会选拔官吏，难道他们中没有一个将来能升为宰相的？”于是又问：“莫不是还有判官没进院的？”下人报告说李巡官未入院，张便令人快把他召来。李巡官到来时，僧人下阶迎接，对张公说：“这位判官是纱笼里面的人，仆射也赶不上他。”张公大喜，便问他关于纱笼的事。僧人说：“宰相之官在阴司中定有纱笼暗中保护着，以防异物侵扰；其他官员都没有这种待遇。”李生这才明白以前芦生和高员外所说的纱笼是怎么回事。李蕃后来果然当了宰相。荥阳有个姓郑的，自幼贫寒，怀才不遇，快到四十岁了，要向朝廷写信申请官位。听说芦生神算，便登门拜访，请他预卜后事。芦生对郑说：“你卜的卦大吉大利，七天之内，你的婚姻和官禄向题都能如愿以偿。”郑因过去求官求婚都被拒斥，便认为算卦人在骗他。他把这些经历和想法告诉芦生后说：“我眼看就要死了，请您仔细想想，跟我说实话吧！”胡芦生说：“我说的绝不是欺卜之谈，你千万不要怀疑呀。”郑觉得没有因由能得到这样的机遇，便问他自己该怎么办。芦生说：“明天晚上，你一个人骑驴出永通门，不要侍从等人跟着，出门之后让驴子随便走，二十里以内，我前面的话就会得到验证。”郑照芦生的话第二天骑驴出城门，走了十七八里，因为疲倦便下了驴。驴突然惊跑，飞快往南而去，郑追赶了一里多，驴进了一个村庄，顿时听到庄主叫喊道：“驴踏破酱缸了！”有人牵驴寻找主人，忽然看见郑正在找驴，被那家的奴仆好一顿训斥，郑生恭恭敬敬表示道歉。过了很长时间，太阳快要落山了，听到大门里面有人说：“不要污辱那个有身份的衣冠之士。”说话的就是这家主人的母亲，她问郑生姓氏名字。郑生一一回答，接着叙述了家族，她乃是郑生的五堂姑，于是就留郑生住下。仆人传话告诉郑生，因为家里没有成年的男子，堂姑将亲自出面见他。郑生被请到客厅内，不一会儿，点灯烛，摆酒菜。夫人五十多岁，郑生上前施礼拜见，寒暄之后，又谈到驴的事，郑生惭愧地向姑母道歉说：“小侄儿与姑母长期分离，音信全无，若不是今天这件事，不知有啥机会能见到您。”姑母听了跟他很亲近。询问家里家外的事，他没有不知道的，又问及他的婚姻情况，郑说尚未婚娶。开始姑母好像很高兴，不一会儿便面带愁容说：“姑母嫁给韦家，命运不好，儿女年幼，孩子的父亲死了，一个儿子才十几岁，一个女儿去年嫁给郑郎。选授江南尉之职，正要赴任，走到这里就死了。女儿孤单软弱，又没有依托。你正好没有官位，若能成就这件亲事，便可前去赴任。这也是姑姑值得庆幸的事。”郑生听了暗暗欢喜，又想起那个算卦人的神奇，于是向姑母道谢，接受了她的要求。姑母说：“上任必须要遵守期限，五天之内必须完婚，你的行李用品，全部由我准备。”果然不出七天，婚姻与官禄都有了圆满的结果。郑生以厚礼谢过芦生，然后带上妻子上任去了。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琼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贾耽　茅安道 骆山人　石旻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谒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僧具蜜饵时果，邻院僧亦陆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与李秀才偕至。环坐笑语颇剧。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荼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麄行阿师，争敢辄无礼，拄杖何在，可击之。”僧房门后有筇杖子，忽跳出，连击其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手，色青短气，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衂鼻败颡不已。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杀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业，曾去定水寺看望表兄，因为常常给院内僧人带去甜食与新鲜水果，邻院的僧人也跟陆绍熟识，他便叫身边的人邀请他们过来。过了一会儿，邻院的僧人与李秀才一起来到。大家围坐一起，欢声笑语十分热闹。主人吩咐弟子煮新茶，茶水斟了快到一圈独独没轮到李秀才，陆绍不平地说：“茶水头一遍没轮到李秀才，这是为什么？”僧人笑着说：“这样一个秀才，也要品尝茶的味道！等着把喝剩的茶给他喝吧。”邻院僧人说：“秀才是一个术士，主人不可轻慢。”那个僧人又说：“不逞之徒，有何可怕的！”秀才忽然愤怒地说：“我与上人素不相识，怎么知道我是不逞之徒？”僧人仍出狂言道：“奔酒而玩反复的人，哪里会有好东西？”秀才便对同座客人说：“我不免要对贵宾失礼了。”说完，袖起两手。放在膝上，呵斥那个僧人道：“好个粗野的师傅，竟敢如此无礼。拐杖在哪里？你给我狠狠地揍他！”僧房门后有根竹棍子，忽然跳出来，连连打那个僧人。这时，大家都上去掩护他，竹杖便寻找人缝过去打他，好像有什么东西操纵一样。李秀才又喝斥道：“捉住此僧推到墙那边！”僧人便背着墙拱起手，脸色青黑，呼吸短促，频频乞求饶命。李又说道：“那个师傅可以下阶去。”僧人便跌跌撞撞下阶，自己上上下下跌了无数遍，鼻脸破伤出血不止。众人为他求情。李秀才慢慢说道：“看在各位面上，我不杀他，以免连累大家。”说完，向客人施礼，然后扬长而去。那位僧人半天才说出话来，好像中了邪一样，不知后来结局怎么样。

王山人 唐太尉卫公李德裕为并州从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诣门请谒。与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冥数。”初未之奇。因请虚正寝，备几案纸笔香水而已，令重帘静伺之。生与之偕坐于西庑下。顷之，王生曰：“可验之矣。”纸上书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生遽请归，竟亦不知所去。及会昌朝，三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出《松窗录》）

【译文】

唐代太尉李德裕任并州从事时，任职不到十个月，有个王山人登门求见。跟他一起落座后，王便说：“我能预见未来的事。”李开始并不以为奇。王便请他假做睡好了，准备下桌案纸笔香水之类，叫人放下帘子静静地等候。王与他一起坐在正房对面西侧的小房子里。不一会儿，王说：“可以验证一下了。”只见纸上写着八个大字，而且有正规的注释，八个字是：“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王山人立即要求回去，不知到底上哪里去了。到了会昌年间，李公三次受封，官至一品，最后死于海南，果然符合王所算的岁数。

王琼

唐元和中，江淮术士王琼尝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画作龟甲，怀之一食顷，取出乃一龟。放于庭中，循垣而行，经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于密器中，一夕开花。（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元和年间，江淮术士王琼曾住在段君秀家。一次，他令坐在身边的一位客人取一瓦片，画成乌龟甲壳，放在怀里约一顿饭的时间，取出来乃是一只活乌龟。放在庭院里，它便顺着墙脚爬行，过一宿却又变成瓦片。又拿一枝花蕾，密封在容器之中，一天时间便开了花。

王固

唐于頔在襄州，尝有山人王固谒见。頔性快，见其拜伏迟钝，不甚礼之。别日游宴，复不得预。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颇礼接之，王谓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远而来，今实乖望。予有一艺，自古无者，今将归，且荷公之厚，聊为一设。”遂诣曾所居，怀中出竹一节及小鼓，规才运（明抄本规作视，运作过）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击鼓。筒中有蝇虎子数十枚，列行而出，分为二队，如对阵势，击鼓或三或五，随鼓音变阵，天衡地轴，鱼丽鹤列，无不备也，进退离附，人所不及。凡变阵数十，复作队入筒中。曾睹之大骇，乃言于于公（于公二字原阙，据《酉阳杂俎五》补）。王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于頔住在襄州，曾有山人王固求见。頔性格爽快，见王固跪拜时动作迟滞呆笨，便对他不怎么以礼相待。改日要与别人游玩欢宴，没有预先邀请王固。王固很是生气，便到官署去见判官曾叔政，曾接待他十分讲究礼节。王对曾说：我因相公爱好奇异之物，所以远道而来，实在有违于您的重望。我有一种技艺，自古以来没有人会。现在我就要回去了，承蒙您对我的厚爱，特为您表演一番。”于是来到曾的住处，从怀里掏一节竹子和一面鼓。规才动了一寸，过了好长时间，取出竹管的塞子，折根木棒敲起了鼓。只见几十个蝇虎从竹筒里列队而出，排成两行，宛如两军相对的阵势。击鼓三下或五下，蝇虎随着鼓声变化队列，天衡地轴，鱼丽鹤列，各种阵势无不具备，而且或进或退，或离或拢，变化多端又井然有序，实在是人所不及也。一共变了几十个阵势，又排队进入竹筒里面。曾叔政看了十分惊讶，便将见到的情形说给于頔听。王固已经悄悄离去，于頔很是悔恨，派人各处寻找，没有找到王固。

符契元

唐上都昊天观道士符契元，闽人也，德行法术，为时所重。长庆初，中夏，晨告门人曰：“吾习静片时，慎无喧动。”乃扃户昼寝。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门。心欲有诣，身即辄至，离乡三十余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摧落，园圃荒芜，旧识故人，孑遗殆尽。时果未熟，乃有邻里小儿，攀缘采摘，契元护惜咄叱，曾无应者，契元愈怒。傍道流止之曰：“熟与未熟，同归摘拾，何苦挂意也。”又曾居条山炼药，乃亦思一游，忽已至矣。恣意历览，遍穷岩谷。道流曰：“日色晚，可归矣。”因同行入京。道上忽逢鸣驺，导引甚盛。契元遽即避路，道流曰：“阳官不宜避阴官，但遵路而行。”须臾，前导数辈，望契元即狼狈奔迸。及官至，谛视之，乃仆射马骢，时方为刑部尚书。素善契元，马亦无恙。与契元晤，心独异之。日已夕矣，迟明，即诣开化坊访马，而与兵部韩侍郎对弈，因留连竟日。而旁察辞气神色，曾无少异，私怪其故。有顷，闻中疾，不旬日而殁。又给事李忠敏云，此是陶天活，有道术者，中朝奉道者多归之。天活本安南人，非闽人也，能于入静日，多神游诸岳。马公事人皆知之。（出《集异》）

【译文】

唐朝上都昊天观里有个道士叫符契元，是闽地人，他的德行和法术都为当时人所看重。长庆初年五月，他早晨告诉守门人说：“我习惯静养一会儿，小心不要吵闹。”于是关上门窗白天睡觉。一会儿，有四个道士邀请他出了门。他心里想去什么地方，身体就立即到什么地方。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想回去一趟，于是立即到了他家。只见房屋残破，园田荒芜，熟人一个也没有了。树上的果子还没成熟，邻里小孩就爬上去采摘，契元护惜果子，大声驱赶小孩，但是谁也不听，契元更为恼火。旁边有个道士制止他说：“熟的也好，不熟的也好，早晚都要摘的，何苦放在心上呢！”契元曾在条山上炼过药，便想前去一游，忽的一下便到了。他尽情游历观览，遍及高山深谷。道士说：“天色已晚，应该回去了。”便跟他同行入京。路上忽然听到赶马人的吆喝声，好像有许多人马。契元迅即闪开路，道士说：“阳间的官不应躲避阴间的官，只管沿着路走就行。”不一会儿，赶马的前导数人，看到契元便狼狈逃散。等后面的官人到跟前时，仔细一看，原来是仆射马骢，这时刚刚担任刑部尚书。他一向跟契元友善，他的身体也没有病。看到契元时便上前相见，契元在心里觉得很奇怪。这时天已傍晚了，第二天没等天亮，契元就去开化坊看望马骢，马正与兵部韩侍郎下棋，便在那里逗留了一天。他在一旁观察其语气神色，并无少许特异之处，私下甚觉奇怪。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他中了病，不到十天就死了。又据给事李忠敏说，此人是陶天活，是个有道术的人，中朝奉道者多归之。天活本是安南人，不是闽地人，能在入静的时候神游各处山岳。马公的事情，人们都知道。

白皎

河阳从事樊宗仁，长庆中，客游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颇为驾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举进士，力不能制，每优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诉于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峡，发荆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泛然失缆，篙橹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为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岂常有所忤哉，今无术以进，不五百里，当历石滩，险阻艰难，一江之最。计其奸心，度我船适至，则必触碎沉溺。不如先备焉。”宗仁方与仆登岸，以巨索絷舟，循岸随之而行。翌日至滩所。船果奔骇狂触，恣纵升沉，须臾瓦解。赖其有索，人虽无伤，物则荡尽。峡路深僻，上下数百里，皆无居人，宗仁即与仆辈阴于林下，粮饩什具，绝无所有，羁危辛苦，忧闷备至。虽发人告于土官，去二日不见返。饥馁逮绝。其夜，因积薪起火，宗仁洎童仆皆环火假寤。夜深忽寝。见山獠五人列坐，态貌殊异，皆挟利兵，瞻顾睢盱，言语凶谩。假令挥刃，则宗仁辈束手延颈矣。睹其势逼，因大语曰：“尔辈家业，应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万物俱没，涸然古岸，俟为豺狼之饵。尔辈圆首横目，曾不伤急，而乃瞷然笑侮，幸人危祸，一至此哉。吾今绝粮，已逾日矣，尔家近者，可遽归营饮食，以济吾之将死也。”山獠相视，遂令二人起，未晓，负米肉盐酪而至。宗仁赖之以候回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峡中行此术者甚众，而遇此难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没溺不已，则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术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皎处，试为一请。”宗仁因恳祈之，山獠一人遂行。明日，皎果至，黄冠野服，杖策蹑履，姿状山野。禽兽为祖。宗仁则又示以穷寓之端。皎笑日：“琐事耳，为君召而斩之。”因薙草剪木，规地为坛，仍列刀水，而胶立中央。夜阑月晓，水碧山青，杉桂朦胧，溪声悄然，时闻皎引气呼叫召王升，发声清长，激响辽绝，达曙无至者。宗仁私语仆使曰：“岂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皎又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为风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实告。皎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谓宗仁所使曰：“然请郎君三代名讳，方审其术耳。”仆人告之。皎遂入深远，别建坛墠，暮夜而再召之，长呼之声，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应皎者，咽绝，因风始闻。久乃至皎处，则王升之魄也。皎于是责其奸蠹，数以罪状。升求衷俯状，稽颡流血。皎谓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凶尤甚，实为难恕，便行诛斩，则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皎乃斥王升曰：“全尔腰领，当百日血痢而死。”升号泣而去。皎告辞，宗仁解衣以赠皎，皎笑而不受。有顷，舟船至，宗仁得进发江陵。询访王升，是其日皎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异闻集》）

【译文】

河阳从事樊宗仁，长庆中年，在鄂渚游览，因为要去江陵，途中大受船夫王升的侮辱。宗仁刚刚举为进士，没有能力制服他，只好总是宽容他。到江陵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在任的官员，王升受到重重的鞭笞。宗仁用别的船上三峡，从荆州出发不到十天，所乘的就船失去了缆绳，篙杆和桨橹都不能控制。船夫说：“这只船已被仇人施了法术了，要不，昨天在水上哪能总出故障呢？现在无法往前走了，不到五百米处要经过石滩，其艰难险阻为一江之最。估计仇人的险恶用心在此，揣度我们的船到那里时，必然触礁船碎沉水。我们还是预先有所准备为好。”宗仁便跟仆人下船上岸，用一条大绳子索着船，沿岸顺流而行。第二天到了石滩的地方，船只果然颠簸冲撞，恣意升沉，很快就破碎了。因为有那条大绳子，人员幸无伤亡；但是船上的物品却荡然无存。峡岸上的道路幽深偏僻，上下数百里没有人烟，宗仁只好与仆从们暂蔽于林荫之下，吃的用的一无所有，险恶劳累，忧闷备至。派人报告当地官员，去了两天仍未返回来。饥饿困顿，已临绝境。那天夜里，堆柴升火，宗仁与僮仆都围着火堆和衣而睡。夜深时他猛然醒来，看见五个山里的猎人坐在那里，相貌特异，都拿着利器，瞪着眼睛张望，言语鲁莽。假如他们挥刀上来，宗仁他们则只有束手等死而已。宗仁见他们要到跟前来，便高声说道：“你们的家业该就在这山里，我不幸船只破碎，全部物品都沉没了，困在岸上，等着豺狼来收拾我们。你们圆头横目，亦不为我们难受着急，而且公然笑侮，幸灾乐祸以至如此。我现在断粮已经一天多了，你们家住附近的可赶快回去做饭，拿来救救我们这些快死的人。”他们互相看了看，便叫二人起来回去做饭，不到天亮就带着米肉盐酪之类回来了。宗仁借这些东西维持生命，以等待回信。他向他们说明船撞碎的原由，山獠说：“在峡里行此术的人很多，所以遭遇此难的也很多。但是，别人施行此术或者还能解除，唯独王升施行此术时，非沉船不可。不知究竟是不是这小子干的。南山上有个叫白皎的人，法术通神，可以请他来，遣召行禁。我知道皎的住处，替你们请请看看。”宗仁诚恳地相求于他，那个山獠就去了。第二天，白皎果然来到，他头戴黄冠身穿野服，手拄拐杖脚穿草鞋，一副山野之人的姿态相貌，禽兽是他的祖宗。宗仁又将这次历险遭困的缘由跟他说了一遍。皎笑道：“小事一件。我替你把他召来杀了。”他清除草木，划地为坛，摆上刀和水，自己站在中间。夜深月明，水碧山青，树影朦胧，溪水潺潺，不断听到皎在引气呼叫召唉王升的声音，发声清晰悠长，回音辽远飘渺，远达曙光到不了的地方。宗仁悄悄对仆使说：“难道七百里远的王升，这一声叫唤就能传到他那里吗？”皎又询问宗仁：“物沉船破，真如你说的那样？莫不是因为风大浪急才出了事么？”宗仁与船夫又把真实经过告诉了他。皎说：“果真如此，王升怎么能跑没影了呢？”又对宗仁的手下人说：“既然这样，请把主人三代的名字告诉我，我才能推断王升用的是什么法术。”仆人便如实告诉了他。皎到山林深远处另建了一个坛台，晚上再召呼王升，长呼的声音跟昨天一样。过了很长时间，山里面忽然有人应答王皎，呜咽之声低微，借着风才能听到。很久。这个人便来王皎面前，原来是王升的魂魄。王皎斥责他奸凶狠毒，历数他的罪状。王升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脸都叩破了流出血来。王皎对宗仁说：“他已甘愿服罪，可以把他杀死了。”宗仁说：“论他的奸诈凶残之严重，实在难以宽恕，要是施行斩杀，则不可以，应该给他增加别的痛苦。”王皎便喝叱王升道：“保全你的躯体，要你身染血痢，百日而死。”王升哭泣着去了。王皎告辞，宗仁脱下自己的衣服赠送王皎，皎笑而不受。过了一会儿，船只到了，宗仁乘船进发江陵。打听王升的下落，王升就在被皎召去的那天在家里染上了血痢，一百天就死了。

贾耽

唐宰相贾耽秉政，直道事君，有未萌之祸，必能制除。至于阴阳时象纬，无不洞晓。有村人失牛，诣桑国师卜之，卦成，国师谓曰：“尔之牛，是贾相国偷将置于中帽笥中。尔但候朝时突前告之。”叟乃如其言所请。公诘之，具以卜者语告公，公于马上笑，为发巾笥。取式盘，据鞍运转以视之，良久，谓失牛者曰：“相公不偷尔牛，要相公知牛去处，但可于安国观三门后大槐树之梢鹊巢探取之。”村叟迳诣三门上，见槐树杪果有鹊巢，都无所获，乃下树。低头见失牛在树根，系之食草，草次是盗牛者家。（出《芝田录》）

【译文】

唐朝宰相贾耽执政期间，以忠直磊落态度辅佐皇上，凡有尚未萌发的灾福，定能根治消除。至于阴阳星相占卜之类，他也无不通晓。有个农民丢失了一头牛，到桑国师那里占卜，卦成之后，桑国师对他说：“你的牛，是贾相国偷了去放在巾帽盒里了。你只要等候上朝时突然到他面前将此事告诉他就行。”这个老农就按国师的话去见相国。相国盘问他，便将算卦人的话告诉了他，相国在马上大笑，为他打开巾盒，取出式盘，在马鞍上运转给他看，过了一段时间，对丢牛的说：“我没偷你的牛，要想知道牛的去处，只要在安国观三门后面大槐树梢上的鹊窝去取就行。”老农径直来到三门，见槐树梢上果然有鹊巢。爬上去一看，毫无所获，便从树上下来。低头一看，丢失的那头牛正在树根下，用绳拴着吃草，草的旁边就是偷牛人的家。

茅安道

唐茅安道，庐山道士，能书符役鬼，幻化无端，从学者常数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隐形洞视之术，有顷，二子皆以归养为请。安道遣之。仍谓曰：“吾术传示，尽资尔学道之用。即不得盗情而炫其术也。苟违吾教，吾能令尔之术，临事不验耳。”二子授命而去。时韩晋公滉在润州，深嫉此辈。二子径往修谒，意者脱为晋公不礼，则当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纵诞，摄衣登阶。韩大怒，即命吏卒缚之，于是二子乃行其术，而法果无验，皆被擒缚。将加诛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盖师之见误也。”韩将并绝其源，即谓曰：“尔但致尔师之姓名居处，吾或释汝之死。”二子方欲陈述，而安道已在门矣。卒报公，公大喜，谓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庞眉美髯，姿状高古。公望见，不觉离席，延之对坐。安道曰：“闻弟子二人愚騃，干冒尊严。今者命之短长，悬于指顾，然我请诘而愧之，然后俟公之行刑也。”公即临以兵刀，械系甚坚，召致阶下，二子叩头求哀。安道语公之左右曰：“请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术，因不与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砚水饮之，而噀二子。当时化为双黑鼠，乱走于庭前。安道奋迅，忽变为巨鸢，每足攫一鼠，冲飞而去。晋公惊骇良久，终无奈何。（出《集异记》）

【译文】

唐朝有个茅安道，是庐山的道士，能写符降鬼，又能变化成各种形态，跟他学习的有几百个人。他曾经教两个弟子隐形和透视的法术，教了一段时间，两个弟子都以回去抚养老人为由请求回家。安道打发他们上路，但仍对他们说：“我教给你们的法术，只供你们学道之用，不要为了取得名声而炫耀你们的法术。如果违背我的教诲，我能叫你们的法术遇事不得灵验。”两人领命而去。那时，韩晋公滉居润州，深恶懂得法术的这些人。这两个人直接去从从容容地拜见晋公，心里想，如果晋公不以礼相待，那就遁形而去。等把两人召进去时，晋公毫不客气，两人就傲慢随便，提着衣服走上台阶，并不下跪行礼。韩晋公大怒，立即命令吏卒把他俩捆绑起来，两人见状便要施行法术逃脱，但法术果然不灵验，两人都被捉住绑起来了。晋公要把他俩杀死，两人便说：“我们本来不敢这样，这都是我们师父的错误啊！”晋公要把传授法术的人也杀绝，便对他俩说：“你们只要将师父的姓名和住处告诉我，我就可能免除你们的死刑。”两人刚要说，安道已来到门前。吏卒向晋公传报，晋公大喜，心里说，现在可以把他们统统杀掉了。立即令人把安道召进来，只见安道有两道宽宽的眉毛和漂亮的胡须，姿态神气高远古奥。晋公看后，不由自主地离开座席，请他与自己对面而坐。安道说：“听说我的两个弟子愚昧无知，冒犯了您的尊严。现在他俩的死活，掌握在您的手中。但我想责难羞愧他们，然后等您施行刑罚。”晋公便令兵士举着兵器围了上来，将其捆绑得很紧，那两个人被召到阶下时，频频叩头哀求。安道对晋公身边的人说：“请给我一杯水。”晋公害怕他施行水遁之术，坚决不给他。安道并不在乎，当即把晋公砚石的水喝了一口，然后喷向那两个弟子。两个弟子当时就化为两只黑老鼠，在庭前乱跑。安道动作迅速，忽然变成一只大鹰，一脚抓一只老鼠，冲天飞去。晋公吃惊地看了好长时间，始终无可奈何。

骆山人

唐田弘正之领镇州，三军杀之而立王廷凑。即王武侯之（北梦琐言侯作俊，之下有支字）属也，廷凑生于别墅。尝有鸠数十。朝集庭树，暮集檐下，有里人骆德播异之。及长骈胁，喜阴符鬼谷之书，历军职，得士心。曾使河阳，回在中路，以酒困寝于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也。”仆者寤。以告廷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也，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二气交王，应在今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为三军扶立。后归别墅，而庭树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飞龙山神，廷凑往祭之，将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于中路，廷凑及入庙，神像已侧坐。因而面东。庙宇至今尚存。廷凑清俭公正，勤于朝廷，惠于军民。子孙世嗣为镇帅。至朱梁时，王镕封赵王，为部将张文礼灭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田弘正统领镇州时，被三军杀死而拥立王廷凑。王廷凑是王武侯的后代，他生于别墅之中。曾有几十个斑鸠早晨停留在院里树上，傍晚则栖息在房檐下面，村人骆德便当作异闻到处传布。长大之后，肋骨紧紧地联在一起，喜爱《阴符》、《鬼谷》之类的书籍，在军队里任职，深得士卒之心。一次出使河阳，返回途中因为酒喝多了睡倒在路旁，忽有一个手拿马鞭的人从他身边走过，仔细看了看他说道：“此人大富大贵，当被封疆列土，绝非寻常之人。”仆人是醒着的，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廷凑。廷凑策马跑了几里路追上这个人，向他表示敬意之后便询问刚才的事情，此人自称济源骆山人，说：“刚才见您鼻孔里的气息，左面如龙右面如虎，二气相交为王，应验的日子就在今秋。以后将由子孙代代相继，一直延续一百年。”又说：“您家的院里当有大树，树冠笼罩到正面的房子，这就是你家富贵的兆头。”这一年果然被三军扶立。后来他回到别墅，见庭院里树木参天。葱茏茂盛，树荫笼罩着房舍。别墅中有飞龙山神，廷凑前去祭祀，走到离祠庙百步远时，有人冠冕整齐地恭候在路上迎接，筵请廷凑进入庙时，神像已经面东侧坐。这座庙宇至今尚存。廷凑为官清廉俭朴公正，勤政于朝廷，施惠于军民。他的子孙世代相继为镇州统帅。到朱氏建立的后梁时，王镕被封为赵王，后为部将张文礼灭掉。

石旻

唐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段成式数年，不隔旬必与之相见。至开成初，在城亲故间，往往说石旻术不可测。盛传宝历中，石随尚书钱徽至湖州学院，子弟皆在，时暑月，猎者进一兔，钱命作汤。方共食，旻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钉皮于地，垒墼涂之，上朱书一符，独言曰：“恨校迟，恨校迟。”钱氏兄弟诘之，石曰：“欲共请君共记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钱可复凤翔遇害。岁在乙卯也。（出《集异记》，按见《酉阳杂俎》五）

【译文】

唐代石旻有奇异之术，住在扬州。段成式一连数年，隔不上十天必定与他相见。到了开成初年，在城里的亲友故旧之间，都说石旻的法术妙不可测。盛传宝历年间，石旻随同尚书钱徽到湖州学院，学生都在，当时是暑季，猎人进献了一只兔子，钱徽令人把它做成汤。大家刚要坐下来一块儿吃，石旻笑着说：“可把兔子皮留下来，用它标记一件事。”他便把兔子皮钉在地上，涂抹好了，在上面用朱砂写了一道符，咒语只有一句话：“恨校迟，恨校迟。”钱氏兄弟问他是什么意思，石旻说：“想与各位共同记着卯年。”到了太和九年，钱徽便在凤翔遇害，这一年正是乙卯年。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悦　王生　贾笼 轩辕集　杜可筠　许建宗　向隐 赵尊师　权师

慈恩僧

唐王蒙与赵憬布衣之旧，知其吏才。及赵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大喜，给恤甚厚。时宪府官颇阙，德宗每难其授，而赵将（将字据明抄本加）授之。一日偶诣慈恩，气色僧占之曰：“观君色，殊无喜兆。他年当得一年边上御史矣。”蒙大笑而归。翌日，赵乘间奏御史府殊阙人，就中监察尤为急要，欲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此官，须得孤直茂实者充，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赵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即是朕意，卿有人未。”遂举二人。既出，逢裴延龄，时以度支次对。曰：“相公奏何事称意，喜色充溢。”赵不之对，延龄愠詈而去云：“看此老兵所为得行否。”奏事毕，因问赵憬向论请何事。上曰：“赵憬极公心。”因说御史事。延龄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赵憬身为宰相，岂谙（谙原作请，据许本改）州县官绩效，向二人又（《因话录》六又下有不字）为人所称说，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诘其所自，即知矣。”他日果问云：“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与臣微亲，知之。”上无言。他日延龄入，上曰：“赵憬所请，果如卿料。”遂寝行。蒙却归故林，而赵薨于相位。后数年，边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王蒙与赵憬在为官以前就相识，知道赵憬有做官的才能。等到赵憬入朝当了宰相，王蒙以吉州新淦县令的身份来拜见赵憬，赵憬大喜，赠给他丰厚的礼物。当时，宪府的官员有不少空额，德宗皇帝每因找不到合适人选感到很难委任，赵憬想要委任几个。有一天，王蒙偶然来到慈恩这里，善观气色的僧人慈恩为他占卜道：“察看您的气色，实在没有可喜的兆头。以后您能得到个任期一年的边镇御史职位而已。”王蒙大笑着回去了。第二天，赵憬找机会奏禀皇上御史府非常缺人，其中监察官尤为急需，自己想挑选几个人。德宗说：“不是我不想补任这些官位，应当挑选耿直诚实的人来担任才是。料你只会挑选轻薄的年轻人和朝廷里的子弟，这样还不如空着。”赵憬说：“我的观点与皇上的考虑完全一致，我打算在录事参军和县令当中挑选。”皇上大喜道：“这么办，正合我的心意。不知你物色好人选没有。”赵憬便举出两个人来。出来之后，遇见裴延龄，裴当时担任度支次对。裴延龄说：“相公奏报了什么称心满意的事情，这么满脸喜色？”赵憬没有回答他，延龄生气地嘟嘟哝哝走了，说：“看这个老兵的事情能不能办成！”要奏明皇上的事情说完之后，延龄便问赵憬刚才谈论请示什么事情了。皇上说：“赵憬完全是出以公心。”便说了关于补任御史的事。延龄说：“这件事万万不可，皇上凭什么相信他？而且，赵憬身为朝廷宰相，怎么能了解州县官员的政绩如何，这两个人过去又为人们所议论，赵憬根据什么说自己了解他们，其中必有私情，皇上只要盘问一下他的理由是什么，就知道了。”又一天，皇上果然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的情况呢？”赵憬说：“一个是过去的熟人，一个与我稍微有点亲故，所以了解他们。”皇上没说什么。又有一天延龄入朝，皇上说：“赵憬请示的那件事，果然像你预料的那样。”于是，这件事便没能实行。王蒙告别赵憬返回原地，赵憬死在宰相位上。过了几年，边镇统帅奏报朝廷王蒙任为从事，王蒙便得到一个挂名的御史职衔。

朱悦

唐鄂州十将陈士明，幼而俊健，常斗鸡为事。多畜于家，始雏，知其后之勇怯，闻其鸣必辨其毛色。时里有道者朱翁悦，得缩地术。居于鄂。筑室穿池，环布果药，手种松桂，皆成十围。而未尝游于城市。与士明近邻为佑，因与之游。而士明亵狎于翁，多失敬。翁曰：“尔孺子无赖，以吾为东家丘，吾戏试尔可否？”士明之居相去三二百步，翁以酒饮之，使其归取鸡斗。自辰而还，至酉不达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顾视，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于我乎？”士明云：“适于中途已疲，讵敢复尔。”因垂涕，翁乃释之。后敬事翁之礼与童孙齿焉。士明至元和中，戍于巴丘，遂别朱翁。（出《广德神异记》）

【译文】

唐朝鄂州十将陈士明，年幼时英俊健壮，常常斗鸡玩。他在家里养了许多鸡，还是鸡雏的时候，他就他知道以后哪只勇敢哪只怯弱，听到鸡叫声就能判断那只鸡的毛是什么颜色。当时，村里有个老道叫朱悦，学得缩地术，也居住鄂州。在他盖的房子和池塘四周围统着果树和药用植物，亲手栽植的松树和桂树都有十抱粗了，他却从未到城里游玩过。他与陈士明是近邻，这一天便与士明一起进城游玩。士明对他很不尊重，动不动就耍弄他。朱老翁说：“你小子真无赖，因为我是你东边的邻居，我开个玩笑考考你可以吗？”士明居住的地方离这里二三百步远，朱翁给他弄酒喝了，让他回去拿鸡来斗。早上辰时他就回去了，到酉时还没到家，估计他走的路已超过五十里了，但等回头看时，却不过一百步远。士明急忙返回来，拜倒在朱翁面前求饶，翁笑着说：“小子还侮辱我不？”士明说：“刚才在途中我已很累了，哪敢再那样？”说着流起泪来，朱翁便放了他。以后，士明恭恭敬敬地对待朱翁，其礼节之周到就像小孙子一样。元和中年，士明应征去巴丘戍卫，才跟朱翁告别。

王生

唐韩晋公滉镇润州，以京师米贵，进一百万石，且请敕陆路观察节度使发遣。时宰相以为盐铁使进奉，不合更烦累沿路州县，帝又难违滉请，遂下两省议。左补阙穆质曰：“盐铁使自有官使勾当进奉，不合更烦累沿路州县。为节度使乱打杀二十万人犹得，何惜差一进奉官。”坐中人密闻，滉遂令军吏李栖华就谏院诘穆公。滉云不曾相负，何得如此。即到京与公廷辩。遂离镇，过汴州，挟刘玄佐俱行，势倾中外。穆惧不自得，潜衣白衫，诣兴赵王生卜，与之束素，王谢曰：“劳致重币，为公夜蓍占之。”穆乃留韩年命并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请卦，王谓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间威势盛于王者，是谁。其次一命，与前相刻太甚，颇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见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纵相害，事亦不成。”韩十一月入京，穆曰：“韩爪距如此，犯著即碎，如何过得数月。”又质王生，终云不畏。韩至京，威势愈盛，日以橘木棒杀人，判桉郎官每候见皆奔走，公卿欲谒，逡巡莫敢进。穆愈惧，乃历谒韩诸子皋、群等求解，皆莫敢为出言者。时滉命三省官集中书视事，人皆谓与廷辩，或劝穆称疾，穆怀惧不决。及众官毕至，乃曰：“前日除张严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缘张严曾犯赃，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谕，告公等知。”诸人皆贺穆，非是廷辩。无何穆有事见滉，未及通。闻阁中有大声曰：“穆质争敢如此。”赞者不觉走出，以告质，质惧。明日，度支员外齐抗五更走马谓质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阳尉，公好去。”无言握手留赠，促骑而去。质又令裴问王生，生曰：“韩命禄已绝，不过后日。明日且有国故，可万全无失矣。”至日晚，内宣出，王薨辍朝，明日制书不下。后日韩入班倒，床舁出，遂卒。时朝廷中有恶韩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敕下，并以邵阳书与穆。（出《异闻集》）

【译文】

唐代，晋公韩滉镇守润州，因为京都米价昂贵，便进奉一百万石，亦请皇上命令陆路观察节度使押运。当时宰相认为盐铁使进奉物品，不宜另外烦累沿路各个州县，皇帝又难以违背韩滉的请求，便将此事交给两省议决。左补阙穆质说：“盐铁使自己有官使办理进奉的事，不应再烦累沿途各个州县。身为节度使随意打杀二十万人都办得到，为何舍不得派一名进奉官？”坐中有人将穆的话秘密告诉了韩滉，滉便令军吏李栖华到谏院责问穆公。滉说过去不曾有负于穆质，凭什么这样做？自己要马上进京与穆公进行廷辩。于是离镇守的地方，经过汴州，挟持着刘玄佐一块儿去，势倾朝廷内外。穆质害怕得不得了，偷偷穿上白衫到兴赵求王生占卜，他给王生一捆丝布，王生称谢道：“劳您送我这么重的报酬，我要当夜就给您占卦。”穆质使留下韩滉和自己的生辰年岁。第二天，让妹夫裴前去请卦，王生对裴说：“这里面的一个人，命相特别旺盛，一生中的威势胜过为王的，这个人是谁？另外一个人的命相，与前面那个人相克得太厉害，大有互相危害的意思。但前面那个人必定到不了明年三月。卦上的日子是今年十一月，纵然相害，事情也办不成。”韩滉于十一月入京，穆质说：“韩的势力如此之大，碰着他就立即粉身碎骨，怎么能拖过好几个月？”他又去问王生，王生一直告诉他不要畏惧。韩滉到京城后，威势更盛，天天用橘木棒打死人，判案的官员一见到他就都逃跑，公卿大臣们本想去拜见他，也犹豫迟疑不敢登门。穆质更加恐惧，便多次拜见韩滉的儿子韩皋、韩群等请求和解，但他们谁也不敢为此事出面讲情。当时韩滉命令三省官员集合到中书省办公，人们都说韩滉要与穆质进行廷辩，有人劝说穆质称病不要出面，穆质心存疑虑拿不定主意。等官员们都到了，韩滉便说：“前天我解除了张严的常州刺史职务，昨天又解除了一个常州刺史的职务。因为张严曾经犯过贫赃的罪，所以撤换他。恐怕你们不知道，今天特意告诉你们。”大家都因这次亦不是廷辩而向穆质表示祝贺。没过多久，穆质有事必须去见韩滉，没等到通报便听阁中有人大声说：“穆质胆敢如此！”一位赞官不觉走了出来，把刚才的事告诉了穆质，穆听了十分害怕。第二天，度支员外齐抗深夜骑马来对穆说：“您已降职为邵州的邵阳尉，只管好好地去吧。”两人没说什么便握手告别，策马而去。穆质又叫夫裴去问王生，王生说：“韩滉的寿命和官运已经完了，不超过后天。明天且有国家的大变故。现在您可万全无失了。”到了晚上，宫内宣布出来：帝王逝世，停止朝拜。第二天，穆质降职的文书没有下达。第三天，韩滉入朝倒在班内，用床抬了出来，于是就死了。当时朝廷中有厌恶韩滉而喜欢穆质的人，便不将穆质贬官的命令发下来，亦把邵阳书给了穆质。

贾笼

穆质初应举，试毕，与杨凭数人会。穆策云：“防贤甚于防奸。”杨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礼贤，岂有防贤甚于防奸。”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谒鲜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仆报云：“尊师来。”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彻食。及至，一眇道士尔。质怒弁相待之薄，且来者是眇道士，不为礼，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谓质曰：“岂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问莫曾上封事进书策求名否，质曰：“见应制，已过试。”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后，当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补阙。故先奉白。”质辞去。至十五日，方过午，闻扣门声即甚厉，遣人应问。曰：“五郎拜左补阙。”当时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时拜耳，故有此报。后鲜于弁诣质，质怒前不为毕馔，不与见。弁复来，质见之，乃曰：“前者贾笼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谒之。”质遂与弁俱往。笼谓质曰：“后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当得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德宗尝赏质曰：“每爱卿对扬，言事多有行者。”质已贮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诰，仍私谓人曰：“人生自有，岂有不吃羊肉便得知制诰，此诚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给事赵憬忽召质云：“同寻一异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赵致敬如弟子礼，致谢而坐。道士谓质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诰，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莫更有灾否，曰，有厄。”质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过于不全，缘识圣上，得免死矣。”质曰：“何计可免？”曰：“今无计矣。”质又问：“若迁贬，几时得归？”曰：“少是十五年。补阙却回，贫道不见。”执手而别，遂不复言。无何，宰相李泌奏，穆质、卢景亮于大会中。皆自言频有章奏谏。曰（明抄本无曰字）国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恶事，即言苦谏，上不纳；此足以惑众，合以大不敬论，请付京兆府决杀。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质曾识，不用如此。”又进决六十，流崖州，上御笔书令与一官，遂远贬。后至十五年，宪宗方征入。贾笼即贾直言之父也。（出《异闻集》）

【译文】

穆质初应举，考试结束，与杨凭等数人相会。穆在策论中说：“防贤甚于防奸。”杨凭说：“你说得不对，当今天子正在礼待贤士，怎么说防贤甚于防奸呢。”穆说：“果然这样那就对了。”他们便出去谒见鲜于弁，鲜于弁待穆甚厚。饭还没吃完，仆人报告说：“尊师来了。”弁急忙跑去穿上朝靴带好笏板，然后命人撤掉饭菜。来人进屋后，原来是一个瞎老道而已。穆很恼火鲜于弁待他礼薄，而且来的又是个瞎道士，所以不向来人行礼，依然安坐不动。过了一会儿，道士对穆说：“您难道不是吃奉禄的官人吗？”答道：“不是。”又问他曾经上封事进书策而求官禄没有，穆说：“现正在应制，已经通过考试。”道士说：“你的脸色上有大喜。及第的同时，还要在天子身边为官。本月十五日午后，你就知道了，策论是第三等，官位是左补缺，所以我先告诉你。”穆质告辞走了。到了十五日，刚过午，听见敲门声很响很急，打发人前去应对，报说：“五郎官拜左补缺。”当时，不先唱报“第三等”就是同时任了官职，要一块儿拜接喜报，所以才有刚才那样的报法。后来鲜于弁来见穆质，穆生气那天没让他吃完饭，不与他见面。弁又来，质见了他，弁说：“前几天那个道士就是贾笼，他料事如神，我们应该去拜见他。”质便与弁一块儿去拜见。贾笼对穆质说：“后三月至九月，不要吃羊肉，你能得坐兵部员外郎职位，又有知制诰的官衔。”德宗皇帝曾经赏识穆质，说：“每爱卿对策，所说的事情多有可行的。”穆质已存在更大的希望，内心很看轻知制诰，私下里对人说：“一个人该做什么官天生就有这个运气，哪有不吃羊肉便得知制诰的道理。这纯粹是道士的妖言呀！”于是他又像过去一样吃起羊肉来。到了四月，给事赵憬忽然召见穆质说：“咱俩共同去找一个异人。”到那里一看，就是以前见过的那个瞎子道士。赵憬像弟子一样致敬行礼，致谢之后方才落座。道士对穆质说：“以前不让你吃羊肉，到九月能得制诰。为什么不讲信用？如今不同了，莫不是还有灾祸吗？对了，你有厄运！”穆质说：“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吧？”道士说：“本来很危险，因为你认识皇上，才能免除一死呵！”穆质问道：“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答：“如今无计可施了。”质又问：“若遭贬迁，多长时间能够回来？”道士说：“最少是十五年。补缺要回去，贫道不能看见。”于是与他握手告别，不再说什么。没过多久，宰相李泌奏称：穆质和卢景亮在大会中，都说自己不断有章奏进谏，国家有善政，他们就说是自己出的主意；有坏事就说是他们苦谏皇上不采纳；这种做法定以迷惑众人，应当以大不敬论处，请交给京兆府裁决斩杀。德宗说：“卢景亮我不了解，穆质我曾经相识，不要这样对待他。”又进言打杖六十，流放崖州。皇上御笔亲书命令给他一个官衔。于是把穆质往边远地方贬迁了。后来，到了十五年，宪宗皇帝才把他征召入宫。贾笼就是贾直言的父亲。

轩辕集

唐宣宗晚岁，酷好长年术。广州监军吴德鄘离京日，病足颇甚。及罢，已三载矣，而疾已平。宣宗诘之，且言罗浮山人轩辕集医之。遂驿诏赴京，既至，馆山亭院。后放归，拜朝散大夫广州司马，坚不受。临别，宣宗问理天下当得几年，集曰。五十年。宣宗大悦，及至晏驾，春秋五十。（出《感定录》）

【译文】

唐宣宗晚年，酷爱长寿之术。广州监军吴德鄘离京赴任的时候，脚患病，病得很重。等到任满卸职时，已经三年了，脚的病也已经彻底好了。宣宗盘问他，他说是罗浮山人轩辕集给他医治的。皇上便通过驿使传诏令轩辕集赴京，到京后，轩辕集住在山亭院。后来皇上放他回去，授职朝散大夫广州司马，轩辕集坚决不接受。临别时，宣宗问他按理天下能有几年，轩辕集说：“五十年。”宣宗大悦。到他死亡时，整好是五十个春秋。

杜可筠

唐僖宗末，广陵贫人杜可筠年四十余，好饮不食，多云绝粒。每酒肆巡座求饮，亦不见醉。人有怜与之酒，又终不多饮，三两杯即止。有乐生旗亭在街西，常许或阴雨往他所不及，即约诣此，率以为常。一旦大雪，诣乐求饮，值典事者白乐云：“既已啮损，即须据物赔前人。”乐不喜其说，杜问曰：“何故？”乐曰：“有人将衣服换酒，收藏不谨，致为鼠啮。”杜曰：“此间屋院几何？”曰，若干。杜曰：“弱年曾记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如今有验否，请以试之，或有征，当可尽此室宇，永无鼠矣。”乐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绝鼠迹。杜属秦彦、毕师铎重围际，容貌不改，皆为绝粮故也。后孙儒渡江，乃寓毗陵。犯夜禁，为刃死，传其剑解矣。（出《桂苑丛谈》）

【译文】

唐朝僖宗末年，广陵有个穷汉子叫杜可筠，四十多岁了，爱喝酒不吃饭，许多人都说他是粒米不沾。他常常在酒店里挨个座位要酒喝，也不见他醉。有人同情他，送给他酒，又舍不得多喝，每次三两杯而已。乐生在街西开了个酒亭，常让他阴雨天没处去时就到他那里去，这已经是常事了。有一天下大雪，杜可筠又到乐生那里要酒喝，赶上一个做典当工作的人对乐生说：“既然已经咬坏了，就应根据物的价钱赔偿那个人。”乐生不高兴他这么说，杜可筠问道：“什么原因？”乐生说：“有人拿衣服换酒，因为收藏不谨慎，被老鼠咬破了。”杜说：“这里有几间房子多大的院落？”乐生说有许多。杜说：“小时候曾记得一个符，很能除去老鼠，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灵验，请你替我试试看，或许能成，那就可以使这座宅院干干净净，永无老鼠。”乐生拿到符后，照法焚烧了，从此绝了鼠迹。杜可筠属秦彦、毕师铎在重围中死，容貌不改变，都是因为鼠不食的缘故。原来孙儒过了江，他便住在毗陵，因为违犯了宵禁的规定，被用刀杀死了，传说杀他的那把剑也分解了。

许建宗

唐济阴郡东北六里左山龙兴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水至深，人不可食，腥秽甚，色如血。郑还古（明抄本郑还古三字下有太和初与许建宗同寓佐山仅月余闻此井建宗谓还古二十二字）曰：“可以同诣之。”及窥其井，曰：“某与回此水味何如？”还古及院僧曰：“幸甚。”遂命朱瓯纸笔，书符置井中，更无他法。遂宿此院，二更后，院风雨黯黑。还古于牖中窥之，电光间，有一力夫，自以约索于井中，如有所钓，凡电三发光，洎四电光则失之矣。及旦，建宗封其井。三日后，甘美异于诸水，至今不变。还古意建宗得道者，遂求之，云：“某非道者，偶得符术。”求终不获。后去太山，不知所在。（出《传异记》）

【译文】

唐代，在济阴郡东北方向六里左山龙兴古寺的前面，路西边第一个院有一口井，里面的水特别深，人不能吃，又腥又臭，颜色如血。郑还古跟许建宗说：“我们一块儿去看看。”许建宗探身察看那口井，说：“我给你们恢复这井水的味道怎么样？”郑还古与院里的僧人说：“太好了。”便叫人拿来朱砂钵子和纸笔，写了一道符放进井里，亦没有再用别的方法。之后，他们就在这个院里住宿，二更天后，院里风雨交加，漆黑一团。郑还古从窗缝里往外瞧，看到电光之中有一健壮男子，自己把钓鱼用的绳子放进井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钓，一连发了三道电光，到第四道电光时这个人就不见了。等到天亮，建宗把这口井盖严了。三天后，井水甘美异常，其他水都比不上，至今仍未改变。郑还古认为许建宗是得了道术的人，便去求他，建宗说：“我不是道士，偶尔得到点符术而已。”还古的请求始终没得到什么。建宗后来到太山去了，不知具体住在什么地方。

向隐

唐天复中，成汭镇江陵，监军使张特进元随温克修司药库，在坊郭税舍止焉。张之门人向隐北邻，隐攻历算，仍精射覆，无不中也。一日，白张曰：“特进副监小判官已下，皆带灾色，何也？”张曰：“人之年运不同，岂有一时受灾，吾不信矣。”于时城中多犬吠，隐谓克修曰：“司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为丘墟，子其志之。”他日复谓克修曰：“此地更变，且无定主。五年后，东北上有人，依稀国亲，一镇此邦，二十年不动，子志之。”他日又曰：“东北来者二十年后，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远，但请记之。”温以为凭虚，殊不介意。复谓温曰：“子他时婚娶无男，但生一队女也。到老却作医人。”后果密敕诛北司，张特进与副监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验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还，江陵为朗（朗原作郎，据明抄本改。）人雷满所据，襄州举军（军原作君。据许本改。）夺之。以赵匡明为留后。大梁伐（伐原作代，据许本改）裹州。匡明弃城自固，为梁将贺环所据。而威望不著，朗（朗原作郎，据明抄本改）蛮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颖州刺史为荆南兵马留后。下车日，拥数骑至沙头，朗（朗原作郎。据明抄本改）军慑惧，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赐姓朱，后复本姓。果符国亲之说。克修失主，流落渚宫，收得名方，仍善修合，卖药自给，亦便行医。娶妇后，唯生数女。尽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军围江陵，军府怀忧，温克修上城白文献王，具道此，文献未之全信。温以前事累验，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军。来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献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远，果在兹乎。（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天复中年，成汭镇守江陵，监军使张特进与元随温克修看管药库，在坊边租房暂住。张特进的门人向隐住在他的北邻，向隐钻研历算，还精于射覆游戏，没有投不中的时候。一天，向隐对张特进说：“特进和副监小判官以下，个个面带灾难的气色，这是怎么回事呢？”张说：“每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哪有同一时间受灾的道理，我不相信。”这时，城里有许多狗叫的声音。向隐对温克修说：“司马元戎，某年失守，这个地方就化为废墟。你可要记着这件事。”另一天又对克修说：“此地要变更主人，又没有固定的主人。五年后，东北方面有人，好像是位国亲，一度镇守这块地方，二十年内不变。你记着这件事。”一天又对克修说：“东北来的那个人镇守二十年后，接替他的一个人不相信阴阳五行。这段时间更长。请把这些记着。”温克修以为这些语全无实际凭据，根本不放在心上。向隐还对他说：“你以后结婚娶妻不生男孩，只生一群女孩子。到年老时你却从医。”后来，朝廷果然密令诛东北司，张特进与副监小判官同一天被杀，这才应验了那件事。成汭在鄂渚失利没有回来，江陵被朗州人雷满占领，襄州又发兵夺了回来，用赵匡明为留后。大梁派兵攻打襄州，赵匡明放弃城池保存自己，襄州被梁将贺环据守。但他的威望不高，朗州蛮人侵凌时，他不敢出城，只能固守。大梁君主命武信王高季昌从颖州刺史改为荆南兵马留后。高季昌下车后，带领数人骑马来到沙头，朗军望而生畏，慢慢撤退。在这之前，武信王曾被梁主赐姓朱，后来又恢复了本来的姓。果然符合向隐所谓“国亲”的说法。温克修失去主人后流落在渚宫，收集到许多有名的药方，精心整理修补，靠卖药维持生活，顺便行医看病。娶了老婆后，只生了几个女孩。上述情况都跟向隐当初所说的一样。唐明宗天成二年，天子的军队围攻江陵，军府担忧，温克修上城把前面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文献王，文献王并未完全相信这些。温克修以为前面经过的事屡屡应验，必定不是欺人之谈。不久，朝廷抽调军队，放弃了对江陵的围攻。第二年，武信王高季昌去世，在位一共二十一年。文献继承其位，也统治了二十一年，直到南平王。向隐所说的“这段时间更长”，果然如此。

赵尊师

赵尊师者，本遂州人，飞符救人疾病，于乡里间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魈，令挈书囊席帽，故所居前后百里内，绝有妖怪鬼物为人患者。有民阮琼女，为精怪所惑，每临夜别梳妆，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医疗，即先知姓名。琼乃奔请尊师救解，赵曰：“不劳亲去，但将吾符贴于户牖间，自有所验。”乃白绢朱书大符与之。琼贴于户，至一更，闻有巨物中击之声，如冰坠地，遂攒烛照之，乃一巨鼍，宛转在地，逡巡而死，符即不见，女乃醒然自悟，惊骇涕泣。琼遂碎鼍之首，弃于壑间，却诣尊师，备陈其事。赵慰劳之，又与小符，令女吞之。自后无恙。大符即归于案上。（出《野人闲话》）

【译文】

赵尊师本是遂州人，能用飞符给人治病，在乡村住了多年了。又善于驱使山鬼，令其给自己提着书袋席帽，所以在他住处周围一百里之内，绝对没有妖怪鬼魅伤害人的事。居民阮琼的女儿为精怪所迷惑，每到夜晚就特别梳妆打扮一番，好像等待什么人，必定有人来迎接贺喜，又说又笑，坦然自得。请人到家给她治疗，她就先知道人家的姓名。阮琼便赶来请赵尊师解救，赵说：“用不着我亲自去，只要把我的符贴在门窗上，自会灵验。”他便在白绢上用红笔写了一道大符给阮琼。琼回去后将符贴在门上，到一更天，听到有大的物体撞击之声，像大冰块落地一样，他便举着蜡烛去照，原来是一只大鼍在地上翻滚，折腾一会儿就死了，贴在门上的符也立即不见了，女儿也像睡醒一样明白过来，吓得直哭。阮琼把鼍的脑袋砸碎，将它扔进了沟壑，然后去见赵尊师，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赵对他表示祝贺与慰问，又给他一道小符，让他叫女儿吞下去，此后就不会有什么病灾了。这时，大符已经飞回来落在桌子上。

权师

唐长道县山野间，有巫曰权师，善死卜。至于邪魅鬼怪，隐状逃亡，地秘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预知之。或人请命，则焚香呼请神，僵仆于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时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奏师之亲曰郭九舅，豪侠强梁，积金甚广，妻卧病数年，将不济。召令卜之。闭目而言曰：“君堂屋后有伏尸，其数九。遂令斸之，依其尺寸，获之不差其一，旋遣去除之。妻立愈，赠钱百万，却而不受，强之，方受一二万，云神不令多取。又一日，卧于民家，瞑目轮十指云：“算天下死簿，数其遐迩州县死数甚多，次及本州村乡，亦十余人合死者，内有豪士张夫子名行儒与焉。”人有急告行儒者，闻而惧，遂命之至。谓张曰：“可以奉为，牒阎罪山（明抄本罪作罗，又山字疑误，当是出字）免之。”于是闭目，于纸上书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讫，张以含胎马奔奉之，巫曰：“神只许其母，子即奉还。”以俟异日，所言本州十余人算尽者，应期而殁，惟张行儒免之。及牝诞驹，遂还其主。其牝呼为和尚，云：“此马曾为僧不了，有是报。”自尔为人廷算者不少，为人掘取地下隐伏者亦多，言人算尽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取民家牛马资财，遍山盈室。（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朝，在长道县的山野里，有个巫师叫权师，善于死卜。至于邪魔鬼怪，隐藏的逃亡的，地下的秘密山里宝藏，以及人的生死期限等，没有他不能预先知道的。有人请他占命，他点上香呼请神灵，直挺挺地倒在草地上，气息奄奄而死去，过了一会儿才又喘气，闭着眼睛便告诉你要问的事。这个人奏报权师说他的亲戚叫郭九舅，为人豪侠强梁，家里有许多钱，妻子卧病多年，眼看没有救了，叫您给算一算。权师闭着眼说：“这个人堂屋后面埋有死尸，共有九具。于是令人去掘，按他说的尺寸，一点儿不差地都找到了，紧接着又派人去将尸体除掉了。他的妻子便立即痊愈了，主人赠钱百万，权师推却不受，硬要给他，他才只收了一二万，并说神灵不让多拿。又一天，权师躺在一个村民家里，闭着眼睛转动十个手指说：“算计天下死人的账簿，数着附近州县死人的数目最多，其次是本州的村乡，也有十多个该要死的人，其中有豪士张夫子名叫行儒的。”有人急忙去告诉了张行儒，张行儒听了非常恐惧，便叫权师去。权师对张说：“我可以为您效劳，写个通牒请阎王爷把您免了。”于是闭上眼睛，在纸上写，写的字一半像篆文籀文。写完后，祷告着烧化了。结束后，张行儒将一匹怀胎的奔马奉还给他，权师说：“神只许其母，马仔很快就奉还给您。”过了几天，权师所说本州十多个寿命已经完了的人，都应期限而死了，唯独张行儒没有死。等到牝马生下小驹，便送还给了主人。那匹牝马他呼唤为“和尚”，说：“这匹马曾经为僧不终，所以有此报应。”从那时起，权师在家里给人家算卦的时候不少，替人家挖取地下隐藏物的时候也很多，说谁寻命已尽的，保证不差一时半刻。这样以来，他家里大大地富了起来，从人家挣来的牛羊资财，放了满山堆了满屋。

卷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隐克　张士政　陈休复　费鸡师 岳麓僧　强绅　彭钉筋　崔无斁 蜀士　陈岷　郑山古　马处谦 赵圣人　黄万户　何奎　孙雄 李汉雄

周隐克

周隐克，有术数，将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闵修弟子礼，手状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镇淮南，染疾，曰：“尊师去年云我有疾，须卧六日。”段公与宾客博戏饮茶，周生连吃数碗，段起旋溺不已。良久，惊语尊师曰：“乞且放，虚惫交下不自持。”笑曰。与相公为戏也，盖饮茶慵起，遣段公代之。”（出《逸史》）

【译文】

唐代有个道士叫周隐克，掌握道术和历算，将相大臣都对他敬若神明，宰相李宗闵对他行弟子之礼，行礼恭敬，连手也不放下。前宰相段文昌镇守淮南，得了病，说：“尊师去年就说我要得病，须要卧床休息六天。”段相公跟宾客们赌谁能喝茶，周隐克一口气喝了好多碗，段公便起床没完没了地去撒尿。过了好长时间，段公才明白过来，吃惊地对尊师说：“求您暂且放了我吧，我现在已经是虚弱疲惫交加，不能支持了。”周隐克笑着说：“跟相公开开玩笑。因为喝多了茶又懒得起来，便让相公替代我。”

张士政

唐王潜在荆州，百姓张士政善治伤折。有军人损胫，求张治之。张饮以一药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两指，涂膏封之，数日如旧。经二年余，胫忽痛，复问于张。张曰：“前君所出骨寒则痛，可遽觅也。”果获于床下，令以汤洗，贮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子弟与之狎，尝祈其戏术。张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灯蛾飞去。又画一妇女于壁，酌满杯饮之，酒无遗滴。逡巡，画妇人面赤半日许。其术终不传人。（出《逸史》）

【译文】

唐代，王潜驻扎在荆州，一个老百姓叫张士政，善治外伤骨折。有个军人腿部骨折，去求张士政医治。张先给他一种药酒喝了，然后剖开肉，取出碎骨头一片，像两个手指那么大，便将刀口涂上药膏封好。几天之后，伤腿就复原了，长得跟原来一样。过了两年多，这条腿忽然痛起来，这位军人又去问张士政。张说：“这是因为从前给你取出来的那块骨头寒冷所以你的腿就疼痛，可去立即找到它。”果然在床下找到了那块骨头，叫他用热水洗了洗，藏在棉絮里面，这个人的腿痛便立即痊愈了。王潜的子弟们常跟张士政闹着玩，曾求他表演游戏的法术。张士政拿来一把草，用手反复揉搓，就都变成小灯蛾飞去了。他又画一个女人在墙上，倒一杯酒给她喝，酒喝得一滴也不剩。过了一会儿，画的女人便面红耳赤了半天。张士政的法术始终不传授给别人。

陈休复

唐李当镇兴元，褒城县处士陈休复号陈七子，狎于博徒，行止非常。李以其妖诞械之，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复。无何殒于狴牢，遽都腐败，所司收而瘗之。尔后宛在褒城，李惊异不敢复问。一旦爱女暴亡，妻追悼成疾，无能疗者。幕客白曰：“陈处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术，能祈之乎？”李然之，因敬而延召，陈曰：“此小事尔。”于初夜，帷裳设灯炬，画作一门，请夫人下帘屏气。至夜分，亡者自画门入堂中，行数遭，夫人愊忆，失声而哭，亡魂倏然灭矣，然后戒勉，令其抑割。李由是敬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李当镇守兴元时，褒城县有个处士叫陈休复，人称陈七子，整日跟赌徒们厮混，行为举止很不规矩。李当因为他妖里妖气荒诞不经给他带上枷锁关了起来，大街上却又出现一个陈休复。关着的这个陈休复没有多久就死在监牢里，很快就腐烂了，看守的人收拾他的尸首埋掉了。以后，陈休复仍然活动在褒城，李当十分惊异，不敢再问这件事。一日，李当的爱女突然死了，妻子也同思念痛悼女儿而伤心过度得了病，没有人能治。有个幕客跟李当说：“陈处士是个真正得道的人，一定有治疗夫人的法术，能去请他吗？”李当同意去请，便把陈休复恭恭敬敬地请了来，陈说：“此乃小事一件而已。”入夜，在帷幛里面点上灯，在帷幛上面画了一个门，让夫人放下床头的帘子平心静气地躺下。到了半夜，死亡的女儿便从画的那个门口进入堂屋，在里面走了几圈，夫人忧伤郁结，放声大哭，亡魂一下子就不见了，然后，好一番劝戒勉励，让她不要思念女儿。夫人的病从此就好了。李当因为这件事很敬重陈休复。

费鸡师

唐蜀有费鸡师，目赤无黑睛，本濮人，段成式长庆初见之，已年七十余。或为人解疾，必用一鸡，设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鸡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气嘘叱，鸡旋转而死，石亦四破。成式旧家人永安初不信。尝谓曰：“尔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复去其左足鞋及袜，符展在足心矣。又谓奴沧海：“尔将病。”令袒而负户，以笔再三画于外，大言曰：“过过。”墨迹遂透著背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四川有个费鸡师，两眼通红没有黑眼珠，本来是濮地人，段成式在长庆第一次见到他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有时给别人治病，必定用一只鸡放在院里供起来，又从江里面拿块鹅卵石让病人握在手里，他则踏步运气作声，那只鸡扑腾挣扎而死，病人握住的石头也碎成四块。段成式的旧家人永安开始时并不相信。费鸡师曾对永安说：“你有大难。”于是将一道符做成丸状逼迫他吞下去，又脱掉他左脚上的鞋和袜子，便见那道符已张贴在他的脚心上了。费鸡师又对家奴沧海说：“你要生病。”便令他光着膀子靠门站立，费用毛笔在门的另一面画来画去，大声说道：“过！过！”墨迹便透到沧海的背上。

岳麓僧

唐广南节度下元随军将钟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寿县主簿欧阳衎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间患腹疾，卧于欧阳舍，逾月不食。虑其旦夕溘然，欲陈牒州衙，希取钟公一状，以明行止。钟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烦，何妨申报。”于是闻官。尔后疾愈，孙光宪时为郡倅，钟惠然来访，因问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进，与同行商人数辈就岳麓寺设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药后，要退，即饮海藻汤，或大期将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须指挥家事，以俟终矣。’遂各与一缗，吞一丸。他日入蜀，至乐温县，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乐温，得与话旧，且说所服之效。无何，此公来报肋下痛，不日其药果下。急区分家事，后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药，用海藻汤下之，香水洗沐，却吞之。昨来所苦，药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药相示。然钟公面色红润，强饮啗，似得药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终，以其知命有验，故记之焉。（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广南节度使的下属元随军将钟大夫，忘记他叫什么名了，晚年流落，旅居在陵州，大多数时日住在佛寺里。仁寿县的主簿欧阳衎可怜他年老体弱，经常筵请招待他，钟大夫在三伏天坏肚子，躺在欧阳的家里，一个多月不吃东西。欧阳担心他马上就会咽气，想陈报州衙，希望得到钟公的一份自述状，以表明他的经历行止。钟说：“病了就是病了，死却还没死成。这件事既然又要麻烦你，那就由你直接申报吧。”于是，欧阳就把钟公病重的事报告了官府。后来钟的病痊愈了，当时孙光宪任郡守的副职，钟善意地去访问他，问他为何如此苦恼，孙便说：“我曾经在湘潭，遇上打仗不能前进，与同行的几个商人到岳麓寺祭奠，寺僧有新制的知命丹，并对我们说：‘吃下这知命丹之后，要想把它打掉，就服用海藻汤，或者到寿命完结时，感觉肋下微微作痛，此丹就会自行排泄下来，那就必须赶紧安排家事，等着咽气。’我们每人给了他一千文钱，吞了一丸。日后进入蜀地，到了乐温县，遇到一块儿服丹的商人也住在乐温，便与他话旧，而且谈到服丹的功效。没过多久，这个人来报告说肋下痛，不几天那吞下去的知命丹果然排泄下来了。他急忙安排了家事，二十天后死了。我正感到此药神奇，用海藻汤把它打下来，用香水洗涤干净，再吞下去。前几天所以苦恼，因为药还没有自己下来，所以知道没到死的日子。”他同时拿山药来给钟公看。但钟公面色红润，勉强喝了药，好像得到药力一样，日后不知他的结局如何，因为这知命丹的功效很灵验，所以记在这里。

强绅

唐凤州东谷有山人强绅，妙于三戒，尤精云气。属王氏初并秦凤，张黄于通衢，强公指而谓孙光宪曰：“更十年，天子数员。”又曰：“并汾而来悠悠，梁蜀后何为哉。”于时蜀兵初攻岐山，谓其旦夕屠之。强曰：“秦王久思妄动，非四海之主，虽然，死于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终不能克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尔后大卤与王凤翔不羁，秦王令终，王氏绝祚，果叶强生言。有鹿卢跷术。自云老夫耄矣，无人可传，其书藏在深稳处古杉树中。因与孙光宪偕诣，开树皮，发蜡缄，取出一通绢书，选吉辰以授，为强妪止之。谓孙少年矣，虑致发狂，俾服膺三年，方议可否。（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凤州东谷有个山人叫强绅，妙于三戒之道，尤精云气之术。时值王氏刚刚兼并秦凤之地，正在大街上张扬，强绅指着他们跟孙光宪说：“再过十年就会出现好几个天子。”又说：“吞并汾地以来这么长时间了，在蜀地建立梁国后还做些什么呢。”当时蜀兵开始攻打歧山，自称旦夕之间就会荡平秦地。强绅说：“秦王早就想妄动，要除掉各方的霸主，但他却死在牖下，这是他命中注定的。蜀人最后攻不下秦地，而秦川也要变成荒丘的。”后来，大卤与王凤翔不受约束，秦王的法令行不通，王氏也丢了王位，果然应了强绅的话。有一种鹿卢跷术，强绅自称年老无人可传，把那本书藏在了深山隐蔽处的古杉树里。他与孙光宪一起到了那里，剥开树皮和蜡封，取出一册绢子书，选择吉日良辰要向他传授，被强绅的老伴制止了。她说孙光宪太年轻了，担心他会因为掌握此术之后发狂，等他服务三年之后，才能考虑是否可以向他传授。

彭钉筋

唐彭濮间。有相者彭克明。号彭钉筋。言事多验。人以其必中。是有钉筋之名。九陇村民唐氏子。家富谷食。彭谓曰。唐郎即世。不挂一缕。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陇。衣食且丰。可能裸露而终哉。后一日。江水泛涨。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谓必致之。乃脱衣泅水。无何为泛波漂没而卒。所谓一缕不挂也。其他皆此类。繁而不载。（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在彭濮一带，有个相命人叫彭克明，绰号彭钉筋。他说的事情多数应验，人们由于他说的话差不多句句准确，所以才送他一个“钉筋”的绰号。九陇村民唐氏的儿子，家里富足有的是粮食，彭对唐氏说：“您的儿子死的时候一丝不挂。”唐氏说：“我家有许多田亩，衣食也很丰裕，他怎么能光着身子离开人世呢？！”后来有一天，江水泛滥，水潭里漂着一只兔子，正在水的中央，唐氏的儿子以为一定能捉到它，便脱掉衣服泅水游过去，不一会儿便被泛滥的江水冲走淹死了。正所谓一丝不挂而身亡。关于彭钉筋的事情都与这件事类似，就不一件件地记载了。

崔无斁

伪王蜀先主时，有道士李皓，亦唐之宗室，生于徐州，而游三蜀。词辩敏捷，粗有文章。因栖阳平化，为妖人扶持，上有紫气，乃聚众举事而败，妖辈星散，而皓独罹其祸。先是李皓有书，召玉局仙杨德辉赴斋。有老道士崔无斁自言患聋，有道而托算术，往往预知吉凶。杨德辉问曰：“将欲北行，如何？”令崔书地作字，乃书北千两割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觉。”杨坐不果去，而皓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祸。杨之幸免，由崔之力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伪王蜀先主时，有个道士李皓，也是唐朝皇帝的宗室，生于徐州而游于三蜀。他口齿伶俐。能言善辩，而且略有文彩。栖阳平化为妖人扶持，上有紫气，他便聚众起兵作乱，结果失败了，妖人们纷纷逃散，而李皓却身历其祸。事先，李皓曾经写信召集玉局仙杨德辉等人前来参加斋会。有位老道士崔无斁自称耳聋不去赴会，他是道业很深的人，凭借算术往往预知吉凶。杨德辉问道：“我要到北面去，吉凶如何？”他让崔无斁在地上写字，崔便写了“北”和“千”两个分割开的字，然后把“千”字插入“北”字中间成了个“乖”字，说：“去了一定要乖觉，要见机行事。”杨德辉果然没有去。李皓在斋会的那一天被擒，别的赶会道士也经历了这场祸事。杨德辉能够幸免于难，是由于崔无斁的帮助。

蜀士

伪王蜀有王氏子承协，幼承荫，有文武才，性聪明，通于音律。门下常养一术士，潜授战阵之法，人莫知之。术士褴褛弊衣，亦不受承协之资镪。承协后因蜀主讲武于星宿山下，忽于主前呈一铁枪，重三十余斤，请试之。由是介马盘枪，星飞电转。万人观之，咸服其神异。及入城，又请盘城门下铁关，五十余斤，两人舁致马上，当街驰之，亦如电闪。大赏之，擢为龙捷指挥使。其诸家兵法，三令五甲，悬之口吻。以其年幼，终不付大兵柄。奇异之术，信而有之。（出《王氏见闻录》）

【译文】

伪王蜀有王氏子承协，自幼承袭受封，兼有文武之才，天资聪明，通晓音律。他在门下长期供养着一个术士，暗中教授他战阵之法，人们都不知道。这位术士衣衫褴褛，也不接受承协送给他的钱财。承协后来因为蜀主在星山下讲武，突然在主前呈上一杆铁枪，重三十余斤，请求试练一下。于是，承协便勒马轮枪，星飞电转，神出鬼没。万人看了他的表演，人人佩服其武艺神奇。等到进了城门，又让他挥舞城门下的铁门栓，门栓重约五十多斤，两个人抬到马上之后，承协就在大街上勒马飞舞起来，依然星飞电转，神出鬼没。蜀主大为赏识，颁以重奖，并任命他为龙捷指挥使。至于诸家兵法，无论三令五甲，他都能口若悬河地熟练背诵。因为他年幼，所以没有交给他大的兵权。其他的奇异法术，相信他也能通晓。

陈岷

后唐庄宗世子魏王继岌伐蜀，回军在道，而有邺都之变。庄宗与刘后命内臣张汉宾赍急诏，所在催魏王归阙。张汉宾乘驿，倍道急行，至兴元西县逢魏王，宣传诏旨。王以本军方讨汉州，康延孝相次继来，欲候之出山，以陈凯歌。汉宾督之。有军谋陈岷，比事梁，与汉宾熟，密问张曰：“天子改换，且是何人？”张色庄曰：“我当面奉宣诏魏王，况大军在行，谈何容易。”陈岷曰：“久忝知闻，故敢谘问。两日来有一信风，新人已即位矣，复何形迹？”张乃说：“来时闻李嗣元过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请盘桓，以观其势，未可前迈。”张以庄宗命严，不敢迁延，督令进发。魏王至渭南遇害。（出《王氏见闻录》）

【译文】

后唐庄宗的嫡长子魏王继岌讨伐蜀地，在回军途中发生了邺都之变。庄宗与刘后命令内臣张汉宾带着急诏，到魏王所在的地方催他回朝。张汉宾乘着驿马，加速急行，到兴元西县碰到魏王，向他宣读了皇帝的诏旨。魏王说自己正在率军讨伐汉州，康延孝接着也要到来，要等他出山之后，再回朝报告胜利的消息。张汉宾督促他赶快回朝。有个军谋陈岷正在勾结投降大梁，他与汉宾熟识，所以密问张汉宾道：“天子已经改换，新登基的天子是谁？”张汉宾神色庄严地说：“我奉皇命当面宣诏要魏王回京，况且大军正在行进之中，要想事梁，谈何容易！”陈岷说：“因为过去与您熟识，所以才敢向您打听情况。这两天有一股信风，我知道新人已经即位了。另外还有什么情况？”张汉宾便说：“来的时候听说李嗣元已经过了河，近几天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陈岷说：“应当请魏王原地不动，以观形势的变化。不可往前开进。”张汉宾因为庄宗皇帝的命令极严，不敢拖延，所以督令魏王立即进发。魏王到渭南时遇害。

郑山古

伪蜀王先主时，有军校黄承真就粮于广汉绵竹县，遇一叟曰郑山古，谓黄曰：“此国于五行中少金气，有剥金之号，曰金炀鬼。此年蜀宫大火，至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诣朝堂陈之。傥行吾教以禳镇，庶几减于杀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试于我而取之。然三陈此术，如不允行，则止亦不免。盖泄于阴机也，子能从我乎？”黄亦好奇，乃曰：“苟禀至言，死生以之。”乃赍秘文诣蜀。三上不达，乃呕血而死。其大火与乙酉亡国杀戮之事果验。孙光宪与承真相识，窃得窥其秘纬，题云黄帝阴符，与今阴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黄云受于郑叟，一画一点，皆以五行属配，通畅亹亹。实奇书也。然汉代数贤（贤原作言，据明抄本改）生于绵竹。妙于谶记之学，所云郑叟，岂黄扶之流乎。（出《北梦琐言》）

【译文】

伪蜀先主时，有个军校叫黄承真催运粮食到了广汉绵竹县，遇见一个老头叫郑山古，对黄承真说：“这个国家在五行之中缺少金气，有个剥金名称，叫金炀鬼。今年蜀国王宫要起大火，到甲申年和乙酉年则有无数人被杀害，我教给你秘密的法术，到朝上去陈述。倘若施行我教的法术除祸镇灾，可能会免除杀伐的灾难。救人活命的功劳本是道家所看重的，请您为了我而这么办。但是，如果再三陈述我教您的法术，他们仍然不允许施行，那就算了。灾祸不能免除。那也是暗中注定的机运呀！您能按我说的去办吗？”黄承真也好奇，便说：“如果让我说心里话，那就是：为了此事，生死不惧。”他便带有秘密文书到了蜀国。几次呈报都没有送到国王那里，黄承真便吐血而死。结果，宫中起火与乙酉亡国杀戮的事情应验发生。孙光宪跟黄承真互相认识，当初他曾偷看到那件秘术的大概，里面写道：黄帝的阴符，与现在的阴符不同，共有五六千字。黄承真说这份秘术是一位郑翁交给他的，上面的一画一点，全用阴阳五行对应搭配。通畅流利，实在是一部奇书啊！但是，汉代许多贤能之人生于绵竹，精通谶记这门学问，黄承真所说的郑老翁，莫不是黄扶之流吗？

马处谦

伪王蜀叶逢，少明悟，以词笔求知，常与孙光宪偕诣术士马处谦，问命通塞。马曰：“四十已后，方可图之，未间，苟或先得，于寿不永。”于时州府交辟，以多故参差，不成其事。后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梦见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觉后，话于广成先生杜光庭次，忽报敕下，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广成曰：“昨宵之梦，岂小川之谓乎？”自是解维，覆舟于犍为郡青衣滩而死，即处谦之生知。叶逢之凶梦，何其效哉。光宪自蜀沿流，一夕梦叶生云：“子于青衣亦不得免。”觉而异之，泊发嘉州，取阳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险。无何篙折，为泛流吸入青衣，幸而获济。岂鬼神尚能相戏哉。（出《北梦琐言》）

【译文】

伪王蜀时有个叶逢，少年聪明，以诗词文章知名，常常跟孙光宪一起拜见术士马处谦，卜问命运通达与否。马处谦说：“四十岁以后，你才能有官运；不到时候，如果先得到官位，你的寿命就不长。”当时，州府交辟，因为种种原因耽误了，升官的事情没有办成。后来充任湖南的通判官。未封官之前，他梦见乘船赴任，在江上等候差吏，快到中午时便到了，把他迎接到一个石洞里去。睡醒以后，他在杜广成家里说起此事，忽然传报皇帝的敕命传下来了，封他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广成说：“昨天晚上的梦，指的岂不是小川吗？”叶逢于是解维发船，登程赴任，走到犍为群青衣滩时，船翻身亡，这就是马处谦原先的预见。叶逢那天晚上做的凶梦，何其见效！孙光宪从四川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一天夜间梦见叶生说：“你在青衣滩也不能幸免。”睡醒之后非常惊异，他停下船来不再沿江直奔嘉州，而取道阳山旱路，然后换乘小船避开青衣滩之险阻。无奈船篙断了，被激荡的水流吸进青衣滩，幸而又被救了出来。难道鬼神也能互相开玩笑吗？

赵圣人

伪蜀有赵温圭，善袁许术，占人灾祥，无不神中，蜀谓之赵圣人。武将王晖事蜀先主，累有军功。为性凶悍，至后主时，为一二贵人挤抑，久沈下位，王深衔之。尝一日，于朝门逢赵公，见之惊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见君面有杀气，怀兵刃，欲行阴谋。但君将来当为三任郡守，一任节制，自是晚达，不宜害人，以取殃祸。王大骇，乃于怀中控一匕首掷于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杀此子，便自引决，不期逢君为开释，请从此而止。”勤勤拜谢而退。王寻为郡，迁秦州节度。蜀亡，老于咸阳。宰相范质亲见（见字原阙，据明抄本补）王，话其事。（出《玉堂闲话》）

【译文】

伪蜀有个赵温圭，擅长袁许的法术，给别人占卜吉祥灾祸，无不神算妙中，蜀人称他为赵圣人。武将王晖在蜀国先主手下效力时，战功累累。他为人性格鲁莽凶悍，到了后主执政时，被一两个权贵的大臣排挤压抑，长时间沉没在低下的职位上，怀恨在心。曾经有一天，他在朝门下面遇见赵公，赵公看见他十分惊愕，便屏退左右告诉他说：“今天看见你面带杀气，怀里藏着刀想暗算别人。但是，你将来会成为三任郡守，一任节制，只是晚一些罢了，不宜害人而招致灾祸。”王晖十分吃惊，便从怀里掏出一柄匕首扔在地上，哭泣着说：“今天本想刺杀这小子，然后引颈自杀，不料遇到你为我开导解释，我从此以后再不这么蛮干了。”说完，频频拜谢，向赵公告辞。王晖很快就当了郡守，又迁升为秦州节度使。伪蜀灭亡后，他老死于咸阳。宰相范质亲眼看见过王晖，王晖跟他说了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

黄万户

伪王蜀时，巫山高唐观道士黄万户。本巴东万户村民，学白虎七变术，又云学六丁法于道士张君。常持一铁鞭疗疾，不以财物介怀，然好与乡人争讼，州县不之重也。或州刺史文思辂亦有戏术，曾剪纸鱼投于盆内而活，万户投符化獭而食之。其铁鞭为文思辂收之，归至涪州亡其鞭，而却归黄矣。有杨希古，欲传其术，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丧秽，不果传，俄得家讣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宫，列示诸子，俾认储后，万户乃指后主。其术他皆仿此。唯一女为巫山民妻，有男传授秘诀，将卒，戒（戒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家人勿殓，经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殒也。青城县旧有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万户将卒，谓家人曰：“青城马和尚来，我遂长逝也。”是年，马师亦迁化。（出《北梦琐言》）

【译文】

伪王蜀时，巫山高唐观有个道士叫黄万户。黄万户本是巴东万户村民，学过白虎七变术，又说跟道士张君学过六丁法。他常常拿着一条铁鞭给别人治病，从不把财物放在心上，然而好与乡邻们打官司，所以州衙县府并不看重他。戎州刺史文思辂也掌握游戏的法术，他曾剪了纸鱼放到盆里就变成活鱼，黄万户则把一道符投进去化成一只獭把鱼吃了。黄的铁鞭被文思辂收了去，往回走到涪州时铁鞭又丢了，结果却回到了黄万户的手里。有个叫杨希古的，想请黄向他传授法术，还没坐好黄忽然说：“你家里出丧事了。”结果没向他传授，很快他就得到母亲死亡的讣告。还有一次蜀国先主召黄万户入宫，先主将自己的儿子一个个介绍给他，让他认认谁是将来王位的继承人，黄便指定是后主。有关他的法术如何灵验的其他事情，都与这几件事相仿佛。他只有一个女儿，是巫山一个平民的妻子。有个男儿，向他传授秘诀，说将来自己死了时，要戏诫家人不要入殓，过七八天就能复活，但这个男儿不久就死了。青城县过去有个马和尚，静坐了三十五年，道德非常高。万户要死时对家人说：“青城马和尚要来，我要与世长辞了。”在万户长辞的这一年，马和尚也去世了。

何奎

伪王蜀时，阆州人何奎，不知何术，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号何见鬼，蜀之近贵咸神之。鬻银肆有患白癫者，传于两世矣，何见之谓曰：“尔所苦，我知之矣，我为嫁聘，少镮钏钗篦之属，尔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癞者欣然许之，因谓曰：“尔家必有他人旧功德，或供养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为此崇，但去之必瘳也。”患者归视功德堂内，本无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纱窗，乃重围时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彻去，仍修斋忏，疾遂痊。竟受其镮钏之赠。何生未遇，不汲汲于官宦，末年祈于大官，自布衣除兴元小尹，金紫，兼妻邑号，子亦赐绯，不之任，便归阆州而卒，显知死期也。虽术数通神，而名器逾分，识者知后主政悉此类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伪王蜀时，阆州有个人叫何奎，他不懂什么法术，但说什么事情却非常准确，又不是占卜相面之类，人们都叫他何见鬼，蜀之近贵都把他当作神奇的人物看待。一家银店有患白癜风的，已经流传了两代了，何奎见到他时对他说：“你的苦处我知道，我因为嫁娶的事正缺少镮钏钗篦之类的首饰和化妆用品，你能送给我这些东西吗？如果能办到，你的苦处就立即痊愈。”那个患癫痫病的人欣然答应了他，何奎便跟他说：“你家里肯定有别人以前供佛的事，有供奉用具留在那里，死人的魂灵便依附在它上面，所以用它来作祟害人，只要把它除去，必定消除病患。”患者回家仔细察看供佛的殿堂，并没发现什么东西，想了很久，他老母亲便说：“佛像前面的纱窗，原来是重围时别人的东西，我过去拿来放在那里的，莫非就是这件东西？”于是立即把它撤掉，仍旧修斋打忏供佛，患者的病便痊愈了。何奎也终于接受了这个人耳环手镯之类的赠品。何奎年轻时没有做官的机遇，他也不亟亟于官宦之途，晚年才祈求于大官，从平民百姓封为兴元县是小尹，授三五品以上的职衔，他的妻子也被封地封号，儿子也授予五品以上的职衔，他并没去上任，便回到阆州死在故乡，显然，他是预先就知道自己的死期的。他虽然法术通神，但晚年的名位已经超过了他的福分。识者知道蜀后主的为政就与这事类似。

孙雄

嘉州夹江县人孙雄，号孙卯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伪蜀主归命时，内官宋愈昭将军数员。旧与孙相善，亦神其术。将赴洛都，咸问将来升沈。孙俯首曰：“诸官记之，此去无灾无福，但行及野狐泉已来税驾处，曰孙雄非圣人耶，此际新旧使头皆不见矣。”诸官咸疑之。尔后量其行迈，合在咸京左右，后主罹伪诏之祸，庄宗遇邺都之变，所谓新旧使头皆不得见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孙雄是嘉州夹江县人，字号为孙卯斋，他的料事如神也属于何奎之流。伪蜀主归顺唐朝时，有位内官宋愈将此事透露给几员将军。这几个人过去都跟孙雄很友善，也神奇于他的术数。他们要去洛阳，便都去询问孙雄将来的升沉如何。孙雄俯首道：“各位官人记着我说的话，这次你们去洛阳，无灾祸也无福气，但是走到野狐泉已到了歇驾住宿之处，你们会说孙雄并非圣人呀，这个时候，新旧使头都见不到了。”各位官员都很怀疑。后来，他们估量了自己的行程，当时正在咸京前后，而那个时间正好是蜀后主因为背叛朝廷自立为王而遭祸，唐庄宗皇帝又遇上邺都兵变，所谓“新旧使头皆不得见”正好应验了。

李汉雄

李汉雄者，尝为钦州刺史，罢郡，居池州。善风角推步之奇术，自言当以兵死。天祐丙子岁，游浙西，始入府而叹曰：“府中气候甚恶，当有兵乱，期不远矣。吾必速回。”既见，府公厚待之，留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顾而叹曰：“祸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辞，坐客位中，良久曰：“祸即今至，速出犹或可。”遂出至府门，遇军将周交作乱，遂遇杀害于门下。（出《稽神录》）

【译文】

李汉雄曾经担任钦州刺使，免除郡守官职后居住在池州。他擅长风角推步的奇异法术，自己说将来一定死在兵器之下。唐昭宗天佑丙子年，李汉雄旅游到了浙西，他刚走进府衙时就惊叹道：“府内气氛太恶劣，肯定要出现兵乱，为期不远了，我必须迅速回避。”见到府公后，主人以厚礼招待他，留他住了十天，所以没能立即离开这里。一天晚上，他走出客店，向周围看了看叹道：“灾祸就在明天，我不能再留在这里。”第二天早上，他到府内辞行，在客人的位置上坐了好长时间后便说：“灾祸马上就要到来，迅速出去或许还可避过。”说完往外走，到府门时遇到军将周交作乱，便被杀害于府衙门前。

# 太平广记之异人异僧释证卷（第81-101卷）

异人异僧释证卷目录

卷第八十一　异人一　韩稚　幸灵　赵逸　梁四公

卷第八十二　异人二　陆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吕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郑相如

卷第八十三　异人三　续生　张佐　陆鸿渐　贾耽 治针道士　贞元末布衣

　柳成 苏州义师　吴堪

卷第八十四　异人四　苗晋卿　义宁坊狂人　张俨　奚乐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岳道人　李业 石旻　管涔山隐者　宋师儒 会昌狂士

　唐庆　卢钧

卷第八十五　异人五　赵知微　击竹子　张浚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华阴店妪　李客 蜀城卖药人　刘处士　张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乐人子　蒋舜卿赵知微 九华山道士

卷第八十六　异人六　黄万祐　任三郎　黄齐　王处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龙道士　何昭翰　卢延贵　杜鲁宾　建州狂僧　刘甲

卢婴　赵燕奴

卷第八十七　异僧一　释摩腾　竺法兰　康僧会　支遁释摩腾

卷第八十八　异僧二　佛图澄

卷第八十九　异僧三　释道安　鸠摩罗什　法郎　李恒沙门

卷第九十异僧四　杯渡　释宝志

卷第九十一　异僧五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专师 阿秃师　稠禅师

　释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业　骆宾王永那跋摩

卷第九十二　异僧六　玄奘　万回　一行　无畏 明达师　惠照

卷第九十三　异僧七　宣律师

卷第九十四　异僧八　华严和尚　唐休璟门僧　仪光禅师 玄览　法将

卷第九十五　异僧九　洪昉禅师　相卫间僧　道林 净满　法通

卷第九十六　异僧十　僧伽大师　回向寺狂僧　懒残　韦皋 释道钦　辛七师

　嘉州僧　金刚仙　鸱鸠和尚

卷第九十七　异僧十一秀禅师　义福　神鼎　广陵大师 和和　空如禅师　僧些

　阿足师 鉴师　从谏

卷第九十八　异僧十二李德裕　齐州僧　抱玉师　束草师 惠宽　素和尚　怀信

　佛陀萨　兴元上座　赵蕾　怀浚 智者禅师　法本

卷第九十九　释证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灵隐寺　侯庆

　大业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韦知十

刘公信妻

卷第一百释证二　长乐村圣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刚 菩提寺猪　李思元

　僧齐之　张无是　张应　道严

卷第一百一　释证三　邢曹进　韦氏子　僵僧　鸡卵　许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黄山瑞像　马子云　云花寺观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妇人

　镇州铁塔　渭滨钓者

卷第八十一　异人一

韩稚　幸灵　赵逸　梁四公

韩稚

汉惠帝时，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重译来贡。时有道士韩稚者，终之裔也，越海而来，云是东海神君之使，闻圣德洽于区宇，故悦服而来庭。时东极扶桑之外，有泥离国，亦来朝于汉。其人长四尺，两角如蜼，牙出于唇，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寿不可测也，帝云：“方士韩稚解绝国言，问人寿几何，经见几代之事。”答云：“五运相因，递生递死，如飞尘细雨，存殁不可论算。”问女娲已前可问乎，对曰：“蛇身已上，八风均，四时序。不以威悦，搅乎精运。”又问燧人以前，答曰：“自钻火变腥以来，父老而慈，子寿而孝。牺轩以往，屑屑焉以相诛灭，浮靡嚣薄，淫于礼，乱于乐，世欲浇伪，淳风坠矣。”稚具以闻，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达理者难可语乎斯道矣。”稚亦以斯而退，莫之所知。（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汉惠帝在位时，战争平息，天下太平，远方的国家和偏僻的地域，纷纷前来朝贡。当时有个道士叫韩稚的，是终的后代，他越海而来，自称是东海神君的使者，听说汉皇帝的圣明德政遍施于环宇，所以心悦诚服而前来朝拜。同时，在东面很远处扶桑以外的地方。有个泥离国，亦派人来向汉帝朝拜。那人身长四尺，头上有两个角像蚕茧形状，长长的牙齿露在嘴唇外面，从腰部往下生着长长的毛遮蔽着，住在深洞里，没法推算他到底有多大岁数，惠帝说：“方士韩稚懂得远方国家的语言，问问这个人有多大岁数，经历过几代的事情。”这个人答道：“五运相因，不断地生不断地死，就像飞尘细雨一样，活着多少代死了多少代是无法计算的。”问他女娲以前的事知道与否，他说：“在蛇身人以前，八方的风就有规律地吹着，四个季节就有序地变化着。人们不分强弱，能够掌握万物运行的精要而生存着。”又问他燧人氏以前的事情，答道：“自从钻木取火改变腥膻以来，父辈年老而慈祥，子辈年壮而孝敬。自从牺轩氏以后，就有各种原因频繁地互相杀伐，虚华不实，嚣闹浇薄，淫于礼仪，乱于音乐，世俗浇离虚伪，淳朴自然之风气丧失了。”韩稚把这个人说的话全部告诉了皇帝，皇帝说：“混沌蒙昧的年代实在长远呀，除非通神达理的人是很难跟他讲清这些道理的呀！”韩稚也因此而告退，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幸灵

晋幸灵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与人群居，被人侵辱，而无愠色，邑里皆号为痴，父兄亦以为痴。常使守稻，有牛食稻，灵见而不驱，待牛去，乃整理其残乱者。父见而怒之，灵曰：“夫万物生天地之间，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驱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复用理坏者何为？”灵曰：“此稻又得终其性矣。”时顺阳樊长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令人作楫一双。灵作讫而未输，俄而被人窃。窃者心痛欲死，灵曰：“尔无窃吾楫子乎？”窃者不应，须臾甚痛。灵曰：“尔不以情告我者死。”窃者急，乃首应。灵于是以水饮之，病乃愈。船成，以数十人引一艘，不动。灵助之，船乃行。从此人皆畏之，或称其神。有龚仲儒女，病积年，气息才属，灵以水噀之，应时大愈。又吕猗母黄氏，痿庳一十余年，灵去黄氏数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顷，谓猗曰：“扶夫人起。”猗曰：“得疾累年，不可卒起。”灵曰：“试扶起。”于是两人扶以立，又令去扶人，即能自行，乃留水一器而饮之。高悝家内有鬼怪言语，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厌之，而不能绝。灵至门，见符甚多，曰：“以邪救邪，岂得已乎？”并使焚之，其鬼怪遂绝。从尔已后，百姓奔赴如云。灵救愈者，多不敢（明抄本敢作受）报谢。立性至柔，见人即先拜，辄自称名。凡草木之夭伤于山林者必起埋（明抄本起埋作理起）之，器物倾覆于途路者必举正之。（出《豫章记》）

【译文】

晋代有个叫幸灵的，是豫章建昌县人，生性寡言少语。与大家在一起时，被别人侮辱了也不生气，同村人都称他傻子，父亲和哥哥也认为他痴呆。家里人常常让他看守稻田，有牛吃稻子，他看见了也不驱赶，等牛走了之后，就去整理被践踏乱了的稻子。父亲见了很生气，幸灵却说：“万物生长于天地之间，各得其意，牛刚才吃庄稼，凭什么去赶它？”父亲愤怒地说：“即使像你说的那样，还用去整理被踏坏的稻子干啥？”幸灵说：“这踏坏的稻子也应该终其性命呀，怎么能见它们受伤而不管呢？”当时，顺阳人樊长宾是建昌县令，他征发百姓制作官船，命令每人做一双船桨。灵做完了后还没送交上去，很快就被人偷走了。偷的人心痛得要死，灵说：“你没偷我的桨吗？”偷的人没回答，顿时痛得更厉害了。灵说：“你不把实情告诉我，就会死的。”偷的人着急了，便点头承认。灵于是拿水来给他喝，他的病便好了。船造成后，用十个人拉一艘，船不动；灵伸手相助，船这才往前走。从此，别人都对他表示敬畏，有人称他是神仙。龚仲儒的女儿病了多年了，奄奄一息；灵拿水来喷她，结果立时大愈。吕猗的母亲黄氏，瘫痪了十多年了，灵在离黄氏几尺远处坐着，闭上两眼寂然无声，过了一会儿，对吕猗说：“把夫人扶起来。”吕猗说：“得病多年了，不能马上起来。”灵说：“试着扶起来看看。”于是两人扶她站起来了，灵又让扶她的人离开，于是便能自己走路，灵又给他们留下一杯水让病人喝。高悝家里有鬼怪说话，屋里的器物自己走路，他用巫术大加镇压也不见效。幸灵来到他门前看见有许多符，说：“以邪救邪，哪能根绝呢。”叫他把符统统烧了，家里的鬼怪便绝迹了。从那以后，百姓们便如云涌一般跑到幸灵家里求他，经他救愈的人多数都不敢报答致谢。幸灵生性特别柔顺和气，见到人就首先行礼，动辄自报姓名。凡有草木夭损受伤于山林的，他见了一定扶起或掩埋好；凡有器物翻倒于路途上的他见了一定去扶正它们。

赵逸

后魏崇义里有杜子休宅，地形显敞，门临御路。时有隐士赵逸者，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是晋朝太康寺也。”时人未之信，问其由，答曰：“龙骧将军王浚平吴后，立此寺，本有三层浮图，用砖为之。”指子休园曰：“此是故处。”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万，并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浚敬造。”时园中果菜丰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号为圣人。子休遂拾宅为灵应寺，所得之砖，造三层浮图，好事者问晋朝京师何如今日，逸曰：“晋朝民少于今日，王侯帝宅与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鄙，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符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此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尹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当时作文之士，惭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问曰：“太尉府前砖浮图，形制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晋义熙十二年，刘裕伐姚泓军人听作。”汝南王闻而异之，因问何所服饵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闲养生，自然长寿。郭璞常为吾筮云，寿年五百岁，今始余半。”帝给步挽车一乘，游于市里，所经之处，多说旧迹，三年已后遁去，莫知所在。（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后魏时，崇义里有一座杜子休的宅院，地形显耀敞亮，门前面临官道。当时有个叫赵逸的隐士，说是晋武帝时候的人，有关晋朝时代的旧事，他大部分都记得。后魏（即北魏）正光初年他来到京都，看见杜子休的宅院后叹息道：“这是晋朝当年的太康寺呀！”当时人们都不相信，问他原因，答道：“当年龙骧将军王浚平定吴国后，建立了这座寺，本来有三层佛塔，用砖砌的。”他指着子休的园子说：“这就是原来的地址。”子休掘土检验他说的话，果然挖得几万块砖，并有块石头上刻着铭文道：“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月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浚敬造。”当时园子里的果树和蔬菜长得丰茂旺盛，更有林木葱茏，人们便信服了赵逸的话，称他为圣人。杜子休也施舍出自己的宅院作为灵应寺，挖得的砖用来建造三层佛塔，好事的人问赵逸晋朝时的京都与现在对比到底怎么样，赵逸说“晋朝时居民比现在少，王侯们的宅第与现在相似。”又说：“自从永嘉年以来，二百余年间，建国称王者共有十六个君主，我都游历过京都的附近，亲眼看见其中的事情。每个国家兴亡之后，看看他们的史书，都不是据实记录，没有人不是将过失推卸给别人，把好事引到自己身上。苻生虽然好勇嗜酒。但也懂得仁政而不轻易杀人，看着治理国家的政策法律，并不敢凶暴。但在详细记载他的史书里天下所有的坏事都归在他身上。苻坚自然是贤明的君主，但他窃取君位，随意杜撰，枉加恶名，所有史官都是这种类型。人们都尊贵远的而贱视近的，以为史官的话都是真实的。当今之人也是以为活着的就愚蠢，死了的才是聪明人，实在是被迷惑得太厉害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赵逸说：“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尽管不过是中庸之辈而已，但在他死了以后，在他的碑文墓志里面，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好事。这个人是君主，则说他能与尧舜抗衡；这个人是大臣，就说他与伊尹有同等的政绩；凡是管理臣民的行政官员，就说他像浮虎一样令人慕其清尘；凡是执法的官员，就说他有埋轮大志令人称谢他的耿直。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就夸称为圣贤伯夷叔齐所有这些，统统是运用虚妄之言中伤正气，借助华丽辞令损害事实。”当时舞文弄墨的文士，个个愧闻赵逸的这一番言论，有个武官步兵校尉李登问道：“太尉府前砖砌的佛塔，形式甚为古老，不知是何年建造的。”赵逸说：“那是东晋义熙十二年时，刘裕讨伐姚泓的军人建造的。”汝南王听了赵逸上面的话以后，非常惊异，便问他服用了什么长生不老药，才使他如此长寿。赵逸说：“我不懂得什么善生之道，而是自然长寿。郭璞当年为我占卦说，我的寿长为五百年，现在开始还剩下一半。”皇帝给了他人力拉的车一辆，他周游市区，所到之处，大都能说出旧迹，三年之后，他隐遁而去，没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梁四公

梁天监中，有罣闯（上音携，下琛去）颥杰（上万，下杰）、麸黅（上蜀，下湍）、仉肾（上掌，下覩）四公谒武帝，帝见之甚悦，因命沈隐侯约作覆，将与百僚共射之。时太史适获一鼠，约匣而缄之以献。帝筮之遇蹇（艮下，坎上）之噬嗑（震下，离上）。帝占成，群臣受命献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决，置诸青蒲，申命闯公揲蓍，对曰：“圣人布卦，其象吉（明抄本吉作告）矣，依象辩物，何取异之，请从帝命卦。”时八月庚子日巳时，闯公奏请沈约举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撰占成，置于青蒲而退。读帝占曰：“先蹇后噬嗑是其时，内艮外坎是其象。坎为盗，其鼠也。居蹇之时，动其见嗑，其拘系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艰贞，非盗之事，上九荷校灭耳凶，是因盗获戾，必死鼠也。”群臣蹈舞呼万岁。帝自矜其中，颇有喜色。次读八臣占词，或辩于色，或推于气，或取于象，或演于爻，或依鸟兽龟龙，阴阳飞伏，其文虽玄远，然皆无中者。末启闯公占曰：“时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阴阳晦而入文明，从静止而之震动，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为鼠，辰与艮合体，坎为盗，又为隐伏，隐伏为盗，是必生鼠也。金数于四，其鼠必四。离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则昃。况阴类乎。晋之繇日，死如弃如，实其事也，日敛必死。”既见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闯公曰：“占辞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请剖之。”帝性不好杀，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妊三子。是日，帝移四公于五明殿西阁，示更亲近，其实囚之，唯朔望伏腊，得于义贤堂见诸学士。然有军国疑议，莫不参预焉，大同中，盘盘国、丹丹国、扶昌国、高昌国遣使献方物，帝命有司设充庭法驾，雅乐九阕，百僚具朝服如元正之仪。帝问四公：“异国来廷，爵命高下，欲以上公秩加之。”黅公曰：“成王太平，周公辅政，越裳氏重译来贡，不闻爵命及之。春秋邾楚之君，爵不加子。设使其君躬聘，依礼经，位止子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谓黅公更详定之。俄属暴风如旋轮，曳帝裙带，帝又问其事，公曰：“明日亦未果，请他日议之。”帝不怿，学士群诽之。向夕，帝女坠阁而死，礼竟不行。后诘之，对曰：“旋风袭衣，爱子暴殒。更何疑焉。”

高昌国遣使贡盐二颗，颗如大斗，状白似玉。干蒲桃、刺蜜、冻酒、白麦面。王公士庶皆不之识。帝以其自万里绝域而来献，数年方达。文字言语，与梁国略同。经三日，朝廷无祗对者，帝命杰公迓之。谓其使曰：“盐一颗是南烧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烧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洿林，三是无半。冻酒非八风谷所冻者，又以高宁酒和之。刺蜜是盐城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麦面是宕昌者，非昌垒真物。”使者具陈实情，面为经年色败，至宕昌贸易填之。其年风灾，蒲桃刺蜜不熟，故驳杂。盐及冻酒，奉王急命，故非时尔。因又向紫盐医珀，云自中路，遭北凉所夺，不敢言之。帝问杰公群物之异，对曰：“南烧羊山盐文理粗，北烧羊山盐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彻如冰，以毡橐煮之可验。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无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风谷冻成者，终年不坏，今臭其气酸，洿林酒滑而色浅，故云然。南平城羊刺无叶，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盐城羊刺叶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昌垒白麦面烹之将熟，洁白如新，今面如泥且烂。由是知蜜麦之伪耳。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深数尺，有末盐，如红如紫，色鲜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瑿珀，黑逾纯漆，或大如车轮，末而服之，攻妇人小肠症瘕诸疾。彼国珍异，必当致贡，是以知之。

杰公尝与诸儒语及方域云：“东至扶桑，扶桑之蚕长七尺，围七寸，色如金，四时不死。五月八日呕黄丝，布于条枝，而不为茧。脆如綖，烧扶桑木灰汁煮之，其丝坚韧，四丝为系，足胜一钧。蚕卵大如燕雀卵，产于扶桑下。赍卵至句丽国，蚕变小，如中国蚕耳。其王宫内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晓而明如昼，城忽不见，其月便蚀。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余家，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四海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呪诅，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昆山之上，其土人食蝑蟹髯蛇以辟热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为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为褐，皆焚之不灼，污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极峻造天，四时冰雪，意烛龙所居。昼无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观北极。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饮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间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鸭生骏马，大鸟生人，男死女活，鸟自衔其女，飞行哺之，衔不胜则负之，女能跬步，则为酋豪所养。女皆殊丽，美而少寿，为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马，毛洁白，长尺余，有貂大如狼，毛纯黑，亦长尺余，服之御寒。”朝廷闻其言，拊掌笑谑，以为诳妄，曰。邹衍九州、王嘉拾遗之谈耳。司徒左长史王筠难之曰：“书传所载，女国之东，蚕崖之西，狗国之南，羌夷之别种，一女为君，无夫蛇之理，与公说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国有六，何者，北海之东，方夷之北，有女国，天女下降为其君，国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国，其女悍而男恭，女为人君，以贵男为夫，置男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东南，绝徼之外，有女国，以猿为夫，生男类父，而入山谷，昼伏夜游，生女则巢居穴处。南海东南有女国，举国惟以鬼为夫，夫致饮食禽兽以养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国，方百里，山出石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举国无夫，并蛇六矣。昔狗国之南有女国，当汉章帝时，其国王死，妻代知国，近百年，时称女国，后子孙还为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国，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论。”俄而扶桑国使使贡方物，有黄丝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丝也。帝有金炉，重五十斤，系六丝以悬炉，丝有余力。又贡观日玉，大如镜，方园尺余，明彻如琉璃，映日以观、见日中宫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与使者论其风俗土地物产，城邑山川，并访往昔存亡。又识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首，具言情实。间岁，南海商人赍火浣布三端，帝以杂布积之。令杰公以他事召，至于市所，杰公遥识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缉木皮所作，一是续鼠毛所作。”以诘商人，具如杰公所说。因问木鼠之异，公曰：“木坚毛柔，是何别也。以阳燧火山阴拓木爇之，木皮改常。”试之果验。明年冬，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偿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粘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以示杰公，公曰：“上界之宝信矣。昔波罗尼斯国王有大福，得获二宝镜，镜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孙福尽，天火烧宫，大镜光明，能御灾火，不至焚爇。小镜光微，为火所害，虽光彩昧暗，尚能辟诸毒物。方园百步，盖此镜也。时王卖得金二千余斤，遂入商人之手，后王福薄，失其大宝，收夺此镜，却入王宫。此王十世孙失道，国人将谋害之，此镜又出，当是大臣所得，其应入于商贾。其价千金，倾竭府库不足也。”因命杰公与之论镜，由是信伏。更问此是瑞宝，王令货卖，即应大秦波罗奈国失罗国诸大国王大臣所取，汝辈胡客，何由得之，必是盗窃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对，俄而其国遣使追访至梁，云其镜为盗所窃，果如其言。后有魏使频至，亦言黑貂白兔鸭马女国，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周游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虚说，皆为美谈，故其多闻强识，博物辩惑。虽仲尼之详大骨，子产之说台骀，亦不是过矣。后魏天平之岁，当大同之际，彼此俗阜时康，贤才鼎盛。其朝廷专对，称人物士流。及应对礼宾，则肾公独预之为问答，皆得先鸣。所以出使外郊，宴会宾客，使彼落其术内，动挫词锋，机不虚发，举无遗策，肾公之力也。魏兴和二年，遣崔敏、阳休之来聘。敏字长谦，清河东武城人，博学赡文，当朝第一，与太原王延业齐名，加以天文律历医方药品卜筮（筮字原作论，据明抄本改）。既至。帝选硕学沙门十人于御对百僚与之谈论，多屈于敏，帝赐敏书五百余卷，他物倍之。四公进曰：“崔敏学问疏浅，不足上轸冲襟，命臣肾敌之，必死。”帝从之。初江东论学，有十二沙门论，以条疏徵核，有中观论，以乘寄萧然，言名理者。宗仰其术。北（北原作比，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朝有如实论，质定宗礼，有回诤论，借机破义。敏总南北二业皆精，又桑门所专，唯在释氏。若儒之与道，蔽于未闻。敏兼三教而擅之，颇有德色。肾公尝于五天竺国以梵语精理问论中分别论、大无畏论、因明论。皆穷理尽妙。肾公貌寝形陋，而声气清畅。敏既频胜群僧，而乃傲形于物。其日，帝于诤居殿命肾公与敏谈论至苦，三光四气，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风云气候，金丹玉液，药性针道，六性五蕴，阴阳历数，韫略机权，飞伏孤虚，鬼神情状，始自经史，终于老释，凡十余日。辩扬六艺百氏，与敏互为主客，立谈绝倒，观者莫不盈量忘归。然敏词气既（既原作事，据明抄本改）沮于頔。不自得，因而成病，舆疾北归，未达中路而卒。（出《梁四公记》）

【译文】

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罣闯、颥杰、麸黅与仉肾等四公前来拜见武帝，武帝见了他们四人十分高兴，便命沈隐侯沈约作复，要与群臣共同射复。当时太史刚刚捉一只老鼠，沈约便将这只老鼠装在匣子里封好当作复呈给了武帝。武帝占卦占到了蹇（艮下，坎上）之噬嗑（震下，离上）。武帝占成后，命令群臣中的八个人占，让他们占成后一块儿拿出来，武帝占定之后，将蓍草放在青蒲垫子上，又命闯公给他揲其余的蓍草，闯公说：“圣人设卦，卦象本身已经告诉了。要依照卦象辨别事物，但是如何选取蹇与噬嗑这两个不同的卦象呢？请允许我也随从皇上占卦。”这时正当八月庚子日巳时，闯公奏请武帝让沈约把武帝卦上的一支蓍草交给自己，占完之后，把蓍草放在青蒲垫子上就退回到原处。闯公看着武帝占的卦说：“先蹇后噬嗑这说的是时间，内艮外坎这说的是蹇卦的卦象。坎为盗，盗是老鼠。处在蹇的时间，动辄见嗑，鼠被拘囚了。噬嗑六爻之中，有四爻的爻辞无咎；有一爻的爻辞占断为利艰贞，这五爻说的事都与盗没有关系；还有一爻就是上九，其爻辞是荷校灭耳，意思是戴上了很重枷锁，其占断是凶，这是因为盗窃而招致了刑罚，这老鼠一定是死的。”群臣手舞足蹈高呼万岁，武帝也因自己射中了而洋洋得意，脸上显出得意的表情。接着又看那八位大臣的占辞，有的辨于颜色，有的推断于气，有的取于象，有的演于爻，有的依据于鸟兽龟龙之阴阳飞伏，他们的卦辞尽管文理玄妙幽远，然而都没有射中的。最后看到闯公占的卦辞说：“这个时间是属王侯将相的时间，这是吉辰，这老鼠一定是活的。但是阴阳晦而文明将入，从静止而到震动，老鼠因失其属性必然被捉住了。八月为金，是金盛的月份，要克它也必须是金。子为鼠，时辰与艮卦正好合体，坎为盗，又为隐伏，隐伏也为盗，这老鼠肯定是活老鼠。金在五行之中位于第四，这老鼠必定四只。离为文明，这是南方的卦，太阳到了中午之后就要偏西，何况老鼠是阴类呢。晋卦的卦辞讲的就是日，晋为进，指的是日进，太阳进去之后，就是死了，没有了，其实说的就是这件事，太阳落下去老鼠必定就会死的。”文武百官听说是活老鼠后，大惊失色，于是责怪闯公道：“你占的卦辞说有四只老鼠，现在匣子里装的只有一只，这是怎么回事？”闯公说：“请把这只老鼠剖开。”武帝禀性不好杀生，又遗憾自己没射对。到了太阳偏西时，那只老鼠眼看就要死了，这才令人将它剖开，果然发现大老鼠肚子里还怀着三只小老鼠。这一天，武帝令四公搬到了五明殿西楼阁，表示与他们更为亲近，其实是将他们拘禁在这里了，只有每月的初一、十五以及伏腊等祭祀之日，他们才能到义贤堂与学生们见面。当然了，凡有关于军国大事的疑难问题进行议决时，他们也都参与。大同年间，盘盘国、丹丹国、扶昌国、高昌国派遣使者前来贡献地方特产，武帝令主管人员设置庭内法驾，排演雅乐九阙，文武百官都穿上服朝，就像正月祭典一样，上朝接待外宾。武帝询问四公道：“异国的使臣前来朝拜，接待人员是讲究爵位高低的，我想以上公之爵位加给接待人员。”黅公说：“成王时代天下太平，周公辅佐朝政，越裳重译前来周朝献贡，没听说加给谁什么爵位。春秋时期的邾楚君，连子爵都没有加给。假若有人亲自接待外宾，依照《礼》的规定，爵位也只能是子或男。如果加给上公爵位，恐怕不符合先例。”武帝坚持让黅公重新考虑一下再作决定。不一会儿刮起了旋风，旋风吹扯武帝的裙带，武帝又问这是怎么回事，黅公说：“明天也不能验证，请于他日议论。”武帝不高兴，学士们也非难他。到了晚上，武帝的女儿坠楼身亡，黅公在第二天也没去行吊丧之礼。事后武帝追问他，他说：“旋风吹你的衣服，就证明你的爱女要暴亡，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呢？”

高昌国派来的使臣贡献给朝廷两大粒咸盐，每粒都有斗一般大，形状洁白如玉。还有干葡萄、刺蜜、冻酒、白麦面粉等。王公大臣与士庶百姓都不认识这些东西。武帝认为使臣是从万里之外的远地方前来贡献这些东西的，经过许多年才到达这里。他们的文字和语言与梁国大致相同。过了三天，朝廷无人能够与他交谈，武帝便令杰公去接待他。杰公对那位使者说：“这两颗咸盐其中一颗是在南烧羊山于某个月的十五日收取的，一颗是在北烧羊山于某个月十五日以外的日子收取的。葡萄的十分之七产于頔林，十分之三出产于无半。冻酒不是八风谷冻制的，且又掺和进去一些高宁产的酒。刺蜜是盐城产的，不是南平城的产品。面粉是宕昌面粉，不是昌垒的真货。”使者把真实情况讲述了出来，他说面粉原是昌垒的真货，因为贮存五年变了质，所以到宕昌换了那里的面粉来充填。那年闹风灾，葡萄与刺蜜成熟得不好，所以货色混杂。盐与冻酒，因为接到了国王的紧急命令，所以来不及弄到真货。杰公又问他怎么没有带来紫盐与药用琥珀，使者说在来的途中，被北凉人掠夺去了，没有敢告诉你们。武帝询问这些东西有什么特异之处，杰公答道：“南烧羊山的盐粒文理粗，北烧羊山的盐文理细密。十五日那天收的盐明彻如冰，用毡袋子加水一煮就可以检验出来。洿林的葡萄皮薄味美，无半产的葡萄皮厚味苦。酒如果是八风谷冻制的，就会终年不变质；如今送来的这酒则已经变质，有一种酸味；洿林产的酒滑腻而颜色清浅。所以我才这么说。南平城的羊刺树没有叶，结的刺蜜果颜色白净明亮而味道甘甜；盐城的羊刺树有大叶子，结的刺蜜果颜色发青而味道淡薄。昌垒产的白面粉蒸到快熟时，洁白新鲜；如今看到的白面粉蒸到快熟时，则像泥一样又粘又稀。由此可以辨认刺蜜与面粉是假冒的。交河中间的沙滩里，往下挖几尺深，有粉末状的盐，颜色紫红，色彩鲜艳，味道甘美，吃了能够止痛。再往下挖到一丈深，就有药用琥珀，颜色比漆还黑，有的像车轮那样大，研成粉末服下去，能治妇人小肠瘀结等疾病。这是那个国家最珍奇的产物，是当然的贡品，因此知道他们肯定带了这两样东西。

杰公曾经跟儒生们谈到周围四方的地理情况道：“东方到扶桑。扶桑的蚕有七八尺长，七寸粗，金黄色，一年四季不死。五月八日吐黄色丝，蚕丝分布在枝条上，而不结茧。蚕丝像帽子上的装饰物那样脆弱，用扶桑木燃烧后的灰和在水里煮过后，蚕丝就变得坚韧了，用四根细丝辫成的细绳，足能提动一钧重的东西。蚕的卵像燕省卵那样大，产在扶桑树下面。把这样的蚕卵带到句丽国去，生出的蚕就变小了，就像中国的蚕那么大。扶桑国的王宫里有座水晶城，方圆一里，天不亮水晶城就像白天一样明亮，如果水晶城偶尔不见了，就会出现月蚀。向西而至西海，海中有岛，方圆二百里，上面有大片的树林，树林里生长的全是宝贵的树木。岛上住着万余户人家，那里的人都很手巧，能够制造宝器，这就是所说的拂林国。海岛的西北部有个大坑，大坑曲曲弯弯地有一千多尺深，扔下一块肉去，就有鸟衔着宝石飞出来，大的宝石有五斤重，那个地方的人说这是色界天王的宝藏。四（应是西）海的西北方，大约一万里处，有个女儿国，女人把蛇当做丈夫，男人则是蛇，不咬人，住在洞穴里。女人在这个国家当官为臣，住在宫殿里。这里的习俗是没有文书契约，而是相信诅咒，坦率正直的人没有什么，不忠诚不公正的人立即就死。神道立下的教诲，谁也不敢违犯。南方至火洲之南。在炎昆山上，当地人吃蝑蟹与髯蛇来预防热毒。在火洲之中有火树，树皮可以做布，炎丘有火老鼠，鼠毛可以做衣服，这样的布与衣服都是用火烧不焦，玷污之后用火来洗涤。北方至黑谷以北，那里的山特别高大，顶到了天，一年四季都是冰雪覆盖，意思是用冰雪的光亮来照亮龙居住的地方。白天没有太阳，北面更比南面更亮。夜间在正上方能看到北斗星。西边有酒泉，泉水的味道像酒一样，喝了能使人醉；北边有漆海，毛发与羽毛在海水里染过后都成为黑色；西（应是南）边有乳海，海水白色滑腻就像乳汁一样。在这三个海之间方圆七百里的地方，水土肥沃，大鸭子生骏马，大鸟生人；鸟生的人男的都死女的能活，鸟衔着它生的女人在飞翔中喂养，衔不动了就用背驮着，女人能走路了，则被首领养育着。女人都是美女，相貌美丽而寿命短，给人作妻妾，不到三十岁就死了。有兔大如马，兔毛洁白，毛长一尺多，有貂大如狼，毛色纯黑，毛长也是一尺多长。毛皮穿在身上能御寒。”满朝文武及在座的儒生听了他这番议论，都拍着巴掌直笑，以为他这是信口雌黄，说这纯属“邹衍九州与王嘉拾遗一类的谈论而已”。司徒左长史王筠提出质疑道：“在《汉书》与《左传》中记载着，女儿国的东面，蚕崖以西，狗国以南，有羌夷族的一个分支，那里由一个女人作君主，但没有把蛇作丈夫的道理，与您说的根本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杰公说：“根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女儿国有六个。哪六个呢？北海东面与方夷北面有一个女儿国；天女下凡作她们的君主，国内有男有女，生活习俗与其他国家一样；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板楯以西有个女儿国，那里的女人悍勇而男人恭顺，女人为国君，把尊贵的男人作为丈夫，宫中蓄养男人当做侍妾嫔妃，多的时候有上百人，少的时候只有自己匹配的丈夫；昆明之南的边境以外有个女儿国，女人以猿为丈夫，生下男孩像父亲，生下来之后就进入山谷；昼伏夜出，生下的女孩则住在草窝里和洞穴里；南海的东南面有个女儿国，整个国家的女人都以鬼为丈夫，丈夫捕到禽兽作饮食供养她们；勃律山的西面有个女儿国，方圆一百里，山里流出一条台虺河，女人在河水里洗浴之后就怀孕，全国的女人都没有丈夫；加上原先说的那个以蛇为丈夫的女儿国，总共是六个。从前狗国以南那个女儿国，在汉章帝时，国王死了，国王的妻子代替丈夫管理国家，历时近百年，当时称为女儿国，后来国王的子孙又重新做了君主。诸如以狗为丈夫、以猿为丈夫、以鬼为丈夫以及在河里洗澡怀孕的这几个女儿国，知识丰富的人都已经熟知，所以原先我便略而不论。”不久，扶桑国也紧接着派遣使臣来梁国贡献地方物产，有黄丝三百斤，就是扶桑蚕吐出来后又用扶桑木灰加水煮过的那种蚕丝。武帝有一只金香炉，重五十斤，将六根蚕丝辫在一起用来挂这只香炉，丝的承受能力绰绰有余。扶桑使臣还贡献了观日玉，玉大如化妆镜，方圆一尺多，明彻如琉璃，用它映着太阳观看，太阳里面的宫殿看得明白清楚。武帝令杰公与扶桑使臣谈论他们的风俗地理物产，以及城镇乡村山脉河流等情况，并且问及他们历史上的兴亡变迁过程。使者提到自己的祖父叔叔大爷与兄弟时，杰公与武帝都认识，使者便感动得流着眼泪叩头跪拜，一一介绍了本国的真实情况。隔了一年，南海的商人带来三端（六丈为一端）火洗布，武帝以为他是带的普通杂布来卖的。因为别的事情，武帝令杰公去召唤这位南海商人，杰公到了他经商的地方，远远地就认出来了，说：“这是火洗布，其中两端是用树皮织造的，一端是用鼠毛织造的。”走到跟前向商人一打听，果然与杰公说的一样。于是问他树皮织的与鼠毛织的有什么不同，杰公说：“树皮织的质地坚硬，鼠毛织的质地柔软，这就是它们的区别。如果用阳燧火山阴面的柘树一烧，树皮织的火洗布就会变形。”试验了一下，果然如他所说。第二年冬天，扶南国的一艘大船从西天竺国驶来，出售玻璃镜，镜面一尺五寸，重四十斤，正反两面都皎洁透亮，把五色物体放在镜子上面，天亮时一看，镜子上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有人问这面镜子要多少价钱，那人说要一百万贯钱左右，武帝令有关人员核算了一下，府库里的所有钱都拿出来也不够这面镜子的价钱。那位商人说，这面镜子是色界天王做了功德方面的事，天降大雨。众宝如山，天王便收存起来放在山上的库府里面，别人很难拿出来，用大块的兽肉扔到库府之中，肉腐烂后沾住宝物，一只大鸟衔着飞了出来，衔出来的就是这面宝镜，举国上下都不认识这面宝镜，无人能够拿得出这个价钱的。把这面镜子拿给杰公看，杰公说：“这是天上的宝物，确实不假。从前波罗尼斯国王有大功德，能够得到两面宝镜，镜的亮光照到的距离，大镜是三十里，小镜是十里。到了他的玄孙功德尽了，天火焚烧了宫殿，大宝镜的光明能够抵御火灾，不至于被焚烧；小宝镜的光明微弱，被火烧了，虽然光彩黯淡了，仍能在方圆一百步之内，抵御毒物的侵害，那面小宝镜就是这面镜子。当时国王卖得金两千余斤，宝镜便到了商人手里，后来国王功德极少，大宝镜失去了、便把这面小宝镜收夺了回去，又藏在王宫里。这位国王的第十世孙子无道，国内众人要杀害他，这面宝镜又出了王宫，大概被大臣得到了，那就会进入商人的手里。它的价值是千两黄金，把全部府库的储存拿出来也不够。”武帝便命杰公与这位商人谈论这面镜子的出处、特点等，商人由此非常信服。杰公又问商人：“此乃稀世国宝，国王如果同意出卖，就应该是大秦的波罗奈国失掉给的罗国的大国王与大臣所有，你乃一位别国的客人，怎么能够有这面宝镜呢？一定是盗窃到这里来的吧。”这位商人半天也回答不上来，不久，那个国家便派人追查到梁国，说他们那面宝镜被盗窃走了，果然像杰公说的一样。后来有北魏的使者经常来到梁朝，也说到大如狼的黑貂、大如马的白兔、大鸭生骏马、大鸟生人的那个国家，常常有人来到京都，梁朝的公卿士人，开始相信杰公周游天地四方，出入于历朝百代，话不虚说，全是美谈。所以他能如此多闻强识，博物辨惑。虽然孔仲尼能够评批骨，子产能够说骏马骑，也不能超过异人杰公。东魏天平之年，正当梁朝大同年间，彼此双方民俗淳厚时世康平，贤能之才济济。他们在朝廷上讨论时世，评说人物士流。等到接待应对宾客时，则由肾公单独参与，在与宾客的交谈与应答中，每次都能得先声占上风。让他出使外交，宴会宾客，能使对方落入自己的计谋之内，动即挫伤对方的词锋，战机绝不虚发，从无漏洞和失策，这些全赖肾公之力。东魏兴和二年（公元５３９年），派遣崔敏与阳休之前来访问梁朝。崔敏字长谦，清河东武城人，学识渊博又极富文才，是当世第一，与太原著名学者王延业齐名，加以天文历算、医疗药物、占卜命卦等等学问，他样样精通。梁武帝选拔了十名学识丰富的高僧跟文武百官一起，在朝廷上与崔敏谈论，多数都谈不过他，武帝赏赐崔敏五百多卷书，还有两倍于书的其他礼物。四公对武帝进言道：“崔敏学识疏浅，不足够做上乘之人，命臣仉肾与他交战，他肯定被战死。”武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当年江东的论辩学问，有十二沙门论，以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著称，有中观论，以长于表达寄托与描述著称，谈论名理者师法他们的论辩技巧；北朝则有如实论，长于质定宗礼，有回诤论，善长借机破义。崔敏总其南北两方的论辩之学，都能精通，又在沙门专门研究过佛教。有的儒家学者对于道教道学往往缺乏了解。崔敏则同时对于儒、释、道三家都很擅长，颇有得意之色。肾公曾于五天竺国通过梵语精心研究过问论中的分别论、大无畏论、因明论，对这些学问都能透彻地理解其理论与奥妙。肾公的形貌萎枯缩瘦，而说话的声音口气却清亮流畅。崔敏因为曾经屡次战胜各位高僧，于是恃才傲物。那天，武帝在净居殿为肾公与崔敏准备了论坛，两人理论得口干舌燥，十分疲劳。谈论范围极其广泛，三光四气、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风云气候、金丹玉液、药性针道、六性五蕴、阴阳历算、韬略机权、飞伏孤虚、鬼神情状等各门各类无所不及，起自经史，终于老释，连续十余天，辩论阐扬六艺百家之学，肾公与崔敏互为主客，立论奇妙令人叹绝倾倒，旁观者无不自始至终听完他们的全部发言，常常忘记了回家。然而崔敏的词气既已不及肾公，所以不能顺心自得因而酿成疾病，乘车急忙北归魏国，没有走到中途就死了。

卷第八十二　异人二

陆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吕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郑相如

陆法和

陆法和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与沙门同，自号居士，不至城廓，容色常定，人莫测也。侯景始降于梁，法和谓南郡朱元英曰：“贫道应共檀越击侯景，为国立效。”元英问击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时在清溪山，元英往问之曰：“侯景今图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劳问也。”因问克不，乃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将任约，众号五万，伐湘东王于江陵。兵将逼，法和乃出诣湘东云：“自有兵马（马原作书，据明抄本改），乞征任约。”召诸蛮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发，王遣胡僧袩（许刻本袩作祐），领千余人与之同行。法和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诸神皆从行故也。至赤洲湖，与任约相对。法和乘轻舟，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约军一里。乃远谓将士曰：“观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即攻之。”纵火舫于前，而逆风不便，法和执白羽扇以麾风。风势即反，约众皆见梁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溃，皆投水。约逃窜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时当得。”及期未得。人问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干时，建一刹，语檀越等，此虽为刹，实是贼摽，今何不白摽下求贼也。”如其言，果见任约在水中，抱刹柱头，才出鼻，遂擒之。约言求就师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于王有缘，决无他虑，王于后微得檀越力。”果释，用为郡守。及（及原作又，据明抄本改）西军（军字原无，据明抄本补）围江陵，约以兵赴救，力战焉。法和既平任约，乃还谓湘东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无可虑。”蜀贼将至，法和乃请守巫峡待之，乃总诸军而往。先运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横之以铁鏁。萧纪果遣蜀将渡峡口，势蹙，进退不可。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歼之。山中多毒虫猛兽，法和授其禁戒，不复噬螫。所近江湖，必于岸侧结草，云此处放生，渔者皆无得。时将兵，犹禁诸军渔捕，有窃为者，中夜猛兽必来欲噬之，有弟子戏截蛇头，来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杀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见蛇头齚袴裆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试刀，一下而头断，来诣法和，法和曰：“有一断头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为作功德，一月内报至。”其人不信，数日果死。其言多验。元帝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不称臣，其启文印名上自称居士。后乃自称司徒，帝谓仆射王褒曰：“我来未尝有意用陆为三公，而自称何也？”褒曰：“彼即以道术自命，容是先知。”帝曰：“法和功业稍重。”遂就拜为司徒。后大聚兵舰，欲袭襄阳而入武关，帝使止之，法和乃尽致其兵，谓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释梵天王，岂窥人主之位，但与主有香火因缘救援耳。今既被疑，是业定不可改也。”于是设供养，具大包薄饼。及西魏举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贼，但镇郢州，不须动也。”法和乃还州，垩其城门，着粗白布衫布袴，邪中，大绳束腰，坐苇席，终日乃脱之。及闻梁灭，复取前凶服，着之受吊，梁人西入魏，果见包饼焉。（出《渚宫旧事》）

【译文】

陆法和隐居在江陵的百里洲。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都与出家修道的人相同，自称居士，不到城市里去，面容神色总是一个样儿，毫无喜怒哀乐的变化，谁也猜不透他的心理活动和感情变化。侯景刚刚投降了梁国，法和对南郡朱元英说：“贫道我应当与施主共同打击侯景，为国效力。”元英问他打击侯景干什么，法和说：“正该这样做。”等到侯景过江的时候，法和正住在清溪山，元英前去问他道：“侯景现在要攻城，这件事应当怎样对待？”法和说：“应当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会不打自败。施主只管等待侯景给予一个好机会，您不必问我。”元英又问他能不能攻下来，他说：“也可能攻下来，也可能攻不下来。”侯景派遣部将任约率领五万人马，进军江陵讨伐湘东王。当任约的军队逼近江陵时，法和出山去见湘东王说：“我自有兵马，今向您请命出战任约。”他召集了各处蛮夷弟子八百人驻扎在江津，两天之后便出发了，湘东王派遣胡僧袩带领一千余人与法和同行。法和登上兵船大笑说：“我们有无数的人马。”江陵一带有很多神殿寺庙，当地人的风俗是经常到这些地方祈祷，自从法和的军队出发之后，人们再不去寺庙祈祷了，因为他们都以为各位神灵都跟从法和出兵打仗去了。法和的军队到了赤洲湖，与任约的军队形成对峙。法和乘坐轻便小船，不披戴盔甲，沿流而下，到离任约军队一里远的地方。便远远地对将士们说：“看到对方的龙旗像睡了一样并不飘动，而我军的龙旗则挥舞踊跃的时候，要立即发起进攻。”法和的军队起动大船冲在前面，因为逆风不便于行动，法和便手持白色羽毛扇子指挥风向。风向顿时反移过来，任约的部下都看见梁国的战士正布置在水上。见到大船顺风冲来，立即溃败，纷纷跳进水里。任约逃窜了，不知逃到了什么地方。法和说：“明日中午时就能抓到他。”第二天中午并没有抓到任约。人们便问法和。他说：“我以前在这个洲里水干的时候修建了一座佛塔，我对施主们说，这虽是一座佛塔，实际上是个贼摽（按：与前面法和所说的：“宜待熟时，不撩自落”对照，“摽”即《诗·召南·摽有梅》中的“摽梅”，指梅子熟了之后自然落下来。表示瓜熟蒂落的意思。当然也可单就字面理解为“标志”的“标”）。现在何不现成地去摽下抓贼呢。”像他说的一样，果然看见任约正在水里抱住塔柱的顶端，刚刚露出鼻孔，有人便上去捉住了他。任约请求让他死在法和大师面前，法和说：“施主面有吉相，肯定不会死的，而且与湘王有缘分，请不要有任何顾虑，湘东王以后还要稍稍借助施主的力量呢。”任约果然被释放了，湘东王用他当了郡守。待西军围江陵时，任约出兵援救，与敌军奋力作战。法和平息了任约的军队后，便回报湘东王说：“侯景自然而然就会平息的。用不着有半点忧虑。”蜀贼快要攻上来了，法和又请命镇守巫峡等待贼军。他统领各路军队前往巫峡，先运石头填到江里，三天之后江水便为石头堵截分散流淌，他们又在水上拉上了铁锁链。萧纪果然命令蜀将率军渡过峡口，但形势险阻，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王琳与法和运筹谋略，一战而歼灭了他们。巫峡附近的山里有许多毒虫猛兽，法和教给将士如何防范，他们便不再遭受咬伤中螫的痛苦。他让兵士在江湖岸边驻扎，说这里能够避免杀害生灵，有人想要扑杀生灵也得不到它们。他又告诫将士禁止随意扑杀，如有偷着扑杀的，半夜猛兽必来咬他吃他。有个弟子砍掉蛇的脑袋玩耍，召来见法和时，法和说：“你为什么杀蛇？”说着指给这个人看，这个人便见蛇的脑袋咬住自己的裤裆不放。又有个人拿牛试刀的锋利与否，一刀下去牛头被砍断了，来见法和时，法和说：“有一头断了脑袋的牛，十分着急地向你索求它的命。你如果不为它作功德祈祷谢罪，一月之内必有报应降临。”那个人不相信，几天之后果然死了。法和的话，大多数应验了。元帝任命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并不在皇帝面前称臣，在他的公文和印鉴上他自称居士。后来又自称司徒，元帝跟仆射王褒说：“我从未有意任用陆法和为三公，他却以三公自称，这是怎么回事？”王褒说：“他既然以道术自命，可能这是他的先见。”元帝说：“法和的功业确实比较重。”于是就拜他为司徒。之后，他大量聚集兵船，准备袭击襄阳而挺进武关。元帝派人制止他，法和便把全部兵权交出来，对使者说：“法和是求道的人，对佛道天王尚不希求，岂能把人主的位子放在眼里，我只因与君主有香火的缘分才来援救他罢了。现在既然被他怀疑，这番功业是肯定成就不了了。”于是，他就摆上供品，都是薄薄的大蒸饼。等到西魏举兵讨伐梁国时，法和急忙赶赴江陵，元帝派人挡住他说：“这次自能破贼，你只要镇守郢州就行，不用你出动了。”法和便返回郢州，用白色垩粉涂刷城门，身穿白色粗布大衫和裤子，斜系着头巾，腰上束着大麻绳，坐在苇席上，过了整整一天才脱掉这身打扮，后来听说梁国灭亡了，他又把前面穿过的那套凶服拿出来穿上，接受人们的吊丧。梁人进入西魏时，果然看到当初法和所摆放的大包饼。

王梵志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当隋文帝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朽烂，德祖见之，乃剖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德祖收养之。至七岁，能语，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语之，因名曰林木梵天（明抄本因名曰林木梵天句作因曰双木曰梵名曰梵天），后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诗示人，甚有羲旨。（出史遗，明抄本作出《逸史》）

【译文】

王梵志是卫州黎阳人。在黎阳城东面十五里处有个人叫王德祖，隋文帝在位时，他家里有棵林檎树，树上生了个斗大的瘤子，过了三年腐烂了，德祖看见后便剖开这个瘤子的外皮，看到里面有个胎儿，便把他收养了起来。这个小孩长到七岁时，会说话了，他说：“谁生养了我，叫什么名字？”德祖便将他的身世如实跟他说了，于是起名叫林木梵天，后来改叫梵志。他说：“王家养育了我，我就姓王吧。”梵志作诗给别人看，诗写得很有义理和旨趣。

王守一

唐贞观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称终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负一大壶卖药。人有求买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无疾人授与之者，其人旬日后必染沉痛也。柳信者，世居洛阳，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后，忽于眉头上生一肉块。历使疗之，不能除去，及闻此布衣，遂躬自祷请，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犹若祭祝，后方于壶中探一丸药，嚼傅肉块，复请具樽俎。须臾间，肉块破，有小蛇一条突出在地，约长五寸，五色烂然，渐渐长及一丈已来。其布衣乃尽饮其酒，叱蛇一声，其蛇腾起，云雾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出《大唐奇事》）

【译文】

唐朝贞观初年，洛阳城有个平民百姓叫王守一，自称是终南山人，经常背着个大壶卖药，有人求他买药买不到的，必然病重而死；如果他急忙赶着没病的人送给他药，这人十天后必定染上重病。有个叫柳信的，祖祖辈辈住在洛阳，他家有万贯财产，却只有一个儿子。儿子成年后，忽然在眉头生出个肉块。多次让人治疗，肉块也不能除掉，听说有这么个王守一，他便亲自登门祈求，请到家里后，便叫出儿子让他看。王守一先点上香，叫人摆上酒肴果脯，就像祭奠什么一样，然后才从药壶里取出一丸药。用嘴嚼一嚼摊敷在肉块上，又叫摆上酒肉筵席。不多时，肉块破了，有一条小蛇露出来掉在地上，长约五寸，五彩斑斓，渐渐长到一丈左右长。王守一把筵席上摆的酒喝光了，对着蛇呵叱一声，那条蛇便腾空跃起，顿见云露缭绕天色昏暗。王守一忻然自得地骑着蛇飞去，不知飞到了什么地方。

李子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风仪爽秀，才调高雅，性闲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旧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灯。其时士女缘江，軿阗纵观。子牟客游荆门，适逢其会，因谓朋从曰：“吾吹笛一曲，能令万众寂尔无哗。”于是同游赞成其事。子牟即登楼，临轩回（明抄本回作独）奏，清声一发，百戏皆停，行人驻愁（明抄本愁作足），坐者起听，曲罢良久，众声复喧。而子牟恃能，意气自若，忽有白臾，自楼下小舟行吟而至，状貌古峭，辞韵清越，子牟洎坐客，争前致敬。臾谓子牟曰：“向者吹笛，岂非王孙乎？天格绝高，惜者乐器常常耳。”子牟则曰：“仆之此笛，乃先帝所赐也，神鬼异物，则仆不知，音乐之中，此为至宝，平生视仅过万数，方仆所有，皆莫能知（明抄本能知作之比），而臾以为常常，岂有说乎？”臾曰：“吾少而习焉，老犹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孙以为不然，当为一试。”子牟以授之，而臾引气发声，声成而笛裂。四座骇愕，莫测其人，子牟因叩颡求哀，希逢珍异。臾对曰：“吾之所贮，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赍至，子牟就视，乃白玉耳，臾付子牟，令其发调，气力殆尽，纤响无闻，子牟弥不自宁，虔恭备极。臾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臾曰：“吾愍子志尚，试为一奏。”清音激越，遐韵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终，风涛喷腾，云雨昏晦，少顷开霁，则不知臾之所在矣。（出《集异记》）

【译文】

李子牟是唐朝蔡王的第七个儿子，他的风度仪表清爽俊秀，才调高雅，爱好音乐精通音律，尤其善于吹笛子，天下没有能赶上他的。江陵一带的旧俗，每逢正月十五日夜晚，江边挂起一排排的彩灯。两岸挤满了前来观灯的男男女女和他们乘坐的彩车。子牟客游于荆门，正赶上这个热闹的场面，便对同游的朋友说：“我吹奏一支笛子曲，能叫万人寂静无声。”同游者深表赞成。子牟便登上楼去临窗独奏，清脆悦耳的笛声一响，各种喧声吵语立即停止，行人止住脚步，坐者站立起来，全都沉浸在他的笛声之中，一曲吹罢很久，各种声音才又恢复了喧哗。而子牟也因很相信自己的才能，神气悠然自得，忽然有个白发白须的老头儿从楼下小船上边行边吟来到面前，他相貌古朴严峻，话音清亮激越，子牟及在座的客人争着上前致敬。老翁对子牟说：“刚才吹笛子的莫不是王孙么？格调实在绝高，可惜的是乐器太平常了。”子牟则说：“我的这支笛子乃是先帝所赐给的，神鬼所有的奇异之物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这支笛子在乐器之中算是至宝，有生以来我所见到的乐器仅仅超过一万种，但没有什么能比上这支笛子的。而你却认为这很平常，莫非有什么说道呢？”老翁说：“我从小就学习吹笛子，老了仍没有倦怠。像您所用的这支笛子，不是我敢于知道的，王孙如以为不是这样，应当让我为您试一试。”子牟把笛子递给他，老翁引气发声，声音刚刚吹出来笛子便破裂了。周围的人见了十分惊讶，猜不透他是什么人，子牟也急忙叩头哀求，希望能见到珍贵奇异的笛子，老翁对他说：“我所保存的笛子您都不能吹。”便令小僮从船里拿了来，子牟上去一看，乃是一支白玉笛子。老翁交给子牟，叫他吹出声调，他用尽气力吹出的声音却纤弱细小得听不到，子牟更加心情不宁静，虔诚恭敬到了极点。老翁接过笛子轻轻吹弄，在座的人便感到透心彻骨的寒冷。老翁说：“我同情您的志趣和爱好，现在为您试着吹奏一下。”只听到清亮的笛音激昂腾越，余韵飞扬充溢。为普通的五音六律所不能比拟，一曲未终，只见风涛喷腾，云而迅至，天空昏暗，转眼之间云散天晴，这位吹笛子的老翁却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吕翁

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席，担（明抄本担作解）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卢生，衣短裘，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邸中，与翁接席。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袋弊亵，乃叹曰：“大丈夫生世不谐，而因如是乎。”翁曰：“观子肤极腧，体胖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为。”翁曰：“此而不适，而何为适？”生曰：“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后可以言其适。吾志于学而游于艺，自惟当年，朱紫可拾，今已过壮室，犹勤田畆。非困而何？”言讫，目昏思寐，是时主人蒸黄粱为馔，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当令子荣适如志。”其枕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枕之，寐中，见其窍大而明朗可处，举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而产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华侈，明年，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县尉，迁监察御史起居舍人，为制诰。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寻转陕州。生好土功，自陕西开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赖之，立碑颂德。迁汴洲岭南道采记使，入京为京兆尹。是时神武皇帝方事夷秋，吐蕃新诺罗、龙莽布攻陷爪沙，节度使王君夐新被叙投河隍战恐（明抄本新被叙投河隍战恐八字作与之战于河隍败绩），帝思将帅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大破戎虏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防要害，北边赖之，以石征功焉，归朝策勋，恩礼极崇，转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征还，除户部尚书。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注其妻子曰：“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独有中人保护，得减死论，出授欢牧。数岁，帝知其冤，复起为中书令，封赵国公，恩旨殊渥，备极一时。生有五子。僔、倜，俭、位、倚。僔为考功员外，俭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季子倚最贤。年二十四，为右补阙。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凡两窜岭表，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回翔台阁，三十余年间，崇盛赫奕，一时无比。末节颇奢荡，好逸乐，后庭声色皆第一。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老，屡乞骸骨，不许，及病，中人候望，接踵于路，名医上药毕至焉。将终，上疏曰：“臣本山东书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到官序。过蒙荣奖，特受鸿私，出拥旄钺，入升鼎辅，周旋中外，绵历岁年，有忝恩造，无裨圣化。负乘致寇，履薄战竟，日极一日，不知老之将至。今年逾八十，位历三公，钟漏并歇，筋骸俱弊，弥留沉困，殆将溘尽。顾无诚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诏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辅，出雄藩坦，入赞缉熙，升平二纪，实卿是赖。比因疾累，日谓痊除，岂遽沉顿，良深悯默，今遣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灸，为余自爱，燕冀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卢生欠伸而寤。见方偃于邸中，顾吕翁在傍，主人蒸黄粱尚未熟，触类如故，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耶。”翁笑谓曰：“人世之事，亦犹是矣。”生然之（明抄本然之作默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出《异闻集》）

【译文】

开元十九年，道家吕翁经过邯郸道上的一个客店，设床铺席解开包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来了个县邑里的少年卢生，他身穿短袄，骑一匹青马，要到乡下田庄去，也是路过客店住宿休息的，与吕翁的铺位紧挨着。他口若悬河，谈笑自如，说笑了一阵之后，看看自己的衣着打扮，觉得有些破旧寒酸，叹道：“大丈夫生在世上不顺利，而困顿潦倒到这步！”吕翁说：“看你肤色舒展滋润，体魄肥壮强健，言谈诙谐舒畅；你却慨叹自己困顿，这是为什么？”卢生说：“我这不过是苟且活着罢了，有什么舒适可言呢！”吕翁说：“像你这样都不感到舒适，怎样才叫舒适呢？”卢生道：“应当建功立业名声四扬，出为将帅入为宰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氏族更加兴旺发达而家用更为丰盛富裕，然后才可以谈舒适。我本有志于经学而遍习六艺。自应在年富力强时就可得到高官厚禄，无奈如今已经过了壮年却仍然奔波于田亩之间。这不是困顿又是什么？”说完，两眼朦胧，昏昏欲睡，这时店主人已蒸上黄粱要做饭，吕翁便从自己包裹里拿出一个枕头递给他，说：“你枕上它，就可以叫你如愿以偿地得到荣华舒适。”那个枕头是瓷的，两端有孔洞，卢生接过来倒头便睡，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梦中，他见枕头两端的孔洞大而明朗可以进人，便抬起身来走了进去，于是到了自己的家。他娶了清河崔氏的女儿为妻，其妻姿容十分美丽，又能一个接着一个地给他频频生孩子。从此，衣着车骑日益奢华，第二年便举进士登甲科，脱掉布衣换上官服授为校书郎，应制举又授渭南县尉，迁任监察御史起居舍人兼制诰衔。三年后即为实职。出典同州，又转陕州。卢生喜好在土地上作功夫，于是自陕西开通黄河，引水八十里用来接济水利不通的地方，当地居民由此获益不浅，便为他立碑颂德歌功。之后迁任汴州岭南道采记使，又入京都为京兆尹。这时神武皇帝正在用心对付夷狄、吐蕃的新诺罗与龙莽布发兵攻陷爪沙，节度使王君夐跟他们在河隍交战失败，皇帝正想任命新的将帅，便封卢生为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他统兵大破戎虏七千，开拓疆土九百里，在要害处建起三座大城楼，北部边境的居民得以休养生息，便为他刻石记功，回到朝廷后记功行赏，皇帝以恩礼相待，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吏部侍郎。他在朝廷中位显权重名望高，是文武群臣瞩目的核心人物，大为当时宰相所忌恨，便以流言蜚语中伤他，结果被贬为端州刺史，三年后又被召回朝廷，任为户部尚书，没过多久又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令嵩，裴光庭共同执掌国家大政，十年间，他参与了大政方针及机密命令的策划制定工作，一日三接旨，十分操劳，号称贤相，同辈中有人要害他，诬告他与边镇守将互相勾结图谋不轨，结果他被关进监狱，衙役领着人到他门前，追究盘问逼得很紧，他惧怕有什么不测之灾祸就要临头。哭着对妻说：“我家本住山东，有良田数顷，不愁温饱，何苦自寻烦恼偏去追求高官厚禄，如今落到这个地步，再想过那种穿短袄骑青马走在邯郸道上的自在日子，已经得不到了。”说完，抽刀要自杀，幸被老婆抢救自杀未遂。与他一起犯罪的人都被处死了，唯独卢生有人保护得以免除死刑，授衔欢牧，逐出朝廷。数年之后，皇帝知道他冤枉，又起任他为中书令，封为赵国公，皇恩极重，为一时之最。他有五个儿子：僔、倜、俭、位、倚，僔为考功员外，俭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小儿子倚最为贤能，年仅二十四，为右补阙。他们的老丈人家也都是天下有名的望族。卢生有孙子十余人，三十多年以来，卢生两次远放岭南又重登宰相职位，出入于朝廷内外，回翔于台阁之间，高官厚禄，恩崇显赫，一时无比。生活末节也十分奢侈放荡，他喜欢玩乐，家里的歌伎女色都是第一流的。前后两次由皇帝赐给他的良田甲第、美人名马等，不计其数。后期年纪渐渐老了，他屡次请求告老还乡，均未应允，到有病的时候，前来看望问候的人络绎不绝，站满了门前的道路，名医纷纷登门诊治，名贵药品应有尽有。临终之前，卢生给皇帝上书道：“臣本是山东一介书生，以管理园为乐业，偶逢圣朝时运，得列官宦之序。过蒙圣上荣宠奖掖，特受吾皇鸿恩偏爱，出为将帅得拥重兵，入登相位荣升首辅，周旋于朝廷内外，连绵而历岁年。深感有愧于恩造而无益于圣化；唯恐因负乘而致寇，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如此日甚一日，不觉老之将至。今已年过八十，官位历任过三公，钟漏都到了停歇之时了，精疲力尽，弥留沉困，殆将溘尽。顾无诚效以上答休明，空负深恩而永辞圣代，无住感念留恋之至。此谨奉表称谢以闻。”皇帝传下诏书说：“卿以俊才贤德为我的重要辅佐，出师称雄于藩国，旦入朝相赞于缉熙，我朝二世升平。实赖爱卿之力。在你疾病绕身之后，天天听说即将痊愈，不料突然如此沉重，我心深感同情怜悯，今特派遣大将军高力士前往府上慰问，你要勉加针灸，为我而自爱，愿我的希望不会落空，盼望你的喜讯！”那天晚上就死了。卢生翻了翻身就醒过来了，发现自己正躺在客店里，又看到吕翁也在自己身边，店主人蒸着的黄粱米饭尚未做熟呢，用手触摸周围的东西时也都依然如故，这才顿然醒悟道：“这不是做了一场梦么！”吕翁笑着说：“人世间的事．也跟你梦里的情况一个样呀！”卢生点头称是。他沉思好长时间之后，向吕翁致谢道：“人生在世，宠辱之际遇，得失之道理，生死之感情，通过这场梦，我算全都知道了。这就是先生不让我胡思乱想的原因，晚生岂敢不接受您的教诲！”说罢，再拜而去。

管子文

李林甫为相初年，有一布衣诣谒之，阍吏谓曰：“朝廷新命相国，大僚尚未敢及门，何布衣容易谒之耶。”布衣执刺，待于路旁，高声自称曰：“业八体书生管子文，欲见相国伸一言。”林甫召之于宾馆，至夜静，月下揖之。生曰：“仆实老于书艺，亦自少游图籍之圃，尝窃见古昔兴亡，明主贤臣之事，故愿谒公，以伸一言。”林甫曰：“仆偶各位于辅弼，实非才器，已恐不胜大任，福过祸随也。君幸辱玉趾，敢授教于君，君其无惜药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谈者，盖知谈之易听之难也。必能少览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听，则涓尘皆可以裨海岳也。况圣哲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公若闻一言即欲奉而行之，临一事即悉心狥意，如此，则虽日纳献言之士，亦无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谨而言曰：“君但一言教仆，仆当书绅而永为箴诫。”生曰：“君闻美言必喜，闻恶言必怒。仆以美言誉君，则无裨君之事。以恶言讽君，既犯君之颜色，既犯君之颜色，君复怒我。即不得尽伸恶言矣。美言狥而损，恶言直而益。君当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复加怒。”林甫不觉膝席而听。生曰：“君为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国也。宗社安。万国宁，则天子无事。天子无事，则君之无事。设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为相之道，不必独任天下事，当举文治天下之民，举武定天下之乱，则仁人抚疲瘵，用义士和斗战。自修节俭，以讽上，以化下，自守忠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虽才如伊吕，亦不治。噫，相公慎之。”林甫听之骇然，遽起拜谢之。生又曰：“公知斯运之通塞耶。”林甫曰：“君当尽教我，我当终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乱，乱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国家自革隋乱而治，至于今日，乱将生矣。君其记之。”林甫又拜谢。至曙，欲闻于上，縻从一爵禄，令左右潜守之。坚求退曰：“我本柢欲达一言于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见纳，又何用阻野人之归也。”林甫坚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寻亦入石洞，遽不见生。唯有故旧大笔一。其人携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笔置于书阁，焚香拜祝。其夕，笔忽化为一五色禽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译文】

李林甫刚当宰相的头一年，有一个未入仕途的书生登门拜见他，守门人对这位书生说：“朝廷新任命的相国公，连文武大臣都还没敢登门，你一个平民百姓要见此谈何容易啊！”书生拿着名帖站在路旁等待，高声自报来意说：“专修八体书法的书生管子文，要见相国公申述一句话。”林甫把他召到宾馆里，到夜深人静时，在月光下面召见了他。书生说：“我其实熟悉的是书法艺术，但因自小漫游在图书典籍堆里，也曾涉及古往历代的兴亡和明君贤臣的事情，所以愿意拜见相国公，向您申述一句话。”林甫说：“老臣偶然列入宰相之位，实在不是我的才器够当宰相的资格，我曾深恐不能胜此大任，担心福过头了灾祸就会跟随而来。有幸见到您不辞劳苦前来赐教，我才敢向您请教，您尽管不惜以药石之言赐恩于我这鄙薄之人。”管生说：“古人之所以认为不容易与别人说话，是因为他们知道说话容易而听话难呀。必能少听容易听的话，而选择不容易听的话而听之，才能使轻如灰尘的话也可以对重如海岳的事都有所裨益。况且圣哲早已说过：‘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相国公如果每听到一句话就想去奉行，每面临一件事情就全心全意地去对待；那么，虽然天天接纳向您进献意见的人士，也是无补于事的。”听到这里，林甫变得神情恭顺态度庄重起来，说：“请您只将一句话赐教于我，我当写在外衣的大带子上永远作为自己的信条和警诫之言。”管生说：“您听到好听的话必然欢喜，听到不好听的话必定生气。我用好听的话夸您，对您的事情则毫无裨益；用不好听的话讽劝您，必然使您脸上不光彩；既然使您脸上不光彩，您更生我的气。这就不能尽说不好听的话了。美言曲折而有损害，恶言直率而有裨益，您要仔细观察分析之。既然让我说话，就请不要生我的气。”林甫不知不觉地双膝抵席洗耳恭听。管生说：“您为宰相，相的是天子；相天子就是安顿宗社保护国家；宗社安定万国宁静，天子便没有事情；天子无事，您就无事。假设天下有一个人不能得其所，其罪过就在于天子；罪过即在天子，还用您去相他干什么？为相之道就在于不必独任天下事，应当推举通晓文治的人去管理天下之民，推举通晓武略的人去平定天下之乱，仁德之人能够体恤和解除天下的痛苦，义勇之士能够和解与平息天下的争斗。您只管自修节俭，以节俭讽劝皇上，用以教化百姓；只要自守忠贞，用以服务于君主，用以要求于别人，这样，您就没有时间去亲自管理行政事务了。行政庶务只要选好恰当的人才他就管理好，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您就是才如伊吕，自己也管不过来，管不到好处。好了，相国您要好好想想我说的这些。”林甫听了这些话，很是惊讶，立即起来拜谢管生。管生又说：“您知道时运之通与塞的变化规律吧。”林甫说：“您应当全都教给我，我一定终生不忘。”管生说：“治生乱，乱生治，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规律。那大唐国家通过革除隋朝的动乱走上了安定的局面，到了今天，动乱将要发生了。您可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啊！”林甫又一次拜谢他。到天亮时，李林甫想把这次与管生的谈话奏禀皇上，封给管生一个爵位，便让左右的暗中看守着他。他却非要回去不行，说：“我本来只是想送一句话给您，现在已将愚思竭诚奉告，而又蒙您屈尊接见和采纳，怎么还不让我回去呀。”林甫强留不得，他便走了。林甫派人暗中跟着他，管生走进南山之中的一个石洞里，跟他的人待了一会儿也进了石洞，管生突然不见了，只有他过去用过的一支大毛笔。这个人便带着这支毛笔回去，把经过情况报告给李林甫，林甫把这支毛笔放在书房里，点上香叩拜祷告。当天夜晚，那支毛笔忽然化为一只五彩斑斓的禽鸟飞走了，不知飞到了什么地方。

袁嘉祚

唐宁王傅袁嘉祚，为人正直不阿，能行大节，犯颜悟主，虽死不避。后为盐州刺史，以清白尤异升闻。时岑羲、萧至忠为相，授嘉祚开州刺史，嘉祚恨之，频言其屈。二相大怒，诟（诟原作诡，据明抄本改）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怅，饮马于义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溅水。数惊嘉祚马，嘉祚忿之，骂曰：“臭卒伍，何事惊马。”其人顾嘉祚曰：“眼看使于蠮蠛国，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异之。明复至朝，果为二相所召，迎谓曰：“知公迹素高，要公衔朝命充使。今以公为卫尉少卿，往蠮蠛国报聘，可乎？”嘉祚辞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义井，复遇昨惊马人，谓嘉祚曰：“昨（昨原作视，据明抄本改）宰相欲令使远国，信乎。”嘉祚下马拜之，异人曰：“公无忧也，且止不行。其二相头已悬枪刃矣，焉能怒公。”言毕不知所之。间一日，二相皆诛，果如异人言矣。其蠮蠛国在大秦国西数千里，自古未尝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

【译文】

唐宁王的师傅袁嘉祚，为人正直不阿，能够奉行大节，敢于直言犯上，虽死也不回避。后来成为盐州刺使，因出奇的清白而闻名。当时，岑羲与萧至忠当宰相，任命嘉祚为开州刺史，嘉祚非常恨他们，一再声明自己委屈。二相大为恼怒，辱骂嘉祚说：“纯粹是个笨蛋，把他赶出朝廷！”嘉祚正惆怅生气，一天他去义井饮马，有个人背对井坐着，用水洗手，故意溅起水来几次惊吓嘉祚的马。嘉祚气坏了，骂道：“臭当兵的，为什么惊吓我的马！”那人看了看嘉祚说：“眼看你就要出使去蠮蠛国，不知道将来死在什么地方，还对我发火呢！”嘉祚想来想去感到他的话不能理解，对此大为惊异。第二天嘉祚又上了朝，果然被两个宰相所召见，二相迎士前来对他说：“我们知道您的行为功绩向来很高，所以让您带上朝廷的使命去充当使节。现在以您为卫尉少卿，前往蠮蠛国报到上任，可以吗？”嘉祚以自己没有能力为由极力推辞，两位宰相便在当天下达了行文命令。嘉祚非常恐惧，他走到义井，又遇见昨天惊吓他马的那个人，那人对嘉祚说：“昨天我就知道宰相要命令你出使遥远的国家，果然如此吧？”嘉祚下马向他行礼，这个异人说：“您不用担忧，只管拖着不上路就是了。那两个宰相的脑袋已经悬挂在枪刃上了，哪里还能对您发火呢？”说完，便不知去向了。隔了一天，两个宰相都被杀死了，果然像那个异人所说的一样。那个蠮蠛国远在大秦国以西数千里，自古以来未曾沟通过，两个宰相既然死了，嘉祚也就一直没有去。

郑相如

郑虔工诗嗜酒，性甚闲放。玄宗爱其旷达，欲致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名籍甚著。门庭车马，无非才俊。有郑相如者，沧州人，应进士举入京，闻虔重名，以宗姓因谒，虔因之叙叔侄，见其老倒，未甚敬之，后数日谒，虔独与坐，问其艺业，相如笑谓虔曰：“叔未知相如，应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见问，敢不尽其词，相如若在孔门，当处四科，犹居游、夏之右，若叔在孔门，不得列为四科。今生不遇时而应此常调，但销声晦迹而已。”虔闻之甚惊，请穷其说。相如曰：“孔子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国家至开元三十年，当改年号，后十五年，当有难。天下至此，兵革兴焉，贼臣篡位。当此时，叔应授伪官，列在朝省，仍为其累。愿守臣节，可以免焉。此后苍生涂炭未已。相如今年进士及第，五选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于衢州。官禄如此，不可强致也。”其年果进士及第，辞虔归乡，及期而选，见虔京师，为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于是辞虔赴任。初一考，问衢州考吏曰：“郑相如何。”曰：“甚善。”问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无恙。三考又问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后，暴疾不起。”虔甚惊叹，方思其言。又天宝十五年，禄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诸官吏赴洛阳。虔时为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克复，贬衢州司户，至任而终。竟一如相如之言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广异记》）

【译文】

郑虔工于诗而嗜于酒，性格非常闲散豪放。唐玄宗喜爱他的旷达，想让他到官署里作郎中主持一个部门的工作，又因他不善于管理事务，所以就把他安置在广文馆，授给他博士衔，他的名声和职衔十分昭著。门庭上来往出入的车马，座上客都是当时的才子学者。有个叫郑相如的，是沧州人，参加选拔进士的考试来到京城，听说郑虔的赫赫大名，便以同宗同姓的名义去拜见他，郑虔因此与他以叔侄相称，见他老气横秋，并不怎么敬重他。过了几天相如又来拜见郑虔，郑虔一个人与他对坐，问他学的是哪门学问，相如笑着对他说：“叔并不了解相如，故用平常眼光看待我；然而，一个人确实不容易被别人了解。既然问我，怎敢不把话说透彻呢？相如如果是孔门弟子，就该处在四科之列，居于游、夏之上；如果叔是孔门弟子，就不能列入四科。我现在是因为生不逢时才应付这种科举考试的流行方式，为的是让自己的真相销声匿迹而已。”郑虔听了非常惊异，便请他继续说下去。相如说：“孔子自称有谁继承周朝大业，即使一百年后的事他也知道；如今相如也知道这件事情。我看大唐国家到开元三十年就会改变年号，再往后十五年，国家当有灾难，至此，天下战争兴起，贼臣篡夺皇位。到那时，叔就会被任为叛贼政权的官员，排列在朝廷省署之中，后来仍然为此事受到拖累，尽管您愿意恪守为臣的节操，得以免除重罚。从今以后，黎民百姓将无休止地遭受涂炭践踏。相如今年能够考中进士，五选被授为衢州信安尉，到了三考，死于衢州。官禄命中就是这样，不能强求呀！”那年相如果然考中了进士，辞别郑虔返回故乡，到了考期时又参加选拔，在京师见到郑虔，在吏部注册为信安尉，相如面带喜色，于是辞别郑虔前去赴任。第一考时，郑虔询问衢州考官道：“郑相如怎么样？”答道：“非常好。”问其政绩，答道：“跟古人一样。”第二考时又参加了，说是身体尚好，第三考时郑虔又打听他的情况，考官说：“相如考试之后，暴病不起。”郑虔大为惊叹，于是想起相如原先说的话。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造反，派兵进入京城，收罗朝廷官吏送到了洛阳。郑虔当时是著作郎，被强行授予水部郎中职位。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郑虔被贬为衢州司户，到了任上就死了。这些情况竟然都像相如原先所说的一样。

卷第八十三　异人三

续生　张佐　陆鸿渐　贾耽 治针道士　贞元末布衣　柳成 苏州义师　吴堪

续生

濮阳郡有续生者，莫知其来，身长七八尺，肥黑剪发，留二三寸，不着褌裤，破衫齐膝而已。人遗财帛，转施贫穷，每四月八日。市场戏处，皆有续生。郡人张孝恭不信，自在戏场，对一续生，又遣奴子往诸处看验，奴子来报，场场悉有。以此异之。天旱，续生入兴泥涂，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谓之猪龙。市内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群猪止息其间，续生向夕来卧。冬月飞霜着体，睡觉则汗气冲发。无何。夜中有人见北市灶火洞赤，径往视之，有一蟒蛇，身在灶里，首出在灶外，大于猪头，并有两耳。伺之平晓，乃是续生，拂灰而去，后不知所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濮阳郡有个叫续生的，没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身长七八尺，又黑又胖，留着二三寸长的头发，连开裆裤子都不穿，一件破衣衫垂到膝盖而已。别人送给他财物衣服，他转而送给贫穷的人。每逢四月八日，市场上的所有游戏之处，都有续生在那里。郡中有个叫张孝恭的人，不相信会是真的，便自己坐在一个戏场里面对着一个续生，又派仆人往各处去察看，仆人回来向地报告说场场都有个续生。由此便以为续生确实是个奇异的人。天旱的时候。续生钻到泥土里，绻缩伸展一阵子，肯定就下雨，当地人称他为猪龙。市内有个大坑，水流到这里就不再往外淌了，常有一群群的猪躺在里面休息，续生到了夜晚也来躺着。冬天时，雪花落在他的身上，就被他睡觉时的汗气融化蒸发了。没过多久，夜间有人看见北市场火光通红，走到跟前一看，见一条大蟒，身子在灶中脑袋在灶外，脑袋跟猪头一般大，并且长着两个耳朵。等到天亮一看，原来是续生，只见他拂去身上的灰就出来了，后来，不知续生到什么地方去了。

张佐

开元中，前进士张佐常为叔父言，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始自斜迳合路。佐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椎埋者耶，何必知从来？”佐逊谢曰：“向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者，子当嗤吾潦倒耳。”遂复乘促走，佐亦扑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佐乃疲，贳白酒将饮，试就请曰：“单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饮讫，佐见翁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见，梁隋陈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异者语子。吾宇文周时居歧，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宗为观。十八，从燕公子谨征梁元帝于荆州，州陷，大将军旋，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不千。”吾乃诣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子住乃寿也。”时留兵屯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拓跋烈，许之，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可矣。寿有术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术蕊散。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酣畅。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岂无异人降止（止原作旨，据明抄本改）。”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颓然思寝。头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觉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帻青帔，亦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胄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胄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君胄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傥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请（请原作尽，据明抄本改）从吾游，或能便留，则君离生死苦矣。”一童因倾耳示君胄，君胄觇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甍栋连接。清泉萦绕，岩岫杳冥。因扪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壮丽。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之二童，已在其侧，谓君胄曰：“此国大小于君国，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翠帘帷幔。中间独坐。真伯身衣云霞日月之衣，冠通冠，垂旒，皆与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视，有高冠长裾缘绿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太素，国既有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如此，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箓大夫。”君胄拜舞出门，即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因以诗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乡有何忆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去处。随视童子，亦不复见。因问诸邻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胄卒。生于君家，即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国，然俗态未尽，不可长生，然汝自此寿千年矣。吾受汝符，即归。”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然吾（吾原作无，据明抄本改。）所见异事甚多，并记在鹿革中。”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佐不能读，请叟自宣，略述十余事，其半昭然可记。其夕将佐略寝，及觉已失叟。后数日。有人于灰谷湫见之，叟曰：“为我致意于张君。”佐遽寻之，已不复见。（《出玄怪录》）

【译文】

开元中年，前科进士张佐，常跟叔父讲述那个自己亲见亲闻的故事。

张佐少年时旅居南方鄠杜，一次在郊外走路，看到一个老头儿，骑着四蹄雪白的青驴，背着鹿皮包，和颜悦色，旨趣非凡。刚从小路走上大道，张佐对他颇为惊异，试探着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老头儿听了只是笑而不答。张佐再三询问，老头儿突然愤怒地呵叱道：“好你个少年小子，竟敢如此相逼！我难道是死了椎埋起来的盗贼不成，有什么必要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张佐谦逊地致礼说：“只因一向仰慕先生的行迹高超，甘愿在您身边服务而已，为什么如此严厉地责备我呢？”老头儿说：“老朽并无什么法术可以教给你，我只是个长寿的人，你恐怕是在嘲笑我年迈潦倒罢。”说完又骑上驴急急奔去，张佐也跳上马去追赶他，两人都到客店里住下来，老头儿枕着鹿皮包还没睡熟，张佐因疲劳赊了白酒要喝，便试探着邀请老头儿说：“就用这一只瓢请先生与我共饮。”老头儿跳起来说：“这正是我的爱好。你怎么如此了解我的心意呢！”酒喝完后，张佐见老翁满脸喜悦，便小声请求道：“小生愚昧寡闻，愿听先生赐言以广见闻，不敢有什么别的非份之想。”老头儿说：“我所见到的，不外是梁隋陈唐几代的事情罢了，其中的贤愚和治乱，在国史书上都已记载；我只把与史书不同的亲身经历讲给你听听吧。我在宇文周时居住于岐地，是扶风人，姓申名宗，因仰慕齐代神武而改宗为观。十八岁时跟从燕公子谨到荆州去征伐梁元帝，荆州攻陷后大将军凯旋而回，我与部队留守在江陵。有一天，梦见穿着青衣的两个人对我说：‘吕走天年，人向主，寿不千。’我便到江陵市去找占梦的，占梦的对我说：‘“吕走”，“回”字也；“人向主”，“往”字也。岂不是说你回家居住便能长寿吗？’当时留下的兵驻扎在江陵，我便向校尉拓跋烈陈情返乡，被批准了。我又到占梦的那里去告别说：‘回家去住已经可以了，要想长寿还有什么方法呢？’占梦的说：‘你的前身是梓潼的薛君胄，好服用道术炼制的药散，多寻奇异之书，日诵黄老一百页，迁居于鹤鸣山下，有草堂三间，门外遍植奇花修竹，有泉水与山石。萦绕在其中，有一年的八月十五日，一个人坐在那里长啸独饮，喝到酣畅时高声喊道：“薛君胄疏淡若此，难道没有异人降临到我的面前！”忽然觉得两只耳朵里有车马的声音，于是颓然想睡。脑袋刚刚沾席，便见眼前出现了小车，红色车轮青色车盖，前面驾着红色的牛犊，小车从自己的耳朵里出来，各高两三寸，也不觉得从耳朵里出来时怎么困难，车上有两个小童，绿头巾青披肩，也是长两三寸，依着车上的栏杆呼唤车夫，踏着车轮扶下车后对君胄说：“我们从兜玄国来，以前听到您长啸于月下，声韵十分清彻激越，内心深表敬慕，很愿接受您的清高之论。”君胄大惊道：“你们刚才从我的耳朵里出来。怎么说是从兜玄国来呢。”二童子说：“兜玄国是在我们的耳朵里面，您的耳朵里哪能住下我们？”君胄说：“你们的身长只有二三寸，哪能再在耳朵里有国土。就算有的话，那么国人也该都是干巴小虫罢了。二童说：“怎么能那个样？我们国家与你的国家并无不同。如果不信就请跟着我们去看看，有可能就留在那里，那您脱离了生死之苦了。”一个小童便侧过耳朵来让君胄观看，君胄往里面一瞧，但见别有天地，花卉繁密茂盛，瓦屋一栋接着一栋，清泉盘旋萦绕，山崖高耸入云。于是摁下自己的两耳走了进去，很快便来到一个都会，只见城池楼阁，无比壮观华丽。君胄正彷徨于街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在向周围张望时看见原先见过的那两个小童已经站在自己身边，小童对君胄说：“这个国家与你的国家相比，到底哪个大哪个小？既然到了这里，何不跟我们去拜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住在一座大宫殿里，墙壁与台阶都装饰得金碧辉煌，室内挂着翠帘帷帐。蒙玄真伯端坐在正殿中央，身穿绣满云霞日月的锦绣衣服，头上戴着通天冠，冠上下垂的流苏可与身体等长。四个玉童侍立在真伯左右，一对手执白拂尘，一对手执犀角如意。小童与君胄走进大殿之后，个个拱手行礼不敢抬头仰视，一个头顶高帽身穿长裙围着绿衣服的人走上前来，高声宣读青纸文书道：“肇分太素，国既有亿。尔沦于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如此，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箓大夫。”君胄起舞拜谢，然后走出门来，门外有身着黄帔的三四人给他引路，领到一处官署。这里面的文牍簿册他大都不能认识，每月也没有人前来请示和领受什么，但只要他心里想的东西，没等自己开口吩咐，身边的侍从便预先知道，当即奉献上来满足他的需求。一日闲暇无事，他便登楼远望，忽然产生了回归故乡的念头，提笔赋诗道：“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写成后送给两个童子传阅，不料童子愤怒地说：“原以为你性情冲淡平静，所以引渡到我们国家，没想到你的鄙俗余态，至今仍未除去。故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呢？“说完急忙驰逐君胄。君胄觉得好似从什么地方落到了地上，抬头一看，原来是从童子的耳朵里掉落下来，依然回到了旧地方。回头再看童子时，已经踪影全无。询问各位邻居，都说君胄已失踪七八年了，而君胄在那边仅仅住了几个月，没过多久君胄便去世了。后来又出生在君家，也就是现在的他。”占梦的又说：‘我的前身就是从耳朵里出来的那个童子，因为你的前身爱好道术，所以能到兜玄国去，但因你俗态尚未脱尽，不可长生不老；然而自此以后你可长寿一千年。我交给你符箓之后，立即回去。’说完。从嘴里吐出一尺多长的红绢子，令我吞下，占梦的随即恢复童子原形而幻灭了。从此之后我再不生病，周游了天下的名山，至今已经活了二百余岁，见到的奇异事情非常多，都记载在鹿皮包里呢。”说着，老头儿就去打开鹿皮包，取出特别大的两轴书，字极细小，张佐不能认读，便请老头儿自己宣讲，老头儿约略讲述了十余件事，其中一半明了可记。那天夜晚张佐听完老头儿讲的故事之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一看，老头儿已失踪了。过了几天，有人在灰谷湫看见过他，他说：“替我向张佐致意。”张佐听说后，急忙去找他，但已在也看不到他了。

陆鸿渐

竟陵僧有于水边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字鸿渐，名羽。羽有文学，多意思，状一物，莫不尽其妙，茶术最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十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公。贞元末卒。（出《国史补》）

【译文】

竟陵有个和尚在河边拾到一个婴儿，把他收养起来作为自己的弟子，稍稍长大之后自己占卜得卦“蹇之渐”，卜词是“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确定姓陆，字鸿渐，名羽。陆羽颇具文学天赋，思想很活跃，每描述一件事物，无不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它的微妙之处，尤其精通茶术。巩县的陶瓷匠人大都会制作瓷人玩偶，他们就把瓷人称为陆鸿渐，每买十件陶器就可以得到一个鸿惭，人们感到买了来装茶不吉利，所以都把买到的鸿惭装满了水。陆羽在江湖上号称竟陵子，在南越则称他为桑苎公，他死于贞元末年。

贾耽

贾耽相公镇滑台日，有部民家富于财，而父偶得疾，身体渐瘦。糜粥不通，日饮鲜血半升而已。其家忧惧，乃多出金帛募善医者，自两京及山东诸道医人，无不至者，虽接待丰厚，率皆以无效而旋。后有人自剑南来，诊候旬日，亦不识其状，乃谓其子曰：“某之医，家传三世矣，凡见人之疾，则必究其源。今观叟则惘然无知，岂某之艺未至，而叟天降之灾乎？”然某闻府帅博学多能，盖异人也。至于卜筮医药，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将以遗御吏，候公之出，以车载叟于马前，使见之，傥有言，则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见之注视，将有言。为监军使白事，不觉马首已过。医人遂辞去。其父后语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颇烦躁，若厌人语，尔可载吾城外有山水处置之，三日一来省吾。如死则葬之于彼。”其子不获已，载去。得一盘石近池，置之，悲泣而归。其父忽见一黄犬来池中，出没数四，状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饮，而气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饮，则觉四体稍轻，饮之不已，既能坐，子惊喜，乃复载归家。则能饮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贾帅复出，至前所置车处，问曰：“前度病人在否，吏报今已平得。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识者。此人是虱症，世间无药可疗，须得千年木梳烧灰服之，不然，即饮黄龙浴水，此外无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问之，叟具以对。公曰：“此人天与其疾，而自致其药，命矣夫。”时人闻之，咸服公之博识，则医工所谓异人者信矣。（出《会昌解颐》）

【译文】

贾耽相公镇守滑台的时候，有个人家里有很多财富，而老父亲偶然得了病，老头儿的身体逐渐消瘦，水米不进，只靠每天喝半升鲜血维持生命而已。家里人忧虑害怕，便出高价招聘看病的，从东西两个京城到山东各道的医生没有不来的，但是，尽管他给予医生以丰厚的待遇。医生却都因诊治无效而告退。后来有个从剑南来的人，诊断观察了十来天也不能识别是什么症状，便对患者的儿子说：“我的医术已经家传三代了，凡是给人看病，必定追究清楚患病的根源。这次观察老头儿的病则什么也看不明白；是我的医术不到家。还是老人的病属于天降的灾难呢？我听说本府统帅博学多能，他是个异人呵！至于卜卦相命行医问药等等学问，没有他不精通的。你能捐钱五十千吗？”老头儿的儿子说：“干什么用？”这位医生说：“用来送给御史。等到相公出门时，你用车子载着老人到他的马前面，使他能看见，如果他能对老人的病说点什么，我就可以施展我的能力了。”老头儿的儿子照他的话办了，相公果然出门烧香祭庙，看到老头儿时注视了一看，刚要说什么，恰好监军使报告事情，不知不觉间相公的马就走过去了。这位医生也只好告辞而去。老头儿后来对儿子说：“我的病是死症，现在心里很烦躁，好像厌烦听人说话，你可把我载到城外有山有水的地方，把我安置在那里，三天去看我一次。如果死了，就安葬在那个地方。”他儿子不得已，只好把他载了去，我找到一块靠近水池的大石头，就把老头儿安置下来，悲痛哭泣着回了家。老头儿忽然看见一只黄毛狗来到水池中，几出几没，好像在洗澡的样子。黄毛狗走了之后，池水就有了香味，老头儿口渴了想去喝，但因气力弱站不起来，只好用两肘支地爬行到池边，喝了几口之后便觉得四肢渐渐轻松起来，于是坚持天天饮用，儿子见他能够坐起来了，惊喜不已，于是又把他载回家里。回家之后就能正常饮食了，不到十天便已痊愈。过了几天，贾耽元帅又出来了，走到原先放车子的地方便问道：“上次在这里看到的那个病人还在不在？”身边的人告诉他那个人现在已经康复了。相公说：“人的疾病确实有不可识别的。这个人患的是虱症，世上没有药能治，必须用千年的木梳烧成灰服下去，不然，就得饮用黄龙洗澡的水；此外无法可治。不知他是怎么治愈的。”派人去询问，老头儿便将详细情形告诉了他。相公说道：“这个人是天降疾病给他，而他自己又碰到了那种药。这就是命运呀！”当时的人听了，都佩服相公的学识博广，原先那位医生说他是异人，真是名副其实呀。

治针道士

德宗时，有朝士坠马伤足，国医为针腿，去针，有气如烟出，夕渐困惫，将至不救，国医惶惧。有道士诣门云：“某合治得。”视针处，责国医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脉相通如江河，针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误中孔穴。”乃令舁床就前，于左腿气满处下针曰：“此针下，彼针跳出，当至于檐板。”言讫，遂针入寸余，旧穴针拂然跃至檐板，气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当时平愈。朝士与国医拜谢。以金帛赠遗，道士不受，啜茶一瓯而去，竟不知所之矣（出《逸史》）

【译文】

德宗在位的时候，有位朝廷官员从马上跌下来伤了脚，国医为他针灸，针扎下去见有气体像烟一样冒了出来，到晚上他就渐渐困乏昏迷起来，眼看就要咽气，国医惊慌恐惧。有一位道士走进门来说：“我正好能治。”他看了看扎针的地方，责备国医道：“您把这事看得太容易了！死穴与活穴只差分毫，人的血脉就像江河一样互相联通，针灸时要仔细准确地辨认其要害部位。您也是针灸好手，但是扎错了穴位。”便叫人把病床抬到跟前，在病人左腿气体饱满的地方下针道：“这一针下去，那根针就跳出来，能跳到天棚板。”说完，针已下去一寸多，旧穴位的那根针一下子跳到天棚板，出气的那个地方自然地合上了，患者当时就恢复了健康。他与国医向道士频频致谢。患者赠送金银丝帛，道士不收，喝了一杯茶就走了，不知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贞元末布衣

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咏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人或以为狂。寄寓半载，时当素秋，风肃气爽，万木凋落，长空寥廓，塞雁连声。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泪下沾襟，一老叟怪而问之，布衣曰：“我来天地间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见春日煦，春风和，花卉芳菲，鹦歌蝶舞，则不觉喜且乐，及至此秋也，未尝不伤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阳春时节天地和，万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时节天地肃，荣秀丛林立衰促。有同人世当少年，壮心仪貌皆俨然。一旦形羸又发白。旧游空使泪连连。”老叟闻吟是诗，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与秋时。争如且醉长安酒，荣华零悴总奚为。”老叟乃欢笑，与布衣携手同醉于肆。后数日，不知所在，人有于西蜀江边见之者。（出《潇湘录》）

【译文】

贞元末年，有个平民书生在长安城里逛酒店，靠着吟咏诗歌跟人家要酒喝，到了夜晚，常常大醉而归，旅店里的人有的以为他是个疯子。他已在这里寄住了半年了，时令正是深秋，风肃气爽，万木凋落，长空寥廓，塞雁连声。这位平民书生忽发感慨，四顾周围一片秋色，不觉泪下沾襟。一个老头儿见他这副模样儿，很觉奇怪，问他何以如此。他说：“我来到天地间一百三十个春秋了，每见春日和煦春风柔和，花草芳香莺歌燕舞时，就不自觉地欢喜快乐起来。等到这样的秋天来临时，又未曾不感到伤怀与悲哀。令我悲伤的，不是秋色而是人生呀。青春年华就好像明媚的春天，老态龙钟的暮年则如脱尽芳华的秋天。”说到这里，他便朗声吟道：“阳春时节天气和，万物芳尽人如何。素秋时节天地肃，荣秀丛林立衰促。有同人世当少年，壮心仪貌皆俨然。一里形羸又发白，旧游空使泪连连。”老头儿听他吟完这首诗后，自己也不觉泪下沾襟。这位平民书生又吟道：“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与秋时。争如且醉长安酒，荣华零悴总奚为。”老头儿听罢这一首便开怀大笑起来，与书生手拉手来到酒店，一块儿醉在那里。过了几天，这位平民书生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人曾在西蜀的江边看见过他。

柳城

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宁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眄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胜，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此艺。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叹曰。我当出入画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绐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表于壁，众摸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未？”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祗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唇若方啸，宁采睹之，不复认。冉意其得道，与郭俱谢之。数日竟他去。宋存寿处士在冉家时，目击其事。（出《酉阳杂俎》）

【译文】

贞元末年，开州军将冉从长不重财物而喜爱有知识有本领的人，有许多儒家弟子和道家先生纷纷去投靠他。有位画师叫宁采，画了一幅《竹林会》，很有功夫。坐客之中有两个秀才郭萱和柳城，两人总是互不服气而互相争强，柳城忽然看了看《竹林会》，然后对主人说：“这幅画巧于体裁姿势，失于意趣，我现在为您表演一个小小的技巧，不使用五色就让画里的人神采更好。怎么样？”冉公惊奇地说：“从来不知道秀才有这种技艺。但不用五色就能作画，哪有这种道理？”柳城叹道：“我要出入于这幅画中来做给您看。”郭萱拍着他的手掌说：“你想欺骗三尺高的小孩子吗？”柳城便请他与自己赌胜负，郭萱表示自己输了可以五千钱相抵，冉公也愿为他们作保。讲好之后，柳城便飞起身体奔向图画，然后不见了，坐客们大惊，图画仍然贴在墙上，大家去摸索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过了好长时间，柳城忽然说起话来：“郭萱，你到底相信不相信？”声音好像从画里出来的。又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忽然看到柳城从画上掉了下来，指着阮籍的图像说：“我刚才的功夫只涉及到他。”众人一看，都感到阮籍的图像跟别的相比已经变了样儿，嘴唇好像要大叫的样子，宁采仔细看了看，也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冉公认为柳城是得了道的人，便与郭萱都向他致谢。过了几天，柳城终于辞别冉公而去了别处。宋存寿处士住在冉公家里的时候，亲眼看到了上边发生的事情。

苏州义师

苏州贞元中，有义师状如风狂。有百姓起店十余间，义师忽运斤坏其檐。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礼曰：“弟子活计赖此。”顾曰：“尔惜乎。”乃掷斤于地而去。其夜市火，唯义师所坏檐屋数间存焉。常止于废寺殿中，无冬夏常积火，烧（明抄本烧作坏）幡木像悉火之。好活烧鲤鱼，不具汤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辄雨，其中以为雨候。将死，饮灰汁数斛，乃念佛坐，不复饮食，百姓日观之，坐七日而死。时盛暑，色不变，支不摧。（出《酉阳杂俎》）

【译文】

贞元年间，苏州有一位义师，模样儿就像个疯子。有一家百姓盖起店房十余间，义师忽然抡起斧子砍坏店的房檐，有人上去阻拦也挡不住。主人一向知道他有神力，向他施礼道：“弟子的生活全靠这几间店房呢。”义师看了看他，说：“你感到惋惜吗？”便把斧子扔到地上走了。那天夜里市内起了火，只有被义师砍坏房檐的那几间屋子没被火烧坏而保存了下来。义师经常住在残破寺庙的神殿里，无论冬天与夏天殿堂里总点着火，供神用的纸幡和木像他都拿来当柴烧。他喜欢火烧活鲤鱼，一点汤也不填就吃。脸脏了也不洗，一洗脸就下雨，他洗不洗脸就成为下雨与否的天气预报。临死前，他喝了几杯灰浆，便坐下来念佛，再也不进饮食，当地百姓天天去看他，坐了七天就死了。当时正值炎热的暑季，但他死后，颜色毫无变化，肢体也不倒塌。

吴堪

常州义兴县，有鳏夫吴堪，少孤无兄弟，为县吏，性恭顺。其家临荆溪，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曾秽污。每县归，则临水看玩，敬而爱之。积数年，忽于水滨得一白螺，遂拾归，以水养。自县归，见家中饮食已备，乃食之，如是十余日。然堪为邻母哀其寡独，故为之执爨，乃卑谢邻母。母曰：“何必辞，君近得佳丽修事，何谢老身。”堪曰：“无。”因问其母，。母曰：“子每入县后，便见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颜端丽，衣服轻艳，具馔讫，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为，乃密言于母曰：“堪明日当称入县，请于母家自隙窥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诈出，乃见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门而入，其女遂归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护泉源，力勤小职，哀君鳏独，敕余以奉媲，幸君垂悉，无致疑阻。”堪敬而谢之。自此弥将敬洽。闾里传之，颇增骇异。时县宰豪士闻堪美妻，因欲图之。堪为吏恭谨，不犯答责。宰谓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暇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须纳，不应此物，罪责非轻。”堪唯而走出，度人间无此物，求不可得，颜色惨沮，归述于妻，乃曰：“吾今夕殒矣。”妻笑曰：“君忧余物，不敢闻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闻言。忧色稍解，妻曰：“辞出取之。少顷而到。堪得以纳令，令视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终欲害之。后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蜗斗一枚，君宜速觅此，若不至，祸在君矣。”堪承命奔归，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难也。”乃为取之，良久，牵一兽至，大如犬，状亦类之，曰：“此蜗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奇（奇原作其，据明抄本改）兽也，君速送。”堪将此兽上宰，宰见之怒曰：“吾索蜗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粪火。”宰遂索炭烧之，遣食，食讫，粪之于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为。”令除火埽粪，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粪，应手洞然，火飚暴起，焚爇墙宇，烟焰四合，弥亘城门，宰身及一家，皆为煨烬，乃失吴堪及妻。其县遂迁于西数步，今之城是也。（出《原化记》）

【译文】

常州义兴县有个鳏夫吴堪，少年丧父又无兄弟，在县衙当小官吏，为人性情恭顺。他家面临荆溪，他常常在门前用什么东西遮护着溪水，使这里的溪水从不污染。每当他从县衙回来，就到溪水边看着玩儿，对待溪水敬而爱之。过了几年，他忽然从水边拾到一只白螺，便带回家里用水养起来。他从县里回来，见家里已经备好了饮食，于是坐下便吃，这样过了十多天。但吴堪以为是邻居大妈可怜他是个单身汉，特意为他烧火做饭，便客客气气地感谢邻居大妈。大妈说：“用不着说这些话，你近日得到一个好女子为你收拾家务，为什么来谢我？”吴堪说：“没有的事。”又问大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妈说：“你每天进了县衙后，便见一个女子，有十七八岁，模样儿端庄秀丽，穿戴轻快鲜艳，饭菜都做好了就退到卧房里去。”吴堪心里怀疑是那只白螺干的，便偷着对大妈说：“我明天照常说要去县里，请让我在大妈家里从空隙中偷着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吗？”大妈说：“可以。”第二天早上吴堪诈称出门上班去了，便见一个女子从他卧房里出来，进入厨房料理做饭的事。吴堪突然从门口闯入，那个女子想回房去已来不及，吴堪对她行礼，女子说，“上天知道你敬重保护泉源、殷勤对待小小的职务，可你鳏夫孤独，叫我来作你的伴侣侍奉你，望你能够理解，不要有什么怀疑。”吴堪恭敬地表示感谢。自此之后，两人相处得更为融洽，互敬互爱。乡里人将此事互相传告，颇感惊异。这时，县宰与豪士听说吴堪有个漂亮妻子，便想弄到自己的手里。吴堪为吏谦恭勤谨，犯不着被打被骂，县宰对吴堪说：“你早就熟悉自己的职能了，今天我向你要两件东西：蛤蟆毛和鬼的胳膊，限你晚上回衙交纳。不答应交纳此物，罪责不轻。”吴堪顺从地接受了任务后走出大门，心想人间并无此物，根本求不到。他神情沮丧，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然后叹道：“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妻子笑着说：“你为别的东西而犯愁，我不敢听你的命令。要求这两件东西，我能给你弄到。”吴堪听了，忧郁的神情稍稍宽解。妻子说：“我现在就此与你告辞出去取这两件东西。”不大一会儿她就取回来了。吴堪得到手后就拿回去交给县令，县令看这两件东西，微笑道：“你且出去吧。”这一次虽然没有难倒他，但县令终归要加害于他的。过了一天，又召见吴堪说：“我跟你要蜗斗一枚，你要速速找到此物，如果找不到，当心灾祸落到你的头上呵！”吴堪秉承命令急忙跑回家，又把此事告诉了妻子。妻子说：“这件东西我家里有，取来并不难。”说完就去给他取去。过了好久，牵回来一只兽，大小像只狗，形状也与狗类似，妻子说：“这就是蜗斗。”吴堪说：“能做什么？”妻子答道：“能吃火。这是一只奇兽，你赶快送了去。”吴堪把此兽奉送给县宰，县宰见到此兽愤怒地说：“我跟你要的是蜗斗，这乃是一只狗！”又说：“要它干什么？”答道：“吃火。屙的粪便也是火。”县宰便要木炭点着火，让那只兽去吃，吃完之后屙在地上，都是火。县宰恼怒道：“用这东西做什么！”并命令清除火堆打扫粪便，正要加害吴堪，差吏拿着器具走近粪堆，一动手就出现了孔洞，火与风暴起，烧着了墙壁和房子，浓烟与火焰从四面合拢过来，堵塞了城门，县宰本人及其全家都化为灰烬，吴堪及其妻子也走失了。这个县城的地址便往西边迁移了许多步，如今的县城就是迁移之后新建的。

卷第八十四　异人四

苗晋卿　义宁坊狂人　张俨　奚乐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岳道人　李业 石旻

管涔山隐者　宋师儒 会昌狂士　唐庆　卢钧

苗晋卿

苗晋卿困于名场。一年似得，复落第。春景暄妍，策蹇卫出都门，贳酒一壶，籍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觉，有老父坐其傍。因揖叙，以余杯饮老父。愧谢曰：“郎君萦悒耶？”宁要知前事耶？”晋卿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问。”苗曰：“某困于穷，然爱一郡，宁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问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将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德宗升遐，摄冢宰三日。（出《幽闲鼓吹》）

【译文】

苗晋卿在科举考试方面很不顺利，这一年眼看要考中了，结果还是落了榜。时值阳光和煦春色明丽的好日子，他骑着瘦弱的毛驴走出京都大门，赊了一壶酒坐在草地上喝起来，喝得大醉便睡在那里。过了好长时间醒来一看，有个老大爷正坐在自己身旁，便拱手施礼邀他与自己叙谈叙谈，剩下的酒也送给老大爷喝了。老大爷深表歉意和感谢。他说：“您心里很郁闷吧，想知道以后前程的事吗？”晋卿说：“我参加科举考试已有好多年了，不知有没有考中一次的份儿。”老大爷说：“大有其事，您还想知道什么？”晋卿说：“我很穷，然而很想作一郡之首，能办到吗？”老人说：“比这还要高。”“廉察使吗？”“比这还要高。”晋卿借着酒劲儿猛然问道：“作将相吗？”老人仍然说：“比这还要高。”苗晋卿气坏了，根本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便放肆地说：“你说我比将相还要高，难道能作天子不成！”老人说：“真的天子你作不成，假的，还是可以作几天的。”苗晋卿以为这些话全是无稽之谈，便向老人拱拱手就走了。后来他果然为将为相。德宗逝世后，曾经兼任过众官之首的冢宰。

义宁坊狂人

元和初，上都义宁坊有妇人风狂，俗呼为五娘。常止宿于永穆墙下。时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金陵有狂者，众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验未来事。盛暑拥絮，未尝沾汗；冱寒袒露，体无斁圻。中使将返，信夫忽扣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今有少信，必为我达也。”中使素知其异，欣然许之。乃探怀中一袱，纳中使靴中。仍曰：“谓语五娘，无事速归也。”中使至长乐坡，五娘已至。拦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见还。”中史遽取信授之。五娘因发袱，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归，复至墙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钱葬之。经年，有人自江南来，言信夫与五娘同日死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元和初年，上部义宁坊有个妇人疯疯癫癫的，大家都叫她“五娘”。她经常住宿在永穆墙下。当时中使茹大夫到金陵去巡察，金陵有个疯子，大家叫他“信夫”，他每次唱歌或者哭泣往往预示着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盛夏酷暑他盖着棉被也不出汗，严寒冰冻季节，他光着身子也不抽筋或者畏缩。中使要返回京都时，信夫忽然拉住他的马说：“我有个妹妹叫五娘，住在京城，现在有件小小的信物，你一定要替我送给她呀！”中使一向知道他与正常人不同，欣然答应了他。他便从怀里掏出一个包，塞进中使的靴子筒里，又说：“你跟五娘说，没事就快回来吧。”中使走到长乐坡时，五娘已经来到这里，拦住他的马笑着说：“我哥哥托你捎的信，大夫可以交给我了。”中使立刻取出信交给了她。五娘打开包袱，有衣服三件，便穿在身上跳起舞来，大笑着回到了原来的墙下面。过了一宿五娘就死了，街坊们纷纷出钱把她安葬了。一年之后，有人从江南来到京都，说信夫与五娘是同一天死的。

张俨

元和末，盐城脚力张俨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踵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行八百。”张惧辞之。其人办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元和末年，盐城有个脚夫叫张俨，往京城传递文书。走到宋州遇到一个人，便求他与自己作伴儿。那个人要到郑州去住宿，便对张俨说：“你听我安排，一天可以多走几百里路。”于是挖了两个小坑，有五六寸深，叫张俨背向小坑站着，脚后跟悬在坑口，用针扎他的两只脚，张俨开始并不知道痛，那个人又从他膝盖下面顺着小腿再三地捋，直到黑色的血液淌满了土坑。张俨觉得两只脚特别轻快，走起路来轻捷如飞，天刚晌午他们便到了汴京。那个人又说要到陕州去住宿，张俨说自己体力不行，赶不到陕州。那个人又说：“你可以暂时把膝盖骨卸下来，并没什么痛苦，这样就能日行八百里。”张俨害怕，便拒绝了。那人也不勉强他，便说：“我有事，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陕州。”说完便上路了，走得像飞一样快，顷刻之间就看不到了。

奚乐山

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乐山也，携持斧凿，诣门自售。视操度绳墨颇精，徐谓主人：“幸分别辋材，某当并力。”主人讶其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可（可原作甘，据明抄本改）任意施为。”乐山曰：“或欲通宵，请具灯烛。”主人谓其连夜，当倍常功，固不能多办矣，所请皆依。乐山乃闭户屏人，丁丁不辍，及晓，启主人曰：“并已毕矣，愿受六十缗而去也。”主人洎邻里大奇之。则视所为精妙，锱铢无失，众共惊骇。即付其钱，乐山谢辞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时严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贵。乐山遂以所得。遍散于寒乞贫窭不能自振之徒，俄顷而尽。遂南出都城，不复得而见矣。（出《集异记》）

【译文】

上都通化门的长店，多数是车工活集中的地方，店主们准备了大量的资金，招募工匠制作各种车上的零件，车轮车辕车辐车毂等，每样都有一定的价钱。制作一片车辋，在上面凿通三个孔，规定工钱一百文。有力气的快手，工具又锋利，一天也只能做一两片。有个叫奚乐山的人，背着斧子凿子之类，登门来卖手工，他见这里划线用的绳墨标尺之类用具非常精良，便不慌不忙地对店主人说：“希望你把做辋的材料都挑出来，我要一气做完。”主人见他如此贪功非常惊讶，笑着指指一间房子说：“这里面有六百片辋的材料，你可以随意施展你的本领。”乐山说：“可能要打通宵，请准备一下灯火蜡烛。”主人听说他连夜干活，一天就相当两天的工夫，不能按通常天数计算准备那么多的灯油蜡烛。就给他准备了一些照明用的蜡烛。乐山关上房门不让别人打扰，一个人在屋里叮叮当当不住手地干了起来，到天亮时，告诉主人说：“全部做完了，我愿意收你六十缗钱就走。”主人及邻里们大为惊奇。检视一下他干的活，件件都那么精细，没有一点微小的差错，大家都惊呆了。主人立即付给了他钱，乐山辞谢而去。主人偷偷观察他的去向。当时天气严寒，连日下雪，京都之内烧柴和粮米价格飞涨，乐山便将自己刚刚得到的工钱，分送给那些在大冷天里沿街乞讨苦苦挣扎的穷苦人，六十缗钱很快就分光了。他从南门走出京都，再也看不到他了。

王居士

有常乐王居士者，耄年鹤发，精彩不衰。常持珠诵佛，施药里巷。家属十余口，丰俭适中。一日游终南山之灵应台，台有观音殿基。询其僧。则曰：“梁栋栾栌，悉已具矣，属山路险峻，辇负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缗不可集事。”居士许诺，期旬曰赍镪而至。入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医药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则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女岁十五，遘病甚危，众医拱手不能措，愿以其价疗之。居士则设盟于笺，期之必效。且曰：“滞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虑，某先驰此镪付所主僧。冀获双济。”鬻金者亦奉释教，因许之。留丹于小壶中，赍缗而往。涉旬无耗，女则物化。其家始营哀具，居士杖策而回。乃诟骂。因拘将送于邑。居士（居士原作且，据明抄本改）曰：“某苟大妄，安敢复来？请入户视之。”则僵绝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润者，涌烟于其间，人不可迩。中平一榻，藉尸其上，褫药数粒，杂置于顶鼻中。又以铜器贮温水，置于心上，则谨户屏众伺之。及晓烟尽，薰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数粒，滴于唇吻，俄顷流入口中。喜曰：“无忧矣。”则以纤纩蒙其鼻，复以温水置于心。及夜，又执烛以俟，铜壶下漏数刻，鼻纩微嘘。又数刻，心水微滟。则以前药复滴于鼻，须臾忽嚏，黎明胎息续矣。一家惊异。愧谢王生。生乃更留药而去，或许再来，竟不复至。后移家他适。不知所从。女适人，育数子而卒。（出《阙史》）

【译文】

王居士是个无忧无虑乐观通达的人，七八十岁的高龄，满头白发，仍然神采奕奕。他经常手拿串珠口诵佛经，沿街串巷地施舍药物。家里有十余口人，不太富裕也不太贫穷，属于中等人家。一天，他到终南山游览灵应台，灵应台有一座观音殿的基础，他询问这里的僧人，僧人说是梁栋栾栌之类的材料都已备齐了，因为这里山路很险峻，推车挑担上上下下地很费人力，没有三百缗钱是建不起来的。居士向他许下诺言，第十天就把钱串带来。居士来到京城里，托付别人说：“如果有富贵人家得了严重疾病，医药救治不了的，我能把他治活。他们给我三百缗钱，我就可以成全终南山的观音殿了。”果然有家在延寿坊卖金银珠宝的，有个女儿十五岁，得上一种病十分危险，请来的医生都拱手告辞表示不能治，他愿意花三百缗的价钱让居士给女儿治疗。居士在纸笺上立下保证，说到期一定兑现，并且说：“观音殿工程已经停工多日了，我把神丹留在这里，你不要多虑。我先赶快把这些钱送给那里的主持僧人，这样可以两面都不耽误。”这位卖金银的也信奉佛教，便同意了。居士把神丹留在小壶里，带上钱串就去了。过了十天也没有居士的消息，那个生病的女儿却死了。她家里刚把丧事安顿好，居士拄着拐杖回来了。主人见了厉声痛骂，要把他抓起来送到衙门。居士说：“我要是欺骗你们，哪里还敢再回来？请让我进门看看。”进屋一看，已经僵死好长时间了。他便叫人封闭一间屋子，焚烧鲜润的槐树和柳树枝条，在屋里放烟，任何人都不要靠近，屋子中间放一张床，让死尸躺在上面，将福药数粒杂乱地放在死人头顶和鼻孔里，又用铜器装上温水放在心窝处。然后关紧门窗屏退众人，静静地守候着。到天亮时烟已没了，屋内被薰得黑黑的，居士摸了摸墙上的烟灰，又把手指伸到水里，说：“还可以救活。”急忙命人取来乳汁，把几粒神丹弄碎放在里面，然后滴在死者嘴唇上。乳汁很快流进死者的嘴里，居士高兴地说：“不用担忧了。”又将细棉絮蒙在她的鼻子上，换了温水放在心窝处。到晚上，又端着蜡烛守候着，钟漏滴过几刻后就见鼻子上的细棉絮被嘘气微微吹动，又过了几刻，心窝上放的水也发生了轻微的波动。居士又将前面用的那种药滴在鼻子上。没多久，忽然见她打起喷嚏来。黎明时，心脏终于恢复了跳动，全家人无不又惊又喜，惭愧地向王居士表示衷心感谢。居士又给他们留了药物就走了，可能还答应过再来，但一直没有再来过。后来他搬家到别处去了，也不知到底去了什么地方。这个活过来的女子嫁了人，生了几个儿子之后去世了。

俞叟

江陵尹王潜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于义。在江陵日，有京兆吕氏子，以饥寒远谒潜，潜不为礼。月余在逆旅，未果还。有市门监俞叟者，见吕生往来有不足色，召而问之。吕曰：“我居渭北。贫苦未达，无以奉亲。府帅王公，中表丈也。以亲旧自远而来，虽入谒，未尝一问，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困者，无以周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吕诺之。既延入，摧帘破牖，致席于地，坐语且久，所食陶器脱粟而已。叟曰：“吾尝学道于四明山，偶晦于此。适闻王公忘旧，甚讶之。因覆一缶于地。俄顷，乃举以视之，有一紫衣人，长五寸许。叟指之谓吕曰：“此王公也。吕熟视，酷类焉。叟因戒曰：“吕生尔之中表侄也，以旨甘无朝夕之给，自辇下千里而至。尔宜厚其馆谷，当金帛为赠，何恃贵忘故之如是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状，遂不复见。及旦，叟促吕归其逆旅。潜召吕馆之，宴语累日。将戒途，助以仆马橐装甚厚。（出《补录记传》）

【译文】

江陵府尹王潜有当官的才能，所管辖的工作条条有理，但为人不重情义。他在江陵的时候，有个京兆地区吕某的儿子，因为迫于饥寒远道来见王潜，王潜没有以礼相待。吕生在旅店里住了一个多月，回不去了。有个看守城门的俞老头儿，看见吕生出来进去脸色蜡黄肌瘦，招呼到跟前询问他。吕生说：“我家住在渭北，家里穷，又没有出路，无以奉养双亲。本府元帅王相公是我的中表叔伯。靠着这层旧关系我才远道而来，我虽然进府拜见他，但他从未过问过我。这也是我命运不好，才落到这个地步呵！”老头儿说：“我也是个穷人，没什么东西来救济你的急难，今晚上你就住在我家，让我提供食宿以表达对你的敬意。”吕生接受了他的请求。被领到他家后，看到的是残损的房檐和破旧的门窗，他们在地上摆席，对坐谈了很久，吃的是粗米饭，用的是泥盆泥碗。老头儿说：“我曾在四明山学过道，暂时在这里藏身。刚才听说王相公不念旧情义，叫我很惊讶。”说完，便把一只缸扣在地上，不一会儿又把缸拿了起来，只见缸底下有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人，身长五寸左右。老头儿指着这个人对吕生说：“这就是王潜。”吕生仔细看了看，果然特别相像。老头儿告诫这个人说：“吕生是你的中表侄儿，因为吃了上顿没下顿，才从京都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你应该供给他优厚的食宿，应该送给他钱财。为什么仰仗着自己富贵就不念旧的情义呢！”紫衣人谦卑地做揖致礼，就像接受了教训的样子，然后就不见了。第二天早上，老头儿督促吕生回到他的客店。王潜召见吕生把他安置在客馆里，跟他宴筵说话，一连好多天。吕生要登程回家，王潜送给他道上骑的马，侍候他的仆人，行李包也给装满贵重的东西。

衡岳道人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山险绝，多大木猛兽。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进。长庆中，有头陀悟空，常裹粮持锡，夜入山林，越尸侵虎，初无所惧。至朱陵原，游览累日，扪萝垂踵，无幽不迹。因是趼拆，憩于岩下，长吁曰：“饥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见前岩有道士坐绳床，僧诣之，不动。遂责其无宾主意，复告以饥困。道士欻起。指石地曰：“此有米及钁。”劚石深数寸，令僧探之，得陈米斗余，即置于釜。承瀑水，敲火煮饭，观僧食一口未尽。辞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餐止此，可谓薄食，我当毕之。”遂吃硬饭。又曰：“我为客设戏。”乃处木袅枝，投盖危石，猿悬鸟跂，真捷闪目，有顷，又旋绕绳床，蓬转甚急，但睹衣色成规，倏忽失所。僧寻路归寺，数月不复饥渴。（出《酉阳杂俎》）

【译文】

衡山西面原野附近有个朱陵洞，这里山势险峻奇绝，有许多大树和猛兽，人到了这里都会迷路，或者遇上巨大的蟒蛇挡住道路而不能前进。长庆年间，有个僧人悟空，经常带着干粮拿着锡杖，在夜间进入山林。越过死人的尸体侵扰凶猛的老虎，开始时毫无惧怕。到了朱陵原，游览了好几天，他攀援藤萝飞越沟壑，幽深僻静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因为脚底生茧开裂，便在岩石下面休息。他长叹道：“如此又饿又渴，却见不到此地的主人！”忽见前面山崖上有个道士坐在绳子编织的床上，僧人悟空到了他跟前，他也不动一动。僧人责备他未尽宾主之礼，又告诉他自己又饿又累。道士忽然起身，指着地上的石头说：“这里有米和锅。”在石头上挖了几寸深，叫僧人伸进手去，拿到一斗多陈米，立即将米放在锅里，接了瀑布的水，敲石取火煮饭。道士见僧人一口饭没全咽下去，就说饭没熟，不吃了，笑道：“你这顿饭就吃到这里为止，这叫少吃多得胃；我应当把其余的饭全吃了。”说完便去吃那硬梆梆的饭。道士又说：“我为客人表演一个游戏。”说完，便坐到柔软的树枝上荡来荡去，就像从高处抛下来的石头，又像悬挂着的猿猴，跳来跳去的山鸟，灵巧轻捷，令人看了眼花缭乱。过了一会儿，又去旋转那个绳子床，像转篷一样急速地转动着，只看到很有规则地排列成各种衣服的花色，根本看不出就是原来那个绳子床。突然之间，什么也不见了。僧人寻找道路走出山林回到了寺庙，此后一连几个月不再感到饥饿和口渴。

李业

李业举进士，因下第，过陕虢山路，值暴雷雨，投村舍避之。邻里甚远，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业牵驴拴于檐下。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亦投舍中，李有一马。相与入止舍内。及稍霁，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归，不喜见宾客，可去矣。”业谓曰：“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臾老翁归，见客欣然。异礼延接。留止宿。既晓恳留。欲备馔。业愧谢再三。因言曰：“孙子云阿翁不爱宾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忧怪及。不意过礼周旋，何以当此？”翁曰：“某家贫，无以伫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何敢不祗奉耶？”业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过矣。”翁曰：“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节钺，勉自爱也。”既数年不第，业从戎幕矣。明年，杨镇为仇士良开府擢用，累职至军使，除泾州节度使。李与镇同时为军使，领邠州节度。业以党顼功除振武邠泾，凡五镇旌钺。一如老翁之言。（出《录异记》）

【译文】

李业参加选拔进士的考试，没有考中，往回走的时候路过陕虢一带的山路，正赶上暴风雷雨，便到附近的村舍去躲避。这里的人家相互离得很远，这家只有一个小孩在家看门，李业把驴拴在了房檐下。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也为避雨来到这一家，李有一匹马。三人一块儿进屋休息，等到天气稍微转晴时，已经黑天了。小孩说：“爷爷马上就要回家了，他不喜欢接待客人，你们还是走吧！”李业对他说：“天色已经很晚，所以不能往前走了。”过了一会儿老爷爷回来了，见到客人很高兴，以特殊的礼节接待他们，留他们在家住宿。第二天早上，又诚恳地挽留他们，还要准备饭。李业再三表示歉意和感谢，便说：“你孙子说爷爷不喜欢客人，我又担心夜晚不能再往前走。留下后，很怕您怪罪，不料您竟以这么重的礼节为我们忙碌，我们有什么资格担得起这样？”爷爷说：“我家贫穷，没有条件接纳客人。我是不好意思接待客人，并非不喜欢客人。但是你们三位都是节度使，我哪敢不恭恭敬敬地侍奉呢？”李业说：“我们三人之中，只且一个人是个行官而已，您说错了！”老爷爷说：“行官管领节镇在兵马使之职以前，秀才你当节度使管领节镇则在兵马使之职以后，但你能统辖五个节镇，你要自勉自爱呀！”李业既然多年应举没有考中，便从戎作了幕僚。第二年，杨镇被仇士良开府提拔使用，逐级提拔直到军使，授为泾州节度使；李业与杨镇同时为军使，管领邠州的节度。李业后来因党顼之功被任命为邠泾振武节度使，管辖五个重镇的军务。这些都跟当年那位老头子所说的一致。

石旻

会昌中，有石旻者，蕴至术。尝游宛陵，宿雷氏林亭。时雷之家僮网获一巨鱼，以雷宴客醉卧，未及启之。值天方蒸暑，及明日，其鱼已败，将弃去。旻曰：“吾有药，可令活，何弃之有？”雷则请焉。旻遂以药一粒，投鱼口中。俄而鳞尾皆动。鲜润如故。雷大奇之，因拜请延年之饵。旻曰：“吾之药。至清至洁。尔曹嗜欲无节，脏腑之内，诸秽委集。若遽食之，若水火相攻，安能全其人乎？但神仙可学，人自多累。如笼禽槛猿，徒有骞翔腾跃之志，安可致焉！”（出《补录记传》）

【译文】

唐代会昌年间，有个叫石旻的人，身怀绝技。他曾经到宛陵去旅游，住在雷林亭家里。当时雷的家僮用网捕获一条大鱼，因为雷宴请客人喝醉后睡着了，所以没有来得及收拾。正赶上是炎热的暑季，第二天那条鱼就腐败了。要拿出去扔掉时，石旻说：“我有药可以使它活过来，为什么要扔掉呢？”雷便请他处置。石旻将一粒药丸放进鱼嘴里，不一会儿就见鱼鳞和鱼尾都在活动，那条鱼变得跟原来一样新鲜滋润。雷大为惊奇，便向石旻请求延年益寿的药物。石旻说：“我的药是极为清洁干净的，你们的嗜好欲望毫无节制，五脏六腑之内什么污秽东西都有，如果骤然间吃下我的药，就像水与火互相攻克一样，哪能保全人的身体呢？求仙长寿虽然可以学，但是人的自身有太多的累赘；正像樊笼里面的鸟和猴子一样，空有飞翔腾跃的愿望，可又怎么能实现呢！”

管涔山隐者

李德裕尝云：三遇异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记北门，有管涔山隐者，谓德裕曰：“君明年当在人君左右为文翰之职，然须值少主，德裕闻之愕眙，洒然变色。隐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德裕问曰：“何为而事少主？”。对曰：“君与少主已有累世因缘，是以言之。”德裕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篡绪，召入禁苑。及为（原无为字，据明抄本补）中丞。有闽中隐者叩门请见。德裕下榻与语曰：“时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祸将至矣。若亟请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后十年，终当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镇吴门，经岁入觐，寻又杖钺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邺郡道士而至，才升宾阶，未及命席，谓德裕曰：“公当授西南节制，孟冬望舒前，符节至矣。”三者皆与言协，不差岁月。自宪闱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德裕执宪者，俄亦窜逐。唯再调南服，未尝有前知之士，为德裕言之。岂祸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秘，莫得预闻乎？（出《穷愁志》）

【译文】

李德裕曾经说过：他三次遇到异人，这三个异人并非卜卦算命的，都是遁世的隐士。他当初掌管北门时，有个管涔山的隐士对他说：“你明年要在君主身边担任文秘职务，但是必须为少主服务。”德裕听了惊得目瞪口呆，顿时改变了脸色。隐士好像后悔自己刚才失言，离开座位要走。德裕问道：“为什么必须侍奉少主？”答道：“你与少主已有几代因缘，所以我这么说。”德裕在那年秋季被召入朝廷，到第二年正月，穆宗篡夺皇位，召他入皇宫。到他任中丞时，有一位闽中的隐士叩门求见，德裕下床相见，隐士对他说：“眼前的局面不会长久。你如果不尽早离开这里，冬季必定作宰相，但要有灾祸降临呀！如果赶紧请求去外地任职，代替你的人就会受害。十年之后，你会当上宰相的，而且是从西面进京入宫的。”这一年秋季德裕出京镇守吴门，过了一年入朝拜见皇上，接着又被派到南燕镇守。秋末，县邑里有个于生领着一位邺郡的道士来见德裕，才走上宾客的位置，没等到让座就对德裕说：“你要被任命为西南节制。十月十五日之前，西南边关的符节就能送到。”以上三个异人说的事情历来都与他们的预言相吻合，连时间都没有出入。自从宪宗在宫闱被禁，过了十年德裕官居相位，而且是由西蜀入京入宫的。代替德裕执政的人，很快就被放逐了。只有后来德裕又调出朝廷到了南边，未曾有先知道的人对他预先说过。莫非属于灾祸患难的事情不可提前告诉本人，这是神灵道家的秘密，不能预先知闻吗？

宋师儒

宋师儒者，累为盐铁小职，预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时淮南有僧常监者，言事亦有中。常监在从事院话道，师儒续入，常监甚轻之，微不为礼。师儒不乐曰：“和尚有重厄，厄在岁尽。常监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吓，某还自辨东西，师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记取去岁数日莫出城，莫骑骏马子。”常监勃然而去。后数月，从事郑侍御新买一骏马，甚豪骏，将迎常监。常监曰：“此非宋师儒之言骏马子，且要骑来。”未行数里，下桥，会有负巨竹束者，掷之于地，正当马前，惊走入隘巷中。常监身曳于地，足悬于镫，行数里，人方救得。脑破，血流被体，食顷不知人事，床舁归寺。太尉及从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须慎空隙之所。”常监饮药酒，服地黄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厕。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于厕中。叫呼良久，弟子方来。自颈已下，悉被沾污，时正寒，淋洗冻凛，又少顷不知人事。王太尉与从事速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复得免否？”曰：“须得邻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专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毙。王公曰：“此免矣。曰。须得强壮无疾者，此不得免。”数日，有少僧剃头，伤刀中风，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则无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礼，常监因与宋君亲善。（出《逸史》）

【译文】

宋师儒多年担任盐铁事务方面的小职务，能够预知吉凶之类的事情。淮南王璠非常器重他。当时淮南有个和尚叫常监，谈论未来的事情也能说中。常监在从事院讲道，师儒是后去的，常监很看不起他，对他有点不大礼貌。师儒不高兴，说：“和尚有重大灾难，灾难就在年末。”常监瞪大两眼说：“有啥事？不要恐吓我，我还能够自己辨认东西南北！”师儒说：“你肯定有灾难，而且快要降临了。你只要记住春节前的几天不要出城，不要骑骏马。”常监气冲冲地走了。过了几个月，从事郑侍御新买了一匹骏马，非常剽悍暴烈；要用这匹马迎接常监。常监说：“这不是宋师儒所说的那骏马吧，我偏要骑。”没走上几里路便要下桥，恰巧有人背着一大捆竹子走过来，突然把竹子扔在地上，正好就扔在马的跟前。马受惊后跑进一条狭窄的胡同，常监的身子拖在地上，一脚挂在马镫里，拖出几里远才被救下来。脑袋破了血流了遍身，不一会儿又不省人事了，被用床抬回了寺庙。太尉与从事召见宋师儒，说：“这回他的灾难可以免除了吧。”师儒说：“在他们寺院的竹林里，有个什么东西没有除去，他必须小心留神空隙的地方。”常监饮用药酒，服用的地黄太多了，所以肚子坏了。夜间起来上厕所，弟子不知道，被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推进大便坑里，他呼叫了半天，弟子才去把他救上来。从脖子往下全被弄脏了，当时正是寒冷季节，淋洗的时候冻坏了，又有一阵子不省人事。王太尉与从事急忙召见宋师儒，对他料事如神深表佩服和惊奇，又问道：“今天又出了这桩事，他的灾难能不能免除？”师儒说：“必须得有个邻近的和尚突然死去了，他的灾难才能免除。”王太尉专门令人注意这件事。常监西屋的一个老和尚病重而死，王太尉说：“这回常监的灾难可以免除了！”师儒说：“必须是身体强壮没有疾病的。这一个不算数。”过了几天，有一个年轻的和尚在剃头时，被刀割伤中了风，一下子死去了。宋师儒说：“这一回就没有事了。”从此，王太尉更加以厚礼相待于宋师儒，常监也因此跟他亲近友好了。

会昌狂士

会昌开成中，含元殿换一柱，敕右军采造，选其材合尺度者。军司下周至山场，弥年未构，悬重赏。有工人贪赏，穷幽扪险，人迹不到，猛兽成群。遇一巨材，径将袤丈，其长百余尺，正中其选。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涧流，方及谷口，千百夫运曳，始及砥平之处。两军相贺奏闻矣。净材以俟有司选日之际，欻有一狂士，状若术人，绕材太息惋咨，唧唧声甚厉。守卫者叱责，欲縻之。其人略无所惧。俄顷，主者执之，闻于君（明抄本君作军）主，中外异之。听其所说：“须当中锯解，至二尺见验矣。解一尺八寸，但讶霏色红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曳渭流听下。其人云：“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当出树杪而去。未闻长养于中，若为殿柱，十年后，必载此殿而之他国。吁可畏也。”言讫，失人所在。（出《芝田录》）

【译文】

在唐朝的会昌与开成年间，含元殿要更换一根主柱，皇上命令右军负责采伐和制作，要选择合乎尺寸的木材，军司们下到周至一带的山场，整整一年也没采伐到这样的树，便悬重赏广泛征求。有个人贪图重赏。不惜探幽历险，在人迹不到猛兽成群的地方遇到了一棵大树，有将近一丈粗，长有一百余尺，正符合要求。先把它砍倒，等到三伏天山洪爆发时才被水冲到山谷出口处，又由成百上千个人牵拉到河床平坦的地方。两岸的军人为终于成功地找到并运下这棵大树而欢呼庆贺，并且奏禀皇上。在锯掉桠杈加工成材以备主管人员挑选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狂士，状貌好像个懂得法术的人，他绕着大树叹息感慨，嘟嘟哝哝地没完没了，守卫人员厉声呵叱并想用绳子绑他，他却一点儿也不惧怕，过了一会儿，这里的头头儿便把他抓起来，报告了皇上。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感到惊异。据他所说，这棵树必须从中间锯开，锯到二尺深时他的话就会应验。当锯到一尺八寸深时，令人惊讶地发现，飞出来的木屑竟是深红色的。再往下锯二寸，便见流出来的全是血了。于是，急忙命令千百个人推到渭水里面，任它顺水漂去。那个狂人说：“在深山大泽里面确实生长着龙和蛇，这棵树是生长着的一条巨蟒，再过十年它就会从树梢飞出去，没听说长久养活在这里面的；如果拿它来作殿堂的柱子。十年之后，它必定会驮载着这座殿堂飞到别的地方去。好家伙！多么可怕呀！”说完，此人就闪身不见了。

唐庆

寿州唐庆中丞栖泊京都，偶雇得月作人，颇极专谨，常不言钱。冬首暴处雪中。亲从外至，见卧雪中，呼起，雪厚数寸，都无寒色，与唐君话。深异之。唐后为摧盐使，过河中，乃别归。唐曰：“汝极勤劳，吾方请厚俸，得以报尔。”又恳请，唐固留不许。行至蒲津，酒醉，与人相殴，节帅令严，决脊二十。唐君救免不得，无绪便发，厚恤酒肉。才出城乃至，唐曰：“汝争得来？”曰：“来别中丞。”唐令袒背视之。并无伤处，惊甚。因语雪卧之事。遂下马与语曰：“某所不欲经河中过者，为有此报。今已偿了，别中丞去。与钱绢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出《逸史》）

【译文】

寿州的唐庆中丞住在京都，偶而雇佣到一个打短工的人，十分勤劳用心，从来不提钱的事，冬天把脑袋露在风雪之中也不怕冷。唐庆有一次从外面回来，亲眼看见他躺在积雪之中，便招呼他起来，地下的雪有几寸厚，他却一点儿也看不出冷的样子，照常与唐君说话。唐庆对此深感惊异。唐庆后来当了摧盐使，要经过河中，此人便要告辞回家。唐说：“你一向很勤劳，我正要给你优厚的报酬，借以报答你。”此人又向唐庆恳求，唐则坚决挽留，没有允许。走到蒲津时，此人喝醉了酒与别人打架，督办盐运的节帅律令极为严格，决定打他二十大板。唐君干着急，却不能救他免于遭打。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便出发了，唐庆给了他很多的酒和肉，以表示安慰和抚恤。刚出城门他又来见唐君，唐君说：“你怎么又来了？”他说：“我来跟您辞别。”唐君让他露出后背仔细一看。并无任何伤痕。非常惊讶。于是又说起那次躺在雪里的事，此人便下马告诉唐君说：“我之所以不愿意经过河中，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要报答我。如今你已经偿还给我了，现在可以允许我走了吧。”唐君送给他钱和丝绢他都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地上，频频施礼而去。

卢钧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明抄本牵作曰）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服饰鲜洁，谨干不与常等。睹钧之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关原作开，据唐摭言改）宴，钧未办醵卒，挠形于色。于是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几郎可以处分，最先合勾当何事？”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觇之，绐而命之曰：“尔若有技，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地。次即徐图。”其仆唯然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钧强为观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钧不觉忻然。又曰：“会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第请选日启闻，待郎（明抄本待郎作若其，唐摭言待作侍）张陈，某请专掌。”钧始虑其为非，反覆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暨宴除之日，钧止于是，俄睹幕帟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钧之醵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洿诧。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始去旬日，钧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钧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也。（出《摭言史》）

【译文】

相国卢钧当年刚刚及第的时候，对繁琐的交际活动很不会应酬。没过多久，有一个人愿意给他当佣工，服饰之鲜艳整洁与勤劳干练都与一般仆人不同。他见卢钧应酬无方，常常对他给以帮助，一到了设大宴时，都因忙碌、草率，无法筹办，急得抓耳挠腮，仆人见状便向他请罪，并问何事如此犯难。卢钧把实际情况都跟他说了，他说：“这是件很容易的小事情。你可以担当办理此事，最先应该做什么事务？”卢钧开始怀疑他说大话，后来则想考验、观察一下再说，便骗他道：“你若有办法，我就当主宴。首先要有一处大的房舍，作为置备酒宴的场所。其他事情都在其次，可以慢慢想办法。”仆人应诺之后就走了，过了不长时间他就回来了，跟卢钧说：“房子已经借到了，请郎官去检阅一下。”第二天，卢钧勉强地去看房子，到那里一看，竟是一所朱漆大门的华贵宅第，可与宫苑比拟。卢钧非常高兴，又说：“宴会的处所这样符合标准，这就更加不容易布置。”仆人说：“请把选好的开宴日期告诉我，我可以帮助你布置，我也可以请求由我专门掌管这件事。”卢钧开始怀疑他说的不是真话，反复盘问，他只微笑并不回答；卢钧心想他一定不是个寻常人，也就不再猜疑了。到了宴会前的那天，卢钧就住在这所房子里，一会儿便看到窗帘帷幕座垫地毯之类一应俱全，华丽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等装点物品，也都摆放布置得各得其所，开宴那天，卢钧邀请的宾客全都到了，因此，在公卿大臣们中间，无不夸说这次宴会操办得成功，场面布置得华丽、考究，并对这些表示惊诧。宴会的第二天早晨，仆人向卢钧请假，去退还所借的各种用具物品，借机一去不回。到了第十天，卢钓对此事感到奇怪，急忙到举办宴会的旧地方去访问那个仆人。但是原先的花竹已经一无所有，只有一堆残破的墙壁和断折的房梁而已。议论这件事的人以为是卢钧的仁厚感动了神明，是神明在暗地里帮助他成全了这次盛会，而这件事便成就了他终生的美名！

卷第八十五　异人五

赵知微　击竹子　张浚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华阴店妪　李客 蜀城卖药人

刘处士　张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乐人子　蒋舜卿赵知微 九华山道士

赵知微

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少有凌云之志，入兹山，结庐于凤皇岭前，讽诵道书，炼志幽寂，蕙兰以为服，松柏以为粮。赵数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玄真即申弟子礼，殷勤执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岁，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乃使玄真来京师，寓于玉芝观之上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日与相从，因询赵君事业。玄真曰：“自吾师得道，人不见其惰容。常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鲻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去岁中秋，自朔霖霪，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否？”诸生虽唯应，而窃议以为浓阴駚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扪萝援筱，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飞雨宛然，众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无敌，黄白术复得其要妙，壬辰岁春三月归九华，后亦不更至京洛。（出《三水小牍》）

【译文】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是皇甫玄真的师傅。他年轻时怀有凌云之志，进了这座山，住在凤凰岭前面，整日诵读道家的书籍，锻炼自己的心志使其变得幽远静寂，以蕙兰作衣服，以松柏作粮食。赵知微就这样苦修数十年，终于达到了道家的最高境界，像微妙的母体一样，能够包容万物生殖万物。于是，天下许多好奇的人，都去跟他学道。玄真就是他的弟子，他在赵知微身边殷勤服侍，恭恭敬敬地学习，长达十五之久。到咸通十二年，赵知微因为山里炼丹须用西方的药，便派遣玄真来到京师。玄真在京师住在玉芝观的上清院，皇甫枚当时住在兰陵里面的房子里，天天与玄真来往，他便打听起赵知微在事业上的情况。玄真说：“自从我师傅得了道，谁也看不见他脸上有困倦的神情。他常说：‘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鲻之方，我早就掌握了，只是不屑去干这些玩艺儿罢了。’去年八月，从初一开始下大雨，直下到十五那天夜晚。我对师兄们说：‘可惜中秋良宵偏偏苦雨下个没完。’我说完了不一会儿，师傅忽然吩咐侍童准备酒果，又把我们都召到面前，问道：‘能不能登上天柱峰去赏月亮？’大家虽然都答应说‘能’，私下里却在议论，以为如此天黑下雨，真要走路，肯定有跌跤折断草鞋的事。不一会儿，师傅便拄着拐杖出门了，大家只好紧跟在后面。大家开开院门走出去后，天空豁然晴朗，明月高照，亮如白昼。我们牵萝援藤，穿行丛林山道，终于登上天柱峰顶。师傅坐在玄色豹皮的垫子上，各位弟子分列两旁坐在芳草地上，一会儿，大家举起酒杯，一面饮酒一面吟诵郭景纯的几篇游仙诗。弟子们有的清音缭绕对空长啸，有的步虚踏峰，有的鼓琴奏乐，直至月亮隐没在远山后面，大家才返回住地的山舍。等一个个全都上床之后，外面立即风雨交加，跟我们出发之前一模一样，大家这才敬服师傅的奇妙道术真已登峰造极。”玄真的棋艺没有敌手，炼丹术也深得其精要奥妙。他于壬辰春季三月回到九华山，以后再也没有到京师洛阳去。

击竹子

击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许人，年可三十余。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节相击，铿然鸣响，有声可听，以唱歌应和，乞丐于人，宛然词旨皆合道意。得钱多饮酒，人莫识之。如此则十余年矣。一旦，自诣东市卖生药黄氏子家，从容谓曰：“余知长者好道，复多气义，有日矣。今欲将诚素奉讫，得否？”黄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击竹子谓曰：“我乞丐之人也，在北门外七里亭桥下盘泊。今病甚，多恐不济。若终焉之后，敢望特与烧爇。今自赍钱两贯文，买买柴用。慎勿触我之心肝，是所讬也。阴骘自有相报。”因留其钱，黄氏自不取，则固留而去，黄氏子翌曰至桥下。果见击竹子卧于蒹葭之上。见黄氏子来，忻然感谢。徐曰：“余疾不起。”复与黄氏子金二斤，又曰：“昨言不用令人触我心肝则幸也，珍重且辞。”言讫而逝。黄氏子亦悯然出涕，太息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备棺敛，将出于郊野，堆积柴炭，祭而焚之。即闻异香馥郁，林鸟鸣叫。至晚，只余其心，终不燃终，复又其大如斗。黄氏子收以归城。速语令人以杖触之，或闻炮烈，其声如雷，人马皆骇。逡巡。有人长尺余，自烟焰中出，乃击竹子也。手击其竹，嘹然有声。杳杳而上。黄氏子悔过作礼，众人皆叹奇异。于戏！得非不触其心。复在人间乎？触其心，便可上宾乎？复欲于黄氏子显其蜕化乎？始知成都乃神仙所聚之处，如击竹子者，亦以多矣。大凡不可以贫贱行乞之士而轻易者焉。（出《野人闲话》）

【译文】

有个敲竹子的，自己不说姓名，别人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年龄大约有三十出头儿。他在成都的酒店里手拿两节竹子互相敲击，发生铿锵动听的声音，嘴里唱着歌互相应和，向人家乞讨，好像歌词的含义都合乎道家的意义，乞讨到的钱多数用来买酒喝了。没有认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这样已经有十多年了。有一天，他自己到东市场卖药材的老黄家，从容地对他说：“很长时间以来，我就知道您喜爱道家的思想，又颇重义气。今天我想把自己的一桩心愿告诉您，不知可以不？”老黄说：“你若有事，只管说。”敲竹子的说：“我是个讨饭的，在北门外七里亭桥下落脚。现在病得很厉害，大概治不好了。如果我死在那里，万望您费心把我的尸体烧了。现在我带来的两贯钱，留作买柴用的。火化的时候，当心不要碰坏我的心肝。这就是我对您的拜托，到了阴间自有相报。”说完便留下他的钱，老黄自然是不能收的，但他一定要留下，然后才走了。老黄第二天来到桥下，果然看见那个敲竹子的躺在芦苇上，他见老黄来了高兴地表示感谢，慢慢地说：“我已经病得起不来了。”又递给老黄二斤金子，说：“昨天说不要叫人碰我的心肝，能做到这一点，我就高兴了。你多多保重吧。”说完就去世了。老黄也伤心地流了泪，叹息了好长时间，然后令人换衣服、备棺材、入敛，抬到郊外堆好木柴木炭，祭奠之后点火焚化。一股奇异的香味浓郁扑鼻，招引得林中的禽鸟叫个不停。烧到晚上，只剩下心脏一直烧不化，而且又膨胀得像斗那样大。老黄收拾起来要回城。急忙叫人用棍子去碰那个心脏，有人听到像炮火爆炸一样，发生雷鸣般的声响，人听了害怕马听了受惊。过了一会儿，有个身高一尺多的人从烟火里走了出来，原来就是那个敲竹子的，他敲着手里的竹子，发出响亮的声音，飘飘然飞上天空，老黄悔过，忙叩头行礼；众人无不惊叹，个个深感奇异。呜呼！如果当初不去碰他的心脏，他能还人间吗？碰了他的心脏，他就可以升天成为天上的客人吗？还是他要通过老黄来显示和实现自己蜕化升天的愿望呢？通过这件事，我们才知道，成都乃是神仙集中的地方。像这个敲竹子一样的人，实在多得很，人们不应该因为他们贫贱，是乞讨的，而去轻视他们呵！

张浚

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张浚白身未有名第，时在河中永乐庄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亲狎。一日张在村路中行。后有唤：“张三十四郎，驾前待尔破贼。”回顾，乃是此道人。浚曰：“一布衣尔，何阶缘而能破贼乎？”道者勉其入蜀，时浚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遗两粒丹曰：“服此可十年无恙。”浚得药奉亲，所疾痊复。后历登台辅，道者亦不复见。破贼之说，何其验哉。（出《北梦琐言》）

【译文】

黄巢起事的时候，唐僖宗逃难到了西蜀。张浚当时是个没有及第没有官位的平民，家住河中永乐庄。村里有个道人，无论是身穿麻布衣服的平民百姓，还是身着羽冠霞帔的诰命大员，都不敢侮辱他。一天，张浚在村里路上行走，背后有人招呼：“张三十四郎，皇上那边等你去破贼寇呢！”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道人。张浚说：“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凭着什么去破贼呢？”道人劝他去西蜀，当时张浚的母亲正有病，所以没有去成，道士送给他两粒丹药，说：“吃了这两粒药，可以保证十年之内不生病。”张浚得了药拿去送给母亲吃，母亲吃了以后立即痊愈了。后来张浚官运亨通，得坐高位，这个道人再也没有见到。当时这位道人的破贼之说，是多么灵验呵！

金州道人

金统水在金州。巢寇犯阙之年，有崔某为安康守，大驾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户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荡，乘舆播迁，宗社陵夷，鞠为茂草，使君岂无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颓，一木搘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剑戟争锋，力战原野。”崔曰：“公将如何？”客曰：“使君境内有黄巢谷统水，知之乎？”曰：“不知，请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贼禀此而生，请使君差丁役，赍畚锸，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数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号者。客遂令寻源而劚之，仍使断其山冈，穷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黄腰人，既逼之，遂举身自扑，呦然而卒。穴中又获宝剑一。客又曰：“吾为天下破贼讫。”崔遂西向进剑及黄腰，未逾剑利，闻巢贼已平，大驾复国矣。（出《王氏见闻录》）

【译文】

金统河在金州境内。黄巢的军队进犯京城的那一年，有个姓崔的镇守安康，皇帝避难到了四川的岷山峨嵋山一带。金州地处偏僻，人口稀少。忽然有个道人找到这个姓崔的告诉他一件事，说：“眼下中原地区动荡不定，皇上的车驾已经迁移，祖宗社稷遭受践踏，成为荒草。您难道没想到去平灭贼寇吗？”崔说：“泰山都倒了，一根柱子能顶起来吗？”道人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平灭贼寇，不一定就是持刀拿枪去争高低，与敌人征战在疆场上。”崔说：“那你将要我怎样呢？”道人说：“你管辖的地区内有一条黄巢谷金统河，知道吗？“崔说：“不知道。”询问金州人，金州人说有这么条金统河。道人说：“黄巢逆贼因为有了它才能活。请你差遣劳力，带上土篮锹镐，一块儿去把它挖了，肯定会有收获。”他们带着人到了离金州城几百里的地方，在深山沟里果然有一条叫金统河的，道人便让大家寻找源头动手挖掘，挖断山梁一直挖到泉源，在泉源中发现有一个洞，洞里有一个黄腰的人，当人们靠近他时，他就自己纵身扑倒在地，叫了一声就死了。在洞穴里还找到一把宝剑。道人说：“我为天下破除贼寇的工作，现在已经结束了。”崔于是向着峨嵋方向进献宝剑及黄腰人，还没走到剑利便听到黄巢贼寇已经平息，皇上已经恢复了天下。

李生

中和末。有明经李生应举如长安，途遇道士同行宿，数日，言意相得。入关相别，因言黄白之术。道士曰：“点化之事，神仙浅术也。但世人多贪，将以济其侈，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烦，仙方简易，今人或贵重其药，艰难其事，皆非也。吾观子性静而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趣以济乏绝而已。如遂能不仕，亦当不匮衣食。如得禄，则勿复为，为之则贪也，仙道所不许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别。方常药草数种而已。每遇乏绝，依方为之，无不成者。后及第，历州县官，时时为之，所得转少。及为南昌令，复为之，绝不成矣。从子智修为沙门，李以数丸与之，智修后游钟离，止卖药家。烧银得二十两，以易衣。时刘仁轨为刺史，方好其事，为人所告，遁而获免。（出《稽神录》）

【译文】

唐朝中和末年，有个李生要到西安去参加明经科目的科举考试，途中遇见一个道士与他一同赶路一起住宿，相处多日，两人说得很投机。入关相别时，因为谈到炼丹术，道士说：“炼丹一事在神仙看来很浅显的技术；但世上的多数人很贪婪，用它来满足过分的欲望；所以成仙得道的人便对此严守秘密。实上，最高的道术并不烦琐，神仙的妙方最为简易，当今人们不是以为炼丹所用的药多么贵重，就是把炼丹技术看得如何艰难，都是不对的。我看你的性情恬谈寡欲，好像是可以教授的人，现将方法教授给你，聊以此方解救困乏绝望而已。如果不能及第享受官禄时，靠了此方也不会挨冻受饿。如能得到官位利禄，那就不要再使用此方，再用就是贪婪，这是为仙之道所不允许的。”道士在手上将秘方一条条注明教授给他，然后分手告别。药方里面只有几种平平常常的药草而已。每当陷入困乏绝望的时候，李生按照此方配制，没有不成功的时候。后来考试及第，历任州县官吏，李生时常运用此方，但是所得甚微。等他做了南昌县令时，又运用此方，那就绝无成果了。李的侄儿智修是个出家修道的，李生曾把几丸仙丹给他，智修后来云游到钟离，住在卖药的家里，他把这几粒仙丹烧化之后得到二十两银子，用这银子换了几件衣服。当时刘仁轨当刺史，正喜好炼丹这件事，被人告发了，后因潜逃才未被捉到。

徐明府

金乡徐明府者，隐而有道术，人莫能测。河南刘崇远，崇龟从弟也，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劳，瘦甚且死。其姊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姊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刘氏举院皆病，病者辄死。刘氏既函崇远求于明府。徐曰：“尔有别业在金陵，可致金陵绢一匹，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讫。翌曰，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抚其身，身中白气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异于常日。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视其绢，乃画一持简道士，如所梦者。（出《稽神录》）

【译文】

金乡有个徐明府，有道术但不显露，别人都不知道他的底细。河南的刘崇远，是崇龟的堂弟，有个姐姐出家为尼，住在楚州，有个外地的尼姑经常在这里住宿，忽然患了痨病，非常消瘦，快要死了。刘崇远的姐姐去看望她，大家都看到病人体内有一缕气体像飞虫一样，钻进刘崇远姐姐的衣服里便不见了。病人死了，刘的姐姐也病了，不久刘氏全家都病了，得上病的就死。刘氏写信给崇远让他去求徐明府，徐明府说：“你有座别墅在金陵，可以送给我金陵的系娟一匹，我给你治疗。”崇远照他说的送完了丝绢。第二天，刘氏梦见一个道士拿着书简来到面前，道士用书简在她全身上抚弄，她的体内有一股白气往上升腾，好像缕缕炊烟。醒来之后便觉得轻松清爽，能吃饭了，与往日大为不同。没多久，徐明府派人送来的丝绢就到了，说：“把丝绢放在床席下面，睡在上面病就会减轻。”刘氏按他的话办。疾病果然痊愈。病好后看看那块丝绢。上面画的是一个手里拿着书简的道士，就象梦里看见的那个道士一样。

华阴店妪

杨彦伯，庐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复辛酉岁，赴选，至华阴，舍于逆旅。时京国多难，朝无亲识，选事不能如期，意甚忧闷。会豫章邸吏姓杨，乡里旧知，同宿于是，因教己云：“凡行旅至此，未尝不祷金天，必获梦寐之报。纵无梦，则此店之妪亦能知方来事，苟获一言，亦可矣。”彦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尔夕竟无梦。既曙，店妪方迎送他客，又无所言。彦伯愈怏怏，将行，复失其所着鞋，诘责童仆甚喧。既即路，妪乃从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彦伯因具道其事。妪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将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谐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国将有乱，当不可复振，君当百艰备历，然无忧也。子之爵禄皆在江淮，官当至门下侍郎。”彦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门下侍郎。遂行至长安，适会大驾西幸，随至岐陇。梁寇围城三年，彦伯辛苦备至。驾既出城。彦伯逃还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摄县邑。伪吴平江西，复见选用，登朝至户部侍郎，会临轩策命齐王，彦伯摄门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妪之言，大不悦，数月遂卒。（出《稽神录》）

【译文】

杨彦伯是庐陵新淦人，少年中举，唐朝天复辛酉年赴京参加选拔进士的考试，到华阴后住在客店里。当时京城多灾多难，皇帝不能亲自管理朝政，考试的事情不按期举行，彦伯心里颇为忧闷。恰好有个豫章府的差役，姓杨，是彦伯过去就认识的老乡，也在这家客店住宿。他便教给彦伯说：“凡属行旅之人到了这里，没有不祭祀古帝金天氏的，祭奠之后必能得到一个梦，暗示给你吉凶福祸；即使没有梦，这家客店的老板娘也能知道未来的事，如能从她那里得到一句话，也可以。”彦伯又在客店留了一天，诚心诚意地做了祭祀，但那天晚上竟然没有梦。天亮后，老板娘正忙着迎送其他客人，又没对他说什么话，彦伯的心情便更加深重起来。正要起程，又丢失了穿的鞋，便大声吵着责问书童仆人。上路后，老板娘便跟在后面喊他道：“年轻人，你为什么事情这样吵闹？”彦伯便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了她。老板娘说：“噢，这就是神灵在告诫你呀。大凡要走路而丢失了自己的鞋，就是诸事都不顺利。不只是这样，京城里面将要发生祸乱，一定不能重新振兴，你会历经千难万险。然而不必担忧，你的官爵利禄之分都在江淮，官位会升到门下侍郎。”彦伯心想，江淮哪会有什么门下侍郎，于是登程到了长安。正赶上皇帝避乱而迁，他随着到了岐陇。梁军围城三年之久，彦伯备尝艰难困苦。皇帝出城之后，彦伯逃回了吉州。判史彭珍给予他优厚的待遇，让他长期充任县令。伪吴国统治江西后，彦伯又被选用，进入朝廷当了户部侍郎，在临轩策命齐王时，彦伯担任门下侍郎行事。受命任职之后，彦伯回想起当年那位老板娘所说的话，极不愉快，几个月之后便死了。

李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常披蓑戴笠，系一布囊，在城中卖杀鼠药，以一木鼠记。或有人买药，即曰：“此不惟杀鼠，兼能疗人众病。但将伴餐之，即愈。”人恶其鼠药，少有服饵者。有百姓张赞，卖书为业。父年七十余，久患风疾。一日因鼠啮其文字数卷，赞甚怒，买药将以饲鼠。赞未寝，灯下见大鼠数头出，争食之，赞言必中其毒。倏忽俄见皆有羽翼，望门飞出。赞深异之。因就李客语之。客曰：“应不是鼠，汝勿诞言。”赞更求药，言已尽矣。从此遁去。其父取鼠残食之，顿觉四体能屈伸，下床履步如旧日。（出《野人闲话》）

【译文】

有个姓李的流浪人，从不说自己叫什么名字，经常身披蓑衣头戴草帽腰里拴着个布口袋，在城里卖灭鼠药。如有人来买药，他就说：“此药不仅能杀死老鼠，同时还能治疗人的百病。只要将它跟饭一起吃下去，就能药到病除。”人们嫌恶它是耗子药，很少有人服用的。有个老百姓叫张赞，以卖书为业，父亲七十多岁了，久患风湿病。一天，因为老鼠啃坏了几卷书，张赞气坏了，就去买药来喂老鼠，张赞没有睡觉，在灯光下看见几只大老鼠从洞里钻出来，争着去吃，张赞心说这几只老鼠肯定中毒，转眼之间便见它们都生出翅膀，朝着门口飞出去了。张赞对此非常惊异，便去跟姓李的卖鼠药的说了这件事，李说：“该不是老鼠，你不要胡说。”张赞还要跟他买药，他说已经卖完了。此人从此就不见了，张赞的父亲把老鼠吃剩的药拿来吃了，顿觉四肢能够屈伸，像得病之前那样下床走路了。

蜀城卖药人

前蜀嘉王顷为亲王（明抄本亲王作亲藩）镇使，理廨署（署原作置，据明抄本改）得一铁镜，下有篆书十二（按篆文列十三字，二字当是三字）字，人莫能识。命工磨拭，光可鉴物，挂于台上。百里之内并见。复照见市内有一人弄刀枪卖药，遂唤问此人。云：“只卖药，不弄刀枪。”嘉王曰：“吾有铁镜，照见尔。”卖药者遂不讳，仍请镜看。以手臂破肚，内镜于肚中，足不著地，冉冉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篆字略）。（出《玉溪编事》）

【译文】

前蜀的嘉王顷做亲王镇使，在整理官署时得到一面铁镜子，下边写着十三个篆字没有人能认识。让工人磨擦干净后，光亮得可以照见东西，把它挂在高台上，一百里之内都能照见。在铁镜子里照见市内有个人正在舞弄刀枪卖药，便把此召唤到面前盘问，这个人说他只是卖药，没有玩弄刀枪。嘉王说：“我有铁镜子，照见你了。”卖药人于是不再隐讳。他向嘉王要镜子看看，镜子递给他后，他用手掌劈开自己的肚子，便把镜子放进肚子里去，脚不着地，冉冉升起，在天空中飘飘然飞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

刘处士

张易在洛阳，遇处士刘某，颇有奇术。易恒与之游。刘尝卖银与市中人，欠其值。刘从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值，且大骂刘。刘归，谓易曰：“彼愚人不识理于是，吾当小惩之。不尔，必将为土地神灵之所重谴也。”既夜，灭烛就寝。刘床前炽炭烧药。易寐未熟。暗中见一人，就炉吹火。火光中识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复见。易后求之，问市人，云：“一夕梦人召去，逼使吹火，气殆不续，既寤，唇肿气乏，旬日乃愈。刘恒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礼，会与梁太祖食，思鱼鲙。全义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刘。刘使掘小坎，汲水满之，垂钓良久，即获鱼数头。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系于狱，翌日将杀之，其夕亡去。刘友人为登封令，其日至县，谓令曰：“吾有难，从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译文】

张易在洛阳遇到个处士刘某，刘处士颇有奇异的法术，张易总跟他一起游玩。刘处士曾经卖银子给一个人，这人欠他的钱，刘与张易去跟他要，这个市民既不还钱，还破口大骂刘处士。刘处士回来后对张易说：“那个笨蛋如此不懂道理，我应当小小地惩罚他一下，不然的话，必将受到本地神灵严重的谴责。”到了夜晚。刘与张易吹灭蜡烛上床就寝，在刘的床前烧着红红的炭火在熬药，张易没有睡熟，黑暗中他见有一人对着炉子吹火，借着火光能识别这个人的面孔，乃是原先欠钱不还的那个人，到天亮时这个人就不再见了。张易后来找到了这个人，说起那件事，他回答说：“一天晚上梦见被人召唤了去，逼着让我吹火，气用完了，再也上不来气，醒过来之后，嘴唇肿胀气力贫乏。过了十天才痊愈了。”刘处士经常受到河南尹张全义的礼遇，有一次，刘正在张全义处作客，赶上张全义与梁太祖一起就餐。他们想吃鱼肉，张全义说：“我有位客人，他能马上弄到。”就把刘处士招呼了去。刘让人掘了个小坑，提水把坑灌满，自己垂线在坑内钓了一会儿，便得到几条鱼。梁太祖大怒道：“你这种妖术太狂妄了！”当即在刘的背上打了二十棍子，又带上枷锁关在牢狱里。第二天就要把他杀掉，他却在当天夜里逃走了。刘处士有个朋友是登封县令，那天他来到县里，对县令说，“我现在有灾难，从现在开始我要消失了。”说完便走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张武

张武者，始为庐江道中一镇副将，颇以拯济行旅为事。尝有老僧过其所。武谓之曰：“师年老，前店尚远，今夕止吾庐中可乎？”僧忻然。其镇将闻之怒曰：“今南北交战，间谍如林，知此僧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业已留师，行又益晚，但宿无苦也。”武室中唯有一床，即以奉其僧，己即席地而寝。盥濯之备，皆自具焉。夜数起视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叹息，谓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药，赠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寿，善自爱。”珍重而去，出门忽不见。武今为常州团练副使，有识者计其年已百岁，常自称七十，轻健如故。（出《稽神录》）

【译文】

张武原先是庐江道中一个镇的副将，他把帮助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看成一件大事。曾经有个老和尚路过他那里，张武对他说：“师傅年纪大了，前面的客店离这里还很远，今晚上就住在我屋里可以吗？”和尚很高兴。这个镇的镇将听说后气愤地说：“当今南北交战，到外都是间谍。你知道这个和尚是什么人，竟敢把他留下！”和尚请求离去，张武说：“我现在已经留下了师傅，要走又太晚了。只管睡在这里，不要苦恼。”张武卧室里只有一张床，便把这张床让给和尚，自己就睡在屋地上。洗漱用具，自己都有。夜间几次起来看他。到五更时，和尚便起来在那里叹息，他对张武说：“年轻轻的就能这个样子，实在难得。我有药，赠给你十丸，每年正月初一吞一丸，可以延长十年的寿命。你要好好地爱护自己。”道一声珍重便走了，出了房门忽然不见了。张武现在是常州团练副使。有认识他的人计算他的岁数已有百岁了，他常常自称是七十岁，仍然跟过去一样轻捷矫健。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陈某，壬子岁游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单葛，欲与同寝。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过夜？”答曰：“君但卧，无以见忧。”既皆就寝，陈窃视之。见怀中出三角碎瓦数片，炼条贯之，烧于灯上。俄而火炽，一室皆暖，陈去衣被乃得寝。未明而行，竟不复也。（出《稽神录》）

【译文】

茅山道士陈某，在壬子年云游海陵时，有一天住宿在客店里。天正下大雪，有个与他住在一起的人身上还穿着单衣，想与陈某在一块儿睡，陈某嫌他身上太脏太破。便说：“天这么冷，又下大雪，怎么熬过这一夜呢？”答道：“您只管躺下，用不着担忧。”两人都睡下之后，陈某偷偷地看那个人，见他从怀里掏出几片三角形碎瓦片，瓦片用链子串着，他拿到灯上烧烤。一会儿火便燃烧得很旺，整个屋里都暖和和的，陈某掀掉身上的衣被才能入睡。没到天亮这个人就走了，一直没有回来。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从来。恒卖皂荚百茎于市，其荚丰大，有异于常。日获百钱，辄饮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与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窥之。方见锄治床前数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荚实数枚种之。少顷即生，时窥之，转复滋长，向曙则已垂实矣。即自采掇，伐去其树，锉而焚之。及明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出《稽神录》）

【译文】

大梁的一家客店里住着一个客人，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天天在市场上出卖皂荚百茎，他的皂荚特别丰满肥大，跟平常皂荚不一样。他一天卖得一百个钱，买了酒喝完就走。有个好奇的人知道他不是寻常人，便跟他到同一个客店里住宿，到了夜晚，在墙上掏了个小洞偷偷地观察他。只见他把床前几尺见方的地方用锄头整治得松松散散，然后拿出几颗皂荚种子种在土里，不大一会儿就生长出皂荚小苗，他不断地在观察这幼苗，幼苗迅速生长，天亮时就已挂满了果实。他立即动手采摘，把皂荚树伐倒，劈碎烧了。到天亮便带上皂荚出了门。从此他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什么地方。

教坊乐人子

教坊乐人有儿年十余岁，恒病，黄瘦尤甚。忽遇一道士于路，谓之曰：“汝病食症耳，吾能疗之。”因袖中出药数丸使吞之。既而复视袖中曰：“嘻，误矣。此辟谷药也。自此当不食。然病亦瘳矣。尔必欲食，尝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复以食症药遗尔也。”遂去。儿归一二月，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为忧，竟逼使饵木耳，遂饭噉如故。已而自悔曰：“我饵仙药而不自知。道士许我复送药来，会当再见乎？”因白父母，求遍历名山，寻访道士。母不许，其父许之曰：“向使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坚如此，或当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出《稽神录》）

【译文】

有个教坊的乐人，他有个儿子十多岁了，总闹病，自来就长得又黄又瘦，得病以后就更厉害了。有一天，他忽然在路上碰见一个道士，这位道士对他说：“你的病属于食症，我能给你治。”便从袖筒里拿出几丸药叫他吞了下去。然后，又看了看袖筒里说：“嗬！弄错了。给你吃的是辟谷药，从现在开始你应当不再吃饭，但你的病也会痊愈的。你肯定想吃饭，那就尝取少许木耳当饭吃。我改日再来送给你治食症的药。”说完就走了。儿子回家后一两天，病就痊愈了。但他的父母总是为他不吃饭而担忧，后来终于逼着他吃木耳，于是又跟从前一样地吃起饭来。过了一段时间，儿子自己悔悟道：“我吃了仙药自己还不知道。道士答应我还送药来，能够再见到他吗？”想到这里，便跟父母表示，自己要遍求名山，去寻访那位道士。母亲不允许，父亲同意他这样做，说：“原先如果病治不好，到现在也死了。既然志向如此坚定，或许是有缘分吧！”于是，就把儿子打发走了。如今不知道教坊乐人的这个儿子在什么地方。

蒋舜卿

光州检田官蒋舜卿行山中，见一人方采林檎一二枚，与之食，因尔不饥。家人以为得鬼食，不治将病。求医甚切，而不能愈。后闻寿春有叟善医，乃往访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旅店，有老父问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无烦远行也。”出药方寸七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饮食如常。既归，他日复访之。店与老父，俱不见矣。（出《稽神录》）

【译文】

光州有个检田官叫蒋舜卿，他在山里走路碰见一个人刚摘了一两个林檎果，给他吃了。从此他就不思饮食。家里人以为他是吃了鬼给的食物，不赶紧治疗就会得病。尽管急着找医生治疗，但是一直治不好。后来听说在寿春有个老头儿医道高明，蒋舜卿就去拜访他，刚走了一天，晚上住宿在一家旅店里，有个老大爷问他患的是什么病，舜卿把病情告诉了他。老大爷说：“我能救你，用不着走那么远。”他拿出个一寸七的药方让舜卿服了下去，两个林檎果便吐了出来，就跟新鲜的一样。老人将这两个林檎果收了起来，舜卿的饮食又恢复原状。舜卿回家之后，过了几天又去看望老人，旅店与老大爷都不见了。

卷第八十六　异人六

黄万祐　任三郎　黄齐　王处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龙道士　何昭翰　卢延贵

杜鲁宾　建州狂僧　刘甲 卢婴　赵燕奴

黄万祐

黄万祐修道于黔南无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卖药，言人灾祸无不神验。蜀王建迎入宫，尽礼事之。问其服食，皆秘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饵之士。但虚心养气，仁其行，鲜其过而已。”问其齿，则曰：“吾只记夜郎侯王蜀之岁，蚕丛氏都郫之年，时被请出。尔后乌兔交驰，花开木落，竟不记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犍为之地，何其炎炎，请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为瓦砾矣。后坚辞归山，建泣留不住，问其后事，皆不言之。既去，于所居壁间见题处曰：“莫交牵动青猪足，动即炎炎不可扑。鸷兽不欲两头黄，黄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详之。至乙亥年，起师东取秦凤诸州。报捷之际，宫内延火，应是珍宝帑藏，并为煨烬矣。乃知太岁乙亥，是为青猪，为焚爇之明也。后三年，岁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为鸷兽，干与纳音俱是土，土黄色，是以言鸷兽两头黄。此言不差毫发。（出《录异记》。明抄本作《野人闲话》）

【译文】

黄万祐在黔南没有人烟的地方修道，经过几代人了，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每隔二三十年出来一次，到成都去卖药。他谈论别人的灾祸，没有一次不是神奇般的应验。蜀国王建把他迎接进宫，尽一切礼节来对待他。问他服用的是什么长寿药物，他严守秘密不跟人说，他说：“我不是神仙，也不是靠了服用什么药物；只是虚心寡欲地养气，端正自己的行为，少做过分的事而已。”问他多大岁数了，他则说：“我只记得夜郎侯做蜀国国王的时候，蚕丛氏以郫为京都的那些年，时常被请出来。从那以后，太阳与月亮交替出现，花开了叶落了，到底有多少年也记不得了。”忽然有一天，他朝南而远望着嘉州说：“犍为那个地方，大火烧得好凶呵，请派人赶去救灭！”照他说的派人到了嘉州，市场已经变成一片瓦砾。后来他硬要告辞回山，王建哭着挽留也留不住，问他以后的事，他什么也不说。走了之后，在他住处的墙上发现有个地方题着下面几句：“莫交牵动青猪足，动即炎炎不可扑。鸷兽不欲两头黄，黄即其年天下哭。”有学问的人也不能评细弄懂其中的含义。到了乙亥年，蜀国兴兵东伐，攻占了秦凤各个州。正在报捷庆祝胜利的时候，宫内起了火，一应珍宝钱财等收藏的物品，统统化为灰烬了。这才知道太岁乙亥之年是青猪年，是起火焚烧的日期。过了三年，岁在戊寅，王建逝世。这才知道寅为鸷兽，于与纳音都是土，土是黄色的，所以说鸷兽两头黄。黄万祐的这些预言，与后来发生的事情对比，分毫不差。

任三郎

凤州宾祐王鄑员外，时在相国满存幕中筹画，宾佐最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属咸与之相识，而独亲于王。居无何。忽谓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称疾百余日。主公致于度外，音问杳绝。任亦时来，一日谓王曰：“此地将受灾，官街大树自枯。事将逼矣，叶堕之时，事行也。速求寻医，以脱此祸”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为不可。任曰：“但三贡启事，必有指挥。”如其言，数日内三贡启。乞于关陇已来寻医。果使人传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钱匹缎相遗，倍厚于常。王乃入谢，留宴，又遗采缬锦诱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满相于郊外宴饯。临歧之际，仅二百余人。五六日至吴山县僦居，又十日至凤州。人言已军变矣，满公归褒中。同院皆死于难，王独免其祸。又其年至长安开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复见任公。问其所舍，再往谒之，失其所在矣。（出《录异记》）

【译文】

凤州宾祐王鄑员外，当时在相国满存的府中做事，幕僚们跟他处得最好。有个门客任三郎也在相国府，府中幕僚们都跟他相识，但他只亲近王鄑。过不多久，任三郎忽然跟王鄑说：“你可能要发生失意的事，这就是你的福分呀！”又过了一个月，王鄑忽然使主公满相国不满意他，他便请了病假一百余天，没到相府上班。满相国已把此事放在度外，也不追问他的消息。任三郎仍然常到他这里来，一天，他对王鄑说：“此地要遭受灾难，大街上的大树要自行干枯。祸事快要发生了，落叶的时候，就要出事。快去请求相国找人医治，以解除这场灾祸。”王鄑以为相国的气还没消，这时去跟他说此事太不合适。任三郎说：“这次是三贡起事，一定有人指挥。”果然像他说的，几天之内三贡便起事了。求于关陇，已来寻救治之方。皇上果然派人传旨表扬他，相国立即拿出院中的钱和几匹绸缎来赠给他，比平常加倍厚待他。他到相府道谢，相国留他设宴招待，又赠各种珍贵的丝织品给他家里。不到十天，就催他立即起程往北方去，满相国在郊外设宴亲自为他饯行。分手的时候，送行的有二百人之多。走了五六天来到吴山县，租房子住了下来，又走了十天到达凤州。人们都说已经发生军变了，满相国已经回到褒中老家。与王鄑同院的人都死于祸乱，只有王鄑一人免受其难。那一年他来到长安开化坊西北角的一家酒店里，又见到了任三郎。王鄑打听了他的住处，再去拜访他时，已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黄齐

黄齐者，蜀之偏裨也。常好道，行阴功有岁年矣。于朝天岭遇一老人，髭发皎白，颜色璎孺，肌肤如玉。与之语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后，当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阴德，无退前志。”其后齐下峡，舟船覆溺，至滩上，如有人相拯。得及于岸，视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寻失所在。自是往往见之。忽于什邡县市中相见，召齐过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桤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胜。留止一宿，及明，相送出门，已在后城山内，去县七十余里。既归，亦话于人。（出《录异记》）

【译文】

黄齐是蜀国的一员偏将，爱好道家学说，善积阴德已有多年了。他在朝天岭上遇见一个老人，此人须发雪白，脸色却像小孩一样鲜艳红润，肌肤白嫩光滑如玉。他对黄齐说：“你既然爱好道家的思想，五年之后，你会有难，到时候我一定救你。你要时时善积阴德，不要改变原来的志向。”后来，黄齐沿江路过巫峡，船翻了掉到水里，被水冲到石滩上时，好像有人相救一样，很顺利地到了岸边。黄齐上岸后回头一看，救自己上岸的正是过去遇见的那个老人。转眼之间，老人就在原地不见了。从此之后，黄齐常常见到他。有一天，两人偶然间在什邡县城里相见了，老人招呼黄齐到自己住的地方去。出北门到了郊外，穿过一片桤木林，走了约二三里便到了老人的家。只见此处山川秀丽，林木成荫，环境幽静别致。老人留他在家里住了一宿，天亮后送他走出家门，刚走出老人的家门，却已站在县城后山里了，这里离县城有七十多里远。黄齐回去之后，也把自己的这次见闻告诉给别人。

王处回

王侍中处回常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庞眉大鼻，布衣褴褛，山童从后，擎柱杖药囊而已，造诣王公。于竹叶上大书“道士王挑杖奉谒。”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见，因从容致酒。观其谈论，清风飒然。处回曰：“弟子有志清闲，愿于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适闲性。”道士曰：“未也。”因于山童处取剑，细点阶前土广尺余，囊中取花子二粒种子，令以盆覆于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渐渐长大，颇长五尺已来，层层有花，烂然可爱者两苗。尊师曰：“聊以寓目适性，此则仙家旌节花也。”命食不餐，唯饮数杯而退。曰：“珍重，善为保爱。”言讫而去，出门不知所之。后王公果除二节镇，方致仕。自后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种。（出《野人闲话》）

【译文】

侍中王处回常常在自己家里迎送和接待一些没有官禄的人士。一天，有一位道士到他家拜访，这位道士宽眉毛大鼻子，穿着破旧的布衣服，背后跟着个小童，拿的不外是柱杖药口袋之类，他在竹叶上写道：“道士王挑杖前来拜见！”王处回素来看重士人，便立即与道士相见，客客气气地敬酒。看到这个道士的言谈是那样清爽洒脱，王处回说：“弟子有志于清闲，愿在青城山下修造一座小小的道院，住在那里修心养性，以满足自己喜欢过清闲自在生活的心愿。”道士说：“不要这样做。”他便从小童手里取过宝剑，仔细地指点院阶前面一尺多见方的土地，从口袋里取出两粒花籽种下去，叫人用盆扣上。过了一会儿，把盆拿走后，花已经长出来了，只见它渐渐长大，足有五尺来高，每层叶子上都开出花朵，其中有两朵灿烂夺目，格外可爱。这位道士说：“这是仙家的旌节花，它可供你寓目适性。”王处回命人给道士摆上酒饭，他不吃饭，只喝了几杯酒就退席，说：“请你珍重，善自保全爱护自己。”说完就走了，出了门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后来王处回果然被任为两个节镇的节度使，开始在仕途上努力。自此之后，常常有人收得那枝“旌节花”的花种。

天自在

利州市廛中，有一人，披发跣足，衣短布襦。与人语，多说天上事。或遇纸笔，则欣然画楼台人物，执持乐器，或云龙鸾凤之像。夜则宿神庙中。人谓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阗咽。一夕火起，烟焰亘天。天自在于庙中独语曰：“此方人为恶日久，天将杀之。”遂以手探阶前石盆中水，望空浇洒。逡巡有异气自庙门出，变为大雨，尽灭其火。掌庙者往往与人说之，天自在遂潜遁去。其后居人果为大火漂荡，始信前言有征。（出《野人闲话》）

【译文】

在利州的市区内有一个人，整天披头散发赤着脚，穿着短布衣。跟人说话时说的多是天上的事，有时碰到纸和笔，他就高高兴兴地画上楼台宫阙，里面的人物都拿着乐器；或者画上云雾中的龙以及鸾鸟凤凰之类的图像。夜晚他睡在神庙里。人们都称他为天自在。利州的南边有个市场，人声鼎沸。有一天晚上市场里起了火，浓烟与火焰直冲天空。天自在在庙里自言自语道：“这个地方的人长期为非作歹，老天将要杀灭他们。”说完就把手伸进阶前石头盆的水里面，捧起水来往天空浇洒，立刻有一股特殊的气体从庙门飞了出去，变成瓢泼大雨，把正在熊熊燃烧的大火全部浇灭了。事后，掌管这座神庙的人，常跟别人讲起这天晚上他在庙里看到的种种事情，于是，天自在便悄悄地逃走了。后来，这里的居民果然被一场大火烧得空荡荡的。由此才相信天自在原先说的话是验证的。

掩耳道士

利州南门外，乃商贾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褴褛。来于稠人中，卖葫芦子种。云：“一二年间，甚有用处。每一苗只生一颗，盘地而成。”兼以白土画样于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时竟无买者，皆云：“狂人不足可听。”道士又以两手掩耳急走，言“风水之声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竞相随而笑侮之，时呼为掩耳道士。至来年秋，嘉陵江水，一夕泛涨，漂数百家。水方渺瀰，众人遥见道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声风声何太甚耶？”泛泛而去，莫知所之。（出《野人闲话》）

【译文】

利州南门外是个贸易市场。一天，有一个衣衫褴褛的道士，来到人多的地方出卖葫芦苗。嘴里喊着：“一二年间，甚有用处。每棵苗只结一只葫芦。藤蔓盘在地上就成。不用打架子。”一边喊一边用白垩土块在地上画样子给人看，葫芦的模样特别大。过了好长时间，一直没人买，人们都说：“这是个疯子，他的话不能听。”道士又用两手捂着耳朵急急忙忙地跑，边跑边说：“风声和水声怎么响得这么厉害呀！”正在路上和胡同里玩的孩子，都跟在后面嘻嘻哈哈地起哄耍笑他，当时人们都称呼他为掩耳道士。到了第二年秋天，嘉陵江的水在一天夜晚突然猛涨，江水漫过堤岸，淹没了几百户人家。大水弥漫，汪洋浩渺，人们远远地望见道士正在水上，他坐着一只大瓢，伸出两手捂住耳朵，大声喊着：“水声和风声怎么响得这么厉害呀！”只见他在水上漂漂荡荡地远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抱龙道士

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庙。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设斋，乃至诸州医卜之人，亦尝集会。时有一人，鹑衣百结，颜貌憔悴，亦往庙所。众人轻之。行次江际，众人憩于树荫，贫士亦坐石上。逡巡谓人曰：“此水中有一龙睡。”众不之应。旁有一叟曰：“何得见？”贫士曰：“我则见。”众曰：“我等要见如何？”贫士曰：“亦不难。”遂解衣入水，抱一睡龙出，腥秽颇甚，深闭两目，而爪牙鳞角悉备。云雾旋合，风起水涌。众皆惊走遥礼，谓之圣人。遂却沉龙于水底，自挂鹑衣而行。谓众人曰：“诸人皆以医卜为业，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于道也。切不得见贫素之士便轻侮之。”众人惭谢而已。复同行十里，瞥然不见。（出《野人闲话》）

【译文】

在灌口白沙那个地方，有一座太山府君庙。每逢春天三月时，蜀人大都前去烧香祭奠，至于各个州的看病的、算命的，也曾到庙上去集会。当时有一个人，穿着打了许多补钉的破衣服，容貌憔悴，也在往庙那边走。众人都没把他放在眼里。他走到江边时，众人正在树荫下休息，这位贫士也在石头上坐下。坐了一会儿，他对别人说：“这条江里有条龙在睡觉。”大家都不理睬他。旁边有个老头儿说：“怎么见得？”贫士说：“我见过。”大家说：“我们要见一见，怎么样？”贫士说：“也不难。”他脱掉外衣跳进水里，抱着一条睡着的龙出来了，腥味特别大，那条龙深深地闭着两眼，龙爪龙牙龙鳞龙尾全都完好，云雾顿时聚拢上来，刮起了风，江水在翻腾。众人都吃惊地跑出很远，远远地向这位贫士行礼，说他是圣人。贫士放下怀里的睡龙把它沉入水底，捡起地上的衣服搭在肩上就走，对着众人说：“你们各位都以看病占卜为职业，专门救活别人的病痛，预知别人的吉凶祸福，差不多也是在行道。千万不要见到贫寒素谈的人就轻视侮辱他们！”众人听了，只有惭愧和称谢而已。大家又跟他一起走了十余里路，一眨眼他就不见了。

何昭翰

伪蜀度支员外郎何昭（原昭下有曰字，据明抄本删）翰，尝从知于黔南。暇日。因闲步野径，于水际见钓者，谓翰曰：“子何（何原作可，据明抄本改）判官乎？”曰：“然。”曰：“我则野人张涉也。余比与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谓翰曰：“子有数任官，然终于青城县令。我则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满，与君同归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辞而去。翰深志之。后累历官，及出为青城县令，有忧色。钓者亦常来往，何甚重之。一旦大军到城，劫贼四起，钓者与翰相携入山，何之骨肉尽在城内。贼众入县，言杀县令，脔而食之。贼首之子自号小将军，其日寻觅不见。细视县宰之首，即小将军之首也。贼于是自相残害，莫知县令所之。后有人入山，见何与张同行。何因寄语妻子曰：“吾本不死，却归旧山。尔等善为生计，无相追忆也。”自此人不复见，莫知所之。（出《野人闲话》）

【译文】

伪蜀王朝的度支员外郎何昭翰，曾经跟随别人在黔南当判官。空闲时到野外散步，在河边看见一个钓鱼的，这个人对何昭翰说：“你是何判官吗？”“是。”“我是山野之人张涉。我过去与你交往了很长时间呢，你现在忘记我了。”何昭翰懵懵懂懂没弄明白，便在草地上坐下来，他又对何说：“你有好几任官职，但最终是做到青城县令。我则住在青城山里，等你的官期满了时，我与你一起回山里，今天来不及到你官署里去了。”说完便告辞走了。何昭翰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后来他接连做了几任官员，等出任青城县令时，心里颇为忧虑。那个钓鱼的也常来常往，何昭翰对他非常尊重。一天，大军压城，贼寇四起，钓鱼人与何昭翰结伴逃到青城山中，何的家属全都留在城里。贼寇进入县城之后，扬言要杀死县令，剁成肉酱吃。贼寇首领的儿子自称小将军，那一天突然失踪了。细看画像上县令的脑袋，就是小将军的脑袋，于是，贼寇便互相残杀起来，谁也不知道县令究竟在什么地方。后来有人进山，看见何昭翰与张涉在一起走路，何便托他捎信告诉家属，说：“我并没有死，已经逃回原来的山里，你们要好好过日子，不要想念我。”从此，人们再也没看见他，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卢延贵

卢延贵者，为宣州安仁场官，赴职中途阻风，泊大江次数日。因登岸闲步，不觉行远，遥望大树下若有屋室。稍近，见室中一物，若人若兽。见人即行起而来，延贵惧而却走。此物连呼：“无惧，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状貌奇伟，裸袒而通身有毛，长数寸。自言商贾也，顷岁泛舟，至此遇风，举家没溺。而身独得就岸，数日食草根，饮涧水，因得不死。岁余，身乃生毛。自尔乃不饮不食，自伤孤独，无复世念。结庐于此，已十余年矣。因问独居于此，得无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腾空上下，虎豹无奈何也。”延贵留久之，又问有所须乎？对曰：“亦有之。每浴于溪中，恒患身下不速干，得数尺布为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药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贵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与刀而去。罢任，复寻之，遂迷失路。后无有遇之者。（出《稽神录》）

【译文】

卢延贵被任命为宣州安仁场官员，在上任的途中遇上了大风，把船停泊在大江里住了几天。闲暇无事便登岸散步，不知不觉间走出去很远。遥望前面大树底下有一所房子，走近一看，见屋里有个东西，像人又像野兽，见了人便朝你走来。卢延贵非常害怕，急急忙忙逃走，他却连连呼吁：“不要害怕，我是个人！”延贵走到他跟前，见他生得高大奇异，裸露着身子，遍身有毛，毛长有好几寸。他自己说是做买卖的，近几年行船，走到这里遇上了大风，全家都沉没到水里去了，只剩下自己活着上了岸，天天吃草根，喝山沟里的水，这才活了下来，过了一年多身上就长出了毛。从那以后便不吃不喝，因为太孤独而伤心难受，再没有回到世上去的念头，就在这个地方安家住了下来，至今已经十多年了。”延贵问他一个人住在这里，难道没有虎豹等猛兽来侵害吗。他答道：“我已经能够飞上飞下地腾空飞越，虎豹之类对我没有办法了。”延贵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又问他有没有需要的东西。他说：“也有。我在溪水里洗澡的时候，总因为洗完后身上不能很快干燥而犯愁，如果能有几尺布做浴巾，那就好了。再有一把小刀，用来采掘药物，那更好。您能送给我这两样东西吗？”延贵要领他到自己船上去，他说啥也不肯。延贵只好给他送去浴巾和小刀，然后就走了。卸任之后，卢延贵又去找那个人，结果迷失了路，后来没人再碰见过那个人。

杜鲁宾

建康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尝有客自称豫章人，恒来市药，未尝还值，鲁宾善待之。一日复至，市药甚多，曰：“吾欠君药钱多矣，今更从君求此。吾将还西，天（明抄本天作大）市版木。比及再求，（明抄本求作来）足以并酬君矣。”杜许之。既去，久之乃还，赠杜山桃木十条，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转移亲友，所存三条。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铁杵臼一具，高可五六寸，臼有八足，间作兽头，制作精巧，不类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为人取，今失所在。杜又常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亦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比为别。”遂去不复来。其土坚致，有异于常。杜置药肆中，不以为贵。数年，杜之居为火所焚，屋坏土裂。视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萦绕一白石龟，大可三二寸。蛇去龟存，至今宝于杜氏。（出《稽神录》）

【译文】

建康有个人叫杜鲁宾，以卖药为业。曾有个顾客自称是豫章人，常来买药，没给过钱，鲁宾对他很友善。一天，他又来了，要买很多药，说：“我欠你的药钱已经很多了，今天还要从你这里拿药。我要回到西边去，上天蒙许买卖版木。等我再回来时，我就有足够的钱一起还给你了。”鲁宾答应了他。他走了以后，很长时间才回来，送给鲁宾十根山桃木，放在地上就走了，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杜鲁宾得到这十根山桃木，并没有放在心上，又转手给了亲友，自己还剩下三根。有一天，他偶而让工人把山桃木劈开。竟然在里面得到一套铁制的小杵臼，杵长约有五六寸。臼的下面有八只脚，每隔一只做成兽头的形状，做工精巧，好像不是人力所能干的。杜鲁宾也是一个世俗的凡人，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途，后来被别人拿走了，现在已不知道失落在什么地方。杜鲁宾又经常修理房子，有个卖土料的，自己说是金坛县人，与杜来往很频繁，杜鲁宾也给了他很多钱。房子盖完了，卖土的要走，他留给杜鲁宾一尺见方的一块白土，说了声：“以此赠别。”便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这块白土质地坚硬细密，跟普通的白土不一样。杜把它放在药店里，并不把它当作什么贵重东西看待。过了几年，杜鲁宾家的房子被火烧了，房屋烧坏了，这块白土也被烧裂了。仔细一看，在土的裂缝里有一条红色小蛇，把土剖开后，发现小蛇缠绕着一只白色的石头龟，有二三寸大。蛇没有了，石龟仍然存在，至今还珍藏在杜氏家里。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动，多有征验。邵武县前临溪，有大磐石，去水犹百步。一日忽以墨画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为钓鱼之状。明日山水大发，适至其墨画而退。癸卯岁。尽砍去临路树枝之向南者。人问之，曰：“免碍旗幡。”又曰：“要归一边。”及吴师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处书之。及军至城下，分据僧寺，以为栅所，安置人数，一无所差。其僧竟为军士所杀。初王氏之季，闽建多难，民不聊生。或问狂僧曰：“时世何时当安？”答曰：“侬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闽岭克平，皆如其言。（出《稽神录》）

【译文】

建州有个僧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经常跟疯子一样。他说的话，他的行动，多数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邵武县城前面靠近一条河，有块大磐石距离河水有一百步远，一天，这个僧人忽然用墨水在磐石一半高的地方画了一道横线，他则坐在石头顶上，拿着鱼竿做出钓鱼的样子。第二天山洪暴发，河水正好涨到他画的墨水横线那里就退了。癸卯年狂僧将路旁向南伸出的树枝都砍掉了，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免得这些树枝阻碍旌旗幡仗通过。”又说：“路过这里时，要靠一边走。”等到吴国军队进入建州时，果然都从被他砍掉树枝的树下走过。他还在城外寺庙的墙上，到处写下“某等若干人住在这里”的题字。军队来城下时，用栅栏将寺庙分成几部分，安排住人；在这里安置的人数，与狂僧在墙上题的数字，果然一点儿也不差。后来这个狂僧竟被兵士杀害了。以前，在王氏统治闽地的后期，闽建地区多有灾难，民不聊生，有人问狂僧道：“什么时候局势能够安定呢？”他答道：“我死了以后局势就安定了。”等他死了之后，闽岭一带克复平定，都跟他说的一样。

刘申

有人姓刘，在朱方，不得共语。若与之言，人必遭祸难，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谓无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刘闻之，忻然而往，自说被谤，君能见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须臾火发，资畜服玩荡尽。于是举世号为鸺鶹。脱遇诸涂，皆闲车走马，掩目奔避。刘亦杜门自守。岁时一出，则人惊散，过于见鬼。（出《异苑》）

【译文】

有个人姓刘，住在朱方。他不能跟别人说话，如果跟谁说话，这个人肯定要遭受灾祸，或者他本人得病死掉。偏有一个人说断无这种道理，那是正赶上这个人有厄运堵滞就是了。刘申听说后，高高兴兴地去找他，说是自己被别人诽谤，只有您的见解高明。他答道：“世上的人都这个样，用不着忧虑。”不一会儿便起了火，他的全部积蓄衣物古玩等烧得荡然无存。从此，举世都称刘申为大不吉祥的鸺鶹。人们如果在道上碰见他，都丢下车马捂起耳朵拼命逃避。刘申自己也关起门来守在家里。一年之中偶尔出来一次，人们见了立即惊慌逃散，比看见鬼还要害怕。

卢婴

淮南有居客卢婴者，气质文学，俱为郡中绝。人悉以卢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群聚中，主人必有横祸，或小儿堕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验，人皆捐之。时元伯和为郡守，始至，爱其材气，特开中堂设宴。众客咸集，食毕。伯和戏问左右曰：“小儿堕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谓坐客曰：“众君不胜故也。”顷之合饮，群客相目惴惴然。是日，军吏围宅，擒伯和弃市。时节度使陈少游，甚异之，复见其才貌。谓曰：“此人一举，非摩天不尽其才。”即厚以金帛宠荐之。行至潼关，西望烟尘，有东驰者曰：“朱泚作乱，上幸奉天县矣。”（出《独异志》）

【译文】

淮南郡住着一个叫卢婴的人，他的气质和文学才能，都是郡中绝无仅有的，人们都叫他卢三郎。但他的命运极不顺利，总与灾难连在一起。如果与众人相聚时，主人必有飞来之祸，不是小儿掉在井里，就是幼女困在火中。既然长时期应验，人们就都捐弃他。当时元伯和为该郡的太守，他刚来到这里时，因为喜爱卢婴的才气，特地打开正厅的中间设宴招待客人。各位客人都来了，吃完点心之后，伯元跟自己手下人开玩笑道：“我的小儿子掉到井里去了吗？”“没有。”“我的小女儿走进火坑里去了吗？”“没有。”伯和对在座的客人说：“你们怕这怕那，不敢与他接近，那是你们的命运敌不过的缘故呵！”过了一会儿，大家一起饮酒，客人们互相看了看，一个个心里惴惴不安。这一天，军队包围了郡守的住宅，抓住伯和后将他暴尸街头。陈少游听说后对卢婴这个人十分惊异，后又亲眼看到他的才貌，对别人说：“此人一旦被推举，非直到最高位置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便给他许多钱财并极力推宠举荐他。节度使陈少游走到潼关时，遥望西方烟尘滚滚，有骑马往东跑的人说：“朱泚起兵叛乱了，皇上出奔奉天县了。”

赵燕奴

赵燕奴者，合州石镜人也，居大云寺地中。初其母孕，数月产一虎，弃于江中；复孕，数月产一巨鳖，又弃之；又孕，数月产一夜叉，长尺余，弃之；复孕，数月而产燕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项已下，其身如断瓠。亦有肩脾，两手足各长数寸，无肘臂腕掌，于圆肉上各生六指，才寸余，爪甲亦具。其下布两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产，不忍弃之。及长，只长二尺寸。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词喙辩给，颇好杀戮，以捕鱼宰豚为业。每斗船驱傩，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市肆交易，必为牙保。常发髡缁衣，民间呼为赵师。晚岁但秃头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跃，倒踣于地，形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驴远适。只使人持之，横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丰足。或击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仅六十，腰腹数围，面目如常人无异。其女右手无名指，长七八寸，亦异于人。（出《录异记》）

【译文】

赵燕奴是合州石镜县人，居住在大云寺地方。当年，他母亲怀孕后，过了几个月生下一只虎，扔在江里了；第二次怀孕几个月后生下了一只大王八，又扔了；第三次怀孕几个月后生了一个夜叉，一寸来长，又扔掉了；第四次怀孕，几个月后生下燕奴。燕奴刚出生时，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和嘴样样都有，从脖往下，身子就像一截切断的冬瓜。也有肩膀，两只手臂各有几寸长，分不出大臂小臂臂肘手腕手掌来，只是在两块圆圆的肉上各生出六个指头，才一寸多长，都有指甲。身子下边有两只脚，一二寸长，也都是六个脚趾。母亲觉得既然生下来了，就不忍心再把他扔了。等他长大后，身高只有二尺多点儿，擅长游泳，能摆船，生性十分刁滑聪明，能言善辩，很喜屠宰动物，以捕鱼和杀猪为职业。每逢赛船驱傩以及民歌比赛等较量胜负的民间活动，他肯定是冠军得主。在市场店铺的交易中，他总充当掮客和保人的角色。因为他常常剃光头发，穿着黑色的衣服，所以当地人都称呼他赵师父。到了晚年，他仍然是秃头，只是黑衣服改换了白大衫。有时候他在跪拜跳跃时跌倒地上，下身就裸露在外面，旁边的人见了就笑话他。有时候骑着毛驴走远路，他只让别人牵着驴，自己则横躺在鞍子上，好像一个衣服包搭在驴背上。他有两个老婆一个女儿，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他有时候打老婆，力气很大，难以抵制。乾德初年，燕奴只有六十岁，腰粗有几抱，面目与一般人没有不同之处，并无衰老的标志。他那个女儿的右手，无名指有七八寸长，也跟别人大为不同。

卷第八十七　异僧一

释摩腾　竺法兰　康僧会　支遁释摩腾

释摩腾

释摩腾。本中天竺人也，美风仪，解大小乘径，常游化为狂（明抄本狂作任）。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锋镝方始，会是为益乎？’”乃誓以罄身，躬往和劝，遂二国交欢，由是显誉。逮汉永平中，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事（明抄本事作人）傅毅奏曰：“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但大法初传，人未皈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后少时，卒于洛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夷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出《高僧传》）

【译文】

释摩腾本是中天竺人，仪表漂亮，通晓大乘与小乘的经义，经常到各地游化。他曾游化到天竺的附属小国，在那里宣讲《金光明经》，时值敌国侵犯这个小国的边境，摩腾便说：“佛经说：‘能够宣讲佛教的教义，就能受到地方神灵的保护，使人们安居乐业，如今战争兴起，做它是最有益的么？”便决心以自己的全部精力，亲自到对方劝和，终于使这两个国家成为友邻，摩腾也由此得到很高的声誉。到汉朝永平年间，汉明帝夜晚梦见有个金人从天上飞到他面前，第二天便召集群臣，破释这个梦的含义。负责外交事务的通事傅毅启奏道：“我听说西域有一位神，名字叫佛。陛下所梦到的那个金人，想必就是他了。”明帝认为他说得很对，立即派遣郎中蔡愔与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印度，寻访佛法。蔡愔等到印度后，遇见了摩腾，邀请他到汉邦。摩腾立志宏扬佛教，不怕疲劳辛苦，经过流沙荒野，长途跋涉来到洛阳。明帝盛情接待了他，在洛阳城西门外建筑精舍（即白马寺）让他住在里面。这是中国有出家修道的人的开始。因为是佛教刚刚传播，人们都不信奉，摩腾只好将自己对佛教的深刻理解蕴藏在心里，没有地方宣讲。过了不久，他便死在洛阳。有关他的传记说，摩腾用汉语翻译了一卷《四十二章经》，原先藏在兰台石室的第十四间里面；他住的地方，就是现在洛阳城西雍门外的白马寺。据说，异族国王曾经要毁坏所有的寺庙，招提寺还没有来得及毁坏的时候，夜间有一匹白马绕着寺塔转来转去，发出悲惨的嘶叫声；有人把这件事禀报了国王，国王便停止了毁坏各个寺庙的行动。因此，招提寺改名为白马寺，其他各寺取名时，多数效仿白马寺。

竺法兰

竺法兰，中天竺人也。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之。既达洛阳，与腾同止。少（止少原作步，据《高僧传》改）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生原作僧，据《高僧传》改）、法诲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会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作。既至洛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陵原作林，据高僧传改）上，旧像今不复存焉。又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可问西域梵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众。兰后卒于洛阳，春秋六十余矣。（出《高僧传》）

【译文】

竺法兰是中印度人，自己说诵读经书几万章，他是印度许多学者的师傅。当时汉朝使者蔡愔已经到了他们国家，法兰与摩腾共同决定游化四方，便一块儿跟随汉朝使者来中国，因为他的学生不让他来，他便秘密起程来到中国。到达洛阳后，与摩腾住在一起。年轻的时候他就通晓汉语，蔡愔从西域带来许多经书，他就动手翻译。他翻译的经书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经》、《佛本行经》、《四十二章经》等五部。在都城迁移与贼寇作乱的时候，有四部丢失，未见在江东流传。唯独《四十二章经》至今仍在，约有两千余字，是中国现存的经书中最早的一部汉译佛教经典。蔡愔还从西域带回一幅释迦牟尼倚坐着的画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所绘，画像带到洛阳后，汉明帝便让画师摹仿制作，安置在清凉台里和显节陵上，旧有的画像已经不存在了。过去汉武帝在昆明湖底得到了黑灰，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可以询问西域佛教徒。后来法兰僧人来到洛阳，人们都追问他，法兰说：“在世界的尽头，被劫火烧穿了，这黑灰就是被烧穿处的灰烬。”东方朔当年所说的话被验证了，相信的人特别多。法兰后来死在洛阳，享年六十余岁。

康僧会

康僧会，其先康居国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厉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辨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右，而佛教未行。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谶译（译原作悔，据明抄本改）出众经。有支亮，字绝明，亮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谙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未遇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之日，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方欲集众本，译为汉文。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仪。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先死经等。皆行于世。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没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服形，末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异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察检。”权曰：“昔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搭，苟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斋净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欺诳，”将欲加罪。会更请三七日，权又特听。会请法侣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云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宪？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铿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却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鎚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鎚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嗟伏，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至孙皓即位，法令苛虐，废弃淫祠，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又何由而兴？若其义教贞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诸臣佥曰：“佛之威力，不同于神。康会感瑞，大皇创寺。今若轻毁，恐贻后悔。”皓遣张昱诣寺诘会。昱雅有才辩，难问纵横。会应机骋辞，文理锋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会送于门。时寺侧有淫祠在，昱曰：“玄化既敷，此辈何故近而不革？”会曰：“震霆破山，聋者不闻，非音之细。苟在理通，则万里悬应，如其阻塞，则肝胆楚越。”昱还，叹会材明，非臣所测，愿天鉴察之。皓大集朝贤，以车马迎会。会既坐，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鸟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体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皓当时无以折其言。皓虽闻正法，而昏暴之性，不胜其虐。后使宿卫兵入后宫治园，于地得一金像，高数尺，呈皓。皓使著不净处，以秽汁灌之，共诸群臣，笑以为乐。俄尔之间，举身大腥，阴处尤痛，叫呼彻天。大史占言：“犯大神所为。”即祈祝诸庙求福，命彩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汤洗数十遍，烧香忏悔。皓叩头于地，自陈罪状。有顷痛间。遣使至寺，请会说法。会即随入，皓具问罪福之由。会为敷折，辞甚精要。皓先有才解，忻然大悦，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禁秘，不可轻宣，乃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愿众生。皓见慈愿广普，益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会所住，更加修饰，宣示宗室，莫不毕奉。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陀经（陀经二字原本无，据高僧传补）、镜而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经。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清摩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竟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俊，义旨微密。并见行于世。吴天纪四年四月，皓降晋（晋原作旨，据明抄本改）。九月，会遘疾而终。是岁晋武太康元年也。至晋成帝咸和中，苏峻作乱，焚会所建塔，司空何充复更修造。平西将军赵诱世不奉法，傲蔑三宝，入此寺，谓诸道人曰：“久闻此塔屡放光明，虚诞不经。所谓能信，若必目睹，所不能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诱肃然毛竖，由此信敬。于寺东更立小塔。远由大圣神感，近亦康会之力也，故图写厥像，传之于今尔。（出《高僧传》）

【译文】

康僧会，祖先是康居国人，世居天竺，父亲因为经商移居交趾。十余岁时，父母双亡，他以至诚的孝心侍奉父母，服孝期满后就出了家。修道期间，他严格遵守教规。为人宽容大量而有见识。他勤备好学，通晓三藏，博览六经，对于天文地理他也能在总体上有所涉猎，他对所有佛教的教义能把握精神实质，他还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他到吴地的时候，孙权已经控制了江东，但那个地方佛教尚未广泛流行。在这之前，有个僧人支谦曾在这里传播过佛教。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是月支人，后来到了中国。当初，在汉桓帝、汉灵帝的时候，支谶翻译出许多佛经；支亮，字绝明，就学于支谶；支谦又受业于支亮。支谦博览佛教经籍，无不有着深刻的研究；对于世间种种技艺，他也多有学习；他大量阅读各种奇异的书籍，通晓六国语言。他长得细长黑瘦，眼白特别多而眼珠呈黄色，当时人们为他编了一句话：“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朝末年发生战乱时，支谦躲避动乱而到了吴地。孙权听说他聪明有才，在召见的那天封他为博士，让他辅导太子。他与韦曜等几个人在辅佐东吴政权方面共同尽了力，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只因他是在外国出生的，所以在吴国的志书上未被记载。支谦认为佛教虽然已经流传开来，但经书多是用梵文写的，尚未全部译成汉文，而自己又熟悉几个地方的语言，于是就想收集各种佛经著作，译成汉文。从吴国黄武元年开始，到建兴年间为止，译出了《维摩经》、《大般若经》、《泥洹经》、《法句经》、《瑞应本起经》等四十九种经书。他译的书，能够委婉圆满地传达原著的丰采，文辞旨趣流畅典雅。他还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且注译了《本先死经》等。这些译著都流行在世上。当时吴地刚刚开始传播佛法，影响并不普遍，康僧会想使佛教振兴于江东，要在那里兴建浮图寺庙，便带百锡杖东游。吴国赤乌十年他第一次到达建业，他在那里营建茅屋，摆设佛像开始行道。当时，吴国人因为初次看见沙门的服装打扮，又不太了解佛教的道理，都怀疑他是个异端。有人奏禀孙权道：“有个异人进入我们吴国境内，他自称是沙门，模样儿服饰都与常人不同。这件事应该认真调查。”孙权说：“以前汉明帝梦见一位神，号称为佛。你说的那个人所做的事，莫不是佛的遗风吧。”他立即召见僧会，问他道：“你所行的道，有什么灵验？”僧会说：“如来迁迹已过千年，但其遗骨舍利永远光照无极，从前阿育王建立寺塔多达八万四千，而塔寺的兴旺正表明佛祖的影响之大。”孙权以为这是夸饰之辞、无稽之谈，便对僧会说：“如能得到舍利，我就为你建塔，如果以谎言骗人，小心国法制裁。”僧会要求给他七天期限，回去后便对从属们说：“佛法的兴与废，在此一举，现在如不至诚祭佛，将来后悔不及。”他们共同把斋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铜瓶供在香案上，然后烧香施礼，虔诚地祈祷佛祖显灵。七天的期限满了，仍然毫无响应。请求延期到二七，也如前七天一个样。孙权说：“这是在以谎言骗人，我要加罪惩罚的。”僧会请求再延到三七，孙权又特别应充了。僧会请来法侣对他们说：“孔子说过：‘文王死了，文王的精神就不存在了吗？’法云理应降临的，是我们没有感悟到，怎样才能得到王法的宽容呢？我们必须誓死也不超过这个期限呵！”三七最后一天的傍晚，仍是什么也没见到，一个个无不震惊恐惧。到了半夜，忽然听到铜瓶里铿然有声，僧会亲自走过去一看，果然得到了舍利。第二天一早，孙权亲手拿着瓶子往铜盘上倾倒时，在舍利的冲击下，铜盘即刻破碎了。孙权肃然惊起，说道：“其是稀世之宝啊！”僧会走到跟前说：“舍利的神威止于表面形相而已！拿了去烧炼，烈火不能烧化它，金刚石不能把它捣碎。”孙权命人试验试验，僧会祝愿道：“法云刚才覆盖天下，苍生仰仗恩泽，愿您再降奇迹，更多地显示您的威灵。”说完便把舍利放在铁砧子上，让有力气的人全力去砸，结果铁砧与铁锤都陷下去一个坑，舍利却丝毫无损。孙权大为叹服，同意立即建塔。塔建成后，东吴开始有了佛寺，所以给这座塔起名叫建初寺，那个地方起名为陁里。从此，佛教便在江东兴起来了。到了孙皓即位之后，法令苛刻暴虐，要废除一切朝廷规定正式祭典之外的祠庙，连佛寺都要一起毁坏。孙皓说：“佛寺有什么理由让它存在？如果他们的教义是教化人们忠贞正直，与儒家经典一致，那就让他所奉行自己的教义；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统统烧掉！”大臣们提醒他说：“佛的威力与神仙不一样。康僧会当年感化降下舍利瑞宝，大皇才创建了佛寺。现在如果轻易毁坏，恐怕招致后悔。”孙皓派遣张昱到寺庙去诘难僧会。张昱极有辩才，他在僧会面前辩难诘问，议论纵横，提出种种难题。僧会针对对方提出的问题，旁征博引，展开议论；条理十分清晰严密，文辞犀利流畅。从早晨一直争论到晚上，张昱未能使对方屈服。张昱告退，僧会送他出门，当时佛寺旁边仍有淫祠没有废除，张昱说：“佛门教化既已铺开，这些人为什么离得这近而没受沐染？”僧会说：“炸雷能把山劈开，但是聋子却听不着，这不是因为雷的声音太细小，如果道理通顺，就是远在万里之外也能响应，如果阻塞不通顺，人们宁可受苦刑乃至死掉。”张昱回去后，赞叹僧会才气高，极聪明，出于自己的预料，让孙皓再考察考察。孙皓集合起朝中的贤能之士，用车马把僧会接了来。僧会坐下后，孙皓问道：“佛教宣传的是善恶报应，什么是善恶报应呢？”僧会答道：“贤明的君主以孝慈训育天下，于是瑞鸟飞翔而老人健在；以仁德化育万物，则甘美的泉水喷涌而出。善行既然有祥瑞呈现，恶行也是如此。所以，做恶隐蔽的，鬼得到后就把他杀了，做恶显露的，人得到就把他杀了，易经说‘积善余庆’，诗经唱道‘求福不回’，这为是儒学经典上的格言，它也是佛教的训辞。”孙皓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周孔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要佛教做什么？”僧会说：“孔子的话，仅向世人揭示了眼前的物象，指出了实用的行为规则；至于佛教，则讲到极为幽深长远的人生意义和极微妙的现象。所以佛教认为，行恶则有下地狱忍受长久的痛苦，修善则有升天宫享受永久的快乐。用这样的道理来劝世，不是更好吗？”孙皓当时没有什么更好的道理来反驳他的话。孙皓虽然听到了对他宣示的佛法，但他的昏暴性情并未因此而改变。后来，他让卫兵到后宫收拾花园，在地下挖到一尊金身佛像，像高好几尺，卫兵拿去呈献给孙皓，孙皓让人放到肮脏的厕所里去，用粪汤往上面浇灌，他与大臣们在一旁看着嘻笑取乐。顷刻之间，孙皓全身肿痛，大小便处尤为严重，痛得他呼天叫地，太史占卜道：“这是冒犯大神而招致的灾祸。”立即到各个寺庙去祈祷许愿以求保佑，并让宫女马上迎取金身佛像供在殿堂上，用香水洗了几十遍，然后烧香忏悔，孙皓跪在地下连连叩头，自己陈述罪状，乞求神灵宽肴。不一会儿，身上的痛疼便减轻了。孙皓派人到了寺庙，请求僧会给他讲授佛经。僧会跟着使者入宫后，孙皓向他询问获罪和赐福的原因。僧会为他敷衍折扣，说得简要含蓄，孙皓因刚刚经历过所以听得很明白。他很高兴又很佩服，便向僧会要求看看《沙门戒》。僧会因为戒文属于秘籍，不能轻易给别人看，便选取本业一百二十五愿部分给他看，这一部分又分作二百五十事，包括行住坐卧各个方面，皆愿哺育众生。孙皓看到慈愿如此广泛普遍，更增加了修善的想法，便到僧会那里去接受五戒，十天之后疾病就痊愈了。此后，孙皓便将在僧会住处的见闻经历大加修饰，讲给宗室家人听，他们也都信奉了佛教。僧会在东吴朝廷里努力宣讲佛法，因为孙皓性情凶蛮粗卤，不能领悟深幽微妙的教义，只好跟他讲述关于因果报应的眼前事例，借以开导他的心窍。僧会在建初寺里翻译出多种经书，诸如《阿难念弥陀经》、镜而王察微王梵皇经等，还有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经》等。译文的体制颇具经文体式的妙处，文辞的意义也允贴准确。又有《泥洹呗声》传世，音律清峻哀婉宏亮，成为当时的模式。他注释的经书有《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种。他还为经书作序，语言典雅隽永，义旨微妙严密。这些经书都曾流传于世。东吴天纪四年四月孙皓投降晋朝，九月，僧会染病去世，这一年也是晋朝太康元年。到了东晋成帝咸和中期，苏峻作乱时，烧毁了僧会所建的佛塔，后来司空何充又予以重新修造。平西将军赵诱从不信奉佛教，蔑视佛、法、僧三宝。他闯入这座庙寺对各位道人说：“久闻此塔屡放光明，实属谎诞不经。所谓可信，就必经能让人亲眼目睹，这是你们所不能做到的。”说完，此塔顿时射出五色光芒，照耀着整个殿堂及佛寺。赵诱见状，惊得毛发都竖立起来，不觉肃然而生敬意。从此，他开始虔诚地信奉佛教，并在这座佛寺的东面又建立了小塔。赵诱的转变以及前述种种事例，从远处说是由于佛祖神威的感化，从近处说，也是僧会长期传教布道的结果，所以有人画了他的图像，一直流传到今天。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性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晋时初至京师。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陈郡（郡原作群，据高僧传改）殷融尝与卫玠交，谓其神情隽彻，后进莫有继之者。及见遁叹息，以为重见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隐居余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经，卓焉独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讲肄，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喜之曰：“乃比古人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也。”时谢安殷浩等，并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狎。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遥字下八字据高僧传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为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伏。后还吴，住支硎山寺。晚欲入剡，谢安在吴，与遁书曰：“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卒，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水，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后遁既还剡，经游于郡，王故迓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揭新理，才藻警绝。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去，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于沃州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时或有随者，遁乃著座右铭以勖之。时论以遁才堪经赞，而洁己拔俗，有违兼济之道。遁乃作释曚论。晚过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餐涧饮，浪志无生。乃註安般四禅诸经，及即色游玄论。遁淹留建业，涉将三载。乃还东山，上书告辞，优诏许之。资给发遣，事事丰厚。一时名流，并饯离于征虏亭。时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谢万石后至，值蔡暂起，谢便移就其处。蔡还，复欲据谢坐地，谢不以介意。其为时贤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毕命林泽。人尝有遗遁马者，遁受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时，尝与师共论物类，谓鸡卵生用，未足为杀。师不能屈，师寻亡，忽见形，投卵于地，壳破雏行，顷之俱灭。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终身。遁先经余姚坞山中住，至于晚年，犹还坞中。或问其意，答云：“谢安石昔数来见，辄移旬日。今触情举目，莫不兴想。”后病甚，移还坞中，以晋太和元年闰四月四日终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于坞中，厥冢存焉。或云终剡，未详。郗起为之序传，袁宏为之铭赞，周云宝为之作诔焉。（出《高僧传》）

【译文】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陈留人。亦说河东林虑人。自幼天资聪明，禀性秀彻。晋时初到京都建业，就受到王濛与殷融的赏识，太原王濛说他的功底与造诣不亚于辅嗣，陈郡殷融惊讶其神情隽逸酷似卫玠。支遁的家庭世代奉佛，耳濡目染使他早早就领悟了许多佛理。后来隐居余杭山，他沉思道行的深奥，深究佛教之经典，对佛法有了深刻的感悟和独到的理解。他二十五岁时出家。每到讲说佛经时，他善于阐明和标举内在精神，而不拘于个别旁句，因而常常被拘守文句的人所非议。谢安听说之后，非常喜欢他这种讲法，他说：“这好比古人之相马，应先略其皮毛之玄黄而取其精神之神骏。”当时谢安、殷浩等人都是一代名流。是超脱尘俗的名士。

支遁曾经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人谈论过《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说：“各适其性即为逍遥。”支遁说：“不对。夏舛与盗跖以残害为其性，如若运其性就能逍遥，那么他们也能逍遥了。”为此，他特意利用时间注释了《逍遥游》，饱读经书的文人学者对他的见解无不叹服。后来，他回到了吴地，住在支硎山寺。晚年他想去剡地，当时谢安在吴地，给支遁写信说：“思君之情日积，时间过得太慢。知道你要回剡自治，心情十分惘怅。人生是如此孤独。当年相聚时的风流得意，顷刻之间都已消逝。如今终日戚戚，触事伤怀。只盼君能速速前来，以当面交谈消解愁苦，一日可以抵得上千载！此处多有山水，山区的县城十分幽静，你可以来这里养病。这里虽与剡地无异，但是两地的医药不同。望你不要错过机会，以上意见供你深思。”王羲之当时在会稽，素闻支遁之名，但不相信他有什么才学，他对别人说：“一个狂僧而已，有啥值得称道的！”后来支遁回到了剡地，直接去会稽游览，王羲之特意去迎接，借机考验他的水平。见面之后，王羲之问支遁道：“《逍遥游》这篇文章你可听说过吗？”支遁当即发表了几千言的长篇议论，阐述了独到新颖的见解，才华横溢，辞语惊绝。王羲之听后宽衣解带放下了骄矜的架势，并且留连盘桓舍不得离去，还请支遁住在灵嘉寺，存心与支遁亲近。支遁很快就投迹到剡山，在一片沃土的小山岭上立寺行道，有僧众一百多人经常跟他学习佛法，支遁为许多弟子撰写了座右铭，用来勉力他们。当时的舆论认为，支遁的才学足可以辅佐朝廷，他却洁身自好超尘脱俗，这就有违于“兼济天下”之道。支遁于是撰写了《释曚论》。晚年路过石城山时，又建立了栖光寺。他整日宴坐于山门，游心于禅学，以草木为食山泉为饮，放怀于尘寰之外。他注释了《安般》、《四禅》等各种经书，还撰写了《即色游玄论》等著作。支遁曾应晋帝之请，在京都建业滞留了将近三年。后来他要返回东山，上书晋帝告辞，得到了晋帝的特许。晋帝为送他回山，给了他优厚的馈赠和照顾。当时的许多名流，都到征虏亭为他饯行，蔡子叔来得早，坐到了支遁跟前，谢万石是后来的，便趁蔡子叔暂起之机；移到蔡的座位上去年，等到蔡子叔返回来时，又把谢万石赶出了座位，而谢毫不介意。支遁为时贤名流所仰慕，竟然到了这种程度。这次离开建业之后，他便收迹于剡山，毕其命于林泽。有人曾赠给支遁一匹好马，支遁便接受并养了起来，当时有人讥笑他，他说：“我因爱其神骏，所以就养了起来。”后来，又有人送给他一只仙鹤，支遁说：“此乃冲天翱翔之物岂能供人悦目赏玩呢？”于是把仙鹤放了。支遁年幼时，曾与师父在一起辩论事物，他说生吃鸡蛋算不上是杀生，师父一时说服不了他，师父突然不见了，转眼之间师父现了形，只见他把一只鸡蛋扔在地上，蛋壳破碎而走出来一只鸡雏。顷刻之间蛋壳与鸡雏又都消失了。支遁于是感悟了，从此他就只吃蔬菜而不沾腥味，终生如此。支遁原先曾在余姚坞山中住过，到晚年时，还要回到坞中，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去，他说道：“谢安石从前几次来这里相见，一住就是十多天。如今见物生情，无不勾起往事的怀念。”后来支遁病重，迁回了余姚坞，于晋太和元年闰四月四日死在他住处，享年五十三岁，遗体埋葬在坞中，坟墓现在仍然保存在那里。也有人说他死于剡地，不知有什么依据。支遁去世后，郗超为他撰写了详传，袁宏为他作铭，周云为他作诔，称赞他的德行，寄托对他的哀思。

卷第八十八　异僧二

佛图澄

佛图澄

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幼学，诵经数百万言。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烟灰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叫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潜身革野，以观世变。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后从勒征伐，辄预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行军吉凶，何也？”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术智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己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赐也。”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教，因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华，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伏。澄因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著见，体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悦之。凡应被诛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之胡，皆愿奉佛。时有痼疾，世莫能知者，澄为医疗，应时瘳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勒自葛陂还河北，过坊头，人夜欲斫营，澄语黑略曰：“须臾贼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备故不败。勒欲试澄，夜冠胄衣甲执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敬之。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语弟子曰：“若将军使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使人寻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圣人，圣人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耳。”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勒字世龙，谓澄嘲己，答曰：“正以龙不能致水，故相问耳？”澄曰：“此诚言，非戏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龙居之，往以敕语告之，水必可得。”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其源故处，久已乾燥，坼如车辙。从者心疑致水难得。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诸道士竟往视之，澄曰：“龙有毒，勿临其上。”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澄闲坐叹曰：“后二日，当有一小人惊动此下。”即而襄国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侮鲜卑奴。奴忿，抽刃刺杀其弟，执兄于室，以刀拟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谓薛合曰：“送我还国，我活汝儿。不然，共死于此。”内外惊愕，莫敢往观。勒乃自往视之，谓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诚为善事。此法一开，方为后害，卿且宽情，国有常宪。”命人取奴，奴遂杀儿而死。鲜卑段末波攻勒，其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日寺铃呜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末波。”与勒登城望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岂可获。是公安我辞耳。”更遣夔安问澄，澄曰：“已获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波执之。澄劝勒宥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时刘载已死，载从弟曜篡袭伪立，称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从弟中山王岳将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骑拒之，大战洛西，岳败，保石梁坞，虎坚栅守之。澄与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门，叹曰：“刘岳可悯！”弟子法祚问其故，澄曰：“昨亥时岳已被执。”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阳，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无不毕谏，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时徐光闻澄此言苦劝。勒乃留长子石弘，共澄以镇襄国，自率中军步骑直指洛城。两军才交，曜军大溃，曜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时以物涂掌观之，见有大众，中缚一人，朱丝约其肘。因以告弘。当尔之时，正生擒曜也。时平之后，勒乃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岁晋成皇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后，事澄益笃。时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颁告境内，慎无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后勒以为子，勒爱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大和尚国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由是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观佛像而发愿。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是岁七月勒死。太子弘袭位。少时，虎废弘自立，迁都于邺，改元建武。倾心事澄，又至于勒。乃下书曰：“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颁，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助举舁，太子诸公，扶辇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座皆起，以彰其尊。”又敕伪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时止邺城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觐澄。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独而不怠。’幽独者敬慎之本，而不识乎？”佐愕然愧忏。于是国人每共相语曰：“莫起恶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时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疾。太医殷腾及外国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常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将图为逆，谓内竖曰：“和尚神通，傥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觐虎，谓弟子僧会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傥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将上南台，僧会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谋遂止。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虎，虎终不解。俄而事发，方悟澄言。后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羗，堕羗伏中。时澄在堂上座，弟子法常在侧，澄忽惨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众生咒愿，澄又自咒愿，须臾更白：“若东南出者活，余向则困。”复更咒愿，有顷曰：“脱矣。”后月余日，黑略还说，随羗围中东南走，马乏，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马，济与不济，任命也。”略得其马，故获免。推验日期，正是澄咒愿时也。伪大司马燕公石斌，虎以为幽州牧，镇有群凶凑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马还。至秋，齐当瘫烂。’”虎不解此语，即敕诸处牧马送还。其秋，有人谮斌于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杀其所生齐氏。虎弯弓捻矢，自视行斌罚。罚轻，虎乃手杀五百人。澄谏曰：“心不可纵，死不可生。礼不亲杀，以伤恩也。何有天子亲行罚乎？”虎乃止。后晋军出淮泗，陇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问澄，因让虎曰：“王过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更化身，后晋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谢焉。虎常问澄：“佛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谁获福耶？”澄曰：“帝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扬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暴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当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轻刑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虎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谓曰：“事佛在于清静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吝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玩世之罪，何福报之可希耶？”离等后并被戮灭。时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诣临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并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城中市香，即行。澄告余弟子，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垂死。因烧香咒愿，遥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缁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画图与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虎每欲伐燕，澄谏曰：“燕国运未终，卒难可克。”屡行败绩，方信澄戒。澄道化即行，以人多奉佛，皆营造塔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问中书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卿可同议。”伪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祀原作视，据明抄本改）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者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原本汉下有后字。据高僧传删）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下服礼，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伪中书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

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夏原作下，据明抄本改）。至于飨礼，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余其淫礼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厉。黄河中旧不生鼋，忽得一以献虎，澄见而叹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后果如言也。时魏县有一流民，莫识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县市中乞丐，时人谓之麻襦。言语卓越，状如狂病，乞得米谷不食，辄散置大路，云饲天马。赵兴太守藉拔收送诣虎。先是澄谓虎曰：“国东二百里某月某日当送一非常人，勿杀之也。”如期果至。虎与共语，了无异言，唯道“陛下当终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语，令送以诣澄。麻襦谓澄曰：“昔在元和中会，奄至今日。有戎受玄命，绝历终有期。金离销于壤，边荒不能尊。驱除灵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叶繁，其来方积，休期如何斯？永以叹之！”澄曰：“天回运极，否将不支。九木水为难，无可以术学。玄哲虽存世，莫能基必馥（高僧传馥作穨）久游阎浮利，扰扰多此患。行登凌云宇，会于虚游间。”澄与麻襦，讲语终日，人莫能解。有窃听者，唯得此数言，推计似如论数百年事。虎遣马驿送还本县，既出城外，辞能步行，云：“我当有所过，未便得发。至合口桥，可留见待。”使如言驰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桥上。考其行步，有若飞也。澄有弟子道进，学通内外，为虎所重。尝言及隐士，虎谓进曰：“有杨轲者，朕之民也，徵之十余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视。傲然而卧。虽不得君临万邦，乘舆所向，天沸地涌。虽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长慠耶？昔太公之齐，先诛华士。太公贤哲，岂其谬乎？”进对曰：“昔舜优蒲衣，禹造伯成，魏饰干木，汉美周党，管宁不应曹氏，皇甫不屈晋世，二圣四君，共嘉其节，将欲激厉贪竟，以峻清风。愿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举必书，岂可令赵史遂无隐遁之传乎？”虎悦其言，即遣轲还其所止，遣十家供给之。进还，具以白澄，澄睆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轲命有所县矣！”后秦州兵乱，轲弟子以牛负轲西奔，戍军追擒，并为所害。虎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已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后果都之。澄尝与虎共处中堂，澄忽惊曰：“幽州当火灾。”仍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韬将图相杀。宣时到寺，与澄同坐。浮图一铃独鸣，澄谓宣曰：“解铃音乎？铃云：‘胡子（子原作于，据高僧传改）洛度。’”宣变色曰：“是何言与？”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洛度乎？”石韬后至，澄熟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斋于别室，澄时暂入东阁。虎与后杜氏问讯，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佛图从西，北殿以东，当有流血。慎勿东行走。”杜后曰：“和尚耄耶，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暋。”遂便寓言，不复章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虎临丧，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获免。及宣事发被收，澄谏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为重祸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也。”虎不从，以铁鏁穿宣领，牵上薪积而焚之，收其官属三百余人，皆车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罢别室（室原作空，据明抄本改）斋也。后月余日，有一妖马，耄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飨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澄还寺，视佛像曰：“怅恨不得庄严。”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无复言，还房，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既遣人与虎辞曰：“物理必迁，身命非保，贫道焰幻之躯，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闻。”虎怆然曰：“不闻和尚有疾，乃忽尔告终。”即自出至寺而慰谕焉。澄谓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言。夫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崇显庄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刑酷罪（原本无罪字，据明抄本补）滥，显违（违原作为，据明抄本改）圣典，幽背法戒，以不自惩革。终无佛祐。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虎悲动呜咽，知其必逝，即为凿圹营坟。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邺宫寺，是岁晋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号赴倾国。春秋一百一十七岁矣。仍窆于临漳西紫陌，即虎所创冢也。俄而梁犊作乱，明年虎死，冉闵篡戮，石种都尽。闵小字棘奴，澄先所谓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光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澄身长八尺，风姿甚美，妙解深经，旁通世论。讲说之日，正标宗致，使始末文（明抄本始末文三字作如来之）言，昭然可了。加复慈洽苍生，拯救危苦，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以与澄同日，熟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天（高僧传天作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樊淝释道安、中山竺法雅，并跨越关河，听澄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澄自说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随，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初虎殓澄以生时锡杖及钵内棺中，后冉闵篡位，开棺唯得钵杖，不得见尸。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见澄于流沙。虎疑其不死，因发墓开棺视之，唯见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师葬我而去矣。”未几虎死。后慕容隽都邺，处石虎宫中，每梦见虎啮其臂，意谓石虎为崇。乃募觅虎尸，于东明馆掘得之，尸僵不毁。隽蹹之骂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宫殿成，而为汝儿所图，况复他耶。”鞭挞毁辱，投之漳河。尸倚桥柱不移，秦将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后符坚征邺，隽子蹹为坚大将郭神虎所执，实先梦虎之验也。田融赵（赵原作起。据高僧传改。）记云：“澄未亡数年，自营冢圹。”澄既（既原作记。据明抄本改。）知冢必开，又尸不在中，何容预作？恐融之谬矣。澄或言佛图澄，或言佛屠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出《高僧传》）

【译文】

佛澄图是西域人。本姓帛氏。少年出家。自幼清真务学，能诵经书数百万言。晋怀帝永嘉四年来到洛阳。他志宏大法，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神。他把麻油的烟灰涂在手掌上，能从掌中看见千里之外的事物，就像看见对面的事物一样清楚，他也能让洁斋者看见。他根据佛塔上的铃声预言吉凶福祸，没有不应验的。他本想在洛阳建立寺院，正值刘曜攻陷洛阳，京都扰乱，建立寺院的志愿未能实现，于是潜居草野，观察世事的变化。当时石勒屯兵于葛陂，随意杀害无辜，佛门弟子也有许多遇害。佛图澄悯念苍生，想以佛道感化石勒，于是杖策来到军门。石勒的大将郭黑略是信奉佛教的，佛图澄便住到他那里。郭黑略跟他接受了五戒，拜他为师父。后来郭随石勒征战时，佛图澄就为他预卜胜负，石勒惊疑地问郭：“我怎么不知道你竟有这么出众的智谋，每次出兵你都能预知吉凶，这是怎么回事？”郭说：“您天赋神威，为神灵所辅助。有一个沙门、法术、智慧非同寻常，说您略有君临诸夏的机缘。我已拜他为师，我所告诉您关于吉凶的话，都是他说的呀。”石勒高兴地说：“真是天赐我也！”他召见佛图澄问道：“佛道有什么灵验？”佛图澄知道石勒不懂深奥的道理正适合通过道术教化他，所以说：“真正的佛道虽然很深远，但也可以以近事为证。”他当场拿来一个容器盛上水，然后烧香念咒。容器内顿见生出一枝水凌凌的莲花，鲜艳耀眼。石勒由此表示信服。佛图澄接着劝谏说：“为王者以德化遍施宇内则四方献出灵物表示祥瑞，人政治乃弊道消则乖象丛生，自然现象的呈现，伴随而来的是人间的吉凶福祸；这是古往今来的常理，天与人的明鉴。”石勒听了心悦诚服。此后，凡属应被杀害的人，十有八九因佛图澄的劝谏而免于被害，中国境内的胡人于是都愿意奉佛。当时，凡有痼疾而为世人所不了解的，佛图澄为他们治疗就能应时而愈。他默然施恩于人，使其受益的，不可胜记。石勒从葛陂回河北时路过坊头，有人想乘夜间劫营，佛图澄对郭黑略说：“一会儿贼寇就要来到，你可去通知主公。”果如其言，因为预先有了防备，所以没有吃败仗。石勒想考一考佛图澄，一天夜晚，他顶盔挂甲执利刃坐在那里，却让人去告诉佛图澄自己不知哪里去了，去的人没等开口，佛图澄反而冲他问道：“明明平安无事，主公今晚为什么全身披挂？”石勒对他更为敬佩了。后来石勒为一件事非常恼火，便想加害各位道士，并想叫佛图澄吃点苦头，澄便躲到郭黑略家里，告诉弟子说：“如果主公派人来问我在什么地方，就说我不知道哪里去了。”派的人很快就来了，没找到沸图澄，回去报告了石勒。石勒惊讶地说：“我对圣人有恶意，圣人舍我而去了！”因为很想见到澄，他一宿没睡着，澄知道石勒心里后悔，第二天早上去见石勒，石勒说：“昨天夜晚去哪里了？”澄说：“因为您恼怒，昨晚上暂时躲起来了；您现在已经回心转意，所以敢来见您。”石勒大笑道，“你想错了！”襄国护城河的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处，水源突然枯竭了，石勒问澄用什么方法弄到水，澄说：“如今应当让龙取水。”石勒的字是“世龙”，他以为澄在嘲笑自己，便说：“正因为我这条龙不能取水，所以才问你呀。”澄说：“我说的是实话，不是开玩笑。水泉的源头，定有神龙住在那里，去用咒语告诉它，水一定能得到。”他与弟子法首等数人来到了水源处，那里早已干裂得开着一条条像车辙般的口子，同去的人都对取水没有信心。佛图澄坐在绳床上，点燃安息香，口诵咒语数百言。这样连续三天，出现了潺潺细流，还有一条小龙，长约五六寸，也随着水出来了。各位道士抢着去看，澄说：“龙有毒，不要靠近它。”过了一会儿，水流变得特别大，壕沟与护城河全都灌满了。佛图澄闲坐着叹息道：“过两天，会有一个小人惊动这里。”后来，襄国有个叫薛合的，他有两个儿子长得既小又骄横，哥俩儿侮辱一个鲜卑奴，鲜卑奴火了，抽刀刺死弟弟，抓着哥哥进了一间房子，用刀逼着他的胸口，如有人进屋就下手，对薛合说：“送我回国，我就放你儿子，不然，我们俩一块儿死在这里！”家里家外的人都惊呆了，谁也不敢到跟前去看。石勒一人走到跟前看了看，对薛合说：“送回鲜卑奴以保全你的儿子，实在是件好事。但开了这个先例，就会造成后患，你且放宽心，国家是有固定的法令的。”他命令人抓那个鲜卑奴、鲜卑奴便杀了薛合的儿子，自己也死了。鲜卑奴段末波出兵攻石勒，来势凶猛，石勒惊惧，去问佛图澄。澄说：“昨天寺庙上的铃声告诉我，明天早上吃饭的时候，就能擒获段末波。”他与石勒登城遥望段末波的军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石勒大惊失色，说：“怎么能够捉到他呢！这是你安慰我的话罢了。”他又让夔安去问澄，澄说：“已经捉到段末波了。”当时城北的伏兵出动后，遇上段末波就把他抓住了。澄劝石勒宽宥段末波，遣还回国，石勒听从了，使他的计谋得用。当时刘载已死，堂弟刘曜篡袭帝位，年号称为“光初”。光初八年，刘曜派堂弟中山王岳带兵攻石勒，石勒派石虎率领部队迎击，两军大战于洛西，刘岳兵败，石梁坞保住了，石虎关紧城门固守石梁坞。佛图澄与弟子从官寺来到中寺，刚踏进寺门他就叹道：“刘岳可怜！”弟子法祚问他何故，澄说：“昨日亥时刘岳已被抓获。”果然跟他说的一样。光初十一年刘曜亲自率兵攻打洛阳，石勒想亲自领兵前去拒敌，部属们都劝他不要去，石勒问佛图澄，澄说：“寺庙里的铃声说：‘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这是一句羯语。‘秀支替戾冈’是个‘出’字，‘仆谷’是刘曜的胡位，‘劬秃当’是个‘捉’字，这句羯语是说，军队出击能捉到刘曜。”徐光听到佛图澄的这番话后也来苦劝。石勒留下长子石弘，与佛图澄共同镇守襄国，自己率领中军人马直指洛阳。两军刚刚交战，刘曜的军队就溃败了，刘曜的马没入水中，石堪将他生擒了，送到石勒面前。澄当时以烟灰涂在手掌上观看洛阳的战况，见在大群人马中捆缚着一个人，用红色绳索从背后栓着他的双肘。澄把看到的这一场面告诉了石弘。这个时候，正是石堪生擒刘曜的时候。时局平定之后，石勒自立为帝，号称赵天王，改年号为建平，这一年是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３３０年）。石勒登位之后，对待佛图澄更加器重。当时石葱反叛，澄告诚石勒说：“今年葱中有虫子，吃葱对人有害，要叫百姓别吃葱。”石勒布告境内，千万不要吃葱。到了八月，石葱果然逃走了。石勒更加尊重佛图澄，有事必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再行动，尊称他为“大和尚”。石虎有个儿子叫石斌，后来石勒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非常喜爱他。石斌突然暴病身亡，已经两天了，石勒说：“我听说虢国太子死后，扁鹊能让他复生。大和尚是我们国家的神人，赶快去告诉他，他定能招来福音。”澄拿来杨树枝条，口诵神咒，石斌顿时坐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便恢复健康了。从此，石勒的小儿子多在佛寺里寄养着，每年四月八日，石勒亲自到佛寺，对着佛像祷告许愿。建平四年四月的一天，天静无风，佛塔上的一只铜铃却独自响了起来，佛图澄对大家说：“铃的声音告诉我们：不出今年，国家要有大的丧事。”这年七月，石勒去世。太子石弘继承皇位，不久，石虎废除石弘，自立为帝，迁都于邺，改元建武，石虎敬奉佛图澄比石勒还重，他宣布：和尚乃国之大宝，荣爵他不要加，高禄他不接受，不给他荣和禄，还用什么方式来表彰他的仁德呢。从此以后，应当让他穿绫锦，乘宝车。朝会之日，和尚升殿时，常侍以下都要帮助抬举，太子诸公要扶着他的车上朝。领班的喊声‘大和尚到’，在座者都要起立。要通过上述方示表示对他的尊重。他又颁布命令说，司空李农每天早晚要亲自登门问候，太子诸公五天一次前往朝谒，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佛图澄当时住在邺城内的中寺，他派弟子法常北至襄国，而弟子法佐正从襄国回邺城，两人途中相遇，一块在梁塞城下住宿。两人对车夜谈，谈话中说到和尚，天亮后各自上路。法佐回到邺城后首先入见佛图澄，澄冲着他笑道：“昨夜你与法常交车共谈你师父了吧！先人曾说过：‘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独而不怠。’幽独者为敬慎之本。难道你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吗？”法佐听了十分惊讶，同时感到惭愧和悔恨。从此，国人每每互相告诉对方说：“不要有什么坏心思，和尚会知道你的。”在佛图澄所在的地方，没有人敢朝那个方向吐唾沫甩鼻涕和大小便的。太子石邃有两个儿子住在襄国，一天，佛图澄对石邃说：“你的小儿子现在有病了，应该去接回来。”石邃立即派亲信骑马跑去看望，儿子果然得了病。太医殷腾与外国道士都说自己能治，佛图澄告诉弟子法常说：“纵使圣人复出，也不能治愈这种病，何况是他们这几个人呢。”过了三天果然死了，石邃沉溺于酗酒，要图谋反叛，对宫内太监说：“和尚有神通，倘或发觉我的计划，明天来时就先除掉他。”这个月十五日佛图澄要入朝见石虎，他跟弟子僧会说：“昨夜天神招呼我说：‘明日如果入朝，见完主公之后就回来，不要探望别人。’如果我要去探望，你就要制止我。”澄平常入朝时，一定要去探望石邃，石邃知道他今天要入朝，等候他等得很苦，澄要上南台看望石邃时，僧会拉他的衣服制止，澄说：“按常礼必须打打招呼，现在你不能制止我。”当上南台还没等坐稳，就起身告辞了，石邃极力挽留也没留住，原来的预谋只好作罢。澄回到寺院后叹道：“看样子，太子肯定要作乱。”他想告诉石虎又难于开口，想忍着不说又忍不住，便借着别的事情很委婉地提示石虎，石虎却一直没有明白他的示意，不久，事情暴露了，石虎才明白澄的意思。后来，郭黑略领兵征伐长安北部山中的羗人，陷入羗兵的埋伏中。此时澄正在佛堂上打坐，弟子法常在他身边，澄忽然脸色凄惨地说：“郭公陷入狄兵的包围了！”他令弟子们为郭祷告，自己也口诵咒语，一会儿又说：“如果从东南方向突围就能逃命，其他方向都不成。”说完之后又念咒语，过了一阵他说：“逃脱了！”一个月后的一天，郭黑略回来说，陷入羗兵包围后他跟着人群往东南方向跑，马跑累了，正遇一个手下人推过一匹马给他，说：“您乘这匹马，我骑您的，能不能逃脱，只能由命。”郭黑略得到了那匹马，所以才能逃脱。推算时间，这正是佛图澄为他念咒的时候。石虎任命大司马燕公石斌为幽州牧，镇上有许多凶徒聚结在一起，肆意妄为骄横残暴，澄告诫石虎说：“天神昨夜说：‘疾牧马还。至秋，齐当瘫烂。’”石虎不理解这句话，便令各处将牧马送回来。那年秋天，有人向石虎告发石斌，石虎召回石斌，决定打他三百鞭子，杀死他所生的齐氏。石斌受罚时，石虎弯弓捻箭亲自监督。罚的轻了，石虎便亲手杀死五百人。澄劝石虎说：“祸心不可纵容，当死者不可使其活。但是礼不亲杀，以免伤了恩情。哪有天子亲手执行刑罚的呢？”石虎于是罢手。后来，晋军从淮河出击。陇北瓦城都受到侵凌，三方告急，人心惶惶，石虎生气地说：“我现在奉佛，反而招致更多的外寇侵凌，佛实在没有神威呀！”第二天早上佛图澄入朝时，石虎以此事问澄，澄责备石虎说：“你上一生曾经是个大商人，到了罽的寺院，曾给寺院的大会提供经费，那次大会中有六十个罗汉，我此身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当时有个得了道的人告诉我说，这个大会的主人寿命已经完了，他要转化成另一个人。他死后安葬在你们墓地里。现在你已当了国王，这岂不是福分吗？打仗御寇，这是国家的常事，为什么要抱怨、毁谤佛法，夜兴毒念呢？”石虎听信了他的话，省悟了，跪在地上谢罪。石虎时常问澄：“佛法不杀生，我为天下之主不用刑罚杀人无法肃清天下，既然违戒杀生，即使又来信奉佛教，谁还能够得到佛主的保祐呢？”澄说：“帝王奉佛，应当是心地虔诚地显扬佛法，不为暴虐之事，不杀无辜之人。至于凶徒无赖，并非教化所能改变，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如若暴虐恣意，妄杀无罪者，即使再去减刑罚，信奉佛法，也不能免除灾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如此，则佛教永隆，福运久远。”石虎对这些意见虽不能全部采纳，但这些话对他还是很有教益的。石虎的尚书张离、张良，家里极奢华但都供奉佛教，各自建立起大的佛塔。佛图澄对他们说：“事佛在于清静无欲，以慈悲为怀，施主虽然供奉佛法，却又贪婪无厌，游猎无度，积聚无穷；如今正受玩世之罪，请问有何福报可求？”张离等人后来都被杀掉了。有一年久旱不雨，从正月一直到六月。石虎派遣太子到临漳西釜口祈雨，很长时间没有求下雨来。石虎又令佛图澄自行祈雨，当即有两条白龙降临他祈雨的庙祠，那天大雨普降，方圆几千里解除了旱情，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许多落后民族，原不懂佛法，后闻澄如此神验，便都遥向礼拜，澄并未对他们宣讲佛法而用具体行动感化了他们。澄常常派弟子到西域去买香，有一次，买香的正在道上，澄对其余弟子说，他在手掌上看见这个买香的弟子在某处被抢劫，面临死的危险。他便烧香念咒祝愿，远远地救护他。这个弟子回来后，说某月某日于某处被贼所抢，眼看要被杀死，忽然闻到一股香气，盗贼无故自惊道：“救兵来了！”扔下他就跑了。石虎在临漳维修旧的佛塔，缺少露盘，佛图澄说：“临缁城内有座古阿育王塔，地下埋有承露盘和佛像，上面生有茂盛的林木，可以去挖取。”他画了一张位置图给使者，石虎派人按照他说的地方和画的位置图去挖，果然挖到了佛像和承露盘。石虎几次想征伐燕国，澄规劝道：“燕国的气运未终，很难攻克。”石虎屡攻不克，连吃败仗，才相信澄的规劝。佛图澄的道化既已普遍传扬，信佛的人越来越多，到处建造寺塔，人们竞相出家，结果真伪混乱，多生弊端。石虎下书给中书说：“佛号世尊，乃国家所信奉。至于闾里小人没有爵位官职的，应当奉佛与否？沙门皆应高洁纯正，才能精诚进取，然后可成为道士。如今沙门甚众，其中或有犯法作乱而逃避刑役之徒，多非真心奉佛之人。此事你可共我一起议之。”中书著作郎王度奏道：“为王者祭祀天地，供奉门神，自古如此，但据祀典记载，祭祀都有固定的礼仪。佛出自西域，是外国之神，不适于我国人民，不是天子与华夏人应供奉的。过去汉朝明帝感梦，开始传布佛道，当时只让西域人在都邑建立佛寺，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也遵循旧规。如今大赵受命立国，一律遵照旧章行事。华与戎异制，人神也都不同，祭祀的礼仪差别更大。荒下服礼，不应当错杂不一。国家可以明令赵国人，一律不许到佛寺去烧香礼拜，以维护旧有典礼的规定。上自公卿士人下至皂隶平民，一律禁止奉佛。如有犯者，与私立淫祠同罪。赵国人已经出家成为沙门的，要恢复士、农、工、商原来的身份。”中书王波同意王度的意见。石虎下书说：“王度议称：‘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于边境地区，有幸遇上时运，得以君临诸夏。至于祭奉佛教的礼仪，应当兼顾我们原来的习俗。佛是西域之神，正好是应当信奉的。制度礼仪由上层人颁行，成为永久的规则，只要于事无害，何必拘守前代的规定。赵国各族万姓，有舍其乱杂礼仪而愿意奉佛者，悉听其自由选择。”于是，不能严守佛教戒规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随便。黄河里面原来不生长鼋（龟类），一天突然抓到一只，献给了石虎，佛图澄看见后叹息道：“桓温这个人才入河不长时间。”恒温的字为“元子”。后来得知果然像澄所说的一样。当时魏县有一个流浪汉，不知他是什么氏族，总穿着麻布衣裳，在魏县市场上乞讨，时人称他为麻衣。他言语非凡，状如疯狂，讨得干粮不吃，动不动就撒在大道上，说是喂天马。赵兴太守藉拔将他收留后送给了石虎。在这之前，佛图澄曾对石虎说过：“国都东面二百里处在某月某日会送给你一个非常的人，不要杀他。”到这一天果然送来了。石虎与他谈话，他只是反复说“陛下当死于一柱殿下”，其他话一句没有。石虎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让人把他送到佛图澄那里。麻衣对澄说：“从前在元和年间相会，忽而到了今天，有戌受玄命，绝历经有期。金离销于壤，边荒不能尊。驱除灵期迹，莫已已之懿。后代繁盛，绵延不断，到底何时终了呢？只好歌咏以表感慨！”佛图澄道：“天回运转无终期，天地不交将不支。枯木太多水难养，术数学问皆无济。纵使玄圣犹存世，也无起死回生力。久游尘世间，扰扰多此患，所幸即将登天宇，届时会于虚游间。”澄与麻衣一直讲到天黑，别人不知道他们讲了些什么，有偷听的人也只记得上面几句，推想起来，他们似乎在谈论几百年前的事。石虎派马通过驿道把麻衣送还本县，刚出城门，他就下马说能步行，并说：“我要去拜访一个人，不能马上就走，到了合口桥时，你可以在那里等着我。”使者遵从他的话，自己上马飞驰而去。没等使者到合口，麻衣已经站在桥上。算算他走路的速度，就像飞一样，佛图澄有个弟子叫道进，学问贯通中外，为石虎所看重。有一次谈到隐士，石虎对道进说：“有个叫杨轲的，是朕国内的一个百姓，征调十余年，他一直不从王命，所以亲自去探望。他则傲然而出，连君臣礼都不行。朕虽未能君临万邦，但大驾所到之处，无不天沸地涌。朕虽不能令木石屈膝，但他一介匹夫，为什么总是这么傲慢呢？从前太公到齐国，先杀华而不实之士，太公是贤能之人，难道他这么做不对吗？”道进说：“从前舜帝礼让于浦衣，禹帝造访于伯成，魏国夸饰段士木，汉代赞美周党，管宁不应于曹氏，皇甫不屈于晋进。两位圣贤与四位君子，他们的节操都应受到嘉许，以此游厉贪竞之人，借以端正清明之风。愿陛下遵从舜、禹之仁德，不要效法太公滥用刑罚。您的举措行为将来必然记载于史册，难道能让赵国的史书上竟无隐遁之士的传记吗？”石虎对他的话十分悦服，立即派人送杨轲回到原来的住处，并派十户人家供给他衣食，道进回去把此事告诉了佛图澄，澄开朗地笑道：“你的话很好。但是杨轲的生命危险呀！”后来秦州发生战乱，杨轲的弟子用牛驮着他往西逃奔，被守兵追上擒获，一起被杀害了。石虎曾在白天睡觉时，梦见一群羊驮着鱼从东北方向走来。醒后访向佛图澄，澄说：“这个梦不吉祥。鲜卑有人要统治中原吗？”慕容氏后来果然建都于中原。佛图澄有一次与石虎共同坐在正厅中间，澄忽然惊道：“幽州起火了！”他拿酒来泼洒出去，过了一会儿又笑道：“已经救下来了！”石虎派人去幽州检查，回来说：“那天大火从四门烧起来，骤然降雨把大火浇灭了，雨水有一股很浓的酒气。”建武十四年（公元３４８年）七月，石宣与石韬要互相残杀。一天，石宣来到佛寺，与佛图澄坐在一起，寺塔上有一铜铃独自响了起来，澄对石宣说：“能听懂铃音吗？铃音在说：‘胡子洛度。’”石宣脸色大变，说：“这话说的是什么？”澄撒谎道：“我这个老胡人身为道士，不能像山居之人那样不说话，又受到这么优厚的待遇，难道这不是洛度吗？”石韬后来到了佛图澄那里，澄盯着他看了好久，石韬感到恐惧，便问澄，澄说：“我奇怪你身上有血腥味，所以直瞅你。”八月的一天，佛图澄让弟子十人在另一间屋里去做斋事，自己暂时进了东阁，石虎与杜后前来问讯，澄说：“你身边有贼，不出十天，在我的西南与北殿的东面，会有人流血，你千万不要往东面去。”杜后说：“和尚老胡涂了！哪里来的贼呢。”澄立即改变口吻说：“人所有的六情，都是贼。老的自然难免，只要少的不糊涂就行。”他借题暗示，不愿直说。过了两天，石宣果然派人在佛寺里杀害了石韬，想借石虎前去吊丧之机，行刺大王，石虎因为佛图澄预先有劝诫，所以得免。石宣的事情败露了，被收入监，澄劝谏石虎道：“既然是陛下的儿子，为什么要加给他重刑呢。陛下如果忍怒而施以慈悲，王位可延至六十余岁，如果定要杀了他，石宣会成为扫帚星，下扫邺宫的。”石虎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用铁锁链拴着石宣的头，牵到柴堆上点火烧了，又将其官属三百余人抓来，全部车裂分尸，扔到漳河里。佛图澄便令弟子停止在另一件屋里的斋事。一个月后的一天，有一匹妖马，鬃毛与马尾都有被烧的痕迹，进中阳门，出显阳门，头冲着东宫，哪里也进不去，向东北方向跑了，眨眼之间就不见了。佛图澄听说这件事情后，叹道：“灾难到来了！”十一月，石虎大宴群臣于太武前殿，佛图澄吟唱道：“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石虎令人欣开殿前石头一看，见有棘子生在石下，佛图澄回到寺院，看着佛像说：“很遗憾，没有能够维护佛祖的庄严。”又自语道：“还能有三年吗？”“不能，不能。”“有二年、一年、一百天、一个月吗？”“都不能。”于是不再说话。默默走回自己房里，对弟子法祚说：“戊申年祸乱兴起，己酉年石氏就会灭亡，我要在末乱之前，先从化（死）了。”他即刻派人给石虎送去辞别信，信中写道：“万物之理在于变迁，自身生命不能永保。贫道焰幻之躯，从化之期已到。既往蒙恩殊重，故特奉告。”石虎悲伤地说：“没听说和尚有病，怎么突然告终。”他立即出宫亲自到寺院慰问佛图澄。澄对石虎说：“出入生死乃道之常也，寿长寿短皆由命定，不是谁能说了算的。道重于行为圆满，德贵在永无懈怠，如能做到事业操守无亏于广道无损于德，虽死犹存。违背这些而去延长寿命，非我所愿。如今意有未尽的是，国家心存佛理而全力奉法，兴起的寺庙崇显庄丽，堪称德政，应享神祐；然而，施政苛刻，刑酷罪滥，显然有违于圣典有背于法戒，如不自省而革除，终当无佛保祐。若能改变心思，施惠于民，国运得以延长，道与俗皆固有了依赖而庆贺；贫道命尽寿终，死无遗恨！”石虎悲恸呜咽，知其必逝，立即为他挖圹营造坟穴。十二月八日，佛图澄逝世于邺宫寺，这一年是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３４８年），享年一百一十七岁。士人黎庶无不悲哀，倾国哭赴丧。遗体葬于临漳西紫山间，就是石虎为他修造的坟地。不久梁犊作乱，第二年石虎死了，冉闵篡位杀戮，石氏一家全被杀尽。闵的乳名叫“棘奴”，佛图澄原先所说的“棘子成林”，指的就是他。佛图澄左乳房旁边原先有个小孔，周长约有四五寸，直通胸腔，时常有光亮从里面透出来。他有时候用棉絮将小孔堵塞上，夜晚要读书时，就把棉絮掏出来，满屋通明，每逢斋戒之日，他就到水边将肠子从这个小孔里引出来清洗，洗完后再放回去。佛图澄身高八尺，风姿甚美，妙解深奥的经书，兼通治世之论。每逢讲经的时候，他能正确阐明教义的宗旨和细微的意思，使经典的古奥原文明确清晰易懂。他能以慈悲大度的襟怀对待苍生，竭诚拯救世人的危难困苦。石勒、石虎凶暴强横，动不动虐害无辜，残忍无道；若不是与佛图澄生活在同一时日，谁能劝说了他们两个啊！然而百姓每天都在蒙恩受益，却不知道是澄劝导二石的结果呢。佛调、须菩提等数十位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里，足涉流沙荒野，前来从澄受学。樊淝的释道安、中山的竺法雅等本土名僧，也跋山涉水来听他讲道。他们都能通经明理，研究教义幽微之处。佛图澄自己说他出生的地方离邺城九万余里，他弃家入道一百零九年，平生酒不入口，过了中午不食，不符合戒规的不做，无欲无求。跟他受业的弟子常有数百名之多，前后门徒几近一万，他所经历的州郡，兴立佛寺多达八百九十三所，他弘扬佛法的盛况，没有人比得上。当初，石虎把佛图澄生前的锡杖及钵盂装殓在棺材里面，后来冉闵篡位，开棺时只见有锡杖和钵子，没有见到尸体。有人说，佛图澄死的那天，有人在流沙上看见过他。石虎怀疑他没有死，便打开坟墓和棺材看一看，棺材里只见到一块石头，石虎说：“石头就是我呀，大师埋葬了我而他却走了。”没过多久石虎就死了。后来慕容隽建都于邺城，住在原先石虎的宫里，每每梦见老虎咬他的胳膊，心里说，一定是石虎作祟，便找人寻找石虎的尸体。后来在东明馆掘到了，尸体僵硬没有腐败。慕容隽踢着尸体骂道：“死胡人竟要吓唬活天子！你把宫殿建成后连你儿子都要图谋，更何况其他人呢！”他把石虎的尸体鞭打毁辱够了，又让人扔进了漳河。尸体倚着桥柱不动地方，秦将王猛便将他收起来安葬了。这桥柱，就是当年那个叫“麻衣”的人所说的“一柱殿”。后来符坚攻大邺城，慕容焦的儿子慕容暐，被符坚的大将郭神虎抓获，这才是慕容隽原先梦见虎的真实验证。田融在《赵记》中说：“澄在未死之前数年，自己营造坟圹。”澄既知道坟墓一定被掘开，他的尸体又不在里面，为什么还要预先营造呢？恐怕是田融搞错了吧。澄，有人写作佛图澄，有人写作佛屠澄，都是因为根据梵文音译时出现的不同而已。

卷第八十九　异僧三

释道安　鸠摩罗什　法郎　李恒沙门

释道安

释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为儒，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赍经入田，因休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以暗诵。”师虽异之，而未言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不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覆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敬而异之。后为受具戒（原作戒具，据明抄本改），恣其游学。至邺，遇佛图澄，因事澄为师。及石氏将乱，与弟子惠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南游，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前行得人家，见门里有一马桩，桩之间悬一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谓是神人，厚相赏接。既而弟子问何以知其姓字，安曰：“两木为林，兜容百升也。”既达襄阳，复宣佛法。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其先藉安高名，及闻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称言：“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时苻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遣苻平南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初坚承石氏之乱，至是户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业一隅，未能克伏。每与侍臣谈语，未尝不欲平一江左。坚弟平阳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绍等，并切谏，终不能回。众以安为坚所信敬，乃共请曰：“主上将有事东南，公何能不为苍生致一言耶？”会坚出东苑，命安外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舆辇之荣，未称其德。”即勑仆射扶安登辇。俄尔顾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陟会稽以观沧海，不亦乐乎？”安对曰：“陛下应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栖神无为，与尧舜比隆。今欲以百万之师，求厥田下之土，且东南一隅，地卑气厉，禹游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适而不归。以贫道观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阳公懿戚，石越重臣，谓并不可，犹尚见距。贫道轻浅，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尽丹诚耳。”坚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师言，则先帝王无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銮驾必动，可先幸洛阳，抗威蓄锐，传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坚不从，遣平阳公融等精锐二十五万为前锋，坚躬率步骑六十万，至须城。晋遣征虏将军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距之。坚前军大溃于八公山，晋军遂北三十余里，坚单骑而遁，如所谏焉。安註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甚远（远原作道，据明抄本改）理，愿见瑞相。”乃梦见道人，头白眉长，语安云：“君所註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通，可时时设食。”后十（十原作日，据高僧传改）诵律至，远公乃知和尚所梦宾头卢也。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窄，处之讲堂。时维那值殿，夜见此僧，从窗而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特相为来。”安曰：“自惟罪深，讵可度脱。”答云：“甚可以度耳。”安请问来生所生之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极。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是岁晋太元元年也。（出《高僧传》）

【译文】

释道安本姓魏，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家里世代都是读书人，早年父母双亡，自小由外兄孔氏抚养，七岁开始读书，能够过目不忘，立即背诵，为邻人赞叹称奇。十二岁剃度出家，虽然神性聪敏，但因形貌又黑又丑，不为师父所看重，几年之后才开始要经书学习，师父给一卷《辩意经》，约五千余字。道安带上经书下地干活，休息的时候就看经书。晚上收工回来，把经书退还师父，再借别的经书看。师父说：“昨天给你的那本经书还没读完。怎么又要别的呢？”道安答道：“昨天那书已能默诵了。”师父对此虽然感到惊异，但也没说什么，又给他一卷《成具光明经》不少于一万字。他拿到手后，还像读上一本一样。第二天晚上收工回来又还给师父。师父拿着经书让他背诵，结果一字不差。师父甚为惊讶，敬重他的才华，改变了原来对他的态度。后来为他受具足戒，还特意允许他可以任意出外游学。道安到了邺都，遇见佛图澄，便师事佛图澄。后来石氏政权要发生内乱，道安与弟子惠远等四百余人，渡过黄河南下，一天晚上赶路时遇上了雷雨，他们借着闪电的光亮行进。走着走着，面前出现了一户人家，只见大门里面有个栓马桩，两桩之间挂着个马兜，能盛一斛（一百升为一斛）东西。道安让别人呼唤林百升，林百升说道安是个神人，所以厚礼接待了他们。后来弟子问他怎么能知道那个人的姓名，道安说：“因为那两根桩二木为‘林’字，那个马兜可以盛下‘百升’。”到达襄阳后，道安就在那里宣讲佛法。当时襄阳有个习凿齿，能言善辩，名噪一时。原先他是因道安而使自己出了名，听说道安到了襄阳，便去拜访他。叙座之后，习凿齿自己炫耀说：“四海习凿齿”，意思是说，自己的名声摇扬四海之间；道安则说：“弥天释道安”意思是说，普天之下无人不知道释道安的名字。这次对话在当时很有名气，尤其是道安的对答，成为一时的名对。符坚素闻释道安的名气，常跟人说道：“襄阳有个释道安，是神才，正想把他召致来，让他辅佐我。”后来他派符平南下攻打襄阳，道安与朱序都被抓获送给了符坚。符坚对仆射权翼说：“朕以十万大军攻取襄阳，只为得到一个半人。”权翼问道：“这一个半人是谁？”符坚说：“道安是一个人，习凿齿是半个人。”道安到了长后，住在长安五重寺。符坚当初接受了石氏的混乱江山。到现在已经人口兴旺生活富裕。周围邦国基本被平定。唯独建业一方面，未能克服。他常与大臣们谈论，时时刻刻都想平息江东一带。符坚的弟弟平阳公符融与朝廷大臣石越、原绍等，一起恳切地劝阻他，但他一直不能改变自己的主意。他们以为道安是符坚最为信服敬重的人，便共同请求他道：“我主要向东南出兵，您怎么能不为了苍生而劝他一句呢！”正赶上符坚从东苑里出来，命道安坐在自己车的一边。仆射权翼劝谏道：“臣闻天子的车驾，只能由侍中陪坐。道安剃度毁形，哪能坐在您旁边。”符坚厉声斥道：“道安公的道德令人尊重，朕以天下都换不过他，让他与我同车的荣誉，也不能与他的道德相称。”当即敕令仆射扶着道安上车。不一会儿，符坚看着道安对他说：“朕将要与你南游吴越，统领六军南下巡视，登上会稽以观沧海，不也是件很惬意的事吗？”道安说：“陛下顺应天命而管领天下，今有八州之多的疆土，居于中原而统治四方，应当息神无元为而休养生息，与尧舜二世比赛昌盛。现在想以百万之师，要争夺的不过是那块不毛之地，况且这东南一带地处偏僻气候恶劣，大军行动极为不利，当年禹帝巡游到那里就不能前进，舜帝巡狩死在那里，秦王到了那里也没有回来。以贫道之见，不同意出兵吴越。平阳公是至亲，吴越是重臣，他们一致说不可以，尚且被拒绝，贫道如此轻浅，我的话肯定不能应允；但因既蒙陛下厚遇，所以理当竭尽赤诚而已。”符坚说：“不是因为地盘不大，人口不多，不足以治理。为的是要扩大天意的影响，彰明天运无处不在罢了。朕应天时而巡狩四方，也符合前人的法则。如果像大师所说的那样。那么先前的帝王岂不没有视察四方的举动和文字记载了吗？”道安说：“如果銮驾一定要出巡，可以先到洛阳，在那里抗御强敌的威胁，积蓄自己的力量，向江南下一道征讨的文书，如果他们不顺服，然后兴兵讨伐也不算晚。”符坚没有听从。派遣平阳公符融等精锐部队二十五万为前锋，符坚亲率步骑六十万，挥师南下，到了须城。东晋派遣征虏将军谢石、徐州刺史谢玄统兵迎战。符坚的前锋部队大败于八公山，晋军便向北推进了三十余里，符坚单人独骑落荒而逃，正像道安所劝谏他说的那样。道安注释了许多佛经，唯恐自己的注解不合于教义，便发誓说：“如果所说的与佛理相差不大，祈愿佛祖显示吉祥之象。”于是梦见一位道人，满头白发，长长的眉毛，告诉道安：“你所注释的经书，非常符合佛理。我不能入泥淖世俗，住在西域会帮助你通达的，你可时时摆设供食。”后十诵律至，远公乃知和尚所梦宾的头颅了。到了前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然有个异僧，形貌很脏很丑，来到寺庙寄宿。因为寺房狭窄，便把他安置在讲经堂上。当时维那值班守殿，夜里看见此僧从窗口出入，立即报告了道安。道安慌忙起床，按照礼节去询问他，问及他的来意时，答道：“特意为你而来。”道安说：“自觉罪孽深重，怎么可以度脱。”答道：“完全可以超度了。”道安请问来生生在什么地方，他便用手在空中拨了拨西北方向的天，顿见那边云雾散开，清清楚楚地看见兜率妙胜之极。道安于这年二月八日突然告诉大家说：“我要离去了！”这一天斋戒完毕后，他没有任何疾病就去世了，安葬在城内五极寺中。这一年是晋太元元年。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善经律论，化行于西域。及东游龟兹，龟兹王为造金狮子座一处之。时苻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坚引见，二王说坚云：“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坚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戎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上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坚遣骁将吕光、凌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临发，坚饯光于建章，谓光曰：“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远之人故也。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至，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尚有劲敌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及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因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什常怀忍辱，曾无异色，光惭愧而已。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迁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苻坚已为姚苌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年称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风。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尔梁谦、彭晃相系而反，寻亦殄灭。至光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男成及从弟蒙逊反，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众五万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什，什曰：“观察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纂败绩于合黎。俄有郭黁作乱，纂委大军轻还，为黁听败，仅以身免。光中书监张资，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疾，光喜，给赐甚重。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既叉治无效，少日资亡。顷之，光又卒，子绍袭位。数日，光庶子纂杀绍自立，称元咸宁。咸宁二年，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箱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为龙兴门。什奏曰：“此日潜龙出游，豕妖来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与什博戏，杀棋曰：“斫胡奴头。”什曰：“不能斫胡奴头，胡奴将砟人头。”此言有旨，而纂终不悟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后果杀纂斩首，立其兄隆为主，时人方验什之言也。什住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苻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苌僭有关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请。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苌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庙庭逍遥园，葱变为菃，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僧栔、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什为人神情鉴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其匹。且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姚兴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已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譬如臭泥中生莲华，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什初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问什曰：“汝于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什答云：“汉境经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心。方复后世，恻怆何言。自以暗昧，谬充传谭。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谭，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耳。（出《高僧传》）

【译文】

鸠摩罗什，意译为童寿，天竺人，通晓经、律、论三藏佛典，游化于西域，东游龟兹时，龟兹王为他建造金狮子一座安置他。当时符坚统治关中。有外国前部王与龟兹王弟一起朝见符坚。符坚召见他们，二王说符坚道：“西域多有珍奇特产，请出兵征伐，让其归附。”符坚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道：“有一个星座在外国边界出现，要有大德贤能的人物前来辅助中国。”符坚说：“朕听说西域有个鸠摩罗什，襄阳有个沙门道安，莫不就是他么，立即派使去求他。”到了建元十七年二月，鄯善国原先那个前部王等人又来游说符坚，请他出兵西伐。十八年九月，符坚派遣骁将吕光、凌江将军姜飞，由前部王与车师王等陪同，领兵七万西征龟兹。出发前，符坚于建章为吕光饯行，他对吕光说：“帝王顺应天命而治天下，要以慈爱苍生为根本，岂能为了贪占其土地而攻伐他们；正是因为怀念远方山人的缘故。朕听说西域有个人叫鸠摩罗什，精通佛家教义，善长阴阳之学，成为后学者的楷模。肤非常思念他。贤哲之人是国家的珍宝，如果攻克龟兹，要立即把鸠摩罗什送回来。”吕光的军队还没到达龟兹时，鸠摩罗什就对龟兹国王白纯说：“国家的气运已经衰微了，又有强敌从东方打来，应当恭顺地服从他们，不要与其交锋。”白纯不听他的劝告，出兵与吕光交战，吕光攻破龟兹，杀死白纯，他的弟弟白震为龟兹国王。吕光得到鸠摩罗什后，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才学，见他年纪尚轻，便以常人对待，并且戏弄他，强迫他与龟兹王女儿结婚。鸠摩罗什极力拒绝，向吕光苦苦哀求，吕光却说：“道士的操行，不过像你父亲而已，为什么要拒绝。”吕光让他喝了美酒，与妻子关到一间房子里。什被逼着与妻子同房之后，便损失了自己的操守。吕光还让他骑牛或骑没有驯服的马，想要他摔下来出丑。什忍受这些屈辱，毫无怨怒之色，吕光只好感到惭愧。吕光在返回关中的途中，把军队安置在山下，将士们已经休息了，什说：“不应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里会有危险的，应该把军队转移到平坦的地方去。”吕光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到了夜间，果然下起了大雨，山洪暴发，水涨数丈，淹死了几千人。由此，吕光才暗暗佩服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什对光说：“这个凶险的地方，不易于久留，推究起来，应该赶紧往回走，去关中的路上肯定有好地方可以住下。”吕光听从了他的话。部队行进到凉州，听说符坚已被姚苌杀害，吕光三军都穿上了孝服，兵临城南。吕光于是占领凉州，自立为凉主，年号称为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刮起了狂风，什说：“这是不祥之风，会有奸贼叛乱，然而不用出兵叛敌就会自动平息的。”不久，梁谦与彭晃接连谋反，很快就被扑灭了。到了吕凉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的胡人渠男成及其从弟沮渠蒙逊反叛，推举建康太守段业为国主。吕光派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吕纂，率兵五万前去讨伐。当时人们都评论说，段业的人马乃是乌合之众，吕纂又素有声威，此次征讨，必获全胜。吕光为此事去问鸠摩罗什，什说：“我看这次行动，不会胜利。”后来吕纂败于合黎。不久又有郭黁作乱，吕纂轻率地让大军往回行进，果被郭黁打败，只有他一人逃了回来。吕光的中书监张资，很有文才，为人温文尔雅。很受吕光器重。张资病了，吕光不惜代价多方营救治疗。有个外国人叫罗叉，说能治好张资的病，吕光非常高兴，送给他很多东西。鸠摩罗什知道罗叉在撒谎骗人，告诉张资说：“罗叉根本不能治你的病，白白浪费而已。寿命长短虽然看不出来，但可用一件事来试验你的病能不能治好。”他以五色丝线搓成绳，打成结，烧成灰末扔在水里，说如果灰末从水里浮出来还原绳，病不能治愈。不一会儿，只见灰末聚拢在一起浮出水面，又变成了绳的原形。既然罗叉治疗无效，没过几天张资就死了。不久，吕光又死了，儿子吕绍承袭其位。过了几天，吕光的庶子吕纂杀死吕绍，自立为王，年号称为咸宁。咸宁二年，有口猪生的崽一只身子上长着三个脑袋，一只龙从东箱井中飞出，飞到宫殿前面蟠卧起来，第二天早上又不见了，吕纂以为这是吉祥之兆，命名大殿为龙翔殿。没过多久，又有一条黑龙飞到当阳九宫门上，吕纂改名为龙兴门。鸠摩罗什奏道：“这几天潜藏着的龙飞了出来，猪妖也生下来奇异之物。龙属于阴类，并不轻易出动。如今连续出现，说明要有灾祸降临，肯定有人犯上作乱。应当克制自己，广施仁德，借以报答上天的惊戒。”吕纂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与鸠摩罗什打赌，赌注是：我要砍掉胡奴的头。鸠摩罗什说：“不能砍掉胡奴的头，胡奴反要砍掉别人的头。”这句话是有所指的，而吕纂始终不明白。吕光的弟弟吕保，有个儿子叫吕超，小名叫胡奴。胡奴后来果然杀死吕纂砍下了他头，立他的哥哥吕隆为凉王，这时人们才验证了鸠摩罗什打赌时所说的那句话。鸠摩罗什在凉地住了多年，因为吕光父子从不弘扬佛教，他只蕴藏起自己对佛理的深刻见解，没有机会进行宣化。符坚虽然深慕其名。但他死了，一直没有见到他。姚苌在长安称帝之后，也仰慕鸠摩罗什的高名，曾经虚心邀请；而吕光父子因为罗什足智多能，怕他为姚苌出谋旬策，不放他东行。到了姚苌逝世，其子姚兴继位之后，又曾派人敦请。姚兴弘始三年三月，皇宫院内的逍遥园长了一棵连理树，葱变为菃，人们都说这是吉祥之兆，要有才智之人应召入关。五月，姚兴派遣陇西公硕德西征讨伐吕隆，吕隆的军队被打败。到了九月，吕降上表归降，罗什才被迎接入关，于十二月二十日来到长安。姚兴以国师之礼待他，罗什备受尊宠。自从佛教东传以来，从汉明帝开始，历经魏晋，流传在中国的经书日渐增多，但这些经书是用印度梵文写成的，艰涩难懂。姚兴年轻时就推崇佛教经典，有志于收罗通晓经典的进行讲解，罗什既已来到长安住下，便请他在西明阁与逍遥园开始翻译各种经书。这些经书罗什过去大都熟读过，深刻而全面地研究过其中的含义，后又熟练地掌握了汉语，翻译起来流畅轻便。他发现原来的译本文义有许多乖讹之处，都出自当时译者在理解上存在的偏差，与梵文原著不相符合。姚兴于是让沙门学者僧契、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都来请教，接受罗什的见解，共同从事翻译工作。又让他们重新译出《大品》经。罗什手持梵文原著，姚兴拿着旧译的经书，互相对照校订。新的译文与旧译不同的地方，都比原译文意义圆满通达，众人读了无不称心佩服、大为欣赏。鸠摩罗什为人神情开朗，秉性坦率。对于佛理能够应机领会，卓有见地，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他对人坦诚热情，忠厚仁慈，心存博爱情怀。他虚怀若谷，循循善诱，终日不倦。姚兴常跟罗什说：“大师聪明超悟，天下第一。一旦百年之后，怎能使法种没有后代？”便给他舞女十人，强令他接受。从那之后，罗什不再住在僧舍，另外有了住宅，日常供给十分丰盈。每到讲说教义的时候。常常以自身作譬喻，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之高洁，勿取臭泥之污浊。罗什当初在龟兹时，跟从卑摩罗叉律师学习音律，卑摩后来也来到长安，罗什听说后非常高兴，对他极尽师敬之礼。卑摩不知道被逼接受舞女的事，仅问罗什道：“你在汉地，极有缘分，跟你受法的弟子，能有多少人？”罗什答道：“汉地经律尚未完备，新译的经书与许多论著，多是我所出的。三千徒弟，都跟我学习佛法。但我守戒奉佛的功业经常受到深重的障碍，所以得不到他们对师父的敬重。”还有，僧人杯度住在彭城，听说罗什在长安，便叹道：“要跟这小子开开玩笑，纵使三百多年见不着他，来生总有遇见他的时候。”罗什在临终的前几天，感到身体不舒服，便口出三番神咒，让外国弟子念诵，借此救治自己，没等咒语生效，又觉生命危殆，于是来了重病。他与众僧告别道：“因缘佛法与诸位相遇，深感情念未尽，现在又要离去，悲痛伤感之怀难以表达。以我之愚昧不明，谬充传译之任。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只有《十诵》一部，未及删订，薄耵其本来旨意，必定没有差失。愿我平生所宣讲的教义，能够流传于世，与大家共同弘扬、研讨佛法。今于众位面前，我发诚实之誓：如果所传经义无谬误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鸠摩罗什逝世于长安，这年是东晋义熙五年。逝世后就在逍遥园依照西域习俗予以火化，柴火熄灭后形体粉碎，唯独舌头没有变成灰烬。

法朗

晋沙门康法朗学于中山。永嘉中，与一比丘西入天竺。行过流沙千有余里，见道边败坏佛图，无复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拜瞻礼，见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读经，一人患痢，秽污盈房。其读经者，了不营视。朗等恻然兴念，留为煮粥，扫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并谓病者必不起，至明晨往视之，容色光悦，病状顿除。然屋中秽物，皆是华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试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惠，可往礼觐。”法朗等先嫌读经沙门无慈爱心，闻已，乃作礼悔过。读经者曰：“诸（诸原作请，据陈校本改）君诚契并至，同当入道。朗公宿学业浅，此世未得愿也。”谓朗伴云：“惠若植根深，当现世得愿。”因而留之。法朗后还山中，为大法师，道俗宗之。（出《冥祥记》）

【译文】

晋代有个佛教僧侣康法朗，修学佛道于中山。永嘉年间，与一个出家的僧人一起西游去印度，通过大沙漠后又走了一千余里，见道旁有一座破败的寺庙，殿堂已经没有了，杂草有一人高。法朗等人走下路来前去拜谒，见有两个僧人分别坐在一旁，一人正在读经书，一人患了痢疾，满屋子都是粪便，那个读经书的人都不闻不问。法朗等人出于怜悯之心，留下来为那个病人煮粥吃，并为他打扫洗涮。到第六天，病人有些困乏，痢泻不止，法朗等人一块儿收拾料理。这天夜晚，法朗等人都说病人恐怕好不了了，第二天早上去看他，只见他容光焕发，病状全没了，但是屋里的粪便全变成了香花。法朗等人这才省悟，此人明明是个得道之士，原来那副样子是用来试验他们的。病人说：“隔壁房里那个僧人，是我师父。他已久得道惠，你们可去见礼。”法朗等人原先嫌恶那人读经的僧人毫无慈爱之心，听了这番话后，便向他赔礼道歉。读经和尚说：“诸位信守契约同时来到这里，都应当得道。但法朗平日学业尚成，今生不能如愿了。”对法朗的那个同伴说：“你的佛心植根很深，现世即可如愿。”于是把他留了下来。法朗后来返回山中，是一位大法师，许多佛教徒，无论是出家的还是从俗的，都尊他为宗师。

李恒沙门

晋李恒字元文，谯国人。少时，有一沙门造恒谓曰：“君福报对至，而复对来随之。君能守贫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对灭。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门，但问仕宦当何所至，了不寻究修道意也。沙门与一卷经，恒不肯取，固问荣途贵贱何如。沙门曰：“当带金紫，极于三郡。若能于一郡止者，亦为善道。”恒曰：“且当富贵，何顾后患。”因留宿。恒夜起。见沙门身满一床，入呼家人窥视。复变为大鸟跱屋梁上，天晓而形如旧。恒送出门，忽不复见。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后为西阳、江夏、庐江太守，加龙骧将军。太兴中，预钱凤之乱，被诛。（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代有个李恒，字元文，谯国（今安徽亳县）人。年轻时，有一个出家和尚到他家里去跟他说：“你有祥福与喜报双双到来，接受还会在祥福与喜报双双跟着到来。你若能甘心贫寒而专心修学佛道，不走仕宦之路，祥福就会增加而喜极则双双消灭。你可要好自为之呀！”李恒生性急躁，又加出身贫寒之家，只关心仁宦之途会官至什么级别，毫无研究修学佛道的兴趣。和尚送给他一卷经书，李恒不愿意去接，非要询问荣禄之途能不能当上显贵的官职。和尚说：“能当上五品以上的大官，最高可到三郡之守。如能当了一郡之守就停止，也可以很好地修学于佛道。”李恒说：“只要眼前能够富贵，谁还顾虑以后的福祸。”这天晚上，便留和尚住在家里。李恒夜问起来时，看见和尚一个人躺了满满的一床，进屋招呼家人来看时，又见变成一只大鸟蹲大房梁上，天亮时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李恒刚送他出门，眨眼之间他就再也看不到了，可知这是个神人。此后，李恒即使仍然供佛，也不能专心致志。后来他曾为西阳、江夏、庐江三郡的太守。又加封为龙骧将军。太兴年间，因为参预钱凤之乱，被杀掉了。

卷第九十　异僧四

杯渡　释宝志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为号。初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窃而将去。家主觉而追之，见渡徐行，走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于水，凭之渡河，不假风掉，轻疾如飞，俄而渡岸，达于京师。见时可年四十许，带索褴褛，殆不蔽身。言语出没，喜怒不均。或剖冰扣冻而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于市。唯荷一芦圌子，更无余物。尝往延贤寺法意道人处，意以别房待之。后欲往瓜步，至（至原作江，据明抄本改）于江侧，就航人告渡，不肯载之。复累足杯中，顾眄言咏，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广陵，遇村舍、李家八关斋，先不相识。乃直入斋堂而坐，置圌于中庭。众以其形陋，无恭敬之心。李见芦圌当道，欲移置墙边。数人举不能动。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时有一竖子，窥其圌中，有四小儿，并长数寸，面目端正，衣裳鲜洁。于是追觅，不知所在。后三日，乃见在西界蒙龙树下坐，李礼拜请还家，日日供养。渡不甚持斋，饮酒噉肉，至于辛脍，与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国刘兴伯为衮州刺史，遣使要之。负圌而来。兴伯使人举视，十余人不胜，伯自看，唯见一败衲及一木杯。后李家复得二十余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时令办。”李即经营，至中未成。渡云暂出，至暝不返。合境闻有异香，疑之为怪。处处觅渡，乃见在北岩下，敷败袈裟于地，卧之而死。头前脚后，背生莲华，极鲜香，一夕而萎。邑共殡葬之。后日有人从北来云“见渡负芦圌，行向彭城。”乃共开棺，唯见败衣。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见渡礼拜，请还家。至贫，但有麦饭而已，渡食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语欣云：“可觅芦圌三十六枚，吾须用之。”答云：“此间止可有十枚，贫无以买，恐不尽办。”渡曰：“汝但检觅，宅中应有。”欣即穷检。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虽有其数，亦多破败。命欣次第孰视，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语欣令开，乃见钱帛皆满，可堪百许万。识者谓杯渡分身他土，所得亲施，回以施欣。欣受之，皆为功德。经一年许，渡辞出，欣为办粮食。明晨，见粮食皆存，不知渡所在。经一月许，复至京师。时潮沟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来其家，文殊谓渡云：“弟子脱舍身没后，愿见救济，脱在好处，愿为法侣。”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默，已为许矣。后东游入吴郡，路见钓鱼师，因就乞鱼。鱼师施一餧者。渡手弄反覆，还投水，游活而去。又见网（网原作往，据明抄本改）师，更从乞鱼。网师瞋骂不与，渡乃拾取两石子掷水中。俄而有两水牛斗其网中，网碎败，不复见牛，渡亦已隐。行至松江，乃仰盖于水中，乘而渡岸。经涉会稽剡县，登天台山。数月而返京师。少时，游止无定，请召或往不往。时南州有陈家，颇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见迎奉。闻都下复有一杯渡，陈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都原作乡，据明抄本改）看之，果于其家杯渡形相一种。陈设一合蜜姜，及刀子陆香（高僧传子下有薰字，香下有手中二字）等，伺渡。渡即食蜜姜都尽，余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视，余三人还家。见杯渡如旧，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姜为异尔。乃语陈云：“刀子钝，可为磨之。”二弟还都，云：“杯渡已移灵鹫寺。”其家忽求黄纸两幅，作书不成字，合同其背。陈问上人作何券书，渡不答，竟莫测其然。时吴部民朱灵期使高丽还，值风，舶飘经九日，至一洲边。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采薪，见有人于路，灵期乃将数人随路告乞。行千余里，闻磬声香烟，于是共称佛礼拜。须臾，见一寺甚光丽，多是七宝庄严，又见十余石人，乃共礼拜。还反行少许，闻唱道声，还往更看，犹是石人。灵期等相谓：“此是圣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见。”因共竭诚忏悔。更往，乃见真人，为期等设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众食竟，共叩头礼拜，乞速还至乡。有一僧云：“此间去都乃二十余万里，但令至心，不忧不速也。”因问期云：“识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识。因指北壁，有一壶，挂锡杖及钵，云：“此是杯渡住处，今因君以钵与之。”并作书著函中，别有一青竹杖，谓期言：“但掷此杖置舫前水中，闭目静坐，不假劳力，必令速至。”于是辞别，令一沙弥送至门上，语曰：“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须从先路去也。”如言西转，行七里许，至船。即具如所示，唯闻舫从山顶树木上过，都不见水，经三日，至石头淮而住，亦不复见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见杯渡骑大航兰，以捶捶之曰：“马何不行？”观者甚多。灵期等在舫，遥礼之。渡乃自下舫，取书并钵，开书视之，字无人识者。渡大笑曰：“使我还耶。”取钵掷云中，还接之曰：“我不见此钵，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贤寺法意处，时世以此钵异物，竟往观之。一说云：灵期舫漂至一穷山，遇见一僧来，云是渡弟子，昔持师钵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钵还师，但令一人擎钵舫前，自安隐至也。期如所教，果获全济。至南州杯渡，期当骑兰之日。尔日早出，至晚不还，陈氏明但见门扇上有青书六字云：“福经门，灵人降。”字劲可识，其家杯渡遂绝迹矣。都下杯渡往来山邑，多行神咒。时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问渡，云：“已死，在城江边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宁子时以黄门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请渡，咒竟云：“难差，见有四鬼，皆被伤截。”宁子泣曰：“昔孙恩作乱，家为军人所破，二亲及叔，皆被痛酷。”宁子果死。又有齐谐妻胡母氏病，众治不愈，被请僧设斋。坐有僧，劝迎杯渡。渡既至，一咒，病者即愈。齐谐伏事为师，因为作传，记其从来神异，不可备纪。元嘉三年九月，辞谐入东，留一万钱物寄谐，请为营斋，于是别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谐即为营斋，并接尸还，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吴（吴原作五，据明抄本改）兴邵信者，甚奉法，遇伤寒病，无人敢看，乃悲注念观音。忽见一僧来，云是杯渡弟子，语云：“莫忧，家师寻来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复何难。”便衣带头出一合许散，与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冈下，昔经伏事杯渡。几病甚笃，乃思念，恨不得渡与念神咒。明日，忽见渡来，言语如常，即为咒，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复来齐谐家。吕道惠、闻人（人原作而，据高僧传改）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并见，皆大惊，即起礼拜。渡语众人，言年当大凶，可勤修福业。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灾祸也。须臾，门上有一僧唤，渡便辞去，云：“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齐谐等拜送殷勤，于是绝迹。顷世亦言时有见者。（出《高僧传》）

【译文】

杯渡这个人，不知他姓啥名啥，因为他常常凭借一只大木制杯子渡河，所以都称他为杯渡。当初他住在冀州，行为举止不拘细节，有着超凡的神力，谁也不知他是什么地方来的。他曾在北方寄宿在一户人家，这家有座金身佛像，杯渡偷到手后要带着出走。主人发觉后便去追他。见他走得很慢，但是马跑得再快也追上他。到了孟津河时，杯渡把木杯漂在河水上，自己就凭着杯子过河，用不着风帆与船桨之类，行驶起来却轻快如飞，不大一会儿就到了对岸，来到了京都。当时他有四十来岁，穿得破破烂烂，真可谓衣不蔽体。言谈举止，喜怒无常。有时凿开冰冻用冰水洗澡，有时穿着草鞋爬山，或者赤着两脚逛闹市。他除了带着那个芦草囤子外，身上别无他物。他曾到延贤寺法意道人那里居住过，法意把他安置在另外一间寺房内，后来他要去瓜步，到了江边，跟船夫说自己要渡江，船夫不愿意让他上船，他只好又将双脚放在木杯里，顾盼自如谈笑风生，杯子自然地向前飘行，直到对岸。登岸之后向广陵走去，路上遇到姓李的村舍，李家设八关斋，杯渡过去并不认识李家，他进院之后直奔斋堂里面坐下，把那个芦革囤子放在院子中间。大家都因为他形貌难看，都无恭敬之心。李见芦草囤子挡道，欲移到墙脚下，但是好几个人都拿不起来，杯渡吃完饭之后，提起来就走，而且笑着说：“四天王李家！”这时有个仆人瞧见囤子里有四个小孩，都是几寸高，生得面目端正，衣服鲜艳洁净。于是就追了出去，但不知到了何处。第四天，见他坐在西边的蒙龙树下，李便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家里，天天供给他好吃的，杯渡不太讲究戒规，喝酒吃肉，以至于率辛辣腥荤，都跟平常人没有什么区别。百姓将这些东西送给他，愿意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沛郡人刘兴伯是衮州刺史，派人邀请杯渡，杯渡带着芦草囤子就来了。刘兴伯派遣的那个人仰着脸看，见杯渡比十多个人叠在一起还要高，刘兴伯自己看时，则只看到一件破僧衣与一只木杯。后来李家又请他回去住了二十多天，一天早上他忽然说起，想要一件袈裟，并要他们中午时必须办到。李即令人赶紧操办，到了中午也没办成。杯渡说要暂时出去一会儿，结果到了晚上也没回来。到处都闻到有一股奇异的香味，人们怀疑杯渡在作怪。四处寻找他，只见在北面山岩下面，他身上盖着破袈裟，躺在那里死了。在他的头前脚后以及背上，生着莲花，极为鲜艳、芬芳，经过一晚上又枯萎了。村里的人一起把他殡葬了。第三天，有人从北边回来说，他看见杯渡背着芦草囤子，正往彭城走。大家去打开棺材一看，只见到里面有杯渡穿的那件破衣服，杯渡到了彭城后，见到一个叫黄欣的平民百姓，黄欣虔诚地信奉佛教，他向杯渡行礼拜见，请他到了自己家里。他家极穷，只有糊口的米饭而已，但杯渡吃起来很坦然、很有滋味。住了半年后，杯渡忽然对黄欣说：“你去找三十六只芦草囤子，我要使用。”黄欣答道：“我家里能有十来只，又没钱去买，恐怕弄不到这么多。”杯渡说：“你只管去找一找，把家里有的都拿出来。”黄欣便去到处搜拾，果然找到了三十六只，都摆在院子里。数量虽然不少，只是大都破败了。杯渡让他挨个看一看，一个个全已变成了新的。杯渡将囤子一个个地封闭好，然后告诉黄欣去打开，便见里面都装满了钱与绸缎，能值一百来万。一个有见识的人说，这是杯渡使用分身法，到别地方化缘得来的，又转手送给了黄欣。黄欣接受了这些东西，都捐给了寺庙。过了一年多，杯渡向黄欣辞行，黄欣便为他准备了干粮。第二天早晨，见干粮都放在那里，杯渡却不知哪里去了。过了一个来月，杯渡又到了京都。当时潮沟有个叫朱文殊的，年纪轻轻信奉佛教，杯渡经常来到他家。文殊对杯渡说：“弟子死了之后，愿您能够救济我的灵魂，如果脱生在好地方，来生我愿成为一个僧侣。”杯渡没吱声。文殊很高兴，以为佛法使其沉默，就是已经应允了。杯渡后来东游到了吴郡，路上遇见个钓鱼的，便向他要鱼。钓鱼的给了他一条臭烂鱼，杯渡放在手上弄了几下，又把它放在水里，这条鱼便摇头摆尾地游走了。又看见一个用网打鱼的，又去跟他要鱼。打鱼的骂了一顿不给他，杯渡便捡起两块石子扔到河里，立即有两头水牛在那个人的鱼网里顶起架来，网碎了，水牛不见了，杯渡也已经不见踪影。杯渡走到松江，便仰卧在水上，漂流到了对岸。路过会稽剡县，登上了天台山。几个月之后又返回了京都。不久，他又到处云游，去什么地方，住在哪里，都不一定。有人邀请他时，或者去或者不去，也不一定。当时南州有一家姓陈的，衣食丰足，杯渡到了他家，很受欢迎与优待。听说京都城里也有一个杯渡，陈家父子五人都不相信，便到京都去看个究竟，果然看到城里那个与自己家里的杯渡一模一样。陈家父子买了一盒蜜姜给城里这个杯渡吃，还给他准备了刀子与陆香之类，只见他把蜜姜全吃光了，其余的东西仍然放在面前，父子五人怀疑他就是自己家里那个杯渡，便留下其中兄弟二人住在京都守视这个杯渡，其余三人立即赶回了家，见家里的杯渡还与过去一样，并且面前也有陆香与刀子等，不同的地方只是他还没有吃蜜姜。他对陈氏说：“刀子太钝了，给我磨一磨。”留在京都的哥儿俩回来说，城里那个杯渡已迁移到灵鹫寺去了。家里这个杯渡忽然要了两张黄纸，在上面写了些不成文字的东西，将两张黄纸的背面合在了一起。陈氏问他写的是什么文章，杯渡没有回答，一直不知他这是什么意思。当时吴王的部属朱灵期出使高丽回国，途中遇上大风，航船漂荡了九天，到了一个岛边，岛上有山，山非常高大，朱灵期等上山捡柴，见路上有人家，他便领着大家沿路乞讨。走了一千多里远；听到钟磬敲的声音，又见香烟缭绕，于是都说有佛寺在此，要去礼拜。不一会儿，便见有座寺庙出现在眼前，寺庙辉煌壮丽，多由金银玛瑙等七宝镶嵌而成，极为庄严，又见寺庙前面有十多个石人，他们都进行了礼拜。往回去不多远，听到诵经的声音，回去一看，诵经的好像就是那几个石人。朱灵期等互相说：“这一定是得道的僧人，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看不见他们。”于是便竭诚地忏悔了一番。再往前走便见到了真的人，他们为朱灵期等准备好了饭，吃起来味道就是普通的菜，但比普通的菜香美多了。大家吃完了，都叩头礼拜，请求帮他们尽快返回故土。有一个僧人说：“这个地方距离京都有二十多万里，但是只要心诚，就不愁不能迅速回去。”他问朱灵期：“认不认识杯渡道人？”答道：“非常熟识。”他便指着北墙———那里有一把壶，挂着锡杖与钵子——说：“这是杯渡住的地方，现在托你把钵子带给他。”他还写了封信装在信封里，另外还有支青竹杖，一并交给朱灵期，对他说：“只要把这支青竹杖扔进船前面的水里，闭上眼睛静静地坐着，不用费力就能叫你们很快到家。”于是辞别，叫一个小和尚送他们到门口，告诉说：“沿着这条道走七里就能到你们停船的地方，不用从原先的路回去了。”照他的话往西转，走了七里左右便到了船上。又按他的要求一一照办后，只听到船从山顶树上飞过的声音，根本听不到水的响声，经过三天，到了石头淮便停了下来，那支竹杖也不见了。船入了淮河，行驶到朱雀，便见杯渡骑着大航兰，用木棰敲着它说：“马儿呀，你为什么不走！”围在岸上看热闹的人非常多。朱灵期等人站在船上远远地向他行礼，杯渡便自行下到船舵，来拿书信和钵子。他打开信来看，上面的字没有人认识。杯渡大笑道：“让我回去呢！”他拿起钵子抛向天空，又伸手将它接住，说：“我不见此钵已有四千年了！”杯渡经常住在延贤寺法意那里，当对人们以为这只钵子是奇异之物，都争着去看。还有一种说法是，朱灵期的船漂到一座穷山下面，遇见一位僧人走来，自称是杯渡的弟子，从前拿着师父的钵子死在冶城寺里，如今托你（灵期）把钵子送还师父，只要叫一个人擎着钵子坐在船的前面，就能安安稳稳到家。朱灵期照他说的办，果然全船人都安全地回来了，船至南州看到杯渡时，正赶上他骑兰的那天。那天早上杯渡从陈家出来，直到晚上也没回去，第二天天亮，陈氏只见门上写着六个黑体字：“福径门，灵人降。”笔体苍劲有力，可以认定是杯渡写的。陈家那个杯渡于是绝迹了。京都那个杯渡往来于深山与城邑之间，经常念诵神咒。当时庾家一个长年丫环偷了东西逃跑了，四处抓不到，便去询问杯渡，杯渡说：“此人已经死了，在城外江边的一座空坟里。”到那个地方一看，果然跟他说一样。孔宁子当时是黄门侍郎，因患痢疾朵在家里，他派人请杯渡治病，杯渡念完咒语后说：“很难治愈。现在有四个鬼缠着你，都是被砍残了的。”孔宁子哭泣着说：“当初孙思作乱，他家被军人攻破，父母及叔叔都被砍死。”孔宁子果然死了。又有个叫齐谐的，妻子胡氏的母亲病了，许多人治疗都没治好，他便请僧人念经还愿，其中一个僧人劝他去请杯渡，杯渡请来后，念了一遍神咒，病人立即痊愈了。齐谐把他当师父服侍，于是为他作传，传记中写他始终这么神奇，具体事例无法一件件都写进去。元嘉三年九月，杯渡辞别齐谐要去江东，留下一万钱的东西放在齐谐家，请他为自己营选房子，于是就走了。去到赤山湖时，因患痢疾而死了。齐谐立即为他造好了斋堂，并把他的尸体接回来，安葬在建康覆舟山上。到了元嘉四年，有个吴兴人叫邵信的，虔诚地信奉佛教，他染上了伤寒病，没有人敢给他看病，他便悲泣着念叨观音菩萨。忽然看见有个僧人走来，说是杯渡的弟子，跟他说：“不要忧虑，我师父一会儿就来给你看。”邵信答道：“杯渡早已死了，怎么能够来呢！”僧人说：“他要来，又有什么难的。”便从衣带的一端取出一盒左右的药面，给他服了下去，顿时病就好了。又有个叫杜僧哀的人，住在南岗下面，过去长经服待过杯渡。他儿子现在病得很厉害，思念起杯渡来，遣杯渡不能来为他儿子念神咒。第二天，突然看见杯渡来了，说话跟从前一个样儿，当即给他念起了咒语，病重的儿子便痊愈了。到了元嘉五年三月，杯渡又来到齐谐家，吕道惠、闻人恒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一起见到了他，都很惊讶，急忙站起来向他行礼。杯渡告诉众人，说年内会有大灾祸，要殷勤奉佛与积功德。法意道人很有德性，可以去找他。修善原来的旧寺庙，以求免除灾祸。不一会儿，门口有个僧人召唤他，杯渡便告辞而去，临行时说：“贫道将要去交广之间，不再来了。”齐谐等人频频致礼，依依送别，杯渡从此绝迹。不久，世间也有传说时常有人看见他的。

释宝志

释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东道林寺，修习禅业。至宋大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苦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江东士庶皆共事之。齐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既旦，人见其入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舆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齐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即迎入宫，居之后堂，一时屏除内宴，志亦随众出。既而景阳山上，犹有一志，与七僧具。帝怒，遣推检其所。关（明抄本关作阁）吏启云：志久出在（在原作有，据高僧传改）省，方以墨涂其身。”时僧正法献欲以一衣遗志，遣使于龙光罽宾二寺求之，并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侯伯家寻之，伯云：“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觉。”使还以告，献方知其分身三处宿焉。志常盛冬袒（冬袒原作束祖，据高僧传改）行。沙门宝亮欲以衲衣遗之，未及发言，志忽来引衲而去。后假齐武帝神力，使见高帝于地下，常受锥刀之苦，帝自是永废锥刀。武帝又常于华林园召志，志忽著三重布帽以见。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继而薨。永明中，常住东宫后堂。一旦平明，从门出入，忽云：“门上血污衣。”褰衣走过。及郁林见害，车载出此，帝颈血流于门限。齐卫尉胡谐疾，请志，志註疏云明日，竟不往。是日谐亡，载尸还宅。志曰：“明日尸出也。”齐太尉司马殷齐之随陈显达镇江州，辞志，志画纸作树，树上有鸟，语云：“急时可登此。”后显达逆节，留齐之镇州。及败，齐之叛入庐山，追骑将及。齐之见林中有一树，树上有鸟，如志所画，悟而登之，鸟竟不飞。追者见鸟，谓无人而反。卒以见免。齐屯骑桑偃将欲谋反，往诣（原无诣字，据明抄本补）志。遥见而走，大呼云：“围台城，欲反逆，斫头破腹。”后有旬事发，偃叛往朱方，为人所得，果斫头破腹。梁鄱阳忠烈王，尝屈志至第，忽令觅荆子甚急，既得，安于门上，莫测所以。少时王出为荆州刺史。其预鉴之明，此类非一。志多往来兴皇、净名两寺。及梁武即位，下诏曰：“志公迹均尘垢，神游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无上；谈其隐沦，则道行高著。岂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志自是多出入禁中，长于台城。对梁武帝吃鲙，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谓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武帝深异之。如今秣陵尚有脍残鱼也。天监五年冬旱，雩祭备至，而未降雨。忽上启云：“志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启白官，应得鞭杖。愿于华光殿讲胜鬓经请雨。”梁武即使沙门法云讲胜鬘竟，夜更大雨。志又云：“须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梁武尝问志云：“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识（识原作谶，据明抄本改）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文原作之，据明抄本改）旨？答云：“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答云：“安乐（乐原作药，据明抄本改）禁。”识者以为禁者止也，至安乐（乐原作药，据明抄本改），时乃止（原无止字，据高僧传补）耳。后法云于华林讲法华经，至假使黑风，（假使黑风原作假使风墨，据法华经改）志忽问之有无。答云：“世谛（谛原作帝，据明抄本改）故有，第一义则无也。”志往复三四番，便笑云：“若体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难可解。”其辞旨隐没，类皆如此，有陈征虏者，举家事志甚笃。志尝为其见真形，光相如菩萨像焉。志知名显奇，四十余载，士女供事者，不可胜数。然好用小便濯发，俗僧暗有讥笑者。志亦知众僧多不断酒肉。讥之者饮酒食猪肚，志勃然谓曰：“汝笑我以溺洗头，汝何为食盛粪袋？”讥者惧而惭服。晋安王萧纲初生日，梁武遣使问志，志合掌云：“皇子诞育幸甚，然冤家亦生。”于后推寻历数。与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会稽临海寺有大德，常闻扬州都下有志公，语言颠狂，放纵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愿向都下，觅猎犬以逐之。”于是轻船入海，趋浦口。欲西上，忽大风所飘，意谓东南，六七日始到一岛中。望见金装浮图，干云秀出，遂寻径而往。至一寺，院宇精丽，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并著员绯袈裟，倚仗于门树下言语。僧云：“欲向都下，为风飘荡，不知上人此处何州国？今四望环海，恐本乡不可复见。”答曰：“必欲向扬州，即时便到。今附书到钟山寺西行南头第二房，觅黄头付之。”僧因闭目坐船，风声定开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数十里，至都。径往钟山寺访问，都无有黄头者。僧具说委曲，报云：“西行南头第二房，乃风病道人志公。虽言配在此寺，在都下聚乐（乐原作药，据明抄本改）处，百日不一度来。房空无人也。”问答之间，不觉志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斋过日晚，未与间。便奋身恶骂。寺僧试遣沙弥绕厨侧，漫叫黄头。志公忽云：“阿谁唤我。”即逐沙弥来到僧处。谓曰：汝许将猎狗捉我，何为空来？”僧知是非常人，顶礼忏悔，授书与之。志公看书云：“方丈道人唤我，不久亦当自还。”志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复共此僧语。众但记某月日。至天监十三年冬，于台城后堂谓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尸体香软，形貌熙悦。临亡，燃一烛以付后阁金人吴庆。庆即启闻，梁武叹曰：“大师不复留。以烛者，将以后事属我乎？”因厚加殡送，葬于钟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寺，敕陆倕制铭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初志显迹之始，年可无五六十许，而终亦不老，人诚莫测其年。有余捷道者，居于京师九日台北，自言是志外舅弟，小志四年。计志亡时，应年九十七矣。又后魏有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寝陋，心识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似谶，不可得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胡太后问以世事，宝公把粟与鸡，唤朱朱，时人莫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时有洛阳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爵，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时人不晓其意。经月余，法和父亡。大竹箭者，苴杖；东厢屋者，倚庐。初造十二辰歌，终其言也。此宝公与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两人也。（出《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

【译文】

释宝志俗姓朱，金城人。少年出家。住江东道林寺，修习禅学。到了南朝宋太始初年，忽然像入了魔一样，居止无定处，饮食无定时，蓄起头发长有几寸，常常赤着脚在大街小巷里走路。拿着一根锡杖，杖头上挂着剪刀与镜子，或者挂着一两片丝布。南齐建元年间，逐渐显示出奇异之处。一连几天不吃饭，也没饥饿的表情；跟别人说的话，人们开始很难理解其含义，后来则都被事实所验证；时常作诗，但语言像谶言咒语一样。江东的人士与俗民百姓都对他礼敬。齐武帝说他迷惑群众，将他收监于建康。第二天，有人见他在市区内游逛，回到监狱里一看，宝志却仍然在牢房里，宝志对狱卒说：“门外有两驾车子给我送饭来了，用金钵子装着饭，你可去给我拿来。”说完，只见齐王的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一块儿来给宝志送饭，果然像他所说的，建康县令吕文显将此事奏闻武帝，武帝便把宝志接到了宫里，让他住在皇宫后院的厅房里，这里暂时停止了内部宴乐活动，宝志也可以像别人一样随意出入。后来，景阳山上还有个宝志，与七个僧人在一起。武帝大怒，派人去检查宝志的住处，守门人报告说，宝志出门好长时间了，在省，正以黑墨涂抹他的身上。当时僧正法献打算赠给宝志一件衣服，便派人到龙光寺和罽宾寺找他，两个寺庙的人都说他昨晚上住宿在寺里，刚刚走了。又到他常去的侯伯家寻找，侯伯说：“宝志昨天在这里行道，早上睡眠还没醒呢。”此人回去把打听到的情况告诉了法献，法献才知道宝志昨晚上分身在三处住宿。宝志常常在隆冬数九光着身子走路，出家道人宝亮想要送给他一件和尚穿的衣服，没等开口，宝志突然到来，伸手拿过那件衣服就走了。后来，宝志假齐武帝以神力，让他在地下见到了父王齐高帝，让他在地下备尝锥扎刀割之苦，汉帝从此永远废除了锥刀之苦刑。武帝又常在华林园召宝志，宝志带着三层布帽来见。不久武帝死，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继死去。永明年间，宝志经常住在东宫的后厅。一天黎明，他从大门出入时，忽然说道：“门槛上的血能弄脏衣服。”于是提着衣服跨了过去。等到郁林事变皇帝被害时，车驾载着人从这里出去，皇帝脖子上的血流到门槛上许多。南齐卫尉胡谐患了病，派人请宝志，宝志解释说：“明天”，结果没有去。这天胡谐死了，用车载着尸体回了家，宝志说：“我说的明天，是指明天尸体被载着出去。”南齐太尉司马殷齐之跟随陈显达去镇守江州，临行前向宝志辞别，宝志在纸上画了棵树，树上有鸟，告诉他说：“急难之时可以登上这棵树。”后来显达背叛朝廷，留下齐之镇守江州，叛乱失败后，齐之叛逃进了庐山。有人骑马追了上来，眼看就要追到跟前了，齐之见林中有一棵树，树上有鸟，跟宝志所画的一样。他顿时省悟过来，急忙爬到了树上，树上的鸟一直没有飞走。追的人看到树上有鸟，便以为树上不会有人，于是回去了。结果，齐之就这样逃脱了。南文屯骑桑偃想要谋反朝廷，他去看望宝志，宝志远远地看见他就跑了，边跑边大喊道：“要围台城，想反叛，砍头破肚。”过了十来天叛乱终于发生，桑偃叛逃去了朱方，被人捉住，果然被砍头破肚。南梁鄱阳忠烈王曾经硬把宝志弄到自己的府第，宝志突然急急忙忙地让人寻找荆子，找到之后，他放在了门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久，忠烈王出任为荆州刺史。宝志的先见之明，像这次一样的，并非一次两次。宝志平常大都住在兴皇与净名这两座寺院里，梁武帝即位后颁下诏书说：“宝志公虽然身处世俗凡尘之中，却能神游于幽远无极之境，水火不能使其焦湿，蛇虎不能使其惧怕。论其佛理造诣则声誉无比，论其隐居韬晦之志则道行高绝。岂得以对待俗士凡情之举，白白将他拘束限制，愚蠢鄙陋，竟至如此！从今以后，准其自由出入，不得再行限制。”宝志自此常常出入于皇宫，经常出现在台城里。他与梁武帝对面坐在一起吃鱼肉，昭明等各位王子都侍立在旁边。吃完之后，武帝说：“我有二十多年吃不出鱼的味道来了。师父有何高见？”宝志便从嘴里吐出一条小鱼，鱼鳞鱼尾都完好清晰，武帝见了深感惊异。如今在秣陵仍有一条切剩的鱼。天监五年冬，天大旱，各种祀祭方式都用到了，也没求下雨来。宝志忽然启奏皇帝道：“我现在患病未愈。我来告诉官府求雨活命的办法。如果不来告诉官府，就应受到惩罚。希望在华光殿宣讲《胜鬓经》求雨。”梁武帝立即让僧人法云宣讲了《胜鬓经》，夜间便下起了大雨。宝志又说：“须用一盆水，上面放一把刀。”一会儿大雨普降，高处与低洼处都浇得透透的窈武帝曾经询问宝志道：“弟子的烦忧困惑尚未解除，用什么办法根治呢？”答道：“十二。”明白人以为他说的是“十二因缘”是根治困惑的良药。又问他“十二”的含义是什么，答道：“在书字时节刻漏中。”明白人以为他说的是“写在十二个时辰之中”。又问他“弟子什么时候能够静心修习”，他答道：“安乐禁。”明白人以为，“禁”者“止”也，到了“安乐”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后来，法云在华林寺讲说《法华经》，讲到“假使黑风”处，宝志突然问他“有”与“无”的问题。法云答道：“世俗之谛自然是‘有’（即存在），第一义的真谛则为‘无’（即一切皆空）。”宝志与他往复几次进行辩难，然后笑道：“若说体相是假有，这也不可解悟，很难解悟。所谓‘假使黑风’，辞旨实属隐晦。其他地方也都与此类似。”有个叫陈征虏的，全家人都对宝志十分热情，宝志曾为他显示过自己的真面目，形相光泽像菩萨的塑像一样。宝志在世上出名显奇共四十多年，崇敬信奉他的男男女女不计其数，但他喜欢用小便洗濯头发，俗众与僧人暗中都有讥笑他的。宝志也知道许多僧人仍然喝酒吃肉，当讥笑他的人自己却喝酒吃猪肚时，宝志愤怒地质问他们道：“你们讥笑我用尿洗头，那你们为什么吃装猪粪的袋子呢？”讥笑他的人惧怕他，并且自感惭愧而佩服他了。晋安王萧纲刚出生的时候，梁武帝（萧衍）派人询问宝志，宝志合起两只手掌来说：“皇子诞生了，好得很！然而冤家也出世了。”后来推算年月日，萧纲与侯景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会稽临海寺有个高僧，常常听人说扬州城里有个宝志，语言颠狂，放纵自在，这位高僧说：“一定是狐狸的鬼魅。我要到扬州都城去，找一只猎狗把他赶跑。”他乘上快船下海，直奔浦口。正要沿着长江往西行驶时，小船忽然被大风鼓荡起来，他心里知道是在往东南方向漂荡，过了六七天才漂到一座海岛上。远远望见前面有一座用金箔装饰的寺塔，高耸入云，他便顺着跑去。走到寺庙前一看，只见庭院与庙宇精美壮丽，到处是芳香的鲜花，有五六个僧人，都有三十来岁，个个容貌秀美，都穿着圆领乔色袈裟，正依在门前树枝下谈话。高僧说：“我要到扬州都城去，被大风飘荡到此处，不知你们这里是什么州什么国。如今四面环海，恐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故乡了。”那几个答道：“真要去扬州，即刻便能到。现在有封信托你捎到钟山寺西排南头第二间僧房，送给一个黄头发的人。”高僧便闭上两眼坐在船上，等风声休止时睁开眼一看，果然像那几个僧人所说的，不知不觉间便到了西海岸。往里行驶几十里，来到扬州。他径直去钟山寺访向，都说没有黄头发的。他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有人报告说：“西排南头第二间房子，住的是疯子道人宝志。他虽说分配在这座寺院，但总在都城的热闹地方，一百天也不回来一趟。那间房子空无一人。”正在他问答的时候，谁也没发觉宝志已经来到寺庙的厨房里。他在外面喝醉了，回来要饭吃。别人因为已经开过饭，太晚了，没有给他，他就跳起来恶骂。这边的僧人听说后，打发小和尚绕到厨房旁边，随便地喊着“黄头发”。宝志听到后忽然说：“谁在叫我？”即追小和尚来到僧人跟前，对他说：“你发誓要找猎狗捉我，为什么空手来了？”高僧知道他不是寻常人对他行礼表示忏悔，把书信交给了他。宝志看完书信说：“方丈道人召唤我，不用多久我也该自行回去。”宝志屈指一算，又说某月某日就去，便不再与这位高僧说话。众人只记得他说的某月某日。天监十三年冬天，宝志在台城后面堂里对别人说：“菩萨要走了。”不到十天，他就无病而死。尸体柔软兼有香味，容貌自然和悦。临死前，他点上一支蜡烛，交给了后屋的守门人吴庆，吴庆立即奏禀了皇帝，梁武帝叹道：“大师不再留在人间了。给你‘烛’的用意，是要你把后事‘嘱’与我啊！”于是厚加殡葬。遗体安葬在钟山独龙岗上，仍在墓地建立开善寺，敕令陆倕在坟前制作墓志铭，王筠在寺门内刻写碑文，并在各处传布其遗像。宝志开始显露神奇形迹时，约有五六十岁，直到临终也不见衰老，实在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年纪。有个叫余捷的道人，住在京都九日台的北面，自称是宝志的姑舅表弟，比宝志小四岁，推算起来。宝志死时该有九十七岁了。后魏也有个称作宝公的僧人，不知老家是什么地方的，相貌很丑陋，知识极通达，能通晓过去和预见未来三代的事。说的话像谶言符咒，无法理解，事后则被证明句句属实。胡太后问他世事的结局怎样，宝公抓一把米给鸡，嘴里发出“朱朱”的唤鸡声，当时人们都不解其意。到了建义元年（公元５２８年），胡太后被尔朱荣杀害，这才验证了“朱朱”是有所指的。当时有个洛阳人叫赵法和，请宝公占卜什么时候能有爵位，宝公说：“大竹箭，不用羽，东厢屋，急手作。”当时谁也不懂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个多月，赵法和的父亲死了，所谓“大竹箭”者，是指服父丧所用的粗竹杖，“东厢屋”者，是在中门东侧搭制的守丧的房子。当初宝公所作的十二字歌诀，都被说中了。这个宝公与江南那个宝志公，尚未查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卷第九十一　异僧五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专师 阿秃师　稠禅师　释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业

骆宾王

永那跋摩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东游渡江，居于金陵祗园寺。宋文帝常谓之曰：“弟子恒愿持斋，不杀生命，以身徇物，不获其志。法师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对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贱名微，德不及远，其教不出于门庭，其言不行于仆妾。若不苦身刻己，行善持诫，将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庶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清则不夭其命，役简则无劳其力。然后辨钟律，正时令。钟律辨则风雨调，号令时则寒暑节。如此则持斋亦已大矣，不杀亦已众矣。安在乎缺一时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后乃为弘济也。”文帝抚几嗟叹，称善者良久。乃曰：“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为虚说，滞近教者拘恋章句。如法师者，真所谓开悟明达，可以言天人之际矣。（出《剧谈录》）

【译文】

永那跋摩是个西域的僧人，刘宋元嘉年间，东游过江，住在金陵祗园寺中。宋文帝经常对他说：“弟子我很愿意遵守佛教戒律，不杀生灵，以身从物；然而一直不能如愿。法师您不怕万里之遥，前来我国游化，您将怎样教导我呢？”永那跋摩答道：“是否遵奉教规，贵在心地虔诚，不在具体做什么事情；办法在于自己领会，不在别人如何劝导。况且帝王与平民庶人修道的方式与要求是不一样的。凡属平民庶人，由于身份卑贱名声微小，影响范围也就有限，他们的教化只限于自己一家之内，他们的言论又不被仆婢与妻妾采纳；这样一来，他们如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行善事而守戒观，信奉佛教的心愿还有什么方式来实现呢？帝王则以四海为家，以万民为子，每说一句有利于众生的话，天下百姓都感到高兴，每颁行一项有益于社会的政令，就会得到众人与神灵的拥护。刑罚清明了就能使百姓不会无辜丧生，徭役减轻了就能使百姓不会劳累无度。这样就能分辨钟律，端正时令；钟律分清了就能风调雨顺，号令适时就能寒暑有节。如能做到这样，就是最大的遵守戒律了，不被杀害的生命也已经相当多了。那能在乎少吃一两顿斋饭与能否保全一只禽鸟的生命呢，这是普济众生之举呀！”文帝以手拍案，连连赞叹称好。于是说道：“一般人迷信于佛教的深远道理，僧人们则滞留于眼前的说教；迷信于深远道理的人实际是迷信空洞的理论，滞留于眼前说教的人则仅仅拘泥于佛经的个别章句。象法师您这样的见解，真称得上是理解透彻、融会贯通，可以与您谈论天与人之间的种种事情了”

法度

释法度，黄龙人也。南齐初，游于金陵。高士齐郡名僧绍，隐居琅琊之摄山，挹度清真，待以师友。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为观，住者辄死。后为寺，犹多恐惧。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经岁余，忽闻人马鼓角之声，俄见一人投刺于度曰：“靳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闲雅，羽卫亦众。致敬毕，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余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后栖托，或非真实。故死病继之，亦其命也。法师道德所归，谨舍以奉给，并愿受五戒，永结来缘。”度曰：“人神道殊，无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备门庭，辄先去杀。”于是辞去。明旦，一人送钱一万，并香烛等，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为设会，尚又来，同众礼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摄山庙巫梦神告曰：“吾已受戒于度法师矣，今后祠祭者勿得杀戮。”由是庙中荐献菜饭而已。（出《歙州图经》）

【译文】

佛教僧侣法度，黄龙人。南齐初年，云游于金陵。高士齐。郡名僧绍，隐居于琅琊的摄山，敬慕法度清明真纯，以师友相待。他死的时候，将自己居住的摄山上的宅院。施舍出来作为栖霞寺院。在这之前，有个道士想把寺院的地方作为道观，结果是谁住在这里谁就死。后来这个地方作为佛寺，仍有许多令人恐惧的现象发生。自从法度住在这里之后，各种妖怪都平息了。过了一年多，忽然听到人马鼓角之声，顿见一人跑过来投名片请谒见在法度面前，自称：“靳尚”。法度叫他靠近些。靳尚的相貌非常闲雅，随从的人也很多。他向法度致敬之后，便说道：“我们占有此山七百多年了，神仙道士有法术，他物不能侵犯。至于前一辈与后一辈互相转换托生的事，恐怕不是真实的，所以死于疾病的人相继出现，这也是他们的命运该当如此，法师您乃是道德所归，现仅以此山奉送给您。并且，我本人愿意接受佛教五戒。与佛教永结未来之缘。”法度说：“人与神仙所信奉的道理不一样，不能委屈哪一方服从对方，况且施主您是讲究以血肉食品当作祭礼的，这是佛门五戒之中最为禁忌的。”靳尚说：“如有祭品设在门前，我就首先去掉杀牲之物。”于是告辞而去。第二天，有个人送来一万个钱，还有香烛之类，上面注明：“弟子靳尚奉供。”到了这个月的十五日那天，法度为他举办法会，靳尚来到后，与众僧一起礼拜行道，受完斋戒就走了。后来摄山庙里的巫师梦见神仙告诉他说：“我已经在法度法师门下受戒了，今后祭祀时不要杀戮生灵了。”从此，摄山庙里的祭品只有菜蔬饭食之类，再无腥荤之物。

通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处无常。所语狂谲，然必有应验。饮酒食肉，游行民间。侯景甚信之。扬州未陷之日，多拾无数死鱼头，积于西明门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东门（明抄本门作府），一城尽毙。置其首于西明门外，为京观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芜。通公言说得失，于景不便。景恶之，又惮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将于子悦将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谓子悦云：“若知杀，则勿害；不知则密捉之。”子悦立四人于门外，独入见。通脱衣燎火，逆谓子悦曰：“汝来杀我，我是何人？汝敢辄杀。”子悦作礼拜云：“不敢。”于是驰往报景。景礼拜谢之，卒不敢害。景后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捏盐，以进于景。问曰：“好否？”景曰：“大咸。”僧通曰：“不咸则烂。”及景死数日。众以盐五石置腹中，送尸于建康市。百姓争屠脍羹，食之皆尽。后竟不知所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扬州有个通公道人，不知他姓什么。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说话颠狂怪诞，然而肯定能应验。既饮酒又吃肉，整天在民间游荡。侯景非常信服他。扬州未被侯景攻陷时，他就拾了无数死鱼头，堆放在西明门外，又拔了许多青草与荆棘栽在市区内。侯景渡过长江后，首先屠杀了东门，后来全城都被杀光了。并把砍下的头颅堆置在西明门外，当作景观。扬州城内市区破落，一片荒芜。通公诉说这件事的得失，对侯景不利。侯景恨他，又惧于他不是平常人，不敢加害于他，于是暗中派了一员小将于子悦带领四名武士去监视他。侯景对于子悦说：“他若知道是去杀他，就不要杀害他；如果不知道，就偷偷地捉住他。”于子悦让四名武士守候在门外，自己进去见通公。通公脱下衣服正在烤火，他冲着于子悦说：“你是来杀我的。我是何许人？你竟敢杀我！”于子悦急忙施礼拜道：“不敢！”于是跑回去报告了侯景。侯景只好向他赔礼道歉，一直不敢害他。侯景后来在宴会上召见通公，通公夹起一块肉捏上一把盐，送给侯景，问道：“好不好吃？”侯景说：“太咸了！”通公则说：“不咸就会腐烂。”等到侯景死后几天，众人将许多盐放在他的肚子里，把尸体送到建康市内，百姓争着割肉片作汤吃，把他的尸体全吃光了。后来通公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阿专师

侯景为定州刺史之日，有僧不知氏族，名阿专师。多在州市，闻人有会社斋供嫁娶丧葬之席，或少年放鹰走狗追随宴集之处，未尝不在其间。斗争喧嚣，亦曲助朋党。如此多年。后正月十五日夜，触他长幼坐席，恶口聚骂。主人欲打死之，市道之徒救解将去。其家兄弟明旦扑觅，正见阿专师骑一破墙上坐，嘻笑谓之曰：“汝等此间何厌贱我？我舍汝去。”扑者奋杖欲掷，前人复遮约。阿专师复云：“定厌贱我。我去。”以杖击墙，口唱叱叱。所骑之墙一堵，忽然升上，可数十仞。举手谢乡里曰：“好住。”百姓见者，无不礼拜悔咎。须臾，映云而灭。可经一年，闻在长安，还如旧态。于后不如所终。（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侯景作定州刺史的时候，有个僧人，不知他姓什么，名叫阿专师，多数时间都在定州市区内活动。凡是听到有什么集会、祭典、婚丧、嫁娶之类的宴席，或者是年轻人狐朋狗党所聚乐吃喝的场合，没有他不在场的。在打架斗殴争强起哄的场面，他也总是帮助同伙推波助澜。就这样过了许多年。在后来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日夜晚，在一个聚会中，有人冒犯了他的长幼座次，他立即泼口大骂，聚众起哄。主人想要打死他，后被那帮市井无赖之徒把他救走了。主人家的哥几个第二天仍不罢休，到处找他抓他，后来见他正在一堵破墙上，嘻皮笑脸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伙儿人为什么这么烦恶我？我不搭理你们还不行吗？我走！”抓他的人举起木棍就要往他身上扔，站在前面的人急忙上去阻挡拉劝。阿专师又说：“既然真的这么烦恶我，我走就是了。”他以木棍敲着破墙，口中啧啧有声，像在念诵什么，只见这堵墙忽然往上升了起来，升到几十丈高。阿专师举起手来向乡亲致谢道：“各位保重！”在场的百姓无不向他行礼，深表对不住他。转瞬之间，只见云朵一闪，他就不见踪影了。大约一年之后，听说阿专师在长安，还和原来一个样子。再往后就不知其结局如何了。

阿秃师

北齐初，并州阿秃师者，亦不知乡土姓名所出。尔朱未灭之前，已在晋阳，游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间。语谲必有征验。每行市里，人众围绕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怜你百姓无所知，不识并州阿秃师。”人遂以此名焉。齐神武迁邺之后，以晋阳兵马之地，王业所基，常镇守并州。时来邺下，所有军国大事，未出惟幄者，秃师先于人众间泄露。末年，执置城内，遣人防守，不听辄出，若其越逸，罪及门司。当日并州时三门，各有一秃师荡出，遍执不能禁。未几，有人从北州来云：“秃师四月八日于雁门郡市舍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于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语，谓之曰：“秃师四月八日从汾桥过，东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见之。何云雁门死也。”此人复往北州，报语乡邑。众共开冢看之，唯有一只鞋耳。后还游并州。齐神武以制约不从，浪语不出，虑动民庶，遂以妖惑戮之。沙门无发，以绳钩首。伏法之日，举州民众。诣寺观之。秃师含笑，更无言语。刑后六七日，有人从河西部落来云：道逢秃师，形状如故，但背负一绳，笼秃师头（头原作欲，据明抄本改）。与语不应，急走西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北齐初年，并州有个阿秃师，也不知道他藉贯何地姓啥名啥。尔朱氏未灭之前，他就已经在晋阳。整天在郡城与乡镇间游荡，不在寺庙里居住，总与平常人混在一起。说话怪诞但很有灵验。当他在街上走的时候，总有许多人围着他看热闹，他就大声呼叫，用手指着胸脯说道：“怪你百姓无所知，不识并州阿秃师。”于是，人们便叫他“阿秃师”。北齐神武皇帝迁都邺城之后，因为晋阳是屯集兵马的军事重地，又是开创基业的地方，所以经常在并州镇守，又时时来到邺都主持朝政。所有的军国大事，没等运筹决策者公布，秃师就先在民间传扬起来。不到一年，秃师就被抓进城里，派人看管起来。如不听从看管再出城门，就等于逃跑，要向看守城门的人问罪。当时并州有三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有一个秃师同时溜了出去，派人到处捉拿，也限制不住他。不久，有人从北州来说：“秃师四月八日那天在雁门郡市内跳楼自杀了，大家用香花给他送殡，埋葬在城外。”并州人听了都感到可笑，便对这个人说：“秃师四月八日那天从汾水桥上走过，往东去了，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只是不知他进了哪条胡同哪家店铺就是了。当时很多人都看见他了。你怎么说他在雁门死了呢。”此人返回北州把这些话告诉了乡亲们，大家一起去挖开坟墓查看，见里面只有一只鞋而已。事后，秃师还在并州到处游逛。北齐神武皇帝因为制约不住他，流言不断出现，担心民情浮动，便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杀害他。他是和尚没有头发，便用绳索套住脑袋。问斩的那天，全州的民众都到寺庙去看热闹，只见秃师脸上带笑，一句话也不说。刑后六七天，有人从河西夷人部落那里来说，在道上遇见了秃师，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后背上栓着一条绳索，套着秃师的光头，与他说话他也不应答，急急忙忙地往西走去。

稠禅师

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初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趠为戏，而禅师以劣弱见凌。绐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负。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两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耳？”神因操钵举匕，以筋视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以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会食，食毕，请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因入殿中，横蹋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动骇物听。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入山数千里，构精庐殿堂，穷极土木。诸僧从其禅者，常数千人。齐文宣帝怒其聚众，因领骁勇数万骑，躬自往讨，将加白刃焉。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文宣问曰：“师何遽此来。稠曰。陛下将杀贫道。恐山中血污伽蓝。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惊。降驾礼谒，请许其悔过。禅师亦无言。文宣命设馔，施毕请曰：“闻师金刚处祈得力，今欲见师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为陛下见神力，欲见之乎？”文宣曰：“请与同行寓目。”先是禅师造寺，诸方施木数千根，卧在谷口。禅师咒之，诸木起空中，自相搏击，声若雷霆，斗触摧拆，缤纷如雨。文宣大惧，从官散走。文宣叩头请止之，因敕禅师度人造寺，无得禁止。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遘病，临终叹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来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为恨耳。死后愿为大力长者，继成此功。”言终而化。至后三十年，隋帝过并州，见此寺，心中涣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营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为大力长者云。（出《纪闻》及《朝野佥载》）

【译文】

北齐年间有个稠禅师，是邺城人。当初落发为僧时，同辈的和尚非常多，每到闲暇时间，常在一起摔跤跳越比力气玩，而禅师因为身弱无力每每受到同伙的欺侮。等到侮辱与殴打没完没了地向他袭来时，禅师羞恼之至，便躲进殿堂里关上门来，抱着金刚塑像的脚发誓道：“我因瘦弱而被同伴瞧不起，受尽他们的欺侮，不如死了的好。你以强壮有力闻名，应当保护我。我要连续七天捧着你的脚，如不给我力气，一定死在这里，决不反悔！”立誓完毕，便以至诚的心思向金刚祈祷。头两天与平常一样，毫无效应，但他的信念更加坚定。到第六天黎明前夕，金刚显现了原形，手里端着大钵子，满满盛着肉筋，对禅师说：“小伙子想有力气吗？”“想！”“心诚吗？”“诚！”“能吃肉筋吗？”“不能。”“为什么？”“因为出家杜绝吃肉呀。”金刚神便一手端钵一手举着匕首让禅师看，禅师仍然没敢吃。金刚神又举起金刚杵威吓他，稠禅师恐惧了，不得不吃。刚吃下一会儿，金刚神便说：“你已很有力气了，但要好好信奉佛法，你要善自为之。”金刚神离去，天也亮了，禅师便回到自己的住处。各个同伴询问他道：“你小子这些天到哪里去了？”稠禅师没有回答。不一会儿，他们都去食堂一起吃饭，吃完饭，同伴们又打闹着玩，禅师说：“我有力气，恐怕你们不能再忍受。”同伴不大相信，拉着他的胳臂一试，发现他的筋骨强劲有力，根本不是平常人可以比的，这才感到惊疑。禅师说：“我给你们试试看。”于是来到大殿里面。只见他横卧在墙上往前爬行，自西往东，爬行了几百步远。他又连续几次跳起来用脑袋挂在房梁上，能提千钧重的东西。他的拳脚迅疾敏捷，雄武有力，令人见了神惊胆战。过去轻视、欺侮过他的人，汗流浃背地匍匐在地上，不敢抬眼看他。禅师后来参悟得道，住在林虑山。他在距离山口几千里处建造精致的寺舍殿堂，募集了大量的土石木材。跟他修习禅理的僧徒，多达几千人。北齐文宣帝因为聚集了这么多人而十分恼怒，便统领几万精锐人马，御驾亲征，想要杀掉他。这一天，禅师带领僧徒来到山口迎候，文宣帝问他：“法师为何突然来到这里？”禅师说：“陛下要杀贫道，我怕在山里流血会沾污僧院，所以来到山口听凭杀戮。”文宣帝大惊，下车施礼拜见，请求他允许自己悔过，禅师也没说什么。文宣帝命人安排饭菜，吃过饭后，向禅师请求道：“听说法师在金刚神那里祈求得到了大力气，今天想开开眼界，请法师略为施展一下，可以吗？”禅师说：“当年我所有的力气，只是人力而已；今天要为陛下显显神力，乐意看吗？”文宣帝道：“请让我们饱饱眼福。”在这之前，禅师建造佛寺，各处施舍了木材几千根，正堆放在山口，如今禅师口诵咒语，便见根根木材腾空而起，互相撞击之声宛如雷霆轰鸣，碰撞碎了的木块像雨点一样纷纷降落。文宣帝大为惊惶，随从的官员四散奔逃，文宣帝叩头请求停止，于是敕令禅师指挥人建造寺院，不许任何人阻止。后来禅师在并州监督制造石刻的经幢，没等峻工就病倒了，临终前叹道：“生死本属命中有定，如来佛尚且不免一死。只是建造寺庙的功德尚未完成，以此为憾而已。死后愿成为大力长者，继续完成此项功业。”说完就去世了。过了三十年，隋朝皇帝路过并州，见到这座寺庙，心中恍惚回忆起了什么，好像这是他过去修行的地方，于是顶礼膜拜，恭敬得无所不至。他立即传旨于并州府衙，令其全力营造修缮，这座寺庙于是建成。当时人们都说隋帝就是大力长者。

释知苑

唐幽州沙门知苑，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室一切经藏，以备法戒。既而于幽州西山凿岩为石室，即摩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摩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溶铁固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而念木瓦难办，恐繁经费，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雷震电，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木松柏数千万，为水所漂，积于道次。道俗惊骇，不知来处。于是远近叹服。苑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助造堂宇，顷之毕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继其功焉。（出《冥报录》）

【译文】

唐代幽州有个僧人叫知苑，精诚干练又有学识。隋炀帝大业年间，他就立下誓愿，修造石屋收藏所有佛经，防备佛法戒绝。从此便在幽州西山上开凿岩石为石室，凿成之后就磨平四壁用以刻写经文。又取方形石板磨平后刻上另外的经文，存放在石室中。每当一间石室放满后，就用石块堵塞门口，再熔化铁水浇灌封闭起来。当时隋炀帝幸驾涿郡，内史侍郎萧瑀是皇后的弟弟，生性笃诚，信奉佛教。他把知苑凿石室藏佛经的事跟皇后说了，萧后施舍了一千匹丝绢，萧瑀也施舍丝绢五百匹。朝廷内外听说之后，争先恐后都来施舍。所以成全了知苑的功德。知苑常常因为工匠这么多，僧人与俗众混杂在一起，感到很不方便。就想在山岩石室的前面，建造供僧人住的木制佛堂与供俗众工匠用的木制食堂。晚上睡下时盘算起来，感到所需大量木石难以办到，恐怕要耗费太多的经费。所以没有动工。一天夜里突然电闪雷鸣，第二天早上天晴之后，便见山下有成千上万根粗大的松柏树干被山洪漂荡下来，堆积在道路两旁。僧人与工匠们都惊呆了。不知道是从哪里漂来的，远近各处的人们也都纷纷叹服。知苑便叫工匠从中挑选出合用的木材，其余的都分给附近的乡亲。乡里人十分欢喜，便来帮助建造佛殿和食堂，没过多少日子就全部建成了。终于实现了知苑的心愿。知苑刻造的石头经文已经装满了七间石室，他于贞观十三年去世，弟子们继承了他的功业。

法喜

隋炀帝时，南海郡送一僧，名法喜。帝令宫内安置。于时内造一堂新成，师忽升堂观看，因惊走下阶，回顾云：“几压杀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压杀数十人。其后又于宫内环走，索羊头。帝闻而恶之，以为狂言，命锁著一室。数日，三卫于市见师，还奏云：“法喜在市内慢行。”敕责所司，检验所禁之处，门锁如旧。守者亦云：“师在室内。”于是开户入室，见袈裟覆一丛白骨，锁在项骨之上。以状奏闻。敕遣长史王恒验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惊动。至日暮，师还室内，或语或笑。守门者奏闻，敕所司脱锁，放师出外，随意所适。有时一日之中，凡数十处斋供，师皆赴会，在在见之，其间亦饮酒噉肉。俄而见身有疾，常卧床，去荐席，令人于床下铺炭火，甚热。数日而命终，火炙半身，皆焦烂，葬于香山寺。至大业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见还在郡。”敕开棺视之，则无所有。（出《拾遗记》，明抄本作出《大业拾遗记》）

【译文】

隋炀帝在位的时候，南海郡守送给他一个僧人，名字叫法喜，他让安置在皇宫内。这时宫内刚刚建好一座殿堂，法喜忽然要到里面去观看，进去一看，惊慌地跑下门前的台阶，回过头去看了看说：“差一点压死我。”当天半夜下起了大雨，殿堂崩塌了，压死几十个人。之后，他又在宫内转圈跑，跟人索求羊的脑袋。隋炀帝听说后非常厌恶他，以为他是在说疯话，命人把他锁在一间屋子里。几天之后，宫内三卫在市区内见到了法喜，回去报告皇帝说：“法喜正在市内漫步。”皇帝责令主管人员检验关他的那间房子。门上锁头依然如故，看守人员也说：“法喜在屋里。”于是开门进屋，只看见一件袈裟盖着一堆骨头，有把锁头挂在胫椎骨上。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皇帝，皇帝又派长史王恒前来检验，检验结果与报告的完全一样。皇帝这才相信法喜并非寻常人，敕令不要惊动他。到了傍晚，法喜回到锁他的那间屋子里，又说又笑的。守门人把这事奏报了皇帝，皇帝命令主管人员去掉了锁头，放法喜出来，让他随意到自己要去的地方。有时候，在一天之内有几十个地方同时设斋摆供，法喜处处赴会，这几十处都见他在那里喝酒吃肉。不久，他身患疾病，经常躺在床上，去掉铺在床上的草席，让人在床下铺上炭火，非常烤人。过了几天他就死了，炭火烘烤的那半边身子都焦烂了，被安葬在香山寺。到了大业四年（公元６０８年），南海郡守奏禀隋炀帝道：“法喜现已回到南郡。”皇帝命人开棺检查，发现棺内并无法喜的尸体。

法琳

唐武德中，终南山宣律师修持戒律，感天人韦将军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卫护。内有南天王子张垍，常侍于律师。时法琳道人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律师在城内，法琳过之，律师不礼焉。天王子谓律师曰：“自以为何如人？”律师曰：“吾颇圣也。”王子曰：“师未圣，四果人耳，法琳道人即是圣人。”律师曰：“彼破戒如此，安得为圣？”王子曰：“彼菩萨地位，非师所知。然彼更来，师其善待之。”律师乃改观。后法琳醉，猝造律师，直坐其床，吐于床下，臭秽虽甚，律师不敢嫌之。因以手攫造功德钱，纳之袖中径去，便将沽酒市肉。钱尽复取，律师见即与之。后唐高祖纳道士言，将灭佛法。法琳与诸道士竞论，道士惭服。又犯高祖龙颜，固争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经护法菩萨，其琳之谓乎。（出《感通记》）

【译文】

唐高祖武德年间，终南山的宣律师修习佛法严守戒律，感动了天上的韦将军等十二人自天而降，卫护在他的身旁。其中有南天王子张垍经常侍立在律师身边。当时法琳道人既喝酒又吃肉，交游也不择对象和场合，甚至有老婆孩子。律师住在城里，法琳去看望他，律师并不以礼相待。南天王子对律师说：“你自己认为是怎样的人？”律师说：“我是圣人。”王子说：“师父还不算圣人。只是遵奉佛教四谛修行达到‘寂天为乐’境界的人而已，法琳道人才称得上是圣人。”律师说：“他这样破坏戒律，怎么能称得上是圣人。”王子说：“他的菩萨地位，不是师父所能理解的；但他再来的时候，师父一定要善待他。”律师于是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后来法琳喝醉了酒，突然来到律师住处，进门就坐到律师的床上，呕吐在床前，气味非常难闻，但律师不敢嫌恶他。他又自己伸手抓了一把施主捐赠的功德钱，放在袖筒里就走了。出门就用这些钱买酒买肉，花完了再来拿，律师见了就给他。后来，唐高祖采纳一个道士（傅奕）的进言，要废除佛教。法琳与各位道士展开辩论，这位攻击佛教的道士终于服输。法琳又冒犯唐高祖的龙颜，为维护佛法据理力争。佛法得以保全，主要靠了法琳的力争。佛经上说的护法菩萨，指的不就是法琳这样的人吗？

徐敬业

唐则天朝，徐敬业扬州作乱，则天讨之，军败而遁。敬业竟养一人，貌类于己，而宠遇之。及敬业败，擒得所养者，斩其元以为敬业。而敬业实隐大孤山，与同伴数十人结庐不通人事。乃削发为僧，其侣亦多削发。天宝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余，与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访诸僧而居之，月余。忽集诸僧徒，忏悔杀人罪咎。僧徒异之。老僧曰：“汝颇闻有徐敬业乎？则吾身也。吾兵败，入于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将终，故来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证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于衡山。（出《纪闻》）

【译文】

唐代武则天临朝执政的时候，徐敬业在扬州反叛，则天派兵讨伐，徐敬业兵败潜逃。他平日收养了一个人，相貌酷似自己，因而待他很好。等到敬业兵败的时候，官兵抓获了这个人，把他当作敬业斩了。而敬业本人实际上已经隐藏到了大孤山。他与同伴数十人住在山里，与世隔绝。敬业本人削发为僧，同伴也多数出了家，天宝初年，有一老僧法号叫住括，九十多岁，与弟子们到南狱衡山寺庙去访问各位僧人，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他突然集合起各位僧徒，在他们面前忏悔自己杀人的罪过。僧徒们非常惊异，这位老僧说：“你们都听说有个徐敬业吧，我就是他！当年我因兵败逃进大孤山，精心修习佛道。如今即将命终。所以来到贵寺，要让世人知道我已参悟佛教的四谛了。”于是他自己说出了死亡的日期。果然到那天就死了。便安葬在衡山。

骆宾王

唐考工员外郎宋之问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且为诗曰：“鹫岭郁苕峣龙宫锁寂寥。”第一联搜奇覃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命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遇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道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向诘之，答曰：“当徐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兴复唐朝为名，故人多获脱之。（出《本事诗》）

【译文】

唐代考工员外郎宋之问，因事屡次被贬，后来流放到江南，流放途中来到灵隐寺游览。这天夜晚明月当空，他在长廊上漫步吟诗，挖空心思地作出了第一联：“鹫岭郁苕峣，龙宫锁寂寥。”又总感到不如意。寺内有个老僧点着长命灯，坐在大禅床上，问道：“年轻人深夜不睡觉，却在这里苦苦吟诗，到底为什么？”宋之问答道：“弟子修业于诗学，刚才我想赋诗以题此寺，无奈兴思不来，苦吟不得佳句。”老僧道：“请你试吟上联。”宋之问即吟诵第一联给他听，他听了后，反复吟唱了几遍，便说：“为何不用‘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两句呢？”宋之问十分惊讶，惊讶于这两句诗的遒劲壮丽。他又接着把这首诗吟到终篇：“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老僧所赠的诗句，是全篇中最精辟的地方。第二天，宋之问再去拜访他时，再也见不到了。寺中的僧人有知道底细的人说：“这位老僧就是骆宾王。”宋之问继续盘问他，答道：“当年徐敬业兵败后，与骆宾王都潜逃了，没有抓到他们。将帅们顾虑漏掉了大头目，会落大罪名。为了找与他俩相貌相似的人，砍下头来装在盒里呈送朝廷，当时死了几万人。后来虽然知道他俩没有死，也不敢再抓捕送给朝廷。”因为这样，所以徐敬业能够成为衡山的僧人，九十多岁才死的。骆宾王当年也落发为僧，遍游各处名山。后来到了灵隐寺，一年之后就死了。当年他们虽然失败了，但因兴复唐朝为名，所以人们多半俘获后又开脱了他们。

卷第九十二　异僧六

玄奘　万回　一行　无畏 明达师　惠照

玄奘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幼聪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初奘将往西域，于灵岩寺见有松一树，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而迎之。奘果还。至今众谓此松为摩顶松。（出《独异志》及《唐新语》）

【译文】

僧人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自幼聪明智慧，有志向肯吃苦。唐高祖武德初年，前往西域取经，走到罽宾国时，因为道路险峻，又有虎豹出没，无法通过。玄奘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便锁上房门在屋里静坐。到了晚上开门时，见有一个老僧，满脸疮痍、浑身是脓血，一个人坐在床上，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玄奘施礼拜见，苦苦恳求他帮助自己通过险途。老僧向他口头传授《多心经》一卷，又让玄奘自己吟诵一遍。于是顿见山川平展，道路开阔，虎豹匿迹，魔鬼潜藏。玄奘便平安到达了佛教胜地天竺国，取回经书六百多部。那一卷《多心经》，他至今仍能吟诵。当初玄奘要去西域的时候，在灵隐寺看见有一松树，他站在庭院里用手抚摩这棵松树的树枝，说：“我去西方求取佛法，你可以朝着西面生长，如果我往回来，你就掉转方向往东生长，以便使我的弟子们知道我的行踪。”等玄奘西去的时候，这棵松树的枝条年年指向西方，长约几丈。有一年，忽然转向东方，玄奘的门徒弟子们说：“教主回来了！”便去西方迎接他。玄奘果然返回了大唐。直到今天，人们都叫这棵松树为摩顶松。

万回

万回师，阌乡人也，俗姓张氏。初母祈于观音像而因娠回。回生而愚，八九岁乃能语。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长，父令耕田，回耕田，直去不顾，口但连称平等。因耕一垄，耕数十里，遇沟坑乃止。其父怒而击之，回曰：“彼此总耕，何须异相。”乃止击而罢耕。回兄戍役于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死矣，日夕涕泣而忧思焉。回顾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粮中履之属，请悉备焉，某将往之。”忽一日，朝赍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回，故号曰万回也。先是玄奘法师向佛国取经，见佛龛题柱曰：“菩萨万回，谪向阌乡地教化。”奘师驰驿至阌乡县，问此有万回师无，令呼之，万回至，奘师礼之，施三衣瓶钵而去。后则天追入内，语事多验。时张易之大起第宅，万回常指曰：“将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诛，以其宅为将作监。常谓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曰：“三郎斫汝头。”韦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变，遂鸩之，不悟为玄宗所诛也。又睿宗在藩邸时，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睿宗必经过徘徊也。惠庄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则天曾以示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精，养之宜兄弟。”后生申王，仪形瑰伟，善于饮啖。景龙中，时时出入，士庶贵贱。竟来礼拜。万回披锦袍，或笑骂，或击鼓，然后随事为验。太平公主为造宅于己宅之右。景云中，卒于此宅。临终大呼。遣求本乡河水。弟子徒侣觅无。万回曰：“堂前是河水。”众于阶下掘井，忽河水涌出。饮竟而终。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出《谈宾录》及《西京记》）

【译文】

万回法师是阌乡县人，俗姓张。当初，母亲因为向观音像祈祷才怀了他。万回生下来就愚笨，八九岁时才会说话。父母也把他当作小猪小狗养活着。年令大了，父亲叫他耕田，万回耕田时一直往前走，不知道往回返，嘴里只是连连说“平等”。所以，耕一垄能耕出去几十里远，直到遇上沟坎坑穴才停住。父亲气得直打他，万回说：“不管哪里都得耕，为什么还要分彼此。”父亲只好停止打他，也不再让他耕田了。万回的哥哥在安西当兵服役，一点音讯也没有。父母以为他死了，白天黑夜哭哭啼啼地思念他。万回看到父母思念得这么厉害，忽然跪在地上说：“你们整天哭哭啼啼的，莫不是为哥哥担忧吧！”父母见他如此懂事，有点半信半疑，便说：“正是。”万回说：“细想我哥哥所需要的东西，不外是衣服干粮鞋帽之类，请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要给他送去。”忽然有一天，他早上带着准备好的东西出发，晚上就返回了家，告诉父母说：“哥哥平平安安的，各方面都很好！”仔细看看他，竟与哥哥一模一样儿，全家人都感到惊异。从他家弘农村到安西，有一万多里远，因为他能日行万里远又返回来，所以称他为“万回”。在这之前，玄奘法师去西域佛国取经时，见一佛龛的柱子题道：“菩萨万回，谪往阌乡地方教化。”玄奘法师骑着驿马跑到阌乡县。打听此地有没有万回法师，叫人去招呼他。万回来到后，玄奘法师给他施礼、送给他僧衣僧瓶僧钵三件东西就走了。后来武则天进入大内，万回说的事情多数被验证。当时张易之大规模兴建宅院，万回常常指着他说：“将作。”人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到张易之被杀害时，就用他新建的宅第当“将作”监牢。万回常常对韦庶人与安乐公主说：“三郎砍你们的头。”韦庶人以为唐中宗排行第三，害怕皇帝变心，便用毒药杀死了中宗，她不知道要为玄宗所杀。睿宗当年驻守藩镇时，有一次在人群中走路，万回则在拥挤的街道上高声喊道：“天子来了！圣人来了！”其所暂住之处，是睿宗来回的必经之地。惠庄太子，也就是睿宗的第二个儿子，当初武则天曾把他领给万回看，万回说：“这个儿子是西域的大树精，应该象兄弟一样养育他。后来生下了申王，仪表魁伟、善于饮酒吃肉。景龙年间，万回时常出入于宫廷，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争相向他礼拜。他身披锦绣长袍，有时候笑骂，有时候击鼓，但这些举动与言论，后来都被事实验证是有寓意的。太平公主在自己的住宅右边，专门为他建造了房子。景云年间，万回就死在这座房子里。临终时他大声喊叫，让人去取家乡的河水。弟子门徒们没有找到，万回说：“房前就是河水。”众人在门前阶下掘井，只见河水突然涌了出来。弟子取水给他，他喝完就死了。这口井里的水，至今还是甜美的。

一行

僧一行姓张氏，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见，谓曰：“卿何能？”对曰：“唯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授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谋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耶？”既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西流矣。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杨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殒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瞋心坏一切喜（陈校喜作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领云，无不可者。语讫礼，礼讫又语，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衷绖葬之，自（明抄本、陈校本自作日）徒步出城送之。（出《开天传信记》及《明皇杂录》、《酉阳杂俎》）

【译文】

僧人一行俗姓张。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召见后，问他道：“你有什么特长？”答道：“只是善于记忆看过的东西。”玄宗便诏令掖庭取出宫内人员的名册给他看。看完一页后，合上簿册，记忆复述十分熟练，就象平日就熟识一样。就这样读了几页之后，玄宗不禁走下御座，向他施礼，称他是圣人。在这之前，一行就已信奉佛教，在嵩山跟随普寂师父修习。师父曾经在寺院内准备下食品，与各位僧人聚会。周围几百里内的僧人，都如期而至，聚集了有一千多人。当时有个叫卢鸿的，道业高超学识渊博，隐居在嵩山。普寂便请他写篇文章，咏赞这次盛会。到了这一天，卢鸿拿着这篇文章来到寺院，普寂师父接过来后，放到案子上。钟声敲响了香也点燃了，卢鸿请求普寂道：“我写的这篇文章长达数千言，况且用字生僻而语句怪奇。何不在群僧之中挑选一名聪明颖悟的，我要亲自向他传授一遍。”普寂便让人召唤一行。一行走过来，伸开纸微笑着，只看了一遍，又把文章放到了案子上。卢鸿看不起他这种轻率态度，暗暗责怪他。不一会儿，群僧集会于佛堂，一行撩起衣襟走了进来，神情自若地背诵着这篇文章。声调抑扬顿挫，一个字也没有遗忘。卢鸿惊愕了很久，对普寂说：“他不是你所能教导的人，应当让他随意到各地游学。”一行为了写出《大衍历》，从此到处访问老师和搜求资料，走了几千里路。他常来到天台国清寺，见有一个院落，长着古松数十棵，门前有流水。一行站在门内屏风墙外，听到院内正有个僧人在运算，运算声簌簌作响。接着对他徒弟说：“今天应当有个弟子向我学习算法。他已该到门口了，怎么没人领进来呢？”说完，便去掉了一个算码。又对徒弟说：“门前的流水，算起来该往西流了，这位弟子应当到了。”一行接着他的话就走了进来，跪拜叩头向他请教算法。此僧便将算术全部教授给了他。门前的流水原来是往东流的，突然改为往西流了。邢和璞曾经对尹愔说：“一行真是一位圣人吗？汉朝洛阳人闳制作的历书说：‘往后八百年，理当少一天，这要有位圣人来确定。’到今年，八百年的期限已经完了，而一行制作的《大衍历》，正好推算出差一天。可见洛人闳的话是可信的啊！”一行还曾去道士尹崇那里借过扬雄的《太弦经》，几天之后，又去尹崇那里还这本书，尹崇说：“此书含义太深远，我研究了多年，尚不能通晓。你应尝试作进一步的研究，怎么这么快就还回来了呢？”一行说：“弄明白其中的意义就行了。”他便拿出自己撰写的《大衍玄图》与《义诀》一卷来给尹崇看，尹崇大为叹服。他对别人说：“这个年轻人简直就是‘复圣’颜回呀！”一行年幼时，家境贫寒，邻居中有个王姥姥，前后共接济他家约几十万个钱，一行常常想着报答她。到了开元年间，一行受到玄宗的宠遇，他要求什么，皇帝没有不满足他的。没过多久，赶上王姥姥的儿子犯了杀人罪，关在狱中尚未判刑。王姥姥找到一行求他救儿子，一行说：“姥姥若跟我要钱，我会以十倍的钱送给您。皇上执法严明，难以向他求情。您看怎么办？”王姥姥用手指点着池的脑门子大骂道：“认识你这个和尚有什么用！？”一行向她谢罪后，再也不管了。一行在心里盘算，浑元寺里的工人有几百名，于是叫他们空出一间房子，把一只大缸搬到中间，又暗中挑选了两名常住在这里的仆人，每人送给一个布口袋，叮嘱道：“某某角落有个荒废的园子，你们到里面藏起来等着，从中午到黄昏，会有东西进去，数量是七个，你们要全部抓住。漏掉一个就打你们棍子。”两人照他说的去了。到了五点以后，果然有一群猪进了园子，两人全都抓回来了。一行十分高兴，让他们把猪放在缸里，扣上木盖，用六一散合泥封好，又用红笔题上几十个梵文字。门徒们不知他要干什么。早晨，中使叩门急忙宣召。来到便殿后，玄宗迎着他问道：“太史奏称，昨夜北斗星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征兆？法师有办法消除灾祸吗？“一行说：“后魏时失没过火星。如今帝车（北斗星）不见了，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现象，上天要大大地惇告陛下呀！如果天下的男男女女不能得其所，就会发生早霜与大旱。只有以盛德来感化，才能使灾祸退让。最有力的感化，大概是埋葬已经枯死的尸体而放出正被拘囚的人犯吧。佛门以为怒心会毁坏一切好事，慈心能降服一切邪魔。若依我的意见，不如大赦天下。”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又一天晚上，太史奏禀有一颗北斗星出现了。一连经过七天，七颗北斗星便全部恢复了。到了开元末年，裴宽为河南府尹、他笃信佛教，以师父之礼对待普寂禅师，白天晚上都去拜访他。有一天，裴宽又到了普寂处，普寂说：“我正有件小事，无暇与你漫谈，暂请在此休息一下。”裴宽悄悄地来到一间空房子，见普寂清洗完正面殿堂，点上香，端坐在那里。没坐多久，突然听到敲门声，连声说道“天师一行和尚到了”。一行走了进来，到普寂跟前行礼，行完礼之后，贴近普寂的耳朵悄悄说话，样子极其恭敬。普寂只是接受，毫无不同意的表示。密语完了又行礼，行礼完了又密语，如此反复多次，普寂只说“是、是”。没有不应允的。一行说完后，走下台阶，进了南屋，自己把门关好。普寂便徐徐吩咐弟子道：“放钟！一行和尚灭度（死）了！”身边的人急忙跑过去查看，果然象普寂法师说的一样。一行死后，裴宽披麻带孝，徒步送葬出城。

无畏

唐无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谒于玄宗。玄宗见而敬信焉，因谓三藏曰：“师不远而来，故倦矣。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常时闻大唐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喧竞，秽污絪席，宣律颇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扪虱，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异人也，整衣作礼而师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后行道，临阶坠堕忽觉有人捧承其足。宣顾视之，乃一少年也。宣遽问：“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门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护法之故，拥护和尚，时已久矣。”宣律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愿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事虽久，然头目犹舍，敢不奉献。”宣律得之，即今崇圣寺佛牙是也。（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玄宗时，无畏三藏刚刚从天竺来到大唐，主管人员领他去拜见玄宗皇帝。玄宗见到后，很尊重他，便对三藏说：“法师不远万里而来，所以很疲倦了。你打算在哪里休息呢？”三藏说：“我在天竺时，常常听说大唐西明寺的宣律师持戒最严，无与伦比。我愿去跟他住在一起。”玄宗答允了他的要求。宣律禁戒极严极苦，对焚香修业等佛事活动精诚专心。无畏三藏则饮酒吃肉，言行粗率。他常常喝醉了酒吵闹喧哗，呕吐弄脏了床铺，宣律很难忍受。有一天深夜，宣律摸捉到虱子正要往地下扔，三藏半醉半醒地连声叫道：“律师律师，你扑死我了。”宣律由此才知道他不是平常人，于是穿好衣服，恭恭敬敬施礼，拜他为师。宣律刻苦修练，常常在夜深时修行，站到台阶前往下摔落。他正往下摔落的时候，忽然感到有人接住了他的双脚。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少年，宣律急忙问他是什么人，为何深夜到此，少年说：“我不是平常人，而是毗沙门天王的儿子那吒太子。为了保护佛法，特来拥护和尚您，已经来了好长时间了。”宣律说：“贫道在此修行，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麻烦太子。太子即然如此有威神，西域有许多需要你作的佛事，希望太子去那里发挥自己的神威。”太子说：“我有佛牙，虽然珍藏很久了，但是我连头目都舍得，我怎敢不奉献给您呢！”宣律收下了。这就是如今崇圣寺里的那只佛牙。

明达师

明达师者，不知其所自，于阌乡县住万回故寺，往来过客，皆谒明达，以问休咎。明达不答，但见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谒明达，问曰：“欲至京谒亲，亲安否？”明达授以竹杖。至京而亲亡。又有谒达者，达取寺家马，令乘之，使南北驰骤而去。其人至京，授采访判官，乘驿无所不至。又有谒达者，达以所持杖，画地为堆阜，以杖撞筑地为坑。其人不晓，至京，背发肿，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为黄门侍郎，扈从西还，谒达，加秤于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门为湖城令，达忽请其小马，雍门不与。间一日，乘马将出，马忽庭中人立，雍门坠马死。如此颇众。达又常当寺门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马何多？”又长叹曰：“此中触处总是军队。”及后哥舒翰拥兵潼关，拒逆胡，关下阌乡，尽为战场矣。（出《纪闻录》）

【译文】

明达法师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现住阌乡县、万回过去住过的那座寺庙。路过这里的行人都去拜访明达，向他问卜吉凶。明达并不答话，只能看到他有所表示就是了。曾经有个人拜访明达。问道：“我想要去京城看望父母，不知双亲平安与否。”明达递给他一支竹杖。他到京城时父母都死了。又有个拜访明达的，明达牵来寺庙里的马让他骑上，自南往北奔驰而去。这个人到京城后，被授为采访判官，整年骑着驿马到处奔波。还有个拜访明达的，明达用手里的锡杖在地上画了个土堆，又用锡杖在地上挖了个坑，这个人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到京城后，背部肿起个大瘤子，割掉后，身上的血流尽了，于是死了。李林甫为黄门侍部时，侍从皇帝往西而返回京城，途中拜访明达，明达将一杆秤放在他的肩上。回到京城后，他被拜为宰相。李雍门为湖城县令时，有一天，明达突然跟他要他那匹儿马，雍门不给他。隔了一天，雍门骑上马要出去，这匹马在院子里突然像人一样直立起来，雍门被摔了下来，当场死亡。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之多。有一段时间，明达时常站在寺庙门口向北张望，自言自语道：“此处平川上怎么有这么多兵马。”又长叹道：“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军队？”到后来哥舒翰屯兵潼关，以抗拒胡兵的侵凌，潼关附近的阌乡到处都成了战场。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乞食于里人。里人有年八十余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干昔时，但不知其甲子？”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图氏，一日因谒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未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耳。”广异之。后一日，仍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于史氏。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及，因偕遁去，隐于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废，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所观。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问后主及陈氏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绔，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而谓吾曰：“后十年，我之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师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愿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出《宣室至》）

【译文】

唐宪宗元和年间，武陵郡的开元寺有个僧人法号惠照，看起来已经衰老了，身体也很瘦弱。他好预言人的吉凶福祸，而且都能说中。性格狷介孤独，从不跟许多人在一起说笑，常常关着门独自一人呆在屋里，周围也没有侍童陪伴。他总跟乡下人讨饭吃。有个八十多岁的乡下人说：“惠照法师住在这虽六十年了，他的容貌跟从前没有一点儿不同。只是不知他到底有多大岁数。”后来，有个叫陈广的，从孝廉举为武陵的官吏。此人爱好佛教，有一天便来寺庙拜谒。他遍访了各位僧人，最后来到惠照的房间。惠照见到陈广后，又悲又喜地说：“陈君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陈广十分惊讶，因为自己从不认识惠照。他问惠照道：“从未与法师交往过，法师为何惊讶我来晚了呢？”惠照说：“这件事不是马上就能说清楚的，应当与你详细地谈一宿的。”陈广觉得奇怪，过了一天，他又来到惠照住宿的地方，向他请教这件事。惠照于是讲道：“我是刘氏的后代，彭城人。是刘宋孝文帝的玄孙。曾祖父是鄱阳王刘休业，祖父是刘士弘。他们都精通《史记》。先辈们因有文学才能而负有盛名，为南齐竟陵王子良所熟识，子良招纳优秀的文学人才，先辈们也都参预了。后来又在齐梁两朝时作官；作过会稽县令。我出生于梁朝普通七年（公元５２６年）夏季五月。三十岁开始在南陈求官，到陈宣帝时，作过小官，不为人知道。我跟吴兴的沈彦文是诗酒之交。后来长沙王陈叔坚与始兴王陈叔陵都广泛召集宾客，非常有声势。宾客们依仗自己受到权贵的宠爱，互相之间不服气。我与沈彦文都在长沙王的门下。等到兴王陈叔陵被杀害后，我与沈彦文担心长沙王也不能幸免，那就会殃及我们，于是一起潜逃了。我们躲在山林里，用橡栗充饥，穿一件短上衣，无论隆冬盛夏也没有其他衣服可以更换。有一天，一个老僧来到我们住的地方对我说：‘你的骨相很奇特，不会患病的。’沈彦文也向他施礼、求药，老僧说：‘你没有刘君那样长的寿命。有什么法子呢！即使吃了我的药，对你也没有补益呀。’说完就告辞走了，临走时又对我说：‘尘世间因名利争强好胜，到头来能得到什么呢？只有佛教徒能不追求功名利禄呀！’我很敬佩他说的话，从此，一连十五年不问世事。后来又与沈彦文一起到了建业，当时陈王朝已经灭亡。宫阙残废，台城冷落，荆棘丛生，景阳宫也挂满了蛛网，只有空荡荡的房子还存在，至于衣冠文物之类，全都荡然无存。老朋友偶而相遇时，扯起衣襟直抹眼泪，哽咽着说：‘陈后主骄奢淫逸，终于为隋文帝所灭，实在可悲啊！’我更是止不住地抽泣。我又询问陈后主与陈氏诸王的下落，得知他们都进了长安。我与沈彦文提着一个布口袋，沿路乞讨，终于到了关中，我是长沙王原来的宾客，他对我恩遇十分深厚。听说他迁移到瓜州去了，就又赶到那里去拜见他。长沙王从小到大都过的是豪华日子，而且又很早就封为王爷而显贵起来；所以，如今虽在流放之中，仍然不能营生。当时他正与沈妃畅饮，我与沈彦文再次拜倒在他面前时，长沙王悲痛地哭了好长时间，然后洒泪而起，对我说：‘一日之内家国沦亡，骨肉离散，难道这不是天命么？’从此我便留在瓜州住了几年。长沙王死了几年后，沈彦文也死了。于是，我落发为僧，遁迹于会稽山佛寺中，在那里共住了二十年。我那时已经一百岁了，虽然容貌干枯瘦削，但筋骨强健体力不衰，尚能日行万里，便与一位僧人一起到了长安。当时唐朝皇帝占有天下，建立年号为武德，共有六年。从此之后，我或者住在京都洛阳，或者云游长江两岸，就连三蜀五岭，也没有我不去的地方。如今我已二百九十岁了，平生屡经严寒酷暑，从未有过小小的疾病。贞元末年，我在这座寺庙里曾梦见一个伟丈夫，他衣冠楚楚，仔细一看，原来是长沙王。我把他接进屋请他坐下，谈起往事来他非常伤感，就象他在世时那样。他对我说：‘十年后，我的六世孙陈广，会到此郡为官，法师一定要好好记着这件事。’我便问他道：‘王爷现在干什么？’答道：‘在阴间作官，官位很高。’然后哭泣着说：‘法师仍然健在，而我已六世为人了！实在令人悲伤啊！’梦醒之后，我便记下你的名字，放在经书箱子里。到去年，已经过了整整十年，我便以你的姓名，打听郡里的人，听说你没来到我还很惊讶，昨天因为去乡里讨饭，遇见一位官吏，便向他打听，终于打听到你来了。等到你来我这里时，见你很象长沙王的相貌，然而从那次作梦到今天，已是十一年了，所以惊讶你来得晚。”惠照讲完后，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他拿出经书箱子里记下的陈广的姓名给陈广看，陈广便再三施礼膜拜，立志奉佛，甘作惠照的门徒弟子。惠照说：“你暂且回去，明天再来。”陈广接受他的教诲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来到惠照的住处，而惠照已经躲走了，不知他去了哪里。当时是元和十一年。到大和初年，陈广任巴州掾，在蜀道上突然碰见惠照。陈广又惊喜，再三礼拜道：“我愿弃官不做，跟从师父去作超然物外的云游。”惠照答允了他。那天晚上，他俩一起住在客店里，天还没亮，陈广起床时惠照已经走了。从此，一直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惠照自梁普通七年出生，查对南梁历史，普通七年是丙午年；至唐宪宗元和十年乙末，计二百九十年；这与惠照自己说的岁数，果然相符。笔者常常用南梁和南陈两朝的历史，校对惠照所说的内容，发现颇有相同之外，由此更加相信他的话不是欺人之谈。

卷第九十三　异僧七

宣律师

宣律师

大唐乾封二年春二月，西明寺道律师逐静在京师城南故净业寺修道。律师积德高远，抱素日久。忽有一人来至律师所，致敬申礼。具叙暄凉，律师问曰：“檀越何处？姓字谁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吴之兰台臣也。会师初至建业，孙主即未许之，令感希有之瑞，为立非常之庙。于时天地神祗，咸加灵被，于三七曰，遂感舍利。吴王手执铜瓶，倾铜盘内，舍利所冲，盘即破裂。乃至火烧锤试，俱不能损。阚泽、张昱之徒，亦是天人护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对谐允。今业在天，弘护佛法为事。弟子是南方天王韦将军下之使者。将军事物极多，拥护三洲之佛法，有斗争凌危之事，无不躬往，和喻令解。今附和南，天欲即至，前事拥闹，不久当至，具令弟子等共师言。”不久复有人来，云姓罗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广说律相。初相见时，如俗礼仪，叙述缘由，多有次第，遂用忽忘。次又一人，云姓费氏，礼敬如前。云：“弟子迦叶佛时，生在初天，在韦将军下。诸天贪欲所醉，弟子以宿愿力，不交天欲，清静梵行，偏敬毗尼。韦将军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将军、四王、三十二将。周四天下，往还护助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余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东西天下，人少黠慧，烦恼难化。南方一洲，虽多犯罪，化令从善，心易调伏。佛临涅槃，亲受付嘱，并令守护，不使魔娆。若不守护，如是破戒，谁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诫，不敢不行。虽见毁禁，愍而护之。见行一善，万过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气，上薰空界四十万里，诸天清净，无不厌之。但以受佛付嘱，令护佛法。尚与人同止，诸天不敢不来。韦将军三十二将之中，最存弘护。多有魔子魔女，轻弄比丘，道力微者，并为惑乱。将军栖遑奔至，应机除剪。故有事至，须往四王所时，王见皆起。为韦将军修童真行护正法故。弟子性乐戒律，如来一代所制毗尼，并在座中听受戒法。”因问律中诸隐文义，无不决滞。然此东华三宝，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现，但谓其灵而敬之。顾访失由，莫知投诣。遂因此缘，随而咨请。且沈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观，不可以语也。宣师又以感通记问天人云：“益州成都多宝石佛者，何代时像，从地涌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叶佛时，有人于西洱河造之，拟多宝佛全身相也，在西洱河鹫山寺。有成都人往彼兴易，请像将还，至今多宝寺处，为海神蹋船所没。初取像人见海神于岸上游，谓是山鬼，遂即杀之。因尔神瞋覆没，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其多宝旧在鹫头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郎州过，大小不算，三千余里，方达西洱河。河大阔，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经像尚存，而无僧住。经同此文，时闻钟声。百姓殷实，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塔如戒坛，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数极多，彼土诸人，但言神冢。每发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西州二千余里。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自下云云至晋时，有僧于此地。见土坟随出随除，怪不可平。后见拆开，深怪其尔。乃深掘丈余，获像及人骨在船。其髅骨肘胫，悉皆粗大数倍，过于今人。即迦叶佛时，阎浮人寿二万岁时人也。今时劫减，命促人小，固其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时，牵曳难得。弟子化为老人，指撝方便，须臾至周，灭法暂隐。到隋重兴，更复出之。蜀人但知其灵从地而出，亦不测其根源。见其花趺有多宝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宝寺。”又问：“多宝字是其隶书，出于亡秦之代。如何迦叶佛时，已有神州书耶？”答曰：“亡秦李斯隶书，此乃近代远承。隶书之兴，兴于古佛之世。见今南洲四面千有余洲，庄严阎浮，一方百有余国，文字言音，同今唐国。但以海路辽远，动数十万里，重译莫传，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师不闻乎？梁顾野王，太学之大博也，周访字源，出没不定，故玉篇序云：“有开春申君墓得其铭文，皆是隶字。’检春申是周武（明抄本无周武二字）六国同时，隶文则非吞并之日也。此国篆隶诸书，尚有茫昧，宁知迦叶佛时之事。决非其耳目之所闻见也。”又问：“今西京城西高四土台，俗谚云：是苍颉造书台。如何云隶书字古时已有？”答曰：“苍颉于此台上，增土造台，观鸟迹者，非无其事。且苍颉之传，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黄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鸟迹之书时变，一途今所绝有。无益之言，不劳述也。”又有天人，姓陆名玄畅，来谒律师云：“弟子是周穆王时，生在初天，本是迦叶佛时天，为通化故，周时暂现。所问高四土台者，其本迦叶佛于此第三会，说法度人。至穆王时，文殊、目连来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谓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台是迦叶佛说法处。’因造三会道场。至秦穆公时，扶风获一石佛，穆公不识，弃马坊中，秽污此像。护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梦游上帝，极被责疏。觉问侍臣由余，便答云：‘臣闻周穆王时，有化人来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于终南山造中天台，高千余尺，基址见在。又于苍颉台造神庙，名三会道场。公今所患，殆非佛为之耶？’公闻大怖，语由余曰：‘吾近获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弃之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闻，往视之，对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净处，像遂放光。公又怖，谓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诸善神等，擎弃远处。公又大怖，以问由余。答曰：‘臣闻佛清净，不进酒肉，爱重物命。如护一子，所有供养，烧香而已，所可祭祀，饼果之属。’公大悦。欲造佛像，绝于工人。又问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侧，应有工匠。’遂于高四台南村内，得一老人，娃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会道场见人造之，臣今年老，无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场内为诸匠执作，请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铜像。相好圆备，公悦，大赏赉之。彼人得财，并造功德，于土台上造重阁，高三百尺。时人号之高四台，或曰高四楼。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称也。”又问：“目连舍利弗，佛在已终，如何重见？”答曰：“同名六人，此目连非大目连也。到宇文周时，文殊师利化为梵僧，来游此土，云欲礼拜迦叶佛说法处，并往文殊所住之处，名清凉山。遍问道俗，无有知者。时有智猛法师，年始十八，反问梵僧：‘何因知有二圣余迹？’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有苍颉造书台，即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即其处也。’又问‘沙河’、‘青山’是何语，答曰：‘渭水终南山也。’此僧便从渭水直南而步，遂得高四台，便云此是古佛说法处也。于时智猛法师，随往礼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长大，具为太常韦卿说之，请其台处，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会寺。至隋大业，废入大寺。因被废毁，配入菩提。今京城东市西平康坊南门东菩提寺西堂佛首，即是三会寺佛。释迦如来得度大迦叶后，十二年中，来至此台，其下见有迦叶佛舍利。周穆王游大夏，佛告彼土见有古塔，可返礼事。王问何方，佛答在鄗京之东南也。西天竺国具有别传，云岁长年，是师子国僧，年九十九夏，是三果阿那含人，闻斯胜迹，躬至礼拜。又奏请欲往北岱清凉山文殊师利菩萨坐处。皇帝闻喜，敕给驿马内使及弟子官佐二十余人，在处供给。诸官人弟子等，并乘官马。唯长年一人，少小已来，精诚苦行，不乘杂畜。即到岱州清凉山，即便肘行膝步而上，至中台佛堂，即是文殊庙堂。从下至上，可行三十余里，山石劲利，入肉到骨，无血乳出。至于七日，五体投地，布面在土，不起不食。七日满已，忽起，踊跃指挥，四方上下空界，具见文殊师利菩萨圣僧罗汉。从者道俗数十人，有见不见。复有一蟒蛇，身长数里，从北而来，直上长年，长年见喜。衔师脚过，变为僧形。诸人惧怕，皆悉四散，唯长年一人，心不惊动。种种灵应，不可具述。”律师又问天人曰：“自昔相传，文殊在清凉山，领五百仙人说法。经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萨。娑婆则大千总号，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诸佛之元帅，随缘利见，应变不同。大士大功，非人境界，不劳评泊，但知仰信。多在清凉山五台之中，今属北岱州西，见有五台县清凉府。皇唐已来，有僧名解脱，在岩窟亡来三十余年，身肉不坏，似如入灭尽定。复有一尼，亦入定不动。各经多年。圣迹迦蓝。菩萨圣僧，仙人仙花，屡屡人见。具在别篇，岂得不信。”又问：“今五台山中台之东南三十里，见有大孚灵鹫寺，两堂隔涧犹存。南有花园，可二顷许，四时发彩，色类不同，四周树围。人移（移原作侈，据法苑珠林二二改）花栽（栽原作伏，据法苑珠林二二改）别处种植，皆悉不生。唯在园内，方得久荣（荣原作营，据法苑珠林二二改），人究年月，莫知来由，或云汉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传，互说不同，如何为实？”答曰：“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时，已有佛法，此山灵异，文殊所居。周穆于中造寺供养。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汉明之初，摩腾法师是阿罗汉天眼，亦见有塔，请帝立寺。其山形像似灵鹫山，名曰大孚，孚者信也。帝深信佛法，立寺劝人。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来礼谒，见人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验。岂唯五台独验，今终南、太白、太华、五岳名山。皆有圣人为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设供，感讣徵应。事在别篇，不烦此术也。”又问：“今凉州西番（音盘）和县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云。迦叶佛时，有利宾菩萨，见此山人，不信业报，以杀害为事，于时住处有数万家，无重佛法者。菩萨救之，为立迦蓝，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后，菩萨神力能令如真佛不异。游步说法，教化诸人。虽蒙此道，犹故不信。于时菩萨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于聚落，欲下压之。菩萨扬威劝化，诸人便欻回心，敬信于佛。所有杀具，变成莲花，随处街巷，华如种植。瑞像方摄神力，菩萨又劝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八十里，弥山亘谷，处处僧坊佛殿。营造经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时出家者，有二万人，在七寺住。经三百年，彼诸人等，现业力大，昔所造恶，当世轻受，不入地狱。前所害者，在恶趣中，又发恶愿，彼害我者，及未成圣，我当害之；若不加害，恶业便尽，我无以报。共吐大火，焚烧寺舍，及彼聚落，一时焚荡。纵盗得活，又以大水漂溺杀之，无一得存。时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远在空中；寺破已后，下内石室，安置供养。年月既久，石生室灭，至刘萨诃师礼山，逆示像出。其萨诃者，前身元是利宾菩萨。身首别处，更在别篇也。”又问：“江表龙光瑞像，人传罗什将来，有言扶南所得，如何为定？”答曰：“此非罗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帝征扶南获之。昔佛灭后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罗汉优婆质那，以神力加工匠，后三百年中，凿大石山，安置佛窟，从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余尺。请弥勒菩萨指挥，作檀室处之。玄奘师传云，百余尺；圣迹记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时，罗汉将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头牛头旃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铜像。凡夫今见，止在下重，上四重闭。石窟映彻，见人脏腑。第六百年，有佛柰遮阿罗汉，生已母亡。后生扶南国，念母重恩，从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养。母终，生扬州，出家，住新兴寺，获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获此像来都，亦是罗汉神力。母今见在，时往罗浮天台西方诸处。昔法盛昙无谒者，再往西方。有传五卷。略述此缘。何忽云罗什法师背负而来耶？”宣律师因问：“什师一代所翻之经，人多偏乐，受持转盛，何耶？”答曰：“其人聪明，善解大乘，已下诸人同时翻译者并隽。又一代之宝也，绝后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译，以悟达为先，得佛遗寄之意也。”又问：“俗中常论被秦姚与抑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此非悠悠凡所筹度，何须评论。什师德行在三贤，所在通化，那繁补阙，随机而作。故大论一部，十分略九。自余经论，例此可知。冥祥感应，历代弥新，深会圣旨，罕逢难遇，又蒙文殊指受，令其删定，特异恒伦。岂以别室见讥，顿亡玄致者也。”又问：“邡州显际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处，是周穆王造寺处也。佛去世后，育王第四女，又造像塔，于此供养。于时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叶佛时，亦于此立寺，是彼沙弥显际造也。仍将本名，以显寺额。”又问：“金玉华宫南檀台山上，有砖塔，面别四十步，下层极壮，四面石龛，傍有碎砖，又有三十余窑砖，古老莫知何代，然每闻钟声？”答曰：“此穆王寺也，名曰灵山。至育王时，敕山神于此造塔。西晋末乱，五胡控权。刘曜京都长安，数梦此山佛见，在砖塔中坐。语曜曰：‘汝少饮酒，莫耽色欲，黜去邪佞，进用忠良。’曜不能从，后于洛阳，酒醉落马，为石勒所擒。初曜因梦所悟，令人寻山访之，遂见此像，坐小砖塔，与梦符同。便毁小塔，更造大者，高一十九级，并造寺宇。极存壮丽，寺名法灯，度三百僧住之。曜没赵后，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于今塔后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采取芝草，供养圣僧，皆获延龄。寺今现在，凡人不见。所闻钟声，即是寺钟也。其塔本基，虽因刘曜，仍是穆王立寺之处也，又是迦叶如来之古寺也。至贞观年，于玉华北慈乌川山上，常见群鹿来集其所，逐去还来。有人异之，于鹿集处，掘深一丈，获一石像，长一丈许，见今供养。”又问：“荆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云是优填王所造，依传从彼摸来，将至梁朝。今京师复有，何者是本？”答曰：“大明是本像。梁高既崩，像来荆渚。至元帝承圣三年，周平梁后，收薄国宝，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师藏隐房内，多以财物赠遗使人，像遂得停。至隋开皇九年，文帝遗使人柳顾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镇荆楚。顾是乡人，从之。令别刻檀，将往恭旨。当时访匠，得一婆罗门僧，名真达，为造。即今西京大兴善寺像是也，亦甚灵异。本像在荆州，僧以漆布幔之。相好不及真者。大明本是古佛住处，灵像不肯北迁故也。近有长沙义法师，天人冥赞，遂悟开发，别除漆布，真容重显，大动信心。披觌灵仪，令檀所作，本无补接，光趺殊异，象牙雕刻，卒非人工所成。兴善像身，一一乖本。”又问：“涪州相思寺侧，多有古迹，篆铭勒之，不识其缘。此事云何？答曰：“此迦叶佛时，有山神姓罗，名子明，蜀人也。旧是持戒比丘，生憎破戒者，发诸恶愿：令我死后，作大恶鬼，啖破戒人。因愿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属，所主土地，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二千余里。年啖万人已上。此神本僧为迦叶佛兄，后为弟子，彼佛怜愍，故来教化，种种神变，然使调伏，与受五戒，随识宿命，因不啖人。恐后心变，故佛留迹。育王于上起塔，在山顶。神便藏于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现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见付嘱仪中。”又问：“南海循州北山兴宁县界灵龛寺，多有灵迹，何也？”答曰：“此乃文殊圣者弟子，为此山神，多造恶业。文殊愍之，便来教化。遂识宿命，请为留迹，我常礼事，得离诸恶。文殊为现，今者是也。于贞观三年，山神命终，生兜率天。别有一鬼，来居此地，即旧神亲家也。大造诸恶，生天旧神怜之，下请文殊，为现小迹。以化后神，又从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迹现，莫匪有由焉。见付嘱仪。”又问：“沁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来久近耶？”答曰：“此窟迦叶佛释迦佛二时备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叶佛像也。”又问：“渭南终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涧者。”答曰：“此事同于前。南山库谷天藏，是迦叶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现有十三缘觉，在谷内住。”又问此土常传有佛，是殷时、周昭、庄王等造，互说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时生天，具见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报二身，则非凡见，并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该三千，百亿释迦，随人所感。前后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鲁庄，俱在大千之中。前后咸传一化，感见随机，前后何定。若据法报，常自湛然，不足叹也。”又问：“汉地所见诸瑞像，多传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争幽冥，难得其实，此事云何？”答曰：“此实不疑，为育王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丑，乃图佛形相，还如自身，成已发愿。佛之相好，挺异于人如何同我之形仪也。以此苦邀，弥经年月，后感佛现，忽异本形。父具问之，述其所愿。今北山玉华、荆州长沙、杨都高悝、及京城崇敬寺像，并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书其光趺，依梵本书。汉人读者，罕识其文。育王因将此像，令诸鬼神，随缘所感，流传开悟。今睹像面，莫非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战场。西晋将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杀，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犹得。所杀无辜，残害酷滥，故诸神鬼，携以镇之。令诸冤魂，得生善念。周朝灭法，神亦徙之。隋祖载（法苑珠林二二载作再）隆，佛还重起。”又问：“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来，或经七日多日，如生不异？”答曰：“人禀七识，各有神（神原作人据法苑珠林二二改）。心识为主，主虽前去，余神守护，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戒破五神去，余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卫比丘。若毁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余者恒随。”律师又问天人曰：“其蜀地简（简原作兰，据道宣律师感通录改）州三学山寺，空灯常照，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萨寺，迦叶佛正法时初立，有欢喜王菩萨造之。寺名法灯。自彼至今，常明室表。有小菩萨三百人，断粒遐龄，常住此山。此灯又是山神李特，续后供养，故至正月，处处燃灯，以供佛寺云尔。”（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高宗乾封二年春季二月，西明寺律师逐静在京都城南原净业寺修习佛道。逐静律师积德高远，久持道心。一天，忽有一人来到律师的住处。施礼致敬，相互道过寒暄之后，律师问道：“施主家住何处？尊姓贵名是什么？”此人答道：“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吴国时兰台的臣民。康僧会法师当初来到建业，国主孙权没有立即允许他传教，令其感召希世之珍宝，为他建立非常之寺庙。当时天地诸神都以威灵相助，康僧会法师在三七那一天，便感召得到了佛祖遗骨舍利。吴王手拿铜瓶倾倒在盘内，盘子被舍利所冲击，当即破碎。又用火烧锤击，都不能使舍利受损。阚泽、张昱等人，也因得到天人保佑与帮助，天人进入他们的身体，才使其神思敏捷清爽，能够对答流畅允妥。如今我们已升天，以弘扬保护佛法为职事。弟子是南天王韦将军属下的使者。将军的事务极多，他要拥护三洲的佛法，凡是各处出现争斗、危机的事情，将军无不亲自前往，进行晓喻调解。如今南洲刚刚平复和解，天王就想立即到此，只因事情繁杂有所耽误，不久就会到来的，天王让弟子等人先与律师谈谈。”不久又有一人到来，自称姓罗，是蜀地人。说话全是蜀地口音，大谈佛教的律相之法。初见面时，礼仪如同俗众，讲述起佛法之缘由来则极有见地，于是让人忘了他原先的俗态。接着又来了一个人，说是姓费，礼仪方方也如罗氏一样。他说：“弟子在迦叶佛时生于第一层天，在韦将军属下供职。天下诸人多为贪欲迷醉，弟子凭借自己的宿愿，不惑于贪欲，以清静为本，奉行佛法，尤敬重佛藏中的戒律。韦将军以童真之心奉事佛法，不受贪欲之烦扰。天王之下有八将军、四王、三十二将，共同管理四方天下，往返保护，扶助所有的出家人。四方天下之中，北方天下佛法流布不广，影响较小；其余三方天下佛法弘扬广大，影响比较普遍，然而出家之人多数违犯禁戒，严格恪守戒律的人为数较少。东方天下与西方天下，人们不那么精明聪慧，自身的烦恼也就难于迁化。南方天下的人，虽然多有犯罪行为，但是只要认真感化令其从善，他们那精明灵活的心性比较容易驯服。释迦佛祖在临近涅槃升天之际，谆谆嘱咐弟子门徒，并令其谨慎守护佛法，不让妖魔鬼怪侵扰。如不严加守护，如此违戒犯规，哪里还有人奉行我佛之法教的。所以，佛祖的谆谆教诲与至诚告诫，我辈不敢不奉行。戒律虽然受到一些破坏，我们仍要以慈悲为怀，尽力去保护出家之人。只要他们修行善事，过去的各种过错都可以不咎，善事多了就会忘记过去的污点，不必记取以往的过失。况且人世中的臭气，上薰空界四十万里，诸位天人心境清净，对此臭气无不厌恶。但因受到佛祖的嘱咐，令其尽心守护佛法，何况天人尚与世人共同栖止于同一个天下，所以诸位天人不敢不来到天下。韦将军是三十二名天将之中，最有弘扬守护佛法之诚意的。世间有许多魔男魔女，轻侮戏弄出家人，出家人中的道力微弱者，都受到他们的迷惑拢乱。一有这类事情发现，韦将军便急忙奔波而到，应该适时地将他们剪除掉。所以只要韦将军有事要办，需要到四位天王住处时，天王见了都起来迎接。这都是因为韦将军能以童真之心修行，又能精诚守护佛法的缘故。弟子禀性喜爱戒律，如来佛祖一代所创制的律藏经典，我都在讲堂上聆听接受过。”律师便向他询问律典中诸多文字隐晦处的含义，费天人无不给以决滞释疑。然而东方华土对待佛法的态度，往往就像一向对待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山海水石一样，只是认为佛法灵验、实用所以才去敬奉它。这样来看待和探求佛法佛理就失去了它的根由，不能领悟它的深层底蕴。又因这样的缘故，伴随而来的现象就是多为实用目的而去谘询祈请佛教。而佛法本身是对三界万物之中深邃玄幽之相，通过法理予以概括，这是肉眼凡胎无法看得见的，也是不能用语言具体明确的加以宣示与指述的。宣律师又将《感通记》中记载的内容来询向费天人道：“益州成都的多宝石像，是什么时代的佛像？”费天人答道：“蜀都的原址在青城山上，现在的成都当时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远在迦叶佛（释迦牟尼十六弟子之一）时代，有人在西洱河摹拟多宝佛全身形相制造了多宝佛石像，放在西洱河鹫头山寺庙里，后来有个成都人到西洱河去兴易，带着这座石佛像往回走，走到现在的多宝寺那个地方，被海神踩翻了船而沉没了。因为当初那个取像的成都人，看见海神在岸上游逛，以为是山鬼，便把海神杀了，所以惹怒了海神，如今海神便把他的船掀翻了，结果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人与佛像都沉到了水底。那尊多宝佛石像原先所在的鹫头山寺庙，旧庙遗址仍然存在，仍有一座寺塔，寺塔经常放射出亮光。假如要到那个地方去，就需路过郎州，大道与小路都放在内，须走三千多里路才能到达西洱河。西洱河特别宽，有的地方宽一百里，有的地方则宽达五百里。河的中间有山岛，岛上有古庙，寺庙里仍有经书与佛像存在，但没有僧人居住。经书的文学与我们看到的一样，寺庙内还时常听到有钟声响，当地的百姓都比较富足，每年四、八两月，他们都按时去古塔供奉祭奠。寺塔好像受戒时的坛台，由三层石块砌成，塔顶覆盖着铅盆。这种寺塔，那个地方极多，当地人称为神冢。每当寺塔发射亮光时，人们使用素食菜果等祭祀，祈求神灵赐福、保佑。这个地方往西北走距离西州两千余里。距天竺国不太远。过去常常有人到过那个地方。再往后说就说到晋代了，晋时有个僧人在这个地方，看见地上有一座土坟，他平掉之后紧接着还冒出来，随平随冒，他奇怪土坟平不掉，后来便被他挖开了。挖开之后又奇怪怎么那样深，于是继续往下挖。掘到一丈多深时，掘出了佛像、人骨与船。骨头架子上的肘骨与胫骨特别粗大，相当于现在人的几倍，这是迦叶佛时代，寿命长达两万岁的闫浮人，如今时劫减少，人的寿命短促了形体也短小了，这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那位僧人挖得石像之后，因为拖不动；便化成一位老人，指挥调遣起来就比较方便了，不大一会儿就安排妥当了，把石像暂时埋藏了起来，到了隋朝又重新发掘了出来，石像于是又出现在世上。蜀地人只知道这座神像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但并不了解它的根源是怎么回事。他们见石像脚背上刻有‘多宝’二字，于是就称它为多宝石像，又称安置石像的庙为多宝寺。”宣律师又问到，“石像上刻的‘多宝’二字属于隶书，隶书出于秦代。怎么在迦叶佛时代就已有了神州的隶书呢？”费天人答道：“秦代李斯的隶书，原是近代对远古时代的继承，隶书的兴起出现于古佛时代。现今南土四周有一千多个海岛，庄严阎浮，那里有一百多个国家，他们的文字语言都与大唐国相同，只因海路遥远，动辄几十万里，得不到转译传播，致使你们这个地方封闭自守，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律师没有听说过吗？梁朝的顾野王是太学之中学识最为渊博的人，他四处考察文字的起源，也没找到确切的答案，所以在《玉篇》序中说：‘有人打开春申君的坟墓得到他的铭文，铭文全是隶书体文字。’查春申君是东周列国时代的人，可见隶书非秦国吞并六国之后才出现的。六国时代到底是篆书还是隶书，尚且不可测度，怎么能知道迦叶佛时代的事呢。所以，隶书到底起源于何时，绝不是单凭耳闻目睹的现象就能断定的。”宣律师又问道：“现在长安城西的高四土台，俗称苍颉造字台。怎么说是隶书字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呢？”费天人答道：“苍颉在这里堆土为台以观察鸟的足迹，这件事不是没有。但关于苍颉其人，人们很少知道他的来源，有人说他是黄帝的臣民，有人说他是古代帝王。鸟迹之书时时都在衍变，一成不变的事现在绝对没有。这是无须分辩的，用不着多费否舌。”又有个天人，姓陆名玄畅，前来拜见律师道：“弟子是周穆王时生在初天的，本是迦叶佛时代的天人，为了开导教化世人的缘故，周穆王时暂时现身。你所问的高四台，它本是迦叶佛在这里举行第三次法会，讲说佛法度脱人的地方，到了周穆王时，文殊与目连前来教化，穆王听从他们教化，他们就是列子所说的“化人”。化人告诉周穆王说：‘高四台是迦叶佛讲说佛法的地方。’穆王便在那里修造了三会道场。到了秦穆公时，扶风得到了一尊石雕佛像，穆公不认识，便扔到了马棚里，佛像身上弄得非常脏。佛神生气了，便让穆公得了病，穆公又梦游见到天帝，受到严厉的责罚。梦醒后询问侍臣由余，由余便答道：‘臣闻周穆王时，有两个化人来到这片国土，说是佛神。’周穆王非常信奉他们，在终南山上修造了中天台，高一千多尺，中天台的遗址现在仍然保留着，又在苍颉台上建造了神庙，叫作三会道场。您现在的灾祸，全是因为不尊敬佛神而招致的。”素穆公听了大为恐惧，对由余说：‘我最近得到一尊石雕人像，石像的穿戴不是现在人服饰的款式，我把它扔到马棚里了。莫非这就是佛神吗？”由余听了，前往马棚里一看，对穆公说：‘这尊石像真的是佛神。’穆公把石像拿回来清洗干净，安放在十分清净的地方，佛像便放射出光芒，穆公又恐惧了。以为佛神放光是在生气，便宰猪杀羊摆供祭祀。不料善神们把这些牛羊等肉统统拿到远处扔了。穆公更加恐惧了，便问由余这是怎么回事。由余答道：‘我听说佛家素净，不吃酒肉，为的是爱惜生物的性命。如果得到一个佛像，供奉的时候只要烧香就行，用来祭祀的供品也都是素食果蔬之类。’穆公听了大为高兴。他要制作佛像，苦于没有工匠，又询问由余怎么办，由余答道：‘在从前周穆王修造寺庙的附近，应当有工匠。’于是，便在高四台南面的村庄里找到一位老人，此人姓王名安，已经一百八十岁了，王安说他曾在三会道场看见过别人制造佛像，但现在自己已经老了，无力制作；在自己村庄的北边有兄弟四人，当年曾在道场内当工匠亲手制作过佛像，可以找他们四人一起制造。秦穆公便照着王安的话办了，找到这兄弟四人，制成一尊铜佛像，铜像的形相端庄丰满，穆公十分满意，大加赏赐四位工匠。工匠们得到赏赐的钱财后，都用来修造了功德，在苍颉土台上修建了几层楼阁，楼阁高达三百尺，当时人们称它为高四台，有的叫它高四楼。这兄弟四人姓高，老大叫高四，所以楼阁起名高四台或高曰楼；也有人说，用‘高四’给楼台命名，是因为楼台本为高氏四人共同建造的。总之。高四台的名字与建造人有关，现在人们仍然叫它这个名字。”宣律师又问陆玄畅天人；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中的目连与舍利弗，；这两位佛子早已不在人世，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呢？天人答道：“跟他们同名的有六个人，这个目连不是原先那个大目连。到了北朝宇文周时，文殊师利佛化为佛僧，来到北地游化，说要到迦叶佛讲说佛法的地方去礼拜，还要到文殊住过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就是清凉山（即五台山）。他遍访僧人与俗众，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当时有个智猛法师，年仅十八岁，他反问这位佛僧：‘你根据什么知道有两位先圣的余迹？’佛僧答道：‘在秦国都城南面二十里处有座苍颉造字台，那就是当年迦叶先圣讲说佛法的地方。’他又说：‘在沙河以南五十里，青山以北四十里，就是那个地方。’智猛法师又问他‘沙河’、‘青山’指的是什么地方，佛僧答道：‘指的是渭水与终南山。’这位佛僧便从渭水出发一直往南走去，于是找到了高四台，便说这就是当年迦叶佛讲说佛法的地方。当时智猛法师也跟着他到那里去礼拜先圣余迹。不久，这位佛僧便不见了。智猛长大后，把这件事跟太常韦卿说了，请他在高四台这个地方，依照原样建立了寺庙，寺庙建成后便奏报了北周皇帝，命名为三会寺。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废除了三会寺。因为寺庙被废弃，里面的佛像便配置在菩提寺内。如今京城东市区西平康街南门东边菩提寺西殿的佛首，就是当年三会寺内的佛像。释迦如来佛祖得度大迦叶之后，第十二年，大迦叶来到这座高四台，台下现有迦叶佛的遗骨舍利。周穆王游于大夏时，佛告诉他你们那个地方现有古塔，可以回去到那里礼拜供奉。周穆王问古塔在什么地方，佛说在都城鄗京的东南方。据西天竺国的图书资料记载，说这年有个师子国僧人叫长年，现年九十九岁，是三果阿那含人，听说鄗京东南有古塔，他便亲自到那里礼拜。他又奏请皇帝。要到北岱清凉山文殊师利佛安放的地方去。皇帝听了非常高兴，赐给他宫内用的驿马以及弟子官佐二十余人，供他使用。出发之后，各位官人弟子都骑着官马，唯独长年一人徒步走路，因他从小到今，一直坚持修练苦行，从来不骑牲畜。到了岱州清凉山后，长年使用双肘双膝着地，肘行膝步而上，直至中台佛堂，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庙堂。从下面到佛堂这样跪行了三十多里，沿途山石锋利，刺破了肌肉直到骨头，竟没有血浆流出来。到了第七天，累得趴倒在地上，面颊贴着泥土，爬不起来，也不进饮食。这样整整七天期满之后，忽然从地上站了起来，欢蹦跳跃，神扬气爽，只觉得四面八方上下空间，处处都能看见文殊师利菩萨与圣僧罗汉。跟从他的几十名僧人俗众，有的也能看见，有的则什么也看不到。又有一条身长几里的巨蛇从北面爬来，直接扑向长年，长年见了非常喜欢。巨蛇用嘴含过法师的脚之后，立即变成僧人的形状。众人见了十分惧怕，纷纷四散奔逃，唯独长年一人，心不惊动神情坦然。种种灵验报应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能一一细述。”宣律师又问天人道：“自古以来代代相传，文殊曾在清凉山上统领五百名仙人讲说佛法。经书里明文记载着文殊是长久住在娑婆世界的菩萨。娑婆世界则是大千世界的总称，为什么他偏偏只在清凉山这个地方呢？天人答道：“文殊师利佛是诸佛的元帅，随处都能见到，因缘变化不同。此乃大士大功，并非常人之境界，不必在此评断，只管信仰就是了。虽然如此，文殊多数情况下还是住在清凉山的五台之中，此地现属北岱州西部，设有五台县清凉府。唐朝以来，有位僧人名叫解脱，他在岩窟死亡三十多年了，遗体一直没有腐败，就象园寂入定的一样。又有一位僧尼，也是入定不动。他们的遗体都经过了许多年没有败坏。圣迹与寺院，菩萨与圣僧，仙人与仙花，屡次出现在人的面前。所有过些，都在别处有所记载，怎能叫人不相信呢。”律师又问天人道：“现在五台山中台的东南三十里处，有一座大孚灵鹫寺，两座殿堂隔河相望，至今犹在；寺院南面有花园，占地面积两顷左右，一年四季都开花，只是颜色种类不同，花园四周有绿树环绕。人们将里面的花草移到别处栽种时，都不能成活，只有在这个花园里生长，才能永久繁荣。人们追究这座寺庙建于何年何月时，都没有考证出准确年代，有人说寺庙是汉明帝时建立的，有人说花草是魏孝文帝时栽植的。自古以来代代相传，各种说法互不相同，到底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呢？”天人答道：“确实是两位帝王建造的。从前，在周穆王时，就已有了佛教，这座山特别灵明神异，是文殊居住的地方，周穆王在这座山里修造了寺庙，供奉佛法。到阿育王时，也依旧例设置了寺塔。汉明帝初年，摩腾法师是阿罗汉天眼，也看见这里有寺塔，便请明帝在这里建立寺庙。这座山的形状象灵鹫山，名字叫大孚，“孚”就是“信”的意思。明帝深信佛法，便在这里建立寺庙劝导世人。元魏孝文帝的都城在离五台山北台不远的地方，所以常常来这里礼拜供奉，现在石头上清晰地看到有人马走过的痕迹，就是这件事情的证明。岂止五台山有灵验，如今终南、太白、太华等五岳名山，都有圣僧名僧住在那里主持讲说佛法，以图佛法久存。这些地方也都有人前去设供祭祀，都能感应灵验。所有这些事情，别处都有记载，此不赘述。”律师又问天人现在凉州西番和县断裂的佛像，是什么年代制造出来的，天人答道：“迦叶佛时代，有个利宾菩萨，看到这座山里的人不相信因果报应，以杀害生灵为能事，当时住在这里的有几万户人家，没有一个敬重佛教的。菩萨为了救拔他们，便为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寺院，大梵天王亲手制造了利宾佛像，佛像制成后，菩萨的神力能使它与真佛设有不同。菩萨到处游化，讲说佛法，教化每个人。人们虽然蒙受佛教的教化，却仍然不信奉佛法。这时，菩萨便施行了恐怖方法，让佛像手举着大石头，石头可以骤然落下来，要压住下边的人。由于菩萨显扬神威以示劝化，人们便忽然回心转念，开始敬信佛法。所有杀害生灵的器具，于是变成了莲花，莲花开满了各处的大街小巷，就象种植的一样。佛像刚刚收敛了神力，菩萨又劝说那些清真的信徒，让他们修造七座寺庙。要在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八十里的范围之内，漫山遍谷，处处都有僧舍佛殿。营造过程长达十三年之久，才得以全部建成。同时出家修道的，多达两万人，他们都住在这七座寺院里。经过三百年的长期修练，这些人的道业法力都大了，从前所做的恶行，当世减轻了罪过，不再被打入地狱。从前被他们杀害的，在恶趣之中又发下恶愿：那些杀害我们的人，乘其未能成佛的时候，我们应当把他们害了；如不加害于他们，他们的罪蘖便会消除，我们就没有理由和办法予以报复了。于是，他们便一起口吐大火，焚烧了寺院僧舍，直到那些人聚居的地方被大火洗动一空为止，纵使有人苟活于火灾、又以大水淹没溺死，结果是没有一人能够幸存。当时那个地方的山神，在寺庙尚未倒塌之前，收取了利宾菩萨的神像，运到很远的空中；寺庙破毁之后，山神又把菩萨的佛像安置在地下石室中供奉。后来年头太多了，石像仍然存在而石室却已不见了。等到刘萨诃法师前去拜山时，石像便从地下冒了出来。那个萨诃法师的前身，原是利宾菩萨，利宾菩萨的石像已经身首异处。这都记载在别处了。”律师又问他江南龙光寺的珍贵佛像，人们传说是西域僧人罗什带来的，也有人说是从扶南国得来的，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天人答道：“这尊佛像不是罗什带来的，而是南朝宋孝武帝征扶南时获得的。昔日佛祖去世三百年时，北天竺的大阿罗汉优婆质那，将神灵之力施加给工匠，工匠在以后的三百年间，开凿大石山，安置佛窟，从上到下共有五层，高三百余尺。请来弥勒菩萨指挥安排，制作檀室放在那里，玄奘法师的《传》说，檀室高一百余尺，《圣迹记》则说，高八丈，脚背为八尺，在六斋日经常放射光芒。当初制作的时候，罗汉将工人送到天空，如此送上三次才制作成功。佛窟的第二层安放的是牛头旃檀，第三层安放的是金像，第四层是玉像，第五层是铜像。普通人现在看见的，只是最下边的第五层，上面四层都关闭着。整个石窟光闪闪的，能够照彻人的肺腑。石窟建成后的第六百年，有位佛奈遮阿罗汉，他刚生下来母亲就死了。他又出生在扶南国，因为念及母亲生育自己的重恩，便从石窟最上面的一层拿了一个小檀像，让母亲供奉。母亲死后转生到扬州，长大后出了家，住在新兴寺，证得三果。宋孝武帝征扶南时，得到了这尊小檀像带回了京都。也是借了奈遮阿罗汉的神力、母亲如今仍然健在，时常到罗浮天台等西方各个地方去，从前那里的法盛昙没有人去拜谒，母亲去的地方还要往西。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有《传》五卷略加论述，怎么忽然说什么这尊檀像是罗什背到这里来的呢？宣律师于是问道：“罗什法师一代人翻译的佛经，人们大都偏爱，所以从那之后，修习佛法的情况开始兴盛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人答道：“鸠摩罗什这个人聪明智慧，善于理解大乘教义，在他主持下一起参与翻译的人也都是佛教界的俊才。罗什是那个时代的珍宝，是空前绝后的人，使人望尘莫及。所以他所翻译的佛经，以领悟和传达佛法的教义为主，是最接近佛祖遗著之真义的。”律师又问道：“通常都说罗什法师被秦人姚兴逼迫，破除了佛教严格的戒律；怎么说他是最得佛祖遗教之真义的呢？天人答道：“这个问题不是芸芸凡众所能理解的，无须多加评论。罗什法师的德行在于佛事三贤，宗旨之所在是感通教化众生，哪能纠缠和拘泥于小节的缺失，应当随因机缘而行事。所以经他译释的《大智度论》这部经书，十分省略为九分，其余的经论如何，道过这个例子就可以推知。对于佛法教义的沉思感悟，理解越来越新，象他那样能够深刻领会先圣的旨意，实在很少见到。他又蒙受文殊的指点传授，让他删定译释的经论，所以大大超过普通人的翻译。对他这样的人。怎能因为他被逼收纳妻室而加以讥笑，从而一笔勾销他深刻的造诣和卓著的建树呢。”律师又问在邡州显际寺山上出现的石像是什么时代建造的，天人答道：“石像秦穆公时制造的，石像原先出现的地点是周穆王建造寺庙的地方。佛祖去世之后，阿育王的第四个女儿又建造了佛像和寺塔，在这里供奉，这时在这座寺庙里住着一至三个得到证果的僧人。秦穆公的宰相由余常常到这里供奉。在从前迦叶佛时代，也在这里建立过寺庙，是那个沙弥显际所建造的。后来这座寺庙仍采用本来的名字，匾额上题的是‘显际寺’。律师又问金玉华宫南面檀台山上有座砖砌的古塔，塔的四面各为四十步宽，底层极为雄壮，四面都有石龛，石龛旁边有小块的砖，又有三十余块窑砖。塔的形状十分古老，不知是什么时代建造的，然而塔内常常听列有钟声。天人答道：“这是周穆王时的寺庙，名字叫灵山。到阿育王时，敕令山神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塔。西晋末年出现动乱局面，五胡乱华控制政权，刘曜建都于长安。他几次梦到在这座山上看见有佛坐在塔里，佛对刘曜说：“你要少喝酒，不要沉醉于色欲，要罢黜奸邪运用忠良。刘曜不听佛的劝告，后来在洛阳酒醉落马，被石勒擒获了。当初，刘曜被梦境所提示，派人寻访这座山，果然见到这里有个佛像坐在小砖塔里，与他梦中见到的完全一致。他便令人毁掉小塔，重新建造了大砖塔，塔高一十九级，同时还建造了寺庙，寺庙极为壮丽，寺庙的名字是法灯寺，引度了三百名僧人住在寺内。刘曜灭亡于石赵之后，法灯寺内有四十三位僧人修练证得三果，山神在现今的大塔后面又建造了一座寺庙，用以供养这些证得三果的高僧。山神到太白山上采取灵芝卓，供养这些圣僧，这些圣僧便得到了长寿。这座寺庙现今仍在，但是凡人看不见。现在常常听到的钟声，就是这座寺庙里的钟声。砖塔本来的基础，虽然经过刘曜的翻新改建，但仍是周穆王时建寺庙的地方，又是迦叶如来时代古寺的旧址。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在玉华宫北面慈乌川山上，经常见到一群鹿集在一个地方，把它们赶跑后还返回来，有人感到奇怪，便在这个地方往地下挖，掘到一丈深时得到了一尊石像，身高一丈左右。这尊石雕佛像现今还供养在寺庙里。”律师又问荆州前大明寺内的旃檀佛像，据说是优填王所制造的，被依传从那里来带到了梁朝；如今京城长安又有一个这样的檀木佛像；这两个之中哪个是本像？天人答道：“大明寺里的那个是本像，梁高灭亡后，佛像来到了荆州。梁元帝承圣三年于北周平掉南梁朝后，把国宝都收集到北周，当时那尊檀像被一住僧珍法师隐藏在房内，赠给前来收集国宝的使者许多财物，檀像便保留了下来。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文帝派遣使者柳顾前往荆州迎请檀像，寺僧又恳求留下檀像让其守护荆楚之地，柳顾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听从了寺僧的请求。他令人另外刻制一尊檀像，拿去向皇帝复命。当时访求匠人时找到一位婆罗门僧人，名字叫真达，是真达为他刻造了檀像。这尊檀像就是如今长安大兴善寺中的那尊檀像，也很灵异。本像在荆州，由僧人用漆布幔帐遮盖着。佛像的仿制品，制作的形相无论怎么好，也不如本像。大明寺本是古佛的住处，所以有灵气的檀像不愿迁移到北方。近来有一位长沙寺的义法师，在天人的点化之下开发觉悟了，于是除去了遮在檀像上的漆布幔帐，使檀像的真面目重新显示了出来，大大感动了信徒的心怀。揭去帐幔后重新看到了佛像风采，发现檀像的制作本无沾补衔接之处，光着的脚背尤其为特异，就像象牙雕刻的一样，绝对不象人工制作的。而兴善寺的檀像躯体，处处都与本像不同。”律师又问他涪州相思寺旁边，有很多古迹，上面有用篆字刻写的铭文，认不出是什么意思。这件事怎么解释呢？天人答道：“这是迦叶佛时代的事。当时有个山神姓罗，名叫子明，蜀地人。这位山神过去是个受戒的僧人，平生憎恨破坏戒规的人，发下恶愿说：我死之后一定要化为大恶鬼，吃掉这些破除戒规的人。这一恶愿便兑现在他身上，他死后成了这里的山神。山神下面有许多部属，他所管辖的地方，东西长达五千余里，南北也有两千多里。他与部属每年吃掉万人以上。这位山神转世之前的那位僧人本是迦叶佛的兄长，后来迦叶佛怜悯这位本是自己大哥的弟子，便来教化他，运用了种种神变之法终于使他服从，给他受了五戒，接着他便认识了宿命，于是不再吃人了。恐怕他以后变心，迦叶佛便留下了这些佛迹。阿育王在这些佛迹上建起了寺塔，寺塔坐落在山顶上。山神便藏在山顶上的石头里。塔是白玉石彻成的。这位山神现在仍在，他住的地方下面的那座石塔，是阿育王建立的。在嘱咐的文章中可以见到。”宣律师又问他南海循州北山兴宁县边界处的灵龛寺，有很多佛灵的神迹，这是怎回事？天人答道：“这些神迹都是文殊所留下的。文殊先圣有个弟子在这里做山神，作了很多恶业，文殊怜悯他便来对他施行教化，他便认识了宿命，请文殊先圣为他留下神迹，自己好常常礼拜，从而脱离恶业。文殊就为他显现了神迹，如今见到的神迹就是这样来的。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山神命终，托生于兜率天。另有一个山鬼来到此地居住，这个山鬼就是原来那山神的亲家。他又大作恶业。生在兜率天的那位原山神怜惜他，便下来请文殊为他显现小的神迹，用以教化后来的山神，文殊又照过去那样为他显现了小的神迹。所以如今在这座山上显现的神迹，没有不是有来由的。在嘱咐的文字中可见。”律师又问沁州北山石窟里的佛像常常放出光芒，这里的佛像是什么时代制造出来的？天人答道：“这座石窟在迦叶佛与释迦牟尼佛两个时代都有，你说的佛像是从前穆王弟子所制造的迦叶佛的佛像。”律师又问他渭南山与终南山上的佛面山、七佛涧是什么时代出现的，天人答道：“这件事与前面那件事相同，南山上的库谷天藏是迦叶佛亲手所造的库藏。现有十三位缘觉住在谷内。”律师又问他此地有许多佛像，传说是殷周时代昭王、庄王等制造的，说法不一，如何确定？天人答道：“这些说法都有依据。弟子夏桀时有了天，都受到佛的教化。况且佛有三身，其中法，报二身，平常人看不见，但这二身也都化登在地上；独有化身，替身该有三千，有百亿个释迦牟尼佛，随着人的感悟时时都可以见到，或先或后时间不确定，或者在殷末见到，或者在鲁庄公时见到。这百亿个释迦佛的化身都在大千世界之中，时间先后成为一统，人们随着不同的机缘随时都可能感悟而见到，到底是先还是后怎么能够确定呢！假若依据法、报二身，这个问题就更为清楚了。这是不足惊叹的。”律师又问天人道：“汉地所见到的许多佛像，常常传说是阿育王的第四个女儿所制造的，这些说法的依据都不明确，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呢？”天人答道：“这是事实，不用怀疑。因为阿育王的第四个女儿相貌不扬，很长时间嫁不出去。她常常报怨自己太丑，便画佛的形相，希望自身也能有佛的相貌。佛像画成后又发愿道：‘佛的相貌这么好，超出于常人，怎么能同我的相貌相比呢！’从此之后她苦苦祈求，经过许多年月后，终于感应到佛形出现，她自己的形貌骤然改变了。父亲问她是怎么回事，她便告诉了发愿祈求的经过。如今北山玉华寺，荆州长沙寺，杨都高悝寺以及京城长安崇敬寺内的佛像，都是阿育王第四个女儿所造的。有一幅画像画着她光着脚背，靠着一本梵文书。汉人读者，很少有认识梵文的。阿育王便把这幅画像，让鬼神们随缘感悟，到处流传以开悟他们。如今看到的佛像面部，没有不是女性的脸型的。崇敬寺那个地方本来是战场，西晋末年有五胡乱华，互相以刀兵格杀，这个地方地下有许多人的骨头，现在还能挖到。所杀的都是无幸，生灵遭涂炭，所以鬼神们带来佛像镇压冤魂，让冤魂们能够产生善良的心愿。北周朝灭绝佛法时，神灵也迁移了，隋祖杨坚时佛教中兴，佛像又返回来了。”律师又问人死之后仍有感应的事在平常人中也常发生，神魂走了形体烂了，为什么还能活转来，有的过了七天甚至许多天，还与活着时一个样，这是什么原因？天人答道：“人有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等），每一识都有神守护，其中以心识为主，主虽然走了，其余各神仍在守护着，这是不足怪的。比如五戒之中，每戒有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一戒破了五神便走了，其余二十神仍然存在。又如大僧受戒，一戒有二百五十神，也在每戒之中都感到有二百五十神在防卫着僧人。如果破了一重戒，那就只有二百五十神失去，其余诸神仍然跟随着僧人。”宣律又问天人道：“在蜀地简州三学山寺内，有空灯常照，这空灯因何而有？”天人答道：“三学山上有一座菩萨庙，这是迦叶佛正法时刚建立的，由欢喜王菩萨建造。寺庙的名字叫法灯。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有灯光照到室外。有小菩萨三百人，绝食长寿，常住于此山。此灯又是后来山神李特继续供奉的，所以每年到了正月，处处燃起灯烛，说这是供奉佛寺的。

卷第九十四　异僧八

华严和尚　唐休璟门僧　仪光禅师 玄览　法将

华严和尚

华严和尚学于神秀。禅宗（宗原作师，据陈校本改）谓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宫寺，弟子三百余人。每日堂食，和尚严整，瓶钵必须齐集。有弟子，夏腊道业，高出流辈，而性颇褊躁。时因卧疾，不随众赴会。一沙弥瓶钵未足，来诣此僧，顶礼云：“欲上堂，无钵如何？暂借，明日当自置之。”僧不与曰：“吾钵已受持数十年，借汝必恐损之。”沙弥恳告曰：“上堂食顷而归，岂便毁损。”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爱钵如命，必若有损，同杀我也。”沙弥得钵，捧持兢惧。食毕将归，僧已催之。沙弥持钵下堂，不意砖破蹴倒，遂碎之。少顷，僧又催之。既惧，遂至僧所，作礼承过，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杀我也。”怒骂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尔后经时，和尚于嵩山岳寺与弟子百余人，方讲华严经，沙弥亦在听会。忽闻寺外山谷，若风雨声。和尚遂招此沙弥，令于己背后立。须臾，见一大蛇，长八九丈，大四五围，直入寺来。怒目张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动。蛇渐至讲堂，升阶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锡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俯首闭目。和尚诫之，以锡杖扣其首曰：“既明所业，今当回向三宝。”令诸僧为之齐声念佛，与受三归五戒，此蛇宛转而出。时亡僧弟子已有登会者，和尚召谓曰：“此蛇汝之师也。修行累年，合证果之位，为临终之时，惜一钵破，怒此沙弥，遂作一蟒蛇。适此来者，欲杀此沙弥。更若杀之，当堕大地狱，无出期也。赖吾止之，与受禁戒，今当舍此身矣，汝往寻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过，草木开靡，如车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间，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归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聪慧，年十八当亡。即却为男，然后出家修道。裴郎中即我门徒，汝可入城，为吾省问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艰难，汝可救之。”时裴宽为兵部郎中，即和尚门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遥指裴家，遇裴请假在宅，遂令报云：“华严和尚传语。”郎中出见，神色甚忧。僧问其故，云妻欲产，已六七日，灯烛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于堂门之外，净设床席。僧入焚香击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产一女。后果年十八岁而卒。（出《原化记》）

【译文】

华严和尚就学于神秀。禅宗称神秀为北派的创始人，他常常住在洛阳天宫寺，有弟子三百余人。每天在食堂集体开饭时，和尚总是非常严整，瓶与钵齐备。有个弟子，道业高于同辈，而性情偏狭急躁。当时因为有病卧在床上，所以不能与大家一起聚会。一个沙弥的瓶钵不全，来到此僧跟前，顶礼道：“我没有钵，如何是好，只好向您暂借，明天我就去置办。”此僧不借给他，说：“我的钵子已经用几十年了，借给你害怕打坏了。”沙弥恳求道：“上饭堂吃饭用不多久就回来，哪能就毁坏了。”这样恳求了好几遍，此僧便借给了他，但对他说：“我爱钵如命，如若真的有所损坏，就跟杀了我一样啊！”沙弥借到了钵子，战战兢兢地捧在手里。吃完饭正要往回走，那个僧人已经在催促他了。沙弥拿着钵子从食堂台阶上往下走，不料被破砖拌倒，钵子便被摔碎了。不一会儿，僧人又催促他，他感到恐惧，便到僧人那里，向他行礼承认罪过，而且千拜万拜。僧人大叫道：“你杀了我了！”接着是大发雷霆地叫骂。因为这件事，他的病情极度恶化，过了一宿就死了。这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华严和尚在嵩山岳寺给一百多个弟子讲《华严经》，那个沙弥也在听讲。忽然听到寺外山谷中传来类似刮风下雨的声音，和尚便召唤这个沙弥，让他站到自己的背后。不一会儿，见一条大蛇，八九丈长，四五围粗，直接来到寺里，瞪着愤怒的眼睛，张开血盆大口。周围的人都要逃奔，和尚禁止他们，不许乱动。大蛇慢慢爬到讲堂，爬上台阶后左右环顾，好象要寻找什么。和尚用锡杖挡住它，说道：“停下！”蛇正要爬到座位上去，这时便低下头闭上眼睛。和尚要训诫它，用锡杖敲着它的头说：“既然明白所业，如今就该回向三宝。”他让众僧为它齐声念佛，又给它受了三归五戒，这条蛇便弯弯曲曲地出去了。当时那位亡僧的弟子也有前来听讲的，和尚召呼到面前，对他说道：“这条蛇就是你师父。他修行了多年，该当证果的份儿了，因为临终的时候痛惜一只钵子坏了，就对这个沙弥大发怒气，于是成了一条蟒蛇。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想杀死这个沙弥。如果真把沙弥杀了，他就该堕入大地狱，永无出来的时候了。亏我制止了，给他受了禁戒，如今他能脱去蟒蛇的身形了。你去找找他。”弟子接受命令出去了。蛇所走过的地方，草本都倒在一边，趟开一条道就像车子走过的路一样。蛇行了四十五里，到了深深的山谷里，便自己往石头上撞脑袋，直到撞死。弟子们回来告诉了和尚，和尚说：“此蛇现在已经投生，投生到裴郎中家作他女儿。这个女儿也十分聪慧，十八岁就该死亡。然后又转而投生为男的，长大之后出家修道。裴郎中是我的门徒，你可以进城去，替我探望他。他女儿现在正往下生，但是很难产，你可以救救她。”这时裴宽为兵部郎中，是和尚的门生。弟子受命入城后，远远地就看见了裴家，正赶上裴宽请假在家，弟子便让人报告说：“华严和尚捎话来了！”郎中出门与弟子相见。他神色非常忧虑，弟子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妻子要生产，已经六七天了，天天晚上点着灯守着她，看样子非常危险。弟子说：“我能救。”于是令人在卧室门外，摆上洁净的床席。弟子进去焚香敲磬，连呼三声“和尚”，裴宽的夫人即安然地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后来果然十八岁就死了。

唐休璟门僧

唐中宗时，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僧，发言多中，好为厌胜之术。休璟甚敬之。一日，僧来谓休璟曰：“相国将有大祸，且不远数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惧甚，即拜之。僧曰：“某无他术，但奉一计耳，愿听之。”休璟曰：“幸吾师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国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国当于卑冗官中，访一孤寒家贫有才干者，使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国恩，而可以指踪也。既得之，愿以报某。”休璟且喜且谢，遂访于亲友。张君者，家甚贫，为京卑官。即日拜赞善大夫，又旬日，用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谓曰：“已从师之计，得张某矣。然则可教乎？”僧曰：“张君赴郡之时，当令求二犬，高数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张君荷唐公特达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将赴郡，告辞于休璟，既而谢之曰：“某名迹幽昧，才识疏浅。相国拔此沈滞，牧守大郡，由担石之储，获二千石之禄。自涸辙而泛东溟，出穷谷而陟层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窃所忧惕者，未知相国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闻贵郡多善犬，愿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张君曰：“谨奉教。”既至郡，数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于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育一犬，质状异常，愿献之。”张大喜，即献焉。既至，其犬高数尺而肥，其臆广尺余，神俊异常，而又驯扰。张君曰：“相国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内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极惜之，非君侯亲往，不可取之。”张君即命驾，赍厚值而访之，果得焉。其状与吏所献者无异，而神彩过之。张君甚喜，即召亲吏，以二犬献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状，以为未常见。遂召僧视之，僧曰：“善育之，脱相君之祸者，二犬耳。”后旬日，其僧又至，谓休璟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之备。”休璟即留僧宿。是夜，休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余人，执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与休璟共处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祸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大喜，且谢之，遂撤左右，与僧寝焉。迨晓，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谓僧曰：“祸诚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观焉。”乃与休璟偕寻其迹，至后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矣，视其颈有血，盖为物噬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见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惊且诘曰：“汝为谁？”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贼也。昨夕偕来，且将致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遂为噬而死。某惧，因匿身于此，伺其他去，将逃焉。迨晓终不去，今即甘死于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其心也，盖受制于人耳。愿释之。”休璟命解缚，其贼拜泣而去。休璟谢其僧曰：“赖吾师，不然，死于二人之手。”僧曰：“此盖相国之福也，岂所能为哉？”休璟有表弟卢轸，在荆门，有术士告之：“君将有灾戾，当求一善禳厌者为，庶可矣。”轸素知其僧，因致书于休璟，请求之。僧即以书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荆州，而轸已卒。其家开视其书，徒见一幅之纸，并无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数年，其僧遁去，竟不知其所适。（出《宣室记》）

【译文】

唐中宗在位时，唐休璟为宰相。他有个僧人，说什么事情多数能言中，擅长于降服鬼魔贼盗的方术。休璟对他很敬重。一天。僧人来对休璟说：“相国将要遭受大灾祸，而且就在不远的数月之内。然而可以驱除。”休璟非常恐慌，于是求他相救。僧人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献你一条计策而已，请你按计而行。”休璟忙道：“全仗师父教诲！”僧人说：“如今天下的郡守，不都是相国任命的吗？”“是的。”“相国应当在那些小官里面，访求一个无依无靠、家境贫寒、又有才干的人，让他作曹州刺史。他一定深感相国的恩德，于是就可以指示他办什么事情。等你找到这个人后，请来告诉我。”休璟又高兴又表示感谢，于是遍访各位亲友，终于打听到一个姓张的，家境十分贫寒，现正在京城充任小官吏。当天就拜他为赞善大夫。又过了十天。便任命他为曹州刺史。然后召见门僧对他说：“我已遵从师父之计，找到一个姓张的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你可以教给我吗？”门僧说：“张君到曹州郡赴任的时候，应当叫他弄到两只狗，要有几尺高而且是矫健凶猛的。”休璟点头应允。事后，张君蒙受相国特意提拔之恩，却又不明白他的用意，等到要去赴任的时候，便向休璟辞行，同时致谢道：“我的名声和身分低微，不为人知，才识又十分粗浅。相国把我从默默无闻中提拔起来，让我为大郡之守，由石米之俸而得二千石之禄。这等于涸辙之鱼游进了东海，出穷谷而登云霄，相国的恩德实在太深厚了。然而感恩之外，我所忧虑与担心的是，不知相国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休璟道：“为了发挥你的才干而已，别无他意。然而常常听说贵郡有许多良犬，我想要弄到两只骄健凶猛不同于平常的。”张君说：“一定遵嘱照办！”他到曹州郡后，过了几天，便召集全郡的差吏，对他们说：“我受唐丞相深厚的恩德，从不知名的位置提拔了上来，作了大郡的太守。如今唐相国跟我要两只良犬，能弄到吗？”有个差吏说：“我家里养了一只狗，品种、长相跟普通狗不同，愿意献出来。”张君非常高兴，他便把狗献出来了。狗被送到后，只见它有几尺高而且很肥壮，胸脯有一尺多宽，神俊非凡，而且很有训练。张君说：“相国跟我要的是两只，那一只怎么办呢？”差吏告诉他说：“郡城里面只有这一只，其他的都是普通狗。但在郡城南面十里处有个村庄的一户人家，也有这么一只。那家人特别爱惜那只狗，除非老爷亲自去，否则是要不来的。”张君立即命令备车，带着很多东西去访问那户人家，终于弄到了那只狗。这只狗的形状与差使所献的那只没有两样，但神采超过那只。张君非常满意，立即派一位亲近差使把两只狗献给了休璟。休璟十分高兴，并且惊奇于这两只狗的形状，认为是轻易看不到的，于是召来门僧观看。门僧说：“要好好地养着它们，能够解救相国灾祸的，只有这两只狗。”过了十天，门僧又来了，对休璟说：“事情就在今夜，请相国严加防范。”休璟便留下门僧住宿。这天夜晚，休璟坐在卧室前面的窗下，命令十余名亲兵拿着弓箭侍立在卧榻四周，门僧与休璟在一张床上。到了半夜，门僧笑着说：“相国的灾祸已经免除了，可以上床睡觉了。“休璟大喜，并向门僧致谢，于是撤走了亲兵，与门僧上床就寝。到天亮时，门僧招呼休璟道：“可以起床了！”休璟立即起了床，跟门僧说：“灾祸确实是免除了，然而那两只狗有什么用处呢？”门僧说：“我们一起看看去。”说完便与休璟共同去察看踪迹。走到后园里，见一个人趴在地上死了，发现他的脖子上有血，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咬的。又见那两只狗正在一棵大树底下，仰着头往上看，只见一人明晃晃地躲在树上。休璟惊奇地盘问道：“你是谁？”那人哭泣着指指地上那个死了的说：“我与他都是贼，昨晚上一起到这里来，想要杀害相国，碰上这两只狗，围着我们直叫唤，结果他被咬死了，我怕也被咬死，所以躲到了这里，本想等它们走了就逃跑，直到天亮它们也没走，现在只好死在这里了。”休璟立即唤来亲兵把他绑了。门僧劝道：“他的罪过自然应当处死，但这并非出自他的心愿，肯定是受别人指使而干的，请把他放了吧。”休璟命人解开了绳索，那个贼叩头致谢，哭哭啼啼地走了。休璟感谢门僧说：“幸亏师父相救，不然，我就死在这两个人的手下了。”门僧说：“这全是相国的福份呀，哪是我所能够救得了呢。”休璟有个表弟叫卢轸，住在荆门，有位术士告诉他：“你要有灾难，应当求一位擅长禳厌之术的人给你驱除，可能会有救的。”卢轸早就知道表哥家里有这么个僧人，便给休璟写信，请他求求这个僧人。门僧便把一封信交给休璟，对他说：“你所求的事，就在这里面。”等这封信送到荆州时，卢轸已经死了。他家里的人打开这封信看时，只见有一张白纸，纸上并没有文字。休璟更加以为门僧是位奇人。过了几年，这位僧人隐遁而去，不知他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仪光禅师

长安青龙寺仪光禅师，本唐室之族也。父瑯琊王，与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诛其族无遗。惟禅师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后数岁，天后闻瑯琊王有子在人间，购之愈急。乳母将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给。时禅师年已八岁矣，聪慧出类，状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败，大忧之。乃求钱为造衣服，又置钱二百于腰下，于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谓曰：“吾养汝已八年矣，亡命无所不至。今汝已长，而天后之敕访不止，恐事泄之后，汝与吾俱死。今汝聪颖过人，可以自立，吾亦从此逝矣。”乳母因与流涕而决，禅师亦号恸不自胜，方知其所出。乳母既去，师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与诸儿戏。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处，方息于逆旅，见禅师与诸儿戏，状貌异于人，因怜之。召而谓曰：“郎家何在？而独行在此耶？”师伪答曰：“庄临于此，有时而戏。”夫人食之，又赐钱五百。师虽幼而有识，恐人取其钱，乃尽解衣，置之于腰下。时日已晚，乃寻小径，将投村野。遇一老僧独行，而呼师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灭，将何所适？”禅师惊愕伫立，老僧又曰：“出家闲旷，且无忧畏，小子汝欲之乎？”师曰：“是所愿也。”老僧因携其手，至桑阴下，令礼十方诸佛已，因削其发。又解衣装，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称其体，因教其披著之法。禅师既披法服，执持收掩，有如旧僧焉。老僧喜曰：“此习性使之然。”其僧将行，因指东北曰：“去此数里有伽蓝，汝直诣彼，谒寺主云，我使尔为其弟子也。”言毕，老僧已亡矣。方知是圣像也。师如言趣寺，寺主骇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禅师已洞晓经律，定于禅寂。遇唐室中兴，求瑯琊王后，师方谓寺僧言之，寺僧大骇。因出诣岐州李使君，师从父也，见之悲喜。闵舍之于家，欲以状闻，师固请不可。使君有女，年与禅师侔，见禅师悦之，愿致款曲，师不许。月余，会使君夫人出，女盛服多将使者来逼之。师固拒万端，终不肯。师绐曰，身不洁净，沐浴待命。女许诺，方令沐汤。师候女出，因之噤门。女还排户，不果入。自牖窥之，师方持削发刀，顾而言曰：“以有此根，故为欲逼，今既除此，何逼之为。”女惧，止之不可。遂断其根，弃于地，而师亦气绝。户既闭，不可开，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户，师已复苏。命良医至，以火烧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师于燃地，傅以膏，数月疾愈。使君奏禅师是瑯琊王子。有敕，命驿置至京，引见慰问，赏赐优给，复以为王。禅师曰：“父母非命，鄙身残毁，今还俗为王，不愿也。”中宗降敕，令禅师广领徒众，寻山置兰若，恣听之。禅师性好终南山，因居于兴法寺。又于诸谷口，造禅庵兰若凡数处，或入山数十里。从者僧俗常数千人，迎候瞻侍，甚于卿相。禅师既证道果，常先言将来事，是以人益归之。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无疾而终。先告弟子以修身护戒之事，言甚切至。因卧，头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头，右肋在下，遂亡。遗命葬于少陵原之南面，凿原为室而封之。柩将发，异香芬馥，状貌一如生焉。车出城门，忽有白鹤数百，鸣舞于空中，五色彩云，徘徊覆车，而行数十里。所封之处，遂建天宝寺，弟子辈留而守之。（出《纪闻》）

【译文】

长安青龙寺的仪光禅师，本是唐朝皇室的成员。其父瑯琊王与越王起兵，讨伐则天皇后，未能成功而死亡。则天皇后诛灭其全家，不允许遗漏一个。唯独禅师当时正在襁褓之中，奶妈抱着他跑掉了。事后几年，则天皇后听说瑯琊王有个儿子还活在人间，悬赏捉拿，十分紧急。奶妈把他带到岐州境内，靠卖女工维持生活。当时禅师已经八岁了，天资聪明，出类拔萃，相貌也非常出众。奶妈深恐因为相貌特出而败露。非常担忧，便弄钱给他做了套新衣服，又在他腰下放二百个钱，带他到荒郊野外去，把事情的真实经过都告诉了他。奶妈一面抽泣一面对他说：“我已养活你八年了，为了逃命无所不至。如今你已长大，而则天皇后又不住地下令打听你的下落，我怕事情泄露之后，你与我都得死。如今你聪明过人，可以自立了，我也要从此消声匿迹了。”奶妈便与他流着眼泪告别了，禅师也号啕大哭悲痛不已。刚刚知道自己的出身，奶妈就离去了，禅师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他信步而行。到了一家客店，便与小孩们一起玩了起来。有位郡守的夫人要到丈夫任职的地方去，正在这家客店休息，看到禅师与几个小孩玩，见他相貌不同于常人，便很喜欢他。夫人招呼他到面前，对他说：“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怎么一个人走到这里来了呢？”禅师撒谎答道：“我们村庄离这里很近，时常来这里玩。”夫人给他东西吃又送给他五百个钱。禅师虽然年幼却很有见识，害怕别人拿他的钱，便把衣服解开，都放在腰下了。天已经晚了，他就沿着小路往前走，想找个村庄投宿。走着走着，遇见一位老僧一个人赶路。老僧招呼禅师道：“小子，你现在只身一人，家已经破灭了，要到什么地方去？”禅师吃惊地站下了，老僧又说：“出家为僧悠闲自在，无忧无虑又无所畏惧。小子，你想出家吗？”禅师说：“这正是我的心愿。”老僧便拉着他的手，到了一棵桑树下面，令他向十方诸佛行完了礼，剃光了他头发。老僧又解开自己的衣服包，取出一领袈裟让他穿上，见大小正好合体，于是又教给他穿着的方法。只见禅师执持收掩、熟练自如，有如老僧人一般。老僧十分欢喜，说：“这是你的习性使你能够这样的。”老僧要走，便指着东北方向说：“离此数里有座寺院，你可直接到那里去谒见寺主，就说我让你给他当弟子的。”说完，老僧已经不见了。这才知道老僧原来是佛圣的化形。禅师照他说的到了寺院，寺主听了他来历十分惊讶，于是收留了他。不足十年，禅师便已通晓了佛教的经律，能够定于禅寂。李唐皇室中兴后，到处寻求瑯琊的后代，禅师这才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同寺的僧人，僧人们听了大为震惊。禅师离开寺院到了岐州李使君处，把他当作伯父叔父李太守见到他又悲又喜。便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太守要把他的情况奏闻皇上，禅师坚决不同意。太守有个女儿，年龄与禅师相同，见到禅师后非常喜欢他，愿意向他表白心情，禅师没有答应。一个多月后，赶上使君夫人外出，女儿便盛妆打扮，打发许多人来逼迫禅师就范。禅师万般推辞，始终不肯。后来他谎称身上不干净，等沐浴完了再从命。女儿同意了他谎言，就让他去沐浴。禅师等女儿出去之后，便在屋里把门插死了。女儿回来推门，结果没有推开，进不去。从窗户上窥视时。见禅师手里拿着削发刀，回头看着她说：“只为有此祸根，招来欲火相逼，如今除掉这个祸根，还逼我作啥。”女儿见此十分恐惧，又制止不了他。禅师于是断其根，弃之于地，而禅师也休克过去了。门已关得紧紧的，打不开，女儿惶惑不知所措。一会儿，太守夫人回来了，女儿对她讲述了详情。太守命人捣碎了房门，禅师已经苏醒过来。太守又命人请来了良医。医生用火把地烧红了，浇上了苦酒，把禅师坐在燃烧着的地上，然后给他敷上了药膏。几个月之后痊愈了，使君便奏禀皇上禅师是瑯琊王的儿子。皇上敕命将禅师通过驿站送到京都，到了京都即被引见慰问，赏赐给他优厚的待遇，又让他当了王爷。禅师说：“父母死于非命，自己的身体已经残毁，如今还俗为王，不合自己的心愿。”中宗皇帝于是降旨，数令禅师广收门徒，选择名山建造寺庙，所有这些事宜都要听从禅师的意愿。禅师生性喜爱终南山，于是住进了兴法寺。又在各个谷口建造尼庵寺庙许多处，有的则建造在几十里的深山里，跟从禅师的僧人与俗众常常多达几千人，其迎候瞻侍之盛况，超过公卿将相。禅师既已证果得道，常常预言未来的事情，人们因此更乐于归顺于他。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禅师无病而死。死前他告诫弟子们关于刻苦修身与维护戒规的事宜，言辞十分恳切。说完之后便躺倒了，头向北方，脚向南方，以手托着脑袋，身体右侧朝下，躺好之后就死了。他留下遗嘱，让把他安葬在少陵原的南面。要在少陵原上挖成墓穴，将遗体封闭在里面。送葬的那天，灵柩要出发时，他的遗体散发出浓郁的芳香，相貌与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灵车出城门后，突然有几百只白鹤，在空中起舞悲鸣，五颜六色的彩云飘来飘去地遮扶着灵车，这样走了几十里。就在封存禅师遗体的墓地旁边，建造了一座天宝寺，弟子们住在那里守护着他。

玄览

唐大历末，禅师玄览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风韵，人不可得而亲。张璪常画古松于斋壁，符载赞之。卫象诗之，亦一时三绝也。悉加垩焉。人问其故，曰：“无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为寺之患，发瓦探鷇，坏墙熏鼠。览未尝责之。有弟子义诠，布衣一食。览亦不称之。或有怪之，乃题诗于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忽一夕，有一梵僧，排户而进曰：“和尚速作道场。”览言：有为之事，吾未常作。”僧熟视而出，反手阖户，门扃如旧。览笑谓左右曰：“吾将归矣。”遂遽浴讫，隐几而化。（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大历末年，禅师玄览住在荆州的陟屺寺。道业高又有风韵，人们很难跟他亲近。为了赞扬他的道业和人品，在他住处的墙上，有张垍画的古松，符载撰写的赞文，还有卫象题写的诗。这三样东西也算是一时的三绝。玄览却把他们统统涂掉了。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涂掉，他说：“他们这是无缘无故使我墙上生疥疮。”僧那是他的外甥，是寺庙里的一个祸患，不是揭开房瓦掏家雀，就是刨墙挖洞熏老鼠。但是玄览却从不责备他。有个弟子叫义诠，穿的是布制衣衫，一天只吃一顿饭，严守教规，刻苦修练。玄览对他从不称赞。有人责怪他，他便在竹竿上题诗道：“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大海纵鱼跃，长空任鸟飞。”一天晚上突然来了个梵僧，推门进屋道：“和尚，速速去作道场！”玄览说：“凡属有所作为的事情，我是轻易不做的。”这位僧人打量他一番就出去了，他反手带上了房门，但门内的插关却跟原来插的一样。玄览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回去（死）了。”于是急忙洗浴完毕，倚着几案死了。

法将

长安有讲涅槃经僧曰法将，聪明多识，声名籍甚。所在日讲，僧徒归之如市。法将僧到襄阳。襄阳有客僧，不持僧法，饮酒食肉，体貌至肥，所与交。不择人。僧徒鄙之。见法将至，众僧迎而重之，居处精华，尽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狘来造法将。法将方与道俗正开义理，共志心听之。客僧迳持酒肴，谓法将曰：“讲说劳苦，且止说经，与我共此酒肉。”法将惊惧，但为推让。客僧因坐门下，以手擘狘襄而餐之，举酒满引而饮之。斯须，酒肉皆尽，因登其床且寝。既夕，讲经僧方诵涅经，醉僧起曰：“善哉妙诵，然我亦尝诵之。”因取少草，布西墙下，露坐草中，因讲涅槃经，言词明白，落落可听。讲僧因辍诵听之，每至义理深微，常不能解处，闻醉僧诵过经，心自开解。比天方曙，遂终涅槃经四十卷。法将生平所疑，一朝散释都尽。法将方庆希有，布座礼之，比及举头，醉僧已灭。诸处寻访，不知所之。（出《纪闻》）

【译文】

长安有个讲《涅槃经》的僧人叫法将，天资聪明，学识广博，名声很大。他每天讲经的时候，僧徒们纷纷前来听讲，就像赶集那样人多。法将到了襄阳。襄阳有一个客僧，不守佛教的戒规，又喝酒又吃肉，身体很肥胖，与人交际也不选择对象，什么人都跟他来往。僧徒们都很鄙视他。法将到来时，众僧隆重欢迎，安排给他最好的住处，热诚地接待他。有一天，客僧拿着一斗酒与一只蒸熟的小猪，突然闯到法将面前。法将正在给僧人及几个没有出家的教徒讲解佛教义理，大家在专心致志地听讲。客僧明晃晃的举着酒与菜肴，对法将说：“讲说得太劳累了，暂且停止说经。与我来共同饮酒吃肉。”法将又惊又怕，一个劲儿地往外推。客僧便坐在门外台阶下面，用手撕开小猪吃了起来，举起满满的酒杯就喝。不大一会儿，酒与肉全部干进去了。然后爬上他的床就睡着了。到了晚上，法将正在念诵《涅槃经》，喝醉了的客僧起床说：“善哉善哉！实在是美妙的念诵！然而当年我也曾这么念诵过。”他拿一把干草，铺在西面墙根下，露天坐在干草上，也讲说起《涅槃经》来，言词流畅明白，听得清清楚楚。法将于是停止了念诵，用心听他讲说，每到义理深奥微妙、自己过去不能理解的地方，听了他的讲说之后，心中顿然领悟。到天刚亮的时候，客僧讲诵完了《涅槃经》四十卷。法将平时感到疑难的地方，一下子都解释清楚了。法将正要让座行礼，祝贺他稀世少有的本领，但等他抬起头来时，客僧已经无影无踪了。他四处寻访，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卷第九十五　异僧九

洪昉禅师　相卫间僧　道林 净满　法通

洪昉禅师

陕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证道果。志在禅寂，而亦以讲经为事，门人常数百。一日，昉夜初独坐，有四人来前曰：“鬼王今为小女疾止造斋，请师临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阇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从之。四人乘马，人持绳床一足，遂北行。可数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门。四人请昉闭目，未食顷，人曰：“开之。”已到王庭矣。其宫阙室屋，崇峻非常，侍卫严饰，颇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阶迎礼。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斋，是以请师临顾。斋毕，自令侍送无虑。”于是请入宫中。其斋场严饰华丽，僧且万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间事。昉仰视空中，不见白日，如人间重阴状。须臾，王夫人后宫数百人，皆出礼谒。王女年十四五，貌独病色，昉为赞礼愿毕。见诸人持千余牙盘食到，以次布于僧前。坐昉于大床，别置名馔，馔甚香洁。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师若常住此，当餐鬼食；不敢留师，请不食。”昉惧而止。斋毕，余食犹数百盘。昉见侍卫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请王赐之余食。王曰：“促持去，赐之。”诸官拜谢，相顾喜笑，口开达于两耳。王因跪曰：“师既惠顾，无他供养，有绢五百匹奉师，请为受八关斋戒。”师曰：“鬼绢纸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绢奉师。”因为受八关斋戒。戒毕，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开目，已到所居，天犹未曙。门人但为入禅，不觉所适。昉忽开目，命火照床前，五百绢在焉。弟子问之，乃言其故。昉既禅行素高，声价日盛，顷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动。未几晨坐，有一天人，其质殊丽，拜谒请曰：“南天王提头赖吒，请师至天供养。”昉许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执衣，举而腾空，斯须已到。南天王领侍从，曲躬礼拜曰：“师道行高远，诸天愿睹师讲诵，是以辄请师。”因置高座坐肪。其道场崇丽，殆非人间，过百千倍。天人皆长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树木，皆是七宝，尽有光彩，夺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质犹人也，见天王之后，身自长大，与天人等。设诸珍馔，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毕，王因请入宫，更设供具，谈话款至，其侍卫天官兼鬼神甚众。后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议事，请师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师欲游览，所在听之，但莫使到后园。”再三言而去。去后，昉念曰：“后园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无人之际，窃至后园。其园甚大，泉流池沼，树林花药，处处皆有，非人间所见。渐渐深入，遥闻大声呻（呻原作叫，据明抄本改）叫，不可忍听。遂到其旁，见大铜柱，径数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达。或有银铛锁其项，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数万头，皆夜叉也。锯牙钩爪，身倍于天人。见禅师至，叩头言曰：“我以食人故，为天王所锁。今乞免我。我若得脱，但人间求他食，必不敢食人为害。”为饥渴所逼，发此言时，口中火出。问其锁早晚，或云毗婆师尸佛出世时，动则数千万年。亦有三五辈老者，志诚恳。僧许解其缚而遽还。斯须王至，先问：“师颇游后园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适到后园，见锁众生数万，彼何过乎？”王曰：“师果游后园。然小慈是大慈之贼，师不须问。”昉又固问，王曰：“此诸恶鬼，常害于人，唯食人肉。非诸天防护，世人已为此鬼食尽。此皆大恶鬼，不可以礼待，故锁之。”昉曰：“适见三五辈老者，发言颇诚，言但于人间求他食。请免之。若此曾不食人，余者亦（亦下原有不字，据明抄本删）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请。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来。俄而解至，叩头言曰：“蒙恩释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扰人。”王曰：“以禅师故，放汝到人间。若更食人，此度重来，当令若死。”皆曰：“不敢。”于是释去。未久，忽见王庭前有神至，自称山岳川渎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处，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间，杀人食甚众。不可制，故白之。”王谓昉曰：“弟子言何如？适语师，小慈是大慈之贼。此等恶鬼，言宁可保。’王语诸神曰：“促擒之。”俄而诸神执夜叉到。王怒：“何违所请？”命斩其手足，以铁锁贯脑，曳去而锁之。昉乃请还，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犹如少顷。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寺极崇丽，远近道俗，归者如云。则为释提柏国（明抄本柏国作恒因）所请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头负五色毯而言曰：“帝释（帝释原本作释迦，据许本改）天王，请师讲大涅槃径。”昉默然还座，夜叉遂挈绳床，置于左膊曰：“请师合目。”因举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请师开目。”视之，已到善法堂。禅师既到天堂，天光眩目，开不能得。天帝曰：“师念弥勒佛。”昉遽念之，于是目开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视天形，不见其际。天帝又曰：“禅师又念弥勒佛，身形当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长，遂与天等。天帝与诸天礼敬言曰：“弟子闻师善讲大涅槃经，为日久矣。今诸死钦仰，敬设道场，故请大师讲经听受。”昉曰：“此事诚不为劳，然病坊之中，病者数百，待昉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流连讲经，人间动涉年月，恐病人馁死。今也固辞。”天帝曰：“道场已成，斯愿已久，固请大师勿为辞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数倍于释，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怃然曰：“本欲留师讲经，今梵天有敕不许。然师已至，岂不能暂开经卷，少讲经旨，令天人信受。”昉许之。于是置食，食器皆七宝，饮食香美，精妙倍常。禅师食（食原作日，据陈校本改）已，身诸毛孔，皆出异光，毛孔之中，尽能观见诸物。方悟天身腾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诸天数百千万，兼四天王，各领徒众，同会听法。阶下左右，则有龙王夜叉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听。昉因开涅槃经首，讲一纸余。言辞典畅，备宣宗旨。天帝大称赞功德。开经毕，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经，善法堂在欢喜园，天帝都会。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宝所作，四壁皆白银。阶下泉池交注，流渠映带。其果木（明抄本，陈校本果木作渠水）皆与树行相直，宝树花果，亦皆奇异。所有物类，皆非世人所识。昉略言其梗概，阶下宝树，行必相直，每相表里，必有一泉。夤缘枝间，自叶流下，水如乳色，味佳于乳，下注树根，洒入渠中。诸天人饮树本中泉，其溜下者。众鸟同饮。以黄金为地，地生软草，其软如绵。天人足履之，没至足，举后其地自平。其鸟数百千，色各无定相。入七宝林，即同其树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时，七宝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时，宝衣亦至。无日月光，一天人身光，逾于日月。须至远处，飞空而行，如念即到。肪既睹其异，备言其见，乃请画图为屏风，凡二十四扇。观者惊骇。昉初到寺，毛孔之中，尽能见物。既而弟子进食，食讫，毛孔皆闭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昉即尽出天中之相，人以为妖。时则天在位，为人告之。则天命取其屏，兼征昉。昉既至，则天问之而不罪也，留昉宫中。则天手自造食，大申供养。留数月。则天谓昉曰：“禅师遂无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贫道唯愿陛下无多杀戮，大损果报。其言唯此。”则天信受之，因赐墨敕：“昉所行之处，修造功德，无（无原本作吾既二字，据陈校本改）得遏止。”昉年过下寿，如入禅定，遂卒于陕中焉。（出《纪闻》）

【译文】

陕州洪昉禅师本是京兆人。自幼出家。后来证果得道。志在静坐参禅，也以讲经为业，门人弟子常常多达几百人。一天晚上，洪昉正在独坐，有四个人来到他面前说：“鬼王的女儿久病初愈，如今为此设斋，特请法师赴会。”洪昉说：“我是人你们是鬼，怎样才能到那里呢？”四个人说：“无论何地只管走，弟子自能让你到达那里。”洪昉答应子。这四个人骑着马，每人扯着绳床的一角，便往北走，走了能有几百里，到了一座大山，山腰有个红漆小门。四人请洪昉闭上眼睛，不到吃一顿饭的功夫，四人让把眼睁开，这时已到了鬼王的庭院。只见宫阙房舍都非常高大，鬼王身边的侍从们排列得整整齐齐，跟人间的国主很相近。鬼王衣冠楚楚，降阶施礼迎接。鬼王说：“小女久病今幸好痊愈，我想作件小小的祝福，设了一个斋场，因此请法师前来光顾。斋事结束后，自会令侍从送你回去，请不要担心。”说完便请洪昉进入宫中。斋场布置得很华丽，有上万名僧人，佛像也很多，全跟人间的事一样。洪昉仰视空中，看不见明亮的太阳，就像人间阴天一样。不一会，鬼王夫人领着后宫几百人，都出来施礼谒见。鬼王的女儿有十四五岁，脸带病色，相貌独特，洪昉为她主持了赞礼祝愿仪式。仪式结束后，只见许多人端着千余盘食品上来，依次排在僧人面前。洪昉坐在一张大床上，另外为他准备了美味佳馔，这些食物散发着阵阵清香，洪昉正要食用时，鬼王告诉他说：“法师如若长时间住在这里，就当吃鬼的食物；因为不敢久留法师，所以请不要吃这些东西。”洪昉害怕，于是没有吃。吃完斋饭后，剩下的食物仍有几百盘，洪昉看到侍卫的臣吏有近千人，个个都有想吃这些东西的神情，便请求鬼王把这些吃剩的食物赐给他们。鬼王说道：“快拿过去，赐给他们！”官吏们个个礼拜致谢，相视大笑起来，嘴巴裂到了耳朵。鬼王跪在洪昉面前道：“法师既然光顾，别无他物孝敬，会有丝绢五百匹奉上，请法师为我受八关斋戒。”洪昉禅师说：“鬼的丝绢就是纸，我没有用处。”鬼王说：“自当有人间的丝绢奉送禅师。”洪昉给他受了八关斋戒。斋戒结束后，鬼王又令原是那四个人，依照原先的方式送回洪昉，洪昉突然睁开眼睛时，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此时天还未亮，门人们只顾参禅入定，没有发觉禅师上哪里去了。洪昉坐在那里，突然睁开眼睛，命人用火照照床前，有五百匹丝绢放在那里。弟子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便讲述了事情的原委。洪昉在参禅悟道方面，道行一向很高，名声日益传扬，刚才鬼的世界，只是精神去了那里，身体并未动地方。不久，他正在晨坐的时候，有一位天人姿质特别美丽，前来拜谒请求道：“南天王提头赖吒请禅师到天宫去奉善。”洪昉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铺下一件天衣让洪昉坐在上面，两人扯着天衣腾空而起，不一会儿就到了。南天王率领着侍从们迎了上来，弯腰行礼参拜道：“禅师道行高远，天人们都愿亲眼看看师父讲诵经文的情况，因此就把师父请来了。”于是在高处设置了座位，请洪昉坐在上面。只见道场高大壮丽，绝非人间的道场可比，超过人间的百倍千倍。天人个个又长又大，身上闪闪放光。殿堂的房木也都镶嵌着金银玛瑙等七宝，道法闪烁着光彩，辉煌灿烂耀眼夺目。洪昉初到天宫时，形体还与人一样，见过天王之后，身体便自行长大，与天人一样了。这里陈列的珍奇宝物都是天然产品，味道甘美，不同寻常，吃罢饭后，天王请洪昉入宫，另外又准备了食品，两人边吃边谈，十分融洽，旁边有很多侍卫天官兼鬼神。后来天王忽然记起了什么似地，对洪昉说：“弟子要去三十三重天议事，请师父在此稍候。”又叮嘱身边的人说：“禅师想出去游览的话所有地方都可以去，只有后园切莫让他去。”再三叮咛之后去了。天王走后，洪昉心里想道：“后园里有什么利害，怎么不要我去呢？”他乘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地来到了后园。后园的面积特别大，随处都有流泉、池塘、花木、药材与树林之类，是人间所见不到的。洪昉渐渐走进园的深处，听见远处有很大的呻吟声，声音凄厉，令人不忍。见有一根巨大的铜柱矗立在那里，柱的直经有几百尺，柱高有一千丈，上面有许多孔眼，左右贯通。有的用铁锁锁着脖子，有的用铁锁栓着胸骨，能有几万头，都是夜叉。个个长有钩爪锯牙，身高有天人的两倍。看那禅师走到面前，便向他叩头乞求道：“我因为吃人的缘故，被天王锁在这里。如果乞求赦免我。我若能够被释放出去，只在人间寻求别的食物，绝不敢再去吃人为害。”因为受到饥渴的逼迫，说这些话的时候，嘴里直冒火焰。问他们什么时候被锁在这里的时，有的说是毗婆师尸佛出世的时候，差不多都有几千万年了。也有三五个老者，态度十分诚恳。洪盼禅师答应帮他们解脱束缚，然后就急忙回去了。刚回到原处不一会儿，天王就来到了，天王先向左右道：“禅师是不是到后园游览了一番？”左右答道：“没有！”天王十分满意地坐下了，洪盼说：“刚才到了后园，看见锁着几万条生命，他们有什么罪过呢？”天王说：“禅师果然游览了后园。然而，小慈悲是大慈悲的贼患。师父不用多问。”洪盼偏又非问不可，天王便说：“这是一群恶鬼，常常伤害人类，他们专门吃人肉。如果不是各位天神严加防护，世上的人早被这群恶鬼吃光了。这些东西都是大大的恶鬼，不能对他们讲礼貌讲仁慈，所以把他们锁了起来。”洪昉说：“刚才见到三五个老者，说话很诚恳。他们说今后只在人间寻求别的东西吃。请天王赦免他们几个。如果这几个不再吃人了，其余的也可以释放。”天王说：“这些鬼说的话，根本不能相信！”洪昉一再请求，天王看了看左右，命他们把那三五个老者带来。不一会儿就带到了，这几个老者连忙叩头发誓道：“蒙恩释放，年已老矣。如今能够回到人间去，绝对不敢侵害人类。”天王说：“因为禅师相求的缘故，现在放你们回到人间。如若再吃人，下次被抓来，就该让你们死！”他们都说：“不敢，于是放了出去。不久，忽见天王院里来了一位神仙，自称是山岳川流之神。他身披盔甲，面色金黄，风尘仆仆地说道：“不知是什么地方，突然有四五个夜叉到了人间，杀死许多人吃了。没法制服他们，所以特来报告。”天王对洪昉说：“我说的那些话怎么样？适才我对师父说，小慈悲是大慈悲的贼。这些恶鬼的誓言，怎么能靠得住呢！”天王对诸位神仙说：“快去捉住他们！”不一会儿，诸位神仙抓着夜叉来到了。天王愤怒地吼道：“为何违背你们的誓言？命人砍掉他们的手脚，用铁链子穿透他们的脑袋，拖下去锁了起来。洪昉请求返回自己的住处，天王又命令先前那两位天人送他到了寺庙。寺里已失去洪昉十四天了，但在天上好像不大一会儿，洪昉在陕州城内选择空旷地方建造了龙光寺，又建了病房，常常有几百个病人在这生活。寺庙建造得高大壮丽，四处的僧人与俗众象云涌一船聚集到这里。洪昉又受到释提柏国的邀请。那天早晨，洪昉正在洗漱时，有个夜叉来到面前，左肩上披着五色的毛毯，他说：“皇帝释天王请禅师去讲《大涅槃经》。”洪昉静静地回到座位，夜叉提起绳床放在左胳膊上，说了声：“请禅师闭上眼睛。”然后举起了左手，又伸了伸右脚，便道：“请禅师睁开眼睛。”洪昉睁开眼一看，已经到了善法堂。只因天光耀眼夺目，眼睛睁不开。天帝说：“请禅师诵弥勒佛。”洪急忙念叼了两遍，于是再睁眼睛时就不觉得眩耀了。但他长的是人的体形，所以很矮小，仰视天的形状时，看不到天的顶端。天帝又说道：“禅师再念弥勒佛，体形就会变大。”洪昉照他的话念了三遍，身体长了三下，便与天人一样高了。天帝与诸位天人向他施礼致敬，说道：“弟子听说禅师擅长讲说《大涅磐经》，为时已经很长了。各位天人对你非常钦敬仰慕，今天特为你设了道场，无论如何也要请大师讲经给我们听。”洪昉说：“这件事情算不了什么。然而在病房里有几百个病人，等着我去救命呢。我常常讨饭供他们吃，现在如果就在这里讲经，在人间动辄跨年过月，恐怕病人会饿死的。所以，讲经的事，今天断断不能。”天帝说：“道场已经准备好了，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愿望，请大师千万不要推辞。”洪昉没有答应。空中忽然出现一个大天人，身体又几倍于释天王，天帝恭恭敬敬地迎接他。大天人说道：“大梵天王有令。”天帝不高兴地说：“本想留下禅师讲经，现在梵天王有令不许。然而禅师已经到了这里，难道就不能暂时打开经卷，给我少讲一会儿经义，让各位天人信奉贵教吗？”洪昉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摆上了饭食，食器全是金银玛瑙等七宝制成，各种饭食也都味香色美，比通常的东西精妙几倍。禅师吃完之后，身上的各个毛孔都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从毛孔里面都能看见各样物件。他这才领悟天人的身体所以能够腾空的奥妙，有人登上高座，在上面铺了件天衣，洪昉于是坐了上去。在善法堂里有成百上千万天人，还有四大天王都率领自己的徒众一起赴会聆听讲法。门外左右两侧，则有龙王、夜叉等各类鬼神非人之辈，也都双手合什静静地听讲。洪昉打开《涅槃经》的卷首，讲了一页多点儿。他言辞典雅流畅，深入细致地宣讲了经文的义理宗旨。天帝极力称赞他的功德。讲经结束后，天王又令先前那个夜叉把他送回原来的寺院。寺院里弟子，已经二十七天不见洪昉了。据佛教经书的记载，善法堂座落在欢喜园里，这是天王的正殿。殿堂为金银玛瑙等七宝所建成，四面墙壁全是白银。殿堂门外，泉水与池塘交相灌注，溪流象一条条闪光的丝带，果树与一排排其他的树木互相并列在一起，这些宝树的花与果也都非常奇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世人所不认识的。洪昉向人们简略地讲述了所见所闻的梗概，他说，在殿堂门外的宝树，一行行的都很整齐，高处的一行与低处的一行互为表里每行中间必有一条泉水，泉水沿着树枝从树叶上流下来，其水呈乳白色，味道胜过乳汁；从树叶流下的泉水浇注到树根，然后溅洒在下面的水渠里面。天人们喝的是高处树林里的泉水，流到下面的水供给众鸟同饮。这里以黄金铺地，地上生长柔软的细草，草坪柔如海绵，天人走路时，脚踏下去能没到脚背，抬起脚时又自动恢复了原先的平坦。这里有各种禽几百几千，鸟的颜色不固定，飞过七宝林时就呈现跟那里的树木相同的颜色。这里的各种事物，都是顺其自然而或者化灭或者发生，心里想吃什么时，七宝器具盛着食品就来到面前；心里想穿衣服时，各种宝衣也会出现在面前。这里没有日月之光只有天人身上发出的光，这种光比日月之光还亮。需要到远处去时候，腾空而行，想到哪里就立即来到哪里。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与人间大不相同。洪昉既然亲眼目睹了这些奇异现象，他便详细描述了自己的见闻，请人画成图画，制作了屏风，共制屏风二十四扇。看到图画的人，都非常惊讶。洪昉刚回到寺院时，从毛孔里面能看到的所有物件，原来弟子端来饭菜让他吃，吃完之后，毛孔都关闭了，跟原先一样。他这才知道，人吃的东西与天人的东西，精粗之分竟然如此之大。洪昉把天上的种种情况都传扬出去之后，许多人以为他是妖怪。当时武则天在位，被人告到她那里。武则天命人收取了他的屏风，并要把洪昉带到朝廷。洪昉进宫后，武则天询问了事情的真相，没有怪罪他，还把他留在了宫里。武则天亲手给他做吃的，极力表白供养他的诚意。一连留了几个月，武则天对洪昉说：“禅师就这样不说一句话来教诲弟子吗？”洪昉不得已，便说道：“贫道但愿陛下不要多所杀戮，大肆杀戮则必得报应。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武则天承认了他说的话，于是赐给他一道敕令，上面写道：“洪昉所到之处，要好好修造寺庙任何人不能阻止。”洪昉的年龄太大了，就像入禅定一般，于是死在陕州。

相卫间僧

相卫间有僧，自少博习经论，善讲说。每有讲筵，自谓超绝，然而听者稀少，财利寡薄。如此积年，其僧不愤。遂将经论，遍历名山，以访知者，后至衡岳寺，憩泊月余，常于寺闲斋独坐，寻绎经论。又自咎曰：“所晓义理，无乃乖于圣意乎？”沉思之次，忽举头见一老僧，杖锡而入曰：“师习读何经论？穷究何义理？”僧疑是异人，乃述其由，兼自咎曰：“傥遇知者，分别此事，即钳口结舌，不复开演耳。”老僧笑曰：“师识至广，岂不知此义，‘大圣犹不能度无缘之人。’况其初心乎？”师只是与众僧无缘耳。”僧曰：“若然者，岂终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试为尔结缘。”因问师今有几许赀粮，僧曰：“自徂南县，历行万里，粮食所费，皆以竭矣。今惟大衣七条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可卖之，以所得直皆作麋饼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约数千人食。遂相与携至平野之中，散掇，梵香长跪，咒曰：“今日食我施者，愿当来之世，与我为弟子。我当教之，得至善提。”言讫，鸟雀乱下啄食，地上蝼蚁，复不知数。老僧谓曰：“尔后二十年，方可归开法席。今且周游，未用讲说也。”言讫而此僧如言，后二十年，却归河北开讲。听徒动千万人，皆年二十已下，老壮者十无一二。（出《原化记》）

【译文】

相卫间有个僧人，自小广习经论，善于讲经说道。每次登堂讲说经论时，自以为学识高超，然而听者廖廖无几，收入十分微薄。这种状况有好几年了，此僧心里很为不平，于是带着经论遍游各处名山，以图访求知音。后来到了衡岳寺，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他常在寺内一间空闲的屋子里独坐，通过校注经论，他自责道：“自己所掌握的义理，莫不是有背于佛经的本意吗？”沉思之余，忽然抬头看见一位老僧，拄着锡杖走了进来。老僧问道：“师父所习读的是什么经论？探究的是什么义理？他怀疑老僧是位异人，便对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同时自责道：“倘若遇上个明白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是非，宁可钳口结舌，不再讲说了，自己也心甘心服。”老僧笑着说：“师父的知识非常渊博，难道不知，大圣犹不能超度无缘之人’这一道理吗？何况那些刚开始参悟的人呢。师父只是与众僧没有缘分罢了。”相卫间的僧人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我岂不是终生都这个样子吗？”老僧说：“我试着为你结结因缘看看。”于是又问他眼下还有多少钱粮，这位僧人说：“我从徂南县出发以来，历行一万里路，粮食与费用都消耗完了，眼下只有大褂七件而已。”老僧说：“只要这些就可以了。你可把它卖了。把得到的钱都用来做成米面饼子以及油食之类。”僧人照他说的办了，置办了约够几千个人吃的食物。两人把这些食物带到田野里去，撒在了地上，然后，这位僧人焚香长跪，嘴里祈愿道：“今日吃我施舍的食物的，愿你们来世给我当弟子。我会好好教化你们，使你们个个得道，能够达到豁然开悟的彻悟境界。”祝颂完毕后，鸟雀纷纷飞下来啄食，地上的蝼蚁更不知其数。老僧对他说：“再过二十年后，你才可以回去开席讲法。如今暂且到各处周游，不用讲说佛经。”说完之后，这位僧人遵照老僧的话先去周游各地，二十年之后，才又回到河北开席讲说经论。前来听讲的门徒，动则成千上万，年龄大都在二十岁以下，老年与壮年不到十分之一二。

道林

唐调露年中，桂州人薛甲常供一僧。法号道林，道德甚高，瞻敬尤切。如是供给，十有余年。忽一旦辞去，云：“贫道在此挠渎多年，更无所酬。今有旧经一函，且寄宅中。一周年不回，即可开展。”经岁余，开锁，见有金数千两。后卖一半，买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养至今，像仪见存。薛甲今见有孙禹宾，在桂林效职。（出《桂林风土记》）

【译文】

唐高宗调露年间，桂州人薛甲经常供养着一个僧人。这个僧人法号道林，道业与德行都很高，薛甲对他倍加奉敬。就这样供养了十多年，忽然有一天他要告辞，说：“贫道在此叨扰多年，我又无所酬谢。现有旧经书一匣，暂且寄放在你家里，如果我一周年不回来，就可以把它打开。”过了一年多，薛甲打开经书匣一看，见有黄金千两。后来卖掉了一半，买地建造一座菩提寺，并且建造了道林的真身塑像，就在寺庙里供养。时至今日，这尊塑像的风仪依然存在。薛甲现在有一个孙子薛禹宾，正在桂林供职。

净满

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而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笥。令其弟诣阙告之。则天大怒，命御史裴怀古推案，便行诛戮。怀古执之不屈，李昭德进曰：“怀古推事疏略，请令重推。”怀古厉声而言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画一，奈何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守平典，庶无冤滥，死不恨矣！”则天意乃解。怀古后副阎知微和亲于突厥。突厥（突厥二字原缺。据陈校补。）立知微为南面可汗，而入寇赵定，怀古因得逃归。素羸弱，不堪奔驰，乃恳诚告天，愿投死南土，力倦而寝。梦一僧如净满者，引之曰：“可从此路出。”觉而从之，果获全。人以为忠恕之报。（出《大唐新语》）

【译文】

武则天临朝执政时，恒州鹿泉寺有个僧人叫净满，他有很高的道行，受到其他僧人的嫉妒。有人偷偷地画了张画，藏在他的经书夹里，画的内容是有个女人坐在高楼上，而净满则在一旁弯弓搭箭要射这个女人。然后又让他弟弟到皇宫里去告发。则天女皇得知之后大为恼怒，命令御史斐怀古审办此案，要对净满施行杀戮。裴怀古坚持明断，没有屈从女皇的意旨，李昭德则进言说：“怀古审理得太粗率，请令人重新审办此案。”怀古厉声说道：“陛下执法不论亲疏，应当对天下人一视同仁，为什么让我诛杀无辜之人，以迎合圣上的旨意？倘使净满有犯上之罪状，我又怎么好意思宽恕他呢？臣愿坚持公平判决，尽量减少冤案，为此宁死不悔！”则天女皇于是解除了原先的旨意。裴怀古后来以副职陪同阎知微去突厥和亲，突厥封阎知微为南面可汗，让他带兵入侵赵国，战事平定后，裴怀古才伺机逃了回来。在往回逃的途中，由于他平日身体虚弱，经不住奔驰颠波，便向苍天诚恳祷告，誓愿投死在大唐国土。在他精疲力尽朦胧入睡的时候，梦见一个像净满的僧人，指引他说：“可以从这条路逃出去。”怀古睡醒之后，按照僧人指引的路走，果然安全逃了回来。人们认为这是忠恕所得的报应。

法通

长安懿德禅院者，唐中宗为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饰焉。禅院内有大石臼，重五百斤。隋末，雩县沙门法通自南庄致于此寺。法通自少出家，初极尪劣，同侣轻之，乃发愤乞愿壮健。昼寝树下，忽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惊遽呼觉。法通云：“忽梦有人遗三驮筋，使我啖之，适啖一驮筋，遽觉，便壮健。”试举大石臼，不以为困。有寺僧行戡，本称有力。通于是遂乃窃其所服之袈裟，举堂柱而压之。行戡见而惊异，尽力莫能取。通徐举柱而取，众大骇之。通力兼百人，时咸服之，以为神助焉。（出《西京记》）

【译文】

长安的懿德禅院，是唐中宗为给懿德太子追祀天福，改名装饰而成。禅院内有个大石臼，有五百斤重，是隋末雩县沙门法通，从南庄运到这座寺庙的。法通从年轻时就出了家。当初，他长得极瘦弱，同伴们都瞧不起他，于是他就发愤祈求，盼望自己壮健起来。一天，他大白天睡在树下，忽然从嘴里流出了三升涎沫。他母亲吃惊地慌忙把他喊醒，法通说：“我刚才忽然梦见有人给我三块骆驼筋肉让我吃，刚刚吃了一块，马上就醒了，醒后便感到壮健了。”他试着举起了大石臼，一点儿也不困难。寺庙里有个僧人叫行戡，自称很有力气。法通这时便偷了他穿的袈裟，举起殿堂上的柱子压在了下面，行戡见了十分惊异，用尽全身力量也取不出来。法通轻轻举起柱子就取出来了，众人见了大为震惊。法通的力气抵得上一百个人，当时人们都很佩服他，认为是神灵在帮助他。

卷第九十六　异僧十

僧伽大师　回向寺狂僧　懒残　韦皋 释道钦　辛七师　嘉州僧　金刚仙　鸱鸠和尚

僧伽大师

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而其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病疾皆愈。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淮寺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字（明抄本、陈校本字作寺）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亲书其额以赐焉。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歘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问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是欲归彼处，故现此变也。。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顷刻之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即今塔是也。后中宗问万回师曰：“僧伽大师何人耶？”万回曰：“是观音化身也。如法华经普门品云：‘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见之而为说法。’此即是也。”先是师初至长安，万回礼谒甚恭，师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师迁化后，不数月，万回亦卒。师平生化现事迹甚多，具在本传，此聊记其始终矣。（出《本传》及《纪闻录》）

【译文】

僧伽大师，西域人，俗姓何。唐高宗初年来到北方游化，隶属于楚州龙兴寺。后来在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得一方土地，埋设了界标，要在这里建造寺院。在埋设界标时，掘得古代的香积寺铭记，还有金像一尊，佛像上有“普照王佛”几个字，于是就在这个地方建了一座佛寺。唐中宗景龙二年，中宗皇帝派遣使臣迎接大师进入宫内的道场，尊他为国师。不久，离开皇宫住在荐福寺。他常常独处一室。他的头顶上有一个洞穴，平日用棉絮堵塞着，夜间则拿掉棉絮。香烟从洞穴中冒了出来，烟气弥满全室，非常芳香。等到天亮时，香烟又回到洞穴里去，他便又用棉絮堵塞上。僧伽大师经常洗脚，人若取其洗脚水喝下去，多么难治的疾病都能痊愈。一天，中宗皇帝在内殿对大师说：“方圆千里内已经几个月没下雨了，愿大师发发慈悲，解除我的忧虑。”大师便将铜瓶里的水播洒在空中，顷刻间阴云骤然密集，下起了甘霖大雨。中宗皇帝十分高兴，特颁诏令赐给他所修建的寺庙一块匾额，命名该寺为临淮寺。大师请求用“普照王”几个字为该寺命名，这是想依照金身佛像上的那几个字。中宗皇帝以为“照”字是则天皇后的庙讳，便改为“普光王寺”，仍然御笔亲书其匾额，拿来赐给他。到景龙四年三月二日，僧伽大师在长安荐福寺内端坐而终。中宗皇帝即令在荐福寺修起一座佛塔，漆身供养。不多时，突然刮了阵儿大风，臭气弥漫了整个长安，中宗问道：“这是什么预兆？”身边大臣奏道：“僧伽大师是在临淮化缘修建的寺庙，恐怕他是想回到那里去，所以才出现这种变故。”中宗皇帝在心里默默地同意了，那种臭气便顿时消失了，顷刻之间，空气中散发出浓郁而奇异的香味。就在这年五月，僧伽大师的遗骨送到了临淮，在那里修起寺塔供养。这就是现在的那座塔。后来中宗皇帝问万回法师道：“僧伽大师是怎样的人？”万回法师说：“大师是观音的化身。像《法华经》中普门品所说：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见之而为说法，他就是这样的人。”在这之前，僧伽大师初到长安时，万回对他非常礼貌非常恭敬，大师拍着万回的头说：“小子，为何久留此地？可以去了。”等到大师去世后，没过几个月，万回法师也去世了。僧伽大师平生化现的事非常多，都记载在《本传》里，这里只是粗略记述一下他的始终罢了。

回向寺狂僧

唐玄宗开元末梦人云：“将手中五百条，袈裟五百领，于回向寺布施。”及觉，问左右，并云无。乃遣募缁徒道高者，令寻访。有一狂僧，本无住著，人亦不知其所来，自出应召曰：“某知回向寺处。”问要几人，曰：“但得赍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径入终南。行两日，至极深峻处，都无所见。忽遇一碾石，惊曰：“此地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携香，礼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雾起，咫尺不辨。近来渐散，当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珑如画。少顷转分明，见一寺若在云间，三门巨额，谛视之，乃回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时已黄昏，闻钟磬及礼佛之声。守门者诘其所从来，遂引入。见一老僧曰：“唐皇帝万福。”令与人相随，历房散手巾等。唯余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无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顾侍者曰：“彼房取尺八来。”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见彼胡僧否？”曰：“见。”僧曰：“此是权代汝主也。国内当乱，人死无数。此名磨灭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满，即却归矣。”明日，遣就坐斋，斋讫曰：“汝当回，可将此玉尺八付与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才数步，又云雾四合，及散，则不复见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进于玄宗。及召见，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悦，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后二十余年，遂有安禄山之乱，其狂僧所见胡僧，即禄山也。（出《逸史》）

【译文】

唐玄宗在开元末年梦见有人对他说：“请你拿着手巾五百条，袈裟五百领，到回向寺里去布施。”醒后，问身边人回向寺在什么地方，都说没有这么个回向寺。他就派人召募道行高深的僧人，让他去寻访回向寺。有个狂僧，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住处，别人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自己出面应召道：“我知道回向寺在哪里。”问他需要几个人，他说：“只要拿到该带的东西及名香一斤，马上就可以去。”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后，这位狂僧就一直进了终南山。走了两天，来到深山极为险峻的地方，什么也没见到。忽见前面出现了一盘石头碾子，他吃惊地说：“此处人迹不到，怎么能有这种东西呢！”他便在碾子上点燃了带来的名香，从中午到晚上，不住地礼拜祷告苦苦哀求。过了很长时间，山谷里升起了浓雾，咫尺之间都辨不清物体。后来渐渐散开，在半山腰处见有红柱子白墙，玲珑精致宛如图画。过了片刻又变得清晰起来，分明看见有一座寺庙象在云间，三个大门上都有巨大的匾额，仔细一看，匾额上写的原来是“回向”二字。狂僧非常高兴，急忙往上攀登，不一会儿就到了。正是黄昏时刻，寺内传来钟磬敲击声与僧众念佛的声音。守门人盘问过从什么地方来的后，便领他走了进去。有一个老僧先对他说声“唐皇帝万福”，又让他跟在别人后面，到各个房间散发手巾等物。每样东西都只剩下一份，有间房子只有空床，也没有人。狂僧把这些情况又说了一遍，老僧笑着让他坐下，对侍者说：“到那间房子里把笛子拿来。”拿来一看，原是一支玉笛。老僧问道：“你见过那个胡僧没有？”答道：“见过。”老僧说：“这支玉笛是暂且代替你的君主的。国内要有灾乱，有无数人要死掉。这支玉笛名字叫做磨灭王。那间空闲房子是你君主的房间，你君主在寺里时，因为爱吹笛子，后来被贬到人间。这就是他常吹的那支笛子。如今期限已经满了，马上归还他吧。”第二天，让他就坐在这里吃饭，吃完之后对他说：“该回去了，可以把这支玉笛交给你君主。还有他这份手巾与袈裟，也让他自己收存着。”狂僧施礼告辞，童子把他送了出来。才走了几步，又见云雾从四面聚拢起来，等到云雾散开时，再也看不见回向寺在什么地方了。狂僧带着手巾与笛子等，进宫献给玄宗，玄宗召见时，他讲述了事情的全部过程。玄宗听了大为感慨，拿起笛子吹了起来，好象他先前吹过这支笛子一样。过了二十多年，便出现了安禄山之乱，狂僧所见过的那个“胡僧”，就是安禄山。

懒残

懒残者，唐天宝初衡岳寺执役僧也。退食，即收所余而食，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昼专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无倦色，已二十年矣。时邺侯李泌寺中读书，察懒残所为曰：“非凡物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李公情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凄惋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候中夜，李公潜往谒焉，望席门通名而拜。懒残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公愈加敬谨，惟拜而已。懒残正拨牛粪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尽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下，其缘山磴道，为大石所栏。乃以十牛康绊以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无他途，可以修事。懒残曰：“不假人力，我试去之。”众皆大笑，以为狂人。懒残曰：“何必见嗤？试可乃已。”寺僧笑而许之。遂履石而动，忽转盘而下，声若雷震。山路既开，众僧皆罗拜，一郡皆呼至圣，刺史奉之如神。懒残悄然，乃怀去意。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懒残曰：“授我棰，为尔尽驱除。”众皆曰：“大石犹可推，虎豹当易制。”遂与之荆梃。皆蹑而观之。才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懒残既去之后，虎豹亦绝踪迹。后李公果十年为相也。（出《甘泽谣》）

【译文】

懒残是唐代天宝初年在衡岳寺干杂役的僧人，别人吃完饭走了，他就收拾剩饭残汤吃，因为生性懒惰又捡残饭吃，所以称他为懒残。他白天负责全寺的杂活，夜晚休息在牛群里面，从无疲劳厌倦的表示，已经有二十年了。当时邺侯李泌在寺中读书，他留心观察懒残的所作所为，说：“这不是一个平凡人物。”听到懒残夜间吟诵佛曲。声音响彻山林，李泌在内心便产生共鸣，能从他的吟唱中分辨出喜怒哀乐之情。以为懒残的吟唱是轻音凄惋后又转为喜悦，以为他一定是个被贬谪到人间的神人。当李泌要离开寺庙的时候，便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悄悄地去拜访他。李泌对着草棚门口通报自己的姓名，施礼参拜，懒残大肆辱骂，仰着脸对空中吐了口唾沫，说道：“这是要把我当贼捉。”李公更加尊敬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行礼。懒残正在翻弄牛粪烧着的火堆，从里面取出山芋来吃。过了好长时间便说：“可以坐在地上。”他拿自己吃剩的半块山芋递给李公，李公用双手捧着接过来，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然后表示感谢。懒残对李公说：“千万不要多说话。你能当十年宰相。”李公站起来施礼告退。过了一个月，刺史要到衡岳寺祭佛，他修行佛道十分认真。这天半夜突然风雷大作，一座山峰塌了下来，那条上山的石磴小路被大石头拦住了。刺史让人用十头牛套上绳索拉，又让几百个人喊着号子推，用尽全部力气，但这块巨石却更加牢固了。又没有其他道路可以上山祭佛。懒残说：“不用人力，我去试试把这块石头弄走。”众人听了大笑起来，以为他是个疯子。懒残说：“为什么要嗤笑我呢？我只是要试试行不行而已。”寺庙的僧人笑了笑便同意了。懒残在石头上踩了一下，巨石便活动起来，突然像圆盘一样滚了下去。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山路便打开了。众僧列队参拜，全郡皆呼“至圣”，刺史也将懒残奉若神明。懒残悄然不语，心里盘算着要离开此地而去。寺庙外面，突然虎豹成群，每天都有人被伤害，没有办法禁止。懒残说：“给我根木棍，我为你们把虎豹全部赶跑。”众人都说：“大石头都能推走，虎豹一定更容易制服。”便给他一根荆木棍子。众人都蹑手蹑脚地躲在一旁观看，见他刚出大门就被一只老虎叼走了。懒残被叼走之后，虎豹也就没有踪迹了。后来李泌果然当了十年宰相。

韦皋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忽自升阶，谓婴儿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师何故言别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且受蜀人之福。吾往岁在剑门，与此子友善。今闻降于韦氏，吾固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少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原先有个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叫韦皋。他刚出生一个月时，家里召集群僧会餐，以示庆贺。有个异族僧人，相貌特别丑陋，没有召呼他自己就来了。韦家的仆人都很生他的气。让他坐在院里的破席上。吃完饭后，韦家让奶妈抱出婴儿来，请群僧为他祝福。那位胡僧忽然走上台阶来，对婴儿说道：“分别已久，你可好吗？”婴儿的脸上似乎有很高兴的神情，众人见了都很惊异。韦皋父亲说：“这个小儿降生才一个月，师父怎么说分别很久了呢？”胡僧道：“这不是施主所能知道的。”姓韦的一再追问他，胡僧便说：“这个小儿乃是诸葛武侯的后身呀！武侯生当东汉末年，是西蜀的丞相，蜀人长久受到他的恩惠。如今他又降生在世上，将来要为蜀门之统帅，而且受到蜀人的祝福。我从前住在剑门，与这个小儿很友好，如今听说他降生在老韦家，所以我才不远而来。”韦家听了他的话都感到很奇异，于是便以“武侯”做韦皋的字号。后来韦皋年轻时就执掌帅印统制剑南守军，官位晋升为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地任职十八年，果然与胡僧的话相符。

释道钦

释道钦住陉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州晏常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又梁元帝杂传云，晋惠末，洛中沙门耆域，葢得道者。长安人与域食于长安寺，流沙人与域食于石人前，数万里同日而见。沙门竺法行尝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语曰：“得道者当授所未听，今有八岁沙弥，亦以诵之。”域笑曰：“八岁而至百岁诵不能行。”（明抄本至作致，酉阳杂俎续四作八岁而致诵百岁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出《酉阳杂俎》）

【译文】

释道钦住在陉山，有人问他如何修道时，他就立即给予简洁明了的答复，这些答复都涉及佛法的深刻道理。忠州郡守刘晏常向他乞教关于心灵修养方面的告诫。道钦让他手执香炉悉心敬听，再三宣称“各种恶事不要做，许多善德要奉行”。刘晏说：“这是三尺高的小孩子都知道的话。”道钦说：“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做不来。”这句话至今已成为至理名言。又据《梁元帝杂传》记载，晋惠帝末年洛阳有个出家人叫耆域，肯定是个得道的。长安人与耆域在长安寺里一起吃饭时，西域流沙人却与耆域一起在石人面前吃饭，相隔数万里，他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僧人竺法行曾向他跪拜叩头乞求赠言，耆域登上讲坛说道：“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法行说：“得道的人应当教给别人没有听到过的话，你说的这些就连当今八岁的小沙弥，也能背诵出来。”耆域笑道：“八岁就能说，但到百岁也做不来。”呜乎！世人都敬佩得道者，却不知只要身体力行，就能自然得道。

辛七师

辛七师，陕人，辛其姓也。始为儿时，甚谨肃，未尝以狎弄为事，其父母异而怜之。十岁好浮图氏法，日阅佛书，自能辨梵音，不由师教。其后父为陕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窑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毁甚。一日，发狂遁去。其家僮迹其所往，至郡南，见辛七在一瓦窑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炼金色。家僮惊异，次至一窑，又见一辛七在焉，历七窑，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为辛七师。（出《宣室志》）

【译文】

辛七师，陕州人，辛是他的姓氏。当初他是个小孩子时，就很拘谨端庄，从不淘气顽皮，父母都觉得奇怪，都很疼爱他。十岁开始，他喜佛法，天天阅读佛教经书，自己能认识梵文，不用老师教他。后来父亲作了陕州郡守。原先在郡城南面就有七口瓦窑。父亲死去的时候，辛七极为悲哀感伤，有一天，他疯疯颠颠地逃跑了。他家的僮仆沿着他的踪迹追寻他，到了郡城南面，只见辛七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口瓦窑里，身上有奇异的光芒，就像冶炼金子时的颜色一样，光辉灿烂。这个家僮到相邻的瓦窑一看，又看见一个辛七端坐那里，一连看了七口瓦窑，里面都有个辛七端坐着。从此，人们便叫他“辛七师”。

嘉州僧

利州广福禅院，则故戎帅张处钊所创。因请长老灵贵主掌，以安僧众，经数年矣。灵贵好烧炼，忽一日，取众僧小便以大镬炼而成霜，秽恶之气，充满衢路。冀其少在院内。不旬日，其僧尽将簿历钱物，就方丈纳之，云：“缘有小事，暂出近地。”遂欲辞去。其夜，于堂内本位跏趺，奄然而逝。众僧皆讶其无疾，告行常仪。堂内有僧迁化，即例破柴五十束，必普请众僧，人擎一支，送至郊外，垒而为棚，焚烧讫。即归院集众，以其所有衣钵，尽归众用，以为常例。其日（日原作名曰，据陈校本改）坐亡僧于柴棚之上，维那十念讫。将欲下火。其僧忽然惊起，谓维那曰：“有米钱二贯文，在监（明抄本监作蓝）行者处。”又合掌谓众僧曰：“来去是常。谢诸人远来相送。”瞑目敛手，端然不动。右胁火燃，即成灰烬。众感惊骇。是知园明真往，死而不亡，或来或去，得火自在者，信有之矣。（出《野人闲话》）

【译文】

利州有座广福禅院，是过去边关统帅张处剑所创建的，禅院建成后，请来方丈灵贵做主持，以安僧众之心，已经好多年了。灵贵喜好烧炼之事，忽然有一天，他将众僧撒的尿放在大锅里熬成了霜，恶臭的气味弥漫在各处。殿堂上有个僧人，原是从嘉州来的，对灵贵熬尿的行为似乎不大满意，嘴里直嘟哝。灵贵也觉察到了，便打发他出去收购众僧吃的粮食，希望他少在院内呆着。不到十天，这位嘉州僧人便将全部帐簿与钱物等，交给方丈收下了。然后跟方丈说：“因为有点小事，暂时离开这里。”于是就想辞去。这天夜里，他在殿堂内自己位子上端坐入定。寂然长逝。众僧都为他无病而死感到惊讶，立即报告方丈，方丈通知按通常仪式处理。凡是禅堂里有僧人死了，都破费五十捆木柴，请众僧每人手擎一枝，送到郊外垒成柴棚，焚烧完毕后回院集合，以死者所有的衣钵，全归众人使用，这是禅院的常例。这一天，当把亡僧坐在柴棚上时，维那僧照例口诵咒文，十念结束后，刚要点火，亡僧突然惊起，对维那僧说：“有米钱二百文，在监行者那里。”又双掌合拢对众僧说道：“生来死去本是常事，谢谢诸位前来相送！”说完之后，闭上两眼收回双手，端坐不动。右胁下被火燃着了，一会儿即化为灰烬。众僧见了无不震惊。由此而知，所谓：“园明真经，死而不已；或来或去，得火自在”的人，确实是有的。

金刚仙

唐开成中，有僧金刚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远峡山寺。能梵音，弹舌摇锡而咒物，物无不应。善囚拘鬼魅，束缚蛟螭，动锡杖一声，召雷立震。是日峡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刳而为舟。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尺余，四驰（驰原作蛇，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啮卉窒其穴而去。俄闻林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双（双原作枳，据下文改）首之虺，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卉团而飞去，颖脱俱尽，后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焌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石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俱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朴讶之，返峡山寺，语金刚仙。仙乃祈朴验穴。振环杖而咒之，蛛即出于僧前，俨若神听。及引锡触之，蛛乃殂于穴侧。及夜，金刚仙梦见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复能织耳。”礼金刚仙曰：“愿为福田之衣。”语毕遂亡。僧及觉，布已在侧，其精妙奇巧，非世茧丝之所能制也。僧乃制而为衣，尘垢不触。后数年，僧往番禺，泛舶归天竺。乃于峡山金锁潭畔，摇锡大呼而咒水。俄而水辟见底矣。以澡瓶张之，有一泥鳅鱼，可长三寸许，跃入瓶中。语众僧曰：“此龙矣。吾将至海门，以药煮为膏，涂足，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转关榼，诣寺家人傅经曰：“知金刚仙好酒。此榼一边美酝，一边毒醪，其榼即晋帝曾用鸩牛将军者也。今有黄金百两奉公。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无何取吾子，欲为膏，恨伊之深，痛贯骨髓，但无计而奈何。”傅经喜，受金与酒，得转关之法，诣金刚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数岁（数岁二字原缺，据陈校本补）小儿跃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僧大骇，诘傅经。傅经遂不敢隐。僧乃问小儿曰：“尔何人而相救耶？”小儿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离其恶业，而托生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灵于常人，知师有难，故飞魂奉救。”言讫而没。众僧怜之，共礼金刚仙，求舍其龙子。僧不得已而纵之。后仙果泛舶归天竺矣。（出《传奇》）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有个叫金刚仙的僧人，是西域人，住在清远峡山寺里。能说梵语，懂梵文。鼓动舌头摇动锡杖诅咒什么物时，该特无不有所响应。他善于捉拿妖魔鬼怪，摇动锡杖一响，就能召来雷电霹雳。这一天，峡山寺有个叫李朴的，他拿着斧头上山砍伐大树，回来好刮削加工成木船。刚登上山顶，见有一座大石头，上面有个洞，只见一只大蜘蛛，脚有一尺多宽，它咬碎花卉草木堵塞在洞里就走了。一会儿又听到树林里传来狂暴猛烈的吼叫声，李朴害怕了，急忙爬到树上窥察动静。果然看见有一条双头大毒蛇，长有几十丈，气冲冲地爬了过来，团团围住蜘蛛洞，两只脑袋分列洞口东西两侧。一会儿翘起西侧的脑袋，把洞里的草团吸得干干净净，然后又掉转东侧的脑袋，噔大眼睛，张开大口，去吸洞里的蜘蛛。蜘蛛跑了出来，用脚按住洞口，翘起毒须，喷射出火苗一样的毒汁，烧坏了毒蛇的咽喉，直射毒蛇的眼睛。毒蛇昏迷后又苏醒过来，举起脑袋又要吸，但是看不见蜘蛛在哪里。蜘蛛更为凶猛地向蛇喷射毒汁，毒蛇便侧在石头上死掉了。蜘蛛跳了出来，沿着蛇的腹部爬来爬去，把里面的两颗牙齿折成两截，都用吐出的丝线裹了起来，便跳到洞里去了。李朴看了这场恶战，心中十分惊讶，返回峡山寺后，他告诉了金刚仙。金刚仙请求李朴带他去察看蜘蛛洞。他将锡杖环绕洞口振动了一下，嘴里念着咒语，蜘蛛立即出现在他的眼前，简直是神听。金刚仙用锡杖碰了碰蜘蛛，蜘蛛便死在了洞口旁边。这天夜间，金刚仙梦见一个老人，捧着一匹丝布来到他面前说：“我就是那只蜘蛛，还能织布。”向金刚仙行了个礼又说：“这匹布送给你，供你制作福田之衣。”说完就不见了。金刚仙醒来时，丝布已放在身边，织工精妙奇巧，不是世人用蚕丝所能织出来的。金刚仙用来做成了衣服，衣服上一点灰尘也不沾。过了几年，金刚仙要去番禺，从那里乘船返回天竺国。他便在金锁潭岸边摇动锡杖大声诅咒潭水，潭水立即分开现出潭底，他将洗净的瓶子口对准潭底，只见一只三寸左右长的泥鳅跳进了瓶子里。金刚仙对众僧说：“这是一条龙。我要到海门去用药把它熬成膏，然后涂在脚上，渡海的时候就可以象走平道一样了。”这天夜里，有个白衣服老头提着一只装有转动机关的酒壶，找到峡山寺看家人傅经说：“我知道金刚仙好喝酒，这只酒壶里一边装着美酿，一边装的是毒药酒，这只酒壶就是当年晋代皇帝用来毒死牛将军的那一只。现有一百两黄金送给你。为的是要你拿着这壶酒去毒死金刚仙。他无缘无故抓走了我儿子要去熬成药膏，我对他恨入骨髓，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对付他。”傅经很高兴，接过了黄金与酒壶，学会了转换机关的操作方法，便去见金刚仙。金刚仙端起酒杯刚凑到嘴边，突然有个几岁的小孩跳了出来，用手捂住酒杯说：“这里面的酒是龙拿来要毒死师父的。”金刚仙大为吃惊。质问傅经时，傅经不敢隐瞒，只好照实讲了出来。金刚仙便问小孩道：“你是谁？怎么来救我呢？”小孩说：“我是当年的那只蜘蛛。我已脱离了那种作恶的勾当，托生成人，现在已经七年了。我的魂魄比普通人稍稍灵一些，知道师父有难，所以魂魄飞来相救。”说完就没了。众僧深感怜惜，一起向金刚仙行礼，请求放了那只龙的儿子，金刚仙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放了。后来，金刚仙果然乘船返回了天竺国。

鸱鸠和尚

邓州有老僧日食鸱鸠，僧俗共非之，老僧终无所避。当馔之际，贫士求餐，分其二足而食。食讫，僧盥漱，双鸠从口而出。一则能行，一则匍匐在地。贫士惊怪，亦吐其饭，其鸠二脚亦生。僧后不食此味，都（云溪友议都作睹）验。众加敬之。号曰南阳鸱鸠和尚也。（出《云溪友议》）

【译文】

邓州有个老和尚天天吃猫头鹰，无论出家人还是老百姓都对他有非议，老和尚却一直不改。有一天，他正做好了在吃的时候，一个穷汉向他乞讨，他便分给他两只脚吃，吃完之后，和尚去洗漱，两只猫头鹰从嘴里窜了出来。一只能走路，一只因为没有脚而卧在地上。穷汉见了非常惊奇，也把吃的饭吐出来了。那只猫头鹰的两只爪子便也长了出来。老和尚后来不吃这种野味了。而且，凡是肉食，他都已戒绝，于是，众人对他更加敬重。他的称号是“南阳鸱鸠和尚”。

卷第九十七　异僧十一

秀禅师　义福　神鼎　广陵大师 和和　空如禅师　僧些　阿足师 鉴师　从谏

秀禅师

洛都天宫寺有秀禅师者，俗姓李，汴州陈留人。习禅精苦。初至荆州，后移此寺。深为武太后所敬礼。玄鉴默识，中若符契。长安中入京，住资圣寺。忽戒禅院弟子灭灯烛，弟子留长明灯，亦令灭之。因说：“火灾难测，不可不备。尝有寺家不备火烛，佛殿被灾；又有一寺钟楼遭火，一寺经藏焚爇，殊可痛惜。”寺众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钟楼，及经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时，常与诸王俱诣作礼，留施一笛。玄宗出后，秀召弟子曰：“谨掌此，后有要时，当献上也。”及玄宗登极，达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进。秀师年百岁，卒于此寺，瘗于龙门山，道俗奔赴数千人，燕国公张说为其碑文。（出《西京记》）

【译文】

洛阳天宫寺内有个秀禅师，俗姓李，汴州陈留县人。他刻苦修习禅宗。以前曾到过荆州，后来移住天宫寺。深受武后则天的敬重和礼遇。他在暝暝中感悟到的东西，常常与事实相符，就像符箓一般。武周长安中年进入京都洛阳时，住在资圣寺内。一天，他忽然告诫禅院弟子熄灭所有灯烛，弟子留下长明灯，他也让熄掉。于是，他向弟子们讲道：“火灾难测，不可不备。曾有家寺院因为不防备火烛，佛殿遭了火灾；还有一座寺院钟楼遭了火灾，全寺院收藏的经籍都被焚烧了，实在令人痛惜。”全院众僧都不知道他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到了夜晚，院内失火，果然烧毁了佛殿与钟楼，还有三所藏经楼也被烧了。唐玄宗为王时，常与各位王爷到寺院礼拜秀禅师，还留下了一支笛子放在寺院里。玄宗离开寺院时，秀禅师召集弟子说道：“好好保管这支笛子，以后他有要的时候，就献给他。”等到玄宗即位后，弟子达摩等人才明白秀禅师这番话是有预见之明的，便拿着这支笛子进献给了玄宗皇帝。秀禅师一百岁时死于这座寺内，埋葬在龙门山，前来奔丧的僧人与老百姓多达几千人，燕国公张说为他撰写了碑文。

义福

唐开元中，有僧义福者，上党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洁，缙绅士庶，翕然归依。尝从驾往东都，所历郡县，人皆倾向，擅施巨万，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学徒，告己将终。兵部侍郡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礼谒。是日亦同造焉。义福乃升座。为门徒演法。乃曰：“吾没于是日，当以诀别耳。”久之，张谓房曰：“某宿岁饵金丹，尔来未尝临丧。”言讫，张遂潜去。义福忽谓房曰：“某与张公游有数年矣，张有非常之咎，名节皆亏。向来若终法会，足以免难，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为中兴名臣，公其勉之。”言讫而终。及禄山之乱，张均陷贼庭，授伪署。房琯赞两朝，竟立大节。（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玄宗开元中业，有个僧人叫义福，是上党人。他精心修习佛道，为人端庄高洁，无论公卿大臣还是庶民百姓，都乐于跟他学道。他曾跟从皇帝去东都洛阳，沿途经过的郡县，人人都仰慕向往他，专门给他的施舍就多达数万，他都没有接受就走了。忽有一天早上，他召集自己的门徒，告诉他们说自己即将逝世。兵部侍郎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等，平日常来拜访他，这天他们也都来了。义福像往常一样准时登上讲坛，给门徒们讲说佛法。他说道：“我要在今天死去，要跟诸位诀别了。”过了好长时间，张均对房琯说：“我常年服用长生不老的金丹，从未参加过别人的丧礼。”说完，张均便偷偷地溜走了。义福突然间对房琯说：“我与张公交游多年了。张均有非同寻常的灾难，要在名誉与节操方面都蒙受损害。如若他能一直坚持到法会的终了，那就足能免除其灾难。实在可惜呀！”他握着房琯的手说：“您一定会成为唐朝中兴的名臣。您要善自为之！”说完就死了。等到安禄山谋反篡位时，张均为叛贼抓获，在安禄山临时朝庭内被授为重要官职，果然气节名节皆亏。房琯则在平定叛乱，唐朝中兴之后，再次襄赞皇朝，最终保持了大节。

神鼎

唐神鼎师不肯剃头，食酱一郖。每巡门乞物，得粗布破衣亦著，得细锦罗绮亦著。于利真师座前听，问真师曰：“万物定否？”真曰：“定。”鼎曰：“阇梨言若定，何因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万物相纠，六道轮回；何得为定耶？”真曰：“万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唤天为地，唤地为天；唤月为星，唤星为月；何得为不定？”真无以应之。时张文成见之，谓曰：“观法师即是菩萨行人也。”鼎曰：“菩萨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骂之不嗔；此乃菩萨行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骂之即嗔；以此论之，去菩萨远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有个神鼎法师，不愿意剃头，能吃一斗酱。沿门乞讨的时候，讨得粗布破衣他就穿在身上，讨得绫罗锦缎他也穿在身上。在利真法师的讲座前面听讲佛法时，他向利真师道：“世间万物有定还是不定？”利真说：“有定。”神鼎说：“如按禅师所说的万物有定，为什么高岸能变成河谷，深谷能变成山岭，有的死了又生了，有的生了又死了呢？万物相因，六道循环，怎么能说是有定呢？”利真说：“万物不定。”神鼎说：“如果是不定，为什么不把天叫做地，把地叫做天，把月亮叫做星星，把星星叫做月亮呢？怎么能说是不定呢？”利真无言以对。张文成看到神鼎时，对他说：“我看法师的行为就跟菩萨一样。”神鼎说：“菩萨的态度是，得到什么不欢喜，失掉什么不悲哀，有人打他他不怒，有人骂他他不恼；这才是菩萨的行为呢。我神鼎是乞得东西就高兴，乞不到时就悲伤，有人打我我就怒，有人骂我我就恼；由此而论，我的行为距离菩萨还远着呢！”

广陵大师

唐贞元中，有一僧客于广陵，亡其名，自号大师。广陵人因以大师呼之。大师质甚陋，好以酒肉为食，常以穗裘，盛暑不脱，由是蚤虮聚其上。侨居孝感寺，独止一室，每夕阖扉而寝，率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傍。广陵人俱（俱原作惧，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以此恶之。有一少年，以力闻。常一日，少年与人对博。大师大怒。以手击其博局尽碎。少年曰：“呆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与少年斗击，而观者千数。少年卒不胜，竟遁去。自是广陵人谓大师有神力，大师亦自负其力，往往剽夺市中金钱衣物。市人皆惮其勇，莫敢拒。后有老僧召大师至曰：“僧当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杀犬彘，剽夺市人钱物，又与少年同殴击，岂僧人之道耶？一旦吏执以闻官，汝不羞天耶？”大师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如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龊龊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后一日，大师自外来归，既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视者，大师坐于席，有奇光，自眉端发，晃然照一室。观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于庭，候谒广陵大师。比及开户，而广陵大师已亡去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焉。（出《宣室志》）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僧人客居于广陵，忘了叫什么名字，自号为“大师”，广陵人因此就叫他大师。大师为人粗野，喜欢喝酒吃肉，总穿着一件破烂棉袍，盛暑季节也不脱掉，上面生满了跳蚤虱子。他客居在广陵的孝感寺，自己住在一间屋里，每到天黑就关门睡觉，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性格狂暴蛮横，喜欢杀狗宰猪，天天与广陵的年轻人打架斗殴，有时喝醉了就躺在道旁。广陵人因此而厌恶他。有个小伙子以力气大闻名，这一天，他与别人赌博，大师突然无名火起，用手把赌局砸了粉碎。小伙子说道：“呆子！你怎么敢惹我堂堂壮士呢？”大师边骂边唾他的脸，于是两个人打在了一起，数以千计的人都来围观。那个大力士小伙子最后没有打赢，结果逃跑了。从此，广陵人都说大师有神力，大师本人也以力大而自负。他常常在市场上抢夺金钱衣物，商人都怕他凶猛，谁也不敢抗拒。后来有个老僧把大师叫到跟前说：“出家为僧就应死守戒规。你怎么喝酒吃肉、杀狗宰猪、抢夺市人钱物，又与年轻人打架斗殴呢？难道这些是僧人应有的行为吗？一旦被差吏抓去告官，你不感到是天大的羞耻吗？”大师愤怒地骂道：“苍蝇蚊子自然喜欢腥臭的东西，哪能与清高的龙鹤相比呢！然而我所信奉的道理，也是你所不能了解的，况且我是清清白白而外表混浊的人，哪像你一样内心肮脏胸怀狭窄呢！”老僧终于没能说服他，后来有一天，大师从外面回来进屋之后关上了房门。有人从门缝里看他，只见大师坐在床上，眉端发出奇异的光芒，明晃晃地照遍全屋。看的人非常惊奇，便去告诉了群僧，群僧都来了，看到大师眉端的光相后，有人指着说：“我听说佛的眉端就有白光，现在大师也有这样的光，可见他果然成佛了。”于是大家纷纷礼拜。到了第二天清晨，群僧都集会在院子里，等候拜谒广陵大师，等到开门请他时，广陵大师已经不见了。群僧对此事更为惊异，于是称大师为“大师佛”。

和和

唐代国公主适荥阳郑万钧，数年无子。时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众号为圣。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营殿阁。和和常至公主家，万钧请曰：“吾无嗣，愿得一子，惟师降恩，可得乎？”师曰：“遗我三千疋绢，主当诞两男。”钧如言施之。和和取绢付寺，云修功德。乃谓钧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为公主作儿。”又曰：“公主腹小，能并娠二男乎？吾当使同年而前后耳。”公主遂娠，年初岁终，各诞一子。长曰潜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识焉。（出《纪闻录》）

【译文】

唐朝代国公主嫁给了荥阳郑万钧，婚后多年没生儿子。当时有个僧人叫和和，既像疯子又像傻子，大家称他为圣人。他预言吉凶祸福时，多数能够说中。他住在大安寺，寺内正在修造殿阁。和和常到公主家，万钧对他请求道：“我没有后代，想得到一个儿子，请求师父降恩于我，可以吗？”和和说：“给我三千匹丝绢，公主能生两个男孩。”万钧照他说的施舍了三千疋丝绢。和和将丝绢交给寺院，说是修造殿阁用的。他又对万钧说：“公主有孕了，我令两位天人下来，给公主作儿子。公主肚子小，能同时怀下两个男孩吗？我要使这两个男孩虽然生在同一年，但要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公主真的怀了孕，在年初与岁末各生了一个男孩。这两个男孩，大的叫潜耀，小的叫晦明。长大之后，都是美男子。而且学识渊博。

空如禅师

空如禅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势，乃止。后成丁，徵庸课，遂以麻蜡裹臂，以火爇之，成废疾。入陆浑山，坐兰若。虎不暴。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以藜杖挥之曰：“檀越不须相争。”即分散。人皆敬之，无敢騃者。（出《朝野佥载》）

空如禅师不知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年轻时羡慕出家修道，父母逼他成婚时，他要用刀子割掉小便，父母只好作罢。后来成为人丁，政府征他服劳役，他便用麻绳涂上蜡缠在胳臂上，用火烧成残废，于是进了陆浑山，坐在寺庙里。老虎在他面前也会变得很驯良，毫不凶暴。山中偶然遇见野猪与老虎搏斗时，他用手杖驱赶道：“施主不必相争。”双方便乖乖地散开。人们都很敬重他，没人敢对他有所轻慢。僧　些 唐贞元初，荆州有狂僧，些其名者，善歌河满子。常遇伍伯乘醉，于途中辱之，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陈伍伯从前隐慝也。伍伯惊而自悔。（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德宗贞元初年，荆州有个狂僧，他的名字叫些，善于唱《河满子》歌。僧些有一次在路上遇见过喝醉的陈伍伯，伍伯借酒壮胆，侮辱僧些，强要他唱歌。僧些只好开口唱了起来，歌词全是陈述伍伯从前的隐私与不为人知的邪恶念头。伍伯听了又惊又怕，后悔不该侮辱他。

阿足师

阿足师者，莫知其所来，形质痴浊，神情不慧，时有所言，靡不先觉。居虽无定，多寓阌乡。憧憧往来，争路礼谒。山岳檀施，曾不顾瞻。人或忧或疾，获其指南者，其验神速。时陕州有富室张臻者，财积钜万，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挛手足，复懵语言，惟嗜饮食，口如溪壑。父母钟爱，尽力事之，迎医求药。不远千里。十数年后，家业殆尽。或有谓曰：“阿足贤圣，见世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与其妻，来抵阌乡，叩头抆泪，求其拯济。阿足久之谓臻曰：“汝冤未散，尚须十年。愍汝勤虔，为汝除去。”即令选日，于河上致斋，广召众多，同观度脱。仍令赍致其男，亦赴道场。时众谓神通，而观者如堵。跂竦之际，阿足则指壮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洎举会之人，莫测其为。阿足顾谓臻曰：“为汝除灾矣。”久之，其子忽于下流十数步外，立于水面。戟手于其父母曰：“与汝冤仇，宿世缘业。赖逢圣者，遽此解挥。傥或不然，未有毕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痴。须臾沉水，不知所适。（出《集异记》）

【译文】

不知道阿足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看他那副神志不清的样子，还有那满脸的傻气，但只要他开口说点什么，无不属于先知先觉。他虽然居无定所，但多半住在阌乡。门前人来人往，争先恐后地拜访他；山里的大寺名僧，施主们却懒得光顾。人们或有忧虑或有疾病，只要得到他的指点，无不立即应验。当时陕州有个富户叫张臻，家有财产一万万，可惜只有一废物儿子。儿子现在十七岁了，生下来就愚呆。不但手脚痉挛，而且不会说话，一天到晚只知道吃，肚子永远填不满。父母十分疼爱，尽心尽力服侍，到处求医求药，不惜奔波千里。折腾了十几年后，家产耗费殆尽。有人对老两口说：“阿足是当今的圣人，现世的菩萨，为什么不去求求他，他会给你们解除痛苦的。”老两口来到阌乡，磕头作揖，擦眼抹泪，苦苦哀求阿足相救。阿足想了半天，便对张臻说：“你身上的冤魂还没有散去，还得十年才能了结。可怜你如此殷勤、虔诚，我马上就为你消除灾难。”阿足让他们选定日子，在河岸上摆下道场，尽量多召集些人来，共同观赏度脱冤魂的情景，并让他把儿子也带到道场。到了那一天，众人都以为阿足要大显神通，所以观看如云，围得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一样。正当大家踮脚伸脖子之际，阿足点出三四个壮汉，连拖带拽就把张臻的儿子扔进了河里。张臻与所有赴会的人，都猜不透阿足要干什么，阿足看着张臻对他说道：“我为你除去灾祸了！”过了好长时间，张臻儿子突然在下游十几步远的地方，站在水面上，用手指着他父母说：“我与你们的冤仇，是前生结下的因缘。幸遇圣人给我们当即解脱。倘若不然，永无终日。”他挺身高呼的样了，一点也不呆痴。转眼之间他又沉入水底，不知到哪里去了。

鉴师

唐元和初，有长乐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有老僧鉴其名者，一日来诣，谓生：“汝吾姓也。”因相与往来，近岁余。及冯尉于东越，既治装，鉴师负笈来，告去。冯问曰：“师去安所诣乎？”鉴师曰：“我庐于灵岩寺之西庑下且久，其后游长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与子相遇。今将归故居，故来告别。然吾子尉于东越，道出灵岩寺下，当宜一访我也。”生诺曰：“谨受教。”后数月，冯生自长安之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而诣焉。时有一僧在庭，生问曰：“不知鉴师庐安在，吾将诣之。”僧曰：“吾曹数辈，独无鉴其名者。”生始疑异，默而计曰：“鉴师信士，岂欺我耶？”于是独游寺庭，行至西庑下，忽见有群僧画像，其一人状同鉴师。生大惊曰：“鉴师果异人也！且能神降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视其题曰：“冯氏子，吴郡人也。年十岁，学浮图法，以道行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益异之。（出《宣室志》）

【译文】

唐宪宗元和初年，吴郡长乐县冯生原以明经科考入吏部供职，这年被上司免除了官职，暂时客居在长安。有位老僧名字叫鉴，有一天来到冯生住处，对冯生说：“你与我是一个姓。”于是两人互相来往了一年多的时间，交情甚密。等到冯生治办好行装，要到东越出任都尉时，鉴法师背着书箱来向他辞行，冯生问道：“法师要去什么地方呢？”鉴法师说：“我住的小屋在灵岩寺西廊下面，在那里住了很久了，后来才云游到长安城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值得庆幸的是，在长安认识了你。如今我要返回故居，所以来向你告别。然而你要去东越作都尉，正好路过灵岩寺山下，可以去访问我一下的。”冯生应诺道：“一定遵嘱前去拜访。”过了几个月，冯生自长安出前往东越赴任，走到灵岩寺门前，勒马站定望了望说：“这不是鉴法师住的寺院吗？”他立即下马走了进去。这时正有一个僧人在庭院里，冯生问他道：“不知鉴师住的小屋在什么地方，我想到那里去看看。”僧人说：“我们这里有好多法师，独独没有名字叫鉴的。”冯生开始有些怀疑，心里合计道：“鉴法师乃是讲究信用的人，哪能骗我呢。”于是一个人在寺院内游览起来。走到西廊下面时，忽然看见有许多僧人的画像，其中一人的形状与鉴法师一样，冯生大为惊奇地说：“鉴法师果然是个异人！而且能神奇地降临到我的面前。”于是慨然泪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冯生仔细看了看画像下面的题辞只见下面写道：“此人姓冯，吴郡人，十岁始学佛法，以道行高深闻名于世，终年七十八岁。”冯生看完题辞，更觉鉴法师神奇。

从谏

东都敬爱寺北禅院大德从谏，姓张氏，南阳人。徙居广陵，为土著姓。身长八尺，眉目魁奇。越壮室之年，忽顿悟真理，遂舍妻子从披削焉。于是研精禅观，心境明白，不逾十载，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来洛，遂止敬爱寺。年德并成，缁黄所宗。每赴供，皆与宾头卢尊者对食，其为人天钦奉若此。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爱驭凤骖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塔庙，令沙门复初。谏公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枚之温泉别业。后冈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公夏日，常于中入寂，或补毳事。忽一日，颓云駃雨，霆击石傍大檀。雨至，诸兄走往林中，谏公恬然趺坐，若无所闻者。诸兄致问，徐曰：“恶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复兴内教，谏公归东都故居。其子自广陵来观，适与遇于院门，威貌崇严，不复可识。乃拜而问从谏大德所居，谏公指曰：“近东头。”其子既去。遂阖门不出。其割裂爱网（网原作刚，据明抄本改）又如此。咸通丙戌岁夏五月。忽遍诣所信向家，皆谓曰：“善建福业。贫道秋初当远行，故相别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来，遂右胁而卧。呼门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难得，恶道易沦，唯有归命释尊，励精梵行。龙花会上，当复相逢。生也有涯，与尔少别。”是日无疾奄化，年有八十余矣。玄章等奉遗旨，送尸于建春门外尸陁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无物敢近。遂覆以饼饵。经宿，有狼狐迹，唯啗饼饵，而丰肤宛然。乃依天竺法阇维讫，收余烬，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荐焉。（出《三水小牍》）

【译文】

洛阳敬爱寺北禅院的高僧从谏，本姓张，南阳人，迁居广陵后，改为土著人的姓。身长八尺，相貌魁梧。过了壮年期以后，忽然顿悟真理，于是抛弃老婆孩子出家削发为僧。他精心研习禅观，心境了然明白，修行了不超过十年，许多资深德高的高僧大德，都对他深表推崇和佩服。等他来到洛阳后，便住在了敬爱寺。他的资历与道德都已达到成熟阶段，成为佛僧与道人的宗师，每次赴会时，都与宾头卢尊者坐在一起吃饭，他是如此的受人钦敬与供奉。唐武宗继位后，改元会昌，他喜爱成仙长寿之道而鄙薄佛教，于是下令各处毁坏寺庙，让僧人回乡返俗。谏公便头戴黑布帽身穿麻布衣，潜藏到皇甫枚之温泉别墅里。后山上林木参天，巨石平坦，谏公于炎热的盛夏常常在这里端坐入定，求学道事。有一天，浓云骤雨突然涌了上来，雷电轰击着石旁边的大檀树。暴雨到来时，一起修练的各位兄弟纷纷跑进树林躲避，谏公则静静地盘腿坐在原处，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一样，兄弟们问他为什么这样，谏公从容答道：“只因厌恶那帮畜生而已。”唐宣家大中初年，佛教复兴，谏公又回到洛阳故居。他的儿子有一天从广陵来看望他，正巧在寺院门口与他相遇，儿子长得高大魁伟，有些认不出来了。儿子向他施礼，问他从谏高僧住在什么地方，从谏用手指了指说道：“就在那边的东头。”儿子去了之后，他回到自己屋里关上房门再也不出来。这就是这样的割裂情网断绝尘缘！懿宗咸通丙戊年夏季五月，从谏老家的人突然普遍地收到他所写的信，他在这些信里都是告诉家里人说：“要好好供奉佛教，积善修德。贫道秋初要远行，所以写信与你们告别。”到了秋季七月初一日清晨，从谏洗完手点上香，反复念诵我佛如来，然后右侧向下躺在床上，招呼门徒玄章等来到面前，告诫他们道：“人生多难，世道险恶，稍有不慎，极易沉沦；唯有归依佛法，精诚守戒修行，方能救拔超脱。来日龙花会上，还能与诸位相逢。人之生命有限，我今与你们暂别。”过一天，从谏无病而亡，享年八十余岁。玄章等人遵照师父遗嘱，把他的尸体送到建春门外停放尸体的山林里，奉献给饥饿的鸟兽。第三天再去看时，肌体的样子与活的时候相同，没有鸟兽敢于靠近，于是在尸体上盖了一层干粮食物。过了一宿，见有豺狼狐狸之类兽曾经光顾的痕迹，但它们只吃掉了干粮食物，尸体的肌肤仍然完好无损。玄章等人便依照天竺的办法将遗体火化完了，收藏起骨灰在道旁建起一座白塔，将骨灰存放在塔内，年年供奉香火。

卷第九十八　异僧十二

李德裕　齐州僧　抱玉师　束草师 惠宽　素和尚　怀信　佛陀萨　兴元上座　赵蕾

怀浚 智者禅师　法本

李德裕

唐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仔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丞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阴骘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涯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宰相李德裕在任太子少保分管东都洛阳时。曾经召见一位僧人，让他占卜自身吉凶。僧人说：“这不是马上就能知道的。我要设立祭坛和佛像，才能观察出来。”祭坛设好后，僧人居于其中，一共过了三天，他对李公说：“你的灾难还没有结束，你要到万里之遥的南方去。”李公大怒，大声地呵叱了他一顿。第二天，他又召见这位僧人问卜，对他说：“我担心你昨天看得不仔细，今天请你重新观察一下。”于是又设祭坛观察了三天，僧人告诉李公道：“你离南行的日期，不足一个月了。这是逃脱不了的。”李公更为不高兴，并且质问道：“然而，师父怎么能够证明你说的话不是随便胡说的呢？”僧人说：“我可以说件眼前的事作为验证，略微表示一下我的话绝非欺人之谈。”李公说：“你果然有说词呀！”僧人当即指着一个地方说：“这下面有只石盒子，请你挖开看看。”李公立即命人往下挖了几尺深，果然挖出一只石盒子，打开盒子什么也没看见。李公有些惊异，对他的话有点相信了，于是便问道：“到南方去看来确定是免不了的事了，然而去了之后就回不来吗？”僧人说：“能回来的。”李公询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僧人对他说：“相国平生应当吃一万只羊，现在吃了九千五百只了。说你能够回来的理由，就是因为还差五百只羊而已。”相国伤心地叹道：“师父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呀！我在元和十三年，在北都为张丞相从事时，曾梦到正在晋山走路，看见山上满眼都是羊，有十几个牧羊人迎着我施礼，我就询问他们，牧羊人说：‘我们在这里放牧的，就是您平生所吃的羊’我过去一直记着这个梦，没有向别人透露过。今天果然像师父说的一样呀。由此便知阴德之事确实不是骗人的。”过了十天，振武节度使米暨派人给相国送书信，并且赠给他五百只羊。李相国大为吃惊，立即召见僧人告诉了他这件事。僧人叹道：“一万只羊要够数了，相国公南行可要回不来了！”李相国说：“我不食这些羊，也是可以避免的嘛。”僧人说：“羊即到这里，就已为相国所有。”李相国非常愁闷。第十天，李相国被贬为潮州司马。接着又贬为崖州司户。最终死在荒凉的边远地区。

齐州僧

史论在齐州时，出猎至一县界。憩兰若中，觉桃香异常，访其僧。僧不及隐。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从经案下取出，献论。大如饭碗。论时饥，尽食之。核大如鸡卵。论因诘其所自，僧笑曰：“向实谬言之。此桃去此十余里，道路危险。贫道偶行脚见之，觉异，因掇数枚。”论曰：“愿去骑从，与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导论出荒榛中。经五里许，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论志诀往，乃依僧解衣，载之而浮。登岸，又经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涧，数里至一处。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数百株，枝干扫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论与僧各食一串，腹饱矣。论解衣，将尽力包之。僧曰：“此域灵境，不可多取。贫道常听长老说：“昔有人亦尝至此，怀五六枚，迷不得出！”论亦疑僧（僧原作生，据明抄本改）非常，取两颗而返。僧切戒论不言。论至州，使召僧，僧已逝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史论在齐州的时候，出外打猎走到一个县的边界。他在一座寺庙里歇息，闻到一股非常香的桃子味，便问这里的僧人。僧人来不及隐瞒。就说附近有个人施舍给他两枚桃子，于是便从经案下面拿出来献给了史论。桃子大如饭碗。史论当时饿了，把桃子全吃了。桃核像鸡蛋那样大。吃完之后，史论详细盘问桃子的来历，僧人笑着说：“刚才我说的，其实是假话。这桃子离此地十多里远，道路又很危险。贫道偶然间走到那里看见了，觉得奇异，于是摘了几个。”史论说：“我愿扔下马与随从人员，跟和尚一起去。”僧人不得已，只好带他去。他们穿过灌木丛，走了五里左右，到了一条河边，僧人说：“史中丞恐怕不能渡过这条河。”史论坚决要过，便依照僧人的样子脱掉衣服，用手举着衣服游了过去。上岸后，又经西北方向，涉过两条河，爬山越涧，走了好几里，来到一个地方，只见到处是奇泉怪石，与人间大不一样。这里有几百棵桃树，枝条垂到地上，树高只有二三尺，散发着冲鼻的香味。史论与僧人各吃了一串，肚子便饱了。史论脱下衣服，想尽量多包几个，僧人说：“这个地方是仙境，不可多拿。贫道常听方丈说，过去有人也曾到过这里，带了五六枚桃子，结果迷路出不去了。”史论也怀疑僧人不是寻常人，只拿了两颗就往回走。僧人极力劝诫史论，回去之后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此事。史论回到齐州后，派人去叫僧人来，僧人却已经消失了。

抱玉师

抱玉师以道行闻，居长安中，师而事者千数。每夕独处一室，阖户撤烛。尝有僧于门隙视之，见有庆云自口中出。后年九十卒，时方大暑，而其尸无萎败。唐宰相第五琦与师善，及卒，来治丧。将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曰。佛有庆祥光，今抱玉师有之，真佛矣。（出《宣室志》）

【译文】

抱玉禅师以道行高深闻名于世，住在长安城内，拜他为师的门人弟子数以千计。每天夜晚他独处一室，关着门窗不点灯烛。曾有个僧人从门缝里去看他，见有一片祥云从他的嘴里飘了出来。抱玉师后来在九十岁时去世，当时正是盛夏酷暑，但他的尸体一点也不腐败。唐朝宰相府中的第五琦与抱玉师关系密切，抱玉师去世时第五琦前来吊丧。他用香奶汁往抱玉师的嘴里灌，灌完之后，见有祥光从嘴里射出来，明晃晃地照射着四面。第五琦非常惊奇。有人说，佛的嘴里就有祥庆之光，如今抱玉师也有这种光，可见他是真佛。

束草师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负束藁，坐卧于于寺西廊下，不肯住院，经数年。寺纲维或劝其住房。曰：“尔厌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烬耳，无血菺之臭。众方知为异人，遂塑灰为僧于佛殿上。世号为束草师。（出《酉阳杂俎》）

【译文】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里，原先有个僧人，自己从来不说姓名，常常背着一捆川芎，整天呆在寺庙西面的廊檐下，不愿住在寺院里，就这样一连过了好几年。寺院里有个管事的和尚劝他到僧房里去住，他却说：“你们这样厌恶我吗？”那天夜晚，他便用那捆川芎把自己烧化了，到天亮时，只剩下一堆灰烬，没有半点血腥味。众人这才知道他是个异人，便用他烧剩的灰塑了他的像，供在佛殿上。世人称他为束草师。

惠宽

绵州静慧寺僧惠宽，先时年六岁，随父设黄箓斋。众礼石天尊像。惠宽时在，不肯礼，曰：“礼则石像遂倒，不胜致也。”既礼而天尊像果倒，腰已折矣。后出家在寺。寺近池，人多扑鱼为业。惠宽与受戒，且曰：“尔辈不当以此为给，吾能令汝所得，不失于旧。”因指其池畔，尽生菌蕈。鱼人采之，省力得利。后人呼为和尚蕈也。（出《成都记》）

【译文】

绵州静慧寺僧人惠宽，当年他仅六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摆设道教的斋场。人们信奉道教，都给天尊的石像施礼。惠宽当时在场，却不肯施礼，他说：“我若施礼，石像就会倒了，弄得不可收拾。”他施礼之后，天尊的石像果然倒下，腰已经摔折了。惠宽后来出家住进了寺院。寺院附近有个池塘，许多人在池塘捕鱼为业。惠宽给他们讲解佛教戒规，让他们受戒，不要杀生，并且说：“你们不要以捕鱼的收入维持生活，我能让你们所得的收入不低于捕鱼。”于是用手指了指池畔，池畔顿时生满了香菇。渔民都去采磨菇，与捕鱼相比，即省力气又能多卖钱，后来，人们称这种蘑为和尚蘑。

素和尚

长安兴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数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輠脂，不可浣。昭国郑相，尝与丞郎数人避暑，恶其汗，渭素曰：“弟子为和尚伐此桐，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戏祝树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为人所恶，来岁若复有汗，我必薪之。”自是无汗矣。素公不出院，转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常有狼子听经。斋时，有乌鹊就案（酉阳杂俎续五案作掌）取食。长庆初，有僧玄幽题此院诗云：“三万华经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门尘。”当时以为佳句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长安兴善寺素和尚的庭院里有几棵青桐树，都是素和尚亲手栽植的。唐宪宗元和年间，朝廷的卿相们经常到这座院里游览。青桐树每到夏天就往外淌汗，沾到人的衣服上就像车上的润滑油一样，没法洗掉，昭国郑相曾与丞郎数人来这里避暑，因为厌恶青桐树上的汗，便对素和尚说：“弟子给和尚把这几棵青桐伐掉算了，伐一棵青桐就给你栽一棵松树。”到天黑时，素和尚开玩笑对青桐树说：“我种了你二十多年了，你因为流汗被别人所厌恶。明年如果再有汗，我一定把你当木柴烧。”从此之后，这几棵青桐树就不再淌汗了。素和尚从不出院门，整年坐在屋里抄经书，共抄写《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里经常有狼来听他读经。吃饭时常有乌鸦与喜鹊飞到桌子上啄取食物。唐穆宗长庆初年，有位僧人玄幽给这个庭院题的诗道：“三万华经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门尘。”当时的人认为这两句诗是佳句。

怀信

扬州西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栏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出《独异志》）

【译文】

扬州的西灵塔是中国最高的佛塔。唐武宗末年，在拆毁寺庙的头一年，淮南有个词客刘隐之，到明州去旅游，梦到自己好像在漂洋过海，看见西灵塔正在泛海东渡。同时看到守护寺塔大门的僧人怀信正在第三层塔上，靠着塔上的栏杆与刘隐之说道：“我现在暂时护送寺塔渡过东海，十天后再返回来。”过了几天，刘隐之从明州回到扬州，立即去访问怀信。怀信说：“你还记得在海上与你相见时的情况不？”刘隐之豁然想了起来。几天之后，突然起火把塔烧光了，塔上的白灰以及瓦砾像大雨一样落下来，塔旁的草房却一点也没有损坏。

佛陀萨

有佛陀萨者，其籍编于岐阳法门寺。自言姓佛氏，陀萨其名也。常独行岐陇间，衣黄持锡。年虽老，然其貌类童騃。好扬言于衢中，或诟辱群僧。僧皆怒焉。其资膳裘紵，俱乞于里人。里人怜其愚，厚与衣食，以故资用独饶于群僧。陀萨亦转均于里中穷饿者焉，里人益怜其心。开成五年夏六月，陀萨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为吾塔瘗其尸。”果端坐而卒。于是里中之人，建塔于岐阳之西冈上，漆其尸而瘗焉。后月余，或视其首，发仅寸余，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异，遂扃其户，竟不开焉。（出《宣室志》）

【译文】

有个叫佛陀萨的僧人，他的名籍编在岐阳法门寺。他自己说是姓佛，陀萨是他的名字。他常常一个人在岐阳的乡村行乞，穿的是道教徒常穿的黄衣服，手里拿着佛僧离不了的锡杖。年纪虽然老了，然而相貌就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他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说话，或者辱骂其他僧人。僧人对他又气又恨。他的吃喝穿戴都是跟乡里人乞讨来的。乡里人可怜他愚呆，格外多给他衣食，所以他的费用比其他僧人都富裕。佛陀萨也把自己宽裕的东西匀给乡里的穷苦人，乡里人于是更喜爱他的善良心肠。开成五年夏季六月，陀萨召集起乡里人，告诉他们说：“我今晚上就要死了，你们要为我建一座塔，把我的尸体葬在里面。”到了晚上，他果然端坐着死去了。乡里人于是在岐阳的西山岗建起佛塔，把他的遗体安葬在里面。一个多月之后，有人看到他的头发长出一寸多长，弟子们便去剃掉了。剃完之后又长了出来，乡里人大为惊异，便把塔门锁住了，再也打不开。

兴元上座

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群辈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饼，招群徒众，入尸陁林。以饼裹腐尸肉而食，数啖不已。众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诸肉。”自此缁徒因成精进也。（出《云溪友议》）

【译文】

兴元县西郊有座寺庙，上座僧人常常喝酒吃肉，下面的许多僧人都跟着效仿。有一天早上寺庙里做了许多大饼，上座僧人招呼着一群门徒，走进了专门停放尸体的山林。他用大饼包着腐尸的肉吃，一块一块地吃起来没完。僧人们一个个捂起鼻子就跑。上座僧却说：“你们只有能吃此肉，才能吃其他的肉。”从此以后，佛教徒因为能吃此物更修行精深了。

赵蕃

唐国子祭酒赵蕃，大和七年为南宫郎。忽一日，有僧乞食于门且谓，其家僮曰：“吾愿见赵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即命延入与坐。僧乃曰：“君将有忧，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遗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脱君之祸。不然，未旬日，当为东南一郡耳。”蕃许之，约来日就送焉，且访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龙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办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访群僧，僧皆不类。且询法安师所止，周遍院宇，无影响踪迹。后数日，蕃出为袁州刺史。（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国子祭酒赵蕃，文宗大和七年时任南宫郎。一天，忽然有个僧人到他门前讨饭，并且对僮仆说：“我要见见你家赵公。可以吗？”僮仆报告了赵蕃，赵蕃就让把僧人领进屋，又让他坐下。僧人说：“你要面临忧患，但这忧患也是可以消除的。”赵蕃急忙施礼祈求消除之法，僧人说：“送给我一千五百把剪刀，说不上就能解除你的祸患。不然，你要离开朝廷而去东南一个郡任职。”赵蕃答应了他，约定明天把剪刀送去，并且询问僧人的名字与住所，僧人说：“我住在青龙寺，法安是我的名字。”说完他就走了。第二天，赵蕃就备齐了剪刀派人给送去。使者到了青龙寺时，根据相貌在僧人群里查找法安，僧人们一个个都不像。他便询问法安师父在什么地方。全寺庙都找遍了，也没见到法安的音讯和踪迹。过了几天，赵蕃离开京城出任袁州刺史。

怀浚

秭归郡草圣僧怀浚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皆有神验。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与之语，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众，系而诘之。乃以诗代通状曰：“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诘之，复有诗曰：“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郡牧异而释之。详其诗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经过，必维舟而礼谒，告其吉凶，唯书三五行，终不明言，事往果验。荆南大校周崇宾谒之，书字遗之曰：“付皇都勘。”尔后入贡，因王师南讨，遂絷于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孙道能谒之，书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营葬乃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铉知州，乃画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后为娶民家女遭讼，锢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随其父谒之，乃画一道士乘云把胡卢，书云：“指挥使高牒衙推。”穆生后以医药有效，南平王高从诲与巾裹，摄府衙推。王师伐荆州，师寄南平王诗云：“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是岁输诚淮海，获解重围。其他不可殚记。或一日，题庭前芭蕉叶上云：“今日还债。幸州县无更勘穷。”来日为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为之荼毗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秭归郡草圣僧人怀浚，不知是什么地方人，唐昭宗乾宁初年到了秭归。他能预测未来的事情，每次都像神灵一样准确。爱好草书，对于儒教、佛教、道教等思想学说，乃至于诗歌、笔记、小说等文字，无不广泛涉猎，都能驾驭运用。别人跟他说话时，他只是哼哼哈哈而已。乡里人都把他当做神人圣人看待。秭归刺史于公以“惑众”之罪名把他绑了去审问，他用诗歌代替状子道：“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一次审问他，他又用诗回答道：“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不在红花处，花在旧时红处红。”郡守以为他是异人，就把他释放了。推究他的那两首诗的含义。似乎说的是在海中的事，怀浚莫非是杯渡之流吗？过路的行人在路过此地时，必定泊船停车前去访问他。他在告诉人家吉凶之事时，只写几句文字，一直不明说。事过之后，往往都能应验。荆南大校尉周崇宾访向他时，他写了几个字送给他，这几个字是：“付皇都勘”。尔后氏入朝进贡，因为朝廷军队南下讨伐，周崇宾被拘囚在南府，终于被杀死了。押衙孙道能访向他时，他写的几个字是：“付竹林寺”。这年孙道能死了，安葬的地点就是过去一座竹林寺的旧址。皇甫铉知州访问他时，他画了一个人带着枷，有一女子在旁边。后来皇甫铉因为娶了民家女子一事吃了官司，被关押在官府里。波斯人穆昭嗣年幼时爱好制药的技术，跟着父亲去访问怀浚时，怀浚画了一个道士手把胡卢坐在云端，并在画上题字道：“指挥使高牒衙推。”穆昭嗣后来因为药做得好，很有疗效，南平王高从海给一套官服，让他统摄府内衙推。南平王出师讨伐荆州时，怀浚师寄给南平王两句诗：“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前。”这一年南平王输诚于淮海，才得以解脱了重围。类似的例子很多，其他的就不能一件件都写在这里了。有一天，怀浚在院子内的芭蕉叶上题写道：“今日还债。”因为州县之中没有比他更贫穷的，所以当天并没人杀害他。后来有一天被人害死了，尸体就象活着时一样，表情很自然，刺史高公将他遗体火化了。

智者禅师

唐越州山阴县有智禅师。院内有池，恒赎生以放之。有一鼍，长三尺，恒食其鱼。禅师患之，取鼍送向禹王庙前池中。至夜还来。禅师咒之曰：“汝勿食我鱼，即从汝在此。”鼍于是出外放粪，皆是青泥。禅师每至池上，唤鼍即出，于师前伏地。经数十年，渐长七八尺。禅师亡后，鼍亦不复见。（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越州山阴县有个智禅师。寺庙院里有个池塘，他经常赎回被人扑捞的生物放到池塘里。池塘里有一只大鳄鱼，有三尺长，总吃池塘里的鱼。禅师把它当作祸患，便把它送到禹王庙前面的池塘里去了。到了夜晚，这只大鳄鱼又自己回来了。禅师对它诅咒道：“你不吃我的鱼，就随你呆在这里。”从此，鳄鱼到池塘外面排粪时，排出的全是黑泥。禅师到池边一召唤它就爬上来，趴在禅师面前。过了几十年，这只鳄鱼慢慢长到七八尺长。禅师去世后，鳄鱼也看不到了。

法本

晋天福中，考功员外赵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来。云：“贫道于襄州禅院内与一僧名法本同过夏，朝昏共处，心地相洽。法本常言曰：‘贫道于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请必相访。’”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寻访。洎至山下村中，投一兰若寄宿。问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远。僧乃遥指孤峰之侧曰：“彼处是也。古老相传，昔圣贤所居之地。今则但有名存焉，故无院舍。”僧疑之，诘朝而往。既至竹林丛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当法本临别云：“但扣其柱，即见其人。”其僧乃以小杖扣柱数声。乃风雨四起，咫尺莫窥。俄然耳目豁开，楼台对峙，身在山门之下。逡巡，法本自内而出，见之甚喜，问南中之旧事。乃引其僧，度重门，升秘殿，参其尊宿。尊宿问其故，法本云：“早年相州同过夏，期此相访，故及山门也。”尊宿曰：“可饭后请出，在此无座位。”食毕，法本送至山门相别。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进。顷之，宛在竹丛中石柱之侧，余并莫睹。即知圣贤之在世，隐显难涯，岂金粟如来独能化见者乎。（出《玉堂闲话》）

【译文】

晋朝天福年间，考功员外赵洙说，近日有个僧人从相州来到京城，对他说：“贫道在襄州禅院里与一个叫法本的僧人一起避暑，朝夕共处，情投意合。法本经常说：‘贫道在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闲暇时，请你一定去访向我。’”这位僧人一直惦记着法本的话，便去相州寻访法本。他到了相州西山下的村庄，在一座寺庙里寄宿。他问村里的僧人，去竹林寺还有多远。村中僧人指着远处孤峰的侧面说：“那个地方就是竹林寺。自古以来代代相传，说那个地方是从前圣贤所居之地。但是现在只保留下竹林寺的名称，并没有寺院房舍。”这位僧人表示怀疑，第二天一早就朝那里走去。走到竹林丛中，果然看到有石柱，但除了石柱之外，再也看不到可供找寻的标志。他想起法本临别时说过，只要敲上石柱就能见到他本人，于是就用手中的小锡杖敲了石柱几下。顿时风雨四起，眼前漆黑一团，咫尺之内都看不见东西。眨眼之间又豁然开朗，耳目为之一新，只见楼台双双耸立，自己就站在寺庙的山门跟前。不大一会儿，法本从寺内走了出来，两人相见十分高兴，又问起当初在襄州相处时的往事，然后就领着这位僧人穿过重门，走上秘殿，参见法本的老前辈。老前辈询问法本为什么领进这位僧人来，法本说：“早年在相州一起避暑时，约他来此访问我，所以他才来到山门下的。”老人家说：“请他吃过饭后就出去吧。在这里没有他的座位。”吃完饭后，法本送他到山门。于是两人相别。他与法本刚刚分手，就见眼前天昏地暗，不知该往哪里走。转眼之间，他已站在竹林丛中石柱旁边，刚才看到的一切全不见了。由此可知，古代圣贤在世间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们的存在或隐或显很难辨清而已；岂止像金粟如来等能够化身而出现在世上呢！

卷第九十九　释证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灵隐寺　侯庆　大业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韦知十 刘公信妻

僧惠祥

东晋义熙初，金陵长干寺僧惠祥与法向连堂而居。夜四更中，惠祥遥唤向暂来。向往视祥，祥仰眠，交手胸（胸原作脑，据明抄本改）上。云：“可解我手足绳。”向曰：“并无绳也。”惠祥因得转动，云：“适有人众缚我手足，鞭棰交下，问何故啮虱，又语祥云：‘若更不止，当入于两山间磕之。’”祥自后戒于啮虱焉。（出《三教珠英》）

【译文】

东晋义熙初年。金陵长干寺的两个和尚惠祥与法向，住的房子紧挨着。一天夜里四更时分，惠祥隔墙远远地呼唤法向过来一下，法向便过来看惠祥，见他仰卧而睡，两手交叉着放在胸上，说：“给我解开手脚上的绳索。”法向说：“你的手脚上并没有绳索呀。”惠祥于是能够转动身子了，他说：刚才有许多人捆住我的手脚，鞭子棍子一块打，问我为什么咬虱子，还对我说：‘如果再不停止咬虱子，就把你放在两座山中间，让山磕碰你。’”打这以后，惠祥戒绝了咬虱子的习惯。

阿育王像

长沙寺有阿育王像，相传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渔人见异光如昼，而诸寺以千人迎之，嶷然不动。长沙寺翼法师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诚祈启，即使就辇。至齐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槊刺之，作铜声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灾役，必先流汗数日。自像教以来，最为灵应也。（出《渚宫遗事》）

【译文】

长沙寺里有一尊阿育王的塑像，相传是阿育王的女儿塑的。东晋太元年间，塑像在夜晚漂游到了江津，渔民看见塑像放射着奇异的光芒，照得周围跟白天一样明亮，各个寺院集合了上千人前来迎接，但是塑像挺立不动。长沙寺的翼法师一向修行精苦，他率领十位僧人极为虔诚地祈请佛像启程，佛像便很快上了车。到了南齐末年，阿育王的塑像常常在夜间行走，不知这是阿育王的人便用槊去刺它，塑像发出铜器撞击的声音，倒在地上。每当南朝有什么大事与灾患发生时，阿育王塑像必定流几天汗。自从供奉佛像以来，这些事情最为灵验。

王淮之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尚儒业，不信佛法。常谓身神俱灭，宁有三世耶？元嘉中，为丹阳令。十年，得病绝气，少时还复暂苏。时建康令贺道力省疾，适会下床。淮之语道力曰：“始知释教不虚，人死神存，信有征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论不尔，今何见而乃异之耶？”淮之敛眉答云：“神实不尽，佛教不得不信。”语讫而终。（出《冥祥记》）

【译文】

刘宋南朝有个叫王淮之的，字元会，琅琊人。他向来崇尚儒家学说，不相信佛教，常说精神与肉体一样都会死灭，哪有灵魂能够不断托生再世的道理呢？元嘉年间，王淮之为丹阳县令，元嘉十年时，他因患病而气绝身亡，不大一会儿又暂时苏醒过来了。当时，建康县令贺道力前来看望他的病情，正赶上王淮之苏醒过来在下床，王淮之告诉贺道力说：“我现在开始知道，佛教的道理不是虚假的，佛教认为人死了之后精神仍然存在，确实是有验证的。”贺道力说：“你一向不相信佛教，今天怎么见你大不一样了呢？”淮之庄重地说：“精神确实是不会死灭的，佛教不能不相信。”说完就死了。

惠凝

元魏时，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还活。云：“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事，有比丘五人同阅。一比丘云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涅槃经四十卷。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身立道已来，唯好讲经，实不谙诵。”阎罗王令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既起（明抄本、陈校本既起作即起，下又有既怀贪心四字）。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先，常（常原作帝，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门。时魏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并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养之。诏不听持经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财物造经像者任意。惠凝亦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以后，京邑之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出《洛阳记》）

【译文】

元氏当朝的西魏时，洛阳城里崇真寺有个和尚惠凝，死了七天后又活过来了。他说：“阎王爷检阅时，因为弄错了名字又把我放回来了。”惠凝详细地讲述了过去七天内，阎王爷检阅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同他一起受检阅的五个和尚的情况，一个和尚是宝明寺的智圣，因为坐禅悟道，刻苦修行，升入了天堂。第二个是般若寺的道品，因能背诵《涅槃经》四十卷，也升了天堂。第三个是融觉寺的昙谟最，能讲《涅槃经》、《华严经》，听众上千人。阎罗王说：“讲经的人心里总想着别人如何不及我，以傲气对待万物，这是和尚中最没出息的行当。我现在只看你能不能坐禅诵经，不管你会不会讲经。”那个昙谟最说道：“贫僧行道以来，只喜欢讲经，实在不熟悉诵经。”阎罗王命人把他押解给看管人员，立即上来十个黑衣人，把昙谟最押送着向西北边的房门走去，只见那边的房子里黑洞洞的，似乎不是个好地方。第四个和尚是禅林寺的道弘，自称教化了四代施主，制作了十尊佛像。阎罗王说：“出家之人必须专心守道，一心一意坐禅诵经，不管世人之事，不做有为之事。你虽然制造了佛像，但这正是想得到他人财物；既然得到了财物，就会产生贪心，有了贪心就是没有除去三毒，没除去三毒就仍有全部烦恼。”他也被送给了看管人员，与昙谟最进了相同的黑房子。第五个和尚是灵觉寺的宝明，他自己说，出家之前曾作过陇西郡太守，建造了灵觉寺，然后弃官出家修道，虽不坐禅诵经，却能按时礼拜。阎罗王说：“你做太守的时候，违背情理，贪赃枉法，假借修造寺庙为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座寺庙的建成绝不是你的功劳，用不着自我表功。”也把他支给黑衣人押进了黑房子。魏太后听到惠凝讲述的这些情形之后，派遣黄门侍郎徐讫去查访宝明等寺，查访的结果是，城东有宝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寺、禅林寺和灵觉寺；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确有其人。魏太后便请了一百个坐禅诵经的和尚，长期供养在皇宫里。同时颁布了命令，不许拿着佛像沿街乞讨，如果有人用私有财产制造佛像可以自行其便，惠凝也进了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之后，京城一带的和尚都专心于坐禅诵经，无意从事讲经布道的活动。

灵隐寺

高齐初，沙门宝公者，嵩山高栖士也。且从林虑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将禺中，忽闻钟声。寻向而进，岩岫重阻，登陟而趋，乃见一寺。独据深林，山门正南，赫奕辉焕。前至门所，看额灵隐寺。门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回眸眄宝。宝怖将返，须臾，见胡僧外来。宝唤不应，亦不回顾，直入门内。犬亦随之。良久，宝见人渐次入门，屋宇四周，门房并闭。进至讲堂，唯见床榻高座俨然，宝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闻东间有声，仰视，见开孔如井大，比丘前后从孔飞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乞，自相借问，今日斋时，何处食来。或言豫章、成都、长安、陇右、蓟北、岭南、五天竺等，无处不至，动即千万余里。末后一僧从空而下。诸人竞问：“来何太迟？”答曰：“今日相州城东彼岸寺鉴禅师讲会，各各居义。有一后生聪俊，难问词音锋起，殊为可观。不觉遂晚。”宝本事鉴为和尚，既闻此语，望得参话，因整衣而起，白诸僧曰：“鉴是宝和尚。”诸僧直视宝。顷之，已失灵隐寺所在矣。宝但独坐于柞木之上，一无所见，唯睹岩谷。禽鸟翔集喧乱。及出山，以问于尚统法师。法师曰：“此寺石赵时佛图澄法师所造者，年岁久远，贤圣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隐、迁徙无定。今山行者，犹闻钟声焉。（出《侯君素旌异记》）

【译文】

北齐初年。嵩山高士沙门宝公在由林虑去白鹿山时，迷了路。太阳快当中午了，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钟声。他循着钟声前进，翻山越岭，见一座寺庙坐落在树林的深处，山门正对南方，金碧辉煌。他走到山门跟前一看，门上的匾额写的是“灵隐寺”三个大字。门外有五六只狗，都像牛一样大，一律是白毛黑嘴巴，有的窜蹦跳跃，有的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但都盯着宝公。宝公吓得正要往回走，转眼之间便见一位外籍和尚走来。宝公上前打招呼，他却既不应声也不回头看一眼，直奔大门而入。那六只狗也都跟在他后边。过了一会儿，宝公看见有人陆陆续续地进了门，殿堂四周的门房都关闭了。宝公进了讲堂，只见床榻与高座摆放得整整齐齐，他到西南角的床上坐了下来。过了好长时间，忽听东边有声音，抬头一看，只见房顶上开着一个井口大的窟窿，许多和尚一个接一个地从那里飞了下来，总共有五六十人。大家依次坐定之后，便互相打听起来，打听今天在什么地方吃的饭，有说在豫章的，有说在成都的，有说在长安的，有说在陇右的，还有说在蓟北、岭南乃至五天竺的，说什么地方的都有，每个地方都离这里成千上万里。最后面一个和尚从空中下来时，其他人争着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他说：“在今天相州城东彼岸寺中鉴禅师的讲会上，一个个各抒己见，有个后生聪明英俊，接连不断地提问和辩难。那种场面实在可观。不知不觉之间我就来晚了。”宝公本是鉴禅师的门徒，听了这些话后，就想过去搭话，于是整了整衣服站起来，告诉那些和尚道：“鉴禅师是宝的师父。”那些和尚直打量宝。顷刻之间，整个灵隐寺就消失了，只剩下宝公一个人坐在柞木上，除了山谷与翻飞喧叫的禽鸟之外，他什么也看不到了。宝公出了山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尚统法师，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法师说：“这座寺庙是石赵时佛图澄法师建造的，距离现在好多年了，古代圣贤们住在这里面，这不是个平常的地方，它有时沉没有时隐蔽，经常迁移变化。现在从那座山上走的人，还能听到钟声。

侯庆

宋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躯，可高尺余。庆有牛一头，拟货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与他用之。经二年，庆妻马氏忽梦此像谓之曰：“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充金色。”马氏寤觉而心不安。至晓，丑多得病而亡。庆年五十余，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于行路。丑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邻，邻里之内，咸闻香气。道俗长幼，皆来观瞩焉。（出《法苑珠林》）

【译文】

刘宋王朝时，南阳人侯庆有一尊铜佛像，有一尺多高。侯庆有一头牛，他打算把牛卖掉买回金粉给铜像涂上，因为遇上有急事，就把牛充作其他用项了。过了两年，侯庆的妻子马氏忽然梦见家里这尊铜像对她说：“你们夫妇两个欠我金粉，很长时间了，还没偿还。如今我要拿走你的儿子丑多，用他充作金粉。”马氏醒了后心里感到不安。天亮时，儿子丑多得病死了。侯庆现年五十多岁，只有丑多一个儿子，夫妇两人哭得十分伤心，他们的哭声感动了过路行人。丑多死的那天，铜像突然间自行涂上了金粉，金光灿烂光照四邻，邻里之间还都闻到一股特别的香气。于是，无论僧人俗众、男女老幼，都来观看这尊铜像。

大业客僧

隋大业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庙求寄宿。庙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庙庑下可宿，然而来此寄宿者辄死。”僧曰：“无苦也。”不得已从之，为设床于庑下。僧至夜，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佩声。须臾神出，为僧礼拜。僧曰：“闻此宿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愿见护之。”神曰：“遇死者将至，闻弟子声，因自惧死，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僧因延坐谈说，如食顷时，因问神曰：“闻世人传说云：‘泰山治鬼，宁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者乎？”僧曰：“有两同学僧先死，愿见之。”神问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间，一人在狱罪重，不可唤来，师就见可也。”僧闻甚悦，因起出。不远而至一所，见狱火光焰甚盛。神将僧入一院，遥见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形变不复可识，而血肉焦臭，令人伤心。师不欲历观，愍然求出。俄而至庙，又与神坐，因问：“欲救同学，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为写法华经者，便应得脱。”既而将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庙令视僧不死，怪异之。僧因为说。仍即时为写法华经一部。经既成，庄严毕，又将经就庙宿。其夜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师为写经，始书题目，彼以脱免，令出生在人间也。然此处不洁，不可安经，愿师还为彼送向在寺中。”言语久之，将晓，辞诀而去。（出《冥报记》）

【译文】

隋炀帝大业年间，有位客僧走到泰山庙时，因为天色已晚，便请求留在庙里住宿。管庙的说：“此处没有别的房子，只有神庙下面的廊房可以住宿；但是以前凡是来这里住宿的就死在里而。”客僧说：“我不在乎这些。”管庙的没有办法，只好顺从他，便在廊房里为他放了一张床。到了夜晚，客僧在床上端坐诵经。一更左右，他听到屋里有女人走路时脚环手镯之类撞击声。不大一会儿，神灵出现了，对着客僧施礼参拜。客僧说：“听说在这里住宿的大都死在这里，莫不是施主害死的吗？请你保护我。”神灵说：“遇上那些死了的到这里时，他们听到我走路的响声，就自己害怕而死，并非弟子杀死了他们。请师父不要担心。”客僧便让神灵坐下谈话。谈了有一顿饭的功夫时，僧人询问神灵道：“我听世人传说，泰山庙是看管鬼的，真有这回事吗？”神灵说：“弟子少有福分，我是管鬼的。难道你想见见先死的鬼魂吗？”僧人说道：“有两个一起学习的僧人先死了，我想见见他们。”神灵打听了这两个僧人的名字，然后说：“他们两个，一人已经转生到人间，另一人因为罪恶深重被关在地狱里，不能把他叫到这里来，师父可以到那里去见他。”僧人听了非常高兴，便站起身来往外走。没走多远就来到一个地方，只见地狱里烈火熊熊。神灵把僧人领进一个院落，远远地见有一人正在烈火中呼号，他不能说话、形体也变得认不出来了，血肉被火烧焦了，放出刺鼻的血腥味，令人见了伤心。僧人不想继续看下去，他很难过，便要求出去。不一会儿就回到庙里，又与神灵坐了下来，便问有没有办法搭救他，神灵说：“可以搭救，有人能为他抄写一部《法华经》，他就会得到解脱。”这时已经快天亮了，神灵辞别僧人进了庙堂。天亮之后，管庙的看见客僧没有死，非常惊讶，僧人便把夜里看到的情况跟他讲了。回去之后僧人立即为自己的同学抄写了一部《法华经》。抄完后，整理装订完毕，他又带上经书到泰山庙投宿。这天夜里，神灵象上次一样出来了，欢欢喜喜地给僧人行礼，并问他这次的来意。僧人告诉神灵，自己带来了抄好的《法华经》，神灵说：“这我知道了。师父为同学抄写经书，刚开始题目时，他就被解脱了，我已令他出生在人间了。然而，这个地方不洁净，不能存放经书，请师父替他送到他原先所在的寺庙里去。”两人又说了好长时间，快天亮时，神灵告辞而去。

蛤像

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逾数千万矣。忽有一蛤，椎击如旧，帝异之，安置几上。乙夜有光，及明，肉自脱，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帝悲悔，誓不食蛤。（出《酉阳杂俎》）

一说，唐文宗皇帝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盘而进，中有劈之不（原无不字，据陈校补）裂者。文宗疑其异，即焚香祝之。俄顷之间，其蛤自开，中有二人，形貌端秀，体质悉备，螺髻璎珞，足履菡萏，谓之菩萨。文宗遂置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赐兴善寺，令致敬礼。至会昌中，毁佛像，遂不知所在。（出《杜阳杂编》）

【译文】

隋炀帝喜欢吃蛤蜊，每顿饭都得有蛤蜊肉，吃了超过一万只了。突然遇上一只蛤蜊，无论怎么敲打都开不了，皇帝很奇怪，把它放到了桌子上。不料这只蛤蜊到了夜晚便闪闪放光，到天亮时，肉就自行脱露，里面有一个佛像两个菩萨像。皇帝很痛悔，立誓再不吃蛤蜊。

还有一种说法，说的是唐文宗皇帝爱吃蛤蜊。一天，身边人正端上满满的一盘，其中有一只劈不开的，文宗皇帝怀疑它是神奇之物，立即焚香祭奠。不一会儿，这只蛤蜊自行张开了，里面有两个小人，相貌端正清秀，胳膊腿全有，发髻上戴着璎珞发夹，两脚踏在荷花上，人们说这是菩萨。文宗皇帝便把它放在镶着金边的檀香盒里，又盖上一层玉石粉，赐给兴善寺，让他们礼拜供奉。唐武宗会昌年间，大肆毁坏佛像，这两个菩萨像便不知下落了。

光明寺

洛阳宜寿里有苞信县令段晖宅，地下常闻钟声，时见五色光明，照于堂宇。晖甚异之，遂掘地，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趺上铭云：“晋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晖遂舍宅为光明寺。咸云，此是荀勖故宅。其后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即时殒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擒之。（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洛阳宜寿里有一座苞信县令段晖的宅第，地下常常听到有钟声，时常看见五颜六色的光线照射在房子上。段晖感到奇怪，便往地下挖掘，结果挖到一尊金身佛像，有三尺来高；同时还有两尊菩萨像，脚背上有一段铭文：“晋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制造。”段晖便把这座宅院施舍出来作了光明寺，大家都说这是荀勖原来的宅院。后来，有个窃贼要盗窃这尊佛像，这尊佛像与菩萨像齐喊“捉贼”，窃贼当时就被吓倒了。众僧听到佛像的叫声，便赶来把窃贼抓获了。

十光佛

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画十光佛者，笔势甚妙，为天下之摽冠。有识者云，此国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画闻，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画者，得蔡生。既画，谓人曰：“吾平生所画多矣，独今日下笔，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长安中尽传其名。贞观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虑一旦有摧圯，遂召数工，及土木之费，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斋于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来，列于席。食毕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继其后。俄而十人忽亡所见，群僧相顾惊叹者久之。因视北壁十光佛，见其风度，与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易也。（出《宣室志》）

【译文】

福兴寺院西北角上有一座隋代建造的佛殿，墙壁上画着十光佛的像，画工精妙，天下第一。内行人说，这是国手蔡生的手笔。蔡生在隋代以擅长画画闻名，这座佛殿刚建成时，有个僧人以百两黄金的报酬召募善于画画的人，结果挑中了蔡生。他画完十光佛画像后对人们说：“我平生所画的画非常之多，独有这一次与过去不同，下笔的时候就像有鬼差神使一样，很轻松地就画成了。”从此之后，他的名声传遍了京都长安。唐太宗贞观初年，寺院的僧人因为这座佛殿建的时间比较长，担心一朝倒塌，便召募了几个工匠，筹集了土木材料，想把它修复一下。突然有一天，正当寺内僧众坐在院里要开饭时，有十个生得白皙清瘦装扮古朴的僧人，依次走来，坐到饭桌前面。吃完之后又一块儿站起来走进了佛殿，本寺的僧众也跟在他们后面往佛殿走，转眼之间这十个僧人不见了，跟在后面的群僧互相看了看，个个都惊叹不已。群僧又看了看北墙上的十光佛画像，发现画像的神彩风度与刚才那十个人果然相同。从此，寺院的僧人不敢去毁坏这座佛殿，就用它来纪念十光佛能从画像变成活人这件事。

李大安

唐陇西李大安，工部尚书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总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数人从兄归，至谷州鹿桥，宿于逆旅。其奴有谋杀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过半，奴以小剑刺大安项，洞之，刃著于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惊觉，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纸笔作书。”书毕，县官亦至，因为拔刃，洗疮加药，大安遂绝。忽如梦者，见一物长尺余。阔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许，从户入。来至床前，其中有语曰：“急还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缘何负汝耶？”闻户外有言曰：“错也。”此物即还从户出。大安仍见庭前有池水，清浅可爱，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须臾渐大，俄化为僧，披袈裟甚新净，语大安曰：“被伤耶，我今为汝痛将去，汝当平复。还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颈疮而去。大安视其形状，见僧有红缯补袈裟，可方寸许，甚分明。既而大安觉，遂苏，而疮亦不复痛，能起坐食。数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亲故来视，大安为说被伤由状及见像之事。有一婢在旁闻说，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请匠工为造一佛，初成，以彩画其衣，有一点朱污像之背上。当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状如郎君所说。大安因与妻及家人共起观相，乃同所见无异，其背点朱，宛然补处。于是叹异，信知圣教不虚，遂加崇信焉。（出《冥报记》）

【译文】

唐代陇西人李大安，是工部尚书李大亮的哥哥。唐高祖武德年间，大亮出任越州总管，大安从京城前去看望他，大亮派了几个奴婢跟随哥哥往回走。走到谷州鹿桥时，他们在一家客店住了下来。有个仆人要谋杀大安，等到下半夜大安睡熟时，他用一把小剑往大安的脖子上刺去，剑尖穿透过去，扎到床上，他没有拔剑就跑了。大安惊醒后呼唤奴婢，那几个没有叛变他的仆人急忙跑来要去拔剑，大安说：“拔出来我就得死，先把纸笔拿来，我要写遗书。”遗书写完后，县衙的官吏也来到了，这才给他拔去剑，清洗伤口，敷了药，大安此时也气绝身亡。他感到自己忽然间像在睡梦中，他看一个一尺多长、四五寸宽、四五寸厚的东西，形状像一块猪肉，离地面二尺左右，从门口飞了进来。来到床前后，里面发出说话的声音道：“赶快还我猪肉！”大安说：“我不吃猪肉，怎么能欠你猪肉吃。”门外有人说：“错了。”这个东西便仍然从门口飞了出去。大安看到院子里有一池塘水，池水清浅可爱，池塘西边岸上有一尊金身佛像，有五寸高。眨眼之间，佛像慢慢长大，顿时化作一位僧人，披的袈裟又新鲜又洁净，他对大安说：“你受伤了吧，我现在把你的伤痛除了去，你就会恢复建康。要回家好好念佛修善呀！”于是便用手抚摸一下大安脖子上的伤口，然后就走了。大安仔细看了看他的模样，只见僧人的袈裟上有一块一寸见方的红绸布补钉，十分鲜明显眼。后来大安的梦醒了，人也苏醒过来了，而且伤口也不再疼痛了，能够坐起来吃饭了。过了几十天，京城家里来人把他接回了家。家里人与亲朋好友都来看望，大安把自己受伤的情况以及梦中看到佛像的经过讲给大家听。有个女仆听了之后，便对大安说，在他刚刚出门之后，他妻子让婢女请工匠制作了一尊佛像，佛像做成后，在用油彩画衣服时，有一点红色染污了佛像的后背，让工匠除掉，工匠没干，这点红色至今仍留在佛像背上，大小形状与大安说的梦中僧人后背上的红补钉一模一样。大安听了之后，便与家人一起去看佛像，只见佛像的相貌与自己所见的僧人毫无差别，背上的红点也极像那位僧人袈裟上的补钉。大安惊叹不已，确信佛教绝不欺人，从而更加推崇与信奉。

韦知十

唐右金吾卫曹京兆韦知十于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犹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于常，不知何意如此？”知十更命重煮，还复如故。乃命割之，其中遂得一铜像，长径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自此放生，不敢食酒肉。（出《冥报记》）

【译文】

唐高宗永徽年间，右金吾卫曹京兆韦知十煮一只羊腿。煮了半天还是生的。韦知十很恼火。家里的仆人说：“烧的柴禾有平时的十倍，不知这是怎么事？”知十又让他重新煮，结果还是如此。知十便让割开，里边割出来一尊铜佛像，有一寸长，闪闪发光，佛像制作得极好。从此之后，韦知十家里再也不杀生了，也不敢喝酒吃肉了。

刘公信妻

唐龙朔三年。长安城内通轨坊三卫刘公信妻陈氏，母先亡，陈因患暴死。见人将入地狱，备见诸苦，不可具述。末后见一地狱，石门牢固，有两大鬼，形容伟壮，守门左右，怒目瞋陈曰：“汝是何人到此。”见石门忽开，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门相见。母语女言：“汝还努力为吾写经。”女云：“娘欲写何经？”母曰：“为吾写法华经。”言讫，石门便闭。陈还得苏，具向夫说。即凭妹夫赵师子欲写法华经。其师子旧解写经，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经未装潢者转向赵师子处质钱，且云经主姓范，师子许。乃与妇（妇原作父。据下文义改。）兄云：“今既待（待原作得。据法范珠林五七改。）经，在家幸有此一部法华，兄赎取此经可否？”陈夫从之，装潢既讫，授与其妻，在家为母供养。后梦见母从女索经，云：“吾先遣汝为吾写一部法华，何因迄今不得？”女报母言：“已为（为原作得。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娘赎得一部法华，见装潢了，在家供养。”母语女言：“止为此经，吾转受苦，冥道中狱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疮，狱官语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经将为己经？汝有何福？大是罪过。’”女见母说如此，更为母引写法华。其经未了，女梦中复见母来催经，即见一僧，手捉一卷法华，语母云：“汝女已为汝写经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须急急。”后写经成，母来报女：“因汝为吾写经，今已得出冥途，好处受生。得汝恩力，故来报汝。汝当好住，善为妇礼，信心为本。”言讫，悲泪共别。后问前赎法华经主，果是姓苑。（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高宗龙朔之年。长安城内通轨坊三卫刘公信的妻子陈氏，母亲早死了，陈氏因患暴病也死了。陈氏死了之后，被人带到地狱，亲眼看到了那里的种种苦难，那些苦难的具体情况是没法说清楚的。最后见到的一个地狱，石门非常牢固，有两个大鬼守在左右两侧，鬼的身体高大健壮，瞪着两眼怒视陈氏道：“你是什么人？到这里干什么？”陈氏看见石门大开，亡母正在里面受苦，苦难的惨状实在没法说。亡母在受苦稍稍间断时，急忙来到门前与陈氏相见。母亲对女儿说：“你回去之后要努力为我写经书。”女儿说：“娘要写什么经书？”母亲说：“为我写《法华经》。”说完之后，地狱的石门便关闭了。陈氏回到家后又活过来了。她把在地狱见到的情况告诉了丈夫，丈夫便去托妹夫赵师子给写《法华经》。那个赵师子从前懂得写经，有个写经的人带着一部新写的《法华经》，还没有装潢，就转手给赵师子顶钱用，经书的主人姓范；赵师子同意了。然后，赵师子便对大舅哥说：“现在既然等经书用，家里正好有这么一部《法华经》，大哥把这部经书赎出来行不行？”陈氏丈夫听从了他的意见，把经书赎出来装潢完毕后交给妻子，妻子陈氏便在家里替他母亲供奉起来。后来陈氏又梦见母亲向她要经书，母亲说：“先前我叫你为我抄写一部《法华经》，为什么至今还没办到？”女儿告诉母亲说：“女儿已为娘赎得一部《法华经》，现装潢了在家供着呢。”母亲告诉女儿说：“就为了这部经，我反倒受了苦，阴间的狱卒把我的后背都打破了，你看看我身上的伤，地狱里的官儿对我说：‘你为什么拿人家范家的经当作自己的经？你有什么功德，这是大罪过！’”女儿梦见母亲这么说，便为母亲另外抄写《法华经》。经还没有抄写完，女儿又梦见母亲向她催要，这时便见一个和尚手拿着一卷《法华经》，对母亲说：“你女儿已为你写完第一卷《法华经》了，功德已经完成，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后来经书写成了，母亲前来报告女儿道：“因为你为我写了经书，现在我已经脱离了阴间，托生到一个好地方。因为得到了你的恩德和帮助，所以特来告诉你。你要好好过日子，尽好妇道之礼，要以心诚为本。”说完，母女两人悲痛哭泣，挥泪告别。后来一打听，以前赎买的那本《法华经》，主人果然是姓范。

卷第一百　释证二

长乐村圣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刚 菩提寺猪　李思元　僧齐之　张无是　张应　道严

长乐村圣僧

开元二十二年，京城东长乐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给僧食。忽于途中得一僧座具，既无所归，至家则宝之。后因设斋以为圣僧座。斋毕众散，忽有一僧扣门请餐。主人曰：“师何由知弟子造斋而来此也？”僧曰：“适到浐水，见一老师坐水滨，洗一座具，口仍怒曰：“‘请我过斋，施钱半于众僧，污我座具，苦老身自浣之。’吾前礼谒，老僧不止。因问之曰：‘老阇梨何处斋来？何为自浣？’僧具言其由，兼示其家所在，故吾此来。”主人大惊，延僧进户。先是圣僧座，座上有羹汁翻污处。主人乃告僧曰：“吾家贫，卒办此斋，施钱少，故众僧皆三十，佛与圣僧各半之。不意圣僧亲临，而又污其座具。愚戆盲冥，心既差别，又不谨慎于进退，皆是吾之过也。”（出《纪闻》）

【译文】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京城东面长乐村有一户人家，一向敬奉佛教，常常给僧人饭吃。他偶然间在道上捡到一件僧人的座具，既然找不到失主，他便拿回家里保存了起来。后来因为请僧人吃饭，他便拿出来让一位圣僧坐着。吃完饭后，大家都散了，突然有个僧人敲门要饭吃，主人说：“师父怎么知道弟子今天准备了斋饭就来了呢？”僧人说：“刚才走到浐水，见一位老师父坐在水边洗一件座具，嘴里还气哼哼地说：‘请我去吃饭，施舍给众僧才半串钱，又玷污了我的座具，害得我自己来洗刷。’我走上前去施礼拜见，老僧仍然洗他的座具说他的气话，根本不理我。我便问他道：‘老禅师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为什么自己洗呢？’老僧跟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同时告诉了你家的地址，所以我就来了。”主人听了大为惊讶，把这位僧人领进了屋里。原先圣僧坐的座位上，有菜汤洒在上边弄脏的地方。主人便告诉僧人说：“我家贫穷，仓促之间操办这次斋饭，施舍的钱少，所以众僧都是每人三十文，佛与圣僧各半串。想不到圣僧亲临我家，而又弄污了他的座具。我既头脑呆笨，又没有谨慎地应酬。这些都是我的过错啊！”

屈突仲任

同官令虞咸颇知名。开元二十三年春往温县，道左有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写一切经。其人年且六十，色黄而羸瘠，而书经已数百卷。人有访者，必丐焉。或问其所从，亦有助焉。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即仲将、季将兄弟也。父亦典邵，庄在温，唯有仲任一子，怜念其少，恣其所为。性不好书，唯以樗蒲弋猎为事。父卒时，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而仲任纵赏好色，荒饮博戏，卖易且尽。数年后，唯温县庄存焉。即货易田畴，拆卖屋宇，又已尽矣，唯庄内一堂岿然。仆妾皆尽，家贫无计。乃于堂内掘地埋数瓮，贮牛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贺咄，亦力敌十夫。每昏后。与僮行盗牛马，盗处必五十里外。遇牛即执其两角，翻负于背，遇马驴皆绳蓄其颈，亦翻负之。至家投于地，皆死。乃皮剥之，皮骨纳之堂后大坑，或焚之，肉则贮于地瓮。昼日，令僮于城市货之，易米而食。如此者又十余年。以其盗处远，故无人疑者。仲任性好杀，所居弓箭罗网叉弹满屋焉，杀害飞走，不可胜数，目之所见，无得全者。乃至得刺猬，赤以泥裹而烧之，且熟，除去其泥，而猬皮与刺，皆随泥而脱矣，则取肉而食之。其所残酷，皆此类也。后莫贺咄病死，月余，仲任暴卒，而心下暖。其乳母老矣，犹在，守之未瘗。而仲任复苏，言曰：“初见捕去，与奴对事，至一大院，厅事十余间，有判官六人，每人据二间。仲任所对最西头，判官不在，立仲任于堂下。有顷判官至，乃其姑夫郓州司马张安也。见仲任惊，而引之登阶。谓曰：“郎在世为恶无比，其所杀害千万头，今忽此来，何方相拔？”仲任大惧，叩头哀祈。判官曰：“待与诸判官议之。”乃谓诸判官曰：“仆之妻侄屈突仲任造罪无数，今召入对事。其人年命亦未尽，欲放之去，恐被杀者不肯。欲开一路放生，可乎？”诸官曰：“召明法者问之？”则有明法者来，碧衣跼蹐。判官问曰：“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杀者肯。若不肯，亦无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诸物类，为仲任所杀，皆偿其身命，然后托生。合召出来，当诱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啗毕，即托生。羊更为羊，马亦为马，汝余业未尽，还受畜生身。使仲任为人，还依旧食汝。汝之业报，无穷已也。今令仲任略还，令为汝追福，使汝各舍畜生业，俱得人身，更不为人杀害，岂不佳哉？’诸畜闻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无余路。”乃锁仲任于厅事前房中，召仲任所杀生类到。判官庭中，地可百亩。仲任所杀生命，填塞皆满。牛马驴骡猪羊獐鹿雉兔，乃至刺猬飞鸟，凡数万头。皆曰；“召我何为？”判官曰：“仲任已到。”物类皆咆哮大怒，腾振蹴踏之而言曰：“巨盗盍还吾债。”方忿怒时，诸猪羊身长大，与马牛比，牛马亦大倍于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晓谕。畜闻得人身，皆喜，形复如故。于是尽驱入诸畜，乃出仲任。有狱卒二人，手执皮袋兼秘木至，则纳仲任于袋中，以木秘之，仲任身血，皆于袋诸孔中流出洒地。卒秘木以仲任血，遂遍流厅前。须臾，血深至阶，可有三尺。然后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扃锁之。乃召诸畜等，皆怒曰：“逆贼杀我身，今饮汝血。”于是兼飞鸟等，尽食其血。血既尽，皆共舐之，庭中土见乃止。当饮血时，畜生盛怒，身皆长大数倍，仍骂不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已得债，今放屈突仲任归，令为汝追福，令汝为人身也。”诸畜皆喜，各复本形而去。判官然后令袋内出仲任，身则如故。判官谓曰：“既见报应，努力修福。若刺血写一切经，此罪当尽。不然更来，永无相出望。”仲任苏，乃坚行其志焉。（出《经闻》）

【译文】

同官县令虞咸颇有名气。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春天他去温县时，看到道旁有一座小草房，里面住有一个人，此人刺破胳臂取出血来与朱砂和在一起，用来抄写“一切经”（即佛教经书的全部著作，亦称“大藏经”）。此人将近六十岁了，脸色枯黄，身体瘦弱，已经抄写了几百卷佛经了。凡有向他访求的人，他都给他一卷。有的向他求帮忙，他也肯帮助。这个说：“我姓屈突，名叫仲任。”他就是仲将、季将的兄弟。父亲也曾任过郡守，老家在温县，只有仲任一个儿子，怜念他年轻，任其所为，不加任何管束。仲任生性不喜欢读书，整天只知道赌博游乐打猎。父亲去世时，家里有僮仆数十人，资产几百万，田庄宅第许多处。而仲任生性放荡好色，整日吃喝玩乐，几年之后便把家产变卖完了，只剩下老家温县的那一处田庄。他便又卖田产又拆房子，结果这所田庄也折腾光了，只有庄内的一座房子还没有拆掉。僮仆妻妾却已散尽，家庭生活贫穷，又没有谋生之计，他便在这座房子里挖开地面，埋藏下几只缸，用来贮存牛马等肉。仲任很有力气，有个仆人叫莫贺咄，力气也能抵得上十个人。每天黄昏之后，他就与这个僮仆到五十里外的地方去偷牛偷马。遇到牛时就抓住两只牛角翻手背到背上，遇到马或驴时，就用绳子套住脖子，也翻手背着。到了家里往地上一扔，牛与马驴全都死了。于是就开始剥皮，皮与骨头却扔进房后的大坑里，或者干脆烧掉，肉则装在地下的缸里。到了白天，就让僮仆背到城里市场上卖掉，买回米来做饭吃，就这样又过了十几年。因为他们偷盗的地方离家里很远，所以没有人怀疑他们。仲任生性好杀，他住的地方满屋子都是弓箭、罗网、叉子、弹弓之类。经他手杀害的飞禽走兽不计其数，凡是让他看见的，无一能够逃脱。就连刺猬他也用泥裹起来放在火里烧，烧熟之后剥掉泥，刺猬的皮也就随着泥而脱落，于是就撕开吃肉。他残害生灵的情形，都跟这个例子相似。后来莫贺咄病死了，一个多月之后，屈突仲任也暴亡，但他的胸口还热乎。仲任的乳母已经老了，还健在，她就守着仲任的尸体，没有埋掉。后来仲任又苏醒过来了，于是讲述了在阴曹地府的经历。他刚被抓到阴间时，与僮仆一块儿受审讯，到了一个大院里，有十几间公堂，六个判官，每个判官占据两间。仲任受审的那间公堂在最西头。刚进去时判官不在，他就站在公堂下面，过了一会儿判官来了，原来是他姑夫郓州司马张安。张安见是仲任，大为吃惊。把他领上台阶，对他说：“侄儿在世间作恶太多，没人比得过你，你所杀害的生命有千万条。如今突然来到这里，有什么办法救你出去呢？”仲任听了十分害怕，连忙跪下叩头哀求，张安说：“待我与各位判官商量商量看。”张安便对各位判官说：“我的妻侄屈突仲任作了无数罪孽，现被召进来审判。他的寿命还没有完。我想放他出去，又怕被他杀害的冤魂不同意。我想开一条生路放他走，可以吗？”各位判官都说：“叫明法来问问他。”明法被找来了，他穿着窄小的绿色衣服，神态畏缩不安。判官问道：“想放一个罪人出去，有路吗？”于是就把仲任的情况告诉了他。明法说：“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去，但是必须得被杀害的那些鬼魂同意。如果它们不同意，那就没法放生。”判官说：“那怎么办呢？”明法说：“这些东西都是被仲任杀害的，都要偿还它们生命，让它们去托生。应当把它们召唤出来，劝诱它们说：‘屈突仲任现已来到这里，你们如果立即把他吃了，就可以马上去托生，因为你们的余业尚未完了，所以还得托生为畜生，倘若仲任托生为人，还是依旧要吃你们。你们之间的冤孽推来推去，永远没有穷期。现在暂且让仲任活着回去，令他为你们赶修功德，使你们个个舍去畜生之业，都能托生为人，再不被杀害了，岂不是好事么？’这些畜类听说能够托生为人肯定会高兴，这样便可以放生仲任。如果它们还不同意，别无其它门路。”判官便把仲任锁在公堂前面的房子里，召唤被他杀害的冤魂到院子里，判官站在院子的中央。院子极大，占地百亩，被仲任杀害的冤魂挤得满满的，牛马驴骡猪羊狍鹿野雉兔子，还有刺猬飞鸟等，应有尽有，总计几万头。它们齐声喊道：“召唤我们来干什么？”判官说：“屈突仲任已经来到这里……”院子里立即骚动起来，冤魂们个个咆哮大怒，蹦跳顿足地齐声喊道：“大强盗为什么不偿还我们血债！”正在愤怒的时候，只见那些猪羊的身体顿时涨大起来，一个个都像牛马一般大；而那些牛马也涨到平常的两倍大。判官便让明法进来向它们陈述得失利害，极力劝导。畜生们听说能够托生为人，一个个欢喜雀跃，火灭气消之后，气涨的身体又恢复了原形。于是便把它们全都赶回了各自的地方。仲任被放了出来，有两个狱卒手拿着皮袋与圆木棒走来，把仲任装在袋里，用木棒打，仲任身上的血从袋子的孔隙中流了出来，洒在地上。直到木棒子沾满了血，这才不再打了，这时血已流遍公堂下面。不一会儿，血便涨到了台阶，足有三尺深。然后，连袋子一起把仲任扔进了房子里，又把房门锁上。狱卒又去召唤那些畜生，畜生们愤怒地说：“逆贼杀死了我们，如今我们要喝你的血。”于是走兽与飞禽们都去吃仲任的血，吃完了之后又一块儿用舌头去舔，直到院子露出地面为止。当它们在喝血的时候，由于非常愤怒，畜生的身体都涨大了几倍。血吃完了之后，明法又来告诉它们说：“你们已经得到血债了，现在放屈突仲任回去，叫他为你们去修功德，让你们托生为人。”畜生们皆大欢喜，各各恢复了原形就回去了。然后，判官张安叫人把仲任从袋子里放出来，只见仲任的身体依然如故。张安对他说：“既然受到了报应，回去之后就要努力修造功德。如能刺破身上的血，用来抄写‘一切经’，你的罪过就能赎完。不然，如果再被捉来，那就永无救出去的希望了。”屈突仲任活过来之后，便坚定不移地履行着自己的誓愿，孜孜不倦地刺臂出血抄写“一切经”。

婺州金刚

婺州开元寺门有二金刚，世称其神，鸟雀不敢近。疾病祈祷者累有验，往来致敬。开元中，州判司于寺门楼上宴会，众人皆言金刚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能为？”乃以酒肉内口。须臾，楼上云昏电掣，既风且雷，酒肉飞扬，众人危惧。独污金刚者，曳出楼外数十丈而震死。（出《广异记》）

【译文】

婺州开元寺的门楼内有两尊金刚塑像，世人都说它们特别神灵，乌雀不敢靠近。有病的人向它们祈祷时，屡屡应验，前来敬奉与祈祷的人整天络绎不绝。唐玄宗开元年间，婺州判司在开元寺门楼上举行宴会，众人都说这个地方有金刚神像，不应在这里举办宴会。有个人却说：“那不过是一堆泥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完便将酒肉往金刚神像的嘴里塞。不大一会儿，楼上乌云密布电光闪闪，狂风挟着雷鸣袭了上来，桌上的酒肉乱飞。众人见状十分恐惧，但是独有那个污辱金刚神像的人，被风扯到楼外数十丈处，遭受雷击而死了。

菩提寺猪

唐开元十八年。京菩提寺有长生猪，体柔肥硕，在寺十余年。其岁猪死。僧焚之，火既烬，灰中得舍利百余粒。（出《纪闻》）

【译文】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京都菩提寺里有一口长生不老猪，体态柔软肥大，在寺里长了十余年了。这一年，这口猪死了。僧人把它用火烧了，火熄灭后，灰里找到一百多粒闪闪发光的遗骨。

李思元

唐天宝五载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后心暖，家不敢殡。积二十一日，夜中而才苏。即言曰：“有人相送来，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万贯钱与送来人。”思元父为署令，其家颇富，因命具馔，且凿纸为钱。馔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馔单蔬，不足以辱大德。”须臾若食毕，因令焚五千张纸钱于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释放，但怀厚惠。”又令焚五千张纸钱毕，然后偃卧。至天晓，渐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处，官不在，有两吏存焉，一曰冯江静，一曰李海朝。与思元同召者三人，两吏曰：“能遗我钱五百万，当舍汝。”二人不对，思元独许之，吏喜。俄官至，谓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内办之。”官因领思元等至王所。城门数重，防卫甚备，见王居有高楼十间，当王所居三间高大，尽垂帘。思元至，未进，见有一人，金章紫授，形状甚贵，令投刺谒王。王召见，思元随而进至楼下，王命却帘，召贵人登楼。贵人自阶陛方登，王见起，延至帘下。贵人拜，王答拜，谓贵人曰：“今既来此，即须置对，不审在生有何善事？”贵人曰：“无。”王曰：“在生数十年，既无善事，又不忠孝，今当奈何？”因嚬蹙曰：“可取所司处分。”贵人辞下，未数级，忽有大黑风到帘前，直吹贵人将去。遥见贵人在黑风中，吹其身忽长数丈，而状隳坏，或大或小，渐渐远去，便失所在。王见伫立，谓阶下人曰：“此是业风，吹此人入地狱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捻筹定之。”因帘下投三疋绢下，令三人开之。二人开绢，皆有当使字，唯思元绢开无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思元出殿门，门西墙有门东向，门外众僧数百，持幡花迎思元，云：“菩萨要见。”思元入院，院内地皆于清池，院内堂阁皆七宝，堂内有僧，衣金缕袈裟，坐宝床。思元之礼谒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萨也。”思元乃跪。诸僧皆为赞叹声，思元闻之泣下。菩萨告众曰：“汝见此人下泪乎？此人去亦不久，闻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谓曰：“汝见此间事，到人间一一话之，当令世人闻之，改心修善。汝此生无杂行，常正念，可复来此。”因令诸僧送归。思元初苏，具三十人食，别具二人肉食，皆有赠益，由此也。思元活七日，又设大斋毕，思元又死。至晓苏云：“向又为菩萨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报应事，何不言之？’将杖之，思元哀请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洁净长斋，而其家尽不过中食。而思元每人集处，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出《纪闻》）

【译文】

唐玄宗天宝五年夏季五月间。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突然病故。死后胸口仍然热乎，家里人没敢殡葬。停放了二十一天，半夜里苏醒了。刚刚苏醒就对别人说：“有人把我送回来的，快准备三十个人的供品。”又说：“还要一万贯钱，送给送我回来的人。”思元的父亲当署令，家里很富裕，便令人准备饭菜，而且把纸裁成钱。饭菜做好后，令人在房前摆上供给三十个僧人享用的饭菜，思元口中念道：“承蒙各位相送，谨备简单的饭菜，不足以供奉各位高僧大德。”不一会儿，就像吃完饭了一样，于是令人在院里烧了五千张纸钱。然后又准备了两个人的饭，摆上了酒肉，思元对着酒桌说：“承蒙释放之恩，永记大恩大德。”说完又让人烧了五千张纸钱。之后，思元便躺下休息。到天亮时，身体已经逐渐平复，于是讲迷了死后在阴间的经历。刚开始，他被抓到一个地方，这里的官儿没在，只有两个吏卒守在那里，一个人叫冯江静，一个叫李海朝。与思元一起抓来的还有两个人。两个吏卒对他们三人说：“谁能赠给我们五百文钱，我们就放了谁。”那两人没有回答，只有思元自己答应给他们五百文钱，吏卒非常高兴。不一会儿，当官儿的来了。对他们三人说：“要用两个典吏，从你们三人里面挑。”当官儿的便领着思元等三人来到阎罗王住的地方。只见这里有好几道城门，防卫十分严密，阎罗王住在一座十间的高楼上，其中他本人所住三间最为高大，门窗都挂着帘子。思元等人来到这里后，还没有进去，便见一人佩戴着金章绶带，样子极高贵，也被传令去谒去阎罗王。阎罗王要召见他们了，思元跟在贵人后面进来到了楼下，阎罗王命人卷起门帘，召唤贵人上楼，贵人刚登上楼梯，阎罗王看见后就站了起来，把他请到帘子下面，贵人施礼参拜，阎罗王回礼致谢，然后对贵人说：“现在既然来到这里，就须接受审问。不知你生前有什么功德之事？”贵人答道：“没有。”阎罗王说：“有生数十年，既无功德之事，又不忠帘孝，如今应当怎么办呢？”于是紧锁着眉头道：“送给主管人员去处分！”贵人告辞退下，没等走下几级阶梯，突然一阵黑风刮来，一下子就把贵人卷走了，远远望去，见贵人在黑风的吹拂中身体忽然长大到几丈长，好像被撕碎了，被撕成大小不同的几部分，渐渐刮远了，什么也看不到了。阎罗王一直站在楼上观看，对楼下的人说：“这是妖风，把这个人刮进地狱去了。”当官儿的告诉他，思元等人已在此等候多时，阎罗王说：“可以抓阄决定。”于是从帘子下面扔下三块绢布包，叫他们三人各捡一块打开。那两人打开自己捡到的布包一看，上面都有“当使”二字，唯独思元的布包上没有字。阎罗王说：“留下这两个人。”没有要思元。思元走出殿门，在殿门西面的墙上有个向东开的门，门外有几百个僧人，手里拿着旗幡迎接思元，说：“菩萨邀请你进去相见。”思元走到院内，只见院内的地面全在清清的池水上面，院内的楼阁房舍全是金银珍珠玛瑙等七宝镶嵌而成，殿堂里面有个僧人，穿的是金罗袈裟，坐在宝床上。思元上前施礼拜见，身边的人说：“这是地藏菩萨。”思元于是跪拜。各位僧人齐声颂赞，思元听了感动得流下泪来。菩萨告诉众僧道：“你们看见此人流泪了吧？这个人离开人间时间不长，所以听到原先熟悉的佛教颂赞之声，就流下了眼泪。”菩萨对思元说：“你看到这里的事，回到人间后要一一向人们讲述，要让世人知道之后，改邪归正，好好行善。你这一生没有淫乱杀生的行为，以后要经常端正自己的信念，你还可以来到这里的。”说完便令僧人们把他送回了人间。思元当初苏醒过来时，准备了三十人的素食，又单独准备了两个人的肉食，对三十个僧人与两个吏卒都给了五千纸钱，就是因为有这段经历。思元复活后的第七大，又准备了大型的祭典，祭典结束后他又死了。天亮时复苏过来说，他又被地藏菩萨召了去，生气地对他说：“我让你回去宣传报应的事，为什么不宣讲？”菩萨要打棍以示惩罚，经他苦苦哀求才又放他回来了。思元一向不吃酒肉，这次死而复生之后，干脆不沾腥荤，永远吃素，他全家人也都中午后忌食。而思元每当有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必定向人讲述阴间如何报应的事，人们都被他感化了。

僧齐之

胜业寺僧齐之好交游贵人，颇晓医术，而行多杂。天宝五载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苏。因移居东禅定寺，院中建一堂，极华饰，长座横列等身像七躯。自此绝交游，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见录至鬼王庭，见一段肉，臭烂在地。王因问曰：“汝出家人，何因杀人？”齐之不知所对。王曰：“汝何故杖杀寺家婢？”齐之方悟。先是寺中小僧何马师与寺中青衣通，青衣后有异志，马师怒之，因构青衣于寺主。其青衣，不臧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因众僧堂食未散，召青衣对众。且棰杀之。齐之谏寺主曰：“出家之人，护身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可违，而况集众杀乎？”马师赞寺主。寺主大怒，不纳齐之，遂棰朴交至，死于堂下。故齐之悟王之问，乃言曰：“杀人者寺主，得罪者马师，今何为见问？”王前臭肉，忽有声曰：“齐之杀我。”王怒曰：“婢何不起而卧言？”臭肉忽起为人，则所杀青衣。与齐之辩对数反，乃言曰：“当死时，楚痛闷乱，但闻旁有劝杀之声，疑是齐之，所以诉之。”王曰：“追寺主。”阶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马师。”吏曰：“马师命未尽。”王曰：“且收青衣，放齐之。”初齐之入，见王座有一僧一马。及门，僧亦出，齐之礼谒。僧曰：“吾地藏菩萨也。汝缘福少，命且尽。所以独追。今可坚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闲静寺，造等身像七躯。如不能得钱，彩画亦得。”齐之既苏，遂乃从其言焉。（出《纪闻》）

【译文】

胜业寺僧人齐之喜欢与显贵的人物交往，很懂得医术，但行为举止随便，不大守戒规。唐玄宗天宝五年五月中旬病故，两天后又复活了。复活之后使移居于东边的禅定寺，在寺院中修建了一间极为华丽的庙堂，堂内横排陈列着七座等身大的佛像。从此之后停止了一切交际活动。精诚恪守戒律。他自己说，当初死过去的时候，被送到了鬼王的法庭，见有一块臭烂肉在地上，鬼王便问他道：“你是出家人，为什么杀人？”齐之莫名其妙，无言以对。鬼王说：“你为什么打杀了寺庙上的女仆？”齐之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这之前，寺庙里的小和尚何马师与庙上的女仆私通，女仆后来变了心，何马师对她心怀怨恨，便向寺主诬陷她。这个女仆本不是清白之人，寺主平日也很恨她，便乘众僧集体吃饭还没散的时候，把女仆找来，当着大家的面用竹条抽她。齐之劝说寺主道：“出家之人，在行为、说话、意志方面，却要遵守戒律，切切不可违背；况且又是当着众僧大开杀戒呢？”何马师则极力称赞、怂恿寺主的打人行为。寺主十分恼火，根本不采纳齐之的劝告，连抽带打，女仆便被活活打死在院子里。因为有这件事，所以齐之明白了鬼王的问话，齐之便说道：“杀人者是寺主，得罪她的是何马师，现在为什么问罪于我？”鬼王前面的那块臭肉忽然发出声音来：“是齐之杀了我。”鬼王愤怒地喝道：“奴婢为什么不识长辈，而要躺在那里说话呢？”臭肉突然站了起来变成一个人，正是被打死的那个女仆。女仆与齐之你来我往地辩论了几个回合，后来便说：“当我快被打死的时候，神经迷乱，只听到旁边有怂恿寺主打死我的声音，怀疑是齐之，所以告了他。”鬼王说：“追拿寺主！”阶下差吏说道：“寺主做的功德很多，不能捉拿。”鬼王说：“追拿何马师！”差吏说道：“何马师的寿命未尽。”鬼王使说：“暂且收下女仆，释放齐之。”齐之刚进来时，看见鬼王座旁有一个僧人一匹马，现被释放走到门口时，僧人也出来了，齐之便上前施礼拜见。僧人说道：“我是地藏菩萨。你因为功德做得少，寿命又尽了，所以独独把你追拿来了。如今回去之后，可要坚守僧人戒律，丢掉你与尘俗交往的那些事，住在闲静的寺院里，另造等身佛像七尊。如果不能弄到钱，用彩笔画七幅佛像也可以。”齐之复活之后。便遵从菩萨的告诫住到了禅定寺。

张无是

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蜷。夜半，忽有数十骑至桥，驻马言：“使乙至布政坊，将马一乘往取十余人。”其二人，一则无是妻，一则同曲富叟王翁。无是闻之大惊。俄而取者至云：“诸人尽得，唯无是妻诵金刚经，善神护之，故不得。”因喝所得人名，皆应曰：“唯。”无是亦识王翁，应声答曰毕，俄而鼓动。无是归家，见其妻犹诵经坐待。无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诵经不眠相待。”天晓，闻南邻哭声，无是问之，则王翁死矣。无是大惧，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惧。因移出宅，谒名僧，发誓愿长斋，日则诵经四十九遍。由是得免。（出《纪闻》）

【译文】

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冬天。有个司戈张无是居住在布政坊。一天晚上，他正走在大街上时，最后一遍鼓声敲完之后，大门都关闭了，他便悄悄溜到桥下蜷缩起来。半夜时，突然听到有几十人骑马来到桥上。勒住马说道：“某某去布政坊，带上一匹马到那里把这十几个人拿来。”十几个人中有两人，一个是张无是的妻子，一个则是张无是同一街的富翁王老头。张无是听了大吃一惊。不一会儿，那个去抓人的回来报告说：“几个人都抓到了，唯独张无是妻子正在诵念《金刚经》，有神灵保护她，所以没抓到。”于是吆喝着抓来的人名，一个个都应一声“是”。张无是也认识王老头，听到他也被抓来了。点名与应答结束之后，不一会儿便响起了解除夜禁的鼓声。张无是回到家里，见妻子仍然念诵佛经，坐着等他。无是既已到家，妻子便说：“你平常不在外面住宿，我怕你违犯夜禁被治罪，所以念经祈求保佑，等了你一宿没有睡觉。”天亮之后，听到南面邻居的哭声，无是一打听，原来是王老头死了。无是非常恐惧，便把夜里在桥下听到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妻子听了也非常恐惧害怕。他们便从家里搬走了，去拜访了一位名僧，发下誓愿永远守斋，每天诵经四十九遍。于是，张无是的妻子便没有被鬼抓走。

张应

历阳张应本是魔家，娶佛家女为妇。妻病困，为魔事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为佛事。”应便往精舍中见竺昙铠，铠曰：“佛普济众生，但当一心受持耳。昙铠明当往其家。”其夜，应梦见一人，长一丈四五尺，于南面趋走入门，曰：‘此家乃尔不净。’梦中见铠，随此人后而白曰：‘此处如欲发意，未可以一二责之。’应眠觉，遂把火作高座。铠明日食时往应家，高座已成，夫妻受戒，病亦寻瘥。咸康二年，应病甚，遣人呼铠，连不在。应死得苏，说时（说时原作时说，据明抄本改）有数人，以铁钩钩将北下一板岸，岸下见镬汤、刀山、剑树、楚毒之具。应忘昙铠字，但唤“和尚救我”，语（原无语字，据明抄本补）钩将去人曰：“我是佛子。”人曰：“汝和尚字何等？”应忘其字，但唤佛而已。俄转近镬汤，有一人长一丈四五尺，捉金杵欲撞。应走，人怖散去。长人将应归曰：“汝命尽，不得复生。与汝三日中，期诵三偈。取和尚字还。当令汝生（本书卷一一三张应条，当令汝生下有三日当复命过即生天矣十字）。遂推应著门内，便活。后三日复死。（出《神鬼传》）

【译文】

历阳的张应本是巫道之人，娶了佛教信徒人家的女儿为媳妇。妻子患病时，张应运用巫术治疗。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妻子说：“我本是佛教信徒人家的女儿，求你替我利用佛教的办法治一治。”张应便到寺院里拜见竺昙铠，昙铠说：“佛家是普济众生的，但应专心供奉才是。明天我会去你家的。”当天夜里，张应梦见一个人，身长一丈四五尺，从南面慢慢走进了门，说：“这个家里如此地不干净！”梦中见昙铠跟随这个巨人身后，对张应说：“这个地方有向诚之心，不可能用一两处小错责怪他了。”张应睡醒之后，便点火照明赶紧制作高台。昙铠第二天吃早饭时来到张应家，高台已经作成，夫妻二人便由昙铠受了戒。受戒之后，妻子的病很快就好了。晋成帝咸康二年。张应病重，派人招呼昙铠，去了几次昙铠都不在。张应死而复活之后，说当时有几个人用铁钩子钩着他，往北走，从一陡岸上下去，岸下见有沸汤、刀山、剑树、棍棒之类的残酷刑具。张应当时忘记了昙铠的字号，只是呼唤为：“和尚救我”，对钩他走的人说：“我是佛教弟子。”那人问他道：“你师父的字号是什么？”张应忘记了师父的字号，只是一个劲儿地喊“佛”而已。不一会儿便把他推到大锅的沸水跟前，有一个身长一丈四五尺的巨人走来，手持铁棍就要往大锅上撞去，张应离开了，抓他来的那些人都吓得四散逃跑了。巨人把张应带回来说：“你的寿命已经完了，不能再复活。给你三天期限，你要念诵三段偈语话，拿到你师父的字号回来，就会让你托生。”说完便把张应推到了门内。张应于是得以复活。三天之后他又死了。

道严

有严师者，居于成都实历寺（明抄本实历作宝应）。唐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严悸且甚，俯而不动。久之，忽闻空中语云：“无惧无惧，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师之一毫。何俯而不动耶？”道严既闻，惧少解，因问曰：“檀越为何人（明抄本人作佛）？匿其躯而见其手乎？”已而闻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渍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严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严乃请曰：“吾今愿见檀越之形，使画工写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无得栗然耶？”道严曰：“檀越但见其身，勿我阻也。”见西轩下有一神，质甚异，丰首巨准，严目呀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严一见，背汗如沃。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画工，命图于西轩之壁。（出《宣室志》）

【译文】

有个严法师，住在成都的宝历寺。唐玄宗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佛殿前面平台上点燃长明灯时，忽然看见一只巨大的手掌出现在西面平台上。道严惊吓得心直跳，趴在墙上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空中说道：“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是善良的神，绝对不敢伤害法师一丝一毫的。为什么趴着不敢动弹呢？”道严听到这么说，惊怕稍稍减轻了些，便问道：“施主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隐藏着身体而只看见你的手呢？”问完之后便听空中答道：“上天派我来保护佛寺之地。因为世人好往佛祠之地吐唾沫，因此背上生了疮，严重地腐蚀着我的肌肤。请给我些膏油涂抹一下，可以吗？”道严便把清油放在巨大的手掌上，那只巨手立即抽了回去。道严请求道：“我现在希望能够看施主的形貌，以便让画工把你的形象画在墙壁上，而且记上这件事，用以表彰于世人，希望世人再不敢往佛庙的地方吐唾沫。”神说：“我的形貌特别丑陋，法师见了之后，不能受惊吗？”道严说：“施主只管显现自己的身形，不要管我。”只见西面平台下边有一个神灵，形体十分奇异，肥大的脑袋，又高又宽的鼻梁，双目圆睁，裂着大嘴，躯干高大魁梧，身长好几丈。道严一见，吓得汗流浃背。那位神灵很快就隐身而去。于是，道严便把神灵的形状详细地告诉了画匠，让他画在佛殿西面平台的墙壁上。

卷第一百一　释证三

邢曹进　韦氏子　僵僧　鸡卵　许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黄山瑞像　马子云　云花寺观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妇人　镇州铁塔　渭滨钓者

邢曹进

唐故赠工部尚书邢曹进，至德已来，河朔之健将也。守职魏郡，因为田承嗣所縻。曾因讨叛，飞矢中肩，左右与之拔箭，而镞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铁钳，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镞坚然不可动。曹进痛楚，计无所施。妻孥辈但为广修佛事，用希慈荫。不数日，则以索缚身于床，复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进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昼寝，梦一胡僧立于庭中，曹进则以所苦诉之。胡僧久而谓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当自愈矣。”及寤，言于医工。医工曰：“米汁即泔，岂宜渍疮哉！”遂令广询于人，莫有谕者。明日，忽有胡僧诣门乞食，因遽召入。而曹进中堂遥见，乃昨之所梦者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饧？当知其神验也。”曹进遂悟，饧为米汁。况所见复肖梦中，则取之，如法以点，应手清凉，顿减酸疼。其夜，其疮稍痒，即令如前镊之。钳才及睑，镞已突然而出。后傅药，不旬日而瘥矣。吁，西方圣人，恩祐显灼，乃若此之明征乎。（出《集异记》）

【译文】

唐代死后追封为工部尚书职位的邢曹进，肃宗至德年间以来，就是黄河以北的最强健有力的将领。那时他在魏郡任职。不知什么因由曾被田承嗣拘禁过。他在一次讨伐叛贼的战事里被一支箭射中肩膀。他左右的人急忙给他拔箭，可是箭头却留在了骨头里，稍微露出一点末端，只好用铁钳子夹，特意找来有力气的人用力拔。可是那个箭头坚固得拔不动。曹进痛疼难忍，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他妻儿等多做佛事，希望佛来保佑他。过了几天之后，就用绳索把他绑在床上，再让人给拔箭头。可箭头还象当初一样牢固，丝毫不动。曹进每天呻吟忍耐，只有等死了。忽然有一天白天睡觉，梦见一个胡僧站在院子当中。曹进就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全告诉了他。胡僧听了以后过了好一会儿才对他说：“你可以用米汤往伤口上灌注，一定会好的。”等醒来就对医生说了这个梦。医生说：“米汤就是淘米水，怎么能用它来灌注疮伤啊？”于是派人四处打听，没有谁能明白这事的。第二天，忽然有一个胡僧来到门上讨饭，曹进马上让他进来。曹进在中堂远远地看上去，他就是昨天在梦中所见到的那个胡僧。曹进就请他到跟前来，把自己的痛苦实话告诉他。胡僧说：“为什么不用冷米汤灌注伤处，这样照做之后才会知道它效果如神。”曹进这才恍然大悟，汤就是米汁啊。况且刚才所见到的又完全符合梦中的情景。因此就拿米汤来按照胡僧指点的办法去灌伤处。刚一洗过，果然就有清凉的感觉，米汤灌到伤口处，立刻感到酸疼减轻不少。这天夜里他的伤口处就有些发痒。曹进就叫人象先前那样用钳子拔箭，钳子才举到眼前，箭头就突然出来了。然后敷上药，不到十天伤口就全好了。哎！西方的圣人啊！他的恩惠庇佑这样显著，这不就是最好的应验明证吗？

韦氏子

韦氏子有服儒而任于唐元和朝者，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释氏为胡法，非中国宜兴。有二女，长适相里氏，幼适胡氏。长夫执外舅之论，次夫则反之，常敬佛奉教，攻习其文字。其有不译之字读宜梵音者，则屈舌效之，久而益笃。及韦氏子寝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为俗态，铸释饭僧，祈祐于胡神，负吾平生之心。”其子从之。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凶问到相里氏，以其妇卧疾，未果讣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环之，且属纩焉。欻若鬼神扶持，骤能起坐，呼其妇曰：“妾季妹死已数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呜咽，其夫绐之曰：“安得此事？贤妹微恙，近闻平复，荒惑之见，未可凭也。勿遽惆怅，今疾甚，且须将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十月死，甚有所见，命吾弟兄来，将传示之。昨到地府西曹之中，闻高墉之内，冤楚叫悔之声，若先君声焉。观其上则火光迸出，焰若风雷。求入礼觐，不可，因遥哭呼之。先君随声叫曰：‘吾以平生谤佛，受苦弥切，无晓无夜，略无憩时，此中刑名，言说不及。惟有罄家回向，冥（明抄本“冥”作“竭”。）资撰福，可求万一。轮劫而受，难希降减。但百刻之中，一刻暂息，亦可略舒气耳。’妹虽宿罪不轻，以夫家积善，不堕地狱，即当上生天宫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当受数百年之责，然委形之后，且当神化为乌。再七饭僧之时，可以来此。”其夫泣曰：“洪炉变化，物固有之。雀为蛤，蛇为雉，雉为鸽，鸠为鹰，田鼠为鴽，腐草为萤，人为虎、为猨、为鱼、为鳖之类，史传不绝。为乌之说，岂敢深讶！然乌群之来，数皆数十，何以认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为妾谢世人，为不善者，明则有人诛，暗则有鬼诛，丝毫不差。因其所迷，随迷受化，不见天宝之人多而今人寡乎！盖为善者少，为恶者多。是以一厕之内，虫豸万计；一砖之下，蝼蚁千万。而昔之名城大邑，旷荡无人；美地平原，目断草莽，得非其验乎！多谢世人，勉植善业。”言讫复卧，其夕遂卒。其为妇也，奉上敬，事夫顺，为长慈，处下谦，故合门怜之，悯其芳年而变异物。无幼无长，泣以俟乌。及期，乌来者数十，唯一止于庭树低枝，窥其姑之户，悲鸣屈曲。若有所诉者，少长观之，莫不呜咽，徐验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妇之将亡也，言当化为乌而尾白。若真吾妇也，飞止吾手。”言毕，其乌飞来，驯狎就食，若素养者，食毕而去。自是日来求食，人皆知之。数月之后，乌亦不来。（出《续玄怪录》）

【译文】

有个信奉儒家的姓韦的人，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任职。他从小效法儒家，不是儒家倡导的话不说。所以把佛教看作外夷的学说在中国不应当提倡。他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相里氏。幼女嫁给胡氏。他的大女婿坚持韦氏子的学说，二女婿就正好相反，敬重佛教。胡氏用心研究它的文字，如果遇到不能翻译的，而应当读梵语的字，就卷起舌头模仿着念。时间长了，就更忠实地信奉佛教了。等到韦氏子有重病卧床时，他把儿子叫到跟前说：“我是儒家的人，凡不是先王的教导我都不能服从。我现在快死了，千万不能成为世俗那样的情形，修佛像、请和尚吃斋，在佛的面前请求保祐，辜负了我一生的心愿。”他的儿子听从了他的话。脱掉了孝服不久，胡氏的妻子就死了。凶信通知到相里氏家，因他的妻子有病卧床，就没有把妹妹的死信告诉她。不久他妻子的病情越加危重，他家里人都围着哭泣。妇人就要停床了，忽然像被鬼神扶持着一样冷不丁地坐了起来，呼喊着她的丈夫说：“我的小妹，已经死了几个月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于是哭个不停。她丈夫哄骗她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贤妹只是有点小病，最近听说已经好了。你这是恍惚时看见的，没有一点凭证，千万不要特别难过。现在你病很重，特别需要好好养病才是。”相里氏的妻子不听丈夫劝慰，又哭泣着说：“我妹妹就在这里，她自己说是今年十月死的。并且在阴间看见了很多事情。快叫我的弟兄们来，我要亲自说给他们听。妹妹对我说昨天到了阴曹地府的西曹，听见高墙里有冤屈痛楚叫悔的声音，很象先父的声音。看那上面有火光迸出，火焰像风雷似的。请求进入里面观看，又不准进去。只好老远哭喊他。先父随着声音叫说：‘我因为一生诽谤佛教，在这里受罪很深，没白天没黑夜，一点休息的工夫都没有，这里的刑罚名称说不完。唯有倾家荡产，用家中全部的钱财修福，可能万一获救。轮回的劫难很难减免，只是一百刻当中，能有一刻暂时休息也可略微喘口气了。你虽然前世的罪过不轻，因为丈夫积善，不会堕落到地狱去，就要上升天堂了。’我因为你的思想像我死去的父亲，不尊佛教，也应受几百年的罪了。我死了之后会化为乌鸦。等二七祭祀斋僧时可以来这里。”相里听后哭着说：“水火变化，事物本来就有的。雀变为蛤、蛇变为雉、雉变为鸽、鸠变为鹰、田鼠变为驽、腐草为荧、人变为虎、为猨、为鱼、为鳖之类，历史延传不绝。变为乌鸦的说法，怎么敢不信呢？可是乌鸦成群飞来，一群都有几十只，怎么能认识哪只是你的化身来加倍尊敬呢？”他妻子回答说：“尾巴下面长着白毛的就是我。替我告诉世上的人，做坏事的人，活着有人责罚，死了有鬼责罚，丝毫不会错。根据他的迷惑、迷惑多少来决定对他的惩罚。你没看到天宝年间的人多，而现在的人少吗？大概做善事的人少，做恶事的人多。因此一厕之内虫蛆上万，一砖之下，蝼蚁千万。而从前的名城大邑，空旷无人，美地平原、看到的尽是草莽。难道这不是应验吗？告诉世人吧，尽力做好事。”说完又躺在床上，那天晚上就死了。她做为媳妇，对公婆敬奉，待丈夫顺从，做长辈慈祥，对下人谦和，所以全家人都哀怜她，为她这么年轻就变成异物而怜惜，无论年老年小的都哭着等乌鸦来。等到了二七那天，果然飞来几十只乌鸦。其中有一只落在庭院当中大树最低的树枝上，看着婆婆的门，悲切地连声叫着。好像在诉说什么。老老小小的都看着没有不哭的。过了一会儿想起验证它的尾巴，果然有两根白毛，白得像霜雪一样。婆婆伸出她的手来祝祷说：“我的媳妇临死时说，她会变成乌鸦，尾巴上长着白毛，如果你就是我媳妇，就快飞到我手上吧。”说完，那乌鸦就飞到她婆婆手上，很温驯地吃食，就象平时家养的一样。吃完就飞走了。从这天起天天来求食，附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几个月之后，乌鸦就不再来了。

僵僧

唐元和十三年，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平、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并准诏各就统所部兵自卫入讨东平，抵濮阳南七里，驻军焉。居人尽散，而村内有窣堵波者，中有僵僧，瞪目而坐，佛衣在身。以物触之，登时尘散。众争集视，填咽累日。有许卒郝义曰：“焉有此事？”因此刀刺其心，如枨上壤。义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一声而绝。李公遂令标蕝其事，瘗于其下。明日，陈卒毛清曰：“岂有此乎？昨者郝义因偶会耳。”即以刀环筑去二齿。清下塔不三四步，捧颐大叫，一声而绝。李公又令标其事，瘗于其下。自是无敢犯者。而军人祈福乞灵，香火大集，往环三四里，人稠不得入焉。军人以钱帛衣装檀施，环一二里而满焉。司空薛公因令军卒之战伤疮重者，许其落籍居。不旬日，则又从军东入，而所聚之财，为盗贼挈去，则无怪矣。至今刀疮齿缺，分明犹在。（出《集异记》）

【译文】

唐代元和十三年，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平、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一齐被皇帝下诏准许，各自统帅所领的军队自卫（河南淇县附近）去讨伐东平。抵达濮阳南七里，驻扎在那里。居民全都走散，而村内有一座佛塔，塔中有一位僵死的和尚，瞪着眼睛坐着，佛衣穿在身上。用东西去触动他，立刻象尘土一样散落。大家争着围观，多日来挤得满满的。有一个许州士卒郝义说：“哪里有这等事？”于是用力去刺他的心，就象触动上面的土壤。郝义走下塔不到三四步，就捧着心大叫一声而气绝。李公于是命人为这件事表记，埋在塔的下面。第二天，陈州士卒毛清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昨天郝义的死只是因为赶巧罢了。”用刀从僵僧嘴里敲掉二颗牙齿。毛清走下塔不到三四步远，也捂着脸面大叫一声而气绝。李公又让人为这件事表记，埋在塔的下面。从此再也没有敢去冒犯他的了。而驻扎在这里的人祈求神灵降福保佑，香火不断，周围三四里远的范围内，进香的人群拥挤不堪。驻扎在这里的军人又把钱帛、衣装等送去，周围一二里也挤满了。司空薛公因此让军队战伤严重的士兵，答应他们在那里居住下来。不到十日，他们就又跟从军队东进，而所聚的财物，被盗贼带走，那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至今僵僧的刀伤缺齿，分明还在。

鸡卵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安中缁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曾顾左右曰：“自吾为天子，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补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能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佛书义，又有请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燃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无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出《宣室志》）

【译文】

唐敬宗皇帝临朝，认为天下太平，处理政事之余，而推广佛教，因此长安城中和尚很多。等到文宗继位，亲自处理日常政事，想清除那些害人弊端。曾对左右的人说：“自从我做了天子，没有做出对人民有利的事业，现在天下幸而没有战争，我将尽力除掉害人的东西，使亿万人民，把今天看成是尧、舜的时代也就够了。有不利于教化而贪于物欲的，只管说出来。”左右有的人回答说：“唯独佛教不能有利于圣朝的教化，而危害于事物更严重，可以除掉它。”于是文宗很讨厌佛教，下命有司，诏内外取缔和尚们讲说佛法，又有除掉那些不听从教化的人。诏命将下，赶上御厨给皇帝准备饭，用锅烹鸡蛋。正在锅底下点燃了火，忽然听到锅里有很小的象人说话的声音，逼近细听，是那些煮在锅里的鸡蛋在呼唤观世音菩萨。声音非常凄惨哽咽，像是有什么诉说的。御厨们感到奇怪，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文宗命左右的人验证，真像御厨们所说的。文帝叹息曰：“我不知佛的威力却是有这样大。”第二天。下命御厨不要用鸡蛋做饭。于是颁布诏书于郡国：各个在庙宇里塑造观世音菩萨像。

许文度

高（“高”本作“岐”，据明抄本改。）阳许文度，唐太和中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近月余。一日卧于榻若沉醉状，后数日始寤。初文度梦有衣黄袍数辈与俱行田野，四望间，迥然无鸡犬声，且不知几百里。其时天景曛晦，愁思如结。有黄袍者谓文度曰：“子无苦，夫寿之与夭，固有涯矣，虽圣人安能逃其数。”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余里，至一水，尽目无际，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浅。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独文度惧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来，黄衣者望见金人，沮色震栗，即辟易驰去，不敢偷视。二金人谓文度曰：“汝何为来地府中？我今挈汝归生途，慎无恐。”文度惧稍解，因再拜谢之，于是金人与文度偕行数十里，俄望见里门，喜不胜。忽闻有厉声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见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叹，而羸惫不能运支体，故未暇语其事。后旬日，疾少间，策而步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即昔时梦中所见者。视其仪状，无毫缕之异，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常闻释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盖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阅佛书，因尽穷其指归焉。（出《宣室志》）

【译文】

高阳许文度，唐太和年中侨居岐阳郡。以后因为有病发烧，将近一个月。一天躺在床上好象昏昏沉沉的样子。以后几天才醒过来。当初文度梦见有穿黄袍的许多人和他一起走在田野里。四下里连鸡犬的声音也听不到，且不知走了几百里，那时天气昏晦，忧愁不解。有穿黄袍的人对文度说：“你不要痛苦，人寿命的长短，本来是有定数的。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逃脱的？”文度忽然感到自身已死，很害怕，又走了十多里，到了一条河边。一望无际。水色漆黑不知它的深浅。黄衣人都一起涉水而过。唯独文度恐惧而不敢过。过了一会有二个金人，都是五寸多高，闪着洁白奇异的光，从水上走来。穿黄袍的人们看见金人，面色惊恐，立即躲避而迅速离去。不敢偷看。二个金人对文度说：“你为什么来到阴曹地府？我现在领你回到阳世间去。小心不要害怕。”文度稍微平静了些，于是一再行礼道谢。这时，金人领着文度走了几十里，不一会看见家门，高兴得不得了。忽然听到有大声呼喊文度的名字，文度惊悸而醒，看见他的妻子正在面前哭泣，他又奇怪又叹息，并且疲惫不堪不能活动肢体，所以没有来得及说那件事。过了十几天，病稍强了，他想着在院子里走，忽然看见二个金人皆是高五寸多，在佛龛下，就是先前梦中所看见的那两个人。看见他们仪表的样子，跟梦中的没有丝毫的不同，心里更加感到奇怪。他才把那梦中的事告诉了妻子，妻子说：“前些日子因为您病情严重，我忧愁得不能解脱，然而常听说佛祖有救苦救难的神力，因此我就卖掉了家中的财物，铸造了两个金人。每天清晨，我常准备饭菜祭祀他们，从这以后您的病痛也就消除了，大概是他们显灵了。”文度感谢两个金人报效得这样快，所以不杀生不吃荤，常常念佛经，因此也就深刻地理解了佛教的真义。

玄法寺

长安安邑坊玄法寺者，本里人张频宅也。频尝供养一僧，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合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惭悔不及，因舍宅为寺。（出《酉阳杂俎》）

【译文】

长安安邑坊有个玄法寺，本是此地人张频的住宅。张频曾经供养一个和尚，他把念法华经做为职业，累积十多年。张家的人诬陷这个和尚和张的婢女通奸，张因此借其它的罪名杀了和尚。和尚死后，整个住宅常听到念经的声音不断。张不久知道和尚是冤枉的，惭愧悔恨已来不及，因此把住宅施舍出去做了寺院。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通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有佛书数百编，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百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支体，垅然若戛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锁骨也，夫锁骨连络如蔓。故动摇之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然荤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烬吾尸，慎无逆吾旨。”门弟子泣曰：“谨听命。”是夕坐而卒。后三日，门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锁骨也，支体连贯，若纫缀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竞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锁骨瘗于塔中。（出《宣室志》）

【译文】

有个商居士（在家修行的人），是三河县人。七岁就能通晓佛经，城里人认为他不一般。后来住在三河县西田中，有佛经数百部，整天手不离卷地看，不曾荒废一天。拜他为师的有百余人。他常常独自在城里游逛。有时同他一起走的人，听到居士每运动肢体时，象敲打玉器的声音，听到的人认为奇怪。有人说居士的骨头真是锁链合一起的，那锁骨连结着好象藤蔓，所以动摇身体时，就有清脆的声音传出，就是这个缘故。从前听佛经上说：“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难道不是菩萨吗？然而一般的世俗之人，确实不能辨别啊。居士以后活了九十多岁。一天，居士用热水洗澡、穿好了衣服戴好了帽子，把门下弟子全召来集会吃饭，于是告诉他们说：“我九十多岁了，早晚将死，你们应当把我的尸体火化，千万不要违背我的意思。”门下弟子哭着说：“一定照办。”这天晚上居士坐着死了。三天后，门下弟子在荒野烧了居士的尸体，等看那骨头，果然是锁骨。肢体连贯，象用针缝纫连结的形状。风一吹拂就慢慢发出细小而和谐的声音。于是城里人都争着拿钱，建筑了一个塔，把居士的锁骨埋葬在塔里。

黄山瑞像

鲁郡任城野黄山瑞像，盖生于石，状如胚混焉。昔有采梠者，山中见像，因往祈祷，如愿必得，由是远近观者数千人。知盗官恐有奸起，因命石工破山石，辇瑞像，致之邑中大寺门楼下。于是邑人于寺建大斋，凡会数千人。斋毕众散，日方午，忽然大风，黑云覆寺，云中火起，电击门楼，飞雨河注。邑人惊曰：“门楼灾矣。”先是僧造门楼，高百余尺，未施丹雘，而楼势东倾，以大木撑之，及雨止，楼已正矣。盖鬼神以像故，而共扶持焉。（出《纪闻》）

【译文】

鲁郡任城野外的黄山瑞像，是在山石上自然形成的，形状象胚胎模糊不清。从前有个伐木人在山上看见了瑞像，于是上前祈祷，结果心愿都达到了。因此远近观看瑞像的有数千人。地方上管理捕捉盗贼的官恐怕有坏人乘机活动，因此命令石工砸碎山石把瑞像载运到城中大寺门楼下，城里人在寺门下举行了大斋典礼，到会的有好几千人。大斋完毕，人们离去，天正中午，忽然刮起大风。黑云覆盖寺院上空，云中带着闪电，电冲击门楼，飞雨倾注到河里，城里人害怕说：“门楼遭灾了。”先前和尚造门楼，高百余尺，还未等刷上红漆，门楼已经向东倾斜，只好用大木头支撑着。等雨停止，楼已正了。大盖鬼神是因瑞像的原因，而来扶持它吧。

马子云

泾县尉马子云，为人数奇，以孝廉三任为泾县尉，皆数月丁忧而去。在官日，充本郡租纲赴京。途由淮水，遇风船溺，凡沉官米万斛，由是大被拘系。子云在系，乃专心念佛，凡经五年。后遇赦得出，因逃于南陵山寺中，常一食斋。天宝十年，卒于泾县。先谓人曰：“吾为人坎坷，遂精持内教。今西方业成，当往生安乐世界尔。”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异香满户，子云喜曰：“化佛来矣，且迎吾行。”言讫而殁。（出《纪闻》）

【译文】

泾县尉马子云，一生的遭遇十分奇特，他以孝廉的资格三次出任泾县尉，头两次，都是在任才几个月就因为父母丧事而告假回家。第三次在任又被派押送租米去京城。途经淮水遇大风船沉了，损失了官米上万斛，因为这个判罪入狱。子云在狱中，专心念佛，总共被押了五年。后来遇赦出来。于是躲到南陵山的庙里，吃斋修行。天宝十年时，死在泾县。先前对人说：“一生非常坎坷。就用功钻研佛教，现在佛教修业已经完成，应当去安乐世界了。”第二天洗了澡，穿上新衣服，端坐着两手相合，不一会屋里充满了奇异的香味。子云高兴地说：“化佛来了，要接我去了。”说完就死了。

云花寺观音

长安云花寺有观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岩患疮且死，梦一菩萨摩其疮曰：“我在云花寺。”岩惊觉汗流，数日而愈。因诣寺寻检，至圣画堂，见菩萨，一如其睹。倾城百姓瞻礼。岩遂立社，建堂移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长安云花寺有个观音堂。在寺的西北角。唐宣宗大中末年，百姓屈岩得了疮快要死了，梦见一个菩萨抚摸他的疮说：“我在云花寺。”屈岩惊醒，出了一身汗，不几天疮就全好了。于是他到了云花寺寻找查看。到了圣画堂，看见了一个菩萨，象梦中见到的一样。全城的百姓都来拜这菩萨。屈岩于是选了祭祀的地方，建筑了祠堂把菩萨搬了过来。

李舟

唐虔州刺史李舟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识者以为知言。（出《国史补》）

【译文】

唐虔州刺史李舟在给妹妹的信中说：“如果释迦牟尼生于中国，设教就会象春秋战国时的孔子；如果春秋战国时的孔子生在西方，也会设教象释迦牟尼。天堂没有就罢了，有就有君子去登；地狱没有就罢了，有就有小人去下。”有见识的人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

惠原

沙门惠原，本姓春氏，义阳人也，少以弓弩为业。至武陵山，射一孕鹿。将死能言曰：“吾先身只杀汝，汝今遂并杀害我母子，既是缘对，应为汝死。”复向言曰：“吾寻当成佛也。汝可行善，生生代代，勿复结冤。”惠原即悟前缘，遂落发于鹿死之处，而置迦蓝，名耆阇窟山寺。王融别传，言惠死后十年，有人于武当山下见之。（出《朗州图经》）

【译文】

出家人惠原，俗家姓春，是义阳人。年少以用弓箭狩猎为职业。一次到武陵山，射中了一只孕鹿。鹿快要死了，开口讲了话：“我前生只杀了你一个。你今世一下子杀害了我母子，既然是前生的冤孽，应当死在你的手里”。又向他说：“我很快就要成佛了，你也应该多做好事，咱们世世代代，不要再结冤仇。”惠原就明白了前缘。于是就在鹿死的地方削发为僧，并且在那里修了庙，取名耆阇窟山寺。王融的别传中，记载惠原死后十年，有人在武当山下看见他。

延州妇人

昔延州有妇女，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瘗于道左。大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明抄本“趺”作“敷”。）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曰：“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瘗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出《续玄怪录》）

【译文】

以前延州有一个妇女，长得白静而又有几分美貌，年龄在二十四五岁左右，独自往来于城中。年轻的男子，都争着与她交游，跟她亲热，甚至要她陪着睡觉也不拒绝。几年后死了。跟她亲近过的人没有不悲痛惋惜的，共同凑钱办丧埋葬她。因为她没有家。就埋在道边。大历年中，忽然有个胡僧从西域来，看见坟墓，于是就跪下，摆设香案，焚香敬拜，围绕着赞叹。几日后，看见的人对他说：“这是一淫荡女子，所有的男人都是她的丈夫。因她没有家，所以埋在这里，和尚为什么要敬重她呢？”和尚说：“并不是施主所能知道的，这是一个大圣。慈悲施舍，世俗的愿望，她没有不曲意顺从的。这就是锁骨菩萨，在尘世间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所以她是圣者。不信就打开棺材看一看。”众人于是就掘墓开棺，看她全身的骨头，钩结的都象锁状，果真象和尚说的那样。州人感到奇异，为她设大斋，修了塔。

镇州铁塔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梦镇州南三十里废相国寺中埋铁塔，特往访之。至界上，为元戎王中令镕所知，延在衙署供养。衙将任友义虑是邻道谍人，或致不测，恳要诘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寻塔为对。遽差于府南三十里访之，果得相国寺古墓，掘其殿砌之前，得铁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见在常山将校亲军，唯任友义一人无名，乃知冥数前定。刻斯塔者，何神异哉。（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昭宗天祐年间，太原和尚惠照因为梦见镇州南三十里废相国寺中埋一铁塔，特意前去探访。到了州界上，被元戎王中令镕知道了，请在署衙里供养。衙内的将领任友义想到这也许是邻州派来的探子，或者会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恳切要求审问并驱逐他。元戎也有点犯疑，惠照具实说了寻找塔的事。元戎就立刻派人到府南三十里去访查，果然找到了相国寺的古墓。在墓殿台阶前面挖掘，找到了铁塔。上面刻了三千人的姓名，都是在常山将校亲军中的人，唯独没有任友义的名字。才知道是前世所定。刻这个塔的人，是何等神异啊！

渭滨钓者

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自壮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纪极。仍得任公子之术，多以油煎燕肉置于纤钩，其取鲜鳞如寄之于潭濑，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忽一日，垂钓于大涯硖，竟日无所得。将及日晏，忽引其独茧，颇讶沉重。迤逦挽之，获一铜佛像。既闷甚，掷之于潭心，遂移钓于别浦，亦无所得。移时，又牵出一铜佛。于是折其竿，断其纶，终身不复其业。（出《玉堂闲话》）

【译文】

清澈渭水的边上，有一个平常百姓家的儿子，喜欢钓鱼。不事农不从商，以用香饵垂钓为职业，从壮年到中年，钓到的鱼不知有多少了。他掌握了任公子配制鱼饵的方法，用油把燕子肉煎了挂在钓钩上来钓鱼。这种钓法就像把鱼保存在自家的池塘随用随取一样容易，他家几口人的生活，全依赖于这个钓鱼竿了。有一天，他在大涯硖钓鱼，整日无所收获，天色将晚。拉起鱼竿只感到拉不动，他很惊讶，慢慢地拉起，钓起一个铜佛像，感到纳闷。又把它扔回水潭。于是又到别的河里去钓鱼，也没有收获。又钓出一个铜佛像。在这时他折断了他的鱼竿扯断了鱼弦终身不再钓鱼。

# 太平广记之报应征应卷（第102-145卷）

李昉　等编著

报应征应卷目录

卷第一百二　报应一（金刚经）卢景裕　赵文若　赵文昌　新繁县书生　蒯武安

　睦彦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俭　萧瑀　赵文信　刘弼

　袁志通　韦克勤　沈嘉会　陆怀素

卷第一百三　报应二（金刚经）司马乔卿　孙寿　李观　豆卢夫人　尼修行

陈文达　高纸　白仁皙　窦德玄 宋义伦　李冈　王陁

王令望　陈惠妻　何澋　张玄素　李丘一

卷第一百四　报应三（金刚经）于昶　裴宣礼　吴思玄　银山老人 崔文简　姚待

　吕文展　长安县系囚　李虚　卢氏　陈利宾　王宏 田氏

卷第一百五　报应四（金刚经）李惟燕　孙明　三刀师　宋参军 刘鸿渐　张嘉猷

　魏恂　杜思讷　龙兴寺主　陈哲　丰州烽子　张镒 崔宁

卷第一百六　报应五（金刚经）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陆康成　薛严 任自信

　段文昌　刘逸淮　孙咸 僧智灯　王氏　左营伍伯　宋衎

陈昭

卷第一百七　报应六（金刚经）王忠干　王偁　李元一　鱼万盈 于李回　强伯达

　僧惟恭　王淝 董进朝　康仲戚　吴可久　开行立

僧法正　沙弥道荫　何老　勾龙义 赵安

卷第一百八　报应七（金刚经）何轸　王殷　王翰　宁勉　倪勤　高涉　张政

　李琚　巴南宰　元初　兖州军将 杨复恭弟　蔡州行者

　贩海客

卷第一百九　报应八（法华经）沙门静生　释昙邃　释慧庆　费氏 赵泰　释慧进

　沙门法尚　释弘明 释志湛　五侯寺僧　释智聪

　昙韵禅师 李山龙　苏长　尼法信　李氏 彻师

　悟真寺僧　释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卷第一百一十　报应九（观音经）窦傅　周珰　竺法义　王珉妻 竺长舒　潘道秀

　栾荀　张崇 释开达　竺法纯　释道泰　郭宣 吕竦

　徐荣　刘度　南宫子敖 徐义　毕览　释法智　孙道德

张兴　昙无竭　车母　释昙颖 邢怀明　王球

卷第一百一十一　报应十（观音经）　竺惠庆　卞悦之　张畅　王玄谟 释道冏

伏万寿　彭子乔　释慧和　 齐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张达　孙敬德　高荀　史隽 东山沙弥　徐善才

杜智楷　张氏 许俨　僧道宪　成珪　王琦

卷第一百一十二　报应十一（崇经像）史世光　董吉　宋吏国　张元 释智兴　董雄

　孟知俭　崔善冲 唐晏　张御史　李昕　牛腾 李元平

　长沙人　乾符僧

卷第一百一十三　报应十二（崇经像）张应　释道安　周闵　王懿 谢敷　僧法洪

　刘式之　刘龄 陈安居　马处伯

卷第一百一十四　报应十三（崇经像）费崇先　魏世子　何昙远　陈秀远 葛济之

　董青建　齐竟陵王　张逸 释僧护　僧澄空　释慧侃

　释道积 释法诚

卷第一百一十五　报应十四（崇经像）张法义　王弘之　崔义起妻　襄阳老姥 普贤社

　李治　王乙　钳耳含光 席豫　裴休　牙将子

卷第一百一十六　报应十五（崇经像）谢晦　尼智通　王袭之　周宗 沈僧复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业 王镇恶　郭祖深　卫元宗　姜胜生

傅奕　并州人　薛孤训　巂州县令 丁零　唐武宗

　王义逸　赘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义孚　开照寺盗

僧绍明　潼江军

卷第一百一十七　报应十六（阴德）孙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刘轲 刘弘敬　萧倣

　孙泰　李质 范明府　程彦宾

卷第一百一十八　报应十七（异类）汉武帝　东方朔　毛宝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刘枢　蔡喜夫　刘沼　刘之亨　严泰　程灵铣 韦丹

　熊慎　王行思　陈弘泰

卷第一百一十九　报应十八（冤报）杜伯　公孙圣一作胜　燕臣庄子仪 游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陵　夏侯玄　金玄　经旷　万默 曲俭

　太乐伎　邓琬　孔基 昙摩忏　支法存　张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辉俊　真子融

卷第一百二十报应十九（冤报）梁武帝　张裨　羊道生　释僧越　江陵 士大夫

　徐铁臼　萧续　乐盖卿　康季孙　张绚　杨思达　弘氏

　朱贞　北齐 文宣帝　梁武帝　韦戴　隋庶人勇

　京兆狱卒　邛人

卷第一百二十一　报应二十（冤报）杜通达　邢文宗　长孙无忌　娄师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业　周兴　鱼思咺　索元礼　张楚金

　崔日知　苏颋　李之　唐王皇后　杨慎矜　师夜光　崔尉子

卷第一百二十二　报应二十一（冤报）陈义郎　达奚珣　华阳李尉　段秀实 马奉忠

郓卒　乐生　宋申锡 蜀营典

卷第一百二十三　报应二十二（冤报）胡激　秦匡谋　韦判官　杨收 宋柔　王表

乾宁宰相

卷第一百二十四　报应二十三（冤报）王简易　樊光　李彦光　侯温 沈申　法曹吏

　刘存　袁州录事 刘璠　吴景　高安村小儿　陈勋 钟遵

　韦处士　张进　郝溥 裴垣　苏铎　赵安

卷第一百二十五　报应二十四（冤报）榼头师　唐绍　李生　卢叔伦女 崔无隐

卷第一百二十六　报应二十五　程普　羊聃　刘毅　张和思　梁元帝　窦轨　武攸宁

崔进思　祁万寿　郭霸 曹惟思　邢璹　万国俊　王瑶

陈岘　萧怀武　李龟祯　陈洁

卷第一百二十七　报应二十六　苏娥　涪令妻　诸葛元崇　吕庆祖　元徽　李义琰

　岐州寺主　馆陶主簿　僧昙畅 午桥氏　卢叔敏　郑生

卷第一百二十八　报应二十七　公孙绰　王安国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谅　荥阳氏

卷第一百二十九　报应二十八（婢妾）　王济婢　王范妾　宋宫人　金荆　杜嶷妾

后周女子　张公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张景先婢　李训妾　花严　晋阳人妾

卷第一百三十　报应二十九（婢妾）　窦凝妾　严武盗妾　绿翘　马全节婢　鲁思郾女

　鄂州小将　金卮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三十（杀生）　田仓　临海人　陈甲　麻姑　谢盛　李婴　许宪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昙略 广州人　东兴人

　陈莽　沛国人　齐朝请　伍寺之　苏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昙欢　释僧群　竺法惠　冀州小儿

卷第一百三十二　报应三十一（杀生）王将军　姜略　贺悦　李寿　方山开　王遵

　李知礼　陆孝政　果毅　刘摩儿 店妇　屠人　刘知元

　季全闻　当涂民　张纵

卷第一百三十三　报应三十二（杀生）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黄敏　陈君棱　王洞微

　孙季贞　崔道纪　何泽　岳州人　徐可范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何马子　章邵　韩立善　僧修准　宇文氏

　李贞 僧秀荣　毋乾昭　李绍

卷第一百三十四　报应三十三（宿业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韦庆植　赵太　李信

　谢氏　王珍　王会师　解奉先　童安玗 刘自然　李明府

　刘钥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审言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征应一（帝王休征）帝尧　周武王　越王　临洮长人　汉高祖　陆贾

　汉元后　后汉章帝　吴大帝 魏明帝　晋司马氏　白燕

　晋武帝　晋惠帝　晋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齐太祖　北齐神武　后周太祖　陈高祖　隋文帝

　隋炀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齐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别驾　金蜗牛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征应二（帝王休征）唐玄宗　叱金像　天宝符　蜀当归　万里桥

　唐肃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邰　后唐太祖　后唐明宗　潞王　晋高祖　伪蜀主舅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征应三（人臣休征）吕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应枢　袁安　陈仲举 张承　张氏　司马休之

　杜慈　武士彟　张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贾隐林　张子良　郑絪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征应四（人臣休征）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兴　牛师

　杜中立　李蠙　马植　高骈 孔温裕　孙偓　李全忠

　侯弘实　戴思远　张篯　齐州民　朱庆源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征应五（邦国咎征）池阳小人　背明鸟　王琬　张聘　张林　东瀛公

　长广人　黄丘村　韩僧真 洛阳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师

　周靖帝　苏氏　突厥首领　陈后主　渭南人　猫鬼 长星

　大乌　虾蟆　幽州人　默啜　张易之　孙俭　太白昼见

卷第一百四十征应六（邦国咎征）大星　火灾　水灾　僧一行　汪凤　僧普满

　秦城芭蕉　睿陵僧　兴圣观　骆驼杖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七（人臣咎征）孔子　萧士义　王导　谢安　庾亮　王仲文

诸葛侃　刘波　郑微　周超 谢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征应八（人臣咎征）刘德愿　李镇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宠　尔朱世隆　刘敏 李广　王氏　张雕虎　强练

　李密　张鷟　唐望之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征应九（人臣咎征）徐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　常之

　顾琮　路敬淳　张易之 郑蜀宾　刘希夷　崔玄暐

　宋善威　李处鉴　曲先冲　吕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杨慎矜　王儦　崔曙　元载　彭偃　刘淝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温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人臣咎征）吕群　朱克融　王涯　温造　李宗闵　柳公济

　王涯　王潜　韩约　王氏　王哲 杜牧　卢献卿　卢骈

　封望卿　崔彦曾　崔雍　庞从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十一（人臣咎征）李钧　高骈　钜鹿守　陕师　严遵美　成汭

　刘知俊　田頵　桑维翰　钟傅 顿金　湖南马氏　王慎辞

　安守范

卷第一百二　报应一（金刚经）

卢景裕　赵文若　赵文昌　新繁县书生　蒯武安　睦彦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俭　萧瑀　赵文信　刘弼　袁志通　韦克勤　沈嘉会　陆怀素

卢景裕

后魏卢景裕字仲儒，节闵初，为国子博士，信释氏，注《周易》、《论语》。从兄神礼，据乡人反叛，逼其同力以应西魏，系晋阳狱。至心念金刚经，枷锁自脱。齐神武作相，特见原宥。（出《报应记》）

【译文】

后魏卢景裕字仲儒，节闵帝初年，做国子博士，信奉佛教，解释周易、论语。跟着他的兄长拜神。因为乡人反叛，逼迫他一起去对付西魏，后被捕押在晋阳监狱。他诚心念金刚经。结果枷锁自己脱落。齐神武作宰相，特意地宽恕了他。

赵文若

隋赵文若，开皇初病亡。经七日，家人初欲敛，忽缩一脚，遂停。既苏云：被一人来追，即随行，入一宫城。见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云：“唯持金刚经。”王曰：“此最第一。卿算虽尽，以持经之故，更为申延。”又曰：“诸罪中，杀生甚重。卿以猪羊充饱，如何？”即遣使领文若至受苦之处。北行可三二里，至高墙下，有穴，才容身。从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遥阔，见一城极高峻，烟火接天，黑气溢地。又闻楚痛哀叫之声不忍听，乃掩蔽耳目，叩头求出。仍觉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回见王曰：“卿既啖肉，不可空回。”即索长钉五枚，钉头及手足疼楚。从此专持经，更不食肉。后因公事至驿，忽梦一青衣女子求哀。试问驿吏曰：“有何物食。”报云：“见备一羊，甚肥嫩。”诘之，云：“青牸也。”文若曰：“我不吃肉。”遂赎放之。（出《报应记》）

【译文】

隋朝的赵文若，在文帝开皇初年病亡。停了七天，家人才欲入殓。忽然文若腿收缩了一下，就停了下来。苏醒之后说：他被一个人追捕，就跟着他走，进入一座宫城。看见一个君王问他：“你在人间有什么功德？”答道：“就是念金刚经。”君王说：“这是最主要的，你的寿命虽然已尽了，因为你念金刚经的缘故，我再为你延长寿命。”又说：“许多罪中，数杀生为最严重。你用猪羊来填饱肚子，难道不是大罪吗？”于是就派使者领文若到受苦的地方。向北走了三二里路，到了高墙的下面，有一个洞穴，仅容纳一人，跟着从这个洞出去，又登上一个高坡，四下远望，看见一座极高峻的城，那里烟火连天。黑气布满地面。又听到凄楚痛苦的哀叫声，不忍再听。于是就捂着眼睛，堵着耳朵。叩头而请求出去。他仍感到心痛，口中吐出鲜血。使者领着他回去见君王，王说：“你既然杀生吃肉，不可以不受惩罚就回去。”于是就拿出五枚长钉，钉在头、手和脚上，痛疼难忍。文若复活后从此专心念经，更不吃肉。后因公事到驿站，忽然梦见一青衣女子向他哀求。他问驿吏道：“你们给我准备了什么吃的？”回答说：“准备了一只羊，很肥嫩。”文若追问，驿吏说：“是一只青色的母羊。”文若说：“我不吃肉。”于是赎回了羊放了它。

赵文昌

隋开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赵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暖，家人不敢敛。后复活，说云：吾初死，有人引至阎罗王所，王问曰：“汝一生已来，作何福业？”昌答云：“家贫，无力可营功德，唯专心持诵金刚般若经。”王闻语，合掌低首，赞言：“善哉！汝既持般若，功德甚大。”王即使人引文昌，向经藏内取金刚般若经。文昌向西行五六里，见数十间屋，甚华丽，其中经典遍满，金轴宝帙，庄饰精好。文昌合掌闭目，信手抽取一卷开看，乃是金刚般若。文昌捧至王所，令一人执卷在西，文昌东立，面经读诵，一字不遗。王大欢喜，即放昌还家。令引文昌从南门出，至门首，见周武帝在门侧房内，著三重钳锁，唤昌云：“汝是我本国人，暂来至此，要与汝语。”文昌即拜之，帝曰：“汝识我否？”文昌答云：“臣昔宿卫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旧臣，今还家，为吾向隋皇帝说。吾诸罪并欲辩了，唯灭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与吾营少功德，冀兹福祐，得离地狱。”昌受辞而行。及出南门，见一大粪坑中，有人头发上出。昌问之，引人答云：“此是秦将白起，寄禁于此，罪尤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钱为周武帝转金刚般若经，设大供三日，仍录事状，入于隋史。（出《法苑珠林》）

【译文】

隋朝开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赵文昌忽然暴死，唯独心上稍微温暖。家人不敢入殓，之后又活了。说：“我当初死时，有人领我到了阎罗王的住处。阎王问我：“你一生来，作了什么福事？”答道：“家里贫穷，无有能力可以建立功德。只是专心致志地念金刚般若经。”阎王听了这些话，合掌低头，赞扬说：“很好。你已念般若经，功德很大。”阎王就派人领文昌，向经藏内取出金刚般若经。文昌向西走了五六里，看见几十间房子，非常华丽。房子里经典很多，金轴宝套，装饰非常好。文昌合掌闭眼，随手抽出一卷打开看，乃是金刚般若经。文昌捧到阎王的住处，让一个人拿卷在西面，文昌站在东面，面向经书诵读，一字不漏。阎王非常高兴，就放文昌回家。令让文昌从南门出去。到了门口，看见周武帝在门侧的房内。被锁着三重钳锁，叫文昌说：“你是我本国的人，暂时来到这里，我要和你说话。”文昌立即拜见。武帝说：“你认识我吗？”文昌答道：“我过去当过陛下的侍卫。”武帝说：“你既是我过去的臣子，现在回家，替我向隋皇帝说明，我许多罪过都能辩解明白，唯独消灭佛法的罪重，不能够赦免，望隋帝给我建立小小的功德。希望通过这些善事保祐，使我能够离开地狱。”文昌接受嘱托而走。等到走出南门，看见一个大粪坑中，有一个人的头发浮在上面，文昌问引路的人，答道：这是秦国大将白起，被囚禁在这里，罪恶未了。文昌到家后才复活。就把这些事奏于皇上，皇帝命令天下的人按人丁出钱为周武帝转金刚般若经。设立三日的大祭，并记录下了这些事，写入隋史之中。

新繁县书生

益州新繁县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时有书生，姓苟氏，善王书而不显迹，人莫能知之。尝于村东空（“空”原作“室”，据明抄本改。）中四面书金刚般若经，数日便了，云：“此经拟诸天读诵。”人初不之觉也。后值雷雨，牧牛小儿于书经处立，而不沾湿，其地干燥，可有丈余，及暗，村人怪之。尔后每雨，小儿常集其中，衣服不湿。唐武德中，有异僧语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刚般若经，诸天于上设宝盖覆之，不可轻犯。”自尔于四周设栏楯，以阻人畜履践。每至斋日，村人四远就设佛供。常闻天乐，声震寥泬，繁会盈耳。（出《三宝感通记》）

【译文】

益州新繁县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朝时有个书生，姓苟，擅长王羲之的书法而不去显露，因此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个本事。曾在村东头野外的空间四面凌空虚写金刚般若经。几天就写完了。他说，这是写给天上的神仙来念的。当初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正赶上雷雨天，放牛的小孩在写着经书的地方站着，却不沾湿衣服，脚下也是干爽的，可能有一丈方圆。等到黑天，村人感到奇怪。之后每当下雨，小孩常常聚集在那里，衣服不湿。唐高祖武德年间，有一个外地来的和尚告诉村里人说：“这个地方空中有金刚般若经，诸天神在上面设宝盖覆盖着它。不可以轻易冒犯。”从此就在这地方周围设置栏杆。来阻止人畜的践踏。每当到了斋戒日，村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设供祭佛，能常常听到天空中有音乐声。声音震动苍天，响而震耳。

蒯武安

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虫。会嵩山南为暴甚，往射之。渐至深山，忽有异物如野人，手开大虫皮，冐武安身上，因推落涧下。及起，已为大虫矣。惶怖震骇，莫知所为，忽闻钟声，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见一僧念金刚经，即闭目俯伏。其僧以手摩头，忽爆作巨声，头已破矣，武安乃从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抚其背，随手而开，既出，全身衣服尽在，有少大虫毛，盖先灸疮之所粘也。从此遂出家，专持金刚经。（出《报应记》）

【译文】

隋朝蒯武安，是蔡州人。他臂力过人，擅长射箭，常常射老虎。正赶上老虎在嵩山以南行凶，前去射虎。快到深山时，忽然有一个怪物象野人一样。用手撕开老虎的皮，罩在武安的身上，又把他推下深涧。等到他起来，已经变成老虎了。他非常惊慌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忽然听到钟声，知道是和尚住的地方，就去求救。果真看见一和尚在念金刚经，他就闭着眼睛趴在那里。那个和尚用手摸他的头，忽听一响巨响，头已破了，武安才从中露出，就把前面的事全告诉和尚。和尚又抚摸他的脊背，便随手而开，武安才完全露出来了，全身的衣服都在，只是有些老虎的毛，大概是先前长疮的地方粘的毛。从这以后他便出家，专心念金刚经。

睦彦通

睦彦通隋人，精持金刚经，日课十遍。李密盗起，彦通宰武牢，邑人欲杀之，以应义旗。彦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贼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涧，迫急跃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磐石上，都无伤处。空中有言曰：“汝为念经所致，因得还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气，累日不灭。后位至方伯，九十余终。（出《报应记》）

【译文】

睦彦通是隋朝人，虔诚地念诵金刚经，每天学习十遍之多。当时李密造反，彦通守卫武牢关。城里的人欲杀他，来响应义军。彦通事先知道了这件事。急忙出城。贼众拔刀来追赶他。到了深涧前，被迫急忙跳入涧中，他感到好象有人拉住他的右臂，把他放在磐石上。他一点也没有受伤。天空上有人说：“你因为念经才能得救，得以回家去。”他被拉住的那个右臂，有奇异的香气，多日不消散。以后爵位到方伯，九十多岁才死。

杜之亮

隋杜之亮，仁寿中为汉王谅府参军。后谅于并州举兵反，败，亮与僚属皆系狱。亮惶惧，日夜涕泣。忽夜梦一僧曰：“汝但念诵金刚经，即此厄可度。”至晓，即取经，专诚习念。及主者并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无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罚，俄而会赦得免。显庆中，卒于黄州刺史。（出《报应记》）

【译文】

隋朝杜之亮，文帝仁寿年间做了汉王谅的参军。后来谅举兵在并州谋反，失败。亮和他的同僚等都被抓进监狱里，亮惶慌害怕，整天的哭泣流泪。忽然夜里梦见一个和尚说：“你只要念诵金刚经，就可免除这种厄运。”到了天亮，亮就拿来经书，专心致志诵读学习。等到和首犯准备受刑时，亮也在当中。点到名的都处死，唯独没有念到亮的姓名免去了一死。主持典刑的人都被罚，后来赶上大赦又把杜之亮放了出来。到了唐高宗显庆年间，在黄州刺史的任上才死去。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刚经，不吃酒肉。大业七年暴卒，三日复活，云：“初见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门，顾极严峻。入行四五里，见有宫殿羽卫，王当殿坐，僧道四夷，不可胜数。使者入见，文策最在后，一一问在生作善作恶，东西令立。乃唱策名，问曰：“作何善？”对曰：“小来持金刚经。”王闻，合掌叹曰：“功德甚大，且放还。”忽见二僧，执火引策。即捉袈裟角问之，僧云：“缘公持经，故来相卫，可随烛行。”遂出城门，僧曰：“汝知地狱处否？”指一大城门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即领至道，有一横垣塞路，僧以锡扣之，即开，云：“可从此去。”遂活。（出《报应记》）

【译文】

慕容文策是隋朝人，常常念金刚经，不吃酒肉，隋炀帝大业七年突然死去了。三天后又活了过来。说：“当初看见两个鬼，手拿文书，捉他到一城门，看管他们都非常严厉，入城走了四五里路，看见有一座宫殿有兵把守着，阎王正坐在大殿当中。和尚、道人等众人物很多，数也数不过来。使者进入拜见，文策跟在最后。阎王一个一个问拘来的人生前作的善恶等事，然后叫他们站在东西两边。这时才喊到文策的名字，问他说：“你做了哪些好事？”文策回答说：“我从小就念金刚经。”阎王听后，拍手称赞说：“功德很大，暂且放你回去。”忽然看见两个和尚，举着火把领着文策。文策就抓住和尚衣角问他。和尚说：“因你念经，因此来护卫你。可随着火把走。”就出了城门。和尚说：“你知道地狱在哪里吗？”然后指着一个大城门说：“这就是。”文策不忍看，请求快离开。两个和尚就领他到了路上，有一堵墙堵住了去路。和尚就用锡杖敲打墙，墙就打开了。和尚说：“可以从这里出去。”于是文策又复活了。

柳俭

唐邢州司马柳俭，隋大业十年任岐州岐阳宫监。义宁元年，坐诬枉系大理寺。俭至心诵金刚般若经，有两纸未通，不觉眠睡。梦一婆罗门僧报云：“檀越宜诵经令遍，即应得出。”俭忽寤，勤诵不懈经二日，忽有敕唤，就朝堂放免。又俭别时，夜诵经至三更，忽闻有异香，散漫满宅，至晓不绝，盖感应所致也。俭至终，计诵经得五千余遍。（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代邢州司马柳俭，隋炀帝大业十年时曾任岐州岐阳宫监。隋恭帝义宁元年，冤枉他犯了诬告罪而被押在大理寺。柳俭虔心诵读金刚般若经，有两页没有读完，不知不觉睡着了。梦见一个印度和尚告诉他说：“施主诵读经书应当从头到尾读完，就能够得到释放。”柳俭醒来，勤奋不懈地诵经。又过了两天，忽然又有令下，就在朝堂上放了他。柳俭在离别时，当夜诵读经书到三更时分。忽然闻到有奇异的香味，充满牢房，一直到早晨也不断，大概是感动上天所造成的。柳俭一直到死，共诵读经书五千多遍。

萧瑀

萧瑀，梁武帝玄孙，梁王岿之子。梁灭入隋，仕至中书令，封宋国公。女炀帝皇后，笃信佛法，常持金刚经。议伐高丽，不合旨，上大怒。与贺若弼、高颍同禁，欲置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刚经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脱。守者失色，复为著。至殿前，独宥瑀，二人即重罚。因著《般若经灵验一十八条》，乃造宝塔贮经，檀香为之，高三尺。感一鍮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获舍利百粒。贞观十一年，见普贤菩萨，冉冉向西而去。（出《报应记》）

【译文】

萧瑀，是梁武帝的重孙子，梁王岿的儿子。梁灭亡后归顺隋朝，官到中书令，封为宋国公。他的女儿是隋炀帝的皇后，他诚笃信奉佛法，常常念诵金刚经。因商议讨伐高丽，不附合皇帝的旨意，皇上大怒，和贺若弼、高颍一起被囚禁，想要置之于法。萧瑀在监牢中。八天念金刚经七百遍。第二天，枷锁忽然自己脱落，看守的人大惊失色，又给他带上，等到了金殿上，唯独宽恕了萧瑀，那两个人就受了重罚。于是萧瑀写了《般若经灵验一十八条》，还建宝塔贮藏经书。塔用檀香木造成，高三尺。感召来一黄铜佛像，落在院子里，把这佛像也安放在塔中，获得佛骨一百粒。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看见了普贤菩萨，从塔中出来慢慢地向西而去。

赵文信

唐遂州人赵文信，贞观元年暴死，三日后还苏。自说云：初死时，被人遮拥驱逐，同伴十人，相随至阎罗王所。其中有一僧，王先问云：“师在世修何功德？”师答云：“道徒自（明抄本“道徒自”三字作“贫道从”。）生以来，唯诵金刚般若经。”王闻此语，忽即惊起，合掌赞言：“善哉善哉！师审诵般若，当得升天，何因错来至此？”言未讫，忽有天衣来下，引师上天去。王复唤遂州人前曰：“汝在生有何功德？”其人报言：“臣一生以来，不读佛经，唯好庾信文章集。”王言：“庾信是大罪人，见此受苦，汝见庾信，颇识否？”答云：“虽读渠文章，然不识其人。”王即令引出庾信，乃见是龟身，王又令引去，少时复作人来，语云：“我为生时好作文章，妄引佛经，杂揉俗书，又诽谤佛法，谓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报龟身，苦也。”此人活已，具述其事，遂州人多好捕猎，及闻所说，共相鉴戒，永断杀业，各发诚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绝。（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遂州人赵文信。贞观元年忽然暴死，三天后复苏。自己说：“当初死的时候，被人簇拥着驱赶着，与同伴十人，相随来到了阎罗王的地府。其中有一个和尚，阎王先问道：“师傅在世修行什么功德？”和尚答道：“贫僧出生以来，专一诵读金刚般若经。”阎王听到这些话，忽然惊起。拍手赞道：“太好了，太好了！师傅认真诵读般若经，应当升天，为什么错走到这里来？”话没说完，忽然有天衣使者下来，接引和尚上天去了。阎王又叫遂州人上前说：“你在人世有什么功德？”赵文信答道：“我一生不读佛经，只喜好庾信文章集。”阎王说：“庾信是个大罪人。现正在这里受苦，你看见庾信，能认识吗？”回答说：“虽然读他的文章，然而不认识这个人。”阎王就叫人领出庾信。才看见是个乌龟的身子。阎王又叫领回去。不一会又变作人来，说道：“我是活着的时候喜好作文章。乱引佛经，杂揉世俗的书，又诽谤佛法。说佛教赶不上儒教和道教，现在受罪报为龟身，很苦。”文信复活之后，把所遭遇的全部讲述出来。遂州人很喜欢打猎，等到听说之后，互相为鉴，永远断绝杀生的事。各发诚心，信佛诵读般若经，到现在也不停止。

刘弼

唐刘弼，贞观元年任江南县尉。忽一日，有乌于房前树上鸣。土人云：“是乌所止为不祥。”弼闻之恐惧，思欲修崇功德，不知何者为胜。夜梦一僧，偏赞金刚般若经，令诵百遍。及寤，依命即诵至百遍。忽有大风，从东北来，拔此树，隔舍遥掷巷外，其拔处土坎，纵广一丈五尺。察暴风来处，小枝纤叶，并随风回靡，风止还起如故。乃知经力不可思议。（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代刘弼，贞观元年任江南县尉。忽然有一天，有只乌鸦在房前的树上鸣叫。当地人说：“这乌鸦停落的地方是不吉祥的。”刘弼听说恐惧害怕，想要建立功德，不知道做什么最好。一夜梦见一个和尚，只是赞颂金刚般若经。让他诵读一百遍。等到刘弼醒来，按照和尚的话就诵读到一百遍。忽然刮起大风，从东北来。拔掉了这棵树，隔着房舍远远扔到村外。那个拔掉树的地方的土坎，长宽一丈五尺。看那风暴来的地方，小枝细叶，一起随着风飘舞，风停止之后复原象当初那样，才知道经书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袁志通

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刚经。年二十，被驱为军士，败走岩崄，经日不得食。而觉二童子，持满盂饭来与之。志通拜，忽然不见，既食讫，累日不饥。后得还乡，贞观八年病死，两日即苏，曰：“被人领见王，王问在生善业，答云：‘常持金刚经。’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袁志通，是天水人，常常念金刚经，年龄二十岁。被抓去做了军士，失败逃跑到山岩险峻处，整天没有吃东西。却看见了二位童子，拿着满满的一碗饭来给他，志通拜谢，忽然间二童子不见了，就吃了饭，结果几天也不饿。以后回到家乡。贞观八年病死，两天后就复苏说：“被人领着拜见阎王，阎王问在人世做的好事，我答道：‘常念金刚经’。阎王很高兴地称许我，并且下令送回去，于是我就活了。”

韦克勤

唐韦克勤少持金刚经，为中郎将，从军伐辽，没高丽。贞观中，太宗征辽，克勤少持金刚经，望见官军，乃夜出投之。暗不知路，乃至心念经，俄见炬火前导，克勤随火而去，遂达汉军。（出《报应记》）

【译文】

唐韦克勤从少年开始念金刚经，长大后做了中郎将，从军攻打辽国，失散在高丽。贞观年间，太宗征辽，克勤看见了官军，就连夜出城投奔汉军。天黑看不见去路，于是诚心念经，不一会看见火炬在前引导，克勤便跟着火炬而走，终于到达汉军。

沈嘉会

唐沈嘉会，贞观中任校书郎，以事配兰州。思归甚切，每旦夕，常东向拜太山，愿得生还，积二百余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见二童子，仪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愧公朝夕拜礼，故遣奉迎。嘉会云：“太山三千余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闭目，勿忧道远。”即依其言，瞬息之间便到，宫殿宏丽，童子引入谒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对坐谈笑，无所不知，谓嘉会曰：“人之为恶，若不为人诛，死后必为鬼得而治，无有徼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刚经一遍，即万罪皆灭，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过，天曹黜之。某姓刘。”嘉会亦不敢问其他也。尝与嘉会双陆，兼设酒肴。嘉会起，于小厅东见姑臧令慕容仁轨执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处分。”嘉会坐启府君，便令召仁轨入，谓曰：“公县下有妇人阿赵，被县尉无状拷杀，阿赵来诉，遂误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儿送归。嘉会亦辞。复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觉其精神昏昧，既还如旧。嘉会话仁轨于众，长史赵持满令人验之，无不同。自此常持金刚经，遇赦得归。（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沈嘉会，贞观年间任校书郎。因犯罪发配兰州。思归的心切。每天的早晚，常常向东拜泰山，愿能活着回去，一直过了二百多天。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梦见二个童子，仪表服饰很美，说是泰山府君的儿子。说：“府君感谢你早晚礼拜，所以派遣我们来迎接你。”嘉会说：“泰山三千多里，怎么能去呢？”二童子说：“先生闭上眼睛，不要担心路远。”嘉会就按他俩说的那样，一会的功夫就到了。宫殿宏伟华丽，童子领他进入拜见府君，府君就延请他进入密室，对面坐着谈笑，府君学识渊博没有不知道的事。对嘉会说：“人做恶，如果不被人杀，死后也一定会得到鬼的惩治，没有能侥幸而赦免的。如果每天能念金刚经一遍，所有的罪过就都没有了，鬼就不能拘捕你了。”又说：“先前的府君有罪，天曹把他罢免了。我本人姓刘。”嘉会也不敢再问其他的事。曾和嘉会打双陆，并且摆设酒宴。嘉会站起来，在小厅的东面看见姑臧县令慕容仁轨捧着笏板端坐在那里，说：“府君用帖子拘拿我到这里，已经六十天了，还未处理。”嘉会回来坐下后禀告府君。府君就叫仁轨进来，对他说：“你的县里有个女人叫阿赵，被县尉毫无理由地拷打致死，阿赵到阴司告状，就错把你拘来了。”院子里有一盆水，府君让仁轨洗了脸，叫一个童子送仁轨回去。嘉会也就告辞，又令二个童子送他。一共在泰山二十八天。同伴们只觉得他的精神恍惚。苏醒之后和先前一样。嘉会把仁轨的事告诉大家，长史赵持满让人验证，果然是这样。从此嘉会每天念金刚经，后来遇赦回乡。

陆怀素

唐吴郡陆怀素，贞观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烧，并从烟灭，惟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独存。函及标轴亦尽，惟经字竟如故。闻者莫不惊叹。怀素即高阳许仁则妻之兄也，仁则当时目睹，常与人言之。（出《冥报记》）

【译文】

唐朝吴郡的陆怀素，他家在贞观二十年失火。房屋被烧毁，一齐化为灰烬。只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没有被烧掉。装经的匣子和装经的轴也都烧完了。唯独经字却象先前一样。听到的人没有不惊讶叹服的。怀素就是高阳县许仁则的妻子的哥哥，许仁则当时亲眼看见，常常说给别人听。

卷第一百三　报应二（金刚经）

司马乔卿　孙寿　李观　豆卢夫人　尼修行　陈文达　高纸　白仁皙　窦德玄 宋义伦　李冈　王陁　王令望　陈惠妻　何澋　张玄素　李丘一

司马乔卿

唐大理司直河内司马乔卿，天性纯谨，有志行。永徽中，为扬州司户曹。丁母忧，居丧毁瘠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未几，于庐侧生芝草二茎，九日长尺有八寸，绿茎朱盖，日沥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复生。乔卿同寮数人并目睹其事。（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代大理寺直河内司马乔卿，本性纯厚谨慎，有志气有品德。唐高宗永徽年间，做了扬州司户曹。他的母亲死了，他为母亲守孝，悲伤忧愁，瘦得皮包骨头。为了超度母亲，他刺出鲜血写了金刚般若经两卷。不久，在他为母亲守坟所搭盖的草房旁边生长出两棵灵芝草来。九天长了一尺八寸，绿茎红顶，每天流出汁液一升，喝下去，味道象蜜那样甜，今天取了，明天又生出来。乔卿的同事几个人都亲眼看到了这件事。

孙寿

唐显庆中，平州人孙寿于海滨游猎，遇野火，草木荡尽。唯有一丛茂草，独不焚，疑草中有伏兽。遂烛之以火，竟不爇。寿甚怪之，入草中窥视，乃获一函金刚般若经，其傍又有一死僧，颜色不变。火不延燎，盖由此也。始知经像非凡所测，孙寿亲自说之。（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高宗显庆年间，平州人孙寿在海边打猎，遇到野火，草树全被烧尽，只有一处草丛茂盛，却不被烧毁。他便疑心草中趴着的是野兽，就用火点着它，竟然点不着。孙寿感到很奇怪，进入草丛中窥探。找到了一卷金刚般若经，它的旁边又有一个死了的和尚。面色不变，火烧不到他，大概是因为有这卷金刚般若经了。才知道这经的法力不是凡人所能猜测到的。孙寿亲自说了这件事。

李观

唐陇西李观，显庆中寓止荥阳。丁父忧，乃刺血写《金刚般若心经》、《随愿往生经》各一卷，自后院中恒有异香，非常馥烈，邻侧亦常闻之，无不称叹。中山郎徐（明抄本“徐”作“余”。）令过郑州，见彼亲友，具陈其事。（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陇西的李观，高宗显庆年间住在荥阳。他的父亲死了，他在守孝期间刺血写《金刚般若心经》、《随愿往生经》各一卷。从此庭院之中总是有一股奇异的香味，香气非常浓，连邻居也常常能闻到，没有不称赞的。中山郎徐令过郑州，去看望那里的亲友，就都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豆卢夫人

唐陈国窦公夫人豆卢氏，芮公宽之姊也。夫人信罪福，常诵金刚般若经，未尽卷一纸许，忽头痛，至夜愈甚。夫人自念，倘死遂不得终经，欲起诵之。令婢然烛，而火悉已灭，婢空还，夫人深益叹恨。忽见厨中有烛炬，渐升堂陛，直入卧内，去地三尺许，而无人执，光明若昼。夫人惊喜，取经诵之。有顷，家人钻燧得火，烛光即灭。自此日诵五遍，以为常法。后芮公将死，夫人往视，公谓夫人曰：“吾姊以诵经之福，当寿万岁，生好处也。”夫人年至八十，无疾而终。（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陈国公窦夫人豆卢氏是芮宽的姐姐。夫人信奉佛教的罪福观，常常诵读金刚般若经。有一回差一页没读完一卷，忽然头痛，到了夜里越发痛的厉害了。夫人自己想道，倘若死了就不能念完经书了，于是又要起来诵读，让婢女点燃蜡烛。可是火全都熄灭了。婢女空手回来，夫人更加悔恨叹息。忽然看见厨房中有火炬，慢慢地升入堂阶，一直到了后屋内，离地有三尺左右，可是没有人拿着，光明得象白昼一样。夫人惊喜，又拿出经书念起来。过了一会，家里的人打着了火，于是烛光就灭了。从这开始，夫人每天吟诵经五遍，习以为常。以后芮公将要死了，夫人去探望，芮公对夫人说：“我姐姐因为念经得来的福，应当活百岁，托生在好的地方。”夫人年龄到八十岁，没有什么疾病而去世。

尼修行

唐龙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伍五娘，死后，修行为五娘立灵座。经月余日，其姊及弟于夜中，忽闻灵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惧，后乃问之，答曰：“我生时于寺中食肉，坐此大苦痛。我体上有疮，恐污床席，汝可多将灰置床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后，看床上大有脓血。又语弟曰：“姊患不能缝衣，汝太蓝缕，宜将布来，我为汝作衫及袜。”弟置布于灵床上，经宿即成。又语其姊曰：“儿小时染患，遂杀一螃蟹，取汁涂疮得差，今入刀林地狱，肉中见有折刀七枚，愿姊慈悯，为作功德救助之。姊煎迫，卒难济办，但随身衣服，无益死者，今并未坏，请以用之。”姊未报间，乃曰：“儿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以来，见在床上。”其姊试往观之，乃所敛之服也，遂送净土寺宝献师处，凭写金刚般若经。每写一卷了，即报云：“已出一刀。”凡写七卷了，乃云：“七刀并得出讫，今蒙福业助。即往托生。”与姊及弟，哭别而去。吴兴沈玄法说，净土寺僧智整所说亦同。（出《冥报记》）

【译文】

唐高宗龙朔元年，洛州景福寺尼姑修行的房中，有一个侍女伍五娘，死了之后，修行为五娘立个灵位。经过一个多月，她的姐姐及弟弟在夜里，忽然听到灵位上有呻吟的声音。她的弟弟起初很害怕，后来才问它，答道：“我活着的时候在寺中偷着吃过肉，犯了这等大罪而遭受痛苦的拆磨。我身上有疮，恐怕污染了床。你可以多把灰放在床上。”弟弟按照她的话做，放上灰后，再看床上有很多的脓血。她又告诉弟弟说：“姐姐担心你不能缝衣服，你穿得太破了，把布拿来，我给你作件衣服和袜子。”弟弟把布放在灵床上。过了一宿就做成了。又对她的姐姐说：“我小的时候染上了病，就杀一只螃蟹，取它的汁涂在疮上就病愈了。现在我已入刀林地狱。肉体中看见有七把断刀。愿姐姐大发慈善怜悯之心，为我修功德救助于我。姐姐很困难，的确很难办成，我的随身衣服，对于已经死去的人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现在也并没有破，用这些东西来做功德吧。”没等姐姐答话。又说：“我自己去拿。”过了一会又说：“衣服已拿来了，在床上。”她的姐姐往床上看，的确是给她入殓时穿的衣服。于是就把它送到净土寺宝献禅师那里。凭着这个去写金刚般若经。每写完一卷，就报告说：已经拔出一把刀了。一共写了七卷。她才说：“七把刀都被拔出来了。现在承蒙所修功德的帮助，我就要去托生了。”于是她和姐弟洒泪而别。这件事是吴兴沈玄法说的，和净土寺的和尚智整所说的一样。

陈文达

唐陈文达，梓州郪县人。常持金刚经，愿与亡父母念八万四千卷，多有祥瑞。为人转经，患难皆免。铜山县人陈约曾为冥司所追，见地下筑台，问之，云：“此是般若台，待陈文达。”其为冥司所敬如此。（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陈文达，是梓州郪县人，常念金刚经许愿给死去的父母念八万四千卷，有很多吉祥的兆头。给别人念经，灾祸都能免除。铜山县人陈约曾被冥司拘魂，看见地下筑起一台，一问，说：“这是般若台，等待陈文达来念经的。”他为冥司尊敬到如此程度。

高纸

高纸，隋仆射颍之孙也。唐龙朔二年，出长安顺义门，忽逢二人乘马，曰：“王唤。”纸不肯从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马避之，又被驱拥。纸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内，至寺门，鬼遮不令入。纸乃殴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马，曰：“此汉大凶粗。”身遂在地，因便昏绝。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苏，云：初随二使见王，王曰：“汝未合来，汝曾毁谤佛法，旦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无所伤。王问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刚经。”王称善，即令放还。因与客语。言次忽闷倒，如吞物状，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问之。曰：“少年盗食寺家果子，冥司罚令吞铁丸。”后仕为翊卫，专以念经为事。（出《报应记》）

【译文】

高纸，是隋朝仆射颍的孙子。唐高宗龙朔二年，从长安顺义门走出，忽然碰着两个骑马的人说：“大王叫你。”高纸不肯跟着他走，也不知道他们是鬼使，打马躲开了他们，又被驱赶着。高纸有个哥哥是化度寺的和尚，想要去寺内找他。到了寺庙门口，鬼挡住门不让他进去，高纸就打了鬼一拳，鬼发怒了，就把他拽落马下说：“这个汉子是最野蛮粗鲁的人。”纸倒在地上，昏死过去。寺庙的和尚把他抬到他哥哥的院内。第二天苏醒过来后，说：起初跟着两个使者来见阎王，阎王说：“你本来不应该现在来。但你曾毁谤佛法，暂且让你活着受罪。”于是就叫左右的人割掉他的舌头，用犁耕他的身，却没有使他受到伤害。阎王问本吏说：“他有什么福德能够这样？”回答说：“曾经念过金刚经。”阎王称赞好，就令放他还生。说到这里又和其他客人谈话，正说着话忽然昏倒，象吞咽东西的样子。咽喉下面一道白线，流进腹中，象这样三次。客人问他，他说：“少年时曾盗窃寺庙里的果子吃，冥司惩罚让他吞铁丸子。”以后他出仕做了翊卫，每天专心念经。

白仁皙

唐白仁皙，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差运米辽东。过海遇风，四望昏黑，仁皙忧惧，急念金刚经，得三百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八十余人俱济。（出《报应记》）

【译文】

唐代的白仁皙，龙朔年中做虢州朱阳尉。被派往辽东运粮，过海时遇到大风，四下看一片昏暗，仁皙忧虑害怕，急忙念金刚经，念了三百遍。忽然象睡梦一样，看见一个梵僧，对他说：“你念真经，所以前来救你。”不一会风停浪静，八十多人全都渡过了海。

窦德玄

窦德玄，麟德中为卿，奉使扬州。渡淮，船已离岸数十步，见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袱坐于地。德玄曰：“日将暮，更无船渡。”即令载之。中流觉其有饥色，又与饭，乃济。及德玄上马去，其人即随行，已数里。德玄怪之，乃问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扬州，追窦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玄。”德玄惊惧，下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请计，鬼曰：“甚愧公容载，复又赐食，且放，公急念金刚经一千遍，当来相报。至月余，经数足，其鬼果来，云：“经已足，保无他虑，然亦终须相随见王。”德玄于是就枕而绝，一宿乃苏。云：初随使者入一宫城，使者曰：“公且住，我当先白王。”使者乃入。于屏障后，闻王遥语曰：“你与他作计，漏泄吾事，遂受仗三十。”使者却出，袒以示公曰：“吃杖了也。”德玄再三愧谢，遂引入。见一著紫衣人，下阶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来，请公还。”出堕坑中，于是得活。其使者续至，云：“饥未食，及乞钱财。”并与之，问其将来官爵，曰：“熟记取，从此改殿中监，次大司宪，次太子中允，次同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讫辞去，曰：“更不复得来矣。”后皆如其言。（出《报应记》）

【译文】

窦德玄，唐高宗麟德年中做卿相，奉命出使扬州。渡过淮河，船已离岸几十步远了，看见岸上有一个人，面容憔悴。捧着一个小包袱坐在地上。德玄说：“天色已晚了，又没有船过河。”就让他坐上了船。船行到江中觉得他象是很饿的样子，又给他饭吃，才渡过去。等到德玄上马离开，那个人就跟着走，已走了几里路，德玄感到很奇怪，就问道：“现在你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不是人，是鬼使。现在去扬州，拘拿窦大使。”德玄又问：“大使叫什么名字？”说：“名德玄。”德玄惊恐，下马跪拜说：“我就是那个人。”流着眼泪请求他想办法。鬼说：“你载我过河我很感谢，再赐给我饭吃，我暂且放了你，你赶快念金刚经一千遍，我会再来见你。”过了一个多月，经数也念够了，那个鬼果然来了，并说：“经已念够了，保证你没事了。然而总是要随我去见一见阎王。”德玄于是躺在枕头上气绝了，一宿才苏醒过来。说当初随着使者进入一座宫城，使者说：“你暂且呆在这，我当先禀告阎王。”使者就进去了。他立于屏障后面，听到阎王远远地说：“你和他合谋定计，泄露了我的事。应打三十棍。”使者退出。解开上衣告诉德玄说：“已打了三十棍了。”德玄再三愧谢。于是引着他进去，看见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人，走下台阶作揖说道：“你有很大的功德，还不应当来，请你回去。”德玄出去后掉进坑中，又复活了。那个使者又跟着到了，并且说：“饿了，还未吃东西，还要点钱做路费。”德玄都满足了他。德玄问他将来的官爵，使者说：“仔细记住，从这以后改做殿中监，其次是大司宪，再次是太子中允，再次是司元太常伯，再次是左相，年龄到六十四岁。”说完告辞而去，并且说：“再也不能来了。”以后德玄做官确实象他所说的那样。

宋义伦

唐宋义伦，麟德中为虢王府典签。暴卒，三日方苏，云：被追见王，王曰：“君曾杀狗兔鸽，今被论，君算合尽，然适见君师主云：君持金刚经，不惟灭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吃酒肉，持念尊经否？”义伦拜谢曰：“能。”又见殿内床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义伦即拜礼，僧曰：“吾是汝师，故相救，可依王语。”义伦曰：“诺。”王令随使者往看地狱。初入一处，见大镬行列，其下燃火，镬中煮人，痛苦之声，莫不酸恻。更入一处，铁床甚阔，人卧其上，烧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顾有三人，枯黑伫立，颇似妇人，向义伦叩头云：“不得食吃，已数百年。”伦答曰：“我亦自无，何可与汝！”更入一狱，向使者云：“时热，恐家人见敛。”遂去。西南行数十步，后呼云：“无文书，恐门司不放出。”遂得朱书三行，字并不识。门司果问，看了放出，乃苏。（出《报应记》）

【译文】

唐代宋义伦，麟德年间做虢王府的典签，忽然死去了，三天后才苏醒。他说到他被拘魂见到阎王，阎王说：“你曾经杀狗、兔、鸽，现在被人控告，你的寿命已到头了，然而恰好遇见你的师傅说，你念金刚经，不只是免罪，更应延长寿命，我现在放你生还。你能不能做到不吃酒肉，每天念经？”义伦拜谢说：“能。”又看见殿内床上，有一个和尚年纪有五六十岁，披着和尚的衣服。义伦就给他行礼。和尚说：“我是你的师傅，所以来救你，可照阎王的话去做。”义伦说：“是。”阎王命他随着使者去看地狱。刚到一处，看见有一排大锅，锅下点火。锅中煮着人，痛苦的声音，听了没有不心酸的。再到一处，铁床很宽，人躺在床上，烧烤得焦黑，形体面容已不能分辨。向西看有三个人，干枯黑瘦的站在那，很象是妇人。向义伦磕头说：“得不到吃的，已经几百年了。”义伦答道：“我自己也没有，拿什么给你？”再到一处地狱义伦对使者说：“天气热，恐怕家人把我装了棺材。”于是鬼使就叫他走，向西南走了几十步，后面呼喊道：“没有文书，恐怕看门人不会放你出去！”于是得到红字三行，字一个也不认识。门司果然查问，看了才放他出去。他就活转来了。

李冈

唐兵部尚书李冈得疾暴卒，唯心上暖。三日复苏，云，见一人引见大将军，蒙令坐。索案看，云：“错追公。”有顷，狱卒擎一盘来，中置铁丸数枚。复舁一铛放庭中，铛下自然火出，铛中铜汁涌沸。煮铁丸，赤如火，狱卒进盘。将军以让冈，冈惧云饱。将军吞之，既入口，举身洞然；又饮铜汁，身遂火起。俯仰之际，吞并尽，良久复如故。冈乃前问之，答云：“地下更无他馔，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餐，须臾即为猛火所焚，苦甚于此。唯与写佛经十部，转金刚经千卷，公亦不来，吾又离此。”冈既复生，一依所约，深加敬异。（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兵部尚书李冈得病突然死去，只是心头还温热，三天后又复活了。他说看见一个人领着他见大将军，承蒙让他坐下，并拿出案卷来看说，“错拘了李公”。过了一会，狱卒拿一盘来，盘中放几粒铁丸，又抬出一平锅放在院子里。锅下自然冒出火来。锅中的铜汁沸腾，煮着铁丸，红的象火一样，狱卒送盘到将军前，将军让李冈吃，李冈惧怕受害，只说吃饱了，将军就吞了铁丸。丸已入口，全身便出现许多洞，又饮了铜汁，全身便起火，俯仰之际便一起吞进去了。过了好久又象先前一样。李冈才上前问他，他答道：“地下再没有别的吃的，唯有这种东西，只好吃它了，如若不吃，一会就会被猛火烧毁，将比这还要苦。你只给写佛经十部，转金刚经一千卷。你也不会到这里来，我又能离开这里。”李冈就复活了，一一按将军说的去办了，更加敬重他了。

王陁

唐王陁为鹰扬府果毅，因病遂断荤肉，发心诵金刚经，日五遍。后染瘴疾，见群鬼来，陁即急念经。鬼闻便退，遥曰：“王令追汝，且止诵经。”陁即为歇，鬼悉向前，陁乃昏迷欲绝。须臾又见一鬼来云：“念经人，王令权放六月。”既寤，遂一心持诵，昼夜不息。六月虽过，鬼亦不来，夜闻空中有声呼曰：“汝以持经功德，当寿九十矣。”竟如其言。（出《报应记》）

【译文】

唐代王陁做鹰扬府果毅，因为有病而断绝吃荤肉，发自内心诵读金刚经，每日五遍。以后又染上了瘴病，看见一群鬼来，王陁就急忙念经。鬼听见后就退了回去，远远地说：“阎王令我们拘你，暂且别念经。”王陁就停止了，鬼全都向前来，王陁于是昏迷要死。不一会又看见一个鬼来说：“念经人，阎王命令暂且放你六个月。”王陁醒来之后，就一心念经。昼夜不停，六个月虽然过去了，鬼也没有来。夜里听到空中有呼叫声说：“你因为念经有功德，应当活九十岁了。”后来真象他说的那样。

王令望

唐王令望少持金刚经。还邛州临溪，路极险阻，忽遇猛兽，振怖非常。急念真经，猛兽熟视，曳尾而去，流涎满地。曾任安州判司，过扬子江，夜风暴起，租船数百艘，相接尽没，唯令望船独全。后终亳州谯令。（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王令望从小念金刚经。有一年回邛州临溪，道路非常险阻。忽然遇到猛兽，他非常恐怖，急忙念真经，猛虎仔细看看他，便摆着尾巴走了，流出的口水满地都是。他曾在安州做判司，过扬子江。夜里风暴突起，租船几百艘，相继覆没，唯有令望的船只独存。以后做亳州谯令而死。

陈惠妻

唐陈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许。敬诅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后归于惠。惠为陵州仁寿尉，敬阴恚之。卒后，王梦敬，旋觉有娠，经十七月不产。王氏忧惧，乃发心持金刚经，昼夜不歇。敬永绝交，鬼胎亦销，从此日持七遍。（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陈惠的妻子王氏未出嫁时，表兄褚敬想和王氏通婚，父母不答应。褚敬诅咒说：“如果不嫁给我，我作了鬼，一定娶你。”后来王氏嫁给陈惠。陈惠做了陵州仁寿尉。褚敬背后却恨他。死了之后，王氏梦见褚敬，不久就觉得有了身孕，过了十七个月不生。王氏忧愁害怕，于是决心念金刚经，昼夜不停，褚敬便永远不再来见王氏。鬼胎也就消失了。从此王氏每天念七遍经。

何澋

唐何澋，天授初任怀州武德令，常持金刚经。至河阳，水涨桥倒，日已夕，人争上船，岸远未达，欲没。澋惧，且急念经，须臾近岸，遇悬芦，攀缘得出。余溺死八十余人。（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何澋，武后天授初年任怀州武德县令。常念金刚经。到河阳去，水涨桥倒，天色已晚，人都争着上船，船离岸远还没到达，就要覆没。何澋害怕，连忙念经。不一会接近岸边，遇到了一个悬着的芦草，攀缘而得救，其余的八十多人都淹死了。

张玄素

唐张玄素，洛阳人，少持金刚经。天授初，任黄梅宰，家有厄难，应念而消。年七十遘疾，忽有花盖垂空，遂澡浴，与家人诀别，奄然而卒。（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张玄素是洛阳人，从小念金刚经。天授初年，任黄梅县令。家中遇到横祸，就念经而灾祸消失。活到七十岁得了病，忽然有一个花盖从空中垂下，于是洗澡，和家人诀别，就安安静静地死了。

李丘一

唐李丘一好鹰狗畋猎。通天元年，任扬州高邮丞。忽一旦暴死，见两人来追，一人自云姓段。时同被追者百余人，男皆著枷，女即反缚。丘一被锁前驱，行可十余里，见大槐树数十，下有马槽，段云：“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间罪福，于此歇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门，段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头。”遂被领见。王曰：“汝安忍无亲，好杀他命，以为己乐。”须臾，即见所杀禽兽皆为人语云：“乞早处分。”焦策进云：“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唯曾造金刚经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间号金刚经最上功德，君能书写，其福不小。”即令焦策领向经藏，令验。至一宝殿，众经充满，丘一试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经。既回见王，知造有实，乃召所杀生类，令恳陈谢，许造功德。丘一依王命，愿写金刚经一百卷，众欢喜尽散。王曰：“放去。”焦策领出城门，云：“尽力如此，岂不相报。”丘一许钱三百千，不受，云：“与造经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惟闻哭声，已三日矣，惊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写经二十卷了，焦策来谢，致辞而去。寻百卷亦毕。扬州刺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讨使。（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李丘一喜好用鹰狗打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任扬州高邮丞，忽然一天早上死去了。他看见两个人来拘他。其中一人自己说姓段。当时一齐被拘的有一百多人，男的都带枷锁，女的就被反绑着。丘一被锁着走在前面。走了十多里，看见几十棵大槐树。下面有马槽子。段说：“五道大神每次巡察人间的祸福，都在这里喂马。”丘一才知道自己已死。到了阎王殿大门，段指着一个小官说：“这个人姓焦叫焦策，他知道你的一切表现。”于是被领见。阎王说：“你怎么能六亲不认，喜好杀生，来做为自己的乐事？”不一会，就看见他所杀的禽兽都象人那样说话：“请求早早处分他。”焦策上前说：“丘一不应当死。”阎王问：“他曾作了什么功德？”回答说：“曾写金刚经一卷。”阎王拍手说：“冥间称金刚经为最高的功德，你能书写，你的功德不小。”就令焦策领他到经藏处，令验证。于是就到了一座宝殿，装满了许多经书。丘一试着抽出一卷，果然是自己所写的经书。回去报告给阎王之后，知道确有实事，就叫出所杀的生灵，令他恳切地一一谢罪，答应建立功德。丘一听从了阎王的话。愿意写金刚经一百卷。众生灵高兴地都散去了。阎王说：“放他回去。”焦策领他走出城门，说：“我如此尽力，你难道不报答吗？”丘一答应给钱三百千，焦策不接受，说：“给我写经二十部。”到了一个土坑，策推他，于是丘一活了，身在棺材中，只听到哭声，已经死了三天了。丘一大声叫人，打开棺材他就活转来了。十天，他写经书二十卷了。焦策来感谢他，表示谢意走了。一百卷也写完了。扬州刺史向皇帝奏报这件事。皇帝下令加封丘一五品官，充当嘉州招讨使。

卷第一百四　报应三（金刚经）

于昶　裴宣礼　吴思玄　银山老人 崔文简　姚待　吕文展　长安县系囚　李虚　卢氏　陈利宾　王宏 田氏

于昶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录事参军。每至一更后，即喘息流汗，二更后愈。妻柳氏将召医工，昶密曰：“自无他苦，但昼决曹务，夜判冥司，事力不任身。”每知有灾咎，即阴为之备，都不形言，凡六年。后丁母艰，持金刚经，更不复为冥吏，因极言此功德力，令子孙讽转。后为庆州司马，年八十四，将终，忽闻异香，非代所有，谓左右曰：“有圣人迎我往西方。”言讫而没。（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的于昶，天后朝时任并州录事参军。每当到了一更之后，就喘息流汗；二更后就好了。他的妻子柳氏要找个医生，于昶却神秘地说：“我并没有更多的苦痛。只是白天做官府的事，晚上做冥司的事，有些力不胜任罢了。”每当知道有灾害和过失，就暗中事先做准备，表面上都不说，一共过了六年。以后他的母亲死去了，他开始念金刚经，再不去做冥司的官吏了。极力地说这是功德的力量。并让他的子孙诵读经书。以后做了庆州司马，年龄八十四岁，将要死，忽然闻到奇异的香味，并不是平时有过的。他对左右的人说：“有圣人迎接我到西方去。”说完就死了。

裴宣礼

唐裴宣礼。天后朝为地官侍郎，常持金刚经。坐事被系，宣礼忧迫，唯至心念经，枷锁一旦自脱。推官亲访之，遂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念经获免。（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的裴宣礼，天后朝时做了地官侍郎。常念金刚经，犯了罪被抓入狱，宣礼忧愁急迫，只诚心念经。一天枷锁自己脱落。推官亲自来问他，得到免罪。御史任植也一起被监禁，也因念金刚经而获免。

吴思玄

唐吴思玄，天后朝为太学博士，信释氏。持金刚经日两遍，多有灵应。后稍怠，日夜一遍。BBB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细儿言事如神，星下祈祷。思玄往就见，细儿惊曰：“公有何术，鬼见皆走？”思玄私负于渭桥见一老人，年八十余，著粗服，问之，曰：“为所生母服。”思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时，有异僧教云：‘汝欲长寿否？但念金刚经。’母即发心，日念两遍，终一百七。姨及邻母诵之，并过百岁。今遵母业。已九十矣。”（出《报应记》）

【译文】

唐代吴思玄，天后朝中做了太学博士，信佛教，每天念两遍金刚经。很有灵验。后来，他就松懈了，每天每夜只念一遍。BBB思玄病在京城，有一个巫婆叫褚细儿的料事如神，她正在星下祈祷时。思玄去看她，细儿惊讶地说：“你有什么本领，鬼看见你都逃走了？”思玄私下猜度，知道这是金刚经的威力，便加倍努力，每天念五遍。他哥哥病了，治疗无效。思玄诚心念经，三天后哥哥的病好了。思玄曾在渭桥上看见一个老人。年龄八十多岁。穿着粗麻布的衣服，就问他，他回答说：“是为我的生母穿孝服。”思玄感到很奇怪。他回答说，“母亲在四十三岁的时候，有一个怪和尚教导说：‘你想长寿吗？只要念金刚经。’母亲就下决心，每天念经两遍。死时已经一百○七岁了。姨母及邻家的老婆婆诵读真经，也都活到百岁，现在我仍继承母亲的遗业，已经活了九十岁了。

银山老人

饶州银山，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火发，万室皆尽，唯一家居中，火独不及。时本州杨体几自问老人，老人对曰：“家事佛持金刚经。”（出《报应记》）

【译文】

饶州银山，采矿的人家超过一万户，并且住的都是草房。唐睿宗延和年间起火。一万家都被烧毁，只有一家住在中间，火唯独不烧他家。当时本州的杨体几自己去问老人，老人回答说：“家里信佛念金刚经。”

崔文简

唐崔文简，先天中任坊州司马。属吐蕃奄至州城，同被驱掠，锁械甚严。至心念经，三日，锁忽自开。虏疑有奸，棰挞，具以实对。问曰：“汝有何术？”答云：“念金刚经。”复令锁之，念未终又解。众皆叹异，遂送出境。（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崔文简，唐玄宗先天年中任坊州司马，原附属于唐朝的吐蕃人掩袭州城，一起被俘虏。用枷锁紧紧地锁上。崔文简诚心念经，三天后，枷锁忽然自己开了。抓的人疑心他有诈，就用棍子拷打他。他把情况如实说了，又问他：“你有什么本领？”回答说：“念金刚经。”于是又叫人再给他锁上让他念，结果经未念完，枷锁又自己开了。大家都非常惊异，于是就释放他，送他出境。

姚待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刚经，并为母造一百部。忽有鹿驯戏，见人不惊，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死。使者引去，见一城门上有额，遂令入见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虽则食肉，比元持经。”王称善，曰：“既能持经，何不断肉？”遂得生，为母写经。有屠儿李回奴请一卷，焚香供养。回奴死后，有人见于冥间，枷锁自脱，亦生善道。（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人姚待，是梓州人。常常念金刚经。并为他的母亲写了一百部。忽然有一只鹿玩耍嬉戏，看见人也不惊慌。狗也不叫，徘徊而去。有一个人杀羊，叫姚待一起吃，吃了之后姚待就死了。见一使者引他进去，看见一城门上有匾额，就让他进入拜见阎王。阎王大声吆喝为什么要吃肉。姚待说：“虽然吃肉，我原来还是念经的。”阎王称好说：“既然能念经，为什么不戒掉肉呢？”于是他又复生，继续为母亲写经书。有一个屠夫叫李回奴的请去一卷，烧香供奉，回奴死后，有人在冥间看见他，枷锁是自己脱落的，也托生到好去处了。

吕文展

唐吕文展，开元三年任阆中县丞，雅好佛经，尤专心持诵金刚经，至三万余遍，灵应奇异。年既衰暮，三牙并落，念经恳请，牙生如旧。在阆中时，属亢旱，刺史刘浚令祈雨，仅得一遍，遂获沛然。又若霖潦，别驾使祈晴，应时便霁。前后证验非一，不能遍举。（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的吕文展，开元三年任阆中县丞。爱好佛经。更专心诵读金刚经，达三万多遍，特别有灵验。年龄已经老了，三颗牙一齐脱落。就念真经恳切请求。结果牙长得象以前一样。在阆中时，连年大旱，刺吏刘浚命令祈雨，他只念了一遍经书，就下了大雨。又一次苦于雨大水涝，别驾让他祈求天晴，结果立刻便雨停天晴，前后验证了不只一次，不能一一列举。

长安县系囚

唐长安县死囚，入狱后四十余日，诵金刚经不辍口。临决脱枷，枷头放光，长数十丈，照耀一县。县令奏闻，玄宗遂释其罪。（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长安县犯死罪的囚犯，入狱后四十多天，诵金刚经而不停口，等临到处决时枷锁自己脱落，枷锁头放出光，长达几十丈，照耀着整个县城。县令上奏皇上，玄宗就下令免除他的刑罚。

李虚

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闭封。天下不信之徒，并望风毁拆，虽大屋大像，亦残毁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虚嗜酒倔强，行事违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报。虚见大怒，便约胥正，界内毁拆者死。于是一界并全。虚为人，好杀愎戾，行必违道，当时非惜佛宇也，但以忿限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岁余，虚病，数日死。时正暑月，隔宿即敛。明日将殡，母与子绕棺哭之。夜久哭止，闻棺中若指爪戛棺声。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须增甚，妻子惊走。母独不去，命开棺。左右曰：“暑月恐坏。”母怒，促开之，而虚生矣。身颇疮烂，于是浴而将养之，月余平复。虚曰：初为两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见阶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经年矣。见虚拜问曰：“长官何得来？”虚曰：“适被录而至。”吏曰：“长官平生，唯以杀害为心，不知罪福，今当受报，将若之何！”虚闻惧，请救之。吏曰：“去岁拆佛堂，长官界内独全，此功德弥大。长官虽死，亦不合此间追摄。少间王问，更勿多言，但以此对。”虚方忆之，顷王坐。主者引虚见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恶簿来。”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隧文案。王命启牍唱罪，阶吏读曰：“专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虚曰：“去岁有敕拆佛堂，毁佛像，虚界内独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惊曰：“审有此否？”吏曰：“无”。新息吏进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检之。”王曰：“促检，”殿前垣南有楼数间，吏登楼检之，未至。有二僧来至殿前，王问师何所有，一答曰：“常诵金刚经。”一曰：“常读金刚经。”王起合掌曰：“请法师登阶。”王座之后，有二高座，右金左银，王请诵者坐金座，读者坐银座。坐讫开经，王合掌听之。诵读将毕，忽有五色云至金座前，紫云至银座前，二僧乘云飞去，空中遂灭。王谓阶下人曰：“见二僧乎？皆生天矣！”于是吏检善簿至，唯一纸，因读曰：“去岁敕拆佛堂，新息一县独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毕，罪簿轴中火出，焚烧之尽。王曰：“放李明府归。”仍敕两吏送出城南门，见夹道并高楼大屋，男女杂坐，乐饮笙歌。虚好丝竹，见而悦之。两吏谓曰：“急过此无顾，顾当有损。”虚见饮处，意不能忍行，伫立观之。店中人呼曰：“来”。吏曰：“此非善处，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虚未悟，至饮处，人皆起，就坐，奏丝竹，酒至，虚酬酢毕，将饮之，乃一杯粪汁也，臭秽特甚。虚不肯饮，即有牛头狱卒，出于床下，以叉刺之，洞胸，虚遽连饮数杯，乃出。吏引虚南，入荒田小径中，遥见一灯炯然，灯旁有大坑，昏黑不见底，二吏推堕之，遂苏。李虚素性凶顽，不知罪福，而被酒违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犹身得生天，火焚罪簿，获福若此，非为善之报乎！与夫日夜精勤，孜孜为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离生死，未之有也。（出《纪闻》）

【译文】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皇帝下令天下的村坊佛堂：小的全部拆除，功德移记到附近的佛寺里。佛堂大的，都令其关闭。天下不信佛的人，都闻风而动纷纷拆毁佛堂，即使是大庙和大佛像，也被拆毁。命令到了豫州，新息县令李虚嗜好喝酒性格倔强。做事暴戾，正喝醉酒而州符送到了，仍然限三天执行上报。李虚看见大怒。就告诉手下官吏，界内有敢拆毁佛堂的人处死。因此一县之内的佛堂保全无损。李虚为人，好杀而刚愎暴戾，做事一定违背常理。当时并不是可惜佛宇的损害，只是因为限期太短而忿怒，就偏偏保全它。保全了佛宇，也不把它放在心上。过了一年多，李虚病了，几天后死了。当时正赶上是暑天，隔一天就入殓了，第二天将要出殡，母亲和儿子围着棺材哭他，夜深哭声停止了，听到棺材里象指爪敲打棺材的声音。起初疑心是老鼠，没有注意。不一会声音更强，妻子惊慌而跑，唯独母亲不走，叫打开棺材，左右的人说：“暑天恐怕尸已烂。”母亲发怒，催促打开棺材，而李虚复活了。身上好象长了很多烂疮，于是洗了澡并且好好地调养。一个多月才恢复起来。李虚说：当初被两个士兵抓到阎王面前。阎王不在，去见阶前的典使，原来是新息县的官吏。死了近一年了，看见李虚拜见并问他：“你怎么来的？”李虚说：“刚被招来的。”官吏说：“长官平生，只是以杀人害人为快，不知道是不是可负罪乞福？今天应当受到报应，这可怎么办？”李虚听到后感到害怕，请求救他，官吏说：“去年拆佛堂，唯独长官你的界内的佛堂保全了，这个功德最大，你虽然死了，也不应由这里来拘你。过了一会阎王审问时，不要多说别的，只是讲这件事。”李虚正想怎么说时，一会阎王坐下，主管的人领李虚见阎王，王说：“拿李明府的善恶簿子来！”就有一个人拿一通卷案，有一大抱。又有二个青衣童子跟随着。王命他们打开文案念罪。阶吏读到：“专门好割羊脚。”吏说：“应打一百棍，并割掉他身上的肉一百斤。”王说：“可以开始割他的肉。”李虚说：“去年有圣旨要拆毁佛堂，毁掉佛像。我的界内的佛堂独自保存下来，这个功德可以减轻罪过吗？”王惊讶问道：“确有此事么？”官吏说：“没有记载。”新息县的官吏上前说：“有福簿在天堂，可以验证一下。”王说：“赶快验证！”殿前墙南有几间楼房，官吏上楼去验证，还没有回来。这时有二个和尚来到殿前，王问师傅有什么功德，其中一个答道：“常诵金刚经。”一个说：“常读金刚经。”王站起拍着手说：“请法师上来！”王的座位之后，又有二个高座，右边的是金的，左边的是银的。王请能诵金刚经的坐金座，读经的坐银座。坐下之后打开经书，王合掌而听，诵读将要完了，忽然有五色祥云到金座前，紫色祥云到银座前。二位和尚乘云飞走，在空中消失了。王对阶下的人说：“看见两个和尚了吗？都升天了。”这时官吏检验善事簿回来了，只有一张纸，于是读到：“去年下令拆毁佛堂，唯独新息一县保全了佛堂，应免去一生中的罪，延长寿命三十年，然后托生在好地方。”念完，罪簿轴中出火。把它烧尽。王说：“放李明府回去。”仍下令让两个官吏把他送出城南门。看见一夹道及高楼大屋，男女围坐，玩乐喝酒吹笙唱歌，李虚喜爱丝竹乐，看见了很高兴。两个官吏对他说：“快过去此地，不要去管他们，管他们就要受害。”李虚看见喝酒处，说什么也走不动了，站在那观看。店中的人招呼道：“请进来！”官吏说：“这可不是个好地方，既然你不相信，随你去吧。”李虚没有明白，到了饮酒处人都站起来。李虚便坐下，弹奏丝竹，酒拿来了，李虚回敬完毕，将要饮酒，却是一杯粪汁，特别臭。李虚不肯喝，就有牛头卒从床底下出来，用叉刺他。在他的胸上刺一个窟窿。李虚立刻连喝几杯，才出来。官吏领着李虚向南，进入荒野小道上，远远地看见有一盏灯亮着，灯旁有一个大坑。昏暗不见底。二个官吏推落他，于是李虚苏醒了。李虚一向性格凶狠顽固，不知罪福，而喝酒违法，保全了佛堂，本不是他自己的本意，然而还得到复生，火烧他的罪簿，得到这样的福，难道不是行善的报应吗？那么，日夜精心勤奋，孜孜不倦地做善事，既按和尚的戒律约束自己，又常常按佛祖的教导做事的人就必然会脱离生死，超然物外的。

卢氏

唐开元中，有卢氏者，寄住滑州。昼日闲坐厅事，见二黄衫人入门，卢问为谁，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卢甚愕然，问何故相追，因求帖观，见封上作卫县字，遂开，文字错谬，不复似人书，怪而诘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见马已备在阶下，不得已上马去。顾见其尸，坐在床上，心甚恶之。仓卒之际，不知是死，又见马出不由门，皆行墙上，乃惊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与母妹等别。行可数十里，到一城，城甚壮丽。问此何城，吏言乃王国，即追君所司。入城后，吏欲将卢见王。经一院过，问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问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卢惊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须臾便出，相见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语。大夫谓曰：“弟之念诵，功德甚多，良由金刚经是圣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议功德者也。”卢初入院中，见数十人，皆是衣冠。其后太半系在网中，或无衣，或露顶。卢问：“此悉何人？”云是阳地衣冠，网中悉缘罪重，弟若能为一说法，见之者悉得升天。遂命取高座，令卢升座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人已有出头者。至半之后，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车御云。诵既终，往生都尽。及入谒见，王呼为法师，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可思议，算又不尽，叹念诵之功。”寻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见家人披头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恻然。俄有一婢从庭前入堂，吏令随上阶，及前，魂神忽已入体，因此遂活。（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寄住在滑州。白天闲坐在厅堂中，看见二个穿黄衫的人进来。卢问是谁。答：“是里正，奉命拘你。”卢非常惊恐，问什么原因来拘他，向他要帖子看。看见封上写卫县的字样，就打开，上面的文字错得很多，又不象是人写的。奇怪地问他。吏说奉命拘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一会看见马已经在台阶下了，卢不得已上了马，回头看见他的尸体，坐在床上。心里非常厌恶。急忙之际，不知道是死了，又看见马不从门走，都从墙上走，于是惊惧而泪下，才知道一定是死了，悔恨没有和母亲妹妹们告别。走了几十里，到了一座城，城非常壮丽。问这是什么城，吏说是王国，就是主管拘你的。进入城后，吏想要让卢去见阎王，从一个院子经过。问这是什么院。吏说：“这是御史大夫院”。又问院大夫的姓名，告诉他姓李名某。卢氏惊喜，告诉官吏说：“这是我的表兄。”让官吏通报一下。不一会就出来了，两个人相见以后很高兴，都诉说着生平的事。又请他进去坐下谈话。大夫对他说：“你念诵经书，功德很大。因为金刚经是佛教的精髓，是高深而不可思议的功德。”卢氏初到院中，看见几十个人，都是穿衣戴帽的，他们的后面的人多半被扣在网中，有的没有穿衣，有的露出头顶。卢氏问：“这些都是什么人？”说是阳世间人，有财产、有地位的。网中的都是因为罪重。你如果能为他们念一遍经。听到的人都能升天。于是叫拿出一个高座，让卢氏升坐吟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的人已经有露出头来的，念到一半之后，都从地上起来。有的肥衣大袖，有的乘车驾云，等吟诵完了，投生的人都散尽了。等进入拜见阎王，阎王称呼他法师，表示深厚的敬意。王说：“你太不可思议了。你的寿命又不尽，感叹念经的功劳。”下令让官吏送他回去。回到家里之后，看见家人披头哭泣，尸体躺在地上。心里非常悲伤。忽然有一个婢女从院子前进入厅堂。官吏让他随着上了台阶，到了跟前，魂魄忽然就进入尸体中，因此卢氏便复活了。

陈利宾

陈利宾者，会稽人，弱冠明经擢第。善属文，诗入《金门集》，（“入金门集”四字据明抄本补。）释褐长城尉。少诵金刚经，每至厄难，多获其助。开元中，宾自会稽江，行之东阳，会天久雨，江水弥漫，宾与其徒二十余船同发，乘风挂帆。须臾，天色昧暗，风势益壮，至界石窦上，水拥（原本此处空一格，据明抄本补“拥”字。）阏众流而下，波涛冲击，势不得泊。其前辈二十余舟，皆至窦口而败。舟人惧，利宾忙遽诵金刚经，至众流所，忽有一物，状如赤龙，横出扶舟，因得上。议者为诵经之功。（出《广异记》）

【译文】

陈利宾是会稽人，不到二十岁时通经书选入科第，擅长写文章，诗编入《金门集》。任长城尉的官。他从小读金刚经，每当遇到危险困难，多次得到帮助。开元年间，利宾从会稽江坐船，走到东阳，正赶上下了好几天的雨，江水弥漫。利宾和他的旅伴二十多只船一齐出发，乘风挂帆。不一会，天色昏暗，风势更猛，行到界石窦，江水拥着这些船只顺流而下，波涛冲击，船无法靠岸，在他前面的二十多条船，都冲到窦口沉没了，利宾船上的摆船人吓坏了，利宾急忙吟诵金刚经。到了前面那些船沉没的地方，忽然有一个东西，形状象一条赤龙，横出水面扶着船，船顺利地通过了。大家议论说这是吟诵金刚经的功劳。

王宏

王宏者，少以渔猎为事。唐天宝中，尝放鹰逐兔，走入穴。宏随探之，得金刚般若经一卷，自此遂不猎云。（出《广异记》）

【译文】

王宏，年少以打猎为生。唐代天宝年间，曾经放鹰去追兔，兔跑入一洞穴。王宏进洞去找，得到了一卷金刚般若经，从此就不再打猎了。

田氏

易州参军田氏，性好畋猎，恒养鹰犬为事。唐天宝初，易州放鹰，于丛林棘上见一卷书，取视之，乃金刚经也。自尔发心持诵，数年，已诵二千余遍，然畋猎亦不辍。后遇疾，暴卒数日，被追至地府，见诸鸟兽，周回数亩，从己徵命。顷之，随到见王，问罪何多也，田无以对。王令所由领往推问。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启口，以一丸药掷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须臾灰灭，俄复成人，如是六七辈。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见火状，吏乃怪之。复引见王，具以实白，王问在生作何福业，田氏云：“初以畋猎为事。王重问，云：“在生之时，于易州棘上得金刚经，持诵已二千余遍。”王云：“正此灭一切罪。”命左右检田氏福簿，还白如言。王自令田氏诵经，才三纸，回视庭中禽兽，并不复见。诵毕，王称美之，云：“诵二千遍，延十五年寿。”遂得放还。（出《广异记》）

【译文】

易州参军田氏，本\*\*好打猎。长期饲养鹰狗为业。唐朝天宝年初，在易州放鹰，在丛林的荆棘上看见一卷书。拿起来一看，是金刚经。从这开始发自内心地诵读，几年后已诵二千多遍了。然而打猎的事也未停止。以后得了病，突然死了几天。被拘到地府中，看见许多的鸟兽，几亩地大的一大片，向着他讨命。不一会，跟着见到了阎王，问罪有多少，田氏没有什么辩解的，阎王就命令领的人带去审问。他的徒弟十人，到了官吏的地方，官吏命他们开口，把一丸药送到口中，就变成烈火烧遍全身。不一会成了一堆灰，一会又变成人。象这样六七个人。等到田氏，连给他吃三丸药而不见火发，官吏更感到奇怪，又领他去见阎王。把实情全部禀告。王问田氏在世作了什么福事。田氏说：“起初以打猎为生。”王又问，回答说：“在世时，在易州荆棘上得到金刚经，吟诵已经二千多遍了。”阎王说：“正是这个才灭掉了你的一切罪过。”于是命左右检查田氏的福簿。查后和说一样。阎王就命田氏诵读经书，才读了三页，再环视院子中的禽兽，都不见了。读完后，阎王称赞他说：“背诵二千遍，延长寿命十五年。”于是田氏被放回去复生了。

卷第一百五　报应四（金刚经）

李惟燕　孙明　三刀师　宋参军 刘鸿渐　张嘉猷　魏恂　杜思讷　龙兴寺主　陈哲　丰州烽子　张镒 崔宁

李惟燕

建德县令李惟燕，少持金刚经。唐天宝末，惟燕为余姚郡参军。秩满北归，过五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时中夜晦暝，四回无人，此路旧多劫盗。惟燕舟中有吴绫数百匹，惧为贼所取，因持一剑，至船前诵经。三更后，见堤上两炬火，自远而至。惟燕疑是村人卫己，火去船百步，便却复回，心颇异之。愈益厉声诵经，亦窃自思云：火之所为，得非金刚经力乎！时塘水竭而塘外水满，惟燕便心念：塘破当得水助。半夕之后，忽闻船头有流水声，惊云：“塘阔数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觉船浮，及明，河水已满。对船所一孔，大数尺，乃知诵金刚经之助云。惟燕弟惟玉见任虔州别驾，见其兄诵经有功，因效之。后泛舟出峡，水急橹折，船将欲败，乃力念经。忽见一橹随流而下，遂获济。其族人亦常诵金刚经。遇安禄山之乱，伏于荒草，贼将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惊视。乃新鞋也。（出《广异记》）

【译文】

建德县县令李惟燕，年少读金刚经。唐朝天宝末年，惟燕做余姚郡的参军。满了十年而回，过五丈店，到了上虞江，坝塘损坏，水流干了。当时正是半夜，天色昏暗，四处无人。这条路过去多有盗贼。惟燕的船上有吴地的绫几百匹，害怕被贼抢走，于是就拿着一短剑，到船的前面吟诵真经，三更以后，看见堤坝上有两支火炬，从远处来。惟燕疑心是村里自卫的人，火炬离船有百步远，便退了回去。惟燕心里很疑惑，更加大声地诵经。也私下里暗想：火的出现，难道是金刚经的威力吗？当时坝塘中的水已流尽而塘外的水满，惟燕便在心里盼着坝塘破了，应当得到水来救助。半夜之后，忽然听到船头有流水声，他惊讶地说：“坝塘宽有几丈，从什么地方破的呢？”过了很久，觉得船稍微浮起来了。等到天亮，河水已经满了。正对着停船处地方有一个大孔，有几尺之大。才知道是金刚经的帮助。惟燕的弟弟惟玉任虔州别驾。看见他的哥哥吟诵经书有功，于是也效法他。以后他乘船出峡，水急而橹断，船将要遇难。于是全力念经。忽然看见一橹随水而来。于是船得救了。他的亲人也常常诵读金刚经。结果遇到安禄山的叛乱，躲到荒草中。贼寇将要到了，他想得到一双鞋好逃走，不一会就有一个东西落在他的背上，他惊讶地看，原来是一双新鞋子。

孙明

唐孙明者，郑州阳武人也，世贫贱，为卢氏庄客，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后正念诵次，忽见二吏来追，明意将是县吏，便县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门，门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闭明于空室中，其室从广五六十间，盖若阴云。经七日，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问：“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刚经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顾谓左右曰：“昨得只洹家牒，论功也。”令吏送还舍。其家殡明已毕，神虽复体，家人不之知也。会猎者从殡宫过，闻号呼之声。投其家人，因尔得活矣。天宝末，明活已六七年，甚无恙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孙明是郑州阳武县人。世代贫贱，做了卢氏的庄客，善学金刚经，每天吟诵二十遍，过了二十年。从开始念经，就断绝荤肉。后来，正念诵经书时，忽然看见两个官吏来拘捕。孙明认为是县吏，便跟着去了。走了有五六里路，到了一个府门。门人说：“王已经出巡去了。”官吏于是把孙明关在一个空屋子里。那个屋子宽敞足有五六十间。大概象阴云一样。又过了七天。王才回来，官吏领孙明入府见王，王问：“你有什么福事？”回答到：“念金刚经已经二十年了。”王说这是大福事。回头告诉左右的人说：“昨天得到只洹家的帖子，说孙明念诵经书勤恳，请求延长寿命二十年，才知道修道是不可思议的，延长的寿命二十年，以此来补偿你的功德。”就叫官吏把他送回家去。他家人已把孙明出殡完了。神魂虽然又归复他的身体，可家人不知道这件事。正赶上打猎的人从他的坟前过，听见哭喊的声音，报告了他的家人，因而才得活。天宝末年，孙明已活了六七年了，一点病也没有。

三刀师

唐三刀师者，俗姓张，名伯英，乾元中，为寿州健儿。性至孝，以其父在颍州，乃盗官马往以迎省。至淮阴，为守遏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斩。时屠刽号“能行刀”，再斩，初不伤损；乃换利刀，罄力砍，不损如故。刽者惊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则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问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绝荤血，诵金刚经十余年。自胡乱以来，身在军中，不复念诵。昨因被不测罪，唯志心念经尔。”昭叹息舍之，遂削发出家，着大铁铃乞食，修千人斋供，一日便辨。时人呼为三刀师，谓是起敬菩萨。（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的三刀师，俗姓张，名叫伯英。乾元年中，是寿州的强壮少年，本性是非常孝顺，因他的父亲在颍州，于是他偷了官马去探望父亲。到了淮阴，被守门人阻止抓到了他，刺史崔昭令推出城斩首。当时行刑的人称“能行刀”。开斩，起初三刀师没有损伤。又用尽力量砍，还是象先前那样没有损伤。行刑的人惊讶地说：“我用刀砍，刀落到他的身上就感到手没有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便急忙告诉崔昭，崔昭问他原因。三刀师回答：“过去十五岁时，我曾断绝荤肉，诵读了十多年的金刚经。从胡人作乱以来，我在军中，不再诵读。昨天因遭到不幸的罪过，所以只一心念经罢了。”崔昭叹息，放了他。于是三刀师就削发为僧，摇大铁铃化斋，募化一千人的斋供，一日之内就变了，当时的人就称他为三刀师，说这是起敬菩萨。

宋参军

唐坊州宋参军少持金刚经，及之官，权于司士宅住。旧知宅凶，每夕恒诵经。忽见妇人立于户外，良久，宋问：“汝非鬼耶？”曰：“然。”又问：“幽明理殊，当不宜见，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妇人便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妇，司士奉使，其弟见逼，拒而不从，因此被杀，以毡裹尸，投于堂西北角溷厕中，不胜秽积。人来多欲陈诉，俗人怯懦，见形必惧，所以幽愤不达。凶恶骤闻，执事以持念为功，当亦大庇含识，眷言枉秽，岂不悯之。”宋云：“己初官位卑，不能独救，翌日，必为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获其尸。宋诵经，妇人又至，问何以不获，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当求之，以终惠也。”依言及获之，毡内但余骨在，再为洗濯，移于别所。其夕又来拜谢，欢喜诣曰：“垂庇过深，难以上答，虽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难养，小者必能有后，且有荣位。”兼言宋后数改（明抄本改作“政”。）官禄，又云：“大愧使君，不知何以报答。，”宋见府君，具叙所记。府君令问，己更何官。至夕，妇人又至，因传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称意，当迁桂州别驾。”宋具白，其事皆有验。初，宋问身既为人所杀，何以不报。云：“前人今尚为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复云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坊州宋参军年少读金刚经，等到做了官，暂且住在司士的房子里。先前就知道房子出凶事。每天晚上总是诵读金刚经。忽然看见一个妇人站在门外，很久，宋问她：“你不是鬼吗？”回答到：“是鬼。”又问：“阴间阳间的理是不同的，你不应当来看我，难道你有冤枉的事吗？”妇人便悲痛地说：“是的。”说她的前身是司士的妻子，司士奉命出差，他的弟弟想奸污她，她拒绝而不从，所以才被杀死，用毡子裹着尸体，投到堂西北角的厕所里，说不尽的肮脏。我对世人诉说，大家都胆小软弱。看见我一定害怕，这就是我幽怨愤懑不能上达的原因。突然知道了这凶恶的事，希你为我念经立功，应当保护弱小。眷属都说冤枉了，难道我不可怜吗？”宋说：“我初为官位低不能独自救你，明天我一定为你上奏府君。”那个鬼才走了。等到宋把事情都上奏于府君后，就挖地到厕所，不见那里的尸体。宋又诵经，妇人又到了，问她为什么找不到尸体，妇人答到：“往西北方向只进一尺，就应当找到了，这是你对我的大恩惠。”宋按她的话做。于是找到了她的尸体。毡内只有余骨，又为她清洗，移葬别的地方。那天晚上妇人又来拜谢，高兴地对他说：“你的护爱太深，难以报答，即使是在冥昧处，也有所相通。你有两个儿子，大的难以养活，小的一定能有后代，并且有地位。”又说到宋以后几年的执政官禄。又说：“实在对不起使君，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他。”宋见府君，把她所说的都告诉了府君，府君让问，自己能换什么官职。到了晚上，妇人又到了。宋又传达使君的意思。妇人说：“一月改官，然而不如意，应当迁做桂州别驾。”宋都告诉了府君，那些事也都有验证。当初，宋问他被人所杀之后，为什么不报仇，她说：“他现在还做官，命还不当死，所以没有去报复他。”

刘鸿渐

刘鸿渐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乱南徙，有僧令诵金刚经，鸿渐日诵经。至上元年，客于寿春。一日出门，忽见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鸿渐云：“初不识太尉，何以见命？”意欲抗拒。二吏忽尔直前拖曳，鸿渐请著衫，吏不肯放，牵行未久，倏过淮，至一村。须臾，持大麻衫及腰带令鸿渐著，笑云：“真醋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渐梗涩。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严丽。忽见向劝读经之僧从署中出，僧后童子识鸿渐，经至其所，问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刘十六郎适为吏追，以诵经功德，岂不往彼救之。”鸿渐寻至僧所，虔礼求救，僧曰：“弟子行无苦。”须臾，吏引鸿渐入诣厅事。案后有五色浮图，高三四尺，回旋转动。未及考问，僧已入门，浮图变成美丈夫，年三十许，云是中丞，降阶接僧。问和尚何以复来，僧云：“刘鸿渐是己弟子，持金刚经，功力甚至，其算又未尽，宜见释也。王曰：“若持金刚经，当愿闻耳。”因令跪诵，鸿渐诵两纸讫，忽然遗忘。厅西有人，手持金钩龙头幡，幡上碧字，书金刚经，布于鸿渐前，令分明诵经毕，都不见人，但余堂宇阒寂。因尔出门，唯见追吏，忽有物状如两日，来击鸿渐。鸿渐惶惧奔走，忽见道傍有水，鸿渐欲止而饮之。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余皮烂肉，饮之不得还矣。”须臾至舍，见骸形卧在床上，心颇惆怅。鬼自后推之，冥然如入房户，遂活。鬼得钱乃去也。（出《广异记》）

【译文】

刘鸿渐，是御史大夫展氏家族的儿子。唐朝乾元年初，遇战乱而南迁。有个和尚让他念金刚经。鸿渐每天念诵经书。到了上元年间，客居于寿春。一天出门，忽然看见两个官吏说：“奉太尉的命令，缉拿你！”鸿渐说：“当初我不认识太尉，凭什么有这样的命令？”想要抗拒，两个官吏忽然一直上前去拽他，鸿渐请求去穿衣衫，官吏不肯放他，拉着他走了不久，很快地过了淮河，到了一个村子。不一会，拿了一件大麻衫和腰带让鸿渐穿。并笑着说：“真是措大的衣衫。”于是就向北走。路渐渐堵塞，前面到了一座大城，进入城内有府衙，很庄严美丽。忽然看见先前劝他读经的和尚从里面走出来。和尚后面的童子认识鸿渐。一直到了刘的住处。问十六郎为什么到了这里，于是跑去告诉和尚说：“刘十六郎正在被官吏追拿，他诵读经书有功德，难道你不去救他吗？”鸿渐找到了和尚的住处，虔诚地以礼求救。和尚说：“弟子走吧，没有什么痛苦。”不一会，官吏领着鸿渐进到厅事，几案后五颜六色的浮图，高三四尺，回环转动。还没来得及拷问刘，和尚已经入门了。浮图就变成了美男子，年龄三十左右说是中丞。走下台阶迎接和尚。问和尚为什么又回来了，和尚说：“刘鸿渐是自己的弟子，念金刚经，功力很大。他的寿命又没尽，应当被释放。”王说：“如果读金刚经，愿意听一听。”于是就叫他跪诵。鸿渐才诵读完两页，忽然遗忘了。厅西有人，手拿金钩龙头幡，幡上写着碧绿色的字，写的是金刚经，放在鸿渐前面，让他分别当众诵读完，再没有看见人，只留下寂静的堂宇。于是就出门去。只看见追拿的官吏，忽然有个东西形状象两个太阳，来打鸿渐，鸿渐惊慌奔走。忽然看见道傍有水，鸿渐想要停下来喝水。追拿的官吏说：“这是人膏。沉淀久了上面很清罢了，那下面都是沤烂的肉和皮，饮了就不能回去了。”一会刘便到了家，看见他的形体躺在床上，心里感到很惆怅。鬼从后面推他，忽然象进入房门一样，于是就复活了。鬼得到了钱就走了。

张嘉猷

广陵张嘉猷者，唐宝应初为明州司马，遇疾卒，载丧还家，葬于广陵南郭门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劳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图下，忽见猷乘白马自南来。见劳下马，相尉如平生，然不脱席帽，低头而语。劳问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随所为而得。但我素持金刚经，今得无累，亦当别有所适，在旬月间耳。卿还，为白家兄，令为转金刚经一千遍，何故将我香炉盛诸恶物？卿家亦有两卷经，幸为转诵，增己之福。”言讫，遂诀而去。劳昏昧，久之方寤云。（出《广异记》）

【译文】

广陵的张嘉猷，唐朝宝应年初做明州司马，得病死了。运他的尸体回家，葬在广陵南城门外。永泰年初，他的老朋友有一个叫劳氏的走到城南，坐在和尚旁边，忽然看张嘉猷乘着白马从南面来。看见劳氏便下马，象平常那样互相慰问，然而不脱席帽，低着头说话。劳氏问在冥间有什么罪福。猷说：“罪福是很明显的，没有不随着你的所做所为而得到的，只是我一向念金刚经，才能没有被牵累，今天将另有所去，只是在十天到一月间罢了。你回去，替我告诉哥哥，让他为我写金刚经一千遍。为什么将我的香炉里盛上许多的脏物？你家也有两卷经书。望能习诵，增加自己的福事。”说完，就诀别而去。劳氏昏迷，很久才醒过来。

魏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刚经。神功初，为监门卫大将军。时京有蔡策者，暴亡，数日方苏。自云：“初至冥司，怪以追人不得，将挞其使者。使者云：‘将军魏恂持金刚经，善神拥护，追之不得。’即别遣使复追，须臾还报并同。冥官曰：‘且罢追。’”恂闻，尤加精进。（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的魏恂，是左虚子尚德的儿子，念金刚经。神功初年，做了监门卫大将军。当时京城有个蔡策，突然死了，几天才苏醒过来。自己说：“刚到冥司，责怪因追拿不到人，要打鬼使。”使者说：‘将军魏恂念金刚经，善神保护着他，就抓不到他。’就又派另一个使者再去追拿，不一会回来报告的和前一个相同。冥官说：‘暂且停止追拿。’”恂听说之后，更加精心念经。

杜思讷

唐潞州铜鍉县人杜思讷，以持金刚经力，疾病得愈。每至持经之日，必觌神光。（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潞州铜鍉县人杜思讷，凭念金刚经的神力，病重也能痊愈，每当到了念经的日子，就一定看见神光。

龙兴寺主

唐原州龙兴寺，因大斋会，寺主会僧。夏腊既高，是为宿德，坐丽宾头下。有小僧者，自外后至，以无坐所。唯寺主下旷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辄叱之，如是数次。小僧恐斋失时，竟来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掴之。方欲举手，大袖为柱所压，不得下，合掌惊骇。小僧惭沮，不斋而还房。众议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与寺众同往礼敬。小僧惶惧，自言初无道行，不敢滥受大德礼数，逡巡走去。因问平生作何行业，云：“二十年唯持金刚经。”众皆赞叹，谓是金刚护持之力，便于柱所焚香顶礼，咒云：“若是金刚神力，当还此衣。”于是随手而出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原州龙兴寺，因为斋戒大会，寺主会集众僧。年高德劭。最有功德，坐在丽宾座下。有一个小和尚，从外面来迟了因为没有坐的地方，只有寺主下面空了一个位。小和尚欲坐，寺主总是呵叱他。象这样几次叱责他。小和尚怕误了斋戒的时辰，一直走过来坐下。寺主很生气，倚着柱子而坐，用手掌去打他。正要举手，大袖子却被柱子压住，拿不下来，合掌惊讶。小和尚渐愧沮丧，不斋戒而回房去了。大家议论，恐怕是小和尚的道德造成，寺主就和寺僧们一同去礼拜。小和尚惊慌害怕，自己说起初没有行什么道，不敢滥受这么多的大礼，徘徊地走了。于是就问他一生作了什么事？他说：“二十年来只念金刚经。”大家都赞叹说这是金刚经护卫的力量。就在柱子上焚香礼拜。念咒语：“如果是金刚经的神力，应当送还这件衣服。”于是随手就扯出压在柱下的衣服。

陈哲 唐临安陈哲者，家住余杭，精一练行，持金刚经。广德初，武康草贼朱潭寇余杭，哲富于财，将搬移产避之。寻而贼至，哲谓是官军，问贼今近远。群贼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争以剑刺之。每下一剑，则有五色圆光经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贼惊叹，谓是圣人，莫不惭悔，舍之而去。（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临安的陈哲，家住余杭，精通一种行业，念金刚经。广德初年，武康的草贼入侵余杭，哲富而有财产，将要搬走财产躲避草贼。正在寻找藏处而草贼就到了。哲认为是官军，就问贼现在离的远近。群贼大怒说：“你这老狗是什么东西，竟敢侮辱我？！”争着用剑刺他，每当刺下一剑，就有五色的圆光直径有五六尺来遮蔽陈哲的身子，不能刺中。群贼惊叹，说他是圣人，没有不惭愧后悔的，就放了他而走了。

丰州烽子

唐永泰初，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养马。蕃王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万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王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某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中，忽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宿方及丰州界。归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唯念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其誓。”因取经，缝断，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碛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裹疮乃数幅经也，其疮亦愈。（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永泰初年，丰州烽子晚上出去，被党项人抓到西蕃养马。蕃王叫人在他的肩骨里穿上皮绳，并把几百匹马归他喂养，结果半年后，马繁殖了一倍，蕃王就赏给他几百羊皮。于是他又转到近边的牙帐来，赞普的儿子看他做事勤快，就命他在左右执旗，有剩肉余酪就给他吃。又过了半年，又给他剩肉和余酪，他悲伤不吃。赞普问他，他说家有老母，几夜梦见她。赞普很仁义，听他说了之后也很惆怅。夜里把他叫到帐中说：“蕃王的法严，没有放回去的先例，我给你两匹有力的马，你从某某道走放你回去。不要说是我给的。”烽子得了马就急速奔驰逃走。马都疲乏累死。于是昼夜潜逃。几天后，被刺伤了脚，倒在沙漠中。忽然风吹一个东西窸窣的响着掠过他的面前，他抓到后裹上了脚。过了一会。他不再感到疼痛，试着起来，走路又象先前一样。经过了一宿才到丰州界，回到家里。他的母亲还在，悲喜地说：“自从失掉你后，我只念金刚经。白天黑夜的都不停来祈求见到你，现在果然应验了。”于是就拿出经书，书线断了，少了数幅经，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儿子把在沙漠中伤了脚的事说一遍后，母亲让他解开脚看，原来包着脚的是数页经。他的伤也好了。

张镒

唐丞相张镒，父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丘因衙退，于小广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丘左右唯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宅，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至小厅前，见十余人，仡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喑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甲士长数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恶。”齐丘闻之，因断酒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丞相张镒，父亲叫齐丘，特别信奉释氏。每天早晨穿上新衣服，拿着经书在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坚持不懈几十年。永泰年初，做了北方的节度使。衙门内有一个小将犯了罪，怕事情败露。于是就煽动几百个军人，商定要谋反。齐丘退出衙门，在小厅里闲走，忽然有几十个兵士，亮出兵刃走进去。齐丘的左右只有奴仆，急忙奔向房门，走过小厅几步，回头看，又没有人，疑心是鬼，等到了房里，他的妻子女儿、奴婢又叫喊着冲出门来，说：“有两个甲士，从厅屋上出来。”当时衙内的军健听说兵变，带兵器闯入，走到小厅前，看见十几个人，站在院子里，垂手而张口，把兵器扔在地下，大家就把他们擒住了。有五六个人不能说出话来。其余的人都自首说：“欲要上厅，忽然看见两个甲士几丈高，瞪着眼睛叱责。起初就象中毒一样。”齐丘听说之后，于是断绝了酒肉。

崔宁

唐崔宁，大历初镇西蜀。时会杨林反，健儿张国英与战，射中腹，镞没不出。医曰：“一夕必死。”家人将备葬具，与同伍泣别。国英常持金刚经。至夜。梦胡僧与一丸药。至旦，泻箭镞出。疮便合瘥。（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的崔宁，大历年初镇守西蜀。当时正赶上杨林谋反。健儿张国英和他交战，射中了腹部。箭头射进去拿不出来，医生说：“一晚之后必定死。”家人将准备棺材，他和他同伍的人诀别。国英常常念金刚经，到了夜里，梦见胡僧给他一丸药。到了早晨，箭头就泻出来，伤口便愈合了。

卷第一百六　报应五（金刚经）

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陆康成　薛严 任自信　段文昌　刘逸淮　孙咸 僧智灯　王氏　左营伍伯　宋衎 陈昭

太原孝廉

唐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极强服。推吏疑其冤，未具狱。其人唯念金刚经，其声哀切，昼夜不绝。一日，有竹两节坠狱中，转止其前，他囚争取之。狱卒意藏刃，破视，内有字两行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书迹甚工，贼首悲悔，具承以旧嫌之故诬之地。（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大历年间，太原盗马贼诬蔑孝廉和他们是同伙，孝廉被拷打了十天。因熬不过刑讯的痛苦而屈打成招，但是审案的官员疑心他是冤枉的，没给他戴刑具。这个人只一心念金刚经，他的声音哀切，昼夜不停。一天，有两节竹子落在狱中，转动着止在这位孝廉前面，其他囚犯争着去拿。狱卒怕里边藏着兵刃，破开看，内有两行字是：“犯法的尚且饶恕，何况他并没犯法。”字写得很工整。贼首悲痛后悔，全都承认因以前跟他有嫌隙的缘故而诬陷他。

李廷光

唐李廷光者，为德州司马，敬佛，不茹荤血。常持金刚经，每念经时，即有圆光在前。用心苦至，则光渐大；少怀懈惰，则光渐小暗。因此砥励，转加精进。

【译文】

唐代李廷光，做德州司马。敬信佛教，不吃荤，常常念金刚经。每当念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圆光在前面，专心致志，光就越来越大，稍有懈怠，光就暗而小。因此更加勉励自己，越发努力念经。

陆康成

唐陆康成尝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强御。公退，忽见亡故吏抱案数百纸请押，问曰：“公已去世，何得来？”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视之，但有人姓名，略无他事。吏曰：“皆来年兵刃死者。”问曰：“得无我乎，有则检示。”吏曰：“有。”因大骇曰：“君既旧吏，得无情耶！”曰：“故我来启明公耳，唯金刚经可托。”即允之，乃遂读金刚经，日数十遍。明年，朱衎果反，署为御史，康成叱泚曰：“贼臣敢干国士！”泚震怒，命数百骑环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刚经，矢无伤者。泚曰：“儒以忠信为甲胄，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隐于终南山，竟不复仕。（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陆康成曾任京兆府的法曹椽，就是达官显贵犯了法他也秉公处置。有一天，陆公回家，忽然看见已死亡的下属拿着几百张案卷请他签押。问道：“你已经去世了，为什么能到这里来？”说：“这是阴曹的文簿。”康成一看，只见有人的姓名，没有记载其他的事。官吏说：“都是在来年死于兵灾的。”陆公问：“难道有我吗？有就拿出来给我看。”官吏说：“有。”于是陆公大惊说：“你既然过去是我的老部下，难道不顾私情吗？”回答说：“所以我来禀告你了，只有金刚经可以依托。”就答应了他。于是陆公就读金刚经，每天读几十遍。第二年，朱泚果然谋反，命陆公做御史，康成叱责朱泚说：“贼臣竟敢污辱国士？！”朱泚震怒，命几百骑兵围了陆公，用箭射他。康成就默念金刚经，结果，箭都没有伤着他。朱泚说：“儒者以忠信做为自己的甲胄，确实呀。”于是放他走了，康成于是隐居于南山，竟然不再出来做官。

薛严

唐薛严，忠州司马，蔬食长斋，日念金刚经三十遍。至七十二将终，见幢盖音乐来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俨之姑也，属纩次，见严随幢盖冉冉升天而去，呼之不顾，一家皆闻有异香之气。（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的薛严，做忠州司马，长期吃素食，每天念金刚经三十遍。到七十二岁将要死时，看见有伞盖音乐来迎接他。他的妻子崔氏，就是御史安俨的姑母。薛严临死时，她看见薛严在伞盖的遮护下冉冉升天而去，喊他也不回头，一家人都闻到有特殊的香气。

任自信

任自信，嘉州人，唐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刚经，洁白无点。于洞庭湖中，有异物如云冒舟上，俄顷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云至龙宫，谒龙王，四五人命升殿念金刚经，与珠宝数十事。二僧相送出宫，一僧凭附少信，至衡岳观音台绍真师付之，云是汝和尚送来，令转金刚经。至南岳访僧，果见，云和尚灭度已五六年矣。（出《报应记》）

【译文】

任自信，是嘉州人，唐贞元十五年，曾前往湖南，常常念金刚经，洁白而没有污点。在洞庭湖上，有一个奇异的东西象云一样冒出到了船上，不一会就散了，舟上就消失了他，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很久，才从水中出来。说他到了龙宫，拜见龙王，四五个人命他进殿念金刚经，给他几十件珠宝。二个和尚送他出宫，一个让他带信，到衡岳观音台绍真师那里，说是你和尚送来的。并让他念金刚经。到了南岳访问一下高僧，果然看见，并说那个和尚死了已经五六年了。

段文昌

唐贞元十七年，段文昌自蕲入蜀，应南康王韦皋辟命。洎韦之暮年，为贼辟，（“辟”原作“嬖”，据《酉阳杂俎》续七改，）谗构，遂摄尉灵池县。韦寻卒，贼辟知留后，文昌旧与辟不合，闻之连夜离县。至城东门，辟寻有帖，不令诸县官离县，其夕阴风，及返，出郭二里，见火两炬夹道，百步为导。初意县吏迎候，怪其不前，高下远近不差，欲及县郭方灭。及问县吏，尚未知府帖也。时文昌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信乎志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道左右，乃经所著迹也。后辟逆节渐露，诏以袁滋为节度使。文昌从弟少从军，知左营事，惧及祸，与监军定计，以蜡丸帛书通谋于袁。事旋发，悉为鱼肉，贼谓文昌知其谋于一时。文昌念经夜久，不觉困寐，门户悉闭。忽闻开户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有声。惊起之际，音尤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俾烛桦四索，初无所见，向之门扃，已开辟矣。文昌受持此经十余万遍，征应孔著。（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贞元十七年。段文昌从蕲入蜀，接受南康王韦皋的命令。等到韦皋晚年时，被贼人辟进谗言构陷，就派他管理灵池县。韦皋不久就死了。贼辟知道他留下后人，因文昌过去与辟不合，听到之后就连夜逃离县城，到了城的东门，贼辟有书信命令，不准各位县官离开县城。那天晚上阴风四起，等到返回，走出外城二里远看见两支火炬夹道，百步内为导引。起初认为是县吏迎候，责怪他们不前去迎接。高低远近不齐，要到县城时才灭，等问县吏，还不知道有府帖。当时文昌念金刚经已五六年了，从没有虚度的日子。确信忠心守志一定感化，有感化就一定有报应。先前走过的道路的左右，都是经书所保祐的结果。以后辟的叛逆行为逐渐败露，下诏以袁滋为节度使。文昌的堂弟年少从军，知道要坏事，害怕被牵连，就和监军定计，用蜡丸在布帛上将此事密告于袁。事情接着就暴露了，结果都被抓获。贼辟认为文昌知道他们的计谋。文昌念经夜久，不觉困乏而睡。门窗关好，忽然听到开门而进来再三说不怕的，好象有东西投到桌案上，叭叭有声音。当他惊起之际，声音就在耳边。看左右的人，官吏、仆人都在睡觉，拿着火四下寻找，起初什么也没看见，走向门口，门已开了。文昌受到读这个经书十多万遍的恩惠。正应当有这一些明显的征兆啊。

刘逸淮

唐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侯，王某为左厢虞侯。与弘相善。或谓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召俱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叩首大言，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仗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不敢哭，访兵门卒，即云：“大使无恙。”弘素与熟，遂至卧内，问之，云：“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记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及贵，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有谏官因事见谒，韩方洽汗写经，谏官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刘逸淮在汴京时，韩弘为右厢虞侯，王某为左厢虞侯。和韩弘很好。有的人告诉刘说他二人窃取军情，将对刘不利。刘便大怒，召集来责备他俩。弘是刘的外甥，于是跪在地上磕头说尽好话，刘的怒气稍平。王某年老大腿发抖，不能自己申辩。刘叱责并令拉他在地，打三十棒。当时新制的红棒，棒头直径几寸，用筋漆固定的，立在地上不倒，打了五六棒就应当死了。韩弘认为他一定会死。等到他昏死过去，抬到他的家中。对他家没有哭声而感到奇怪，又认为他们不敢哭。询问门口的把守人员，都说：“大使安全无恙。”韩弘一向和他家熟悉，就一直到了他的卧室内。问他，王某说：“我读金刚经四十年了，现在才得到了帮助。记得当初被拉在地上时，看见巨大的手象簸箕一样张开遮住脊背。并露出前胸给韩弘看。都没有打伤的痕迹。韩过去不好读佛经，从此才和和尚往来，每天自己写十页。等到他显贵时，计算已写了几百卷了。以后韩在房中写书，正赶上盛夏，有一个谏官因事来拜见韩，看见韩正大汗淋漓地写经书。谏官奇怪并问他。韩就把王某的事全部告诉了他。

孙咸

唐梁崇义在襄州，未（“未”原作“末”，据明抄本、许本改。）阻兵时，有小将孙咸暴卒，信宿却苏。言至一处如王者所居，仪卫甚严，有吏引一僧对事，僧法号怀秀，亡已经年。在生极犯戒，及入冥，无善可录，乃绐云：“我常嘱孙咸写法华经。”敕咸被追对。初咸不省，僧固执之，经时不决。忽见沙门曰：“地藏语云，若弟子招承，亦自获祐。咸乃依言，因得无事。又说对勘时，见一戎王，卫者数百，自外来。冥王降阶，齐级升殿。坐未久，乃大风卷去。又见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刚经，又好食肉，左边有经数千轴，右边积肉成山，以肉多，将入重论。俄经堆中有火一星，飞向肉山，顷刻销尽，此人遂履空而去。咸问地藏：“向来外国王风吹何处？”地藏王云：“彼王当入无间，向来风即业风也。”因引咸看地狱。及门，烟焰煽赫，声若风雷，惧不敢视。临视镬汤，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令一吏送归，不许漏泄冥事。及回如梦，妻儿环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写经，因请出家，梦中所滴处成疮，终身不差。（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梁崇义在襄州，并未被兵事所阻时。有个小将孙咸突然死了，过了一宿却苏醒过来。说他到了一个地方，象大王居住的地方，守卫得很严。有一个官吏领一和尚对讯。和尚法号怀秀，死了已有一年了。在世时经常犯戒，等到到了冥间。没有什么善事可记的。于是他欺骗说：“我常常叫孙咸写法华经。”有令追捕孙咸来核对，起初孙咸不知何事，和尚坚持不放过他。好久也不能结案。忽然看见沙门说：“地藏说，如果弟子招认，也可以获释。”孙咸就依照他的话做了，因此太平无事。又说到核对的时候，看见一戒王，有几百守卫的人，从外面进来。冥王下阶，一齐升殿。坐了不久，就有大风刮去。又看见一个人，被审查罪福之事，这个人常念金刚经，又好吃肉，左边有经书几千卷，右边堆积的肉成山，因为肉多，将要被重罚。不一会经书中有一火星，飞到肉山上去，顷刻间肉山尽光。这个人便腾空而去。孙咸问地藏刚才来的外国王风吹到哪里去了，地藏王说，他应当进入阴间，刚才的风就是阴间的孽风。于是领孙咸看地狱。到了门口，烟焰四起，声如风雷。恐惧而不敢看。靠近去看汤镬，飞沫滴落在左大腿上，痛疼入心。地藏叫一官吏送他回去，不许泄露冥间的事。等到回家如梦初醒，妻子围着哭泣，已死一天了。于是卖掉全部家产写经，请求出家。梦中所滴的地方成了疮，终身不好。

僧智灯

唐贞元中，荆州天崇寺僧智灯，常持金刚经。遇疾死，弟子启手犹热，不即入木。经七日却活，云：初见冥中若王者，以念经故，合掌降阶。因问讯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问人间众僧中后食薏苡仁及药食，此大违本教。灯报云：“律中有开遮条如何？”云：“此后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荆州僧众中后（原无“后”字，据明抄本补。）无有饮药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贞元年中，荆州天崇寺的和尚智灯，常念金刚经。遇病而死，他的弟子用手摸身体还温热，就没有装入棺材。过了七天就活了。他说：起初看见冥间的象王的人，因为念金刚经的缘故，合掌下阶，于是安慰说：“再容上人在世十年，免除生死。”又问到人间众和尚中吃薏苡仁及药食，这些都大大地违背了本教的规矩。智灯说：“法中有开遮宽赦的么？”回答说：“这是后人加的，并不是佛教的本意。”现在荆州许多和尚中，再也没有吃药的了。

王氏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从贵妹未嫁，常持金刚经。唐贞元中，忽暴病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闻冢中呻吟，遂发视之，果有气。舁归，数日能言，云：“初至冥间，冥吏以持经功德放还。”王从贵能治木，尝于公安灵化寺起造，其寺僧曙中尝见从贵说云。（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从贵的妹妹没有出嫁，常常念金刚经。唐贞元年中，忽然暴病而死。已埋葬了三天。他的家人去下葬，听到坟中有呻吟的声音，于是就挖开坟看，果然还有气。抬回家后，几天就能说话。她说：“刚到冥间，冥吏因她念经的功德放她回来。”王从贵能够做木活儿，曾在公安灵化寺开始造寺庙。那里的和尚在天亮时听他说此事的。

左营伍伯

唐南康王韦皋镇蜀时，有左营伍伯，于西山行营，与同火卒学念金刚经。性顽，初一日才得题目。其夜堡外拾薪，为蕃骑缚去。行百余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于地，以发系橛，覆以驰罽。寝（“寝”原作“寤”，据明抄本改。）其上。此人唯念经题，忽见金一铤，放光止于前。试举首动身，所缚悉脱，遂潜起，逐金铤走。计行未得十余里，迟明，不觉已至家，家在府东市。妻儿初疑其鬼。具陈来由。到家五六日，行营将方申其逃。初韦不信，以逃日与至家日不差，始免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南康王韦皋镇守蜀地时，有一个左营伍伯。在西山行营，和同火卒学念金刚经。他的性情顽劣，第一天只学得题目，当天夜里，在营外捡柴草，被吐蕃的骑兵抓去。走了一百多里才停下来。天还没亮，就倒在地上，把头发系在木橛上，又用驼毡盖在地上，就睡在那上面。这个人只念经的题目，忽然看见一铤黄金，放光并在前面停下来。他便试着抬头动身，结果所绑的都脱落了。于是就偷偷起身，跟着金铤走，估计走了不到十多里，天还不亮，不知不觉已到家了，家在府东市。妻儿起初疑心他是鬼。他就把经过都说了，到家五六天，行营的将官正要在禀告他的逃跑，起初韦不相信。结果从他逃走之日和他到家的日子一点不差，才免了他的罪。

宋衎

宋衎，江淮人，应明经举。元和初，至河阴县，因疾病废业，为盐铁院书手，月钱两千，娶妻安居，不议他业。年余，有为米纲过三门者，因不识字，请衎同去，通管簿书，月给钱八千文。衎谓妻曰：“今数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极为利也。”妻杨氏甚贤，劝不令往，曰：“三门舟路，颇为险恶，身或惊危，利亦何救？”衎不纳，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风所击，彼群船尽没。唯衎入水，扔得粟藁一束，渐漂近岸，浮藁以出，乃活，余数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谢曰：“吾之微命，尔所赐也，誓存没不相舍。”遂抱藁疾行数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两间，遂诣宿焉，具以事白。姥悯之，乃为设粥。及明旦，于屋南曝衣，解其藁以晒，于藁中得一竹筒。开之，乃金刚经也。寻以讯姥，且不知其详，姥曰：“是汝妻自汝来后，蓬头礼念，写经诚切，故能救汝。”衎感泣请归，姥指东南一径曰：“但寻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后日到家也。”与米二升，拜谢遂发，果二日达河阴，见妻愧谢。杨媛惊问曰：“何以知之？”尽述根本。杨氏怪之，衎乃出经，杨媛涕泣，拜礼顶戴。衎曰：“用何以为记？”曰：“写时，执笔者误罗汉字，空维上无四，遂诣护国寺禅和尚处请添。和尚年老眼昏，笔点过浓，字皆昏黑。但十日来，不知其所在。”验之，果如其说。衎更呜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礼经于净室，乃谓杨媛曰：“河滨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绢与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见。诘于牧竖，曰：“比水涨无涯际，何有人鬻茶？”复云：“路亦并无，乃神化也。”数岁，相国郑公絪为东都留守，乃召衎及杨媛往，问其本末。并令将经来，与其男武职，食月给五千。因求其经，至今为郑氏所尊奉。故岳州刺史丞相弘农公因睹其事，遂叙之，名曰“杨媛徵验”。（出《报应记》）

【译文】

宋衎，是江淮人，中明经举人。元和初年，到了河阴县，因病而荒废了学业，做盐铁院的秘书，每月两千钱，娶妻安居乐业。不考虑其他的行业。一年多，有运米进京路过三门的，因为不识字，就请宋衎一齐去。主管记帐，每月给八千文。宋衎对妻子说：“而今几个月得不到八千，假如一个月可得，是很有利可图的。”他的妻子杨氏很贤惠，劝他不要去，说：“三门是水路，非常险恶，人身遇到危险，利有什么用呢？”宋衎不听，就去了。到了那个地方，果然遇到风暴袭击，那些船都沉没了。只有宋衎进到水里，摸着一捆粟藁，渐渐漂近岸边。浮藁靠岸，于是得救。其余几十人都没得救。他抱着藁而拜谢道：“我这小命，是你赐给的，一定要保存，决不抛弃。”于是抱着藁快走了几里，到一个老妇人卖茶的地方，有两间茅草房，就到那里去住，并把经历的事告诉她。老妇人同情他，于是为他准备了粥饭，等到第二天早晨。在屋南面晒衣服，解开藁来晒，在藁中得到一个竹筒，打开，却是金刚经。过了一会就问老妇人，也不知道那里的详细情况。老妇人说：“这是你的妻子从你出来之后，蓬头礼念，写经的心恳切，所以能救你。”衎感动流泪请求回去，老妇人指着东南一条道说：“只从这走，走二百里，后天就可以到家了。”并给他二升米。衎便拜谢出发。果然二天到达河阴。看见妻子惭愧谢罪。杨媛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衎便从头说起，杨氏感到奇怪。衎就拿出经书，杨媛哭泣。顶礼膜拜。衎说：“用什么做记号呢？”说：“写的时候，执笔的人误用罗汉字，空维上没有四，就到护国寺禅和尚那里请添上，和尚年老眼花，笔点很重，字迹都昏黑。只是十天来，不知道它那里去了。”拿出来验证，果然象她说的那样。衎更加呜咽拜谢他的妻子。于是每天焚香在静室里拜经，并对杨媛说：“河滨的老妇人，不可以忘了。”就派人拿茶和绢送给她。使者到了，那个房子和人都不见了，向牧童打听，说：“已到了水涨无边的时候，哪里有人卖茶？”并且说：“并没有什么路，是神的点化。”几年后，相国郑公因做东都留守，才召回衎和杨媛，问他们的经历，并让他把书拿来。给他儿子武官职位，每月给他五千钱，并向他索取那个经书。至今被郑氏所供奉。岳州刺史丞相弘农公因目睹了这一事，才讲叙这件事。取名为“杨媛徵验”。

陈昭

唐元和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因患病，见一人著黄衣至床前云：“赵判官唤尔。”昭问所因，云：“至自冥间，刘辟与窦悬对事，要召为证。”昭即留坐，逡巡又一人手持一物如球胞，前吏怪其迟，答曰：“只缘此，候屠行开。”因笑谓昭曰：“君勿惧，取生人气，须得猪胞，君可面东侧卧。”昭依其言，不觉已随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里余，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门。及入，见一人怒容可骇，即赵判官也，语云：“刘辟败东川，窦悬捕牛四十七头，送梓州，称准刘辟判杀。辟又云：‘先无牒’。君为孔目典，合知事实。”未及对，隔壁闻窦悬呼：“陈昭何在？”及问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参见，冥吏云：“窦使君形容极恶，不欲相见。”昭乃具说杀牛实奉刘尚书委曲，非牒也，纸是麻，见在汉州莱私房架上。即令吏领昭至汉州取之，门馆扃锁，乃于节窍中出入。委曲至，辟乃无言。赵语昭：“尔自有一过知否？窦悬所杀牛，尔取一牛头。”昭未及答，赵曰：“此不同人间，不可假也。”须臾，见一卒挈牛头而至，昭即恐惧求救。赵令检格，合决一百，考五十日。因谓昭曰：“尔有何功德？”昭即自陈：“曾设若干斋，画佛像。”赵云：“此来生福耳。”昭又言：“曾于表兄家读金刚经。”赵曰：“可合掌请。”昭如言。有倾。见黄袱箱经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视之，即表兄所借本也，褾有烧处尚在。又合掌，其经即灭。赵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令昭往一司。曰生录，按检出修短。吏报云：“昭本名钊，是金旁刀，至某年改为昭，更得十八年。”昭闻惆怅。赵笑曰：“十八年大得作乐事，何不悦乎！”乃令吏送昭，到半道，见一马当路，吏云：“此尔本属，可乘此。”即骑乃活，死半日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元和年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因得病看见一个穿黄衣的人到了床前说：“赵判官叫你。”昭问原因，答道：“到了冥间刘辟与窦悬对事，要召你为证。”昭即留他坐下。徘徊之际来一人手拿一物象球胞，前来的官吏怪他来晚了。答道：“只因为这个，等屠户开门。”于是笑着对昭说：“你不要害怕，取生人气，须用猪胞。你可面向东侧趴下。”昭按他的话做，不知不觉已经随着两个官吏走了，路很平，走了十多里，到了一城。大得象府城。甲士守门，等到进去，看见一个人怒色吓人，就是赵判官。说道：“刘辟在东州吃了败仗，窦悬捕牛四十七头，送往梓州，说是刘辟批准宰杀。刘辟又说：事先没有命令。你做为孔目典，应当知道事实经过。”还没有来得及对证，听到隔壁的窦悬喊：“陈昭在哪里？”并问他兄弟妻子存亡的事，昭就想见他。冥吏说：“窦悬形体面容很丑，不想让你相见。”昭就都说了杀牛的事，确是奉刘尚书的命令，没有文牒，纸是麻的，在汉州某某私房的架上。于是就派官吏领昭至汉州去取，门馆上锁，就在节窍中出入，委曲到了，辟无言可对。赵对昭说：“你自己也有一个过失知道吗？窦悬所杀的是牛，你取走一牛头”。昭没来得及回答，赵说：“这里不同于人间，不可做假。”不一会，看见一个士兵带着牛头到来。昭立刻恐惧求救。赵命检验规定，应判打一百杖，考五十天。于是对昭说：“你有什么功德？”昭就自己陈述：“曾设了若干斋戒，画佛象。”赵说：“这是来生的福罢了。”昭又说：“曾在表兄家读金刚经。”赵说：“可合掌请经。”昭按他的话做，过了一会，见黄袱箱经从天而降，落在昭前，昭取而看，就是表兄所借的那本，边上有烧的地方还在。又合掌请，那个经书就没了。赵说：“这足以赦免了你。”便放他回去。令昭去一司，说他的福禄，拿出来看他寿命的长短，官吏说：“昭本名钊。是金旁刀。到了某年改为昭，再得十八年的寿命。”昭听到以后很惆怅。赵笑着说：“十八年可大作乐事，为什么不高兴呢？”于是让官吏送昭。到了半路，看见一匹马挡在路上，官吏说：“这本属于你，可乘上这匹马走。”于是骑上马就复活了。他已死半天了。

卷第一百七　报应六（金刚经）

王忠干　王偁　李元一　鱼万盈 于李回　强伯达　僧惟恭　王淝 董进朝　康仲戚　吴可久　开行立 僧法正　沙弥道荫　何老　勾龙义 赵安

王忠干

唐大（“大”原作“元”，按旧唐书讨李同在文宗大和间，“元”当是“大”字之误。）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沧（原本“沧”下有州字，据明抄本删。）景，帝命李祐统齐德军讨之。初围德州城，城坚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伤十八九，竟不能拔。时有齐州衙内八将官健儿王忠干，博野县人，长念金刚经，积二十余年，日数不缺。其日，忠干上飞梯，将及堞，身中箭如猬，为卯木击落。同火卒曳出羊马城外，置之水濠里岸。祐以暮夜，命抽军，其时城上矢下如雨，同火忙，忘取忠干尸。忠干即死，如梦，至荒野，遇大河，欲渡无因，仰天哭。忽闻人语声，忠干见一人，长丈余，疑其神人，因求指营路。其人云：“尔莫怕，我令尔可得渡此河。”忠干拜之，才头低未举，神人把腰，掷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梦觉，闻贼城上交二更。初不记过水，亦不知疮，抬手扪面，血涂眉睫，方知伤损。乃举身强行，百余步却倒，复见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干惊惧，走一里余，坐歇，方闻本军喝号声，遂及本营。访同火卒，方如其身死水濠岸里，即是梦中所过的河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元和三年，李同捷在沧州景州一带阻止兵进。皇帝命李祐统帅齐德军讨伐他。起初围德州城，城坚固不能拿下。第二天又攻打，从卯时到未时，共伤了十八九个人，竟然不能攻下。当时在齐州衙内有个八将官健儿王忠干，是博野县人，常念金刚经，一共二十多年，一天也不缺。有一天，忠干上飞梯，将要到城墙上，身上中箭象刺猬一样，被雷木击落。同伙兵卒把他拉到羊马城外，把他放在水濠岸里。李祐见天黑了，于是命撤军。当时城上箭如雨下，同伙忙乱之中，忘记带走忠干的尸体。忠干已经死了，就象做梦一样，到了荒野。遇见一大河，欲要过去又没有凭借的东西，就仰天大哭。忽然听到人说话声，忠干看见一人，一丈多高。忠干疑心他是神人，因此向他请求指条通向军营的路。那个人说：“你不要害怕，我可让你渡过这条河。”忠干拜谢他，才低头还没抬起来，神人便搂住他的腰，把他扔到空中，很久才落地。忽然象梦醒了一样，听到贼城上打二更。起初不记得自己过河，也不知道是受伤。抬手摸脸，满脸是血，才知道受了伤，于是站起来强走，走了一百多步就又摔倒了，又看见先前的那个人拿着刀呵叱道：“起来，起来！”忠干惊慌害怕，走了一里多路。坐下来休息，正听到本军的号令声，于是就到了本营。问同伙兵卒，才知道自己死在水濠岸里，就是梦中所过的河。

王偁

王偁家于晋州，性顽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亡者十八九，唯偁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知医药，唯祷鬼神，数年无报。忽有一异僧请饭，谓曰：“吾师之文，有金刚经，能排众苦，报应神速，居士能受之乎？”偁辞愚，又无目，固不可记。僧劝写之。偁从其言，得七卷，请僧诵之。数日，梦前僧持刀决其目，乃惊寤，觉有所见，久而遍明，数月如旧。偁终身转经不替。（出《报应记》）

【译文】

王偁家住在晋州，为人固执粗俗。唐元和四年，他家人得了瘟疫，死了十八九个人，唯独王偁得免。他正得病，吃了狗肉眼睛就失明了，不知道求医用药，只是祈祷鬼神，几年也没有报应。忽然有一个奇怪的和尚前来化斋，对他说：“我师傅有金刚经，能排除众人的苦难，报应很快，你能念吗？”王偁言称自己笨，又眼瞎，一定记不住。和尚劝他写下来，王偁听从了他的话，写了七卷，请和尚吟诵。几天后，梦见和尚手拿刀子挖他的眼睛，才惊醒过来，觉得有点能看见了，过了很久眼睛全看见了，几个月之后就和原先的一样。王偁便终身撰写经书不停。

李元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饶州司马。有女居别院，中宵忽见神人，惊悸而卒，颜色不改。其夫严讷自秦来，至苍湖，恍惚见其妻行水上而至。讷惊问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讷骇异之。曰：“近此雁浦村，有严夫子，教众学，彼有奇术，公往恳请哀救，某庶得复生矣。”讷后果见严夫子，拜谒泣诉，尽启根本。严初甚怒：“郎君风疾，何乃见凌！”讷又拜悲泣，久乃方许，曰：“杀夫人者，王将军也。葬在此堂内西北柱下，可为写金刚经，令僧转读，于其所祠焉，小娘子必当还也。”讷拜谢，疾往郡城。明日到，具白元一，写经，速令读之。七遍，女乃开目，久之能言，愧谢其夫曰：“兹堂某柱下，有王将军枯骨，抱一短剑，为改葬之，剑请使留，以报公德。”发之果验，遂改瘗，留其剑。元一因写经数百卷，以施冥寞。（出《报应记》）

【译文】

李元一，唐代元和五年任饶州司马。有一个女儿住在另一个院中。半夜中忽然看见神人，惊吓而死，她的颜色并不改变。她的丈夫严讷从秦来，到达苍湖。恍恍惚惚地看见他的妻子从水上走过来。严讷惊讶地问。他的妻子哭泣着说：“我已经死了。今天成了鬼了。”严讷惊讶而奇怪。他的妻子又说：“离这不远有个雁浦村。有一个严夫子。教了许多学生，他有奇术。你去恳请哀救，我差不多能够复活。”严讷以后果然见到了严夫子。拜见哭泣地把事情的始末完全告诉了他。严夫子起初很生气：“你妻是不是得上急病，怎么来欺负我？”严讷又哭泣又拜请，很久，严夫子才答应了，说：“杀死你夫人的是王将军，他葬在这厅堂内西北的柱子下，你可以写金刚经。让和尚为她诵读，就在那被害处供奉，你的娘子一定能复活。”严讷拜谢，快速地去了郡城。第二天就把这些事告诉了元一。于是元一去写经书，并让和尚诵读了七遍经书。他的女儿才睁开眼睛，过了很久才能说话。她惭愧地感谢丈夫说：“在这厅堂某某柱子下，有王将军的尸骨，抱着一只短剑。改换一个地方埋葬他，把他的剑留下，来报答您的恩德。”挖开后果然如说的那样。于是改葬王将军，留下他的剑。元一于是写经书几百卷，以报答冥间的恩德。

鱼万盈

鱼万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唐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见者皆惊怖。万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击杀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脏腑痛楚，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后苏，云：初见冥使三四人追去，行暗中十余里，见一人独行，其光绕身，四照数尺，口念经。随走就其光，问姓字，云：“我姓赵名某，常念金刚经者，汝但莫离我。”使者不敢进，渐失所在。久之，至其家，万盈拜谢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刚经，念得遂还。及再生，持本重念，更无遗缺，所疾亦失。因断酒肉，不复杀害，日念经五十遍。（出《报应记》）

【译文】

鱼万盈，是京兆市井中的粗野之人。唐朝元和七年。他所住的房子有大毒蛇，他的家人看见都惊恐害怕。万盈发怒，一天拿着一根大棒，等蛇出来，就把它打死了，并且烹烤而食因此得了病，五脏六腑疼痛难忍，于是就死了。但心还是暖热的，七天后才复苏。他说：“刚看到冥间的使者三四个人追出去，在黑暗中走了十多里，看见一个人独自行走，光围绕着他的周身，四下里照出去几尺，嘴里念着经。就借着光跟着他走。问他姓名，他说：“我姓赵名某，常念金刚经的人，你只是别离开我。”使者就不敢靠近，渐渐地不见了。过了很久，便到了他家，万盈拜谢说：“先前不遇到你，一定不能回来了。”那个人送给他金刚经，念完后就复活了。再生后，拿着经书念，更不敢有一点马虎遗漏，所得的病也没了。万盈于是断绝酒肉，不再杀生，每天念五十遍经。

于李回

于李回举进士，唐元和八年，下第将归。有僧劝曰：“郎君欲速及第，何不读金刚经？”遂日念数十遍。至王桥宿，因步月，有一美女与言，遂被诱去。十余里至一村舍，戏笑甚喧，引入升堂，见五六人皆女郎。李回虑是精怪，乃阴念经，忽有异光自口出，群女震骇奔走。但闻腥秽之气，盖狐狸所定，榛棘满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适。俄有白犬，色逾霜雪，似导李回前行，口中有光，复照路，逡巡达本所。后至数万遍。（出《报应记》）

【译文】

于李回考进士，唐朝元和八年，应举落第而回。有一次和尚说：“你想很快地中举，为什么不读金刚经呢？”于是李回便每日念几十遍。有一次去王桥住下，在月下散步，忽然有一个美女和他说话，他便被诱骗而去，走了十多里路到了一个村舍，戏笑声很大，美女把他领进正堂，看见五六个人都是女郎。李回想到这是妖精，就暗中念经。忽然有一道异光从口中射出，群怪惊骇而逃走。只闻到了腥秽的气味，这大概是狐狸的住所。李回一看，到处是荆棘，李回茫然不知所措。不一会，有一只白色的狗，颜色比霜雪更白，好象引着李回往前走，口中也有光，又照着前面的路，曲折地到达他住的原处。以后他念经达到几万遍。

强伯达

唐强伯达，元和九年，家于房州，世传恶疾，子孙少小，便患风癞之病，二百年矣。伯达才冠便患，嘱于父兄：“疾必不起，虑贻后患，请送山中。”父兄裹粮送之岩下，泣涕而去。绝食无几，忽有僧过，伤之曰：“汝可念金刚经内一四句偈，或脱斯苦。”伯达既念，数日不绝。方昼，有虎来，伯达惧甚，但瞑目至诚念偈。虎乃遍舐其疮，唯觉凉冷，如傅上药，了无他苦，良久自看，其疮悉已干合。明旦，僧复至，伯达具说。僧即于山边，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疮，但归家，煎此以浴。”乃呜咽拜谢。僧抚背而别。及到家，父母大惊异，因启本末。浴讫。身体鲜白。都无疮疾。从此相传之疾遂止，念偈终身。（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元和九年，强伯达家住在房州，祖传的疾病，子孙后代，都患风癞病，已二百年了。伯达刚到二十岁就患了这种病，对他的父兄说：“病一定不能好，担心的是留下后患，请把我送到山里去。”父兄带着粮食把他送到岩石下，洒泪而别。伯达绝食不久，就有一个和尚路过这里，同情他说：“你可以念金刚经里一个四句的偈语，也许能摆脱这种苦痛。”伯达就念经，几天不停。一天白天，有老虎来，伯达非常恐惧，只是闭着眼睛一心念经，老虎就舐遍了他全身的疮。他只觉得凉冷，象敷上了药一样，他一点也没有痛苦，过了好一会他自己一看，身上疮全都已愈合。第二天早晨，和尚又到了，伯达都告诉了他，和尚就在山边，拾来一把青草给他说：“可以用它洗浴，只管回家，把这草煮了之后洗浴。”伯达流泪拜谢。和尚抚摸着他的后背而走。他到家中，父母非常惊异，于是他把经过说了一遍。用草液洗完，身体便变得白净，都没有疮病了。从此祖传的病就没有了，伯达便终身念经。

僧惟恭

唐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余年念金刚经，日五十遍，不拘僧仪。好酒，多是非，为众僧所恶。遇病且死，同寺有僧灵岿。其迹类惟恭，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鲜洁，各执乐器，如龟兹部，问灵岿：“惟恭上人何在？”灵岿即语其处所，疑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闻钟声，惟恭已死。因说向来所见。其日，合寺闻丝竹声，竟无乐人入寺。当时名僧云：“惟恭盖承经之力，生不动国，（“国”原作“罔”，据明抄本改。）亦以其迹勉灵岿也。”灵岿感悟，折节缁门。（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荆州法性寺和尚惟恭，念金刚经三十多年，每天念五十遍。不受和尚的规矩所拘泥，好喝酒、搬弄是非，被众僧厌恶。得了病并且死了。同寺的和尚灵岿，他的行为很象惟恭，是一寺中的二害。因别的原因出去，到了另一个寺里，遇到五六个人，都很年轻，衣服新鲜而干净。各自拿着乐器，象龟兹国人一样。问来，进入寺中听到钟声，惟恭已死了。于是诉说了他先前的所见所闻。那天，整个寺中都听到丝竹的声音，竟然没有奏乐的人进入寺内。当时的名僧说：“惟恭大概托经书的力量，生不动国死后也是用他的表现来劝勉灵岿的。”灵岿受感动终于明白了，终守佛们。

王淝

唐元和中，严司空绶在江陵时，岑阳镇将王淝，常持金刚经。因使归州勘事，回至咤滩，船破，五人同溺。淝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随波出没，至下牢镇，著岸不死。视手中物，乃金刚经也。咤滩至于下牢镇三百余里。（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元和年中，严司空在江陵做官，岑阳镇将王淝，常念金刚经。因被派他回州办理公事，回来到咤滩，船破了，五人一齐落入水中。王淝刚入水，就好象有人给他一根竹竿，随波而出没，一直到下牢镇，靠岸免死。看手中拿的东西，原来是金刚经。咤滩到下牢镇有三百多里路。

董进朝

董进朝，唐元和中入军，时宿直城东楼上。一夕月明，忽见四人著黄从东来，聚立城下，说己姓名，状若追捕。因相语曰：“董进朝常持金刚经，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辈蒙惠，如何杀之？须枉命相待。若此人他去，我等无所赖矣。”其一人云：“董进朝对门有一人，同年同姓，寿根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见，进朝惊异之。及明，闻对门哭声，问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进朝感泣说之，因为殡葬，供养其母。后出家，法名慧通，住兴元寺。（出《报应记》）

【译文】

董进朝，唐朝元和年中参军，当时住在城东门楼上。一天晚上月明，忽然看见四个穿着黄衣服的人从东面来，都站在城下，说自己的姓名，好象要追捕他。他们商议说：“董进朝常念金刚经，用一分的功德祝福庇祐冥司，我等蒙受他的恩惠，怎么能杀他呢？必须枉命来等待他，如果这个人走去其他地方，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抓的了。”其中的一个人说：“董进朝对门有一个人和他同年同姓，寿命相近，可以代替他。”于是忽然就不见了这些人。进朝惊异，到天亮，听到对门的哭声，问他原因，死者的父母说：“儿子昨天清早突然死去了。”进朝感动地流泪说了，并为他殡葬，供养他的母亲。以后他便出家，法名叫慧通，住在兴元寺。

康仲戚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东，数岁不归。其母唯一子，日久忆念。有僧乞食，母具语之。僧曰：“但持金刚经，儿疾回矣。”母不识字，令写得经，乃凿屋柱以陷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礼。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余，儿果还，以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母问之，仲戚曰：“海中遇风，舟破坠水，忽有雷震，投此木于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与，敢不尊敬！”母惊曰：“必吾藏经之柱。”即破柱得经，母子常同诵念。（出《报应记》）

【译文】

康仲戚，唐朝元和十一年去海东，几年不回来，他的母亲只有他这一个儿子，时间长了非常想念，有一个和尚前来化斋，母亲对他说了。和尚说：“只要念金刚经，你的儿子很快就会回来了。”他的母亲不识字，叫别人写了很多经书，就凿开屋子的柱子放在那里，在柱子上涂上油漆，早晚敬礼。一天晚上，雷霆大震，这个柱子就被拔走了，一个多月，她的儿子果然回来了。用锦囊盛着巨大的木回到家里，入房跪拜母亲，母亲问他，仲戚说：“大海上遇到狂风，船破落入水中，忽然有雷霆震动，把这块木扔到水上，我就靠着它浮在水上，才能够到达岸边。我的命就是它所给的，怎敢不尊敬它。”母亲惊奇地说：“一定是我藏经的柱子。”于是打开柱子找到了经书，母子俩常常一起诵念。

吴可久

吴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长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从之。岁余，妻暴亡，经三载，见梦其夫曰：“某坐邪见为蛇，在皇子陂浮图下，明旦当死，愿为请僧，就彼转金刚经，冀免他苦。”梦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惊觉，面肿痛不可忍。妻复梦于夫之兄曰：“园中取龙舌草，捣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寻愈。诘旦，兄弟同往，请僧转金刚经。俄有大蛇从塔中出，举首遍视，经终而毙。可久归佛，常持此经。（出《报应记》）

【译文】

吴可久是越地的人，唐朝元和十五年住在长安，信奉摩尼教。他的妻子王氏，也跟从他信教。一年多，他的妻子突然死去了，过了三年，托梦给她的丈夫说：“我犯了罪才被变成蛇，在皇子陂浮图下，明天将死，希你为我向和尚请求，就在那念金刚经，希望能免除别的苦难。”因梦中是不可信的，所以丈夫叱责她，妻子发怒，唾他的脸。不久惊醒，脸肿痛不能忍。妻子又托梦给他丈夫的哥哥说：“园中取龙舌草，捣乱敷在上面就立刻好了。”他哥哥醒来急忙去园中取来，送给弟弟，不久弟弟脸消了肿。第二天一早，兄弟俩一起前往，请和尚念金刚经。忽然有条大蛇从塔中出来，抬头四处观看。经念完了它就死了。可久归于佛门，常念这个经书。

开行立

唐开行立，陕州人，不识字。长庆初，常持金刚经一卷随身，到处焚香拜礼。忽驮货出同州，遇十余贼，行立弃货而逃。不五六十斤，贼举之，竟不能动。相视惊异，追行立，问之。对曰：“中有金刚经，恐是神力。”贼发囊，果有经焉，却与百余千。请其去，誓不作贼，受持终身。（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开行立是陕州人，不识字。长庆年初常把一卷金刚经随身携带，每到一处便焚香礼拜。忽然一次驮着货物出同州，遇到十几个贼，行立便丢下货物逃走。货物不到五六十斤，贼拿它，竟然拿不动。彼此惊异，追上行立，问他，回答说：“当中有金刚经，恐怕是神的力量。”贼便打开货物，果然有经书。就给他几百上千钱，请去经书，发誓不再作贼，终身念经。

僧法正

唐江陵开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刚经三七遍。长庆初，得病卒。至冥司，见若王者，问师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刚经。”乃揖上殿，登绣座，念经七遍。侍卫悉合掌，阶下考掠论对，皆停息而听。念毕，遣一吏引还，王下阶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间，忽废读诵。”因随吏行数十里，至一大坑，吏因临坑，自后推之，若陨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冷。荆州僧常靖亲见其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江陵开元寺般若院的和尚法正，每天念金刚经三到七遍。长庆年初，得病而死。到了冥司，看见一个象大王的人，问：“师傅平生有什么功德？”回答说：“常念金刚经。”于是请上殿，登上绣座，念七遍经。侍卫都合掌，阶下的考问对答都停下来听，念完，就派一官吏领他回去。大王下阶送他说：“你还能在人间活三十年，不要荒废了读诵的机会。”于是法正就跟着官吏走了几十里，到了一个大坑。官吏于是对着坑从他背后推他。他好象落到空中一样。已经死了七天了，只是面容不冷。荆州和尚常靖亲眼看见这件事。

沙弥道荫

唐石首县，有沙弥道荫，常念金刚经。长庆初，因他出夜归，中路忽遇虎，吼掷而前。沙弥知不免，乃闭目坐，默念金刚经，心期救护。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中人来往，虎乃去。视其蹲处，涎流于地。（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石首县，有一个沙弥道荫，常念《金刚经》。长庆年初，因为到别处，夜里才回来，半路上忽然遇见老虎，吼叫地奔到他跟前。沙弥知道不能免死，就闭目静坐，默念金刚经，心里期望救护。老虎就趴在草边守着他，等到天亮了，村中人来来往往，老虎才走了，看虎蹲坐的地方，满地都是虎流的口水。

何老

何老，鄂州人，常为商，专诵金刚经．唐长庆中，因佣人负货，夜憩于山路，忽困寐，为佣者刭其首，投于涧中．取货而趋市，方鬻，见何老来，惶骇甚。何曰：“我得诵经之力，誓不言于人。”遂相与为僧。（出《报应记》）

【译文】

何老是鄂州人，常常行商，专诵读金刚经。唐朝长庆年中，雇用佣人背货，夜里在山路上休息，忽然困乏而睡，被佣人砍了他的头，投到深涧里。拿了货而快速到了集市。正要卖掉，看见何老走来，非常害怕。何老说：“我得到诵读金刚经的帮助，发誓不和别人说。”于是就一同做了和尚。

勾龙义

勾龙义，间州俚（“俚”原本作“里”。据明抄本改。“间”疑“简”字之误。）人。唐长庆中，于郪县佣力自给。常以邑人有疾，往省之，见写金刚经，龙义无故毁弃而止绝之。归即喑哑，医不能愈，顽嚣无识，亦竟不悔。仅五六年，忽闻邻人有念是经者，惕然自责曰：“我前谤真经，得此哑病。今若悔谢，终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后每闻念经，即倚壁专心而听之，月余，疑如念得。数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礼之。僧问何事，遂指口中哑。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语。因与念经。正如邻人之声。久而访僧，都不复见。壁画须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写经，画须菩提像，终身礼拜。（出《报应记》）

【译文】

勾龙义是简州里人，唐朝长庆年中，在郪县靠出卖劳力而自给。曾因乡人有病，前去探望，看见他写金刚经。龙义无缘无故地毁掉，不让他写。回家后就哑了，治了也不好。他固执傲慢没有见识，终竟不悔改。仅仅五六年，忽然听到邻居有人念金刚经的。猛然省悟，自责道：“我以前毁谤真经，才得了这种哑病，今天如果悔改谢罪，终身敬奉真经，能不能说话呢？”从此后每当听到念经，就倚着墙壁专心听经。一个多月，疑心自己象能够念经一样，几天后，偶然进入寺庙，碰着一个老和尚，施礼，和尚问他何事，他就指着口中告诉和尚他说不出话。和尚就用刀割他的舌头下面，就能说话了。也和和尚一起念经，正象邻居的声音。过了很久想拜访和尚，都没有看见。墙壁上画着须菩提，指着说：“这就是那个和尚。”于是他就写经，画须菩提的像，终身礼拜。

赵安

赵安，成都人，唐大和四年，常持金刚经，日十遍。会蛮寇退归，安于道中见军器，辄收置于家，为仇者所告。吏捕至门，涕泣礼经而去。为狱吏所掠，遂自诬服，罪将科断。到节帅厅，枷杻自解。乃诘之，安曰：“某不为盗，皆得之巷陌，每读金刚经，恐是其力。”节帅叱之不信。及过次，忽于安名下书一放字，后即云余并准法，竟不知何意也。及还，洗浴礼经，开匣视之，其经揉裂折轴，若壮夫之拉也。妻曰：“某忽闻匣中有声，如有斫扑。”乃安被考讯之时，无差失也。（出《报应记》）

【译文】

赵安，是成都人，唐朝大和四年，常念金刚经，每天十遍。正赶上蛮寇退归，在路上看见了军队的兵器，就收到家中，被仇人所诬告。官吏到他家去逮捕他，他洒泪拜经而别，又被狱吏所打，就被冤枉而认供，将判定他有罪。到了节帅大堂上，枷锁自然脱落。于是就责问他，赵安说：“我不是盗贼，这些都是在巷道里捡来的，常常读金刚经，恐怕是它的神力吧？”节帅叱责他并不相信，等到点到了赵安的时候，忽然就在赵安的名字下面写着一个“放”字，以后就都说其余的一并按法处理，竟然不知道是什么用意。等他被放回来，洗了澡，对着经书礼拜，打开匣子看，那个经书已皱裂断轴就象是被大力士拉扯过似的。他的妻子说：“我忽然听到匣子里有声音，就象有砍扑的声音。”正是赵安被拷打审讯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差错。

卷第一百八　报应七（金刚经）

何轸　王殷　王翰　宁勉　倪勤　高涉　张政　李琚　巴南宰　元初　兖州军将 杨复恭弟　蔡州行者　贩海客

何轸

何轸以鬻贩为业。妻刘氏，少断酒肉，常持金刚经。先焚香像前，愿年止四十五，临终心不乱，先知死日。至唐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舍资装供僧，欲入岁，遍别亲故。何轸以为病魅，不信。至岁除日，请僧授入关，沐浴更衣，独处一室，趺坐高声念经，及辨色悄然。儿女排室看之，已卒，顶热灼手。轸以僧礼塔葬，在荆州北部。（出《酉阳杂俎》）

【译文】

何轸以买卖为业。妻子刘氏，年少断绝酒肉，常念金刚经。先在像前焚香礼拜，希望能活到四十五岁。临终时心不乱，事先知道自己的死日。到唐朝大和四年冬天，已四十五岁了，尽舍钱财来置供品供奉和尚，快过年的时候，就与所有亲友告别。何轸认为她得病见鬼，不相信。到了大年除夕，请和尚来，沐浴更衣，独自住在一个房子里，坐下高声念经，等到声音渐渐没有了，儿女打开屋子看她，已经死了，头热得烫手。何轸用和尚的礼节把她葬在塔中，在荆州城北。

王殷

蜀左营卒王殷，常读金刚经，不茹荤饮酒。为赏设库子，前后为人误累，合死者数四，皆非意得免。至唐大和四年，郭钊镇蜀。郭性严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锦缬，郭嫌其恶弱，令袒背，将毙之。郭有蕃狗，随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辄噬。忽吠声，立抱王殷之背，驱逐不去。郭异之，怒遂解。（出《酉阳杂俎》）

【译文】

蜀左营卒王殷，常读金刚经。不吃荤不饮酒。他做赏设库子，先后被人牵连，当死过多少回了，都意外得到免除。到了唐朝大和四年，郭钊镇守蜀地，郭钊性格急躁严厉，稍有不如意的就都处死。王殷因为呈献锦缬，而郭钊嫌质劣货差，令他露出后背，要打死他。郭钊有一个外来狗，跟着郭钊，形影不离，不是这宅院里的人，碰到就咬。狗忽大叫，立即抱住王殷的后背，怎么也赶不下来。郭钊感到奇怪，怒气也就随着消了。

王翰

唐大和五年，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经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处，翰独至一司。见一青衫少年，称是己侄，为冥官厅子，遂引见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类。其兄语云：“有冤牛一头，诉尔烧畬，枉烧杀之，又曾卖竹与杀狗人作箜篌，杀狗二头，狗亦诉尔。尔今名未注死籍，尤可以免，为作功德。”翰欲为设斋，及写《法华经》、《金光明经》，皆曰：“不可”。乃请曰：“持金刚经七遍与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舍业出家。（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大和五年，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常在集市，每日获些小利。忽然暴死，过了三天又活了。他说：在冥司中看见有十六个人一齐被拘捕，十五个人散配到其他地方，唯独自己到了一司。看见一个穿青衫的少年，声称是自己的侄，做了冥官厅子，于是就领他去见推典。又说是自己的哥哥，容貌都不象他。他的哥哥告诉他说：“有一头冤枉的牛，控诉你烧荒，烧死了它。又曾把竹子卖给杀狗的人作箜篌。杀死了两只狗，狗也控诉你。现在你的名字还没有注入死册，罪可以赦免，替他们作些功德的事”。于是翰想为他们设斋，以及给写《法华经》、《金光明经》，都说：“不可以。”就请求他给他们念七遍金刚经。他的哥哥高兴地说：“够了。”等到他复活，就弃家而出家了。

宁勉

宁勉者，云中人，年少有勇气，善骑射，能以力格猛兽，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为衙将，后以兵四千军于飞狐城。时蓟门帅骄悍，弃天子法，反书闻阙下。唐文宗皇帝，诏北都守攻其南。诏未至，而蓟门兵夜伐飞狐，钲鼓震地，飞狐人汹然不自安，谓宁勉曰：“蓟兵豪健不可敌，今且至矣，其势甚急，愿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尽血贼刃下，悔宁可及。虽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计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蓟师之锋，将听邑人语，虑得罪于天子；欲坚壁自守，又虑一邑之人悉屠于贼手。忧既甚而策未决，忽有谍者告曰：“贼尽溃矣！有弃甲在城下，愿取之。”勉即登城坦望，时月明朗，见贼兵驰走，颠踬者不可数，若有大兵击其后。勉大喜，开邑门，纵兵逐之，生擒数十人，得遗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图氏，常阅佛书金刚经，既败蓟师，擒其虏以讯焉。虏曰：“向夕望见城上有巨人数四，长二丈余，雄俊可惧，怒目呿吻，袒荡执剑。蓟人见之，惨然汗栗，即走避。又安有斗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刚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后为清塞副使。（出《宣室志》）

【译文】

宁勉是云中人，年少而有勇，善于骑射，能不用武器凭自己的力量格斗猛兽。北都守赏识他的勇猛，让他做了衙将。以后他统兵四千多人驻扎在飞狐城。当时蓟门统帅骄慢悍勇，违背天子的法令，谋反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唐文宗皇帝下诏北都守从南边攻打他们。诏书还没到。而蓟门的兵夜间就夜攻飞狐城。钲鼓惊天动地。飞狐城中的人惊慌不安，对宁勉说：“蓟兵豪健，不可抵挡，现在已经到了，形势紧急，愿意放弃城而逃走。不然的话，早晚要攻下这座城，我们不能忍心看着父子兄弟都惨死在敌人的刀下，虽有皇上的神威，也无法雪我们的仇冤。希好好想想。”宁勉考虑自己兵少，本来敌不过蓟兵想听城里人的话，又怕皇帝降罪；又想靠着坚固的城墙自守，但又担心一城的人都被贼寇所杀。忧心忡忡不能决断。忽然有探子来报：“贼寇完全溃败了，有丢弃的铠甲在城下，愿拿来。”宁勉便登上城楼观看，当时明月当空，看见贼兵败退逃走伤残腿脚的不可数。就象有大兵攻击他们的后面。宁勉很高兴，打开城门，放兵追他们，活捉了几十人，得到了很多丢掉的铠甲。以前宁勉喜欢浮图和尚，常常阅读佛书金刚经。打败了蓟军后，捉住了俘虏审问他。俘虏说：“前天晚上看见城上有四个巨人，二丈多高，雄俊可怕，怒目张嘴，袒胸拿剑，蓟兵看见，惊恐害怕，就都逃跑了，哪有攻城的心思呢？”宁勉明白了巨人就是金刚。自己也更感到奇怪。宁勉官到御史中丞，后做了清塞副使。

倪勤

倪勤，梓州人，唐大和五年，以武略称，因典涪州兴教仓，素持金刚经。仓有厅事面江，甚为胜概，乃设佛像，而读经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涨，惟不至此厅下，勤读诵益励。洎水退，周视数里，室屋尽溺，唯此厅略不沾渍，仓亦无伤。人皆礼敬。（出《报应记》）

【译文】

倪勤是梓州人。唐朝大和五年，以雄才大略闻名。因此主管涪州兴教仓，一向念金刚经。教仓有厅堂临江，景色非常美丽。就在那里设了佛像，并且在那里读经书。六月九日，江水猛涨，唯独涨不到这个厅下，于是更加勤勉地读经，等到水退以后，环视周围几里，房屋都被淹没倒塌。只有这个厅一点也不沾湿，教仓也没有损伤，人都来礼拜。

高涉

唐大和七年冬，给事中李石为太原行军司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咚咚鼓起时，诣邻房，忽遇一人，长六尺余，呼曰：“行军唤尔。”涉遂行。行稍迟，其人自后拓之。不觉向北，约行数十里，至野外，渐入一谷底，后上一山，至顶四望，邑屋尽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朱绿，当按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对。”复至一处，数百人露坐，与猪羊杂处。领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则也，逆谓涉曰：“君初得书手时，作新人局，遣某买羊四口，记得否？今被相责，意甚苦毒。”涉遽云：“尔时只使市肉，非羊也。”则遂无言，因见羊人立啮则，逡巡被领他去。倏忽又见一处，露架方梁，梁上钉大铁环，有数百人，皆持刀，以绳系人头，牵入环中，刳剔之。涉惧走出，但念金刚经。倏忽，逢旧相识杨演云：“李说尚书时，杖杀贼李英道为劫贼事，已于诸处受生三十年，今却诉前事，君常记得否？”涉辞己年幼，不省。又遇旧典段怡，先与涉为义兄弟，逢涉云：“弟先念金刚经，莫废忘否？向来所见，未是极苦处，勉树善业，今得还，亦经之力。”因送至家，如梦，死已经宿，向拓处数日青肿。（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大和七年冬，给事中李石做了太原行军司马。孔目高涉于是住在使院。听到咚咚的鼓击声时，就到邻房去，忽然遇见一人，高六尺多。喊道：“行军叫你！”高涉就跟着去，走得稍慢，那个人从后面击打他，不知不觉朝北走了大约几十里，到了野外，逐渐进入一个深谷，然同登上一座山，到山顶上四望，城市房子都在眼下。又到了一曹司，追的人喊道：“高涉已抓到！”其中的人很多都是穿红挂绿的，当中坐着的人象崔行信郎中，评判道：“交付有司对质！”又到了一处，几百人坐在露天里，和猪羊在一起。把他领到一人面前，原来是高涉的妹夫杜则。不满地对高涉说：“你当初刚拿到经书时，作了新人的时候，派我买四只羊，还记得吗？现在我被责备，痛苦难奈。”高涉急忙说：“我当时只让你买肉，不是羊。”杜则无言对答。就看见羊人站在那咬杜则。正徘徊之际，又被领到别处去。忽然又见一处，方梁上露出一个架子，架子上钉着大铁环，有几百个人，手都拿着刀，用绳索绑着人头，牵人到铁环中，刳剔人头。高涉惊慌而走出去。只是念金刚经。忽然碰到老相识杨演说：“李说做尚书时，打死贼人李英道，以及做劫贼的事，已经在这些地方受了三十年的罪，现在再和你谈谈以前的事，你记得吗？”高涉推辞自己年幼，不懂事。又遇旧友段怡，先和高涉结为义兄弟，对高涉说：“弟先念金刚经，千万不要荒废，别忘记了。先前所看见的，不是最苦的地方，劝勉你多做好事，今天能够回去，也是经书的力量。”于是送他回家。他象做梦一样，死了已经一宿了，先前被打的地方几天来都是青肿的。

张政

张政。邛州人。唐开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见四人来捉，行半日，至大江，甚阔，度深三尺许，细看尽是脓血，便小声念金刚经。使者色变。入城，见胡僧长八尺余，骂使者曰：“何不依帖？乱捉平人。”尽皆惊拜。及领见王，僧与对坐，曰：“张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领来。”王曰：“待略勘问。”僧色怒，王判放去。见使者四人，皆著大枷。僧自领政出城，不见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尚，汝识我否？我是须菩提。”乃知是持经之力，再三拜礼。僧曰：“弟子合眼。”僧以仗一击，不觉失声，乃活。死已三日，唯心上暖。（出《报应记》）

【译文】

张政是邛州人，唐朝开成三年七月十五日，突然死去。当初看见四个人来捉他，走了半天到了一条大江边，江很宽，大约三尺深。仔细一看都是脓血，便小声念金刚经。使者变了脸色。入城后，看见胡僧高八尺多，骂使者说：“为什么不按帖抓人，乱抓平民？”使者都惊慌而拜，等到领他去见阎王，和尚和王对坐，说：“张政是我本家的弟子，被乱抓来的。”阎王说：“等我稍加审问。”和尚发怒。阎王便判放他回去，看见四个使者，都带上枷锁。和僧领着张政出城。看不到所渡的河水。和尚说：“我是你所习佛宗的和尚，你认识我吗？我是须菩提。”张政才知道是诵读经书的力量，再三拜谢和尚。和尚说：“弟子闭上眼睛。”和尚用杖打他一下，不觉地叫出声来，才活了。他已经死了三天了，只是心口上还是温热的。

李琚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际，见一人自称“行病鬼王”。骂琚云：“抵犯我多，未领汝去。（“去”原本作“云”，据明抄本改。）明日复共三女人同来，速设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闻呵叱啾啷，不睹人也。却四度来，至二十一日辞去，琚亦拜送。却回，便觉身轻，于佛堂作礼，将吃粥。却行次，忽被风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见江海无涯，人畜随琚立岸边，不知所向。良久，有黄衫人问曰：“公是何人？随我来。”才四五步，已见江山甚远。又问：“作何善事？若无，适已于水上作猪羊等也，细说恐王问。”琚云：“在成都府，曾率百余家于净众寺造西方功德一堵，为大圣慈寺写大藏经，已得五百余卷，兼庆赞了。”使者引去。约五十里，见一大城，入门数里，见殿上僧长六七尺，语王云：“此人志心造善，无有欺谄。”王诘黄衫人，如何处得文帖，追平人来。答云：“山下见领来，无帖追。”王云：“急送去。”便见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记分明，石壁造广利方在后。使者领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说：“缘汉州刺史韦某亡，欲令某作刺史。”琚都不谕。六七日已来放归，凡过十二处，皆云王院，悉有侍卫，总云与写一卷金刚经。遂到家，使人临别执手，亦曰：“乞一卷金刚经。”便觉头痛，至一塔下，闻人云：“我是道安和尚，作病卓头两下，愿得尔道心坚固。”遂醒，见观音菩萨现头边立笑，自此顿寤。妻儿环哭云：“没已七日，唯心上暖。”写经与所许者，自诵不怠。（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李琚，是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然患疾病，恍惚之际，看见一个人自称是“行病鬼王”，骂李琚道：“你触犯我太多，没领你去。明天和三个女人一起来，赶快摆上酒席，三个人都是我的妻子。”李琚也应酬道：“你怎么能有三个妻子？”只听到呵叱啾唧的声音，看不见人，又来了四回。到了二十一日鬼王告辞。李琚也拜送。回来时，便觉身轻。在佛堂作礼，将要吃粥，后退几步停下，忽然被风吹去站不住脚，于是到了一座大山旁，看见一片江海。人畜随着李琚站在岸边，不知去哪里。好久有一个穿黄衫的人问道：“你是什么人？跟我来。”琚才走了四五岁，就看见江山已离得很远了。又问他：“作了什么好事？如果没有做过，刚才在水上就变作猪羊了。你仔细说说，恐怕一会大王会问。”李琚说：“在成都府，曾率百余家在净众寺建造西方功德碑一座，为大圣慈寺写大藏经。已经得到五百多卷。又曾做过赞礼。使者便引着他，大约走了五十里，看见一座大城，进门几里，看见殿上有一个高六七尺的和尚，告诉王说：“这个人一心作善事，无有欺骗。”王责备黄衫的人，在什么地方拿到的文帖，追捕平民来。回答道：“从山下领来的，没有追帖。”王说：“赶快送回去！”于是就在殿上看见自己所做的功德，碑记十分明确，在石壁后面记载着所建造的许多善事，使者便领着去了。又到一院，让他坐下。向李琚说，因汉州刺史韦某死了，欲叫你作刺史。李琚都不答应，六七天才来放他回去。一共走过了十二个地方，都说是王院，都有侍卫，答应说给他们写一卷金刚经。于是就到了家，使者临别拉着李琚的手，又说：“求得一卷金刚经。”就觉得头痛，到了一塔下，听到有人说：“我是道安和尚，朝头上敲两下，希望你的道心坚定。”于是李琚醒来，看见观音菩萨出现在头边站着笑，这才立刻清醒了。妻儿围着他哭，说他已死了七天了，只是心口上还温热。从此他给那些答应过的人写经，并不懈怠地诵读。

巴南宰

巴南宰韦氏，常念金刚经。唐光化中，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绯衣，挈二子偕行，同登山岭。行人相驻叫噪，见是赤狸大虫三子母也。逡巡，与韦分路而去，韦终不觉，是持经之力也。（出《述异记》。明抄本出《北梦琐言》）

【译文】

巴南宰韦氏，常念金刚经，唐朝光化年中，到泥溪，遇到一个女人，穿着红衣，领着两个儿子一起走，他们同登一山岭。走路人都停下来喊叫，原来是看见了赤狸大虫母子三人。在他们身边徘徊一阵后，就和韦氏分路而走。韦氏始终不知道，是诵金刚经的力量使他免祸。

元初

唐元初，九江人，贩薪于市。年七十，常持金刚经。晚归江北，中流风浪大起，同涉得俱没，唯初浮于水上，即漂南岸。群舟泊者，悉是大商，见初背上光高数尺，意其贵人。既得活，争以衣服遗之，及更召以与饭，语渐熟，乃知村叟。因诘光所自，云：“某读金刚经五十年矣，在背者经也。”前后厄难，无不获免，知是经之力也。（出《报应记》）

【译文】

唐元初是九江人，在市上卖柴为生。年纪七十，常念金刚经。晚上回江北，在江中大风刮起，同过江的人都淹死了，只有元初浮在水面上，漂到了南岸。那些停在岸边的船上的人都是大商人，看见元初背上有几尺高的光，认为他是贵人，才能够得生，都争着送给他衣服，轮番请他吃饭。说话时间长了也都熟悉了，才知道他是村中一老头。于是问他光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读金刚经已五十年了。在背上的光是经。”他前后的噩运，没有不获免的，知道都是经书的力量。

兖州军将

乾符中，兖州节度使崔尚书，法令严峻。尝有一军将衙参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门处斩。其军将就戮后，颜色不变，众咸惧之。是夜三更归家，妻子惊骇，谓是鬼物。军将曰：“初遭决斩时，一如醉睡，无诸痛苦。中夜，觉身倒街中，因尔还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谢，崔惊曰：“尔有何幻术能致？”军将云：“素无幻术，自少读金刚经，日三遍，昨日诵经，所以过期。”崔问记得斩时否，云：“初领到戟门外，便如沉醉，都不记斩时。”崔又问所读经何在，云：在家锁函子内。”及取到，锁如故。毁锁，见经已为两断。崔大惊自悔，慰安军将，仍赐衣一袭，命写金刚经一百卷供养。今兖州延寿寺门外。盖军将衙门就法并斩断经之像，至今尚存。（出《报应记》）

【译文】

乾符年中，兖州节度使崔尚书，法令很严峻。曾有一军将没按时到衙，崔便大怒，就令在衙门处斩首。那个军将被斩首之后，颜色不变，大家都感到害怕。这天夜里三更时，军将便回家了。妻儿惊慌害怕，说是鬼。军将说：“当初遭斩时，就象醉酒入睡一样，没有任何痛苦。半夜，觉得身子倒在街道上，因而就回家来了。”妻子不知道什么缘由，第二天早晨去谢崔。崔惊讶地说：“尔有什么幻术能这样？”军将说：“一向没有什么幻术，从小读金刚经。每天三遍，昨天诵经，才误了占卯的时间。”崔问还记得斩首的情景吗，说：“刚领到戟门外，便象沉醉了一样，记不住斩首的情景了。”崔又问读的经书在哪里。他说：“在家，锁在匣了里。”等到去取来，锁象原来一样。毁坏锁头，看见经书已断为两截。崔惊异又后悔，安慰军将，并赏给他一套衣服。命他写金刚经一百卷供奉。现在兖州延寿寺门外，军将衙门被杀以及斩断经书的像，至今还存在。

杨复恭弟

唐内臣姓杨，忘其名，复恭之弟也。陷秦宗权、鹿晏洪、刘臣容贼内，二十余年，但读金刚经，虽在城中，未尝废。会宗权男为襄阳节度使，杨为监军使，杨因人心危惧，遂诱麾下交赵德言攻杀宗权男，发表举德言为节度使。由是军府稍定，民复旧业矣。杨于课诵之功，益加精励。尝就牙门外柳树下，焚香课诵之次，欻有金字金刚经一卷，自空中飞下，杨拜捧而立，震骇心目：“得非信受精虔，获此善报也！”故陷于贼党二十年间，终能枭巨盗，立殊勋，克保福禄者，盖佛之冥祐也。（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的内臣姓杨，忘记了他的名，是杨复恭的弟弟。陷落入贼人秦宗权、鹿晏洪、刘巨容之手。只是念金刚经，虽然在城中，也不曾荒废。正赶上宗权的儿子做襄阳节度使，杨做监军使。杨因为人心危惧，就诱使部下赵德言攻杀宗权的儿子，上表推举德言为节度使。从这以后军府稍微平定，百姓们又重操旧业。杨在诵读经书上非常下功夫，也更加精心勤勉。曾在牙门外柳树下，焚香而诵读经书，忽然有金字的金刚经，从空中落下来。杨拜捧经而站着看，心里很激动：“莫非是信经受经的心虔诚，才得这种善报么！”因此陷入贼党二十年间，最终能斩杀巨盗首领，建立了特别的功勋，保住福禄，大概是佛在暗中护持吧。

蔡州行者

唐宋汶牧黄州日，秦宗权阻命作乱，将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刚经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权差为细作，令入黄州探事。行者至黄州，未逾旬，为人告败。宋汶大怒，令于军门集众决杀。忽报有加官使到，将校等上言，方闻喜庆，不欲遽行杀戮，由是但令禁锢。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报使入境，复且停止。使已发，引出就刑，值大将入衙，见之，遽白于宋曰：“黄州士马精强，城垒严峻，何惧奸贼窥觇？细作本非恶党，受制于人，将军曲贷性命，足示宽恕。”汶然之，命髡发负钳，缘化财物，造开元新寺。寺宇将就之一夜，梦八金刚告日：“负钳僧苦行如此，缔构既终，盍释其钳，以旌善类。”汶觉大异之，遂令释钳，待以殊礼。自后一州悉呼为金刚和尚。（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宋汶治理黄州的时候，秦宗权违命作乱，将要四处掠夺。蔡州有一个念金刚经的人，郡中的人都很敬重他。宗权就派他为探子，叫他到黄州刺探。这个人到了黄州，不过十天，被人告发。宋汶大怒，令在军门前集众而杀他。忽然报告加官的使者到了，将校等上前庆祝，正在喜庆时，不想立即杀他。因此只命人禁锢起来。又过了一个月，使臣仍没到，又下令行刑。等把那个人押出监牢后，又报使者已经入境，又暂且停止行刑。使者走了之后，又拉出去行刑，正赶上大将进入衙内，看见了，急忙对宋汶说：“黄州的兵马精强，城壁垒森严，何惧奸贼的窥探？这个探子本不是恶人，是被别人牵制，将军暂饶他一命，以示宽恕。”宋汶认为这话有理。就命令剃了他的头发背着铁钳，叫他去化缘财物，为建造开元新寺。寺庙建成的那一夜。宋汶梦见八位金刚告诉他说：“背钳的和尚如此痛苦，寺庙已经建成，为什么不放开他的铁钳，来发扬他的善行。”宋汶醒后非常惊奇，于是就下令放开铁钳，用重礼待他。从此以后，一州的人都叫他为金刚和尚。

贩海客

唐有一富商，恒诵金刚经，每以经卷自随。尝贾贩外国，夕宿于海岛，众商利其财，共杀之。盛以大笼，加巨石，并经沉于海。平明，众商船发。而夜来所治之岛，乃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则闻人念金刚经声，深在海底。僧大异之，因命善泅者沉于水访之，见一老人在笼中读经，乃牵挽而上。僧问其故，云：“被杀，沉于海，不知是笼中，忽觉身处宫殿，常有人送饮食，安乐自在也。”众僧闻之，悉普加赞叹，盖金刚经之灵验。遂投僧削发，出家于岛院。（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有一个富商，坚持不懈地读金刚经。经书总是带在身边。曾在国外做买卖，晚上住在一个海岛上，众商人贪图他的财物，一齐杀了他，把他放在大笼子里，压上大石头，连经书一起都沉到海底。第二天天刚亮。众商的船开走了。而夜间所住的岛，原来有个僧院，那个寺院中的和尚每天晚上都听到有念金刚经的声音，深在海底，和尚们非常吃惊，就派会潜水的人沉入海底查看，看见一个老人在笼中念经，就把笼子拉上来。和尚问他原因，他说：“被杀死了沉在海底，不知道是笼子，忽然觉得身处宫殿，常有人送饭，安乐自在。”众僧听到后，都非常赞叹，大概是金刚经的神力。于是他便削发为僧，出家在岛院。

卷第一百九　报应八（法华经）

沙门静生　释昙邃　释慧庆　费氏 赵泰　释慧进　沙门法尚　释弘明 释志湛　五侯寺僧　释智聪　昙韵禅师 李山龙　苏长　尼法信　李氏 彻师　悟真寺僧　释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沙门静生

西晋蜀郡沙门静生，出家以苦行致称，为蜀三贤寺主，诵法华经。每诵经时，常感虎来蹲前听，诵讫乃去。又恒见左右有四人为侍。年虽衰老，而精勤弥励，遂终其业云。（出《法苑珠林》）

【译文】

西晋时蜀郡的沙门静生，出家后以苦行著称，做了蜀地的三贤寺主，诵读法华经。每当诵经时，常感动老虎前来倾听，等读完之后才走。又常常看见左右四个人侍候着他。年纪虽然衰老了，但更加努力精心读经书。一直到死。

释昙邃

晋有释昙邃，未详何许人。少出家，止河阴白马寺。蔬食布衣，诵法华经，又释达经旨，亦为人解说。常于夜中，忽闻扣户云：“欲请法师九旬说法。”邃不许。固清，乃赴之。而犹是睡中，觉己身已在白马岛神祠中，并一弟子，日日密往，余无知者。后寺僧经祠前过，见有两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讲说声。又闻有奇香之气，于是道俗共传神异。至夏竟（“竟”原作“觉”，据明抄本改。）神送白马一疋，白羊五头，绢九十疋。咒愿毕，于是遂绝。（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代有个和尚昙邃，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年少出家，住河阴的白马寺。吃粗粮穿布衣，诵读法华经，又能解释领会经书的宗旨，也常为别人讲解。忽然在夜里听到敲门的声音说：“要请法师去讲经九十天。”昙邃不答应。坚决请求，就跟他去了。而还象是在睡梦中，觉得自己身在白马岛神祠中，并且有一个弟子，每天都和他一起前往，其余没有人知道。后寺的和尚从祠前走过看见有两个高座，邃坐在北面，弟子坐在南面，就象有讲说经书的声音。又闻到有奇香的气味，于是道俗的人们都作为神异事传说。一直到了夏天，神送给他白马一匹，白羊五头，绢九十匹，祝愿完毕，一切都消失了。

释慧庆

宋释慧庆，广陵人，出家止庐山寺。学通经律，清洁有戒行，诵法华经十地思、益维摩，每夜吟诵，常闻空中有弹指赞叹之声。曾于大雷遇风涛，船将覆没，庆惟诵经不辍。觉船在浪中，如有人牵之，倏忽至岸。于是笃励，弥复精勤矣。（出《法苑珠林》）

【译文】

宋朝的释慧庆，是广陵人，出家在庐山寺。精通经书，清正廉洁而遵守佛教的戒律，诵读法华经中的十地思、益维摩，常常听到空中有弹指赞叹的声音。曾在大雷雨天遇到风暴，船将要覆灭，慧庆只是读经不止，就觉得船好象是在浪中，有人拉着似的，很快地到了岸。于是读经也就更加精心勤勉了。

费氏

宋罗玙妻费氏者，宁蜀人，父悦为宁州刺史。费少而敬信，诵法华经数年，勤至不倦。后得病，忽苦心痛，阖门惶惧，属纩待时。费心念：我诵经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死也。既而睡卧，食顷而寤，乃梦见佛于窗中援手，以摩其心，应时都愈。一堂男女婢仆，悉睹金光，亦闻香气。玙从妹于时省疾床前，亦具闻见。于是大兴信悟，虔戒至终，每以此端进化子侄焉。（出《迷异记》。《法苑珠林》九五作出《冥祥记》。）

【译文】

宋朝的罗玙的妻子费氏，宁蜀人，她的父亲做了宁州刺史。费氏年少就敬信诵读法华经，几年勤奋不倦。后来得了病，忽然感到心痛，全家人都非常害怕，只等咽气下葬。费氏心念：我诵读经书勤奋，应当有保祐，大概不至于马上就死吧。接着就入睡了，一顿饭的工夫她醒了。梦中看见佛在窗中过来拉她的手，抚摸她的心。过了一会就不疼了。一屋子里的男女婢仆，都看见了金光，也闻到了香味。罗玙的堂妹在床前探望她的时候，也都看见和闻到。于是就大兴信悟，虔诚也守戒规到最后，也常常用这些来教化他们的子侄等人。

赵泰

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进典籍，乡党称名，年三十五。宋（《辨正论》八注引“宋”作“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暖。身体屈伸。停尸十日，气从咽喉如雷鸣，眼开，索水饮，饮讫便起。说初死时，有二人乘黄马，从兵二人，但言捉将去。二人扶两腋东行，不知几里，便见大城，如锡铁崔嵬。从城西门入，见官府舍，有二重黑门，数十梁瓦屋，男女当五六十。主吏著皂单衫，将泰名在第三十。须臾将入，府君西坐，断勘姓名。复将南入黑门，一人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问生时所行事，有何罪过；行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许汝等辞。恒遣六师督录使者，常在人间，疏记人所作善恶，以相检校。人死有三恶道，杀生祷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布施，生在福舍，安稳无为。”泰答一无所为，上不犯恶。断问都竟，使为水官监作吏，将千余人，接沙著岸上，昼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时不作善，今堕在此处。后转水官都督，总知诸狱事，给马，东到地狱按行。复到泥犁地狱，男子六千人，有火树，纵广五十余步，高千丈，四边皆有剑，树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堕火剑上，贯其身体。云：“此人咒诅骂詈，夺人财物，假伤良善。”泰见父母及一弟，在此狱中涕泣。见二人赍文书来，敕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为有寺中悬幡盖烧香，转法华经咒愿，救解生时罪过。出就福舍，已见自然衣服，往诣一门，云开光大舍，有三重黑门，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门。见大殿，珍宝耀日，堂前有二狮子并伏，负（“负”原作“象”，据明抄本改。）一金玉床，云名狮子之座。见一大人，身可长丈余，姿颜金色，项有日光，坐此床上。沙门立侍甚众，四坐名真人菩萨，见泰山府君来作礼。泰问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师。”便闻佛言：“今欲度此恶道中及诸地狱人皆令出。”应时云有万九千人，一时得出，地狱即空。（“空”原作“时”，据明抄本改。）见呼十人，当上生天，有车马迎之，升虚空而去。复见一城，云：“纵广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云：“生来不闻道法，而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受更变报。”入北门，见数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广五十余步。下有五百余吏，对录人名，作善恶事状，受是变身形之路，从其所趋去。杀者云当作蜉蝣虫，朝生夕死；若为人，常短命。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偿人。淫逸者作鹄鹜蛇身。恶舌者作鸱鴸鸺鹠，恶声，人闻皆咒令死。抵债者为驴马牛鱼鳖之属。大屋下有地房北向，一户南向，呼从北户，又出南户者，皆变身形作鸟兽。又见一城，纵广百里，其瓦屋安居快乐，云：“生时不作恶，亦不为善，当在鬼趣千岁，得出为人。又见一城，广有五千余步，名为地中。罚谪者，不堪苦痛，（《辨正记》八注“不堪苦痛”下有“归家索代家为解谪皆在此城中”十三字。）男女五六万，皆裸形无服，饥困相扶，见泰叩头啼哭。泰按行毕还，主者问：“地狱如法否？卿无罪，故相挽为水官都督。不尔，与狱中人无异。”泰问人生何以为乐，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乐耳。”又问：“未奉佛时，罪过山积；今奉佛法，其过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录使者，问赵泰何故死来。使开滕检年纪之籍，云：“有算三十年，横为恶鬼所取，今遣还家。”由是大小发意奉佛，为祖及弟，悬幡葢，诵法华经作福也。（出《幽冥录》）

【译文】

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官府征召不去就职。精心钻研典籍，在乡党中闻名，年龄三十五岁。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半夜，忽然心痛而死，心上稍温，身体能屈能伸，尸体放了十天突然喘气声象雷鸣一样从咽喉中发出。眼睛睁开，要水喝，喝完就起来了。他说他刚死的时候，有两个乘黄马的人，两个兵士跟着，只是说要抓他去。两个人就扶着赵泰的胳膊向东走，不知走了几里，便看见一座大城。城高大雄伟庄严。从城的西门进去。看见官府的房舍，有两重黑门，几十间房屋。男女有五六十人。主官穿着黑色的单衣，把赵泰的名排在第三十上。等一会被叫进去。官员面向西坐着，核对姓名。又从南面进入黑门。一人穿着深红色的衣服，坐在大堂下，按顺序喊名，问活着时干过什么，有什么罪过，建立那些功德，作了哪些好事。说的人各个都说的不同。主管说允许你们陈述。往常派六师督录使者，在人间，记载各自所作的善行恶事，来检查验证。人死有三条险恶的路，以杀生酬神祭祀最重。应当对信佛遵守僧之五戒十善者，广发善心，生在福中，安稳而无为。赵泰答道自己一点也没做什么恶事。讯问完之后，就让他做水官监作吏，统帅一千多人，往江岸上运沙筑堤，他们整天劳苦而悲伤。后悔自己在世时没做善事，现在落到这种地步。以后又转为水官都督，总管牢狱中的事，送给他一匹马，到东面地狱去巡视。又到泥犁地狱，有男子六千多人，有火树，周围五十多步，高千丈，四边都有剑，树上着火，从顶上落下一十一五的人落到火剑上，穿透了他的身体。并说：“这些人咒骂犯罪，抢夺别人的财物，伤害良善。”赵泰看见父母和一个弟弟也在这狱中哭泣，又看见两个人拿来文书，下令给狱吏，说有三个人，他家供佛，因在寺中悬挂旗子虔诚烧香，念法华经的咒语，免除他们生时的罪过。就走出福舍，已看见还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又到了一门，据说是开光大殿，有三重黑门，都是白壁红柱。这三个人就进去了。看见一大殿，珍宝映日，堂前有两个狮子，并排趴在那驼着金玉床，说是叫狮子之座。又看见一个大人身高一丈多，满面金色，脖子上有日光，坐在这个床上。站立侍候的和尚很多，周围的人叫他真人菩萨。看到泰山府君来拜礼，赵泰问官吏他是什么人，官吏说：“这是名佛，天上天下解救人的法师。”于是就听到佛说：“现在想要度这些恶道上的人和那些地狱的人都出去。”时辰一到，就有一万九千多人，一下子出去了，地狱便空了。又看见喊十个人，应当升上天，有车马迎接他们，于是他们升空而去。又看见一城，吏说：周围有二百多里，名叫受变形城。”又说：“从来不学道法，而地狱考查已经完毕的人，应当到这座城，重新听从安排。于是进入北门，看见几千几百间土房子，中间有个大瓦房，宽五十多步。下面有五百多个官吏，对录人名，作好事坏事的情况。摆在面前的是变身形的路。于是就跟着他去的地方走。杀人的说是当做蜉蝣虫，早上生晚上死。若变成人，常常是短命的。偷盗的变作猪羊，杀了肉让人尝。淫逸的人变作鹄鹜蛇身。坏人的人变作鸱鴸、鸺鹠，讨厌它们的声音，人听到都诅咒让它们死。抵债的作驴马牛鱼鳖之类。大屋子下面有地房朝向北面，一门朝南。叫他跟着从北门进去，又从南门走出来的，都变身形为鸟兽。又看见一城，纵横百里，那里居的人安居乐业，说：“在世时不作恶事，也不做好事，应当在鬼住的地方度过一千年，才能出去变成人。又看见一城，宽有五千余步，名叫地中，惩罚被贬谪的人，不能忍受痛苦。男女有五六万，都是裸体没有穿衣服。饥饿困乏互相搀扶，看见赵泰叩头啼哭。赵泰巡查完毕回来。主管的人问：“地狱的法律如何，你没罪，所以让你作水官都督，不然就和狱中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的。”赵泰问人在世上以什么为乐事呢？主管的人说：“唯独信奉佛教做佛的弟子。精心念经不违犯佛教的禁戒为乐事。”又问：“没奉佛教时，罪恶如山；现在信奉佛法，他的罪过能解除吗？”回答说：“都能解除。”主管的人又召都录使者，问赵泰什么原因死的。使者打开滕检年纪的册子，说：“算寿命还有三十年，意外地被恶鬼所缠，现在打发他回家。”从此大大小小都发誓信奉佛教，从祖辈到子弟，都悬挂幡葢，诵读法华经作福事。

释慧进

前齐永明中，杨都高座寺释慧进者，少雄勇游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诵法华，用心劳苦，执卷便病。乃发愿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贼来索物，进示经钱，贼惭而退。尔后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诵经既广，情愿又满，回此诵业，愿生安养。闻空中告曰：“法愿已足，必得往生。”无病而卒，八十余矣。（出《祥异记》。明抄本作出《冥异记》，按见《冥祥记》。）

【译文】

前齐永明年中，杨都高座寺的和尚慧进，年少英勇有义侠精神。年纪四十岁时，忽然间明白过来，于是就出家。食粗粮穿布衣，发誓诵读法华经，用心苦诵，积劳成病。发誓要造百部经书来赎先前的罪孽，开始攒了一千六百文，贼来抢财物，慧进向贼说这是买经书的钱，贼惭愧而退。以后就造成了一百部经书，因此病也就好了。经书读得多，又满足了自己的心愿，从此一心诵经，愿平生安乐。忽听空中告诉他说：“法愿已足，一定能够延寿。”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无病而死。

沙门法尚

齐武帝时，东山人握（“握”疑是“掘”。）土见一物，状如两唇，其中舌，鲜红赤色。以事奏闻，帝问道俗。沙门法尚曰：“此持法华者亡相不坏也。诵满千遍，其验征矣。”乃集持法华者，围绕诵经，才发声，其唇舌一时鼓动。见者毛竖，以事奏闻。诏石函缄之。（出梁《高僧传》。《法苑珠林》三五、八五两引俱作出《旌异记》，此北齐事，不当见梁《高僧传》）

【译文】

齐武帝时，东山人挖土看见一个东西，形状象两个嘴唇，中间有舌头，颜色鲜红。皇帝闻奏问道俗两界。和尚法尚说：“这是念法华经的人死亡之后不腐坏。诵完一千遍后，它的灵验必显。”于是就召集念法华经的人，围绕着它诵读经书，才发声，该唇舌一齐鼓动。看到的人惊得毛发竖立。又把此景上奏。于是下诏书用石匣子封上它。

释弘明

齐释弘明，会稽山阴人也。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精勤礼忏，六时不辍。每旦则水瓶自满实，感诸天童子，以为给使也。每明坐禅，虎常伏于室内。（出《法苑珠林》）

【译文】

南齐时和尚弘明，是会稽山阴人。少年出家，贞忠吃苦守戒律，在山阴云门寺。每天诵读法华经，学习佛法，精心勤恳读诵，整日不停。每天早晨水瓶自然而满，感动了天童子给做的。每天天亮坐禅，老虎常常趴在室内。

释志湛

后魏末，齐州释志湛者，住太山北邃谷中衔草寺。省事少言，人鸟不乱，恒诵法华。将终时，神僧宝志谓梁武帝曰：“北方衔草寺须陁洹圣僧，今日灭度。”湛之亡也。无恼而化。两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还葬山中。后发看之，唯舌如故。众为立塔表焉。（出《法苑珠林》）

【译文】

后魏末期，齐州的和尚志湛，住在泰山北边深谷的衔草寺中。通情达理，少言寡语，四面太平，常年诵读法华经。将死的时候，神僧宝志对梁武帝说：“北方衔草寺须陁洹圣僧，今日灭度了。”释志湛死时，没有烦恼而终，两手各伸着一指。有一个梵僧说：“这是初果人。”埋葬在山中，以后挖掘出来一看，只有舌头象以前一样。大家为他立了塔赞颂他的功德。

五侯寺僧

后魏范阳五侯寺僧，失其名，诵法华为常业。初死，权殓堤下，后改葬，骸骨并枯，唯舌不坏。雍州有僧诵法华，隐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给。及死，置尸岩下，余骸并枯，唯舌不朽。（出《法苑珠林》）

【译文】

后魏范阳五侯寺和尚，不知他的姓名，以诵法华经为常业。当初死的时候，暂时埋在堤下，后改葬，发现尸骨已枯萎，唯独舌头不坏。雍州有个和尚诵读法华经，隐居于白鹿山中，感动了一个童子每天给他送衣服。一直到死他的尸体放在岩石下，尸骨都已枯干，只是舌头不烂。

释智聪

唐润州摄山栖霞寺释智聪，尝住扬州安乐寺。大业之乱，思归无计，隐江荻中，诵法华经，七日不食。恒有虎绕之，聪曰：“吾命须臾，卿须可食。”虎忽发言曰：“造天立地，无有此理。”（“理”原作“礼”，据明抄本改。）忽有一老翁，榜舟而至，翁曰：“师欲渡江至栖霞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时泪流，聪曰：“尔与我有缘也。”于是挟四虎利涉，既达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聪领四虎往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众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鸣号，以为恒式。聪至贞观中迁化，年九十九矣。（出唐《高僧传》）

【译文】

唐朝润州摄山栖霞寺和尚智聪，曾经住在扬州的安业寺。大业之乱时，没有办法回老家。暂隐居在江边芦荻中，诵读法华经，七天不吃不喝。常常有老虎围绕着他。智聪说：“我的命快完了，你不久就可以吃我的肉了。”老虎忽然说到：“天地间没有这个道理。”忽然有一个老翁，划着船过来，老翁说：“你想渡江至栖霞寺，就可以上船了。”四只虎一起流泪。智聪说：“你们和我有缘。”于是带上四只虎奋力涉渡，到达南岸时，船和老人都不知去处。智聪领着四虎去栖霞寺舍利塔西，坐禅念经。弟子八十人都不出院门，如果有事，一只虎就进入寺内鸣叫，形成规律。智聪到贞观年中死去，年龄九十九岁。

昙韵禅师

唐昙韵禅师，定州人。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山。常诵法华，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来诣之，仍以写经为请。禅师大欢喜，清旦食讫，澡浴，著净衣，入净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复如初，曾不告倦。及缮写毕，乃至装褫，一如正法。书生告去，送至门，忽失所在。禅师持诵，曾无暂废。后遭胡贼，仓卒逃避，方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败，乃寻经，于岩下获之。中箱糜烂，应手灰灭，拨朽见经，如旧鲜好。（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昙韵神师是定州人。隋末战乱，隐居在离石北山。常诵法华经，想要写下那些经，没有人和他一起做，如此多年。忽然有个书生来拜见他，竟然请求为他写经。禅师非常高兴，书生清晨吃完饭，洗了澡，穿上净衣，入净室，受八戒，口含着旃檀，烧香挂幡，寂寂地抄写，到了晚上才出来。第二天又是那样，不知疲倦，等到写完，才脱去衣服。一切都很符合法规。书生告辞而去，送到门口，忽然不见了。禅师诵读经书，丝毫不废。以后僧遭到胡贼的劫难，仓猝逃避，箱子里装着那个经书，就把它放在高岩上。过一年后贼败退，于是寻找经书，在岩石下找到了。巾箱已腐烂，用手一碰便变成灰，拨开灰看见经书，象先前一样完好。

李山龙

唐李山龙，冯翊人，左监门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家人未忍殡殓。至七日而苏。自说云：当死时，见被收录，至一官署，甚广大。庭前有数千囚人，枷锁杻械，皆北面立。吏将山龙至庭，厅上大官坐高床，侍卫如王者，寻呼山龙至阶。王问汝平生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斋，恒请施物助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日两卷。”王曰：“大善，可升阶来。”北间有高座，王曰：“可升座诵经。”王即起立，山龙坐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开经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下。”山龙复立阶下，顾庭前囚，已尽去矣。王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众因闻经，皆已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谓吏曰：“可将此人历观诸狱。”吏即引东行百余步，见一铁城，甚广大，城旁多小窗，见诸男女，从地飞入窗中，即不复出。山龙怪问之，吏曰：“此是大地狱，中有分隔，罪计各随本业，赴狱受罪耳。”山龙闻之悲惧，称南无佛，请吏求出院。见有大镬，火猛汤沸，旁有二人坐卧。山龙问之，二人曰：“我罪报入此镬汤，蒙贤者称南无佛，故狱中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龙又称南无佛。吏谓山龙曰：“官府数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请抄。若不尔，恐他官不知，更复追录。”山龙即谒王请抄，王书一行字付吏，曰：“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将山龙更历两曹，各厅事侍卫亦如此，吏皆请其官署，各书一行讫，付山龙。出门，有三人谓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见遗。”吏谓山龙曰：“彼三人者，是前收录使人。一人以赤绳缚君者，一人以棒击君头者，一人以袋吸君气者，今见君还，故来求乞。”山龙惶惧谢曰：“愚不识公，请至家备物，但不知何处送之。”三人曰：“于水边古树下烧之。”山龙诺。吏送归家，见亲眷哀哭，经营殡具，山龙至尸旁即苏，曰：“以纸钱束帛并酒食，自于水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愧君不失信，重相赠遗。”言毕不见。（出《冥报记》）

【译文】

唐代的李山龙是冯翊人，为左监门校尉。武德年中，突然死去而心还不凉。家里人不忍心入殓。到了七天而苏醒过来。自己说，他刚死的时候，看见被收录到一个官署。官署很宽大，庭前有几千个囚犯，都带着枷锁刑械，都面向北立着。官吏将山龙带到庭前。厅上的高座上坐着一个大官，侍卫大王的人，喊山龙到阶前。王问：“你生平作过什么福事？”山龙回答说：“乡人每当设斋时，我常常把礼物送去资助他们。”王说：“你自己做了哪些好事？”山龙曰；“诵读法华经，每天两卷。”大王说：“太好了，可以让他到阶上来。”北面有一个高座，王说：“可登座诵经。”王就立即站起，山龙坐下，王就对着他而坐下。山龙打开经书念道：“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说：“请法师下去。”山龙又站在阶下。看庭前的囚犯，早已没有了。王说：“你诵读经书的福气，并不是只对你自己有利。那些人因为听到念经，都已获免了，难道不是好事吗？今天放你回去。”王对官吏说：“可领这个人去看看各处地狱。”官吏就领山龙向东走了一百多步，看见一座铁城，很宽大。城旁边有许多小窗，看见许多男女从地上飞进窗中，就不再出来了。山龙奇怪地问吏，官吏说：“这是大地狱。中间都分隔开，定的罪都根据各自不同的表现，到地狱受罪罢了。”山龙听说之后感到悲痛害怕，口诵“南无佛”，请求走出去，又看见有一大锅，火猛汤沸。旁边坐卧着两个人，山龙问他们。二人说：“我们的罪是入这汤镬之刑。承蒙你诵‘南无佛’。所以狱中所有的罪人，都能得到一天的休息睡觉罢了。”山龙又诵“南无佛”，官吏对山龙说：“官府多次移改，今天放你回去，可请求大王给写‘符’字。如果不这样，恐怕其他的官也不知道，再被追录。”山龙就拜见大王请求写字。大王写了一行字交给官吏说：“让他去五道等署。”官吏领命。带山龙再看两个曹衙。各个厅事侍卫也都这样，官吏都请他们的官署，各写完一行给山龙。走出门去，看见有三个人对他说：“大王放你回去，我们都希望你多少能赠送点东西。”官吏对山龙说：“那三个人是先前收录你的使者，一个人用红绳绑你的；一个人是用棒子打你头的；一个人是用口袋装你的气的。现在看见你要回去，特意来请求你。”山龙惊慌拜谢说：“我不认识你们，请让我到家之后给你们准备礼物，只是不知往何处送呢？”三个人说：“送到水边古树下烧了它。”山龙答应了。官吏便送他回家，看见亲属恸哭。准备棺材，山龙到了尸体旁便苏醒了说：“用纸钱捆着布帛和酒饭，到水边烧了。”忽然看见三个人来谢道：“感谢你不失信，赠送这么多的礼物。”说完就不见了。

苏长

苏长，武德中，为巴州刺史。赴任，至嘉陵江，风浪覆舟，溺其家六十余人。唯一妾常读法华经，水入船中，妾头戴经函，誓与俱溺，随波泛滥。顷之著岸。逐经函而出，开视其经，了无湿污。独存其命。（出《法苑珠林》）

【译文】

苏长，武德年间做了巴州刺史。赴任，到嘉陵江，风浪暴起全船覆灭，淹死他家六十多口人。唯独他的一妾常读法华经，水入到船中，妾头戴经函，决心和它一起淹死。随水漂流，不一会就靠了岸，随着经匣子上岸，打开匣子一看，经书一点没有湿。那些人中，只有她保全了性命。

尼法信

唐武德时，河东有练行尼法信，常读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然香更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殷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尝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入请之，尼固辞不许。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惭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绕佛行道，七日夜不暂休息。既而开视，文字如初。故知抄写深加洁净，比来无验，只为不勤敬也。（出《冥报记》）

【译文】

唐朝武德年间，河东有个练行尼名法信，常常诵读法华经。她求访了一个擅长写字的人，加数倍的酬谢价值，并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净室，让他写这部经书。每天起来，沐浴更衣，点燃香烛就在写经的室内。又在墙上凿开一孔，加上一个竹筒，让写经的人每次想要呼吸，就对准竹筒，出气于墙外，一共写了七卷，八年才写完。法信对他侍候周到殷勤，对他毕恭毕敬。龙门僧法端尝召集众僧讲法华经，也因此尼经本为典范，就去请借，尼坚持不答应。法端责备她，尼法信不得已，才自己送去。法端等人打开经书，只看黄纸，无一文字。再打开其它的经卷，全都一样。法端等感到惭愧害怕，立即送给尼法信。她非常悲痛地接受了，并用香水洗匣子，沐浴更衣，围着经书行道，七天七夜不休息一下。等打开一看，文字和先前一样。所以知道抄写经书深加洁净，法端拿去没有灵验，只是因为不勤奋又不恭敬的原因。

李氏

唐冀州封丘县，有老母姓李，年七十，无子孤老，唯有奴婢两人。家（原无“家”字，据《法苑珠林》九四引补。）镇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经纪。贞观年中，因病死，经两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及苏说云：初有两人，并著赤衣，门前召出，云有上符遣追，便即随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侧院，见一官人，衣冠大袖，凭案而坐，左右甚多，阶下大有著枷锁人，防守如生。官府者遣问老母：“何因行滥沽酒，多取他物？拟作法华经，已向十年，何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经已付钱一千文与隐师。”即遣追婢，须臾婢至，即笞四十放还。遣问隐师，报云是实。乃语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经了当来，得生善处，遂尔得活。”勘校老母初死之时，婢得恶逆，久而始苏，腹皆青肿，盖是四十杖迹。隐禅师者，本是客僧，配寺顿丘，年向六七十，自从出家，即头陀乞食，常一食斋，未尝暂辍，远近大德，并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夜，隐师梦有赤衣人来问，梦中答云：“造经是实。”老母乃屈乡闾眷属及隐禅师行道，顾诸（原本空一格，据明抄本补“诸”字。）经生，众手写经了，正当七日。还见往者二人来前，母曰：“使人已来，并皆好住。”声绝即死。隐师见存，道俗钦敬。（出《冥祥记》）

【译文】

唐朝冀州的封丘县，有一个老母姓李，年纪七十，孤苦一人，只有两个奴婢。家在镇上卖酒，酒中掺假，付酒量又少，分毫都不相让。在贞观年中，因病而死。过了两天，埋葬她的器具已准备好了，只因她的心口稍微温热，未曾入敛。等到她苏醒过来后说：当初有两个人，都穿着红衣服，在门前叫她出去，说有上符派遣追拿，就跟着他们去了。到了一座城，很象州城。引她到侧院，看见一官人，穿着宽衣大袖，凭着几案而坐着，他手下人很多。阶下有很多带枷锁的人，防守得很严。官府的人责问老母：“为什么行骗卖酒，夺取别人许多的财物？打算写法华经，已十年了，为什么不写。”老母就说：“酒让奴婢作，量也是让奴婢量。写经的钱已付了一千给了隐师了。”就派人追拿奴婢，不一会奴婢带到，就打四十杖放回。又派人问隐师。回答说：“都是实情。”于是对老母说：“放你七日先回去，经写完了再来，因为你有善念，才能得活”。验证一下老母刚死的时候，奴婢得了重病，很久才苏醒过来，腹部都青肿，大概是打了四十棒的痕迹。那个隐禅师，本来是客僧，住在顿丘寺，年纪近六七十岁，自从出家后，就定斋念佛，行脚乞食，不曾停止，是远近闻名的有功德的人，大家都很敬重他。老母病死的那个夜晚，隐师梦见有个穿红衣的人来问，梦中他答道：“造经书是事实。”老母就召集乡间亲属以及隐禅师行道，看着各经生写经书。正好是七天，又看见来过的两个人，老母便说：“使者来了，你等好好活着。”声断而死。隐师等还活着，道俗都很钦敬他。

彻师

唐绛州南孤山隐泉寺沙门彻禅师，曾行，遇癞人在穴中。彻师引出山中，为凿穴给食，念诵法华经。素不识字，加又顽鄙，句句授之，终不辞倦。诵经向半，梦有教者，后稍聪悟，已得五六卷。疮渐觉愈，一部了，须眉平复，容色如故。经云：“病之良药。”斯言验矣。（出《冥报拾遗》）

【译文】

唐朝绛州南孤山隐泉寺和尚彻禅师，曾出行，遇见一个生癞的人在洞穴中。彻师把他领出山中，也凿了个山洞给他送吃的，常常念法华经。癞人一向不识字，又加上性格固执孤僻，彻禅便一句一句地教他，始终坚持不懈。诵读经书将近一半时，便梦有教他的人。以后渐渐地聪明起来，已学了五六卷了。疮也渐渐感到好了，一部经书读完了，须眉都恢复原来的样子，面容脸色都和原来一样。经中说：“经是有病的良药。”这话真灵验啊。

悟真寺僧

唐贞观中，有王顺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诵法华经者。其声纤远。时星月回临，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其僧惨然有惧，及至寺，且白其事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乃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置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有诵法华经声在石函中，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一日寺僧尽下山，独新罗僧在，遂窃石函而去。寺僧迹其往，已归海东矣，时开元末年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贞观年中，有个王顺山悟真寺和尚。有一天夜里到蓝溪去，忽然听到有诵读法华经的，那个声音很细很远。当时的星月已没了，四下里望，寂静而看不清。那个和尚凄惨而恐惧，等到了寺内，就把这些事告诉了和尚们。第二天晚上，都在蓝溪听诵经声，于是就听到读经的声音从地中发出。于是就在那个地方做上标记，第二天一早挖开地表层，下面有一颅骨，埋在土中，他的骨头已枯干了，唯独唇与舌鲜红而滋润，于是就拿回寺中，用石匣子装上放在千佛殿的西殿下。从此每天晚上，总有诵读法华经的声音从石匣中发出。长安的男女，来看的人以千数。后来新罗和尚客居于寺，过了一年多，一天寺里的和尚都下山去了，只有新罗和尚在寺，就偷走了石匣子。寺里和尚们追查他的行踪，他已回海东去了。当时是开元末年。

释道俗

唐释道俗者，不测所由，止醴泉山原，诵法华经为业，乃至遍数千。贞观中，因疾将终，告友人慧廓禅师曰：“此虽诵经，意望有验。吾死之后，当以十年为限，试发视之。若舌朽灭，知诵无功，若舌如初，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讫而终。至十一年，依言发之，身肉都尽，唯舌不朽。一县士女，咸共赞叹，乃函盛舌本，起塔于甘谷岸上。（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和尚道俗，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住在醴泉山原，以诵读法华经为业，竟达到几千遍。贞观年中，因病将死，告诉他的友人慧廓禅师说：“虽然如此诵读经书，也只希望能有效验。我死之后，应当以十年为限，挖开坟墓看，如果舌已朽烂，那是我诵经无功；如果舌和先前一样，为我建立一塔，这也是我一生的信念。”说完就死了。到了第十一年，按他的话挖开他的坟看，身体的肌肉都已烂尽，只有舌头不烂。一县的男女，都来观看赞叹。于是就用匣子把舌头装上，在甘谷岸上筑起一塔。

史阿誓

唐郊南福水之阴有史村，史阿誓者，诵法华经，职充令史，往还步涉，未尝乘骑，以依经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终本邑，香气充村，道俗惊怪，而莫测其缘。终后十年，其妻死，乃发冢合葬。见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诚转诵法华经之灵验也。（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郊南福水的北面有个史村，有个叫史阿誓的，诵读法华经，做了令史，来回走步，从不乘车骑马。都按经书说的那样，是致哀怜悯一切的缘故。病死在本地。香气充满了全村，道俗之人都很惊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死后十年，他的妻子死了。就挖开坟墓合葬。看见他的舌头象生前那样。这的确是诵读法华经的灵验。

石壁寺僧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禅诵为业，精进练行。贞观末，有鹆巢其房楹上，哺养二雏。法师每有余食，恒就巢哺之。鹆雏后虽渐长，羽翼未成，因学飞，俱坠地死，僧收瘗之。经旬后，僧夜梦二小儿曰：某等为先有小罪，遂受鹆身，比来日闻法师诵法华，既闻妙法，得受人身，儿等今于此寺侧十余里某村姓名家，托生为男，十月之外，当即诞育。僧乃依期往视之，见此家妇，果同时诞育二子。因为作满月，僧呼为鹆儿，并应之曰：“唯”。（出《冥报拾遗》）

【译文】

唐朝并州石壁寺。有一个老和尚，以禅诵为职业，精心修炼。贞观年中，有一个八哥在他的房檐下筑巢，哺养了两只雏。法师每当有剩余的饭，总是送到巢穴里喂它们，八哥的雏鸟虽然渐渐地长大，但羽翼还没长成。因而学飞时，都落地而死。和尚收埋了它们。十天后，和尚梦见两个小孩说：“我等因为先前犯了小罪，就受到变鹆（即八哥）的惩罚，等来到这里听到法师诵读法华经，已听到了妙法，所以又能够变为人身，我们现在已投生在寺侧十几里某村某姓家，托生为男儿，十个月之后，就应当出生。”和尚便按期去看，这家的妇女，果然同时生育两个男孩。于是为他们作满月。和尚就叫它们为鹆儿，他们并答应：“是”。

卷第一百一十　报应九（观音经）

窦傅　周珰　竺法义　王珉妻 竺长舒　潘道秀　栾荀　张崇 释开达　竺法纯　释道泰　郭宣 吕竦　徐荣　刘度　南宫子敖 徐义　毕览　释法智　孙道德 张兴　昙无竭　车母　释昙颖 邢怀明　王球

窦傅

晋窦傅者，河内人。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权部曲，相与不和。傅为昌所用，作官长。护遣骑抄击，为所俘执，同伴六七人，共系一狱，锁械甚严，克日当杀之。沙门支遁山时在护营中，先与傅相识，闻其执厄，（“厄”原作“尼”。据明抄本、许本改。）山至狱所候视之，隔户共语。傅谓山曰：“今困厄，命在漏刻，何方得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归请，必有感应。”傅先亦颇闻观世音，及得山语，遂专心属念，昼夜三日，至诚自归。观其锁械，如觉缓解，有异于常。聊试推荡，摧然离体，傅乃复致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无心独去，观世音神力普济，当令俱免。”言毕，复牵挽余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开户走出，于警徼之间，莫有觉者，便逾城迳去。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复进，共逃隐一林中。须臾，护觉失囚，人马络绎，四出寻捕，焚草践林，无不遍至。唯傅所隐一亩许地，终无至者，遂得免还。乡里敬信异常，咸信奉佛法，遁山后过江，为谢居士敷具说其事焉。（出《真傅拾遗》。明抄本作出《冥祥记》）

【译文】

晋朝的窦傅，是河内人。永和年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个都掌握军队，相互之间不和。窦傅被高昌所用，作官长。吕护派骑兵抄击，窦傅被俘，同伴六七个人，一同被抓到监狱中，带上枷锁看管甚严，等到了时候就杀死他们。僧人支遁山当时在吕护营中，先和窦傅相识。听说他被俘将死，遁山到狱中去看望他。隔着门说话。窦傅对遁山说：“现在被囚禁，命在旦夕，什么人能相救呢？”遁山说：“如果能虔诚地请求皈依佛法，就一定有感应。”窦傅先前也听说过观世音，等听遁山的一番话，就专心诵念。三天三夜，诚心诚意自然向佛。再看他的锁枷，象感觉有缓解似的，和平常不同，就试着活动活动，刑具一下子离开身体。窦傅又诚心地说：“今天承蒙你可怜庇祐，已让枷锁自开。而我的同伴很多，我无心独自离去。观世音神力普渡，应当让他们都免难。”说完。又拉其他的人，其他的人都先后解落枷锁，就象有人割掉了似的，于是开门逃走。在巡逻人之间，没有人察觉，就越城而去，走了四五里，天亮了，不敢再走了，就隐蔽在一个树林中。不一会，吕护发觉囚犯逃走，大队人马去追，四处收捕，烧草毁林，没有搜查不到的地方，唯独窦傅所隐藏的一亩左右的地方，始终没有人到，才能脱险而回。乡里的人都异常地敬信，都非常信奉佛法。遁山以后过江，为了感谢遁山窦敷把这些事到处传扬。

周珰

晋周珰，会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珰年十六。便蔬食诵经，正月长斋竟，延僧设八关斋，及请其师竺佛密、支法阶，佛密令持小品，斋转读。三日僧赴斋，忘持小品。至中食毕，欲读经，方忆，甚惆怅。珰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无人遣取。至人定烧香毕，本家恨不得经，密益踧躇。有顷，闻叩门者，言送小品经。珰愕然心喜，开门，见一年少，著单衣夹，先所不识，又非时人，疑其神异，便长跪受经。要使前坐，年少不肯进，曰：“斯夜当来听经。”比出不复见，香气满宅，既而视之，乃是密经也，道俗惊喜。密经先在厨中，缄钥甚谨，还视其钥，俨然如故。于是村中十余家，咸皆奉佛。珰遂出家，字昙嶷，讽诵众经二十万言。（出《冥祥记》）

【译文】

晋朝周珰，会稽剡人，家中世代奉法。珰年纪十六岁，就吃素诵经。正月长斋完毕，便请和尚设八关斋，又请他的师傅竺佛密、支法阶。佛密让他拿着小品经，斋戒时诵读。三天后和尚赴斋，忘记了带小品经。到了中午吃完斋饭，想要读经，他才想起来，非常惆怅。珰家在坂怡村，距离寺庙三十里，无人去取。等到人们烧香完毕后。恨自家不能念经，佛密更加不安。过了一会，听到有人敲门，说是送小品经的。周珰惊讶心喜，开门，看见一个少年，穿着单衣服，是先前所不认识的，又不是当时的人，疑心他是神灵。便长跪接受经书，邀请让他入座。少年不肯进来，说：“这一夜应当来听经书。”等他出来后就不见了，而香气满屋，接着一看，原来是密经，道俗都很惊喜。密经先前在橱中，锁得很严。回去看那个锁，依然如故。于是村中的十几家，都信奉佛教。周珰于是出家，字为昙嶷，诵读经书二十多万言。

竺法义

晋兴宁中，沙门竺法义，山居好善，住在始宁保山。后得病积时，攻治备至，而了不损，日就绵笃。遂不复自治，唯归诚观世音，如此数日。昼眠，梦见一道人来候其病，因为治之，刳出肠胃，湔洗脏腑，见有结聚不净物甚多。洗濯毕，还纳之，语义曰：“汝病已除。”梦觉，众患豁然，寻得复常业。故其经云：“或现沙门梵志之象。”意者义公梦其是乎！义以太原七年亡，宋尚书令傅亮撰其事迹。亮自云：“其先君与义游，义每说其事，辄凛然增肃焉。”（出《述异记》。《法苑珠林》十七、九五两引作出《冥祥记》）

【译文】

晋朝的兴宁年中，僧人竺兴义，住在山里常做好事，住在始宁保山。以后得了病经很长时间百般治疗，始终不愈，一天一天更加严重，于是不再治病了，只诚心地拜求观世音，象这样过了几天。一天白天睡着了，在梦中看到一位道人来看病，并给他治，先掏出他的肠胃，清洗五脏六腑，看见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洗完后，又收回原处，并告诉他说：“你的病已除掉。”梦醒后，所有的病一下子好了，不久又恢复了他的常业。所以经书说：“有时会出现沙门梵志的迹象。”象义公的梦就可以证明吧！法义在太原七年死去。宋尚书叫傅亮为他的事迹作传。亮自己说，他的过世的父亲曾和法义交游，法义每当说到这件事，总是肃然起敬的样子。

王珉妻

晋琅琊王珉，其妻无子，尝祈观世音云乞儿。珉后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悦之。僧曰：“我死，当为君作子。”少时道人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语，即解西域十六国梵音，大聪明，有器度，即晋尚书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练，叙前生时，事事有验。（出《辨证论》）

【译文】

晋朝琅琊的王珉，他的妻子没有孩子，曾祈祷观世音菩萨让他有个儿子。以后王珉行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胡僧，对他很喜欢。和尚说：“我死了，当做你的儿子。”不一会道人果然死了。而王珉的妻子有了身孕。等生下来就会说话，又会西域十六国的梵语，非常聪明，又有气度。就是原来晋朝的尚书王洪明。所以小名又叫阿练，叙述他的前生时，事事都应验。

竺长舒

晋有竺长舒者，本天竺人，专心诵观音经为业。后居吴中，于邑内遭火，屋宇连栋，薨檐相继，火至（“火至”二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皆焚。长舒家正住下，分意烧毁，一心念观世音。欲至舒家，风回火灭，合县惊异之。时有恶少，。讶其灵应，到后夜风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灭。少年嗟感，至明，乃叩头首过。舒云：“我无神力，常以诵观世音为业，每有事，恒得脱免。”（出《辨正论》）

【译文】

晋朝有个竺长舒，原是天竺人，一心以读观世音经为业。以后住在吴中，城内遭火灾，房屋接连，屋檐相接，火到之处全都烧毁。长舒家正住在下风口，估计要被烧毁，他一心念观世音经。火快到舒家，忽然风转火灭，全县都异常惊讶。当时有个品质恶劣的少年，对他的灵验很惊讶，到后半夜，风急，把火投向长舒的房子上，投四次都灭了。少年感叹不止，到了天亮，便磕头认过。长舒说：“我没有什么神力，常常以诵观世音经为业，每当有事，总得到脱免。”

潘道秀

潘道秀，吴郡人，年二十余，尝随军北征。既而军小失利，秀窜逸被掠，经数处作奴，俘虏异域，欲归无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观世音，每梦寐，辄见像，后既南奔，迷不知道，于穷山中，忽睹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礼怡然。不觉安行，乃得还路，遂归本土。后精进弥笃。（出《冥祥记》）

【译文】

潘道秀，是吴郡人，年龄二十多岁，曾经随军北征。不久，因军队小失利，道秀逃跑而被俘，经过几个地方作奴仆，在域外作俘虏，想回去又没有办法。年少时信守佛法，常年诚恳地念观世音经。每当入梦，总是于是他便高兴地施礼。不知不觉平安前行，就走上归路，回归本土。以后他更精心读经，信奉更诚。

栾荀

晋栾荀，不知何许人也。少奉法，尝作富平令。先从征卢循，值小失利，船舫遭火垂尽，贼亦交逼，正在中江，风浪骇目，荀恐怖分尽，尤念观世音。俄见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与水齐。荀心知念经有感，便投水就之，体既浮涌，脚似履地，俄而天军遣船迎接败者，于是遂得济。（出《冥祥记》）

【译文】

晋朝的栾荀，不知是哪里的人，少年信佛法。曾经做富平令，先前跟着庐循出征，正赶上有个小小的失利，船遭火而沉没，贼人也逼近，又正在江心，风浪惊人，栾荀吓得要死，可还诵念观世音经。忽然看见江中有一人，挺身屹立，腰和水齐。栾荀知道是念经有效，就投水奔去。投水后身体就浮上来，脚就象踩着地一样。一会儿天军派船救迎败者，于是栾荀便得救。

张崇

晋张崇者，京兆杜陵人也。年少奉法，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千有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戎所拘，谓为游寇。崇与同等五人，手足杻械置坑中，埋筑（“筑”原作“禁”，据明抄本改。）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驰马射之。崇虑望穷尽，唯洁心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脱走，路经一寺，乃复称观世音名，至心礼拜。以一石置前，发誓愿云：“今欲过江东，诉辞晋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心愿获果，此石当分为二。”崇拜，石即破焉。崇至京师，发白虎樽，具列冤状，帝乃加宥。已为人所略卖者，皆赎为编户。智生道人目所亲见其事者。（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的张崇，是京兆杜陵人，年少信奉佛法。太元年间，苻坚已败，长安有一千多家的百姓，南逃归晋，被镇戎所扣，称他们是游寇。张崇和他的五个同事，都被带上手铐、脚镣推到坑中，已埋到腰部，各自相距二十步远，准备第二天骑马射死他们。张崇已经绝望，只净心念观世音经。夜里刑械忽然自己脱落，因而得以脱逃。路过一寺，又称诵观世音的名，并诚心礼拜，用一块石头放在面前，发誓愿说：“现在想要过江东去，向晋帝倾诉，处理这个冤案，救他的妻子儿女，如心愿有结果，这块石头就应当分为两瓣。”张崇拜谢。石头就破为二块。张崇到了京城，执虎樽（晋设能献直言者发白虎樽饮酒）全部诉说冤情，皇帝就宽恕了他。那些已经被变卖的人，都赎回为他编了户。智生道人亲眼目睹了这件事。

释开达

晋沙门释开达，隆安二年，登陇采甘草，为羗所执。时年大饥，羗胡相啖，乃置达栅中，将食之。先在栅中十有余人，羗日夕烹菹，唯达尚存。自达被执，便潜诵观世音经，不懈于心。及明日，当见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遥逼群羗，奋怒号吼，羗各骇怖迸走，虎乃前噬栅木，得成小缺，可容人过，已而徐去。达初见虎噬栅，谓必见害。栅既穿不入，心疑其异，谓是观世音力，计诸羗未及，便即穿栅逃走，夜行昼伏，遂得免脱。（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有个和尚叫开达，隆安二年，登陇山去采甘草，被羗族所抓。当时正是饥荒年，羗地人吃人，就抓开达放在栅栏中，将要吃他。在栅栏中一共有十多个人，羗人每天晚上烹煮，只有开达还留着。自从开达被俘，便暗中诵读观世音经，从不懈怠。等到明天，应当被吃。那天早晨刚亮，忽然有只大虎，远远逼着一群羗人，奋怒吼叫，羗人各自都惊恐而逃。老虎就上前咬栅木，咬成小缺口，可以容下一人通过，不久虎慢慢离去，开达才看见老虎咬的栅栏时，认为一定是要吃自己，栅栏咬破了又不进去，心里感到十分惊异，认为是观世音经的神力。估计那些羗人还没回来，便穿过栅栏逃去。夜行白天躲藏，于是脱险。

竺法纯

晋沙门竺法纯，山阴显义寺主也。元兴中，起寺买材，路经湖道，材主是妇人，与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风，波浪如山，船小水入，又与妇人俱行，命在瞬息，乃一心诵观世音经。时既入夜，行旅已绝，俄有大船流至，纯即乘度之，而此小船应时沦没。大舟随波鼓荡，俄得达岸也。（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和尚竺法纯，是山阴显义寺的寺主。元兴年间，买木材筑寺，路过湖道。木材的主人是妇女，和他同一船走。已经入湖，天色渐晚暴风突起，波浪如山，船小被水又溅进来，又和妇人一起走，性命就在瞬息之间，于是法纯一心诵读观世音经。当时已经深夜，沿途已没有行旅之人了。忽然有一条大船到，法纯就乘上大船。而这个小船立刻就沉没了。大船随波逐浪任其飘荡不一会就到达了岸边。

释道泰

晋沙门释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义熙中，尝梦人云：“君命当终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笃疾，虑必不济，悉以衣钵之资，厚为福施。又归诚念诵观世音，昼夜四日，勤心不替。时所坐床前垂帷，忽于帷下见人跨户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搴帷遽视，奄然而灭。惊欣交萃，因大流汗，胸体即轻，所患平差。（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有个和尚叫释道泰，是常山衡唐精舍的和尚。义熙年中，曾梦见一个人说：“你命当六七年（即四十二岁）终。”道泰年到四十二岁时，得了重病，他想到一定不会好了，所以就把衣钵等全部资财，作为很丰厚的福施舍给别人，回来虔诚一心念诵观世音经，四天四夜，勤心不止。当时他所坐的床前挂着垂幕，忽然在幕下看见一个人跨门而进，脚背金色，光明照亮屋内。道泰便牵开帷幕惶恐地看，忽然没有了。道泰惊喜交加，于是满身流汗，身体便感到轻松，所得的病也转好。

郭宣

晋义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处茂，先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为友。收敬有罪下狱，宣与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十日后，夜梦一菩萨慰谕之，告以大命无忧。俄而锁械自脱，及晓还著，如是复解，二人遂发愿：若得免罪，各出钱十万上明西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愿送钱向寺，处茂违誓不送。及卢循举兵，茂于香浦为流失所中，未死之间曰：“我有大罪。”语讫而死。（出《辨正论》）

【译文】

晋朝义熙十一年，太原的郭宣，蜀郡的文处茂，先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为朋友。杨收敬有罪下狱，郭宣和处茂同被关押戴上脚镣手铐，念观世音经。十天后，夜里梦见一个菩萨慰问他，并告诉他们生命无忧。不一会枷锁自己脱落，到天亮又给锁上，后来还是象那样脱落。于是二人发愿：如果能免除此罪，他们各出十万钱到明西寺作功德。不几天就被免了罪。郭宣就按照誓愿送钱给明西寺。处茂则违誓不送。等到庐循举兵，处茂在香浦被流箭射中，未死之时说：“我有大罪”。说完就死去了。

吕竦

晋吕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丰县，其南溪，流急岸峭，回曲如萦，又多大石，白日行者，尤怀危惧。竦自说：其父尝行溪中，去家十余里，日向暮，大风雨，晦暝如漆，不复知东西，自分覆溺，唯归心观世音，且诵且念。须臾，有火光来岸，如人捉炬者，照见溪中了了，径得归家。火常在前后，去船十余步。竦后与郗嘉宾周旋，郗所传说。（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的吕竦字茂高，是兖州人，住在始丰县。它南边的溪水，岸陡流急，回曲萦绕，又有许多大石头。白天走在这里，都恐惧万分。竦自己说，他的父亲曾在水中走，离家十多里路，一天傍晚，大风大雨，漆黑一片，辨别不出东西南北，觉得要淹死，就只一心念观世音经，边诵边念。不一会，就有火光从岸上来，象人举着火炬一样，照得溪中很清楚，才得到回家。火常在他的前后，离船十多步。以后吕竦和郗嘉宾在一起共事，是郗所传说的。

徐荣

晋有徐荣者，琅琊人也。尝至东阳，还经定山，舟人不惯，误堕洄洑中，垂欲沉没，荣无复计，唯至心呼观世音名。须臾间，如有数十人齐力引舡者，踊出洄洑中，沿江而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风雨甚驶，不知所向，而涌浪转盛，荣诵经不辍，忽望见山头有火焰赫奕，回舟趋之，径得达岸，既至，即不复见。明旦，问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众愕然曰：“风雨如此，岂有火耶？”乃知佛力冥祐矣。荣后为会稽府督护，谢敷尝闻荣说。时与荣同船者沙门支道蕴，谨笃士也，亦具其事，为傅亮言之，与荣所说同。（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有个叫徐荣的是琅琊人。曾到东阳去回来，经过定山。行船上的人不熟练，误落入漩涡中，就要沉没，徐荣再也没有什么计出，只是诚心呼唤观世音的名字。不一会，象有几十个人一齐用力拉船，跳出漩涡，顺江而下。天色已晚，天气非常昏暗，风雨更急，不知去向，而波浪更加汹涌。徐荣诵经不停，忽然看见山头有火焰显耀盛大，调回船头朝那个方向走，一直到达岸边，已经到岸，就再也见不到了。第二天早晨，问浦中的人：“昨天夜里山上是什么火？”大家惊讶地说：“象这么大的风雨，怎么能有火呢？”才知道是佛力暗中庇祐。徐荣以后做会稽府督护，谢敷曾听徐荣说。当时和徐荣同船的人僧人支道蕴，是谨慎忠厚的人，也详知这些事，对傅亮说过，和与徐荣所说的一样。

刘度

刘度，平原聊城人也。乡里千余家，并奉大法，造立形像，供养僧尼。值虏主木末之时，此县常有逋逃。末大怒，欲尽灭一城，众皆凶惧，分必殄尽。度乃虔诚率众，归命观世音。顷之，末见物从空下，绕其屋柱，惊视，乃观世音经。末大欢喜，因省刑戮，于是此城即得免害。（出《冥祥记》）

【译文】

刘度，是平原聊城人。乡里一千多家，都信奉大法，建造佛像，供养僧尼。正当虏主木末时，这个县常常有逃跑的人。木末便大怒，想杀掉一城的人。大家都非常害怕，估计当被灭绝。刘度便虔诚带领大家，向观世音求救。不一会，木末看见一个东西从空中落下，围绕他的屋前柱子转，惊讶地看，原来是观世音经。木末非常高兴，于是免去了刑戮，这座城里的人也都得以幸免。

南宫子敖

南宫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为狒狒虏儿长乐公所破，合城数千人皆被诛害。子敖虽分必死，而犹至心念观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随，尔时长乐公亲自临刑，惊问之。子敖聊尔答云：“能作马鞍。”乃令原释。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时。后遂得遁逸，乃造一观音小像，贮以香函，行则顶戴。（出《冥祥记》）

【译文】

南宫子敖是始平人，戍守新平城，被狒狒虏儿长乐公攻破，全城几千人都被杀害。子敖虽然想到必死无疑，但还是诚心念观世音经。不久轮到子敖，大刀一齐落下，有高的也有低的，拿刀的人忽然感到疲惫不堪，四肢不能动弹。当时长乐公亲临刑场，惊讶地问。子敖姑且答道：“能作马鞍。”于是释放了他。子敖也不知道回答这句话是干什么。以后就逃跑了，于是他造了一个小观音像，用香匣子装着，出门就顶戴奉侍终不舍离。

徐义

苻秦徐义，高陆人，为尚书，少奉佛法。时兵革蜂起，贼获义，将加害，乃埋其两足，编发于树。至夜，义专念观世音，有顷，忽梦人谓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义便惊起，见防守者，并疲而寝，乃试自奋动，手发既解，足亦得脱，而遁百余步，隐草中，便闻追者交驰，秉炬无见者。迨明贼散，义归投邺寺，遂得免焉。（出《冥祥记》）

【译文】

苻秦徐义是高陆人，做了尚书，从小奉佛法。当时兵革蜂起，贼人抓住了徐义，将要加害于他，于是就埋住了他的两脚，把头发绑在树上。到了夜里，徐义便专心念观世音经，一会儿，忽然梦见一个人对他说：“现在事情紧急你还有闲心睡觉！”徐义便惊起，看防守的人都疲惫而入睡。于是就自动活动，把手和头发都解开了，脚也拔出来了，逃了一百多步，藏在草中，便听到追的人来来往往，拿着火把没有发现他。等到天亮贼人走了，徐义才投奔邺寺去了，于是得以幸免。

毕览

苻秦毕览，东平人，少奉法，随慕容垂北征，没虏，单马逃窜。虏骑追将及，览至心诵念观世音，既得免脱。入山，迷惑失道，又专心持念。中夜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安然至家。（出《冥祥记》）

【译文】

苻秦时毕览是东平人。年少信奉佛法，跟着慕容垂北征，被俘，单马而逃窜。看敌人骑马将要追上他，毕览诚心诵念观世音经，就得以脱免。进入山中，又迷了路，又专心念经。则看见一个道人，穿着法衣拿着锡杖，给他指出去路，毕览便安全到达家中。

释法智

沙门释法智，为白衣时，尝独行至大泽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绝，便至心礼诵观世音。俄而火过，一泽之草，无有遗茎者，唯法智所容身处不烧，始乃敬奉大法。后为姚兴将，从征索虏，军退失马，落在围里，乃隐沟边丛棘中，得蔽头，复念观世音，心甚勤至。隔沟人遥唤后军，指令杀之，而军过搜觅，辄无见者，遂得免。后径出家。（出《冥祥记》）

【译文】

出家僧人法智，为平民时，曾经独自走在大泽中，忽然遇到猛火，四方烧起，走投无路，便诚心诵念观世音经，不一会火烧过了，一泽之草，没有一点保留的，只有法智所藏的地方一点也没烧着，于是他开始更加敬奉大法。后来做了姚兴的将官。从征追赶敌人，退军时落马，落在包围中，于是他便隐藏在沟旁的荆棘里才遮住了头，又念观世音经，心更加忠诚。隔沟人远远地喊后军。让他们杀死他，而后军过来搜索，都没有看见他，于是获救。以后他便出家。

孙道德

宋孙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道德曰：“必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丹心投诚，归诵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产男。（出《冥祥记》）

【译文】

宋朝的孙道德，是益州人，信奉道教，任主管。年龄已过五十岁，还没有子女，居在精舍附近。景平年中，僧人对道德说：“你一定希望有儿子，就应当诚心礼念观世音经，这样才可以有希望。”道德就不去事道，而诚心诚意去念观世音经。几日之中，有梦应验，妇人即有了身孕，后生下一男。

张兴

宋张兴，新兴人，颇信佛法，常从沙门僧融、昙翼时受八戒。元嘉初，兴尝为劫贼所引，逃避。妻系狱，掠笞积日。时县失火，出囚路侧，会融、翼同行，偶经囚边，妻惊呼：“阇梨何不赐救？”融曰：“贫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宜劝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日许，夜梦一沙门以足蹑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俱解，然闭户警防，无由得出，虑有觉者，乃却自械。又梦向者沙门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守备俱寝，安步而逸。暗行数里，卒值一人，妻惧躄地，已而相讯，乃其夫也。相见悲喜，夜投僧翼，翼匿之，获免焉。（出《冥祥记》）

【译文】

南朝宋时的张兴是新兴人，很信奉佛法，曾跟着僧人僧融、昙翼同时受八斋戒。元嘉年初，张兴尝被劫贼所牵连逃跑躲避。妻子被抓进监狱，几天来严刑拷打。当时县里失火，就把囚徒放在路边，正赶上僧融、昙翼路过，偶然经过囚徒处。张兴的妻子惊呼：“阇梨为何不救救我！”融说：“我力量单弱，不能救你怎么办呢？只应勤念观世音经。大概能获免罢。”他的妻子便昼夜念经祈祷，过了十天左右，夜里梦见一个僧人用脚踢她说：“喂！喂！可以起来了。”妻子惊起，钳枷锁都解开了，然而关着门又有防守，没有办法出去。怕有人觉察，于是自己卸下刑具。又梦见先前的僧人说：“门已经开了。”他的妻子便醒来快跑，守备的人都睡了，她便顺当地逃出。暗行几里，偶然碰到一个人，她惊怕地仆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又互相问，才知道是她的丈夫。相见后悲喜交加，连夜投奔僧翼，翼把他们藏了起来，才获免了。

昙无竭

宋元嘉初，有黄龙沙门昙无竭者，诵观世音经，净修苦行。与徒属二十五人，往寻佛国，备经艰险。既达天竺舍卫，路逢山象一群，竭赍经诵念，称名“归命”。有狮子从林中出，象惊奔走，后有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加害。竭又如初归命，有大鹫飞来，牛便惊散，遂得免。（出《法苑珠林》）

【译文】

南朝刘宋元嘉年初。有个黄龙僧人昙无竭，诵读观世音经，净修苦行。和他的徒弟们二十五人，去寻找佛国，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天竺国舍卫。在路上碰到一群山象，他抱着经诵念，呼唤救命。有一个狮子从树林中出来，大象惊慌逃走，后来有一群野牛，吼叫而来，将要加害于他们，无竭又象起初那样念经求救，又有大鹫飞来，野牛便惊散，才得以脱免。

车母

车母者，遭宋庐陵王青泥之难，为虏所得。在贼营中。其母先来奉佛，即然七灯于佛前，夜精心念观世音，愿子得脱。如是经年，其子忽叛还，七日七夜独行，自南走，常值天阴，不知东西，遥见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终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觉到家，见其母犹在佛前伏地，又见七灯，因乃发悟。母子共谈，知是佛力，自后恳祷，专行慈悲。（出《宣验记》）

【译文】

车母，遭南朝宋时庐陵王青泥之难，被俘在贼营中。他的母亲从来供佛，就在佛前点燃了七盏灯，整夜精心念观世音经，愿儿子能脱险。象这样整一年，她的儿子忽然逃走，独自走了七天七夜，向南走，常赶上天阴，就不知道东西。远远看见有七段火光，望见火而跟着走，好象是村子想要去投宿，却始终不能到达。象这样又经七个晚上不知不觉就到家了。看见他的母亲还在佛前跪在地上，又看见七盏灯，他才明白过来。母子共谈，知道是佛的力量，从此更加诚恳祷告，专门行善。

释昙颖

宋长干寺有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谨于戒行，诵经十余万言，止长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独绝。颖常患癣疾，积治不除。房内恒供养一观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异时，忽见一蛇，缘壁上屋。须臾，有一鼠子，从屋坠地，涎液沐身，状如已死。颖候以活，即取竹刮除涎液，又闻蛇所吞鼠，能疗疮疾，即取涎以傅癣上。所傅既遍，鼠亦还活。信宿之间，疮疾顿尽，方悟蛇之与鼠，皆是祈请所致。于是王所重，名播遐迩，后卒所在，年八十一。（出《高僧传》）

【译文】

宋朝长干寺有个和尚昙颖，是会稽人，少年出家。谨守戒行，诵读经书十多万言，后到长干寺。善于宣唱，天下独一无二。昙颖常年患癣病久治不愈。房内常常供奉一位观世音像，早晚礼拜，请求治好这个病。不长时间，忽然看见一条蛇，沿着墙壁爬上屋顶。不一会，又有一个老鼠，从屋顶落地，涎液满身，象是已死了。昙颖等它活，就拿竹刮掉它身上的涎液，又听说蛇所吞吃的老鼠，能治疗疮病，就取涎液上到癣上，都上遍了，老鼠也就活了，两夜之间疮病都好了。才明白蛇与鼠，都是自己祈祷请求的东西。因此被君王所器重，远近闻名，后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一岁。

邢怀明

宋邢怀明，河间人，为大将军参军。尝随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同见陷没，伺候间隙，俱遁南归。夜行昼伏，三日，犹惧追捕，乃遣人前觇虏候，数日不还。一夕，将雨阴暗，所遣人将晓忽至，乃惊曰：“向遥见火光甚明，故来投之，那得至而反暗。”循等惊愕。怀明先奉法，自出征，恒顶戴观世音经，诵读不废。夕亦暗诵，咸疑是经神力，遂得脱免。居于京师，忽有沙门诣怀明云：“贫道见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气，宜移避。”语毕去。怀明追而目之，出门便不见，意甚恶之。经二旬，邻人张景秀，伤父及杀妻，怀明以为血气之征，庶得无事。时与刘斌、刘敬文同在一巷，其年并以刘湛之党，被诛夷。（出《法苑珠林》）

【译文】

南朝宋时的邢怀明，是河间人，做了大将军的参军，曾随同南郡太守朱循之去北伐，一同陷入敌手。他们找个了时机，一起逃走南归。夜里行走白天躲藏，三天还怕来追捕，于是就派人前去窥探虏候情况，几天不回。一天夜里，阴暗将要下雨。所派的人将要天亮时忽然回来了，惊讶地说：“先前远远地看见火光很明，所以就一直奔来，结果到了跟前火光反而暗了。”朱循之等非常惊愕。怀明先前信佛，自从出征，总是带着观世音经，诵读不停。那天晚上也暗中诵读。都疑心是诵经的神力，于是能够走脱。他住在京城，忽然有个出家僧人对怀明说：“我看见这个巷子中及你家有血气，应当躲避。”说完就走了。怀明追出看他，他出门便不见了，心里很讨厌。过了二十天，邻居张景秀，伤害了他的父亲并杀死了他的妻子。怀明认为这正是血气证明，希望自己相安无事。当时和刘斌、刘敬文同住在一个巷子里，那一年因为是刘湛的同党，一起被杀害。

王球

宋王球字叔达，太原人，为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于郡失守，系在刑狱，防锁坚固。球先精进，用心尤至。狱中百余人，并多饥饿，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斋，至心念观世音。夜梦升高座，见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题名《光明按行品》。并诸菩萨名。球得而披读，忘第一菩萨名，第二观音，第三大势至。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门也。”既觉，锁皆断脱。球心知神力，弥增专志，因自钉治其锁。经三日而被原宥。（出《法苑珠林》）

【译文】

南朝宋时的王球字叔达，是太原人，做涪陵太守。在元嘉元年，由于郡失守，被抓入狱，看守得很严。王球先前精心求进，用心更加忠诚。狱中有一百多人，很多人挨饿，王球每当吃饭，都分别施舍给他们，每天坚持斋戒，诚心念观世音经。夜里梦见升上一个高座，看见一僧人，把一卷经书送给他。题名《光明按行品》，并且写着许多菩萨的名字。王球翻阅诵读，忘记了第一菩萨的名字，第二是观音，第三是大势至。又看见一个车轮，僧人说：“这是五道门。”等醒后锁都断而脱落，球知道这是神力，更增加专心的志向，从而自己钉好原锁。第三天就被赦了。

卷第一百一十一　报应十（观音经）

竺惠庆　卞悦之　张畅　王玄谟 释道冏　伏万寿　彭子乔　释慧和　 齐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张达　孙敬德　高荀　史隽 东山沙弥　徐善才　杜智楷　张氏 许俨　僧道宪　成珪　王琦

竺惠庆

宋沙门竺惠庆，广陵人也，经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扬大水，惠庆将入庐山。船至江而暴风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庆舫漂扬中江。风疾浪涌，唯待沦覆。惠庆正心端意，诵观世音经。洲际之人，望见其舫，迎飙截流，如有数十人牵挽之者，径到其岸，一舫全济。（出《法苑珠林》）

【译文】

南朝宋时僧人竺惠庆是广陵人，明经而修行。元嘉十二年，荆扬发大水，惠庆将要入庐山，船到江中暴风忽起，他的同旅已经靠岸了，只有惠庆的船漂扬江中，风急浪涌，只等沉没。惠庆正心正意，诵念观世音经。岸边的人，看见他的船。迎着暴风堵住急流，象有几十个人拉着似的，一直到岸边，一船的人全得救。

卞悦之 宋居士卞悦之，济阴人也。作朝请，居在潮沟。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妇为取妾，复积载不孕。将祈求继嗣，发愿诵观音经千遍。其数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时即元嘉十四年也。（出《冥祥记》）

【译文】

南朝宋时的居士卞悦之，是济阴人，住在潮沟。年已五十岁，没有子女。妇人为他娶了妾，还是多年不孕，为求子嗣。发愿念观世音经一千遍。等一千遍将念完，他的妾就有了身孕，于是就生下一男。当时是元嘉十四年。

张畅

宋张畅，常奉持观音。南谯之构逆也，畅不从，王欲害之。夜梦观世音曰：“汝不可杀畅！”遂不敢害。及王败，畅系狱，诵观世音经千遍，锁寸寸断，狱司易之复断。吏白曰（吏白曰明抄本作少日。）：“释之。”（出《谈薮》）

【译文】

南朝宋时的张畅，常年供奉观世音。张畅不听从南谯的图谋叛逆。王想害他。夜里他梦见观世音说：“你不可以杀张畅。”于是不敢害畅。等到王败了，张畅被捕入狱，诵一千遍观世音经，锁便一寸寸地断了。狱司给他换了又断。狱吏说：“放了他。”

王玄谟

宋太原王玄谟，爽迈不群。北征失律，军法当死。梦人谓之曰：“汝诵观世音千遍，可得免祸。”谟曰：“命悬旦夕，千遍何可得？”乃授云：“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情，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心。”既而诵满千遍。将就戮，将军沈庆之谏，遂免。历位尚书金紫豫州刺史。（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谈薮》）

【译文】

南朝刘宋太原的王玄谟，爽直豪迈而不合群。北征失利。按军法当处死。梦中看见一个人对他说：“你诵一千遍观世音经，可以免祸。”玄谟说：“命在旦夕，怎能念上千遍呢？”于是梦中人教他诵念：“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情。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句句从心念，佛经不离心。”不久就念完了一千遍。将要被杀，将军沈庆之劝谏，才获免。历任尚书金紫豫州刺史。

释道冏

姚秦沙门释道冏，弘始十八年，师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钟乳，与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深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横木而过。冏最先济，后辈坠水而死。时火又灭，冥然昏暗。冏生念已尽，恸哭而已，犹固一心呼观世音，誓愿若蒙出路，供百人会，表报威神。经一宿而见小光炯然，状若萤火，倏忽之间，穴中尽明。于是见路，得出岩下。由此信悟弥深，屡睹灵异。元嘉十九年，临川王作镇广陵，请冏供养。其年九月，于西斋中作十日观世音斋。已得九日，夜四更尽，众僧皆眠，冏起礼拜谢，欲坐禅，忽见四壁有无数沙门，悉半身出见。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长人，著平上帻，布裤褶，手把长刀，貌极雄异，捻香授道冏。道冏时不肯受，壁中沙门语云：“冏公可为受香，以覆护主人。”俄而霍然，无所复见。当此之时，都不见众会诸僧，唯睹置释迦文行像而已。（出《法苑珠林》）

【译文】

姚秦僧人释道冏，弘始十八年，师道懿派他到河南霍山去采钟乳，和同道道朗等四个人一同前往。拿着火把进入深洞，入洞走了三里，遇到一条深水流，靠一横木渡水。道冏先渡过去了，后面的人都落水而死。当时火又熄灭了。漆黑一片。道冏已没有活着的念头，只是痛哭，但还是坚持呼唤观世音，许愿如果能承蒙给予出路，将供奉百人的祭祀，来报达神的威力。过了一宿忽然看见一个小光炯然，其形象萤火，倾刻之间，洞穴中都明亮起来，于是看见了路，才走出岩下。从此他信悟更深，多次目睹这样的灵异。元嘉十九年，临川王镇守广陵，请道冏在府里供事。那年的九月，在西斋中作十天观世音斋，已经过了九天，夜里过了四更天，众僧们都熟睡了，道冏起身施礼拜谢，刚要坐禅，忽然看见四下里有无数个僧人，都出现了半身。一个佛梳螺旋形的发髻，十分分明。有一个高个子，戴着头巾，穿着布裤子，手拿一把长刀。相貌非常雄伟而奇异，捻着香给道冏，道冏当时不肯接受。四边的僧人说道：“道冏可以接受香，来保护主人。”不一会儿，什么再也看不见，当这个时候，也看不见聚会的众僧，只看见放着的释迦文行的像罢了。

伏万寿

伏万寿，平昌人。宋元嘉十九年在广陵为卫府参军，乞假返州。四更初，涉江，长波安流，至中而风起如箭，时又夜，莫知所向。万寿光奉法，唯一心归命观世音，念无间。倏尔与船中数人，同睹北岸有光，状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阳火也。”回船趋之，未旦而至，问彼人，皆云：“昨夜无燃火者。”于是方悟神力焉。（出《法苑珠林》）

【译文】

伏万寿，是平昌人。南朝刘宋元嘉十九年在广陵做卫府参军，请假回州里。四更初过江，波平浪静，等到到了江中风如箭起，当时又是深夜，不知去向。万寿先信奉佛法，把唯一的希望归于观世音经，不停止地念。很快地和船上的几个人，都看见北岸上有光亮，象是村火，高兴地说：“这一定是人间的烟火。”于是调回船头奔去，不到天亮就到了。问那地方的人，他们都说昨天夜里没有点燃火光的。于是才明白了是神的力量。彭子乔 宋彭子乔者，益阳县人也。任本郡主薄，事太守沈文龙。建元元年，以罪被系。子乔少年尝出家，还俗后，常诵观世音经。时文龙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杀之。子乔忧惧，无复余计，唯至诚诵经，至百余遍，疲而昼寝。同系者有十许人，亦俱睡。有湘西县吏杜道荣，亦系在狱，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鹤集子乔屏风上。有顷，一鹤下至子乔边，时复觉如美丽人。道荣起，见子乔双械脱在脚外，而械痕犹在焉。道荣惊视，子乔亦寤，共视械咨嗟，问道荣曰：“有所梦不。”答曰：“不梦。”道荣以所见说之，子乔虽知必己，尚虑狱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经四五日而蒙释放。（出《法苑珠林》）

【译文】

南朝刘宋的彭子乔是益阳县人。任本郡的主薄，给太守沈文龙办事。建元元年，因罪而被抓。子乔年少时曾经出家，还俗后，常念诵观世音经。当时文龙很生气，给他带的刑具也越来越紧，一定要杀死他。子乔忧惧，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诚心念经，念到一百多遍，因疲劳白天就睡着了。一同被抓的人有十几个，也都一起入睡。有一个湘西的县吏杜道荣，也被押在狱中，忽睡忽醒，睡得不很熟，忽见有一双白鹤落在子乔的屏风上。过了一会儿，一只鹤下到子乔旁边，当时又觉得它象是个很美丽的人。道荣起身，看见子乔的双镣脱落在脚下，而刑械的痕迹还在。道荣惊讶地看着，子乔也醒了，共同看着刑械惊叹，问道荣道：“是不是在作梦？”回答说：“没作梦。”道荣把所看见的告诉他。子乔虽然知道究竟，却怕看守疑惑他想叛逃，他就又拿出刑械自己戴上。经了四五天而被释放。

释慧和

宋慧和沙门者，京师众造寺僧也。元（《法苑珠林》二七引元作义，义嘉刘宋晋安王起兵时所建年号。见《宋书邓琬传》。）嘉之难，和犹为白衣，属刘胡部下。胡常遣将士数十人作谍东，和亦预行，行至鹊渚，而值台军西上，谍众离散，各逃草泽。和得窜，下至新林，见野老衣服缕弊，和乃以貌整裤褶易其衣，提篮负担，若类田人。时诸游军捕此散谍，视和形色，疑而问之。和答对谬略。因被笞掠，登时见斩。和自散走，便恒诵念观世音经，至将斩时，祈恳弥至。既而军人挥刃屡跌，三举三折，并惊而释之。和于是出家，遂成精业。（出《法苑珠林》）

【译文】

南朝宋时的慧和僧人，是京城众造寺的和尚。元嘉年间劫难时，慧和还是平民，属刘胡的部下。刘胡常派将士几十人作间谍，慧和也准备去，走到鹊渚，正赶上台军西上。众间谍都离散了，各自逃到草泽中。慧和得以逃窜，到了新林，看见一个野老衣服褴缕，慧和就用自己看去还算齐整的衣裤换了他的衣服，提着篮子挑着担子。好象种田的人一样。当时那些游军在这里追捕散离的那些间谍，看慧和的体型和面色，疑惑地查问他，慧和答对不上，于是就被拷打，立刻要被斩首。慧和自从走散后，便坚持诵读观世音经，到了将要斩首的时候，祈祷的更加诚挚。军人挥刀砍他时屡次跌倒，三次举刀三次刀折，非常惊讶地放了他。慧和于是出家，终于成就了他的修业。

齐建安王

齐建安王患疮，念观音不息，夜梦见观音，手为傅药，明旦疮愈也。（出《感应传》）

【译文】

齐朝建安王患了疮病，念观世音经不止，夜里梦见观世音。亲手为他傅药，第二天早晨疮就痊愈了。

毛德祖

荥阳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过。道逢虏骑所追，伏在路侧蓬蒿，半身犹露，分意受死。合家念观世音，俄然云起雨注，得免死也。（出《辨正论》）

【译文】

荥阳人毛德祖，当初投奔江南，偷路而过。道上正遇上敌人的骑兵追赶，就趴在路边的蓬蒿中，半截身子还露在外面，只等受死。当初全家念观世音经，突然天阴下起大雨来，他才能够免于死亡。

李儒俊

队主李儒俊镇虎牢，为魏虏所围，危急欲降。夜逾城出，见贼纵横并卧，儒俊乃一心念观世音，便过贼处，趋空泽。贼即随来，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贼掩至。儒俊惊恐，一心专念观音经，忽得马驰去，因此遂得脱。（出《辨正论》）

【译文】

队主李儒俊镇守虎牢关，被魏兵所围，十分危急，打算投降。李儒俊便连夜从城墙逃出，看见贼兵横躺竖卧，就一心念观世音经，便穿过贼兵处，到达空泽地。贼兵就着来了，儒俊便躲入草中，没等到藏好，贼兵赶到了。儒俊便惊慌害怕，一心专念观世音经，忽然得到一匹马奔驰而去，因此得以脱险。

沈甲

吴郡人沈甲，被系处死。临刑市中日，诵观音名号，心口不息，刀刃自断，因而被放。一云，吴人陆晖系狱分死。乃令家人造观音像，冀得免死。临刑三刀，其刀皆折。官问之故，答云：“恐是观音慈力。”及看像项上，乃有三刀痕现，因奏获免。（出《宣验记》）

【译文】

吴郡人沈甲，被抓将要处死，在市中临刑时，诵读观音名号，心口不停。刀刃便自断了。因而被释放。又有人说：吴郡人陆晖被抓入监狱等死，就让家人造观音像。希望能够免死。临刑时用了三把刀，刀都断了。官吏问他原因，答道：“恐怕是观音的慈悲之力。”等到看观音像的脖子上有三刀的痕迹。于是上奏赦免了他。

张达

张达有罪系狱，分当受死。乃专念观世音，锁械自脱，因遂获免，终身斋戒。（出《张氏传》）

【译文】

张达有罪被捕入狱，理当受死。于是他就专心念观世音经，而锁械自己脱落，因而就得以获免，此后他便终身斋戒。

孙敬德

东魏孙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释教，尝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忽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千遍。执缚临刑，诵念数满，刀自折为三段，肤颈不伤。三易其刀，终折如故。所司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及归，睹其家观音像，项有刃迹三。敕写其经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自晋、宋、梁、陈、秦、赵国，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得救者不可胜纪。（出《冥祥记》）

【译文】

东魏的孙敬德，天平年中，是定州的募士。信奉佛教，曾经造观音像。自己更加礼敬观音。以后被劫贼强牵挽，受不住拷打痛苦，忽然梦见一个僧人让他诵观世音经一千遍来求救。被押赴刑场，临刑诵念完千遍，刑刀自己断为三截，而皮肤和脖子都没有伤。三次换刀，始终象先前那样断为三截。主管就以状奏，丞相高欢奏表请求免死。等到回家，看他家观世音的像，脖子上有三个刀痕。皇上诏令让他写经书流传世间。今天叫做《高王观世音经》。在晋、宋、梁、陈、秦、赵国、观音、地藏、弥勒、弥陀，提名便能念诵，得救的人不可胜数。

高荀

荥阳高荀，年已五十。为杀人被收，锁顿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观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诬，何由可免。”同禁劝之，因（因原作日。据明抄本改。）始发心，誓当舍恶行善，专念观音，不离造次，若得免脱，愿起五层浮图，舍身作奴，供养众僧。旬日用心，钳锁自解。监司惊惧，语荀云：“若佛神怜汝，斩应不死。”临刑之日，举刀刃断，奏得原免。（出《宣验记》）

【译文】

荥阳的高荀，年纪五十岁。因为杀人被收监，锁进地牢，估计必死。同牢的人说：“努力共同念观世音经。”高荀说：“我罪最重，甘心受刑，怎么可以免罪呢？”同囚禁的人劝他，因此才动心，并发誓要去恶行善，专心念观世音经，不再鲁莽，如果能够免罪，愿造五层浮图，舍身作奴，供养众僧。用心读经十天，钳锁自然开解，监司惊惧，对高荀说：“如果神佛同情你，斩首时当不死。”临刑的那一天，举刀刀便折断，监司启奏后得以赦免。

史隽

史隽有学识，奉道而慢佛，常语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见尊像，恒轻诮之。后因病脚挛，种种祈福，都无效验。其友人赵文谓曰：“经道福中第一，可试造观音像。”隽以病急，如言铸像。像成，梦观音。果得差。（出《宣验记》）

【译文】

史隽有学识，信奉道教而轻视佛教，常对人说：“佛是小神，不足以供奉。”每当看见佛像，总是轻视地讥诮他。以后因为得了脚痉挛病，各种各样的祈求护佑，都毫无效果。他的朋友赵文对他说：“读经信教是得到护佑的第一位，你可以试着造一个观世音像。”史隽因病重，就象朋友说的那样铸了观世音像。像铸成了，梦见观世音，果然病就好了。

东山沙弥

隋开皇初，有扬州僧，忘其本名，诵通涅槃，自矜为业。岐州东山下村中沙弥，诵观世音经。二俱暴死，同至阎罗王所。乃处沙弥金高座，甚敬之。处涅槃僧银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恨，问沙弥住处。既苏，从南来至岐州，访得沙弥，具问所由。沙弥云：“每诵观音，于别所衣净衣，烧名香咒愿，然后乃诵，斯法不怠，更无他术。”谢曰：“吾罪深矣。所诵涅槃。威仪不整。身口不净。于今验矣。”（出《法苑珠林》）

【译文】

隋朝开皇年初，扬州有个和尚，忘了他的原名，诵读精通涅躄经，引以为自豪并作为自己的职业。岐州东山下村中的沙弥，诵读观世音经。两个人一起暴死，一同到阎罗王那里。于是对待沙弥是让他坐在金高座，非常敬重他，对待涅槃僧则是让坐在银高座，对他的敬重就稍微差一些。涅槃僧非常愤恨，问明沙弥的住处。已经复苏后，就从南来到岐州，找到了沙弥，问他原因。沙弥说：“每次诵观音经，在另外的地方穿着净衣，点上名香祝愿，然后再诵经。坚持不懈，再也没有别的本领。”涅槃僧谢罪说：“我的罪太深了，所诵的涅槃经，没有隆重的仪式，也不净口净身，如今才验证了”。

徐善才

唐武德中，醴泉县人徐善才，常修斋戒，诵观世音经，逾千遍。曾往京城延兴寺，修营功德。及还家，道逢胡贼。贼所掠汉人千百，将向洪崖，次第杀之。善才知不免，唯至心念观音经。当杀之时，了不自觉，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涧树枝上，去岸三百余尺。以手摩项，觉微痛而无伤。渐下树。循涧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渐晓，去贼已远，得官路，遂还家。琬法师尝说此事。（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武德年中，醴泉县人徐善才，常常修行斋戒，诵读观世音经，超千遍。曾去京城延兴寺，修建功德。等到回来，道上遇到胡贼，贼人所抓汉人成千上百，将要推向洪崖，一个一个杀掉。善才知道不能脱免，只诚心念观世音经。当杀他时，突然失去知觉，一直到初夜才醒，身子挂在深涧的树枝上，离崖岸三百多尺。用手去摸脖子，觉得稍有疼痛而没有损伤。慢慢地下树，沿着山涧往南走，走了五六十里，天渐渐亮了，离贼已远，找到了官路，于是回家，琬法师曾经说这件事。

杜智楷

杜智楷，曹州离狐人。少好释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隐居太山，以读诵为事。唐贞观二十一年，于山中还，忽患疾垂死，以袈裟覆体，昏然如梦。见老母（原本无母字。据明抄本补）及美女十数屡来相扰，智楷端然不动。渐相逼斥，并云：“舆智楷掷置北涧里。”遂总近前，同执捉，有揽著袈裟者。忽齐声念佛，却后忏悔，请为造阿弥陀佛，诵观音菩萨三十余遍。少间，遂觉体上大汗，即愈。离狐今济阴也。（出《法苑珠林》）

【译文】

杜智楷是曹州离狐人。年少喜好经典，不求仕途不娶妻，穿着僧衣，隐居在泰山，以诵读经书为业。唐朝贞观二十一年，从山中回来忽然患病将死，用袈裟盖着身体。昏然象作梦一样。看见老母和十几个美女多次来打扰，智楷端坐不动心，逐渐相逼呵叱，并说：“把智楷扔到北涧里去。”于是都走近前来，一起捉他，有的抓住他穿的袈裟。忽然一齐念佛，后退并忏悔，请求给她们造阿弥陀佛，诵观世音经三十多遍。不一会，智楷就感到身体出了一身大汗，就好了。离狐是现在的济阴。

张氏

陈玄范妻张氏，精心奉佛，恒愿自作一金像，终身供养。有愿莫从，专心日久，忽有观世音金像，连光五尺，现高座上。众叹其精感所致。（出《辩正论》）

【译文】

陈玄范的妻子张氏，精心奉佛。常愿自作一个金像，终身供养它。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张氏仍久持这种心愿，忽然有一个观世音的金像，发出五尺多的毫光，出现在高座上。大家赞叹说是她的诚心感动的结果。

许俨

唐龙朔麟德中，京师永兴坊许俨，取鱼为业。后患疾，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见火车来烧身，官府责取鱼多，遣生受罪。”已经数日，乍生乍死。亲戚劝作功德，遂造观音像两躯，仍令合家不食酒肉，病遂差。（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龙朔麟德中，京城永兴坊的许俨，以打鱼为业。以后得病，迷迷糊糊象死了一样，身上红得象火，疼痛的象火烤的一样。他自己说：“只看见火车来烧身，官府责怪打的鱼太多，让自己活受罪。”过了几天了，半死半活的。亲戚们劝他作功德，于是造了两尊观世音像。并让全家不吃酒肉，病就好了。

僧道宪

唐圣善寺僧道宪，俗姓元氏。开元中，住持于江州大云寺，法侣称之。时刺史元某，欲画观世音七铺，以宪练行，委之勾当。宪令画工持斋洁己，诸彩色悉以乳头香代胶，备极清净。元深嘉之。事毕，往预宁斫排，造文殊堂。排成将还，忽然堕水，江流湍急，同侣求拯无由。宪堕水之际，便思念观世音。见水底有异光，久而视之，见所画七菩萨，立在左右，谓宪曰：“尔但念南无菩萨。”宪行李如昼。犹知在水底，惧未免死，乃思计云：念阿弥陀佛。又念阿弥佛，其七菩萨并来捧足，将至水上，衣服无所污染，与排相随，俱行四十余里。宪天宝初灭度，今江州大云寺七菩萨见在，兼画落水事云耳。（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圣善寺和尚道宪，俗姓元。开元年中，江州大云寺任住持，很受众僧称颂。当时的刺史元某，想要画七张观世音像，因道宪修练有成，委托他去主管。道宪便让画工斋戒洁身，各种彩色都用乳头香代胶，准备的非常洁净。元某很赞许他。画完后，去预宁砍木做排，建造文殊堂。排砍成将要运回，忽然全排的人都落入水中，江流湍急，同伴无处求救。道宪落水之时，便想念观世音经。只见水底下有奇异的光，过了很久再看它，是他所画的七位菩萨，站在左右，对道宪说：“你只念南无菩萨。”道宪往来就象白天一样知道在水底，害怕不能免死，于是想出一计：念阿弥陀佛。于是又念阿弥佛，结果那七个菩萨一起来抬着他的脚，将他送到水上。衣服也没湿，和排一起行了四十多里。通宪天宝年初死，现在江州大云寺的七菩萨象还在，又画了道宪落水的事。

成珪

成珪者，唐天宝初，为长沙尉。部送河南桥木，始至扬州，累遭风水，遗失差众。扬州所司谓珪盗卖其木，拷掠行夫，不胜楚痛，妄云破用。扬州转帖潭府，时班景倩为潭府，严察之吏也。长沙府别将钱堂（明抄本堂作“唐”。）扬觐利其使，与景倩左右构成。景倩使觐来收珪等。觐至扬州，以小枷枷珪，陆路递行。至宁江，方入船，乃以连锁锁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钉塞，唯开小孔，出入饭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发扬州，便心念救苦观世音菩萨。恒一日一食，或时不食，但饮水清斋。经十余日，至滁口，夕暮之际，念诵恳至。其枷及锁，忽然开解，形体萧然，无所累著。伺夜深，舟人尽卧，珪乃拆所钉。拔除出船背。至觐房上，呼曰：“杨觐，汝如我何！”觐初惊起，问何得至此。珪曰：“当葬江鱼腹中，岂与汝辈成功耶？”因决意赴水。初至潭底，须臾遇一浮木，中有竖枝，珪骑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顾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复浮出。珪意至心念观世音，乃漂然。忽尔翻转，随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芦中潜伏。又江边多猛兽，往来顾视，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中为珪装束，送至滁州。州官寮叹美，为市驴马粮食等，珪便入京，于御史台申理。初杨觐既失珪，一时溃散，觐因此亦出家焉。（出《卓异记》，明抄本作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天宝年初，成珪作了长沙尉，负责送桥木到河南，刚到扬州，多次遭到风雨，丢失了许多的桥木。扬州有司认为成珪盗卖了桥木，就严刑拷打运夫，运夫受不了酷刑，就屈招了。扬州有司上报潭府，当时班景倩掌管潭府，为严察官。长沙府的别将钱堂、杨觐认为有利可图，就和景倩左右的人一起陷害成珪。景倩派杨觐来收捉成珪等人。觐到了扬州，用小枷锁成珪，从陆路走。到了宁江，才上船，又用链锁锁枷，把他锁在船梁上，四面都钉死，只打一个小孔，送饭食用。成珪认为如果到了潭府也一定死的，从扬州出发时，便诚心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常常一天吃一顿饭，有时一顿也不吃，只喝清水斋戒。过了十多天，到了滁口，正当傍晚之时，成珪念经更加恳切，那个枷和锁，忽然解开了，身体轻松，没有什么累赘。等到夜深了，船上的人都睡了，成珪就拆掉钉子，从船上跳到船顶。到了杨觐的房上，喊道：“杨觐，你能把我怎么样！”杨觐惊起，问他怎么到这里来的。成珪说：“我要葬到江中鱼腹，怎么能让你们成功呢？”因此决心跳水。成珪刚到潭底，不一会就遇到一块浮木，当中有个竖的枝，珪就骑在木头上抱着枝子，浮到水面上。半夜黑暗，四顾茫然，木已到了潭底又浮上水面。成珪更诚心念观世音经，于是就漂流而下，忽然又翻转，随着水中的木而行，知道已经到岸，便潜伏在芦苇中。江边又多有猛兽，往来看他，也都不伤害他。到了天亮，投进附近的村子，村中人为成珪换上衣服，送他到滁州。州官惊叹他的美德，替他买驴马粮食等，成珪便到了京城，向御史台申诉。当初杨觐已失去了成珪，一时溃散。他也因此出家了。

王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荥阳，自童孺不茹荤血。大历初，为衢州司户，性好常持诵观音经。自少及长，数患重病，其于念诵，无不差愈。（原本愈字下“复念诵无不差愈”六字，据明抄本删。）念诵之时，必有异类谲诡之状，来相触恼，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岁时，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闻门外一人呼名云：“我来追汝！”因便随去。行五十里许，至一府舍，舍中官长大惊云：“何以误将此小儿来？即宜遣还。”旁人云：“凡召人来，不合放去，当合作使，方可去尔。”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诉幼小，不任独行。官令与使者同去。中路，使者授一丸与琦，状如球子，令琦击狗家门。狗出，乃以掷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毕可还。”后又遇病，忽觉四支内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有臂脚内者，往来攻其血肉，每至腕节之间，必有相冲击，病闷不可忍。琦问：“汝辈欲杀我耶？”答云：“为君理病，何杀之有！”琦言：“若理病，当致盛馔哺尔。”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为设食，食毕皆去，所病亦愈。琦先畜一净刀子，长尺余，每念诵即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床头，以自卫护。后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观世音菩萨。暗忽如昼，见刀刃向上，有僧来，与琦偶坐，问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杀魔刀。”僧遂奄减。俄有铁鎚空中下，击刀，累击二百余下，锤悉破碎，而刀不损。又见大铁鎚水罐可受二百余石，覆向下，有二大人执杵旁，问琦：“君识此否？”琦答云：“不识。”人云：“此铁鎚狱也。”琦云：“正要此狱禁魔鬼。”言毕并灭。又见床舁珍馔，可百床，从门而出。又见数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见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无屋处汝！”其人一时溃散，顷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笃，复至心念观音。遥见数百鬼，乘船而至，远来饥饿，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于庭中，群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跃出，就坐食讫，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尔。乃令家人造纸衣数十对，又为绯绿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寻愈。永泰中，又病笃，乃于灯下，澄心诵多心经。忽有一声如鸟飞，从坐处肉中浸淫向上，因尔口呿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恼，乃益澄定，须臾如故。复见床前死尸肿胀，有蛇大如瓮，兼诸鬼，多是先识死人，撩乱烁己。琦闭目，至心诵经二十四遍，寂然而灭。至三十九遍，懈而获寐，翌日复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疠。琦灯下至心为诵多心经，得四五句。忽见灯下有三人头，中间一头，是李氏近死之婢。便闻李氏口中作噫声，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东西及上下，状如见物。琦令奴以长刀，随李所指斩之，久乃寤云：“王三郎耶。”盖以弟呼琦。琦问所指云何，李云：“见窗中一人，鼻长数尺；复见床前二物，状如骆驼；又见屋上悉张朱帘幕，皆被奴刀斫获断破，一时消散。琦却诵经四十九遍，李氏寻愈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的王琦是太原人，住在荥阳，从小就不吃荤腥。大历年初，做了衢州司户，僻性常常好诵读观音经。从小到大，多次患重病，由于他诵读经书，没有不好的。念经的时候，一定会有个离奇古怪的东西，来相干扰，因为王琦的心正而不能干扰。当初琦九岁那年，患病五、六天，因而不能说话，忽然门外有一个人喊他的名字说：“我来追你！”于是就跟着那人去了。走了五十里左右，到了一个府门，府内的官长大惊说：“为什么错带这个小孩来！应当送他回去。”旁边的人说：“凡是召来的人，不应当放回去，应当让他与使者合作，才可放他回去。”官长说：“有只狗当死。”让王琦取狗。王琦恳求说还幼小，不能独自行动。官吏令琦与使者一同去。半路上，使者给王琦一个丸子，形状象球，让琦击狗家的门。狗出来了，就把丸扔给它，狗吞吃了丸立刻死了。官长说：“使命完成可以回去了。”王琦后来又得病，忽然觉得四肢内有八十二个人，他们有的有眉眼，有的有口鼻，其中长着臂脚的，来来往往攻击他的血肉，每当到腕节之间，就相互冲击，病痛不可忍耐。王琦问：“你们是想杀死我吗？”回答说：“给你治病，怎么能说是杀你呢？”王琦说：“如果是治病，我当准备丰盛的饮食招待你们。”鬼等在肉中高兴地喜叫。第二天给他们做好了吃的东西，他们吃完后就都走了，王琦的病也就好了。王琦先前准备了一把净刀子，一尺多长，每次念诵经书就拿着它。等到天行之患时，常把刀放在床头，用来护卫自己。以后病重，于是暗中用力起身念观世音菩萨，黑暗中忽然象白天一样，看见刀刃向上，有和尚来，和王琦对坐，问琦这是什么刀，琦答：“是杀魔鬼的刀”和尚就不见了。又见有铁鎚从空中落下，击刀，连击二百多下，鎚全都破碎，而刀却不损坏。又看见大铁鎚水罐可承受二百多石，向下压来，又有二个大人拿着杵在旁边，问琦：“你认识这个吗？”琦答道：“不认识”那个人说：“这是铁鎚狱。”琦说：“正要这个狱来禁锢魔鬼”说完两个人都不见了。又看见床上放着珍异的馔食，有一百床。从门口出去，又看见几百人，全穿着耀眼的衣服，排列在宅子中。又看见了他死去的父亲，手拿着一把刀，发怒说：“没有你们居的地方。”那些人都一时溃散，不一会他的病也好了。乾元年中，在江陵，又病重，他又诚心念观世音经，远远地看见几百个鬼，乘着船到了，远来而饥饿，向王琦讨饭，于是王琦就让家人做饭，在院子中施舍给他们，一群鬼并列坐着。王琦的口中有两个鬼跳出来，坐下吃完，还说没完。王琦问：“莫非是要衣服吗？”鬼说正是，于是又令家人造几十对纸衣，又做了红绿等色的衣衫，在院子中焚烧，鬼穿上就走了。他的病也很快的好了。永泰年中，病又重，就在灯下，清心诵读多心经。忽然有一声象鸟飞一样，从他坐的地方的肉里慢慢向上，因而他的嘴张开而不能合上，心想这一定是有魔鬼干扰，于是更加定心念经，不一会又象先前一样了。又看见床前的死尸肿胀，有的蛇大如瓮，加上许多鬼，许多是先前认识的死人，撩乱地闪烁。王琦闭上眼睛，诚心诵经二十四遍，寂静而灭，诵到三十九遍，懈怠而入睡，第二天就好了。又有他的妻子李氏，曾经得了瘟疫病，王琦在灯下诚心为她念诵多心经，念了四五句，忽然看见灯下有三个人头，中间的一个头，是李氏最近死的婢女，就听见李氏口中发出叹息的声音，于是自己坐起，李氏便瞪着眼睛不能说话。只是用手指着上下左右，就好象看见什么东西似的。王琦叫奴仆用长刀，随着李氏的指点斩杀，过了很久她才醒过来说是王三郎。是作为弟弟而喊琦。琦问她所指的是什么，李氏说：“看见窗中有一人，鼻子长几尺；又看见床前两个东西，形状象骆驼；又看见屋子上都铺着红色的帘幕，都被奴仆用刀砍破，一时消散了。琦又诵念经四十九遍，李氏的病得到康复。

卷第一百一十二　报应十一（崇经像）

史世光　董吉　宋吏国　张元 释智兴　董雄　孟知俭　崔善冲 唐晏　张御史　李昕　牛腾 李元平　长沙人　乾符僧

史世光

晋史世光，襄阳人。咸和八年，死于武昌，七日，沙门支法山转小品，疲而微卧，闻灵座上如有人声。史家有婢字张信，见世光在灵座，著衣具如平日，语信云：“我本应堕狱中，支和尚为我转经，昙护、昙坚迎我上第七梵天快乐处矣。”护、坚并是山之沙弥已亡者也。后支法山复往，为转大品，又来在座。世光生时，以二幡供养，时在寺中，乃呼张信持幡送我。信曰：“诺。”便绝死。将信持幡，俱西北飞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顶，望见天门，世光乃自持幡，遣信令还。与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还，便遥见世光直入天门。信复道而还，倏忽乃活，亦不复见手中香也，幡亦在故寺中。世光与信去时，其家有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曰：“阿爷飞上天，婆为见否？”世光后复与天人十余，俱还其家，徘徊而去。每来必见簪帢，去必露髻，信问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后乃著（“此也后乃著”五字据《法苑珠林》五补。）天冠与群天人鼓琴行歌，径上母堂，信问何用屡来，曰：“我来，欲使汝辈知罪福也，亦兼娱乐阿母。”琴音清妙，不类凡声，家人悉闻之，然其声如隔壁障，不得亲察也，唯信闻之独分明焉。有顷去，信自送，见世光入一黑门，寻即出来，谓信曰：“舅在此日见搒挞，楚痛难胜，省视还也，舅坐犯杀罪，故受此报。可告舅母，会僧转经，当稍免脱。”舅即轻（“轻”字据明抄本补。）车将军。（出《冥祥记》）

【译文】

晋朝的史世光是襄阳人。咸和八年，在武昌死去，七天后，沙门支法山转读小品般若经，疲劳而刚躺下，就听见灵座上有人的声音。史家的婢女张信，看见世光在灵座上，穿的衣服都和平时的一样，对张信说：“我本应当下地狱，支和尚为我转读佛经，昙护、昙坚接我到第七梵天快乐处了。”护、坚都是山上的已死沙弥。以后支法山又去，为世光咏诵大品般若经，世光又来在灵座上。世光活着的时候，用两幡供奉，当时在寺中，就呼唤张信拿幡送我。张信说：“是。”说完就死了。张信拿着幡，一齐向西北飞上一座青山，象琉璃色。到了山顶，看见天门，世光于是自己拿着幡，让张信回去，给他一青香，象巴豆一样，说：“把这个给支和尚。”张信还没回去，就远远看见世光一直进入天门。张信又从原道返回。一会儿就复活了，再也看不见手中的香了，幡还在原来的寺中。世光与张信去的时候，他家有个六岁的儿童看见了他们，指着告诉祖母说：“阿爷飞上天去了，婆婆看见了没有？”世光又和天上的十几个人，一齐回到他家，徘徊而去，每次来一定看见插簪戴帽，去时一定露出发髻。张信问他，答道：“天上有帽子，不戴这个。”然后就戴着天冠和一群天上人弹琴作歌，一直登上他母亲住的屋子。张信问他为什么多次回来。世光说：“我来，是想使你们知道罪福，也使我母亲快乐。”琴音清妙，不象凡间的声音，家人都能听到，然而那个琴声象在隔壁似的，不能亲眼看到，只有张信听到的十分分明。过了一会离去了，张信自送，看见世光进入一个黑门，不一会就出来了，对张信说：“舅舅在这里每天被拷打，痛苦难忍，我才省视回来，舅舅犯的杀人的罪，所以受到这种报应。可告诉舅母，请和尚为他诵经，能稍加免脱。”其舅就是轻车将军。

董吉

董吉，于潜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进，恒斋戒诵首楞严经。村中有病，辄请吉诵经，所救多愈。同县何晃亦奉法，卒得山毒之病困，（困原作“因”，据明抄本改。）晃兄惶遽，驰往请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复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时，水尚未至，吉与期设中食后，比往而山水暴涨不复可涉，吉不能泅，迟回叹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测然发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计躯命，冀如来大士，当照乃诚。”便脱衣，以囊经戴置头上，径入水中，量其深浅，乃应至吉颈，及渡，才至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经，甚悲恨，寻至晃家，三礼忏悔，流涕自责，俯仰之间，便见经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湿气，开囊视经，尚燥如故。于是村人一时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险，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经戒之力，欲降伏之。于山际四五亩地，手伐林木，构造小屋，安设高座，转首楞严经百余日，寂然无妖，民害稍止。后有数人至，与吉言语良久。吉思惟非于潜人，穷山幽绝，何因而来，疑是鬼神，乃谓之曰：“诸君得无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闻君德行清肃，故来相观，并请一事，想必见听。吾世有此山，游居所托，君既来止，虑相犯冒，恒怀不安。今欲更作界分，当杀树为断。”吉曰：“仆贪此寂静，读诵经典，不相干犯，方喜为此，愿见祐助。”鬼答曰：“亦复凭君，不侵克也。”言毕而去。经宿，所芟地四际之外，树皆枯死，如焚焉。（出《冥祥记》）

【译文】

董吉是于潜人，三代信奉佛法，到了吉则更加精心勤奋，常常斋戒诵读首楞严经。村中有病人，总是请吉诵经，大多能痊愈。同县人何晃也信奉佛法，最后得了山毒病而痛苦。何晃的哥哥惶恐，急忙去请吉。董、何两家相距六七十里，又隔着大河。五月中下大雨，晃兄刚渡河时，山水还没有到，吉答应他吃了午饭后再走，等到去而山水暴涨不可以过去，吉不能泅渡，迟疑叹息了好久。吉守信正直，一定要按时到达，于是心里推测，而发誓说：“吾救人的苦痛，不考虑我的生命了，希如来大士，普照我的诚心。”于是脱掉衣服，用口袋装着经书顶在头上，一直入水中。根据水的深浅，应当到吉的脖子，等到渡水，才到膝盖罢了。已经上了岸，丢了经书，他非常悲恨，不一会到了晃家，施三礼表忏悔，流泪而自责。俯仰之间，就看见经袋子在高座上，吉悲喜交加取来看，香气袅袅的象有湿气，打开口袋看经书，还是象以前那样的干整。于是村中人一时都信奉佛法。吉家的西北，有座高险的山，山中有许多妖魅，侵害居民。吉用经戒的力量，想要降服它们。在山边的四五亩地上，亲手砍伐林木，建造小屋，安设高座，咏诵首楞严经一百多天，寂静而无妖，民害稍止。以后有几个人到来，和吉攀谈很久，吉想并不是於潜人，山穷而幽绝，是从那里来的呢？疑心他们是鬼神，就对他们说：“你们难道是这里的鬼吗？”答道：“是的。听说您的德行洁廉，所以前来相见，并请求一事，想要听听你的意见。吾们世代住在这山里，是游居之地，你已来这里，怕要冒犯，我们总是怀着不安的心理。现在想要划个界限，应当砍树为定。”吉说：“我喜欢这个地方寂静，诵读典经，不相干扰，正高兴想这样做呢，愿你等庇祐帮助。”鬼答道：“听凭你的安排，我们再不侵扰了。”说完而去。过了一宿，所割的地四周之外，树木都枯死，象焚烧过一样。

宋吏国

宋有一国，与罗刹相近。罗刹数入境，食人无度。王与罗刹约言：自今已后，国中人家，各专一日，当分送往，忽复枉杀。有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岁，次当充行。舍别之际，父母哀号，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明日，见子尚在，欢喜同归。于兹遂绝，国人赖焉。（出《幽明录》）

【译文】

南朝宋时有一国，和罗刹邻近，罗刹多次入境，吃人无数，国王与罗刹相约说：从今以后，国中的人家，每天有一家给你送人，不要再来枉杀。有一个奉佛的人家，只有一个儿子，才十岁，轮到应该送去。离别之时，父母哀哭，便诚心念佛。因为佛神的威力的原因，大鬼不敢靠近。第二天，看见儿子还在，高兴地和他一齐回家。从此鬼便灭绝，国人有了依赖。

张元

后周张元字孝始，河北万城人也。年十六，其祖丧明三载，元惧忧泣，昼夜经行，以祈福祐。复读《药师经》云：“盲者得视之言。”遂请七僧，燃七层灯，七昼夜转读《药师经》。每日行道祝曰：“元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光，并施法界，乞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梦有一翁，以金篦疗其祖目，谓元曰：“勿忧悲也，三日后，祖目必瘥。”元于梦中喜踊，惊觉，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瘥。（出《法苑珠林》）

【译文】

后周张元字孝始，是河北万城人，年龄十六岁。他的祖父失明三年，张元忧愁哭泣，昼夜念经，来祈祐降福，又读《药师经》中说“失明者能复明”的经句，就请七个和尚，点燃七层灯，七天七夜诵读《药师经》。每天行道后祝愿说：“我为孙不孝，使祖父失明，现在用灯光，一齐献给法界，乞求祖父眼睛能够看见，我愿请求代替祖父失明。”象这样辛勤，到了第七天，那天的夜里，梦见一个老翁，用金篦治疗祖父的眼睛，并对张元说：“不要悲伤，三天后，你祖父的眼睛一定能好。”张元在梦中高兴的跳了起来，于是惊醒，就都告诉了家人。三天后，祖父的眼睛果然好了。

释智兴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智兴，洛州人也。励行坚明，依首律师，诵经持律，不辍昏晓。至大业五年仲冬，次当维那鸣钟。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从炀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无凶告，通梦于妻曰：“吾行达彭城，不幸病死，生无善行，今堕地狱，备经五苦。赖今月初十日，禅定寺僧智兴鸣钟发响，声振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脱解，今生乐处。思报其恩，汝可具绢十匹奉之，并陈意殷勤。”及寤说之，人无信者。寻复梦如初，后十余日，凶问与梦符同。乃以绢奉兴，合寺大德至，咸问兴曰：“何缘鸣钟，乃感斯应？”兴曰：“余无他术，见佛法藏传云：‘罽腻吒王受苦，由鸣钟得停；及增一阿含经，鸣钟作福。”敬遵此事，励力行之。严冬登楼，风切皮肉，露手鸣椎，掌中破裂，不以为苦。鸣钟之始，先发善愿，诸贤圣同入道场，同受法食。愿诸恶趣，闻此钟声，俱时离苦，速得解脱。如斯愿行，察志常奉修，故致兹通感焉。”（出《异苑》，明抄本作出《高僧传》）

【译文】

唐朝京城大庄严寺的释智兴。是洛州人。行为端方而坚毅，尊崇师傅引导不分早晚地诵读经书坚守律法，到大业五年的仲冬，轮到智兴敲钟。同寺的和尚名三果，有个哥哥跟随炀帝南到江都，半路而死。当初没有人报信，托梦给他的妻子说：“我走到彭城，不幸病死。在世没做善事，已落入地狱，准备经受五苦。幸好这月的初十，禅定寺的和尚智兴敲钟发响，声振地狱，同时受苦的人，一时都解脱了，今脱生于乐地，我想要报答他的恩德，你可准备十匹绢送给他，并向他表示致谢之意。”他的妻子醒来说这件事，没有人相信，不久又做了这样的梦，后十几天，凶信和梦相同，于是就把绢送给了智兴。整个寺里都蒙受了功德，和尚们都问兴说：“什么原因敲钟能有这样的报应？”智兴说：“我没有什么本领，见佛法藏传中说：罽腻吒王受苦，从鸣钟得到停止；增一阿含经，鸣钟可以造福。我谨遵从这些事，努力实行它。严冬登楼，寒风浸入皮肉，露出手来拿椎，掌中破裂，不认为是苦。敲钟之初，先发下善愿：各位贤圣一齐入道场，一同受用法食，愿凡处在险恶之中的，听到这个钟声，一齐都脱离痛苦，快得到解脱。这样许愿奉行，常志奉修佛法，才有这样的感应啊。”

董雄

唐董雄，河南人。贞观中，为太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非累与同列李敬玄、王忻俱维絷。雄专念普门品，日三十遍，锁忽夜解落，雄惊告忻、玄。忻视其锁，坚全在地，而钩连不开，相离数尺，即告守者。御史张守一宿直，命吏烛之而甚怪，重锁封记而去。雄但诵经不辍，至五更，又解落有声，雄复告忻、玄等。至明，守一视之，封题如故，而锁自相离。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读经，常谓曰：“何为胡神所媚而读此书耶？”及见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圣也。时忻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昼锁解落，视之如雄无异，不久俱免。（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的董雄，是河南人。贞观年中，做太理丞。年幼奉佛法，吃素多年。因犯罪而连累了同行的李敬玄，王忻一起被囚禁。董雄专心念普门品，每天三十遍，锁忽然在夜里解落，董雄惊讶地告诉李敬玄、王忻。敬玄看他的锁完整在地上，而钩链却不开。相距几尺，于是就告诉看守的人。御史张守一值夜班，命狱吏给他照亮看到后也感到很奇怪，又重新锁上并封记好而走了。董雄只是诵经不停，到了五更天时，又有解落的声音。雄又告诉玄、忻等人。到了天亮，张守一一看，封记如原来一样，而锁却自己脱离。敬玄一向不信佛法，他的妻子读经书，常对她说：“为什么被胡神所述而读这样的书呢？”等到看见董雄这件事，才深感不信神的错误，才知道佛是大圣人。当时忻也诵读八个菩萨的名字，念满三万遍。白天锁便解脱，看看和董雄的没有什么不同，不久就都得到赦免了。

孟知俭

唐孟知俭，并州人。少时病，忽亡，见衙府，如平生时，不知其死。逢故人为吏，谓曰：“因何得来？”具报之，乃知是冥途。吏为检寻曰：“君平生无修福处，何以得还？”俭曰：“一生诵多心经及高王经，虽不记数，亦三四万遍。”重检获之，遂还。吏问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俭合运出身，为曹州参军，转邓州司仓。”即掩却不许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运是何事。寻有敕募运粮，因放选，授曹州参军。乃悟曰：“此州吾不见，小书耳。”满授登州司仓，去任又选，唱晋州判司，未过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孟知俭，是并州人。年少有病时，忽然死去，看见一个衙府，象生时一样，不知道他已死了。遇到一个老朋友做官，问他说：“为什么来这里？”官都告诉了他，才知道是阴间。官吏替知俭查检说道：“你平生没有修福之处，怎么能回去呢？”知俭说：“一生诵读多心经及高王经。虽然记不住遍数，也有三四万遍了。”又重新检验果真如此，于是放他回去。官吏问他想知道官运吗，他说：“很想知道。”于是就拿出簿子给他看，说：“孟知俭合运出身，做曹州参军，转为登州司仓。”就合上不再让他看。于是送他到荒野，掉进了黑坑，于是孟知俭便复活了。他不知道命运是怎么回事。不久有令召集运粮。因而选人，中选后知俭被授予曹州参军。他才明白过来说：“这个州我不去，是个小差事罢了。”又授给他登州司仓，他离任后又叫他做晋州判司，没去而死。

崔善冲 崔善冲，先初任梓州桐山丞，巂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诸蛮叛，杀知古，善冲等二十余人奔走，拟投昆明，夜不知道，冲专念尊经。俄见炬火在前，众便随之，至晓火灭，乃达昆明。（出《报应记》）

【译文】

崔善冲，起初任梓州桐山县丞，巂州刺史李知古上奏使他当了判官。各蛮人谋反，杀了知古。善冲等二十多人逃走，商量投奔昆明。夜里不知道路，善冲就一心念佛经。忽然看见火炬在前面，大家便跟随着火炬，到了早晨，火炬灭了，于是就到达了昆明。

唐晏

唐晏，梓州人，持经日七遍。唐开元初，避事晋州安岳县。与人有隙，谗于使君刘肱，肱令人捉晏。夜梦一胡僧云：“急去。”惊起便走，至遂州方义县。肱使奄至，奔走无路，遂一心念经。捕者交横，并无见者，由是获免。（出《报应记》）

【译文】

唐晏是梓州人，坚持念经每天七遍。唐朝开元年初，在晋州安岳县避事，和别人有隔阂，那人就向使君刘肱进谗言，刘肱派人捉拿唐晏。晏夜梦见一个胡僧说：“快走！”于是惊起便走，一直到了遂州方义县，刘肱派的人赶到，晏走投无路，就一心念经。追捕的人来来往往，并没有发现他，因此才获免。张御史 张某，唐天宝中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将渡淮，有黄衫人自后奔走来渡，谓有急事，特驻舟。洎至，乃云：“附载渡淮耳。”御船者欲殴击之，兼责让，何以欲济而辄停留判官。某云：“无击。”反责所由云：“载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亲以余食哺之，其人甚愧恧。既济，与某分路。须臾，至前驿，已在门所。某意是嘱请，心甚嫌之，谓曰：“吾适渡汝，何为复至？可即遽去。”云：“己实非人，欲与判官议事，非左右所闻。”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适承一馔，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还至舍，有所遗嘱。鬼云：“一日之外，不敢违也，我虽为使，然在地下，职类人间里尹坊胥尔。”某欲前请救，鬼云：“人鬼异路，无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遥拜，鬼云：“能一日之内，转千卷续命经，当得延寿。”言讫出去，至门又回，谓云：“识续命经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间金刚经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转得千卷经？”鬼云：“但是人转则可。”某乃大呼传舍中及他百姓等数十人同转，至明日晚，终千遍讫。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会须暂谒地府。”众人皆见黄衫吏与某相随出门。既见王，具言千遍续命经足，得延寿命。取检云：“与所诵实同。”因合掌云：“若尔，尤当更得十载寿。”便放重生，至门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迟回，今已遇捶。”乃袒示之，愿乞少钱。某云：“我贫士，且在逆旅，多恐不办。”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纸钱，当奉五百贯。”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许钱，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还逆旅，未易办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还我，自当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领讫。”须臾复至，云：“夫人欲与，阿奶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奶，须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还家，具说其事，妻云：“是夕梦君已死，求二百千纸钱，欲便市造。阿奶故云：‘梦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奶又梦。”因得十年后卒也。（出《广异记》）

【译文】

张某，唐朝天宝年中做御史判官，奉使去淮南做推覆，将要渡淮河。有一个穿黄衫的人从后面赶来渡淮，说是有急事，特为停船，等到了船上，却说：“只不过附带着载我渡淮河罢了。”驾船的人想要打他，并且责怪他为什么你想渡淮而耽搁了判官的时间。”张某说：“不要打他！”反而责怪船夫说：“带一个百姓过河，有什么苦呢？”并亲自给他送饭吃。那个人深感惭愧。已经过了淮河，和张某分路，不一会，到了前面的驿站，他已在门前了。张某认为是又有嘱托或请求，心里很讨厌他，对他说：“我刚才把你渡过河，为什么又回来，可以马上就走。”他回答说：“我其实不是人，我想和判官商议一件事，不让左右的人听。”于是张某屏退左右的人，他说：“我奉命来捉你，应在淮河中淹死你，承蒙你给我饭吃，本不应忘，已蒙受了你的厚恩，只可以让你多活一天罢了。”张某请回到住处，准备遗嘱。鬼说：“一天之外，我不敢违命，我虽然是使者，然而在地下的职务就象人间里的尹坊胥罢了。”张某想上前求救，鬼说：“人鬼不同路，不应相逼，恐怕不能免了。”张某远远拜谢。鬼说：“你能在一天之内，咏诵一千卷续命经，就能延寿。”说完便出去。到了门口又回来对他说：“知道续命经吗？”张某正不知道，鬼说：“就是人间的金刚经。”某说：“今天已晚了，怎么能诵读得千卷经？”鬼说：“凡是人诵读就可以。”张某于是呼喊传舍中及其他百姓等十人一同诵经，到第二天晚上，终于完成了一千遍。鬼又到了并说：“判官已免死了，还须和我暂且到地府走一趟。”大家都看见黄衫吏和张某相随出门，等拜见了阎王，就把诵一千遍续命经的事告诉了阎王，理应延长寿命。左右取簿检验说：“他说的属实。”于是阎王合掌说：“象你这样，更应当延寿十年。”就放他复生。至了门前，所追他的鬼吏说：“我犯了追判官晚回的错，现在已被捶打。”于是露出脸给他看，愿向他要点钱。张某说：“我是贫穷的人，并且在旅馆，多要恐怕不方便。”鬼说：“只要二百千。”某说：“若是纸钱，可以给五百贯。”鬼说：“感谢你的厚意，只是我的功德一向很少，怎么能接受你的钱呢？二百千正好。”张某说：“今天我也是鬼了，夜里回旅馆，不易办到。”鬼说：“判官只要心里想，让妻子还给我，自然得到。”张某就非常诚心那样想让妻子还鬼债。鬼说：“已领到了。”不一会又回来说：“夫人想给，老太太不肯。”又让张某诚心让老太太还债。不一会鬼又说：“得到了。”张某因此默然如落深坑一样，因此得活。就请假回家，把这些事都说了。他的妻子说：“这天晚上我梦见你已死，就求二百千纸钱。想要造好送去，老太太说：‘梦中的事不足信！’那天晚上，她也做了个梦。”张某又过了十年之后才死。

李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郡，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苏，说云：“初被数人领入坟墓间，复有数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辈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还，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还之。’”乃相与送女至舍。女活后，昕亦到舍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的李昕，善念千手千眼咒，有人得了疟鬼病。李昕就为他念咒。那个鬼现人形对该人说：“我本想困扰你，因为害怕李十四郎，不敢再去。”十四郎就是李昕。李昕家在东郡，客游于河南，他的妹妹染病而死，几天后复苏。她说：“当初被几个人领入坟墓里，又有几十个人，想要凌辱她，其中一个人忽然说：‘这是李十四郎的妹妹，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她？现在李十四郎已经回来了，不久就要到家，那是个大善人，如果听说我们抢了他的妹妹，一定用神咒来困扰我们，不如早点把她送回去。’”于是他们就把她送回了家。她复活后，李昕也到了家。

牛腾

唐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郏城令，弃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志者终身，常慕陶潜五柳先生之号，故自称布衣公子，即侍中中书令河东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经擢第。再选右卫骑曹参军。公子沉静寡言，少挺异操，河东侯器其贤，朝廷政事皆访之。公子清俭自守，德业过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门下。年壮而河东侯遇害，公子谪为牂牁建安丞。将行，时中丞崔察用事，贬官皆辞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诛殛甚众。时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与河东侯不协，陷之。公子将见崔察，惧不知所为。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瑰伟，黄衣盛服，乃问公子：“欲过中丞，得无惧死乎？”公子惊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异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见中丞时，但俯伏掐诀，（言带犀角刀子，掐手诀，乃可以诵咒。其诀，左手中指第三节横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诵咒七遍，当有所见，可以无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诵之，既得，仰视异人亡矣，大异之。即见察，同过三十余人，公子名当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过，素有郤，察则留处绞斩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诵咒，察久不言。仰视之，见一神人，长丈余，仪质非常，出自西阶，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当背。而诸人但见崔察低头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脱，比至屏回顾，见神人释察而亡矣。公子至牂牁，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是夷獠渐渍其化，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常摄郡长吏，置道场数处。居三年而庄州獠反，转入牂牁，郡人背杀长吏以应之，建安大豪起兵相应，乃劫公子坐于树下，将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斩守者头，乃詈曰：“县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于笼中，令力者负而走，于是兼以孥免。事解后，郡以状闻，诏书还公事，许其还归。后宰数邑，皆计日受俸，其清无以加，亦天性也。后弃官，精内教，甚有感焉。（出《纪闻》）

【译文】

唐朝牛腾字思远，是唐朝的散大夫，为郏城县令，弃官从善，精心奉释教，终身实践自己的志向，常常羡慕五柳先生陶潜的称号，所以自己称为布被推选为右卫骑曹参军。公子沉默寡言，年少操行超群，河东侯很器重他的贤能，朝中政事都找他商量。公子清廉自守，德才过人。所以王勃等四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河东侯年壮遇害，公子被贬做牂牁建安丞，将要去，当时中丞崔察当权，贬官都得向他告辞，一向有仇的，被留下，杀死的也很多。当时天后正信任酷吏，而崔察以前和河东侯不合才陷害他。公子将要见崔察，又害怕而不知所措。忽然路上遇见一人，身材魁梧，穿着华丽的黄衣服，问公子：“想到中丞那去，难道不害怕死吗？”公子惊奇地说：“害怕。”又问他：“你有犀角刀吗？”公子答道：“有。”那个怪人说：“公子有刀子就很好，我授你神咒语，见中丞时，只俯身掐手诀而密密诵咒语七遍，应当有所见，就没有什么忧虑了。咒语是：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公子俯身而诵念，已经学会了，抬头看那怪人不见了。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就去见崔察。同去的三十多人，公子的名字是第二十，前面十九个人名字都喊过了，一向都有隔阂，崔察留下绞斩的，将近一半。轮到公子，公子就象那个怪人说的那样诵咒语，崔察久不开口。抬头看，见一神人，一丈多高，仪表气质非凡，从西阶中出来，一直来到崔察前，右手抓住他的肩，左手扭着他的头，面正对着他的后背。而许多人只看见崔察低头不语，手停着不动罢了。公子于是得以解脱，等到到了屏风后回头看，看见神人放了崔察而不见了。公子到了牂牁。一向坚守诚信，更加敬重佛道。虽然已婚为官，也象守戒规的和尚一样。口不乱说，目不乱视，言不虚假，行不偏颇，因此夷獠也渐渐地受到他的教化，于是在牂牁中大兴释教，常常振摄郡中长吏。在几处设置道场。住了三年而庄州夷獠谋反，进入牂牁，郡中人暗杀长史来响应，建安的豪族大户也起兵相应，于是抓了公子在树下，要杀他。忽然有夷人，拿着刀斩了看守的头，骂道：“县丞如此恩惠，你怎么忍心杀这样的人！”于是把公子放在笼子中，让有力气的人背着走，并又赦免了他的妻子儿女。事平息后，郡司把情况上报，诏书下，允许他还归。以后掌管数城，都是按日受禄，他的清廉没有再能比过他的了，这也是他的天性。以后弃官，精心向佛教，也非常有感慨。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诚之子，大历五年，客于东阳寺中。读书岁余，薄暮，见一女子，红裙繍襦，容色美丽，娥冶自若，领数青衣，来入僧院，元平悦之，而窥见青衣，问其所适及姓氏。青衣怒曰：“谁家儿郎，遽此相逼；俱为士类。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请见，不许。须臾，女自出院四顾，忽见元平，有如旧识。元平非意所望，延入，问其行李。女曰：“亦欲见君，以论宿昔之事，请君无疑嫌也。”既相悦。经七日，女曰：“我非人，顷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为门吏长直，君虽贫贱，而容色可悦。我是一小女子，独处幽房，时不自思量，与君戏调，盖因缘之故，有此私情。才过十旬，君随物故。余虽不哭，殆不胜情，便潜以朱笔涂君左股，将以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发愿，各生富贵之家，相慕愿为夫妇，请君验之。”元平乃自视，实如其言。及晓将别，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可久留，后身之父，见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为县令，此时正当与君为夫妇未间，幸存思恋，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别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为夫妇。（出《异物志》）

【译文】

唐朝李元平，是先前睦州刺史伯诚的儿子，大历五年，客居于东阳寺中。读书一年多，一天将黑天，看见一个女子，穿着红裙绣短袄，容色美丽，妖艳自若，带着几个丫环，来到僧院。元平很高兴，偷着去见一个丫环，问她的婆家及姓名。丫环发怒说：“谁家男儿，到此相逼，都是读书人，不合你的身份。”元平拜谢求见，不答应。不一会，那个女子从院中出来四下里看，忽然看见元平，有如旧相识一样。元平也喜出望外，就请她进来，问她从哪里来。女子说：“我也想见你，来谈谈以前的事，请你不要怀疑。”于是都很高兴。过了七天，女子说：“我不是凡人，以前的大人任江州刺史，你的前身做门吏长直，你虽贫贱，而容貌可亲，我是一个小女子，独自处在闺房。当时自己没想到和你戏耍，大概是因缘份的缘故，有这种私情，才过百日，你就死了。我虽然不哭，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就暗中用红笔涂在你的左大腿上，将把它做为记号，常常念千眼千手咒，每次焚香发誓愿，各个都生在富贵之家，相爱愿为夫妇，请你验证。”元平于是自己一看，的确象她说的那样。等到天亮将要分别，对元平说：“托生的时候到了，我不可以久留。托身后的父亲现任刺史。我年十六岁，你就做了县令，这时正当我和你结为夫妇的时间，希望你能想念着我，切记不要婚配。然而天命已定，你既然另娶，就不可得。”悲伤而去。几年后果真他俩结为夫妇。

长沙人

唐长沙人姓吴，征蛮卒夫也，平生以捕猎渔钓为业。常得白龟，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疮，悉皆溃烂，痛苦号叫，斯须不可忍，眉鬓手足指皆堕落，未即死。遂乞于安南市中，有僧见而哀之，谓曰：“尔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当口授，若能精进，必获善报。”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诵，后疮痍渐复，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发为僧，号智益，于伏波将军旧宅基建立精舍。住持泉州开元寺。通慧大德楚彤亲识智益，常语之。（出《报应录》）

【译文】

唐朝长沙人姓吴，是征蛮的兵卒。平生以打猎捕鱼为业，曾捕得白龟，煮而吃了它，于是全身得了疮病，都已经溃烂，痛苦嚎叫，一会也不能忍耐，眉、头发，手指脚指全都脱落，但没有立刻死去。于是就在安南集市中乞讨，有一个和尚看见并同情他，对他说：“你可回去念大悲真经，我当教与你，如果能精心勤奋，一定能有善报。”他终于按他的话去学了，一心念诵，以后疮病逐渐好了，手脚指也长出来了，以至于康复。于是就削发为僧，号智益，在伏波将军的旧房处建立了教徒习教的精舍。在泉州开元寺当长老。通慧大德楚彤亲自结识了智益，常常听他说。

乾符僧

唐乾符中，有僧忘其名号，恒以课诵为业，未常暂废。因下峡，泊舟白帝城。夜深群动息，持念之际，忽觉有腥秽之气，见水面有一人，渐逼船来。僧问之，曰：“某非人也，姓许名道坤，唐初为夔牧，以贪残暴虐，殁受业报，为滟滪堆龙王三千年，于今二百四十年矣。适闻师持课，大有利益，故来逊谢耳。”僧问曰：“峡路险恶，多覆溺之患，盍敕诸龙而禁戢之，可乎？”曰：“此类实烦，皆业感所作，非常力而能制也。”僧甚异之，将复问，忽失所在。（出《报应录》）

【译文】

唐朝乾符年中，有个和尚忘记了他的名号，常以念经为业。一点也没有间断荒废。因为下峡去，停船在白帝城。夜深了，大家都入睡了，他念经之时，忽然觉得有腥秽的气味，看见水面上有一个人，渐渐朝船逼近。和尚问他，他说：“我不是人，姓许名道坤，唐初时为夔州牧，因为贪婪暴虐，死后已受到报应，为滟滪堆的龙王三千年，如今已二百四十年了。刚才听到师傅念经，对我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前来道谢罢了。”和尚问道：“峡路险恶，多有翻船淹死人的祸患，为什么不下令各龙而禁止它们，可以吗？”回答说：“这类事的确麻烦，都是功业所感召的结果，并不是一般的力量所能制服的。”和尚感到很奇怪，将要再问，忽然就不见了。

卷第一百一十三　报应十二（崇经像）

张应　释道安　周闵　王懿 谢敷　僧法洪　刘式之　刘龄 陈安居　马处伯

张应

晋张应，历阳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得病，应请祷备至，财产略尽。妻法家弟子也，谓曰：“今病日困，求鬼无益，乞作佛事。”应许之，往精舍中，见竺昙铠，谓曰：“佛如愈病之药，见药不服，虽事无益。”应许当事佛，昙谓期明日当往。应归，夜梦见人长丈余，从南来，入门曰：“此家何乃尔不净？”见昙铠随后曰：“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眠觉，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昙铠明往，应说其梦，遂受五戒，屏除神影，大设福供。妻病有间，寻即痊愈。咸康二年，应至马沟市盐，还泊芜湖，夜宿，梦见三人，以钩钓之，应曰：“我佛弟子。”牵终不置，曰：“奴判走多时。”应恐，谓曰：“放我，当与君一升酒。”钓人乃放之，谓应曰：“但畏后人复取汝耳。”眠竟，腹泄痢，达家大困。应曰：（自“但畏”起十九字据明抄本补。）“昙铠阔绝已久。”病甚，遣请之，适值不在，应寻气绝，数日而苏。说有数人，以钩钓之将北去，下一坂岸，盛有镬汤刀剑楚毒之具，应悟是地狱，欲呼师名，忘昙铠字，但唤“和尚救我”，亦时唤佛。有顷，一人从西方，长丈余，执金杵欲撞，钓人皆怖散。长人引应去，谓曰：“汝命尽，不复久生，可暂还家，颂呗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当复命过，即生天矣。”应即复苏，三日之中，持斋颂呗，遣人将疏取昙铠名。至日食毕，礼佛赞呗，与家人辞别，澡沐冠带，如睡而亡。（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的张应，是历阳人。原来信奉俗神，大力祭祀。咸和八年，移居于芜湖。他的妻子得病，张应请求祈祷备至，财产都用尽。妻子是法家的弟子，对他说：“今日病重，求鬼也没有什么益处，求作佛事。”张应答应了他。到寺院里，看见竺昙铠，对他说：“佛就象治病的药一样，看见药不吃，既使做也没有好处。”张应答应事佛，昙铠相约明日前去。张应回去，夜里梦见一个人一丈多高，从南面来，进入门内说：“你家为什么这样不洁净？”只见昙铠跟着后面说：“才开始想要洁净，不可责怪他。”张应睡醒了，便拿着火炬到高座以及鬼子母座。第二天昙铠来，张应给他说梦。于是受五戒，拆除神影，大设福供。他的妻子的病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全都好了。咸康二年，张应到马沟去买盐，回来停泊在芜湖。夜里梦见三个人，用钩钓他，张应说：“我是佛家弟子。”那几个人拉着始终不放，并说：“已经判定并奔走了好多时候了。张应害怕，对他们说：“放开我，当给你一升酒。”钓的人就放了他，并对张应说：“只是怕后人再来抓你罢了。”张应睡醒了腹痛泄痢，到家后更重，张应说：“昙铠已阔别很久了。”病重，就派人去请他，正赶上他不在，张应不久气绝，几日后复苏。说有几个人，用钩钓他向北去，走下一个山坡，设有镬汤刀剑楚毒的刑具。张应明白是地狱，就想喊师傅的名字、忘记了昙铠名，只是喊“和尚救我”，也时常喊佛。过了一会，一个人从西方来，一丈多高，拿着金杵想要撞，钓人都害怕走散，长人领着张应离去，对他说：“你的寿命已尽了，不能再活多久了，你可暂且回家，颂唱三个唱词，并取个和尚的名字，三天后命就当尽了，就升天了。”张应就复苏了，三天之中，他持斋颂唱，派人焚化祝告文并取用昙铠。到了这一天吃完饭，对佛礼拜赞唱，又和家人辞别，沐浴更衣，象睡觉一样地死了。

释道安

东晋恒山沙门释道安者，经石赵之乱，避地于襄阳。註般若道行密迹诸经析。（“析”原作“祈”，据明抄本改。）疑甄解二十余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违理者，当见瑞相。”乃梦见一道人，头白眉长，语安曰：“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道，可时设食也。”后远公云：“昔和尚所梦，乃是宾头卢也。”于是立座享之，遂成永则。（出《法苑珠林》）

【译文】

东晋恒山沙门的和尚道安，经过了石赵的战乱，躲避于襄阳。注析般若道行密迹各经，解释疑问二十多卷，害怕不合情理，于是发誓说：“如果说的不违背情理，应当看到佛像。”于是就梦见一个道人，白头发长眉毛，对道安说：“你所注释的经书，非常合于道理。我避免了进入迷途，我住在西域，就当资助弘道，可时常设斋食。”后远公说：“和尚梦见的就是宾头卢。”于是就立了牌座供奉他，就成了永远的规则。

周闵

周闵，汝南人，晋护军，世奉佛法。苏峻之乱，邑人皆东西播迁，闵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复书之，又有他经数部，大品亦杂在其中。既当避难单行，不能得尽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部中，仓卒而去，徘徊叹惋。不觉大品忽自出外，闵惊喜持去，周氏遂世宝之。至今尚在。一说云，周嵩妇胡母氏有素书大品，其素广五寸，而大品一部尽在焉。又并有舍利，银罂置之，并缄于深箧中。永嘉之乱，胡母氏时避兵南奔，经及舍利自出箧外，因求怀之，以渡江东。又尝遇火，不暇取经，及屋尽火灭，得之于灰烬之下，俨然如故。会稽王道子就嵩曾孙云求以供养，后常暂在新渚寺。刘敬叔云：“曾亲见此经，字如麻子，点画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经盖得道僧慧则所写也。”或云：“尝在简靖，道尼转诵。”（出《冥祥记》）

【译文】

周闵是汝南人，晋朝时任护军，一生奉佛法。苏峻的战乱，城邑人都东西迁移。闵家有一部大品般若经，用半幅八丈白布，反复写着，又有其他经书几部，大品也夹在当中。马上就要避难而独行，不能够完全拿走它们。尤其惋惜的是大品，不知道在哪部经中，匆忙而去，来回行走叹息。不知不觉大品忽然自己出来。周闵惊喜地拿着走了。周家也世代把它当作宝物，至今还在。另一个说法是周嵩妇胡母氏有白布写着大品，那个白布宽五寸，而一部大品都写在上面。又同时兼有舍利，银瓶放在那里，并且封闭在深箱子中。永嘉之乱时，胡母氏当时避兵乱南逃，经书及舍利自然跳出箱子外面，于是找到了并揣着它，及渡过江东。又曾经遇到火灾，没来得及取经书。等屋里的火全灭了，在灰烬下找到了经书，还和原来的一样。会稽的王道子靠周嵩的曾孙云求来供奉，以后常常暂住在新渚寺，刘敬叔说：“曾亲眼看见这经书，字象麻子一样。点画分明。新渚寺现在的天安就是，这部经书大概是得道僧慧则所写的。”有的说：“曾经在简靖那，道尼转诵。”

王懿

晋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为车骑将军，世信佛法。父黄，为中山太守，为丁岑所害。懿与兄侍母南归，登涉饥疲，绝粮无计，唯归心三宝。忽见一童子牵青牛，见懿等各与一饭，因忽不见。时积雨大水，懿前望浩然，莫知揭厉。俄有一白狼驯绕其前，过水复返，似欲引导，如此者三。于是随狼行，水才至膝，得路归朝。后自五兵尚书为徐州刺史，尝欲设斋，宿昔洒扫，盛列香花经像。忽闻法堂有经呗声，清婉流畅，懿遽往视，见五沙门在佛座前，神仪伟异，懿心甚钦敬。沙门顾盼依然，瞻礼未竟，皆竦身飞空而去，亲宾见者，倍增信悟。（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王懿字仲德，是太原人，做车骑将军，一生信奉佛法。父亲，做中山太守，被丁岑所陷害。王懿和他的哥哥侍奉母亲南归，登岸跋涉后饥饿疲劳，没有粮食毫无办法。他只是诚心依靠佛、法、僧。忽然看见一个童子牵着一头青牛，看见王懿等各给他们饭吃，又忽然不见了。当时暴雨大水，王懿前望茫然，不知如何对待这场灾患。不一会就有一只白狼驯顺地围绕在他面前，过水后又返回来，好象要做引导似的。象这样三遍，于是就跟着狼走，水才到膝盖，得路回朝。以后从五兵尚书转为徐州刺史，曾经想要设斋，当夜便清扫，摆上香花经像。忽然听到法堂上有诵经的声音，清婉流畅。王懿急忙去看，看见五个僧人在佛座前，神态仪表伟异。王懿心里非常钦敬，僧人顾盼依旧，看到施礼未完，都竦身而飞上天去，亲戚、宾客看见的人，更加相信醒悟了。

谢敷

谢敷字庆绪，会稽山阴人，镇军将军輶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隐于东山，笃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写首楞严经，尝置都下白马寺中，寺为邻火所延，什物余经，并成煨烬，而此经止烧纸头界画外而已，文字悉存，无所毁失。敷死时，友人疑其得道，及闻此经，弥加惊异。（出《法苑珠林》）

【译文】

谢敷字庆绪，是会稽山阴人，是镇军将军輶的哥哥的儿子。年少有高洁的情操，隐居于东山，非常忠信大法，精勤不倦。亲手写首楞严经，曾经放在白马寺中，寺被邻居的火所延烧，东西和其他的经书，都烧为灰烬，而只有这部经书只烧了纸头界画的外面而已，文字全都存在，没有什么毁坏。谢敷死的时候，他的朋友疑心他已得道，等到听说这部经书的来历，就更加惊异了。

僧法洪

晋世沙门僧法洪在瓦官寺。义熙二十年，时官禁镕铸，洪元发心铸丈六金像，私铸竟，犹在模，所司知觉，收洪楚械。洪念观音，每日百遍，忽梦所铸金像往狱，手摩头曰：“无虑。”其像胸前方一尺许，铜色燋沸。当洪禁日，国家牛马不肯入栏，时以为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现也。（出《辨正论》）

【译文】

晋朝僧人法洪住在瓦官寺，义熙十二年，当时官府禁止镕铸，法洪本想铸造六丈高的金像。私下里铸成了，还在模子中，所主管的人发觉，就抓法洪带上刑械。法洪念观音经。每天念一百遍，忽然梦见所铸的金像到了狱中，手摩着他的头说：“不要忧虑。”他的金像的胸前一尺左右，铜色烧焦而滚沸。当法洪关押的日子里，国家的牛马不肯入栏。当时都认为很奇怪。十天后有赦命，法洪才获免，铜像也就破模而自己出来了。

刘式之

彭城刘式之，常供养一金像，无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愆自责，至念冥通，经百日后，其像忽然自现本座，神光照室。全家惊喜，倍加倾心。（出《辩正论》）

【译文】

彭城的刘式之，常常供养一金像，无缘无故失去了金像，不知在哪里。式之整夜思罪而自责，诚挚的念头通神，过了一百天后，那个金像忽然自己出现在座上，神光照满全屋。全家人都非常惊喜，更加倍精心供奉。

刘龄

宋刘龄，不知何许人，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佛法，于宅中立精舍，时设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时巫祝并云：“家当更有三人丧亡。”邻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为章符诳诱村里，语龄曰：“君家丧祸未已，由奉不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佑。不改意者，将灭其门。”龄遂敬延祭酒，罢不奉法。巨云：“宜焚经像，灾乃当除耳。”遂爇精舍，炎炽移日，唯屋而已，经像幡座，俨然如故。像于中夜，大放赤光，其时诸祭酒有二十许人，有惧灵验密委去者。巨等师徒意犹不止，被发禹步，执（“执”原作“报”，据明抄本改。）持刀索，云：“斥佛还故国，不得留中夏为民害也。”龄于其处，如有人殴打，顿仆于地，家人扶起，方余气息，遂痿躄不能行。魏巨体内发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并患癞疾，邻人东安太守水立和，传于东阳，时多见者。（出《法苑珠林》）

【译文】

宋朝刘龄，不知哪里的人，居在晋陵东路城村，非常信奉佛法。在宅院里立了一个做佛事的房屋，当时设了斋戒。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亲暴死，当时的巫祝都说：“家里当还有三个人将死亡。”邻居家有一个信道教的祭酒叫魏巨的。常常用章符在村里行骗。他告诉刘龄说：“你家的丧祸还没完，是因信奉了不明之神，如果改成事奉大道，一定能蒙福庇佑，不改的话，将灭他的满门。”于是刘龄就敬请祭酒，停止不奉佛法。魏巨说：“应当焚烧经像，灾祸才当消除了。于是就点燃了佛事舍，火焰旺盛烧了一天，只是烧毁了屋子而已，经像和幡座，依然如故。佛像在夜里，大放红光，当时各位祭酒有二十多，有的害怕他的灵验而偷偷地溜走了的。魏巨等师徒执意不停，披发移步，执拿刀绳说：“你这佛还回你原来的地方去！不能留在中夏成为祸害！”刘龄在那个地方，就象有人殴打他，立刻趴在地上，家人扶他，才出了一口气，于是就萎缩不能行走。魏巨也体内生了毒疮，每天出三升的血，不到一个月便痛死。以外的同伴，也都患了癞病。邻人东安太守水立和，在东阳传播，当时有很多人亲眼看到。

陈安居

宋陈安居，襄阳县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独敬信释法，恒自斋戒。世父无子，以安居绍焉。安居虽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废绝淫祀。忽得病发狂，则为謌神之曲，迷闷邪僻，如此弥岁，而执心愈固，常誓曰：“若我所执之志，偶当亏夺者，必先自脔截四体，乃就其事。”家人并见（“见”字原缺，空一格，据明抄本补。）之，安居不听。经三年，病发死，但心下微暖，家不敢殓。至七日夜，守者觉尸足间，如有风来，飘动衣衾，苏而有声。家人初惧尸蹶，皆走避之。既而稍能转动，仍求水浆。家人喜，问从何来，安居具说所经。初见有人若使者，侍从数十人，呼去。从者欲缚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缚也。”行可百余里，至一城府，屋宇甚整，使者将至府所，如局司之处。俄有人授纸笔，令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如言疏名成数通。有一人从内出，扬声大呼曰：“安（“安”字原缺，据《法苑珠林》六二补。）居可入。（“入”原作“人”，据《法苑珠林》六二改。）既入（“入”原作“义”。据明抄本改），称（原本“称”字下有“安”字，系上句居字上字误植，今删。）有教付刺奸。狱吏两人，一云：“与大械。”一云：“此人颇有福，只可三尺械。”议论不决，乃共视文书，久之，遂与三尺械。少顷，见一贵人，翼从数十，形貌都雅，谓安居曰：“汝那得来？”安居具陈所由。贵人曰：“汝伯有罪，但宜录治，以先殖小福，故今得击散乃敢告诉。吾与汝父幼少有旧，见汝依然，可随我共（“今得”下二十二字据明抄本补。）游观也。”狱吏不肯释械，曰：“府君无教，不敢专辄。”贵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释之。贵人将安居遍至诸地狱，备见若楚，略与经文相符。游历未竟，有传教来云：“府君唤安居。”安居惶惧，求救于贵人。贵人曰：“汝自无罪，但以实对，必无忧也。”安居至门，见有桎梏者数百，一时俱进，安居在第三。至阶下，一人冠冕立于囚前，读罪簿。其第一措行，昔者娶妻之始，夫妇为誓，有子无子，终不相弃。而其人本是祭酒，尝亦奉道供化，徒众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奸之，遂弃本妻，妻尝诉冤。府君曰：“汝夫妇违誓，大义不终，罪一也；师资义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淫，无以异也，付法局详刑。”次读第二女人辞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阳冠军县黄水里，家安爨器于灶口，而此妇眠婴儿于灶上，匍匐走行，粪污爨器中。此妇还见，即请谢神祗，盥洗精洁。而其舅每骂此妇，言无有天道鬼神，致此恶妇，得行污秽。司命闻知，故录送之。府君曰：“眠灶非过，小儿无知，又且已请谢神，是无罪矣。舅骂无道，诬谤幽灵，可录之来，须臾而至。次到安居，阶下人具读明牒，为伯所诉。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杀害无辜，訾诳百姓，罪宜穷治，以其有小福，故未加之罪耳，今复谤诉无辜，敕催录取来。”已而府君遣安居还：若可去，善成胜业，可寿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复更来。将离府，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于是安居以次抽名既毕，而至向游贵人所。贵人亦至云：“知汝无他罪得还，甚善，力修功德，身福微，不辨生天，受报于此，辅佐府君，亦优游富贵，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还为吾致意，尊奉法戒，勿犯偏禁，可具以所见示语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门数百步，传教送符与安居，谓曰：“君可持此符，经关戍次，以示之，勿辄偷过，偷过有罪谪也。若有水碍，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过矣。”安居受符而归，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矇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闻家中号恸，所送三人，勒还就身，安居闻其身臭秽，曰：“吾不复能归。”此人乃强排之，仆于尸脚上。安居既愈，欲验黄水妇人，特往冠军县寻问，果有此妇。相见依然，如有旧识，云：“已死得生，舅即以其日亡。”说所闻见，与安居悉同。安居果寿九十三也。（出《法苑珠林》）

【译文】

宋朝陈安居，是襄阳县人，伯父年少事奉巫俗。鼓舞祭祀，神像满屋。他的父亲独敬信释法。常常自己斋戒。伯父没有儿子，把安居做为继承人。安居虽然住在伯父家，而言行谨慎，废绝一切非礼祭祀。忽然得病发狂。就唱神之曲子，迷闷而不正常，象这样整一年，而思想更加固执，常常发誓说：“如果我坚持的志向被夺去时，我一定先截断四肢，才能办到。”家人都劝他。安居不听，过了三年，发病而死，只是心口处还暖热，家人不敢入殓他。到了第七天的夜里，守候的人发觉尸体的脚间，像有风吹来，飘动衣被，便苏醒而有声，家人起初害怕尸体起尸，都逃跑躲避，过了一会他稍能转动，并要水浆。家人高兴，问他从什么地方来。安居把经过都跟他们说了。起初看见有人像使者，侍从几十人，喊他去。跟从的人想绑他，使者说：“这个人有福，不可以绑他。”走了约一百多里路，到了一个城府，房屋很整齐。使者将要到府所，象局司那个地方。不一会有人拿来纸笔，对安居说：“可以写出二十四死名。安居就象他说的供写出通死名来。有一个人从里面出来。高声呼喊到：“安居可以进来！”安居就进去，称有令铲除奸恶。狱吏两人，一个说：“给他一个大的刑械，”一个说：“这个人很有福，只可给他三尺的刑械。”议论不决，就共同看文书，很久才给他三尺刑械。不一会，又见一贵人，跟从的人几十个，形貌都很文雅，对安居说：“你从哪里来。”安居把缘由告诉了他们。贵人说：“你的伯父有罪，应当治罪，因为他有点小福分，今天打散才敢告诉你。我和你的父亲幼少有交情，看见你也是这样，可跟我共同参观。狱吏不肯去掉刑械，说：“府君不让，不敢专行”。贵人说：“只交给我，不会给他逃走。”于是就卸下刑械，贵人带安居走遍了所有的地狱，全都看见了他们的苦楚，大致和经文说的相符。游览未完，传来命令说：“府君叫安居。”安居恐慌害怕，向贵人求救。贵人说：“你本来没罪，只要以实相对，一定没有忧虑。”安居进了门，看见戴刑具者几百人，一时都进来。安居在第三位，到了阶下，一个人带着冠冕站在囚徒前，读有罪的簿子。第一个人的罪错，过去刚娶妻的时候，夫妇发誓，有子无子，始终不相背弃，而他本是祭酒，也曾奉道供化，在众徒中得到了一个女弟子，因而强奸了她，就抛弃了原妻，他的妻子曾经诉冤。府君说：“你们夫妇违背誓言，大义没有到最后，是一罪。师徒之义很重，却奸污了她。就是和犯了父子相淫罪，没有什么不同的，交给法局详审量刑。”其次读第二个女人的辞状，忘了她的姓名，说，家在南阳冠军县黄水里，家里安焦尾琴于灶口，而这个妇女让婴儿睡在灶上，婴儿匍匐爬行，粪便污染到焦尾琴里，这个妇人回来看见就请求神祗谢罪，并且浇水清洗干净。而她的公公常骂这个妇人，说没有天地鬼神，使这个有罪恶的女人，才做出这样污秽的事。司命听说后，就要把她送来了。府君说：“睡在灶上没有过错，小孩无知，并且她又向神请了罪，也就没有罪了。公公骂无道，诬谤幽灵，可以把他抓来。”不一会把他抓来了。再轮到安居了，阶下的人读凭证，为他的伯父申诉。府君说：“这个人奉佛事，是个有功德的人。他的伯父杀害无辜，欺骗百姓，应当治罪，又因他有小的福事，所以没有给他加罪，现在又诽谤无辜。赶快抓他来。”然后府君打发安居回去并说，如可以回去后，善成正业，可延寿到九十三岁。努力勤勉，不要再来了。安居将要离府，局司说，你可拿掉你的死名。”于是安居按顺序抽完自己的死名，而到了同游的贵人的住处，贵人也到了，说：“知道你没有别的罪让你回去，很好。你力修功德。我自身福小，不能生在天上，在这里受报应，辅佐府君，也悠闲富贵，是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你回去之后替我致意，让家人尊奉法戒，不要犯偏禁之事，可把你所看到的说给他们听。”于是用三个力士送安居，出了门几百步，传教送符给安居，对他说：“你可拿着这符，路过关卡，把符给他们看，就不用总是偷过，偷过有罪被贬谪。如果有水当路，可以把这符扔到水中，就能够过去了。”安居拿着符而归了，走了很久，被大江所阻而不能过，安居就按他说的话扔符，什么也不见只觉一阵晕眩，睁开眼一看是到了他家的院子中。正听见家人哭悲，所送他的三个人，命他附身还生。安居闻到他的尸身上有臭秽味说：“吾不能再回来了。”那人就强行推他，倒在尸体的脚上，安居即复活了。他想验证一下黄水妇人的事，就特意去冠军县寻问，果然有这个妇女，相见后还是那样，象旧相识似的说：“已死而复生，公公也就在那一天死了，所见所闻，和安居相同。安居果然寿到九十三岁。

马处伯

宋马处伯，巴西阆中人也。少信佛法，尝作宣汉县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梦见天际有三人，长二丈余，姿容严厉，（“厉”明抄本作“丽”。）临云下观，诸天妓乐，盈于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处山泽，其祸克消。人中斋戒，亦可获免。若过此期，当悟道也。”时俯见相识杨暹等八人，并着锁械。又见道士胡辽，半身出空，天际人皆记八人命尽年月，唯语辽曰：“若能修立功德，犹可延长也。”暹等皆如期而亡。辽益惧，奉法山居，勤励弥至。处伯后为梁州西曹掾，州将萧思话也。萧转南蛮，复命为行参军，处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惧，求萧解职，将适衡山，萧苦不许。十三年即戊寅岁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笃。其日黄昏后，忽朗然彻视，遥见西方有三人行，长可二丈。前一人衣袷垂鬓，项有光，后二人姿质金耀，仪相端备，列于空中，去地数仞，处伯委悉详视，犹是前所梦者也。顷之不见，余芳移时方歇，同居小大，皆闻香气，因而流汗，病即小差。处伯所居颇卑陋，于时自觉处在殿堂，廊壁焕耀，皆是珍宝，俄即所患平复。（出《冥祥记》）

【译文】

宋朝马处伯，是巴西阆中人，少年信奉佛法，曾作宣汉县县令。元嘉十二年、七月的一夜，梦见天际有三个人，两丈多高，姿容严厉，临云下看，诸天上的伎女之乐，布满空中，告诉处伯说：“你的噩运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如果处在山水边，那个灾祸就可消逝；人中斋戒，也可以获免。如果过了这个时期，就能通道。”当时低头看见相识的杨暹等八个人都被锁着刑械，又看见道士胡辽，半身出空中。天际人都记着八个人命尽的年月，只对胡辽说：“你如果能修建功德，还可延长寿命。”暹等人都按期而死了，胡辽更加害怕，居住在山上奉法，更加勤奋诚至。处伯以后为梁州西曹掾，州将萧思说他将转到南蛮任职，被任命为行参军。处伯想天际人说到荆楚之祸，心里非常害怕，请求萧解除职务，将要到衡山去，萧苦苦不应。十三年即戊寅年，六月得病，到了八月病更重，那天的黄昏后，忽然眼前豁然开朗，远远的看见西方有三个人，可有二丈高。前一个人穿着长衣垂发，脖子上有光。后两个人姿态气质金光耀眼，仪表容貌端正，站在空中，距地有几丈。处伯仔细地看，还是前次所梦见的人，一会就不见了。留下的芳香走的时候才停止，在一起住的老小，都闻到了香气。处伯因而流汗，病也就稍好了些。处伯所居的地方很简陋，当时自己觉得象处在殿堂一样，廊壁生辉，都是珍宝。不一会所得的病就全好了。

卷第一百一十四　报应十三（崇经像）

费崇先　魏世子　何昙远　陈秀远 葛济之　董青建　齐竟陵王　张逸 释僧护　僧澄空　释慧侃　释道积 释法诚

费崇先

宋费崇先，吴兴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受菩萨戒，寄斋于谢慧远家，二十四日，昼夜不懈。每听经，常以鹊尾香炉置膝前，初斋三夕，见一人，容服不凡，径来举炉去。崇先视膝前，炉犹在，方悟神异。自惟衣裳新濯，了无不净，唯坐侧有唾壶，既撤去壶。即复见此人还炉于前，未至席，犹见二炉，既至即合为一，然则此神人所提者，盖炉影耳。崇先又尝闻人说，福远寺有钦尼者，精勤得道，欣然愿见，未及得往，属意甚至，常斋于他家，中夜，忽见一尼，容仪端俨，著赭布袈裟，正立斋席之前，食顷而灭。崇先及见此尼，状貌被服，即前夜所睹者也。（出《法苑珠林》）

【译文】

宋朝费崇先是吴兴人，少年信奉佛法，精心勤奋，泰始三年，接受菩萨的戒规，在谢慧远家寄斋，二十四天昼夜坚持不懈。每次听经，常把鹊尾香炉放在膝盖前。刚斋戒了三天，晚上，看见一个人，面容衣服不一般，一直来拿香炉而去。崇先看膝前，香炉还在，才明白是神。自己的衣裳是新洗的，没有一点不干净的，只有坐侧有个唾壶，于是就撤去唾壶。又看见这个人送回香炉于面前，还没到座位时，还看见两个香炉，已到时就合为一个了。那么神人所提的香炉，大概是香炉的影子吧。崇先又曾听人说。福远有叫钦尼的，精心勤勉而得道，高兴地愿去见她。还没来得及去，这种想法非常诚恳，就常常在他家设斋。忽然看见一个尼姑，容貌仪表端正庄严，穿着赭色布的袈裟，正站在斋席前，一顿饭的工夫不见了。崇先此后见到这个尼姑，状貌打扮，就是前天夜里所看见的人。

魏世子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进，儿女尊修，唯妇迷执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苏，云：“可安施高座，并无量寿经。”世子即为具设经座，女虽持斋戒，未常看经，今即升座，诵声清利。下启父言：“儿死便往无量国，见父兄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后当化生其中。唯母独无。不胜此苦，故归启报。”语竟，复绝。母于是敬信法教。（出《冥祥记》）

【译文】

宋朝的魏世子是梁郡人，精心勤奋奉佛，儿女也敬奉佛法，只有妻子执意不信。女儿年龄十四岁，病死，七天后而复苏说：“可以安设一个高座，并供放上无量寿经。”世子就为她准备了经和高座。他的女儿虽然持斋，而不常常看经，现在就升上高座，高声诵经。开导他的父亲说：“我死了后就去了无量国，看见父兄和自己三个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以后当化生在那当中。唯独母亲没有，受不了这般痛苦，所以回来禀报。”说完，又死去。于是她的母亲也敬信佛法。

何昙远

何昙远，庐江人，父万寿，御史中丞。昙远奉法持菩萨戒，年十八，丁父艰。哀毁成疾，殆将灭性，号踊之外，归心净土，庶祈感应。时请僧数人，昙远向僧舍忏悔宿业，终无感徵。僧舍每加奖励，不令懈怠。尔后因夜转经竟，众僧已眠，昙远忽自歌诵，僧舍惊而问之。昙远曰：“见佛身黄金色，光焰丈余，幡花翼从，充满虚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昙远素羸弱少力，此夕壮厉悦怿，便于合中取香著手中，并以园花散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昙远无所言而顿卧，宿信家中，闻此灵异，亦皆欣肃，不甚悲惧。昙远至五更，忽然而终，宅中芬馨数日。（出《冥祥记》）

【译文】

何昙远是庐江人，父万寿是御史中丞。昙远信奉佛法持菩萨戒，年龄十八岁，遇到父亲去逝，悲痛成病，将要死去。昙远号啕之外，归心于净土，希冀祈求而得感应。当时请了几个和尚，昙远向僧舍忏悔过去的事业，始终没有感动的验证。僧舍每次加以奖励，让他不要懈怠。以后有一夜诵完经，众和尚已睡了，昙远忽然自己吟诵。僧舍惊而问他，昙远说：“看见佛身是黄金色，火焰一丈多，幡花也象翅膀一样跟从他，充满了空中，佛从西面到来，叫他快去。”昙远一向体弱无力，而这天晚上感到格外的健壮高兴，便在盒中拿出香在手中，并把园中的花撒向空中。他的母亲说：“你如今如果走了，不想念我吗？”昙远无所言而立刻卧倒，平常就取信于家中，听到这灵验的事而感到奇异，也都欣喜肃然。不十分悲伤害怕。昙远到了五更天，忽然而死，房子的芬香一直数天不散。

陈秀远

宋陈秀远，颍川人，尝为湘州西曹，客居临湘县。少信奉三宝，年过耳顺，笃业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寐，叹念万品死生，流转无定，惟已将从何来，一心祈念，冀通感梦，时夕结阴，室无灯烛。有顷，见枕边如萤火者，明照流飞，俄而一室尽明，连空如昼，秀远遽兴，合掌喘息。见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桥阁，危栏彩槛，立于空中。秀远了不觉升之，坐于桥侧，见桥上士女往还，衣装不异世人。末有一妪，年可三十，青袄白裳，行至秀远而立。有顷，又一妇人纯衣白布，偏环髻，持香花前，语秀远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养佛故，得转身作汝。”复指青白妪曰：“此即复是我前身也。”言殚而去，后指者亦渐隐。秀远忽不觉还下之时，光亦寻灭。（出《冥祥记》）

【译文】

宋朝的陈秀远是颍川人，曾经做湘州西曹，客居于临湘县，年少信奉三宝，年龄已过五十岁，忠守信奉而不减。元徽二年七月间，闲居卧榻而未入睡，叹念万般死生，轮回不定，到底将凭那些，一心祈念，希望能感动托梦。当晚天阴，室内没有灯烛，过了一会，看见枕边就象萤光虫一样的东西，发光飞旋，一会整个屋子都通明，连空中也象白昼。秀远非常高兴，合掌喘息，只见在院子中四五丈之上，有一桥阁，高栏彩槛，立在空中。秀远一点也不觉得就升上去，坐在桥侧，看见桥上的男女往来，衣装和世人的不两样。最后有一妇人，年龄可有三十岁，青袄白衣，走到秀远前而站住，过了一会又有一个妇人穿着白布衣服，扎着环形发髻，拿着香花在前，告诉秀远说：“你的前身就是我，用这个花来供养佛的原因，才能轮回转世变作你。”又指着青袄白衣的妇人说：“这就是我的前身。”说完而去。后指的那个人也逐渐消失了。秀远不知不觉地回到原地时，光也都灭了。

葛济之

葛济之，句容人，稚川之后。妻同郡纪氏，体貌闲雅，有妇德。济之世事神仙，纪亦慕而心乐佛法，常存诚不替。忽一旦方织，俄觉云日开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四表，见西方有如来真形及宝盖幢幡映天，心独喜曰：经说无量寿（“寿”原本作“受”，据许本改。）者，即应此耶。便头面作礼，乃引济之，亦登时见半身及诸幡盖，俄而隐没。于是云日鲜华，五色烛耀，乡里备睹，移时方歇焉。（出《冥祥记》）

【译文】

葛济之是句容人，葛稚川的后代，他的妻子是同郡的纪氏，体貌文雅，有妇人之德。济之一世信奉神仙，纪氏也敬慕而更乐佛法。经常守诚而不废。忽然一天正在织布，不一会就觉得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于是就放下梭子仰望四方，看见西方有如来的真身以及宝盖幢幡满天，心里特别高兴地说：“经中提到无量寿佛，就应当是他了。”便迎头作礼，就祈求引。这时立刻就出现了如来的半身和各个幡盖。不一会就不见了。于是云日鲜艳，五色照耀。乡里的人都看见了，一直到他走的时候才停止。

董青建

齐董青建者，不知何许人。父字贤明，建元初，为越骑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时，梦有人语云：“尔必生男，体上当有青志，可名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宽和，家人未尝睹其愠色，见者咸异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建元初，皇储镇樊汉，为水曹参军，二年七月十六日寝疾，自云：“不振济。”至十八日，临尽起坐，谓母曰：“罪尽福至，缘累永绝，愿母自爱。不须忧念。”因失声大哭，声尽而绝。将殡葬丧斋前，其夜灵语云：“生死道乖，勿安斋前，自当有造像道人来迎丧者。”明日，果有道人来，名昙顺，即依灵语，向昙顺说之。昙顺曰：“贫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贤子乃有此感应，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边。三日，其母将亲表十许人，墓东见建如生，云：“愿母割哀还去，建今还在寺住。”母即止哭而还，举家菜食长斋。至闰月十一日，贤明梦见建云：“愿父暂出东斋。”贤明便香汤自浴，斋戒出东斋。至十四夜，于明中闻建唤声，惊起，见建在斋前如生时。父问汝住在何处，建云：“从亡来，住在练神宫中，满百日，当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见父母兄弟哭泣伤恸，三七日礼诸佛菩萨，请四天王，故得暂还。愿父母从今已后，勿复啼哭祭祠。阿母已发愿求见建，不久当命终，即共建同生一处。父寿可得七十三，命终后，当三年受罪报，勤苦行道，可得免脱。”问曰：“汝从夜中来，那得有光明？”建曰：“今与菩萨诸天同下，此其身光耳。”又问曰：“汝天上识谁？”建曰：“见王车骑、张吴兴、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门中生，从四十七年以来，至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发七愿，愿生人间，故历生死，从今永毕，得离七苦。建临尽时，见七处生死，所以大哭者，与七家分别也。”问云：“汝皆生谁家？”建曰：“生江吏部、（“部”原作“用”，据《法苑珠林》五二改。）羊广州、张吴兴、王车骑、萧吴兴、梁给事、董越骑等家，唯此间生十七年，余处止三五年耳。自今已后，毒厉岁多，宜勤修功德，建见世人死，多堕三涂，生天者少。勤精进，可得免度，发愿生天，亦得相见，行脱差异，无相值期。”又问云：“汝母忧忆汝垂死，可令见汝否？”建曰：“不须相见，益怀煎苦耳，但依向言说之。诸天已去，不容久住。”惨有悲色，忽然不见。去后竹林左右犹有香气，家人亦并闻余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概、羊希、张永、王玄宋（“宋”字疑是衍文。）谟、萧惠明、梁季文也。贤明遂以出家，名法藏。（出《法苑珠林》）

【译文】

齐朝的董青建，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父叫贤明，建元年初，做越骑校尉。起初青建的母亲宋氏，怀着青建时，梦见有人告诉她说：“你一定生男孩，身上有青痣，可取名为青建。”等生下来果真象说的那样，就取了名。举止言谈文雅，性情宽厚温和，家人从未看见他的怒色。看见的人都感到他与众不同，到了十四岁而做州辟主薄。建元年初，皇储镇守樊汉，他做了水曹参军。第二年七月十六日得了病，自己说：“不用救治。”到了十八日，临死时坐起对他的母亲说：“罪尽了福就来了，我们的缘份永远断绝了，愿母亲自爱，不必忧愁思念。”于是失声痛哭，声断气绝。将要把他殡葬在丧斋前。那天夜里他在灵柩里说：“生死是两条道，不要安葬在斋前，自当有个建佛像的道人来迎接我。”第二天，果然有个道人来，名叫昙顺，即按灵柩的话，对昙顺说了。昙顺说：“贫道住在南林寺，建了丈八像刚建成，贤子却有这样的感应，寺西面有一点空地，可以安葬他。”于是就把青建葬在寺边。三天后，他的母亲领亲属十多个人。在墓的东边看见青建象活着的一样，说：“愿母亲不要悲哀，还是回去，青建现在还在寺中住。”母亲就止住了哭声而回，全家吃素而长久斋戒，到了闰月十一日，父贤明又梦见青建说：“愿父亲暂且到东斋。”贤明便香汤沐浴，出东斋斋戒，到了十四的夜里，在光明中听见青建的叫喊声，惊起，看见青建在斋前象生前一样。父问：“你住在什么地方？”建答：“从死中回来。住在练神宫中，已满了百日应当从忧愁中解脱而升天。建不忍见父母兄弟哭泣悲伤。三七日礼拜各位佛菩萨，请四天王，所以能够暂时回来。愿父母从今以后，不要再啼哭于祭祠了。阿母已发下誓愿要见我，不久当命绝，就和我同在一起了。父寿可得七十三年，命终后，应当受三年的罪，父要勤苦行道，就可解脱。”父问：“你从黑夜中来，哪里来的光明。”青建说：“今天和菩萨诸天人同来。这是他们身上的光罢了。”又问到：“你天上认识谁？”青建说：“看见王车骑，张吴兴。外祖宋西河。”青建说：“不只是从这一家中生，从四十七年以来，到七处死七处生。已经得到四道的成果了。先发七愿，愿生在人间，所以经历了生死，从今后永远完结。虽然得到七次苦痛，我临死时，就看见七处生与死。所以大哭的原因，是和七家分别了。”问道：“你都出生在谁家？”青建说：“生在江吏部，羊广州，张吴兴，王车骑，萧吴兴，梁给事，董越骑等家。只在这里活了十七年。在别处只生活三、五年罢了。从今以后，严酷的岁月很多，应当勤心修建功德。我看见世人死了，许多堕入三涂，生天的人少。勤勉精进，就可以免度。发誓愿升天，也能相见，只是去和来是不一样的，不能互相约定日期。”又问到：“你母亲忧愁想你而欲死，可让她见见你？”建说：“不必相见，更加使她伤感痛苦罢了，只按先前说的那样。诸天人已去，不容我久留。”悲惨而伤感，忽然不见了。去了之后竹林左右还有香气。家人也都闻到了香气。青建说所生的七家中江概、羊希、张永、王玄宋漠、萧惠明、梁季文家。贤明也就出家了，名叫法藏。

齐竟陵王

齐竟陵王，崇信内典，得热病，夜中垂死。梦见金像，手灌神汤，因遂平复。（出《辨正论》）

【译文】

齐朝竟陵王，崇信内典，得了热病，夜里将死。梦见了金像，手端神汤喂他，于是病就好了。

张逸

张逸为事至死，预造金像，朝夕祈命。临刑，刀折而项不伤。官问故，答曰：“唯以礼像为业。”其像项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出《感应传》）

【译文】

张逸犯罪将死，先造了一个金像，早晚祈求请命。临刑时，刀砍而脖子不伤。官吏问原因。回答说：“只是因为礼拜神像缘故。”那个神像脖子上有两个刀痕象有血一样，因而得免死。

释僧护

高齐时，有释僧护，守道直心，不求慧业，愿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后于寺北谷中，见一卧石，可长丈八，乃顾匠营造。向经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举之。始初不动，经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营造，移置佛堂。晋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齐，烧诸佛寺，此像独不变色。又欲倒之，大牛六十头挽不动。忽有异僧，以瓦木土墼垒而围之，寻失僧所在。像后降梦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视焉，乃木伤其二指也。遂即补之。开皇十年，盗像幡盖者，梦丈八人入室责之，贼大怖悔而谢焉。其像见在。（出《法苑珠林》）

【译文】

高齐时，有个释僧护，正心守道。不求功业。愿造八丈大的石像。大家都对他的话感到奇怪。以后在寺北深谷中，看见一个卧石，长可八丈。于是叫工匠建造，经过了一周，脸面和身体的大概都造出来了，而后背着地，用六具拗举它，起初举不动。过了一夜到天亮忽然自己翻了身，就接着建造，移到佛堂。晋州沦陷之日，像汗流满地。周兵入齐，焚烧了许多佛寺，唯独这个石像不变色。又想弄倒它，用六十头大牛拉不动。忽然有个奇异的和尚，用瓦木土坯垒而围上了它，不一会和尚不知何处去了。石像以后托梦给诚信忠心的人说：“我的手指痛。”那个人醒了而去看，是木击伤了他的二指。于是就立刻补上了。开皇十年，盗像幡盖的人，梦见八丈高的人进入屋内责问他，贼非常害怕后悔而拜谢。那个像现在还在。

僧澄空

隋开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愿于晋阳汾西铸铁像，高七十尺焉。鸠集金炭，经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办。于是造报遐迩，大集贤愚，然后选日而写像焉。及烟焰灭息，启炉之后，其像无成。澄空即深自咎责，稽首忏悔，复坚前约，再谋铸造。精勤艰苦，又三十年，事费复备，则又复写像焉。及启铸，其像又复无成，澄空于是呼天求哀，叩头请罪，大加贬挫，深自勤励。又二十年，功力复集，然后选日，复写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炉巅，百尺悬绝，扬声谓观者曰：“吾少发誓愿，铸写大佛，今虚费积年，如或踵前，吾亦无面见大众也。吾今俟其启炉，欲于金液而舍命焉，一以谢俧于诸佛，一以表诚于众善。倘大像圆满，后五十年，吾当为建重阁耳。”时观者万众，号泣谏止，而澄空殊不听览。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踊跃，澄空于是挥手辞谢，投身如飞鸟而入焉。及开炉，铁像庄严端妙，毫发皆备。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阁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极广，自非殊力，无由而致。唐开元初，李皓为太原军节度使，出游，因仰像叹曰：“如此好相，而为风日所侵，痛哉！”即施钱百万缗，周岁之内，而重阁成就，至今北都谓之平等阁者是也。计僧死像成日至皓，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则皓也得非澄空之后身欤。（出《集异记》）

【译文】

隋开皇年中，和尚澄空，年龄才二十岁。誓愿在晋阳汾西铸一个铁像，高七十尺，筹集金炭，筹备费用，准备了二十年，准备好了，于是向远近广告要建造，大集贤人，然后选好日子造像。等到烟焰灭息了，开炉之后，那个像没有铸成。澄空就深深地自责，磕头忏悔，又坚守前面的誓约，再商量铸造，他精心勤恳不畏艰苦，又三十年，用费又准备齐了，则又造像，等到打开炉，那个铸像又没有成功。澄空于是呼天求地，叩头请罪，更加受到贬挫。而自己更加勤勉，又过了二十年，又准备了齐备，然后又选日子，再造佛像，等到到了日期，澄空就只身登上炉顶，百尺高绝之处，扬声对观看的人说：“吾年少发誓愿，铸造大佛，今已荒废多年，如果今天和以前一样，我也没脸面见大众了。我今天等着开炉，想要舍命于金液之中，一是来谢罪于各个神佛，一是向大家的好心表示诚心的感谢。如果大像圆满铸成，以后五十年，我当为它修建重阁。”当时围观的人上万，都号哭劝止他，而澄空不听，不一会金液注射，强光闪烁，澄空于是挥手辞谢，象飞鸟一样跳进去了。等到开炉，铁像庄严端妙，眉发齐备。从此并州人准备为他筑起阁子，而佛身洪大，功用也极广，不是有特殊功力，不能建造。唐朝开元初年。李皓为太原军节度使。出游，因而仰视铁像而叹息说：“象这样的好相貌，而被风日侵蚀，痛心啊！”于是就出百万串钱，一年之内，而重阁建成，至今北都称它是平等阁的就是。从僧死像成日一直到李皓正好五十年，用佛法推论，那么李皓难道是澄空的后身啦！

释慧侃

隋蒋州大归善寺释慧侃，曲阿人也，灵通幽显，世莫识之。而翘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见立像，不敢辄坐，劝人造像，唯作坐者。后往岭南，修禅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时，尝往扬都汤偲法师，偲异礼接之。将还山，偲请现神力。侃即从窗中出臂，解齐熙寺佛殿上额，因语偲云：“世人无远识，见多惊异，故吾所不为耳。”大业元年，终于大归善寺。初侃终日，以三衣还众僧：“吾今死去，徒众好住。”便还房内。大众惊起追之，乃见房中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锵然不散。（出《法苑珠林》）

【译文】

隋朝蒋州大归善寺释慧侃，是曲阿人。通神灵而显鬼神，世人没有不认识他的。而仰敬尊像，敬事如同真佛一样，每次看见立像，总是不敢一坐，并劝别人建造佛像，只要作坐像。后去岭南，修行禅法，大有提高。住在栖霞时，曾经去扬都拜见汤偲法师，偲法师用特殊的礼仪接待了他。将要回山，偲法师请他现神力，慧偲就从窗中伸出胳膊，解开齐熙寺佛殿上额。于是告诉偲法师说：“世人没有远见卓识，看见了都惊异，所以我不去做了。”大业元年，死在大归善寺。当初慧侃死之前，把三衣还给众僧说：“我将要死去，你们要好好活着。”便回房内。大家惊起而追赶他，就看见房中一具白骨，盘坐床上，上前摇动他，锵然而不散动。

释道积

唐蒲州普济寺释道积，河东安邑县人也。博通经教，洞明玄旨，河东英俊，莫与同风。先是沙门宝澄于普济寺创营大像百丈，功愿未终而卒。耆艾请积继之，积受众勤请，广行缘化，槐檀十迁，而大像成就，道俗庆赖，感彻人天。初积受请之夕，梦二狮子于大像侧，连吐明珠，相续不绝，既寤叹曰：“兽王自在，则表法流无滞，宝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穷。冥（“冥”原作“宜”，据《法苑珠林》六三改。）运潜符，徵效斯在。”即命工匠，图所梦于弥勒大像前，今犹存焉。其寺在蒲坂之阳，高爽华敞，东临州里，南望河山。像设三层，岩廊四合，上方下院，赫奕相临，园磑田蔬，周环俯就，佛事隆盛，咸积之功焉。（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蒲州普济寺的释道积，是河东安邑县人。精通经教，领会玄旨，河东的才子，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先前是僧人宝澄在普济寺创建百丈的大像，功愿没完成而死。耆艾请求道积继续他的事业，道积接受大家恳切的请求，广泛化缘，收集了上千的槐木和檀木，而大像建成，道家俗众共同庆贺，感动了人天。当初道积接受请求的那天晚上，梦见了两个狮子在大像侧，连吐明珠，相接不断。于是醒了感叹说：“兽王自在，那么标志着法流没有停止，自涌宝珠，又象征着檀主们施舍不断。是冥间暗送徵兆，验证成效就在这里。”就让工匠，在弥勒大像前画上自己所梦见的，现在还保存着。那个寺在蒲坂的南面，高大宽敞，东面临州里，南面望着河山。像设三层，四下岩廊，上院下院。交相辉映，善男信女送来的果品，环绕周围，佛事隆重，都是道积的功劳。

释法诚

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雍州万年县人，事沙门僧和为师。和亦乡族之所推奉，曾有人欲害和，夜诣门，见房内猛火，腾焰升帐，遂即追悔。诚奉佩训勖，常诵法华，翘心奉行，朝夕无懈。梦感普贤，劝书大教，既悟，即入净行道。重村工匠，令书八部般若，香台宝轴，庄严成就。又于寺南横岭，造华严堂，凿山堙堑，列栋连甍，前对重峦，右临斜谷，吐纳云雾，下瞰烟虹，实奇观也。弘文馆学士张孝静者，善于书翰，诚乃请孝静写藏经，斋洁勤拳。大致感应，灵禽异兽，驯扰精庐。贞观十四年，忽谓侍者曰：“诸行无常，法缘有竭，九品往生，斯言验矣。吾今去世，汝无忧恼。”言毕，口光烛于楹，奄然而化。（出《高僧传》）

【译文】

终南山悟真寺的和尚法诚，是雍州万年县人，拜僧人和为师，和也受到乡族人的推崇。曾经有人想要害和，夜里进门，看见房内大火，烟腾升入帐中，然后就后悔了。法诚心敬奉佩训的勉励。常常诵读法华经，忠心奉行，早晚不懈怠。感动了普贤，梦见劝他写大教，醒来后，就诚心行道，大请工匠，让他写八部般若经，筑香台宝轴，庄严而成。又在寺南的横岭上，建造了华严堂，凿山堵涧，列栋连脊，前对重峦，右临斜谷。云雾缭绕，下视烟虹，的确是奇景。弘文馆学士张孝静，善于书写，法诚就请孝静写藏经，斋戒洁净勤奋恳切，大受感应，灵禽异兽在精舍周围十分驯服。贞观十四年，忽然对侍者说：“各种行为无定，法缘有尽，九品往生这话灵验了。我现在去逝，你不要忧愁烦恼。”说完，口中发光照在柱子上，默默而死。

卷第一百一十五　报应十四（崇经像）

张法义　王弘之　崔义起妻　襄阳老姥 普贤社　李治　王乙　钳耳含光 席豫　裴休　牙将子

张法义

唐张法义，华州郑县人。年少贫野，不修礼度。贞观十一年，入华山伐树，见一僧坐岩穴中，法义就与语，晦冥不归。僧因设松柏末，以供食之，谓法义曰：“贫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见，因为说俗人多罪累，死皆恶道，志心忏悔，可以灭之。”乃令净浴，被僧衣，为忏悔，旦而别去。十九年，法义病卒，埋于野外，贫无棺椁，以薪木瘗之而苏，自推木出归家。家人惊愕，法义自说，初有两人来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门，又巡巷南行十许里，左右皆有官曹，门闾相对，不可胜数。法义至一曹院，见官人遥责使者曰：“是华州张法义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义家狗恶，兼有祝师，祝师见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肿。”官曰：“稽限过多，各与杖二十。”言讫，杖亦毕，血流洒地。官曰：“将法义过录事。”录事署发文书，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前案，簿盈一床。主典对法义前披检云：其簿多先朱勾毕，有未勾者则录之，曰：贞观十一年，法义父使刈禾，法义反顾张目，私骂父，不孝，合杖八十。始录一条，即见昔岩穴中僧来。判官起迎，问何事，僧曰：“张法义是贫道弟子，其罪尽忏悔灭除讫，天曹案中已勾毕，今枉追来，不合死。”主典云：“经忏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张目骂父，虽蒙忏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当取案勘之，应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将法义过王宫，殿宇宏壮，侍卫数十人，僧亦随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师当直来耶？”答曰：“未当次直。有弟子张法义被录来，此人宿罪，并贫道勾讫，未合死。”主典又以张目视父事过王，王曰：“张目忏悔，此不合免。然师为来请，到放七日。”法义白僧曰：“日既不多，后来恐不见师，请即往随师。”师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义固请随，僧因请王笔，书法义掌中作一字，又请王印印之，曰：“可急去还家，凭作福报，后来不见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法义乃辞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内至黑，义不敢入。使者去之，遂活。觉在土中，甚轻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义掌中所印处，文不可识，然皆为疮，终莫能愈，至今尚存焉。（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的张法义，是华州郑县人，年少贫穷粗野，不修礼教。贞观十一年，入华山砍柴。看见一个和尚坐在岩边的洞穴中，法义靠近和他说话。不觉天黑不能回。和尚于是摆设松柏末，来让他吃，并对法义说：“贫道很久不想让外人知道，你出去，不要和别人说和我相见，因为说俗人的事有很多受连累，死后都是受罪的道，诚心忏悔，还可以减轻。”于是就让他净浴，穿僧衣，做忏悔，第二天告别离去。过了十九年，法义病死，埋在野外，家贫无有棺椁，就用薪柴掩埋了他。而后他苏醒，自己推开薪柴回家。家人惊恐，法义自己说，当初有两个人来捉他，跟他们乘空而去，到了官府入门，又向巷南走了十多里，左右都有官曹，门闾相对，不可胜数。法义到了一个曹院，看见官人远远责备使者说：“这个华州的张法义，本限三日带到，为什么却延到了七天？”使者说：“法义家的狗厉害，并有祝师，被祝师打得很苦。”脱上衣露后背青肿处给官曹看，官说：“延限过长，各打他们二十棍。”说完，也打完了棍子，血流满地。官说：“把法义带去录事。”录事署发了文书，让送到判官那去，叫主典，拿法义以前的案簿，案簿摆满了一床。主典对法义以前的检验，说：“他的案簿许多先前用红笔勾掉。有未勾者就记载下来：贞观十一年，法义的父亲让他割禾，法义反而瞪着眼看着父亲，私下骂他的父亲，不孝，应打八十棍。”才录完一条，就看见先前岩洞中的和尚来了。判官起而迎接，问有什么事。和尚说：“张法义是我的弟子，他的罪都忏悔后而减除了，天曹案中已勾掉了，今天错抓来，不应当死。”主典说：“经过忏悔的人，这个案已勾掉了，至于象瞪眼骂父的罪，虽然承蒙忏悔，事不能勾掉。”和尚说：“如果这样的话，当拿案簿来核对，应该有福利的事，就依赖于判官了。”就让主典带法义去王宫，殿堂宏大壮观，侍卫几十人，和尚也跟着到了王的住处。王起迎接和尚，王说：“你是值事吗。”回答说：“不是。有弟子张法义被抓来。这个人过去的罪，我已给他勾掉了，不应死。”主典又以瞪眼看父的事告王，王说：“瞪眼已忏悔而这个罪不应免。然他师来替他请求，可以放回七天。”法义对和尚说：“日子既然不多，以后恐怕也见不到师傅了，我请求跟着师傅去。”师傅说：“七日就是七年，可以早早回去。”法义坚持请求跟随，和尚于是向王借过笔，在法义的掌中写一字，又请王印印上说：“可快回家去，凭着这个做福事报答，后来看不见我，用掌中的印呈给王，王自然会放你。”法义于是告辞离去，和尚令送出去他。到了他家，屋里很黑，法义不敢进去，使者离开了他，他便复活了，觉得象是在土中，并且很轻很薄，就用手推动才出来。因而入山，找僧修福。法义掌中所印的地方，字不认识，然而都变成了疮。始终不能治愈，至今还存在。

王弘之

唐王弘之，贞观中为沁州和川令。有女适博陵崔轨，于和川病卒。经数十日，其家忽于夜中闻崔语，初时倾家惊恐，其后乃以为常。云：“轨是女婿，虽不合于妻家立灵，然而苦无所依，但为置立也。”妻从其请，朝夕置食，不许置肉，唯要素食。恒劝礼佛，又具说地狱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杀生及不孝，自余之罪，盖亦小耳。”又云：“轨虽无罪，然大资福助，为轨数设斋供，并写法华、金刚、观音等经，各三两部，自兹已后，即不复来。”王家一依其言，写经设供。轨忽更来愧谢，因云：“今即取别。”举家哭而送之。轨有遗腹之子，已年四五六岁，轨云：“此子必有名官，愿善养育。”自此不复来矣。（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王弘之，贞观年中做沁川和川令，有女嫁给博陵的崔轨，轨在和川病死。过了几十天，他家忽然在夜里听到崔轨说话，当初全家惊恐，以后就习以为常了。崔轨说：“我是你家女婿，虽然不应在妻家给我立灵位，然而苦于我无依无靠，就给我立个灵位吧。”轨妻听从了他的请求。早晚置放祭品。不准放肉食，只要放素食，并且常劝她礼佛。轨又都说出在地狱中的事。说：“人一生常常不免要杀生或不孝，其余的罪，大概都是小罪罢了。”又说：“我虽然无事，然而要帮助我多做福事。为轨多次设斋供奉，并写法华、金刚、观音等经各三两部。从这以后，就不再来了。”王家一一按他说的话，写经设供。轨忽然又来愧谢，因而说：“现在就来告别。”全家哭着送他。轨有个遗腹子，已年四五六岁了，轨道：“这个孩子一定会作大官，愿好好养育他。”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回来了。

崔义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义起，妻萧氏，父文铿，少不食荤茹酒肉。萧氏以龙塑三年五月亡，其家为修初七斋。僧方食，其婢素玉忽云：“夫人来语某曰：生时闻佛经说地狱，今身当之，苦不可言。赖男女等与我追福，蒙放暂归。”即向诸僧忏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更来，将素玉看受罪。”即如期，素玉便昏绝，三日乃苏，云：“初随夫人到一大城中，有一别院，夫人所住，亦兼有汤镬铁床来至，夫人寻被烧煮，酷毒难说。其夫人父文铿忽乘云在空呼曰：‘早放素玉回。’语素玉女曰：‘我女生时不受戒，故恣行贪嫉，汝归，令崔郎多造功德，为拔此厄。’又见一婆罗门僧从空中下，作梵语，教素玉念金刚、法华、药师经各一遍，令去。既活。并不遗忘。”有梵僧听之，云：“素玉所传，如同西国语，与中国异也。”（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司元少常伯崔义起，妻萧氏，父文铿年少不吃荤不吃酒肉。萧氏在龙朔三年五月死去，他家为她修了初七的斋日。和尚正吃斋饭，她的婢女素玉忽然说：“夫人来告诉我说：‘活着的时候听佛经说地狱，现在亲身体验，痛苦不可说，靠你们大家为我造福，承蒙暂且放我回来。”就来向各位和尚忏悔。想要去又说：“我到二十日再来，带素玉去见所受的罪。”到期，素玉气绝，三天后才苏醒说：“起初随着夫人到了一座大城中，有一别院，是夫人住处。也兼有汤镬、铁床在，夫人一会被烧煮，残酷的难以诉说。夫人的父亲文铿忽然乘着云在空中喊道：‘早点放素玉回去。’并告诉素玉说：‘我女儿活着的时候不受戒，所以恣行无忌，你回去叫崔郎多建造功德，替她拔掉这种厄难。’又看见一婆罗门僧从空中下来，作梵语，教素玉念金刚、法华、药师经各一遍。让她离去，于是素玉就复活了，并没有遗忘。”有一个僧人听到了说：“素玉所传诵的，如同西国语，与中国的是不同的。

襄阳老姥

唐神龙年中，襄阳将铸佛像，有一老姥至贫，营求助施，卒不能（“能”原作“成”。据明抄本改。）得。姥有一钱，则为女时母所赐也，宝之六十余年。及铸像时，姥持所有，因发重愿，投之炉中。及破炉出像，姥所施钱，著佛胸臆，因磨错去之。一夕，钱又如故，僧徒惊异，钱至今存焉。乃知至诚发心，必有诚应，姥心至诚，故诸佛感之，令后人生希有此事也。（出《纪闻》）

【译文】

唐朝神龙年中，襄阳将要铸一佛像，有一个老妇人非常贫困，向大家求助出钱，而始终不能得到。老妇人有一钱，则是做女儿时母亲赐给她的，六十多年来把它当作宝物，等到铸像的时候，老妇人拿着她仅有的一钱，就发了重愿之后投入到炉中。等到破炉出像时，老妇人所投的钱，正贴在佛像的胸前，于是就把它磨掉了，过了一天晚上，钱又象原来那样在胸前。僧徒惊异，钱至今还存在。才知是诚心发愿，一定会有诚挚的报应。老妇人的心非常诚挚，所以感动了许多佛，让后人希冀有这样的事。

普贤社

开元初，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东社邑家青衣，以斋日生子于其斋次，名之曰普贤。年至十八，任为愚竖，厮役之事，盖所备尝，后因设斋之日，此竖忽推普贤身像而坐其处。邑老观者，咸用怒焉，既加诟骂，又苦鞭挞。普贤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见真普贤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于是忽变其质为普贤菩萨身，身黄金色，乘六牙像，空中飞去，放大光明，天花采云，五色相映，于是遂灭。邑老方悟贤圣，大用惊惭。其西社为普贤邑斋者，僧徒方集，忽有妇人，怀妊垂产，云：“见欲生子。”因入菩萨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产一男子，于座之前，既初产生，甚为污秽，诸人不可提挈出，深用诟辱。忽失妇人所在，男变为普贤菩萨，光明照烛，相好端丽，其所污秽，皆成香花，于是乘象腾空，稍稍而灭。诸父老自恨愚暗，不识普贤，刺眇其目者十余人。由是言之，菩萨变观。岂凡人能识。（出《纪闻》）

【译文】

开元初年，同州界有几百户人家，分为东西普贤邑社，建造了普贤菩萨像，而每天设斋戒。东社邑家的青衣，把斋戒日子生的儿子放在斋案旁，给他取名叫普贤。年龄到了十八岁，任性而愚俗，劳累的事，都被尝遍。后因设斋戒的日子，这个小子忽然推倒普贤身像而自己坐在那个地方。邑老看到了，都非常生气，咒骂他，又鞭打他。普贤笑着说：“我因你们的诚心，所以出生在这里，你们看见真普贤不能更加敬拜，而拜求这个土像有什么好处？”于是忽然变自身为普贤菩萨身，身上黄金色，乘着六牙象，飞向空中去了，放出巨大的光明，天上花象彩云，五色相映，于是就熄灭了。邑老才明白是贤圣，都非常惊讶惭愧。那个西社为普贤邑斋戒的，僧徒正集聚。忽然有一妇人，怀孕临产，说要生孩子。于是就进入菩萨堂内，人呵怒她，不能阻止，于是在灵座的前面，生下一男孩。既是刚刚生出，非常污秽，人人都不可以抱出来，更用诟语侮辱她。忽然妇人不见了，男孩变成为普贤菩萨，光明照耀，貌相端正美丽，他的那些污秽之处，都变成香花。于是乘象腾空而去，渐渐而熄灭。各位父老自恨愚昧，不识普贤。刺瞎自己眼睛的十几个人。因此说：菩萨的变化，凡人怎么能识别呢？

李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视帖，文字错乱，不可复识，谓吏曰：“帖书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阎罗王帖。”洽闻之悲泣，请吏暂还，与家人别。吏与偕行过市，见诸肆中馈馔，吏视之久。洽问：“君欲食乎？”曰：“然。”乃将钱一千，随其所欲即买。止（“止”原作“正”，据明抄本改。）得一味（“味”原作“床”，据明抄大改。），与吏食毕，甚悦，谓洽曰：“今可速写金光明经，或当得免。洽至家写经毕，（“毕”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别家人，与（“与”原作“毕”，据明抄本改。）吏去。行数十里，至城，壁宇峻严，因问此为何城，吏云：“安禄山作乱，所司恐贼越逸，故作此城以遇之。”又问城主为谁，曰：“是邬元昌。”洽素与城主有故，请为通之。元昌召入，相见悲喜。须臾，有兵马数十万，至城而过，元昌留洽坐，出门迎候，久之乃回。洽问此兵云何，曰：“阎罗王往西京大安国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将簿阅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经，遂得延算，故未合死。”元昌叹羡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出《广异记》）

【译文】

山人李洽，从都市入京城，来到灞上，正遇官吏拿帖说：“追李洽。”李洽看见帖子，文字错乱，不能辨认，对官吏说：“帖子写得很乱。”官吏说：“这是阎罗王的帖子。”李洽听到后悲伤流泪，请求官吏暂且回去，待和家人告别。官吏和他一起走过街市，看见许多酒肆中食物，官吏看了很久。李洽问：“你想吃吗？”回答说：“是的。”李洽就拿出一千钱，任他去买，只买一样东西吃，吃完后他很高兴，对李洽说：“现在可以速去写金光明经，或许能够获免”。李洽到家后写完经书，告别家人，和官吏一起走了。走了几十里，到了一城内，城宇峻严，于是问这是什么城，官吏说：“安禄山作乱，所主管的人害怕贼人逃跑。所以造了这座城来阻止他。”又问城主是谁？回答说：“是邬元昌。”李洽一向与城主有老交情。请求为他通报一声，元昌召唤他进来。相见悲喜交加。不一会，有兵马几十万过城。元昌留李洽暂坐，出门去迎候，很久才回来。李洽问这些兵是干什么。回答说：“阎罗王往西京大安国寺去。”已经到了寺里，登上百尺的高座，阎王把生死簿阅完后说：“这个人新造了金光明经，就能延长寿命，所以不当死。”元昌叹息羡慕了好久，令人送回。因此李洽才复活了。

王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轮咒。开元初，徒侣三人，将适北河。有船夫求载乙等，不甚论钱直，云：“正尔自行，故不计价。”乙初不欲去，谓其徒曰：“彼贱其价，是诱我也，得非苞藏祸心乎！”舡人云：“所得资者，只以供酒肉之资，但因长者，得不滞行李尔。”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饮，频举酒属乙，乙屡闻空中言勿饮，心愈惊骇。因是有所疑。酒虽入口者，亦潜吐出，由是独得不醉。洎夜秉烛，其徒悉已大鼾。乙虑有非道，默坐念咒。忽见舡人，持一大斧，刀长五六寸，从水仓中入，断二奴头，又斩二伴。次当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烛忽尔遂灭。乙被斫三斧，背后有门，久已钉塞，忽有二人，从门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于岸，血虽被体，而不甚痛。行十余里，至一草舍，扬声云：“被贼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为拒闭。及报县，吏人引乙至劫所，见岸高数十丈，方知神咒（原本“咒”下有“明”字，据明抄本删。）之力。后五六日，汴州获贼，问所以，云：“烛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疮虽破，而不损骨，寻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轮咒之功也。（出《广异记》）

【译文】

王乙，从小常常坚持念如意轮咒。开元初年，徒弟三人，将要到黄河以北去，有个船夫要载运王乙等，不很讲钱的多少，说：“正是你们自己要去，所以不计较价钱。”王乙起初不想过，对他的徒弟说：“他不讲价钱，是想引诱我，难道是包藏祸心吗？”船上的人说：“所得到的钱只是用来供给酒肉的钱，因为是长者，更不该阻隔了。”他的徒弟相信了他，于是上船买了酒和他共饮。船夫频频举酒敬王乙，王乙多次听到空中说“不要饮酒”，心更加惊慌害怕，因此也就有所疑心，酒虽然进入嘴里，也暗中吐出来了，因此唯独他不醉。到了夜里点上蜡烛，他的徒弟都已酣睡，王乙想到会有不测，就默坐念咒。忽见船上的人，拿着一把大斧子，刀长五六寸，从水仓中出来，砍断二个奴仆的头，又斩了两个同伴，接着就轮到王乙，王乙趴在地上等死，那个蜡烛忽然就灭了。王乙被砍三斧，背后有门，早已钉死了，忽然有两个人，从门进来扶着王乙投入水中，岸下水深，又把他投到岸边，虽然全身是血，却不很疼痛。走了十多里，到了一草屋，大声说被贼劫了。房中的人收乙进屋，把他关了起来，就报告到县里。官人带王乙到被劫之处，看见岸高几十丈，才知道是神咒的力量。以后五六天，汴州抓到了贼，问缘由，贼说：“当时烛光忽然暗了，便不见了王乙，不知去处。王乙虽然被砍破创口，却不损害骨头，不久就好了，象以前一样。这是持念如意轮咒的功劳。

钳耳含光

竺山县丞钳耳含光者，其妻陆氏，死经半岁。含光秩满，从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于墩侧见陆氏，相见悲喜，问其死事，便尔北望，见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壮丽，与人间不殊。傍有一院，院内西行，有房数十间，陆氏处第三房。夫妇之情，不异平素，衣玩服具亦尔。久之日暮，谓含光曰：“地府严切，君宜且还，后日可领儿子等来，欲有所嘱，明日不烦来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陆氏见之惊愕曰：“戒卿勿来，何得复至？”顷之，有绯衣吏，侍从数十人来入院。陆氏令含光入床下，垂毡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视，恐主客有犯。俄闻外呼陆四娘，陆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惧，后稍窃视，院中都有二十八妇人，绯衣各令解髻两两结，投釜中，冤楚之声，闻乎数里，火灭乃去。陆氏径走入房，含光见入，接手床上，良久闷绝。既寤，含光问：“平生斋菜诵经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终时，有僧见诣，令写金光明经，当时许之，病亟草草，遂忘遗嘱，坐是受妄语报，罹此酷刑。所欲见儿子者，正为造金光明经。今君已见，无烦儿子也。”含光还家，乃具向诸子说其事，悲泣终夕。及明往视，已不复见，但荒草耳。遂货家产，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资助，满二千贯文。乃令长子载往五台写经，至山中，遍历诸台，未有定居。寻而又上台，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谓之曰：“写经救母，何尔迟回？留钱于台，宜速还写金刚经也。”言讫不见，其子知是文殊菩萨，留钱而还。乃至舍写经毕，上墩，又见地狱，因尔直入。遇闭门，乃扣之，门内问是谁，钳耳赞府即云“是我”。（明抄本无“谁”字“我”字，即作“耶”。）久之，有妇人出曰：“贵阁令相谢，写经之力，已得托生人间，千万珍重。”含光乃问：“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状颇同，故复在此尔。”（出《广异记》）

【译文】

竺山县县丞钳耳含光的妻子陆氏，死后过了半年，含光的任期也到期，从家出来住在竺山寺里，有一个大土墩，闲暇的日子就去登望。忽然在墩子侧看见了陆氏，夫妻相见悲喜交加，问她死后的事，便让他向北看，看见一座大城说：“就住在这里。”并邀含光一同去。入城，城中房屋壮丽，和人间的不两样。旁边有一院，院内向西走，有几十间房子，陆氏住在第三间。夫妇之情，和平常一样，衣物也都和以前一样。过了很久天晚了，对含光说：“地府很严，你应当暂且回去了，后天可领着儿子来，想有所嘱咐，明天别再来了。”等到第二天，含光又来了，陆氏看见惊惧地说：“告诉你不要来了，为什么又来了。”过了一会，就有穿红衣的官吏，跟从几十个人来到院内，陆氏叫含光藏到床下，垂毡到地来挡住他，告诉他不要看，恐怕主人客人有所冒犯。不一会听到外面喊陆四娘，陆氏走了出去。含光起初很害怕，后渐渐偷看，院中有二十八个妇人，红衣吏各让她们解开发髻两两相结，投到釜中，冤枉痛楚之声，几里外都能听到，火灭才离去。陆氏一直走进房内，含光见她进来，接手拉到床上，好久不出声，终于明白过来，含光问：“平生斋戒吃素诵经念佛，为什么还受这样的苦？”答道：“先前将死的时候，有和尚到我那见我，令我写金光明经。当时答应了他，病急匆忙，就忘了他的嘱咐，犯了这个罪而受的报应，遭受这种酷刑，所说的想儿子，正是想为我造金光明经。现在你已看到了，就不要麻烦儿子了。”含光回家，就把这些事都向儿子们说了，悲伤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再要去看，已经再也看不见了，只看见了荒草罢了。于是就卖家产，得到了五百千。从刺史以下，各有资助，计有二千贯文，令长子带着去五台写经。到了山中，找遍各台没有定居的地方，不久又上台，半山路上遇到一个老僧，对他说：“写经救母，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把钱留在台上，应快回去写金刚经。”说完就不见了，他的儿子知道是文殊菩萨，就留下钱而回来了。到家写经，写完后，登上土墩，又看见地狱，因而一直进去，遇着关的门，就敲门，门内问是谁？钳耳赞府就说“是我”，很久，有妇人出来说：“贵阁让我来感谢你们写经的功力，她已托生人间了，让你们千万珍重。”含光又问：“夫人什么原因住在这里？”答道：“罪状相同，所以还在这里。”

席豫

唐开元初，席豫以监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两驿，下食，求羊肝不得，挞主驿吏。外白“肝至”，见肝在（“见”原作“问”。据明抄本改。）王，王曰：“杀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独能忍乎？”豫云：“初虽求肝，肝至见动，实不敢食。”言讫，见一小佛从云飞下，王起顶礼。佛言如豫所陈。王谓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寻放豫还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初，席豫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去河西按查。到了河西两个驿站，准备吃饭，找不到羊肝，就鞭打驿吏，外面说肝已到了。席豫看见肝在盘子中摇动不停，皱眉好久，让拿下去，于是拿来一匹绢，为羊铸佛。半天左右，席豫忽然死去。随从官吏去见王，王问：“杀生自然有道，为什么要活取它的肝，怎么能忍心呢？”席豫说：“当初虽然要肝，但肝到了却看见它摇动，实在不敢吃它。”说完，就看见一个小佛从云中飞下来，王起身礼拜，佛说的和席豫所说的一样。王对羊说：“他不吃你的肝，现在想要怎么办？”不久也就放席豫还生了。

裴休

唐开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师圭峰密禅师。得达摩顿间密师注法界观禅诠，皆相国撰文序。常被毳衲，于歌妓院中，持钵乞食，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自发愿，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闻于中朝。其子弟请迎之，彼国不允而止。（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开成元年，宰相裴休，信奉佛教，精通禅律，拜圭峰密禅师为师，得到了达摩顿间密师法界观禅的诠释，都是相国撰写的文序，裴休曾经披着细毛的衲衣，到歌妓院中，拿着钵化斋，自己说：“不被世俗之情所污染，可以给人说法。”常常自己发愿：愿世世代代为国王，护佑佛法。后来于阗国国王生了一个儿了，手中有裴休二字。消息传到中朝，他的子弟想迎接他回来，那个国家不准许并制止了他们。

牙将子

唐东蜀大圣院有木像，制度瑰异，耆老相传云：顷自荆湘溯流而上，历归峡等郡，郡人具舟揖取之，纤夫牵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请，应声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构大圣院安置之。东川有牙将者，其子常喑，忽一日画地，告其父曰：“某宿障深重，被兹业病，闻大圣院神通，欲舍身出家，依止供养，冀消除罪根耳。”父许之，由是虔洁焚修，夙夜无怠，经数载，倏尔能言，抗音清辩，超于群辈。复有跛童子者，睹兹奇异，发愿于大圣院终身苦行，忏悔求福，未逾期岁，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骤无碍。事悉具本院碑，殿有东庑，见有喑僧跛童子二画像并存焉。（出《报应录》）

【译文】

唐朝东蜀大圣院内有木象，制做的瑰丽奇异，耆老相传说是不久前从荆湘逆流而上，经过归峡等郡，郡中人都准备船去迎取，纤夫牵拉也不到岸。一直到了渝州。州人焚香祈求，于是就应声而去，郡守及百姓们，就造了大圣院安置了它。东川有个牙将，他的儿子常常不能出声，忽然一天画地，告诉他父亲说：“我积恶很深，得上了这种病，听说大圣院神通，想舍身出家，到那去供养，希望能消除这个罪根啊！”父亲答应了他。从此他便虔诚洁净焚香修行，整夜不怠，过了几年，忽然能说话了，声音清晰，超出于同辈人。又有个跛脚的儿童，亲眼目睹这件奇异的事，发愿要在大圣院终身苦行，忏悔求福，结果未过一年，忽然能站起行走，筋骨自然伸曲，走路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妨碍。这些事都记在本院的碑上，殿有东庑，哑和尚和跛童子两个的画像都还保存着。

卷第一百一十六　报应十五（崇经像）

谢晦　尼智通　王袭之　周宗 沈僧复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业 王镇恶　郭祖深　卫元宗　姜胜生 傅奕　并州人　薛孤训　巂州县令 丁零　唐武宗　王义逸　赘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义孚　开照寺盗 僧绍明　潼江军

谢晦 宋尚书谢晦为荆州刺史，谓塔寺不宜在人间，当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门，遣队士八十，持刀斧，毁坏浮图，尊像纵横，瓦木倾坠。俄而云雾暗天，风尘勃起，晦冥即怖走，队人惊散，莫知所以。晦等夜梦，咸见沙门，飞腾空中，光明显赫。又见二人，形悉丈余，容姿甚伟，厉声嗔曰：“所行反道，寻当自知。其后，队人满（明抄本“满”作“史”双字）身著癞疾，经时而死。余人并犯法就终，谢晦连年患瘠病，后因谋叛，合家被诛，皆非命而卒。（出《辨正论》）

【译文】

宋朝尚书谢晦任荆州刺史。他声言塔寺不应该建在城里，应该移到城外去。于是就亲自率领部下来到新寺门，派了八十个士兵，拿着刀斧，砍的砍，刨的刨，毁坏了佛象，佛神的塑像也都横躺竖卧，房倒屋塌瓦掉木倒。不一会儿，云雾遮天蔽日，大风吹起烟尘。谢晦一看这样昏暗吓得跑了，士兵也都惊惧四散逃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晦等人在夜晚都作了梦，都看见和尚在空中飞腾。发出耀眼的光亮。又看见两个一丈多高的人，容颜姿态都很奇伟，瞪着眼睛大声斥责说：“你们的所作所为背叛了仁道。不久自己就会明白。”这以后那些士兵满身生癞，不几天就死了。其余的人相继犯法被处死。谢晦一连几年脊背生疮。后来因为他谋反全家都被杀了。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的。

尼智通

宋尼智通，京师简静尼也，年貌殊少，信道不笃。元嘉九年，师死罢道，嫁为魏郡梁甫妾，生一男，年七岁，家甚贫穷，无以为衣。智通为尼时，有数卷素无量寿法华等经，悉练捣之，以衣其儿。居一年而得病，恍惚惊悸，肌体坏烂，状若火疮，有细白虫，日去升余，惨痛烦毒，昼夜号叫。常闻空中语云：“坏经为衣，得此报也。”旬余而死。（出《冥祥记》）

【译文】

南北朝时，南宋有个尼姑叫智通，是京城简静庵的尼姑，年少貌美，但信道不忠。元嘉九年，因为她师傅死了她也就不信道了，还俗嫁给魏郡的梁甫作妾。生了一个男孩，已经七岁了。她们家一贫如洗，连衣服都穿不上。智通当尼姑时有几卷用白绢写的《无量寿》《法华》等经书，她就拿来拆散漂洗，然后给孩子做了衣服。一年以后得了病，神志不清，害怕心跳，肌肤坏烂，好象生了火疮，长了很多细白虫，每天都能拨除一升多，疼痛难忍烦躁不安，昼夜号叫，经常听到空中有人说：“毁了经书做衣服，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啊。”十多天就死了。

王袭之

宋吴兴太守琅琊王袭之，有学问，爱老庄而不信佛，唯事宰杀。初为晋西省郎中，性好宾客，于内省前养一双鹅，甚爱玩之。夜忽梦鹅口（“口”原本作“曰”，据明抄本改。）衔一卷经，可十纸许，取看皆说罪福之事，明旦果见，乃是佛经。因是不敢宰杀，笃信过人。（出《辨正论》）

【译文】

宋朝的吴兴太守王袭之是琅琊人，博学多闻，信奉道教而不信佛教，专能宰杀家禽牲畜。当初任晋西省郎中，性好客，在府内养了一对鹅，特别喜欢这对鹅。有一天忽然梦到鹅口中衔着一卷经书，约有十多页，拿来看那里面都说的是罪和福一类的事。第二天早晨果然发现了经书，原来是佛经。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宰杀了，一心一意信佛超过了别的人。

周宗

周宗者，广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随到彦之北伐。王师失利，与同邑六人逃窜。间行于彭城北，遇一空寺，无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为相，因共窃取之，乃出村贷食。其一人羸病，等辈皆轻之，独不得分与。既而各还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继病癞而死。不得分者独获免。（出《冥祥记》）

【译文】

周宗是广陵郡人。宋朝元嘉七年，随从到彦之北伐，结果官军大败。周宗就和六个同乡逃跑了，从小路跑到彭城以北，碰到一个空寺院，连一个僧徒也没有。但寺里有个佛像，是用水晶雕刻成的。他们几个人就一块儿把水晶塑像偷走了，出村后换了食物。结果其中一个人瘦弱有病，其他人都轻视他，没有分给食物。后来就各自回家了。三四年的时间内，周宗等五个人都相继生了癞疮死去，只有那个没分到食物的没死。

沈僧复

宋吴兴沈僧复，大明末，本土饥荒，逐食至山阳。昼入村野乞食，夜还寄寓寺舍左右。时山阳诸小形铜像甚众，僧复与其乡里数人，积渐窃取，遂囊箧数四悉满，复因将还家，共铸为钱。事既发觉，执送出都，入舡便云：“见人以火烧之。”昼夜叫呼，自称楚毒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举体皆拆裂，状如火烧。吴郡朱亨，亲识僧复。具见其事。（出《冥祥记》）

【译文】

宋朝吴兴的沈僧复，在大明末年，因为当地闹饥荒，一路讨饭来到山阳。白天他就到村子里去讨饭，天黑就回来寄住在寺院左右。那时山阳冬寺院里的各种小铜佛像非常多。沈僧复就和同乡的几个人一天天偷来很多。于是把几个箱子口袋都装满了。僧复就把这些铜像带回家，与同乡一起铸造铜钱。事情立即就被发觉了，被抓获解往京都，上了船就说“有人用火烧我。”他便白天晚上大呼大叫，自己就痛苦得不能忍受，还没有受到刑罚就死了，死的时候全身都破裂，好象火烧的一样。吴郡的朱亨认识僧复，这些事他都亲眼看见了。

僧道志

宋沙门僧道志者，北多宝僧也。尝为众僧令知殿塔，自窃幡盖等宝饰。所取甚众，后遂偷像眉间珠相，既而开穿垣壁，若外盗者，故僧众不能觉也。积旬余而得病，便见异人，以戈矛刺之，时来时去，辄惊叫，应声流血。初犹日中一两如此，其后病甚，刺者稍数，疮痍变遍体，呻呼不能声。同寺僧众，颇疑其有罪，欲为忏谢。始问，犹讳而不言。将尽二三日，乃具自陈列，泣涕请救曰：“吾愚悖不通，谓无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婴刀镬，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无复余物，唯衣被毡履，或足充一会。”并频请愿，具为忏悔者。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属妪人，不可复得；一以质钱，在陈昭家，令赎取。道志既死，诸僧合集，赎得相珠，并设斋忏。初工人复相珠时，展转回趣，终不安合，众僧复为礼拜烧香，乃得著焉。年余，而同学等于昏夜间，闻空中有语，详听即道志声也。自说云：“自死已来，备婴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赖蒙众僧哀怜救护，赎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时有间息，感恩无已，故暂来称谢。”言此而已，闻其语时，腥腐臭气，苦痛难过。言终久之，乃稍歇。（出《冥祥记》）

【译文】

宋朝有个和尚叫道志，是北多宝的和尚。他在当僧人时奉命看守佛殿佛塔，当看守时独自盗了幡帘帏盖等宝饰，偷了很多，后来就偷佛像眼眉中间的珠子，接着又把墙壁扒开，造成象外人偷出似的现场，所以众僧人也没有发觉。过了十多天道志就得了病，看见一个不平常的人用枪矛刺他，有时来有时走，他惊骇大叫，随着叫声而流血。最初还是一天里有一两次这种情况，到后来病就加重了，刺他的人来的次数也稍有增加，他的满身都变成了疮伤，直到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同寺的僧人们都怀疑他犯了罪，想要让他忏悔。开始问他的时候，他还隐讳不说，又过了二三天，才把他作的事全都说出来，哭着请求救命说：“我愚蠢糊涂不通事理，以为没有冥间幽途，一念之差犯了罪，招来这样惨酷的殃祸。活着受严厉地拷打，死了要受刀割或在大锅里煮。现在全身都烂了，只求可怜我饶恕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衣服，被褥、帽子和鞋了，这些东西变卖了也许能够一次佛会的费用。”道志一再请愿，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作忏悔。又说：偷佛像上的珠子有二枚，一枚已经换给了一个妇人，不可能再找回来了，另一枚换了钱，在陈昭家。让他们赎回。道志死后，僧人们集资。赎回那一枚塑像上的珠子，并摆了斋为道志忏悔。刚开始工匠往佛像上装珠子时，翻来覆去怎样也安不上。僧人们又给佛像作礼拜烧香，才算安上了。一年多以后，道志的师兄师弟们经常在昏暗的夜间听到空中有说话的声音。仔细听才听出是道志的声音。道志自己说：“自从死了以来，各种苦都受遍了，将要有很长时间，没有摆脱的日期，全靠众僧可怜救助。赎回佛珠。所以，在特别痛苦之中，也稍有停息的时候，感恩不尽，才特意来致谢。”说到这儿就不说了。当听他说话的时候。闻到一种腥臭腐烂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说完过很长时间稍稍好一些了。

唐文伯

宋唐文伯，东海赣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资都尽。村中有寺，经过人或以钱上佛，弟屡窃取。后病癞，卜者云：“祟由盗佛钱。”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儿致此！吾当试更虏夺，若复能病，可也。”前县令何欣之妇，上织成宝盖带四枚，乃盗取为腰带。不百日，复得恶病。发疮之始，起腰带处。（出《冥祥记》）

【译文】

宋朝的唐文伯是东海赣榆人，他的弟弟好以子、马、五木等博具而赌，把家产都输光了。他住的村子里有座寺院、经过这里的人有的就拿钱敬献给佛像。他的弟弟多次窃取这些钱。后来得了病生癞疮。给他算命的人说：“这个灾祸是由于他偷了佛的钱。”他父亲气愤地说：“这个佛是什么神？就让我的儿子得了这样的病，我再拿些别的东西试试，如果也能得病，我就信。”前任县令何欣的媳妇织成四条佛的宝盖带子敬献给佛。他就偷来作腰带。还不到一百天，他又得了恶病，开始生疮，是从腰带那个地方生的。

崔平业

梁人崔平业者，善弓马，为武士监军。一生以偷佛熔铜为业，卖铜以供酒肉，心无惭惧。年五十，妻子兄弟并死，业一身忽病目障，饥寒并至，饿死。（出《辨正论》）

【译文】

南北朝梁人崔平业。善于骑马射箭，当了武士监军。他一辈子以偷佛像熔化成铜为职业，卖了铜买酒肉，心里不觉得惭愧也不害怕。五十岁那年，妻和孩子兄弟们一起死了。他孤身一人忽然又得了病眼睛瞎了，这样饥寒一同来到，饿死了。

王镇恶

梁人进（《辨正论》注八“进”作“道”）士王镇恶，有学问而无善心，出言多所非毁，亦为时人所嫌。轻慢佛法，见僧必侮诮。后以教学为业，时有鹿溪寺僧法满寄铜钟一口于其学内，未取之间，镇恶盗以铸钱。后与僧法满对誓，经年重病，而舌弯缩，口不得言。既知负誓，乃舍资铸钟赎罪。至死，口不得言。（出《王氏戒》）

【译文】

梁人王镇恶是进士，有学问却没有善良的心，经常恶语伤人，当时人们都嫌弃他。他还轻慢佛法，看见僧人就一定要侮辱耍笑一番。后来他以教学为职业，当时鹿溪寺有个法满和尚在他的学校里寄存了一口铜钟，还没取走的时候，镇恶就偷着熔化铸成铜钱。后来他和法满和尚发誓说根本没动那口钟。过了一年就得了重病，舌头弯曲萎缩，不能说话。他自己知道是违了誓，于是拿出钱财铸钟赎罪，到死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

郭祖深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条事，请废郭内小寺及无业僧尼，梁武不纳。后梦见神唾之，遂病癞，虽悔不差。（出《辨正论》）

【译文】

梁人郭祖深，曾上奏梁武帝十八件事，其中有一条要废掉城郭内的一个小寺院和那些无业的僧尼。梁武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后来他梦见神唾斥他，于是得了癞疮病，虽然后悔但也没有好。

卫元宗

卫元宗毁法之后，身著热风，委顿而死。（出《辨正论》）

【译文】

卫元宗毁掉佛法以后，得了一种热风发烧的病，最后枯瘦困顿而死。

姜胜生

冀州故观城人姜胜生，唐武德末年，忽遇恶疾，遂入蒙山医疗，积年不损。后始还家，身体疮烂，手足指落。夜眠，忽梦见一白石像，可长三尺许，谓之曰：“但为我续手，令尔即差。”至旦，忽忆于武德初年，在黍地里打雀，于故村佛室中，取维摩经裂破，用系杖头吓雀。有人见者云：“盗裂经大罪。”胜生反更恶骂，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落，梦中所见，宛然旧像。遂往佛前，头面作礼，尽心悔过。顾匠续其像手，造经四十卷，营一精舍。一年之内，病得痊，乡人号为圣像。（出《冥报记》，明抄本作出《冥报拾遗记》）

【译文】

冀州故观城人姜胜生，在唐朝武德末年忽然得了很重的病，于是就去蒙山找人治疗。治了几年也不见效，后来才回家，身体生疮溃烂，手指和脚指都掉了。晚上睡觉，忽然梦见一个白色石像，估计能有三尺多高，那石像对他说：“只要给我续上手，我就让你的病好。”到天亮叶，忽然回忆起来在武德初年，有一次他在苞米地里打麻雀，直追到原来村子里的佛室里，他拿起维摩经撕破用来系在棍子头上吓唬麻雀。有看见他这样做的人说：“偷撕经书是很大的罪。”胜生不但不听反而恶语骂人，又进到佛堂里把白色石佛像的右手打掉了。胜生梦中见到的佛像，很象当年那座旧佛像。于是就到佛像前，面对佛像磕头作礼，一心一意悔过。又雇了工匠给佛像续上右手，造了经书四十卷，还另建了一座做佛寺的房子，一年之内病就全好了。乡里的人都称佛像为圣像。

傅奕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风。少好博学，善天文历数，聪辩，能剧谈。自武德贞观中，尝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轻僧尼，至以后像为砖瓦之用。贞观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与同伴傅仁均、薛颐，并为太史令，颐先负仁均钱五千，未偿而仁均死，后颐梦见仁均，言语如平常。颐因问曰：“先所负钱，当付谁人？”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问是谁，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日夜，少府监冯长命又梦己在一处，多见先亡人，长命问经文说罪福之报，未知审定有否，答曰：“皆悉有之。”又问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报，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配越州为泥犁矣。”（出《地狱苦记》）

【译文】

唐朝的太史令傅奕。本来是太原人。隋朝末年。搬到扶风。他少年时就爱好广泛，学识渊博善于天文历法和算数。聪慧有辩才，还能谈很难的问题。从武德贞观年，曾任太史令。他生性不信佛法。经常轻视僧尼，以致用石佛象当砖瓦用。贞观十四年秋天，突然得急病死了。当初他和同伴傅仁均、薛颐，同作太史令。薛颐以前欠傅仁均五千钱，还没偿还仁均就死了。后来薛颐作梦梦见了仁均，说话就象平时说话那样，薛颐就趁机问仁均：“以前我欠你的钱应该还给谁呢？”仁均回答说：“可以给地狱里的人。”薛颐追问是谁。仁均答：“就是太史令傅奕。”然后就醒了。也就在那天晚上，少府监冯长命梦到自己在一个地方，见到了很多先死了的人，长命就问经文里论的罪福等报应，不知审定没有。回答说：“全都有。又问：“象傅奕那样，一生也不信佛法，死了受什么报应？”回答说：“罪和福一定有报应，然而傅奕已经发配到越州成了地狱里的人了。”

并州人

并州有人解画，曾陷北虏，突厥可汗遣画佛像。此人时偷彩色，恐被搜获，纸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数升。此人后为僧，唐贞观中，于山东住寺，渐渐患鼻。二三年，后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脓血狼藉，酸痛不已。后请僧灵顗忏悔，病亦不愈，十年始亡。灵顗尝住慈恩寺，说其事。（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并州有个人会画画，曾经被突厥人抓去作了俘虏。突厥的可汗派他画佛像。这个人有时偷颜料。怕被搜查出来，就用纸裹着塞到鼻子里，鼻子里淌血能有几升那么多。这个人后来当了和尚。唐朝贞观年间，在山东住于寺院里，慢慢得了鼻病，二三年以后鼻中生出肉，像桃一样大，流脓淌水，不停地痛疼。后来他请灵顗和尚为他作忏悔，但病也不见好。十年以后才死。灵顗曾在慈恩寺住过，说了他的事。

薛孤训

唐贞观二十年，征龟兹。有薛孤训者，为行军仓曹。军及屠龟兹后，乃于精舍剥佛面金，旬日之间，眉毛尽落。还至伊州，乃于佛前悔过，以所得金皆为造功德。未几，眉毛复生。（出《冥祥记》）

【译文】

唐朝贞观二十年，征讨龟兹。有个叫薛孤训的人，是军营里管仓库的官。军队占领了龟兹以后，他在一所佛堂里剥掉了佛面上的金子。十多天的时间，他的眉毛全掉了。回到伊州，他就在佛前悔过。把所剥下来的金子全都拿出来作了功德。不久，他的眉毛又长出来了。

巂州县令

唐贞观中，有人任巂州一县令，往高昌，于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师，诸大寺欲与千贯钱买之，不肯，遂毁破，卖得一千三百贯。后月余患肿，寤寐之间，见一僧云：“何因毁坏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长尺余，苦痛呻吟，数日而死。德安县令薛逵备知此事。（出《冥祥记》，明抄本作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贞观年间，有一个人任巂州县令。有一次，他去高昌的时候，在寺庙里得到一个纯珍珠的佛像。到了京城，各大寺院要给他一千贯钱买去。他不肯。于是毁坏了它，卖了一千三百贯。一个多月后全身发肿。睡觉的时候看见一个和尚说：“为什么毁坏尊像？”于是就派人拔他的舌头，拔出一尺多长，他苦痛地呻吟。只几天就死了。德安县令薛逵全都知道这件事。

丁零

相州邺城中，有丈六铜立像一躯。贼丁零者，志性凶悖，无有信心，乃弯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虽加莹饰，血痕犹在。又选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铸为铜，拟充器用。乃口发大声，响烈雷震，力士亡魂丧胆，人皆仆地，迷闷宛转，怖不能起。由是贼侣惭惶，归信者众。丁零后时著疾，被诛乃死。（出《宣验记》）

【译文】

相州邺城的城里，有座一丈六尺多高铜铸的立佛像。贼人丁零，生性凶残背逆，没有信佛的心，他拉弓搭箭射铜像，箭正中铜像的面上，立刻流出很多血，虽然加以掩盖修饰、血的痕迹还是不掉。丁零又选派了五百个力士，让他们拉拽让铜像倒在地上，打算熔化为铜。好作别的东西用。那铜像发出很大的声音，声音象炸雷一样。力士们丧魂落魄。胆子也没了，都倒在地上，迷迷糊糊天旋地转。吓得不能起来。于是贼人们惭愧惶恐，信佛的人很多了。丁零后来得了病。被杀而死。

唐武宗

长安城北有古冢，高十数丈，传云周穆王陵也。唐会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闻人语于林间，意其盗也，因匿于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来，朱衣执版，宣曰：“冢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录西海君使者，何时当至？”吏曰：“计程十八日方来。”朱衣曰：“何稽？”对曰：“李某（武宗名）坐毁圣教，减一纪算，当与西海君同日录其魂。”忽有贾客铃声自东来，朱衣与二吏俱不复见。后数月，帝果晏驾。帝英毅有断，勤于庶政，至如迎贵主以破羌族，复内地而歼狡穴，武功震耀，肃宪之次也。然金人之教，不可厚诬，则秦时焚书坑儒，后华山中有告祖龙之死者，事不谬矣。（出《传神录》，明抄本作出《传记补录》）

【译文】

长安城北有座古坟，高有十几丈。传说是周穆王的陵墓。唐朝会昌六年，正月十五那天，有一个人晚上走到陵墓下边，听到树林里有人说话，他心里想一定是盗贼，就在草丛里藏起来等着看。不一会儿发现有人从天空中下来。穿着红衣服拿着笏板。大声说：“坟官在哪里？”有两个官吏出来说：“在这里！”红衣人就说：“去逮西海君王的使者。什么时候应该到？”官吏说：“算一下路程十八日那天才能来。”朱衣人说：“因为什么事？”回答说：“武宗在位毁骂圣教，按减十二年算，应该和西海君王同一天收他的魂魄。”这时忽然听到有商客的马铃声从东边传来，朱衣人和二官吏都不见了。几个月后，武宗皇帝果然死了。武宗英明决断，勤勉治国。能迎接友好邻国的君主打败了羌族，又在内地歼灭了山贼强盗的巢穴，武功赫赫。仅次于肃宗宪宗了。然而佛的教义是不能诋毁诬蔑的。那样就好象秦朝时的焚书坑儒了，后来华山中有人报告说祖龙死了，看来这事一点儿也不假呀。

王义逸

唐会昌中，有王义逸者，护凤翔军，值武宗斥毁佛刹。义逸以家财易诸瓦木，取其精者，遂大营市邸，并治其第，为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适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户，则类将军之第也。见丝竹绮罗，宾客列坐满堂，独无将军。紫衣人指阶下一径曰：‘此路可见公主人。’因北趋，见荆棘满地，其路才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户而入，见将军卧于床上，系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爇其发，因出涕而言曰：‘吾不幸，生好贾贩僧寺材础，以贪其利，今系于此，后三日当死。君归为我告其家，速毁邸第，以归佛寺，不可辄留。既而焰炽，不能尽言，”义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脑发痈，三日而卒。（出《传记附录》，明抄本作出《传记补录》）

【译文】

唐朝会昌年间，有个王义逸，作凤翔将军。正赶上武宗拆毁佛堂宝刹，义逸用家里的财物换回寺院的砖瓦木料，选用其中精美的，于是大量建造房屋，并修建了他的宅第，可以说是岐山下数第一了。住了三年。一天，有个小官吏进来报告，说有不便直说的事，然后小声哭着说，“我刚才在床上闭着眼躺着，看到有一个紫衣人招我进入一个大红门里，那院落也很象将军你的府第。只见奏乐的跳舞的，宾客排坐满堂，只单独没有将军，紫衣人指着台阶下面的一个小道说：‘从这条路可以看见你的主人’。于是我就向北走，只见荆棘遍地荒凉冷落，那小路才能通过一个人。走到一个低矮的房屋前。过了一排门进去。见将军躺在床上，捆绑着手脚，有人拿着火来了。正要烧头发，你就大哭说：‘我太不幸了，活着时候好贩卖僧寺的建筑材料，贪图钱财，现在被绑在这里，三天后就该死了，你回去替我告诉家里的人，赶快毁掉那些房屋宅第，把那些材料都还给佛寺，一点儿也不要留。’接着火烧得更旺了，不能说完全。”义逸听后气愤地呵斥他。第二天，果然脑后生了毒疮。三天就死了。

赘肉 释氏因果，时有报应。近岁有一男子，既贫且贱，于上吻忽生一片赘肉，如展两手许大，下覆其口，形状丑异，殆不可言。其人每饥渴，则揭赘肉以就饮啜，颇甚苦楚。或问其所因。则曰：“少年无赖，曾在军伍，常于佛寺安下，同火共刲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间可置之，不数日婴疾，遂生此赘肉焉。”（出《玉堂闲话》）

【译文】

佛家讲因果，总有报应的时候。近年有一个男子，贫穷而且下贱。在上唇上边突然间长出一片多余的肉，好象展开的两支手那么大，下面可以盖住他的嘴，形状丑怪的样子实在说不出来。这个人每次饿了或者渴了，就须揭开那片多余的肉才能吃喝。简直太痛苦了。有人问他这是什么原因。他说：“我少年时刁钻，不讲道理，游手好闲，曾当过兵，常常在佛寺安营住下，与同伙一起割一只羊。分到一些肉，旁边有一尊佛像，上唇那个空间可以放些肉，我就放在那上面了。不过几天就得了病，于是就生长了这片多余的肉。

西明寺

长安城西明寺钟，寇乱之后，缁徒流离，阒其寺者数年。有贫民利其铜，袖锤錾往窃凿之，日获一二斤，鬻于阛阓。如是经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后其家忽失所在，市铜者亦讶其不来。后官欲徙其钟于别寺，见寺钟平堕在阁上，及仆之，见盗钟者抱锤錾，俨然坐于其间，既已干枯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长安城西明寺有口大钟，贼寇作乱之后。僧徒流离四散，西明寺空无一人，断香火有几年时间了。有个贫民看那口钟的铜有利，就在衣袖里藏着锤和錾到西明寺偷偷地凿铜，一天可凿下一二斤，然后就到集市上去卖。象这样也有一年多了，人们都知道，官吏也不管。后来他们家忽然就不知哪里去了，买铜的人也怪他怎么不来卖铜了呢？以后官府想把那口钟搬到别的寺院里，看那钟平堕在楼上，等把它放倒，只见盗铜的人抱着锤和錾，分明地坐在里面，已经干枯了。

明相寺 凤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数尊，皆饰以金焉。乱罹之后，有贫民刮金，鬻而自给，迨至时宁，金彩已尽。于是遍身生癣，痒不可忍，常须以物自刮，皮尽至肉，肉尽至骨而死焉。毁佛之咎，昭报如此。（出《冥祥记》）

【译文】

凤州城南边有座明相寺，寺里有几尊佛像，都用金子装饰着。遭乱以后，有个贫民去刮金子，卖了来供给自己的生活。等到社会安定了，佛像的金彩也都刮光了。于是这个人遍身生皮癣，痒得不能忍受，常常须用东西自己往下刮，皮都刮光了还是痒，直到把肉也刮掉到了骨头而死了。毁佛的罪过，遭到如此的报应。

僧义孚

僧义孚，青社人，解琴。寓于江陵龙兴寺，行止诡谲。府主优容之，俾赍钱帛，诣西川写藏经。或有人偷窃社户所造藏经出货，义孚以廉价赎之，其羡财遂为所有。一旦发觉，卖经者毙于枯木下。此僧虽免罪，未久得疾，两唇反引，有以驴口，其热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见，苦楚备极而死。同寺有数辈，贩鬻经像，惧而舍财，修功德，以孚为鉴戒。（出《冥报记》，明抄本作出《北梦琐言》。）

【译文】

和尚义孚，青社人，会弹琴。居住在江陵龙兴寺，这个人行动诡异多变，寺主优待他而收容了他，让他带着钱财到西川抄写藏经。有的人偷窃庙堂所造的藏经出卖，义孚就用廉价收买来，剩余的钱就自己留下了。终于被发觉了，卖经的人死在枯树下。义孚虽然被免罪，不久就得了病，两个嘴唇翻长，好象驴的嘴。并且发热疼痛不能忍受，人们都怕看他，最后受尽痛苦而死了。同寺的和尚中有些人曾贩卖过经书和佛像，也害怕了，立刻拿出钱物，建立功德，拿义孚作诫鉴。

开照寺盗

伪蜀金堂县三学山开照寺，夜群寇入寺，劫掠缁徒罄尽。寺元有释迦藕丝袈裟，为千载之异物也，贼曹分取，与其妻拆而易之。夫妻当时，手指节节堕落，须鬓俱坠，寻事败。戮于市。（出《儆戒录》）

【译文】

前蜀金堂县三学山有个开照寺。夜间一群贼寇进入寺里抢光了僧徒的财物。寺里原来有一件释迦的藕丝袈裟，是千年珍奇宝物，贼官分取到手后，与他的妻子拆开卖了。立刻夫妻的手指一节一节地掉了，头发和胡须也全掉了。不久事情被破获，在市井中被杀死。

僧绍明

伪蜀大慈寺赐紫慈昭大师绍明，主持文殊阁，常教化钱物，称供养菩萨圣像。积有星岁，所获太半入己。后染病，恒见火烧顶至足，周而复始，不胜其苦。悔过忏谢，唱施衣，竟不获免。（出《儆戒录》）

【译文】

前蜀大慈寺御赐紫慈昭大师绍明，作文殊阁主持。他常常叫僧徒化斋收取钱物。说是供养菩萨圣像用，过了些年，所获得的钱物多半都装入了私囊。后来生了病，总看见大火从头顶烧到脚底，烧完又烧，一再重复。绍明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在菩萨像前拜谢忏悔，大量施舍衣物，但还是不能免除痛苦。

潼江军

伪蜀潼江，起军攻取阆州，兵火烧劫，闾里荡尽。佛寺有大钟在地，有一卒运大石击钟，令碎而鬻之。钟破裂流迸，正中卒胫，双折而死。（出《儆戒录》）

【译文】

前蜀的潼江，发兵攻打阆州，兵士们烧杀抢掠，街巷里都被扫荡一空。佛寺地上有一口大钟。有一个兵士搬来一块大石头砸钟，砸碎后要卖掉，钟被砸碎四散迸裂，其中的一块碎片正打在兵的小腿上，两条腿都折断然后死了。

卷第一百一十七　报应十六（阴德）

孙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刘轲 刘弘敬　萧倣　孙泰　李质 范明府　程彦宾

孙叔敖

楚孙叔敖为儿，出游还，忧而不食。母问其故，泣曰：“见两头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敖闻见两头蛇者死，恐后人又见，杀而埋之矣。”母曰：“无忧矣！闻有阴德，天报之福。”（出《贾子》）

【译文】

楚国的孙叔敖还是小孩时，出外游玩回到家，忧愁闷郁不吃饭。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哭着说：“我看见了两个头的蛇，恐怕要死了。”母亲说：“现在蛇在哪儿”。孙叔敖说：“我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会死，害怕以后别人也看见它，就打死埋了。”母亲说：“不要忧愁了，我听说有阴德的人，上天会报答他福的。”

崔敬嗣

唐崔敬嗣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无礼。敬嗣独申礼敬，供给丰赡，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名姓，每进拟官。皆御笔超拜之者数四，后引与语，知误。访敬嗣已卒，遣安石授其子注官，后官至显达，其孙即光远也。（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崔敬嗣任房州刺史。当时中宗被贬谪到房州，官吏中很多人都对他没礼貌，唯独敬嗣表现有礼有敬，并供给丰富的供养。中宗很感激他。到中宗登上皇位，有个益州长史也叫崔敬嗣，同姓而又同名。每次要提升官员，御笔都要跳过那些多次参拜的官员而批注崔敬嗣，后来找他来说话，才知错了。等访问敬嗣已经死了。派安石给敬嗣的儿子授官并给予注册，后来作了高官，他的孙子就是崔光远。

裴度

唐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质状眇小，相不入贵，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工在洛中，大为缙绅所神。公特造之，问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若不至贵，即当饿死。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为君细看。”公然之。他日出游香山寺，徘徊于廊庑间，忽见一素衣妇人，致缇褶于僧伽栏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缇褶在旧处，知其遗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妇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归逆旅。诘旦，复携往，寺门始辟，睹昨日妇人，疾趋而至，怃声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问之，妇人曰：“阿父无罪被系，昨贵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赂津要，不幸失去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怃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寻诣昔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惊叹曰：“此必有阴德及物，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极人臣。（出《摭言》）

【译文】

唐朝中书令晋国公裴度，长得又瘦又小，他的相貌不够贵重，多次在功名场上受挫。他自己也很疑惑。正好有个相面的人在洛中，很被士大夫官员们所称推崇。裴度特意拜访了他。问命，相面的人说：“郎君你的相貌神采。同一般人稍有不同，如果不作达官贵人，就会饿死。现在还看不出来贵处，可再过些天来访，我给你仔细看看。”裴度答应了。有一天他出去游览香山寺。徘徊在走廊和侧房之间。忽然看见一个穿素色衣服的妇女，把一件丹黄色贴身单衣放在寺庙的栏杆上，祈祷祝愿很长时间。瞻仰拜谢之后走了。过了一会儿，裴度才看见那件单衣还放在原处，知道是那个妇女遗忘了，又考虑追上送给她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就收起来，等待那妇女再返回来还给她。太阳已经落山了还不见来，裴度就带着回到旅馆。第二天早晨，又带着那件衣服去了，寺门刚开。看到昨天那个妇女急急忙忙跑来，茫然失措，又惋惜长叹的样子，好象有什么意外的灾祸。裴度就跟上去问她出了什么事。那妇女说：“我的父亲没有罪被拘押起来，昨天有个贵人给我二条玉带，一条犀牛带，价值一千多串钱，打算用它来贿赂主管的人，不幸丢失了，这样我老父亲就要大祸临头了。”裴度很爱怜她，又仔细地追问那东西的颜色，都说对了，然后就还给她，那妇女哭着拜谢，请裴度留下一条，裴度笑着打发了她。不久他又到以前相面的人那里，相面的人仔细审看之后，声音和脸色都变了，惊叹说：“这种相一定是有阴德到了你的身，前途不可限量，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裴度就把前几天的事告诉了他。裴度后来果然作了高官。

刘轲

唐侍御刘轲者，韶右人也。幼之罗浮九疑，读黄老书，欲学轻举之道。又于曹溪探释氏关戒，遂被僧服，故释名海纳。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庐岳东林寺，习南山钞及百法论，咸得宗旨焉。独处一室，数梦一人衣短褐曰：“我书生也，顷因游学，逝于此室，以主寺僧不闻郡邑，乃瘗于牖下，而尸骸局促。死者从真，何以安也，君能迁葬，必有酬谢。”乃访于缁属，果然。刘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梦书生来谢，将三鸡子，劝轲立食之，轲嚼一而吞其二焉。后乃精于儒学，而善属文章，因策名第，历任史馆。欲书梦中之事，不可自为传记，吏部侍郎韩愈素知焉，曰：“待余余暇，当为一文赞焉。”愈左迁，其文不就也。（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朝的侍御刘轲是韶右人，幼年时代到罗浮九疑山读黄老的书。想学成仙之道，又在曹溪探究佛家的关戒，于是又穿了僧衣，所以给他起了个法号叫海纳。往北去过筠川方山等寺，又定居在庐山东林寺，学习《南山钞》以及《百法论》，把宗旨全都得到了。他住在一间卧室，多次梦到一个穿短粗布衣服的人说：“我是个书生，以前因为游学，死在这间屋子里，因为主寺僧人不知道我家住哪里，就埋在窗下了，然而尸骸所处地方狭小，我又想从宗，怎么能安心呢？您如果能给我迁到别的地方埋葬，我一定会有酬谢。”于是刘轲就访问僧人们，果然有这么回事。刘轲脱下自己穿的衣服，覆盖在那书生的骸骨上，又备了棺材改葬在虎溪山上。当天夜里梦到书生前来致谢。拿了三个鸡蛋，劝刘轲立刻吃下去，刘轲细嚼一个吞下两个。后来对儒学研究很精到、又很会写文章，因为应举考试而名列前茅中第，历任史馆。他要把梦中的事写出来，又不好自己为自己写传，吏部侍郎韩愈一向知道这些事。说：“等我有空余时间，当写一篇文章称赞他。”韩愈后来被贬职，要写的文章也没写成。

刘弘敬

唐彭城刘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间，资财数百万，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虽富，利人之财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报。长庆初，有善相人，于寿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馆而讯焉，曰：“君财甚丰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将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寿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虽不寿，而德且厚，至于度量尤宽，且告后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灾，犹享爵禄，而况于寿乎，勉而图之，吾三载当复此来。”言讫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为身后之计，有女将适，抵维扬，求女奴资行，用钱八十万，得四人焉。内一人方兰荪者，有殊色，而风骨姿态，殊不类贱流，元溥诘其情，久而乃对曰：“贱妾死罪，无复敢言。”主君既深讶之，何敢潜隐。某代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吴寇跋扈，因缘姓与国（“国”原作“寇”，据明抄本改。）同，疑为近属，身委锋刃，家仍没官，以此湮沈，无处告诉，其诸骨肉，寇平之后，悉被官军收勍为俘，不可复知矣。贱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虽新不加于首，冠虽旧不践于地，虽家族丧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犹能发愤，况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尔冤，是为神明之诛焉。”因问其亲戚，知其外氏刘也。遂焚其券，收为甥，以家财五十万，先其女而嫁之。长庆二年，春三月辛卯，兰荪既归，元溥梦见一人，被青衣秉简，望尘而拜，迫之潸然曰：“余则兰荪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报之，某闻阴德所以动天地也，今君寿限将尽，余当为君请于上帝，故奉告。”言讫乃去。后三日，元溥复梦兰荪之父立于庭，紫衣象简，侍卫甚严，前谢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请君于帝，帝许我延君寿二十五载，而富及三代，子孙无复后祸。其所残害吾家者，悉获案理之，存者祸身，没者子孙受衅，帝又悯余之冤，署以重职，获主山川于淮海之间。”因呜咽再拜而去，诘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后三年，果相者复至，迎而贺元溥曰：“君寿延矣！且君自眉至发而视之。”元溥侧冠露额，曰：“噫，有阴德上动于天者。自今后二十五载，庆及三代。”元溥始以兰荪之父为告，相者曰：“昔韩子阴存赵氏，太史公以韩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阴德故也。况兰荪之家无后矣，兰荪之身贱隶矣，如是而能不顾多财之与殊色，而恤其孤，岂不谓阴德之厚哉。（出《阴德传》）

【译文】

唐朝彭城有个人叫刘弘敬，字元溥。世世代代居住在淮河淝水之间。家有资财数百万，常积德而不夸耀，人们都不知道他。他家虽然很富，取利于别人的财富，也使他不怨恨。他拿出钱财帮助别人，施给别人恩惠并不希望有所报答。长庆年间，有个很会相面的人，在寿春路上碰到元溥说：“噫！先生先停一下，我有话告诉你。”元溥就请他进入一馆所问他有什么话。”那相面人说：“您财产很丰厚啊！然而二三年以后，你的寿数就要没了。怎么办？”元溥大哭说：“夭折短命是天意，先生您对我有什么办法？”相面人说：“相好，不如德高，德高不如度量大。你虽然寿不长，但德很高厚，至于度量就更宽大了，我暂且告诉你后事。在二三年之间，多积您的功德，或许有希望延长寿命。一德可以消百灾，还可以享受爵禄，何况寿命呢？希望你努力作，我三年以后还会再来。”说完就走了。元溥流着眼泪送别了他。于是又作了身后的打算。他有一个女儿将要出嫁，抵达维扬后，要找几个女奴陪行。花了八十万钱得到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叫方兰荪，美丽非凡，而且那风骨姿态很不象平常家庭出身的人。元溥就追问她的情况。迟延很长时间才回答说：“贱妾有死罪，不敢说。主人家既然深感惊讶，我怎么还敢隐瞒呢。我家世代为名家，家本来在河洛，先父在淮西作小官，不幸遭受吴寇专横暴戾，因我们的姓与皇上的姓相同，怀疑是近亲戚属，身死贼寇刀下，家产也被没收，因此埋没，无处告状申诉，其他的亲属也在贼寇被平乱之后强收为俘，再也没有音讯了。我几次更换主人，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元溥听完叹息很久，才说：“鞋虽然是新的但不能放在头上，帽子即使是旧的也不能踩在脚下，你虽然家族丧亡，但你是名家的后代，又有这样的冤恨，三尺的儿童还知道发愤，况且丈夫呢？今天我如果不能挽救你并昭雪你的冤恨，就是神明也会杀我呀！”就又问她的亲戚的情况，知道她的外祖父姓刘。马上就把卖身契烧了并收她为外甥女，用五十万家财，在他自己女儿以前让她出嫁了。长庆二年三月辛卯，兰荪已经出嫁，元溥梦见一人，披着青衣手里拿着象简，跪在地上参拜，急促而流着眼泪说：“我就是兰荪的父亲，感谢您的恩德，怎么才能报答呢？我曾听说阴德是能够感动天地的，现在您的寿限将要结束，我应该到上帝那里给你请求，所以来奉告。”说完走了，过了三天，元溥又梦到兰荪的父亲站在庭堂前穿着紫衣拿着象简，又有很多跟着他的侍卫，上前感谢元溥说：“我没有什么才智，有幸能够在上帝那里为你请求，上帝准许我延长你二十五年的寿命，而富达三代，子孙再也没有后祸。那些残害我们家的贼寇，全都抓获归案审理。现在活着的要有灾祸到身，已经死的要让子孙受连累。上帝又怜悯我的冤仇，批准我任重要职务，将掌管淮海之间的山川。”然后就呜咽着一再拜谢走了。第二天，元溥还很留恋，也没有深信。三年后，以前那个相面人果然来了，迎着他就祝贺元溥说：“您的寿命延长了，再让我看看眼眉到头发之间。”元溥就把帽子旁侧露出额头。相面人一看说：“噫！你有阴德感动了上天，从今后寿命延长二十五年，富贵达到三代。”元溥才把兰荪的父亲说的话告诉他。相面的说：“过去韩子积阴德保护了赵氏，太史公认为韩氏十代都能官位达到三侯，是有阴德的缘故。况且兰荪的家里没有后代了，兰荪已身为卑贱的奴隶了，象这样你都能不顾花费很多钱财，也不贪她的美丽姿色，反而能抚恤她这个孤儿，难道这不是很厚的阴德吗？”

萧倣

唐丞相兰陵公萧倣，清誉俭德，时所推伏。尝统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幅凑，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由此人情归美。僖宗诞圣于壬午，龙飞于癸巳，皇算十有二载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为上相，时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数载，汲引才俊，导畅皇慈，俭德既彰，浇风少革，及薨于位，上甚追悼，而废常朝者三日。册赠之礼，有加等焉。议者曰：高位重禄，苟有其分，阴灵必助其寿考。不然，安有过悬车之岁，而命相之主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而遇文王，今逾钓渭之年一纪。则知荣辱之分，岂偶然哉。（出《唐厥史》）

【译文】

唐朝的丞相兰陵公萧倣，有清世廉洁的美誉，被当时的人看作榜样。曾经统帅军队驻守于番禺，又有百事主动助人的美名。因为这样，外地的商人全都聚会而来，以至长安的买卖药店，都增加了很多南方的物品。可见人情向往善美。僖宗在壬午年登上皇位，于癸巳年逝世，在位十二年。提倡广施德政教化，于萧倣从常卿起升为上相，当时已经八十三岁了。萧倣作丞相数载，招贤纳士，提拔贤明的人才，使皇帝的恩慈能够畅通无阻，节俭的品德得到发扬，轻薄的民尚也有改革。等到他死在位上，皇上特别追悼，停止上朝三天，册封赠送的财物和礼节都有加等。有人议论说：高位厚禄，都有一定的名分，阴灵一定会助他长寿。不然的话，怎么能有已过悬车之年，而命相的君主才出来了呢？姜太公晚年七十多才遇到文王，现在他超过太公垂钓渭水时年纪十二岁才遇明主，这就可以知道荣辱的本分，绝不是偶然的。

孙泰

唐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守操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为托曰：“其长者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姊”原作“娣”，据唐摭言改。）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何适？”众皆伏泰之义。尝于都市，遇铁灯台市之，而命磨洗，即银也，泰亟往还之。中和中，将家于义兴，置一别墅，用缗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游吴兴郡，约回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回，倚舟墅前，复以余资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时睹一老妪，长恸数声，泰惊悸，召诘之，妪曰：“老妇尝迨事舅姑于此，子孙不肖，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怃然久之，因始曰：“吾适得京书，已别除官，固不可驻此也，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讫，解维而逝，不复返矣。子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出《摭言》）

【译文】

唐朝的孙泰是山阳人，少年时代从师皇甫颖，操守很有古代贤人的风格。泰的妻子就是他姨的女儿，这以前他姨临死时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他说：“我的大女儿坏了一只眼睛，你可以娶她妹妹为媳妇。”等他姨死了，泰就娶了她的姐姐。有人问他，他说：“她是个残疾人，不嫁给我谁更合适呢？”大家都很佩服孙泰讲义气。有一次到城里的集市上碰上有个卖铁灯台的，他就买了，回来让别人擦洗，原来是银的，孙泰急忙还给他。中和年间，打算把家搬到义兴，买了一所别墅，用了二百千缗钱，先付给了一半的钱。孙泰到吴兴郡游览，约定回来时再搬进去。两个月后，孙泰回来把船靠在别墅前，又把另一半钱也付给了卖房子的人，使他们搬到别处去。这时他看见一个老年妇人痛哭，孙泰惊讶又害怕心跳，招呼过来盘问她为什么这样哭。老年妇人说：“我在这里为公婆尽了孝，但是子孙不争气，把房子卖给别人了，所以才这样悲伤。”孙泰怅然失意了好半天，然后欺哄她说：“我刚接列京城来的信，已经提升到别的地方当官，所以不能住在这地方了，这所住房还是让你儿子掌管吧。”说完，解开船缆就走了，再也没回来。孙泰的儿子孙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

李质

唐咸通中，吉州牙将李质，得疾将死忽梦入冥。见主吏曰：“尝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执簿书，以取上命。久之，出谓质曰：“事毕矣。”遂命使者领送还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质潜志其事，自是疾渐平愈，后果十四年而终。（出《报应录》）

【译文】

唐朝咸通年间，吉州的牙将李质得了病快要死了，忽然作梦去了冥府，见那主管官说：“你曾经救了七个人的命，应该延长十四年的寿命。”小吏拿文书去请上命。过了半天，出来对李质说：“事情办完了。”马上命令使者领着李质送他回家。他们走到一座高山上，那使者把他推下山去。他就吓醒了。李质暗暗牢记着这件事。从这以后病渐渐好转直到痊愈。后来果然又活了十四年才死。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颇晓术数。选授江南一县宰，自课其命云：“来年秋，禄寿俱尽。”将出京，又访于日者，日者曰：“子来年七月数尽，胡为远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资遣耳。”及之任，买得一婢子，因诘其姓氏，婢子曰“姓张，父尝为某堰官，兵寇之乱，略卖至此。”范惊起，问其父名，乃倣昔之交契也。谓其妻曰：“某女不忧不嫁，悉以女妆奁，择邑客谨善者配之。”秩满归京，日者大骇曰：“子前何相绐之甚！算子禄寿俱尽，今乃无恙，非甲子差缪，即当有阴德为报耳！”范曰：“俱无之。”日者诘问不已，范以嫁女仆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寿，未可量也。”后历官数任而终。（出《报应录》）

【译文】

唐朝范明府有个人，忘了他叫什么名。他比较会算卦，被选授到江南一个县去当县宰。自己算了一卦说：来年秋天，官禄和寿命就都到了尽头，准备出京上任时又去拜访了占卜的人，占卜的人说：“你来年七月寿数已尽怎么还去远地作官呢？”他说：“我本来也知道寿数将尽，但有一个女儿还没有出嫁，我想赚点钱给她出嫁罢了。”然后就上任去了。到任后买了一个婢女，盘问她的姓氏。婢女说：“姓张，我父亲曾当作堰官，因为兵寇作乱，被卖到这个地方。”他惊讶地站起来，又问她父亲的名字，原来是过去的老朋友。就对他的妻子说：“我的女儿不愁不能出嫁，先把她的嫁妆拿出来，在城里找一个谨慎善良的人给你的女儿婚配。”任职十年期满回到京城，那个占卜的人吓了一跳说：“你以前怎么骗我骗得那么厉害，算你的官禄和寿命全都没有了，现还一点儿事也没有。莫非天干地支有了错误？还是有阴德报应？”范说：“都没有。”占卜的人一再追问不停，范才把嫁女仆的事告诉他。占卜的人说：“这就对了，你的福寿不可限量了。”后来他作了几任官才死。

程彦宾

伪蜀罗城使程彦宾，临淄人也。攻取遂宁，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获处女三人，蔚有姿容，彦宾以别室处之。浃旬间，父母持金请赎，公还金归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谢曰：“愿公早建旄节。”彦宾笑而答曰：“吾所愿寿终时无病耳。”后年逾耳顺。果无疾而终。（出《儆戒录》）

【译文】

前蜀罗城使程彦宾是临淄人，攻占遂宁时，他亲自率领一百多个士兵，冒着滚木流箭把城攻破了，俘获了三名处女。这三个处女姿容都很美丽，彦宾把她们安排在一间屋里住，十天之内。后来她们的父母带着钱请求赎回他们的女儿。彦宾不要金钱而归还了他们的女儿，并告诉他们这三个人还都是处女。父母们哭着拜谢说：“但愿你早日建功高升。”彦宾笑着回答说：“我的愿望是死的时候没有什么病罢了。”后来年纪过了六十，果然无病而死。

卷第一百一十八　报应十七（异类）

汉武帝　东方朔　毛宝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刘枢　蔡喜夫　刘沼　刘之亨　严泰　程灵铣 韦丹　熊慎　王行思　陈弘泰

汉武帝

昆明池，汉武帝凿之，习水战。中有灵沼神池，云：尧时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钓鱼于原，纶绝而去。鱼梦于武帝，求去其钩。明日，帝游戏于池，见大鱼衔索，曰：“岂非昨所梦乎？”取鱼去钩而放之，帝后得明珠。（出《三秦记》）

【译文】

昆明池是汉武帝令人开凿出来的，为了演习水战。其中有个灵沼池。据传说，尧帝时闹洪水，尧帝在这个池里停过船，池水直通白鹿原，有人在白鹿原钓鱼，鱼弦断了鱼跑了。鱼托梦给汉武帝，请求他把鱼钩拿下来。第二天，汉武帝在灵沼池游玩，看见一条大鱼含着绳索。自言自语说：“难道是昨天梦到的那条鱼吗？”于是抓住鱼把鱼钩拿下来放了。汉武帝后来得到一颗夜明珠。

东方朔

汉武帝宴于未央，方啖黍臛，忽闻人语云：“老臣冒死自诉。”不见其形。寻觅良久，梁上见一老翁，长八九寸，面目赪皱，须发皓白，拄杖偻步，笃老之极。帝问曰：“叟姓字何？居在何处？何所病苦？而来诉朕？”翁缘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头视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帝骇愕，不知何等，乃曰：“东方朔必识之。”于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潜深河，陛下顷日，频兴造宫室，新伐其居，故来诉耳。仰头看屋，而复俯指陛下脚者，足也。愿陛下宫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闻水底有弦歌声，前梁上翁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缨佩甚鲜，皆长八九寸，有一人长尺余，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挟乐器者，帝方食，为之辍膳，命列坐于食案前。帝问曰：“闻水底奏乐，为是君耶？”老翁对曰：“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胜欢喜。故私相庆乐耳。”帝曰：“可得奏乐否？”曰：“故赍乐来，安敢不奏。”其最长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愿天子兮寿万春。”歌声小大，无异于人，清彻绕越梁栋。又二人鸣管抚节，调契声谐。帝欢悦，举觞并劝曰：“不德不足当雅贶。”老翁等并起拜受爵，各饮数升不醉，献帝一紫螺壳，中有物，状如牛脂。帝问曰：“朕暗无以识此物。”曰：“东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异见贻。”老翁顾命取洞穴之宝，一人受命，下没渊底，倏忽还到，得一大珠，经数寸，明耀绝世，帝甚爱玩。翁等忽然而隐，帝问朔：“紫螺壳中何物？”朔曰：“是蛟龙髓，以傅面，令人好颜色。又女子在孕，产之必易。”会后宫产难者，试之，殊有神效。帝以脂涂面，便悦泽。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数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叹此事，又服朔之奇识。（出《幽明录》）

【译文】

汉武帝在未央宫设宴。正要吃饭菜，忽然听到有人说：“老臣冒死前来自诉。”但见不到人形，找了好半天，才在房梁上看见一个老翁，身子只有八九寸长，红色面庞皱纹很多，须发都是银白的，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走路，实在太老了。武帝问：“老人姓什么，怎么称呼，家在哪里？有什么病苦对我说呢？”老翁顺着柱子下来，放下拐杖磕头，只是叹气而不说话。然后仰起头看屋，又俯下身子指武帝的脚，忽然间就不见了。武帝又惊讶又奇怪，不知怎么回事。然后说：“东方朔一定知道。”于是召来东方朔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东方朔说：“他的名叫藻，是水木的精华，夏天住在幽深的山林，冬天潜藏在深河里，陛下您连日频繁地兴造宫室，斩伐了他的居所，所以才来诉说。仰头看屋，又俯身指脚，足的意思。希望陛下兴建的宫室到这就足了。”武帝很感动，然后就停工了。武帝到瓠子河，听到水底下有奏乐唱歌的声音。前面那个在梁上的老翁和很多少年人，穿着绛色的衣服扎着素带，带子和佩环都很新鲜漂亮。身长也都八九寸，有一个一尺多长的人，冲击了波浪出来，衣服也没有沾湿，还有携带乐器的。武帝正要吃饭，看他们来了也就不吃了，让他们排列坐在饭桌前。武帝问：“我听到水底奏乐，是你们吗？”老翁回答说：“老臣前次冒死去诉说，幸亏蒙受了陛下施给天地那么大的恩惠，立刻停止修建宫室，使我们居住的地方保存下来，我们特别高兴，所以私下庆贺就是了。”武帝说：“可以演奏给我听听吗？”回答说：“所以我们带乐器来了，怎么敢不演奏呢？”那个最长的人便弹弦而唱，歌词是：“天地的德啊垂降了大仁，怜悯幽魂啊停了斧锤；保住了窟宅啊庇佑了微身，祝愿天子啊寿命万年。”歌声的大小和人没有什么区别。清澈悦耳的歌声绕梁越栋。又有两个人吹着箫笛，声调默契和谐。武帝又高兴又愉快，举起酒杯并劝说：“我没有什么仁德不值你们这样称赞。”老翁等人全都起来行礼接过酒杯，各饮几升酒也不醉，献给武帝一个紫色的海螺壳，里面有东西，好象牛油。武帝问：“我太糊涂不认识这种东西。”他们说：“东方先生知道。”武帝说：“可以再拿来奇珍异宝我看看吗？”老翁回头命令去拿洞穴之宝。一个人接受命令，下去没于渊底，一转眼又回来了，拿来一颗大珍珠，直径有几寸，光明闪耀举世无双，武帝很爱惜拿过来赏玩。老翁等人忽然隐去。武帝问东方朔，紫螺壳中是什么东西。东方朔说：“是蛟龙的骨髓，用来涂脸，可以使人的脸色好看。还有，如果女子怀孕，用了它产小儿会很容易。”以后宫中有难产的，试验一下，非常有神效。武帝用那油涂面，脸面就细腻滑润又有光泽。武帝又说：“为什么这珍珠叫洞穴珠呢？”东方朔说：“河底下有一个洞穴，几百尺深，穴洞中有一个红色的蚌，蚌产珍珠，所以用这个名。”武帝既深深感叹这件事，又佩服东方朔学问的奇异。

毛宝

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于武昌市买得一白龟，长四五寸，置瓮中养之，渐大，放江中。后邾城遭石氏败，赴江者莫不沉溺，所养人被甲入水中，觉如堕一石上。须臾视之。乃是先放白龟，既得至岸，回顾而去。（出《幽明录》）

【译文】

晋咸康年间，豫州刺史毛宝驻守邾城。有一个当兵的，在武昌集市上买回来一只白龟。长四五寸，放到大缸里养着，渐渐长大了，就把它放回江里去。后来邾城遭到石氏进攻而败，逃到江里去的人没有不淹死的。那个养龟的人披着铠甲也跳到江里，觉得好象落到一块石头上，过了一会儿一看，原来是以前放到江里的白龟，靠它就上了对岸，回头看那龟已经走了。

孔愉

孔愉尝至吴兴余不亭，见人笼龟于路，愉买而放之。至水，反顾视愉。及封此亭侯而铸印，龟首回屈，三铸不正，有似昔龟之顾，灵德感应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出《会稽先贤传》）

【译文】

孔愉曾经到过吴兴余不亭，见有一个人在路上用笼子装着龟，孔愉就买下来放了它，到水里时那龟回头看孔愉。等到孔愉被封为亭侯铸印的时候，龟头总是往回弯，铸了三次都不正，好象以前放那个龟回头的模样。孔愉终于明白了这是灵德感应到这地步，就拿来那铸印带上了。

宗叔林

晋阳守宗叔林，得十头龟，付厨曰：“每日以二头作赪。”其夜梦十丈夫，皂衣袴褶，扣头求哀。明夜，复梦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后梦八人来谢。（出《梦隽》）

【译文】

晋阳太守宗叔林。得到十头龟。他交给厨师说：“每天用两头作肉羹。”当天夜晚梦到十个男人，穿着黑衣裤褂，磕头哀求饶命。第二天晚上又梦见八个人请求饶命。宗叔林这才明白了。于是放了剩下的八个龟。后来又梦见八个人来拜谢。

桓邈

桓邈为汝南，郡人赍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而去。（出《梦隽》）

【译文】

桓邈任汝南郡守。郡里有人带来四只乌鸭作礼物，桓邈的大儿子梦见四个乌衣人请求救命。醒了，忽然看见四只鸭将被杀死，马上救了它们，买肉代替。又梦到四人来拜谢然后走了。

刘枢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刘枢，字正一，自江陵归鄂下，宿上明洲。时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来，要见正一。”枢引首望之，于岸下见二人，各长五尺余，容貌华饰皆白服，便出与语。乃语枢曰：“久欲奉谒，今会良时。”枢曰：“卿自鄂下来，有何相谓？”一人曰：“闻君儒者也，故修谒耳。”遂与同宴。夜阑，二人俱醉，于饮处便卧。枢甚异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寝，欲唤，因举被，见二鱼各长五六尺，眼虽动而甚困矣，不敢杀，乃舁致江中。是夕，枢梦二人衣白衣，各执一珠，放枢卧前，不语而去。及晓。枕前二珠各径寸，乃是双白鱼也。（出《三吴记》）

【译文】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天，彭城的刘枢，字正一，从江陵回到鄂下，在上明洲留宿，那时夜晚的月亮刚刚升起来，他吟宴了一回，忽听有二人敲舟，高喊正一，说：“我们从鄂下来。要见正一。”刘枢抬头望去，见有两个人在岸上，各身长五尺多，容貌俊美装饰华丽，都穿白色衣服。刘枢就出来和他们说话。那二人对刘枢说：“早就想来拜见你，今天正好是美景良时。”刘枢说：“你们从鄂下来，有什么见教？”一人说：“听说你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要拜见你。”于是共同饮宴。夜深了，那二人都醉了，就在喝酒的地方躺下。刘枢很觉奇怪，看看左右的人，都相互使眼色而不敢说话。就用被给那二人盖上。到天亮了还睡着，刘枢想唤醒他们，把被掀起来，见有两条鱼各长五六尺，眼睛虽然动弹但还是显得很困。刘枢不敢杀鱼，就抬起来放回江中。这天晚上，刘枢梦到二人穿着白衣服。每人拿一颗珍珠，放在刘枢的床前，没有说话就走了。等到天亮，枕前发现两颗珠各有一寸直径，这是双白鱼呀。

蔡喜夫

宋景平中，东阳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垄。夜有大鼠，浮水而来，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许珠，留置奴床前，啾啾状如欲语也。（出《异苑》）

【译文】

宋朝景平年间，东阳发大水。永康人蔡喜夫在南垄避水。夜间有个大鼠浮水过来，趴伏在喜夫奴仆的床角处，仆奴怜悯它没有动它。每次吃饭都给它些吃。水势退下去以后，喜夫能返回故居了。那鼠用前脚捧着个青色的袋子，袋子里有个三寸直径大小的珍珠，留放在奴仆的床前。发出啾啾的声音好象人说话似的。

刘沼

秣陵令中山刘沼，梁天监三年，为建康监。与门生作食次，灶里得一龟，长尺许，在灰中，了不以燔炙为弊，刘为设斋会，放之于娄湖，刘俄迁秣陵令。（出《续异记》）

【译文】

秣陵县令中山人刘沼，在梁天监三年，作建康监。在家里同门生作饭时，在锅灶里得到一只龟。长有一尺左右，趴在灰中，好像不把被烧烤放在心上。于是刘沼为龟摆设了斋会，把龟放到娄湖里。刘沼不久就升迁为秣陵县令。

刘之亨

梁刘之亨仕南郡，尝梦二人姓李，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遗生鲤两头，之亨曰：“必梦中所感。”乃放之。其夕梦二人谢恩云：“当令君延一算。”（出《渚宫旧事》）

【译文】

梁刘之亨在南郡作官。曾梦到两个姓李的人，在刘之亨面前请求饶命。之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天明后，有人赠送给之亨两头生鲤。之亨说：“一定是梦中有所感应。”就放了两头鲤鱼。那天晚上梦到二人来谢恩并说：“应当使君延长一算。”

严泰

陈宣帝时，扬州人严泰，江行逢渔舟。问之，云：“有龟五十头。”泰用钱五千赎放之，（“放之”原作“之放”，据明抄本改。）行数十步，渔舟乃覆。其夕，有乌衣五十人，扣泰门，谓其父母曰：“贤郎附钱五千，可领之，缗皆濡湿。”父母虽受钱，怪其无由。及泰归问，乃说赎龟之异。因以其居为寺，里人号曰严法寺。（出《独异志》）

【译文】

陈宣帝时，扬州有个人叫严泰，他乘船在江中航行正碰上打渔的船，就问打到什么了，船上的渔人回答说：“有五十头龟。”严泰就用五千钱买下龟然后放了。刚离开那渔船几十步远，那渔船就翻了。当天晚上，有五十个穿黑衣服的人敲严泰家的门，对严泰的父母说：“您的儿子付出了五千钱，现在可以拿回去了。”串钱的丝绳还是湿的。严泰的父母虽然接受了钱，但奇怪的是没有缘由。等到严泰回来问他，他就说了花钱赎龟等奇事。后来就用他的家作了寺院。邻里称为严法寺。

程灵铣

歙州歙县黄墩湖，其湖有蜃，（蛟蜃之蜃也）。常为吕湖蜃所斗，湖之近村有程灵铣者，卓越不羁，好勇而善射。梦蜃化为道士，告之曰：“吾甚为吕湖蜃所厄，明日又来，君能助吾，必厚报。”灵铣遂问：“何以自别？”道人曰：“束白练者吾也。”既异之，明日与村人少年，鼓噪与湖边，须臾，波涛涌激，声若雷霆，见二牛相驰，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灵铣弯弓射之，正中后蜃，俄而水变为血，不知所之，其伤蜃遂归吕湖，未到而毙，后人名其死处为蜃滩，吕湖亦从此渐涨塞，今才余寻丈之广。居岁余，灵铣偶出，有一道人诣其母求食，食讫曰：“劳母设食，无以报之，今贫窭到此，当为求善墓地。使母随行上山，以白石识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贵矣，寻而灵铣还。”母语之，灵铣驰求之，了无所见。遂迁葬于其所，后侯景作乱，率郡乡万余众，保据新安，遂随陈武帝平贼，累有奇功，军中谓之程虎。及陈武受梁禅，灵铣以佐命功臣，与周文昱、侯安都为三杰，如汉之萧张焉，后官止丹阳尹，按灵铣宅湖东二里，宅南有楮树，其大数十围，树有灵，今村人数有祈祷，其祝辞号为“千年树”。其墓在湖西北黄牢山下，故检校刑部郎中程皓，即其后也。（出《歙州图经》）

【译文】

歙州歙县有个黄墩湖，这湖里有蜃，常常被吕湖的蜃斗败。靠近黄墩湖边有个村子。村中有个叫程灵铣的人，卓越不受约束，勇敢又善于射箭。他梦见蜃变成道士，告诉灵铣说：“我被吕湖的蜃害苦了，明天还要来，你能帮助我，我一定重重报答你。”灵铣就问：“怎么识别你们呢？”道人说：“扎着白带子的是我。”灵铣很奇怪。第二天和村中的少年们在湖边玩，不一会儿，湖面波涛汹涌，声若雷霆，看见两头牛互相追赶搏斗，其中一个显然很困顿了，它的肚腹处是白色的，灵铣这时弯弓搭箭射去，正中后一个蜃，立刻，水变成了血，不知道都哪里去了，那个受伤的蜃就回归吕湖，但是，还没走到就死了。后来人们给那蜃死的地方起名叫蜃滩。吕湖也从此被堵塞了，现在才剩下一丈多宽。住了一年多，灵铣有一次偶尔外出，有一个道人到他母亲那里讨饭，吃完饭说：“麻烦你给我准备饭吃，没有什么作报答，现在贫穷到这种地步，我只能给你们找个好墓地了。”让灵铣母亲随着他走上山，用白石在地只作了个记号。说：“墓葬在这个地方可以大贵呀！”。不多时间，灵铣就回来了。母亲就告诉他刚才的事，灵铣就跑出去找，连影儿也没有。于是就把祖坟迁到作了记号的地方。后来侯景叛乱，灵铣率领郡中乡亲一万多人，保卫了新安，又随陈武帝扫平贼寇，多次建立奇功、军中的人都称他“程虎”。等到陈武帝作皇帝，灵铣凭伏辅佐皇帝是有功之臣，同周文昱、侯安都并为三杰，好比是汉朝的萧何、张良。以后官升到丹阳尹为止，灵铣建宅在湖东二里的地方，宅南边有棵楮树，很大，有几十围那么粗。这棵楮树很有灵验。现在村里有很多人到那里祈祷，他们的祝辞中都称这棵树叫千年树。灵铣的墓在黄墩湖西北黄牢山下。已故的检校刑部郎中程皓就是他的后人。

韦丹

唐江西观察史韦丹，年近四十，举五经未得。尝乘蹇驴，至洛阳中桥，见渔者得一鼋，长数尺，置于桥上，呼呻余喘，须臾将死。群萃观者，皆欲买而烹之，丹独悯然，问其直几何，渔曰：“得二千则鬻之。”是时天正寒，韦衫袄裤。无可当者，乃以所乘劣卫易之。既获，遂放于水中，徒行而去。时有胡芦先生，不知何所从来，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后数日，韦因问命，胡芦先生倒屣迎门，欣然谓韦曰：“翘望数日，何来晚也。”韦曰：“此来求谒。”先生曰：“我友人元长史。谈君美不容口，诚托求识君子，便可偕行。”韦良久思量，知闻间无此官族，因曰：“先生误，但为某决穷途。”胡芦曰：“我焉知，君之福寿，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师也，往当自详之。”相与策杖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胡芦光生即扣之。食顷，而有应门者开门延入，数十步，复入一板门，又十余步，乃见大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复有丫鬟数人，皆及妹美，先出迎客，陈设鲜华，异香满室。俄而有一老人，须眉皓然，身长七尺，褐裘韦带，从二青衣而出。自称曰：“元濬之。”向韦尽礼先拜。韦惊，急趋拜曰：“某贫贱小生，不意丈人过垂采录，韦未喻。”老人曰：“老夫将死之命，为君所生，恩德如此，岂容酬报。仁者固不以此为心，然受恩者思欲杀身报效耳。”韦乃矍然，知其鼋也，然终不显言之，遂具珍羞，流连竟日，既暮，韦将辞归，老人即于怀中出一通文字，授韦曰：“知君要问命，故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为报，凡有无，皆君之命也，所贵先知耳。”又谓胡芦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韦君改一乘，早决西行，是所愿也。”韦再拜而去。明日，胡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赖以救济。其文书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阳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历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后年迁江西观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后三年，厅前皂荚树花开，当有迁改北归矣，其后遂无所言。韦常宝持之。自五经及第后，至江西观察使。每授一官，日月无所差异。洪州使厅前，有皂荚树一株，岁月颇久，其俗相传，此树有花，地主大忧。元和八年，韦在位，一旦树忽生花，韦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韦遇元长史也，颇怪异之。后每过东路，即于旧居寻访不获。问于胡芦先生，先生曰：“彼神龙也，处化无常，安可寻也？”韦曰：“若然者，安有中桥之患？”胡芦曰：“迍难困厄，凡人之与圣人，神龙之于蛆蠕；皆一时不免也，又何得异焉？”（出《河东记》）

【译文】

唐朝江西观察使韦丹，年近四十科举不中。曾骑着跛驴到洛阳中桥。正好看见打渔的人捉到一只大鼋，有几尺长，放在桥上，那只鼋只有微弱地喘息呼吸，不一会儿就会死。很多人聚集围观，都要买了回去作菜吃，唯独韦丹怜悯它。问渔人鼋值多少钱。渔人说：“给我二千钱我就卖给你。”当时天气寒冷，韦丹只有随身的衣裤，没有什么可当的。就用他骑的驴换了那只龟，得到它以后马上就放到水里去了。韦丹只好徒步而去。那时有个胡芦先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行动迟缓奇怪。但他会占卜，料事如神。过了几天，韦丹去算命，胡芦先生倒穿着鞋在门前迎接，很高兴地对韦丹说：“翘首而望好几天了，为什么来得这么晚？”韦丹说：“我这次来拜见你，是求你给我算命。”胡芦先生说：“我的朋友元长史，提起你的美德来不容我插嘴。他诚恳地托我认识你，咱们一块儿去吧。”韦丹思虑了半天，在自己知道的人里面，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官。因此他就说：“先生错了，只给我算算命运就行了。”胡芦先生说：“我哪里知道？您的福寿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元公就是我的师傅，去了当然就能知道详情。”韦丹就和胡芦先生柱着拐杖到通利坊去，道路曲折，街巷幽静，见到一个小门，胡芦先生就敲门。吃一顿饭的工夫，有人答应，开门请他们进去。走了几十步，又进了一个板门，再走十多步，才看见大门。建筑宏伟壮丽，是模仿公侯的家院建造的。然后又有几个丫鬟，都美丽非凡。她们先出来迎客，客厅陈设新鲜华丽，异香满室。不一会儿，有一个老人，须眉银白，身长七尺，粗布大衣，奇特的带子。随两个青衣出来，自称叫元濬之。向韦丹大礼先拜。韦丹很惊慌。急忙向前拜礼说：“我是个贫贱的书生，没想到老人过于看重，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老人说：“老夫就要死去的命。被君所救。这么大的恩德，难道还不应该酬谢报答吗？讲仁义的人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然而受恩的人就想要用死来报效了。”韦丹一下子明白了，知道他就是鼋，然而始终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于是老人准备了珍奇的饭菜，流连了一整天，到了傍晚，韦丹要告辞回去，老人就从怀里拿出一卷文字，送给韦丹说：“我知道你要问命运如何，所以我到天曹去记录了你一生的官禄和行止的地方，就算是报答吧！这里的有和无，都是你的命运决定的，贵在预先知道就是了。”又对胡芦先生说：“最好借给我五千文钱，用来给韦君改换一个坐骑，早日决定西行是我的愿望啊。”韦丹拜了两拜而去。第二天，胡芦先生装了五十缗钱来到旅馆，作为救济。那卷文书上写着，明年五月中举，又某年平判进入登科之列、受咸阳县尉。又过一年进朝廷，作某官，象这样历任官十七次，都有年月，最后调任江西观察使，官衔到御史大夫。到最后三年，厅前的皂荚树开花，应当是调任改官北归了，以后再就没有写什么了。韦丹平常象宝贝一样带着它。自从科举考中后，一直到江西任观察使，每次被授一官，日月时间没有差错。洪州刺史厅堂前面，有一株皂荚树，年深日久了。民间传说：此树开花，地主大忧。”元和第八年，韦丹在位，有一天早晨皂荚树忽然开花了，韦丹于是辞去官职，在回家的中途就死了。当初韦丹遇到元长史，很觉怪异，以后每次经过东路，就到旧居去寻访，但总也寻访不到。到胡芦先生那儿去问，先生说：“那是神龙呀，变化无常，怎么能找到呢？”韦丹说：“如果是那样，怎么能有中桥之祸呢？”胡芦先生说：“遭遇困难险恶，凡人和圣人，神龙和最小的动物，都是不能避免的，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熊慎

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贩鱼为业，尝载鱼宿于江浒。闻船内千百念经佛声，惊而察之，乃船中诸鱼也。遂叹异而悉取放之，不复以渔为业。后鬻薪于石头，穷苦至甚，尝暮宿于江上。忽见沙中光焰高尺余，就掘之，得黄金数斤。明日，赍诣都市货之。市人云：“此所谓紫磨金也。”酬缗数十万，熊氏由此殖产钜富，子孙于今存焉。（出《报应录》）

【译文】

唐朝豫章有个叫熊慎的平民，他的父亲以贩卖鱼为职业，曾经装载着鱼在江边住宿，听到船仓里有念佛经的声音，吃了一惊，到处察看，原来是船中的那些鱼。长叹着，“太奇怪了。”然后就全都放了，从此不再贩鱼了。后来在南京卖烧柴，生活非常穷苦。有一天晚上睡在船上，忽然见岸上的沙滩里发出一尺多高的光焰，就挖发光的地方，挖出来几斤黄金。第二天，到都市去买，市上的人说：“这就是所说的紫磨金。给了数十万缗的酬金，熊家从此发展成为巨富。熊家的子孙现在还在那里。

王行思

伪蜀渠阳隣山，有富民王行思，尝养一马，甚爱之，刍粟喂饲，倍于他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涨，舟子先渡马，回舟以迎王氏。至中流，风起船覆，其马自岸奔入骇浪，接其主。苍茫之间，遽免沉溺。（出《儆戒录》）

【译文】

前蜀渠阳隣山，有一个富家百姓王行思。曾经养了一匹马，特别爱护它，马小的时候就用精饲料喂养，超过其它马的一倍。一天，骑着那匹马到郡中去，正遇到江水突然上涨。撑船的人先把马渡过去，回来再渡王氏过江，到江中间时大风掀起波浪把船掀翻了。那匹马从岸上奔跑到大浪中接它的主人，在苍茫的大波浪中，立刻免于沉溺。

陈弘泰

伪蜀广都县百姓陈弘泰者，家富于财。尝有人假贷钱一万，弘泰征之甚急。人曰：“请无虑，吾先养虾蟆万余头，货之，足以奉偿。”泰闻之恻然，已其债，仍别与钱十千，令悉放虾蟆于江中。经月余，泰因夜归，马惊不进，前有物光明，视之，乃金虾蟆也。（出《儆戒录》）

【译文】

前蜀广都县百姓陈弘泰，家里很有钱。曾有人向他借钱一万。弘泰追要很急。那人说：“请不要担心，吾以前养了万余头虾蟆，我卖了以后完全可以偿还你。”陈弘泰听了以后有了恻隐之心，免了债，另外给那人十千钱，让人把虾蟆全都放到江里去。经过一个多月，一次陈弘泰晚上回家，骑的马受惊不肯前进，原来是前面有发光的东西。仔细一看，是金虾蟆。

卷第一百一十九　报应十八（冤报）

杜伯　公孙圣一作胜　燕臣庄子仪 游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陵　夏侯玄　金玄　经旷　万默 曲俭　太乐伎　邓琬　孔基 昙摩忏　支法存　张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辉俊　真子融

杜伯

杜伯名曰恒，入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鸠，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鸠诉之宣王曰：“窃与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与司空锜杀杜伯，其友左儒九谏而王不听。杜伯既死，为人见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语告，祝曰：“始杀杜伯，谁与王谋之？”王曰：“司空锜也。”祝曰：“何以不杀锜以谢之？”宣王乃杀锜，使祝以谢之。伯犹为人而至，言其无罪。司空又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为我谋而杀人，吾杀者又皆为人而见诉，奈何？”皇甫曰：“杀祝以谢，可也。”宣王乃杀祝以兼谢焉，又无益，皆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为罪而杀臣也？”后三年，宣王游圃田，从人满野。日中，见杜伯乘白马素车，司空锜为左，祝为右，朱冠起于道左，执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出《还冤记》）

【译文】

杜伯又名叫恒，为周大夫。宣王的妾叫女鸠，想要同杜伯私通，杜伯没有答应。女鸠怀恨在心，有一天告诉宣王说：“杜伯偷偷地想和我交欢。”宣王就相信了，把杜伯囚禁在焦地。派薛甫和司空锜杀掉杜伯。杜伯的朋友左儒九次劝谏宣王的话告诉了他。祝说：“开始杀杜伯时，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宣王说：“是司空锜。”祝说：“为什么不杀掉司空锜表示道歉呢？”宣王就又杀了司空锜。可杜伯还是变成人来，说他没有罪。司空锜也变成人来说：“臣有什么罪？”宣王把这事又告诉了皇甫，说祝给我出主意让我杀人。我杀的人又都变成人来向我诉冤，怎么办呢？皇甫说：“只好杀了祝来道歉，就可以了。”宣王就杀了祝向前二人道歉，还是没有用，他们又都变成人来找宣王，祝还说：“我怎么知道以前的事，为什么又以这些罪名杀我？”三年以后，宣王到野外游猎，跟从的人遍布山野，中午时分，只见杜伯乘着白马拉着白色的车，司空锜护左，祝护右，戴着红帽子从道边奔驰而来，他拿着红弓搭红箭，正好射中宣王心窝，脊梁都射断了，扑伏在箭囊上死了。

公孙圣

吴王夫差，杀其臣公孙圣而不以罪。后越伐吴，王败走，谓太宰嚭曰：“吾前杀公孙圣，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苍天，下惭于地，吾举足而不能进，心不忍往。子试唱于前，若圣犹在，当有应声。”嚭乃登余杭之山，呼之曰：“公孙圣！”圣即从上应曰：“在。”三呼而三应。吴王大惧，仰天叹曰：“苍天乎，寡人岂可复归乎！”吴王遂死不返。（出《还冤记》）

【译文】

吴王夫差无缘无故杀掉了他的大臣公孙圣。后来越国讨伐吴国，吴王败逃。他对太宰嚭说：“我以前杀了公孙圣，并把他扔到胥山下，现在我们必须经过那里。我对上害怕苍天，对下又有愧于土地，我抬脚不能前进，实在是不忍心往前走。你可以在前面招呼一下，如果公孙圣还在，就会有答应的声音。”太宰嚭就登上余杭山，在山上大呼：“公孙圣！”公孙圣就在上面答应说：“在！”三呼三应，吴王非常害怕，仰天长叹说：“苍天啊！我难道还能够再回去吗？”吴王以后死了也没有再返回。

燕臣庄子仪

燕臣庄子仪，无罪而简公杀之，子仪曰：“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当使君见之。”明年，简公将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太祀也，男女观之。子仪起于道左，荷朱杖击公。公死于车上。（出《还冤记》）

【译文】

燕国大臣庄子仪，没有犯罪而被简公杀了。子仪临死时说：“死了若是没知觉也就罢了，若是有知觉，不超过三年，就会让你看见我。”第二年，简公将要到祖泽去祭祀，燕国有祖泽，就象宋国有桑林一样，很出名，是国家的大祭祀活动。男男女女都来观看。这时子仪从道旁冲出来，手里拿着红木杖打简公，简公死在车上。

游敦

游敦，字幼齐，汉世为羽林中郎将。先与司隶校尉胡轸有隙，遂诬敦杀之。敦死月余，轸病，目睛遂（遂字下十三字据明抄本补。）脱，但言伏罪，游幼齐将鬼来，于是遂死。（出《还冤记》）

【译文】

游敦，字幼齐。汉朝世代为羽林中郎将。以前同司隶校尉胡轸有些矛盾。于是就诬陷游敦并把他杀了。游敦死了一个多月以后。胡轸就得了病，眼珠都掉了，只说他有罪。说是游幼齐领着鬼来了。于是胡轸死。

王宏

汉王宏，字长文，为扶风太守，与司徒王允俱为李耒等所害。宏素与司隶校尉胡伸不相能，伸因就狱竟其事，宏临死叹曰：“胡伸小子，勿乐人之祸，祸必及汝。”伸后病，头不得举，眼若睡，见宏来，以大杖击之，数日死，（出《还冤记》）。

【译文】

汉朝的王宏，字长文。任扶凤太守。他和司徒王允同被李耒等人陷害。王宏平素与司隶校尉胡伸不对付，胡伸因此就进监狱陷害他，王宏临死时感叹地说：“胡伸你这个小子，不要看到别人有祸你就高兴，早晚祸要降到你头上。”胡伸后来病了，头抬不起来，眼睛睁不开，象睡觉一样。他看见王宏进来，用大木棍打他，几天时间就死了。

宋皇后

汉灵帝宋皇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众共谮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渤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怒，乃与大中大夫程何，共诬后执左道咒诅。灵帝信之，收后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父及兄弟俱被诛。诸常侍大小黄门在省署者，皆怜宋氏无罪。帝后梦见桓帝曰：“宋皇后何罪过？而听用邪嬖，使绝其命。”昔渤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后及悝，皆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惧，以事问羽林左监许永：“此为何祥？其可禳乎？”永对以宋后及渤海无辜之状，并请改葬，以安冤魂，还宋家之徙，复渤海之封，以消灾咎。帝弗能用，寻亦崩焉。（出《还冤记》）

【译文】

汉灵帝宋皇后，不受宠幸却居正位，后宫的姬妾们都诽谤诬陷她。当初，中常侍王甫诋毁渤海王悝和王妃，使他们冤屈地被杀害，王妃就是皇后的姑母。王甫恐怕皇后生气报复，就和大中大夫程何共同诬陷皇后，说皇后用左道旁门等不正手段诅咒灵帝。灵帝相信了，收回皇后的玉玺和绶带。皇后自从到了冷宫，因为整天忧郁愁苦而死。皇后的父亲以及兄弟全部被杀，各个常侍大小黄门在省署的人，都可怜宋皇后无罪。灵帝后来梦见桓帝。桓帝说：“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听信任用奸邪的大臣和嬖姬，使宋皇后绝命，以前渤海王悝，既然已经自贬了，但还是被杀死了。现在宋皇后和悝都到天帝那儿告你，天帝非常气愤，你的罪过太大很难救你。”梦中情景历历在目，灵帝醒了以后很害怕。把这件事说给羽林左监许永，问他这是什么征兆，可以祭祀消灾吗？许永就把宋后和渤海王无罪的情况说给他听，并且请求改葬，使冤魂安宁，找回宋家外逃的人，恢复渤海王的封号，用来消除灾祸的根源。灵帝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不久就驾崩了。

徐光

徐光在吴，常行术市里间。种梨桔枣栗，立得食，而市肆卖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验，常过大将军孙綝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闻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綝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陵，上车，车为之倾。因顾见徐光在松柏树上，附手指挥，嗤笑之。綝问侍从，无见者。綝恶之，俄而景帝诛綝。（出《还冤记》）。

【译文】

徐光在吴国，常常在集市和街巷里施展法术。种梨桔枣栗，马上就可以吃到。而集市和店铺里那些卖这些东西的都有损耗。凡是他所说的洪水和干旱等事都很灵验。他曾在大将军孙綝门前经过。撩起衣服往前走，并且左右唾弃不已。有人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到处流血臭腥实在让人受不了。”孙綝听说后把他杀了，砍了他的头却不出血。等到孙綝废掉幼帝，改立景帝。将要去拜陵墓，他上了车。车就翻了。孙綝回头一看，只见徐光站在松柏树上附手指挥，并且嘲笑他。孙綝问左右侍从的人，都说没看见，孙綝很讨厌这件事。不久，景帝杀了孙綝。

王陵

司马宣王功业日隆，又诛魏大将军曹爽，篡夺之迹稍彰。王陵时为扬州刺史，以魏帝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年长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董莘，以陵阴谋告宣王。宣王自将中军讨陵，卒至，陵自知势穷。乃单舸出迎。宣王遂送陵还京师，至项城，过贾逵庙侧，陵呼曰：“贾梁道，吾固尽心于魏之社稷，唯尔有神知之。”陵遂饮药酒死，三族皆诛。其年，宣帝有病，白日见逵来，并陵为祟，因呼陵字曰：“彦云缓我！”宣王身亦有打处，少时遂卒。（出《还冤记》）

【译文】

司马宣王的功业一天一天兴隆，又杀了魏国的大将军曹爽，篡权夺位的迹象日益明显。王陵当时任扬州刺史，因魏帝被强臣所制，是扶不起来的天子，没有能力当魏主。楚王彪年纪大又有才能，王陵就想迎他立他为魏主。兖州刺史董莘把王陵的计划告诉了宣王，宣王亲自率领军队讨伐王陵，王陵自己知道形势不可挽救了，就自己驾着小船迎接宣王。宣王就押送王陵回京师。到项城时，经过贾逵庙旁边，王陵大声呼叫说：“贾梁道，我本来是尽心尽力为国家着想的，只有你的神灵知道这些事。”王陵于是就喝药酒死了，王陵的三族都被杀死。那一年，宣帝得了病，大白天就看见贾逵来到，和王陵一起为祟。宣王就招呼王陵的字说：“彦云饶了我吧！”宣王的身上也有被打的地方，不长时间就死了。

夏侯玄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当时才望，为司马景王所忌而杀之。玄宗族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置其旁，悉敛果肉食物以纳头，既而还自安颈而言曰：“吾得诉于上帝矣，司马子元无嗣也。”既而景王薨，遂无子。文王封次子攸为齐王，继景王后，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杀。及永嘉之乱，有巫见宣王泣云：“我国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诉冤得申故也。”（出《还冤记》）

【译文】

魏国的夏侯玄，字太初。凭当时的才能和名望，被司马景王所忌妒而杀了。夏侯玄的亲属同族们给他祭奠。见到夏侯玄来到灵墓前，把头摘下来放在一边，把果肉食物都收起来装到头里，又自己把头安在颈上，然后说：“我将到上帝那里去控诉，司马子元没有后代了。”接着景王就死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文王封他的次子攸为齐王，继承景王，攸也死了。攸的儿子冏立为王，又被杀了。等到永嘉之乱时，有个巫人看见宣王哭着说：“我们国家灭亡，正是由于曹爽、夏侯玄两个人，是他们诉冤得到申张的缘故。”

金玄

晋明帝杀力士金玄，谓持刀者曰：“我头多筋，斫之必令即断，吾将报汝。”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数疮，然后绝。后见玄绛冠朱服，赤弓彤矢，射持刀者，呼云：“金玄缓我！”少时而死。（出《还冤记》）

【译文】

晋明帝杀力士金玄。金玄对持刀杀他的人说：“我的头上筋多，你砍的时候一定要立刻让头断，我将报答你。”持刀的人并没有留心，结果砍了很多创口然后头才掉下来死了。后来持刀的人见到金玄穿着绛色帽红色裤子，红弓红箭，射持刀人，持刀人大呼：“金玄饶了我！”不一会儿就死了。

经旷

河间国兵张粗、经旷，二人相与谐善。晋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钟岭，坐于山椒。粗酒酣失性，拔刀斩旷。旷托梦于母，自说为粗所杀，尸在涧间，脱裳覆腹，寻觅之时，必难可得，当令裳飞起此处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粗知事露，将谋叛逸，出门，见旷手执双刀，来拟其面，遂不得去。母遂报官，粗伏辜。（出《还冤记》）

【译文】

河间国兵士张粗、经旷两个人友善。晋朝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那天，二人共登钟岭坐在山巅。张粗喝酒多了失了本性，拔刀杀了经旷。经旷托梦给母亲，自己说：“被张粗杀了，尸体在山涧里，被脱掉了衣裳盖在肚子上，你们寻找的时候一定很困难，我就让衣裳在那地方飞起来。”第二天派人追捕，全都象经旷说的一样。张粗知道事情败露，想要逃避，他刚一出门，看见经旷手拿双刀，比划着要杀张粗，张粗就不敢动了。经旷母亲立刻报告了官府。张粗伏了罪。

万默

晋山阴县令石密，先经为御史，枉奏杀句容令万默。密寻白日见默来，杀密死。（出《还冤记》）

【译文】

晋山阴县令石密，以前曾当过御史，因歪曲事实使句容县令万默被杀。石密不久就看见万默大白天找他来，最后把石密杀死了。

曲俭

前凉张天锡元年，西域校尉张颀杀曲俭。俭临死，具言取之。后颀后见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颀便倒地不起。左右见俭在旁，遂暴卒。（出《还冤记》）

【译文】

前凉张天锡元年，西域校尉张颀杀了曲俭。曲俭临死的时候就对张颀说我早晚要报复，取你的头。后来张颀发现他身后有只白狗跟着，他就用刀砍那只狗，没有砍中，张颀却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左右随从都看见曲俭在他身旁。于是张颀突然死了。

太乐伎

宋元嘉中，李龙等夜行掠劫。于时丹阳陶继之为秣陵县令，令人密寻捕，遂擒龙等，引人是太乐伎。劫发之夜，此伎与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声。陶不详审，为作款引，随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宾客，并相明证。陶知枉滥，但以文书已行，不欲自为通塞，并诸劫十人，于郡门斩之。此伎声价艺态，又殊辨慧，将死之日曰：“我虽贱隶，少怀慕善，未尝为非，实不作劫。陶令已当具知，枉见杀害。若无鬼则已。有鬼必自陈诉。”因弹琵琶，歌数曲而就死。众知其枉，莫不陨泣。经月余，陶遂梦伎来至案前云：“昔枉见杀，实所不忿，诉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惊寤，俄而倒，状若风癫，良久苏醒。有时而发，发即夭矫，头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后家便贫瘁，二儿早死，余有一孙，穷寒路次。（出《还冤记》）

【译文】

宋朝元嘉年间，李龙等人在夜间抢劫掠夺。当时正是丹阳人陶继之任秣陵县令，他命人秘密寻查追踪，不久就擒获了李龙等人。引导的人是太乐伎。李龙等人作案那天夜里，太乐伎和同伴们去别人家住宿，一起奏乐歌唱，结果也被抓去了。陶继之没有认真审理，给他判了个是这伙强盗引导的不真实罪状，随着李龙等人一起上报了。尽管太乐伎所住宿的房主和宾客们都证明太乐伎没有参加，也没有起作用。后来陶县令也知道自己冤枉了太乐伎，上报材料不真实。但是上报的文书已经发走了，他又不想自找麻烦，怕对自己不利，就将错就错了，太乐伎和李龙等十名抢劫犯被判在郡门斩首。太乐伎的声调姿态都很出众，又才华过人。他将要被处死那天说：“我虽是个贫贱的下等人，但是少年时心里就羡慕善良的人，从来没作过坏事。我实在没有参与抢劫，陶县令已经全都知道了。现在我冤枉也被杀害，如果没有鬼也就罢了，如果有鬼我一定要到天府去告状。”然后弹着琵琶，唱了几首歌被处死了。大家都知道他太冤枉，没有不掉眼泪的。经过一个多月，陶县令就梦到太乐伎来到他的桌案前说：“过去我冤枉被杀，实在是气不忿呀，现在我告到天帝那已经得理，所以今天来杀你。”说完便跳到陶继之的嘴里，然后就落到肚子里，陶继之立刻吓醒了。不一会倒在地上，象得了疯癫病一样，很长时间才苏醒，不一定什么时候发病，发病时身子不是后倒就是前倾，头可以挨着后背，四天就死了。他死以后家里变穷了，两个儿子也死得早，还剩下个孙子，穷得在路边受冻。

邓琬

宋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邓琬，立晋安王子勋为帝，作乱。初南郡太守张悦得罪，锁归扬都，及湓口，琬赦之，以为冠军将军，共纲纪军事，袁顗既败，张悦惧诛，乃称暴疾，伏甲而召邓琬。既至，谓之曰：“卿首唱此祸，今事急矣，计将安出？”琬曰：“斩晋安王以待王师，或可以免。”悦怒曰：“卿始此祸，而欲卖罪少帝乎？”命斩于床前，并杀其子，以琬头降。至五年，悦卧疾，见琬为厉，遂死。（出《还冤记》）

【译文】

宋朝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邓琬立晋安王的儿子勋作皇帝，于是发动了叛乱。当初南郡太守张悦犯了罪，戴上枷锁押回扬都，到了湓口，邓琬放了他，任命他作冠军将军，共同管理军中大事，袁顗遭到惨败以后，张悦害怕被杀，谎说自己得了急病，埋伏了甲兵召邓琬来，邓琬来到，张悦对他说：“你提出立勋作皇帝造成了这样的灾祸，现在事情非常紧迫了，有什么计策呢？”邓琬说：“杀了晋安王等官兵到来，也许可以免灾。”张悦气愤地说：“你引来的灾祸，怎么想嫁祸给少帝吗？”命令左右的卫士把邓琬杀死在床前，并且杀了邓琬的儿子。用邓琬的头作了投降的献礼。到第五年，张悦卧病在床，看见邓琬变作厉鬼，随即张悦就死了。

孔基

会稽孔基勤学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从基为师。而敞子并凶狠，趋向不轨，基屡言于敞，此儿常有忿志。敞寻丧亡，服制既除，基以宿旧，乃赍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犹怀宿怨，潜遣奴路侧杀基。奴还未至，乃见基来，张目攘袂，厉声言曰：“奸丑小竖，人面兽心，吾蒙顾存昔，敦旧（《法苑珠林》九一“旧”作“戢”，敦煌卷子本《还冤记》亦作“戢”）平生，有何怨恶，候道见害，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当断汝家种。从此之后，数日见形孔氏。无几，大儿向厕，忽便绝倒，络绎往看，已毙于地。次者寻复病疽而死，卒致兄弟无后。（出《还冤记》）

【译文】

会稽的孔基勤学而且品行高洁，同族人孔敞就让他的两个儿子拜他为师，跟着他学习。但孔敞的两个儿子都很凶狠，行动不轨。孔基多次向孔敞提到这些事，这两个儿子有怨恨在心。孔敞不久就死了。等到孝服除去之后，孔基以老朋友的身份，带着羊肉好酒来看望孔敞的两个儿子。可这二儿子还怀着旧怨，偷偷地派奴仆在路上杀了孔基。奴仆们还没有到家，就见孔基走过来，瞪着眼睛挽起袖子，厉声说：“奸丑的小子，人面兽心。我不忘同你父亲的老交情，我平生厚道，有什么怨恨，派人等在路上害我，违背天理忘掉了你父亲，人和神都不会宽容你，该断了你家的后代。”从此以后好多天都显形于孔家。不久，大儿子上厕所，忽然昏过去倒在地上，人来人往地先后来看，早已经死在地上了。次子不久又得了恶疮病死了。终于导致兄弟都没有后人。

昙摩忏

沮渠蒙逊时，沙门昙摩忏者，博达多识，为蒙逊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顺拜蒙逊为凉王，乃求昙摩忏，蒙逊怯而不与。昙摩忏意欲入魏，屡从蒙逊请行，蒙逊怒杀之。既而左右当白日中，见昙摩忏以剑击蒙逊，因以疾而死。（出《还冤记》）

【译文】

沮渠蒙逊时，有个和尚昙摩忏，博学多识，被蒙逊所信用。魏国派李顺拜蒙逊为凉王，趁机要求昙摩忏去魏国。蒙逊怕昙摩忏到魏对自己不利而不放行。昙摩忏很想去魏，多次跟蒙逊请求放他走。蒙逊很生气就把他杀了。不久蒙逊左右的侍从们在大白天就看见昙摩忏用剑刺蒙逊。蒙逊因此得病而死。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九尺毾毲。百种形象，光彩曜目。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王谭为广州刺史，大儿劭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因状法存豪纵，杀而籍没家财焉。死后，形见于府内，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如此经月。王寻得病，恒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劭之比至扬都，又死焉。（出《还冤记》）

【译文】

支法存本来是胡人，生长在广州，医术高明，很快就成了巨富。家里有八九尺长的毛毯，上面织成各种图形，光彩夺目，还有一张八尺长的沉香木板床，居室芳香四溢格外芬馥。王谭任广州刺史，他的大儿子邵之多次向支法存索要这两件东西，法存不给。王邵之因此就诬告法存豪横放纵，杀了法存并没收家财。法存死后，他的形体却经常在刺史府内出现，一出现就打阁下的大鼓，好象要叫冤，如此经过一个月，王谭不久就得了病，常常看见法存守着他，没几天就死了。邵之紧接着回到扬都，也死了。

张超

高平金乡张超，先与同县翟愿不和。愿以宋元嘉中，为方舆令，忽为人所杀。咸疑是超。超后除金乡县令，解职还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铜乌，执弓持矢，并赍酒礼，就山馈之。斟酌已毕，铜乌曰：“明府昔害我叔，无缘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乃死。铜乌其夜见超云：“我不杀汝叔，横见残害。今已上诉，故来相报。”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还冤记》）

【译文】

高平金乡县的张超，以前和同县的翟愿不和。翟愿在宋元嘉年间任方舆县令，忽然被人杀害，都怀疑是张超所杀。张超后来解除了金乡县令的职务回到家里，上山伐木。翟愿哥哥的儿子叫铜乌，这天带着弓和箭，并携着酒等礼品，在山上赠给张超，二人在山上吃喝完毕。铜乌说：“明府您过去杀害了我叔叔，现在我们无缘同戴天日。”说完就拉弓射死张超。铜乌在当天晚上看见张超说：“我没有杀你叔，却凶狼地被残杀，现在我已经上告到天帝，所以来报仇。”拔出刀刺铜乌，铜乌吐血而死。

袁粲幼子

齐高祖欲禅，宋尚书令袁粲举兵不从，被害。其幼子，乳母潜将投粲门生狄灵庆，灵庆杀之。经年，忽见儿骑狗戏如常，后复有一狗，走入灵庆家。遇灵庆，便噬杀之，其妻子并死于狗。（出《古今记》）

【译文】

齐高祖想要出家。宋尚书令袁粲起兵不从，结果被害。袁粲的小儿子被乳母偷着带走，投奔袁粲的门生狄灵庆那里。灵庆却把孩子杀了。一年后，狄灵庆忽然看见袁粲的幼子骑着狗玩，象往常一样，他的后面还有一条狗走进灵庆的家。遇到灵庆，便咬死了狄灵庆。狄灵庆的妻子和儿子一起也被狗咬死。

庾宏奴

庾宏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无患者，载米饷家。未达三里，遭劫被杀。尸流泊查口村，时岸旁有文欣者，母病。医云：“须得髑髅屑服之，即差。”欣重赏募索。有邻妇杨氏见无患尸，因断头与欣。欣烧之，欲去皮肉，经三日夜不焦，眼角张转。欣虽异之，犹惜不弃，因刮耳颊骨，与母服之。即觉骨停喉中，经七日而卒。寻而杨氏得疾，通身洪肿，形如牛马，见无患头来骂云：“善恶之报，其能免乎？”杨氏以语儿，言终而卒。（出《幽明录》）

【译文】

庾宏是竟陵王府的辅佐，家住在江陵。有一天，庾宏让奴仆无患装了一车米送回家去，还没走出三里路，遭到强盗抢劫被杀害。无患的尸首漂流到查口村。那时在岸边住户中有个叫文欣的人，他母亲有病，医生说必须用髑髅的骨屑作药吃，吃后立刻就能好。文欣于是悬重赏求索。这时邻居有个姓杨的妇女，看见了无患的尸体，就砍断了头送给文欣。文欣得到头后就用火烧，想去掉皮肉。烧烤了三天三夜也不枯焦，眼睛还能睁开转动，文欣虽然很奇怪，但还是觉得来之不易不舍得扔掉。后来刮下耳颊骨给母亲服下，他母亲立刻觉得有骨头卡在喉咙里，经过七天就死了。不久杨氏妇人也得了病，通身肿胀，形状象牛马一样。她看见无患的头来找她骂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能免了吗？”杨氏妇人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儿子。话刚说完就死了。

魏辉俊

北齐阳翟太守张善，苛酷贪叨，恶声流布。兰台遣御史魏辉俊，就郡治之，赃贿狼籍，罪当合死。善于狱中，使人通诉，反诬辉俊为纳民财，枉见推缚。文宣帝大怒，以为法司阿曲，必须穷正，令尚书令左丞卢斐复验之。斐遂希旨，成辉俊罪状，奏报，于州斩决。辉俊遗语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见，今日之事，可复如之。当办纸百番，笔二管，墨一绽，以随吾尸，若有灵祗，必望报卢。”令史哀悼，为之殡敛，并备纸笔。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头，旬日而死。才两月，卢斐坐讥驳魏使，为魏收奏，文宣帝鸩杀之。（出《还冤记》）

【译文】

北齐的阳翟太守张善，苛薄残酷而又贪婪，他的坏名声流传很广，兰台遣御史魏辉俊到郡上治理，发现张善贪赃枉法的事情很多，论罪该死。于是就把张善押到狱中。但张善买通了上下，反过来诬陷辉俊为了收刮民财才把张善押进狱中。文宣帝很气愤。认为法纪被歪曲了，必须拨乱反正，派尚书令左丞卢斐复查这个案子。卢斐就接受了皇上的旨意，构成了辉俊的罪状后上奏。然后文宣帝下旨在州府处斩。辉俊对令史留下遗言说：“我的情况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这件事，又能怎样呢，你给我准备一百番纸，二管笔，一锭墨，让我带在身上随着我尸体，如果天地真有神灵，我一定要报复卢斐。”令使也很哀悼，给他收尸安葬并备了纸笔等。十五天以后，张善得了病，只说磕头，没出十天就死了。才过了两个月，卢斐出使魏国犯了讥驳犯上的罪，被魏国收押并奏明齐国，文宣帝用毒酒杀了他。

真子融

真子融，北齐世尝为井陉关收租使，脏货甚，为人所纠。齐主欲以行法。意在穷治，乃付并州城局参军崔法瑗，与中书舍人蔡晖，共拷其狱。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观望上意，抑为赦后。子融临刑之际，怨诉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使此等平直，是无天道。”后十五日，法瑗无病死。经一年许，蔡晖患病，肤肉烂堕都尽，苦楚日加，方死。（出《还冤记》）

【译文】

真子融在北齐时曾任井陉关收租使，赃款赃物很多，被人控告追究。齐王想要严肃法纪，予以根治。就交给并州城局参军法瑗和中书舍人蔡晖其同审理此案追查真子融的罪状，然而审理之后发现真子触犯的罪都是在齐王发整顿纲纪的赦令以前干的。法瑗等人看齐王的用意很明显，就决定改为赦令下达以后。子融临到被杀的时候百般诉冤，还是没有理会。真子融就说：“如果让这些人这样下去，怎能有事非曲直，真是没有公道。”过了十五天，法瑗没有得病就死了。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蔡晖得了病，皮肤和肉都烂掉了，痛苦一天比一天严重，遭了很长时间的罪才死。

卷第一百二十　报应十九（冤报）

梁武帝　张裨　羊道生　释僧越　江陵 士大夫　徐铁臼　萧续　乐盖卿　康季孙　张绚　杨思达　弘氏　朱贞　北齐 文宣帝　梁武帝　韦戴　隋庶人勇　京兆狱卒　邛人

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杀南齐主东昏侯，以取其位，诛杀甚众。东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后景乱梁，破建业，武帝禁而饿终，简文幽而压死，诛梁子弟，略无孑遗。时人谓景是东昏侯之后身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梁武帝萧衍杀了齐主东昏侯，取代他的王位。被杀死的人很多。东昏侯死的那一天，侯景出生了。后来侯景在梁作乱，攻占建业，武帝被囚禁饿死。简文幽禁被压死，梁武帝的宗族子弟几乎无人幸免。当时的人都说侯景是东昏侯的后身。

张裨

下邳张裨者，家世冠族，末叶衰微。有孙女，殊有姿貌，邻人欲聘为妾，裨以旧门之后而不许。邻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烧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后还，亦知情状，而畏邻人之势，又贪其财而不言，嫁女与之。后经一年，邦梦见裨曰：“汝为儿子，逆天不孝，弃亲就怨，潜同凶党。”便捉邦头，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两宿，呕血而死。邦死日，邻人又见裨排门户直入，张目攘袂曰：“君恃势纵恶，酷暴之甚，枉见杀害。我已上诉，事获申雪，却后数日，令君知之。”邻人得病，寻亦陨殁。（出《还冤记》）

【译文】

下邳的张裨，是名门大家的出身，到后来家业破落衰败了。他有一个孙女，姿容美丽出众。有个邻居想聘他这个孙女为妾。但张裨认为自己是名门大家之后没有同意。邻居很怨忿，就放火烧了张裨的房子，张裨被烧死了。他的儿子叫邦的在这以前不在家，回来以后也了解了这些情况，但他惧怕邻居的势力，又贪图他的钱财，而没有说什么。然后就把女儿嫁过去了。经一年以后，张邦梦见张裨说：“你是我的儿子，大逆不孝，抛弃亲属靠近仇敌，暗地同凶恶的人勾连。”说着便抓住邦的头，用手拿桃木棍刺他。邦因此病了两夜，呕吐鲜血而死。张邦死那天，邻居又看见张裨推门直入他家，瞪着眼睛挽起袖子说：“你凭借着财势放纵作恶，残酷凶暴到了极点，我冤枉地被你杀害，现在我已经上诉了，事情获得申张昭雪，过几天以后就会让你知道。”邻居得了病，不久也死了。

羊道生

梁太山羊道生，为邵陵王中兵参军。其兄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临别，兄于近路设顿，祖送道生。道生见缚一人于树，就视，乃故旧部曲也。见道生涕泣哀诉云：“溠州欲赐杀，乞求救济。”道生问：“汝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即下马，以佩刀刳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须臾海珍来。又嘱兄决斩。道生良久，方觉眼睛在喉内，噎不下。索酒咽之，顿尽数杯，终不能去。转觉胀塞，遂不成咽而别。在路数日死，当时莫不以为有天道焉。（出《还冤记》）

【译文】

梁太山人羊道生，任邵陵王中兵参军，他的兄长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请假前往探亲。当羊道生要返回临别那天，他的哥哥在近路设下止宿之所，祭奠路神给他饯行。这时道生看见树上绑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他家过去的家仆。家仆见是道生就哭着告诉道生：“溠州刺史想要杀我，请求你救我。”道生问：“你是什么罪？”回答说：“不如意想逃跑。”道生便说：“这种事最可恨！”然后就下了马，用带的佩刀剜下他的眼睛吞了下去。家仆疼得呼天唤地大哭。不一会儿海珍来了。道生又叫海珍杀了他。过了半天，道生才觉得眼睛还在喉咙里，噎住咽不下去，他就要酒喝往下咽，一气喝了几杯酒最终还是没咽下去。马上又觉得堵胀得慌。于是咽不成。而与兄分别了，在路上只几天就死了，当时没有人不认为这是有天理存在。

释僧越

梁东徐州刺史张皋，仆射永之孙也。尝因败入北，有一土民，与皋盟誓，将送还南。土民遂即出家，法名僧越，皋供养之。及在东徐，且随至任，恃其勋旧，颇以言语忤皋。皋怒，遣两门生，夜往杀之。尔后忽梦见僧越，云：“来报怨。”少时出射，而箭栝伤指，才可见血，不以为事。后因破梨，梨汁浸渍，乃加脓烂。停十许日，膊上无故复生一疮，脓血与指相通，月余而死。（出《还冤记》）

【译文】

梁东徐州刺史张皋是仆射张永的孙子。曾因打了败仗跑到北方。有一个当地的百姓，他同张皋结盟发誓，一定想办法把张皋送回南方。这个人以后当了和尚，法号叫僧越。张皋就供养他。等后来到了东徐，他也就跟张皋去了任所，僧越依仗他是故旧有功劳，竟以言语冲撞张皋，张皋很生气，就派了两个门生在夜间杀了僧越。之后张皋忽然梦见僧越，僧越说：“我来报仇。”不久张皋出外射猎，箭尾扣弦处伤了手指，刚刚能看出有血。张皋不认为是什么事。后来因为切梨，梨汁浸入伤口，使手指出脓溃烂。过了十多天，胳膊上无故又长出一个疮，流脓出血和手指相通，一个多月就死了。

江陵士大夫

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晖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强夺取，掷之雪中，杖棰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毙，加以悲伤，数日而死。死后，元晖日见刘伸手索儿，因此得病。虽复悔谢，来殊不已，元晖载病到家而卒。（出《还冤记》）

【译文】

江陵沦陷的时候，有一个关内人叫梁元晖，他俘获了一个士大夫，姓刘。这个人先遭到侯景丧乱，失去了家口，身边只剩下一个小男孩，才几岁。他热诚地背着孩子，当时赶上大雪，难再往前走。梁元晖负责押着他们入关，就逼迫他把孩子扔下，可是刘又非常疼爱舍不得丢下，就请求梁元晖宁可自己死了也要留下孩子。梁元晖哪里肯听，就强夺下孩子扔到雪里。又棍棒交加，驱赶刘快点走。刘就一步一回头，又哭又号差点断了气。一路上辛苦困顿再加上悲伤，几天就死了。死后，元晖天天都看见刘伸手向他要儿子。因此得了病，虽然他多次表示后悔道歉，但刘还是总来不停。元晖带着病到家就死了。

徐铁臼

东海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氏亡，甲改娶陈氏，凶虐之甚，欲杀前妻之子。陈氏产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名之为铁杵，欲以捣臼也。于是捶打铁臼，备诸毒苦，饥不给食，寒不加絮。甲性暗弱，又多不在舍，后妻得意行其酷暴。铁臼竟以冻饿甚，被杖死，时年十六。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氏床曰：“我铁臼也，实无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得天曹符，来雪我冤，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将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声如生时，家人不见其形，皆闻其语，恒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频为设奠，鬼云：“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是一餐所能酬谢？”陈氏夜中窃语道之，鬼应声云：“何故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声响，如栋实崩。举家走出，炳烛照之，亦无异。又骂铁杵曰：“杀我，安坐宅上为快耶？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烂火盛，内外狼籍，俄而自灭，茅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复讴歌，歌云：“桃李花，严霜落奈何。桃李子，严霜落早已。”声甚伤凄，似是自悼不得成长也。于是铁杵六岁，鬼至，病体痛腹大，上气妨食。鬼屡打之，打处青黡，月余而死，鬼便寂然。（出《还冤记》）

【译文】

东海人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孩，取名铁臼。然而不久许氏就死了。甲又娶了陈氏。凶狠残暴得很。想杀前妻的孩子。陈氏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刚生下来就祝愿说：“你若不除掉铁臼，就不是我的儿子。”因此她给孩子取名叫铁杵。想要用铁杵捣铁臼。于是她常常捶打铁臼。用尽了各种办法让铁臼受苦。饿了不给吃的，冷了不加棉的。徐甲生性糊涂软弱，又多半时间不在家。后老婆实行残酷凶暴的行动更加得意。铁臼竟然因为冻饿得太厉害，被用木棍打死。那年才十六岁。死后十多天，铁臼变鬼忽然回家，登上陈氏的床说：“我是铁臼，我实在没有什么过错，无故被你残害。我的母亲上天诉冤，得到天官的命令，来洗刷我的冤仇。该当让铁杵得病，和我遭受的痛苦一样，我自有要走的时候，但我现在要住在这儿等待，说话的声音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家里的人看不见铁臼的形体，但都能听到他说话。他总在屋梁上住。陈氏跪着道歉，一次又一次地摆设祭奠。鬼说：“不用这样，饿我让我死，怎么是一顿饭就能酬谢得了的呢？”陈氏在半夜时私语提起这些事，鬼就应声说：“为什么说我，我现在要锯断你的屋栋。”接着就听到锯声，木屑也随着落下来，哗啦一声响，就好象屋栋真的崩塌了一样。全家吓得都跑出来，拿来蜡烛照着一看，没有一点异样。鬼又骂铁杵说：“杀了我，你安安稳稳地坐在屋子里高兴了吗？我该烧你的屋子。”接着就见火燃起来，火越烧越大。内外一片混乱，不一会儿又自己灭了。茅草还同以前一样，不见一点减少损坏。鬼每天都责骂，有时又唱歌，歌词是“桃李花，严霜落下来怎么办；桃李子，严霜落下来早死。”声音非常悲伤凄凉，好象是自己哀悼自己得不到成长。那时铁杵六岁，鬼来时，他就有病，肚子大，喘不上气来吃不下饭。鬼还经常打他，被打的地方就有青印，一个多月就死了。鬼也从此就安静了。

萧续

梁庐陵王萧续，为荆州刺史。时有武宁太守张延康，甚便弓马，颇为人伏。代下将还，王要伏（“要伏”二字据明抄本补。）事，延康意贪进上，辞不肯留。王遂寻延康为郡时罪，锁系在狱，发使启申，意望朝廷委州行决。梁主素识延康，兼疑王启不实，乃敕送都。王既怀恨，又惧延康申雪，翻复获罪，乃未宣敕，使狱卒说延康曰：“如闻王欲见杀，君何不拔身还都自理，若能去，当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游军设伏，刺延康于城下，乃表叛狱格战而死。又有支江令吴某，将还扬州，被王要结，亦不肯住，遂使人于道击杀之，举家数十口，并从沉溺。后数年得疾，王日夜常见张吴二人，王但曰：“宽我宽我。”少时而薨。（出《还冤记》）

【译文】

梁庐陵王萧续任荆州刺史，那时有武宁太守张延康，很擅长骑马射箭，别人都很佩服，调令下达将要还京。庐陵王要他为自己办事，但延康心里想要进京更上一级官职，辞别萧续不肯留下。萧续就收集延康在任郡太守期间的罪过，押进监狱，派使者启奏申报，想让朝廷下令在州郡处决延康。梁王平素很了解延康，再加上怀疑庐陵王诉奏不真实，就下敕令送到京都来。庐陵王既怀恨延康，又害怕延康申诉之后得到昭雪，翻案后自己获罪。于是没有宣读敕令，派狱卒劝说延康：“如果知道王爷要杀害你，为什么不脱身到京申理？如果能去的话，我该为你找方便。”延康认为狱卒说得有理，于是在夜间逃跑了。庐陵王派了游军在路上设下埋伏，在城下把延康刺死。然后上表奏延康从狱中逃跑后格斗而死。还有个枝江县令吴某，将要回到扬州，也被庐陵王要求留下，但吴某也不肯留，庐陵就派人在道上袭击杀死了他，全家几十口也一起被沉到江里淹死。几年以后庐陵王得了病，他日夜常常见到张、吴二人，他只是说：“饶了我，饶了我。”不久就死了。

乐盖卿

庐陵王在荆州时，尝遣从事量括民田，南阳乐盖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韦破虏，发遣诫敕，失王本意。及盖卿还，以数误得罪，破虏惶惧，不敢引愆，但诳盖云：“自为分雪，无劳诉也。”数日之间。遂斩于市，盖卿号叫，无由自陈，唯语人以纸笔随殓。死后少日，破虏在槽上看牛，忽见盖卿挈头而入，持一碗蒜斋与之。破虏惊呼奔走，不获已而服之，因得病，未几卒。（出《还冤记》）

【译文】

庐陵王在荆州作刺史时，曾派手下的人丈量收括民田，南阳人乐盖卿也参与了这件事。公府的舍人官韦破虏曾发出告诫敕令，这个事违背了庐陵王的本来用意。等到盖卿回到荆州，因为数目不对得了罪。破虏这时也很惶恐惧怕，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过，但是却欺骗盖卿说：“我自然要想办法帮助你洗清罪名，不用上诉了。”几天以后，乐盖卿就在街市上被斩首，盖卿号叫，但没有什么办法再陈述，只告诉别人把纸和笔随身收殓。死后不多日子，有一天，破虏在牛槽边看牛，忽然看见盖卿带着自己的头走进来，拿着一碗捣碎的蒜给他，破虏见是盖卿惊叫奔逃，但没有跑出去却已经把蒜吃下去了，因此破虏得了病，不长时间就死了。

康季孙

康季孙性好杀，滋味渔猎故恒事。奴婢愆罪，亦或死之。常病笃，梦人谓曰：“若能断杀，此病当差，不尔必病。”即于梦中，誓不复杀。惊悟战悸，汗流浃体，病亦渐瘳。后数年，三门生窃其两妾以叛，追获之，即并殴杀。其夕，复梦见前人来曰：“何故负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杀，今改亦无济理。”迨明呕血，数日而卒。（出《还冤记》）

【译文】

康季孙生性好杀，为了吃得有滋味打鱼狩猎是常事，奴婢们有了过错，也有时要处死。他经常病得很重，梦见有人对他说：“你如果不再杀生，这种病就能好，不然的话一定会死。”就在梦中，康季孙发誓再也不杀生了。惊醒后还浑身颤抖，心跳不止，直淌冷汗，但却日见好转。几年以后，三个门生和他的两个妾私奔了，他把他们追了回来，立刻一块儿打死了。当天夜间，又梦见前次梦中的人来到说：“你为什么失信？这些人的罪过不应该死，再说你私设公堂杀人也不合法，现在你改也无济于事了。”到天亮就呕吐鲜血，几天就死了。

张绚

梁武昌太守张绚，尝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绚便躬捶之，杖下臂折，无复活状，绚遂推江中。须臾，见此人从水而出，对绚抚手曰：“罪不当死，官枉见杀，今来相报。”即跳入绚口，因得病，少日而殂。（出《还冤记》）

【译文】

梁武昌太守张绚，有一天外出乘船，有一个仆人，力气太小使他不大满意，张绚就亲自打他，一棍子下去把仆人的胳膊打折了，看情形也不能好了，张绚就把他推入江里。不一会儿，看到这个人从水里出来，对绚拍着手说：“我的过错是不该死的，你残酷地把我杀了，现在我来报仇。”立刻就跳到张绚的嘴里，因此张绚得了病，没几天就死了。

杨思达

梁杨思达为西阳郡守，值侯景乱，时复旱歉。饥民盗田中麦。思达遣一部曲守视，所得盗者，辄截手腕，凡戮十余人。部曲后生一男，自然无手。（出《还冤记》）

【译文】

梁杨思达任西阳郡太守。正赶上侯景作乱，又加上旱灾欠收。饥民就偷盗田里的麦子。杨思达派一个家兵去看守。他抓到偷麦子的人就截断人家的手腕，一共截了十多个人。这个家兵后来生一个男孩，天生就没有手。

弘氏

梁武帝欲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访。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亲族，多赍财货，往湘州治生。经年营得一筏，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稀有。还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绳墨。弘氏所卖衣裳缯綵，犹有残余，诬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过制，非商贾所宜，结正处死，没入其财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临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黄纸笔墨置棺中，死而有如，必当陈诉，又书少卿姓名数十吞之。经月，少卿端坐，便见弘来，初犹避捍，后乃款服，但言乞恩，呕血而死。凡诸狱官及主书舍人，预此狱事署奏者，以次殂殁，未及一年，零落皆尽。其寺营构始讫，天火烧之，略无纤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出《还冤记》）

【译文】

梁武帝想在文皇帝的陵墓上修建寺庙，没找到好的木材，他就宣诏有司，让他们加紧采访。这之前有个曲阿人姓弘，家中很富有，就和他的亲族人携带了很多财货到湘州作买卖。经过一年多营造了一排木筏，总长有一千多步，都是上好的木材，又粗又好，是世上少有的。做生意回到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看他的木筏很好，就对照皇上的旨意加以丈量。当时弘氏卖的衣服布疋绸缎等还剩了一些，孟少卿就诬陷他这些财物是拦路抢劫所得到的，并说他的木筏太大，不是商人所应该有的。断定案情应该处死，没收他的财物充公修寺庙用。上奏以后立即施行。弘氏临刑那天，告诉他的妻和子，可以把黄纸和笔墨放到棺材里，死后如果有知，一定上天陈诉。又写了数十张少卿姓名吞下去。经过一个月，少卿在室内端坐，就看见弘氏来到，开始时少卿还很强硬躲避他，后来就恳切服从了，只是说饶命请求恩典。呕吐鲜血而死。那些狱官以及主书舍人，还有那些对这个案子签名上奏的人，都一个接一个死去。没到一年，这些人都死光了，那座寺庙刚刚完工，就遭天火烧了，连一点儿残余都没有，埋在地下的木柱子也入地成灰了。

朱贞

梁秣陵令朱贞，以罪下狱，廷尉虞献者覆其事，结正入重。贞遣相知谓献曰：“我罪当死，不敢祈恩，但犹冀主上万一弘宥我。明日即是国家忌曰，乞得过此奏闻，可乎？”献答曰：“此于理无爽，何谓不然，谨闻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来。”献便遇客共饮，颇醉，遂忘抽文书。旦日，家人合束，内衣箱中，献复不记。比至帝前，顿束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见此事。势不可隐，便尔上闻，武帝以为合死，付外详决。贞闻之，大恨曰：“虞小子，欺罔将死之人，鬼若无知，固同灰土；倘有识，誓必报之。”于市始当命绝，而献已见其来。自尔之后，时时恒见，献甚恶之。又梦乘车在山下行，贞于山上推石压之。居月余，献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诣谢张门下。其妇平常，（“平常”二字原书缺，据明抄本补。）于宅暴卒，献狼狈而还，入室哭妇。举头见贞在梁上，献曰：“朱秣陵在此，我妇岂得不死！”于时屋无故忽崩，献及男女婢使十余人，一时并命。虞骘是其宗室，助丧事，见献如是，走下堂避之，仅乃得免。（出《还冤记》）

【译文】

梁秣陵县令朱贞因为犯罪押在狱中。廷尉虞献掩盖了他的事，结案改判重刑。朱贞就让他的好朋友对虞献说：“我的罪过应该判死罪，不敢祈求恩典，但还是希望皇上万一宽大原谅我。明天是国家的忌日，请求你不要奏闻我的事，可以吗？”虞献回答说：“这件事从道理上说没什么问题，怎么能说不行呢？我只好听你的话了，你的事一定要在早一天奏明皇上。”虞献便同客人喝酒，喝醉了，就忘了把文书抽出来。第二天，家人收拾文书，都放在衣箱里了，虞献也没想起来。等他来到皇帝面前，把那些文书都放到皇帝的书案上，皇帝挨着翻阅，才见到朱贞的案卷也在里面，但他看形势是不能隐瞒了，就向皇上说了。武帝认为应该判死罪，就给外面下公文处决。朱贞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愤恨，说：“姓虞的小子，你欺骗我这个要死的人，鬼若是无知，本来同灰土一样，如果有知，我发誓一定报仇！”朱贞在街市上刚刚命绝，而虞献已经见他来了。自这以后，时时常见朱贞来，虞献很讨厌他。又作梦梦见自己乘车在山下走，朱贞在山上推石头压他。过了一个多月以后，虞献被解除廷尉之职改任曲阿县令，第二天去到谢张门下拜别，虞献的妇人在家好好的，突然暴死了，虞献很狼狈地回家了，进屋子就哭他的妇人，抬头看见朱贞在房梁上。他就说：“朱秣陵在这里，我的妇人还能不死？”正在这时房屋忽然无故崩塌，虞献以及男仆女婢十多个人同时丧命。虞骘是虞献的亲戚，来帮助料理丧事，见虞献这种样子，跑到堂下躲起来了，只有他得免于死。

北齐文宣帝

北齐文宣高洋既死，太子嗣位，年号乾明。文宣母弟常山王演，在并州，权势甚重。因文宣山陵，留为录尚书事，王遂怒，潜生异计。上省之日，内外官僚，皆来奔集，即收缚乾明腹心尚书令杨遵彦等五人，皆为事状，奏斩之。寻废乾明而自立，是为孝昭帝。后在并州，望气者奏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高归彦，劝杀乾明，遂录向并州，尽杀之。其年，孝昭数见文宣作诸妖怪，就其索儿，备为厌禳，终不能遣而死。（出《还冤记》）

【译文】

北齐文宣帝高洋死了，太子继位，年号改为乾明。文宣帝的母弟常山王演，在并州，权势很大。因为文宣的陵是山陵，乾明留下任命为录尚书事，常山王很气愤，暗暗策划了一个计策。进京省亲那天，宫内外的大臣官僚都进京集聚，常山王趁机收绑了乾明皇帝的亲信，其中有尚书令杨遵彦等五人。都给他们编造了罪名，奏明皇帝斩首。不久又废掉了乾明帝自立为皇帝，就是孝昭皇帝。后来在并州，望天象的人说在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高归彦劝孝昭帝杀乾明。于是就让高归彦到并州，把乾明一家都杀了。就在那一年，孝昭帝多次看见文宣帝变成各种妖怪到他面前要儿子，孝昭帝各种祈祷祭祀的方法都用尽了，最终还是没有使文宣帝走去而死。

梁武帝

陈霸先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为主，而辅戴之。会稽虞涉本梁武世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于时梦见梁武帝谓涉曰：“卿是我旧左右，可语陈公，篡杀于公不利。”事甚分明，涉即未见篡杀形迹，不敢言之，数日，复梦如此，并语涉曰：“卿若不传意，卿亦不佳。”涉虽嗟惋，决无言理。少时之间，太史启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仓卒遣乱兵害少主而自立。尔后涉便得病，又梦梁武曰：“卿不为我语，致令祸及，卿与陈主，寻当知也。”涉方封启报梦之由。陈主为人，甚信鬼物，闻此大惊，遣舆迎涉，面相询访，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寻有韦戴之事。（出《还冤记》）

【译文】

陈霸先开始时立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为帝，辅佐并拥戴他。会稽的虞涉原来是梁武帝那时的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当时梦见梁武帝对虞涉说：“你是我的老大臣，可以告诉陈公，篡权杀帝对他不利，这件事是很明白的。”但虞涉没有看出篡权杀帝的迹象，不敢对陈霸先说。几天以后，又作了这样的梦，帝又对虞涉说：“卿如果不传达我的意见，对卿也不好。”虞涉虽然叹息不止，但考虑还是没有说的道理，不长时间，太史来报告说：“殿外有支军队急速开来。”霸先说：“那支军队是我派来的。”仓猝之间霸先派乱兵杀了少帝自立为帝。这以后虞涉就得了病，又梦到梁武帝说：“你不给我传话，导致灾祸的到来，你和陈主，不久就会明白的。”虞涉这时才肯起来报告梦中的缘由。陈主这个人，平生非常相信鬼神，听到这件事以后很吃惊，派了车迎接虞涉，当面询问，然后埋怨虞涉说：“你怎么不说这种奇事？”六七天的时间虞涉就死了。不久又出现了韦戴的事。

韦戴

陈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空王僧辩，次讨诸将。义兴太守韦戴，黄门郎放之第四子也，为王公固守。陈主频遣攻围，不克。后重征之，诱说戴曰：“王公亲党，皆已殄灭，此一孤城，何所希冀？过尔相拒耶？若能见降，不失富贵。”戴曰：“士感知己，本为王公抗御大军，致成仇敌。今亦承明公尽定江左，穷城自守，必无路活。但锋刃屡交。杀伤过甚，军人忿怨，恐不见全。老母在堂，弥惧祸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约，不敢久劳神武。”乃遣刑白马为盟，戴遂开门，陈主亦宽信还扬都。后陈主即位，遣戴从征，以小迟晚，因宿憾斩之，寻于大殿视事，便见戴来，惊走入内。移坐光严殿，戴又逐入，顾访左右，皆无所见，因此得病死。（出《还冤记》）

【译文】

陈武帝陈霸先杀害了梁大司空王僧辩以后，接着就征讨他部下将领。义兴太守韦戴是黄门郎韦放的第四个儿子。他为王僧辩固守。陈霸先频繁派兵围攻，还是攻打不下。后来又重兵征讨，并诱说韦戴：“王公的亲信党羽，都已经被歼灭，只剩你这一座孤城，还有什么希望，为什么要过分抗拒呢？如果你能投降，我不让你失去富贵。”韦戴说：“士为知己死，本来我是为王公抗御大军，致使我们成了仇敌，现在承明公您已经平定了长江下游一带，我们这座孤城自己防守，一定是没有活路了，但刀枪多次相交，杀伤人数太多，军中的人也都有怨忿情绪，害怕不能保全自身。我的老母亲在家里更是害怕大祸降临，所以我们才暂时延长时间，没能束手就擒罢了。现在一定要有誓约我们才能投降，不敢再长久地劳动你的军队了。”于是陈主派人杀了一匹白马盟誓，韦戴也就开了城门。陈主也很宽容信任韦戴回到扬都。后来陈主当了皇帝，派韦戴随他出征，因为一点小过错，再加上以前的那件遗憾的事就把韦戴斩了。不久陈主在大殿中处理国事时，便看见韦戴来了，就心惊胆颤地跑到内宫，到光严殿坐下来，韦戴又紧跟着进去，陈主四下看看然后问左右的侍从们，大家都说没看见。因此他就得病死了。

隋庶人勇

隋炀帝元德太子寝疾，帝遣见鬼人崔善影看祟。善影幼来无目，而言见庶人勇，瞋目攘袂，大呼云：“我不放你！”善影具述勇状貌，如旧相识。（出《法苑珠林》）

【译文】

隋炀帝元德太子睡觉得了病。炀帝就让能看见鬼的人崔善影来给看鬼。善影小时候就没有眼睛，但他说他看见了庶人勇。他瞪着眼睛挽起袖子大叫说：“我不放你！”善影详细地述说庶人勇的形态相貌，好象老相识。

京兆狱卒

隋炀帝大业中，京兆狱卒失其名，酷暴诸囚，囚不堪其苦，而狱卒以为戏乐。后生一子，颐下肩上，有若肉枷，无颈，数岁不能行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隋炀帝大业年间，京兆有个狱卒，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了，这个人残酷凶暴地对待囚犯，囚犯们不能忍受这种痛苦，而狱卒却以此游戏为乐。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腮下肩上好象有肉枷，没有脖子，都好几岁也不能行走而死。

邛人

唐武德中，邛人姓韦，与一妇人言，誓期不相负。累年宠衰，妇人怨恨，韦惧其反己，自缢杀之。后数日，韦遍身痒，因发癞疮而死。（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武德年间，有个邛人姓韦。他对一妇人说：“我发誓永远也不背弃你。”多年以后宠爱她的劲头就衰落下去，妇人也就经常怨恨他。韦害怕她背叛自己，就亲自勒死了妇人。几天以后，韦遍身发痒，后来发展成癞疮死掉了。

卷第一百二十一　报应二十（冤报）

杜通达　邢文宗　长孙无忌　娄师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业　周兴　鱼思咺　索元礼　张楚金　崔日知　苏颋　李之　唐王皇后　杨慎矜　师夜光　崔尉子

杜通达

唐齐州高苑人杜通达，贞观年中，县承命令送一僧向北。（“县承命”句明抄本作“常夜有一僧求宿”。）通达见僧经箱，谓意其中是丝绢，乃与妻共计，击僧杀之。僧未死，闻诵咒三两句，遂有一蝇飞入其鼻，久闷不出。通达眼鼻遽，眉发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丧。未几之间，便遇恶疾，不经一年而死。临终之际，蝇遂飞出，还入妻鼻，其妻得病，岁余复卒。（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时齐州有个高苑人杜通达，贞观年间，县里接到命令送一个僧人到北方去。通达见这个僧人有个箱子，他心里想一定是丝绢。就同妻子商量计策，把僧人打死。僧人没死，只听他念两三句咒语。然后就有个苍蝇飞到通达的鼻子里，闷在里面很长时间也不出来，通达的眼鼻立刻就歪斜了，眼眉和头发也随着掉落。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怎么走路了，精神不振灰心失望，没过多长时间，便得了恶病，没过一年就死了。临死的时候，那苍蝇就飞出来，又飞到他妻子的鼻子里，他妻子也得了病，一年多又死了。

邢文宗

唐河间邢文宗，家接幽燕，秉性粗险。贞观年中，忽遇恶风疾，旬日之间，眉发落尽，于后就寺归忏。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将绢十余匹，迥泽无人，因即劫杀，此人云：“将向房州，欲买经纸。”终不得免。少间，属一老僧复欲南去，遇文宗，惧事发觉，挥刀拟僧，僧叩头曰：“乞存性命，誓愿终身不言。”文宗杀之，弃之草间。经二十余日，行还，过僧死处，时当暑月，疑皆烂坏，试往视之，俨若生日。文宗因以马下策筑僧之口，口出一蝇，飞鸣清彻，直入宗鼻，久闷不出，因得大病，岁余而死。

【译文】

唐朝河间人邢文宗，家靠近幽燕，性格粗暴阴险。贞观年中，忽然得了恶风病，十多天之内，眉毛和头发都落光了，这以后就到寺庙里忏悔。他自己说：近来去幽州，在路上遇到一个过客，带着十匹绢，在大泽中很远也没有人，因此抢劫杀死了那人。据那人说“要到房州去，想买经纸。”但终于没有免死。过了几天，紧接着又有一个老僧还要到南边去，遇到了文宗，文宗害怕事情被人发觉，拿起刀比划着象要杀老僧的样子，僧人磕头说：“只求保我性命，发誓终身不对别人说。”文宗把他杀了，把尸体扔到荒草里。经过二十多天，文宗出门归来，经过老僧死的那个地方，当时正是暑天，他怀疑早就都烂了，试着去看一下，那尸体庄重的样子象活着时候一样。文宗就用马鞭子杆捅那僧人的口，口里飞出一只苍蝇，飞鸣的声音很清彻，直接就飞到文宗的鼻子里，闷在鼻子里很长时间也飞不出来。因此得了大病，一年多就死了。

长孙无忌

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之弊。（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赵公长孙无忌奏请皇上，制定长期流放制，敕令以此为永久的法例。后来赵公犯了事，下敕长期流放岭南，到死也没有回来，这也是制定法令的弊端。

娄师德

娄师德以殿中充河源军使，唐永和中，破吐蕃于白羊涧，八纵七捷，优制褒美，授左骁骑（明抄本作“卫”。）郎将。高宗手诏曰：“卿有文武才干，故授卿武职，勿辞也。”累迁纳言。临终数日，寝兴不安，无故惊曰：“抚我背者谁？”侍者曰：“无所见。”乃独言，以有所争者，曰：“我当寿八十，今追我何也？”复自言为官误杀二人，减十年，词气若有屈伏，俄而气绝。以娄公之明恕，尚不免滥，为政得不慎之欤！（出《大唐新语》）

【译文】

娄师德以殿中的身份任河源军使。唐永和年中，在白羊涧打败吐蕃的军队。放敌八次又七次胜利，出类拔萃被众人赞美。授官左骁骑郎将。高宗下了手诏说：“卿有文武才干，所以授卿武职，不要推辞呀。”娄师德很受重用多次升迁并采纳他的意见。临死那几天，睡觉和办事都不安宁，无缘无故就吃惊地说：“拍我背的是谁？”侍奉他的人说：“什么也没看见啊！”于是他就自言自语，好象和谁争论什么，又说：“我的寿命应该是八十岁，现在就逼我走是什么原因？”后来又自己说以前作官的时候误杀了二人，减寿十年。从说话的语气上看好象是屈服了。不一会儿就断气了。凭娄公这样明达宽恕还不免犯错误，当政的人还不应该更谨慎吗？

王瑱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时有敕史至州，瑱与使语，武强县尉蔺奖曰：“日过。移就阴处。”瑱怒，令典狱扑之，项骨折而死。至明日，狱典当州门限垂脚坐，门扇无故自发，打双脚胫俱折。瑱病，见奖来，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许。瑱恶之，回面向梁，奖在屋梁，旬日而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冀州刺史王瑱，性格酷毒暴烈。一天，有一个敕使到了冀州，王瑱就和敕使谈话。说了半天，武强县尉蔺奖说：“太阳晒过来了，到阴凉地方去说吧！”王瑱就生气了，命令典狱打他，结果把蔺奖的项骨打折而死。第二天，典狱在衙府门口把脚垂在门槛上坐着，门扇无故自己就突然关上了，打得双脚和小腿都骨折了。王瑱也得了病，病中看见蔺奖来了，王瑱立刻起来，亲自拿来酒菜求他宽恕，但蔺奖不答应。于是王瑱认为他很讨厌，就把脸转过来面向房梁，可是蔺奖又在房梁上。王瑱十多天的时间就死了。

江融

唐左使江融，耿介正直。扬州徐敬业反，被罗织。酷吏周兴等枉奏杀之，斩于东都都亭驿前。融将被诛，请奏事引见，兴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无罪枉戮，死不舍汝。”遂斩之，尸乃激扬而起，蹭蹬十余步，行刑者踏倒。还起坐，如此者三，乃绝。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左使江融，性情正直不阿，光明磊落。扬州徐敬业叛乱时，江融也被罗织罪名押进监狱。酷毒的官吏周兴在皇帝面前歪曲事实，胡乱奏报，致使江融被判死刑，在东都都亭驿馆前斩首。江融将被杀的时候，请求周兴引见要到皇宫奏事。周兴说：“你是囚犯，怎么能上奏？”江融愤怒地呵斥周兴说：“我无罪被冤屈杀害，死了也不放过你！”于是把江融斩了。但江融的尸体却激昂地站起来，蹒跚地走了十多步，行刑的人用脚踹倒，他还是坐起来，象这样起来三次才断气，虽然头掉了，还好象气愤不停的样子。不久周兴死了。

李昭德

唐凤阁侍郎李昭德，威权在己。宣出一敕云：“自今已后，公坐徒，私坐流，经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孙万荣贿财，奏与三品，后万荣据营州反，货求事败，频经恩赦，以百日不首，准脏断绞。（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凤阁侍郎李昭德大权在握，有一次他公布一条敕令说：“从今以后，公开犯罪判服劳役，偷偷犯罪判流放，经过一百天不自首的按法律冶罪。”这以前昭德就接受了孙万荣的贿赂，奏报授与三品官。后来孙万荣在营州反叛朝廷，贿赂的事被揭露。多次经恩赦，依照一百天不自首的规定，按章办理没收赃物判绞刑。

弓嗣业

唐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造大枷，长六尺，阔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后嗣明及嗣业，资遣逆贼徐真北投突厥，事败，业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洛州司马弓嗣业和洛阳县令张嗣明，造了一个长六尺，宽四尺，厚五寸的大枷。在这之前，没有人犯罪。后来嗣明和嗣业二人资助钱财让逆贼徐真向北投奔突厥，事情暴露了，嗣业等人自己带上了所做大枷。百姓都拍手称快。

周兴

唐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俊臣别奉（奉原本作奏，据明抄本改。）进止鞫兴，兴不之知也。及同食，谓兴曰：“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兴曰：“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围之，起谓兴曰：“有内状勘老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咸即款伏，断死，放流岭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为仇家所杀。传曰：“多行无礼必自及”，信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秋官侍郎周兴同来俊臣共同审理案件。来俊臣另外奉旨随时可以审判周兴。周兴不知道这件事。等到他们两个人一同吃饭时，俊臣对周兴说：“现在有些囚犯不承认罪行，你看怎么办呢？”周兴说：“这好办，拿来一口大瓮，在四面烧上炭火烤，让犯人进入瓮里，什么事敢不说？”然后就找了一口大瓮，用火围上瓮。俊臣起来对周兴说：“宫内有人状告老兄，我奉命调查，请兄进到这个瓮里吧！”周兴又惊惶又害怕连忙磕头，把罪行全都招认了。后来判死刑，流放到岭南。被他所破败的人家，流放岭南的很多，最终被仇家所杀。传曰：“多行无礼必然要牵扯自己。”可信啊！

鱼思咺

唐鱼思咺有沈思，极巧。上欲造匦，召工匠，无人作得者。咺应制为之，甚合规矩，遂用之。无何有人投匦言咺，云：“徐敬业在扬州反，咺为敬业作刀轮以冲阵，杀伤官军甚众。”推问具承，诛之。为法自毙，乃至于此。（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有个人叫鱼思咺，这个人凡事能深入思考，心灵手巧，皇上想要做个收进书言事的小匣子，召工匠制作，但没有能作得好。鱼思咺应召制作一个，很合规格，于是就采用了。不久有人投书于小匣子，是告鱼思咺的，说：徐敬业在扬州造反，鱼思咺给他制造了刀轮来冲我们的阵地，杀伤了很多官军。后来审问鱼思咺，他都承认了，把他杀了。自作自受，到了这种地步。

索元礼

唐索元礼，为铁笼头以讯囚。后坐赃贿，不承，使人曰：“取公铁笼头。”礼即承伏。（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有个索元礼，造了一个铁笼头来审问囚犯。后来他犯了贿赂罪，不承认。一个使臣说：“拿他的铁笼头来！”索元礼立刻就认罪伏法了。

张楚金

唐张楚金为秋官侍郎，奏反逆人持（持明抄本作特，下同。）敕免死，家口即绞斩及配没入官为奴婢等。并入律。后楚金被罗织反，持敕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斩，妻子配没。识者曰：为法自毙，所谓交报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张楚金当秋官侍郎。他上奏说：“反叛的人如果有敕令可以免死，但其家口就要被处死刑或绞或斩，或者发配没收入官当奴婢。并把这话写入法律条文。后来张楚金被人虚构造反，拿着敕令免于死罪，但他家男子十五岁以上都被斩首，妻和子发配没收。有见识的人说：制定了法令却使自己致死，真是所说的互相报应啊。

崔日知

唐京兆尹崔日知处分长安万年及诸县左降流移人，不许暂停，有违晷刻，所由决杖。无何，日知贬歙县丞，被县家催，求与妻子别不得。（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京兆尹崔日知在处理长安万年县及其它各县被降职发配流放的人时，不许有一时地停留，如果违反停了一会，都要施以杖刑。不久，日知被贬到歙县任县丞，县府的人催他快走，他要求和妻与子等告别一下都不行。

苏颋

唐尚书苏颋，少时有人相之云：“当至尚书，位终二品。”后至尚书三品，病亟，呼巫觋视之，巫云：“公命尽，不可复起。”颋因复论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实然，由作桂府时杀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诉公，所司减二年寿，以此不至二品。”颋夙莅桂州，有二吏诉县令，颋为令杀吏。乃嗟叹久之而死。（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的尚书苏颋，年轻时有人给他相面说：“你能当官到尚书，能当到二品官。”后来作到尚书三品官，得病很重，找一个男巫给他看。巫说：“公的命已经尽了，不可能再好转。”苏颋就谈起相面人的话。巫说：“公当初确实是这样，由于你在桂州作官时杀了两个人，现在这两个人在地府里告你，司命的官减了你二年的寿命，因此你不能达到二品。”苏颋原来在桂州作官，有两个小官吏告县令，苏颋为了保护县令杀了二吏。他于是叹息了很久死了。

李之

唐王悦为唐昌令，杀录事李之而不辜。之既死，长子作灵语曰：“王悦不道，枉杀予，予必报。”其声甚厉。经数日，悦昼坐厅事，忽拳殴其腰，闻者殷然，惊顾无人。既暮，击处微肿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击王悦，正中要害处，即当杀之。”悦疾甚，则至蜀郡谒医，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数人馔，仍言曰：“吾与客三人至蜀郡，录王悦，食毕当行。”明日而悦死。”悦肿溃处。正当右肾，即李之所为也。（出《纪闻》）

【译文】

唐朝王悦任唐昌县令，他无辜杀了录事李之。李之死后，李之的长子作灵语说：“王悦不讲仁义道德，杀我太冤狂，一定要报仇。”他的声音很严厉，经过几天后，王悦白天在厅堂里办事，忽然有拳头打他的腰，听到的人听得很确实，他吃惊地看看周围并没有外人。到了晚上，被打的地方有些微肿，而且疼痛，当天，李之的儿子说：“我已经打了王悦，正打在要害的地方，不久就要杀了他。”王悦病得很厉害，到蜀郡去找医生看，没好。王悦临死的前一天，李之让他们的家人做几个人的饭，还说：“我与三个客人到蜀郡去收录王悦，吃完饭就该走。”第二天王悦就死了。王悦发肿溃烂的地方，正是右肾，这是李之干的。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专房之宠，将谋夺嫡。王皇后性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废后为庶人。肤受日闻，及太子之废也，玄宗访于张九龄。对曰：“太子天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太子（原本太子作九龄，据明抄本改。）自居东宫，未闻大恶，臣闻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过。父恕而掩之，无宜废绝。且其恶状未著，恐外人窥之，伤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隐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阴中计于武妃，将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结之。乃先黜九龄而废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瑶、光王琚同日拼命，海内痛之，号为三庶。太子既冤，武氏及左右屡见为祟，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声叫笑，召觋巫视之，皆曰三庶为厉。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瘗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厉乃息，玄宗乃立肃宗为太子，林甫之计不行，惕然惧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甍，识者知有神通焉。（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惠妃武氏，有专房之宠。将要阴谋夺取嫡亲的地位。王皇后嫉妒，稍微表现出忿愤不平的样子，玄宗就废掉了皇后贬为平民。这浮泛不实的情况逐渐传开，牵扯到太子也将被废。玄宗就访问张九龄。九龄回答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如果一动必然会使人心不稳。太子自己住在东宫，没听说有什么大的过错。我听说父子关系是天性，子有过错，父亲就要宽恕掩盖一下，不应该废掉而绝父子之情。再说太子的过错还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恐怕外人窥探他的太子之位，又挫伤了陛下作慈父的常情。”玄宗听后不高兴，隐瞒忍耐了好长时间。这时朝廷中李林甫等人掌握大权，暗中给武妃出主意，要她立自己的儿子以巩固地位，武妃也就同他们联合起来。于是先罢免了张九龄然后废了太子，太子的亲弟鄂王瑶、光王琚同一天被处死。全国都为他们悲痛，称为三庶。太子已经被冤杀，武氏王妃及左右侍从们多次见他作鬼，宫中整夜处于恐惧之中，有时听到鬼的叫声和笑声。召来男巫看视，都说是三庶作的祸害。以前那时收押了鄂王光王，行刑的人把他们射死然后埋起来，现在命令改葬了，设祭坛祝愿酹酒也没有用。直到武妃死，祸患才停息。玄宗就又立肃宗为太子。李林甫的计策没有实行。时刻处于警惕和恐惧之中。三庶人在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到十二月死。明白的人都知道这是有神灵感应啊！

杨慎矜

唐监察御史王抡为朔方节度判官，乘驿，在途暴卒，而颜色不变，犹有暖气，惧不敢殡。凡十五日复生，云：至冥司，与冥吏语，冥吏悦之，立于房内。吏出，抡试开其案牍，乃杨慎矜于帝所讼李林甫、王鉷也，已断王鉷族灭矣，于是不敢开，置于旧处而谒王。王庭前东西廊下皆垂帘，坐抡帘下，慎矜兄弟入，见王称冤。王曰：“已族王鉷，即当到矣。”须臾，锁鉷至。兼其子弟数人，皆械系面缚，七窍流血，王令送讯所。于是与慎矜同出，乃引抡即苏。月余，有邢鉷之事，王鉷死之。（出《纪闻》）

【译文】

唐朝监察御史王抡任朔方节度判官。有一天乘车到驿馆去，在途中突然死了，死后脸色一点儿也没变，还有暖气，人们都害怕不敢殡葬。十五天后。又活了，他说：到了冥司，和冥吏谈话，冥吏很喜欢他，他就站在房内。冥吏出去了，王抡就试着打开他的案卷，原来是杨慎矜向皇帝所诉讼李林甫、王鉷的案卷，已经判王鉷灭族了。于是不敢再往下翻，放到原处等进见冥王。冥王庭前东西游廊下都垂着帘子，冥王来了就坐在王抡站着的那个屋子的帘下，这时慎矜兄弟进来了，见王都齐声喊冤。王说：“已经判灭王鉷全家，马上就要到了。”不一会儿，用枷索锁着王鉷来到，还有他的子弟几人，都带着脚镣手铐，七窍流血。王命令把他们带到审讯的地方，于是与慎矜一同出来，这才拉了王抡一把，王抡立刻就苏醒了。一个多月以后，发生了邢鉷之事。王鉷死在这件事上。

师夜光

唐师夜光者，蓟门人。少聪敏好学，雅尚浮屠氏，遂为僧，居于本郡。仅十年，尽通内典之奥。又有沙门惠达者，家甚富，有金钱巨万，贪夜光之学，因与为友。是时玄宗皇帝好神仙释氏，穷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于贫，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达知之，因以钱七十万资其行，且谓夜光曰：“师之学艺材用，愚窃以为无出于右者，圣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将首出群辈，沐浴恩渥。自此托迹缁徒，为明天子臣，可翘足而待也。然当是时，必有拥篲子门，幸无忘（忘原作忌，据明抄本改。）半面之旧。”夜光谢曰：“幸师厚贶我得遂西上，倘为君之五品，则以报师之惠矣。”夜光至长安，因赂九仙公主左右，得召见（召见二字原作以，据《唐书·师夜光传》改。温泉。（泉字下明抄本空九字，当有脱文。）命内臣选硕学僧十辈，与方士议论，夜光在选，演畅玄奥，发挥疑义，群僧无敢比者。上奇其辩，诏赐银印朱绶，拜四门博士，日侍左右，赐甲第，洎金钱缯綵以千数，时号幸臣。惠达遂自蓟门入长安访之，夜光闻惠达至，以为收债于己，甚不怿。惠达悟其旨，因告去。既以北归月余，夜光虑其再来，即密书与蓟门帅张廷珪：“近者惠达师至辇下，诬毁公缮完兵革，将为逆谋，人亦颇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闻之，积毁销金，不可不戒。”廷珪惊怒，即召惠达鞭杀之。后数日，夜光忽见惠达来庭中，骂夜光曰：“我以七十万钱资汝西上，奈何遽相诬谤，使我冤死，何负我之深也！”言讫，遂跃而上，珪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见，师氏家僮咸见之。其后数日，夜光卒。（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有个僧师叫夜光的人，家在蓟门。少年时就聪慧敏捷喜欢学习，崇敬佛家，于是就当了和尚，住在本郡。仅十年的时间，师夜光完全理解了佛家经典著作的奥妙。还有一个出家人叫惠达，他家很富有，有金钱巨万。因为佩服夜光有学问，所以和他交上了朋友。当时玄宗皇帝崇尚神仙佛家，想在全国找名僧道士。然而夜光由于贫穷不能西去长安，心中怏怏不乐。惠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拿出七十万钱资助他去长安。并且对夜光说：“你的学艺和才能，我私下认为没有再高过你的了。圣上选拔全国的人才名士，你一定会在众人里出类拔萃，受到圣上的宠幸，从此就会脱离一生寄托在僧人途上了，并能作皇帝的大臣，这是跷着脚就可以得到很有希望的事。然而那个时候必然是富贵荣华，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半面之交。”夜光拜谢说：“多亏师傅您赠送给我这么多钱，使我能够西去长安。如果我能当上五品官，我就能报答师傅对我的恩惠了。”夜光到了长安，贿赂了九仙公主的亲信，得到在温泉被召见的机会，玄宗命内臣选拔十名博学的僧人，同有才能有方术的人辩论。夜光被选入其中。他的演讲流畅玄奥，广征博引，并能有所发挥，其他的僧人没有敢和他较量的。皇上对他的辩才很惊奇，就下诏赐给他银印和红绶带。拜为四门博士，每天都在皇帝身边，又赐甲第，赏金钱缯綵等上千数。当时号称幸臣。惠达听到这些情况就从蓟门到长安去探访他，夜光听说惠达来了，以为是来找自己要债，很不高兴。惠达明白了他的心理，就告别他回蓟门去了。已经回到蓟门一个多月了，夜光担心他再来，就写了一封密信送给蓟门帅张廷珪，信中说：“近来惠达到皇帝这里，诬陷诽谤你现在训练军队，准备军用物资，将要谋反，有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事了。凭公您这样忠心为国，谁都知道的，积聚烈火可以溶化金子，不能不防备。”廷珪看完信又吃惊又愤怒，立刻就把惠达捉来用鞭子打死了。过了几天，夜光忽然看见惠达来到厅堂，骂夜光说：“我拿七十万钱资助你西上，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诬陷诽谤我，使我含冤而死，为什么背弃我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说完就跳上来，扯拽夜光，过了很长时间才看不见什么，师夜光的家僮都看见了。这以后仅几天的时间，夜光死了。

崔尉子

唐天宝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荥阳。母卢氏，干于治生，家颇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县尉，其母恋故产，不之官。为子娶太原王氏女，与财数十万，奴婢数人。赴任，乃谋赁舟而去，仆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孙，云空舟欲返，佣价极廉，倘与商量，亦恐稳便。”遂择发日，崔与王氏及婢仆列拜堂下，泣别而登舟。不数程，晚临野岸，舟人素窥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佯为拯溺之势。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恸，孙以刃示之，皆惶惧。无复喘息。是夜，抑纳王氏。王方娠，遂以财物居于江夏，后王氏生男，舟人养为己子，极爱焉。其母亦窃诲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亲老在郑州，讶久不得消息。积望数年。天下离乱，人多飘流，崔母分与子永隔矣。尔后二十年，孙氏因崔财致产极厚，养子年十八九，学艺已成，遂遣入京赴举。此子西上，途过郑州，去州约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见人。随火而行，二十余里，至庄门，扣开以寄宿。主人容之，舍于厅中，乃崔庄也。其家人窃窥，报其母曰：“门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语行步，辄无少异，又白其母。母欲自审之，遂召入升堂，与之语话，一如其子，问乃孙氏矣。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远来，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违长者之意，遂诺之。明日，母见此子告去，遂发声恸哭，谓此子曰：“郎君勿惊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顷因赴官，遂绝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见郎君状貌，酷似吾子，不觉悲恸耳。郎君西去，回日必须相过，老身心孤，见郎君如己儿也。亦有奉赠，努力早回。”此子至春，应举不捷，却归至郑州，还过母庄。母见欣然，遂留停歇数日，临行赠赀粮，兼与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赠。”号哭而别，他时过此，亦须相访。此子却归，亦不为父母言之。后忽著老母所遗衣衫，下襟有火烧孔。其母惊问：“何处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与子言其事：“此衣是吾与汝父所制，初熨之时，误遗火所爇，汝父临发之日，阿婆留此以为念。比为汝幼小，恐申理不了，岂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闻言恸哭，诣府论冤，推问果伏。诛孙氏，而妻以不早自陈，断合从坐，其子哀请而免。（出《原化记》）

【译文】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姓崔的清河人，家住在荥阳，老母卢氏，经营买卖，家中很富有。她有个儿子在京都榜上有名，受官到吉州大和县作县尉。她的母亲留恋故乡的家产，不想到儿子作官的地方去，给儿子娶了太原王家的女儿，并给钱财几十万，奴婢好几个人，前往大和县赴任。于是就计划租船去。仆人说：“现在有个吉州人姓孙，他说想要空着船返回，租价很便宜，如果和他商量，恐怕很稳妥。”于是就选择出发的日子，崔就和王氏以及随走的奴婢们排着在堂下跪拜，流着眼泪告别母亲上了船。不知走了多远，到晚间靠在荒野的岸边，撑船的人早就偷看了他们的行李，认为财货很多而起了坏心。看崔尉不注意，突然把崔尉推到深潭里，假装要救被淹的人的样子。回来说：“可恨我尽力救也来不及了。”王氏及跟随的奴婢们都悲痛大哭，姓孙的就拿出刀来逼迫他们，大家都很惊慌害怕，连气也不敢喘。这天夜里，姓孙的强娶王氏。王氏正怀孕，于是就凭着那些财物在江夏定居了。后来王氏生了一个男孩，姓孙的撑船人供养他象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喜爱他。他的母亲也偷偷地教他识字，但并不告诉他以前的事。崔尉的母亲在郑州，很惊讶这么长时间没有崔尉一家的消息，盼望了很多年。此时天下大乱，很多人都四散漂泊流浪。崔尉的老母也认为与儿子是永远分隔了。这以后二十年，姓孙的凭崔尉的钱财发了家，以致家财很富足。养崔子到十八九岁了，学问技艺已成。就让他入京去考举人。这孩子西上京城，路上经过郑州，离郑州还大约有五十多里路的时候，正赶在晚上迷了路。但觉有一盏灯在前面引路，却看不见人，崔子就跟着灯走。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一庄园门前，他就敲开门要求寄宿一晚。主人收容了他。让他在厅中住。这个庄园原来是崔庄。家人暗中看看崔子，就报告老母说：“门前边那个寄宿的客人，面貌很象我们家的郎君。”家人又看他的言语行动，则没有多少异样，又去告诉老母。老母想自己看看，就招呼崔子进了上屋，和他谈话，觉得同自己的儿子一模一样，一问才知他姓孙，老母又掉下眼泪，崔子也不知怎么办是好，老母说：“郎君远道而来，住下明天吃一顿饭再走吧！”崔子不敢违背这个老人的好意，就答应了。第二天，老母见崔子要告别离去，就出声大哭，对崔子说：“郎君不要对我这么哭感到吃惊，当年我只有一个儿子，以前因为要赴任，那以后就断绝了消息，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今天看见你的相貌举止太象我的儿子，不知不觉就悲痛罢了。郎君往西去，回来的那天一定要经过”崔子到那年春天，应考不中，回到郑州，又经过崔庄，老母很高兴，就留他多住了几天，临走时赠送给他钱物，还送给他一件衣服。然后说：“这是我那死了的儿子的衣服，以前是留作纪念的，现在既然永远也看不着了，因郎君相貌象我的儿子，就把它赠送给你。”号哭着告别。崔子说：“以后再经过这里，我也要来探访。”崔子回到家里也没有向父母说这些事。后有一天，忽然穿上老母所赠的那件衣服，下襟有一个火烧的小孔。崔母吃惊地问：“在什么地方得到的这件衣服？”崔子才叙述了前前后后的经过。崔母就屏退了外人，哭着对崔子说了以前的事。“这件衣服是我给你的父亲作的，在熨烫的时候不小心掉下点火烧了。你父亲临出发那天，我的婆婆留下这件衣服作纪念。我看你太幼小，恐怕你申诉论理不成，那想到现在是神使我们的事将要昭雪。”崔子听完母亲的话后大声痛哭。到官府里去申诉了冤情。经过审问果然是事实，姓孙的伏法招供了。杀了姓孙的。但因为崔尉的妻子不能早日到官陈述，判她应该问罪，因崔子悲哀地请求而免除处罪。

卷第一百二十二　报应二十一（冤报）

陈义郎　达奚珣　华阳李尉　段秀实 马奉忠　郓卒　乐生　宋申锡 蜀营典

陈义郎

陈义郎，父彝爽，与周茂方皆东洛福昌人。同于三乡习业，彝爽擢第，归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与彝爽交结相誓。唐天宝中，彝爽调集，受蓬州仪陇令。其母恋旧居，不从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织染缣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误为交刀伤指，血沾衣上。启姑曰：“新妇七八年温清晨昏，今将随夫之官，远违左右，不胜咽恋。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误伤血痕，不能浣去，大家见之。即不忘息妇。”其姑亦哭。彝爽固请茂方同行。其子义郎，才二岁，茂方见之，甚于骨肉。及去仪陇五百余里，磴石临险，巴江浩渺，攀萝游览，茂方忽生异志，命仆夫等先行，为吾邮亭具馔。二人徐步，自牵马行，忽于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鎚击彝爽，碎颡，挤之于浚湍之中，佯号哭云：“某内逼，北回，见马惊践长官殂矣，今将何之？”一夜会丧，爽妻及仆御致酒感恸，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一无知者，吾便权与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禄，逮可归北。”即与发哀，仆御等皆悬厚利，妻不知本末，乃从其计。到任，安帖其仆。一年已后，谓郭曰：“吾志已成，誓无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满，移官，家于遂州长江，又一选，授遂州曹掾。居无何，已十七年，子长十九岁矣，茂方谓必无人知，教子经业，既而欲成，遂州秩满，挈其子应举。是年东都举选，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觇故园之存没。涂次三乡，有鬻饭媪留食，再三瞻瞩。食讫，将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怜子似吾孙姿状。”因启衣箧，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遗，泣而送之。其子秘于囊，亦不知其由，与父之本末。明年下第，归长江，其母忽见血迹衫子，惊问其故，子具以三乡媪所对。及问年状，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于静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虑汝之幼，吾妇人，谋有不臧，则汝亡父之冤，无复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还，乃天意乎？”其子密砺霜刃，候茂方寝，乃断吭，仍挈其首诣官。连帅义之，免罪，即侍母东归。其姑尚存，且叙契阔，取衫子验之，歔欷对泣，郭氏养姑三年而终。（出《乾鐉子》）

【译文】

陈义郎的父亲彝爽与周茂方都是东洛福昌人。一同在三乡读书，后来彝爽考中，回家娶了郭愔的女儿。茂方终于没有考上，只与彝爽盟誓结为兄弟。唐朝天宝年间。彝爽被调用，受官蓬州仪陇县令。他的母亲留恋故乡旧居，不愿随儿子到官府去。收拾了几天行李。郭氏用自己织染的一匹双丝绸绢，裁了一件衣服敬送给婆婆，不小心被剪刀弄伤了手指，血沾到衣服上了。她就告诉婆婆说：“新媳妇这七八年来早晚冷热让你操心照看，现在就要随丈夫到官所去了，远离你的身边，特别牵挂留念。然而我亲手作了这件衣衫，上面有不小心被剪刀伤了手指的血痕，洗不掉了，留下以后作个纪念，大家看见它，也就会想起媳妇。”婆婆听后也哭了。彝爽坚决请茂方与他同去。彝爽的儿子义郎才两岁，茂方见了他比自己的孩子还亲。等到距仪陇有五百多里时，登山涉险，巴江广阔无边，他们只好一路跋涉、攀登，一路游览。这时茂方忽然想出个坏主意，他让家仆和马夫等在前面先走，给他们先在邮亭那里准备好饭菜，只有他和彝爽二人在后面自己牵着马慢慢走，当走到一处非常陡峭的山崖边时，茂方忽然抽出金锤打彝爽，把额头都打碎了，然后又把他推到湍急的江水里。他还假装哭着说：“我去大便，回头看见马受惊，把长官踹到山崖下去死了，现在可怎么办啊？”一夜之间大家都很悲痛哀丧，爽妻和仆人马夫们也向他敬酒感到悲伤。这时茂方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怎么办？人死不能复活，况且天下四方再也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我就权且和夫人冒名去上任，先赚他十年的俸禄，有了钱我们就可以回到北方的家。”说到这儿，他又哀痛了一阵，仆人马夫都答应给予重赏，爽妻又不知这件事的真相，就听了茂方的话上任去了。到任以后，茂方先安顿了仆人等。一年以后，他才对郭愔的女儿说：“我的志向已经成功，但我发誓，今后决不背叛你。”郭氏只好把这深仇大恨埋在心里，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茂方还是小心谨慎严加防备的。在任期满，调到别处作官，定居在遂州长江。又一次选官，授予遂州曹椽。这样匆匆过了十七年，义郎也长到十九岁了。茂方心里想一定没有人知道，就教义郎，读书学得很好。在遂州又届满，就趁这个机会带着义郎进京应举。这一年在东都选拔举人，茂方走北路，让义郎走南路。茂方的用意是让义郎看看过去的庄园还有没有了。义郎在路途上经过三乡，有一个卖饭的老太太留他吃饭，再三地上下打量他。吃完饭就要给饭钱。这老太太说：“不用给钱了，我爱你的相貌象我的孙子一样。”说着就打开衣箱，拿出郭氏所留下来的那件有血痕的衣衫作赠品，一边哭一边送给他。义郎秘密地收到行囊里，但不知这其中的缘由和他父亲的前后事情。第二年没有考中，归到长江。他的母亲忽然发现了那件血迹的衣衫，吃惊地问这是那儿来的。义郎就把在三乡遇到一个老太太的事告诉了他母亲，等他母亲问那老太太的年龄相貌，就知道是她的婆婆，因此大哭一场，然后拉着义郎到一个静僻的屋子里，她把前前后后一切事情都告诉了儿子，又说：“现在的父亲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父亲就是被他害死的，我早就想对你说，考虑你太小，我又是一个妇道人家，如果考虑不周，那么你死了的父亲的冤枉，就没办法昭雪了。并不是我怕死呀。现在我的儿子亲手带着被血染的衣服回家，这不是天意吗？”义郎暗中磨了一把快刀，等到茂方睡着了，就切断他的喉咙，还提着他的头到官府里告状。连帅认为他是个讲父子之义的孩子，免除他的罪过，让他侍奉母亲东归三乡。回到家后见婆婆还活着，他们说起过去的事，拿出衫子来对证，哽咽着对哭起来。郭氏供养婆婆，三年后婆婆死了。

达奚珣

唐肃宗收复两都，崔器为三司使，性刻乐祸，阴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贼官据合处死。李岘执之曰：“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含弘之义。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协以罔理。况河北残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识大体，累日方从岘奏，陈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吕湮骤荐器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脚肿，月余渐亟。瞑目即见达奚珣，但口称：“叩头大尹，不自由。”左右问之，良久答曰：“达奚尹诉冤，我求之如此。”经三月。不止而死。（同《谭宾录》）

【译文】

唐肃宗皇帝收复两都后，崔器任三司使。他性情苛毒，兴灾乐祸，阴险残忍很少施恩于人。他还能根据皇上的意图给予发挥。他上奏皇帝说：“凡是沦陷在贼寇中的官员都应该处死。”李岘和他争议说：“凡事应该看他是首犯还是协从，情节也要看轻重，如果一概处死，恐怕没有一点儿宽宏大量的仁义可讲。过去开明的皇帝用刑罚就是处掉罪魁祸首，协从的不加审办。况且现在河北一带的残寇还没有平息。暂时让他漏网，最好给他们开一条悔过自新的出路。如果全部诛杀，是坚定了叛贼的反叛心理。”舞文弄墨的文官，不能认识大局，过了很长时间才采纳了李岘的主张。陈希烈之下的人都定为六等罪犯。吕湮马上推荐崔器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后来崔器得了病，脚肿，一个多月以后渐渐重了。他闭上眼睛就看见达奚珣，只是喊：“给大尹磕头，不是我自己作主的。”身边的人问他，很久才回答说：“达奚府尹来诉冤，我这样哀求他。”经过三个月，这种事也没停止，然后死了。

华阳李尉

唐天宝后，有张某为剑南节度史。中元日，令郭下诸寺，盛其陈列，以纵士女游观。有华阳李尉者，妻貌甚美，闻于蜀人，张亦知之。及诸寺严设，倾城皆至，其从事及州县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于张。唯李尉之妻不至，异之，令人潜问其邻，果以貌美不出。张乃令于开元寺选一大院，遣蜀之众工绝巧者，极其妙思，作一铺木人音声，关戾在内，丝竹皆备，令百姓士庶，恣观三日，云：“三日满，即将进内殿。”百里车舆阗噎。两日，李君之妻亦不来。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从婢一人而至，将出宅，人已奔走启于张矣。张乃易其衣服先往，于院内一脱空佛中坐，觇觑之。须臾至，先令探屋内都无人，乃下。张见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归，潜求李尉之家来往者浮图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惊而拒之。会李尉以推事受赃，为其仆所发，张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于岭徼，死于道。张乃厚赂李尉之母，强取之，适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于州，张宠敬无与伦此。然自此后，亦常仿佛见李尉在于其侧，令术士禳谢，竟不能止。岁余，李之妻亦卒。数年，张疾病，见李尉之状，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张惊前问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恩有所报。李某已上诉于帝，期在此岁，然公亦有人救拔。但过得兹年，必无虞矣。彼已来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毕而去。其时华山道士符箓极高，与张结坛场于宅内，言亦略同。张数月不敢降阶，李妻亦同来，皆教以严慎之道。又一日黄昏时，堂下东厢有丛竹，张见一红衫子袖，于竹侧招己者，以其李妻之来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阶，奔往赴之。左右随后叫呼，止之不得，至则见李尉衣妇人衣，拽张于林下，殴击良久，云：“此贼若不著红衫子招，肯下阶耶？”乃执之出门去。左右如醉，及醒，见张仆于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出《逸史》）

【译文】

唐朝天宝后期，有一个姓张的人任剑南节度使。元宵节那天，他下令给城内各个寺院，要把寺院妆扮得盛大隆重，任凭那些善男信女去游览。有个华阳人李尉，他的妻子非常美丽，真有闭月羞花之貌，在蜀地的人都听说过。张节度使也知道这些传闻。等到各寺院布置好了，全城的人都出来了，那些从事以及州官县官的家属们来看的也不少。凡是有这样的人来看，手下人一定去报告张某。只有李尉的妻子没去。张某很奇怪。派人暗中打听他的邻居，果然是因为太漂亮了才不出门。张某就下令在开元寺选择一个大院。派蜀地非常灵巧的工匠，尽全力想巧妙的办法，演一场木偶戏。人关在幕布后面，各种乐器齐备，让全城百姓土庶等人观看三天。并且宣称：三天期满，就将进内殿。这样一来，百里以内车马都阻塞了道路。已经两天了，李尉的妻子也没来。第三天天要黑了人们都散去，李尉妻乘一便轿带一个婢女来了。她刚出家门，有人已经奔跑到张某那儿报信了。张某就马上换衣服先到了寺院。在寺院里一座脱空了的佛象里坐着窥视。不一会儿李尉妻就到了，她先让婢女看看屋内没有人，才下了轿。张某一看，真是神仙下凡，并不是世上能有的。等到他回来，就暗中求那些经常到李尉家的和尚尼姑和女巫，一再表示敬意。李尉的妻子每次都吃惊地拒绝了。正赶上李尉因审理案子接受贿赂，被他的仆人揭发了，张某就令能写的官吏更严重地发挥了案情，上奏后责杖六十，流放到岭南边界。后来李尉死在道上。这时张某就多多贿赂李尉的母亲，强行娶了李尉的妻子。恰巧因为李尉愚笨又孤陋，他的妻子经常抱怨自己好比他的佣人和奴才，于是就同意了。张某把她接到州府，宠爱恭敬简直无与伦比。然而从这以后，张某也经常仿佛看见李尉在他的身边。他让道士设坛祈祷还是不能终止。一年多，李尉妻死了。几年以后，张某也得了病，看见李尉的形体容貌也更加清楚。忽然有一天，他见李尉的妻子，就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张某很吃惊，就上前去问她。李尉妻说：“我感谢您的深恩，想要报答您。李尉已经到天帝那里告了您，你死的期限就在这一年，然后您也有人拯救，只要过了今年，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他已经来找您了，您若是不出去，他一定不敢上您的屋子里，要谨慎，千万不要走出屋子。”说完就走了。那时华山有个道士画的符很灵验，给张某在宅内设了坛场，说法和李尉妻大致相同。张某几个月不敢下台阶一步。李尉妻也常来，都告诉谨慎小心的办法。有一天黄昏，张某看见在堂下东厢房的竹丛里有一支红衫子衣袖，在竹丛边上招呼自己，张某以为是李尉妻来了，把以前李妻和道士的告诫全都忘了，下了台阶奔跑着去了。他身边的人跟在他后面喊他也阻止不住。到了竹林，看见李尉穿着女人的衣服，把张某拽到竹林里，欧打了很长时间，并且说：“你这个贼人，我若不穿红衫子招呼你，你肯下台阶吗？”一边说着一边把张某带出门去。张某身边的仆役等都好象醉了一样。等到他们醒了，见张某倒在竹林下，眼睛和鼻子都淌着血，只有心口还是暖的，扶他到屋里就死了。

段秀实

唐朱泚败，奔泾州，京师副元师李晟，收复宫阙。朱泚既败走，收残兵士，才余一二百人。忽昏迷，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父。田父曰：“岂非朱太尉耶？”伪宰相源休止之曰：“汉皇帝。”田父曰：“天地不长凶恶，蛇鼠不为龙虎，天网恢恢，去将何适？”泚怒，欲杀之，俄而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里，泚于马上，忽叩头连称“乞命”，手足纷纭，若有拒捍，因之坠马，良久却苏。左右问其故，曰：“见段司农。”寻被韩旻枭斩。（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后唐时，朱泚失败了，往泾州逃奔。京师的副元师李晟收复了王宫。朱泚败逃后，收拾残兵败将，总共才剩下一二百人了。在逃跑的路上忽然昏迷，分不清方向了，因此他就向一个种田的老人问路。那老人说：”你不是朱太尉吗？”伪宰相源休连忙阻止说：“这是汉皇帝。”种田老人说：“天地不助长凶恶，蛇和鼠不会成为蛟龙。天网殊而大，你到什么地方去才好呢？”朱泚很生气，想要杀了他，不一会儿那老人不知到那去了。等到他们离泾州还有一百多里的时候，朱泚在马上忽然叩头口里连声喊“饶命”，手和脚也乱踢乱舞，好象和谁打架，这样就坠落下马。很久才苏醒过来。身边的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看见段司农了。”不久，朱泚被韩旻斩首。

马奉忠

唐元和四年，宪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获恒阳生口马奉忠等三十人，驰诣阙。宪宗令斩之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斩毕，胜业坊王忠宪者，属羽林军，弟忠弁，行营为恒阳所杀。忠宪含弟之仇，闻恒阳生口至，乃佩刃往视之。敕斩毕，忠宪乃剖其心，兼两肉，归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门，忠宪出见。自云“马奉忠”，忠宪与坐。问所须，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肉。”忠宪曰：“汝非鬼耶？”对曰：“是。”忠宪云：“我弟为汝逆贼所杀，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报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阳寇是国贼，我以死谢国矣。汝弟为恒阳所杀，则罪在恒阳帅。我不杀汝弟，汝何妄报吾？子不闻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报众仇，则汝仇极多矣。须还吾心，还吾，则怨可释矣。”忠宪如失，理云：“与汝万钱可乎？”答曰：“还我无冤，然亦贳公岁月可矣。”言毕遂灭，忠宪乃设酒馔纸钱万贯于资圣寺前送之，经年，忠宪两渐瘦，又言语倒错惑乱，如失心人，更三岁而卒。则知志于报仇者，亦须详而后报之。（出《博异志》）

【译文】

唐元和四年，宪宗讨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抓获了恒阳俘虏马奉忠等三十人。日夜兼程押到京城。宪宗命令在东市西坡资圣寺旁处斩。斩完了。胜业坊有个王忠宪，隶属羽林军，他的弟弟忠弁在军队里被恒阳军杀了。忠宪抱着弟的冤仇，听说恒阳的俘虏到了。就带着刀去看，等斩完，忠宪就挖了一颗心，还有两块臂肉，回来吃了。到了晚上，有一个穿紫衣人敲门，忠宪出来见了面。那人自己介绍说叫马奉忠。忠宪就和他坐下来并问他来干什么。马奉忠回答说：“你为什么那么狠挖了我的心，割了我的肉？”忠宪说：“你不是鬼吗？”回答说：“是。”忠宪说：“我的弟弟被你们那些叛贼杀了，我怎么能不报那一刀之仇，用来抵偿我的怨恨。你为什么怪罪我？”马奉忠说：“我和恒阳的人是国家的敌人，我已经用死来向国家道歉了，你的弟弟是被恒阳人杀的，那么罪过就是恒阳主帅的，我并没有杀你的弟弟，你为什么找我报仇？你没听说过‘儿子不管父亲的罪过’这句话吗？父子的罪过都连不到一起，然而你胡乱地报大家的仇，那么你的仇就太多了。你必须还我的心，还我的臂肉。如果这样，我们之间的怨恨就可以解开了。”忠宪知道自己错了，还和他理论说：“我赔偿一万钱可以吗？”马奉忠回答说：“还我的心肉就没什么冤仇，然而可以宽限你几个月。”说完就不见了。忠宪就在资圣寺准备了酒菜和上万贯纸钱相送。经过一年，忠宪的两臂渐渐瘦下去，还加上说话颠三倒四，糊涂神志混乱，好象没有心的人。又过了三年死了。从这件事上就知道了有想报仇的人，一定要详细了解情况然后再报仇。

郓卒

唐元和末，王师讨平郓。汴卒有食郓士之肉者，数岁暴疾，梦其所食卒曰：“我无宿憾，既已杀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诉于上帝矣，当还我肉，我亦食之，征债足矣。”汴卒惊觉流汗，及晓，疼楚宛转，视其身唯皮与骨，如人腊，一夕毙矣。（出《逸史》）

【译文】

唐朝元和末年，国家派兵讨伐平定了郓地的叛乱，在汴梁军队里有个士兵吃了郓兵的肉。几年以后突然得了病，梦到被他吃了肉那个兵说：“我们没有什么旧冤仇，既然你已经把我杀了，又吃我的肉，多么不仁义啊！我已经到天帝那里告了你，你应该还我的肉，我也吃它。这样我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汴军那个兵醒后浑身大汗。等到天亮，他翻来覆去地疼痛难忍。再看他的身体，只剩下皮和骨头了，好象是个腊人。一天就死了。

乐生

唐中丞杜式方，为桂州观察使，会西原山贼反叛，奉诏讨捕。续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抚，及过桂州，式方遣押衙乐某，并副将二人当直。至宾州，裴命乐生与副将二人，至贼中传诏命，并以书遗其贼帅，诏令归复。乐生素儒士也，有心义。既至，贼帅黄少卿大喜，留燕数日。悦乐生之佩刀，恳请与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复命，副将与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乐某以官军虚实露于贼帅，昵之，故赠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检，果得。乐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价直数万，意颇宝惜，以方奉使，贼帅求之，不得不与，彼归其直，二口之价，尚未及半，某有何过！”生使气者，辞色颇厉，裴君愈怒，乃禁于宾州狱。以书与式方，并牒诬为大过，请必杀之。式方以远镇，制使言其下受赂于贼，方将诛剪，不得不置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乐生亦有状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约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语之。”使者至，传式方意，乐生曰：“我无罪，宁死；若逃亡，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问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此制使书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无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讯，乐生问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诉！”遂索笔通款，言受贼帅赃物之状。式方颇甚悯恻，将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托？”生曰：“无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职？”曰：“得衙前虞侯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赠钱百千文，用为葬具。又问所欲，曰：“某自诬死，必无逃逸，请去桎梏，沐浴，见妻子，嘱付家事。”公皆许。至时，式方乃登州南门，令引出，与之诀别。乐生沐浴中栉，楼前拜启曰：“某今死矣，虽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无，中丞为制使所迫耳。”式方洒泣，遂令领至球场内，厚致酒馔。餐讫，召妻子别，问曰：“买得棺未？可速买，兼取纸一千张，笔十管，置棺中。吾死，当上诉于帝前。”问监刑者曰：“今何时？”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黄昏时，便往宾州，取副将某乙。及明年四月，杀制使裴郎中。”举头见执捉者一人，乃虞侯所由，乐曾摄都虞侯，语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尔慎忽折吾颈，若如此，我亦死即当杀汝。”所由至此时，亦不暇听信，遂以常法，拉其头杀之，然后笞，笞毕，拽之于外。拉者忽惊蹶，面仆于地死矣。数日，宾州报，副将以其日黄昏，暴心痛疼。制者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于球场宴敕使次，饮酒正洽，忽举首瞪目曰：“乐某，汝今何来也？我亦无过。”索酒沥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杀汝，亦我之罪。”遂暗不语，舁到州，及夜而殒。至今桂州城南门，乐生死所，方圆丈余，竟无草生。后有从事于桂者，视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乐生一何神异也。（出《逸史》）

【译文】

唐朝的中丞杜式方任桂州观察使，正遇上西源一带有贼寇占山造反。杜式方奉诏讨伐捕捉。后来皇上又派一个姓裴的郎中带着皇帝的命令招抚贼寇。等他们经过桂州的时候，式方派了一个姓乐的押衙和两个副将相随。到了宾州，裴郎中命令乐生和副将二人到贼营中传达皇上的诏令，并且给贼帅写了一封信，招抚他们归顺朝廷。乐生一直是个读书人，讲仁义。他们到了贼营以后，贼帅黄少卿很高兴，留他们住了几天。他很喜欢乐生的佩刀，恳切地希望乐生送给他，少卿用两名年轻婢女酬谢，就算抵佩刀的价值。回来复命后，副将和乐生合不来，就对裴郎中报告说：“姓乐的把军事秘密都泄露给贼帅了。贼帅很亲近他，所以赠给他两个年轻女人。”裴听后很生气，派人去搜查，果然搜到二女。乐生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了。并且说：“我的刀价值几万钱，我心里把它当成宝物那样爱惜，因为我正奉使命，贼帅求我送给他，我是不得不给，他还给我的价值还不到那刀的价值的一半，我有什么过错？”乐生因为生气，说话的措词也很生硬严厉。裴郎中更气愤，就把他囚禁在宾州监狱，给式方写了一封信，并在公文中诬陷乐生犯了大罪，请式方一定要杀他。式方因为是远镇，皇上的特使说他的部下受了贼寇的贿赂，并要求诛杀，他也不得不按法律办。但是式方心里是明白乐生冤枉。乐生也有状子写得很细。式方于是就令人持公文追回乐生。他约见使者并当面对他说：“乐生如果想逃跑的话，你们千万不要禁止他，并把我的用心告诉他。”使者到乐生被囚禁的地方对乐生说了式方的意思。乐生听后说：“我没有罪，宁肯死；如果逃跑，就证明我有罪。”乐生回到桂州，式方就召乐生来，问他的情况。乐生就把前后经过详细地陈述一遍。式方就把特使的公文给他看，然后说：“现在看这件事，我并不是不知道你的冤枉，然而没有办法救你呀。怎知办？”于是就下令审讯。乐生问审讯的人：“中丞的意思怎么样？”回答说：“中丞按照特使的意见，你的死罪是免不了了。”乐生说：“中丞的意见也是这样，我还申诉什么。”就让他拿来笔按照条文说自己怎样接受了贼帅的赃物等情况。式方很怜悯他为他惋惜。将要处决了，式方让人把他领来说：“我知道你太冤屈了，还有什么事托付给我吗？”乐生说：“没有。”式方说：“你有男孩没有？”乐生说：“有一个。”“谋什么职务？”说：“能当个衙前的虞侯就满足了。”式方就写了公文并赠给百千文钱用来买埋葬用品。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乐生说：“我是自己诬陷死的，一定不会逃跑，请求去掉刑具，让我洗个澡，见妻子和儿子一面，再嘱咐一下家里的后事。”式方都同意了。到了斩首那天，式方登上州城的南门，令人领乐生出来，和乐生作永别。乐生洗了澡，梳好了头，在城楼前拜告说：“我今天死了，虽然死了也不能算完。”式方说：“你埋怨我吗？”乐生说：“不，中丞你是被特使逼迫罢了。”式方流出了眼泪。让人把他领到一个圆场里，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吃完了，他就招呼妻子和儿子分别。问他：“买了棺材了吗？赶快买，再拿一千张纸和十支笔放到棺材里。我死以后，要到上帝面前去诉冤。”又问监刑的人：“现在什么时辰？”回答说：“中午。”乐生说：“我中午死，到黄昏的时候就去宾州，要副将的命。到明年四月，我要杀制使裴郎中。抬头看见行刑的一个人，原来是虞侯手下的人，乐生曾当过都虞侯，就对他说：“你是我的老部下，我现在该死了，你要小心不要把我的脖颈弄折了，假如弄折了，我死了也要把你杀死。”那老部下在这时候也没工夫听他的话。于是就用平常的办法，拉着他的头杀了他。然后才验身，验身完把他拽到门外。那老部下忽然惊倒，面朝下仆倒在地上死了。几天以后，宾州来报告，副将在那天黄昏，突然心痛死去，姓裴的制使在第二年四月死了。那年十月，式方在圆场中宴请敕使回来。酒正喝到高兴的时候，忽然抬头瞪着眼睛说：“乐生，你现在怎么来了？我也没有罪过。”要些酒洒在地上给乐生祝愿。过了很长时间又说：“我知道你冤屈，然而我毕竟杀了你，这也是我的罪过。”然后就哑口不能说话了，抬到州府，到了晚上就死了。到现在桂州的南城门乐生死的地方。有一个方圆一丈多的地方，竟然没长出草。后来有到桂办事的人，看了以后都相信了。从古到今冤死的人很多，为什么这个乐生这么神奇呢。

宋申锡

唐丞朝宋申锡，初为宰相，恩渥甚重，申锡亦颇以致升平为己任。时郑注交通纵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为京兆尹，密与之约，令察注不法，将献其状，擒于京兆府，杖杀之。既约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为中贵所爱，因欲亲厚之，乃尽以申锡之谋语焉。注因报知右军，不旬日，乃伪作申锡之罪状，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结于诸王，图谋不轨，以衣物金宝奇玉为质。”且令人仿其手疏，皆至逼似。（似原作以，据明抄本改。）狱成于内，公卿众庶无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迭入论之，方得谪为开州司马。至任数月，不胜其愤而卒。明年，有恩诏，令归葬京城。至大和元（元明抄本作丸。）年春，其夫人亭午于堂前假寐次，见申锡从中门入，不觉惊起。申锡以手招之，乃下阶，曰：“且来，有少事，要令君见。”便引出城，似至浐水北去数里，到一墟开，见一大坑，坑边有小竹笼及小板匣者数枚，皆有封记。申锡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贼。”因愤怒叱吒，问曰：“是谁？”曰：“王璠也，我得请于上帝矣。”复诘其余，曰：“即自知。”言讫，拂然而醒，遍身流汗，当时言于家人及亲属，且以笔记于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斩于市，同受戮者数人，皆同坎埋于城外，乃知宋公之神灵为不诬矣。（出《逸史》）

【译文】

唐朝的丞相宋申锡，刚作宰相，受皇恩厚重，申锡很有为国家治理成太平世界为己任的抱负。那时郑注上下交结放纵，擅用权势。申锡想除掉他，就和朋友京兆尹王璠密约，让他注意观察郑注的不法事情，报告给皇上，在京兆府把郑注擒住，用木棍打死。就这样约定了，但王璠是翻来覆去说了不算的小人，因为郑注当时被内臣所信任，因此想要靠近他，就把申锡的计划全都告诉了郑注。郑注就报告给了右军。不到十天的时间，就伪造了申锡的罪状，让人报告给皇上，说他给各王侯写信，图谋不轨，并用衣物奇珍异宝作抵押，还让人模仿申锡的笔迹写了上疏，直到模仿得不差分毫，终于诬陷成功。不论公卿还是百姓没有不知道申锡是冤枉的，但审理的公文已下，朝臣们都相继去给予理论说情，才得到贬为开州司马的处分。到任只有几个月，由于特别悲愤而死。第二年，有恩诏下达，令其可以归葬京城。到大和元年春天，申锡的夫人中午在堂前刚刚睡着，看到申锡从中门进来，不觉惊坐起来，见申锡用手招她，她就走下台阶，申锡说：“快来，我有点事，要让你看点东西。”说着就领她出城，好象到了浐水以北几里的荒村，见到一个大坑，坑边有好多个小竹笼和小板匣，上面都有名签标记，申锡就提起一个给夫人看看说：“这就是那个贼。”接着就愤恨地大骂。夫人问：“是谁？”申锡说：“王璠。我已经请求见到了天帝。”夫人又问其余的人。申锡说：“很快就会知道。”说完后夫人一下子就醒了，遍身流着汗。当时就告诉了家人和亲属，并且用笔记下来放到衣箱里。到了那年十一月，王璠果然犯了事被腰斩在刑场，同时被杀的还有几个人，都一同埋在城外。这才知道宋公的神灵不假啊。

蜀营典

唐蜀将尹偃，营有卒，晚点后数刻不至，偃将责之。卒被酒，自理声高，偃怒，杖数十，几至死。卒弟为营典，性友爱，不平偃。乃以刀剺肌，作杀尹两字，以墨涅之。偃阴知，乃以他事杖杀典，及大和中，南蛮入寇，偃领众数万，保邛偃关。偃膂力绝人，常戏左右，以棘节杖击其胫，随击筋胀拥肿。恃其力，悉众出关，逐蛮数里。蛮伏发，夹攻之，大败马倒，中数十枪而死。初出关时，忽见所杀典，拥黄案，大如毂，在前引，心甚恶之，问左右，咸无见者，竟死于阵。（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蜀将尹偃的营中有个兵士，晚上点名过了几刻钟也没有到，尹偃准备责罚他，但他喝了酒，自以为有理说话声音很高。尹偃很生气，打了他几十杖，差点儿打死。这个士兵的弟弟在军营里当营典。秉性重兄友弟恭，对尹偃的作法不满，就用刀划破肌肉划了“杀尹”两个字，用墨染黑。尹偃暗中知道了这件事，就借口别的事杀了营典。等到了大和年间，南蛮入侵。尹偃率领几万军队保卫邛偃关。尹偃的膂力超人，常常戏弄身边的人，用棘刺或带节的木棍打他们的脚脖子，打完立刻就筋胀肉肿。凭借他的力气，率领全军出邛偃关追逐蛮兵。追出几里以后，蛮兵的埋伏突然出现，两下夹攻，把尹偃打得大败，马也倒了，身上中了几十枪死了。他刚出关时忽然看见了被他杀死的营典，抱着一个象车轮那么大的黄色案卷，在他前边引路。尹偃心里很讨厌他，问身边的人看见没有，都说没看见。尹偃最终还是死在阵地上了。

卷第一百二十三　报应二十二（冤报）

胡激　秦匡谋　韦判官　杨收 宋柔　王表　乾宁宰相

胡激

唐胡激者，前岭南节度使诞（诞明抄本作证。）之子也。宰相贾餗知举，登进士第。大和中，甘露之变，北军方捕餗，有禁军牙校，利激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激所。”因遣士卒理其家，既不获餗，擒激以诣士良，士良命戮于辕门外，尽没其财。时激弟湘，在河东郡，忽一日，家僮见一人无头，著绿衣，上皆流血，甚异之。及凶问至，询其由，则激死之日也。后士良死，亦破其家，餗其报也。（出《补录记传》）

【译文】

唐朝的胡激是前任岭南节度使胡诞的儿子。宰相贾餗主管科举的时候胡激考中了进士。大和年间，发生了甘露事变。北军要抓捕贾餗。有一个禁军牙校，贪图胡激家财产富足，就告诉仇士良说：“恐怕贾餗在胡激家里。”因此仇士良就派了士兵去搜查胡家，但没有抓到贾餗，把胡激抓到仇士良那里，仇士良命令在辕门外将胡激斩首，并把他的家产全部没收。当时胡激的弟弟胡湘在河东郡。忽然有一天，家僮见到一个人没有头，穿着绿衣服，身上都流着血。大家都很奇怪。等到凶信传来，询问事情的根由，才知道那天正好是胡激死的日子。后来仇士良也死了，也是家产全部破败。大概是对他的报应吧。

秦匡谋

唐太傅汾国公杜悰，节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谋以蛮寇大举，兵力不敌来奔。既谒见公，公怒其不趋庭，退而使吏让之曰：“汝凤翔一民也，悰两为凤翔节度使，汝今靡认桑梓也。”匡谋报曰：“某虽家世岐下，然少离中土，太傅拥节之日，已忝分符，实不曾趋走台阶。比日况在荆南，若论桑梓，恐非仪也。”悰怒，遣絷之，发函与韦相保衡云：“秦匡谋擅弃城池，不能死王事，请诛之。”韦以悰国之元臣，兼素有旧恩，遂奏请以悰处置。敕既降，悰乃亲临都市监戮。匡谋将就法，谓其子曰：“今日之死，实冤枉无状，奈申诉非及，但多烧纸墨，当于泉下理之耳。”行刑，观者驾肩接踵，挥刃之际，悰大惊，骤得疾，遂舆而返。俄有旋风暴作，飞卷尘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狱吏发狂，自呼姓名叱责曰：“吾已惠若钱帛非少，奚复隐吾受用诸物？”举体自扑而殒。其年六月十三日杀秦匡谋，七月十三日，悰乃薨。将归葬洛阳，为束身楸函而即路。欲悰之夕，主吏觉函短，忧惧甚，又难于改易。遂厚赂阴阳者，给杜氏诸子曰：“太傅薨死时甚凶，就木之际，若临近，必有大祸。”诸子信然，于是尽率家人，待于别室。及举尸就敛，楸函果短，遂陷胸折项骨而入焉，无有知者。及抵东洛，长子无逸，相次而逝。岁月既久，其事稍闻于世，议者以悰恃权贵，枉刑戮，获兹报焉。（出《南楚新闻》）

【译文】

唐朝的太傅汾国公杜悰兼任江陵节度使。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谋因为蛮寇大举进犯。而自己的兵力敌不过投奔杜悰了。已经拜见汾国公，杜公对他不听教诲而生气。回到内室就派一个小官吏责备他说：“你是凤翔的一个百姓，杜悰两次任凤翔节度使，你现在情况不好了，来认故乡来了。”匡谋回报说：“我的家世居岐下，然而年少时离开中土，太傅作节度使的时候，我已愧有职务，实在不曾奔走奉侍高攀，那时你们还在荆南，现在和我谈什么乡里的事，恐怕不太友好吧。”杜悰听后很气愤，派人把他抓起来，发一封信函给宰相韦保衡。信中说秦匡谋擅自放弃城池，不能以死效忠国家大事，请求杀了他。韦宰相认为杜悰是元老大臣，再说杜悰对他以前有恩，于是上奏请求按杜悰的意见处置秦匡谋。杜悰就亲自到刑场监斩。匡谋将要被杀时，对他的儿子说：“现在我的死，实在是冤枉得没办法说，但是现在申诉也来不及了，你只要多烧点纸和墨，我应该在九泉之下告他。”行刑时，来观看的人摩肩接踵。刽子手挥刀的时候杜悰吓了一大跳，马上就得了病，于是坐车返回。不一会儿又突然刮起了大旋风，卷起尘土直飞天空，一直飞到汾国公王府才散。当晚，狱吏也发疯了，自己叫着自己的姓名叱责说：“我给你的钱物已经不少了，为什么还瞒着我用那些钱物？”说完抬起身子一下子栽倒在地上而死。那年六月十三日杀了秦匡谋，七月十三日杜悰就死了。将要归葬在洛阳，作好了棺材就上路，想要装殓那天晚上，主管的官吏觉得棺材太短了，但又很害怕，很难改换了。就贿赂了阴阳先生很多钱，然后欺骗杜家的几个儿子说：“太傅死时太凶，装棺的时候如果在近旁，一定会有大祸。这些儿子们都信了，于是带着所有家里的人到另一间屋子里等待。等到抬起尸体要装殓，楸木棺材果然短了，只好压着胸折断颈项装进去了。没有人知道这些事。等到了东都洛阳，长子无逸相继去逝。时间很久了，这些事在慢慢流传到世间。议论的人都说杜悰依杖权责，胡乱冤屈杀人才得到这种报应的。

韦判官

唐博陵崔应任扶沟令，亭午独坐，有老人请见应。应问之，老人对曰：“某通于灵衹也。今者冥司韦判官来拜谒，幸望厚礼以待之。请备香案，屏去侍从，当为延入。”应依命，老人即出迎之。及庭，隐隐然不见其形，自通名衔，称（许本黄本衔作，衔称作称。）思穆，叙拜俟（俟原作时，据明抄本改。）候。应亦答拜，揖让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职也，侧闻长官宏才令器，冠于当时，辄将心事，且愿相托，故俟亭午务隙拜谒，幸无惊异。”应曰：“某闻神明不昧，今乃不虚，孱劣幽薄，独事蒙鄙，何幸明灵俯降，但揣微贱，力不副心。苟可施于区区，敢不从命，幸示指南，愿效勤劳。”冥使曰：“某谢去人世数载，得居冥职。自弃掷妻孥，家事零替。爱子文卿，少遭悯凶，鄙野无文，职居郑滑院，近经十载，交替院务之日，不明簿书，欠折数万贯疋，实非己用。欲冒严明，俯为存庇。”应俯然曰：“噫，某扶沟令也，焉知郑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阁下材器禄位，岂一院哉！自今已后，历官清显，雄居方镇，位极人臣。然数月后，当与郑滑院交职，倘不负今日之言，某于冥司，当竭微分，仰护荣贵，非止一身，抑亦庆及后嗣。”应曰：“某虽鄙陋，敢不惟命是听。”冥使感泣，于是叙别而去。应闻淮南杜相悰方求政理，偶具书启，兼录为县课绩。驰使扬州，意者以思穆之言，且于验试其事。时相国都督维扬，兼判盐铁，奏应知郑滑院事。及交割帐籍钱帛，欠折数万贯疋，收录家资填偿外，尚欠三四万无所出。初应在扶沟，受思穆寄托，事实丁宁。比及郑滑，遂违前约，且曰：“欠折数广，何由辨明？文卿虽云赃非己用，积年不申论，须抵严刑，以惩慢易。穷达既定，鬼何能移？若弃法徇神，是陷而求福。”乃拘絷文卿而白于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预怀毒于衣带之间，比及囚絷，数欲服之，辄失其药，搜求不获。及文卿以死论，是日，思穆见于文卿前而告曰：“呜呼，无信之人，陷汝家族，吾为汝上告于帝，帝许我夺崔应之录，吾之族亦灭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怀之药，仰而死焉。于是应与巡官李擅、滑乣朱程、戎曹贾均就非所将刑之。文卿既已死，应方悔悟，乃礼葬文卿，身衣缟素而躬送之。应后加殿中，时有人自邯郸将美人曰金闺来献于应，应纳而嬖之。崔君始惑于声色，为政之心怠矣。后二年，加侍御史，知杨子院，与妻卢氏及金闺偕行。寻除浙西院，应自至职，金闺宠爱日盛，中门之外，置别馆焉，华丽逾于正寝。视事之罢，经日不履内，前后历任宝货，悉置金闺之所。无何，复有人献吴姝，艳于金闺，应纳之，宠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夺金闺宝货而赐新姝。因是金闺忿逆，与亲弟陈行宗置毒药于酒中，夜以献应。饮之，俄顷而卒，潜迁应于大厅。诘旦，家人乃觉，莫知事实，卢氏慈善，不能穷究。金闺乃持宝货，尽室而去。诸姬分散，崔氏门馆日微。后陇西李君知浙西院，闻金闺艳丽，求而纳之。李君与金闺白昼开筵，应乃见形于庭，叱金闺曰：“汝已鸩我，又纳于李君，后不得意，复欲祸李君耶？”金闺惧而辞归。后李君方欲捕金闺，案理旧事，雪崔生之冤，金闺忽而逃去不知所在。（出《阴德传》）

【译文】

唐朝博陵人崔应任扶沟县令，有一天中午自己在家里坐着。这时有一个老人请求拜见崔应。崔应问他有什么事，老人回答说：“我和神灵相通啊，现在冥府的韦判官前来拜见你，希望你用大礼对待他。还请你准备香案，让侍从们都退去，我就给你引见。”崔应就按他的话办了。老人立刻出去迎接判官。到了庭院，根本见不到人影，自通名衔说称思穆，叙拜侍候，崔应也回拜他，谦让再三才说：“我在冥司担任要职，听说长官你宏才大器，是当今众人之冠。就将我的心事托付给你，所以我才等到你中午有空才来拜见你，希望你不要受惊怪我。”崔应说：“我听说神灵不糊涂，现在看真是不假，我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小官，自己的事也办不明白，有什么资格让圣明的神灵降临，只是我的能力太小，恐怕力不从心，如果能为你办点事的话，我怎么敢不听从命令呢？希望你说吧！我甘愿效劳。”判官说：“我离开人世已经多年了，在冥府得到官职。自从抛弃了妻子女儿以后，家庭就衰落下来。我的爱子叫文卿，遭到点不幸的事，他愚笨而浅薄，在郑滑院当官快到十年了，在交接院务的那天，又不明白文书帐簿，欠下的财物可以折合几万贯钱或布匹，确实不是他私自占用了，想要冒犯你的严明，给他掩盖一下。”崔应低着头说：“噫，我仅仅是一个扶沟县令，怎么知道郑滑院？”判官说“不对，凭你的才能和官运，岂止一个郑滑院呢？从今以后，你就会作大官，雄居方镇，官位可作到大臣，然而几个月以后，应该和郑滑院交接职务，如果你不违背今天说的话，我在冥府里也该尽我的能力，保护你荣华富贵，还并不仅仅是你一个人，会延续到你的后代。”崔应说：“我虽然愚蠢浅薄，怎么敢不唯命是听。”判官感动得哭了。于是又谈了些别的话告辞去了，崔应听说淮南相杜悰正在寻找能办事的人，偶然写了一封信报告，并把作县令的政绩也都写上了，派人送到扬州，他心里想着思穆的话，想试验一下灵不灵。当时杜宰相都督维扬，兼管盐铁。就上奏让崔应管理郑滑院。等到接交帐目钱物，原郑滑院折欠钱款几万贯，把他的家资都资来充填偿还的话，还欠三四万没有着落。当初崔应在扶沟县，接受了思穆的寄托，这事实在是再三叮嘱。等他到了郑滑院，就违背了以前的约定。并且说：“亏欠的数目太大，用什么理由来说明，文卿虽然说赃款并不是自己私用，但他积压了这么多年也不申报，必须用严刑来抵偿，以此来惩罚他的轻视和怠慢。我的贫穷和显达上天已定，鬼神怎么能改变，如果抛弃法律屈从神灵，就是陷媚而求福。于是拘押了文卿报告了官使。文卿自己考虑一定是死罪，就预先在衣带里藏好了毒药，等到被拘押起来，多次想吃毒药，但药却丢了，翻遍了也找不到。等文卿判了死罪，当天，思穆出现在文卿面前告诉他：“唉，不讲信义的人，陷害了你的家族，我已经为你到天帝那里告了他，天帝答应我夺去崔应的官禄，然而我们家也灭族了。”文卿趴在地上叩拜大哭。忽然间父亲就不见了，却找到了他藏在怀里的药，吃了以后仰面而死。那时崔应和巡官李擅、滑乣朱程、戎曹贾均到监狱要行刑，文卿已经死了。这时崔应才明白过来，就大礼给文卿办丧事，身穿孝衣恭敬地给他送葬。崔应后来升入殿中，当时有人从邯郸带着一个叫金闺的美人来献给崔应，崔应纳为妾而宠爱她。崔应从此被声色所迷惑，办理政事的思想就懈怠了。过了二年，升为侍御吏，管杨子院，他与妻卢氏以及金闺同行。不久又任命到浙西院，崔应自从去任职，金闺一天比一天受宠爱，在中门之外又置备了公馆，豪华壮丽都超过了正妻的房所。崔应办公回来，整天也不到内室。前后作官所得到的宝物全部放在金闺的住处。不久，又有人献个叫吴姝的人，她的美丽娇艳超过了金闺，崔应又纳为妾，宠爱得更厉害。每次歌唱舞蹈到高兴时他就夺取金闺的宝物赏给吴姝。因此金闺就气忿而反对他。金闺和亲弟弟陈行宗准备了毒药放到酒里，到夜间献给崔应，崔应就喝了，不一会儿死去。又偷着把崔应送到大厅去。到天亮时，家人才发觉，都不知道事实真象。卢氏面慈心善，不能追究，金闺就带着宝物空室逃跑，姬妾都分散了。崔家的门庭日益衰落。后来有个陇西的李君来管浙西院，听说金闺艳丽，请求金闺并纳为妻。李君和金闺白天摆下筵席，崔应就在庭堂现了形，呵叱金闺说：“你已经药死了我，又被李君纳妾，以后再不如意还想害死李君吗？”金闺害怕就告辞回家了，后来李君正要捉拿金闺，想要审理以前的事，给崔应昭雪冤仇，金闺忽然间逃跑了，不知道在哪里。

杨收

唐丞相杨收，贬死岭外。于时郑愚尚书镇南海，忽一日，宾司报云：“杨相公在客次，欲现尚书。”愚惊骇，以收近有后命，安得来此，乃延接之。杨曰：“某为军容使杨玄价所谮，不幸遭害，今已得请于上帝，赐阴兵以复仇，欲托尚书宴犒，兼借钱十万缗。”郑诺之，唯钱辞以军府事多，许其半。杨相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著地。”愚曰：“若此则固得遵副。”从容长揖而灭。愚令于北郊具酒馔素钱以祭之。杨犹子有典寿阳者。见收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今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杨中射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锡，其先为潮州牧，曾事郑愚，熟详其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的丞相杨收被贬官死在岭外。当时尚书郑愚镇守海南。忽然有一天，宾司来报告说：“杨相公在客厅等你，他想要见尚书。”郑愚又惊又怕，以为杨收最近又复活了，怎么会来到这里。就迎接了他。杨收说：“我被军容使杨玄价诬陷，不幸被杀。现在我已经请求天帝。上帝赏赐我阴间兵来报仇，想要托尚书犒赏他们，另外再借钱十万缗。”郑愚就答应了，只有钱的问题郑愚推辞说军府的事情太多，只能借给一半。杨收说：“不是铜钱，要纸钱，烧的时候千万不要着地。”郑愚说：“如果是这样我就应该听你的吩咐。”杨收从容作了长揖就消失了。郑愚命人在北郊准备了酒菜和纸钱给杨收祭奠。杨收还有个主管寿阳的儿子。只见杨收乘着白马，拿着红弓红箭，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天吏牵着马。对他的儿子说：“现在上帝允许我杀杨玄价报仇，我射中他，他一定会死。”不一会儿杨中尉突然得急病死了。蜀地的毛文锡，以前作潮州牧，曾在郑愚手下办事，十分详细这件事。

宋柔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黄巾尚游魂于三辅。中和辛丑岁，诏丞相晋国公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执操旗鼓，乘三峡而下，作镇南燕，为东诸侯节度。又诏军容使西门季玄为都监。秋七月，铎至滑，都监次于临汝，郡当兵道，邮传皆焚，乃舍于龙兴北禅院。其西廊小院，即都监下都押衙何群处之。群滑人也，世为本军剧职，群少凶险，亲姻颇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贵人，而西门纳焉。至是擢为元从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群志气骄佚，肉视其从。尝一日，汝州监军使董弘贽，令孔目官宋柔，奉启于都监。致命将出，值群方据胡床于门下，怒其不先礼谒也，叱数卒捽以入，击以马挝而遣之。弘贽闻之大恐，笞宋柔数十，仍斥去，不复任使，驰书使谢群，群亦无怍。复数旬，日将夕，宋柔徒行，经寺门，又值群自外将入。瞥见发怒，连叱驺皂，录之入院，候曛黑，杀而支解，纳诸溷中。既张灯，宛见宋柔被发徒跣，浴血而立于灯后。群矍起，奋剑击刺。歘然而灭，厥后夜夜见之。暮秋月，都监迁于荥阳郡，舍于开元寺，子城东南隅之地。至是群神情惝怳，渐不自安，乃与其裨将窦思礼等谋叛，将大惊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监部曲三百许人，皆畏群而唯诺。会太守杜真府符请都监夜宴，启至，群谓思礼等曰：“机不旋踵，时不再来，必发今宵，无贻后悔。”思礼等遂潜勒部分，至晡时，都监赴宴。群令亲信十数人从，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门，寺中必举火相应。”其夕一鼓，群假寝帐中，乃梦宋柔向群大叱曰：“吾仇雪矣。”遂惊觉，召思礼语之，对曰：“此乃思也，是何能为？”二鼓将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树，瞷子城内。无何，郡都虞侯游巡到僧纲，启门入，至殿隅，仰视木杪，心动，命爇炬于下，乃见介者蹲于枝间。方诘所从，群连声谓曰：“走卒痁作。遂逃于上，无他也。”都虞侯色变，驰出戒严。群呼思礼等谓曰：“事亟矣，不速行，将为竖子所殄。”乃拥其徒，斩东门关而出奔。若走两舍，而群心荡，无所从其适。下稍稍亡去，倦憩水侧，遥闻严鼓声，乃仆射陂东北隅壖也。思礼觉（觉明抄本作却。）乃前，请启密语，群将耳附之。思礼拔佩刀，疾斫群首坠于地。余众大嚣而散，思礼携群首，迟明，归命于都监。贳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僖宗到岷蜀去狩猎，黄巾军在三辅还有残余势力。中和辛丑年，下诏令丞相晋国公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带领大军乘船沿三峡而下，坐镇南燕，为东诸侯节度使。又下诏命军容使西门季玄为都监。秋七月，王铎到了滑地，都监停在临汝。郡守占着兵道，驿站全都烧毁了。都监就住在龙兴北边的禅院，那里的西廊小院就由都监的部下都押衙何群住着。何群是滑地人，世代都作本军的要职，何群少年时就很凶险，亲戚们都远离他，于是他就西走进京想谋个中等官职，西门就接纳了他。从此提升为元从都押衙。军中的事全部委托给他。何群志气骄横，不把部下当人看。有一天，汝州监军使董弘贽令孔目官宋柔给都监送信，送完信刚要出来，正碰上何群坐在门下的凳子上，对宋柔不先参拜他而生气，呵叱着几个士卒揪着他进门，用马鞭子打他然后撵走。弘贽听到这事很害怕，打了宋柔几十大板又斥责他回去，不再给他什么差事。很快又派人送一封信表示道歉。何群也不感到惭愧。又过了几十天，太阳快落了，宋柔步行经过寺门又碰上何群从外面回来要进门，何群瞥见宋柔就来了气，连连呵叱马夫把他抓到院内，等到日落天黑，把宋柔杀死并肢解了，扔到几个粪坑里。然后点上灯，宛然见到宋柔披散着头发光着脚全身流血站在灯后，何群立刻精神起来，奋力用剑击刺，一闪就没有影了。以后夜夜都见宋柔。到了晚秋，都监迁到荥阳郡，住在开元寺。子城东南角的地方。从这以后何群的精神恍惚，渐渐心神不定，就和他的裨将窦思礼等人阴谋叛乱，准备大肆掠夺荥阳郡，然后投奔到江东。都监的部下三百多人都害怕何群而同意了。正巧太守杜真送府帖请都监夜晚赴宴。请柬到了，何群对思礼等说：“机会不能接着来，时间失去了也不再来，一定要在今晚发动兵变，不要贻误时机而后悔”。思礼等于是就暗中布置。到申时，都监赴宴，何群派十多个亲信随从都监，并告诫他们说：“到三更时你们就烧六司院门，我们寺中一定点火相呼应。”那天晚上则到一更，何群在帐里装睡，就梦见宋柔向何群大声呵叱说：“我的仇要洗清了。”何群立刻惊醒，召呼思礼来告诉他。思礼回答说：“这是意念，有什么作用呢？”二更刚过一半，何群就下令部下穿上盔甲，派一个士兵登上佛殿四边的一棵大梓树上，窥视子城内。不多久，郡都虞侯游巡到了佛院中心，开门进入大殿一角，仰起头看佛像，心有所动，命人在下面点上火炬，于是就看见了蹲在树上的士兵，刚要追问他从哪里来，何群连声对他说：“小兵闹虐疾驱逐他就逃到树上了，没有什么事。”都虞侯脸色都变了，立刻跑出去戒严。何群招呼思礼对他说：“事情很紧迫了，不赶快行动，就将被这小子所灭。”于是就带领他的部下打开东门关出逃，大约跑了六十多里，何群的心就动摇了，不知道往哪里跑才好，部下也慢慢逃走。他疲倦地躺在水边休息，听到很远的地方有鼓声，原来是仆射陂东北角的空地。思礼这时也觉悟了，就走到何群面前，请求告诉他一件秘密的事，何群就附过耳朵，思礼拔出佩刀迅速地把何群的头砍掉到地上，其余的众人大叫着四散奔逃。思礼提着何群的头，在第二天早晨到都监那里自首，赦免了他的罪，让他招纳那些失散的士卒去了。

王表

河东裴光远，唐龙纪己酉岁，调授滑州卫南县尉。性贪婪，冒于货贿，严刑峻法，吏民畏而恶之。尤好击鞠，虽九夏蒸郁，亦不暂休息。畜一白马，骏健能驰骋，竟以暑月不胜其役，而致毙于广场之内。有里长王表者，家虽富赡，早丧其妻。唯一子，可七八岁。白皙端丽，常随父来县曹。光远见而怜之，呼令入宅，遗以服玩，自是率以为常。光远令所亲谓表曰：“我无子，若能以此儿相饷，当善待汝，纵有大过，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诚贱微，受制于上，骨肉之间，则无以奉命。况此儿襁褓丧母，岂可复离其父乎，设使以此获罪于明公，亦甘心矣”。光远闻而衔之。后数日，乃遣表使于曹南，使盗待诸境上，杀之而取其子。大顺辛亥岁春，光远遘疾，逾月委顿，或时若鬼物所中，独言曰：“王表来也，当还尔儿。”又为表言曰：“某虽小吏，慎密未尝有过，反招贱贼，规夺赤子，已诉于天，令来请命。”又为己语：“今还尔儿，与尔重作功德，厚赂尔阴钱，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顷曰：“白马来也。”则代马语曰：“为人乘骑。自有年限。至于负载驰骤。亦有常程。筋力之劳，所不敢惮。岂有盛夏之月，击鞠不止，毙此微命，实由于君，已诉上天，今来奉取。”又为己语，祈之如王表，终不听。数日，光远遂卒。（出《三水小牍》）

【译文】

河东人裴光远，在唐朝龙纪己酉年调官授予滑州卫南县尉。生性贪婪，索贿受贿、严刑而刻薄执法，官吏百姓都畏惧而厌恶他。他尤其好打球，即使是三伏盛暑，也不休息。他养了一匹白马，骏健能驰聘，竟然因为在暑天受不了役使，而导致死在广场内。有个叫王表的里长，家中虽然很富足，但早年丧妻，只有一子，有七、八岁了。皮肤白皙，端庄美丽，经常跟着父亲来县府，光远见到就很怜爱他，召呼他让他进屋，送给他衣服和玩具。从这以后就习以为常了。光远让他的亲信对王表说：“我没有儿子，如果能把这个孩子相送，就应该好好待你，即便是有大的过错，也不让你承担。”王表回答说：“我确实是个低贱的小人物，受上面的管辖，但亲生骨肉的事则不能奉命，况且这个儿子很小就失去了母亲，怎么能再失去父亲呢？假如因为过件事得罪了明公，我也甘心啊！”光远听说后怀恨在心里。过了几天，就派王表去府南，派强盗等在境上，杀了王表夺了他的儿子。到大顺辛亥年春天，光远得了病，过一个月后更加严重，有时好象鬼就在他的屋了里。他自言自语说：“王表来了，我应该还给你的儿子。”又装作王表说话：“我虽然是个小吏，但办事谨慎细致，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错，反倒遭残害，原来是为了夺我的儿子。我已上告于天，现在来要你的命。”又装作自己说话：“现在还你儿子，给你重作功德祭奠，多送给你阴间的钱，能饶我吗？”然后说：“不可。”不一会儿又说：“白马来了。”则又代替马说：“我给人乘骑，自然是有年限的，至于负载奔跑，也是有一般的里程，我劳动筋力是不敢害怕的。但怎么能在盛夏时月击打不止，使我这微命死去，这实在是由于你造成的，我已上诉于天帝，现在奉命来取你的命。”又在说自己的话向王表祈祷求饶，但王表终于没听，几天以后光远就死了。

乾宁宰相

唐乾宁二年，邠州王行瑜会李茂贞、韩建入觐，决谋废立。帝既睹三帅齐至，必有异谋，乃御楼见之。谓曰：“卿等不召而来，欲有何意？”茂贞等洽背不能对，但云：“南北司紊乱朝政，因疏韦昭度讨西川失谋，李磎麻下，为刘崇鲁所哭，陛下不合违众用之。”乃令宦官诏害昭度已下，三帅乃还镇。内外冤之。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书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总政而登大位，后郭子仪以六朝立功，虽有甚名，终身退让。令行瑜安可轻授焉。”因请加尚父，至是为行瑜所憾而被害焉，后追赠太师。李磎字民望，拜相麻出，刘崇鲁抱之而哭，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讷谏五篇，以求自雪，后竟登庸，且讦崇鲁之恶。时同列崔昭纬与韦昭度及磎素不相协，王行瑜专制朝廷，以判官崔磎入阙奏事，与昭纬关通，因托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镇胁君，磎亦遇祸。其子磎，有高才，亦同日害之。磎著书百卷，号李书楼，后追赠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后，崔昭纬贬而赐死。昭皇切齿下诏捕崔磎，亦冤报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乾宁二年，邠州的王行瑜会同李茂贞、韩建入宫朝见皇帝，他们谋划决定废立皇帝的事。皇帝看见三镇统帅一齐来到，一定有阴谋，就在御楼上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说：“卿等不召就来了，想到干什么？”茂贞等人背地商量的一时说不出口，只好说：“南北司紊乱朝政，因此他们上疏说韦昭度讨伐西川失策，李磎被贬麻下，刘崇鲁为他痛哭，陛下不应该违背众人的意愿而任用这些人。”皇帝就让宦官下昭杀害了韦昭度以下的人。三帅才回到本镇。宫廷内外都认为韦昭度等太冤枉了。当初王行瑜飞扬跋扈，朝廷想给他加上尚书令的头衔。韦昭度竭力阻止说：“太宗皇帝用这个官总领朝政而登上皇位，后来郭子仪为六朝元老立了大功，虽然加了此衔，但他只有此名而终身退让，现在怎么能轻率地授予行瑜此官衔呢？”因此请求给他加尚父衔。从这以后被行瑜所怀恨而导致被杀害。后来追赠为太师。李磎字民望，拜相后到麻下，刘崇鲁抱着他哭，又改授为太子少傅。于是上了十表，还有纳谏五篇用来洗清自己，后来竟被重用，并且揭发了刘崇鲁的坏事。那时同级官员崔昭纬与韦昭度和李铤平常关系就不好。王行瑜专制朝廷，让判官崔铤入宫奏事，并和崔昭纬沟通，委托崔铤向他致意。因此王行瑜率领三镇统帅胁迫皇帝加害崔昭纬韦昭度等人。李磎也遭到灾祸，他的儿子叫李磎，有过人的才能，也在同一天被杀害。李磎著书百卷，号称李书楼。后来追赠为司徒。太原的李克用打败王行瑜以后，崔昭纬被贬官赐死。唐昭王切齿下诏捕捉崔铤。这也是冤报的验证啊。

卷第一百二十四　报应二十三（冤报）

王简易　樊光　李彦光　侯温 沈申　法曹吏　刘存　袁州录事 刘璠　吴景

高安村小儿　陈勋 钟遵　韦处士　张进　郝溥 裴垣　苏铎　赵安

王简易

唐洪州司马王简易者，常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块大，随气上下，攻击脏腑，伏枕余月。一夕，其块逆上筑心，沈然长往，数刻方寤，谓所亲曰：“初梦见一鬼使，自称丁郢，手执符牒云：‘奉城隍神命，来追王简易。’某即随使者行，可十余里，方到城隍庙。门前人相谓曰：‘王君在世，颇闻修善，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寻得见城隍神，告之曰：‘某未合殂落，且乞放归。’城隍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曰：‘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内物又上筑心，逡巡复醒云：“适到冥司，被小奴所讼，辞气不可解。”其妻问小奴何人也，简易曰：“某旧使僮仆，年在妙龄，偶因约束，遂致毙。今腹中块物，乃小奴为祟也。适见前任吉州牧钟初，荷大铁枷，着黄布衫，手足械系。冥司勘非理杀人事，款问甚急。”妻遂诘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简易曰：“世间即有贵贱，冥司一般也。”妻又问阴间何罪最重，简易曰：“莫若杀人。”言讫而率。（出《报应录》）

【译文】

唐朝洪州司马王简易，曾得急病，腹中有个块状的东西很大，随着呼吸上下，敲击着内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那个块状物向上捣心，一下子昏迷过去，过了几刻钟王简易才明白过来，就对自己的妻子说：当初我梦见一个鬼使，自称叫丁郢。他手里拿着冥府的公文说：“我奉城隍神的命令来追王简易。”我就随着使者走，大约走了十多里，才到城隍庙。庙门前边的人看看我说：“王君在人世做了很多好事，不应该身亡，为什么竟到这地方来了呢？”不一会儿见到城隍神，我告诉他说：“我还不应该死。”并且乞求放我回来。城隍神命左右的人拿生死簿书来，检看完毕，对简易说：“还应该活五年，暂且放回去。”到了五年以后，腹内的块状物又上去捣心，徘徊一会儿王简易醒了，说：“刚才到冥府，被小奴告了，看言词和脸色是不能解开仇冤了。”简易的妻子问小奴是什么人。简易说：“我过去用的僮仆，正青少年时期，偶尔因为我管教他，就导致死亡，现在我腹中的块状东西，就是小奴作的鬼。刚才又看见前任州牧钟初，戴着大铁枷，穿着黄布衫，手脚到戴着刑具，冥司正在审问他无礼杀人的事，每个条款都追问得急迫。”妻子又追问他说；“小奴是个庸下的人，怎么敢这样？”简易说：“人世间是分贵贱的，冥府里全都一样。”妻子又问阴间什么罪最重。简易说：“没有比杀人更重的了。”说完就死了。

樊光

交趾郡厢虞侯樊光者，在廨宇视事，亭午间，风雷忽作，光及男并所养一黄犬并震死。其妻于霆击之际，欻见一道士，撮置其身于别所，遂得免。人问其故，妻云：“尝有二百姓相论讼，同系牢狱，无理者讷赂于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栲掠，抑令款伏。所送饮食。光悉夺与男并犬食之，其囚饥饿将死间，于狱内被发诉天，不数日，光等有此报。（出《报应录》）

【译文】

交趾郡厢虞侯樊光正在官署办公。中午时分，忽然间风雷大作，樊光和他的儿子还有他们豢养的一只黄狗都被震死。樊妻在雷击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道士拎着她的身体把她放到别的屋里，由是免去一死。有人问是什么原因，樊光的妻子说：“曾经有两个百姓来打官司，他就把他们一同关在牢里。后来无理的人贿赂了樊光，樊光就使他出了狱；有理的人被严刑拷打，强令他屈服。所送给他的饮食，都被樊光夺去给他儿子和狗吃了。那个被囚禁的百姓饥饿将死的时候，在狱内披散着头发告到天帝。”不几天，樊光等有这种报应。

李彦光

李彦光为秦内外都指挥使，主帅中书令李崇委任之，专其生杀，虐酷黩货，遭枉害者甚众。部将樊某者，有骡一头，甚骏。彦光使人达意求之，樊吝之不与，因而蓄憾，以他事构而囚之。伪通辞款，承主帅醉而呈之，帅不复详察，光即矫命斩之。樊临刑曰：“死若无知则已，死若有知，当刻日而报。”及死未浃旬，而彦光染疾，樊则形见，昼夜不去。或来自屋上，或出自墙壁间，持杖而前，亲行鞭棰，左右长幼皆散走。于是便闻决罪之声，不可胜忍，唯称死罪，如是月余方卒。自尔持权者颇以为戒。（出《玉堂闲话》）

【译文】

李彦光当了秦内外都指挥使，是主帅中书令李崇委任他的。李彦光专事生杀，酷毒暴虐，而贪污贿赂，遭到他屈害的人很多。他的部将有个姓樊的，有一匹很骏的骡子，彦光就派人传达他想要那匹骡子的意思。樊很吝惜不给，因此积蓄了怨恨。李彦光凭别的事陷害囚禁了樊某。伪造了一些罪状，趁主帅酒醉时呈上，主帅也没有再详细调查。李彦光就假托主帅的命令斩樊。樊临刑时说：“死了如果没有感觉则算罢了，死了如果还有感觉，我就该马上报复。”等他死还未到十多天，李彦光就得病了，樊就现了形，昼夜都不离去，或者从屋上来，或者从墙壁里来，拿着棍子上前，亲自鞭打。左右的人不管长幼都四散奔逃，这时就听到判决罪行的声音，不能忍受。李彦光只是称死罪。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才死。从这以后持权的人很多都以这件事作为警戒。

侯温

梁朝与河北相持之时，有偏将侯温者，军中号为骁勇。贺瑰为统率，专制忌前，以事害之。其后瑰寝疾，弥留之际，左右只闻公呼侯九者数日，颇有祈祷之词，深自克责。有侍者见一丈夫自壁间出，瑰环于地，侍者惊呼，左右俱至，瑰已死矣。昔汉窦婴、灌夫为武安侯田蚡所构而死，及蚡疾，巫者视鬼，见窦灌夹而笞之，蚡竟卒，事相类耳。（出《玉堂闲话》）

【译文】

梁朝与河北互相对峙的时候，有一个偏将叫侯温，军中号称饶勇将军。当时贺瑰是统帅，他专断独行而又嫉妒贤能，找事害了侯温。以后贺瑰得病卧床，在要死的时候，他的侍从们只听到他一连几天呼叫侯九，有很多祈祷请求的话，狠狠地克责自己，有一个侍者见到一个男人从墙里出来，把贺瑰拽到地上，侍者惊呼，左右的侍从们都来看，但贺瑰已死了。当年汉朝的窦婴、灌夫都被武安侯田鼢陷害而死，等到鼢得了病，巫师见了鬼，见窦、灌二人夹着打他。鼢竟被打死。事情与此相类似。

沈申

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纵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求玉带，申于洛汴间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回由湘潭，希声窃知之，召申诣衙，赐以酒食，抵夜送还店。预戒军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闻，莫不嗟悯。尔后常见此客为祟，或在屋脊，或据栏槛，不常厥处。未久，希声暴卒。其弟希范嗣立，以玉带还广人。（出《北梦琐言》）

【译文】

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放纵轻率。有个商人叫沈申，经常来往在珠江三角洲北部番禺县之间，广州的主顾都优待他，让他到北方买玉带，沈申在洛汴之间买到一条玉带，是天下珍奇的玉物。回来经由湘潭，希声暗中了解到他买到玉带，召沈申到衙门来，备下酒食招待他，到了夜晚送他回旅店，预先吩咐巡军把他当作违犯夜禁犯人杀死。湘潭的人都听说了这件事，没有不嗟叹怜悯他的。以后常见沈申为鬼作祟，有时在屋脊，有时站在栏槛之间，不常在一个地方。不久，希声突然病死，他的弟弟希范嗣立，把玉带还给了广东人。

法曹吏

庐陵有法曹吏，尝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狱上州。尔日，其妻女在家，方纫缝于西窗下，忽有二青衣卒，手执文书，自厨中出，厉声谓其妻曰：“语尔夫，无枉杀僧。”遂出门去。妻女皆惊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视其门，扃闭如故。吏归，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将窃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杀其僧。死之日，即遇诸涂。百计禳谢，旬月竟死。（出《稽神录》）

【译文】

庐陵有个法曹吏，曾揭发一个僧人，歪曲事实导致他死，备齐了案卷去州府上报。那一天，他的妻子女儿在家中西窗下作缝纫活儿。忽然有两个身上穿青衣的兵手里拿着文书从厨房里出来，大声对他的妻子说：“告诉你丈夫，不要冤屈杀僧。”于是走出门去，妻子和女儿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过了半天才走出来，看看大门，门锁着同原来一样。吏回来了，妻子把当天的事都告诉了他。吏听后非常害怕，第二天要偷回案卷，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最终还是杀了僧。僧人死的那天，吏就在路途上遇到了僧。后来吏千方百计设祭坛祈祷道歉，满一个月终究还是死了。

刘存

刘存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为团练判官，甚见信任。后为左右所谮，因构其罪，下狱，白使府请杀之。吴帅知其冤，使执送杨都，存遂缢之于狱。既而存迁鄂州节度使，霍友人在舒州，梦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抚掌大笑曰：“吾已获雪矣。”俄而存帅师征湖南，霍表兄马邺，为黄州制史。有夜扣齐安城门者曰：“舒州霍判官将往军前，马病，白使君借马。”守陴者以告，邺叹曰：“刘公枉杀霍生，今此人往矣，得无祸乎。”因画马数匹，焚之水际。数日存败绩，死之。（出《稽神录》）

【译文】

刘存任舒州刺史，征用了儒生霍某任团练判官，很被信任。后来被他的部下说坏话诬陷编造了罪状，把霍某关进监狱，报告使府请求杀了他。吴帅知道霍某冤枉，派人押送杨都。刘存就把霍某勒死在监狱。不久刘存升迁作鄂州节度使，霍某的朋友在舒州，梦到霍某穿着白衣从司命祠中出来，拍手大笑说：“我已经获得昭雪了。”很快刘存就挂帅带兵征讨湖南。霍某有个表兄叫马邺，任黄州刺史。有一个人夜叩齐安城门说：“舒州霍判官要到军前去，马病了，请告诉刺史大人我要借马。”守城的人把这话报告了马邺。马邺长叹说：“刘存杀霍生太冤枉了，现在这个人去，能没有灾祸吗？”接着画了几匹马在水边烧了。几天以后刘存大败，死在战场。

袁州录事

袁州录事参军王某尝劾一盗，狱具而遇赦，王以盗罪B不可恕，乃先杀之而后宣赦。罢归至新喻，邑客冯氏，具酒请王。明日当往，晚止僧院，乃见盗者曰：“我罪诚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杀我？我今得请于所司矣，君明日往冯家耶？不往亦可。”言讫乃殁，院僧但见其与人言而不见也。明日方饮，暴卒。（出《稽神录》）

【译文】

袁州录事参军王某曾审决一个盗贼，案件审判完毕却遇到大赦。王某认为这个盗贼的罪行不能宽恕，就先杀了他然后宣读赦令。事情结束之后到新喻去，镇里有个姓冯的门客请王某去喝酒，第二天就该走，晚上他住在僧院里。于是看见那个盗贼说：“我的罪行确实应该死，但是已经赦免了。你怎么敢隐瞒皇上的赦令而杀我？我现在已经请求冥府得到批准了，你明天将要去冯家吗？不去也行。”说完就不见了。院里的僧人只听见他和人说话而见不到他的形体。第二天王某到冯家刚要喝酒，突然死了。

刘璠

军将刘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规嫌之，诬其谋叛，诏杀于海市。璠将死，谓监刑者曰：“为我白诸儿，多置纸笔于棺中，吾必讼之。”后数年，仁规入朝，泊舟济滩江口，夜半，闻岸上连呼：“褚仁规，尔知当死否？”舟人尽惊起，视岸上无人，仁规谓左右曰：“尔识此声否？刘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谢之。仁规至都，以残虐下狱，狱吏夜梦一人，长大黯面，从二十余人，至狱，执仁规而去。既寤，为仁规所亲说之，其人抚膺叹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刘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缢于狱矣。（出《稽神录》）

【译文】

军将刘璠性情倔强耿直勇敢，因犯法被调到海陵。郡太守褚仁规嫌恶他，诬陷他阴谋反叛，诏令在海陵杀了他。刘璠将死时对监刑官说：“你替我告诉我的儿子，多准备些纸笔放到我的棺木里，我一定要告他。”过了几年，褚仁规入京上朝，把船停在济滩江口。半夜时分，听到岸上有人连声呼叫：“褚仁规，你知道该死吗？”船上的人都被惊吓起来了，看岸上并没有人。仁规对他的部下说：“你们熟悉这个声音吗？这是刘璠。”立刻命人准备酒饭祭奠他并向刘璠道歉。仁规到了京都，因为残虐罪被押进监狱。狱吏在晚上梦到一个人，长得很高黑色面庞，跟了二十多个人，到监狱就把仁规抓走了。醒了以后就告诉了仁规的亲信。这个人抚胸长叹说：“仁规一定要死了，这个人就是刘璠啊！”当天中午使臣就来了，于是把仁规缢死在监狱。

吴景

浙西军校吴景者，丁酉岁，设斋于石头城僧院。其夕既陈设，忽闻妇女哭声甚哀，初远渐近，俄在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顷岁从军克豫章，获一妇人。殊有姿色。未几，其夫求赎，将军令严肃，不可相容，景即杀之，后甚以为恨。今之设斋，正为是也。”即与僧俱往，乃见妇人在焉，僧为之祈告。妇人曰：“我从吴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还尔命。”于是颠仆而卒。（出《稽神录》）

【译文】

浙西军校吴景，在丁酉年于石头城僧院设斋。当天晚上陈设完毕，忽然听到妇女的哭声，起初远渐渐近，不一会儿已经到了斋筵席中了。吴景就告诉寺院的僧人说：“我从军不到一年攻克豫章，俘获了一名妇女，她长得很漂亮。不久，她的丈夫来请求赎回去，但将军的军令很严，不能宽容，我就把她杀了。后来我也很恨自己，今天设斋筵正是为了这件事。”然后就和僧人一同赴筵，妇人已经在那里了，僧人就为她祈祷祝告。妇人说：“我向吴景要命，其他的事我不知道。”于是上前追吴景，吴景跑上佛殿大喊：“还你命！”然后就倒下死了。

高安村小儿

高安村人有小儿作田中，为人所杀，不获其贼。至明年死日，家人为设斋。尔日，有里中儿方见其一小儿谓之曰：“我某家死儿也，今日家人设斋，吾与尔同往食乎。”里中儿即随之，至其家，共坐灵床，食至辄餐，家人不见也。久之，其舅后至，望灵床而哭，儿即径指之曰：“此人杀我者也，吾恶见之。”遂去。儿既去，而家人见里中儿坐灵床上，皆大惊。问其故，儿具言之，且言其舅杀之。因执以送官，遂伏罪。（出《稽神录》）

【译文】

高安村一百姓有个小孩在田里干活被坏人杀了，没有抓到贼人。到第二年小孩死的那天，家中人给小孩设斋。那天，村里有个小孩正好见一个小孩对他说：“我是某家死的小孩，今天家里人给我设斋，我和你一同去吃好吗？”村里的小孩就跟他去了，到了他家，他们一起坐在灵案上，食物摆上来就吃，家人也看不见。过了半天，他的舅舅来了。看到灵案就哭，小孩就直指他舅说：“这个就是杀我的人，我讨厌见他。”于是走了。小孩走了，而家人见村里的小孩坐在灵案上，都大吃一惊，问他是怎么回事，小孩就把经过说了，并且说是死的小孩的舅舅杀了他。因此就把他舅舅抓送到官府，马上就招认了他的罪行。

陈勋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刚狷不容物，为县吏十人共诬其罪，竟坐弃市。至明年死日。家为设斋，妻哭毕，独叹于灵前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枉死逾年，精魄何寂然耶。”是夕，即梦勋曰：“吾都不知死，向闻卿言，方大悟尔。若尔，吾当报仇，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为我入县诉枉，吾当随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门，即见奔至临川，乃得免。勋家在盖竹，乡人恒见之，因为立祠，号陈府君庙，至今传其灵。（出《稽神录》）

【译文】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情正直而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被十个县吏共同诬陷说他有罪，竟然处斩了他。到第二年他死的日子，家人设斋，他的妻子哭完后独自在他的灵位前叹息说：“君平生以刚直著称，今天已经冤死一年多了，你的灵魂为什么默无声息呢？”这天晚上就梦到陈勋说：“我都不知道我死了，白天听到你的话才明白过来，象你说的那样，我应该报仇。然而公署并不是我这样的人能进去的，你明天替我到县府里去诉冤，我随你去。”第二天，陈勋的妻子按他的话前往县城，出了门就看见陈勋提着剑跟着她。到了县城，在桥上遇到一个仇吏，陈勋就用剑刺他的头，府吏立刻倒地而死。等到进了衙门，陈勋直接到府署，挨着刺杀，击中的都死，十个被他杀了八个，有两个府吏逃奔到临川才得到幸免。陈勋家在盖竹，乡里的人经常看见他。因此给他立了一个祠堂，起名叫陈府君庙。到现在还传说它灵验。

钟遵

江南大理评事钟遵南平王傅之孙也，历任贪浊，水部员外郎孙岳，素知其事，密纵于权要，竟坐下狱。会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尝赐铁券，恕子孙二死，因复诣阙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赃状明白，遂弃市。临刑，或与之酒，遵不饮，曰：“我当讼于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余，岳方与客坐，有小青蛇出于栋间。岳视之，惊起曰：“钟评事，钟评事。”变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大理评事钟遵是南平王傅的孙子，历次任职其间都有贪污不清的事情。水部员外郎孙岳平常就知道他的事，于是孙岳就秘密向权要告发把他押在监狱。正赶上下了赦令免除罪名。钟遵的事是在赦令以前犯下的，又因他的祖父曾经得到皇上恩赐的铁券，可以减罪，饶恕他的子孙可以免死一次。但孙岳又从大理寺到宫中把案卷交给所司，所司认为大理所奏钟遵的赃物罪状都很明白，就判在刑场斩首。临刑时，有人给他酒喝，钟遵不喝。说：“我要在地下告他，不能让我醉了。”钟遵死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孙岳正在与客人坐着，就发现有一条小青蛇从柱子间出来。孙岳一看就吓得站起来说：“钟评事！钟评事！”脸色都变了跑进屋内。接着就病了，第二天死了。

韦处士

韦承皋者，伪蜀时将校也。有待诏僧名行真，居蜀州长平山，尝于本州龙兴寺构木塔，凡十三级，费钱银万计，寻为天火所焚。第三次营构，方能就，人谓其有黄白之术也。及承皋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卢敬芝司马者，以殖货为业，承皋尝谓之曰：“某顷军中，与行真同火幕，遇一韦处士，授以作金术。适来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旧药，药成，当得分惠，谓吾子罢商贾之业可乎？”卢敬诺。药垂成，韦牧坐罪贬茂州参军。临行，卢送至蟇颐律，韦牧沈药鼎于江中，谓卢生曰：“吾罪矣！先是授术韦处士者，吾害之而灭口。今日之事，药成而祸及，其有神理乎！”蜀国更变，以拒魏王之师，诛死。（出《北梦琐言》）

【译文】

韦承皋是前蜀的将校。有一个待诏僧叫行真，住在罗州长平山，他曾经在本州龙兴寺修建木塔，共十三级，费钱数以万计。不久就被天火烧了。第三次营造才落成。人们都说他有烧炼丹药点化金银的法术。等到承皋主管眉州，就召行真到眉州去。眉州郡有个司马叫卢敬芝的，以经商为业。承皋曾对他说：“我近来在军中与行真同伙赚钱，我曾遇到一个韦处士，传授给我做金的法术，但近来他老了，所可以吗？”卢恭敬地答应了。药将要成的时候，可是韦承皋却犯了罪被贬到茂州作参军。临走时，卢敬芝送他到蟇颐律，韦承皋把药鼎沉到江中，对卢敬芝说：“我有罪，以前传授我法术的韦处士，我为了灭口把他害死了。现在的事，药成而祸来了，这不是有神灵吗？”蜀国变故，要抵御魏的军队，韦承皋被杀死。

张进

伪蜀给事中王允光性严刻，吏民有犯，无贷者。及判刑院，本院杖直官张进，因与宅内小奴子诵火井县令蒋贻恭《咏王给事绝句》云：“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与个皮裩著，擎得天王左脚无。”奴子记得两句，时念诵之。允光问谁人教汝，对云：“杖直官张进。”允光大怒，寻奏进受罪人钱物，遂置极法。后允光病寒热，但见张进执火炬烧四体，高声唱“索命”。允光连叱不去，痛楚备极，数日而终。（出《儆诫录》）

【译文】

前蜀给事中王允光性情严厉苛刻，有犯法的吏民，没有宽恕的。等到了判刑院，本院的杖直官张进和宅内的奴仆的儿子诵读火井县令蒋贻恭《咏王给事绝句》说：“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诛儒；可中与个皮裩著，擎得天王左脚无。”奴仆的儿子只记得两句，时常念诵。允光问他是谁教你的，回答说：“是杖直官张进。”允光很生气，不久就上秦说张进接受了罪人的钱物，于是张进被处极刑。后来允光得病忽冷忽热，只见张进拿着火把烧他的四肢，高声喊着要命。允光接连呵叱他也不走。允光受尽了痛苦，几天就死了。

郝溥

伪蜀华阳县吏郝溥日追欠税户，街判司勾礼遣婢子阿宜赴县，且嘱溥云：“不用留禁，残税请延期输纳。”郝溥不允，决阿宜五下，仍纳税了放出。明年，县司分擘百姓张琼家物业，郝溥取钱二万。张琼具状论诉，街司追勘，勾礼见溥，大笑曰：“你今日来也，莫望活，千万一死。”令司吏汝勋构成罪，遂杀之。不数日，汝勋见郝溥来索命，翌日暴卒。勾礼晨兴，忽见郝溥升堂，罗拽殴击，因患背疮而死。（出《儆诫录》）

【译文】

前罗华阳县吏郝溥每天都追欠税户纳税。街判司勾礼派婢女的儿子阿宜到县府去，并且让他告诉溥：不要留禁阿宜，剩下的税钱请求延期交纳。郝溥不准许，判定打阿宜五下，留禁在县衙，直到纳完税才放出来。第二年，县司分划百姓张百琼家的财产，郝溥拿了二万钱。张琼写了状子上去，街司追查。勾礼见到郝溥，大笑说：“你今天来了，不要想活着回去，千万总是一死。”然后就命令司吏汝勋捏造乱凑构成了死罪。于是把郝溥杀了。不多日子，汝勋看见郝溥前来要求偿命，第二天得急病死了。勾礼早晨起来，忽然看见郝溥升堂，对勾礼掠拽殴击，然后得了背疮病死去。

裴垣

伪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属县，皆率醵财货，以为贺礼。巫山令裴垣以编户羁贫，独无庆献。宗黯大怒，召裴至，诬以他事，生沈滟滪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经宿逆水复上，卓立波面，正视衙门。宗黯颇不自安，神识烦挠，竟得疾暴卒。（出《北梦琐言》）

【译文】

前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过生日。部下所属各县都率先凑钱收物，给宗黯送贺礼。巫山县令裴垣因为县中各家各户都很贫穷，只有他没献什么贺礼。宗黯十分生气，召裴垣来，诬陷他有别的事，活沉到滟滪堆水里淹死。但尸首三日也不漂走，宗黯就派人让他们把尸体拽沉下去，经一夜尸体逆水又上来，高高地站在水面上正视衙门。宗黯很不自安，神志烦躁，最终得暴病突然死去。

苏铎

伪蜀王宗信，镇凤州。有角觝人苏铎者，委之巡警，尝与宗信左右孙延膺不协。宗信因暇日登楼，望见苏铎，锦袍束带，似远行人之状，宗信讶之。铎本岐人也，延膺因谮曰：“苏铎虽受公蓄养，其如苞藏祸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断舌脔肉，然后斩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状，一如铎焉。（出《儆诫录》）

【译文】

前蜀的王宗信镇守凤州，有一个角觝人苏铎被委任为巡警，他曾与宗信的亲信部下孙延膺不合。有一次宗信暇日登上城楼，远远望见苏铎，穿着锦袍紧束腰带，好象要远行的样子，宗信很奇怪：苏铎本是岐人。延膺趁机诬陷说：“苏铎虽然受到你的供养，但他好象包藏祸心，很早就想逃走。”宗信听后很气愤，立刻下令擒拿过来，先割断舌头，割肉，然后斩首。等到后来延膺叛逆被杀的情状和苏铎相同。

赵安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贫民赵安，注子嘴入脑而死。安有男，景章厚与金帛，随隐其事，人莫知之。后景章脑上忽生疮，可深三四分，见骨，脓血不绝，或时睹赵安，疮透喉，遂死。（出《儆诫录》）

【译文】

蜀时有个人叫郭景章，是个强横的人。因为喝醉了，用酒壶打贫民赵安，酒壶嘴进入脑袋里而死去。赵安有一个儿子，郭景章就送给他很多钱，随后隐瞒了这件事，没有人知道。后来景章脑袋上忽然生了疮，深有三四分，能看见骨头，流脓流血不断，有的时候看见赵安，直到疮透过喉口，就死了。

卷第一百二十五　报应二十四（冤报）

榼头师　唐绍　李生　卢叔伦女 崔无隐

榼头师

梁有榼头师者，极精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榼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咨曰：“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所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划地，误断一曲蟮。帝时为蟮，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及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梁朝时有个榼头师，念经极其精心勤奋，梁武帝非常敬佩信任他。后来就下诏书派使臣叫榼头师进见。当时武帝正和别人下棋，想要杀上一段，于是就信口说道：“杀却。”使臣马上就把榼头师推出去杀了。武帝玩完棋就说：“叫榼头师进来。”使臣回答说：“刚才陛下叫人把他推出去杀了，我已经把他杀死了。”武帝叹息的说：“榼头师临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使臣说：“他说，贫道没有罪，以前刚做和尚的时候，用铁锹铲地，错误地断送了一条蚯蚓的小命，武帝当时是那个蚯蚓，现在就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啊。”武帝听后流泪悔恨，但是也已经来不及了。

唐绍

唐绍幼而通悟，知生前事，历历备记，而未尝言于人，虽妻子亦不知之也。后为给事中，同里对门，有一郎中李邈者，绍休沐日，多召邈与之言笑，情好甚笃。或时为具馔，中堂偶食，中郎亦不知其所谓。其妻诘绍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邈非类，君亟与之狎，窃为君不取。”绍默然，久之曰：“非子所知，吾与李邈情好逾厚。”唐开元初，骊山讲武，绍时摄礼部尚书，玄宗援桴击鼓，时未三合，兵部尚书郭元振遽令诏奏毕。神武赫怒，拽元振坐于纛下。张说跪奏于马前，称元振于社稷有保获大功，合赦殊死。遂释，尤恨而斩绍。先是一日，绍谓妻子曰：“吾善李邈，须死而言，今时至矣。遂为略言之：吾自幼即具前生事，明日讲武，吾其不免。吾前世为某氏女，即笄，适灞陵王氏子为妻，姑待吾甚严。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馔。比毕，吾閟怠亦甚，姑又令吾缝罗裙，迟明，服以待客。吾临灯运针，虑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冲扉入房，触灯，灯僵，油仆裙上，吾且惧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阖。犬周章却伏床下，吾复照烛，将理裙污，而狼籍殆遍。吾惧姑深责，且恨犬之触灯，遂举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颈，而剪一股亦折，吾复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毙。诘朝持裙白姑，姑方责骂，而吾夫适自外至。询其故，遂于床下引毙犬，陈于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于此身。往者毙犬，乃今之李邈也。吾明日之死，葢缘报也，行戮者必是李邈乎。报应葢理之常，尔无骇焉。及翌日讲武，坐误就戮，果李邈执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举，乃绝焉。死生之报，固犹影响，至于刀折杀亦不异，谅明神不欺矣。唐书说明皇寻悔恨杀绍，以李邈行戮太疾，终身不更录用。（出《异杂篇》）

【译文】

唐绍小时候就特别聪明，能知道前生的事情，而且记得清清楚楚非常详细。但是他却不曾对人说过。即使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知道的。后来他做了给事中，他的邻居对门住一个郎官叫李邈的，唐绍休闲的时候，经常召唤李邈和他在一起谈论说笑，两个人的感情很好。有时候还准备了饭食，在中堂两个人对着吃，但李邈也不明白他是为什么。唐绍的妻子责备他说：“你的名声很大，做官到了在皇帝左右的程度，所以应当谨慎的交往。况且李邈不是好人，你屡次和他亲近，我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唐绍不说什么，过了很长时间才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我和李邈感情超过了一般的深度。”唐朝开元初年时，在骊山讲习武事，唐绍当时代理做礼部尚书，玄宗拿起鼓槌击鼓，当时未到三合的时间，兵部尚书郭元振骤然下令“诏奏已毕”。神武大怒，拉郭元振到大旗下面问斩，张说跪在马前上奏，说元振对国家有保护的大功，应当免除他斩首的死刑。于是就把元振给放了。玄宗还恨不消就把掌管礼部的唐绍斩了。这事的前一天，唐绍对妻子说：“我和李邈友好的事，必须死的时候才能说，现在时候到了。”于是就给妻子大略地说了。唐绍说：“我从小就具备知道生前事的能力，明天讲习武事，我将不能免除一死。我前世是某一家的女子。等到成年，就嫁给了灞陵的一个姓王家的儿子做了他的妻子。我的婆婆对我非常的严厉。我十七岁那年，冬至的前一天，婆婆叫我亲手准备饭食，等准备完毕，我苦闷疲倦的很，婆婆又叫我缝制罗裙。等到天亮，穿它来招待客人。我在灯光下缝制，担心不能完成，很晚都不能休息。忽然有一条狗冲开门进入了房间里，碰到了灯，灯被碰倒，油泼到裙子上面，我又害怕又气恨，因此就呵叱狗。那狗就很快的跑到了门口，可是门却反关着，狗进退周旋却趴在了床下面。我又点上蜡烛，将要处理子裙子上的污垢，而裙子上乱七八糟的几乎全是油污。我害怕婆婆严厉地责备，又憎恨那狗碰倒了灯，于是就抬床，用剪刀地刺狗。偶然刺中了狗的脖子。而剪刀的一股也断了，我又用另一股狠狠的刺狗，不一会狗就死了。早晨我拿着裙子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婆婆，婆婆正在责备谩骂我，这时我的丈夫正好从外面回来了。打听了原因后，就从床底下把刺死的狗拖了出来。放在婆婆面前。因此婆婆才稍微的理解了。我十九岁那年就死了，死后就转生下了我现在这身体。过去杀死的狗，就是现在的李邈。我明天就要死了，这大概是因缘报应，杀我的人，一定该是李邈吧。报应是正常的道理，你不要害怕。”等到第二天讲习武事，唐绍犯了错就要被杀头，果然是李邈执刀。刚开始第一刀，不料刀被折断，换了一把刀再举起，才断绝了性命。死生的报应，当然因果有关。到了刀被折断，杀法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料想明神不欺骗啊。唐书上说，明皇不久就悔恨杀了唐绍，怨李邈行刑太快，所以终身不再录用他。

李生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与轻薄少年游。年二十余，方折节读书，为歌诗，人颇称之。累为河朔官，后至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皆号为能，雅为太守所知。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支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子士真巡属部，到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备声乐，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宾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能及。饮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欢于今夕，岂无嘉宾？愿得召之。”太守曰：“偏郡无名人，惧副大使（士真时为武俊节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录事参军李某，足以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于是召李生入，趋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悦，瞪顾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莫知所谓，顾视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顷，士真叱左右，缚李某系狱。左右即牵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士真欢饮如初。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于狱中讯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尝言，固非忤于王君，君宁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常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士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常驰马腰弓，往还大行道，日百余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骏骡，负二巨囊，吾利其资，顾左右皆岩崖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逆旅氏，解其囊，得缯绮百余段。自此家稍赡，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与王公之宴，既入而视王公之貌，乃吾曩时所杀少年也。一拜之后，中心惭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则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后为托。”有顷，士真醉悟，忽召左右，往李某取首，（“往李某取其首”明抄本作“往取李某首来。”）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进，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醉，太守因欢，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思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客，不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酒，故请召之，而李某愚戆，不习礼法，大忤于明公，实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诛之，宜矣。窃有所末晓，敢以上问李某之罪为何，愿得明数之，且用诫于将来也。”士真笑曰“李生亦无罪，但吾一见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杀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无复言。”及宴罢，太守密讯其年，则二十有七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贞元年间，有个叫李生的人，家住在黄河的北面。李生从小就很有体力，依仗着自己有气力喜欢侠义。不拘谨细小的行为，常常和一些说话举动不很严肃的小孩在一起游玩。二十多岁才改变了平日的行为开始读书。他所写的诗歌，人们都很称赞。连续做黄河北面的地方官。后来到了深州作录事参军。李生长得漂亮很有风度和仪表。并且喜欢谈论说笑。能够懂得一些吏事，为人廉洁谨慎精明能干。至于击球马喝酒，都他有才能，被太守知道并很赞誉。当时王武俊帅领威德的军队，凭借着功劳大而凌压众人不顾忌法令制度。支郡守害怕而不敢正眼看他。武俊曾经派他的儿子士真去属部巡视。士真到了深州，深州太守准备了丰盛的酒食，而且还在他住的地方安排了乐舞，大摆宴席招待士真。因为太守害怕武俊，所以侍奉士真的礼节也就非常谨慎。太守又担心有人喝酒时触犯到士真，因为这个原因，官吏和宾客一个都没敢召集来。士真非常高兴，认为别的郡都没有能比得上的。酒喝到了晚上，士真就说：“很高兴出使到你们郡招待得这样好。我想要在今天晚上尽情欢乐，能没有嘉宾吗？希望能把他们召唤来。”太守说：“偏僻的小郡，没有名人，又害怕副大使您的威风，所以不敢让其他的宾客奉陪出席酒宴。只有一个录事参军李某，可以让他陪伴侍奉您，与您一起谈论说笑。”士真说：“可让他来。”于是太守召唤李生进来。李生上前叩拜，士真看见他，就变了脸色，非常的愤怒。不一会士真就让李生坐下，这时李生的态度更加的恭敬了，可是士真却越来越不高兴。他瞪着眼睛看着李生，捋起袖子，伸出了手腕，没有刚才那样欢乐了。太守很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看看李生，已被吓得脸上冒出了虚汗，连酒杯都不能端了。满座的人都十分惊慌害怕。过了一会，士真呵叱身边的人，把李生捆绑起来送到牢狱里。身边的人立刻拉着李生的袖子快速离开，押到牢狱里。一会儿士真又象当初那样高兴的喝酒了，等到天亮酒宴才停止。太守又惊讶又害怕，就偷偷的派人到狱中讯问李生说：“你的态度非常恭敬，并且不曾说什么，本来对王君不是不顺从，你自己一定知道怎么得罪了他”。李生悲痛哭泣了很长时间才说：“常听释家说有现世之报，我明白它的意思了。我小时很贫穷。没有用来生活的资财，因此喜欢和那些讲义气的人在一起交游。常常到邻近那些有钱的人家掠夺一些财物，常骑着马带着弓奔驰，来回在大路上，每天要走一百多里。一天遇见了一个年轻人，赶着一匹好骡子。骡背上驮着二个大口袋，我想夺取他的钱财，看看左右都是山崖，这时天色也渐渐的黑了下来，于是我就用尽全力把他推到了山崖的下边，骑上了他的骡子急速的奔跑到了一家旅馆里。我打开了那口袋，得到了一百多段美丽漂亮的丝织品。从此家里就渐渐的富裕了，我因此就把弓箭折断，关起门来读书，最后就做了官，到了现在这样。这事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七年了。昨天晚上君侯叫我陪王公饮宴，进去以后我就看王公的相貌，是我从前所杀死的那个年轻人。当我向他叩释以后，我心里就很惭愧也很谨慎小心。自己知道死已免不了。现在我就伸着脖子等待斩首，又有什么好说的呢？替我感谢君侯，很高兴他对我了解的这样深，我敢把以后的事委托给他了。过了一些时候，士真酒醒，就急忙召唤身边的人，去把李生的头拿来，身边的人就到牢狱里折下李生的头，把头献上，士真仔细地看了看便笑了。不久又和太守在郡上的斋舍里饮酒。酒喝得大醉，太守看他很高兴，就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才能，庆幸的做了一郡的太守，副大使到下边审察政事，又宽大我们而不给以惩罚，对我们恩情深厚。昨天副大使命我召唤其他的客人，而我们属于偏僻的小郡，没有什么客人，所以喜欢饮宴的人没有召集来奉陪，我以为李生喜欢喝酒，所以就叫人把他召唤来了。可是李生这个人愚笨而且性情刚直，不懂得礼节规矩，对你很不顺从，这实在是我的罪过吗。现在您正已经命人把他杀了，这是应该的。可是我有不明白的地方。敢问一问李生犯的是什么罪吗？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好在将来做为警诫。”士真笑着说：“李生也没有罪，只是我一看见他，就非常气愤，使我的心激怒。就已经产生了要杀他的想法，现在已经把他杀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你不要再说了。”等饮宴完了，太守就秘密的询问了士真的年龄，却是二十七岁。正是李生杀死那年轻人的岁数，而士真在王氏家里出生。太守叹息了很久，就用自己的钱，将李生厚厚埋葬了。

卢叔伦女

长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见一女子采桑树上，问曰：“此侧近何处有信心，可乞饭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见设斋次，见和尚来必喜，可速去也。”僧随所指往，果有一群僧，方就坐，甚慰。延入，斋讫，主姥异其及时至也，问之，僧具以实告，主人夫妻皆惊曰：“且与某同往，访此女子。”遂俱去，尚在桑树上，乃村人卢叔伦女也。见翁姥，遂趋下，弃叶笼奔走归家，二人随后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识之。女子入室，以床扃户，牢不可启。其母惊问之，曰：“某今日家内设斋，有僧云小娘子遣来，某作此功德，不曾语人，怪小娘子知，故来视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户遣出，女坚不肯出。又随而骂之，女曰：“某不欲见此老兵老妪，亦岂有罪过？”母曰：“邻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异（“异”原本作“厚”，据明抄本改。）祈请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趋出，不敢回顾。及去，母问之，答曰：“某前生曾贩羊，从夏州来，至此翁庄宿，父子三人并为其害，劫其资货。某前生乃与之作儿，聪黠胜人，渠甚爱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后用医药，已过所劫数倍。渠又为某每岁亡日作斋，夫妻涕泣，计其泪过三两石矣。偶因僧问乞饭处，某遂指遵之耳，亦是偿债了矣。”翁姥从此更不复作斋也。（出《逸史》）

【译文】

长安城的南面，曾经有个和尚，一天到中午的时候寻求饭食吃，偶然看见了一个女子正在树上摘桑叶，和尚上前问道：“这附近什么地方有希望可以找到饭食。”那女子回答说：“离这三四里，有个姓王的家，现在他们办斋戒，可以舍饭给和尚吃。看见有和尚到来，他们一定很高兴，你可以赶快去。”和尚按照女子所指的地方去了。果然有一群和尚正入坐就斋，非常高兴。和尚被请进去，吃完了斋饭，女主人对和尚能及时的赶到这里感到很奇怪，就问和尚，和尚把实情全都告诉了女主人，主人夫妻二人都很吃惊，说：“你和我们一同前往，去访问这个女子。”于是他们就一同去了。而那女子还在桑树上面，则是村里人卢叔伦的女儿。女子看见了那老头老太太，就从树上走下来，扔下了装桑叶的笼子奔跑着回家了。那老头老太太跟在后面追赶，到了那女子所住的地方，她的父母和这老头老太太先前就认识。女子进到了屋里，用床把门顶上，牢固的不可打开。那女子的母亲惊讶的问那夫妻二人，他们说：“我们今天家里设置斋戒，有个和尚说小娘打发他来，我作这种功德的事，没有对人说过，奇怪得是小娘子怎么能知道，所以特意来看看，再没有什么事。”那女子的母亲推门叫女儿出来，女儿坚决不肯出来，母亲又随声骂她，女子说：“我不想看见这老头老太太，难道也有罪过？”母亲说：“邻居家的老头老太太来看你，因为什么原因不出来？”那夫妻二人更加奇怪诧异了。哀求她出来，那女子忽然大声的呼喊说：“某年，某月，某日，贩卖胡羊的父子三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夫妻二人听了女子的话，就一溜小跑的出去了，连头也不敢回。等离开以后，那女子的母亲问她，女子回答说：“我前生曾经是个贩卖羊的。从夏州来。到这个老头的庄上住宿，那天晚上，父子三人一齐被他害死，掠走了财物。我前生又就给他家做儿子。聪明滑稽，超出一般的人，他们很疼爱喜欢我。我十五岁得了重病，二十岁就死了，他们为我前前后后请医卖药，已经超过了他们所抢劫的财物的好几倍。他们又为我在每年死的这天作斋戒，夫妻二人痛哭流涕，计算他们的眼泪也能超过三两担了。偶然间因为有和尚向我打听寻求饭食的地方，我就告诉他，他按照我说的去了，这也是偿还欠债啊。”那老头老太太从这以后就不再作斋戒了。

崔无隐

唐元和中，博陵崔无隐言其亲友曰：“城南杜某者，尝于汴州招提院，与主客僧坐语。忽有一客僧，当面鼻额间，有故刀瘢，横断其。乃讯其来由，僧良久嚬惨而言曰：某家于梁，父母兄嫂存焉，兄每以贾贩江湖之货为业。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梁，获利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行者云：兄溺于风波矣。父母嫂俱服未阕，忽有自汉南贾者至于梁，乃访召某父姓名者。某于相国精舍，应曰唯。贾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忻骇未言，且邀至所居，告父母，而言曰：“师之兄以江西贸折，遂浪迹于汉南，裨将怜之，白于元戎，今于汉南。虽缗镪且尽，而衣衾似给，以卑贫所系，是未获省拜，故凭某以达信耳。”父母嫂悲忻泣不胜。翌日，父母遣师之汉南，以省兄。师行可七八日，入南阳界，日晚，过一大泽中，东西路绝，目无人烟，四面阴云且合。渐暮，遇寥落三两家，乃欲寄宿耳。其家曰：“师胡为至此？今为信宿前有杀人者，追逐未获，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师可宿也。”某因（“某因”二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言而往，阴风渐急，飒飒雨来。可四五里，转入荒泽，莫知为计，信足而步。少顷，前有烛光，初将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风雨转甚，不及扣户而入，造于堂隍，寂无生人，满室死者。瞻视次，雷声一发，师为一女人尸所逐，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门外有小厅，厅中有床榻。卧未定，忽有一夫，长七尺余，提白刃，自门而入。师恐，立于壁角中。白刃夫坐榻良久，如有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厅东，先是有粪积，可乘而觇宅中。俄又闻宅中有三四女人，于墙端切切而言。须臾，白刃夫携一衣袱入厅，续有女人从之，乃计会逃逝者也，白刃夫遂云：“此室莫有人否？”以刃侥壁画之，师帖壁定立，刃画其面过，而白刃夫不之觉，遂携袱领奔者而往。师自料不可住，乃舍此又前走，可一二里，扑一古井中。古井中已有死人矣，其体暖，师之回遑可五更。主觉失女，寻趂至古井，以火照，乃尸与师存焉。执师以闻于县。县尹明辩，师以画壁及墙上语者具狱，于宅中姨姑之类而获盗者，师之得雪。南征垂至汉南界，路逢大桧树，一老父坐其下，问其从来，师具告。父曰：“吾善易，试为子推之。”师呵蓍，父布卦嘘唏而言曰：“子前生两妻，汝俱辜焉，前为走尸逐汝者，长室也。为人杀于井中同处者，汝侧室也。县尹明汝之无辜，乃汝前生母也。我乃汝前生（“母也”下七字据明抄本补。）之父，汉南之兄已（“已”原作“俱”。据明抄本改。）无也。”言毕，师泪下，收泪之次，失老父所在。及至汉南，寻访其兄，杳无所见，其刀瘢乃白刃夫之所致也。噫，乃宿冤之动作，征应委曲如是，无隐云。杜生自有传，此略而记之。（出《博异记》）

【译文】

唐朝元和年间，博陵有个叫崔无隐的说他亲友说过，城南有个姓杜的人，曾经在汴州招提院，和一个主客僧坐着谈论，忽然发现有一个客僧在脸和鼻梁中间有一条旧刀伤。横在他的脸上。杜某就打听那伤痕是怎么来的，那客僧很长时间才痛苦凄惨的说：我家住在大梁，有父母兄嫂。兄长常在江湖把贩卖货物做为职业。第一年，从江南返回大梁，获得了一倍的利。第二年去了而没有回来。第三年就有个和他一同去的人回来说，我的哥哥被大海波浪淹死了。我父母和嫂嫂为兄丧祭还没完，忽然有个从汉南做买卖的商人来到了梁，探访打听我父亲的姓名。我在相国的学舍里应声回答。那商客说：“我得到了你哥哥的消息。”我于是又欣喜又惊恐，没有说什么，就请他到了我住的地方让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的父母。他说：“您的哥哥因为在江西赔了钱，于是就在汉南流浪，那里的副将可怜他，对元戎说了这事。现在在汉南，虽然把钱花完了，可是衣被好象还可以自给。因为自卑没有钱的关系，这才没有回来看望父母，所以让我来传达这个消息。”父母和嫂嫂悲喜的不住的流泪。第二天，父母就派我去汉南看望哥哥。我走了大约七八天，进入了南阳的境域，这时天色已晚，走到了一个大泽子里，东西的路都断绝了，看不到人烟，四面乌云布满天空，渐渐的天已黑了，遇到了稀稀落落的三两户人家，我就想要在那住上一宿。那里的人家说：“你为什么到这里，现在因为前两夜有个杀人犯，追赶他而没有捉到，现搜寻的很急迫，所以你决不可以住在这里。从这往南三五里的地方，有一招提院。你可以去那里住宿。”我根据他们所说的而前往。阴风渐渐的大起来。不一会就连风带雨的来了。可能走了四五里地，转到了一个荒凉的大泽里，不知道怎么办好。随便的走了几步，不一会，发现前面有烛光，刚开始看见离得很近，但是走了十里地才到达。这时风雨更大了，来不及敲门就进去了。房屋建造在山角护壕边，但却寂静的没有活着的人，满屋里都是死人。我就挨着个的看。这时雷声震响，我被一个女尸追赶，就又从那里跑了出来。奔跑了七八里地，到了一个人家，这时雨也停了，月亮也渐渐露了出来，于是就进到那里的人家去了。在他家中门的外边有个小厅，厅里有张床，我没有在躺下，忽然有一个男子，有七尺多高，手里提着一把刀，从门进来。我非常害怕，就站立在墙角上，那个提着刀的男子在床上坐了很长时间，好象在等什么人。不一会儿，那提刀的男儿走到了厅的东面，先前这里有个粪堆，可以站在上面看到宅院里。不一会又听到宅院里有三四个女人，在墙头上声音又细又快地说着什么。过了一会，那个提刀的男子带着一个衣服包进到了厅中，后面有女人跟从，估计是刚才逃出来的。提刀的男子于是说：“这屋里有没有人？”就用刀绕着墙壁画。我正靠着墙壁站立，刀就从我的脸上画过去，可是那提刀的男子却一点也没有发觉。于是他就带着包袱领着的那个逃跑的女子去了。我料想这里不可以住。就舍弃了这里，又继续往前走。可能走了一二里地，掉进了一个古井里。这古井里已经有个死人了，那尸体还没凉。我彷徨到有五更的时候，主人发觉女儿失踪了，寻找到古井里，用火去照那古井，竟然发现尸体和我都在那里。于是就拉上县里告了我。县官辨别是非，我就把画壁以及在宅院里的墙头切切私语的那几个女子偷盗的事都讲了，这才得以昭雪。我又往南出发将到了汉南的边界。在路上遇一棵桧树，有一个老头坐在那下面，打听我从什么地方来。我全告诉了他。老头说：“我喜欢卜卦，试用着给你算上一算。”我笑着让他占卜，老头就摆上了卦，叹息了一声说：“你前生有两个妻子，你全都辜负了他们。前一个是追你的那个尸体，是你的大媳妇。被人杀死在古井里和你在一起的，是你的小媳妇。县令明断你是无辜的，他是你前生的母亲，我是你前生的父亲。你那汉南的哥哥已经没有了。”老头说完，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擦干眼泪之后，那老头已经没有了。等到了汉南，寻找探访哥哥，也没有看见。这脸上的刀瘢，是那提刀的男子所划的。唉，这个结冤始末，报应曲折如此，都是崔无隐说的。至于杜生自己有传，这里大略的记了一下。

卷第一百二十六　报应二十五

程普　羊聃　刘毅　张和思　梁元帝　窦轨　武攸宁　崔进思　祁万寿　郭霸 曹惟思　邢璹　万国俊　王瑶　陈岘　萧怀武　李龟祯　陈洁

程普

程普，字嘉谋，吴孙权将也，领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尝杀叛者数百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热，百余日便死。（原阙出处，今见《三国志·吴志·普传》裴注引《吴书》）

【译文】

程普，字嘉谋，是吴国孙权的大将。封为江夏太守，荡寇将军。曾经杀死了叛军几百人，都把他们投入火里烧了。当天程普浑身病热，一百多天就死了。

羊聃

羊聃，字彭祖，晋庐江太守，为人刚克粗暴。恃国姻亲，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戮。征西大将军庾亮槛送，具以状闻。右司马奏聃杀郡将吏及民简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谪一百余人，应弃市，依八议请宥。显宗诏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议之有？下（下明抄本作可。）狱所赐命。”聃兄子贲，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诏不许。瑯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为请。于是司徒王导启聃罪不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感动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诏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发言摧鲠，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致顿毙，朕亦何颜自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恩。”于是除名为民。少时，聃病疾，恒见简良等曰：“枉岂可受，今来相取，自由黄泉。”经宿死。（出《还冤记》）

【译文】

羊聃，字彭，是晋朝庐江的太守。为人性情刚硬粗暴。依仗和朝廷有姻亲的关系，非常放纵。只要因极小的怨恨，就立即将他加刑杀死。征西大将军庚亮，用囚车押送羊聃把全部的罪状禀报了朝廷。右司马上书羊聃杀了郡里的大将官吏以及老百姓简良等二百九十多人，降职流放了一百多人，应当受到“死刑”的刑罚。但依照“八议”请示赦罪。显宗下诏说：“此事是从古到今所没有的，这个可以忍受，那么，什么不可以忍受？有什么“八议”，应下狱叫他自尽。”羊聃的哥哥子贲先是娶了南郡公主，因为羊聃的事自己上表请求解除婚姻，皇帝没有允许。瑯琊孝王的妃子山氏，是羊聃的外甥女，苦苦替聃求情。于是司徒王导上奏说：“羊聃罪过不容宽恕，应当处以重法。但是山太妃担忧伤感得了重病。陛下蒙受太妃的恩情，应当饶恕羊聃一命”。于是皇帝下诏书说：“太妃只有这一个舅舅，这样直言相求到了口吐鲜血的地步，忧虑的心情十分深重，我自幼受苦。受太妃抚育之恩，就象亲生的母亲。假如太妃不能忍受难忍的痛苦，以致出了什么意外，我也没有脸面活着，现在就赦羊聃死罪，来安慰太妃渭阳的大恩。”于是将羊聃废去爵位做了老百姓。过不久，羊聃病的厉害，眼前常看见简良等说：“冤枉难道可以忍受吗？现在来取你到黄泉来。”经过一宿羊聃就死了。

刘毅

宋高祖平桓玄后，以刘毅为抚军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儿庆为沙弥，并杀四道人。后梦见此僧来云：“君何以枉杀贫道？贫道已白于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日弥羸瘦。当毅发扬都时，多有争竞，侵凌宰辅，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败后，夜单骑突投牧牛寺僧，僧曰：“抚军昔枉杀我师，我道人，自无报仇之理，然何宜来此！主师屡有灵验，云天帝当收抚军于寺杀之。”毅便叹吒出寺，因上大树，自缢而死。（出《还冤记》）

【译文】

南朝宋高祖平定了桓玄后，用刘毅做抚军荆州刺史。刘毅到荆州，就杀了牧牛寺的寺主。说藏匿桓家的儿子庆做和尚。并杀死四个僧人。后来梦见这里的和尚来说：“你为什么屈枉地杀死我们！我们已经禀告了天帝，恐怕你也活不多久了。”刘毅因此就得了重病不能吃东西。一天天瘦弱。当刘毅发兵扬都时，有许多争论，刘毅侵犯凌辱宰辅，宋高祖因此派人讨伐他。刘毅被打败后，夜里独自骑马突围投奔牧牛寺。和尚说：“抚军从前屈枉地杀死了我们的师傅，我们修道人从无报仇的道理，可是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们主师多次显灵，说天帝要处死抚军，在寺院杀掉。”刘毅便慨叹地走出寺院，在大树上，上吊死了。

张和思

北齐张和思，断狱囚，无问善恶贵贱，必被枷锁杻械，困苦备极。囚徒见者，破胆丧魂，号生罗刹。其妻前后孕男女四人，临产即闷绝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锁，手脚并有肉杻束缚，连绊堕地。后和思为县令，坐法杖死。

【译文】

北齐张和思，审狱中的囚犯，不问善恶贵贱，一定要使囚犯遭受枷锁刑具的惩罚。囚犯痛苦到了极点。每当看到他，就吓得胆破魂飞。给他起外号叫活着的魔鬼。张和思的妻子前后生了男女四人，临产前就闷绝的只想去死，所生下的男女，都用肉包裹着，手脚都有肉链子束缚着，连着肉拘系着一起落地。后来张和思做县令，因为犯法用杖刑被打死。

梁元帝

后周文帝宇文泰，初为魏丞相。值梁朝丧乱，梁孝元帝为湘东王，时在荆州，遗使通和，礼好甚至，与泰断金立盟，结为兄弟。后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犹人臣，颇行凌侮。又求索无厌，乃不惬意，遂遣兵袭江汉，虏系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万口，而害孝元。又魏文帝先纳茹茹主郁久闾阿那坏女为后，亲爱殊笃。害梁主之明年，坏为齐国所败，因率余众数千奔魏。而突厥旧与茹茹怨仇，即遣饷泰马三千匹，求诛坏等。泰许诺，伏突厥兵马，与坏宴会，醉便缚之，即日灭郁久闾姓五百余人。茹茹临死，仰天而诉。明年冬，泰猎于陇右，得病，见孝元及坏为祟。泰发怒肆骂，命索酒食与之，两月泰卒。

【译文】

北周文帝宇文泰，当初担任魏丞相，正赶上梁国丧乱，梁孝元帝做了湘东王，当时在荆州。元帝派使者与魏讲和，双方表示友好以礼相待，并和文泰断金立盟，结成了兄弟。后来平定了侯景，孝元帝即位，文泰处在臣子的地位，而欺凌侮辱，而且索取没有止境，但他仍不满意。于是派兵袭击江汉，俘获了朝官和老百姓一百四十万口，并且杀害了孝元帝。另一件事是魏文帝先娶了茹茹王郁久闾阿那坏的女儿做妻子，他们十分亲爱。文泰杀害梁孝元帝的第二年，阿那坏被齐国打败。于是率领剩下的数千人逃奔魏，而突厥过去和茹茹有仇怨，就派人给文泰三千匹马，求请文泰杀了坏等人，文泰答应了。他埋伏下突厥兵马，与坏宴会，等坏酒醉后就将他捆绑了。第二天杀了郁久闾百姓五百多人。茹茹临死时仰天控诉。第二年冬天，文泰在陇右打猎，得了重病，看见了孝元帝和坏向他索命，文泰发怒肆意漫骂，命人拿酒食给他，两个月文泰就死了。

窦轨

唐洛州都督酂国公窦轨，太穆皇后三从兄，性刚严好杀。为益州行台仆射，多杀将士，又害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饷我瓜来。左右报之：冬月无瓜，轨曰：“一盘好瓜，何谓无耶？”即而惊视曰：“非瓜，并是人头。”轨曰：“从我偿命。”又曰：“扶我起见韦尚书。”言毕而薨。

【译文】

唐洛州都督酂国公窦轨，是太穆皇后的叔伯哥哥。他性情刚烈十分厉害，并且喜欢杀人。做益州行台仆射，杀死了许多将士，并且杀害了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他在洛阳病得厉害，忽然说：“有人给我送瓜来。”左右的人告诉他说：“冬月没有瓜。”窦轨说：“确实是一盘好瓜，为什么说没有呢？”不一会又惊恐地看着说：“不是瓜，都是人头。”窦轨说：“是跟我要命来了。”又说：“快扶我起来见韦尚书。”说完就死了。

武攸宁

唐建昌王武攸宁，任（明抄本“任”作“别”。）置勾任，（明抄本“任”作“使”。）法外枉征财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于天，吁嗟满路。为大库，长百步，二百余间。所征获者，贮在其中，天火烧之，一时荡尽，众口所咒。攸宁寻患足肿，粗于瓮，其酸楚不可忍，数月而终。

【译文】

唐建昌王武攸宁，另外设置了“勾任”，法外胡乱征收财物，百姓被逼的倾家荡产的十家就有九家。老百姓向苍天诉苦，满路上的人都长吁短叹。武攸宁建筑了一百多步长的大库二百多间，将所征收来的东西都贮存在那里面。后来天火烧了大库，东西被烧得一干二净，百姓无不痛恨咒骂。武攸宁不久得了脚肿病，脚肿得像瓮粗。他酸楚疼痛的不能忍受，几个月后就死了。

崔进思

唐虔州参军崔进思，恃郎中孙尚容之力，充纲入都，送五千贯，每贯取三百文裹头，百姓怨叹，号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风船没，无有孑遗。家资田园，货卖并尽，解官落职，求活无处。此所谓聚敛之怨。

【译文】

唐虔州参军崔进思，依仗郎中孙尚容的力量，押送进贡的金钱去京都。送去五千贯，每贯里另收三百文作路费。百姓怨恨叹息，哭天号地。到了瓜步江，遇到大风，沉了船，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为了赔偿，家里的财产田园全部卖光，被解除了官职，落到无处求生的下场。这就是所说的横征暴敛的报应。

祁万寿

唐乾封县录事祁万寿，性好杀人。县官每决罚人，皆从索钱，时未得与间，即取粗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胜数，囚徒见之，皆失魂魄。有少不称心，即就狱打之，困苦至垂死。其妻生子，或著肉枷，或有肉杻，或无口鼻，或无手足，生而皆死。

【译文】

唐乾封县录事祁万寿，天生喜欢杀人。每当县官判决处罚人的时候，他都跟着要钱，还没有送到以前，就拿粗木仗打犯人，象这样死的人，数也数不清。囚徒们看见他，都丧魂落魄。对哪个犯人稍微不称心的，就立刻到狱中打他，让他痛苦到就要死的程度。祁万寿的妻子生孩子，有的脖子上缠绕着肉链；有的手脚带着肉的镣铐；有的没有口鼻；有的没有手脚。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郭霸

唐侍御史郭霸，奏杀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经月患重，台官问疾，见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数百鬼，遍体流血，攘袂龆齿，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绯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许时？’答曰：‘比缘未得五品，未合放。’”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搅之，曰：“大快”。家人走问之，曰：“御史孙容师刺我。”其子经御史顾琮讼容师，琮以荒乱言不理。其夜而卒，容师以明年六月霸死日而终，皆不知其所以。司勋郎中张元一云：“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问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庆，旱降雨，一庆；中桥新成，万代之利，二庆；郭霸身死，百姓皆欢，三庆也。”天后笑曰：“霸见憎如此耶！”

【译文】

唐侍御史郭霸，上奏杀死了宋州三百多人，因此突然得五品官。正月患重病，台官去探视病情，看见一个老巫婆说：“郭公的病不能救了。有几百个鬼，遍体流血，扬起袖子，呲牙咧嘴都说不能放他。有个穿青绿色衣服的人吆喝穿红色衣服的人说：“早应当抓他去，为什么要这么久？”回答说：“他遭的罪还不够他得到五品官时所作的恶，不应让他马上死。”不一会郭霸用刀子刺自己乳下，在里边乱搅，说：“非常痛快。”家里人跑去问他，他说：“御史孙容师刺我。”他的儿子经御史顾琮诉讼容师杀人，顾琮说他的理由荒谬没有根据就没有受理。那天夜里，郭霸死了。孙容师也在第二年六月在郭霸死的那天死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勋郎中张元一说：“从春天干旱，至郭霸死了雨水充足了。天后问：“外面有什么事？”元一说：“外面有三庆。天旱降雨，是一庆；中桥建成为子孙万代造福，是二庆；郭霸死了百姓都高兴，是三庆。”天后笑着说：“郭霸被憎恨到这种地步了吗？”

曹惟思

唐蜀郡法曹参军曹惟思，当章仇兼琼之时，为西山运粮使，甚见委任。惟思白事于兼琼，琼与语毕，令还运。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琼，请留数日。兼琼大怒，叱之令出，集众斩之。其妻闻之，乘车携两子与之诀，惟思已辫发束缚，兼琼出监斩之。惟思二男叩头乞命，来抱马足，马为不行，兼琼为之下泣云：“业已斩矣。”犹未释。郡有禅僧，道行至高，兼琼母师之。禅僧乃见兼琼曰：“曹法曹命且尽，请不须杀，免之。”兼琼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行卢府长史事，赐绯鱼袋，专知西山转运使，仍许与其妻行。惟思至泸州，因疾，梦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负心杀人甚多，无分毫善事，今冤家债主将至，为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两子为僧，家中钱物衣服，尽用施寺，仍合家素餐，堂前设道场，请名僧，昼夜诵经礼忏，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当死矣。”惟思曰：“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酱食之，即能餐矣。”既觉，具言其妻，妻赞之。即僧二子，又如言置道场转经，且食羊肝，即饭矣，如是月余。晨坐，其亡母亡姊皆来视之，惟思大惊，趋走迎候。有一鬼子，手执绛幡前引，升自西阶，植绛幡焉。其亡姊不言，但于幡前下僛，儛儛不辍。其母泣曰：“惟思在生不知罪，杀人无数，今冤家欲来，吾不忍见汝受苦辛，故来视汝。”惟思命设祭母，母食之。其姊舞更不已，不交一言。母食毕，与姊皆去。惟思疾转甚，于是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场中，昼日眠觉。有二青衣童子，其长等僬侥也，一坐其头，一坐其足。惟思问之，童子不与语。而童子貌甚闲暇，口有四牙，出于唇外。明日食时，惟思见所杀人，或披头溃肠，断截手足，或斩首流血，盛怒来诟惟思曰：“逆贼与我同事，急反杀我灭口，我今诉于帝，故来取汝。”言毕升阶，而二童子推之，不得进，但谩骂曰：“终须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来，皆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余，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惧，与妻子别。于是死者大至，众见惟思如被曳状。坠于堂下，遂卒。惟思不臧人也，自千牛备升为泽州相州判司，常养贼徒数十人，令其所在为盗而馆之。及事发，则杀之以灭口，前后杀百余人，故祸及也。

【译文】

唐蜀郡法曹参军曹惟思，在章仇兼琼当郡守时，做西山运粮使。兼琼对他很信任。惟思向兼琼禀告事情，兼琼和他说完，命令立刻运输。惟思妻子生孩子有病，于是把情况告诉兼琼，请求留几天。兼琼大怒呵叱他，让他出去，集合众人宣布杀他。惟思的妻子听说了这件事，坐车带着两个孩子和他诀别。惟思已披头散发被捆绑着。兼琼出来监斩。惟思两个儿子跪地磕头乞求饶命，上前抱住马脚，马不能走。兼琼为此也哭了说：“就要杀了”，只是不想释放。郡里有个和尚，道行非常高，是兼琼母亲的师傅，和尚于是去见兼琼说：“曹惟思没有几天活了，不必你来杀他，不如让他自己死。”兼琼于是放了惟思。第二天，派惟思去卢府做长史的差事。赐给他绯红色的鱼袋，专任西山转运使。并且允许与他妻子同去。惟思到了卢州就得了病。梦见一个和尚告诉他说：“曹惟思一生当中违背良心，杀人很多，没有做一点好事。今天冤家债主将到了。怎么办呢？”百般哀求祈祷，和尚说：“你能让两个儿子做和尚，将家中所有的钱财衣物都施舍在寺院里，全家还要吃素，在堂前设置道场，昼夜不停地念经，恭敬地忏悔，可以延长一百天的寿命。如做不到，立刻就要死了。”惟思说：“这些事情都很容易，只是苦于不能吃素怎么办？”和尚说：“拿羊肝水浸泡，加上椒酱吃它，就能吃了。”醒了以后，把梦中的事情都告诉了妻子。妻子很同意。立即让两个儿子做了和尚，又象说的那样设置了道场不停地念经，并且吃羊肝当饭。象这样一个多月，一天早晨，他的死去的母亲和姐姐都来看他，惟思非常惊讶，走上前去迎候，有一小鬼，手里拿着红色的旗子在前面，从西面台阶升起，树起了红色的旗子。他死去的姐姐不说话，只在旗帜下面跳舞，象喝醉酒那样跳个不停。他的亡母哭着说：“惟思活着不知罪，杀人无数，现在冤家都要来，我不忍心看见你受苦，所以来看你。惟思让人摆设上祭祀母亲的东西，母亲吃了。他姐姐跳舞一刻不停，不说一句话。母亲吃完了就和姐姐都离开了。惟思病得更严重了，于是羊肝也不吃了，经常趴在道场中，整天睡觉。有两个穿青色衣服的童子长的非常矮小，一个坐在他头上，一个坐在他脚上。惟思问他们，童子不和他说话。童子的表情很悠闲，口里有四棵牙，都露在嘴唇的外面。第二天吃饭时，惟思看见了他所杀的人，有的披散着头发烂了肠子截断了手脚，有的被砍去了头流着血，都充满愤怒来见惟思，说：“逆贼与我们一起做事，情况危急反到杀我们灭口，我们现在已对上帝控告了，所以来拿你。”说完就升上台阶，两童子推他们，不让进去。但谩骂说：“你是死定了”惟思知道不能免，把作的恶事全承认了。象这样被惟思杀的人每天都来，都被童子所推，不能到惟思跟前。一个多月，忽然两个童子失踪了，惟思非常恐惧，和妻子儿子告别，于是死的人都来了。大家看见惟思象被拽着的样子坠落到堂下就死了。惟思不是好人，从千牛备升做泽州相州判司以来，常养几十个贼徒，让他们到处偷窃而给他们住处。等事情要暴露了，就杀了他们灭口。前后共杀了一百多人。因此报应就来了。

邢璹

唐邢璹之使新罗也，还归，泊于炭山。遇贾客百余人，载数船物，皆珍翠沈香象犀之属，直数千万。璹因其无备，尽杀之，投于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惧人知也，则表进之，敕还赐璹，璹恣用之。后子縡与王鉷谋反，邢氏遂亡，亦其报也。

【译文】

唐邢璹出使新罗回来时，船停在炭山，遇到了一百多个商人。他们装载几船货物，都是珍珠翡翠沉香象牙犀牛角之类的东西，价值几千万。邢璹趁他们没有防备，把他们全杀了，尸体投到了海里，把这些货物全都据这己有。回到京城，怕人知道，就表示要送给皇帝。皇帝下诏赐给邢璹。邢璹任意地使用它。后来他儿子邢璹和王鉷共同谋反，邢璹全家都被朝廷诛杀，这也是他的报应啊。

万国俊

唐侍御史万国俊，令史出身，残忍为怀，楚毒是务。奏六道使，诛斩流人，杀害无数。后从台出，至天津桥南，有鬼满路，遮截马足，不得前进。口云：“叩头缓我。”连声忍痛，俄而据鞍，舌长数尺，遍身青肿。舆至宅，夜半而卒。

【译文】

唐朝侍御史万国俊，令史家庭出身，为人残忍，处事阴险狠毒。曾上奏告六道使，诬陷被流放的人，杀人无数。有一次从衙门外出，到天津桥以南时，发现满道都是鬼，拦挡马腿不能前进。他口中还说：“给你磕头，饶了我”喊声悲惨痛苦，不一会又按着马鞍，把舌头伸出几寸长，全身都青肿了。把他用车运回住所，半夜就死了。

王瑶

会昌中。有王瑶者，自云：远祖本青州人，事平卢节使。时主公姓李，不记其名，常患背疽，众医莫能愈。瑶祖请以牲币祷于岱宗，遂感现形，留连顾问，瑶祖因叩头泣血，愿垂矜悯。岳神言曰：“尔之主师，位居方伯，职在养民，而虐害生灵，广为不道，淫刑滥罚，致冤魂上诉。所患背疮，葢鞭笞之验，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无能宥之。”瑶祖因拜乞一见主公，洎归青丘，主公已殂殁矣。瑶祖具以泰山所睹之事，白于主公夫人，云：“何以为验？”瑶祖曰：“某当在冥府之中，亦虑归之不信，请谒主公，备窥缧絏，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圆寸余，以授某曰：‘尔归，将此示吾家。’具衣袂见在。”夫人得之，遂验临终服之衣，果有裁裂之处，疮血犹在，知其言不谬矣。（出《耳目记》）

【译文】

唐武宗会昌年间，有个名叫王瑶的人。自己说：祖上本是青州人，曾在平卢节度使麾下作事，当时他的主公姓李，记不得姓名了，背上经常长疮，很多医生都不能治好。王瑶的祖辈请求用供品到岱岳庙去祈祷。于是感动了泰山神。现出原身来查问，王瑶的祖辈就叩头并哭出了血，请求泰山神能发发善心。泰山神说：“你的祖师位居高官，本应使百姓安居乐业，然而他残害生灵，做了很多坏事，乱施刑罚，致使冤魂告状。所患的背疮病就是在阴曹地府被鞭打的结果，一定不会好，上天的责罚，没有办法宽恕他。”王瑶的祖辈要求拜见一下主公。等他回到了青丘，主公已经死了。王瑶的祖辈就把在泰山所看见的事，都告诉了主公夫人，夫人说：“凭什么来证明你说的是真事呢？”王瑶的祖辈说：“我在冥府里，也怕回来你们不信，就请求拜见了主公，看见他全身绑着绳索。主公就撕下一块贴身的衣袖，大约有一寸见方，交给我说：‘你回去，把这块衣袖给家人看。’现在衣服袖子还在。”夫人得到衣袖后，就检验主公临终所穿的衣服，果然有撕裂的地方，背疮流的血还在。知道他说的不是假话啊。

陈岘

闽王审知初入晋安，开府多事，经费不给。孔目吏陈岘献计，请以富人补和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岘由是宠，迁为支计官。数年，有二吏执文书诣岘里中，问陈支计家所在。人问其故，对曰：“渠献计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众，凡破家者祖考，皆诉于水西大王，王使来追尔。”岘方有势，人惧不敢言。翌日，岘自府驰归，急召家人，设斋置祭，意色慞惶。是日，里中复见二吏入岘家，遂暴卒。初审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于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云。

【译文】

闽王审知刚刚占领晋安，开府以来，要办的事很多，经费不足，孔目吏陈岘献计，请求让有钱的富人充当“和市官”。于是就任意向他们征收索取，却给他们很少酬金。有钱的富人都怨恨他。陈岘由于这样很受宠爱，被提升为支计官。过了几年，有两个官吏，拿着文书到陈岘住的乡里，问陈岘家住在哪里，人们问是要干什么，回答说：“他献计设立和市官，由于这个原因倾家荡产的很多。凡倾家荡产的人的祖先，都向水西大王告状，大王派我们来追究的。”陈岘正有势力，人们都害怕他不敢说。第二天陈岘从府里骑着马回来，急忙召集家里人，准备斋饭摆上祭典，神色彷徨疑惧。这天，乡里又看见二个官吏去陈岘家，于是陈岘突然死了。当初审知起事，是他的哥哥潮首倡的。等到审知占据闽中，就给潮立了个庙在水西。因此世人叫他水西大王。

萧怀武

伪蜀有寻事团，亦曰中团，小院使萧怀武主之，盖军巡之职也。怀武自所团捕捉贼盗多年，官位甚隆，积金巨万，第宅亚于王侯，声色妓乐，为一时之冠。所管中团百余人，每人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童儿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庖看厩，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公私动静，无不立达于怀武，是以人怀恐惧，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怀武杀人不知其数，蜀破之初，有与己不相协，及积金藏镪之夫，日夜捕逐入院，尽杀之。冤枉之声，闻于街巷。后郭崇韬入蜀，人有告怀武欲谋变者，一家百余口，无少长戮于市。（出《王氏见闻》）

【译文】

伪蜀有个寻事团，也叫中团。由小院使萧怀武主持，相当于军巡的职务。怀武指挥这个团捕捉贼盗，年头多了，因此官位很高，搜刮了巨万的钱财。住宅宏伟仅次于王侯，歌妓美女是当时第一流的。所管辖的中团有一百多人，每人又都豢养了十多个属于自己的部下，时而聚时而分，人们不能辨别，就管他们叫“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人，以及作小生意的小孩这些人，都是中团的“狗”。百姓互相间偶尔有说牢骚话的人，官中没有不知道的。还有的分散在州郡以及达官贵人家当厨师、当马夫、驾马车、拉乐器的，都是中团的“狗”。无论是公家的还是个人的事情，没有不立刻传达到怀武那里的，因此人们都心里怀有恐惧，常常怀疑自己的身边知近的人都是“狗”。怀武杀人不知道有多少，刚刚灭蜀，有与自己不协调的，以及积金藏钱多的那些人，日夜不停地加以逮捕，并全把他们杀掉。喊冤叫屈的声音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后郭崇韬进入四川，有人告发怀武想要谋反叛变，怀武一家一百多口，不分老少全部被杀。

李龟祯

乾德中，伪蜀御史李龟祯久居宪职。尝一日出至三井桥，忽睹十余人，摧头及被发者，叫屈称冤，渐来相逼。龟祯慑惧，回马径归，说与妻子。仍诫其子曰：“尔等成长筮仕，慎勿为刑狱官，以吾清慎畏惧，犹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译文】

乾德年间，伪蜀御史李龟祯，长久地担任司法官员。有一天，他出去，走到三井桥，忽然看见十多人。他们破了头的，披着发的，喊冤叫屈，渐渐向他逼来，龟祯十分震惊害怕。调回马头直奔家中向妻子孩子讲了这件事。于是告诫自己的孩子说：“你们长大出外做官，千万不要做刑狱官。凭着我清白谨慎胆小怕事，还有被冤枉的，现在后悔怎么能来得及呢？”从这以后，得病而死。

陈洁

伪蜀御史陈洁，性惨毒，谳刑定狱，尝以深刻为务。十年内，断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见蟢子悬丝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衔中指，拂落阶下，化为厉鬼，云来索命。惊讶不已，指渐成疮，痛苦十日而死。

【译文】

伪蜀御史陈洁，天生凶恶狠毒。审判处理案件，曾经把严酷做为规范。十年里，经他手判处死刑的有上千人。因避暑，到亭子里，看见一个长腿的小蜘蛛挂着丝在面前，他伸手去接，突然变成了大蜘蛛咬住他的中指，甩落到台阶下面，就变成一个厉鬼，说：“来要你的命。”陈洁惊讶害怕的不得了。手指渐渐变成了疮，痛苦极了。十天就死了。

卷第一百二十七　报应二十六

苏娥　涪令妻　诸葛元崇　吕庆祖　元徽　李义琰　岐州寺主　馆陶主簿　僧昙畅

午桥氏　卢叔敏　郑生

苏娥

汉何敞为交趾刺史，行部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鹊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广信县修里（“广”信原作“信广”，据下文及明抄本改。“理”明抄本作“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缯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已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傍，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之曰：‘何劳问之。’寿因捉臂欲汙妾。不从，寿即以刀刺胁，妾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烧车，杠及牛骨，投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告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汝尸骸，以何为验？”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寿，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同，收寿父母兄弟皆系狱。敞表寿杀人，于常律不至族诛。但寿为恶，隐密经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诉，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助阴诛，上报听之。（出《还冤记》）

【译文】

汉朝时何敞任交趾刺史。有一天到了苍梧郡高要县，晚上住在鹊奔亭。还没有到半夜，见有一女子从楼下走出来，自己说：“我姓苏名娥，字始珠。原来是广信县修里人。很早就失去了父母，又没有兄弟，丈夫也早死了。家中有各种丝绸一百二十疋，以及奴婢一人，名叫致富。因我们孤苦穷困又很瘦弱，不能自己使生活振作起来，想要到临县去卖绸布，就向邻居王大伯租了一辆牛车，价值约一万二千钱。用车装着我和绸布，让致富赶着牛车。在去年的四月十日，来到这座亭外，当时天色已晚，行人已经断绝，我们不敢前行，因此就停留在这里。致富突然肚子痛，我就去亭长家乞讨浆水和火，亭长龚寿听说后就拿着刀和戟，来到车旁，问我说：‘夫人从什么地方来？车上装的什么？你丈夫在哪里？为什么独自行走？’我回答他说：‘这些不必劳累你来过问了。’龚寿就趁机抓住我的手臂想要污辱我，我不顺从，他就用刀直刺我的肋下，我当时就死了，他又杀了致富，在这个楼下挖了个坑，把我和致富一块儿埋了。取走了财物，并杀了牛、烧了车，把牛骨杠着扔到了这个亭东面的空井里。我死得好惨，无处投诉，所以才来告诉您。”何敞说：“现在要挖掘你的尸骸，凭什么作为验证呢？”女子说：“我全身穿的都是白色衣服，脚上是青丝鞋，还没有腐烂呢。”挖掘出来一看，果然象她说的那样。何敞就派人去抓龚寿，拷问之后全部供认，又到广信县核对，同苏娥说的相同。又收监了龚寿的父母和兄弟等。何敞说龚寿杀人，按一般刑律不至于诛连同族，但是龚寿作恶，隐瞒秘密有一年多了，王法所不能容。而鬼神自己出来控诉，这是千百年来没有的事，请求全部斩首，用来帮助阴间来杀他们，上报后同意何敞的处理意见。

涪令妻

汉王忳，字少琳，为郿县令。之邰亭，亭素有鬼。忳宿楼上，夜有女子，称欲诉冤，无衣自进。忳以衣与之，进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过此亭宿。亭长杀妾大小十口，埋在楼下，取衣裳财物，亭长今为县门下游徼。”忳曰：“当为汝报之，无复妄杀良善也。”鬼投衣而去。忳且召游徼问，即服。收同时十余人，并杀之。掘取诸丧，归其家葬之，亭永清宁。（原阙出处，今见《还冤记》）

【译文】

汉朝人王忳，字少琳，作郿县县令。到邰亭，邰亭经常闹鬼，王忳就住在楼上。到了夜间，有一个女子，自称要诉冤，没穿衣服就自己进来了。王忳就拿衣服给她穿，她上前说：“我原本是涪县令的妻子，在随丈夫赴任途中，经过此亭，亭长带人杀了我家大小十口，掩埋在这座楼下，抢走了衣服和财物。亭长现在是你县的乡官掌巡察缉捕的‘游徼’”。王忳说：“我一定为你报仇，不能让他再杀好人啊。”鬼放下衣服走了。王忳立即召来游徼审问，他全部招供了，又抓了同时作案的十多人，一起杀了。后来挖出被杀的人，送尸骨回家乡埋葬了，邰亭从此就清宁了。

诸葛元崇

瑯琊诸葛覆，宋永嘉年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扬都，唯将长子元崇赴职。覆于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丧欲还。覆门生何法僧贪其资，与伴共推元崇堕水而死，因分其财。元崇母陈氏梦元崇还，具叙父亡及身被杀委曲，尸骸流漂，怨酷无双。奉迷累载，一旦长辞，衔悲茹恨，如何可说。觑欷不能自胜，又云：“行速疲极，因卧窗下床上，以头枕窗，明日视儿眠处，足知非虚矣。”陈氏悲怛惊起，把火照儿眠处，沾湿犹如人形。于是举家号泣，便如发闻。于时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立即陈氏从姑儿也。具疏梦，托二徐验之。徐道立遇诸葛丧船，验其父子亡曰，悉如鬼语。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杀之，差人送丧还扬都。（出《还冤记》）

【译文】

琅琊人诸葛覆，南朝宋文帝永嘉年间作九真太守。其家眷全留在扬都居住，只带着长子元崇去赴任。诸葛覆于任内病故，元崇那年才十九岁，护送父亲灵柩回乡。诸葛覆的学生何法僧贪图诸葛家的财产，在送元崇回乡时与同谋把元崇推到水里淹死，瓜分掉诸葛元崇的钱财。元崇的母亲陈氏梦到元崇回来了。并叙述了父亲的死以及自己被害的全部经过，尸骸顺水漂流，怨恨无比，和母亲分别已经一年，现又被害死在外地，含悲饮恨，又向谁去述说呢。长呼短叹不能自禁。又说，因走得匆忙急迫所以疲劳极了，就躺在窗下的床上，把头枕在窗台上。告诉母亲说：“您明天看一下我睡觉的地方，就知道我说的是事实。”陈氏悲痛惊醒，点着火照着儿子睡过的地方，被水浸湿的地方好象人的形状，于是全家号哭，就象发丧一样。当时徐森之刚刚任职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立是陈氏表姐的儿子，就向他详细说了所做的梦，托付二徐察验此事。徐道立遇到了诸葛覆的丧船，对照其父子死亡的时间，与鬼说的完全相同。就逮捕了行凶的两个人，二人都认了罪，依照法律把他们杀了。后又差人护送死了的诸葛覆的灵柩回扬都。

吕庆祖

宋永康人吕庆祖，家甚殷富，常使一奴名教子守视墅舍。庆祖自往案行，忽为人所杀。族弟无期，先贷举庆祖钱，咸谓为害。无期便斋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谓是我，魂而有灵，使知其全。”既还，至三更，见庆祖来云：“近履行，见奴教子畦畴不理，许当痛治。奴遂以斧砍我背，将帽塞口，因得啮奴三指，悉皆破醉。便取刀刺我颈，曳著后门。初见杀时，从行人亦在其中，而不同，执罪之失也。奴今欲叛，我已钉其头著壁。”言卒而遂灭。无期具以告其父母，潜视奴所住壁，果有一把发，以竹钉之。又看其指，并见伤破，录奴诘验，承伏。又问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头如被击，欲逃不得，诸同见者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出《还冤记》）

【译文】

宋朝永康人吕庆祖，家产很富，平时派一名叫教子的奴仆看守家园，庆祖自顾办自己的事，有一天忽然被人杀害。同族中有个弟弟名叫无期，以前曾向庆祖借过钱。大家都说庆祖是被无期杀害的。无期便拿着酒菜到庆祖的灵柩前祷告说：“你遭到这样惨死，都说是我干的，请你魂魄显灵，让别人知道谁是凶手。”回来后，到了三更天，看见庆祖来说：“近日察看家园，见我的仆人教子不整理田舍，我就说要狠狠地惩罚他，他就用斧子砍我的后背，并用帽子堵我的嘴，我趁机咬住他的三个手指，都被我咬碎了。他又拿刀刺我的脖颈，拉扯着到了后门。当初我被杀时，其它仆人也有在场的，只是和他不一样，他是杀我的主犯。教子现在想要逃跑，我把他的头钉在墙上。”说完就不见了。无期把这件事全都告诉了庆祖的父母，他们暗中到教子的房里，看到墙上果有一把头发，是用竹签钉上的，又看教子的手指头，也真的受伤了。抓住这个奴仆审问，他全部认罪了。又问他，你既然反叛了主人，为什么不逃走呢？教子说：“我的头好象被人拽住了似的，想要逃却逃不掉。”大家见人事相符，就杀了教子连同他的两个孩子。

元徽

后魏庄帝永安中，北海王颢入洛。庄帝北巡，城阳王徽舍宅为宣中寺，尔朱兆擒庄帝，徽投前洛阳令寇祖仁。祖仁闻尔朱兆购徽，乃斩徽首送兆。兆梦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于是悬祖仁首于高树，以大石坠其足，鞭棰之，问得金及马。而祖仁死，时以为祸报。（出《广古今五行记》，明抄本作出《伽篮记》及《还冤记》）

【译文】

后魏庄帝永安年间，北海王元颢攻入洛阳，魏庄帝向北逃走，城阳王元徽献出自己的宅园作宣中寺，随着皇帝出逃。后来尔朱兆活捉了庄帝，元徽只好投奔前洛阳县令寇祖仁。寇祖仁听说尔朱兆悬赏提拿元徽，就杀了元徽把首级送给尔朱兆。尔朱兆梦到元徽说：“我有白银二百斤，一百匹马，现在寇祖仁家，你可以去取来。”尔朱兆就把寇祖仁的头吊在大树上，用大石头坠着他的脚，用鞭子打他，问他白银和马都放在哪里了。就这样寇祖仁被活活打死，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作恶的报应。

李义琰

唐陇西李义琰，贞观年中，为华州县尉。此县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仇家所害，诣县陈情。义琰案之，不能得决，夜中执烛，委细穷问。至夜，义琰据案俛首，不觉死人即在，犹带被伤之状，云：“某乙打杀，置于某所井中，公可早验，不然，恐被移向他处，不可寻觅。”义琰即亲往，果如所陈，而仇家始具款伏。当闻见者，莫不惊叹。（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陇西有个叫李义琰的人，在太宗贞观年间，任华州县尉。华州县忽然失掉一个人，没有人能知道他到那里去了。这家的父亲和兄长都怀疑是与他们家有仇的人家害的，就把情况向县衙报告了。义琰接受了这个案子，但不能做出决断。夜间点上灯烛，细细的追问。到了深夜低头伏在桌子上，不知不觉看见死人来了，好象还带着被打伤的样子，那人说：“我是被某人打死的。又把我扔到一个井里，您应该早去验证，不这样的话，恐怕被移到别的地方，以后就不好找了。”义琰听了他的话后立刻亲自前往巡视，真的象鬼在梦中所说的那样。这时，那个和死人有仇的人家才认罪伏法。当时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惊叹的。

岐州寺主

唐贞观十三年，岐州城内有寺主，共都维那为隙，遂杀都维那，解为十二段，置于厕中。寺僧不见都维那久，遂告别驾杨安共来验检，都无踪迹。别驾欲出，诸僧送别驾，见寺主左臂上袈裟，忽有些鲜血。别驾勘问，云：“当杀之夜，不著袈裟，有其鲜血，是诸佛菩萨所为。”竟伏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朝贞观十三年，岐州城里有个寺主，同都维那不和，于是就杀了都维那，尸体肢解为十二块，扔到厕所里。寺内的众僧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都维那了。就告诉了其衙里的别驾杨安共来验查，但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杨安共要走，众僧都来送他，这时忽然发现寺主左臂的袈裟上，有些血迹，杨安共就追问他，寺主说：“都维那被杀那天晚上，我没有穿袈裟，有他的鲜血，恐怕是诸位神佛和菩萨显灵的结果。”最后寺主伏法被杀了。

馆陶主簿

唐冀州馆陶县主簿姓周，忘其名字。显庆中，奉使于临渝关牙市。当去之时，佐使等二人从往，周将钱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压而杀之。所有钱帛，咸盗将去，唯有随身衣服充敛。至岁暮，妻梦，具说被杀之状，兼言所盗财物之处。妻乃依此诉官。官司案辨，具得实状，钱帛并获，二人皆坐处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尝亲见明庭观道士刘仁宽说之。（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冀州馆陶县的主簿姓周，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高宗显庆年间，他奉命到临渝关牙市办事。当他去的时候，有两个助手跟从他去。周主簿带的钱财稍多些，两个人见钱生恶心，就用土袋子把主簿压死，所带的钱财全部被盗走，只剩下了随身穿的衣服而被埋葬。到了年底，主簿的妻子做了个梦，主簿向她说了被害的全部经过，又提到了被盗去的财物现在藏的地方。周的妻子凭这梦中的情景报告官府。官府立案分析审理，得到了全部实情，并起出了被盗去的钱财，那两个人都因犯法而被处死。相州智力寺的和尚慧永说，他曾亲眼见到明庭观道士刘仁宽说这件事。

僧昙畅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向岐州棱法师处听讲。道逢一人，著衲帽弊衣，掐数珠，自云贤者五戒，讲。夜至马嵬店宿，五戒礼佛诵经，半夜不歇，畅以为精进一练。至四更，即共同发，去店十余里，忽袖中出两刃刀子，刺杀畅，其奴下马入草走，其五戒骑骡驱驮即去。主人未晓，梦畅告云：“昨夜五戒杀贫道。”须臾奴走到，告之如梦。时同宿三卫子，披持弓箭，乘马趁四十余里，以弓箭拟之，即下骡乞死。缚送县，决杀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乾封年间，京城西明寺的和尚昙畅，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骡子去岐州棱法师处听讲。途中遇上个人，穿戴着破旧的衣帽，手中掐着念珠，自己说是贤德的人，叫五戒，晚上到马嵬店住宿。五戒拜佛念经至半夜不停。昙畅以为五戒精练到如此地步。四更天，就一齐出发。离开旅店十多里，五戒忽然从袖子里拔出一把两刃刀刺杀昙畅，那奴仆跳下马钻进草地跑了。五戒骑着马驮着东西也立刻离开了。店主人还没有醒，梦见昙畅告诉说：“昨夜五戒杀我。”不一会，奴仆跑到，告诉店主，就象梦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同时住宿的三卫子，带着弓箭，骑着马追赶了四十多里，用弓箭逼住他，五戒立刻下马乞求饶命。就捆绑着送到县里杀了他。

午桥民

唐卫州司马杜某尝为洛阳尉，知捕寇。时洛阳城南午桥，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厅事，忽有一人为门者所执，狼狈至前。问其故，门者曰：“此人适来，若大惊恐状，再驰入县门，复驰出，故执之。”其人曰：“某即杀午桥人家之贼也，故来归命。尝为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财物数百千，恐事泄，则杀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故得人不疑。将财至城，舍于道德里，与其伴欲出外，辄坎轲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见空中有火六七团，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爇其心腑，痛热发狂。因为诸火遮绕，驱之令入县门，及入则不见火，心中火亦尽。于是出门，火又尽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备言之。由是命尽取其党及财物，于府杀之。（出《纪闻》）

【译文】

唐朝卫州司马姓杜曾任洛阳县尉，主管捕捉盗贼。当时洛阳城南的午桥，有一家失了火，这家的七口人都烧死了。杜县卫正在办公，忽然看见有一个人被门卫抓住，样子非常狼狈来到面前。杜县尉问是什么缘故。门卫报告说：“这个人才来的时候，好象受很大的惊恐的样子，再次跑进县衙门，又很快地跑出去，所以我就把他捉住了。”那个人说：“我就是杀午桥人家的坏人，所以来自首。”原来同伙的有五个人，一同抢劫了那家人家，抢得财物有几百千钱，恐怕事情被人发现，就杀了他们全家人，放火烧了房子，好象自己烧死的，好叫别人不生疑。把钱财送到城内的道德里藏起来，和同伙想要逃到外地，但道路不平坷坷绊绊不能走，今天从道德里往南逃，忽然看见天上有六七团火，大的象葫芦，小的象酒杯，遮挡在他们前面，不能南逃，因此又往北跑，又有小火团直进入心中，烧到心腹，又痛又热发了狂，又因好些火团遮饶着他，驱赶着他让他进县衙门，等到进了县门就看不见火了，心中的火也没有了，于是又跑出衙门，那些火团又全在空中，遮拦着不让他跑出，他自知不能幸免，所以才全部招认供出了。由此杜县尉命人全部抓获其同伙并缴获了全部财物，在县衙把他们杀了。

卢叔敏

唐卢叔敏，居缑氏县，即故太傅文贞公崔祐甫之表侄。时祐甫初拜相，有书与卢生，令应明经举。生遂自缑氏赴京，行李贫困，有驴，两头叉袋，一奴才十余岁而已。初发县，有一紫衣人，擎小幞，与生同行，云：“送书状至城。”辞气甚谨。生以僮仆小，甚利其作侣，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岭，早发十余里，天才明，紫衣人与小奴驱驴在后。忽闻奴叫呼声，云：“被紫衣殴击。”生曰：“奴有过但言，必为科决，何得便自打也。”言讫，已见紫衣人怀中抽刀，刺奴洞肠流血。生乃惊走，初尚乘驴，行数十步，见紫衣人趁在后，弃驴并靴，驰十数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与奴同死于岭上。时缑氏尉郑楚相，与生中外兄弟。晨起，于厅中忽困睡，梦生被发，血污面目，谓尉曰：“某已被贼杀矣。”因问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贼今捉未得。”乃牵白牛一头来，跛左脚，曰：“兄但记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贼从河中府，与同党买牛来，于此过，入西郭门，最后驱此者即是。”郑君惊觉，遂言于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贼，方知卢生已为贼所杀。于书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无踪迹。至明年七月末，郑君与县宰计议，至其日五更，潜布弓矢手力于西郭门外，郑君领徒自往，伏于路侧。至日初出，果有人驱牛自西来者。后白牛跛脚，行迟，不及其队，有一人驱之，其牛乃郑君梦中所见卢生牵者，遂擒掩之，并同党六七尽得。驱跛牛者，乃杀卢生贼也，问之悉伏，云：“此郎君于某有恩，某见其囊中书，谓是绫绢，遂劫杀之。及开之，知非也，唯得绢两疋耳。自此以来，常仿佛见此郎君在侧，如未露，尚欲归死，已就执，岂敢隐讳手！”因具言其始末，与其徒皆死于市。（出《逸史》）

【译文】

唐朝的卢叔敏，住在缑氏县，就是已故的太傅文贞公崔祐甫的表侄。当时祐甫刚当上宰相，有信给卢生，让他进京考举人。卢生就从缑氏县奔赴京城。他的行李很少，有一头驴，驮着两个布袋。有一个才十多岁的小书僮。刚从县城出发，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拿着个小包袱，与卢生同行。自己说是送状子进京城，言谈举目很谨慎，卢生因为奴仆太小，很愿意和他作伴，那人也帮卢生扶鞍解蹬，一路上帮了不少忙。每次到了旅店，卢生一定要分些茶酒给他吃，那紫衣人也很领情。到鄂岭，起早走出十多里，天才亮。紫衣和小童仆赶着驴在后面走。急然听到后面有呼叫声。小童说紫衣人打了他。卢生说：“小奴有什么过错只管说，我一定要教训他，你何必随便亲自打他呢？”说完，只见紫衣人从怀里抽出刀，刺破了小童的肚子，肠子和血都流出来。卢生害怕逃跑，开始还骑着驴，跑了十多步，发现紫衣人在后面紧追，慌忙丢掉了驴和鞋，又跑了十多步，紫衣人追上来，用刀把他刺倒，和小童仆一块儿死在岭上。那时缑氏县的县尉郑楚相，和卢生是表兄弟。这天早晨起来，在厅堂中忽然困倦睡着了，梦到卢生披散着头发，满脸是血，对县尉说：“我已经被贼人杀了。”县尉因此询问详情。卢生说：“我死得太冤枉了，但是这个贼人现在还没有抓到。”说着就牵了一头白牛，这牛跛着左腿。卢生说：“表兄要记住这条牛，明年八月一日天亮时，贼人要从河中府与他的同伙卖牛来，从这里经过，进西城门，最后面那个赶着这条牛的人就是杀我的人。”郑县尉惊醒，于是说给同僚们听，第二天，州府通牒下令捉拿贼人，才知道卢生真的被贼人杀害了。在书袋里找到了崔宰相的一封信。河南府尹下令捕捉凶犯很急迫，但是一点踪影也没有。到了第二年七月末，郑县尉同县宰商量，直到快天亮，在西城城门外埋伏下弓箭手，郑县尉亲自领了些人，埋伏在路边，直到太阳刚刚出来，果然有一些从西边赶着牛来的人，后面有一条白牛跛着腿，走得慢，赶不上大队，有一个人赶着它。这头牛就是郑楚相在梦中牵着的那头，于是就抓获了那人，还有同伙的六七个人也全都抓到了，赶着跛牛的人，就是杀卢生的贼人。审问后他全部供认。又说：“这位先生对我有恩，但我把他口袋里的书，错误的认为是绸缎，于是劫杀了他，等我打开那些布袋，才知不是绸缎，只得到两匹绸布罢了。从那时起到现在，经常仿佛看见这个年轻人在我的身旁，这件事如果不泄露，我都要去死，现在已经被捉到了，还敢隐瞒吗？”他就说出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最后和同伙的那些人一同死在刑场。

郑生

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趫捷闻，家于巩雒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捷马，独驱田野间，去其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得雨霁，已夕矣，迷失道，纵马行，见道旁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系门外，将止屋中，忽栗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见一丈夫，身长衣短，后卓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岂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巩雒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下以避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盗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尸。即驰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出《宣宝志》）

【译文】

唐朝荥阳人郑生，擅长骑马射箭，凭勇敢强悍矫健敏捷而闻名，家在洛阳郊区。有一天乘着酒醉，手拿着弓，腰上挂着箭囊，骑一匹快马，独自在田野间奔驰，离他家约几十里了，天色已晚，又赶上大风雨，没办法，郑生就在大树下避雨，过了很长时间雨才停，但是天已黑了，迷失了道路，只好骑着马随意走。走不多远，忽然看见路旁有座门楼。走近才知是座神庙。郑生把马拴在庙门外，刚进到屋里，忽然害怕心跳，立刻藏在东厢房下，听到庙左边的空屋子里有悉悉窣窣的声音，郑生心里怀疑是鬼，就拉起弓，搭上箭等待着，不一会看见一个男人，身体高大但衣服很短，身后背个包袱拿着剑从空屋子里出来，然后就提着剑大声说：“我是强盗，你难道也是强盗？”郑生说：“我家住在洛阳郊外，到这之前因独自骑马在田野里跑，正遇大风骤雨，又迷了路，所以才到这里藏身。”拿着剑的人说：“你既然不是强盗，难道没有伤害我的心吗？且放我逃走，一定要经过东屋廊下，希望你解下弓弦交给我，我才敢放心走。不这样，我就会死在你这小子手里。”原来郑生经常另备一个弓弦在衣袖里，就解了弓弦，扔到剑客前面，偷偷地把另一个弓弦系到弓上。贼人已经得到弓弦，就到了东屋下，要杀掉郑生灭口。郑生急忙拉弓搭箭，贼人就逃跑了，并说：“你这小子果然聪明，我犯了罪本来该死啊！”郑生说：“我不害你，你为什么怀疑我？”贼人多次拜谢，郑生就躲到西屋来躲避贼人，看见贼人跑了，他又害怕贼人率领同伙再回来，就上到高处藏起来。过了很长时间，月亮出来了，忽然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漂亮，从空房子里出来，在院子里哭，郑生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家住在这个村子里，被强盗引到这里来，他贪图我的衣服好，就在空屋子里把我杀了，扔掉尸体跑了，今有幸遇到公子，希望你为我昭雪申冤。”又说：“那贼人今天晚上应该藏在田横的坟墓里，希望你快点追他，不要失掉机会。”郑生答应了妇人拜谢后走了。等到天亮，郑生查看，果然看见一具女尸。郑生立即骑马到洛阳，把所遇到的情景向河南府尹报告了。府尹命令府吏去捕捉，果然在田横墓里抓到了贼人。

卷第一百二十八　报应二十七

公孙绰　王安国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谅　荥阳氏

公孙绰

唐王屋主簿公孙绰，到官数月，暴疾而殒。未及葬，县令独在厅中，见公孙具公服，从门而入。惊起曰：“与公幽显异路，何故相干？”公孙曰：“某有冤，要见长官请雪，尝忝僚佐，岂遽无情！某命未合尽，为奴婢所厌，以利盗窃。某宅在河阴县，长官有心，倘为密选健吏，赍牒往捉，必不漏网。宅堂檐从东第七瓦垅下，有某形状，以桐为之，钉布其上，已变易矣。”言讫而没。令异甚，乃择强卒素为绰所厚者，持牒并书与河阴宰，其奴婢尽捕得，遂于堂檐上搜之，果获人形，长尺余，钉绕其身。木渐为肉，击之哑然有声，绰所贮粟麦，以俟闲居之费者，悉为所盗矣。县遂申府，奴婢数人，皆殪枯木。（出《逸史》）

【译文】

唐朝王屋县主簿名叫公孙绰，到任没几个月，突然得急病死了，还没来得及埋葬。这一天，县令独自一人在厅堂里，忽见公孙绰穿着官服，从门外进来，县令很吃惊，起来说：“我和你现在是阴阳两界，什么原因来找我？”公孙说：“我有冤屈，现在邀见你请你为我昭雪，不才曾愧在你的部下，难道这么快就没有情面了吗？我的寿数本来没尽，但因奴婢们讨厌我，我死了才利于他们盗窃。我的家在河阴县，长官果有心为我报仇，请选派得力的衙役，秘密地带着你的命令去抓捕，一定不会让他们漏网。我的房檐从东数第七条瓦垅下面，有我的人形，用桐木刻制的，上面钉着钉子，已经有所变化了。”说完就没有影了。县令很惊异，就挑选了几个强健的吏卒，都是平时公孙绰对他们厚待的，带着密令书信送给河阳县县宰，把公孙家的奴婢都抓起来了。又到屋堂的檐上去搜查，真的找到了人形，大约有一尺多长，周身都钉着钉子，有的木质渐渐变成了肉质，敲击它还能发出声音。公孙绰家贮藏的以备将来退居时用的粮食等物，全都被他们盗走了。县令于是申报到州府，那几个做恶的奴婢都被杖杀。

王安国

泾之北鄙农人有王安国者，力穑，衣食自给。唐宝历三年冬，夜有二盗窬墙而入，皆执利刃。安国不敢支梧，而室内衣裘，挚之无孑遗。安国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岁，方眠惊起，因叫有贼，登时为贼射，应弦而毙。安国闾外有二驴紫色者，亦为攘去。迟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门而号：“我死自是命，那复多痛，所痛者，永诀父娘耳。”遂冤泣久之。邻人会者五六十人，皆为雪涕。因曰：“勿谋追逐。明年五月，当自送死。”乃召安国，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勿下疑脱泄字。）洎麦秋，安国有麦半顷，方收拾，晨有二牛来，蹊践狼籍，安国牵归，遍谓里中曰：“谁牛伤暴我苗？我已系之，牛主当赍偿以购；不尔，吾将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侧人之素畜者。”聚视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惊逃，不虞至此，所损之田，请酬倍资而归我畜焉。”共里人诘所从，因验契书，其一乃以紫驴交致也。安国即醒何七所谓，及询名姓皆同，遂缚之，曰：“尔即去冬射我子尽我财者。”二盗相顾，不复隐，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逭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杀，遂北窜宁庆之郊，谓事已积久，因买牛将归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进，俟夜黑，方将过此。既寐，梦一小儿五岁许，裸形乱舞，纷纭相迷，经宿方寤。及觉，二牛之縻纼不断，如被解脱，则已窜矣。因踪迹之，由径来至此。去冬之寇，讵敢逃焉。”里人送邑，皆准于法。（出《集异记》）

【译文】

泾河北边偏僻农村有个叫王安国的庄稼人。他勤劳耕种，衣食都能自给。唐敬宗宝历三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有两个强盗跳墙进了王安国家，都拿着利刀，安国不敢出声，室内的衣物，被贼人抢劫一空。安国有一个儿子，名叫何七，刚六七岁，正睡觉被惊醒，就大叫有贼，立刻被贼人射了一箭，应弦而死。安国的屋外有两头紫色的驴，也被贼人牵去。黎明，村里人都集聚在他家，共同商量抓贼的办法。不一会儿，何七的魂灵踏着房门大声哭泣说：“我死是命里该着，不必过多悲伤，我悲伤的是我再也见不到父亲和母亲了。”哭泣了很长时间，邻居来聚集的有五六十人，都被感动的哭了。何七说：“不要想抓贼的办法了，明年五月，他们自己就会来送死。”于是就召呼安国，贴着耳朵告诉他贼人的名字，希望他不要泄露出去。到了麦熟时，安国有半顷麦子，正要收割，一天早晨有两头牛来到麦地，把麦子践踏得不象样子，安国就把牛牵回家，问遍了村里的人，说：“谁家的牛把我家的麦子踩坏了？我已经栓住了，牛的主人应该拿东西作赔偿换回牛，不然的话，我就要报告官府了。”村里人都来了，都说：“这两头牛不是咱们左邻右舍所养的。”大家聚在一起看了很长时间，忽然有两个外村的人来到了，说：“是我们的牛，昨天晚上受惊逃跑，没想到跑到这里来，所损坏的麦子，请让我加倍赔偿来换回我的牛。”村里人就问他们从哪里来，又检查他们买牛的文契，其中一头牛是用紫色的驴换来的，安国就想起了何七的话，等到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和何七说的一样，于是就把他们绑起来，说：“你们就是去年冬天射死我儿子抢去我的财物的人。”两个强盗互相看了看，就不再隐瞒了。说：“真是命里注定啊！死是不可逃避的。”然后就说了为什么到这里来。说：“我们杀人抢劫之后，立刻逃到宁庆的郊区，考虑到事情已经很久了。因此才出来买牛要回到岐上，但昨天到了这村子北边二十多里的地方，牛就徘徊不往前走了，等到天黑，才过了这个地方，晚上睡觉时梦到一个小孩大约有五岁，光着身子乱跳，把我们弄得迷迷糊糊，过了一宿才醒，醒后去看牛，只见系着两头牛的绳子没有断，好象被解开似的，牛已经跑得不见影了，我们顺着牛蹄印找到这里来。去年冬天的贼寇，那里敢逃跑。”村里人把二盗贼送到城里，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尼妙寂

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人也。初嫁任华，浔阳之贾也。父升，与华往复长沙广陵间。唐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复。过期数月，妙寂忽梦父，被发裸形，流血满身，泣曰：“吾与汝夫，湖中遇盗，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许复仇，但幽冥之意，不欲显言，故吾隐语报汝，诚能思而复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隐语云何？”升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俄而见其夫，形状若父，泣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膺而哭，遂为女弟所呼觉。泣告其母，阖门大骇，念其隐语，杳不可知。访于邻叟及乡闾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诣上元县，舟楫之所交处，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阁，倚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极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将缁服其间，伺可问者，必有醒吾惑者。于是褐衣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扫阁下，闲则徙倚栏槛，以伺识者。见高冠博带，吟啸而来者，必拜而问。居数年，无能辩者。十七年，岁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罢岭南从事而来，揽衣登阁，神彩隽逸，颇异常伦。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问之，公佐曰：“吾平生好为人解疑，况子之冤恳，而神告如此，当为子思之。”默行数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呜咽，拜问其说。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车去两头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门，门而东，非兰字耶！禾中走者，穿田过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盖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错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胜，久而掩涕拜谢曰：“贼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释惑，誓报深恩，妇人无他，唯洁诚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坛，人之为僧者必由之，四方辐辏，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维舟而往观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旧识者，每过必凝视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贞元中不为南海从事乎？”公佐曰：“然。”“然则记小师乎？”公佐曰：“不记也。”妙寂曰：“昔瓦官寺阁求解车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获贼否？”对曰：“自悟梦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佣于江湖之间。数年，闻蕲黄之间有申村，因往焉。流转周星，乃闻其村北隅有名兰者。默往求佣，辄贱其价，兰喜召之。我又闻其从父弟有名春者，于是勤恭执事，昼夜不离。见其可为者，不顾轻重而为之，未尝待命。兰家器之，昼与郡佣苦作，夜寝他席，无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干，兰逾敬念，视士寂，即目视其子不若也。兰或农或商，或畜货于武昌，关锁启闭悉委焉。因验其柜中，半是己物，亦见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记之。而兰春叔出季处，未尝偕出，虑其擒一而惊逸也，衔之数年。永贞年重阳，二盗饮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获。一问而辞伏就法，得其所丧以归，尽奉母而请从释教，师洪州天宫寺尼洞微，即昔时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驱，岂酬明哲。梵宇无他，唯虔诚法象，以报效耳。”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大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事，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逐纂于此焉。（出《续幽怪录》）

【译文】

尼姑妙寂，姓叶，江州浔阳人。当初嫁给任华，是浔阳的商人。她的父亲叶升，和任华经常往返在长沙和广陵之间作生意。唐朝贞元十一年的春天，去潭州没有返回，过了归期已经几个月了。有一天，妙寂忽然梦到了父亲，他披散着头发，光着身子，满身是血。哭着说：“我和你丈夫，在湖中遇上强盗，都已经死了。我平时看你是个意志坚强，有志向的人，上天允许由你替我们报仇，但神灵的意思，不想明白地说出来，所以我用隐语告诉你，如果真能明白而报了仇，我也就没有遗恨了。”妙寂问：“隐语怎么说？”叶升说：“杀我的人是，车中猴，东门草。”不一会又见她的丈夫，形貌和父亲一样。哭着说：“杀我的人是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着丈夫的肩痛哭一场，于是被她妹妹叫醒了。她哭着告诉母亲，全家都很惊慌，念那隐语，一点儿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遍访了邻居中的老人，乡里的聪明智慧的人，都解不出来。秋天到上元县去，这里是各地舟船交汇的地方，四方的官员名士多在这里休息，再加上城内有瓦官寺，寺上有阁楼，靠山俯瞰大江，万里远的景色尽收眼底，这也是江湖中最秀美的地方，游人行船到这里，没有不登楼远眺的，妙寂想我穿上僧尼的黑衣服到那里，寻找可问的人，一定会有解开我疑惑的人。于是穿上粗布衣服到上元去，在瓦官寺干活，整天拿着扫帚，洒扫楼阁，有空就倚着栏槛，等待能解谜的人。看见戴高帽系宽带一边走一边吟唱的人，一定跪拜而问。过了几年，没有遇到解开谜团的人。到了贞元十七年，是辛巳年。有个叫李公佐的人，辞掉了岭南从事来到上元，揽衣登上阁楼，神彩英俊豪放，和平常人很不一样。妙寂就上前哭着拜见，并且把梦中的事说出来问他。公佐说：“我平生就喜欢给人解疑，况且你的冤恨太大，再说神灵告诉了这些，我应该为你想一下。”说罢低头默默地走了几步，高兴地告诉妙寂说：“我想出来了，杀你父亲的叫申兰。杀你丈夫的叫申春。”妙寂悲喜交加呜咽着，请他说明怎么讲法。公佐说：“猴是申年生的，车字去两头又说猴，所以是个申字；草而门，门而东，不是蕳字吗？禾中走，就是穿田过，这也是个申字，一日又加夫，就是春字啊。鬼神想要迷惑人，所以拆开来说。”妙寂听后又悲又喜，好象不能自禁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擦了眼泪拜谢说：“贼人的名字已经知道了，昭雪冤恨有了门路，你为我解除了疑惑，我发誓要报你的大恩。但我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诚心诚意信奉佛祖，祈祷你福如东海。”后来，在泗州的普光寺有个梵氏戒坛。当僧尼的人一定要到那里去，四面八方的人都象车辐条向着车轴那样去那里，僧尼也频繁地聚会，参观的人象到菜市一样。公佐从楚地到秦地去，坐了一条船去那里参观。看见有一个尼姑，眉清目秀，好象以前见过，每次经过她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公佐，好象有话要说的样子。时间长了，公佐要离开了，那尼姑急忙招呼他说：“您难道不是贞元年间的南海从事吗：”公佐说：“是呀！”妙寂说：“那么你记得我吗？”公佐说：“不记得了。”妙寂说：“我就是当年在瓦官寺阁楼上求你解车中猴的人。”公佐想起来了说：“你最终抓获了贼人了没有？”妙寂回答说：“自从明白了梦中的话后，我就女扮男妆，改名士寂，到处给别人作工。几年后，听说蕲黄之间有个申村。因此就去了那里，走访了十多天，才听说这个村北角有个叫申兰的，就前去要求给他家做佣人，不图赚钱，申兰听说后高兴地收留了我。不久又听说他的堂弟有个名叫申春的，于是我就非常勤奋地给他干活，不分昼夜地干，只要看到可以干的活，也不管轻重，不等主人发话，申兰家很器重我。白天我和那些佣人勤苦地劳作，夜晚不同他们睡在一起，没有人知道我不是男人。过了一年，我更加勤劳肯干，申兰越加对我好，看待我比他的儿子都好。申兰有时务农，有时经商，有时也到武昌去贩牲畜，全家的钥匙都交给我，因此我就能查看他的柜子。那柜子里有一半是我们家的东西，也看见了我父亲和我丈夫平常穿的衣服，我流着眼泪记下了。然而申兰和申春一个在家一个在外，不一同出入，我怕抓到一个惊跑了另一个，这事压了几年。到了永贞年重阳节，二贼喝醉了酒，我趁机跑到州府告发了他们，乘着两人醉酒未醒，抓获了他们。一经审问就招供伏法，我收回了被他们抢去的财物，全部交给了母亲，并请求让我出家。我的师傅是洪州天宫寺的尼姑洞微，也就是过去教诲过我的人。妙寂不过是一个女子，赤诚复仇，老天也成全了我的志向，梦中的话，在您的帮助下，弄明白了，才能够和仇人不共戴天。就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您对我的恩情。出家人在寺庙里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虔诚地供奉佛祖来报答您了。”公佐听说非常惊异，就给她作了传记。大和庚戌年，陇西李复言游在巴南，和进士沈田在蓬州相会，沈田谈到奇闻怪事，就把传记给他看，他看一遍就能复述。在写志怪的时候，就把它编在这本书里。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选授广州录事参军。将至州，遇寇杀之，沈于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岁，随母而去。贼即广州都虞候也。其子渐大，令习明经，甚聪俊，诣京赴举下第，乃如华州。及渭南县东，马惊走不可制，及夜，入一庄中，遂投庄宿，有所衣天净纱汗衫半臂者，主妪见之曰：“此衣似顷年夫人与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复似小娘子。”取其衣视之，乃顷岁制时，为灯烬烧破，半臂带犹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说之。此子罢举，径归问母，具以其事对，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系而诘之，所占一词不谬，乃诛之。而给其物力，令归渭南焉。（出《闻奇录》）

【译文】

唐朝的李文敏，被选派作广州录事参军，上任时刚要到达州府，遇到强盗被杀害了，尸体沉到江里，他的妻子崔氏也被强盗抓去。李文敏有个儿子才五岁，随着母亲。贼寇就是广州的都虞候。文敏的儿子渐渐长大了，就让他习诵明经（唐代的一个考试科目）。他很聪明英俊。这一年到京城赶考，没有考中，就去了华州。走到渭南县以东的时候，他骑的马受惊狂奔控制不住。到了晚上，进了一个小村庄，就住在了这个庄里，文敏的儿子穿着一件半袖的天净纱汗衫，房东老太太看见就说：“这件衣服好象当年夫人送李郎在路上穿的衣服，你长得象李郎，又象他的小娘子。”她拿起衣服看了看，就说这是当年做衣服时被灯火烧破了，半片臂带还在她家里。于是就把李文敏遭贼冠的事说给他听。文敏的儿子听后，决定不考举人了，直接回去问自己的母亲，母亲说的和那老太太说的完全相符。他就报告了官府，官府派人擒拿都虞候，捆绑后审问他，所说的供词与事实一点儿也不差。就杀了他。又判给了文敏儿子一些财物，让他回渭南去了。

樊宗谅

唐樊宗谅为密州刺史。时属邑有群盗，提兵入邑甿殷氏家，掠夺金帛，杀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获。有钜鹿魏南华者，寓居齐鲁之间，家甚贫，宗谅命摄司法掾。一夕，南华梦数人皆被发，列诉于南华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无罪而死，愿明公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数日，（“数日”明抄本作“即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甿，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尔为司法官，第往验之。”南华驰往，未至，忽见一狐起于路旁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锸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目动词讷，即收劾之，果盗之魁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欤！时大和中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时有个樊宗谅任密州刺史。当时属辖的城镇有一群盗贼。拿着兵器进入城镇的种田百姓殷家。掠夺去了金银布匹等财物，并杀了殷家父子，共三口。刺史命令紧急追捕，但过了一月有余仍然没有查获。有个钜鹿人叫魏南华的，居住在齐鲁两地之间，家中很贫穷，宗谅命他作法官带领部下捉拿。一天晚上，南华梦到几个人都披散着头发，并排站在面前告诉南华说：“我们姓殷，父子三人都是无罪而死，希望明公为我们报仇。”南华说：“杀你们的人是谁呢？”回答说：“在我们家东面大约十里的地方有个姓姚的，就是盗贼的魁首。”南华答应了他们，然后惊醒了。又过了几天，宗谅对南华说：“无故杀了我们种田百姓。已经有一个多月，莫非你的部下不尽职尽责吗？你作为司法官，应该亲自前去探察。”南华骑一匹快马前去，还没到现场，忽然看见一个狐狸从路边的深草中跳起来，跑到姚氏住的地方，后面叫喊着追赶的有上百人。那只狐钻入一个洞里。南华命人用锹掘洞，挖出来很多金银布匹，原来是那群盗贼抢劫殷家的财物。南华立即召来姚家的人，审讯他这些财物是哪里来的。姚家人眼睛乱转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南华就把他下狱，一经拷问那人果然是盗贼的魁首。从此全部抓获了他的同伙，有十个人。那只狐狸虽然藏在洞里，努力搜查也再没有看见，难道不是冤魂借它来引导的吗？那时正是唐文宗大和年间。

荥阳氏

唐盈州令将之任，夜止属邑古寺。方寝，见老妪，以桐叶蒙其首，伛偻而前。令以拄杖拂其叶，妪俯拾而去，俄亦复来。如是者三，久之不复来矣。顷有衰裳者，自北户升阶，褰帘而前曰：“将有告于公，公无惧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实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谒。向者窃令张奶少达幽情，而三遭柱杖之辱，老奶固辞，耻其复进，是以自往哀诉，冀不逢怒焉。某荥阳氏子，严君牧此州，未逾年，锺家祸，乃护丧归洛，夜止此寺。继母赐冶葛花汤，并室妹同夕而毙。张奶将哭，首碎铁锤，同瘗于北墙之竹阴。某陇西先夫人即日诉于上帝，帝敕云：‘为人之妻，已残戮仆妾，为人之母，又毒杀孤婴，居暗室，事难彰明，在天鉴，理宜诛殛。以死酬死，用谢诸孤。’付司命处置讫报。是日，先君复诉于上帝云：‘某游魂不灵，乖于守慎，致令嚚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风，黩于天听，岂止一死，能谢罪名。某三任县令，再剖符竹，实有能绩，以安黎甿。岂图余庆不流，见此狼狈，悠扬丹旐，未越属城。长男既已无辜，孀妇又俾酬死，念某旅榇，难为瘗埋，伏乞延其生命，使某得归葬洛阳，获袝先人之莹阙，某无恨矣。’明年继母到洛阳，发背疽而卒。上帝谴怒，已至如此，今某即无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筑溷于骸骨之上，粪秽之弊，所不堪忍。况妹为厕神姬仆，身为厕神役夫，积世簪缨，一日凌坠，天门阻越，上诉无阶，籍公仁德，故来奉告。”令曰：“吾将奈何？”答曰：“公能发某朽骨，沐以兰汤，覆以衣衾，迁于高原之上，脱能赐木皮之棺，苹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诺，乃吾反掌之易尔。”鬼呜咽再拜，令张奶密召鸾娘子同谢明公。张奶遂至，疾呼曰：“郭君怒晚来轩屏狼藉，已三召矣。”于是可颜邞P惶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发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与改瘗焉。

【译文】

唐朝盈州县令将赴任，夜晚住在辖区内城镇的古庙里。刚刚躺下睡觉，见一老年妇人，用桐树叶蒙着脸，伛偻着走到县令面前。县令用拄杖拂掉盖在她头上的叶子，老妇人俯身拾起来就走了。不一会，又返回来，象这样反复了三次。过了很久不再来了。又过了一会，有一个穿麻布衣服的人，从北门上台阶，掀起帘子走到县令面前说：“我有话要对你说，请你不要害怕。”县令说：“你是哪来的妖怪？”那人回答：“我其实是鬼，并不是妖怪。因为我现在的容貌太难看，不敢贸然拜见。这以前我私下让张奶传达我的意思，然而她三次遭到你用拄杖污辱她，老奶坚决不再来了，她感到没脸再来，所以我只好亲自以痛苦的心情向你述说，希望你不要生气。我是荥阳人，先父曾在此州作州牧，但未满一年家祸不断，父亲就去世了。我们就护丧去洛阳，夜晚在此寺停留，继母给我们喝了野葛花汤，我和妹妹都在当晚被毒死，张奶要哭，也被她用铁锤打碎了脑袋，把我们埋在北墙边的竹林里。我的亲生母亲当天就把这事报告给上帝。上帝说：她作为妻子，却残酷地杀害了奴婢；作为母亲，又毒杀孤苦的孩子。住在暗室里，事情很难明白，在天上都看得很清楚，按理应该处死她，用死报死来酬谢孤儿。于是命令司命官处置然后回报。当天，我的父亲又报告上帝说：我的游魂不灵，生性老实谨慎，以致后妻张狂，害了我的孩子，暴露了不好的家风，也有负于天教，仅仅一死哪能免除罪名。我三任县令，断案办公有些政绩，使百姓安居乐业，那曾想，我做的好事不得好报。遭到了这样丧天害理的事情，天魂游荡，未能回家，长男无辜而死，孀妇又被赐死，请考虑我的棺木正在途中，很难掩埋，请天帝延长她的寿命，能让我归葬在洛阳，与先人葬在一起，我就没有什么怨恨了。第二年，我的继母回到洛阳背上生疮而死，上帝的谴责，已经有了结果，现在我也没有什么怨恨了，感到痛苦的是，一些僧徒把厕所建在我的尸骨上，粪便污物，简直使我不能忍受，再说我妹妹是厕神的小妾，我又是厕神的奴仆，我家累世读书作官，而后代却受到如此摧残凌辱，天门难进，没法上天陈述。知你为人宽厚仁德，所以前来奉告。”县令说：“我将怎么办呢？”回答说：“你如挖出我们的尸骨，用香汤洗一下，再盖上衣被，迁到高地，如能用野草野果来祭奠，那真是太好不过了。”县令说：“好，作这件事易如反掌。”那鬼抽泣着一再拜谢，让张奶悄悄地找鸾娘子同来拜谢县令。张奶马上就来了，大声召呼说：“郭君看到晚间家里没收拾很生气，已经召呼你三次了。”于是麻衣人急忙走了。第二天，县令找到那些和尚，找了些土工，挖掘厕所，仅挖到三四尺深就挖到了尸骨，改葬到别处去了。

卷第一百二十九　报应二十八（婢妾）

王济婢　王范妾　宋宫人　金荆　杜嶷妾　后周女子　张公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张景先婢　李训妾　花严　晋阳人妾

王济婢

晋王济侍者，常于闱中就婢取济衣物，婢遂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从我，我当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济即令杀之，此人具陈说，济不信，故牵将去。顾谓济曰：“枉不可受，要当讼府君于天。”济乃病，忽见此人语之曰：“前具告实，既不见理，便应去。”济数日而死。（出《还冤记》）

【译文】

晋朝王济的仆人，常常到王济的内室去通过婢女取王济的衣物。于是那个婢女就想要和那人通奸。那人说：“我不敢。”婢女说：“你如果不服从我，我就喊人。”那人最终不肯答应，婢女于是就呼喊说：“这个人想要奸污我。”王济就让人杀了那仆人。仆人将事情的经过全都向王济说了，王济却不相信，于是就将那人拉了出去。仆人回过头来对王济说：“冤枉不可以忍受，我要向苍天告你。”王济于是就得了病，忽然他看见仆人对他说：“先前我把实情告你，你却不理睬，所以你就应当死。”就这样，王济过了几天就死了。

王范妾

晋富阳县令王范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当出行不还，帐内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珮声，觇视，见桃英与同被而卧，无弼扣户叱之。桃英即起，揽裙理发，蹑履还内。元弼又见华期带佩桃英麝香。二人惧元弼告之，乃共谤元弼与桃英有私，范不辩察，遂杀元弼。有陈超者，当时在座，劝成元弼罪。后范代还，超亦出都看范，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雷光照见一鬼，面甚青黑，眼无瞳子，曰：“吾孙元弼也。诉怨皇天，早见申理，连时候汝，乃今相遇。”超叩头流血。鬼曰：“王范既为事主，当先杀之。贾景伯、孙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录。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杨都诣范，未敢谢之，便见鬼从外来，径入范帐。至夜，范始眠，忽然大魇，连呼不醒，家人牵青牛临范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苏，十数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长干寺，易姓名为何规。后五年二月三日，临水酒酣，超云：“今当不复畏此鬼也。”低头，便见鬼影已在水中，以手博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许，数日而死。（出《冥报志》。明抄本作出《还冤记》）

【译文】

晋朝富阳县令王范的小老婆桃英特别有姿色，与王范下人丁丰、史华期二人通奸。一次当王范出外办事还没回来，帐内督孙元弼听到丁丰屋里有环佩的声音，偷偷察看，看见桃英和丁丰在同一个被窝里躺着。元弼扣门进去，呵叱他们，桃英立刻起来，提起裙子整理头发拖拉着鞋，回到里屋。又一次元弼又看见华期佩带着桃英的香袋。丁丰、华期害怕元弼告发他们，于是就一起诽谤元弼和桃英有私情。王范不经明察，就杀了元弼。有个叫陈超的人，当时在场，帮着说成了元弼的罪名。后来王范外出回来，陈超也出城探视王范。走到赤亭山下，正遇雷雨，天色已晚，忽然有个人架着陈超的腋下直把他拽过去，进入荒泽里，在电光照射下看见一个鬼，脸特别的黑，眼睛没有瞳仁，说：“我是孙元弼，向皇天诉怨，已被审察处理，一直在等你，今天遇见了你。”陈超跪地磕头，共同定了死生名单，桃英的魂魄也提取在女青亭上了。到了天亮，失去了鬼的踪迹。陈超到了杨都去见王范，没敢把看到鬼这件事告诉他。忽然又看见鬼从外面来了，直进入王范的帐里。到了晚上，王范刚刚睡下，急然梦见可怕的事而呻吟大声惊叫，连忙呼唤，却不见王范醒来。家里的人就牵着青牛来到了王范的身边，并且又给王范在左手上绑上了用桃木做成的桃人，这样接近天亮王范才刚刚有些苏醒。可是过了十几天就死了。他的小老婆也突然死了。陈超于是逃到长干寺，并改名叫何规。五年后的二月三日那天，陈超到水边喝酒，酒喝到正痛快的时候，陈超说：“现在我不再害怕这鬼了。”他低下头去，便看见了在水中有一鬼影用手抓他。这时陈超鼻子出了很多血，大约有一升左右。没过几天，陈超就死了。

宋宫人

宋少帝子业常使妇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从，命斩之。其夜，梦有一女子骂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梦见者，斩之。其夕，复梦所戮者曰：“汝枉杀我，我已诉上帝，集群巫与六宫捕鬼。”帝寻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南朝宋少帝名叫子业，经常让女人光着身子互相追逐作为娱乐。有一个女子不从，他就下令将那个女子杀了，那天晚上，少帝梦见一个女子骂着说：“你违反正道。不能活到明年庄稼成熟的时候了。”少帝大怒，在宫中找到了个长得象梦中看见的那个女子一样的人，把她杀了。当天晚上，少帝又梦见了被杀的那个人说：“你枉杀了我，我已经向上帝控告了。”少帝于是就召集一群巫士在六宫捉鬼。少帝不久被杀死。

金荆

后魏末，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发，柳氏截其双指。无何柳被狐刺，螫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莲，能唱歌，昌爱而叹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疮烂，事急，就稠禅师忏悔。禅师已先知，谓柳氏曰：“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禅师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自是不复妒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后魏末年，嵩阳杜昌的妻子柳氏，忌妒心特别强。有个婢女叫金荆，杜昌洗头叫金荆给梳理头发，于是柳氏就割下了她的两个手指头。过了不久，柳氏被野蜂蜇了两个手指头，这两个手指头都烂掉了。另有一个婢女，名叫玉莲，会唱歌，杜昌非常喜欢她并称赞她唱得好。柳氏于是就割掉了她的舌头。后来柳氏的舌头也生疮溃烂。病情很重，柳氏就去稠禅师那里表示忏悔。禅师已经事先知道了，对柳氏说：“你因为忌妒，先前割断了婢女的手指，你已经失去了手指；后又割掉婢女的舌头，现在你又应该烂掉舌头。你只有从心里悔过，才可以避免。”柳氏跪在地上恭敬地请求怜悯。过了七天，禅师张大了口念咒语，有两条蛇从口中出来，有一尺多长，又急忙念咒语，于是蛇掉在地上。柳氏的舌头也恢复了原样。从这以后，柳氏不再忌妒了。

杜嶷妾

梁襄阳杜嶷新纳一妾，年貌兼美，宠爱特甚。妾得其父书，倚帘读之。嶷外还，而妾自以新来，羞以此事闻嶷，因嚼吞之。嶷谓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书。妾气未断，而书已出，嶷看讫，叹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伤天下和气，其能久乎。”其夜见妾诉冤，嶷旬日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梁朝襄阳的杜嶷，刚娶了一个小妾，长得年轻美丽。杜嶷对她宠爱得特别厉害。一天她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正倚在门帘旁边看，杜嶷从外面回来。他的妾自己认为是刚来到这里，害羞把这件事告诉杜嶷于将书信放到嘴里咽了。杜嶷误认为是情人寄来的，于是让人剖开她的肚子取出书信。她的气还没有断，信就已经从肚子里取出来了。杜嶷看完书信，叹息说：“我本意不是这样的。如此糊涂，伤了天下的和气，那里还能长久呢！”那天晚上杜嶷看见了他的小老婆诉说冤屈。杜嶷过了十天就死了。

后周女子

后周宣帝在东宫时，武帝训督甚严，恒使宦者成慎监察之，若有纤毫罪失而不奏，慎当死。于是慎常陈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余。及即位，顾见髀上杖瘢，问及慎所在。慎于时已出为郡，遂敕追之，至便赐死。慎奋厉曰：“此是汝父为，成慎何罪？悖逆之余，滥以见及，鬼若有如，终不相放。”于时宫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转共言笑，分置监官，记录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伸泪出，因被劾，谓有所思，奏使敕拷讯之。初击其头，帝便头痛，更击之，亦然。遂大发怒曰：“此冤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复腰痛。其夜出南宫，病渐重，明旦还，腰痛不得乘马。御车而归，所杀女子之处，有黑晕如人形，时谓是血，随刷之，旋复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旧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间如故。因此七八日，举身疮烂而崩，及初下尸，诸局脚床，牢不可脱，唯此女子所引（明抄本引作卧。）之床，独是直脚，遂以供用，盖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仅二十许日焉。（出《还冤记》）

【译文】

后周宣帝在东宫当太子时候，武帝训诫监督特别严格，经常派宦官成慎监督察看，如果有极小的问题不上奏，成慎就应当被处死。于是成慎常常把太子违法的事告诉给武帝，武帝为此百余次用木杖打太子。等到太子即位看见大腿上有木杖打的伤疤，就问成慎在哪里，那时成慎已经离开了朝庭到地方上做了郡守，于是下诏书追回了成慎，回来就处死。成慎奋力大声地说：“这是你父亲做的，我有什么罪，你这样违背正道，对我滥施刑罚，鬼神如果知道了，最终都不能放过你。”在当时后宫里禁忌很严，，互相碰上只能用眼睛看，不能谈论说话，还分别设置了监督官，记录罪过。左皇后下边有一个女子因为伸懒腰打呵欠流出眼泪，因此被揭发了罪行，说她有所想，于是就上奏皇帝，皇帝就下诏书令人讯问拷打她。开始击打她的头部，皇帝就头痛，再次打她，还是这样。于是皇帝发怒说，这是个冤家，就派人拉出去折断了她的腰，皇帝又腰痛。那天晚上皇帝去南宫，病情逐渐加重，第二天早晨，腰痛得不能骑马，就坐着车回来了。杀那个女子的地方，有黑色的影子象人的形状，当时认为是血，随即将那地方冲刷干净，不久又象先前一样，就这样一连几回的出现，官吏挖去了那个地方的土，用新土填上，一宿之间又同以前一样。这样过了七八天，皇帝全身疮烂而死。等到停床的时候，许多床脚都是固定在地上的，牢固得抬不起。只有这个女子所睡的床，能够移动，于是就用它供给使用。这大概也是鬼神的意思吧，皇帝之死距离处死成慎仅仅有二十多天的时间。

张公瑾妾

唐魏郡马嘉运，以贞观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门，忽见两人各捉马一匹，先在门外树下立，嘉运问是何人，答云：“东海公迎马生耳。”嘉运素有学识，知名州里，每台使及四方贵客多请见之。及是弗复怪也。谓使者曰：“吾无马。”使者进马，嘉运即于树下上马而去，其身倒卧于树下也。俄至一官曹，将入大门，有男女数十人，门外如讼者。有一妇人，先与嘉运相识，是同郡张公瑾妾，姓元氏，手执一纸文书，迎谓嘉运曰：“马生尚相识否？昔张总管交某数相见，总管无状，非理杀我，我诉天曹，于今三年，为王天主救护公瑾。故常见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将至。疑我独见枉害，马生那亦来耶？”嘉运先知元氏被杀，及见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门，门者曰：“公眠未可谒，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也，见嘉运延坐，曰：“此府记室官阙，东海公闻君才学，欲屈为此官耳。”嘉运曰：“贫守妻子，不愿为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陈无学，君当有相识，可举令作。”俄有人来云：“公眠已起。”引嘉运入，见一人在厅事坐，肥短黑色，呼嘉运前，谓曰：“闻君才学，欲屈为记室耳，能为之乎？”嘉运拜射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颇以经业教授后生，不足以当记室之任耳。”公曰：“识霍璋否？”答曰：“识之。”因使召璋，问以嘉运才术，璋曰：“平生知其经学，不见作文章。”公曰：“谁有文章者？”嘉运曰：“有陈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马生归。”即命追子良，嘉运辞去，璋与之别。嘉运问曰：“向见张公瑾妾，所言天主者为谁？”璋曰：“公瑾乡人王五戒者，死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到今，今已不免矣。”言毕而别，遣使者送嘉运至一小涩道，指令由此路归。其年七月，绵州人姓陈子良暴死，经宿而苏，自言见东海公，用为记室，辞不识文字。别有是人陈子良卒，公瑾亦亡。至贞观中，车驾在九成宫，闻之，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就问其事，文本录以奏云尔。嘉运后为国子博士，卒官。（出《冥报记》）

【译文】

唐朝魏郡有个叫马嘉运的人，在贞观六年正月住在家里。有一天天黑出大门，忽然看见两个人，每个人都牵着一匹马，早就在门外的大树底下站着。嘉运问来的是什么人？回答说：“是东海公让我们迎接你的。”嘉运一向很有学问，在州里很出名，台使以及四方的贵客常常请求接见他，因此这件事嘉运也就不再奇怪了。他对使者说：“我没有马。”使者于是就送上马，嘉运就在大树下骑上马离开了，他的身体却躺在了大树下边。不一会嘉运的魂灵就来到了阴间的一个官府，刚要进大门，就看见门外边有男女几十个人，好象是告状的。其中有一个妇人，先前和嘉运认识，是本郡里张公瑾的小老婆，姓元氏。她手里拿着一张文书，迎上去对嘉运说：“你还认识我不，从前张总管让我见你好几次，总管无缘无故地杀了我，我已向天曹告了他，到现在已三年了，是王天主救护公瑾，所以一直被压制着，现在才得到申冤。官府已经追察张公瑾了。不久他就要到了。我以为只我一人是枉告，你现在也来了。”嘉运先前知道元氏被杀一事，等见到她，才知道自己也已经死了。使者带着嘉运进门，看门的人说：“主公睡觉，不能接见，可去见霍司刑。”霍司刑是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他见到嘉运请他坐下说：“这里官府缺少一个记室官，东海公听说你很有才学，想要委屈你做这个官。”嘉运说：“我贫穷但愿和妻子孩子在一起，不愿做官，能够免除那是很庆幸的。”霍璋说：“你如果不能做，就自己说没有学识，那你可有认识的，可推举他来做。”不一会，有人来说：“主公已经睡醒了。”于是就带着嘉运进去，看见一个人在大厅里坐着，这个人肥胖矮小，脸色青黑，他叫嘉运上前，对嘉运说：“听说你很有学问所以想要委屈你做记室官，你能做吗？”嘉运拜谢说：“谢谢，但我是个种田的，只是从事教育学生的职业，不够做记室的官。”主公说：“你认识霍璋吗？”嘉运说：“认识他。”于是让人叫霍璋，问他嘉运的才学。霍璋说：“平时知道他研究学问，但没看见他的文章。”主公说：“谁的文章做的好呢？”嘉运说：“有个叫陈子良的人懂得文章。”主公说：“放马生回去。”就立刻命令人去追察子良。嘉运告辞离去。霍璋和他告别，嘉运问道说：“刚刚看见张公瑾的小老婆，她所说的天主是谁？”霍璋说：“是张公瑾的同乡人叫王五戒。他死了以后做了天主。曾维护过公瑾，所以公瑾才能够活到现在，今天他已经不能免了。”说完就离去了。于是就派人送嘉运到了一条很难走的小道，指着叫他从这条路回去，那年的七月，绵州有个叫陈子良的人突然死了，过了一整夜又苏醒过来，他自己说看见了东海公，让他做记室，他推辞说不认字，另外有个叫陈子良的人却死了。张公瑾也死了。到了贞观年间，皇帝在九城官，听说了这件事，就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打听这事，文本记录并上奏给了皇帝。嘉运后来做了国子博士。在做官期间死了。

范略婢

唐贞观中，濮阳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顷，任有娠，诞一女，无耳鼻。女年渐大，其婢仍在，女问婢，具说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无及。（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贞观年间，濮阳范略的妻子姓任。范略先前喜欢上了一个婢女，任氏就用刀子割掉了婢女的耳朵和鼻子。范略不能制止。不久，任氏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女儿没有耳朵和鼻子，女儿渐渐长大，那个婢女还在，任氏的女儿问那个婢女怎么没有耳朵鼻子，婢女把全部原因都告诉了她。任氏的女儿悲痛的哭了。从此她痛恨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也深深地惭愧，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胡亮妾

唐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僚，得一首领妾，幸之，将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钉烙一女妇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不然，祸及身矣。”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发被见蛇，大惊，以刀砍杀之。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悔无及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广州化蒙县丞胡亮，跟从都督周仁轨讨伐僚人，得到了一个头领的小老婆，胡亮非常喜欢她，把她带到县里。一天胡亮去府里不在家，他的妻子贺氏就用烧红的钉子烙瞎了那个小妾的双眼，小妾于是就自己上吊死了。后来贺氏怀了孕，生下一条蛇，两眼没有眼珠，于是贺氏就去问禅师，禅师说：“你曾用烧红的钉子烙瞎了一个妇女的眼睛，因为你天性狠毒，所以要用蛇来报复，这就是被你烙瞎了眼的那个妇女变的，你好好的饲养着这条蛇，可以免除危难，不这样，灾祸就要到了。“贺氏饲养这条蛇一二年，蛇渐渐长大，但只藏在衣被里，胡亮不知道此事。他打开被看见了蛇，非常吃惊，用刀子砍杀了那条蛇。于是贺氏两眼都枯干了，再也看不到什么。后悔已来不及了。

梁仁裕婢

唐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婢号呼曰：“在下卑贱，制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甚！”婢死后月余，李氏病，常见婢来唤。李氏头上生四处瘅疽，脑溃，昼夜鸣叫，苦痛不胜，数月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梁仁裕做骁卫将军，他喜欢上了一个婢女，而他的妻子李氏对这个婢女非常的妒忌，并且百般的虐待。李氏用绳子将婢女捆绑起来击打她的头，婢女呼喊着说：“我的地位卑微低贱，行动不自由，你用绳勒我的脖子，是多么的残忍。”婢女死后一个多月，李氏就得了病，常常看见那个婢女来召唤她。李氏的头上生了许多毒疮，脑袋也烂了，白天黑夜的嚎叫，痛苦实在难以忍受，几个月就死了。

张景先婢

唐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宠一婢，其妻杨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杀婢，投之于厕。景至，绐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问也。”婢讼之于荣，荣追对之，问景曰：“公夫人病困。”说形状，景疑其有私也，怒之。荣曰：“公夫人枉杀婢，投于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妇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日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荆州枝江县的主簿夏荣，是阴间的判官。有个县丞叫张景先，喜欢上了一个婢女，他的妻子杨氏非常的妒忌。一天，张景先出外办事不在家里，他的妻子就将这个婢女杀死了，并将尸体扔到了茅厕里。张景先办事回来，妻子欺骗他说：“婢女逃跑了。”张景先认为妻子残酷虐待婢女，也就不再问了。那个婢女向夏荣告了杨氏。夏荣于是就追查核实这件事。他问张景先说：“你的妻子被病所困扰。”并说了她的病状，张景先怀疑他和妻子有私情，就非常的气愤。夏荣说：“你的妻子白白地杀死了一个婢女，并将尸体扔到茅厕里，现在要调查这件事，你试探地问问她。”张景先恍然大悟，于是就问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病的很厉害，就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夏荣叫人从茅厕里取出了那个婢女的尸骨，用香水冲洗干净，厚葬了她。但是婢女仍不肯放过杨氏，一个多月后杨氏死了。

李训妾

唐左仆射韦安石女，适太府主薄李训。训未婚以前，有一妾，成亲之后，遂嫁之，已易两主。女患传尸瘦病，恐妾厌祷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来，榜掠楚苦，竟以自诬，前后决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时人咸以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贬蒲州，太极元年八月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左仆射韦安石的女儿，嫁给了太府主簿李训。李训没结婚以前，曾有过一个小妾，与安石的女儿成亲以后，就把小妾嫁了出去，小妾已经嫁了两个人家。安石的女儿出嫁后，就得一种传染病。身体枯瘦。却怀疑是李训嫁出去的小妾因为不满而诅咒。于是韦安石就叫河南令秦守一将小妾捉来严刑拷打，小妾痛苦不堪，竟然屈打成招。小妾前后被打了三百多下，最后投井而死。其后不到三天，安石的女儿就死丁。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屈死的冤魂将她捉去了。后来安石因犯法被贬到蒲州，在太极元年八月死了。

花严

唐王弘，冀州衡水人，少无赖，告密罗织善人。曾游河北赵定，（定原作具。据明抄本改。）见老人每年作邑斋，遂告杀二百人，授游击将军，俄除侍御史。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夹颈，安仁不承伏，遂于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脱之，其男从军，亦擒而斩之。至汾州，与司马毛公对食，须臾喝下，斩取首，百姓震悚。后坐诬枉，流雷州，将少姬花严，素所宠也。弘于舟中，伪作敕追，花严谏曰：“事势如此，何忍更为不轨乎？”弘怒曰：“此老妪欲败吾事！”缚其手足，投之于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于江上。俄而伪敕友，御史胡元礼推之，锢身领回，至花严死处，忽云：“花严来唤对事。”左右皆不见，唯弘称叩头死罪，如授枷棒之声，夜半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有个叫王弘的，是冀州衡水人。他从小就强横无耻，常常告密罗织罪名陷害好人。王弘曾经在河北赵定游历，看见一位老者，每年都在城里聚集许多人举行斋戒，于是王弘就告发陷害并杀了二百多人。官府认为他有功，就授给他了游击将军的官职，接着又提升他做了侍御史。当时有人告发胜州都督王安仁的，朝廷就秘密派王弘去抓拿他。王弘用大的刑具夹住王安仁的脖子，但王安仁仍不承认有罪，于是王弘就在大刑上砍死了王安仁，立刻把他处理掉了。王安仁有个儿子在军队上，王弘也捉拿并把他杀了。到了汾州，王弘与司马毛公面对面的吃饭，不一会王弘呵叱他下去，砍了他的头。老百姓都非常震惊害怕。后来王弘因犯了诬枉罪，被流放到雷州。带着年轻漂亮的女子叫花严，王弘一向非常喜欢她。王弘在船上伪造皇帝的诏书，花严劝阻他说：“事态已经象这样了，怎么忍心再做不轨的事呢？”王弘大怒说：“你这个老太婆，想要败坏我的事。”于是就将花严的手脚捆绑起，把她扔到了江里。有个在江上划船的人救了花严，王弘又将花严用皮鞭打了二百多下，把她打死了，埋葬在江边。不久，伪造的诏书被发现了，御史胡元去捉拿王弘，把他禁锢起来带了回来。当走到花严死的地方，忽然听到了花严呼唤核实事情的声音，左右的人都没有看见，只有王弘连连叩头说死罪，象是听到受棍棒痛打的声音，到了半夜王弘就死了。

晋阳人妾

唐牛肃舅之尉晋阳也。县有人杀其妾，将死言曰：“吾无罪，为汝所杀，必报！”后数年，杀妾者夜半起，至母寝门呼。其母问故，其人曰：“适梦为虎所啮，伤至甚，遂死。觉而心悸，甚惊恶，故启之。”母曰：“人言梦死者反生，梦想颠倒故也，汝何忧！然汝夜来未饭牛，亟饭之。”其人曰：“唯。”暗中见物，似牛之脱也，前执之，乃虎矣，遂为所噬，其人号叫竟死。虎既杀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处其床，若寝者。其家何其寝，则闭锁其门而白于府。季休光为留守，则使取之。取者登焉，破其屋，攒矛以刺之，乃死。舅方为留守判官，得其头，漆之为枕。至今时人以虎为所杀之妾也。（出《纪闻》）

【译文】

唐朝牛肃的舅父在晋阳当县尉。当时县里有个人杀了自己的小老婆，他的小老婆临死的时候说：“我没有罪，却被你所杀，我一定要报仇。”几年以后，杀妾的那个人一天半夜里突然起来，到了他母亲的房门前大声的呼喊，他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那个人说：“刚才梦见被老虎所咬，伤得很厉害，于是就死了，醒来心恍，惊恐害怕得很，所以来告诉你。”母亲说：“人们说，梦见死反而是活，梦中的事是颠倒的，你何必忧伤。可是你半夜起来没有喂牛，赶紧去喂它。”那人说：“行。”黑暗中，那人看见一个东西，好象是牛跑了，于是上前去捉它，却是一只虎。那人于是被虎所咬，号叫着死去了。老虎杀了那人以后，就进入了院子里，到了那人的房中躺在了床上，好象睡觉；那家人等着虎睡了，就锁紧房门并向官府禀报，季休光做留守，就派人去捉那只虎，捉拿人的到了，击破那人的屋门，拿起矛来刺那只虎，虎便死了。牛肃的舅父当时做留守判官，得到了虎的头，上了油漆做个枕头。到现在的人们都认为那只虎是被杀的妾。

卷第一百三十　报应二十九（婢妾）

窦凝妾　严武盗妾　绿翘　马全节婢　鲁思郾女　鄂州小将　金卮

窦凝妾

唐开元二十五年，晋州刺史柳涣外孙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风窦凝者，将聘焉，行媒备礼。而凝旧妾有孕，崔氏约遣妾后成礼。凝许之，遂与妾俱之宋州，扬舲下至车道口宿，妾是夕产二女，凝因其困羸毙之，实沙于腹，与女俱沈之。既而还汴，绐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择日结亲。后一十五年，崔氏产男女数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长。永泰二年四月，无何，几上有书一函，开见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发，近在暮月，宜疾理家事，长女可嫁汴州参军崔延，幼女嫁前开封尉李馹，并良偶也。凝不信，谓其妻曰：“此狐狸之变，不足征也。”更旬日，又于室内见一书：“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颠倒之甚也。”凝尚犹豫，明日，庭中复得一书，词言哀切，曰：“祸起旦夕。”凝方仓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虽秘之，而实心惮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时，人皆休息，忽闻扣门甚急。凝心动，出候之，乃是所杀妾，盛妆饰，前拜凝曰：“别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内隐匿，其鬼随踵至庭，见崔氏。崔氏惊问之，乃敛容自叙曰：“某是窦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时，杀妾于车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无负凝，而凝枉杀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于此。妾以贱品，十五余年，诉诸岳渎，怨气上达，闻于帝庭。上帝降鉴，许妾复仇，今来取凝，不干娘子，无惧也。”崔氏悲惶请谢：“愿以功德赎罪，可乎？”鬼厉色曰：“凝以命还命足矣，何功德而当命也？臂杀娘子，岂以功德可计乎！”词不为屈，乃骂凝曰：“天纲不漏，何用狐伏鼠窜！”便升堂擒得凝，而啮咬掐捩，宛转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虑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辄至，则啗嚼支体，其鬼或奇形异貌，变态非常，举家危惧，而计无从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于时有僧昙亮，颇善持咒，凝请之。置坛内阁，须臾鬼至，不敢升阶。僧让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刚，坐见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义隐贼。且凝非理杀妾，妾岂干人乎？上命照临，许妾仇凝，金刚岂私杀负冤者耶！”言讫登阶，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潜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为人作媒，得无怍乎！”僧惭而去。后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长缚汝足，岂能远耶！”数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发狂，自食支体，入水火，啗粪秽，肌肤焦烂，数年方死。崔氏于东京出家，众共知之。（出《通幽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晋州刺史柳涣有个外孙女姓崔，家住博陵。有个叫窦凝的人，家住汴州扶风。他想娶崔氏为妻，就托媒人，拿着厚礼去崔氏家求亲。而窦凝原来有一个小老婆现已身怀有孕，崔氏就提出了只有把他的小老婆打发走后才能成亲。窦凝同意了崔氏的要求。于是就带着他的小老婆一起去宋州，船到了车道口，天已黑了，就住在了这里。这天晚上他的小老婆就生下了二个女孩。窦凝趁着这女人疲惫不堪的时候，杀死了她，在死尸肚子里填上沙石连同刚生下的两个女孩，一起扔到了江里。窦凝回到汴州以后，就欺骗崔氏说：“小妾已经叫我打发走了。”于是他们就选了一个吉庆的日子结了婚。婚后十五年间，崔氏生下了好几个孩子，但是所生的男孩都没有活，只有两个女孩活下来。到了永泰二年四月的一天，忽然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书信，就拆开观看，却是他死去的父亲留下的手书，上面写着：你枉害人命的事已被发现，近在一个月内你就要出事。你应该赶紧处理好家中的事务。你的大女儿可嫁给汴州参军崔延，小女儿可嫁给前任开封尉李馹，这都是很好的姻缘。”窦凝不相信，就对他的妻子说：“这都是狐狸精搞的鬼，不可信。”又过了十天，他又在屋里发现一封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我前面已经提示你危亡的征兆，你为什么不听，却又糊涂的这么厉害。”看信后，窦凝还是半信半疑。第二天，在院子里又发现了一封信，信中的音词就更悲哀恳切了。上面写着：“大祸马上就要来了。”这时窦凝才惊慌起来。崔氏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应赶紧祈求上天保祐，避开这场灾祸。”窦凝虽然没有把害死小妾的事告诉崔氏，但自己心里却很恐惧。到了五月十六日的中午，大家都在休息，急然听着有急促的敲门声，窦凝心中害怕，开门出去一看，原来是被害的小妾。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上前下拜，对窦凝说：“分别很久了，你可好吗？”窦凝一听，吓的急忙跑入了屋里躲藏了起来。那鬼跟着进屋去见崔氏，崔氏一见就惊讶的问道：“你是何人？”那鬼便收敛起恶容对崔氏叙述说：“我是窦十五郎的妾，窦凝要娶你的时候，把我和我的两个女儿一起害死在车道口，我从不没有辜负他，而他却白白地杀害了我，他为了娶妻，我可以离去，为什么忍心残害我的性命，到这个地步。我身份低贱，十五年来将此事告诉了五岳六神，未得处理，我的怨仇冲天，感动了上帝，上帝下旨许我复仇，所以我今天就来取窦凝的命，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害怕。”崔氏听罢既悲伤又惶恐，连忙致谢说：“我愿意积功德来赎罪，可以吗？”冤鬼严厉地说：“有窦凝一个人抵命就可以了，什么功德能与命相比呢？譬喻有人杀了你，难道可以用功德抵你的命吗？你的话不能使人信服。”冤鬼于是又骂窦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又何必象狐狸似的躲起来，象老鼠一样的乱窜呢。”说罢就到厅堂上把窦疑擒了过来，又是咬又是掐，又是啃又是撕，整整折磨了一天才离开了。临走时还说：“你不要担心马上会死，我要用尽我的能力，叫你受尽苦头。”从此冤鬼每天必来，来后就啃咬他的支体。那鬼畸形怪貌，变化无常。弄的窦凝一家恐惧不安，而又无计可施。那鬼还去击打窦凝的两个儿女，使她们痛苦不堪。在那时，有个和尚叫昙亮的，很会念咒。窦凝就把他请来，在内阁设了一个法坛，不一会鬼果然来了，但却不敢上台阶，和尚责说：“你这鬼，不应干预人间的事情，你到这里做什么！我呼唤金刚来，立刻叫你化为齑粉。”厉鬼说：“和尚理应诵经念佛，心怀善良，平等处理，而你为什么要掩盖真理和正义隐匿恶贼，并且窦凝无理杀我，我今日来索命，怎么是干预人间事呢？上帝让我来，允许我报仇，难道金刚就允许偷偷杀死受冤屈的人？”说完这厉鬼就登上台阶，象当初一样去抓拿窦凝。崔氏叫和尚暗暗地请求把二个女儿聘走。鬼知道后就愤怒地对和尚说：“和尚给人做媒人，你不觉惭愧吗？”和尚听后惭悔地走了。后来，崔氏和李氏两家把窦凝的两个女儿娶过去，就仓惶地逃走了。而鬼也不去追赶他们。却说：“我用长绳绑住你们的脚，难道你们还能逃得掉！”过了几年，两个女儿都死了，窦凝也中了鬼的毒害，得了疯病，自己吃自己的肢体，跳到水火里去还吃粪便。以致肌肤焦烂。几年后才死了。崔氏后来在东京出家做了尼姑。窦凝的事很多人都知道。

严武盗妾

唐（“唐”原作“广”，据明抄本、许本改。）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尝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绝。严公因窥见之，乃赂其左右，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既觉，且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司，亦以状上闻。有诏遣万年县捕贼官专往捕捉。捕贼乘递，日行数驿，随路已得其踪矣。严武自巩县，方雇船而下，闻制使将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军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沈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严公之船，无迹乃已。严公后为剑南节度使，病甚，性本强，尤不信巫祝乏类，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门，自云从峨眉山来，欲谒武。门者初不敢言，道士声厉，不得已，遂进白。武亦异之，引入，见道士至阶呵叱，若与人论难者，良久方止。寒温毕，谓武曰：“公有疾，灾厄至重，冤家在侧，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陈谢，奈何反固执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试思之，曾有负心杀害人事否？”武静思良久，曰：“无。”道士曰：“适入至阶前，冤死者见某披诉。某初谓山精木魅，与公为祟，遂加呵责。他云，上帝有命，为公所冤杀，已得请矣。安可言无也。”武不测，且复问曰：“其状若何？”曰：“女人年才十六七，项上有物是一条，如乐器之弦。”武大悟，叩头于道士曰：“天师诚圣人矣。是也，为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见公，公当自求之。”乃令洒扫堂中，撤去余物，焚香于内，乃舁武于堂门内，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侧。堂广外东间，有一阁子，亦令洒扫垂帘，道士坐于堂外，含水喷噀。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目叩齿。逡巡，阁子中有人吁嗟声，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见一女子被发，项上有琵琶弦，结于咽下，褰帘而至。及堂门，约发于后，向武拜。武见惊惭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从公，是某之失行，于公则无所负。公惧罪，弃某于他所即可，何忍见杀。”武悔谢良久，兼欲厚以佛经纸缗祈免，道士亦恳为之请。女子曰：“不可。某为公手杀，上诉于帝，（“帝”原作“是”，据明抄本改。）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毕却出，至阁子门，拂然而没，道士乃谢去。严公遂处置家事，至其日黄昏而卒。（出《逸史》）

【译文】

唐朝时四川节度使严武，少年时仰仗意气，以侠义自任。曾在京城和一个军使是邻居，军使家里有一个未出嫁的女子，长得非常漂亮，严武偷偷地看见后，就用金钱贿赂，收买他身边的人把这个女子引诱到他的家里，一个多月后，就将这个女子偷偷地带走了。他们往东逃出了东关，就隐居在淮水泗水之间。这时军使已经发觉，就跟踪他们紧追不舍。并询问了他家里人后，就向当地官府告发这件事，并写了呈状告到皇帝那里。不久皇帝下诏万年县捕贼官专门去捕捉严武。捕贼官得令后，兼程赶路，一天可走好几个驿站，沿路已打听到了严武的行踪。严武从巩县。正要雇船南下，听说制使马上就要到了，害怕罪过难逃，就用酒把军使的女儿灌醉，乘着半夜时分，解下琵琶上的弦，把她勒死，然后沉到河底。第二天制使赶到了，把严武的船搜查遍了，也没有发现军使女儿的一点痕迹。只好作罢而归。后来严武做了剑南节度使。在任期间，他得了重病，因他的性格特别刚强，从来不信鬼神迷信的事，如有议论这方面事的人，他就要惩罚他们。忽然，有一天的正晌午时，有一个道士来到衙门前，自我介绍说：“我是从峨嵋山来的，要见严武。”把门的人开始不敢说什么，后来道士声调十分严厉，把门的人才不得以地进衙向严武禀报了这件事。严武也觉得奇怪，就叫人把道士引进了衙内。看见道士到台阶前，就大声责骂，好象和什么争论似的，很长时间才斥骂完。然后道士和严武相见，彼此寒暄过后，便对严武说：“你有病，大难就要降到头上了，现在你的冤家就在旁边，你为什么不忏悔自己的过错，摆上香火谢罪，为什么执迷不悟到这种地步。”严武听后十分愤怒，一言不发。道士又道：“你好好想一想，曾经有没有违背良心杀人的事。”严武想了很长时间，说：“没有这种事。”道士说：“刚才我到台阶前，看见一个冤死的人，披头散发的向我哭诉。我开始认为她是山里的精怪，树木变的鬼魅在这里做祟，所以就大声责骂她。后来她说：“她有上帝的命令，是被你冤杀的，已经得到了允许复仇了。你怎么可以说没有这种事呢？”严武没有想到道士知道得这样清楚，就又问道士说：“那个鬼长的什么样？”道士说：“那鬼是个女子，年纪有十六七岁，脖子上系着一条象乐器弦似的东西”。武严这才恍然大悟。赶紧给道士叩头，并对道士说：“天师你可真是圣人哪，是有这件事，我该怎么办呢？”道士说：“他现在想要和你见面，你就应当自己去求她。”于是就叫人清扫了厅堂，把没用的东西搬走，在堂上烧上香，把严武抬到厅堂里，清心静气，并预备了衣衫和笏板。仅留一个小僮在旁边侍奉。堂门外，东边有一间小屋，也叫人清扫干净，并挂了个个门帘，道士在堂门外坐着，口里含着水，一面喷水，一面又用柳枝扫地，坐在那里，闭着眼，咬着牙。过了一会看见屋子里有影子恍动，并发出长吁短叹的声音。道士说：“娘子你可以出来了。”过了很久，看见了一个女子披着头发，脖子上有一条琵琶弦系在咽喉下面，用手掀起帘子走了出来，到了堂门里，把头发整理了一下，披在脑后，面对严武下拜。严武一见，又是恐惧，又是忏悔，用手把脸捂住了。这时那女子说：“你也太残忍了，我跟着你逃走，就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可我是对得起你的。你害怕有罪，把我丢弃在别的地方也就可以了，你又怎么忍心把我活活的勒死呢？”严武听后，悔恨万分向女子连连谢罪。并想用多念佛经、多烧纸钱的方法祈求免罪。道士也诚恳地为严武请求。女子说：“不行。我是被他亲手勒死的，已经向上帝申诉了这件事，只限期三十年，现在是不可以改变了，死期就在明天黄昏。”说完就走了出去，到了小屋门口，轻轻的飘逸而去。道士也告辞离开了。严武于是赶紧处理家中的事情，果然到了第二天黄昏时，严武就死了。

缘翘

唐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里家女也。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又“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为绝矣。一女僮曰缘翘，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翘曰：“无出，若有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缘翘迎门曰：“适某客来，知练师不在，不舍辔而去矣。”客乃机素相暱者，意翘与之私。及夜，张灯扃户，乃命翘入卧内讯之。翘曰：“自执中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练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幸练师无疑。”机愈怒，裸而笞百数，但言无之。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练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荐枕之欢，反以沈猜，厚诬贞正，翘今必毙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冥之中，纵尔淫佚。”言讫，绝于地。机恐，乃坎后庭瘗之，自谓人无知者，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问翘者，则曰：“春雨霁逃矣。”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溲于后庭，当瘗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全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觇伺，见偶语者，乃讶不睹缘翘之出入。街卒复呼数卒，携锸具，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缘翘貌如生。卒遂录玄机京兆，府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朝西京有一个咸宜观，观里有个女道士叫鱼玄机，她的字叫幼微。是长安娼家女子。长得美丽漂亮，是任何人所不能比的。人们一想到她就会被她迷住。她喜欢读书，善写文章，尤其是对吟诗答对，更是有特长。到十六岁时，她一心想要出家修道。在咸通初年，就在咸宜观里，戴上了道帽，穿上了道服，做了一个女道士。她在临风赏月时写下的好诗句，常常流传在一些文人墨客之中，然而她象室内的花草一样，本质脆弱，往往不能把握自己，所以又常被一些豪强侠士所引诱。于是就跟着他一起生活游历。于是一些风流的人，都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来求得和她亲近。有的人拿着酒菜到她这里来饮酒作乐，一定要弹琴互相吟诗做对，有时也说一些嘲谑玩笑话，那些无才无识的人都自愧不如。她的诗句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还有“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有“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还有“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这些诗句都非常绝妙。她有一个女僮，名叫绿翘，也很聪明美丽。有一天，玄机被邻居请去做客，临走前，告诫绿翘说：“你不要出去，如果有客人来，就说我到邻居家里了。”玄机被女朋友留住，一直到晚上才回到了寺院，绿翘迎上门去说：“刚才有个某某客人来过，我告诉他你不在，他连马都没下就走了。”来的客人是玄机一向最亲近的，玄机怀疑绿翘和他有私情，当天夜里，点灯关门，就把绿翘叫到卧室里审问她有没有和来人私通。绿翘说：“多年来，我只知道拿巾端水侍候你，每时每刻都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防止一些杂思邪念，不曾有过象你说的那种事，我没有违逆过你的意思，并且来客只是在门外边，我是关着门告诉他，你不在院，来客没有说话就骑马走了。若说情爱的事，在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想过。请师父不要怀疑。”玄机听罢，更加愤怒了，命缘翘脱去衣服，拿着竹板狠狠地拷打起来，竟打了几百下，绿翘只是说没有这种事。绿翘被打得已经站不起来，就请求给一盆水，泼在了地上，说：“师父想要求得一化三清的长生不老之道，却又不能忘掉男女私情的欢乐，不仅自己这样做，反而还怀疑别人，诬陷我这个严守贞操的人，我今天一定要死在你的毒手下了。如果没有苍天，我就没有地方伸诉冤屈，如果有，谁能拦住我坚强的灵魂？我发誓，绝不能糊里糊涂的做个阴朝地府的冤死鬼，一定要向上天告发你，决不任凭你放荡无羁，为所欲为。”说完，就死在了地上。玄机骇怕，就在后院挖了个坑偷偷地把绿翘的尸体埋葬了。自己认为事情办得很秘密，没有人会知道。到了咸通戊子春正月，有人问起绿翘，玄机就说：“春雨过后逃跑了。”一次，有客人在玄机的屋里饮酒取乐，客人因要小便，就到了后院，当走到埋绿翘的地方，就看见了许多绿豆蝇，密密地落在地上，客人把它们赶走了，可是很快的就又飞了回来。客人便仔细地看，发现地上好象有鲜血的痕迹，并且还带有腥臭的气味。客人赶紧回去，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他的仆人，仆人回到家里，又将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在官府里当小差事，曾经向玄机求借过金钱，而玄机没有借给他，这个差人因此忌恨玄机。今天听说了这件事，就马上到咸宜观门口偷偷地查看。看见有人窃窃私语，奇怪为什么看不到绿翘出入。他就叫来了一些人，拿着挖土的工具，突然闯入玄机的后院，把绿翘的尸体挖了出来。绿翘的容貌还象活着一样。最后把玄机带到了京兆府，府吏审问此案，玄机全招认。在朝的官员们有许多人替玄机求请。府官无奈，只好把此案上奏给皇帝，到了秋天到底把玄机杀了。玄机在狱中还写了诗：“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这是她写的诗中最美的。

马全节婢

魏帅侍中马全节，尝有侍婢，偶不惬意，自击杀之。后累年，染重病，忽见其婢立于前。家人但讶全节之独语，如相问答。初云：“尔来有何意？”又云：“与尔钱财。”复曰：“为尔造像书经。”哀祈移时，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出《玉堂闲话》）

【译文】

魏帅侍中马全节。曾经有个侍奉他的婢女，由于偶然间不高兴，就把婢女给打死了。过了几年后，马全节得了重病，忽然看见被打死的那个婢女站在他的面前，家里人都很惊讶地看见全节一个人在说话，就好象和人互相问答似的。开始说：“你来这里想干什么？”又说：“给你钱财。”接着又说：“给你塑造泥像，书写经卷。”苦苦的哀求了多时，那个被打死的婢女也不同意，只是要他偿命罢了。最后马全节不过十天就死了。

鲁思郾女

内臣鲁思郾女，生十七年。一日临镜将妆，镜中忽见一妇人，披发徒跣，抱一婴儿，回顾则在其后，因恐惧顿仆，久之乃苏。自是日日恒见。积久，其家人皆见之。思郾自问其故，答云：“己杨子县里民之女，往岁建昌县录事某以事至杨子，因聘己为侧室，君女即其正妻，岁余，生此子。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因投己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诈其夫云逃去。我方讼于所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思郾使人驰至建昌验事，其录事老犹在，如言发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后嫁褚氏，厉愈甚，旦夕惊悸，以至于卒。（出《稽神录》）

【译文】

内臣鲁思郾有个女儿，才十七岁。一天她对着镜子梳妆，忽然看见镜子中有一个妇人，披散着头发，光着脚，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她赶紧回过头去看，那个妇人就在她的身后。因为惊恐害怕，她一下子扑倒在地昏了过去，过了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从这天以后，每天都常常看见那个妇人。久而久之，她们全家的人也都能看见了。思郾问她来这里是什么原因，那妇人回答说：“我是杨子县乡里居民的女儿，几年前，建昌县录事某某，因事到杨子县来，把我娶做他的小老婆，你的女儿的前身就是他的正妻。过了一年多，我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录事去其它县办事，你的女儿就把我和我的儿子一起扔到了井里，并且用石头把井填上了。而且欺骗她的丈夫，说我私自逃跑了。我正将冤屈向阴司伸诉了，偏赶上你的女儿死了。你现在的女儿就是她托生的，但也应当给我偿命。”思郾听后，就派人急忙赶到建昌验证这件事。这时那个录事已经老了，但还活着。就叫人在妇人所说的那口井挖掘，果然找到了那个妇人和孩子的尸骨。这时思郾一家想方设法进行祭祀祈祷来免除灾祸，但都不见效。后来这个女儿嫁给了褚家。但是那个妇人跟在她的身后越来越厉害了。使得她白天晚上惊恐害怕，最后就被吓死了。

鄂州小将

鄂州小将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结豪族，而谋其故妻。因相与归宁，杀之于路，弃尸江侧，并杀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号哭云：“为盗所杀。”人不之疑也。后数年，奉使至广陵，舍于逆旅。见一妇人卖花，酷类其所杀婢。既近，乃真是婢，见己亦再拜。因问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为贼所击，幸而不死，既苏，得贾人船，寓载东下。今在此，与娘子卖花给食而已。”复问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见之乎？”曰：“可。”即随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贫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顷之，其妻乃出，相见悲涕，各述艰苦。某亦忱然，莫之测也。俄而设食具酒，复延入内室，置饮食于从者，皆醉，日暮不出。从者稍前觇之，寂若无人，因直入室中，但见白骨一具，衣服毁裂，流血满地。问其邻云：“此空宅久无居人矣。”

【译文】

鄂川小将某某人，本是个农家子弟，后来做了官，就想要结交那些豪门大族，因此要谋害原来的妻子。借着回娘家看望她父母的机会，把妻子杀死在途中，把尸体扔到了江边。并把同行的一个婢女也杀了。然后就急忙跑到妻子的家里，哭喊说着说：“我的妻子被强盗给杀死了。”这样人们也就不怀疑他了。事情过了几年，他奉命去广陵，住在一个旅店里，看见一个妇人卖花，特别象他所杀的那个婢女。等走到近前一看，果真是所杀婢女。看见他，还给他拜了两拜。他惊恐的问那婢女：“你是人还是鬼？”婢女答道：“我是人。那时我们被强盗所杀，侥幸没有死，等我们苏醒过来，遇见了一个商人的船只，把我们装在船里往东边去了。现在在这里，我和娘子卖花维持生活。”他又问：“娘子在哪里？”婢女说：“就在附近。”他又说：“我可以见一见她吗？”婢女说：“可以。”于是他就跟着婢女去了。来到了一个曲折隐秘的小巷，婢女指着一个破旧的房子说：“这里就是。”婢女先进去了，不一会他的妻子出来。俩人一见都悲痛的流下了眼泪。娘子详尽地述说了艰苦的遭遇，他也恍恍忽忽的不知是怎么回事。不一会娘子就准备了酒食，又把他请进了内室，并给跟随他的人也都摆上酒菜，结果都喝的大醉。天黑了也不见他出来。跟随他的人十分奇怪，就到近前偷偷地察看，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就直走到内室里去，只看见一具白骨，衣服被撕碎了，流了满地的鲜血。跟随他的人就打听那里的邻居，邻居告诉说：“这是一个空房子，很久就没有人居住了。”

金卮

蜀青石镇陈洪裕妻丁氏，因妒忌，打杀婢金卮，潜于本家埋瘗，仍牓通衢云：“婢金卮逃走。”经年，迁居夹江，因夏潦飘坏旧居渠岸，见死婢容质不变。镇将具状报州，追勘款伏。其婢尸一夕坏烂，遂置丁氏于法。（出《儆戒录》）

【译文】

四川青石镇陈洪裕的妻子丁氏，因为妒忌，把一个叫金卮的婢女给打死了。偷偷地在家中的院里埋掉了，并在邻里间宣扬，说婢女金卮逃跑了。一年后，他们家搬到夹江，因夏天发大水把旧居所在的河岸冲坏了，露出了被打死的婢女的尸体，她的容貌和生前一样没有改变。青石镇的人就把这件事写了呈状报到州里，州官马上追捕归案，丁氏伏罪。金卮的尸体当晚就腐烂了，于是州官就把丁氏绳之以法。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三十（杀生）

田仓　临海人　陈甲　麻姑　谢盛　李婴　许宪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昙略

广州人　东兴人　陈莽　沛国人　齐朝请　伍寺之　苏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昙欢　释僧群　竺法惠　冀州小儿

田仓

后汉溪夷田强，遣子鲁，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威武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臛，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刘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死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后汉时溪夷人田强，派儿子田鲁据守上城；派二儿子田玉，守中城；小儿子田仓，守下城，三个堡垒依次排开，当时是为了阻挡王莽。光武二十四年，派威武将军刘尚征讨他们，刘尚的军队还没有到达。田仓曾抓住一只白鳖作羹汤，点起烽火请两个哥哥来，两个哥哥来到后并没有什么事。等到刘尚的军队真的来了，田仓命令点起烽火，田鲁等兄长以为不真实，没有援救，田仓就战死了。

临海人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夜中，有人长一丈，着黄衣白带，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当战，君可见助，当有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鳞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鳞者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有祸。”射人曰：“善。”遂停猎。数年后，忽忘前言，更往猎。复见白带人告曰：“我语君不能见用，仇子已甚，（甚明抄本作“前长”二字。）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出《续搜神记》）

【译文】

吴代末年，临海人进山打猎。半夜时分，有一个人身长一丈，穿黄色衣服系着黄腰带，前来对猎人说：“我有仇敌，明天要与我决战，你看见后要帮助我，我自当报答你。”猎人说：“自然要帮助你了，何必谈报答的话。”那人说：“明天早饭后。你可去小河边，我的仇敌从北边来，我从南边出来迎敌，佩白带的是我，佩黄带的是我的仇敌。”猎人答应了。天亮之后，果然听到河岸北边有声音，象狂风暴雨，草木都四面倒下，再看南岸，也是如此。只见两条大蛇，长十多丈，在河边相遇，就互相盘绕着打起来，蛇身有白鳞的渐渐敌不住了，猎人就拉弓搭箭射那条黄鳞的，黄鳞的蛇当时就被射死。傍晚，又看见昨天来的那人来答谢，说：“你可以在这里打猎一年，过年就不要来了，一定记住，再来一定有大祸临头。”猎人说：“好。”于是就不在这里打猎了。几年以后，竟忘记了那人说的话，又前去打猎，又看见佩白带子的人告诉他说：“我说的话你不听，现在要报仇杀你的人怨恨太大，一定会报复你，什么时间，怎样报复不是我所能知道的。”猎人听说后非常害怕，刚要走，就看到三个穿黑色衣服的人，都张着大口对着他，猎人当时就死了。

陈甲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薮。欻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士人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后，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云：“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吾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旦腹痛而卒。（出《搜神记》）

【译文】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一个士人叫陈甲，原籍是下邳人。晋元帝时，搬到华亭居住，常去东野的大湖边打猎。有一天打猎时，忽然看见一条大蛇长约六七丈，其形状象只大船，黑黄五色，盘卧在冈下。陈甲就拉弓射死了它。但他不敢向别人说起这件事。三年以后，陈甲与同乡在一起打猎，到了从前看见大蛇的地方，就对同乡说：“三年前我在这儿杀了一条大蛇。”当天晚上就梦见一个人，黑衣服黑头巾，来到他家，问他说：“当年我昏醉时，你无缘无故杀了我，因为那时我醉了，看不清你的面目，所以三年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杀了我，没想到今天你自己来送死。”陈甲当时惊醒。第二天早晨患肚子疼病死了。

麻姑

晋孝武大元八年，富阳民麻姑者，好噉脍。华本者，好噉鳖臛。二人相善。麻姑见一鳖，大如釜盖，头尾犹是大蛇，系之。经一月，尽变鳖，便取作臛，报华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华本强令食之。麻姑遂噉一脔，便大恶心，吐逆委顿，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开口向本，本见有一蛇头，开口吐舌。本惊而走，姑仅免。本后于宅得一蛇，大二围，长五六尺，打杀作脍，唤麻姑。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鱼。本因醉，唤家人捧蛇皮肉来。麻姑见之，呕血而死。（出《齐谐记》）

【译文】

晋孝武帝大元八年，富阳有个叫麻姑的人，好吃鱼汤。还有个叫华本的人，好吃鳖汤。两个人很要好。有一天，麻姑看见一只大鳖，大如锅盖，但头和尾象大蛇。抓到后绑起来，经过一个月，全变成鳖了，就拿来作了肉汤，告诉华本来吃，味道很香，但麻姑不肯吃，华本就强让她吃，麻姑只好吃了一小块，吃后就很恶心，呕吐一顿，就生病了。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塞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张开口让华本看。华本看见有一条蛇，张开嘴吐着舌信，华本吓得逃跑了，后来总算病好了。华本后来在家里抓到一条大蛇，粗约六七寸，长五六尺，打死后作了汤，说是用鱼肉做的，招呼麻姑来吃，麻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再要求华本把蛇拿来看看，华本因为喝醉了，让家人捧着蛇皮蛇肉给麻姑看，麻姑一看，便吐血而死。

谢盛

晋安帝隆安中，曲阿民谢盛，乘船入湖采菱。见一蛟来向船，船回避。又从其后，盛便以叉杀之，惧而还家。至兴宁中，普天亢旱，盛与同族数人，步至湖中，见先叉杀在地，拾取之，云：“此是我叉。”人问其故，具以实对。行数步，乃得心痛，还家，一宿便死。（出《幽冥录》）

【译文】

晋安帝隆安年间，曲阿百姓谢盛，有一天坐船到湖里采菱角。看见一条蛟龙向船边游来，谢盛就划船躲开，但蛟龙又尾随在船后，谢盛便用鱼叉叉死了它。回到家里还很害怕。到了元兴年间，普天大旱，谢盛和同路的几个人步行走到湖中，只见当年叉死蛟龙的叉子还在地上，就拾起来说：“这是我的叉子。”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把当年的事如实说了。没走几步，就觉得心痛，回到家里一宿就死了。

李婴

东晋义熙中，鄱阳李婴、李滔兄弟二人，善于用弩，尝射大塵，解其四足，悬著树间，以脏为炙。方欲共食，遥见山下有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敛取塵头骼皮骨，并火上杂肉，悉内囊中，径负入山。婴兄弟须臾俱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东晋安帝义熙年间，鄱阳李婴、李滔兄弟二人，善使弩箭。曾射死一只驼鹿，砍下四条腿，悬挂在树上，然后烤着脏器，正要一块儿吃，看见山下走过来一个人，身长有三丈多，那人迈着大步，手里拿着一个大口袋，来到后就收拾起那只驼鹿的头、骨骼和皮，还有正在火上烤着的杂肉，一起装到那个大口袋里，径直背着下山去了。李婴兄弟俩不一会儿全死了。

许宪

晋义熙中，余杭县有仇王庙。高阳许宪为县令，宪男于庙侧放火猎，便秽祠前。忽有三白獐从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复以火围之，风吹火反，覆其面，欲去莫从，遂烧死。而宪以事免官。（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义熙年中，余杭县有座仇王庙。高阳人许宪任余杭县令。许宪的儿子在仇王庙旁边放火围猎，并在祠堂前大便。忽然有三只白獐从屋中跑出，许宪的儿子拉弓射它们，忽然看不见獐子的踪影，许宪的儿子又用火烧围猎，但火反向他扑面而来，他想要逃跑却不知向哪里跑，不一会儿就被烧死了。许宪后来也因为过错而被免职。

益州人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见一龟，大如车轮，四足各蹑一小龟而行，又有百余黄龟从其后，三人叩头，请示出路。龟乃伸颈，若有意焉。因共随逐，即得出路。一人无故取小龟，割以为臛，食之。须臾暴死，唯不啖者无恙。（出《异苑》）

【译文】

南朝宋国元嘉初年，益州刺史派三个人进山砍柴。这三个人在山里迷了路，忽然看见一只大龟，大得好象车轮，四只脚各踩一只小龟朝前走。还有一百多只小黄龟跟在它的后边。三人向大龟叩头请大龟指示出路。大龟伸了伸脖子，好象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三个人就跟着大龟走，终于找到了出山的道路。其中有一个人无缘无故抓了一只小龟，宰杀后做了龟汤吃了。不一会突然死了。只有没吃龟肉的人没有什么意外。

章安人

宋元嘉中，章安县人尝屠虎。至海口，见一蟹，匡大如笠，脚长三尺，取食甚美。其夜，梦一少妪语云：“汝噉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为虎所食。（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南朝宋元嘉年间，章安县有个人曾杀过虎。到海口时，看见一只大螃蟹，象大草帽一样，蟹脚就有三尺多长。他把它抓来煮吃，味道美极了。当天晚上，这人就作了一个梦，梦一少妇对他说：“你吃了我的肉，我要吃你的心。”第二天，这个人就被老虎吃了。

元稚宗

宋元穆宗者，河东人也。元嘉十六年，随钟离太守阮愔在郡，愔使稚宗行至远村，郡吏葢苟、边定随焉。行至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复寤。民以为死，舁出门外，方营殡具，经夕能言。说初有一百许人，缚稚宗去，数十里至一佛图，僧众供养，不异于世。有一僧曰：“汝好猎，今应受报。”便取稚宗，皮剥脔截，具如治诸性兽之法。复纳于澡水，钩口出之，剖破解切，若为脍状。又镬煮炉灸，初悉糜烂，随以还复，痛恼苦毒，至三乃止。问欲活否，稚宗便叩头请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门曰：“唯三足矣。”见有蚁类数头，道人曰：“此虽微物，亦不可杀，无复论巨此者也，鱼肉自此可戒（“戒”原作“噉”。据明抄本改。）耳。斋会之日，悉著新衣，无新可浣也。”稚宗因问：“我行旅有三，而独婴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无犯。唯尔愚豪，不识缘报，故以相戒。”因而便苏，数日能起，由是遂断渔猎云。（出《祥异记》）

【译文】

南朝宋国的元稚宗，河东人。元嘉十六年，跟随钟离太守阮愔在郡中任职。阮愔派稚宗到很远的一个村子去。郡中役吏盖苟、边定二人随从。走到一百姓家，忽然恍惚好象睡着了，过了很长时间也不醒，这家老百姓以为死了，把他抬出门外，正要准备殡葬用的东西。但稚宗经一晚又能说话了。稚宗说，当初有一百多人，把稚宗捉走，去了几十里地到了一个佛院，众僧人行止饮食，和世间没有什么两样。其中有一个和尚说：“你好打猎，现在应该受到报应。”说着就拉过稚宗，扒皮剥肉，完全象对待牲畜那样，又把他放到热水里洗，拽着嘴弄出来，剖切一顿，好象要剁成肉酱，再放到大锅里煮，放在火上烤，都已熟烂了，又让他恢复原样，他痛苦万分。经过多次这样折腾才停止。又问他：“你想活不想活了？”稚宗吓得连忙磕头请求饶命。于是一个和尚让他蹲在地上，用水浇灌他，说：“灌一次除掉五百个罪过。”稚宗苦苦哀求要多灌几次。沙门说：“只要灌三次就行了。”这时看见有几只蚂蚁，道人说：“这虽然是小生命，也不可以杀，更不要说比它大的了。鱼肉从此就戒掉吧，到了斋会的时候要穿新衣服，没有新的洗干净的也可以。”稚宗趁这个机会问他：“和我同行的有三个人，唯独我遭此苦难。是什么原因？”道人说：“那两个人已经知道自己的罪过，知道后再也没有犯，只有你愚蠢糊涂，不知道怎样改悔，所以今天用这种办法惩戒你。”然后就苏醒了，过了几天能起床下地，从此稚宗再也不打渔狩猎了。

王昙略

宋谯国城父人王昙略，常以牛作脯为业。欲杀一牛，牛见刀，辄跳踯欲走去。昙略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经少时，其人眼无故血流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宋朝谯国城有一个叫王昙略的人，平常杀牛做成牛肉干卖。有一天，又要杀一头牛，这头牛看见刀，就跳着不肯前进想要逃跑，昙略很生气，就先用刀刺瞎了牛眼。过了不一会儿。昙略的眼睛无缘无故也流出了血。

广州人

宋元嘉中，广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汤始热，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迳来汤中，衔卵而去。三人无几皆死。（出《搜神记》）

【译文】

南朝宋国元嘉年间，广州有三个人一起到山上去伐木。忽然，他们看见在石窠里有三个蛋，有量米用的升那么大。他们拿回来煮着吃，刚刚把水烧热，就听到树林里发出了象刮风下雨的声音。不一会儿，一条大蛇出来了，粗约三尺，长约四五丈。直奔大锅而来，衔着三个蛋就走了。后来三个人不久都死了。

东兴人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若（“若”原作“欲”，据明抄本改。）哀乞，直是（“是”原作“谓”，据明抄本改。）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踯而死。此人破肠视之，皆断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时死尽灭门。（出《搜神后记》）

【译文】

临川东兴，有一个人进山，抓到一只小猿猴，就带回家。母猿随后追到这人的家。这人把小猿猴吊在院中的树上，给它看。母猿便拍着脸颊对着人，象哀求他放掉小猿，只是不能说话罢了。这人坚决不放，后来竟然把小猿打死。母猿悲伤地呼唤着，一跳多高，落在地上死了。这人破开母猿的肚子一看，肠子全都断裂了。未到半年的时间，这人的全家都得了瘟疫，不长时间满门死尽。

陈莽

临川陈莽，少以射猎为业。与人逐鹿入山，有一大树，可三十围，莽息其下。忽有白气，去地十丈许，莽因射之，若有所中，洒血布地。闻空中语云：“正中大王。”俄见一大蛇挂树，身有箭。顷刻。有群蛇辏辐向莽，莽虽驱击，而来者数多，盘绕莽身，咂咂有声，须臾散去。视莽，唯见一聚白骨。（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临川的陈莽，少年就以射猎为职业。有一天，和别人一起追鹿进山，看见一棵大树，直径有九尺多。陈莽在树下休息，忽然有一团白气，离地面约有十多丈，陈莽连忙用箭射，好象射中了什么，满地淌血，这时听到空中有人说：“正好射中大王。”不一会儿，看见一条大蛇挂在树上，身上有一支箭。立刻，就有一群蛇从四面包围过来。陈莽虽然奋力驱赶击打，然而来的蛇太多，都盘绕在陈莽的身上，发出咂咂的声音，一会儿就四散而去，这时再看陈莽，只见一堆白骨了。

沛国人

沛国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人从门过，因问曰：“此是何声？”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内省，何以致此？”主人异其言，思忖良久，乃谓客曰：“昔为小儿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受之。因以三蔷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曰：“是也。”言讫，其三子之言语，忽然周稳，盖能知过之故也。（出《续搜神记》）

【译文】

沛国有一个读书人，他的妻子一胎生了三个儿子，快要二十岁了，都只能发声不会说话。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从门前经过。见此情景，就问：“这是什么声音？”主人回答说：“是我的儿子，都不会说话。”客人说：“你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主人很惊异，思考很久，才对客人说：“我小的时候，床头上有燕窝，里面有三只小燕雏，它们的母亲从外面找到食物喂它们，三小燕雏都张开嘴接着，每天都是如此。我就把手指伸到燕窝里，燕雏也张开嘴来接。于是我就用三根蔷刺喂它们，它们就都死了。过去有这样的事，现在太后悔了。”客人说：“这就是了。”说完，沛国人的三个儿子都会说话了。这大概是能知过的原因吧。

齐朝请

齐国有一奉朝请，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则噉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见大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叫呼而终。又江陵高伟，入齐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后病，每见群鱼啮之而死。（出《颜氏家训》）

【译文】

齐国有个叫奉朝请的人，家中豪华奢侈，如不是自己亲手杀的牛，就觉得不好吃。到三十多岁时，得了病，当病势沉重时，看见一头大牛向他奔来，他全身就象被刀刺一样，大叫而死。又有一个江陵人高伟，到齐国共有几年了，一向到幽州的大淀里捕鱼。后来也得了病。每天都觉得群鱼咬他，也死了。

伍寺之

南野人伍寺之，见社树上有猴怀孕，便登树摆杀之。梦一人称神，责以杀猴之罪，当令重谪。寺之乃化为大虫，入山，不知所在。（出《述异记》）

【译文】

南野人伍寺之，看见树上有一个怀孕的猴子，就登上树摇晃着把猴弄死了。有一天作梦，梦到一个人自称是神，责问他为什么杀猴，应该受重责。伍寺之就化为一只老虎，进入山中，现在不知在哪里。

苏巷

新野苏巷，常与妇佃于野舍。每至田时，辄有一物来，其状似蛇，长七八尺，五色光鲜，巷异而饷之。径数载，产业加焉。妇后密打杀，即得能食之病，进三斛饭，犹不为饱。少时而死也。（出《异苑》）

【译文】

新野有个叫苏巷的人，经常同妻子到野外去种地。每次到庄稼地里时，就会有一个形状象蛇的动物来，长有七八尺。全身发出五色之光。苏巷很奇怪，就给它食物吃，经过几年都是如此。苏巷的产业逐渐增加了。他妻子后来偷偷地打死了它。从此就得了能吃的病。每天吃十五斗饭还不饱，不多时就死了。

阮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见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归，为炙食之。其后倪生一子，无舌，人以为牛之报也。（出《述异记》）

【译文】

阮倪，性情非常残忍狠毒。有一天喝醉酒出了城，看见一头不知谁放的牛，他就拿刀直伸到牛的舌根，割下来回家用火烤着吃了。这以后阮倪有了一个儿子，这孩子生来就没有舌头。人们都认为是他残害牛的报应。

邵文立

梁小庄严寺，在建业定阴里，本是晋零陵王庙地，天监六年，度禅师起造。时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为业，尝欲杀一鹿。鹿跪而流泪，以为不祥，鹿怀一麂，寻当产育，就庖哀切，同被刳割。因斯患疾，眉须皆落，身疮并坏。后乃深起悔责，求道度禅师，发大誓愿，罄舍家资，回买此地，为立伽兰。（出《梁京寺记》）

【译文】

梁时的小庄严寺，坐落在建业定阴里，原来是晋朝零陵王庙地。梁武帝天监六年，由度禅师监督修造。当时有个叫邵文立的人，世代都以屠宰牲畜为职业，有一次，要杀一只鹿，这只鹿跪着流出眼泪，知道自己要被杀死，但因那鹿怀揣着一只小鹿，不久就要临产了，就跪着哀求，其声凄切，邵文立没有饶过它，它就同小鹿一同被宰割了。而邵文立就因此而得了病，眉毛胡须脱落干净，身上也生了很多疮。他后悔不已，深深地责怪自己，到度禅师那里求道，并发下宏大誓愿，把家产卖光，买了这块地皮，建此佛庙。

梁元帝

梁元帝讳绎，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时绝幼，吞之，谓是左右所盗，乃炙鱼眼以厌之。信宿之间，珠便出，帝寻一目致眇，盖鱼之报也。（出《韵对》）

【译文】

梁元帝名绎，母亲叫阮修容，曾经丢失一粒珍珠。元帝当年还很小，是他把珍珠咽到肚子里，反说是左右侍人偷去了，于是就烧烤鱼眼来诅咒偷珠人。过了一宿珍珠就找到了，而元帝也立刻瞎了一只眼。这大概是鱼的报复吧。

望蔡令

梁孝元在江州时，有人为望蔡县令。经刘敬躬乱，县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将牛酒作礼，县令以牛击杀，屏除像（“像”字据明抄本补。）设，铺陈床座，于堂上接宾客。未杀之顷，牛解，径来至阶而拜，县令大笑，遂令左右宰之。饮噉醉饱，便卧于檐下，及醒，即觉体痒，爬搔隐疹，因而成癞，十许年死。（出《颜氏家训》）

【译文】

梁孝元帝在江州的时候，有一个人任望蔡县县令，经刘敬叛乱，县衙被焚烧了，县令寄住在一座寺庙里。百姓用牛和酒作礼物送去，县令让人把牛杀了，拆除了佛像和其它陈设，铺床安凳，就在厅堂上接待起宾客来。而那条牛还没有被杀的时候自己解开绳索一直走到台阶下下拜请求免死，县令感到很可笑，就命令左右把牛杀了。酒足饭饱，县令躺在屋檐下休息，不知不觉睡了一觉。等醒了以后觉得浑身发痒，抓搔一阵好象出疹子似的，后来变成癞疮，十多年后死了。

僧昙欢

后周武帝时，敷州义阳寺僧昙欢有羊数百口，恒遣沙弥及奴放于山谷。后沙弥云：“频有人来驱逐此羊。”欢乃多将手力，自往伺之。后见此人，立于东岸树下，遥谓欢曰：“汝之畜养猪羊，其罪最甚，不久自知，何劳护惜。”欢骤马绕谷就之，而觅不见。少时灭法教，资财并送官府，公私牵挽，并皆分散。欢还俗，贫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后周武帝时，敷州的义阳寺有个和尚叫昙欢，他有几百只羊，每天都派小和尚和寺里的雇工到山谷中放牧。后来，有个小和尚说：“经常有个人来驱赶我们的羊。”昙欢觉得蹊跷，有一天多带了几个人，亲自去看一看。果然看见有一个人站在东岸的大树下，很远就对昙欢说：“你当和尚的畜养猪羊，罪过太大了，你不久的将来就会知道。何必还费力护卫呢”昙欢听了很生气，驱马绕过山谷想找他理论，但到了那地方根本找不到踪影。过了不长时间，朝廷取缔佛教，财产也被没收，公私的事也牵扯不清，资财被分净光。昙欢被迫还俗后，因贫病而死。

释僧群

释僧群，清贫守节，蔬食持经。居罗江县之霍山，构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传，是群仙所宅，群因绝粒。其庵舍与石盂，隔一小涧，常以木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见一折翅鸭，舒翼当梁头，群将举锡拨之。恐有转伤，因此回归，遂绝水数日而终。临终，谓左右曰：“我少时，曾折一鸭翅，验此以为报也。”（出《高僧传》）

【译文】

释僧群清贫守节，仅吃蔬菜等素食，住在罗江县霍山上，自己修建茅屋，在海中孤独地住着。他的住处山上面有个大石盂，盂中的水深有六尺，平常有清清的溪流流出来，这个地方风景秀丽，古时相传，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僧群于是也不食人间烟火了。他的房屋到石盂中间隔着一条小山涧，平常用一根木头作小桥。过了小桥到石盂去打水，已经一百三十年了。这一天也太巧了，忽然看见一个折了翅膀的鸭子，舒展着翅膀挡在桥头。和尚想用锡杖把它拨走，又怕伤害了它，没办法只好回去。这样和尚断了水几天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对左右的人说：“我少年的时候，曾经折断了一只鸭的翅膀。”发生这件事就是报应啊。

竺法惠

竺法惠，本关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谓弟子法昭曰：“汝过去时，折一鸭脚，其殃即至。”俄而昭为人所掷物折脚，遂永疾废焉。（出《高僧传》）

【译文】

竺法惠和尚，本来是关中人，为人耿直道行很高。有一天走到嵩高山，忽然对身边的弟子法昭说：“你过去曾折断一只鸭脚，这事带来的灾祸就要来了。”不一会法昭就被别人扔的东西折断了小腿，于是造成了终生残疾。

冀州小儿

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卵，烧煨食之。翌日侵旦，有人叩门，呼此儿声。父令儿出应之，见一人云：“官唤汝。”儿曰：“呼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须也。”因引儿去。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此小儿忽见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严，此儿怪曰：“何时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门，令小儿前入。小儿入阃，城门忽闭，不见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热灰碎火，深才没踝。小儿忽呼叫，走趋南门，垂至即闭。又走趋东西，亦皆如是，未到则开，既至便阖。时村人出田采桑，男女甚众，皆见儿在耕田中啼泣，四方驰走，皆相谓曰：“此儿狂耶？旦来如此，游戏不息。”至于食时，采者皆归，儿父问曰：“见吾儿否？”桑人答曰：“父儿在村南走戏，唤不肯来。”父出村外，遥见儿走，大呼其名，一声便住，城灰忽然不见。父儿倒，号泣言之。视其足，半胫已上，血肉焦干，膝已下，红烂如炙。抱归养疗，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为枯骨。邻里闻之，看其走处，足迹通利，了无灰火，良因实业，触处见狱。有道惠法师，本冀州人，与小儿邻邑，亲见其事。（出《冥报记》）

【译文】

隋开皇初年，冀州城外，有一个小孩，十三岁，经常偷邻居家的禽蛋，烧烤着吃。第二天早晨，有人敲门招呼这个小孩，小孩的父亲让他出去看看，只见一个人对他说：“官府让你去。”小孩就说：“叫我去服劳役吧，我去拿点衣服和干粮。”那人说：“不用。”就带着小孩走了，村南边过去是桑田，已经耕完还没下种。走到这里时小孩忽然看见道的右边有一个小城，四面是门楼，油漆着红色很庄严。小孩很奇怪，说：“什么时候有了这个城？”那人呵斥他说：“不要说话！”这样走到城的北门，那人让小孩进去，小孩刚迈进门槛，城门突然关闭了，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是座空城，地上都是热灰和小碎火，也不深，才没过脚踝。小孩哭喊着往南门跑，刚到南门，南门又突然关闭。又往东门、西门跑，也都是刚到即关。没跑到时开着，等跑到了就关上。当时村里人都出来种田采桑，男男女女人很多。都看见小孩在耕地里哭，又四面奔走。都说：“这小孩疯了吗？一大早就上这儿来玩也不休息。”到了该吃饭的时候，采桑的人都回来了，小儿的父亲就问：“看见我家孩子了吗？”采桑人回答说：“你的孩子在村南跑着玩，招呼他也不肯回来。”父亲就跑到村外，很远就看见小孩还在跑。于是大声招呼他的名字，只叫了一声小孩就停住了，城里的灰火也突然不见。小孩倒在地上，嚎哭着对父亲说了经过。父亲一看他的脚，半个小腿以上，血肉焦干，膝盖以下，红烂得象用火烤了一样。父亲把小孩抱回家治疗养伤。大腿以上的肉还同以前一样，膝盖往下成了枯骨。邻居们听说这件事，都到那小孩跑的地方看，只见脚印还很清楚，根本没有什么灰火。做好事就会有好结果，做坏事就会到处是地狱。有一个道惠法师，原来是冀州人。与小孩家不远，亲眼看见这件事。

卷第一百三十二　报应三十一（杀生）

王将军　姜略　贺悦　李寿　方山开　王遵　李知礼　陆孝政　果毅　刘摩儿 店妇　屠人　刘知元　季全闻　当涂民　张纵

王将军

骁骑将军王某者，代郡人，隋开皇末年，出镇蒲州，性好畋猎，所杀无数。有五男，无女。后生一女，端美，见者皆爱怜之，父母犹钟爱。既还乡里，女年七岁，一旦忽失所在，皆疑邻里戏藏匿之，访问不见。诸兄骑马远寻，去家三十余里，得于荒野中，冥然已无所识，口中唯作兔鸣，足上得荆棘盈掬。经月余，不食而死，父母悲痛甚，以为畋猎杀害之报也。后合家持斋，不复食肉。大理寺丞蔡宣明，曾为代府法曹，亲说之。（出《冥报记》）

【译文】

有个姓王的骁骑将军，代郡人。隋文帝开皇末年，出任蒲州镇守。这个人生性好打猎，被他所杀的禽兽无法计算。他有五个儿子，没有女儿。后来竟生了一个女儿，端庄美丽，见着的人都很怜爱她。父母更加钟爱。王将军解甲归田，回到乡里，这个女儿有七岁了。有一天早晨忽然不知女儿的去向，都认为是邻居开玩笑藏起来了，等到各家去问，都说没看见。于是，她的几个哥哥骑着马到处找，离家三十多里，在一片荒野中找到了，但已闭着眼睛不认人了，口里发出兔叫的声音，脚上扎的荆刺有一小把，经过一个多月，什么也不吃就死了。她的父母特别悲痛，认为这是以前打猎杀生的报应，后来全家吃斋，再不吃肉食。大理寺寺丞蔡宣明，曾作代郡法官，是他亲自说的这件事。

姜略

隋鹰扬郎将天水姜略，少好畋猎，善放鹰犬。后遇病，见群鸟千数，皆无头，围绕略床，叫鸣曰：“急还我头来！”略辄头痛气绝。久而后苏，因请众僧，急为诸鸟追福，许之皆去，既而得愈。终身绝酒肉，不杀生命。姜略尝自说其事。（出《冥报记》）

【译文】

隋朝鹰扬郎将军姜略，天水人。少年好打猎，善于放鹰犬。后来得了病。昏迷中只见有一千多只鸟都没有头。围绕着姜略的床边叫：“赶快还我的头来！”姜略立刻觉得头痛，断了气，过了很长时间才苏醒。因此他就请了很多和尚，急忙为鸟祈祷祝福，许了愿，好些鸟才飞走。病也立刻就全好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喝过酒也不吃肉，不杀生命。姜略曾自己说起这件事。

贺悦

唐武德中，隰州大宁人贺悦，为邻人牛犯其稼，乃以绳勒牛舌断。后生三子，并皆喑哑，不能言。（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高祖武德年间，隰州大宁有个人叫贺悦，因为邻居的牛损坏了他的庄稼，就用绳子把牛的舌头勒断了。后来他生了三个儿子，都是哑巴不能说话。

李寿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贞观初，罢职归京第，性好畋猎，常笼鹰数联，杀邻狗喂鹰。既而公疾，见五犬来责命，公谓之曰：“杀汝者奴通达之过，非我罪也。”犬曰：“通达岂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盗汝食，自于门首过，而枉杀我等，要当相报，终不休也。”公谢罪，请为追福，四犬许之。一白犬不许，曰：“既无罪杀我，我未死间，汝又生割我肉，脔脔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见一人，为之请于犬曰：“杀彼于汝无益，放令为汝追福，不亦善乎！”报记》）

【译文】

唐朝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贞观初年，罢职回到京城的府第。李寿喜好打猎。经常用笼子养鹰，有很多对。并且杀邻居的狗喂鹰。不久他就得了病。病中看到五只狗来要求偿命。遂安公对它们说：“杀你们的是奴仆通达，他有罪，并不是我的罪过呀。”狗说：“通达怎么能自己作主呢？况且我们也没有偷你的东西吃，仅从你门前经过，就随便杀了我们。如果不偿命，最终不放过你。”遂安公拜谢请罪，并说一定为它们追福，其中四只狗同意了，有一只白狗不答应。说：“既然你无辜杀我，我未死的时候，你就生割我的肉，每割一块我就痛苦不堪，我回想你这样狠毒，怎么能饶过你呢？”不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替遂安公求情说：“杀了他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放了他，让他给你追福，不是很好吗？”那只白狗才同意了。过了一会儿，遂安公苏醒了，但已患了中风偏瘫的病，四肢不灵，于是为狗追福。然而，遂安公的病最终也没有好。

方山开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开，少善弓矢，尤好游猎，以之为业，所杀无数。贞观十一年死，经一宿苏，云，初死时，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余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开，登梯而进，上欲至顶。忽有一大白鹰，铁为觜爪，飞来，攫山开左颊而去。又有一黑鹰，亦铁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顶，引至厅事，见一官人，被服绯衣，首冠黑帻，谓开山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对曰：“立身已来，不修功德。”官曰：“可宜引向南院观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险峻。二人扣城北门数下，门遂开，见其城中赫然，总是猛火。门侧有数毒蛇，皆长十余丈，头大如五斗斛，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开恐惧，不知所出，唯知叩头念佛而已。门即自开，乃还见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谏曰：“山开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旧道而下，复有鹰欲攫之，赖此二人援护得免。及下山，见一大坑，极秽恶，忽被二人推入，须臾即苏。面及右膊之上，爪迹宛然，终身不灭。遂舍妻子，以宅为佛院，恒以诵经为业。（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曹州武城有个人叫方山开。少年时就善使弓箭，特别喜欢游猎，就以打猎为职业，所杀的禽兽不计其数。贞观十一年那年突然死了，但经过一宿又苏醒了。他说：“刚死的时候，被二十多人拉去，走了十多里，上了一座山，有三个鬼牵着山开，登着梯子往上走，要到山顶的时候，忽然飞来一只大白鹰，铁爪铁嘴，抓了山开的左脸颊飞走了。又有一只黑鹰，也是铁爪铁嘴，抓了山开的右肩也飞走了。等到了山顶，被带到一个厅堂，看见一个当官的人，披着红色的衣服，头上戴着黑头巾，对我说：‘你这一生有什么功德，可以全部说出来。’我回答说：‘自从生下来，也没有什么功德。’官人说：‘最好带他到南院去参观一下。’有两个人就带领我到南边去，到一城边，此城非常险峻。那两个人敲了几下城北门，门立刻就开了，只见城里赫然全是大火，门边有几条毒蛇，都有十多丈长，蛇头也有五个斛那么大，口中往外吐火，象要吃人。我非常害怕，吓得不知往哪儿走，来时那个门也关闭了，只知道磕头念佛就是了。这时门却开了，我又回去见那官人，他要把我送到地狱去受罪。这时旁边的侍者说：‘山开寿数还没尽，但恐怕他进入这城，就不可能出去了，不如暂且放了他，让他积累功德。’官人说：‘也好’。就命前二人送我，照旧从原道下山，又有鹰想抓我，全仗那两个人卫护我才免被抓，等下了山，看见一个大坑，腥臊恶臭，突然被那两个人推到坑里，一会儿功夫我就醒了。”山开说完看自己的脸和右胳膊上边，被鹰抓的痕迹还很清楚，以至终身没有消失。山开于是舍弃了妻子儿女。把住宅当佛院，整天以诵经为事业。

王遵

唐王遵者，河内人也。兄弟三人，并时疾甚。宅有鹊巢，旦夕翔鸣，忿其喧噪，兄弟共恶之。及病瘥，因张鹊，断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齿之疾，家渐贫，以至行乞。（出《宣验志》。明抄本作出《宣室志》，按御览七四引作出《灵验记》）

【译文】

唐朝的王遵，河内人。兄弟三人，同时得病很重。宅院里有个喜鹊窝，从早到晚飞翔鸣叫，兄弟三个觉得太喧哗很生气，都讨厌它们，等病好以后，把喜鹊捉住并将它的舌头弄断放了。很快，兄弟三个都得了口腔和牙齿的疾病，家庭也一天天贫穷，到后来只好讨饭度日。

李知礼

唐陇西李知礼，少矫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有时捕鱼，不可胜数。贞观十九年，病数日即死。乃见一鬼，并牵马一匹，大于俗间所乘之马，谓知礼曰：“阎罗王追公。”乃令知礼乘马，须臾之间，忽至王前。王约束云：“遣汝讨贼，必不得败，败即杀汝。”有同侣二十四人，向东北望，贼不见边际，天地尽昏，埃下如雨。知礼等败，知礼语同行曰：“王教严重，宁向前死，不可败归。”知礼回马，射三箭以后，诸贼已稍退却。箭五发，贼遂败散。事毕谒王，王责知礼曰：（“曰”原作“汝”。据明抄本改。）“敌虽退，何为初战之时？（“之时”《法苑珠林》四二作“即败”。）即便以麻辫发，并缚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镇而磨之。前后四人，体并溃烂。次列知礼，厉声叫曰：“向者贼退，（原本无“退”字，据明抄本补。）并知礼之力，还被王杀，无以励后。”王遂释放不管束。凡经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墙院。见飞禽走兽，可满三四亩，总来索命，渐相逼近。曾射杀一雌犬，此犬直向前啮其面，次及身体，无不被伤。复见三大鬼，各长丈余，其剥知礼皮肉，须臾总尽，面及（明抄本“面”上有“唯”字。无“及”字。）目白骨，并五脏等得存。乃以此肉分乞禽兽，其肉剥而复生，生而复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胜记。事毕，大鬼及禽兽等，忽然总失。知礼回顾，不见一物，遂窬墙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复有一鬼逐及知礼，乃以铁笼罩之。有无数鱼竞来唼食，食毕，鬼遂倒回，鱼亦不见。其家旧供养一僧，其僧先死，来与知礼去笼，语知礼曰：“檀越大饥。”授以白物三丸，如枣，令知礼噉之，应时而饱，乃云：“檀越宜还家。”僧亦别去。知礼所居宅北，见一大坑，其中有诸枪矟攒植，不可得过。见其兄女并婢赍箱，箱内有钱绢，及别置一器饮食，在坑东北。知礼心中，谓此婢及侄女游戏，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见一鬼，挺剑直进。知礼恐惧，委身投坑，即得苏也。自从初死，至于重生，凡经六日。后问家中，乃是侄女持纸钱绢及饭馔为奠礼，当时所视，乃是铜钱丝绢也。（出《冥报记》）

【译文】

唐朝陇西人李知礼，少年便矫健敏捷，善使弓箭，又能骑马，还能打弹子。因此他杀死的禽兽很多，有时去捕鱼，抓到的鱼不计其数。贞观十九年那年，他得病几天就死了。死后见到一个鬼，牵着一匹马，这匹马比人间的马大些。那鬼对知礼说：“闫罗王让你去。”说着就让知礼骑上马，不一会儿，就到了闫罗王面前，闫罗王对他命令道：“让你去讨伐贼寇，一定不能失败。如果失败就杀了你。”与知礼一同去的有二十四个同伴，知礼向东北望去，只见贼寇多得不见边际，天昏地暗，被踏起的尘土象雨一样。知礼等寡不敌众败下阵来。这时知礼对同去的人说：“王法森严，宁可向前拼杀而死，不可失败而回。”说着，知礼回马冲杀，向贼人射了三箭以后，贼人稍有退却，知礼又射五箭，贼人于是溃败，四散奔逃。打胜之后知礼参拜闫罗王。闫罗王责问知礼：“贼寇虽然败退，为什么开始时你们败退？”令人以麻绳绑了头发和手足，让知礼他们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上面又用一块大石压着辗磨他们，前后磨了四个人，身体全都溃烂，等到了知礼，知礼大叫说：“我毕竟把敌人打退了，尽到我的能力，现在还是被杀，这样怎么激励后人？”闫罗王听他这么一说，就把他放了，还由他自由活动。过了三天，他自己往西北方向走，进入一有墙的院子，只看满院的飞禽走兽，能覆盖三四亩地那么多，都来向知礼索命，渐渐向他逼进。知礼曾射死一只母狗，这时看见这只狗直奔他来啃咬他的脸，然后又咬他的身体，满身没有一处不被伤的。又来了三个大鬼，每个都有一丈多高，都来剥知礼的皮肉，不一会儿就剥净了。只有脸、眼睛，骨头和五脏还剩下了，这几个鬼把皮肉分给那些禽兽吃，奇怪的是那皮肉剥完又生，生完再剥，这样过了三天，知礼真是痛苦难忍，难以用文字表达。总算结束了，大鬼和禽兽们忽然不见踪影。知礼四下看了看，什么也没有，于是就跳墙跑了，他只顾往南跑，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就觉得身体很轻，好象一跳就能走千里似地。这时又有一个鬼从后面追上他，拿一个铁笼子把他罩上，知礼被罩在笼子里后，只见无数条鱼都来咬他、吃他，吃完了，鬼就回去了，这时那些鱼也不见了。知礼家以前曾供养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比知礼早死，和尚来给知礼去掉了笼子，对知礼说：“施主一定很饿了。”然后拿出三丸白色药丸，象枣，让知礼吃下去，知礼吃后马上就饱了。那和尚又说：“施主应该回家了。我也该走了。”知礼回来后看见自家的北面有一个大坑，坑里有矛枪立在那里，过不去，又看见侄女和奴婢们抬着一个箱子，箱子里都是用绢丝串的钱，另外放了一些饮食，在坑的东北面。知礼心里想：婢女和侄女怎么作这样的游戏，太怪了。知礼回头向北望去，只见一鬼挺剑直奔他而来。知礼惊慌失措，只好跳到坑里。这一下知礼苏醒了。从死到苏醒一共过了六天。后来问家里的人，才知道那是侄女拿着纸钱和饭食为知礼祭奠，当时看却是绢和铜钱。

陆孝政 唐雍州陆孝政，贞观中为右卫隰川府左果毅。孝政为性躁急，多为残害。府内先有蜜蜂一龛，分飞聚于宅南树上，孝政遣人移就别龛。蜂未去之间，孝政大怒，遂以汤就树沃死，殆无孑遗。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厅昼寝，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红肿塞口，数日而死。（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雍州的陆孝政，贞观年间任右卫隰州府左果毅。孝政性情急躁，作了很多残害生灵的事。他的府内以前有一龛蜜蜂，纷飞聚集在宅院南边的树上。孝政派人把蜂窝移到别的地方，但那群蜜蜂不去，孝政就很生气，马上用开水在树上把蜜蜂全浇死了，连一个也不剩。到了第二年五月，有一天白天，孝政在厅堂上睡觉，忽然飞来一只蜜蜂在孝政的舌头上螫了一下，马上那舌头就发红肿胀起来，把嘴都堵上了，几天后孝政就死了。

果毅

唐贞观永徽间，周至鄠县界有果毅。每客来，恒买豚设馔，卫士家生十豚，总买尽。其最后买者，煮尚未熟，果毅对客坐，遂闻妇人哭声。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厅，又闻哭声，看妻还不哭，如此数回。后更向家，即闻哭声在门外；若门外，即闻哭声在家中。其客大惊，不安席，似闻哭声云：“男女生十个，总被果毅吃尽。”其客数遍听之，了了闻此，客恻之即去。果毅惊，因此得病，数旬而终。长安（“安”原作“客”。据明抄本改。）共传此事焉。（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贞观永徽年间，在周至鄠县内有个叫果毅的人。每次有客人来，他都买猪做菜宴请客人。卫士家的母猪生了十只猪，都被他买光了，最后买那只猪，还没有煮熟的时候，果毅和客人对面坐着，这时叫到有妇人的哭声，起初他怀疑是他的妻子哭，跑到屋里看，妻子并没哭。到了客厅，又听到哭声，再回去看妻子，还是没哭。如此几回，后来改在家里待客，又听门外有哭声，跑到门外又听那哭声在家里。那个客人也很吃惊坐不住了，好象听那哭声边哭边说：“男的女的一共生了十个，都被果毅吃光了。”那客人听了几遍都听得很清楚。客人害怕就告辞走了。果毅也非常害怕，后来因此而得病，几十天后死去。长安的人都传说这件事。

刘摩儿

唐汾州孝义县泉村人刘摩儿，显庆四年八月，遇病而终。男师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险诐。比邻有祁陇威，因采樵，被车碾死，经数日而苏。乃见摩儿男师保，在镬汤中，须臾之间，皮肉俱尽，无复人形，唯见白骨。如此良久，还复本形。陇威问其故，对曰：“我为射猎，故受此罪。”又谓保曰：“卿父何在？”对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见。卿既即还，请白家中，为修斋福。”言讫，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见馆宇崇峻，执杖者二十余人。一官人问曰：“汝比有何福业？”对曰：“陇威去年正月，在独村看诵一切经，脱衫一领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无量功德，何须来此！”遂索簿勘，及见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虚。侧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寿。”乃遣人送还，当时苏活。（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汾州孝义县泉村人刘摩儿，在高宗显庆四年八月得病而死。他的儿子叫师保，在他死的第二天也死了。父子二人这一生，行为阴险邪恶。他的邻居有一个人叫祁陇威，因为上山砍柴，被车压死，过了几天又苏醒了。当他死的那时候，看见刘摩儿的儿子师保在一个装满开水的大锅里，片刻之间皮肉都被煮化了，一点儿人样也没有，只见白骨一具。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才还复原形。陇威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师保回答说：“因为我经常狩猎，所以让我受这个罪。”陇威又问师保：“你父亲在哪里？”师保回答：“我父亲罪太重了，一时见不到他，你还可以回去。回去后告诉我们家里的人，赶快吃斋，为来世造福。”师保刚说完，陇威被地府的人催促，只好走了。到了一座府第，只见楼院高深，很是崇峻。正堂两边有二十多人拿着刑杖。一个官员问陇威：“你说一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陇威回答说：“我去年正月，在独村几乎诵读了各种经文，也曾脱下一件衣衫施舍，并接受五戒，到现在也没犯戒。”那官员就说：“真象你说的那样，你的功德无量，怎么会到这里来？”于是拿生死簿查看，看完后，才说：“你这人该死不假，但在旁边注着：受戒布施福助，应该延寿。”于是派人把陇威送了回来。陇威当时就活了。

店妇

唐显庆中，长安城西路侧有店家新妇诞一小男。月满日，亲族庆会，欲杀羊，羊数向屠人跪拜。屠人报家内，家内大小不以为征，遂即杀之，将肉就釜煮。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抱儿火前。釜忽然自破，汤冲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店人见闻之者，多断杀生焉。（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显庆年间，长安城西路边上有一个店家，新媳妇生了一个小男孩。满月这天，亲戚朋友都来庆贺，店主人让屠夫杀一只羊。那羊多次向屠夫跪拜。屠夫把这事向店家的人报告了，店家的大人小孩都不认为这里有什么迹象，就让屠夫杀了这只羊，把羊肉放到锅里煮。因为别人都忙着料理葱蒜饭菜，就让新媳妇抱着小孩看着锅里的肉，那新媳妇抱着孩子来到锅前。锅突然间自己破了，汤水冲犯灰火直扑母子，母子全被烫死。当时在店里看到听到这件事的人，多数都不再杀生了。

屠人

唐总章、咸亨中，京师有屠人，积代相传为业。因病遂死，乃被众羊悬之，一如杀羊法，两羊捉手，诸羊捉脚，一羊持刀刺颈，出血数斗，乃死。少顷还苏。此人未活之前，家人见绕颈有鲜血，惊共看之，颈有被刺处，还似刺羊，一边刀孔小，一边刀孔大。数年疮始合。（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朝总章、咸亨年间，京城内有个屠夫，世代相传以此为职业。有一天突然病死，死时觉得是被很多羊悬吊起来，象他平时杀羊一样，两只羊抓手，另外的羊抓脚，其中一只羊拿着刀刺他的脖子，出了几斗血死了。不多一会这人又活了，在他没活的时候，家中的人看见他脖子周围有鲜血，很为惊奇，都来看。只见他脖子上有被刀刺的地方，象他平时杀羊那样，一边的刀孔小，另一边的刀孔大。几年以后疮口才愈合。

刘知元

唐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大酺时，司马杨舜臣谓之曰：“买肉必须含胎，肥脆可食，余瘦不堪。”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其胎仍动，良久乃绝。无何，舜臣一奴，无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苏，云：“见一水犊白额，并子随之，见王诉云：‘怀胎五个月，枉杀母子。’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见刘司士答款，引杨司马处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虔州司士刘知元掌管判司仓。有一次聚会饮酒时，司马杨舜臣对他说：“买肉一定要买带崽的，这种肉肥脆好吃，其余的瘦肉不好吃。”知元以后就挑选怀孕的牛犊和猪羊驴等杀吃。它们被杀死后，怀的胎还动，很长时间才能死。不久，舜臣的一个家奴无病而死，但心口还是热的，七天以后又活了。那家奴说：“在阴间见到一个水牛，白色额头，有个小牛犊跟随它，见到闫王告状说：‘我怀胎五个月，那刘知元无缘无故杀了我们母子。’不一会儿，又见猪、羊、驴等都领子来告状，诉说冤枉。只见刘知元招供，说是杨司马要我这样做的。”过了三天刘知元死去。又过了五天，杨舜臣也死了。

季全闻

唐则天初，京兆人季全闻家富于财，性好杀戮。猪羊驴犊，皆烹宰于前。常养鹰鹞数十联，春夏采鱼鳖，秋冬猎狐兔。常与诸子取鸟雀，以刀齐刈其头，即放飞，看其飞得远，远者为胜，近者为负，以此戏乐。在家极严残，婢妾及奴客，有小事，或悬开其心，或剜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上睒，有皮垂下，至于鼻。从额已后，又有一片皮，垂至于项，有似人着帽焉。后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鹰吻。又生一子，从项至腰有缝，拨看，见其心肺五脏，生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鹰犬弋猎，性又残忍酷毒。其妻生男，项上有肉枷，或如鸟兽鱼鳖形，或无眼鼻者数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朝武则天当政初年，京兆人季全闻家巨富，财产无数，但此人好杀生，无论猪羊驴牛，尽烹宰，经常养鹰几十对。春夏捕鱼鳖，秋冬猎狐兔，又常和诸家弟子抓鸟雀。用刀把鸟头切下，然后放飞，看谁的飞得远，飞得远的为胜者，飞得近的为负者，这样比赛游戏。季全闻治家也极残忍毒辣。他的婢妾家奴，只要稍有点错误，或者挖心，或者剜眼，残酷到极点。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儿子，有一块皮从上眼皮一直垂到鼻子，还有一块皮从额后直垂到脖颈，好象人戴着帽子似的。生第二个儿子，其牙爪如虎、嘴象鹰嘴。第三个儿子更奇怪，从脖颈到腰有缝，拨开看，可以看到里面的心肺五脏。这三个儿子全是生下来就死了。季全闻有个哥哥，也好养鹰游猎，性格也残忍酷毒，他的妻子所生男孩，脖子上有枷一样的肉，有的象鸟兽鱼鳖，有的无眼无鼻。

当涂民

吴俗，取鲜鱼皆生之，欲食则投之沸汤，偃转移时乃死。天宝八载，当涂有业人取鳝鱼，是春得三头鳝，其子去鳝皮，断其头，燃火将羹之。其鳝则化为蛇，赤文斑斓，长数尺，行趋门外，其子走反顾，余二鳝亦已半为蛇，须臾化毕，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于是一家七人，皆相继死，十余日且尽。当涂令王休愔，以其无人也，命葬之。（出《纪闻》）

【译文】

吴地的习惯，捕到鳝鱼都养起来。想要吃鱼的时候，把鱼放到开水里，等到停止游动时才死。天宝八年，当涂有一打鱼人，当年春天捕到三头鳝鱼，他的儿子剥掉鱼皮，割掉鱼头，点着火要做鱼羹。但那条鳝鱼立刻就变成了一条蛇，红色的花纹斑斓夺目，有几尺长，爬到门外。他的儿子吓得逃开，又回头看的时候，余下那二条鳝鱼也已经半化为蛇，一会儿全都变成蛇，都走了。他的儿子立刻就得了病，第二天就死了。以后一家七口都相继死去，仅十多天全家死净。当涂县县令王休愔，因为看他家已没有别人，命人把他们家的人埋葬了。

张纵

唐泉州晋江县尉张纵者，好啖鲙。忽被病死，心上犹暖，后七日苏。云：初有黄衫吏告云：“王追。”纵随行，寻见王。王问吏：“我追张纵，何故将张纵来，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脍，暂可罚为鱼。”王令纵去作鱼。又曰：“当还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边，推纵入水，化成小鱼，长一才许，日夕增长，至七日，长二尺余。忽见罟师至河所下网，意中甚惧，不觉已入网中，为罟师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须臾闻晋江王丞使人求鱼为鲙，罟师初以小鱼与之，还被杖。复至网所搜索，乃于草下得鲤，持还王家。至前堂，见丞夫人对镜理妆，偏袒一膊。至厨中，被脍人将刀削鳞，初不觉痛，但觉铁冷泓然。寻被剪头，本身遂活。时殿下侍御史李萼左迁晋江尉，正在王家餐鲙，闻纵活，遽往视之。既入，纵迎接其手，谓萼曰：“餐脍饱耶？”萼因问何以得知，纵具言始末，方知所餐之鳞，是纵本身焉。（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泉州晋江县县尉张纵，好吃鱼，有一天突然病死，但心口还是热的。过了七天以后又苏醒了。活了以后他自己说，当初有个穿黄布衫的衙吏告诉张纵：“闫罗王拘你去。”张纵只好跟着他走，不一会儿见到闫王，闫王问那黄衫吏：“我让拘的张纵，不是这个张纵，你怎么错拘了他来？赶快让他走。”闫王身旁有个官吏对闫王说：“这个人好吃鱼，暂时可以惩罚他当鱼。”于是闫王就命令张纵作鱼。还说：以后能恢复本身。张纵就被那个闫王身旁的官吏带到河边，推张纵下水。张纵就变成小鱼，仅一寸多长，每一天都见长，到第七天，已长到二尺多长。这时忽然看见一个打鱼的到河里下网，张纵心里很害怕，但不知不觉已进入网中，被打鱼人捕获。放到船仓里的乱草下面。不一会听到晋江县王丞派人找打鱼人要鱼。打鱼人开始只给他小鱼，被打了一顿，又到放网的地方搜索，便在乱草下得到鲤鱼，拿着回到王家，那鱼到了堂前，看见王丞的夫人对着镜子梳妆，还露着一只胳膊。又被拿到厨房里，被厨师用刀刮了鳞，并不觉得痛，只觉得那刀很冷，不一会又被剪掉头，张纵的原身就活了。当时唐朝殿下侍御史李萼被降职作晋江县尉，正在王家吃鱼。听说张纵活了，就赶来看他，李萼刚到，张纵就起身迎接并拉着他的手对李萼说：“吃鱼吃饱了吗？”李萼觉得奇怪，问他怎么知道这件事，张纵就详细地告诉了他的全部经过。才知道他吃的鱼是张纵变的。

卷第一百三十三　报应三十二（杀生）

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黄敏　陈君棱　王洞微　孙季贞　崔道纪　何泽　岳州人　徐可范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何马子　章邵　韩立善　僧修准　宇文氏　李贞 僧秀荣　毋乾昭　李绍

朱化

洛阳人朱化者，以贩羊为业。唐贞元初，西行抵邠宁，回易其羊。有一人见化谓曰：“君市羊求利，当求丰赡，君见羊之小者，以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货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则利厚也，羊少则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尔知有小羊，我当尽易之。”其人数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杂为群，回归洛阳。行至关下，一夕所易之小羊，尽化为鬼而走。化大骇，莫测其由。明年复往邠宁，见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将执之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尔以小羊回易，我驱至关下，尽化为鬼，得非汝用妖术乎！”其人曰：“尔贩卖群羊，以求厚利，杀害性命，不知纪极，罪已弥天矣。自终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当与群羊执尔而戮之。”言论而灭，化大惊惧，寻死于邠宁焉。（出《奇事》）

【译文】

洛阳人朱化，以贩卖羊为职业。唐朝贞元初年，往西走到邠宁，买了那地方的羊返回。有一人见到朱化对他说：“你买卖羊赚钱，应该想办法多赚钱，但你看到小羊，就认为不可以买，你不知道小羊不久就会变为大羊，从小把它买来，等你卖的时候就大了，这里的利润不是很大吗？你买大羊，一定买得少；买小羊，就会买得很多。羊多，赚的钱也多；羊少，赚的钱也少。”朱化觉得是这么回事，就告诉那个人：你要是知道哪里有小羊，我就全买下。那个人不几天就带一个养羊的主人来了。朱化于是买到小羊一百多头。把大羊和小羊混杂在一起赶回了洛阳。走到洛阳城下，只一个晚上所买的小羊都变成鬼跑了。朱化很害怕，猜不出这是怎么回事。到第二年又去邠宁，看到和他说买小羊的那个人，很生气，就要把他送到官府去治罪。那人说：“我有什么罪？”朱分说：“你劝我买小羊，我赶到洛阳城下的时候，都变成鬼跑了，这难道不是你使的妖术吗？”那人说：“你贩卖羊，想多赚钱，杀生害命，不知收敛，你犯了弥天大罪，到现在还不醒悟，反而对我发怒，我就是鬼，应该和群羊一块儿抓你杀了你。”说完就不见踪影。朱化更加害怕，不久就死在邠宁。

李詹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擢进士第。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缄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矣。复取驴絷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烁，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顷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复苏曰：“某见詹，为地下责其过害物命，詹对以某所为，某即以詹命不可违。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传。’故得以回。”无何，慎思复卒。慎思亦登进士第，时为小谏。（出《玉泉子》）

【译文】

唐朝的李詹，宣宗大中七年在崔瑶主持的考试中进士及第。他平生多方寻找特殊味道的菜肴。每次吃鳖，就绑上它的脚。放到烈日下曝晒，等鳖很渴的时候给它酒喝，然后拿到厨房烹煮，鳖正醉的时候已经被做熟了。又有时把驴拴在庭院里，周围点上火，驴渴得没办法就喝含碱的灰水，洗它的肠胃，然后再拿酒，放入各种调料，再让驴喝，驴未死而被烈火所烤、外边的肉已经熟了。有一天，李詹刚戴上头巾，突然站不住了，倒地而死。不一会，李詹的厨师也死了。过了一天，厨师又苏醒过来，他说：“我看到李詹了，闫王正追责他过分残害动物的生命，李詹对闫王说是我干的，我就说：‘李詹让我干我敢不干吗？’李詹又说：‘我根本不知道那样办，是狄慎思传授给我的。’所以我才免死又回来了。”过不久，狄慎思也死了。狄慎思也是进士及第，当时作小谏。

王公直

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锾。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竭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十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锸坎地，卷蚕数箔瘗焉。明日凌晨，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肉及饼饵贮囊，无他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纲纪鞠之。其欵示：某瘗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尹判差所由监领，就村检埋蚕之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知王公直埋蚕，别无恶迹。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事，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使验死者，则复为腐蚕矣。（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朝咸通庚寅年，洛阳地区饥荒。谷价飞涨，在阴沟里、田梗上到处都有饿死的百姓尸首。到了放蚕的季节，而桑叶大多被虫子吃了，桑叶每斤值一锾。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有个村民叫王公直，有桑树几十棵，特别荫翳茂盛。公宜就和妻子商量说：“饥荒这么重，家中也没有粮食，就是尽力养蚕，也不知后果会怎么样。依我看，不如放弃养蚕，乘着现在桑叶价贵就卖桑叶，这样可以赚钱十万。能积蓄一个月的粮食，就可接上麦秋了，难道不比饿死强吗？”妻子说：“好”。于是他就拿着锹挖了一个坑，卷起那几张蚕子埋了。第二天起早，挑着桑叶到城里的集市上卖掉桑叶，得钱三千文。又在集市上买了个猪腿以及烧饼、菜肴等回家。到了徽安门，门吏见他的口袋里流血，点点滴滴洒了一地，于是就让他停下盘问他。公直说：“我刚才卖了桑叶赚到钱，买了猪腿肉以及烧饼等东西装在口袋里，没有别的什么。”公直请门吏搜查，打开口袋，只见有一个人的左臂，好象刚肢解下来的。于是一群门吏把公直反绑了送到居守衙门。居守命令送交河南府尹正王公凝审理。王公命令人审问，要依法处置。公直招供道：我埋了蚕卖掉桑叶，买肉回家，确实没有杀人。请派人到家里检验。府尹就派差吏所由监管，带公直到村里去检查埋蚕的地方。所由领公直到村里后，先召集邻里和保长，画押签字。大家都说确实知道公直埋蚕，没干别的什么坏事，差吏就同村里的众人及公直到埋蚕的地方一块儿挖坑，却坑里只有箔角上有一个死人，缺一左臂，等把公直口袋里那个左臂拿来附上，正好相合。差吏就带公直到府里去报告，把情况向府尹说了。府尹说：“王公直虽然没有杀人的事。却有坑埋桑蚕之罪，法律上可以饶恕，但情理难容。蚕是天地间的灵虫，是纺纱织布的根本，故意剿杀绝尽，同杀人没有什么两样，应该施以严刑，以兹禁绝凶丑。”遂命人在刑场上用刑杖打死。等到派人再到那埋蚕的坑里验尸，则又变成腐烂的蚕了。

黄敏

江西都校黄敏者，因御寇坠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龟，傅之，月余乃愈。而龟头尚活，龟腹间与髀肉相连而生，敏遂恶之，他日割去。欲下刃，痛楚与己肉无异，不能而止。龟目所视，亦同己所见也。（出《闻奇录》）

【译文】

江西都校黄敏，因为抗击敌寇从马上坠下来，摔断了左大腿，他手下的人迅速地用石头砸碎一只活着的乌龟，给他敷上，一个多月腿就长好了。然而敷在伤腿上的乌龟的头还活着，龟的腹部与黄敏的大腿肉长在一起。黄敏很讨厌它，想把它割掉，刚想下刀，疼痛得象割他自己的肉一样，不能割，只好停止。龟目看到的，与他自己看到的相同。

陈君棱

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鹤陂，陂左村人陈君棱，少小捕鱼为业。后得患，恒被众鱼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鱼网葢之，痛即止。后为村人盗网去，数日间，不胜痛而死。德州刺史邓某曾任考城令，知此事。（出《奇闻录》）

【译文】

曹、宋二州西边有个大鹤陂，在陂左的村庄里有个人叫陈君棱。这人少小时就以捕鱼为职业。后来得了病，觉得经常被很多鱼所咬，痛苦不堪，不知怎么办好。如果用鱼网盖在身上，疼痛就停止了。后来村里人把他的鱼网偷走，几天之间，因为忍受不了痛苦而死。德州刺史姓邓的曾任考城县令。知道这件事。

王洞微

唐汾州景云观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义县，初为小胥，性喜杀，常钓弋渔猎。自弱冠至壮年，凡杀狼狐雉兔，洎鱼鳖飞鸟，计以万数。后为里尹，患病热月余，忽觉室内有禽兽鱼鳖万数，环其榻而噬之，疮痏被身，殆无完肤。中夕之后，其父母兄弟，俱闻洞微卧内，有群鸟啁啾，历然可辨。凡数年，疾益甚，或有谓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迁居景云观。”于是卜日徙居。月余，会群道士修斋授録，是夕洞微瘳。后十年，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汾州的景云观有个道士名叫王洞微。家在孝义县。当初作过小官。此人爱好杀生，常钓鱼打猎，从二十岁到壮年，共计杀死的狼、狐狸、雉鸡、野兔，鱼鳖、飞鸟可达万数。后来当里尹，得了病发烧一个多月，那时他忽然觉得屋里有禽兽鱼鳖一万多只，环绕在他的床前咬他，满身都是伤口，几乎没有一点好的皮肤。半夜之后，他的父母兄弟都听到他的卧室里有群鸟鸣叫的声音，声音清晰。这样过了几年，他的病更重了。有人对洞微的父亲说：“你的儿子病很重，最好让他到景云观去出家。”于是就挑选了一个吉日搬到景云观。在一个多月内，会集很多道士为他修斋授符，洞微的病就好了。十年以后、洞微还是得病死了。

孙季贞

唐孙季贞，陈州人，少好捕网飞走，尤爱啗鸡卵，每每欲食，辄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邻有张生者，亦以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径往孙氏家，称季贞，听（“听”原作“云”，据明抄本改。）其言，实季贞，其形故张生也。张氏之族，即诣官以诉。孙云：“先是吾不当死，以生平多害物命，故为冤债所诉，以食鸡卵过甚，被驱入于空城中，比入则户阖矣。第见满城火灰，既为烧烁，不知所为。东顾，方见城户双启，即奔从之，至则复阖矣。西顾，从之复然。南顾北顾，从之亦然。其苦楚备尝之矣。一旦，王谓季贞曰：‘尔寿未尽，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复还？’主者曰：“‘邻有张某，死才三日，可借此以托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实季贞也。”官不能断。郡牧刘尚书廙，亲呼问之，曰：“宜以平生一事，人无知者以为验。”季贞曰：“某未死前，尝藏佛经两卷于屋瓦，人实无知者。”命探之，存焉，断归孙氏。（出《玉泉子》）

【译文】

唐期的孙季贞，陈州人。少年时就好捕捉飞禽走兽，尤其爱吃鸡蛋，每次要吃鸡蛋，就烧熟了吃。死了已经三年了。邻居有个叫张生的人，也已病死三天。这一天忽然坐起来，能下地走，直奔孙家，自称是孙季贞。听他说的话，确实是季贞，但形体又确实是张生啊。张氏家的人就去官府告状。在官府里，孙季贞说：“以前是我不该死，因为一生杀了很多动物，所以被那些冤魂告了，又因为吃鸡蛋太多，被赶了阴曹的空城里，刚进去，城门就关上了，只见满城灰火，不一会大火通亮闪烁，我也不知道往哪去，往东看，才看见两扇城门都开着，我就跑去想出去，但是等我跑到那里时城门又关上了。再往西看，同东城门一样，往南往北都是一样。烟熏火烤，又累又乏，那苦痛让我尝尽了。一天早晨，闫王对我说：‘你的寿命没尽，然而你死了三年了，怎么复生呢？’这时主簿说‘他的邻居有个张生，死了才三天，可以借尸还魂。’闫王就同意了。现在我实在是孙季贞。”官府不能决断。郡牧尚书刘廙，亲自来问他，然后说：“应该用他平生的一件事，必须是别人不知道的来验证。”季贞就说：…我没死以前，曾把两卷佛经藏在屋瓦下面，别人谁也不知道。”官府命人去探查，果然还在。最后孙季贞判归孙家。

崔道纪

唐前进士崔道纪，及第后，游江淮间。遇酒醉甚，卧于客馆中。其仆使井中汲水，有一鱼随桶而上，仆者得之，以告道纪。道纪喜曰：“鱼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黄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庭中，连呼道纪，使人执捉，宣敕曰：“崔道纪，下士小民，敢杀龙子，官合至宰相，寿命七十，并宜除。”言讫，升天而去。是夜道纪暴卒，时年三十五。（出《录异记》）

【译文】

唐朝前进士崔道纪，考中后，游览于江淮之间。有一次醉得很厉害，躺在客馆里，他的仆人到井里去打水，有一条鱼随着水桶里的水被打上来，仆人得到这条鱼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崔道纪，崔道纪听后很高兴，说：“鱼汤最能解酒，赶快做了。”吃了鱼汤后很长时间，有一个穿黄衣的使臣从天上下来，立在庭院里，连声呼叫崔道纪，并派人把他拉过来，宣布诏命说：“崔道纪，下方土地的小民，意敢杀害龙子，本来官应至宰相，寿命到七十，现应免除。”说完就升天而去。当天晚上，崔道纪暴病身亡，当时三十五岁。

何泽

唐何泽者，容州人也，尝摄广州四会县令。性豪横，唯以饮啖为事，尤嗜鹅鸭。乡胥里正，恒令供纳，常豢养鹅鸭千万头，日加烹杀。泽只有一子，爱怜特甚。尝一日烹双鸡，爨汤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置镬中。一家惊骇，就出之，则与双鸡俱溃烂矣。（出《报应录》）

【译文】

唐朝的何泽，是容州人。曾经当过广州四会县令。性情豪强专横。整天不是吃就是喝，尤其爱吃鹅鸭。乡胥里正，他经常命令他们供纳，在家里经常养鹅鸭上千只，每天都烹杀几只。何泽只有一个儿子，他特别爱怜娇惯。有一天杀了两只鸡，在灶上烧了火等着水开，他的儿子好象有鬼抓似地被扔到锅里，一家人惊吓得不得了，马上捞出来，他儿子已经和那两只鸡都烂熟了。

岳州人

唐咸通中，岳州人有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悉刳其肉，载龟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后归家，忽遍身患疮，楚痛号叫，邻里不忍闻。须得大盆贮水，举体投水中，渐变作龟形。逾年，肉烂腐坠而死。（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咸通年间，岳州有一个村人。他把湖池的水放干了抓鱼，结果抓到了很多龟。把龟肉剖挖干净后，装着龟板到江陵去卖，卖了很多钱。回到家里以后，突然遍身生疮，疼得他大哭大叫，邻居都不忍心听。只有把身体全都泡在一个装满水的大盆里，他的身体渐渐地变成了龟的形状才好些。过了一年，他全身的肉都烂掉而死了。

徐可范

唐内侍徐可范，性好畋猎，杀害甚众。尝取活鳖，凿其甲，以热油注之，谓之鳖堆。又性嗜龍驴，以驴縻绊于一室内，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以烈火，待其渴饮五味汁尽，取其肠胃为馔。前后烹宰，不记其数。后扈从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见群兽鸟雀啄食其肉，痛苦万状。又须于床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乃以罟网葢覆，方暂得睡。以日继夜，常须如此，命将尽，惟一束黑骨而已。（出《报应记》）

【译文】

唐朝的内侍官徐可范，好打猎，杀害鸟兽生灵很多。曾拿来活鳖，把甲凿开，然后用热油浇烫，称之为鳖饼。他又特别爱吃驴肉，作法也特别：把驴拴绑在屋子里，用盆调好五味汁液在驴的前面，在驴的周围点上烈火，等驴渴了把五味汁液喝光，再杀驴取肠胃作菜吃。前后烹宰的驴不计其数。后来随从僖宗到四川得了病，每次睡觉都看见一群鸟兽啄吃他身上的肉，他痛苦万状，必须在他的床下面笼上火，再用油醋等浇他的身体，用鱼网覆盖全身，才能觉得好受些暂时睡一会儿。这样日以继夜，必须经常这样作。等他要死的时候，只剩一把黑骨头了。

建业妇人

近岁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娣姒辈分养蚕，己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矣。（出《搜神记》）

【译文】

近年来建业有一个妇女，背上生一个大肉瘤，大得象斗囊，里面象有很多茧和栗子，走起来能听到声音。她在街市上讨饭，自己说是一个村妇，平常和妯娌们一块儿养蚕，但唯独她养不好，连年亏本，因此她就偷了妯娌的一口袋茧烧了。刚烧完，她的背上就生了疮，逐渐变成这个大瘤。用衣服盖上瘤就觉得弊闷，只有经常露在外面才行，而这肉瘤重得象背个大口袋一样。

广陵男子

广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见马矢，即取食。自云：尝为人饲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检视，见槽中无草，督责之。乃取乌梅并以饲马，马齿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己后因患病，见马矢，辄流涎欲食，食之，与乌梅味正同，了无秽气。（出《稽神录》）

【译文】

广陵有个男子在街市上讨饭。每次见到马粪，就拿过来吃。他自己说：曾经给别人喂马，因为懒，晚上起不来，半夜不能给马上草料，主人家经常亲见检查察视，看到槽中无草，就要训斥他。于是，他就把乌梅和草料混在一起喂马，马的牙被刺痛，就不吃了。最后马竟因此而死。他自己也因这个缘故而得病，看见马粪，就馋得流口水想吃，吃了觉得和乌梅的味是一样的，一点臭味也没有。

何马子

遂州人何马子好食蜂儿，坐罪，令众于市。忽有大蜂数个，螫其面，痛楚叫呼。守者驱而复来，抵暮方绝，如此经旬乃死。（出《儆戒录》）

【译文】

遂州人何马子好吃蜂卵，因为犯罪，令他在当街示众。忽然有几十个大蜂飞来螫他的脸，他痛苦不堪大声呼叫，看守他的人替他驱赶那些蜂，但赶跑了又回来，直到晚上才绝迹。象这样经过十多天他就死了。

章邵

章邵者，恒为商贾，巨有财帛，而终不舍路歧，贪猥诛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为邵之所获。邵便打杀，弃之林中，其鹿母遥见悲号，其声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谋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于大树下憩歇，以伺其父。未间，且寝于树阴中，邵乃不晓是子，但见衣袱在旁，一人熟寐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袱而前行。及天渐晓，见其衣袱，乃知杀者是己子也。嗟乎，章邵凶率如此，报应亦宜然。（出《野人闲话》）

【译文】

章邵，作商人多年，成为巨富，广有钱财。但他仍干些劫路营生，以求不义之财。有一次遇到鹿，鹿因怕人而逃走，而鹿子却被章邵抓获，邵当即打死，丢弃在树林中。那母鹿在很远处看见惨状，悲号不停。当天，邵想谋财害命晚上走。章邵只有一个儿子，年纪刚有二十岁，这儿子就先走一步与父亲拉开一段路程，走着走着就困了，便在路边的大树下歇一会儿，等着父亲来。不多会儿，就睡在树荫里，章邵不知道是自己的儿子，只见衣服包袱在身旁，而那人熟睡不醒。于是就抽出腰刀，对准那人咽喉刺去，抢走了衣服包袱往前走了。等天渐渐亮了，看清了衣服包袱，才知道杀死的是自己的儿子。唉！章邵凶恶残忍到这种地步，报应也是应该的呀！

韩立善

蜀金雁桥，有韩立善者，作钓钩，积有年矣。因食鱼，鲠喉成疮，颔脱而死。（出《儆戒录》）

【译文】

蜀地的金雁桥，有个韩立善，作钓鱼的钩已经很多年了。有一次吃鱼，鱼鲠卡住咽喉，后变成疮。下巴烂掉后死了。

僧修准

蜀郡大慈寺律师修准，虽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蚁子缘栏槛。准怒，伐去竹，尽取蚁子，弃灰火中。准后忽患癣，疮遍头面。医者云蚁漏疮，不可医，后竟终。（出《儆戒录》）

【译文】

蜀郡大慈寺专管戒律的法师修准。虽整天念经拜佛，但性格偏激暴躁。寺的庭院前种着竹子。很多小蚂蚁攀缘直到栏槛。修准看到后很生气，砍去竹子，把那些小蚂蚁收集起来扔到火里烧了。修准后来忽然得了癣疮病，遍头脸都是疮。医生说这是蚁漏疮，不能治，最终死了。

宇文氏

宇文氏，伪蜀之富家也。孀居国之东门，尝闻寝室上有人行，命仆隶升屋视之，获得野狸三头并狸母，宇文氏杀狸母而存其子焉。未期岁，宇文氏适护戎王承丕。丕杀判官郭延钧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狱定罪，赦男女，斩宇文氏。吁，得非杀狸母之所报也。（出《儆戒录》）

【译文】

宇文氏，是伪蜀时的有钱人家。在都城的东门孀居。曾听到她的寝室上有人走步的声音，就让仆奴上房看看，结果抓获了三个小狐狸和一个母狐狸。宇文氏就杀了那母狐狸而把三个小狐狸留下了。还没等到年末，宇文氏嫁给了护戎王承丕，因为承丕杀了判官郭延钧一家，宇文氏和前夫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被下狱定罪。后来放了孩子，宇文氏被斩首。唉！这难道不是她杀母狸的报应吗？

李贞

蜀锦浦坊民李贞家，养狗名黑儿，贞因醉，持斧击杀之。李贞临老，与邻舍恶少白昌祚争竞，昌祚承醉，以斧击贞死焉。时昌祚年十九岁，与杀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儿。冤报显然，不差丝发。（出《儆戒录》）

【译文】

蜀地锦浦坊的百姓李贞家里养了一条狗，名叫黑儿。李贞因为喝醉了酒拿着斧子把狗砍死了。李贞年老时，和邻居一个恶少年白昌祚喝酒时争强好胜，昌祚醉了，拿斧子把李贞砍死了。当时白昌祚十九岁，与李贞杀狗时的年岁正好相同，昌祚的小名叫黑儿。很明显这冤怨相报，竟是不差毫发。

僧秀荣

蜀郡金华寺法师秀荣，院内多松柏，生毛虫，色黄，长三二寸。莫知纪极，秀荣使人扫除埋瘗，或弃于柴积内，僧仁秀取柴煮料，于烈日中晒干，虫死者无数。经月余，秀荣暴卒。金华寺有僧入冥，见秀荣荷铁枷，坐空地烈日中，有万万虫咂噬。僧还魂，备说与仁秀，仁秀大骇。遂患背疮，数日而卒。（出《儆戒录》）

【译文】

蜀郡金华寺有个法师叫秀荣。寺院内种植了很多松柏。生一种毛虫，黄色，有二三寸长。这些毛虫到处乱爬，秀荣就派人扫除埋掉，有些就扔到柴堆里，和尚仁秀取柴煮药料，柴取走了，那些毛虫就在烈日下被晒干，死者无数。经过一个多月，秀荣暴病身亡。金华寺有个僧人入冥府，看见秀荣戴着铁枷，坐在空地的烈日中，有数不清的毛虫咬他。这个僧人还魂后，把看到的详细说给仁秀听，仁秀非常害怕，立刻就得了背疮病，几天就死了。

毋乾昭

蜀人毋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庄收刈，有鹿遭射逐之，惊忙走投乾昭。昭闭于空房中，说与邻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岂宜轻舍。”乃杀之，沽酒炙鹿，共僧饮啖。僧食一块，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呕血，至夕而死。（出《儆戒录》）

【译文】

蜀郡毋乾昭在射洪县有块庄稼地。因为去收割庄稼。正碰上有一只鹿被人射了一箭并有人追赶，那鹿在惊慌之际跑到乾昭处，乾昭就把它关在空房子里。后来把这件事说给邻居有个叫法惠的和尚，法惠听完笑着说：“天送给的食物，怎么能轻易舍掉呢？”于是就杀了鹿，买酒烤鹿肉，乾昭与法惠同饮同喝。法惠和尚刚吃一块鹿肉，忽然大叫有刀割他的心。然后呕血，当天晚上就死了。

李绍

蜀民李绍好食犬，前后杀犬数百千头。尝得一黑犬，绍怜之，蓄养颇厚。绍因醉夜归，犬迎门号吠，绍怒，取斧击犬。有儿子自内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骇，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绍后得病，作狗嗥而死。（出《儆戒录》）

【译文】

蜀郡百姓李绍好吃狗肉。他前后杀狗数百千头。曾得到一黑犬，李绍很爱怜它，并饲养起来。有一次李绍因醉很晚才回来，那黑犬迎门号吠，绍很生气，找到斧子要砍那犬。这时他的儿子从里面出来，斧子正中其头，当即就死了。一家人惊慌害怕，要捕那黑狗，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李绍后来得了病，象狗叫一样而死去。

卷第一百三十四　报应三十三（宿业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韦庆植　赵太　李信　谢氏　王珍　王会师　解奉先　童安玗 刘自然　李明府　刘钥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审言

竹永通

隋并州盂县竹永通，曾贷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还。索之，云：“还讫。”遂于佛堂誓言云：“若实未还，当与寺家作牛。”此人死后，寺家生一黄犊，足有白文，后渐分明，乃是竹永通字。乡人渐知，观者日数千。此家已知，遂用粟百石，于寺赎牛，别立一屋，事之如生。仍为造像写经，月余遂死。（出《异录》）

【译文】

隋朝时并州盂县有个叫竹永通的人，曾经向寺院里借了六十石粮食，许多年了不还给寺院。后来寺院向他讨粮，他却说已经偿还了。于是就在佛堂前发誓说：“我如果当真没有偿还，那么，我来生当给寺院做牛。”这个人死了以后，寺院里的一头母牛就生下了一头小牛犊。这头小牛犊的脚上有白色的花文，后来渐渐看清楚了，原来却是“竹永通”三个字。这件事渐渐地被乡里的人知道了，每天都有好几千人来观看这头小牛犊。竹永通家里的人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就用一百石粮食把这头牛犊买了回来，另外盖了一间房子，就象竹永通活着一样，精心地喂养着这牛犊。又造佛像，写经文，给竹永通祈祷免罪。结果一个多月后，这头牛犊就死了。

宜城民

隋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并皆勤事生业。其第二弟名迁，交游恶友，不事生活。母尝取钱，欲令市买，且置床上。母向舍后，迁从外来，入堂不见人，便偷钱去。母还，觅钱不得，遂勘合家良贱，并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后年迁亡，其家猪生一狘子，八月社至，卖与远村社家，遂托梦于妇曰：“我是汝夫，为盗取婆钱，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猪来偿债，将卖与社家，缚我欲杀。汝是我妇，何忍不语男女赎我。”妇初梦，忽寤，仍未信之。复眠，其梦如初，因起报姑。姑曰：“吾梦亦如之。”迟明，令兄赍钱诣社官，收赎之，后二年方死。长安弘法寺静琳师，是迁之邻里，亲见其猪，尝话其事焉。（出《法苑珠林》）

【译文】

隋朝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面的一个村里，有个百姓家姓皇甫。那家有弟兄四个，老大和老三、老四都勤勤恳恳地从事劳动持家过日子。只有名叫迁的老二，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不务正业。有一次，他的母亲拿出钱来，想叫人去集市上买些东西，将钱放在床上。他母亲这时去了后院，老二从外面回来。他进屋后看见没有人在屋，就偷着把钱拿了出去。他的母亲回来后，发现床上的钱不见了，就把全家人都召集起来查问。大家都说不知道。母亲非常生气，就把大家狠狠地鞭打了一顿，全家大小都怨气冲天。到了后年，叫迁的老二死了，他们家养的一头母猪产下了一头猪崽。八月的社日到了，家人就将这头猪崽卖给了远村的一个社官的家里。就在这天晚上，叫迁的老二就给他的妻子托梦说：“我是你的丈夫，因为偷了你婆婆的钱，使全家人都跟着受了冤枉，挨了鞭打。现在我托生猪来偿还这笔债。可是你们却把我卖给了社官的家里。明日社日，他把我捆绑起来，想要杀了我用来祭祀。你是我的妻子，怎么忍心不告诉家里的人，叫他们把我赎回来。”他的妻子刚刚做了这个梦，就忽然吓醒了，还有些不信，就又睡着了。接着又做了一个和刚才一样的梦。因此就起来把梦中的情景告诉了婆婆。婆婆说：“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天还没亮，婆婆就叫皇南迁的哥哥拿着钱，到社官家里，把卖出去的猪又买了回来。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年那头猪才死。长安弘法寺静琳师父，是皇甫迁的邻居，他亲眼看过那头猪，所以曾经说起这件事。

韦庆植

唐贞观中，魏王府长史韦庆植有女先亡，韦夫妇痛惜之。后二年，庆植将聚亲宾客，备食，家人买得羊，未杀。夜，庆植妻梦见亡女，着青练裙白衫，头发上有一双玉钗，是平生所服者，来见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语父母，坐此业报，今受羊身，来偿父母命。明旦当见杀，青羊白头者是，特愿慈恩，垂乞性命。”母惊寤，旦而自往观，果有青羊，项膊皆白，头侧有两条白，相当如玉钗形。母对之悲泣，止家人勿杀，待庆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许杀青羊。”植怒，即令杀之。宰夫悬羊欲杀，宾客数人已至，乃见悬一女子，容貌端正，诉客曰：“是韦长史女，乞救命。”客等惊愕，止宰夫。宰夫惧植怒，但见羊鸣，遂杀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问之，客具以言。庆植悲痛发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贞观年间，魏王府长史韦庆植有个女儿死了，韦庆植夫妇二人非常悲痛惋惜。二年后，韦庆植要把亲朋好友请到家里做客，准备了饭菜，手下的人还买了一只羊。羊还没等杀，就在这天夜里，韦庆植的妻子梦见了死去的女儿，穿着青色的柔软的丝裙和洁白的上衣，头发上戴着一双玉钗，是平时她所喜欢佩带的。只见女儿来到她的面前哭泣着说：“女儿活着的时候，使用家里的东西，没有跟父母说就偷着拿走了，所以遭了这样的报应。现在我变成了羊，来偿还父母的债。明天天亮我就要被杀掉了，那只青色身子白头的羊就是我。今天特来向母亲请求，希母亲能慈悲、开恩，可怜女儿，救我一命。”母亲吃惊地醒来，天亮就亲自去看那只羊，果然是一头青羊、脖子往上全是白色的毛。头的两边还有两条白道，就和玉钗的形状相似。母亲对着那只羊悲痛地哭了，阻止家人不要杀那只羊，等着韦庆植回来说明情由，好把这只羊放了。不一会，庆植就来了，催着厨师赶快准备好饭菜，厨师告诉他说：“夫人不允许杀那只羊。”庆植大怒，就命令宰夫赶紧把羊杀了。宰夫就把羊吊了起来准备要杀，这时就有不少的宾客已经到了。就看见吊着的是一个女子，长得很端正。向客人诉说：“我是韦长史的女儿，乞求你们救我一命。”客人们都十分惊讶，制止宰夫不要杀羊，可是宰夫害怕庆植发怒，只听见羊的叫声，并没有听见说什么话，于是就把羊杀死了。过了一会，饭菜都摆在了桌上，可是宾客们坐在哪里谁都不吃。庆植非常奇怪，就问他们不吃的原因，宾客们就把刚才的事全都说了。庆植听后悲痛欲绝就得了重病，一病就再没有起来。京城里的士大夫阶层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

赵太

唐长安市里风俗，每岁至元日已后，递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生赵太，次当设之。有客先到，勿后，见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系颈，属于碓柱，泣泪谓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时，盗父母钱，欲买脂粉，未及而死。其钱今在舍厨内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盗之，坐此得罪，今当偿父母命。”言毕，化为青羊白头。客惊告主人，主人问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于厨壁取得钱，似久安处。于是送羊僧寺，合门不复食肉。（出《法苑珠林》）

【译文】

在唐朝长安市里有一秒风俗，每年的元旦这天以后，亲朋们都要轮流请客，人们把这种习俗叫做“传坐”。有一天，东市有个笔生，叫赵太，轮到他设宴请客了。有的客人先到了。看见他家北边窗户后面的石臼上，有一个小女孩，年纪有十三四岁，穿着青色的上衣，戴着白色的帽子。用一条绳子紧紧地勒着脖子，绑在石臼的架柱子上，哭泣着对来客说：“我是这家主人的女儿。过去没死的时候，偷了父母的钱，想要买脂粉，可是没有来得及买就死了。那钱现在还在我家厨房里西北角的墙壁中。虽然我没有花，可是我已经是把钱偷了出来，做了这种事，就有罪，现在就应当偿还父母的这笔债。”说完，就变成了一只白头的青羊。客人惊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主人问清楚了那女童长的模样，正是自己的女儿，她已经死了二年了。于是主人就在厨房的墙壁中找到了钱，象是放在那里很长时间了。于是主人就把羊送到了寺院里，全家人从此也不再吃肉了。

李信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县之太平里人也，身为隆政府卫士。至显庆年冬，随例往朔州赴审，乘赤草马一匹，并将草驹。是时岁晚凝阴，风雪严厚，行十数里，马遂不进。信以程期逼促，挝之数十下。马遂作人语，语信曰：“我是汝母，为生平避汝父，将石余米与女，故获此报，此驹即是汝妹也。以力偿债向了，汝复何苦敦逼如是！”信闻之，惊愕流涕，不能自胜。乃拜谢之，躬弛鞍辔，谓曰：“若是信母，当自行归家。”马遂前行，信负鞍辔，随之至家。信兄弟等见之，悲哀相对，别为厂枥养饲，有同事母，屈僧营斋，合门莫不精进。乡闾道俗，咸叹异之。时工部侍郎孙无隐，岐州司司法张金庭为丁艰在家，闻而奇之，故就信家顾访，见马犹在，问其由委，并如所传。（出《冥报拾遗》）

【译文】

唐朝有个居士叫李信，他是并州文水县太平里的人。在隆政府担任卫士。到了显庆年的冬天，随着主管去朔州赴审，他骑了一匹红色的马，还带着它的小马驹。这时正是年末，凝云蔽日，风大雪厚，天寒地冻。走了十多里路，马就不能走了。李信因为路程需要的时间很紧，就连打了这匹马几十下，马就象人似的说起话来。马告诉李信说：“我是你的母亲，因一生中背着你父亲，把一石多米给了我的女儿，所以得到了这样的报应。这个小马驹就是你的妹妹。我们凭着力气来偿还过去的债，你又为什么这样的逼迫我们。”李信听了这些话，惊讶的流下了眼泪。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就下拜谢罪，并放松了鞍辔，对马说：“如果是我的母亲，就应当自己回家。”马于是就向前走，李信背着鞍辔，跟着马到了家里。李信的兄弟门看见了马，都悲痛哀伤的互相看着，并另外盖了一个马棚，把马饲养起来，就象侍奉母亲一样。他们又请来和尚烧香念佛，大搞斋戒。全家没有一个不精诚向佛的。乡里的人们听说这件事，都非常感叹。这时工部侍郎孙元隐和岐州司司法张金庭都因为父母亡故在家里服丧，听说了这事都感到奇怪，所以就去李信家看望访问，看见那马还在。问李信事情的经过，就象人们传说的一样。

谢氏

唐雍州万年县阎村，即灞渭之间也。有妇女谢，适周县元氏，有女适回龙村人来阿照。谢氏永徽末亡，龙朔元年八月，托梦于来氏女曰：“我生时酤酒，小作升，乃取价太多，量酒复少，今坐此罪，子北山下人家为牛。近被卖与法界寺夏侯师，今将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乃寤，其女涕泣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问尼，尼报云：“有夏侯师是实。”女即就寺访之，云：“近于北山下买得一牛，见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请，，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余人，必陆梁抵触。见其女至，乃舐其遍体，又流泪焉。女即是就夏侯师赎之，乃随其女去。今现在阿照家养饲，女常为阿娘承奉不阙。京师王侯妃媵，多令召视，竞施财物。（出《冥报记》）

【译文】

唐朝雍州万年县阎村，在灞水和渭水之间。村里有个妇女姓谢，嫁到了周县一个姓元的家里。她的女儿嫁给了回龙村一个叫来阿照的人。谢氏在永徽末年死了。龙朔元年的八月，她托梦给女儿来氏说：“我活着的时候卖酒，用小的量酒器具卖，收人家的钱太多而给的酒太少，现在我犯了这样的罪，所以在北山下的一个人家里托生为牛。最近又被卖给了法界寺夏侯师傅，现在他将要把我带到城南耕种稻田，非常辛苦。”等醒后，谢氏的女儿就哭泣着对丈夫阿照说了这件事。到了龙朔二年正月的一天，有一个法界寺的尼姑来到阿照的村子里，谢氏的女儿就向尼姑打听，尼姑告诉她说：“法界寺确实有个夏侯师傅。”谢氏的女儿就去寺里探访他。夏侯师傅说：“最近在北山下买到了一头牛，现在正在城南耕地”。谢氏的女儿哭着请求要去看看，寺中的尼姑就派人把她送到了城南地里，这头牛平常只有一个人能驯服它，如果遇见别的人，一定反抗冲撞乱蹦乱跳。但是看见女儿来了，就用舌头遍舐她的全身，并且还流下了眼泪。就这样谢氏的女儿找到了夏侯师傅买回了那头牛。牛就跟着它女儿去了。现在在阿照家里饲养着。谢氏的女儿侍奉这个变成了牛的母亲，十分尽心，什么也不缺。京师里的王侯嫔妃，常叫人召来看她，竞相施舍财物给予帮助。

王珍

唐定州安嘉县人王珍，能金银作。曾与寺家造功德，得娟五百疋，同作人私费十疋，王珍不知。此人死，后（“后”原作“从”，据明抄本改。）王家有礼事，买羊未杀间，其羊频跪无数，珍已怪之。夜系于柱，珍将寝，有人扣房门甚急，看之无所见。珍复卧，又闻之，起看还无所见，怪之。遂开门卧，未睡，见一人云：“昔日与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绢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将杀之，叩头乞命。”再三恳苦，言讫，出房门，即变作羊。王珍妹于别所，见此人叩头，一如珍所见，遂放羊作长生。珍及妹家即断食肉，珍以咸亨五年，入海运，船上无菜，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餐空饭而已。（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朝定州安嘉县里，有个叫王珍的人，他能做金银活计。曾经给寺院里做些涂金抹银的活，得到了五百疋的绢。和他一起做活的人，私下里用了十疋绢。王珍却不知道。这个人已死了。后来王珍家里要办事情，就买了一只羊准备待客，还没等杀，那羊见了王珍就连连下跪无数。王珍感到非常奇怪，晚上把它绑在柱子上。王珍准备睡觉，就听见有急促的叩门声，起来一看，什么也没有看见。王珍又重新躺下，又听到有叩门的声音。起来一看，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王珍认为很奇怪，就把门开着躺下了。还没睡，就看见一个人对他说：“过去我和你在寺院里一起做活，偷了十疋绢自己用了，你却不知道。现在我已经托生了一只羊，你就要杀了我来款待客人，我向你磕头请求饶命。”再三的苦苦地恳求，说完就走出了房门，即刻变成了一只羊。王珍的妹妹住在别的屋子里，也看见这个人磕头恳求，就象王珍所看见的一样。于是就把羊放了生，从此王珍和妹妹都不吃肉了。王珍在咸亨五年，到海上搞运输，船上没有菜吃，人们都吃肉，王珍却不吃。只是光吃饭罢了。

王会师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会师者，母亡，服制已毕，其家乃产一青黄牝狗。会师妻为其盗食，乃以杖击之数下，狗遂作人语曰：“我是汝姑，新妇杖我大错。我为严酷家人过甚，遂得此报。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会闻而涕泣，抱以归家，而复还去，凡经四五。会师见其意正（正明抄本作“坚”。）乃于市北己店大墙后，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观者极众，投饼与者，不可胜数。此犬恒不离此舍，过斋时即不食。经一二岁，莫知所之。（出《法苑珠林》）

唐朝京都西市北店，有个叫王会师的人，母亲死了，丧期已完，他家的母狗就产下了一条青黄色的小母狗，会师的妻子因为小狗偷吃东西，就用木棒打了它几下。小狗就象人说话那样告诉她说：“我是你的婆婆，你这做媳妇的用木杖打我是非常错误的。我因为严厉残酷，虐待家人特别过火，才得到这样的报应。现在既然被你所打，我羞愧留在你家。”说完就走了。会师听说了这件事，痛哭流涕，他把小狗抱回了家。可是小狗又走了。就这样的共有四五次。会师看那狗一定要离开这里，就在市北自己开的店铺的大墙后面，造了个小屋，把小狗安放到了那里，每天都给小狗送饭吃。市里的人以及路过的行人，去观看的特别多，给狗扔食品吃的人数也数不尽。这条狗总也不离开这个小屋。每当斋戒之日，它就不吃东西。就这样经过了一二年的时间。后来没有人能知道这条狗那里去了。

解奉先

洛阳画工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像壁，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功直已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奉先卒，卒后，王家牸牛产一騂犊，有白毛于背，曰“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焉。（出《国史纂异》）

【译文】

洛阳有个画工叫解奉先，他给嗣江姓王的家里画壁像，没等画完就逃走了。等被抓住了，他却胡乱说：“作工的工时和你给的工钱正合适。”于是就在象前发誓说：“我如果是违背良心，死后愿做你家的牛。”一年多，奉先就死了。他死了以后，王家的母牛就产下了一头红色的小牛，在背上还长有白毛，像“解奉先”的字形。观看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就象市场一样热闹。

童安玗

唐大中末，信州贵溪县乳口镇有童安玗者，乡里富人也。初甚贫窭，与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尝假借钱六七万，即以经贩，安玗后遂丰富。及珙征所借钱，安玗拒讳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玗背惠忘义，借钱不还，倘神理难诬，愿安玗死后作牛，以偿某。”词甚恳苦，安玗亦绐言曰：“某若实负郭珙钱，愿死作一白牛，以偿珙债。”未逾月，安玗死。死后半年，珙家牸牛，，生一白牯犊，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玗”，历历然。远迩闻之，观者云集。珙遣人告报安玗妻，玗妻子并亲属等往视之，大以为耻，厚纳金帛，请收赎之。郭珙愤其欺负，终不允许，以牛母并犊，别栏喂饲。安玗家率童仆，持白梃劫取。珙多置人守御，竟不能获。（出《报应录》）

【译文】

唐室宗大中末年，信州贵溪县乳口镇有个叫童安玗的，是乡里有钱的人。当初很贫困，和同乡人郭珙要好，郭珙曾经借给他六七万钱。他就用这些钱来经营贩卖。后来，他就成了乡里的富翁了。可是等郭珙向他讨要所借的那笔钱的时候，安玗不承认，拒绝给郭，郭珙气愤地烧香对天祷告说：“童安玗，忘恩负义，借钱不还。倘若上天有灵，希望安玗死后变成牛，来偿还我的债。”言词特别虔诚恳切。安玗也用欺诈的言词说：“我如果真的欠郭珙的钱，愿死后变成一头白牛来偿还郭珙的债。”没过一个月，安玗就死了。他死后半年，郭珙家里的母牛产下了一头白色的小公牛。小牛的左肋下长着黑色的毛，清清楚楚地形成了“童安玗”三个字。远近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成群结队地跑来观看。郭珙派人告诉了安玗的妻子，他的妻子、孩子以及亲属们都前去看视，感到特别耻辱，愿用很高的价钱请求买回这头牛。郭珙记恨安玗对他的欺骗，没有答应。就把母牛和小牛养在另一个牛栏里。这时安玗家带着仆人，拿着木棍来抢劫。郭珙就安排了很多人看守抵御。最终安玗家没有获得这头牛。

刘自然

唐天佑中，秦州有刘自然者，主管义军桉。因连帅李继宗点乡兵捍蜀，成纪县百姓黄知感者，妻有美发，自然欲之，谓知感曰：“能致妻发，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质托于君，发有再生，人死永诀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发何为焉？”言讫，揽发剪之，知感深怀痛愍，既迫于差点，遂献于刘。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寻殁于金沙之阵，黄妻昼夜祷天号诉。是岁，自然亦亡。后黄家牝驴，忽产一驹，左胁下有字，云“刘自然”。邑人传之，遂达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识认，刘自然长子曰：“某父平生好饮酒食肉，若能饮啖，即是某父也。”驴遂饮酒数升，啖肉数脔，食毕，奋迅长鸣，泪下数行。刘子请备百千赎之，黄妻不纳，日加鞭捶，曰：“犹足以报吾夫也。”后经丧乱，不知所终，刘子竟惭憾而死。（出《儆戒录》）

【译文】

唐昭宗天佑年间，秦州有个叫刘自然的人，主管义军案卷文书。因为连帅李继宗要招集乡兵保卫四川，成纪县的老百姓，有个叫黄知感的，他的妻子长了一头的秀发，刘自然就想要它。他对黄知感说：“如果你能把妻子的头发拿来，我就免除你去当乡兵。”知感将此事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说：“我把自己微弱的身体都托付给你了，头发剪去还可以长出来，人如果死了，就永远不能再见了，你如果去南边打仗不能回来，我的头发再秀美又有什么用呢？”说完，就搂起头发用剪刀把头发剪了下来，知感心里十分的痛悔和忧愁，又被征兵所逼迫，就只好将头发献给了刘自然。但是知感最终也没有免除彼征召，只好去当了乡兵。不久就在金沙之战中死去了。他的妻子昼夜对着天祷告，号哭着向苍天诉说此事。这一年，刘自然也死了。后来黄家的一头母驴生下了一个驴驹，在左肋下写着字。是“刘自然”。城里的人们把这件事传扬开去。于是被郡守知道了，郡守就把刘自然的妻子和孩子叫来辨认。刘自然的大儿子说：“我父亲一生喜欢喝酒吃肉，如果它能够饮酒吃肉，就是我的父亲。”郡守让人搬来了酒肉，结果那驴驹喝了好几升酒，吃了好多块肉。吃完，就兴奋得鸣叫起来，然后又流下了几行眼泪。刘自然的儿子准备了百千钱请求买回这头小驴，但黄知感的妻子却不接受这个要求，并且每天用鞭子抽打它，说：“这足可以给我丈夫报仇了。”后来经过丧乱，也就不知道这头驴的下落了。刘自然的儿子后来也因惭愧遗憾而死了。

李明府

唐前火井县令（“令”字原阙，据明抄本、黄本补。）李明府，经过本县，馆于押司录事私第。主人将设酒馔，欲刲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李明府梦一素衣妇人将二子拜明府乞命，词甚哀切，李不测其由，云：“某不曾杀人。”妇人哀祈不已。李睡觉，思惟无端倪，又寝，复梦前妇人乞命，称“某命在须臾，忍不救也。”李竟不谕其意，但惊怛不已。再寝，又梦前妇人曰：“长官终不能相救，某已死讫，然亦偿债了。某前身即押司录事妻，有女仆方妊，身怀二子，时某嫉妒，因笞杀之，绐夫云：‘女仆盗金钗并盒子，拷讯致毙。’今获此报，然已还其冤债。其金钗并盒子，在堂西拱枓内。为某告于主人，请不食其肉，为作功德。”李惊起，召主人诘曰：“君刲一白羊耶？有双羔否？”曰：“是。”具话夜来之梦，更叹异。及寻拱枓内，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为作功德追荐焉。（出《报应录》）

【译文】

唐朝前火井县令李明府，经过本县，住在押司录事的私宅里。主人准备拿酒食招待他，想要杀一头白羊。这头羊正怀了胎，那天晚上，李明府就梦见了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妇女带着两个小孩，跪拜在他的面前请求救命。说得非常悲哀恳切。李明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说：“我不曾杀过人。”那个妇人仍然苦苦地哀求，李明府从梦中醒来，想了一想，没有头绪，就又睡着了。接着又梦见了先前梦见的那个妇人乞求救命。并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你怎么忍心不救我呢？”李时府竟然不明白她的意思。只是惊怕悲苦得不得了。接着就又睡着了。又梦见那个妇人说：“长官，你最终不能救我了，我已经死了，这样也算我偿还欠债了。我的前身是押司录事的妻子，有个女佣人有了孕是双胎，当时我很嫉妒她，就用竹板子把她打死了。我欺骗我的丈夫说：‘女佣人偷了金钗和盒子，我拷打讯问她，将她打死了。’现在我得到了这样的报应，也算还清了她的冤枉债。那金钗和盒子在堂的拱枓里，替我告诉主人，请求不要吃我的肉，这也算是很大的功德。”李明府被吓醒了，把主人叫来追问说：“你杀了一只白羊吗？有没有两个羊羔。”主人说：“是杀了一只白羊，从肚里取出了两个羊焦。”这时李明府就把晚上做梦的事全都告诉了主人。大家都非常感叹并惊异。等到拱枓里一找，果然在那里找到了金钗和盒子，于是就把羊给埋掉了，并作道场来追荐。

刘钥匙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邻家有殷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倍数极广。既偿之未毕，即以年系利，略无期限，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负债者怨之不已。后“钥匙”死，彼家生一犊，有钥匙姓名，在膁肋之间，如毫墨书出。乃为债家鞭棰使役，无完肤，“钥匙”妻男广，以重货购赎之，置于堂室之内，事之如生。及毙，则棺敛葬之于野，葢与刘自然之事仿佛矣。此则报应之道，其不诬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陇右水门村，有个开店的人叫刘钥匙，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以放高利贷为业。家里积累千金。很能钻营，关于聚集一些难得的货物，搜取民间的资财，就好象拿着钥匙打开人家的箱子和钱匣，来盗取珠宝珍品一样方便，所以就有了钥匙的称号。他的邻居有个很有钱的人，被刘钥匙所迷惑，就借了他的钱，多少年来他也不提起这件事。忽然有一天，钥匙拿着借债的凭据向此人讨债，结果比原来借的钱数增加了好几倍。一时还不完就以年计算利息，无限期地继续盘剥，终于把所有的资财和物产都归给了刘钥匙。借债的人怨恨得不得了。后来刘钥匙死了，借债那家养的母牛生下了一个牛犊，在膁骨和肋骨之间有刘钥匙的姓名，就象用笔墨写上的一样，被债家用鞭打使役的没有完整的皮肤。钥匙的妻子和儿子刘广，拿很多的钱把它买了回来，放在屋里，象刘钥匙活着那样精心地喂养着。等到死了，就装了棺材埋葬在荒野之中。这个故事和刘自然的故事差不多，也是因果报应的道理，决不是瞎说。

上公

宜春郡东安仁镇有齐觉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余，门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乎为“上公”，不记其法名也。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梦见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辞而去，云：“只欠寺内钱八百。”上公觉而异之，遂自取笔写于寝壁，同住僧徒亦无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后，常住有老牸牛一头，无故而死，主事僧于街市鬻之，只酬钱八百。如是数处，不移前价。主事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货之，屠都数辈，皆酬价八百。上公叹曰：“偿债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寝所，读壁上所题处，无不嗟叹。（出《玉堂闲话》）

【译文】

宜春郡东安仁镇有座齐觉寺，寺内有个老和尚已经九十多岁了。他的门人弟子有一两代，因此不管是僧家还是俗家，都称呼他是“上公”，不记得他的法名了。寺院在常住有庄田，繁殖了不少牲畜。上公有一天晚上梦见了一个老太婆，穿着青布的衣服，向他拜了一拜，就告辞而去了。临走还说：“只欠寺院八百钱。”上公醒来，认为此事很奇怪，就拿起笔把这件事写在卧室的墙壁上。和他住在一起的徒弟们，也都不知道这件事。没过三五天，常住庄田有一头老母牛不知什么原因死了，管事的和尚就到街上把它卖了。买主只给八百钱，因此去了好多地方，都给这个价钱。管事的和尚就将这种情况全都回报了上公说：“常住的牛死了，想把它卖掉，屠户很多，全都给八百钱。”上公叹息说：“偿还了欠债就足够了。”于是就叫管事的和尚进到他的卧室，读了他在墙壁上所写的字，读后都感叹万分。

施汴

庐州营田吏施汴，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退为其耕夫，不能自理。数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数寸，既长，稍斑驳，不逾年，成“施汴”字，点画无缺。道士邵修默，亲见之。（出《稽神录》）

【译文】

卢州营田吏施汴，曾经依仗势力夺取老百姓的田地好几十顷，田主生活没有着落，只好给他当长工。过了几年施汴死了。那田主的家里的母牛生下了一头小牛，肚子底下长着白毛，有几寸见方。等长大以后就出现了杂色的毛，不到一年的时间，竟变成了“施汴”两个字，一笔一划都不缺。有个叫邵修默的道士亲眼看见过。

公乘通

渚宫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隐匿，人或难知。死后，湖南民家生一黑驴驹，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孙闻之怀耻，竟不能寻赎，江陵人知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渚宫有个居民叫公乘通的，一生隐藏奸邪，所以人们很难知道。他死了以后，湖南有个老百姓的家里就生了一头黑色的驴驹，它身上长了些白毛显示“荆南公乘通”几个字。公乘通的子孙们听说了这件事，感到非常的耻辱。可是竟然没能寻找到那头驴驹把它买回来。江陵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

僧审言

云顶山慈云寺，四方归辏，供食者甚厚。寺主僧审言，性贪鄙，欺隐本寺施财，饮酒食肉，畜养妻子，无所不为。僧众稍孤洁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笃，自言见空中绳悬一石臼，有鼠啮之，绳断，正中其心，大叫气绝。久而复苏，如此数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犊，腹下分明有“审言”二字。（出《儆戒录》）

【译文】

云顶山有个慈云寺，四面八方的人都到这里进香，供奉寺院东西的人特别多。寺院里的主持叫审言，他生性贪婪卑鄙，欺骗隐藏人们施舍给寺院的财物，每日喝酒吃肉，还娶老婆、生儿子，真是无所不为。和尚当中如果有稍稍的孤傲和洁身自好的人，一定要遭到他的欺凌和侮辱。有一天的早晨，他突然得了重病，自己说看见空中有一条绳子上吊着一个石臼，有个老鼠咬那根绳子，绳子断了，石臼落下正好打在他的心口上，他大叫了一声就断了气。很长时间又苏醒过来。象这样的有几十回，最后才死了。过了一年，寺院下边的村子里有一头牛，生了一个小牛犊，肚子下面清清楚楚的有“审言”两个字。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征应一（帝王休征）

帝尧　周武王　越王　临洮长人　汉高祖　陆贾　汉元后　后汉章帝　吴大帝 魏明帝　晋司马氏　白燕　晋武帝　晋惠帝　晋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齐太祖　北齐神武　后周太祖　陈高祖　隋文帝　隋炀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齐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别驾　金蜗牛

帝尧

秦始皇时，宛渠国之民，乘螺舟而至，云：“臣国去轩辕之丘十万里，臣国先圣，见冀州有黑风，应出圣人，果庆都生尧。”（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秦始皇的时候，宛渠国的一个老百姓，乘坐着一只能在水底潜行的螺旋形的船来了。他说：“我国距离轩辕黄帝的墓地有十万多里，我国很早很早以前的圣人就看见冀州有黑风，他就断定冀州应当出现圣人，果然在庆都出现了尧。”

周武王

纣之昏乱，欲杀诸侯，使飞廉、恶来诛戮贤良，取其宝器，埋于琼台之下。使飞廉等于所近之国，侯服之内，使烽燧相续。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与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神人愤怨，时有朱鸟衔火，如星之照耀，以乱烽燧之光，纣木德将灭，水祚方盛。”文皆大篆，记殷之世历已尽，而姬之圣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二分归周。乃元元之类，嗟殷亡之晚，恨周来之迟。（出《拾遗录》）

【译文】

殷纣王昏庸无道，想要杀掉各国的诸侯，于是就派飞廉、恶来去诛杀了许多贤臣忠良。夺取了他们的宝器，把它埋藏在琼台下面。又派飞廉等人到附近的各国下令，让各诸侯国之间的烽火台接连相望。纣王登上烽火台来观望烽火所在的地方，发现哪个诸侯国有情况，就和他的军队前去攻打那个国家。杀掉他的国君、囚禁他的百姓，收留他的歌妓美女，并且任意地奸淫虐待。纣王的暴行使神仙都愤怒怨恨了，当时就有一只红色的鸟，嘴里衔着火，好象是星星的光照耀着一样，象烽火火光，于是纣王就迷惑不解，就令各国息灭了他们的烽火。等到武王讨伐的时候，有个樵夫和放牧的儿童在树上找鸟窝，发现了一个红色的玉玺。玉玺上面写道：“殷朝将要灭亡，而周朝将要昌盛。”文字全是用大篆写成的。记载着：“殷朝的历史已经完了，而姬姓圣明贤德，正兴隆，因此三份天下，而二份应归于周。”于是老百姓们都叹息殷朝灭亡的晚了，遗憾周朝来的太迟了。

越王

越王入吴国，有丹鸟夹王飞，故句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瑞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越王进入吴国时，有个红色的鸟跟随着他来回地飞，所以越王勾践就灭了吴国而称了霸，于是越王就建起了一个望鸟台，说这红鸟是吉祥之物。

临洮长人

秦始皇时，长人十二见于临洮，皆夷服。于是铸铜为十二枚，以写之。盖汉十二帝之瑞也。（出《小说》）

【译文】

秦始皇的时候，在临洮发现了十二个长人，他们都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秦始皇于是就铸了十二枚铜像，都是模仿着十二个长人的样子制成的。大概这就是汉朝十二个皇帝的吉祥之兆吧。

汉高祖

荥阳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汉高祖曾避项羽于此井，为双鸠所救。”故俗语云：汉祖避时难，隐身厄井间，双鸠集其上，谁知下有人。汉朝每正旦，辄放双鸠，起于此。（出《小说》）

【译文】

荥阳南面的原野上有一口破旧的井，当地的老人说：“汉高祖曾经在这个井里躲避过项羽，被两只鸠鸟救了。”所以世上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汉高祖当时避战乱，躲藏在破井里，有两只鸠鸟落在井上面，谁知道井下面还有人呢。以后汉朝每年正月的第一天，就要放两只鸠鸟就是从这开始的。

陆贾

樊将军哙问于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陆贾应之曰：“有。夫目瞤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午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曰：“目瞤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午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宝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天命无信，不可以力取也。”（出《小说》）

【译文】

将军樊哙问陆贾说：“从古到今，人们都说做皇帝的人是上天授给他们以重任，还说事先都有吉祥的征兆，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陆贾回答说：“确实有”。接着又说：“眼睛如果跳，就要有美酒佳肴；灯如果冒火花，就能得到钱财；中午喜鹊如果叫，就要有人来；蜘蛛如果聚集，就会有高兴事。小事都有这样的征兆，大事也应当是这样。所以说，眼睛跳，就要祷告；灯冒火花，就要拜谢；中午喜鹊叫，就要喂它；蜘蛛聚集，就要放了它。如此说来，更何况是天降下的珍宝，皇帝的重位，不是上天授给，怎么能够得到呢？吉祥的宝物就是一种信号，上天用宝物做为信号，反映到有德之人的身上，所以说是吉祥的征兆。上天如果没有信号，就是凭着武力也不能得到。”

汉元后

元后在家，尝有白燕衔石，大如指，堕后绩筐中。后取之，石自剖其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合之，遂复还合，乃宝录焉。乃为皇后，常置之玺笥中，谓为天玺也。（出《西京杂记》）

【译文】

元后在家时，曾经有个白色的燕子嘴里面含着块石头，象手指甲那样大。掉下来后落在筐里。元后拣起石头，那石头就自然地分成了两块，其中上面写有文字说：“母天后地。”于是就又合在一起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这就是天书啊。元后后来做了皇后。她经常将这块石头放在装玉玺的盒子里，称它是“天玺”。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永宁五年，条支国献异鸟，名鳷鹊。其高七尺，解人言语，国太平则群翔鸣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后汉章帝永宁五年的时候，条支国来献上了一只奇异的鸟，鸟的名字叫鳷鹊。它高有七尺，能听懂人语。这真是国家如果太平，那么群鸟也会鸣叫啊。

吴大帝

吴孙权猎于武昌樊山下，见一老母，问权何获，曰：“只获一豹。”曰：“何不竖其尾？”忽然不见。权称尊号，立庙于山下。（出《武昌记》）

【译文】

吴国孙权在武昌樊山下打猎，遇见一个老太太，她问孙权有什么收获，孙权说：“只获得了一只豹。”老太太说：“为什么不把它的尾巴树起？”说完老太太就不见了。孙权称帝于江东时，在山下为它立了庙。

魏明帝

魏明帝时，泰山下出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色彪发，如人雕镂，自上及下皆合而中开，广五尺。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蹊径。及明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形。土王阴类，魏为土德，斯为灵征。又沛国有戊己之地，土德之嘉祥也。乃修戊己坛，黄星炳夜，又起毕昂台祭之，言魏之分野。岁时皆修祀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魏明帝时，泰山下出产一种有连理一样花纹的石头。有十二丈高，形状象柏树。它的花纹和色彩非常鲜明焕发。好象人工雕刻的一样。上面和下面都连在一起，中间是离开的，有五尺多宽。当地的人们说，在秦朝末年，两块石头相距有一百多步，满地都是荒芜的杂草，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等魏明帝之初，发现两块石头渐渐的靠近了，就象皇宫门前两边的望楼那样的形状。属土王阴之类，魏时把它叫土德。这是神灵显现的征兆。另外沛国有个叫戊己的地方，是土德的吉祥美好的地方。就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戊己坛，坛象黄色星星一样照亮了夜空。又在那里建起了昂台，在那上面写上祭文说：这是魏的分界。从此每年都要修整并在这里祭祀。

晋司马氏

水星之精，坠于张掖郡柳谷中，化为黑石，广一丈余，高三尺。后汉之末，渐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龙年，忽如雷震，闻声百余里。其石自立，白色，有牛马仙人及镮玉玦文字之像。后司马氏受命，以符金德焉。（出《录异记》）

【译文】

水星的精华落到了张掖郡柳谷里，变成了黑色的大石头，宽一丈多，高三尺。到了后汉末年，石头渐渐有了文彩。却不很分明。到魏青龙年间，忽然象打雷似的震天动地，在百里之外都能听见，那石头自己竖立起来，变成了白色，上面有牛马仙人以及玉镮玉玦、文字的图像。后来司马氏做了皇帝，认为是符合了金德。

白燕

魏禅晋之岁，北阙下有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笼盛，置于宫中，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以晋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以为瑞应，师旷事晋。古今之议相符矣。（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魏禅晋之年，在北面的皇宫门前有个白色的燕子，人们认为是神物，就用金笼把它装起来放在了宫里，过了十天白燕不知哪里去了。议论的人们都认为晋是金德吉祥。从前师旷的时候，有白燕飞来筑巢，认为是吉祥的征兆。后来师旷就在晋做了官。古今的议论是相符合的。

晋武帝

晋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忽生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总金抽翠，花条冉弱似金簦。有羌人姚覆，字世分，在厩中养马，解阴阳之术，云：“此草应金德之瑞。”帝以草赐张华，华作金簦赋云：“玩九茎于汉庭，美三珠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比名类而相乱。”（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武帝做抚军时，在府内后堂忽然长出了三棵草。那草的茎是黄色的，叶子是绿色的，那黄色的茎就好象金子，抽出的绿叶就好象是翡翠一样。枝条柔弱好似金簦。有个羌族人姚覆，他的字叫世分，是个养马的。他有卜算阴阳的本领。说：“这草是金德的吉祥物。”武帝就把这草给了张华，张华就做了一首金簦赋说：“玩九茎于汉庭，美三珠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比名类而相乱。”

晋惠帝

高堂隆尝刻邺宫柱云：“后若干年，当有天子居此。”及晋惠帝幸邺，年历当矣。（出《异苑》）

【译文】

高堂隆曾经在邺的宫殿的柱子上刻字说：“以后的若干年，应当有天子住在这里。”等晋惠帝到邺的时候，正好和柱子上所刻年代相同。

晋元帝

晋中宗为丞相时，有鸡雏者而雀飞集其背，驱而复来，如此再三。占者云：“鸡者酉，酉者金，夫雀变而来赴之，即王践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时，三雀共登一雄鸡背，三入安东厅。”占者以为当进三爵为天子。（出《洞林记》）

【译文】

晋中宗做丞相时，有一只麻雀飞落在了小鸡的背上，将它赶走又回来了，象这样赶走又来有两三次。有个会占卜的人说：“鸡属酉，酉属金，所以麻雀前来，这就是做皇帝的象征。”接着又说：“元帝时，有三只麻雀一齐登在了一只雄鸡的背上，所以元帝三进安东厅。”占卜的人认为中宗应当三进爵位才能做天子。

蜀李雄

蜀长老言：“宕渠故赛国，今有赛城、卢城。”秦始皇时，有人长二十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后五百年外，必有异人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识者皆以为应焉。（出《华阳国志》）

【译文】

蜀国有个长老说：“宕渠从前是赛国，所以现在有赛城、卢城。”秦始皇的时候，有个人高二十五丈，发现了宕渠。秦史胡毋敬说：“这以后五百年以外，一定有非同一般的人物做皇上。”等到李雄称王，他的祖先就是宕渠人。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应验了秦史胡毋敬的说法。

宋高祖

晋安帝时，冀州桑门释法珍告其弟子普严曰：“嵩山神告我，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并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代之数也。”严告同学法义。以安帝义熙十三年，于嵩庙石坛下，得宝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世，宋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安帝的时候，冀州桑门有个法珍和尚告诉他的弟子普严说：“嵩山的神告诉我，江东有个刘将军，是汉家的后代，他应当做皇帝。我把三十二枚璧玉和一块金子给了他，是刘氏几代次数的卜算。”普严把这事告诉了同学法义。在安帝义熙十三年的时候，法义在嵩山的庙里的一个石坛下面，果然找到了璧玉三十二枚。后来有天下三十二世，相继共有八个皇帝，共享帝位六十年。

宋孝武帝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两石高丈余，如人，雕刻精奇，形备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时八月，孝武始诞后宫。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出《洽闻记》）

【译文】

南朝刘宋元嘉七年的五月，武陵发大水，善德有大山崩裂，剩下了两块一丈多高的大石头，象人的模样。雕刻的十分精细奇巧，形体非常完备是古代刻制的式样。有个会卜算的人说：“武陵这个地方出天子。”那年的八月，孝武帝在后宫出生了。十五岁被封为武陵王，到三十岁就做了皇帝。

宋明帝

南朝宋明帝自序云：“予初封湘东王，居侍中卫尉府。孝武皇帝为予（“予”原作“子”，据明抄本改。）置萧惠开宅邸，经营方始，凿池，获赤玉一枚，色如练朱，半圆半方，重五斤，光润如莹。世祖崩，少帝继位，予自姑熟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恶闻直言，醉为非法。予骤谏之，大怒，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悉惊怖奔走，西邸遂空。于是百姓悉入邸，适意取物，纤毫毕尽。至夜，少帝醉醒，意颇解释。明日，左右文武方还，予于是不喜居于西邸。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私起宅于建阳门外，始成，予别觅一宅换之，少帝许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宅在清溪西，旧邸今湘宫寺。河洛谶日：‘灵曜豫见东南隅。’予二邸皆处宫城之东南，且在巽（“巽”原作“吴”，据明抄本改。）地，盖天应也。”（出《宋明帝自序》）

【译文】

南朝宋明帝自述说：“我当初被封为湘东王，住在侍中卫尉府。孝武皇帝给我在萧惠建了个住宅，刚开始建造，挖池，获得了一枚红色的宝玉。颜色就象红色的布帛，半圆半方，有五斤重，光华润泽闪闪发光。世祖死了，少帝继承了王位，我从姑熟进入朝廷。住在西面的宅院里。少帝性情狂暴，讨厌听到直言的话，喝醉了酒做了非法的事，我急忙劝谏他，他却非常气愤，就让人拿着木杖严加防守。左右文武都惊慌恐怖逃走了。西面的住所就空荡无人了。于是老百姓全都进入了西宅，随意的抢夺财物，一丝一毫也没有剩下。到了晚上，少帝酒醒，再三解说劝慰，左右文武才返回来。我从此不喜欢住在西宅。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在建阳门外自己建起了一个住宅，刚建成，我就另外找了一个住宅跟他换，少帝允许了。我就从西宅搬进了新的住宅。新宅在清溪的西面，旧宅是现在的湘宫寺。河洛预言说：‘神灵七曜都出现在东南角。’我的两处住宅都处在宫城的东南面，并且在吴地，这大概是上天的安排吧？”

齐太祖

齐太祖在淮阴，理城堑，掘得古锡九枚，下有篆书，荀伯玉诸人皆不能识。时纪僧贞独言曰：“何须辨此久远之物。锡而有九，九锡之征也。”帝喜而赏之。（出《谈薮》）

【译文】

南朝齐太祖在淮阴时，疏理护城壕沟，挖到了九枚古锡器，下面还刻有篆字，荀伯玉等人都不能认识写的是什么字。当时纪僧贞独自说：“不须罢辨认这久远的东西，古锡器有九枚，这是帝位稳固的征兆。”皇帝听后十分高兴而赏识他。

北齐神武

北齐神武，少曾与刘贵、贾智为奔走之友。贵曾得一白鹰，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迥泽。有一茅屋，兔将奔入，犬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犬，犬毙。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触大家？”因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自云有知，遍扪诸人，言并“当贵”，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饮竟而出。还更访问之，则本无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出《三国典略》）

【译文】

北齐神武帝，少年时曾和刘贵、贾智为打猎时相识的朋友。刘贵带着一只白鹰在沃野上打猎，看见了一只红色的兔子。每次捕捉，兔子总是跑掉，于是白鹰就直追兔子到了大泽里。这时有一座茅屋，兔子将要跑进去，却被一条狗咬了，鹰兔一齐都死了。神武大怒，就用带响的弓箭把狗给射死了。这时屋里走出了两个巨人。拽着神武的衣服非常气恼。他们的母亲是个瞎子，拖着拐杖呵叱他的两个儿子说：“为什么要触犯贵人？”接着就搬出了装酒的坛子，并烧煮羊肉给客人们吃。她自己说有卜算的本领，于是就用手抚摸着来的人，说他们都应当富贵。等抚摸到神武时说：“都是因为有这个人。”等喝完酒出来，再回去探访询问时，那屋子却没有人住。才知道刚才那小屋并不是凡人居住的地方。从这以后，大家对神武更加敬重了。

后周太祖

后周太祖时，有李顺兴者，世传汉筑长安城之日，已为北面军王（明抄本“王”作“主”。）或隐或见，愚圣莫测。魏自永熙之后，权雄分据。齐神武兴军数十万，次沙苑，太祖地狭兵少，惧不当敌，计尽力穷。须臾兴来，太祖请其策谋。更无余语，直云：“黄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过出筋斗，黄狗夹尾走。”语讫便去。于时东军旗帜服色尚黄，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战，大破武于沙苑。（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后周太祖的时候，有个叫李顺兴的人，世上人传说，在修建长安城的时候，他已做了北面的军帅。有时隐蔽有时出现，他是愚蠢还是圣明。人们都不能猜测。魏从水熙以后，争权夺势的斗争非常激烈。北齐神武兴起了数十万大军，停留在沙苑。当时太祖所占的地盘非常小，兵力也非常少，害怕抵挡不了，已经用尽了计策，竭尽了全力。不久李顺兴来了，太祖请他出主意想办法。他没有多余的话，直截了当地说：“黄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过出筋斗，黄狗夹尾走。”说完就走了。在这时，东军的旗帜和穿的服装的颜色是黄色，而西军则是黑色。太祖明白了李顺兴话的意思，于是就竭尽全力作战，结果在沙苑打败了神武的军队。

陈高祖

陈高祖武帝受禅之日，其夜，有会稽人史溥，梦朱衣人，戴武冠，自天而下，手持金板，上有文字。溥视之，其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出《谈薮》）

【译文】

陈高祖武帝登上帝位的时候，那天晚上，有个会稽人叫史溥，他梦见了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戴着武士的帽子，从天而降，手里拿着金板，上面有文字。史溥看着，那上面的文字是：“陈氏有五代君主，共计三十四　年。”于是就升入空中而去了。

隋文帝

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号为枨公，言词恍惚，后多有验。时村人于此树下集言议，枨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处，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迁都意。（出《西京记》）

【译文】

长安的朝堂，就是过去的杨兴村。村门前的大树现在还在那里。当初南朝周代有个非同一般的和尚，号叫枨公。说话不清楚，不真切，但大多数话都得到了验证。当时村人在这棵大树下集会议事，枨公忽然来驱赶他们说：“这是天子坐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停留”。等到隋文帝即位，就有了迁都的想法。

隋炀帝

隋末望气者云：“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炀帝置离宫，数游汾阳以厌之。后唐高祖起义兵汾阳，遂有天下。（出《感定录》）

【译文】

隋朝末年有个会看云气的人说：“乾门有天子气，一直连到太原非常旺盛。”所以炀帝就在此建造了离宫，并多次出游汾阳来压这股气。后来唐高祖在汾阳兴起义兵。于是就得到了天下。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见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难，无物为验。”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献石似龟者，可为验。”既至朝门，果有邵州献石似龟，下有六字，曰：“天下安，千万日。”（出《录异记》）

【译文】

唐高祖武帝三年，老君现身于羊角山下，秦王叫吉善行进宫启奏，善行告诉老君说：“进京很难，没有用来做凭证的东西。”老君说：“你到京的那天，有一个奉献象龟一样的石头的人，可以做为证据。”等善行到了朝廷门前时，果然有个邵州人献上一块象龟一样的石头，石下面有六个字是“天下安，千万日”。

唐太宗

太宗诞之三日也，有书生皆高祖曰：“公是贵人，有贵子。”因目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贵因此儿，二十必能安民矣。”（出《感定录》）

【译文】

唐太宗生下三天的时候，有个读书人去对高祖说：“你是贵人，所以才有贵子。”接着又看着太宗说：“这个孩子有龙凤的姿色，这表明将来可以做皇帝。你因为有这个儿子，方才能富贵，二十岁就能安定人民生活。”

唐齐王元吉

唐齐王元吉于晋阳宫获青石，若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元吉遣使献之，文字暎澈，宛若龟形，见者咸异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浸而经宿磨之，其字愈明。于是内外毕贺。高祖曰：“上天明命，贶以万吉，孤陋寡薄，宁堪预此。宜以少牢祀石龟而酹送之。”（出《广德神异记》）

【译文】

唐朝齐王李元吉在晋阳宫得到了一块青色的石头，形状很象龟，上面有用红色笔写的四个字：“李渊万吉”。元吉派使者献石，文字非常清楚好象龟的形状，看见的人都感到十分奇怪。高祖说：“不足以相信。”就叫人用水浸泡摩擦来验证。浸泡了好几天，整夜的摩擦，而石上的文字却更加清楚了。于是宫内外全都庆贺。高祖说：“上天有命，祝赐万吉，我学识浅薄，宁肯受这种安排。应当用猪羊祭祀龟石，洒酒祭典后再送给他。”（指李渊）。

唐中宗

唐中宗为天后所废于房陵，仰天而叹，心祝之。因抛一石于空中曰：“我后帝，此石不落。“其石遂为树枝冨挂，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镜，进之。帝照面，其镜中影人语曰：“即作天子。”未浃旬，复居帝位。（《出独异志》）

【译文】

唐中宗被武后废弃在房陵。他望着苍天而叹息，心里默默的祈祷着，便向空中投去了一个石子说：“我以后还能做皇帝，这块石头就不落地。”这块石头扔上去真就没有落下来，被一个树枝缠挂住，到现在还保存着。另外还有一个人过河，拾到了一面古镜，把它献给了皇帝，皇帝照着镜子，那镜子里的影子说：“就要做天子。”没过十天，中宗又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唐相王

唐安州都督杜鹏举，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韦后方盛，而鹏举暴卒。在冥司，鞫讯未毕，至王殿前，忽闻官曰：“王今当立相王为皇帝。”王起至阶下，见人身皆长二丈，共扶辇者百人。相王被兖冕，在辇中，鬼王见之迎拜，相王下辇答拜，如是礼成而出。鹏举既苏言之，时相王作相矣。后岁余，书皇后将危李氏，相王子临淄王，兴兵灭之，而尊相王为皇帝。乃召鹏举，迁其官。（出《记闻》）

【译文】

唐朝安州都督杜鹏举，父子都很有名望。中宗在位时，韦皇后势力正盛。一天鹏举突然死了。在阴司审讯还没有完毕，就被带到了阎王殿的前面。这时忽然听见有当官的说：“大王现在应立相王为皇帝。”大王起来走到台阶下，看见那些人身高全都有二丈，有一百多人一同推着辇车。相王穿着皇帝的礼服，坐在车里。阎王看见了迎上前去礼拜。相王也走下辇车来回拜。象这样的礼拜完了就走了。鹏举苏醒以后说了这件事。这时相王已经做相了。以后一年多，韦皇后将要害李氏，相王的儿子临淄王起兵消灭了韦皇后而推相王做了皇帝。于是就召见了鹏举，提升了他的官职。

潞州别驾

唐玄宗为潞州别驾，将入朝，有军州韩凝礼，自谓知五兆，因以食箸试之。既而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观者以为大吉。既而诛韦氏，定天位，（“位”原作“保”，据明抄本改。）因此行也。凝礼起官至五品。（出《国史纂异》）

【译文】

唐玄宗做潞州别驾时，将要入朝。有个军州叫韩凝礼的人，自己说懂得五兆。于是拿着吃饭用的筷子做试验。不久摆开了筷子来占卜吉凶。一根筷子自己就站立起来了，共倒了三次又三次站立起来。观看的人认为是吉祥的象征。不久唐玄宗就灭了韦氏，确定了天位。因为这件事，韩凝礼做官到了五品。

金蜗牛

唐玄宗在藩邸，有蜗牛成天子字，在寝室之壁。上心惧之，以泥涂去。数日复如旧，如是者三。及即位，铸金银蜗牛数百枚，于功德前供养之。又有琢玉为之，后人时有得之者。（出《录异记》）

【译文】

唐玄宗在藩邸时，在他寝室的墙壁上有蜗牛形成了“天子”的字样。皇上心里很害怕，用泥把它涂掉了。过了几天又象原来那样。象这样的三四次。等到玄宗即位，就用金银铸造了一百个蜗牛在供桌前供养着，还有用玉石雕刻成的，后来的人有得到的。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征应二（帝王休征）

唐玄宗　叱金像　天宝符　蜀当归　万里桥　唐肃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邰　后唐太祖　后唐明宗　潞王　晋高祖　伪蜀主舅

唐玄宗

唐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必闻于上。而宫闱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方姙，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以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见太子宫，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煮剂以献。玄宗得药喜，尽去左右，独构火于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寝。肸蚃之际，有神人长丈余，马具饰，身被金甲，操戈，绕药鼎三匝，煮尽覆无余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构火，又投一剂，煮于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见，复煮知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则明日说又至，告之。说降阶肃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讲，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与为此。肃宗之于说子均、垍，若亲戚昆弟云。（出《柳氏史》）

【译文】

唐玄宗在东宫的时候，太平公主很妒忌他。早晚都侦察他的行动，只要发现一点点过失就要向皇上禀告。而后宫的人以及他身边的人也都暗暗的持有两种态度，因太平公主的势力大，所以都靠向了太平公主一边。当时元献皇后正怀了孕，玄宗害怕太平公主，就想要叫元献皇后吃药除掉胎儿。但却没有可靠的人商量，有个叫张说的人凭着侍读官的身份进见太子宫、玄宗不慌不忙地告诉他这件事，张说也暗中同意。过了几天，张说又来到宫里侍奉玄宗，就在怀里偷偷地带去了三付打胎的汤药献给了玄宗。玄宗得了药很高兴，就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了，亲自点着火在殿中熬药。药还没有熬好，就觉得有些疲累，就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忽然就象有神灵感应似的，抬头一看，有个神仙有一丈多高，还有一匹装饰齐备的马。这个神仙身披金甲，手拿长戈，围着煎药的锅转了三圈，然后把煮的药全都给倒了。玄宗赶紧起来观看，药一点也没有了，他感到很奇怪。他又点着了火，再放了一付药在锅里煮。自己就躺在了床上。一会来看那药，而神仙又象上一回一样给倒了。就这样玄宗共熬了三回，三回都彼倒了。只好停止了。第二天张说又来了，玄宗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张说。张说一听就下了台阶很严肃的向玄宗下拜，并祝贺说：“这是上天的意思啊，这个胎儿不能打掉他。”事后元献皇后想吃酸的东西，玄宗也把这件事告诉了张说，张说就借给玄宗讲课的机会，就在衣袖里带来木瓜献给玄宗。所以到开元年间，张说对皇家的恩德没有什么人能和他相比的。因此肃宗和张说的儿子张均、张垍，就象亲戚兄弟一样。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制，传云：周隋间有术士熔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观焉。时肃宗在中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说，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帝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尽契其占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初年有座神像，是用金子制做的。传说是周隋两朝之间，有个术士熔铸而成的。到了武则天作皇后时，就命人把金像放到了宫中，并把殿门关上，保管得很严密。玄宗曾到过那个殿，打开门看见了金像。这时肃宗在中宫，代宗还很小，都侍奉玄宗。有一回玄宗皇上问大臣和力士们说：“这像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你们也对我说一说。”力士说：“这是前朝所制做的，可以算出做皇帝的人能在位多少年，它的办法是用严厉的声音呵叱它，若是在位的时间很长，那么那像就摇撼震动的时间也长，不是这样，那么摇撼一下就停止了。”玄宗皇上就很严厉的呵叱它，那神像好象有些害怕的样子。摇撼震动了多时，才仆倒在地上。皇上高兴地笑着说：“果真象说的那样，那么我做皇上能有多长时间呢？”力士于是又一次叩拜祝贺。玄宗皇上就叫太子呵叱那神像，神象略微震动了一下。于是又叫皇孙呵叱，结果神像也震动摇摇了很长时间。玄宗皇上说：“我的孙子象我一样。”那以后，玄宗皇帝在位五十年，肃宗在位才六年，而代宗在位十九年。完全和那神像算的一样。

天宝符

唐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来字。识者解之云：“来者四十八，所以示圣人御历之数也。”及帝幸蜀之来岁，正四十八年。得宝之时，天下歌之曰：“得宝耶，弘农耶；弘农耶，得宝耶。”得宝之年，遂改元为天宝。（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朝开元末年。在弘农县古函谷关得到了一个宝符，是一块白色的石头，一面写着红色的字，是个“来”字。认识这个字的人解释这个字说：“这个‘来’字是四十八的意思，是用来预示那些圣人当皇帝的历史能有多少年。”到皇帝到四川的第二年，正好是四十八年。得到宝符的时候，天下的人们都唱着歌说：“得宝耶，弘农耶；弘农耶，得宝耶。得宝符的那年，就把开元年号改为了天宝年。”

蜀当归

僧一行将卒，遗物一封，令弟子进于帝。帝发视之，乃蜀当归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叹异之。（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有个叫一行的和尚临死前留下一个物件用袋封好，叫他的弟子献给皇帝，皇帝打开信一看，是蜀地的当归。皇帝开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由四川回驾时，才明白了三个字的微妙的意思。感叹而称异。

万里桥

玄宗幸东都，偶然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是桥何名？”节度崔圆跃马前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出《松窗录》）

【译文】

玄宗到东都时，偶然间秋雨停止天气晴朗了。就和一行大师共同登上天宫寺的楼阁。在上面向远处看了很长时间，皇帝回头感到很悲伤的样子，感叹了几声，对一行说：“我年已六十，最后还有什么祸患之事吗？”一行上前说：“陛下你已经走了万里之遥，皇位正长呢。”安史乱起西行刚来到成都，前面有座大桥，皇上举着马鞭子问左右的人，“这桥叫什么名子？”节度使崔圆打马上奏说：“这桥叫万里桥。”皇上就追忆慨叹地说：“一行大师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我没有忧虑了。”

唐肃宗

肃宗在东都，为李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疾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埽，乐器屏帏，尘埃积其间，左右使令，无有女妓。上为动容，顾谓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将军盍使我闻乎？（上在禁中，尝呼力士为将军。原注“尝呼”作“不知”，“为”上有“呼”字，据明抄本改。）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家子女颀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去，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子女。人间嚣嚣，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令，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吴皇后在选中。顷之，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计曰：“上赐我，卒无状不寤，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乃寤。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中，有神人长丈余，介金甲而操剑，顾谓妾曰：‘帝命吾与汝为子。’自左胁剑决而入，痛殆不可忍，（“忍”原作“痛”，据明抄本改。）及今尚未之已也。”肃宗检之于烛下，则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代宗之载生三日也，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弱，皇孙龙体未舒，负妪惶惑，乃以宫中诸王子，同日诞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儿非吾儿也。”负妪叩头具服。上睨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禄远过甚父。”上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比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乎。”（出《柳氏史》）

【译文】

肃宗在东都时，被李林甫所陷害，情势多次都很危险。很短时间，愁得两鬓都长出了白发。有一次上早朝时，皇上看见他就神色骤变说：“你有病就回宫院休养吧，我下朝后就去看你。”等皇上到了宫院，环视宫中庭院打扫得很不干净，乐器、屏风、帏帐等都积满了尘土，左右使用的人，连一个女子也没有。皇上为此很生气，回头对力士说：“太子住的地方条件这样差，你为什么不禀告我。”力士回答说：“我曾经想要禀告皇上，可是太子不允许。他说：‘不要惊动皇上，使皇上挂念。’”皇上就下诏书给力士，让他到京兆尹赶紧挑选老百姓家的、长得细高洁白女子五个人赐给太子。力士刚要走，又返回来告诉皇上说：“我过去曾经到京兆尹宣旨，挑选标致的女子，却闹得百姓喧哗吵闹。而朝中有些好说三道四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也要把这作为借口。我认为就在宫嫔居住的庭院中，选些过去做官而后被没收的人家的。”皇上很高兴。就叫力士告诉掖庭令，按人口簿子进行挑选。选出三人，就赐给了太子，结果章敬吴皇后就是这次被选的一人。过些时候，吴皇后陪肃宗睡觉，她感到很满足，老是睡不醒，还发出一呻吟呼喊的声音，好象还很痛苦的样子，呼吸很困难。肃宗喊叫他，但仍不醒。肃宗就暗自盘算着，皇上把她赐给了我，可是竟然没有什么原因，老也睡不醒，皇上怎么知道不是我照顾的不好呢？就急忙拿着蜡烛去看她。好长时间才醒过来。肃宗就问她是什么原因，吴皇后用手捂着左胁说：“我是在做梦。有个神人有一丈多高，穿着金甲拿着宝剑，看着我，对我说：‘上帝命令我做你的儿子。’就把宝剑从我的左胁刺进去，我痛的实在不能忍受。到现在疼痛还没有停止。”肃宗就在蜡烛下检查了吴皇后的左胁，看到有一块象皇冠上的装饰的红布那样印在那上面，急忙把这种情况上奏了皇上。后来吴皇后就生下了代宗。代宗出生的第三天，皇上来到东宫赐给了吴皇后一个金盆，并叫她用金盆给代宗洗澡。这时吴皇后身体很弱，而代宗的身体还没有舒展开，负责侍奉的老婆婆十分惊慌，就把宫中各位王子以及和代宗同一天出生的而身体相貌都很丰满健康的抱来献给皇上。皇上一看就很生气说：“这个小孩不是我的孙子。”老婆婆连连叩头谢罪，皇上斜着眼睛看着她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快把我的孙子抱来。”于是只好把太子抱来给皇上。皇上一看特别高兴，用手托着太子，面向太阳看他，笑着说：“这个孩子的福禄远远地超过他的父亲。”皇上回到宫里，对力士说：“这个殿里有三个天子，真是高兴啊！可以跟太子喝酒了。”

唐武宗

唐会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为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龙飞，于古文，光字实从烡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出《真陵十七史》）

【译文】

唐朝会昌末年，武宗忽然间改他的名为炎。赶到宣宗时用“光王”帝号登极。在古文字中，光字确实从烡（意为火儿）而来。唉！先兆竟能象这样明显吗！

唐宣宗

唐宣宗在藩时，常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进，遂委而去。上良久起，举瓯将饮，顾瓯中水，尽为芳醪矣。上喜，独自负，举一瓯，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遂即帝位。（出《真陵十七史》）

【译文】

唐宣宗在藩地时，曾跟着皇帝回京城，一次他不慎从马上掉下来，人们都没有发觉。到了二更天，才苏醒过来。这时天正下着大雪，向四周看了看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他冷得厉害。一会巡逻的人到了，非常惊讶，他说：“我是光王，不明白怎么会摔到这里，现在我又困又渴，你给我找点水。”巡逻的人就在附近弄了些水献给了他，于是就离开了。他很久才起来，举起盛水的瓯要喝，看见瓯中的水全都变成了芳香醇厚的美酒了。他很高兴，独自一个将一瓯都喝了。不一会，觉得身体暖和浑身有劲，就走回了他分封的住所。后来他就做了皇帝。

迎光王

太子宾客卢真，有犹子，曾为沙门。会昌中，沙汰归俗，荫补为光王府参军。一日，梦前师至其家而问讯焉，卢则告卑（“卑”原作“毕”，据明抄本改。）官屑屑然，非其愿也，常思落发，再披缁褐。师曰：“汝诚有是志，像教兴复，非晚也。”语未竟，俄四面见日月旌旆，千乘万骑，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几，武帝崩，光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出《宣室志》）

【译文】

太子的宾客有个叫卢真的，他的侄儿曾是个和尚。会昌年中期，被淘汰还俗。就补做了光王府的参军。一天，他梦见以前的师傅到他家里询问打听他的情况，他就告诉师傅说：“做了小小的官，不是我所愿意的，经常想念当和尚的生活，希望能再披上袈裟。”师傅说：“你如果真的有这个志向，要兴复佛教，现在也不晚。”话没说完，忽然看见四面有日月旌旗，还有上千辆车、上万骑着马的人，并大声宣告说：迎接光王做皇帝。没过多久，武帝死了，光王果然做了皇帝。这竟然和梦中的事相符合的。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沈厚，形貌瑰伟。在藩邸时，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见黄龙出于卧内。上疾稍退，妃具以状告，上曰：“无泄是言，贵不相忘。”更尝大雪盈尺，而上寝室辄无分寸，诸王见者无不异之。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蘸水。向日张之，谓捩晕。及上自郓王即位，捩晕之言应矣。宣宗制《泰边陲曲》，撰其词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而号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郑太后厌代，而蔬素悲毁，同士人之礼。公卿奉慰者，无不动容。（出《杜阳杂编》）

【译文】

唐懿宗为人宽宏大量、沉稳、厚道，长得也很漂亮高大。他在分封的住处时，得了麻疹，病得很厉害。郭淑妃看见一条黄龙从他的卧室里出来，等皇上的病痛稍微减轻的时候，淑妃就把这件事全告诉了他。他说：“不要把这些话泄露出去，将来不会忘记你。”一次曾经下了一尺多厚的大雪，而他的寝室却一点也没有，各位王子们见了也都感到有些奇怪，大中末年的时候，京城里的小孩们都把布叠起来蘸上水，然后再把它打开让太阳照射，还说这种法叫做“捩晕”。等到他从郓王而即位的时候，捩晕的说法就应验了。宣宗写了个《泰边陲曲》，写的词说：“海岳晏咸通。”他就垂衣拱手起了年号叫咸通。他的仁慈孝敬之道，是他的天性决定的。然而郑太后厌恶他取代尊位，待他很平常，象对士人一般。公卿大臣辅佐他的都感到气愤不平。

唐僖宗

唐丞相陇西公李蔚建大旆于广陵日，时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状言：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将祈礼者，睢盱顾视，如病风狂，云：“后二年，国有变乱，此寺大圣和尚，当履宝位。”循廊喧叫，聚人甚众，不迹其来。释徒大恐，且欲拘縻之际，则齐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坠伤，狂痛昏迷，诘问不获。丞相立命焚其状，仍牒州杖杀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驾。八月，僖宗即位，乃是普王。（出《唐史》）

【译文】

唐丞相陇西公李蔚建，在广陵挂起旌旗时，当时正是咸通十二年。泗州有状子说：有两个女僧，到普光寺，对一些祈祷礼拜的人都张目环视，就象得了疯狂病似的说：“后二年国家将有变乱，这个寺的大圣和尚当登上宝位。”一边说一边沿着走廊喧叫，围观的人聚集了很多，谁也不知道她们是从哪来的。僧徒们非常害怕，正想要拘囚捆绑她们的时候，二个女僧就一齐登上了峻塔，从上面跳了下去。其中一个摔死了，另一个摔伤了，疼痛得昏迷了过去，问她什么，她也不说。丞相立即命令把那状子烧了。还通牒州里把摔伤的女僧打死。到了咸通十四年的时候，果然懿宗皇帝驾崩。八月，僖宗登上了皇位。这就是普王。

李邰

唐李邰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殊不知应本朝年祚。正体书叶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出《感定录》）

【译文】

唐朝李邰做贺州刺史，和一个叫叶茂莲的妓女在江上游玩，撰写了《骰子选》取名“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太平，谁也不知道这个“叶子”应验了本朝的年数。正体写“叶”字，是“廿世木”。从武德到天祐年，正好是二十代。

后唐太祖

后唐太祖，在姙十三月而生。载诞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药于雁门。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军旅。年十二三，善骑射。曾于新城北，酒酹于毗沙门天王塑像，请与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所居帐内，时有火聚，或有龙形，人皆异之。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龙虎子。（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唐太祖，他的母亲怀了他十三个月才生。在出生的当天黄昏，他的母亲很危险，就叫家族里的人去雁门买药。这时族人遇见了一个神人，告诉他回去带领部下的人，披着甲衣，拿着旗帜，敲打着乐器和战鼓，骑着马大喊大叫的围着产妇所住的房子跑三圈就停下来。族人果然象神人所告诉的那样去做了，接着太祖也就降生了。那时虹光照亮了室内；白色的气体充满了庭院，井里的水瀑涨外流。等到太祖能说话的时候，就喜欢谈论一些有关军事上的事。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善于骑马射箭。曾经在新城北，把酒倒在毗沙门天王塑像上，请求和他交谈。天王披着凯甲拿着长矛，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墙壁上。他所住的帐内大火聚拢，好象是龙的形状，人们都非常奇怪，他曾经随着去急速征讨庞勋，临阵时神出鬼没，被称做龙虎子。

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皇帝微时，随蕃将李存信巡边，宿于雁门逆旅。逆旅媪方姙，帝至，不时具食。腹中儿语谓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声闻于外。媪异之，遽起亲奉庖爨，敬事尤谨。帝以媪前倨后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妪逊言，慎吾辱耳。”后果如言。（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唐明宗皇帝未显贵时，跟随分封地大将李存信巡逻边境，住在了雁门的旅馆里。旅馆里的女主人正怀孕，明宗到时，女主人没有准备酒饭。腹中的胎儿就对他母亲说：“天子到了，应赶快准备酒饭。”声音在外面都能听到。女主人认为很奇怪，就急忙起来亲自到厨房里做饭，而且还特别恭敬小心的侍奉。明宗因为女主人先傲慢而后又谦恭，就追问她是什么原因，女主人说：“你是大福大贵的人啊。”又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女主人就把肚子里怀的孩子说话的事全部都说了出来。明宗说：“老太婆，你这样恭顺着说，是怕我屈辱你罢了。”后来果然象女主人说的那样，明宗做了皇帝。

潞王

清泰之在岐阳也，有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录，引出，冥间见阴君曰：“汝无他过，今放汝还。与吾言于潞王曰：‘来年三月，当帝天下。’可速返，达吾之旨。”言讫引出，使者送归。及苏，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闻于王。月余，又暴卒入冥，复见阴君。阴君怒而责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达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导吾言，仍请王画吾形及地藏菩萨像。”何惶恐而退。见其庭院廊庑之下，簿书杂乱，吏胥交横。何问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将变，升降去留，将来之官爵也。”及再活，托以词讼见王。及见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问之，备述所见，王未之信。何曰：“某年逾八十，死在旦夕，岂敢虚妄也。”王默遣之。来春，果下诏攻岐阳，唯何叟独喜，知其必验。至期，何叟之言，毫发无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为天兴县令。固知冥数前定，人力其能遏之乎。（出《王氏见闻录》）

【译文】

清泰在岐阳的时候，有个姓何的马步判官，年龄已超过八十岁了，一天忽然死了，复苏后说有一个使者把他拘系去了。引着他到阴曹地府去见阎王，阎王说：“你没有什么过错，现在就把你放回去。替我对潞王说：‘来年三月，他可当天下的皇帝。’你可以赶快回去，转告我的旨意。”说完就把他带出地府，使者把他送了回去。等苏醒过来，就把去地府的事偷偷地告诉了潞王身边的人，人们都认为是妖言胡说没有人相信，所以没有人向潞王说起这件事。一个多月后，何某又突然死了，到了地府又见到了阎王。阎王气愤并责备他说：“为什么接受了我的教导而又不能替我转达呢？”又轻声地说：“放你回去，可赶快传我的话给潞王。还要请潞王给我和地藏的菩萨画像。”何某惶恐不安的退了出来。看见那庭院廊庑的下面，书簿乱七八糟的堆放着，还有一些小官吏们骄横地站在那里，何某就问是怎么回事，使者告诉他说：“这是朝代要改变了，升降去留都是将来的官爵啊。”等何某再次活过来，就假借说要打官司见潞王。等见到了潞王，又说：“我有秘密的事告诉你。”潞王就让左右的人退避，然后就问他，何某就把去地府的事详细地告诉了潞王。潞王不相信。何某说：“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死就是眼前的事，怎么敢胡乱说呢。”潞王就默默地把他打发走了。来年春天，果然皇帝下诏书命令攻打岐阳，这时只有姓何的老头独自高兴，知道阎王的话一定应验了。到了日期，姓何的老头所说的话丝毫也不差，清泰果真当了皇帝。就封何老头为天兴县令。因此说人的寿考和显卑都是天意所定，哪里是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呢？

晋高祖

清泰中，晋高祖潜龙于并部也。常一日从容谓宾佐云：“近因昼寝，忽梦若顷年在洛京时，与天子连镳于路。过旧第，天子请某入其第。其逊让者数四，不得已，即促辔而入。至厅事下马，升自阼阶，西向而坐。天子已驰车去矣。”其梦如此，群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出《玉堂闲话》）

【译文】

清泰中，晋高祖在并部还没有得到帝位。曾有一天，他很舒缓的、慢慢的对辅佐他的官吏们说：“近来白天睡觉，忽然梦见若干年前在洛阳时，我和天子坐在一辆车上在路上走，路过了他过去的住宅，天子就让我进去。他再三再四的谦让，没有办法，就只好提马进去了。到了厅前下马，我走上了东边的台阶，面向西坐下，这时天子已经赶着车走了。那个梦就是这样。”下属的官吏们没有一个敢说什么的。这年冬天，果然就发生了改权变政的事。

伪蜀主舅

伪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兴义门造宅。宅内有二十余院，皆雕墙峻宇，高台深池，奇花异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红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远，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柜，自秦州至成都，三千余里，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大小漫天，隘狭悬险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请少主临幸。少主叹其基构华丽，侔于宫室，遂戏命笔，于柱上大书一“孟”字，时俗谓孟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据其第。忽睹楹间有绛纱笼，迫而视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无易此居。”孟之有蜀，盖先兆也。（出《王氏见闻录》）

【译文】

伪蜀主的舅舅，世代富足昌盛。在兴义门建造了一处深宅大院。宅内有二十多所院落，房屋和墙壁全都用彩画装饰着。宅院里有高台深池、奇花异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真是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里，有一棵红牡丹，种植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他叫人把它取回来，于是就挖了一丈多深的土才挖了出来。就用木柜装着，从秦州运到成都，有三千多里的路程，经过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等险要狭窄而又极为漫长的路，最后才运到了城都，就把它种在了新的宅第。便请少主来欣赏。少主感叹宅的建筑结构如此的豪华美丽，就和宫室差不多。接着就提起笔来，在柱子上大大的写了一个“孟”字。当时人们都说：“孟”字是不能忍受的意思。第二年蜀被打败，孟氏进入了城都，占据了那个宅第。忽然看见柱子上有红纱笼罩着，走到跟前一看，却是一个“孟”字。孟氏说：“真是吉祥啊，我不能变换这个住处了。”孟氏得蜀，原来是有先兆的。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征应三（人臣休征）

吕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应枢　袁安　陈仲举 张承　张氏　司马休之　杜慈　武士彟　张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贾隐林　张子良　郑絪

吕望

吕望钓于渭滨，获鲤鱼。剖腹得书曰：吕望封于齐。（出《说苑》）

【译文】

吕望在渭水边上钓鱼，钓上了一条鲤鱼。剖开鱼的肚子，发现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吕望将在齐国受封。

仲尼

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鲁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擎香露，沐浴征在。天帝下奏钧天乐，空中有言曰：“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有五老，列征在之庭中。（五者者，盖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继衰周为素王。”征在以繍绂系麟之角，相者云：“夫子殷汤之后，水德而为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鉏商畋于大泽，得麟，示夫子，系绂尚存。夫子见之，抱而解绂，涕下沾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周灵王二十一年的时候，孔子生在鲁国襄公的时代。夜晚有二位女神，拿着香露给孔子的母亲征在洗澡，天帝下界演奏钧天乐曲，空中还有话说：“上天感谢你生了圣人，所以才奏起和乐。”另外还有五星精在征在的庭院里排列着。孔子没出生之前，有麒麟从嘴里吐出一张纸条给都城里的一户人家，纸条上面写着：水精的儿子，将继衰弱的周朝之后做为“素王”。征在就把拴印章用的绣丝绳绑在了麒麟的角上。有个会相术的先生说：“孔子是在殷纣王和汤武王之后应了水德将成为‘素王’”。到了定公二十四年，鉏商在大泽打猎，得到了一只麒麟，拿来给孔子看，母亲征在给麒麟绑的那条丝绳还在它的角上。孔子抱着麒麟把丝绳解了下来，并且还流下了眼泪，泪水沾湿了衣襟。

文翁

汉文翁当起田，斫柴为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载土著柴中，比晓塘成。稻常收。尝欲断一大树，欲断处，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当著此处。”因掷之，正砍所欲，后果为蜀郡守。（出《小说》）

【译文】

汉朝有个叫文翁的人，要开一个水田，就想用刀把柴草都砍掉建个小池。夜晚有一百多头野猪就用鼻子运土往柴草里倒，等天亮池塘建成了。水稻年年丰收。一次他曾经想砍倒一棵大树，想要砍的地方，离地面有一丈八尺高，砍树前，文翁就祈祷说：“我要能做个二千石谷的官，斧子就应当砍在这个地方。”说完就把斧子扔了出去。正巧斧子就砍在了所要砍的地方。他后来果然就作了蜀郡守。

董仲舒

汉董仲舒常梦蛟龙入怀中，乃作《春秋繁露》。（出《小说》）

【译文】

汉朝有个叫董仲舒的，经常梦见蛟龙投入怀里，于是他就写了《春秋繁露》这部书。

何比干

汉何比干梦有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子。未已，门首有老姥，年可八十余，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礼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尧至晋有阴功，今天赐君策。”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孙能佩者富贵。”言讫出门，不复见。（出《幽明录》）

【译文】

汉朝有个叫何比干的人，梦见贵客来临，车马盈门。醒后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没等说完，门口就有个老太太，年岁有八十多了，要求避雨。这时外面雨下得很大，可是老太太的衣服却没有被淋湿。比干就把她让到了屋里，并且以礼相待。老太太就说：“你的祖先是后稷的后人，他们辅佐尧帝直到晋帝，有阴功。现在上天赐给你一册书。”这书好象竹简、长九寸，共有九百九十枚。老太太授书给比干并说：“子孙谁能佩带它，谁就能富贵。”说完就走出了门，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她。

五鹿充宗

汉五鹿充宗受学于弘成子。成子少时，尝有人过己，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为天下通儒。成子后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为名学也。（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朝五鹿有个叫充宗的人，他跟着弘成子学习。成子小时候，曾经有路过他家的人，把一块带有花纹的石头给了他。石头象小燕子的蛋那样大小，成子就把它吞了下去。于是就特别的聪明醒悟。成为了天下无所不通的学者。成子后来得了病，就把这块石头吐了出来，给了充宗，所以充宗也成为了有名的学者了。

王溥

后汉永初三年，国用不足，令民吏入钱者得为官。琅琊王溥，其先吉，为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时，家贫无赀，不得仕。乃挟竹简，摇笔洛阳市佣书。为人美形貌，又多文词，僦其书者，丈夫赐其衣冠，妇人遗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十廪，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而富也。溥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至亿瘐，一土三田军门主。”溥以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三田一土垒字，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也。（出《拾遗录》）

【译文】

后汉时永初三年，国家资财不充足，于是就下令百姓官吏如有给国家钱的人就可以做官。琅琊王溥，他的祖先王吉，曾做昌邑中尉。到王溥时一代接一代的家境就衰败了，等到了安帝时，家里就穷的没有钱维持生活了。又不做官，只好挟着纸笔，在洛阳市里靠写书信挣点钱花。王溥这个人，长得漂亮，而且很有才华，所以去找他写东西的人，男的就赏给他些衣帽，妇女们就给他些金玉。在一天里，他就收了满满一车的衣物和珍宝而回家了。他积累了十仓粮食，因此九族的亲戚，没有不敬慕他的吃穿的。洛阳的人都称赞他是靠行善事才富起来的。王溥先前家穷时，挖井得到了一个铁印，上面刻着：“佣力得富至亿瘐，一土三田军门主。”王溥就用十万钱去买了个官。结果做了中垒校尉。“垒”字是三个“田”字加一个“土”字，校尉是掌管北军垒门的官，所以说是“军门主”了。

应枢

后汉汝南应枢生四子，见神光照社。枢见光，以问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孙其兴乎。”乃探得黄金。自是诸子官学，并有才名。至玚，七世通显。（出《孝子传》）

【译文】

后汉汝南有个叫应枢的人，他生了四个儿子。一天土地庙被神光所照射，而应枢看见了神光，就去问会卜算的人。卜者说：“这是天降瑞符啊，你的后代会兴旺。”应枢于是就探测得到了黄金。从这以后他的几个孩子都在官学学习，并且都和才气很有名声。到应玚时，应枢家七代都很显赫通达。

袁安

汉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工，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此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五公焉（出《幽明录》）

【译文】

汉朝有个叫袁安的人，他的父亲死了，母亲就让他准备好鸡酒去请会占卜阴阳的人，问一问把父亲埋葬在什么地方好。半道上他遇到了五个书生，问袁安去做什么，袁安就把实情都告诉了他们。书生们说：“我们知道一块好的葬地。”袁安就把他们请到家中用鸡酒款待了他们。吃喝完了，书生们就告诉了袁安埋葬的地点，并且说：“应当在你这代做贵公。”说完就告别而去。走了几步，再四处环视，书生都不见了。袁安怀疑他们是神人，就把父亲埋葬在书生指点的地方。不久袁安就做了司徒，他的子孙后代也都十分兴旺显达。四代共有五个做贵公的。

陈仲举

陈仲举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家夜产，仲举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应云：“门里有贵人，不可前，宜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儿，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仲举闻此，默志之。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往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栋而死矣。”仲举后果大贵。（出《幽明录》）

【译文】

陈仲举未显贵时候，曾经出外住宿在主人黄申的家里。正赶上黄申的老婆晚上要临产，仲举却不知道。到了夜里三更天的时候，听见有叩门的声音。过了好久，就听见有人应道：“屋里有贵人，不可以上前，应当从后门进去。”一会又听见去的那个人返回来，屋里的人就问他：“你看见了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叫什么名字，能活多大岁数。”回来的那个人说：“是个男孩，名叫阿奴，能活十五岁。”屋里的人又问他说：“以后他应当怎么死？”回答说：“给人家盖房子，从房子上掉下来摔死。”仲举听到这里，就默默的记在了心里。十五年后，仲举做了豫章太守。他就派了一个官吏前去打听，从前叫阿奴的那个小孩在那里，他家中的人说：“帮助东家盖房子，从房子上掉下来摔死了。”仲举后来也果然大贵了。

张承

氏怀张承时，乘轻舠于江浦，忽见白蛇长三丈，腾入舟中。咒曰：“若为吉祥，勿毒噬我。”萦而将还，置于房中，一宿不复见，母嗟惜之。邻中相谓曰：“昨者张家有白鹄，耸翮入云，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鹄是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阖闾葬其妹，殉以美人宝剑珍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云覆其溪谷，美女游于塚上，白鹄翔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昔时之精灵。今出于世，当使子孙位极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为白鹄。”后承生昭，位辅吴将军，年九十，虵鹄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孙氏身怀张承的时候，乘坐着一艘轻快的小船在江边上，忽然看见一条白蛇，有三丈长，窜进了小船中。她就默默地祷告说：“如果是吉祥的征兆，那么就不要咬我。”孙氏随后把它带回家，把蛇放在房中，一宿没有再看见那条蛇。孙氏十分叹惜。邻居们都互相告诉说：“昨天张家有只白天鹅展开翅膀飞上了云天。”有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承的母亲。于是张承的母亲就找人卜算吉凶。占卜的人说：“这是吉祥的征兆。天鹅是长寿之物，从屋里飞到了云中，这是从低往高升的象征。从前吴王阖闾埋葬他的妹妹，用美人、宝剑，以及珍贵的物品做为殉葬品，把江南的好东西几乎都拿尽了。没过一千年，就有美丽的彩云覆盖了溪谷，美貌的女子在古墓上游玩，白色的天鹅在森林中飞翔，白色的猛虎在山间吼叫。这些都是从前的精灵，现在又出世了，这将预兆你的子孙后代能做高官，名扬江表。因此你如果是生个男孩，可以给他起名叫白鹄。后来张承生下张昭，官位是辅吴将军，活了九十岁。这是蛇鹄带来的吉祥。

张氏

晋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恶之，披怀而咒曰：“鸠，尔来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为我福耶，飞入我怀。”鸠飞入怀，乃化为一铜钩。从尔资产巨万。（出《法苑编珠》，明抄本作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长安有个张氏，白天自己在室内，有一只鸠鸟从外面飞进来，停在她的床上。张氏很厌恶它，就敝开怀祷告说：“鸠鸟，你来如是我的祸事，就飞上天花板，如是我的福事，就飞到我的怀里。”结果鸠鸟真的飞进了他的怀里，而且变成了一块铜钩。从这以后，张氏家资产上万，发了大财。

司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安帝族子，遇难出奔。所乘骓，常于床前养之，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即试鞴之，则不动。休之还坐，马又惊。因骑马，即骤出，行十里余，慕容超收使已至，奔驰，仅得归晋。（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朝司马休之，是安帝同族的后代，因遇难而外逃，他骑的马常在床前喂养，忽然那马连声嘶叫不吃东西，它在注视着马鞍马不动。休之就试着鞴上马鞍，马不动，休之就又坐了下来，可是那马又惊叫起来，休之于是就骑上了马背，马就突然奔驰了出去，跑了十多里路，这时慕容超收使已到，休之就骑着马奔驰，才得到回晋。

杜慈

秦符生、寿光年，每宴集，后入者皆斩之。尚书郎杜慈奔驰疲倦，假寝省中，梦一人乘黑驴曰：“宁留而同死，将去而独生。”慈闻惊觉，取马遁走，乃免。余皆斩。（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前秦的符生和寿光年间，每次聚众宴会，凡是后来的都要斩首。尚书郎杜慈因奔驰劳累，就迷迷糊糊地在官衙里睡着了，他梦见了一人骑着一头黑色的毛驴说：“你若留在这里，就要一同死，如离开就可以活下来。”杜慈听了这话就惊恐地醒了，骑着马逃跑了。结果免了这场灾祸。而剩下的没有走的人都被杀了。

武士彟

唐武士彟，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彟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故乡人云：“士彟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夏之秋。”及士彟贵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出《太原事迹》）

【译文】

唐朝有个叫武士彟的人，是太原文水县人。小时候，与县里人许文宝靠着卖木材为生。他们曾栽植了数万棵小树，有一天小树要长成了茂盛的森林，他们就可成为大富翁。一天，士彟与文宝在树林下面读书，士彟自称是个厚材，文宝自称是枯木。私下里说一定能富贵。等到高祖发起义兵的时候，士彟也就穿着铠甲跟着入关。乡里的人们都说：“士彟靠卖木材的原故，果然遇到好结局。”等士彟富贵显达了，文宝依附他，官位做到了刺史。

张文成

唐率更令张文成，枭晨鸣于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成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出《国史异纂》）又一说，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有蜘蛛大如栗，当寝门悬丝上。经数日，大赦，加阶，授五品。男不宰，鼠亦啮腰带欲断，寻选授博野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率更令张文成，一天早晨听见一只猫头鹰在庭院的树上叫，他的妻子认为是不吉祥的征兆，就连声唾骂它。张文成说：“赶快洒扫干净，我要改官了。”话还没说完，祝贺的人就已在门外等着了。还有一个传说，文成在景云二年时，做鸿胪寺丞，帽子、腰带以及绿袍都被老鼠咬了。有一个象栗子大小的蜘蛛，悬挂在卧室丝网上。过了几天，遇大赦，他被提升授五品官。他的儿子不宰，也被老鼠咬了腰带，几乎要咬断了，不久被选授博野尉。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仪之孙也。仪子有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妆耶？”口中呕呕，如应曰“是”。（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的上官昭容，是侍郎仪的孙子。仪的儿子有罪，他的儿媳妇已怀了孕，被弄到宫里后，生下了留在肚子里的孩子昭容。昭容的母亲将要生他的那天晚上，梦见有个人给他一杆秤说：“拿着这杆秤去衡量天下的女人。”郑氏希望他是男孩。等生下了昭容，母亲看着他说：“称量天下，难道是你吗？”幼小的昭容就发出一呕呕的声音，好象答应说：“是”。

崔行功

唐秘书少监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鸲鹆，衔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鱼袋钩铁。不数日，加大夫也。（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朝秘书少监崔行功，在没做五品官以前，忽然有一只八哥，口里含着一个东西飞进了他的住室，把东西放到案上就飞走了。原来是一个鱼袋钩铁。没过几天，崔行功就被加封为大夫之职。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怀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构飞语，侯怒囚之，将置于法。怀玉抱冤无诉，于狱中叠石像佛，默祈冥助。时近腊月，心慕同侪，叹咤而睡。觉有人在头上语曰：“李怀玉，汝富贵时至。”即惊觉，顾不见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复睡，又听人谓曰：“汝看墙上有青鸟子噪，即是富贵时至。”即惊觉，复不见人。有顷天曙，忽有青鸟数十，大如雀，时集墙上。俄闻三军叫呼，逐出希逸，坏锁。取怀玉，权知留后。（出《酉阳杂俎》）

唐朝李正己本名叫李怀玉，是侯希逸的内弟。侯希逸镇守淄青的时候委任怀玉做兵马使。不久流传流言蜚语，侯希逸知道非常恼怒，就把李怀玉囚禁起来，将要以法严惩。怀玉怀着满腹冤屈没有地方申诉，就在狱中用石头堆起了一个佛像，并默默的祈祷请求神灵帮助。这时将近腊月，他非常羡慕同辈的人，就叹息怒骂着睡了。这时就感觉有人在头上告诉他说：“李怀玉，你富贵的日子到了。”于是他吃惊地醒了，环视四周，却不见有人。天还没亮，他感到非常奇怪，就又睡了。这时就又听到有人对他说：“你看见墙上有青色的鸟鸣叫，就是富贵的时候到了。”他又惊讶地醒来，仍然没看见有人。过了一会，天已放亮，忽然有十多只青色的鸟，象麻雀那样大小，这时落在墙上。不一会就听见三军呼叫的声音，撵走了侯希逸，打碎了牢锁，救出了怀玉，叫他暂时做留后的地方官。

李揆

唐代宗将（“将”原作“帝”，据明抄本改。）临轩送上计郡守，百僚外办，御辇俯及殿之横门。帝忽驻辇，召北省官谓曰：“我常记先朝每饯计吏，皆有德音，以申诫励，今独无有，可乎？”宰相匆遽不暇奏对，帝曰：“且罢朝撰词，以俟异日。”中书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计吏，敕下已久，远近咸知，今忽临朝改移，或恐四方乍闻，妄生疑惑。今止须制词，臣请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驻銮辂。”帝俞之，遂命纸笔，即令御前起草。随遣书工写录，顷刻而毕。及宣诏，每遇要处，帝必目揆于班。中外日俟揆之新命，时方盛暑，揆夜寝于堂之前轩，而空其中堂，为昼日避暑之所。于一夜，忽有巨狐鸣噪于庭，仍人立跳跃，目光迸射，久之，逾垣而去。揆甚恶之，是夜未艾，忽闻中堂动荡喧豗，若有异物，即令执烛开门以视。人辈惊骇返走，皆曰：“有物甚异。”揆即就窥，乃有暇蟆，大如三斗釜，两目朱殷，蹲踞嚼沫。揆不令损害，阶前素有渍瓜果大铜盆，可受一斛，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因扃其门，亦无他变。将晓，揆入朝，其日拜相。及归，亲族列贺，因话诸怪，即遣启户，揭盆视之，已失其物矣。（出《异苑》）

【译文】

唐代宗坐着华丽的车子去送别上计郡守，文武百官在外大量购置送行用的物品。皇帝乘坐着车来到了大殿的横门下，忽然停住了车，召集北省官员们对他们说：“我曾记得，先主在朝时，每当给计吏送行时都要有‘恩诏’下达民间，用来告诫勉励。而现在为什么没有呢？这样可以吗？”宰相匆遽一时没有回答。皇帝说：“干脆停止上朝回去撰写送行的文章，等待写好了再饯行吧。”这时中书舍人李揆赶紧上前跪伏在地上，上奏说：“皇帝送计吏，诏书已经下达很长时间了，远近的人都知道，现在突然改变送行的日期，恐怕四方官民得知，要胡乱的猜疑。现在停止送行，须要找个理由，请让我立刻动笔起草一个通知，乞请皇上稍稍停一下车。”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就叫人拿来纸笔，让李揆在皇帝面前起草。随即派书工抄写。不一会就写完了。接着就以诏书的形式宣读了。从此以后，每遇重大的事情，皇帝都要亲眼看见李揆在不在场。朝廷内外每天等着李揆被提升，当时正是盛夏，李揆晚上就睡在了殿堂前檐下的平台上，中堂是空的，是白天避暑的地方。一天晚上，忽然有只大狐狸在庭院里鸣叫。还象人站立起来那样的跳跃，两只眼睛放出光焰，过了很长时间，跳墙走了。李揆非常厌恶，这一夜都没有睡着。忽然又听见中堂里有动荡喧闹的声音，好象有奇怪的动物，就叫人拿着蜡烛打开门看，人们都惊恐害怕的往回跑，都说：“有个东西长得特别奇怪。”李揆就靠近前去看，却是个蛤蟆。大小就象三斗的大锅。两眼通红，蹲在地上，嘴里还吐着沫子，李揆不让人损害它，就用放在台阶前一个可装十斗的平常浸渍瓜果的大铜盆，把蛤蟆扣起来，并把门也插上，再没听到什么动静。天刚要亮时，李揆入朝，这天他就被提升为相。等回来时，亲戚族人都排着队来祝贺。于是就谈起夜晚的怪事来，就派人打开房门，揭开铜盆来看，盆下面扣着的那个大蛤蟆已经没有了。

贾隐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岂敢令朕止于林木间？”姜公辅曰：“不然，但地亦应。”乃奉天尉贾隐林谒帝于行在，帝观隐林气色雄杰，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星者所奏之语。隐林即天宝末贾修之犹子，帝因召于卧内，以探筹略之深浅。隐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画地，陈攻守之策，帝甚异之。隐林奏曰：“臣昨梦日堕于地，臣以头戴日上天。”帝曰：“朕此来也，乃已前定。”遂拜隐林为侍御史，纠劾行在，寻迁左常侍。（出《神异录》）

【译文】

唐德宗想要去西边巡视，有个善于观察星相的人启奏说：“遇见有林的地方就停下。”皇帝说：“怎么敢叫我停止在林木中。”姜公辅说：“不这样，就是地也应远林木的。”有个奉天尉贾隐林到行宫拜见皇帝，皇帝看贾隐林气度长相非凡，又是出身在忠臣英烈的家里，符合了知星者所说的话。隐林是天宝末年贾修的侄子，皇帝把他叫到了卧室里，来试探他的智谋筹略的深浅程度。隐林在皇帝的床前，用竹板在地上画，并陈述攻守的策略。皇帝感到很不一般。隐林对皇帝说：“昨天晚上梦见太阳从天上掉下来，我用脑袋又把太阳顶上了天。”皇帝说：“我这次来，乃是以前已经定数的。”于是就封隐林为侍御史，在皇帝身边负责纠正错误，揭发罪行的工作，不久又改任了左常侍。

张子良

唐永贞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润州大将张子良宅。初入浆（“浆”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瓮，水尽，入井饮之。是月九日，节度使李锜，诏召不赴阙，欲乱。令子良领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围城，李锜就擒，子良拜金吾将军，寻拜方镇。（出《祥异集验》）

【译文】

唐朝永贞二年的阳春三月，彩虹照进了润州大将张子良的住宅。先进到盛水的缸里，水没有了，又到井里去喝。这个月的第九天，节度使李锜，因诏书召他进宫，他却没有来，想要做乱。于是皇帝就命令张子良领兵收复宣歙，子良很快地调头反兵围城，李锜被捉，子良被提升为金吾将军。不久又升为方镇。

郑絪

唐丞相郑絪宅，在昭国坊南门，忽有物来投瓦砾，五六夜不绝。及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久之，复迁昭国。郑公归心释门，宴处常在禅室，及归昭国，入方丈，絪子满室悬丝，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数。其夕瓦砾亦绝，翌日拜相。（出《祥异集验》）

【译文】

唐朝丞相郑絪的住宅，在昭国坊南门。一天忽然住宅里投来了碎石瓦块，连续五六夜没断。郑絪就搬到了安仁西门的住宅躲避，结果碎石瓦块也跟着来了。过了很长时间，他又搬回了昭国坊。郑絪开始信奉佛教，吃住常常在禅堂里。等搬回昭国，他进到佛堂，喜蛛满屋，结网而挂，离地面有一二尺高，数不清有多少。就在那天晚上，碎石瓦块也没有了。第二天郑絪就被封了宰相。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征应四（人臣休征）

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兴　牛师　杜中立　李蠙　马植　高骈 孔温裕　孙偓　李全忠　侯弘实　戴思远　张篯　齐州民　朱庆源

裴度

唐中书令晋公裴度微时，羁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庭，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倚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发甚困于人，未知何时平定。”忽睹度，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仆者具述其事。度曰：“见我龙钟相戏耳！”其秋，果领乡荐，明年及第。洎秉钧衡，朝廷议授吴元济节钺，既而延英候对。宪宗问宰臣，度奏曰：“贼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弘，盖虑凋伤一境。不闻归心效顺，乃欲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镇皆愿勤王，臣请一诏进兵，可以平荡妖孽。”于是命度为淮西节度使，兴师致讨。时许滑三帅，先于郾城县屯军。度统精甲五万会之，受律鼓行而进，直造蔡州城下，才两月。擒贼以献，淮西遂平。后入朝居廊庙，大拜正司徒，为侍中中书令。儒生武德，振辉古今，洎留守洛师，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出征淮西，请韩愈自中书舍人为掌书记。及贼平朝觐，乐和李仆射方为华州刺史，戎服橐鞬，迎于道左。愈有诗云：“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出《剧谈录》）

【译文】

唐朝中书令晋公裴度未显贵的时候，客居洛中。曾经骑着一匹跛脚驴，进到皇城里，正走上天津桥。当时淮西不朝于朝廷有好几年了。有两位老人倚着桥柱子站着，嘴里说道：“蔡州用兵的时间已很长了，官府征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忽然看见了裴度，吃惊而发呆地走开了。裴度的仆人背着书囊走在后面，彼此距离稍远一点。仆人听老人说：“刚才忧虑蔡州没有平定，原来是等待这个人做将。”等回来以后，仆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裴度。裴度说：“他看我这潦倒的样子，特意戏弄我罢了。”那年的秋天，果然参加乡试，第二年就考中了科举。到执掌重务时，朝廷议定授予吴元济符节和斧钺，邀请朝中的英才对答事宜。宪宗问宰相和群臣们，裴度上奏说：“贼臣飞扬跋扈四十多年了，朝廷圣明暂且含忍，是考虑到怕伤害了一方的生灵，可是却没有听到他们有归顺朝廷的意思，而且还想要独霸一方。如果再授给他们重权，反而会更加助长他们凶恶叛逆的气焰。凭着皇帝你的聪明威武，分封的诸镇都愿意尽力于王事。请皇帝给我下一道诏书，我愿带兵去讨伐叛贼，一定平定妖孽。”于是皇帝就任命裴度做了淮西节度使，兴师讨伐逆贼。这时许滑统帅三军先在郾城县驻扎了军队，裴度统领五万精锐人马和他会师，擂鼓摇旗纪律严明，一直攻到了蔡州城下。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献上擒获的叛贼，淮西就平定了。回朝后入朝廷被提升为正司徒，做侍中中书令。文人而兼武德振天下光耀古今。等到留守洛师时，还常常说起天津桥那两个老人的事。在出征淮西时，奏请韩愈从中书舍人提升为掌书记。等平定了叛贼回朝觐见时，乐和李仆射正做华州刺史。他们都穿着出征的衣服。拉着马，带着弓箭袋，在大道上迎接裴度。韩愈还写了一首诗说：“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段文昌

唐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拓荆楚间。常半酣，靸屐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门枕流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屐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成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摄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县。县去灵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既及郭门，两炬皆灭。先时为皋奉使入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方与日者从容，文昌入谒，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耳。”是时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后十余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锡礼部郎中。（出《录异记》）

【译文】

唐朝丞相邹平公段文昌，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傲视世人。没做官以前，流落在荆楚之间。常常喝酒喝得半醉，拖拉着鞋在江陵大街上来回地走。一次大雨刚停，路上特别泥泞，在大街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宅院，门下形成水渠，文昌借着酒醉，就脱掉了鞋袜在水渠里洗脚。就好象旁边没有人一样，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做了江陵节度使，一定要买了这个宅院。”旁边听见的人都感到很可笑。那以后文昌果然做了镇守荆南的官，他就买下这个宅院。又曾经辅佐太尉南康王韦皋，做了成都馆驿的巡官，忽然失去信任，被韦皋给撵走了。叫他去代理灵池县尉。他带着一个瘦弱的小童，骑着一匹劣马，急忙往县里赶路，县城离灵池有六七里。天已经黑了，路上行人已没有了，忽然有两盏灯笼在前面引路，并喊着：“太尉来了。”等到了城门，两盏灯笼都灭了。文昌以前替韦皋办事奉命去长安，一向和刘禹锡交情很深，这时刘禹锡做礼部员外，正和会占卜的人闲谈，文昌就进去请见。占卜的人隐藏在竹帘子后面，等文昌走后，占卜的人出来问刘禹锡说：“员外想探问官运，日期还很遥远。须等十年以后，刚来的这个客人当了丞相的时候，才能提升为本曹正郎。”这时刘禹锡很不得志，连续任外官，后十多年，文昌做了丞相，才把刘禹锡提升做了礼部郎中。

李逢吉

唐丞相凉公李逢吉，始从事振武日，振武有金城佛寺，寺有僧，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负壁而坐，忽见一（“一”原作“妇”，据明抄本改。）人，介甲持矛，由寺门而入，俄闻报李判官来。僧具以告，自是逢吉与僧善。每造其室，即见其人先逢吉而至，率以为常矣。故逢吉出入将相，二十余年，竟善终于家。（出《补录记传》）

【译文】

唐朝丞相凉公李逢吉，开始在振武那里做事的时候，振武有座金城佛寺，寺院里有个和尚，七十多岁了。曾经有一天独自一个人靠着墙壁坐着，忽然看见一个人，身穿铠甲手拿长矛，从寺院的门口进来。不一会就叫着说：“李判官来了。”老和尚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李逢吉。从这以后李逢吉和老和尚相处很好。每次到老和尚房里，就看见那人在他到之前就先到了。时间久了也就认为很正常了。所以李逢吉做将相二十多年。最后竟得善终死在家里。

牛僧孺

唐河南府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滩涨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丞相牛僧孺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邑宰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备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上当有鸂鶒双立，前后邑人以此为验。”僧孺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曰：“既有滩，何惜一双鸂鶒。”宴未终，俄有鸂鶒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出《剧谈录》）

【译文】

唐朝河南府伊阙县前面有一条大河，每当官员中有人做了御史，河水中就事先露出小沙滩来。河水清澈，河石沙砾着实可爱，丞相牛僧孺做县尉时，一天忽然有人报告说小滩露出来了。第二天，县官和同僚的人都摆上酒宴在亭子上观看，并召来了年岁大的老人来询问是怎么回事。有个老官吏说：“这一定是任命分司御史，而不是西台御史。如果是西台御史，那么沙滩上应当有两只紫鸳鸯对立着。从前和现在的城里人都把这种现象看做是验证。”僧孺暗暗的揣摸着；县里和我一起做官的人里，没有一个能超过我的，因此举起酒杯说：“既然沙滩已露出来，还愁一对紫鸳鸯不出来吗？”饮宴还没有进行完，不一会就有紫鸳鸯飞下来了。没过十天，牛僧孺就被提升为西台监察御史。

王智兴

唐王智兴始微时，尝为徐州门子。有道士寓居门侧，智兴每旦起持帚，因屏秽于道，必埽其道士之门，道士深感之。后智兴母终，辞焉。道士谓智兴曰：“吾善审墓地，若议葬，当为子卜之。”智兴他日引道士出视地，道士以智兴所执竹策，表一处，道士曰：“必窆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及智兴再往埋穴，其竹策有枝叶丛生，心甚异之，遂葬焉。智兴又曾自郡赍事赴上都，宿郾城逆旅，遇店妇将产。见二人入智兴所寝之舍，惊曰：“徐州王待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后五岁，当以金疮死。”智兴志之。及期，复过店，问妇所生子，云：“近因斧伤，已卒矣。”（出《唐年补录纪传》）

【译文】

唐朝有个叫王智兴的人，他在卑微的时候，曾经做徐州管门的人。有个道士就住在大门旁边的房子里。智兴每天早晨起来都拿着扫帚清扫，除去道上的脏东西，而每次又一定要把道士的门前扫干净。天长日久，道士非常感谢他。后来智兴的母亲死了，他就把这件事告诉道士，道士对智兴说：“我会看墓地，如果商议埋葬的事，我给你卜算找个风水宝地。”一天智兴就领着道士去看墓地。道士用智兴拿着的竹杆在一处做了标记。道士说：“一定要把你的母亲落葬在这个地方，这样你可以长寿，而且两代都可以做高官。”智兴第二次去挖墓穴时，那竹杆上长满了竹叶，他心里感到特别奇怪，就把母亲埋葬了。智兴又曾经从郡去上都办事，就住在了郾城的旅馆里。正遇上店主的妻子将要临产，看见两个人进到智兴住的房间里，惊讶地说：“徐州王侍中在这。”又说：“所生的孩子五岁时当因金疮而死。”智兴记住了这些话，等到第五年时，智兴又路过这个店，就询问妇人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最近因为斧子砍伤而死了。”

牛师

唐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岂奈我何！”未几，奇章公牛僧孺以旧相节度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方知将相之任，岂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韩尚书皋，镇夏口，就加节度使，自后复为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由刑部尚书除观察使。明年冬，僧孺实来。宰臣建节镇夏口，自僧孺始也。（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长庆中，在鄂州里巷间的人。每当说话，就用牛字来帮助。又有一个和尚，自称牛师。他一会愚昧，一会聪慧，有人说话中伤了他，他就一定说：“我的兄长马上就到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没有多久，奇章公牛僧孺以旧丞相的身份做了武昌的节度使统领军队。虽然那些话是听不到了，可是牛师还活着。这才知道，将相的任职都不是偶然的。以前是元和初年，韩尚书皋镇守夏口，就任节度使，以后又做了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由刑部尚书出任观察使，第二年冬天，牛僧孺才来。以宰相任节度使来镇守夏口，是从牛僧孺开始的。

杜中立

唐杜皋，字中立，少年时，赡于财产，他无所采取。其与游徒，利于酒炙，其实蔑视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客有善相者，历观诸宾侣，独指中立曰：“此子异日当为将矣。”一坐大笑。中立后尚真源公主，竟为沧州节度使。初李瑑之出镇，旗竿道折，乃杀其执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瑑竟无患，而中立卒焉，岂杀之可以应其祸。（出《玉泉子》）

【译文】

唐朝有个叫杜皋的人，他的字叫中立，少年的时候，家里有充足的财产。他没有什么爱好，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在一起，为了吃喝，他其实很看不起他们。一天，在城外送迎客人，客中有个会相面的人，一个个地看着在场的宾客，然后单独指着中立说：“这人日后可以做大将军。”在场的听了大笑。中立后来娶了真源公主并做了沧州节度使。当初李出镇，旗杆在路上折断了，他就把拿旗的人杀了。中立在路上旗杆也折断了，他把拿旗的人打了二十杖。李竟没有灾祸，而中立却死了，难道是杀人可以解脱灾祸吗！

李蠙

唐司空李蠙，始名虬。赴举之秋，偶自题名于屋壁，经宵，忽睹名上为人添一画，乃成虱字矣。蠙曰：“虱者蠙也”，遂改名蠙。明年果登第。（出《南楚新闻》）

【译文】

唐朝司空李蠙，当初名叫虬。在他去赶考的那年，偶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屋子的墙壁上。过了一夜，突然看见名字上被人添上了一笔，那“虬”字就变成了“虱”字了。李絪说：“‘虱’字是‘蠙’啊。”于是就改名叫李蠙了。第二年，果然就考中了。

马植

唐丞相马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矣。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出《本事诗》）

【译文】

唐朝丞相马植，被免除了安南都护的职务。因和当时的宰相不和，被调到了黔南做官，他特别不得志。途中把船绑在了峡谷附近的古寺旁边。古寺前面有长长的河堤，河堤的两旁有片树林，夜晚，月色特别明亮。他看见了一个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大堤上慢慢地走。并随口吟诵着：“截竹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他听得清清楚楚，那吟诵的人连续地说了四遍。于是就派人迎上去询问，可是那人却不见了。后来马植在黔南被评为大理卿，后又提升为刑部侍郎，兼管盐铁。后做了丞相。

高骈

唐燕公高骈微时。为朱叔明司马，总兵巡按。见双雕，谓众曰：“我若贵，矢当叠双。”乃伺其上下，果一矢贯二雕。众大惊异，因号为落雕公。（出《感定录》）

【译文】

唐朝燕公高骈没发迹时，做总兵朱叔明的司马。总兵巡行审查，高骈看见两只大雕，就对大家说：“我如果是贵人，一箭就应当射中双雕。”他就观察双雕一上一下飞着的时候，一箭果然射下了双雕。大家都非常地吃惊诧异。因此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落雕公”。

孔温裕

唐河南尹孔温裕，任补阙日，谏讨党项事，贬郴州司马。久之，得堂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尔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书云：“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无音耗。一日，有鹊喜于庭，直若语状。孩稚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极异之。无几，却除此官。（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河南尹孔温裕，担任补阙职务的时候，曾因进谏讨阀党项的事，被贬为郴州司马。很久以后，得到堂兄温业的书信说：“宪府想要让你做侍御史。”他每天都等待着诏书下达。忽然又得到了一封书信说：“宰相准备叫你当右史。”但都没有音信。一天有喜鹊落在庭院好象说话的样子。幼小的孩子下拜并且祷告说：“希望早日得官。”喜鹊飞走后，就从空中落下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补阙”二字，他感到很奇怪。没过多久，他就做了补阙官。

孙偓

长安城有孙家宅，居之数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孙氏初犹障蔽之，不欲人见。期年之后，渐渐滋茂，以至柱身通体而变，坏其屋上冲，秘藏不及。衣冠士庶之来观者，车马填咽。不久，偓处岩廊，储居节制。人以为应三槐之朕，亦甚异也。近有孙炜，乃偓之嗣，备言其事。（出《玉堂闲话》）

【译文】

长安城有个孙家的宅院，孙家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代了。这里的堂室特别古老，那堂前的一个大柱子上忽然长出了槐树枝。孙氏开始还用布帷遮挡着不让看见，一年以后，槐树的枝叶逐渐茂盛起来，整个柱子都变了形状，把屋子都给顶坏了。这时秘密再也隐藏不住了。来观看的人有当官的也有老百姓，每天车马行人十分拥挤。不长时间，孙偓外居岩廊，当副节制官。人们都认为是应了“面三槐，三公位焉”的预兆。他自己也特别奇怪。附近有个叫孙炜的人，是孙偓的后代，他详尽说了这事。

李全忠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曾为棣州司马，忽有芦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节焉。心以为异，告于别驾张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节为瑞，乃姓蒲，后子孙昌盛。芦苇也，合生陂泽间，而生于室，非其常矣，君后必有分茅之贵。三节者，传节钺三人，公其志之。”全忠后事李可举，为戎校，诸将逐可举而立全忠，累加至检校太尉，临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为三军所逐。弟匡俦，挈家赴阙，至沧州景城，为卢彦盛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节，以饮博为事。曾一日与诸游侠辈钓于桑乾赤栏桥之侧，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节制分，则获大鱼。”果钓得鱼长三尺，人甚异焉。（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乾符末年。有个范阳人叫李全忠。从小就精通《春秋》，喜欢鬼谷子的学问。曾经做棣州司马。忽然在他所住的屋里长出了一棵芦草，有一尺长共三个芦节。他心里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别驾张建章。张建章是一位通今博古的人，就说：“过去蒲洪把生长在池沼中的长有九个节的蒲草看作是吉祥的征兆，才改姓蒲的，后代子孙很兴盛。芦草应生长在池塘和沼泽地里，可是长在屋里，这可不是寻常的事了。你以后一定能做高官，芦草长有三个竹节，这表明官位可以传递三人，你可记住我的话。”李全忠后来辅佐李可举，做戎校，但各位将官把李可举撵走了，而推举了李全忠，这样全忠官位一直做到检校太尉。临阵打仗特别有威严。全忠死后，他的儿子匡威被三军撵走。匡威的弟弟匡俦，带着家眷奔赴京城，到沧州景城的时候，被卢彦盛杀害了。先前匡威年少好跟人斗，又不拘小节，整天靠饮酒贿博活着。曾经有一天，和许多游客们在桑乾赤栏桥的旁边钓鱼，自己把酒洒在地上说：“我如果有幽州节制官的缘份，就应钓个大鱼上来。”果然他钓了一条三尺长的大鱼。人们都感到特别的奇怪。

侯弘实

侯弘实，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贫，长为军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常寐于檐下，天将大雨，有虹自河饮水，俄贯于弘实之口。其母见，不敢惊焉。良久，虹自天没于弘实之口，不复出焉。及觉，母问有梦否，对曰：“适梦入河饮水，饱足而归。”母闻之默喜，知其必贵矣。后数月，忽有蜀僧诣门求食。临去，谓侯母曰：“女弟子当有后福，合得儿子力。”侯母呼弘实出，请僧相之。僧视之曰：“此蜺龙也。但离去乡井，近江海客宦，方有显荣。”又曰：“此子性识惨毒，必有生灵之患。倘敬信三宝，即得善终。”言讫而去。弘实后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将领。同光三年，从兴圣太子收蜀。蜀平之后，无何，与陕府节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诛灭，弘实得赦，寻为眉州刺史，节度夔州。复自宁江，迁于黔府，一州二镇，皆近大江，官业崇高。敬奉三宝，信心无怠。然于临戎理务，持法御下，伤于严酷，是知蜀僧所云不谬矣。（出《鉴戒录》）

【译文】

侯弘实，本是蒲坂人，从小家里很贫穷，长期是军外子弟，年龄才十三四岁。一天曾在屋檐的下面睡觉，天将要下起大雨，有条彩虹在河中喝水，一会就钻进了弘实的口里。他的母亲看见了，不敢惊动他。很长时间，这条虹才全部的进入了嘴里，不再出来了。等弘实睡醒时，母亲就问他做梦了没有，他回答说：“刚才梦见到河里喝水，饱饱的喝了一顿才回来。”母亲听了默默地高兴。知道弘实将来一定有出息。几个月后，忽然有个四川的和尚到弘实家门前要吃的，临走时对侯母说：“你应当有后福，全靠儿子的力量。”侯母把弘实叫出来，让和尚给他相面，和僧看了看弘实说：“这个孩子是条蜺龙，但要离开乡井，接近江海去做官，才能有显耀的机会。”和尚又说：“这个孩子性情残忍毒辣，一定要有人命的祸患。倘若敬奉信仰佛门，就能得到好的归终。”说完和尚就走了。弘实后来果然在军队里做了将领。同光三年，跟从兴圣太子收复四川。四川平定以后不久，他和陕府节度使康延孝等叛乱，等康延孝被诛杀以后，侯弘实才被赦免。不久做了眉州刺史。夔州节度使又从宁江迁到了黔府。一州三镇都靠近大江，他官位很高，敬奉佛教十分虔诚，专心不倦，然而在军队上从事管理，持法严厉，过于惨酷。因此知道四川的和尚所说的一点也不错。

戴思远

梁朝将戴思远，任浮阳日，有部曲毛璋，为性轻悍。常与数十卒追捕盗贼，还宿于逆旅，毛枕剑而寝。夜分，其剑忽大吼，跃出鞘外。从卒闻者，愕然惊异。毛亦神之，乃持剑咒曰：“某若异日有此山河，尔当更鸣跃，否则已。”毛复寝未熟，剑吼跃如初，毛深自负之。其后戴离镇，毛请留，戴从之。未几，毛以州归命于唐庄宗，庄宗以毛为其州刺史。后竟帅沧海。（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后梁朝大将戴思远，在浮阳任职时，有部下叫毛璋的人，此人性情轻躁强悍。曾和数十人一齐追捕盗贼。回来的时候在旅馆住宿，毛璋枕着宝剑睡觉。半夜，那宝剑忽然的大声吼叫着跳出了剑鞘。跟从的人听到了叫声都惊恐诧异，毛璋也感到神奇，于是他就拿着宝剑祷告说：“我如果他日能占据这里的山河，你应当再鸣叫跳跃，如果不能，就请停止。”毛璋祷告完就又睡下了。还没等睡熟，那宝剑又象原来一样吼叫跳跃起来。毛璋非常自信，那以后戴思远要离开镇里，毛璋请求留下来，被同意了。没有多久，毛璋连同这个州都归顺了后唐庄宗，庄宗让毛璋做了这个州的刺史，后来竟统帅了天下。

张篯

密牧张篯少年时，常有一飞鸟，状若尺鷃，衔一青铜钱，堕于张怀袖间。张异之，常系钱于衣冠间。其后累财巨万，至死物力不衰。即飞鸟堕钱，将富之祥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密牧张篯小时候，曾有一只形状象一尺多长的鷃鸟那样的飞鸟，口中含着一枚青铜钱，掉在了张篯的怀袖里。张篯感到很奇怪，就把这枚铜钱系在了衣帽上，那以后他积累的财物上万，到他死的时候，财物富庶不减，这就是飞鸟投钱，是富裕的吉祥征兆。

齐州民

齐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刘十郎，以鬻醋油为业。自云：“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以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妇前视，且惊且喜。自是因穿地，颇得隐伏之货。以碓杵为神鬼所赐，（“赐”原作“伤”，据明抄本改。）乃宝而藏之。遂弃舂业，渐习商估。数年之内，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妇神其杵，即被以文绣，置于匮匣中，四时致祭焉。”自后夫妇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渐衰，今则儿孙贫乏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齐州有一家富翁，郡里的人都叫他刘十郎，以卖醋卖油为职业。自己说：“年轻时，家里贫穷得很，和妻子给人家舂米来维持生活。忽然有一天晚上，正在舂米，那舂米的棒子突然发出了声音，一看，棒子已折断了。夫妻二人互相看着十分忧愁叹息，好长时间才睡下。天快亮醒后，有一个新的舂米棒子在石臼的旁边，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夫妻二人上前一看，又惊讶又高兴。从这时开始，在挖地时得了很多隐埋在地下的财物。所以就认为舂米的工具碓杵是神鬼所恩赐的，就把它看成是宝贝收藏了起来。接着就放弃了舂米的活计，渐渐地做起了买卖。几年之内，就获得了百倍的利息。家里积累了千金。夫妻把那舂米的棒子看作是神物，就用彩色的绣花绸子包了起来放在了柜匣里，一年四季都要祭奠。从这以后夫妻也就富足起来，并且也渐渐的老了。等他们死了以后，物力渐渐的差了，现在他们的儿孙又都贫穷了。

朱庆源

婺源尉朱庆源，罢任方选，家在豫章之丰城。庭中地甚爽垲，忽生莲一枝。其家骇惧，多方以禳之。莲生不已，乃筑堤汲水以回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庆源选授南丰令。后三岁，入为大理评事。（出《稽神录》）

【译文】

婺源尉朱庆源，被罢了官待选时，家住在豫章的丰城。庭院的地势很高土质很干燥。忽然长出了一棵莲花，他们全家都很震惊而且害怕，千方百计来祭祷消灾。莲花不停地长着，就筑起大堤抽水来浇灌它，于是就变成了大池塘。芡和荷花生长的特别茂盛。这一年，朱庆源被选授了南丰令。后三年，又晋升做了大理评事。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征应五（邦国咎征）

池阳小人　背明鸟　王琬　张聘　张林　东瀛公　长广人　黄丘村　韩僧真 洛阳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师　周靖帝　苏氏　突厥首领　陈后主　渭南人　猫鬼 长星　大乌　虾蟆　幽州人　默啜　张易之　孙俭　太白昼见

池阳小人

王莽建国三年，池阳有小人，长一尺余，或乘马，或步行，操持万物，小人皆自相称。三日乃止。莽甚恶之。自后兵盗日盛，而竟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王莽建国三年，池阳发现了小人。有一尺多高，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所有的东西都能操持料理。他们自己都互相称小人。三天就没有了。王莽非常厌恶。从这以后兵匪盗匪四起并且一天比一天厉害，王莽最终被杀死。

背明鸟

黄龙元年，吴始都武昌。时越雟之南献背明鸟，形如鹤状，止不向明，巢常对北，多肉少毛，其声百变，闻钟磬笙竽之声则奋翅摇头。时人以为吉瑞。是岁迁都建业，殊方多贡珍奇。吴人语讹，呼为背亡鸟。国中以为大妖，不及百年，当有丧乱背叛流亡之事，散逸奔逃，墟无烟火。果如斯言。后此鸟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黄龙元年，吴国开始首都在武昌。当时越雟的南面献来了一只背明鸟。形状好象仙鹤，它不对着亮处呆着，朝北筑鸟窝。鸟的肉多而羽毛少，它的叫声变化多端。如果听到了钟磬笙竽等乐器的声音，它就会展开翅膀摇动着脑袋翩翩起舞。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这年吴迁都到建业。许多地方都进奉了很多的珍奇瑰宝。吴人发音不同，叫成背亡鸟。国中的人都认为是大妖，不到百年，应当有丧乱背叛、流亡的事情发生。百姓失散到处奔逃，一片废墟没有烟火。果然象吴人所说，后来这鸟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王琬

晋武帝太康七年，郊坛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鲜明，恒卧坛侧。觉见人前则去。骑督王琬，以骏马追之。狗徐行，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复还。郊丘非狗所守，后遂大乱。又武帝时，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余步。帝不思和峤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乱。（出《郭颂世语》，明抄本“颂”作“颁”）

【译文】

晋武帝太康七年，在郊坛下有一条白狗，高三尺，毛色光亮鲜明。常常趴在坛的旁边。发觉有人上前就离开了。骑督王琬，骑着骏马追赶，狗慢慢的走，但是马却追不上。用箭射，可是狗又逃掉了。王琬走了狗又返回来。郊丘不是狗能看守的，后来就发生了战乱。另外，武帝的时候，幽州有狗，能用鼻子在地上走三百多步。预兆反映在武帝不考虑和峤的话而立了惠帝。到了衰落混乱的地步。

张聘

晋惠帝太安中，江夏张聘所乘牛言曰：“天下乱，乘我。”聘惧而还。犬又言曰：“归何早？”寻牛人立而行。聘□□□□曰：“天下将乱，非止一家。”其年张昌作乱，先（“先”明抄本作“将”。）略江夏，众推为（“江夏众推为”五字原空阙，据黄本补。）帅。于是五州残乱，聘方族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惠帝太安年间，江夏张聘所骑的牛张嘴说话了。牛说：“天下乱，就骑上我。”张聘十分害怕，就回到了家里。而狗又说：“为什么回来得这样早？”不久牛象人那样的直立行走。张聘说：“天下将要大乱，不只是一家。”那年张昌作乱，将要侵略江夏，江夏的百姓推举张聘做帅。在这时，天下大乱，张聘全家族都被消灭了。

张林

晋怀帝永嘉中，嘉兴张林有狗名阿永。时天下饥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言得肉（明抄本“言”作“前”，“肉”作“食”）。”故健，今饿不复行耶。狗忽语云：“我道天下人饥死！”狗语不已，闻者怖走。时天下荒乱，帝没于胡。（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怀帝永嘉年间，嘉兴有个叫张林的有一条狗，名叫阿永。当时天下闹饥荒，狗走起路就要倾倒。张林说：“阿永，说话给你肉吃。”狗以前健壮，现在饿得不能走路了。狗忽然说：“我说天下的人都因饥饿而死。”狗说个不停，听到的人都十分恐怖的吓跑了。当时天下正闹荒乱，怀帝死于胡。

东瀛公

晋东瀛公腾，字元迈，以永嘉元年镇邺。时大雪，当其门前方十数步，独液不积。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齿皆缺。腾以为马者国姓，称吉祥马。或谓马无齿则不食。未几，晋大乱。（出《异苑》）

【译文】

晋东瀛公名腾，字叫元迈，在永嘉元年时镇守邺。当时雪下得很大，在他门前十多步的地方连水点都没有，东瀛公腾觉得很奇怪，就用锹挖那里，结果挖出了一个用玉做的马。有一尺多高，没有牙齿，东瀛公腾认为这马是国王的姓，称它是吉祥之物。有人说马没有牙齿就不能吃东西。不久，晋就大乱。

长广人

宋文帝元嘉末，长广人病瘥，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饭辄觉身长。如此数日，头遂出屋。段究为刺史，度之为三丈，复还渐缩如旧，经日而亡。俄而文帝为元凶所害。（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宋文帝元嘉末年，有个长广人得了疫病。只是能吃东西而躺不下，吃一顿饭就发觉身子长长了，象这样的十多天，头就长出了屋子。段究当时是刺史，他估计该时长广人有三丈高。过了些时候又渐渐的缩短，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过了几天就死了。不久，文帝就被元凶所杀害了。

黄丘村

宋江陵黄丘村，有羊生羔，两头一颈，在上者鸣，在下者不鸣。俄而刘义、司马休之相继作乱，人多兵死。（出《渚宫旧事》）

【译文】

宋朝江陵的黄丘村，那里有一只羊生下了一个羊羔，在脖子上面长了两个脑袋。长在上面的能鸣叫，长在下面的不能鸣叫。不久刘义、司马休相继叛乱。许多人在叛乱中战死。

韩僧真

后魏肃宗熙平二年，并州祁县人韩僧真女，从母右肋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养之。太后临朝，为元乂、刘腾幽于永巷，后竟被尔朱荣沈于河。魏室因兹大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后魏肃宗熙平二年的时候，并州祁县人韩僧真的女儿，从她母亲的右肋下生出来，胡太后就叫人把她送到了宫庭中宫嫔居住的地方抚养。等太后上朝，那个女孩就被元乂、刘腾在永巷给囚禁了。后来竟然被尔朱荣给扔到了河里淹死了。魏因此就发生了叛乱。

洛阳金像

后魏普泰元年，洛阳金像生毛眉鬓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曰：“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征。”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焉。（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后魏普泰元年的时候，洛阳的金像忽然长出了眉毛头发，全都齐备长全了。尚书左丞魏季景对人说：“张天锡时有过这种事，他的国家于是就灭亡了，今天这种现象，也是不祥的征兆。”果然到了第二年，广陵被废弃而亡。

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元年，幸玄武湖。湖中鱼皆骧者，见于水上，若顾望焉，帝入宫方没。此下人将举兵睥睨乘舆之象。寻有侯景之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梁武帝大同元年时，武帝到玄武湖游赏，湖中的鱼都仰起头来，露在水面上。好象向四处张望。等武帝回宫时鱼才进到了水里。这是有人将要举兵侧目窥察皇上乘车的象征，不久就有侯景发动了叛乱。

惠炤师

齐末惠炤师者，不知从何许而来。骑一竹枝为马，振策驰驿，盘躄回转。或时厉声云：“某处追兵甚急，何不差遣？”遂放杖驰走，不遑宁息。或晨往南殿，暮至北城。如其所言，果有烽檄之急。每遥见黑云飞乌群豕，但是黑之物，必低身恭敬。忽自称云，伏喽罗语。国人见者，莫不怪笑。京内咸识。不知名字者，呼为伏喻调马。（“伏喻调马”四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齐未动之前，惠炤走杖马，来到殿西骑省，密告诸贵唐邕等，急救东方，吴儿大欲入，晓夕孜孜，守阙不去。数日，吴明彻自广陵北侵淮楚。国家遣兵将救，始集兵马。惠炤已去城四十里，于白壁南待军，指麾号令。大将至，谓齐安王高敬德曰：“努力，好慎浆水！”后吴人纵水淹渍，齐军多有伤没。在京百官朝集，惠炤亦骑杖执策，立于武成之后。敕付天平寺，常令三人守之。勿（“勿”原作“忽”，据明抄本改。）听浪语。炤狂言如旧，不可止约。后于天平寺宿，与一大德僧共密语：“天地开辟，上古无为。’下至君臣父子、道德仁义、老经佛法，优劣多少？”凡所顾涉幽隐之事，无所不论。迨至天晓将去，谓曰：“慎莫漏我此语！若泄，打杀汝。”去后，此僧语一二老宿名德者云，伏喻乃是大圣人，非寻常，不可轻忽。闻其所说，诸佛得道者，咸经亲事，序述犹如指掌。见语勿道，恐诸不知，怀骄慢心，将来获罪，所以相告。午后，惠炤密将拳石手巾裹来，语此僧云：“戒你莫说乃不能忍。”以巾打之，一下死。寺家执以奉闻，恕而不问。齐将破之时，北宫东北角割十步为弘善寺，惠炤曾到寺宿。其夜骞墙住太后宫院，盗入宫人房里，被捉。炤曰：“不久人人皆入，何为独自约我？”又以状奏，诏复舍之。时宫校贵人内外戚妃媵出家者，朔望参谒，车马衣服，侍从绮丽。惠炤寻逐车后，眼语挑弄，云：“罢道之日，与我作妇。”官者驱逐。且语且前。贵人等以炤狂悖，为后主所容，但笑而不责。每逢见僧众，则恶骂嗔打，手执砖瓦，不避头面。云：“无用之时除剪！”僧徒值者亦必避之。于后失经五六日，忽复自来，则厕上而眠。或把杖坐睡。云：“官府甚多，军马遍满，昼夜供承，不可周悉。图籍不得不造。及周兵入晋阳，炤到太后寺浮图前，合掌落泪云：“\*\*倾！”即伏地不起。武帝平东夏，不收图籍，府库典诰，州县户口，洛京故实，并为军人毁弃。至今大比民贯，（“至今大比民贯”六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创始营造。炤所说造籍，悉符验焉。而炤竞不知所在。（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齐末有个叫惠炤师的，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骑着一根竹枝当做马，挥动的鞭子奔跑驰骋，盘着瘸腿来回旋转。有时厉声说：“某地方追兵非常急迫，为什么不派遣我。”于是就放下竹杖快速的奔跑，没有时间休息。有时早晨去南殿，晚上又到北城，象他说的那样，果然有报警的消息特别紧急。每当他远远的看见黑色的乌云，飞翔的乌鸦，成群的猪，只要是黑色的东西，一定要低下身子，表现得很严肃很有礼貌的样子。有时忽然的自己说自己是埋伏的盗匪。国内的人看见他的，没有不感到奇怪并讥笑他的。京城里的人全都认识他。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都叫他是伏喻调马。齐末没发生动乱以前，惠炤骑着竹杖快速奔跑，来到殿西骑省，偷偷告诉诸贵唐邕等人，赶紧救助东方，吴人将要攻进来了。而他白天晚上非常勤勉的守着城不肯离开。几天后，吴明彻从广陵北侵入淮楚。朝廷派兵准备救助，刚开始集合兵马，惠炤已经离开城有四十里远了。他在白壁的南面等侍着军队，指挥号令。就象大将军到了一样，他对齐安王高敬德说：“要努力，做好防水的准备。”果然后来吴人放水淹渍，齐军死伤的人很多。在京城的百官纷纷上朝，惠炤也骑着竹杖，拿着马鞭，站在武成的后面。诏书下达，把惠炤交给天平寺，常常叫三个人看守他。不要听他的放纵的话。惠炤仍然象原来那样的狂言乱语，没有谁能拦阻限制他。后来惠炤住在天平寺，和一个名叫大德的老和尚一齐偷偷的议论着。从开天辟地、上古没有统治，一直谈到了君臣父子，仁义道德，老经佛法，有多少好的，多少坏的。凡是所涉及到的不公开的事情，没有不议论到的。等到天亮才离开。惠炤对老和尚说：“千万不要泄露我说的这些话。如果泄露出去，就打死你。”惠炤走后，这个老和尚就告诉了一两个有资格有名望的人说：“惠炤是个大圣人，并不是寻常的人。不可以对他轻视疏忽。听他所说的这些事，许多修行圆满的有道德的人，都亲自经历过，他叙述的了如指掌，你们听见这些话不要说出去，我恐怕你们不了解他，而对他怀有傲慢的想法，将来得罪了他，所以才把这些话告诉你们。”午后，惠炤偷偷的把拳头大小的石头用手巾包裹着来了。对这个老和尚说“告戒你不要说出去，你却不能忍耐。”说完就用手巾打他，只打了一下就把和尚给打死了。寺里就写了状子告他，而皇上却宽恕了他。齐国将要灭亡的时候，在北宫的东北角割舍了十步的地方做了弘善寺，惠炤在寺里住，那天夜里他就跳墙去了太后的宫院。偷着进到宫人的房里，被捉住了。惠炤说：“不久人人都会进来，为什么要单独的约束我？”人们又写了状子上奏，结果诏令又把他放了。当时宫里的贵人和朝庭内外的亲戚妃子，宫女出家的人，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那天，都会叩拜皇上。骑着马坐着车来的人很多，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惠炤就跟在车后边，眉目传情般挑弄她们说：“等你们停止修道的时候，给我做媳妇。”官差撵他走，他就一边说一边往前走，贵人们都认为惠炤是个疯子，被后主所宽容，只是讥笑他而不责备他。惠炤每当看见和尚们，就厌恶谩骂并发怒的打他们。手里拿着砖瓦，不管是头还是脸直打过来，说：“没用的时候就全都去掉。”和尚们碰上他的也一定要躲开他。在这以后失踪了五六天，忽然又自己来了，就在茅厕里睡觉，有时手把着竹杖坐着睡。说：“官府这么多，军队马匹遍地是，白天黑夜都承担着供求的任务不可以不周悉。所以疆域图和户口册不能不制作。”等到周兵进入晋阳时，惠炤到太后寺浮图前，合掌落泪说：“法规倾覆了。”说着就趴在地上不起来了。武帝平定了东夏，没有收藏疆域图和户口册，府库里的经典诰命，州县的户口，京城里的故事史实，一起被军人毁弃。到现在大比三年一次调查人口，考查官克之制为百姓所习惯，才开始谋求制作。惠炤所说的制作户口册的事，全都符合应验了。而惠炤竟然不知到哪里去了。

周靖帝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荥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光直属天，自东方而来，有白龙长十许丈，西北向，舐掌而鸣。西北有黑龙，亦乘云而至。风雷相击，乍合乍离，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龙升天，黑龙坠地。复有大鲤鱼三，从小鱼无数，乘空而斗。雷雨又甚，大风发屋，至瞑乃止。鱼不复见。明日，有两黑蛇，大者长丈五，小者半之，并伤腰颈，死于窦前。黑蛇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鱼三而斗者，尉迟回、王谦、司马消难，（“消难”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三方起兵乱之异。（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天，荥阳汴水北面，有龙争斗。刚开始看见白光直连接天空，一会从东方来了一条白龙，有十多丈长，面向西北用舌头舔着脚掌大声的鸣叫。在西北面有条黑龙，也乘着云彩到了。风雷撞击，忽然合拢，忽然分离，一会的工夫暴雨倾盆，从午时一直下到申时。这时白龙升上了天空，黑龙坠落到地上。又有三条大鲤鱼，有无数条小鱼跟从着，在空中争斗，这时雷雨又特别的大，大风刮坏了房屋，到了天黑时才停止。鱼再也看不见了。第二天，有两条黑蛇，大的有一丈五尺长，小的有大的一半长。两条蛇的腰和脖子都受了伤，在洞前死了。黑蛇则是周天元帝及靖帝将要死的预兆，那三条大鱼争斗是尉返回、王谦、司马消难三方起兵叛乱的异常征象。

苏氏

周靖帝大象中，阳武苏氏，家临河。闻园中有犬声，往视之，见三兽，状如水牛，一黄一赤一黑者。斗久之，黑者死，黄赤者俱入于河。黑者周所尚色也，死者灭亡之象。后数岁，周遂灭。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尚黄。（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周靖帝大象年间，阳武有个姓苏的，家靠近河边。一天听到园子里有狗叫的声音，就去看，看见了三个野兽，形状象水牛的样子。一个黄色的，一个红色的，一个黑色的，争斗了好长时间，结果黑的死了，那黄的和红的都跳入了河里。黑色，是周所崇尚的颜色。死的是灭亡的预兆。几年以后，周就灭亡了。隋得到了天下以后，旗帜和祭祀的用品都崇尚红色，战服崇尚黄色。

突厥首领

隋开皇初，突厥阿波未叛之前，有首领数十骑，逐一兔至山。山上有鹿，临崖告人云：你等无事触他南方圣人之国，不久当灭。俄而国内大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隋朝开皇初年，突厥阿波没有叛乱以前，有十多个骑马的首领，追赶一只兔子追到山上。山上有一只鹿，靠在山崖旁告诉人们说：“你们不要常触犯南方圣人的国家，不久就当灭亡。”很快国内就发动了叛乱。

陈后主

陈后主时，秣陵有泉，深不可测，产鱼鳖甚众。恒有声如牛，邑人惧之，不敢犯。无何，忽见牛头于岸下，里民牵而出之。于是争捕，其鱼乃尽。江东旧以牛头山为天关，今牛头已获，葢示国将灭而关毁也。后年，隋平陈。（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陈后主时，秣陵有一个大泉。深得不能测量。泉里出产鱼鳖特别多。常常能听到泉里有牛叫的声音，城里的人非常害怕，谁也不敢去泉里打鱼，没有多久，就在泉的岸边忽然看见了牛头，老百姓就把它拉了出来。于是人们就争着捕捞，那泉里的鱼就没有了。江东过去把牛头山做为天关，现在牛头已经被获了，这大概是启示着国家将要灭亡而天关毁坏了。两年后，隋平定了陈。

渭南人

隋时，渭南有人寄宿他家。夜中闻二豕对语，其一曰：“岁将尽，阿耶明杀我供岁，何处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妇家，”因相随而去。天将晓，主人觅豕不得。宿客言状，至人如其言得豕。其后蜀王秀得罪，将杀，乐平公主救之得全。后数岁而帝崩，天下大乱，秀竟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隋朝时，渭南有个人借宿别人家里。晚上他听到了两头猪的对话。其中一头猪说：“快要过年了，阿爷明天就要杀了我过年。到什么地方躲避呢？”另一头猪回答说：“可以去河北的一个妇女家里躲避。”于是两头猪就一起离开了。天刚亮，主人寻找猪却没有找到。借宿的人就将听到的话跟主人都说了。主人按照他说的地方找到了猪。那以后，四川王秀犯了罪，将被处死，被乐平公主救了，得到了保全。以后的几年里，皇帝死了，天下发生了动乱，王秀终于被杀，那猪大概预兆他们了。

猫鬼

隋大业之季，猫鬼事起。家养老猫为厌魅，颇有神灵，递相诬告。京都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寝。（出《朝野佥载》）

【译文】

隋朝大业年间，发生了猫闹鬼的事。家里养的老猫变成了令人厌恶的鬼魅。猫很有神灵，传送着诬陷的告密，所以京城以及郡县里被杀的有好几千家。四川王秀也因此被定了罪，隋朝灭亡以后，猫闹鬼的事也就停止了。

长星

唐仪凤年中，有长星半天，出东方，三十余日乃灭。自是吐蕃叛、匈奴反、徐敬业乱、白铁余作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梁、契丹翻营府、突厥破赵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三十余年，兵革不息。（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仪凤年间，在天空中有长星占了半个天，出现在东方，三十多天才消逝了。从这时开始就有吐蕃叛变、匈奴造反、徐敬业作乱、白铁余叛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横、契丹越过了营府、突厥突破了越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一共死了一百多万人。三十多年，战争没有停止。

大乌

唐调露之后，有乌大如鸠，色如乌雀，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则无差。（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调露年间以后，有乌鸦象鸠鸟那样大，颜色象麻雀。飞起来好象是刮风的声音，成千上万的排成队，当时的人叫它是厥雀，又叫它突厥雀。如果是大鸟飞来，那么突厥也一定到了。后来果然没有错。

虾蟆

唐高宗尝患头风，召名医于四方，终不能疗。宫人有自陈世业医术，请修药饵者，帝许之。初穿地置药炉，忽有一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不敢匿，奏之。帝颇惊异，遽命放于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虾蟆如初。帝深以为不祥，命杀之。其夕，宫人暴卒。后武后竟革命。（出《潇湘录》）

【译文】

唐高宗曾经得了头风病。到各地寻找名医，但最终没能治好。宫中有个人说是世代从事行医的职业，请求炼治药物，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开始挖地安置炼药的炉子，忽然有一个蛤蟆从地里跳了出来，颜色好象黄色的金子一样，背上写有红色的“武”字。宫人不敢隐瞒，就把这件事向皇帝禀告了。皇帝很是惊讶奇怪，立刻命人把它放到了园林的池子里。宫人又在别的地方挖地，结果又挖得蛤蟆，就象开始挖出来的那个一样。皇帝认为这是不吉祥的征兆，就让人把它杀了。那天晚上，宫人突然死了，后来武后竟然居尊夺得帝位。

幽州人

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武退在□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出《朝野佥载》）

【译文】

天授年间，武则天有喜欢改字造新字的习惯，但又多有忌讳。有个幽州人叫寻如意的，呈上了一封信说：“‘国’字里面是个‘或’，而‘或’是天下大乱的象征。请在‘口’里写上‘武’字来镇住它。”则天看后非常高兴，就下令按照要求造字。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又有一个人呈上一封书信说：“‘武’退在‘口’里，这和‘囚’字没有什么两样，这是非常不吉祥的。”则天看后，非常惊讶。立刻追回了命令，改令‘口’中为八方那个字。后来孝和做了皇帝，果然在上阳（意照八方）宫囚禁了武则天。

默啜

唐长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阳蚀尽，默啜贼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蚀尽，贼并退尽。俗谚云：枣子塞鼻孔。悬楼阁却种。又云：蝉鸣蛁蟟唤，黍种糕糜断。又谚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鹊巢下近地，其年大水。（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长安二年的九月一日，太阳全被遮蔽了。这天默啜贼就到了并州。到了十五日这天晚上月亮也全被遮蔽了。而默啜贼又全都退了出去。世上流传的谚语说：“如果枣子塞进鼻孔，那么种子就要悬挂在楼阁上推迟耕种。”又说：“如果蝉鸣叫，种植黍米就不能丰收。”又有谚语说：“春天甲子日下雨，就要千里大旱；夏天甲子日下雨就会发大水；秋天甲子日下雨，庄稼的头上就会长出枝杈；天鹅在距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筑窝，那年就要发大水。

张易之

唐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一百余日不见星。正月诛逆贼张易之、昌宗等，则天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长安四年十月的时候，天气阴暗雨雪连绵，一百多天看不见星星。到了正月杀了逆贼张易之、昌宗等人，废除了武则天。

孙俭

唐幽州都督孙俭之入贼也，薛讷与之书曰：“季月不可入贼，大凶也。”俭曰：“六月宣王北伐，讷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出军之日，有白虹垂头于军门。其夜，大星落于营内。兵将无敢言者。军行后，幽州界内鸦乌鸱鸢等并失，皆随军去。经二旬而军没，乌鸢食其肉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幽州都督孙俭发兵讨贼，薛讷给他一封信说：“月末不可以发兵，这是最不吉利的。”孙俭说：“六月宣王北伐，薛讷怎么知道，有敢再说不发兵的就杀了他。”军队出发的那天，有一道白虹在军门前，垂下了头。那以后，又有大星星坠落在军营内，但兵将没有敢说的。军队出发后，幽州境内的乌鸦和鸱鸢鸟全都没有了，都跟着军队去了。过了二十天军队就被消灭了，而乌鸦和鸱鸢鸟都来吃他们的肉。

太白昼见

唐延和初七日，（按《通鉴》卷二百十：“延和秋七月彗星出西方”，“日”疑是“月”。）太白昼见经天。其月，太上皇逊帝位。此易主之应也。至八月九月，太白又昼见，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按《唐书·玄宗纪》：“先天二年七月甲子诛太平公主萧至忠岑义等”，“二月七日”疑是“二年七月”。）太上皇废，诛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寻诛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延和年初正月七日，太白星显示在白天。那日，太上皇辞让帝位。这是改换国主的预兆啊！到了八月九月，太白又在白天看见了。国改年号“先天”。明年二月七日，太上皇被废除，杀了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放了崔湜，不久也把崔湜杀了。

卷第一百四十　征应六（邦国咎征）

大星　火灾　水灾　僧一行　汪凤　僧普满　秦城芭蕉　睿陵僧　兴圣观　骆驼杖

大星

唐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瓮。或如盆大者，贯北斗，并西北落。小者随之无数。天星尽摇，至晓乃止。（“止”原作“上”。据明抄本、黄本改。）七月，襄王崩，谥殇帝。十月，吐蕃入陇右，掠羊马，杀伤无数。其年六月，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颖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终南山竹，开花结子，绵亘山谷，大小如麦。其岁大饥，其竹并枯死。岭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面，如米颗，人可食之。后汉襄楷云：国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当之。人家竹结实枯死者，家长当之。终南竹花枯死者，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有一个大流星象瓮那样大，还有象盆那样大的，贯北斗星，都坠落在西北方。小的跟着落下来的有无数个，天上的星星全都摇动了。到天亮时才停止。七月襄王死了，死后给“殇帝”称号。十月吐蕃进入了陇右，掠夺羊马，死伤了无数。这年的六月，大风将大树和房屋都给刮倒了，长安街上的树，连根拔出的十棵中就有七八棵，长安城刚开始建设时，隋将高颖领头所种植的槐树，大概有三百多年了。到这时被连根拔出。终南山的竹子，开花结子，布满整个山谷，大小就象是麦粒。那年天下闹饥荒，那些竹子也都枯萎而死。岭南的也是这样。人们都拿它来吃，醴泉下了面粉，象米粒，人可以吃它。后汉襄楷说：“国里的竹柏枯萎时，不出三年，国主当死，人家的竹子结了子而枯死的，家长当死。”终南山的竹子开花而枯死了，果然在开元四年的时候太上皇驾崩了。

火灾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复有火灾。昼日，人见火精赤燩燩，所诣即火起。东晋时，王弘为吴郡太守，亦有此灾。弘挞部人，将为不慎。后坐厅事，见一物赤如信幡，飞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变不复由人，遭爇人家，遂免笞罚。（出《朝野佥载》）

【译文】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都发生了火灾。白天有人看见有火精红而干燥燥的，火精所到的地方就起了大火。东晋的时候，王弘做吴郡的太守，也发生了这样的火灾，王弘就用鞭子打他的部下，认为他们做事不小心。后来王弘在大厅处理事务，看见了一个东西红得象指挥行动的旗帜，飞到了人家的屋上，不一会就起了大火。才明白了发生的火灾不是由于人引起的。 遭点燃的人家，于是免除了鞭打的惩罚。

水灾

唐开元八年，契丹叛。关中兵救营府，至渑池缺门，营于穀水侧。夜半水涨，漂二万余人。唯行纲夜樗蒲不睡，接高获免。村店并没尽，上阳宫中水溢，宫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没五百家。初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张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云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儿及蛇，不知所在。（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开元八年的时候，契丹叛乱，关中派兵救援营府。到了渑池的城门，驻扎在穀水的旁边。半夜里突然涨水，淹死了二万多人。只有行纲夜樗蒲不曾睡，他就上高处才幸免没有淹死。村店全被淹没，上阳宫里水满外流，宫里的人被淹死的十个里就有七八个。那年京城的兴道坊，一夜之间就塌陷变成了池塘，淹死了五百家。当初在邓州的三鸦口看见有两个小孩用水互相泼洒。不一会，有一条大蛇有十围多长，张着大口向着天。就有人砍射它，不久乌云满天大雨倾盆，天昏地暗，大水漂流淹死了二百多家。那小孩和蛇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僧一行

唐开元十五年，一行禅师临寂灭，遗表云：他时慎勿以宗子为相，蕃臣为将。后李林甫擅权于内，安禄山弄兵于外，东都为贼所陷。天宝中，乐人及闾巷好唱胡《渭州》，以回纥为破。后逆胡兵马，竟被回纥击破。国风兴废，潜见于乐音。时两京小儿，多将（“将”原作“小”。据明抄本改。）钱摊地，于穴中更争胜负，名曰投胡。后士庶果投身于胡庭。两京童谣曰：“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及克复，诸旧僚朝士，系于三司狱，鞠问罪状，家产罄尽，骨肉分散，申雪无路，即其兆也。（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唐朝开元十五年的时候，一行禅师临死的时候，曾给皇帝留下了一封信说：“有一天，千万不要用宗子做相，蕃臣做将。”后来李林甫在朝庭内独揽大权，安禄山在朝庭外发动兵变，东都被逆贼所攻破。天宝年间，那些乐人以及里巷都喜欢唱胡地的《渭州》曲，唱回纥为“破”音。后来逆胡安禄山的兵马，竟然被回纥所打败。因此说国家形势的好坏，在乐音里可以暗示出来。当时两京的小孩，大多数喜欢把钱摆在地上，在穴中争夺胜负。并把这种做法叫做“投胡”。以后士大夫和庶民果然投身到了胡庭。两京有童谣说：“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等到夺回了被占领的地方，那些从前的官吏及士大夫们被绑在了三司狱，审讯罪状，最后他们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无路申冤雪耻。这就是那童谣所预兆的啊。

汪凤

唐苏州吴县甿汪凤，宅在通津，往往怪异起焉。不十数年，凤之妻子洎仆使辈，死丧略尽。凤居不安，因货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岁，其亲戚凋陨，又复无几。忠大忧惧，则损其价而摽货焉。吴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张励者，家富于财，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居与忠同里。每旦诣曹，路经其门，则遥见二青气，粗如箭竿，而紧锐彻天焉。励谓实玉之藏在下，而精气上腾也。不以告人，日日视之。因诣忠，请以百缗而交关焉。寻徙入，复晨望，其气不衰。于是大具畚锸，发其气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盘石焉。去其石，则有石柜，雕镌制造，工巧极精，仍以铁索周匝束缚，皆用铁汁固缝，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记七窠，文若谬篆，而又屈曲勾连，不可知识，励即加钳锤，极力开拆。石柜既启，有铜釜，可容一斛，釜口铜盘覆焉，用铅锡锢护。仍以紫印九窠，回旋印之，而印文不类前体，而全如古篆。人无解者。励拆去铜盘，而釜口以绯缯三重幂之。励才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众各惊骇，无敢近者。久之，超逾而莫如所诣。励因视釜中，乃有石铭云：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囚猴神于此。其有发者，发后十二年，胡兵大扰，六合烟尘，而发者俄亦族灭。祯明即陈后主叔宝年号也。励以天宝二年十月发，至十四年冬，禄山起戎，自是周年，励家灭矣。（出《集异记》）

【译文】

唐朝苏州吴县有个农民叫汪凤，他的住宅在通津。在那里常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不到十多年的时间，汪凤的妻子、孩子，以及家里的仆人等，几乎全死了。汪凤感到住在这里很不太平，于是就把它卖给了同城里一个叫盛忠的人。盛忠住了没有五六年的时间，他的亲戚又死了不少。盛忠十分忧愁害怕，就想降低价钱便宜卖出，可是吴人都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卖出去。城里有个叫张励的人，家里很有钱。跟从他的人多，势力很强大，是城里有名的坏蛋，他横行霸道，和盛忠住邻居。他每天到官署去上班，都要经过盛忠的门前。一天他远远的看见了盛忠的宅院里有两股青气，象箭杆那样粗，而且密接无间直贯长空。张励认为住宅的下面埋藏的全是宝玉，而年久无人知道，所以精气才往上升腾。但他却不把这种想法告诉给别人，自己天天的观察。一天他就到了盛忠那里，请求用一百缗铜钱买盛忠的住宅。不久就搬了进去。他又在早晨看见了青气非常的旺盛。于是就准备了簸箕和锹，挖那冒着青气的地方。挖地不到六七尺深，就碰上了一块大磐石。挖掉那磐石，就发现地下有个石柜，上面刻有图案，制造的工艺卡分精巧。四周还用铁索链捆绑着。都用铁水把四周坚固地焊上，又用石灰把它封得很严密。四面各有七个红色的文字标记着，那文字好象是写错了的篆字，而又弯弯曲曲的勾连着，使人难以认识。张励就用钳锤用力敲打拆开石柜。等石柜打开以后，里面有一个铜锅，可以盛下十斗的东西，锅口用盘盖着，又用铅锡将它紧锢保护，还用紫印九颗来回地在上面印着。但印文和前面的笔体不一样，全象石篆字，人没有能解释的。张励拆掉了铜盘，那锅口用红色的丝织品覆盖了三层。张励刚揭开，忽然有一只大猴从里面跳出来。人们都惊讶害怕，没有敢靠近的。过了很长时间，大猴跳越着不知到哪里去了。张励就看那锅里，便有石头上刻的字说：“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在这里囚禁神猴，有发现的，发现后十二年，胡兵就要大肆扰乱，天下烟尘四起，而发现的人不久也就要灭族。”祯明就是陈后主叔宝的年号。张励在天宝二年十月发现了神猴，到了十四年的冬天，安禄山起兵叛乱。从这时以后一年张励家也就都死了。

僧普满

唐大历中，泽潞有僧，号普满，随意所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验，故时人待之为万回。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题诗数篇而亡。所记者云：“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题诗后，人莫能知。及贼泚称兵，众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泾水者，自泾州兵乱也。双珠者，泚与滔也，青牛者，兴元二年乙丑岁，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贞元，岁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贼已平，故云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唐朝大历年间，泽潞有个和尚，号叫普满。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受任何拘束，看上去不象和尚的样子。有时歌唱，有时大笑，没有能明白他的用意的人。他所说的事情，常常都能得到验证。因此当时的人待他为万回。（意为多转轮回）建中初年，他在潞州佛舍里题诗有好几篇而后就死了。所记下的诗说：“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题诗后，人都没有知道的。等到贼泚采取军事行动，大家才理解醒悟诗的意思。此水就是“泚”字，泾水是指从泾州兵乱，双珠是泚和滔，青牛是指兴元二年是乙丑年，乙是木的意思，丑是牛的意思，第二天改元贞元年，那年属丙寅年，而丙是火的意思，寅是虎的意思。到这时逆贼已被平定，所以说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

秦城芭蕉

天水之地，迩于边陲，土寒，不产芭蕉。戎师使人于兴元求之，植二本于亭台间。每至入冬，即连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间，有童谣曰：“花开来裹，花谢束裹。”而又节气变而不寒，冬即和煦。夏即暑毒，甚于南中，芭蕉于是花开。秦人不识，远近士女来看者，填咽衢路。寻则蜀人犯我封疆，自尔年年一来，不失芭蕉开谢之候。乙亥岁，歧陇援师不至，自陇之西，竟为蜀人所有。暑湿之候，一如巴邛者。盖剑外节气，先布于秦城。童谣之言，不可不察。（出《玉堂闲话》）

【译文】

天水这个地方，离边陲很近，这里土凉，不出产芭蕉。戎师让人从兴元弄来了二棵种到了亭台中间。每年到了入冬的时候，就把它连土挖出来，埋藏在地窟里，等到春暖花开时再把它栽上。庚午辛未之年，有童谣说：“花开来裹，花谢来裹。”而节气变的不寒冷了，冬天和煦，夏天酷热，夏天比南方的中午还热，这时芭蕉就开花了。秦人都不认识，远近的男女前来观赏的人很多，主要的街道都站满了人。不久蜀国人侵犯我们疆界，从那时开始，年年都要来一次，都不错过芭蕉开花和花谢的时候。乙亥年，岐陇的援救的军队还没到，从陇的西面开始，竟然被蜀人所占领。夏天湿热的时候和巴邛一样。这大概是剑外节气先散布到秦城。童谣的话，不可以不考察。

睿陵僧

睿陵之侧，有贫僧居之。草衣芒履，不接人事。尝燔木取灰贮之，亦有施其资镪者，得即藏于灰中，无所使用。出入必挽一拖车，谓人曰：“此是驷马车，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龙舆凤辇，萃于此地。”居人罔测其由。及汉高祖皇帝，因山于此，陵寝陶器，所用须灰。僧贮灰甚多，至于毕功，资用不阙。又于灰积中颇获资镪。辇辂之应，不差毫厘。因山既毕，僧亦化灭。睿陵行礼官寮，靡不知者。（出《玉堂闲话》）

【译文】

睿陵的旁边，有个贫和尚住在这里。他穿着草衣草鞋，不接触人间的事。曾经烧木头把木灰都贮藏起来，也有施舍给他钱的，他得到了就藏在灰中，没有使用的地方。出门一定要拉着一辆拖车，对人们说：“这是四匹马拉的车，你们知道吗？有一天，一定有龙车凤车聚集在这个地方。”住在这里的人都猜不到他说话的意思。等到汉高祖皇帝，因为这是因山，把陵墓建在了这里，里边的陶器，需要用木灰处理，和尚贮藏木灰很多，到了工程完毕时和尚的灰也没用缺。又在积灰当中找到了很多的钱，龙辇凤辂的说法应验了，而且丝毫不错。因山建陵既毕，和尚也化灭了。去睿陵顶礼朝拜的当官的，没有不知道的。

兴圣观

蜀城旧有兴圣观，废为军营，庭宇堙毁，已数十年。军中生子者，奕世擐甲矣，殊不知此为观基。甲申岁，为蜀少主生日，僚属将率俸金营斋。忽下令，遣将营斋之费，及修兴圣观。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观成。丹雘未晞，兴圣统师而入蜀。嗟乎，国之兴替，运数前定，其可以苟延哉。（出《王氏见闻录》）

【译文】

四川城里过去有座兴圣观，废后做了军营。这里的庭宇被毁坏淹没，已经有数十年了。军营里生的男孩，已经一代接一代的穿上铠甲当兵了。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观基。在甲申那年，是蜀少主出生的日子，官属们都拿着薪俸来营斋。忽然传下命令，要把营斋的费用分派来修建兴圣观。左徙藏事官重修建任务，急迫如同星火，不几天就修建成了。还没等颜料干透，兴圣就率领军队进入了四川。（应了兴圣来观的意义）唉，国家的兴衰是先前早就定好的了，那里可以苟且延长呢？

骆驼杖

蜀地无骆驼，人不识之。蜀将亡，王公大人及近贵权幸出入宫省者，竟执骆驼杖以为礼，自是内外效之。其杖长三尺许，屈一头。傅以桦皮。识者以为不祥。明年，北军至，骆驼塞剑栈而来，般辇珍宝，填满城邑，至是方验。（《出王氏见闻录》）

【译文】

蜀地没有骆驼，人们都不认识骆驼是什么样。蜀将要灭亡时，有王公大人以及亲近的贵族和有权的被宠幸的来宫省见时，竟然拿着骆驼杖作为礼物。从这时开始宫内外的人都模仿着这个样子做，那骆驼杖有三尺多长，一头弯曲，包上桦树皮。有学识的人都以为这是不吉祥的。第二年，北军到了，骆驼塞满剑阁栈道而来，各种车和珍宝填满了城邑，到这时才得到验证。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七（人臣咎征）

孔子　萧士义　王导　谢安　庾亮　王仲文　诸葛侃　刘波　郑微　周超 谢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孔子

孔子谓子夏曰：“得麟之月，天当有血书鲁端门。”孔圣没，周室亡。子夏往观，逢一郎云：“门有血，飞为赤鸟，化而为书云。”（出《说题辞》）

【译文】

孔子对子夏说：“得到麒麟的时候，天上会有血书送到鲁国的端门”。孔子死了，周朝也灭亡了。子夏到鲁国去验看，正遇上一个人说：“鲁国的端门有血，那血飞起来原来是赤鸟，又变化成书。”

萧士义

后汉黄门郎萧士义，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数日前，家中常所养狗，来向其妇前而语曰：“汝极无相禄，汝家寻当破败，当奈此何？”其妇默然，亦不骇。狗少时自去。及士义还内，妇仍学说狗语。未毕，收捕便至。（出《续异记》）

【译文】

后汉的黄门郎萧士义，于和帝永元二年被杀。被杀的几天前，他家中平常养的狗来到萧士义的妇人前面说：“你特别没有福禄相，你家很快就要破败，将怎么办呢？”妇人听了狗的话后沉默不语。也不惊怕。狗不一会自己走了。等到士义回到家，妇人才学说了狗的话，但话还没说完，搜捕士义的人便到了。

王导

晋丞相王导梦人欲以百万钱买长豫。导甚恶之，潜为祈祷者备矣。后作屋，忽掘得一窖钱，料之百亿。大不欢，一皆藏闭。俄而长豫亡。长豫名悦，导之次子也。（出《世说新书》）

【译文】

晋丞相王导作了一个梦，梦中有人要用一百万钱买长豫。王导觉得很晦气不吉利，便想出各种办法为长豫祈祷。后来盖房子，因挖地基偶然挖出一窖钱来，约有百亿，很不高兴。等到把钱收藏起来。即刻长豫就死了。长豫名叫悦，王导的第二个儿子。

谢安

东晋谢安于后府接宾。妇刘氏，见狗衔安头来。久之，乃失所在。是月安薨。（出《异苑》）

【译文】

东晋的谢安在后府接待宾客。他的妻子刘氏见一狗衔着谢安的头进来。过了一些时间，那只狗不知到哪里去了。当月，谢安就死了。

庾亮

晋庾亮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看者，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旐。”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旐车。”后连征不入，寻薨，还都葬之。（出《世说新书》）

【译文】

晋庾亮当初镇守武昌时，出石头城以后，看到他的百姓在岸上唱歌谣：“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旐。”又唱：“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旐车。”意思是说他入军不利，必死然后回扬州。后来果然连连征讨进不了武昌，不久就死了，还尸扬州埋葬。

王仲文

王仲文为河南主簿，居缑氏县。夜归，道经大泽中，顾车后有一白狗，甚可爱，便欲呼取。忽变为人，形长五六尺，状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车。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来视，便失所在。月余日，仲文将奴共在路，忽复见，与奴并顿伏，俱死。（出《幽明录》）

【译文】

王仲文任河南主簿，住在缑氏县。有一天晚上回家，经过一大片沼泽地之中，他回头看车后面有一只白狗，很可爱，就想唤过来，可是那白狗忽然变成了人，身长五六尺，相貌倒很象方相（逐恶鬼和出丧开道之神），有时上前，有时后退，好象要上车。仲文很害怕，回到家，拿灯火来看，连一丝踪影也没有。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仲文带一个奴仆一同走在路上，又看见那只狗变的人，他吓得同奴仆一同趴在路上。结果都死了。

诸葛侃

葛侃，晋孝武大和中于内寝妇高平张氏窗外闻有如鸡雏声，甚畏。惊而视之，见有龟蛇之象，似今画玄武之形。侃位登九棘，而竟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诸葛侃，晋孝武帝大和年间在内寝妇高平张氏窗外听到好象有鸡雏叫的声音，很害怕，惊异就去看看，结果见到了龟和蛇合体之象，很象画的玄武（北方之神）的形貌。诸葛侃那时已位登九棘（朝臣分左右各九），而后竟被杀死。

刘波

刘波字道则，晋孝武太元年，移居京口。昼寝，闻屏风外悒咤声。开屏风，见一狗蹲地而语，语毕自去。波，隗孙也，后为前将军，败见杀。（出《异苑》）

【译文】

刘波字道则。晋孝武太元年那年，迁居到京口住。晚上睡觉，听到屏风外有忧愁长叹的声音。他觉得奇怪，打开屏风后，看见一条狗蹲在地上说话，说完就走了。刘波是刘隗的孙子。后来作前将军，兵败被杀。

郑微

晋时信安郑微，少见一老公，以囊与微，云：“此是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为凶兆。”言讫，失所在。后密开看，是一梃炭。意甚秘之，虽家人不知也。后遭卢龙寇乱，恒保录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笃，语弟云：“吾齿尽矣，可试启此囊。”见炭悉碎折，于是遂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朝时信安的郑微，少年时见到一个老头，把一只口袋送给郑微说：“这是你的命，要特别小心不要散失，如果破碎了就是不好的他觉得很神秘，即使是家人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遭到卢龙作乱，他也始终保护收藏完好。直到宋永初三年，郑微已经八十三岁了，病势沉重时对他弟弟说：“我已经老了，可以打开口袋看看了。”看见那块炭全碎了，于是死了。

周超

宋初，义兴周超为谢晦司马。在江陵，妻许氏在家，遥见屋里有光，人头在地，血流甚多。大惊怪，即便失去。后超被法。（出刘义庆《幽明录》）

【译文】

宋朝初年，义兴人周超任谢晦司马。在江陵，妻许氏在家里，很远地看见屋里有亮光，进屋去看，发现地上有颗人头，流了很多血，她又惊又奇，但马上又没有了。后来周超果然被法办。

谢南康

宋永初三年，谢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语婢曰：“汝看我背后人！”婢举头，见一人长三尺，有两头。婢惊怖返走，人狗亦随婢后。至家庭中，举家避走。婢问狗：“汝来何为？”狗云：“欲乞食耳！”于是婢与设食，并食食讫，两头人出。婢因谓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巳复来。”良久没，不知所在。后家人死丧。（出《续搜神记》）

【译文】

宋朝永初三年，谢南康家的婢女外出走在路上，碰到一只黑狗。那狗对婢女说：“你看我背后的人。”婢女抬头一看，只见一人身长三尺，有两个头，婢女又惊又怕急忙往回跑。那人和狗也跟在婢女的背后到了家中，家中人都吓得躲避逃走了。婢女问狗：“你来干什么？”狗说：“想吃食罢了。”于是她就给狗作了食物，狗全吃完了，两头人也出去了。婢女就对狗说：“人已经走了。”狗说：“正巳（指时）复来。”过了一些时候，狗就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后来谢南康家的人都死了。

傅亮

宋永初中，北地傅亮为护军。兄子珍，住府西，夜忽见北窗外树有物，面广三尺，眼横竖，状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灭。后亮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宋永初年间，北地傅亮任护军之职，他的哥哥子珍住在府西。夜间忽见北窗外边的树上有东西很象人，近看，面广三尺，眼睛横立，形状象方相（见前王仲文篇）。子珍惊慌害怕，用被蒙上脸。时间长了就不见了。后来傅亮被诛杀。

王徽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终不入。投地怒，顾视向炙，已变为徽之头，又睹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殒。（出《异苑》）

【译文】

王徽之在宋文帝元嘉四年任交州刺史。有一天在去任职的路上遇到了客人，命人找酒肉，一会儿烤肉拿来了，他自己用刀割，可怎么也切不进去。王徽之气得把肉扔在地上，再看那块肉已经变成自己的头了，又看见自己的头在空中。王徽之到了交州就死了。

刘兴道

零陵太守广陵刘兴道，罢郡住斋中，安床在西壁下。忽见东壁边有一眼，斯须之间，便有四。渐渐见多，遂至满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见床前有头发，从土中稍稍繁多，见一头而出，乃是方相头，奄忽自灭。刘忧怖，沈疾不起。（出《续异记》）

【译文】

零陵太守广陵人刘兴道。罢职住在斋中，在西墙下安了一张床，忽然看见西墙边有一只眼。转眼之间变成四个，渐渐又多，最后到满屋都是，时间长了就消失了，不知道去向。一会儿又看见床头前面有头发从土中出来慢慢变多，然后出来一个人头，原来是神方相的头，不一会又自消自灭了。刘兴道忧愁恐怖，重病卧床不起了。

郭仲产

宋郭仲产为南郡王从事。宅有枇杷树。元嘉末，起斋屋，以竹为栭。竹遂渐生枝叶，条长数尺，扶疏蓊翠，郁然如林。仲产以为吉祥。俄而同义室之谋，被诛焉。（出《渚宫故事》）

【译文】

宋朝郭仲产是南郡王从事。他的宅院有枇杷树。元嘉末年，修建斋屋，用竹子作支梁的方木，可是竹子很快就生出枝叶，渐渐长到条长几尺，枝叶茂盛，蓊郁苍翠如林。仲产认为这是吉祥之兆。不久同义宣谋变，被诛杀。

沈庆之

宋太尉沈庆之求致仕，上不许。庆之曰：“张良名贤，汉高犹许其退。臣有何用，为圣朝所须？”乃启颡流涕。帝有诏，授开府，便诣廷尉待罪。庆之目不识字，手不知书，而聪悟过人。尝对上为诗，令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时运昌，衰朽筋骨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代，何愧张子房。”并叹其辞意之美。庆之尝岁旦梦人饷绢两疋，曰：“此绢足度！”觉而叹曰：“两疋八十尺，足度无盈余，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为原（按《宋书》：“废帝纪元景和，”“原”疑“景”之误。）和所诛。（出《谈薮》）

【译文】

宋朝太尉沈庆之要求辞官不作，皇上不准许。庆之说：“张良是著名的贤臣，汉高祖还允许他退归家乡，我有什么用，您必须留我。”说着就掩面哭起来。于是皇帝下诏，授予开府处理，并让他去廷尉待罪。庆之目不识字，手不能写书，然而聪慧敏思超过一般人。曾经与皇上对诗，让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随口吟出：“微小的生命多么幸运，能赶这样的好时代而命运昌盛，现在老了不中用了，回到南山冈种地吧。在此圣代辞职荣归，与张子房比也不惭愧。”并慨叹他言词好。庆之曾经在年初的早晨作一个梦，梦到一个人送给他两疋绢，并说：“这些绢足够你用了。”庆之醒后感叹说：“两疋绢八十尺，够用却没有余，老子今年不免一死了。”当年，果然被皇帝杀了。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征应八（人臣咎征）

刘德愿　李镇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宠　尔朱世隆　刘敏 李广　王氏　张雕虎　强练　李密　张鷟　唐望之

刘德愿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刘德愿镇寿阳。住内屋，闭户未合，辄有人头进门扉，窥看户内。是丈夫，露髻团面。内人惊告，把火搜觅，了不见人。刘明年被诛。（出《异苑》）

【译文】

宋朝太始年间，豫州刺史彭城的刘德愿镇守寿阳。住在妻子屋内，门没关严，就发现有个人头从门扇进来，窥看门里。是个成年男子的头，露着发髻圆脸。他的妻子惊慌地把这事告诉他，他拿灯火到处找，根本看不见人。刘德愿第二年被诛杀。

李镇

庐山自南行十余里，有鸡山。山上有石鸡，冠距如生。道士李镇于此下住，常宝玩之。鸡一日忽摧毁，镇告人曰：“鸡忽如此，吾其终乎！”因与知故诀别，后月余遂卒。（出《幽明录》）

【译文】

庐山往南走十多里的地方有座鸡山。山上有个石鸡。雄鸡冠和爪趾很大就象活的一样。道士李镇就在鸡山下住，常常象对宝物一样赏玩这个石鸡。有一天，石鸡忽然毁碎了。李镇就告诉别人说：“石鸡突然这样，我的死期到了。”于是与知己故旧作最后的告别。后来仅一个多月李镇就死了。

柳元景

宋骠骑大将军河东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车行还。使人于中庭洗车，卸辕晒之。有飘风中门而入，直来冲车。明年而阖门被诛。（出《神鬼传》）

宋朝的骠骑大将军河东人柳元景，在太明八年，少帝即位时，元景乘车远行回来。命人在庭院中洗车，然后卸下车辕晒晒车。忽然有一阵风从中门吹过来，一直过来冲车而吹。第二年全家都被杀了。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为南郡太守。其妻煮练，忽烂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阁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义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于逆。父子并伏法。（出《渚宫故事》）

宋朝河南的向玄季任南郡太守。他的妻子煮白绢。忽然烂得象粥一样，煮白绢的水红得象血。夜晚有人敲小门招呼说：“太守现在可以走了。”不久，刺史南郡王义宣谋反，玄季力量薄弱，不能使自己坚持正义，随附反叛。父子全都被正法。

滕景直

宋滕景直家在广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声如雷。婢惊白，景直及家人走视，釜声更壮。釜上花数十，渐长如莲花而大，赤色，俄顷萎绝。旬日，景直病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朝人滕景直家在广州。元徽年间，他让婢女做饭。锅里发出雷一样的声音，婢女惊慌地告诉了滕景直。景直和全家人跑来看，锅中的声音更大，锅上有几十朵花，长得象莲花又渐渐变大，红色，不一会儿枯萎不见了。十多天后，景直病死。

王晏

齐王晏字休默，位势隆极，而骄盈怨望，伏诛焉。其将及祸也，见屋桷悉是大蛇，就视之则灭焉。晏恶之，乃令以纸裹桷，犹纸内动摇，籁籁有声。（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齐国的王晏字休默。地位财势都很兴盛，性格骄傲而盛气凌人并满腹怨恨，最后伏法被诛杀。他将有这杀身之祸的时候，曾看见屋的椽子都是大蛇，到近处看则没有影迹了。王晏很讨厌这事，就让人用纸裹起椽子，但裹住之后好象还在纸里摇动，并发出籁籁的声响。

留宠

东阳留宠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升，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受命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麹，亦变为虫。其火逾猛，其虫逾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丘，为徐龙所杀。（出《法苑珠林》）

【译文】

东阳人留宠字道弘。家住湖熟。每到夜晚，门前就会有几升血，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象这种情况有三四次。后来留宠任折冲将军，接受了北征的命令，即将出发时军营所做的饭都变成了虫子，他家的人蒸麦米，也变成虫子。灶火愈猛，虫子逾壮实。留宠于是北征，在坛丘失败，被徐龙杀了。

尔朱世隆

后魏仆射尔朱世隆，昼寝。妻奚氏，忽见有一人，携世隆头出。奚氏遽往视之，隆寝如故。及隆觉，谓妻曰：“向梦见有人，断我头将去。”数日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后魏的仆射尔朱世隆，有一天，他白天睡觉。他的妻子奚氏忽然看见有一个人携带着世隆的头走了，她立刻跑到世隆那里去看，见世隆照常睡觉。等到世隆睡醒了，对妻子说：“刚才梦见有一个人，砍掉我的头拿走了。”几天以后世隆被杀。

刘敏

梁侯景乱。支江人刘敏于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数十围。敏求以施入寺。陆法和曰：“此木正可与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语。后十余日，敏妇亡，即解用此木为棺。法和曰：“犹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仅足。（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梁代时侯景作乱。支江人刘敏在江里接得一块豫章木，粗有几十围。刘敏要求把这块木头施舍给寺庙用。陆法和说：“这块木头正好可以给你家自己用。”刘敏没有领悟这句话的意思。过了十多天，刘敏的妻子死了，就把这块木头锯开作了棺材。法和说：“还没有结束。”又过了一个月，刘敏的弟弟死了，用这块木头刚好够。

李广

北齐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广勤学博物，拜侍御史。夜梦见一人，出于其身中，谓广曰：“君用心过苦，非精神所堪。”因而惚恍，数日便遇疾，积年而终。（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北齐文宣天保年间。御史李广勤学博闻，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被任命为侍御史。有一天晚上梦见一个人从他身子里出来，对李广说：“您用心太苦了，不是你的精力所能忍受得了的，我现在辞别您走了。”李广因此精神不振，神志不清，几天以后得了疾，刚一年就死了。

王氏

北齐后主武平初，平邑王氏与同邑人李家为婚，载羊酒，欲就亲家宴会。行不过三里，日没渐暗，见东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来著车轮。牛即不动，见者并怖。其妻遂下车，向而再拜，张裙引之。便入裙下，升车还家，照看乃真金，遂盛于库柜。每至良晨，恒以香火祈恩。后四方异货，毕集其家，田蚕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树，枝叶异于众木。数年之间，遍满一院。奇禽异鸟，莫不栖集。其家大富，将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终。后凌朝有白鸟似鹭，飞至桑树侧，吐血久之，堕地而死。日午后，西北大旋风，涨天而来，绕旋此树，竦上其枝柯，如扫帚形。不经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继，家资略尽。及开柜取金，唯见萤火蚰蜒腐草之余耳。（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北齐后主武平初年。平邑王家与同邑的李家结为亲家。于是用牛车装着羊和酒等，想到亲家去宴会。走了不到三里多路，太阳被遮住天渐渐暗下来。这时只见东南方向约五十步开外，有个象升那么大的红色东西，象流星闪影，径直落在车轮上，牛立刻就拉不动了。见此情景的人都很害怕，王家妻就下了车，朝那里一再叩拜，张开裙子引那物，那个东西便进入裙下。然后上车回家。回家以后点灯照看，原来是块真金，就装到库房的柜子里。每到良辰吉日，经常供上香火祈祷谢恩。从此以后，四方异货，全集聚在他家里；田蚕等收入每年都比过去增长百倍。到春天，王家的庭院中生出一棵桑树，枝叶和别的桑树不同，几年之间，枝叶遍布庭院，奇禽异鸟没有不来聚集落下休息的。他们家大富起来。将近三十年，王家的妻子因老了病死。后来有一天凌晨，一只白鸟象白鹭，飞到桑树边上，吐了好长时间血。坠下地死了。当天午后，西北面刮起大旋风，满天铺地而来，绕着这棵桑树旋转，一会又上到枝茎上，形状象扫帚。不到十天，王家的奴婢相继逃走，家财几乎光了，等到开柜拿那块真金，只见萤火虫蚰蜒烂草等东西罢了。

张雕虎

北齐末，监吏待诏张雕虎，未死一日前，骑马在路。有人望，不见其头。俄而见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北齐末年，监吏待诏张雕虎。在未死的前一天，骑着马在路上走，有人望见他没有头。紧接着就被杀了。

强练

后周武帝时，有强练者，岐山人，佯狂，号曰强练。冢宰晋国公宇文护未败之日，强练执一瓠，到其门前，扑破之，云：“瓠破，怜你子苦。”护被杀，护之诸子皆楚毒而卒。时皋公侯龙思兄弟被冢宰宠遇，燻灼当时。强练度其门，思妻妪等遣婢呼入，为设饮食，察其言语。练谓思等云：“与我作婢。”众妪大笑。练又云：“作婢会不免。他人将去，安能胜我。”未几冢宰诛，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后周武帝时，有个叫强练的，是岐山人，装疯，自称大号叫强练。冢宰晋国公宇文护家没破败时，强练曾拿着一个瓠子，到宇文护的门前，敲破了那个瓠子，说：“瓠破，可怜你儿子太苦。”后来宇文护被杀，宇文护的几个儿子也他们的门外来回走，龙思的妻子老太太派奴婢招呼他进来，给他准备饭吃，观察他的言语。强练对龙思等说：“给我作奴婢吧。”众老太太大笑。强练又说：“作奴婢正不可避免，其他的人将走，怎么能比我好？”不长时间冢宰被杀，龙思兄弟也一同被杀。

李密

隋李密即会众，屯洛口，设坛，大张旌旗，告天即公位。其夜，狐狸鸣于坛侧。翌日，临行事，大风四起，飞沙拔木，旗竿有折者。其后果败。（出《感记录》）

【译文】

隋朝时李密聚会众人起义。屯扎在洛口。设了祭坛，树起很多大旗，上告苍天即公位。那天夜间，有狐狸在坛边上叫。第二天，就要起事的时候，四面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力拔树木，旗竿也有被吹折的。以后果然失败了。

张鷟

唐永徽年中，张鷟筑马槽厂，宅正北掘一坑丈余。时阴阳书云：“子地穿，必有人堕井死。”鷟有奴名永进，淘井土崩，压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无故枯死。寻而祖亡。没后，有明阴阳云：“乔木先枯，众子必孤。”此其验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永徽年间。张鷟修筑马槽厂，在住宅的正北挖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当时的阴阳书上说：“你的地如果挖开，一定会有人掉到井里死。”张鷟一个家奴名叫永进。因淘井土方崩塌，被压死。还有，张鷟的旧宅，有一棵桑树，高有四五丈，无缘无故枯死了。接着鷟的父亲就死了。死后，有善解阴阳的说：“乔木先枯死，其众子一定会成孤儿。”这就是验证。

唐望之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选科五品，进止未出。闻有一僧来觅。初不相识，延之共坐。少顷云：“贫道出家人，得饮食亦少。以公名人，故暗相鷟，能设一顿鲙否？”司户欣然，即处置买鱼。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户家人云：“蒜尽。”此僧云：“既蒜尽，去也。”即起。司户留之，云：“蒜尽，遣买即得。”僧云：“蒜尽不可更住者，留不得。”司户无疾，至夜暴亡。蒜者算也，年尽，所以异僧告之。

【译文】

唐朝咸亨第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在那年冬被选升为五品官。还没有派什么职务时，听说有一个和尚来找他。他们并不相识，请和尚同坐，过一会儿和尚说：“我是出家人，吃过的东西很少，凭你是当今名人，所以我糊涂地想托你一件事：能让我吃顿鱼汤吗？”司户高兴地同意了，立即买鱼作菜。那个和尚又说：“看看有没有蒜？”司户的家人说：“蒜尽”也就是说没有蒜了。和尚又说：“既然蒜尽，我走了。”说着就站起身。司户挽留他，说：“蒜尽，派人去买就有了。”和尚说：“蒜尽，更不能住，留不得。”当天晚上，司户无病突然死亡。蒜，就是算。年尽。所以不平常的和尚告诉他。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征应九（人臣咎征）

徐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　常之　顾琮　路敬淳　张易之 郑蜀宾　刘希夷　崔玄暐　宋善威　李处鉴　曲先冲　吕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杨慎矜　王儦　崔曙　元载　彭偃　刘淝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温

徐庆

唐高宗时，徐庆为征辽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庆在军，忽梦己化为羊，为典所杀。觉后悸惧流汗。至晓，此典诣庆，庆问夜来有所梦否。典云：“梦公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愿，为官所使制不自由。”（“所使制不自由”六字明抄本作“则解制使之惑”。）庆自此不食羊肉矣。（“庆自此不食羊肉矣”八字明抄本作“庆慰留之遂不食荤”。）至则天时，庆累加至司农少卿雍州司马，时典已任大理狱丞。后庆被诬与内史令裴炎通谋，应节（明抄本“节”作“接”）英公徐敬业扬州反，被执送大理。忽见此丞押狱，庆便流涕谓之曰：“征辽之梦，今当应之。”及被杀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高宗时，徐庆作征辽判官。有一个主管，不知道姓名。徐庆在军营中。忽然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羊，被主管杀了。醒后惊悸恐惧流出一身冷汗。到了晚上，这个主管到徐庆这里，徐庆就问主管昨天晚上作梦没有。主管说：“梦到您变成羊，我亲身杀割，本来我不愿这样作，但被人指使控制不了自己不得不这样做。”徐庆从此不吃羊肉了。到了武则天作皇帝时，徐庆多次被提升官作到司农少卿雍州司马。那时那个主管也已任大理寺狱丞。后来徐庆被诬陷与内史令裴炎有阴谋，响应英公徐敬业在扬州谋反。被抓住送到大理寺。徐庆忽然看见那个狱丞押狱，他痛哭流涕对他说：“征辽那时作的梦，现在该应验了。”等到徐庆被杀那天，竟然是那个狱丞拉他出来的。

周仁轨

唐周仁轨，京兆万年人也，孝和皇后韦氏母党，累迁金吾大将军，除并州长史。性残酷好杀。在州，忽于堂阶下见一人臂，如新断来，血流沥沥。仁轨令人送去州二十余里外。数日令看，其臂尚在。时盛暑毒，肉色无变。人威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轨以韦氏党伏诛。介士抽刀斫之，仁轨举臂，承刃所中，其臂堕地，与比见者无异。又驰骑往于先送处看之，至彼一无所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朝的周仁轨，京兆万年人。他是孝和皇后韦氏死党。多次升迁，官作到金吾大将军，任并州长史，性情残忍酷毒好杀戮。有一次在并州，忽然由堂阶下见一条人的臂，好象刚砍下来的还在沥沥流血。仁轨令人扔到离州衙二十多里以外。过了几天让人去看，那条人臂还在。当时正是盛夏酷暑，但肉色没有变。人们都感到奇怪。也就在那个月，孝和皇帝死了。周仁轨因为是韦氏同党伏法被判死刑。武士抽刀砍他，他举臂一迎，正被刀砍中，他的一条手臂掉在地上，与以前看见那一条没有什么不同。又有人骑马到先扔手臂的地方去看，到那里后什么也没有了。

徐敬业

唐徐敬业举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笼，经三宿而失。俄而敬业败。（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徐敬业兴兵反叛朝廷，有颗蓬蓬如筐笼的大星，经三宿的时间消失了，不久敬业失败了。

杜景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驰驿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于庭前，至地而没。佺至并州祁县界而卒。群官迎祭，回所上食为祭盘。（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司刑卿杜景佺被授予并州长史之职。骑马驰往驿站赴任。当天夜晚，有颗星象斗那么大，落在庭院前，到地上就不见了。景佺到了并州祁县县界而死。群官迎接祭奠，用拿来给他吃的食品作为祭品。

黑齿常之

唐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城极严峻。有三口狼入营，绕官舍，不如从何而至。军士射杀。黑齿恶之，移之外。奏讨三曲党项，奉敕许。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谨行到军，旬日病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黑齿常之将军奉命镇守河源军。城很森严险峻。有三只狼进入军营。绕着官舍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军士把它们射死了，黑齿将军很讨厌它们，命人扔到城外。黑齿将军上奏讨伐三曲党项首领，皇上下敕诏准许。就派将军李谨行接替黑齿之任，李谨行列军营，十多天就病死了。

顾琮

唐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有子婿来谒。时大门造成，琮乘马至门，鼓鼻踣地不进。鞭之，跳跃而入，从骑亦如之。有顷，门无故自倒。琮不悦，遂病。郎中员外已下来问疾，琮云：“未合入三品，为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日而薨。（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天官侍郎顾琮刚被提升为三品官。有子婿前来拜见。当时大门刚刚建成，琮骑马到了门前，但他的马喷鼻倒地不进门，顾琮用马鞭抽打，那马跳跃着进了门，顾琮的随从们也都是这样。不一会儿，那大门无故倒塌。顾琮便很不高兴。于是病倒了。郎中员外等人前来探病，顾琮说：“不应该升为三品，承蒙你们这些人抬举。我自己知道不会好了。”没过十多天就死了。

路敬淳

唐则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庄在济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将坏，已易之，家人取充樵。柱中有一鲇鱼尺余，尚活。至数年，敬淳坐罪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朝武则天如意年间，著作郎路敬淳的庄园在济源。庄园里有个水碾，碾上的柱子距离水有五六尺。其中有个柱子要坏了，已经换了下来，路敬淳的家人要拿来作柴烧。劈开后发现里面有一条一尺多长的鲇鱼，还活着。几年后，路敬淳犯罪被杀。

张易之

唐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易之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削。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复更书。经半年，易之籍没，入官。（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张易之刚建起一座大堂。很是宏伟壮丽，统计用钱几百万。红泥粉墙，柱子用好木料装饰上花纹图案，还有琉璃瓦沉香木豪华典雅。夜间有鬼在墙上写了几个字：“能得几时。”易之让人把字削去。第二天又写上了。如此前后写削六七次。易之就在那题字的下面又写了几个字说：“一月即令足”意思是一个月就满足了。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现写什么。半年以后，易之并全家都被杀了，收为官有。

郑蜀宾

唐长寿中，有荥阳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年老，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蜀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长寿年间，有个荥阳人叫郑蜀宾，他很擅长五言诗。但一直也没有出名作官。到年老时，才被任命为江左一个县尉。临上任时亲朋好友都来到上东门为他饯行。蜀宾即席赋诗留别。说：“坎坷的路途啊万里远，人生一世将近百年，不知不觉就要白头了，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进入黄泉。”酒意正浓，自己咏叹，声调很哀伤。满座的人都被感动得流了泪。后来终于死在官任上。

刘希夷

唐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善弹琵琶，尝为白头翁詠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由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的刘希夷又名庭芝。汝州人。少年时就有文采才华，好写宫体诗，但诗词的主题悲苦，不被当时的人所重视。他还擅长弹琵琶。曾经为一个白头老翁詠词说：“今年花落了颜色也改变了，明年花开又在哪里呢？”说完又后悔说：“我的这首诗可能是个预兆，和当年石崇白头归家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又作一个对联说：“年年岁岁花开都相似，岁岁年年人都不相同了。”然后又长叹一声说：“这句还象有什么预兆，然而生死都是命里注定的，怎么能因为这些预兆呢。”就把两首诗都保留下来。作这诗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刘希夷就被坏人所杀害。有人说：是宋之问害了他。后来孙昱撰写《正声集》认为刘希夷的诗为这诗集中最好的诗了，因此被当时的人所称赞。

崔玄暐

唐崔玄暐初封博陵王，身为益府长史。受封，令所司造辂初成，有大风吹其盖倾折。识者以为不祥。无何，弟晕为云阳令，部人杀之雍州衙内。暐三从以上，长流岭南。斯亦咎征之先见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崔玄暐刚被封为博陵王，任职益州长史。受封后，命人造一辆车刚刚作成，有一阵大风把车盖吹折。明白的人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不多时，崔玄暐的弟弟名晕任云阳县令，被手下的人杀害在雍州府衙内。玄暐的妇人及父子家属长期流落在岭南。这也是预兆的先见吧。

宋善威

唐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尝昼坐，忽然取靴衫笏，走出门迎接，拜伏引入。诸人不见，但闻语声。威命酒馔乐饮，仍作诗曰：“月落三株树，日暎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威果至申年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个县的县尉。有一天白天正坐着，忽然取过鞋穿上衫拿着笏板，走出门外迎接，拜伏后引人进来，别的人都看不见，只听到说话声。善威命人拿来酒菜高兴地同饮，还作诗说：“月落三株树，日映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来宋善威果然到申年那年死了。

李处鉴

唐开元三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里，射杀之。后月余，都督李处鉴死。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禁身半年，才出即卒。司马宋庆宾、长史窦崇嘉相继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开元第三年，有一只熊白天进入广府城里，从都督府门前经过。军人追赶了十多里才把它射死。后来约一个多月的时间，都督李处鉴就死了。从那以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发有谋反罪，囚禁半年，才出狱就死了。司马宋庆宾、长史窦崇嘉相继死去。

曲先冲

唐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员外郎邵某卒。寻而曲先冲为郎中，判邵旧案。月余，西边树又枯死。省中忧之，未几而先冲又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里厅堂前的两棵桐树，忽然枯死，十多天后，考功的员外郎姓邵的死了。立刻让曲先冲任郎中，审理批阅姓邵的留下的旧案卷。一个多月后，西边的桐树又枯死了，先冲在省悟中很忧虑，没过几天先冲又死了。

吕崇粹

唐开元中，谏议大夫吕崇粹，东平人，美秀魁梧，薄有词彩。宅在京永崇坊。于家忽见数个小儿脚胫，自膝下自踝已上，流血淋沥，如新截来。旬日，粹遇疾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开元年间，谏议大夫吕崇粹是东平人。俊美身材高大、略有文采。他的家在京城东边永崇坊。有一天在家里忽然发现几个小孩的小腿，从膝以下自踝以上。淋淋沥沥流着血，好象刚截下来一样。十多天的时间，吕崇粹得病身亡。

源乾曜

唐源乾曜为宰相，移政事床。时姚元崇归休。及假满来，见床移，忿之。曜惧下拜。玄宗闻之，而停曜。宰相讳移床，移则改动。曜停后，元崇罢。此其应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源乾曜任宰相，移动了政事厅的床。当时姚元崇请假归家休养。等到假期到了回来，看见床被移动了，很气愤，源乾曜恐惧下拜，玄宗听说这件事，让源乾曜停职。原来宰相讳忌移床，移就是改动。乾曜停职后，元崇也被罢免。这就是应验。

毋旻

唐右补阙毋旻，博学有著术才。上表请修古史，先撰目录以进。玄宗称善，赐绢一百疋。性不饮茶，著代饮茶序。其略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云。”后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尝梦著衣冠上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甚恶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梦。玄宗闻而悼之，赠朝散大夫。（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右补阙毋旻。博学广识有著述的才能。他上表请求修撰古史，先撰写了目录送给皇上，玄宗称赞很好。赐给他一百疋绢。他生性不好饮茶，曾写了一个代饮茶序，大概意思是：解停滞消壅肿，一天的暂时利益很好，等到瘠气侵入精髓，终身的害处很大。获得益处就归功于茶力，遇到祸患则不说是茶带来的灾难。难道不是福临近容易知道，灾祸远离很难看见吗？后来他一直集贤著书，不多久因热疾突然死了。当初他曾梦到自己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上北邙山，亲友们都来相送。等到了山顶，回头看竟没有一人。心里厌恶这件事。等他死了，亲友送葬到北邙山。果然同当初的梦相同。玄宗听说这件事也为他悼念，赠谥号朝散大夫。

杨慎矜

唐杨慎矜，隋室之后。其父崇礼，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内，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惧。问史敬忠。忠有术，谓慎矜，可以禳之免祸。乃于慎矜后园大陈法事。罢朝归，则裸袒桎梏，坐于丛棘。如是者数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祸。”慎矜愧之。遣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门。（贵妃妹也）姨方登楼。临大道，姨与敬忠相识，使人谓曰：“何得从车乎？”敬忠未答。使人去帘观之，姨于是固留。邀敬忠坐楼，乃曰：“后车美人，请以见遗。”因驾其车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宫，以侍婢从。帝见而异之，问其所来。明珠曰：“杨慎矜家人也，近赠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辄遗其婢？”明珠乃具言厌胜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为相。以吉温阴害。有憾于慎矜，遂构成其事，下温案之。温求得敬忠于汝州，诬慎矜以自谓亡隋遗裔，潜谋大逆，将复宗祖之业，於是赐自尽，皆不全其族。（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朝的杨慎矜，是隋朝宫室的后代。他的父亲崇礼，曾任太府卿，死后葬在少陵原。在他的封地内，草木都流血，守墓的人把这件事报告给杨慎矜，慎矜很恐惧。问史敬忠怎么回事。史敬忠会法术，对慎矜说：“可以祈祷免祸。”于是就在慎矜的后花园大摆法事。慎矜上朝回来，就光着身子戴上脚镣和手铐，坐在荆棘丛里。象这样过了几十天，草木也不流血了。敬忠说：“可以免祸了。”慎矜觉得惭愧，就把奴婢明珠赠送给敬忠了。明珠是很有姿色的。敬忠他们经过八姨门、八姨正好登楼，那楼又临近大道，八姨认识敬忠，就派人对敬忠说：“怎么得到一个从车？”敬忠没有回答。八姨就让人去掉车帘看里面。八姨于是坚决让他们留下，邀请敬忠上楼坐一会儿，然后说：“后面车里的美人，送给我好吗？”因此叫人赶那辆车进来，敬忠不敢抗拒。八姨第二天进宫，让明珠以侍婢的身份随从。皇帝见到很奇怪，问明珠是哪里来的。明珠说：“我是杨慎矜家里的人，最近赠送给史敬忠了。”皇帝说：“敬忠是什么人，杨慎矜就赠送给他奴婢。”于是明珠就把杨慎矜信巫术的事全都告诉了皇帝。皇帝很生气，把这事告诉了李林甫，林甫平常就忌妒慎矜的才能，认为他以后一定会作宰相。便用吉温暗害慎矜，因为林甫曾有憾于慎矜。马上就罗织罪名。下令吉温审理此案。吉温到汝州找到敬忠，诬陷慎矜因为自己是亡隋的后代，暗中密谋反叛，将要恢复祖宗的家业。于是杨慎矜赐自尽死，其家族也未幸免。

王儦

唐太子仆通事舍人王儦，肃宗克复后降官。为人所告，系御史台。儦未系之前年九月，儦与嬖姬夜坐堂下，有流星大如盎，光明照耀，坠于井中，在井久犹光明。使人求之，无所得。儦惧出宅，竟徙播州。儦殊不意，行至凤州，疽背裂死。（出《纪闻》）

【译文】

唐朝太子仆通事的舍人王儦。肃宗重登皇位后被降官。因为被人告发，囚禁在御史台。王儦未被囚禁的前一年九月，一天夜晚他与宠爱的妾在堂下坐着，有一颗象盎那么大的流星，光明耀眼，坠到井里，在井里很长时间还很亮。派人到井里寻求，什么也没有。王儦害怕出了宅院。囚禁流徙到播州，但他却没有想到，走到凤州，背上生毒疮崩裂而死。

崔曙

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谶也。（出《本事诗》）

【译文】

唐朝崔曙考中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诗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认为是警句，等到来年崔曙死了，只剩下他的一个女儿名叫星星。人们才领悟他自己的预言。

元载

唐元载为相时，正昼有书生诣焉。既见，拜语曰：“闻公高义好士。”辄献诗一篇，以寄其意。词曰：“城南路长无宿处，获花纷纷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窠，空屋无人却飞去。”载亦不晓其意。既出门而没。后岁余，载被法家破矣。（出《通幽录》）

【译文】

唐朝元载作宰相时，大白天有一个书生来求见。接见后，那书生参拜后说：“听说你品格高尚，仁德而喜欢有才能的人。我就献诗一篇，用来寄托我的敬意。诗是这样的：‘城南的路长没有住宿的地方，荻花飘飞好象柳絮。海燕衔泥想要作窝，空屋里没有人又飞走了。”元载不明白他的用意。书生出了门就不见踪形了。后来过了一年多，元载被法办其家也破败了。

彭偃

唐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多”原作“名”，据明抄本改）蚌。偃喜，以为珠可取。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后诛死。（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大历年间，彭偃未作官时，曾经有人对他说：“您会因得到珠而富贵，后来就会有灾祸。”不久他作官有了罪过，被贬官作澧州司马。到了澧州，因江里的蚌很多，他很高兴，认为可以取珠了，立即命人采蚌，结果采到很多。然而以前那句话并没有应验，等到朱泚造反，召彭偃作伪中书舍人，他才领悟得珠是朱泚。后被杀死。

刘淝

唐贞元中，淮西用兵。时刘淝为小将，每捉生蹋伏，淝必在数，前后重创，将死数四。后因月黑风甚，又令捉生。淝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余里，因坐将睡。忽有人觉之，授以双烛，曰：“君方大贵，但心存此烛在，即无忧也。”淝后拜将，常见烛影在双旌上。后不复见烛，乃舆疾归京卒。（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贞元年间，淮西有战事。当时刘淝仅是一名小将，每次潜伏捉俘虏，淝必定在里面，前后多次受重伤，有四次将近死亡。后来又一次因为月黑风大，又命令他去捉俘虏。淝很气愤激动，深入敌后，心里想这次必死无疑。走了十多里，因为疲乏坐着休息刚要睡，忽然有人叫醒他，给他两支蜡烛，说：“你将有大贵，但心里要想着这两支烛在，就没有什么忧患。”刘淝后来提升为大将，常常见到烛的影子在双旗上。后来不再见到烛了，就得病回到京城死了。

韩滉

唐丞相韩滉自金陵入朝。岁余后，于杨子江中，有龟鳖满江浮下，而悉无头。当此时，滉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出《戎幕闲谈》）

【译文】

唐朝的丞相韩滉从金陵入朝。一年多后，在扬子江中，有龟鳖满江飘浮流下。正在这时，韩滉在城中死了。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严震

唐司空严震，梓州盐亭县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鸣，即严氏一人必殒。或一日，有亲表对坐，闻鹿鸣，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鸣。”严曰：“此际多应到表兄。”其表兄遽对曰：“表兄不是严家子，合是三兄与四兄。”不日，严氏子一人果亡。是何异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司空严震，梓州盐亭县人。居所靠釜戴山。只要有鹿鸣叫，严家必定有一个人死。有一天，有一个表兄与严震对面坐着。又听到鹿叫，他的表兄说：“釜戴山中鹿又叫。”严震说：“这回多半要应验到表兄身上。”他的表兄立刻说：“我不是严家子弟呀，该是三兄与四兄吧。”没过几天，严家子弟果然有一人死亡。这是多么奇怪啊！

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初为太原从事。睹公牍中文水县解牒称：武士彟文水县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龟头所在。碑上有武字十一处，皆镌去之。其碑大高于华岳者，非人力攀削所及。不经半年，武相遇害。（出《戎幕闭谈》）

【译文】

唐朝卫公李德裕当初任太原从事。看公文中文水县的呈文中称：“武士彟在文水县的墓前有石碑。元和年间，忽然龟头不知去向，碑上有十一处武字，都被刻掉。”那个石碑高大如华山，不是人力所能攀上刻掉的。没过半年，武丞相被人害死。

李师道

唐李师道既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不胜。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尽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李师道已经凭借青齐而反叛，章武帝将讨伐他。经几年时间皇帝的军队不能得胜。师道更骄傲了。曾有一天，师道在厅堂坐着，他的床前有银鼎，忽然互相撞击，其中一个鼎的耳、足都掉了。一个多月后，刘（概系师道部下）悟亲手杀了师道，青齐之乱立刻平息。大概是银鼎相撞的预兆吧。

韦温

唐韦温为宣州，病疮于首，因托后事于女婿。且曰：“予年二十九，为校书郎，梦渡浐水，中流见二吏，赍牒相召。一吏言：‘彼坟至大，功须万日，今未也。’今正万日，予岂免乎！”累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韦温治理宣州，在头上生了疮，因此托付后事给女婿，并且说：“我二十九岁那年，当校书郎，作梦渡浐水，在江中间见到两个官吏，抱着官牒召我，一吏说：“他的坟太大，须万日的功夫，今天还不到。”现在正好万日，我难道能避免吗？”不多几天就死了。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人臣咎征）

吕群　朱克融　王涯　温造　李宗闵　柳公济　王涯　王潜　韩约　王氏　王哲 杜牧　卢献卿　卢骈　封望卿　崔彦曾　崔雍　庞从

吕群

唐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性粗褊不容物，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时过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养。群意凄凄。行次一山岭，复歇鞍放马，策杖寻径，不觉数里。见杉松甚茂，临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颇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见人，复入后斋，有新穿土坑，长可容身，其深数尺，中植一长刀，旁置二刀。又于坑旁壁上，大书云：‘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矣。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亦不为异。即去一二里，问樵人，向之所见者，谁氏所处。樵人曰：“近并无此处。”因复窥之，则不见矣。后所到众会之所，必先访其事。或解曰：“两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心然之。行至剑南界，计州郡所获百千，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行李复泰矣。成都人有曰南竖者，凶猾无状，货久不售。群则以二十缗易之，既而鞭挞毁骂。奴不堪命，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而伺便未发耳。群至汉州，县令为群致酒宴。时群新制一绿绫裘，甚华洁。县令方燃蜡炬，将上于台，蜡泪数滴，污群裘上。县令戏曰：“仆且拉君此裘。”群曰：“拉则为盗矣。”复至眉州，留十余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见寺。其下且欲害之。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侍烛不绝。其计不行。群此夜忽不乐，乃于东壁题诗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题讫，吟讽久之，数行泪下。明日冬至，抵彭山县。县令访群，群形貌索然。谓县令曰：“某殆将死乎？”意绪不堪，寥落之甚。县令曰：“闻君有刺使三品之说，足得自宽也。”县令即为置酒，极欢。至三更，群大醉，舁归馆中。凶奴等已于群所寝床下，穿一坑，如群之大，深数尺。群至，则舁置坑中，断其首，又以群所携剑，当心钉之，覆以土讫，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后月余日，奴党至成都，货鬻衣物略尽。有一人分得绿裘，径将北归，却至汉州衔中鬻之。适遇县令偶出见之，识其烛泪所污，擒而问焉，即皆承伏。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尽捕得其贼。乃发群死处，于褒中所见，如影响焉。（出《河东记》）

【译文】

唐朝的进士吕群，在元和第十一年离开府第去蜀游览。他性格粗暴偏执心胸狭窄不能容人，跟从他的仆从们没有不切齿痛恨他的。当时离褒斜还有一半路程，他手下的仆从大多都逃走了，只有一男仆还侍奉他。吕群心里很悲伤难过，走到一座山岭前面，又歇马放鞍，拿一根拐杖去探路，不知不觉走出几里地，只见杉松很茂盛，靠着小河有一个小桥，桥对岸有一个草堂，环境很幽雅深邃，好象道士所住的地方，但没发现有人。又进入后斋，发现一个新挖的土坑，坑长可以容纳一个人，有几尺深，坑中插着一柄长刀，旁边放着两把刀。又发现在坑旁边的墙上写着几个大字：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矣。吕群心里想这大概是术士诅咒祈祷的场所。所以也不觉得奇怪。又走了一二里，问一个砍柴的人；以前看见那个地方是谁家住的处所。砍柴人说：这附近并没有这么个地方。吕群就回来再看，结果却什么也不见了。后来他每到了人多的地方，一定要问一下这件事。有人向他解释说：“两口，就是你的姓，加一口是品字，三刀是州字，也是征象了，你以后可以做到刺史这么大的官，每年二千石的俸禄。”吕群心里想也有道理。走到剑南地界，统计一下到各州郡所得到的钱达了百千，就在成都买了奴仆和马匹好用，他们的行李又宽裕了。成都有个叫竖南的人，凶狠狡猾没个人样，他有些货很长时间也没卖出去，吕群就用二十串钱买下来，买下后觉得吃亏反而打骂奴仆们，奴仆不能忍受，就和其他的佣人保镖等暗藏着杀吕群的心。寻找时机还没有实行。吕群到汉州，县令给吕群准备了酒宴，当时吕群新做了一件绿色的绫裘衣，很华丽干净，县令正点上蜡烛，要放在烛台上，有几滴蜡滴掉到吕群的绿裘上了，县令开玩笑说：“我先拉一下你的这件衣服。”吕群说：“拉就是盗窃啊。”又到眉州，住了十多天，冬至前一天，留住在眉州西面的正见寺。他的手下人就要害他，正赶上院里有一个老僧有病要死，拿着蜡烛护理的不断，手下人的计谋不能实行。吕群这天晚上忽然不痛快，就在东墙上题诗二篇。其第一首是：“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第二首是：“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览关中。”题完了，还吟诵了很长时间，落下几行热泪。第二天冬至，到彭山县，县令拜访吕群，吕群衣帽不整，也没什么兴趣，对县令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吗？思绪繁乱，心情冷落得很。”县令说：“听说你有能当刺史三品官的说法，完全可以自己宽慰自己。”然后县令为他置办酒席，他很高兴，到了三更天，吕群喝得大醉。被抬回客馆里。他手下那些凶恶的奴仆们已经在他的床下挖了一个坑，象吕群的身体那么大，有几尺深，等吕群来了，就把他抬到坑里。割掉了他的头，又用吕群所带的剑，照心口钉上，把土盖上。各自乘马穿衣而逃。一个多月后。那些奴仆们到了成都，把吕群的衣服都卖光了，有一个人分到吕群的那件绿裘，想要直接向到北方，却到了汉中的街上想卖掉，恰好遇到县令偶然出门看见了，认识那蜡滴污染的地方，就把那人抓起来审问，那人立刻招供了。当时丞相李夷简巡察西蜀，把贼人全部抓到。然后挖吕群死的地方，同在褒地所见到的，一模一样。

朱克融

唐宝历二年春，范阳节度使朱克融猎鹿。鹿胆中得珠，如弹丸，黑色，初软后硬，如石光明。或问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请以意推之。”鹿胆得珠，克融以为己瑞。鹿者禄也，鹿死是禄尽也。珠初软后硬，是珠变也。禄尽珠变，必有变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融言辞轻发。是年五月，果帐下军乱，而全家被杀。（出《祥验集》）

【译文】

唐朝宝历第二年春天，范阳节度使朱克融猎到一只鹿。在鹿胆中得到一个珠子，象弹丸那么大小，黑色，起初软后来变硬，象石头还发光。有人问麻安石说：“这是什么吉祥征兆吗？”安石说：“这种事自古以来没有出现过，请让我按我的想法推测一下。鹿胆里得到珠子，克融认为是瑞祥的征兆，鹿就是禄，鹿死是禄尽，俸禄没有了。珠开始软后来硬，是珠变，禄尽珠变，一定后有改变的事，这是衰亡的征兆。”从此克融轻易不说什么话。这一年五月，果然部下兵变作乱，克融全家被杀。

王涯

唐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赋，又主簿盐铁。其子仲翔尝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见家僮数十皆无首，被血来仲翔前。仅食顷，方不见。仲翔惊异且甚，即具白之，愿解去权位。涯不听，是岁冬十一月，果有郑注之祸。（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丞相王涯，在大和九年掌国家税收，又主管盐铁。他的儿子仲翔曾有一天在山亭上避暑。忽然看见数十个没头的僮仆，他们披着血来到仲翔跟前。仅一顿饭工夫，就不见了。仲翔非常奇怪惊惧，马上告诉了父亲，希望他解职回家，但涯不听。这一年的冬十一月，果然发生了郑注那样的灾祸。

温造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二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于是以铁数十钧，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发吾所镇之地者，其家长当死。”唐大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发地，得桑生所镇之铁。后数日，造果卒。（出《宣室志》）

【译文】

新昌里尚书温造的宅院，桑道茂曾住过。庭院里有两棵柏树很高，桑道茂说：“人的住所，古木茂盛的，都应该除去。况且木茂盛就会使土衰败，因此住的人就会有生病的，这是土衰的原因。”于是用数十钧铁，镇压在柏树下，然后告诉别人说：“以后谁来住，挖我镇铁的地方，他们的家长就会死。”唐朝大和第九年，温造住到这所宅院里，因为修建房子，就挖了地，挖出了桑道茂所镇压的铁。后来没过几天，温造果然死了。

李宗闵

唐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掷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朝州司户。盖其兆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的丞相李宗闵，在大和七年夏天出京镇守汉中，第二年冬，再次当丞相，又第二年夏天，曾有一次退朝回到靖安里宅第。他的床前有个熨斗。忽然跳跃很长时间，宗闵既惊奇又厌恶这件事。当时李训、郑注因为奸诈得到皇帝的宠幸。宗闵把这件事多次给皇帝说，李训知道后，就上奏皇帝使治宗闵有罪。过了十多天，皇帝下诏书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又再贬为潮州司户。这都是那件事的兆应吧。

柳公济 柳公济尚书，唐大和中奉诏讨李同揵。既出师，无何，麾枪忽折。客有见者叹曰：“夫大将军出师，其门旗及麾枪折者，军必败。不然，上将死。”后数月，公济果薨。凡军出征，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征。有曾敬云者，尝为北都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即军必败，率以为常。后舍家为僧，住于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为京兆尹，尝因入朝。既冠带，引镜自视，不见其首。遂语于季弟约言。后果为李训连坐，诛死。（出《宣室志》）

【译文】

尚书柳公济，在唐朝大和年间奉旨讨伐李同揵。已经发兵了，不长时间指挥作战的旗杆忽然折断了。外人有看见的感叹说：“大将军发兵，他的门旗以及帅旗折断的，军队一定会失败，不然的话，上将军也得死。”几个月以后，公济果然死了。凡是军队出征，如果有乌鸢跟随在他们后面，都是失败灭亡的征兆。有个叫曾敬云的，曾经当北都的裨将，在李师道叛逆时，他曾率领军队数千人，每次出兵，都有乌鸢跟随在他们后面。这样他的军队就败。这样习以为常。后来他舍家去当和尚，住在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任京兆尹。有一次因要入朝，穿好衣服戴上帽子，拿来镜子照一下，看不见自己的头。于是告诉了二弟罗约言。后来他果然被李训的事株连，被处死。

王涯

唐（“唐”原作“宋”，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永宁王相涯三怪。淅米作人苏闺，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征。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叵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沥，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永宁丞相王涯家中有三件怪事。淘米的佣人苏闺，原来是王家做饭的厨师，到了荆州才知道。因此向他问王家的凶兆。他说：王家宅院南边有一个井，每天晚上常常有沸腾奔涌的声音，白天看那井，有时发现铜酒卮，有时发现银熨斗，井水腐臭不能饮用。又一件是王丞相内斋有个禅床，用贵重的木料精心制做。作工非常精巧，有一天无故散了架，各自集聚一处，王涯很讨厌，命人在灶房烧毁。还有一件是长子孟博早晨醒了，看见厅堂地上有很多血迹，踪迹直到大门才不见了，孟博马上叫人铲去，王丞相起初不知道。没过几个月就遭到大难。

王潜

唐大和，王潜为荆南节度使。无故有白马驰入府门而毙，僵卧塞途。是岁而潜卒，此近马祸也。（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大和年间，王潜任荆南节度使。有一天，有一匹白马无缘无故跑到门前而死，僵卧在路上挡住通道，这一年王潜就死了。这就近于马祸。

韩约

韩约，唐大和中为安南都护。时土产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耆旧相传，其膏不可赍往，犯者则为祸耳。约不之信，及受代还阙，贮之以归。时为执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祸，乃贪利冒货之所致也。（出《补录记传》）

【译文】

韩约在唐朝大和年间任安南都护，当时有一种土产叫玉龙膏。安南人用它，能化解银液。世代相传，这种膏不可带走，违犯的人就会招来祸患。韩约不信这种事，等到受命回京，贮藏玉龙膏回家，当时任执金吾，后果然遭遇甘露之祸，这就是贪图小利冒险所导致的。

王氏

唐河阳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边巨柳数栽。开成末，叶落池中，旋化为鱼，大小如叶，食之无味。至冬，其家有官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河阳城南的百姓王氏庄。家里有一个小水池，池边有几棵大柳树。开成末年，树叶落到水池里，立刻变成鱼，大小和树叶差不多。吃起来没什么滋味。到了冬天，他们家就有了犯法的事。

王哲

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书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转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于畚锸，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恶之。其月哲卒。（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修建家里的西偏房。他家的仆奴们挖地，拾到一粒石子，上面有用红笔写的字是：“修这房屋不吉利。”家人擦了擦，那字更加清楚。就呈送给王哲看，王哲认为是那些奴仆不愿干活的借口，就自己研磨那石子，但那红笔的字迹就象石纹一样磨不掉，王哲很讨厌它。当月王哲就死了。

杜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诗留别云：“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其后二十余年，连典四郡。后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自郡守入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出《感定录》）

【译文】

唐朝杜牧从宣城幕任新职入京，写诗留别说：“同来的不能一同归去，在旧地正逢春天一人多么寂寞。”这以后二十多年，连续主管四郡。后来从湖州刺史再升为中书舍人。题诗汴河说：“自觉可怜流落在外西归得快，不能在二月再见春风了。”从郡守升为舍人，虽然没有流落，但到了京城果然死了。

卢献卿

范阳卢献卿，唐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连年不中第，荡游衡湘，到郴而病。梦人赠诗云：“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邻；扶疏绕屋树，寂寞独归人。”献卿旬日而殁。郴守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梦者。（出《本事诗》）

【译文】

范阳人卢献卿，唐大中年间中举进士。诗文被同辈人所推举。作的《愍征赋》有几千字，当时的人都认为仅次于庾子山《哀江南》的文章。但他连年也没有考取功名。于是在衡湘一带荡游。到了彬城就病倒了。曾梦见有人赠给他一首诗说：“我算你将在古郊原上筑屋，四邻只有青山。绕屋的树木枝叶繁茂。你自己归去多么寂寞。”献卿十多天后就死了。郴州太守在近郊埋葬了他。时间果然是夏初，与所梦到的都相符。

卢骈

唐卢骈员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龙精舍，休僧院，词气凄惨，如蓄甚忧，其呼嗟往复于轩槛间。僧问不对。逮夜将整归骑，徘徊四顾，促命毫砚，题于南楣曰：“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题毕，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诗至今在院，僧逢其人，辄话其异。（出《唐阙史》）

唐朝有个员外叫卢骈，是个俊美有才能的士人。忽然有一天赴宴到青龙精舍。后在僧院里休息。说话言谈的语气凄惨。好象有忧愁积压了很久似的，长呼短叹往返在门窗间。僧人问他他也不回答。到夜晚就要整鞍备马回去。徘徊着四下看，急忙让人拿来笔砚，在南门框上面题一首诗：“长寿短命虽说在天，要说荣枯也太偏激。不知道雷氏宝剑，在何处冲天而起。”题完后，急忙走了。经过十多天当了官，未过一个月就死了。他的诗到现在还在寺院里，僧人碰到人就说这是怪事。

封望卿

唐封望卿，仆射敖之子。杜邠公悰镇岐下，自省中请为判官。其所常居室壁，有笔洒墨迹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尽掐去之，其色如丧。洎侍儿或问其故，望卿默不应。无何病甚，谓侍儿曰：“记吾前日以指瓜掐墨迹否？吾其时恶之，不能语汝。每点乃一鬼字。数日而卒。（出《玉泉子》）

【译文】

唐朝的封望卿，是仆射敖的儿子。杜公邠悰镇守岐下，从省中把他请来作判官。他常住的屋墙上有笔洒的墨迹。有一天，望卿忽然用指甲全都把墨迹掐去了，他的脸色象死人一样，等到侍童来了就问他这是什么原因，望卿沉默不语，不长时间就病得很历害。对侍童说：“你记得我前些天用指甲掐去墨迹的事吗？我那时特别讨厌它，不能告诉你，那每一点都是一个鬼字。”几天后病死了。

崔彦曾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涨之。平时环岸皆台树花木，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壖多修竹乔林，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之别业也。唐咸通中，庞勋作乱。彦曾为贼执，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几而凶问至。昔河间王之征辅公袥也，江行，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至忽化为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袥授首之征。”果破之，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出《三水小牍》）

【译文】

荥阳郡城西有个永福湖。引入郑水使它充满。平时环绕岸边都修台栽树种上多种花木，这是太守在郊外慰劳饯别用的场所，西南面的空地上多栽竹植树，这是已故徐帅的常侍崔彦曾的副业。唐朝咸通年间，庞勋作乱，崔彦曾被贼人抓获，湖水红得象凝血长达三天。不长时间凶信就到了。过去河间王征讨辅公袥，在江中行船，于船中宴请众帅，命令左右的人用金碗酌取江水，将要饮用。水打上来忽然变成了血。满座的人都变了脸色。河间王慢慢地说：“碗中的血，是公袥被砍头的征兆。”果然打败了公袥。象这样祸福很难断定啰！

崔雍

崔雍起居，誉望清美，尤嗜古书图画。故钟王韩展之迹，萃于其家；常宝太真上马图一轴，以为画品之上者。唐咸通戊子岁，授禄二千石于和州。值庞勋构逆，丰沛间贼锋四掠，历阳么（“么”原作“历”，据明抄本改。）郡。右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将赍持牛酒犒贼师，且以全雉蝶活黎庶为请，由是境亡剽戮之患。虽矫为款谕，而密表自陈。时宰有不协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后有得崔君所宝画者，轴杪题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华亭之鹤虚唳。天命如何。”字虽真迹，不书时日。识者云，闻命之后，无暇及此，其予知耶？复偶然耶？（出《唐阙史》）

【译文】

崔雍这个人的起卧动止等日常生活，追求清奇高雅的环境，特别爱好古书古画。所以钟王韩展的墨迹，都荟萃在他家里，以前收藏太真上马图一轴，认为这是绘画的上品。唐朝咸通戊子年，在和州授俸禄二千石。在庞勋反叛时，丰沛之间贼寇所到之处四处抢掠，达到阳么郡。一个右史儒生，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抗拒的，于是就命令小将带着酒肉犒劳贼军。并且请求他们保全城镇免除百姓性命之危。因此竟没有遭到抢掠杀戮的祸患。虽然假托是皇帝的命令，但还是上表书自己陈述当时这样作的理由，当时的宰相有和他不对付的，因此最后还是以法处置了。当时的仁士君子们都来吊唁。后来有得到崔雍所收藏的宝画的人，看见在轴底下题了几行字说：“上蔡的犬叫得很历害，人生到了这种地步，华亭的鹤也只能空鸣，天命啊，又能怎么样呢？”字虽然真是崔雍的字迹，但没有写时间。有明白此事的人说：“知道自己的命运后，没有闲暇顾及到这些了。”这是自己预知呢，还是偶然呢？

庞从

唐昭宗乾宁丙辰岁，朱梁太祖诛不附己者。兖师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师庞从，（旧名“师古”）会军五万于青口。（东晋命谢安伐青州，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坬，拥其流以利运漕，故谓之青州坬，其实泗水也。浮磬石在下邳。）所屯之地，盖兵书谓之绝地。人不驾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处。时梁祖命腹心者监护之，统师莫之能御。（明抄本“之能御”作“敢自主”。）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数万而至。从闻瑾亲至，一军丧魄。及战，无敢萌斗志，或溺或浮，唯一二获免。先是瑾军未至前，部伍虚异，尤多怪惊，刁斗架自行于军帐之前。家属在徐州，亦凶怪屡见。使宅之后，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灾即见。时命僧于雕堂建道场。（盖多狐妖，故画雕于中。）统未亡之前，家人望见燕子楼上，有妇人衣红，白昼凭栏而立。见人窥之，渐移身退后而没。时登楼之门，皆扃鐍之。不数日，凶问至。（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昭宗乾宁丙辰年，朱梁太祖诛杀那些不依附顺从他的人。兖军统帅朱瑾逃命到淮海，梁祖命令徐州统帅庞从在青口会合五万军队讨伐朱瑾，但他驻扎军队的地方，都是兵书上所说的绝境，山高路窄，人不能并肩而行，行军三十多里，才到了平坦的地方，当时梁祖又命令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在庞从的身边监护他。虽然他统帅军队。但不能自作主张。连宿两夜，朱谨果然亲自率领几万大军到来。庞从听说朱瑾亲自到来，全军都丧魂落魄，等到战斗开始，庞从的军队都丧失了斗志，有的淹死，有的被俘虏，只有一二个人逃跑了。在朱瑾的军队没有到来以前，部下的兵士们就常闹虚惊，刁斗架自己就跑到军帐前面。家属在徐州，也是多次见到奇异怪象。住宅后面，平常就有妖狐的洞穴。有时主人有灾它就出现，当时让和尚在雕堂前面摆了道场。在统帅庞从的军队没有失败以前，他的家人就看见在燕子楼上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妇人，大白天就靠着栏杆站着，见到人看她，才渐渐后退而消失。当时登楼的门都上了锁。不过几天，坏消息就来了。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十一（人臣咎征）

李钧　高骈　钜鹿守　陕师　严遵美　成汭　刘知俊　田頵　桑维翰　钟傅 顿金　湖南马氏　王慎辞　安守范

李钧

唐李钧之莅临汝也，郡当王仙芝大兵之后。民间多警。李钧以兵力单寡，抗疏闻奏。诏以昭义军三千五百人镇焉。乾符戊戌岁也，兵至，营于郡西郭。明年春，钧节制上党杂报到，于是镇兵部将，排队于州前通衢，率其属入衙，展君臣之礼。忽有暴风扬尘，起自军门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余以登。州人愕眙而顾，没于天际。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献，帛无完幅，枝干皆摺拉矣。钧至上党，统众出雁门，兵既不戢，暴残居民，遂为猛虎军所杀矣。（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朝李钧来到临汝，临汝郡正处在王仙芝的大军到来之后。百姓很警惕。李钧因为兵力太少，上疏奏闻皇上。皇上下诏让他凭昭义的军队三千五百人镇守。是乾符戊戌年，昭义兵到，驻扎在郡西城外。第二年春天，李钧要求上党的人都来报到，于是上党的军队各将领，在州府前面的大道上排队，率领他们的属下进入州衙门，行君臣的礼节。忽然有一阵大风扬起尘土，是从军营南门刮起的，盘旋在军营中，拔起十多面大旗直上天空，州里的人都惊愕地瞪着眼看着，直到天边没影了。第二天，州北二十里大牛谷的村人，找到大旗来献上，那些旗的布没有完好的了，都被树枝拉扯坏得不成样子。李钧到上党，统率大兵出了雁门，但兵卒不能严格约束自己，军纪不严，残害百姓。于是很快就被猛虎军所杀了。

高骈

唐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淮海。有蝗行而不飞，自郭西浮濠，缘城入子城，聚于道院，驱除不止。松竹之属，一宿如剪。幡帧画像，皆啗去其头。数日之后，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霁，沟渎间忽有小鱼，其大如指，盖雨鱼也。占有兵丧。至十月，有大星夜堕于延和阁前，声若奔雷，迸光碎响，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雾不解。或曰：“下谋上之兆。”是时粒食腾贵，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辇数十口，弃之郭外。及霁而达坊静巷，为之一空。是时浙西军变，周宝奔毗陵。骈闻之大喜，遽遣使致书于周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齑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盖讽其齑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骈有与诸从事诗。其末句云：“人间无限伤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盖亡灭之谶也。及为秦彦幽辱，计口给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围益急，遂及于难。（出《妖乱志》）

【译文】

唐朝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守淮海时，发现蝗虫只爬不飞，从城西浮过护城河，攀缘着城墙进入内城。聚集在道路上和庭院中，驱除也不停止爬行。松竹之类的树木，一宿之间象用剪子剪过一样，布幅上的画像，都被它们咬去了头。几天以后，它们又互相咬食。九月中旬，暴雨则晴，沟渠里忽然发现小鱼，大小如手指，都是下的雨鱼。经卜算说有兵丧。到十月，有颗大星在晚上坠落在延和阁前面，声音好象滚雷，迸发出光亮和破碎的响声，光亮照满庭院。自从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大雾昏沉，长期不散。有人说：这是以下犯上的征兆。当时米价昂贵，是过去的十多倍，因寒冷和大雨而僵卧倒地的人，每天用车拉出几千口，都扔到城墙外。等到天晴再到里巷和街道里看，全部都空了。这时浙西军队叛变，周宝逃奔毗陵去了。高骈听说后非常高兴，立刻派使者送给周宝一封信，信上说：“你依靠着走马将要到达奔牛，现在附带送上一瓶齑粉和十斤葛粉，用来解决路途上的需要”。这是讽刺他将要成为齑粉。三月。使院请他看花赴宴，并列着有一首给诸从事的诗，诗的末句是：“人世间有无限伤心的事，不能在酒樽前折去一枝。”大概是灭亡的预言吧。到了被秦彦幽禁羞辱，算计人口供给食物。从五月到八月，外面围兵围困更加紧急。接着就遭到死难。

钜鹿守

唐文德戊申岁，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朝文德戊申年，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个造纸作坊。长长的围墙上都晒着纸。忽然有股从西面来的旋风，几乎把墙上的纸都卷走了，那股旋风直上云霄，远望那被卷的纸象飞雪一样。这是军事上最忌讳的事啊。到了五月，郡守就死了。

陕师

唐乾宁末，分陕有蛇鼠斗于南门之内，观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陕师遇祸。则知内蛇死而郑厉入，群鼠奔向蒲山亡。妖由人兴，可为戒惧。（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朝乾宁末年。分陕地区有蛇和鼠在南门内决斗。观看的人很多，象围墙一样。最后蛇死了鼠也逃奔而去。还没过十天陕军便遭遇灾祸。这时人们才知道城内蛇死郑厉进来，群鼠奔逃造成蒲山灭亡的道理。妖魔是人兴起的，应当作以后的警戒和担心的事了。

严遵美

唐左军容使严遵美，阉官中仁人也。尝言北司为供奉官，胯衫给事，无秉简之仪。又云：“枢密使廨署，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视事之厅。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乃杨复泰。（“泰”明抄本作“恭”。）夺宰相权也。遵美尝发狂，手足舞蹈之。旁有一猫一犬，猫谓犬曰：“军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异猫犬之言。遇昭宗播迁凤翔，乃求致仕汉中，寻徙于剑南青城山下，卜别墅以居之。年过八十而终。其忠正谦约，与西门李玄为季孟。于时诛宦官，唯西川不奉诏，由是脱祸。家有北司治乱记八卷，备载阉官忠侫好恶，盖巷伯之流也，未必俱为邪僻。良由南班轻忌大过，以致怨怒，盖邦国不幸也。先是路岩自成都移镇渚宫，所乘马忽作人语，且曰：“芦荻花，此花开后路无家。”不久及祸。然畜类之语，岂有物凭之乎？石言于晋，殆斯比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的左军容使严遵美。是宦官中仁爱端方正直的人。曾说北司作供奉官时，衣帽不整，没有待人处事的礼仪。又说：“枢密使廨署，三间屋只是书柜而已，也没有办公的大厅，堂屋后帖黄布，办理公事，是杨复泰夺取宰相权位的意向。遵美曾经发疯，手舞足蹈。这时旁边有一只猫和一只狗，猫对狗说：“严军容改变常态了。”狗说：“不用管。”不一会儿停止发狂，对猫狗的话很惊异。正好昭宗要迁到凤翔宫去，严遵美就要求到汉中作个官，然后搬到剑南青城山下，选择一个别墅住下了，年纪到了八十岁才死。他忠正谦和约束自己，与西门李玄结为兄弟。当时追捕诛杀宦官，只有西川不执行宫庭的命令，因此免除了灾祸。他家里有北司治乱记八卷，详细记载了官员中的忠奸好恶之人，所以说太监那一类人，也未必都是奸邪怪僻的人。良由南班二人轻率忌恨这是他的大过错，造成怨怒加深，都是国家的不幸啊。这以前路岩从成都改镇渚宫，他乘坐的马忽然说了人话，说：“芦荻花，此花开路无家。”不久便遭到灾祸。然而畜类的话，难道有什么凭证吗？石头可在晋说话，这也是一样的。

成汭

荆州成汭，唐天复中准诏统军救援江夏，帅次公安县。寺有二金刚神，土人号曰二圣，颇有灵验。舣舟而谒之，且以胜负为褥。汭兆皆不吉。汭惑之，孔目官杨师厚曰：“公业已行，安可疑阻？”于是不得已而进。竟有覆军之败，身死家亡，非偶然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荆州的成汭，在唐朝天复年间皇帝下诏批准他统帅军队去救援江夏。他帅军到达公安县。寺中有二个金刚神，当地百姓称他们为二圣，很灵验。成汭停舟靠岸去拜谒二神，并且祷告希望此次出兵得胜而归，但求得的征兆都是不吉利的。成汭感到很疑惑。孔目官杨师厚说：“您已经来了，怎么能因疑而受阻碍呢？”于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勉强进军了。最后还是全军覆没，自身死了家也灭亡了。这并不是偶然的事。

刘知俊

梁彭城王刘知俊镇同州日，因筑营墙，掘得一物，重八十余斤，状若油囊。召宾幕将校问之。或曰地囊，或曰飞廉，或曰金神七杀。独留源曰：“此是冤气所结也。古来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据洛阳。修河南府狱，亦获此物，而远祖记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为此物。经百千年，凝结不散。源闻酒能忘忧，请奠以醇醪，或可消释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征也。”知俊命具酒馔视酹，复瘗之。寻有扳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验之矣。（出《鉴戒录》）

【译文】

梁彭城王刘知俊镇守同州的时候，因为修筑营墙，挖出一件东西，重有八十多斤，形状很象装油的口袋。刘知俊就召集宾客幕僚和将校们问，哪个知道这种东西。有人说是地囊，有人说是天外飞来的廉石，有人说是金神的七杀袋。只有留源说：“这是冤气凝结成的，自古以来作监狱的地方或许有这种东西。过去王充据守洛阳，修建河南府的监狱，也曾得到过这样的东西，我的太祖记得这件事。这是含冤而死的囚犯，他们的冤魂不散进入地下，凝聚在一起变成这种东西。经历百千多年，仍然凝结不散。我听说酒能使人忘掉忧愁，请用好酒来祭奠一下，或许可以使它解散消失。然而出现这种东西，也并不是吉祥的征兆。”知俊听说得有道理，就命人准备酒菜祝祷，并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以后又把那东西埋了。不久，就发生了攀城背主跑到秦国的事。这就是验证啊。

田頵

宣州节度田頵，将作乱。一日向暮，有鸟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状，自外飞入，止戟门而不见。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尽，唯甲兵存焉。頵资以起事，明年遂败。（出《稽神录》）

【译文】

宣州节度使田頵，将要发动叛乱。一天傍晚，有一只红色的鸟，象雉鸡而比雉鸡大。鸟尾有火光，象无数零散的星星，从外面飞进来，落在兵器库门上就不见踪影了。第二天，田府里燃起大火，马匹武器等都烧光了，只有甲兵保存下来，田頵凭着这些铁甲兵发动叛乱，第二年就被打败了。

桑维翰

魏公桑维翰，尹开封。一日，尝中夜于正寝独坐，忽大惊悸，如有所见，向空厉声云：“汝焉敢此来！”如是者数四。旬日愤懑不已，虽齐（明抄本“齐”作“贴”）体亦不敢有所发问。未几，梦己整衣冠。严车骑，将有所诣。就乘之次，忽所乘马亡去，追寻莫之所在。既寤，甚恶之，不数日及难。（出《玉堂闲话》）

【译文】

魏公桑维翰，任开封府尹。有一天，曾经在正房寝室里一个人坐着，突然间很惊慌恐惧的样子，好象看见了什么。他向空中大声喊：“你怎么敢到这里来？”象这样发生了多次，十多天内愤懑不停，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敢问他是怎么回事。不多时，他梦到自己穿好衣服，戴好帽子，车骑严整，好象将要到什么地方去，就上车坐上去，忽然间所乘车的马又不见了。到处寻找也不知在什么地方。醒了以后，很讨厌这个梦。不到几天的时间就遭到灾祸。

钟傅

南平王钟傅，在江西，有衙门吏孔知让，新治第。昼有一星陨于庭中。知让甚恶之，求典外戎，以空其地。岁余，御史中丞薛绍纬，贬官至豫章，傅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于此。（出《稽神录》）

【译文】

南平王钟傅在江西。他的部下衙门吏有个叫孔知让的，新建了一座宅院。白天有一颗星坠落在庭院里。知让很讨厌这件事，要求到外地作官，这样就会使这所宅院空出来。一年多以后，御史中丞薛绍纬被贬官到豫章，钟傅就搬到孔知让新建的宅院住下来了。然后就死在这里。

顿金

袁州刺史顿金，罢郡还都。有人以紫袱包一物，诣门遗之。开视，则白烂衫也。遽追其人，则亡矣。其年金卒。（出《稽神录》）

【译文】

袁州刺史顿金，解除郡中职务回京城去，有人用紫包袱皮包一件东西，到了门前扔下，打开一看，原来是白色的烂衫。马上就追那个人，已经不见了。这一年顿金就死了。

湖南马氏

湖南武穆王巡边，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乃见波中，恢诡谲怪，蛟螭出没，云雾昏蒙，有如武夫执戈戟者，有文吏具襕简者，有如捧盘盂者，或绯或绿，倏闪睢盱，莫知何物。左右大骇，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为请，王不听。移时风定，仅获存焉。后数年，武穆王薨于位。（出《北梦琐言》）

【译文】

湖南武穆王巡视边境，回船行到洞庭湖宜春江口。忽然刮起暴风，波涛象相连的山峰，只见波涛中发出奸诈嘲笑的怪声，蛟龙鬼妖相继出没，云遮雾罩，天空昏濛一片，有的象武士拿刀持枪，有的象文官穿官衣抱着公文，还有的好象捧盘端盂。有红有绿。只一眨眼的工夫。就变化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穆王左右的人都很害怕，把衣服器皿都投到江里，船上有人提议把姬妾也投到江里请求安定。武穆王没采纳。过了些时候风停了，仅获得生存。以后过了几年，武穆王还在位时死了。

王慎辞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有别墅在广陵城西，慎辞常与亲友游其上。一日，忽自爱其冈阜之势，叹曰：“我死必葬于此。”是夜，村中间太吠。或起视之，见慎辞独骑徘徊于此。逼之，遂不见。自是夜夜恒至。月余，慎辞卒，竟葬其地。（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在广陵城西有座别墅。慎辞经常同亲友在这里游玩。有一天，忽然看到并爱这隆起小冈的地势，就长叹说：“我死后一定要埋葬在这里。”当天晚上，村里听到狗叫，有人起来看，看见慎辞独自骑马在这里徘徊。走近去就看不见了。从这以后天天晚上都来。一个多月以后，王慎辞就死了，终于埋葬在这里。

安守范

伪蜀彭州刺史安思谦，男守范，尝与宾客游天台禅院，作联句诗。守范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军推官杨鼎夫云：“忘机同一祖，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巡官周述云：“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时松柏下，联续百千灯。”因记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贫子乞食见之，朗言曰：“人道有初无尾，此则有尾无初。却后五年，首颔俱碎，洎不如尾句者。”抚掌大笑。院僧驱迩之。贫子走且告曰：“此后主人，不远千里，即欲到来。”众以为狂，莫测其由。后数年，守范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领俱碎之义。周与李，累授官资，此不如尾句之义也。院主僧寻亦卒。相承住持者，来自兴元，则主不远千里也。贫子之说，一无谬焉。（出《野人闲话》）

【译文】

伪蜀的彭州刺史安思谦，儿子叫守范。曾同宾客到天台禅院游览。作一首五律诗。守范说：“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军推官杨鼎夫说：“忘机同一组，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巡官周述说：“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说：“片时松柏下，联续百千灯。”三人吟完就记在僧院的墙上走了。第二天，有个穷孩子讨饭见到墙上诗，大声说：“人们都说有开始没有结尾，这里却有结尾没有开始，往后五年，首颔两联全碎，反到不如尾句。”说完拍着手大笑，院里的僧人赶他走，那穷孩子边走边告诉僧人说：“这里以后的主人，不远千里，马上就要到来了。”众人都认为他发疯了，没有人猜测出有什么缘由。后过了几年，守范被法办，鼎夫暴病身亡。这就是“首颔两联全碎”的意义。周述与李仁肇，多次升官。这就是“不如尾句”的意思。寺院的住持不久也死了，继承住持的来自兴元。这就是“不远千里也”的含义。穷孩子的说法，没有一点错误。

# 定数感应卷目录（第146-163卷）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数一　宝志　史溥　耿询　尉迟敬德　魏征　娄师德　王显

　张宝藏　授判冥人官 王无碍　宇文融　路潜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杰　崔元综　苏味道　卢崇道 刘仁轨　任之选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数二　田预　王晙　高智周　王儦　裴伷先　张文瓘　袁嘉祚

　齐瀚　张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张齐丘　冯七言事

　桓臣范　张嘉贞　僧金师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数三　韦氏　张嘉福　宋恽　房瓘　孙生　张嘉贞　杜暹　郑虔

　崔圆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数四　曲思明　马游秦　萧华　一行　术士　杜鹏举　李栖筠

　杜思温　柳及　韦泛

卷第一百五十定数五　玄宗　乔琳　张去逸　李泌　刘邈之　张仁袆　裴谞

　李揆　道昭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六　李棱　豆卢署　孟君　卢常师　韩滉　李頧　崔造　薛邕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数七　郑德璘　赵璟　卢迈　赵璟　包谊　薛少殷　袁孝叔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数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朴　李藩　韦执谊　袁滋　裴度　张辕

　赵昌时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数九　李顾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郑权　樊阳源　吴少诚

　陈彦博　陆宾虞 王璠　崔玄亮　韦贯之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十　卫次公　李固言　杨收　郑朗　段文昌　崔从　郭八郎

　张宣　韩皋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数十一庞严　张正矩　刘遵古　舒元舆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谦　杜悰外生 石雄　贾岛　崔洁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数十二李景让　李敏求　李君　马举　郑延济　李生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数十三成汭　杨蔚　欧阳澥　伊璠　顾彦朗　李甲　房知温

　窦梦征　许生 杨鼎夫　牛希济　阴君文字　贫妇　支戬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数十四（婚姻）定婚店　崔元综　卢承业女　琴台子　武殷　卢生

　郑还古

卷第一百六十定数十五（婚姻）秀师言记　李行修　灌园婴女　朱显　侯继图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应一 张宽　汉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扬雄　刘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吕　陈业 陈实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吕虔

　管宁　河间男子　宜阳女子　张应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吴兴经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刘京　何敬叔　萧子懋

　萧睿明　解叔谦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应二 崔恕　何瑚　陈遗　王虚之　河南妇人　岑文本　郑鲜

　张楚金　罗道悰 陵空观　皇甫氏　田仁会　徐州军士

　唐宣宗　李彦佐　胡生　刘行者　王法朗 郗法遵　王晖

　李梦旗　孟熙

卷第一百六十三　谶应 　历阳媪　孙权　高颖　神尧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条歌

　突厥盐　封中岳 杨柳谣　黄獐歌　苾挈儿　安乐寺

乌鹊窠　鲤鱼儿　挽天枢　黄犊子 骆宾王　天后　阎知微

长孙无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孙佺

张易之　饮酒令　白马寺　李蒙　李进周　志公词　李怀光

王铎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国闰　竹骝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数一

宝志　史溥　耿询　尉迟敬德　魏征　娄师德　王显　张宝藏　授判冥人官 王无碍　宇文融　路潜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杰　崔元综　苏味道　卢崇道 刘仁轨　任之选

宝志

梁简文之生，志公谓武帝：“此子与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于雁门。乱梁，诛萧氏略尽。（出《朝野佥载》）

【译文】

梁的简文出生了。志公对武帝说：“这个孩子和冤家同年出生。”这一年侯景也在雁门出生了。侯景后来反叛了梁。几乎把萧氏全家都杀光了。

史溥

陈霸先未贵时，有直阁吏史溥，梦有人朱衣执玉简，自天而降。简上金字书曰：“陈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后主降隋，史溥尚在。（出《独异志》）

【译文】

陈霸先还未显贵时，有一个直阁吏叫史溥。他作梦梦见有人穿着红色的衣服，手拿玉制的书简，从天降下来，书简上金字写着“陈氏五世，三十四年。”等到后来的皇帝投降了隋朝，史溥还活着。

耿询

隋大业中，耿询造浑仪成，进之。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监何稠等检验。三辰度数，昼夜运（“运”原作“不”，据明抄本改。）转，毫厘不差。帝甚嘉之，赐物一百段，欲用为太史令。询闻（“闻”原作“问”，据明抄本改。）之，笑曰：“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论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终。”后宇文化及篡逆，询为太史令。询知化及不识，谋欲归唐，事觉被害，时年六十五。观询之艺能数术，盖亦张衡、郭璞之流。（出《大业拾遗记》）

【译文】

隋朝大业年间，耿询制造浑仪成功。进献给皇帝。皇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监何稠等人检验浑仪。结果是日月星三辰度数，昼夜不停地运转，竟毫厘不差。皇帝特别赞赏他，赐给耿询财物一百段，并想任命他为太史令。耿询听说这件事后笑着说：“我没得到这个官的原因，是因为活到六十四五不论罢了，然而得到这个官，我的命就没了。”后来宇文化及篡权谋反。耿询任太史令，耿询知道宇文化及不能用人，密谋归顺唐朝，事情被发觉遭杀害了。当时年龄是六十五岁。看来耿询的技艺和才能，大概也是张衡、郭璞那一类的人。

尉迟敬德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煅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使人密求书生，得之，具陈所见。公厚遣之，仍以库物分惠故旧。（出《逸史》）

【译文】

隋朝末年，有个书生在太原居住。家里很穷苦，只好教书养家糊口。他家离官府仓库很近，有一次，他钻了进去，那库内有几万贯钱。他忍不住就拿些钱。这时出来一个戴金甲的人手里拿着枪对他说：“你要钱，可以到尉迟公那里要个公帖，这是尉迟敬德的钱。”于是书生就到处访求尉迟敬德，可一直也没有找到。有一天到了打铁的铺子里，听说有个打铁的尉迟敬德，正在赤着上身蓬着头发打铁。书生等到他休息了，就上前拜见。尉迟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书生说：“我家很贫困，您又很富贵，想要五百贯钱，不知能不能给？”尉迟很生气说：“我是个打铁的，怎么能富贵？你是在侮辱我吧！”书生说：“如果你能可怜我，只要给我写个字条就可以，以后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尉迟没办法，只好让书生自己写字条。字条上写：“今付某某五百贯钱。”又写上月日时间，在最后署上尉迟的名。书生得到字条拜谢后拿着走走了。尉迟和他的徒弟拍着手大笑，认为这书生太荒谬了。书生得到字条后回到库里，又见到金甲人，把字条呈给他，金甲人看后笑着说：“对”。让书生把字条系在房梁上边，让书生拿钱，只限五百贯。后来敬德辅佐英明的君主，立下特大的功劳，当他解甲归田时，皇帝恩赐给他钱，另加一库财物还未启封。于是就得到了那一库钱，等开库看钱，对帐查点，发现少了五百贯。正要处罚守库人，忽然发现在房梁上的字条，敬德一看，原来是打铁时写的字条。他一连几天惊叹不已，派人暗暗寻找书生，找到后，书生把所见到的事都告诉了敬德，敬德又重重赏了他，又把库中的财物分给了以前的朋友们。

魏征

唐魏征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征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征闻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人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征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魏征任仆射时，有两个主管为他办事。长参时，魏征刚刚躺下，两个人就在窗前议论。一个人说：“我们的官职，都是这个老翁决定的。”另一个说：“都是由天定的。”魏征听到后，就写了一封信，派那个说“老翁定的”的人送了侍郎府。信上说：“请给此人一个好官职。”但这个人不知信的内容。不巧，他出了门就心口痛，不能去，只好靠那个说“由天定”的人送信。第二天下来批注“由老翁”那人被留放；“由天上”那人被留下。魏征很奇怪，问到他们，他们就把实情全告诉了魏征。魏征于是长叹说“官职俸禄认为是由天定的，大概不假啊！”

娄师德

唐娄师德为扬州江都尉，冯元常亦为尉，共见张冏藏。冏藏曰：“二君俱贵，冯位不如娄。冯唯取钱多，官益进。娄若取一钱，官即败。”后冯为浚仪尉，多肆惨虐。巡察以为强，奏授云阳尉。又缘取钱事雪，以为清强监察。娄竟不敢取一钱，位至台辅，家极贫匮。冯位至尚书左丞，后得罪，赐自尽。娄至纳言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娄师德任扬州江都县尉。冯元常也是县尉。有一次两个人一同拜见张冏藏，冏藏说：“你们两个人以后都有大贵，但冯不如娄。冯只要收取钱财多，官职更高；娄如果收一文钱，官职就会失掉。”后来，冯任凌仪县尉。行为放肆暴虐残忍，巡察认为他办事能力强，上奏皇上任命为云阳尉，又因为他搜刮钱财的事得到平反，任命他做了清强监察。娄最终也不敢收取一文钱，官位一直做到台辅，但家里特别穷困。冯的官职一直做到尚书左丞，后来犯了罪，被处以自尽死。娄的官职到纳言才死。

王显

唐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每掣褌为戏，将帽为欢。帝微时，常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因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为卿惜也！”曰：“朝贵而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其夜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与汉光武帝那样的童年伙伴的交情。经常扯裤子玩，拿帽子取乐。皇帝还没有显贵时，常常开玩笑说：“王显到老也不会作茧。”等到皇帝登基坐殿时王显前往拜见，趁机上奏说：“我现在可以作茧吗？”帝笑着说：“不知可不可以呀。”于是召王显的三个儿子，都授予五品官职。王显的官职赶不上他们，请皇帝也授给他官职。皇帝说：“你没有贵相，我并不为你可惜。”王显说：“哪怕早晨当官，晚上就死也满足了。”当时仆射房玄龄说：“陛下您既然同他有老交情，为什么不试试给他官作？”于是皇帝授予王显三品官，又叫人拿来紫袍金带赏给他。当天夜里王显就死了。

张宝藏

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史。（原本无“史”字，据明抄本补。）常因下直，归栎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旁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时太宗苦于气痢，众医不效，即下诏问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当重赏之。时宝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荜拨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征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发，问左右曰：吾前饮乳煎荜拨有效，复命进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尝令与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征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岂不及汝耶？”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授鸿胪卿。”时正六十日矣。（出《独异志》）

【译文】

贞观年间，张宝藏任金吾长史，经常因为在朝值班结束，归回栎阳。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少年打猎，割下新鲜肉野餐。张宝藏靠着树长叹说：“我张宝藏年已七十，未曾吃过一次象这样的酒肉，太可悲了。”旁边有一个和尚指着他说：“六十日之内，官职会升到三品，有什么可叹息的呢？”说完就不见了。宝藏很奇怪，立刻回到京城。这时太宗得了痢疾很痛苦，很多医生给治都不见效。就下诏书访问殿庭中的左右大臣，有能治这种病的，一定重重赏他。当时宝藏也曾被这种病困扰过，就写了一份奏疏献出用乳汁煎荜拨的药方，皇上服了药以后立刻就好了。下诏给宰相，授予张宝藏五品官。魏征有意为难，过了一个多月也不拟文授官。皇上的病又发作了，询问左右侍臣，：“我以前吃了乳煎荜拨的药很有效。”于是又命令进献此药，一吃又好了。因此皇上想想说：“我曾下令授予进方人五品官，到现在不见提升授官，什么原因呢？”魏征害了怕，说：“奉诏那时候，不知是文还是武的。”皇上生气说：“治好了宰相，不妨授给他三品官，我是天子，难道不如你吗？”就严厉地说：“给他三品文官。再授鸿胪卿官号。”当时正好六十天啊。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

【译文】

唐太宗特别健康快乐，太史令李淳风拜见皇上，流着眼泪不说话。皇上问怎么回事，淳风回答说：“陛下你晚上要晏驾。”太宗说：“人生有命，有什么忧愁的？”留淳风在宫里住下。到半夜的时候，皇上平和地没有杂念地躺着。见一个人来说：“陛下暂时该来，一会儿就回去。”太宗问他：“你是什么人？”那人回答说：“臣下是活着的人办阴间的事。”太宗就随那人进入冥府，判官问他六月四日的事，然后就让大家回去了。以前见到的那个人又迎送领着太宗出了冥府。淳风立刻看天象，不许哭泣，不一会醒了。到天亮时，寻找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个人，令主管的官员给他一个官职，于是才知道他是蜀道上一个县丞。太宗很奇怪，问这件事。选司回奏说：“奉圣旨授给他这个官。”皇上已经不记得了，别人却都听说过。这才知道官职都是由天定的。

王无碍

唐王无碍，好博戏，善鹰鹞。文武圣皇帝微时，与无碍捕戏争彩，有李阳之宿憾焉。帝登极，碍藏匿不出。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索钱二十千。碍不之知也，酬钱十八贯。给使以闻，帝曰：“必王无碍也。”遂召至，惶惧请罪。帝笑而赏之，令于春明门，待诸州庸车三日，并与之。碍坐三日，属灞桥破，唯得麻三车，更无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复赏。频请五品，帝曰：“非不与卿，惜卿不胜也。”固请，乃许之。其夜遂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王无碍，好赌博的游戏，喜欢养鹰鹞。文武圣皇帝没登位时，与无碍赌博争输赢，有李阳之宿的遗憾。文武圣皇帝登位时，王无碍藏了起来。皇帝就命令给使，把一个小鹞拿到集市上去卖，要价二十千。王无碍当然不知道这件事，给价十八贯。信使把这件喜报告给皇帝，皇帝说：“一定是王无碍。”于是就召到皇宫，无碍惶恐请罪。皇帝笑了，并赏赐他，让他到春明门等待各州来的车三天，并都送给他。王无碍坐了三天，因为灞桥坏了，只得到三车麻，再也没得到别的东西。皇帝知道他命薄，再也没有赏给他什么。但无碍多次请求要做五品官。皇帝说：“我并不是不想给你，可惜的是你受用不了啊！”无碍坚决请求，皇帝就同意了。那天夜里王无碍就死了。

宇文融

刘禹锡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卢齐卿卒亡。及苏，说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为宰相。”舅曰：“宇文融岂堪为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数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罢。（出《嘉话录》）

【译文】

刘禹锡曾说：“官职不是生前定的，为什么叫真宰相呢？”永徽年间，卢齐卿身死，到苏醒后，说见到他的舅父李某，做了冥府的判官，有一个府吏查阅案卷说：“宇文融应该当宰相。”舅父说：“宇文融怎么能胜任宰相？”府吏说：“天府的命令已经下来了。当多少天由判官决定。”舅父就判了一百天。果然宇文融就拜为宰相，到了一百天又被罢免了。

路潜

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綦连辉事，于新开推鞫，免死配流。后诉雪，授睦州遂安县令。前邑宰皆卒于官。潜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开之难，早已无身。今得县令，岂非命乎？”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西间，有三殡坑，皆埋旧县令。潜命坊夫填之。有枭鸣于屏风，又鸣于承尘上。并不以为事。每与妻对食，有鼠数十头，或黄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驱之，则抱杖而叫。自余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满，一无损失。选授卫令，除卫州司马，入为郎中，位至中书舍人。（出《朝野佥载》）

【译文】

怀州与他睦州遂安县令的官职。前几任县宰都死在任内，路潜就想不去上任。他的妻子说：“您若该死，新开那次遭难，早就死了，现在得到县令的职务，难道不是命吗？”路潜认为有理，就到了睦州，由睦州到遂安县水路有数百里以上。遂安县府衙寝堂西边，有三个殡葬的坑，都埋着以前的县令。路潜令坊夫填上了。又发现在屏风上有枭鸟叫，一会又在天花板上叫。路潜并不认为是什么事。每次与妻子对坐着吃饭，就有几十头老鼠出来，有黄色有白色的，有青色有黑色的，用木杖驱赶，那些鼠就抱着木杖叫唤，其余的妖怪事，不能一一都说出来。到一考任满，没有一点儿损失。后来选授予卫令，任命为卫州司马，又任为郎中，直到做中书舍人。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学有才，年十七，为左卫长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驴舆强至岳下，天恩加两阶，合入五品，竟不能起。乡里亲戚来贺，衣冠不得，遂以绯袍覆其上，贴然而终。（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代甘子布，博学广识才智出众，十七岁任左卫长史，但官不入五品。登封那年得了病，用驴辇勉强拉到秦岳下，皇天恩赐加两阶，该入五品，但身体虚弱起不来，乡里邻居好友亲戚来祝贺，但又不能穿戴衣冠，只得把红袍覆盖在他身上，安定地死去了。

李迥秀

李迥秀为兵部尚书。有疾，朝士问之。秀曰：“仆自知当得侍中，有命固不忧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诏赠侍中。（出《定命录》）

【译文】

李迥秀任兵部尚书。有病，朝中官员来慰问他，他说：“我自己知道我应该当侍中，有命在就不用忧虑。”朝中官员退出，还没走出街巷，李迥秀就死了。有司上奏给皇上，皇上有诏赠予李迥秀侍中。

狄仁杰

唐狄仁杰之贬也，路经汴州，欲留半日医疾。开封县令霍献可追逐当日出界，狄公甚衔之。及回为宰相，霍已为郎中，狄欲中伤之而未果。则天命择御史中丞，凡两度承旨，皆忘。后则天又问之，狄公卒对，无以应命，唯记得霍献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后狄公谓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荐公，乃知命也，岂由于人耶？”（出《定命录》）

【译文】

唐朝狄仁杰被贬官，路经汴州，想留住半天治病。开封县令霍献可追赶他当日必须离开县城出县界。狄公含恨很深。等到狄仁杰又回朝当了宰相。霍献可已经作了郎中。狄仁杰想中伤霍献可但没成功。则天皇帝命择选御史中丞，共两次承旨，都忘记了。后来则天又问他这件事。狄仁杰仓猝应对，回答不出来，心中只记得霍献可，就上奏说霍献可这个人可以，则天下旨提升霍献可为御史中丞。后来狄仁杰对霍献可说：“我当初恨你，现在却推荐你，这才知道是天命啊，怎么能由人呢？”

崔元综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令史奚三儿云：“公从今六十日内，当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从此后发初，更作官职。后还于旧处坐，寿将百岁。终以馁死。”经六十日，果得罪，流于南海之南。经数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会赦得归，乘船渡海，遇浪漂没，同船人并死。崔公独抱一板，随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丛苇中。板上一长钉，刺脊上，深入数寸，其钉板压之。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来此渚中，闻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与踏血拔钉，良久乃活。问其姓名，云是旧宰相。众人哀之，济以粮食，随路求乞。于船上卧，见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时令史。唤与语，又济以粮食，得至京师。六年之后，收录乃还。选曾以旧相奏上，则天令超资与官。及过谢之日，引于殿庭对。崔公著碧，则天见而识之。问得何官，县以状对。乃诏吏部，令与赤尉。及引谢之日，又赦与御史。自御史得郎官，思迁至中书侍郎。九十九矣，子侄并死，唯独一身，病卧在床。顾令奴婢取饭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动。崔公既不能责罚，奴婢皆不受处分，乃感愤不食，数日而死矣。（出《定命录》）

【译文】

崔元综，唐则天朝时任宰相。令史奚三儿说：“您从现在六十天以内，要被流放到南海；六年之中有三次该死，后最终不能死。从这以后，你将更换官职，最后还会官复原职，寿数是一百岁，最终要饿死。”经过六十天，果然得了罪名，被流放到南海以南，几年后得了一赤痢病长达百日，到了最重的时候非常危险，然而并没有死。遇大赦才得到回京的机会。乘船过海时遇到大风浪船被淹没，一同乘船的人都死了，只有崔元综一个人抱住一块木板，随波漂荡，忽上忽下，漂泊到一个小岛上，被风浪推到芦苇丛里。但他抱的那木板上有一个大钉子，正好刺到脊背上，扎进身体有几寸深，那带钉的板子在上面压着他，他哪里还有力气，只好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罢了。这时忽然遇到一船人来到这个岛上，听到呻吟声，就可怜他，把他救起来扶着上了船，并给他止血拔钉，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盘问他的姓名，他说是原来的宰相，众人更可怜他并给他粮食，他只好一路讨饭吃。有一天他正在船上躺着，看见一个穿青绿色衣服的官员，后来认出是他当宰相时的令史。他便招呼他和他说话，那官员又周济给他一些粮食，这样他才回到了京城。六年以后。收录司回来。选曹司把原宰相情况上奏，则天下令破格给他官职。等到进宫拜谢那天，他被带到殿堂上问话，因崔元综穿着青绿色的衣服，则天见到后认出来曾见过，问元综得到什么官职，他就把实情说了。则天下诏给吏部，让他们任命元综为赤尉。又等到进宫拜谢那天，则天又特敕给他御史职务。以后，他从御史做到郎官，多次升迁直到当了中书侍郎。这年已经九十九岁了，他的子侄都死了，只有他独身一人，有病卧在床上，唤奴婢拿饭粥，奴婢们欺他年老病重，都笑而不动。崔元综已没有能力责罚他们了，他们也都受不到处分。元综感叹气愤之下不吃东西，几天后死了。

苏味道

苏味道三度合得三品，并辞之。则天问其故，对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则天遣行步，视之曰：“卿实道今得（“道今得”明抄本作“得不合”。）三品。”十三年中书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后出为眉州刺史，改为益州长史，敕赐紫绶。至州日，衣紫毕。其夜暴卒。（出《定命录》）

【译文】

苏味道有三次应该得到三品官职，他都拒绝了。则天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回答：“我自己知道不应当得到三品官职。”则天让他走几步看看，然后说：“你实在从今天应得三品。”苏味道作了十三年中书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官。后来出任为眉州刺史，又改任为益州长史，皇上赏赐给他紫袍授带，到了益州，穿上紫袍那天晚上就暴病身亡。

卢崇道

唐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俱流岭南。经年，无日不悲号，两目皆肿，不胜凄恋，遂并逃归。崇道至都宅藏隐，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内给使来，取克贵人。崇道乃赂给使，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事败，给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乣捉。敕杖各决一百，俱至丧命。（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太常卿崇道，因女婿中书令崔湜谋反的事被牵连，羽林郎将张仙与薛介然谈论想要谋反的情状，都被流放到岭南。经过一年，没有一天不悲伤大哭，两眼都哭肿了，不能忍受这凄惨悲凉和眷恋之情，就一起逃回来。崇道回到京城的家里隐藏起来，为儿子准备娶崔家的女儿，但这件事没成。有个内给使来说要崔氏女为贵人，崇道就贿赂给使，让他找另一家姓崔的女儿进宫。进宫后事情败露，给使承担了全部责任，掩护了卢崇道，连同给使的三个男孩也被收捉。各判杖刑一百，全都被打得丧命。

刘仁轨

唐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襄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仍恶骂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预汝事？’不肯去。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青州刺史刘仁轨，管理海运，损失船舶很多，被免除官职作老百姓。然后到辽东效力，正赶上有病，在平襄城下卧床不起。有一次卷起窗帘看士兵攻城，有一个兵也跑到这里在刘仁轨的前头背对着他坐下了。仁轨大声呵斥他他也不走，反而骂仁轨说：“你想看，我也想看，碍着你什么事？”还是不肯走。不一会儿，城墙上放箭，有一箭正中那兵的心窝而死。如果不是有这个兵，仁轨几乎被流箭射中。

任之选

唐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后说为中书令，之选竟不及第。来谒张公，公遣绢一束，以充粮用。之选将归至舍，不经一两日，疾大作。将绢市药，绢尽，疾自损。非但此度，余处亦然。何薄命之甚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任之选和张说同时应考举人。后来张说当了中书令，任之选竟没有考中。任之选来拜见张说，张说赠给他一束绢，用来填补生活用。任之选拿绢回到家里，没过一两天，得了一场大病，于是卖绢买药，绢也卖光了，病自然也好了。不但这件事是这样，其它的事也是这样，多么命薄啊！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数二

田预　王晙　高智周　王儦　裴伷先　张文瓘　袁嘉祚　齐瀚　张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张齐丘　冯七言事　桓臣范　张嘉贞　僧金师

田预

唐奉御田预，自云：“少时见奚三儿患气疾，寝食不安。田乃请与诊候，出一饮子方剂愈。”三儿大悦云：“公既与某尽心治病，某亦当与公尽心，以定贵贱。”可住宿，既至晓，命纸录一生官禄，至第四政，云：“作桥陵丞。”时未有此官，田诘之。对云：“但至时，自有此官出。”又云：“当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桥陵丞，后为奉御。二十四年而改。（出《定命录》）

【译文】

唐朝的奉御田预自己说；年轻时看到奚三儿得了气管的疾病，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田预就请求给他诊断。结果出了一个饮剂的方子病就好了。三儿很高兴，说：“你既然给我尽心治病，我也应该尽心为你定一生的命运。”留田预住宿，到天亮时，让他拿纸记录一生的官禄，写到第四个征兆，三儿说：“作桥陵丞。”当时根本没有桥陵丞这个官职，田预就追问他，他回答说：“只要到那个时候，自然就会有这个官职。”又说：“你该当作二十四年奉御。”等到皇帝驾崩以后，田预果然任桥陵丞。后任奉御。二十四年后改任别的官职。

王晙

王晙任渭南已数载。自云：“久厌此县，但得蒲州司马可矣。”时奚三儿从北来，见一鬼云：“送牒向渭南，报明府改官。”问何官，云改蒲州司马，便与相随来渭南，见晙云：“公即改官为蒲州司马。”当时鬼在厅阶下曲躬立。三儿言讫，走出。果三数日改蒲州司马。改后二十余日，敕不到。问三儿，三儿后见前鬼，问故。鬼云：“缘王在任剩请官钱，所以折除，今折欲尽，至某时，当得上。后验如其言。（出《定命录》）

【译文】

王晙任渭南县令已有几年了。他自己说：“早就厌烦在这个县当县令了。只要能作蒲州司马就行。”当时奚三儿从冥府来，见一个鬼说：“送公文去渭南，报告明天县府改官。”奚三儿问：“改为什么官？”鬼说：“改为蒲州司马。”说完奚三儿便同他一块儿来到渭南，见到王晙，说：“您马上就要改任为蒲州司马了。”当时鬼在厅阶下面曲身躬立。三儿说完就走了。果然三天后王晙就改任为蒲州司马了。但改官后二十多天，皇帝的敕令还不到。王晙问三儿，三儿又去见前次那个鬼，问他是什么原因。鬼说：“因为王晙在任上剩有官钱，所以得折草掉，现在已折算完了，等到以后某时才能当上蒲州司马，后来果然象他说的那样。

高智周

高智周，义兴人也。少与安陆郝处俊、广陵来济、富阳孙处约同寓于石仲览。仲览宣城人，而家于广陵，破产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尝夜卧，因各言其志。处俊先曰：“愿秉衡轴一日足矣。”智周、来济愿亦当然。处约于被中遽起曰：“丈夫枢轴或不可冀，愿且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纳足矣。”仲览素重四人，尝引相工视之，皆言贵及人臣，顾视仲览曰：“公因四人而达。”后各从官州郡。来济已领吏部，处约以瀛州书佐。因选引时，随铨而注。济见约，遽命笔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毕下阶，叙平生之言，亦一时之美也。智周尝出家为沙门，乡里惜其才字，勉以进士充赋，擢第，授越王府参军，累迁费县令，与佐官均分俸钱，迁秘书郎，累迁中书侍郎，知政事，拜银青光禄大夫。智周聪慧，举朝无比，日诵数万言，能背碑覆局。淡泊于冠冕，每辞职辄迁，赠越州都督，谥曰定。（出《御史台记》）

【译文】

高智周是义兴人，青少年时同安陆的郝处俊、广陵的来济。富阳的孙处约同住在石仲览家里。石仲览是宣城人。而在广陵安了家。为招待他们四个人几乎使家庭破产，所以他们几个人交情很深。曾有时晚上躺在床上，趁还没有睡着，各自谈论起自己的志向。处俊先说：“我哪怕只掌权一天就满足了。”智周、来济们的愿望也是如此。处约在被中突然起来说：“大丈夫作一个重要大臣或许是难，我只想作一个通事舍人，在皇宫内跑腿学舌，发号施令就满足了。”仲览平常就很看重这四个人，曾经到相面先生那里去，相面先生都说这四个人都是贵人可当大官，又看了看仲览说：“你会因为他们而发达。后来都各自到州郡里当官了。来济做了吏部长官，处约任瀛州书佐。有一次选拔推荐官员时，随着选官批注，来济见了处约的名字，立刻拿起笔来说：“可以满足他的志向。”就批注为通事舍人。批注后走下台阶，与处约同叙当年的志向，也是一时的美谈。智周曾经出家作了道士，同乡的人都爱惜他的才学，勉励他考进士，考中了，被授予越王府参军，多次升迁作费县县令，与佐官平均分俸禄，又升为秘书郎，又升为中书侍郎。掌管政事，拜为银青光禄大夫。智周聪慧过人，满朝大臣无人可比，可以一天背诵几万字，能背诵碑文翻转棋局。但他对官职的事看得很谈泊，经常要求辞职回乡。死后赠给他越州都督的官爵，谥号为定。

王儦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儦曰：“人遭遇皆系之命，缘业先定，吉凶乃来，岂必诫慎。昔天后诛戮皇宗，宗子系大理当死。宗子叹曰：‘既不免刑，焉用污刀锯？夜中，以衣领自缢死。晓而苏，遂言笑饮食，不异在家。数日被戮，神色不变。初苏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尔合戮死，何为自来？速还受刑！”宗子问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杀人，今偿对乃毕报。宗子既知，故受害无难色。（出《纪闻》）

【译文】

唐朝的太子通事舍人王儦说：“人生的遭遇都和你的命运有联系，命运事业早就定好了，所以不是吉就是凶，该什么时候来也是注定的，难道一定守诫谨慎吗？过去太后诛杀皇帝的宗族，宗子被送到大理寺审判应当死刑，宗子长叹说：‘我既然免不了一死，何必污染了刀锯！’半夜时，用自己的衣服领子上吊而死，到天亮时又苏醒过来，立刻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同在家里一样。几天以后被杀，脸色神气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当他刚苏醒的时候说：‘我刚死，冥府的官就生气对我说：‘你该被杀死，为什么自己就来了？快回去受刑！’宗子问什么缘故，冥官把生死簿给他看，因为你前世杀了人，现在要报偿。宗子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受害时面无一点难色。”

裴伷先

工部尚书裴伷先，年十七，为太仆寺丞。伯父相国炎遇害。伷先废为民，迁岭外。伷先素刚，痛伯父无罪，乃于朝廷封事请见，面陈得失。天后大怒，召见，盛气以待之，谓伷先曰：“汝伯父反，干国之宪，自贻伊戚，尔欲何言？”伷先对曰：“臣今请为陛下计，安敢诉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妇。先帝弃世，陛下临朝，为妇道者，理当委任大臣，保其宗社。东宫年长，复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几，遽自封崇私室，立诸武为王，诛斥李宗，自称皇帝。海内愤惋，苍生失望。臣伯父至忠于李氏，反诬其罪，戮及子孙。陛下为计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复立李家社稷，迎太子东宫。陛下高枕，诸武获全。如不纳臣言，天下一动，大事去矣。产、禄之诚，可不惧哉？臣今为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发此言！”命牵出。伷先犹反顾曰：“陛下采臣言实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于朝堂，杖伷先至百，长隶攘州。伷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先死，数至九十八而苏，更二笞而毕。伷先疮甚，卧驴舆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数岁，娶流人卢氏，生男愿。卢氏卒，伷先携愿，潜归乡。岁余事发，又杖一百，徙北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伷先贤相之侄，往来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其可汗礼伷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赠伷先黄金马牛羊甚众。伷先因而致门下食客，常数千人。自北庭至东京，累道致客，以取东京息耗。朝廷动静，数日伷先必知之。时补阙李秦授寓直中书，封事曰：“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谶曰：‘代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天后纳之，夜中召入。谓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启予心，即拜考功员外郎，仍知制诰，敕赐朱绂，女妓十人，金帛称是。与谋发敕使十人于十道，安慰流者。”（其实赐墨敕与牧守，有流放者杀之。）敕既下，伷先知之。会宾客计议，皆劝伷先入胡。伷先从之。日晚，舍于城外，因装，时有铁骑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伷先善待之，及行，使将马装橐駞八十头，尽金帛，宾客家僮从之者三百余人。甲兵备，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足马二，伷先与妻乘之。装毕遽发，料天晓人觉之，已入虏境矣。即而迷失道，迟明，唯进一舍，乃驰。既明，侯者言伷先走，都护令八百骑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骑追焉，诫追者曰：“舍伷先与妻，同行者尽杀之。货财为赏。”追者及伷先于塞，伷先勒兵与战，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将战死，杀追骑八百人，而伷先败。缚伷先及妻于橐駞，将至都护所。既至，械系阱中，具以状闻。待报而使者至，召流人数百，皆害之。伷先以未报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抚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晓吾意，擅加杀害，深为酷暴。”其辄杀流人使，并所在锁项，将至害流人处斩之，以快亡魂。诸流人未死，或他事系者，兼家口放还。由是伷先得免，乃归乡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赠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后，伷先乃出焉，授詹事丞。岁中四迁，遂至秦州都督，再节制桂广。一任幽州帅，四为执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声绩，号曰唐臣，后为工部尚书东京留守薨，寿八十六。（出《纪闻》）

【译文】

工部尚书裴伷先。十一岁，任太仆寺丞。他的伯父是相国，叫裴炎，被杀害。伷先也被废官为平民，迁到岭外。伷先的性格刚直，痛惜伯父无罪被害，就呈上封事在朝庭前请示接见，以便当着皇帝的面陈述得失利害。皇后很生气，召见了伷先，以凌人盛气对待他。对伷先说：“你的伯父反叛，触犯国法。自然留下你这个他的亲戚，你有什么话说？”伷先回答说：“我今天完全是为陛下你着想，怎么敢诉冤呢？再说陛下您是先帝的皇后，李家的新媳妇，先帝遗弃的家业，陛下上朝廷主持朝事。我看，作为妇道人家，从道理上讲应该把国家大事委任给大臣们，保护好李家的社稷。东宫年长，应恢复他的儿子掌管朝政，来满足在天上先帝的愿望。现在先帝上天没有几天，你就自作主张册封了自己的私党，并立了很多姓武的为王。诛杀排斥李家宗室，自称为皇帝，这样全国都为你气愤婉惜，百姓深感失望。我的伯父最忠于李家，反被你诬陷有罪。连子孙也不能幸免。为你这样打算，我很痛惜。我希望你重新立李家的国家。迎东宫太子为王，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各位姓武的也就安全了。如果不采纳我的话，全国都起来，你就会大事已去，吕产、吕禄二人的教训。你能不害怕吗？我认为你现在采纳我的话还不晚。”皇后气愤地说：“你是什么东西，敢说这种话。”命人拉出去，伷先还回头说：“陛下你采纳我的话实在还不晚。”象这样几次。皇后下令把朝中大臣召集在朝堂，给伷先杖刑一百，到攘州做奴隶。伷先解开衣服受打，打到十杖伷先就昏死过去数到九十八又苏醒，又打了两下才结束。伷先满身创伤，又发展为疮痍遍身，躺在驴车里，到了流放的地点，但最终没有死。在南中几年，娶了一个流放的卢家的女儿为妻，生一个男孩叫愿，卢氏死后，伷先带着愿，偷偷地回到家乡，几年后被发现，又杖刑一百，迁居到北庭。在北庭做五年买卖，达到家产几千万。伷先是贤明的宰相的侄儿，往来在河西地界，每年都向当地官府上缴二千石。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少数民族的部落达到上万个帐蓬。伷先就投降这个部落了，部落首领对伷先以礼相待，并把他的女儿嫁给伷先，可汗只有一个女儿，特别疼爱，就赠给伷先很多黄金和马牛羊。伷先因此收养了门下的食客常常达到几千人。从北庭到东京，每条道路上都安排了食客，用来探听东京的消息，朝廷里有什么动静，几天以后伷先一定会知道。当时补阙李秦任寓直中书，上奏的封事中说：“陛下自从登上皇位，诛杀排斥李家的人以及各大臣，他们的家人和亲戚门被流放在外的，依我估计，将近几万人，如果一旦他们招集在一起同心反乱，出于你的意料之外，我怕你的天下一定很危险。谶语说：‘代武者刘。’刘就是流。陛下不杀这些人，我怕祸患太大了。”则天皇后采纳了他的意见，半夜时召他入宫。对他说：“你的名叫秦授，是上天把你授给我，亏你启发了我。”立刻拜他为考功员外郎，仍然传达皇帝的命令。并赏赐给他红袍和十个美女，金银财宝更多。他与则天皇后谋密派十个特使到十个道，安慰被流放的人，其实是要全部杀掉那些被流放的人。命令已经下达，伷先就知道了，就聚会宾客们商量，大家都劝伷先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伷先听从了。当天晚上住在城外，化了装，当时有二个铁骑果毅，勇猛而又有力气，因犯罪被流放，伷先对他们很好，要出发时，命令他们率领八十匹驮着财物的马，口袋箱子里全是金银玉帛等，随从的宾客家僮等也有三百多人，备有铁甲兵车，拿着兵器等追随的有一半。有二匹千里马，伷先与妻各骑一匹，整装完毕立刻出发，估计天亮被人发觉时已经进入少数民族的境地了。不巧的是迷了路，天快亮时只前进了三十多里，只好夺路乱跑。天亮了，守候的人说伷先跑了，都护派了八百名骑兵追赶，伷先的妻父又派五百个骑名追来，并告诫追兵说：“放掉伷先和他的妻子，其他同行的人都杀了，缴获的钱财都赏给你们。”追兵在边塞赶上伷先，伷先停下与他们交战，部下都与追兵进行了殊死搏斗，傍晚，二个铁骑果毅战死，杀了追赶的骑兵八百人，然而伷先也失败了，伷先和妻子被绑在口袋里，带到都护府，到了都护府，被戴上手栲脚镣放到一个大坑里，然后都护把情况上报了，正等待回报而使者到了，召集了几百个流放的人，都杀害了。因为没有报上伷先的名而免死。则天皇后考虑被流放的人已经都死了，又派使臣安抚被流放的人说：“我以前派十个特使分十道安抚被流放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使臣不明白我的用意，擅自杀害，太残暴酷毒了，现在追究杀流放人的使臣，并就地逮捕，把他们带到杀害流放人的地方处斩，使亡魂得到快慰。那些没死的流放人，或者因为别的事受牵连的，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律放回。”因此伷先才得免死，于是回到家乡。等到唐朝再次恢复，宽恕了裴炎，赠给他益州大都督的名号，寻找他的后代，伷先才出头露面。授给他詹事丞的官职，一年中四次升迁，直到作了秦州都督，又统管桂广两地，作了一任幽州帅，四任执金吾，一次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共任三品官接近四十年，他任官期间都有政绩，号为唐臣，后来在任工部尚书东京留守时死去，享年八十六岁。

张文瓘

张文瓘少时，曾有人相云：“当为相，然不得堂饭食吃。”及在此位，每升堂欲食，即腹胀痛霍乱，每日唯吃一碗浆水粥。后数年，因犯堂食一顿，其夜便卒。（出《定命录》）

【译文】

张文瓘年轻时，曾经有人给他相面说：“应该作宰相，然而不能在堂上吃饭。”等到他真的作了宰相，每次升堂要吃饭，就会肚子发胀甚至闹霍乱。只好每天吃一碗浆水粥。以后过了几年，因为在堂上吃了顿饭，当天晚上就死了。

袁嘉祚

袁嘉祚为滑州别驾。在任得清状，出官末迁。（“官末迁”三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接萧岑二相自言，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踪迹，何乃躁求！”袁惭退，因于路旁树下休息，有二黄衣人见而笑之。袁问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数月间并家破，公当断其罪耳。”袁惊而问之，忽而不见。数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经旬月，二相被收，果为袁公所断。（出《定命录》）

【译文】

袁嘉祚是滑州别驾。在任期间清廉公正，但自从出任这个官也没有升迁。有一次迎接萧岑二宰相时说了希望升迁的意思，二相都呵斥他说：“知道你好追随别人，何必这么急呢？”袁嘉祚惭愧只好退下，靠在路旁的树下休息，这时有两个穿黄衣服的人看见他就笑了。袁嘉祚问为什么笑。二人回答说：“我们笑那两个宰相罢了，三个月以内他们连家都会破败，你将审判他们的案子。”袁嘉祚惊奇地问怎么回事，但那二人忽然间就不见了。几天后，特敕袁嘉祚为刑部郎中。又过了一个多月，二相被收监，果然被袁嘉祚审断。

齐瀚

东京玩敲师，与侍郎齐瀚游往。齐自吏部侍郎而贬端州高安具尉。僧云：“从今十年，当却回，亦有权要。”后如期，入为陈留采访使。师尝云：“侍郎前身曾经打杀两人，今被谪罪，所以十年左降。”（出《定命录》）

【译文】

东京的玩敲师与侍郎齐瀚游览同行。齐瀚从吏部侍郎贬官到端州任高安县县尉。有个和尚说：“从今十年以后，你还会回去，也会当重要官职。”后来真的如期实现了，被提升为陈留采访使。玩敲师曾说：“侍郎前世曾经打死过两个人，被贬官是抵罪，所以有十年被贬。”

张守珪

张守珪，曾有人录其官禄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刺史，疾甚，犹谓人曰：“某当为凉州都督，必应未死。”既而脑发疡，疮甚，乃曰：“某兄弟皆有此疮而死，必是死后赠凉州都督。”遂与官吏设酒而别，并作遗书，病五六日卒。。后果赐凉府都督。（出《定命录》）

【译文】

张守珪，曾有人记录他的官禄共十八次任官。后来都象记录那样实现了。等到他当了括州刺史，得了重病，还对别人说：“我应该作凉州都督，一定会应验所以不会死。”后来头部溃烂，生疮很重。他又说：“我的兄弟们都是得这种病死的，一定是我死后赠凉州都督。”于是与众官吏设酒宴告别，并写了遗书。病五六天以后死了。后来果然赐为凉州都督。

裴有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禳之。”而崔夫人曰：“禳须何物？”荣曰：“使君娶二姬以压之，出三年则危过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语，儿在身无病。”荣退曰：“夫人不信，荣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荣言信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杭州刺史裴有敞得了重病，请钱塘县主簿夏荣来看病。夏荣说：“刺史大人百无一虑，夫人早就应该祭祀祈祷，崔夫人说：“祭祀须用什么东西？”夏荣说：“使君应再娶二妾压祸，过三年以后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夫人气愤地说：“这是那老东西发疯的话，儿在我不会有病。”夏荣边后退边说：“夫人不信，我就不敢说了，使君命中该有三妇，若不再娶，对夫人不好。”夫人说：“刚好该死的话，这件事也不恰当。”这一年夫人暴病身亡，裴有敞又娶了二妾。夏荣的话是可信的。

王超

王超者，尝为汜水县令。严损之曰：“公从此为京官讫，即为河北二太守。”后果入为著作郎，出为真定太守，又改为京城守，超又谓汜水令严迥云：“公宜修福。”严不信。果被人诉，解官除名，配流身亡也。（出《定命录》）

【译文】

王超，曾经当过汜水县县令。严迥贬斥他说：“你从这里当到京官就终止了，此后还可作了河北太守。”后来果然入京作著作郎。又出任真定太守，又改任为京城太守，王超又对汜水县令严迥说：“你应该祈祷赐福。”严迥不信，果然被人所告，解除官名，刺配流放身亡。

张齐丘

张齐丘妻怀姙，过期数月不产。谓是病，方欲合药疗之。吴郡尼宝珠见之曰：“慎勿服药，后必生一卫佐。”既而果生男。齐丘贵后，恩敕令与一子奉御官。齐丘奏云：“两侄早孤，愿与侄。”帝嘉之，令别与两侄六品已下官。齐丘之子，仍与东宫卫佐，年始十岁。（出《定命录》）

【译文】

张齐丘的妻子怀孕，过了产期几个月也没有生产，说是病，正要配药治病。吴郡有个尼姑叫宝珠的看了以后说：“千万不要吃药，以后一定会生一个卫佐。”不久果然生一个男孩。齐丘显贵后，皇帝恩敕命给他一子奉御官，齐丘上奏说：“有两个侄儿早孤，希望授侄儿官职。”皇帝很赞赏他，命令另外授予两侄六品以下的官职，齐丘的儿子仍然授予东宫卫佐的官职。那年才十岁。

冯七言事

陈留郡有冯七者，能饮酒，每饮五斛，言事无不中者。无何，语郡佐云：“城中有白气，郡守当死。”太守裴敦（“敦”原作“郭”，据明抄本改。）复闻而召问。冯七云：“其气未全，急应至半年已来。裴公即经营求改。改后韦恒为太守，未到而卒。人问得应否？曰：“未！”寻又张利贞主郡，卒于城中。杜华尝见陈留僧法晃云：“开封县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月作御史中丞。”华信之，又遇冯七问焉。冯七云：“沈君不逾十日。”皆不之信。经数日，沈公以病告，杜华省之，沈云：“但苦头痛，忍不堪。”数日而卒。（出《定命录》）

【译文】

陈留郡有个叫冯七的，能喝酒，每次能喝五斗。他说的事没有不说中的，不多时，他对郡佐说：“城中有白气，郡守要死。”太守裴敦听说这件事以后召见他何，冯七说：“那白气还不全，快的话半年就会来。”裴敦马上想办法要求改任。改后韦恒任太守，但韦恒还没到郡就死了。有人问冯七：“应验了吗？”冯七说：“没有。”随即，张利贞主持郡事，死在城中。杜华曾见到陈留的一个和尚叫法晃的说：“开封县令沈庠命中应改为京畿令，十五日以后作御史中丞。”杜华相信了。又遇到冯七就问冯七对不对。冯七说：“沈庠君不超过十天就会死。”大家都不信他的话。经过几天，沈庠告病，杜华才明白过来提醒沈庠。沈庠说：“只是头痛得很，实在忍受不了。”几天以后死了。

桓臣范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说：“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饮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将拌米并火炷来。暨生以口衔火炷，忽似神（“似神”原作“以伸”，据明抄本改。）言。其时有东京缑氏庄，奴婢初到，桓问以庄上有事。暨生云：“此庄姓卢，不姓桓。”见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两贯钱。”见一婢，复云：“此婢即打头破血流。”桓问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须慎马厄。”及行至扬府，其奴果偷两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与夫相打，头破血流。至东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针，针讫，其肿转剧，连膝焮痛。遂请告，经一百日停官。其针人乃姓马，被上佐械系责之，言马厄者，即此人也。归至东都，于伊阙住，其缑氏庄卖与卢从愿。方知诸事无不应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复营求。（出《定命录》）

【译文】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己说：“同前任刺史进京考核。走到常州，有个双生的人很会占卜。一连喝了三天酒，醉了，到第四天，拿来拌米和火炷，双生人口含火炷，忽然间象神仙一样说话。那时东京有缑家庄，一奴一婢刚从缑家庄来，桓臣范就问他们庄上的事。双生人说：“这个庄姓卢，不姓桓。”见到那个奴仆，又说：“这个人要走，还要偷两贯钱。”见到那个奴婢，又说：“这个人即将被打得头破血流。”桓臣范问现在到东京将改为什么官职？双生人说：“到东北方向一千里以外作刺史，但要小心马给你带来厄运。走到扬州，那个奴仆果然偷了两贯钱逃跑了。到了徐州地界，那奴婢与别人打架，被打得头破血流。到了东京，改任瀛州刺史，这才相信了双生人的话。于是便常常提防马给他带来厄运。等到了郡守，因为拜跪，左脚忽然疼痛起来。然后就走不了路。有一个人说他会用针刺治疗，用针扎完，他的脚肿得更厉害了，连膝盖以下也发烧肿胀，疼痛难忍，于是请病假，过了一百天被停了官。那个用针给治病的人姓马。那人被上了刑具责问。所说的“马厄”，就是指这个人啊。回到东京，在京兆尹家暂住，那个缑氏庄卖给了卢从愿，这才知道那双生人说的话没有不和事实相符的。桓臣范从此相信命运，不再为名利而奔波劳累了。

张嘉贞

张嘉贞未遇，方贫困时，曾于城东路，见一老人卖卜。嘉贞访焉。老人乃粘纸两卷，具录官禄，从始至末，仍封令勿开。每官满，即开看之，果皆相当。后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将死，乃云：“吾犹有一卷官禄未开，岂能即死？今既困矣，试令开视。”乃一卷内并书空字，张果卒也。（出《定命录》）

【译文】

张嘉贞还没有当官，正贫困的时候，曾经在城东的大道上看见一个老人给人算卦，嘉贞就请他给算命。那算命老人粘纸两卷，从头到尾都封上了，让他不要打开，每次当官满任，再打开看纸卷。后来果然都和那纸卷里话相符。以后到宰相，到某州刺史，直到定州刺史，这时他病重就要死了，就说：“我还有一卷官禄没有打开看，怎么能就死了呢？现在被疾病所困，不妨让人打开看看。”打开一看，卷内并写两个“空”字。张嘉贞果然死了。

僧金师

睢阳有新罗僧，号金师，谓录事参军房琬云：“太守裴宽当改。”琬问何时，曰，“明日日午，敕书必至。当与公相见于郡西南角。”琬专候之。午前有驿使，而封牒到不是，琬以为谬也。至午，又一驿使送牒来，云：“裴公改为安陆别驾。”房遽命驾迎僧，身又自去，果于郡西南角相遇。裴召问之，僧云：“官虽改，其服不改。然公甥侄各当分散。”及后敕至，除别驾，紫绂犹存，甥侄之徒，各分散矣。（出《定命录》）

【译文】

睢阳有个新罗僧，号金师。他对录事参军房琬说：“太守裴宽合当改官。”房琬问：“什么时候？”金师说：“明天中午皇上的敕令一定会到。我将与你在郡西南角相见。”房琬第二天专门等候，午前有一个驿使到，而那个公文不是。房琬认为金师说的不对。到了中午，又一个驿使送公文来，说：“裴公改官任安陆别驾。”房琬马上命人迎接金师，自己又亲自去。果然在郡的西南角相遇了。裴宽召见金师问这件事，金师说：“官职虽然改了，服饰不改，但你的甥侄将各自分散。”到后来皇上的敕令到了，任命为别驾，紫色的官服和品级还保留。甥侄那些人，各自分散了。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数三

韦氏　张嘉福　宋恽　房瓘　孙生　张嘉贞　杜暹　郑虔　崔圆

韦氏

唐平王诛逆韦。崔日用将兵杜曲，诛诸韦略尽，绷子中婴孩，亦捏杀之。诸杜滥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韦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闵杀胡，高鼻者横死；董卓诛阉人，无须者狂戮。死生命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平王追杀叛逆的韦氏。崔日用率兵到杜曲，把姓韦的几乎都杀光了，就连摇篮里的婴孩也都被掐死。在杜曲被滥杀的人不止一个。浮休子说：“这是姓韦的罪过，与小孩有什么关系。就好象冉闵杀胡人，鼻子高的人也遭惨死；董卓杀阉党，没长胡子的也被枉杀。死生真是命里注定啊。”

张嘉福

唐逆韦之变，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至怀州武陟驿，有敕所至处斩之。寻有敕放。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命非天乎？天非命乎？（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韦氏叛乱。吏部尚书张嘉福兼河北道存抚使。到了怀州武陟馆驿。有敕令来令在张嘉福所到之处斩首。不一会儿又下敕令释放。使臣在马上睡了一觉，晚行了一个驿站的路，等到使臣到了，张嘉福已被斩完。命是天定呢？还是天不定命呢？

宋恽

明皇在府之日，与绛州刺史宋宣远兄恽有旧。及登极之后，常忆之，欲用为官。恽自知命薄，乃隐匿外州，缘亲老归侍。至定鼎门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云：“适见宋恽。”上喜，遂召入。经十数年，每欲与官，即自知无禄，奏云：“若与恽官，是速微命。”后因国子监丞杜幼奇除左赞善大夫，诏令随例与一五品官，遂除右赞善大夫。至夜卒。（出《定命录》）

【译文】

明皇还在州府的时候，曾经和绛州刺史宋宣远的哥哥宋恽有老交情。等到他登上皇位后，经常想念他，想要给他个官作。宋恽自己知道自己命薄，就隐藏在外州，带领自己的亲属老人回家侍奉。有一天他在定鼎门外遇到了皇帝的一个近臣。那人就进宫奏明皇上说：“我刚才见到宋恽了。”皇上很高兴，立刻召见。皇上说：“经过十多年了，常常想给你个官作。”宋恽回奏说：“我自知自己没有禄相，如果让我当官，就是很快地要我的小命。”后来因为国子监丞杜幼奇升为左赞善大夫。皇帝下诏随贯例授予宋恽五品官。升为右赞善大夫。到了晚上就死了。

房琯

开元中，房琯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来。房瓘虚心礼敬，因与携手闲步，不觉行数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数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娄师德与永公书。和璞笑谓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记其为僧时，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谓房曰：“君殁之时，必因食鱼鲙。既殁之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殁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谴于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房亦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椟於宫中，棺得梓木为之。（出《明皇杂录》）

【译文】

开元年间，房瓘任卢氏县令。邢真人和璞从太山来。房瓘虚心相待以礼相迎，并与和璞携手并肩散步，不知不觉走了几十里，到了一个夏谷村，遇到一个废旧的佛堂。这佛堂内松竹茂密，日映斑烂。和璞坐在松树下，用手杖敲着地，让侍从的人挖地深达几尺，挖到一瓶，瓶里都是娄师德给永公的信。和璞笑着对房瓘说：“你明白吗？”房瓘立刻显出惊讶的样子。这才记起他当年当和尚时，永公就是房瓘的前任。和璞对房瓘说：“你死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吃鱼汤。死了以后，应该用梓木为棺材。然而不能死在你的家里，也不死在你的府衙里；还不死在寺院佛堂中，不死在亲友的家里。”以后房瓘被派到阆州，寄住在阆州的紫极宫。卧病在床几天了，阆州刺史忽然作了鱼汤，邀请房瓘到郡斋赴宴，房瓘也很愉快地去了。吃完回来，突然死了。州主下令在紫极宫作了棺材，棺材是用梓木作的。

孙生

开元末，杭州有孙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瓘为司户，崔涣自万年县尉贬桐庐丞。孙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合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见，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辅赍册书自蜀往灵武授肃宗，崔后果为杭州刺史。下车访孙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为牙将，以粟帛赈恤其家。

【译文】

唐朝开元末年，杭州有个叫孙生的人，很会给人相面。有一次到了睦州，郡太守让他给部下的僚吏们都相相面。当时房瓘是司户，崔涣从万年县的县尉贬到桐庐县作县丞。孙生说：“两位的官职都可达到台辅，然而房瓘是栋梁之才，应该在皇帝的左右。崔涣以后该当杭州刺史。我虽然见不到，但也能领受到他的好处。”不久，房瓘因为宰辅带着册书从蜀地到灵武的机会被肃宗授官，辅佐肃宗。崔涣后来果然当上杭州刺史，于是他下车访问孙生，但孙生已经死了十多天了。就安排孙生的儿子当牙将，并拿了很多粮食布匹赈济抚恤他的家属。

张嘉贞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其直宿者谁。（“谁”原作“诸”，据明抄本改。）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姓张而重名，今为北方侯伯，不欲访左右。旬曰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宫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谁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皇上急于治理朝政，更注意宰相的人选。常常想用张嘉贞为宰相但忘了他的名字。夜间让宫人持着蜡烛，在各省里寻找今天值宿的是谁。回奏说是中书侍郎韦抗值班。皇上马上召韦抗进寝殿。皇上说：“我想任命一个宰相，常常记得他的举止风采是个重要大臣，这个人姓张名是两个字，现在是北方的侯伯。我不想访问左右文武大臣，这十多天常常想，但还是没想起他的姓名，你说说看是谁？”韦抗回奏说：“张齐丘现在是北方节度使。”皇上就让他草拟诏书，仍然让宫人拿着蜡烛。韦抗跪在皇帝面前，提笔而成。皇上很称赞他才思敏捷，写得规范漂亮。因此急着让他写诏书，又让他回到省中睡觉。皇上不解衣睡觉只等天亮就将下诏书。还不到一个时辰，忽然有个宫中人又催促韦抗入宫见皇帝。皇上迎着他说：“不是张齐丘，是太原节度张嘉贞。”又另写了个草诏。皇上又对韦抗说：“我心里考虑先定下来的，可以说是命啊！刚才我翻阅近几天大臣们的奏疏，拿起来的第一卷，就是张嘉贞的上表，因此而惊讶，才记得他的姓名，这也是上天启发我，并不是人为啊！”皇上很称赞他得到了人才，又感叹任用和舍弃好象鬼使神差似的。

杜暹

杜暹幼时，曾自蒲津济河。河流湍急。时入舟者众，舟人已解缆。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暂下，其言极苦。暹不得已往见，与语久之。船人待暹不至，弃袱于岸便发。暹与老人交言未尽，顾视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风急浪粗，忽见水中有数十手攀船没。徒侣皆死，唯暹获存。老人谓暹曰：“子卿业贵极，故来相救。”言终不见。暹后累迁至公卿。（出《广异记》）

【译文】

杜暹年幼时，曾从蒲津过河，河流水势湍急。当时上船的人很多。撑船的人已经解开缆绳，这时岸上有一个老人招呼：“杜秀才可暂时下来！”老人特别诚恳反复要求，杜暹没办法只好下船走过来，同老人说了很长时间。船上的人等杜暹等得不耐烦了，把他的包袱扔到岸上便开船了。杜暹和老人交谈还没完，回头看船已经开走了，心里挺恨这个老人。那天风急浪大，忽然发现水中有几十只手攀船，船被弄翻沉没，同伴们都死了，只有杜暹活着。老人对杜暹说：“您的事业贵重得很，所以才来相救。”说完就不见了。杜暹后来多次升迁直到公卿。

郑虔

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年五十余，自陇右来应明经，以从子谒虔。虔待之无异礼。他日复谒，礼亦如之。相如因谓虔曰：“叔父颇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几于此。若存孔门，未敢邻于颜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无所让。”虔大异之，因诘所验，其应如响。虔乃杜门，累日与言狎。因谓之曰：“若然，君何不早为进取，而迟暮如是？”相如曰：“某来岁方合成名，所以不预来者，时未至耳。。”虔曰：“君当为何官？”曰：“后七年，选授衢州信安县尉。秩满当年。”虔曰：“吾之后事，可得闻乎？”曰：“自此五年，国家当改年号。又十五年，大盗起幽蓟，叔父此时当被玷污。如能赤诚向国，即可以迁谪，不尔，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经及第。后七年，调改衢州信安尉。将之官，告以永诀，涕泣为别。后三年，有考使来，虔问相知存否，曰：“替后数月，暴终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宝。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乱东都，遣伪署西京留守张通儒至长安，驱朝官就东洛。虔至东都，伪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风疾，求摄市令以自污，而亦潜有章疏上。肃宗即位灵武，其年东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贼，贬温州司户而卒。（出《前定录》）

【译文】

唐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个叫郑相如的，五十多岁了，从陇南来应明经科考，以侄子的身份拜谒郑虔，郑虔待他也没有特殊的礼节，另一天再拜谒，礼节也同前次相同。相如因此对郑虔说：“叔父知道我能考中吗？夫子说：‘那有能继承周朝的，即使百代也是可以预见的。’我虽然现在是平民百姓，若是孔门还在，不敢和颜子比，但要说偃、子夏那些人，我还是不比他们差。”郑虔很惊异，就询问他会有什么应验。他回答得很痛快。郑虔于是闭门谢客，整天和他谈话很投机。趁机对他说：“若象你说的那样，你为什么不早点科考而求进取，到这么晚了才参加科考？”相如说：“我来年才该成名。所以才不早来，是因为时间没到罢了。”郑虔说：“你该当什么官呢？”相如说：“后七年，将被选授衢州信安县尉，到第十年就该死了。”郑虔说：“我今后的事，可以说给我听听吗？”相如说：“从这以后五年，国家将改年号，再过十五年，在幽蓟一带将起大盗，叔父您这时也要被玷污，如果能对国家忠心赤诚，还可以迁谪，不然，就不是我所预料的了。”第二年春天，相如果然考中。以后七年，调动改任为衢州信安县尉，即将去赴任时，来告诉郑虔将永远诀别了，然后就流泪告别了。三年以后，有个考察使来，郑虔问相如还在不在了？那人说，“上任后几个月，得急病死在佛寺。”到开元二十九年，改年号为天宝。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在东都叛乱，派伪署官西京留守张通儒到长安，驱逐唐朝的官员到东都洛阳。郑虔到了东都，作了伪署水部郎中，他想到相如的话，假装疯颠，要求把他拉到街市上让他自己弄污自己。但又偷偷有奏疏上奏皇上，肃宗在灵武即位，那年东京也已平息叛乱，命令三司以法律审理叛乱的人的罪行。郑虔因为身在敌营而心不附合叛贼，被贬职作温州司户后死了。

崔圆

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梦身被桎梏，其辈三二百人，为兵杖所拥，入大府署，至厅所，皆以姓名唱入，见一紫衣人据案，彦允视之，乃崔公也，遂于阶下哀叫请命。紫衣笑曰：“且收禁。”惊觉甚骇异，语于夫人。夫人曰：“（原本无“曰”字，据明抄本补。）“宜厚待之，安知无应乎！”自此优礼日加，置于别院，会食中堂。数月，崔公请出，将求职于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馔，儿女悉坐。食罢，崔公拜谢曰：“恩慈如此，不如何以报效？某每度过分，未测其故。愿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为答。夫人曰：“亲表侄与子无异，但虑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谓曰：“贤丈人昨有异梦，郎君必贵。他日丈人迍难，事在郎君，能特达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复重言之。崔公踧踖而已，不复致词。李公云：“江淮路远，非求进之所。某素熟杨司空，以奉托。”时国忠以宰相领西川节度，崔既谒见，甚为杨所礼，乃奏崔公为节度巡官，知留后事。发日，李公厚以金帛赠送。至西川，未一岁，遇安禄山反乱。玄宗播迁，遂为节度使，旬日拜相。时京城初克复，协从伪官陈希烈等并为诛夷。彦允在数中，既议罪。崔公为中书令，详决之，果尽以兵仗围入，具姓名唱过，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记昔年之梦否？”崔公颔之，遂判收禁。既罢，具表其事，因请以官赎彦允之罪。肃宗许之，特诏免死，流岭外。（出《逸史》）

【译文】

宰相崔圆，少年时代家境贫寒，落迫江湖。家住在江淮一带。他的表丈人叫李彦允是刑部尚书。崔圆从南方来到京城，等候拜见李彦允，准备让他给谋求个小职务。李彦允当时在学院里正与学生们研习功业，对待崔圆很蔑视。一天晚上，李彦允作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被戴上刑具，有二三百个士兵簇拥着他来到一个大官府里，到了大厅前面，都高声念着姓名传呼进去，只见一个穿紫袍的人坐在案前，李彦允一看，原来是崔圆。于是就在台阶下哀声大叫饶命。穿紫袍的人笑着说：“先关押起来。”惊醒后又奇怪又害怕，告诉了夫人。夫人说：“应该好好招待他，怎么知道不应验呢？”从此以后对待崔圆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让他到另一个院落里住下来，每天都在中堂请他吃饭。住了几个月，崔圆请求离开，说要到江南一带找个职务。李彦允和夫人趁这个机会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让全家儿女一块儿坐陪。吃完饭，崔圆拜谢说：“您对我恩重如此，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将来怎么报答呢？我常想，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丈人明白地说出来。”李彦允只是笑不回答。夫人说：“亲表侄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只怕招待不周，有什么恩惠呀、慈爱的事。”李彦允这时起来上厕所，夫人趁机说：“你的好丈人昨天作了一个怪梦，说你将来一定会当大官，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丈人受困遭难，事情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能不能网开一面，给予减免呢？”崔圆说：“哪能有那样的事！”李彦允回来，重复说了夫人的话，崔圆慌恐不安，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李彦允说：“江淮离这里太远，并且也是谋求上进的地方，我平常和杨司空较熟，我已经托付他了，到他那里谋个职务吧。”当时杨国忠以宰相衔领西川节度使。崔圆前去拜见，杨国忠很看重他，就奏明皇上任命崔圆为节度巡官，并掌管留后事。临上任那天，李彦允又送给他很多钱财。到西川还不到一年，正赶上安禄山造反，玄宗迁都，就让崔圆当了节度使。又过十多天，拜为宰相。当时京城刚刚收复，投降安禄山的官员陈希烈等人一起都应该被诛杀，李彦允也在其中，已经定罪，崔圆那时是中书令，详细审定，真的全都派兵包围捉了起来，全都过点了姓名，宣判按法治罪。点到李彦允，李彦允高呼：“宰相记得当年的梦吗？”崔圆点了点头，然后就判先关押起来。事过之后，崔圆上表奏明其事，并请求拿自己的官职赎李彦允的罪过。肃宗批准了表奏，特别下了诏书免除李彦允的死罪，流放到岭外。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数四

曲思明　马游秦　萧华　一行　术士　杜鹏举　李栖筠　杜思温　柳及　韦泛

曲思明

赵冬曦任吏部尚书。吏部参选事例，每年铨曹人吏，旧例各合得一员外。及论荐亲族，众人皆悉论请。有令史曲思明一人，二年之内，未尝有言。冬曦谓曰：“铨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荐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谓曰：“以某今日之势，三千余人选客，某下笔，即能自贫而富，舍贱而贵，饥之饱之，皆自吾笔。人人皆有所请，而子独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贵关天。官职是当来之分，未遇何以怅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书之笔。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闲事挠于尚书。”冬曦曰：“如子之言，当贤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贤不敢当。思明来年，始合于尚书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请也。”冬曦曰：“来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请于阶下书来年于尚书下授官月日，及请授俸料多少，亦请尚书同封记。请坏厅上壁，内书记，却泥封之。若来年授官日，一字参差，请死于阶下。”乃再拜而去。冬曦虽不言，心常怪之要诞，常拟与注别异一官。忽一日，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遂改会昌县为昭应，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与思明注其县焉。及事毕，乃召而问之曰：“昨上幸温泉，白鹿升天，改其县为昭应，其县与长安万年不殊，今为注其官。子且妄语，岂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谢曰：“请尚书坏壁验之。”遂乃拆壁开封，看题云：来年某月日，上幸温泉，改其县为昭应，蒙注授其官，及所请俸料。一无差谬。冬曦甚惊异之。自后凡有事，皆发使问之，莫不神验。冬曦罢吏部，差人问思明，当更得何官。思明报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后旬日，上召冬曦，问江西风土。冬曦奏对称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观察使。到郡之后，有事发使问之，无不克应。却后二年，疾病危笃。差人问之，思明报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出《会昌解颐》）

【译文】

赵冬曦任吏部尚书。吏部参与选拔官员的事情，每年选拔官员的府署，按照贯例可以各选拔一个员外。等到议论推荐自己的亲族，大家都请求推荐。有一个令史叫曲思明的人，二年之内，没听说他推荐自己或别人。冬曦对他说：“选拔官员的惯例。各府署应该得到一个官位，或者推荐别人也有些好处。”思明还是不说，只亨呵答应着就退出了。冬曦更加奇怪。有一天又召他来对他说：“凭我现在的权势，在三千多人的选客中，只要我动动笔，就能从贫到富，丢弃贫贱得到富贵，或饥或饱，都决定在我这支笔上，每个人都有所请求，然而唯独你不说话，是什么原因呢？”思明说：“人的生死是由命运来决定的；富贵是由天定的，官职应该来就来了，没有当上何必惆怅呢？三千多人，一官一名，这都是命运决定的，只是借尚书您的笔。我自己知道我的命运还没亨通，所以不敢拿闲事来打扰您了。”冬曦说：“如果象你说的那样，你真是个贤人，能不能知道自己的祸福呢？”思明说：“贤人不敢当，思明来年，才应当在尚书下被授予一官，所以一直也没有请求。”冬曦说：“来年将当什么官？”思明说：“这个事我忘了。”冬曦说：“为什么这样？”思明说：“现在请让我在这里写下来年在尚书手下授官的月日，以及授俸禄多少，再请尚书一同封存。请你把客厅的墙上挖开一小块，在里面藏上这些字记，再找泥封上，假如来年授官的日期有一字之差，我就死在这阶下。”就拜辞走了。冬曦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怪他太狂妄荒诞了。常常想要另外批注别人作官。忽然有一天，皇上到温泉来了。看见白鹿升天，于是改会昌县为昭应县，敕令下达到吏部，令批注那里的官，冬曦马上就给思明批注到那个县去了。等到这事完结，就召思明来问他说：“昨天皇上去温泉，白鹿升天，改那里的县名叫昭应。那个县和长安一万年也不会相同，现在我已经为你登记到那里当官，你说的话不是瞎话吗，怎么能预先知道呢？”思明拜谢说“请尚书你把墙挖开检验一下吧！”立刻拆了墙上封记打开验看，只见思明写道：“来年某月日，皇上到温泉，改其县为昭应，蒙注授其官，还有所授的俸禄。无一字之差。冬曦非常惊异，从这以后有什么事，都派人问思明，没有不象神灵那样应验的。冬曦被免去吏部尚书的职务，派人去问思明，该再当什么官。思明回报说：向西将在一个大郡作官。过了十多天，皇上召见冬曦，问他江西地方的风土人情，冬曦回答很附合皇上的心意，就说：“冬曦真是豫章的父母啊。”于是提升他作江南观察史。到郡府之后，有事还要派使臣去问思明，没有一次不应验的。又过了二年，冬曦得病很重，派人问思明，思明回报说：“可以部署安排家事了。”冬曦知道自己不会好了，直到疾病越加严重而死。

马游秦

吏部令史马游秦，开元中，以年满当选。时侍郎裴光庭，以本铨旧吏。问其所欲，游秦不对。固问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复有所闻。”光庭曰：“当在我，安得之？”游秦不答，亦无惧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游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目，藏于楹栋之间，期注唱后而发之。后老君见于骊山，銮舆亲幸其地，因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光庭以旧无昭应之名，谓游秦莫得而知也，遂补其县录事。及唱官之日，发栋间所誌之书，则如其言尔。（出《前定录》）

【译文】

吏部令史马游秦，开元年间，因在任年满应当另选官。当时的侍郎裴光庭，按老规矩从旧官吏中选拔。问马游秦有什么要求，游秦不回答，裴光庭一再追问，游秦才说：“我已经知道自己要当什么官了，不敢再说什么了。”光庭说：“你当什么官由我决定，你怎么会知道。”游秦不回答，也没有害怕的神色。光庭气愤地说：“既然知道，可以说说吗？”游秦说：“这事可以记下来，不能说出来。”于是就让他写出作什么官等有关的事，收藏在楹栋之间，等到批注宣布之后再拿出来。后来太上皇到骊山，銮驾车马亲到那个地方，就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光庭认为以前没有昭应县的名，游秦没有办法知道，就补游秦为昭应县录事。等到公布任命官职敕令那天，把藏在楹栋里所记下来的文书打开一看，则与马游秦所说的完全相同。

萧华

萧华虽陷贼（“贼”原作“城”，据明抄本改。）中，李泌尝荐之。后泌归山，肃宗终相之。唯举薛胜掌纶诰，终不行。或问于泌，泌云：“胜官卑，难于发端。”乃置其《拔河赋》于案，冀肃宗览之，遂更荐。肃宗至，果读之，不称旨，曰：‘天子者君父。’而以天子玉齿对金钱荧煌乎？”他日复荐，终不得。信命也。（出《感定录》）

【译文】

萧华虽然陷入贼人的队伍中反抗过朝廷，但李泌曾经推荐他到朝廷作官。后来李泌上山隐居，肃宗终于请萧华作了宰相，萧华只推举薛胜掌管吏部，始终没有用。有一次萧华去问李泌，李泌说：“薛胜官运太低，很难作大官。”后来萧华就把他写的《拔河赋》放在书案上，希望肃宗能看到，就再一次推荐。肃宗来了，果然读了《拔河赋》，可是不符合皇帝的心意，说：“天子好比你们的父亲，而天子的玉齿怎么能听凭你们这些人的摆布呢？”以后又一次推荐，最终还是不同意，于是信命了。

一行

沙门一行，开元中，尝奏玄宗云：“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幸东都，庶盈万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方悟焉。（出《传载》）

【译文】

一个和尚叫一行，在开元年间曾经上奏玄宗说：“陛下如果走到万里，就会圣福无疆。”所以在天宝年间，到了东都，百姓达到上万，等他到了蜀地，走到万里桥，才领悟了一行的话。

术士

玄宗时，有术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竞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谓曰：“审看某明日餐何物。”术者良久曰：“食两盘糕糜，二十碗桔皮汤。”李笑，乃遣厨司具馔，明日会诸朝客。平明，有教（“教”明抄本，陈校本作“敕”。）召对。上谓曰：“今日京兆尹进新糯米，（原本“米”下有“糕”字，据明抄本删。）得糕糜，卿且唯（“唯”字明抄本，陈校本作“住”。）吃。”良久，以金盘盛来。李拜而餐，对御强食。上喜曰：“卿吃甚美，更赐一盘，又尽。”既罢归，腹疾大作，诸物绝口，唯吃桔皮汤，至夜半方愈。忽记术士之言，谓左右曰：“我吃多少桔皮汤？”曰：“二十碗矣。”嗟叹久之，遽邀术士，厚与钱帛。（出《逸史》）

【译文】

玄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术士，有一种特殊技能。他说：“判断别人吃什么东西，全都能预先知道。”宫中的公卿大人们都争着请他。只有大夫李栖筠不信他的话。把术士召来问他说：“你看看我明天吃什么东西？”术士思考了半天才说：“你吃两盘粘糕。二十碗桔皮汤。”李大夫笑了，就让厨师准备饭菜，第二天请朝中大臣作客。第二天天一亮，有诏书下来让李大夫进宫。皇上对他说：“今天京兆尹刚进献了新糯米，做了粘糕，你只管吃吧。”好半天，用金盘盛来了，李大夫拜谢就吃，面对皇上勉强吃下去。皇上很高兴，说：“我看你吃得挺香，再给你一盘。”又吃光了。吃完回府，肚子痛得很厉害，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只有喝桔皮汤才行，直到半夜才好。突然想起术士的话，对左右侍奉的人说：“我喝了多少桔皮汤？”回答说：“二十碗了。”李大夫长吁短叹了很长时间，命令马上邀请术士，送给了他很多财物。

杜鹏举

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鹏举父（原本无“父”字，据明抄本补。）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于柱上。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视之，记得姓下有鸟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即世世名字，当鸟旁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与寿乎？（出《集话录》）

【译文】

宰相杜鸿渐的父亲名叫鹏举。父子的名象兄弟的名，这是有缘由的。鹏举的父亲曾作过一个梦，在梦中他要出门，出去后看见一个大碑，说是宰相碑，已经被作者填上了金字，碑文和末尾写了很多姓名。他就问：“有杜家的子弟吗？”回答说：“有。”让他自己随便看，他就看起来，只记得姓的下面有鸟，偏旁拽脚，但忘了是什么字，这个名的儿子是鹏举。那人就对他说：“你不是宰相，这是代代流传的名字，应该是鸟字旁边有拽脚。”鹏举生下鸿渐。然而连名字也是以前定下来的，况且官职和寿命呢？

李栖筠

李大夫栖筠未达，将赴选。时扬州田山人，烟霞之士也，颇有前知。往见之，问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阳尉。”李公曰：“某朝列之内，亦有亲故。所望之官，实不至此。”良久曰：“胜则不可。某亦未审，将一书与楚州白鹤观张尊师，师当知矣。”李公至，寻得观院，蒿蓁塞径，若无人居。扣门良久，方有应者，乃引入，见张生甚古。叟曰：“田子无端，妄相告郎君语。郎君岂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阳尉。”曰：“否，魏州馆陶主簿。然已后任贵，声华煊赫，无介意于此也。”及到京，授溧阳尉，李公惊异，以为张道士之言不中。数日，敕破铨注，改馆陶主簿，乃知田张相为发明。后两人皆不知所之。田生弟作江州司马，名士颙。（出《逸史》）

【译文】

大夫李栖筠还没有作官时，将要进京参加选官。当时扬州有个姓田的山人，是很出名的隐士，很有预见的能力。李栖筠就去拜访他。问他自己将得到什么官职。田隐士回答他说：“可作宣州溧阳县县尉。”李栖筠说：“我在朝廷的大臣里面也有亲戚和朋友，所希望得到的官职，实在不仅仅是这么个小官。”田隐士好半天才说：“官太大不行。不过我也没有仔细思考，我写封信给楚州白鹤观的张师父，师父能知道。”李栖筠到了楚州找到白鹤观，那里蒿草和榛柴堵塞了道路，好象没有人住似的，敲门敲了半天，才有人答应，开门人把李栖筠领进去，见张师父是个年岁很大的老人。老人说：“姓田的无缘无故，胡乱讲了一些话；你不是要知道将当什么官吗？他怎么说的？”李栖筠说：“他说我将当宣州溧阳县尉。”老人说：“不对。将作魏州馆陶主簿，但是以后就会当大官，声名显赫，不要介意现在的小官。”等到了京城，被授予溧阳县尉。李栖筠惊奇怪异，以为张道士的话不准。过了几天，皇上下敕令废除以前的批注，改为馆陶主簿。这才明白田张两个都有道理。后来两个人都不知道去向。田的弟弟作江州司马，名叫士颙。

杜思温

贞元初，有太学生杜思温，善鼓琴。多游于公侯门馆，每登临宴，往往得与。尝从宾客夜宿城苟家觜。中夜山月如画，而游客皆醉，思温独携琴临水闲泛。忽有一叟支颐来听。思温谓是座客，殊不回顾。及曲罢，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时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难，身没于此中。平生好鼓琴，向来闻君抚琴，弦轸清越，故来听耳。知音难遇，无辞更为我弹之。”思温奏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尝寻之，其间音指稍异此。”思温因求其异。随而正之，声韵涵古，又多怨切，时人莫之闻也。叟因谓思温曰：“君非太学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于名誉，而常为王门之伶人乎？”思温竦然曰：“受教。且问穷达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间禄籍，当为君问之。”此后二日，当再会于此。至期而思温往见，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终不成名，亦无正官。然有假禄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绝。然慎勿为武职，当有大祸，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讫，遂不见。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罢举，西游抵成都，以所艺谒韦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随军十七八年，所请杂俸，月不下二万。又娶大将军女，车马第宅甚盛。而妻父尝欲思温在辕门，思温记老人之言，辄辞不就。后二日，密请韦令公，遂补讨击使。牒出方告，不敢复辞。而常惧祸至，求为远使，竟不果。及刘辟反叛时，思温在鹿头城。城陷，为官军所杀。家族不知所在也。（出《前定录》）

【译文】

贞元初年，有一个太学生叫杜思温。很擅长弹琴。多半时间都在公侯门馆里游乐。每次在宴会上弹奏，都得到赞赏。有一回曾随着宾客们在城外的苟家觜夜宿，夜晚山林幽静月光如银，真是美丽如画。这时游客们都醉了，唯独思温带着琴在水边弹琴。忽然有一个老人手支面颊来听。思温以为是以前听琴的游客，根本不回头看，等到曲子弹完，才知道那老人并不是以前的游客。马上放下琴站起来。老人说：“少年不要慌，我是秦朝时的河南太守梁陟。遭遇祸患，隐没在这里。我这一生也喜欢弹琴，以前听你弹琴，声音清新悦耳，所以才来听。人这一生很难遇到知音，请不要推辞再给我弹奏一曲。”思温又给他弹了一首《沉湘》。老人说：“这支曲子刚写成时，我也曾试着弹过，其中有些音符指法和你弹的稍有不同。”思温就请他指出不同的地方，接着就纠正了。这支曲古朴曲雅，又含有凄怨的情调，当时的人是没有听到过的。老人就问思温说：“你不是太学生吗？”回答说：“是。”老人说：“你为什么不求点功名，反而常常给王侯们演奏呢？”思温显出恭敬的样子说：“请指教。”然后又问有关穷富官运等事。老人说：“我的小儿子主管人间俸禄名册。我应该给你问问，这以后二天，咱们再在这儿相会。”到了那天。思温去会见，老人也到了，就告诉他说：“太可惜了，你最终不能成名，也当不上真正的官，但是有假俸禄在巴蜀。共十九年，收入不断，但要小心不要作武官，该当有大祸，并不是祈祷就能免除的。记住记住！”说完，立刻就不见了。思温第二年又没考中，于是不考了，往西游览到达成都。凭他弹琴的技艺拜见了韦令公。韦令公很看重他，多次把他的名写在主要官员的名册上，随军十七八年，所得到的各种俸禄，每月都不少于二万。又娶了大将军的女儿，车马房子都很多。但他的妻父常想让思温在军队里谋个职务，思温牢记老人的话，坚决推辞不干。过了两天，大将军偷偷地请求韦令公，于是就给思温补了个讨击使的职务，公文已经发出了才告诉思温。思温也不敢再推辞了，但他还是常常害怕大祸到来。要求作远方的讨击使，竟不答应。等到刘辟反叛朝廷时候，思温正好在鹿头城，城被攻陷，思温也被官军所杀，家属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柳及

柳及，河南人，贞元中进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阳。尝客游至南海。元帅以其父有名于缙绅士林间，俾假掾于广。未几，娶会长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甑甑。及以亲老家远，不克迎候，乃携妻子归宁于澧阳。未再岁后，以家给不足，单车重游南中，至则假邑于蒙，于武仙再娶沈氏。会公事之郡，独沈氐与母孙氏在县廨。时当秋，夜分之后，天晴月皎。忽于牖中见一小儿，手招沈氏曰：“无惧无惧，某几郎子也。”告说事状，历然可听。沈氏以告其母。母乃问是何人，有何所请。答曰：“某甑甑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来辞别。”凡人夭逝，未满七岁者，以生时未有罪状，不受业报。纵使未即托生，多为天曾权禄驱使。某使当职役，但送文书来往地府耳。天曹记人善恶，每月一送地府，其间有暇，亦得闲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会计，亦当即至。”俄尔及归，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当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为乎？”其夕，即又于牖间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辞诘之，乃闻说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欷涕泗，因询其夭横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戏弄得痢疾，医药不救，以致于此，亦命也。今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属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试为吾检穷达性命，一来相告。”答云：“诺。”后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贵贱等级，咸有本位，若棋布焉。世人将死，或半年，或数月内，即先于城中呼其名。时甑甑已闻呼父名也，辄绐而对。”既而私谓沈氏曰：“阿爷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间。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许之。若有姓周，职在军门者，即可许之，必当偕老，衣食盈羡。”其余所述近事，无不征验。后一夕又来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间。，从此永诀矣。”言词凄怆，歔欷而去。后四月，及果卒。沈氏寻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纳者，辄不就。后有长沙小将姓周者，部本郡钱帛，货殖于广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许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与及相识，具录其事。（出《前定录》）

【译文】

柳及是河南人，贞元年间的登科进士柳殊的儿子。家在澧阳，曾经到南海游览，元帅因为他父亲在官僚绅士中很有名望，就让他在广州作了个假署员。不久，娶了会长岑家的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甑甑。柳及以亲戚老人离家太远，不能接来一起住的名义，带着妻和子回到澧阳安居。还没过第二年，又以家里供给不足的名义，自己乘一辆车重游南海。到了以后谎说家在蒙山。在武仙又娶了沈氏。柳及在郡府作会计，独有沈氏和她的母亲在县里的公馆住。当时正是秋天，夜幕降临之后，天晴月皎。忽然在窗户里看见一个小孩，用手招呼沈氏说：“不要怕，不要怕，我是你丈夫的孩子。”他说的话和表情态度，都清清楚楚。沈氏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她母亲就问那小孩是什么人，有什么要求。小孩回答说：“我叫甑甑，去年七月死的，所以来辞别。凡是未成年死的人，没有满七岁，因为活着的时候没有什么罪过，就不受什么报应。即使不能马上托生，大多数被天曹有权势的人所驱使。我也当了差役，只送文书来往于地府间，天曹记录人间的善和恶，每月都送给地府一次。这其间有空暇的时间，也可以闲溜一会儿。沈氏就告诉他说：“你父亲在郡里当会计，马上就要回来了。”不一会柳及回来，沈氏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了柳及。柳及不信，说：“荒郊野外，该是有妖怪假托人事，怎么知道不是山精鬼魅干的事呢？”有天晚上，又在窗户里看见那小孩用手招呼柳及。柳及开始还怀疑，一本正经地盘问他，等那小孩把来龙去脉都说出来，才知道他不是别的鬼，就哽咽涕泣，又问他夭折的原因。回答说：“去年七月，我玩耍得了痢疾。医药都没有用，所以才死了。这也是命啊。现在被天曹收我作差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托生。”柳及说：“你既然属于冥司，那么人生先定的事就会知道了，能不能给我检看一下穷富命运生死的事，知道了就来告诉我。”小孩回答说：“好。”后来一天晚上小孩来了。说：“冥府有一座大城，贵贱等级，都有自己的位置，好象棋子那样分布。世间的人将要死时，或者半年，或者几个月内，就先在城中招呼他的名，当时我已经听到呼叫父亲你的名了。”就哄骗他走了。然后小孩偷偷地对沈氏说：“我父亲的名已经在冥府里被招呼了，不能在人间活多长时间，以后有人求娶你的人，特别小心不要答应，如果有姓周的，职务在军队里，就可以答应，一定会白头偕老，衣食充足美好。”小孩所说的近来的事，没有不应验的。后来有一天晚上又来说：“我已经拘役有限，不能再到人间来了，从此永别了。”言语凄惋悲怆，哽咽着走了。过了四个月以后，柳及果然死了。沈氏也在不久后漂泊在南海一带，有时也有求婚的，都没有答应。后来长沙有个小将姓周，拿本郡部队的钱财，在广州作买卖，请求娶沈氏，一说就同意了。到现在还在。平昌的孟弘微与柳及认识。把他的事都记录下来了。

韦泛

韦泛者，不知其所来。大历初，罢润州金坛县尉。客游吴兴，维舟于兴国佛寺之水岸。时正月望夜，士女繁会。泛方寓目，忽然暴卒。县吏捕验，其事未已，再宿而苏。云：“见一吏持牒来，云：‘府司追。’遂与之同行。约数十里，忽至一城，兵卫甚严，入见多是亲旧往还。泛惊问吏曰：‘此何许也？’吏曰：‘此非人间也。’泛方悟死矣。俄见数骑呵道而来，中有一人，衣服鲜华，容貌甚伟。泛前视之，乃故人也，惊曰：“君何为来此？’曰：“‘为吏所追。’其人曰：‘某职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误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乡县尉韦泛也！’遽叱吏送之归。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禄寿。其人不得已，密谓一吏，引于别院，立泛于门。吏入，持一丹笔来，书其左手曰：‘前杨复后杨，后杨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门法宝好异事，尽得其实，因传之。后六年，以调授太原杨曲县主簿，秩满至京师。适遇所亲与盐铁使有旧，遂荐为杨子县巡官。在职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将赴选，以暴疾终于广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出《前定录》）

【译文】

韦泛，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大历初年，罢去润州金坛县尉的职务，到吴兴来游览。在兴国佛寺水边缆了船。当时正是正月十五，善男信女们都来聚会。韦泛刚要游览一番，忽然死去。县吏和捕快来验尸，但还有气息，过了一宿苏醒了。他说：看见一个官吏拿着公文来到，说：“府司让你去。”于是就和他同行，估计走了十多里地，忽然来到一座城市，兵士警卫很严，进城以后见到的大多是亲戚旧友来来去去，韦泛吃惊地问那官吏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官吏说；“这不是人间。”韦泛才明白自己已经死了。不一会儿见到几个骑马的人呵斥着跑过来，其中有一个人衣服新鲜华丽，容貌高大英俊，韦泛走上前一看，原来是老朋友。那人吃惊不小，说：“你来到这儿干什么？”韦泛说：“被官吏所追。”那人说：“我的职务是主管召魂。怎么不知道追你？。”就思考了一会儿说：“哈！错了！要追的人并不是你，是兖州金乡县尉韦泛。”马上呵斥官吏赶快送韦泛回去。韦泛很高兴能返回，并倚仗他是老朋友，就趁机要求他说说自己的官禄和寿命怎样。那人没办法，告诉一个官吏，把韦泛带到另一个院落，让韦泛站在门边。一个官吏进来，拿着一枝红笔，在韦泛的左手写道：“前杨复后杨，后杨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写完后韦泛就出来，以前追韦泛的那个官吏又送他回来。醒了以后，韦泛就把他经历的事一一叙述出来。一个和尚叫法宝很喜欢听怪事，这些事他都听全了，就传开来。六年后，韦泛被调授太原杨曲县作主簿。十年任满回到京城，正好遇到自己的亲属同盐铁使有老交情，就推荐韦泛作了杨子县巡官。在职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准备赴京选官，因为得了急病死在广陵旅舍。那天正好是立秋。

卷第一百五十　定数五

玄宗　乔琳　张去逸　李泌　刘邈之　张仁袆　裴谞　李揆　道昭

玄宗

唐德宗降诞三日，玄宗视之。肃宗、代宗以次立（“视之”九字原本作“肃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褓德宗来呈，德宗色不白皙，龙身仆前，肃宗、代宗皆不悦。二帝以手自下递传，呈上玄宗。玄宗一顾之曰：“真我儿也。”谓肃宗曰：“汝不及他。”又谓代宗曰：“汝亦不及他。仿佛似我。”德宗（德宗二字原作是不及也。后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岧郎亦一遍到此来里。”及德宗幸梁，是验也。乃知圣人应天授命，享国年深，岂是徒然。（出《嘉话录》）

【译文】

唐德宗生下来三天，玄宗去看他。肃宗和代宗依次站在旁边。保姆用儿衣裹着德宗抱给他们看。德宗肤色不白，身体向前倾。肃宗和代宗看了都不喜欢。他俩依次捧着德宗给玄宗看。玄宗一看说道：“真是我的儿子呀！”然后对肃宗说：“你不如他。”又对代宗说：“你也不如他，他仿佛像我。”德宗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六十三岁死去。肃宗做了五年皇帝，代宗做了十五年皇帝，的确不如德宗。后来唐明皇避难四川，走到途中说：“岧郎也要到这里走一趟。”以后德宗果然到过陕西韩城（也就是玄宗路过的地方）。就是验证。因此可以知道，玄宗是应了上苍的旨意，来统治国家时间很长，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

乔琳

乔琳以天宝元年冬，自太原赴举。至大梁，舍于逆旅。时天寒雪甚，琳马死，佣仆皆去。闻浚仪尉刘彦庄喜宾客，遂往告之。彦庄客申屠生者，善鉴人，自云八十已上，颇箕踞傲物，来客虽知名之士，未尝与之揖让。及琳至，则言款甚狎，彦庄异之。琳既出，彦庄谓生曰：“他宾客贤与不肖，未尝见先生之一言。向者乔生一布衣耳，何词之密欤？”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当为君之长吏，宜善视之，必获其报。向与之言，盖为君结欢耳。然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若处极位，不至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子其志之。”彦庄遂馆之数日，厚与车马，遂至长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报矣，请从此辞。”竟不知所在。琳后擢进士第，累佐大府。大历中，除怀州刺史。时彦庄任修武令，误断狱有死者，为其家讼冤，诏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获免。建中初，微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罢。后朱泚构逆，琳方削发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复，亦陈其状。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诛之。时年七十一。（出《前定录》）

【译文】

乔琳在天宝元年冬天，从太原出发赴京城应试。走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住在旅店里。当时天寒雪大，他的马死了，奴仆也都离他而去。乔琳听说浚仪尉刘彦庄喜欢结交朋友，便前往求助。彦庄的朋友中有个名叫申屠生的人。精通相术。他自称自己已经八十多岁了，待人轻慢踞傲。彦庄的朋友宾客中虽然有许多达官名流，但他从不与人礼貌谦虚。乔琳来了，他态度却非常亲热，彦庄感到很奇怪。乔琳出去时，彦庄对申屠生说：“我的宾客中，无论是有无才能的人，都未曾见过你同他们说一句话。乔琳只是个布衣平民，你为何对他异常客气？”申屠生笑着回答：“此人哪里是个平常的人呀！日后会成为你的上司。你应该好好地对待他，日后必能得到他的报答。我同他结交，也完全是为了你。可惜观察他的面相，有反叛的征兆。如做高官，不会超过百日，并且过了七十岁，必然死于非命。你记住我今天说过的话。”彦庄于是款待乔琳数日，并赠送车马，使其安全到达长安。而申屠生也准备告辞，临行前对彦庄说：“我得到你的恩惠，今天已经有了报答，让我们从此分手吧。”申屠生走后，便再也不知其去向。乔琳后来果然考中进士，累次做了高级官府的幕僚。大历中期，被任命为怀州刺史，彦庄正在怀州所辖的修武任县令，因其断案中有误判致人屈死的情况，家属上诉要求申冤，皇上下诏命御史调查弹劾。等乔琳到了怀州，竟使彦庄获免。建中初年，乔琳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上任后只有八十七天，就因病辞官。后来朱泚谋反时，乔琳已削发为僧。朱泚知道了，竟逼迫他接受其任命，参与了反叛，待叛乱被平息后，乔琳陈述了被逼参与叛乱的经过。太尉李晟欲免其死罪，皇上不准，于是乔琳被诛杀。死时七十一岁。

张去逸

肃宗张皇后祖母窦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早薨，窦有鞠养之恩。景云中，封邓国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宠，颇极豪华。一日，弟兄同猎渭曲。忽有巨蛇长二丈，腾赶草上，迅捷如飞。去逸因踪辔弯弧，一发而中，则命从骑挂之而行。俄顷雾起于渭上，咫尺昏晦，骤雨惊电，无所遁逃。偶得野寺，去逸既弃马，径依佛庙。烈火震霆，随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际，则闻空中曰：“勿惊仆射，”霆火遽散，俄而复臻。又闻空中曰：“勿惊司空！”霆火登止。俄复聚集，又闻空中曰：“勿惊太尉！”既而阴翳廓然，终无所损。然死蛇从马，则已失矣。去逸自负坐须富贵。不数年，染疾而卒，官至太仆卿。天宝中，其女选东宫，充良媛。及肃宗收复两京，良媛颇有辅佐之力，至德二载，册为淑妃。乾元元年，诏中书令崔圆持节册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后三赠官，皆如空中之告耳。（出《纪闻》）

【译文】

唐肃宗张皇后的祖母窦氏是玄宗的姨母。玄宗的母后死的比较早，窦氏对玄宗有养育之恩，景云年间被封为邓国夫人，皇帝对她很敬重。她的儿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靠皇帝的恩宠，享尽荣华富贵。一天弟兄们一同打猎在渭河河曲。忽然有一条两丈长的大蛇在草上穿行如飞，去逸策马弯弓，一箭射中巨蛇，便叫随从将蛇挂在马上继续行猎。顷刻大雾弥漫，咫尺间看不清景物，随后天降雷雨，荒野上无处遮蔽。偶然间遇到一座寺庙，去逸弃马躲了进去。谁知霹雳闪电也云集到庙上，正当雷电交加之时，忽然听到天空中说：“不要惊吓了仆射。”雷电随即散去，顷刻又至。又听到空中说：“不要惊吓司空。”雷电立刻停止，随后又重新聚集，又听到空中说：“不要惊吓太尉。”阴云雷电全都散去，去逸丝毫也没有损伤，但是射死的巨蛇以及随从和马匹却不见了。去逸对坐享富贵非常自负，过了不几年，去逸患病而死，死时所做的官是太仆卿。天宝中期，他的女儿被选送到东宫做良媛。后来肃宗收复两京时，良媛有辅佐的功劳。至德二年，被册封为淑妃。乾元元年，皇帝下诏中书令崔圆持符节册封淑妃为皇后。而去逸则以皇后父亲的身份，前后三次被追封官职，其职衔全都同当日天空中所说的一致。

李泌

天宝十四载，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驴归别墅。从者未至，路旁有车门，而驴径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将乘驴马群出之次。泌因相问，遂并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见妻子出罗拜。泌莫测之，疑是妖魅。问姓窦，潜令仆者问邻人，知实姓窦。泌问其由，答曰：“窦廷芬。且请宿。”续言之，势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惧。廷芬乃言曰：“中桥有筮者胡芦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当有赤族之祸，须觅黄中君方免。问如何觅黄中君？曰，问鬼谷子。又问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觅之。不见，必籍死无疑；若见，但举家悉出衷祈，则必免矣。适全家方出访觅，而卒遇公，乃天济其举族命也。”供待备至。明日请去，且言归颍阳庄。廷芬坚留之，使人往颍阳，为致所切，取季父报而还。如此住十余日，方得归。自此献遗不绝。及禄山乱，肃宗收西京，将还秦，收陕府，获刺史窦廷芬。肃宗令诛之而籍其家。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贼，固囚诛戮。泌因具其事，且请使人问之，令其手疏验之。肃宗乃遣使。使回，具如泌说。肃宗大惊，遽命赦之。因问黄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不知，而胡芦生已卒。肃宗深感其事。因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出《感定录》）

【译文】

天宝十四年三月三日，李泌自洛阳乘驴回别墅，随行的仆人落在后面。路旁有一个大门，毛驴竟自行走了进去，李泌无法制止。这时遇到了这家的人，各自把乘坐的驴和马牵出来。李泌因这家的主人相问，便和仆人走进屋去。主人请李泌进屋里坐下，李泌坐下后，主人的妻子出来同李泌见礼，李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怀疑自己遇见了妖怪鬼魅。李泌问其姓氏，主人回答姓窦。李泌暗中派仆人去附近的人家证实，知道主人确实姓窦。李泌又详细询问，主人回答叫窦廷芬，并请李泌留下住宿，以便继续交谈。其态度诚恳得叫人无法推辞。于是李泌便住了下来，但是心中非常害怕。窦廷芬对李泌说：“中桥有个算命的人叫胡芦生，因为算得极准，所以非常出名。昨天他为我算命后告诉我，不出三年，我们家有灭门之祸，必须找到黄中君才能幸免。我问他如何才能找到黄中君，他回答说，去问鬼谷子，我又问怎样才能找到鬼谷子，他说的就是您的姓名呀！他又告诉我，应该在三月三日，全家出城寻找。如果找不到您，我们全家到时候必死无疑。如果找到了您，一定要全家人出来哀求祈祷，则一定能免除灾祸。刚才我们全家人出访寻找，而终于遇见了您，真是苍天解救我们全家的性命啊！”窦廷芬对李泌招待得十分周到。第二天，李泌告辞，并说要回颍阳庄。窦廷芬坚持挽留，并派人去颍阳为李泌送信。并代其拿取他关心的东西，李泌接到叔父的回信后，又住了十多天才告辞回家。自从这以后，廷芬不断地给李泌赠送礼物。后来安禄山叛乱，肃宗收复西京后回师长安，收复陕府，抓获了刺史窦廷芬。肃宗下令诛杀其全家，并将家产没收入宫。又气愤地说：“玄宗的外家亲戚反而替反贼做事，真是该杀。”李泌因为知道窦廷芬命运的前因后果，所以派人拿着自己所写的奏章去朝见肃宗说明情况。肃宗派人去调查，回奏同李泌说的一样。肃宗非常惊奇，随即下令赦免窦廷芬的死罪，并问黄中君和鬼谷子是什么？窦廷芬也说不知道，而此时胡芦生已死。肃宗感叹说：“天下的事，都是以前就定下来的呀！”

刘邈之

刘邈之，天宝中，调授岐州陈仓尉。邈之从母弟吴郡陆康，自江南同官（《前定录》无“同官”二字，疑应在“来”字下）来。有主簿杨豫、尉张颖者，闻康至，皆来贺邈之。时冬寒，因饮酒。方酣适，有魏山人琮来。邈之命下帘帷，迎于庭，且问其所欲。琮曰：“某将入关（“关”原本作“门”，据《前定录》改）。请一食而去。”邈之顾左右，命具刍米于馆。琮曰：“馆则虑不及，请于此食而过。”邈之以方饮，有难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从容，亦有所献。”邈之闻之而喜，遂命褰帷，而坐客亦乐闻其说，咸与揖让而做。时康以醉卧于东榻，邈之乃具馔。既食之，有所请。琮曰：“自此当再名闻，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务，二十五年而终。”言讫将去，豫、颖固止之，皆有所问。谓豫曰：“君后八月，勿食驴肉，食之遇疾，当不可救。”次谓颖曰：“君后政官，宜与同僚善。如或不叶，必为所害。”豫、颖不悦。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为君祸福也。”因指康曰：“如醉卧者，不知为谁，明年当成名，历官十余政，寿考禄位，诸君子不及也。”言讫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两京，玄宗幸蜀，陈仓当路。时豫主邮务，常念琮之言，记之于手板。及驿骑交至，或有与豫旧者，因召与食，误啖驴肠数脔。至暮，胀腹而卒。颖后为临濮丞，时有寇至，郡守不能制，为贼所陷。临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与贼战，贼退郡平。节度使以闻，既拜景为长史，领郡务。而颖果常与不叶，及此因事陷（陷原作答。据明抄本改）之，遂阴污而卒。邈之后某下登科，拜汝州临汝县令，转润州上元县令。在任无政，皆假掾（“掾”明抄本作“禄”）以终考。明年，康明经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充陇右巡官。府罢，调授咸阳尉，迁监察御史周至令比部员外郎。连典大郡，历官二十二考。（出《前定录》）

【译文】

刘邈之在天宝年间调任岐州陈仓尉，他姨母家的表弟吴郡的陆康从江南来到官府看他。主簿杨豫、县尉张颖听说陆康来了，都来向刘邈之祝贺。当时正是寒冬季节，他们喝酒正热闹畅快的时候，有个叫琮的魏山人求见。刘邈之叫人放下门帘，起身迎到院子里，并问琮有什么事。琮说：“我要入关，请安排一顿饭，我吃完就走。”刘邈之叫左右的人安排饭菜于客房。琮说：“安排到客房我等不及了，请让我就在这里吃吧。”刘邈之因为正在饮酒，觉得很为难。琮说：“我会给人看相，如果你们以礼待我，我也会有所贡献。”刘邈之听了很高兴，便叫人撩起帷帘。而座上的几位客人也都想听他能说些什么，全都请其入座。这时陆康因为喝醉了躺在东边的床上。刘邈之添置杯筷菜肴招待琮吃完饭，然后请琮为自己看相。琮说：“你以后还有功名，能做两任邑宰，但不主持政务，还可以做官二十五年。”说完要走。杨豫和张颖请他留下，向他问各自的前程。琮对杨豫说：“你从现在起八个月内，不能吃驴肉，如果吃了必然得病，并且无法医治。”又对张颖说：“你以后做官，应当与同僚搞好关系，否则必受其害。”杨豫和张颖听了都不高兴。琮知道他们的心意，便说：“我虽然能够事先知道以后的事，但却不能决定你们的祸福。”又指着陆康说：“比如醉酒躺着的这个人，不知道是谁。但我却知道，他明年可成功名，当官十多任，官大寿高，诸位都赶不上他。”说完便走得不知去向。第二年，安禄山叛乱，两京陷落，玄宗去蜀郡，陈仓是必经之路。这时杨豫管理驿站，他常常想起琮说过的话，并将其记在自己的手心上。一次，一个骑马传送公文的人与杨豫有旧交，请杨豫一同吃饭。杨豫误吃了几小片驴肠，当晚胀肚而死。张颖后来做了临濮丞，一次贼兵攻城，郡守无力抵抗，被围困。临濮县令薛景元率领兵丁将贼兵打退。节度使接到报告后，任命薛景元为长史，主持郡务。而张颖果然常常与其不和，因此受到陷害，不久蒙冤而死。刘邈之后来考中进士，官拜汝州临汝县令，后又转任润州上元县令。在任职期间没有主持重要政务，均以太平官结束任职。第二年，陆康考明经入榜，先后做秘书省正字，又任陇右巡官，任期满后调任咸阳尉，后又改任监察御史、周至令，比部员外郎。接连担任重要官职，历任二十二年。

张仁袆

唐沈君亮，见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员外张仁袆延坐问曰：“明公看袆何当迁？”亮曰：“台郎坐不暖席，何虑不迁？”俄而袆如厕，亮谓诸人曰：“张员外总十余日活，何暇忧官职乎？”后七日而袆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沈君亮，能推算人的未来过去。上元年中的一天，吏部员外张仁袆将他请到上座后问道：“明公看我什么时候能够升迁？”沈君亮回答说：“您不会等到把席位坐热，何愁不升官呢！”过一会张仁袆上厕所去了，沈君亮对大家说：“张员外最多还能活十几天了，怎么还有时间考虑升不升官呢？”果然七天后张仁袆死了。

裴谞

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谞出为卢州刺史。郡有二迁客，其一曰武彻，自殿中侍御史贬为长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员外郎贬为别驾。谞至郡三日，二人来候谒。谞方与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县主簿房观请谒。谞方与二客话旧，不欲见观，语吏云：“谢房主簿相访，方对二客，请俟他日。”吏以告观，观曰：“某以使君有旧，宜以今日谒，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谞，谞曰：“吾中外无有房氏为旧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讳，观具以对。又于怀中探一纸旧书，以受吏。谞览之愀然，遽命素服，引于东庑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顾左右问曰：“此有府职月请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观。时二客相顾，甚异之，而莫发问。谞既就榻叹息，因谓二客曰：“君无为复患迁谪？事固已前定，某（原作“其”，据许本改）开元七年，罢河南府文学。时至大梁，有陆仕佳为浚仪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继来。时坐客闻其善相人，皆请。安禹无所让，先谓仕佳曰：“官当再易，后十三年而终。”次谓器曰：“君此去二十年，当为府寺官长，有权位而不见曹局，亦有寿考。”次谓揆曰：“君今岁名闻至尊，十三年间，位极人臣。后十二年，废弃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谓某曰：“此后历践清要，然无将相。年至八十。”言讫将去，私谓某曰：“少间有以奉托，幸一至逆旅。”安禹既归，某即继往。至则言款甚密，曰：“君后二十八年，当从正郎为江南郡守。某明年当有一子，后合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当令奉谒。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禄，顾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彻等咸异其事，仕佳后再受监察御史卒，器后为司农丞。肃宗在灵武，以策称旨，骤拜大司农。及归长安，累奉使。后十余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遗，累至宰相。后与时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国子祭酒，充吐蕃会盟使。既将行而终。皆如其言。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官止南阳令。（出《前定录》）

【译文】

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谞出任卢州刺史。卢州有两个被贬谪来的官员。一个叫武彻，从殿中侍郎史降为长史。一个叫于仲卿，从刑部员外郎降为别驾。裴谞到卢州府三天，两人前来拜见。裴谞刚同二人坐下，忽然衙役呈上一张名帖禀报：“寄居在这里的前巢县主簿房观拜见。裴谞正与二人谈论以前的交往，不愿意接见房观，便对衙役说：“你去对房观说感谢房主簿来访，我正在接待两位客人，请他改日再来。”衙役回复房观后，房观对衙役说：“我与刺史有老关系，应当今日拜见，所以不能从命。”衙役进去禀告，裴谞说：“我家族内外没有与姓房的人有交往的。”传话叫房观写出他父亲和祖父的名字。房观全都写上来了，并从怀中拿出一封旧信，请衙役转交裴谞。裴谞看了信后脸色大变，立即命令仆人取来丧服换上，请房观一同去堂下东边的屋子里凭吊亡灵，神情非常悲哀。出来后没来得及换下丧服，便对左右的人说：“还有没有空缺的职位，每月的俸禄为七八千的？”左右的人说：“拿出花名册一查就知道了。”裴谞立即叫人取来花名册查阅，并注上房观的名字。这时两位客人在旁边观看，心中非常惊奇，但没发问。裴谞就势坐在床上叹息，并对两位客人说：“两位不必再为遭贬的事烦恼，什么事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在开元七年，被免除河南府文学的职务，走到大梁，因为陆仕佳正在那里任浚仪尉，我顺路前往探望。当在陆仕佳那里做客吃饭的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随后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也来了。在座的客人听说他很会相面，都请他入座，房安禹毫不谦让。他对陆仕佳说：‘您的官职还会变动，还可做十三年官。’又对崔器说：‘您二十年后，可做郡国的长官，有权位而不见曹局，并且高寿。’再对李揆说：‘您今年能得到皇帝的重视，十三年里，可做到最大的官。以后的十二年，会失意丢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然后又对我说：‘您以后能历任重要官职，但达不到将相那样的高位，可以活到八十岁。’说完要走，并私下对我说：‘一会儿我有事相托。请你到我住的旅馆去一下。’房安禹回去后，我立即跟着去了，到了那里，我二人言谈非常亲密。房安禹对我说：‘您以后二十八年，能从正郎调任江南郡守。我明年能有一个儿子，长大后注定会成为您所管辖的郡里的一名官员。您到任后三天，我会叫他去拜访。但是我这个儿子命薄，不能给他太高的待遇，能够给他十千以下的俸禄。’方才我去会见的就是安禹的儿子。”武彻等人都觉得这些事很奇怪。陆仕佳后来调任监察御史，就死了。崔器后来当了司农丞，肃宗在灵武时，他的策对很合皇帝的旨意，破格任命为大司农。等到肃宗回到长安，崔器多次奉命出使，后来十多年，竟不至本曹局。李揆当年被授予右拾遗，逐渐升到宰相。后来他与皇帝当时的意见不一致，被贬流放到南中二十年。又起用为国子监祭酒，任出使吐蕃的使臣，即将出发时死了。这些人的命运全都如房安禹所说的一样。房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最后做的官是南阳令。

李揆

李相国揆以进士调集在京师，闻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问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而来者云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时持一缣晨往，生为之开卦曰：“君非文章之选乎？当得河南道一尉。”揆负才华，不宜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无怏怏，自此数月，当为左拾遗，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驾。”揆以书判不中第，补汴州陈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征。后诣之，生于几下取一缄书，可十数纸，以授之曰：“君除拾遗，可发此缄，不尔当大咎。揆藏之，既至陈留。时采访使倪若冰以揆才华族望，留假府职。会郡有事须上请，择与中朝通者，无如揆，乃请行。开元中，郡府上书姓李者，皆先谒宗正。时李璆为宗长，适遇上尊号。揆既谒璆，璆素闻其才，请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无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顿首谢曰：“此非臣所为，是臣从子陈留尉揆所为。”乃下诏召揆，时揆寓宿于怀远坊卢氏姑之舍，子弟闻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择，遂出。既见，乃宣命宰臣试文词。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其一曰《紫丝盛露囊赋》，二曰《答吐蕃书》，三曰《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请曰：前二道无所遗限，后一首或有所疑，愿得详之。及许拆其缄，涂八字，旁注两句。既进，翌日授左拾遗。旬余，乃发王生之缄视之，三篇皆在其中，而涂注者亦如之。遽命驾往宣平坊访王生，则竟不复见矣。（出《前定录》）

【译文】

相国李揆当年考中进士，被调集在京城，听说宣平坊有个叫王生的善于抽签算命，便前去询问自己的前程。王生每算一卦，就要收取五百文钱，但前去算卦的人仍然很多，每天都从辰时算到酉时，仍然有挨不上号而白跑一趟的。李揆带着一匹细纱作为礼物，很早就赶去了。王生为他算卦后说：“您是问您的文章，能选授什么官职吧？我算您能得河南道的一个县尉。”李揆自负才华出众，不应当做这样一个小官，神色气愤要走。王生又说：“您不要不高兴，几个月以后，还能当左拾遗，前途正是不可限量的。”李揆仍余怒未消。王生又说：“若同我说的一样，希望您能来一趟。”果然李揆考书判未中，补缺被派到汴州做陈留县尉。这时才知道王生的话有了验证，又赶到王生那里求教。王生从书案下取出封好的信，大约有十几张纸那么厚，交给李揆说：“您官拜左拾遗时，可拆开此信，不然会有灾祸。”李揆收起信后赶往陈留。采访使倪若冰因为李揆有才华，又出身名门望族，留他在府中帮忙。正赶上郡府有事需要向朝廷请示，想找一个和朝中有交往的人，没有比李揆更合适的，于是就派他去了。唐玄宗开元中期，各郡府姓李的官员向上呈报文书，都先拜见宗正。当时李璆是宗长。正逢朝廷百官为皇帝上尊号，李揆拜见李璆。李璆早就听说李揆有才华，就请他代为起草三篇上报给皇帝的文书，一篇一篇地向上呈报。皇帝召见李璆说：“百官上报的文章，没有能赶上你的，我非常欣赏。”李璆磕头谢恩说：“这三篇文章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的侄子陈留尉李揆所写的。”皇帝下令召见李揆。当时李揆正寄居在怀远坊姓卢的姑姑家，听说皇帝召见，不敢出来，直到知道皇帝是要选拔重用他，便去见皇帝。皇帝命令大臣考其文章诗词。当时陈黄门出了三个题目，一个是《紫丝盛露囊赋》，一个是《答吐蕃书》，另一个是《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李揆自午时做到酉时完成。封好后又请示说：“前两篇没有什么遗漏，后一篇或者还有遗漏和疑问之处，我想写得再详细明白一点。遂允许其拆封，李揆又涂改了八个字，在旁边加了两句注释，然后呈报给皇帝。第二天被授予左拾遗。十天后，他拆开王生给他的信一看，自己写的三篇应试文章都在里面，并且连涂改加注的地方也完全一致。立即驱车赶往宣平坊去见王生，然而王生已不知去向。

道昭

永泰中，有沙门道昭，自云兰州人，俗姓康氏。少时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见善恶报应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将来之事。初若隐晦，后皆明验。尝有二客来，一曰姚邈，举明经，其二曰张氏，以资荫，不记名。僧谓张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禄范阳。四月八日得疾，当不可救。”次谓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从戎，亦当三十年无乏。有疾勿令胡人疗之。”其年。张授官于襄邓间。后累选，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后又赴选，果授虢州卢氏县令。到任两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后方悟范阳即卢氏望也。邈后举不第，从所知于容州。假军守之名，三十年累转右职。后因别娶妇求为傧者，因得疾，服妪黄氏之药而终。后访黄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出《前定录》）

【译文】

唐代宗永泰年间，有个和尚叫道昭。他自称是兰州人，俗家姓康，少年时得病无法医治。一天睡醒后说：“我看见了阴间的善恶报应之事”，遂出家做了和尚。他在太行山修行四十年，苦守佛家戒律，经常讲述别人未来的事情，说得比较隐晦，但过后都一一得到了证实。曾经有两位客人来访，一个叫姚邈，有明经的功名。一个叫张氏，有世袭官职的资格不知叫什么名字。道昭和尚对张氏说：“您能做四任官，但千万不要去范阳做官。如果在范阳，四月八日得病将无法医治。”又对姚邈说：“您不适合做文官，如果能够投军，也有三十年事情做。有病不要找胡人医治。”这一年张氏当了官在襄邓一带，并多次调任新的职务。要求到江南一带做官，也都如愿了。后来又被选中，做了虢州卢氏县令，到任两天就死了。死的日子果然是四月八日。以后才明白范阳就是卢氏的郡望。姚邈后来考举人不中，到容州去跟随他的一个熟人，从了军，三十年间不断升任重要官职，后来因为另外娶了媳妇，并要抛弃原来的媳妇而得病，吃了一个黄氏老太太的药而死。以后有人查访黄氏的来历，原来是个外族洞主所放逐的婢女，正是个胡女。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六

李棱　豆卢署　孟君　卢常师　韩滉　李頧　崔造　薛邕

李棱

故殿中侍御史李棱，贞元二年擢第。有别业在江宁，其家居焉。是岁浑太师瑊镇蒲津，请棱为管记从事。棱乃曰：“公所欲棱者，然奈某不闲检束。夙好蓝田山水，据使衔合得畿尉。虽考秩浅，如公勋望崇重，特为某奏请，必谐矣。某得此官，江南迎老亲，以及寸禄，即某之愿毕矣。”浑遂表荐之，德宗令中书商量，当从浑之奏。棱闻桑道茂先生言事神中，因往诣焉。问所求成败。茂曰：“公求何官？”棱具以本末言之。对曰：“从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如今则不得。”棱未甚信。经月余，棱诣执政，谓曰：“足下资历浅，未合入畿尉。如何凭浑之功高，求侥幸耳？”遂检吏部格上。时帝方留意万机，所奏遂寝。棱归江南，果丁家艰。已近七八年，又忽得躄疾，殆将一纪。元和元年冬，始入选，吏曹果注得蓝田县尉。一唱，忻而授之。乃具说于交友。（出《续定命录》）

【译文】

曾经担任过殿中侍御史的李棱，贞观二年科举考试中榜。他有别墅在江宁，供其家属居住。这一年，太师浑瑊镇守蒲津关，请李棱担任管记从事。李棱对浑瑊说：“你要求我做的很清楚，但是无奈我不善于检点约束自己，平常喜好的只是蓝田的山水，只想在这靠近京城的地方做个县尉，但是我的资历不够。您德高望重，如果肯特意为我向皇帝推荐，必然能使我如愿，我如果当了这个官，从江南把亲属接来领受俸禄，我平生的愿望也就满足了。”于是浑瑊向皇帝推荐了他，德宗命令中书研究怎么办。李棱听说桑道茂先生料事如神，便前往请教，问推荐能否成功。桑道茂问他：“您想当什么官？”李棱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桑道茂回答说：“从现在算起二十年，您才能被授予这个官职，现在得不到。”李棱不太相信。一个月后，李棱去询问，主管官员回答说：“你资历浅，不适合担任京城附近的县尉，怎么可以凭借浑瑊的功高来求得侥幸呢？”遂即把他的名字写在吏部的表格上。这时皇帝正留意很多军国大事，浑瑊推荐李棱的奏章就放下了没有批。李棱回到江南，先是老人死了守孝，七八年后又忽然得了腿疾，瘸了差不多十年。一直到元和元年冬天，才开始被选中任职，命书上果然写的是蓝田县尉，宣读后欣然接受此衔，于是李棱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详细告诉了朋友。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真。贞元六年，举进士下第。将游信安，以文谒郡守郑武（前定录武作式）瞻。瞻甚礼之，馆给数日，稍狎，因谓署曰：“子复姓，不宜两字为名。将改之，何如？”署因起谢，且求其所改。武瞻书数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虑子宗从中有同者，故书数字，当自择之。”其夕宿于馆，梦一老人谓署曰：“闻使君与子更名，子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后二十年，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台。”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为梦无征。知者或诮之。后二年，果登第。盖自更名后四举也。大和九年，署自秘书少监为衢州刺史。既至，周览郡内，得梦中所指隙地，遂构一亭，因名之曰“征梦亭”矣。（出《前定录》）

【译文】

豆卢署原名辅真。贞元六年，考进士落榜，随即游览信安，并拿自己的诗文拜见郡守郑武瞻。郑武瞻对他很客气，留他住了数日。比较熟悉以后对他说：“你是复姓，不适合起两个字的名字，改了怎么样？”豆卢署起身致谢，并请郑武瞻为其改名。郑武瞻写了几个字，有著、助、署字，然后说：“我考虑为了避免同你的亲属重名，所以写了好几个字，请你自己选择。”当晚豆卢署睡在客房，梦见一个老头对他说：“听说郡守为你改名，你再考四次才能中榜。四字最好。再过二十年，你是这里的郡守。”老头又指着一块空地说：“此地可以建一座亭台。”醒了以后豆卢署想，“四者”就是署字呀！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署字。考了两年，豆卢署仍未中榜，以为所做梦不准，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嘲讽他。接着又考两年，终于中榜成名，算起来正是改名后的第四次考试。大和九年，豆卢署从秘书少监调任衢州刺史。上任后巡视郡府内外，发现了梦中所说的那块空地，便命人造了一座亭子，并命名为“征梦亭”。

孟君

贞元中，有孟员外者，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将罢举，又无所归。托于亲丈人省郎殷君宅，为殷氏贱厌，近至不容。染瘴疟日甚。乃白于丈人曰：“某贫薄，疾病必不可数。恐污丈人华宇，愿委运，乞待尽他所。”殷氏亦不与语，赠三百文。出门不知所适。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决卦，尽后则闭肆下帘。孟君乃谒之，具陈羁蹇，将填沟壑，尽以所得三镮环为卜资。卜人遂留宿，及时为决一卦。封成惊曰：“郎君更十日，合处重职，俸入七十千钱，何得言贫贱？”卜人遂留厚供给。已至九日，并无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见甚薄之，亦不留连，寄宿马厩。至明，有敕以禁兵将为贼境观察使，其人与殷友善，驰扣殷氏之门。武人都不知书，云。：“便须一谢表，兼镇抚寇勷。事故颇多，公有亲故文士，颇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无可应者。忽记得孟君久曾应举，可以充事。遽引见之，令草一表，词甚精敏。因请为军中职事，知表奏。数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后十日也。（出《逸史》）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孟员外，年轻时考取进士，多次未中。想要不考了，又无处可归，寄居在他的一个长辈姓殷的亲戚家里，为姓殷的所轻视厌烦。达到不能相容的程度，这时孟又得了瘴疟，并且一天天严重。他对姓殷的长辈说：“我命薄，这病必然不可求治，恐怕弄脏您老人家的豪华住宅，我愿意听从命运的安排，离开你们家死到其它的地方。”殷也不说话，只给了他三百文钱，孟离开之后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街西有一个算命的，每天清早给人算卦，算完后就放下帘子关门。孟便去拜会他，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就要病死填沟的困境详细叙述一遍，并将仅有的三百文钱作为卦钱。算命人留他住下，并立即为他算了一卦，算完后惊讶地说：“您再过十天，在此地有重要职位，每月俸禄就有七十千钱，为什么还说自己贫穷下贱呢！”算命人留他居住，并热情款待。可是到了第九天，仍没有任何消息。孟又回到姓殷的家里，殷更加瞧不起他，也不挽留接待，晚上他就睡在马厩里。等到天明，有皇帝任命的一名禁军将领到贼境当观察使。这个人与姓殷的是朋友，亲自来敲殷家的大门，对殷说：“武将不通文墨，需要给皇帝写一个表示感谢的文书，同时写一个安抚边境敌寇的信函，需要处理的事物很多。您有没有熟悉的文人，帮助我推荐一个？”殷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到可以推荐的人，忽然想起孟曾多次应试，可以担当这个差事。遂给他们引见，命令孟起草一篇向皇帝报送的“表”。孟的文笔精美准确。于是聘请孟到军中任职，并上报皇帝，几天后被授予官职，每月的俸禄正好七十千文钱。孟员外命运的转机正是算卦后第十天开始的。

卢常师

秘书少监卢常师，进士擢第。性淡薄，不乐轩冕。于世利蔑然，弃官之东洛。谓所亲曰：“某浙西鱼尚书故旧，旬日看去。”又曰：“某前生是僧，座禅处犹在会稽，亦拟自访遗迹。”家人亦怪其欲远行而不备舟楫。不逾旬遂殁矣。（出《逸史》）

【译文】

秘书少监卢常师，进士出身。但他却生性淡薄，不追求官位爵禄，蔑视名利，终于辞了官来到东洛。他对亲属说：“我是浙西鱼尚书的老朋友，过几天去看一看。”又说：“我前生是个和尚，修行的地方还在会稽。打算去寻找前世留下的遗迹。家里的人奇怪他要出远门为什么不准备船只，不过十天，卢常师就死了。

韩滉

韩晋公晃在中书，尝召一吏。不时而至，公怒将挞。吏曰：“某有所属，不得遽至，乞宽其罪。”晋公曰：“宰相之吏，更属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属阴司。”晋公以为不诚，乃曰：“既属阴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晋公曰：“若然，某明日当以何食？”吏曰：“此非细事，不可显之。请疏于纸，过后为验。”乃恕之而系其吏。明旦，遽有诏命，既对，适遇太官进食，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赐晋公。食之美，又赐之。既退而腹胀，归私第，召医者视之曰：“有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汤。至夜，可啖浆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视其书，则皆如其所云。因复问：“人间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权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于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禄者岁支。（出《前定录》）

【译文】

晋公韩滉在中书府，叫一名官员来见他。这人没有按时赶到，韩滉生气命人用鞭子打他。这个人说：“我还有归属，不能应时而来，请求宽恕。”韩滉说：“你是宰相手下的人，还能归谁管？”这个人说：“我不得已还归阴间管。”韩滉认为他的话不诚实，就对他说：“既然归阴间管，你有什么职责？”这个人说：“我负责管理三品以上官员的饮食。”韩滉说：“既然如此，我明天应该吃什么？”这个人说：“这可不是小事，不能随便说出来，请让我写在纸上，过后再验证。”于是韩没有鞭打他，而是将他关了起来。第二天，突然皇帝召见韩滉。见到皇帝后，正遇见太官给皇帝送饮食。其中有一盘糕点，皇帝将一半赏给韩滉吃，味道很美，随后又将另一半也赏给他吃了，韩滉退下去后感到腹胀，回到家里后找医生来看病。医生说：“是食物堵塞，可以喝少量的橘子皮汤。”当晚，便可以喝粥了，天亮后病就好了，韩滉想起前天那个人说的话，便将他召来，要过他写的纸一看，吃的东西全都跟他写的一样。便又问那人道：“人间的饮食，都有人预先安排吗？”回答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其饮食每天一安排；五品以上有权位的官员，一旬一安排；六品至九品的官员，每季安排一次；如果是不领俸禄的老百姓，则是每年安排一次。

李頧

贞元中，有举人李頧，方就举，声价极振。忽梦一人紫衣云：“当礼部侍郎顾少连下及第。”寐觉，省中朝并无姓顾者。及顷，有人通刺，称进士顾少连谒。頧惊而见之，具述当为门生。顾曰：“某才到场中，必无此事。来年，頧果落第。自此不入试，罢归。至贞元九年，顾少连自户部侍郎权知贡举，頧犹未第，因潜往造焉。临放榜，时相特嘱一人，頧又落，但泣而已。来年秋，少连拜礼部侍郎，頧乃登第。（出《感定录》）

【译文】

贞元年间，有个举人叫李頧。正应试，声望和身价很高。一天他忽然梦见一个穿紫衣服的人对他说：“你只能在礼部侍郎顾少连的主考下考试中榜。”醒后，想到朝中没有姓顾的侍郎。不一会儿，有人告诉他说进士顾少连来访。李頧非常惊讶，见面后，頧向顾少连说自己应当是顾的门生，顾少连说刚到考场，决不可能有你说的事。”第二年，李頧果然落第，从此他不愿参加考试，回到家乡去了。一直到贞元九年，顾少连以户部侍郎暂时代理贡举，李頧仍未考中。于是他暗中去拜见顾少连进行通融。临到发榜时，当朝宰相又特别嘱咐要照顾一个人，所以李頧又落榜了，他只能偷偷哭泣。第二年秋天，顾少连调任礼部侍郎。李頧这才中榜成名。

崔造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为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余亡姓字。崔左迁在洪州，州帅曹王将辟为頧。时德宗在兴元，以曹王有功且亲，奏无不允。时有赵山人言事多中。崔问之曰：“地主奏某为副使，且得过无？”对曰：“不过。”崔诘曰：“以时以事，必合得时。”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远于此。”崔不信，再问：“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崔心惧久之，盖言其日，既崔之忌日也。即便呼赵生谓曰：“山人言中，奉百千；不中则轻挞五下，可乎？”山人哂曰：“且某不合得崔员外百千，只合得崔员外起一间竹屋。”其语益奇。崔乃问之：“且我有宰相分否？”曰：“有。”即远近，曰：“只隔一雨政官，不致三矣。”又某日私忌，同僚诸公皆知其说。其日夕矣，悉至江亭，将慰崔忌。众皆北望人信。至酉时，见一人从北岸入舟，袒而招舟甚急。使人遥问之，乃曰：“州之脚力。”将及岸，问曰：“有何除政？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曰：“不过。”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兹。诸公惊笑。其暮果先慰而后贺焉。崔明日说于曹王，曹王与赵山人镪百千，不受。崔与起竹屋一间，欣然徙居之。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经大段惊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忧闷，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与齐映相公同制。（出《嘉话录》）

【译文】

丞相崔造，还是平民的时候，江左一带的人都称他为“白衣夔”。当时有四个人，一个叫卢东美，其余两个记不清姓名了。后来崔造做官被降职调到洪州。洪州的主帅曹王想要聘任他为副使。当时德宗在兴元府，因为曹王有功劳并且是皇亲，所以所请示的事情没有不批准的。当时有个算命的人姓赵，所预测的事情很准。崔造问他：“曹王上报我为副使，能不能批准？”回答说：“不能。”崔造又问：“那么这件事，会得个什么样的结果？”回答说：“能得到一个刺史，不久公文就会到，地方比这里还要远。”崔造不信，又问了一次。回答说：“必定如此，你要去的州名我也知道，但不能说。”又告诉崔造这个月的哪一天公文能到，并且要他先吊唁，然后再庆贺。崔造心中害怕，因为算命的人所说的日子，正是他亲人死亡的忌日。于是他对算命的人说：“您如果言中了，我给您一百千钱，说的不对，则要用鞭子轻轻打五下，可以吗？”算命的人微笑着说：“我不应该要崔员外的一百千钱，只想要崔员外您给我造一间竹屋。”话说的越来越奇怪。崔造又问：“你看我有没有当宰相的命？”回答说：“有。”又问：“需要多长时间？”回答说：“只隔您做官一任或两任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任的时间。”到了崔造家里忌日这一天，因为同僚们都知道这件事，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便一同来到江边的亭子里。先祭奠崔造的亲人，然后一齐注视江北，等待消息。等到酉时，只见一人从北岸上船，袒胸催促渡船迅速向南岸驶来。崔造等人叫人远远地向那人发问，那人回答说是州里来送信的。船快靠岸了，他们又问：“有什么人事任免之事？可有崔员外做副使的批文吗？”回答说：“没有，却有任命虔州刺史的公文在此。”大家惊奇地笑了。整个过程真是和算命的人说的一样，先祭奠悲伤而后欣喜庆贺。第二天，崔造将这件事告诉了曹王，曹王给算命的人一百千成串的钱。算命的人不要。崔造为他建造了一间竹屋，他很高兴地搬进去住了。并且又对崔造说：“到虔州以后，你必须经过很大的惊惧之事，然后才可以进京城做官。”后来由于崔造的舅舅源休给叛逆朱泚做宰相，怕受牵连，心情忧闷，宰相府的公文到了，他更加惊忧。这时崔造的老朋友窦参做宰相，崔造官拜兵部郎中，不久又升任事中平章。也就是宰相，与齐映相公时的体制一样。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薛问张山人：“且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张答云：“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宰相也，同时耳。”薛讶忿之，默然不悦。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今披褐，我已正郎，势不相近也。张曰：“命合如此，事须同时，仍郎中在姜后。”后姜为京兆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帅泾，得军人心。姜乃上疏请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崔后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时而在姜之后。薛竟终于列曹。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出《嘉话录》）

【译文】

侍郎薛邕，有当宰相的愿望。当时有个姓张的很会给人看相。一天，兵部郎中崔造和前科进士姜公辅一同在薛邕那里做客。薛邕问姓张的相士说：“坐上这几个人有没有宰相？”心里想，如果有应该是自己。张回答说：“有。”薛邕问：“几人？”回答说：“有两人。”薛邕心想其中一个就是自己。又问：“哪两个人？”回答说：“崔姜两位必然当宰相，并且是同时。”薛邕即惊讶又气愤，沉默着不高兴。随后崔造问：“为什么是同时？”意思是说，姜公辅现在还没有官职，我已是正郎，不应该同一个时期当宰相。张说：“命该如此，并且是郎中在姜公辅之后。”后来姜公辅做了京兆功曹，并且兼任翰林学士。这时人们传说泾阳的将军姚令要进城捉朱泚，朱泚曾在泾阳为帅，很得军心。姜公辅上书请皇帝派人去调查。上书后十天，德宗去了奉天，后悔没有采纳姜公辅的意见。于是在行宫下令提升姜公辅为给事中平章事，即丞相。崔造在半年后，从郎中升任丞相，果然是同一时期而在姜公辅之后。薛邕后来竟一直没能当上丞相。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前辈不应忽视后辈。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数七

郑德璘　赵璟　卢迈　赵璟　包谊　薛少殷　袁孝叔

郑德璘

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璘荷。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傍有鹾贾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舵橹。邻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及时，东西而去。德璘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腻云，莲蕊莹波，露濯蕣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凝”原作“疑”，据明抄本改）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殁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婉久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江姝诗二首曰：“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又曰：“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泪滴白苹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诗成，酹而投之。精贯神祗，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后三年，德璘常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觐否？”曰：“可。”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若。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德璘叹曰：“命也。”然后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出《德璘传》，《类说》三二引作《传奇》）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湘潭县尉郑德璘家住在长沙，有表亲在江夏，每年去探望一次。中途须渡过洞庭湖，经过湘潭。经常遇见一个老头，划船卖菱角和芡实，虽然老头的头发已经白了，可脸上的皮肤仍像年轻人一样。郑德璘与他交谈，内容多涉及玄学。郑德璘问老头：“船上没有粮食，您吃什么？”老头说：“菱角和芡实。”郑德璘喜欢喝酒，经常携带好酒“松醪春”去江夏。每次遇到老头，都邀请他一同喝酒，老人没有一次不喝，却也不说感谢的话。有一次，郑德璘到达江夏后返回长沙，船停泊在黄鹤楼下。有个叫韦生的盐商，乘坐一条大船要去湘潭，当晚与邻船的人饮酒话别。韦生有个女儿也住在船的后舱，邻船的女儿也去访问告别，二人边谈边笑。快到半夜的时候，听到江上有个秀才高声朗诵一首诗：“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邻船女儿字写得很好，他看见韦生女儿的妆镜匣里有一幅红绫，便取来将所听到的诗句抄录在上面。并且轻声念了很久，但不知道是谁做的。第二天早上，两女所乘的船各奔东西。郑德璘的船和韦生的船同时离开鄂州的停泊地，到了晚上两条船又停泊在一起。到了洞庭湖里，两条船行驶得很近。韦生的女儿美丽妖艳，皮肤雪白细腻，姿态幽雅，衣裙华丽，在船舱中临水的窗子旁垂钓。郑德璘偷偷观察，产生爱意。他在一尺红绡上题了一首诗：“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然后将红绡挂在韦生女儿的钩上。韦生的女儿收到红绡和题诗之后，反复阅读玩赏，却无法理解诗中的含义。韦生的女儿不会写字，又觉得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回报郑德璘，很不好意见，便将那天晚上邻船女抄录诗句的红绫挂在钩上，抛给郑德璘。郑德璘以为红绫上所题的诗句是韦生的女儿所作，心里非常高兴，然而不能理解诗中的意思，无法与韦生的女儿倾述衷情。韦生的女儿将收到的红绡系在胳膊上，非常珍惜。湖面上月白风清，韦生的大船突然扬帆加速，这时风势增大，波涛涌起，郑德璘的小船不敢追赶，心中非常焦急怨恨。第二天黄昏，打渔的人告诉郑德璘说：“昨天开走那个客商的大船，已经全家沉没在洞庭湖里。”郑德璘听了大惊，不觉精神恍惚，悲伤的心情难以抑制和排除。当天晚上，做了两首诗表示祭奠，题为“吊江姝”。一首是：“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另一首是：“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泪滴白苹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然后将诗笺投入水中，对天地祈祷，非常虔诚。于是感动了水神，派人送信给水府。府君看了信后，将溺水者召集起来，问：“谁是郑德璘所爱的人？”而韦生的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主持者上前挨个检查溺水者的胳膊，见到韦生女儿胳膊上的红绡后告诉府君说：“郑德璘以后是我们这里的地方官，况且这么重情义，我们应该设法将她救活。”于是府君叫主持者领着韦生的女儿送给郑德璘。韦生的女儿见府君只是一个老头。她跟主持者快走出去，没有碰到什么障碍，走到头看见一个大水池，池中碧水荡漾。主持者将她推落池中，半沉半浮，非常难受。这时已是三更时分，郑德璘未睡，仍在阅读红绫上的诗句。忽然感觉有什么物体碰到船上，然而船上的人都睡着了，郑德璘手持蜡烛来到船边一照，看见有彩色绣花的衣服，似乎是个人。急忙救了上来，一看竟是韦生的女儿，胳膊上的红绡还在。郑德璘欣喜异常。过了许久，韦生的女儿苏醒过来，直到天亮，才能说话。她述说：“是府君受了感动，才救我性命。”郑德璘问：“府君是什么人？”但一直没能搞清楚。于是郑德璘娶韦生的女儿为妻，感到她的经历很奇异。然后他们回到长沙。在这以后的三年里，郑德璘经常调任新的官职。他想谋求醴陵县令，韦生的女儿说：“不过只能去巴陵。”郑德璘问：“您怎么知道？”韦生的女儿说：“当时水府君说你是我们这里的地方官，洞庭属于巴陵县，这次可以验证。”郑德璘记在心里，结果新的任命果然是巴陵县令。到了巴陵后，他派人去接韦生的女儿，船驶到洞庭湖，正赶上逆风，船无法前进。郑德璘派去迎接韦生女儿的五个人当中，有一个老头，驾船似乎漫不经心地不肯使劲。韦生的女儿生气地斥责他。老头回头说：“我过去在水府救活你的性命，你不记着我的恩德，反而对我发怒。”韦生的女儿明白过来，非常害怕。她请老头上船，拜见后摆上酒菜，磕头说：“我的父母，应该还在水府，可以去探望吗？”老头回答说：“可以。”不一会儿，他们所乘的船只似乎沉入水中，然而却没有痛苦的感觉。很快到了水府，大大小小围着船大哭，韦生的女儿找到了父母，她的父母行为举止像活着时一样，居住的房屋与人世间也没什么不同。韦生的女儿问父母需要什么？她的父母说：“掉到水里的东西都能到达这里，但是没有火来蒸煮加工，所以吃的只有菱角和芡实。”又拿出数件白金器具递给女儿说：“这些东西在这里没有用处，可以送给你，你不能在这里久留。”催促女儿回去。韦生的女儿哭着同父母告别。那个老头拿笔在韦生女儿的头巾上写道：“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写完，老头便率领奴仆和侍从数百人，从船边回归水府。一会儿，船又浮出水面，一船的人，都目睹这件事。郑德璘仔细分析老头写在头巾上的诗，方才明白水府的老头，就是当时在小船上卖菱角和芡实那个老头。一年后，有个叫崔希周的秀才拿自己所写的诗请教于郑德璘。其中有一首：“江上夜拾得芙蓉”的诗，就是韦生女儿所赠送给他的红绫上那首诗。郑德璘对这首诗产生怀疑，询问崔希周。崔希周回答说：“几年前，我的小船停泊在鄂州，江上月明，我睡不着觉，感到有微小的物体碰到小船上，并且芳香扑鼻，捞上来一看，是一束芙蓉花。因此我做了这首诗，并且高声朗诵很久，这全都是实话。”郑德璘感叹说：“这就是命啊！”从此他不敢轻易经过洞庭湖。郑德璘做官做到刺史。

赵璟　卢迈

赵璟、卢迈二相国皆吉州人，旅众呼为赵七卢三。赵相自微而著，盖为是姚旷女婿，姚与独孤问俗善，因托之，得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监察。萧相复代问俗为潭州，有人又荐于萧，萧留为判官，至侍御史。萧入，主留务，有美声，闻于德宗，遂兼中丞，为湖南廉使（“使”原作“史”，据许本改）。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以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务事，而诏璟归阙。璟居京，慕静，深巷杜门不出。元素访之甚频。元素乃泌相之从弟。璟因访别元素于青龙寺，谓之曰：“赵璟亦自合有官职，誓不敢怨人。诚非偶然耳，盖得于日者。”仍密问元素年命。曰：“据此年命，亦合富贵人也。”元素因自负，亦不言泌相兄也。顷之，德宗忽记得璟，赐封，拜给事中。泌相不测其由。会有和戎使事，出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张或为判官。泌因判奏璟为副使。未至蕃，右丞有缺，宰相上多。德宗曰：“赵璟堪为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数月，迁尚书左丞平章事。作相五年，薨于位。（出《嘉话录》）

【译文】

赵璟和卢迈两位丞相都是吉州人，当地老百姓称他们为赵七和卢三。赵璟从平民升为高官，全靠着他是姚旷的女婿。姚旷与独孤问俗关系很好，将赵璟的前程托付给他。他先将赵璟安排为湖南判官，又多次向上推荐，使赵璟提升为监察。后代萧丞相接替问俗，担任潭州郡守，又有人将赵璟推荐给他。萧丞相将赵璟留任为判官，又后升任为侍御史。萧入朝为相。赵璟主持留守事务。由于赵璟政绩突出，名声很好，德宗知道后，又让他兼任中丞，为湖南廉访使。等到李泌做了丞相，不知道这些情况。后来李元素代替赵璟为湖南留守事务，皇帝将赵璟调回京城。赵璟在京城居住，喜欢安静，整天呆在家中不出门，李元素来访很频繁，他是丞相李泌的表弟。一次赵璟拜访李元素后在青龙寺分手，对李元素说：“我赵璟也应该有个职位，虽然闲居在家，但我不敢怨天尤人，目前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这全是命运。”并悄悄问李元素自己今年的命运怎么样？李元素说：“根据你今年的命相，也应该是个有大富大贵的人。”李元素因为自负，没有告诉赵璟自己是李泌丞相的表弟。一天，德宗忽然想起赵璟仍闲居在家，召他来让他回话，起用他为给事中。李泌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恰巧有出使邻国的差事，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和张或为判官，李泌推荐赵璟为副使。没等到达出使的国家，右丞相的位置出现空缺。宰相提出候选人名单，德宗说：“赵璟可以担任这个官职。”于是派人追上赵璟，任命为右丞相。过了几个月又改任尚书左丞平章事。担任丞相五年，死在位上。

赵璟

赵相璟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之边有柳树，树下合有一官人，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二张问之，赵曰：“某年三十前，已梦此行，所以不怨他时相。”赵相将薨之时，长安诸城门金吾家，见一小儿，豹犊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其人。见者知异。不经数日，赵薨。（出《嘉话录》）

【译文】

丞相赵璟当出使邻国的副使时，对两个姓张的判官说：“前面几里地远应该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柳树，树下站着一名官员。”走了一会儿，果然见到的景物同赵璟所说的一样。官员就是管理驿站的官。两位张判官问赵璟是如何知道的。赵璟说：“我三十之前，就已经梦到了有这次行动，所以不埋怨那时的丞相。赵璟丞相临死之前，长安各个城门的守护兵丁都看见过一个小孩，系着豹皮的围裙，带着一条五色绳子，寻找丞相赵璟，看见的人都知道不吉利。过了不几天，赵璟就死了。

包谊

唐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词。初与计偕，至京师，赴试期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搪突中书舍人刘太真。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价询之，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致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因诘责，遣徙他舍。谊亦无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过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而自悔曰：“此子既忤我，从而报之，是我为浅丈夫也。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时宰以璟近为大逆，未欲以此（“此”字原本无，据摭言补）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谔趋出，不记他人，唯记谊。及谊（“及谊”二字原本无，据摭言补）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及知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出《摭言》）

【译文】

唐朝有个叫包谊的，是江东人，很有文才。当初他赶考来到京城，但是误了考期，同宗人唐佶祭酒很替他惋惜。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包谊每天去佛寺游玩，无意中冒犯了中书舍人刘真。刘真见他的穿戴举止是个举人，便叫人询问他。包谊发怒说：“进士包谊，素不相识，有什么可问的！”太真非常生气，以致于专门派人去查访佶。佶听说包谊的无礼行为，非常生气，训斥他一番后，将他赶到别处去了。包谊一点也不感到惭愧。第二年，太真主考，想要借机报复包谊，使他真放弃前程，故意出了很难的文章。等到考试结束，将包谊贬低一番后赶了出去。一会儿，他又后悔了，心里想：此人既然得罪了我，我便报复他，不是大丈夫所为。况且我能永远阻挡他的前程吗？何必如此呢！于是放过包谊，使他的试卷合格。太真在将要张榜公布考中举子的名单之前，先将名单送给宰相审阅。榜中有个姓朱的人，宰相忌讳同朱泚同姓的人，不想让姓朱的中榜，急令换一个人。太真慌忙去找人，因为记不清其他人的名字，只记住了包谊的名字，便将包谊换上，等包谊进来谢恩。这时他才想起来，包谊正是他所厌恶的人。所以他说：“功名得失不由人，全都是假借人来完成而已。”

薛少殷

河东薛少殷举进士。忽一日，暴卒于长安崇义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门。既入，见官府，即鲜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诉。叔明曰：“寒食将至，何为镂鸡子食也？”东面有一僧，手持宝塔。扇双开，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尚何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见判官。及出门之西院，阍者入白。逡巡，闻命素服乃入。所见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荐汝于此，分主公事。故假追来，非他也。”少殷时新婚，恳不愿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职居西曹。汝既来此，可以一谒而去。”乃命少殷于西院见之，接待甚厚。俄闻备馔，海陆毕备。未食，王判官忽起，顾见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则无由归矣。”少殷曰：“饥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复出，诣兄泣，且请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许之。少殷曰：“既得归人间，愿知当为何官？”兄曰：“此甚难言，亦何用知之？”恳请，乃召一吏，取籍寻阅，不令见之。曰：“汝后年方成名，初任当极西得之，次历畿赤簿尉，又一官极南。此外吾不得知。”临别，兄曰：“吾旧使祗承人李俊，令随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际，皆见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识，和尚何乃见护如此？”僧曰：“吾为汝持金刚经，故相护尔。”既醒，具述其事。后年春，果及第。未几，授秘书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官主簿。秩满，遇赵昌为安南节度，少殷与之有旧，求为从事，欲厌极南之官。昌许之。曰：“乘递之镇，未暇有表。至江陵，当以表请。及表至，少殷寻以丁母忧。服除，选授万年县尉。时青淄卒吏与驸马家童斗死，京兆府不时奏。德宗赫怒，时少殷主贼曹（“贼曹”原作“戒唐”，据明抄本改）一日，乃贬高州雷泽县尉。十余年备历艰苦，而李俊常有所护。及顺宗嗣位，有诏收录贬官，少殷移至桂（“桂”原作“圭”，据明抄本、陈校改）阳，与贬官李定同行，过水勒马，与一从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别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于此，李俊复去，将不久矣。”李定惊惨其事，因问，具以告之。数日而卒。（出《前定录》）

【译文】

河东薛少殷去考进士，突然有一天暴死在长安崇义里。有一差人持公文说：“大使召见。”将他带进一座官府的大门。进去以后，见到的官员原来是鲜于叔明。薛少殷刚想要说话，鲜于叔明说：“寒食节就要到了，为什么煮鸡吃？”东边有一个和尚，手中拿着宝塔，塔门大开，将薛少殷装了进去。鲜于叔明说：“今天我刚要处理公务，和尚为什么解救此人？”然后迫使薛少殷走出宝塔，叫人领他去见判官。出了一个门进了西院，看门的人进去通报后退了来出，叫他穿上丧服进去。薛少殷进去一看，接见他的竟是死去的哥哥。交谈痛哭了很长时间，他哥哥说：“我因为你到现在还没有功名，想要推荐来这里，帮助我分担公务，所以派人将你找来，没有别的意思。”薛少殷那时刚刚结婚，恳求不要让他来。他哥哥说：“我同院有个王判官，职位在西曹。你既然到此，可以拜见他以后再走。”于是让薛少殷在西院拜见了王判官。王判官热情款待薛少殷，一会儿，就准备好了酒菜，山珍海味都有。没等吃，王判官忽然站了起来，扭头看见手里拿着宝塔的和尚。和尚对薛少殷说：“不能吃，吃了就没有办法回去了。”薛少殷说：“饿得厉害，怎么办？”和尚说：“只有蜂蜜煎姜片可以吃。”于是薛少殷拿过来吃了。和尚说：“可以走了。”薛少殷起身准备走，哭着请求哥哥让他回去。他哥哥知道无法挽留，便带他走进自己的府内，同意他回去。薛少殷说：“既然能回人间，我想知道我将来能当什么官？”他哥哥说：“这个不能随便说出来，你知道又有什么用！”薛少殷一再恳求，他哥哥便叫来一个差人，取来名册翻阅寻找，却不让他看。然后对他说：“你后年才能考中功名，一开始当的官在很远的西方，以后在京城任赤簿尉。然后又当官去很远的南方，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临分手时，他哥哥又说：“我原来的衙役叫李俊，叫他跟你去，有危急的时候需要保护，你就叫他。”薛少殷告别哥哥往回走，每当遇到危难之时，都看见那个和尚在前面引路。薛少殷说：“我与你素不相识，和尚为什么这样保护我？”和尚说：“我负责超度你，所以保护你。”随即薛少殷醒了，对别人讲了所梦到的事。后年春天，他果然考中成名。不长时间，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被派做出使西边邻国的判官。回来后改任同官县主簿，任期满了，遇到赵昌被任命为安南节度使。薛少殷与他有老交情，求他帮忙，不想去很远的南方做官。赵昌答应了，说：“办理交接的时候，没有时间起草报告，到了江陵，我一定为你请示求情。”等到赵昌为他帮忙请示的时候，薛少殷的母亲去世了，他在家守丧。等到服丧期满，被授予万年县尉。后来，青衣兵丁与驸马家的僮仆打斗，将僮仆打死。京兆府不断将此事报告皇帝，德宗发怒。这时恰巧薛少殷刚刚主持贼曹。一天，就被贬到南方的高州雷泽当县尉。十多年受尽艰难，而李俊经常守护在他身边。等到顺宗继位下诏书登记录用被贬的官员。薛少殷被调往桂阳，与另一名被贬的官员李定同行。在过一条河时，勒住马同一个随从说话，就是李俊。李俊说：“我跟随您的日期已满。”然后拜别而去。薛少殷说：“我哥哥讲，我做官到此为止，李俊已经走了，我没有多长时间了。”李定觉得非常惊讶，问他什么原因。薛少殷将事情的经过讲了。过了不几天，薛少殷就死了。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陈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闻。母尝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梦一老父谓曰：“子母疾可治。”孝叔问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于石坛之上，当有药授子。”及觉，乃周览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废观古石坛，而见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于囊中取九灵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来，然不详其所止。孝叔意其能历算爵禄，常欲发问，而未敢言。后一旦来而谓孝叔曰：“吾将有他适，当与子别。”于怀中出一编书以遗之。曰：“君之寿与位，尽具于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君藏吾此书，慎勿预视。但受一命，即开一幅。不尔，当有所损。”孝叔跪受而别。后孝叔寝疾，殆将不救。其家或问后事。教叔曰：“吾为神人授书一编，未曾开卷，何遽以后事问乎？”旬余，其疾果愈。后孝叔以门荫调授密州诸城县尉，五转蒲州临晋县令。每之任，辄视神人之书，时日无差谬。后秩满，归阌乡别墅，因晨起，欲就中栉，忽有物坠于镜中，类蛇而有四足。孝叔惊仆于地，因不语，数日而卒。后逾月，其妻因阅其笥，得老父所留之书，犹余半轴。因叹曰：“神人之言，亦有诬矣。书尚未尽，而人已亡。”乃开视之，其后唯有空纸数幅，画一蛇盘镜中。（出《前定录》）

【译文】

袁孝叔是陈郡人，幼年丧父，对待母亲很孝顺远近闻名。他的母亲曾经得了一种病，神志恍惚，很多天也不好。孝叔忽然梦见一个老头对他说：“你母亲的病能治好。”孝叔问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老头不告诉他，只对他说：“明天迎接我在石坛之上，我有药给你。”睡醒后，孝叔找遍了四周，在离家十里的地方，发现一座废道观，里面有座古石坛，真有个老头在石坛上。孝叔大喜，恭恭敬敬地将老头迎接回家。老头从口袋里拿出一丸九灵丹，让孝叔的母亲用新汲的水送下，第二天孝叔母亲的病就好了。孝叔对老头非常感激，想要送钱物来答谢老头，老头全都不要。以后老头每个月来一次，然而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孝叔认为他能推算人的命运，常常想问他，但是一直没敢开口。一天老头来了后对孝叔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从此与你分别。”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卷书递给孝叔，说：“你的寿命和功名全写在里面，事情都是一定的，现在世上那些急于求成的人，注定是徒劳的。你收藏我这本书，小心不要事先翻看，每得到一次任命，便打开一页。不然，对你不利。”孝叔跪下接受赠书后，就和老头分手了。一次，孝叔得病卧床，似乎无法医治了，家里人问他如何安排后事？孝叔说：“我有神仙传授的一卷书，未曾开卷，何必着急问死后的事呢？”十多天以后病果然好了。后来，孝叔靠家族的影响，当上了密州诸城县尉，经过五次调动，做了蒲州临晋县令。每次接受新的任命，总是看一看神仙留下的书，书中所写的时日和实际毫无差错。后来任期满了，孝叔回归阌乡别墅居住。一天早晨起床，刚要梳头，忽然有一个东西掉到镜子上，像是一条蛇却有四只脚，孝叔受惊吓摔倒在地上。之后他便不会说话，没有几天就死了。过了一个月，孝叔的妻子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老头留下的书，似乎还有半卷没有翻看过。因此而感叹地说：“神仙说的话，也有不准的时候，书还没看完，而人就死了。”于是翻开书看，见到后半部只有几幅空纸，上面画着一条盘在镜子上的蛇。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数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朴　李藩　韦执谊　袁滋　裴度　张辕　赵昌时

李公

唐贞元中，万年县捕贼官李公，春月与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鲙。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气色甚傲。众问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鲙，坐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某为主人，故置此鲙，安有不得吃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语，当遭契阔。请坐中为证，因促吃。将就，有一人走马来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马去，适会有公事，李公惧晚，使报诸客但餐，恐鲙不可停。语庖人：“但留我两碟。”欲破术人之言。诸客甚讶。良久，走马来，诸人已餐毕，独所留鲙在焉。李公脱衫就座，执箸而骂。术士颜色不动，曰：“某所见不错，未知何故？”李公曰：“鲙见在此，尚敢大言。前约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壤，方数尺，堕落，食器粉碎，鲙并杂于粪埃。李公惊异，问厨者更有鲙否？曰：“尽矣。”乃厚谢术士，以钱五千与之。（出《逸史》）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万年县的捕贼官李公，在春天里准备和朋友在街西边的官亭子里喝酒吃鱼。偶然间来了一个人，停留在亭子里不走，并且神色很傲慢。大家问他有什么能耐？他说：“我能知道人们每天吃什么饭。”李公说：“你看今天的菜，座位中的人有吃不着的吗？”那人微笑着说：“唯独您吃不着。”李公生气地说：“我是主人，我安排的酒菜，哪有吃不着的道理！你如果说对了，送给你五千文钱。如果是胡说，当心报应，请大家作证人。”于是催促快做菜，刚刚要做好，在这时，忽然有人骑着马跑来说：“京兆尹召见。”李公只好上马快走，因为有公事，李公怕回来得晚，便告诉客人们现在就吃，否则菜就凉了。又告诉厨师，给他留两碟菜，以便破了那个人的预言，大家非常惊讶，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李公才骑马回来。大家已经吃完了，只剩下留下的两碟菜，李公脱去外衣坐下，拿起筷子就骂。可那个人不动声色，说：“我所说的不应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公说：“菜就在我面前，你还敢说大话。事先已经约定了，你怎么知道我不能惩罚你？”话没说完，亭子顶上抹的一大片泥土足有好几尺见方忽然掉下来，吃饭的器皿被砸得粉碎，剩下的两碟鱼已混杂在泥粪土中。李公很惊异，问厨师还有鱼吗？回答说：“没有了。”于是李公重谢那人，给了他五千文钱。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词，应进士举，曾与一客自洛至关。客云：“吾能先知人饮馔，毫厘不失。”临正旦，一日将往华阴县。县令与李公旧知，先遣书报。李公谓客曰：“岁节人家皆有异馔，况县令与我旧知。看明日到，何物吃？”客抚掌曰：“大哥（“哥”疑是“奇”字）与公各饮一盏椒葱酒，食五般馄饨，不得饭吃。”李公亦未信。及到华阴县，县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盏酒来，着椒葱。”良久台盘到，有一小奴与县令耳语。令曰：“总煮来。”谓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岁，常言何不令我勾当家事？某昨恼渠，遣检校作岁饭食。适来云，有五般馄饨，问煮那般？某云，总煮来。”逡巡，以大碗盛，二客食尽。忽有佐吏从外走云，“敕使到。”旧例合迎。县令惊，忙揖二客，鞭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终餐，其仆者已归，结束先发，已行数里。二人大笑，相与登途，竟不得饮吃。异哉，饮啄之分也。（出《逸史》）

【译文】

李宗回这个人很有文才，为了去考进士，他与另一个人一同从洛阳前往关中。这个人说：“我能预先知道人每天吃什么饮食，一点都不会差。”快到正月初一的一天，他们赶往华阴县。华阴县令和李宗回是老朋友，李宗回又事先捎去了书信。李宗回问同行的那个人：“过年的时候，人家都有好吃的，况且县令和我是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天到了吃什么？”那人拍着手说：“大哥，你我各饮一杯椒葱酒，吃五种馄饨，但是吃不着饭。”李宗回不相信。到了华阴县，县令传话让他们先在店房中住下，然后到县衙去。见面后县令高兴地说：“两位路上寒冷，快热两大杯酒来，加胡椒和葱籽。”一会儿就端了上来，这时有个仆人在县令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县令说：“一块煮上来。”然后对他俩说：“我有一个女儿，七八岁经常对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做家里的事情？’昨天我被她缠得没办法，便叫她检校准备过年的食物。刚才仆人来告诉说有五种馅的馄饨，问煮哪一种，我告诉每样都煮一点送来。”不一会儿，用大碗将馄饨盛了上来，两个人很快吃光了。这时忽然有佐吏从外面进来，告诉说：“皇帝的使者到了。”按照惯例应该去迎接。县令急忙向二人拱一拱手，出门骑马而去。两人出了县衙，回到客店想再吃点饭，做饭的仆人已经回家去了。他俩结了帐就上路了，走了几里地后，两人大笑，一同行走，竟吃不着饭。奇怪的是吃喝的事，也是一定的。

崔朴

唐渭北节判崔朴，故荥阳太守祝之兄也。常会客夜宿，有言及宦途通塞，则曰：“崔琯及第后，五任不离释褐，令狐相七考河东廷评，六年太常博士。”尝自赋诗，嗟其蹇滞曰：“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其后出入清要，张宿遭遇，除谏议大夫，宣慰山东。宪宗面许，回日与相。至东洛都亭驿暴卒。崔元章在举场无成，为执权者所叹。主司要约，必与及第。入试日中风，不得一名如此。”朴因话家世曾经之事：朴父清，故平阳太守。建中初，任蓝田尉。时德宗初即位，用法严峻。是月，三日之内，大臣出贬者七，中途赐死者三，刘晏、黎干，皆是其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参军，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炎妻先病，至是炎虑耗达，妻闻惊，必至不起。其日，炎夕次蓝田，清方主邮务。炎才下马，屈崔少府相见。便曰：“某出城时，妻病绵缀。闻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烦为申辞疾，请假一日，发一急脚附书，宽两处相忧，以侯其来耗，便当首路，可乎？”清许之，邮知事吕华进而言曰：“此故不可，敕命严迅。”清谓吕华：“杨侍郎迫切，不然，申府以阙马，可乎？”华久而对曰：“此即可矣。”清于是以闻于京府，又自出俸钱二十千，买细毡，令选毡舁，顾夫直诣炎宅，取炎夫人。夫人扶病登舁，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达蓝田，时炎行李简约，妻亦病稍愈，便与炎偕往。炎执清之手，问第行，清对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钱数千，具商于已来山程之费。至韩公驿，执清之袂，令妻出见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无复多言矣。炎至商於洛源驿，马乏，驿仆王新送骡一头。又逢道州司仓参军李全方挽运入奏，全方辄倾囊以济炎行李。后二年秋，炎自江华除中书侍郎，入相，还至京兆界，问驿使：崔十八郎在否？驿吏答曰：在。炎喜甚。顷之，清迎谒于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还，乃是子之恩也。”仍连镳而行，话湘楚气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适不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柏台谏署，唯所选择。”清因逊让，无敢希侥幸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曰：“小谏闲且贵，敢怀是望？”炎曰：“吾闻命矣，无虑参差。”及炎之发蓝田，谓清曰：“前言当一月有期。”炎居相位十日，追洛源驿王新为中书主事，仍奏授鄂州唐年县尉李全方监察御史，仍知商州洛源监。清之所约沉然。清罢职，特就炎第谒之。初见则甚喜。留坐久之，但饮数杯而已，并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则已有怠色，清从此退居，不复措意。后二年，再贬崖州，至蓝田，喟然太息若负者。使人召清，清辞疾不往。乃自咎曰：“杨炎可以死矣，竟不还他崔清官。”（出《续定命录》）

【译文】

唐朝渭北节判崔朴，是原来的荥阳太守祝的哥哥。他曾经出去会客住在别处，与人谈话的时候涉及到做官的道路的通达或壅塞。崔朴说：“崔琯考中进士后，连续做了五任官。令狐相国七考河东廷评。六年太常博士。曾经自己给自己做了两句诗，感叹仕途的艰难说：‘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意思是说，终年跟随在百官后面，什么时候才能当上三署里的大官。到了最后他才进入达官显贵的行列。张宿的经历是，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去安抚山东。宪宗当面许诺，回来后任命他为丞相。可是他走到东洛都亭驿站突然死了。崔无章在考场上失败。为掌权的官员们所惋惜。主考官同他在考试前约定，一定让他考中。结果考试当天患中风，就这样还是没有成名。”崔朴又讲了他们家经历的事情。崔朴父亲崔清，原来是平阳太守，建中初年，任蓝田县尉。当时德宗刚刚即位。用法极其严厉。那个月的三天之内，有七个大臣被降职调离，中途有三个大臣又被皇帝赐死。刘晏、黎干都在其中。户部侍郎杨炎被贬到道州做司户参军，从他在朝中受到责难，到骑马兼程而行，中间没让他回家看一下。杨炎的妻子先前就有病。杨炎考虑如果自己获罪被贬官的消息让妻子知道了，妻子的病情必然加重。当天晚上，杨炎到达蓝田，崔清正在这里主持驿站上的公务，杨炎下马请崔少府相见。杨炎对崔清说：“我出京城时，妻子病得很严重，如果知道我获罪，其后果不堪设想。想要麻烦您为我请一天病假，我好写一封信送去，以解除两处的忧虑，并等候妻子的消息，然后就出发，可以吗？”崔清同意了。邮知事吕华说：“此事一定不行，皇帝的命令要求快行。”崔清对吕华说：“杨侍郎事情紧急，要求迫切，向上报告，这里没有马匹行吗？”吕华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可以了。”于是崔清同京城通报了情况，又拿出自己的俸禄二十千文，买来细毛毡，命令人制造用毡子围起来的暖车。带人赶到杨炎家，去接杨炎的妻子。杨炎的妻子带病上车，清叫车夫连夜出发，第二天白天，到达蓝田，杨炎的行李非常简单，他妻子的病好一点，便同他一起上路。杨炎握着崔清的手问他排行老几，崔清回答说：“我排行十八。”崔清又资助杨炎俸禄钱数千文，全部算作补贴杨炎出京以来的费用。到了韩公驿站，杨炎扯着崔清的衣袖让妻子出来相见，说：“这就是崔十八郎，我们生死也不能忘了他，不需要多说了。”杨炎走到洛源驿站，马匹跑不动了，驿站的仆人王新送给他一头骡子。正巧还碰上了道州司仓参军李全方押运贡品去京城，李全方将身上带的钱，全都送给了杨炎，以帮助他添置行李用具。二年后的秋天，杨炎在江华被重新起用，任命为中书侍郎，当了丞相。他回到京城边界的驿站问驿使：“崔十八郎在吗？”驿使回答：“在。”杨炎非常高兴。不一会儿，崔清出来迎接拜见杨炎。杨炎制止他说：“崔十八郎，你不应该同我这样相处，我今天能活着回来，全是因为您的恩惠啊！”仍旧和他在马上并行。他们谈论湘楚一带的气候，杨炎却说：“您的才华，干什么不行？我现在可以极力推荐你，御史或是谏议大夫，随你选择。”崔清谦虚退让，没有想侥幸升官的意思。杨炎又说：“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崔清说：“当个小小的谏官很清闲且高贵，我胆敢抱这个希望吗？”杨炎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一定能满足你，不要顾虑会有什么差错。”等到杨炎从蓝田出发，又对崔清说：“我说的事，大约一个月就会有消息。”杨炎当丞相十天，提拔洛源驿站王新为中书主事，请示皇帝授予鄂州唐年县尉李全方为监察御史。仍然主官商州洛源监。只有与崔清所约定的事没有消息。崔清去职后，特意到杨炎家里去拜见他。杨炎第一次见到崔清很高兴，留他坐了很久，喝了几杯茶，却不提及推荐他的事。过了十几天，崔清又去他家，杨炎则已显露出冷淡的神色。崔清从此再也不去了，不再把杨炎的话放在心里，二年后，杨炎又被贬到崖州。路过蓝田的时候，叹息自己对不住崔清，叫人去请崔清，崔清托病不去。杨炎惭愧地自责说：“杨炎应该死了，竟没有偿给崔清一个官职。”

李藩

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构”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闻”字下原本有“女”字，据明抄本删）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及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生倚蒲团，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芦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李公以疾后至，胡芦生曰：“有贵人来。”乃命侍者扫地，即毕，李公已到，未下驴，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哉？”芦生曰：“纱笼中人，岂畏迍厄。”李公请问纱笼之事，终不说。遂往扬州。居于参佐桥，使院中有一高员外，与藩往还甚熟。一旦来诣藩，既去，际晚又至，李公甚讶之。既相见，高曰：“朝来拜候，却归困甚。昼寝，梦有一人，召出城外，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户，卒已十年，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且便须回，某送员外去。却引至城门。某谓之曰，汝安得在此。云，我为小吏，差与李三郎当直。某曰，何外李三郎？曰，住参佐桥之（明抄本、陈校之作“知”）员外。与李三郎往还，故此祗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曰，某饥，员外能与少酒饭钱财否？子城不敢入，某与城外置之。某谓曰，就是三郎宅中得否？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已令于城外与置酒席，且奉报好消息。”李公微笑，数年，张建封仆射镇扬州，奏李公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怏，因令于便院中，看郎宦有得为宰相者否？遍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且不及。张公大喜，因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潜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芦生及高所说。李公竟为宰相也。信哉，人之贵贱分定矣。（出《逸史》）

【译文】

丞相李藩，曾经居住在东洛，三十岁的时候，还没当官。他的夫人是崔构的女儿，李藩寄住在岳丈崔家，受到冷淡的待遇。当时，中桥有个算命的叫胡芦生。只要听到人说话的声音，就能知道贵贱。李藩患脑疮，又想携带家眷搬到扬州去住，心情很不好，便和崔家的两兄弟去拜访胡芦生。胡芦生好喝酒，别人找他算命，必须拿一壶酒，所以被称做胡芦生。李藩和崔家兄弟各带了三百文钱。胡芦生靠在蒲团上，已经半醉。崔家兄弟先到了，胡芦生也不站起来，只打个手势，请他们坐下。李藩有病，走在后面。胡芦生说：“有贵人来。”于是叫仆人扫地。刚扫完地，李藩就到了。还没等他下驴，胡芦生就笑着拱手来迎接说：“您是贵人啊！”李藩说：“我很穷又有病，并且全家要搬到几千里之外去，有什么贵呢？”胡芦生说：“纱笼中人，怎么能怕挫折呢？”李藩请教他什么是纱笼？胡芦生一直不肯说明。李藩搬到扬州的参佐桥。节度使的官署里有一个高员外，与李藩来往密切。一天早上他来看望李藩，很快就走了。当天晚上又来了，李藩有点奇怪。高员外说：“早晨看望你回去后，觉得很困，就在白天睡了一觉。梦中一个人将我领到城外，在荆棘中行走。忽然看见了过去的佃户，这个人已经死了十多年了。他对我说：“员外不应该来这里，是受了诱惑，应该马上回去，我送员外回去。”将我领到城门外。我对他说：“你怎么在这里。”他回答说：“我是衙役，被分配到李三郎处当差。”我说：“什么地方的李三郎？”他回答说：“住在参佐桥。我知道员外和李三郎来往密切，所以在这里等候。”我说：“三郎怎么能够这样？”他回答说：“因为是纱笼中人。”再问，他就不肯说了。他又对我说：“我饿了，员外能不能给我点酒菜钱财？你们的城里我不敢进，我就在城外等着。”我对他说：“就到李三郎家里取，行不行？”他说：“要是那样，就同杀我一样。”然后我就醒了，我已经派人去城外摆一桌酒席，并且来向你报告这个好消息。”李藩微笑着不说话。几年后，张建封被任命为仆射，镇守扬州。他请示朝廷聘任李藩为巡官校书郎。恰巧有个新罗和尚来到扬州，他很会看相。他说张建封不能当宰相，张建封听了很不高兴，便叫新罗和尚看一看官署里的官员有没有能当宰相的。和尚看了半天，说：“没有。”张建封更加不高兴了，说：“有没有官员没在院子里？”差官报告说：“李巡官没来。”张建封叫人去找，不一会儿李藩来了。和尚走下台阶去迎接，对张建封说：“李巡官是纱笼中的人，仆射您也赶不上他。”张建封非常高兴，便问什么是纱笼中人？和尚说：“如果是宰相，阴间必然派人以纱笼守护着，恐怕被异物所伤害，其余的官员都没有这种待遇。”这时才知道胡芦生所说的是指李藩能当宰相啊！不能不相信，人的贵贱是早由天定的。

韦执谊

韦执谊自相贬太子宾客，又贬崖州司马。执谊前为职方员外，所司呈诸州图。每至岭南州图，必速令将去，未尝省之。及为相，北壁有图。经数日，试往阅焉，乃崖州图矣。意甚恶之。至是，果贬崖州。二年死于海上。（出《感定录》）

【译文】

韦执谊从丞相被贬为太子宾客，又从太子宾客被贬为崖州司马。韦执谊从前是职方员外，手下的官员向他报送各州的地图，每当送上岭南州的地图时，都必然叫人赶紧拿走，一次也没有看过。等到他当了宰相，北墙上有张挂图，过了几天，他无意中走过去一看，正是崖州挂图，心中非常反感。最后，他果然被贬到崖州，两年后死在了海上。

袁滋

复州清溪山，焕丽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复郢间居止。因晴日，登临此山。行数里，幽小，渐奇险，阻绝无踪。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宇于山下。袁公与语，甚相狎，因留宿。袁公曰：“此处合有灵仙隐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两日即一来。不知居处。与其虽熟，即不肯细言。”袁公曰：“求修谒得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见也。”袁公辞归。后携酒再往，经数宿，五人果来。或鹿巾纱帽，杖藜草履，遥相与通寒温，大笑，乃临涧濯足，戏弄儒生。儒生为列席致酒，五人睹甚喜。曰：“何处得此物？且各三五盏。”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来，愿谒先生。”乃引袁公出，历拜，五人相顾失色，悔饮其酒，并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扰。”儒生曰：“此人志诚可赏，且是道流。稍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见袁众谦恭甚，及时与笑语，目袁生曰：“座。”袁公再拜就席。少顷酒酣，乃注视袁公，谓曰：“此人大似西华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便屈指数，此僧亡来四十七年。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抚掌曰：“须求官职，福禄已至。”遂与袁公握手言别。前过洞，上山头，扪萝跳跃，翩翻如鸟飞去，逡巡不见。袁公果拜相，为西川节度使。（出《逸史》）

【译文】

复州有座青溪山，风景秀丽无比。丞相袁滋在没有发达当官时，在复州、郢州一带居住。因为天晴，便登上了青溪山。走了几里地以后，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险，慢慢地便找不到路径了。有个书生在这里以卖药为生，家就住在山脚下。袁滋与他交谈，非常投机，所以晚上就住在书生家里。袁滋说：“此处应该有隐士和神仙。”书生说：“有五六个道士，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与他们虽然很熟，可他们不肯详细介绍他们的情况。”袁滋说：“能不能让我拜见他们？”书生说：“他们非常厌恶俗人，但是很喜欢喝酒。您如果准备一坛美酒，就可以与他们见面。”袁滋告辞回家。后来带了酒又去，等了几天，五个道士果然来了。他们带着道巾，穿着草鞋，拿着藜杖，很远就互相打招呼，问冷暖，大声说笑，到山涧的溪水里洗脚，同书生开玩笑。书生为他们摆酒席，斟上酒。五个人见了非常高兴，问他：“什么地方弄来的这东西？”于是每个人喝了三五杯。书生说：“不是我所能敬献的，是有个客人拿来的，他要拜见先生。”于是将袁滋叫出来，与五个人一一见面。五个道士相顾失色，后悔喝了袁滋的酒，并且生气地对书生说：“不应该让外人来打扰！”书生说：“这个人心很诚，并且也信奉道教，稍稍大方热情一点，又有什么坏处。”五个道士不满的神色逐渐缓和，他们见袁滋对他们很谦虚恭敬，便不时同他说几句话，后来看着袁滋说：“坐吧！”袁滋拜谢后入座。一会儿，酒喝得高兴畅快，一个道士注视袁滋说：“此人很像西华坐禅和尚。”过了很久又说：“真是。”屈指计算说：“那和尚死了有四十七年了。”然后又问袁滋的年龄。回答说正是四十七岁，道士拍手大笑说：“你应该去求功名，福禄都已经降临了。”然后，他们与袁滋握手告别。一个个经过山洞，攀上山头，扯着藤萝跳跃，像飞鸟一样走去，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后来，袁滋果然当了上丞相，并成为西川节度使。

裴度

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自进士及第，博学宏词制策三科，官途二十余载。从事浙右，为河南掾。至宪宗朝，声闻隆赫，历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东平帅李师道包藏不轨，畏朝廷忠臣，有贼杀宰辅意。密遣人由京师靖安东门禁街，候相国武元衡，仍暗中传声大呼云：“往驿坊，取中丞裴某头。”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前一日，广陵师献公新样者一枚，公玩而服之。将朝，烛下既栉，及取其盖张焉。导马出坊之东门。贼奄至，唱杀甚厉。贼遂挥刀中帽，坠马。贼为公已丧元矣，掠地求其坠颇急。骖乘王义遽回鞚，以身蔽公。贼知公全，再以刀击义，断臂且死。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旬余如平常。及升台衮，讨淮西，立大勋，出入六朝，登庸授钺。门馆僚吏，云布四方。其始终遐永也如此。（出《续定命录》）

【译文】

已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博学多才，文词出众，主持制定科举考试的题目和条例三次，自从考中进士开始，做官二十多年。任浙右从事，当河南的掾史，到宪宗即位后，声望显赫，换了三个官署以后，又当上了御史中丞。皇帝非常器重，人缘也很好。第二年夏天的六月，东平帅李师道暗中谋反，但他害怕朝廷里的忠臣，有杀害皇帝的辅政大臣阴谋，秘密派人在京城的靖安东门戒严，等候丞相武元衡，同时暗中派兵前往驿坊，大喊：“取中丞裴度的头！”当时京城正流行扬州的毡帽，前一天，广陵师送给裴度一顶新式样的毡帽，裴度戴在头上玩。今天准备入朝见皇帝，在灯下梳头后，又将毡帽取过来戴在头上，骑马出了驿坊的东门。这时李师道派来的贼兵杀了过来，喊杀声很响。一名贼将挥刀砍中了裴度的毡帽，裴度落马。贼将以为裴度已掉了脑袋，急忙趋马掠过来寻找裴度的头颅，跟随裴度的王义立刻回马以身体挡住裴度，贼将知道裴度没死，用刀砍王义，王义断臂几乎死去。裴度倚仗帽子顶部厚，被刀砍的地方，只伤了几寸长像一条线一样的口子，十几天就好了。等到他升任宰相，领兵征讨淮西，立了大功，成为六朝以来的名臣，被授予文武官职，学生、下属和同僚遍布全国各地，从始至终都一样。

张辕

吴郡张辕，自奉天尉将调集。时李庶人锜在浙西，兼榷管。辕与之有旧，将往谒。具求资粮，未至，梦一人将官诰至，云：“张辕可知袁州新喻县令。”辕梦中已曾为赤尉，不宜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两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为？”遂委之而去。辕觉，甚恶之。及见锜，具言将选，告以乏困。锜留之数日，将辞去。锜因谓曰：“足下选限犹远，且能为一职乎？亦可资桂玉之费。”辕不敢让，因署毗陵郡盐铁场官。辕以职虽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职，及视其簿书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废印也。辕以四月领务，九月而罢。两季之俸，皆如其言。（出《前定录》）

【译文】

吴郡的张辕，从奉天县尉的职位上将要调任新的职务，当时庶人李锜在浙西兼任管理专卖事物的榷管，张辕同他有老关系，想要去拜访他，以便求得他的资助，没等到李锜处，他梦见一个人，拿着任命官员的公文来找他，说：“张辕可以担任袁州新喻县令。”他在梦中曾当过赤尉，不适合当县令，所以不肯接受。来人说：“有两季的俸禄，支出俸禄的公文已经发出，你不接受想干什么？”硬是把公文塞给他就走了。张辕睡醒后非常不高兴，等到见到了李锜，告诉他自己将要调任新职，并说很穷困。李锜留他住了几天，他要走，李锜说：“您重新任命的期限还很远，能不能在这里担任一个职务，还可以补充柴米的费用。”张辕不敢推辞，代理的是毗陵郡盐铁场的官。张辕因为其职位虽低，但油水很厚，所以接受了。等到任职以后，看到所使用的帐簿文书所用的印鉴，竟是袁州新喻县作废的印鉴。张辕四月代理职务，九月结束。得到两个月的俸禄，正如梦中所说的一样。

赵昌时

元和十二年，宪宗平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属张伯良。于青陵城与李诉九月二十七日战，项后中刀（“刀”原作“乃”，据明抄本改）堕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觉。闻将家点阅兵姓名声，呼某乙，即闻唱唯应声。如是可点千余人。赵生专听之，将谓点名姓。及点竟，不闻呼之。俄而天明，赵生渐醒，乃强起，视左右死者，皆是夜来闻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点阅耳。赵生方知身不死。行归，月余疮愈。方知战死者亦有宿命耳。（出《博异志》）

【译文】

元和十二年，宪宗平定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的副将。属于张伯良部。九月二十七日在青陵城与李诉的部队激战，赵昌时脖子后面中刀，掉下马昏死过去了。夜里四更天，他忽然觉得像睡觉刚醒一样，听到将军检阅部队点名的声音。叫某一个人，就听到这个人的应答声，就这样点了一千多人。赵昌时专门注意听什么时候点自己的名字，等到点完，没听着叫他。一会儿天亮了。赵昌时渐渐苏醒，尽力站起身来，见左右的死者，全是夜里听到点了名字的人，原来听到的是阴间点名。赵昌时才知道自己没死。回去一个多月，刀伤痊愈。这时候才明白，打仗死的人也是命中注定的。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数九

李顾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郑权　樊阳源　吴少诚　陈彦博　陆宾虞 王璠　崔玄亮

韦贯之

李顾言

唐监察御史李顾言，贞元末，应进士举，甚有名称。岁暮，自京西客游回，诣南省，访知己郎官。适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尽出。顾言竦辔而东，见省东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乌纱蒙首北去，徐吟诗曰：“放榜只应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迟。”又稍朗吟，若令顾言闻。顾言策马逼之，于省北有惊尘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师自冬雨雪甚，畿内不稔，停举。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驾，果三月下旬放进士榜。顾言元和元年及第。（出《续定命录》）

【译文】

唐朝有个监察御史李顾言，贞元末年考中进士，很有希望中榜。年末，李顾言从京城西面游玩回来后，又前往南省，看望一个做郎官的知己。到达南省，天色已晚，省署的差官告诉他郎官们都出去了。李顾言骑马向东走去。省署东南北街有一个人提着个小口袋，头戴乌纱帽，向北走去。一边走，一边缓慢地高声朗诵两句诗：发榜应在三月末，成名必然晚一年。稍停顿一下，又继续朗诵，似乎就是要让李顾言听到。李顾言驱马追了上去，这时省署北边扬起一片尘土，随后便失去了这个人的踪影。第二年，京城附近雨雪很大，庄稼歉收，朝廷暂时停止了科举考试。贞元二十一年春天，德宗皇帝死了。果然在三月下旬才公布了考中进士举子的名单，李顾言在元和元年中榜成为进士。

元和二相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与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相。及出镇，又分领扬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遇害，年五十八。先长安忽有童谣云：“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以为打麦刈麦时也，麦打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谓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盗杀元衡，批其颅骨而去。元衡初从蜀归，荧惑犯上相星，云：“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余，李绛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出《感定录》）

【译文】

元和年间，宰相武元衡和李吉甫同岁，又是同一天当的宰相。及出任镇守。又分领扬州和盖州。等到李吉甫回京城，武元衡也回来了。李吉甫在前一年武元衡出生的那个月份死亡，武元衡在第二年李吉甫出生的那个月份遇害，死时五十八岁。在这之前，长安有小孩念童谣说：“打麦，麦打，三三三。”然后旋转身体说：“舞完了！”有人解释说：“打麦就是割麦子的时候，‘麦打’是暗中袭击的意思，‘三三三’是说六月三日，‘舞完了’是说武元衡完了。”反贼刺杀武元衡，割下他的头颅而去。武元衡刚从蜀郡回来，火星侵犯相星。相士说：“对三个宰相都不利。开始的轻，后面的重。”一个月后，李绛因为患了脚病免了官，第二年十月李吉甫突然死了，又过了一年，武元衡遇害。

李源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憕为禄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仆。暮春之际，荫树独处。有一少年，挟弹而至。源爱其风秀，与之驯狎。问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显扬。讯其所居，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为福建观察使，源修觐礼，武生亦云，有事东去，同舟共载。行及宋之谷熟桥，携手登岸。武曰：“与子诀矣。”源惊讯之，即曰：“某非世人也。为国掌阴兵百有余年，凝结此形。今夕，托质于张氏为男子。十五得明经，后终邑令。”又云：“子之禄亦薄。年登八十，朝廷当以谏议大夫征。后二年当卒矣。我后七年，复与君相见。”言讫，抵村户，执手分袂。既而张氏举家惊喜，新妇诞一男。源累载放迹闽南。及还，省前事，复诣村户，见一童儿形貌类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识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后宪宗读国史，感叹李憕、卢奕之事，有荐源名，遂以谏议大夫征，不起。明年，源卒于惠林寺。张终于宣州广德县令。（出《独异志》）

【译文】

李源在洛城北边的惠林寺居住，因为父亲李憕被安禄山所杀害，发誓不求功名利禄，不结婚，不雇用奴仆。晚春的一天，他独自呆在树荫下面，看见一个少年，手拿弹弓跑来。李源喜欢少年的风流俊秀，便主动和少年交谈，问少年的姓名和排行。少年说自己姓武，排行第十三，性情随和，不显露张狂。李源又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少年回答说，或南、或北、或东、或西，没有固定的住处。李源的叔叔任福建观察使，李源准备去探望叔叔，武十三郎也说有事要往东去，和李源同乘一条船出发。走到宋谷熟桥，两个人一同上岸。武十三郎说：“我要和你分手了。”李源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本是阴世间的人，已经为我们国家管理阴间军队一百多年了，所以修炼凝结成人形。今晚，托生到张家成为一个男孩，十五岁考中明经，以后当县令一直到死。”又说：“你的福分也不大，到八十岁的时候，朝廷将聘任你当谏议大夫，再过两年死去。我七年以后，还会与你相见。”说完，已到达村庄，两人握手分别。随后，姓张的人家全家非常高兴，媳妇生下一个男孩。李源经年在闽南访亲游玩。等到李源回来，想起武十三郎的事，又找到那个村庄。看到一个小孩的体形相貌很像武十三郎，便叫：“武十三郎还认识我吗？”那个小孩回答说：“李七身体还好吗？”后来宪宗阅读本朝的历史，感叹李憕和卢奕的功绩和遭遇。正好有人推荐李源，便决定任命李源作谏议大夫。李源有重病卧床不起，第三年死在惠林寺。武十三郎托生的那个姓张的男子死的时候是宣州广德县令。

郑权

初有日者，梦沧州衙门署榜，皆作权字。以告程执恭，遂奏请改名。未几，朝命郑权代之。时人深异其事。（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程之恭任沧州郡守时，有一天，一个人梦见沧州衙门张贴榜文，上面写的全是“权”字，把这件事告诉了程之恭，于是要求改名，没过几天，朝廷就任命郑权代替程之恭做沧州太守，当时人们都感到这件事非常奇怪。

樊阳源

唐山南节判殿中侍御史樊阳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诸公携乐，于岐郊漆方亭饯饮。从事中有监察陈庶、独孤乾礼皆在幕中六七年，各叹淹滞。阳源乃曰：“人之出处，无非命也。某初名源阳，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与取事。某时闲居洛下。约八月间，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密县令，使人招某骤到密县。某不得已遂出去。永通门宿。夜梦见一高冢，上一著麻衣人，似欲乡饮之礼。顾视左右，又有四人。冢上其人，乃以手招阳源，阳源不乐去。次一人从阳源前而上，又一人蹑后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阳源意忽亦愿去，遂继陟之。比及五人，见冢上袖一文书，是河南府送举解，第六人有樊阳源。时无樊源阳矣。及觉，甚异之。不日到密县，便患痢疾。联绵一月，困惫甚。稍间，径归洛中，谓表兄曰：“两府取解，旧例先须申。某或恐西府不得，兄当与首送密宰矣。”曰：“不可处。”但令密县海送，固不在托。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还往，乃劝不如东府取解。已与西府所期违（“违”明抄本作“连”）矣。阳源心初未决。忽见密县解申府，阳源作第六人，不得源阳。处士石洪曰：“阳源实胜源阳。”遂话梦于洪，洪曰：“此梦固往冢者丘也，岂非登冢为丘徒哉。于此大振，亦未可知。况县申名第，一如梦中，未必比府榜出，阳源依县申第六人。孟容怒，责试官，阳源以梦告。明年，权侍郎不及第。（出《续定命录》）

【译文】

唐山南节判殿中侍御史樊阳源在元和年间，有事要去京城向朝廷请示。官员们带着乐班子在城外的漆方亭设宴为他饯行。一起参加饯行宴会的有监察陈庶、独孤乾礼都已经在州署中干了六七年了，两个人感叹升官的艰难。阳源说：人能否当官，不过是命运罢了。我当初的名字叫源阳。考中进士那年，有人说应该到西府中找个事做，我当时住在洛下，已经八个月了。到那一年的七月，我表哥在密县当县令，他派人叫我立刻去密县，我不得已便赶往密县。一天住在永通门，夜里梦见一座很高的坟墓，坟墓上有一个穿麻衣的人，似乎是摆设酒馔请客，我看看左右还有四个。坟上那人用手招呼阳源上去，阳源不愿意上去。身旁一人从阳源前面往坟上走去，又有一个人也悄悄地跟了上去，旁边四个人都往上去。阳源忽然也愿意去了。于是跟在他的后面住上走。等到五个人登上坟头，见坟上那人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公文，是河南府报送推荐举子的名单，第六人是樊阳源，没有樊源阳。等到睡醒了，自己觉得很奇怪，不几天到了密县。到了密县后得了痢疾，一个月才好，感到非常疲劳虚弱，稍休息几天后，便要回洛中。对表哥说，两府录用官员，按照惯例要事先申请，我恐怕不能被录用在西府。兄当于首送密宰了。表哥回答说“这个办法不可取，但令密县海送。固不在托。等到送到洛中，已经是九月中旬了，从洛中再往回传递消息，需要多长时间？所以我劝你不如到东府找事做，因为与去西府所需要的时间差得太多。’阳源当初下不了决心，忽然知道密县推荐名单已经报到府里，阳源是第六名，没有源阳的名字。处士石洪说“阳源这名字确实比源阳好’我便将那天晚上所做的梦告诉了他。他说“这梦中的坟墓就是土丘，那么登土丘就是登高啊！从此升官也说不定呢？”这一年，许孟容当川守，他开玩笑称阳源是“密县第六人”并说他已经吩咐试官，让他将你的名字提二三位。等到府里录用的名单贴出，阳源按照县里申报的顺序仍然是第六名。许孟容大怒。责问试官，阳源便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了他，第二年，在权侍郎的主考下考中进士。

吴少诚

吴少诚，贫贱时为官健，逃去，至上蔡，冻馁，求丐于侪辈。上蔡县猎师数人，于中山得鹿。本法获巨兽者，先取其腑脏祭山神，祭毕，猎人方欲聚食。忽闻空中有言曰：“待吴尚书。”众人惊骇，遂止。良久欲食，又闻曰：“尚书即到，何不且住。”逡巡，又一人是脚力，携小袱过，见猎者，揖而坐。问之姓吴，众皆惊。食毕，猎人起贺曰：“公即当贵，幸记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诚曰：“某辈军健儿，苟免擒获，效一卒之用则足矣，安有富贵之事？”大笑执别而去。后数年为节度使，兼工部尚书。使人求猎者，皆厚以钱帛赍之。（出《续定命录》）

【译文】

吴少诚在贫贱的时候被征去当兵，逃跑后去了上蔡，饥寒交迫只好求助于乞丐中的同类人。上蔡县有几个猎人在山中打了一头鹿，当地的风俗凡是打到大野兽，要将内脏下水祭山神。祭过山神后猎人们刚要吃鹿肉。突然听到天空中说：“等吴尚书！”众人害怕，便不敢吃了。过了很长时间，猎人们又要吃。又听到天空中说：“尚书马上就到，为什么不等？”一会儿，一个像是个做苦工的人，带着个小包袱路过这里，看到猎人，拱拱手坐下来。猎人们问他姓名，他说姓吴，众人都很吃惊。吃完鹿肉，猎人们起身祝贺他说：“您很快就要升官发财了，希望能记住我们的姓名。”然后向他讲述了刚才的事情。吴少诚说：“我是个逃兵，侥幸没有被抓回去。能够当一个吃官饷的兵丁就满足了，哪能有什么富贵之事。”大笑着同猎人们握手告别，过了几年，吴少诚果然成为节度使兼兵部尚书，他派人寻找当初请他吃鹿肉的猎人，送给每个人不少钱财。

陈彦博

陈彦博与谢楚同为大学广文生。彦博将取解，忽梦至都堂，见陈设甚盛，若行大礼然。庭中帏幄，饰以锦绣。中设一榻，陈列几案。上有尺牍，望之照耀如金字。彦博私问主事曰：“此何礼也？”答曰：“明年进士人名，将送上界官司阅视之所。”彦博惊喜，因求一见。其人引至案旁，有一紫衣，执象简。彦博见之，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视之。”遂前，见有三十二，彦博名在焉。从上二人皆姓李，而无谢楚。既悟独喜，不以告人。及与楚同策试，有自中书见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闻之，不食而泣。楚乃谕曰：“君之能岂后于我。设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言其梦。且曰：“若果无验，吾恐终无成矣。”大学诸生曰：“诚如说，事未可知。”明旦视榜，即果如梦中焉。彦博以元和五年崔枢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顾行、李仍叔。谢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出《前定录》）

【译文】

陈彦博和谢楚都是大学的广文生。陈彦博即将要考进士，忽然梦中来到一座大厅，厅内陈设庄严排场，好像要举行仪式的样子。大厅中央设有帐幕，上面装饰着彩绣，里面放着一张床，陈列着一张几案，几案上有一封书信，远远望去光芒闪耀，似乎写着金字。陈彦博暗中问主持人：“这是什么礼仪呀？”回答说：“明年进士的名单，将要送到上界官司去审阅的地方。”陈彦博又惊又喜，要求看一看名单，主持人领他走到几案旁。陈彦博看见有一个穿紫衣服的人，手里拿着象牙笏，便恭恭敬敬地退了下来，穿紫衣服的人说：“上面有您的名字，可以去看一看。”于是陈彦博上前观看，见上面有三十二人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也在里面，排在自己上面的两个人都姓李，然而没有谢楚。明白自己能中榜以后心里非常高兴，对谁也没说。等到和谢楚一同考完试以后，有人在中书那里看见名单后回来告诉谢楚，但是没说有陈彦博。陈彦博知道后不吃饭，总是哭。谢楚开导他说：“您怎么会落在我的后面呢？假如今年没考中，也不必这个样子啊！”陈彦博这才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谢楚，还说：“如果没有应验，我恐怕这一生都不会有成就了。”同学们说：“哪像你说的那么严重，事情还不知道结果呢。明天看榜，很可能你就考中了。”陈彦博元和五年考中进士主考是崔枢侍郎，排在他上面的两个人是李顾行、李仍叔。谢楚第二年在尹躬主考下中榜。

陆宾虞

陆宾虞举进士，在京师。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声色，兼知术数。宾虞与之往来。每言小事，无不必验。至宝历二年春，宾虞欲罢举归吴，告惟瑛以行计。瑛留止一宿。明旦，谓宾虞曰：“若来岁成名，不必归矣。但取京兆荐送，必在高等。”宾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岁之事，尤觉甚难。”瑛曰：“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荐送，他处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则殊等与及第必矣。”宾虞乃书于晋昌里之牖，日省之。数月后，因于靖恭北门，候一郎官。适遇朝客，遂回憩于从孙闻礼之舍。既入，闻礼喜迎曰：“向有人惠双鲤鱼，方欲候翁而烹之。”宾虞素嗜鱼，便令做羹，至者辄尽。后日因视牖间所书字，则七月六日也。遽命驾诣惟瑛，且绐之曰：“将游蒲关，故以访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游蒲关何为？”宾虞深信之，因取荐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试毕，又访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当在十五人之外。状元姓李，名合曳脚。”时有广文生朱俅者，时议当及第。监司所送之名未登料。宾虞因问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无姓朱者。”时正月二十四日，宾虞言于从弟（原本无“弟”字，据明抄本补）符，符与石贺书（“书”原作“聿”，据明抄本改）壁。后月余放榜，状头李憕，宾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谓宾虞曰：“君成名后，当食禄于吴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宾虞后从事于越，半年而暴终。（出《前定录》）

【译文】

陆宾虞考进士来到京城。有一个叫惟瑛的和尚精通音律还会相面和算卦，陆宾虞与他交往，他所说的事情没有不应验的。到宝历第二年春天，陆宾虞想要不参加考试回归吴地，将自己的打算告诉惟瑛，惟瑛留陆宾虞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对陆宾虞说：“如果明年能够考中成名，就不必回去了。只要请京兆府推荐，必然高中。”陆宾虞说：“我曾经三次请求京兆府，全都不行。今年这件事，尤其觉得难办。”惟瑛说：“不然，您要成名，必须经京兆府推荐，别的路走不通。到七月六日，你如果能吃到鱼虾之类的水产，就一定能考中成名。”陆宾虞便把这件事写在他所住的晋昌里的窗子上，每天看一看。几个月以后，陆宾虞在靖恭北门等候一名官员，适遇朝客。于是便到自己侄孙闻礼家休息。闻礼高兴地迎出来说：“头两天有人送来两条鲤鱼，正要等着您来做着吃呢。”陆宾虞历来喜欢吃鱼，便叫做成鱼羹，大家把鱼吃光了。回去后陆宾虞看见窗子上写的字，想到正是七月六日。立即命令驾车去见惟瑛，见面后他哄骗惟瑛说：“我将要去蒲关走走，所以前来告别。”惟瑛笑着说：“水产已经吃完了，还去蒲关干什么？”这下陆宾虞对惟瑛信服了。因而请了京兆府推荐，所以有了把握。第二年，参加尚书省主持的考试结束。陆宾虞又去拜访惟瑛。惟瑛说：“你已经中榜，但名次不算太好，应当在十五名之后，状元姓李，名叫合曳脚。当时还有个姓朱的，都说他能中榜，但监司所初选的名单没有他。陆宾虞问中榜者有没有姓朱的。惟瑛说：“三十三个人里没有姓朱的。”这天正是正月二十四日，陆宾虞将好消息告诉堂弟符，符与石贺书壁。一个多月后发榜，状元叫李憕，陆宾虞排在第十六名，一共三十名，惟瑛对陆宾虞说：“你考中成名以后，将在吴越一带，还有一点就是很快得一场急病。”陆宾虞后做官在越地，就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带做官，半年后突然死亡。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梦为河南尹，平旦视事，有二客来谒，一衣紫而东坐，一衣绯而西坐。绯者谓紫者曰：“仑邦如何处置？”曰：“已决二十，递出界讫。”觉，乃书于告牒之后别纸上。后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阳令与分司郎官皆故人，从容宴语。郎官谓令曰：“仑邦如何处置？”令曰：“已决二十，递出界。”璠闻之，遽起还内，良久不出。二客甚讶曰：“吾等向者对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顷之，璠持告牒所记，出示二客。徐征其人，乃郎官家奴，窃财而遁，擒获送县，县为断之如此。（出《续定命录》）

【译文】

王璠在元和五年考中进士，做梦当了河南尹。白天处理政务，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身穿紫衣服的坐在东面，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坐在西面。穿红衣服的问穿紫衣服的说：“仑邦为何处置？”穿紫衣服的回答说：“已经打了二十大板，赶出洛阳地界。”睡醒后，王璠将梦到的事情，记录在记公事的记录簿后面。二十年以后，他果然当上了河南府尹。上任之后，洛阳县令和分司郎官都是以前的朋友，在酒席上大家说话都很随便。郎官问县令：“仑邦如何处理？”县令回答：“打了二十大板，赶出洛阳界。”王璠听了，立即走进里面，半天没有出来。两个客人惊讶地说：“我们两人刚才说话太随便了，王府尹也许不高兴了。”一会儿，王璠拿着公务记录簿出来，将当年的记录给二人看。原来刚才所说的人，是郎官家的家奴，因为偷了郎官家的东西逃跑，被抓住后送到县衙，县令作出如此判决。

崔玄亮

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与崔植同前入台。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长。每以二监察后至，不由科名，接待间多所脱略。段与崔深衔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龙飞，命二公入相。段自翰长中书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书。时玄亮罢密州刺史，谒宰相。二相相顾，掏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时门下侍郎萧俯亦在长安，因问二相。二相具以事对。萧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汉闲三五年可矣。”不数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阙。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书大怒，责吏房主事阳述云：“威权在君，更须致宰相。必是此贼纳贿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钱，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谢罪云：“文书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书拟名进黄。”及检勘，翻省述忘，实是自书。植欲改拟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与假吾手耳。”遂放敕下。（出《续定命录》）

【译文】

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和崔植同时进入御史台。先前御史崔玄亮是监察院的长官。看到崔和段是后来的，不是科举出身，接待时神色轻慢，段文昌和崔植非常反感。元和十五年春天，穆宗皇帝即位。任命两人为宰相。段文昌从翰长中书舍人提升，崔植从御史中丞提升。同入中书省。这时崔玄亮被解除了密州刺史职务，来京城拜见宰相。两位宰相互看看，指着崔玄亮的名字说：“这个人不久还将把他支得远远的，还想来求当京官。”当时两位宰相的学生侍郎萧俯也在长安，问两位宰相。两位宰相将看法说了。萧俯说：“既然这样，就让他闲个三年五载。”不几天，宣州报告歙州刺史出缺。当天相印在段文昌的家里，段文昌便随手任命了崔玄亮为歙州刺史。第二天，段文昌上朝，将昨天的事全忘了。回到中书省大发雷霆，责问吏房主事阳述说：“你这样有权威，还需要宰相干什么？必然是这个贼子给你行贿才被任命，要不是人事官员收了钱，崔玄亮怎么当上了歙州刺史？”阳述胆战心惊地检讨说：“公文本来都不传到本房，昨天是宰相亲笔写的推荐公文报送给皇帝的。”等到段文昌检查核对，才忽然想起来，确实是自己写的批文。崔植想要改变人选重新请示皇帝，段文昌说：“怎么知道不是上天假借我的手呢？”就把任命发下去了。

韦贯之

武元衡与韦贯之，同年及第。武拜门下侍郎，韦罢长安尉，赴选，元衡以为万年丞。过堂日，元衡谢曰：“某与先辈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滥居此地。使先辈未离尘土，元衡之罪也。”贯之呜咽流涕而退。后数月，除补阙。是年，元衡帅西川。三年后入相。与贯之同日宣制。（出《续定命录》）

【译文】

武元衡和韦贯之同一年考中进士，武元衡被任命为门下侍郎，韦贯之被免除长安尉，等等重新任命，武元衡任命韦贯之为万年丞。在官员们互通姓名拜见丞相的日子里，武元衡对韦贯之说：“我与前辈同年考中进士，元衡多遭受苦难，滥竽充数做了官，使先辈仍然没有职务，这都是元衡的罪过呀！”韦贯之痛哭着退了出去。几个月以后韦贯之补缺得到了任命。当年，武元衡统帅镇守西川，三年后入朝当了宰相，与韦贯之同一天到任。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十

卫次公　李固言　杨收　郑朗　段文昌　崔从　郭八郎　张宣　韩皋

卫次公

唐吏部侍郎卫次公，早负耿介清直之誉。宪宗皇帝将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学士王涯草麻，内两句褒美云：“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诘旦，将宣麻。案出，忽有飘风坠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辍，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终于淮南节度。（出《续定命录》）

【译文】

唐朝吏部侍郎卫次公，早就有耿直清廉的好声誉，宪宗皇帝很久就想任命他为宰相。一天晚上忽然召来翰林学士起草任命卫次公为宰相的诏书，其中有两句褒奖的话是：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第二天早上，刚要宣布诏书，打开的案卷忽然被风吹到了地上，左右的人想接但没有接住。于是皇帝改变了主意，命令太监停止办理这件事，并且说：“如果诏书已经发下去了，就继续办理执行，如果还没有发出，就停止办理。”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没有任命卫次公为宰相，卫次公死的时候官职是淮南节度使。

李固言

相国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美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愿以季女为托。”明年，果状头及第。诗赋有人镜芙蓉之目。后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来谒，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尝嘱李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谢之，延入中堂。见其女。坐定又曰：“出将入相定矣。”李公为设盛馔，不食。唯饮酒数杯，便请别。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赠金皂襦帼，并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题字记之。李公从至门，不复见。及李公镇蜀日，卢氏外孙子，九龄不语，忽弄笔砚。李戏曰：“尔竟不语，何用笔砚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爱女，何愁笔砚无用耶？”李公惊悟，即遣使分访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说，是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人敬”二字原本无，据《酉阳杂俎续》二补）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怙势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国崔郸来镇蜀，遽毁其庙，投土偶于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递出西界。寻在贝州，李公婿卢生舍于家，其灵歇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丞相李固言在元和六年的时候，科举考试未中去蜀郡，遇到一个老妇对她说：“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二十二年后当宰相，并且将镇守蜀郡，我这次看不到你当官的荣耀了，我想将女儿托付给你照顾。”第二年，李固言果然考中头名状元。诗赋有人镜芙蓉之目。二十年后，李固言受到皇帝的重用。当年的老妇来拜访他，李固言将她忘记了。老妇提醒他说：“蜀郡老妇，曾经嘱托过李大人的。”李固言想起了当年的事情，穿着官服拜谢了老妇，将她请到大厅里，见了她的女儿，坐下后老妇又说：“当将军做宰相是一定的了。”李固言为她摆设了丰盛的酒宴，但她不吃，只喝了几杯酒，便要告辞。李固言留不住她，她只是说：“一定要照顾我女儿。”李固言送给她金银衣物，她不要，只是拿了李固言妻子的一枚象牙梳子，要求李固言题字留作纪念。李固言将她送到大门口，她便走得不见了。等到李固言去镇守蜀郡，李固言的女儿嫁给了卢家所生的外孙子，九岁了还不会说话。一天他忽然摆弄毛笔和砚台玩，李固言逗他说：“你还不会说话，拿笔砚有什么用？”这小孩忽然说：“只要照顾成都老妇的宝贝女儿，还愁什么笔墨砚台无用。”李固言忽然想起从前的事，随即派人分头寻找老妇的女儿。有个姓董的女巫，自称是金天神下凡，就是老妇的女儿。她说：“要叫小孩说话，应祈求华岳三郎。”李固言按女巫所说的去做，小孩从此能说话了。从这以后蜀郡人敬畏姓董的女巫如敬天神，祈求她的事情，没有不应验的。她富足得积存了几百两黄金，仗势欺人，没有人敢于说话反对。等到丞相崔郸来镇守蜀郡，立即拆毁了金天王的庙，将泥像扔到江里，并且将自称是金天王下凡姓董的女巫打了一顿棍子，押送出蜀郡地界。她来到贝州，被李固言的女婿卢生收留在家中，她的道行神灵全都没有了。

又　李固言

李固言初未第时，过洛。有胡芦先生者，知神灵间事，曾诣而问命。先生曰：“纱笼中人，勿复相问。”及在长安，寓归德里。人言圣寿寺中有僧，善术数。乃往诣之，僧又谓曰：“子纱笼中人。”是岁元和七年，许孟容以兵部侍郎知举。固言访中表间人在场屋之近事者，问以求知游谒之所（未详姓氏）。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声称，必取甲科。因绐之曰：“吾子须首谒主文，仍要求见。”固言不知其误之，则以所业径谒孟容。孟容见其著述甚丽，乃密令从者延之，谓曰：“举人不合相见，必有嫉才者。”使诘之，固言遂以实对。孟容许第固言于榜首，而落其教者姓名。乃遣秘焉。既第，再谒圣寿寺，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吾常于阴府往来，有为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纱笼于庑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将相，皆验焉。（出《蒲录记传》）

【译文】

李固言当初科举考试未中榜时，经过洛阳，有个叫胡芦先生的人。知道鬼神之间的事，曾经找这个人算过命。先生说：“纱笼中人，不用相问。”等到回到长安，住在归德里，有人说圣寿寺中有个和尚，善于算命，便去请教。和尚说：“你是纱笼中人。”当年，也就是元和七年，许孟容以兵部尚书的身份主持科举考试。李固言找到表亲中在科场做事的人询问，考试前应做什么准备。这个人知道李固言的文章非常有声誉，必然能考中进士。便哄骗他说：“你应该首先去拜见主考官。”李固言不知道这个人是欺骗他，便拿自己所写的文章去拜见请教许孟容。许孟容见他所写的文章很漂亮，便秘密派人召见他，并对他说：“举子考试之前，是不能和主考官见面的，一定是有嫉妒人才的人唆使。”便盘问他。李固言将实情告诉了他。许孟容许诺，让李固言考中第一名，并把教唆他的人的名字勾掉。李固言考中以后，又去圣寿寺找和尚请教什么是纱笼中人。和尚说：“我常常在阴间冥府来往，看见凡是能当宰相的人，冥府都以他的身体和形状，用碧纱笼罩着，所以知道。后来李固言果然出将入相全都应验了。

又　李固言

元和初，进士李固言就举。忽梦去看榜，见李固言第二人上第。及放榜，自是顾言，亦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许孟容下状头登第。（出《感定录》）

【译文】

元和初年，进士李固言参加科举考试，梦见去看榜，见李固言是第二名考中进士。等到真正发榜，却是李顾言中榜，并且也是第二名。这一年李固言又没考中。直到元和第七年，李固言才在许孟容主持的科举考试中考中了头名状元。

杨收

唐国相杨收，江州人。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维直，兰溪县主簿，生四子：发、嘏、收、严，皆登进士第。收即大拜。发已下皆至丞郎。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柷以乘为名；嘏以夏为义，其房子以照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巨、鏻、鉴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号曰修行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收少年，于庐山修业。一日，寻幽至深隐之地，遇一道者谓曰：“子若学道，即有仙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终焉有祸。能从我学道乎？”收持疑，坚进取之心，忽其道人之语。他日虽登廊庙，竟罹南荒之殛。（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宰相杨收是江州人，祖父是江州府的都押衙。父亲叫杨维直，生了四个儿子，名字分别叫杨发、杨嘏、杨收、杨严，全都考中进士。杨收还做了大官，杨发和另两个弟弟都做到丞郎以上的官职。杨发名字的意义是代表春天，他儿子的名字分别叫鏻和乘。杨嘏名字的意义是夏天，他儿子的名字叫照。杨收名字的意义是秋天。他儿子的名字分别叫巨、鏻、鉴。杨严名字的意义是冬天，他儿子的名字分别叫注、涉、洞。全都很有文才，有功名，被称作“修行杨家”。与静恭等几家姓杨的都是繁华举盛的家族。杨收在少年的时候，在庐山读书。一天他观赏风景来到一个游人走不到的隐蔽之处，遇到一个道士对他说：“你如果学道，就有成仙的缘分，如果一定要当官，能够做到最大的官，但是最终有祸。能跟我学道吗？”杨收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坚定了进取做官的决心。他忽视了道人的话，后来虽然当了宰相，但是最后遭罪死在南荒。

郑朗

长庆中，青龙寺僧善知人之术。知名之士，靡不造焉。进士郑朗特谒，了不与语。及放榜，朗首登第焉。朗未之信也。累日，内索重试，朗果落。后却谒青龙僧，怡然相接，礼过前时。朗诘之：僧曰：“前时以朗君无名，若中第，却不嘉。自此位极人臣。”其后果历台铉。（出《感定录》）

【译文】

唐穆宗长庆年间，青龙寺的和尚精通预测人命运的法术，有名的人物没有不去拜访的。进士郑朗特意去拜会，和尚不同他说话。等到发榜，郑朗名列第一。郑朗不太相信，过了几天，朝廷组织复试，郑果然没有考中。郑朗又去拜见青龙寺和尚，和尚热情接待，远远超过上次。郑朗询问原因，和尚说：“上一次，您没有名气，如果真的中了榜，反而不好。从此以后你可以当到最大的官。”后来果然成为支撑国家社稷的辅政大臣。

段文昌

故西川节帅段文昌，字景初。父锷，为支江宰，后任江陵令。文昌少好蜀文。长自渚宫，困于尘土，客游成都，谒韦南康皋。皋与奏释褐。道不甚行，每以事业自负。与游皆高士之名（原本“名”在“士”上，据明抄本改。疑当作“高名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将军裴邠之镇梁川，辟为从事，转假廷评。裴公府罢，因抵兴元之西四十里，有驿曰鹄鸣，滨汉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许人也，常嘿其词。忽复一言，未尝不中。公有府游，闻清僧之异，径诣清公求宿，愿知前去之事。自夕达旦，曾无词。忽问蜀中闻极盛旌旆而至者谁？公曰：“岂非高崇文乎？”对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黄门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为此人，更盛更盛。”公寻征之，便曰：“害风妄语，阿师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颇亦自负。户部员外韦处厚，出开州刺史。段公时任都官员外，判盐铁案。公送出都门，处厚素深于释氏，洎到鹄鸣，失访之，清喜而迎处厚。处厚因问还期，曰：“一年半岁，一年半岁。”又问终止何官？对曰：“宰相，须江边得。”又问终止何处？僧遂不答。又问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说矣，近也近也。”及处厚之归朝，正三岁，重言一年半岁之验。长庆初，段公自相位节制西川，果符清师之言。处厚唯不喻江边得宰相，广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征义者，谓处厚必除淅西夏口，从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践诈自江邸，首命处厚为相。至是方验。与邹平公同发帅修清公塔，因刻石记其事焉。又赵宗儒节制兴元日，问其移动。遂命纸作两句诗云：“梨花初发杏花初，甸邑南来庆有余。”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风阿师取次语。”明年二月，除检校右（“右”字原本作“太后”，按《唐书》一百五十八“郑余庆传”。元和九年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仆射。郑余庆代其位。（出《定命录》）

【译文】

原来的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字景初，他父亲叫段锷，是支江县宰，后来任江陵县令。段文昌少年时喜爱蜀地文化，他出生在湖北江陵，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后来去成都，拜见韦南的康皋，皋为他谋求官职，没有成功。他很为自己的才学而自负，交往的都是有才学的名士。后来他又去了南康府，金吾将军裴邠之镇守梁川，聘任他为从事，推荐他参加朝廷对人才的审查录用。裴邠之调离后，他到兴元以西四十里，有个驿站叫鹄鸣，这里前面是汉江，后面是巴山。有个叫清的和尚在山上修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常常感叹一声，忽然说出一句预言，没有不应验的。段文昌在官府里时，就曾经听说过他的名声，便到他这里住宿，想请教以后的事情，他们从晚上谈到早晨，清忽然问段文昌说：“蜀中旌旗招展，隆重而来的人是谁？”段文昌说：“那是高崇文吧！”清说：“不是，你再说一个。”段文昌说：“代替高崇文的是武黄门。”清说：“十九郎你过不了几天就和此人一样，比他更为显赫。”段文昌询问原因，清却说：“疯颠胡说罢了。”于是两个人大笑，从此段文昌非常自负。户部官员韦处厚出任开州刺史，这时段文昌任都官员外，在审理私贩盐铁的案件，特意将韦处厚送出官署大门。韦处厚精通佛学，来到鹄鸣请教和尚清，清高兴地迎接韦处厚。韦处厚问自己回来的时间，清回答说：“一年半载，一年半载。”韦处厚又问自己最后能当什么官？清说：“宰相，必须在江边得到。”韦处厚又问自己死在什么地方？和尚不回答。韦处厚问段十九郎段文昌以后怎么样。清回答说：“已经同他说过了，快了，快了！”等到韦处厚调回来，正好三年时间，应验了清的一年半载加一年半载的说法。长庆初年，段文昌以宰相的身份镇守西川，果然符合清的说法。韦处厚就是弄不明白在江边得到宰相这句话的意思，从而到处请人解释，有人说韦处厚必定是先在浙西夏口任职，从这儿入朝做宰相。等到文宗皇帝在江邸即位，第一个任命的就是韦处厚为宰相，到这时清的话才完全得到验证，韦处厚与邹平共同修建清公塔，并刻石记录了上述事情。还就是赵宗儒管理兴元的时候，曾向清公谒问他今后的动向，清公在纸上写了两句诗：“梨花初发杏花初，旬邑南来庆有余。”赵儒宗问这诗句的含义，清公还是说“疯颠和尚胡说。”第二年二月，赵宗儒任检校右仆射，郑余庆代移他管理兴元。

崔从

宝历二年，崔从镇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申浙右试竞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没于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从见申纸叹愤。时军司马皇甫曙入启事，与从同异之。座有宋生归儒者语曰：“彼之祸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数相类，但其死不同耳。”浃日，有大宴，陈于广场，百戏俱呈。俄暴风雨，庭前戏者并马数百匹，系在庑下。迅雷一震，马皆惊奔，大庑数十间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压死。公令较其数，与浙右无一人差焉。（出《独异志》）

【译文】

宝历二年，崔从镇守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报告浙右正在竞渡的十艘船中有三艘沉没在金山脚上的大江里，船上的一百五十人全都淹死。崔从看到这件事的报告后既感叹又悲愤。这时军司马皇甫儒进来禀报，大家对这件事都感到很惊奇。在座的有个宋生叫归儒的说：“那里的灾祸不算奇怪，这里也有灾祸，死的人数相同，只是死亡的原因不同罢了！”十天以后，在广场上举行盛大的宴会，并且上演各种戏剧，忽然下了一场暴风雨，人和数百匹马都挤在旁边的大屋里面。雷声一响，马匹全都受惊狂奔起来，撞倒了数十间房子，凡是大屋下的人都压死了。崔从叫人清点死亡人数，竟与浙右死亡的人数一样，一个人都不差。

郭八郎

河中少尹郑复礼始应进士举，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昼闭关以寐，夕则视事于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复礼方蹇踬愤惋，乃择日斋沐候焉。道颇温容之，且曰：“某未尝妄泄于人。今茂才抱积薪之叹且久，不能忍耳。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类异，不可言也。”郑拜请其期，道曰：“唯君期，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郑愕视不可喻，则又拜请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国家改亢元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阙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郑虽大疑其说。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敬谢而退。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名姓于主文者，郑以且非再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二年，新昌杨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杨。郑奇叹且久，因纪于小书之抄。私自谓曰，道言三榜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韩（韩明抄本作讳）宪应举。大和二年，颇有籍甚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尔后应（原本作应后。据阙史改）大和九年举，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二年，高锴再司文柄，右辖私异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于小书之末。三榜虽欠其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时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颢应举，时誉转洽。至改元会昌之二年，礼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说无差焉。（出《野史》）

【译文】

河中少尹郑复礼在刚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十次都没有考中，陷入艰难窘迫的境地。千福寺有个叫弘道的和尚，人们说他白天关门睡觉，晚上去阴间办事。十个人找他算命，有八九个被他拒绝。郑复礼正在悲伤发愁的时候，便选择了一个吉日，吃斋沐浴去千福寺等候向弘道和尚请教。弘道的态度很温和，并且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将天机泄漏给别人，今天你怀着屡试不中的沮丧心情来找我，我于心不忍，你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能考中成名。但是你的事情很特殊，不能随便说啊！”郑复礼问自己考中成名的时间，弘道说：“考中的日期，必须有四件事作为条件，然后才可以实现你的心愿。四件事，缺少一件也不行。像这样，你们骨肉至亲相继考中三榜。三榜之前，要想中榜难如登天，三榜之后，要想中榜易如反掌。”郑复礼惊呆了，过一会儿他又问是哪四件事。弘道迟疑了很久才说：“你千万不能对别人说，你要成名，条件有四个，所以说很特殊。第一件，必须是改变年号的第二年；第二件，必须是礼部侍郎再次主持科举考试；第三件，考中第二名的必须姓张；第四件，同年参加考试的必须有排行第八的姓郭的举子。四件事少了一件，便功亏一篑，不能成功。你的弟弟、侄子依次中榜，顺序必须如此。”郑复礼虽然很怀疑他的说法，但是仍然心情沉重，以为没有希望了，便很礼貌地表示感谢之后回去了。长庆二年，有人将他的名字推荐给主考官。郑复礼因为主考官不是第二次主持考试，对结果没有信心，果然没有考中。直至改国号为宝历的第二年，杨新昌再次担任主考官，郑复礼暗自高兴，没敢对别人说。第二年春天果然中榜，第二名果然姓张，叫张知实。同时参加考试的有个郭八郎，叫郭言杨。复礼感叹很久，并将此事记录下来，自己对自己说：“弘道说三榜的顺序必须这样，一榜已经够奇怪的了。怎么能再有一次，并且还有第三次呢？”下一年该轮到以故的尚书右丞韩宪参加科举考试了。大和二年，科举考试的规模非常大，因为主考官不是第二次主持考试，他果然没有考中。后来又参加大和九年的考试，也只差一点没有考中，直到改国号为开成的第二年，高锴再次担任主考官。韩宪感到奇怪，第二年韩宪果然高中。第二名叫张棠，同时参加考试的有个郭八郎叫郭植。郑复礼又将这件记录下来。三榜虽然还差一榜，但两榜都被弘道说对了。郑复礼在家里说：“难道真像弘道说的一样？”这时弘道已经不知道上哪里去了。下次该轮到已故的驸马都尉颢参加科举考试了。时机非常巧合，等到改变国号为会昌的第二年，礼部侍郎璟再次主持科举考试。颢考中了头名状元。第二名叫张潜，同时参加考试的有个郭八郎叫郭京。证明了弘道和尚所说的一点不差。

张宣

杭州临安县令张宣，宝历中，自越府户曹掾调授本官。以家在浙东，意求萧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梦一女子年二十余，修刺来谒。宣素真介，梦中不与女子见。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见耶？”宣遂见之。礼貌甚肃。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贵境，有年数矣。今闻明府将至，故来拜谒。”宣因问县名，竟不对。宣告其族人曰：“且志之。及后补湖州安吉县令，宣以家事不便，将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梦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阴骘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应有定。”遂受之。及秩满，数年又将选。时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亳一官，将引家往。又梦前时女子，颜貌如旧，曰：“明府又当宰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为夫人之邑，今岂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罢秩，当即迁之居。今之所止，非旧地。然往者家属，凋丧略尽，今唯三口为累耳。明府到后数月，亦当辞去。”言讫，似若凄怆，宣亦未谕。及唱官，乃得杭州临安县令。宣叹曰：“三口临字也。数月而去，吾其忧乎？”到任半年而卒。（出《前定录》）

【译文】

杭州临安县令张宣在宝历年间，从越府户曹掾调任现职。因为他的家在浙东，所以想当萧山县令。公布任命的前三天，他忽然梦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通报姓名来见他。张宣历来严肃谨慎，梦里不接见这个女子。女子说：“我是您管辖地方的人，怎么能不相见呢？”于是，张宣很严肃地接见了她。女子说：“我们家有十一口人，住在贵县已经许多年了。今天听说大人您要来，所以前来拜见。”张宣问她所说的是什么县，女子没有回答。张宣醒来后，告诉家里的人记住女子所说的县名。后来他补缺被任命为湖州安吉县令，他因为离家乡太远不方便，想调换这个职务。他家里的人说：“以前你梦里那个女子，不是个安字吗？十一口不就是个吉字吗？这说明是命运决定的，调换又有什么好处。”张宣明白过来笑着说：“确实，真是命运决定的。”于是接受了任命。等到任期满了，又将被重新任命。这时江淮一带发生旱灾，张宣将家迁到了河南，所以想就近在宋亳谋求一个官职，以便照顾家方便。这时他又梦见了上一次那个女子，女子的容颜面貌同过去一样。她说：“您又要当县令了，又是到我所住的县。”张宣说：“我已经当了一任夫人家乡的县令，这次怎么能再去呢？”女子说：“我自从您任职期满，就立即把家搬了，现在住的已经不是老地方了。但是，现在我们家已经衰败了，只剩下三口人了。您去后几个月，也必然辞官而去。”说完显示出很悲伤的样子，张宣也没有弄清是什么意思。等到公布任命，他当上了杭州临安县令。张宣感叹地说：“三口是个临字，‘数月而去’正是我所忧虑的。”结果他上任半年就死了。

韩皋

昌黎韩皋，故晋公滉之支孙。博通经史。太和五年，自大理丞调选，平判入第。名第既不绝高，又非驰逐而致，为后辈所谑。时太常丞冯芫除岳州刺史，因说人事固有前定。德皇之末，芫任太常寺奉礼。于时与皋同官。其年前进士时元佐，任协律郎。三人同约上丁日释奠武成王庙行事。芫住常乐，皋任亲仁，元佐任安邑。芫鼓动，拉二官同之太平兴道西南角。元佐忽云：“某适马上与二贤作一善梦，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请记之。”芫固书之，纪于箧中。宪宗六年，芫判入等，授兴平县尉。皋实无心望于科第，此后二十七八年，皋方判入等，皆不差忒，芫临发岳阳，召皋，特说当时之事，并取箧中所记以示之，曰：“诸公何足为谑，命使之然。”皋亦去（“去”疑是“云”字），未尝暂忘，则仆与公，何前后相悬如此？皋其年授大理正。（出《续定命录》）

【译文】

昌黎韩皋是已故晋公非嫡系的孙子，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太和五年，从大理寺丞的职位上被调离，在朝廷考查录用官员中被选中，名次既不是很高，也不是科举考试得来，引起后辈们的笑谈，当时太常丞冯芫被任命为岳州刺史，他说人世的事情是命中注定的。德宗皇帝末年，冯芫任太常寺奉礼，与皋一同做事。进士时元佐任协律郎。三个人约定在月初的四日，一同去武成王庙游玩，芫住长乐，皋在亲仁上班，当时元佐在安邑上班，冯芫再三鼓动拉着两个人走到太平兴道西南角，他忽然说：“我刚才在马上为你们两个人做了一个好梦，你们二位都被朝廷录用做官，请你们记住今天的事。并将这件事记录在纸上，放到箱子里。宪宗六年，冯芫被朝廷录用，授予官平县尉，皋没有心思做官，直到二十七八年后，才被录用。时芫所做的梦全都应验了，没有差错。时芫要去岳阳之前把皋找来，特意讲了当年的事情，并将箱子里的记录拿给皋看，并且说：“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偶然的，这是命运决定的。”于是皋也说了，我也记着此事。然而我和你为什么前后相悬如此。皋在那一年被任命为大理正。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数十一

庞严　张正矩　刘遵古　舒元舆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谦　杜悰外生 石雄　贾岛　崔洁

庞严

唐京兆尹庞严为衢州刺史，到郡数月，忽梦二僧入寝门。严不信释氏，梦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来相告耳。严喜闻之，乃问曰：“余为相乎？”曰：“无”。“有节制乎？”曰：“无”。“然则当为何官？”曰：“类廉察而无兵权，有土地而不出畿内。过此已往，吾非所知也。曰：“然寿几何？”曰：“惜哉，所乏者寿。向使有寿，则何求不可。”曰：“何日当去此？”曰：“来年五月二十二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状请于廉使，愿得使下相待。时廉使（“愿得”九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元稹素与严善，必就谓得请。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元公复书云：“请俟交割。”严发书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梦于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发。其后为京兆尹而卒。（出《前定录》）

【译文】

唐朝京兆尹庞严原来是衢州刺史，到任几个月后的一天，他忽然梦见两个和尚走进寝室的门，庞严不信佛教，在梦里吆喝斥责和尚。和尚说：“您不要发怒，我有先知先觉的本领，所以前来指点您的前程。”庞严高兴地问：“我能当宰相吗？”和尚回答：“不能。”庞严问：“我能当节度使吗？”和尚回答：“不能。”庞严问：“那么我能当什么官呢？”和尚说：“类似于廉察但没有兵权，有土地但不出京城之内。从这往后，我就不知道了。”庞严又问：“我的寿命是多少呢？”和尚说：“可惜！你就是没有长寿。假使有长寿，你也就没什么可求的了。”庞严又问：“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和尚回答说：“明年五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明年春天官员调动的时候。”庞严先给廉使写过申请，请求廉使帮忙。当时的廉使元稹与庞严的关系很好，所以必然答应庞严的请求，这件事也就指日可待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庞严高兴地摆了酒宴。元稹来信说：“你要等着办交接。”庞严写信说：“我已经知道现在走不了。”并写了他所做的梦。果然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才被调任新职，后来在当京兆尹的期间死去。

张正矩

秘书监刘禹锡，其子咸允，久在举场无成。禹锡愤惋宦途，又爱咸允甚切，比归阙。以情诉于朝贤。太和四年，故吏部崔群与禹锡深于素分。见禹锡蹭蹬如此，尤欲推挽咸允。其秋，群门生张正谟充京兆府试官，群特为禹锡召正谟，面以咸允托之，觊首选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门人曰：“张正谟来，更不要通。”正谟兄正矩，前河中参军，应书判拔萃。其时群总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讫，群读正矩判，心窃推许。又谓是故工部尚书正甫之弟，断意便与奏。及敕下，正矩与科目人谢主司。独正矩启叙，前致词曰：“某杀身无地以报相公深恩。一门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脔肉，无以上答。”方泣下。语未终，群忽悟是正谟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张正谟之兄，尔贤弟大无良，把群贩名，岂有如此事，与贼何异？公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谢何为。”（出《续定命录》）

【译文】

秘书监刘禹锡的儿子咸允，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也未考中。刘禹锡悲愤惋惜，感到做官的道路太艰难。然而他又太疼爱儿子咸允了，等到上朝的时候，就将自己着急的心情讲给大臣们听。太和四年，已故吏部侍郎崔群与刘禹锡的交情很深，他见刘禹锡如此悲愤着急，非常想推荐帮助咸允。这一年秋天，崔群的学生张正谟来到京兆府担任考官，崔群为了刘禹锡的事特意召见了张正谟，当面将咸允的功名托付给他，希望能将咸允选拔上。等到公布考试录取的名单及名次时，咸允的名次排在很后面。崔群大怒，告诉把门的人说：“张正谟来了，不要给他通报。”张正谟的哥哥张正矩以前是河中参军，在考试时名列前茅。这时崔群是主考官，考官将考完封好的考卷交给主考官，崔群在批阅张正矩的试卷时，十分赞许，又觉得张正矩是已故兵部尚书张正甫的弟弟，所以便决心选拔上报。等到正式批准的公文传下来以后，张正矩和考官前来拜谢主考官崔群。张正矩首先开口，上前致词说：“我真是无法报答您的大恩，我们一家兄弟两个人，都得到推荐选拔，粉自碎骨也无法报答。”他痛哭流涕的话还没有说完，崔群忽然想到张正矩乃是张正谟的哥哥，勃然变色说：“你是张正谟的哥哥吧，你的弟弟没有良心，把持考试，贩卖功名。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和贼有什么两样。你考中成名是你的命运决定的，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为什么谢我。”

刘遵古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水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数日，刘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奇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末有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刘阅其题，叹且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十有三矣。与其记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于后乎。（出《宣室志》）

【译文】

已故刑部尚书刘遵古在大和四年，节制东蜀军队，有个当地的蜀人收藏了很多图书。刘遵古到这里以后，曾经借过几百本书看，然而没有能够详细阅读。第二年夏天，涪江发大水，江水漫过堤岸，淹没了许多房屋。过了许多天，洪水才退下去，而刘遵古借来的图书和收藏的古玩，全都让洪水浸湿和污染了。刘遵古命令将图书摆在院子里曝晒。几天后，刘遵古在图书里发现一本《周易注释》，字体奇妙古朴，绝不是当代的书。书的末尾有字，内容是：“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为阅读《周易》，撰写此《注释》。从此更改名号十二三，年代到一人八千口时，将有洪水泛滥，因而此书得以舒展曝晒。衡阳道士李德初。”刘遵古阅读题字，感叹了很久。清点查看以后，知道这本书还是蜀人所收藏的。于是召集手下官员，共同来研究所谓的“更改名号十二三，年代到一人八千口时”。大家认为“一人八千口”是“大和”两个字，自上元开始，经过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到大和，更改年号十三个，与题字所说的果然相符合。然而不知道李德初是什么人，也许是起的假名来启示后人吧！

舒元舆

李太尉在中书，舒元舆自侍御史，辞归东都迁奉（“奉”字原本阙，据明抄本补）。太尉言：“近有僧自东来，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极位。何妨取此？”元舆辞以家贫，不办别觅，遂归启护。他日，僧又经过，复谓太尉曰：“前时地，已有人用之矣。”询之，乃元舆也。元舆自刑部侍郎平章事。（出《感定录》）

【译文】

李太尉主持中书省，侍御史舒元舆请假回东都迁坟。李太尉说：“近来有个和尚从东方来，他说有一块土地，用做坟地必然能做到最高的官职，你不妨就用了。”舒舆元推辞说自己家贫穷，不想到远处寻找新的坟地。于是回家办理迁坟的事去了。过了一些时期，和尚又经过这里，对李太尉说：“上一次我说过的坟地，已经有人使用了。”李太尉经过询问，知道原来是舒元舆用了。后来舒元舆果然当上了刑部侍郎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李德裕

李德裕自润州，年五十四除扬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缙绅荣之。（出《感定录》）

德裕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时，尝闻一僧，善知人祸福。因召之，僧曰：“公灾未已，当南行万里。”德裕甚不乐。明日，复召之，僧且曰：“虑言之未审，请结坛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师言以何为验？”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发之，果得焉。然启无所睹。德裕重之。且问南行还乎？”曰：“公食羊万口，有五百未满，必当还矣。”德裕叹曰：“师实至人，我于元和中，为北部从事，尝梦行至晋山，尽目皆羊。有牧者数十，谓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尝志此梦，不泄于人。今知冥数，固不诬矣。”后旬余，灵武帅送（本书卷九八引《宣室志李德裕》条无“送”字）米暨馈羊五百。大惊，召僧告其事，且欲还之。僧曰：“羊至此，是已为相国有矣，还之无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贬降，至崖州掾，竟终于贬所，时年六十三。（出《补录记传》）

【译文】

李德裕五十四岁时从润州调到扬州，五十八岁当了宰相，都赶上了他父亲李吉甫的地位。真是做官的人少有的幸运和荣耀。

李德裕当太子少傅分管东都的时候，曾经听说一个和尚能预测人的吉凶祸福，便将和尚请来，和尚说：“你的灾祸未除，必然要往南走很远。”李德裕非常不高兴。第二天又将和尚请来。和尚说：“我恐怕昨天没把话说明白，请你筑坛祭祀神灵三天。”又说：“你南行的日期已经确定。”李德裕说：“怎样才能验证师傅所说的话是准确的呢？”和尚指着脚下的土地说：“这块地底下有块石碑。”李德裕命令人挖掘，果然找到一块石碑，但是上面没有字。李德裕相信了和尚，又问：“我去南方还能回来吗？”和尚回答：“你应该吃一万只羊，现在还差五百没吃完，所以一定能够回来。”李德裕感叹着说：“师傅真是神人。我在元和中年，在北方任职，曾经做梦走到晋山，看见满山都是羊群，有几十个牧羊人。他们看见我说‘这是给侍御吃的羊啊！’我一直记着这个梦，没有告诉过别人，今天才知道命运这句话不是瞎说呀！”十多天以后，驻守灵武的主帅送来粮食和五百只羊。李德裕非常吃惊，把和尚找来告诉他这件事，并且想把羊送回去。和尚说：“羊已经送到，已是归你所有了，送回去没有什么好处。你到南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从这以后，李德裕多次遭处分降职，一直降到崖州的一般官员，最后死在那里，死的时候六十三岁。

李言

有进士李岳，连举不第。夜梦人谓曰：“头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觉。不可名“狱”。遂更名“言”。果中第。（出《感定录》）

【译文】

进士李岳当初连续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被录取，晚上梦见有一个人对他说：“头上有山，怎么能够考上呢？”醒了以后，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能再叫李岳了，于是改名叫李言。再参加科举考试，果然被录取了。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且穷。以涯执相权，遂跨蹇驴而至京师，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一尉耳。而涯见沐潦倒，无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涯始一召，拟许以微官处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及涯就诛，仇士良收捕家人，时沐方在涯私第，谓其王氏之党，遂不免于腰领。（出《杜阳杂编》）

【译文】

王沐是王涯的远房堂弟，家住在江南，又老又穷。因为王涯执掌宰相的大权，便骑上瘸驴来到京城，租了一间小房每天要饭。一直住了三十天，才在大门口见了王涯一面，所要求的只是找一个差事做。但王涯见他贫困潦倒而没有兄弟之情。大和九年的秋天，王沐才说动王涯宠爱的仆人，替他说话。王涯这才召见他一次，答应给他找一个小官做，从这以后，王沐早晚两次到王涯家里等候消息。等到王涯获罪被诛杀，仇士良前来收捕王涯家里的人。这时王沐恰巧在王涯的家里，被说成是王涯的死党，于是免不了也被杀了。

舒元谦

舒元谦，元舆之族。聪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舆礼遇颇至。十年，元舆处之犹子，荐取明经第，官历校书郎。及持（“持”原作“时”，据杜阳杂编中改）相印，许为曹郎命之。无何，忽以非过怒谦，至朔旦伏谒，顿不能见。由是日加谴责，为僮仆轻易。谦既不自安，遂置书于门下，辞往江表，而元舆亦不问。翌日，办装出长安，咨嗟蹇分，惆怅自失，即驻马回望，涕泗涟如。及昭应，闻元舆之祸，方始释然（是时于宰相宅收捕家口。不问亲疏。并皆诛戮之）。当时论者，以王舒祸福之异，定分焉。（出《杜阳杂编》）

【译文】

舒元谦是舒元舆的同族，聪明伶俐，正当盛年，舒元舆对他关怀招待得很周到，十年里，舒元舆对待他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推荐他考取了明经，做官做到校书郎。等到舒元舆当上了宰相，许愿推荐他当个大官。可过了不久没有什么事，舒元舆忽然没有什么缘由地怪罪起元谦来。直到大年初一拜见长辈的时候，仍然拒不相见。从此舒元舆经常责备他，以至于仆人都敢轻视他。舒元谦心中非常难受，便写了一封信放在大门下面，告辞前往江表，而舒元舆也不过问。第二天，舒元谦收拾好装束骑马走出长安，叹息惆怅好像丢失了什么。他勒住马回头看，眼泪鼻涕流了满脸。等到后来听说舒元舆遭到灾祸，心情才平定下来。当时人们议论，都说王沐和舒元谦的祸福不同，是两个人的命运所决定的。

杜悰外生

杜悰与李德裕同在中书。他日，德裕谓悰曰：“公家有异人，何不遣一相访？”悰曰：“无。”德裕曰：“试思之。”曰：“但有外生，自远来求官尔。”德裕曰：“此是也。”及归，遣谒德裕。德裕问之，对曰：“太尉位极人臣，何须问也。凡人细微尚有定分，况功勋爵禄乎？且明日午时，有白兽自南窬屋而来，有小童丱角衣紫，年七岁，执竹竿，长五尺九节，驱兽，兽复南往。小童非宅内人也，试伺之。”翌日及午，果有白猫，自南窬屋而来，有丱角小童衣紫，逐之，猫复南去。乃召问之，曰：“年七岁。”数其所执竹，长五尺而九节。童乃宅外元从之子也。”略无毫发差谬。事无大小，皆前定矣。（出《闻其录》）

【译文】

杜悰和李德裕都在中书省任职。一天，李德裕对杜悰说：“你们家有个不寻常的人啊！为什么不请来让我见一见？”杜悰说：“没有。”李德裕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杜悰说：“只有外甥，从远处来谋求官职。”李德裕说：“就是他了。”等到回家，杜悰叫外甥去拜见李德裕。李德裕向他询问自己的前程，杜悰的外甥说：“您当了太尉，是最大的官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平常的人很细小的事情都是一定的，何况功名利禄这样的大事呢！明天午时有只白兽从南面爬越房屋过来，有个七岁的小孩，头扎像两只羊角一样的发型，手拿一根竹竿，长五尺，一共有九节，驱赶白兽，白兽又回到南面去了。小孩不是你们家里的人。你等着看我说的对不对？”第二天中午，果然有一只白猫从南面爬越房屋过来，有个将头发扎得像两只羊角一样的小孩，追赶白猫。白猫又跑向南面去了。李德裕将小孩叫过来询问，小孩说：“今年七岁。”数一数小孩手里拿的竹杆，正是长五尺一共有九节。小孩是院外元从的儿子。杜悰的外甥所说的丝毫不差，真是事情无论大小，都是预先确定的。

石雄

石雄初与康诜同为徐州帅王智兴首校。王公忌二人骁勇，奏守本官，雄则许州司马也。寻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约者，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负弘约资货，累自窘索。后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约迟疑，恐石怒。遇里有神祠，祈享皆谓其灵。弘约乃虔启于神。神祝父子俱称神下，索纸笔，命弘约书之。又不识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当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为河阳凤翔节度。复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须秘密，不得异耳闻之。”弘约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见甚悦。寻以潞州刘从谏背叛，朝廷议欲讨伐。李德裕为宰相，而亟用雄。雄奋武力，夺得天井关。后共刘振又破黑山诸蕃部落，走南单于，迎公主归国，皆雄之效也。然是鹰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驱驰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仆射诣中书论官曰：“雄立天井关及黑山之功，以两地之劳，更希一镇养老。”相府曰：“仆射潞州之功，国家已酬河阳节度使，西塞之绩，又拜凤翔。在两镇之重，岂不为酬赏也。”石乃复为左右统军，不惬其望。悉如巫者之方。德裕谪潮州，有客复陈石雄神祇之验，明其盛衰有数，稍抑其一郁矣。（出《云溪友议》）

【译文】

石雄当初和康诜都是徐州大帅王智兴手下的重要将领，王智兴忌妒他们两个人的骁勇善战，奏请康诜守本官。石雄则任许州司马，不久又授予石州刺史。有个叫李弘约的人，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经欠李弘约一些东西。后来李弘约经济上一天不如一天，使前往石州，想要向石雄要回自己的东西。进入石州地界，李弘约有些迟疑，害怕石雄不高兴。正好遇见一座神庙，进去祈祷许过愿的人都说灵验。李弘约便虔诚地进庙去祈求神灵保佑。神祝父子，都说神下界来了，拿纸和笔来，命令他记录。李弘约不会写字，便求助于村子里的小孩代替他写。神灵说：“石雄这一去，一定会有大官推荐重用，建立战功，所以能当上河阳和风翔节度使，但他的更高愿望得不到满足，因此这件事必须保密，不能让别人听见。”李弘约将记录拿给石雄，石雄看了很高兴。后来潞州的刘从谏背叛，朝廷研究决定进行讨伐。这时李德裕为宰相，极力推荐任用石雄带兵出征。石雄奋勇拼杀，夺下了天井关，后来又和刘振共同攻破平定了黑山各个蕃王的部落。并且赶跑了南单于，迎接公主回国。这些都是石雄效的力。然而这一切都是武将的本份。如果不是宰相会用人，就没有他立功的机会。等到李公以太子少保的身分节制洛阳的时候。已经是仆射的石雄递交了一份公文为自己争官说：“我石雄立下了攻破天井关和平定黑山各蕃王的大功，然而只得了个镇守两块地盘的官职，希望能得到一个更大的地盘和官职养老。”丞相李德裕回复他说：“仆射攻破天井关收复潞州的功劳，国家已经酬谢你，让你当了河阳节度使。打败各个蕃王，平定西部边塞的功劳，又任命你为风翔节度使。这镇守两个地区的重要职务，难道不是对你的酬谢和奖赏吗？”于是石雄仍为两个地区军队的统帅，没有满足他更高的愿望，这些都和神灵当初说的一样。后来李德裕遭贬官来到潮州，有人对他讲了石雄应验神灵的事。李德裕明白一个人的兴盛和衰败都是命中注定的，便稍稍抑制了自己忧郁的心情。

又　石雄

会昌四年，刘稹败。当从谏时，有一人称；石雄七千人至，从谏戮之。至是石雄果七千人入潞州。（出《感定录》）

【译文】

会昌四年，刘稹战败。当刘从谏谋反时，有一个人说：“石雄带领七千人杀过来了。”刘稹将这个人杀了。以后石雄果然率领七千人杀进潞州。

贾岛

贾岛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艳。虽行坐寝食，吟咏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街。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求联句不可得。因搪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慢，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谪去，特授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终。（出《摭言》）

【译文】

贾岛的字是浪仙，在元和中年的时候，元稹和白居易的诗崇尚轻浅，贾岛独自追求诗的变化和冷僻，以达到矫艳的效果。不论是行走坐卧还是吃饭，他都忘不了吟咏做诗。曾经有一次，他骑着驴打着伞横截在京城的街道上。当时秋风劲吹，黄叶满地，贾岛忽然吟出一句诗来：“落叶满长安”，因为急切中想不出相对应的另一句诗来，忘记了回避冲撞了大京兆尹刘栖楚的轿子和仪仗队，被抓起来关了一宿。还有一次，他在定水精舍碰到了武宗皇帝，贾岛对皇帝十分轻慢放肆，皇帝非常惊讶，事情过后皇帝命令将他降职为长江县尉，过了不久又改任普州司仓，死在任职所。

崔洁

太府卿崔公名洁在长安，与进士陈彤同往衔西寻亲故。陈君有他见知，崔公不信。将出，陈君曰：“当与足下于裴令公亭飧鲙。”崔公不信之，笑不应。过天门街，偶逢卖鱼甚鲜。崔公都忘陈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闲人事，何如吃鲙。”遂令从者取钱买鱼，得十斤。曰：“何处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计会，及升亭下马，方悟陈君之说，崔公大惊曰：“何处得人斫鲙？”陈君曰：“但假刀砧之类。当有第一部乐人来。”俄顷，紫衣三四人，至亭子游看。一人见鱼曰：“极是珍鲜，二君莫欲作鲙否？某善此艺，与郎君设手。”诘之，乃梨园第一部乐徒也。余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极能敏妙。鲙将办，陈君曰：“此鲙与崔兄飧，紫衣不得鲙也。”既毕，忽有使人呼曰：“驾幸龙首池，唤第一部音声。”切者携衫带，望门而走，亦不暇言别。崔公甚叹异之。两人既飧，陈君又曰：“少顷，有东南三千里外九品官来此，得半碗清羹吃。”语未讫，延陵县尉李耿至，将赴任，与崔公中外亲旧，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来告辞。方吃食羹次，崔公曰：“有脍否？”左右报已尽，只有清羹少许。公大笑曰：“令取来，与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出《逸史》）

【译文】

太府卿崔洁在长安和进士陈彤一起去街西会朋友，陈彤有预知事物的本领，崔洁不相信。临出发的时候陈彤说：“我和你将在裴令公亭吃鱼。”崔洁不信，笑着不说话。走到天门街的时候，偶然碰到一份卖鱼的，所卖的鱼非常新鲜。崔洁忘了陈彤说过的话，对陈彤说：“咱们去街西边也没什么事，不如吃鱼吧。”于是就叫随从人员拿钱买了十斤鱼。然后说：“去什么地方做鱼？”随从的人说：“裴令公亭离这儿很近。”于是派人先去安排。等到了裴公亭前下马的时候，崔洁才想起陈彤所说过的话，大吃一惊说：“上哪儿去找人做鱼啊？”陈彤说：“只要借菜刀和砧板就行了，一会儿有几个歌舞艺人来。”过一会儿，真有三四个身穿华丽的紫色衣服的人来到裴公亭游玩。一个人看到鱼后说：“真是新鲜珍贵啊！您二位想做鱼吃吗？我精通这门技艺，帮你们加工安排吧。”经过询问，知道他们是梨园第一部乐器演奏人。其他的几个人走了以后，这个人便脱了衣服拿起刀来，敏捷熟练地做起鱼来。快要做好的时候，陈彤说：“这鱼我和崔兄吃，这个穿紫色衣服的人吃不着。”鱼刚做好，忽然有个送信的人喊：“皇帝到了龙首池，要叫第一部演奏！”做鱼的那个紫衣人拿起衣服就往外走，连招呼也顾不上打，崔洁深感奇怪。两个人吃鱼时，陈彤又说：“一会儿，有一个东南方向三千里地以外的九品官来这里，能喝半碗鱼汤。”话还没说完，延陵县的县尉李耿来了。他就要去上任，因为和崔洁是姑表亲戚，知道崔洁在裴令公亭，特意赶来辞行，刚赶上他们喝鱼汤。崔洁问：“还有鱼肉吗？”左右的人报告说已经吃完了，只剩下一点鱼汤。崔洁哈哈大笑着说：“快拿来，给县尉喝。”于是李耿喝了半碗鱼汤走了。延陵县尉只是个九品官。吃东西这点小事，都是命中注定的，更何况比他大的事呢！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数十二

李景让　李敏求　李君　马举　郑延济　李生

李景让

唐宣宗将命相，必采中外人情合为相者三两人姓名，捻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阙，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于命。故李孝公景让，竟探名不著，有以见其命也。（出《卢氏杂记》）

【译文】

唐宣宗将要任命宰相之前，必须把朝廷内外普遍认为可以胜任宰相的二三个人的姓名写在纸上团成团，放到书案上，用碗盖上，再点燃香虔诚地祈祷，然后伸手从碗下抓阄决定宰相的名字，以便顺应天命。已故的孝公李景让竟没有被抓中，有此可见他的命运怎么样了。

李敏求

李敏求应进士举，凡十有余上，不得第。海内无家，终鲜兄弟姻属。栖栖丐食，殆无生意。大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渐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无异人间。但不知是何处。良久，望见一城壁，即趋就之，复见人物甚众，呵呼往来，车马繁闹。俄有白衣人走来，拜敏求。敏求曰：“尔非我旧佣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是时随从二郎泾州岸，不幸身先犬马耳。”又问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每日判决繁多，造次不可得见。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今事须见他？”岸请先入启白。须臾，张岸复出，引敏求入大衙门。正北有大厅屋，丹楹粉壁，壮丽穷极。又过西庑下一横门，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又见著绯紫端简而侦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有被枷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窥觑门中而将入者。如丛约数百人。敏求将入门，张岸挥手于其众曰：“官客来。”其人一时俯首开路。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敏求趋拜讫，仰视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顾敏求，大惊，未合与足下相见。乃揖登席，绸缪叙话，不异平生。澥曰。幽显殊途，今日吾人此来，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仆幸居此处，当为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穷薄，故人当要路，不能相发挥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岂可将他公事，从其私欲乎？苟有此图，谪罚无容逃逭矣。然要知禄命，乍（“乍”原作“非”，据明抄本改）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簿，各题签榜，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以”原作“似”，据明抄本改）手叶却数十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又过一门，门扇斜开，敏求倾首窥之，见四合大屋，屋内尽有床榻，上各有铜印数百颗，杂以赤斑蛇，大小数百余。更无他物。敏求问吏：“用此何为？”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处。柳谓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至此，更欲奉留，恐误足下归计。”握手叙别。又谓敏求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即顾谓张岸：可将一两个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马，送二郎归。不得妄引经过，恐动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马。马疾如风，二人引头，张岸控辔，须臾到一处，天地漆黑。张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郎如梦觉。于时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后数月，穷饥益不堪。敏求数年前，半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时方以修进为己任，不然纳之。至是有人复语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适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敏求既成婚，即时领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贫，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久不得调。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任官数月，间步县城外，坏垣蓁莽之中，见一古碑，文字磨灭不可识。敏求偶令涤去苔藓，细辨其题篆，云：“晋张衡碑。”因悟食禄张平子，何其昭昭欤？（出《河东记》）

又一说：李敏求暴卒，见二黄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窥之，见马植在内，披一短褐，于地铺坐吃饭，四隅尽是文书架。马公早登科名，与敏求情善。遽入曰：“公安得在此？”马公惊甚，且不欲与之相见，回面向壁。敏求曰：“必无事。”乃坐从容。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钱物，遂岁支足。”敏求曰：“今既得见，乃是天意，切要知一年所得如何。”马公乃为检一大叶子簿，黄纸签标，书曰，“卢弘宣年支二千贯。”开数幅，至敏求，以朱书曰，“年支三百贯，以伊宰卖宅钱充。”敏求曰：“某乙之钱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窃欲侥求。”马公曰：“三二十千即可，多即不得。”以笔注之曰：“更三十千，以某甲等四人钱充。”复见老姥年六十余，乃敏求姨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见敏求喜曰：“某亦得回，知郎君与判官故旧，必为李奶看年支。”敏求婴儿时，为李乳养，不得已却入，具言于马公。令左右曰：“速检来。”大贴文书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趋出，见老奶告知，嗟怨垂泪。使者促李公去，行数十里，却至壕城，见一坑深黑，使者自后推之，遂觉。妻子家人，围绕啼注，云卒已两日。少顷方言，乃索纸笔细纪。敏求即伊慎之婿也。妻兄伊宰为军使，卖伊公宅，得钱二百千。至岁尽，望可益三十千。亦无望焉。偶于街中。遇亲丈人赴选。自江南至。相见大喜。邀食。与乡里三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赠钱三十千，一如簿中之数。卢弘宣在城，有人知者，为卢公话之，卢公计其俸禄，并知留后使所得钱，毕二千贯无余。李奶已流落，不在姨母之家，乞食于路。七百之数，故当箕敛，方可致焉。（出《逸史》）

【译文】

李敏求参加科举考试一共有十多次了，始终没有被录取。他无家可归，又没有兄弟可以投靠，已经快要到要饭吃的境地，几乎不想活下去了。大和初年的一天夜晚，他一个人坐在旅店的床上发愁，忽然感觉到灵魂和身体分离，全身轻飘飘的，像云气一样飘荡，渐渐来到荒郊野外，看见山川草木和人间的一个样，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过了很久，前面出现一座城镇，便走了进去，看见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忽然有一个身穿白衣服的人走过来给李敏求行了一个礼。李敏求问：“你莫非是我以前的仆人吗？”那个人说：“小人就是二郎您十年前所雇用的张岸，那时我跟随您去泾州河边，不幸淹死了。”李敏又问：“你现在干什么呢？”张岸回答：“自从来到这里，我就跟随柳十八郎了，一直为他效力。柳十八郎现在当太山府君判官，非常尊贵显赫，每天审理判决十分繁忙，轻易见不着他。您和柳十八郎不是往日的交情，今天的事必须见他，我先进去通报。”一会儿，张岸走了出来，带领李敏求走进官署大门。李敏求看见院子正北有座大厅，红柱子白粉墙，极为壮丽，又见西面一排房子有一扇门，门外有许多穿黄衣服和绿衣服的人；还有一些人穿着紫红色的衣服，手里拿着申诉状纸站着；还有一些人穿着白衣没戴头巾和帽子，倚着墙站着；还有一些人戴着木枷和锁链，被人牵着等候提审；还有人怀抱着公文案卷窥视门里准备进去，一共大约有几百人。李敏求就要进去，张岸挥手对其他人说：“有客人来了！”马上走过来一个人低着头为他们带路。不一会儿有一个人走过来向李敏求作揖，请他进去。李敏求看到一个身穿紫衣服的官员站在台阶下，李敏求上前行完礼，抬头一看，却是已故的秀才柳澥。柳澥仔细一看是李敏求，不由得大吃一惊，说：“不应该在这里和您见面。”立刻请他进屋里坐下，亲热地同他谈论往事。柳澥说：“阴间和阳世不是一条路，今天你来这里，真是意料之外的事。是不是有人错误地把他摄来了？幸好我在这里，必然替你作出安排。”李敏求说：“我到这里，并没有人传呼。”柳澥沉吟一会说：“这必然是你命该到此，但是应该快点回去。”李敏求说：“我贫困潦倒，你在这里执掌大权，不能帮助我改变一下命运吗？”柳澥说：“假如你在阳间当官，难道可以假公济私吗？如果有这样的企图，被处罚贬官是不能逃避的。但是你如果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我倒可以帮忙。”于是命令旁边一个穿黄衣服的官员说：“带领李二郎去曹司，简单给他看一下三年的情况。”李敏求跟随穿黄衣服的官员走出去，经过大厅东面，进入另一个院子里。院子四面都有房子，约六七间，窗户全都开着，满屋都是大书架，放满黄纸或白纸的书和帐簿，上面都有标签，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册。穿黄衣服的官员走到一个书架前，抽出一册帐簿，翻到一面，反折过去，只漏出十几行字让李敏求看。上面写的是：“李敏求到大和二年，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的五月，得到二百四十贯钱。”旁边还注着红字，内容是：“这笔钱从伊宰卖庄院所得钱中支付。又过三年得官，任职的地点是张平子。”看到这里，穿黄衣服的官员将帐簿合上。李敏求恳求把其余的部分看完，穿黄衣服的官员不同意，将他领出来。他们经过一个大门，门扇半开，李敏求伸头往里看，见也是四面大房子，屋子里都有床，上面有铜印数百颗，并且夹杂着长着红色斑点的蛇，大大小小有几百条，再没有别的东西。李敏求问穿黄衣服的官员：“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穿黄衣服的官员笑着没说话。回到柳判官那里，柳澥对李敏求说：“不是好朋友我不能让你看到这些，我真想留你多呆一会儿，又怕耽误了你回去的大事。”同他握手告别，又对他说：“这里很难得到扬州的毡帽，回去后请你送给我一顶。”然后对张岸说：“你带一两个人，骑马送李二郎回去，不许随便乱走乱看，以免惊动他不认识的人。”李敏求走出官署的大门，骑上借来的马，马快如风，两个人在前，张岸指引方向，一会儿跑到一个地方，天地一片漆黑，张岸说：“二郎保重。”李敏求觉得似乎被推落到大坑里面，随即便醒了。过一会儿天亮了，自己仍然在昨天晚上坐着发愁的旅店里。李敏求从此不再有考取功名的想法。几个月以后，贫穷饥饿处境更加困难，几年前，伊慎的几个儿子曾经请求李敏求作他们的妹夫。当时他考取功名的心切，所以没有同意。这时又有人对他提出这件事，李敏求很痛快地答应了，不出十几天就结婚了。伊家有五个女儿，四个早已嫁人，李敏求的妻子是最小的一个。她的哥哥伊宰刚刚把城南的一个宅院卖了，得了一千贯钱，全都分给了五个妹妹。李敏求已经结婚，便领了二百贯。四个姐姐说：“妹妹最小，李郎又穷，我们每人再拿十贯资助你们。”于是李敏求正好得到了二百四十贯钱。李敏求原来有低级官员的职务，长时间得不到升迁，这一年，就用这笔钱来参加上司选拔。第二年春天，被任命为邓州向城县尉。到任几个月后的一天，他没事到县城外游玩，在一片残垣废墟和荆棘丛生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代的石碑，文字磨损得看不清了。李敏求叫人把上面的青苔除掉，仔细辨认，看出上面刻的篆字是：“晋张衡碑”，因此明白了，“任职的地方是张平子”这句话是多么准确啊！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敏求突然死了，被两个穿黄衣服的人摄去，来到一座很大的官署，他悄悄往里面一看，马植在里面，穿着一件短衣服，坐在地上吃饭，屋子周围全是书架。马植早就考中进士，同李敏求的关系很好。李敏求突然进去说：“你怎么在这里？”马植非常惊讶，不愿和他相认，回过头面向墙壁。李敏求说：“没什么事。”于是马植才坐得自然了。李敏求问：“你这里是管什么事的？”马植说：“人们应得的钱物，按年支付。”李敏求说：“今天既然见面了，就是天意，我要知道一年收入多少钱？”马植便找到一大本帐簿，黄色的纸张，贴有标签，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卢弘宣每年两千贯”翻过几张到李敏求，上面用朱笔写着：“年三百贯，以伊宰卖宅院的钱支付”。李敏求说：“刚才那个人的钱够多的了，幸好碰到你，也给我添一点。”马植说：“二三十千还可以，再多了就办不到了。”于是便用笔注：“加三十千，以某某四个人的钱支付。”李敏求又碰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正是李敏求姨妈家的奶妈，家住在汇淮。她看见李敏求高兴地说：“我也要回去了，知道你和判官是好朋友，必须替李奶我看一看一年的收入。”李敏求小时候，是吃她的奶的，没有办法又走进屋，把情况讲给马植。马植命令左右的人说：“快找来。”管理大帐簿的文书说：“李奶每年七百贯。”李敏求立即出去，告诉了李奶，李奶流泪叹息。这时差人催促李敏求回去，走了几十里地，来到城外的壕沟边上，坑里一片漆黑，差人在后面往前一推，李敏求醒了，他看见妻子和家里的人正围着他哭，说他已经死了两天了。过了一会儿，李敏求才能说话，便叫人拿来纸和笔将梦中的情节详细记录下来。李敏求就是伊慎的女婿，大舅哥伊宰是个军使，卖伊家的一处宅院得了二百千钱。到了年底，李敏求应得的三十千钱还没有着落。偶然在街上碰到了一个老人等候任职，见了面非常高兴，共同去酒楼吃饭。一同来的另外三个人，都是李敏求在乡里时的朋友，他们一共凑了三十千钱送给李敏求，同帐簿上所写的数完全一样。卢弘宣也住在城里，有人将李敏求做梦的事告诉他。卢弘宣计算自己已经收入的钱，便知道到年底还能得多少钱，总共正好不会超过两千贯。李奶已经流落街头，不在李敏求的姨妈家里，在街上乞讨，七百贯的收入，也要一点一点地积攒，才能达到。

李君

行至昭应，曰：“某隐居，饮西岳，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径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后事否？”君再拜恳请，乃命纸笔，于月下凡书三封。次第缄题之。”“甚急则开之。”乃去。五六举下第。欲归无粮食。将住，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为穷矣。仙兄书可以开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无资用，开一封。可青龙寺门前坐。”见讫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时，不敢归。心自笑曰：“此处坐，可得钱乎？”少顷，寺主僧领行者至，将闭门。见李君曰：“何人？”曰：“某驴弱居远，前去不得，将寄宿于此。”僧曰：“门外风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牵驴随之。具馔烹茶。夜艾，熟视李君，低头不语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惊曰：“松滋李长官识否？”李君起颦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旧，适觉郎君酷似长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贫，长官比将钱物到求官。至此狼狈。有钱二千贯，寄在某处。自是以来，如有重负。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无事矣。明日留一文书，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载镪而去。鬻宅安居，遽为富室。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鞦辔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闻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无钱，即道，元是不要钱及第。李君惊而问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钱一千贯，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问曰：“此事虚实？”客曰：“郎君见在楼上房内。”李君曰：“某是举人，亦有钱，郎君可一谒否？”曰：“实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见之，话言饮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亲叔父。乃面定约束。明年果及第。后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顷数绝，危迫颇甚。谓妻曰：“仙师第三封可以开矣。”妻遂灌洗，开视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处置家事。”更两日卒。（出《逸史》）

【译文】

江陵副使李君当初自洛阳赴京城考取进士，走到华阴在旅店里碰到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李君围坐在炉子旁边喝茶，交谈得非常融洽。他们一路同行到了昭应，白衣人说：“我隐居在西岳华山，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情意。因为有事，我明天要到城里去，不能奉陪你了。你想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吗？”李君作揖表示感谢和恳求。于是白衣人拿过纸笔，在月光下写了三封书信，并一一封好，然后在每一封信皮上写上：“在非常困难和危急的时候才可以打开。”写完告辞走了。李君连续参加五六次科举考试都未被录取想要回家没有钱，想要住下去找不到立足之处，不得不自言自语道：“神仙哥哥的信可以打开了。”于是沐浴更衣，在早晨点燃香，然后将第一封信拆开。信上写的是：“某年某月某日，遇到困难没有钱用，拆开第一封信，然后可以到青龙寺门前静坐等候。”李君看完信后立即赶往青龙寺，在庙门口一直坐到黄昏也不敢离开，心中暗自发笑说：“就在这儿坐着，能得到钱吗？”一会儿，庙里的方丈领着行者来关门，看见李君问：“什么人？”李君说：“我的驴很瘦弱，居住的地方又远，无法走了，想在这里过夜。”方丈说：“门外风大寒冷，请到院里来吧。”李君牵着驴跟着方丈走了进去。方丈请李君坐下喝茶，夜深了。方丈反复观察李君，又低头沉思很久，突然问道：“您姓什么？”李君回答：“姓李。”方丈惊讶地又问：“松滋李大人你认识吗？”李君站起来悲伤地说：“那是我的去世的父亲。”方丈流着泪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刚才看你长得很像李大人，我找你已经很长时间了，今天恰巧碰到你。”李君泪流满面。方丈又说：“你现在十分贫穷，李大人那时拿钱到这里谋求官职，后来出了事，将两千贯钱寄存在我这里，从那以后，我感到负担很重。今天能够将钱交付给你，老僧这一生再没有什么值得牵挂的事了。明天你只要写个收条留下，就可以将钱取走。”李君悲喜交加，第二天早晨带着钱回去了。回去后他买了住宅住了下来，成了一个富户。从这以后，他又考了三年，仍然没有被录取，感到疲劳绝望，不想再考下去了。这时他想：考取功名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神仙哥哥的第二封信也可以打开了。于是他又沐浴，在清晨把信拆开，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想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可以拆开第二封。可以去西市场马鞍具行旁边的酒楼。”看完后，他立即赶到西市，登上酒楼喝酒。听到楼下有人说：“叫他明天早晨就来，没有钱不行。”又一人说道：“原先考取进士是不要钱的。”李君惊奇地问对面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对面那人说：“侍郎的公子做了笔买卖，给他一千贯钱，保证你考中进士。昨天有个到约定时间来取钱的，今天要将他的名字勾去。”李君问：“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人说：“侍郎的公子就在楼上房间内。”李君说：“我是举子，也有钱，能让我见一见公子吗？”那人说：“真是这样的，有什么不可以。”于是带着他见到了侍郎的公子。见面后他们坐下来一起喝酒。李君问：“你是侍郎的公子吗？”公子说：“主考官是我的亲叔父。”于是他们当面说定，做了这笔交易。第二年，李君果然考中进士。做官一直做到江陵副使。一天，他突然心口痛，一会儿工夫就昏迷好几次，病情非常危险。他对妻子说：“神仙师傅的第三封信可以拆开了。”妻子立即洗澡洁身，然后将第三封信拆开。见上面写的是：“某年某月某日，江陵副使患心痛病，可以交待遗嘱，处理后事了。”两天后李君死了。

马举

淮南节度使马举讨庞勋，为诸道行营都虞侯。遇大阵，有将在皂旗下，望之不入贼，使二骑斩之，骑回云：“大郎君也。”举曰：“但斩其慢将，岂顾吾子。”再遣斩之，传首阵上，不移时而败贼。后大军小衄，举落马，坠桥下而死。夜深复苏，见百余人至，云：“马仆射在此。”一人云：“仆射左胁一骨折。”又一人云：“速换之。”又曰：“无以换之。”又令取柳木换，遂换之。须臾便晓，所损乃痊，并无所苦。及镇扬州，检校左仆射。（出《闻奇录》）

【译文】

淮南节度使马举讨伐庞勋，被朝廷封为诸道行营都虞侯。一天遇到一场大仗，有一名将官立马在对面的旗帜下面，看到他一直不向前攻入贼兵的队伍里，马举命令两员骑马的将官去杀了他。那员将官去了后又返了回来，对马举说：“那是大公子呀！”马举说：“只是叫你们斩杀慢将，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又派两人返回去，杀了进军不力的军官，然后将头颅在阵前传示，不多时就将贼兵打败了。后来大军遇到了小的挫折，马举落马掉到桥下摔死了。半夜时苏醒过来，看见来了一百多人，其中一个人说：“马仆射在这里。”又一人说：“仆射左胁下断了一根肋骨。”另一人说：“快换了。”回答说：“没有可以替换的。”那人命令取柳树枝换上。于是这些人给他换上柳枝肋骨。一会儿天亮了，马举的伤已经痊愈了，并且丝毫不感到疼痛。等到他镇守扬州时，被朝廷任命为检校左仆射。

郑延济

宰相堂饭，常人多不敢食。郑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厅欲食次，其弟延济来，遂与之同食。延济手秉饧饦，餐及数口，碗自手中坠地。遂中风痹，一夕而卒。（出《中朝故事》）

【译文】

宰相的工作餐，一般人都不敢跟着吃。郑延昌当宰相时，一天在办公的地点刚要吃中午饭，他的弟弟郑延济来了，于是便跟着他一块吃饭。郑延济手拿着汤饼没吃几口，手中的碗突然掉到地上，得了中风病，不过一天就死了。

李生

契贞先生李义范，住北邙山玄元观。咸通末，已数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门内，必改服歇辔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许人，年貌可五十余，与先生叙宗从之礼，揖诣其所居。有学童十数辈，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贫窭，日不暇给。自此先生往来，多止其学中，异常款狎。忽一夕，诣邙山，与先生为别。拥炉夜话，问其将何适也？生曰：“某此别辞世矣，非远适也。某受命于冥曹，主给一城内户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毕，不可久住。后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于此山之下，所阙者顾送终之人。比少一千钱，托道只贷之，故此相嘱，兼告别矣。”因曰：“人世用水，不过日用三五升，过此必有减福折算，切宜慎之。问其身后生计，生曰：“妻聘执丧役夫姓王，某男后当为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间，且寄食观中也。”先生（“生”下疑脱“曰”字）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阴骘品定。言讫，及晓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霁，李生之妻与数辈诣先生，云：“李生谢世，今早葬于山下，欠一千钱，云尝托先生助之，故来取耳。仍将男寄先生院。”后江南僧行成果至，宿于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承有约，当教以事业，度之为僧。”二岁余，行成复至，已为僧矣。诵法华经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经授之，经年不能记一纸。人之定分，信有之焉。（出《录异记》）

【译文】

道士李义范的道号叫契贞，住在北邙山的玄云观。咸通末年，已经有许多年了，每次进入洛阳城的徽安门内，都必须下马更衣。有个叫李生的，不知道原来是什么地方的人，年龄大约在五十多岁，与李义范交谈认定了堂兄弟的关系，请李义范到他的家里。他那里有十多个年幼的学生，李生自己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所住的房子非常简陋，吃了上顿没下顿。从此李义范经常来作客，大多数到他开的学堂里，关系处得非常融洽。忽然有一天，李生来到邙山，与李义范告别，夜里坐在炉子旁边说话，李义范问李生要去什么地方？李生说：“我这次告别是离开人间，并不是出远门。我为阴曹地府做事，负责管理供应城里每户人家每天所用的水，这个月任期就满了，不能久住人间，三天后就会死了。”又说：“人间的水，一天使用不应超过三五升，超过了必然减福折寿，一定要注意。”李义范又问他死以后，家里的生活怎么办？李生说：“妻子再嫁的人家是执丧役夫姓王，儿子长大以后当和尚。然而他的师傅在江南，两年后才能来到这里，名字叫行成。行成没来的这段时间，寄居在观里。”李义范说：“便叫他学道可以吗？”李生说：“他是当和尚的材料，这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是阴间安排的。”第二天早上，李生告辞走了。从这天起，李义范被风雪所阻挡，五天没有去洛阳城。雪后天刚放晴，李生的妻子和几个学生来找李义范说：“李生死了，今天早晨葬在山下。他生前欠了一千文钱，说是曾经拜托先生帮助偿还，所以前来取钱，然后将儿子寄养在观里。”后来江南的和尚行成果然来了，同李义范住在一起，李义范便将李生的儿子托付给他，行成很高兴地同意了，说：“既然他父亲生前就找过我，我一定教他学习经文佛法，剃度他为和尚。”二年以后，行成又来了，李生的儿子已经成为一名和尚，诵法华经非常精通熟练。当初李义范教他道家经文时，一年也记不住一页。相信人是有命运即定数的。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数十三

成汭　杨蔚　欧阳澥　伊璠　顾彦朗　李甲　房知温　窦梦征　许生 杨鼎夫　牛希济　阴君文字　贫妇　支戬

成汭

唐天祐中，淮师围武昌，杜洪中令乞师于梁王。梁与荆方睦，乃讽成中令汭帅兵援之。汭欲往亲征，乃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余华壮，即可知也。饰非拒谏，断自其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辞。唯孔目吏杨厚赞成之。舟次破军山下，为吴师纵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兵士溃散。先是改名曰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岂前兆乎。湖南及朗州军入江陵，俘载军民职掌伎巧僧道伶官，并归长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说，前定矣。（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天祐中年，淮师攻打围困武昌，杜洪中令派人向梁王求救。梁王和荆州方面的关系很好，便同意让成中令汭率领军队去援救。汭想要亲自出战，叫人造了一艘巨大的战船，三年才造完，起名叫做“和州载号”。船上有几层大小船舱，设立各种官职和组织，实行类似于官署衙门里那样的建制。号称“船高与山齐，船大截断海”，其余部分的华丽和壮观也可想而知了。各级将官和参谋人员虽然对造这样大的船有意见，但是由于惧怕汭的威严和独断专行，也只能与他周旋，不敢提一句意见，只有孔目杨厚表示赞成修造大船。大船出征驶到军山下，被吴在师放火烧毁，汭掉到水里淹死，兵将败逃。“汭”字分开念是水内，死在水里岂不是应了前兆吗！后来湖南和朗州的军队进入江陵，将抓到的士兵百姓、江湖艺人、能工巧匠，甚至和尚、道士全都带回长沙。改名为“汭”以有“和州”的说法，真是事先确定的。

杨蔚

唐杨蔚使君典洋源。道者陈休复每到州，多止于紫极宫。弘农甚思一见，而颖川辄便他适。乃谓诸道士曰：“此度更来，便须申报。”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将拥旆而至，遂披揖。杨公曰：“向风久矣，幸获祗奉。敢以将来禄算为请，勿讶造次。”颖川呼人为卿，乃谓州牧曰：“卿三为刺史，了更无言。”杨不怿，以其曾典两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见任为终焉之所。迩后秩满无恙，不谕其言。无何又授此州，亦终考限。罢后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殒于邦。即三为刺史之说，果在于此乎？杨公季弟汭，为愚话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刺史杨蔚到洋源出任洋州刺史，道士陈休复每次到洋州都住在紫极官，刺史很想见他，而陈休复总是又到别处去了。刺史对众道士说：“下次再来，一定要报告。”一天陈休复又来了，道士们立即报告给杨蔚。一会儿，州里的兵马举着旗帜仪仗保护着杨蔚来到观外，刺史和道士见面互相行礼问候。杨蔚说：“久闻道长的大名，今天有幸相见，请不要认为太突然，将我以后还能当什么官告诉我。”陈休复将杨蔚请到观内，对杨蔚说：“你将任三次刺史，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杨蔚不太高兴，因为他已经当了两个郡的刺史，现在正是第三个地方。从此他常常认为现任洋州作为终老的地方，后来任期满了，他也没有什么病，以为陈休复说的不准，过了不久朝廷又续任他为本州刺史，期满后又任命一次，连续三任，死在任职期间。“任三次刺史”的话果然应验了，以上这些事情是杨蔚最小的弟弟杨王比告诉我的。

欧阳澥

欧阳澥者，四门之孙也。薄善词赋，出入场中，近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则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意甚怜之。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病而卒。巨容因籍澥答书，呈于公。公览之抚然。因曰：“十年不见，灼然不错。”（出《摭言》）

【译文】

欧阳澥是欧阳四门的孙子。少稍稍见长于吟诗做赋，参加科举考试近二十年。韦中令善主持考试，欧阳澥拿着自己的文章登门求教，但十多年也没有见到韦中令一面，然而他不论韦家婚丧嫁娶都上门请安送礼，从来不曾间断。韦中令虽然没说什么，但心中对他很是可怜惋惜。中和初年，韦中令跟随皇帝去西川，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当时欧阳澥寄居在汉南，韦宰相知道以后，写了一封信给襄阳大帅巨容，让他推荐录用欧阳澥做官。巨容得到信后非常高兴，对待欧阳澥如上宾，推荐他做官外，又送给他上千贯钱，并在官署设宴待他。过后选择日期送他去上任，然而他突然发作心脏病死了。巨容将欧阳澥写给宰相的感谢信送给韦宰相看，韦宰相看完说：“十年没有见到我的面，这次也没当上官，命运安排得多么明显不会有错。”

伊璠 黄巢污践宫阙，与安朱之乱不侔。其间尤异，各为好事传记。轩裳农贾，挈妻孥潜迹而出者，不可胜记。至有积月陷寇终日逃避，竟不睹贼锋者。独前泾阳令伊璠，为戎所得，屡脱命于刃下。其后血属相失，村服晦行，及蓝关，为猛兽搏而食之。患祸之来，其可苟免？（出《唐阙史》）

【译文】

黄巢攻入京城，与安禄山和朱泚的叛乱不同。特别是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尤其不一样，为一些好事的人流传记录下来。当时的官员、商人、农民、手工艺人带着妻子儿女偷偷逃出城外的人多得没法计算，其中有的人在贼兵占据好几个月的情况下，终日逃避，竟幸运得没有和贼兵正面遭遇。只有前泾阳县县令伊璠被贼兵抓住，但是却屡次在刀下逃脱性命。后来他和家人走散，换上村民百姓的衣服，偷偷逃到蓝关，竟被猛兽吃了。真是灾祸来了，怎么能够逃脱呢？

顾彦朗

东川顾彦朗，以蔡叔向为副使。感微时之恩，惟为戎倅而尝加敬。其弟彦晖嗣袭，酷好洁净，尝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备给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轻薄。韦太尉照度，收复蜀城，以彦晖为招讨副使。在军中，每旦率幕官同谒掌武，而蜀先主预焉，共轻忽之。虽昭度亦嫌其不恭。彦晖袭兄位。尔后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温术等毙焉，先是蔡叔向（“向”字原本阙，据明抄本补）职居元寮，乃顾氏之心膂，与所辟朝士，优游樽俎，不相侔矣。小顾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生因其隙，宣言以间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尔得否？”由是叔向辞职闲居，王乃举军而伐之。在蜀，有术士朱洽者，常谓人曰：“二顾虽位尊方镇，生无第宅，死无坟墓。”人莫谕之。或曰：二顾自天德军小将，际会立功，便除东川，弟兄迭据。大顾相薨，遗命焚骸，归葬丰州，会多事未果。至小顾狼狈之日，送终之礼又阙焉。即朱氏言，于斯验矣。（出《北梦琐言》）

【译文】

东川的顾彦郎任蔡叔向为副使，是为了报答在未发达时蔡叔向对他的照顾，虽然是下级，都很尊敬。后来顾彦郎的弟弟顾颜晖继承了他哥哥的官职。顾彦晖有爱干净的洁癖，总是嫌弃别人身上有臭味，他左右的人每天都洗澡薰香以准备他的招唤。他所任用的官员和参谋也大都是朝中贵族的子弟，轻薄腐化没有真实本领。太尉韦昭度带兵收复成都，任用顾彦晖为招讨副使。在行军作战中，顾彦晖每天早晨率领众将官和参谋人员拜见太尉的时候，原来的蜀主在场他们都很傲慢地对待，就连太尉韦昭度也觉得他太狂妄。顾彦晖是世袭得来的爵位，后来被蜀主打败，杀了他的全家，郎官温术等也被蜀主杀了。原来因为蔡叔向职居元寮，是顾家的亲信骨干，和顾彦晖可偏爱的那些贵族子弟的吃喝玩乐不问军务完全不同，顾彦晖对蔡叔向又敬又怕，嫌他掣肘碍事。蜀王先生知道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便使离间计进一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散布流言说叔向讲过：“不用蔡叔向，看他顾彦晖还能干成什么事？”结果逼迫得蔡叔向只好辞职回家闲居。蜀王乘机出兵攻打顾彦晖。蜀郡，有个叫朱洽的江湖术士经常对别人说：“顾彦明和顾彦晖虽然镇守一方，官高位尊，但是都活着没有房宅，死了没有坟墓。”人们都不能理解。他还说：“顾彦郎和顾彦晖从天德军中的小将遇到机会立了战功，便得到了镇守东川的官职。顾彦郎临死的时候嘱咐将他火化，以使将来将他的骨灰带回家乡丰州安葬，但是因为当时事情太多没办成，等到顾彦晖死的更加狼狈，连送终的葬礼都没有。完全应验了朱洽所说的话。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岁饥馑，徙家邢台西南山谷中。樵采鬻薪，以给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风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寝于庙宇之间，松柏之下。须臾有呵殿之音，自远而至。见旌旗闪闪，车马阗阗，或擐甲胄者，或执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简者，揖让升阶，列坐于堂上者十数辈，方且命酒进食。欢语良久，其东榻之长，即大明山神也，体貌魁梧，气岸高迈。其西榻之首，即黄泽之神也，其状疏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余即不知其名。坐谈论，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禀命玉皇，受符金阙。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数百里间，幸为人主，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岁有丰登之报，民无扎瘥之疾。我之所治，今兹若是。”其一曰：“清冷之域，泱漭之区，西聚大巅，东渐巨浸，连陂凑泽，千里而遥。余奉帝符，宅兹民庶，虽雷电之作由己也，风波之起由己也，鼓怒驰骤，人罔能制予。予亦非其诏命，不敢有为也；非其时会，不敢沿溯也。正而御之，静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鱼鳖蕃焉，感卤磊块而滋殖，萑蒲蓊郁而发生。上天降鉴，亦幸无横沴尔。”又一曰：“岭之地，　嵪之都，分坱圢之一隔，总飞驰之众类。熊罢虎豹，乌鹊雕鹗。动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职耳，何假乎备言。”座上佥曰：“唯唯。”大明之神，忽扬目盱衡，咄嗟长叹而谓众实曰：“诸公镇抚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陆，各有所长。然而天地运行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巨盗将兴，大难方作。虽群公之善理，其奈之何？”众咸问：“言何谓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窃闻众圣论将来之事，三十年间，兵戎大起。黄河之北，沧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余万人。当是时也，若非积善累仁，忠孝纯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华胥遮毗二国，待兹人众，用实彼士焉。岂此生民寡祐，当其杀戮乎？”众皆颦蹙相视曰：“非所知也。”食既毕，天亦将曙，诸客各登车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平旦，李甲神思怳然，有若梦中所遇。既归，具以始末书而志之。言于邻里之贤者，自后三十余载，庄皇与梁朝对垒河岸，战阵相寻。及晋宋，戎虏乱华，干戈不息，被其涂炭者，何啻乎六十万焉。今详李生所说，殆天意乎？非人事乎？（出《刘氏耳目记》）

【译文】

唐朝天祐初年，有个叫李甲的常山人，因为遇到了灾荒年景，将全家搬到邢台西南的山谷中居住，每天打柴维持生活。有一次他夜间来到大明山下，正赶上暴风雨，便躲进神庙里面避雨。一直到半夜，雷雨才停止。李甲只好睡在庙里的松柏树下。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听到有官员出行时前呼后拥的吆喝声，由远而近。随即又看见旌旗招展，听到车马行进的声音。来的人中有的身披武将的盔甲，有的拿着长矛，有的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宽大的鞋子，还有的穿着官服，拿着象简，他们互相谦让着登上台阶，按顺序坐在堂上，大约有十多个人。坐下之后，摆上酒宴，笑谈畅饮。坐在东面的第一个人是大明山神，他身材高大魁梧，气宇轩昂。坐在西面的第一个人是黄泽水神，他瘦小干枯，但说话的声音却清晰宏亮，他旁边坐的是漳河河伯，其余的就不知道是谁了。他们谈论探讨着阴间和人世的事。其中的一个说：“我在天宫接受玉皇大帝的任命，管理太行山一侧到清河和漳河岸边方圆数百里的广大地区，虽然受命主持一切，但不敢懒惰懈怠，贪图安乐；不敢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不敢倚仗地位，欺压下属和百姓，兢兢业业，认真治理这一方土地上的一切，以便报答天帝。所以年年有丰收的喜报，百姓安居乐业，没有瘟疫流行，我所治理的这个地方，如今就达到了这个程度。另一人着说：“我治理的地方人烟稀少，区域辽阔，西靠大山，东临大海，湖泊连着沼泽，有千里之遥。我秉承上帝的旨意，管理这广大的区域和民众，打雷下雨由我作主，刮风掀浪由我指挥，人是不能干涉我的行动的。但我若不是奉了上天的命令，也不敢做任何事情。不是季节应该变化的时候，我不敢违反常规随便安排，尽职尽责地治理守护这一方土地，致使这里的草木茂盛，鱼鳖繁衍，水土滋润，芦苇薄草生长得郁郁葱葱。更加幸运的是上天派来巡视检查的官员，也没有随意干涉和胡乱指挥的现象。又一人说：“崇山峻岭，沟壑纵横，高低不平，有各种飞禽走兽生长出没，不让他们伤害百姓是我的职责，不用我来一一陈述和表白，来应付上天的审查。”大家都点头称是。这时大明山神忽然举目扬眉，唉声叹气地对众人说：“大家镇守一方，管理万物，或是在湖泊，或是在陆地，各有所长，然而天地运行的法则所决定，人类生灵的厄运即得来临，到时候盗贼兴起作乱，灾难降临。虽然大家善于治理，但也无可奈何。”大家一齐问他：“你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大明山神说：“我昨天上天去朝拜玉皇大帝，偷偷听到了众位上仙在议论将来的事情。他们说以后三十年里，战乱不断，死伤人民六十余万人。到时候，如果不是仁义行善，忠孝两全的至诚君子，都不能幸免。再加上西北方向的华胥和遮毗两个国家，乘机侵犯中原领土。难道老百姓就无法保护，就应该遭受屠杀吗？”大家听了，都皱着眉头，互相看着说：“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大家吃喝完了，天已拂晓，便各自登车而去。大明山神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等到天亮以后，李甲精神恍惚，好像是在做梦，回到家里以后，他将遇到的事情详细记录下来，并告诉了邻居中有知识、有威望的人。从这以后三十多年，庄皇与梁朝各自守在黄河岸边，找机会攻击对方，等到后晋和宋韩，西边的蕃邦国家侵犯中原，刀兵四起，战乱不断，被战争杀害的老百姓不止六十万人。今天详细记录下来李甲所说的事情，想问一问，这只是上天的意思呢？还有没有人为的因素呢？

房知温

故青帅房公知温，少年与外弟徐裀（“裀”字原本阙，据明抄本补）为盗于衮郓之境，昼则匿于古冢。一夕遇雨未出间，二鬼至。一鬼曰：“此有节度上（明抄本“上”作“土”）主，宜缓之。”与外弟俱闻之。二人相问曰：“适闻外面语否？”徐曰：“然。”房曰：“吾与汝未知孰是？来宵汝当宿于他所，吾独在此以验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复曰：“昨夜贵人尚在矣。”房闻之喜。后果节制数镇，官至太师中书令东平王。则知晋书说魏阳元闻鬼以三公呼之，为不谬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已故的青州节度使房知温，年轻的时候和表弟徐裀在衮州和郓城一带当盗贼，白天藏身在古墓里面。有一天晚上下雨，他们没有出去，有两个鬼来了。一个鬼说：“这儿有节度使大人，我们应该等一会儿。”房知温和他的表弟都听到了。他们互相问对方说：“刚才外面说的话你听到了吗？”徐裀说：“听到了。”房知温说：“我和你不知道是谁，明天晚上你到别的地方去睡，我自己在这里验证一下。”等到第二天晚上，两个鬼又来了，一个鬼又说：“昨天晚上的贵人还在。”房知温听了很高兴，后来他果然当官节制许多地方，最后当上了太师中书令东平王。由此可知晋书目上所说的魏阳元听到鬼称他为三公的记载，是不错的。

窦梦征

朱梁翰林窦学士梦征，以文学称于世。时两浙钱尚父有元帅之命。窦以钱公无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泽，不称是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窦谪掾于东州。及失意被谴，尝郁郁不乐。曾梦有人谓曰：“君无自苦，不久当复故职。然将来慎勿为丞相。苟有是命，当万计避之。”其后窦复居禁职。有顷，迁工部侍郎。窦忽忆梦中所言，深恶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逊避。未几果卒。（出《玉堂闲话》）

【译文】

朱梁翰林窦梦征，因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而非常有名望。当时朝廷将授予两浙的钱尚父为元帅。窦梦征认为钱尚父没为朝廷立下什么功劳，却独自镇守一方，坐享朝廷的恩惠，很不称职，便在上朝的时候手捧奏章哭着对此事加以评论。第二天，窦梦征被贬官到东州。从他遭谴责被贬官开始，心中一直不高兴。有一天他梦到一个人对他说：“你不要不高兴，不久就会官复原职，但是将来注意不要当丞相。如果皇帝想任命你为丞相，你一定要千方百计的推辞。后来窦梦征果然官复原职，不久又升任工部侍郎，就是丞相之一。窦梦征忽然想起梦中那人所说过的话，所以非常厌恶这个官职，可是已经接受了任命，没有办法推辞逃避，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死了。

许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门客许生，暴卒，随使者入冥。经历之处，皆如郡城。忽见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将军朱仁忠食禄。”生极讶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误追之矣。”谓生曰：“汝可止此，吾将白于阴君。然慎忽窥吾簿。”吏既出，生潜目架上有签牌曰：“人间食料簿。”生潜忆主人朱仁忠不食酱，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晓其文。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裀目责之。生恐惧谢过，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酱，是敢窃食簿验之。愿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于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还。其径路微细，随使者而行。忽见一妇女，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抱一孩子，拜于道旁。谓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顷年因产而死，竟未得受生。饥寒尤甚，希君济以准资缗数千贯。”生以无钱辞之。妇曰：“所求者楮货也。君还魂后，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忏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国寺，将其阈，为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既悲喜，问其冥间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将军。”言其牌粟之事，又话见君亡妻，言其形实无差。后与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后，忽觉酱香，今嗜之颇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验也。自尔朱写经毕，许生燔纸数千。其妇于寐中辞谢而去。朱果为金吾将军。显晦之事，不差毫厘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的门下食客许生突然死去，跟随着阴间派来的使者走入阴间，经过的地方和人间的城镇一样。许生看到地上堆着几千石粮食，中间插着一个木牌写着：“金吾将军朱仁忠的俸禄粮食”许生非常惊讶。等来到官署，使者将他领到一间公堂之上，主事官员按着帐簿说：“这个人抓错了。”又对许生说：“你可以等在这里，我去跟阴君说明情况。但是你要注意，不要翻看我的帐簿。”说完就出去了。许生抬头看架上有一个标签写着：“人间食物簿”。许生想起主人朱仁忠不吃酱，想要知道其原因，便将那本帐簿拿下来翻阅，但是看不懂上面的大多数文字。一会儿，主管官员回来了，发现许生偷看帐簿后非常生气，瞪着眼睛责备他。许生害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对官员说：“我平时受到朱仁忠的恩惠，知道他不吃酱，所以偷看帐簿加以验证，请你原谅我的罪过。”官员的怒气消了一点，拿过帐簿，在朱仁忠的名字下批注：“加大豆三合”。然后命令先前那个使者带领朱仁忠回去。他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许生跟着使者走着，忽然遇到一个妇女，面容憔悴，衣衫褴褛。还抱着一个小孩，在道旁对他们行礼，对许生说：“我是朱仁忠死去的妻子，那年因为难产而死，竟没有得到轻生。现在饥寒交迫，希望您能资助我几千贯钱。”许生以没钱为理由，不答应她的要求。妇女说：“我所要的是纸钱，你只要将纸钱焚烧就可以了。另外还要告诉朱仁忠为我抄写部《金光明经》表示忏悔，可以为我求得一条超生的路。”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相国寺。许生刚要跨过门坎，使者在后面一推，他跌倒在地上醒了。朱仁忠又悲又喜，询问他阴间的事情。许生说：“您不久能当金吾将军。”又将看到他的俸禄牌和他死去的妻子的事说了，所说的长相一点不差。后来和朱仁忠一起吃饭，朱仁忠说：“自从你死以后，我忽然觉得吃酱很香，现在吃得很多，这就是批注加大豆三合的验证吧。”朱仁忠写完《金光明经》，许生烧了几千贯纸钱，朱仁忠的妻子在梦中感谢告辞而去。后来朱仁忠果然当上了金吾将军。阴间所得到的预示，同事物的真实情况分毫不差。

杨鼎夫

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顷岁，会游青城山。过皂江，同舟者约五十余人。至于中流，遇暴风漂荡，其船抵巨石，倾覆于洪涛间。同济之流，尽沉没底。独鼎夫似有物扶助，既达岸，亦困顿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盐里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谢，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诗以记。后归成都，话与知己。终莫究盐里人之义。后为权臣安思谦幕吏，判榷盐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则，以属分料盐百余斤裹束，将上蜀郊营葬。至是盐里之词方验。鼎夫旧记诗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差记雀衔环。”（出《北梦琐言》）

【译文】

进士杨鼎夫善于吟诗作词，为人们所称赞。近年，他与别人一同去青城山游玩，同船五十多人一同横渡皂江，船到江心，突然遇到大风将船吹离航线，撞到巨石上，顷刻之间便沉没在波涛之间。同船上的人都沉到江底淹死了，唯独杨鼎夫似乎有什么东西托着他送到岸边，这时他已经没有力气了。突然来了个老头，用手杖将他拉到岸上来，并且笑着对他说：“你应该是盐里的人，本来就不是水中的东西。”杨鼎夫上岸后没来得及致谢，突然失去了老人的踪影，他作了一首诗作为纪念。回到成都后，他将这段经历告诉知心朋友，但谁也不明白“盐里人”的意思。后来他当上了有权势的大臣安思谦的参谋，协助处理专卖食盐的案件，突然得病死了。天热有味，使用粗盐一百多斤将他裹束起来，运到郊外埋了。到这时，“盐里人”的话才得以验证。杨鼎夫当时作的诗是：“青城山峭皂江寒，欲渡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羞记雀衔环。”

牛希济

蜀御史中丞牛希济，文学繁赡，超于时辈。自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或梦一人介金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禄。”觉而异之。旋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季父也（大阮即给事中峤也）。仍以气直嗜酒，为季父所责。旅寄巴南，旋聆开国，不预劝进。又以时辈所排，十年不调。为先主所知，召对，除起居郎，累加至宪长。是知向者之梦，何其神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蜀国的御史中丞牛希济，文章写得很好，远远超过了同年龄的人。他自己说：“早几年我还在学校里学习，如果考文章诗词我就可以轻易地被录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披着金甲的人对他说：“你命中没有考取功名的福份，到四十五岁以上才能当官。”他醒了以后感到非常奇怪。随后他便遇上了战乱，逃到蜀郡，寄居在叔父家里。因为心情不好他经常喝酒，被救父斥责了一顿。他又跑到巴南，正碰上开邦立国，他想要进出，又被同龄的人所排挤，十年的时间没有得到升迁。被先主知道了，将他找来考查，任命为居郎，逐渐升到宪长。这时候他才知道，当时做的梦是多么的灵验。

阴君文字

顷岁有一士人，尝于寝寐间若被官司追摄，因随使者而去。行经一城，云是镇州，其间人物稀少。又经一城，云是幽州，其间人物众广。士人乃询使者曰：“镇州萧疏，幽州繁盛，何其异乎？”使者曰：“镇州虽然少人，不日亦当似幽州矣。”有顷至一处，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见士人至前，即曰：“误追此人来，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阴司，乃前启阴官曰：“某虽蒙放还，愿知平生官爵所至。”阴官命取纸一幅，以笔墨画纸，作九个围子。别取青笔，于第一个围子中，点一点而与之。士人置诸怀袖，拜谢而退。及寤，其阴君所赐文字，则宛然在怀袖间，士人收藏甚秘。其后镇州兵士，相继杀伤甚众。故知阴间镇州，即日人众，当不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录事参军，缣缕而卒。阴官画九围子者，乃九州也，冀州为九州之第一，故点之；其点青者，言士人只止于录事参军，绿袍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近年来有一个男子，曾经在睡觉做梦的时候被官差追捕，尾随官差而去。经过一座城镇，官差说是镇州，城里人很稀少。又经过一座城镇，说是幽州，城里人物众多热闹。男子问官差说：“镇州人少，而幽州人多热闹，相差得太悬殊了。”官差说：“镇州虽然人少，但不久也会像幽州一样。”一会儿，到了一个地方，有座官府，里面有个大官。看到男子走过来，大官说：“这个人是抓错的，应该立刻放回去。”男子知道这是阴间，走上前去向大官请求说：“我虽然被放回去，但是还想知道一生能当什么官？”大官叫人拿来一张纸，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九个圆圈，又拿起一支绿笔，在第一个圆圈里点了一笔，然后把它交给男子。男子小心地放在怀里，表示感谢后退了出去。男子睡醒后阴间大官给他的纸张文字还在怀里，他小心秘密地收藏了起来。后来镇州军队互相残杀，伤亡很多，这才知道了阴间官差所说阴间镇州不久人多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后来男子当上了冀州录事参军，最后在贫困中死去。阴间大官所画的九个圆圈，就是指九州，所以加点。点是绿色的，是说男子最终只能做到录事参军，穿绿色袍子。

贫妇

谚云：一饮一啄，系之于分。斯言虽小，亦不徒然。常见前张宾客澄言，顷任镇州判官日，部内有一民家妇，贫且老，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穷贱，形体袒露，遗一单衣。其妇得之，披展之际，而未及体，若有人自后掣之者，举手已不知衣所在。此盖为鬼所夺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民间谚语说：“一饮一啄，系之于分。”意思是说，人们的饮食衣物，都是命运所决定的。话虽然少，但也不是白说的。曾经听从前的客人张澄说过，他前几年任镇州判官的时候，街上一个老百姓家的妇女，又老又穷，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有的人看她太穷了，破衣服露出了身体，便给她一件单衣服。她将衣服拿到手里后，正往身上披，还没等碰到身体，好像后面有人夺了过去，举手之间衣服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这都是鬼给夺去了。

支戬

江左有支戬者，余干人，世为小吏，至戬，独好学为文。窃自称秀才。会正月望夜，时俗取饭箕，衣之衣服，插箸为嘴，使画盘粉以卜。戬见家人为之，即戏祝曰：“请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画粉宛成司空字。又戬尝梦至地府，尽阅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余。”他人籍不可记，唯记其友人郑元枢云：“贫贱无官，年四十八。”元枢后居浙西，廉使徐知谏宾礼之，将荐于执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实年四十八。戬后为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恒以此事话于亲友，竟卒于任，年五十一。（出《稽神录》）

【译文】

江左有个余干人叫支戬，世代都是当小官的，传到他这一辈，他却喜欢做文章，并自称为秀才。每当正月十五，当地的风俗是取一支簸箕，盖一件衣服，上面插一根筷子作嘴，使筷子在簸箕里的面粉上写字来预测吉凶。支戬见家里人都在忙着预测自己的吉凶，他也走过去开玩笑地说：“请预测支秀才将来能当什么官？”只见筷子在面粉上写了两个字，好像是“司空”。支戬还曾经做梦到阴曹地府，将花名册都翻阅了。看到自己那一页上写着：“官到司空，寿命五十多”。别人的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朋友邓元枢是“贫贱不能当官，寿命四十八”。邓元枢后来搬迁到浙西，廉使徐知谦对他很好，推荐他给执政，请示的公文已经发出好几天了。他忽然得病死了，死时正好是四十八岁。支戬后来当了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他经常把这些事说给亲戚朋友听。最后他死在任职期间，死的时候五十一岁。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数十四（婚姻）

定婚店　崔元综　卢承业女　琴台子　武殷　卢生　郑还古

定婚店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不成。贞观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为议者，来旦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觇之，不识其字。固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字书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觌，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得见。”固曰：“然则何书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平，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主（“主”原作“生”，据明抄本改）人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则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牍耳。”固喜曰：“固少孤，尝愿早娶，以广后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竞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妇之足，及其坐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家妪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之来，卖菜于是。能随我行，当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菜”原本作“米”，据明抄本改）市。有眇妪，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大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肆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求婚，终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荫叅相州军（“军”原作“君”，据明抄本改）。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狱，以为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贴一花钿，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岁余，固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殁。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间，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尽言之，相敬逾极。后生男鲲，为雁门太守，封太原群左夫人。知阴骘之定，不可变也。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出《续幽怪录》）

【译文】

杜陵的韦固从小失去父母，想要早一点结婚，但是多次求亲都没有成功。唐太宗贞观二年，他去清河游历，中途住在宋城南面的旅店。旅客中有一个人为他提亲，女方是以前的清河司马潘昉的女儿，并让韦固第二天清早去店西的龙兴寺门前同潘家的人见面。韦固心中急切，第二天很早就赶去了，到了庙门前，月亮还在天上高高地挂着。他看见一个老头倚着一个口袋，坐在台阶上，借着月光看书。韦固也在旁边看，却不认识书上的字，便问老头说：“老先生看的是什么书啊？我从小学习，没有不认识的字，就是西方的梵文，我也能看懂，只是这本书上的字从来没见过，这是怎么回事？”老头笑着说：“这不是人间的书，你怎么会见过。”韦固又问：“那是哪里的书啊？”老头说：“阴间的书。”韦固问：“阴间的人，怎么到了这里？”老头说：“你来的太早，不是我不应该来，凡是阴间的官员都管阳间的事，管理人间的事，怎么能不在人间行走呢？”韦固问：“那么您管什么事啊？”老头说：“天下所有人的婚姻大事。”韦固心中暗喜，说：“我从小失去父母，想早一点结婚，以便多生儿女，传宗接代，这十多年来，我多方求亲，竟不能如愿。今天有人到这里来给我提潘司马的女儿，这件婚事能够成功吗？”老头回答：“不能成功，你的媳妇刚刚三岁，等到十七岁才能进你们家的门。”韦固问：“你口袋里装的什么东西？”老头回答：“红绳啊！”用来系夫妻两人脚的。等到冥间为他们定下了，我就偷偷地把红绳系在他们的脚上。不管这两家是仇敌，还是贫富相差悬殊，或者是相隔千山万水，只要红绳一系，再也逃不掉了。你的脚已经和她的脚系在一起了，你再找别的人有什么好处呢？”韦固问：“我的媳妇是谁？家在哪里？”老头回答：“旅店北面卖菜那个老太太家的女孩。”韦固问：“能去看一看吗？”老头说：“老太太经常抱着她卖菜，你跟着我走，我指给你看。”等到天亮了，韦固等的人没有来。老头卷起书，背着口袋，韦固跟着老头来到菜市场，看见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太，抱着一个三岁的女孩，看起来非常肮脏丑陋。老头指着女孩对韦固说：“那就是你的妻子。”韦固生气地问：“我杀了她行不行？”老头说：“这女孩命中注定有大富贵，还要跟着你享福呢，怎么杀得了呢？”说完老头就不见了。韦固回去后磨了一把刀子，交给仆人说：“你历来很能办事，如果为我杀了那个女孩，我给你一万钱。”仆人说：“是，明白了。”仆人将刀藏到袖子里来到菜市场，趁着人多混乱的时候，刺了女孩一刀就跑，市场大乱，仆人得以逃脱。韦固问仆人：“刺没刺中？”仆人说：“一开始我想刺她的心脏，可是没刺准，刺到了眉间。”韦固以后求婚，一直没有成功。又过了十四年，他靠父亲的老关系，到相州参军刺史王泰手下任职，专门负责审讯囚犯。王泰因为他能干，将女儿许配给他。韦固的新媳妇十六七岁，容貌美丽，韦固非常满意，但是他发现妻子的眉间总是贴着一个小纸花，无论干什么没有一刻拿下去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他逼问妻子，妻子哭着说：“我是郡守大人的侄女，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我的父亲生前当宋城县令，死在任职上。当时我还在襁褓之中，母亲和哥哥也相继死了。家里剩下的唯一宅院在城南，乳母陈氏带着我居住，每天卖菜度日。陈氏可怜我太小，总把我带在身边，三岁的时候陈氏抱着我走在菜市场里，被一个狂徒用刀刺中眉心，留下了伤疤，所以用纸花盖上。七八年以后，叔叔来到卢龙任职，我便跟着叔叔了，并以他女儿的名义嫁给你。”韦固问：“陈氏是不是瞎一只眼？”妻子说：“对，你怎么知道的？”韦固说：“刺你的人就是我派去的，这真是一件奇事！”便将事情的经过都跟妻子说了。从此夫妻更加互敬互爱，后来生了个男孩叫韦鲲，当了雁门太宗。母亲被封为太原郡太夫人。才知道命中注定的事，是不会因人力而改变的。宋城县官听说了这件事，为那家旅店题名为：“定婚店”。

崔元综

崔元综任益州叅军日，欲娶妇，吉日已定。忽假寐，见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妇，君妇今日始生。”乃梦中相随，向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内东行屋下，正见一妇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妇。”崔公惊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后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韦陟堂妹，年始十九。虽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于履信坊韦家宅上成亲，果在东行屋下居住。寻勘岁月，正是所梦之日，其妻适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韦夫人与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贵禄也。（出《定命录》）

【译文】

崔元综任益州参军以后，想要结婚，日期已经定了下来，忽然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人对他说：“这家的女子不是你的媳妇，你的媳妇今天才出生。”他便在梦中跟着这个人来到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的一户人家，进到院子里的东屋旁，看到一个妇女正好生了一个女儿。领他来的那个人对他说：“这才是你的媳妇。”崔元综从梦中惊醒，但他不相信梦中的事。这时传来消息，他正要娶的那个女人突然死了。从这以后他升官一直到四品官，年纪五十八岁了，才同侍郎韦陟的堂妹结婚。新娘子才十九岁。虽然觉得崔元综的年龄大了一些，但还是嫁给了他。婚礼是在履信坊韦家宅院举办的，新娘子原来正是住在东屋。推算起来，她出生的年月，正是崔元综做梦的那一天，崔元综后来又升为三品官，活到九十岁。韦夫人与他白头偕老，共同生活四十年，享尽了荣华富贵。

卢承业女

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有兄子，将笄而嫁之，谓弟尚书左丞承业曰：“吾为此女，择得一婿乃曰裴居道。其相位极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业曰：“不知此女相命，终他富贵否？”因呼其侄女出，兄弟熟视之。承业又曰：“裴即位至郎官，其女即合丧逝，纵后遭事，不相及也。年嫁与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殁。后居道竟拜中书令，被诛籍没，久而方雪。”（出《定命录》）

【译文】

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想要为哥哥的刚刚十六岁的女儿找户人家嫁出去，对弟弟卢承业说：“我为这姑娘找了个女婿叫裴居道，看他的面相能当上丞相，然而恐怕他后来遭厄运破产，不能嫁给他。”卢承业说：“不知道这个姑娘的面相能不能同他享受富贵到底。”于是将侄女叫出来，兄弟两个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卢承业又说：“裴居道当上郎官，这个姑娘就会死了，纵然裴居道以后运气逆转出事，也和侄女没有关系了。”于是他们将姑娘嫁给了裴居道。裴居道官做到郎官时，妻子果然死了。后来裴居道又当上中书令以后，被诛杀抄家，很长时间才平反昭雪。

琴台子

赵郡李希仲，天宝初，宰偃师。有女曰闲仪，生九岁，嬉戏于廨署之花栏内。忽有人遽招闲仪曰：“鄙有恳诚，愿托贤淑，幸毕词，勿甚惊骇。”乃曰：“鄙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台子，鄙尤钟念。生六十日，鄙则谢去。夫人当为崔之继室，敢以念子为托。实仁愍之。”因悲恸怨咽，俄失所在。闲仪亦沉迷无所觉知矣。家人善养之，旬日无恙。希仲秩满，因家洛京。天宝末，幽蓟起戎，希仲则挈家东迈，以避兵乱。行至临淮，谒县尹崔祈。既相见，情款依然。各叙祖（“祖”原作“相”，据明抄本改）姻。崔乃内外三从之昆仲也。时崔丧妻半岁，中馈无主，幼稚零丁。因求娶于希仲。希仲家贫时危，方为远适，女况成立，遂许成亲。女既有归，将谋南度。偃师故事，初不省记。一日，忽闻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询问，乃闲仪耳。希仲遇自询问，则出一年孤孩曰：“此花栏所谓琴台子者也。”因是倍加抚育，名之灵遇，及长，官至陈郡太守。（出《续玄怪录》）

【译文】

赵郡的李希仲在天宝初年当上了偃师县令，他有个女儿叫闲仪，刚刚九岁。一天，闲仪在花栏里玩耍，忽然有一个人招呼她，对她说：“我有一个恳求，想要托付给你一件事，你听了我说的话不要惊慌害怕。”然后又说：“我是崔家的媳妇，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最小的男孩，小名叫琴台子，尤其使我挂念。他刚生下来六十天，我就死了。你以后会成为崔家的续弦，孩子的继母。我把孩子托付给你，请你以仁慈的心肠好好对待他。”说完悲伤地哽咽着，一转身就没有了。闲仪也处于昏迷状态，家里人妥善地照顾她，十多天以后就好了。李希仲任期满了之后，将家搬到洛京。天宝末年，幽州和蓟州兴起战事，李希仲带领全家往东迁移，以逃避战乱。走到临淮，拜见县尹崔祈，见面后交谈得十分融洽，各自叙述自己的祖宗家谱，知道了崔祈还是李希仲的远亲。这时崔祈丧妻才半年，没有妇女在家主持饮食家务，孩子年幼无人照顾，崔祈恳求李希仲将女儿嫁给他。李希仲正赶上遭难，全家又要远行，女儿已经长大，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女儿有了归宿，他们一家准备继续往南走。闲仪幼时在偃师所遇到的事情一开始已经毫无记忆了。有一天忽然听到崔祈的家里有人大哭，派人过去一问，原来闲仪在哭。李希仲赶忙过去询问女儿，闲仪领出来一个一岁的男孩说：“这就是花栏中我遇到的那个人所说的琴台子，从这以后，闲仪对琴台子备加爱护，为他起个名字，叫“灵遇”。灵遇长大以后，做了陈郡太守。

武殷

武殷者，邺郡人也。尝欲（原本无“欲”字，据前定录补）娶同郡郑氏，则殷从母之女。姿色绝世，雅有令德，殷甚悦慕，女意亦愿从之。因求为婿，有诚约矣。无何，迫于知己所荐，将举进士。期以三年，从母许之。至洛阳，闻勾龙生善相人，兼好饮酒，时特造焉。生极喜，与之意夕。因为殷曰：“子之禄与寿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虑，未暇于此。请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与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约有所娶，何言无兆？”生笑曰：“君之娶郑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当娶韦氏，后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时当官，未逾年而韦氏卒。殷异其言，固问郑氏之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将嫁之夕，君其梦之。”既二年，殷下第，有内黄人郭绍，家富于财，闻郑氏美，纳赂以求其婚。郑氏之母聚族谋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愿见有所适。今有郭绍者求娶，吾欲许之，何如？”诸子曰：“唯命。”郑氏闻之泣恚，将断发为尼者数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将不救。时殷在京师，其夕梦一女，鸣咽流涕，似有所诉。视之即郑氏也。乃惊问，久之言曰：“某尝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许事君矣。今不幸为尊长所逼，将适他氏。没身之叹，知复何言。”言讫，相对而泣。因惊觉悲惋，且异其事。乃发使验之，则果适人。问其姓氏，则郭绍也。殷数日，思勾龙生言颇验，然疑其名之异耳。及肃宗在储名绍，遂改为子元也。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后十余年，历位清显。每求娶，辄不应。后自尚书郎谪官韶阳，郡守韦安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龙生之言，恳辞不免。娶数月而韦氏亡矣。其后皆验，如勾龙生之言尔。（出《前定录》）

【译文】

武殷是邺郡人，想要娶同郡的郑氏作妻子。郑氏是他姨母的女儿，长得异常美丽，并且知情达理，武殷对她非常爱慕。她也愿意嫁给武殷，武殷向她求婚，两家订了婚约。由于知心朋友的推荐。武殷准备考取进士的功名，预计需要三年的时间，姨母同意了。武殷走到洛阳，听说勾龙生很会给人看相算命，并喜欢喝酒，便带了好酒去拜访。勾龙生非常高兴，与他谈到深夜，对他说：“你的官运和寿命都很好，然而结婚很晚，快到七十岁的时候有一点小的灾难。”武殷说：“我现在考虑的不是那么远的事情，请你说一说近期的事。”勾龙生说：“你要知道近期的事，莫非是指功名和婚姻吗？”武殷说：“对。”勾龙生说：“从现在起三年之内，你必然取得功名，但如果说婚姻，却没有先兆。”武殷说：“我有婚约，怎么能说没有先兆？”勾龙生笑着说：“你要娶的是郑氏吗？”武殷说：“对。”勾龙生说：“她不是你的妻子，你应该娶韦氏。两年后她才出生，出生以后十七年你才能娶她。那时你做官，娶韦氏不到一年她就会死去。”武殷对勾龙生的话感到很惊异，又问郑氏的丈夫是谁。勾龙生说：“就是你们同郡的郭子元，郭子元结婚五年就会死去。郑氏将要嫁给他的前一天，你会梦到她的。”武殷连续参加两年科举考试都没有被录取，这时有个非常有钱的人叫郭绍，他听说郑氏长得美丽，便送重礼到她家求婚。郑氏的母亲召集家里的人商量说：“女儿已经长大了，武殷还没有功名，我老了，但又想看到女儿结婚，现在郭绍前来求婚，我打算将女儿嫁给他，你们认为怎么样？”大家说：“就按您的意思办。”郑氏知道以后非常气愤，整天哭泣，四次想要剪掉头发出来去当尼姑。她在将要出嫁的头一天晚上，忽然得病昏迷，似乎无法救治了。这时武殷正在京城，这天晚上他梦到一个女子哭着要对他说什么，他仔细一看是郑氏，吃惊地问她有什么事？过了一会郑氏说：“我爱慕公子的学识品德，也知道公子对我的情义，并且已经与公子订下婚约，可是不幸被长辈逼迫，就要嫁给别人了，终身的遗憾，无法表达！”说完，两人相对着哭泣。武殷醒了以后非常悲伤，又感到这事很奇怪，便派人回去打探消息加以验证。结果郑氏确实已经嫁人，武殷问郑氏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郭绍。过了几天，武殷想起勾龙生的话，觉得他说得很准，可是又觉得郑氏丈夫的名字和勾龙生说的不一样。等到肃宗当上太子，名字也是一个“绍”字，郭绍只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子元”。武殷第二年考中进士。又过了两年，郭士元死了。以后的十多年里，武殷的官越做越大，但多次想要结婚，都没有成功。后来他从尚书郎被贬官到韶阳，郡守韦安贞要将女儿嫁给他。他想起勾龙生的话，恳切地想要推辞，但没能推辞掉，结婚几个月以后，妻子韦氏就死了。这些事以及以后发生的事都准确地验证了勾龙生所说的话。

卢生

弘农令之女既笄，适卢生。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李氏之母问曰：“小女今夕适人，卢郎常来，巫当屡见，其人官禄厚薄？”巫者曰：“所言卢郎，非长髯者乎？”曰：“然。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无须也。”夫人惊曰：“吾之女今夕适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适人，又何以云非卢郎乎？”曰：“不知其由，则卢终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卢纳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及卢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珮约花，卢生忽惊而奔出，乘马而遁，众宾追之不返。主人素负气，不胜其愤。且恃其女之容，邀容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丽，天下罕敌。指之曰：“此女岂惊人者耶？令而不出，人其以为兽形也。”众人莫不愤叹。主人曰：“此女已奉见，宾客中有能聘者，愿赴今夕。”时郑某官某，为卢之傧，在坐起拜曰：“愿示门馆。”于是奉书择相，登车成礼。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后数年，郑任于京，逢卢问其事。卢曰：“两眼赤，且太如朱盏，牙长数寸，出口之两角。得无惊奔乎？”郑素与卢相善，骤出其妻以示之，卢大惭而退。乃知结缡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出《续玄怪录》）

【译文】

弘农县令的女儿长大了，许配给了卢生。出嫁日期这一天来了一个女巫，李氏的母亲问女巫说：“我女儿今天嫁人，女婿卢生经常来，你应当见过多次，你看他的命运怎么样？”女巫说：“你说的卢生，是不是长着长胡子？”李氏的母亲回答说：“对。”女巫说：“可是他不是夫人的女婿，夫人的女婿中等身材，面孔白皙，并且没有胡子。”李氏的母亲吃惊地说：“我女儿今天嫁人，能办成吗？”女巫说：“能够办成。”李氏的母亲说：“既然今天嫁人，怎么又说女婿不是卢生呢？”女巫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卢生确实不是夫人的女婿。”一会儿，卢生来送求亲的礼物行聘，李氏的母亲生气地将卢生指给女巫看。女巫说：“事情就在今天，我怎么敢胡说呢？”李氏的全家都非常生气，共同将女巫赶走了。等到卢生坐着官员乘坐的那种车子前来举行迎亲仪式，宾主双方礼毕，卢生和李氏互相交换礼物的时候，卢生忽然大叫一声，逃了出去，骑上一匹马就跑了。参加庆贺的客人们追上去喊他，他也没回来。李氏的父母历来重视脸面，非常生气，她恃仗着女儿的容貌，将客人们都请进屋里，然后将女儿叫出来，拜见大家。李氏的容貌非常美丽，天下少有。李氏的父母指着女儿说：“我的女儿长得吓人吗？今天如果不让她出来，大家还以为她长得像个怪兽呢。”大家都非常气愤而又叹息。李氏的父母又说：“我的女儿大家都看见了，客人中间如果有愿意求婚的，今天就可以结婚。客人中有一个姓郑的官员，是卢生请来的男傧，他在座位上站起来说：“我愿意娶您的女儿。”于是填写聘书，举行迎亲仪式，将李氏接上车去。这些同女巫说得完全一样，这时候才知道女巫有先见之明。几年后，姓郑的官员调到京城任职，碰到卢生后询问当时的情景。卢生说：“那李氏的两只眼睛通红，大得像两盏灯笼，牙长数寸，从两只嘴角中伸出你能不害怕的逃跑吗？”姓郑的官员历来和卢生的关系很好，便突然将妻子叫出来让卢生看一看，卢生非常惭愧地走了。这才知道，挑选结婚的对象，都是命中预先确定的，不是强求能够成功的。

郑还古

太学博士郑还古，婚刑部尚书刘公之女。纳吉礼后，与道士寇璋宿昭应县。夜梦乘车过小三桥，至一寺后人家，就与婚姻。主人姓房。惊觉，与寇君细言，以纸笔记其事。寇君曰：“新婚偶为此梦，不足怪也。”刘氏寻卒，后数年，向东洛，再娶李氏。于昭城寺后假宅拜席日，正三桥，宅主姓韩。时房直温为东洛少尹，是妻家旧，筵馔之类，皆房公所主。还古乃悟昔年之梦，话于宾客，无不叹焉。（出《逸史》）

【译文】

太学博士郑还古，与刑部尚书刘公的女儿订亲，选定婚期之后，他与道士寇璋夜晚住在昭应县，梦见坐车经过三座小桥，来到庙后面的一户人家，和一个姑娘结婚，主持人姓房。他惊醒后将梦中的情节详细地讲给寇璋听，并拿出纸笔，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寇璋说：“要结婚的时候偶然做这样的梦，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妻子刘氏死了之后，过了几年，他又娶了东洛的李氏，在昭应县城庙后面的一户宅院举行婚礼的那天，正是路过了三座桥，房屋的主人姓韩。当时房直温担任东洛少尹，他是李氏家里的老朋友，宴席仪式等都由他主持。郑还古这时明白了，当年所做的一梦就是预示着今天的婚姻，他将这件事讲给大家听，客人们没有不感叹的。

卷第一百六十　定数十五（婚姻）

秀师言记　李行修　灌园婴女　朱显　侯继图

秀师言记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在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时荐福寺有僧神秀，晓阴阳术，得供奉禁中。会一日，崔李同诣秀师。师泛叙寒温而已，更不开一语。别揖李于门扇后曰：“九郎能惠然独赐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陈露左右。”李曰：“唯唯。”后李特赴宿约。馔且丰洁，礼甚谨敬。及夜半，师曰：“九郎今合选得江南县令，甚称意。从此后更六年，摄本府乣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监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吴儿，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处。上元佳境，尽在其间。死后乞九郎作宰堵坡（梵语浮图）于此，为小师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谬，违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谓李曰：“为余寄谢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飘寓江徼。崔之孤，终得九郎殊力。九郎终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诘旦归旅舍，见崔，唯说秀师云，某说终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纵薄命死，且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李曰：“比昭君出降单于，犹是生活。”二人相顾大笑。后李补南昌令，到官有能称。罢摄本府乣曹。有驿递流人至州，坐泄宫内密事者。迟明宣诏书，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视监刑官，果李乣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请，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请告，捐俸赁扁舟，择干事小吏，送尸柩于上无县。买瓦棺寺松林中地，垒浮图以葬之。时崔令即弃世已数年矣。崔之异母弟晔，携孤幼来于高安。晔落拓者，好旅游。惟小妻殷氏独在（殷氏号太乘，又号九天仙也）就学秦筝于常守坚，尽传其妙。获食孤女，甚有恩意。会南昌军伶能筝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谓军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无比。年已及笄，供奉与他（“他”原作“把”，据明抄本改）取家状。到府日，求秦晋之匹可乎？”军伶依其请。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后因谒盐铁李侍御（即李仁钧也），出家状于怀袖中，铺张几案上。李悯然曰：“余有妻丧，已大期矣。侍余饥饱寒燠者，顽童老媪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来于心。矧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女也。余视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视余犹兄焉。征曩秀师之言，信如符契。纳为继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出《异闻录》）

【译文】

唐朝的崔晤和李仁钧是表兄弟，崔晤年长于李仁钧。建中末年，兄弟两个人一同来到京城等候任命新的官职。当时荐福寺有个和尚叫神秀，精通阴阳学和预测事物，所以能够成为廷内供奉。有一天，崔晤和李仁钧一同来拜见神秀。神秀只和他们说一些天气冷暖之类的话，并不涉及人的命运。趁崔晤不注意的时候，神秀在门后偷偷地向李仁钧拱手说：“九郎你能找时间同我单独谈一宿话吗？我有重要的事情同你说。”李仁钧说：“行，行！”后来李仁钧特意来赴神秀的约会，神秀准备的晚餐非常丰盛整洁，对他非常尊敬。谈到半夜，神秀说：“九郎你注定能当江南一带的县令，很对你的心。六年以后当本府的乣曹，那时候正是小僧死刑的日期，而监刑官就是九郎。小僧是吴儿，看好了瓦棺寺后面松树林中的一块地方，在最高最宽敞之处，上元县的风景全貌都能看见。我死后乞求九郎你将我埋在那里，建一座塔，作为小僧的藏骨之处。李仁钧慢慢地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一定照办。”神秀哭泣了好长时间，又对李仁钧说：“你替我感谢崔晤，他只能当一任官职，他的家庭会衰败，女儿流落寄居在亲戚家里。崔晤留下的孤女，最终还得你来照顾，你最终会成为崔家的女婿，注意保密不要对别人说。“李仁钧回到旅店，见到崔晤，对他说：“神秀说我最终会成为兄长的女婿。”崔晤说：“我的女儿纵然命薄，也不会嫁给种田的老农做媳妇的。”李仁钧说：“像王昭君出嫁给匈奴好单于，不也是一样能够生活的吗！”两个人相视大笑。不久，李仁钧补缺当了南昌县令，任职后声望很好，过一段时间又被任命为本府乣曹。有官差押着一名罪犯来到州府，犯的是泄漏皇宫里秘密的大罪，朝廷的公文命令州府将罪犯用棍子打死。罪犯在脱衣服受刑之前，仔细辨认监刑官，见果然是李仁钧，而罪犯就是神秀。神秀大喊：“瓦棺寺松林中的事，你不要食言。”神秀死了以后，李仁钧痛哭一场，请了假拿出自己的薪俸雇了一条小船，带着能干的差人，将神秀的尸体送到上元县，买下了瓦棺寺后面松树林中的那块地方，将神秀的尸体葬了，并在上面垒了一座藏骨塔。这时崔晤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崔晤的同父异母弟弟晔带着崔晤留下的女儿来到高安。晔穷困落拓，喜欢出门远游，只留小老婆殷氏在家。殷氏曾经跟着常守坚学习过筝的演奏技巧，尽得常守坚的真传，对待崔晤的女儿很好。这时有个从南昌军队中流落出来的演奏筝的艺人来到高安，他也是常守坚的弟子，所以殷氏把他找来见面，并对他说：“崔家的小姑娘容貌和品德都异常出色，已经长大成人，你拿着履历表和身体特征情况等文书，等进府的时候，给这女儿找一个好人家！”艺人按照她的话，拿表格证件多次来访问士大夫之门都没有回音。一次艺人拜见盐铁侍御李仁钧，拿出表格证件放到茶几上。李仁钧爱怜悯地说：“我妻子死了很长时间了，为我烧水做饭侍候我的只是一个老太太和小书僮，增加了我后半生的孤独凄凉，况且崔家的孤女，实际上是我的表侄女。我对她就像对待妹妹，她对待我就像对待哥哥一样。”这时他认为正是证实了神秀的话。相信神秀的话就像相信上天的命令。于是同意娶崔女为续弦，并说，我正是崔兄的女婿呀。于是李仁钧便娶了崔晤的女儿作了继室夫人。

李行修

故谏议大夫李行修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贞懿贤淑，行修敬之如宾。王氏有幼妹，尝挈以自随。行修亦深所鞠爱，如己之同气。元和中，有名公与淮南节度李公鄘论亲，诸族人在洛下。时行修罢宣州从事，寓居东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请行修为傧。是夜礼竟，行修昏然而寐。梦己之再娶，其妇即王氏之幼妹。行修惊觉，甚恶之。遽命驾而归。入门，见王氏晨兴，拥膝而泣。行修家有旧使苍头，性颇凶横，往往忤王氏意。其时行修意王氏为苍头所忤，乃骂曰：“还是此老奴。”欲杖之，寻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于厨中自说，五更作梦。梦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修以符己之梦，尤恶其事，乃强喻王氏曰：“此老奴梦，安足信？”无何，王氏果以疾终。时仲舒出牧吴兴，及凶问至，王公悲恸且极。遂有书躆，意托行修续亲。行修伤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请。有秘书卫随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鉴，言事屡中。忽谓行修曰：“侍御何怀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见夫人，奚不问稠桑王老。”后二三年，王公屡讽行修，托以小女，行修坚不纳。及行修除东台御史，是岁，汴人李介逐其帅，诏征徐泗兵讨之。道路使者星驰，又大掠马。行修缓辔出关，程次稠桑驿。已闻敕使数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曛暝，往逆旅间，有老人自东而过。店之南北，争牵衣请驻。行修讯其由，店人曰：“王老善录命书，为乡里所敬。”行修忽悟卫秘书之言，密令召之，遂说所怀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见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修，使去左右。屣屦，由一径入土山中。又陡一坡，近数仞，坡侧隐隐若见丛林。老人止于路隅。谓行修曰：“十一郎但于林下呼妙子，必有人应。应即答云，‘传语九娘子，今夜暂将妙子同看亡妻’。”行修如王老教，呼于林间。果有人应，仍以老人语传人。有顷，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随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讫，便折竹一枝跨焉。行修观之，迅疾如马。须臾，与行修折一竹枝，亦令行修跨，与女子并驰，依依如抵。西南行约数十里，忽到一处。城阙壮丽，前经一大宫，宫有门。仍云：“但循西廊直北，从南第二院，则贤夫人所居。内有所睹，必趋而过，慎勿怪。”行修心记之。循西廊，见朱里缇幕下灯明，其内有横眸寸余数百。行修一如女子之言，趋至北廊。及院，果见行修十数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修前拜，乃赉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续出。”行修比苦肺疾，王氏尝与行修备治疾皂荚子汤。自王氏之亡也，此汤少得。至是青衣持汤，令行修啜焉，即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见。行修方欲申离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与君幽显异途，深不愿如此，贻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纳小妹鞠养，即于某之道尽矣。所要相见，奉托如此。”言讫，已闻门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声甚切，行修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责：“措大不别头脑，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顷，却至旧所，老人枕块而寐。闻行修至，遽起云：“岂不如意乎？”行修答曰：“然。”老人曰：“须谢九娘子，遣人相送。”行修亦如其教。行修困惫甚，因问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修却至逆旅，壁釭荧荧，枥马啖刍如故。仆夫等昏惫熟寐。老人因辞而去。行修心愤然一呕，所饮皂荚子汤出焉。时王公亡，移镇江西矣。从是行修续王氏之婚，后官至谏议大夫。（出《续定命录》）

【译文】

已故的谏议大夫李行修娶江西廉使王仲舒的女儿作妻子，王氏贞洁贤惠，夫妻相敬如宾。王氏有个小妹妹，经常到他们家来玩，李行修也很喜欢她，对待她就像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元和中年，有个官宦人家与淮南节度使李鄘商量筹备两家结亲的事情，两个家族的亲属都住在洛下，这时李行修刚刚解除宣州从事的职务，也住在东洛。李鄘家婚事的日期已经确定，便请李行修为男傧。当夜婚礼举行完毕，李行修疲劳地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又结婚了，新娶的妻子就是王氏的小妹妹。李行修立刻惊醒，心中非常厌恶这个梦，急忙带人回家。一进门，看见王氏已经起床，正抱着双膝哭呢！李行修家有个雇佣多年的奴仆老头，性格非常倔强，办事经常违反王氏的意思。这时李行修以为王氏又是因为老仆人生气，便骂道：“又是这个老奴！”要叫人用棍子打这个老仆人，并询问原因。家里的人都说，老仆人在厨房中说，他五更天做梦，梦见李行修又娶了王家的小姑娘。李行修一听和自己做的梦一样，更加讨厌这件事，便对王氏说：“这个老奴仆做的梦，怎么能够相信呢？”然而过了不久，王氏果然得病死了，当时舒仲出官差在吴兴，听到消息非常悲伤。回去后又写信来，意思是要把小女儿嫁给他，李行修悲伤的心情难平，谢绝了王仲舒的请求。王仲舒有个秘书叫卫随，是已故的江陵尹卫伯玉的儿子，有预测事物的本领，所预言的事情多次得到过验证。一天他忽然对李行修说：“侍御不是非常怀念死去的夫人吗？如果侍御想要见夫人，为什么不去问稠桑的王老？”从这以后的两三年里，王仲舒多次劝说李行修，想把小女儿托付给他，李行修坚决不同意。等到李行修担任东台御史这一年，汴人李介篡夺军权，将元帅赶走，朝廷命令徐州泗州的兵讨伐。道路上有很多传递军情的使者像流星一样骑马飞奔，李行修骑着马缓慢地出关，准备当晚赶到稠桑驿站休息，但是听说已经有一些送信的使者在他们前面赶到驿站了，便决定住在稠桑旅店。黄昏的时候他们来到旅店，看见有一个老头从东面走过去，旅店附近有很多人走上前去扯着老头的衣服请他停下来。李行修询问原因，旅店的仆人说：“王老会算命，被乡里的人们所尊敬。”李行修忽然想起卫秘书的话，秘密地派人将王老请来。向他诉说了自己怀念死去的夫人的心情。王老说：“李十一郎你想要见死去的夫人，今天晚上就可以。”他叫李行修摒退左右的随从人员，领着李行修快步从一条小路走到一座小土山里，登上一个坡，可以看见一片隐隐约约的树林，老人停在路旁。对李行修说：“十一郎你去树林旁边喊妙子，一定会有人答应，你再说传话给九娘子，今夜我要同妙子一同去看死去的妻子。”李行修按照王老说的去做，去树林旁呼喊，果然有人答应，他仍以老人教的话回答。一会儿，走出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对李行修道：“九娘子叫十一郎随我去。”说完折一根竹枝当马骑，李行修在旁边观看，见她骑着竹枝行驶得和奔马一样迅速，一会她跑回来给李行修又折了一根竹枝，也让李行修骑上。两个人并驾齐驱，向西南方向行驶了九十里地，来到一座壮丽的城镇，进去以后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宫殿，宫殿有门。叫妙子的女孩对李行修说：“你沿着西廊向北走，从南数第二个院子，就是你夫人住的，不论看到什么，你必须快步走过，不要吃惊。”李行修将她的话记在心里，沿着西廊往前走，见旁边是红色的柱子，橘红色的帐幕，里面有几百只横着有一寸多长的大眼睛向外看。李行修记住妙子的话，急步走到北廊，进到院子里，果然看见十多年前死去的一个女仆走出来，迎接李行修，给李行修行礼，递给李行修一个坐榻说：“十一郎请坐，夫人马上就出来。”李行修患有肺病，王氏经常给他煎皂荚子汤治病。自从王氏死了以后，李行修再也没有喝过这种汤。这时女仆端出一碗皂荚子汤让李行修喝，李行修喝起来还是王氏煎出来的汤的味道。这时夫人王氏突然走了出来，哭着和李行修见面。李行修刚要向她讲述离别之后的悲伤怀念心情，王氏阻止他说：“如今我和你分别在阴间和阳世，走的不再是一条路，我不愿意你总是这样。如果忘不了我，就请你娶了小妹照顾她一生，就算对我尽了心了。所以和你见面，就是为了托付你这件事。”刚说完就听到门外妙子喊：“李十一郎快出来！”声调显得非常着急。李行修急忙走出去，妙子生气地责备他说：“你这么穷酸，这么不懂道理，应该赶快回去了。”李行修又和来的时候一样，骑着竹枝一同往回走，不一会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王老正枕着土块睡觉，听到李行修回来了，立刻起来说：“实现你的愿望了吗？”李行修回答：“实现了。”王老说：“你应该谢谢九娘子，将她的仆人妙子送回去。”李行修按照他的话做了，感到非常疲劳，他问王老说：“这是什么地方？”王老说：“这里有个灵应九子母庙。”王老领着李行修回到旅店，见墙上挂的油灯还亮着，马还在槽头吃草，人们都在熟睡，王老告辞走了。李行修心中一阵难受，往上一呕，所喝的皂荚子汤都吐了出来。这时候王仲舒已经死了，家也搬到了镇江西。李行修娶了王氏的小妹作为继室夫人，后来他做官一直到谏议大夫。

灌园婴女

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娶。经数十处，托媒氏求间，竟未谐偶。乃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伉俪之道，亦系宿缘。君之室，始生二岁矣。”又问当在何州县？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某姓某氏。父母见灌园为业，只生一女，当为君嘉偶。”。至则于滑郭之南寻访，果有一蔬圃。问老圃姓氏，与卜人同。又问有息否？则曰：“生一女，始二岁矣。”秀才愈不乐。一日，伺其女婴父母外出，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頠中而去。寻离滑台，谓其女婴之死矣。是时，女婴虽遇其酷，竟至无恙。生五六岁，父母俱丧。本乡县以孤女无主，申报廉使。廉使即养育之。一二年间，廉使怜其黠慧，育为己女，恩爱备至。廉使移镇他州，女亦成长。其问卜秀才，已登科第，兼历簿官。与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经由，投刺谒廉使。一见慕其风采，甚加礼遇。问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为人，乃以幼女妻之。潜令道达其意，秀才欣然许之。未几成婚，廉使资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过所望，且忆卜者之言，颇有责其谬妄耳。其后每因天气阴晦，其妻辄患头痛，数年不止。为访名医。医者曰：“病在顶脑间。”即以药封脑上。有顷，内溃出一针，其疾遂愈。因潜访廉使之亲旧，问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谬也。襄州从事陆宪尝话此事。（出《玉堂闲话》）

【译文】

有一个秀才，年龄长到二十岁的时候，急着要结婚，托媒人找了几十个对象都没有成功。于是他就去找算命的来确定一下，算命的说：“寻找配偶，也必须是命中有这个缘分，你的妻子刚刚两岁。”秀才又问：“她在什么地方？姓什么？”算命的说：“在滑州城南，某姓某氏，父母是种菜的，只有这一个女儿，她就是你的妻子。”秀才认为自己的才学和家庭都不低，应该找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听了算命的话，心里很不高兴，并且不太相信。于是他便赶往滑州，到城南一带寻访，果然找到一个菜园。问种菜人的姓氏，和算命的说的一样，又问有没有孩子，回答说只有一个女儿，刚刚两岁，秀才更加不高兴。一天，他趁女孩的父母外出的机会，偷偷进入女孩的家里，将女孩叫到跟前，将一根细针插入女孩的脑袋里，然后逃跑了。他以为女孩一定死了。当时女孩虽然遭到他残酷的迫害，但是并没有死。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父母都死去了。当地的官员将她作为孤儿申报给廉使，廉使便收养了她。一二年以后，廉使见她聪明懂事，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女儿来抚养，对她非常好，等到廉使调到别的州里，女孩已经长大。这时当年算命的秀才也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当了一个管理文书的小官，和廉使历来没有接触，一次因为联系公务的需要，秀才递上名片拜见廉使。廉使见面后很欣赏秀才的风度气质，对他很客气。询问他的婚姻状况，他回答说还没有婚娶。廉使知道出身书香门第，又很欣赏他的学识。便有意把女儿许配给他，派人去讲明想法，秀才痛快地答应了。过了不久他们就结了婚，廉使送的嫁妆很多，他的女儿长得也很好看，这些都超过了秀才所希望的。这秀才想起了算命的说过的话，认为真是胡说八道。结婚以后一到阴天，妻子总是头疼，好几年也没治好，秀才为她找来一位名医，医生说：“病在脑袋上。”然后拿药敷在秀才妻子的脑袋上，过一会儿，从脑袋上取出一根针来，于是病就好了。秀才暗中查访廉使的亲戚朋友，问廉使女儿的来历，这才知道正是种菜人的女儿，这时候他相信了算命人所说过的话。襄州从事陆宪曾讲过这件事。

朱显

射洪簿朱显，顷欲婚郫县令杜集女。甄定后，值前蜀选入宫中。后咸康归命，显作掾彭州，散求婚媾，得王氏之孙，亦宫中旧人。朱因与话，昔欲婚杜氏，尝记得有通婚回书云。但惭南阮之贫，曷称东床之美。王氏孙乃长叹曰：“某即杜氏，王氏冒称。自宫中出后，无所托，遂得王氏收集。”朱显悲喜，夫妻情义转重也。（出《玉溪编事》）

【译文】

射洪簿朱显要娶郫县令杜集的女儿杜氏，订婚以后，王建在蜀自立为皇帝，杜氏被选入宫中，后来王衍双归顺了朝廷。这时朱显到彭州做官，求大家帮忙找对象，娶了王氏的孙女，她原来也是宫女。朱显对她说：“我当初想要娶杜氏，还记得在订婚书上写了，惭愧南阮之贫，怎么担当起女婿的名字和责任呢？”王氏的孙女长长的叹了口气说：“我就是杜氏，王氏是我假冒的，我从宫中出来后，无处可去，王氏收留了我。”朱显悲喜交加，夫妻感情变得更加深厚。

侯继图

侯继图尚书本儒素之家，手不释卷，口不停吟。秋风四起，方倚槛于大慈寺楼。忽有木叶飘然而坠，上有诗曰：“试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秋，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负心人，尽解相思死。”后贮巾箧，凡五六年。旋与任氏为婚，尝念此诗。任氏曰：“此是书叶诗。时在左绵书，争得至此？”侯以今书辨验，与叶上无异也。（出《玉溪编事》）

【译文】

尚书侯继图出身于书香门第，整天的手不离书卷，口中不停地吟诗，秋风四起的季节，他在大慈寺的楼上倚着栏杆站着，忽然有一片树叶飘落下来，上面题着一首诗：“试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秋，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负心人，尽解相思死。”侯继图将这片树叶放到箱子里收藏起来。五六年以后，他和任氏结婚。一天他吟咏这首诗，任氏说：“这是书叶诗，当初在左绵写的，怎么到了你这里？”侯继图让妻子当场默写全诗，结果和他保存的树叶上的诗句完全一样。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应一

张宽　汉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扬雄　刘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吕　陈业 陈实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吕虔　管宁　河间男子　宜阳女子　张应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吴兴经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刘京　何敬叔　萧子懋　萧睿明　解叔谦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张宽

张宽字叔文，汉时为侍中，从祀于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即女人星见。”（出《汉武故事》）

【译文】

张宽的字是叔文，汉武帝时他是侍中。一次跟随皇帝去甘泉举行祭祀活动。车队行驶到渭河桥上，看见有一个女子在渭河里洗澡，两只乳房竟有七尺长。皇帝觉得她太奇怪了，派人去询问那个女子。女子说：“皇帝后面的第七辆车，知道我从那里来。”第七辆车上坐的正是张宽，他说：天上主持祭祀的星宿，遵守吃斋的戒律不严格，所以女人星出现。

汉武帝

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仍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座，甚逼，书生大惊惧，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仍又见一男子，操刀将入户。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缩走，客星应时而退。如此者数过。帝闻其声，异而问之。书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必此人婿也，将欲肆凶恶于朕。仍召集期门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擒奴，问而款服，乃诛之。帝叹曰：“斯盖天启书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赐书生焉。（原阙出处，陈校本作出《幽明录》）

【译文】

汉武帝曾经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到一户人家，这家有一个女仆长得异常美丽，汉武帝很喜欢她，便住下来，晚上和这个女仆一起睡觉。有一个书生也寄宿在这户人家，他会看星相，忽然发现客星将要遮盖帝星，并且越逼越听。书生心中非常害怕，大声惊呼，不由得声音太大了。这时有一个男子，手中拿着一把刀子正要进屋行凶，听到书生叫喊，以为发现了自己便退了回去。天上的客星也相应地离开帝星，就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汉武帝也听到了书生的喊叫，奇怪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书生将看到的星相说了，汉武帝明白这必然是女仆的丈夫，想要对他行凶，便将侍卫们叫来，对这家的主人说：“我是天子。”下命令将那个男子抓来，审讯中全都招认了，于是将这个男子杀了。汉武帝感叹着说：“这都是上天启发了书生，以扶助和保佑我啊！”于是重重地赏赐了书生。

醴泉

太行之东有醴泉，其形如井，本体是石也。欲取饮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则泉水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污慢，则泉缩焉。盖神明之常志者也。（出《法苑珠林》）

【译文】

太行山的东部有眼泉水，水质甘甜这眼泉水的形状像一口井，井体是石头的。想要喝水的人，都必须去掉邪恶之心，跪着舀水，则泉水像溪流一样涌出，喝多少就有多少。但是如果心存邪念，态度傲慢，则泉水便缩回去，不再涌出。这都是因为体现了神灵的意志！

淮南子

淮南子曰：“东风至而酒泛溢。”许慎云：“东风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诱云：“酒泛为米面曲之泛者，风至而沸动。”李淳风又按：今酒初熟，瓮上澄清时，恒随日转。在旦则清者在东畔，午时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恒清者随日所在。又春夏间，于地荫下停春酒者，瓮上蚁泛，皆逐风而移。虽居深密，非风所至，而感召动也。（出《感应经》）

【译文】

《淮南子》记载说：“春风吹来酒就会沸动外溢。”许慎说：“春风从东方吹来，酒就会沸动变清，味道就会变酸，这是相互感应的结果。”高诱说：“酒的沸动和米面曲子的发酵，都是因为春风吹来而发生的变化。”李淳风还说：“酒刚刚酿造出来，放入酒瓮里澄清时，酒的清浊随着太阳而变化。早晨时，靠近东方的酒比较清澈；中午时，南侧的酒比较清澈；日落的时候，西侧的酒比较清澈；半夜时，中间的酒比较清澈。清澈的部位总是靠着太阳的方向。还有在春夏之交，在树荫下面放置新酿造出来的酒时，酒瓮里酒液表现漂浮的杂质总是随着风向而移动，虽然酒在瓮内很深的地方。不是风吹动了酒滓，而是感应才发生的变化。

扬雄

扬雄读书，有人语云：“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玄，梦吐白凤皇集上，顷之而灭。（出《西京杂记》）扬雄读书，听到有个人在旁边说：“没有意义的自找苦吃，深奥的道理难以领会。”然后就没有声息了。扬雄撰写著作，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梦见自己的嘴里吐出一只白凤凰到书上，顷刻之间就不见了。刘向 汉刘向，于成哀之际，校书于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藜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烂然火明，因以照向。说开辟已前事，乃授洪范五行之文。向裂衣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闻金卯之姓，有博学者，下而观之焉。”乃出怀中竹榜，有关天文地图之事。子歆，从向授此术。（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汉朝的刘向，在成帝哀帝的时期，在天禄阁校对书稿，非常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思考。夜晚有个老头，身穿黄色的长袍，手拿用藜草的老茎制成的手杖敲门走进天禄阁内。看见刘向正独自在黑暗中朗读书稿。老人向手杖的顶端吹了一口气，手杖的顶端立刻放射出光芒，照向刘向。老人同刘向谈论天地初开时的情景，并教授他《尚书》洪范篇中可阐述的天地感应以及五行相互影响的思想。刘向撕下袍子上的布，并取下腰带，记录老人讲授的文章内容，天边露出曙光的时候，老人要走，刘向问老人的姓名。老人回答说：“我是天上的太乙之精，所说人间姓刘的里面，出了一个博学多才的人，所以到下界来看你。说着又从怀里拿出用竹简连接而成的有关天文地理方面内容的图书。刘向又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的儿子刘歆。袁安 袁安为阴平长，有惠化。县先有雹渊，冬夏未尝消释。岁中辄出，飞布十数里，大为民害。安乃推诚洁斋，引愆贬己。至诚感神，雹遂为之沉沦，伏而不起，乃无苦雨凄风焉。（出《小说》）

【译文】

袁安当阴平县令，有很多为人称道的政绩和教化。阴平县原来有一个表面结冰的深潭，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不融化，每年的六七月份潭里的冰块外溢，覆盖附近十多里地远的地方，成为当地人民的一大灾害。袁安虔诚地沐浴吃斋，祭祀神灵，将出现灾害说成是自己的过错。他的至诚感动了神灵，深潭里的冰块竟沉到水底，不再浮起，并且再也没有发生暴雨狂风等灾害。

樊英

汉樊英善图纬，洞达幽微。永泰（“泰”字疑误，据《汉书》一一二上〈樊英传〉。英值汉安帝顺帝时，然两代均无用泰字者，疑以、宁”字为近）中，见天子，因西向南唾。诏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火。”后蜀郡上言火灾，如英所道。云，时有雨从东北来，故火不为大害。英尝忽被发拔刀，斫击舍中。妻怪问其故，英曰：“郗生遇贼。”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时远行。后还说，于道中逢贼，赖一被发老人来相救，故得免。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鸣，非圣朝灾也。”寻上蜀山崩事。（出《英列传》）

【译文】

汉朝的樊英懂得利用河图和六经上的经义来推断事物的学问，并且达到了精通微末细节的造诣。安帝永宁中年，樊英朝见皇帝时，站在西边朝南吐了一口唾沫。皇帝问他为什么吐唾沫，他回答说：“成都今天有火灾。”事后果然接到了蜀郡报告火灾的公文，情况如同樊安说：“当时有雨从东北方向来，所以火灾没有造成大的损失。”樊英有一次突然披发拔刀向屋里砍了一刀，妻子奇怪地询问他是什么原因。樊英说：“郗生遇到贼了。”郗生的名字叫郗巡，是樊英的学生，当时正出门在外。郗生回来以后说，他在路上碰到了强盗，被个披散头发的老人解救了。永建时期，皇宫大殿上的铜钟没有人去敲，自己就响了起来。皇帝的心中很忧虑，大臣们都无法解释，便去问樊英。樊英说：“蜀郡的岷山发生山崩，母亲崩塌，儿子便鸣叫起来，并不是汉朝要发生灾祸的先兆。”过不久四川上奏岷山山崩的事。

五石精

《论衡》曰：阳燧取火，方诸取水，二物皆当以形势得。阳燧若偃月，方诸若圬杯。若二器如板状，安能得水火也。铸阳燧，用五月丙午日午时，炼五色石为之，形如圆镜，向日即得火。方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时，炼五色石为之，状如圬杯，向月即得津水。今取大蚌蛤向月，亦有津润。《淮南子》云：阳燧见日，烧而为火。方诸见月，津而为水。注云，皆五石之精。阳燧圆以仰日，得火；方诸圬而向月，得水。又云，阳燧之取火于日，方诸之取露于月，天地之间，玄微忽恍，巧历所不能推其数。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相感动然之也。（出《感应经》）

【译文】

《论衡》上说：“利用阳燧这种器物取火和用方诸取水，都是因为两种器物有特殊的形状，并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够取得成功。阳燧像个半月形凸出来，方诸像个瓦刀形杯子，如果这两种器物的形状像块木板，又怎么能够取到水和火呢？制造阳燧，要在五月丙午日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冶炼五色石来铸造，制成的阳燧形状像一面圆圆的镜子。把它朝向太阳，就可以取得火。制造方诸，要在十一月壬子日半夜时分，冶炼五色石来铸造，制造出来的方诸形状像个瓦刀形的杯子。把它朝向月亮，就可以承接到露水。如果用大蚌壳朝向月亮，也可以取到露水。”《淮南子》说：“阳燧朝向太阳，燃烧形成火；方诸朝向月亮，润泽形成水。”注释说：“这都是五色石精的精灵所发挥的作用。阳燧圆形的凸面朝向太阳，可以取得火种；方诸以瓦刀的形状朝向月亮，所以承接到露水。”又说：“阳燧能够从太阳采集火种，方诸能够从月亮取得露水，天地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高深的历法也无法推算出来。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来认识天地万物之间的变化规律。然而能够取到水和火的真正原因，还是阴阳之间的相互感应的结果。

律吕

《物理论》云：十二律吕候气，先于平地为室三重，重有三重壁，扬子所谓九闭之巾也。外室南户，以布为幔；次室北户；内室南户，并以布为幔。皆上圆下方，闭密无风。人居其中，三日观之，十二律各以木为按，每律各内庳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河内葭莩灰实其端，若气至，吹灰去管首，小动为和，大动为臣强。李淳风云：自古言乐声律吕者，皆本于十二管，以气应灰飞为验。后魏末，孙僧化造六甲一周历，其序云，以管律候某月某时律气应推校。前后五六事，皆不与算历家术数相符。此外诸书，无言候气得应验者。以理推寻，恐无实录。后魏信都芳，自云，造风扇候二十四气，每一气至，其扇辄举。斯又验矣。（出《感应经》）

【译文】

《物理论》说：十二个音调和节气相对应。先在平地建造有三层墙壁的房子，而每一层墙壁又分为三层，正如扬子所说的“封闭覆盖一共九层”。外面一层房屋的门朝南开，并用布做的门帘挡上，次外墙壁或者叫房屋的门朝北开，内室的门朝南开，并且都用布做的门帘挡上。三层房屋都是上圆下方的形状，封挡得密不透风。人在里面，三天以后观察。用木头十二支具有十二种声调的一种叫做“管”的乐器，每个音调的管都是内部低沉，外部高亢。如果将这十二只管按照十二个声调的顺序排列起来，用芦苇里面的薄膜烧成的灰放置在管的一端，如果节气到了，则相对应声调的管的顶端的灰就会被“吹”掉，动的轻微叫做和谐，动的大叫做臣强。李淳风说：“自古以来的各种乐器，都起源于十二种音调的管，以节气‘吹’掉管上的灰作为音调准确与否的检验依据。”后来魏朝末期，孙僧将音律和历法相附会，他在著作的序言里说：“以管的音调和某月某时的节气相对应，可以推算和校验事物。”但是实际上总是和历法以及数学运算的结果不一致。其它书籍没有提到音调和气候相对应的，按照道理推断，恐怕不大可能有成功的记录。后魏信都芳说：“造一种比较灵敏的代表二十四节气的风扇，每一个节气到了，相对应的风扇就会自动地抬起来，则又验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感应。

陈业

陈业字文理。业兄渡海倾命。时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烂，而不可辨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歃血，余皆流去。（出“会稽先贤传”）

【译文】

陈业的字是文理。他的哥哥渡海时死了，同时死亡的有五六十人，尸体腐烂，无法辨认。陈业对着皇天后土发誓说：“我听说亲戚之间，必然有与别人不同的某种联系。”然后割破胳膊，将血洒在尸体的骨头上。他哥哥的骨头染上并留存他的血，其他人骨头上的血很快就流了下去。陈实 颖川陈实有子元方，次曰仲方，并以名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睦，海内慕其风。四府并命，无所屈就。兄弟尝过同郡荀爽，夜会饮宴，太史奏：德星聚。（出《汝南先贤传》）

【译文】

颖川陈实的大儿子名字叫元方，二儿子叫仲方，哥俩都以品德高尚而为人称道。兄弟俩人共同孝敬奉养老人，家庭非常和睦幸福。天下的人都敬佩他们的风格和品德，大将军府、大尉府、司徒府、司空府四个官府都要选拔任用他们，都没有去。有一次兄弟俩人去拜访同郡的学者荀爽，夜晚三人在一起喝酒，主管天文和历法的太史向皇帝报告：“天上的德星聚到一块了。”

州人

晋三州人，纪为父子。父令二人作舍于大泽中，欲成，父曰：“不如河边。”乃徙焉。又几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负土填河，三旬不立。有书生过，为缚两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尝见江河填耶？吾观汝行耳。”明回至河边，河中土为高丈余，袤广十余里，因居其上。（出《孝子传》）

【译文】

晋朝三州人，大概是父子。父亲叫两个儿子在沼泽里修建房屋，快要完工的时候，父亲说：“不如在河边建好。”于是两个儿子又移到河边修建房屋，又要完工了，父亲说：“不如在河里建好。”两个人又运土填河，三十多天也没有填完。有个书生路过这里。为他们装了两袋沙土扔进河里。父亲制止两个儿子说：“什么时候看见过将江河填平的，我只是为了观察你们的品德和行动罢了！”第二天他们来到河边，发现河里的土已经高出河面一丈多，方圆十多里地，于是他们将房子盖在上面。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薨，如汉东平王礼葬。及丧出，闻空中数百人泣声。送者言，昔乱军杀伤者皆无棺椁，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地下，精灵以之怀感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魏任城王章死了，比照汉朝东平王的规格办理丧事。出殡这一天，听到天空中有数百人哭泣的声音。送葬的人说：“当年被乱军杀死的人都没有棺木，任成王仁义善良，收集死者的死骨进行安葬，使死者的灵魂在地下高兴。这哭声，就是那些死者的灵魂出于感激和怀念的心情在为他送葬。”

吕虔

魏长沙郡久雨。太守吕虔令户曹掾斋戒，在社三日三夜，祈晴。梦见白头翁曰：“汝来迟，明日当霁。”果然。（出《长沙传》）

【译文】

魏国的长沙郡连日下雨，太守吕虔命令掌握民户、祀祠、农桑的官署户曹掾吃斋沐浴，遵守戒律，祭祀神灵三天，祈求晴天。当天晚上吕虔梦见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对他说：“你来晚了，明天可以停止下雨，变为晴天。”果然第二天雨住天晴。

管宁

管宁死辽东三十七年，归柩而阻海风。同行数十船俱没，惟宁船望见火光，投之得岛屿。及上岸，无火亦无人。玄晏先生以为积善之感。（出《独异志》）

【译文】

管宁死在辽东已经三十七年了，装运他的棺材的船在海上遇到风暴，同行的几十条船全都沉没了。只有装着管宁尸骨的船看见前面有火光，朝着火光驶去停靠到一个小岛上，等到船上的人上了岸，发现岛上既没有火也没有人。玄晏先生认为，这是管宁生前行善所得到的报应。

河间男子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既而男从军积年，父母以女别适人。无几而忧死。男还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即时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谳于廷尉，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处，刑之所裁。断以还开冢者。（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武帝的时候，河间有一对青年男女相爱，并且订下了婚约。订婚以后男青年当兵走了好几年，女青年的父母又把她嫁给了别人，她悲愤过度死了。男青年当兵回来非常悲伤，来到女青年的坟前想要大哭一场，但是由于悲愤难忍，便将坟挖开，将棺材打开了，女青年竟苏醒过来。男青年将她背回家里，调养几天以后恢复了体力。女青年的丈夫知道以后赶去，要把媳妇要回去。男青年不给，并且对他说：“你的媳妇已经死了，天下有谁听过死人还能复活的！这个媳妇是天赐给我的，不是你原来的媳妇。”俩人争执不下去打官司，县官和郡守都无法判决，便上报给廷尉审理。廷尉认为，这都是男青年的精诚所至。感动了天地，所以才使女青年死而复生。这件事在常理之外。所以也不能用常理来进行推断和量刑，于是将这个死而复活的女青年判给了挖开坟墓的男青年。

宜阳女子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杀。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间，贼至走还，正见墙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仰呼曰：“皇天宁有神否？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女娥潭。（出《幽冥录》）

【译文】

晋朝怀帝永嘉年间，天下大乱，郡县没有固定的官员进行管理，盗贼四起，恃强凌弱。宜阳县有个少女叫彭娥，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十多口人，全都被长沙的强盗给杀了。当时彭娥正背着取水的器物到溪边取水，回到家里看见房屋被强盗毁坏了，非常生气，便与强盗搏斗起来，被强盗抓住了。强盗将她带到溪边，准备杀害她。溪边就是大山，山崖的石壁有十多丈高。彭娥抬头喊到：“天上难道没有神仙吗！我有什么罪？却要被杀害！”喊完就向石壁跑去。山崖立刻裂开几丈宽的一条平坦的道路，强盗们也追赶彭娥跑进山中。山崖突然合拢，变得跟当初一样，强盗们都被挤压死了，彭娥也隐没在山崖里再也没有出来。彭娥丢下的取水的器物变成了石头，形状像是一只鸡。当地人便将这座山叫做石鸡山，将这条溪流的水潭叫做女娥潭。

张应

晋历阳郡张应，先奉魔，娶佛家女为妇。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病，因为魔事，家财略尽，而病不瘥。妻曰：“我本佛家女，为我作佛事。”应即往精舍中，见竺昙镜。镜曰：“普济众生，但君当一心受持耳。”昙镜期明，当向其家。应夕梦一人，长五六尺，趋步入门曰：“此家寂寂，乃尔不净。”见镜随此人后，白曰：“此家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眠觉，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镜食时往，高座之属，具足已成，应具向说梦，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得瘥。（出《辩正论》）

【译文】

晋朝历阳郡的张应，一开始信奉魔教，娶的媳妇却是信奉佛教人家的姑娘。咸和八年，他搬到芜湖居住，妻子生病了，因为请求魔神消灾治病，将家里的钱财花光了，可是病仍然没有治好。妻子说：“我本是信奉佛教人家的女儿，为我求神治病，应该到寺庙里去。”张应来到庙里，见到了竺昙镜和尚，和尚对他说：“佛教拯救一切生灵，但是你必须一心一意地拜佛修行。昙镜明天可以到你家去。”陈应回到家里，当天晚上梦见一个人，身高有五六尺，快步走进门来对他说：“这户人家冷落寂寞，就是因为你的心灵不干净。”看见昙镜跟在这个人的身后，于是又说：“这户人家就要走上正路并恢复兴旺，不应该再受到责备了。”张应睡醒了以后，便点燃火把连夜赶制高座及鬼子母座。昙镜在吃早饭时来到。佛龛已经做成。张应将所做的梦说了出来，于是夫妻俩人开始遵守佛教的五种戒律，诚心拜佛，妻子的病很快就好了。

南郡掾

晋南郡议曹掾姓欧，得病经年，骨消肉尽，巫医备至，无复方计。其子夜如得睡眠，梦见数沙门来视其父。明旦，便往诣佛图。见诸沙门。问佛为何神？沙门为说事状。便将诸道人（“人”原作“何”，据明钞本改）归，请读经。再宿，病人自觉病如轻。昼得小眠，如举头，见门中有数十小儿，皆五彩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矛者，于门走入。有两小儿在前，径至帘前。忽便还走，语后众小人云：“住居中总是道人。”遂不复来前。自此后病渐渐得差。（出《灵鬼志》）

【译文】

晋朝南郡的议曹掾姓欧，得病一年了，被折磨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求医求神多方治疗无效，再也想不出办法了。他的儿子夜如睡觉，梦见许多和尚来看望他的父亲，第二天，他到庙里问和尚说：“佛是什么神？”和尚便把佛教的简单知识讲给他听，他便将和尚们请回家中，为父亲诵经消灾。晚上病人就感觉病症减轻了。第二天白天睡了一会儿。夜如一抬头，看见门外有几十个小孩，全都穿着五彩衣服，有的手中拿着幡，有的拿着杖，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矛，从大门走进来。有两个小孩走在前面，走到门帘前面，忽然又往回走，并对后面的小孩说：“住的都是和尚，以后不要来了。”从这以后他的病便逐渐好了。

蒲坂精舍

宋元嘉八年，河东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惟精舍大小俨然，及白衣家经像，皆不损坠。百姓惊异，倍共发心。（出《辩正论》）

【译文】

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黄河东岸的蒲坂城发生特大火灾，无法扑灭。只有大小寺庙没有倒塌，佛像也没有烧毁，老百姓都非常惊奇，更加从心里信奉佛教。

吴兴经堂

宋元嘉中，吴兴郡内尝失火，烧数百家荡尽。惟有经堂草舍，俨然不烧。时以为神。（出《宣验记》）

【译文】

宋元嘉年间，吴兴郡发生火灾，将几百户的房屋烧成平地，只有寺庙的草房，完好无损，当时的人们都认为是有神灵保佑。

南徐士人

宋少帝时，南徐有一士子，从华山往云阳。见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成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往至华山云阳，寻见女子，具说之。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藏于席下，卧之当愈。数日果瘥。忽举席，见蔽膝，持而泣之，气欲绝，谓母曰：“葬时从华山过。”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打不行，且待须臾。女妆点沐浴竟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君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言讫，棺木开，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冢。（出《系蒙》）

【译文】

南朝宋少帝时期，南徐有一个青年男子，从华山去云阳，在旅店中看到一个女子，年龄十八九岁，男子对这女子非常爱慕但没有办法相互交往，相思成病。他母亲问他，他将生病的原因告诉了母亲。他母亲前往华山云阳找到了那个女子，将男子的相思和病情告诉了女子。女子听了很受感动，将自己围裙解下来交给男子的母亲，叫她偷偷地放在男子睡觉的席子底下，可以医治男子的病。男子的母亲回家后按照女子所说的做了，过了一些日子，男子的病果然好了。一次男子偶然掀开席子，看到了女子的围裙，捧在手里，哭得就要昏死过去。他对母亲说：“埋葬我的时候，要从华山经过。”他死后，他的母亲按照他的意愿办理丧事，走到女子的门前，拉车的牛怎么打也不往前走了。等了一会儿，女子沐浴梳妆完毕走了出来，哀婉地唱道：“华山连绵千里，你既然为我而死，我还活着是为了谁呢？如果你真的怜爱我，请为我打开棺材。”唱完，棺材果然开了，女子跳进棺材。于是便将两个人合葬在一起，人们都叫做“神士冢”。

徐祖

嘉兴徐祖，幼孤，叔隗养之如所生。隗病，祖营侍甚勤。是夜，梦一神人告云：“汝叔应合死也。”祖扣头祈请哀愍，二神人云：“念汝如此，为汝活。”祖觉，叔乃瘥。（出《搜神记》）

【译文】

嘉兴的徐祖，从小失去父母，叔叔隗抚养他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一天他叔叔病了，他非常勤快周到地侍候他叔叔。当天晚上他梦见一个神仙对他说：“你叔叔应该死了。”徐祖叩头祈求不让叔叔死，两个神仙说：“看在你如此孝顺的份上，让他继续为你活着吧。”徐祖睡醒了，叔叔的病果然好了。

刘京

临江郡民刘京，孝行乡里推敬。时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负其母号泣。忽有大龟至其前，举家七口，俱上龟背。然行十许里，及一高岸，龟遂失之。（出《九江记》）

【译文】

临江郡的居民刘京，孝顺老人被乡里的乡亲们所称赞。一次江水暴涨，不少居民都淹死在水里，刘京背着母亲大哭起来。忽然来了一只巨大的乌龟，他们全家七口人都爬到乌龟的背上，游了十多里地，将他们送到一个高地上，乌龟就没了。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佛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梦一沙门，衲衣杖锡来云：“县后何家桐甚惜，苦求遮可得。如梦求之，果获。（《梦隽》）

【译文】

何敬叔信奉佛教，想要刻一尊佛像，但是没有木头。他睡觉梦见一个和尚，披着袈裟，拄着锡杖对他说：“县衙后面的老何家有桐木但非常珍惜，你如果苦苦去哀求能够要到手。何敬叔按照梦中和尚的指点去找，果然要到了桐木。

萧子懋

齐晋安王萧子懋，字云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岁，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礼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胜缘，遂获冥祐，愿华竟斋如故。”七日斋华，色更鲜红。看视罂中，稍有根须。淑媛病寻瘥，当世称其孝感。（出《法苑珠林》）

【译文】

齐国的晋安王萧子懋，字叫云昌，是武帝的儿子，刚刚七岁，阮淑媛得病非常沉重危险，请来和尚诵经。有人献来莲花供佛，和尚用一种小口大肚子的铜瓶装上水，然后将莲花插在瓶里，三天以后花仍不枯萎。萧子懋哭着在佛像前敬礼发誓说：“如果能够使生病的阿姨痊愈，我祝愿莲花开放得与当初一样。”七天诵经结束，莲花的颜色更加鲜艳了，观察瓶子里，已经生出了一点根须。淑媛的病也好了。大家都称赞是萧子懋的孝顺感动了佛祖。

萧睿明

齐松滋令兰陵萧睿明，母患积年，睿明昼夜祈祷。时寒冻，睿明下泪，凝结如箸。额上扣血，成水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睿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见。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母病即愈。（出《谈薮》）

【译文】

北齐的松滋县令萧睿明是兰陵人，他的母亲患病多年，萧睿明日夜向神灵祈祷，以保佑母亲早日康复。当时天寒地冻，萧睿明流下的眼泪在脸颊上冻成的冰像筷子一样长，磕头把前额碰出了血，流出的血水冻成一个小冰柱。一天忽然来了一个人，给了他一个石匣，对他说：“这个石匣可以治你母亲的病。”萧睿明跪着接了过来，来人不见了。他将石匣拿给母亲，见里面只有一块三寸长的丝绢，上面写着两个红色的字“日月”，从此他母亲的病就好了。

解叔谦

齐雁门解叔谦，征为朝请，不赴。母疾，叔谦夜于庭中，稽颡祈福。闻空中云：“得丁公藤为酒便差。”访医及本草，无识者。乃崎岖求访，至宜都境，遥见山中老翁伐木，问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风尤验。”叔谦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怆然，以藤与之，并示其渍酒之法。叔谦受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疾便愈。（出《谈薮》）

【译文】

齐朝雁门的解叔谦，朝廷要聘任他为朝请，他因为母亲有病没有去。夜晚他在院子里磕头，祈求神灵医治他母亲的病。忽然听到天空有人说：“用丁公藤泡酒便可以治好。”他查阅《本草》，向医生请教，都不知道什么是丁公藤。没有办法，他只好出门到各地去打听寻找。一天他来到宜都境内，远远看见一个老头在山上砍树。他去问老头砍树有什么用，老头说：“这是丁公藤，治疗风症非常有效。”解叔谦哭着请求老人将丁公藤给他为母亲治病。老头很同情他，将丁公藤送给他，并传授他泡酒的具体方法，解叔谦记在心里。说完老头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解叔谦回家以后按照老头讲述的方法用丁公藤泡制药酒，为母亲治病，母亲的病很快就好了。

宗元卿

齐南阳宗元卿有至行，早孤，为母所养。母病，元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则小痛。以此为常则。乡里宗敬，率号宗曾子。（出《谈薮》）

【译文】

齐朝南阳的宗元卿有很高尚的品德和行为。他从小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生病了，他出门在很远的地方突然感到心痛，母亲病得严重，他疼得便厉害，母亲病得轻，他疼得也轻，从此形成了必然的规律。乡亲们非常尊敬他孝敬母亲的行为，认为他就像孔夫子的弟子曾子一样品德高尚，称他为“宗曾子”。

匡昕

齐庐陵匡昕隐金华山，服食不与常人交。母亡已经数日，昕奔还号叫，母便苏。孝感致也。（出《谈薮》）

【译文】

齐朝庐陵的匡昕隐居在金华山中，生活饮食都不同常人交往。他母亲死了已经有好几天了，他奔跑哭叫着回到母亲身边，他母亲突然苏醒过来。这是他孝敬母亲，母子间心灵互相感应的结果。

曾康祖

齐扶风曾康祖，母患乳痈，诸医不能疗。康祖乃跪，以两手捧乳，大悲泣。母痈即瘥。（出《谈薮》）

【译文】

齐朝时扶风的曾康祖的母亲患乳痈，请了很多医生都治不了。曾康祖跪在地上，两手捧着他母亲的乳房大哭，他母亲患的乳痈就好了。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应二

崔恕　何瑚　陈遗　王虚之　河南妇人　岑文本　郑鲜　张楚金　罗道悰 陵空观　皇甫氏　田仁会　徐州军士　唐宣宗　李彦佐　胡生　刘行者　王法朗 郗法遵　王晖　李梦旗　孟熙

崔恕

谯郡有功曹涧，天统中，济南来府君，出除谯郡。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于人。时春夏积旱，送别者千余人。至此涧上，众渴甚，来公有思水之色。恕独见一青鸟，于涧中乍飞乍止。怪而就焉。鸟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清泉涌注。盛以银瓶，瓶满，水立竭。惟来公与恕供饮而已。议者以为德感所致焉。时人异之，故以为目。（出《酉阳杂俎》）

【译文】

谯郡有个地方叫功曹涧。北齐后主天统年间，济南来太守到谯郡任职。清河的崔恕是本郡功曹，也同时调任，因为他从年青的时候就有美好的品德，所以前来送行的有一千多人。当地从春到夏连续干旱了很长时间，他们走到一个山涧上，众人感到口渴，都想喝一口水。崔恕独自看见一只青鸟一会飞起，一会落下。他感到奇怪便追了过去，在青鸟飞起的地方发现一块直径有五六寸的石头，他用鞭子一拨，石头底下冒出一股泉水。他立刻用银瓶接水，刚将银瓶装满，泉水立即就没有了。接到的一瓶水，刚好够来公和崔恕饮用的。有人议论说这件事是由于崔怒的品德感动了天地神灵的结果，当地人对这件事都感到很怪，所以称这个山涧为“功曹涧”。

何瑚

梁何瑚字重宝，为北征咨议。博问强学，幼有令名。性淳深，事亲恭谨。母病求医，不乘车马。忽感圣僧，体质殊异，手执香炉，来求斋食，而至无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余日，母病有瘳，僧便辞去。留素书般若经一卷。因执手曰：“贫道是二十七贤圣，不近相人（《辩正论》八“近”作“退”）。感檀越至心，故来看。病者已瘥，贫道宜还。”言讫前行，忽不见，而炉烟香气，一旬方歇。精诚所感，朝野叹嗟。因舍别宅为目（明抄本“目”作“因”）爱寺也。（出《辩正论》）

【译文】

梁朝有个人的名叫何瑚，字叫重宝，官职是北征咨郎。何瑚博学多才，从小就品德高尚，性格忠厚淳朴，侍奉双亲恭敬严谨。他的母亲病了，他不乘车马，亲自去请医生。他的行为感动了一位已经修成圣果的高僧，这个和尚手持香炉来到何瑚家要斋饭吃，连续来了十多天，每天来都没有固定的时间，何瑚已经感觉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等到何瑚母亲的病好了，这个和尚向何瑚告辞，并送给他一卷《般若经》握着何瑚的手对他说：“贫僧我是二十七位圣僧其中的一个，平时不接近普通人，被施主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来为你母亲治病。现在你母亲的病已经好了，我要回去了。”说完就往前走，突然就不见了。但是和尚香炉冒出的香气，十多天以后才飘散。何瑚的孝心感动圣僧的事，传遍了朝廷内外。何瑚还施舍出一所别墅，因为他崇敬佛教。

陈遗

吴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焦饭。遗在役，恒带囊，每煮食，漉其焦以献母。孙恩作乱，遗随例奔逃。母忆遗，昼夜哭泣，遂失明。遗脱难还家，入门见母，再拜号泣，母目忽然开朗。（出《孝子传》）

【译文】

吴国人陈遗年轻的时候在郡署衙门里当厨师，他的母亲愿意吃锅巴。陈遗在官署里总随身带着一个口袋，做饭的时候将锅巴装进口袋，留着给母亲吃。孙恩作乱的时候，陈遗随着官署人员一齐撤退。他母亲在家想念他，昼夜哭泣，把眼睛哭瞎了。陈遗躲过灾难回家，一进门看见母亲，跪下就哭，他母亲的眼睛忽然好了。

王虚之

王虚之，庐陵西昌人。年十三，丧父母。二十年盐酢不入口。后得重病。忽有一人来诣，谓之曰：“君病寻瘥。”俄而不见。又所住屋室，夜有异光，庭中橘树，隆冬三实。病果寻愈。咸以至孝所感。（出《孝子传》）

【译文】

王虚之是庐陵西昌的人，他十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从那以后二十年的时间，他一口食盐和醋都没有吃过。后来他得了重病，忽然来了一个人对他说：“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说完那人就不见了。晚上他发现住的屋里有奇异的光芒，院子里的橘子树在严冬季节，竟连续结了三个果实，他的病也好了。这些都是因为他孝敬父母所感应出来的结果。

河南妇人

隋大业中，河南妇人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以蚯蚓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窃藏其一脔，留示儿。儿见之号泣，将录妇送县。俄而雷雨暴作，失妇所在。寻见妇自空堕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变为白狗，言语如恒。自云：“不孝于姑，为天神所罚。”夫乃斥去之。后乞食于道，不知所在。（出《冥报记》）

【译文】

隋炀帝大业年间，河南有一个媳妇奉养婆婆很不孝顺。她婆母的两只眼睛都瞎了她就将蚯蚓当作饭给她婆母吃。她婆母感到味道很奇怪，就偷偷地藏起来一小块，留着给儿子看。儿子看到后大声哭喊，气愤地扭送媳妇去县衙，走到路上下起大雷雨，突然失去了媳妇的踪迹，紧接着又从天空中掉了下来，身体和穿的衣服和以前一样，但是脑袋却变成了一只白狗的头，说话声音也和从前一样。她自己说：“不孝顺婆母，遭到了天神的惩罚。”他的丈夫就赶走了她，她只好到处讨饭，后来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岑文本

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曾乘船于巨江中，船坏，人尽死，文本没有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死。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其灾，终逢太平，致富贵也。”言讫，趋出外不见。既而文本就斋，于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中书令岑文本是江陵人，他从小信奉佛教，经常念诵佛经法华经普门品。曾经有一次他坐船在一条大江之中，船坏了，乘船的人都淹死了。他也沉到了水中，在水里听到有人说：“只要是念佛，必然不会死。”连续说了三遍，随即他随着波浪涌出水面，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北岸，免除了死亡的灾难。后来他在江陵准备了很多斋饭，和尚们都集结到他们家吃饭，一个和尚单独等到最后才走，临走时对他说：“天下正处在混乱之中，你幸运得没有遭受灾难，一定能够赶上太平时节，最后发财致富。”说完话走出门外就不见了，岑文本送走和尚也开始吃斋饭，从饭碗里得到了两枚佛宝。“舍利子”，后来他的命运果然同和尚所说的一样。

郑鲜

唐郑鲜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无以可延。梦见沙门问之：“须延命耶？可大斋日，放生念善，持斋奉戒，可以延龄得福。”鲜因奉法，遂获长年。（出《宣验记》）

【译文】

唐朝有个人名叫郑鲜，字叫道子。他善于通过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别人的命运。他知道自己的寿命短，但没有办法可以延长。有一天，他在梦中问和尚如何才能延长寿命？和尚对他说：“如果想要延长寿命，可以选定日期做很多的斋饭给和尚们吃；还应该将人们饲养或抓获的动物放回大自然，还给它们生活的道路；还必须吃斋并遵守佛教的戒律，这样就可以延长寿命并得到幸福。郑鲜按照和尚所说的去做，于是得到了长寿。

张楚金

唐则天朝，刑部尚书张楚金为酷吏周兴构陷。将刑，乃仰叹曰：“皇天后土，岂不察忠孝乎？奈何以无辜获罪。”因泣下数行，市人皆为觑欷。须臾，阴云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释罪。宣示讫，天地开朗，庆云纷紏。时议言其忠正所致也。（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刑部尚书张楚金被残酷迫害忠臣的奸臣周兴定计陷害，将要被杀头的时候，他仰天长叹说：“老天爷和土地神啊！你们难道不查看谁是忠臣孝子吗？为什么让没有罪的人去死？”说着流下了几行眼泪，围观的老百姓都哭了。不一会儿，阴云四布，似乎苍天有了感应，随后皇帝降旨免除了张楚金的罪名。刚刚宣布完这个消息，天上的阴云立刻散去，出现了吉祥的彩云。当时的人们都议论说：“这是由于张楚金的忠心和正直感动了天地的结果。”

罗道悰

唐司竹园罗道悰上书忤旨，配流。时有同流者道病卒，泣曰：“所恨委骨异壤。”退悰曰：“吾若生还，当取同归。”遂瘗之而去。及还，为大水漂荡，失其所在。道悰哭告之，请示其灵。俄而水际沸涌，又咒曰：“如真在此下，更请一沸。”又然，遂得之，志铭可验，负之还乡。（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唐朝司竹园的罗道悰，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违背了皇帝的意思，被定罪后押送到边远的地方服劳役。同伴中有一个人病死了，这个人在临死的时候哭着说：“所悔恨的是将尸骨扔到了远离家乡的地方！”罗道悰说：“我如果能活着回去，一定将你的尸体带回家乡安葬。”这个人死后，罗道悰将他掩埋了。等到罗道悰结束劳役，准备回去的时候，掩埋同伴尸体的地方被大水淹没了，无法找到原来的标记。罗道悰哭着祈求说：“请你显灵为我指示一下方位。”说完水面就翻起了水花。他又说：“如果真是在这下面，请水面再翻涌一次。”果然水面又翻涌起来。于是他在这块水面的下面，将同伴的尸体捞取上来，还有墓上的志铭可以验证，于是背上这尸首回了家乡。

陵空观

唐景龙四年，洛州陵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乃改为圣真观。（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中宗景龙四年，洛州的陵空观发生火灾，所有的东西全都烧光了，只有一个“真人”的泥塑像没有损伤，以后陵空观就改名为“圣真观”。

皇甫氏

唐仆射裴遵庆，母皇甫氏，少时常持经。经函中有小珊瑚树。异时，忽有小龙骨一具，立于树侧。时人以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庆遂居宰辅云尔。（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仆射裴遵庆母亲姓皇甫，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经常手持经卷念诵。她的藏经匣里有一棵小珊瑚树，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小珊瑚树的旁边出现一具立着的小龙骨。人们认为这是她吉祥如意的兆头，果然到了上元年间，她的儿子裴遵庆当上了宰相。

田仁会

唐田仁会为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但愿常在不患贫。”（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唐朝的郢州刺史在闹旱灾的时候，自己曝晒在太阳底下，为老百姓求来了雨。人们编了一首歌来赞颂他说：“像父母养育了我们一样的田刺史，他一心为了老百姓感动了老天爷，田里求来雨解除了旱灾，但愿他永远在这里使我们不再遭受贫穷。”

徐州军士

唐王智兴在徐州，法令甚严。有防秋官健交代归，其妹婿于家中设馔以贺，自于厨中磨刀，将就坐（明钞本就坐二字作生）割羊脚。磨讫，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仓卒相值，锋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以告。智兴讯问，但称过误，本无恶意。智兴不之信，命斩之。刀辄自刑者手中跃出，径没于地。三换皆然。智兴异之，乃不杀。（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的时候王智兴镇守徐州，法非常严格。有一个秋季防守边防的官员完成任务归来，他的妹夫在家中准备酒菜为他庆贺。他妹夫在厨房里磨刀，准备割羊的蹄子，刀磨好以后手里端着刀快步往外走，恰巧他的大舅哥从堂屋往厨房里来，两个人在仓卒中相撞，他手中的刀尖正刺在他大舅哥的心脏上，当时就死了。他被人扭送到州衙门，王智兴亲自审问。他说自己是误伤，本来并没有恶意。王智兴不信，命令将他杀头。行刑时，刽子手的刀从手中自己跳出来插入地下，连换了三把刀都是一样，王智兴感到奇怪，便决定不杀他了。

唐宣宗

唐大中初，京师尝淫雨涉月，将害粢盛。分命祷告，百无一应。宣宗一日在内殿，顾左右曰：“昔汤以六事自责，以身代牺牲。虽甚旱，卒不为灾。我今万姓主，远惭汤德。而灾若是，兆人谓我何？”乃执炉，降阶践泥，焚香仰视，若自责者。久之，御服沾湿，感动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阴开，比秋而大有年。（出《真陵十七史》）

【译文】

唐朝的大中初年，京城曾经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将要威胁即将丰收的庄稼，皇帝命令对天祈祷，盼望早点天晴，但是多次祷告也没起作用。宣宗一天在皇宫内殿对左右的人说：“当初商汤王以六事自责，以身代牺牲，虽然天旱，但没有造成灾害。我今天身为天下所有老百姓的主人，非常惭愧远远赶不上汤的功德，而灾难若是，人们会怎样评价我呢？”于是他手里拿着香炉，站在台阶下的泥水里，点燃香炉，仰头面向苍天，忏悔责备自己的过失。过了很久，身上穿的龙袍都被雨水浇湿了，左右的人都非常感动。一会儿，大雨就不下了，第二天，多日积聚的阴云也散开了，到了秋天获得了丰收。

李彦佐

李彦佐在沧景。唐太和九年，有诏诏浮阳兵北渡黄河。时冬十二月。至济南，郡使击冰进舟，冰触舟，舟覆诏失。彦佐惊惧，不寝食六日，鬓发白，至貌侵肤削，从事亦谬其仪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诏尽死。吏惧，且请一祝祷于河，吏凭公诚明，以死索之。彦佐乃令具爵酒，及祝传语诘河。其旨，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望，祀未尝匮，而（“而”原作“两”，据明钞本改）河伯洎鳞介之长，当卫天子诏，何反溺之乎？或不获，予将斋告于天，天将谪尔。吏酹冰辞已，忽有声如震，河冰中断，可三十丈。吏知彦佐精诚已达，乃沉钩索而出。封角如旧，惟篆印微湿耳。彦佐所至，令严务简，推诚于物，著声于官。如河水色浑驶流，大木与纤芥，顷刻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坚冰陷，一钩而沉诏获，得非诚之至乎？（出《阙史》）

【译文】

李彦佐镇守沧景，在唐朝的太和九年，皇帝发出的公文命令将浮阳的兵马调到黄河以北。当时正是冬天的十二月份，队伍到了济南，郡府的官员敲打浮冰引导船只向前行驶，船碰到坚冰上产生倾覆。将皇帝的诏书掉到河里。李彦佐又惊又怕，连续六天没有吃饭喝水，头发变白了，相貌变得衰老削瘦，参谋助手们也都说他的相貌发生了变化。李彦佐命令管理渡口的官员，不把文书捞上来就杀头。官员害怕，请李彦佐向黄河祈祷，想要借助李彦佐的虔诚感动神灵帮忙，然后再拼死打捞。李彦佐命令拿酒洒到河里，对着黄河祈祷说：“圣明的天子在上，河流高山。祝史咸秩，是我们这里的声望。我们定期祭祀未曾欠缺。然而水神河伯你是黄河里鱼虾水族的首领，应当护卫天子的诏书，为什么反而将它淹没了呢？如果你不把它还给我，我在吃斋后祭祀的时候将要告诉上天，天将处罚你。”祭祀结束，忽然河里发生震动伴随着巨大的响声，河上的坚冰一下子断裂了三十丈远。官员们知道李彦佐的虔诚和心愿已经感应到河伯那里，便将钩子伸到水中一下子就将诏书钩了出来。见诏书完好，封口如旧，只是上面的印章湿了一点。李彦佐管理政务，令出必行，办事简练，以诚处事，名显赫。黄河涨水，巨大的木头和纤小的种子都可以在顷刻之间漂流千里。哪有船倾覆六天以后，祭祀一次坚冰就开了，用钩子一下就将文书捞出来的事呢？这难道不是李彦佐的精诚感应的结果吗？

胡生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效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家贫，少为洗镜镀钉之业。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御寇之垄，似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赂，必见拒也。或持茗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说数篇，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云：“忽闻梅福来相访，笑著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云：“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云：“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苍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出《云溪友议》）

【译文】

列子死在郑国，现在他的坟墓还在效外野草丛中，成为名人贤士留下的遗迹，禁止人们在这里砍柴。附近有个叫胡生的人，家里很贫穷，年轻的时候以为别人磨洗铜镜为职业。他得到水果、好茶或者是美酒，总要供奉到列子的墓前，好像祈求列子能够赐给他聪明和学问。一年以后，他梦见一个人，拿着刀子将他的肚子剖开，把一本书放到了他的心脏里面，睡醒以后，他想要吟诗，朗诵出来的都是非常美妙的词句，但却不是从老师和朋友那里学来的。虽然有了学问，但是他还不放弃磨洗铜镜的低贱职业，真是有隐士的风格。远近的人们都叫他“胡钉铰”。太守等官员和其他一些社会名流都很敬佩他，经常有一些前辈来拜访他，送给他一些礼物，他全都不要。但如果送给他香茶或美酒，他却欣然接受。现在介绍他作的几首诗，一首是高兴地迎接圃田县韩少府来访：忽闻梅福来相访，笑著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还有看郑州崔郎中家的女郎们绣的花：“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另有一首题目是，江际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苍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

刘行者

唐庐陵阛阓中，有一刘行者。以钉铰为业。性至孝。母亲患眼二十余年，行者恳苦救疗。一日，忽有衲僧，携净水铜瓶子，觅行者磨洗，出百金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亲患眼多年，和尚莫能有药疗否？”僧云：“待磨洗瓶子了，与医。”磨洗毕，便出门，而行者随问之，僧云：“但归去，已与医了。”言讫，失僧所在。行者奔还家，见母亲忽自床坠地，双目豁开。阖家惊喜，方知向者僧是罗汉。遂画其形影供养。至今存焉。（出《报应录》）

【译文】

唐朝庐陵的街市中，有一个姓刘的以修金属器物为职业的人。他非常孝顺，母亲患眼病二十多年，他多方寻求治疗的方法。一天，忽然来了一个和尚，拿着一装净水的瓶子，找到他让他磨洗，并说要给他一百两银子作为酬谢。他不要，对和尚说：“我家里有老母亲患眼病多年，和尚你能治疗吗？”和尚说：“等你磨洗完瓶子再去医治。”磨洗完了，和尚拿起瓶子就走出门去，他追上去问，和尚说：“你回家去吧，我已经医治完。”说完和尚就不见了。他跑回家去，看见母亲忽然从床上掉到地下，双眼忽然好了。全家人又惊又喜，这才知道和尚是个修行成罗汉的高僧，于是画了这个罗汉的图像供奉起来，这张画像现在还保存着。

王法朗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为恨。因发愿读道德经。梦老君与剪其舌。觉而言词轻利，精诵五千言，颇有征验。（出《录异记》）

【译文】

唐朝夔州的道士王法朗的舌头又大又长，说话吐字不清楚，经常为此感到伤心。他因此而许下愿望学习《道德经》，梦见道教的创始人《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用剪刀修剪他的舌头，睡觉醒了以后感觉说话流利，吐字清晰了，精读五千字的《道德经》。

郗法遵

唐道士郗法遵居庐山简寂观，道行精确。独力检校，已历数年，全无徒弟。忽梦玄中法师谓之曰：“汝无人力，甚见勤劳。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觉，话于众。出山过民王家，有孩子，年才一晬。见法遵，抱其足不肯舍。遵去，昼夜啼号不息。遵复至则欣然。后数年，父母即舍为童子。又一小儿姓刘，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异，因灸眼屋，其光遂绝。已四五岁，亦舍在观中，相次入道。果符玄中梦授之语矣。（出《录异记》）

【译文】

唐朝的道士郗法遵居住在庐山简寂观，道行很精深，独自抄写经卷并校对已经许多年了，没有收一个徒弟。一天他忽然梦见玄中法师对他说：“你没有人帮助，还非常勤劳。现在有两个小孩可以作你的徒弟，只是太小了。”睡醒以后，他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了。一天他出山走过一户姓王的人家，这家有个刚刚一岁的小孩看见他，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郗法遵走了以后，这小孩昼夜啼哭不停。郗法遵再去，他又不哭了。过了几年，他的父母将他交给郗法遵做了道童。还有一个小孩姓刘，眼睛里向外放射五彩光芒。他的父母怀疑是怪异，用艾蒿点着后烧灸他的眼睛尾角，光芒就消失了。已经四五岁了，也被父母送到观里。两个孩子相继当了道童，果然符合玄中法师梦中所说的话。

王晖

西蜀将王晖尝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无水泉，民皆汲于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绝其水路，城内焦渴。旬日之间，颇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请，哀告神祗。及寐，梦一老父告曰：“州狱之下，当有美泉。”言讫而去，王亦惊寤。迟明，且命畚锸，于所指之处掘数丈，乃有泉流。居人饮之，蒙活甚众。岐兵比知城中无水，意将坐俟其毙。王公命汲泉水数十罂，于城上扬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岂王公精诚之所感耶？勒拜井之事，固不虚耳。王后致仕，家于雍州，尝言之，故记耳。（出《玉堂闲话》）

【译文】

西蜀将军王晖曾经担任过集州刺史，集州城里没有水源，老百姓都到城外取水。有一次，岐兵攻打集州，并且切断了城外取水的道路。城里的人没有水喝，十多天里，渴死了一些人。王晖便在半夜的时候祈祷神灵帮助。当晚睡觉梦见一个老头告诉他说：“州城监狱的底下，有泉水。”说完就走了。王晖也惊醒了，天亮以后，他命令人拿着工具在老人所指示的地方挖下去几丈深，果然有水。城里的人喝了以后，救活了许多人，岐兵早就知道城内没有水源，所以想等着他们渴死。王晖命令取来泉水几十瓶，从城墙上洒下去给岐兵看。岐兵见城内有水，便退走了。这难道不是王晖的虔诚所感动神灵的结果吗？勒拜井求水的传说，果然不是虚构的。王晖后来调离集州，迁到雍州，曾经提起这件事，所以记录下来。

李梦旗

伪蜀拔山军卒李梦旗经敌擒归岐阳，老母悲泣，因瞽双目。梦旗在岐阳，虔祈切至，愿见慈母，三载方还。梦旗刺股血点母眼，即时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出《儆诫录》）

【译文】

伪蜀拔山军卒李梦旗被敌方抓住押到岐阳，老母亲在家中悲伤哭泣双目失明。李梦旗在岐阳虔诚地祈祷，希望早日回家去看母亲。三年之后才回家，他刺破大腿，将血滴在母亲的眼睛里，一会儿，他母亲的眼睛又像当初一样能看见东西了。这很明显是他的孝顺感应的结果。

孟熙

蜀孟熙，贩果实养父母，承颜顺旨，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不惮苦辛。父常云：“我虽贫，养得一曾参。”及父亡，绝浆哀号，几至灭性。布苫于地，寝处其上。三年不食盐酪。远近叹服。因见鼠掘地，得黄金数千两，自此巨富焉。（出《儆诫录》）

【译文】

蜀郡的孟熙靠贩卖水果奉养父母，按照父母的眼色和吩咐办事，每天早晚请安出门要告诉去向，回来要面见父母。孝顺周到，不辞辛苦。他的父亲常说：“我虽贫穷，但养了一个像曾参一样的孝子。”他父亲死了，他不吃不喝整日哭喊，悲伤过度好几次危及生命。他在地上铺上草垫子，睡在上面，三年不吃盐和醋，远近的人们全都叹服。后来他看见老鼠在地上挖土，得到了好几千两黄金，从此大富。

卷第一百六十三　谶应

历阳媪　孙权　高颖　神尧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条歌　突厥盐　封中岳 杨柳谣　黄獐歌　苾挈儿　安乐寺　乌鹊窠　鲤鱼儿　挽天枢　黄犊子 骆宾王　天后　阎知微　长孙无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孙佺　张易之　饮酒令　白马寺　李蒙　李进周　志公词　李怀光　王铎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国闰　竹骝

历阳媪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媪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门，见门阃有血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阃。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上山。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出《独异记》）

【译文】

历阳县有一个老太太，经常行善。一天，忽然有一个少年来要饭吃，老太太对他很客气，临走的时候他对老太太说：“经常去县衙门前，如果看见门坎上有血，可要到山上去避难。”从此以后，老太太每天都去县衙门前看一看。守门的差人问她干什么？老太太讲了少年告诉他的话。差人同她开玩笑，将鸡血涂在门坎上。第二天，老太太见门坎上有血，便拎着鸡笼子躲上山去。当天晚上，县城陷落成为一个湖泊，就是如今和州的历阳湖。

孙权

湓口城，汉高祖六年灌婴所筑。建安中，孙权经住此城，自标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铭石云：“汉六年，颍阴侯开此井。卜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度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见铭欣悦，以为己瑞。人咸异之。（出《张僧鉴浔阳记》）

【译文】

湓口城是汉高祖六年的时候灌婴所筑的。汉献帝建安时期，孙权曾经住在这座城里，他选定一块地方打井，竟挖出了一口古井。井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汉高祖六年，颖阴侯灌婴打了这眼井。有人预言，三百年以后这口井会淤积埋没，然后再过不到一百年，会被顺应时代，有运气的人重新挖掘出来。”孙权看见碑上的铭文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自己吉祥预兆。人们对这件事也都感到很惊奇。

高颖

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村门首。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木（明抄本“木”作“大”）匠高颖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颖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根株盘石礴，与诸树不同。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今唐家居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西京长安百官议事的朝堂北头有一棵大槐树，从隋朝开始就长在唐兴村的村口。文皇帝移都到长安以后，兴修土木高颖经常坐在这棵树下监督指挥。后来栽树的时候觉得它同新栽的树排在一起不整齐，想把它砍倒。皇帝说：“高颖曾坐在这棵树下，不要砍倒。”到现在这棵树已经有一百三十多岁，仍然存在。它枝叶繁茂，树根盘曲坚固，与别的树不同，高入云天立在唐兴庄的树口，村里住着姓唐的村民。

神尧

隋炀帝与神尧高祖俱是独孤外家。然则神尧与炀帝常悔吝（明抄本“然则”作“因是”，“悔吝”作“侮狎”）。每朝谒退，炀帝背有词然（明抄本“背”作“皆”，“然”作“谑”）。后因赐宴，炀帝于众，因戏神尧。神尧高颜面皱，帝目为阿婆面，神尧忿恚不乐。洎归就第，怏怅不已。见文皇已下，告文皇皆无言（“告文皇皆无言”六字明抄本作“但流涕而不言”）。次告窦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显毁云阿婆面，据是儿孙不免饥冻矣。”窦后欣跃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贺。”神尧不喻，谓是解免之词。后曰：“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尧涣然冰释。喜悦，与秦齐诸王，私相贺焉。（出《芝田录》）

【译文】

隋炀帝和神尧的远祖外家都姓独孤，然而神尧经常对隋炀帝抱有戒心。每次上朝以后，隋炀帝背后都有说词。一次隋炀帝举行宴会，他当着大家的面同神尧开玩笑，他见神尧长得高额头，满脸皱纹，就说神尧是老婆脸。神尧心中愤恨不乐，等到回到家里，仍然不高兴。见文皇已下，告文皇皆无言。第二天他告诉窦皇后说：“我的身世本来就可悲，现在皇帝又贬低我为老太婆脸，看来我的儿孙免不了要挨饿受冻了！”窦皇后高兴地说：“这句话应该全家庆贺呀！”神尧不理解，说她是安慰他。窦皇后说：“你被封为唐王，老太太则是堂主，堂主就是唐主呀！”神尧立刻解除了疑虑，高兴起来，与齐王、秦王等王爷私下里庆贺！

唐高祖

唐北京受瑞坛，隋大业十三年，高祖令齐王元吉留守。辛丑，获青石，若龙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齐王献之，文字映澈，宛若龟形。帝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其字愈明。内外毕贺，帝曰：“上天明命，贶以万吉。宜以少牢祀石龟，而爵龟人。”因立受瑞坛。（出《太原事迹杂记》）

【译文】

唐王李渊在太原修建了一座“受瑞坛”。隋朝大业十三年，唐高祖李渊命令齐王李元吉留守太原。辛丑年，李元吉得到了一块龙形的青石，上面有四个红字：“李渊万吉”。齐王将它献给李渊。石头上面的字迹照耀深澈，好像龟的形状。李渊命令将它蘸上水在石头上磨，以验证字迹是否是天然形成的。磨了几天之后，字迹更加鲜明，内外臣民都庆贺。李渊说：“上天明白地命令赐给我万年吉祥，要用猪和羊来祭祀石龟。并给献龟的人以封爵。因此修建了这座受瑞坛。

太行山

唐武德初，太行山大声曰：唐国兴，理万年。（出《太原事迹杂记》）

【译文】

唐高祖武德初年，太行山大声喊：“唐朝国家兴盛，理应延续万年。”

桑条歌

唐永徽年以后，人唱桑条歌云：桑条莴女韦也乐。至神龙年中，逆韦应之。谄佞者郑愔，作桑条乐词十余首进之。逆韦大喜，擢为吏部侍郎，赏缣百匹。（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永徽年以后，民间流传一首歌谣说：“桑条莴女韦也乐。”到了中宗神龙年间，韦后应验这首歌谣得到了权势。有个花言巧语谄媚的小人叫郑愔，他作了十多首以桑条为题目的乐词献给韦后。韦后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吏部侍郎。

突厥盐

唐龙朔已来，人唱歌名突厥盐。后周圣历年中，差阎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书，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银器物锦彩衣裳以为礼聘，不可胜纪。突厥翻动，汉使并没，立知微为可汗。突厥盐之应。（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龙朔改元以来，民间流传一首名谣的名字叫“突厥盐”。后来到了武则天的周朝圣历年间，朝廷派阎知微去和匈奴修好，任命他为三品春官尚书，同时护送武延秀去娶突厥成默啜的女儿，带去了数不清的金银绸缎和衣裳作为聘礼。后来突厥又和中原对立，派去的汉族使臣都投降了突厥。突厥人推举阎知微作为他们的可汗，“突厥盐”得到了验证。

封中岳

唐调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土蕃入寇又停。至永淳年，又驾幸嵩岳。谣云：“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岳下遘疫，不愈，回至宫而崩。（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调露年间，皇帝想要给嵩山封号，由于突厥叛乱而停止。后来又要封，又因为土蕃入侵而停止。到了永淳年，皇帝来到嵩山，当时流传一首民谣说：“嵩山高有几层，不怕登不上去，就怕得不到机会攀登，三次兵马调动打仗，别的道路上车马不断。”皇帝在山下就得了病，没医治好，回到宫里就死了。

杨柳谣

唐永淳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后徐敬业犯事，出柳州司马，遂作伪敕，自授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江淮反。使李孝逸讨之，斩业首。驿马驮入洛，杨柳杨柳漫头驼，此其应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中宗永淳年以后，天下的老百姓都唱一句流传的歌谣：“杨柳杨柳漫头驼”。后来徐敬业出事，先是他出任柳州司马，接着他伪造皇帝的文书，自己任命自己为杨州司马，把长史陈敬之杀了，依据江淮一带造反。朝廷派李孝逸去讨伐，砍下了徐敬业的脑袋，用马驮到洛阳，“杨柳杨柳漫头驼”，这件事正是这句话的验证。

黄獐歌

周如意年已来，始唱黄獐歌。其词曰：“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俄而契丹反叛，杀都督赵翙，营府陷没。差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前后百万众，被贼败于黄獐谷。诸军并没，罔有孑遗。黄獐之歌，斯为验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周朝如意年以来，民间开始流传唱一首“黄獐歌”，歌词是“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不久契丹族反叛，杀了都督赵翙，营房和都督府都被契丹人占领。朝廷命令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四人，前后带领一百多万兵马前去征讨，全都被契丹人给打败了。他们带领军队败退到黄獐谷，被契丹人彻底消灭，没有逃脱一支人马。“黄獐之歌”得到了验证。

苾挈儿

周垂拱已来，京都唱苾挈儿歌词，皆是邪曲。后张易之小名苾挈。（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的垂拱年间，京城里人们唱一种叫做苾挈儿小调的歌词，全都是低俗的邪词，后来武则天的佞臣张易之的小名叫做苾挈。

安乐寺

唐景龙年，安乐公主于（“于”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童谣曰：“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县。”后诛逆韦，并杀安乐，斩首悬于竿上，改为悖逆庶人。（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中宗景龙年间，安乐公主在洛州道光坊修建安乐寺，花费白银几百万两。当时流传的童谣说：“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县。”后来唐玄宗诛杀韦后一党，同时将安乐公主杀了，并将头悬挂在高竿上，将它贬为“悖逆庶人”。

乌鹊窠

唐神龙已后，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强盛，百姓不得斫桑养蚕种禾刈穀之应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中宗神龙以后，民谣说：“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这是突厥强盛，侵犯中原，老百姓无法栽桑养蚕、种庄稼、割麦子的征兆。

鲤鱼儿

唐景龙中谣曰：“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至景云中，谯王从均州入都作乱，败走，投洛川而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景龙年间的民谣说：“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到了景云年间，谯王从均州进入京城叛乱，失败后逃走，跳进洛河里自杀了。

挽天枢

唐景云中谣曰：“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枢，收铜并入尚方，此其应验。（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景云年间民谣说：“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等到神武皇帝即位，命令推倒天枢，将制造天枢的铜存放到为皇宫制造刀剑等金属器物的尚方官署。这件事就是民谣的应验。

黄犊子

唐景龙中谣云：“黄柏犊子挽纼断，两脚踏地鞋纼断。”六月平王诛逆韦。挽纼断者，韦欲作乱，鞋纼断者，事不成。阿韦是黄犊之后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景龙年间民谣说：“黄柏犊子挽纼断，两脚踏地鞋纼断。”六月平王便诛杀了韦后一党。“挽纼断”，是韦后要造反作乱，“鞋纼断”，是说造反不会成功。韦后是黄犊子的后人。

骆宾王

唐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谶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明堂的主簿骆宾王所做的文章《帝京篇》里说：“生出翅膀飞快地乘风飞起，突然间掉进波浪沉入泥沙。”骆宾王后来和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失败后跳到江中淹死，这两句诗就是预言。

天后

唐太宗之代，有秘记云：“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淳风对曰：“臣据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歼尽。”帝曰：“求而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余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仇，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出《谈宾录》，明抄本作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太宗的年代，有秘密的记载上写着：“唐朝开国三代以后，将会有一个姓武的女王代替李家统治天下。”唐太宗秘密地将李淳风找来，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李淳风说：“我根据玄学推测得出结论，这种征兆已经形成。这个女王已经出现在陛下的皇宫里，从现在起不超过四十年，她可以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并且开始诛杀皇帝的子孙，几乎杀光。”太宗皇帝说：“把她找出来杀了怎么样？”李淳风说：“这是上天的安排，不应该进行破坏。皇帝的子孙即使不死，也不一定能争到皇位，况且据我推算这个女子已经长大，就在宫里，已经成为陛下的家属。再过四十年，她也会衰老，老了会变得仁慈，不至于将陛下的子孙斩尽杀绝。现在如果杀了她，她还会托生复活，再过四十年，也会取得天下的统治权，那时候她年轻毒辣，现在杀了她所结下仇恨，到时候她会把陛下的子孙杀得一个也不剩。”

阎知微

唐麟德已来，百姓饮酒唱歌，由终而不尽者，号为族盐。后阎知微从突厥领贼破赵定。后知微来，则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发，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猬毛，锉其骨肉，夷其九族。疏亲先不相识者，皆斩之。小儿年七八岁，驱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掷饼果与者，仍相争夺，以为戏笑。监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盐之言，于斯应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麟德年间以来，老百姓喝酒的时候经常唱歌，歌唱完了而酒还未喝光的，管他叫号为“族盐”。后来阎知微带领突厥的军队攻破了赵定，最后阎知微被抓来，武则天大怒，将他绑到西市，命令百官用箭射他。河内王武懿宗走到距离阎知微七步远的地方，连发三箭，都没有射中，软弱胆小到如此地步。阎知微身上被射得像刺猬的毛一样，并且还割下了他的骨肉，诛杀了他的九族，就连远亲中互相不认识的也都被抓来杀掉。孩子才七八岁，也被抱到西市，老百姓可怜孩子，给他们一些糖果，孩子们互相抢夺，觉得很好玩。监刑御史不忍杀害孩子，请示武则天留下孩子不杀。当初唱的“族盐”，也就是诛杀姓阎的意思的歌词，到这个时候得到了应验。

长孙无忌

唐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后坐事长流岭南。深脱之言，于是效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被封为赵公的长孙无忌用黑羊毛做成浑脱毡帽，天下的人都认为好看，将这种式样的帽子叫做赵公浑脱。后来他因事获罪被长期流放在岭南，用不着再戴毡帽，浑脱这句说得到了应验。

魏王

唐魏王为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为魏王踣。后坐死。至孝和时，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时人又名为陆颂踣。未一年而陆颂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魏王的头巾，式样高而朝下折，天下的人都非常喜欢，称这种式样的头巾为“魏王踣”（踣有跌倒、倒毙、灭亡的意思）。不久，魏王被处死了。到了年号为孝和的时候，陆颂也将头巾折成这种高而且向前倒的样式，人们又称这样的头巾为“陆颂踣”，不出一年，陆颂也死了。

武媚娘

唐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二十余年，武氏强盛。武氏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五（《朝野佥载》四五作“王”）。十余人。几迁鼎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中宗永徽年代，民间流传一首叫《武媚娘》的歌，后来皇帝立武媚娘为皇后，皇帝死了以后，武媚娘上朝主持朝政，改国号为大周。武氏家族兴盛了二十多年，武氏家族的梁王、魏王、定王同时开建府署，成立办事机构，还封了五十多个郡王，几乎全部篡夺了唐朝的江山。

孝和

唐咸亨已后，人皆云：“莫浪语，阿婆嗔，三叔闻时笑杀人。”后果则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则天也；三叔者，孝和为第三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咸亨以后，人们都说：“不要随便说话，小心阿婆怪罪，三叔听到时笑死人。”后来果然武则天即位，最后孝和继承了皇位。阿婆是指武则天，三叔是指孝和，因为他排行第三。

魏叔麟

唐魏仆射子名叔麟。识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果被罗织而杀之。（出《朝野佥载》）

唐朝魏仆射儿子的名字叫叔麟，有明白人说叔麟的反语就是身戮（身遭杀戮的意思。因为麒麟是鹿的身子，鹿身，反过来身鹿，鹿戮同音）。后来叔麟果然被编造罪名而杀害。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识者言：“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梁王武三思在唐朝的神龙初年被改封为德靖王，有明白的人说：“德靖鼎贼也”。后来他果然有篡权当皇帝的想法，被郑克等人杀了。

孙佺

唐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孙佺之北也，处郁曰：“飧若入咽，百无一全。”山东人谓湿饭为飧（音孙），幽州以北，并为燕地，故云。（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孙佺为幽州的都督。五月的时候，他带领军队向北进攻。军师李处郁反对说：“五月的时候，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火入水必然熄灭。”孙佺不听，结果损失了八万人马。当年窦建德进入牛口谷救王世充，当时有人说：“窦入牛口，怎么还能回来。”（窦和豆同音）果然被秦王李世民抓住了。这次孙佺往北进军，李处郁说：“飧如果进入咽喉，不会再保持完整。”山东人将粥饭叫做飧（音孙），幽州以北是当年燕国的土地，所以李处郁这么说。

张易之

天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太盛也之的弟弟，李公是说李氏家族太兴盛了。

饮酒令

唐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作令云：“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盏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盏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罗织事起。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为此令。此席人进状告之，十人皆弃市。自后庐陵徙均州，则子母相去离也；连台拗倒者，则天被废，诸武迁放之兆。（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龙朔年以来，老百姓喝酒的时候作酒令说：“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是指杯子与盘子，连台是说盘子和杯子全都推倒。等到武后永昌中年，罗织罪名陷害人的风气兴起。有十多个宫中的警卫人员在清化坊喝酒，说起了这个酒令，被同席的人告发，十个人全都被处死。到后来，庐陵王迁移到均州，应验了母子分离。连台拗倒是预示着武则天被废，武氏家族的人被定罪流放到边远地区。

白马寺

唐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自后捉搦僧尼严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并停革，后出者科决，还俗者十八九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神武皇帝七月即位当皇帝，东都白马寺内的铁佛的头忽然无故自己掉下来落到了殿门外面的地上。从这以后，朝廷开始捉拿和尚尼姑，命令他们和自己的父母家人相认回家，不允许再出家当和尚，新出家的捉住判刑，和尚们被迫还俗的达到百分之八九十。

李蒙

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谪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问（明抄本“问”作“闻之”），乃逾垣奔走，群众惬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出《独异志》）

【译文】

唐朝开元五年的春天，司天监向皇帝报告说，日有星辰在天空形成的天象预示着一场严重的灾难。皇帝问：“预示着什么灾难？”回答说：“将会有知名人士三十人在同一天无故死亡，今年被录取的进士，正好等于这个数字。”今年被录取的进士李蒙，是公主的女婿。皇帝没有说明事情的真相，只是秘密地告诉公主说：“每当遇到的游乐活动或宴会，你要将你的女婿关在家中，不要让他参加。”公主家住在昭国里，一天在江上举行大型的音乐游玩活动，音乐声传得很远。当时曲江正涨大水，进士们集合在江边登上连接在一起的好几条船。李蒙听到音乐的声音，从家里跳过院墙跑了出来，进士们正等着他。他刚上船，船就向江中心驶去。不一会儿，游船沉没了，乐器演奏人员，歌女和船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三十名进士全都淹死在江中，一个也没有救上来。

李进周

天宝中，李进（明抄本“进”作“遐”）周颇有道术，多在禁署。徙居宫观，于所居院内，题诗不啻千言，皆预纪上皇幸蜀，禄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后方豁然。略举一篇云：“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如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贵妃小字阿环，山下鬼嵬字也。（出《抒情诗》）

【译文】

唐朝的天宝年间，李进周精通预测事物的方术，常在宫内院活动，后来搬到道观里。他在他所住的院子里，题了不下一千句诗。全都预示着太上皇去蜀避难，安禄山叛乱的事。当初看了不理解，事后才明白了，这里仅举一首诗作为例子：“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如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杨贵妃的小名叫阿环，山下鬼是个嵬字，预示着杨玉环被缢死在马嵬驿。

志公词

刘禹锡曰：“逆胡之将乱中原，梁朝志公大师已赠词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出《刘公嘉话录》）

【译文】

刘禹锡说：“叛逆的胡人安禄山将扰乱中原，梁朝志公大师曾有一首词说：“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主，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是个安字，绿和禄在方言里同一个音，一和止字加在一起是个正月的正字。安禄山叛乱果然在正月失败被杀死。事情的发展完全符合志公大师的寓言诗所作的预测。

李怀光

马燧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实（明抄本实作宝）鼎下营。问其地，名埋怀村。乃大喜曰：“擒贼必矣。”（出《国史补》）

【译文】

马燧讨伐李怀光，从太原带领兵马出发，走到实鼎一带准备宿营休息。马燧问宿营地的名字，别人告诉他叫埋怀村，他高兴地说：“打败敌兵，擒获李怀光是必然的事情了！”

王铎

唐乾符中，荆州节度使晋公王铎，后为诸道都统。时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铎观之，问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惟木当为福耳。”或然之。时有术士边冈，洞晓天文，精通历数。谓晋公曰：“惟斗帝王之宫宿，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他日，晋公屏左右密问，冈曰：木星入斗，当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识者言唐世尝有绯衣之谶，或言将来革运，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为绯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晋公主，牛相国僧孺，每罹此谤。李卫公斥周秦行记，乃斯事也。安知钟于砀山之朱乎。（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僖宗乾符年间，荆州节度使后来当了诸道都统的晋公王铎，看到木星侵入南斗六星的位置，许多天也没有退回去，便问星象学家说：“这种现象是吉还是凶？”大家说：“金星、火星、土星侵入南斗星的位置便是灾祸，惟独木星侵入是吉利的征兆。”王铎说：“原来如此。”有个叫边冈的术士，精通利用星象和历数来推测事物的学问，他对晋公王铎说：“只有南斗是代表帝王的星宿，并且只有木星是代表吉祥的星宿，所以应当以他们的星象来推测帝王的命运。但是这种星象不代表现在，而是代表将来的变化。只是不敢随便说出来。”过了几天，晋公王铎叫左右的人退下去，单独秘密地问边冈。边冈说：“木星进入南斗六星，是有人要当皇帝的预兆，木在斗中，是个朱字。”还有明白的人说，唐朝曾经有过关于“绯衣”的预言，或者是说将来改朝换代，皇帝或是姓裴，或是姓牛，以绯衣代表裴字，牛字加个人字，就是朱字。所以后来的晋公裴度，相国牛孺，都因为这种传说和预言遭受过陷害。李卫公斥周秦行纪。也是因为这件事。谁知道这是指砀山的朱温（灭掉唐朝的梁太祖）呢？

木成文

梁开平二年，使其将李思安攻潞州，营于壶口关，伐木为栅。破一大木，木中朱书隶文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贺，以为十四年必有远夷贡珍宝者。其司天少监徐鸿，谓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上天符命，岂阙文乎？吾以丙申之年，当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两竖画，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后至丙申岁，晋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鸿之言。（出《稽神录》）

【译文】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朝廷命令李思安将军攻打潞州。军队宿营在壶口关，伐木修造栅栏。士兵们破开一根树干时，木头当中有六个隶体红字：“天十四载石进”。李思安为这件事写了一个报告送给朝廷，大臣们都向皇帝祝贺，认为十四年必然有边远的国家向皇帝进贡珍宝。司天少监徐鸿暗地里对自己亲近的人说：“自古以来没有以一个字为年号的，天赐祥瑞与天子，作为受命的凭证，还会缺少文字？我认为这预示丙申年，会有姓石的人当皇帝。因为将四字的两竖移到天字的左右，就是个丙字，将四字的外框的十字贯穿就是个申字。”后来到了丙申年，后晋的高祖石敬瑭开始兴起当了皇帝，果然同徐鸿说的一样。

草重生

初董昌未败前，狂人于越中旗亭客舍，多题诗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初人不晓其词，及昌败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国公杨素所筑也；诸侯者，猴乃钱镠，申生属也；白兔昌，卯生属也；夏满，六月也；镜湖者，越中也。（出《会稽录》）

【译文】

当初董昌没有失败的时候，有一个狂人在越中旗亭旅店的墙壁上题了四句诗：“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当初人们不知道这句诗的意思，等到董昌失败了才明白。草重是个董字，日日是个昌字，素城代表越城，因为是隋越国公杨素所建造的。侯指猴是申生属，代表钱镠，白兔是卯生属。夏满代表六月，镜湖指的是越中。

唐国闰

伪蜀后主王衍，以唐袭宅建上清宫。于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备法驾竭之。识者以为拜唐，乃归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监胡秀林进历，移闰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隐者亦进历，用宣明法，闰乙酉年十二月。既有异同，彼此纷诉，仍于界上取唐国历日。近臣曰：“宜用唐国闰月也。”因更改闰十二月。街衢卖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灭。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监，任蜀，别造永昌正象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闰之事不爽，历议常人不可轻知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伪蜀的后主王衍，在从唐朝世袭得来的宅院的位置修建上清宫，在供奉老君神灵的大殿里，悬挂了唐朝十八代皇帝的画像。有能看透事物的人说，供奉唐朝的皇帝，是归顺唐朝的先兆。司天监的胡秀林编制日历报送给王衍审查批准，将闰月移到丙戌年正月，有个隐士也报送了一本日历，用宣明法计算，将闰月移到乙酉年十二月，由于出现分歧，两个人争论起来。后来仍采用唐朝的历法，左右亲近的大臣对王衍说：“应该采用唐朝的闰月。”所以更改闰月到十二月，在街上卖日历的人说：“只有一个月”。当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前蜀国灭亡。胡秀林是唐朝的司天少监，后来到前蜀任职，他编制了永昌正象历，推算的精妙准确天下第一，但是在这次确定闰月的事上没有算准，因为朝代的变更不是平常人能够轻易推算出来的。

竹骝

竹骝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阈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忽有童谣曰：“骝骝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杨在蜀江头。”智者不能议之。庚午岁，大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数年间，蜀人又谣曰：“黑牛无系绊，棕绳一时断。”伪蜀先主闻之，惧曰：“黑牛者，刘之小字；棕绳者，吾子孙之名也。盖前辈连宗字，后辈连承字为名，棕绳与宗承同音。吾老矣，得不为子孙之患乎？”于是害刘公以厌之。明年，岁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刘公在目前。蜀人惧之，遂粉刘之骨，扬入于蜀江。先主寻崩。议者方知骝者刘也，黑牛者刘之小字，戊寅岁扬骨入于蜀江之应。（出《王氏见闻》）

【译文】

竹骝是一种吃竹子的鼠类，生长在没有人烟的深山溪谷的竹林之中，不是竹子它不吃，竹骝的体型大如野猫，肉质肥脆，山里的居民非常喜欢吃，但是挖地抓竹骝很不容易。岐和梁发生冲突的那一年陕西和甘肃一带，不论是远近的山谷岸石之间，竹骝争先恐后地往外跑，跑到城墙下的壕沟里和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它们或是挖洞毁坏城墙，或是从门坎进入居民家里，狗无法吃尽它们，陕西的老百姓吃够了竹骝的肉。这时忽然流传一首童谣说：“骝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杨在蜀江头。”有学问的聪明人也不理解童谣的意思。庚午年，大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背叛大梁，带兵进入陕西，驻扎安家在天水。天水被攻破以后，又流窜进入四川。住了几年以后，四川又流传一首民谣说：“黑牛无系绊，棕绳一时断。”前蜀的先主王建听到后害怕地说：“黑牛是刘知俊的小名，而棕绳是我子孙的名字，是按照家谱继承和接续下去的叫宗然后是承字，棕绳与宗承同音。我老了，不能为子孙留下隐患。于是王建将刘知俊杀了以消除隐患。第二年是戊寅年，先主王建心情不好，一闭上眼睛就见刘知俊在眼前，他很害怕，命令人将刘知俊的骨头砸碎，扔到了蜀江里，不久先主王建死了，这时人们才知道，民谣里的骝是指刘，黑牛是刘知俊的小名，“但看戊寅岁，扬在蜀江头”是指在戊寅年将刘知俊的骨头扬到蜀江中。

# 人品各卷（第164-196卷）

人品各卷目录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贤（讽谏附）

名贤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郑玄　蔡邕　崔仁师　张文瓘

　虞世南　马周　员半千　严安之　萧颖士　萧嵩　于休烈

　李廙　郑絪　独孤郁　赵逢

讽谏　晏子　优旃　东方朔　简雍　斛斯丰乐　高季辅　李景伯

　苏颋　黄幡绰　李绛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俭（吝啬附）

廉俭 陆绩　齐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长孙道生　唐玄宗　肃宗

　卢怀慎　李勉 杜黄裳　阳城　郑余庆　郑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温琏　仲庭预

吝啬 汉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阳人　夏侯处信　柳庆　夏侯彪

　郑仁凯　邓祐 韦庄　王叟　王锷　裴璩　归登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气义一 鲍子都　杨素　郭元振　狄仁杰　敬昭道　吴保安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气义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宁　赵骅　曹文洽　阳城　王义　裴度

廖有方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气义三 熊执易　李约　郑还古　江陵士子　郑畋　章孝子　发冢盗

郑雍　杨晟　王殷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陈实　黄叔度　郭泰　马融　蔡邕　顾邵　诸葛瑾兄弟

庞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温　谢鲲　唐太宗　李绩

薛收　王圭　王师旦　杨素　王义方 选将　英公　刘奇

张鷟　李峤　郑杲　卢从愿　裴宽　韦诜　裴谈

卷第一百七十知人二 姚元崇　卢齐卿　薛季昶　元怀景　张九龄　王丘　杨穆弟兄

李丹　郑絪 苗夫人　杜鸿渐　杜佑　梁肃　吕温　顾和

刘禹锡　韩愈　顾况　于邵 李德裕　韦岫　知人僧　蔡荆　亚子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苌　袁安　严遵　李崇　魏先生　李义琛　蒋恒　王璥

李杰　裴子云 郭正一　张楚金　董行成　张鷟　张松寿

苏无名　赵涓　袁滋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韩滉　颜真卿　李景略　李夷简　孟简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赵和　刘崇龟 杀妻者　许宗裔　刘方遇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辩一 东方朔　匡衡　边文礼　荀慈明　曹植　诸葛恪　车浚

诸葛靓　蔡洪　范百年 张融　庾杲之　王俭　周颙　王融

李膺　商铿　萧琛　朱淹　崔光　陈元康 李谐　卢恺

卢思道　王元景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辩二（幼敏附）

俊辨 　阳玠　薛道衡　薛收　张后裔　崔仁师　卢庄道　许敬宗

胡楚宾　裴琰之 苏颋　王勮　李白　柳芳　王藻　韩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温庭筠 柳公权　权德舆

东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陈元方　孙策　钟毓　孙齐由　陆琇　王绚　萧遥欣　房氏子

张琇　浑瑊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贾逵　李百药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苏颋　刘晏　林杰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铉　李琪　刘神童　路德延　韦庄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乐广　刘仁轨　娄师德　李勣　李日知　卢承庆　裴冕

郭子仪　宋则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陆象先　元载　董晋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绅　卢携

归崇敬　夏侯孜 陈敬瑄　葛周

卷第一百七十八　贡举一 总叙进士科　进士归礼部　府解　诸州解　试杂文　内出题

放杂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谢恩　期集　过堂　题名　关试

宴集

卷第一百七十九　贡举二 杜正玄　李义琛　陈子昂　王维　杨暄　萧颖士　乔彝

许孟容　张正甫 阎济美　潘炎　令狐峘　熊执易

卷第一百八十贡举三 常衮　宋济　牛锡庶　崔元翰　湛责　尹极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杨虞卿 苗缵　费冠卿　李固言　殷尧藩　施肩吾

张正甫　冯宿　张环　杨三喜

卷第一百八十一　贡举四 李逢吉　章孝标　刘轲　崔群　李翱女　贺拔惎　李宗闵

庾承宣　张祐　卢求 杜牧　刘蕡　薛保逊　贾岛　毕諴

裴德融　裴思谦　李肱　苏景胤　张元夫

卷第一百八十二　贡举五 崔蠡　卢肇　丁棱　顾非熊　李德裕　张濆　宣宗　卢渥

刘蜕　苗台符张读 许道敏　崔殷梦　颜摽　温庭筠　卢彖

翁彦枢　刘虚白　封定卿　冯藻　赵琮

卷第一百八十三　贡举六 刘邺　叶京　李蔼　房珝　汪遵　刘允章　王凝　卢尚卿

李尧　高湜　公乘亿 孙龙光　王璘　蒋凝　吴融　卢光启

王彦昌　杜升　郑昌图　程贺　陈峤 秦韬玉　陆扆　张曙

崔昭矩　贾泳

卷第一百八十四　贡举七（代族附） 昭宗　韦甄　刘纂　钟傅　卢文焕　赵光逢

卢延让　韦贻范　杨玄同　封舜卿　高辇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积　崔湜　类例　李峤　张说　杨氏

李益　庄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黄生

卷第一百八十五　铨选一 蔡廓　谢庄　刘林甫　张说　温彦博　戴胄　唐皎　杨师道

高季辅　薛元超 杨思玄　张仁祎　裴行俭　三人优劣　刘奇

狄仁杰　郑杲　薛季昶　邓渴 李至远　张文成　郑愔　崔湜

糊名

卷第一百八十六　铨选二 斜封官　卢从愿　韦抗　张仁愿　杜暹　魏知古　卢齐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据　李林甫　张说　张奭　杨国忠

陆贽　郑余庆　裴遵庆　李绛　李建　崔安潜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职官 　宰相　上事　苏瑰　两省　独孤及　参酌院　阳城　吕温

韦绚　李程　杂说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遠　严武　押班

台门　历五院　韩皋　杂说　使职　尚书省　崔日知　度支

柳辟　省桥　秘书省　鱼袋　莎厅

卷第一百八十八　权倖 　张易之　王准　王毛仲　李林甫　卢绚　李辅国　韦渠牟

鱼朝恩　元载 路岩　高湘　卢隐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将帅一 关羽　简文　李密　刘文静　李金才　李靖　郭齐宗

唐休璟　李尽忠　封常清 李光弼

卷第一百九十将帅二（杂谲智附） 马燧　严振　温造　高骈　南蛮　张浚　刘鄩

张勍　王建

杂谲智　魏太祖　村妇　将帅

卷第一百九十一　骁勇一 甾丘　朱遵　赵云　吕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杨大眼

麦铁杖　彭乐 高开道　杜伏威　尉迟敬德　柴绍弟　秦叔宝

薛仁贵　公孙武达　程知节　薛万　李楷固　王君毚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卷第一百九十二　骁勇二 来瑱　哥舒翰　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业　马勋

汪节　彭先觉 王俳优　钟傅　墨君和　周归祐　王宰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侠一 李亭　虬髯客　彭闼高瓒　嘉兴绳技　车中女子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侠二 昆仑奴　侯彝　僧侠　崔慎思　聂隐娘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侠三 红线　胡证　冯燕　京西店老人　兰陵老人　卢生　义侠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门子　李龟寿　潘将军　贾人妻　荆十三娘

许寂　丁秀才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贤（讽谏附）

名贤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郑玄　蔡邕　崔仁师　张文瓘　虞世南　马周 员半千　严安之　萧颖士　萧嵩　于休烈　李廙　郑絪　独孤郁　赵逢

讽谏　晏子　优旃　东方朔　简雍　斛斯丰乐　高季辅　李景伯　苏颋　黄幡绰　李绛

名贤

郭林宗

郭林宗来游京师，当还乡里，送车千许乘，李膺亦在焉。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独膺与林宗共载，乘薄笨车，上大槐坂。观者数百人，引领望之，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出《商芸小说》）

【译文】

郭林宗来到京城游玩，要回故乡的那一天，前来送行的官员、车子有一千多辆，李膺也来了。众人都只送到大槐旅店便告别回去了，只有李膺和郭林宗同乘一辆破旧的车子，一直登上大槐坡顶，有好几百人伸着脖子观看，就像观看赤松子和王子乔两位神仙行进在高高的天上。

李膺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宾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陈仲弓来，辄乘舆出门迎之。（出膺《家录》，明抄本"录"作"乘"）

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膺居阳城时，门生在门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门下共争之，不得堕地。陈仲弓初令大儿元方来见，膺与言语讫，遣厨中食。元方喜，以为合意，当复得见焉。（出《商芸小说》）

膺同县聂季宝，小家子，不敢见膺。杜周甫知季宝，不能定名，以语膺。呼见，坐置砌下牛衣上。一与言，即决曰："此人当作国士。"卒如其言。（出《商芸小说》）

膺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陈仲举为乐安，视事，其余皆病。七十县并弃官而去。其威风如此。（出《商芸小说》）

膺坐党事，与杜密、荀翊同系新汲县狱。时岁日，翊引杯曰："正朝从小起。"膺谓曰："死者人情所恶，今子无吝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膺乃叹曰："汉其亡矣，汉其亡矣！夫善人天地之纪，而多害之，何以存国？"（出李膺《家录》，明抄本"录"作"乘"）

【译文】

李膺因为有病，总是不迎送客人，他们家平均二十天方才接迎一回。惟独陈仲弓来作客，李膺总是乘坐车子到大门外迎接。

李元礼像劲松迎风挺立。李膺居住在阳城的时候，门下总有四五百个学生，李膺每当写完一篇文章，学生们都争着阅读，传来传去不会落到地上，陈仲弓叫大儿子陈元方来拜李膺。李膺同他谈完话以后，让他到厨房去吃饭。陈元方心中暗喜，认为自己使李膺感到满意，收下他做学生。

李膺同一个县的聂李宝，出身低微，不敢来见李膺。杜周甫知道聂季宝科举考试不会被录取，将他的情况告诉李膺。李膺同聂季宝会面，坐在台阶下为牛御寒的蓑衣上面。李膺同聂季宝谈了一次话，便断定说："这个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后来果然如李膺所预料的一样。

李膺出任负责监察的侍御史，青州六郡的太守，只有陈仲举一人照常在官署处理政务，其余的几个人都称病在家，有七十个县的县令弃官而去。李膺竟有这样大的威风！

李膺受到朋友的牵连而遭受迫害，同杜密、荀翊一起被关押在新汲县监狱。过年这一天，荀翊举酒杯说："国家的基业必须一点一点才能积累起来。"李膺对他说："死是谁也不愿意的事情，你现在还有什么要办的事情？"荀翊说："追求仁义，得到仁义，还有什么可遗憾的！"李膺感叹地说："汉朝要灭亡了！汉朝要灭亡了！有道德的人是天地国家的基石，而如今都遭到了迫害，还以什么来维护保存国家呢？"

徐孺子

陈仲举雅重徐孺子。为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诣之。主簿曰："群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陈曰："武王轼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出《商芸小说》）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若令月无物，极当明邪？"徐曰："不尔，譬如人眼中有童子，无此如何不暗。"（出《世说》）

【译文】

陈仲举平素很看重徐孺子，他被任命为豫章太守，刚一到任，就要去看望徐孺子。主簿对他说："大家都希望太守您先举行交接参拜仪式。"陈仲举说："周武王没等坐暖席子，就急着去拜访商容，我礼贤下士，有什么不可以呢？"

徐孺子九岁的时候，一次在月亮下面玩耍。有人对他说："如果月亮里没有月宫和桂树等物体，那么一定会更加明亮。"徐孺子说："不是这样，就像人的眼睛里面的瞳仁。如果没有瞳仁，将会更加黑暗。"

郑玄

郑玄在徐州，孔文举时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清恳恻，使人继踵。又教曰："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傥有归来思，无寓人于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及归，融告僚属，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及去，绍饯之城东，必欲玄醉。会者三百人，皆使离席行觞。自旦及暮，计玄可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出《商芸小说》）

【译文】

孔融任北海相的时候郑玄在徐州，他很想请郑玄回到北海郡。派人连续多次去徐州请郑玄回来。孔融还说："郑玄长时间旅居南方，如今刚刚安定下来。倘若有回来的意思，没有居住的房屋，被毁坏的篱笆围墙和花园树木一定要妥善修理，然后再还给他。"郑玄回来以后，孔融告诉手下的官员说："当初周朝的人尊敬老师，称老师为'尚父'，也就是可尊敬的父亲。如今大家可称他郑君，不许直接叫他的名字。"袁绍见到郑玄后感叹地说："我本以为郑玄只是东州著名的学者，今天一见才知道，他还是重厚自尊的长者。他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在当今之世，受天下人崇敬，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郑玄要走了，袁绍在城东摆酒宴为他饯行，千方百计想让他喝醉。参加宴会的有三百人，他叫每个人都离席向郑玄敬酒。从早晨到傍晚，郑玄一共喝了三百多杯酒，但是他温文尔雅的表情和风度整天都没有变化失态。

蔡邕

张衡死月，蔡邕母始怀孕。此二人才貌甚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谓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旷世逸才，才识汉事，当定十志。今子杀之，海内失望矣。"允曰："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遂杀之。（出《商芸小说》）

东国宗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蔡邕形象而颂之曰："文同三闾，孝齐参、骞。"（出《邕别传》）

【译文】

张衡死的那个月，正是蔡邕母亲怀孕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相貌和才能非常相似，人们说蔡邕是张衡所托生的。当初司徒王允好几次同蔡邕辩论，王允经常理屈词穷，因此而怨恨蔡邕。后来王允诛杀了董卓，并且拘捕了蔡邕。太尉马日磾对王允说："蔡邕忠厚正直，素来有忠孝的名声，况且又是旷世奇才。目前刚刚恢复了汉朝的事业，应该整理律历、礼乐、刑法等十项基本制度，在这个时候将蔡邕杀了，恐怕会令天下的人失望。"王允说："没有蔡邕就难以独挡一面？不能写定十项基本制度有什么妨碍？"于是把邕杀了。邕国宗的尊敬，所以不叫他的名字，都称为蔡君。"兖州的陈留还画了蔡邕的画像来颂扬他，说他的文章同三闾大夫屈原一样好，忠孝与曾参和张骞齐名。

崔仁师

唐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奏财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杜正伦赍本对唱。一无所误。（出《神异录》）

【译文】

唐朝的崔仁师是度支郎中，他向皇帝汇报财务收支情况几千笔，手里不拿帐本。太宗皇帝怪罪他，命令杜正伦拿着帐本同他所报的数字相对照。竟没有一笔错误。

张文瓘

宰相以政事堂供馔弥美，议减之，张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机务待贤才，吾辈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不宜减削公膳，以邀求名誉，国家所费，不在于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亦不为多也。"（出《谈宾录》）

【译文】

宰相在政事堂准备的饭菜非常丰盛，有人议论说应该节俭一点。张文瓘说："这顿饭是皇帝所重视的，因为有军政大事等着大臣们去处理。我们若不是担任现在的职务，自然可以陈述节俭的道理，以避开贤士进取的道路。不适合削减工作餐的标准，以换取个人的名誉。国家所浪费地方，不在这里。只要有道理，这也不算多。"

虞世南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称世南，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闻世南薨，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世南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抄》。今此堂犹存，而书盛行于代。（出《国朝杂记》）

【译文】

太宗皇帝有一次出行，有一个官员请示要将书籍、公文的副本装到车上带着。皇帝说："有虞世南在，就是此行的秘书。"太宗皇帝称虞世南博文多见、品质高尚、读书广博、词汇丰富、忠诚正直，一个人具备五种长处。太宗皇帝听说虞世南死了，伤心地哭着说："宫里藏书和著书之处，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上虞世南了！"虞世南当秘书期间，在省后堂将群书中可以在今后写文章时引用的重要事物摘录编纂在一起，叫作《北堂书抄》。如今省后堂还在，《北堂书抄》也流行于世。

马周

马周西行长安，至新丰，宿于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周，遂命酒悠然独酌。主人翁深异之。及为常何陈便宜二十余事，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发虑，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语甚悦，授监察御史。奏罢传呼，置鼓，每击以惊众，时人便之。迁中书令。周病消渴，弥年不瘳。时驾幸翠微宫，敕求胜地，为周起宅，名医内使，相望不绝。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为调药，皇太子临问。（出《谈宾录》）

【译文】

马周西行去长安，中途走到新丰，住在一家旅店里。店主人只顾招待照顾一些有钱的商人，而顾不上照顾马周。马周便要了酒菜，悠然自得地独自喝酒，店主人感到他是个很奇怪的人。后来他协助常何处理了二十多件积压已久，很难处理的公务。太宗皇帝觉得常何很能干，常何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我们家的食客马周协助处理的。太宗皇帝当天就急着召见马周，马周没有及时赶到，太宗皇帝接连派了四个人前去催促。见面以后，太宗皇帝对马周的谈话非常满意，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太宗皇帝命令摆上鼓乐庆贺。每一下鼓乐的敲击声，都震惊了众人，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马周任中书令以后，得了糖尿病，一年多也没有治好，一次皇帝到翠微宫，命令选一块好地方给马周建一座住宅，并且派名医和使臣不断去探望马周。皇帝还派人将皇宫里的饭菜送去给马周吃。太宗皇帝还曾经亲自为马周调药，皇太子也经常亲临问安。

员半千

员半千本名余庆，与王义方善。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遂改为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如何？半千曰："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人阵也。"上奇之，充土蕃使。则天即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烦卿。"撰明堂新礼上之。又撰封禅坛碑十二首。迁正谏大夫，兼控鹤供奉。半千以古无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请罢之。由是忤旨。（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员半千本来名字叫员余庆，他同王义方的关系很好。王义方对他说："五百年出一个品德才能出众的贤人，你当之无愧。"从此称他为半千。高宗皇帝在武成殿召集举人问如何运用天阵、地阵和人阵？员半千说："出师要顺应形势，主持正义，就像天上下雨，顺应天时，这就是天阵；兵马的粮食要充足，并且应该一边耕种，一边打仗，这就是地阵；士兵要车马轻便，作战勇敢，统帅和将军要齐心协力，和睦相处，这就是人阵。"皇帝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任命他为出使吐蕃的使臣。武则天即位以后对他说："边境以外事不必麻烦你去处理。"让他撰写新建成的明堂的典礼仪式上宣读的文章，又让他撰写封禅坛的碑文十二首，然后任命他为正谏大夫兼任负责侍卫的控鹤供奉。员半千认为以前没有这个官职，又因为负责这项工作的都是些浅薄轻浮的人，所以请武则天收回控鹤供奉这项任命。由此而违抗了皇帝的旨意。

严安之

玄宗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竟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高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欲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也。"上从之。安之至，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人，约曰："窬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画曰："严公界"，无一人敢犯者。（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玄宗皇帝在勤政楼大摆酒宴，同时上演各种剧目，让百官和老百姓共同观看。老百姓把道路和广场都塞满了，仪仗队的卫士们用棍棒像雨点一样殴打老百姓，也无法制止。皇帝很忧虑，对高力士说："我因为全国各地都丰收了，四方又没有战乱，所以排摆酒宴，要和老百姓同乐，没想到老百姓如此喧闹混乱，你有什么办法制止？"高力士说："我没有办法。皇帝把严安之找来试一试，必定很好看。"皇帝同意了，严安之来了以后，围着广场走了一圈，用上朝时手里拿的手板在地上画了一条线，然后对众人说："超过这条线的人处死！"由此摆了五天酒宴，演了五天戏剧，老百姓都指着那条线说："严公界"！没有一个人敢于超越。

萧颖士

萧颖士，文章学术，俱冠词林，负盛名而洇沈不遇。常有新罗使至，云："东夷士庶，愿请萧夫子为国师。"事虽不行，其声名远播如此。（出《翰林盛事》，明抄本"翰"作"儒"）

【译文】

萧颖士的学问和文章，都在文人学者中名列第一，享有盛名，但一直被埋没而没有当官的机会。曾经有一个朝鲜半岛新罗国的使臣来到中原请求说："东方民族的官员和百姓想请萧颖士去作国师。"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但却由此可以看出，萧颖士的名声竟传播得那么远。

萧嵩

萧嵩为相，引韩休同列。及在相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殒涕。上为之动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归私第，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终始，贵全大义，亦国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黄柑，上以素罗帕包其二以赐之。（出《柳氏史》）

【译文】

萧嵩当宰相，推荐韩休也当了宰相，等到韩休当了宰相，便与萧嵩产生了矛盾。萧嵩因此而辞官。皇帝安慰萧嵩说："我没有讨厌你，你何必要走呢？"萧嵩趴在地上说："我做了宰相，官当到了顶点，幸好皇帝没有讨厌我，我才能辞官。如果皇帝讨厌我，我脑袋不保，又怎么能够自己选择去留呢？"说着流下了眼泪。皇帝受了感动说："你说得很实在，我没有考虑好怎样决定，你回家去，到晚上应该有使臣去。如果没有使臣去，早晨你像往常一样来上朝。"等到黄昏，皇帝命令力士将萧嵩找来对他说："我很爱惜你，想要挽留你。而君臣始终如一，遵守大义，也是国家的一件好事。今天任命你为右丞相。"正好有当天荆州进贡的黄柑。皇帝用素罗帕包了两个赏给了萧嵩。

于休烈

于休烈，至性真悫，机鉴敏悟。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使。中原荡覆，文物未备。休烈献五代论，肃宗甚嘉之。迁工部，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担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尝见喜愠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重年高，曾无倦色，笃好书籍，手不释卷。（出《谈宾录》）

【译文】

于休烈的本性真诚朴实。机警聪明。肃宗即位当了皇帝，于休烈从中都赶到京城被任命为给事中，后来又改任为太常少卿兼知礼仪使。中原遭到战乱破坏，文物书籍损失严重，于休烈将自己收藏的《五代论》献给国家，肃宗皇帝很满意，任命他为工部侍郎。于休烈在朝中任职三十多年，担任过许多重要显赫的官职，但家中却没有什么积蓄。一直保持正直俭朴，温文尔雅，从来也不将喜怒显示在脸上，他礼贤下士，鼓励提拔年轻人。虽然他官位高责任大，但工作勤奋，不知疲倦。他非常爱好读书，手中整天都拿着书本。

李廙

尚书左丞李廙，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造廙。延至寝室，见其帘甚弊，乃令潜度广狭，以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广。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出《国史补》）

【译文】

尚书左丞李廙具有廉洁的品德，他的妹妹是刘晏的妻子。刘晏刚刚当官掌权，经常去拜访李廙，他看到李廙寝室的门帘非常简陋破旧，便暗中叫人用竹子编织了一个门帘，边缘上不加装饰，准备送给李廙。他三次带着门帘来到李廙的门口，都没敢进去说明，最后还是带了回去。

郑絪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上乃召学士郑絪于小殿，令草立储宫德音。絪搦管不请，而书立嫡以长四字，跪而呈上。顺宗深然之，乃定。（出《国史补》）

【译文】

顺宗皇帝对立谁为太子的各种意见不说话表态，牛美人对此有自己的谋略。皇帝将郑絪，找到小殿，命令他起草确立太子的文书。郑絪拿着笔不加请示，在纸上写了"立嫡亲长子"几个字，跪着呈送给皇帝。顺宗皇帝深受感动，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便将这件事确定下来。

独孤郁

独孤郁，权相之子婿也。历掌内外纶诰，有美名。宪宗叹曰："我女婿不如德舆女婿。"（出《国史补》）

【译文】

独孤郁是当朝宰相李德舆的女婿，负责管理皇帝的诏书公文，名誉很好。宪宗皇帝感叹地说："我的女婿不如李德舆的女婿。"

赵逢

太傅致仕赵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字德行，风神秀异，号曰玉界尺。扬历台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时同平章事。时以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缙绅仰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曾经做到最高官职太傅的赵逢，在唐朝和后梁两个朝代任职，死于天成年间。他的文章和品德，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和境界，被人们称为"玉界尺"，就是选拔人才和评价的标准。他在唐朝时担任尚书，入翰林任御史中丞，后梁时任中书门下平章事。两个朝代都出任朝廷的重要官职，四次放弃隐退的机会，被官员和贵族们所敬佩。

讽谏

晏子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众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诛。"晏子遂左手提犯者头，右手执刀，仰问曰："自古圣主明君，支解人从何而始？"公遽曰："舍之，寡人过也。"（出《独异志》）

【译文】

齐景公的时候，有一个人使众人生气，齐景公命令割下他的四肢，并且说："有敢于求情解救的人处死。"晏子左手握着那个人的头发，右手握着刀问齐景公："自古以来英明的君王，分割人的四肢这种酷刑是从谁那里开始实行的？"齐景公立刻说："放了他，这是我的过错。"

优旃

秦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道。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贼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优旃曰："善。虽百姓愁费，然大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漆之，极易，难为荫室。"二世笑而止之。（出《启颜录》）

优旃侍始皇立于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得辄移足。时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于庭中。优旃欲救之，戏曰："被楯郎，汝虽长，雨中立；我虽短，殿上幸无湿。"始皇闻之，乃令徙立于庑下。（出《独异志》）

【译文】

秦朝的优旃很擅于说笑话，但是他说的笑话都符合一定的道理。秦始皇想要建立一个从函谷关到陈仓县的饲养动物的大园子。优旃说："这个想法很好，多放些野兽在园子里，敌人如果从东方来，就让麋鹿用犄角把他们顶回去。"于是秦始皇打消了这个想法。等到秦二世即位以后，想要给城墙刷上油漆。优旃说："好！虽然老百姓会因此而加重负担，但是这件事大有好处，将城墙刷上油漆，宽广而平滑，敌人来了爬不上去，应该马上就办，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秦二世笑着放弃了这个计划。

优旃侍候秦始皇站在大殿上。秦朝的法律严肃，没有命令，卫士们不允许随便移动脚步。当时天气寒冷，正下着大雨，武士们披着铠甲站在院子里。优旃想要解救他们，便同他们开玩笑说："披着铠甲的汉子，你虽然长得高大，但是却在雨中站着，我虽然长得矮小，却在殿上不致于被雨湿。"秦始皇听到了，便命令武士们转移到屋檐下面。

东方朔

汉武帝欲杀乳母，母告急于东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之时恩耶？"帝怆然，遂赦之。（出《独异志》）

【译文】

汉武帝要杀死自己的奶妈，奶妈着急地向东方朔求救。东方朔说："皇帝正发怒，别人再来劝，你死得更快了。你临刑时，只要屡屡回头，我会想办法刺激他。"奶妈按照他的话去做了，东方朔在汉武帝身旁对奶妈说："你应该赶快去死，皇帝如今已经长大了，怎么还会记得你当初给他喂奶时的恩情呢？"汉武帝受了感动，赦免了奶妈的死罪。

简雍

蜀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为昭德将军。时天旱禁酒，酿者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造酒者同罚。雍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媱具，与欲酿何殊？"先主大笑，而原舍酿者罪。（出《启颜录》）

【译文】

西蜀的简雍，从小和先主刘备的关系很好，一直跟随在先主的左右，被任命为昭德将军。有一年天旱收成不好，先主命令禁止喝酒和酿酒，酿造酒的人要被判刑。有一名官员从人家里搜出一套酿酒的器具。审理这个案子的人要把藏酒酿具的人和造酒的人一同治罪处罚。一天简雍和先主一同去道观游玩。看到一个男子在路上走。简雍指着那名男子对先主说："他要淫乱，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先主说："你怎么知道？"简雍回答说："他有淫乱的器官，与想要酿酒的人有什么不同？"先主大笑，于是免除了想要酿酒的人的罪刑。

斛斯丰乐

北齐高祖尝宴群臣。酒酣，各令歌乐。武卫斛斯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上曰："丰乐不謟，是好人也。（出《谈薮》）

【译文】

北齐的高祖皇帝曾经有一次设酒宴招待文武百官，酒喝到畅快的时候，高祖叫大家喝酒助兴。武卫士斛斯丰乐唱歌说："早晨也喝醉酒，晚上也喝醉酒，天天都喝醉酒，国家大事没有时间去商量。"高祖说："丰乐不奉承说好话，是个好人。"

高季辅

唐高季辅切陈得失，大宗特赐钟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寻更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出《谈宾录》）

【译文】

唐朝的高委辅向皇帝陈述分析现行政策的优点和缺点，太宗皇帝赏给他一块钟乳石说："你向我讲了像治病的药石一样的话，我赏给你药石作为回报。"接着又赏给他一面背面是金子做成的镜子，以表扬他高明的鉴别能力。

李景伯

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唱曰："回波尔时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已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于是乃罢坐。（出《国史异纂》）

【译文】

景龙年间，中宗皇帝到兴庆池游玩。陪酒的官员争着起来跳舞，并唱下兵词，以讨好皇帝，求得加官进爵。给事中李景伯也唱歌说："池中的水就像杯中的酒，我们有责任提出劝告的意见。陪宴已经酒过三巡。继续作乐恐怕不太适宜。"于是结束了宴会。

苏颋

玄宗时，以林邑国进白鹦鹉，慧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笼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颋初入相，每以忠谠励己，因前进曰："诗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为陛下，深以为志。"（出《松窗录》）

【译文】

唐玄宗的时候，林邑国进贡了一只白鹦鹉，这只鹦鹉非常聪明奇特。遇到一个没有公事的日子，玄宗皇帝将白鹦鹉装到金笼里，拿给三位宰相看，并且再三称赞这只鹦鹉。当时苏颋刚刚当上宰相，经常勉励自己要忠诚正直，走上前去说："诗里面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我以为陛下应该牢牢记住这两句诗。"

黄幡绰

唐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怜（是勿儿。犹言何儿也）？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妃宠极中宫，号禄山为子，肃宗在东宫，常危。上闻幡绰言，俯首久之）。"（出《因语录》）

【译文】

唐玄宗问黄幡绰："什么样的儿子让人喜爱？"黄幡绰回答："自己家的儿子让人喜爱。"当时杨贵妃在中宫受宠，称安禄山为义子，肃宗做东宫太子，地位不稳。玄宗听了幡绰的话，低头沉思好久。

李绛

宪宗时，中官吐突承璀，有恩泽，欲为上立德政碑。碑屋已成，磨砻石讫，请宣索文。时李绛为翰林学士，奏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无立碑纪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命拆屋废石。承璀奏："碑屋用功极多，难便毁拆。"欲坚其请。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纳谏如此。（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宪宗的时候，中官吐突承璀受到皇帝的恩惠，要为皇帝立一座"德政碑"，以颂扬皇帝的政绩，碑屋已经建成，碑石也已经打磨完毕，请皇帝下命令征集碑文，当时李绛为翰林学士，他对皇帝说："德行高尚的人，功绩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用不着立碑来记录政绩，这样做会被天下人耻笑。"皇帝认为他说得非常有道理，立即命令拆毁碑屋，废弃石料。吐突承璀向皇帝请示说："碑屋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建成，不容易立即拆除。"还想坚持立碑的请求。宪宗皇帝说："立即找来牛将碑屋拽倒。"皇帝听取意见的态度竟如此诚恳坚决。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俭（吝啬附）

廉俭 陆绩　齐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长孙道生　唐玄宗　肃宗　卢怀慎　李勉

杜黄裳　阳城　郑余庆　郑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温琏　仲庭预

吝啬 汉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阳人　夏侯处信　柳庆　夏侯彪　郑仁凯　邓祐 韦庄　王叟　王锷　裴璩　归登

廉俭

陆绩

吴陆绩为郁林郡守，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用巨石重之。人号"郁林石"。（出《传载》）

【译文】

吴陆绩当郁林太守，任期满了以后渡海回家，没有带什么财宝，船太轻了，只好将一块巨大的石头装到船上压船，人们都将这块石头叫做"郁林石"。

齐明帝

齐明帝尝饮食，捉竹箸，谓卫尉应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箸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恶，往诰流言。象箸豢腴，先（"先"原作"告"，据明抄本改）哲垂诫。今睿情冲素，还风反古。太平之迹，唯竹箸而已。"（出《谈薮》）

【译文】

齐明帝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拿着竹筷子对卫尉应昭光说："你理解我使用竹筷子的意思吗？"应昭光回答说："当初夏禹的衣服穿的平常，他针对流言说，生活过于舒适，使用象牙筷子，会导致腐化的风气。这是古代的贤人对我们的告诫，如今皇帝你明智地提倡俭朴，发扬古代圣贤的遗风，太平盛世，只有用竹筷子了。"

甄彬

齐有甄彬者，有器业。尝以一束苎，于荆州长沙西库质钱。后赎苎，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还西库。道人大惊曰："近有人以金质钱，时忽遽，不记录。檀越乃能见归，恐古今未之有也。"辄以金之半仰酬，往复十余，坚然不受。因咏曰："五月披羊裘负薪，岂拾遗者也？"彬后为郫令，将行，辞太祖。时同列五人，上诫以廉慎。至于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诫也。"（出《谈薮》）

【译文】

齐朝的时候有个叫甄彬的人，有高尚的品质和出色的才能。他有一次用一束苎麻到荆州长沙西库作抵押换了一些钱用，后来拿钱去赎苎麻，回来后在麻里发现用一条手巾包着的五两金子。甄彬将金子送还西库。管理西库的和尚非常吃惊地说："近来有人用金子抵押换钱。因为匆忙，没有记清放到什么地方了，施主拾到后，还能送还，这恐怕是从古到今都没有的事情。"和尚特意将一半金子还给他作为酬谢，两个人推辞往复了十多次，甄彬坚决不肯接受。和尚赞叹地说："五月天气仍然穿着皮袄背柴草的人，竟然是拾金不昧的君子！"后来甄彬被任命为郫县县令，将要去上任之前，去向太祖皇帝辞行，同时去辞行的一共有五位官员。太祖皇帝告诫一定要注意保持廉洁，唯独对甄彬说："你昔日有还金的美名，所以对你就不用嘱咐这句话了。"

高允

后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韬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经史。神（""原作"嘉"，据明抄本改）中，与范阳卢玄、赵郡李灵、博陵崔鉴等，以贤俊之胄，同被诏征，拜中书侍郎领著作，与崔浩同撰书。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见原宥。性清俭，虽累居显贵，而志同贫贱。高宗幸其宅，唯草屋数间，布被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曰："古之清贫，岂有此乎？"赐之粟帛。（出《谈薮》）

【译文】

北魏有个人叫高允，字叫伯恭，是燕太尉中郎韬的儿子。他从小就有非凡的胸怀，熟读经史。神中年，他和范阳的卢玄，赵郡的李灵，博陵的崔鉴等人一起，以贵族子弟的身份被朝廷录用，被任命为书侍郎领著作，同崔浩一起撰写书籍。等到崔浩遇害，因为高允素来忠诚正直，所以被宽恕。高允清廉俭朴，虽然多次担任重要官职，但性格同贫贱的时候一样。皇帝到他的家里，见他家只有几间草房，几床布棉被，和几件半新的袍子，厨房里只有咸菜。皇帝感叹着说："从古以来清贫的官员没有超过这样的。"于是赏给他一些布匹和粮食。

崔光

后魏自太和迁都之后，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庑间，不可校数。太后赐百姓负绢，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章武王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北魏自从在太和年间迁移了国都以后，国家丰足。国库里的物品多得快要装不下了，走廊和房屋之间的露天场地，也堆满了钱币和布匹，东西多得无法清点。太后决定将多余的布匹赏给百官，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力气往回拿。官员们都按照自己的能力，拿上布匹回去了。只有章武王融和陈留侯李崇，因为拿得太多而跌倒扭伤了踝骨。太后决定不给他俩布匹了，让他们两个人空着手回去了，遭到了人们的耻笑，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布，太后问他："侍中为什么拿得这样少？"崔光回答说："我只有两只手，所以只能拿两匹，这已经够多的了。"朝中的人们都佩服他的清正廉洁。

长孙道生

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代人，性忠谨俭素。虽为三公，而居处卑陋。出镇之后，子颇加修葺。及还叹曰："吾为宰相，无以报国，负乘是惧。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宅为。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乎？"乃令毁之。时人比之晏婴焉。（出《谈薮》）

【译文】

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是代国人，他具有忠诚、谨慎、勤劳、朴素的美德，虽然位居三公这样最高官职，但是住宅却非常简陋。他离开京城去办理公务以后，他的儿子将住宅重新装修了。长孙道生回来以后感叹着说："我身为宰相，没有报效国家，很惭愧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昔日汉朝抗击匈奴入侵的名将霍去病曾经说过，匈奴没有消灭，不修建府第。如今敌人还在北面的沙漠地带出没，我怎么能追求安逸舒适呢？"于是叫人拆除了新装修的设施。人们都将他比作春秋时以俭朴著称的齐国大夫晏婴。

唐玄宗

肃宗为太子时，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手，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举饼啖之，上甚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出《柳氏史》）

唐肃宗作太子的时候，经常陪着皇帝玄宗吃饭。有一次御膳房准备了熟肉。其中有熟羊腿。皇帝让肃宗把羊腿分割开来，肃宗便将羊腿割开，然后他用饼将手上沾满的羊油擦下去，皇帝看了不高兴。肃宗擦完手将饼吃了，皇帝非常满意，对肃宗说："幸福的生活应当爱惜。"

肃宗

韩择木奏贺肃宗节俭，妓乐无绮绣之饰，饮食无珍馐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三浣矣。"（出《谭氏史》）

【译文】

韩择木称赞肃宗皇帝节约俭朴，歌女跳舞的时候没有华丽的衣服和装饰，饮食不吃山珍海味。皇帝因此而伸出衣袖给他看，说："我这件龙袍已经洗过三次了。"

卢怀慎

唐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室，皆极俭陋。既贵，妻拿不免饥寒。而于故人亲戚，散施甚厚。为黄门侍郎，在东都掌选事，奉身之具，才一布囊耳。后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茎而已。此外翛然无办。因持二人手谓曰："二公当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稍倦于勤，当有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不数日而终。疾既笃，因手疏荐宋景、卢从愿、李杰、李朝隐。上览其表，益加悼惜。既殁，家无留储，唯苍头自鬻，以给丧事。上因校猎于城南，望墟落间，环堵卑陋，其家若有所营，因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方设斋会。上因为罢猎。悯其贫匮，即以缣帛赠之。（出《明皇杂录》）

又云：卢怀慎无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儿女号哭。曰："公命未尽，我得知之。"公清俭而洁廉，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说同时为相，今纳货山积，其人尚在。而奢俭之报，岂虚也哉。及宵分，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怀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为说鼓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并哉！"言讫复绝。（出《独异志》）

【译文】

唐朝的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当官以后身份高贵，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但是他对待亲戚朋友却非常大方。他在东都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可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后来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宋璟和卢从愿经常去探望他。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上，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遇到刮风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挡。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非常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当官治理国家，皇帝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稍稍有所懈怠，这时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候，曾经写了一个报告，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皇帝看了报告，对他更加惋惜。安葬卢怀慎的时候，因为他平时没有积蓄，所以只好叫一个老仆人做了一锅粥给帮助办理丧事的人吃。皇帝到城南打猎，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骑马去询问，那人回来报告说："那里在举行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正在吃斋饭。"皇帝对卢怀慎家里的贫穷非常怜悯，停止了打猎，派人送去一些布匹。

另一种说法是：卢怀慎没病突然死了，他的夫人崔氏不让女儿哭喊，对他说："你们的父亲没死，我知道。你父亲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各地赠送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肯接受。他与张说同时当宰相，如今张说收受的钱物堆积如山，人还活着，而奢侈和勤俭的报应怎么会是虚假的呢？"到了夜间，卢怀慎又活了，左右的人将夫人的话告诉了他，卢怀慎说："道理不一样，阴间冥司有三十座火炉，日夜用烧烤的酷刑来惩罚不义的横财的人，而没有一座是为我准备的，我在阴间的罪过已经免除了。"说完又死了。

李勉

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时李勉少年贫苦，与一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不救"二字原无，据明抄本补）。临绝语勉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遗勉。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者，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勉许为办事，余金乃密置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勉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牒来，而累金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诘金之所。勉请假至墓所，出金付焉。（出《尚书谭录》）

天宝年间，有个书生住在宋州旅店，当时李勉很贫穷，与这个书生住在同一个旅店，然而不到十天，书生得了重病，无法医治，临死前书生对李勉说："我家住在洪州，准备到北都去谋求官职，没想到在这里得病就要死了，这就是命啊！"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百两黄金交给李勉说："我的奴仆们不知道我带了这些金子，请你拿它为我办理丧事，剩下的金子送给你。"李勉安葬了他，但剩下的金子却秘密地放在墓中，一起掩埋了。过了许多年以后，李勉当上了开封县尉。书生的哥哥写信打听书生和金子的下落，到了宋州，知道是李勉为书生办理的丧事，便专程赶到开封，询问金子的下落。李勉请假来到埋葬书生的坟墓前，取出金子交给了书生的哥哥。

杜黄裳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绳，并毡车子一乘，亦近直千缗。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皆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白师古。师古乃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出《幽闲鼓吹》）

【译文】

李师古专横暴戾，欺上压下，但是对杜黄裳却有所顾忌，不敢无礼，他命令一个能干的差人，准备了几千贯钱和一辆价值上千贯的车子，送给杜黄裳。这个差人没敢立即送去，而是先到杜黄裳家的门外观察了几天，一次他看到从宅院里抬出一顶绿色的轿子，后面跟了两个穿着破旧的黑色衣服的婢女。他问旁边的人轿子里是什么人？旁边的人告诉他是宰相夫人，差人急忙回去，将情况告诉了李师古。于是李师古放弃了贿赂杜黄裳的计划，终生不敢对杜黄裳失礼。

阳城

阳道州城，未尝有蓄积，唯所服用不可阙者。客称某物可佳可爱，阳辄喜，举而授之。有陈苌者，候其出始请月俸（明抄本无"始"字，韩愈《顺宗实录》四无"出"字），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出《传载》）

城之为朝士也，家苦贪，常以木枕布衾，质钱数万，人争取之。（出《传载》）

【译文】

道州有个叫阳城的人，家里没有积攒钱财，但是也不缺少吃穿和用的东西。他家的门客如果说喜欢什么东西，他总是愉快地送给门客钱，让门客去买。有个叫陈苌的人，经常等他出来的时候同他要每月的生活费，常常可以从他那里拿到钱物，几乎每个月都有收获。

阳城身为朝廷官员，家里却很清贫，他经常拿木枕和棉被换钱达几万文，人们都争着购买。

郑余庆

郑余庆，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亲朋官数人会食，众皆惊。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诣之。至日高，余庆方出。闲话移时，诸人皆嚣然。余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莫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舁台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胡芦一枚。相国餐美，诸人强进而罢。（出《卢氏杂说》）

【译文】

郑余庆清廉俭朴品德高尚。有一次。他忽然请一些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官员吃饭，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他的威望很高，大家都很尊敬他，所以凌晨就赶来了。等到太阳很高了，郑余庆才出来，说了很长时间闲话，大家都急躁起来。郑余庆对仆人说："去告诉厨师，要蒸烂去毛，别折断了脖子。"大家相互交换眼色，以为一定是清蒸鹅、鸭一类的菜。一会儿，摆上桌子，放上餐具，酱和醋也都很新鲜很香。等到吃饭，每人面前只有一碗米饭和一枚蒸葫芦。宰相吃得很香，大家勉强吃了下去。

郑浣

郑浣以俭素自居。尹河南日，有从父昆弟之孙自覃怀来谒者，力农自赡，未尝干谒。拜揖甚野，束带亦古。浣子之弟仆御，皆笑其疏质，而浣独怜之。问其所欲。则曰："某为本邑，以民侍之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锦游乡里也。"浣然之。而浣之清誉重德，为时所归。或书于郡守，犹臂之使指也。郑孙将去前一日，召甥侄与之会食。有蒸饼，郑孙去其皮而后食之，浣大嗟怒。谓曰："皮之与中，何以异也？仆尝病浇态讹俗，骄侈自奉，思得以还淳反朴，敦厚风俗。是犹怜子力田弊衣，必能知艰于稼穑，奈何嚣浮甚于五侯家绮纨乳臭儿耶？"因引手请所弃者。郑孙错愕失据，器而奉之。浣尽食之，遂揖归宾闼，赠五缣而遣之。（出《阙史》）

郑浣以勤俭朴素要求自己，他出任河南尹的这一天，他叔父家里的兄弟的孙子从覃怀来找他。他这个孙子在家乡务农，没有见过世面，不懂礼节，衣服的式样很落后，郑浣的儿子和仆人都嘲笑他粗俗。只有郑浣可怜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长期在家乡作老百姓，想要当一名县尉，那样便可以衣锦还乡了。"郑浣答应了他的要求。郑浣为官很重视清廉的名声，为了办成这件事，便给郡守写信，这对于他就像胳膊带动手指一样运用自如，不费什么劲。就在他的孙子要去任职的前一天，郑浣将这个孙子找来和外甥以及侄子等家里人一起吃饭。吃的饭有蒸饼，这个孙子将饼皮扒掉，只吃里面的瓤。郑浣见了又叹息又生气，对他说；"饼皮和里面有什么区别，你竟然有这样轻浮狡诈的毛病，如此奢侈浪费，你应该保持淳朴的风俗习惯，我可怜你在家乡穿着破衣服出力务农，以为你一定会懂得种庄稼的辛苦，没想到你却轻浮得超过诸侯贵族家的绔绔子弟。"说完让他将扔掉的饼皮捡起来。这个孙子惊慌失措。将饼皮捡起来递给郑浣，郑浣接过来全都吃了。然后郑浣将这个孙子送回客房，送给他一些布匹，让他回家乡去了。

文宗

文宗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着纱穀绫罗巾。其后驸马韦处仁见，巾夹罗巾以进。上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卿不须为也。"（出《卢氏杂说》）

【译文】

文宗皇帝命令中使通知两军中尉以及诸司使内的官员，一律不准戴值钱的纱穀绫罗头巾。命令发下去以后，驸马韦处仁来朝见皇帝，戴着昂贵的头巾走了进来。皇帝对他说："本来因为你的家庭正直朴素，所以才挑选你作驸马。这样昂贵的头巾和衣服，允许别的亲戚穿戴，你不许穿用。"

夏侯孜

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开成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问宰臣："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久之，亦效著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出《芝田录》）

【译文】

夏侯孜当左拾遗，他曾经有一次穿着桂郡产的绿色的粗布衣服去见皇帝。开成年间，文宗皇帝没有什么规矩和忌讳，只是爱好文学。他问夏侯孜所穿的衣服为什么那么低劣粗俗，夏侯孜告诉皇帝，这是桂郡产的粗布。并且说这种布厚，可以御寒。过了几天以后，皇帝对宰相说："我观察左拾遗夏侯孜一定是个正直可靠的人。"宰相秘密调查夏侯孜的言行，称赞夏侯孜是今天的"颜冉"。皇帝赞叹很久，也学着穿起了桂郡产的粗布做的衣服，满朝官员全都仿效起来，这种粗布因此而抬高了价钱。

裴坦

杨收、段文昌皆以孤进贵为宰相，率爱奢侈。杨收女适裴坦长子，资装丰厚，什器多用金银。而坦尚俭，闻之不乐。一日，与其妻及儿女宴饮，台上用碟盛果实，坦欣然，既视其器内，有以犀为饰者，坦盛怒，遽推倒茶台，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果以纳赂，竟至不令。宜哉！（出《北梦琐言》）

【译文】

杨收和段文昌都是宰相，他们两人都喜欢豪华舒适的奢侈生活。杨收的女儿嫁给了裴坦的大儿子，陪嫁的财物非常丰厚，日常用具大多是金银做成的。而裴坦提倡节俭，知道了很不高兴。一天，裴坦和妻子儿女一起吃饭，桌子上有用碟子装着水果，裴坦很高兴。但是当他看到碟子里面有犀角做的装饰时，非常生气，立即将桌子推倒了，然后拂袖而去。一边走一边说："这是在败坏我的家风啊？"后来，杨收果然因为收受贿赂，竟至不得善终。太应该了！

温琏

幽州从事温琏，燕人也，以儒学著称，与瀛王冯道幼相善。曾经兵乱，有卖漆灯椸于市者，琏以为铁也，遂数钱买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烛，因拂试，乃知银也。大小观之，靡不欣喜。唯琏悯然曰："非义之物，安可宝之。"遂访其卖主而还之。彼曰："某自不识珍奇，鬻于街肆。郎中厚加酬直，非强买也，不敢复收。"琏固还之，乃拜受而去。别卖四五万，将其半以谢之。琏终不纳，遂施于僧寺，用饰佛像，冀祝琏之寿也。当时远近罔不推腹，以其有仁人之行。后官至尚书侍郎卒。（出《刘氏耳目记》）

【译文】

幽州从事温琏是燕国那个地方的人，是个著名的学者，他与瀛王冯道幼的关系很好。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有个人在市场上卖涂了漆的灯架。温琏以为是铁制的，花了很少一点钱便买了回去。过了几天以后，家里人准备用这个灯架点蜡烛，擦拭的时候发现这个灯架原来是银制的。家里的人都来观看，没有不高兴的。只有温琏不以为然地说："不义之财，怎么能当做宝贝？"于是他找到当初卖灯架的人，将灯架还了回去。卖主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银的，拿到市场出售，你给足了钱，并不是强买去的，我不敢收回来。"温琏坚持还给他，卖主表示感谢以后将灯架拿到别处卖了四五万文钱。然后拿出其中的一半准备酬谢温琏。温琏坚决不收，卖主便将钱施舍给佛寺，用以装饰佛像，以祝愿增加温琏的寿命。远近的人们没有不佩服温琏的，认为他讲仁义，后来温琏当官到尚书侍郎而死。

仲庭预

旧蜀嘉王召一经业孝廉仲庭预，令教授诸子。庭预虽通坟典，常厄饥寒。至门下，亦未甚礼。时方凝寒，正以旧火炉送学院。庭预方独坐太息，以箸拨灰。俄灰中得一双金火箸，遽求谒见王。王曰："贫穷之士见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预曰："见为制衣。"庭预白曰："非斯意。"嘉王素乐神仙，多采方术，恐其别有所长，勉强而见。庭预遽出金火箸，陈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还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风。"赠钱十万，衣一袭，米麦三十石。竟以宾介相遇，礼待甚厚，荐授荣州录事参军。（出《玉溪编事》）

【译文】

旧蜀的嘉王找了一名学识渊博，忠孝廉洁的人叫作仲庭预，让他来教授自己的几个儿子。仲庭预虽然熟读古书，但是仍然贪穷得经常挨饿受冻，他来嘉王家里，对他也没狠恭敬。当时天气刚刚转冷，嘉王派人将一只旧火炉送到学校给仲庭预取暖。仲庭预在炉子旁边坐下来休息，并用铁筷子拨弄炉子里的灰，从炉灰里发现了一双金子制成的火筷子。他立刻去求见嘉五，嘉王说："贫穷的人来找我，必然有什么要求。"叫人告诉仲庭预说，正在为他制做新衣服。仲庭预辩白说："我来不是这个意思。"嘉王历来想要成为神仙，多方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怀疑仲庭预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勉强接见了他。仲庭预将金筷子拿了出来，讲述了发现它的过程。嘉王说："我们家里丢失这双金火筷子已经有十年了，你今天得到，还能送还，真有古人君子的风格！"随后，他赏给仲庭预十万文钱，一套衣服，三十石米麦。从这以后他对待仲庭预如贵宾，后来又推荐任命仲庭预为荣州录事参军。

吝啬

汉世老人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啬。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出《笑林》）

【译文】

汉朝的时候有个老头，没有儿子。家里非常有钱，但是他非常俭朴吝啬，吃的穿的都很简单节省。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快到半夜才睡觉，细心经营自己的产业，积攒钱财从不满足，自己也舍不得花费。如果有人向他乞讨，他又推辞不了时，便到屋里取十文钱，然后往外走，边走边减少准备送人的钱的数目，等到走出门去，只剩下一半了。他心疼地闭着眼睛将钱交给乞丐。反复叮嘱说："我将家里的钱都拿来给了你，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以至乞丐们仿效着都来向我要钱。"老头不久便死了。他的田地房屋被官府没收，钱则上缴了国库。

沈峻

吴沈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无隐。又尝经太湖岸上，使从者取盐水。已而恨多，敕令还减之。寻以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又说曰，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遇吴兴沈珩。守风粮尽，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方与温谈论。良久，呼左右："倒百斛盐著江中。"谓温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沈珩弟峻，有名誉而性俭吝。（出《笑林》）

【译文】

吴国的沈峻，字叫叔山。他有名誉地位，但很吝啬。张温出使蜀国。临行前向沈峻告别，沈峻走进里屋很久，出来后对张温说："我想找一块布料送给你，但是没有找到一块质量差的粗布。"张温称赞他诚实不加隐瞒。还有一次沈峻经过太湖岸边，叫随行的人去取盐水。过一会儿他觉得多了，叫人逐渐减少。他惭愧地说："这是我的天性啊！"还有人说，姚彪和张温都来到武昌，碰到了吴兴的沈珩，守风粮尽，派人向姚彪借一百斛，也就是一千斗盐。姚彪性格耿直，接到借盐的书信以后没有立即答复，继续与张温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对左右的人说："往江中倒一百斛盐。"然后又对张温说："盐我并不可惜，可惜的是给他。"沈珩的弟弟沈峻有名声，只是太吝啬了。

李崇

后魏高阳王雍，性奢豪，嗜食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百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陈留候李崇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吝，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祐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闻者大笑。（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后魏高阳王雍，性格大方豪爽。他非常喜好美食，生活奢侈，每一顿饭都要花费几万文钱，山珍海味摆满桌子。陈留侯李崇对别人说："高阳王雍吃一顿饭所花的钱，够我一千天用的了。"李崇的官职是尚书令仪同三司，也富裕为天下少有，家里的书僮和仆人多达一千多人，但是他非常吝啬，吃的和穿的都很俭朴。他很少吃肉，平时只吃炒韭菜和腌韭菜。李崇家的食客李元祐对别人说："李崇一顿饭要吃十八个菜。"人们问都有什么菜。李元祐回答说："二韭十八。"听的人都大笑起来。

南阳人

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日，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瓶酒，数脔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逐兄杀之。（出《颜氏家训》）

【译文】

南阳有一个人，生来就深藏广蓄，非常吝啬。冬至那一天，他的女婿来了，他只准备了一铜瓶酒，几片獐子肉。女婿恨他准备的食物太少，太简单，端起铜瓶一口就喝干了。他非常惊讶，不得已又倒了一瓶酒，如此这样添了好几次酒。他生气地责备女儿说："你丈夫好喝酒，所以你们贫穷。"等到他死了以后，几个儿子争夺财产，将哥哥杀了。

夏侯处信

唐夏侯处信为荆州长史，有宾过之。处信命仆作食，仆附耳语曰："溲几许面？"信曰："两人二升即可矣。"仆入，久不出。宾以事告去，信遽呼仆。仆曰："已溲讫。"信鸣指曰："大异事（明抄本"异"作"费"，"事"下有"也"字）！"良久乃曰："可总燔作饼，吾公退食之。"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余沥。仆云："醋尽。"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经手乃授直。识者鄙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夏侯处信是荆州的长史。一天有客人来，夏侯处信命令仆人准备饭菜。仆人趴在他耳朵旁问需要和多少面，夏侯处信说："两个人二升就可以了。"仆人进去以后，很久没有出来。客人因为有事先走了，夏侯处信急忙喊仆人。仆人说："面已经和完了。"夏侯处信指着仆人生气地说："真是怪事。"过了一会他又说："可以全都烤成饼。等我办完公事以后回去吃。"夏侯处信用一瓶装了一升醋。留着自己吃，家里人连一滴也吃不着。仆人说："醋没有了。"夏侯处信将瓶子倒扣在手掌上，控出几滴，他全都用嘴吸进去吃了。凡是上街买东西，都必须是他亲自付钱，认识他的人都瞧不起他。

柳庆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出《朝野佥载》）

广州的录事参军叫柳庆，他自己单独住一个房间，所用的东西和吃的食物都放在卧室里，有个仆人私自拿了一小撮盐，柳庆将他用鞭子抽得浑身是血。夏侯彪 夏侯彪，夏月食饮生虫，在下未曾历口。尝送客出门，奴盗食脔肉。彪还觉之，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有个人名叫夏侯彪，夏天吃的食物生了虫子，他一口还没吃过，因为送客人出门时。仆人偷吃了一片肉，他回来发觉后非常生气，便捉来苍蝇给仆人吃，让仆人把吃的肉呕吐出来。郑仁凯 郑仁凯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着新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鴷（啄木鸟）窠，遗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著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出《朝野佥载》）

郑仁凯是密州刺史，有个小仆人来告诉他鞋子磨破了。郑仁凯说："我替你找一双鞋。"一会儿，看门人穿着新鞋走过来。郑仁凯厅前的树上有一窝啄木鸟，郑仁凯叫看门人上树去掏小啄木鸟。看门人脱鞋光脚爬上树去，郑仁凯叫小仆人穿上看门人的鞋走了。看门人下来以后只好光着脚走路。郑仁凯却露出了有恩于别人的得意神态。

邓祐

安南都护邓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课口腹自供，未曾设客。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出《朝野佥载》）

【译文】

安南都护邓祐是韶州人，家里非常富有，有奴婢上千人。家里的好吃的他都留着自己吃，接待客人时也不肯拿出来。他的孙子私自吃了一只鸭子，邓祐以擅自破坏家产处置。打了他孙子二十鞭子。

韦庄

韦庄颇读书，数米而炊，称薪而爨。炙少一脔而觉之。一子八岁而卒，妻敛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殡讫，擎其席而归。其忆念也，呜咽不自胜，唯悭吝耳。（出《朝野佥载》）

【译文】

韦庄书读得很多，但却吝啬得要数米做饭，称柴烧火。烤熟的肉如果少了一片，他立即就能觉查出来。他八岁的儿子死了，妻子准备让儿子穿着平时穿的衣服埋葬，韦庄却将衣服剥了下来。他用一领旧席子将儿子的尸体裹了出去，掩埋完儿子，他又将席子拿了回来。他想念儿子痛哭不止，只是太吝啬了。

王叟

天宝中，相州王叟者，家邺城。富有财，唯夫与妻，更无儿女。积粟近至万斛，而夫妻俭啬颇甚，常食陈物，才以充肠，不求丰厚。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叟尝巡行客坊，忽见一客方食，盘餐丰盛，叟问其业。客云："唯卖杂粉香药而已。"叟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归谓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谓达理。吾今积财巨万，而衣食陈败，又无子息，将以遗谁？"遂发仓库，广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数日，夫妻俱梦为人所录，枷鏁禁系，鞭挞俱至，云："此人妄破军粮。"觉后数年，夫妻并卒。官军围安庆绪于相州，尽发其廪，以供军焉。（出《原化记》）

【译文】

天宝年间，相州有一个老王头，家住在邺城，非常有钱，没儿没女，只有夫妻二人。他家里积攒的粮食有近万斛，但是夫妻俩生活得非常俭朴吝啬，经常以剩饭剩菜充饥。他庄园里的房屋很多，有二百多家佃户。有一天，老王头散步走到旅店，忽然发现一个客人正在吃饭，桌子上摆的饭菜很丰盛。老王头问客人是干什么的。客人回答说："只是卖杂粉香药的。"老头怀疑他做贼，又问他说："你有多少钱，吃的穿的这样好？"这个人说："只有五千文的本钱，每天吃掉利钱，保留本钱不动，不想积攒更多的钱。所以可以吃穿很好。"老王头突然受启发明白过来。回去以后对妻子说："他只用得的那一点利钱，便生活得很好，可以说是明白道理。我们如今积攒财物好几万，而吃的穿的都不好，又没有儿女，将来留给谁？"于是他打开仓库，挑好的用，大吃大喝起来。没过几天，夫妻两个人都作了一个同样的梦，被人抓了起来。戴上枷锁，遭受鞭打，一个人说："此人胆敢糟蹋军粮。"几年以后。夫妻一同死了。朝廷的军队围困安庆绪在相州，打开老王头的粮仓，充作了军粮。

王锷

王锷累任大镇，财货成积。有旧客，谕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复见锷。锷曰："前所见戒，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请问其名，锷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出《国史补》）

【译文】

王锷连续担任几任镇守一方的大官，积攒了很多钱财。有一个老朋友，对他讲了应该将多余的钱救济别人的道理。过了几天这个人见到王锷。王锷对他说："你上次告诫我的话，我已经按照去做了，将大部分钱财分散接济了别人。"这个人问王锷都接济谁了。王锷说："几个儿子每人一万贯，女婿每人一千贯。"

裴璩

裴司徒璩，性靳啬。廉问江西日，凡什器图障，皆新其制，闲屋贮之，未尝施用。每有宴会，即于朝士家借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司徒裴璩，性格非常吝啬，他察访江西的时候，家庭应用的各种器具，全都是新做的，他都放在闲屋里存放起来。每次请人吃饭，他不用自己的餐具桌椅，而是到别的官员的家里去借。

归登

归登尚书，性甚吝啬。常烂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残者。一日，登妻误于封处割食，登不见元封，大怒其内。由是没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窥之，乃巨龟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尚书归登非常吝啬，常煮一个羊脾，自己边割边吃，剩下的封存起来。一天他的妻子将羊脾割下一点吃了，他不见了封记，对妻子大发脾气，从那以后，他再也舍不得吃肉了。归登每次洗澡，必须叫左右的人都退出去。有的人从外面偷看，发现他原来是一只大乌龟。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气义一

鲍子都　杨素　郭元振　狄仁杰　敬昭道　吴保安

鲍子都

魏鲍子都，暮行于野，见一书生，卒心痛。子都下马，为摩其心。有顷，书生卒。子都视其囊中，有素书一卷，金十饼。乃卖一饼，具葬书生，其余枕之头下，置素书于腹旁。后数年，子都于道上，有乘骢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为盗，固问儿尸所在。子都具言，于是相随往。开墓，取儿尸归，见金九饼在头下，素书在腹旁，举家感子都之德义。由是声名大振。（出《独异志》）

【译文】

魏国的鲍子都有一天傍晚在荒野行走，遇到一位书生突然发作心脏疼痛，鲍子都下马为书生按摩心脏。不一会儿，书生就死了。鲍子都看到书生的口袋里有一册兵书和十个金饼，他便卖了一个金饼，用所卖的钱将书生安葬了，并将剩下的九个金饼枕到书生的头下，兵书放到书生的肚子旁边。几年以后，鲍子都在路上发现有一个骑一匹黑白相杂的马的人追赶他。等到那人追上他以后，说他是强盗。那人还问鲍子都他儿子的尸体哪去了。鲍子都将当时的情况说了，带领那个人来到书生的墓前，挖开坟墓将书生的尸体取出来，看到九个金饼仍在书生的头下枕着，兵书还在书生的身旁放着。书生的全家都非常感谢鲍子都的大仁大义，从此鲍子都名声也响了起来。

杨素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德言为太子舍人，方属时乱，恐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归"原作"各"，据明抄本、陈校、许本改）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令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出《本事诗》）

【译文】

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的妻子是后主叔宝的妹妹乐昌公主，才貌极为出色。徐德言当太子舍人这个时候，正赶上陈朝衰败，时局很乱的时期，无法保证国家和个人的安全。徐德言对妻子说："以你的才华和容貌，如果国家灭亡了，你一定会流落到有权有势的富豪人家，恐怕我们会永远分离。倘若我们的缘分没断，还能相见，应该有一个信物。"于是徐德言折断一面铜镜，夫妻两人各拿一半。他又同妻子约定说："将来你一定要在正月十五那一天将镜片在街上出售，如果我见到了，就会在当天去找你。"等到陈朝灭亡了，他的妻子果然流落到越公杨素的家里，杨素对他非常宠爱。徐德言流离失所，好不容易才来到京城。他于正月十五这天到市场上寻找，果然有一个仆人模样的老头出售一片一半的镜子，而且要价非常高，人们都嘲笑他。徐德言将老人带到自己的住处，给老头吃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拿出自己那一半镜子和老头卖的那半镜子合在一起，并在镜子上题了一首诗："镜子和人都离我而去，如今镜子回来人却未归，镜子上已映不出嫦娥的倩影，只能反射出一片月光。"陈朝的乐昌公主陈氏看到题诗以后，哭哭啼啼地不肯吃饭，杨素了解情况以后也非常伤感，派人将徐德言找来，决定将妻子还给他，并送给他们许多钱物。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赞叹的。杨素设酒宴为徐德言和陈氏饯行，并叫陈氏也作了一首诗："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新丈夫面对旧丈夫，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才知道作人的艰难。"然后陈氏和徐德言回到江南，一直到白头偕老。

郭元振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学。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举粮，忽有衰服者扣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迁窆，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薛赵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粮绝，竟不成举。（出《摭言》）

【译文】

郭元振十六岁就上了大学，与薛稷、赵彦昭结交成朋友。一次他家里来人，给他带来四十万文钱，作为他上学吃饭等的费用。忽然有一个穿着丧服的人敲开门对他说："我有五代亲人没有安葬在一起，分别埋在不同的地方，如今想一齐迁到元振便叫来人将自己家里携来的钱全都用车子拉走了，自己一点也没留，也不问那人的姓名。薛稷和赵彦昭嘲笑他。郭元振却愉快地说："资助别人办理大事，有什么可嘲笑的！"郭元振当年因为没有钱用，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狄仁杰

狄仁杰，太原人，为府法曹参军。时同僚郑崇资，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泣乎？"乃请代崇资。（出《谈宾录》）

【译文】

狄仁杰是太原人，担任府法曹参军。同他在一起共事的官员郑崇资的母亲年老多病，朝廷派郑崇资出使极为边远的国家。狄仁杰对郑崇资说："老太太病重，而你要远行。怎么可以让母亲留在离你万里之遥的地方哭泣呢？"于是请求上级让自己代替郑崇资出使。

敬昭道

敬昭道为大理评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诖误四百余人。将隶司农事（明抄本"事"作"寺"），未即路，系在州狱。昭道据赦文而免之。时宰切责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执政怒而责之。昭道曰：赦文云见禁囚徒，反者系在州狱，此即见禁也。反覆诘难，至于五六，执政无以夺之，诖误者悉免。昭道迁监察御史。又先是夔州征人舒万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滩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万年驿，梦此十人祈哀，至于再三。乃召驿吏问之，吏对如所梦。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具洒肴以酹之。观者莫不歔欷。乃移牒近县，备槥椟，归之故乡。征人闻者，无不感仰。（出《大唐新语》）

【译文】

敬昭道是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的评事。延和年间，沂州有个人造反，欺骗裹挟了四百多人。朝廷准备将这些人作为奴隶去开荒种地，在没有押送之前，便关在州府的监狱里。敬昭道根据朝廷赦免的公文将这些人的罪行减免释放了。宰相责问大理寺为什么将造反的人免罪释放。大理寺的长官非常惊慌，对敬昭道说："宰相生气斥责我们了！"敬昭道说："赦免的公文叫关押罪犯，现在造反的人仍然关押州府的监狱里，这就是执行了关押罪犯的命令。"上级反复核查了五六次，宰相也无法裁决，被欺骗裹挟的人终究还是被赦免了。敬昭道后来改任监察御史。有从夔州招募的兵士舒万福等十个人，走到巴陵，渡江的时候全都被淹死了。敬昭道因为公事去巴渝，中途到了万年驿站，他晚上梦见这十个人反复哀求他，向他诉苦。他把驿吏找来询问。驿吏所介绍的情况和他所做的梦一样。敬昭道便雇佣了一些会游泳的人，把这十个人的尸体捞了出来。他还准备了酒菜，举行了祭奠仪式，围观的人都感动得哭了。然后敬昭道又写信给附近的县衙，让他们买了简易的棺材送来，将这十个人的尸体装进去返回家乡安葬。被招募的兵士们知道了，没有不感激佩服的。

吴保安

吴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义尉。其乡人郭仲翔，即元振从侄也。仲翔有才学，元振将成其名宦。会南蛮作乱，以李蒙为姚州都督，帅师讨焉。蒙临行，辞元振。元振乃见仲翔，谓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将行，如破贼立功，某在政事，当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诺之。仲翔颇有干用，乃以为判官，委之军事。至蜀，保安寓书于仲翔曰："幸共乡里，籍甚风猷。虽旷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国相犹子，慕府硕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将军秉文兼武，受命专征，亲绾大兵，将平小寇。以将军英勇，兼足下才能，师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学，长而专经。才乏兼人，官从一尉。僻在剑外，地迩蛮陬。乡国数千，关河阻隔。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选曹之格限。更思微禄，岂有望焉？将归老丘园，转死沟壑。侧闻吾子，急人之忧，不遗乡曲之情，忽垂特达之眷。使保安得执鞭弭，以奉周旋。录及细微，薄沾功效。承兹凯入，得预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铭镂之日。非敢望也，愿为图之。唯照其款诚，而宽其造次，专策驽蹇，以望招携。"仲翔得书，深感之。即言于李将军，召为管记。未至而蛮贼转逼，李将军至姚州，与战破之。乘胜深入，蛮覆而败之。李身死军没，仲翔为虏。蛮夷利汉财物，其没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赎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适值军没，迟留未返。而仲翔于蛮中，间关致书于保安曰："永固无恙（保安之字，"字"原作"子"，据明抄本改）。顷辱书未报，值大军已发。深入贼庭，果逢挠败。李公战没，吾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顾身世已矣，念乡国窅然。才谢钟仪，居然受絷。身非箕子，且（"且"原作"山"，据明抄本改）见为奴。海畔牧羊，有类于苏武；宫中射雁，宁期于李陵。吾自陷蛮夷，备尝艰苦。肌肤毁剔，血泪满地。生人至艰，吾身尽受。以中华世族，为绝域穷囚。日居月诸，暑退寒袭。思老亲于旧国，望松槚于先茔。忽忽发狂，腷臆流恸，不知涕之无从。行路见吾，犹为伤愍。吾与永固，虽未披款，而乡思先达，风味相亲。想睹光仪，不离梦寐。昨蒙枉问，承间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则请为管记。大军去远，足下来迟。乃足下自后于戎行，非仆遗于乡曲也。足下门传余庆，无祚积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并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幕府，则绝域之人，与仆何异？吾今在厄，力屈计穷。而蛮俗没留，许亲族往赎。以吾国相之侄，不同众人，仍苦相邀，求绢千匹。此信通闻，仍索百缣。愿足下早附白书，报吾伯父。宜以时到，得赎吾还。使亡魂复归，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请不辞劳。若吾伯父已去庙堂，难可咨启，即愿足下，亲脱石父，解夷吾之骖，往赎华元，类宋人之事。济物之道，古人犹难。以足下道义素高，名节特著，故有斯请，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见哀矜，猥同流俗，则仆生为俘囚之竖，死则蛮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吴君，无落吾事。"保安得书，甚伤之。时元振已卒，保安乃为报，许赎仲翔。仍倾其家，得绢二百匹往。因住巂州，十年不归。经营财物，前后得绢七百匹，数犹未至。保安素贫窭，妻子犹在遂州。贫赎仲翔。遂与家绝。每于人有得，虽尺布升粟，皆渐而积之。后妻子饥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驾一驴，自往泸南，求保安所在。于途中粮尽，犹去姚州数百。其妻计无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时姚州都督杨安居乘驿赴郡，见保安妻哭，异而访之。妻曰："妾夫遂州方义尉吴保安，以友人没蕃，丐而往赎，因住姚州。弃妾母子，十年不通音问。妾今贫苦，往寻保安。粮乏路长，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谓曰："吾前至驿，当候夫人，济其所乏。"既至驿，安居赐保安妻钱数千，给乘令进。安居驰至郡，先求保安见之，执其手升堂。谓保安曰："吾常读古人书，见古人行事，不谓今日亲睹于公。何分义情深，妻子意浅，捐弃家室，求赎友朋，而至是乎？吾见公妻来，思公道义，乃心勤伫，愿见颜色。吾今初到，无物助公。且于库中假官绢四百匹，济公此用。待友人到后，吾方徐为填还。"保安喜，取其绢，令蛮中通信者持（"持"原作"特"，据明抄本改）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状憔悴，殆非人也。方与保安相识，语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书，则为仲翔洗沐，赐衣装，引与同坐，宴乐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宠之。于是令仲翔摄治下尉。仲翔久于蛮中，且知其款曲，则使人于蛮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辞安居归北，且以蛮口赠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岂待报耶？钦吴生分义，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亲在此，且充甘膳之资。"仲翔谢曰："鄙身得还，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赐也。翔虽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蛮口，故为公求来。公今见辞，翔以死请。"安居难违，乃见其小女曰："公既频繁有言，不敢违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钟爱。今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辞其九人。而保安亦为安居厚遇，大获资粮而去。仲翔到家，辞亲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录事叅军，则迎亲到官。两岁，又以优授代州户曹叅军，秩满内忧。葬毕，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赖吴公见赎，故能拜职养亲。今亲殁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义尉选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访之。保安秩满，不能归，与其妻皆卒于彼，权窆寺内。仲翔闻之，哭甚哀。因制衰麻，环珮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绝声。至彭山，设祭酹毕，乃出其骨，每节皆墨记之（墨记骨节，书其次第，恐葬敛时有失之也），盛于练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记贮于竹笼。而徒跣亲负之，徒行数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爱之如弟。于是尽以家财二十万，厚葬保安。仍刻石颂美。仲翔亲庐其侧，行服三年。既而为岚州长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为娶妻，恩养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宝十二年，诣阙，让朱绂及官子保安之子以报。时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没也，赐蛮首为奴。其主爱之，饮食与其主等。经岁，仲翔思北，因逃归。追而得之，转卖于南洞。洞主严恶，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弃而走，又被逐得，更卖南洞中。其洞号菩萨蛮，仲翔居中经岁，因厄复走，蛮又追而得之，复卖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难禁止邪？"乃取两板，各长数尺，令仲翔立于板，以钉自（"自"原作"其"，据明抄本改）足背钉之，钉达于木。每役使，常带二木行。夜则纳地槛中，亲自锁闭。仲翔二足，经数年疮方愈。木鏁地槛，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忧。保安之使人往赎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转为取之，故仲翔得归焉。（出《纪闻》）

【译文】

吴保安的字叫永固，是河北人，官职是河北方义县尉。他家乡的郭仲翔是元振的堂侄。郭仲翔很有才学，元振想帮助他当官。南方的少数民族作乱，朝廷派李蒙为姚州都督，率领军队前去讨伐。李蒙出发之前向元振辞行，元振将郭仲翔推荐给李蒙说："这是我弟弟的独生子，还没有官职。我想让他跟着你，如果能够杀敌立功，我会在朝廷想办法提拔他，让他去提任个不重要的职务。"李蒙答应了，郭仲翔很有才干，被聘任为判官，帮助李蒙处理军务。到了蜀郡，吴保安写信给郭仲翔说："有幸和你是同乡，知道你品德高尚，虽然平时没有结交，但是心中对你一直很仰慕。宰相对待你如同亲生儿子，你又有当官的才能。如今宰相安排你去那里，李蒙将军文武兼备，接受命令出征，亲自率领大军，必然能剿灭作乱的小股敌人，以李蒙将军的英勇，加上你的才能，出师打败敌人，很短的时间就会成功。我从小爱好读书，长大考取了功名，才学不比别人差，可只做了一个县尉，又是在很偏僻荒凉的地区，离家几千里地，有重重关山阻隔。况且我的任期已满。下一个职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任命。以我的才学，却因为受到选拔官员的办法的限制，再想求得晋级升官，怎么能有希望。将来只好回归农舍，老死田园了。听说你急人之难，重视同乡的感情，希望能伸出援助的手，保举我去军中服务，跟随你的左右，记录下战绩细节，沾你们一份功劳。等到胜利凯旋的时候，能够封赏到一个最小的官职，便是你对我高山一样的恩情，也是我刻骨铭心值得纪念的日子，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我要努力争取。仅表示我的恳切心情，请原谅我的唐突。特意写了这封信送去，以求得你的提携。郭仲翔接到吴宝安的信以后，很受感动。便向李蒙将军请示，决定任用吴宝安为管记。吴宝安还没有赶到，敌人就迎了上来。李蒙将军率兵达姚州，于敌兵交战将敌兵打败，大军乘胜追击，深入敌人腹地。敌人又杀了回来。将朝廷的军队打败，李蒙将军战死，军队也被消灭了，郭仲翔被敌军俘虏。敌人想要换取汉族的东西，被俘的人员，都可以和家里通信，让家里人拿东西往回赎，每人需要三十匹绢来换。吴保安赶到姚州，正是前方军队战败的时候，便滞留在姚州。郭仲翔在敌人的押解过程中给吴保安写信说："你近来平安吧？你的来信还没来得及回复，军队就出发了，深入到敌人的巢穴，被敌人打败，李蒙将军阵亡，我成了俘虏，忍辱偷生，远在天涯地角，感叹自己的遭遇，想到家乡是多么的遥远。才谢过钟仪，居然被拘禁；不是箕子，却被迫成为奴隶。在湖边放羊，很像当年的苏武。希望有人像宫中射雁的故事一样，将我像李陵一样救回去。我自从身陷敌方，饱尝艰苦，身体遭受摧残，血泪流得像池水一样多，人生的艰难，我都受尽了，我是显贵的家庭出身，却成为极远地域的囚徒。暑去寒来，岁月流逝。思念亲属，想念家乡，精神难以控抑住，经常发狂，烦闷悲痛，眼泪流尽，别人在路上见了我的模样，都会可怜。我与你虽然没见过面，但是同乡的感情已经把我们连在一起。情趣相投，很想见到你的风采，经常睡觉梦见你。当时李蒙将军问起你，我介绍了你的情况，李蒙将军历来知道你的才学和名声，同意聘请你为管记。大军走远了，你来迟了，这是因为大军走以后你才赶到，不是我丢下你这个同乡。你祖上有德，上天保佑，没有赶上这场战事，得以保全性命和名声。如果你早到李蒙将军麾下效力，同我一起参谋军事，会同我一样成为极远地域的囚徒。我今天在这里，力气用尽，毫无办法。而敌人的规矩是允许亲友来赎人。我因为是宰相的侄儿，不同于其他人，所以被严加看护，必须拿一千匹绢来赎。就是此信发出的时候，仍需要一百匹缣。请你早一点将我的信送交我伯父，早一点来把我赎回去，使我的身体和灵魂能一起回到故乡。如果我的伯父上朝去了，难以通报见面，便请你做石父，将我从苦役中解救出来，使我能像春秋时的大夫华元一样逃脱归去。帮助援救人的事情，从古以来都是很难办的。因为你的道德高尚，大仁大义，声名响亮，所以才请你帮忙，丝毫不怀疑你的品质人格。如果你不怜悯，同世俗一样袖手旁观，则我只能生是战俘奴隶，死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鬼了，还有什么指望？拜托你了，不要使我的希望落空。"吴保安接到信以后很着急，这时元振已经死了吴保安为了报答朋友的信任，决定设法赎回郭仲翔。他变卖了所有家产，买了二百匹绢前往南方，到达巂州，十年不回家，在那里做买卖，而后共得到七百匹绢，仍然没有凑够一千匹绢的数目。吴宝安的家历来贫穷。妻子仍然在遂州，吴宝安为了赎郭仲翔，毅然和家里断绝了来往。每当做买卖有一点收入，那怕只是一尺布，一升米，也积攒起来。后来他妻子挨饿受冻，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下去，便带着幼小的儿子，骑着一头毛驴，前往泸南来找吴保安。在途中钱花光了，离姚州还有几百里地，她没有办法。便坐在路旁哭了起来。过路的人都替他悲伤。姚州都督杨安居沿着驿道去州府，看见吴保安的妻子在哭，奇怪地过去询问，吴保安的妻子说："我的丈夫是遂州方义县尉吴保安，因为朋友被困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设法去赎人，来到姚州，抛弃我们母子，十年不通音讯。我如今贫困，去寻找吴保安，钱花光了路还很远，所以悲伤地哭起来。"杨安居非常惊奇地说："我到前面的驿站等你，资助你路费。"等到他们来到驿站，杨安居给了吴保安妻子几千文钱，并安排车马送她继续向前走。杨安居到了州府，立即将吴保安找来，握着他的手来到堂上坐下，对他说："我常读古人的书，佩服古人做事，没想到亲眼见到了你的仁义行为。但也不必只顾及朋友的情义而抛弃妻子，去赎朋友，也不要这样做，我遇到你的妻子，想到你的道义，心中敬佩，想和你见面。我今天刚到，没有东西给你，便从仓库中借四百匹绢。资助你办这件事。等到朋友回来以后，我再慢慢地偿还所借的绢。"吴保安很高兴，取了绢，派人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赎人，又过了二百天才将郭仲翔赎回来。郭仲翔来到姚州，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不像个人的样子，他和吴保安见面以后，痛哭了一场，杨安居手下的郭尚书带郭仲翔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坐下来喝酒吃饭。杨安居敬重吴保安的行为，对他非常好，于是让郭仲翔当了他所管辖地区的一名县尉。郭仲翔在少数民族地区呆的时间很长，知道那里的详细情况，派人到那里的部落买来十名少女，个个长得都很美丽。买来以后，他辞别杨安居要回北方去，将十名少女送给杨安居作为酬谢。杨安居不接受说："我不是市俗小人，不要报答。只是因为敬佩吴保安的仁义，所以才帮助他办成这件事。你有亲人在北方，将她们换成养家的费用吧。"郭仲翔感谢地说："我能够回来，是你的恩情，小命得以保留，是你赏给我的。郭仲翔就是死了，也不敢忘记你的再生之德。但是这些少数民族少女，是专门为你买来的。你今天推辞，我要以死请求你接受。"杨安居没有办法，看着十名少女中最小的一个说："你既然一再请求，不敢违背了你的好意。这个女子最小，我很喜欢。今天为了这个女子，接受你的赠送。"辞退了其余的九个人。吴保安因为得到杨安居的帮助，也得到一大笔钱财回北方去了。郭仲翔回到家，已经离开亲人十五年了，他到了京城，因为有功劳被任命为蔚州录事参军，将母亲也接到蔚州，任期满了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他安葬了母亲，守孝期满以后说："我被吴保安赎回来，所以才能担任官职奉养母亲，如今母亲死了，守孝已满，我可以去办我想办的事去了。"然后他便去找吴保安。而吴保安从方义县尉又被任命为眉州彭山丞，郭仲翔便赶往蜀郡，吴保安任期满了以后，没有能够返回家乡，夫妻两人都死在彭山，埋葬在当地。郭仲翔非常悲伤，制做了丧服，带着环麻丧杖，从蜀郡开始光着脚，一路哭着来到彭山，设酒菜祭奠完毕，将吴保安的骨头挖出来，每一节都用墨标上序号数字，以免重新安葬时遗失，然后装到口袋里。又将吴保安的妻子的骨头也挖出来，也做上标记以后装到竹笼里。他光着脚，亲自背着两个人的骨头，徒步走了几千里，来到魏郡。吴保安有一个儿子，郭仲翔对他如同对待自己的弟弟，他花费二十万文钱，隆重安葬了吴保安夫妻，并立了一块石碑记录功德。郭仲翔搭了一间茅屋，亲自在坟旁守孝三年。过后他被任命为岚州长史，又改任朝散大夫。他还提携吴保安的儿子当了官，并给他娶了媳妇，对其关怀备至。郭仲翔感激吴保安的心情始终不减。天宝十二年，他赴皇帝的殿庭，请求将自己的官职让给吴保安的儿子接任，官员们都很敬佩他。当初，郭仲翔被敌兵抓住，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作奴隶。主人很喜欢他，让他和主人吃一样的饭。一年以后，郭仲翔想念北方，逃跑后被抓了回来，就卖到另一个部落的首领洞主，洞主凶恶，让郭仲翔干重活，用鞭子打他，郭仲翔逃跑，又被抓回来就卖到另一个部落，这个洞主绰号叫"菩萨蛮"，郭仲翔呆了一年以后，再次逃走，又被追上抓了回来，又被转卖给另一个洞主。这个洞主见到郭仲翔生气地说："你好逃跑，难以看住。"他叫人拿来两块木板，每块长数尺，命令郭仲翔站在两块木板中间，用钉子钉上，脚背上的钉子深达木头里面。每当干活，必须带着木板一起走。晚上被关在地牢，洞主亲自开门上锁。郭仲翔脚上的疮伤，经过许多年才好。这样过了七年，郭仲翔已经无法再继续忍受。吴保安派人去赎他，先找到他的第一个主人，然后辗转寻找，才使郭仲翔回归中原。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气义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宁　赵骅　曹文洽　阳城　王义　裴度　廖有方

裴冕

裴冕为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窃权柄，咸惧之。鉷宾佐数人，不敢窥鉷门。冕独收鉷尸，亲自护丧，瘗于近郊。（出《谈宾录》）

【译文】

裴冕是王鉷聘用的中级官员。王鉷获罪被杀，因为李林甫掌握朝廷的大权，官员们都害怕他，所以王鉷的几个关系亲近的门客和下级都不敢靠近王鉷家门口，只有裴冕单独去为王鉷收尸，并亲自护送灵柩埋葬到城外。

李宜得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遇诸涂，趋而避之，不敢仰视。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惧。至宅，请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旧主流汗辞之，留连数日。遂奏云："臣蒙国恩，荣禄过分。臣旧（"旧"原作"曹"，据明抄本改）主卑琐，曾无寸禄。臣请割半俸解官以荣之。愿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为郎将，宜得复其秩。朝廷以此多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李宜得本来是个身份低贱的人，背着主人逃跑了。后来在玄宗起义的时候，他和王毛仲等人立了功，被任命为武卫将军。他过去的主人在路上遇到他，立即躲到路旁，低着头不敢看他。李宜得命令随行人员去叫他过去的主人。他过去的旧主人非常惊慌害怕。到了李宜得的住宅，他将旧主人让到上座，并亲自为旧主人端菜倒酒，旧主人紧张地流着汗推辞。李宜得留旧主人住了几天，然后上朝对皇帝说："我蒙受国家的恩情，得到的官职和俸禄太高了。而我的旧主人身份低贱，没有官职，我请示将我的一半官职和俸禄让给我的旧主人，希望皇帝满足我这个愚蠢的请求。"皇帝表扬了他的义气，提拔他的旧主人为郎将，李宜得仍保留原来的官职，朝廷从此盛行讲道义的风气。

穆宁

穆宁不知何许人，颜真卿奏为河北道支使。宁以长子属母弟曰："唯尔所适，苟不乏嗣，吾无累矣。"因往平原，谓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谓死有轻于鸿毛者，宁是也。愿毕佐公，以定危难。"其后宁计或不行，真卿弃平原，夜渡河。（出《谈宾录》）

【译文】

穆宁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颜真卿向朝廷推荐他担任河北支道史。穆宁以长子的身份对母亲说："这是适合我的志愿的事，您不缺少儿子，我没有什么牵挂的了。"然后他前往平原，对颜真卿说："我的先人有后代子孙，古人讲有人死得轻于鸿毛的，我就是一个，我愿意全力帮助你，解决眼前的危难。"后来因为计策行不通，颜真卿放弃平原，夜间渡过河去。

赵骅

赵骅因胁于贼中，见一妇人，问之，即江西廉察韦环之族女也。夫为畿官，以不往贼军遇害。韦氏没入为婢。骅哀其冤抑，以钱赎之。俾其妻致之别院，而骅竟不见焉。明年，收复东都。骅以家财赡给，而求其亲属归之。议者咸重焉。（出《谈宾录》）

【译文】

赵骅被胁迫呆在贼兵之中，他见到贼营里有一位妇女，便走上前去询问。了解到她是江西廉察韦环同族兄弟的女儿，丈夫是京官，因为不肯参加贼兵被杀害，韦氏被迫给贼兵充当女仆。赵骅很同情她的遭遇，用钱将她赎了出来，然后让他的妻子将韦氏安排到别的院子里居住，从此不再和她见面。第二年，官军收复了东都，赵骅给了韦氏一些钱，寻找到她的亲属，将她送了回去。知道这件事的人都称赞赵骅。

曹文洽

曹文洽，郑滑之裨将也。时姚南仲为节度使，被监军薛盈珍怙势于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南仲，诬谗颇甚。文洽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语。文洽愤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开门，见血伤满地，傍得文洽二缄：一状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疑。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扰卿甚耶？"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谈宾录》）

【译文】

曹文洽是郑滑的副将。姚南仲为节度使，被监军薛盈珍依仗势力，篡夺了军政大权。姚南仲不服，薛盈珍多次到皇帝那里说姚南仲的坏话，皇帝对这件事有疑问。后来薛盈珍派了一名叫程务盈的下级官员送公文诬蔑姚南仲，内容非常恶毒。曹文洽正好有事去京城，暗中知道了薛盈珍公文中的话，心中非常气愤，便日夜兼程，追赶程务盈。到了长乐驿站，追上了程务盈。晚上两人住在一个房间，曹文洽把程务盈杀了，公文扔到厕所里，然后自杀了。晚上，驿站的管理人员开门，看到满地都是尸体和鲜血，旁边放着曹文洽写的两封信。一封信状告薛盈珍，一封信替姚南仲鸣冤，并且写明了杀程务盈的原因。德宗皇帝听到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姚南仲怕皇帝疑虑日深，入朝去见皇帝。皇帝对他说："薛盈珍扰乱你很厉害吧。"姚南仲说："薛盈珍不是扰乱我，是破坏皇帝的法律制度。如果允许薛盈珍这种人存在，虽然是羊祜和杜预那样正直有才能的人复活，来安抚百姓和统帅三军，也不能治理成和乐的太平盛世，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沉默思考了很久。

阳城

阳城，贞元中，与三弟隐居陕州夏阳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饮水，莞蕈布衾，熙熙怡怡，同于一（"同于一"三字原作"难名其"，据明抄本改）室。后遇岁荒，屏迹不与同里往来，惧于求也。或采桑榆之皮，屑以为粥。讲论诗书，未尝暂辍。有苍头曰都儿，与主协心，盖管宁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馈食稍丰，则闭户不纳，散于饿禽。后里人窃令于中户致糠核十数杯，乃就地食焉。他日，山东诸侯闻其高义，发使寄五百缣。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标于屋隅，未尝启缄。无何，有节土郑倜者，迫于营举，投人不应，因途经其门，往谒之。倜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时，问倜所之，及其瘠瘁之端。倜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诸侯近贶物，无所用，辄助足下人子终身之道。"倜固让。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让焉？"倜对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愿终志后，为奴仆偿之。"遂去。倜东洛茔事罢，杖归城，以副前约。城曰："子奚如是？苟无他系，同志为学可也，何必云役己以相依？"倜泣涕曰："若然者，微躯何幸。"倜于记览苦不长，月余，城令讽毛诗，虽不辍寻读。及与之讨论，如水投石也。倜大惭。城曰："子之学，与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耶？今所止阜北，有高显茅斋，子可自玩习也。"倜甚喜，遽迁之。复经月余，城访之，与论国风，倜虽加功，竟不能往复一辞。城方出，未三二十步，倜缢于梁下。供饩童窥之，惊以告城。城恸哭若裂支体，乃命都儿将酒祭之，及作文亲致祭，自咎不敏。我虽不杀倜，倜因我而死。自脱衣，令仆夫负之。都儿行槚楚十五，仍服缌麻，厚瘗之。由是为缙绅之所推重。后居谏议大夫时，极谏裴延龄不合为国相，其言至恳，唐史书之。及出守江华都，日炊米两斛，鱼羹一大鬻。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并置瓦瓯樿杓，有类中衢樽也。（出《乾鐉子》）

【译文】

贞元年间，有个叫阳城的人和他的三弟隐居在陕州夏阳山中，两个人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他们每日粗茶谈饭，睡草编的席子，盖粗布做的被，两个人快快乐乐地住在一间屋子里。后来遇到一个灾荒年，他俩隐藏踪迹不与同乡的人来往，怕有求与别人。他俩采集桑树和榆树的皮切碎了做粥吃，在这种条件下仍然坚持学习诗词书籍，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他们有一个仆人叫都儿，与主人一条心。人们将阳城比作三国时辞官不作的管宁，同乡的人都很尊敬他们。人们赠送给他们的食物如果稍稍好一点，他们就关起门来，不肯接受，或是扔给鸟吃。有一次同乡人暗中送给他们米糠十几杯，他们就地吃了。山东的诸侯听到他们的行为高尚，派使者送来五百匹缣。阳城不收，使者按照命令不收就不回去。阳城只好将缣堆到屋子的角落里，从来也没使用过。不久，有个有节操的人叫郑倜，为了办理丧事，找亲友借钱没有借到，回来路过阳城的门前，进屋拜见阳城。郑倜一副悲伤瘦弱的样子，阳城留他住了十多天，问郑倜悲伤瘦弱的原因。郑倜将情况告诉了阳城，阳城说："被你的品德节操所感动，我这里有诸侯近来赠送的物品，放在这里没有用处，全都送给你，以尽孝道吧。"郑倜推辞不要。阳城说："这东西不是我所需要的，你还让什么呢？"郑倜说："你既然给了我这个不寻常的恩惠，我愿意办完事后，做你的奴仆以偿还你的恩情。"说完便走了。郑倜在东洛办理完丧事以后，回到阳城这里，以履行自己的诺言，阳城说："你如果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作为同学留在这就可以了，何必要当奴仆呢？"郑倜流着泪说："要像你说的这样，我这个卑贱的人是多么的幸运。"郑倜在读书记忆上很不擅长，一个月以后，阳城叫他背诵《诗经》，虽然郑倜不停地学习，可是一讨论，他一句也回答不上来。郑倜非常惭愧，阳城说："主要是因为你和我弟弟太亲近了，所以效果不好。这里的北面，有一幢高大的茅屋，你可以到那里单独学习。"郑倜很高兴，立刻搬了过去。又过了一个月，阳城去看他。与他讨论《国风》，郑倜虽然用功，但竟一句话也接不上。阳城刚走出二三十步，郑倜就吊死在房梁上。送饭的童子看见了告诉了阳城，阳城哭得要昏死过去。他命令小仆人备酒祭奠郑倜，并且作了祭文亲自在祭奠仪式上朗读。他说："我虽然没有杀郑倜，郑倜却是因我而死。"然后脱去衣服，让老仆人背着他，由小仆人用槚木荆条鞭打十五下。他再穿上丧服，将郑倜埋葬了，后来由于贵族以及官员们的推荐，阳城在当了谏仪大夫以后，极力向皇帝提意见，认为裴延龄不适合当宰相，其言词的诚恳，唐朝的史书上有记载。等到他出任江华都，每天都做两斛米的饭和一大锅鱼汤，召集皇帝的使者和没饭吃的村夫一起食用，并且准备了餐具，供大家吃饭的时候使用，真是恩泽于众人。

王义

王义，即裴度之隶人也。度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为人所刺，义捍刃而死。度由是获免，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二三焉。（出《国史补》）

【译文】

王义是裴度的奴仆，裴度是御史中丞。宰相武元衡遇害的那一天，裴度也被人刺了一刀。由于王义替裴度挡了这一刀而死，裴度才躲过死亡的灾难。裴度做祭文哀悼王义，并给了王义的妻子很多钱。当年的进士撰写《王义传》的，竟有十二三人。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录事参军，未赴任，遇盗，勷剽殆尽，告敕历任文薄，悉无孑遗。遂于近邑求丐故衣，迤假货，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晋公第。时晋公在假，因微服出游侧近邸，遂至湖紏之店。相揖而坐，与语周旋，问及行止。紏曰："某之苦事，人不忍闻。"言发涕零。晋公悯之，细诘其事。对曰："某主京数载，授官江湖，遇冠荡尽，唯残微命，此亦细事尔。其如某将娶而未亲迎，遭郡牧强以致之，献于上相裴公，位亚国号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答曰："姓某字黄娥。"裴时衣紫袴衫，谓之曰："某即晋公亲校也，试为子侦。"遂问姓名而往。紏复悔之，此或中令之亲近，入而白之，当致其祸也。寝不安席。迟明，诣裴之宅侧侦之，则裴已入内。至晚，有颕衣吏诣店，颇匆遽，称令公召。紏闻之惶惧，仓卒与吏俱往。至第斯须，延入小厅，拜伏流汗，不敢仰视。即延之坐。窃视之，则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过再三。中令曰："昨见所话，诚心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诰授之，已再除湖紏矣。喜跃未已，公又曰："黄娥可于飞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装千贯，与偕赴所任。（出《玉堂闲话》）

【译文】

元和年间，有个新任命的湖州录事参军，没等去上任遇到了强盗，将他的钱物都抢去了，就连委任状也没有给他留下。于是他便在京城附近收购旧衣服，然后想办法换钱，夜晚住在旅店里。这个旅店靠近裴晋公裴度的住宅。这一天裴度休息，穿上便衣到附近散步，来到了这个人住的旅店。裴度与这个叫湖紏的人打招呼以后坐下说话，问他是干什么的。湖紏说："我的遭遇，别人都不忍听。"说着哭了起来。裴度觉得他很可怜，详细询问他的遭遇。他说："我在京城任职数年，被授予一个官职在湖州，遇到强盗把我的东西抢光了，只剩下一条性命。这还是小事，还有的是，我准备结婚还没有去迎娶，未婚妻就被郡牧抢去，献给了宰相晋公裴度，他可是最大官了。"裴度说："你未婚妻姓什么？"回答说："姓某字，叫黄娥。"裴度当时穿着有钱人常穿的紫色衣服，他对湖紏说："我就是裴度的亲信官员，会帮着你查访。"然后问了湖紏的姓名以后走了，湖紏非常后悔，心想刚才来的人如果是裴度的亲信，回去和裴度一说，会给我带来灾祸，当天晚上他想着这件事睡不着，等到天明，他来到裴度的住宅附近观察，可是他看不到屋内。到了傍晚，有个穿红衣服的公差来到旅店，非常急促地对他说，裴度让他去。湖紏的心里非常惊慌害怕，急忙跟着差人去了。他们进了裴度的住宅，来到一个小客厅。他趴在地上吓得直出汗，不敢抬头观看。主人让他坐下，他偷着观看，正是昨天穿紫衣服的那个官员，再三点头表示谢罪。裴度说："昨天听了你说的话，心中很同情可怜你，今天可以弥补一下你的遭遇了。"说着命令将箱子里的授官凭证交给他，重新任命了他的官职，他高兴得要跳起来。裴度又说："黄娥立刻就可以还给你，同你一起去那里上任。"然后特意派人将他送回旅店，并给了他衣服行李和一千贯钱，第二天这个人和未婚妻一起上任去了。

廖有方

廖有方，元和乙未岁，下第游蜀。至宝鸡西，适公馆。忽闻呻吟之声。潜听而微惙也。乃于间室之内，见一贫病儿郎。问其疾苦行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偶知音。眄睐叩头，久而复语。唯以残骸相托。"余不能言。拟求救疗，是人俄忽而逝。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瘗之，恨不知其姓字。苟为金门同人，临歧凄断。复为铭曰："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后廖君自西蜀回，取东川路，至灵龛驿。驿将迎归私第。及见其妻，素衣，再拜呜咽，情不可任，徘徊设辞，有同亲懿。淹留半月，仆马皆饫。掇熊虎之珍，极賔主之分。有方不测何缘，悚惕尤甚。临别，其妻又悲啼，赠赆缯锦一驮，其价值数百千。驿将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绾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复叙平生之吊，所遗物终不纳焉。少妇及夫，坚意拜上。有方又曰："仆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当兹厚惠。"遂促辔而前，驿将奔骑而送。复逾一驿，尚未分离。廖君不顾其物，驿将执袂。各恨东西，物乃弃于林野。乡老以义事申州。州将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寮，愿识有方，共为导引。明年，李逢吉知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声动华夷，皇唐之义士也。其主驿戴克勤，堂帖本道节度，甄升至于极职。克勤名义，与廖君同远矣。（出《云溪友议》）

【译文】

廖有方在元和乙未年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被录取去蜀郡游玩，走到宝鸡的西面，住在旅店里，他忽然听到有人呻吟，仔细一听又听不见了。他从一间屋子里找到一个生了重病的贫困少年。廖有方问他生了什么病，准备去哪里。青年吃力地说："我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未被录取。"然后看着他磕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死后的事只好托付给你了。"廖有方没有回答，想要为他治病，但是不一会儿这个少年就死了。廖有方将自己所骑的马和鞍具一块卖给了村子里有钱的富豪，用所得到的钱将少年安葬了。不知道这个少年的姓名，廖有方感到很遗憾。同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同路人，却是两种命运，真是令人悲伤。廖有方为这个少年所做的碑文是："感叹你死的时候两手空空，几年辛辛苦苦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成名，只见了一面就与你永别，还不知道你的家乡在哪里。"后来廖有方从西蜀回来，经过东川，走到灵龛驿站。驿站的官员将他请到家中。廖有方看到驿站官员妻子穿着白色的丧服，同他一边见面一边哭，表情非常伤心。然后围在他的周围招待他，如同对待自己的至亲。他们留他住了半个月，就连仆人和马匹都吃喂得很好，吃的尽是山珍，极力表达了宾主之间的情意。廖有方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心中非常不安。等到分手的时候，驿站官员的妻子又哭了起来，并且赠送给廖有方一驮子价值千百贯的丝织品。驿站的官员对他说："你今年春天所安葬的叫做胡绾的秀才，就是我妻子最小的弟弟。"到这时廖有方才知道那个死亡少年的姓名，他也讲了当时安葬少年的情形和怀念的话，但是不肯接受所赠送的物品。驿站的官员和他的妻子坚决请他收下。廖有方又说："我作为一个男子，明白一些古今做人的简单道理，偶然安葬了一个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同路人，不应该接受这样贵重的物品。"说着便催马往前走。驿站的官员也骑着马送他，两个人又经过一个驿站，仍然没有分手。廖有方不拿所赠送的物品，驿站的官员与他最后握手告别，两人各奔东西，赠送的物品竟扔到了野外。乡里掌管教化的乡老将这件事上报给州里，州里又上报给朝廷。文武百官知道了都想结识廖有方，互相介绍引见。第二年，李逢吉主持科举考试廖有方被录取。他改名叫廖有卿，声名传遍了全国，被公认为国家的义士。那个驿站的官员戴克勤，也被宰相发公文推荐提拔为当地的节度使，官升到了极高的位置。从此戴克勤的声名和廖有方的名字传得一样远。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气义三

熊执易　李约　郑还古　江陵士子　郑畋　章孝子　发冢盗　郑雍　杨晟　王殷

熊执易

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店有一士，吁嗟数次。执易潜问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出《摭言》）

【译文】

熊执易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走到潼关，秋雨连绵下了一个多月，无法行走，滞留在旅店里。他忽然听到隔壁房间有一个男子连声叹气，熊执易走过去询问。那个人说："我是前尧山县令叫樊泽，去京城赴皇帝亲自在殿廷的考试。走到这里，马死了，口袋里的钱也花光了，没有办法继续前进。"熊执易回到自己的房间，将自己所骑的马和口袋里的钱全部拿出来送给樊泽。熊执易当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樊泽及时赶到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

李约

李约为兵部员外，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出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谂同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独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与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遗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约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后，死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检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出《尚书故实》）

【译文】

李约是汧公的儿子，官职为兵部员外，他见识出众，超凡脱俗，与主客员外张谂是同事。并韦征君况。他避世不结婚，也不积攒家产，只是同张谂的关系特别亲密。每当他同张谂躺在一张床上说话时，总是非常投机，经常整夜都不睡觉，别人对此都不了解，他作了一首诗赠给张谂："我有心中事，不与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李约有一次坐船在江上航行，同一个胡商的船前后行驶。胡商生病了，将李约请过船去，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他。他的两个女儿都长得异常美丽。胡商又交给他一枚珠子，嘱咐他许多话。等到胡商死了，李约将他遗留下来的钱财约有好几万贯全都如数送交给官府，并为胡商的两个女儿寻找配偶，办理婚事。当初胡商临死之前，同李约约定，死后要含着那枚夜光珠入殓，别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死去的胡商的亲属来清理胡商留下的财产，请来官府的人挖开坟墓检查，夜明珠果然还在。李约所做的事情，即使是别人不知道，也是这样讲义气。

郑还古

郑还古，东都闲居，与柳当将军者甚熟。柳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水木之盛。家甚富，妓乐极多。郑往来宴饮，与诸妓笑语既熟，因调谑之。妓以告柳，怜郑文学，又贫，亦不之怪。郑将入京求官，柳开筵饯之。酒酣，与妓一章曰："冶艳出神仙，歌声胜管弦。眼看白苎曲，欲上碧云天。未拟生裴秀，如何乞郑玄。莫教金谷水，横过坠楼前。"柳见诗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将去固不易支持。专待见荣命，便发遣入京，充贺礼。"及郑入京，不半年，除国子博士。柳见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驿，郑已亡殁。旅村寻到府界。柳闻之悲叹不已，遂放妓他适。（出《卢氏杂说》）

【译文】

郑怀古闲住在东都，与柳当将军的关系很密切。柳当将军的住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花园，家中非常富有，养了许多乐师歌妓，郑怀古经常去赴宴，同歌妓说笑很熟悉。便调戏歌妓，歌妓告诉了柳当将军，柳当将军爱惜郑还古有才学，又很贫穷，所以也不责怪他。郑怀古要去京城谋求官职，柳当将军设宴为他饯行。酒喝到畅快的时候，郑还古为妓女作了一首诗："冶艳出神仙，歌声胜管弦，眼看白苎曲，欲上碧云天。未拟生裴秀，如何乞郑玄。莫教金谷水，横过坠楼前。"柳当将军见了这首诗很高兴，对郑还古说："我不可惜这个歌妓，然而你正要去谋求官职，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如果让歌妓随你去，恐怕你支持不了，等到你当了官，我便将她送到京城，作为贺礼。"郑还古入京不到半年，当上了国子博士。柳当在新任官员的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立即准备贺礼送往京城。歌妓走到嘉祥驿站，郑怀古死了。当郑还古的灵柩运到东都时，柳当将军知道后悲伤感叹不止，于是让歌妓嫁给了别人。

江陵士子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贫，求尺题于交广间，游索去万，计支持五年粮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归，任尔改适。"士子去后，五年未归。姬遂为前刺史所纳，在高丽坡底。及明年，其夫归，已失姬之所在。寻访知处。遂为诗，求媒标寄之。诗云："阴云漠漠下阳台，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刺史见诗，遂给一百千及资装，便遣还士子。（出《卢氏杂说》）

【译文】

江陵住着一个读书人，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他的妻子长得很美丽，家里很贫穷。他要出门去收集题诗书画，准备了一些钱，够妻子生活五年的费用。他对妻子说："我如果五年不回来，你可以随便改嫁。"读书人走了以后，五年没回来。他的妻子嫁给了前刺史，住在高丽坡底。又过了一年读书人回来了，找不到妻子。查访妻子的居住地点以后，他写了一首诗托别人送去。这首诗说："阴云漠漠下阳台，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刺史见到这首诗，便给了书生的妻子一百贯钱和一些衣物，将她送还给读书人。

郑畋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任桂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亚饯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之，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泣然流涕。思恭志之。及为神策军中尉，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未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导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西门司空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温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于凤翔西冈。松柏皆手植之。未几。畋亦卒。葬近西门之坟。百官造二垅以吊之，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文公郑畋，字叫台文。他的父亲叫郑亚。曾经担任过桂管观察使。郑畋出生在桂州，小名叫桂儿。当时的监军叫西门思恭。朝廷有命令，叫西门思恭去京城，郑亚在城北为他设宴饯行。郑亚因为自己年老了，将郑畋托付给西门思恭说："将来你如果能照顾桂儿，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了你！"说完流下了眼泪，西门思恭记住了他的嘱托。等到西门思恭当上了神策军中尉的时候，郑亚死了，西门思恭派人将郑畋找来，收养在家中。他很喜爱郑畋，对待他像对待自己的外甥和侄子一样，还请来教师教导他。后来郑畋当官直至大将和宰相。黄巢攻进长安时，西门思恭逃难到终南山。郑畋用家财高价招募勇敢的人，去把西门思恭找了回来，奉养在家中，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无微不至。西门思恭死在郑畋家里，郑畋将他安葬在凤翔西岗，墓地的松柏树都是他亲手栽植的。过了不久郑畋也死了，也葬到了西岗思恭的墓地。官员们修建两个人的坟墓，以祭奠他们。在场的人没有不落泪的，都佩服他们二人的仁义。

章孝子

章孝子名全益，东蜀涪城人。少孤，为兄全启养育。母疾，全启割股肉以馈，其疾果廖也。他日，全启出游。殂于逆旅。全益感天伦之恩，制斩衰之服。又以全启割肉啖母，遂以火炼指，以申至痛。仍以银字写法华经一部，日夕讽诵，仍通大义。后于成都府楼巷，舍于其间。傍有丹灶。不蓄童仆，块然一室。鬻丹得钱，数及两金，即刻一象。今华亭禅院，即居士高楼之所，人谓之黄白之术。尝言于道友曰："点水银一两，止一两银价。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钱，乃三十千矣。其利博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后，制土偶于丹灶之侧，以代执热之用。护惜不毁，殆四十年。大顺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写真于壁，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赞以美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章孝子的名字叫章全益，是东蜀涪城人。他从小丧父，由哥哥章全启抚养。他母亲病了，章全启割下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母亲的病果然好了。过后章全启出门旅游，死在旅店里。章全益感激哥哥的恩情，制作了丧服，又因为章全启曾割自己的肉给母亲吃，他便用火烧自己的手指，以重复体验哥哥的疼痛。他还用银字书写《法华经》一部，早晚阅读朗诵。领会其中的道理。后来他在成都的府楼巷，建造了一座房屋，里面设置一座炼丹的炉子。他不用仆人，独自住在这间屋子里，炼丹得钱。数目达到一两金子，便刻一座佛像。如今的华亭禅院，就是他当年炼丹奉佛的场所。人们称他的炼丹化为金银的法术为"黄白之术"。他曾经对同他一样奉佛的人说："冶炼一两水银，只能得到一两银子，如果将它分作三百粒，每粒化为一百文，便是三万文，其利是非常大的，但是所炼的丹也非常神奇。"他到了蜀郡以后，做了一个泥人放在炼丹炉旁，以便用来看火。他非常爱惜，不使泥人毁坏，一直用了四十年。大顺中年他死了，死的时候九十八岁。庙里的和尚将他的像画在墙壁上，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写文章纪念和赞美他。

发冢盗

光启大顺之际，褒中有盗发冢墓者，经时搜索不获。长吏督之甚严。忽一日擒获，置于所司。淹延经岁，不得其情。拷掠楚毒，无所不至。款古既具，连及数人，皆以为得之不谬矣。及临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岂容枉杀平人者乎！发冢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为获擒，而斯人何罪，欲杀之？速请释放。"旋出丘中所获之赃，验之，略无差异。具狱者亦出其赃，验之无差。及藩帅躬自诱而问之，曰："虽自知非罪，而受棰楚不禁，遂令骨肉伪造此赃，希其一死。"藩帅大骇，具以闻于朝廷。坐其狱吏，枉陷者获免，自言者补衙职而赏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光启大顺年间，褒中县发生盗墓的案件，搜索了一段时间没有抓获罪犯，长吏催促破案非常严厉。忽然有一天抓到了罪犯，拖延了一年多，也没有招供。狱吏毒刑拷打，无所不用，后来招供了，并且牵连了好几个人，大家都认为审判没有错误。等到行刑处死罪犯时，旁边有一个人拉着罪犯的衣服大声呼喊："王法怎么能允许错杀好人呢？盗墓的人是我。我在众人之中，没有被抓住，而这个人有什么罪，却要被杀头？快放了他！"随后拿出从墓中所得的赃物，经过检验，一点不差。藩帅亲自审问先前抓住的罪犯，这个人说："我虽然知道自己无罪，但是经受不住没完没了的酷刑，所以叫家里人伪造了赃物，希望早点死。"藩帅听了非常恐惧，将情况上报朝廷，把审理此案的狱吏抓起来治罪，将被诬陷的人释放，自己出来自首的人补充录用为衙役，并获得奖赏。

郑雍

郑雍学士未第时，求婚于白州崔相公远。才允许，而博陵有事，女则随例填宫。至朱梁开平之前，崔氏在内托疾。敕令出宫，还其本家。郑则复托媒氏致意，选日亲迎。士族婚礼，随其丰俭，亦无所阙。寻有庄盆之感，又杖经期周，莫不合礼。士林以此多之，美称籍甚。场中翘足望之，一举中（"中"原作"之"，据明抄本改）甲科（封尚书榜下）。脱白，授秘校，兼内翰，与丘门同敕入。不数载而卒。（出《玉堂闲话》）

【译文】

学士郑雍在未参加科举考试时，曾经向白州相公崔远的女儿求婚。崔远刚刚同意，郑雍就有事去了博陵。崔远的女儿崔氏按惯例被召进宫中去作宫女，到了后梁开平年前，崔氏在宫中假托有病，被命令出宫，归还原来自己的家庭。郑雍又托媒婆去求婚，选定日期迎娶结婚。按照家族的规矩举办婚礼，也不缺少什么，便有庄子鼓盆之感了。又经过一年的服丧，所做的事没有不合礼仪的。有文士身份的读书人以他为榜样的人多了起来，他的美名轰动一时，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都等着看他的考试结果。他一举考中甲科进士，脱下丧服以后，被任命为秘校兼内翰，同丘门在同一份公文上被任命。不过几年他就死了。

杨晟

杨晟，始事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累立军功，因而疑之，潜欲加害。昌符爱妾周氏，悯其无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获免。后为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除威胜军节度使。建节于彭州。抚绥士民，延敬宾客，洎僧道辈，各得其所。厚于礼敬，人甚怀之。李昌符之败，因令求周氏。既至，以义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复有美色，恳有好合之情。晟告誓天地，终不以非礼偶之。每旦，未视事前，必申问安之礼。虽厄在重围，未尝废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为王蜀先主攻围。保守孤垒，救兵不至，凡千日，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马步使安师建者，杨氏之腹心也，城克执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为其用，欲宽之。师建曰："某受（某"受"原作其"授"，据明抄本改）杨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赏而行戮，为其设祭而葬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杨晟一开始在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的手下任职，多次立下战功，因此而受到李昌符的猜忌，暗中要陷害他。李昌符所宠爱的小老婆周氏，可怜他没有什么罪过，偷偷告诉了他，于是他逃跑了，免除了灾难。后来杨晟当上了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不久又改任威胜军节度使，去镇守彭州。他安抚百姓，尊敬宾客，甚至和尚和道士都生活得很自由。他提倡礼仪，尊敬贤士，人们都拥护怀念他。李昌符失败，他派人把周氏找来，以父母的礼节来对待。周氏认为自己年轻，又长得容貌美丽，恳切请求和杨晟结合。杨晟对着天地发誓，始终没有对周氏有任何无礼的行为。每天早晨，在没有去处理事之前，必然先给周氏请安，虽然是在敌人的围困之下，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因为新建的郡府兵力不足，突然被前蜀先主王建带兵包围。杨晟守卫孤城达一千多天。终于因为没有救兵而被先蜀的军队攻破，杨晟遇害身亡。马步使安师建是杨晟的心腹，城破以后被敌军抓住。先主知道他忠诚勇猛，先要留下他为自己服务，准备宽恕他。安师建说："我受杨晟的提拔重用，不敢怕死。"先主赞叹着命令人将他杀了，然后为他举行祭奠仪式之后，将他安葬了。

王殷

王殷，梁开封尹瓒之犹子也。乾化中，为徐州连率。众叛拒命，杀害使臣，点阅市井而授甲焉。有亲随苗温与数辈，度其必不济，窃谋作乱。吏（明抄本"吏"作"事"）泄被擒，刳心而死。其妻配隶别部军校，殊不甘，挟短刃，割乳而殒。闻者无下嗟尚。（出《玉堂闲话》）

【译文】

王殷是后梁开封尹王瓒兄弟的儿子。乾化年间，他任徐州连率。士兵们叛乱抗拒命令，杀了朝廷的使臣，然后在市场上检阅封官。王殷的亲信苗温等人，推测叛乱不会成功，暗中商量作乱，因为有人泄秘而被抓住，被挖心而死。苗温的妻子被强行分配给别人的军校，她不甘心，拿短刀割下自己的乳房而死。听了这件事的人没有不叹息的。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陈实　黄叔度　郭泰　马融　蔡邕　顾邵　诸葛瑾兄弟　庞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温　谢鲲　唐太宗　李绩　薛收　王圭　王师旦　杨素　王义方 选将　英公　刘奇　张鷟　李峤　郑杲　卢从愿　裴宽　韦诜　裴谈

陈实

陈实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栋梁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龙泉。"客有问陈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于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渊；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出《世说》）

【译文】

陈实曾经感叹着说："周子居真是栋梁之才。如果做宝剑，就应该作为今日的'龙泉'。"有人问陈季方说："你父亲有什么功绩和德行？而敢于将自己比作天下有名的重要人物？"陈季方说："我父亲譬如是一棵生长在泰山上的桂树，上面还有万仞绝壁，下面有测不着底的深渊。他的枝叶承受甘露，根须被山涧中的泉水所滋润。可是，桂树怎么能知道泰山高大和山涧泉水的深度呢！不知道他是否有功绩和德行啊？"

黄淑度

郭泰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矣。"（出《世说》）

【译文】

郭泰来到汝南，会见袁奉高的时候，车子没有离开道路，马匹没有卸下鞍具。拜访黄叔度。则在那里连宿两夜，人们询问这是为什么？林宗说："黄叔度像浩瀚的千顷波涛一样，沉淀过滤不改清澈，翻动搅拌不会混浊，其才能的深度和广度难以测量。"

郭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渊停。九州之士，悉懔懔宗仰，以为覆盖。蔡伯喈告卢子干、马日磾曰："吾为天下作碑铭多矣，未尝不有惭。唯为郭先生碑颂无愧色耳。"（出《世说》）

【译文】

郭泰譬如独自屹立高山之上，安然面临万丈深渊。全国有才能的人都尊敬仰慕他，认为他的才能和品德超出和覆盖了所有的人。蔡伯喈告诉卢子干和马日磾说："我为天下的人撰写刻在碑石上的铭文很多，不是没有为之感到惭愧的时候，唯独为郭泰先生所作碑文的颂扬之词没有丝毫感到惭愧的地方。"

马融

郑玄在马融门下。融尝不解割裂书七事，而玄思其五，别令卢子干思其二。融告干曰："孔子谓子贡，'回也闻一知十，吾与汝弗如也。'今我与子，可谓是矣。"（出《世说》）

【译文】

郑玄在马融门下作门客，马融不知道什么是"割裂书七事"。而郑玄研究知道了其中的五件事，又让卢子干想出了两件。马融对卢子干说："孔子对子贡说，颜回听到一便知道十，我和你都不如啊！我和你也就是如此罢了。"

蔡邕

蔡邕评陈蕃、李膺先后，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易（明抄本"易"上有"犯上难摄下"五字）。仲举三君之下（谢沈《汉记》曰：三君者，一时之所重，窦武、刘淑、陈蕃）；元礼八俊之上（"上"原作"重"，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薛莹《汉书》曰：李膺、王畅、荀鲲、朱宇、魏明、刘佑、杜楷、赵典为俊）。（出《世说》）

【译文】

蔡邕评论陈蕃和李膺的排列顺序说："陈蕃的优点是敢于冒犯皇帝，李膺的特点是严格要求下属。李膺应排在陈蕃等'三君'的最下面，李膺则排在'八俊'的上面。"

顾邵

顾邵尝独谓庞士元曰："闻子孙人，吾与足下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与时沉机，吾不如子；论霸王之余策，览倚伏之要最，吾亦有一日之长。邵亦能为之乎？"（出《世说》）

顾邵曾经单独对庞士元说："听说你能识别人的贤惠善恶，我和你谁胜过谁？"庞士元说："培育教化社会风俗，顺应时代潮流，我不如你。要说称王称霸的计策，克敌致胜的决窃，我也稍有所长，顾邵你也能做这些事吗？"诸葛瑾兄弟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事一国。时以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出《世说》）

【译文】

诸葛瑾和他的弟弟诸葛亮，以及堂弟诸葛诞，同时具有响亮的声名，各自为一个国家服务。人们评价说：蜀国得到诸葛亮，是得到了一条龙，吴国得到诸葛谨是得到了一只虎，魏国得到诸葛诞，是得到了一只狗。

庞士元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邵、全琮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驽马有逸（"逸"字原阙，据世说补）足之用，顾子所谓驽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目陆为胜邪？曰："驽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驽牛一日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樊"原作"楚"，据世说改）子昭。（出《世说》）

【译文】

庞士元到了吴国，吴国的人都来拜会他。会见了陆绩、顾邵、全琮以后他评价说："陆绩就像是马可以奔跑，有使用的价值，顾邵如牛能负重走得很远。问他陆绩和顾邵谁更强一些？庞士元说："马跑得虽然迅速，但只能乘坐一人，牛一天只能行走百里，但是所拉载的岂止是一个人呢！"吴国人无法反驳他。庞士元又说："全琮的声名很好，就像汝南的樊子昭一样。"

武陔

司马文王问武陔曰："陈泰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出《世说》）

【译文】

司马文王问武陔说："陈泰同他的父亲司空相比较怎样？"武陔说："渊博典雅，能以天下的声威和教化为己任这方面，不如他父亲，精明干练，处理事物，比他父亲强。"

裴頠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放，爱乔之有风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无检局，乐言为得。然并为后之双隽。（出《世说》）

【译文】

冀州刺史杨淮有两个儿子，杨乔和杨髦，都是在很幼小的时候就具有一定的才干。杨淮和裴頠、乐广的关系很好，他叫两个儿子来拜见他俩。裴頠性格豪放，喜欢杨乔有风度气质。他对杨淮说："杨乔将来能赶上你，杨髦稍差一点。"乐广性格高洁淳朴，喜爱杨髦的聪明检点。他对杨淮说："杨乔能赶上你，但是杨髦更为出色。"杨淮笑着说："我两个儿子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裴頠和乐广的优点和缺点。"有人评论说："杨乔虽然风度韵致好，但是缺少约束检点，还是乐广的说法比较准确。然而两个孩子都很出色，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对杰出的人才。"

匈奴使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怀远国，使崔季圭代当之，自捉刀立床头。事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王闻之，驰杀此使。（出《商芸小说》）

【译文】

魏武王将要会见匈奴的使者，但他认为自己的形象丑陋，不足以给边远的国家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便叫崔季圭来代替，自己在旁边持刀侍立。会见结束了，他派使者问匈奴的使者："魏王怎么样？"使者说："魏王的形象非常好，然而他身旁的助手才是个真正的英雄呢！"魏王听了，派人骑马追上这个使者，将他杀了。

恒温

晋殷浩既废，桓温语诸人曰："少时与之共骑竹马，我弃去已，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出《世说新书》）

【译文】

东晋的殷浩被废为平民，桓温对众人说："小的时候我和他一同骑竹马玩耍，我抛弃的东西，殷浩总是拾起来，所以他赶不上我。"

谢鲲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出《世说新书》）

【译文】

明帝问谢鲲："你自己说说同庾亮相比较怎么样？"谢鲲回答说："规规矩矩地上朝当官，作为百官的样板，我不如庾亮。要讲胸中的真才实学，我自己认为超过他。"

唐太宗

贞观五年。上谓长孙无忌等曰："朕闻主贤则臣直。人固不自知，公宜论朕得失。"无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愆失。"上曰："朕欲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足以自改。因曰，无忌善于筹算，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兵机政术，或恐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更事，急缓不可得力。岑文木性道敦厚，文章所长，持论恒据经远，自不负于理。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诺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焉。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出《唐会要》）

【译文】

贞观五年，皇帝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我听说皇帝英明，大臣才敢于直言。人难以正确评价自己，大家说一说我的优点和缺点。"长孙无忌说："皇帝的战功和以礼乐教化统治国家的政绩，超过古今所有的帝王。发号施令，作出各项决策，都非常正确有效，我忙于执行，没有空闲的时间，实在没有看见皇帝有什么过失。"皇帝说："我想要听自己的过错，你这是随便奉承讨好。今天要当面议论大家的优点和缺点，以便今后戒鉴。说的人不论对错都没有关系，听的人应该注意加以改正。"皇帝接着开始评价说："长孙无忌善于精心谋划，反应迅速，对答如流，就是古人也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人。但是领兵打仗和治理国家恐怕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知识丰富，思维敏捷，遇到困难，也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做官不搞宗派，所缺少的是不能大胆提出意见。唐俭说话爽快，善解人意，愿意喝酒，敢于讲话，为我服务三年，却没有一句话是议论国家兴亡的大事的。杨师道性格纯朴善良，自然没有过错，然而性格实在怯懦，办不了什么大事，什么时候都不能指望他出力起作用。岑文的本性诚朴宽厚，写文章的长处是善于引经据典，道理论述得明白。刘洎的性格最坚贞，说话大多涉及到利益关系，但是其意图，如果是答应朋友的，他一定想办法办成，也不应该提倡。马周处理事物敏捷，性格很忠诚正直。至于识别评价人物的本领，直爽地说，我比你们都强。褚遂良学问稍好一点，性格也很坚强正直，非常亲近依附于我，就像飞鸟如果靠近人，自然应该爱护。"

李绩

武德初，李绩得黎阳仓，就食者数十万人。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之中，即加礼敬。平武牢获郑州长史戴胄，释放推荐之。当时认为有知人之鉴。（出《唐会要》）

又贞观元年，绩为并州都督。时侍中张文瓘为参军事。绩曾叹曰："张稚圭后来管萧，吾不如也。"待以殊礼。时有二僚，亦被礼接。绩将入朝，一人赠以佩刀，一人赠以玉带，文瓘独无所及。因送行二十余里。绩曰："谚云，千里相送，归于一别。稚圭何以行之远也？可以还矣。"文瓘曰："均承尊奖，彼皆受赐而返，鄙独见遗，以此于悒。"绩曰："吾子无苦，老夫有说。某迟疑少决，故赠之以刀，戒令果断也；某放达小拘，故赠之以带，戒令检约也，吾子宏才特达，无施不可，焉用赠焉？"因极推引。后文瓘累迁至侍中。（出《广人物志》）

【译文】

唐朝武德初年，李绩得到黎阳粮仓，前来吃饭并领取粮食的多达数十万人。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都来游玩作客，李绩在众人之中见了，便向他们招呼致意。他清理整顿武王的监狱时，发现了被关押的郑州长史戴胄，李绩立即将戴胄释放并向朝廷推荐，当时人们都认为李绩有识别人才的能力。

还有在贞观元年，李绩担任并州都督，侍中张文瓘当时是参军事。李绩感叹地说："张文瓘将来的前程，我不如他。"对待张文瓘特别重用。当时还有两个下属官员，李绩对他们也很器重。李绩将要调入中央，临行的时候他分别赠送那两个下属官员一柄佩刀和一条玉带，唯独没有送给张文瓘任何东西。张文瓘送了他二十多里地。李绩说："民谚讲：千里相送，终有一别，你为什么送得这样远呢？可以回去了。"张文瓘说："大家都受到你的表扬，他们都得到你的赏赐而回去了，唯独没有奖励给我任何东西，所以心中不安。"李绩说："你不要不高兴，听我对你说，他们俩人，一个处理事物优柔寡断，所以赠给他快刀，提示他处事要果断。一个放荡不羁，所以赠给带子，警戒他要注意检点和约束，你的才能宏博通达，没有什么事情处理得不好，还需要赠送什么？"李绩对张文廙极力推荐引进，之后张文瓘不断升官直至侍中。

薛收

唐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时房杜等处心腹之寄，深相友托。元敬畏于权势，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的薛收与堂兄的儿子元敬和同族兄弟的儿子德音有同样响亮的声名，被人们称为"河东三凤"。薛收和元敬都是文学馆的学士，房玄龄和杜如晦等都想拉拢他们作为心腹，互相托人前来游悦，元敬害怕他们的权势，对谁也不敢表示过份的亲近，杜如晦常曾说过："小记室这样的官员，不可以因为得到谁的恩惠就对谁亲近，得不到谁的恩惠就对谁疏远。"

王圭

贞观六年，上宴侍臣。谓王圭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与诸子孰贤。"圭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剸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能，谓之确论。（出《唐会要》）

【译文】

唐朝贞观六年，皇帝设宴招待文武百官。他对王圭说："你善于识别鉴定人才的优点和缺点，尤其擅长发表议论，从房玄龄开始，你逐个评价一下。再说一说你自己同他们相比较怎么样？"王圭回答说："勤勤恳恳地为国家服务，能做到的就不遗余力地去做，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兼备，出朝能当将军，入朝可以作宰相，我不如李靖。陈述奏报得详细明白，将皇帝的命令向下宣告，将下面的意见向皇帝报告，我不如彦博。处理复杂繁琐的事物，我不如戴胄。直言规劝，及时指出皇帝的失误，我不如魏征。至于揭发批评丑恶行为。提倡表扬善良正义的事物，我同各位比较也稍胜一筹。"太宗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议论。大臣们也认为他说出了自己的长处，是正确的评价。

王师旦

贞观十九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考张昌龄、王公瑾策下。太宗叹曰："二人咸有词华。"对曰："体性轻薄，文绝浮艳，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如其言也。（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贞观十九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主持考核推荐举子，考核完张昌龄和王公瑾的政事、经义和文章以后，太宗皇帝感叹着说："两个人的对答和文章都很有文采。"王师旦说："体态性格轻浮浅薄，语言文章词藻华丽，必然不会成为优秀的人才。我不向上推荐，恐会改变皇帝文章教化的风气。"皇帝认为他说得正确，后来的情况果然和王师旦所说的一样。

杨素

封德彝之少也，仆射杨素见而奇之，遂妻以侄女。常抚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后讨辽东，封公船没，众皆谓死。杨素曰："封郎当得仆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没于大海中，力尽欲放之，忽忆杨公之言，复勉力持之，胸前为板所摩击，肉破至骨。众接救得之。后果官至仆射。（出《定命录》）

【译文】

封德彝少年的时候，仆射杨素见了非常惊奇，于是将侄女嫁给他。杨素经常拍着自己的座椅说："封德彝将来必然坐上这个座位。"后来征讨辽东，封德彝所乘坐的船沉没了，众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杨素说："封德彝将来要当仆射，这次一定没死。"派人去寻找。封德彝抱着一块木板，落在大海中，力气用尽了想要放弃木板，忽然想起了杨素说过的话，于是又用力勉强坚持着。胸前被木板撞击摩擦得皮肉破烂，已经见到了骨头，众人去接应将他救了上来，后来果然当上了仆射。

王义方

员半千本名余庆，师事王义方。义方重之。尝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出《谭宾录》）

【译文】

员半千原名叫员余庆，在王义方手下做事，王义方很器重他，曾经说过："五百年出一名德才兼备的贤士，你当之无愧。"于是改名为半千。选将 李绩每临阵选将，必相有福禄者而后遣之。人问其故。对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君子以为知言。（出《谭宾录》）

【译文】

李绩每当临打仗之前选择上阵或出征的将官，必然挑选面相有福的人然后再派遣出去。人们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命薄的人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和声名。"有学识的人认为这是一句有见识的话。

英公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分他事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觇望，及见舡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首，责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家者，必此儿也。"（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高宗的时候，南方的少数民族聚众为寇，多次派兵讨伐不能成功，于是朝廷派徐敬业去做刺史，并叫州府来兵马到城外接应。徐敬业传去命令叫士兵们回去，自己单人匹马来到州府。贼兵听说新刺史到了，全都严阵以待。徐敬业一句也不问敌兵的情况，处理完其他事情以后才说："贼兵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在南岸。徐敬业便叫一两名参谋人员陪同前往，观看的人没有不惊奇害怕的。贼兵一开始准备队伍观望等待，等待看清徐敬业的船上没有兵马时，便关上营门隐藏起来。徐敬业直接闯入敌人营内，告诉贼兵说："国家知道你们是被贪官污史所逼迫的，没有其它的罪恶。全都可以回去种田，不回去的按做贼人来处理。"然后又把敌兵的首领找来，责备他们为什么不早早投降，打了每人几十军棍，又放了回去。营寨内一片肃静，敌人都被他的威风和胆量震慑住了。徐敬业的爷爷英公知道了，称赞他的胆略说："我也办不了这件事，然而破坏损伤家族声誉的，必定是这个孙儿。"

刘奇

唐证圣中，刘奇为侍郎，注张文成、司马锽为御史。二人因申屠玚以谢。奇正色曰："举贤无私，何见谢？"（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的证圣年间，刘奇担任侍郎，推荐张文成和司马锽为御史。两个人委托申屠锡去表示感谢，刘奇严肃地说："推荐有才能的人没有私心，有什么可谢的！"

张鷟（自号浮休子）

唐娄师德，荥阳人也，为纳言。客问浮休子曰："娄纳言何如？"答曰："纳言直而温，宽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里明，万顷之波，浑而不浊，百练之质，磨而不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杰为纳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览经史，薄闲文笔，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客曰："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气高而智薄，假权制物，扼险凌人，刚愎有余，而恭宽不足。非谋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问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险德薄。巧辩似智。巧谀似忠，倾覆邦家，诬陷良善，其汪充之徒欤？蜂虿害人，终为人所害。"无何，为太仆卿，戮于西市。又问武三思可谓名王哉？答曰："三思凭藉国亲，位超衮职，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仇，假朝权而害物，晚封为德静王，乃鼎贼也，不可以寿终。"竟为节愍太子所杀。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双阙，名实两空，外示贞刚，内怀趋附，面折张食其之党，勇若熊罴；谄事武士开之俦，怯如驽犬。首鼠之士，进退两端。虺蜥之夫，曾无一志。乱朝败政。莫匪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终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长流思州，忧恚而卒。又问中书令李峤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文才笔；性好贪浊，憎人受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鲜，禁人食肉，\*\*绮罗，断人衣锦；性好淫纵，憎人畜声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问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刚而能断。处陵夷之运，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荡之朝，不逊辞以苟免，来俊臣罗织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锻炼者，有功宽之，蹑虎尾而不惊，触龙鳞而不惧。凤跱鸱枭之内，直以全身；豹变豺狼之间，忠以远害。若值清平之代，则张释之、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又问司农卿赵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学，眼不识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谋大，趑趄狗盗，突忽猪贪，晨羊诱外，不觉其死，夜蛾覆烛，不觉其毙，头寄于颈，其能久乎？"后从事韦氏为逆，夷其三族。又问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浅学浮词，轻才薄德，狐蹲贵介，雉伏权门，前托俊臣，后附张易，折支德静之室，舐痔安乐之庭，鸋鳷栖于苇苕，魦鲿游于沸鼎；既无雅量，终是凡材。以此求荣。得死为幸。"后果谋反伏诛。（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娄师德是荥阳人，官职为纳言。门客问浮休子："娄纳言这个人怎么样？"浮休子说："娄纳言性格直爽又温和，宽厚又严肃，外表愚笨而内心聪慧，表面糊涂而心里明白，就像万顷波涛，深不见底但不污浊，有如百练生丝，不易磨损，可称得上是正人君子了。"门客又说："如果狄仁杰当纳言怎么样？"浮休子说："粗略地懂得经典历史，简单地会写一点文章，敢于直接给皇帝提出规劝和意见，有古人的风格。主张拆除滥设的祠庙，有坚强的品德，心里光明正大，近墨不黑。有胆略有气魄，处理事物英明果断。晚年喜爱钱财成癖，成为同晋朝的和峤一样有才能、有作为，而又贪婪吝啬的人。"门客问："凤阁侍郎李昭德，可以称得上名相吗？"浮休子回答说："李德昭志向大而才能小，气派大而智慧浅，凭借权力控制形势，扼制关键来压人。刚愎自用有余，谦虚宽厚不足，不是处事的正路，将来必然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又问："洛阳令来俊臣，相貌俊美，气派雍容，是个赤胆忠心的忠臣吗？"回答说："来俊臣表面善良，喜欢冒险而缺少道德，巧言辩解似乎是有智慧，巧言奉承似乎是有忠心，破坏颠覆国家，诬蔑陷害忠良，是一个像汪充一样狠毒的人，他像蜜蜂和蝎子一样毒害人，最后必被人所害。"后来来俊臣当了太仆卿，被杀死在西市。又问："武三思可以称为名王吗？"回答说："武三思凭借他是皇亲国戚，职位竟超过了三公，表面谦和恭敬，内心极为残忍，外表公正耿直，内心隐藏阴谋，利用法律报私仇，凭借王权而害人，后来被封为德靖王，是个想篡夺皇位的奸贼，不会得好死。"后来果然被节愍太子所杀死。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忠心，处事正直，称得上是当代的名臣了吧？"回答说："魏元忠文武才能都缺乏，声名和实际都没有。外表忠贞刚强，内心趋炎附势，当面折辱张食其的奸党，勇敢得像熊罴，谄媚奉迎武士开之流，胆小得像一条狗，又像老鼠一样迟疑不定，像毒蛇和蜥蜴一样肆毒害人，扰乱朝廷，败坏政治的就是这个人。他追随武三思，排斥李姓五王家族。以我的推测，他最终不会有好结果。"果然他获罪被长期流放到思州，忧，憎恨别人升官，他喜欢写文章，憎恨别人文章写得好；他贪财，憎恨别人得到财物。就像古时候有个女王，喜欢美食，禁止别人吃肉；喜欢打扮，不要别人穿好衣服；喜欢放纵淫欲，憎恨别人欣赏音乐美色。这女王和李峤是一类人物。"又问："司刑卿徐有功怎么样？"回答说："是个正直的有功之臣，明智而有胆略，刚强并且能决断。即使是处在衰落和不顺利的时候，也不偷机取巧，奉承上司以求得好处，处在政局变动，社会动乱的时期，也不会丧失立场以求得保全自己。来俊臣罗织罪名，因为他有功而没有攻击他，袁智弘陷害忠良，因为他功高而没有敢涉及他。他踩着老虎尾巴而不惊惧，碰到龙的鳞片也不害怕，如同凤凰峙立在乌鸦群中，因为正大光明而免受其害，犬如豹子混杂的豺狼之中，因为忠诚而使敌人躲避。如果是赶上太平年代，那么张释之和于定国能够相提并论吗？"又问："司农卿赵履温怎么样？"回答说："赵履温没有才能，眼睛不识文字，外貌谦恭而本性狠毒，智慧少而阴谋大，边走边停像猪狗一样胆小而又贪婪。就像早晨的羊被诱骗出栏，不知道将要被宰杀，又像夜蛾扑向灯烛，不知道将要被烧死，脑袋寄存在脖子上，时间会长吗？"后来赵履温追随韦后叛乱，被诛杀三族。又问："郑愔作选部侍郎怎样？"回答说："郑愔是个猖狂狡猾的小人，缺少才能和道德，像狐狸一样蹲在贵族身旁，像野鸡一样拜伏在当权者的门下，前面奉承来俊臣，背后投靠张易，卑躬屈膝在武三思的身下，谄媚屈伏在安乐公主家中。就像鸋鳷，栖息在芦苇丛中，又像魦鲿游在开水锅里。没有不凡的气度，终究是个平常的小人，靠这点本钱和本事钻营，只能求得一死。"后来果然因为谋反而被诛杀。

李峤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见参谋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记名。项有刀痕。问之。对曰："某昔为番官，曾事特进李峤。峤奖某聪明，每有诗什，皆令收掌。常熟视谓之曰："汝甚聪明，然命薄。少官禄，年至六十已上，方有两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过否。尔后轗轲，不得觅身名。胡至三十，忽遇孙（"孙"原作"张"，据本书卷一六三孙轗条改）佺北征，便随入军。军败，贼刃颈不断。于积尸中卧，经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后，每忆李公之言，更不敢觅官。于寺中洒扫，展转至六十。因至盐州，于刺史郭某家为客。有日者见之，谓刺史曰："此人有官禄，今合举荐，前十月当得官。刺史曰："此边远下州，某无公望，岂敢辄荐举人？"俄属有恩赦，今天下刺史各举一人。某年五月，郭举此人有兵谋。至十月，策问及第，得东宫卫佐官，仍参谋范阳军事。（出《定命录》）

【译文】

御史裴周因公事来到幽州，会见了一个参谋姓胡，他自己说是易州人，记不住名字了。胡参谋的脖子上有刀疤，裴周问他是怎么回事。胡参谋说："我当年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曾经在特进李峤的手下做事。李峤夸奖我聪明，每当有诗作都叫我整理保存。他经常看着我说，你很聪明，然而命薄，缺少官禄。一直到六十岁以后，才能当两任官。三十岁的时候，有一场很大的灾难，不知道能不能躲过去。以后坎坷不得志，不要勉强去谋求功名。"胡参谋到了三十岁那年，孙佺北征，他参军一同北征。北征军战败，他被贼兵一刀砍在脖子上，但脖颈没断。他躺在尸体当中，过了一夜，活了过来。从此以后，他牢记李峤的话，再也不敢谋求官职，在庙里洒水扫地。岁月流逝一直到了六十岁，他来到盐州，在郭刺史家作门客。有个算命的见了他，对刺史说："此人有官运，今年应该推荐他，十月份以前能当官。"刺史说："这里是边远不被重视的州，我也没有升官的希望，还敢推荐举人？"不久皇帝发下公文，叫全国的刺史每人荐举一人。郭刺史五月份推荐他，说他有行军打仗的谋略。到十月份，他参加政事和经文的考试被录取，初任命为东宫卫佐官，仍然参与参谋范阳的军事。

郑杲

唐圣历中，侍郎郑杲注韩思复太常博士，元希声京兆府士曹参军，尝谓人曰："今年当选，得韩元二子，是吏部不负朝廷矣。"（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圣历年间，侍郎郑杲推荐思复为太常博士，元希声为京兆府士曹参军。他对别人说："今年选拔官吏，得到韩、元两个人，是吏部没有辜负朝廷的表现。"

卢从愿

唐景云中，卢从愿为侍郎。杜暹自婺（"婺"原作"虢"，据本书一八六杜暹条改）州参军注郑县尉，后为户部尚书。卢自益州长史入朝，杜立于上。乃曰："选人定如何？"卢曰："亦由仆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景云年间，卢从愿担任侍郎，考核推荐杜暹从婺州参军改任郑县尉，后来又改任户部尚书。卢从愿自益州长史调入中央，现在杜暹的官职超过了他。杜暹问卢从愿："选拔官员如何确定？"卢从愿说："由我来品评鉴别，所以使你得以迈开千里马的步伐。"

裴宽

尚书裴宽罢郡西归，沂流停午，因维舟暂驻。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故弊，因命与语，大奇之，遂为知心，曰："以君才识，必自富贵，何贫也？"举一船钱帛奴婢贶之，客亦不让所惠。语讫上船，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张徐州（"州"下原有"人"字，据幽闲鼓吹删）也。（出《幽闲鼓吹》）

【译文】

尚书裴宽从郡西辞职归来，逆着河水行驶到中午，停下来休息。他看见一个人坐在树下，衣服很破旧。他走过去与这个人说话，心中非常惊奇，于是和这个人交了知心朋友，对这个人说："以你的才学，必然得到富贵，为什么仍然很贫穷呢？"然后将一条船上的钱财和奴婢都赠送给了这个人，这个人也不推辞。说完话裴宽上船，脚步慢慢的，那人就鞭打他。裴宽更加惊奇，这个人就是张徐州。

韦诜

润州刺史韦诜，自以族望清华，尝求子婿，虽门地贵盛，声名籍甚者，诜悉以为不可。遇岁除日，闲无事，妻孥登城眺览，见数人方于园圃有所瘗。诜异之，召吏指其所，使访求焉。吏还白曰："所见乃参军裴宽所居也，令与宽俱来。"诜诘其由，宽曰："某常自戒，义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遗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于家童瘗于后园，以全其所守。不谓太守见之。"诜因降阶曰："某有息女，愿授君子。"裴拜谢而去，归谓其妻曰："尝求佳婿，今果得之。"妻问其谁，即向之城上所见瘗物者。明日复召来，韦氏举家视其帘下。宽衣碧衫，瘦而长（旧制。八品已下衣碧）。入门，其家大噱，呼为鹳鹊。诜妻涕泣于帷下。既退，诜谓其妻曰："爱其女，当令作贤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诜竟以女妻之，而韦氏与宽偕老。其福寿贵盛，亲族莫有比焉。故开元天宝，推名家旧望，以宽为称首。（出《明皇杂录》）

【译文】

润州刺史韦诜，自己认为是有声名的世家豪族，他挑选女婿，虽然有一些门第显要的人，可是韦诜都认为不行。等到过年这一天，闲着没事，他和妻子儿女登上城楼观赏眺望风景。忽然看见远处有几个人在一个园圃里掩埋什么东西。韦诜觉得很奇怪，便叫来一个差人，指着那个地方，叫他去看一看。差人回来说："看到的地方是参军裴宽的住宅。"韦诜叫他把裴宽找来，问裴宽在干什么。裴宽说："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接受贿赂而败坏家风。今天有人送来一只鹿，放下以后就走了。我不能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和仆人将它埋在后面的园圃里，以便坚持自己的原则，没想到让刺史看到了。"韦诜放下架子对裴宽说："我有个亲生女儿，想要许配给你。"裴宽拜谢后走了。韦诜回去对妻子说："总想挑选一个好女婿，今天果然找到了。"妻子问他是谁，他告诉妻子就是今天在城上看到埋东西的那个人。第二天又把裴宽找来，全家人在门帘后面观看，见裴宽穿着八品以下官员的服饰，又瘦又高，进了门以后，全家人一齐大笑，称裴宽是鹳鹊。韦诜的妻子在帷幕后面哭了。裴宽走了以后，韦诜对妻子说："爱护女儿，就应该让他作德才兼备的大官的妻子，难道要找一个漂亮的奴才吗？"韦诜将女儿嫁给了裴宽。而他的女儿韦氏果然和裴宽白头偕老，福寿尊贵，亲戚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所以开元天宝年间，推选名家望族，裴宽被排在第一位。

裴谈

苏颋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颋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出《广人物志》）

【译文】

苏颋五岁时，裴谈来拜访他的父亲。正好苏颋在旁边，便叫他试着背诵庾信的《枯树赋》。快要背到文章的末尾了，苏颋为了尊重裴谈，避开谈字，将"谈"字念成个"任"字。朗诵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裴谈惊叹很久，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卷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

姚元崇　卢齐卿　薛季昶　元怀景　张九龄　王丘　杨穆弟兄　李丹　郑絪 苗夫人　杜鸿渐　杜佑　梁肃　吕温　顾和　刘禹锡　韩愈　顾况　于邵 李德裕　韦岫　知人僧　蔡荆　亚子

姚元崇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吾不叶，爨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后，以吾尝同僚，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姚既殁，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出《明皇杂录》）

【译文】

姚元崇和张说同时为皇帝的辅政大臣，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多次互相伤害，张说尤其讨厌姚元崇，姚元崇病重，告诫几个儿子说："张丞相与我不和，矛盾很深，然而这个人生活浑霍浪费，尤其喜欢服用和玩赏的东西，我死以后，他以同事的身份，必然前来吊唁，你们多拿一些我平生喜欢的东西，如饰有珍宝的带子和各种宝器，陈列到帐前。如果他不看这些东西，你们要迅速安排家里的事情，全家人都会遭到他的迫害，如果他注意这些东西，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将他喜欢的东西送给他，然后请他撰写我墓碑的碑文。得到他写的碑文以后，立即就上报给皇帝，并先将石料准备好备用，尽快镌刻，并告诉张说已经经过皇帝同意。"姚元崇死后，张说果然来了，他非常注意姚元崇的三四件宝器，姚元崇的儿子完全按父亲嘱咐的做了。几天以后张说送来了写好的碑文，叙述姚元崇的生平，很详细，文章写得非常好，大致的意思是称赞姚元崇像撑天的八根柱子之一，应该列在高超明智的贤人行列中，虽然岁月流逝一切成为过去，但他的教化政绩功劳永存。几天以后，张说果然又派使者来索要碑文，说是词句没有考虑周密，想要拿回去修改。姚元崇的儿子引导使者去观看已经刻制完成的石碑，并告诉已经上报给了皇帝，使者回去向张说作了报告。张说悔恨地拍着胸说："死了的姚元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我今天才知道自己的才能同姚元崇相比，还差得远呢！"

卢齐卿

卢齐卿开元初为幽州刺史。时张守圭为果毅，齐卿特相礼接。谓曰："十年内知节度。"果如其言。（出《谭宾录》）

【译文】

卢齐卿开元初年为幽州刺史，张守圭来担任果毅将军。卢齐卿特意去迎接他，并对他说："你十年之内升任节度使。"果然同他说的一样。

薛季昶

左相陈希烈初进士及第，曾与人制碑文。其人则天时破家，因搜家资，见其文，以为与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陈于府，见河南尹薛季昶，陈神色无惧，自辩其事百余言。薛尹观而奇之，便引上厅。谓之曰："公当位极台铉，老夫当以子孙见托耳。"后陈位果至丞相。（出《定命录》）

【译文】

左丞相陈希烈当初刚刚被录取为进士时，曾经给别人撰写了一篇碑文。这个人在武则天时候获罪被抄家，发现了那篇碑文的手稿，以为他与造反的人是同党。办案人员便将陈希烈抓到衙门来见河南尹薛季昶。陈希烈丝毫也没有害怕的神色，自己为自己辩护讲了一百多句话。薛季昶见了非常惊奇，便将他请上厅来，对他说："你将来能当丞相，我要把子孙托付给你。"后来陈希烈果然当上了丞相。

元怀景

燕公说之少也，元怀景知其必贵，嫁女与之。后张至宰相，其男女数人婚姻荣盛，男尚公主，女为三品夫人。（出《定命录》）

【译文】

燕公张九龄年少时，元怀景知道他将来必然位高显贵，把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张九龄做了宰相，几个儿女的婚姻都很荣耀，男儿作公主的女婿，女儿为三品夫人。

张九龄

开元二十一年，安禄山自范阳入奏。张九龄谓同列曰："乱幽州者，是胡也。"其后从张守圭失利，九龄判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犹戮宫嫔。守圭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请斩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龄执谘请诛之。玄宗曰："岂以王夷甫识不勒也。"后至蜀，追恨不从九龄言，命使酹于墓。（出《感定录》）

【译文】

唐朝开元二十一年，安禄山从范阳来京城朝见皇帝，张九龄对别的官员说："扰乱幽州的人，就是这个北方的胡人。"后来在张守圭手下打了败仗，张九龄在送给皇帝的公文上写到："司马穰苴带兵出征，必然诛杀庄贾，孙武发布命令，也要杀戮宫中的嫔妃。若要使张守圭的军令严明，安禄山的死罪不能免，请杀了安禄山。"玄宗皇帝爱惜安禄山作战勇猛，命令免去安禄山的官职，继续留用。张九龄坚持请求杀了安禄山，玄宗皇帝说："怎么能以王夷甫识别石勒的例子来看待这件事？"后来玄宗皇帝逃到蜀郡，后悔没有听从张九龄的话，派人到张九龄的墓前祭奠他。

王丘

开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阴县尉孙逖，进士王冷然，不数年皆掌纶诰。侍郎崔琳收残选人裴敦复、于特卿、卢恺等十数人，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开元八年，侍郎王丘选拔推荐了山阴县尉孙逖和进士王冷然。没过几年，他俩担任了为皇帝起草文件的重要职务。侍郎崔琳选拔推荐了裴敦复、于特卿、卢恺等十多个人，全都进入中央机关。众人都认为他们两人有识别人才的能力。

杨穆弟兄

贞元中，杨氏、穆氏弟兄，人物气概，不相上下。或云："杨氏弟兄。宾客皆同；穆氏弟兄，宾客皆殊。以此优劣。穆氏弟兄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仁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贞元年间，杨家弟兄和穆家弟兄的人物气质都差不多。有人说："杨家兄弟个个相同，穆家弟兄，每个人都不一样。"按照优劣的顺序是：穆赞、穆质、穆员、穆赏。人们说："穆赞脱俗而又有风度，可以比作奶酪；穆质貌美并且仁义，可以比作酥油；穆员可以比作美酒；穆赏可以比作乳腐。"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萧复处士寄家楚州白田。闻丹之义，来谒之。且无佣保，棹小舟，唯领一卯岁女僮。时方寒，衣复单弊，女僮尤甚。坐于客次，女僮门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处士。"复即芒爨而入，丹揖之坐，略话平素。复忽悟足礼之阙，矍然。乃启（"启"原作"起"，据陈校本改）丹曰："某为饥冻所迫，高堂慈母处分，令入关投亲知。无奴仆，有一小女僮，便令将随参谒。朝至此，僮騃恐惧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脱，唯惶悚而已。"丹曰："靴与履，皆一时之礼。古者解袜登席，即徒跣以为礼。靴，胡服也，始自赵武灵王，又有何典据？此不足介君子怀，但请述所求意。"遂留从容，复颐旨趋。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领重事。"于是遣使于白田，馈遗复母甚厚。又饯复以匹马束帛，复后竟为相。（出《乾鐉子》）

【译文】

郎中李丹调到濠州当刺史，有个叫萧复的读书人将家迁到楚州开荒种田，他听说李丹非常仁义，便前去拜见李丹。他没有雇工，自己划着一条小船，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女仆。天气寒冷，衣服单薄，女仆在客厅里等候感到非常寒冷，便到门外去找火烤手，将萧复的靴子也带了出去。接待客人的官员忽然说："郎中怠慢先生了。"然后请他进去。萧复只好穿着草鞋走了进去，李丹与萧复相互行礼以后坐下谈话。萧复忽然想起自己光着脚有失礼节，非常惊慌尴尬，便对李丹说："我为饥饿寒冷所逼迫，在母亲的吩咐下，入关投靠亲友。我没有奴仆，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僮。"说着便叫人让女僮来参拜李丹，没想到女僮害怕官府，竟然自己跑了。萧复的靴子也不小心让女僮带走了，萧复显得非常狼狈。李丹说："穿靴子还是穿鞋，都只是一种礼节。古时候脱了袜子坐在席子上，以光脚作为一种讲礼貌的表示。靴子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服饰，据说是从赵武灵王的时代，人们才开始穿靴子，其实又有什么根据？这一点你不必介意，请你只管说出你来的意思。"并让萧复安心，遂留他住下来休息。李丹还对萧复说："你有做宰相的才能，将来必然担任重要的官职。"然后派人到萧复的家里，给萧复的母亲送去很多礼物，又为萧复设宴饯行，送给他马匹和布匹。后来萧复果然当了宰相。

郑絪

刘瞻之先，寒士也。十许岁，在郑絪左右主笔砚。十八九，絪为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岩峦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絪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左右曰："但向来刘景在后行二三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院，寝馔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辞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乃生瞻，及第作相。（出《芝田录》）

【译文】

刘瞻的父亲，当初是个贫穷的读书人。十岁的时候，他就在郑絪的身旁，管理笔墨砚台等书房用具。十八九岁的时候，郑絪当上了御史，前往荆部商山巡视，中途在亭子里休息。当时正是雨过天晴，俯瞰山水，山色非常秀美，泉水分外好看。郑絪坐了很久，起来走了五六里地说："如此美景，却没有作诗。就是观赏到天黑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又返回亭子，想要往亭子上题一首诗。他忽然发现亭子上已经题了一首绝句，墨迹还没有干。郑絪惊奇这首诗作得非常好，而当时南北方向又都没有行人。随行的人对郑絪说："刚才只有刘景走在后面，落后了二三里。"郑絪同刘景开玩笑说："莫非是你题的吗？"刘景行了礼说："实在是因为看见侍御您欣赏风景作诗所引起的，所以特意作了这首拙诗题在上面。"说完自我检讨又行了一个礼，郑絪赞叹很久才离开。这次巡视回到了京城，郑絪对自己的后辈郑涵、郑瀚等人说："刘景将来是个出奇的人才，文学上必然有超人的成就，从今以后让他和你们共同上学院读书，住宿吃饭的标准和你们一样。我也再不把他当作仆人指使。"三年以后，刘景所做的文章词汇十分出色，经过科举考试被录取，郑絪推荐他当上了辟法寺学省清级。刘景所生的儿子就是刘瞻，长大了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成名，最后当了宰相。

苗夫人

张延赏累代台铉。母宴宾客，选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晋卿之女也。夫人有鉴，甚别英锐，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以比俦。"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以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悔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于众，多视之（明抄本"其于众多视之"作"其余贱视"），悒快而不能制遏也。张氏垂泣而言曰："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良时胜境，何忍虚掷乎？"韦乃告（"告"原作"武"，据明抄本改）辞东游。妻罄妆奁赠送。延赏喜其往也，赆（"赆"原作"尽"，据明抄本改）以七驮物。每之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赠妆奁及布囊书策而已。延赏莫之测也。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独居其上。圣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以代延赏。乃改易姓名，以书作韩，以皋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驾。因以为名），有人特报延赏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苗夫人曰："若是韦皋，必韦郎也。"延赏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妇女之言，不足云尔（初，有巫昝妪者，每述祸崇，其言多中。常云：相公当直之神渐减，韦郎拥从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复再召）。苗夫人又曰："韦郎比虽贫贱，气凌霄汉。每以相公所谈，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来早入州，方知不误。延赏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独苗氏夫人无愧于韦郎。贤哉乎！贤哉乎！韦公侍奉外姑，过于布素之时。海内贵门，不敢忽于贫贱之婿。所以郭圆诗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谁少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出《云溪友议》）

【译文】

张延赏家几辈都是做大官的，他经常举行宴会招待客人，想要从客人中挑选一个女婿，可是没有他满意的。他的妻子苗氏是太宰苗晋卿的女儿，她有识别人才的能力，挑选了秀才韦皋。她说："韦皋将来的尊贵，无人能比。"于是将女儿嫁给了韦皋。过二三年，因为韦皋性格清高，不拘小节，张延赏有点后悔，以至于对韦皋非常无礼，家中的奴婢们也逐渐瞧不起他。只有苗夫人对他一直很好，其他人对他都不好，他心中的愁闷和气愤不能控制。妻子张氏哭着说："韦皋是个七尺男儿，又文武全才，怎么能长期呆在我们家中，让家里人和奴婢瞧不起。大好年华，怎么能够虚度？"韦皋向张延赏家里的人告辞，独自准备东游，妻子张氏将自己的嫁妆首饰全都送给了他。张延赏对于他的出走很是高兴，送给他用七匹马所驮的物品。每到一个驿站，他就叫一匹马驮着物品返回家中，经过七个驿站，所送的物品，又全回到家中，韦氏所带的东西，只剩下妻子所送的首饰和一个口袋以及一些书籍。这些是张延赏所不知道的。后来韦皋代理陇右军事，同德宗皇帝巡视奉天。西面的功劳，以他立的最大。皇帝回到京城以后，皋以金吾将军的身份去镇守西川，以接替张延赏。这时韦皋改了姓名，将韦改作韩，皋改作翱，没有人敢叫他原来的姓名。他到了天回驿站，距离西川府城还有三十里。有人特意报告张延赏说："替换你的，是金吾将军韦皋，而不是韩翱。"苗夫人说："如果是韦皋，必然是女婿韦郎。"张延赏笑着说："天下同名同姓的人何其多，那个韦皋早已经死在水沟里了，怎么会来继承我的位置？女人说的话，不会准确。"苗夫人又说："韦皋虽然贫贱，但是英雄气概冲天。当时同你说话，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奉承话，因而可以看出，成事立功，必然是他。"第二天早上新官入城，才知道苗夫人说的没错。张延赏非常难堪，不敢抬头观看。他说："我不会识别人。"说完从城西门走了。凡是当初对韦皋无礼的奴婢，都被韦皋派人用棒子打死，扔到了蜀江中。只有苗夫人无愧于韦皋，真是有远见！韦皋对待岳母超过了当初没有当官的时候。从此全国当官有钱的人家，不敢轻视贫贱女婿。郭圆作了一首诗说："孔子从周又适秦，古来圣贤出风尘，可笑当日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

杜鸿渐

丞相杜鸿渐，世号知人。见马燧、李抱贞、卢新州杞、陆相贽、张丞相弘靖、李相蕃，皆云并为将相。既而尽然。许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出《嘉话录》）

【译文】

人们都认为丞相杜鸿渐有鉴别人才的本领，他见了马燧、李抱贞、卢新州的杞、陆贽、张弘靖、李蕃之后说："这些人都会成为大将军或宰相。"后来果然同他说的一样，许郭之辈，又怎么比得上他？

杜佑

太司徒杜公，见张相弘靖曰："必为宰相。"贵人多知人也如此。（出《嘉话录》）

【译文】

大司徒杜佑见到宰相张弘靖说："张弘靖将来必然成为宰相。"贵人大多像他这样会识别人才。

梁肃

唐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绛、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肃之门。居二岁，肃未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旦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等既去，复止绛、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言。（出《摭言》）

【译文】

唐朝的贞元年间，李元宾、韩愈、李绛、崔群同一年被录取为进士。他们四个人已经结交很长时间了，有一天他们四个人共同去拜访补阙梁肃。二年之内他们去了很多次都没有见到梁肃，每一次都是四个人一同去，梁肃感到很奇怪，有一天见了面，梁肃发现他们都以文学见长。他们在一起谈论结交朋友的事情，梁肃素来有辨别、鉴定人的官禄命运的能力。会见过后四个人要走，梁肃叫住李绛和崔群说："你们四个人都很有文学才能，将来都有很大的功名，然而你们两个能够当上最大的官，努力，努力！"后来两个人果然同他说的一样。

吕温

初，李绅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温。温谓员外郎齐照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期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出《云溪友议》）

【译文】

当初李绅被推荐去参加选拔官员的考试，他经常拿着自己所作的古风去向吕温请教。吕温对员外郎齐照和弟弟吕恭说："我看了李绅的文章，此人将来必然成为九卿和宰相那样的高官。"后来李绅果然当了宰相。李绅送给吕温看的两首诗是："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顾和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厌。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俱与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之谓："彼亲故泣，彼不亲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出《世说新书》）

【译文】

张玄之和顾敷是顾和的中表孙子，顾和知道两个人从小就很聪明，然而认为顾敷胜过张玄之，对顾敷比较偏向，对张玄之差一些。张玄之九岁，顾敷七岁这一年，顾和带着他俩上庙里去，观看佛祖涅巉，也就是死亡的画像。学生中有哭的有不哭的，顾和问两个孙子，这是为什么。张玄之说："感情深的就哭，感情不深的就不哭。"顾敷说："不是这样，修行比较深的，对于喜怒哀乐之事不动感情，淡然若忘的忘情者就不哭，不忘情者就哭。"

刘禹锡

刘禹锡曰：季龙挟弹弹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须"原作"虽"，据陈校本改）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大言童稚，不奇不惠，必非异器定矣。"（出《嘉话录》）

【译文】

刘禹锡说："季龙拿弹弓射人，他的父亲非常生气。他的母亲说，强壮的牛犊会撞破车前的辕木，好马会挣脱脖子上的皮套，然后才能负重物，行远路，儿童如果不淘气，没有出格的举动，将来必然不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才。"

韩愈

李贺以歌诗谒吏部韩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时送客出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插带，急命邀之。（出《云溪友议》，明抄本作出《幽闲鼓吹》）

【译文】

李贺给吏部韩愈拿出自己所作的诗歌，向韩愈请教，并以此作为结交韩愈的手段。当时韩愈分管国子博士，他将客人送走以后感到非常困倦，这时看门的人送来了李贺的诗歌。韩愈一边解带一边漫不经心地阅读，第一首诗《雁门太守行》写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韩愈急忙又把带子系上，命令立即将李贺请来。

顾况

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出《幽闲鼓吹》）

【译文】

尚书白居易当初去参加科举考试，刚到京城，便拿着自己所写的诗歌去拜见著作佐郎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诗稿上的名字，凝视着白居易说："长安米价很贵，居住并不容易。"然后打开诗稿，看到第一首诗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由得赞叹着说："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居住下来就容易了。"由此顾况开始向别人推荐宣扬白居易的才学，使白居易的名声传播开来。

于邵

于邵性孝悌，内行修洁，老而弥笃。初，樊泽尝举贤良方正，一见于京师，曰："将相之材也。"不五年，泽为节度使，崔元翰近五十，始举进士。邵异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诰命。"竟如其言。独孤绶举博学宏词，吏部考为第一，在中书，升甲科，人称允当。（出《谭宾录》）

【译文】

于邵非常尊敬他的哥哥，在家中的言行很检点注意，并且岁数越大越坚定。当初，樊泽被推荐为参加贤良方正科目的考试。于邵在京城一见到他便说："樊泽是担任大将和宰相的人才啊！"没有超过五年，樊泽就当上了节度使。崔元翰快到五十岁，才被推荐参加考取进士，于邵很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他为甲科进士第一名，并说："不出十年，崔元翰会掌管起草皇帝发布的公文。"结果同他说的一样。独孤绶被推荐参加博学宏词科举科目的考试，被吏部录取为第一名，并推荐他参加中书省主持的科举考试，人们认为录取得公正准确。

李德裕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国器重之，于是缙绅间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克日同过其第。时秋暮沉阴，涉旬霖沥。贺跋任（《剧谈录》"任"作"惎"）员外府罢，求官未遂，将欲出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以俟朝客，乃以他去对之。贺跋驻车留书，备述羁游之意。白览书曰："丈夫处穷达，当有时命。苟不才者，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得家畜饮馔，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门不接，纵使便居荣显，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贺跋回车，遂以杯盘同费。俄而所约朝客，联骑而至，阍（"阍"原作"间"，据明抄本改）者具陈与贺跋从容，无不惋愕而去（"去"原作"不"，据明抄本、许刻本改）。翌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祗接。既负吹嘘之意，甘从谴斥之罪。相国称欢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可以激劝浇薄。"不旬日，贺跋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窬三载，便秉钧衡。其后五镇藩方，再居廊庙。蹈义怀仁，始终一致。流芳传素，士林美之。大初中（明抄本"初中"作"中初"），边鄙不宁，吐蕃尤恣屈强。宣宗皇帝决于致讨，延英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遂为统帅，率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列阵于（明抄本作"平"）川，以生骑马数千匹，伏藏山谷。既而得于牒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帅，衣绯茸裘，系宝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镝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军斗将。白公诫兵士无得而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背"原作"皆"，据明抄本、许本改）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射，驰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箭，皆中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踣于鞍上，以手扶挟，如斗欧之状。蕃军但呼噪助之，于鞍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旅"原作"旋"，据明抄本改）无不奋勇。既而大战沙漠，虏阵瓦解，乘胜追奔，几及黑山之下。所获驼马辎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四三万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为唐土。宣宗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白公凯旋，与同列宰辅（"辅"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韬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有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出《剧谈录》）

【译文】

白敏中刚刚担任中令，人们都不熟悉他，没有知名度，只有宰相李德裕将他当作国家的栋梁之材。十分器重，于是官员们也都开始为他宣扬传播声名。然而白敏中没有钱，无法宴请同事和朋友。一天宰相给了他十万文钱，作为置办酒菜的费用，邀请了一部分中书省的官员和知名人士在约定的日期到他的家中作客。当时正是晚秋，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贺跋被免去了员外职务，还没有谋求到新的官职，准备出外游玩。他与白敏中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临行前牵着马到白敏中的门前告辞。看门人正等着接待宴请的客人，同贺跋对话，贺跋停下车马留下一封书信，信中叙述了要远游他乡的意思。白敏中看了信说："大丈夫身处逆境或者顺利发达，都是命运的安排。没有本事的人想要靠侥幸升官，不是求得进取的正道。怎么能用给牲畜吃的草料来招待英雄豪杰呢！从前考取进士的时候是好朋友，今日闭门不见，纵然就是当了大官，内心又怎能不感到羞愧。"立刻命令仆人去把贺跋追回来，两个人在家中喝酒，不一会儿，白敏中所邀请的客人一同骑着马来了，看门人告诉他们白敏中正在招待贺跋，这些人又是惊奇，又是惋惜地走了。第二天白敏中去宰相的家中拜见宰相，宰相询问昨天都有哪些官员前去作客。白敏中回答说客人没有去，有同年考中进士的朋友离开京城之前去告别，因为同情他的境遇，不忍抛弃，留下他喝了几杯酒，所以没有迎接招待前去作客的官员，辜负了宰相抬举自己的美意，甘愿受到宰相的责备。宰相李敏求称赞他说："这件事做得真有古人的风格，由此而提拔你们，可以改造浮薄的社会风气。"没过十天，贺跋从使下评事被任命为美官，白敏中由库部郎中改任翰林学士，又过了不到三年，白敏中便担负了评价选拔官员的重要职责，后来又五次出任镇守边关的重要官职。之后回到中央，始终按照仁义的标准行事，美好的声名四处传颂，赢得了上流知识界的赞誉。大初年间，边关很不安宁，藏族的首领不归顺朝廷，宣宗皇帝决定进行讨伐。皇帝询问宰相，得知是白敏中首先建议出兵的，便任命白敏中为征讨部队的统帅，率领边关各郡的兵马数万人，击鼓进军。敌人的首领率队在开阔的平地摆开阵势，白敏中派出骑兵几千人，埋伏在山谷中，抓到了敌人送信的士兵，于是又增派奇兵等敌人进入圈套。敌人的阵营中有一个头目，穿着红色的衣服，披着毛皮大衣，扎着镶着珠宝的腰带，骑着一匹神骏无比的白马。没等开战，他便四次骑马冲出阵前，向朝廷的军队挑衅，白敏中命令兵将不许随便应战。不一会儿，敌人指挥队伍距离白敏中的部队只有一百多步远。潞州兵马中有一员小将勇猛善于射箭，他骑马冲出队伍，弯弓连射两箭，全都射中敌人那个首领的脖子，小将跃马上前，抽出短剑将敌人首领刺死在马上。然后用手扶持着，厮打着，敌人仍然呐喊着为自己的首领助威。小将在马上将敌人的大衣和战袍脱下来，解下镶了珠宝的带子，夺了白马回归自己的队伍。兵将们受到鼓舞，全都奋勇向前。接着又和敌军在沙漠中展开大战，敌人被打败，朝廷的军队乘胜追击，队伍一直追到黑山脚下，所缴获的马匹和军用物资，多得无法统计。敌人被迫投降的有三四万人，过去被敌人侵占的地区，全都收复为大唐的国土。宣宗皇帝刚刚看到报捷的公文便说："我知道白敏中必然能消灭凶恶的敌人。"白敏中凯旋以后和共同为辅政大臣的几位官员给皇帝献词，白敏中所作的诗是："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宰相马植献诗说："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韬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宰相魏扶献的诗是："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宰相崔铉的诗是："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有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

韦岫

唐丞相卢携，大中初，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慧"。盖舌短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尚书岫加敬，谓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为大用乎？"尔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拔岫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不展分。所谓以貌失人者，其韦诸季乎？"（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丞相卢携在大中初年刚刚中进士的时候，因为相貌和风度都不出众，说话又吐字不清，将"携"读成"慧"，是因为舌头短的原因。韦家兄弟都轻视和侮辱他，只有尚书韦岫对他很尊重，他对兄弟说："卢携虽然人长得丑但是他的文章写的好。这个人如果按照他的文章来推测，将来必然有大的作为。"后来卢携果然通过考问政事和经义的测试，竟然进入中央担任重要职务，他奖励提拔韦岫为福建观察使。当初轻视侮辱卢携的韦家兄弟，都没有什么出息，所以说以貌取人的是韦家兄弟。

知人僧

唐令公韦昭度少贫窭，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太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恒器重之。（出《摭言》）

【译文】

唐朝的中书令韦昭度年轻的时候很贫穷，经常依赖去左街僧录向净光和尚求助，同和尚在一起吃斋粥。净光和尚有识别人才的本领，一直对他非常器重。

蔡荆

唐蔡荆尚书为天德军使，衙前有小将顾（"顾"原作"颜"，据明抄本改）彦朗、彦晖，知使院宅市买。荆有知人之鉴。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备酒馔于山亭，召二顾赐宴。荆俄亦即席，约令勿起。二顾惶惑，莫谕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他年愿以子孙相依。"因增其职级。洎黄寇犯阙，顾彦朗领本军，同立收复功，除东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请叔向为节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军府大事，皆谘谋焉。大顾薨（"薨"原作"梦"，据明抄本、陈校本、许刻本改），其弟彦晖嗣之，亦使相。（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的尚书蔡荆担任天德军使，他手下有两员小将顾彦朗和顾彦晖。蔡荆有辨别人才的能力，有一天，他让儿子蔡叔向在山上的亭子里摆上酒席，请两员小将来喝酒。过了一会儿，蔡荆亲自赶来入座喝酒，并且不让两员小将站起来，顾彦朗和顾彦晖非常惶恐和疑惑，不知道蔡荆是什么意思。蔡荆勉励他们两人说："你们弟兄都有封侯的相貌，要注意爱护自己，将来我要把子孙托付给你们。"过后蔡荆提升了他们的职务和级别。等到黄寇侵犯边关的时候，顾彦朗率领本部人马收复失地立了功，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蔡叔向兄弟去投靠顾彦朗。顾彦朗聘任蔡叔向为节度副使，并且以对待长辈的礼节来对待他，军中和府里的大事，都征求他的意见。顾彦朗死了以后，他的弟弟顾彦晖继承了哥哥的职位，仍然像哥哥一样对待蔡叔向。

亚子

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觐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其背曰："儿将来之国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鸂鶒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亚子"。（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唐的庄宗十一岁时跟随晋王讨伐王行瑜，每次命令他入关报捷。昭宗皇帝见了他惊奇地说："这个孩子的相貌奇特。"因此而拍着他的脊背说："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忘了忠于我们李家。"并且赏赐给他鸂鶒酒杯和翡翠盘。庄宗十三岁读《春秋》，就知道大概意思，他骑马射箭的技艺非常高超，并且心胸开阔，善于听从正确的意见，有度量，能容人，赶上十六国时的刘聪了。昭宗皇帝说："这个孩子可以仅次于他的父亲。"所以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亚子。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苌　袁安　严遵　李崇　魏先生　李义琛　蒋恒　王璥　李杰　裴子云 郭正一　张楚金　董行成　张鷟　张松寿　苏无名　赵涓　袁滋

李子苌

汉李子苌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槚为人，象囚人形，凿地为陷，以芦为郭，卧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动；囚冤侵夺，木囚动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邪？将天神之气动木囚也！（出《论衡》）

【译文】

汉朝的李子苌处理政务，想要知道关押在监狱里的罪犯的情况。他便将木头当作人，将木头刻成罪犯的形状，在地上挖一个坑作为监狱，用芦苇插成监狱的墙壁，然后将木人横放在里面。如果木人所代表的那个罪犯所判定的罪行正确，则木人不动。如果木人所代表的罪犯有冤屈，木人就会自动跃出来。不知道是罪犯的灵魂附在了木人身上，还是有神仙在操纵木人？

袁安

汉袁安为楚相。会楚王坐事，平相牵引，拘系（"系"字原阙，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者千余人。毒楚横暴，囚皆自诬。历三年而狱不决，坐掠幽而死者百余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辔而行。既到，决狱事，人人具录辞状，本非首谋，为王所引，应时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时甘两滂霈，岁大丰稔。（出《汝南先贤传》）

【译文】

汉朝的袁安是楚国的丞相，楚王获罪，牵连到其他的人，陆续抓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经受不住毒刑拷打，全都自己诬陷自己。经过了三年，也没有审理清楚这个案子，关押的人被拷打死一百多人。天降旱灾，几千里地看不到庄稼。袁安接受了审理此案的任务，他骑马赶往那里，到了以后立即审理案件。他让每个人如实陈述自己的情况，只要不是主谋，而是受到了楚王牵连的，立即释放，一天之内，保全了上千人的性命。这时久旱的天气下起了大雨，当年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

严遵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傍女子哭而声不哀。问之，亡夫遭烧死。遵敕吏舆尸到，令人守之曰："当有物往。"更日，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銕锥贯顶。考问，以淫杀夫。（出《益都耆旧传》）

【译文】

严遵是扬州刺史，八月份巡视部属时听到路旁有女子在哭，但声音并不悲哀。严遵询问那个女子，女子回答丈夫被火烧死了。严遵命令差人将尸体运来，派人守着。他说："会有东西来到尸体旁边。"第二天，有苍蝇聚集在尸体的头顶，严遵命令拨开头发查看，发现有一铁锥插在死者的头顶。经过拷问那个女子，知道这个女子同别人淫乱将自己的丈夫杀了。

李崇

北齐顿丘李崇，陈留公诞之子。高祖时，为兖州刺史。兖州比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槌鼓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时，除扬州刺史。崇明察审，奸邪惮之，号曰"卧虎"。（出《谈薮》）

【译文】

北齐时顿丘的李崇是陈留公陈诞的儿子。高祖皇帝时，他担任兖州刺史。兖州的土匪很多，李崇叫人在每一个村庄修建一座亭楼，楼上悬挂一面鼓。如果有土匪抢劫，那里的人们便使劲敲鼓。四周的村庄听到鼓声，立即敲一通鼓。远处的村子听到鼓声，也陆续敲一通鼓。倾刻之间，鼓声响彻百里，然后派出队伍，埋伏在险要的地方，没有一次不将土匪抓获的。各州设置鼓，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世宗皇帝的时候，李崇出任扬州刺史。他擅长调查处理案件，违法做坏事的人全都怕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卧虎"。

魏先生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书之外，详究乐章。隋初，出游关右。值太常考乐，议者未平，闻先生来，竞往谒问。先生乃取平陈乐器，与乐官林（明抄本"林"作"苏"）夔、蔡子元等，详其律度，然后金石丝竹，咸得其所，内致清商署焉。太乐官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复入仕，遂归梁宋，以琴酒为娱。及隋末兵兴，畅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乡曲，由是遂相来往。常论钟律，李密颇能。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气沮者新破败；目乱者无所主；心摇者神未定；语偷者思有谋于人。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救我欤？"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帅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李公曰："为吾辩析行藏，亦当由此而退。"先生曰："夫为帝王者，宠罗天地，仪范古今。外则日用而不知，中则岁功而自立。尧询四岳，举鲧而殛羽山，此乃出于无私；汉任三杰，纳良而围垓下，亦出于无私也。故凤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废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于时者，此帝王规模也。凡为将帅者，幕建太一旗，驱无战之师，伐有民之罪。乃凋戈既授，玉弩斯张，诚负羁之有言，那季良之犹在。所以务其宴犒，致逸待劳，修其屯田。观衅（"衅"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而动。遂使风生虎啸，不可抗其威，云起龙骧，不可攘其势。仲尼曰："我战则克，孟柯云：'夫谁与敌？'此将帅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动以机钤，公于国则为帅臣，私于己则曰乱盗。私于己者，必掠取财色，屠其城池。朱亥为前席之宾，樊哙为升堂之客。朝闻夕死，公孙终败于邑中；宁我负人，曹操岂兼于天下。是忘辇千金之贶，陈一饭之恩，有感谢之人，无怀归之众。且鲁史之诫曰度德，连山之文曰待时。尚欲谋于人，不能惠于己。天人厌乱，历数有归。时雨降而袄蕣除，太阳升而层冰释。引绳缚虎，难希飞兔之门，赴水持瓶，岂是安生之地？吾尝望气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杀取天下，吾家以勋德居人表。振臂一呼，众必响应。提兵时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质于时，诚所未忍。汝真竖儒，不足以计事。"遂绝魏生。因寓怀赋诗，为乡吏发觉，李公脱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阳，而南据洛口，连营百万，与王充争衡，首尾三年，终见败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归于唐。乃授司农之官。后复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盖文真之宗亲也。（出《甘泽谣》）

【译文】

魏先生出生在北周时代，家在宋国。他除了学习儒家经典之外，还精通音乐理论。隋朝初年，他旅行到了关右，正赶上太常寺考核选拔音乐人才，参加评论的官员意见不统一，他们听说魏先生来了，便去拜访请教。魏先生取出自己的标准乐器，与掌管音乐的乐官林夔和蔡子元等人详细判定音调，然后将钟磬、弦乐和竹制乐器的音调和音阶调整正确。太乐官准备了二百块丝织品送给他作为酬劳。魏先生不想当官，又回到家里，将喝酒和弹琴作为娱乐。等到隋朝末年，战争兴起的时候，杨玄感被打败，为他出谋划策的李密逃到雁门。他隐姓埋名，作了一名教书先生，魏先生和他同在一个村里。互相有了来往。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音乐，李密对音乐也有很高的造诣。魏先生同他开玩笑说："我看你神情沮丧，目光散乱，心中矛盾，说话吞吞吐吐。神情沮丧是因为刚刚被打败，目光散乱是因为无处投靠，心中矛盾是因为心神未定，说话吞吞吐吐是害怕别人知道你曾经给反叛出过主意。如今正在搜捕叛乱者的余党，你莫非不是个好人？"李密吃惊地跳了起来，握着魏先生的手说："你既然知道，难道不能救一救我吗？"魏先生说："你没有帝王的气概，也没有将帅的才智，只是个扰乱社会的草莽英雄"。李密说："我被你看破了身份来历，应当从此隐退。"魏先生说："能够成为帝王的人，心胸包罗天地，威严震慑古今，不注意生活中的琐碎事物，只知道推动时代发展和建立巩固政权。尧征求分管四方的诸侯四岳的意见，四岳推荐鲧去治水，而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被舜杀死在羽山，这些都是出于无私。汉朝任用了张良、萧和、韩信三杰，采纳他们的计策，将项羽围困消灭在垓下，也是因为出于无私。所以凤凰有利爪和尖嘴而不用作进攻的武器，麒麟有可以进攻的脚趾，然而永远也不使用。能够掌握命运，顺应时代潮流的人，才是帝王的气概。凡是作为将帅的人，帐幕前插着旗帜，率领军队维护社会安定，讨伐对百姓有罪的叛乱者。既然接受武器，掌握了兵权，担负起责任，象季良的威风，所以要爱护休整军队，以逸待劳，开荒种地养兵，根据敌人的动向调动部署军队，于是便可以操纵控制战争形势。就像虎啸风起，龙行云起一样，没有人能抵抗和夺取他的威风和气势。孔子说，我出战必胜。孟子说，谁是我的对手？这才是将帅之才呢！就是说忠诚而有才智，动以机钤，为公为国的人、才能成为将帅。而为私为己的人，只能称为叛逆和强盗。为个人利益的人，必然抢夺财物和美色，滥杀无辜。朱亥受人尊敬而被请到前席入座，樊哙因为勇猛而被请到堂上。主张早上知道了理，晚上死也无憾的公孙终败于邑中。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怎么能够兼并天下？是忘了人家千金之赠，想一饭之恩，才有感谢之人，无怀归之众。鲁史告诫说，要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连山的文章提倡要等待时机。为别人谋划造反，而对自己又没有什么好处。上天和百姓都反对战乱，朝代的更换是有规律的。就像天降大雨清除妖邪之气，太阳出来融化坚冰一样，拿着绳子去缚虎，不要希望会像绑兔子一样获得成功，拿着瓶子进入水中，怎么会是安全的地方。我曾经观察发现在汾晋一带，会有圣贤出现。如果你能去投靠效力，可以取得富贵。"李密提着衣服说："隋炀帝杀死父亲而取得天下，我以德行作人们的表率，振臂一呼，百姓必然响应，带兵征伐，有什么攻不下的城池。成功了得到江山，不成功也可以割据一方称王。委屈地呆在这里，实在无法忍受，你真是个书呆子，不足以共同商量大事。"从此李密和魏先生断绝了来往。因为他在住所的墙上题诗，被乡里的官员发现，李密向西逃走。他招兵买马，北靠黎阳，南据洛口，修建了无数的营寨。他与王允作战，前后一共打了三年，终于失败。这时他想起魏先生的话，便归顺了唐朝，被封为司农，后来他又在桃林发动叛乱。魏先生是个有高深学问和修养的人，没有记录他的名字和所作所为，他其实是魏徵的本家。

李义琛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贡金数百，至岐州遇盗。前后发使案问，无获贼者。太宗召诸御史目之，特命李义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暂劳卿推逐，必当获贼。"琛受命，施以密计，数日尽获贼矣。太宗喜，特加七阶，锡金二十两。（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太宗时，文成公主从西藏向皇帝进贡黄金数百万两，押运到岐州被盗贼劫去。先后派了几名官员，专程去进行调查，都没有抓住盗贼。太宗皇帝将各位御史召集到一起进行挑选，特意把李义琛叫到跟前说："你的神采气概俊秀出众，暂时有劳你去进行调查，一定能够将盗贼抓获。"李义琛接受命令以后，实施了巧妙的计策，数日之后将盗贼一网打尽。太宗皇帝很高兴，特意将李义琛的官阶提升了七级，并赏赐给他二十两金子。

蒋恒

贞观中，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州三卫杨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视乃有血痕，囚禁拷讯。真等苦毒，遂自诬。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至，总追店人十五已上集。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狱典密觇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语，即记之。明日复尔，其人又问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并是此人。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余并放散。问之具伏。云："与迪妻奸杀有实。"奏之，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贞观年间。卫州板桥旅店的店主张迪的妻子回娘家了。晚上有卫州城负责警卫工作的杨真等三名卫士前来住宿，五更天又早早出发了。夜里有人拿他们的刀把店主张迪杀了，然后又把刀放回刀鞘中，杨真等三人一点都没察觉。天亮以后，旅店里的人追上杨真三人，检查他们的刀上有血迹，便把他们三人抓起来拷打审讯。他们三人经受不住严酷的折磨，只好诬陷自己杀了人。皇帝对这个案件产生了怀疑，派御史蒋恒重新进行审理。蒋恒到了以后，店内十五个人已经赶集去了，剩下的人不够，并且已经分散，只留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店里。蒋恒命令傍晚将老太太放出去，派办案人员在后面跟踪观察。蒋恒说："老太太一出去，一定有一个人同老太太说话，你要调查记住这个人的姓名，不要走漏消息。"果然有一个人同老太太说话，办案人员查明并记了他的姓名。第二天老太太出去，这个人又问老太太，朝廷派来的官员怎样调查这个案件。连续三天，都是这个人，蒋恒召集了男女三百多人，从中把与老太太说话的那个人叫了出来，其余的人全都遣散。经过审问，这个人全都招供了，承认他与张迪的妻子通奸，所以把张迪杀了。蒋恒将审理结果上报，皇帝赏赐他丝织物二百段，并且提拔他为侍御史。

王璥

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诠，前妻子忠，璥其后母，遂私将潜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奉敕推诘峻急，其后母诈以领中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数宿，不知姓名，勒项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县尉王璥引就房内，推问不承。璥先令一人伏案褥下听之，令一人报云；长使唤，璥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璥至开门，案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出《朝野佥载》）

【译文】

贞观年间，左丞相李行廉的弟弟李行诠的儿子李忠同继母通奸，将继母偷偷藏了起来，然后谎称他的继母被皇帝叫进宫去了。李行廉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便向皇帝反映了这件事。长安县在皇帝的命令下追查得很急。李忠的继母假装被人用披巾勒住了脖子，躺在大街中间，长安县的办案人员询问她，她说有人假传皇帝的命令将她骗去，有一个穿紫衣服不知姓名的人留她住了几宿，又把她的脖子勒上，送到大街上。李忠心中惊慌，偷偷地去算卦，被官府的侦探发现，产生了怀疑，将他送到长安县衙门。县尉王璥将他叫到屋里审问，他什么也没承认。王璥事先叫一个人藏在床底下偷听，又安排另一个人来说："长使叫您。"王璥锁上门走了。李忠和他的继母互相约定说："千万不能承认。"并且秘密商量对策。王璥回来打开门，床底下的人也出来了。李忠和他的继母大吃一惊，只好全都招认，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李杰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觇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讯承伏，与寡妇私通，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出《国史异纂》）

【译文】

李杰担任河南尹，有个寡妇告状说她的儿子不孝顺。她的儿子不辩解，只是说："得罪了母亲，甘愿一死。"观察他不是个不孝顺的儿子，对寡妇说："你守寡，只有这一个儿子。今天告他，他罪该处死，你不会后悔吗？"寡妇说："儿子是个无赖，不顺从母亲，有什么可怜惜的！"李杰说："既然如此，你可以去买棺材，来收取你儿子的尸体。"然后派人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寡妇出去以后对一个道士说："事情办完了。"一会儿，寡妇买来棺材。李杰还希望她能回心转意，再三询问她，寡妇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道士站在门外，李杰秘密派人将他抓来，一经审问，他全都承认了。原来是道士和寡妇通奸，经常被她的儿子所制止，所以想要除掉她的儿子。李杰释放了寡妇的儿子，将道士和寡妇用棍子打死，一同装到了寡妇买来的棺材里。

裴子云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好奇策。部人王敬戍边，留牸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犊三十头。例十贯已上，敬还索牛。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并非汝牛生，总不肯还。敬忿之，投县陈牒。子云令送敬付狱禁，叫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疑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牸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是敬曰，此是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进默然。"云曰："五年养牛辛苦，与数头，余并还敬。一县服其精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擅长制订奇妙的计策。他所管辖地区的老百姓王敬当兵去守卫边疆，留下六头母牛寄养在舅舅李进家中。李进养牛五年，生下了三十头牛犊，每一头都价值十贯钱以上。王敬回来以后，要求李进归还牛。那六头母牛已经死了两头，李进只将剩下的四头老牛还给他，说剩下的牛不是他的牛所生的，总也不肯还给他。王敬气愤地到县衙告状，裴子云命令将王敬关押起来，并派人去传盗牛贼李进。李进既惊慌又害怕地来到县衙。裴子云训斥他说："盗贼带着你共同偷了三十头牛，藏在你们家里。"然后让他站在南墙根，将他的脑袋用布衫包上，再和盗贼对质。李进着急地说："三十头牛都是外甥的母牛所生的，实在不是偷来的。"裴子云说："如果是，立即还给他牛。"李进不说话了，裴子云说："养牛五年辛苦。给你留下几头，其它的全都还给王敬。"全县的人都佩服裴子云的案子断得明白。

郭正一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余十事。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笼头至街。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甚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出《朝野佥载》）

【译文】

中书舍人郭正一在朝廷的军队攻破平壤以后，得到了一名朝鲜婢女，名字叫玉素，长得异常美丽，郭正一叫她管理财物仓库。郭正一每天晚上要喝一碗粥，不是玉素煮的他不吃，玉素便在粥里放了毒药以后送给他，郭正一喝了粥以后有所察觉，着急地大喊："这个婢女想药死我"！然后要来解毒的药物土浆和甘草服下。过了好长时间才把毒性解了。这时再寻找婢女玉素已经不见了，并且丢失了十多件金银器物。将这件事上报以后，皇帝命令长安万年县捉拿。结果兴师动众，将刑侦人员的脊背都用鞭子打烂了，过了三天也没有抓到。刑事侦察人员的主帅魏昶有了新的办法，他在郭正一的奴仆中挑选出三个长得比较端正的，用布口袋把他们的脑袋罩上之后带到大街上。又抓了四个站岗的士兵，问他们在这十天以内，有什么人寻找过郭正一家。士兵说："有一个投降归顺的朝鲜人留下一封书信。"派人到郭正一家把养马的奴仆抓住，搜出那封信。打开后见上面写着："金城胡同里有一所空宅院。"再没有别的话，办案人员前往金城胡同搜查空宅院。来到一所宅院前，看见院门锁得很严密，他们将门锁砸开以后进去，婢女玉素和那个朝鲜人都在里面。经过拷问得知，女婢玉素是那个朝鲜人和养马人共同隐藏的。奉皇帝的命令，将他三人押到东市杀了。

张楚金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割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差使推光，款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佥曰：张楚金可，乃使之。楚金忧闷，仰卧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向日则见之。令唤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头伏罪。敕令决一百，然后斩之。赏楚金绢百匹。（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垂拱年间，武则天代行处理国政，兴起了一股编造罪名陷害别人的风气。湖州佐史江琛，剪下刺史裴光书写的公文上的字，拼凑成了表达新的意思的文章，伪装成同徐敬业一起谋反的书信向朝廷告状。朝廷派官员调查裴光，认为落款签名是裴光写的，但怀疑内容不像是裴光说的话。前后派了三名官名，都没有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武则天决定派一名擅于推理判断，一定能调查清楚的官员。大家都说张楚金能行。于是派张楚金去重新审理。张楚金去了以后心情忧虑烦闷，独自躺在西窗下的床上。太阳照了过来，他拿着那封伪造的书信对着阳光观看，发觉字和字之间有破绽，放平了则看不见，对着太阳则能看见。于是他将州府的官员召集到一起，让人拿来一盆水，命令江深把信扔到水里，信上的文字一个个分散开来。江琛磕头承认了罪行，武则天命令打江琛一百大板，然后将他杀了，赏赐给张楚金一百匹绢。

董行成

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见之，叱曰："个贼住！即下驴来，遂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缰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寻踪至，皆如其言。（出《朝野佥载》）

【译文】

怀州河内县的董行成能够看出谁是盗贼。有一个人在河阳老店，偷了一位旅客的驴和皮口袋。天快亮时，跑到怀州。董行成在街上看见了，喊到："盗贼站住！"盗贼下了驴，承认了偷驴的罪行。人们问董行成是如何知道的，董行成说："这人骑着驴走得非常快，又出了一身汗，不是走了很远的路。见了人就远远地躲开，证明他心虚害怕，根据这些就可以判定。"董行成将盗贼送到县衙，不一会儿，驴的主人顺着踪迹找来了，实际情况和董行成说的一样。

张鷟

张鷟为河阳县尉日，有构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粜仓栗。忱不认书，元乃坚执，不能定。鷟取吕元告牒，括两头，唯留一字，问："是汝书，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决五下。又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注曰"是"。去括，乃诈书也。元连项赤，叩头伏罪。又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告县。鷟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钱。鷟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鷟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之。人伏其能。（原阙出处，今见《朝野佥载》）

【译文】

张鷟当河阳县尉的时候，有一个陷害别人的人叫吕元，他伪造了一份仓督冯忱的文字材料，诬陷冯忱盗卖仓库的粮食。冯忱不承认是自己写的，而吕元是坚持说是冯忱写的，一时无法判定。张鷟取来吕元写的状子，压住两头，只露出来一个字，问吕元说："如果是你写的字，你就注上一个是字，如果不是，就注上一个非字。"吕元注了一个非字，打开一看正是吕元写的状子，一连判断了五次。张鷟又压上伪造的冯忱的文字材料，仅留下一个字，又问吕元，吕元注了一个是字。打开一看，正是伪造的文字材料，吕元连脖子都红了，磕头承认了罪行。还有一次，一个旅客的驴的缰绳断了，驴和鞍子一块丢了。这个人自己找了三天没找到，报告了县衙。张鷟追查的很紧迫，偷驴的人在晚上把驴放了出来，而将鞍子留下藏了起来，因为鞍子价值五千文钱。张鷟说："有驴就能找到鞍子。"命令将驴的笼头摘下来放掉，驴自动走向喂它的地方。张鷟命令搜查这户人家，从草垛底下找到了鞍子。人们都佩服张鷟的才能。

张松寿

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有劫杀。奉敕，日内须获贼，如违，所由科罪。寿至行劫处，寻踪绪。见一老婆于树下卖食。至，以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经三日，还以马送旧坐处。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语，即捉来。须臾，一人来问：明府若为推逐？即被布衫笼头，送县。一问具承，并赃并获。时人以为神明。（出《朝野佥载》）

【译文】

张松寿提任长安县令，昆明池旁发生了抢劫杀人案。张松寿接到命令，必须在限期内抓获罪犯，否则，有关人员治罪。张松寿来到案发地点。寻找线索。他看见附近树下有一个老太太在树下卖食品。张松寿叫随行人员用马将老太太驮到县衙，好酒好菜侍候。过了三天，又用马送回原来的地方。张松寿派了一名心腹人员，前去观察。如果发现有人和老太太说话，立即抓回来。过了一会，有一个人过来问老太太："县令怎样判断这个案子？"立即被抓住，用布衫罩上脑袋送到县衙。一经审问，这个人全都承了，人赃并获。人们都认为张松寿像神仙一样明察善断。

苏无名

天后时，赏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合，所直黄金千镒。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取之，尽为盗所将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相与请之至县。游徼白尉：得盗物者来矣。无名遽进至阶，尉迎问故。无名曰："吾湖州别驾也。入计在兹。"尉呼吏卒，何诬辱别驾？无名笑曰："君无怒吏卒，抑有由也。无名历官所在，擒奸擿伏有名。每偷，至无名前，无得过者。此辈应先闻，故将来，庶解围耳。"尉喜，请其方。无名曰："与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长史大悦。降阶执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赐吾命，请遂其由。"无名曰："请与君求见对玉阶，乃言之。"于是天后召之，谓曰："卿得贼乎？"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十日耳。"天后许之。无名戒使卒：缓则相闻。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衣衰绖，相随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往视之，问伺者：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冢旁，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冢开，割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亦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贼既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毕，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伤也。向若陛下迫促府县，此（此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天后曰："善。"赐金帛，加秩二等。（出《纪闻》）

【译文】

天后武则天代行处理朝政的时候，赏赐太平公主金银珠宝整整装满了两个盛食物的盒子，价值黄金几万两。太平公主收藏起来，一年以后再去取，全部被盗贼偷走了。太平公主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十分生气，把洛州的长史找来说："三天之内，抓不住盗贼，就将你治罪。"长史很害怕，对所管辖两个县主管侦破刑事案的官员县尉说："两天之内抓不住盗贼，就把你们处死。"县尉对手下的刑事侦察人员说："一天之内就必须抓住盗贼，抓不到，先处死你们。"衙役和侦探都很害怕，但是找不到破案的办法。他们在街上遇到了湖州别驾苏无名，大家把他请到县衙。侦探对县尉说："找来偷东西的盗贼了。"苏无名快步走到台阶下，县尉迎上问这是怎么回事，苏无名说："我是湖州别驾，同他们在这里商量计策。"县尉训斥手下人说："为什么诬蔑别驾？"苏无名笑着说："您不要怪罪他们，他们也是有原因的。我当官经历的地方，擒贼破案很有名。只要是小偷，在我面前没有能逃过去的。他们也有耳闻，所以把我请来。"县尉很高兴，向他请教破案的方法。苏无名说："我和你去州府，你可以先进去说明。"县尉同长史讲述了苏无名的情况，长使非常高兴，走下台阶握着苏无名的手说："今天遇到您，就等于赏赐给我一条性命，请您讲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办？"苏无名说："请你和我去求见天后，那时我将说明白。"于是他们请示以后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武则天问："你抓到盗贼了吗？"苏无名说："如果委派我去抓贼，必须取消限期，并且放宽对府县的催促，叫他们暂时不要追查。还要把两个县的刑事侦察人员全都归我指挥。我为陛下抓获盗贼，也不会超过几十天的时间。"武则天同意了。苏无名告诉刑侦人员放松追查，一个月以后，到了寒食节这一天。苏无名把刑侦人员全都召集起来，命令他们说："十五个人一伙，到东门和北门等候。如果看见有十多个回民，全都穿着丧服，一同出城往北邙山方向去，可以跟踪观察并派人告诉我。"这些人去等候，果然发现了一伙回族人。他们立刻派人报告苏无名。苏无名赶去以后问跟踪的人："这些回族人干了些什么？"跟踪观察的人说："回族人到了一座新坟之前，摆设供品进行祭奠。他们哭泣的声音并不显得悲伤，撤了祭物以后，他们围绕坟墓观看，互相笑着交换眼色。"苏无名高兴地说："可以动手了。"命令刑侦人员将这伙回族人全部逮捕。然后挖开那座坟墓，打看棺材一看，里面装的全是丢失的金银珠宝。报告武则天以后，武则天问苏无名："你为什么才智超过别人，能够抓住这伙盗贼？"苏无名回答说："我并不是有别的计策，只是会识别盗贼。我刚到京城那天，正遇上这伙回民人抬着棺材假装出葬，我观察认定他们是盗贼，但不知道他们把东西埋在什么地方。今年寒食节扫墓，我估计他们必然出城。跟踪他们，就可以找到埋东西的地方。盗贼祭奠时哭声不悲痛，说明墓中所埋的不是人。祭奠结束，他们围绕坟墓观看微笑，是高兴坟墓没有人动过。如果当初陛下您催促州府和县衙破案，这些盗贼着急害怕，必然会取出珍宝逃走。而我们不再追查，他们必然放松警惕，所以没有逃走。"天后武则天说："很正确！"奖励给他金子和布匹，并且增加两级俸禄。

赵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数十间，与东宫稍迫近，代宗深惊疑之。赵涓为巡使，令即讯。涓周立案验，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鞫明审，颇尽事情，代宗甚嘉赏焉。德宗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及典衢州，年老，韩滉奏请免其官。德宗见其名，谓宰相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日拜尚书左丞。（出《谭宾录》）

【译文】

永泰初年，皇宫中着火，烧毁了几十间房屋，因为失火的地点距离东宫很近，代宗皇帝对此感到非常怀疑。赵涓担任巡使，奉命进行调查。赵涓立案侦察，查明火灾原因是由于值班太监遗落的火种而引起的。调查推理的过程报告得十分详细，事实非常清楚。代宗皇帝对他很赞赏。德宗皇帝当时为东宫太子，非常感谢赵涓调查得详细明白。等到赵涓出任衢州刺史以后，年岁已高。韩滉请示皇帝想要免除他的官职。德宗皇帝见到请求公文上赵涓的名字问宰相："是不是永泰初年那个御史赵涓？"宰相回答说："是"。没过几天，皇帝任命赵涓为监察百官、权势极大的尚书左丞。

袁滋

李汧公勉镇凤翔，有属邑编甿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汉书武帝诏云：东岳见金，文有白麟神马之瑞。宜以黄金铸麟趾褭蹄金，以叶瑞徵。盖铸金象马蹄之状。其后民间多效之。）里民送于县署。公牒将置府庭。宰邑者喜获兹宝，欲自以为殊绩。虑公藏主守不严，因使实于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为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不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佥云：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掾与军吏数人，就鞠其案。于是获金里社，咸共证。宰邑者为众所挤，拥沮莫能自由。既而诘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词款具存，未穷隐用之所。令拘絷仆隶，胁以刑辟。或云藏于粪壤，或云投于水中。纷纭枉挠。结成，具司备狱，以案上闻。汧公览之亦怒。俄而因有宴，停杯语及斯事。列坐宾客，咸共谈谑。或云效齐人之攫，或云有杨震之癖。谈笑移时，以为胠箧穿窬，无足讶也。时袁相国滋亦在幕中，俯首略无词对。李公目之数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亲乎？"袁相曰："与之无素。"李公曰："闻彼之罪，何不乐甚乎？"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请相（相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公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言未了，当别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因俾移狱于府中案问。乃令阅瓮间，得二百五十余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存焉。遂于列肆索金，镕写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舁至县境。计其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疑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汧公叹伏无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后履历清途，至德宗朝为宰相。愚常闻金宝藏于土中，偶见者或变其质。东都敦化坊有麟德废观，殿悉皆颓毁。咸通中，毕诚相国，别令营造，建基址间，得巨瓮，皆贮白银。辇材者与工匠三四十人，当昼，惧为官中所取，遂辇材木盖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包裹而归。明旦开之，如坚土削成为银梃。所说与此正同。（原无出处，明抄本作出献二字，按见《剧谈录》卷上）

【译文】

汧公李勉镇守凤翔时，他所管辖的地区有一个编入户籍的普通农民，在田间锄草的时候，挖出了一大坛子马蹄形的金子。村子里的人把金子送到县衙，县衙用公文向州府报告，准备将金子送往州府。宰邑对挖出珍宝很高兴，准备作为自己的政绩向上级请功。他害怕金子在公家的仓库里不安全，便存放在自己家里。过了一宿，他和其他官员重新打开观看，金子全都变成了土块。一坛金子出土时，乡里的官员、里正都去观看检验，如今突然发生变化，没有不吃惊的。他们上告到主管官员那里，人们议论是有人用奸计将金子换走了。于是上级派理曹掾带了一部分士兵来审问处理这个案子。挖出金子的乡里的里正共同为这件事作证，宰邑受到众人的谴责，沮丧地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反复的询问和污辱，只好承认自己偷换了金子，并且在供词上签了里了，有的说扔到水里了，纷纷说自己冤枉。审理结束，将这些人关到监狱，然后将审理结果上报。汧公李勉看了报告后很生气，过了一会他去赴宴，喝酒的时候说到了这件事。在坐的宾客，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谈的话题，有的说宰邑是效仿齐人的贪婪，有人说他也许有杨震的癖好，说笑了很长时间，都以为这只是个跳墙撬锁的一般性案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当时相国袁滋也在场，他低着头没有说话。汧公李勉用眼睛看了他几次以后对他说："宰邑同判官你是亲戚吗？"袁滋说："我和他没有关系。"李勉说："讲了他的罪状，你为什么不高兴？"袁滋说："我非常怀疑这件事没完，请您详细调查。"李勉说："偷换金子的事实非常清楚，如果说没完，是还有不同的看法，不是你无法调查清楚。"袁滋说："可以"，将这个案子移袁滋府中审理。袁滋检查收藏坛子的房间，得到了二百五十多个金子形状的土块。袁滋问最初挖到金子的人，认定这些土块的形状和数量同原来的金子一样。于是袁滋从市场上的各个商店里借来金子，熔化铸成土块一样大小的金块。铸造完成以后，只秤了其中的一半金子，就已经是三百斤了。袁滋询问是什么人把金子送到县衙的，回答是两个农夫，用竹扁担抬到县衙的。计算一下，仅是这些金子里的大部分，也不是两个人所能用扁担抬动的，袁滋明白了，金子在没有上路之前，就已经全部化成土块了。这下大家的疑虑都解除了，宰邑的冤案得到了澄清。汧公李勉对此表示赞叹和佩服，多次说自己的才智不如袁滋。袁滋从这件事以后，多次担任重要官职，正确处理了多起案件。到了德宗皇帝即位以后，他当上了宰相。经常听说金银珠宝埋在土里，偶然发现以后有可能会变成别的东西。东都的敦化胡同有一座废弃的道观麟德观，主要建筑已经倒塌毁坏。咸通年间，相国华諴命令在别的地方重新建造一座麟德观。在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坛子，里面装满了白银。运送建筑材料的人和工匠有三四十人，他们发现银子的时候正是白天，害怕被官员们没收，便用木材把银子盖上，以便等到天黑。当天夜里，这些人各自用衣服包上银子回家。天亮以后打开一看，全都变成了用坚实的土块削制成的银子形状的东西，所传说的故事和这个案件的情形一样。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韩滉　颜真卿　李景略　李夷简　孟简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赵和　刘崇龟 杀妻者　许宗裔　刘方遇

韩滉

韩滉在润州，夜与从事登万岁楼，方酣，置杯不悦。语左右曰："汝听妇人哭乎？当近何所？"或对在某桥某街。诘朝，命吏捕哭者讯之。信宿，狱不具。吏惧罪，守于尸侧。忽有大青蝇集其首。因发髻验之，果妇私于邻，醉其夫而钉杀之。吏以为神。因问，晋公云："吾察其哭声，疾而不惮，若强而惧者。王充论衡云：郑子产晨出，闻妇人之哭，拊仆之手而听。有间，使吏执而问之，即手杀其夫也。异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死于其所亲爱，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惧，知其奸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韩滉在润州，夜晚和从事登上万岁楼喝酒。正喝的畅快的时候，他忽然停下酒杯不喝了，对左右的人说："你们听到女人的哭声了吗？就在附近的某一个地方。"有人回答在某桥某街。第二天早上，韩滉命令刑事侦察人员把哭的人抓来审问，连续两天，被抓的妇女也没有招供。刑侦人员害怕韩滉怪罪，守在尸体旁边。忽然发现有大绿苍蝇聚集在死者的头顶，拨开头发检查，果然是这个妇女同邻居通奸，将丈夫灌醉以后，用钉子钉入丈夫的头顶，将丈夫害死。刑侦人员认为韩滉是神仙，询问韩滉。晋公韩滉说："我听她的哭声急促但不悲伤，像是因为害怕而勉强装出来的。王充在《论衡》里说，郑子产早晨出门，听到妇女的哭声。他抓住仆人的手仔细倾听，过了一会，派人将妇女抓来审问，果然是这个妇女杀死了丈夫，第二天，仆人间郑子产是如何知道的？郑子产说："死了自己所亲爱的人的正常表现是，知道丈夫有病了应该忧愁，丈夫快要死了的时候害怕，死了以后悲痛。这个女人的丈夫死了以后的哭声里充满恐惧，所以知道她必有奸情。

颜真卿

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立辩之。天久旱，及狱决乃雨。郡人呼御史雨。（出《传载》）

【译文】

鲁公颜真卿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去充当河西陇右军覆屯交兵使。五原那个地方有冤案，一直没能澄清平反，颜真卿极力调查了解。当地久旱无雨，等到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天空立即下起雨来。当地人称这场雨为"御史雨"。

李景略 李景略，凉州人，寓居河东，阖门读书。李怀光为朔方节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将张光者挟私杀妻，前后不能断。光富于财，货狱吏，不能劾讯得实情。以景略验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厉被发血身，膝行前谢而去。左右识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出《谭宾录》）

【译文】

李景略是凉州人，居住在河东闭门读书。李怀光出任朔方节度使，招聘他到署衙任职。五原有一个叫张光的副将把妻子杀了，前后几个办案人员都没能调查清楚。张光很有钱，收买办案人员不能秉公调查，所以得不到实情。派李景略去审理，张光才服罪。到了正午，有一个女鬼披散头发，浑身是血，跪着来到李景略面前拜谢后离去。左右认识张光妻子的人说，这女鬼正是张光的妻子。

李夷简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军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入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问之。"果朱泚使于朱滔者。（出《国史补》）

【译文】

宰相李夷简没有考中进士时是郑县县丞。泾原兵在京城哗变时，有一个送信的人骑着驴向东走得很急。李夷简对刺史说："听说京城有变化，这个信使一定不是朝廷派出来的，请把他抓住审问。"果然是叛军推举的首领朱泚派出来给他弟弟朱滔送信的。

孟简

故刑部李尚书逊为浙东观察使，性仁恤，抚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诸暨县尉包君者，秩满，居于县界，与一土豪百姓来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实，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困原作因，据明抄本改）惙。有人视者，皆曰：此状中盅。及问所从何来，乃因土豪献果，妻偶食之，遂得兹病。此家养盅，前后杀人已多矣。包君曰：为之奈何？曰：养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将夫人诣彼求乞。不然，即无计矣。包君乃当时雇船携往。仅百余里，逾宿方达。其土豪已知，唯（唯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恐其毒事露，愤怒彼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将祈之，其人已潜伏童仆十余，候包君到，靸履柱球杖，领徒而去。包未及语，诟骂叫呼，遂令拽之于地，以球杖击之数十，不胜其困。又令村妇二十余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验其病状，以头捽地，备极耻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殒。包君聊获余命。及却回，土豪乃疾棹到州，见李公诉之云："县尉包某倚恃前资，领妻至庄，罗织搅扰，以索钱物，不胜冤愤。"李公大怒，当时令人斋枷锁追。包君才到，妻尚未殓，方欲待事毕，至州论。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锁身领去。其日，观察判官独孤公卧于厅中睡次，梦一妇人，颜色惨沮，若有所诉者。捧一石砚以献，独孤公受之，意颇凄恻。及觉，因言于同院，皆异之。逡巡，包君到。李公令独孤即推鞠。寻甚辩对。包君所居，乃石砚村也。郎惊异良久，引包君入，问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诘其妻形貌年几，乃郎梦中所见。感愤之甚。不数日，土豪皆款伏。具狱过（过原作遇。据明抄本改。）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凭土豪之状。包君以倚恃前资，擅至百姓庄搅扰。决臂（明抄本臂作臀）杖十下。土豪以前当县官，罚二十功。从事宾客，无不陈说。郎亦力争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扬州闻之，奔波过浙江，见李公。涕泣论列其妹冤死之状。李公大怒，以为客唁，决脊杖二十，递于他界。自淮南无不称其冤异。郎自此托疾请罢。时孟尚书简任常州刺史。常与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为浙东观察使。乃先以帖，令录此土豪一门十余口。到才数日，李公尚未发，尽毙于州。厚以资币赠包君。数州之人闻者，莫不庆快矣。（出《逸史》）

【译文】

刑部尚书李逊曾经担任浙东观察使，他的性格仁慈，保护百姓利益，抑制官僚势力。原诸暨县尉包君的任期满了以后，居住在诸暨县边境附近。他与一个土豪有来往，这个土豪家里非常富有，每当有好吃的或新鲜水果，都送一些给包君。有一天，包君的妻子突然心腹发病，十分难受。别人看了以后都说是中了一种叫作盅的毒虫的毒，并问包君这毒是从哪里来的。包君回答说是因为土豪送来水果，妻子偶然吃了一点，就得了这种怪病。别人告诉包君，这个土豪家里养盅，已经害死过许多人了。包君问如今该怎么办？人们告诉他说："养这种毒虫的人，都会解毒的方法。如今你应该迅速把夫人送到土豪家去求救，否则就没有办法了。"包君当时就雇了一条船，带着妻子前往土豪家。他们家距离土豪家一百多里，过了一宿才到达。这时土豪已经知道他们要去，害怕自己养毒虫害人的事情泄漏，非常生气。包君的船到了以后，包君走上岸去，整理衣服正要去求救。土豪已经暗中埋伏了十多个仆人，等候包君的到来。土豪靸拉着，拿着木棍，来到船前。没等包君说话，这些人就开始大声叫骂，把包君拽倒在地，用棍子打了几十下。土豪又叫村里的二十多个妇女，上船把包君的妻子拉出来，查看了中毒的症状，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头往地上碰，百般折磨污辱，包君的妻子本来就瘦弱多病，并且怀有身孕，回到船上就死了。包君侥幸留下一条性命，还没有回到家里，土豪就坐快船赶到州府，向砚察使李逊告状，说包君倚仗从前当过县尉，带着妻子来到他的庄院，虚构罪名，扰乱闹事，诈取钱物，令他非常冤屈气愤。李逊非常生气，当时就派人带着枷锁去抓包君。包君刚刚回到家里。妻子的尸体还没有掩埋，准备办完丧事再去州府讲理。这时州里的差人忽然到了，给他戴上枷锁，将他押走。这一天，观察判官独孤在厅里打盹儿。梦见一个女人，神色悲伤凄惨，似乎要对他说什么，捧着一个石砚献给他。独孤接受了，心里对她很同情。不一会儿，包君被押到了，李逊让独孤来审理。独孤一问，包君所居住的地方正是石观村，独孤心中惊奇了很久。他把包君叫进屋里，仔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包君哭着将事情的经过说了。独孤问包君妻子的体形相貌和年龄，正是自己梦中所见到的女人，心中既感慨又愤怒。数日之后，土豪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独孤把审理报告拿给李逊看，李逊认为他判的不公正，只凭土豪的原状，改判包君倚仗以前的资历，擅自到老百姓家里闹事，打十棍。土豪以前当过县官，罚做二十天工。从事和幕僚等官员都为包君说话，独孤也极力为包君争辩，然而竟没有效果。包君妻子的哥哥在扬州听到判决结果，从远处赶来浙东求见李逊，哭着述说妹妹冤死的惨状。李逊大怒，认为他是来作说客，打了他脊背二十棍，将他赶出州界。淮南一带没有不认为这个案子断得冤枉奇怪的。独孤托病辞职了。当时尚书孟简任常州刺史，经常到浙东附近，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第二年，他接替李逊担任浙东观察使，便先送出名片，命令逮捕土豪一家十多口人。孟简到任以后没过几天，李逊还没有走，就把土豪一家十多口人处死了。他还赠送给包君许多钱物。几个州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不庆贺叫好的。

李德裕

李德裕出镇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隐用却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传领，文籍分明。众词皆指以新得替引隐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鞠成具狱，伏罪昭然。然未穷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费之，以无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宪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已来，空放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群众以某孤立，不杂洽辈流，欲乘此挤排之。"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咸（咸原作成，据唐语林改）遣坐兜子。下帘子毕，指挥（挥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门下（下学原阙，据唐语林补）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样（样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数辈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出《桂苑丛谈》）

【译文】

李德裕镇守浙右的时候，有一个甘露寺管事和尚未告状，说庙里的一些物品被前管事和尚隐藏使用了，还贪污了金子若干两。前几任管事和尚，全都有交接文书，记载得十分清楚明白，大家还以为是他这个新的管事给藏起来使用了。并且还说："我要管事时，准备接交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很明确，等到正式交接那一天，却不见金子。"于是立案审查，原来的和尚伏罪。事情很清楚，只是没有查清金子藏在什么地方，只好认定是那个和尚不守戒律花费了。和尚也无法申诉，只好等死。等到判决这一天，李德裕怀疑这个案子还没有十分清楚，便重新同那个原来的管事和尚谈话。和尚告诉他实情说："庙里的和尚愿意管事，前后那些管事的和尚，多年以来，凭空书写和公布金子的数字和帐目，其实没有金子，大家都孤立我，因为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就乘机排挤我。"和尚哭的很冤屈，李德裕怜悯地说："这固然是非难你。"他略微考虑一下又说："我有办法了。"他叫人准备只有坐位而没有轿厢的软轿数乘，命令把与此案有关系的和尚找来对证。让和尚都坐在轿子，放下帘子，相互无法看见。然后指挥部下拿来黄泥，让每一个和尚捏出各自经手交接过的金子的模型，以便作为证据。和尚们既然不知道金子的大小和形状，所以也就捏不成。李德裕很生气，命令起诉前几任管事和尚，这些和尚都一一认了罪。那个受排挤的和尚，得到了澄清昭雪。裴休 裴休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邑宰于曲阜者。土人垦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痹足，规口矩耳，朴素古丑，将蠹土壤者。既洗涤之后，磨垄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辩。兖州有书生姓鲁，能八体书字者，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虽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及辇致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得以言古矣，宝之犹钟玦郜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友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华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贡举，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弟子，出器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质。独刘舍人蜕以为非当时之物，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有原作不。据明抄本、许刻本、黄刻本改。）说乎？"紫微曰："某幼专丘明之书，具载小白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会第八盟。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反虞，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丘之役，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此乃近世之矫作也。裴公恍然而悟，命击碎，然后举爵尽饮而罢。（出《唐阙史》）

【译文】

裴休崇尚喜爱珍奇的古董。他负责管理皇帝的诏书的时候，他的一个表亲调任曲阜邑宰。当地农民开荒耕地的时候，挖出一件古代器物，名字叫做"盎"。这个盎的容积大约三斗，短脖鸟足，圆口方耳，古朴笨重。将上面的泥土洗掉以后，磨擦干净，在盎的腰部隐约显现出九个古篆字，曲阜的县令也不认识。兖州有个书生姓鲁，能用八种字体写字。将这个书生找来，拿出盎让他辨认。他说："这是大篆，不是现在仍然使用的字体，我曾经学过。这九个字是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对他说的话感到很惊奇，等到拿来篆体字的书籍来对照检验，觉得字迹的笔画相似。邑宰用车把盎送到河东裴休家里。裴休以为是春秋时代的器物，非常珍爱，视同国宝。他在修改皇帝的诏书以后的空闲时间，特意请感情比较深的亲戚朋友前来观赏，从此被人们称为京城里的至宝。后来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主管科举考试，学生中有人要求观赏他收藏的盎。有一天他摆酒宴，请来学生弟子到家里聚会，将盎拿出来摆在院子，大家围着鉴赏。只有中书舍人刘蜕认为不是春秋时的器物，而是近代伪造的赝品。裴休不高兴地说："有什么根据吗？"刘蜕说："我从前专门学习过历史文献，上面记载齐桓公小白九次召集各路诸侯，树立威信，定下霸主地位。葵丘这次聚会是第八次结盟。又据《礼经》记载，诸侯五月安葬桓公小白，结成同盟的各路诸侯到了，就开始进行埋葬，然后举行拜祭，拜祭以后是早晨和晚上哭丧，哭丧以后确定追封谥号。然而葵丘聚会确是齐桓公小白生前的事情，那时还没有得到谥号，所以这是一件近代伪造的赝品。"裴休恍然大悟，命令人把盎打碎，然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崔碣

崔碣任河南尹，惩奸剪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作乱，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仲息裔之属。妻常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四裔，竟无究其迹者。或曰：已戕于盗，帑其货矣。洛城有杨乾夫者善卜称。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财，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啕将去，即又勉之曰：阳鸟已晚，幸择良晨，清旭更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衷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夕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危之，次则役媒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籍所有，雄据厚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乐（明抄本乐作洛）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诏大憝就擒外，胁从其间者，宥而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而返，瘠瘁疥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其所。展转饥寒，循路哀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揖认，则诃杖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堪其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生贿赂已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辨奸，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丝未绝，洛尹改更，则衔血赍冤于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鞠吏，得以肆其毒于簧言。且曰：以狱讼旧政者，汉律在焉。则又裂膐，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流血，两目枯焉。时博陵公伊人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辔观风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鞠胥，同梏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鞠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瘗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冷，衣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拟诸。（《出唐阙史》）

【译文】

崔碣担任河南尹，他惩治坏人和恶霸势力，成为天下官员的榜样。有个贩卖货物的商人叫王可久，家庭非常富裕美满，每年在各地贩卖茶叶，经常赚很多钱回家。这一年，他又带了很多茶叶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销售。这一天，他乘船到了彭门，正赶上庞勋领兵叛乱，于是被阻隔在贼兵控制的地区，超过了预定的日期回家。他的妻子年轻貌美，没有兄弟子女和亲属。她几次花钱雇人到贼兵占领的地区四处寻找丈夫，都没有查访到王可久的踪迹。有的人回来说她丈夫已经被强盗杀死了，把钱和货物抢走了。洛城有个叫杨乾夫的人算卦很出名，王可久的妻子在一天早晨拿着一块细绢去找杨乾夫，请他推算丈夫的情况。杨乾夫对王可久家里的情况很清楚，并且对王可久的钱财很眼红，于是便想借此机会算计王可久的妻子。他拿出算卦用的蓍草为她占卜，结果出来以后，他对王可久的妻子说："你所担忧的莫非是你的丈夫吗？他已经死了很久了。卦象已经显示出他的坟墓，遇到强盗把他杀了。"王可久的妻子大声哭着要走，他又劝她说："太阳已经升的很高了，幸亏选择了早晨的好时辰来算卦。改日早晨你再来，我再为你重新算一遍。王可久的妻子很相信他，过了几天，又去算卦，仍然得到了上一次的卦象。杨乾夫说："神仙也真是奇怪，看来没有希望了。"并且告诉王可久的妻子说，只是悲伤不成礼仪。应该选择日期办理丧事，请和尚做法事，以保佑你丈夫在阴间平安。王可久的妻子又悲伤又惭愧，以为杨乾夫对她说的全是真诚关心的话，便把办理丧事的大小事情全都托付给杨乾夫。杨乾夫认真操办丧事，使王可久的妻子很满意。杨乾夫又对王可久的妻子说："夫人一个人很孤独，而家里又很有钱，当前正闹强盗，容易招灾，应该忘掉死去的丈夫早一点嫁人。"王可久的妻子起初不答应。杨乾夫就晚上扔石头吓唬她，白天说有强盗威胁她，或者是请媒人去诱骗她。王可久的妻子感激他助办理丧事的义气，便嫁给了他。杨乾夫实现了自己的计划，霸占王可久的全部家产。过了一个月，他又重操旧业，带着妻子搬到乐渠北边居住。第二年，徐州的战乱平息，天下没有了战争。皇帝发布命令，只把发动战乱的贼兵头领抓住法办，其余的胁从者不加追究，并且发给证明，释放回家。王可久空手而返，饥寒贫病，一路要饭，回到家里时，房屋已经换了主人。他询问妻子的下落，人们不知道，他遭受不了奔走饥寒的打击，在路上哭喊，有知道情况的人，告诉他妻子的新住址。他去找妻子和杨乾夫，站在门口，想要和妻子相认，杨乾夫骂他，污辱他，并且用棍子打他，他只好逃走。妻子非常惊奇，制止了杨乾夫的行为。王可久无法忍受冤屈，去官府告状。等到官府开始审理时，杨乾夫已经送上了贿赂。办案官员去他妻子那里取了证据，然后诬蔑王可久狂妄。河南尹正长厚不能辨别真伪善恶，给王可久加上了诬陷的罪名，将他打了一顿。王可久扶着别人的肩膀回去。他饱受冤屈，就要支持不下去了。也许他命不该绝，来了新任洛尹。王可久又去告状，仍然没有得到正确的判决。以前办案的官员对他百般污蔑，说："诬告前任官员，按照汉朝延续下来的法律，要车裂砍脚，发配远地，应该罚作苦役。"王可久哭得两眼流血，快要瞎了。这时博陵公崔碣退朝闲居在家，对王可久的冤情了解得很清楚。上天发了慈悲，行了方便，朝廷又启用崔碣为河南尹，办理案件的官员都很害怕他。王可久的案件又重新提了出来，崔碣决心澄清吏治，调查了解了三天以后，秘密到监狱里把王可久叫出来，然后命令突然逮捕杨乾夫全家，同原来审理案件的官员一同关进监狱。并且暗中命令王可久清点家产，贵重器物还剩下不少。原来审理案件官员收受贿赂的罪行也调查清楚了。崔碣命令对他们施加重刑，用棍子打前胸和后背，然后揪着头发把腿打断，全都埋在一个坑。又把他们的家产没收，送给王可久。当时天气很冷，阴云覆盖，重新判决这一天，突然日出天晴，满街是欢庆的人们。有的人激动地哭了。沉积的冤情和愤怒都在这一天得到了澄清和发泄。人们说："从古到今的官员，有谁能比得上博陵公崔碣！"

赵和

咸通初，有天水赵和者任江阴令，以片言折狱著声。犹是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考。至于疑似晦伪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时有楚州淮阴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货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甚博，备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不认。且以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宰邑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复诉于州。州不能理。东邻不胜其愤。远聆江阴善听讼者，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赵宰谓曰："县政地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地不得理，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计就矣，尔果不妄否？"则又曰："安敢诬。"赵曰："诚如是言，当为实法。乃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牒至淮壖，曰：（曰原作口，据明抄本改）有啸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恶相济者，在某处居，名姓形状，具以西邻指之，请梏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刀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还。然自恃无迹，未甚知惧。至则旅于庭下。赵厉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囚则朗叫泪随曰：稼穑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证词甚具，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则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幸多金宝锦彩，非农家所实蓄者，汝宜籍舍之产以辩之。"囚意稍解。遂详开所贮者，且不虞东邻之越讼也。乃言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等纳到者；绢若千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士贯，东邻赎契者；银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实。谓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谓讳东邻所赎八百千，遂引诉邻，令其偶证。于是惭惧失色，祈死厅前。赵令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实之于法。（出《唐阙史》）

【译文】

唐朝咸通初年，天水的赵和担任江阴县令。他平素以用非常简要的程序和语言判明复杂的案件出名，所以多次出任政务繁重的县的县令，全都因澄清了许多冤案而受到高度评价。不论什么复杂曲折的案件，他全能调查处理得清楚明白。当时楚州淮阴有个农民，他们村里的人都因为丰收有钱而去经商。他的东邻则购买了数百亩肥沃的田地。但是买地的钱不够，他便把庄园房产的契据抵押给西邻，借贷了一百万文钱。交付检验了契据，说明第二年带上本钱和利息去赎回契据。到了约定的日期，东邻果然因为买来的土地肥沃，收获了很高的利润。他带着钱去赎契据，先交纳了八十万文，并且验看了契约，准备第二天把钱交齐，换回契据。因为只隔一两宿，又是世交，所以东邻没有向西邻索要已经交纳的八十万文的收据。第二天，他拿够了剩余那部分数额的钱去西邻家。西邻竟不承认他已经交纳了八十万文，因为没有证明，所以西邻一直拒绝交还契据。东邻去县衙告状，县衙进行调查，但找不到证据。宰邑对他说："实在怀疑你是冤枉的，他赖帐不交还契据，但是缺乏证据，有什么办法处理呢？"他又去州府告状，州府也无法审理。他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怒，听说江阴县衙善于正确断案，便过江向南面的江阴县令赵和起诉。起和说："县一级的衙门级别低，并且超越了我们管辖地界，有什么办法为你昭雪呢？"他哭着说："你们这里如果不给审理，我就没有办法伸冤了。"赵和说："如果真像你说的，应当为你执法。"于是赵和召集了几个捕贼办案的能手，带着公文来到淮壖，对西邻说："有一伙聚集在长江常抢劫的土匪，案件已经调查审理结束。其中有人供认有同伙帮助作恶，居住在某地，长相姓名，指的就是你，所以要把你逮捕带走。我们邻州的法律规定，唯独是对持刀在江上抢劫的，不允许藏匿不究，所以带公文追捕到这，果然抓到了你。"西邻倚仗自己并无劣迹，所以不怎么害怕。等到被带到县衙大堂上，赵和厉声说道："有条件自己耕种织布生活，为什么要作江上的强盗？"西邻大声哭叫说："种田的人，没有上过船。"赵和又说："供词非常具体明白，姓名也没有差错，你还要狡猾抵赖，则必须使用重刑迫使你招认。"西邻非常恐惧，把头磕出了血，似乎是非常冤屈的样子。赵和又说："所抢劫偷盗的东西幸好大都是金银珠宝和绸缎布匹，不是农家所购买和积存的东西，你可以申报你的财产来进行核实辩护。"西邻稍微缓解了一点恐惧的心理。详细开列了自己财产的清单，一点也没有料到东邻越境诉讼这一招。他交待有稻米若干斛，是佃尸某些人交纳的；绸绢若干匹。是自己家用织机织的；有钱若干贯，是东邻交来赎契据的；银器若干件，是某银匠给加工制做的。赵和大喜，便进一步核查落实，对他说："如果不是在江上抢劫的强盗，你为什么隐匿东邻所赎契据的八十万文钱？"于是把告状的东邻叫出来和他对质。这下子西邻又惭愧又害怕，脸上变了颜色，在厅上请求恕罪饶命。赵和命令把他押回家去，检查交还契据，然后按刑法罚处。

刘崇龟

刘崇龟镇南海之岁，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稍殊于稗贩之伍。泊船于江。岸上有门楼，中见一姬年二十余，艳态妖容，非常所睹。亦不避人，得以纵其目逆。乘便复言，某黄昏当诣宅矣。无难色，颔之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启扉伺之。比之未及赴约，有盗者径入行窃。见一房无烛，即突入之。姬即欣然而就之。盗乃谓其见擒，以疱刀刺之，遗刀而逸。其家亦未之觉。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户，即践其血，汰而仆地。初谓其水，以手扪之，闻鲜血之气未已。又扪着有人卧，遂走出。径登船，一夜解维。比明，已行百余里。其家迹其血至江岸，遂陈状之。主者讼穷诘岸上居人，云：某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径发。即差人追及，械于圉室，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其家以庖刀纳于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设，合境庖丁，宜集于球场。以候宰杀。"屠者既集，乃传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于厨而去。府主乃命取诸人刀，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来早，各令诣衙请刀，诸人皆认本刀而去。唯一屠最在后，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诘之，对曰："此非某刀。"又诘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乃问其住止之处，即命擒之，则已窜矣。于是乃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毙之于市。窜者之家，旦夕潜令人伺之，既毙其假囚，不一两夕，果归家，即擒之。具首杀人之咎，遂置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奸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狱，可谓明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刘崇龟镇守南海那一年，有一个富商的儿子年轻而且长得白晰，不同于一般贱买贵卖的商人，一天他的船停靠在江边，岸上有一座住宅。里面有一个女子，年龄有二十多岁，长得非常美丽妖艳，不是平常所能见到的。这个女子不躲避人。所以富商的儿子得以和她交换目光眉来眼去。并乘机和她说："我傍晚到你家里去。"女子面无难色，只是点头微笑，到了傍晚，这个女子果然开着门等富商的儿子。没等富商的儿子前来赴约，有一个小偷进来偷东西。他看到一间屋里没有点灯。便窜了进去。那女子高兴地扑了上去。小偷以为来人抓他，便用杀猪刀刺了女子一刀，然后扔下刀跑了，女子的家人没有发觉。富商的儿子随后来到，一进屋就踩到鲜血上，立刻摔倒在地上。一开始他以为是水，用手一摸，闻到了一股血腥味。接着又摸到地上躺了一个死人，便赶忙出去。直接上了船，船开了一夜，到天亮，已经驶出一百多里。女子家里的人循着血迹找到江岸。然后便向宫府报了案。主持办案的官员普遍询问了住在江边的人，有人说某月夜晚，有某一条船夜里发出。办案官员立刻派人把富商的儿子追回，将他关到狱里严刑拷打。富商的儿子供出实情，只是不承认杀人，女子家里的人把捡到的杀人凶器。一把杀猪刀交到官府。郡守下命令说："某日召开盛大宴会，全境的屠夫，都要集中到球场上，等着屠宰牲口。"屠夫们聚集以后，他又传令说："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再来，现在各自把杀猪刀留到厨房里，空手回去。"然后他又叫人把屠夫们的刀取来，用杀人那口刀换下一口。第二天早晨。命令屠夫们到衙门去取刀，众人都认领了自己的刀走了，只有一个屠夫留在最后，不肯拿刀。郡守问他为什么不取刀，他说："这不是我的刀。"又问他是谁的刀。屠夫说应该是某人的刀。又问清了刀的主人居住的地点。郡守立刻派人去抓，结果杀人者已经逃走了。于是郡守又命令将牢狱里应处死的犯人，假装成富商的儿子，傍晚时公开处死在市场上，逃跑的杀人犯的家属，每天早晚都探听官府的消息。既然已经将"杀人犯"杀了，没过一两天，杀人者就放心地回家了。马上就被官府抓来，他全部招认了杀人的经过，按法律被处以死刑，商人的儿子，夜入民宅，仅以通奸罪论处，打了一顿板子就释放了。彭城公审理案件可以说是明断的。

杀妻者

闻诸耆旧云：昔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具在。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闻之，遂执婿而入官丞。行加诬云：尔杀吾爱女。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为不缪。郡主委诸从事，从事疑（疑原作款，据明抄本改）而不断。谓使君曰："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必请缓而穷之。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必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使君计其谳义，从事乃别开其第，权作狴牢。慎择司存，移此系者，细而劾之，仍给以酒食汤沐，以平人待之。键户棘垣，不使系于外。然后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既而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具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遂收豪家鞠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尸易此良家之妇，私室蓄之。豪土乃全家弃市。吁！伍辞察狱，得无慎乎？（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听几位年纪大的朋友讲，当年有一个人出门回家，发现妻子被强盗杀死，脑袋不见了，只剩下身体，他又悲伤又害怕，及时通知了妻子家里的人。妻子家的人听了，把女婿抓到官府，诬陷他杀死了他们的女儿。办案人员严刑拷打，也没有调察清楚。这个人经受不住拷打，便自己诬陷自己，承认杀了妻子，甘愿被处死。定案以后，大家都认为审理结果没有什么问题，郡守把案件后期的处理交给一位从事办理。从事对这个案件的审理抱有怀疑，不敢决断。他对郡守说："我没有多少能力，勉强充当您的幕僚，应当尽职尽责。奉命处理人命案件，而人死不能再生，如果错杀了人，岂不是追悔莫及，必须要慎重处理。况且作丈夫的，谁忍心杀害妻子。夫妻相亲相爱，怎么会割下对方的头颅。纵然是有矛盾要杀害，为什么不想办法逃脱追查呢？或者是推说病死了，或者是推托暴死的，何必留着尸体而扔掉脑袋呢？这里的道理很明显。"郡守同意了他的意见。从事另外找了一个地方，当作牢狱。慎重选择办案人员。将那个被指控为杀妻的人，转移到这个地点关押，详细审问调察。仍然给这个人供应酒饭和生活用具，向对平常人一样对待他。加强防守，不让他逃脱。然后找遍全城埋葬死人、办理丧事为职业的人，叫他们讲述近来给别人埋葬死人的情况，并且询问他们有没有觉得可疑的事情。有一个人说，他去一个土豪家办理丧事，都说是一个奶妈被杀，凶手跳墙跑了，棺材里好象没装什么，埋到某个地点了。从事派人挖出棺材，见里面有一个女人的头，将这个头和当初发现的无头尸体对在一起，让那个在押的人辨认。那个人说不是。于是将土豪和家里的人抓来，土豪服罪坦白了。原来是土豪杀了一个奶妈，将头装到棺材埋了，用她的尸换了那个良家妇女，藏到密室里偷偷霸占。于是土豪一家被在闹市中处以死刑。审理案件，能不谨慎吗？

许宗裔

蜀之将帅，鲜不好货。有许宗裔者，分符仗钺，独守廉隅。尝典剑州，民有致寇者，灯下认识暴客，待晓告巡，其贼不禁拷捶，远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虑，缧囚纷诉，且言丝钩绔乃是家物，与劫主递有词说。宗裔促命两缲丝车，又各赍绔卷时胎心，复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线，见杏核，与囚款同。仍以丝钩安车，量其轻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认之过，巡捕吏伏拷决之辜，指顾之间，为雪冤枉，乃良吏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蜀郡的官员将领，很少有不贪图钱财的。有个叫许宗裔的官员，虽然手握大权，却品行端正。他曾经掌管剑州，有个居民家中去了强盗。在灯光下看见了强盗的样子，天亮以后报告了官府的刑事巡察人员。巡察人员把他认定的人抓住以后，这个人经受不住拷打，只好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强盗。被押送到州府，许宗裔慎重处理，将囚徒带上来重新审问。囚徒说，所谓抢劫来的赃物缲丝工具是自己家里原有的东西，说的和被抢劫的人说的正好相反。许宗裔立刻命令两个人当面对质核实，问他们各自家里的缲丝车上卷丝轴心是用的什么东西？一个说是杏核，一个说是瓦片。许宗裔命令退下卷上的蚕丝，拆下轴心，见是杏核，与囚徒说的相同。然后又把缲丝车安装好，测量其重大小，也说明确实是囚徒家中的用具，因而证明了被抢劫的人认错了人，巡捕官差也有行刑逼供的错误。许宗裔在一指一瞥的短暂时间里。就澄清了一起冤案，真是一个好官啊！

刘方遇

镇州士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发长，为继室。田有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令令遵兴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兴殖，乃举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即定，乃遣令遵服斩衰居丧。而二女初立令遵时，先邀每月供财三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遵下狱。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要原作安，据明抄本改）吏亲党上在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同情共盗，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帅李从敏，令妻来朝，慎事发，令内弟弥缝。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明宗惊怒，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果得事实。自亲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并通货僧人、妇人，皆弃市。唯从敏初削官停任，中宫祈哀，竟罚一季俸。议者以受赂曲法杀人，而八议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诲诛后，王贵妃用事故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镇州的刘方遇有家财数十万贯，他的妻子田氏死得很早，田氏的妹妹是尼姑，经常出入刘方遇家，刘方遇让她把头发留长了，娶她为继室夫人。刘方遇的内弟善于经商，刘方遇便将自己积攒的钱财，交给内弟去经营。刘方遇有个儿子很幼小，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刘方遇病死了，儿子太小，不能管理家业。刘方遇的继室夫人和两个女儿。将刘方遇的全部家产交给刘方遇的内弟经商。并且全家在一起商量，决定请刘方遇的内弟改成姓刘，继承刘方遇。找来书写契约文书的安美。为刘方遇家族的人撰写了请刘方遇的内弟继嗣刘方遇的契约文书。确定下来以后，便叫刘方遇的内弟穿丧服按规矩办理丧事。刘方遇的两个女儿一开始把刘方遇的内弟确定为父亲的继承人时，每月向刘方遇的内弟索要两万文钱，后来越要越贪。而他们两个姓石和姓李的丈夫，又教唆她们去官府告状，说刘方遇的内弟冒充姓刘，夺取了父亲的家产，刘方遇的弟弟被逮捕入狱。刘方遇两个女儿丈夫家里的人和官府的主要官员及其判官、行军司马随军都押衙等官员，分别接受了刘方遇两个女儿数千贯的贿赂。将刘方遇的内弟和刘方遇的继室夫人以及撰写契约文书的安美定为同伙强盗，一同在闹市杀头。人们都知道这个案子断得冤枉，府帅李从敏害怕事情败露，派妻子上朝中找内弟弥补漏洞。侍御史赵都憎恨他们的丑恶行径，向皇帝报告。明宗皇帝又惊又怒。巡视镇州，派副使符蒙去调查这个案件，果然弄清实情。将负责办案的官员高知柔和判官行军司马，以及送受贿赂的刘方遇的两个女儿等，全部在闹市处死。只有李从敏一开始被免除官职，王贵妃为他求情，又改为只罚一个月的俸禄。人们议论这个案子，一开始破坏法律冤杀人命，而重新审理也没有惩治李从敏，丧失了法律的尊严和尺度。这是仍用女人裙带关系的缘故啊。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辩一

东方朔　匡衡　边文礼　荀慈明　曹植　诸葛恪　车浚　诸葛靓　蔡洪　范百年 张融　庾杲之　王俭　周颙　王融　李膺　商铿　萧琛　朱淹　崔光　陈元康 李谐　卢恺　卢思道　王元景

东方朔

汉武帝见画伯夷、叔齐形象，问东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齐，天下廉士，何谓愚邪？"朔对曰：臣闻贤者居世，与之推移，不凝滞于物。彼何不升其堂、饮其浆，泛泛如水中之凫，与彼徂游。天子毂下，可以隐居，何自苦于首阳？上喟然而叹。又 汉武游上林，见一好树，问东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阴使人落其树。后数岁，复问朔，朔曰："名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与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且昔为善或，今为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哉！帝乃大笑。（出《小说》）

【译文】

汉武帝观看伯夷阳和叔齐的画像，问东方朔画像上的两个人是谁，东方朔说："古代很愚蠢的人。"武帝："伯夷和叔齐是天下有名的廉洁之人，怎么能说愚蠢呢？"东方朔回答说："我听说，聪明的人活在世上，应该顺应时代发展，不阻碍潮流。他们为什么不坐到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畅快地喝酒，自由自在地就像在水中游泳的野鸭一样？如果他们不想当官，天子脚下，京城附近，哪里不可以隐居，为什么要跑到首阳山去饿死呢？"武帝不觉也为之长叹。还有一次，武帝去长林游玩，见到一棵长得十分茂盛的树，他问东方朔是什么树。东方朔说："名字叫善哉。"武帝暗中叫人把这棵树砍下去一截。过了几年，武帝又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名字叫瞿所。"武帝说："你欺骗我很久了，名称为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东方朔说："比如马，大的叫马，小的叫驹；长大叫鸡，小时叫雏；大的叫牛，小的叫犊；人生下来叫儿子，长大叫老子。所以这棵树当初叫善哉，如今叫瞿所。大小生死，万物变化，哪有固定的事情。"武帝大笑起来。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人有烛而不与，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之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为其佣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此，闻之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顾。（出《西京杂记》）

【译文】

匡衡的字叫稚圭，他勤奋好学但没有蜡烛，邻居家有蜡烛但不借给他，他便将墙壁凿了一个小孔，把烛光引过来，拿着书对着烛光读书。同镇有一个人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认识，但家中有钱，收藏了很多书。匡衡为他干活，但不要工钱，他奇怪地问匡衡为什么。匡衡说："愿意借来你的书，全都读一遍。"这个人非常感叹，便资助匡衡书读，使匡衡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匡衡能够讲解《诗经》，人们为他编写了一首歌谣说："没有人会讲解《诗经》，请匡鼎来。匡鼎来讲授《诗经》，能解除人们的疑问和忧愁。""鼎"是匡衡的小名。人们竟是如此敬佩他，听他讲解诗经的人都开颜欢笑。镇上有个人讲解《诗经》，匡衡前去听讲。同这个人讨论《诗经》的疑难问题，这个人辩论不过他，对他十分佩服，急忙羞愧地倒穿着鞋跑了。匡衡追上去说："先生请留步，听我和你讨论刚才的问题。"那个人说："我讲不出什么来了。"不顾匡衡而去。

边文礼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之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出《世说》）

【译文】

边文礼拜见袁奉高，慌乱中搞错了礼节次序。袁奉高开玩笑说："昔日唐尧聘用许由，许由面无惭愧之色，先生为什么慌乱的反穿衣服？"边文礼回答说："贤明的首长初次接见，您像尧舜一样的功德未来得及展现，所以贱民我颠倒了衣裳。"

荀慈明

荀慈明与汝南袁少朗相见，问颍川士，慈明先及诸兄。少朗叹之曰："但可私亲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难，依据何经？"少朗曰："方问国士，始及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何？先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中国而外诸夏，且不能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当以是勃德乎？"（出《世说》）

【译文】

荀慈明与汝南的袁少朗见面，袁少朗问颖川的名人，慈明先提到自己的弟兄。袁少朗感叹地说："你只会照顾自己的亲属而已。"荀慈明回答说："你非难我，根据什么经典理论？"袁少朗说："正要问你谁是全国少有的人才，可你却先提到自己的弟兄，所以不满意你。荀慈明说："昔日的祁奚，推荐继承自己职位的人，对内不回避自己的儿子，对外不漏掉自己的仇人，人们都认为他是一心为公。历史上周公姬旦还是周文王的儿子呢！诗歌不歌颂尧舜，反歌颂文王武王是为什么呢？先照顾推举自己的亲人，也是春秋以来提倡的道义。先统治平定天子脚下，才能去治理各个诸侯国。如果不能热爱自己的亲人，而只爱其他的人，不是也违背道德标准吗？"

曹植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凼士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说》）

【译文】

魏文帝曹丕曾经和弟弟陈思王曹植一同出去游玩，看见两头牛在墙里斗架。一头牛斗不过对方，掉到井里摔死了。曹丕命令曹植，以死牛为题材作一首诗。但不许说"牛"字，也不许说"井"字，不许说"斗"，也不许说"死"。马走一百步，必须作完一首四十个字的诗，如果一百步作不完，就杀头。曹植一边骑马往前跑，一边提笔写道："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凼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诗作完了，还不到一百步。于是他又作了一首自己怜悯自己的三十个字的诗："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诸葛恪

孙权暂巡狩武昌，语群臣曰："在后好共辅导太子，太子有益，诸群厚赏，如其无益，必有重责。"张昭、薛综，并未能对。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达，比青盖来旋，太子圣睿之姿，必闻一知十，岂为诸臣虚当受赏。"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伪主，暗于天命，则不如臣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出《刘氏小说》）

【译文】

孙权临时巡视武昌，对众位大臣说："以后你们要共同好好辅导太子。太子有进步，大家都有重赏，如果没有进步，众位都要受到责备。"张昭和薛综对答不上。诸葛恪说："如今太子精明细心，出类拔萃。等到乘青篷车来到，太子聪明睿智，必然听到一就知道十，怎么能让大家无功受禄呢？"孙权曾经问诸葛恪说："你能不能比得上丞相？"是问他能不能比得上诸葛亮。诸葛恪说："我胜过他。"孙权说："丞相受命辅佐处理政务，国家富足，刑法严明，民众安定。虽然昔日的伊尹遵循皇天的意旨，周公影响到四方极远的地方，也没有超过丞相多少，况且又是你叔叔，怎么可以说胜过他呢？"诸葛恪回答说："事实确实如陛下您说的一样，但是如果投靠昏庸的君主，甘心为非法的君主服务，违背天命，则不如我从容地效忠清明安泰的朝廷，为天下赞扬的君主效力。"孙权又为诸葛恪说："你能不能赶上步骘？"诸葛恪回答说："我不如他。"又问能否比得上朱然，诸葛恪也说不如他。又问能否比得上陆逊，也回答不如他。孙权说："你说不如这三个人，而说胜过你叔叔，这是为什么？诸葛恪说："不敢欺骗陛下，小国虽然有君主，不如灭亡的诸侯国，所以说胜过他。"

车浚

陆逊闻车浚令名，请与相见。谓曰："早钦风彩，何乃龙蟠凤峙，不肯降顾邪？"答曰："诚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纳，同尼父之善诱。然蜥蜴不能假重云以升举，鷃雀不能从激风以飞扬，是以无因尔。"时坐上宾客，多是吴人，皆相顾谓曰："武陵蛮夷郡，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吴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发文身之俗。今乃上挺圣主，下生贤佐，亦何常之有？逊叹曰："国其昌也，乃有斯人。"（出《刘氏小说》）

【译文】

陆逊听到车浚的美名，把车浚请来相见，他对车浚说："早就钦佩您的风采，为什么像龙一样盘曲而伏，像凤一样耸立不动，不肯归顺投降东吴呢？车浚回答"确实知道吴侯和将军像周公旦一样广招贤士，像孔夫子一样善于诱导。然而蜥蜴不能借助云彩而飞升，麻雀不能凭借激风而飞扬，所以没有投靠。"当时在坐的客人，大都是吴国人，他们说："武陵郡少数民族地区，还有这样的出奇人才！"车浚说："吴太伯善于教化，使东吴人改变了披发纹身的习俗，如今的吴侯孙权英明，下面出现贤士扶助，这个局面也不是容易得来的。"陆逊赞叹说："有了这个人，国家一定会昌盛。"

诸葛靓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出《世说新语》）

【译文】

诸葛靓在东吴百官商量事情的会议上。孙皓问他："你的字叫仲思，为什么事情而思？"诸葛靓回答说："在家中思孝，为君主效力时思忠，接交朋友时思信义，如此而已。"

蔡洪

晋蔡洪赴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出于西羌，贤圣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又问洪，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朝之盛佐，明时之俊人，朱永长理物之宏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鸿鹄，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龙鸿鹄之徘徊，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墨为稼穑，以义礼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议意为帏幕，行仁义为室宇，循道德为墙宅者矣。（出《刘氏小说》）

【译文】

晋朝的蔡洪来到洛中，有人问他："官署衙门刚刚开始办公，有才能的人都在谋求官职等待任命。正是从平民陋室中寻求英雄奇才，从山乡隐居之处选拔贤士俊杰的时候。你是吴楚亡国以后剩下来的人，有什么出奇的本领，而来投奔应聘？"蔡洪回答说："夜明珠不一定非得产在孟津的河中，大块的玉石，也不一定非得到昆仑山开采。大禹出生在东夷，文王出生在西羌，圣人贤士的出现，未必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昔日周武王讨伐纣王，在洛邑动迁顽愚不服从统治的人，诸位大盖就是他们的后代子孙吧！"那人又问："吴国的旧臣都怎么样？"蔡洪回答说："吴国的官员都是英明君主的得力助手，太平时代的有用人才。比如朱永长处理事物的才能，慎重严谨的崇高威望。严仲弼如同深远的沼泽里的天鹅，深谷中的白马。顾彦先如同钟、罄、琴瑟八种乐器，又像五彩龙纹的礼服。张伯威如同严冬的青松，黑夜的灯光，陆士龙就像飞舞徘徊的天鹅，如同悬挂的钟鼓，等待有人去敲响。以上这些人，以笔当锄，以纸张作田地，以墨当庄稼，以礼义当作丰收，以谈论为美好的名誉，以忠诚和宽恕作为珍宝，以撰写文章当作锦绣，以收藏经典著作当作布匹，以保持谦虚作为坐位，以建立理论作为帏幕，以提倡仁义作为房屋，以遵守道德作为墙壁。"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谒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之曰："卿州复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居廉让之间。"上称善。后除梁州刺史。（出《谈薮》）

【译文】

南朝时候梁州的范百年有事去见明帝，明帝在谈话中涉及到广州的贪泉，因而问范百年："你们那里是否也有这种泉水？"范百年回答说："梁州只有倡文习武的乡镇和廉泉让水。"明帝又问："你的住宅在什么地方？"范百年回答说："我住在廉泉和让水之间。"明帝认为他回答得好，后来任命他为梁州刺史。

张融

吴郡张融字思光，长史畅之子，郎中纬之孙。融神明俊出，机辩如流，尝谒太祖于太极西堂。弥时之方登。上笑曰："卿至何迟？"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融为中书郎，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融善草隶，太祖尝语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出《谈薮》）

【译文】

吴郡的张融字叫思光，他是长史张畅的儿子，郎中张纬的孙子。张融聪明英俊，人才出众，他反应机敏，对答如流。有一次他去太极西堂朝见太祖皇帝，晚些时才赶到。皇帝笑说问："你为什么才到？"他回答说："我从地面升到了天上，按道理不应该太快。"张融是中书郎，他曾经感叹地说："不恨我没有生在古人的时代，恨古人没有生在我这个时代！"张融善于写草书、隶书、太祖皇帝对他说："你的字非常具有骨架和力度，可惜缺少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章法。"张融回答说："不恨我缺少二王的章法，只恨二王缺少我的章法。"

庾杲之

齐武帝尝谓群臣曰："我后当何谥？"莫有对者。王俭因目庾杲之对。果之曰："陛下寿比南山，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子轻所度量。"时人称其辩答。（出《谈薮》）

【译文】

齐武帝曾经对众位大臣说："我死以后，会给我追加个什么谥号？"没有人能回答。王俭用目光示意庾杲之回答，庾杲之说："皇帝陛下寿比南山，像日月一样长久放射光辉，千年以后的事情，哪里是我们现在作臣子的所能猜测和确定的。"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有辩解应答的才能。

王俭

齐王俭字仲宝，金紫僧绰之子，侍中昙首之孙。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岁，与凡童有异。常为五言诗曰："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己愧前哲，裣衽归山丘。"故论者以宰相许之。后为吏部尚书，有客姓谭诣俭求官。俭曰："齐桓灭谭，那得有汝。"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俭赏之。帝常幸乐游宴，群臣奉乐。帝曰："好音乐，孰与朕同？"对曰："沐浴皇风，并沾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俭尝集才学之士，累物而丽之，谓之丽事，丽事自此始也。诸客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色花簟白团扇。宪坐簟执扇，意气自得。秣陵令王摛后至，操笔便成，事既焕美，词复华丽，摛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负之而趋。"（出《谈薮》）

【译文】

齐朝的王俭字叫仲宝，是二品大官王僧绰的儿子，侍中王昙首的孙子。他从小丧父，年幼的时候就品行端正，四五岁的时候，就和一般的儿童不一样。他曾经作了一首诗说："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己愧前哲。裣衽归山丘。"议论评价的人都说他能当上宰相。后来当上了吏部尚书。有一个姓谭的人来找他谋求官职，他说："齐桓公消灭了谭国，怎么还会有你？"那人回答说："谭国的子孙投奔了莒国，所以还会有我。"王俭表示赞赏。皇帝经常游玩设宴，让大臣们奉献演奏乐曲助兴。有一次皇帝说："喜欢音乐，谁和我一样？"王俭回答："沐浴皇风，并沾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皇帝认为回答的很好。王俭曾经召集有才学的人，指定事物，作诗赞美，叫作"丽事"，丽事就是从此开始的。一次大家都没词了，只有庐江的何宪最后得胜。王俭便奖赏他一块五色的花席子和一把白团扇。何宪坐在席子上，手里拿着扇子，十分得意。这时秣陵县令王摛来晚了，他一到立刻抓起笔，一挥而就，描写的事物美好，词句也华丽。王摛命令左右随行的人员上前抽出花席，抢下扇子，上车而去。王俭笑着说："这真是力气大，拿了就走啊！"

周颙

汝南周颙隐居钟山，长斋蔬食。王俭谓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颙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颙历中书侍郎。（出《谈薮》）

【译文】

汝南的周颙隐居在钟山，长期只吃素食及蔬菜。王俭问他："你在山里，吃什么东西？"周颙回答说："红米白盐，绿葵紫蓼。"王俭又问"什么菜最好吃？"周颙回答："初春韭菜，晚秋白菜。"周颙曾经当过中书侍郎。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问弁曰："秦西冀北，实多骏骥，而彼所献，乃驽骀之不若，求名检事，殊为未知。且将信誓有时而爽，而駉駉牧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虚为之名，当是不习水土。"融曰："周穆马迹，遍周天下，若骐骥之性，因地而迁，则造父之策，有时而踬。"弁曰："卿何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国既名其优劣，卿以相访，若于千里必至，圣主将驾之鼓车。"弁不能答。（出《谈薮》）

【译文】

魏国的使臣宋弁来了，南齐王命令王融兼任主客郎中。王融问宋弁说："秦西冀北一带，有很多牧民，而你所进献的马匹，连劣马都不如。如果核查清楚，结果恐怕难以预料。况且你们早就立下了表示忠诚的誓言，为什么没有饲养和挑选肥壮的骏马呢？"宋弁说："不要随便说不好，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王融说："周穆王骑马巡游的踪迹遍布天下，如果好马的性格随着地点而改变，那么造父驯养马的技术也会失败。"宋弁说："你为什么不断地讲述马的事情？"王融说："你们国家既然知道优劣，我简单地了解一下，如果真送来了千里马，我们南齐王将用来拉车。"宋弁无法回答。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辩。武帝谓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时李膺？"答曰："臣以为胜。昔时李膺，仕桓灵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众皆悦服。（出《谈薮》）

【译文】

萧梁时代的李膺有才而且善辩，武帝对他说："当今的李膺，能否比得上昔日的李膺？"李膺回答说："我自己认为胜过昔日的李膺。昔日的李膺为汉桓帝和灵帝那样昏庸的皇帝和没落的朝代效力，而当今的李膺为像尧舜一样的英明君主和太平盛世服务。"众人全都佩服他的回答。

商铿

东郡商铿名子为外臣。外臣仕为廷尉评，铿入谢恩。武帝问："卿名子外臣，何为令其入仕？"铿答曰："外臣生于齐季，故人思匿迹，今幸遭圣代，草泽无复遗人。"上大悦。（出《谈薮》）

【译文】

东郡商铿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外臣，"外臣"的意思是方外之臣，也就是隐居不当官的意思。外臣被任命为廷尉评以后，商铿进去给武帝谢恩。武帝问他："给儿子取名字叫外臣，为什么还让他当官？"商铿回答说："外臣如果生活在衰败的朝代，必然会不求上进，隐居起来。如今有幸遇上了当代的太平盛世，山林荒野不会再有遣漏的人才隐士了。"武帝听了非常高兴。

萧琛

武帝尝以枣掷兰陵萧琛，琛仍取栗掷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战栗于陛下。"琛尝于御座，饮酒于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卿劝。"众皆失色，恐无以酬。琛徐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状受酒。琛历尚书左丞。（出《谈薮》）

【译文】

武帝曾经扔红枣打兰陵的萧琛，萧琛也用栗子回敬，结果正打在武帝的脸上，萧琛说："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战栗于陛下。"萧琛曾经在武帝的座位旁向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敬酒，李道固不接受，并且说："宫廷议事的地方，不讲私下的礼节，我不接受你的劝酒。"众位官员的脸上都变了颜色，以为萧琛无法下台。萧琛不慌不忙地说："诗经里面讲，即使是在井田的公田里下雨，也要和耕种另外八块私田的人家发生关系。"李道固表示服气，接受了敬酒。萧琛曾经担任过尚书左丞。

朱淹

后魏太皇太后冯氏崩，齐使散骑常侍裴昭明来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问之。昭明曰："不听朝服行礼，义出何典？"著作佐郎朱淹接对，谓之曰："吉凶不同，礼有成数，玄冠不吊，童孺共知。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千载之后。犹共称之。卿远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乃云义出何典，行人得失，何甚异哉？"昭明曰："齐帝昔崩，李彪通吊。于时初不素服，齐朝不以为报，那见苦得邀迫。"淹曰："彼朝不遵高宗追远之慕，乃逾月即吉，李彪行吊之时，齐之君臣，皆以鸣玉盈廷，朱紫照日。彪既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独以素服间厕衣冠之中哉？来责虽高，未敢闻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于有虞，谅暗已来，百官听于冢宰，卿岂得以此方彼也？"明乃摇手而言曰："三皇不同礼，亦知得失所归。"淹曰："若如来谈，卿以虞舜高宗非邪？"明对曰："非孝无亲，请裁吊服，今为魏朝所逼，必获罪于本邦。"淹曰：彼有君子，卿将命抗中，应有高赏；若无君子，但令有光国之誉，虽复非理得罪，亦复何嫌，南史董狐自当直笔。高祖赏之，转著作郎。齐又使员外郎何宪、主客邢宗庆来朝，遣淹接对。宗庆谓淹曰：南北连和既久，而比弃信绝好，为利而动，岂是大国善邻之义？淹曰：夫为王者，不拘小节，中原有菽，工采者获多，岂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齐先王历事宋朝，荷恩积世，岂应便尔篡夺？庆等相顾失色。何宪知淹昔从南入北，谓淹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淹曰："我舍危就顺，欲追踪陈韩，何于禁之有。"宪不能答。（出《谈薮》）

【译文】

北魏的太皇太后冯氏死了，南齐的使臣散骑常侍裴昭明前来吊唁。他想要穿平日上朝的礼服参加吊唁活动，北魏的主客质问他，裴昭明说："不准穿朝服行礼，这个规矩出自什么典籍？"著作佐郎朱淹接过话茬说："吉事和凶事不同，在礼节上有不同的规矩，不能穿礼服戴礼帽参加丧事，这是连儿童都知道的事情，从前季孙将出门，请问遭遇丧事的礼节。千年以后，仍然受到人们的赞扬。你自江南奉命前来吊唁，不能按规矩把事情办好，反而问礼节出自什么典籍。你作为使臣，不明白什么是得失，多么让人奇怪啊！"裴昭明说："当初齐朝皇帝驾崩，李彪去吊唁，当时并没有穿丧服。齐朝也没有怪罪他，哪像你们如此苦苦相逼。"朱淹说："你们齐朝不怀念高宗皇帝，过了一个月就结束了居丧。李彪去吊唁的时候，齐朝的皇帝和大臣都已经穿起了腰间饰玉的礼服上朝议事了，太阳下尽是穿着鲜艳礼服的高级官员。李彪又没有接到主人的命令，怎么能独自穿上白色的丧服夹杂在穿礼服的人群之中呢？去的责任虽然重大，但不能不听从主人的安排。我们皇帝既仁义又孝顺，自从举行葬礼拜祭以来，到开始居丧的时候，文武百官全都守候在墓地。你怎么能把我们这里想像成你们那里呢！"裴昭明摆着手说："三皇，没有相同的礼节，我已经知道了得失利害。"朱淹说："若是如此，你说虞舜和高宗谁对？"裴昭明回答说："不孝不亲，请为我裁制丧服。今天被魏朝所逼迫，必然获罪于齐朝。"朱淹说："你们朝中如果有君子，你出色地完成使命，应该受到重赏，如果没有君子，只要是为国争了光，虽然不是无理而得罪了某些人，那又有什么关系。"正直的史官董孤定会如实地记录这段历史。他受到高祖皇帝的赏识，改任他为著作郎。齐朝又派员外郎何宪、主客邢宗庆来北魏，北魏命令朱淹接待。邢宗庆对朱淹说："南齐北魏友好合作已经很久了，而你们抛弃信义，断绝友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不是大国和邻居应该遵循的道义。"朱淹说："作为称王的人，不拘小节。中原有豆类作物，善于采摘者收获就多，岂能只是依恋想往而像尾生那样死板地遵守信义。况且齐朝的先王在宋朝当官，受到宋朝的恩惠，怎么可以篡夺了宋朝的江山呢！"刑宗庆和何宪相顾失色。何宪知道朱淹当初是从南齐来到北魏的，便对朱淹说："你为什么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朱淹说："我舍弃危险而顺应形势，想要走韩信的道路，跟于禁有什么相干？"何宪不能回答。

崔光

后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悦、怿。崔光名子励、勖、勉。高祖谓光曰：我儿名傍皆有心。卿儿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上大嗟悦。（出《谈薮》）

【译文】

北魏高祖皇帝的儿子的名字分别叫"恂"、"愉"、"悦"、"怿"，崔光的儿子的名字分别叫"励"、"勖"、"勉"。高祖对崔光说："我儿子的名字旁边部有'心'，你儿子的名字旁边都有'力'。"崔光回答说："所以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了。"高祖非常高兴和赞叹。

陈元康

北齐河阳陈元康，刀笔吏也，善暗书。尝雪夜，太祖命作军书，顷尔数十纸，笔不暇冻。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时人谓之语曰：三崔两张，不如一陈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两张：德微、纂也。（出《谈薮》）

【译文】

北齐河阳的陈元康是个办理文书的小官，他善于在黑暗中写字。有一个下雪天的夜晚，太祖皇帝命令他作军事文书。他顷刻之间就写了几十张纸，笔上的墨都来不及结冰。太祖高兴地说："这个人多么像孔子。"从此对他十分信任，因此当时的人们说："三崔两张，不如一个陈元康。""三崔"是崔暹、崔季舒、崔昂，"两张"是张德微、张纂。

李谐

北齐顿丘李谐，彭城王嶷之孙，吏部尚书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辩。为黄门侍郎，除名，作述身赋。其略曰：独浩然而任己，同虚舟而不系。既未识其所以来，岂知其所以逝。于是得丧同遣，忘怀自深。遇物栖息，触地山林。虽类西浮之迹，何异东都之心。除散骑常侍，为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问曰："今犹可暖，北间当少寒于此。"谐答曰：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邻下。岂是侧景之地。"谐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洛阳既称盛美，何事廷邺？"谐曰："不常厥邑，于兹五迁。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怪。"胥曰："殷人毁厄，故迁相圯耿，贵朝何为而迁。"谐曰："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气，肇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胥默而无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事毕。江浦赋诗曰：帝献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出《谈薮》）

【译文】

北齐顿丘的李谐是彭城王李嶷的孙子，吏部尚书李平的儿子。他从小就才华出众，性格豪爽，长大以后富有才能而且善辩。官职是黄门侍郎。他除去原有身份的时候。作了一篇讲述自己身世和理想的文章，大概意思是：光明正大独来独往，像没有系上缆绳的小船一样自由飘荡。既然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来，怎么能知道要去哪里。于是得失都不计较，并且越来越不介意。随处栖息，不管是山林还是荒野。虽有西去的行为，但与去东都的心思也没分别。在这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受命出使萧梁。萧梁派主客范胥迎接，范胥问他："今天比较暖和吧？北方应该比这里稍冷一点。"李谐回答说："我们那里地处阴阳的中心，寒暑冷暖适时恰当，不知道有什么差别。"范胥说："如果出访你们那里，有什么风景名胜？"李谐说："那里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君主出身的家乡，差别不大，可以作出不差的点评。"范胥说："既然洛阳美丽繁华，为什么还要将都城迁到邺城？"李谐说："不常在一个地方建宅居住，于是多次搬迁，帝王也是如此。只要还在国家的山河上，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范胥说："殷朝人面临危难，所以迁都到圯耿。你们为什么迁移都城？"李谐说："圣人知道过去未来，按时机而行动，何必等待形势的变化？"范胥说："金陵的帝王之气，开始于先代。帝王应运而生的气象，本来出自东南。所以君临天下万邦的皇帝和都城，应该在这里。"李谐说："受命于天的征兆气象，哪里能同我们中国相比，帝王应运而生的气象终究还是在洛阳。"范胥沉默不语。江南的读书人，没有不佩服李谐的。事情完毕以后，李谐在江边作了一首诗说："帝献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

卢恺

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吏部选，达野客师为兰州总管，客师辞曰："客师何罪，遣与突厥隔墙？"恺曰："突厥何处得有墙？"客师曰："肉为酪，冰为浆，穹庐为帐毡为墙。"恺，中书监子刚之子也。（出《谈薮》）

【译文】

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任吏部选，他推荐客师去当兰州总管。客师推辞说："容师有什么罪，被送到和游牧民族只隔一道墙的地方？"卢恺说："游牧民族的什么地方有墙？"客师说："肉为酪、冰为浆，天作帐篷，毡子作墙。"卢恺是中书监卢子刚的儿子。

卢思道

武阳太守卢思道，常晓醉。于省门，见从侄贲。贲曰："阿父何处饮来？凌晨嵬峨。"思道曰："长安酒，二百价，不嵬峨，何嵬峨？"贲，燕郡公景仁之子，中书侍郎景裕之犹子，位历太常卿。（出《谈薮》）

【译文】

武阳太守卢思道一天早晨喝得大醉，来到官署门前，他的侄子卢贲见了问他："叔叔在什么地方喝过酒，凌晨这么高大？"卢思道说："长安的酒，二百文的钱价，不高大，何物高大？"卢贲是燕郡公卢景仁的儿子，中书侍郎卢景裕侄子，担任过太常卿。

王元景

王元景尝大醉，杨遵彦谓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头低，麦熟头昂，黍麦俱有，所以低昂矣。"（出《谈薮》）

【译文】

王元景喝得大醉，杨遵彦对他说："为什么又是昂头又是低头的？"王元景说："黍子成熟了把头低，麦子成熟了把头昂。黍麦都有，所以又低又昂。"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辩二（幼敏附）

俊辨 阳玠　薛道衡　薛收　张后裔　崔仁师　卢庄道　许敬宗　胡楚宾　裴琰之 苏颋　王勮　李白　柳芳　王藻　韩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温庭筠 柳公权　权德舆　东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陈元方　孙策　钟毓　孙齐由　陆琇　王绚　萧遥欣　房氏子　张琇　浑瑊

俊辩

阳玠

隋京兆杜公瞻，卫尉台卿犹子也。尝邀阳玠过宅。酒酣，因而嘲谑。公瞻谓："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尝射宣王。"殿内将军陇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机辩，尝谓玠曰："君阳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见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复啖芥菹？"对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断牛肉？"有太仓令张策者，在云龙门与玠议理屈，谓玠曰："卿本无德量，忽共叔宝同名。"玠抗声曰："尔既非英雄，敢与伯符连讳。"太子洗马兰陵萧诩爽俊有才辩，尝谓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乐土。"玠曰："族欢兜于崇山，江南岂是胜地。"录尚书晋昌王唐邕闻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宝物。定州人以绫绮为宝，沧州人以鱼盐为宝。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为宝？答曰："刺史严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宝也。"邕有愧色。（出《谈薮》）

【译文】

隋朝的京兆尹杜公瞻是卫尉杜台卿的侄子，他曾经邀请阳玠到家里作客，酒喝到畅快的时候便互相开玩笑。杜公瞻说："大哥既然姓阳，春秋时鲁国的阳货曾经污辱孔子。"阳玠说："老弟既然姓杜，西周时的杜伯曾经射杀宣王。"殿内将军陇西的牛子充被同事和朋友们公认为机敏善辩，他对阳玠说："你的阳物有疥疮，恐怕不能作菜。"阳玠说："你这头牛既然已经充实肥腴，正好可以宰杀烹烧。"牛子充又看见阳玠吃一种叫做"芥菹"的蔬菜，便对阳玠说："你的名字叫玠，为什么还吃芥菹？"阳玠回答说："你既然姓牛，为什么仍经常吃牛肉？"太仓令张策在云龙门同阳玠辩论时理屈词穷。便对阳玠说："你本来就没有道德和胆量，只是和卫玠同名。"阳玠抗议说："你既然不是英雄，怎么敢用同孙策一样的字号。"太子洗马兰陵的萧诩英俊豪爽，并且有才善辩，他对阳玠说："流放凶暴的共工到幽州，易北一带恐怕不是安乐之地。"阳玠说："释放凶恶的欢兜于崇山，江南怎么会是名胜之地。"录尚书晋昌王唐邕对各个官署的官员说："各位可以说出本州的宝物。"定州人说当地的丝织品是宝物。沧州人说当地的水产和食盐是宝物。轮到阳玠了，唐邕说："你是幽州人，以什么东西为宝物？"阳玠回答说："刺史长官公正严明，文官武将遵纪守法，这就是幽州的宝物。"唐邕脸上露出了惭愧的神色。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努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怃然不能对。（出《谈薮》）

【译文】

隋朝的吏部侍郎薛道衡游览钟山开善寺，他问小和尚："金刚为什么怒张其目，菩萨为什么低头垂眉？"小和尚回答："金刚怒目，所以降服四方妖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众生。"薛道衡惊奇地说不出话来。

薛收

唐薛收在秦府，檄书露布，多出于收，占辞敏速，皆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的薛收在秦王府充当幕僚，秦王府的公文信函，大多出自薛收的手笔。他撰写文章迅速敏捷，全都像是预先构思好了的，挥笔即成，从来不用加以修改。

张后裔

张后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后因召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日弟子何如（如原作知，据明抄本改）？"后裔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徒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即为万乘主，计臣此功，愈于先圣。"太宗大悦，即赐马五匹。后为礼部尚书。陪葬献陵。（出《谭宾录》）

【译文】

张后裔在并州，太宗皇帝请他来讲解《春秋左氏传》。然后设宴招待他。他们说话间谈起过去的事情，太宗皇帝从容地对他说："今天我这个学生怎么样？"张后裔回答说："昔日孔子有学生三千人，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子男以上的爵位。如今我只辅佐一个人，就是万乘之主的皇帝。如此看来，我的功劳超过了古代的圣人。"太宗皇帝非常高兴，立即赏赐给他五匹马，后来又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张后裔死后，皇帝又命令将他葬到了皇家陵墓附近。

崔仁师

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尝陛奏度支钱物数千言没官为轻，改（轻改字原作改轻，据宋孔平仲续世说一改）从死。仁师议，以为父子天属，昆季同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既欲改法，请审商量。竟从仁师议。（出《谭宾录》）

【译文】

崔仁师担任度支郎中，向皇帝报告钱物的支配调度情况数千笔，手里不拿帐本。太宗皇帝觉得奇怪，命令杜正伦拿着帐本对照，然后由崔仁师大声报告，结果没有发现一笔差错。刑部认为反叛罪犯的兄弟受牵连而要处罪，只将家产没收充公太轻，改为同罪犯一同处死。崔仁师认为，父子兄弟血缘相连，诛杀了罪犯父子，足以震撼兄弟的心。如果如此还受不到教育，怎么能说爱兄弟呢。所以要求修改法律，请求审议商量，结果竟通过了崔仁师的建议。

卢庄道

卢庄道，范阳人也，天下称为名家。聪慧敏悟，冠于今古。父彦与高士廉有旧。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上有上书者，庄道窃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怪谓曰：后生勿妄言，为轻薄之行，请诵之，果通。复请倒通，又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跪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傍窥而记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牍，命读之，一览而倒诵。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闻。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满二岁，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曰："此是朕聪明小儿邪？"特授长安尉。太宗将省囚徒，庄道年才二十，县令以幼年，惧不举，将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时系囚四百余人，俱预书状。庄道但闲暇，不之省也。令丞等忧惧，屡以为言，庄道从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书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对御评其罪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叹。即日拜监察御史。（出《御史台记》）

【译文】

卢庄道是范阳人，被天下公认为有学问的人，他的聪明才智超过了古今所有的人，他的父亲卢彦和高士廉的关系很好。卢庄道从小丧父，十二岁的时候去拜见高士廉，高士廉因为他是故人的儿子，让他坐下。恰巧有人送来文章向高士廉请教，卢庄道偷着观看，然后对高士廉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高士林责怪他说："小孩子不要说大话！"认为他轻薄，让他背诵，卢庄道果然背下来了。又让他倒着背诵，他又背下来了，高士廉称赞感叹不已。卢庄道跪下请罪说："这篇文章实在不是我作的，而是在旁边偷看时记住的。"高士廉取来其他文章和官府文书叫他读，卢庄道全都能看一遍以后就能倒背下来。卢庄道拿出自己所作的文章请高士廉看，高士廉上报给皇帝。太宗皇帝召见卢庄道，考问他政事和经义问题，录用了他，十六岁便授予他河池县尉的官职。满两年以后，他参加科举考试，又考中了甲科进士。太宗皇帝召见他时说："这就是我的聪明的小儿童。"并且特别任命他为长安县尉。太宗皇帝将要视察牢狱，卢庄道才二十岁。县令认为他太年轻，怕他不能应付处理，想要以别的县尉代替他，卢庄道不同意。当时牢狱里关押的囚犯有四百多人，全都有罪状案卷材料，卢庄道有了空闲时间也不去审理。县令和县丞既忧虑又害怕，多次询问告诫他，卢庄道就是不以为然。第二天，太宗皇帝召见囚犯，卢庄道不慌不忙地拿着案卷材料引导囚犯进来。他当着皇帝的面审理评议各个罪犯的罪行轻重，关押的时间，应对处理迅速正确如神。太宗皇帝十分惊异赞叹。过了不几天就任命卢庄道为监察御史。

许敬宗

高宗东封，窦德玄骑而从。上问德玄曰："濮阳古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策马前对所问，上意称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无学，吾向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强所不知也。"李绩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出《谭宾录》）

【译文】

高宗皇帝云游东岳泰山，举行祭天的典礼，窦德玄骑马跟随。皇帝问窦德玄说："为什么古时候把濮阳叫作帝丘呢？"窦德玄回答不上来。许敬宗上前回答了皇帝的问题，皇帝说回答得好。许敬宗退回去对别人说："作大臣的，不可以没有学问，我刚才看见窦德玄回答不上来，心里实在替他害羞。"窦德玄听到以后说："人各有能和不能的，善于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笨拙，不强行假装明白自己所不知道的问题。"李绩说："许敬宗见多识广，的确很好，而窦德玄的话，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胡楚宾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全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出《谭宾录》）

【译文】

胡楚宾写作时敏捷迅速，每次都是喝得半醉以后再提笔。高宗皇帝每次命令他写文章，都先用金杯装上酒给他喝，然后就把金杯赏赐给他。

裴琰之

裴琰之作同州司户，年才弱冠，但以行乐为事，略不为案牍。刺史谯国公李崇义怪之而问户佐。佐曰：司户达官儿郎，恐不闲书判。既数日，崇义谓琰之曰："同州事物固（明抄本"固"作"困"）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诸窃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他日，崇义召之，厉色形言，将奏免之。琰之出，谓其佐曰："文案几何？"对曰："遽者二百余。"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点笔。左右勉唯而已。琰之不之听，语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华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墙，惊叹之声不已也。案达于崇义，崇义初曰："司户解判邪？"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词彩弥精。"崇义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之词翰若此，何忍藏锋，成鄙夫之过。是日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寻擢授雄（明抄本"雄"作"雍"）州司户。（出《御史台记》）

【译文】

裴琰之担任同州司户的时候，刚刚二十岁，每天以玩乐为主要的事，一点也不关心处理公文。刺史谯国公李崇义怪罪他而去询问户佐，户佐说："司户是大家的孩子，恐怕不善于处理公文。"过了数日，李崇义对裴琰之说："同州的公务繁忙，司户尤为突出。你何不另外谋求个京城里的官当，没有必要滞留在这里。"裴琰之只好点头称是。又过了数日，司户应该办理的公文堆积。大家偷偷议论，以为裴琰之不会撰写公文，只会玩乐。后来李崇义召见裴琰之，严厉地对他说，要请示朝廷将他免职。裴琰之出来问户佐："有多少公文案卷？"户佐回答说："着急处理的有二百多份。"裴琰之说："我以为有多少呢，竟如此逼迫人！"他命令每件等待处理的案卷后面附上十张纸，又命令五六个人给他研墨点笔，左右的人勉强去做了。裴琰之不听详细情况，只让主办各个案卷的事物的人员汇报事情的大概情况，他倚着柱子处理。词意奔放，文笔华美，手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写完的纸如飞落下。州府的官员都赶来了，围观的人像墙一样，惊异赞叹声音不断。处理完的公文案卷送到李崇义那里，李崇义一开始还问："司户会处理公文吗？"户佐说："司户手笔太高了！"李崇义仍然不知道裴琰之的奇异才能。等到他看了四五十卷，发现词句语言非常精采。李崇义惊奇惭愧，将裴琰之找来，走下台阶谢罪说："你的文章如此好，何必隐藏锋芒，这都是我的过错啊！"当天裴琰之的声名就震动了全州，数日之后又传到京城，不久被提拔为雄州司户。

苏颋

苏祐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瑰训励严至，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胫受柙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甚难其人。顾谓瑰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瑰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颋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酲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人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授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瑰署官告，颋为之辞，薛稷书，时人为之三绝。颋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瑰，命颋詠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瑰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瑰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瑰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瑰子颋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出《明皇杂录》）

【译文】

苏颋的聪明超过了普通的人，每天能背诵数千句诗文，虽然记忆如神，然而父亲苏瑰仍严加管束和鼓励。经常命令他穿上旧衣服趴到床底下，露出小腿用木板打。苏颋长大以后文章写得非常好，一时声名大震，然而他粗心好酗酒。等到玄宗皇帝平定国内动乱，想要发布公告，没有找到合适的撰稿人，对苏瑰说："谁能够为我起草诏书文告？请你为我想一想。"苏瑰说："我不知道别人，我的孩子苏颋文章写得非常敏捷，可以随时指使。只是他好喝酒，如果没有喝醉，足以完成这个任务。"玄宗皇帝立即命令去找苏颋。苏颋来了以后，隔夜喝的酒还没醒，歪歪斜斜的勉强给皇帝磕了头，然后便吐到殿下。皇帝命令太监将他扶到跟前躺下，亲自为他盖上被子。过了一会儿，苏颋醒了酒，就递给他一支笔，他接过来一挥而就。文章写得才思文采奔放，叙事论理明白。玄宗皇帝大喜，拍着他的脊背说："了解儿子莫过于父亲，就像这件事一样。"从此对苏颋很器重，准备委以重任。韦嗣被任命为中书令时，由苏瑰组织起草委任状，由苏颋起草修辞，薛稷书写，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三绝。"苏颋刚刚会说话时，京兆尹去苏瑰家作家客，命令苏颋歌颋"尹"字。苏廷说："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苏瑰和东明观的道士周彦云平素有来往，周彦云想要为师傅立一块碑。他对苏瑰说："要实现我的愿望，只不过麻烦你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由五郎撰写碑文，六郎书写，七郎往碑上刻字。"苏瑰大笑，嘴上没说，心中很服周彦云。苏瑰的几个儿子，苏颋排行第五，苏诜第六，苏冰第七，苏诜善于书写八分体的字。

王勮

王勮，绛州人，开元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出阁，同日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官在列，方知阙礼。勮召小吏五人，各执管，口授分写，一时俱毕。（出《摭言》）

【译文】

绛州人王勮开元年间担任中书舍人，五个皇子离开朝廷去自己的封地作藩王，当天要接受皇帝册封称号，秘书机关忘了携带册封的文书，百官已经上朝的时候才想起来。王勮立即召集五个小官，每人手里拿一支笔，由王勮口授，五个人分别书写，一会功夫就将文书全部准备好了。

李白

开元中，李翰林白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出《摭言》）

【译文】

开元年间，翰林学士李白奉皇帝的命令起草白莲花盛开的序言和以宫廷生活为题材的词十首。当时李白喝得酩酊大醉，宦官用冷水将他浇醒。李白起来走到皇帝面前，要来毛笔一挥而就，不用修改。

柳芳

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时，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耳，此君所念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写。（出《尚书故实》）

【译文】

李幼奇在开元年间在柳芳面前显示自己的才能，对柳芳念自己所作的百句诗。柳芳一边听一边记，然后用笔题在墙壁上，与李幼奇的原诗一字不差。柳芳对李幼奇说："这是我作的诗。"李幼奇非常惊奇，脸上露出不平的神色。过了一会柳芳对李幼奇说："同你开个玩笑，这是你刚才念的诗。"然后又请李幼奇念他所写的其它文章，柳芳全都能听一遍就背写下来。

王藻

王藻、王素，贞元初应举，齐名第十四。每偕往还通家，称十四郎（明抄本每偕往还通家称十四郎作每诣往还家通王廿四郎），或问，曰：藻、素也。（出《传载》）

王藻和王素在贞元初年参加科举考试，并列第十四名。每当他们一块前往世交朋友家时，人们都称他俩为"十四郎。"有人问谁是"十四郎"，回答说"王藻和王素。"

韩愈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时韩吏部愈为河南令，除职方员外，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兼来比素。（出传载）

【译文】

河南李素代替杜公兼，这时吏部的韩愈由河南令改任职方员外。他回到朝中以后，人们问他前后官员的才能和政绩怎么样。韩愈回答说："将兼来比素。"

李程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谟、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云：二年（明抄本作严）不知谟。（出《传载》）

【译文】

宰相李程主持政务时，严谟和严休都在尚书省任职。万年县令出现空缺，很多人都想去。李程说："二年不知'谟'。"

李吉甫

宪宗久亲政事，忽问京兆尹几员。李相吉甫对曰："京兆尹三员：一员大尹，二员少尹，以为善对。（出《国史补》）

【译文】

宪宗皇帝长时间亲自处理国家政务，忽然问有几名京兆尹。宰相李吉甫回答说："京兆尹有三名，一名叫'大尹'，二名叫'少尹'。"人都以为对答极妙。

王生

或问罗浮王生曰：为政难易？曰：简则易。又问儒释同否？曰。直则同。（出《国史补》）

【译文】

有人问罗浮的王生说："主持处理政务容不容易？"王生说："简政则容易。"又问儒家和佛教是否一样，王生回答说："坦诚直爽说穿了则一样。"

辛丘度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丘字原阙，据传载补）纾，杜元颖，同时为遗补。令史分直，故事但举其姓曰：辛、（辛字原阙，据传载补）丘、杜当入。（出《传载》）

【译文】

唐朝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纾和杜元颖同时为后补官员。令史为他们排列后补递进的顺序时故意按他们姓氏上的巧合排列推荐说："辛、丘、杜当入。"

温庭筠

会昌毁寺时，分遣御史检天下所废寺，及收录金银佛像。有苏监察者不记名，巡检两街诸寺，见银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归。人谓之"苏扛佛"。或问温庭筠：将何对好？遽曰：无以过"密陀僧"也。（出《尚书故实》）

【译文】

唐朝会昌年间大肆拆毁寺庙的时候，皇帝派御史检查各地毁寺的情况，同时收集金银佛像。有个苏监察，已经记不清名字了。他巡视检查两条街上的各个寺庙，见到一尺以下的银佛像，便藏到袖子里带回家。人们都叫他"苏扛佛"。有人问温庭筠，以什么来对应这三个字。温庭筠立即回答："没有比'密陀僧'更恰当的了。"暗喻"藏匿佛像的和尚。"

柳公权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也。"目御前蜀笺数十幅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锡锦彩二百匹，令宫人上前拜谢之。（出《摭言》）

【译文】

唐朝的柳公权在武宗皇帝的时候是宫廷内的官员。皇帝很长时间对一名宫内女官生气，皇帝将她叫来后对柳公权说："我对这个人很不满意，然而如果得到你的一篇作品，我就不再怪罪她了。"说完将御案上的几十张蜀郡产的纸递给他。柳公权不加思索，立即写成一首绝句："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皇帝很高兴，赏赐给他二百匹锦缎，并命令女官上前向他拜谢。

权德舆

权丞相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廋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廋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廋词何也？曰：隐语耳。语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谓也。（出《嘉话录》）

【译文】

丞相权德舆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并且还善于说"廋语"，也就是隐语。他与李二十六郎在马上相遇，互相用廋语问答说话，旁边的人都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有人问："什么是廋语？"权德舆说："就是隐语，不明说话，人如何去寻找。"人如何去寻找？这就是他说的话。

东方朔

汉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槛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两木林也，束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出《东方朔传》）

【译文】

汉武帝曾经招呼东方朔上殿猜隐语，当时上林献来一些枣。武帝用手杖敲击未央宫前的大殿门槛，说："叱叱，先生束束。"东方朔走过来说："是不是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东方朔见武帝以手杖敲击门槛两木，想到两木为林，束束相加为棗（枣），叱叱（谐音七七）为四十九。

又　东方朔

东方朔常与郭舍人于帝前射覆。郭曰：臣愿问朔一事，朔得，臣愿榜百；朔穷，臣当赐帛。曰：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朔曰：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扪，臣朔愚戆，名之曰蚊，舍人辞穷，当复脱褌。（出《东方朔传》）

【译文】

东方朔经常和郭舍人在汉武帝的面前猜迷，郭舍人说："我想问东方朔一件事，东方朔猜着了，我愿意挨一百下板子；如果东方朔猜不着。请赏赐我帛布。"接着他出谜语说："客来东方，且歌且行。不从门入，逾我院墙。游戏中堂，出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纷乱。格斗而死，主人受伤。是什么东西？"东方朔回答说："长嘴细身，昼伏夜出。喜肉怕烟，常所拍扪。臣朔愚笨，名之曰蚊。舍人辞穷，当脱裤子。"

李彪

后魏孝文皇帝尝殿会群臣酒酣欢极，帝因举卮属群臣及亲王等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妪瓮注砙，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思解此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彪。朝庭服彪聪明有如。甄琛和之亦速。（出《伽蓝记》）

【译文】

北魏的孝文皇帝曾经举行盛大的文武百官宴会，当酒喝得非常畅快高兴的时候，皇帝举杯向大臣和亲王们敬酒说："三三横，两两纵，谁能猜着赐金杯。"御史中尉李彪说："沽酒老妪瓮注砙，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说："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鼓城的王勰说："我猜谜底是个'習'（习）字。"高祖皇帝便把金杯赏赐给了李彪。官员们都佩服李彪聪明有见解，而甄琛和的也很快。

班蒙

唐太保令狐相绹，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观前壁所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双勾两日全。诸宾幕顾之，驻足良久，莫之能辨。独班蒙曰：一人岂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点去冰，水字；二人相连，天字；不欠一边，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无字；两日除双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乎？"众皆洗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称叹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出《桂苑丛记》）

【译文】

唐朝的太保衔宰相令狐绹离开朝廷镇守淮海的时候，带领班蒙和几位从事一同游览大明寺的西廊。他们忽然发现前面的墙壁上有题字，内容是："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一尺，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双勾两日全。"各位宾客和幕僚看了，站在那里很长时间，都无法解释。只有班蒙说："一人不是个大字吗；二曜是日月，不是明字吗；尺一为十一寸，不是寺字吗；点去水（冰），水字；二人相连，天字；不欠一边，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无（无）字；两日除双勾，比字。连起来不就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吗！"大家恍然大悟说："杨修破解'黄绢幼妇'隐语的奇异智慧也不过如此！"大家赞叹了一整天，又去询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去年有一个独自游览的客人题了这段隐语以后就走了，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

幼敏

陈元方

汉末，陈太丘实与友人期行，过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其子元方，年七岁，在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时，过申（明抄本申作中）不来，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遂入门不顾。（出《商芸小说》）

【译文】

汉朝末年，太丘陈实与朋友约定一同出门，过了约定的时间朋友没来，陈实便自己走了。陈实走了以后朋友才到，陈实的儿子，七岁的陈元方正在门外玩耍。陈实的朋友问陈元方说："你父亲在吗？"陈元方说："等你不来，已经走了。"陈实的朋友生气地说："不是人，与人约好一块走，却扔下别人自己走了。"陈元方说："你与父亲约定今天中午见面，过时不来，则是没有信用，当着儿子骂父亲，则是无礼。"陈实的朋友惭愧地下车去拉陈元方的手，陈元方走进门去不理他。孙策 吴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刘豫州备到，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转顾视孙之行步，殆不复前。（出《语林》）

【译文】

东吴的孙策十四岁那年去寿阳拜见袁术。刚到不一会儿。豫州牧刘备就来了，孙策要走。袁术说："刘豫州来和你有什么关系？"孙策回答说："不然，英雄互相妒忌。"说完就往外走。他从东面台阶下去，刘备从西面台阶上来，只是转头看孙策走路的资势，却不再往前走了。

钟毓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汁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出？"会对曰：战战栗栗，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昼寝，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时觉，且假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问之，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出《小说》，明抄本作出《世说》）

【译文】

钟毓和钟会从小就有美名。十三岁的时候魏文帝听到了他俩的名声以后，对他们的父亲钟繇说："叫你的两个儿子来。"于是钟毓和钟会按命令来朝见魏文帝。钟毓的脸上有汗水，魏文帝问他："你脸上为什么有汗？"钟毓回答说："战战惶惶，汗如水出。"又问钟会："你为什么不出汗？"钟会回答说："战战栗栗，汗出不来。"有一天，他俩的父亲白天睡觉，他俩一块偷散酒喝，他们的父亲觉察到了，仍然装睡观察他俩。钟毓先行礼后喝酒，而钟会是喝酒不行礼。父亲询问他俩，钟毓说："酒是礼仪用品，所以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你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本就是非礼的行动，所以用不着行礼。"

孙齐由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曰："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又问齐庄何字，答曰："齐庄。"公曰："欲齐何邪。"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答曰："圣人生知，故难慕。"庾公大喜小儿答对。（出《世说新语》）

【译文】

孙齐由和孙齐庄两个人小时候拜见庾公。庾公问齐由叫什么名字，齐由说："齐由。"庾公问："想要和谁'齐'啊？"齐由回答："同许由齐"。庾公又问齐庄叫什么名字，齐庄说："齐庄。"庾公又问："想要向谁看齐啊！"齐庄说："和庄周齐名。"庾公说："为什么不羡慕孔子而羡慕庄周呢？回答说："圣人生而知之，所以难以羡慕。"庾公对小孩的回答非常满意。陆琇 后魏东平王陆俟，代人也，聪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风。高崇见而赏之，谓朝臣曰："吾常叹其父智过其躯，此逾于父矣。"为相州刺史，迁太仆。馥子琇，年九岁。馥谓曰："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吾今年老，属汝幼童，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为嫡。（出《谈薮》）

【译文】

北魏的东平王陆俟是世袭的王位，他聪明而有谋略。他的儿子陆馥保留了父亲的风格，高宗皇帝看见他赞赏地对大臣们说："我经常感叹他父亲的才智超过了身体，而他的才智又超过了他父亲。"陆馥的官职是相州刺史，后来又改任太仆。他的儿子陆琇才九岁。陆馥对儿子说："你祖父东平王有十二个儿子，我是嫡传长子，继承了家业。我如今已经老了，将来属于你这个小孩。你能否担陆氏家族的首要继承人？"陆琇说："又不是斗力，何必担心年龄小。"陆馥很惊奇，把陆琇立为继承人。

王绚

宋王景，僧朗之子，美风貌，善玄言。与谢庄、张畅、何偃，俱有盛名。于是景文本名彧。与明帝名同，故称字。长子绚年五六岁，警悟。外祖何尚之赏异焉。尝教读《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因戏之曰：可改邪邪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为戏，便可道草翁之风则舅。论语曰：草上之风则偃，偃尚之子也。绚卒于秘书丞。（出《谈薮》）

【译文】

刘宋时代的王景是王僧朗的儿子，他的相貌俊美，风度高雅，善于讲精微玄妙的语言。他和谢庄、张畅、何偃，都很有响亮的名声。原来王景的名字叫王彧。因为与明帝同名。所以改成"景"字。王景的长子王绚才五六岁，就非常机敏聪慧。他的外祖父何尚之很欣赏他，曾经教他读《论语》。念到"郁郁乎文哉"一句，同他开玩笑说："可以改成'邪邪乎文哉'吗？"王绚应声回答说："尊贵人物的名字，怎么可以开玩笑。那么也可以说'草翁之风则舅'了。"《论语》上有"草上之风则偃"一句，而"偃"是何尚之的儿子。王绚后来担任秘书丞。死在任职期间。

萧遥欣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少有神采干局。为童子时，有一小儿左右弹飞鸟，未尝不应弦而下。遥欣谓之曰：凡戏多端，何急弹此？鸟自云中翔，何关人事？小儿感之，终身不复捉弹。尔时年十一。士庶多竞此戏，遥欣一说，旬月播之，远近闻者，不复为之。（出《谈薮》）

【译文】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从小就有神采和办事的才能。他还是儿童时，看见有一个小孩在附近用弹弓射杀飞鸟，没有不应声而落的。萧遥欣对他说："游戏的玩法很多，为什么要把飞鸟打下来。鸟儿在云中飞翔，哪里碍着人的事了！"孩子受了感动，终身不再打鸟。当时萧遥欣才十一岁。当地的民众都愿意打鸟比赛取乐，萧遥欣的话，在一个月的时间传播开来，远近的人们听了，从此不再打鸟。

房氏子

唐韦陟有疾，房尚书琯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籍茵毯，房氏子袜而登阶，侍婢皆笑之。举朝以为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的韦陟生病了，尚书房琯派子弟去探望。来到韦陟的卧房，地上全都铺着毛毯。房氏子弟穿着袜子登上台阶走了进去，奴婢们全都嘲笑他们。满朝的官员都认为，韦陟的家庭尊贵富足，房琯的家庭清廉朴素，都是人们乐于称道的好事。

张琇

张童子者名琇，审素之子也。开元二十二年，琇杀殿中侍御史杨万顷于阙下，复父仇也。初审素受赇事发，诏万顷按之。万顷按审素过入，故坐诛，家属徙边。琇会赦得还，时未冠，乃追复前怨，与其弟瑝手刃万顷于都城。闻者骇之。帝嘉其孝，将释之。有司以专杀抗论，琇坐死。时人哀之，葬于邙山，为疑冢焉：盖惧杨宗之所发也。故虞部员外郎顾云诔之曰："冒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且从古以来，谁人不死？得其死矣，夫可恨欤？"（出《顾云文集》）

【译文】

少年张琇是张审素的儿子。开元二十二年张琇在皇宫门外杀死了殿中侍御史杨万顷，报了父仇。当初张审素受贿的事情泄露，由杨万顷审理。杨万顷在审理中偏激有过失。导致了张审素被诛杀，家属迁往边远地区。张琇遇到大赦回到京城时，还未成年。他为了复仇和弟弟张琇把杨万顷刺杀于京城。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惊讶。皇帝赞赏他的孝心，想要释放他。办案机关以他是故意杀人提出异议，最后将张琇处死，张琇被葬在邙山，没有标明坟墓的位置，因为怕杨万顷家里的人掘墓。虞部员外郎顾云写了一篇悼念张琇的文章说："冒犯法律复仇，实在难逃刑法的追究，舍身忘死尽孝，符合仪礼周礼。况且从古以来，谁人不死。死得其所，了却恩怨。"

浑瑊

浑太师瑊年十一，随父释之防冬。朔方节度张齐丘戏问："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效。（出《国史补》）

【译文】

太师浑瑊十一岁的时候，随父亲浑释之参加冬季边境防卫，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同他开玩笑说："带乳母来了吗？"当年浑瑊就立下了突袭破敌的功劳。二年后，在攻破石堡城和收复龙驹岛的战役中，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贾逵　李百药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苏颋　刘晏　林杰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铉　李琪　刘神童　路德延　韦庄

贾逵

汉贾逵五岁，神明过人。其姊韩瑶之妇，瑶无嗣，而妇亦以贞明见称。闻邻里诸生读书，日抱逵隔篱而听，贾逵静听无言，姊以为喜。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穷困，不曾有学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邪？"逵曰：忆姊昔抱逵往篱下，听邻家读书，今万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史遍通。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受经文。赠献者积廪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为舌耕。（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汉朝的贾逵五岁的时候就聪明过人。他的姐姐是韩瑶的妻子。韩瑶没有儿子。逵的姐姐以贞节贤明出名。她听到邻居家的孩子们读书，便每天抱着贾逵隔着篱笆听。贾逵静静地听别人读书，一句话也不说，姐姐很高兴。贾逵十六岁的时候，就会背诵诗书礼易春秋"六经"。姐姐对他说："我们家很贫穷。从来没有过学者上门，你是怎么知道天下有'三坟五典'等书籍，并且背诵得一句不差的？"贾逵说："当初姐姐抱我在篱笆下听邻居家孩子读书，我便记住了，所以如今全都能一句不差的背诵下来。"贾逵剥下院子里桑树的皮当作纸张，或者将字写在门扇或墙壁上，一年以后便把各种经典著作和历史书籍全都读了一遍。这时各地的学生不远万里来向他拜师学习，还有的人背着子孙来送给他教育。他认真地教这些学生读书，学生及家长所赠送的钱物和粮食装满了仓库。人们说："贾逵不是用力气耕田种地来取得收获，而是用嘴讲授经史，一辈子用舌头耕种。"

李百药

唐李百药七岁能属文。齐中书舍人陆琇，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说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并称无其事。百药进曰："传称禹阝人籍稻，注云。禹阝国在琅邪开阳县。"人皆惊喜云：此儿即神童。百药幼多疾，祖母以百药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竖，亦皆吟讽。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筑山，文酒谭宾，以尽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迁中书舍人，三代皆掌制诰。安期孙义仲又为中书。（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的李百药七岁就会写文章。他的文章和中书舍人陆琇齐名。有一次他的父亲设宴请客，有人谈论起徐陵的文章，说到其中的一句："收割琅邪的稻谷"。在座的人都不理解，说没有这一回事。李百药在旁边说："《春秋》记载。禹阝国曾耕种稻谷，禹阝国在琅邪开阳县境内。"大家都惊喜地说："这个孩子真是神童啊！"李百药从小多病，祖母给他起名叫"百药"。他是名臣的后代。继承了先辈的才能和品德，四海之内的著名人士没有不佩服他的。他文章写得既华美又深刻，尤其擅长写五言诗。不论是砍柴的孩子，还是放牛的儿童，他都赞美歌颂。他告老还乡以后，更加怡然自得，砍柴耕种，宴请朋友，谈论诗文，尽情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活了八十五岁，从前因为奉和太宗帝的诗篇。大宗皇帝在写给他的亲笔信中说："你为什么身体老了，而才能和智慧仍以壮年；为什么牙齿旧了，而文章和思想富有新意？"李百药的儿子李安期，永徵末年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三代人全都负责起草管理皇帝的诏书。李安期的孙子李义仲又成为中书舍人。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岁能属文。清才浚发，构思无滞。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会府帅宴于滕王阁。时帅府有婿善为文章，帅欲夸之宾友，乃宿构滕王阁序，俟宾合而出之，为若即席而就者。既会，帅果授笺诸客，诸客辞。次至勃，勃辄受。帅既拂其意，怒其不让，乃使人伺其下笔。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帅曰："此亦老生常谈耳。"次曰："星分翼轸，地接衔庐。"帅沈吟移晷。又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帅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译文】

王勃的字叫子安，六岁能写文章，并且文思敏捷，构思巧妙，他十三岁的时候去江西看望父亲，出席府帅在滕王阁举行的宴会。府帅的女婿文章写得很好，府帅想要在宾客面前夸耀。他叫女婿预先构思了"滕王阁序"，准备等到宾客聚会时再当众写出来，说成是即席而作的。到了宴会上，府帅果然分发纸张给各位宾客，大家都推辞不要。轮到王勃，王勃却接了下来。府帅见王勃违背了他的意思，心里对王勃毫不谦让的态度很生气，便叫人观看王勃写了些什么，一开始，有人报告他说，王勃写的是："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府帅说："这是老生常谈啊！"接着报告他说："星分翼轸，地接衔庐。"府帅沉默深思了很久。又来人告诉他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府帅说："这已经是不朽的名作了！"

元嘉

元嘉少聪俊，右手画圆，左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绝：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出《朝野佥载》）

【译文】

元嘉很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能够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中背诵文章，眼睛数群羊的数目，心中构思四十个字的诗，脚趾夹笔书写五言绝句，六件事可以同时进行。绰号叫"神仙童子"。

毛俊男

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赐衣裳放还。人皆以为精魅所托。其后不知所终。（出《朝野佥载》）

【译文】

并州人毛俊生下一个男孩，四岁的时候被武则天召进宫去测验识字，《千字文》全都能背着写出来，武则天赏赐给他衣服以后放他回家去了。人们都认为这孩子是神灵鬼怪托生的，后来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苏颋

苏瑰初未知颋，常处颋于马厩中，与佣保杂作。一日，有客诣瑰，候厅事，颋拥彗趋庭，遗堕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诗也。其词云："指头十颋墨，耳朵两张匙。"客心异之。久而瑰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咏其诗，并言形貌，问瑰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瑰备言其事，客惊贺之，请瑰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瑰自是稍亲之。适有人献瑰兔，悬于廊庑之下。瑰乃召颋咏之，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殚，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瑰大惊奇，骤加顾礼。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苏瑰一开始不知道儿子苏颋的才学，经常让他在马厩里和佣人一起干杂活。有一天，有客人来拜访苏瑰，等候在客厅里。苏颋抱着扫帚在庭院里走过，怀里掉下一个本子。客人取过来一看，是一首描写给绅门富豪作奴仆的南海国人"昆仑奴"的诗，诗里写道："指头十颋墨，耳朵两张匙。"客人心中很奇怪，过了一会苏瑰出来陪伴客人，客人在说笑的时候，念了这两句诗，并讲述了苏颋的体形相貌，问苏瑰是什么人，是不是苏的远亲。苏瑰讲述了苏颋的情况，客人惊奇地祝贺他，让他送苏颋去读书，认为苏颋一定会成为苏家有出息的好儿子。从此苏瑰对苏颋稍稍好了一点。有一次，有人送给苏瑰一只兔子，悬挂在房檐。苏瑰命令苏颋作歌咏兔子的诗。苏颋立刻写出一首诗说："兔子死阑殚，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苏瑰非常惊奇，于是给苏颋拿学费，送他去读书。从此苏颋的学问天天增长，文章超过了同时代的人。

刘晏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形状狞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中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明抄本得作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出《明皇杂录》）

【译文】

玄宗到勤政楼观看各种伎艺节目，有上百名歌手参加演出。朝廷的文艺机构"教坊"有个王大娘，善于用头顶百尺高竿，竿上放一个木山，形状好像海上的仙山。然后再让小孩手里拿着红色的木棍，在木山上歌舞不停。这时刘晏才十岁，因为是神童，被任命为秘书正字。他相貌丑陋，但聪明过人。皇帝将他叫到楼中的帘子下面，贵妃将他抱坐到膝盖上，为他涂脂抹粉，为他梳头。玄宗皇帝问他："你身为秘书正字，纠正了几个字？"刘宴说："天下字全都可以纠正，只是朋字不能纠正。"贵妃命令他歌咏王大娘顶竹竿。刘晏应声说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皇帝和贵妃娘娘，以及诸位侍妾、宫女欢笑多时，声音传到外边，玄宗皇帝命令赏赐给刘晏象牙笏板和黄文袍。

林杰

林杰字智周，幼而聪明秀异，言发成文，音调清举。年六岁，请举童子。时（原父作文，据明抄本改）肃为闽府大将，性乐善，尤好聚书，又妙于手谭，当时名公多与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门。廉使崔侍郎千亟与迁职，乡人荣之。杰五岁，父因携之门脚，至王仙君霸坛，戏问童子能是乎？杰遂口占云：羽客已归云路去，丹炉草木尽凋残。不知千载归何日，空使时人扫旧坛：父初不谓眇岁之作，遽臻于此。群亲益所惊异，递相传讽，乡里喧然。自此日课所为，未几盈轴。明年，遂献唐中丞扶。唐既伸幅窥吟，耸耳皆吹，命子弟延入学院。时会七夕，堂前乞巧，因试其乞巧诗。杰援毫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唐惊曰："真神童也。"以是乡人群来求看，填塞门巷。杰又精于琴棋及草隶书，俱自天然，不假师受。唐因与宾从棋，或全局输者。令罩之勿触，取童子来，继终其事。杰必指踪出奇，往往返胜。曲尽玄妙，时谓神助。后复业词赋，颇振声问。有仙客入壶中赋云：仙客以变化随形，逍遥放情。处于外则一壶斯在，入其中则万象俱成。飞阁重楼，不是人间之壮。奇花异木，无非物外之名。至九岁，谒卢大夫贞、黎常侍殖，无不嘉奖。寻就宾见日，在宴筵。李侍御远、赵支使容深所知仰，不舍斯须。和赵支使詠荔枝诗尤佳，云：金盘摘下排朱果，红壳开时饮玉浆。刘副史立作奇童传，刘制使重为序，以贻之。至年十七，方结束琴书，将决西迈。无何七月中，一旦天气澄爽，书堂前忽有异香氛氲，奇音响亮。家人出户观，见双鹤嘹唳，盘空而下，雪翖朱顶，徘徊庭际。杰欣然舍笔，跃下庭前，抱得一只。其父惊讶，恐非嘉兆，令促放，逡巡溯空而去。亲邻闻兹，咸来贺肃曰："家藏书栉比，乃类筵鳣之表祥也。"及夕，杰偶得疾，数日而终。则知杰乃神仙谪下人世，魂灵已蜕于鹤耳。不然者，何亡之速也？（出《闽川士传》）

【译文】

林杰的字叫智周。他从小就十分聪明伶俐，出口成章，音调响亮。他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名声。他的父亲林肃是闽府的大将，性格快乐善良，尤其喜欢收藏书籍，又精通下围棋，当时的社会名流都愿意和他结交。等到林肃有了儿子，更加光耀门庭。廉使崔千升任侍郎，家乡的人都引以为荣。这时李杰五岁，父亲带着他访客，走到王仙君霸坛。有人开玩笑说："小孩子能行吗？"李杰当即作诗念道："羽客已归云路出，丹炉草木尽雕残。不知千载归何日，空使时人扫旧坛。"他的父亲一开始也没想到，小孩子作诗竟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亲属们更加惊异，相互传递朗诵，震动了附近的人们。从此他每天的功课，就是写几首诗。第二年，李杰将自己写的诗歌献给中丞唐扶。唐扶打开观看朗诵，非常欣赏，命令将他以子弟的身份送入学院读书。这一天来到七月初七，妇女们在堂前穿针乞巧诗。唐扶考试李杰作乞巧诗。李杰拿起笔写道："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线几万条。"唐扶惊奇地说："真是神童啊！"附近的人们都来观看神童，把大门和胡同都塞满了。李杰还精通弹琴，下棋和草书、隶书书法，全都是天生就会，没有经过老师的传授。唐扶与客人下棋，遇到败局已定的时候，便叫人把棋局盖上，不许乱碰，然后叫李杰来接过残局继续下。李杰往往能出奇制胜，挽回败局，棋路非常精妙，人们都认为有神仙暗中相助。后来李杰又钻研词赋，也创出很大的声名。他写的一篇《仙客入壶赋》说："仙客以变化随形，逍遥放情。处于外财一壶斯在，入其中则万象俱成。飞阁重楼。不是人间之状；奇花异木，无非物外之名。"到了九岁，他去拜见大夫卢贞、常侍黎殖，没有不夸奖他的。过了几天，在宴请宾客的宴席，侍郎李远和支使赵容也知道了他的名声，他和支使赵容的一首咏荔枝的诗尤其精采，诗中说："金盘摘下排朱果，红壳开时饮玉浆。"副史刘立为他作了"神童传"，制使刘重为其写序，然后赠送给他。李杰到十七岁时，不再弹琴看书，准备西行游玩。没想到七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晴朗，书房前忽然有一股奇异的香气弥漫开来，又听到响亮的鸣叫声。家里的人跑出去一看，有两只仙鹤鸣叫着从天空盘旋而下。雪白的羽毛，朱红的头顶，在庭院中徘徊。李杰高兴的放下笔，跑到庭前，抱住了一只。他的父亲感到很惊讶，认为不一定是吉兆，叫他赶快放开。不一会，两只白鹤飞向空中。亲戚邻居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赶来向李肃祝贺。他们说："家中收藏的图书十分丰富，乃是丰盛富足的象征啊。"到了晚上，李杰突然得病，数日后死了。这时人们才知道，李杰原来是被贬到人间的仙人，那一天他的灵魂已经依附在仙鹤身上。不然的话，怎么会死得那么快。

高定

高定，真公郢之子。为易合八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八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外传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时人多以小字称。初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出《国史补》）

【译文】

高定是真公高郢的儿子，精通易和八出，用来画八卦，上圆下方，八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全都具备了，他著述了《易经》外编二十二篇。他的小名董二，人们大都称呼他小名。高定七岁那年读《尚书》，读到"汤誓"一篇，他问父亲说："为什么臣子要讨伐君王呢？"父亲回答说："执行天命，顺应民心。"高定又问："用天命则说是受赏于祖先，不用天命就杀戮于社祭前。这怎么是顺应民心呢？"父亲无法回答。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陟大痴耳。"吉甫归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读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出《北梦琐言》）

【译文】

李德裕天赋才智出众，宪宗皇帝很喜欢他，将他抱坐在自己的膝盖上，他的父亲李吉甫经常在同事面前夸奖他机敏善辩。宰相武元衡召见李德裕。问李德裕说："你在家喜欢看什么书？"意思是看他的志向是什么。李德裕不回答。第二天，武元衡告诉了李吉甫。并开玩笑说："这个孩子是个呆子。"李吉甫回去以后责备李德裕，李德裕说："武元衡身为皇帝的辅政大臣，不问如何治理国家，而问读什么书，读书有成的人均担任礼部的职务。他的话不合适，所以我不回答。"李吉甫第二天又告诉了武元衡，武元衡非常惭愧。由于这件事，李德裕的声名迅速传播开来。

白居易

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识之无二字，乳媪试之，能百指而不误。间日复试之，亦然。既能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掌贡闱，居易求试，一举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习性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为时楷式，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会宪宗新即位，始用为翰林学士。（出元祯《长庆集序》）

【译文】

白居易是白季庚的儿子，他刚生下来不久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能默认"之无"二字，乳母考他，他能够准确地用手指认百次而不出现错误。隔一天再考他，仍然一样。会说话以后，他读书非常用功，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五岁时就学懂声调韵脚，十五岁就能作诗赋。二十七岁被推荐参加考取进士。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主持科举考试，白居易一举便被录取。第二年，选拔官员他又被录取。从此他作了《性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均成为当时的典范文章。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争着传抄他的文章。宪宗皇帝即位，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崔铉

魏公崔相铉，元略之子也。为童儿时，随父访于韩公滉。滉见而怜之。父曰："此子尔来诗道颇长。"滉乃指驾上鹰令詠焉。遂命笺笔，略无伫思，于是进曰："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滉益奇之。叹曰："此儿可谓前程万里也。"大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庙，三拥节旄。大中咸通之中，时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罢，谓侍臣曰："崔铉真贵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镇江陵，辟为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既入京，登上第，俄升翰苑。李未离荆渚，崔既秉钧衡，李乃驰笺贺之曰："某早拜光尘，叨承眷与，深蒙异分，屡接清言。幸曾顾于厚恩，俯见循于末契。去载分麾南楚，拜节西秦。思贤方詠于嘉鱼，栖止实惭于威凤。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存陶镕之下。光生邻部，喜溢辕门。岂唯九土获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记李骘之词也，于今播于众口。（出《南楚新闻》）

【译文】

魏公宰相崔铉是崔元略的儿子，他小时候跟他父亲去拜访韩滉，韩滉见了很喜欢他。他父亲说："这个孩子近来作诗能力有很大进步。"韩滉便指着架上的鹰叫他歌咏。崔铉接过纸笔，不加思索，很快就写完了。他的诗是："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韩滉更加惊奇，感叹着说："这个孩子可以说是有万里前程啊！"大历三年崔铉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时被录取。果然长期在朝廷当官，多次担任重要职务。大中咸通年间，很注重官员的才能品德。宣宗皇帝上朝回来对宦官说："崔铉真贵人，裴休真贫寒。"当初李石镇守江陵时，召募崔铉为士兵。崔铉拂袖而去，来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不久成为翰林学士。李石一直没有离开江陵，崔铉执掌评量人才的权力以后，李石写信向他祝贺说："我早就目睹了你的风采，承蒙你的热心照顾，深受你的特殊关怀。昔日同你多次清谈，有幸得到你的厚恩，低头就想起我们的情谊。如今我仍在江陵，你却去了京城。思贤方咏于嘉鱼，栖止实惭于威凤。当初在酒宴上，曾陪着你畅快地喝酒。将幕未移，已存陶镕之下，光生邻部，喜溢辕门。岂唯九土获安，斯亦一方多幸。"这是掌记李骘记载下来的，如今已经过众口传播开来。

李琪

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广明中佐王铎滑州幕。琪生而敏异，十岁通六籍。遂博览文史。如寤宿习。十三，词赋诗颂，大为时贤亲赏。府帅王铎闻而异之。然每见所作。亦有疑志。铎尝留其父敬及幕府帅饮，密遣人以汉祖三杰赋题试之，俟毕持去。赋尾云："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铎骇曰："此儿大器也。"将欲发其文价，乃以赋示坐客，一席称奖。他日总角谒铎，铎顾曰："适蜀中诏到，用夏州拓跋思恭为京北收复都统，可作一诗否？"即秉笔立制云："飞骑经巴栈，鸿恩及夏台。将从上天去，人自日边来。此处金门远，何时玉辇回。早平关右贼，莫待诏书催。"铎益奇之，因执琪手曰："此真凤毛也。"时年十四岁。明年丁母忧，因流寓青齐间。然糠照薪，俾夜作昼，览书数千卷，间为诗赋。唐僖宗再幸梁洋，窃赋云："哀痛不下诏，登封谁上书。"至昭宗庙。联中科第。又忽忽不乐，恨未得转四体，为训诰之语。及梁祖受禅，琪始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学士。（出《李琪集序》）

【译文】

李琪是豪门贵族的后代，他的父亲李敬是唐朝广明中佐滑州王铎的参谋。李琪生下来就特别聪明，十岁就懂了诗书礼乐春秋"六经"，然后又博览文史群书，无论是睡觉和休息的时候都不忘学。十三岁的时候所作的词赋诗颂，就得到亲戚朋友的赞赏。府帅王铎听到后感到奇怪，每次看到李琪的诗作，都抱有怀疑。王铎曾经留下李琪的父亲在府内喝酒，暗中派人以"汉高祖手下三杰"为题目去考试李琪作赋。等到李琪作完了，拿回来交给王铎，赋的末尾写道："得到人才就昌盛，不是贤士不要与之共事。像三国"一龙三友"一样的朋友非常珍贵，如鼎足一样支撑局面的大臣要格外器重。项羽之所以失败灭亡，主要是有范增而不用。"王铎惊奇地说："这个孩子能成为大器啊！"想要抬高他的文章的声价，便将他作的赋拿给座上的官员客人们看，大家全都称赞夸奖。有一天李琪去拜见王铎，王铎看着他说："正好蜀中的公文到了，任用夏州拓跋思恭为京北收复都统。你能以此为题材写一首诗吗？"李琪拿过笔立即写成一首诗："飞骑经巴栈，鸿恩及夏台。将从天上去。人自日边来。此处金门远。何时玉辇回。早平关右贼，莫待诏书催。"王铎更加惊奇，握着李琪的手说："你真是少有的人才啊！"这时李琪才十四岁。第二年，他母亲死了，他家搬到青齐一带居住。他烧米糠和木柴照明，将夜间当作白天，看书数千卷，同时写了不少诗赋。唐僖宗再次巡视梁洋时，李琪私下写了一篇赋说："哀痛不下诏，登封谁上书。"到昭宗时，李琪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过后他又忽然不高兴了，恨自己没有分别用四种字体书写训导文章和诏书等考试文章。等到后梁的太祖皇帝接受皇位时，李琪从前殿中侍御史，提拔为翰林学士。

刘神童

刘神童者，昭宗朝以乡荐擢第，时年六岁矣。帝召于便殿复试之，神童朗讽经书，初无微误，帝大称，因掇御盘果实赐之。左右侍臣，俱有羡色。故都官郑谷赠之诗曰："习读在前生，僧谭足可明。还家虽解苦（明抄本苦作喜），登第未知荣。时果曾沾赐，春关不任情。灯前犹恶卧，呓语诵书声。"（出《郑谷诗集》）

【译文】

刘神童在昭宗当皇帝的时候，经推荐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当时只有六岁。皇帝将他叫到偏殿复试，他背诵经典著作没有一点差错。皇帝大为称赏，拿御盘中的水果给他吃，左右的官员均流露出羡慕的神色。都官郑谷赠诗说："习读在前生，僧谭足可明。还家虽解苦，登第未知荣。时果曾沾赐，春关不任情。灯前独恶卧，呓语诵书声。"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岩相之犹子也。数岁能为诗。居学舍中，尝赋芭蕉诗曰：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诗成，翌日传于都。会儋州坐事诛，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举擢第，大有诗价。又为感旧诗曰："初骑竹马咏芭蕉，尝忝名卿诵满朝。五字便容过绛帐，一枝寻许折丹霄。岂知流落萍蓬远，不觉推迁岁月遥。国境永宁身未立。至今颜巷守箪瓢。"天佑中，授左拾遗。会河中节度使朱友谦领镇，辟掌书记。友谦初颇礼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骄慢，动多忤物。友谦稍解体。德延乃作孩儿诗五十韵以刺友谦。友谦闻而大怒，有以掇祸。乃因醉沉之黄河。诗实佳作也。尔后虽继有和者，皆去德延远矣。诗曰："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鴡雏金旋系，獢子采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鹘裹，袖学拓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宝匣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毡。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敲迎使鼓，箸拨赛神絃。帘拂鱼钩动，筝推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欠声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榾柮，朝聚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石岂，相效放风旋。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迳，争球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隈树捉鸣蝉。平岛跨跷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迳属斤，峰穴绕阶填。樵唱回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逾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颠。"

【译文】

路德延是儋州路严相的侄子，他九岁就能作诗。他在学里作了一首歌咏芭蕉的诗说："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诗成以后，第二天就在京城流传开来。路严相在儋州获罪被诛杀，影响路德延长时期无法出人头地。直到光化初年，他才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从此诗的声价大增。这时他又作了一首"感怀芭蕉"的诗说："初骑竹马咏芭蕉，尝忝名卿咏满朝。五字便容过绛帐，一枝寻许折丹霄。岂知流落萍篷远，不觉推迁岁月遥。国境永宁身未立，至今颜巷守简瓢。"天佑年间，他被任命为左拾遗。后来他又随同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离开朝廷去担任书记。朱友谦一开始对他很尊敬，然而路德延天性轻慢骄傲，办起事来总是违背朱友谦的意思，朱便开始讨厌他，路德延作了一首五十韵的"孩儿诗"讽刺朱友谦。朱友谦知道以后非常生气，有人乘机挑拨，朱友谦把路德延扔到了黄河里。路德延的这首诗确实是佳作，虽然后来不断有人用原韵和诗，但都与路德延的诗相差太远。路德延的原诗是："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鴡雏金旋系，獢子采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鹘里，袖学拓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宝匣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带靴毡。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敲迎使鼓，箸拨赛神絃。帘拂鱼钩动，筝推雁柱偏。棋图添画路，笛管欠声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榾柮，朝聚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石岂，相效放风旋。旗小裁红绢，画幽裁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绳弦。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迳，争球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隈树捉鸣蝉。平岛跨跷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径属斤，蜂穴绕阶填。樵唱回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逾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颠。"

韦庄

韦庄幼时，常在华州下圭阝县侨居，多与邻巷诸儿会戏。及广明乱后，再经旧里，追思往中，但有遗踪。因赋诗以记之。又途次逢李氏诸昆季，亦尝赋感旧诗，下圭阝诗曰："昔为童（童下原有重字，据明抄本、许本删）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招他邑客来还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无处问，夕阳衰草尽荒丘。"又逢李氏弟兄诗曰："御沟西面朱门宅，记得当时好弟兄。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雏手脚轻。今日相逢俱老大，忧家忧国尽公卿。"

【译文】

韦庄小时候经常到华州下圭阝县寄居，他很喜欢和胡同里邻居家的小孩在一起作游戏。等到广明之乱以后，他又回到这里，回想起往事，看到熟悉的景物，便作了一首诗作纪念。在途中他又遇到了小时候的朋友李家兄弟，于是又作了一首感怀旧事的诗。在下圭阝作的诗是："昔为童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偷学暂登楼。招他邑客来还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无处问，夕阳衰草尽荒丘。"遇到李家兄弟作的诗是："御沟西面朱门宅，记得当时好弟兄。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雏手脚轻。今日相逢俱老大，忧家忧国尽公卿。"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乐广　刘仁轨　娄师德　李勣　李日知　卢承庆　裴冕　郭子仪　宋则

乐广

晋乐令广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乂，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处朝望，加有婚亲，小人谗于长沙。尝问（问原作闻。据明抄本改。）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意。（出《世说新语》）

【译文】

晋惠帝时，尚书令乐广的女儿嫁给成都王、大将军司马颖。成都王的哥哥长沙王司马乂在朝廷很有权势，担心成都王危及他的地位，准备起兵攻打。长沙王是一个亲近小人疏远智者的人。凡在朝廷做官的人，都感到害怕。乐广不仅有戚望，而且和成都王又有亲戚关系。所以就有人向长沙王进谗言，说他的坏话。这话传到乐广耳里，乐广神态自若，缓缓地说："我怎么可能帮成都王呢，我只有一个女儿在他那里，可是我在洛阳还有五个儿子啊。我不能用五个儿子的性命做交易。"长沙王听了，认为有理，不再怀疑他。

刘仁轨

唐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皆多刘而鄙戴。时有一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顾左右曰："此刘仆射？戴仆射？"左右以戴仆射言。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后，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所复闻，当其在时，事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出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箧，阅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高宗时，刘仁轨做左仆射，戴至德做右仆射。大家都尊崇刘仁轨而鄙视戴至德。当时有一位老妇人呈递申述状，戴至德刚要下笔批示。老妇人向左右的人们问，这是刘仆射还是戴仆射？属下告诉她这是戴仆射。老妇人忙上前说："这是不管事的仆射，把诉状还给我。"戴至德一笑，让人把诉状还她。在职期间，戴至德没什么明显的业绩。在皇帝和同僚面前，也不善于言词。他死后，唐高宗很痛惜。说："自从我失去戴至德，再也听不到意见了。他在的时候，我有不对的地方，从不放过。"高宗把戴至德陈事的奏章拿出来，竟有满满的一匣子。高宗一边看一边流着眼泪，大家才知道戴至德是这样一位值得尊重的人。

娄师德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责之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检校营田，往梁州，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令众。乡人谒尚书，欲救之。尚书曰："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渠。"明日宴会，都督与尚书："犯国法俱坐。"尚书（尚书二字上原有谓字。据朝野佥载五删）曰："闻有一人犯国法，云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都督遽令脱枷至。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碟堆饼与之曰："噇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从此舍之。后为纳言平章事。父（明钞本父作又）检校屯田，行有日矣，谘执事早出，娄先足疾，待马未来，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须臾，有一县令，不知其纳言也，因诉身名，遂与之并坐。令有一丁，远觇之，走告曰："纳言也。"令大惊，起曰："死罪。"纳言曰："人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令因诉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书表状亦得，眼实不暗。纳言曰："道是夜书表状，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令大惭曰："愿纳言莫说向宰相。纳言南无佛不说。公左右皆笑。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索马，判官谘，意家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祇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涴却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娄目送之，谓判官曰："与公踬顿之矣。"众皆怪叹。其行事皆此类。浮休子曰：司马徽、刘宽，无以加也。（出《朝野佥载》）

李昭德为内史，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可（明钞本作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乃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师德弟拜代州刺使，将行，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遽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后，虽有人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为兄忧。"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人唾汝者，发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恶而拭，是逆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如？"弟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宠禄。（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纳言娄师德，是郑州人。作兵部尚书时，巡视并州。入境后。近处的县令们都来迎接并且随行。中午到了驿站，恐怕人多打扰，就让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吃的是精细的白米饭，而别人吃的却是粗糙的黑米饭。便把驿长叫来，责备说："你为什么用两种米来待客？"驿长很惶恐，说："一时搞不到细米，我该死。"娄师德说："这不好，客人不应分成等级。"便换了黑米饭和大家一起吃。次后，到梁州去考查屯田。和他同乡同姓的一个人在那里作屯田官，犯了罪。都督许钦明准备杀他以儆效尤。那个人来见娄师德，请他说情。娄师德说："犯了国法，就是我的亲儿子，也不能放过，何况你？"第二天宴会上，许钦明对娄师德说："犯了国法都要受到惩处。"娄师德说："我听说有一个人犯了国法，说是我的同乡，我其实根本不认识他。但是，我小时候同他父亲一起放过牛。请都督不要因为我而失法度。"许钦明立即让人给那个人去了刑具，带到大厅。娄师德严词训斥说："你辞别父母，来求官职。但是做了官，却不干净，你知道下场吗？"拿了一盘饼给他，说吃去罢，作个饱鬼。许钦明于是开释了那个人。娄师德后来升为纳言平章政事（相当于宰相）又一次巡察屯田。出行的日子已经定了，部下随行人员已先起程。娄师德脚有毛病，坐在光政门外的大木头上等马。不一会儿，有一个县令不知道他是纳言，自我介绍后，跟娄师德并坐在大木头上。县令的手下人远远瞧见，赶忙走过来告诉县令，说："这是纳言。"县令大惊，赶忙站起来赔不是，并称："死罪。"娄师德说："你因为不认识我才和我平坐，法律上没有犯死罪这一条。"县令说："有一个叫左嶷的人，以其年老眼神不好请求解职。其实这个人的辞职书就是晚上写的，眼睛并没大病。"娄师德取笑他，说："可不是，那个人说他晚上眼神不好，你呢，大白天不认识宰相。"县令很惭愧，说："请纳言千万别给我宣传，你就是老佛爷了。娄师德左右的部下们都笑了。到了灵州，在驿站吃完了饭，娄师德让人牵来马。他的判官（副手）说："你吃过了饭，我们连水也没喝上呢，根本没人答理。娄师德说："我就不下马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便叫来驿长批评说："判官同我有什么分别，你竟敢不供给？拿板子来。"吓得驿长连忙叩头。娄师德说："我要打你一顿，是一件小事，但丢了名声。如果我告诉你的上司，他们就会杀你，我暂且放过你吧。"驿长叩头流汗，狼狈而去。娄师德望着他的背影，跟判官说，"我替你出气了。"大家都叹息。娄师德做事，大致如此。浮休子说，司马徽、刘宽也超不过他。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师德肥胖，走得慢。李昭德好几次停下来等他，他还是赶不上。李昭德生气发怒，说："你这个只配种地的臭家伙。"娄师德听了也不发火，笑道："我可不就是个种过地的人吗，如果我不是种地的人，还有谁是呢？"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娄师德说："我的才能不算高，做到宰相。现在你呢，又去做很高的地方官。有点过分了，人家会嫉妒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他的弟弟跪下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也不敢还嘴，把口水擦去就是了。我以此来自勉，绝不让你不放心。"娄师德说："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唉，人家拿口水唾你，是人家对你发怒了。如果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不满。不满而擦掉，使人家就更加发怒。应该是让唾沫不擦自干。怎么样？"他弟弟会心地笑了。武则天当政时，娄师德也没有失去宠禄。

李勣

唐英公李勣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来辞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及期而至，郎中并在傍。番官至辞，英公嚬眉谓之曰："汝长生不知事尚书侍郎，我老翁不识字，无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负愧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慌惧，遽问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须臾引入，注与吏部令史。英公时为宰相，有乡人尝过宅，为设食，客人裂却饼缘。英公曰："君大年少，此饼，犁地两遍熟，檕下种锄埘，收割打扬讫，碨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公做如此事，参差砍却你头。"客大惭悚。浮休子曰：宇文朝，华州剌史王罴，有客裂饼缘者，罴曰：此饼大用功力，然后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饥，且擎却。客愕然。又台使致罴食饭，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罴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极悚息。今轻薄少年裂饼缘，割瓜侵瓤，以为达官儿郎，通人之所不为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太宗时，英国公李勣作司空，参与大政。有一位少数民族官员被罢免了京官外放。他去辞别李勣。李勣说："明天早晨你到朝房来见我。"次日到了朝房，英公手下的人都在。那个少数民族官员来辞别。李勣皱着眉头说："你平素不知道好好侍候上司吗？我老汉不认字，没办法帮你留下来。很对不起你，多努力吧，好自为之。"侍郎等听了害怕，马上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并领这个人到南院去看榜，很快又领回来，重新办理手续，让他到吏部去做令使。李勣做宰相时，有同乡人来串门，李勣留他吃饭。这个人把饼边扯掉，只吃中间。李勣说："年轻人啊，这个饼要犁地两遍，下种莳弄，收割打场。用磨来磨，用罗来罗，然后面才能做成饼。年轻人把饼边扔了，是什么道理？在我这里还可以。如果在皇帝面前，要砍你的头哇。"那个人很惭愧。浮休子说，宇文（化及）朝华州刺使王罴也遇到同样的事。王罴说，这张饼费了多大的力气才能吃到口里。你把饼边扯下来，是你不饿，你给我擎着。那个人吃惊。又一次，部下侍候王罴吃饭，那个人把很厚的瓜皮削掉，扔到地上。王罴拾起来，说你给我吃了，那个人很慌恐。如今一些没品行的年轻人丢饼边、切瓜皮很厚，装公子哥的样子，实在是普通本分人所不做的。

李日知

唐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不曾行杖罚，其事克济。及为刑部尚书，有令使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使总集，欲决之。责曰："我欲笞汝一顿，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礼汝。"遂放之，自是令史无敢犯者。设有稽失，众共责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李日知做地方官时，由于治内年成不好，从不打人板子。做刑部尚书后，有一令使接受任务后竟然忘记，三天没有处理。李日知叫人拿来板子，剥了他的衣服。把所有的令使都喊来，准备打他板子。责备说："我本要打你一顿板子，又担心天下人说你这家伙真行，能把李日知惹火，连李日知都打你。人家就不拿你当人了，你老婆孩子也不尊重你了。"就饶过他。此后，令史们没人敢马虎。如果有谁出了过失，大家就共同批评他。"

卢承庆 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米原作水、据明抄本改）。卢考之曰："监运失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可中上。（出《国史异纂》）

【译文】

卢承庆做尚书，总管官吏的考评。有一位官员负责漕运，遇到大风，翻了船，损失了米。卢承庆在评语上写：监运失粮，考中下。那个人神态自若，没话退下。卢承庆认为这个人很有雅量，改评语为：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个人既未表示高兴，也未表示惭愧。卢承庆又改评语为：庞辱不惊，可以考中上。

裴冕 （原作张晃。据明抄本、黄刻本改）

李齐物，天宝初为陕州刺史，开砥柱之险，石中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齐物性褊急，怒陕县尉裴冕于路，冠冕之士鄙之。后冕为宰相，除齐物太子宾客。时人嘉冕不报私怨。（出《谭宾录》）

【译文】

唐天宝初年李齐物做陕州刺使，开山筑路、设置守备。乱石中发现铁铧子，上面铸有平陆两字，因此改陕州河北县为平陆县。李齐物这人是个急性子，在大道上对陕县县尉裴冕发火，以至有身份的人都鄙视裴冕。后来，裴冕做了宰相，任用李齐物为太子宾客。大家都称颂裴冕，说他心地公正，不报私怨。

郭子仪

郭子仪为中书令，观容使鱼朝恩请游章敬寺，子仪许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讽，请君无往。邠吏自中书驰告郭公，军容将不利於公，亦告诸将。须臾，朝恩使至，子仪将行，士衷甲请从者三百人。子仪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尔曹胡为？！"独与童仆十数人赴之。朝恩候之，惊曰：何车骑之省也？子仪以所闻对。且曰："恐劳恩虑耳。朝恩抚胸捧手，呜咽挥涕曰："非公长者，得无疑乎？"（出《谭宾录》）

子仪有功高不赏之懼，中贵人害其功，遂使盗于华州，掘公之先人坟墓。公裨将李怀光等怒，欲求物捕其赏。及公入奏，对扬之曰，但号泣自罪。因奏曰："臣领师徒，出外征伐，动经岁年，害人之兄，杀人之父多矣。其有节夫义士，刃臣于腹中者众。今构隳辱，宜当其辜。（辜原作幸，据明抄本改。）但臣为国之心，虽死无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测。公子弘广常于亲仁里大启其弟，里巷负贩之人，上至公子簪缨之士，出入不问。或云：王夫人赵氏爱女，方妆梳对镜，往往公麾下将吏出镇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视之不异仆隶。他曰，子弟焦列启陈，公三不应。于是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贵以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也。"公笑而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吾是以尔。"诸子皆伏。（郭氏旧史说：辛云景曾为公子之吏使。后除潭州都督，将辞，累日不获见。夫人王氏及赵氏爱女及谓云景曰：汝弟去，吾为汝言于令公。云景拜于庭。夫人傅粉于内，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吃饭处。"赵氏女临阶濯手，令云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云景始趋而去矣。明抄本郭氏旧史作郭氏旧吏。）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卒，诸蕃犯京畿，子仪统众御之。至泾阳，而虏已合。子仪率甲士二千出入。虏见而问曰："此何人也？"报曰："郭令公。"回纥曰："令公在乎？（乎原作曰，据明抄本改。）怀恩谓吾，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殂谢，中国无主，故某来。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仪报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使谕之。回纥曰："令公若在，安得见之？子仪出。诸将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虏有数十倍之众，今力不敌，奈何？但至诚感神，况虏乎？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及传呼曰：令公来！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予仪乃数十骑徐出，免胄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降马曰："是吾父也。"子仪长六尺余，貌秀杰。于灵武加平章事，封汾阳王，加中（中原作平，据明抄本改。）书令。图形凌烟阁，加号尚父，配飨代守庙庭。有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暖，尚升平公主。诸孙数十人。每诸生问安，颔之而已。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志。前后连罹幸臣程无振、鱼朝恩等，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以危亡回顾。亦遇天幸，竟免患难。田承嗣方跋扈，狠傲无礼，子仪尝遣使至魏州，承嗣辄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麾指进退如仆隶焉。始光弼齐名。虽威略不见，而宽厚得人过之。岁入官俸二十四万，私利不预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求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出《谭宾录》）

【译文】

郭子仪作中书令。观军容使鱼朝恩请他一起游章敬寺，郭子仪答应。宰相考虑到郭子仪和鱼朝恩之间有矛盾，让部下劝告郭子仪，希望他不要去。郭子仪的部属也跑到他那里去，说鱼朝恩将对你不利。并且把这话告诉了将领们，请他们劝阻。不一会儿，鱼朝恩派人来请郭子仪。郭子仪刚要走，部下三百人全副武装要求同他一起去，以便保卫。子仪生气地说："我是国家的大臣，他如果没有天子的密诏，怎么敢害我？如果是天子的命令，你们更不能胡来。"说完，只带十几个仆人走了。鱼朝恩正等待郭子仪，见他轻车简从，非常惊讶。说："你怎么带这么几个人？"郭子仪把他听到的流言告诉鱼朝恩。并说："我才不费心思去想那些无端的事。"鱼朝恩捶胸顿足，流涕呜咽，说："正因为你是一个长者，才这样相信我。"

郭子仪有很大的功劳，常常为这个担心。宦官中的当权人物嫉恨他的功劳，暗中差人到华州去挖了他的祖坟，盗了坟中的祭品。郭子仪的部将李怀光等人非常气愤，准备搜查物证，按物抓人。郭子仪入朝，面对皇上，流泪长哭，自称有罪。向皇帝奏说："我指挥部队，外出征伐，动不动就成年地打仗。害了人家的兄长，杀了人家的父亲，这情况是很多的。他们的兄弟妻子想给我捅刀子的人也是很多的。今天我受到的污辱，正是由于他们的无辜。但是，我为报效国家的热心，即使死了也是无悔。"由是，当时中外的人都猜不透郭子仪这个人。他的儿子郭弘广在长安亲仁里启造府第，里巷中的小贩子、或者士人们，也受不干扰。有人说，郭子仪的夫人王氏和他的爱女，正在对镜梳头时，往往就有出镇的将领来辞行；有时，也有属员来请示。郭子仪不但不要她们回避，而且还要她们亲自给倒茶水或拿擦脸巾，视她们与普通人甚至仆人一样。过后，他的孩子们给他提意见，郭子仪再三不作答。于是，他们流着泪，说："大人功业已经成就，即使自己不拿架子，也不能以贵为贱。不管是什么人连卧室都可以出入，这怎么行？我们想，即便是伊尹、霍光那样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郭子仪笑着对他们说："你们都没想明白。咱们家吃官粮的马就有五百匹、吃官饭的上千人。现在进没地方走，退没地方守。假如筑起高墙，壁垒森严，内外不通，一旦有人诬告，说我有造反的心，再有贪功嫉贤的人加以佐证，咱们全家就会被搓成粉沫。那时候，咬肚脐子后悔都来不及。现在咱们院落板荡荡，四门大开着，小人们即使怎样地向皇帝进谗，用什以来加罪于我？我们为的是这个啊。"他的孩子们都表示钦服。唐代宗永泰元年，大将仆固怀恩病故。各异民族联合进犯京畿。郭子仪奉命抵御。刚到泽阳，少数民族的部伍已经合军。郭子仪只率了两千部众，少数民族的头领问："这个领兵人是谁？"部下说："他是郭令公。"回纥头领说："怎么郭令公还在？仆固怀恩告诉我，大唐皇帝死了，郭令公也死了，中国没有头脑了，所以我才来的。现在郭令公在，大唐皇帝在不在呢？"郭子仪差人告诉他，说皇帝身体康泰。回纥头领说："我们叫仆固怀恩骗了。"郭子仪使人传话，回纥头领说："郭令公真在的话，我能见到他吗？"郭子仪将要出见，将领们说，少数民族的人不可以相信，不要去。郭子仪说："他们几十倍于我，真打起来，咱们的力量是不足的，怎么办？至诚可以感动神仙，何况是少数民族呢？"将领们要选五百精锐的骑兵给他做护卫。郭子仪说，那足以倒找麻烦。令人传呼，告诉说郭令公来了。少数民族的头领们开始怀疑，严阵以待。郭子仪仅率几十骑人马出阵，摘下头盔来打招呼说："你们安好啊。很久以来你们同怀忠义，尊重朝廷，现在怎么做这样的事？"回纥头领率先下马致敬，说："这是我们的父辈啊。"郭子仪身长六尺多、相貌堂堂。唐肃宗在灵武封他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加平章政事（总理国事），又封为汾阳王，又加中书令（中书省长官）后来把他的像画在凌烟阁上。德宗时又加号为尚父。逝世后，配享代宗庙庭，极为尊荣。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做到很大的官。他的儿子郭暖，娶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有几十个孙子和孙女。这些人给他问安或祝寿的时候，他仅点头而已。郭子仪忠心于国家，对皇帝和官职高于他的人，非常至诚。对待下级，又非常宽厚。作战勇猛有智，每战必克。幸臣（宦官显贵）程元振、鱼朝恩多少次诋毁他。他带领重兵，或者正在作战，接到皇帝召见的命令，从不为担心自己的性命而顾盼。也是老天有眼，他终于很平安。田承嗣很跋扈，傲慢无礼。郭子仪的使者到他那里去，田承嗣去拜望，指着自己的膝盖说："我这腿很多年是不屈于人的，现在我只好为郭令公一屈了。"郭子仪部下的老将比如李怀光等，都是封王侯的，郭子仪指挥他们得心应手，他们对郭子仪，象奴仆对主人一样尊重。当年，郭子仪同平定安史之乱的另一位重要将领李光弼齐名。虽然威武不如李光弼，但是在宽厚待人方面，是超过他的。每年他家的俸银有二十四万两，其他的收入尚且不算。郭子仪的家住在长安的亲仁里，占整个亲仁里的四分之一。亲仁里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巷子，郭子仪家仆人三千，从不生事。经过亲仁里的人，甚至分不出哪一家是郭子仪的府第。唐代宗很恩宠他，从来不直呼郭子仪的名字，而称为大臣。二十余年，天下安危，靠他支撑。做中书令二十四年。权倾天下而朝廷不忌；功盖一代而皇帝从不猜疑；过着奢侈的生活，没有人不满。郭子仪一生富贵，子孙安康，于天伦之乐，没有缺憾。去世的那年，八十五岁。宋则 宋则家奴执弩弦断，误杀其子，则不之罪。（出《独异志》）

宋则的家人不小心拉断了弓弦，射死了他的儿子，宋则没办他的罪。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陆象先　元载　董晋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绅　卢携　归崇敬　夏侯孜 陈敬瑄　葛周

陆象先

唐陆兖公象先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欲贾其事，鞭背见血，曰："卑吏犯公，请去。"兖公从容谓之曰："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陆象先（兖是他的追赠封号）做同州刺史。他的家僮在路上走的时候遇到了参军，（刺史的佐官）他的家僮没有下马。参军想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拿马鞭子把这个家僮脊背打出了血，而后说："卑职得罪刺使了，请放我走吧。"陆象先从容地说："奴才见了参军不下马，打也行，不打也行。参军既已把他打了，走也行，不走也行。"参军摸不透他的意思，自行退去。

元载

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坐讲易，尽言鼎卦，以挫元载、王缙。是日，百官皆在，缙不堪其辱，载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出《国史补》）

【译文】

宦官鱼朝恩在国子监高坐在上面讲《易经》，洋洋洒洒地大谈八卦。其用意在于羞辱这方面的学者元载和王缙。当时，很多官员都在场。王缙受不住污辱，表现出愤怒的样子。而元载却怡然自得，满面微笑。鱼朝恩讲完了"易"退下来说："王缙发怒，是人之常情；而元载微笑，却深不可测。"

董晋

董晋与窦参同列，时政事决在窦参，晋但奉诏唯诺而已。既而窦参骄盈犯上，德宗渐恶之。参讽晋，奏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岂不是窦参遣卿奏也？"晋不敢隐讳。上因问参过失，晋具奏之。旬日，参贬官。晋累上表辞官，罢相，受兵部尚书。寻除东都留守。会汴州节度使李万荣疾甚，其子乃为乱。以晋为汴州节度使。时晋既授命，唯将判官傔从十数人，都不召集兵马。既至郑，瑄武将吏都无至者。晋将吏及郑州官吏皆惧，共劝晋云："都虞候邓惟恭合来迎候。承万荣疾甚，遂总领军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状岂可料耶？恐须且回避，以候事势。"晋曰："某奉诏为汴州节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为逞留。"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来自汴州数十里，邓惟恭方来迎候，晋俾其不下马。既入，仍委惟恭以军众。惟恭探晋何如事体，而未测浅深。初万荣既逐刘士宁，代为节度使，委兵于惟恭。及疾甚，李乃归朝廷。惟恭自以当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进。不虞晋之速至。晋之速至（明抄本无晋之速至四字）留以近。方迎，然心常怏怏。惟恭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晋宽厚，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长源性滋彰云为，请改易旧事，务从峭刻。晋初皆许之，及案牍已成，晋乃且罢。又委钱谷支计（计原作许。据唐书一五五董晋传改。）于判官孟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人皆恶之。晋卒于位。卒后十日，汴州大乱，杀长源、叔度，军人脔食之。长源轻言无威仪，自到汴州，不为军州所礼重。及董晋疾亟，令之节度晋后事，长源便扬言：文武将吏多驰慢，不可执守宪章，当尽以法绳之。由是人人怨惧。叔度性亦苛刻，又纵恣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戏，自称孟郎。由是人轻而恶之。（出《谭宾录》）

【译文】

唐德宗时，董晋和窦参同做宰相。所有的大事都由窦参决定，董晋唯唯服从。逐渐窦参自满傲慢，德宗不满意他。窦参嘱咐董晋，要他向皇帝奏请给事中窦申做吏部侍郎。德宗严肃地说："这是不是窦参的主意？"董晋不敢隐讳，以实话相告。德宗就问窦参的过失，董晋一一回禀。不久，窦参便被贬了官。董晋也好几次上表要求辞官，德宗罢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接着又使命他为东都（洛阳）留守。正赶上汴州（开封）节度使李万荣病重，他的儿子作乱。朝迁就任命董晋为汴州节度使。董晋接到命令，只带了判官等十几个人，没有召集兵马，到了郑州，瑄武军（指汴州节度军营）方面没有人来接他。董晋的部下和郑州的官吏都很害怕，都劝董晋说："汴州节度府的都虞侯邓惟恭是应该来迎接的。他不仅没有来，还乘着李万荣病重，攫取了兵权。现在节度使到了这里，他还不来迎接你，他的心里已经很明白。恐怕咱们得暂时回避一下，以便等待时机。"董晋说："我奉命做节度使，只能按时到任，怎么可以逗留不前？"大家都担心他有危险，唯独董晋自己恬然自处。到了离汴州（开封）几十里的地方，邓惟恭才来迎接。董晋看到邓惟恭连马都没下，记在心里。到了节度衙门，仍然让邓惟恭主持军务。邓惟恭只知道董晋是朝廷派来做节度使的，但摸不清他会怎样做。当初，李万荣赶跑了前节度使刘士宁，取而代之。并且把兵权交给邓惟恭。等到他病重，李万荣才表示接受朝廷的节制。邓惟恭本以为他自己应当接替李万荣做节度使，故意不派人接董晋，企图让他害怕，希望董晋不敢到汴州来。没有想到董晋会来得这样神速。董晋这么快地来了，临近了汴州，邓惟恭只好去迎接，但心里怀着鬼胎。董晋以邓惟恭傲慢无礼，图谋不轨的罪名，把邓惟恭发配到岭南。朝廷担心董晋柔弱，又派汝州刺史陆长源做他的行军司马（佐官），协助他管理军务。董晋性格宽厚，待人谦和。每做事，多按照过去的规矩办，部队逐渐地安定下来。陆长源性好动，在处理军务上，请求按他的方案来办，要求严格。开始，董晋答应了他，陆长源要实施的方案已经制定出来，董晋改变了初衷，暂未实行。董晋把管钱粮的事，委派给判官孟叔度。节度判官孟叔度是一个轻浮的人，不尊重军人，大家都恨他。董晋在汴州节度使任上逝世。他逝世后十天，汴州大乱，乱军杀死了行军司马陆长源和节度判官孟叔度。并且把他们的肉煮成粥来吃。陆长源这个人随便说话，没有威仪，从到汴州后，地方官和部将都没人尊重他。董晋病重的时候，委托他主持军务。他就扬言说，汴州的文官武将吊儿郎当，不做正事，不守法规，应该依法惩治。因此，人们怨恨他又惧怕他。而孟叔度为人苛薄，特别贪恋女色，常到妓馆里和女人调笑，自称孟郎，人们都看不起他、恨他。

裴度

裴晋公度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出《因话录》）

又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印存，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于胥吏辈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伏其弘量，临事不挠。（出《玉泉子》）

【译文】

裴度（晋公是他的封号，裴度封晋国公）做门下侍郎（相当于署理宰相、权平章政事）到吏部去选官佐。跟同路一起去的给事中说："我这个人升官，有很多侥幸。这些人升个一级半级很难，不如我的机遇。我一生都没有想到过贬官的的事。"裴度不相信抽签爻卦，也不贪图穿得好，吃得好。经常和人家说，鸡肉和猪肉，有了就吃，生老病死，顺其自然。该死了，也不能抗拒。他的度量，大致这样。

他做中书令，忽然有人说官印丢了，在场的人都惊慌失措。裴度却叫人设宴，跳舞唱歌。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私下认为他很奇怪。夜深了，下属禀报说官印还在，并没有丢失。裴度也不答理，尽欢而散。有人问，印都丢了，你为什么还这样镇定？裴度说，这准是下面的小官拿去私自盖印，慢一点处理，印就可以送回来，处理急了，他肯定给你丢到水里、火里，就没有办法找到了。当时的人都称赞他的大度，遇事很镇静。

于頔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郑傲倪自若，似无郡使之礼。书曰：阁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骞腾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镜也。太穆孤幼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尚为衣食之节。赐钱一千贯，绢一千疋，器物一千两，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使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费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庐符戴山人，遣三尺童子赍数尺之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如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县。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纵。其婢端丽，饶音伎之能，汉南之最姝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以类无双，给钱四十万，宠盼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座。于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甚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帏幌奁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阳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违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之嬉娱。遂多以缯帛赠行，手书逊谢于零陵之守也。云溪子曰：王敦驱女乐以给军士，杨素归德言妻。临财莫贪，于色不吝者罕矣。时人用为雅谈。历观相国挺特英雄，未有于襄阳公者也。戎使君诗曰：宝钿香娥翡翠裙，装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出《云溪友议》）

【译文】

郑太穆（郎中是他后来担任的官职）做金州刺史，写信给司空于頔（襄阳是他的封号）。他的信写得很随便，不讲礼貌。信中说，你如南海的大鹏鸟，如天之砥柱，飞起来日月都会被遮掩，扇动翅膀，山岳也要倾倒。是皇上的重臣，各地官员的楷模。我郑太穆一家二百多口人，分住在东西两京，挨饿受冻。我管理的地盘小，薪俸少，节衣缩食。现在，请你给我一千贯钱、一千疋绢、一千两买东西的银子、一千石米，再给我十名女婢、十名男仆。而且说："这对于你，不过是千树之一叶，但这一叶对于我，足以遮荫，对于你，又如大海的几滴水，对我，那就是一片大泽了。"于頔读了信，没有叹息，也无惊讶。只是说："郑太穆要的东西，依次各给一半。"因为当时军费开支很大，所以不能全给。匡卢地方又有一个叫符戴的山人差了一个小童子持信到于頔那里去，要求给钱一百万，把匡卢山买下来，于頔不但照给，外赠纸墨、布帛。还有一个叫崔郊的读书人，擅长文艺，住在一个穷县。崔郊跟他姑姑的婢女私通。那婢女天生丽质，歌舞弹唱都能，是汉南一带最美的女子。崔郊的姑姑家境不好，把这个婢女卖给于頔（连帅即于頔又称），于頔非常喜欢这个婢女，给钱四十万枚，备加宠爱。崔郊对这个女子思念不已，跑到于頔府的附近，盼望能见到女子一面。女子在寒食节那天果然出了门，崔郊等在柳树下，两个相见，饮泣不已，发誓终生相爱。 崔郊赠女子一诗：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从行中有人生崔郊的气，就把这首诗写下来，贴在厅里。于頔看到这首诗，叫人把崔郊召到府上，左右的人猜不出他的用意。崔郊也提心吊胆，但逃不掉，只好去。于頔见了崔郊，握着他的手说："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肖郎是路人。是先生写的呀？四十万是一笔小钱，怎能抵得上你这首诗呢？你应该早一些写信告诉我。"马上让两个有情人一起归去，并且赠送了很丰厚的妆奁，崔郊夫妻也算小富。当初，有从零陵来的人说，在太守戎昱家的酒席上看到了一个歌唱得很漂亮的女子。于頔就让人召她来，戎昱官小不敢抗命，拖了一个多月，把那女子送来了。于頔就叫她唱歌，那女子唱的歌词，就是戎昱所写，所弹乐器，也是戎昱所赠。于頔说："唉，大丈夫应该建功立业，为后世楷模，岂能夺人所爱，为自己来玩乐？"于是，赠给很丰厚的礼品，亲自写信向戎昱道歉。云溪子说："晋朝王敦把乐伎送给士兵、隋朝杨素送还赵德言的妻子，都是不贪财、不爱色的榜样，这是少有的，被称为雅谈。历代做宰辅的人，没有超越于頔这种大器量的。"戎昱作的歌词是：

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

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

武元衡

武黄门之西川，大宴。从事杨嗣复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饮，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动。沐讫，徐起更衣，终不令散宴。（出《乾鐉子》）

【译文】

黄门侍郎武元衡到西川去，地方官宴请他。西川从事（州府佐官）杨嗣喝得大醉，强逼武元衡用大酒杯喝酒。武元衡不喝，杨嗣就把酒浇在他身上，并声称我用酒来给你洗澡。武元衡一动不动，任他浇完了酒，才缓缓地站起来，换了一身衣服，又参加酒会。

李绅

李相绅镇淮南。张郎中又新罢江南郡，素与李隙，事具别录。时于荆溪遇风，漂没二子，悲戚之中，复惧李之仇己，投长笺自首谢。李深悯之，复书曰："端溪不让之词，愚罔怀怨。荆浦沈沧之祸，鄙实悯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张感涕致谢，释然如旧交，与张宴饮，必极欢醉。张尝为广陵从事，有酒妓尝好致情，而终不果纳。至是二十年，犹在席。目张悒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盘上，妓深晓之。李既至，张持杯不乐。李觉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词曰："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张醉归，李令妓随去。（出《本事诗》）

【译文】

李绅（相是他后来的官职）做淮南节度使，有姓张的人在江南郡守的任上罢官。这个人和李绅一向不和，做什么事都对着来。其人罢官后还乡，遇风翻船，淹死了两个儿子。身遭不幸，非常悲痛，又担心李绅会报复他。便给李绅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表示自己的歉疚。李绅很同情他，便在回信中说，过去争论的话，我怎么能记恨？互相之间不对的地方，我早忘光了。这样对待张郎中，李绅还觉得不够。张郎中非常感激，亲自面谢，两人释嫌和好，同旧时是朋友一样。两人经常一起高高兴兴地痛饮。张郎中曾经做过广陵从事，和一位风尘女子很要好，但相爱而不成眷属。二十年后，在李绅家喝酒，恰好相逢。四目相对，泪将欲下。李绅去换衣服，张郎中用手指蘸着酒，写词在木盘上，女子记住了词。李绅回来，张郎中端着酒杯发愁。李绅感觉出来，就叫女子唱歌佐酒。女子便唱了张郎中刚写的词：

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

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

张郎中喝得大醉，李绅让女子和他一起归去。

又 李绅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座上赋诗曰："髤髤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髤髤字亦作浮喧。并上声。古今注言。即堕马之遗像。出《本事诗》。《本事诗》"浮喧"作"低堕"）

【译文】

刘禹锡从和州任上罢官（尚书是他后来的任职），改任主客郎中。李绅也从淮南节度使任上罢归，做集贤学士。仰慕刘禹锡的大名，邀请到家里，设了很丰盛的酒席宴请他。喝完了酒，李绅让一个非常美貌的歌妓唱歌献给刘禹锡。刘禹锡旋即即席赋诗说：

髤髤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

李绅就把那歌妓送给他。

卢攜

故相卢攜为监察日，御史中丞归仁绍初上日，传语攜曰："昔自淛东推事回，鞴袋中何得有绫四十疋，请出台。"后攜官除洛阳县令，寻改郑州刺史，以谏议征入。至京，除兵部侍郎，入相。自洛阳入相一百日。数日，问何不见归侍郎，或对云：相公大拜请假。攜即除仁绍兵部尚书，人情大洽也。（出《闻奇录》）

【译文】

卢攜做监察御史的时候，归仁绍升御史中丞刚上任。传话给卢攜，说，你在淛东做推事回来，马上驮的袋子里怎么会有四十疋绫子？拿到御史台来。后来，卢攜做洛阳令，又做郑州刺史。以谏议大夫衔征入朝，到了京城，又被任命为兵部侍郎。接着，就升任宰相。卢攜自洛阳令到升任宰相，仅仅不过一百天。过了几天，卢攜没有看到归仁绍，就问："我怎么没见到归侍郎呢"便有人告诉他，说在为你举行担任宰相职务仪式的时候，他请假了。卢携立即提拔归仁绍做兵部尚书，所有的人都很高兴。

归崇敬

归崇敬累转膳部郎中，充新罗册立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曰："舟人凡数十百，我岂独济？逡巡，波涛稍息，举舟竟免为害。（出《谭宾录》）

【译文】

归崇敬几次升迁，做到膳部郎中的官，充当新罗册立使。乘船到新罗去，大海中波浪滔天，所乘船漏水，船上的人异常惊慌。撑船的人请求归崇敬上小船去。归崇敬说："船上有这样多的人，怎么能我自己逃命？"船不能前进。但是不久，浪涛平息了一些，船上的人都平安无事。

夏侯孜

夏侯孜，有王生与孜同在举场。王生有时价，孜且不侔矣。尝落第，偕游于京西凤翔，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酣，（明抄本酣上有酒字。）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当掷堂印。"王生自负才雅，如有得色，怒曰："吾诚浅薄，与夏侯孜同年乎？"不悦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无所闻。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获孜与父平昔所尝来往事礼札十数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掣之以谒孜，孜即见，问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诸从事，以话其事。（出《玉泉子》）

【译文】

夏侯孜与姓王的读书人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姓王的是一个呼声很高的人，夏侯孜是比不了的。但是两人都落第而归。遂结伴到京西凤翔去游玩。住在节度使处。有一天，节度府的从事请他们喝酒，酒酣耳热，从事拿出骰子来，说："我给你们预卜一下，二位秀才如果明年都能高中，掷一个'印堂'出来。"姓王的自以为学问好，本来挺高兴，一下子又发怒说："我确实浅薄，但是也不至于和夏侯孜同年！"很不高兴地离去。夏侯孜不仅考中，而且官运亨通，后来做了宰相，那个姓王的却不知下落。夏侯孜在蒲津做官的时候，王某的儿子不了解情况。偶然的机会里翻出夏侯孜同他父亲来往的书信和礼品单子，都是夏侯孜亲笔写的，很高兴地持着这些佐据去见夏侯孜。夏侯孜接见之后，问他有什么要求，并一一照办。而且召集他的部属，述说当年的往事。

陈敬瑄

陈太师敬瑄虽滥升重位，而颇有伟量。自镇西川日，乃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三十千。常有告设吏偷钱，拂其牒而不省。营妓玉儿者，太师赐之卮酒，拒而不饮，乃误倾泼于太师，污头面，遽起更衣。左右惊忧，立候玉儿为齑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赐之。玉儿请罪，笑而恕之。其宽裕率皆此类。（出《北梦琐言》）

【译文】

太师陈敬瑄虽然胡里糊涂地升了大官，但比较起来，还是很大度的。镇守西川的时候，把行政事务委托给幕僚，军务委托给部将。每天吃一条狗，喝一壶酒。每月设六次宴，款待部曲。和当时五个要好的酒徒，一起喝酒。一桌菜就花掉三十千钱。有人来报告管钱人监守自盗，他把报告丢在一边而不去理。军妓叫玉儿的，陈敬瑄给她酒，拒绝不喝，而且不小心把酒泼到陈敬瑄的头上、脸上和身上。陈敬瑄去换衣服，很多人都担心，猜度玉儿马上就会被剁成肉酱。陈敬瑄换了衣服出来，不但没发火，还赏酒给玉儿吃。玉儿表示谢罪，陈敬瑄笑着宽恕了她。他的宽厚待人，大致如此。

葛周

梁葛侍中周镇兖之日，尝游从此亭。公有厅头甲者，年壮未婿有神彩，善骑射，胆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时诸姬妾并侍左右。内有一爱姬，乃国色也，专宠得意，常在公侧。甲窥见爱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顾问，至于再三，甲方流眄于殊色，竟忘其对答。公但俯首而已。既罢，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惧，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计忆公所处分事。数日之间，虑有不测之罪。公知其忧甚，以温颜接之。未几，有诏命公出征，拒唐师于河上。时与敌决战。交锋数日，敌军坚阵不动。日暮，军士饥渴，殆无人色。公乃召甲谓之曰："汝能陷此阵否？"甲曰："诺。"即揽辔超乘，与数十骑驰赴敌军，斩首数十级。大军继之，唐师大败。及葛公凯旋，乃谓爱姬曰："大立战功，宜有酬赏，以汝妻之。"爱姬泣涕辞命，公勉之曰："为人之妻，可不愈于为人之妾耶？"令具饰资妆，其直数千缗。召甲告之曰："汝立功于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职，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称死罪，不敢承命。公坚与之，乃受。噫！古有绝缨盗马之臣，岂逾于此。葛公为梁名将，威名著于敌中。河北谚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云。（出《玉堂闲话》）

【译文】

梁代侍中葛周镇守兖州时曾出游，坐于亭。有一传事的小头目甲，正当壮年，没有娶妻。这个人生得伟俊，又善于骑马射箭，并且很有胆量。因有事禀报，葛周召他入见。当时，他的小老婆们在场侍候。其中有一小老婆，天姿国色，葛周非常宠爱，经常带在身边。甲见到这女人，看了一眼又一眼。葛周问他话，说了好几次，他也没能回神儿。甲贪看漂亮的女子，竟忘记回话。葛周只好摇头。过后，生他的气。有人告诉了甲，甲很害怕。称说自己当时迷迷糊糊。并且，把葛周布置的事全忘光了。好些日子，提心吊胆。葛周知道他很害怕，很温和地待他。不久，有诏命让葛周率部抵御唐师。两军在河上这个地方决战，打了几天，唐师部伍不乱。傍晚，士兵又饥又渴，疲惫得差不多象死人似的。葛周就把甲叫来，说："你能攻陷敌阵吗？"甲说："能。"并马上率领几十个骑兵从部队中冲出去。这些人勇猛赴敌，杀伤甚众，葛周以大部队跟上来，唐兵大败。凯旋归来，葛周对他的爱姬说："甲立了这样的大功，我应该重赏报答，请你做他的妻子吧。"爱姬流着眼泪推辞。葛周勉励她说："你去给人家做妻子，比做小老婆强。"并且给她准备了嫁妆，价值几千缗。葛周把甲请来，对他说："你在河上立了很大的战功，我知道你没成亲，现在我把某女给你做妻子。这个女子就是当日你专目注视的那个女子。甲连称死罪，不敢答应。葛周一定要坚持，他才接受。嘿，古代绝缨、盗马的事例，也超不过葛周的事迹呀。葛周是梁代的名将，威震敌胆。河北有一条谚语说：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意思说山东人葛周，没事你可别惹他。

卷第一百七十八　贡举一

总叙进士科　进士归礼部　府解　诸州解　试杂文　内出题　放杂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谢恩　期集　过堂　题名　关试　宴集

总叙进士科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恒不减八九百。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求，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算，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李肇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切，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所以韩中丞仪，常有知闻近过关试。议以一篇记之日，短行轴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明抄本"议"作"仪"，又明抄本、许刻本记之日作记之曰，轴作纳，街作诗。）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托人为词赋，非为白荐。）将试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闻喜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为离会可也。明抄本闻作关。）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醰饱，谓之打毷氉；匿名造榜，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画策：此其大略者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关、（国史补关作辟）元修有焉。（出《国史补》）

【译文】

进士科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到唐太宗贞观、高宗永徽年间兴盛起来。无论地位怎样高的人，不是进士出身，终以为憾事。当时每年的举子，往往八九百人。这些举子常被誉称为白衣公卿。要想参加科举，是很艰难的。常有些三十多岁的人仍未考中，被称为老明经。五十岁中了进士，还被称为少年进士。风流才气、善于变通，象张仪、苏秦那样的口才，荆轲、聂政那样的胆量、仲由那样的勇武、张良那样的智谋、桑弘羊那样的精于书算、东方朔那样的诙谐，比较起做进士来，也黯然失色。修养品行，如处子那样的洁身自好。有一生没有考中的，无怨无悔。所以有诗说：

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

李肇说，进士为人们推崇尊重很久了。所以凡做官的人，由进士出身，才算正经的文人。当时的读书人争相参加科举，流弊甚深。初考的地方叫举场。考中的称为秀才。由地方官保送的称为乡贡。参加过京都会试考中的人称为前进士。这些人被称为先辈。同科考中的称同年。主考官称座主。首都参加考试的称等第。地方未经考试被推荐的，称拔解。入考场之前要互相保证，称为合保。大家在一起温习文章，互相评点，称为私试。请有权势的人指点，称为关节。互相推崇叫还往。京试一旦考中，把姓名列榜，贴在慈恩寺塔上，叫题名。在曲江亭宴会，叫曲江会。被举荐参加春天乡试，叫春闱。没有考中的人，叫毷氉。使用假名字，叫无名子。没有考中继续读书准备再考，称过夏。预先打小抄，称书策。科举大体如此。这是先达们创立的科举体制，规章记录在礼部衙门。有才学有品行的人都遵循科举的要求。由科举中试做到最高官职的，十人中有二三人。做到显要官职的，十有六七。元兽山、张（巡）睢阳、刘关、元修都是这样的人。

进士归礼部

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员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之矣。考校取检，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遂言之于昂，昂果怒，集贡人，数权之过。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词或有不典雅，与众详之若何？"皆曰：唯。权出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我也。昂意在此，吾落必矣，又何籍焉。乃阴求昂瑕。他日，昂果摘权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权拱而前，谓昂曰："礼尚往来，鄙文之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以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老耄，厌倦天下，将禅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闻惶骇，诉于执政，谓权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复，不受嘱请。及有势位，（明抄本势位作吏议）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廷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伏多士，乃命吏部侍郎专知焉。（出《摭言》）

【译文】

京试中的俊秀科，由考功员外郎主考。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员外郎李昂性格偏激。召集所有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同他们约定说："大家的才华都在文章里面，批阅卷子，一定大公无私。如果谁要请人说情，我一定让他落榜。"他的岳父跟参加考试的李权住邻居，相处又好。便给李权说情，意在照顾。李昂果然发怒，召集诸生，批评李权的过错。李权谢罪，说："我是个愚人，私下跟人说了这件事，但并没有求他说情。"李昂说："我看大家的文章写得都很好。但是古人说，好的玉石也可能有瑕，这是很对的。假如文章中有不恰当的地方，我将向大家通报，好吗？"大家称是。李权走出之后，对大家说："李昂刚才的话，是冲着我来的。他这么看待我，我肯定落榜，我还有什么希望？"于是暗地搜集李昂的过错。几天后，李昂果然把李权文章中的小毛病摘出来，写在榜文上，贴在闹市，羞辱李权。李权先向李昂行礼，然后说："礼尚往来。我的文章写得不好，已经知道了。你的文章和言论，许多路人都听说过，咱们切磋一下，可以吗？"李昂生气地说："有什么不可以？"李权说："'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这是你的话吗？"李昂说，是。李权说，从前唐尧年老，倦于政事，打算禅位给许由。许由不愿听他的唠叨，所以才洗耳。当今皇上年富力强，没有准备把皇位禅让给你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洗耳？李昂听了这话，非常恐惧，并且向上级申诉，说李权狂妄，结果把李权给捉了起来。当初，李昂很正直，不循私情。后来他升了很有权势的官，别人求他办事，全不拒绝。因为这个，廷议认为考功员外郎职务不高，不足以让那么多读书人服从、尊重。所以，此后让吏部侍郎专管这件事。

府解

京兆府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爵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夸诧，车服多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真实之士不复齿矣。所以废置不定，职此之由。（出《摭言》）

【译文】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每年由京兆府（首都长安）举荐学子十人以上。称为等第。要求名符其实，以鼓励读书。由礼部侍郎主持筛选。这些人有可能考中进士，也可能考中十分之七八。如果出现不同情况，要由礼部行文，请贡院（试官衙门）说明情况。到了咸通、乾符（懿宗、僖宗年号）时期，世风大坏。等第者简直同中第差不多。这些人互相夸耀吹捧，坐着好车，穿着华丽的衣服，不以为过份。期集时，真正有学识的人们目为不齿。由于这个原因、此后废置不定。

诸州解

同华解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置五场试。"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常年以清要诗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寝去。惟卢弘正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弘正自谓独步。楚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弘正已试两场，马植下解状。植将家子，从事辈皆窃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割莫得之。楚大伏其精当，遂夺弘正解头。后弘正自丞郎使判盐铁，俄而为植所据。弘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鹾务，又中老拳。（拳原作权，据明抄本改。）大中中，纥干峻与魏鈪争府元，而纥干屈居其下。翌日，鈪暴卒，时父皋（父皋原作又泉；唐摭言二作时峻父方镇南海，峻父当是纥干泉，曾为岭南节度使。见文苑英华沈询撰制词及裴廷裕《东观奏记》。）方锴（锴当作镇）南海。由是为无名子所谤曰：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斗（唐摭言二斗作阙）之前，未销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罢举。皆斯（唐摭言三皆斯作张又新）于时号张三头。（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原缺出处，今见《摭言》卷二）

【译文】

各地举荐的贡士，大体同府解的待遇和方式差不多。如果是第一名被举荐的，基本都可能被选中。元和（唐宪宗年号）中期，令狐楚镇守三峰，正值秋试。便布告说，先举行五场考试，以取人才。五场为诗、歌、文、赋、帖经。一般以诗求荐的，每年都会有十几人，但这一年却一个没有。有的人从千里外赶来，明了情况，也都离去。唯独卢弘正只身请见，要求参加考试。令狐楚命人给他安排住处，非常优待，并委派幕客毕纵观察卢弘正的行为谈吐。卢弘正只有一个人参加考试，令狐楚就决定每天考一场，求精而不求快。卢弘正已经考完两场，马植也来参与。马植是一个将门后代，同卢弘正争雄，一些人都私下笑他。但是令狐楚却说没准儿。马植写《登山采珠赋》有这样的话：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与老蚌，割莫得之。意思是说，文豹和骊龙是不一样的。你到山上采珠子，大相径庭。石头和蚌根本不是一回事，剖开石头，怎么会得到珠子？令狐楚认为马植论述精当，夺了弘正的第一给了马植。后来弘正以丞郎使的官，主管盐铁事务。收入被马植据为己有。卢弘正亲自写信取笑他，说当年地方考试你得了第一，现在管理这么点小事，你又来伸手。大中中期，纥干峻同魏鈪争夺地方考试的第一名，纥干峻失利。第二天，魏鈪暴死。当时纥干峻的父亲镇守南海，便有人匿名诽谤：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斗之前，未销一捻。意思说，纥干泉（纥干峻的父亲，曾任岭南节度使）从南海回来，一定带回很多钱财，正当魏鈪同纥干峻争夺考试第一的时候，谁受得了你手指一捻呢？因为这个，纥干峻的弟兄们都拒绝参加地方考试。进士状头、博学宏词科敕头、京兆解头称为三头。

试杂文

垂拱元年，吴道古等二十七人及第。榜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惟止一人。意欲广收，通滞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恩（唐《摭言》一恩作思）立奏议加试帖经与杂文，文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二年，方行三场试。故恒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出《摭言》）

【译文】

武则天垂拱元年，吴道古等二十七人中进士。发榜后，武则天批示说，大体上看了他们的"策"，没怎么说明白。若根据要求，考中的只有一个人。通融一下，让他们都算中了吧。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恩奏请，增加帖经和杂文的考试。这几种通过了再参加"策"的考试。不久，由于武则天攫取了唐政权，又恢复老样子。到神龙二年才颁行三场试的制度。所以考试中才增加了诗、赋的题目。

内出题

开成中，高谐知举。内出霓裳羽衣曲赋，太学创置石经诗。进士试诗赋，自此始也。（出《卢氏杂说》）

【译文】

开成中期，高谐做主考官。由宫内传出题目《霓裳羽衣曲》，要求以赋为文体。在太学里设置诗的课程。这是进士考试增加诗、赋科目的开始。

放杂文榜

常兖为礼部，判杂文榜后云：他日登庸，心无不锐。通宵绝笔，恨即有余。所放杂文过者，常不过百人。鲍祭酒防为礼部，帖经落人亦甚。时谓之"常杂鲍帖"。（出《传载故实》）

【译文】

常兖在礼部任官，批阅杂文试卷后说，想在文章上超越他人，绝对要锐意向前。登庸意为拜相这里系借用）虽然点灯耗油，写出文章又感到不满足。他阅卷能通过的，常常不超过一百人。做过祭酒（国子监长官）的鲍防后来也任礼部官，在帖经上要求非常严格。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常杂、鲍帖。意思是说，常兖对于杂文的要求，鲍防对于帖的要求，极严格。

放榜

贞观初。放榜日，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粘黄纸四张，以氈笔淡墨，衮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又云，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御考试，南院放榜。（南院乃礼部主事受领文书于此。凡版样及诸色条流，多于此例之。明抄本"例"作"列"。）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壖垣。未辩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篱在壖垣之下。南院正门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出《摭言》）

【译文】

贞观初年，放榜的日子，唐太宗暗中到端门去。看到进士们从榜下接连不断地走出来，非常高兴。对随行人员说，天下的人才，都被我吸引来了。进士榜，要粘四张黄纸。其字淡墨书写。考试的地方，用大毛笔，书写礼部贡院四个字。有人说是唐太宗的亲笔。又说如鬼神的字样。考进士的惯例，要经过礼部的考试和皇帝个别的面试，在南院放榜。贴榜的地方是南院的东墙。是特筑的墙，高一丈多，上面有檐，四周是空地。天尚未明，即从北院捧着榜，到南院去贴。元和六年被国子监的学子们从东面踏破了棘篱墙，把贴榜文的墙也给拥倒了。所以，后来先由礼部贴一个副榜，晚一点再张贴正式的榜文。

又 放榜

郑薰知举，放榜日，唯舍人毕諴到宅谢恩。至萧倣放榜日，并无朱紫及门。时论诮之。（出《卢氏杂说》）

【译文】

郑薰做主考，放榜的那天，舍人（官名）毕諴登门道谢。肖倣做主考，放榜那天，没有什么穿官服的人到他家里去。当时的人笑话郑薰。

五老榜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贫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授校正。制略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龙命。松、舒州人。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词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人。皆以诗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出《摭言》）

【译文】

天复元年，杜德祥主持科选的事。选中了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当时皇帝刚刚平定内乱，听说开科取士，非常高兴。下诏从进士中挑孤老贫穷的人报告他，由他亲自任官。所以杜德祥就拿这五个人来敷衍，都授了校正的官。书授官理由说，我感念你们中选之际，正是我拨乱反正之年，应给予你们格外的恩惠和殊荣。曹松是舒州人，读贾谊、司马相如的文章，拿来应付，做几首诗，并没什么真才实学。当时传言曹松说事答话的样子象捧献羊腿似的。王希羽是歙州人，诗词、琴棋有较高的造诣。曹松、王希羽都是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刘象是京都人，柯崇、郑希颜是福建人，都是以诗考取的，也都六十多岁。所以称这一榜为五老榜。

谢恩

放榜后，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门人（按唐摭言三门人作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司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谢原作谋，据唐《摭言》三改。）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衣钵谓得主司名第。其或与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谢大衣钵，如践世科，即感泣而谢。）谢讫，登，即状元与主司对座。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座。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礼部不恒，即有于都省至谢，公卿来看者，或不坐而即回马也。明抄本"部"作"即"。）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矣。（出《摭言》）

【译文】

放榜之后，由状元率进士们到礼部，下马缓行，列队侍立，把这些人的名字写在纸上，呈送给主管官。按中试的次序在台阶下站着。先由北面上台阶面东站着，主管官们坐在东面，面西。主事官请状元等向主管官们行礼，主管官还礼。状元出列致辞，退回去，再行礼，由主考还礼。拜完了，由主管官宣布进士们报告年龄。于是依次报告。报告完了要行大礼，表示谢皇帝的恩典。每个人都同状元一样。行完礼由主事官宣布由状元说明自身情况，其余的人表示感谢朝廷赏赐给的官服、官粮。而后，状元登上主管官员们坐的台阶，可以按规矩面向主考官坐下，介绍前几名并回答主管官员们的问话。这时官员们可以来参观、接见，从南面走，面北依次入座，同进士们一起喝几杯酒。进士们喝完酒，依次退到期集院去。三天后，再举行一次，同主考官们的会面。这一次主考官们可以和进士们交谈，指出他们看中哪些人的哪些文章，考官们怎样互相通报、合议取中。

期集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团"原作"国"，据唐《摭言》三改。）司所由辈（"辈"原作"辇"，据唐摭言三改。）参状元后，更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双东单西。其日醵（"日醵"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贯文。其叙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骞抽三五个，便由此钱。唐《摭言》三"骞"作"蓦"。）铺底钱。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贯文。（出《摭言》）

【译文】

进士们谢完了皇恩、师恩之后，到期集院去。没有皇上的任职令以前，每天都要去。还要到主考官的衙门去两次。由主考官表示不必再来，第三天就停止。但同科取中的进士，称同年，第一次期集，同年们先要拜见状元，然后同年们互拜。再然后由礼部的吏员唱名，宣布就座。名次双数的坐在东面，单数的坐在西面。一起喝酒，杯不干者受罚。每人出三十贯抽名纸钱，用来书写个人的概况，类似今人的通讯录。

过堂

敕下后，新及第进士过堂。其日，团司（"团司"原作"园日"，据明抄本改）先于光范门里东廊（"廊"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于时主司亦命召知闻三两人，会于他处。此筵罚钱不少。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至中书，宰相横行，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俄而有一吏，抗声屈主司。及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然后状元以下叙立阶上。状元出行行，致词云：今月某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皆在相公陶镕之下，不任感惧。（状元在左右，即云梦瞿。唐《摭言》梦"三瞿"作"庆惧"。）言揖退位。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讫。堂吏云：典（明抄本"典"作"与"，唐《摭言》三"典"作"无"。）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栏入。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礼貌谨敬有加。随事叙杯酒。然于阶前铺席褥，舍人登席，诸生皆拜，（"拜"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答拜。又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便致饮席。（出《摭言》）

【译文】

皇帝的诏命下来，新考中的进士过堂。过堂的那天，先在光范门里东廊设置座位、准备酒席。一同考中的进士在这里等候宰相。宰相就座后，由礼部主官率领二三名属员在另外的地方研究每个参与过堂的人出多少钱。宰相坐好，堂吏拿着进士名单，进士们先在主持官的引导下到中书省，然后到这里来，站成横排，面对宰相。按着名次排列。由堂吏按名单唱名，报告礼部某侍郎（副长官）领新考中的进士拜见宰相。之后，又一吏员登上石阶，宣布任何人都要肃静，行礼、退至门侧东向而立。由状元开始，按名次登阶而立。状元出列，向宰相及考官们致射辞。大体上说，某月某日礼部放榜，我们这些人考中了，这都是在宰相的教导下所取得的成绩。既惧怕你的尊威，又感谢你的栽培。致辞完了，行过礼，退回原位。由榜眼、探花、进士们一一向前自报名次、姓名。之后，由堂吏宣布典客。主持官向宰相等人行礼后率领进士们退下石阶，到舍人院去。主持官先走，由舍人（官名）穿着官衣官靴，恭迎主持官和进士们。舍人迎接的仪式，必须严格按规矩办事。向主持官敬酒，石阶上铺席子、褥子垫，舍人和主持官就座。进士们向他们行礼。舍人也要还礼。在这里，状元还要致辞，舍人要表示谢意，再行互拜礼一次，行礼结束。进士们不能先走，要等主持官（一般由礼部侍郎充任）先走。主持官以一揖答谢。然后开宴。

题名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已时他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故昔人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出《摭言》）

【译文】

唐中宗时代，进士们参加过杏园宴之后，都到慈恩塔那里去把名字逐一写在上面。公推一位字写得好的人来写。这些字写好，由工匠錾刻在上面。过后，其中如果有人做到将相的官，重新用朱笔描一遍，并在他的名字的前面加一前字，称前进士。不仅如此，即使他在及第前后在别地方题过的名字也都要加一前字，以示尊荣。所以，过去有人在诗中写道：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意思说，在题名处加上前字的人，丢弃的衣服也很贵重。

关试

吏部员外于南省试判两节，试后授春关，谓之关试。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原缺出处，今见唐《摭言》卷三）

【译文】

及第的人们，由吏部员外（吏部主官的属官）先行问话，了解情况，然后由吏部授予证书，称为关试。参加的人们要向皇帝谢恩，并称门生，所谓天子门生或一日门生。此后，这些人们就由礼部交给吏部，等待任命。

宴集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有，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唯尚书省亭子存焉。进士开宴，常寄其间。既撤馔，则移乐泛舟，都为恒列。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头"原作"颜"，据唐《摭言》三改。）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东榻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幕，栉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为大京兆尹，杨知至将携家游。致书于能，假舫子。已为新人所假。能答书曰：已为四十子之鸠居。知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无礼。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权知大尹。开成五年，李景让中榜。于时上在谅暗，乃放新人游宴，率常雅饮。诗人赵嘏以诗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迥飘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宝历，杨嗣复具庆下，继放两榜。时于陵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于陵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翊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唯刑部侍郎杨汝士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仙"原作"佃"，据唐《摭言》三改，明抄本作"先"。）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鸳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时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醁醈。"汝士其日大醉。归来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出《摭言》）

【译文】

宴会的场所在曲江亭子。安史之乱以前，各部都有曲江亭子，一般建在水池边上。唐玄宗逃到成都之后，这些亭子大都被兵火烧掉了。只有尚书省的还在。进士宴会，就在曲江亭里举行。喝完了酒，泛舟池上，听歌看舞，成为惯例。举行宴会前的几天，进士们骑马列队从大街上和河边上走过。这就是所谓的骑马游街。不仅民众可以看，达官贵人们也争相品评，往往其中十有八九被这些官员们选作自己女儿的女婿。那就好车、好用、好住的接踵而来。有人说，乾符（唐僖宗年号）年前，薛能做京兆尹，杨知至写信给他，说准备带领家里人到京城来，并请借楼船作水上游，却被进士占先。薛能回信说，我已准备了许多鸟巢。杨知至收到信，愤怒地说："昨日的小官，敢这么无礼？"薛能原做吏部郎中的小官，后来升京兆少尹（京兆府尹的佐官）署理京兆府事。唐文宗开成五年，李景让中进士。当时唐文宗病得很重。让李景让入宫游宴，好多人陪着礼貌地喝酒。赵嘏写了一首诗送给李景让，说：

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

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

鹤驭回飘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

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

意思是说，你中了进士，其实中进士的还有许多人。只有你春风得意，红花迎着你的马头。你乘着仙鹤飘飘然，学问是在丝竹管弦里面吗？你既然要效仿前贤，又何必往青楼跑呢？

宝历（唐敬宗年号）年间，杨嗣复奏说庆州复归朝廷，应开科庆祝。敬宗准许，开了两科。当时，杨于陵从洛阳到长安来朝见皇帝。杨嗣复率领进士们到潼关去迎接，并在府中宴请他。杨于陵坐在正位上，杨嗣复率领进士们坐在两边。当时元稹和白居易都在场（他们是参加的官员，并非诸生），即席作诗、赋。刑部侍郎杨汝士最后一个写完，元稹和白居易读了之后非常吃惊。他的诗是：

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

文章旧价留鸳掖，桃李新阴在鲤庭。

再岁生徒陈贺宴，一进良史尽传馨。

当时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醁醈。

杨汝士那天喝得大醉，回去跟家里人说："我今天的诗把元稹和白居易都压过了。"

卷第一百七十九　贡举二

杜正玄　李义琛　陈子昂　王维　杨暄　萧颖士　乔彝　许孟容　张正甫 阎济美　潘炎　令狐峘　熊执易

杜正玄

隋仁寿中，杜正玄、正藏、正伦。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进士，总一十人，正伦一家三人。（出《谭宾录》）

【译文】

隋文帝仁寿年间，杜正玄、杜正藏、杜正伦，都由秀才而中进士。隋文帝时代，每年只取十名进士。那一科，杜氏三兄弟皆中。

李义琛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年三人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邺城。国初草创未定，家业素贫之，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寝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知，不辞而去。复先赠以稻粮。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亲厚。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上德司门郎中。（出《摭言》）

【译文】

唐高祖武德五年，李义琛同他的二弟李义琰、以及三从弟（从母子）李上德，三人同中进士。他们是陇西人，世代居住在邺城。唐政权刚建立不久，不是很稳固。李义琛出身贫寒，家境不好，跟上德住在一起。对待他的从姑象自己的亲娘一样。三兄弟商议到潼关去，遇到大雪，饥寒交迫没有住处。有一位咸阳的商人很同情他们，请他们一起住。住了好几天，天才晴朗。李义琛三兄弟商议把所骑的驴卖掉，请商人喝酒，以报答他。商人私下听到他们的打算，不辞而别。并事先赠送给他们粮食。李义琛做咸阳县丞，把那个商人请来，以平等的礼节待他。李义琛后来升到刑部侍郎、也做过雍州长史（州牧的佐官，类似现代的秘书长）。李义琰在唐高宗时做到宰相。李上德做到司门郎中的官。

陈子昂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归觐，为段（"段"原作"假"，据新旧唐书《陈子昂传》改。）简所害。（出《独异志》）

【译文】

陈子昂是四川射洪县人。在京城住了十年，没有谁知道他。当时市场上有一个卖胡琴的（少数民族乐器），要价一百万。每天都有有钱的人去看这件东西，没人明白它的价值。陈子昂突然从人群里走出来，跟人们说，我可以用一千缗来交换。大家很惊讶地问这东西有什么用？陈子昂回答说，我善于弹奏这件乐器。有好奇的人便问，你能弹给我们听吗？陈子昂说："我住在宜阳里。"指给地址，告诉说明天我准备酒，专门等候诸位。不仅各位可以来，还可以邀请一些知名人士一起来。大家会一会，很荣幸。第二天早晨，来了一百多人，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陈子昂好酒好菜款待他们。吃过饭，捧出胡琴，对客人们说："四川人陈子昂有文章好几百轴，跑到京城来，东奔西走，却不为人重视。这件乐器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怎么值得我放在心上？"于是把胡琴举起来摔了。把他写在帛上的文章取出来，摆了两案子，分别赠送给客人。会散以后，一天之内，名满京都。当时武攸宜被封为建安王，请他作记室（类似书记官），后来又做拾遗（谏官），回家省亲，被段简害死。

王维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臬声称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门者，为其地，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令以九臬为解头。维方将应举，言于岐王，仍求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新声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至吾。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岐王乃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攜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令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奉新曲，声调哀切，满坐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则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钦瞩。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臬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宝末，禄山初陷西京，维及郑虔、张通等，皆处贼庭。洎克复，俱囚于宣杨里杨国忠旧宅。崔圆因召于私第，令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无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能。（"能"原作"皆"，据明抄本改）后由此事，皆从宽典；至于贬黜，亦获善地。今崇义里窦丞相易直私第，即圆旧宅也，画尚在焉。维累为给事中，禄授以伪官。及贼平，凡缙为北都副留守，请以己官爵赎之，由是免死。累为尚书右丞。于蓝田置别业，留心释典焉。（出《集异记》）

【译文】

王维少年时，喜欢音乐，琵琶弹得好。王维在亲贵之间来往，岐王尤其看中他。当时张九皋有很高的名声。有人经常到公主家里，并把张九皋的文章拿给公主，为其推荐。公主写信给京都的主考官，让他取张九皋为第一名。（解头，府解之首）王维本来也打算参加考试，把这件事告诉岐王。请求岐王帮忙。岐王说："以公主的尊贵和势力，是不能力争的，我给你想办法。把你过去写的诗，选清越的抄十篇。琵琶曲子怨切的准备一曲。五天后，到我这里来。"五天后，王维如约而来。岐王说："你以文士的身份去谒见公主，她不能接见你，你能听我的话吗？"王维说："我听你的教诲。"岐王让王维换上华贵的衣服，捧着琵琶一起到公主家去，对公主说："我乘你从宫内出来的机会，到你家里来，带着好酒，还有好的音乐。"公主就让人备办酒席，让人跳舞。王维生得美而白。公主回头看见他，问岐王："这个人是谁？"岐王说，他是知音。就让王维独奏。王维的琵琶弹得哀哀切切，满座的人为之动容。公主问："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王维说："叫郁轮袍。"公主非常奇怪。岐王说这个读书人不仅精通音乐，诗词文章，没有人超过他。公主更觉得王维不一般，就问："你有什么文章吗？"王维就把怀里的文章呈献给公主。公主读了王维的诗，非常吃惊，说："这都是我儿子和张九皋这些少年们读的，都说是古人写的，原来是你写的呀？"让他换了衣服，坐在客位的首席，王维俊美飘逸，谈吐潇洒，语言的艺术性很强，在座的达官贵人们无不赞叹。岐王说："如果今年京兆的考试，让王维做第一，绝对是全国的光荣。"公主说："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参加考试竞争？"岐王说，没人举荐他做第一，他是不肯参加的，并且听说公主已经举荐张九皋。公主笑着说："我其实不参与少年们的事。可是别人托我，我只好做。"公主对王维说："你确实可取，我一定为你尽力。"王维谦恭地致谢。公主就把主考官叫到家里，叫她的使女传话说明。王维得了第一，一举夺魁。他后来做太乐丞的官，教舞女们跳黄师子舞，被罢官。黄师子舞是一个人跳的。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长安，王维同郑虔、张通这些人都投降他，做他的官。张洎打跑了安禄山，收复了长安，把他们押在宣杨里杨国忠原来的府第里。崔圆把王维请去，让他在墙壁上作画。当时都认为崔圆很显贵，郑虔、张通等人都指望他解救。王维作画构思奇巧，下笔如神。郑虔等因此得到从宽，即使被贬出京，也能得到一个好地方。现在的长安崇义里窦丞相买的房子，就是崔圆过去的住宅，那些画还在。尚书在的时候，王维做给事中。安禄山陷落长安，授给王维伪官。安禄山被平定后，凡缙做北都（太原）副留守，请求以他的官爵来赎王维的罪。王维被免去死刑，又逐渐升到尚书右丞（尚书省的副长官）在蓝田地方买了房子、土地，潜心研究佛经。

杨暄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籍一名，为鼠辈所卖！"即（"即"原作"耶"，据明抄本改）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出《明皇杂录》）

【译文】

杨国忠的儿子杨暄以通晓经书被举荐，由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他，不及格。达奚珣准备公布杨暄落第，又惧怕杨国忠的势力，不敢决定。当时，唐玄宗在华清池。达奚珣的儿子达抚做会昌县尉。达奚珣就让他带着自己的书信去候见杨国忠，说明情况。达抚到了杨家门前，天刚五更。烛光、火把通明，杨国忠将去参加早朝，冠盖、仪卫如云。杨国忠刚要上马，达抚就跑过去，在烛光下参谒。杨国忠以为他的儿子一定能考中，手扶彩幡的杆子微笑，很高兴的样子。达抚禀告说："奉我父亲的命令，来报告宰相，你儿子没有考中。但是，不敢宣布落第。"杨国忠大声说："我儿子还愁不富贵吗？在乎一个进士？你们这些出卖人的鼠辈！"丢下达抚，骑上马走了。达抚很害怕，立即赶回去见父亲，说杨国忠依仗自己是有势力的权贵，谁都惧怕，他要收拾谁，不是举手之劳吗，人们在他面前大气不敢出，怎么跟他说理？达奚珣没有办法，叹来叹去，终于把杨暄取在前几名。杨暄做到户部侍郎，达奚珣才由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部。两人一样大的官，杨暄在亲信面前还叹息自己的官升的慢，反说达奚珣转官快。（由次要的职务转到重要的职务，亦为荣耀）

萧颖士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腾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僮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尚书名丘。）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萧颖士考中进士。自恃才华，傲慢无比。经常携着一壶酒到野外去喝。偶然在一处休息，自己喝酒吟诗。正赶上暴雨狂风。有一位穿紫衣的老人领着一个小孩在同一处避雨。萧颖士见老人散漫的样子，口出不逊。很快雨停，云去天开。马上来了车马，老人上了马，侍卫在后面吆喝着走了。萧颖士急忙打听，有人告诉他这是吏部王尚书。过去萧颖士去求见了好几次，没有接见，此时很惊愕。第二天写了很长的信，到王尚书家里去谢罪。王尚书让人把萧颖士领到偏房的廊下，坐下来责备他，并说："遗憾你不是我的亲属，不然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你。"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自恃才名，所以才傲慢到这个样子，只能是中个进士吧。"萧颖士死在扬州功曹（州牧的属官）任上。

乔彝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扣门，试官令引入，则已矄醉。视题曰幽兰赋，彝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遂改渥洼马赋。曰："此可矣。"奋笔斯须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便欲首送。京兆曰：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可也。（出《幽间鼓吹》）

【译文】

乔彝参加京兆府的考试，有两个考官。乔彝天快中午时去扣门请见。试官让人领他进来，自己醉醺醺的。一看题目是《幽兰赋》，乔彝不肯做，说两个男人相对坐在这里写什么《幽兰赋》？请痛快改个题目。试官就改题目为《渥洼马赋》，乔彝说这可以。拿起笔一挥而就。其中有这样的警句：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意思说，那马蹄撒开，大海之浪滔为之翻腾，打一个喷嚏生出的风，刮得湘山树叶纷飞。试官准备取他第一。京兆府尹说，这个人锋芒太露，第二可以。

许孟容

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袄子上著莎衣。蔡京与孟容同。（出《摭言》）

【译文】

许孟容以渊博的学识考中进士，又去考学究科。当时的人说他这是穿了锦绣的衣服在上面又套了一层草衣服。蔡京也是这样。（此唐蔡京，非宋之蔡京）

张正甫

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部。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空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绛有前途，启司空曰：举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请只送一人。诸人之资，悉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绛弟为同舍郎，绛感泽殊常之恩，不十年登庸，泽之子宗易为朝官。人问宗易之文于绛，绛戏而答曰：盖代。时人因以盖代为口实。相见论文，必曰：莫是李三盖代否？及绛为户部侍郎也。常侍为本司郎中。因会，把酒请侍郎唱歌，李终不唱而哂之，满席大噱。（出《嘉话录》）

【译文】

李绛是唐宪宗时代的宰相。他的前辈曾经是襄州都督的部属。李绛准备赴考，需要人推荐。当时樊泽做节度使，张正甫做节度判官，主管乡荐的事。张正甫知道李绛是一个有前途的人，就向樊泽禀告，说举子中谁也不如李绛，咱们只举荐他一个人，把准备赠送给诸举子的钱物都给他。樊泽高兴地答应，并同时举荐李绛的弟弟做同舍郎。李绛很感激樊泽的恩德。不到十年，李绛做到宰相。樊泽的儿子樊宗易在朝里做官，有人问李绛，樊宗易的文章怎么样？李绛开玩笑说，盖世文章。当时的人们把盖代作为口碑。每看到什么新的文章，都会说："是不是李三盖代的文章（指李绛）？"李绛做户部侍郎时，张正甫做户部郎中（为绛属官）。在一次宴会上，张正甫捧着酒杯请李绛唱歌，李绛微笑不唱，在座的人大笑。

阎济美

阎济美，前朝公司卿许与定分，一志（明抄本志作忘。）不为，某三举及第。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第二举，坐王（明抄本"王"作"主"。）侍郎杂文落第。某当是时，年已蹭蹬，常于江激往径山钦大师处问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将出关。因献坐主六韵律诗曰："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鈙金自跃，应物镜何偏。南国幽沈尽，东堂礼乐宣。转（"转"原作"轮"，据唐《诗纪事》改。）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座主览焉。问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实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变色，深有遗才之叹。乃曰，所投六韵，必展后效。足下南去，幸无疑将来之事。某遂出关。秋月，江东求荐，名到省后，两都置举，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无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属时物翔贵，囊中但有五缣，策蹇驴而已。有举公卢景庄已为东府首荐，亦同处焉。仆马甚豪，与某相揖，未交一言。久乃问某曰："阎子自何至止？"对曰："从江东来。"敬奉不敢怠。景庄一旦际暮醉归，忽蒙问某行第，乃曰：阎二十，消息绝好，景庄大险。某对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荐。声价已振京洛，如某远地一送，岂敢望有成哉？"景庄曰："足下定矣。"十一月下旬。遂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景庄与某俱过。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景庄寻被绌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某致词后，纷纷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开奖劝之路，许作诗赎帖，未见题出。主司曰：赋天津桥望洛阳城残雪诗。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诗曰："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已闻主司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便闻主司处分，得句见在将来。主司一览所纳，称赏再三，遂唱过。其夕，景庄相贺云："前与足下并铺，试蜡日祈天宗赋，窃见足下用鲁丘（"丘"原作"血"，据明抄本改）对卫赐。据义，卫赐则子贡也，足下书卫赐作驷马字，唯以此奉忧耳。"某闻是说，反思之，实作驷马字，意甚惶骇。比榜出，某滥忝第，与状头同参座主，座主曰：诸公试日，天寒急景，写札杂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书到西京，须呈宰相，请先辈等各买好纸，重来请印，如法写净送纳，抽其退本。诸公大喜。及某撰本却请出，驷字上朱点极大。座主还阙之日，独揖前曰："春间遗（"遗"原作"遣"，据明抄本改）才，所投六韵，不敢惭忘，聊副素约耳。"（出《乾鐉子》）

【译文】

阎济美，曾经有人答应他必考中，自己不肯。经三次才考中。首科，他的杂文被刘侍郎批落。再科其杂文又被王侍郎批落。当时，年龄已长。曾渡江到径山向钦大师请教。春天，因为落第，准备回乡。向主考赠送一首六韵诗：

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

望鈙金自跃，应物镜何偏。

南国幽沈尽，东堂礼乐宣。

转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

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

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

意思说，自己文明雅量，堪做正直的王臣。是一块金子，可是镜子老照不见。家乡山青水碧而幽静，音乐也好听。功业不成，我也快到了你的年龄。绿树婆娑，向晚天流泪。愁我屡试不第，谁人怜惜？

主考读了他的诗，问他落第原因，阎济美把两试不中的情况因由，以实相告，主考深深叹息自己的失误，又为他的才华惋惜。便说："你送来的这首六韵诗，肯定会有用处。你放心地走吧，不用担心将来的事情。"阎济美于是走了。秋天，朝廷要求各地举荐人才，江东举荐阎济美，名字报到礼部。通知在长安和洛阳分别设立考场。主考官先到洛阳。阎济美也到了洛阳，但他没有什么认识人，就住在清化里的一个客店里。当时物价昂贵，腰里仅有五串钱，还有一头瘸驴。另一举子卢景庄是洛阳举荐的，也住在这里。这个人很有钱，跟着不少仆人，骑着高头大马。初次见面，两人一揖无话。过了些日子，卢景庄问阎济美："你从哪来？"阎济美说从江东来。对人家很敬重。一天，卢景庄喝了酒回来，醉着问你是阎老几？阎济美回答说阎二十。卢景庄听了这消息，震惊说我遇到对手了。阎济美说："不可能，你有东都地方官员的推荐，名声已震两京（指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象我这样从远地方来的，能有什么成就？"卢景庄说："你肯定考中了。"十一月下旬，考试杂文，十二月三日放榜天津桥。卢景庄和阎济美都通过了。那几天，天气极为寒冷。四日，又在天津桥考试帖经（帖，书字；经，五经）。卢景庄没有通过。阎济美对考官说："我早先只重视读书，没有注意学习写字，恐怕不及格。"考官说，不明了考试规矩，不工帖，可以用诗赋来代替。听到这话，有些人走了，有些人坚持应考。阎济美又快步走到前面说："考官大人既然指明了出路，允许以诗代替帖试，请出题目。"考官即出题目为《天津桥望洛城残雪》，阎济美只写了二十字：

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

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

大意说，云彩刚从洛阳的上空流去，积雪还没有融化，人们因此而感到寒冷。天空尚有一抹云在，斜阳已残了。这时，考官催要交卷，很急，天色又将晚。阎济美又对考官说："天气寒冷，写不成字，请大人决定吧。"考官说把现在写完的拿来。考官看了阎济美的诗非常赞赏，遂获通过。晚上，卢景庄向他表示祝贺，说那天同你临桌考试，考题《蜡日祈天宗赋》，看见你用孔子对卫赐的典故，卫赐就是子贡。你把卫赐写了卫驷，我很替你担忧。阎济美想了半天，确实如此，很惶惑。贴出榜来，总算中了。阎济美跟考第一的一起拜见考官。考官说，你们考试的日子，天又冷，要求的又急。所做杂文，或许不合定法（格式）。如果把你们的文章送到长安呈给宰相，怕不合适。请你们去买好纸，重新给你们盖印，按着定法（格式）抄好，把旧卷子抽回去。举子们非常高兴。阎济美把原卷拿来，错讹的驷字上面有很大一个朱红笔点。考官临携卷子回长安时，单独对阎济美说："春天没有取中你，屈了你的才。你赠送给我的六韵诗，不敢忘记。这次取中你，表示我说过的话算数。"

潘炎

侍郎潘炎，进士榜有六异：朱遂为朱滔太子；王表为李纳女婿，彼军呼为驸马；赵博宣为冀（"冀"原作"异"，据许本改）定押衙；袁同直入番为阿师；窦常二十年称前进士，奚某亦有事。时谓之六差。窦常新及第，薛某给事宅中逢桑道茂。给事曰："窦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后方得官。"一坐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摄职数四。其如命何？（出《嘉话录》）

【译文】

潘炎做礼部侍郎，担任考官。进士榜有六异。朱遂是朱滔的太子。王表是李纳的女婿，赵博宣是冀定押衙，袁同直做番王的国师。窦常二十年后得任职官，还有一个奚某也有说道。当时被称六差。窦常新中进士，薛某在给事中府遇见桑道茂。给事中说："窦常新考中，什么时候能授给官职？"桑道茂说："二十年后。"在坐的人都不屑的样子，表示不相信。果然，五次奏请给窦常任官，皇帝都没有批下。一直做暂时署理的临时官。确实二十年后才得任职官。这就是命运。

令狐峘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从，势拟顷覆。峘惶恐甚，因进其私书。上谓峘无良，放榜日窜逐，不得与生徒相面。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别驾，敦始使陈谢恩之礼。（出《摭言》）

【译文】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改年号为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峘以下二十二人及第。当时权贵中有人忿怒，因为所荐所托的人没取，准备找他的毛病，罢他的官，把他整倒，令狐峘又惧又怕。把这些人请托的信件呈送代宗。代宗认为令狐峘这样做不好，发榜时罢了他的官，并且不准他跟进士们见面。十年后，他的学生田敦做明州刺史，令狐峘被朝廷起用为明州别驾（刺史的属官），田敦才有机会向令狐峘行谢师礼。

熊执易

熊执易通于易义。建中四年，侍郎李纾试易简知险阻论。执易端座割析，倾动场中，一举而捷。（出《国史补》）

【译文】

熊执易通晓《易经》，唐代宗建中四年，侍郎李纾考熊执易《简知险阻论》，熊执易正襟危坐，侃侃而谈，条理分明，考官和在场的人们震惊，一举高中。

卷第一百八十　贡举三

常衮　宋济　牛锡庶　崔元翰　湛责　尹极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杨虞卿 苗缵　费冠卿　李固言　殷尧藩　施肩吾　张正甫　冯宿　张环　杨三喜

常衮

唐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衮为福建观察使治其地。衮以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之为主客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于时欧阳詹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国子四门助教，陇西李翱为传，韩愈作哀辞。（出韩愈《欧阳詹哀词序文》）

【译文】

唐德宗刚做皇帝，常衮还没有做到宰相，仅仅是福建观察使。常兖以博学宏词科中进士。及做观察使，对于乡县百姓，尤其是读书人一律尊重，经常请他们做客，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不几年，治境安居乐业。当时欧阳詹在读书人中特别杰出。常兖对他格外厚爱。读书人都表示佩服。闽越人中进士的，欧阳詹是第一个。欧阳詹死在国子监四门助教（学官）的任上。陇西人李翱为其作传，韩愈为其作悼文。

宋济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方在窗下，犊（"犊"原作"特"，据明抄本改）鼻葛巾抄书。上曰："茶请一碗。"济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请自泼之。"上又问曰："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姓宋第五，应进士举。"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又曰："闻今上好作诗。何如？"宋济云："圣意不测……"语未竟。忽从辇递到。曰官家、官家。济惶惧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后礼部放榜，上命内臣看有济名。使回奏无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出《卢氏小说》）或有客讥宋济曰："白袍子何纷纷？"济曰："为朱袍、紫袍纷纷耳。"（出《国史补》）

【译文】

唐德宗私行出访。夏日的一天到了西明寺。当时宋济在西明寺过夏，戴着布头巾，敛声屏息坐在窗下抄书。德宗忽然进屋说："请给我一碗茶水喝。"宋济说："壶里有开水，这杯里的茶水是旧茶水，你自己泼了自己倒。"德宗又问："你在忙什么？"并问其姓名排行第几。宋济说："姓宋，排行老五，正在读书准备应试。德宗又问："擅长什么？"宋济答作诗。德宗又问："听说现在的皇上也好作诗，你认为他的诗怎么样？"宋济说，皇上的诗意不好猜测。没等话说完，皇上的车马来了，人们呼喊官家（对皇帝称官家），宋济惊惧请罪。德宗说宋老五很坦率啊。后来礼部放进士榜那天，德宗让侍臣去看有没有宋济的名字。侍臣回来说没有他的名字。德宗又说宋老五还是很坦率。有人讥笑宋济，说你白丁忙碌啥呀？宋济说为了官袍子忙呗。

牛锡庶

牛锡庶性静退寡合，累举不举。贞元元年，因问日者，曰："君明年合状头及第。"锡庶但望偶中一第尔，殊不信也。时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萧昕宅前，值昕杖策，将独游南园。锡庶遇之，遽投刺，并贽所业。昕独居，方思宾友，甚喜。延与之语。及省文卷，再三称赏。因问曰："外间议者以何人当知举？"锡庶对曰："尚书至公为心，必更出领一岁。"昕曰："必不见命。若尔。君即状头也。"锡庶起拜谢。复坐未安，忽闻驰马传呼曰："尚书知举。"昕遽起。锡庶复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状头及第。（出《逸史》）

【译文】

牛锡庶性格文静，不合群。考了几年都没有考中。唐德宗贞元元年，请人给自己算命。那人说，你明年中状元。牛锡庶只希望考中而已，根本不信。到了次年八月，还没有确定考官。牛锡庶偶然走到少保（官名）萧昕家门前，碰到萧昕拄着手杖，打算到南园散步。牛锡庶忙递上自己的名帖，并说明自己的状况。萧昕自己独居，很希望有人为伴，特别高兴。就把牛锡庶请到屋里，跟他唠喀。看到他的文章，非常赞赏。萧昕问："你在外面听到传说谁任主考官没有？"牛锡庶说："大家都在传说你很公正，肯定还要主持这科考试。"萧昕说："没准，若真是那样，你就是状元了。"牛锡庶站起来致谢，没等坐好，有人驰马而来，传命萧昕做主考官。萧昕刚站起来，牛锡庶立即再拜，说你刚才答应的事，天地都听见了。萧昕说："我说过的话算数"。牛锡庶果然中了状元。

崔元翰

崔元翰为杨炎所引，欲拜补阙，恳曰：愿举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程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敖盛气白主司曰："若出白云起封中题，敖请退。"主司为其所中，卒愕然换之。是岁，二崔俱捷。（出《国史补》）

【译文】

杨炎荐举崔元翰做补阙（谏官名）。崔元翰恳求，希望能取中进士，做考场中的佼佼者。但是不知道考什么，怎么考，希望能预先得到题目。这事被崔敖知道了，考试那天早晨，试场大门刚开，崔敖对主考官强烈地提出要求，如果考现在封中的题目，我不参加。主考官明白崔敖知道了题目泄漏的事，愕然之后另行出题。当年，崔元翰和崔敖都被取中。

湛贲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干，伉居席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甚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其时伉方跨驴，纵游于郊郛。忽有家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谑曰：湛贲及第，彭伉落驴。（出《摭言》）

【译文】

彭伉和湛贲都是袁州宜春人，而且是联襟。彭伉中了进士，湛贲只做县吏。老丈人家为彭伉举行宴会，以示庆贺。参加的人都是当地的官员和有名的人物。彭伉坐着首席上，在座的人都很倾慕。湛贲来了，让他在后面小屋吃饭，他也并不脸红。妻子生气地责备说："男子汉不能自己激励上进，受这样的污辱有什么脸见人？"湛贲非常受触动，于是，努力学习，孜孜不倦。没几年，一举考中，彭伉曾经羞辱过湛贲。那天，彭伉正骑着驴在野外郊游，忽然家僮来报告湛贲中了进士的消息，他"啊"了一声从驴上跌下来，所以袁州人取笑说：湛贲及第，彭伉落驴。

尹极

贞元七年，杜黄裳知举。闻尹极（《玉泉子》"极"作"枢"，下同。）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问场中名士，极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尽知，敢以为请。"极耸然谢曰："既辱下问，敢有所隐？"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进有沐（明抄本、许本沐作"休"，清徐松唐登科记考十二"沐"作"林"。）藻、令孤楚数人。黄裳大喜。其年极状头及第。试"珠还合浦赋"。藻赋成，忽假寐，梦人告曰："何不叙珠来去之意。"既寤，乃改数句，又谢恩。黄裳谓藻曰："叙珠来去，如有神助。"（出《闽川名士传》）

【译文】

贞元（唐德宗年号）七年，杜黄裳做主考官。听说尹极很有名声，就穿了普通人的衣服去访问他。问到尹极今年参加考试的人中，有哪些名人？尹极非常谦恭。杜黄裳告诉他说，我就是今年的主考。老早就接受了任命，只有一个人我了解（即指尹极），其他的人就不很知道，请你介绍一下。尹极很感动，说承蒙您问我，不敢隐讳。太学中有崔元略，乡荐的有沐藻、令狐楚等人。杜黄裳特别高兴。当科，尹极考中了状元。试题中有《珠还合浦赋》，沐藻做完了赋，睡着了，梦中有人告诉他，你怎么不写珠子来去的意思。沐藻醒来，把文章改了几句。谢恩时，沐藻向杜黄裳表示谢意。杜黄裳说，你的文章中论述珠子的生成与用途，似乎有神仙帮助。

李程

李程贞元中试日五色赋，先榜落矣。初出试，杨于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门，询之所试。程探靴靿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天日华。"于陵览之，谓程曰："公今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于陵深不平。乃于故册子末（"末"原作"未"，据唐摭言改）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绐之曰："侍郎今者新赋试。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于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此，韵脚亦同。"主文大惊。于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叹赏不已。于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即非状无不可也。"于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而对，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谢，谋之于陵，于是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或云出榜重收。）程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词，复赋此题，颇虑浩愈于己，驰一介取原本。既至，将启缄，尚有忧色。及覩浩破题曰："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裹。"（出《摭言》）

【译文】

李程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参加考试《日五色赋》，被批落榜。出了考场。碰到大官杨于陵从衙门里出来回家，杨于陵问他考试情况。李程从靴筒里掏出手稿给杨于陵看。开头词是：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杨于陵看完对李程说，你应该做状元。第二天，考试杂文，李程又没名。杨于陵很气不平，便在旧试题集的后面写了李程的文章，但没署名，拿去见主考官，骗他说，你这次考赋，怎么出旧题目？主考说没有的事，杨于陵说，不仅题目是旧的，而且有人写过，连限韵都一样。主考官吃了一惊。杨于陵就把李程的赋拿出来给他看，主考非常赞赏，杨于陵说："如果这次考试中有人写出了这样的赋，你怎么办？"主考说："没有则罢，有的话，肯定中状元。"杨于陵说："这样的话，你失误了，把好的人才给丢掉了，这文章是李程写的。"主考立即让人把李程的卷子拿来对照，一字不差。主考当面致谢，并同杨于陵共同商量。于是，李程中了状元，前面的榜，予以更正。李程后来做到很大的官，镇守大梁。听说有一个叫浩的人去参加宏词科的考试，也考这个题目。担心浩的文章超过自己，专门派了一个仆人把浩的文章取来，拆封前还感到忧虑。读到浩的破题：丽日辉煌，中含瑞光。李程高兴了，说他这破题解的意思，没有超过自己的范畴。

蔡南史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雪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乃止。（出《国史补》）

【译文】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同义阳公主不和睦。蔡南史和独孤申叔两人为他们演奏乐曲，曲名《义阳子》，其中有歌词为团雪散雪。德宗知道这件事很恼怒，认为蔡南史有失文人体统，准奋废除科举，后来流放了蔡南史作罢。

牛僧孺

牛僧孺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愈、皇甫湜。时首造愈，值愈他适，留卷而已。无何，愈访湜。时僧孺亦及门。二贤览刺忻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于宗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何等？"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谋所居，二公沈然良久，乃曰："可于客户税一庙院。僧孺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又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联鏕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翌日，辇毂名士咸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过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出《摭言》）

【译文】

牛僧孺中进士前，携琴书游于山水间。以他的文章谒见韩愈和皇甫湜。第一次拜访韩俞，韩愈没在家，便留下文章。没多久，韩愈拜访皇甫湜，正好牛僧孺也来了。韩愈和皇甫湜看了牛僧孺的名帖，非常高兴，两人一起接见他。问到牛僧孺的打算。牛僧孺说，我带着拙作来谒见两位前辈，听从你们的指教，我没有功名现在还没有什么事做，韩愈和皇甫湜打开牛僧孺的文章，开头的篇目是《说乐》，没有看下文，便说准是好文章。即问牛僧孺拍板是什么？牛僧孺回答说是乐句。两人相望，非常高兴。说这准是好文章了。牛僧孺说自己打算找一处房子。两人考虑再三，才说，可以去寺院里租一处地方。牛僧孺照办，又登门拜谢。两人又教诲他，说某日你可以去游青龙寺，晚一点回来。那天，韩愈和皇甫湜一起坐车到牛僧孺住的地方，在大门上题字说，韩愈、皇甫湜同访牛僧孺不遇。第二天，京都许多名人都去参观。牛僧孺的大名，由是鹊起。牛僧孺参加过堂（宰相接见）时，宰相一定要把屋子打扫干净来接待。牛僧孺独自应声说不敢，参加过堂的进士们都感到惊奇。

杨虞卿

杨虞卿及第后，举宏词，为校书，来淮南就李鄘婚姻。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虞卿未相识。闻之，倒囊以济。（出《摭言》）

【译文】

杨虞卿以宏词科中进士，授职校书（官名）。到淮南同李鄘的女儿结婚，遇到前进士陈商。陈商向他诉说自己的贫困，杨虞卿并不认识陈商，但听了他的陈词。倾囊相助。

苗缵

苗粲子缵应举，而粲以中风语涩，而心绪至切。临试，又疾亟。缵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粲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缵及第。（出《嘉话录》）

【译文】

苗粲的儿子苗缵即将参加科举考试，苗粲中风不语，但是望子成龙的心很切。临近试期，苗粲的病重加沉重。苗缵就把字写在纸上，请问自己要不要去考试。苗粲拿笔淡淡地在纸上写了入入二字。父子这样情切令人感动。当年，苗缵中进士。

费冠卿

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亲，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池阳九华山。长庆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冠卿孝节，徵拜右拾遗。制曰：前进士费冠卿尝与计偕，以文中第。禄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身丘园，绝迹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双，清飚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陈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伫移忠之效：可右拾遗。冠卿竟不应徵命。（出《摭言》）

【译文】

唐宪宗元和二年，费冠卿中进士。思念自己故去的父母，没有办法报答养育之恩，心情沉重。于是，隐居于池阳的九华山。穆宗长庆年间，殿中侍御史（官名）李行修举荐费冠卿节操仁孝，请征其入朝，做右拾遗（左右拾遗同为谏官）。朝廷的征文说，前进士费冠卿是一个人才，曾以文才考中进士。因为有了荣禄不能孝养故去的父母，心中遗恨绵绵。因此隐居耕种，不肯做官。守其孝道，十五年了，这样高风亮节，很少有人能比。表扬孝行，录用人才，才能使世风敦厚，应当给予奖掖，以教育那些不孝顺的人。请到皇帝的身边，让臣子们效仿你的忠孝。可以做右拾遗。费冠卿却没有应征。

李固言

李固言生于凤翔庄墅，性质厚，未熟造谒。始应进士举，舍于亲表柳氏京第。诸柳昆仲，率多谑戏。以固言不闲人事，俾信趋揖之仪。候其磬折，密于头巾上贴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固言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许孟容为右常侍，于时朝中薄此官，号曰貂脚，颇不能为后进延誉。固言始以所业求见，谋于诸柳。诸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许常侍。固言果诣之，孟容谢曰："某官绪闲冷，不足发君子声彩。虽然，亦藏之于心。"又睹头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知礼闱，乃以固言为状头。（出《摭言》）

【译文】

李固言生于凤翔农村。性格敦厚。没有人荐举，就去参加京试，住在表亲柳家。柳家的兄弟们，经常嘲笑他，说他不明白事理。他们认为不求人举荐没有能考上的道理，等候听他失意的消息。还偷着写了"此处有屋出租"的字条贴在李固言的头巾上。李固言自己一点不知道。出门，看见的人都偷着笑。许孟容当时做右常侍（官名），是一个没权势的官，不被人看重。人称常侍官为貂脚，没力量替年轻人说话。李固言想拿自己的文章去求教人，跟柳氏兄弟商量。柳氏兄弟就带他到许孟容的住地，让他去见。许孟容逊谢说："我是个闲官，没能力帮你。但是，你的心意，我记在心里。"又看到李固言头巾上的纸条，知道他忠厚。第二年许孟容做主考官，取李固言作状元。

殷尧藩

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阳（明抄本"阳"作"杨"。）汉公乃贯之前榜门生，盛言尧藩之屈，贯之为之重收。（出《摭言》）

【译文】

元和九年，韦贯之主持考试。殷尧藩的杂文没被取中。韦贯之的学生阳汉公竭力为殷尧藩分辩，说他受了委屈。韦贯之重新取中了殷尧藩。

施肩吾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七言诗一百韵，大行于世。（出《摭言》）

【译文】

施肩吾在元和十年考中进士。认为洪州的西山是十二真君升仙的地方，名胜古迹都在，很羡慕。就到那里去隐居，每天吟诗作赋。曾作闲居遣兴七言诗一百韵，为时人传诵。

张正甫

张正甫为河南尹，裴度衔命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言一举人词艺，好解头。张正色曰："相公此行何为也？争记得河南解头。"裴有惭色。（出《摭言》。明抄本作出《幽闲鼓吹》）

【译文】

张正甫做河南尹（地方长官），裴度奉命讨伐淮西。张正甫在府中西亭为裴度设宴。裴度谈论有一举人的才学很好，地方应取他为解头（乡试第一，后世也称解元）。张正甫正色说："宰相此行是做什么来的？还有心思来争这个解元？"裴度感到惭愧。

冯宿

冯宿之三子陶、韬、图，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代无比焉。当太和初，冯氏进士及第者，海内十人。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出《传载故实》）

【译文】

冯宿有三个儿子冯陶、冯韬、冯图。兄弟三人连续考中进士，连年登博学宏词科。为一时之最，累代都没有。在太和（文宗年号）初年，冯氏中进士的全国共十人，而冯宿一家就占了八个。

张环

张环兄弟七人并举进士。（出《谭宾录》）

张环兄弟七人同时考中进士。

杨三喜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载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出《摭言》）

【译文】

杨敬之做了国子司业（太学官），同时，二儿子杨载中了进士，大儿子杨三史也被举荐入试。被称为杨三喜。

卷第一百八十一　贡举四

李逢吉　章孝标　刘轲　崔群　李翱女　贺拔惎　李宗闵　庾承宣　张祐　卢求 杜牧　刘蕡　薛保逊　贾岛　毕諴　裴德融　裴思谦　李肱　苏景胤　张元夫

李逢吉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语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李德裕颇为寒进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出《摭言》）

【译文】

元和十一年（岁次丙申），李逢吉以下三十三人都是贫寒的进士。当时流传这样的话：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意思说元和丙申年，三十三个穷光蛋中了进士，官袍子象银子那么耀眼，文辞也灿烂，扯着手上天了。宰相李德裕很给那些贫寒的学子们创造条件。他被贬官南去，有人写诗说："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

章孝标

章孝标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为归燕诗，留献侍郎庾承宣。承宣得时，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典礼曹，孝标来年擢第。群议以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则名路可遵，递相砻砺也。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元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出《云溪友议》）

【译文】

元和十三年章孝标应试落第。当时许多落第人都写诗讽刺考官。唯独章孝标一个人作了一首《归燕》诗，留给了侍郎庾承宣。庾承宣收到他的诗作，反复吟诵，遗憾没有取中这样有才华的人。打算到秋试的时候，举荐他。结果庾承庆被点了主考官，章孝标被取中。人们以二十八字中试，只要努力，功业可成。于是，互相激励。章考标的二十八字诗是：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大意说燕子过去的旧巢已经破落，今年只好向都市飞来，这么多的楼宇没有我的住处，到底在哪里落脚呢？意在比喻自己的情怀与境况。

刘轲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果园。后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出《摭言》）

【译文】

刘轲仰慕孟子的文章，所以起名刘轲。少年时做和尚，住在豫章（地名）高安的果园里。后来又学道隐居庐山。次后又考中进士，文章同韩愈、柳宗元齐名。

崔群

崔群元和自中书舍人知贡举。夫人李氏因暇，尝劝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曰："予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邪？"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试。如君以为良田，即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出《独异志》）

【译文】

元和年间，中书舍人（官名）崔群做考官。他的夫人闲时劝崔群买置一些田产，好给子孙继承。崔群笑着说："我有三十所美好的庄田，天下无处不有，你担心什么呢？"夫人说："没听说过你有这些财产。"崔群说："我前年春天主持京试，取中了三十名进士，这不是良田吗？"夫人说："如果这样，你算不算宰相陆贽的学生？"崔群说："当然是。"夫人说："如果这样，你过去主持考试，为什么让人告诉陆贽的儿子（简礼）不让他参加考试？如果你算陆家的一块良田的话，那么这块土地不是荒芜了吗？"崔群羞惭而退，好几天没有吃饭。

李翱女

李翱江淮典郡。有进士卢储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卢谦让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随计，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后卢止官舍，迎内子，有庭花开，乃题曰："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抒情诗》）

【译文】

李翱任江淮地方官。学子卢储送卷子给他，李翱待之以礼。他把文卷放在桌子上，出去办事。他的长女已经成年，闲着没事走进他的屋子。看到桌上的文卷，研读再三，对婢女说："这个人准中状元。"李翱回来，听到女儿的话，很惊讶。便让他的属官和宾客到卢储住的旅舍跟卢储说明，选他作女婿。卢储再三谦辞，终于难却好意，月余才答应。来年京试，户储果然考中状元。过关之后，马上赴婚。并作一首《催妆诗》：

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

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大意说，那一年我准备到京师去应考，美丽的女子许给我状元。今天要成婚了，请仙女快点下楼上轿吧。次后，卢储在官舍迎接妻子，院庭花开，又题诗说："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

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

意思说，新栽的芍药花开了几朵，风也不舍得吹落，留待给我的爱妻。人生前缘已定，并非偶然。

贺拔惎

王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惎还往。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惎绝。前人复（明抄本"复"作"申"）约，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惎造门，左右绐以敏中他适，惎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召"字据唐摭言补。）惎，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尽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祗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惎矣。"（出《摭言》）

【译文】

长庆中期，王起再次作考官。准备取白敏中为状元，但是又不满意他同贺拔惎往来。贺拔惎有文才，但狂放无羁。于是王起私下让亲信把他的意思告诉给白敏中，希望白敏中断绝同贺拔惎的交往。亲信把这话传给白敏中，白敏中表示接受，答应照办。不久贺拔惎拜访白敏中，白敏中的家人骗他，说白敏中出门不在家。贺拔惎等了很长时间，无言而去。白敏中马上跑出来，让仆人把贺拔惎喊回来，如实相告。并且说："凭着才学，哪个门不通，怎么能对不起朋友？"于是共同饮酒，大醉，睡至日头老高尚未起床。王起的人看到这情形，发怒而去。"告诉了王起，并且说："让他们断交是做不到的。"王起说："我本来只想取中白敏中，现在更应该同时取中贺拔惎了。"

李宗闵

李宗闵知贡举，门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都辈，时谓之玉荀班。（"荀班"二字原缺，据黄刻本补。出《因话录》）

【译文】

李宗闵作考官，取中的进士多是很俊逸的年轻人。比如唐伸、薛庠、袁都等。当时被人们称为"玉荀班"。意思是年轻而秀杰。

庾承宣

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授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赐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拜献座主。（出《摭言》）

【译文】

庾承宣做了六七年的考官，才升任要职。他的学生中李石在他之先就做了大官。庾承宣得到升官的任命，李石把他应穿的紫袍，应佩带的金鱼敬献给老师。

张祐 张祐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楚所知。楚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合苞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几甚苦，探索（"索"原作"相"，据明抄本改）颇深。流辈所推，风格罕及。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祐至京师，方属元稹在内庭。上因召问祐之词藻高下。稹对曰："张祐雕虫小巧，壮夫耻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失意而归。祐以诗自悼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不更疑。"（出《摭言》）

【译文】

元和和长庆年间（宪宗、穆宗年号），令狐楚非常了解张祐。令狐楚作天平节度使，亲自写举荐书，让张祐以新诗、旧诗三百篇随同他的表章一起送到长安。表辞大意说，凡作五言诗，都应包含六义。近年不少人乱写，没有师法。而张祐很久以来读书不倦，认真研究，造诣很深。舆论赞美，风格独特。我让他携带他的旧诗、新诗三百首，从光顺门进献，请交给中书省。张祐到了长安，正值元稹在朝堂。皇帝便召见他，品评张祐的诗。元稹说，张祐的诗很不大气，有气魄的人根本不这样写诗。如果予以鼓励，恐怕有失陛下教化风范。皇上点头，张祐失意而归。以诗自悼说："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不更疑。意思说即使我有贺知章那样的知己，孟浩然那样的文思，也没用处。

卢求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言事甚异。翱后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嗣复知举，。求落地。嗣复，翱之妹婿。由是颇以为嫌。因访于道人，言曰：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酎数斗于侧，其人以巨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复饮酒尽，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词云：裴头黄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复。已有所贮，彼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为状元，黄驾居榜未，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领襄阳，其人又至，翱愈敬异之。谓翱曰："鄙人再来，盖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翱之（唐《摭言》八"之"作"无"。）所得。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皆为将相。（出《摭言》）

【译文】

杨嗣复第二次做考官，考生中的卢求，是李翱的女婿。先前，李翱任官合肥，有一道人去见他，说的话很不一般。李翱任官楚州，那个道人又来了。当时，卢求没有中试。杨嗣复是李翱的妹夫。李翱很生他的气。李翱请教于道人。道人说这是小事，我可以写一道表文。于是，准备了几砚纸笔，又准备了很多酒。道人大杯喝酒，睡了一会起来，把所有的酒喝光，整理衣帽，向北而拜。之后，很快写了两封书。早晨交给李翱，说今年秋天任命考官时，打开小卷看，明年京试时，打开大卷看。李翱答应。不久，邸报送到，由杨嗣复主考。打开小卷，上面的文字是：裴头黄尾，三求六李。李翱很奇怪，把这张小卷寄给杨嗣复。杨嗣复秘密保存，恐怕泄露。等到京试放榜，打开大卷，同榜上竟一字不差。当年裴求中了状元，黄驾在榜末。卢求居第二名。其余的人名也全对。后来，李翱做襄阳刺史，道人又来了，李翱很敬重。道人说："我所以又来，是因为仰慕你的政绩。"李翱把他的儿子叫出来，道士一个个瞧了很久，说都不如你。又让女儿出来拜见道士。道士说："日后你有三个外孙能做到宰相。"后来，卢求的儿子卢携，郑严的儿子郑畋，杜审权的儿子杜让能，都是出将入相的人物。

杜牧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郡（唐《摭言》六郡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及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大学生数十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览。"于是缙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请曰："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则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却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问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牧虽屠狗，不能易也。"崔郾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紫微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出《摭言》）

【译文】

侍郎崔郾受命做主考官。在东都洛阳开试。中书省、尚书省、黄门省的大员们齐集常乐传舍，盛况空前。当时吴武陵做太学博士（太学官名）骑着瘸驴而来。崔郾听说他来了，有些惊讶，立即迎出去同他说话。吴武陵说："你以德高望重为皇帝选取人才，我怎么能不帮你略尽微力呢。我在太学里偶然发现学子们好几十人在读一本书。又是赞扬又是鼓掌。我一看，原来是杜牧的《阿房宫赋》，这个人真有王佐（形容词，并非人名，意扶佐君王）的才华。你是个大官，恐怕没功夫读过这篇文章。"于是从袖中取出杜牧的文章，高声朗读。崔郾称奇。吴武陵请求说："请你选他作状元。"崔郾说已经有人。吴武陵说："那么，第三名。"崔郾说也已经有人。吴武陵说："实在不得已，第五名吧。"崔郾未及做答，吴武陵就说："如果还不行，把这篇赋拿来还我。"崔郾立即说："我答应你。"崔郾就座，对在座的大官们说，刚才吴太学（武陵尊称）帮我选中一位第五名。有人问是谁，崔郾答以杜牧。这些人中有人说杜牧这个人不拘小节。崔郾说，我已经答应了吴武陵，杜牧即使是个卖狗肉的人，也不能更改。崔郾在洛阳放榜，进士们在长安过堂。杜牧作诗说："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意思说，在洛阳放榜的时候，花还没开放，三十三名考中的人骑着马到长安去参加过堂，喝着秦地少年们酿的美酒，进士们把春色也携到了长安。

刘蕡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袵。然以指斥贵倖，不顾忌讳，有司知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邵（明抄本"邵"作"郃"。）诣阙进疏，请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出《摭言》）刘蕡、杨嗣复之门生也。既直言忤，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答曰："嗣复昔与蕡及第时，犹未风耳。"（出《玉泉子》）

【译文】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位进士参加皇帝亲诏的殿试。刘蕡的《策》有一万余字。深刻探究了治乱之本，引伸春秋大义为佐证。公孙弘、董仲舒那样的学问家也无法比拟。裴休等人都甚敬重。刘蕡的文章中，抨击宦官权贵，无所顾忌。所以，考官虽然明知刘蕡的才华，也不敢取中。殿试取中的进士李邵上书朝廷，请把自己的的学位让给刘蕡。李邵的上书被扣下没有回音。刘蕡虽然没有考中，但一月之间，声名远播天下。刘蕡是杨嗣复取中的进士，由于正直敢言得罪了权贵，尤其是显贵的宦官，更加恼恨。中尉（宦官首脑，北寺最高官长）仇士良对杨嗣复说："为什么趁国家考试的机会，放出这样的疯汉子来？"杨嗣复恐惧，回答说："殿试之前，刘蕡不疯。"

薛保逊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十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为阍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出《摭言》）

【译文】

薛保逊经常写有影响的大部头文章，自己号称金刚杵。太和中期，被举荐的读书人不下一千余人。公卿家里堆满了他们的书画，常被当作看门老妇的灯火之资。掮客们说："如果是薛保逊的文章，比平常人的文章卖价要高出一倍。"贾岛 贾岛不善呈试，每试，自叠一幅。巡铺（"铺"原作"捕"，据明抄本改）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出《摭言》）

【译文】

科举考试为防止假冒，应试的人要先投奏状，由考官检验，贾岛总是写不好这个奏状，每次参加科考，常写好几幅奏状叠在一起。巡铺（监场的人）说："又是你这家伙，拿一张来，拿一张来！"

毕諴

毕諴及第年，与一二人同行，听响卜。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出《摭言》）

【译文】

毕諴及第那年，曾经跟一两人同行，夜深人稀时，听响声以卜吉凶。听久了，没有声音。突然间遇到一个人，往地上扔骨头，一群狗在后面追抢。又有一人说："后来的准能抢得到。"

裴德融

裴德融讳皋，值高锴知举，入试。主司曰："伊讳皋，某棋（明抄本"某"作"向"，许本"棋"作"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时（"时"原作"将"，据明抄本改）卢简求为右丞。裴与除郎官一人同参，到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从容多时，前人启云：某与新除屯田裴员外，同祗候右丞，裴员外在门外多时。卢遽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仓遑失错，骑前人马出门去。（出《卢氏杂说》）

【译文】

裴德融忌讳皋字。高锴做考官，他去参加考试。高锴说："你忌讳皋字（高与皋谐音），到下面的几上去考。"让他中了进士，一生困顿。后来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当时卢简求做右丞，裴德融同另一新任命的员外郎一起去参见。到了卢宅，卢简求叫那个人先进去。很长时间，那个人说，我和裴员外一起来侍候你，他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了。卢简求马上让部属传话，问裴德融是哪一位主考的门生，并说因为偶然有事，我没空见你。裴德融惊慌失措，骑上那位员外郎的马就跑。

裴思谦

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春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诣。"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人物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从之。（出《摭言》）

【译文】

高锴第一次做主考，裴思谦打通了宦官权贵仇士良的关节，索要状元。高锴在大厅上谴责他。裴思谦环视左右，厉声说："明年春天取状元。"次年，高锴仍做主考，告诫属员，不得给裴思谦发卷。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书信到贡院（试场），又换上紫袍，快步走到高台下，对高锴说："军容（仇士良时任北寺中尉，观军容使）有信给你，举荐秀才裴思谦。"高锴不得已，接过荐书。荐书里为裴思谦索要状元。高锴说："已经有了状元，其他名次可以按照军容的意思办。"裴思谦说，我当面请示了军容（指仇士良），如果状元不给裴思谦，请你不要放榜。"高锴低着头想了半天，说："那么我总得见见裴思谦这个人。"裴思谦说："我就是。"裴思谦相貌堂堂，高锴改变了态度，答应了他的要求。

李肱

开成元年秋，高锴复司贡籍。上曰："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诗，其最佳者李肱，次则王收。日斜见赋，则文选中雪月赋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圣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诗，李肱云："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递参差，霞衣统摇曳。宴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上览之曰："近属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刘安之识，可令著书；执马孚之正，可以为传。秦（"秦"原作"奏"，据《云溪友议》改。）嬴统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文宗开成元年秋天，高锴再一次担任主考官。皇上说：宗室子弟是皇家的屏幛，代代相传，使他们有爵禄，不能废除。但是在科举中，宗正寺（管理皇族事务衙门）选送的人，恐怕有的名不符实，有辱贡举。你一定要把握住，精选人才，不要妨碍了进贤之路。考赋，按照常规，考诗，按齐、梁的体例。高锴于是以《琴瑟合奏》为赋题，以《霓裳羽衣曲》为诗题。经过考试，高锴先把五个人的诗呈给文宗。其中最好的是李肱，其次是王收。并且说，李肱的赋作得很快，日影刚斜，就交了卷。他的赋，即使在文选中也是上品。何况李肱还是宗室子弟，他的德行平时大家都知道，以人以才都是好的。我怎么能不出以公心，辜负皇上的教诲呢？所以请以李肱为状元。李肱的《霓裳羽衣曲》诗大意是：开元之治时，好多外国人都祝贺大唐的丰收和太平。梨园里面有好戏。经常可以看到新的作品。管弦抑扬，霞衣摇曳。水亭上的宴会，草坪上的春草，赏心悦目。那样长的时间，那样的繁荣，虽然是已往的事，遗韵犹在，虽肯听这遗韵呢，谁能效仿呢，只有圣明的皇上。文宗读了李肱的文章，说："宗室里有李肱这样的人，就算光彩了。如果他有刘安的才识，可以让他去著书，有马孚的操守，可以立传。秦朝嬴政（始皇）虽然统一了天下，他的子孙全没出息，根本就动摇了，曹冏怎么能不非议嬴秦呢？"

苏景胤　张元夫

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林"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弟汉公，尤（"尤"原作"先"，据明抄本改）为文林表式。（"式"原作"试"，据明抄本改）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大中咸通中，盛传崔慎（明抄本慎下有"由"字。）相公常寓尺题于知闻。或曰，王凝、裴瓒、舍弟安潜，朝中无呼字知闻，厅里绝脱靴宾客。凝终宣城；瓒礼部尚书；安潜侍中。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沉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谩走。（出《摭言》）

后有东西二甲，东呼西为茫茫队，言其无艺也。（出《卢氏杂说》）开成会昌中，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又有薄徒，多轻侮人。故裴泌应举，行美人赋以讥之。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巳甲；又有四字，言深耀轩庭也。又有四蚉甲。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内臣交游，若刘晔、任息、姜垍、李岩士、蔡鋋、秦韬玉之徒。鋋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状元。时谓之对军解头。太和中，又有杜顗、窦紃、肖嶰、极有时称，为后来领袖。文宗曾言进士之盛。时宰相对曰："举场中自云。乡贡进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无奈何。"（出《卢氏杂说》）

【译文】

文宗太和中期，苏景胤、张元夫做翰林学士。杨汝士和他的弟弟杨虞卿、杨汉公，在文林中大有名声。后进的举子们说，想入考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意思说，三杨在文林中的影响比苏、张还厉害。宣宗和懿宗年间，传说宰相崔慎曾经写信给人，对人说王凝、裴瓒和我弟弟崔安潜，在朝堂上没人呼他们的名字，家里没有脱靴子的宾客。王凝做到宣城刺史，裴瓒做到礼部尚书，崔安潜做到侍中。太平（郡名）的王崇、窦贤两家，很有权势，足以推荐后进的学子成名。所以学子们说："未见王、窦，徒劳谩走。意思说，不经王崇、窦贤推荐，有才学也白搭。后来，东部的学子称西部的学子为茫茫队，意思说他们没有真才实学。

文宗和武宗年间，又有郑杨段薛，被吹捧得炙手可热。还有些没品行的人，不尊重文化也不尊重人。所以，裴泌参加考试作了一篇《行美人赋》来讥讽他们。又有什么大甲、小甲、汪巳甲等等，都取四字为称，意在炫耀学问。还有什么四蚉甲、芳林十哲等，称他们和朝中的大官们、宦官们有交情。象刘晔、任息、姜垍、李岩士、蔡鋋、秦韬玉之徒，都是这样的人。蔡鋋和李岩士各带着一伙军兵，争夺状元。被时人称为对军解头。太和中，杜顗、窦紃、肖嶰，被人称誉，后来高中。文宗曾谈论过关于读书和科举的盛况。宰相说，举场里都说，中了进士，比做上州（大州）的刺史都荣耀。文宗笑着说："那也没办法。"

卷第一百八十二　贡举五

崔蠡　卢肇　丁棱　顾非熊　李德裕　张濆　宣宗　卢渥　刘蜕　苗台符张读 许道敏　崔殷梦　颜摽　温庭筠　卢彖　翁彦枢　刘虚白　封定卿　冯藻　赵琮

崔蠡

唐崔蠡知制诰日，丁太夫人忧，居东都里第。时尚清苦俭啬，四方寄遗，茶药而已，不纳金帛。故朝贤家不异寒素。虽名姬爱子，服无轻细。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门士人有谒请于蠡者，阍吏拒之，告曰："公居丧，未尝见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门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远之日，愿一见公。"公闻之，延入与语。直云：知公居缙绅间，清且约，太夫人丧事所须，不能无费。某以辱孙侄之行，又且背用稍给，愿以钱三百万济公大事。"蠡见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纳其意，终却而不受。此人调举久不第，亦颇有屈声。蠡未几服阙，拜尚书右丞，知礼部贡举。此人就试，蠡第之为状元。众颇惊异。谓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献艺，由善价成名。一第则可矣，首冠未为得。以是人有诘于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状头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于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出《芝田录》）

【译文】

唐朝崔蠡被任命为知制诰（官名），死了母亲。旧时，母丧期间要离任守孝。崔蠡回到洛阳家里。时风俭朴，探望病人，茶和药而已，不送钱也不送布。所以，即使是高级官员家，也较贫苦。他们的宠姬爱子，也得穿粗布衣服。崔蠡占卜了母亲的下葬日子。一天，他的本家中有学子来谒见，被把门人阻止，说主人居丧期间，不会见客人。那人说："我是崔氏家族的人，知道太夫人下葬的日了不远，所以来见他。"被崔蠡听到，请到屋里，同他说话。那人直接就说："我知道你的官职很高，但是很清廉。太夫人故去，办丧事不能没钱。我是太夫人的孙子是你的子侄辈，家里又有钱，愿意拿出三百万来资助。"崔蠡感动于他的慷慨，心中称奇。但是仅表示谢意，拒收他的钱财。这个人多次考试，都没有中第，也确实屈才。崔蠡丧假期满，做了尚书右丞（尚书省次官），并担任主考。这个人去应试，取中状元。人们觉得奇怪，说崔蠡做主考，应该公正。那个人的文章主要论述经济，中第可以，中状元就不够。有人用这件事来责问崔蠡，崔蠡说："他本来就中了进士，不过做状元是我为了私恩。"就把先前的事如实相告，大家才佩服。崔蠡的名望也因此越高。

卢肇

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例：礼部放榜，先呈宰相。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第邪？"起于是依其次而放。（出《玉泉子》）

【译文】

李德裕做宰相，把一些华而不实的人淘汰掉，起用一些贫寒之士。对于朝贵的党羽，李德裕毫不客气，因此同他们结怨。因为这样，权贵们不同他往来，门下也没有什么宾客。学子卢肇是宜春人，有才华。李德裕曾在宜阳任官，卢肇把自己的文章拿给他看过，所以彼此了解，并且跟随他到了长安。每次见面，李德裕对他很客气。旧时的惯例，礼部放榜，要提前请示宰相。会昌三年，王起做主考官，问李德裕有什么打算。李德裕说："我没有什么要求，但是象卢肇、丁棱、姚鹄这样的人，能不让他们中进士吗？"于是，王起取中他们。

丁棱 卢肇、丁棱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讫，则须谒宰相。其导启词语，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审。时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棱也。棱口吃，又形体小陋。迨引见，即俛而致词。意本言棱等登科，而棱颕然发汗，鞠躬移时，乃曰："棱等登，棱等登。"竟不能发其后语而罢。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戏之曰："闻君善筝，可得闻乎？"棱曰："无之。"友人曰："昨日闻棱等登、棱等登，非筝声邪？"（出《玉泉子》）

【译文】

卢肇、丁棱中了进士。放了榜，需要过堂，参谒宰相。要由榜首表示敬意，需要谨慎。当时卢肇为状元，因故不能出席。第二名是丁棱，该由他来致辞。但是他有口吃病，而且其貌不扬。见了宰相，本应表示我等得中进士，应当感谢宰相栽培。可是，他累得满面流汗，一门说棱等登、棱等登，说不出后面的话来，只好作罢。左右的人都发笑。次日，有人取笑他，说："听说你擅长弹筝，能给我们弹一曲吗？"丁棱说："哪有这事？"那人说："你昨天说棱等登、棱等登，不是弹筝的曲音吗？"

顾非熊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凌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垂三十年，屈声聒人耳。会昌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进，皆知劝矣。诗人刘得仁贺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出《摭言》）

【译文】

顾况的儿子顾非熊为人滑稽，口才甚好。由于讥讽那些权贵家的公子哥儿，惹恼了这些人。在他们的排挤下，顾非熊在科场考了三十年，也没被取中。为他叫屈的人很多。唐武宗会昌中期，陈商做主考，放榜时仍然没他的名字。武宗怪罪没有顾非熊的名字，让礼部收回原榜，重新放榜，取中了顾非熊。这样以来，天下穷苦的读书人，都能自勉自励。诗人刘得仁作了一首贺诗。大意是，我小的时候，已经开始读你的诗了，虽然你很晚才高中，但这是皇上的知遇。

李德裕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贵要束子。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某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出《玉泉子》）

【译文】

李德裕不是进士出身，很妒嫉进士出身的人。做了宰相之后，经常以权势侮谩他们。李德裕早先做藩府从事时，同住一院的李评事是宏词科的进士，跟李德裕做一样的官。当时有一读书人打算把自己的文章送给李评事，但错送了李德裕。那人请求讨回，说我的文章是送给进士李评事的，不是给你的。所以李德裕竭力排斥进士出身的人。

张濆

张濆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濆等八人。赵胃南贻濆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出《摭言》）

【译文】

会昌（武宗年号）五年，陈商做主考，取张濆为状元。翰林院复核，推翻原意，张濆等八人落榜。赵胃南赠其一诗，大意是：不必有什么尤怨，李白那样的才华谁都得认同，堪称世间的光彩，照耀蓬莱山顶。

宣宗

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第。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常于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宣宗极为喜爱谈论科举。经常问及朝臣们的出身，其中如有声明自己是哪科的进士，一定非常高兴。会问及中试时诗、赋考的什么题目，主考是哪一位。假如有文章和名声好的人偶然没有考中，他一定会表示惋惜。曾经亲自题写："李道龙为乡贡进士"。

卢渥

唐陕州廉使卢渥，在举场甚有时称。曾于浐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贵人，敛身回避。帝揖与相见。乃自称进士卢渥。帝请诗卷，袖之，乘骡而去。他日对宰臣，语及卢渥，令主司擢第。渥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相问渥与主上有何阶缘？渥乃具陈因由，时亦不以为忝。盖事业亦得之矣。渥后自廉察入朝，知举，遇黄寇犯阙，不及终场。赵崇大夫戏之曰：出腹不生养主司也。然卢家未尝知举，卢相携耻之，拔为主文章，不果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陕州廉访使（官名）卢渥，在参加科举时很有名声。曾经在浐水地方留居，碰到微服出访的唐宣宗。他感觉出宣宗是一个大贵人，礼貌地回避。唐宣宗却跟他作揖见面。问及，自称是进士卢渥。宣宗请他赠诗，并把诗放在袖子里，骑着骡子走了。过后唐宣宗跟宰相谈到卢渥，让他告诉礼部取中他。卢渥很不安，担心受到冒称进士的羞辱。宰相问卢渥："你跟皇上有什么来往？"卢渥如实相告，并没有人认为他耻辱。原因是当时卢渥已成名。后来卢渥由廉访使被征召入朝，做主考官。正值黄巢兵犯长安，考试没有终场。大夫（官名）赵崇开他的玩笑，说你是个大肚子生不出进士的主考。姓卢的没有做过主考官，宰相卢携以为耻辱，所以提拔卢渥做主考，竟然没有做成。

刘蜕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蜕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铉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蜕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出《摭言》）

【译文】

荆南一带读书人少，在贡举上被称为天荒。大中四年，刘蜕以荆南府解中进士。当时崔铉镇守荆南，以钱七十万资助刘蜕，称为破天荒钱。刘蜕回信致谢，大意说几十年来不出人才是因为没有好的教化，现在一千里外，再不能称为天荒了。

苗台符　张读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又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常列题于西明寺东廊。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台符十七不禄，读位至礼部侍郎。（出《摭言》）

【译文】

苗台符六岁能作文章，聪明无比。十几岁博览群书，著《皇心》三十卷。十六岁考中进士。张读也是很小就擅长吟诗作赋。十八岁中进士。跟苗台符是同年。两人又一起在少师（官名）郑薰（任宣州地方官时）那里作佐官。两人经常在宣州西明寺的东廓下，张贴他们的诗作。有人暗中批注说：两个前进士，一对小孩子。苗台符十七岁死去，张读做到礼部侍郎。

许道敏

许道敏随乡荐之初，获知于时相。是冬，主文者将莅事于贡院，谒于相门。相大称其卓苦艺学，宜在公选。主文受命而去。许潜知其旨，则磨砺以须，屈指试期，大挂人口。俄有张希复员外结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门。亲迎之夕，辟道敏为傧。道敏乘其喜气，纵酒飞章，摇珮高谭，极欢而罢。无何，时相敷奏不称旨，移秩他郡。人情恐异，主文不敢第于甲乙。自此晦昧壈坎，不复振举。继丁家故，乖二十载。至大中六年崔玙知举，方擢于上科。时有同年张读一举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败于垂成之冬，傧导张希复之子，牛夫人所生也。（出《唐阙史》）

【译文】

许道敏被乡荐入京，宰相很了解他。那年冬天，主考官到贡院开始筹备工作之前，谒见宰相。宰相对主考官盛赞许道敏，让取中他。考官授命而去。许道敏知道这个情况，更加刻苦用功，准备应考。将近考期，员外郎张希复娶牛宰相的女儿。结婚那天，请许道敏给他做傧相。许道敏籍着这个喜庆的机会，饮酒赋诗，洋洋洒洒，高谈阔论，婚礼非常圆满。没过几大，宰相因为处理事务复奏时不合皇上的意，被罢，去做地方官。人们担心牵连，主考不敢取中许道敏。许道敏深受打击，接着又死了老人。二十年没好运气。到大中六年崔玙主考，才高高得中。他的同年张读仅十九岁。就是张希复和牛夫人的儿子。

崔殷梦

崔殷梦，宗人瑶门生也。夷门节度使龟从之子，同年首冠於壤。（明抄本"壤"作"瓖"。下同。）壤白瑶曰："夫一名男子，饰身世以为美，他不可以等将也。近岁关试内，多以假为名，求适他处，甚无谓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旧辙。"瑶大以为然。一日，壤等率集同年诣瑶起居。既坐，瑶笑谓壤等曰："昨得大梁相公书，且欲崔先辈一到。骏马健仆，往复当不至稽滞，幸诸先辈留意。"壤以坐主之命，无如之何。（出《玉泉子》）

【译文】

礼部侍郎宗室李瑶主考，崔殷梦中进士。崔殷梦是夷门节度使崔龟从的儿子。第一名进士名於壤。於壤对李瑶进言，说堂堂男子汉以自己出身显贵来夸耀，高人一等是不足取的。关试（谢师恩后于吏部待职为关试）时借出身高贵为名，求任好的地方或好的官职很没意思。请侍郎不要循规蹈距。李瑶说很对。一天，於壤等同年进士到李瑶那里去问安，坐下之后，李瑶笑着对於壤等人说："昨天大梁相公（指崔龟从）来信，请你们和崔殷梦一起到他那里去做客。马匹和人役都准备好了，很快会回来，请各位做好准备。"於壤等人因为是李瑶的意思，只好服从。

颜摽

郑侍郎薰主文，举人中有颜摽者，薰误谓是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摽为状元。及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摽曰："摽寒进也，未尝有庙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摽作鲁公。"（出《摭言》）

【译文】

侍郎郑薰做主考官。举人中有一人名叫颜摽。郑薰误认为他是颜真卿的后代。当时徐淮一带还有战乱，为了激励忠烈之士，便取颜摽为状元。关试谢恩的日子，郑薰问颜摽家世。颜摽回答说："我是一介寒士，没有什么庙院，不是世家。"郑薰才知道自己弄错了，低头无语。后来被无名者嘲笑说：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摽作鲁公。意思说，胡涂的主考官好没头脑，把颜摽当成了颜鲁公的后代。

温庭筠

温庭筠灯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出《摭言》）

【译文】

温庭灯下写诗没有草稿，袖着手，一吟而就。旧时唐诗多八句为一首，故此考场里的举子们称他为温八吟。

卢彖

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彖俯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彖以雕幰载妓，微服亸鞚，纵观于侧。遽为团司所发，沆判之，略曰："深搀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出《摭言》）

【译文】

崔沆中进士，授官为主罚录事。同年卢彖请假，到洛阳去参加邻居为他举行的庆宴。住了很多日子。同年们到曲江亭子宴会。卢彖用轿车载着歌妓，穿着普通的衣服，牵着马笼头，引来许多人围观，被教坊头目告发。崔沆的判词大略是，戴着普通人的帽子，跟在毡车的旁边。寻花问柳之期，就断了同年的情谊。现在刚刚得到了地位就这样胡闹，可知后来所为了。

翁彦枢

翁彦枢，苏州人，应进士举。有僧与彦枢同乡里，出入故相国裴公垣（《玉泉子》"垣"作"坦"，下同。）门下。以其年耄优惜之，虽中门内，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贯珠，闭目以诵佛经，非寝食，未尝辍也。垣主文柄，入贡院。子勋、质，日议榜于私室，僧多处其间，二子不之虞也。其拟议名氏，迨与夺进退，僧悉熟之矣。归寺而彦枢访焉，僧问彦枢将来得失之耗。彦枢具对以无有成遂状。僧曰："公成名须第几人。"彦枢谓僧戏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复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议如初，僧忽张目谓之曰："侍郎知举邪？郎君知举邪？夫科第国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铲偶人邪？且郎君所与者，不过权豪子弟，未尝以一贫（"贫"原作"平"，据明抄本改）人艺士议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雠曲折，毕中二子所讳，勋等大惧。即问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贫僧老矣，何用金帛为？有乡人翁彦枢者，徒要及第耳。"勋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勋不得已许之。僧曰："与贫僧一文书来。彦枢其年及第，意如其言。（出《玉泉子》）

【译文】

翁彦枢是苏州人。去参加进士考试。有一苏州和尚，是侍郎裴垣家的常客（裴垣后来拜相）。和尚年老，裴家很优待他，即使中门以内，也可以进出。和尚手持捻珠，闭目诵经。不是吃饭、睡觉，从不停止。裴垣被任命做主考。他的儿子裴勋、裴质在家中议论考试情况，和尚在场，也不避讳。准备中谁、落谁，都被和尚听得明明白白。和尚回到寺里，翁彦枢去拜访他。和尚问翁彦枢："你对考试前途有什么想法？"翁彦枢说心里没底。和尚说："你想中第几名？"翁彦枢以为和尚开他的玩笑，顺口答第八名就行。和尚又到裴家去，裴勋、裴质还在那里议论。和尚忽然把眼珠一瞪，说："是你父亲做主考还是你们做主考？科考进士是国家的大事，朝廷委派侍郎（指裴垣）做主考，本意是让他革除以往的弊端，让贫苦的读书人有个奔头。当今科举，由你父亲主持，难道他是木偶吗？你们弟兄想选中的人都是些权贵的公子哥儿，连一个有才学的贫苦学子也没提过。我说的你们认可不？"板着手指从头数到尾，不差一个。把其中的曲曲折折，揭露无遗。裴勋、裴质很害怕。问和尚有什么要求，并且以钱财利诱。和尚说："我老了，要钱财做什么用？我的同乡翁彦枢，一定要中的。"裴勋、裴质立即答应列在末等里。和尚说，非第八不可。裴勋、裴质不得已，只好答应。和尚说给我立个字据。翁彦枢考中，按和尚的要求，中了第八名。

刘虚白

刘虚白与裴垣早同砚席，垣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帘前献一绝句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侍至公。"孟棨年长于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棨亦注。棨出入场籍三十年。长孙藉与张公旧交，公兄呼藉。公尝讽其改图。藉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出《摭言》）

【译文】

刘虚白跟裴垣同学。裴垣做了主考，刘虚白还是个考生。考试那天，刘虚白向裴垣献了一首诗，大意说，二十年前这样的夜晚，也是这样的灯烛，这样的风。能有几个二十年呢？我还在穿着麻布的衣服侍候你啊。孟棨比崔沆年长。放榜那天，孟棨向主考崔沆表示谢意。崔沆流泪，说："你的父亲是我的老师。"两人都流泪。孟棨考了三十多年。长孙藉跟张公是好朋友，张公称藉为兄长。张公曾经劝过长孙藉做点别的。藉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在这里借用，意思说早上考中，晚上死了也可。

封定卿

大中后，进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举子与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举方成名。何进退之相悬也？先是李都、崔雍、孙瑝、郑嵎四君子，蒙其眄睐者因是进升。故曰：欲得命通，问瑝、嵎、都、雍。（出《北梦琐言》）

【译文】

大中后期，进士风很盛。举子们只要能跟封定卿、丁茂珪交往，就能得中进士。但是他们两个人却都是考了二十年才考中的。为什么他们这样慢而人家这样快呢？先前，李都、崔雍、孙瑝郑嵎被称四君子，他们看中和交往的，才有了中第和晋升的机会。所以有人说，要想运气好，四君子就是榜样。冯藻 唐冯藻，常侍宿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彩不高，酷爱名第，已十五举。有相识道士谓曰："某曾'入静'观之，此生无名第，但有官职也。"亦未之信。更应十举，已二十五举矣。姻亲劝令罢举，且谋官。藻曰：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无成，遂三十举，方就仕宦。历卿监峡牧，终于骑省。（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的冯藻是常侍冯宿的儿子，是冯涓的叔父。冯氏家族是一个出进士的学问家族。但是，冯藻的文彩不高，而且热中功名。考了十五次，不中。有一个相识的道士跟他说："我曾'入静'替你看了。你一生都考不中，但能做官。"冯藻不肯相信。又考了十次，已经考了二十五年。亲家劝他作罢，谋个官职算了。冯藻说即使一生无成，我也再考五次。三十次再考不中才去谋官。做到峡州牧，死于散骑常侍任上。

赵琮

赵琮妻父为钟陵大将。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谓"原作"请"，据《玉泉子》改。）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出《玉泉子》）

【译文】

赵琮的岳父是一位将军。赵琮久试不中，很穷困，妻族的人都瞧不起。岳父、岳母也是一样。一天，地方官犒劳军队（称为春设）。岳父家搭了棚子，一家人坐在棚上看。他的妻子虽然跟他受穷，也不能不去。但是，她的衣服很破，将军家的人嫌弃，就用布帘子把她隔开。宴会高潮，廉访使忽然差人传呼将军。将军又惊又惧，马上前往。廉访使在大厅里接见他，手里拿着一封信，笑问："赵琮是你的女婿吗？"将军说是。廉访使说："刚才来了关报（也称邸报），他中了进士。"就把信交给将军，那封信就是抄的榜文。将军拿着榜文就跑。跑回之后就喊："赵琮中进士了！"妻族立即把布帘子撤掉，跟她同席，并且给她换了华丽的衣服，送她回去，表示庆贺。

卷第一百八十三　贡举六

刘邺　叶京　李蔼　房珝　汪遵　刘允章　王凝　卢尚卿　李尧　高湜　公乘亿 孙龙光　王璘　蒋凝　吴融　卢光启　王彦昌　杜升　郑昌图　程贺　陈峤 秦韬玉　陆扆　张曙　崔昭矩　贾泳

刘邺

刘邺字汉藩。咸通中，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赐及第。韦保义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赐及第，擢入内庭。（出《摭言》）

【译文】

刘邺字汉藩，唐懿宗中期，由长春宫判官任上召入京城，特别赐给他进士及第（是一种荣誉）。韦保义的哥哥做宰相，不能应举，也赐给进士，提拔做京官。

叶京

叶京，建州人也，极有赋名。向游大梁，常预公宴，因与监军使面熟。及至京师时已遂登科，与同年连镳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后颇至沈弃。终于太学博士。（出《摭言》）

【译文】

叶京是建州人，他的赋很有名。曾经游太梁，经常参加官家的宴会，因之同监军使相识。京试时中进士，与同年们骑马同行，在大街上遇到那位监军使，没有下马，仅仅一揖。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此被人非议导致他官运也不好，只做到太学博士（太学教授）。

李蔼

李蔼应举功勤，敏妙绝伦，人谓之束翅鹞子。咸通二年及第。（出《卢氏杂说》）

李蔼为了应举，读书勤奋。才思敏捷，妙笔文章。被人称为束翅鹞子，意思展翅便可腾飞。咸通（懿宗年号）二年考中进士。

房珝

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写试之际，仰泥土落，击翻砚瓦，污试纸。珝以中表重地，只荐珝一人，主事不获已，须应之。珝既临曙，更请印副试。主司不诺，遂罢。（出《摭言》）

【译文】

河南人房珝，祖父做过太尉。咸通四年功败垂成。本来他能够考中，但是正在考试时房上的泥落下来，打翻了砚台，污损了卷纸。河南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只举荐了他一个人。他认为主持考试的官员肯定会照顾他，更换一张卷纸。但是天亮时他向监场的试官请求更换卷纸时，遭到拒绝。因之落第。

汪遵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洎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绝句诗，而深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果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出《摭言》）

【译文】

许棠是宣州泾县人，读了很多年书。同乡人汪遵从小做吏员。许棠考了二十多次，汪遵还是小吏。汪遵的绝句诗作得极好，功底深厚。他辞去了吏职（吏不准试）去参加考试，遇到送客的许棠。许棠问他到京城来做什么？汪遵说来参加京试。许棠发怒，说小吏无礼。结果考试时两人同堂，许棠竭尽侮辱。但是，汪遵考中进士五年后，许棠才考中。

刘允章

刘允章题目"天下为家赋"，给事中杜裔体（按唐《摭言》十三"体"作"休"）进疏论。事虽不行，时以为当。崔澹"至仁伐不仁赋"，亦颇招时议。薛耽"盛德日新赋"，韵脚云：循乃无已。刘子震通状，请改为"修"字，当时改正。（出《卢氏杂说》）

【译文】

刘允章出的题目是《天下为家赋》，给事中杜裔体上表示异议。疏虽然没有采纳，但时人认为得当。而崔澹的《至仁伐不仁赋》不被人们认可。薛耽的盛德日新赋》，用循乃无已的切音作韵脚比较别扭。刘子震请他直接用循和无来切音，得出修字做韵脚，比较恰当，薛耽采纳。

王凝

王凝清族重德，冠绝当时。每就寝息，必叉手而卧，或虑梦中见其先祖。曾牧绛州。于时司空图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齐。王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号之为司徒空。王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切忝文柄，今年榜贴，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图声彩益振。（出《北梦琐言》）

【译文】

王凝家族人都注重德行，天下闻名，即使睡觉也有一定的姿势，叉手仰卧。有人担心这种睡法会作恶梦，梦见先辈的鬼魂。王凝作绛州刺史，司空图参加京试路过绛州，谒见后不复再来。部属告诉，司空图出城了。有时入城拜访某某，但不到刺史衙门来。王凝认为这是司空图对自己的尊重，愈加看重司空图。王凝作了主考官，司空图一举考中进士第四名。同年们惊讶司空图并无名声而高中。没品行的人就称他为司徒空。王凝知道这件事，宴集所有新科进士。对他们说："我虽然有愧于主考官的位置，但今年这一榜，就是为了司空图一个人，我才肯担任这个职务。"因此，司空图名声雀起。

卢尚卿

咸通十一年，以庞勋盗据徐州，久屯戎卒，连年飞輓，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是岁，进士卢尚卿自远至关，闻诏而回。乃赋东归诗曰："九重丹诏下尘埃，深琐文闱罢选才。桂树放教遮月长，杏园终待隔年开。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日霸陵桥上过，关人应笑腊前回。"（出《年号记》）

【译文】

懿宗咸通十一年，因为庞勋占据徐州，对抗朝廷，连年战争，国库空虚，皇帝下诏，停一年贡举。那年，卢尚卿由远处应举到陕州，听到诏命返回故乡，作《东归诗》。大意是：皇上的诏命下来，今年停止科考了，没有机会折桂，只好等待来年。从打兵连祸结，京城的路被切断了。现在我从霸陵桥上走过，人家都笑我冒着风寒回家。（卢尚卿后来考中，所以文中称进士）

李尧

李尧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赁油幕以张（去声）之。尧先人旧庐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迨之一里余，参御辈不啻千余人，鞯马车舆，阗咽门巷，往来无有沾湿者。而金壁照耀，别有嘉致。尧时为丞相韦保衡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恒资之金帛，不可胜纪。（出《摭言》）

【译文】

李尧中进士，原住在城郊，去参加宴会，大雨不止。所以派人买油布遮盖。李尧祖上的老房子在升平里，他花了七百缗钱油布。从住所到大街差不多有一里地长上千的车辆，骑马乘轿者往来熙熙攘攘，没有被雨浇的。所建金壁辉煌，极为别巧。李尧被宰相韦保衡所重用，参与大政，被称为李八郎。他的妻子是南海（郡名）韦宙的女儿，家里很有钱。资助李尧的钱财，不可以数计。

高湜

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贫"原作"平"，据明抄本改）者，公乘亿有赋三百首，人多书于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时人谓之许洞庭。最者有聂夷中，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詠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田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逻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出《摭言》）

【译文】

懿宗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做主考官，取中一些贫苦举子。公乘亿有赋三百首，许多人把他的赋写出来挂在墙上。许棠的《洞庭诗》非常工整，被时人称为许洞庭。最杰出的是聂夷中，少时家贫，精于古体诗。他的《公子家诗》大意是，有人种了一些西园的花，花开得佼好，花下生出一棵庄稼，被当作杂草拔去。《田家诗》大意是：父亲在塬上耕田，儿子在塬下开荒。六月庄稼还没有成熟，官府已把粮仓修好了。又一首《锄禾诗》说：锄地到日中了，汗水湿了泥土，有谁知道碗里的饭，每一粒都是汗水浇灌的啊。还有一首诗说：二月里把新丝卖了，五月又把新粮（麦）卖了。眼前的窟窿堵上了，心里的肉却被剜掉了。希望君王的心，能象光明的蜡烛一样，不要只照在有钱人的好吃好穿上，照一照穷人的屋子吧。他的诗意浅近而寓义深，被称为唐诗中的精品。

公乘亿

公乘亿，魏人也，以词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粗纕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内子与之相持而泣。路人叹异之。后旬日，亿登第矣。（出《摭言》）

【译文】

魏州人公乘亿以词赋著称。咸通十三年，已经考了三十次。曾经生了大病家乡误传他已死去。他的妻子从河北到京城去迎丧，正碰到他送客人到山坡下。夫妻分别十多年。当时公乘亿骑在马上，见一女子穿着粗布衣服骑着驴子，好象妻子，注目而望。他妻子也一样，在驴上望着他，请人打听，果然是公乘亿。夫妻把臂流泪，路人叹息。十几天后，公乘亿中了进士。

孙龙光

孙龙光，崔殷梦下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龙光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郎君，喜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出《摭言》）

【译文】

崔殷梦主考，孙龙光中状元。孙龙光曾经梦见自己在许多大木上走来走去。次后，请李处士圆梦，李处士说："祝贺你，来年准中状元。为什么呢，木者，材也。众材之上，寓意状元。"

王璘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词学寓赡，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持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几砚。璘絺扪扪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辍。首题黄河赋，三十字数刻而成。又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飚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停午，已积七千余言。崔公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但请召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时路岩方当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出《摭言》）

【译文】

长沙人王璘日书万言，文词好，文章有胆识，学识精深。詹事（官名）崔廉问奏章举荐他，先召他考问。王璘请十名书吏备好砚笔纸张，袖着手踱步口授，十个人没有一人停过笔。首题《黄河赋》三十字，一蹴而成。《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一吟而成。当时忽然刮风下雨，好几首写成的诗卷被狂风吹落，被泥污。舒展不开。王璘说不用拾了，拿纸来，提笔而书，很快就写了十余篇。没到中午，写了七千余言。崔廉问对试官说，不必以万言为限，请他来喝酒。《黄河赋》有不常用字一百多个，崔廉问请王璘当众朗读，王璘旁若无人。到了京城，路岩主考，差仆人召见他，本意让王璘中第后感激他。王璘却说，等我见到皇帝后再去见他。路岩听了，非常恼怒，立即奏请取消《万言科》，王璘受到这样的打击，拄着杖回去。之后，放浪形骸，借酒浇愁。同屠夫卖酒的人差不多。

蒋凝

乾符中，蒋凝应宏（"宏"原作"宠"，据明抄本改）词。为赋止及四韵，遂白而去。试官不之信，逼请所谓。凝以实告。既而比之诸公，凝有德色。试官叹息久之。顷刻之间，播于人口。或称之曰，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出《摭言》）

【译文】

僖宗乾符中期，蒋凝考博学宏词科。作赋仅写四韵，请示试官要走。试官不相信，逼问他为什么？蒋凝以实话相告。说写完了。试官拿他的卷子同别人的比较，蒋凝感到自足，试官长时间叹息。蒋凝的赋很快被传诵。有人说，满头白花花的头发，不如淡妆的女子。

吴融

吴融字子华，广明中和间久负屈声。虽未擢第，同人率多执贽谒之，如先达。有王图者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吏（明抄本"吏"作"向"。）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他。"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向与融同砚席，晚年抛废，归镜中别墅。（出《摭言》）

【译文】

吴融字子华。僖宗广明、中和年间，长时间人们为他称屈。虽然没有考中，许多同代人执学生礼见他，待为师长。有一个叫王图的人，词赋写得工整，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吴融评阅。过了一段时间，王图去见吴融。吴融不谈文章好坏。直接问他："你听到过关于卢休的消息吗？他为什么不求取功名，很可惜的。我的学问，其实不如卢休。"卢休和王图是表亲，擅长八韵诗，跟吴融是同窗。直至晚年仍不得志，住在镜中别墅。

卢光启

卢光启先人伏法，光启兄弟修饰赴举，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皆此类也。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浚。浚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斆之，盖重叠别纸，自光启始也。唐末举人，不问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皆法于光启尔。其族弟汝弼尝为张浚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离，自朱耶之版荡。"自谓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笔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卢光启的父亲被处死。光启同他的弟弟隐姓埋名去应科举，跟亲近要好的人说，我们兄弟比如是去开荒。卢光启性格谨慎，做事周祥。著有《初举子》一卷。做什么事，文如其人。中第后，在省台（中央各官署）做官，知遇于租庸使张浚。张浚出征并州、汾州。卢光启每次写信，一件事写一张纸，被后来官员效仿。一张纸写一件事，始于卢光启。唐末举荐人才，先不问才学，而看他们对官长的态度，称为精切，也是跟卢光启学来的。他的堂弟卢汝弼，曾经做过张浚的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征讨词为檄），大略意思是：导致赤子流离失所，都是因为朱温这个奸逆所造成的。对人说过，老天生下朱温这个野种，是供我们作文章来骂的。

王彦昌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广明岁驾幸西蜀，敕赐及第。后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门时，宰臣学士不及随驾，知柔以京兆尹权中书，事属近辅。表章继至，勤于批答。知柔以彦昌名闻，遂命权知学士。居半岁，出拜京兆尹，加左常侍大理卿。为寺胥所累，南迁。（出《摭言》）

【译文】

太原人王彦昌，大族世家，官宦之孙。王氏世家以太原为首。僖宗广明年间，逃亡成都，赐给他进士学位。后来做薛知柔的判官。昭宗逃到石门时，大臣、学士们来不及跟随。薛知柔以京兆尹（首都长官）署理中书省（代中书令）。职权近乎宰辅，来往文件特别多，批阅繁荣。薛知柔推荐王彦昌有名望，僖宗让他署理学士，协助薛知柔。半年后，升王彦昌为京北尹，又加衔左常侍、大理寺卿。后来受到大理寺的吏员牵连，贬官。

杜升

杜升父宣猷终宛陵。升有词藻。广明岁，苏导给事刺剑州，升为军卒。驾幸西蜀，例得召见。特敕赐绯。导寻入内庭，韦中令自翰长拜主文。升时已拜小谏，抗表乞就试，从之。登第数日，有敕复前官并（"并"原作"拜"，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服色。议者荣之。（出《摭言》）升自拾遗赐绯，却应举及第，又拾遗，时号著绯进士。（出《卢氏杂说》）

【译文】

杜升的父亲杜宣猷死于宛陵。杜升善言词。广明年间，僖宗逃亡成都，苏导以给事中出任剑州刺史。杜升当时仅一小兵卒。按玄宗故例，由皇帝召见，并赐给绯衣（官服）任官内庭。韦中书令以翰林学士身份做主考，当时杜升已做谏官（拾遗为小谏）。上表请求参加科试，皇帝准许。中第几天后，皇帝命他复职，并仍赐给官服。人议以为光彩。杜升由拾遗赐绯，又去应考，又做拾遗。被称为着绯进士。

郑昌图

广明年中，凤翔副使郑侍郎昌图未及第前，尝自任以广度弘襟，不拘小节，出入游处，悉恣情焉。洎至舆论喧然，且欲罢举。其时同里有亲表家仆，自宋亳庄上至，告其主人云："昨过洛京，于谷水店边，逢见二黄衣使人西来，某遂与同行。至华岳庙前，二黄衣使与某告别，相揖于店后面，谓某曰："君家郎君应进士举无？"（"无"原作"元"，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仆曰："我郎主官已高，诸郎君见修学次。"又问曰："莫亲戚家儿郎应无？"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来到金天处，押（"押"原作"抑"，据明抄本改。）署其榜，子幸相遇。仆遂请窃窥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记之。"遂画其地曰：此年状头姓，偏傍有"阝"，名两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阝"，名两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记之记之？"遂去。郑公亲表颇异其事，遂访岐副具话之。具勉以就试。昌图其年状头及第，榜尾邹希回也。姓名画点皆同。（出《玉堂闲语》）

又咸通中，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谁势可热手，亦皆骑驴。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相国魁伟甚，故有此句。出《摭言》）

【译文】

广明年间，凤翔节度副使、侍郎郑昌图没有及第之前，自以为襟怀博大，不拘小节。游山玩水，纵情豪放。因之舆论大哗，自己也不准备参加科举。当时他表亲家的仆人从宋亳的庄上回来对主人说："昨天经过洛阳，在谷水店边遇到两位黄衣使者从西来，跟我一起走。到了华岳庙前，他们俩同我告别，互相作揖，告诉我说你们主人家有没有应试的？"我说："我的主人官位已经很高，他的孩子正在读书。"黄衣使者又问。那么你主人亲属中有没有应举的？"我说有。那两人便告诉我，他们是今年送榜的，从泰山来，到金天去送榜，咱们有幸相遇。我就想私下看看榜，人家说不行。但是在地上划字，让我记住，今年状元姓的偏傍有个耳刀，名字是两字的，未一字在口里边。最后的一位进士，姓氏旁也是耳刀，也是两字的名，尾字也在口里。你好好记住，他们就走了。郑昌图的表亲很惊异，便把这件事告诉他，并鼓励他去应考。郑昌图果然中了状元，榜尾进士名叫邹希回，一点不差。

另外，咸通中期，认为进士们骑乘和衣服太过份，禁止骑马，参试的不下千人，怎样有势力，也只能骑驴。有人嘲笑说，今年皇上点的进士都是骑驴的，满大街都是，瘦小的还可以，郑昌图那样魁伟的可要愁死了。

程贺

唐崔亚郎中典眉州，程贺以乡役充厅仆，共弟在州曹为小书吏。崔公见贺风味有似儒生，因诘之曰："尔读书乎？"贺降阶对曰："薄涉艺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赋詠。雅有意思，因令归。选日，装写所业执贽，甚称奖之，俾称进士，依崔之门，更不他岐。凡二十五举及第。每入京，馆于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亚卒之日，贺为崔公衰服三年。人皆美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崔亚以郎中官出典眉州（担任眉州主官）。程贺出徭役充当官厅仆人。他的弟弟在眉州府里作小书吏。崔亚认为程贺言谈象读书人，便问他，你读过书吗？程贺到厅阶下说，读过一些书。崔亚就指物为题，让他赋诗。程贺的诗文雅而意境颇好。崔亚就让他回家读书。选了一个日子，程贺带着自己的文章，以学生礼去见崔亚。崔亚很褒奖他。中了进士之后，始终依靠崔亚，不去投靠别人。程贺考了二十五次才考中。每次到京，都住在崔亚的府第，经常表示感激之情。崔亚逝世，程贺为其戴孝三年，人们都赞美他的操守。

陈峤

陈峤谒安陆郑諴，三年，方一相面。从容諴谓峤曰："识闵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諴曰："不妨与之往还，其人文似西汉。（出《摭言》）

【译文】

陈峤去见安陆（地名）郑諴，三年才见到面。郑諴从容地对陈峤说，认识闵廷言吗？陈峤说，没听说过这个人。郑諴便说，那么你不妨同他交往，这个人的文章可比西汉的大家。

秦韬玉

秦韬玉出入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鹾。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致书谢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出《摭言》）

【译文】

秦韬玉经常出入宦官显贵田令孜家。僖宗逃亡成都，秦韬玉做丞郎（官名），主管盐务琐事。归崇敬的儿子做主考，僖宗亲下诏命，让秦韬玉中第。并把他编进同年榜。秦韬玉给新进士的信中，都一律称同年。大略说，一样的烛光下，我没有参加科试，但彼此相差不多，有幸大家同年。

陆扆

陆扆举进士，属僖宗幸梁洋，随驾至行在，与中书舍人郑损同止逆旅。扆为宰相韦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屡告昭度，昭度曰："奈已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扆以郑损对。昭度从之。因令扆致意。榜贴皆扆自定。其年六月，状头及第。后在翰林署，时苦热，同列戏之曰："今日好造榜矣。"然扆名冠一时，兄弟三人，时谓三陆，希声及威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陆扆进京科举，赶上唐僖宗逃亡梁洋（地名），陆扆便追到僖宗的驻地（皇帝出行驻地称行在）。同中书舍人郑损住在一起。宰相韦昭度很了解陆扆，陆扆希望自己快一些成为进士，好几次恳求韦昭度。韦昭度说："现在是夏天，不是试期，并且请谁做主考呢？"陆扆就说，请郑损就合适。韦昭度答应了，让他自己去说。书贴、榜文，都由陆扆自己制定。那年六月，以状元及第。后来在翰林院任职，正赶上大热天。同僚跟他开玩笑，说这样的日子，很适合造榜。陆扆很有名望，三兄弟并称三陆，另外三陆是陆希声和陆威。

张曙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日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第目崔曰："将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待崔家郎君拜相，当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骥尾，五更风小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崔甚不平。会夜饮，崔以巨觥饮张，张推辞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与郎君取状头。"张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后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张后于裴贽下及第。果于崔下过堂。（出《摭言》）

【译文】

中和初年，张曙和崔昭纬同被四川举荐赴试。两人一起请人给占卜前程。当时张曙自恃才名赫赫，人们都认为他会中状元。崔昭纬对他也很尊崇，自认不如。只一会儿，卜者根本不理会张曙，而对崔昭纬说："你肯定高中。"张曙很不满。卜者说："你也能考中，但是需要等崔相公做了宰相，由他给你过堂。"不久，张曙因病，考试不能终场，而崔昭纬中了状元。张曙赠诗讽刺崔昭纬，诗意是：千里迢迢马前马后一起赴试，只因为偶然的原因我失去了机会；所以皇恩浩荡，你才春风得意。崔昭纬很不高兴。两人夜里一起饮酒，崔昭纬用大杯灌酒，张曙推却不肯喝。崔昭纬说："你喝下去，等我做了宰相，一定让你做状元。"张曙拂袖而去，继绝交往。七年后，崔昭纬真的做了宰相。裴贽做主考官，张曙才考中，果然由崔昭纬过堂。

崔昭矩

崔昭矩，大顺中裴贽下状元及第。翌日，兄昭纬登庸。王倜，丞相鲁公损之子。倜及第。翌日，损登庸。倜过堂别见。归点（按唐《摭言》八"点"作"黯"。）亲迎拜席曰："状元及第，榜下版巡。脱白期月，无疾而卒。（出《摭言》）

【译文】

昭宗大顺年间，裴贽主考，取崔昭矩为状元。第二天，他的哥哥崔昭纬拜宰相。王倜是王损的儿子，王倜考中的第二天，王损拜相（鲁公是他的封号）。因为宰相是他的父亲，过堂的时候，王倜个别拜见。归点时，王损以宰相的身份，按照礼法祝贺王倜中了状元。几个月后，王倜无病死去。（没有功名的人中试称期白）

贾泳

贾泳父修有义声。泳落拓，不拘细碎。尝佐武臣倅晋州，时昭宗幸蜀。三榜裴相贽，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裴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如此偬偬而退，裴贽颇衔之。后裴三主文柄，泳两举为裴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老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出《摭言》）

【译文】

贾修是一个义声远播的人，他的儿子贾泳性格豪放，不拘小节。曾经协助武将守晋州。当时昭宗逃亡成都，裴贽三次被任命为主考官。此前，裴贽做主客员外时，曾经到晋州，贾泳接待不周，视如不见。后来裴贽也曾经很有礼貌地去拜访他，贾泳穿着军服，仅一揖，说："尚书邀请我们主将一起去放风筝，请别见怪。"不理裴贽而退。裴贽有些怀恨。裴贽三次做主考，前两次排除贾泳。最后一次对门客们说贾泳老而值得同情，我应该以德报怨。于是，取他中了进士。

卷第一百八十四　贡举七（代族附）

贡举　昭宗　韦甄　刘纂　钟傅　卢文焕　赵光逢　卢延让　韦贻范　杨玄同　封舜卿

　高辇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积　崔湜　类例　李峤　张说　杨氏　李益　庄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黄生

昭宗

昭宗皇帝，颇为孤进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问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间屈人颇多。孤寒中，唯程晏、黄韬擅场之外，其

【译文】

唐昭宗李晔很为贫苦的读书人创造条件。崔凝主管复试，凡是官宦子弟，不论文才如何，大多数都不取。其中，很多人屈才。贫苦读书人中，只有程晏、黄韬是临场考试及第。其余人只看送呈的文章。这样，滥竽充数的也不少。但是，象王贞白、张蠙的律诗，赵观文的古风文章，也还是超越前辈的。

韦甄 （本条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

韦甄及第，势固万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未免挠怀。俄聆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扣一板门甚急。良久，轧然门开。呼曰："十三官尊体万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出《摭言》）

【译文】

韦甄应试，知道自己肯定中了。但不知道中了第几名，心绪不安。忽然瞧见光德里南街一人叩门甚急。好久，门户大开，喊着说："十三郎君尊体万福。"不久放榜，他果然中了第十三名进士。

刘纂

刘纂者，商州刘蜕之子也，亦善为文。乾宁中，寒栖京师。偶与一医士为邻。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贷之。其人即枢密使门徒。嗣薛王为大京兆，医工因为知柔诊脉。从容之际，盛言纂之穷且屈。知柔甚领览。会试官以解送等第，禀于知柔。知柔谓纂是开府门前人医者之言，必开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莫知其由。自是纂落数学，方悟。竟无以自雪。（出《摭言》）

【译文】

刘纂是商州人，刘蜕的儿子。也很擅长作文章。乾宁中期，寒居长安。偶然同一位医生为邻，刘纂很尊敬医生，经常有经济上的往来。这个人是枢密使的门客。薛知柔做京兆尹，因病请这个医生给他诊脉。谈话时，医生很恳切地把刘纂穷困和他考试不中屈才的情况详细告诉给薛知柔。因而知柔对刘纂的情况比较了解。薛知柔是王爵，又是京都行政长官，试官把各地举荐的名单送呈审阅。内中有刘纂的名字，是商州的首选。薛知柔跟医生谈过话，不仅了解医生是枢密使的门下客，而且知道他同刘纂的关系。因此，认定是枢密的意思，刘纂才成为首选。这些事，刘纂本人一无所知。但是他好几次都因此落选。等他明白之后，也没办法自己说明。

钟傅

僖宗广明之乱（庚子误为甲辰）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饥殣相望，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节帅钟傅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尝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后大会以饯之，筐箧之外，率皆资以桂王。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其余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息。时举子者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岁常不下数辈。

【译文】

唐朝自广明庚子之乱，遍地饥荒。僖宗再次逃亡，饿殍相望。各地都不把贡士（乡举为贡士）当作一回事。唯独江西节度使钟傅跟别人不同。钟傅本来是绿林首领，归唐为节度使。他的治境比较安定，各官都能恪尽职守，是诸侯的楷模。钟傅孜孜以求，努力荐贤。即使治下白丁，只要片纸只字，要求举荐，他都能以礼接待。乡考（地方考试）时，给学子们提供优越的食宿，比安定的时代还好。先行乡饮礼（招待学子的仪式和宴会），亲自率领属官参加监试，显得很高兴。考试后，大会学子。除了赠以礼物之外，还颁给奖赏。解元（乡试第一）三十万，解副（第二名）二十万，其余中举者十万。三十年一贯坚持，当时学子们请朝中的大官们介绍，不远千里到钟傅那里去参试，希望得到钟傅的首荐，每年都有好多人。

卢文焕

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醵为急务。常府开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绐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自皆解带从容。焕命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从非己有。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衔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焕忧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出《摭言》）

【译文】

卢文焕是光化（昭宗年号）二年的状元。非常喜欢大家凑份子一起喝酒。同年们没钱，没办法凑齐。他就骗他们说某日一起去游齐国公子亭（名胜）。他自己慷慨解囊。卢文焕让团司牵驴给大家骑。（团司指养驴而赁者）柳璨跟卢文焕说："我自己从来没驴骑。"卢文焕说："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意思说，你需要吃药吃到迷迷糊糊的程度，不然这穷病是不能好的。柳璨深恨他。过了四年，柳璨升任宰相。卢文焕忧虑日甚一日。柳璨每次见到他就重复他的话。说："药不瞑眩，厥疾弗瘳。"

赵光逢

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未几，璨坐罪诛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二年，复征拜上相。（出《摭言》）

【译文】

光化二年，赵光逢主考，柳璨中进士。此后三年，赵光逢没有升官。柳璨却做了宰相，赵光逢升任左丞（官名）。不久，柳璨因罪被诛。赵光逢得以重任，做宰相十余年，上表辞职，以司空虚衔离任。两年后，又起用为宰相。

卢延让

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能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融向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既览，大奇之。且曰："此无他贵，语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于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困循，竟未相面。值融赴急征，寻入内庭，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之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出《摭言》）

【译文】

卢延让是光化三年的进士。先前，卢延让跟薛能学诗。他的诗意怪诞，不被人看中。侍御史吴融到峡州做官。卢延让当时在荆、渚一带游历。因为贫穷，不能立即去谒见请教。吴融的表弟滕籍偶然得到卢延让百多篇诗文。吴融看到之后，非常惊奇。说："别的并不突出，但出语不凡"。于是，对主官成汭推荐。当时，过去的宰相张某在这里公干，经常把卢延让的文章作为笑谈。听了吴融的评价，一改往常。所以给了卢延让一些资助（以粮补助学子谓之举粮），卢延让很感激吴融。但由于依旧贫困，彼此没见过面。吴融被征用回京，经常不断地在大臣们中称赞卢延让。光化三年，卢延让从襄南到京应试，与吴融一见如故。卢延让感激泪下，于是两人成为至交。

韦贻范

罗隐、顾云，俱受知于相国令狐绹。顾虽鹾贾之子，而风韵详整。罗亦钱塘人，乡音乘刺。相国子弟每有宴会，顾独预之。风韵谈谐，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顾文赋为时所称，而切于成名。尝有启事陈于所知，只望丙科尽处，竟列于尾株之前也。罗既频不得意，颇怨望，竟为贵游子弟所排，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与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粃糠也，"由是不果召。（出《北梦琐言》）

【译文】

罗隐、顾云两人都为宰相令狐绹所知遇。顾云虽然是盐商的儿子，但是为人端庄。罗隐是钱塘人，说话别人难懂。令狐绹的子侄们每举行宴会，都是顾云一个人去。顾云风流倜傥，挥洒谈笑，没人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商贾的儿子。顾云的文章和赋，都为时人所称道。但他的成名心很切，给朋友的信里说，我没高的要求，考取一个榜末就可以。罗隐失意、怀怨，为那些公子哥排挤，由水路回乡。黄巢之乱被平息之后，朝中贤达的官员们议论，准备召他入朝。韦贻范从中作梗，说："我和他一起坐船，虽然不相识，但船主告诉他船上有朝官。"而罗隐却说：什么叫朝官？我用脚夹着笔，抵得上他们好几个人。如果这样的人也登科中第，咱们这些朝臣都成了粃糠了。"因此，没有召他。

杨玄同

唐天祐年，河中进士杨玄同老于名场，是岁颇亦彷徨，未涯兆朕，宜祈吉梦，以卜前途。是夕，梦龙飞天，乃六足。及见榜，乃名第六。则知固有前定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天祐年间，杨玄同已经考了几十年不中。那年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前程如何。就企望作一个好梦，来测定未来。那天晚上，真就梦见了有龙飞到天上，龙有六只脚。等到放榜，果然中了第六名进士。由此而知，命运是有定数的。

封舜卿

封舜卿梁时知贡举。后门生郑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识者，以为座主辱门生。同光初致仕。（出《北梦琐言》）

【译文】

封舜卿在梁代做过主考。后来，他的门生郑致雍同他一起做翰林学士。郑致雍才思敏捷，封舜卿笨拙。考到第五题，封舜卿累的不行，只好让郑致雍代笔。当时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主考官给学生带来的耻辱。后唐（李存勖）同光初，封舜卿致仕（官员离职归养谓致仕）。

高辇

礼部贡院，凡有榜出，书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阴注阳受，淡墨书者，若鬼神之迹耳。此名鬼书也。范质云：未见故实，涂说之言，未敢为是。尝记未应举日，有登第者相告，举子将策名，必有异梦。今聊记忆三数梦，载之于此。高辇应举，梦雷电晦冥，有一小龙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辇得之。占者曰：雷电晦冥，变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将来科第，其十数矣。及将放榜，有一吏持主文贴子至，问小吏姓名：则曰姓龙。询其名第高卑，则曰第十人。又郭俊应举时，梦见一老僧屐于卧榻上，蹒跚而行。既寤，甚恶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于卧塌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见榜，乃状元也。王汀应举时，至滑州旅店，梦射王慎征，一箭而中。及将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当为第六人。及见榜，果如所言。或者问之，则告以梦。王慎征则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质于癸巳年应举，考试毕场。自以孤平（明抄本"孤平"作"幼年"。）初举，不敢决望成名，然忧闷如醉。昼寝于逆旅，忽有所梦。寐未吪间，有九经蒋之才相访。即惊起而坐，且告以梦。梦被人以朱笔于头上乱点，己牵一胡孙如驴许大。蒋即以梦占之曰："君将来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问其说，即曰："乱点头者，再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孙大者为猿，算法圈三径一，故知三数也。"及放榜，即第十三人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凡礼部贡院放榜，都用淡墨书写。意思是，凡中第的人，都是阴间注定的。用淡墨来写，类似鬼神的笔迹，称为鬼书。范质说，你没有见到真是这么回事，认为纯属瞎说，不敢认同。我曾记得考试之前，有已经中第的人告诉，说谁若能考中，一定会预先有奇异的梦。现在把其中的几个梦略作记述。高辇去应试，梦见雷鸣电闪，云雾之中有一条小龙滕跃，口中吐出一块石子，被高辇得到。圆梦的人说，阴云闪电是变化之象，一块石子，是十的记数，将来应试，考第十名。京试后放榜，有一位小吏拿着榜文，问其姓名，他说姓龙。高辇打听自己考了第几，小吏说，第十。郭俊应试时，梦见一老和尚穿着鞋在床上摇摇摆摆地走。醒来之后，心情极压抑，痛恨此梦。圆梦的人说，老和尚登床是上座，穿着鞋在床上走，是登高，你一定高中。放出榜来，果中状元。王汀应试，住在滑州（地名）旅店，梦见一箭射中了王慎征。京试放榜前，有人说，你的名次很低。王汀说，假如我考中，一定是第六名。见了榜文，果然第六名。有人问他怎么回事，王汀就把梦中的事告诉给他。王慎征是前一年的第六名进士，一箭射中，说明今年也考中他那个名次。范质在癸巳年应试。考完之后，自己认为没什么大的名气，文章也不很突出，不敢指望成名，明经蒋之才来拜访，把他惊醒。范质就把梦里的事告诉他。他梦见被人家拿着朱笔在头上乱点，而且自己还牵着跟驴那样大的一个猴子。蒋之才说，你肯定考中了，而且位次在三字中。范质问其依据，蒋之才说，乱点头是再三的意思，朱笔是事已确定。大猴子叫猿，圆的算法是周三径一，所以知道是一个字数。等到放榜，范质中了第十三名。

氏族

李氏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后魏（拓跋氏）孝文帝定四大姓，称为氏族。陇西的李氏是一个大族，担心定不上氏族，骑着戴铃铛的快骆驼，昼夜兼程，赶往洛阳（魏都）。当时四大姓已经定完，内中有李姓。所以，至今人们称陇西李姓为驼李。

王氏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釢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出《国史补》）

【译文】

太原的王氏宗族，在定四大姓氏的时候，居其中之一，一族荣耀。被人们称为釢镂王家，意是王氏本来就比喻是银子，又镀了一层金。

七姓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高宗时，以太原的王氏、范阳的卢氏、荥阳的郑氏、清河的崔氏和博陵的崔氏，赵郡的李氏和陇西的李氏为七大氏族。这些氏族声望很高，耻于同其他姓氏的人家通婚。又因为禁止族内自相婚娶，也只好把族中女子外嫁，但不举行婚礼，秘密把女孩送到丈夫家。

李积 （国史补。积作慎）

李积。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积。（出《国史补》）

【译文】

李积是酒泉公（封号）李义琰的侄子。门户很高，而且很有声望。虽然官位做到司封郎中和怀州刺史，但是总觉得官职名称没有陇西的李氏高贵。给人写信时，仍自称陇西李积。

崔湜

崔仁师之孙崔湜、涤（"涤"原作"湜"，据明抄本改。）等昆仲数人，并有（"并有"二字原缺，据唐《摭言》十二补。）文翰，列官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第（"门第"原作"人门"，据明抄本改。）及出身官历，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出《摭言》）

【译文】

崔仁师的孙子崔湜、崔涤，弟兄很多，出身高贵，名声也好。每次弟兄们宴会，自比王导、谢安宗族（王、谢皆氏族），常跟人家说：我们崔家门第出身高贵，官职显要，都属一流。大丈夫应该捉柄治人，不能默默地受制于人。所以，总是孜孜不倦地一味追求，但未得善终。

类例 世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有非士族及假冒者，多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后柳冲亦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已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嫉于时，故隐其名氏。（出《国史补》）

【译文】

《山东士大夫类例》共三卷。凡是假冒士族和不是士族出身的，都不录取。署名是相州僧昙刚。后来柳氏也列为氏族，柳冲在中宗时做相州刺史，访询老人们昙刚其人。老人们说，从隋朝以来，相州就没有过昙刚和尚这个人。可以猜想，著这三卷书的人当时因为惧祸，所以匿名。

李峤

初，李峤与李迥秀同在庙堂，奉诏为兄弟。又西祖王璋与信安王祎同产。故赵郡陇西二族，昭穆不定，一会之中，或孙为祖，或祖为孙。（出《国史补》）

【译文】

当初，李峤和李迥秀一起在朝做官，皇帝下诏让他们称为兄弟。西祖王李璋和信安王李祎是亲兄弟，所以赵郡的李姓和陇西的李姓很难区别辈份。会见时，有的时候祖孙难辨。（指两氏李姓交往）

张说

张说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亲者，乃为甲门（"甲门"原作"申明"，据明抄本改。）四姓。郑氏不离荥阳，又岗头卢，泽底李，土门崔，皆为鼎甲。（出《国史补》）

张说家族喜欢同山东人结为姻亲，被人看不起。后来，凡是同张说家族结为姻亲的，都是学问有成的，被称为甲门四姓。荥阳郑氏、岗头的卢氏、泽底的李氏、土门的崔氏，都是张说家的女婿，都中进士。

杨氏

杨氏，自杨震号关西孔子，葬于潼关亭，至今七百余年，子孙犹在阌乡故宅，天下一家而已。（出《国史补》）

【译文】

杨氏宗族，从西汉杨震号为关西孔子，死后葬在潼关亭，到宋初已七百多年，子孙仍然住在老地方的老房子里，天下仅此一家。

李益

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而尚书亦兼门地焉。尝姻族间有礼会，尚书归，笑谓家人曰："太甚笑，今日局席，两个坐头，总是李益。（出《因话录》）

【译文】

尚书李益和本宗李氏的一位庶子（非正出为庶子）同名。都是姑臧公的后代。当时人们称尚书李益为文章李益，称另一李益为门户李益。尚书李益同时也又被称为门户李益。亲属有聚会，尚书李益参来归来，笑对族人说："太好笑，今天的宴会上两个首座，都是李益。"

庄恪太子妃

文宗为庄恪选妃，朝臣家子女者（明抄本"子女者"作"有女子"。）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召宰臣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妇，（明抄本"妇"下有"扶出来田舍齁齁地如"九字。）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联作亲情，（明抄本情作家。）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明抄本打作把朕二字。）家罗诃去。因遂罢其选。（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朝，文宗为太子李永选妃。朝臣们的女儿俱在其列，送上名单。人们都感到不安。文宗知道后，对宰相说："我给太子选妃，本来只打算在你们郑氏宗族中的有官位者家庭里面考虑，但听说外面的朝臣们都不愿和我做亲戚，为什么？我们李氏也是几百年的氏族。"不久，庄恪太子暴死，这件事作罢。（庄恪是李永的谥号）

白敏中

白敏中为相，尝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卢氏曰："身为宰相，愿为我婿者多矣。己既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侯白尔。"敏中为之止焉。敏中始婚也，已朱紫矣，尝戏其妻为接脚夫人。又妻出，辄导之以马。妻既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马，曰："吾接脚夫人，安用马也。"（出《玉泉子》）

【译文】

白敏中做宰相，曾打算把女儿嫁给前进士侯温。这个打算已经好久，他的妻子说："你做宰相，愿意给咱家做女婿的人很多。咱家姓白，再找个姓侯的女婿，人家准得叫侯白。"白敏中取消了这个打算。白敏中结婚时已经做了大官，曾跟他妻子开玩笑，说你是个捧脚夫人。他妻子出门，派马队开道。妻子有憾于前言，撤马队，说："我是捧臭脚的夫人，用什么马队？"

汝州衣冠

汝州衣冠，无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参军亦令族内，于一家求亲，其家不肯曰："某家世不共轩冕家作亲情。"（出《卢氏杂说》）

【译文】

汝州做官的，出身都是望族，有很多子女。汝州参军（官名）向一家求亲，那家不肯，说我们家族世代不跟望族做亲戚。

黄生

有黄生者，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咍之，亦赏其直实也。（出《尚书故实》）

【译文】

姓黄的学子中了进士。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同住，他说，别洞。黄姓是溪洞的氏族，所以他把房子说成洞。人们虽然讥笑他，但也欣赏他的直率和朴实。

卷第一百八十五　铨选一

蔡廓　谢庄　刘林甫　张说　温彦博　戴胄　唐皎　杨师道　高季辅　薛元超 杨思玄

张仁祎　裴行俭　三人优劣　刘奇　狄仁杰　郑杲　薛季昶　邓渴 李至远　张文成

郑愔　崔湜　糊名

蔡廓

宋废帝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录尚书徐羡之谓中书令傅亮曰："黄门已下，悉委蔡，吾徒不复历怀。自此已上，故宜共参同异。"廓闻之曰："我不能为徐羡之署纸尾也。"遂辞不拜。（出《建康实录》）

【译文】

宋废帝（前宋，刘裕所建）时，打算任用蔡廓做吏部尚书。录尚书（代理尚书令）徐羡之跟中书令傅亮说："黄门侍郎以下官员的任用，都由蔡廓决定，咱们不参加意见。黄门侍郎以上的官员任用咱们共同商定。"蔡廓听了，说："我不能跟在徐羡之后面签名。"辞掉这个官职不做。

谢庄

宋谢庄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黄门思之孙。美仪容，善谈论，工书属文，好言玄理。少为文帝所赏。帝一见之，辄叹曰："蓝田生美玉，岂虚也哉？"庄代颜峻为吏部尚书。峻容貌严毅，常有不可犯之色。庄风姿温美，人有喧诉，常欢笑答之。故时人语曰：颜吏部瞋而与人官，谢吏部笑不与人官。庄迁中书令侍中，谥曰宪。庄家世无年五十者。庄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籥，并知名。（出《谈薮》）

【译文】

前宋的谢庄表字希逸，是侍中谢微的儿子，黄门侍郎谢思的孙子。仪表堂堂，善于言辞，字写得好，文章也做得好。并且好谈论玄学。少年时期就被皇帝（刘裕）所赏识。皇帝每见他就说，蓝田那个地方产美玉，确实不假。谢庄取代颜峻做吏部尚书。颜峻很严肃，常现不可侵犯的面色。而谢庄生得俊美，待人温良。即使有人陈述言词激烈，嗓门高，他也能微笑以待。所以当时的人说，颜峻瞪着双目给人官做。谢庄虽笑，但不给人官做。谢庄升到中书令、侍中的官。逝世后，追封号为宪。他家世代没有人活到五十岁。谢庄逝世时四十二岁，祖父逝世时四十七岁，曾祖父逝世时四十三岁，高祖父逝世时三十岁。谢庄的儿子谢朏、谢籥都很有名声，谢朏做到很高的官职。

刘林甫

唐武德初，因隋旧制，以十一月起选，至春即停。至贞观二年，刘林甫为吏部侍郎，以选限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时听选，随到注擬。当时以为便。（出《唐会要》）

【译文】

唐高祖武德初年，按照隋朝的惯例，十一月开始选官，到春天停止。太宗贞观三年，刘林甫任吏部侍郎，认为这样做时间短促，对官员的考查了解不细，不深。便奏请不限制选官的时间，随时承办，都认为方便。

张说

武德七年，高祖谓吏部侍郎张说曰："今年选人之内，岂无才用者，卿可简试将来，欲縻之好爵。"于是说以张行成、张知运等数人应命。时以为知人。（出《唐会要》）

【译文】

武德七年，唐高祖对吏部侍郎张说说："今年选用的官员里面肯定会有有才能的人，你可以了解一下报告我，我打算重用他们。"张说就推荐了张行成、张知运等几个人。当时人们认为张说知人善任。

温彦博

贞观元年，温彦博为吏部郎中，知选，意在沙汰，多所摈抑，而退者不伏，嚣讼盈庭。彦博惟骋辩与之相诘，终日喧扰。颇为识者所嗤。（出《唐会要》）

【译文】

贞观元年，温彦博任吏部郎中，主管选用官员。打算淘汰一些冗员，对淘汰的官员有些压制。这些人压而不服，找他争论。温彦博跟他们辩论，吵得不可开交。被当时的有识者耻笑。

戴胄

贞观四年，杜如晦临终，请委选举于民部尚书戴胄。遂以兼检校吏部尚书。及在铨衡，颇抑文雅而奖法吏，不适轮辕之用。物议（"议"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以是刺之。（出《唐会要》）

【译文】

太宗贞观四年，宰相杜如晦临终之前，启请把选任官职的事委托给民部尚书戴胄。太宗就让他兼职署理吏部尚书。在选任官员方面，戴胄颇压制儒臣，而选任一些执法严苛的人，结果不能得心应手。人们议论，往往用这件事来讽刺他。

唐皎

唐贞观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铨，问何方稳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陇右。论者莫测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绐云：愿得江淮，即注与河北一尉。由是大被选人绐言欺之。（出《唐会要》）

【译文】

太宗贞观八年十一月，唐皎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委派任官时经常问人，你到哪里任职方便？人家或许说，我家乡在四川，他就把这个人派到江苏去。又有人说明家里住在江南，而且有老人，他就把他派到陕甘去。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有一位信都人，希望到河北一带任职，就骗唐皎说："我愿意到江淮（安徽、江苏）去。"结果，唐皎把他派到河北某地担任县尉。此后，人们摸到了规律，常常骗他。

杨师道

贞观十七年，杨师道为吏部尚书。贵公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练，所署多非其才。深抑势贵及亲党，将以避嫌。时论讥之。（出《唐会要》）

【译文】

太宗贞观十七年，杨师道做吏部尚书。提拔的一些官员多是公子哥儿。真正有才能的人物，得不到重用。他除授的官员，大多数是些庸才。而且他又反过来压制其他有权势的人和自己的朋友与亲属，用这个方法来避嫌，表示他公正。因此，被人们耻笑，讥讽。

高季辅

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知选。凡所铨综，时称允惬。至十八年于东都独知选事，上赐金镜一面，以表清鉴。（出《唐会要》）

【译文】

太宗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主管官员的选授。凡经他选授的官员，自身认可，人们也满意。贞观十八年，高季辅到东都洛阳独立主持选授官员的事，唐太宗赐给他一面金镜，表彰他为官公正廉明，让人借鉴。

薛元超

永徽元年，中书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真等十余人。时论称美。（出《唐会要》）

【译文】

永徽（高宗年号）元年，中书舍人薛元超喜欢举荐贫苦而有才能的人。他向皇帝举荐了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真等十余人。被人们称为美谈。

杨思玄

龙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杨思玄恃外戚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者夏侯彪所讼，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官。时中书令许敬宗曰："必知杨吏部之败。"或问之，对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败何待！"（出《唐会要》）

【译文】

龙朔（高宗年号）二年，司列少常伯（吏部尚书别称）杨思玄自恃自己是外戚权贵，对待参选的官员又排斥又无礼。被参选的夏侯彪状告。遭到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劾，罢免了官职。当时，中书令许敬宗说："我知道杨吏部非败不可。"别人问他为什么，许敬宗说："一只彪、一只狼合吃一只羊，他能不败吗？"

张仁祎

唐总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委事于员外张仁祎。有识略干能，始造姓历，改修状抹铨替等程式。敬玄用仁祎之法，铨总式序。仁祎感国士见委，竟以心劳，呕血而死。（出《唐会要》）

【译文】

高宗总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把主管事务委托给员外郎张仁祎。这个人既有胆识又有能力。把官员的姓氏、履历造录成册。又修正了选官的程式。李敬玄采用他的办法，完备了选官的程序。张仁祎很感激李敬玄这样以国士待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竟累得吐血而死。

裴行俭

咸亨二年，有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吏部侍郎李敬玄咸为延誉，引以示裴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是时苏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调选，遂为行俭深礼异。仍谓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见其成长，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愿识此辈。（明钞本"识此辈"作"此为托"）其后果如其言。行俭尝所引偏裨将有程务挺、张虔勖、崔智聓、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名将。（出《唐会要》）

【译文】

咸亨（高宗年号）二年，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都因诗词文章非常杰出而著称。吏部侍郎李敬玄对他们都很推崇，引荐给裴行俭。裴行俭说，他们确实很有才华，但是恐怕没有爵禄。杨炯能够做县令，其余的连县令怕也做不到。当时苏味道、王勮还不很知名。应博学宏词科进选，很受裴行俭重视。对他们说，我虽然有儿子有学生，但是都不长进，你们俩十几年可以做到很高的官，受到重用，希望你们结识、教导他们。后来，果然如此。裴行俭提拔、荐任、重用的偏将程务挺、张虔勖、崔智聓、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等都成为著名的将领。

三人优劣

长寿二年，裴子余为鄠县尉。同列李隐朝、程行谌皆以文法著称，子余独以词学知名。或问雍州长史陈崇业，三人优劣孰先？崇业曰："譬之春兰秋菊，俱不可废。"

【译文】

武周长寿（则天年号）二年，裴子余做鄠县的县尉（县令的佐官）。跟他官职差不多的李隐朝、程行谌都以文章和执法著称。而裴子余却是以词学知名的。有人问雍州长史陈崇业，三人比较，谁更高一些？陈崇业说，好比春天的兰花和秋天的菊花，都是很美而不可少的。

刘奇

证圣元年，刘奇为吏部侍郎。注张文长、（《唐会要》七五"长"作"成"）司马锽为监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玚以谢之。奇正色曰："举贤本自无私，二君何为见谢？"（出《唐会要》）

【译文】

证圣（则天年号）元年，刘奇做吏部侍郎，任用张文长、司马锽为监察御史，这两人请申屠玚带他们去向刘奇致谢。刘奇严肃地说："荐举和任用人才是无私的，你们有什么可谢？"

狄仁杰

圣历初，狄仁杰为纳言，颇以藻鉴自任，因举桓彦范、敬晖、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等五人。后皆有大勋。复举姚元崇等数十人悉为公相。圣历中，则天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独荐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员外，莅事有声。则天谓之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出《唐会要》）

【译文】

圣历（则天年号）初年，狄仁杰做纳言（武周时相当宰相），以任用人才为己任。他举荐的桓彦范、敬晖、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等人，后来都有很高的功勋。他举荐的姚元崇等数十人，好多人封公拜相。圣历中期，武则天让宰相们各举荐一位尚书郎，唯独狄仁杰举荐他的儿子狄光嗣，被武则天任命为地官员外郎，非常称职。武则天说："列国时祁奚举贤不避亲的事，现在也有人这样做了。"

郑杲

圣历二年，吏部侍郎郑杲，注韩思复为太常博士，元稀声京兆士曹。尝谓人曰："今年掌选，得韩、元二子，则吏部不负朝廷矣。"（出《唐会要》）

【译文】

圣历二年，吏部侍郎郑杲选任韩思复担任太常博士，元稀声为京兆士曹。对人说："我今年主管选官的事，得到韩思复、元稀声这两位，吏部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

薛季昶

长安三年，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问录事参军卢齐卿，齐卿举长安县尉卢（"卢"原作"处"，据《唐会要》七五改。）怀慎，李体光。（《唐会要》作季休光。）万年县尉李义，崔湜；咸阳县丞倪若冰；周至县尉田崇壁；新丰县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出《唐会要》）

【译文】

长安（则天年号）三年，武则天让雍州长史薛季昶挑选可以担任御史的人选。薛季昶请教同僚录事参军卢齐卿。卢齐卿推荐长安县尉卢怀慎、李体光；万年县尉李义、崔湜；咸阳县丞倪若冰；周至县尉田崇壁；新丰县尉崔日用。这些人后来都担任了很高的职务。

邓渴

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铨综人毕，放长榜，遂出得留人名。于是衢路喧哗，大为冬集人授（明抄本"授"作"援"。）引指摘，贬为太子中允，遂以中书舍人邓玄挺替焉。又无藻鉴之目，及患消渴，选人因号邓渴。（出《唐会要》）

【译文】

弦道（高宗年号）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把选任和落选的官员名单列出长榜贴出来，通衢大路一片喧哗。由此被人指摘，贬为太子中允。由中书舍人邓玄挺来接替他出任吏部侍郎。邓玄挺视力很差，又患有消渴疾（糖尿病）。因之，被待选的官员们称为"邓渴。"

李至远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远权知侍郎事。时有选人姓刁，又有王元忠，并被放。乃密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刁改为丁，王改为士。拟授官后，即添成文字。至远一览便觉曰："今年铨覆万人，总识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者。"省内以为神明。（出《唐会要》）

【译文】

如意（则天年号）元年，天官郎中李至远署理侍郎职务。当时有待选（等待任命为待选）的人姓刁，还有一位王元忠落选。但他们跟令使（流外官）是好朋友，重新填报，改了姓氏笔划。刁改成丁，王改成士。打算在批示任官之后，添上笔划再改过来。李至远一看就明白是作弊。便说："今年待选官员超过万人，我都记得，哪有姓丁和姓士这两个人，这不是刁某和王某吗？"吏部的官员们都认为李至远神明。

张文成

唐张文成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人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只如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籍。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贴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辇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功夫，（明抄本夫作效。）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张文成说，乾封（高宗年号）以前每年选任官员超不过几千人，垂拱（武周则天年号）以后，每年常常达到五万人。人口没有增多，可待选的官员却增加起来，为什么呢？这是有原因的。试论一下，比如明经进士们，三省六部文武衙门，勋戚散官以及其余衙门的官员，真正有真才实学的，胜任所司职任的，十个中不过一两个。选任官职的过程中，不是冒名顶替，就是权贵嘱托。手不能提笔的，可以到东司任职，目不视丁的，又可以到南馆去做官。正员没有位置，就充任一些所谓权、补、试、摄、检校之类的临时官职。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一片糊涂。流外官送的钱多就留用，或者做属官的助手，抄抄写写，或者在定员之外，又立名目。还有一些捧臭脚的，冒功营田的，不一而足。这些人，没有一点真本事，都受到优越的待遇。都是不问学问，只认钱多钱少造成的。结果冗员甚多，有如羊群。吏部衙门整天闹哄哄的，人来人往，多如蚂蚁。要求才干，百无一人。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很久远了。

郑愔　崔湜

唐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籍。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铨。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若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郑愔做吏部侍郎，主管选任职官的事。贪污受贿。一次选官时，待选的人在靴子带上拴了一百个大钱。郑愔问这是为什么？那个人说，如今选官，没钱不行。郑愔默默不语。当时，崔湜也做吏部侍郎，主管任官。被选的官员中，有一人绕出官员的队伍独行。崔湜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能背着米从障碍物上跳过去。"崔湜说："你这样体壮，应该到兵部去做武官。"那个人说："崔侍郎选官，听说有力气就行。"

糊名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武后时，投匦者或不陈事，而有嘲谑之言。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匦院有司，自此始也。（出《国史异纂》）

【译文】

武则天因为吏部选官不实，问题很多。于是，下令在送选的案卷上自己把名字糊上。由吏部主官无记名而定职任，或任用或淘汰。考查糊名之始，始于武则天。又，武则天设立了许多铁制的检举箱，供人秘密检举官吏。有人投状，并没有告谁，而写了一些嘲弄的话。于是，武则天又专设了专管的官员，由他们先看密告信的内容，然后才准许投入。设官主管密告箱，亦始于武则天。

卷第一百八十六　铨选二

斜封官　卢从愿　韦抗　张仁愿　杜暹　魏知古　卢齐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据　李林甫　张说　张奭　杨国忠　陆贽　郑余庆　裴遵庆　李绛　李建　崔安潜

斜封官

唐景龙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景云践祚，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璟、构出后，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我与人官，何因夺却？于是斜封皆复旧职。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黩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得官以为辱。昔赵王伦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异，并不简试。雷同与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轨，皆封侯略尽。太府之铜不供铸印，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连类也，惜哉！（出《朝野签载》）

【译文】

唐中宗景龙年间，韦后及太平、安乐、长宁等公主，仗势用权，收受贿赂，于侧门降墨敕付中书授官，得官者二百多人，人们称这种官为斜封官。一些屠夫贩卒爬上了高位。睿宗李旦继承了皇位后，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上奏书，停止了斜封官。宋璟、毕构被罢出官后，见鬼人（宫中专司驱鬼、祈祷、占卜之术的人）彭卿受一些斜封官的贿赂向皇帝上奏说："我见到了死去的孝和皇帝（孝和皇帝是中宗死后的谥号）他发怒了，他说：'我给人封的官，你们为什么都给罢了？'"于是那些斜封官又官复原职。武后则天篡权的时候，全国各地需要人，一些落榜的秀才和村中教书的先生，都被搜罗去了，不经过考试和锻炼，就给一个很美的差事。这样做污辱了读书人的品格，而使那些无能之辈得到了欢心，庸才得到了官，感到荣耀，有才的人感到耻辱。晋司马伦篡位时，国内一些品质不好、才智不佳的人，都不经考试，一样封官。一些杀猪卖酒的亡命徒，都被封了侯，做了官。宫廷中的铜都不够铸印用，以至于有些人只能用白板代印。到大朝会时戴貂饰的只有一大半。所以有民谣说："貂不足，狗尾续。"小人感到高兴，君子感到耻辱。一些无道的昏君，他们怎么那么相似。令人痛惜呀！

卢从愿

景云元年，卢从愿为侍郎，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有冒名伪选，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擿发其事。典选六年，颇有声称。时人曰：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即行俭，马谓戴，李谓朝隐。（出《唐会要》）

【译文】

唐睿宗景云元年，卢从愿任吏部侍郎，他选官认真，照章办事，人都说他办事公道。有冒名参选的，或虚报功绩请赏的，他都能给以揭发。他主持考选官六年，很有声誉。当时人们说，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是裴行俭，马是马戴，李是李朝隐。

韦抗

景云二年，御史中丞韦抗加京畿按察使。举奉天县尉梁升卿、新丰尉王倕、金城县尉王水、（明抄本"水"作"永"，唐会要"水"作"冰"。）华原县尉王焘为判官。其后皆著名位。（出《唐会要》）

【译文】

景云二年，御史中丞韦抗担任京畿按察使，他举荐奉天县尉梁升卿、新丰尉王倕、金城县尉王水、华原县尉王焘为判官（各衙署的佐官），后来这些人，都名位显赫。

张仁愿

景云二年，朔方总管张仁愿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奕，长安县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县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义乌县尉晁良贞为随军。后皆至大官。（出《唐会要》）

景云二年，北方总管张仁愿上奏，选用了监察御史张敬忠、何奕、长安县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县主簿刘体微分管军事，义乌县尉晁良贞为随军。后来都当了大官。

杜暹

景云二年，卢从愿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调集，补郑县尉。后暹为户部尚书，从愿自益州长史入朝。暹立在卢上，谓之曰："选人定何如？"卢曰："亦由仆之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足也。"（出《唐会要》）

【译文】

景云二年，卢从愿任吏部侍郎时，杜暹从婺州参军一职调到郑县任县尉，后来杜暹升为户部尚书。卢从愿从益州长史调入朝廷，杜暹的官位比卢从愿高。他问卢从愿："你选定的人怎么样？"卢从愿说："是由我反复评选、鉴别，才能使你施展自己的才能。"

魏知古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尝表荐洹水县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瀚、右内率府骑曹柳泽。及为吏部尚书。又擢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封希颜，伊阙县尉陈希烈。其后咸居清要。（出《唐会要》）

【译文】

唐玄宗（李隆基）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曾经上表推荐洹水县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瀚、右内率府骑曹柳泽。魏知古当了吏部尚书后，又提升了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封希颜、伊阙县尉陈希烈。后来这些人都做了清要官（政事清简的官职，常指典司图籍一类的官）。

卢齐卿

开元元年，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时张守珪为果毅，特礼接之。谓曰："十年内当节度。"果如其言也。（出《唐会要》）

【译文】

唐玄宗开元元年，卢齐卿任幽州刺史，当时张守珪任果毅都尉（武官职名），卢齐卿很敬重他。卢对张说："十年内你准能当节度使。"后来果然和卢齐卿说的一样，张守珪做了节度使。

王丘

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为吏部侍郎，擢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丞张晋明、进士王冷然、李昂等。不数年，登礼闱，掌纶诰焉。（出《唐会要》）

【译文】

唐玄宗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任吏部侍郎，提拔山阴县尉孙逖、桃林县尉张镜微、湖城县丞张晋明、进士王冷然、李昂等人。不多年，都进入尚书省，专门给皇帝缮写诏书。

崔琳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铨日，收选残人卢怡、裴敦复、於号卿等十数人。无何，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出《唐会要》）

【译文】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选授官员时，他收选了残疾人卢怡，裴敦复、於号卿等十多人，不久，他们都进入各部任官。大家都认为崔琳知人善用。

裴光庭

开元十八年，苏晋为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院：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以为侮己，不悦。时有门下主事阎鳞之，为光庭腹心，专主吏部过官。每鳞之裁定，光庭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鳞之口，光庭手。（出《唐会要》）

【译文】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苏晋任侍郎，侍中裴光庭在每次选官时，将应该批退的人，用朱笔在姓名上划一点，然后当众公布。苏晋却把名单张贴在选院，门下省点过姓名的，在名下详细的写下应选应退。裴光庭认为这是侮辱自己，很不高兴。当时门下省主事阎鳞之和裴光庭很要好，阎专门主持吏部选官。每当阎鳞之决定时，裴光庭便随手用笔记下。当时人们说，（阎）鳞之口，（裴）光庭手。

薛据

开元中，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授万年录事。诸流外官共见宰执诉云："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进士欲夺，则某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出《摭言》）

【译文】

唐玄宗开元中期，薛据认为自己很有才华和名气，在吏部参选时，请求授给他万年录事一职。一些九品以外在京师官署当吏员的人都向主持选官的宰相说："录事是地位显贵、职司重要的官职，现在一个进士想要夺这个官位，叫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呢？"于是这事也就免去不办了。

李林甫

自开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悬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责之。于是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属宁王，且放冬集。（出《国史补》）

【译文】

自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年，吏部才开始设置南院，把所有参选任官的人张榜公布，以决定任用和落选。开元年初，当时李林甫主持选官。宁王私下对李林甫为参选的一人说情。李林甫没答应并责备了宁王。于是榜上说，根据考评官的评语，那人应该留用，但是由于宁王说情，暂不任用，等到冬天考评时再考评。

张说

中书舍人张均知考，父左相张说知京官考。特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子，义不务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载，道参坟典，例绝常功，恭闻前烈，尤难其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上下。（出《玄宗实录》）

【译文】

中书舍人张均主持官员的政绩考评，他的父亲左丞相张说则主持京官的政绩考评。张说在张均的评语上批道：父亲教导儿子忠心为国是自古以来的训教。战国时期晋国的祁奚年老退休，推荐他儿子祁午做国尉，是为国不是为私。你能弘扬皇帝的丰功伟绩，按照圣明皇帝的指示认真做事，效仿前贤的做法，主持公正，不是一般的成绩。即使是明敏的前辈，也是难以做到的。我虽然身为张均之父，但是不能为了避嫌而败坏了国家的纲纪。考张均上下。

张奭

苗晋卿典选，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参选，晋卿以倚子思悦附之。考等第凡六十四人，奭在其首。苏考蕴者为蓟令，乃以选事告禄山。禄山奏之，玄宗乃集登科人于花萼楼前重试，升第者十无一二。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白。上大怒，贬倚。敕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天下为戏谈。晋卿贬安康。（出《卢氏杂说》）

【译文】

苗晋卿担任主选官。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奭参选，晋卿以为张奭参选，是讨好依附张倚的好机会。考试六十四人中将张奭列在榜首。苏考蕴任蓟县县令，就以这次考试舞弊事对安禄山说了。安禄山把这件事奏给皇帝。玄宗就召集登科人在花萼楼前重新考试，及格的升第者十无一二。张奭手持考试卷，竟一天也写不出一个字。当时人们叫作拽白（交白卷）。玄宗大怒，贬斥张倚。下敕说："在家里不能很好教育儿子；考试的时候，托人说情，成为天下的笑谈。"把苗晋卿贬官到安康。

杨国忠

天宝十载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少长各于宅中引注。虢国姊妹垂帘观之。或有老病丑陋者，皆指名以笑。虽士大夫亦遭耻。故事，兵吏部事中行列于前曰："既对注拟，即是过门下了。"希烈等腹悱而已。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与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牍，趋走语事。乃谓帘中杨氏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杨乃大噱。选人郑怤（"怤"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附会其旨，与二十余人率钱于勤政楼设斋，兼（"兼"原作"帘"，据明抄本改）为国忠立碑于尚书省南。所注吏部三铨选人，专务鞅掌，不能躬亲，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为之。国忠但押一字，犹不可遍（出《唐续会要》）

【译文】

唐玄宗天宝十年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上奏玄宗请求在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两京选人授官，玄宗答应了。铨选那天，便决定任官。那天，无论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在杨国忠私宅里注册登记任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韩国夫人，贵妃妹秦国夫人在屋里放下竹帘看这些人，老、病、丑陋者都指名道姓取笑他们，既使是士大夫也免不了遭受她们耻笑取乐。依照过去的惯例，被选的官员，须在兵部、吏部登记、注册完了，再呈送给门下省。门下省长官侍中和助手给事中考核，考核认为不合格，退回，叫退量。杨国忠专权任官只一人说了算，叫左相陈希烈在边上坐着。门下省给事中出了行列到前边说："既然已经授职任官，就是经过门下省这道手续了。"陈希烈等（与选官有关人员），口中不说，心里不愿意，只是闷坐而已。门下侍中韦见素、张倚都穿紫衣和本衙署郎中等官员，在藩屏外并排坐桌案后，如有事叫他们还得快走向前回话。给事中对帘中的杨国忠说："两个穿紫衣服的主办这件事怎么样？"杨哈哈大笑。被选官郑怤阿谀奉承杨国忠，与二十余人拿着钱在勤政楼设宴，并且在尚书省南边给杨国忠立碑。杨国忠主管这件事，吏部三铨（尚书铨、中铨、东铨）授职、选拔、考绩等全免了。说吏部职务繁忙，不能亲自动手，皆委典史及令史、孔目官（低级官员）代替。杨国忠只是签个字而已，还不一定都签。

陆贽

贞元八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贽，始复令吏部每年集选人。旧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后遂三数年一置选。选人并至，文书多，不可寻勘，真伪纷杂，吏因得大为奸巧。选人一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缺者，或累岁无人。贽命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缺集人，岁以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出《唐会要》）

【译文】

唐德宗贞元八年春，宰相陆贽指示吏部恢复冬集选官。本来旧时惯例，吏部每年都要冬集选官，由于安史之乱，不能正常实行，三几年才能举行一次。选官时被选的官员，一齐都来，文书多，不可能细细地审查，真伪也难以分辩，下级的属吏也会趁此机会循私舞弊。被选的官员一旦若有失误，有的就可能得不到任职。可是缺官的地方，竟然也多年无人任职。陆贽根据这种情况，让吏部把内外官员分成三个类别，根据缺额数，量才授官。以后就成为常规。这样做，弊病基本克服，天下人都称赞他。

郑余庆

刘禹锡曰："宣平郑相之铨衡也，选人相贺，得入其铨。"刘禹锡曰：予从弟某在郑铨，注湖州一尉，唱唯而出。郑呼之却回曰，如公所试，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进县尉。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过官又称第一，其有后于鲁也。又云："（"云"原作"去"，据明抄本改）陈讽、张复元各注畿县，请换县，允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榜了。（"了"原作"子"，据明抄本改）引张才入门，已定不可改。时人服之。（出《嘉话录》）

【译文】

刘禹锡说："郑余庆主持铨选非常公正。被选的人，若得到他任命，是很幸运的。"刘禹锡又说过，我的同祖兄弟某某受郑铨选，授湖州一县尉，他已经谢过出来，郑余庆又把他喊回，对他说：这次选官，全场象你这样有成绩的，不超过五六个人，不能马虎对待，一定要褒奖你，这样才能体现铨选的公正。你想要什么官？离家近比较方便。我的从弟说，家住常州。于是就授任武进县县尉。参选的官员们都很佩服、很敬畏、很爱戴他。他以后做了宰相，审定兵部，吏部六品以下的职事官，做的又很公正，大家都称赞他。后人把郑余庆比做汉和帝时的鲁恭。刘禹锡又说，陈讽、张复元各授京畿县的职官。他俩请求换个县，郑答应了。不久，张讽却又请求不换。这时，郑已发榜，严肃地责备张讽说你怎么出尔反尔，既定就不可更改。人们都佩服郑余庆。

裴遵庆

裴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东市两街。时人以为盛事。（出《国史补》）

【译文】

裴遵庆罢除了宰相的职位后，让他主持选官。皇帝优待他，考虑他年高有德，让他在家里办理选官事宜。裴遵庆没有在家办，他在宣平坊、东市两街张榜召集被选官。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件大事。

李绛

长庆初，吏部尚书李绛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速毕。（出《国史补》）

【译文】

唐穆宗李恒长庆十年，吏部尚书李绛计议添设员外郎官十人，衙署设在南选街，员外郎官下属吏人（低级职员）感到办公不方便。十天以后出为东都（洛阳）留守。从这以后选官有了一种固定的文体--文书（如诉状，向上级陈述事实的文书）。处理事情很快就办完。

李建

李建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进士。使仆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复集，稍尉望县；既罢乃尉畿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翔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来奔捷。下曹得其循举，上位得其更厉。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议者多之。（出《国史补》）

【译文】

李建为吏部郎中时经常说，当今的人才，都在进士当中，如果我若能当上主考官，就在登第那年，把登第人都集中在吏部，先让他们在小县当佐官，任期满后，再在大县当县尉，罢职之后就授职到京畿县任县令，逐步升到朝廷。大凡人到中年，三十成名，四十做到清要官，这样的步骤才比较合适。既然升官就要拿俸禄，既然拿俸禄，就想到朝廷任官，谁不这样想？不能打破常规局限，没有大家竞争就不能得到好的人才。这样，下边衙署有所遵循，在上边的大官也能执掌他的权利。如果照他的话去做，好处很大。当时舆论认为他说得很对。

崔安潜

崔安潜东洛掌选。时选人中不能显其名姓，窃顾云启事投献者。崔公不之知，大赏叹，召之与语，便注一超资县令。后有人白，崔公方悔。（出《卢氏杂说》）

【译文】

崔安潜在东都洛阳主持选官（授职、考绩）。当时被选的官都不能显露出姓名（在案卷上糊其姓名）。有一个被选的官，私下对投送案卷的人说他如何如何好。崔不知道这件事，很赞赏这个人，并把他找来跟他谈话，便授给他一个超出他的资历的县令。以后有人把这个人私下舞弊的事对崔讲了。崔安潜感到很后悔。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职官

宰相　上事　苏瑰　两省　独孤及　参酌院　阳城　吕温　韦绚　李程　杂说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遠　严武　押班　台门　历五院　韩皋　杂说　使职

尚书省　崔日知　度支　柳辟　省桥　秘书省　鱼袋　莎厅

宰相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问疾，百僚就第。有司设幕次，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五六百炬，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皆扑灭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处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下，小异同曰黄帖，宰相呼为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马建福望仙门外。宰相则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出《国史补》）

【译文】

举行拜相礼那天百官停止上朝。京兆府县百姓都要填平道路，道铺黄沙、洒水。从宰相的私宅铺到子城东街，名叫沙堤。有丧事服假的，或者父母有病去问候疾病的除外，其余文武百官都要去参加。由主管拜相礼的官员给安排次序，安排帐蓬的位置。举行拜相礼多半在正月初一或冬至（吉日）。皇帝的仪仗也要象守护宫门那样分立于拜相地点（土台）。京城大官都要准备伞盖（有玉饰的大伞），众官点着大腊烛五、六百根。照得通亮称为火城。宰相的仪仗到来，众官都要掩避腊烛以示尊重。宰相办公地点（衙署）叫都堂，处理有关主管各署事务用堂帖。皇帝用黄绢写的有关命令、训谕臣下的诏书叫黄敕，宰相下达的文书叫黄贴。都堂内的官员称宰相为堂老。原先百官早朝，必须牵马在建福望仙门外等候，宰相则于光宅车坊内等候，以避风雨。到唐宪宗李纯元和初年才设置待漏院。（上早朝诸臣晨集之所）

上事

凡中书门下，并于西省上，以便礼仪。五品以上，宰相送上，乃并卿参。（出《国史补》）

【译文】

凡是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向朝廷上书陈述意见的，都要经过尚书省奏给皇上，以便礼仪。五品以上的官如有奏章，由宰相送上和群臣一起参奏。

苏瑰

景龙三年，苏瑰除尚书右仆射。时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计献食，名曰烧尾。瑰因侍内宴，将作大匠宗晋卿谓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善邪？"帝默然。瑰奏曰："臣闻宰相者，主阴阳，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出《谭宾录》）

【译文】

唐中宗李显景尤三年，苏瑰授尚书右仆射。当时公卿大臣，初次授官者，依照惯例应该献食，名叫烧尾。苏瑰因为授尚书右仆射时皇帝已为他设宴。将作大匠（官名，掌修建宫室的官）宗晋卿对苏瑰说："授仆射这样重大的事，竟不'烧尾'岂不是不对吗？"唐中宗没吱声。苏瑰上奏说："臣知道当宰相的，执掌国家大事，帮助天子处理国家事务。现在粮食昂贵，米价暴涨，百姓吃不饱。臣见禁军中，竟有三天没吃到饭的，臣考虑自己不称职，因为这个缘故不敢'烧尾'"。

两省

谏议无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屧脚。又云："不由三字，直拜中书舍人者，谓之挞额裹头。其制诰之本，出自王言，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明主也，一见决矣。"近者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褒贬之言，哲王所慎。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褒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以斗筲下才，罪不容责。同为一士（"士"原作"字"，据明抄本改）之行，固出君上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倾。盖天子无戏言，言之苟失，则取尤天下。（出《卢氏杂说》）

【译文】

谏议大夫无事不入门下省，如入省，有厨食四孔烧烤肉吃。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对待下属官员有远有近，不授与中书舍人为知制诰（官名，掌草拟、缮写皇帝的诏书）官的为屧脚，又叫不由三字。直接授中书舍人官的叫挞额裹头。关于制诰一类的诏书，本来出自皇帝之口，都是皇帝本人应该做的。过去汉光武帝时，第五伦任督铸钱掾，看见诏书而感叹说，这是英明的圣主啊！皇上一见就决定了。现在凡是有诏敕，都责成下边写成诏书。诏书上的话，是英明圣主应该慎重选择的。现在群臣、王公卿士，想褒奖一个人时就说他品德高尚，人才出众，好得没法再好；若是遭到贬斥被罢免时就说他才识短浅、器量狭小，是个罪不容责的坏人。同样一个人做的事，出自君王之口，糊涂、聪明生于瞬间，正确、错误变于顷刻。君王应该无戏言，说话若有失误，则取罪于天下，失信于天下老百姓。

独孤及

独孤及求知制诰，试见元载。元知其所欲，迎谓曰："制诰阿谁堪？"及心知不我与而与他也，乃荐李纾。时杨炎在阁下，忌及之来，故元阻之，乃二人力也。（出《嘉话录》）

【译文】

独孤及想任知制诰官，去见元载想探听消息。元载知道独孤及的打算。迎出来对独孤及说："知制诰这个官谁能担任啊？"独孤及便明白了不能让他担任，让别人担任。于是就推荐李纾。当时杨炎在中书省，他也不愿让独孤及来，因此元、载就不让独孤及担任此职。独孤及没当上知制诰，是元杨二人阻止的结果。

参酌院

长庆初，穆宗以刑法为重。每大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之，百司呼为参酌院。（出《国史补》）

【译文】

唐穆宗李恒长庆初年，穆宗以刑法为重，每次遇大的案件，先由主管者判罪，又命令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参加商量定罪。当时官员叫这为参酌院。

阳城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锢居阌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转远转高，转近转卑。（出《国史补》）

【译文】

阳城居夏县，授谏议大夫；郑锢居阌乡，授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授校书郎。当时人们认为越从远地方调来的官职越高，越从近的地方调来的官职反而低下。

吕温

通事舍人宣诏，旧命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用拾遗低摘声句以助之。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自吕始也。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出《嘉话录》）

【译文】

门下省通事舍人宣读诏书时，按照旧例门下省长官命令拾遗官帮助指点句读，因宣读者（通事舍人）不懂诏书上句子长短，多数把句子读错，所以让拾遗官从旁低声帮助提示。到吕温任拾遗官时，被唤去把麻（因诏书用白麻纸书写，所以把这差事叫把麻。）吕温不肯去。从这以后，就成为贯例。拾遗不给宣读者提示句读是从品温开始的。当时柳宗元对吕温开玩笑说："幸亏你认识一字半字，否则为啥不给他把麻？"

韦绚

开成末，韦绚自左补阙为起居舍人。时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贞观开元之事。妙选左右史，以魏谟为右史，俄兼大谏，入阁秉笔。直声远闻，帝倚以为相者，期在旦暮。对剔进谏，细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观文贞公之风彩。会文宗晏驾，时事变移，遂中辍焉。时绚已除起居舍人，杨嗣复于殿下先奏曰："左补阙韦绚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谢，奏取进止。"帝领之。李珪招而引之，绚即置笔札于玉阶栏槛之石，遽然趋而致词拜舞焉。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任矣。遇簪笔之际，因得密迩天颜，故时人谓两省为侍从之班，则登选者不为不达矣。（出《嘉话录》）

【译文】

唐文宗李昂开成末年，韦绚从左补阙（谏官）任起居舍人（隶属中书省，掌记皇帝的起居）。当时文宗好古尊崇文人学士，多数按照太宗贞观、玄宗开元年间的办法办事。仔细挑选左史（记皇帝的言论）、右史（记皇帝的行动），以魏谟为右史，不久又让魏谟兼谏议大夫（谏官），入朝执掌记事。魏谟正直的名声，远近传扬。文宗让他当宰相是早晚的事。魏谟不论大事小事，都能针对时弊正言直谏。朝廷众官都等待选择魏谟任宰相那一天。正在这个时候文宗死了。事情有了变化，让魏谟当宰相这件事就停下了。当时韦绚已经授职起居舍人。杨嗣又在殿下向武宗李炎上奏说，左补阙韦绚新授起居舍人，没向皇帝谢恩，就中止了吧。皇帝点点头。退班后，李珪招呼韦绚请他到殿外。韦绚急忙把笔和书写用的木简放在玉阶栏杆石头上，跑过来致词拜舞，韦绚这样做，是为了给皇帝谢恩。从开成中期到武宗即位，仪仗退下群臣也就退下，没有在朝记事的事了。遇有记事的时候，能接近皇上，看清皇上的面貌。门下省和中书省的官员只是随从而已。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时人们称，两省为侍从班。当上大官可以算是近臣了。

李程

李程为翰林学士，以阶前砖日影为入候。程性懒，每入必逾八砖，故号为八砖学土。（出《传载》）

【译文】

李程任翰林学士（官名，唐玄宗开元初置翰林院，掌起草诏书及应承皇帝的各种文字）以阶前砖的日影为入院时刻。李程愿意睡早觉。每次入院日影必须超过八块砖，才能入朝。因此号为八砖学士。

杂说

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相呼为曹长，员外郎御史拾遗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为端公。（出《国史补》）

【译文】

门下省、中书省的官员相互称为阁老。尚书省的尚书郎、左丞、右丞相互称为曹长。员外郎、御史、拾遗相互称为院长。官职大的可以代替下属官员办事，下属官员不可以代替官职大的官员办事。侍御史之间相互称为端公。

御史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分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监察院长与同院礼隔，语曰：事长如事端。凡上堂绝言笑，有不可忍，杂端大笑，则合座皆笑，谓之烘堂。烘堂不罚。大夫中暴入三院，罚直尽放。其轻重尺寸，由于（"于"原作"放"，据国史补改）吏人，而大者存之黄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终食。唯刑部郎中得终之。（出《国史补》）

【译文】

唐代御史的惯例，大朝会在含元殿举行（皇帝接见群臣，外国使臣和庆贺盛典称大朝会），由监察御史领班。常参（初一、十五）则由殿中侍御史在宣政殿分班排列。入阁（跟随皇帝的仪仗出入宫廷）则由侍御史监奏（监察群臣有无失礼者）。因为在含元殿举行大朝会人多官员们要排很长的队伍，级别低的御史也要参加礼仪纠察。皇帝升宣政殿，有些朝臣就不必参加。参与的大臣距皇帝就近一些，侍驾的御史级别略高一些。皇帝升紫宸殿（群臣单日朝见皇帝），大臣就在皇帝的身边。即用级别较高的殿中侍御史在殿内司职。他们有固定站立的位置。绿衣以上级别较高的御史，朝见时是有座位的。御史们被称为七贵。（权贵的意思）御史台长官的办公室与下属的办公室按规矩隔开。欲语说，侍候长官要象对待自己的头一样。凡是上堂办公要严肃，不能随便说笑。有忍不住笑的话或事，御史大笑，则满屋大笑。满座皆笑叫哄堂，哄堂大笑下属不受罚。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到三院（唐代御史台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办公，履行职责：弹劾、察举、纠察、辩诬等，其处理轻重程度，先由具体办案的低级吏员提出初步意见。大的案件要有黄卷存档。三院理事，凡新授任官的，调转的当即停发原职的俸禄，改发新任职俸。唯有刑部郎中以上官员，继续发俸至年终，之后按新任职务发俸。

同州御史

王某云：往岁任官同州，见御史出案，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门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庖人以通宪胥，许以百缣为赠。明日未明，御史已启驿门，尽还案牍，乘马而去。（出《国史补》）

【译文】

王某人说，他过去在同州任官时。亲眼看见监察御史从京城出来巡察州县，回来到同州驿馆住下。住了一宿也不走，突然向州衙署索要各式各样的案卷，又要印鉴和记事簿，并且很急促地把驿门锁上，象有什么要紧的事似的，扰闹得一州一宿不得安宁。有一个老吏（官的下属办公人员）偷偷地发笑。他借掌膳食人的关系官已和监察御史下边的胥吏（下属办公人员）通融好了，答应给送壹百匹缣（微带黄色的细绢）。第二天天没亮，御史已开驿门，把案卷印历还给州的官署，骑马而去。

崔遠

崔遠为监察，巡囚至神策军，为吏所陷。张盖而入，又讽军中索酒食，意欲结欢。窦文遠怒，立奏（"立奏"原作"奏立"，据明抄本改）敕就台鞭于直厅而流之。自是巡囚不至禁军。（出《国史补》）

【译文】

崔遠任监察御史，为巡察逃跑的囚犯到禁军神策军营中，为吏（官的下属办公人员）所陷害。他来的时候，仆役们打着大伞，又扬风他在军中索要酒食，原打算通过这次饮酒结好联欢。吏人说坏话给长官窦文遠，窦文遠大怒，立刻上奏皇帝。皇帝下了附有命令的诏书，命令在值班的大厅里打崔遠一顿鞭子，然后再流放到边远的地方。从这以后，巡查犯人，不到禁军了。

严武

宝应二年，大夫严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给公乘。元和中，元稹为监察，与中使争驿厅，为其所辱，始有敕：节度观察使台官与中使，先到驿者，得处上厅。为定制。（出《国史补》）

【译文】

唐代宗李豫宝应二年，大夫（官名）严武上奏皇上说新授御史在家食宿不方便有困难。皇上恩准，自此便给公家马骑。唐宪宗李纯元和年间监察御史元禛与宫中使臣宦官（在宫中侍奉皇帝的）争占驿厅，元稹被宦官所污辱（元被鞭打得头破血流）。皇上才下有命令性质的诏书，规定节度使、观察使、台官（尚书和御史）和中使（帝王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充任），先到驿馆的，得住上厅，定下这种规矩。

押班

凡大朝会，监察押班不足，则使下侍御史，因朝奏者摄之。（出《国史补》）

【译文】

凡是大朝会（皇帝接见群臣、外国使臣和庆贺盛典称为大朝会），由监察御史领班，如果监察御史不够用，则派侍御史顶替。因为是朝奏者奏请皇帝批准的。

台门

御史台门北开，盖取肃杀就阴之义，故京台门北开矣。按邺郡故事云：御史台在宫城西南，其门北开。史故城御史台亦北开。龙朔中，置桂坊，为东朝宪府，门亦北开。然都御史台门南开。当时创造者不经，反于故事，同诸司，盖以权宜邪？（御史台记）

又北开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开北门。（出《谭宾录》）

【译文】

御史台门北开，因为是取酷烈、萧索、严肃的意思。按《邺郡故事》上说，御史台在宫城西南，为了上朝便利，其门北开。隋时京城御史台门也北开。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设置桂坊（管理太子宫中图书、刊辑等事）改为御史台门也北开。可是都御史（御史之长）台门南开，是当时建筑者没精心筹划，故违反旧例。同其他衙署一样，大概是人权者随事势而采取的适宜办法吧。

又北开门的说法，有的人这样说，是隋朝初迁都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兼御史大夫，想去尚书省就近，故开北门。

历五院

台仪，自大夫已下至监察，通谓之五院御史。国朝历跋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隐、张延赏、温造也。（出《尚书故实》）

御史台的礼仪，唐朝官职设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通谓之五院御史，唐朝只有三个人都经历过五院的。这三个人是李尚隐、张延赏、温造。

韩皋

韩皋为御史中丞，常有所陈，必于紫宸殿，对百僚而请，未尝诣便殿。上谓之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当与卿从容，或无遗事。"亲友或谓皋曰："自乾元已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公何独于处庭，对众官以陈之，无失于慎密乎？"韩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摧"原作"权"，据许刻本改）刚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贵人知之，奈何求请便殿，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肃宗皇帝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之。后来臣僚得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宠，欲尽其身。奈何以此为望哉！"（出《传载》）

【译文】

韩皋为御史中丞时，常向皇帝奏事，每朝见皇帝都在紫宸殿，面对百官，未曾到便殿去上奏。皇上有时对韩说："我和你说话，在这说不完，可以到延英殿去说。我和你可以慢慢讲，或许不能遗漏。"韩皋的亲友有的对韩皋说，自乾元（唐肃宗李亨年号）以来，群臣启事都到延英殿去奏，才能详尽。你为什么独于外庭面对百官向皇帝陈述呢，不怕泄秘吗？韩皋说："御史这个官职应该本着公平正直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畏强暴，大家公认合乎情理，所说的事情最好让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去便殿，躲避百官私语，以国家法律为自己谋私利？况且设置延英殿本意是肃宗皇帝因为苗晋卿年老步艰，所以才建这座殿。后来臣僚到便殿，多数是假公济私，希望得到皇上的恩宠，从中自己得到好处，为什么以此为荣耀呢？"

杂说

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纠举。省中多事，旨趋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出《国史补》）

【译文】

谏院（谏官官署）因为屡上奏章的缘故，他们担心大体相同。御史同僚之间常闹意见。门下省工作任务繁重，大家的意见经常不一致。所以说拾遗（谏官名）、补阙（谏官名）互相友爱；御史之间互相憎恨；郎官（郎中、员外郎）之间互相轻视。

使职

开元已前，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于是有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苑、闲厩、左右巡、分察、监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街。外任则节度、观察、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有时而置者。则大礼、礼仪、会盟、删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复、选补、礼会、册立、吊祭、供军、粮料、和籴。此其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宦"原作"官"，据国史补改）官内外悉谓之使。旧为权臣所绾，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出《国史补》）

【译文】

唐玄宗开元以前，皇帝亲自任命的官员为使臣，不是这样的不能称使。自从国内设置八个节度使、十路采访使，从此节度使和采访使都有了固定辖区和治地。此后各种使臣名目繁多。于是兼任使臣的官员被人们看重，不兼任使臣的一般官员被人们轻视。所以到天宝（玄宗年号）年间，有的官员佩戴官印竟有三十枚之多，到代宗大历年间有人兼职俸禄到千贯以上的。今在朝的有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苑、闲厩、左右巡、分察、监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街，这些都是采访使。外任则为节度使，如观察、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等。有临时设置的，则有大礼、礼仪、会盟、删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覆、选补、礼会、册立、吊祭、供军、粮料、和籴等。这些都是大体上设置的衙门，还有一些设置的衙门后来废除的，尚不包括在内。宦官无论在宫中任职或在外任职也一律称使。过去由重臣所司的职务，州县官所处理的事务，由宦官来管理的也有。

尚书省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复；户部分两赋。其制尚矣。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廊"原作"廓"，据明抄本改）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礼部，（明抄本"部"作"户"。）不博前行驾库。（出《国史补》）

【译文】

郎中官和员外官旧例：吏部郎中有两个办公地点，遇有掌选时先初次考绩、考论文、核查资历、以后再考试有关官署制度、官员职权等法规，员外郎也有两个办公衙署，先到掌选的吏部员外郎铨选，以后决定去留；刑部分刑部、都官、比部、门司四司，户部按职务性质可分两赋：田赋、贡赋。过去的说法认为吏部是尚书省的省眼。吏部下设考功司（掌考课官吏黜陟升降等事宜）、度支司（掌全国财政收入和支出）称之为振行。刑部的比部司的官员可以在廊下就食，司以下其他官员陪同吃饭的叫作比盘。尚书省下有六部（即户、礼、兵、刑、工、吏部）每部分四司，一共有二十四衙署。衙署的官员之间，相互称呼为都公。尚书省内有这种说法：后行工部、不换中行礼部，中行礼部不换兵部、吏部。（唐把六部分成三等即前行、中行、后行）

崔日知

崔日知历职中外，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都寺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人谓之崔公望省楼。（出《国史异纂》）

【译文】

崔日知在京城任官，也在地方任过官，可就是没有任过左仆射和右仆射及六部尚书，感到很遗憾。到他任太常卿（官名）时，在都司厅事后营建一座楼。这所楼正与尚书省官署相望，当时人们称为崔公望省楼。

度支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疏押案而已。贞元以后，始为使额。郎官当直，发敕为重。水部员外郎刘约值宿，会河北系囚配流岭南，夜发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下"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岭南，不下河北。旬月后，本州闻奏，约遂出官。（出《国史补》）

【译文】

惯例，度支衙门，郎中主管收入，员外郎主管支出，由总管的侍郎签字画押。唐德宗贞元之后，专门设使，称为度支使，由郎官值班处理具体事务。其职事中最重要的是颁布皇帝的有关命令。水部（为工部四司之一，掌有关水道的政令）员外郎刘约值班。恰赶上河北向岭南发配囚徒。夜间皇帝颁布发配命令，值宿的下级令使是个糊涂人，只给岭南传达了命令，而没有给河北传达命令。经过一段时间，河北官员向皇帝报告了这件事，刘约被免去职务。

柳辟

吏部甲库有朱泚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辟知甲库，始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焚之。（出《国史补》）

【译文】

吏部储藏甲胄的仓库里面有朱泚（原任唐卢龙节度使，后叛唐，称帝为大秦。）叛唐案卷数百件。尚书省中的官员常常拿来取乐，玩完了就收藏起来。柳辟知道这件事，对主管尚书省的官说。命令在尚书令的大厅内把尚书省左右仆射、左右丞及六部侍郎都召集来，当着这些人的面，把朱泚伪黄案卷焚烧了。

省桥

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南望南宫也。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欲谓之音声。祠部呼为水（去声）厅，言其清且冷也。（出《因话录》）

【译文】

尚书省东南角四通八达的大路上有座小桥，大家都叫它"拗项桥"，是因为侍御史和殿中侍御史经常走到这里必定回过头来望尚书省。尚书省尚书令大厅的南门道东有棵古槐树。这棵树遮荫覆盖面积很大，相传夜深人静时听到有奏乐的声音。门下省的侍中有入朝当宰相的，通常说它是音声。祠部叫作水厅（祠部官名属于礼部，专掌祠记、享祭、天文、漏刻、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是说祠部冷冷清清的意思。

秘书省

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左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明抄本"喧"作"纤"。）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出《两京记》）

【译文】

唐初年，秘书省工作只管主写书、贮藏图书、校对勘误而已。因此挺清闲，门庭冷落，一向没有统领它的官署。虽然名声清廉，可是不是重要的部门。有权有钱的人家子弟及好名利，好夸富的人，大多数不愿意干这个差使。当时流行的俗语说，监（官署名，如中书监、秘书监的官署）为宰相的病房，少监（秘书监的副手的衙署）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的病房，中丞（为御史台长官）著作郎（主管著作局）的官署是尚书郎（郎中任职满一年为尚书郎）的病房，秘书郎（属秘书省的官员）及著作郎的官署也是监察御史的病房。凡是任职不胜任工作的，都到这个秘书省。秘书省的主要职务是掌管图书史料，衙署清静无喧闹声。因此好学的正人君子、不追求功名利禄的人，也有愿意任这个职务的。

鱼袋

朝仪鱼袋之饰，唯金银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铜。中宗反正，从旧。（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时朝廷规定的礼仪，要朝臣腰中悬挂鱼袋饰物，标志着官的品位的高低。鱼袋只有金银两个等级。到武则天称帝时，改五品官为铜鱼袋。唐中宗即位，乃恢复旧例。

莎厅

京兆府判司，特云西法士。此两厅事多。东士曹厅，时号为念珠厅，盖判案一百八道；西士曹厅为莎厅，厅前有莎，周回可十五步。京兆府，时云不立两县令，不坐两少尹。两县引马到府门，传门而报。两尹入厅，大尹亦到厅，不得候两尹坐后出，不得候两尹立后出。其京兆府县之重，亦表大尹之尊。京兆府掾曹，时人云倚团省郎。河中府司录厅亦有绿莎。昔好事者相承常溉灌。天佑已后，为不好事者除之。（出《闻奇录》）

【译文】

京兆即首都，其时（长安为京兆）府尹下属佐官叫判司，特称为西法士。判司有两个衙署：东士曹厅和西士曹厅。东士曹厅，当时叫作念珠厅，因判案一百零八道（念珠数壹百零八颗，与判案数合，所以叫念珠厅）。西士曹厅为莎厅，因为厅前有棵莎树，周围有十五步，所以叫莎厅。京兆府立下这样规矩：不能同时来两县令，不能同时接待两府尹。两县令骑马到京兆府门前，须要一个先报，接待完了，再接待另一个。两外府府尹入厅，不得两尹同时坐、同时出，须一人坐，一人立。从这个规矩中可以看出京兆府县的重要和京兆府尹的尊严。京兆府掾曹（辅佐京兆府尹的官吏），当时人们都叫依团省郎。河中府司录厅也有棵绿莎，过去有人经常浇灌它。唐哀帝李柷天佑以后，被不爱莎树的人除掉了。

卷第一百八十八　权倖

张易之　王准　王毛仲　李林甫　卢绚　李辅国　韦渠牟　鱼朝恩　元载 路岩　高湘

卢隐

张易之

张易之、昌宗，时初入朝，官位尚卑，谄附者乃呼为五郎、六郎。自后因以成俗。张昌仪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宠，所居奢溢，逾于王者。末年，有人题其门曰：一两丝，能得几时络？昌仪见之，遽命笔续其下曰：一日即足。未几祸及。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之，诗至今犹存。（出《国史异纂》）

【译文】

张易之、昌宗，初入朝廷时，官位尚低微，谄媚者称他们为五郎、六郎，后来，大家也都这样叫了。张昌仪兄弟依仗张易之、昌宗的宠幸，住宅过份豪华，超过一般王公。武则天末年，有人在他大门上写道："一两丝能纺几日线？"张昌仪看到，立刻命人拿笔在下面写道：一日即足。不久，遭了祸，身败名裂。张昌宗的显贵，武三思说他象周灵王太子晋一样短寿，并写诗赠给他，这诗至今仍然存在。

王准

王鉷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以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一旦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私"原作"弘"，据许刻本改）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簪（明皇杂录"簪"作"取"）笑乐。遂致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匕，公主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特所钟爱。准既去，或有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邪？"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时人多呼为七郎。其盛势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出《明皇杂录》）

【译文】

王鉷的儿子王准任卫尉少卿，经常出入宫中，他会斗鸡，经常在皇帝左右侍候。当时李林甫刚有权势，他的儿子李岫任主将监军，经常出入皇帝的内室。李岫常受王准的欺侮，而不敢发一言。一天，王准率领他的一伙人经过驸马王瑶的住处。王瑶看到王准的影儿赶紧快走上前叩拜。王准用弹弓打王瑶，弹丸打在王瑶的帽子上，打断了玉簪，还拿折断的玉簪取笑。王瑶并摆设酒宴让王准寻欢作乐。永穆公主亲自把勺侍候他们。永穆公主是皇帝的长女，为人仁义孝顺，端庄贤淑，被人们称赞，皇帝也特别喜爱她，亲戚邻居都尊敬他。王准走后，有人对王瑶说："这些鼠辈，依仗他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可是，大公主是皇帝的爱女，你对待她象对待下人似的让她侍候王准，皇帝能不介意吗？"王瑶说："皇帝发怒，我不怕。但我的性命系在七郎（王准）的手里，我敢不那样做吗？"当时人们都把王准叫七郎，他盛气凌人，横暴一方，人们非常畏惧他。就象王瑶畏惧他一样。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丽人，玄宗在藩邸，与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爱之。每待宴，与姜皎同榻，坐于帝前。既而贵倨恃旧，益为不法。帝常优容之，每遣中官问讯。毛仲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后遣还。高力士、杨思勖忌之颇深，而未尝敢言于帝。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帝命力士赐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为五品官。力士既还，帝曰："毛仲喜否，复有何词？"力士曰："出其儿以示臣，熟眄褓中曰："此儿岂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诛韦氏，此贼尚持两端，避事不入，我未尝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义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后十五年，至开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出《明皇杂录》）

【译文】

王毛仲是高丽人，玄宗做藩王的时候，他和李宜得在皇帝左右服侍，皇帝非常喜爱他，每当侍宴时，他和姜皎同坐一床，坐在皇帝面前。因此，他在同僚中很傲慢，做一些不法的事，皇帝常常宽容他。皇帝每次有事派宦官去他家里，他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然要随意凌辱宦官，而后把宦官撵走。高力士、杨思勖非常憎恨他，却没敢向皇帝说。王毛仲的妻子生子三天，皇帝命令高力士送去了很多酒食和金银布匹，又任命他儿子为五品官。力士回来时，皇帝问。"毛仲高兴不？他说什么了？"力士说："他抱出婴儿给我看，自己注视着襁褓中的小儿，说：'这个孩子起码也应是三品官。'"玄宗大怒，说："以前诛杀韦氏时，此贼两面讨好，避事不介入，我未曾说他，现在，他竟敢因为孩子事恨我。"从此，皇帝对他的恩宠逐渐减弱。皇帝从先天年间开始在位的十五年中做到开府的只有四人。这四人是皇后父亲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

李林甫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意。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视之，不觉股栗。（出《明皇杂录》）

【译文】

张九龄任宰相时，非常正直、刚毅，尽职尽责。唐玄宗在位年久，对于朝政有些松懈。张九龄每次见到皇帝，他都能把朝廷的得失说出来，当时，李林甫刚到相位，他想暗地里中伤张九龄，迎合帝意。当时皇帝要对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进行实封。九龄说不行，很不合皇帝的旨意。另一天，李林甫请见皇帝时，对张九龄进行了诽谤。初秋的时候，皇帝命高力士赐给张九龄白羽扇，这里面寄寓了皇帝不用张九龄的意思。张九龄接到后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也很恐慌，因此他作了一篇赋献给了皇帝。又给李林甫写了一首《归燕诗》。这首诗是："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溅，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李林甫一看，知道了张九龄必退，愤怒才有所缓解。张九龄和裴耀卿被罢免那天，从中书省到月华门，站在班列之中，二人鞠躬时非常谦卑，李林甫也在其中，非常傲慢。旁观者窃语说："这是一雕挟两兔。"一会儿，皇帝下诏，命张九龄，裴耀卿为左右仆射，罢掉了宰相之职。李林甫大怒说。这还不是左右丞相吗？李林甫目送张、裴二人急步回到班列。公卿以下的诸官看到李林甫这副凶相，不觉两腿发颤。

卢绚

玄宗宴于勤政楼下，巷无居人。宴罢，帝犹垂帘以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垂鞭按辔，横纵楼下。绚负文雅之称，而复风标清粹。帝一见，不觉目送之，问左右曰："谁？"近臣具以绚名氏对之。帝亟称其蕴藉。是时林甫方持权忌能，帝之左右宠幸，未尝不厚以金帛为贿。由是帝之动静，林甫无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绚之子弟谓曰："贤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圣上有交广之寄，可乎？若惮遐方，即当请老。不然，以宾詹仍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子归而具道建议可否，于是绚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出于华州刺史。不旬月，诬其有疾，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员外安置（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玄宗在勤政楼设宴，胡同里没有老百姓。宴会结束，皇帝仍然在楼上垂帘观看。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皇帝已经回宫，平稳地骑马走在楼下。卢绚平时就很文雅，而又风度高洁，仪表俊逸，皇帝一见，不自觉地目送了他一段。皇帝问左右近臣："这是谁？"近臣便把卢绚的姓名告诉了皇帝。皇帝非常称赞他含蓄宽容。这时李林甫正掌权，他嫉贤妒能，他以金银财物买通皇帝的宠幸者，因此，皇帝的一言一行，李林甫没有不知道的。第二天，李林甫把卢绚的儿子找来对他说："你父亲威望很高，受到人们的尊崇，现在南方缺乏人才，皇帝把这事寄托在你父亲身上，可以吗？若是怕远的话，就应该以老请退，不然的话，以"宾詹"的身份到东都洛阳去。这是对你父亲的优待。你回去把这件事完完全全对你父亲讲述一遍。可以吗？"于是卢绚请求担任"宾詹"。李林甫怕有悖于众望，让卢绚出任华州刺史。不过一个月，又诬卢绚有病不能管理郡事，授他任太子詹事（总管太子东宫内外庶务），只是一个员外，不是正经官职。

李辅国

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时肃宗不豫，李辅国诬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下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给（明抄本"给"作"绝"）其扈从部曲，不过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逵，攒刃曜日，辅国统之。太上皇惊，欲坠马数四，赖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跃马而前，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李辅国下马！"辅国不觉失辔而下。宣太上皇诰曰：将士各得好生。（明抄本"生"作"在否"二字）于是辅国令兵士咸韬刃于鞘中，齐声云："太上皇万福。"一时拜舞。力士又曰：李辅国拢马！辅国遂著靴，出行拢马，与兵士等护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内。辅国领众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将军，阿瞒已为兵死鬼矣。"既而九仙媛、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此皆辅国之矫诏也。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出《戎幕闲谈》）

【译文】

唐肃宗继位后，玄宗当了太上皇，居住在兴庆宫。一天，久雨初晴，玄宗到了勤政楼。楼下的市民和来往行人，见到了玄宗，流着欢喜的眼泪，高呼万岁，声音惊天动地。当时肃宗正生病，李辅国上奏，诬陷说："这都是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搞的阴谋。"他私自下诏，将太上皇迁到西内。（唐太极宫称西内）护送太上皇的人，只配了二三十个老弱者，到了交叉路口，四面八方却都有执刀的卫士，他们都听从李辅国的命令。看到这种情况，太上皇很吃惊，好几次掉下马来，都被服侍者扶上了马。高力士骑马来到李辅国面前说："太上皇是五十年的太平天子，李辅国你也是老臣了，不应该这样无礼，你给我下马。"李辅国赶紧下了马。高力士宣示了太上皇的旨意，将士们应该忠于职守。于是李辅国命令士兵把刀放回刀鞘内，齐声喊，太上皇万福，纷纷向太上皇叩拜。高力士又说，李辅国牵马。李辅国赶紧穿上靴子，去牵马，和兵士们一齐护送太上皇平安到了西内。李辅国领众人退出后，太上皇哭着拉住了高力士的手说，多亏你呀！若不，我已成刀下鬼了。不久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都流放到瘴气多的地方，这都是李辅国下的假诏书。当时肃宗病危，李辅国专权，他也怕西内太上皇再有什么变故。

韦渠牟

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皆承恩宠事，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会齐运朝对，上嗟其羸弱，许其致政，而师老失授。故无名子曰："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又渠牟因对德宗，德宗问之曰："我拟用郑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败陛下公事。"他日又问，对亦如此。帝曰："我用郑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国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俭文学，号为贤相，于今传之。渠牟之毁滥也。（出《嘉话录》）

【译文】

唐德宗贞元末年，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等人，都得到皇上的恩宠，他们推荐的人，都得到了名位。当时，刘师老、穆寂来应选。渠牟主管穆寂，齐运主管师老。恰赶上齐运上朝时。皇上说李齐运身体软弱，让他回家，而师老就没有授官。一个无名人说："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有一次韦渠牟面对德宗。德宗问他："我想用郑絪作宰相，怎么样？"渠牟说，若用此人，必定会坏了皇上的大事。以后又问他，他仍然这样回答。皇帝说，我用郑絪已定了，你不用再说了。郑絪便被任为昭国司徒公，后又入相位。他以清廉、节俭，文章著称，人称为贤相，至今流传。渠牟的诋毁是不真实的。

鱼朝恩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睚眦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于是帝恶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赐绿。未浃旬月，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于殿前，恐其后至，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绯而便求紫。帝犹未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帝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称也。"鱼氏在朝动无畏惮，他皆仿此。其同列黄门，寻逐于岭表。及朝恩被杀，天下无不快焉。（出《杜阳杂编》）

【译文】

鱼朝恩非常专权，好主观，一般的公卿不敢抬头看他。宰相大臣决定政事时，不先和他讲，他便瞪大眼睛说："天下之事，怎么不由我？"因而，皇帝很厌恶他。鱼朝恩的小儿子鱼令徽，才十四五岁，开始时在内殿当差。皇帝因为鱼朝恩的缘故，特赐绿衣（五品以下官员穿着）。不到半月，有一次鱼令徽和同列黄门侍郎（职位在令徽之上，按次序应站在令徽之前）争路。鱼令徽怕落在后面，往前挤，不知是谁误碰了一下鱼令徽的臂膀。他就急速跑回去告诉鱼朝恩说，因为他的班次在后，被同列者欺负。鱼朝恩大怒。第二天，在皇帝面前上奏说，我小儿子令徽，职位在同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腰带，以便超过别人。不说要穿着绯色（红色）服（唐制，文武官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而要求着紫服。皇帝还没说话，鱼朝恩便命令管此事的人，捧来了紫衣，鱼令徽立刻向皇帝谢恩。皇帝虽然知道不能这样做，却强装笑脸对鱼朝恩说："你儿子穿紫衣，扎金腰带，非常合适。"鱼朝恩在朝中事无忌惮，无所畏惧，都是强加于人。他小儿子虽然同列黄门，不久便放逐岭南。到鱼朝恩被杀时，天下人无不称快。

元载 元载在中书，有丈人自宣州货所居来投，求一职事。中书度其人材不任职事，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书而去。既至幽州，念破产而来，止得一书，书若恳切，犹可望。乃折视之，更无一词，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念已行数千里，试谒院僚。院僚问："既是相公丈人，岂无缄题？"曰："有。"判官大惊，立命谒者上白。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书既入，馆之上舍，留连积月。及辞去，奉绢一千匹。（出《幽闲鼓吹》）

又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岁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今曲调梁州是也。（出《幽闲鼓吹》）

【译文】

元载在中书省，他的丈人把房子卖了，来投奔他，想谋一职。元载审度他的丈人，不能任职，便写了一封致河北官员的信叫他丈人拿走了。他丈人既惋惜又很生气，不得已，只好拿信走了。到了幽州，想到自己破产而来，只得了一封信，信若写得恳切，还有希望，他便把信折开看了，信上没有一句话，只有元载的署名。他非常悔恨，想回去，可是已经走了数千里路。他便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理去拜访院僚。院僚问，你既然是相公丈人，能没有书信吗？他说，有。判官（辅佐州府主官的官）大惊，立刻叫拜访者上来讲话。一会儿，有一大校捧一木箱，他便把信投入箱中。然后便请中书的丈人到上好的馆舍住着。他住了一个月，才辞别而去，走时还奉赠一千匹绢。

又，元载的儿子元伯和，势力很大，朝内外知名。福州观察使想送给他十名乐妓，到了京城后，半年多没办法送到他家，派来的人便观察他家大门经常出入的人。其中有一个善弹琵琶的康昆仑与派来的人最熟悉，便用厚礼打通他，才把乐妓送去。元伯和让她们演奏一遍试听，听后不满意，全打发走了。原先有个善弹琵琶的段和尚，他自己制了《西梁州》的乐曲，康昆仑想得到这支乐曲，他没给康昆仑。后来，段和尚只给了康一半，便传播开了，就是现在的曲调《梁州》。

路岩

路岩出镇坤维也，开道中衢，恣为瓦石所击。故京尹温璋，诸子之党也。岩以薛能自省郎权知京兆府事，李蠙之举也。至是岩谓能曰："临行劳以瓦砾相饯。"能徐举手板对曰：旧例，宰相出镇，府司无例发人防守。岩有惭色，懿宗晚节，朝政多门。岩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势，当岐路者，率多仇隙。附丽之徒，钓射时态，志在谀媚，雷同一词。中外腾沸，其实未然也。始岩淮南与崔铉作支使，除监察。不十年，城门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贵不祥，良有以哉！初铉以岩为必贵。常曰："路十终须与他那一位也。"自监察入翰林，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出《玉泉子》）

【译文】

路岩出镇西南作节度使，鸣锣开道直到中街，被瓦块、石头击打。从前的京兆府尹温璋，是牛僧孺一党的。路岩知道薛能从一个省郎提升到京兆府是李蠙推举的。于是路岩向薛能说："我在临行时，劳驾你用石头瓦块为我饯行。"薛能慢慢地举起手板（古时官员拿的手板）对他说："这是惯例，宰相出外镇守，府司从不派人警戒。"路岩面有愧色。唐懿宗晚年时，政出多门，路岩虽然年少，但官做的很稳固，突然到这个地步，一旦失掉权势，当年的仇人都会来攻击他。那些趋炎附势之流，在寻找机会，对他进行阿谀谄媚。众口一词。天下沸腾。其实也不完全这样。开始时，路岩在淮南给崔铉作佐官（副手），最后当了宰相。物质享受不应过火，人若是很快达到显贵，便是不祥之兆，这就是例子。初时，崔铉认为路岩必然显贵。他曾经说，路十（路岩）终究是要做宰相的。路岩从监察御史到翰林府，崔铉一直在淮南，听到了这件事说，路十现在就当了翰林，到老怎么办？后来证明正如崔铉所说的那样。

高湘

元和初黜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韩晔饶州，凌准连州，程异柳州。及咸通，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遘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岩曰："某与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刘瞻志欲除岩，温璋希旨，别制新枷数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缄密，其计泄焉。故居岩之后，湜既知举，问岩所欲言。时岩以去年停举，已潜奏，恐有遗滞，请加十人矣，既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数寡，形于言色。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知之也。岩执诏，笑谓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数放焉。湘到任，嗔湜不佑己，尝赋诗云：唯有高州是当家。（出《玉泉子》）

【译文】

唐宪宗元和初年，贬了八位司马：韦执谊到崖州、韩泰到虔州、柳宗元到永州，刘禹锡到朗州、韩晔到饶州、凌准到连州、程异到柳州。到了咸通年间。韦保衡、路岩作了宰相，排斥了不附合他们的十司户：崔沆到循州、李渎到绣州、萧遘到播州、崔彦融到雷州、高湘到高州、张颜到潘州、李贶到勤州、杜裔休到端州、郑彦持到义州、李藻到费州。其中到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准回京。最初，高湜与他弟弟高湘年幼时不太和睦。懿宗咸通末年，高湘到了高州。高湜平素和路岩关系很好。高湜去见路岩，假意去给高湘说情。路岩说："我和我的亲近左右都是待罪的人啊。"先是刘瞻想要除掉路岩，温璋顺从他的意思，制造了十副新枷。刘瞻以为别人都倾向他，不太保密，但是他的计谋泄露出去了。因此官职在路岩之后。高湜主持考试时，问路岩有什么事。路岩托请高湜增加五人，高很高兴他提的人数比较少，喜形于外。在此之先，路岩以去年停止科考，已潜奏给皇帝，恐怕还有遗漏，请求增加十人。不几天，十个人的诏书下来了。高湜不知道路岩向皇帝潜奏这件事。路岩拿着诏书对高湜笑着说，那五个人是侍郎照顾我的，这十个人，是我自己办的。高湜就按这个数放了榜。高湘到任，怪兄高湜不为他说情，曾赋诗发牢骚说，唯有高州是当家，意思是说还得靠自己啊！

卢隐

卢隐、李峭皆滑帅王铎之门生，前后黜辱者数矣。隐、峭物议，以为咸袵席不修。隐以从兄携为相，特除右司员外郎。右丞崔沆不听隐省上，仍即见携于私第。携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员外前日入省，时议未息，今复除纠司员外，省中固不敢辞，（按宋王谠《唐语林》七"辞"作"从"）他曹唯相公命，携大怒，驰入曰："舍弟极屈，即当上陈。"既上，沆乃求假。携即时替沆官。沆谓人曰："吾见丞郎出省郎，未见省郎出丞郎。隐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员外，为右丞李景温揖焉。迨右司之命，景温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时谏官亦有陈其疏者，携曰："谏官似狗，一个吠，则一时有声。"（出《玉泉子》）

【译文】

卢隐、李峭都是滑州节度使王铎的门生，前后被他们迫害的人很多，大家对卢隐、李峭议论纷纷，都以为这是朝纲不正的原因。卢隐他的亲叔伯哥哥卢携是宰相，他出任了右司员外郎。右丞崔沆不同意卢隐在尚书省任官。崔沆便到卢携家里去找他。卢携不知道内情，很高兴地出来迎接崔沆。崔沆说："员外前天进入尚书省，大家的议论还没停止。今天又出任纠司员外，尚书省固然不敢推辞，其他人只能听从你的意见。"卢携大怒，很快进入室内说："我的弟弟很冤屈，他应该向朝庭陈述。"上奏完了，崔沆就请了假。卢隐马上任用了别人接替了崔沆的官职。崔沆对别人说，我只见过丞相出任省郎，未见过省郎出任丞相。卢隐初由太常博士任水部员外，是右丞李景温推举的，到他任右司员外郎时，也是李景温的旨意。这时随了卢隐的心意。此时，谏官也有陈述不同意见的。卢携说，谏官是条狗，一个叫，都跟着叫。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将帅一

关羽　简文　李密　刘文静　李金才　李靖　郭齐宗　唐休璟　李尽忠　封常清 李光弼

关羽

蜀将关羽善抚士卒而轻士大夫；张飞敬礼士大夫而轻卒伍。二将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出《独异志》）

【译文】

西蜀大将关羽善抚慰士卒而轻视士大夫，张飞则尊重士大夫而轻视士兵，他俩的作法都有些偏颇。他俩的死，就是因为他俩的偏颇作法而促成的。

简文

晋简文道光武云："汉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体，贤达之风。高祖则倜傥疏达，魏武则猜忌狭吝。"（出《简文谈疏》）

【译文】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评论汉光武刘秀说，汉朝历代皇帝之中，他才智出众。具有贤能通达之风。汉高祖刘邦也卓越不俗，通明畅达。魏武帝曹操则多疑嫉妒，心胸狭窄而且吝啬。

李密

唐高祖报李密书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冀早膺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密得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可定。"后密兵败，王伯当保河阳，密以轻骑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密复曰："诸公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伯当赞其计。从入关者尚二万人。高祖遣使迎劳，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曰："吾虽举事不成，而恩结百姓。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尽当归唐。比于窦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京，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财，意甚不平。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未几，闻其所部将帅，皆不附世充。高祖复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其将士敌时者。以经略王充，王伯当为左武卫，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惧，谋叛。伯当止密，不从。密据桃林县城，驱掠畜产，直趋南山，乘险而东。遣人使告张善相，令应接，时史万宝留镇熊州，遣盛彦师率步骑数十追蹑。至陆浑县南七十里，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之，遂斩密。年三十七。时徐勣在黎阳，为密坚守。高祖遣使将密首以招之，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大具威仪。三军皆缟素，葬于黎阳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呕血者。（出《谭宾录》）

【译文】

李渊复李密书中说："天生众民，必须有人治理他们，这治理人，不是你是谁！我已年过五十，想也做不到了。我高兴地依附你，唯一希望你早日接受上天的安排，以使万民安宁。当年由于弟兄们的拥戴，我作了宗盟之长。你受封于唐，也是很荣耀的。推翻隋朝，象过去周与殷战于牧野，一仗便决定了殷纣王的命运，现在还不能肯定；象抓秦朝的孺子婴在咸阳那样，现在还不能想。"李密得书很高兴。把李渊给他的信让大家看说，唐公推举我。天下不愁不安定。后来李密兵败，当时王伯当正保卫河阳。李密领几个随从归了王伯当。他对王说，我失败了，这几年连累了你们，我今天自刎，感谢你们，向众位谢罪！王伯当抱着李密痛苦号叫。李密又说，感谢你们没有嫌弃我，我们还应该同归关中，重建大业。李密虽然无功，感觉很惭愧，但众人保他富贵。王伯当很赞许他的计谋。重入关中的人马还有两万多。李渊派使者前去迎接慰劳，在大道上相见，李密很高兴，对手下人说，我虽然举事不成，兵败了，但百姓还是拥护我的。山东几百个城镇，知道我来了，也都能归顺唐朝。我与东汉的窦融相比，功劳也不小，岂能给我一个台司小官当呢。等李密到京后，待遇逐渐差了，有权势的官，又向他勒索财物，他很不服气。不久，授他为光禄卿，封为邢国公。不久，听说他的旧部将帅，都不听王世充的指挥。李渊又派李密领兵去黎阳，招蓦他旧部的将士，来限制管辖王世充。王伯当任左武卫，辅佐李密。走到了桃林，李渊又令李密回去。李密心怀恐惧，想谋叛，王伯当劝止，李密拒绝了。李密占据了桃林县城，抢掠牲畜粮食，驱赶马匹，直奔南山，而后又东去，派人告诉张善相让他接应。当时，史万宝镇守熊州，派盛彦师率数十名步骑追赶。在陆浑县南七十里，彦师在山谷中设有伏兵，李密的军队走过一半，彦师拦腰出击，斩杀了李密，李密时年三十七岁。当时，徐勣为李密坚守黎阳。李渊派使者持李密首级。去招降徐勣。徐勣为李密发丧，用君臣大礼，上表请求李渊答应收葬李密，丧仪规模很大，军士都穿白衣戴孝，将李密葬在黎阳山南五里处。李密的旧部都大哭，有很多人哭得呕了血。

刘文静

刘文静者为晋阳令，坐与李密连姻，隋炀帝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人？禁所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故来与君图举大计。"文静曰："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尹言正合人意。"后使于突厥，文静谓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即遣骑二千，随文静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静奏曰："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出《谭宾录》）

【译文】

晋阳县令刘文静因与李密连姻获罪，被隋炀帝囚禁在郡狱中。李世民认为可以和刘文静计议大事，便到狱中看他。刘文静非常高兴地说："现在天下大乱，没有成汤（商）、武王（周）、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东汉）那样的人才，是不能安定的。李世民说："你怎么知道无人？监狱不是谈儿女情长的地方。我是来和你商议大事的。"刘文静说："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用半年，帝业可成。"李世民笑着说："你说的正合乎大家的意见。"后来，让刘文静出使突厥，对突厥人说，我愿和可汗的兵马一同去京城，土地百姓归入唐朝，金银财宝突厥可以随便去拿。突厥立刻派二千骑兵随刘文静进京。高祖李渊每次和大臣们同座共饮时，刘文静便上奏说，皇帝的尊位，是至高无上的，您就象太阳一样，哪能屈尊混同于一般事物？臣下感到震恐，都无法措手足了。

李金才

太宗尝进白高祖曰："代传李氏姓膺图箓，李金才位望崇贵，一朝族灭，大人受命讨捕，其可得乎？诚能平贼，即又功当不赏。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灭身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出《谭宾录》）

【译文】

李唐掌权之前，李世民曾对李渊说："相传李氏上应天命。当年李金才地位显赫，声望很高，却受到灭族之祸。大人你现在奉命征讨追捕，能得到什么呢？就是你能平定了叛贼，有功也不一定赏你。用此来免除灾祸，能得到么？"李渊说："我思量了一个晚上，你说的很有道理，从今天起，家破人亡由你，国家兴旺也靠你。"

李靖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薛万钧等破高昌，降其王曲智盛，执之，献捷于观德殿。以其地为西州，置交河、柳中等县。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汉戊巳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其地为延（明抄本"延"作"庭"）州。突厥颉利可汗使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为蕃臣。太宗遣唐俭等持节出塞安抚之。李靖、张公谨于定襄谋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选精骑，赍二十日粮，乘间掩袭，遇其斥候，皆以俘随，奄到纵击。遂灭其国。获义城公主，虏男女十万，颉利乘千里马奔于西偏。灵州行军张宝相，擒之以献。（出《谭宾录》）

【译文】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薛万钧等破高昌，虏高昌王曲智盛，绑送至京，在观德殿献俘。改高昌为西州，设交河、柳中等县。其面积为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汉时此地即为戊巳校尉之地。最初，突厥在浮图城屯兵，与高昌城相呼应，后来，由于惧怕才投降了。其地为延州，突厥人颉利可汗派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求做唐朝的蕃臣。唐太宗派遣唐俭等人持使者印信出塞安抚。李靖、张公谨在定襄核计，说，朝庭的使者到了那里，突厥的戒备必然松驰，我们选精良的骑兵，带二十天的给养，乘机出击。在路上遇到一个侦察兵，被俘虏了。接近延州突然发起进攻。灭了突厥国，抓获了义城公主。虏男女十万人。可汉颉利乘日行千里的好马跑到西偏，被灵州行军张宝相抓获后，献给了朝庭。

郭齐宗 高宗问："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员半千越次对曰："臣睹载籍，此事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编伍弥缝也。"郭齐宗对曰："以臣愚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阵也；兵在足食足兵，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使三者去一，其何以战？"高宗嗟赏之，擢拜左卫胄曹也。（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高宗问群臣："兵书上说的天阵、地阵、人阵是指什么说的？"员半千超越顺序回答说："臣看典籍上所载，这方面事很多。有的说天阵，指星宿是否合宜；地阵，指山川向背；人阵，指军伍布置是否严密。"郭齐宗回答说："以臣的愚见，不是这样。出师要正义，象天上降下的及时雨，才能得天阵；队伍中要有足够的粮食和士兵，能耕能战，得地之利，这是地阵；士卒轻利，将师和睦，这就是人阵。若是用兵，三者缺一，就没法作战。"高宗听后很有感触，奖赏了郭齐宗，提升郭齐宗为左卫胄曹。

唐休璟

西突厥诸蕃不和，举兵相攻。安西道绝，表奏相继。天后命唐休璟与宰相商度事势。俄顷间草奏，使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表奏兵马应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天后谓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为相。（出《谭宾录》）

【译文】

西突厥少数民族各个部落不和，经常用兵互相攻击，使安西的交通中断，奏章上表的很多。武则天命令唐休璟和宰相计议此事。唐休璟顷刻之间写完了有关西突厥问题的奏章。武则天派他按计划施行。十几天后，安西各州上奏说，兵马应接按期而到。正象唐休璟计划的那样。武则天对休璟说，恨我重用你晚了。因此，唐休璟被任为宰相。

李尽忠

唐天后中，契丹李尽忠，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乃令守囚璟等绐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求待国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别与一顿粥，引出安慰曰："吾此无饮食养汝，又不忍杀汝，总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绐放去。至幽州，具说饥冻逗留。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麻仁节等三军，弃步卒，将马先争入，被贼设伏横截。军将被索搨之，生擒节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遗。（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则天皇后中期，契丹人李尽忠、万荣是这样攻破荣府的。先是在地牢里囚禁了汉族的俘虏数百人，听说麻仁节等人要来此地，李尽忠便命令看守囚犯的狱卒欺骗囚犯们说："我们家里人忍饥挨饿，很难活命，等到大唐的兵一到，我们就投降。"每天给囚犯加了一顿粥，又放出来安慰说，我们这里没有粮食养活你们，又不忍心杀了你们，现在把你们都放回去。众囚犯跪拜感谢不杀之恩，便把他们假意释放了。到了幽州，囚犯们纷纷述说忍饥挨饿的情形。兵士们听到后，很同情他们，让他们进去了。他们也就争先恐后地蜂拥而入。麻仁节率军至黄獐峪。李尽忠又命令老年人投官军，并把老牛瘦马放在道旁。麻仁节等率军来到这里，不步行都争骑道旁老马，被贼预设的埋伏截击，军将被绳索套住，活捉了麻仁节等人。死者都填进山谷中，很少有一个遗漏的。

封常清

封常清细瘦目颣，脚短而跛。高仙芝为夫蒙灵察都知兵马使，常清为仙芝傔。会达览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趋碎叶。使仙芝以骑二千邀截之。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异之。军回，仙芝见判官刘眺、独孤峻等，遂问曰："前者捷书，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仙芝曰：即傔人封常清也，见在门外马边。"眺等揖仙芝，命常清进坐与语，如旧相识。后仙芝为安西节度使，奏常清为节度判官。仙芝每出征讨，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仙芝乳母子郑德铨已为郎将，威望动三军。德铨见常清出其门，素易之，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经数重门，皆随后闭之。常清案后起谓之曰：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傔，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今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得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回，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后仙芝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之谢。后充安西节度使。天宝十四载，朝于华清宫。玄宗问以凶逆之事，计将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请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首，悬于阙下。"玄宗忧而壮其言。至东都，旬朔，召募六万。频战不利，遂与高仙芝退守潼关。仙芝副荣王琬领五万人进击。十二月十日至陕州，十一日常清败于东京，十三日禄山入东京。常清奔至陕州。以贼锋不可当，乃烧太原仓，引兵退趋潼关，缮修守具。贼寻至关，不能入，仙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斩之。常清临刑上表。既刑，陈其尸于蘧蒢之上。令诚谓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至常请所刑处。仙芝曰："我退罪他，死不敢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则诬我也。"谓令诚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岂不知乎？"兵士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目常清尸曰："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为节度。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乎？"遂斩之。（出《谭宾录》）

【译文】

封常清，细瘦、斜眼、脚短，而且有些瘸。高仙芝任夫蒙灵察都知兵马使。封常清为他的副将。这时正赶上达览部落叛乱，从黑山以北，直到碎叶，派高仙芝率二千骑兵截击。封常清在军幕中作报捷书。高仙芝想说的，他在报捷书中都写出来了。高仙芝很惊异。军队回来后，仙芝见到判官刘眺、独孤峻等人，他们问高仙芝先前那报捷书，是谁作的？副手中哪有这样的人才？高仙芝说，是我的副手封常清，他现在门外马旁。刘眺等人求仙芝，命封常清进来坐，并互相谈话，谈得很投机，好象旧相识似的。后来，高仙芝当了安西节度使，奏请封常清为节度使判官。仙芝每次出去征讨，常令常清留守管事。常清有才学，办事果断。高仙芝的乳母之子郑德铨已当了郎将，军中威望很高，德铨经常见常清从仙芝门下出出进进，郑就很轻视常清。有一次郑骑马从常清身旁走过去。常清到了使院，命令手下人秘密把郑德铨引进大厅，经过好几道门。每过一道门，就把门关上。封常清从案后站起来对他说，我封常清出身贫贱，我想当中丞的副手，中丞再三不采纳，郎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现在中丞不听谄言，任我为留后使，郎将你怎能无礼，对我进行凌辱。因此，斥责了德铨，并命绑起来，打了六十板子，爬在地上拽出去。仙芝的妻子和乳母在门外号哭求情，也没行。后来，仙芝见到常清，一句话也不说，常清也不请求谢罪。后来，封常清充任安西节度使。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在华清宫朝见皇帝。玄宗问起安禄山谋叛之事，让封常清出个主意。封常清为安慰玄宗，大言不惭地说："臣请策马渡河，按计算的时间，取来安禄山的首级，悬于朝门。"玄宗李隆基尽管很忧心。但是还夸奖了他。封常清到了东都洛阳，半月后召募了六万士兵。多次交战不利遂与高仙芝退守潼关。仙芝给荣王李琬做副手领五万人进击。十二月十日到陕州，十一日常清在东京失败，十三日安禄山入东京。常清奔至陕州，叛贼的锋芒锐不可挡，烧掉了太原仓，领兵退入潼关，修缮了防守工事。叛贼又很快地追到潼关，由于高仙芝率众奋力抵抗，叛贼没能攻入。后来，因封常清多次败兵被削掉了官职，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在高仙芝军中效力。监军边令诚对军中之事每每干涉介入，仙芝多不服从。边令诚便把高仙芝、封常清兵败的情况向皇上奏了一本。唐玄宗大怒，派令诚斩高、封二人。封常清临刑上过奏表，但被斩了，将其尸体放在芦席上。边令诚又对高仙芝说："皇上对你也有恩命。"仙芝很快走到常清受刑的地方。仙芝说："我退兵有罪，死不敢辞，说我截扣军饷和恩赐之物，则是诬陷我。"他又对边令诚说："上有天。下有地，兵士都在，他们能不知道吗？"兵士齐呼冤枉，喊声震地。仙芝看着常清尸体说："封二，你从贫贱到显赫，是我提拔你的，代我为节度使，我今天又和你同死在这里，这是命中注定的么？"说完，他也被斩了。

李光弼

李光弼讨史思明，师于野水渡，既夕还军，留其卒一千人。谓雍颢曰："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勿与战，降则俱来。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命曰：必获李君，不然无归！日越引骑五百，晨压颢军。颢阻濠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之，问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谓谁？曰雍颢也。"日越沉吟久，谓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获颢，不塞此望，必见害，不如降之。遂请降。颢与之俱至。光弼悉又尝伏军守河阳，与史思明相持经年。思明有战马千匹，每日洗马于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于诸营检获牝马五百匹，待思明马至水际，尽驱出之。有驹絷于城中，群牝嘶鸣，无复间断，思明战马，悉浮渡河，光弼尽驱入营。光弼又尝在河阳，闻史思明已过河，远回趋东京。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我军之败，难与争锋。洛城无粮，又不可守。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州，退守潼关。"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势，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军河阳，北阻泽潞，据三城以抗之。胜即擒之，败即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思明至偃师，光弼令将士赴河阳，独以麾下五百余骑为殿军，当石桥路，秉烛徐行，贼不敢逼。乙夜达城。迟明，思明悉众来攻，诸将决死而战，杀贼万余众，生擒八十人，器械粮储万计。擒其大将徐璜、王李秦（按《新唐书》一三六李光弼传作"徐璜玉、李秦授"）思明大惧，退筑城以相拒。光弼将战，谓左右曰："凡战危事，胜负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事之不捷，誓投于河。"适城上见河稍远，恐或急事难至，遂置剑于靴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战胜，于城西西望拜舞，三军感动。移镇临淮，舁疾而行，径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杨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而还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关。吐蕃将犯上都，手诏追光弼率众赴长安。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观天下之变，迁延不至。初光弼用师严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其有田神功等诸军，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于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衰老，庄宅使鱼朝恩吊问。（出《谭宾录》）

【译文】

李光弼在野水渡地方征讨史思明，到了晚上，军队撤回，只留了一千多人。李光弼对雍颢说："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都是万人才能抵挡的人，史思明必然派一人来劫我。我先走了，你领士兵在这等他们，不准和他们交战；他们若是投降，就和他们一起来。"这天，史思明召李日越说："你领兵去野水渡，这次一定能抓住他，你派铁骑（披甲的战马）晚上渡过去，为我抓来。又下命令，必须抓到李光弼，否则，你就别回来。"李日越率领五百骑兵，早晨接近了雍颢的军队。雍颢的士兵在护城河边，只是互相看着喊叫。李日越感觉很奇怪，问太尉（指李光弼）在吗？回答说，夜间走了。又问，你们有多少兵？回答说，一千人。又问，将领是谁，答，是雍颢。李日越沉思良久，对他部下说，我接受的命令是必须抓到李光弼，现在抓到雍颢不能满足史思明的愿望，回去我必死，不如投降。于是李日越便投降了，和雍颢一起到了唐营。李光弼曾经领兵守河阳，与史思明对持了一年。史思明有一千多匹战马，每天在河南边洗马，用来显示他的马多兵强。李光弼便在诸营中选出母马五百匹，等史思明的马下河时，他把母马赶下河，因为母马都有马驹在城内，所以母马不间断地嘶鸣。思明的战马听着母马嘶叫，便渡过河束，李光弼都赶进了军营。又，李光弼在河阳时，听说史思明已过了黄河，便从远道迂回赶到了东能守，你怎么想的？"韦陟说："增兵陕州，退守潼关。李光弼说，你这是用兵的常规，不是奇妙之策。不如移军河阳北边在泽潞阻击，据守三城与他对抗，胜了就可抓住他；败了，则可据城自守，内外呼应，使贼不敢西侵，这就叫"猿臂之势"。史思明到了偃师。李光弼命令将士赴河阳，以他的五百多骑兵殿后。用石头挡住路和桥，只能打着灯笼慢慢走。贼不敢逼近，晚间到达城内。第二天黎明，史思明率众来攻城，诸将拼死而战，杀贼一万多。活捉了八十人，缴获的器械粮食上万，并抓住了大将徐璜、王李秦。史思明很惊慌，只好退回去筑城对抗。李光弼又要出战，对他的部下说："凡是战争到了最后的时候，都关系到胜利与失败的问题，我李光弼身为三公，决不能死在敌人之手，若是失败了，我决心投河。"可是城与河离的稍远，怕到时候难到河边，他便把短剑放在靴中，他下定了必死的决心。这一仗打胜了。他在城西向西方拜舞。军中将士大为感动。后来军队转移到临淮镇守，李光弼带病而行，兵士们抬着他直接到了泗州，李光弼没有到达河南。田神功打败刘展后，逗留在杨府；尚衡、殷仲卿二人攻打兖、郓；来瑱军拒贼回到襄阳。朝廷深患叛贼未除，令光弼到徐州，史朝义退走了。田神功也很快地归回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都惧怕光弼，相继赴关。吐蕃进犯京都，皇上下手诏催李光弼速率兵赴长安。李光弼与程元振二人不和睦，观察局势的变化，迟迟不到京城。起初，光弼治军很严，威名震天下，凡是他下的命令，诸将不敢不服。后来，有田神功等诸军，都不受他的控制，因此，光弼很不得志，感到很耻辱，很惭愧，忧郁成疾，死于徐州，时年五十七岁。他的母亲很衰老了。朝廷派庄宅使（唐宫内官名，管理两京地区官府，掌握庄田、磨坊、店铺、菜园、车坊等产业，皆由宦官领职。）鱼朝恩去吊唁。

卷第一百九十　将帅二（杂谲智附）

马燧　严振　温造　高骈　南蛮　张浚　刘鄩　张勍　王建

杂谲智　魏太祖　村妇　将帅

马燧

李怀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长春宫，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则拜于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谓曰："我来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复西拜。燧曰："公等皆禄山已来首建大勋，四十余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勋力，为族灭之计耶？从吾言，非止免罪，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伏。众大呼曰："复得为王人矣！"浑瑊私谓参佐曰："瑊为马公用兵，与仆不相远，但怪累败田悦。今睹其行师料敌，不及（"及"原作"远"，据明抄本改）远矣。燧勇力智强，常先计后战。将战，亲自号令。士卒无不感动，战皆决死，未尝奔北。兵胜冠于一时。然力能擒田悦，而不能纳蕃师伪疑，（明抄本"纳"作"审"，"师"作"帅"，"疑"作"款"）而保其必盟。平凉之会，为结赞所绐，关中摇动。此所谓才有余而心不正。（明抄本"正"作"至"）（出《谭宾录》）

【译文】

李怀光派徐庭光用六千精兵守卫长春宫。马燧一人挺身而出，到城下喊徐庭光。徐庭光只好到城下拜见马燧。马燧估计徐庭光的心已经屈服，便对徐庭光说："我是从朝廷来的，你可面向西受命。"徐庭光便面向西方叩拜。马燧说："你们都是安禄山以来的开国元勋，四十多年来劳苦功高。怎么能抛弃祖父的功劳，去做毁宗灭族的事情。听我的话，不但免除你们的罪过，还能享受荣华富贵。"徐庭光的部下都不说话。马燧说，你们若是信不过我的话，我往前走几步，你们可以用箭射我。他便披衣往前走，徐庭光被感动的泣然泪下，跪伏在地，叛军的士兵们也感动得哭了。徐庭光便率领部下投降了。马燧只和几个骑兵进了城，没有什么疑心的地方，降军的士兵们都很畏服。他们大喊："我们又是唐王的人了！"浑瑊私下对参佐说，浑瑊认为马燧用兵和他差不多，但奇怪的是他屡次打败田悦，今天亲眼看到他用兵和对敌方的了解，比他差远了。马燧智勇双全，经常是先计议后用兵，作战时亲自发号施令，士兵很受感动，打起仗来不怕死，很少有失败的时候，用兵取胜一时很有名气。他虽然能擒到田悦，却不能识别蕃师的假象，叫他们结盟不战。在平凉之会时，被结赞所欺骗，至使关中动乱不安。从此可以看出马燧是才气有余而心计尚有不足。

严振

德宗銮驾之幸梁洋，中书舍人齐映为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见旌期蔽野。上心方骇，谓泚兵有谙疾路者，透秦岭而要焉。俄见梁帅严振具橐鞬，拜御马前，具言君臣乱离，呜咽流涕，上大喜。口敕升奖，令振上马前去，与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声气抑扬。乃曰："严振合与至尊导马，御膳自有所司。"顷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责以儒生不达时变，烟尘时，须姑息戎帅。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严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亲临，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尽振为臣子之节。"上深嘉叹。振闻，特拜谢映。时议许映。（出《乾鐉子》）

【译文】

唐德宗李适乘銮驾去梁洋，中舍人齐映在皇上面前待奉。到洋州青源川时，只见到处都是军旗，皇上有些害怕，说这些流着汗水的兵，一定有熟悉小路的，他们穿过了秦岭而占据了要塞。不一会儿看见了驻守梁洋的军帅严振背着箭囊，跪拜在皇帝的面前，说了些君臣由于离乱而不能相见的怀念之情，痛苦流涕。皇上大喜，口授敕令对他进行提升奖励。叫严振上马前去，为皇上此行引路。齐映身材很矮，声音却很高，他说，有严振在皇上面前牵马，皇帝的膳食自会有人管理。到了洋州行宫，皇上把齐映召到面前，责备齐映是书生不懂时务，战争时期，应该宽容武帅。齐映跪伏在地奏说，山南的百姓，只知道有严振，不知有陛下您，现在皇上亲临巴蜀，让这里的百姓感受到皇上的尊严，也足可以让严振做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皇上对齐映的上奏很赞叹，严振听说后，特意去拜谢齐映，人们议论赞许齐映。

温造

宪宗之代，戎羯乱华。四方徵师，以静边患。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关下。将起，帅人作叛，逐其帅，又惧朝廷讨伐，因团集拒命者岁余。宪宗深以为患。择帅者久之。京兆尹温造请行。宪宗问其兵储所费。温曰："不请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觇其所来，（"来"原作"求"，据明抄本改）止一儒生，皆相贺曰：朝廷必不问其罪，复何患乎？温但宣诏敕安存，至则一无所问。然梁帅负过，出入者皆不舍器仗，温亦不械之。他日，球场中设乐，（明抄本"乐"作"宴"）三军下士，（明抄本"士"作"令"）并任执带弓箭赴之，遂令于长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临阶南北两行，悬（"悬"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长索两条，令军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剑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抨其索，则弓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阖户而斩之。五千余人，更无噍类。其间有百姓随亲情及替人有赴设来者甚多，并玉石一概矣。南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复叛。余二十年前职于斯，故老尚历历而记之矣。（出《王氏见闻》）

【译文】

唐宪忠李纯时，边境少数民族作乱，朝廷四方征召军队，用以平定边境之乱。诏书到了南梁，召集到五千多士兵，命令他们开赴关下，刚要走，士兵叛乱，赶走了军帅，他们又害怕朝廷来讨伐，他们聚在一起拒不服从命令一年多，宪忠认为这是一大祸患。选择新的军帅很长时间了，京兆尹温造请求担当此任。宪忠问他请求多少兵卒和费用。温造说："我不请一兵一枪，就这样去。"到了南梁，南梁看他只是一介书生面已，互相庆幸说，朝廷必然不向我们问罪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温造宣读了诏书，让大家平安的生活，其余的事情一概不问。然而梁帅却深知自己的过错，出入的军人都带着武器，温造也并不戒备。后来，在球场设宴，命令全体官兵可以带武器去赴宴。去后命令在长廊下就餐。宴会之前，军人靠台阶站成两行，挂两条大绳子，命令军人把弓、剑挂在绳上。不一会，酒上来了，有人大喊一声，两头将绳子拉起，弓、剑离地三丈多高，军人大乱，没有了武器，也就无法施展他们的勇气。然后将这些军人都关押在屋里，一个个的都斩了首，五千多人，没有一个活着的。其中有探亲的，有替人赴宴的无辜者很多，不分好坏一概屠杀。南梁人从那以后再不敢反叛了。我二十年前在这任职，听到此事把它一一记录下来。

高骈

咸通中，南蛮围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戎车未届，乃先以帛。书军号其上，仍书一符，于邮亭递之，以壮军声。蛮酋惩交阯之败，望风而遁。先是府无罗郭，南寇才至，遽成煨烬。士民无久安之计。骈窥之，画地图版筑焉。虑畚插将施，亭堠有警，乃命门僧景仙奉使入南诏，宣言躬自巡边。自下手筑城日，举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楼橹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骠信詟慓，不假兵以诈胜，斯之谓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懿宗咸通年中期，南方的少数民族围攻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骈，从天平军移防到成都镇守。军车还没行动，先在布上写上军号，又画上符，通过驿站传递，用来壮大军威。南蛮的酋长还记得交阯之败的教训，便望风而逃。这里开始时没有建筑围墙，南蛮来后，化成一片灰烬。老百姓也无久安之计，高骈看到这种情况，他规划地段，重新建筑。当时正是春耕时节，亭岗上警戒。他又命令门僧景仙去南蛮处宣诏，并说，他要亲自去巡边。从筑城那天开始，派人高举火把直到大渡河，在这九十三天中，楼橹矗立，军队却没有行动，南蛮的信使很害怕。不用兵而巧设骗局取胜，他就是这样做的。

南蛮

唐南蛮侵轶西川，苦无亭障。自咸通已后，剑南苦之，牛丛尚书作镇，为蛮寇凭凌，无以抗拒。高骈自东平移镇成都，蛮犹扰（"扰"原作"传"，据明抄本改）蜀城。骈先选骁锐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蛮觇知之，望风而遁。尔后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许降公主。蛮王以连姻大国，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迄僖宗还京，南方无虞，用高公之策也。杨奇鲲辈皆有词藻。途中诗云："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风影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词甚清美。（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时，南蛮经常侵扰西川，因为没有警戒的岗亭和防御的屏障，深受其害。唐昭宗咸通年以后，剑南地区大受其苦。尚书牛丛坐镇的时候，受南蛮人的凌辱，无法抗拒。高骈从东平到成都镇守时，南蛮也经常骚扰成都，他先选派一些精锐的骁勇善战的，每人身上背一道神符，南蛮人一看，便望风而逃。后来僖宗皇上到四川，深怕南蛮人扰乱，便想下嫁公主和蛮人连姻，蛮王很高兴，因此命宰相越隆眉、杨奇鲲、段义宗到皇上住的地方，准备迎接公主。太尉高骈从淮海飞奏急章，说，南蛮人多心野，尤其是这几个人，只要你把那几个头请来毒死他，就好办了。直到僖宗还京时，南方没有发生骚乱，就是用高骈的办法。杨奇鲲等人善写诗词，在回京的途中，他写了一道诗：

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风影洗还青。

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

这首诗词句清新优美。

张浚

张相浚富于权略，素不知兵。昭宗朝，亲统扈驾六师，往讨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帅侍郎孙揆。寻谋班师，路由平阳。平阳即蒲之属郡也，牧守姓张，即蒲帅王珂之大校。珂变诈难测，复虑军旅经过，落其诡计。浚乃先数程而行，泊于平阳之传舍。六军相次，由阴地关而进。浚深忌晋牧，复不敢除之。张于一舍郊迎，既驻邮亭，浚令张使君升厅，茶酒设食毕。复命茶酒，不令暂起，仍留晚食。食讫，已晡时，又不令起，即更茶数瓯。至张灯，乃许辞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遥观一如交谈之状。珂性多疑，动有警察。时侦事者寻已密报之云：敕史与相国密话竟夕。珂果疑，召张问之曰："相国与尔，自旦至暮，所话何？"对云："并不交言。"王殊不信，谓其不诚，戮之。六师乃假途归京，了无纤虑。后判邦计，诸道各执绔绮之类。并不受之，乃命专人面付之曰："尔述吾意，以此物改充军行所费之物。锅幕布槽啖马药，土产所共之物，咸请备之。"于是诸蕃镇欣然奉之，以至军行十万，所要无缺，皆心匠之所规画。梁祖忌之，潜令刺客杀之于长水庄上。（出《玉堂闲话》）

【译文】

宰相张浚，很富于权略，却不懂用兵的方法。唐昭宗时，他亲自统率禁卫军去征讨太原，由于他指挥上的失误，至使副帅孙揆战死。他想办法班师回朝，回程中必须经过平阳，平阳是蒲州的一个属郡，牧守姓张，是蒲帅王珂的大校，王珂为人狡诈难测。张浚怕军队过此时，中了他的阴谋诡计。张浚先走了，驻在平阳的客舍中，然后大军才从阴地关开过来。张浚很讨厌张牧守，又不敢除掉他。张牧守走出三十多里地去迎接他，驻在驿站。张浚命人将张牧守请进客厅，茶、酒、饭用过之后，不让他们走，留他们吃晚饭，晚饭吃过后，天已黑了，还是不让客人走，又喝了好几杯茶，直到点灯，才让客人回去。从早晨到晚上，不说一句话，嘴中咀嚼着一点东西，远看好象是在交谈。王珂多疑，他已事先派人去侦察情况，回来向他报告说，敕史（张牧守）与相国（指张浚）谈了一天。王珂果然生疑，便召来了张牧守，问他："相国和你从早到晚说了些什么？"张牧守回答说，我们没有交谈。王珂不信，认为张牧守不诚实，便把他杀了。回京的军队顺利地通过了此地，没发生一点意外。后来，各道郡为了本地的安危，拿了些丝绸之类的东西来送礼，张浚不接受，又派专人送回去，并转达他的意思，把这些东西改为军队所需的东西，如：帐蓬、马槽、锅、马药等当地出产的东西，都准备好。于是各藩镇都按他的办法办，十万大军，军需充足无缺，这都是张浚独具匠心的策划。后梁太祖朱晃很忌恨他，密令刺客在长水庄杀死了他。

刘鄩

后唐晋王之入魏博也，梁将刘鄩先屯洹水，寂若无人。因令觇之，云：城上有旗帜来往。晋王曰："刘鄩多计，未可轻进。"更令审探，乃缚草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故旗帜婴城不息。问城中羸者曰："军已去二日矣。"果趋黄泽，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进。计谋如是。（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唐时，晋王想进占魏博，梁将刘鄩屯兵在洹水，平静的象没人似的。晋王派人去侦察，回来说，城上有很多旗帜来往。晋王说，刘鄩这人计谋多，不可轻易前进，又派人去侦察，才知道，刘鄩用草扎成人把旗帜插在草人身上，绑在驴身上，沿着城墙走，所以看见旗帜环城不断。问城中挨饿的人说，军队已经走了两天了。果然，军队赶到了黄泽，准备攻打太原，因为下大雨，没能前进。刘鄩的计谋就是这样巧妙。

张勍

伪蜀先主王建始攻围成都，三年未下。其纪纲之仆，有无赖轻生勇悍者百辈，人莫敌也。建尝以美言啗之曰：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收克，玉帛子女，恣我儿辈快活也。"他日，陈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预戒骄暴诸子曰："我与尔累年战斗，出死入生，来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以后，但管富贵，即不得恣横。我适来差张勍作斩斫马步使，责办于渠。女辈不得辄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当下斩却，非我能救。"诸子闻戒，各务戢敛。然张勍胸上打人，堆叠通衢，莫有敢犯。识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于刑，仁恕之比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蜀国先主王建围攻成都，三年没攻下。他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一些无赖轻生者、亡命徒之类，打仗时不怕死。王建常用花言巧语欺骗他们，说，西川是有名的富裕地方，一旦攻入城内，金银财宝，年轻女人可以随意享用。后来，陈敬瑄、田令孜投降了，第二天王建进城入府，他事先告诉那些骄横的人说，我和你们在一起战斗多年，出生入死，将来，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入城之后，可以享受享受，但不能恣意横行，我方才来时已经命令张勍为斩砍马步使，责成他办这件事，你们不得违犯，若是送到我面前，我还可以饶恕你，你若是被当时砍了，我可不能救你，希望你们听到后收敛自己的行为。然而张勍却踩在人胸上打人，胡同中虽然挤满了人，但都没有敢违犯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王建能告戒他的士兵，爱惜他的士兵，不让他们触犯刑律，这种仁厚宽恕作法是无法比的。

王建

邛黎之间有浅蛮焉，世袭王号，曰刘王、杨王、郝王。岁支西川衣赐三千分，俾其侦云南动静；云南亦资其觇成都盈虚。持两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车，即率界上酋长诣府庭，号曰参元戎。上闻自谓威惠所致，其未参间，潜禀于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抚大将间，稍至乖方，即教甚纷纭。时帅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赖之，亦要姑息。蛮延蜑凭凌，苦无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镇蜀，绝其旧赐，斩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峡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将许存征蛮，为三王泄漏军机。于是召三王而斩之。时号因断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时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许公之谓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胡"原作"湖"，据明抄本改）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系于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出《北梦琐言》）

【译文】

我国西南部邛黎之间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浅蛮"。他们是世袭王号，叫刘王、杨王、郝王，每年从西川领取三千份衣服，让他们侦察云南的情况。云南方面也给他们财物，叫他们观察成都的虚实，他们两头牟利。每当军中主将到来时，三王便率领界内的尊长到府庭，把这叫作"参元戎"。皇上听说这是对他们太宽容的结果。在他们没参拜的时候，秘密到都押衙处禀报，他们便等待机会，等到主将去慰劳大将时，他们便到关系不太协调那方去闹起事端，当时的主帅大都是书生出身，不想惹事生非，都依靠都押衙，都押衙又姑息他们，当地的蛮人便恣意横行，无所顾忌，这就是造成蛮人横行的原因。王建开始镇守蜀地时，不再赐给蛮人财物了，斩杀了都押衙山行章。从此，邛峡之南，不立一个岗亭，不设一个哨兵，十年不敢侵犯边境。末年，命大将许存征讨蛮人时，因为三王泄露了军机，斩杀了三王，中断了世袭王号。过去的三王之患，不是不知道，只是时机不利，所以说，这个大功是许存立的。唐懿宗咸通中期，有一个印度的佛教徒经过成都回国，他懂五种外语，懂大小乘经律论。印度北部和云南接境，想借路回国。被蜀人看破了，把他绑送成都府，得到一些记载朝廷的有关文字，知道他曾进入宫中的内道场。我们要知道，外国来朝廷的人，怎么能知道没有奸细呢？

杂谲智

魏太祖

魏武少时，尝为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观，帝乃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叫："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魏武又尝云，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心必动，便戮汝。汝但勿言，当后相报。侍者信焉，遂斩之。谋逆者挫气矣。又袁绍年少时，曾夜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后乃佯冻，所幸小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之。（出《小说》）

【译文】

魏武帝年少时，和袁绍都喜欢仿效侠客的作为。他们为了看人家新婚，潜入人家的园中，晚上大叫"小偷来了！"屋里人都出来了，武帝便抽剑劫持新妇，和袁绍往回走，找不着路了，跌到荆棘中，袁绍爬不出来，武帝又大叫："小偷在这！"袁绍急忙跑了出来，二人才没被抓住。武帝又曾经说，别人要危害你，你必然心动。他告诉身边的侍者说，你拿刀秘密而来，我心必动，便要杀你。你出去不要说，我以后会报答你。侍者相信了，便被杀了。想要谋杀他的人再不敢做了。又，袁绍年少时，曾经叫人晚间用剑刺武帝，第一剑刺往下了，没中，武帝想他再来一剑必定要高，他便紧贴床上，剑果然高了。武帝又说，我在睡觉时，你们不要轻易靠近我，你要走近，我便要杀人，这是不自觉的，左右侍者要小心谨慎。后来，他假装蹬掉了被子，对他很好的一个侍者，慢慢地给他盖上被，武帝便把侍者杀了。自那以后，都没有敢靠近他的。

村妇

昭宗为梁主劫迁之后，岐凤（"岐凤"原作"峻奉"，据明抄本改）诸州，备蓄甲兵甚众，恣其劫掠以自给。成州有僻远村墅，巨有积货。主将遣二十余骑夜掠之。既仓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并囚缚之，罄搜其货，囊尔贮之。然后烹豕犬，遣其妇女羞馔，恣其饮噉，其家尝收莨菪子，其妇女多取之熬捣，一如辣末。置于食味中，然后饮以浊醪。于时药作，竟于腰下拔剑掘地曰：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渊，颠而后仆。于是妇女解去良人执缚，徐取骑士剑，一一断其颈而瘗之。其马使人逐官路，棰而尔遣之，罔有知者。后地土改易，方泄其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昭宗李晔被梁主撵走之后，岐凤等各州都蓄备了很多兵，放纵士兵抢掠用以自给。成州有一个偏僻的远村，很富裕。军官派了二十多骑兵夜间去掠夺。他们突然而来，也没有敢说话的。丈夫被捆绑，搜寻着满意的东西就放进皮口袋中。搜完了东西，便杀猪杀狗，让这家妇女为他们做菜肴，供他们饮酒玩乐。这家曾收过莨菪子（中药材），妇女拿了一些捣碎了，象辣椒面似的，放在食物中，那些人吃完了便喝酒。于是，药力发作，竟从腰上拔出剑掘地，嘴里说，马进地下去了。有的要跳入火中，有的要投入水里，疯颠一通后都躺倒了。妇女先给丈夫解了绑，又去拿了军人的剑，把这二十多人一一杀死，而后挖坑埋了。把马让人赶到大路上，用鞭子打走，没有知道这事的。后来，由于地土挖掘，才泄露了此事。

卷第一百九十一　骁勇一

甾丘　朱遵　赵云　吕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杨大眼　麦铁杖　彭乐 高开道

杜伏威　尉迟敬德　柴绍弟　秦叔宝　薛仁贵　公孙武达　程知节　薛万　李楷固

王君毚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甾丘

周世，东海之上，有勇士甾丘以勇闻于天下。过神泉，令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丘曰："以丘之言饮之。"其马果死。丘乃去衣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而往见之，丘出送有丧者。要离往见丘于墓所曰：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报，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愤者不可胜数。要离归，谓人曰："甾丘诉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众人之中，必来杀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丘至夜半果来，拔剑柱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众人之中，死罪一也；暮无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而后杀也。子来不谒，一不肖也；拔剑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词后，三不肖也。子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丘收剑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出《独异志》）

【译文】

周朝，东海上，有一勇士叫甾丘，以勇敢名闻天下。路经一神泉，他命令饮马。仆人说："在这饮马，马必然死。"丘说，你就按我说的饮吧。饮后，他的马果然死了。丘便脱衣拔剑，跳入泉中。三天三夜，杀死了二蛟一龙后出来了。随后，雷神用雷电击打他，十天十夜，打瞎了他的左眼。要离知道了去看他，丘出去送丧去了。要离在墓旁见到了丘，说："雷神打你，十天十夜，打瞎了你的左眼，报天上的怨不过日，报人间的怨不过时，你至今不报仇，为什么？"要离斥责了丘后走了。来送葬的人都很愤怒不平。要离回去后，对人说："甾丘是天下的勇士，今天，我在众人面前污辱了他，他必然来杀我。"到了晚上，他不闭门，睡觉时不关窗。丘在半夜时果然来了，拔剑按在要离脖子上说，你有三条死罪，在众人之中污辱我，这是第一条；晚不闭门，这是第二条；睡觉不关窗，这是第三条。要离说，你等我说完后再杀我。你来而不拜，这是第一件不正派的事；拔剑不刺，这是第二件；先出剑后说话，这是第三件。你要能杀死我，最好用毒药毒死。丘收剑而去，说："嘿，天下不服我的，唯有他呀！"

朱遵

汉朱遵仕郡功曹。公孙述僭号，遵拥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车绊马而战死。光武追赠辅汉将军，吴汉表为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绊马讫，以手摸头，始知失首。于是土人感而义之，乃为置祠，号为健儿庙。后改勇士祠。（出《新津县图经》）

【译文】

汉时，朱遵任郡功曹（官名）。公孙述自立为王，朱遵号召郡内的人都不服从公孙述。公孙述派兵攻打朱遵，朱遵也领兵抵抗公孙述。战斗中，朱遵的车毁、马死，最后他也战死了。汉光武帝刘秀追赠他为辅汉将军。吴汉上表请求为朱遵建祠堂。有人曾说，朱遵掉了头，退到这里，马被绊倒，他用手摸头，才知头没了。于是，当地人被他勇敢的行为所感召，为他建了祠堂，名为健儿庙，后改勇士祠。

赵云

蜀赵云，字子龙，身长八尺，姿容雄伟。居刘备前锋，为曹公所围，乃大开门，偃旗鼓。曹公引去，疑有伏兵。云于后射之，公军大骇，死者甚多。备明日自来，视昨日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出《赵云别传》）

【译文】

蜀国赵云，字子龙，身高八尺，雄健魁伟，任刘备前锋。一次被曹操包围，他却大开城门，息鼓匿旗，曹操怀疑有伏兵，便退去了。赵云指挥在后边射箭，曹兵很害怕，死者很多。第二天，刘备来了，看到昨天的战场，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哪！"

吕蒙

吴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时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归言于母曰："贫贱难可居，设有功，富贵可致。"又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果就成大名。（出《独异志》）

【译文】

吴国人吕蒙，随姐夫邓当打贼兵，当时十六岁。他呐喊冲杀，邓当都拦不住他。回来后对母亲说，贫贱的日子难过，假如我立了功，就能过上富贵的日子。他又说，不入虎穴，怎能得到虎子。后来，果然成了大名。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刚毅，学阴阳纬候之术，诵六韬洪范之书数千言。武帝谋伐吴，问章，取其利师之决。王善左右射，好击剑，百步中于悬发。乐闻国献彪虎，文如锦斑，以铁为栏。骁勇之徒，莫放轻视。章曳虎尾以绕臂，虎弭无声矣。莫不伏其神勇。时南越献白象子，在帝前，手顿其鼻，象伏不动。文帝铸万钧钟置崇华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动，章乃负之而趋，四方闻其神勇，皆寝兵自固。帝曰："以王权武吞并吴蜀，如鸱衔腐鼠耳。"章薨，如汉东平王葬礼。及丧出，空中闻数百人泣声。送丧者皆言，昔乱军伤杀者皆无椁，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九土，精灵知其怀感。故人美王之德。国史撰《任城旧事》二卷。至东晋初，藏于密阁。（出《拾遗录》）

【译文】

魏国任城王曹章，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年轻刚毅，既学过阴阳占卜之术，又读过很多文韬武略的书。魏武帝想攻打吴国时咨问曹章，听取一些有利于用兵的策略。曹章善左右射箭，好击剑，百步中能射中悬发。乐闻国献了一只大虎，身上斑纹很好看，用铁栏围着。一般的勇士不敢靠前，曹章却拽虎尾巴绕在手臂上，虎却不叫不动，大家都佩服他的勇气。当时，南越献了头白象，在武帝面前，曹章用手敲打象鼻，象便伏地不动。魏文帝曹丕铸了一口很大很重的钟，想放在崇华殿前，为了搬运，找了一百多名大力士，没拉动。曹章背起那钟走得很快。各国听说他这样神勇，都不敢轻举妄动。文帝说，若是用任城王曹章领兵吞并吴、蜀，就象大鹰叼个死老鼠一样。曹章死后，以汉时东平王那样的礼仪殡葬了。在出丧时，听到空中有数百人哭泣声，送丧的人都说，从前兵慌马乱，一些被杀死者都没有棺材，任城王很仁惠，收了死者的朽骨装棺殡葬。死者在九泉下很高兴，这些精灵为了感激任城王的恩德，在空中哭泣送丧。所以人们都称赞任城王的美德。国史中有《任城旧事》两卷，到东晋初年，藏于秘阁。

桓石虔

晋桓石虔有才干，矫捷绝伦，随父豁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跃，石虔亦跳，高于猛兽。复拔一箭而归。时人有患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出《独异志》）

【译文】

晋时，桓石虔很有才干，他特别矫健敏捷，随他父亲桓豁在荆州。在一次围猎中，一猛虎被数箭射中，伏地。督将们平时就知道石虔很勇敢，开玩笑地叫他去拔箭，他急忙去拔了一箭。猛虎跳起来了，他也跳，比老虎跳得还高，他又拔了一只箭回来。当时，如果有人患病，只要对病人说一声："桓石虔来了！"这一吓，有病的人多半就好了。

杨大眼

后魏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少有胆气，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李冲典选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为尚书出一技。"便以绳长三丈，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莫不惊叹。冲曰："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为军主。稍迁辅国将军。王肃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今（"今"原作"令"，据明抄本、许刻本、黄刻本改）见，乃不异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奋发，足使君亡魂丧胆，何必大如车轮？"当代推其骁果，以为张关不过也。（出《谈薮》）

【译文】

后魏时有个杨大眼，武都氐人，杨难当的孙子。年少时就有胆量，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时，尚书李冲典选征讨官，杨大眼自荐，李冲不允许。大眼说："尚书你不了解我，我为你表演一技。"他便用三丈的长绳，系在发髻上而后飞跑，绳便像射出的箭头那样快、那样直，马都撵不上。观看者都很惊叹。李冲说："千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奇异的人才。"便用他当军主，不久，升为辅国将军。王肃刚回国时，对大眼说："在南方就听到你的名字，以为你的眼比车轮大。现在看到，和别人的眼没有什么不同。"大眼说："咱俩若是旗鼓对阵，我怒瞪双眼，足以使你亡魂丧胆，何必大于车轮？"当时人都说只有他这样骁勇，就是张飞、关云长也比不过他。

麦铁杖

麦铁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陈朝，常执伞随驾。夜后，多潜往丹阳郡行盗。及明，却趁仗下执役。往回三百余里，人无觉者。后丹阳频奏盗贼踪由，后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问。陈亡入隋，委质于杨素。素将平江南诸郡，使铁杖夜泅水过扬子江，为巡逻者所捕。差人防守，送于姑苏，到庱亭，过夜。伺守者寐熟，窃其兵刃，尽杀守者走回，乃口衔二首级，携剑复浮渡大江。深为杨素奖用。后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麦氏，皆其后也。（出《岭表录异》）

【译文】

麦铁杖是韶州翁源人，勇敢有力量，一日能行五百里。初在陈朝当官，常执伞随皇伴驾。入夜，他便潜往丹阳郡行盗，天亮，又回来在仪仗中执伞，往返三百多里，无人觉察。后来，丹阳频频上奏盗贼猖獗。陈后主曾怀疑过他，而又珍惜他这个人才，没有向他问罪。陈亡后入隋，归顺在杨素门下。杨素要扫平江南诸郡，派铁杖夜渡扬子江，被巡逻的抓住。派人看守，送往姑苏，到了庱亭，晚上看守睡熟后，他窃取了兵器，杀死了看守，回来时口衔两个人头，带着剑渡过了大江，深受杨素的褒奖。后来，他做了本郡太守。如今海南多姓麦的，都是他的后裔。

彭乐

北齐将领彭乐勇猛无双。时神武帝率乐等十余万人，于沙苑与宇文护战。时乐饮酒，乘醉深入，被刺得肝肚俱出，内之不尽，截去之，复入战。护兵遂败，相枕籍死者三万余人。（出《独异志》）

【译文】

北齐将彭乐勇猛无双。那时，神武率彭乐等十余万人，在沙苑与宇文护交战。当时，彭乐喝了酒，乘醉深入敌阵。被刺，肝肠都流出来了，有些被塞回去，露在外面的被他截去了。又进入战场，宇文护的兵被打败了，横倒竖躺的死者三万余人。

高开道

隋末，高开道被箭，镞入骨，命一医工拔之，不得。开道问之，云："畏王痛。"开道斩之。更命一医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当刺下疮际，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钳拔之。开道饮啗自若，赐医工绢三百匹。后为其将张金树所杀。（出《独异志》）

【译文】

隋朝末年，高开道被箭射中，箭头刺入骨中。他命一个医生拔，没有拔掉，高开道问他。他说："害怕大王痛。"高开道杀了这个医生。又找一个医生，这医生说，我能拔。他用一小斧子，从伤口处把小棒打入骨中一寸，用钳子把箭头拔出。高开道喝酒吃饭坦然自若。赐给医生绢三百匹。高开道后来却被他的部将张金树所杀。

杜伏威

隋大业末，杜伏威与陈棱战于齐州，裨将射中伏威额。怒曰："不杀射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入，获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后斩首。棱乃大败。（出《独异志》）

【译文】

隋朝大业末年，杜伏威与陈棱在齐州交战。陈棱一个偏将射中伏威的额，他大怒说："不杀死射我的人，决不拔掉此箭。"因此，他奋勇进入战场，抓到那个射箭者，叫他给拔箭，然后又杀死了他。陈棱大败。

尉迟敬德

王充兄子琬使于窦建德军中，乘炀帝所御骏马，铠甲甚鲜。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请往取之。乃与三骑，直入贼军擒琬，引其马以归。贼众无敢当者。敬德常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德勃焉，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出《谭宾录》）

【译文】

王充哥哥的儿子王琬，被派往窦建德军中，他骑着隋炀帝骑过的马，铠甲也很漂亮。唐太宗说："他骑的那匹马真是好马呀！"尉迟敬德请求去取那匹马，分配给他三个骑兵，他们直入敌阵抓住了王琬，把他的马也牵回来了，敌阵中没有敢出来抵挡的。尉迟敬德常庆善宫侍宴，有一次有人坐在了他的上首，他很生气，说："你有什么功，可以坐在我上首？"任城王道宗坐在下首，想解释解释，敬德勃然大怒，挥拳打道宗，眼睛几乎被打瞎。

柴绍弟

唐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鞯，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鞎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飞入内房，以手拈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尝著吉莫靴走上砖城，且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檐头，捻掾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号为壁龙。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直千金。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椽孔间而下露，拔刀谓曰："公动即死。"遂于枕函中取带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间出。（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时，柴绍的弟弟柴某，有功夫，身体轻巧，动作敏捷迅速。一跃身，能像鸟似的飞出十多步才能停下。唐太宗命令他去取赵公长孙无忌的马鞍，并事前告诉了长孙无忌，让他派人守备。那天晚上，见一物像鸟似的飞入房中，割了鞍上的双鞎，拿着马鞍走了，没有追上。又一次，派他去取丹阳公主镂金枕套，他飞入内室，先用手在公主脸上拈土，等公主一抬头，他便用另一枕头换走了这只。天亮后公主才知道。他曾经穿着吉莫靴，脚蹬墙壁走上砖城，直至女墙，不用手攀引。他又用脚蹬着佛殿前的大柱，爬到檐头，把着椽头上屋顶。跨越百尺楼阁，一点障碍也没有。太宗感觉这人很奇特，说："这人不能住在京城。"便把他派出去当官，当时人们叫他壁龙。太宗曾赏赐长孙无忌七宝带，价值千金。当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椽孔间下来，拔刀对他说："你要动就杀死你。"随即从枕套中取走了宝带，又用刀拄地，一纵身从椽孔间出去了。

秦叔宝

唐太宗每临阵，望贼中骁将骁士，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颇病之。辄命秦叔宝取之。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于万众之中，人马俱倒。及后叔宝居多疾病，谓人曰："吾少长戎马，前后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疮，计吾出血亦数斛矣，何能不病乎？"（出《谭宾录》）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每临阵地，看到敌阵中骁勇的将士，出出进进，炫耀人马，他就很不舒服。便命令秦叔宝去敌营中攻打，叔宝便领命跃马，负枪而去。他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万人之中，所条之人马俱倒。后来，叔宝有很多疾病，对人说："我从年轻时就开始了戎马生活，前后经历过二百多阵仗，屡负重伤，计算一下我出的血也有多少升了，怎么能没病呢！"薛仁贵 唐太宗征辽东，驻跸于阵。薛仁贵著白衣，握戟橐鞬，张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谓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后率兵击突厥于云州。突厥先问唐将为何，曰："薛仁贵也。"突厥曰："吾闻薛仁贵流会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遁去。（出《谭宾录》）

唐太宗征辽东时，在阵地上看见薛仁贵身穿白衣，跃马提戟，张弓呐喊，所向无敌。太宗对他说："得到辽东我并不太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你这员猛将。"后来，薛仁贵率兵去云州攻打突厥。突厥人先问唐将是谁？回答说，是薛仁贵。突厥人说，听说薛仁贵在会州死了，怎么能又活了？薛仁贵脱掉头盔让他们看。突厥人一看大惊失色，下马叩拜后便逃走了。

公孙武达

唐左武卫大将军公孙武达有膂力。尝遇贼，尽劫其衣物，逼武达索靴，武达授足与之。贼俯就引靴，武达殴之，死于手下，以其兵仗御余寇，获免。（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左武卫大将军公孙武达，非常有臂力。曾经有一次他遇到了贼，抢了他的衣服，还要脱掉他的靴子。公孙武达伸出脚让他脱，趁贼伏身脱靴之际，将其打死，又用他的兵器赶走了其余的贼寇，没有受到损失。

程知节

唐裴行俨与王充战，先驰赴敌，为流矢所中，坠于地。程知节救之，杀数人，充军披靡。知节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斩获者，与行俨皆免。（出《谭宾录》）

【译文】

唐时，裴行俨与王充交战。裴行俨先骑马冲入敌阵，被敌箭射中，坠马倒地，程知节去救他，杀了很多敌人，王充的军队溃逃。程知节抱着裴行俨，二人骑一匹马回来时，被王充的骑兵追赶，一槊（兵器）刺穿了程知节，他回身便把槊折断，把那人杀了，他和裴行俨都免除了杀身之灾。

薛万

唐契苾阿（明抄本"阿"作"何"，下同），力征辽东。以骑八百，遇贼合战，被槊中腰，为贼所窘。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马入杀贼骑，救阿力于群贼之中，与之俱出。阿力气尽，束疮而战，贼乃退。（出《谭宾录》）

【译文】

唐时，契苾阿力征辽东，率领八百骑兵，遇贼交战，被槊刺中腰，尚辇奉御薛万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从群贼中救出阿力，二人都逃出了敌群。阿力身负重伤，包扎了伤口后又战，敌人才退去。

李楷固

唐天后时，将军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搨索。李尽忠之败也，麻仁节、张玄遇等并被搨将。獐鹿狐兔，走马遮截，放索搨之，百无一漏。鞍马上弄弓矢矛矟，状如飞仙。天后惜其材，不杀，用以为将。稍贪财好色，出为潭州乔口镇将，愤恚而卒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则天皇后时，将军李楷固是契丹人，善用套索。李尽忠那次战败了，麻仁节、张玄遇等人都被他用套索抓住。獐、鹿、狐、兔，只要是他骑马追截，放索一套，百无一漏。在马上使用弓箭和八尺长矛，状如飞仙。则天皇后很珍惜其才，没有杀他，用做将军。他有些贪财好色，降为潭州乔口镇守将。他愤恨恼怒而死。

王君毚

唐王君毚摄御史中丞，判凉州都督事。玄宗于广达楼，引君毚及妻夏氏宴设，赐金帛。夏氏亦勇决，每君毚临阵，夏氏亦有战功。凉州有回纥契苾思结阵（明抄本"阵"作"战"，按《旧唐书·王君毚传》"阵"作"浑"），四部落为酋长。君毚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所轻。及君毚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麾下。君毚奏回纥等部落难制，潜有谋叛，遂留四部都督。后四部落党与谋叛君毚以复怨。会吐蕃间道往突厥，君毚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南巩笔驿，四部落伏兵突起，君毚与贼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遂杀君毚。（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王君毚任御史中丞，兼管凉州都督事物。玄宗李隆基在广达楼设宴，宴请君毚和他的妻子夏氏，赏赐金银布匹。夏氏也很勇敢，经常和丈夫一起参战，也立过战功。凉州有个回纥人契苾思，联合四个部落推他为酋长。王君毚在身分低微时经常往来凉州，回纥人很轻视他。等他升为河西节度使，回纥人很不服气，觉得在他的治理下很耻辱。君毚上奏皇上，说回纥等部落难以管制，暗地策划叛乱，便留下四部落都督。后来，四部落联合叛乱，向君毚报仇。恰在这时，吐蕃间道去突厥，王君毚率精骑去肃州抵挡，回来时到甘州巩笔驿，四部落伏兵突起，王君毚与贼力战，从早到晚，他的部下都战死了，他也被杀。

宋令文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禅定寺有牛触人，莫之敢近，筑圈以阑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两角拔之，应手而倒，颈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书得四十字诗。为太学生以一手挟讲堂柱起，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许重设酒，乃为之出。令文有三子，长之问有文誉，次之逊善书，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后左降朱鸢。会贼破欢州，以之悌为总管击之。募壮士得八人。之悌身长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贼，动即死！"贼七百人，一时俱剉，大破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时，宋令文力大无穷。禅定寺牛顶人，没有人敢靠近，只有用圈拦着。宋令文奇怪问什么原因，于是他光着膀子进去了，牛伸着两角向他冲来，他抓住两只牛角，用手按倒牛，牛的颈骨都断了，牛也死了。他又能以五指抓起捣米的石臼，在墙壁上写了四十字的诗。在太学生面前，他一手拔起讲堂的柱子，把同室学生的衣服放在柱下压着。答应请酒，才取出衣服。宋令文有三个儿子，长子宋之问的文章很有声誉；二子宋之逊擅长书法；三子宋之悌很勇敢。之悌后来左降朱鸢，恰遇贼兵攻打欢州，派之悌为总管前去击敌，招募了八名壮士。宋之悌身高八尺，披戴重甲，边前冲边大声叫喊："獠贼，谁敢动就叫他死！"七百多敌人一时都受了伤，宋之悌大破敌阵。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间人也，身长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双，以臂夹，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牛驾车正走，博通倒曳车尾，却行数十步，横拔车辙深二尺，皆纵横破裂。曾游瓜步江，有急风张帆，博通捉尾缆挽之，不进。（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时，河间人氏彭博通，身高八尺。他曾站在讲堂的台阶上，用臂夹着一双鞋，叫有力量的人从后边拔这双鞋，鞋底拉断，他的脚却没移动一下。牛拉车正往前走时，他从后边拉着车尾，倒行数十步。横拔车辙二尺多深，车都碎裂了。他曾游过瓜步江，江上有一船，大风吹动着风帆向前进，彭博通却挽着船尾的缆绳，船不能前进。

李宏

唐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长八尺。曾猎，遇虎搏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马旁过，虎跳攫奴后鞍。宏起，引弓射之而毙。宏及奴一无所伤。（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定襄公李宏，是虢王的儿子，身高八尺。曾经有一次打猎，遇老虎，和老虎搏斗时，他跌倒了，老虎坐在他身上。有一奴仆骑马从旁经过，老虎跳起来抓马的后鞍，这时，李宏跃起，用弓箭将老虎射死，李宏和奴仆都没有受伤。

辛承嗣

唐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曾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承嗣鞴马解绊，著衣擐甲，上马盘枪，逆拒刺马，擒人而还。承嗣后与将军元帅奖驰聘，一手捉鞍桥，双足直上捺蜻蜓，走马二十里。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番所围。谓绍业曰："将军相随共出。"绍业惧，不敢。承嗣曰："为将军试之。单马持枪，所向皆靡，却迎绍业出。承嗣马被箭，乃跳下，夺贼壮马乘之，一无所伤。裴旻与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所围。旻马上立走，轮刀雷发，箭若星流，应刀而断。贼不敢取，蓬飞而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忠武将军辛承嗣，行动非常敏捷迅速。曾有一次，他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从百步以外骑马持枪而来，他备马解绊，穿衣披甲，上马盘枪，迎着来人，刺马、擒人而归。后来，承嗣与军中将军元帅比赛马术，他一手抓马鞍，双足倒立竖蜻蜓，在马上跑了二十里。他和中郎将裴绍业，在青海被吐蕃包围，他对绍业说："你随我一起冲出去。"绍业害怕不敢。承嗣说："我先去给你试试。"他单枪匹马，敌人四处逃散，他反回来迎绍业出去。辛承嗣的马被射中，他跳下马，夺了敌人一匹壮马骑上，没有一处受伤。裴旻和幽州都督孙佺北征时，被奚贼包围，裴旻站在马上，挥舞大刀，敌人射来的箭象流星似的，都被裴旻的大刀砍断，贼不敢抓他，他腾飞而去。

卷第一百九十二　骁勇二

来瑱　哥舒翰　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业　马勋　汪节　彭先觉 王俳优　钟傅

墨君和　周归祐　王宰

来瑱

唐来瑱，天宝中至赞善大夫，未为人所知。安禄山叛逆，召朝臣各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左拾遗张镐荐瑱有纵横才略。表入，即日召见，称旨，拜颍川太守，充招讨使，累奏战功。肃宗继位，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收河洛，属群贼蜂起，频来攻战，皆为瑱所败。贼等惧之，号为来嚼铁。（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的来瑱，在玄宗天宝中期官已升到赞善大夫，但不为人们所知。安禄山叛乱时，皇帝下诏让朝臣们推荐有智谋，办事果断，能够统帅众人的人才。左拾遗张镐推荐来瑱具有经略天下的才干。奏表上去后，当日召见，皇上很满意，任他为颍川太守，兼招讨史，果然屡建战功。肃宗李亨继位时，因为来瑱的武略，委以重任。收复了河洛一带，属内群贼蜂拥而起，多次攻战，都被来瑱击败，敌人很害怕他，都叫他"来嚼铁"。

哥舒翰

唐哥舒翰捍吐蕃，贼众三道从山相续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枪，当前击之，无不摧靡。翰入阵，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坠。家僮左车年十五，每随入阵，辄下马斩其首。（出《谭宾录》）

【译文】

唐时，哥舒翰捍守吐蕃。众贼分三路从山上连续攻下来，他手持半截折枪，迎头出击，所向无敌。哥舒翰打仗时善使枪，每当追上敌人时，先用枪搭在敌人的肩膀上，然后大叫一声，当敌人一回头时，便刺他的咽喉，敌人便跌下马来。他的家僮左车，才十五岁，每次都跟随入阵，这时便跳下马来割掉被刺者的脑袋。

马璘

唐广德元年，吐蕃自长安还至凤翔，节度孙守直闭门拒之。围守数日，会镇西节度马璘领精骑千余，自河西救杨志烈回，引兵入城。迟明，单骑持满，直冲贼众。左右愿从者百余骑。璘奋击大呼，贼徒披靡，无敢当者。翌日，又逼贼请战。皆曰："此将不惜死，不可当，且避之。"（出《谭宾录》）

【译文】

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从长安退出，又来围困凤翔城，节度使孙守直紧闭城门，守城拒敌，已经数日。正在这时，镇西节度使马璘领精骑一千多，从河西援救杨志烈回来，他先领兵入城。第二天黎明，他一人单骑，手持满弓，冲向敌众，左右跟他来的有一百多。马璘奋战呐喊，敌兵溃散，没有敢抵抗的。第二天，他又向敌阵挑战。敌人说，这个将领不怕死，无法抵挡，赶紧躲避。

白孝德

唐白孝德为李光弼偏将。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卒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捷勇自恃，举足加马鬣上，谩骂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顾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思请行，光弼曰："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问曰："可乎？"曰："可。"光弼问所加几何人而可？曰："独往则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壮哉！"终问所欲，对曰："愿备五十骑于军门，候入而继进，及请大众鼓噪以假气，他无用也。"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怀思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跋便僻，可万全。"龙仙始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动，孝德摇手止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又止龙仙。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词，非他也。"龙仙去三十步，与之言，亵骂如初。孝德伺便，因瞋（"瞋"原作"瞑"，据明抄本改）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何也？"曰："国之大将白孝德。"龙仙曰："是猪狗乎？"发声虓然，执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骑亦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逐之，斩首提之归。（出《谭宾录》）

【译文】

唐时，白孝德为李光弼的偏将。史思明攻打河阳时，派骁将刘龙仙率领骑兵五千，到河阳城下挑战。刘龙仙自以为很勇敢，将脚放在马颈上，谩骂李光弼。李光弼登城观望，对诸将说："谁能将他抓来？"仆固怀恩请求前往。光弼说，不能用大将出马。又选择别人，诸将说，孝德可以。李光弼召来白孝德，问："行吗？"孝德说，行。光弼又问需要几个人同去，孝德说，我自己就行，多了不行。光弼说，好样的！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白孝德回答说，先准备好五十名骑兵，等我冲入敌阵时再冲过去，请大家呐喊助威，其他不用了。李光弼拍了拍他的后背，叫他去了。白孝德手持两杆长矛，策马横渡，走到河当中。怀恩高兴地说，准能抓到他。李光弼说，未必，你怎么知道能抓到？怀恩说，我看他信心十足，万无一失。刘龙仙看到白孝德一人独来，不以为然，脚仍然放在马颈上。白孝德走近时，他刚想动，孝德摇手制止了他。刘龙仙为防不测，刚要行动，孝德又制止了他，说，侍中让我来传个话，没别的事。刘龙仙往前走了三十步，和孝德说话，嘴里仍然谩骂不止。白孝德抓住机会，怒瞪双目，说，你认识我吗？龙仙说，你是谁？白孝德说，我是唐朝大将白孝德。刘龙仙说，是猪狗吗？只听白孝德像狮吼般大喝一声，持矛前进，城上呐喊，那五十精骑也冲杀过来。刘龙仙箭都没来得及发，只能在堤上转圈跑，白孝德赶上后斩了刘龙仙，提着头回来了。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为平卢军帅，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后与希逸同至青州，骁健有勇力。宝应中，军中讨史朝义，至郑州。回纥方强恣，诸节度皆下之。正己时为军候，独欲以气吞之，因与角逐，众军聚观。约曰："后者批之。"即逐而先，正己擒其领而批其颡，回纥屎液俱下。众军呼突，繇是不敢暴。会军人逐希逸，希逸奔走。众立正己为帅，朝廷因授平卢节度使。（出《谭宾录》）

【译文】

唐时，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任平卢军帅，希逸的母亲是正己的姑姑。后来，他与侯希逸同到青州，他非常矫健勇敢。唐代宗宝应年中，军队讨伐史朝义，到了郑州。军中回纥士兵非常骄横无理，各节度使都低声下气。李正己当时是军候，他为了出出这口气，他要和回纥士兵进行摔跤比赛，比赛时士兵都来围观。双方约定，谁输了打谁，摔跤时李正己胜了，他抓住回纥兵的衣领打他的脸，直打得屎尿俱下。兵士们欢呼，那以后，回纥兵再不敢骄横了。恰赶上军人们驱逐侯希逸，希逸逃跑了，大家立李正己为军帅，朝廷授他平卢节度使。

李嗣业

唐李嗣业领安西北庭行营，常为先锋将，持棒冲击，众贼披靡。与九节度围贼，因中流矢，数日疮欲愈。卧于帐中，忽闻金鼓声乱。问之，知战。因阚，疮中血如注，奄然而卒。（出《谭宾录》）

【译文】

唐时，李嗣业镇安西北庭行营，曾被任命为先锋将，战斗时，他持棒冲击，众贼溃逃。一次，他与九节度使围攻贼寇，中了流箭。数日后伤口刚愈合，他卧在帐中，忽听到金鼓乱鸣，他问什么事，知道正打仗，他起来窥看，伤口血流如注，渐渐死亡。

马勋

唐德宗欲幸梁洋，严振遣兵五千至周至以俟南幸。其将张用诚阴谋叛背，输款于李怀光，朝廷忧之。会梁州将马勋至，上临轩与之谋。勋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命。"上喜曰："几日当至？"勋克日时而奏，上勉劳而遣之。勋既得振符，乃与壮士五十人偕行出骆谷。用诚以为未知其叛，以数百骑迓勋。勋与俱之传舍。用诚左右森然。勋曰："天寒且休。"军士左右皆退，勋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诱之，军士争附火。勋乃令人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惶骇起走，壮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诚之子居后，引刀斫勋。勋左右俱承其臂（"臂"原作"背"，据明抄本改），刀不甚下，微伤勋首。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令壮士跨其腹，以刃拟其喉曰："声则死之！"勋驰就其军，营士已被甲执兵。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弃之从人反逆，将欲灭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乃何为乎？"众慑伏。于是缚用诚，遣送洋州，振杖杀之。拔其二使总其众。勋以药自封其首，来复命，愆约半日。（出《谭宾录》）

【译文】

唐德宗李适去梁洋，严振派兵五千去周至，用来保卫皇帝南巡。他的部将张用诚阴谋反叛，他暗中向李怀光献财物，朝廷很忧虑此事。恰赶上梁州将马勋来了，皇上就和马勋在厅中想办法。马勋说："我请求约定一个时间去山南，用节度振符召张用诚，他若不受召，我就斩了他来复命。"皇上很高兴，说："几日能到？"马勋算了一下时间告诉了皇上，皇上对他进行了一番嘉勉，派他去了。马勋拿着节度振符，和五十名壮士同行走出骆谷。张用诚以为别人不知他的反叛阴谋，用数百人迎接马勋，马勋和他同到住所，却见张用诚周围禁卫森严。马勋说："天冷，让他们休息去吧。"左右的军士们都退去。马勋又令人点燃很多柴草，用来引诱士兵，军士们都争着取暖。马勋又叫人随意活动，他取出怀中的节度振符给张用诚看，并说："大夫（指严振）召你去。"张用诚很惶恐，要逃走。跟马勋来的壮士从后边反背了他的双臂。没想到张用诚的儿子在后边，举刀要砍马勋。左右壮士很快地擎住了他的手，刀没有砍下去，只使马勋的头受了点轻伤。于是把张用诚的儿子杀了，把张用诚按倒在地，壮士用脚踩着他的肚子，用刀逼近他的咽喉，说："你要喊叫，就叫你死。"马勋又很快地到了张用诚的军营，兵士们早已披盔甲，执武器。马勋大声说："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梁州，抛弃了他们跟人叛变，这是要你们灭族的行为，大夫让我捉拿张用诚，不向你们问罪，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众士兵很害怕，都归顺了。于是绑了张用诚，遣送洋州，乱棍打死。又选拔了二使统领他的部下。马勋用药敷在自己头上，回来向皇上复命，按约定的时间，只晚了半天。

汪节

太微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村有汪节者，其母避疟于村西福田寺金刚下，因假寐，感而生节。节有神力，入长安，行到东渭桥，桥边有石狮子，其重千斤。节指而告人曰："我能提此而掷之。"众不信之。节遂提狮子投之丈余，众人大骇。后数十人不能动之，遂以赂请节，节又提而致之故地。寻而荐入禁军，补神策将军。尝对御，俯身负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龟兹乐人一部，奏曲终而下，无厌重之色。德宗甚宠惜，累有赏赐。虽拔山拽牛之力，不能过也。（出《歙州图经》）

【译文】

太微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村中有个叫汪节的人。他母亲因为躲避疟疾病，来到村西福田寺的金刚佛像下，在似睡未睡中，有感应生下了汪节。他的力量特别大。有一次去长安，走到东渭桥，桥边有一石狮子，重千斤。汪节指着石狮对人说，我能把它提起来扔到一边去。众人不信，汪节便提起石狮扔到一丈多远的地方。众人大感惊奇，后来好几十人没有搬动，大家又用钱、物请汪节，他又提起石狮放到原处。很快，经人推荐他到了宫中禁军，任神策将军。曾有一次，面对皇上，他伏在地上，身背一石碾，碾上放两丈见方的木板，木板上又放一张床，床上坐了一部龟兹（西域少数民族）乐队，直到演奏完曲子才下来，他并不感到沉重吃力。德宗非常看重他，经常给他赏赐。别人尽管有拔山拽牛的力量，也超不过他。

彭先觉

唐彭先觉叔祖博通膂力绝伦。尝于长安与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角力。博通坚卧，命三人夺其枕。三人力极，床脚尽折，而枕不动。观者逾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尝与家君同饮，会瞑，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时，彭先觉的叔祖彭博通，体力非常大，超过一般人。曾经在长安和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较量力量。彭博通用力横躺，叫他们三人取他头下的枕头，三人使出了全部力量，床腿都拽断了，而枕头却没动。观看的人爬过院墙，挤坏了房屋，一时，轰动京城。他曾经和笔者的父亲喝过酒，天黑了，为了到庭院赏月亮，他一人拿着两张大方桌走下台阶，桌上的酒、菜，没有洒一点一滴。

王俳优

唐乾符中，绵竹王俳优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飨军宴客，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僖宗乾符年间，绵竹地方有个叫王俳优的人，力量特别大。每逢府中要犒赏军队和宴请宾客时，都要演杂耍助兴。王俳优腰背一船，船中坐十二人，随《河传曲》歌舞，直到曲终，他不感到疲乏。

钟傅

安陆郡有处士姓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游湖湘，又客于钟陵十数年。尝说江西钟傅，本豫章人，少倜傥，以勇毅闻于乡里。不事农业，恒好射猎。熊鹿野兽，遇之者无不获焉。一日，有亲属酒食相会，傅素能一饮。是日大醉。唯一小仆侍行，比暮方归。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遂，有虎黑文青质，额毛圆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顾望前来。仆夫见而股栗，谓傅曰："速登大树，以逃生命。"傅时酒力方盛，胆气弥粗。即以仆人所持白梃，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傅，傅亦左右跳跃，挥杖击之。虎又俯伏，傅亦蹲踞。须臾，复相拿攫。如此者数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即以两手抱虎之项，良久。虎之势无以用其爪牙，傅之勇无以展其心计。两相擎据，而仆夫但号呼与其侧。其家人怪日晏未归，仗剑而迎之。及见相捍，即挥刃前斫。虎腰既折，傅乃免焉。数岁后，江南扰乱，群盗四集，傅以斗虎之名，为众所服，推为酋长，竟登戎帅之任，节制钟陵。镇抚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书令。（出《耳目记》）

【译文】

安陵郡有一个处士姓马，忘记了他的名字，他自己说是江夏人，年轻时在湖南湖北游荡，又在钟陵客居十几年。他曾经说，江西有个叫钟傅的人，本是豫章人。年轻时是个卓越不俗的人物，以他的勇敢强悍闻名乡里。不喜种农田，而喜欢打猎。熊、鹿、虎等野兽，只要他遇见，准能猎到手。有一天，亲属请他喝酒吃饭，他平常就能喝酒，这天大醉。只有一个小仆跟随他，天黑了才往回走，离家有二三里路，山高谷深。有一只青毛黑色花纹，白色额毛的老虎，双目透着凶光从林中走出，就在百步之外，边看边走来，小仆吓得腿颤抖。他告诉钟傅，快爬树，好逃命。钟傅这时酒劲正发作，胆量非常大，就用小仆手中的木棒，站在那里和虎斗。老虎直奔钟傅而来，他左右跳跃，挥动木棒打虎，虎又爬下了，钟傅也蹲下了。过了一会儿，又开始搏斗，这样反复了四次。老虎的前爪搭在钟傅肩上，钟傅就用两手抱住老虎的脖子，相持了很久。虎无法用他的爪牙，钟傅的勇力也无法施展。双方相持，仆人在旁大声喊叫。家里人以为他喝酒还没回来，拿剑来迎他，见此情景，便挥剑砍虎，虎腰被砍断，钟傅才脱离险境。数年后，江南骚乱，盗贼四起，钟傅以当年斗虎之名，为众人佩服，推选他为头目。后来，竟当了军帅，节制钟陵，镇守一方，平定了六郡。唐朝僖宗、昭宗时代，名振江西，官至中书令。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贱，以屠宰为业。母怀妊之时，曾梦胡僧携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与尔为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之，眉目棱岸，肌肤若铁。年十五六，赵王镕初继位，曾见之，悦而问曰："此中何得昆仑儿也？"问其姓，与形质相应，即呼为墨昆仑，因以皂衣赐之。是时常山县邑屡为并州中军所侵掠，赵之将卒疲于战敌，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师五万来救之。并人攻陷数城。燕王闻之，躬领五万骑，径与晋师战于元氏。晋师败绩。赵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酾酒，大犒于槁城。辇金二十万以谢之。燕王归国，比及境上，为其弟匡俦所拒。赵人以其有德于我，遂营东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国，又见赵主之方幼，乃图之。遂从下矣上伏甲。（明抄本"从下矣上伏甲"作"遂矣伏兵"，"矣"疑作"以"）。俟赵王旦至，即使擒之。赵王请曰：某承光代基构，主此山河，每被邻寇侵渔，困于守备。赖大王武略，累挫戎锋，获保宗祧，实资恩力。顾惟幼懦，凤有卑诚，望不忽忽，可伸交让。愿与大王同归衙署，即军府必不拒违。"燕王以为然，遂与赵王并辔而进。俄有大风并黑云起于城上。俄而大雨，雷电震击。至东角门内，有勇夫袒臂旁来，拳殴燕之介士。即挟负赵主，逾垣而走。遂得归公府。王问其姓名，君和恐其难记，但言曰："砚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军士，既见主免难，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东圃，赵人围而杀之。明日，赵王素服哭于庭，兼令具以礼敛。仍使告于燕主。匡俦忿其兄之见杀，即举全师伐赵之东鄙。将释其愤气，而致十疑之书。赵王遣记室张泽以事实答之。其略曰：营中将士，或可追乎；天上雷霆，何人计会？词多不载。赵主既免燕主之难，召墨生以千金赏之，兼赐上第一区，良田万亩，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禄大夫。终赵王之世，四十年间，享其富贵。当时闾里，有生子或颜貌黑丑者，多云："无陋，安知他日不及墨昆仑耶？"（出《刘氏耳目记》）

【译文】

真定人墨君和，幼年时名叫三旺，世代贫贱，以屠宰为业。他母亲在怀孕时，曾梦见一个胡僧领一个面色黑亮的小孩给她，说："给你当儿子吧，将来必然能借到他的大力。"他生下来时，眉目突出，皮肤铁黑。他长到十五六时，赵王镕刚继位，曾见过他，高兴地问："这里怎么能有昆仑儿？"又问他的姓，和他的皮肤一样，姓墨，就叫他墨昆仑，便赐给他黑衣。当时，常山县境屡次受到并州中军的侵扰掠夺，赵王的官兵打不过敌人，向燕王李匡威告急，请他派兵来援救，收复失城。燕王接到信后，亲率五万精骑，在元氏地方和晋师交战，晋军大败。赵王为感谢燕王的恩德，杀牛备酒，在槁城犒赏燕军，并用车送来了二十万黄金答谢。燕王归国，刚走到边境。他弟弟李国俦却不让他回国。赵国认为燕王曾帮助过自己，便在东辅营造了房子让燕王居住。燕王自己没有了国家，又看到赵主年龄小，便想夺赵王的权力。他便上下布置了很多伏兵，等赵王早晨到时，就抓住他。赵王说："我是继承了祖宗的大业，主宰这片山河，每当被邻国侵掠时，感到无力守卫，多亏你以武力相助，打败了敌人的侵扰，保住了祖宗的大业，我很感谢你的帮助。我年幼力单，我希望以诚相待，千万不要这样草率地办事。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我愿和你一起回到衙门，军府不会抵挡我们。燕王认为赵王说的有道理，便和赵王并辔而行。不一会儿，刮起了大风，黑云压城，倾盆大雨，雷电交加。走到东角门，有一勇士光膀而来，用拳击打燕王的卫兵，挟起赵王，越墙而走，回到军府。赵王问这勇士的姓名，墨君和怕自己的名字难记，便说，砚中之物。赵王心中记住了。左右军士，一见赵王免于灾祸，便要赶燕王。燕王退到东圃，赵国人便将他围而杀之。第二天，赵王穿白衣服在大庭中哭，并下令以礼仪殡葬燕王，又派人告诉了燕王的弟弟。李匡俦得知其兄被杀很愤怒，为了泄愤，便领兵攻打赵国的东部，并向赵国致了《十疑文书》。赵王派记室以事实为依据给予回答。其中简略地说，营中将士，可以追查，天上的雷霆，谁能管得了？词不多载。赵王免掉了燕王的发难，便召来墨君和，赏给他千金，又赐他好住宅一处，良田万亩。并饶恕他挟王的死罪，授予他光禄大夫。赵王当权的四十年里，享尽荣华富贵。当时民间生有丑陋和貌黑的孩子时，大家都说："不怕，也许以后他能赶上墨昆仑呢。"

周归祐

燕之旧将周归祐，蓟门更变之际，以剑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为骑将之先锋焉。十五年，夹河百战，通中之疮，往往遇之。后唐庄宗入洛，为仇者于猎场席地俾坐，满挽而射，贯腋而出，创愈无恙。仕至郡牧节度留后。竟死于牖下。（出《北梦琐言》）

【译文】

燕时的旧将周归祐，在蓟门更变时，用剑刺心，剑刃从后背出来竟没有死。他去了梁国，当了骑将先锋。十五年中，他身经百战，穿透身体的伤口，经常受此伤。后唐庄宗李存勖入洛阳时，他的仇人让他在猎场上席地而坐，他们用弓箭射他，箭头却穿过腋下出去了，并没有射死他。他的官做到郡牧节度留后。竟死于窗下。

王宰

丁丑岁，蜀师戍于固镇。有巨师曰费铁觜者，本于绿林部下将卒（明抄本"卒"作"率"）。其人也，多使人行劫而纳其货。一日，遣都将领人攻河池县。有王宰者（失其名）少壮而勇，只与仆隶十数辈止于公署。群盗夜至，宰启扉而俟之，格斗数刻，宰中镞甚困，贼将逾其阈。小仆持短枪，靠扉而立，连中三四魁首，皆应刃而仆，肠胃在地焉。群盗于是舁尸而遁。他日，铁觜又劫村庄，才合夜，群盗至村。或排闼而入者，或四面坏壁而入，民家灯火尚莹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妇人以勺挥釜汤泼之，一二十辈无措手，为害者皆狼狈而奔散。妇人但秉勺据釜，略无所损失。旬月后，铁觜部内数人，有面如疮癞者，费终身耻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丁丑年，四川军队在固镇防守，军队中有个头目叫费铁觜，他本是绿林中的一个将卒。这个人经常派人去行劫，把抢来的东西归他。一天，派都将领人攻打河池县。有个姓王的县宰，年轻力壮很勇敢，他和十几个仆隶守在公署内。盗贼晚上来了，他开门后在门后等着，格斗了一段时间后，王宰中了箭行动困难，盗贼刚要跨过门槛，小仆手拿短枪，站在门后，连续刺中三四个盗贼，被刺中的盗贼躺在地上，肠子流在地上，群盗们抬着尸体逃走了。后来，费铁觜又劫村庄，天刚黑，群盗便进了村庄，有的砸门而入，有的破墙而入。民家灯火还很亮，男人们逃走了，只有一个妇女用勺子舀锅中的热水泼烫盗贼，一二十个盗贼措手不及，被妇人泼烫得狼狈而逃。妇人仍然拿勺站在锅旁。家中没受多大损失。一个多月后，铁觜部下有好几个脸上像生了癞疮似的，费铁觜认为这是他终生的耻辱。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侠一

李亭　虬髯客　彭闼高瓒　嘉兴绳技　车中女子

李亭

汉茂陵少年李亭好驰骏狗，逐狡兽。或以鹰鹞逐雉兔。皆为嘉名：狗则有修豪、周睫、白望、青曹之名；鹰则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属；鹞则有从风、孤飞之号。（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时，茂陵少年李亭，喜欢养善跑的骏狗，用来追逐野兽。他还养些鹰鹞，用来捕捉野鸡、山兔之类。都起了些好名字。狗叫修豪、周睫、白望、青曹……，鹰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鹞则称从风、孤飞……

虬髯客

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贵，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贵自奉，礼异人臣。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于上。末年益甚。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来谒，献奇策。素亦踞见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当靖之聘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靖。靖既去，而拂妓临轩，指吏问曰："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吏具以对，妓颔而去。靖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扣门而声低者，靖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靖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华衣而拜。靖惊。答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靖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靖不自意获之，益喜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足无停履。既数日，闻追访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闼而去。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观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令忽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骤拜。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甚。"靖出市买胡饼，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炉前食之，甚速。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固不言。兄之问，则无隐矣。"具言其由，曰："然则何之？"曰："将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则酒肆也。靖取酒一剅。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于是开华囊，取出一人头并心肝。却收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负心者心也，衔之十年，今始获，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异人乎？"曰："尝见一人，愚谓之真人，其余将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几？"曰："近二十。"今何为？曰：州将之爱子也。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否？"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兄欲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吾访之。李郎明发，何时到太原？靖计之：某日当到。曰："达之明日方曙，我于汾阳桥待耳。"讫，乘驴而其行若飞，回顾已远。靖与张氏且惊惧。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以善相思见郎君。"迎之。文静素奇其人，方议论匡（"匡"原作"厈"，据明抄本改）辅，一旦闻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居坐末，见之心死。饮数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而虬髯曰："吾见之，十八九定矣；亦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下有此驴及一瘦骡，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也。"公到，即见二乘，揽衣登楼，即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靖惊喜，召坐，环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毕，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如期登楼，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谒文静。时方弈棋，揖起而语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弈。虬髯与靖旁立为侍者。俄而文皇来，长揖而坐，神清气朗，满坐风生，顾盼暐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输矣，输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无路矣，知复奚言？"罢弈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图，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愧李郎往复相从，一妹悬然如磬，欲令新妇祗谒，略议从容，无令前却。"言毕，吁嗟而去。靖也策马遄征，俄即到京，与张氏同往，乃一小板门，扣之，有应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门，门益壮丽，奴婢三十余人罗列于前。奴二十人引靖入东厅，非人间之物。巾妆梳栉毕，请更衣，衣又珍奇。既毕，传云三郎来，乃虬髯者，纱帽褐裘，有龙虎之姿。相见欢然，催其妻出拜，盖天人也。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对坐，牢馔毕，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似从天降，非人间之曲度。食毕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谓曰："尽是珍宝货泉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龙战三二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略，从夫之贵，荣极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圣贤起陆之渐，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当然也。将余之赠，以奉真主，赞功业。勉之哉！此后十余年，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顾谓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毕，与其妻戎装乘马，一奴乘马从后，数步不见。靖据其宅，遂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大业。贞观中，靖位至仆射。东南蛮奏曰："有海贼以千艘，积甲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内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归告张氏，具礼相贺，沥酒东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兴，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乃螳螂之拒走轮耳。或曰，卫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传也。（出《虬髯传》）

【译文】

隋炀帝游幸江都，命司空杨素守西京。杨素持贵骄横，当时，国内很乱，大权都握在他手里。他目空一切，骄奢淫逸，非一般大臣能比。每当官员们进言或宾客拜访时，他都是倚在床上接见，叫美女抬出来，婢女罗列两旁，那架势都超过了皇帝。到了隋朝末年更为严重，卫公李靖穿着平民衣服来见他，进言献策，杨素仍是倚在床上见他。李靖向前一拜说："天下正乱，各地英雄竞起，你作为皇帝的重要大臣，应该以收罗天下英雄豪杰为能事，不应该倚在床上见客。"杨素这才收敛了傲慢表情，站起来与李靖交谈，谈过后他很高兴，接受李靖所献之策后，李靖便退了出去。在李靖和杨素交谈时，旁边站着一个姬女，容貌美丽，手拿红拂，全神贯注地盯着李靖。李靖退出时，她紧跟出去问一小吏："方才那位处士姓甚名谁？"住在何处？"小吏一一相告，姬女点头而去。李靖回到住处，那夜天快亮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和低声的呼唤，李靖开门欲问时，却见一个穿紫衣戴帽的人，手拿一杖，杖上挂着一只皮袋，李靖问："你是谁？"那人说："我是杨素家的姬女红拂。"李靖请她入室，脱去了外衣，摘掉了帽子，竟是一个十八九的美丽姑娘，脸上没施脂粉，衣服却很华美，向李靖一拜。李靖倒吃了一惊，姑娘说："我在杨司空家很久，看到过很多有名气的人，却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作为一个女孩家，终归要有一个归宿，所以我才奔你来了。"李靖说："杨司空在京师有很大的权力，还不好吗？"姑娘说："他只不过是"李靖听姑娘的言谈没什么可怀疑的地方，便问她的姓，姑娘说姓张。又问排行第几？她说最长。看这姑娘的肌肤、仪表、形态、言词、气质，真是一个完美的人哪！李靖能得到这样的姑娘，当然很高兴，可又有点害怕，再三考虑有些不安。来偷偷观看的人，你来我往很多。几天后，也没听到杨素追查的消息。二人骑马回归太原。走到灵石旅店住下了，店内炉中正在煮肉，已经熟了。张氏站在床前梳头，长发拖地，李靖在刷马。忽然有一个中等个、长一脸红而卷曲胡子的人，骑一头瘸驴也来到旅店。他把皮口袋扔在炉前，当枕头卧在那里，看张氏梳头。李靖很生气，可是还在刷马。张氏一看李靖的脸，心里明白了，她一手握发，一手向李靖暗示摆手，意思是叫他不要生气。自己便急忙梳完了头，向前问那人的姓名，躺着的那人说姓张。张氏说，我也姓张，我是妹妹，说着向那人一拜。又问那人排行第几？那人说，第三。那人问，妹妹排行第几？张氏答，最长。那人高兴地说，今天很幸运，遇到了一妹。张氏招呼李靖："李郎快来拜三兄。"李靖很快地过来叩拜。而后，三人团团而坐，那人问，煮的什么肉？回答说。羊肉，已经熟了。客人说，我很饿。李靖到街市上买了胡饼回来，客人用匕首切肉，大家共同吃。吃完后，还剩一些肉，那人切了，在炉前吃了，特别快。客人说，我看李郎是一个贫士，怎么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妻子呢？李靖说，我虽然清贫，但我是个正人君子，别人问，都没说，老兄你问了，也就不隐瞒了。李靖便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那人问，你打算上哪去？李靖说，我想回太原避一避。那人说，我有事，不能和你一起去了。又问，有酒吧？李靖说，西边酒馆里有。李靖去提了一剅（盛酒器具）酒回来。酒过数巡后，那人说，我有点下酒的东西，李郎能不能和我一起享用？李靖说，不敢当。于是，那人打开了皮口袋，取出来的竟是一个人头和心肝！他又把头装回袋中，用匕首切那心肝，共同吃。那人说，这心是天下忘恩负义者的心，我含恨十年，今天才报了仇，我没什么遗憾的了。又说，我看李郎仪表非凡，器宇轩昂，是真正的大丈夫啊！你听说太原有特殊人物吗？李靖说，曾经见过一人，我看他是个特殊人物，其余的只不过是将相之才。那人问，这人姓什么？李靖答，和我同姓。那人问，多大年龄？李靖答，将近二十。那人问，他现在干什么？李靖答，他是太原州将的爱子。那人说，很像啊，我要见他，李郎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李靖说，我的朋友刘文静和他很要好，通过刘文静就可以见到他，你想做什么？那人说，望气者说太原有奇气，让我访一访，李郎明天走，何时到太原？李靖计算了路程，说某日能到。那人说："到达后第二天天亮，我在汾阳桥等你们。"说完，那人骑着驴像飞似的走了，回头看时，他已走了很远。李靖和张氏感到很惊奇，过了一段时间，说："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会欺骗我们，不用害怕。"于是，二人迅速骑马而行，按期到达太原，那人正在汾阳桥上等候，见面后都很高兴。三人一同去拜访刘文静。骗刘文静说："我们很想念你，想见见你。"刘文静出来迎接，他平常就很尊重李靖，见面后便议论起国家大事。知道来客和李靖是好朋友，都是知己者，于是，摆酒设宴。这时，李世民来了，他不修边幅，敞着怀来了，可是他神气昂扬，面貌不同常人。虬髯客却沉默不语地坐在后边，见到了李世民，他自己却万念俱灰。喝过数巡后，虬髯客招过李靖说："这才是真正的天子啊！"李靖告诉了刘文静，刘文静非常高兴，他走出来时，虬髯客说："我看见了，就定了十之八九，还须要叫道兄看一看。李郎和义妹还要回京，等某日中午时，在马行东酒楼找我，楼下有我骑的这头驴和一匹瘦骡子，那就是我和道兄都在这。"李靖夫妇到京后，很快找到了这里，见了这两匹驴、骡，便上了楼，见虬髯客与一道士对饮，见李靖来了，非常惊喜，让坐，喝酒。喝过十数巡后，虬髯客说："楼下柜中有很多钱，你选择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让义妹住在那里，这事办完后，你在某一天再在汾阳桥上相见。"李靖按预定时间到了，虬髯和道士已经先坐在了那里，他们一同去拜访刘文静，他正在奔棋，刘文静站起来寒暄之后，知道他们想见李世民，便写信请李世民来看棋。刘文静和道士对弈，虬髯客和李靖站在两旁。一会儿，李世民来了，寒暄之后坐下了，他神清气朗，笑意风生，顾盼左右，两目生辉。道士一见，很凄惨、悲伤，应了一手棋子说："这局输了！输了！此后，不会赢了，奇呀，没有方法救了。"道士无话可说，他不下棋了，要走。出来时对虬髯客说："这个天下不是你的天下，你到别的地方想办法吧，愿你自勉，也不用过多地思虑。"他们准备同回京城，虬髯客对李靖说："我算了李郎的行程，某日能到京城。到后的第二天，可与义妹同到一个胡同中的小房去找我。我很惭愧，让李郎往返好几次，让义妹孤单地守空房，这次想叫你们到一起好好亲热亲热。"说完，虬髯客感慨而去，李靖也策马扬鞭，很快到了京城，与张氏一同去拜访虬髯客告诉的那个地方。先见到一小板门，叩门，有人出来说，是三郎让在这里恭候娘子和李郎的，已经等了很久了。进了第二道门，就非常壮丽了，有三十多奴婢站在两旁。二十个下人领李靖夫妇进入东厅。厅内陈设，非同寻常，梳洗之后，更衣换装。有人传呼，三郎来了！是虬髯客，他头戴纱帽，身穿褐裘，大有龙虎之姿。相见后非常高兴。虬髯客让其妻出来拜见，其妻美若天仙。把李氏夫妇请到了中堂，陈设的豪华和丰盛，超过了王公贵族。四人对坐，菜、酒上齐之后，有二十个女子，像从天而降的仙女，演奏着人间没有听过的乐曲。酒足饭饱后，他的家人从西堂屋抬出二十个大桌子，桌子都盖着绣花帕巾。抬到面前后，揭开了帕巾，是一些帐簿和钥匙。虬髯客对李靖说："这都是我的珍宝钱财的帐目，赠送给你吧。这是为什么呢？我本想在这个世界上创一番事业，大干它三二年，建立些功业，现在，真龙天子已经出现，我在这没什么作为了。太原的李世民就是真龙天子，三五年内，国家就可太平，李郎应该以你的才华辅佐清平之主，只要你竭心尽智，一定会超过一般大臣，义妹既具有天人之姿，又有非同一般的谋略，你跟着李郎，一定能享荣华富贵。这真是，非义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义妹。圣贤之辈开始出现，你们逼上了好时机，真是龙腾虎啸，群英荟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我送给你的这些东西，是让你用来为真主建功立业做些奉献，希望你们多努力。今后十年里，如果东南数千里外发生特殊事情，那就是我实现了愿望的时候，义妹李郎可洒酒为我祝贺。"又对左右手下人说："李郎义妹从今往后就是你们的主人了。"说完，他和妻子戎装骑马而去，只有一个家奴骑马相随，几步后就不见了。李靖住到这里，成为富豪之家。用虬髯客所赠资产帮助李世民创建大业。到了李世民执政的贞观中期，李靖官至仆射。东南蛮上奏皇帝说："有一千多艘船只，十万多人马进占了扶余国，杀其主而自立，现在国内很安定。"李靖知道，这是虬髯客成功了。回家后告诉张氏，二人向东南洒酒遥拜祝贺。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大丈夫的兴起，不是英雄所能预料到的，何况还有的不是英雄。有些奸臣贼子谋乱篡权，也只能是螳臂挡车而已。又有人说，卫公李靖的兵法，有一半是虬髯客所传。

彭闼高瓒

唐贞观中，恒州有彭闼、高瓒，二人斗豪。于时大酺，场上两朋竞胜。闼活捉一猪，从头咬至顶，放之地上，仍走。瓒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闼于是乎帖然心服。（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贞观年间，恒州有彭闼、高瓒，两人都喜欢争强斗胜。一次，举行大型会餐，场上分搭两棚比赛胜负。彭闼捉了一头猪，从头咬到顶，放到地上。仍然能走。高瓒抓了一只猫，从猫尾开始吃，肠、肚都吃光了，猫还叫声不止。彭闼服服贴贴地认输了。

嘉兴绳技

唐开元年中，数敕赐州县大酺。嘉兴县以百戏，与监司竞胜精技。监官属意尤切。所由直狱者语与狱中云："倘有诸戏劣于县司，我辈必当厚责。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观者，即获财利，叹无能耳。"乃各相问，至于弄瓦缘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狱中有一囚笑谓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系，不得略呈其事。"吏惊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绳技。"吏曰："必然，吾当为尔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监主。主召问罪轻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緍未纳，余无别事。"官曰："绳技人常也，又何足异乎？"囚曰："某所为者，与人稍殊。"官又问曰："如何？"囚曰：众人绳技，各系两头，然后于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须一条绳，粗细如指，五十尺，不用系著，抛向空中，腾掷翻复，则无所不为。官大惊悦，且令收录。明日，吏领戏场。诸戏既作，次唤此人，令效绳技。遂捧一团绳，计百余尺，置诸地，将一头，手掷于空中，劲如笔。初抛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众大惊异。后乃抛高二十余丈，仰空不见端绪。此人随绳手寻，身足离地，抛绳虚空，其势如鸟，旁飞远扬，望空而去。脱身行狴，在此日焉。（出《原化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皇上多次下令让各州县兴办大宴餐。嘉兴县令准备了杂耍，想和监司比赛。监狱官参加比赛的心情特别急切，当时监狱值班的所由告诉狱卒说，倘若我们的杂耍比不过县里的，我们就要受到责罚，如果能有一项比较好的，就能得到奖励。很遗憾，我们没有能行的。他们开始在狱中寻求能人。一些会弄点小玩艺儿的人纷纷自荐。这时，狱中有一囚犯笑着说："我有点拙技，可我现在拘押之中，无法施展。"狱吏惊奇地问，你会什么？囚犯说，我会绳技。狱吏说，好吧，我去给你说说。于是，狱吏就把这事告诉了监同。监司问："这个人的罪是轻？是重？"狱吏说，这人是受了别人的连累，是因为偷了点税，别的没什么。狱官说，绳技很多人会，没什么特殊的。囚犯说，我的绳技，和别人不一样。狱官又问，有什么不一样的？囚犯说，别人绳技，都是系住绳的两头，然后在绳上表演。我只须用一条绳，像手指粗，五十尺长，不用系，扔向空中，能表演各种动作。狱官非常惊喜，叫把这人记下来。第二天，狱吏领囚犯到了戏场，别的节目开始表演了，后来叫这人表演。只见这人拿着一百多尺长的绳团，放在地上，将一个绳头抛向空中，绳子笔直，开始时抛了两三丈，然后到四五丈。绳子很直，就像有人牵着似的，大家感到很惊奇。后来，竟抛到二十多丈，抬头看不到绳头，这人便手握绳子，身子离地。最后，他扔掉了绳子，在空中像鸟似的，越飞越高越远，向远处飞去。他借机逃出了监狱。

车中女子

唐开元中，吴郡人入京应明经举。至京因闲步坊曲。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此人而过，色甚卑敬，然非旧识，举人谓误识也。后数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明抄本"境"作"竟"），未为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实慰我心。揖举人便行，虽甚疑怪，然强随之。抵数坊，于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路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整肃。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与客据绳床坐定。于席前，更有数少年各二十余，礼颇谨。数出门，若伫贵客。至午后，云去来。矣闻一车直门来，数少年随后，直至堂前，乃一钿车。卷帘，见一女子从车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绔素。二人罗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床，当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余后生皆衣服轻新，各设拜，列坐于客之下。陈以品味，馔至精洁。饮酒数巡，至女子，执杯顾问客："闻二君奉谈，今喜展见。承有妙技，可得观乎？"此人卑逊辞让云："自幼至长，唯习儒经，弦管歌声，辄未曾学。"女曰："所习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为学堂中，著靴于壁上行得数步。自余戏剧，则未曾为之。"女曰：所请只然，请客为之。遂于壁上行得数步。女曰："亦大难事。"乃回顾坐中诸后生，各令呈技，俱起设拜。有于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轻捷之戏，各呈数般，状如飞鸟。此人拱手惊惧，不知所措。少顷女子起，辞出。举人惊叹，恍恍然不乐。经数日，途中复见二人曰："欲假盛驷，可乎？"举人曰："唯。"至明日，闻宫苑中失物，掩捕失贼，唯收得马，是将驮物者。验问马主，遂收此人。入内侍省勘问，驱入小门。吏自后推之，倒落深坑数丈，仰望屋顶七八丈，唯见一孔，才开尺余。自旦入至食时，见一绳缒一器食下。此人饥急，取食之。食毕，绳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诉。仰望，忽见一物如鸟飞下，觉至身边，乃人也。以手抚生，谓曰："计甚惊怕，然某在无虑也。"听其声，则向所遇女子也。共君出矣。以绢重系此人胸膊讫，绢一头系女人身。女人纵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云："君且便归江淮，求仕之计，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潜窜，乞食寄宿，得达吴地。后竟不敢求名西上矣。（出《原化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中期，有一吴郡人进京应明经考试。到京后，在街坊闲蹓，忽然遇到两个穿大麻布衫的少年，两少年向他打招呼，对他很尊重，然而从前并不认识他们，举人认为他们认错了人。数日后，又见了面，那两个人说："您到这里，我们没请您，今天才来请您，虽然是偶然相逢，我们感到很高兴。"便请举人和他们同行，举人虽然有些疑惑，还是很勉强地跟他们走了。走过几条街，在东面的一个小胡同内，有几间临街房，跟他们走进去，房舍很整洁、肃静。二人领举人到堂上，那里已摆好了丰盛的筵席，那二人与客人挨着坐在床上，席前有二十多个少年，一个个很礼貌、谨慎，他们经常出门观望，像等待贵客似的。到了午后，有人说，来啦！便听到车进了大门，好几个少年跟在后边，一直到堂前，是一辆很漂亮的花车，车门帘一卷，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从车中走出来，容貌很美，髻上插了很多花梳，衣服则很素淡、清雅，二少年上前拜见，这女子也没答理。举人也上前拜见，女子才答理，并请客人入坐，向那二人和客人拱了拱手，那二人拜过之后才坐下，又有十多个年轻人穿着新衣分别拜过后，坐在客人的下首，摆上了各种美味，都很精致、洁静。酒过数巡后，那女子端着杯向客人说，听二位介绍过您，今日见到您很高兴，听说你有绝妙的技艺，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举人谦逊地推辞说，自小到大，只学习儒经，唱歌、乐器之类，从未学过。女子说："我说的不是这个事，请您好好想一下，你以前最擅长什么？"客人又沉思很久，说，我在学校中，曾穿着靴子在墙壁上走了几步，其它娱乐，没曾做过。女子说，我所讲的就是这件事，请您表演一下。举人便在墙壁上走了几步。女子说，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后便回头看着每个年轻人，叫他们各自表演自己的技艺。年轻人都起来拜过之后，有的在墙壁上行走，有的手撮椽子行走，各个轻盈、敏捷，状如飞鸟，举人拱手，感到惊奇，不知怎么办好。过了一会儿，女子起身，告辞。举人惊叹，恍恍然不太高兴。又过了数日，在途中又遇见了二少年，对举人说："想借你的马用一下，行吗？"举人说，行。到第二天，听说宫中丢失了东西，到处搜捕盗贼，只得了匹马，是盗贼驮东西用的。一追马主，便把举人抓了去，到内侍省等待审问，把他赶进小门，小吏从后边推他，他倒跌进数丈深坑。抬头看屋顶高七八丈，只见有一小孔，一尺见方。从早晨进来到吃饭时，忽然看到一条绳拴着装食物的器具落下来，这人很饿，便拿起来吃了，吃完，那绳又拉回去了。到了深夜，这人很生气，一肚怨屈无处诉，抬头一看，忽然有个像飞鸟似的东西落下来，到了他的身边，竟然是人，用手抚摸举人，并对他说："您一定很害怕，只要我在这，你就不必忧虑。"听她的声音，竟是上次所遇到的那个女子。她说，我和您一起出去。用绢带绑住了这个人的胸、胳膊，绢带那一头结在女人身上。女人一纵身便跳了出去，飞过了宫城，离开城门数十里时才落下来，说："您先回江淮，求官的打算，以后再说吧。"举人很高兴，徒步行走，一路上乞食借宿，到达了吴地，以后再不敢为求功名西上长安了。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侠二

昆仑奴　侯彝　僧侠　崔慎思　聂隐娘

昆仑奴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禀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姬轴帘，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欣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瓯贮含桃而劈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擎一瓯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璚芝雪艳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郁"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结？"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姬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鍊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釭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侍卫皆寝，邻近阒然。生遂缓搴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瓯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馔，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待光容，又不知郎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省，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使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翕，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大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出《传奇》）

【译文】

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一位崔生，他父亲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与当时的勋臣一品很要好，崔生当时任宫中警卫。一品患病。崔生的父亲命他去探视。崔生很年轻，容貌如玉，性情耿直，举止安祥，语言清雅。一品命一姬女卷起门帘，召崔生入室，崔生拜过一品后，传达了他父亲的关怀之情。一品很喜欢崔生，让崔生坐在面前，二人闲谈。这时有三个艳丽无比的姬女站在前面，手捧着金饰的食器，食器中盛着用糖水浸过的鲜桃。一品让一位身穿红绡衣的姬女端了一碗给崔生吃，崔生年轻，在姬女面前显得很羞涩，没有吃。一品又让红绡姬用匙喂崔生。他不得已才吃了，姬女笑了，崔生要告辞回去。一品说："你要闲暇时，必须经常来看我，可不要疏远了老夫。"命红绡姬送崔生出院。这时，崔生一回头，看见那姬女伸出三个手指，又连续翻了三掌，然后又指了指胸前的小镜子，说："记住。"没有再说其它话语。崔生回来，先向父亲转达了一品的意思。返回学院后便神迷意乱，脸也瘦了，话也少了，只是痴呆呆地想心事，整天不吃饭，他却吟了一首诗。

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

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璚芝雪艳愁。

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他家有一个叫磨勒的昆仑奴，去看了看崔生，说："你心中有什么事，竟这样抱恨不已？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崔生说："这是我心里的事，你们怎么能知道。"磨勒说："你说吧，我一定能为你解除忧愁，不论什么难事，我都能办成。"崔生觉得这话不一般，便把他这段经历告诉了磨勒。磨勒说："这是小事一件，何不早说，你自找苦吃。"崔生又把红绡姬的隐语说了。磨勒说："这有什么难的，伸三个手指，是说一品家有十院歌姬，她是第三院的。翻掌三次，正是十五，是说十五日后。胸前小镜子，是说十五的月亮圆如镜，叫你去相会。"崔生一听非常激动，高兴。他对磨勒说："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开我心中的郁结，达到我的愿望呢？"磨勒笑了，说："后天晚上，就是十五夜，请你用两匹青绢，做一套紧身衣服。一品家有猛犬，看守歌姬院门，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进去也将被咬死。那犬，其警如神，其猛如虎，是曹州孟海之犬，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别人不能杀死它。为了你，我就要杀死它。"崔生便弄来了酒肉，犒赏磨勒。到了那晚的三更，磨勒拿了炼椎走了，只过了吃顿饭的时间他回来了，说："犬，已经叫我打死，这回没有障碍了。这晚三更后，崔生换上了紧身青衣，磨勒背着他飞过了十多重院墙，到了歌姬院，在第三院停下了，门也没锁，灯还亮着，只看着红绡姬长叹而坐，好像在等待。她不戴头饰，不施脂粉，满腹怨恨，满面悲戚，她在吟诗：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依玉箫愁凤凰。宫中的侍卫都睡了，周围很寂静。崔生便慢慢地掀起门帘进去了，过了一会儿，红绡姬认出来人是崔生，便急忙跳下床，拉着崔生的手，说："我知道你很聪明，一定会悟出我隐语的意思，所以那天才用手语。可我不知道郎君你有什么神术，才能到这深宅大院？"崔生便把磨勒为他出的主意，并背他飞到这里的经过告诉了红绡女。姬女说："磨勒在哪？"崔生说，在帘外。便把磨勒叫进屋，用金饰杯盛酒叫磨勒喝。红绡姬告诉崔生说："我家原来很富有，住在北方，是一品用武力逼迫我做了姬女，没能自杀，苟且偷生，脸上虽然涂脂抹粉，心里却很苦闷。就是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铺金盖玉，这都不是我希望的，我好像在监狱里似的，贤仆磨勒既有这么高明的神术，何不帮我逃出监牢，只要我的愿望实现了，虽死不悔。我情愿为奴仆，侍候在你身旁，可是，我不知道郎君有什么高见？"崔生只是闷闷不语。磨勒说："娘子既然这么坚决，逃出虎口，只是小事一件。"姬女非常高兴，磨勒先为红绡姑娘把随身用的衣服，妆奁背出去三次，然后说，恐怕晚了就要天亮了。磨勒便背崔生和姬女，飞出高墙大院十几处，一品家的守卫，都没发现。回来后到学院隐藏起来。天亮了，一品家才发觉，又看到了犬已死，一品大吃一惊，说："我家墙高院大，警卫森严，门户紧锁，来人是飞腾而来，没留一点痕迹，必定是侠士所为，这事不要声张，以免惹祸招灾。"红绡姬在崔生家隐居二年，到了春暖花开季节，她坐着小车去游曲江，被一品家人暗中认出来了，告诉了一品。一品有点疑惑，便召来崔生追问此事，崔生胆怯不敢隐瞒，便详细地把前后经过都说了，最后说都是因为磨勒背着才去的。一品说："是姬女的罪过，但她已服侍你几年了，也不能向她问罪了。但我要为天下人除害。"命令五十名士兵，持兵器包围崔生的院子，叫他们抓捕磨勒。磨勒呢，手持匕首，飞出高墙，轻如羽毛，快如鹰隼。尽管箭矢如雨，却没能射中他，顷刻之间，不知去向。崔家却是一片惊慌，一品也有些后悔和后怕，每到晚上，配备了很多持剑执戟的家童自卫巡逻，这样做了一年多。十多年后，崔家有人看见磨勒在洛阳市卖药，面貌还和从前一样。

侯彝

唐大历中，有万年尉侯彝者好尚心义，尝匿国贼。御史推鞫理穹，终不言贼所在。御史曰："贼在汝左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盖下。"又击之翻示。御史乃以鏊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烽焪，左右皆不忍视。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见曰："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此？"彝对曰："贼臣实藏之。已然诺于人，终死不可得。"遂贬之为端州高要厨。（出《独异志》）

【译文】

唐代宗大历年间，万年尉侯彝非常讲义气。他曾经藏匿过国家要犯。御史审问他时已经理屈词穷，可他就是不说要犯在什么地方。御史说："贼在你左右膝盖下。"侯彝便揭台阶上的砖，击打自己的膝盖，指给御史看，并说，贼在那？御史又说，在左膝盖下。他又击打左膝给御史看。御史又用钱鏊装炭火。放在他的肚子上，烟气腾腾，左右在场的人都不忍看。侯彝却大怒喊叫说，为什么不再加些炭？御史也感到惊奇，便上奏皇上。唐代宗召见了候彝，说："你为什么要藏贼，你这样自找苦吃？"侯彝回答说，这个贼确实是我藏的。我已经事先向他做了承诺，就是死了我也不能食言。后来他被贬为端州高要县尉。

僧侠

唐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夕，僧指路歧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能垂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进。日已昏夜，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张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用行。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生知其盗也，乃弹之。僧正中其脑。僧初若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扪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生知无可奈何，亦不复弹。良久，至一庄墅，数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韦生坐一厅中，笑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固无他，幸不疑耳。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焉。有顷布筵，具蒸犊，犊上劄刀子十余，以韭饼环之。揖韦生就座，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谒见。"言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齑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腊（明抄本"腊"作"脂"）。僧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跃在梁上，循壁虚蹑，捷若猱玃。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匹，垂泣而别。（出《唐语林》，明抄本作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德宗建中初年，读书人韦生举家迁往汝州，中途遇一僧人，便和他并辔而行，彼此言论很融洽。天快黑时，僧人指着一个岔路说："离这里不远是我的寺庙，您能不能到那去住一宿？"韦生答应了，叫家人先走。僧人让他的随从先走，回去准备食宿用品。走了十余里还没到，韦生问僧人。僧人指一处林烟说，这就是。可是，走到那后又往前走了。这时，天已经黑了，韦生有点疑心，他平常就擅长射弹弓，他便悄悄地从靴中取出弹弓，怀中有铜丸十多粒。这才以责备的口气问僧人："我的行程是有日期的，方才见到你，由于言谈投机，便应邀而来，现在已经走了二十里啦，怎么还没到？"僧人只说走吧，他自己往前走了百多步，韦生看出了他是一个大盗，便拿出弹弓射他，正打中他的脑袋，僧人起初像不知道似的，打中五发后，他才用手去摸打中的地方，僧人慢慢说："郎君（指韦生）你不要恶作剧。"韦生也无可奈何，不再打了。又走了一段时间，到了一处庄园。好几十人打着火把出来迎接。僧人请韦生到一厅中坐下，笑着说："郎君不用担心。"又问左右的下人，夫人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吗？又说，郎君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韦生看到了妻子子女住在了另一处，住处安排得很好。夫妇互相看着都哭了，僧人来了，拉着韦生的手说："我是个大盗，本来未怀好意，不知郎君你有这么高的武艺，除非我，别人是受不了的。现在没别的事，感谢你没有怀疑我，方才我中郎君的弹丸都在这。"说着举手摸脑后，五个弹丸便落下来。过了一会儿，开始布筵，端上来的是蒸犊，蒸犊上插着十几把刀子，周围摆着切碎的饼。请韦生就座。又说，我有几个结义弟兄，我叫他们拜见你。说完，有五六个穿红衣扎巨带的人站在阶下。僧人喊道："拜郎君，你们若是遇到郎君，早粉身碎骨了。"吃完饭，僧人说，我干这一行很久了，现在已经老了，很想痛改前非。不幸的是我有一个儿子，他的技艺超过我，我想请郎君为我除掉他。他便叫来了儿子飞飞出来拜见韦生。飞飞才十六七岁，穿着长袖的绿衣服，皮肤蜡黄。僧人说，你上后堂去等郎君。僧人给韦生一把剑和五粒弹丸，并向韦生说，我乞求郎君使出所有的武艺来杀他，老僧我今后就没有累赘了。他领韦生进入一个堂中后，他出来反锁了门。堂中四个角落，都点了灯。飞飞拿一短鞭站在当堂。韦生拉紧了弹弓。心想必然打中。弹丸射出时，飞飞竟跳到梁上去了，沿着墙壁慢慢行走，象猿猴一样敏捷。弹丸打光了，也没打中他。韦生又持剑追逐他，飞飞腾跳躲闪，只离韦生有一尺远。韦生把飞飞的鞭子断成数节，却没有伤着飞飞。时间过去很久了，僧人开了门，问韦生，你为老夫除了害了吗？韦生把方才的经过告诉了他。老僧人怅然若失，对飞飞说："你和郎君比武，弄得你非得做贼了，只好这么办了么？"僧人和韦生谈论剑术和弓箭之事谈了一夜，天要亮时，僧人把韦生送到路口，并赠给他绢布一百匹。二人垂泪而别。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京中无第宅，常赁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别在一院，都无丈夫，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纳为妻。妇人曰："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许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纳之。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后产一子，数月矣，时夜，崔寝，及闭户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妇。崔惊之，意其有奸，颇发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时月胧明，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头。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请从此辞。遂更结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谓崔曰："某幸得为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养育孩子。"言讫而别，逾跨墙越舍而去。慎思惊叹未已。少顷却至，曰："适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儿已毕，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闻婴儿啼。视之，已为其所杀矣。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出《原化记》）

【译文】

崔慎思，博陵人。唐德宗贞元中期，他应进士举，在京中没有住宅，曾经租人一小院居住。房主人另住一院，没有丈夫，只有一少妇，三十多岁，容貌看起来还有些姿色。她有两个婢女，崔慎思便让她们通通话，想纳少妇为妻。妇人说："我不是读书人，和你不般配，你以后会后悔的。"崔生又想把她纳为妾，她同意了。可是，她从不肯说出自家姓名，慎思便把她纳为妾。二年多，崔慎思所取所用，妇人从未表现出不满意的神色。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崔生关门闭户正在睡觉，到了半夜，那妇人却不在了。崔很惊慌，认为妇人可能和别人通奸，他很生气，很愤怒。他便穿衣起床，在堂前走来走去。当时月色朦胧，他忽然看见妇人从屋脊上下来，身上扎着白腰带，右手拿匕首，左手提一个人头。她对崔慎思说，他父亲早年被郡守无辜杀害，她进城来报仇，可是好几年没得手，今天终于报了仇，她不能在此久留，请求从此辞别。她整理了一下衣服，拿着用灰囊装着的人头，对崔慎思说："我有幸为你做了二年妾，而且有了一个孩子。房子和两个婢女都是我自己置买的，现在赠送给你，希望你好好养育孩子。"说完就走，她跳墙越舍像飞似的走了，慎思大为惊叹。不一会儿，她又回来了。说："方才走，忘了给孩子喂奶。"她进入室内，过了一段时间出来说，孩子我已经喂完了，就永远地走了。崔慎思过了很久没听到孩子的哭声，进屋一看，孩子已被少妇杀死了。她杀死孩子，是为了断绝自己的思念之情。古时的侠客没有几个能超过她。

聂隐娘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取。"尼歘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时，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剸，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瞑，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引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顾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问。后潜收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自"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颈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柩前恸哭而去。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缯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出《传奇》）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魏博大将聂锋的女儿聂隐娘，才十岁。有一尼姑到聂锋家讨饭，见到了隐娘，特别喜爱。她说："押衙（指聂锋）能不能将女儿交给我，让我教育她。"聂锋很生气，斥责了尼姑。尼姑说："押衙就是把女儿锁在铁柜中，我也能偷去呀。"这天晚上，隐娘果然丢失了，聂锋大吃一惊，令人搜寻，没有结果。父母每思念女儿，便相对哭泣。五年后，尼姑把隐娘送回，并告诉聂锋说："我已经把她教成了，把她送还给你。"尼姑须臾不见，一家人悲喜交加，问女儿学些什么。女儿说："开始时也就是读经念咒，也没学别样。"聂锋不相信，又恳切地问女儿。隐娘说："我说真话恐怕你们也不信，那怎么办？"聂锋说，你就说真话吧。隐娘便把真实情况说了一遍。我初被尼姑带走时，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天亮时，到一大石穴中，穴中没人居住，猿猴很多，树林茂密。这里已有两个女孩，也都是十岁，都很聪明美丽，就是不吃东西。能在峭壁上飞走，像猴爬树一样轻捷，没有闪失。尼姑给我一粒药，又给了我一把二尺长的宝剑，剑刃特别锋利，毛发放在刃上，一吹就断。我跟那两个女孩学攀缘，渐渐感觉自己身轻如风。一年后，学刺猿猴，百发百中。后又刺虎豹，都是割掉脑袋拿回来。三年后能飞了，学刺老鹰，没有刺不中的。剑刃渐渐磨减到只剩五寸长，飞禽遇到，有来无回。到了第四年，留下二女守洞穴，领我去城市，我也不知是什么地方。她指着一个人，一一的把这人的罪过说一遍，叫我在那人不知不觉中，把他的头割回来。像鸟飞那么容易，给我一把羊角匕首，三寸长，我就在大白天把那人刺死，别人还看不见，把他的头装在囊中，带回石穴，用药将那头化为水。五年后，尼姑又说，某个大官有罪，无辜害死很多人，你晚间可到他的房中，把他的头割来。于是，我就带着匕首到那房中，从门缝中进去，一点障碍没有，我爬到房梁上，直到天亮，这才把那人的头拿回来。尼姑大怒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说，我看那个人逗弄一个小孩玩，怪可爱的，我没忍心下手。尼姑斥责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先杀了孩子，断其所爱，然后再杀他。我拜谢了尼姑，尼姑说，我把你的后脑开开，把匕首藏在里面，伤不着你，用时很方便。又说，你的武艺已经学成，可以回家了。于是把我送回来了。她还说，二十年后，才能一见。聂锋听隐娘说完后，心中很惧怕。以后，每到夜晚隐娘就不见了，天亮才回来，聂锋也不敢追问，因此，也不太怜爱隐娘。有一天，一个磨镜少年来到聂家门前，隐娘说："这个人可以做我的丈夫。"她告诉了父亲，父亲也不敢不应承。隐娘便嫁给了那少年，她丈夫只能制镜，不会干别样，父亲供给他们吃穿费用很丰厚，只是在外居住。多年后，父亲去世，魏帅知道隐娘的一些情况，便用钱财雇佣他们为左右吏。就这样又过了数年，到了宪宗元和年间，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关系不睦。魏帅派隐娘割刘昌裔的头。刘昌裔能神算，隐娘刚辞别魏帅时，他就知道她能来，便召集衙将，命令他们在隐娘来时的那天早晨到城北，等来了一男一女，各骑白驴黑驴，到城门，遇有鹊雀在隐娘丈夫前面鸣噪，他用弹弓射，没有射中。隐娘夺来弹弓，只一丸便射杀了鹊雀。她向衙将一揖，说："我们想见一见刘仆射，所以才从远道赶来。"衙将按正常礼节接待。隐娘夫妻说，刘仆射果然是神人，不然的话，怎么我们要来呢。我们愿见刘公。刘昌裔来了，隐娘夫妻拜过后说，我们很对不起你，真是罪该万死。刘昌裔说："不能这样说，各亲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帅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请你们留在这里，不要有疑虑。"隐娘感谢说："仆射左右无人，我们愿意到你这里来，我很佩服你的神机妙算，魏帅不如你。"刘昌裔又问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说，每天只要二百文钱就足够了。便答复了他们的要求。一天忽然不见了他们骑来的两匹驴，刘昌裔派人寻找，不知去向。后来在一个布袋中，看见了两个纸驴，一黑一白。一个多月后，对刘昌裔说："魏帅不知我们在这住下了，必定派人来，今天请你剪些头发，用红绸布包上，送到魏帅枕前，表示我们不回去了。"刘昌裔照办。到了四更，隐娘返回来了，对刘昌裔说："送去信了，后天晚间魏帅必派精精儿来杀死我，还要割你的头，我们也要多想办法杀了他，你不用忧愁。"刘昌裔豁达大度，毫无畏色。这天晚上，烛光通明，半夜之后，果然看见一红一白两个幡子，互相击打，飘飘然在床的四周转悠。过了很久，见一个人从空中跌下地来，身子和头分开了。隐娘也出现了，说，精精儿现在已被我打死。将精精儿的尸体拽到堂下。用药化成了水。连毛发都不剩。隐娘又说："后天晚间，他会派空空儿来，空空儿的神术是神不知，鬼不觉，来无影，去无踪。我的武艺是赶不上他，这就看仆射的福份了，你用于阗玉围着脖子，盖着被，我变成一只小蚊虫，潜入你肠中等待时机，其余人不用逃避。"刘昌裔按她所说的办法做了。到了三更，刘昌裔虽然闭着眼睛却没睡着，果然听到脖子上砰的一声，声音特别大。隐娘从刘昌裔口中跳出，祝贺说："仆射没事了。这个人像雄鹰似的，只是一搏，一搏不中他便远走高飞，他没击中感觉很耻辱，还不到一更，他已经飞出一千多里了。"他们察看了刘昌裔脖颈上的玉石，果然有匕首砍过的痕迹，很深。刘昌裔给隐娘夫妇送了厚礼。唐宪宗元和八年，刘昌裔从陈许调到京师。隐娘不愿跟随去京，她说："从此我要游山逛水，遍访圣贤。只求你给我丈夫一个差使便可以了。"刘昌裔照办。后来，渐渐不知隐娘的去处，刘昌裔死时，隐娘骑驴到了京师，在刘的灵前大哭而去。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裔的儿子刘纵任陵州刺史，在四川栈道上遇见了隐娘，面貌仍和当年一样，彼此很高兴能够重逢，她还像从前那样骑一头白驴。她对刘纵说："你有大灾，你不应该到这里来。"她拿出一粒药，让刘纵吃下去。她说："来年你不要做官了，赶紧回洛阳去，才能摆脱此祸。我的药力只能保你一年免灾。"刘纵不太相信，送给隐娘一些绸缎，隐娘没有要，飘飘然而去，如神似仙。一年后，刘纵没休官，果然死于陵州。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见过隐娘。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侠三

红线　胡证　冯燕　京西店老人　兰陵老人　卢生　义侠

红线

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红线者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乃俾掌其笺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声，颇甚悲切，其击者必有事也。"嵩素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归。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以淦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节度使令狐章女。三镇交为姻娅，使使日浃往来。而田承嗣常患肺气，遇热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以延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际，唯红线从焉。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诚贱品，亦能解主忧者。"嵩闻其语异，乃曰："我知汝是异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数百年勋伐尽矣。"红线曰："此易与耳，不足劳主忧焉。暂放某一到魏城，观其形势，觇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起马使，具寒喧书。其他即待某却回也。"嵩曰："然事或不济，反速其祸，又如之何？"红线曰："某之此行，无不济也。"乃入闱房，饬其行具。乃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一神名。再拜而名，倏忽不见。嵩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劳曰："事谐否？"红线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红线曰，某子夜前二刻，即达魏城，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儿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徒步于庭，传叫风生。乃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跌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彀，枕前露一星剑，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则扬威玉帐，坦其心豁于生前。熟寝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蜡炬烟微，炉香烬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罗。或头触屏风，鼾而亸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归。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忿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酧德，聊副于依归。所以当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经过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嵩乃发使入魏，遗田承嗣书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捕金合，一军忧疑。使者以马棰挝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时，惊怛绝倒。遂留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赐赍。明日，专遣使赍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杂珍异等，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专膺指使，敢议亲姻。彼（按《甘泽谣》"彼"作"役"）当捧毂后车，来在麾鞭前马，所置纪纲外宅儿者，本防他盗，亦非异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由是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赖于汝，岂可议行。"红线曰："某前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而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盅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其三人，阴力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凡俚。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甚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即违天，理当尽弭。昨往魏邦，以是报思。今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嵩曰："不然，以千金为居山之所。"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嵩知不可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请座客冷朝阳为词。词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歌竟，嵩不胜其悲，红线拜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出《甘泽谣》）

【译文】

唐朝，潞州节度使薛嵩家一婢女名红线，她很会弹琵琶，又懂四书五经。薛嵩让她管理各种文书，称为内记室。有一次军中宴会上，红线对薛嵩说："听这鼓声很悲凉，这打鼓的人必定有心事。"薛嵩平时也懂音乐，说："你说得很对。"于是，找来打鼓人一问，他说："昨晚我妻子死了，我没敢请假。"薛嵩听完就让他回家了。这时正是唐肃宗至德年间，河南、河北一带很不安宁。朝廷命令薛嵩守卫淦阳，并控制山东。战争刚过，军府初建，朝廷命薛嵩将女儿嫁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又让他的儿子娶滑亳节度使令狐章的女儿。使淦阳、魏博、滑亳三镇联姻，经常派使相互往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肺部患病，天热就严重。他常说："我若驻守山东，那里天气比较凉快，我还能多活几年。"于是，他从军中选拔了三千勇士，称为外宅男，给其优厚的待遇。他命令三百人在衙门口和宅院内值班，并选择适当时机，想吞并潞州。薛嵩知道这消息后，日夜忧愁，常自言自语，却想不出好办法。一天夜晚，军营的大门已经关闭，薛嵩拄着拐杖到庭院，只有红线跟在身后。红线说："您这一个多月寝食不安，好像有心事，是不是因为田承嗣的事？"薛嵩说："事关安危，不是你能处理的。"红线说："我虽为奴婢，也能为您解除忧愁。"薛嵩听她的话语不一般，便说："我知你不是一般人，我心中有数。"他便把具体事都告诉了红线，我继承祖父的大业，承受国家的恩惠，一旦将镇守的疆土丢掉了，几百年的功勋都丧失了。红线说："这事好办，不用这样忧愁。您先让我去趟魏城，观察下形势，探探虚实。一更去，二更便可回来。请您先准备好一个使者和一匹马、一封问候信，其它事情等回来再说。"薛嵩说："这事若办不好，反会招来祸，那怎么办？"红线说："我此去定能办好。"说完回到自己屋中，准备行具，梳洗打扮，梳一个乌蛮髻，头插金雀钗，身穿紫色绣花短袍，腰系青丝带，脚登轻便靴，胸前佩龙文匕首，前额上写着太一神名。向薛嵩拜了拜，转眼不见了。薛嵩回屋关门，背灯而坐，独自饮酒，薛嵩平日不善饮酒，但这一晚上喝了很多酒，没醉。忽然听到一阵晨风吹过，好似有片树叶落下来，他惊起，却是红线回来了。薛嵩高兴地问："事办的怎么样？"红线说："我怎敢完不成使命。"薛嵩又问："没伤害人吗？"红线说："用不着，我把田承嗣床头的金盒拿来了。我半夜前就到了魏城，过了几道门，便到了他睡觉的地方，听到外宅男在走廊上睡觉，鼾声如雷。中军士兵在院中走动，互相打招呼。我开了左门，到了他床前，您亲家公躺在床上，露着脚睡得正香，头裹黄巾，枕花枕头，枕前露一把短剑，短剑前有一个开着的金盒。盒内写着他的生辰八字和北斗神名，上面盖着香料和珍珠。看他那熟睡的样子，他没想到他的性命就在我手下，杀他是很容易的事，我怕那样惹来麻烦。这时，腊烛快要熄灭，香炉的香已燃烬，他的侍者四散了，兵器扔在了一起，有人头碰屏风，鼾声大作，有的手持汗巾、毛掸睡着了。我拔他们的头簪、耳环，摸他们的衣服，都像有病似的不能醒来。我便拿金盒回来了。出魏城西门，走了二百多里，隐约看见城墙上的铜台，漳水向东流去，月上林梢，晨鸡鸣动。去时很忿怒，回来时很高兴，忘记了疲劳。为了感谢您的恩德。我不顾半夜三更，往返七百里，不怕危险，走过了五六座城，希望减少您的忧虑，我怎敢说辛苦？"于是，薛嵩派人到魏城，给田承嗣送了一封信，信上说："昨晚有人从魏城来，从您床头上拿了一个金盒，我不敢留下，特派专使连夜送还。使者半夜到魏城，只是为了寻找金盒，为了搜捕盗金盒的人，军人都在忙碌着。使者用马鞭敲门，他们认为在这非常时刻求见，一定是有要事，田承嗣急忙出来，使者把金盒给他，他捧着金盒，惊异得几乎晕倒。留下了使者，请到厅内，设宴款待，给使者很多赏赐。第二天，专门派人带了三万匹布，二百匹好马，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献给薛嵩。并转告薛嵩，多亏他不记私怨，我才保住了性命，我要悔过自新，不再连累亲戚，我专门派人去商量孩子的婚事，叫我儿子厚待他的女儿，我招募的外宅儿，本是为防盗，没别的企图，现在叫他们脱掉军装，回家种地。以后的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信使经常来往。忽然一日，红线要辞别。薛嵩说："你生在我家，你想上哪？我还要依靠你，你怎么能走呢？"红线说："我前世是个男子，周游四方，寻求学问，读过神农的药书，给世人看病消灾。当时有一孕妇，肚内生了虫子，我给她服了芫花酒，妇人和腹中的双胞胎都死了。我一次杀了三个人，阴曹地府为了惩罚我，变为女子，贬为奴婢。幸亏生在您家，已经十九啦，穿够了绸缎，吃尽了美味，您对我特别宠爱，给了我很多荣誉。现在您管辖的疆土太平，人们安居乐业，我应该留在这里，可这样违背了天意，昨天去魏城，是为了报恩。现在两地都保住了城池，人们的性命也安全了。乱臣知道惧怕，刚烈正直的人得到了保障，对我一个女人来说，功也不算小，可以赎我的前罪，还我男儿身，我想离开尘世，成仙得道，生死长存。"薛嵩说："不能这样，你一个小姐之身怎么能住在山里呢？"红线说："为了来世，我怎能久留？"薛嵩知道不能留住，便为她饯别，集合宾朋好友，夜宴中堂。为了助酒兴，薛嵩请在座的冷朝阳作词，其词是：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唱完，薛嵩非常悲痛，红线边哭边拜，托辞醉了，离开了宴席，从此，不知去了哪里。

胡证

唐尚书胡证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晋公裴度同年。常狎游，为两军力人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教于证。证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跻（自谓灯台）。"证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觝者，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殆至并座。证举跻将击之，众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乞今赦汝破命。"叱之令出。（出《摭言》）

【译文】

唐朝尚书胡证，身材非常魁伟，力量特别大。他和晋公裴度是一年及第，常在一起游玩。裴度被军中十多个力量大的人欺辱，使他经常处在很难堪的地步，他暗中派人去找胡证求救。胡证来了，身穿貂皮衣，腰扎金腰带，他刚一进门，那些力气大的人一看，脸就变了颜色。胡证和这些人喝酒，一连喝了三盅，差不多好几升，杯中没有一滴剩酒。不一会儿，主人点上了灯，胡证站起来，把铁灯台拿在手中，他把灯碗、灯座都拿掉，只留灯台的台杆横放在膝上。对众人说："我请求改改酒令，咱们这回一次喝三钟，连喝三次，酒必须喝净，不许有点滴剩余，谁若犯令，就打他一灯台。"他一次先喝了三盅，接着下一个人喝。一次三盅，连喝三次，他的酒没有喝完，并且洒到桌上。胡证举起灯台就要打，那些恶棍都起来叩头求饶，还称胡证为神人。胡证说："你们这些鼠辈还敢欺负人吗？今天饶你们一命，还不快滚！"

冯燕

唐冯燕者，魏豪人，父祖无闻名。燕少以意气任侠，专为击球斗鸡戏。魏市有争财殴者，燕闻之，搏杀不平。遂沈匿田间，官捕急，遂亡滑。益与滑军中少年鸡球相得。时相国贾耽镇滑，知燕材，留属军中。他日出行里中，见户旁妇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将张婴，从其类饮。燕因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蹐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堕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燕熟视，断其颈，遂巾而去。明旦婴起，见妻杀死，愕然，欲出自白。婴邻以为真婴杀，留缚之。趣告妻党，皆来曰："常嫉殴吾女，乃诬以过失，今复贼杀之矣，安得他事。即他杀而得独存耶？"共持婴石余笞，遂不能言。官收系杀人罪，莫有辩者，强伏其辜。司法官与小吏持朴者数十人，将婴就市，看者团围千余人。有一人排看者来，呼曰："且无令不辜死者，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吏执自言人，乃燕也。与燕俱见耽，尽以状对。耽乃状闻，请归其印，以赎燕死。上谊之，下诏，凡滑城死罪者皆免。（出沈亚之《冯燕传》）

【译文】

唐时，魏豪有个叫冯燕的人，祖父、父亲都不出名。冯燕年轻，性格豪爽，很讲义气，很擅长玩球、斗鸡等游戏。一天，魏豪街上有人为争夺财产互相殴斗冯燕听说后去打抱不平，杀了人，便跑到乡下去躲藏。官方又追捕时，他跑到了滑地。他经常和驻在滑地的年轻士兵们玩球、斗鸡。当时相国贾耽镇守滑地，知道了冯燕很有才，便留他在军中。一天，冯燕在街上闲走，看见了一个打扮很妖冶的妇女在看他，冯燕便让人去串通妇人，二人勾搭成奸。妇人的丈夫张婴是驻军中的一个小军官，他和同僚们喝酒。冯燕得闲，到了他家，关门和张妻调笑。这对，张婴回来了，张妻开门迎接张婴，张妻用衣襟遮挡冯燕，他弯着腰在张妻的遮掩下，藏到了门后。他的头巾压在枕下，挨近佩刀。张婴因喝醉酒，闭眼大睡。冯燕指了指头巾，意思是叫张妻取来，张妻以为冯燕要佩刀，便把佩刀拿来给冯燕，冯燕看了一会儿张妻，便用刀杀了她，拿了头巾走了。第二天，张婴起来，看见了妻子被杀死，很惊愕，他出来说自己杀死了妻子，邻居们也认为真是他杀死的，便把张婴绑了起来，告诉了张妻的娘家，他的岳父母都来了，说："过去你就常打我的女儿，诬谄她有过错，今天竟又杀死了他，这不是别人干的，别人杀她，你怎么还能活着？"众人将张婴痛打了一顿，他是有苦不能诉。官府又以杀人罪逮捕了他，也没有人为他辩解，也只有含冤认罪。执法官和几十个士兵，持刀押解张婴赴刑场，围观者一千多人。忽然有一个人推开围观者跑出来大声说："你们先别杀他，他是无罪的，是我和他妻子通奸，又杀死了他的妻子，你们应当绑我！"那些士兵过来捉拿说话的人，一看，此人竟是冯燕。他们把冯燕押解相国贾耽那里，贾耽听完这个情况后上奏皇上，愿意交出官印来赎冯燕的性命。皇上很赞赏贾耽的做法，便下诏说，凡滑城的犯死罪的人，都一齐免死。

京西店老人

唐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有老人方工作，谓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焉。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鞫杖，势渐逼树稍，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扎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尽矣。鞍驮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也，拜而且谢。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后院，指鞍驮，言却领取，聊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役力承事，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也得一二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时，韦行规自己讲过：他年轻时有一次到京西旅游，天黑时到一个店中，还想继续往前走。店中有一个老人正在干活，对他说："你晚间不要走了，这里强盗很多。"韦行规说："我准备了弓箭，我不怕。"他又往前走了几十里，天特别黑，有人在草丛中跟着他，他大声喝叱，对方也不应声。他连射了几箭。射中了，那人却不退。箭射完了，韦行规害怕了，急忙往前奔跑。一会儿，大风、雷电一齐来了，韦行规下了马，背靠大树站着，看见空中电闪雷鸣，互相追逐，好像很多看不到头的大木杖，逼近了树梢。他觉得有东西纷纷往下落，一看，是些木头片，一会儿，木头片埋到了他的膝盖，韦行规害怕了，扔了弓箭，仰面朝天大喊救命，跪拜数十次。电闪渐渐远去，风停了，雷熄了，韦行规看大树，枝干都没有了。他马上的鞍驮也没了，只好返回那个旅店。到店看见那个老人正在箍桶，韦行规想，这老头是个奇异的人，便向他拜谢。老人笑了，说："客人，你不要依恃你有弓箭，你还要学点剑术。"他把韦行规领到后院，指了指鞍驮，叫他拿回去，我只是试试你呀，又拿出一片桶板，昨夜他射的箭头都在上面。韦行规请求为老人做点什么，老人不用。只把剑术露了一点，韦行规略学得一二招。

兰陵老人

唐黎干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干怒杖之，如击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南，入小门，大言曰："我困辱甚，具汤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衣坏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阀，黎唯而趋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曰："谁引尹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尹，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名，则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言约理辨。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技，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鬓，拥剑长短七口，舞于中厅。迭跃挥霍，攙光电激。或横若制帛，旋若规火。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于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尹胆气。"黎拜曰："今日已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授，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翌日复往，室已空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黎干当京兆尹的时候，曲江地方人们涂龙求雨，几千人围观。黎干到时，唯有一老人拄着拐杖不回避，黎干命人打老人，就像打一个鞔革似的，老人不觉怎样，回头走了。黎干认为这老人不同寻常，便命一个坊间的老差役去寻找老人，到了兰陵里南面，进了一个小门，听老人大声说："我受了这么大的污辱，准备些热水，我要洗一洗。"老差役急忙回去禀报黎干，黎干有些惊惧，便换了衣服，与老差役同到老人住处。天已经要黑了，老差役直接进入，告诉老人说京兆尹黎干来了。黎干很谨慎地进去，拜了老人，说："方才我没看准老人的身份，罪该万死。"老人吃了一惊，说："谁把你领来的？"老人把黎干领到上屋，黎干知道自己理亏，慢慢地说："我这个京北尹没当好，为了我的尊严，丢掉了为官的准则。你老人家混在众人之中，我也没看出来，不知道你的身份，你若是以此怪罪我，那可有点沽名钓誉了，那就有些不讲义气。"老人笑着说："这是我的过错。"吩咐设席摆酒，让老差役也就坐。喝到夜深时，谈起了养生之道，老人言简意深，黎干很敬畏。老人说，老夫有一技，想为京兆尹表演一下。说完进入室内，过了很久，老人出来了，身穿紫衣，拿了长短不一的七口宝剑，在中庭舞了起来，剑起剑落，如闪似电，有一二尺长的短剑，时时不离黎干的身边，黎干边叩头，边战栗。一会儿，老人把剑扔在了地上，恰成了一北斗形。对黎干说："我只是试试你的胆量。"黎干边拜边说："我的性命，是你老人家给的，今后愿为你老效劳。"老人说："看你的骨相没有道气，我还不能教你，等以后再说吧。"说完向黎干一拱手进入室内。黎干回去后，气色像有病，一照镜子，自己的胡子被削去了一寸多。第二天又去找老人，可是已经人去室空。

卢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猎史传，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缩锡，颇有师之者。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意气相合，卢亦语及炉火。称唐族乃外氏，遂呼唐为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岳。卢亦言亲故在阳羡，将访之，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兰若。夜半，语笑方酣。卢曰："知舅善缩锡，可以梗概论之。"唐笑曰："某数十年重迹从师，只得此术，岂可轻道也？"卢复祈之不已。唐辞以师授有时日，可达岳中相传。卢因作色："舅今夕须传，勿等闲也。"唐责之，某与公风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实慕君子，何至驺卒不落也。"卢攘臂瞋目，盻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将死于此。"因怀中探鸟韦囊，出匕首刃，势如偃月。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惧具述。卢乃笑语唐曰："几误杀舅。此术十得五六。"方谢曰："某师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至添金缩锡，传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后遇道流，辄陈此事戒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宪宗元和年间，江淮有一个唐山人，他读过史书，并且好道，常住名山，自己说他会"缩锡术"。有很多人想学此术，后来，到楚州的时候遇到一个卢生。二人意气相投，卢生也谈到一些冶炼技术，他说外婆家姓唐，便叫唐山人为舅舅。唐山人更不能舍下卢生，便邀他同去南岳，卢生也说他在阳羡有亲戚，他要去拜访，很高兴能和唐山人同行。中途，宿在一座寺庙里，半夜，二人谈得正高兴时，卢生说："知道舅舅会缩锡术，你大概地给我讲一讲。"唐山人笑了，说："我好几十年到处拜师，只学得此术，哪能轻易告诉你？"卢生反复乞求唐山人，唐山人说授此术需要一定的时日，到岳中时再教给你。卢生变了脸色说："你今晚就要传，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唐山人斥责卢生说："咱俩本来素不相识，只是偶然相遇，我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呢，谁想你还不如一个小放牛的。"卢生抱膀瞪眼，对唐山人看了很久，说："我是刺客，你要是不传，你就得死在这里。"说着伸手向怀中取出匕首，对着火炉上的铁镏就削了一刀，像切木头片似的。唐山人害怕了，便把缩锡术都说了。这时卢生笑着对唐山人说："好险把你误杀了，这个技术，你也只不过学了十之五六。"又表示谢意说："我的师傅是位仙人，他令我们十几人搜寻那些妄传黄白术的人，并杀了他们，什么添金缩锡，传授这些邪术的人也要被杀死。我是一个练了很久飞行术的人。"说着向唐山人拱了拱手，忽然不见了。唐山人后来遇到道家人，经常说起此事，引以为戒。

义侠

顷有仕人为畿尉，常任贼曹。有一贼系械，狱未具。此官独坐厅上，忽告曰："某非贼，颇非常辈。公若脱我之罪，奉报有日。"此公视状貌不群，词采挺拔。意已许之，佯为不诺。夜后，密呼狱吏放之，仍令狱卒逃窜。既明，狱中失囚，狱吏又走，府司谴罚而已。后官满，数年客游，亦甚羁旅。至一县，忽闻县令与所放囚姓名同。往谒之，令通姓字。此宰惊惧，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厅中，与对榻而寝。欢洽旬余，其宰不入宅。忽一日归宅。此客遂如厕。厕与令宅，唯隔一墙。客于厕室，闻宰妻问曰："公有何客，经于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报？"妻曰："公岂不闻，大恩不报，何不看时机为？令不语。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闻已，归告奴仆，乘马便走，衣服悉弃于厅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县界，止宿村店。仆从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贼负心之状。言讫吁嗟。奴仆悉涕泣之次，忽床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惧。乃曰："我义士也，宰使我来取君头，适闻说，方知此宰负心。不然，枉杀贤士。吾义不舍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顷，与君取此宰头，以雪公冤。"此人怕惧愧谢，此客持剑出门如飞。二更已至，呼曰："贼首至。"命火观之，乃令头也。剑客辞诀，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译文】

有一位读书人当了畿尉，经常办理盗贼案子。当时，监狱还没建成，畿尉独坐厅上，有一个戴着刑具的囚犯对畿尉说："我不是贼，不是等闲之辈，你若是放了我，日后一定会报答你。"看这人的相貌不一般，言词不俗，畿尉心中已经默许了，表面上并没答应。到了夜里，他暗地里叫狱吏放了那个囚犯，又叫狱吏也逃跑了。天亮时，狱中囚犯跑了，狱吏也逃了，上司也只能责罚一通而已。后来，畿尉当官任期已满，好几年到处游历，经常住在外面。到了一个县，听说县令和当年放走的那个囚犯姓名相同，他便前住拜访，让县令说出姓名，县令有些惊慌，出来迎拜，一看，确是当年所放的那人。便留在厅中，二人对床而眠，高兴地过了十几天，县令却不带客人回家。忽然一日，把客人领回家去，客人要上厕所，厕所和住房只隔一道墙。客人在厕所中听县令妻子问："这是什么客人，十几天也不领回家？"县令说："这人对我有大恩，当年是他放了我，我才有今天，我还不知道怎样报答他呢？"他妻子说："你没听人说么，大恩不报，你应该看时机行事。"县令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得有道理。"客人听到他这么说，急忙回来告诉奴仆，骑马悄悄走了，衣服都扔在了大厅。到了晚上，已走出五六十里，出了县界，在一个乡村小店里住下，仆人埋怨人走得这么急，不知为了什么？待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后，主人才把县令负心的事说了一遍，说完长叹一声，主仆二人落下了伤心的眼泪。忽然有一人从床下站出来，手拿匕首，客人大惊，那人说："我是个义士，县令让我来杀你的头，方才听你们一说，才知道县令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不然的话，就错杀了你这个好人。我决不能饶过他，你们先别睡，稍等一会儿，我把他的头给你们送来，给你出出这口冤气。"客人又害怕又感谢，这义士拿剑出门就像飞一样走了。到了二更，有人呼叫，坏人的头拿来了。点灯一看，正是那县令的头，剑客辞别了客人，不知去了哪里。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门子　李龟寿　潘将军　贾人妻　荆十三娘　许寂　丁秀才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尝宝白玉枕，德宗朝于阗国所贡，追琢奇巧，盖希代之宝。置寝殿帐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卫清密，非恩渥嫔御莫有至者，珍玩罗列，他无所失。上惊骇移时，下诏于都城索贼。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盗当在禁掖。苟求之不获，且虞他变。一枕诚不足惜，卿等卫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环卫，自兹无用矣。"内宫惶栗谢罪，请以浃旬求捕。大悬金帛购之，略无寻究之迹。圣旨严切，收系者渐多，坊曲闾里，靡不搜捕。有龙武二蕃将王敬弘尝蓄小仆，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无往不届。敬弘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有侍儿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请度曲。辞以乐器非妙，须常御者弹之。钟漏已传，取之不及，因起解带。小仆曰："若要琵琶，顷刻可至。"敬弘曰："禁鼓才动，军门已锁，寻常汝起不见，何见之谬也？"既而就饮数巡，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座客欢笑。南军去左广，往复三十余里，入夜且无行伍，既而倏忽往来。敬弘惊异如失。时又搜捕严急，意以盗窃疑之。宴罢及明，遽归其第。引而问之曰："使汝累年，不知矫捷如此。我闻世有侠士，汝莫是否？"小仆谢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却归乡里，有一事欲报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数日当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闲，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贼在何许，可报司存掩获（明抄本存作府。获作捕）否？"小仆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自兹再宿，候之于望仙门，伺便擒之必矣。将军随某观之，此事仍须秘密。"是时涉旬无雨，向晓尘埃颇甚，车马腾践，跬步间人不相睹。膨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小仆执球杖击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窥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唯惧于尔。既此相值，岂复多言。于是舁至左右军，一款而伏。上喜于得贼，又知获在禁旅，引膨郎临轩诘问，具陈常在营内往来。上曰："此乃任侠之流，非常之窃盗。"内外囚系数百人，于是悉令原之。小仆初得膨郎，已告敬弘归蜀。寻之不可，但赏敬弘而已。（出《剧谈录》）

【译文】

唐文宗皇帝非常喜欢的白玉枕，是德宗朝时于阗国进贡的，精雕细刻，非常奇巧。是稀世之宝。放置在文宗皇帝寝室的帐中，一天早晨，忽然不见了。宫廷中禁卫严密，不是皇上亲信的人是到不了这里的。殿中陈列的珍宝很多，其他的都没有丢失。皇上觉得惊讶、奇怪，下令在都城中抓贼，秘密地对他身边禁卫说："这不是外人进来干的，盗贼就在宫禁之中，若是抓不到，恐怕有其他的变化，一个白玉枕倒无所谓，你们是保卫皇宫的人，必须抓住这个盗贼，不然的话，你们这些保卫皇上的人，也显得无用。"内宫这些人非常惶恐，请求恕罪，要在十几天内捕到盗贼。用金银绸缎来悬赏，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圣旨非常严厉，抓了很多嫌疑犯，街坊巷里都搜遍了。龙武二蕃将王敬弘家有一个小仆人，年龄十八九岁，非常英俊，主人让他办事没有办不成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王敬弘和他的同僚们在威远军中会宴，有一侍者会弹乐器，四座酒兴正浓时，请他弹奏一曲，以助酒兴。侍者说："乐器不太好，若是有他常使用的那件就好了。"这时，已夜半更深，去取乐器已来不及。敬弘家小仆说，若用琵琶，一会儿就能取来。敬弘说："禁鼓已经敲过，军门已经关闭，我平常也没见过你有这个本事，你净瞎说。"于是，大家又开始饮，数巡之后，小仆将琵琶取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从南军到左广，往返三十多里，夜间又没有同行者，就这么快去而复还，王敬弘颇感惊异。这时，搜捕盗贼的行动越来越严，王敬弘疑心小仆是盗贼。宴会之后已经天亮，王敬弘回家后就问小仆："你在我这里已经好几年，我还不知道你这"他又说，父母都在四川，近几年我到京城当差，现在很想回家乡，我想告诉你一件事，用来报答你的恩情，我早就知道偷枕者的姓名，叫他三天内伏法认罪。敬弘说："这件事，不能等闲视之，抓来的嫌疑犯不少，就是不知贼在哪里，现在可报上司秘密逮捕他吧？"小仆说："偷枕的是田膨郎，他有时在市民百姓中，有时混迹军队，行踪不定，勇力过人，尤其善于腾高飞越，若不打断他的腿，就是千军万马，他也能跑掉。等到夜间，在望仙门藏着，看准机会就可以抓住他。将军我去看看，这事仍须保密。"这时，十多天没下雨，天快亮时尘土飞扬，人走车行，几步内看不见人影，膨郎与几个青年人，膀挨膀地刚要进入军门，小仆用打球的球杖打他的腿，把左腿打断，膨郎仰面朝天说："我偷了玉枕，不怕别人，就怕你。"这时，也不用多说什么，埋伏的左右军一拥而上，将他绑走了。皇上很高兴，知道盗贼是在禁旅中抓获的，便把膨郎叫到厅内追问他，他说他常在军营中来往。皇上说："你是侠客之流的人物，不是一般的盗窃。"因此案被捕的数百人，都放回了家。抓到了膨郎后，小仆便向王敬弘告辞回蜀。皇上要奖赏小仆，找不到他，只好奖赏了王敬弘。

宣慈寺门子

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酌其人，义侠徒也。唐乾符二年，韦昭范登宏词科，昭范乃度支使杨严懿亲。及宴席帟幕器皿之类，假于计司，严复遣以使库供借。其年三月，宴于曲江亭子。供帐之盛，罕有伦拟。时进士同日有宴。都人观者甚众。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傍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明抄本"张目"作"长耳"）引颈及肩，复以巨垂枨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能听。诸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堕。于是连加殴击，又夺所执垂，垂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然而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复操垂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垂。既而奔马而反，左右从而俱入门，门亦随闭而已。坐内甚忻愧，然不测其来，又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缗钱束素，召行殴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阿谁有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然，当为擒矣。"后旬朔，坐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出《摭言》）

【译文】

宣慈寺门子，不知他的姓名，看他的为人处世，一定是个侠义之士。唐僖宗乾符二年，韦昭范考上了宏词科，他是度支使杨严的至亲，韦昭范准备设宴庆贺，宴会需要的帐篷、器具都是杨严给他借的。这年三月，在曲江亭子设宴，规模之大，无与伦比。那天，还有新科进士也设宴，京城里来观看的人很多。酒兴正浓时，看见一个少年骑着驴来了，那骄横之态，旁若无人。他走到宴席前，拄着马鞭子，伸头瞪眼地要喝酒，放荡的言词，不堪入耳。大家正在感到惊愕的时候，忽然，座中有一人站起来，打那少年一记耳光，夺下了马鞭，又接二连三地打了一百多鞭子，大家也很气愤，用石头瓦块打那少年。眼看要打死的时候，紫云楼的楼门突然开了，有好几个穿紫衣的从人骑马奔来，喊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喊声连续不断。又有一个有身份的人骑马从殿中出来，救那少年。那人又拿起马鞭来迎击，那些被打的人，都趴在地上，敕使也被打了，敕使打马往回返，左右随从者也和他一起跑回了紫云楼，紧闭了楼门。在坐的人是又惊又喜，怕的是事连宫禁，招来灾祸。大家凑了些钱物，问那个打少年的人，是和在座的哪一位平时有交情，才能这么干？那人说：我是宣慈寺门子，和在坐的诸位没有关系，只是看那人太无礼了，打抱不平。"大家很赞赏他的行为，凑来钱物送给他。大家互相议论，这人必须逃走，不然的话，就要被逮捕。过了十几天后，曾赴宴的宾客有的去宣慈寺，看见了那门子，门子也都认识他们，大家都很敬重他，也没听说再追问那件事。

李龟寿

唐晋公白敏中，宣宗朝再入相（上二句原作"唐晋公王铎禧宗朝再入相"。据《续谈助》知系"广记"纂修时所致。原文本作"外王父中书令普国公宣宗朝再启黄阁。"按指白敏中，改时误为王铎。今依事实文意复之）。不协比于权道，唯以公谅宰大政。四方有所请，碍于德行者，必固争不允。由是征镇忌焉。而志尚典籍，虽门施行马，庭列凫锺，而寻绎未尝倦。于永宁里第别构书斋，每退朝，独处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将入斋，唯所爱卑脚犬花鹊从。既启扉，而花鹊连吠，衔公衣却行。叱去复至。既入阁，花鹊仰视，吠转急。公亦疑之，乃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慑于鼠辈而相逼耶？"言讫，歘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朱鬒鬓，衣短后衣，色貌黝瘦。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公谓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从都押衙傅存初录之。明日诘旦，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阍曰："幸为我呼李龟寿。"龟寿出，乃妻也。且曰："讶君稍迟，昨夜半自蓟来相寻。"及公（"公"原作"绎"，据《三水小牍》逸文改）薨，龟寿尽室亡去。（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时，晋公白敏中，到宣宗时当了宰相。他耻于和那些弄权者为伍，唯以典章制度为准绳去处理政事。下面有些官员做了不道德的事，他是绝不允许的，因此，遭到了地方上一些文武官员的忌恨。他非常喜欢读书，虽然门庭中车马往来，络绎不绝，公事缠身，但他寻求学问，喜欢读书的精神孜孜不倦。他在永宁里住宅旁建了一个书斋，每当退朝时，他一人独坐书斋，心情是非常欣慰的。一天，他想进书斋，他平时非常喜爱的名叫花鹊的小狗跟着他。刚开门，花鹊就叫起来了，口衔着晋公的衣服不敢往前走。喝退，又回来了，进了书斋，花鹊抬头看，叫声更急，晋公也觉得怪异，便从匣中抽出千金剑，放在膝上，向空中说："不管你是人是鬼，可以出来见我，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不怕那些鼠辈之流来威胁我。"说完，很快有一种东西从梁上落下来，是个人。这人长一头红发，短打扮，又黑又瘦。一再向晋公叩拜，还说自己死罪。晋公止住了他，问他来干什么？叫什么名字？那人说："我叫李龟寿，卢龙塞人，别人给我很多钱，让我来杀你，我感到你品德高尚，又被花鹊惊动，无法藏身。你要是能原谅我的罪过，我愿服侍你一辈子。"晋公说："我不治你死罪。"随后又命令元从都押衙傅存初留用了他。第二天早晨，有一妇人来到门前，穿得很单薄，拖着鞋抱着个吃奶孩子，对看门人说："请为我找李龟寿。"李龟寿出来了，竟是他的妻子，妻子说："我来晚了，我是昨晚半夜从蓟县来的。"到晋公死时，李龟寿全家也走了。

潘将军

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忘其名，众为潘鹘肆也），本家襄汉间。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止累日，尽心檀施。僧归去，谓潘曰："观尔形质器度，与众贾不同。至于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赠之，宝之不但通财，他后亦有官禄。既而迁贸数年，遂镪均陶郑。其后职居左广，列第于京师。常宝念珠，贮之以绣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缄封若旧，他物亦无所失。于是夺魄丧精，以为其家将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识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话其事。超曰："异哉，此非攘窃之盗也。某试为寻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有母同居，盖以纫针为业。超时因以他事熟之，遂为舅甥。居室甚贫，与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动者，往往经于累日。或设肴羞，时有水陆珍异。吴中初进洞庭橘，恩赐宰臣外，京辇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赠超云："有人于内中将出。"而禀性刚决，超意甚疑之。如此往来周岁矣。超一旦携酒食与之从容。徐谓曰："舅有深诚，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无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汤蹈火。"超曰："潘军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从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见寻觅，厚备缯彩酬赠。"女子曰："勿言于人，某偶与朋侪为戏，终却送还，因循未暇。舅来日诘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顷刻至矣。时寺门始开，塔户犹锁。谓超曰："少顷仰观塔上，当有所见。"语讫而走，疾若飞鸟。忽于相轮上举手示超，歘然携珠而下曰："便可将还，勿以财帛为意。"超送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缯帛，密为之赠。明日访之，已空室矣。冯缄给事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及为尹，密询左右。引（"引"原作"述"，据明抄本改）超具述其语。将军所说，与超符同。（出《剧谈录》）

【译文】

京城里有位很有气魄的潘将军，家住光德坊。他的老家在湖北襄汉之间，常乘船作生意。一次，船停靠在江岸，有一个僧人乞斋，留住了数日。他很尽心尽意地伺候僧人。僧人要走时对潘将军说："我看你的气质器度，和一般商人不一样，你的妻子和儿女也会跟你享厚福。我赠送你一串玉念珠，你要好好珍藏，不但能使你发财，以后还能有官运。"以后他又经商了几年，财产都比得上陶朱公和郑弦（古时富商）了，后来职居左广，家住在京城。他非常珍视念珠，贮在绣囊玉盒中，放到寺庙中的道场内，每月初一拿出来拜一次。一天，打开盒子和绣囊一看，玉念珠却没有了，外面的封条完好如初，其他东西都没损失。潘将军有些丧魂失魄，认为这是破产的先兆。他认识京兆府曾在监狱任过职的王超，王超已年近八十，将军把丢失念珠的事告诉了他。王超说："奇怪呀，这可不是抓一般的盗贼，我试试看吧，不一定能有结果。"王超有一天经过胜业坊北街，当时正是春雨刚过，看见一个扎着三个环形发髻的女子，年龄十七八岁，衣服很破烂，穿一双木底鞋，站在路旁的槐树下。这时，军队中一些年轻人正在玩球，姑娘接球后送还时，踢了几丈高，于是观众越来越多。王超对姑娘的行为感到疑惑，便跟踪她走到胜业坊北门一个小胡同中，姑娘和母亲住在一起，以缝补为业。王超借其他事由和这母女熟悉了，称姑娘为外甥女。居室很清贫，睡的土炕，经常几天不动烟火。有时饭菜很丰盛，有山珍海味。洞庭桔是江苏进贡之物，皇上用它来恩赐大臣宰相，就是京城中也没有，姑娘却拿一只桔子送给王超，说："这是别人从宫中拿出来的。"姑娘的性格特别刚烈，王超更觉得疑惑。就这样，彼此来往了一年多。一天，王超拿来了酒、菜、饭，和她们母女一起吃喝，慢慢地对姑娘说："我心里有件事，想告诉外甥女，不知行不行？"姑娘说："我很感谢你的恩德，恨我无法报答，若能为您出力，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王超说："潘将军丢失了一串玉念珠，不知你知不知道？"姑娘微笑着说，我从哪知道。王超琢磨姑娘的意思，她不会太保密。王超又说："外甥女若是能给找到，一定用厚礼酬谢你。"姑娘说："别告诉别人，是我偶然和朋友们玩耍游戏时做的，终归一定要送还的，一直拖下来，没有工夫送还。舅你明天早晨到慈恩寺塔院等我，我知道有人把珠子可放在那里。"王超按时前往，一会儿就到，当时寺门已经开了，塔院门还锁着。她对王超说："待一会儿你往塔上看，一定会看到。"说完，姑娘象鸟飞似的飞到塔上，在塔顶的相轮上向王超举手示意。很快，她拿着珠子下来了，说："你可以还给人家，别送我东西。"王超把玉念珠送给潘将军，把经过告诉了他。他们想秘密地赠送姑娘一些金银布匹。第二天去姑娘家，已经是人去室空。给事冯缄曾听说京城中多侠义之士，他升为府尹的时候，秘密地询问身边的人，把王超找来，详细地询问了这事的经过。潘将军所说的和王超讲的完全一样。

贾人妻

唐余干县厨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文书有误，为主司驳放。资财荡尽，仆马丧失，穷悴颇甚，每丐食于佛祠。徒行晚归，偶与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依随。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谓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倘能从居乎？"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即曰：仆之厄塞，阽于沟渎，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营生？"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游之资且无，脱不见鄙，但同处以须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阅其家，丰俭得所。至于扃锁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馔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缺。立悯其勤劳，因令佣买仆隶。妇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强也。周岁，产一子，唯日中再归为乳耳。凡与立居二载，忽一日夜归，意态惶惶，谓立曰："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伺便复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公其努力。此居处，五百缗自置，契书在屏风中。室内资储，一以相奉。婴儿不能将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讫，收泪而别。立不可留止，则视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惊愕。其人笑曰："无多疑虑，事不相萦。"遂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方徘徊于庭，遽闻却至。立迎门接俟，则曰：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去，挥手而已。立回灯褰帐，小儿身首已离矣。立惶骇，达旦不寐。则以财帛买仆（"买仆"原作"仆买"，据明抄本改）乘，游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无所闻。其年立得官，即货鬻（ｙù）所居归任。尔后终莫知其音问也。（出《集异记》）

【译文】

唐时，余干县尉王立调选时，租房住在大宁里。因为文书有错误，被主管部门解除官职。钱财用光了，仆人也辞了，马也卖了，穷困潦倒。他经常去佛祠讨饭吃，早晨去，晚间回来。偶然一次和一个长得很美的妇人同路，那妇人或前或后地跟随着他。王立很坦诚地和妇人搭话，两人意气相投。王立邀请妇人到他的住处，一夜之间，二人感情很融洽。第二天，妇人对王立说："你的生活，现在很困难，我住在崇仁里，生活还可以，你能不能上我那里去住。"王立本来就很喜欢这个妇人，妇人又要在生活上帮助他。他说："我现在正处在危难之中，几乎要倒毙街头，你这样热心帮助我，是我不敢想的。你现在以什么职业维持生活？"妇人回答说："我是一个商人的妻子，丈夫已经死了十年，街上的店铺仍然营业，白天去营业，晚上回家，每天能收入三百文左右，足够维持支出，你授官的日期还没到，出去游历又没有钱，你若不嫌弃我的话，咱们同居吧。"王立很愿意。看她的家庭，生活也很节俭。家里的钥匙都交给了王立。每天早晨先给王立准备好一天的饭食，晚上回来时，总要带回些米、肉、布匹之类的生活用品交给王立。天天如此，王立看到妇人太劳累了，叫她雇个奴仆，妇人总是托词拒绝，王立也不强求。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每天中午回来喂奶，就这样，和王立同居了二年。忽然一天夜间妇人回来后，显得惶恐不安。她对王立说："我有冤仇，刻骨铭心，为时已久。总想找机会报仇，今天总算如愿了。我要离开京城，希望你好自为之。这房子，是我花钱自己买的，契书就在屏风里，这室内的东西，也都送给你。孩子我不能带去，他也是你的儿子，希望好好照顾他。"说完，擦干了眼泪就要走，王立也留不住，他看了她所带的皮囊，竟装着一个人头！王立很惊愕。她笑着说："你不要多考虑，这事与你没关系。"立即拿着皮囊越墙而去，身如飞鸟。王立开门出去送，妇人已经走远了，王立在庭院中徘徊，又听到女人回来了，王立到门口迎接。妇人说，母子就要离开了，再喂他一次奶吧，她进屋去抚慰孩子。不一会儿，又出来走了，只是挥了挥手。王立掌灯回到室内一看，帐中的小孩已经身首分离。王立很惊慌，一夜未睡。他变卖了财产，买了马，雇了仆，到附近县内去住，等待这个事的结果。很长时间，也没听到什么风声。这年，王立又得了官，卖了住房去赴任。以后始终不知她的音信。

荆十三娘

唐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侠为事。至苏州，旅舍支山禅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赵以气义耗荆之财，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爱妓，妓之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怅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骈，姿行威福。李慎祸，饮泣而已。偶话于荆娘，荆娘亦愤惋。谓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为郎仇之。旦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复与赵同入浙中，不知所止。（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进士赵中行，家住温州，多行豪侠之事。他到苏州，住支山禅院，僧房内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她的亡夫设斋。她仰慕赵中行，便和他同船到了扬州。赵中行很讲义气，花费了十三娘的一些资财，但她毫不介意。赵中行的朋友李正郎的弟弟三十九郎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妓女，妓女的父母强逼妓女嫁给了诸葛殷，三十九郎闷闷不乐。当时，诸葛殷和吕用之互相勾结，迷惑太尉高骈，作威作福，三十九郎怕惹祸，忍气吞声。偶然间把这事对十三娘说了。十三娘很气愤，对三十九郎说："这是小事，我能为你报仇，明早你过江到润州北固山，在六月六日正晌午时等我。"三十九郎按约定时间到了，十三娘用皮口袋装着那个妓女，还有妓女父母的头，都送给了三十九郎。后来，她与赵中行又一同回到了浙中，不知住在什么地方。

许寂

蜀许寂少年栖四明山，学易于晋徵君。一旦有夫妇偕诣山居，携一壶酒。寂诘之，云："今日离剡县。"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颇亦异之。然夫甚少，而妇容色过之，状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壶觞命许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遍以铜钉钉之。乃抗声高歌，悉是说剑之意，俄自臂间抽出两物，展而喝之，即两口剑。跃起，在寂头上盘旋交击，寂甚惊骇。寻而收匣之，饮毕就寝。迨晓，乃空榻也。至日中，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学之乎（时寂按道服也）？"寂辞曰："少尚玄学，不愿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净水拭脚。徘徊间不见。尔后再于华阴遇之，始知其侠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于梓潼厅。有一僧继至，县宰周某与之有旧，乃云："今日自兴元来。"杜异之。明发，僧遂前去。宰谓杜曰："此僧仍鹿卢蹻，亦侠之类也。"诗僧齐己于沩山松下，亲遇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出《北梦琐言》）

【译文】

四川人许寂，少年时住在四明山，向晋徵君学习《易经》。一天早晨，有一对夫妇结伴来到山里，提一壶酒。许寂问他们，他们说，今天离开的剡县。许寂说："道路这么远，怎么能一天到？"也觉得很奇怪。丈夫很年轻，妻子的容貌更超过丈夫。容貌形象都很刚毅，然而却有些沉默寡言。这天晚上，拿酒和许寂同饮。丈夫拿出一副拍板，往板上钉了很多铜钉，边钉边高声歌唱，歌词都是说剑的事。一会儿又从臂间抽出两件东西，一边展开一边吆喝，竟是两口剑，并跳起，在许寂头上互相交击。许寂很害怕，一会儿又把剑收回匣中。喝完酒睡觉，天亮时，床上没有人了。到中午，又有一个陀头僧来寻找那对夫妇，许寂把具体经过告诉了他。僧人说："我也是那样的人，你不想学吗？"许寂推辞说："我喜欢玄学，不愿学这个。"那僧人很傲慢地笑了笑，又用许寂的净水洗脚，徘徊间不见了僧人，后来在华阴又遇到了他，才知道他是侠客。杜光庭从京城到四川，住宿在梓潼厅，有一个僧人也随后来了，县宰周某和他有旧交。僧人说，今天从兴元来。杜光庭感觉奇怪。第二天，僧人走了，县宰对杜光庭说，这个僧人是"鹿卢蹻"，也是侠客之类的己。诗僧齐己在沩山松下，曾经遇到一个僧人，从大拇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着向空中飞去。

丁秀才

朗州道士罗少微顷在茅山紫阳观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于观中，举动风味，无异常人，然不汲汲于仕进。盘桓数年，观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围炉，有肥羜美酝之羡。丁曰："致之何难。"时以为戏。俄见开户奋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银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帅厨中物。由是惊讶欢笑，掷剑而舞，腾跃而去，莫知所往。唯银榼存焉。观主以状闻于县官。诗僧贯休侠客诗云："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得非江淮间曾聆此事而构思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朗州道士罗少微有一段寄居在茅山紫阳观，有一个丁秀才也和他同住观中。丁秀才的言谈举止，和平常人没有两样，但他不醉心于科举考试，徘徊逗留了好几年，观主一直待他很好。冬天的夜晚，大雪正下个不停，有两个三个道士围炉闲谈，若是有肥羊肉为肴，喝着美酒该多好。丁秀才说："这有什么难的？"大家认为他只是玩笑而已，一会儿，他竟开门挥袖走了。到了半夜，他披了一身雪回来了，提一银榼（盛酒器）酒，拿了一只熟羊腿，他说这是从浙江帅府厨房中拿来的。大家既惊讶又高兴，挥剑跳舞，丁秀才却腾跃而去，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唯有那只银榼还在。紫阳观观主把此事报告了县官。诗僧贯休所作《侠客诗》中说："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大概就是在江淮一带听了这件事而构思的吧。